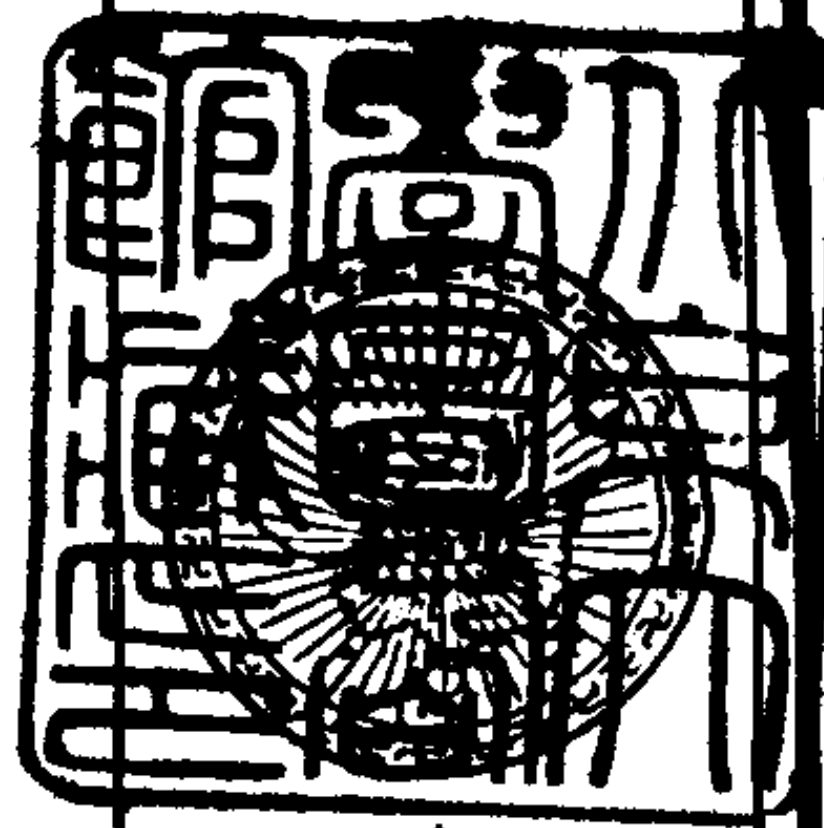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八四册目錄

文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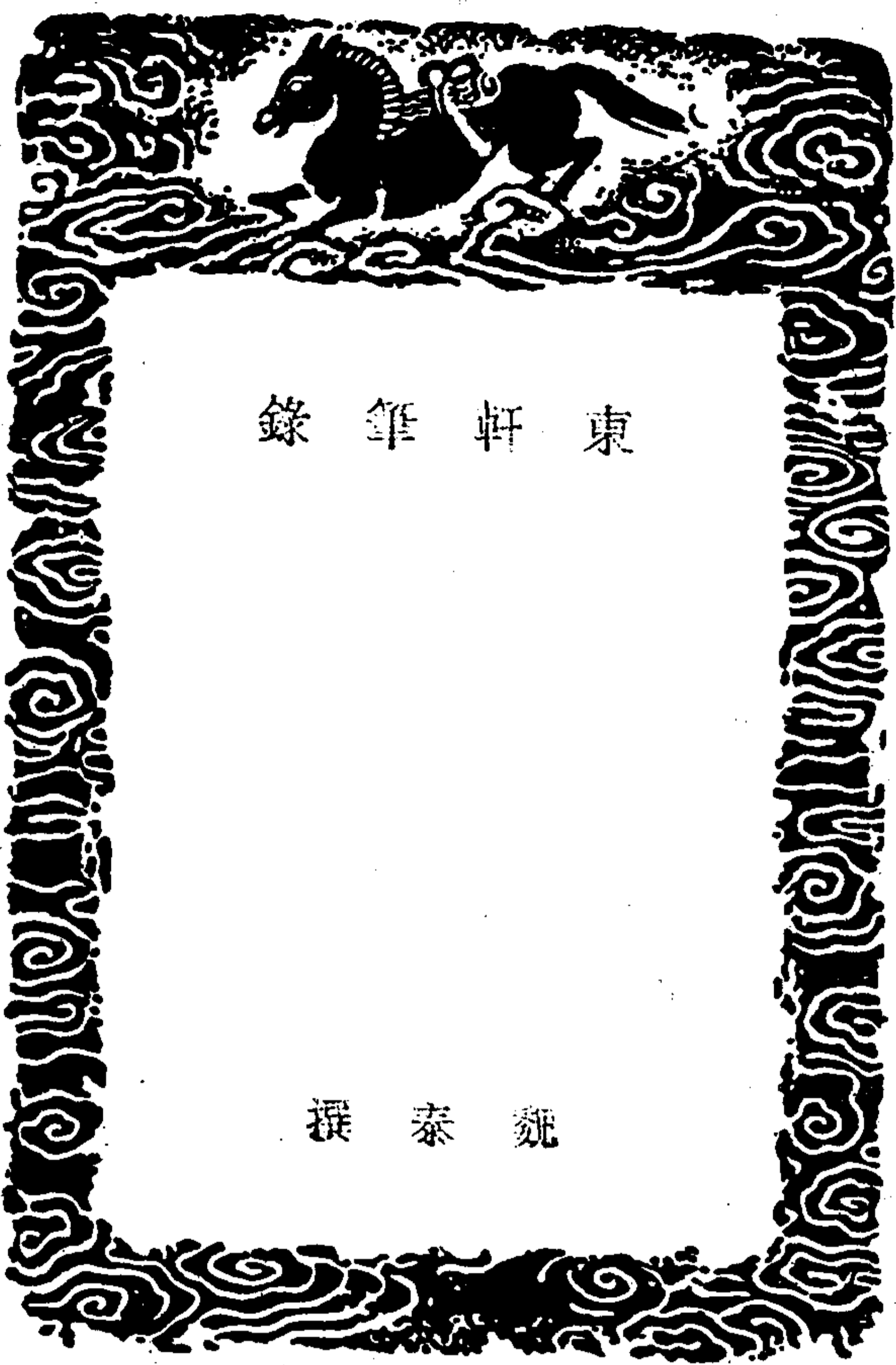


故事

東軒筆錄十五卷	宋 魏 泰撰	稗海	一
珍席放談二卷	宋 高晦叟撰	函海	三〇
桐陰舊話一卷附提要	宋 韓元吉撰	說海	三六
鐵圍山叢談六卷附提要、辨證	宋 蔡 條撰	知不足	三八
避戎嘉話一卷附提要、補正	宋 石茂良撰	歷代	七三
四朝聞見錄五卷附保姆傳跋尾	宋 葉紹翁撰	知不足	七六
老學庵筆記十卷	宋 陸 游撰	津逮	二二八
二老堂雜志五卷	宋 周必大著	學海	一五三
曲洧舊聞十卷附提要	宋 朱 弁撰	知不足	一六五
玉照新志五卷附提要	宋 王明清著	學津	一八六
揮塵錄二十卷(前錄、後錄、三錄、餘話)附提要	宋 王明清輯	津逮	二〇七
閒燕常談一卷	宋 董 弁撰	歷代	三三二
清波雜誌十二卷附別志三卷、提要	宋 周 煇撰	知不足	三三四
獨醒雜誌十卷附附錄	宋 曾敏行撰	知不足	三七七
宋朝燕翼詒謀錄五卷附提要	宋 王 楙著	百川	四〇一
西塘集着舊續聞十卷附提要	宋 陳 鵠撰	知不足	四一六
癸辛雜識六卷(前、後、續)	宋 周 密撰	學津	四三四

、別集)附提要、補正

齊東野語二十卷附提要	宋 周 密撰	學津	五〇三
貴耳集三卷附提要	宋 張端義著	津逮	五七四
楓窗小牘二卷	宋 袁 敷撰	寶顏	五九一
黃氏日抄古今紀要逸編一卷	宋 袁 頤續		
道山清話一卷附提要	宋 姚士麟校	知不足	六〇〇
萬柳溪邊舊話一卷	宋 黃 震撰	百川	六〇五
避暑錄話二卷附提要	宋 王 暉撰	知不足	六一四
續世說十二卷	宋 尤 玘撰	津逮	六一八
退齋筆錄一卷	宋 葉夢得著	守山	六四五
却掃編三卷附提要	宋 孔平仲撰	歷代	六九八
文昌雜錄一卷附提要	宋 侯延慶撰	津逮	六九九
	宋 徐 度撰	學津	七二五
	宋 龐元英撰		



東軒筆錄卷之一

錄筆軒東

撰泰魏

宋 臨漢魏 泰撰

太祖皇帝得天下。破上黨。取李筠。征維揚。誅李重進。皆一舉蕩滅。知兵力可用。僭偽可平矣。嘗語太宗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藏虛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廣。江南則國用富饒矣。今之勦敵。正在契丹。自開運已後。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兩蕃。若遠取河東。便與兩蕃接壤。莫若且存繼元。為我屏翰。俟我完實。取之未晚。故太祖末年。始征河東。太宗即位。即舉平晉也。

錢俶初入朝。既而賜歸國。羣臣多請留俶。而使之獻地。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俶假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之兵力可減半。江南若下。俶敢不歸乎。既而皆如所處。武陵。辰陽。澧陽。清湘。邵陽。五州。各有蠻獠保聚。依山阻江。迫十餘萬。在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以至圍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扼。而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獠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圖立功。恆黨伏之。太祖召至闕下。察知可用。因以一路之軍付之。起蠻酋。除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為直。賜子甚厚。仍使自辟處屬。盡子一州租賦。再雄感厚。誓死報効。至州日。訓練土兵。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航。捷如猿猴。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

東軒筆錄 卷一

一

東軒筆錄 卷一

二

激。再雄伏地流涕。嗚咽不勝。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允成為本州推官。再雄盡瘁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五州連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幣帛。而邊境晏安。山神機假。用一再雄而已。陳搏字圖南。有經世之才。生唐末。厭五代之亂。入武當山。學神僊。再養之術。能辟穀。或一睡三年。後隱於華山。自晉漢已後。每聞一朝革命。則嘯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人相語曰。趙點檢作官家。搏驚大笑。人問其故。又笑曰。天下這週定幾也。太祖事周。為殿前都點檢。搏嘗見天日之沒。知太平自此始耳。

雷德驥判大理寺。因便殿奏事。太祖方燕服見之。因問曰。古者以官奴婢賜臣下。遂與本家姓。其意安在。德驥曰。古人制貴賤之分。使不可淆。恐後世謂朕不明。有以奴主為婚者。太祖大喜曰。卿深得古人立法意。由是歎重久之。自後每德驥奏事。雖在燕處。必御袍帶以見。

周世宗壽春之役。太祖為將。太宗亦在軍中。是時壽春久不下。世宗決淮水灌其城。一日。營祖太宗及節度武行德。共乘小艇游於城下。艇中唯有一卒司鑼。世謂之茶酒司。一矢而斃。太祖太宗安坐。以至週舟矢石終不能及。

太祖太宗下諸國。其僞命臣僚。忠於所事者。無不而加獎激。以至棄瑕錄用。故徐鉉。潘承弼。皆承奉禮。至如衛融。張洎。應答不遜。猶優假之。故雖疎遠。無不盡其忠力。太平與國中。吳王李煜。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莫若徐鉉為詳。太宗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遂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許之。故鉉之為碑。但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贊句云。東隣避禍。南箕扇疑。投杆致慈。親之感。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墨之師。終復塗山之會。又有假王仁義之比。太宗覽讀稱歎。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神道碑。尤加歎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吳王神道碑。今記者二首。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芳草建康宮。道遠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塗窮。士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李主葬北邙。江南錄乃鉉與湯悅奉詔撰。故有鄭國信書之句。東鄰謂錢俶也。

太祖幸西都肆赦。張文定公齊賢時以布衣獻策。太祖召至使坐。命而陳其事。文定以手畫地。條陳十策。內四說稱旨。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太祖怒。命武士拽出。及車駕還京。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得之以官。異時汝可收之。使輔汝為相也。至太宗初即位。放進士榜。決欲置於高等。而有司偶失檢。真第三甲之末。太宗不悅。及注官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文定釋褐將作監丞。通判衡州。十年果為相。

陶穀自五代至國初。文翰為一時之冠。然其為人頗險狠。自漢初始得用。即致李崧赤族之禍。由是結紳莫不畏而忌之。太祖雖不喜。然藉其詞華足用。故尚置於翰苑。穀自以久次。術人。意希大用。建隆以後。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開望皆出穀下。穀不能平。乃俾其黨與因事薦引。以為久在詞館。實力

東軒筆錄 卷一

三

實多亦以微伺上旨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宜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於玉堂之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遂決意不用矣

太宗以元良未立雖意在真宗尙欲遍知諸子遂命陳搏歷抵王宮以相諸王搏回奏曰壽王真他日天下主也臣始至壽邸見二人坐於門間其姓氏則曰張曼楊崇勳皆王左右之使令然臣觀二人他日皆至將相臣其主可知太宗大喜是時真宗爲壽王異日張曼侍中楊崇勳使相皆如搏之相也

真宗天縱睿明博綜文學尤重儒術凡侍從之臣每因賜對未始不從容顧問真宗善說論雖造次應答皆典雅有倫當時儒學之士擢爲侍從則有終身不爲外官者杜鎰以博學尤承眷禮晚年苦肺疾累乞開地真宗不允至數年加劇又於便坐懇述真宗曰卿自擇一人學術可以代卿者鎰於是薦成倫以代又逾年未及得請而卒

真宗聖性好學尤愛文士即位之初王禹偁爲知制誥坐事責守黃州謝上表有宜室鬼神之間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唯期身後之語真宗覽表驚其詞之悲方欲內徙會黃州境有二虎鬪而食其一占者以爲咎在守土之臣邊有旨移守蘄州以避其變勅下而禹偁死矣

復淵之役王超傳將兵力弗支遂致中外之議不一至有以北戎猖獗連之勝聞於上者唯寇萊公華首乞親征李沆宋湜贊之然而羣下終以未必勝爲言時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乞幸江南真宗一夕召寇萊公語曰有人勸朕幸江南與西川者卿以爲如何萊公答曰不知何人發此二謀真宗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萊公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爲後北伐耳真宗默然而悟遂決復淵之行

真宗次復淵一日語萊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爲朕守魏萊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略可展古人有言知將不如福將臣觀參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爲守於是即時進熟勸退召王公於行府諭以上意授勸俾行王公茫然自失未及有言萊公退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辟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即塗身乃安也遂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孟王公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萊公答拜且曰參政勉之週日即爲同列也王公馳騎入天雄方戎虜滿野無以爲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七日虜騎退召爲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如萊公之言也或云王公數進疑辭於上前故萊公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勳耳

虜犯復淵傳潛壁不戰河北諸郡城守者多爲蕃兵所陷或守城或棄城出奔當是時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也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以至賊退出界而延朗追躡轉戰未嘗輟敗故時人目二軍爲銅梁門鐵遂城蓋由二將善守也

仁宗聖性仁慈尤惡深文獄官有失入罪者終身不復進用至於仁民愛物孜孜唯恐不及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憊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儉而啓無窮之

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
景德末年天書降左承天門鸛尾上既而又降於朱能家於是改元祥符作玉清昭應宮建寶符閣盡哀天書置閣中雖上意篤信而臣下或以爲非若孫奭張詠尤極詆訛未幾朱能謀叛天下愈知其非至真宗上仙王文正公嘗當國建議以爲天書本爲先帝而降不當留在人間於是盡以非於永定陵無一字留者文正之誠慮微密皆如此也

東軒筆錄卷之二

曠所囑唐吐蕃贊普之後據邊川之宗哥城盡有河隍之地祥符中用蕃僧立蓮之策將衆十萬穿古渭州入寇時曹瑋以引進使知秦州領騎卒六千守伏羌城聞賊已過畢利城瑋率諸將渡渭逆之遂合戰於三都谷賊軍雖衆然器甲殊少在後者所持皆白楮毛連以備劫虜而已瑋知其勢弱不足畏欲以氣陵之自引百騎穿賊陣出其後升高指揮軍中鼓噪夾擊賊大潰斬首三千級明日視林薄間中傷及投崖死者萬計瑋之威名由是大震曠氏自此衰弱矣

馮拯之父爲中令趙普家內知內知蓋勾當本宅事者也一日中令下簾獨坐拯方十餘歲彈雀於簾前中令熟視之召坐與語其父遽至惶恐謝過中令曰吾視汝之子乃至貴人也因指其所坐榻曰此子他日當至吾位馮後相真宗仁宗位至侍中

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上旨口口姦邪及稍進用即啓迪真宗以神僊之事又作玉清昭應宮耗費國帑不可勝紀謂既爲宮使夏竦以知制誥爲判官一日宴官僚於齋庭有雜手伎俗謂弄盤注者獻藝於廷丁謂語夏曰古無詠盤注詩舍人可作一篇夏即席賦詩曰舞拂珠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

也。求道義之益。而乃言及爵祿。非我意也。陳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貴者不可為賤。亦猶賤者不可為貴也。若骨法合為此官。雖晦迹山林。終恐不能安耳。今雖不信。異日當自知之。故不慚而去。至真宗時。以司諫召至闕下。及辭還山。遷諫議大夫。東封改給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而卒。遂如摶之相也。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晉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沆。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曰。準屢言丁謂之才。而和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抑謂言不足聽耶。文靖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交至傾軋。竟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讖。

王克正仕江南。歷貴官。歸本朝。而舍人院及死無子。其家修佛事為道場。唯一女十餘歲。縷髮脫屣於像前。會陳搏人弔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但觀其捧姐手相甚貴。若是男子。當曰衣入翰林。女子嫁。即為國夫人矣。後數年。陳晉公怨為參知政事。一日便坐奏事。太宗從容問曰。卿安誰氏。有幾子。晉公對曰。臣無妻。今有二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唯一女。頗聞令淑。朕甚念之。卿可作配。晉公辭以年高。不願娶。太宗敦諭再三。晉公不敢辭。遂納為室。不數日。封郡夫人。如陳之相也。

物詠為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為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為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物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為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物詠之才。不思不達。所憂者氣酸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物聞之。始以王公為真相知也。

太宗欲周知天下之事。雖疎遠小臣。苟欲詢訪。皆得登對。王禹偁大以為不可。上疏略曰。至如三班奉職。其卑賤可知。比因使還。亦得上殿云云。當時盛傳此語。未幾。王坐論妖尼道安救徐鉉事。責為商州團練副使。一日從太守赴國忌行香。天未明。彷彿見一人紫袍乘笏。立於佛殿之側。王意恐官高。欲與之敘位。其人敘板曰。某即可知也。王不曉其言。而問之。其人曰。公嘗疏云。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某今官為借職。是即可知也。王慙然自失。聞者莫不笑。

陳晉公怨自升朝入三司。為判官。既置鹽鐵使。又為總計使。泊罷參政。復為三司使。首尾十八年。精於吏事。朝廷籍其才。晚年多病。乞解利權。真宗諭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是時寇萊公罷樞密副使歸班。晉公即薦以自代。真宗用萊公為三司使。而晉公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萊公入省。檢尋晉公前後改革。立事件。類為方冊。及以所出榜示。別用新板題扁。躬至其第。請晉公判押。晉公亦不讓。一一與押字。既而萊公拜於庭下而去。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為三司使。始改茶法。而晉公之規模。漸革。向之榜示。亦稍稍除削。今則無復有存者矣。

丁晉公為玉清昭應宮使。每遇醮祭。即奏有仙鶴盤舞於殿廡之上。及記真宗東封事。亦言宿奉高宮之夕。有仙鶴飛於宮上。及升中展事。而仙鶴迎舞前導者。塞望不知其數。又天書降。必奏有仙鶴前導。

是時萊公判陝府。一日坐山亭中。有鳥鷓數十。飛鳴而過。萊公笑顧屬僚曰。使丁謂見之。當目為玄鶴矣。又以其令威之奇。而好言仙鶴。故但呼為鷓相。猶李逢吉呼牛僧儒為丑座也。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三為宰相。門下階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竊。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宜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鼎州北百里。有甘泉寺。在道左。其泉清美。最宜瀹茗。林麓迴抱。境亦幽勝。寇萊公謫守雷州。經此。酌泉誌壁而去。未幾。丁晉公貶朱崖。復經此。禮佛留題而行。天聖中。范諷以殿中丞安撫湖外。至此寺。觀二相留題。徘徊慨歎。作詩以誌其旁曰。平仲酌泉方頓轡。謂之禮佛繼南行。層巒下瞰風煙路。轉使高僧薄寵榮。

蘇易簡特受太宗顧遇。在翰林恩禮尤渥。其子作續翰林誌。敘之詳矣。然性特躁進。能參政。為禮部侍郎。知鄧州。幾逾壯歲。而其心體也。有不勝開冷之歎。鄧州有老僧獨處郊寺。蘇贈詩曰。憔悴二卿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詩於舊友曰。退位苦薩難做。竟不登強仕而卒。世言躁進者。有夏侯嘉正。以右拾遺為館職。平生好燒鑊。而樂文字之職。常語人曰。吾得見水銀鑊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然一舉俱不諧。而卒。錢信公推演自樞密使。為使相。而恨不得為真宰相。居常歎曰。使我得於黃紙盡處押一箇字足矣。亦不登此位。復制學士以上。並有一人朱衣吏引馬。所服帶。用黃金而無魚。至入兩府。則朱衣二人引馬。謂之雙引金帶。懸魚謂之重金矣。世傳館閣為學士者。賦詩云。眼裏何時赤。腰間甚日黃。及為學士。又作詩曰。眼赤何時兩。腰黃幾日重。謂雙引重金也。時黃。白樂天詩也。

夏鄭公棟。以父歿。事得三班差使。然自少好讀書。攻為詩。一日携所業。伺宰相李文靖公沆退朝。拜於馬首而獻之。文靖讀其句。有山勢蜂腰斷。溪流鷺尾分之句。深愛之。終卷皆佳句。翊日袖詩呈真宗。及敘其死事之後。家貧乞與換一文資。遂改潤州金壇主簿。後數年。舉制科對策。廷下有老宦者。前揖曰。吾聞人多矣。視賢良他日必貴。乞一詩以誌今日之事。因以吳綾手巾展於前。鄭公乘興題曰。簾內窺衣明。鋪殿前旌旆。維龍蛇。縱橫落筆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是年制策高等。平生好為詩。皆有所屬。初罷樞府。為南京留守。時有忌疾之者。到部作詩曰。造化平分何大鈞。腰間新佩玉麒麟。南湖日夜栽桃李。淮擬離陽過十春。又曰。海鴈橋邊春水深。略無塵土到花陰。忘機不管人知否。自有沙鷗信此心。晚年流落。離散益衆。而揮彈之疏不輟。上聞。因作詩送一臺官曰。弱羽輕絃勢未安。孤飛殊不礙鷓。黃金自有雙南貴。莫與遊人作彈丸。始王沂公會當國。鄭公為翰林學士。欲擢之。因作青州詩曰。日

上西山舞鸞鶴。波翻碧海翻蛟龍。直鈞到了成何事。消得君王四履封。以沂公青人故也。

真宗晚年欲策后時王且為宰相趙安仁參知政事將問執政會王且告病去遂獨問安仁曰朕欲以賢妃劉氏為后卿意何如趙對曰劉氏出於側微恐不可母儀天下真宗不悅翊日以趙之語告王冀公欽若冀公曰陛下姑問安仁意欲以何人為后異時上果以冀公之言問趙對曰德妃沈氏乃先朝宰相沈倫之家宜可以作配聖主真宗翊日以語冀公冀公曰臣固知如此蓋趙安仁嘗為沈倫門客真宗深以為然未幾能安仁參知政事轉一官為天書扶持使劉氏竟立即明肅太后也冀公權寵自此愈固

李太后始入掖廷纔十餘歲唯有一弟七歲太后臨別手結刻絲繫裳與之拍其背泣曰汝雖淪落頗沛不可棄此裳異時我若遭過必訪汝以此為物色也言訖不勝嗚咽而去後其弟備於盤饑家然常以裳懸於胸臆間未嘗斯須去身也一日苦下痢勢將不救為紙家乘於道左有人內院子者見而憐之收養於家惟其衣服百結而胸懸盤裳因問之具以告院子言怒然驚異蓋嘗受旨於太后令物色訪其弟也復問其姓氏小字世系甚悉遂解其裳明日持入示太后及其道本末是時太后封宸妃時真宗已生仁宗皇帝矣聞之悲喜遂以其事白真宗遂官之為右班殿直即所謂李用和也及仁宗立太后上仙諡曰章懿召用和擢以顯官後至殿前都指揮使領節鉞贈隨西郡王世所謂李國舅者是也

楊景宗即章睿太后弟也太后既入掖廷景宗無賴以罪隸軍營務隸墨其面至無見所真宗幸玉清昭應宮將還內而六宮皆乘金車迎駕於道上景宗以役卒立御溝之外太后車中指景宗令問其姓氏骨肉景宗具以實對太后泣於車中景宗唯知其女兄在掖廷疑其是也遂呼太后小字及行第太后大哭曰乃吾弟也即日上言官之以右班殿直後至觀察留守後景宗既在仕遂用藥去其黥痕無芥粟存者既貴而肥皙如玉性恣橫好以木搗擊人世謂之揚骨槌云始丁晉公作相造宅於保康門外景宗時以役夫荷土築地及晉公事敗籍沒入官晚年以宅賜景宗其正寢乃向日荷土所築之地也世歎異之又見十五卷

東軒筆錄卷之三

天禧末真宗寢疾章獻明肅太后漸預朝政真宗意不能平寇萊公探此意遂欲廢章獻立仁宗策其廟為太上皇而誅丁謂曹利用等於是李迪楊億曹瑋盛度李遵勉等叶力處畫已定凡詔命盡使楊億為之且將舉事會萊公因醉漏言有人馳報晉公晉公夜乘轎車往利用家謀之明日利用入蓋以萊公所謀白太后遂矯真宗上仙乃指萊公為反而投海上其事有類上官儀者天下冤之楊億臨死取當時所為詔語及始末事迹付遵勉收之至章獻上仙遵勉乃抱億所留書進呈仁宗及彼本末仁宗盡見當日曲直感歎再三遂下詔誅其冤贈中書令諡曰忠愍又贈楊億禮部尚書諡曰文凡預萊公黨而被逐者皆詔雪之故億贈官制曰天禧之末政漸中關能叶元臣力屏儲極蓋謂是也

真宗初上仙丁晉公王沂公同在中書沂公獨入劄子乞於山陵已前一切內降文字中外並不得施行又乞今後凡兩府行下文字中書須宰臣參政密院樞密使副簽書員方許中外承受兩宮可其奏晉公聞之愕然自失由是深憚沂公矣

真宗崩丁晉公為山陵大禮使官者出尤恭為山陵都監及開皇堂泉脈塗湧丁私欲庇覆遂更不聞奏擅移數十丈當時以為移在絕地於是朝論大譁是時呂公夷簡權知開封府推鞠此獄丁既久失天下之心而乘成目為不軌以至取彼頭顱置之郊社云云獄既起丁猶秉政許公雅知丁多智數凡行

移推勘文字及迫證左右之人一切止罪允甚略無及了之語獄其欲上聞丁信以為無疑令許公對

公至上前方暴其絕地之事謂竟以此投海外許公遂參知政事矣

丁信公既投朱崖幾十年天聖末明肅太后上仙仁宗獨覽萬機當時驕敵多不在要地信公乃草一表

極言策立之功辨皇堂運轉之事言甚哀切自以無緣上達乃外封題云云上昭文和公是時王冀公

欲若執政丁自海外遣家奴持此啓入京戒云須俟王公見客日方得當而投納其奴如戒冀公得之

驚不敢啓封還以上聞仁宗拆表讀而憐之乃命移道州司馬信公有詩數首略曰君心應念前朝老

十載漂流若斷蓬又曰九萬里鵬容出海一千年鶴許歸還且作瀟湘江上客敢言瞻望紫宸朝天下

之人疑其復用矣穆修聞道州之徙作詩曰却訝有虞刑政失四兇何事亦量移謂失人心如此

丁信公至朱崖作詩曰且作白衣菩薩觀海邊孤絕寶陀山作青衿集百餘篇皆為一字題寄歸西洛又

作天香傳敘海南諸香又作州郡名配古人姓名題詠百餘篇蓋未嘗廢筆硯也後移道州旋以秘書

監致仕許於光州居住流落貶竄十五年旋歸無班白者人亦伏其量也在光州四方親知皆曾至食

不足轉運使表聞有旨給東京房錢一萬貫為其子瑛數月呼傳而盡臨終前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

坐默誦佛書以沉香煎湯時時呷少許啓手足之際付囑後事神識不亂正衣冠奄然化去其能榮辱

兩忘而大變不似真異人也

馬尚書亮以尚書員外郎直史館使淮南時呂許公夷簡尚為布衣方侍其父繼江外縣令亦至淮甸上

書求見馬公一閱知其必貴遂以女妻之後許公果為宰相馬公知江寧府時陳恭公執中以光祿寺

丞經過馬接之極厚且謂曰寺丞他日必至真宰令其數子出拜曰願以老夫之故他日稍在陶鑄之

末曾諫議致堯性剛介少許可一日在李侍郎廬已坐上見安元獻公晏李之培也時方為奉禮郎諫

議熟視之曰晏奉禮他日貴甚但老夫矣不及見子為相也呂許公夷簡為相日文潞公彥博為太

常博士進諫許公改容禮接因語之曰太博此去十年當踐某位夏英公棟謫守黃州時龐頤公司理

參軍英公曰龐司理他日富貴遠過於我既而四公皆至元宰古云貴人多識貴人信有之也

錢文僖公推演生貴家而文雅樂善出天性晚年以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府推官

歐陽修皆一時文士遊宴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圃之勝無不到者有郭延卿者居水

南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相繼作相更薦之得職官然延卿亦

未嘗出仕登幽亭藝花足迹不及城市至是年八十餘矣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

騎從腰輿張蓋而訪之不以告名氏洛下士族多過客乘延卿未始出蓋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接

道服對談而已數公踈爽開朗天下之選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

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也於是以陶罇果蔬而進文僖愛其野逸為引滿不辭既而更報中牌府

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

肯顧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盃延客之禮數盃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

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明日語僚屬曰此真

隱者也彼視富貴為何物耶歎息累日不止

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遞上疏以乞立儲貳真宗嘉其敢言明日臨朝袖其疏以示執政歎

獎久之召為右正言然為王冀公所忌一日真宗賦御溝柳詩宣示宰相兩省皆和進恭公因進詩曰

一度春來一度新翠花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然能恨殺昭陽學舞人

文章隨時風美惡成通已後文力衰弱無復氣格本朝極修首倡古道學者稍稍向之修性褊窄少合初

任海州參軍以氣陵通判遂為摺摺則籍繁池州其集中有秋浦會過詩自敘甚詳後遇赦釋放流落

江外賦命窮薄稍得錢帛即遇盜或臥病投賜然後已足故衣食不能給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鑲板

印數百帙携入京相國寺設肆鬻之有儒生數輩至其肆未評價直先展揭披閱修就手奪取眼目謂

曰汝輩能讀一篇不失句讀吾當以一部贈汝其件物如此自是經年不傳一部

仁宗聖性好學博通古今自即位常開選英講筵使侍講侍讀日進經史孜孜聽覽中及忘倦有林瑀者

自言於周易得聖人秘義每當人君即位之始則以日辰支干配成一卦以其象為人君所行之事

其說支離詭誕不近人情及為侍讀遂奏仁宗曰陛下即位於卦得需象曰雲上於天是陛下體天而

變化也其下曰君子以飲食宴樂故臣願陛下頻宴遊務娛樂窮水陸之奉極玩好之美則合卦體當

天心而天下治矣仁宗駭其言明日問賈魏公昌朝魏公對曰此乃誣經籍以文姦言真小人也仁宗

大以為然於是還瑀終身不齒矣

李淑在翰林奉詔撰陳文惠公神道碑李為人高亢少許可與文章尤尚奇澀碑成殊不稱文惠之功德

文章但云平生能為二韻小詩而已文惠之子述古等懇乞改去二韻等字答以已經進呈不可刊削

述古極銜之會其年李出知鄭州奉時祀於恭陵而作恭帝詩曰弄槎牽車挽鐵備不知門外倒戈迴

荒墳斷續繼三尺猶認房陵半仗來述古得其詩遂諷寺僧刻石打墨百本傳於都下俄有以詩上聞

者仁宗以其詩送中書翰林學士葉清臣等言本朝以揖遜得天下而淑誣以干戈且臣子非所宜言

仁宗亦深惡之遂落李所居職自是連遷於侍從垂二十年竟不能用而卒

呂許公夷簡為郡守上言乞不稅農器其宗知其可為宰相記名殿壁後果正台席莊肅為郡守上言應

天下疑獄並具事節奏取裁裁仁宗知其有仁心後至龍圖閣直學士王安石為翰林學士萊州阿雲

謀殺夫以為案問欲舉免所因之罪主上決意用為輔相自莊肅之說進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之中

凡有奏疑未始不免死案問之律行凡臨勅而首陳者皆得原誠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也

五代任官不權輕重凡曹掾簿尉有職無能以至昏老不任職策者始注為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

治甚者誅求刻剝狼狽萬狀至今優譚之言多以長官為笑及范文正公仲淹乞令天下選人用三員

保任方得為縣令當時推行其言自是縣令得人民政稍稱舉矣

國爲神明。惕息不敢動。異時與回鶻皆遣使自蘭州入鎮戎軍。以修朝貢。及元昊將叛。慮曠氏制其後。舉兵攻破萊州。諸羌南侵。至於馬街山。築瓦川。會斷蘭州舊路。留兵鎮守。自此曠氏不能入貢。而回鶻亦退保西州。元昊遂叛命。久爲邊害。朝廷患之。議者以爲曠氏尚在河隴間。又與元昊世讎。儻遣使通諭朝廷之意。使西戎有後顧之憂。則邊備解矣。仁宗然之。寶元二年。遣屯田員外郎劉渙奉使。渙自右渭州抵青堂城。始與曠氏遇。渙爲述朝廷之意。因以邊川都統僭命授之。俾倚角以攻元昊。斷囑謝恩。大喜。請舉兵助中國討賊。自此元昊始病於索制。而曠氏復與中國通矣。

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以憲長久虛之故。李奏曰。此乃呂夷簡欲用蘇紳。臣聞夷簡已許紳矣。仁宗疑之。異時因問許公曰。何故久不除中丞。許公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用常出聖意。臣等豈敢益之。仁宗領之。自是知其直矣。

范文正公仲淹。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嘗煉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卽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觔。封誌內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尙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誌宛然。

王文康公苦淋。百療不差。泊爲樞密副使。疾頓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欲治淋疾。唯用一味樞密副使。仍須常服。始得不發。梅金華詢。久爲侍從。急於進用。晚年多病。石參政中立戲之曰。公欲安乎。唯服一清涼散卽差也。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耳。

東軒筆錄卷之四

狄青之征儂智高也。自過桂林。卽以辨色時先鋒行。先鋒既行。青乃出帳受衛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卮。小餐。然後中軍行。率以爲常。及順軍崑崙關下。翊日將度關。辰起諸將張立甚久。而青尙未坐。殆至日高。親吏疑之。遽入帳周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方相顧驚惶。俄有軍候至曰。官微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鋒度關矣。

歐陽文忠公修。自言初移滑州。到任會宋子京曰。有某大官頗愛子文。倩我求之。文忠遂授以近著十篇。又月餘。子京告曰。某大官得子文。讀而不甚愛。曰。何爲文格之退也。文忠笑而不答。既而文忠爲知制誥。人或傳有某大官極稱一丘良孫之文章。文忠使人訪之。乃前日所投十篇。良孫盜爲己文。以贊而稱美之者。卽昔日子京所示之某大官也。文忠不欲斥其名。但大笑而已。未幾文忠出爲河北都轉運使。見邸報丘良孫以獻文字召試拜官。心頗疑之。及得所獻。乃令狐挺平日所著之兵論也。文忠益歎駭。異時爲侍從。因爲仁宗道其事。仁宗駭怒。欲奪良孫之官。文忠曰。此乃朝廷已行之命。但當日失於審詳。若追奪之。則所失又多也。仁宗以爲然。但發笑者久之。

京師百司庫務。每年春秋賽神。各以本司餘物貿易。以其酒饌。至時吏史列坐。合樂終日。慶曆中。蘇彝欽提舉進奏院。至秋賽承例。尙拆封紙以充。舜欽欲因其舉樂而召館閣同舍。遂自以十千助席。預會之。

客亦釀金有差。酒醋命去優伶。却吏史而更召兩軍女伎。先是洪州人太子中舍李定。頗預醜劇會。而舜欽不納。定銜之。遂騰謗於都下。既而御史劉元瑜有所希合。彈奏其事。事下右軍窮治舜欽。以監主自盜論削籍。為民坐客皆斥逐。梅堯臣亦被逐者也。堯臣作客至詩曰。客有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資。蓋為定發也。

劉侍制元瑜既彈舜欽。而連坐者甚衆。同時俊彥為之一空。劉見宰相曰。聊為相公一網打盡。是時南都大禮。而舜欽之獄斷於赦前數日。舜欽有詩曰。不及雞竿下坐人。蓋謂不得預赦免之因也。舜欽死。歐陽文忠公序其文集。及奏神之事。略曰。一時俊彥舉網而盡矣。蓋述御史之言也。舜欽以大理評事集賢校理。後二年得湖州長史。年四十餘卒。

范文正公仲淹。為參知政事。建言乞立學校。勸農桑。責吏課以年任子等事。頗與執政不合。會有言邊鄙未寧者。文正乞自往經撫。於是參知政事為河東陝西安撫使。時呂許公夷簡謝事居圃田。文正往候之。許公問曰。何事退出也。范答以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矣。許公曰。參政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文正諭其旨。果使事未還。而以資政殿學士知邠州。

王禹偁在太宗末年。以事謫守滁州。到任謝表。略曰。諸縣豐登。苦無公事。一家飽暖。全荷君恩。禹偁有遺愛。滁州懷之。畫其像於堂。以祠焉。慶曆中。歐陽修責守滁州。觀禹偁遺像而作詩曰。偶然來繼前賢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暖荷君恩。想公風采猶如在。願我文章不足論。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間容貌任昏塵。皆用其表中語也。

蘇舜欽奏邸之會。預坐者多前閣同舍。一時被責十餘人。仁宗臨朝。歎以輕薄少年。不足為臺閣之重。宰相探其旨。自是務引用老成。往往不愜人望。甚者語言文章。為世所笑。彭乘之在翰林。楊安國之在經筵。是也。

御史有關吏。隸臺中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頗能道其事。尤善評其優劣。每聲諾之時。以所執之挺。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挺。中丞不賢則直其挺。此語讀於縉紳。凡為中丞者。唯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為中丞。聞其說。聞吏每聲諾。必橫其挺。一日范視事。聞吏報事。范視之。其挺直矣。范大驚。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視我之失邪。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教誡者又數四。大凡役人者。受以法而視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謝明日視之。挺復橫矣。

楚執中性滑稽。諷玩無禮。慶曆中。韓魏公琦帥陝西。將四路進兵。入平夏。以取元昊。帥行有日矣。尹洙與執中有舊。庶於韓公。執中曰。虜之族帳無定。萬一遷徙深遠。以致我師。無乃曠日持久乎。韓公曰。今大兵入界。則倍道兼程矣。執中曰。糧道豈能兼程邪。韓公曰。吾已盡括關中之儲。運糧。馳行速。可與兵相繼也。萬一深入。而糧食盡。自可殺虜而食矣。執中曰。虜子大好酬獎。韓公怒其無禮。遂不使之入幕。然

四路進兵。亦竟無功也。

章懿太后之葬也。明肅方聽政。有旨令暨內城垣以出柩。是時呂文靖公夷簡當國。遽求對。而明肅已揣知其意。止令人內。都知雜崇勳問有何事。文靖具奏。暨垣非禮。宜開西華門。以出神柩。明肅使崇勳報曰。向夷簡道豈意卿亦如此也。文靖答曰。臣備位宰相。朝廷大事。當廷爭。太后不允。臣終不退。崇勳三返。而太后之意不回。文靖正色謂崇勳曰。及妃誕育聖主。而遂終之。禮如此。異時治今日之事。莫道夷簡不爭。太尉日侍太后左右。不能開通風導。當為罪魁矣。崇勳大懼。馳告明肅。於是始允所請。

王文正公曾在中書。得光州奏。秘書監丁謂卒。文正頗謂同列曰。斯人平生多智數。不可測。其在海外猶能用智而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則天下之不幸。可勝言哉。吾非幸其死也。

英宗即位之初。有著作佐郎甄復獻繼聖圖。其序大略曰。昔景德戊申歲。天書降後二十四年。陛下降生之日。復是天慶節。是天書於二紀已前。為陛下降聖之兆也。又邇來市民染帛。以油漬紫色。謂之油紫。油紫者。猶子也。陛下濫安懿王之子。視仁宗為諸父。此猶子之義也。又云京師自二年來。里巷間多云着箇羊。陛下生於辛未。羊為未神。此又語瑞也。又以御名拆其點畫。使兩目相並。為離明繼照之義。其言詭誕不經。英宗聖性高明。尤惡詭譎。怒其妖妄。御批送中書。令削官停任。天下伏其神鑒。

治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震。民無粒食。往往賤賣耕牛。以苟歲月。是時劉渙知澶州。盡發公帑之錢。以買牛。明年震搖息。通民歸。無牛可以耕鑿。而其價騰踊十倍。渙復以所買牛。依元直賣與。是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由渙權宜之術也。

神宗皇帝在春宮時。極沖幼。孫思恭為侍讀。一日講孟子。至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思恭泛引古今助順之事。而不及親戚畔之者。主上顧曰。微子紂之諸父也。抱祭器而入。周非親戚畔之耶。思恭釋然駭伏。上之容明。可謂一知十矣。

熙寧十年夏。京輔大旱。主上以祈禱未應。聖慮焦勞。一夕夢異僧。吐雲霧致雨。翊日甘澍滂足。遂以其像求之。旁聞中。乃第十尊羅漢也。上之精虔感應如此。時集賢王丞相珪。有賀雨詩。略曰。良弼為霖孤宿望。神僧作霧應精求。即其事也。

歐陽修致仕居穎。蔡承禧經山上謁於私第。從容曰。公德望隆重。朝廷所倚。未及引年。而遽此高退。豈天下所望也。歐陽公曰。吾與世多忤。晚年不幸為小人譴。止有進退之節。不可復令有言。而嫉逐也。今日乞身已為晚矣。小人蓋指將之奇也。歐陽公在穎。唯衣道服。稱六一居士。又為傳以自序。

王荆公安石當國。以徭役害民。而游手無所事。故率農人出錢。募游手給役。則農役異業。兩不相妨。行之數年。荆公出。荆陵。聽呂惠卿參知政事。惠卿用其弟溫卿之言。使免役錢依舊。而撥諸路開田募役。既而開田少。役人多。不能均濟天下。方患其法不可行。而中丞鄧綰。又言惠卿意在是。甲毀乙。故壞新法。於是不行溫卿之言。依舊給錢募役。

王荆公當國。始建常平錢之議。以謂百姓常五穀青黃未接之時。勢多窘迫。貸錢於兼井之家。必有倍徙

之息。官於是結甲請錢。每千有三分之二之息。是亦濟貧民而抑兼井之道。而民間呼為青苗錢。范鎮時以翰林學士知進銀錢司。誤會此意。將謂如建中開稅青苗於田中也。遂上疏略曰。常平倉始於漢之盛時。貴而散之。賤而斂之。雖堯舜無易也。青苗者。荒亂之世。所謂青苗在田。賤估其直。斂收未畢。而責其償。此盜跖之法也。今以盜跖之法。變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而中外所以驚疑也。疏奏請。衆謂不然。落翰林學士。守本官致仕。制有舉直措枉。古之善政。服說鬼。或所常誅。蓋謂是也。

常平法既行。而同知諫院孫覺上言。府界諸縣。百姓率不願請。往往追呼抑配。深為民害。主上俾覺同府界提點。往諸縣體量。有無追呼抑配之事。孫而奏曰。敢不虔奉詔旨。即日治行。既而又上疏曰。臣聞古者設官。有言之者。有行之者。故言者不責其必行。行者不責其能言。臣備員諫省。以言語為官矣。又能一一而行之乎。所有同體量指揮。望賜罷罷。王上怒其反覆。落同起居注知廣德軍。

會布為三司使。極論京師市易不便。其大槩以為天下之財。置之良山。貨不流通。貨不流通。由商賈不行。商賈不行。由兼井之巧。為挫抑。故朝廷市易於京師。以售四方之貨。常低昂其價。使高於兼井之家。而低於倍蓰之直。而官不失二分之息。則商賈自然無滯矣。雖然。官中非觀利也。特欲抑兼井耳。必也官無可買。官無可買。即是兼井不敢侵牟。而市易之法行也。今呂嘉問提舉市易。乃差官於四方買物。貨禁客旅。須俟官中買足。方得交易。以息錢多寡。為官吏殿最。故官吏牙人。唯恐資之不盡。而取息不夥。則是官中自為兼井。殊非置市易之本意也。事下兩制詳議。而呂惠卿以為沮壞新法。王荆公大怒。遂置獄勅其事。又三司會計差失。即以爲上。詐不實。會落翰林學士知制誥。以起居舍人知饒州。惠卿遂參知政事矣。而市易差官。置物囑勞如故。

常秩以處士起為左正言。直集賢院。判國子監。不識年。待制寶文閣。兼判太常寺。中間謁告歸汝陰。主上特降詔。自秩始也。曾放進士徐鐸榜。秩密以太學生之薄於行者。籍名於方冊。貯懷袖間。每唱名有之。則揭冊指名進呈。乞賜黜落。如是者三四。上方披閱試卷。或與執政語。往往不省秩言。秩大以為沮。遂謁告不朝。一日翰林學士楊繪。方坐禁中。俄有報太常寺吏人到院者。繪曰。寧判事。立命至前。乃故吏也。詢其來之故。即云常待制以謁告月餘。未有詔起。令探刺消息。楊曰。此禁中。汝得妄入乎。我若致汝於法。則連及待制。汝速出。無取禍也。先是秩未謁告時。差護向經葬事。至是經葬有日。上親奠祭。議葬官例。合迎駕。秩不候朝參。而出迎駕於經門。上祭奠畢。登筵而去。亦不顧秩。秩愈不得意。或告以不朝參。而出就職。又嘗私視禁中。臺官欲有言者。秩大恐。遂以病還汝陰。既而卒。或云。方卒時。狂亂若心疾。將自殺者。然未得其詳。

東軒筆錄卷之五

王安國性亮直。嫉惡太甚。王荆公初為參知政事。間日因閱讀晏元獻公小詞。而笑曰。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為爾。願其事業豈止如是耶。時呂惠卿為館職。亦在坐。避曰。為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也。呂大以為議已。自是尤與平甫相失也。

熙寧六七年。河東河北陝西大饑。百姓流移於京西就食者。無慮數萬。朝廷遣使賑卹。或云使者隱落其數十不奏。一然而流連襁負。取道於京師者。日有千數。選人鄭俠監安上門。遂流民圖。及疏言時政之失。其詞激訐。譏諷往往不實。書奏俠坐流竄。而中丞鄧綰知諫院。鄧謂平甫言王安國嘗借奏藁觀之。而有獎成之言。意在非毀其兄。是時平甫以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判官告院。坐此放歸田里。逾年起為大理寺丞。監真州糧料院。不赴而卒。平甫天下之奇才。雖非其罪。而又不壽。世共惜。嘗官希執政之旨。且將因此以悅荆公也。余嘗為挽詞二首。頗道其事。云。海內文章傑。朝廷亮直聞。黃瓊起處士。子夏遺修文。貝錦生遷怒。江湖久離羣。傷心王佐略。不得致華勳。又曰。今日臨風淚。蕭蕭似練麻。空懷徐稚契。誰立鄭玄碑。無力酬推轂。平時憤抵巇。何人令枉狀。路粹豈能為。蓋謂是也。

馮京與呂惠卿同為參知政事。呂每有所為。馮雖不抑。而心不以爲善。至於議事。亦多矛盾。會鄭俠獄起。言事者。以俠常遊京之門。推勸百端。馮竟以本官知亳州。歲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會州。舍人錢藻當制。

有大臣進退。繫時安危。及持正莫為一節不撓之語。中丞鄧綰。懼再入。又將希合呂公。遽言馮京預政日久。殊無補益。而曰繫時安危。京朋邪狗俗。懷利而已。而曰持正不撓。乞罷錢藻。以諭中外。而藻竟罷直院。

熙寧七年。元絳為三司使。宋迪為判官。迪一日遣使齎藥。而遣火延燒計府。自午至申。焚傷殆盡。方火熾。神宗御西角以觀。是時章惇以知制誥判軍器監。遣部本監役兵往救。火經山角樓以過。上顧問左右。以惇為對。翊日迪奪官。勒停絳。使以章惇代之。

國朝舊制。父子兄弟及親近之在兩府者。與侍從執政之官。必相避。熙寧初。呂公弼為樞密。其弟公著除御史中丞。制曰。久欲登於選用。尚有避於當塗。公弼聞之。義不能安。遂乞罷樞密。久之以觀文殿學士知并州。

神宗即位。岐王。嘉王。猶在禁中。秘書丞章辟光獻言。乞遷於外。而朝論以為疎遠小臣。妄論離間。於義當議。有旨送中書。王荆公以為其言非過。依違不行。會中丞呂誨極言其不可。而兼及荆公。遂奪辟光官。降衡州監稅。

延州當西戎三路之衝。西北金明寨。正北黑水寨。東北懷寧寨。而懷寧直橫山最為控要。頃薛尚神請取綏州。建為綏德城。據無定河。連野鷄谷。將謀復橫山。而朝廷責其擅兵。二人者皆黜。熙寧五年。韓丞相絳。以宰相宣撫陝西。復取前議。遂自綏州以北。築資草坪。正東築吳堡。將城銀州。會柳沙不可築。而能。遂建羅兀城。欲通河東之路。既而日月淹久。糧運不繼。言事者屢沮止之。旋屬慶州卒叛。遣班師。韓以本官知鄧州。副使呂大防。奪職知臨江軍。棄羅兀等城。而河東路不能通矣。

李士事者。蜀人。得導氣養生之術。又能言人體骨。王荆公與之有舊。每延於東府。迹甚熟。荆公鎮金陵。呂惠卿參大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子世居。御史府沂州各起獄。推治之。勅者言士事皆預此謀。赦天下捕治。獄具。世居賜死。李逢劉育磔於市。士事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衆。始與此獄。引士事者。意欲有所誣。會荆公再入秉政。謀遂不行。

太一宮舊在京城西蘇村。謂之西太一。熙寧初。百官奏太一臨中國。主天下康阜。詔作宮於京城之東南隅。謂之中太一。方歲事。命三司副使李壽朋。往蘇村祭告。是日壽朋飲酒食肉而入。俄得疾於殿上。扶歸齋廳。七竅流血。肩輿上道。未及國門而卒。

翰林故事。學士每白事於中書。皆公服。靴鞋坐玉堂。使院吏入白。學士至。丞相出迎。然此禮不行久矣。章惇為制誥。直學士院。力欲行之。會一日兩制俱白事於中書。其中學士皆羸足。乘勞而惇獨故手繫鞋。翰林故事十廢七八。忽行此禮。大喧物議。而中丞鄧綰尤肆抵毀。既而罷惇直院。而繫鞋之禮。後亦無肯行之者。

熙寧四年。王荆公嘗國。欲以朱東之監左藏庫。東之辭曰。左幣有火禁。而年高宿直非便。聞欲除某人。勾當進奏院。人名實願易之。荆公許諾。翊日於上前進某人。監左藏庫。上曰。不用朱東之監左藏庫何也。

東軒筆錄 卷五 三三

荆公復駭莫測其由。上之機神。臨下多知。外事雖纖微。莫可隱也。熙寧十年。王荆公初罷相。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學士知金陵。薦呂惠卿為參政而去。既而呂得君估權。慮荆公復進。因郊禮薦荆公為節度使。平章事。方進熟勅。上察其情。退問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復官。惠卿知無以對。明年復召荆公秉政。而王呂益相失矣。

王安石著序言五十篇。上初即位。韓絳邵亢為樞密副使。同以序言進。上御批稱美。令召試學士院。將不次進用。而大臣有不喜者。止得兩使職。官從辟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後中丞呂誨彈奏。王荆公猶引以為推恩太重。平甫博學士。文章通古今。達治道。勁直寡合。不阿時之好惡。雖與荆公論議。亦不苟合。故異時執政。得以中傷。而言事者。謂非毀其兄。遂因事逐之。天下之人。皆以為冤。其死也。余以文祭之。略曰。人望二紀。而僅獲寸進。議夫一言。而應聲榻翼。蓋謂是也。

王觀文詔始為建昌軍司理。奉軍時。蔡樞密提點江西刑獄。一見知其必貴。頗待甚厚。數年蔡知慶州。王調官關中。遂謁蔡於慶陽。且言將應制科。欲知西事本末。蔡遂以前後士大夫之言及邊事者皆示之。其間有向寶議洮河一說。王悅之以為可行。後掌秦州機宜。遂乞復洮河故地。朝廷命詔兼管。苟蕃部。自是其謀浸廣。欲取蘭州鄯州。知秦州李師中以為不可。而言事者亦多非沮。朝廷令王克臣乘驛參驗其事。克臣亦依違兩可。既而郭達等又劾詔侵盜官物。興起大獄。俾蔡確推劾。蔡明其無罪。自是君相之意。斷然不疑。不數年。克青唐武勝。城熙河。取洮河。營西園。為熙河一路。山上意不疑所致也。

職方郎中胡枚。判吏部南曹。歲滿。除知興元府。先是由判曹得監司者甚衆。枚素有所望。洎得郡。殊自失。歷干執政。皆不允。時陳升之知樞密院。枚往謁求薦。陳公辭以備位執政。不當私薦一士。枚愀然嘆息曰。興元道遠。枚本浙人。家貧無力之任。惟有兩女當賣。人為婢。庶得費以行耳。陳公鄙其言。遂索湯使起。枚得湯三。奠於地而辭去。陳大駭。是時枚將還浙。右待闕。已登舟。其日作詩書於船窗曰。西梁萬里何時到。爭似懷沙入九泉。是夕溺死。汴水。初執政以枚無正室。疑姦吏而謀殺者。方將窮治。會陳公言賈女奠湯事。及得牘問自題之句。方信其失心而赴水也。

呂升卿為京東察訪。遊太山。題名於真宗御制封禪碑之陰。刊刻樹本傳於四方。後二年升卿回國子監。會蔡承禧為御史。言其題名事。以為大不恭。遂罷升卿判監。既而鄧綰又言升卿兄弟。頃居喪潤州。嘗令華亭知縣張若濟。置買土田。若濟遂因此貸部民朱庠。衛公佐。吳延高。盧及遠。押司錄事王利用等錢四千餘貫。強買民田。既而若濟坐賊事發。惠卿已在中書。百計營救。及言惠卿縱親情。鄧潛下撓政事。如此等事。凡十餘端。猥不可具。載朝廷起獄於秀州。既而惠卿罷參知政事。以本官知亳州。升卿和州監酒。溫卿勒停。張若濟除名。編管。緣此黨人降黜者紛紛矣。

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不叶。荆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匪新進之士也。洎三司論市易。而呂參政指為沮法。荆公以為然。堅乞罷相。

東軒筆錄 卷五 三四

熙寧四年。王荆公嘗國。欲以朱東之監左藏庫。東之辭曰。左幣有火禁。而年高宿直非便。聞欲除某人。勾當進奏院。人名實願易之。荆公許諾。翊日於上前進某人。監左藏庫。上曰。不用朱東之監左藏庫何也。

神宗重其意。自禮部侍郎昭文館大學士改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麻既出。呂嘉問。張
 謂持荆公而泣。公慰之曰。已屬呂惠卿矣。二子收淚。及惠卿入參政。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
 信。謂可以傾奪荆公矣。遂更朋附之。既而鄧綰。鄧綰甫枉狀發王安國。而李逢之獄。又挾李士寧以撼
 荆公。又言熙寧編敕不便。乞重編修。及令百姓手實。供家賦以造簿。又欲給田募役。以破役法。其他事
 資緣事故。非議前宰相者甚衆。而朝廷綱紀。幾於頹紊。天下之人。復思荆公。天子斷意。再召秉政。鄧綰
 懼不安。欲弭前迹。遂發張若濟事。反攻惠卿。朝廷俾張謬為兩浙路察訪。以驗其事。謬猶欲掩覆。而鄧
 綰復望望。意旨。薦引匪人。於是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荆公兄弟之失。數事而奏。意欲上意有貳。上封
 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
 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亳州。縮落御史中丞。以本官知魏州。張謬落直舍人院。降官停任。其他去者不
 一。門下之人皆無同志。荆公無與共圖事者。又復請去。而再鎮金陵。故詩有紛紛易變浮雲白。落落難
 終老柏青。蓋謂是也。

王荆公再為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平日唯與其子
 男。機謀而考。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金陵。未期。納節求閑地。久之得
 會靈觀使居於金陵。一日。豫國夫人之弟吳生者。來省荆公。寓止於佛寺。會同天節。建道場。府
 僚當會於所謂行香廳。太守葉均。使人白遣吳生。吳生不肯。泊行香畢。大會於其廳。而吳生於屏後
 慢罵不止。葉均俛首不聽。而轉運毛抗。判官李琮。大不平。之。牒州令取問。州遣二皂持牒追吳生。吳生
 奔荆公家。以自匿。荆公初不知其事也。頃二皂至門下。云捕人而喧。忿於庭。荆公偶出見之。猶紛紜不
 已。公叱二皂去。葉均聞之。遂挾二皂。而與毛抗。李琮。皆詣荆公謝。以公皂生疎。失於戒束。荆公唯唯不
 答。而豫國夫人於屏後叱均抗等曰。相公罷政。門下之人。解體者十七八。然亦無敢捕吾親屬於庭者。
 汝等乃敢爾耶。均等趨出。會中使撫問適至。而聞爭廳事。中使回日。首以此奏聞。於是葉均。毛抗。李琮
 皆罷。而以呂嘉問為守。又除王安上提點江東刑獄。俾遷治於所居金陵。
 熙寧三年。京輔猛風大雪。草木皆稼。厚者冰及數寸。既而華山。卓頭。谷圯折數十百丈。薄搖十餘里。覆
 壓甚衆。唐天寶中。冰稼而寧王死。故當時諺曰。冬凌樹稼。達官怕。又時有泰山其頽。哲人其萎之說。衆
 謂大臣當之。未數年。而司徒侍中魏國韓公琦薨。王荆公作挽詞略曰。冰稼嘗聞達官怕。山頽今見哲
 人萎。蓋謂是也。

東軒筆錄卷之六

韓魏公以病乞鄉郡。遂以使相侍中判相州。既而疾革。一夕。星隕於園中。擬馬皆鳴。翊日公薨。上為神道
 碑。具述其事。
 熙寧初。朝廷初置條例司。諸路各置提舉常平司。及儀常平錢。收二分之息。時韓魏公鎮北都。上章論其
 事。乞罷諸路提舉官。常平法。依舊不收二分之息。魏公精於章表。其說從容詳悉。無所傷忤。有皇城使
 沈惟恭者。輒令其門客孫某。詐作魏公之表。云欲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表成。惟恭以示閣門使
 李詳。詳奪其表。以聞。上大駭。下惟恭。孫某於大理。而御史中丞呂公著。因便坐奏事。猶以某言為實。上
 出魏公章送條例司。惟恭流海上。孫某杖殺於市。罷公著中丞。出知穎州。制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
 而與對。乃厚誣方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乖事理之實。蓋因此耳。
 韓魏公慶曆中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時王荆公初及第。為校書郎。簽書判官廳公事。議論多與韓公不
 合。泊嘉祐末。魏公為相。荆公知制誥。因論起注降官詞頭。遂上疏爭舍人院職分。其言頗侵執政。又為
 糾察刑獄。駁開封府斷爭鶴鴉公事。而魏公以開封為直。自是往還文字甚多。及荆公秉政。又與常平
 議不合。然而荆公每評近代宰相。即曰韓公。韓公為挽詞曰。心期自與衆人殊。骨相知非淺丈夫。又
 曰。幕府少年今白髮。仙心無路送靈輻。

王荆公再罷政事。吳丞相充代其任。時沈括為三司使。密條常平役法之不便者數事。獻于吳公。吳公得之。袖以呈上。上始惡括之為人。而蔡確為御史知雜。上疏言新法始行。朝廷恐有未便。故諸路各出察訪。以視民之願否。是時沈括實為兩浙路察訪使。還。盛言新法可行。百姓悅從。朝廷以其言為信。故推行無疑。今王安石出。吳充為相。括乃狗時好惡。詆毀良法。考其前後之言。自相背戾如此。況括身為近侍。日對清光。事有可言。自當而奏。豈可以朝廷公議。私於宰相。乃挾邪害政之人。不可置在侍從。疏入。落括翰林學士知制誥。以本官知宣州。

京師有僧化成。能推人命貴賤。子晉以王安國之命問之。化成曰。平甫之命。絕似蘇子美。及平甫放逐逾年。復大理寺丞。既卒。年四十七。與蘇欽官職廢斥年壽無小異者。

熙寧十年。京師旱。上焦勞甚。樞密副使王韶言。昔桑弘羊為漢武帝籠天下之利。是時卜式乞烹弘羊。以致雨。今市易務竄削民利。十倍弘羊。而比來官吏失於奉行。多至黜免。今之大旱。皆由呂嘉問作法害人。以致和氣不召。臣乞烹嘉問。以謝天下。宜甘澤之可致也。

王安國熙寧六年冬。直宿崇文院。夢有遊之至海上。見海中宮殿甚盛。其中樂作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遊平甫者。欲與之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它日迎之至此。平甫恍然夢覺。禁中已鳴鐘矣。平甫頗自負其不凡。為詩紀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是人間世。長樂鐘來夢覺時。後四年平甫卒。其家哭訊之曰。君常夢往靈芝宮。其果然乎。當以兆告我。是夕暮。莫。若有青聲接於人者。其家復哭。以錢卜之曰。往靈芝宮。其果然乎。卜曰。然。又三年太常寺會阜。夢與平甫會。因弔之曰。平甫不幸早世。今所處良苦如何。但見平甫笑不止。傍一人曰。平甫已列僊官矣。其樂非塵世比也。阜方喜甚而寤。

熙寧五年。辰州人張翹。與流人李資詣闕上書。言辰州之南。乃古錦州。地接施黔。悍荆。世為蠻人向氏舒氏田氏所據。地產硃砂。水銀。金。布。黃。良。田。數千萬頃。入路無山川之扼。若朝廷出偏師。歷境上。臣二人說之。可使納地為郡縣。書奏。即以章惇察訪荆湖南北。路。經制南。江。事。章次辰州。遂令李資張翹。明夷中僧願成等十餘人入。境。以宣朝廷之意。資等編窟無謀。發覺。境。遂為蠻酋田元猛所殺。章知不可以說下也。即進兵。誅。斬。而進。沈。德。等。州。又。以。潭。之。梅。山。邵。之。飛。山。為。蘇。方。楊。光。潛。所。據。遂。乘。兵。勢。進。克。梅。山。建。安。化。縣。又。令。李。浩。將。兵。取。光。潛。師。至。飛。山。扼。險。不。能。度。而。還。當。是。時。張。頤。居。髮。於。鼎。州。日。視。其。事。遂。以。書。詆。朝。貴。言。南。江。殺。戮。過。甚。無。事。者。十。有。八。九。以。至。浮。屍。塞。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魚。者。數。月。惇。病。其。說。且。欲。其。分。功。以。啗。之。乃。上。言。昔。張。頤。知。潭。州。益。楊。縣。嘗。建。取。梅。山。之。議。今。臣。成。功。乃。用。頤。之。議。也。朝廷。賜。頤。絹。三百。疋。而。執。政。猶。患。其。異。議。會。頤。服。闋。乃。就。除。為。江。淮。發。運。使。便。道。之。官。而。不。敢。食。魚。之。說。息。矣。

王荆公當國。郭祥正知邵州武岡縣。實封附遞奏書。乞以天下之計。專聽王安石處畫。凡議論有異於安石者。雖大吏亦當屏黜。表辭亦甚辨暢。上覽而異之。一日問荆公曰。卿識郭祥正否。其才似可用。荆公

曰。臣頃在江東。嘗識之。其為人才近縱橫。言近闕抑。而薄於行。不知何人引薦。而聖聰聞知也。上出其章。以示荆公。公恥為小人所薦。因極口陳其不可用而止。是時祥正方從章惇。以軍功遷殿中丞。及聞荆公上前之語。遂以本官致仕。

李師中平日議論多與荆公違戾。及荆公權盛。李欲合之。乃於舒州作傳巖亭。蓋以公嘗伴舒。而始封又在舒也。吳孝宗對策。方詆熙寧新法。既而復為卷議十篇。言閭巷之間。皆議新法之善。寫以投荆公。公薄其翻覆。尤不禮之。

本朝狀元及第。不五六年。即為兩制。亦有十年至宰相者。章衡滯於館職甚久。熙寧初。冬。月。聖駕出。館職例當迎駕。方序立。次。衡願同列而嘆曰。頃年迎駕于此。眼看凍倒。掌西錫。候忽已十年矣。執政聞而憐之。遂得同修起居注。

京師春秋社祭。多差兩制攝事。王僕射珪為內外制十五年。祭社者屢矣。熙寧四年。復以翰林承旨攝太尉。因作詩曰。雞聲初動曉曉。又向盤壇飲福。至。自笑怡聲不辭醉。明年強健更須來。是冬遂參知政事。

蔡挺自寶元以後。歷遊任。至於熙寧初。猶帥平涼。會邊境無事。因作樂歌以教邊人。有誰念玉關人老之句。此曲盛傳都下。未幾召為樞密副使。

會肇為集賢校理。兼國子監直講。修將作監勅。會其兄論市易事被責。執政怒未已。遂罷肇主判。滯於館下。最為閑冷。又多希旨。窺伺之者。乘皆危之。會處之恬然無聞。余嘗贈之詩。有直躬忘坎壈。群履任噴。旣蓋謂是也。旣而會魯公亮薨。肇撰次其行狀。上覽而善之。即日有旨。除史院編修官。復得主判局務。

進士及第後。例期集一月。其醜副錢。宴。局。什物皆請同年分掌。又選最年少者二人為探花。使賦詩。世謂之探花郎。自唐已來。勝榜有之。熙寧中。吳人余中為狀元。首乞罷期集。廢宴。席。探花。以厚風俗。執政從之。旣而擢中為國子監直講。以為斯人真可以厚風俗矣。未幾坐受舉人賄賂。而升名第。事下御史府。至荷校。參對。獄。具。停廢。熙寧執政者。力欲致風俗之厚。士人多為不情之事。以希合。故中以探花為敗風俗。而身抵隸。之罪。此不情之甚者也。

陳繹晚為敦朴之狀。時為之熱熟顏回。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為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其杜園賈誼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熱熟顏回。合坐大噱。繹有慙色。杜園熱熟。皆當時鄙語。

熙寧八年。王荆公再秉政。既逐呂惠卿。而門下之人。復為諛媚。以自安。而荆公求告去尤切。有練亨甫者。謂中丞鄧綰曰。公何不言之。上以殊禮待宰相。則庶幾可留也。所謂殊禮。以丞相之禮。劣為樞密使。諸弟皆為兩制。婿皆館職。京師賜地宅田邸。則為禮備矣。綰一一如所戒而言。上察知其阿黨。亦領之而已。一日荆公復於上前求去。曰。卿勉為朕留。朕當一一如卿所欲。但末有一穩便第宅耳。荆公駭曰。

臣有何欲。而何為賜第。上笑而不答。翌日。刑公懇請其由。上出箱所上章。刑公即乞推劾。先是。竊欲用其黨方揚為臺官。懼不厭人望。乃并彭汝礪而薦之。其實意在揚也。無何。上黜彭汝礪。竊謂表言。臣素不知汝礪之為人。昨所舉。固非。乞不行前狀。即此二事。上察見其姦。遂落箱中。承以本官知魏州。亨甫奪校書。為漳州推官。箱制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士薦人。不循分守。又曰。朕之待汝者。表形於色。汝之事朕者。志在於邪。蓋謂是也。

張謬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判司農事。上言。天下祠廟。歲時有燒香施利。乞依河渡坊場。召人買拆。王荆公乘政多主謬言。故凡司農啓請。往往中書。即自施行。不山中覆。賣廟勸既下。而天下祠廟。各以緊慢價直有差。南京有高辛廟。平日絕無祈祭。縣吏抑勒祝史。僅能酬十千。是時張方平留守南京。因抗疏言。朝廷生財。當自有理。豈可以古先帝王祠廟。賣與百姓。以規十千之利乎。上覽疏大駭。遂窮問其由。乃知張謬建言。而中書未嘗覆奏。自有旨。臣僚起請。必須奏稟。方得施行。賣廟事尋罷。

張謬判司農寺。吏人盜用公使庫錢。事發。下開封府劾。久之未決。謬陰以東。縣知府陳輝。俾勿支蔓。釋途。滅裂其事。上頗聞之。遂令移獄窮治。盡得謬請求之迹。獄具。落謬直舍人院。追兩官勒停。落輝翰林學士。降授秘書監。知滁州。

會魯公誠度精審。達練治體。當其在中書。方天下奏報紛紜。雖日月曠久。未嘗有廢忘之者。其為文章。尤長於四六。雖造次。亦屬對精切。曾布為三司使。論市易事被黜。曾公有東別之。略曰。塞翁失馬。今未足悲。楚相斷蛇。後必為福。曾赴德州。道過金陵。為荆公誦之。亦歎愛不已。

王荆公初罷相。知金陵。作詩曰。投老歸來一幅巾。君恩猶許備藩臣。芙蓉堂下觀秋水。聊與龜魚作主人。及再罷。乞宮觀。以會靈觀使居鍾山。又作詩曰。乞得膠膠接接身。鍾山松竹替埃塵。只將鳧鴈同為客。不與龜魚作主人。

王荆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以至包廡錫慶院。朝集院尚不能容。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問傳以為凡試而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者。若市矣。會秋試。有則而御史黃廉上言。乞不令直講判監。為開封國學試官。又有饒州進士虞蕃。伐登開城。言凡試而中上舍者。非以勢得。即以利進。孤寒才質者。例被黜落。上即此二說。疑程考有私。遂下蕃於開封府。而蕃言。參知政事元絳之子者。嘗嘗私薦其親知。而京師富室。鄭居中。饒州進士章公弼等。用賂結直講。余中王沈之。判監沈季長。而皆補中上舍。是時許將權知開封府。惡蕃之告。許抵之罪。上疑其不直。移動於御史府。追逮甚衆。而蕃言許將亦嘗薦親知於直講。於是攝許將元者。寧及監判沈季長。黃履。直講余中。葉唐。葉濬。葉原。王沈之。沈銖等。皆下獄。其間亦有受請求及納賂者。獄具。許將落翰林學士。知蘄州。沈季長落直舍人院。追官勒停。元者。寧落館職。元絳罷參政。以本官知亳州。王沈之余。中皆除名。其餘停任。諸生坐決杖編管者數十。而士子奔競之風少挫矣。

東軒筆錄卷之七

熙寧八年。呂惠卿為參知政事。權傾天下。時元參政絳為翰林學士。判羣牧。常問三命僧化。成曰。呂參政早晚為相。化成曰。呂給事為參政。譬如草屋上置鴉吻耳。元曰。然則其不安乎。成曰。其黜免可立而待也。是時春方半。元曰。事應在何時有消息。成曰。在今年五月十七日。元憮然不測。亦潛紀之。既而呂權日盛。謫噤口無敢指議之者。會五月十七日。元退朝。因語府界提舉蔡確曰。化成言呂參政禍在今日。真浪浪之語也。二公相視而笑。遂同還羣牧。促召成而謂之。成曰。言必無失。姑且俟之。二公愈笑其術之非。既而化成告去。蔡亦上馬。是時曾待制。蔡寬同判羣牧。薄晚來過廳。方即坐。元因訪今日有何事。曾曰。但聞御史蔡承禧入劄子。不知言何等事者也。語未已。內探報。今日蔡察院言呂參政兄弟。元聞之大駭。乃以化成之言告曾。曾曰。既而呂能政事。實始此日也。

□河之役。高遵裕為總管。有高學究者。以宗人謁遵裕。因隸名軍中。會王觀文謂以兵攻香子城。學究從行。是日合戰大勝。至晚旋師。寨中官吏。及召募人等。皆賀。獨不見高學究。遵裕歎曰。高生且死於敵矣。已而士卒獻俘馘於庭。以燭視之。則學究之首在焉。遵裕大駭。即推究所斬之人。有軍士遺伏罪曰。是軍回日暮。見高生獨騎。遂斬以冒賞。詔大怒。磔軍士于橫門。

王荆公之次子名野。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龐氏女為妻。逾年生一子。野以貌不類己。百計欲

殺之竟以悍死。又與其妻日相鬪。荆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婦無罪。欲離異之。則恐其誤被惡聲。遂與擇婿而嫁之。是時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者。荆公之門人也。取魏氏女為妻。少悍。叔獻死而韓薄不肅。荆公奏逐魏氏歸本家。京師有謠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汴渠舊例。十月閉口。則舟楫不行。王荆公當國。欲通冬運。遂不令閉口。水既淺。舟不可行。而流冰頗損。舟楫於是以前。船數十。前設巨碓。以搗流冰。而役夫苦寒。死者甚衆。京師有謠語曰。昔有磨去磨。今有碓搗冬凌。

有王永年者。崇宗室女。得右班殿直。監汝州稅。時竄下通判汝州。與之接熟。爾後下知深州。永年復為州監押。益相親暱。遂至通家。既而下在京師。永年求監金耀門書庫。下為干提舉監刑楊繪。繪遂口之。永年常置酒。延下繪於私室。出其妻同坐。妻以左右手。繪以飲。下繪謂之曰。白玉蓮花盃。其饜狎至是。後永年盜買庫書。事發下獄。永年引下繪受其饋送。乃嘗納璣貝於兩家。方窮治未竟。而永年死獄中。朝議有兩制交通匪人。至為姦利。落繪翰林學士。知制誥。降為荆南副使。落下待制。降監舒州。德觀明年下卒於貶所。繪性少真。無檢操。居荆南日。事遊宴。往往與小人接。一日出家妓延客夜飲。有選人胡師文預會。師文本鄂州豪民子。及第為荆南府學教授。尤少士檢。半醉狎師文之家妓。無所不至。繪妻自屏後窺之。大以為恥。叱妓入。捷於屏後。師文離席排繪。使呼妓出。繪媿於其妻。遂欲徹席。師文狂怒。奮拳毆繪。相乘客救之。幾至委頓。近臣不自重。至為小人凌暴。士論尤鄙之。

壽州張侍中。撫州晏丞相。俱葬陽翟。地相去數里。有發塚盜。先築室于二塚之間。自其家竅穴。以通其隧。道始發。張墓得金寶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槨。以掠其穴。次發晏公墓。若有猛獸嗥吼。盜甚懼。遂出呼其徒一人。同入。又聞兵甲號噪之聲。盜益懼。又呼一人同之。則寂然無聲。三盜笑曰。丞相之神。盡於是矣。及穿棺槨。殊無所有。供設之器。皆陶甓為之。又破其棺。棺中唯木胎金裹帶壹條。金無數兩。餘皆衣服。腐朽如塵矣。盜失望而退。遂以刀斧碎其骨而出。既而貨張墓金于市。為人擒之。遂伏罪。及言其事。世謂均破塚。而張以厚葬完。晏以薄葬碎骨。事有不可知如此者。

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時人以為心風。與王荆公舊交。公作詩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蓋想郡人臨下擔。白蘋洲上起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論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禮儀。正直聰明神鬼畏。死時應合作閻羅。荆公笑曰。閻羅見爾。可速赴任也。

張堯佐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知開州。會其姪女有寵於仁宗。册為修媛。堯佐遂驟遷擢。一日中除宣徽節度使。堯佐收四使。是時御史唐介上疏。引天寶楊國忠為戒。不報。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列殿上。既而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廷爭。堯佐宣徽。堯佐兩使。特加介一品服。以旌敢言。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唐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我曹豈可中已耶。同列佞遠不前。唐遂獨爭之。不能奪。仁宗諭曰。差除自是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彥博。以燈籠錦媚貴妃。而

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觀望狹。而言涉宮掖。語甚切直。仁宗怒。趨召兩府以疏示之。介納諍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使下殿。介諍愈切。仁宗大怒。王音甚厲。衆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諍。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貨。遂貶春州別駕。翊日御史中丞王舉正救解之。改為英州別駕。始上怒未已。兩府竊議曰。必重貶介。則彥博不安。彥博去。則吾屬遞遷矣。既而果如其料。當是時。梅堯臣作詩曰。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介方危言。初造膝。曰。朝有巨盜。臣介所憤疾。願條一二事。臣職敢妄率。臣姦宰相博。邪行世莫匹。曩時守成都。委曲媚曹暉。銀瑤插左貂。窮窮便馳驅。邪媛將奔修。中費金十鎰。為我寄使君。奇紋織羅。密透傾西蜀。巧日夜急。鞭挞紅經緯。金縷排科闕。八七比比雙蓮花。籌燈戴心出。幾日成一端。持行如鬼疾。明年觀上元。被服羅稱竹。璨然驚上目。遞爾有薄語。既聞所從來。佞對似未失。且云奉至尊。於妾豈能必。遂回天子顏。百事容巧乞。臣今得初陳。狡狴彼非一。偷威與賣利。次第推甲乙。是唯陰猾雄。仁斷宜勇黜。必欲致太平。在列無如弼。弼亦味平生。況臣不阿屈。臣言天下公。奚以身自卹。君傍有側目。暗嗚橫詆叱。指言為罔上。廢汝還蓬華。是時白此心。尚不避斧鑕。雖令禁觸。且同餽密。既如勿可。懼復以強詞窒。帝聲亦大厲。論奏不容介也。容甚閔。猛士駭為慄。立貶嶺外春。遂欲為異物。內外臣恟恟。陛下何未悉。即敢救者。誰襄執左史筆。謂此儻不容。盛美有所嗚。平明中執法。懷疏又堅述。介言或以狂。百豈無一賢。恐傷四海和。幸勿若倉卒。亟許避英山。衝路有嗚。朝日宜白麻。稱快口盈溢。阿附連諫官。去若懷絮亂。其間因獲利。竊笑等蚌。英州五千里。瘦馬行駘。毒蛇噴噴。盡與風氣沒。妻孥不同塗。風浪過蛟窟。存亡未可知。旅館愁傷骨。饑僕時後先。隨猿拾橡栗。越林多蔽天。黃甘雜丹橘。萬室通饑。撫遠無禁律。醉去不須錢。醒來弄鳴瑟。山水仍奇怪。已可消愁鬱。莫作楚大夫。懷沙自沉汨。西漢梅子真。出為吳市卒。市卒且不懈。況茲別乘秩。始堯臣作此詩。不敢示人。及歐陽文忠公為編其集。時有嫌避。又削去此詩。是以人少知者。故今盡錄。

唐子方始彈張堯佐。與諫官皆上疏。及彈文公。則吳奎畏縮不前。當時為拽動陣脚。及唐爭論於上前。遂并及奎之背約。執政又難登。而文公益不安。逮罷政事。時李師中作詩送唐。略曰。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厚顏之句。為奎發也。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試館職。一日謁晏丞相。晏語之曰。君久從吏事。必疎筆硯。今將就試。宜稍溫習也。振率然答曰。豈有三十年為老娘。而倒覆孩兒者乎。晏公僂而晒之。既而試澤宮選士。賦韻押有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濱。莫非王。由是不中選。晏公聞而笑曰。苗君竟倒覆孩兒矣。

越州僧願成。客京師。能為符籙咒。時王幼子夜啼。用神咒而止。勇雖德之。然性新。會章察訪荆湖南北二路。朝廷有意經略溪洞。或云蠻人多行南法。畏符籙。勇即薦成於章。章至辰州。先遣張裕。李資。明夷中及成等。入南江受降。裕等至洞。而蠻亂蠻婦。皆田元猛者。不勝其憤。盡縛來使。斬於柱。次至成。成擗頰求哀。元猛索佛事。乃不殺押而遣之。願成不以為恥。乃更乘大馬。擁棍斧以自從。稱察訪大

成擗頰求哀。元猛索佛事。乃不殺押而遣之。願成不以為恥。乃更乘大馬。擁棍斧以自從。稱察訪大

成擗頰求哀。元猛索佛事。乃不殺押而遣之。願成不以為恥。乃更乘大馬。擁棍斧以自從。稱察訪大

師猶以入洞之勞得紫衣師號。時又有隨州僧知緣。嘗以醫術供奉仁宗。熙寧中。朝廷取青唐武勝。緣遂因執政上言。乞往鄯廓見董氈。說令納地。上召見後苑。賜白金以遣行。遂自稱經略大師。深為王韶所惡。罷歸。朝廷憐其意。猶得左街首座卒。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琦為經略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范文公淹守慶州。堅持不可。是時尹洙為秦州通判。兼經略判官。一日將魏公命至慶州。約范公以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未見其可。洙議不合。遂還魏公。遂舉兵入界。既而師次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還。至半途而亡。卒父兄妻子號於馬首者幾千人。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既而哀慟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范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於度外也。

王韶能樞密副使。以禮部侍郎知鄂州。一日宴客。出家妓奏樂。入夜。客張續沉醉。挽家妓不前。遂將擁之。家妓泣訴於韶。坐客皆失色。韶徐曰。比出爾曹以娛賓。而乃令賓客失歡。命取大盃罰家妓。既而容色不動。談笑如故。人亦伏其量也。

王沂公嘗謂。屢薦呂許公夷簡。是時明肅太后聽政。沂公奏曰。臣屢言呂夷簡才望可當政柄。而兩宮終未用。以臣度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晏之上耳。且晏亦赤脚健兒。豈容妨賢如此。太后曰。固無此意。行且用夷簡矣。沂公曰。兩宮既以許臣。請即令宣召學士草麻。太后從之。及許公大拜。漸與沂公不叶。晚年睽異。勢同水火。當時士大夫各有附麗。故慶曆中。朝廷有黨人論矣。

東軒筆錄卷之八

陳恭公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為壽。獨其姪世修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窮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熙寧初。有朝士忘其氏。知河中府。門縣有薛少卿古籍是邑。一旦為盜斫墳墓之松楸。薛君投牒訴其事。朝士迂儒也。喜為異論。乃判其狀曰。周文王之苑囿。獨得芻蕘。薛少卿之墳墓。乃禁樵採。時又有周師厚者。為荆湖北路提舉。常平永利。是時初定募役之法。師厚書成。上於司農。其間曰。散從官逐月儲錢三貫文。如遇差作市買。即每月添錢一貫文。

明肅太后臨朝。一日問宰相曰。福州陳絳。賊汚狼籍。卿等聞否。王沂公對曰。亦頗聞之。太后曰。既聞而不劾。何也。沂公曰。方外之事。須本路監司發擿。不然臺諫有言。中書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萬一傳聞不實。即所損又大也。太后曰。速選有風力更事任一人為福建路轉運使。二相稟旨而退。至中書。沂公曰。陳絳猶吏也。非王耿不足以擒之。立命王耿。呂許公使首曰。王耿亦可惜也。沂公不諭。時耿為侍御史。遂以轉運使。耿拜命之次日。有福建路衙校拜于馬首云。押進奉蓋支到京。耿偶問其道路山川風候。而其校應對詳明。動合意旨。耿遂密訪絳所為。校輒泣曰。福州之人。以為終世不見天日也。豈料端公

既聞然某尤為絳所苦者也。遂條陳數十事。皆不法之極。耿大喜。遂留校於行臺。俾之幹事。耿子不肯。私納校玳瑁器。泊至閩中。耿盡發校所言之事。既置詔獄。事皆不實。而校還首當納禁器于耿子。事聞。太后大怒。下耿吏獄。其誦耿淮南副使。皆如許公之料也。

劉敏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諷。屢以犯人。無寧中為開封府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至于八月有因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因矣。蓋南苑禽馴象。而勝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間也。馬嘯為臺官。彈奏敏博。不當置在文館。敏博曰。既為馬嘯。豈合噓。呂嘉問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王荆公惑黨人之說。反以罪三司。曾既隔下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敏博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望之嘉問字也。

熙寧中。曾孝寬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公事。未幾。以父魯公憂解去。服除。判司農寺。舊例百官以事至中書。即宰相據案。百官北向而坐。前兩府白事。即宰去案。簽寶主東西行坐。時謂之撥案。及孝寬之至。司農也。吳正憲公當國。不以前兩府禮待之。每至中書。不為撥案。自後每有建白。止令同判寺太常博士周直儒中書。孝寬不至矣。正憲頗疑之。未幾除直儒為兩浙提刑。以張璪判寺。璪為翰林學士。班在端明之上。乃本寺官長也。異時白事。皆璪詣中書。而孝寬亦竟不至。於是正憲知其果以撥案為嫌。而世亦譏其隘矣。

尚書郎李觀。自言為進士時。往遊南岳。道過潭州。聖旗亭買酒。忽有一人荷竹籃。持釘校之具。徑至。問觀曰。聞君將之南岳。頗識養素先生。方否。觀曰。因將往見之。其人曰。奉煩寄聲。云。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言訖。徑出不顧。觀至南岳訪方。具道其語。方怒然驚異。因問曰。其人眉間得無有白誌乎。觀曰。然。方大驚。歎曰。吾不過是人命也。此所謂劉海蟾者也。吾養聖胎已成。患無術以出之。念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今聲聞相通。而不得接。吾之道不成矣。觀急回訪於潭州。已亡所在。是年方卒。蕭注在仁宗時。以開門使知邕州。幾十年。屢獻取交趾之謀。朝廷不從。末年交趾寇左右江。殺巡檢左明。宋士堯等。注坐備禦無狀。降為荆南。時李師中為廣西提點。注在邕州。擅發洞丁。探金鑿。無文歷鈎考。遂下注桂州獄。獄具。貶秦州團練副使。移洪州節度副使。英宗即位。起為監門衛將軍。邕州都監。移涪州。又知寧州。神宗即位。王荆公執政。注度朝廷方以開邊為意。又以黜官未復。思有以動君相之意。乃言向日久在邕州。知交趾可取。朝廷遂召復開門使。俾知桂州兼廣西經略安撫。注至桂二年。而繆憲無狀。有旨召還。死於潭州。然朝廷尚以交趾為可取。又以沈起知桂州。起至桂。先取宜州。王口寨。而兵屢折。又作戰艦。聚軍儲。雖與作百端。而不中機會。朝廷疑其逗遛。移知潭州。而以劉曄守桂。既而計謀。一旦交趾浮海。載兵擊陷廉白。欽三郡。圍邕州。僅四十日。城陷。殺知州蘇斌。屠其城。掠四郡生口。而去。朝廷盡鑿前後守臣之罪。以次貶出。贈蘇斌節度使。料秦晉銳兵十萬人。發車騎討南。詔以趙高為經略使。高引郭達共事。遂以達為宣徽使。而高副之。達頓兵邕州。久之。進克廣源州。抗郎縣。而賊據富良江。以扼我師。達閉壁四十日。竟不能度。既而糧道不繼。遂毒日甚。

十萬之衆。死亡十九。僅得交趾降表。遂班師。朝廷奪達宣徽使而斥之。高亦削官。而建廣源為順州。明年交人始入貢。廣源風俗特甚。自置州。凡知州及官吏戍兵。至者輒死。數年間死者不可紀。每更戍之卒。決知不還。皆與骨肉死別。至舉營號哭不絕者月餘。以是人情極不安。曾布帥桂。擒得交趾將。智春。交人稍懼。曾因建議。乞因此機會。許交趾還向所虜生口。而棄順州。朝廷從之。明年交人歸生口數百。遂以廣源與之。復曾龍圖閣直學士。將佐遷官有差。自蕭注等為經略。或挾詐以罔上下。或不縱。禦遠人。致陷四郡。而郭達逗遛自斃。僅得廣源。又不可守。竟棄之。生口十不得一。而朝廷財費億萬。二廣之民。自此大困。

侯叔獻為汜縣。有逃田及戶絕沒官田最多。雖累經檢估。或云定價不均。內有一李誠莊。方圓十里。河貫其中。尤為膏腴。府佃戶百家。歲納租課。亦皆與族矣。前已估及一萬五千貫。未有人承買者。賈魏公當國。欲添為二萬貫。賈之遂命陳道古銜命。計會本縣令佐。視田美惡。而增損其價。道古至汜。閱視諸田。而議增李田之直。叔獻曰。李田本以價高。故無人承買。今又增五千貫。何也。堅持不可。道古雅知叔獻不可欺。因以其事語之。叔獻歎曰。郎中知此田本末乎。李誠者。太祖時為邑酒務。專知官。以汴水溢。不能救護。官物。遂估所損物。直計五千貫。勸誠償之。是時朝廷出度支使錢儀。民間預買箭筒。錫弓。弩之材。未幾李重進叛。土師征淮南。而預買錫程未集。太祖大怒。應欠負官錢者。田產並令籍沒。誠非預買之人。而當時官吏。畏懼不敢開拆。故此田亦在籍沒。今誠有子孫。見居邑中。相國統未能恤其無辜。而以田給之。莫若損五千貫。俾誠孫買之。為便。道古大驚曰。始實不知。但受命而來。審如是。君言為當。而吾亦有以報相國矣。即損五千貫而去。叔獻乃召誠孫。俾買其田。孫曰。實荷公惠。奈其貧何。叔獻曰。吾有策矣。即召見佃戶。諭之曰。汝輩本皆下戶。因佃李莊之利。今皆建大第高廬。更為豪民。今李孫欲買田而思無力。若使他買之。必道汝輩矣。汝輩必毀宅撤廬。離業而去。不免流離失職。何若釀錢借與誠孫。俾得此田。而汝輩常為佃戶。不失居業。而兩獲所利。耶。皆拜曰。願如公言。由是誠孫卒得此田矣。叔獻之為尉。與管界巡檢者相善。縣多盜賊。巡檢每與叔獻約。聞盜起。常急相報。一旦有強盜十六人。經其邑。叔獻盡擒之。既而歎曰。巡檢豈以我為負約耶。機會之速。不及報。然不可奪其功也。於是盡推捕盜之勞於其下。而竟不受賞。當其獲盜時。叔獻躬押至開封府。府尹李絢謂曰。子之才能。吾深知之。子可一見本官。推官判官。吾當率以同狀薦子也。叔獻辭曰。本以公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投謁以求薦。非我志也。竟不而推官判官而去。

京師置雜物務。買內所須之物。而內東門復有字號。徑下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鋪供物之後。往往經歲不給其直。至於積錢至千萬者。或云其直待給。而勾當內門內臣。故為稽滯。京師甚苦之。蔡襄尹京兆。詢知其弊。建言乞取內東門買物字號。付雜買務。今後乞不令內東門買物。遇逐月宮中請俸錢時。許雜買具供過物。口價。經內藏庫。截支以給行人。仁宗大以為然。其事至今行矣。

熙寧中。高麗人使至京。語知開封府元絳曰。聞內翰與王安國相善。本國欲得其歌詩。願內翰訪求之。元

既隔下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敏博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望之嘉問字也。

自往見平甫求其題詠。方大雪。平甫以詩戲元。略曰：豈意詩傳來鳳沼。為傳賈客過雞林。即其事也。麟州臨河。外扼西夏之衝。但城中無井。唯一沙泉在城外。其地善崩。俗謂之抽沙。每欲包展入壁。而土陷不可城。慶曆中有戎人謂元昊云：麟州無井。若圍之半月。即兵民渴死矣。元昊即以兵圍之。數日不解。城中大窘。有軍士獻策曰：彼圍不解。必以無水窮我。今願取溝泥。使人乘高以泥草積。使賊見之。亦伐謀之一端也。州將從之。元昊望見。遣語獻策戎人曰：爾言無非。今乃有泥以護草積何也。即斬戎而解去。此時雖幸脫。然終以無水為憂。熙寧中。呂公弼帥河東。令句當公事鄧子喬往視其地。子喬曰：古有拔地法。謂掘去抽沙。而實以炭末填土。即其上可以築城。城亦不復崩矣。願用是法。包展沙泉。使在城內。則此州守也。呂從之。於是大興版築。而包泉入城。至今城堅不陷。而新秦可守矣。

吳奎為參知政事。會御史中丞王陶以韓魏公不肯押班事。其言兼及兩府。奎乃上章言爾來天文謫見。皆為王陶召之。又嘗於上前薦滕甫可為邊帥。上問其故。奎曰：滕甫不唯將略可取。至於驅幹得力。自可被兩重鐵甲。異時上語其事於侍臣。且曰：吳奎論事。大概皆此類也。

元昊分山界戰士為二箱。命兩將統之。剛浪陵統明堂左箱。野利遇乞統天都右箱。二將能用兵。山界人戶善戰。中間劉平石元孫任福葛懷敏之敗。皆二將之謀也。慶曆中。種世衡守青澗城。謀用間以離之。有悟空寺僧光信者。落魄飲酒。遊人謂之王和尚。多往來蕃部中。世衡嘗厚給酒肉。善遇之。一日語信曰：我有書答野利相公。若我為賣之。即以書授信。臨發復召飲之酒。而謂曰：塞外苦寒。吾為若納一襖。可衣之以行。回日常復以歸我。信始及山界。即為邊兵所擒。及得費書。以見元昊。元昊發其書。即尋常寒暄之間。元昊疑之。遂縛信拷掠千餘。至脇以兵刃。信終言無它。元昊益疑。頗見信所衣之襖甚新潔。立命焚折。即中得與遇乞之書。其言前承書有歸投之約。尋聞朝廷。及云只候信回。得報當如期舉兵入界。惟盡以一箱人馬為內應。備獲元昊。朝廷當以靖難軍節度使西平王奉賞。元昊大怒。自此奪乞之兵。既又殺之。遇乞死。山界無良將統。不復有侵掠之患。而邊陲亦少安矣。洎西戎入貢。信得歸。改名嵩仕。終左藏庫副使。

東軒筆錄卷之九

王荆公與唐質肅公介同為參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荆公雅愛儒道。嘗謂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荆公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正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為之變色。其議論不合。多至相侵。率此類也。

劉敞王介同為開封府試官。舉人有用書字者。介謂昔犯主上嫌名。敞謂禮部先未嘗定此名為諱。不可用以黜落。因紛爭不已。而介以惡語侵敞。敞不校。既而御史張稚樞彈介。遂皆贖金。御史中丞呂公著又以為諱罪太輕。遂奪其主判。其實中丞不樂敞也。謝表略曰：彌野射市。薄命難逃。飄瓦在前。枝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唯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蓋謂是也。

陳恭公執中為相。事方嚴。少和裕。尤惡士大夫之急進。慶曆末。有郎官范祥。上言解鹽利害。朝廷遂除詳陝西提刑。兼制鹽事。詳詣中書。遞白曰：提點刑獄。而兼利權。殆非無故。乞納敕別俟差遣。恭公曰：提點刑獄。乃足下資序合入。制置鹽事。乃國家試才。比已降敕陝西都運司。以解鹽事。盡交與提刑司管。勾而足下之意。將如何也。苟有補於朝廷。固不惜一轉運司也。若靜言庸遠。自有誅責。豈可預欲僥求。詳以言中其隱。震灼而去。至和初。王荆公力辭召試。而有旨與在京差遣。遂除奉州判官。時沈康為館

職。詣恭公曰。某久在館下。屢求為奉教判官而不得。王安石是不帶職朝官。又歷任比某為淺。必望改易。恭公曰。王安石辭讓召試。故朝廷優與差遣。豈復屑屑計責任也。朝廷設館閣以待天下之才。亦當得位相先。而乃爭奪如此。學士之願。視王君宜厚矣。康漸沮而去。

明肅太后臨朝。製真宗政事。留心庶獄。日遣中使。至軍巡院御史臺。體問鞠囚情節。又好問外事。每中使出入。必委曲詢究。故百司細微無不知者。有孫良鑑為軍巡判官。喜詐偽。能為朴野之狀。一日市布數十端。雜染五色。陳於庭下。中使怪而問之。良鑑曰。家有一女。出適在近。與之作少衣物也。中使大駭。回為太后言之。太后歎其清苦。即命厚賜金帛。京師人多貨馬出入。馭者先許其直。必問曰。一去耶。卻來耶。苟乘以往來。則其價倍於一去也。良鑑以貧不養馬。每出必貨之。一日將押解囚乘市。而貨馬以往。其馭者問曰。官人將何之。良鑑曰。至法場頭。馭者曰。一去耶。卻來耶。聞者駭笑。

楊安國膠東經生也。累官至天章閣侍講。其為人沽激矯偽。言行鄙朴。動有可笑。每進講則雜以俚下鄙市之語。自辰坐至侍臣中官見其舉止。已先發笑。一日侍仁宗講至一節。食一瓢飲。安國操東音曰。顏回甚窮。但有一羅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焉。安國遂啓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須要錢。仁宗哂之。翊日遍賜講官。皆懸辭不拜。唯安國受之而已。時又有彭乘為翰林學士。文章詰命。尤為可笑。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即進。乘為批答之。詔曰。當俟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況之成都府。會西蜀荒歉。饑民流離。況始入劍門。即發倉賑濟。既而上表待罪。乘又當批答曰。才度巖巖之險。便興惻惻之情。王琪情滑稽。多所侮誚。及乘死也。琪為挽詞。有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蓋謂是耳。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處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會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於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為子養。故一境闔子無大闕者。一日謁會魯公亮。魯公曰。久知都官治狀。屢欲進擢。然議論有所不合。姑少遲之。吾終不忘也。彝曰。人之淹速。誰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記。而尚屈於不合之論。亦某之命也。魯公歎曰。比來士大夫見執政。未始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歸怨。而君乃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將十年。未見如君之言。

熙寧初。富鄭公弼。會魯公亮為相。唐質肅公介。趙少師侂。王荆公安石。為參知政事。是時荆公方得君。銳意新美天下之政。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疏。攻擊者無虛日。呂海范純仁。錢顛。錢顯之。倫。尤極詆訾。天下之人。皆莫為生事。是時鄭公以病足。魯公以年老。皆去。唐質肅爭上前。不能未幾。疽發于背而死。趙少師力不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改。即聲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言介甫生。明仲老。彥國病。子方死。悅道苦也。

歐陽文忠公。自歷官至為兩府。凡有建明於上前。其詞意堅確。持守不疑。且勇於敢為。王荆公嘗歎其可任大事。及荆公輔政。多所更張。而同列少與合者。是時歐陽公以觀文殿學士知蔡州。荆公乃進之。為宣徽使。判太原府。許朝覲。意在引之執政。以同新天下之政。而歐陽公德澤耶之事。深畏多言。遂力辭。

恩命。繼以請老而去。荆公深歎惜之。富鄭公弼。慶曆中以知制誥使北虜還。仁宗嘉其有勞。命為樞密副使。鄭公力辭不拜。乃改資政殿學士。一日王拱辰言於上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捐金帛之數。厚夷狄而弊中國耳。仁宗曰。不然。朕所愛者。士宇生民爾。財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於生民耶。仁宗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費。非若今之緩取也。拱辰曰。犬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下只有一女。萬一欲請和親。則如之何。仁宗憫然動色曰。苟利社稷。朕亦豈愛一女耶。拱辰言塞。且知謂之不行也。退曰。臣不知陛下能屈己愛民如此。真堯舜之主也。洒泣再拜而出。

許將坐太學獄。下御史臺。禁勘僅一月。日泊伏罪。臺吏告曰。內翰今晚當出矣。許曰。審如是。當為白中丞。俾告本家取馬也。至晚欲放。中丞蔡確曰。案中尚有一節未完。須再供答。及對舉開門。已及二更已後。而從人謂許未出。人馬卻還矣。許坐於臺門。不能進退。適有邏卒過前。遂呼告之曰。我臺中放出官員也。病不能行。可煩為於市橋賃一馬。遲卒憐之。與呼一馬至。遂跨而行。是時許初罷判開封府。稅居于甜水巷。馭者懼過夜禁。急鞭馬。許失鞍墜地。腰膝盡傷。馭者扶之于鞍。又疾驅而去。至則宅門已閉。許下馬坐於砌上。俾馭者扣門。久之無應者。馭者曰。願得主名以呼之。許曰。但云內翰已歸可也。馭者方知其為判官許內翰。且懼獲墜馬之罪。遽策而逃。許以墜傷。氣息不屬。不能起。以扣門。又無力呼。是時十月。京師已寒。地坐至曉。追宅門開始得入。

仁宗初。遂林瑀。一日執政事。奏罷談時政。而共美上以聰明睿知。洞察小人情狀。仁宗曰。卿等謂林瑀去。而朝廷遂無小人耶。執政曰。未論聖旨。不識小人為誰。仁宗從容曰。蘇紳可侍讀學士。知河陽。慶曆中。呂許公罷政事。以司徒歸第。拜安元獻公。殊章鄭公得象為相。又以諫官歐陽修。余靖上疏。罷夏竦。樞密使。其它升拜不一。時石介為國子監直講。獻慶曆聖德頌。極其峻。而於夏竦尤極詆斥。至目之為不肖。及有手劔姦併之句。頗出泰山。孫復謂介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黨議起。介在指名。遂能監事。通判濮州。歸徂徠山而病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介學。於是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旨。編管介之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居簡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擊鐵不足以為酷。萬一介屍在。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居簡曰。介之死。必有棺斂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柩定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徵召至此。劫問之。苟無異說。即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為然。遂自介親屬。及門人妻。潛已下。并凶肆棺斂昇柩之人。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方悟。遂之。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居簡為長者。

夏鄭公之死也。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閱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而幕。其為人主疑一也。亦所謂報應者耶。

夏鄭公之死也。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閱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而幕。其為人主疑一也。亦所謂報應者耶。

西戎初叛。范雍以節度使知延州。環慶大將劉平石元孫之兵二萬。自合水走延州。郭堡平去延州三十里。令軍士晚餐畢。列隊而行。至地名大柳樹。去延州二十里。日向夕。忽有來使。俗謂急脚子者。宣狀且云。延州范太尉傳語。已在東門本候。然暮夜入門。恐透漏。竊細請寫。放入馬廄。辨真偽也。二將唯諾。遂下馬據胡床。躬擐隊伍。每一隊行及五里以來。又放一隊。將及一更以後。約放及五十隊矣。二將忽顧問急脚子已失所在。二將大驚。遣使人偵視。即云。延州城上並無燈火。而前隊不知所之矣。二將知有變。遂整陣而前。至五龍川。去延州幾五里。人心稍安。忽四山鼓角鳴。埃煙斗合。蕃兵趨進。倏忽之際。已陷重圍。蓋西賊前一日。偷號入金明寨。殺李士彬。故東北路斷。而賊兵壓境。以致二將於覆中。延州俱不知也。是時監軍內臣黃德和以兵三千屯娘娘谷。去五龍川不及十里矣。方兵勢窘甚。裨將郭遵策馬奮刃突圍而出。請救於德和。德和畏懼不敢前。而更拒以他語。遵又赴延州求救。於雍。已城守不出。逮曉全師俱沒。二將而縛。遵亦戰死。德和是夕引兵由娘娘谷東南指鄜州路遁去。蕃兵遂圍延州。州幾陷。會大雪。戎馬多凍死。乃解去。德和諫奏二將降賊。朝廷疑之。有旨禁其家屬。出御史文彥博鞠劾。彥博具得德和按兵不救。及枉路遁還之狀。又明二將不降。朝廷命斬德和於河中府。解二將家屬禁錮。而錄其子孫焉。

李重進之叛也。有二子方為宿衛。太祖夜召而語之曰。而父何苦反耶。江淮兵弱。又無良將。誰與共圖事。汝速乘傳往曉之。吾不殺汝也。二子伏泣戰汗。太祖趨道之。重進方坐轅門。與諸軍議事。忽二子至。又聞聖語。皆相顧大駭。士卒聞之。驚疑不測。而有向背之意。俄而王師壓境。重進不知所為。與家屬赴火死。揚州平。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捨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聖訓丁寧也。真宗常語宰臣。以河東之役。兵力十倍。當一舉克捷。良出上黨發願之時。左右有聞之者。賊聞此語。知神兵自戢。故堅守不下。至煩再舉也。

東軒筆錄卷之十

曹翰以罪謫為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西。朝辭日。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當一訪曹翰。觀其良苦。然慎勿泄我意也。內侍如旨往見。因序其謫謫之久。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死無以報。敢懇苦耶。但以口乘食貧。不能度日。幸內侍哀憐。欲以故衣質十千。以繼飯粥可乎。內侍曰。太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煩質也。翰固不可。於是封囊一復以授。內侍收復。以十千答之。泊回奏翰語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其囊。開視之。乃一大幅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即日有旨。詔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江南之役。翰為先鋒也。

仁宗以西戎方熾。歎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錄之。杜丞相衍經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遂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仁宗嘉之。即降旨中書。令照真宗召種放事。是時呂許公當國。為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邊備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退。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遂擢未晚。仁宗以為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

自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潔家以行。至今成都猶有此禁。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蓄婢使者。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待巾櫛。自此官屬稍稍設姬媵矣。張

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貸以嫁之。仍處女也。張在蜀。一日有術士上謁。自言能煨汞為白金。張曰。若能一火煨百兩。術士曰。能之。張即市汞百兩。俾煨一火而成。不耗銖兩。張歎曰。若之術至矣。然此物不可用於私家。立命工鍛為一大火爐。鑿其腹曰。充大慈寺殿上公用。尋送寺中。以酒饋遺術者而謝絕之。人伏其不欺也。

會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常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會而告曰。始得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毀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所益也。遂罷勉為此。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它日當自知也。會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安元獻當國。子京為翰林學士。安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安公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遂且方能。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歸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昨夕餘醒。尚在左右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耶。許亦慚然而去。

天聖五年。王文安公堯臣。狀元及第。解褐將作監丞。通判湖州。是年秋。武襄公青始投拱聖營為卒。晚年同入樞密院。武襄為使。文安副焉。

宋鄭公庠初為翰林學士。仁宗嘗對執政。稱其文學才望可大用者。候兩府有缺進名。是時曾魯公公亮為館職。在京師傳聞上有此言。遂過鄭公而賀之。鄭公登額曰。審有是言。免禍幸矣。魯公惘然不測而退。明年樞密閣執政進名。仁宗熟視久之。徐曰。召張觀執政。曰。去歲得旨。欲用宋庠。仁宗曰。觀是死朝狀元。合先用也。又嘗對執政稱三司使楊察。判開封府。王拱辰才望履歷。將來兩府有闕。進此二人。既而樂莊肅公適罷相。兩府次遷。執政以二人名聞。仁宗曰。可召程戡。執政復以異時上語奏陳。仁宗曰。若遂用察等。是二人之策得行也。執政遂不敢言。蓋梁公之出。或云察等所擠。上之英察皆類此也。

光朝翰林學士。不領它局。故俸給最薄。楊億久為學士。有乞郡表。其略曰。盧丞甘泉之從官。終作英教之餽鬼。又有方朔之餓死之句。自後乃得判他局。至元豐改官制。而學士無主判。如先朝矣。

丁寶臣守端州。僂智高入境。寶臣棄州遁。坐廢累年。嘉祐末。大臣薦得編校館閣書籍。久之除集賢校理。是時蘇軾新得御史知雜。首採其端州棄城事。遂出寶臣通判永州。士大夫皆惜其去。王存有詩云。病覺方振翼。機乍離。蓋謂是也。

曾魯公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雖年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為不可。作詩云。老風池邊踏不去。使鳥益上嗾無聲。未幾魯公亦致仕而去。

熙寧以來。凡近臣有風望者。同列忌其進用。多求瑕類以沮之。百方撓扶。以城上騎。曾子先罷司農也。呂吉甫代之。遂乞令天下言司農未盡未便之事件。張粹明罷司農也。舒元代之。盡納丞簿言不了事件。甚矣。又河北陝西河東為帥者。各矜功微。進往往暴漏邊事。汚穢陣帥。得罪則邊功在己。此風久矣。而熙寧元豐為甚也。

光祿卿中。佞而好進。老為省判。趨附不已。荆公為相。每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為壽與

息走卒。皆能雀籠。就宅放之。謂之放生。中既不問許什。又不能誦經。於是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撈。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或對曰。虞候為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嘉祐中文潞公。官鄭公為相。劉丞相沆。王文安公堯臣為參知政事。始議立皇嗣。而事秘不傳。雖一英宗亦莫知也。元豐中文安子同老上書。言先帝之立。乃先臣在政府始議也。其始終事並藏于家。及宣取上驚歎久之。是時鄭公劉公。王公皆已薨。獨潞公留守西京。遂召至闕。慰藉恩禮。極極厚。册拜大尉。及還西都。上作詩送行。有報主不言功之句。兩府並出餞。皆有詩。王丞相禹玉詩。有功業特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蓋謂是也。

余充為環慶經略使。風誕暴卒。素善王中正。中正多意外稱之一。日前言及充之死。中正曰。充素道理性。至其卒時。並無疾痛。倏忽而逝。上一日以中正之言稱於劉惟簡。惟簡曰。以臣觀之。恐只是卒死也。吳冲卿初作相。亦以收拾人物為先。首薦齊諤并亮采。泊二人登對。咸不稱旨。又薦李師德為臺官。而師德不才。自是乘政數年。以至薨日。更不復薦士。而三人者。亦竟無聞於時也。

嘉祐中。近臣執政。多表乞立皇嗣。或云蔡襄獨有異議。泊英宗立。襄方為三司使。仁宗山陵用度百出。而財用初甚窘。泊蔡夙夜經畫。僅能給足。用是數被詰責。永昭復士。蔡遂乞杭州。英宗即允所請。韓魏公時為相。因奏曰。自來兩制請都須三兩章。今一請而允。禮數似大簡也。英宗曰。使襄不再乞。則如何。卒與杭州。其為上不喜如此。

英宗素憤戚里之奢僭。初即位。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璋家犯銷金。即日下有司。必欲窮治。知開封府沈遼從容奏曰。陛下出繼仁宗。李璋乃仁宗舅家也。英宗惕然曰。初不思也。學士為我平之。遂退坐府。召乘匠出衣示曰。此銷金乎。銷銷乎。匠曰。銅也。沈即命火焚衣而罷。

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孜尋訪不逮。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傳其母嫁於關中民妻。壽昌即乘官入關中。得母於陝州。士大夫嘉其孝節。多以歌詩美之。蘇子瞻為作詩序。且譏激世人之不養者。李定見其序。大恠恨。會定為中丞。勅賦符作詩謗朝廷。事下御史府鞠劾。將致不測。賴上保持之。止黜賦黃州團練副使。賦素喜作詩。自是咋舌不敢為一字。

王拱辰自翰林承旨除宣徽使。張方平自承旨為參知政事。不數日而以憂去。服除亦以宣徽使。學士院以承旨閣子。為不利市。凡入翰林無肯居之者。熙寧初。王珪為承旨。韓絳戲之曰。禹玉行將入宣徽營矣。未幾禹玉除參知政事。不久遂大拜。元豐官制改換左僕射。凡乘政十五年。而卒於位。近世承旨之選無比也。

選宰相。其帖例草儀。皆出翰林學士。舊制學士有闕。則第一廳舍人為之。嘉祐末。王荆公為閣老。會學士有闕。韓魏公素忌介甫。不欲使之入禁林。遂以端明殿學士張方平為承旨。蓋用舊學士也。既而魏公罷政。凡議論皆出安道之手。

有范廷貴者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見為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廷貴曰昨過
 袁州澤鄉縣邑宰張希希著作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廷貴曰自入澤鄉縣境
 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鄙肆無賭博市易不敢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
 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為發運使延
 貴亦閣門祇候皆號能吏也

孫何榜太宗皇帝自定試題后言日出賦顧謂侍臣曰比來舉子浮薄不求義理務以敏速相尚今此題
 淵奧故使研窮意義庶幾薄之風可漸革也語未已錢易進卷子太宗大怒叱出之自是科場不開者
 十年

蔡挺為江東提點刑獄有處州賊官請本州募孫森利事蔡留賊官於坐呼孫而證之而初無是事賊官
 慚懼辭伏蔡責之曰汝小人也吾雖可欺奈何謂無過之人乎叱去之自是無復證毀而人伏其不可
 欺也

潭州人士夏鈞罷官過永州謁何僊姑而問曰世人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
 齋鈞專記之到潭日首於興化寺取齋牌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回客設供頃年滕宗亮謫守巴陵郡有
 華州回道士上謁風骨發秀神臉清邁膝知其異人口占一詩贈之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山城別我
 遊何處秋空一劍橫回聞之憮然大笑而別莫知所之

謝泌諫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闕再拜而遣置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泌知襄州日
 張密逸為鄧城縣令有善政鄧城去襄城度漢水才十餘里泌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度漢水入鄧城
 界以觀風俗或載西遊張野酌吟嘯終日而去其高逸樂善如此張亦其所薦也

歐陽文忠公自館下謫夷陵令移光化軍乾德縣知軍者處部員外郎張詢詢河北經生也不能知文忠
 而待以常禮後二年詢移知清德軍而文忠自龍圖閣學士為河北都轉運使詢乃部屬初迎見文忠
 於郊外詢雖負恐惕猶敏板操北音曰龍圖久別安樂諸事且望揜惡揚善文忠知其村野亦笑之而
 已

至和中陳恭公秉政會妻張氏笈女奴迎兒殺之時蔡襄權知開封府事下開封窮治而仁宗於恭公
 寵眷未衰別差正郎齊廓看詳公案時王素為待制以詩戲廓曰李膺破柱擒張朝董令回車擊主奴
 前世清芬宛如在未知吾可及肩無廓知事不可直以簡報王曰不用臨坑推人

京師火禁甚嚴將夜分即滅燭故士庶家凡有離者必先關扉使以其焚楮幣在中夕之後也至和嘉
 祐之間狄武襄為樞密使一夕夜離而勾當人偶失告報中夕聚有火光探主馳白扉主又報開封知
 府比扉主到宅則火滅久之明日都下盛傳狄樞相家夜有光怪燭天者時劉敞為知制誥聞之
 詰權開封府王素曰昔朱全忠居午溝夜多光怪出屋隣里謂失火而往救之今日之異得無類乎此
 語詭於縉紳間狄不自安遂乞陳州遂處於鎮而夜離之事竟無人辨之者

有朝士陸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黜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獄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
 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為準
 條字再諱之頗為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石參政聞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
 面上起草者乎

王粲自崇政殿說書除待制已在病中不及告謝而從其父荆公出金陵越明年荆公再秉政舟至鎮江
 粲勉乘馬先入東府翊日疾再作歲餘遂卒竟不及告謝而跨城坐者止得一日

陸經慶曆中為館職一日飲於相國寺僧祇園房語笑方洽有一人箕踞於旁睥睨經曰禍作矣僅在頃
 刻能復飲乎陸大怒欲捕之為祇園勸免而止薄暮飲罷上馬而追牒已候於門陸惶懼不知所為復
 見箕踞者符且笑曰無苦終復故物既而陸得罪斥廢累年嘉祐初乃復館職

嘉祐初李仲昌議開六深河王荆公時為館職頗祐之既而功不成仲昌賊敗劉敞侍讀以書戲荆公曰
 要當如宗人夷甫不與世事可也荆公答曰天下之事所以易壞而難合者正以諸賢無意如鄧宗爽
 甫也但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

熙寧中詔王荆公及子男同修經義成加荆公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男能圖閣直學士同日授命故參政
 絳賀詩曰陳前與馬同桓桓拜後金珠有魯公

東軒筆錄卷之十一

熙寧中周師厚為湖北提舉常平張商英監制南院師厚移官有供給酒數十瓶陰俾張賈之張言於
 察訪蒲宗孟宗孟勸其事師厚坐是降官後數年商英為館職囑舉子判監於舒置賈繳奏其簡商英
 坐是奪官始舒置為縣尉斬弓手節級廢斥累年矣熙寧中張商英為御史力薦引之遂復進用甚峻
 至是反攻商英然亦世所謂報應者也

陳恭公在真宗時自疏遠小臣始建儲嗣之議仁宗德之慶曆中由參知政事拜相仁宗召翰林學士張
 方平論曰卿草陳執中麻當令中外無言乃善故有納忠先帝有德朕躬之語仁宗稱善世亦無敢議
 者

英宗即位赦天下凡內外將校廂軍皆加恩是時荆南所給繡帛皆故惡不堪既陳於庭下軍士視之失
 色揚言曰朝廷大恩而乃以此給我自且至午不肯受賜而偶語紛紛不已轉運使劉述大懼不知所
 為居民往往奔出城外且言變起矣是時張師正為州鈐轄馳入軍資庫呼將卒前曰朝廷非次之恩
 州郡固無預備今幣中口口止如此汝輩不肯拜賜將何為也必欲反則非殺我不可遂擲劍於庭下
 披胸示之羣校茫然自失連聲受賜而去

熙寧新法行竹資監司尤切兩浙路張覲王庭老潘良器等因閱兵赴妓樂筵席夜皆譴責又因借司

寮船家人而坐計儲者有作絲鞋而坐刺利者降斥紛紛是時孔嗣宗爲河北提點刑獄求分司而去嗣宗性滑稽作啓事鼓其意略曰弊室數椽聊避風雨先時二頃粗足衣糧迨回自在赴筵到處不妨聽樂借得王郎伴且免計備賣了黑黍新絲不憂刺利蓋謂是也

劉敬恕同在館下敬一日問恕曰前日聞君猛雨往州西何耶恕曰我訪丁君閑冷無人過從我故冒雨往見也敬曰丁方判刑部子得非有所請求耶恕勃然大怒至於詬罵敬曰我偶與子戲耳何忿之深也然終不解同列亦惘然莫測異時方知是日恕實有請求於丁敬初不知誤中其諱耳

王汾口吃劉敬嘗嘲之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姓名唯聞艾氣蓋以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吃也又嘗同趨朝聞叫班聲汾謂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敬應聲答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各以其名為戲也仁宗朝兩制近臣得罪雖有賊汗亦止降爲散官無下獄者旋亦收錄熙寧初龍圖閣學士祖無擇始以臺官下秀州獄是時鄭獬知杭州上章救解言甚切直爾後許將沈季長劉奉世舒亶相繼下臺獄而天下習熟見聞莫有爲救解之者

錢俶入朝太祖嘗禮甚厚然自宰相以下皆有章疏乞留俶而取其地太祖不從及賜還本國復擬錢於便殿屢勸以巨觥陸辭之曰似成泣再三太祖命於殿內取一黃復封識甚密以賜俶且戒以塗中密觀泊即塗啓之凡數十軸皆羣臣所上章疏俶自是益感懼江南平遂乞納土

太祖嘗與趙中令嘗議事有所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善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指大眼孔小腸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宇矣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熱水嬪御進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鏡子苟問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者久之聖性仁慈如此

孫覺孫洙同在三館覺肥而長洙短而小然二人皆髯劉放呼爲大胡孫小胡孫顧臨字子敦亦同爲館職爲人偉儀幹而好談兵放目爲顧將軍而又好以反語呼之爲顧子姑放嘗與王介同爲開封府試官試節以制度不傷財賦舉子多用舊稿字者本香五六反廣韻又呼玉反聲近御名介堅欲黜落放爭之遂至詭忿監試陳襄聞其事二人皆贖金而中丞呂公著又言責之太輕遂皆奪主判是時雍子方爲開封府推官戲放曰據罪名當決將杖十三放答曰然吾已入文字矣其詞曰切見開封府推官雍子方身材長大將腿豐肥臣實不如舉以自代合坐大笑

王荆公爲館職與滕甫同爲開封府試官甫屢稱一試卷荆公重述其言實在高等及拆封乃王觀也觀平日與甫親善其爲人薄於行荆公素惡之至是疑爲滕所賣忿見於色辭滕遊操言以自辯且曰苟有意賣公者令可老母不吉荆公快然答曰公何不憚憚凡事須權輕重豈可以太夫人爲呪也荆公又不喜鄭獬至是目爲騰屠鄭沽

范文正公守邊日作漁家傲歌數闕皆以塞下秋來爲首句頗述邊鎮之勞苦歐陽公嘗呼爲窮漢主

之詞及王尚書素出守平涼文忠亦作漁家傲一詞以送之其斷章曰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塔遙獻南山壽顧謂王曰此真元帥之事也

嘉祐中禁林諸公皆入兩府是時包孝肅公拯爲三司使宋景文公守益州二公風力久次最著人望而不見用京師語語曰撥隊爲參政成都作調樞虧他包省主閱殺宋尚書明年包亦爲樞密副使而未以翰林學士承旨召景文道長安以詩寄梁丞相略曰梁園賦能相如至宣室釐死賈誼歸蓋謂差除兩府足方被召也爲承旨又作詩曰粉署重來憶舊遊蟠桃開盡海山秋寧知不是神仙骨上到蓬萊更上頭

慈聖光獻皇后薨上悲甚甚有姜諫者自言神術可使死者復生上命試其術置壇於外苑凡數旬無效乃曰臣見太皇太后與仁宗宴臨白玉欄干賞牡丹無意復來人間也上知誕妄亦不深罪止斥於郴州蔡承禧進挽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折人間方士術何施蓋謂是也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公殊爲樞密使會大雪歐陽文忠公與陸學士經同往候之遂置酒於西園歐陽公即席賦晏太尉西園賀雪歌其斷章曰主人與國共休戚不唯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深不平之嘗語人曰昔日韓愈亦能作言語每赴表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鍾鼓樂消時却不會如此作鬧

張密學奎張審省元兄弟也奎清素畏慎元春縱新弛世言張奎作事笑殺張元張元作事嚇殺張奎楊景宗本以軍營卒由椒房故爲觀察使善騎無賴世謂之楊骨槌一日語奎曰公弟客省俊特可愛只是性羸疏奎快然不悅歸語元曰汝本世家服膺名教不知作何等事致令楊骨槌惡汝羸疏也

林洙少服舊勝晚年發熱多煩躁知海州日夏夜露臥於堂下爲鐵角匠以鐵連鑿擊之洙擲鐵角匠問所以殺守之情洙曰我何情但中夕睡中及大醉若有人引導見故榜上鐵連鑿遂擲之以行自進樓至使宅堂前蓋甚遠而諸門扇鑰如故矣如何以至也朝廷以守臣被殺起獄窮治自通判以下咸被黜時富鄭公爲相以洙無正室頗疑姦吏共謀殺者會魯公爲參政獨曰若是謀殺必持錄乃鄭公之疑遂解

歐陽文忠公與李端明淑素不相樂嘉祐中文忠爲翰林學士會除李爲承旨歐陽公遂乞洪州甚切又移疾不入者久之未得請而李卒既而文忠爲樞密副使

王章惠公隨知揚州許元以舉子上謁自陳世家乃唐許遠之後章惠率同僚上表薦其忠烈之家乞朝廷推恩而通判以下皆不從章惠遂獨狀薦之朝廷以爲郊社齋節元有材謀曉錢毅爲江淮制置發運判官以至爲使凡十餘年號爲能臣終天章開待制

韓忠憲公億知揚州日有大校李甲以財豪於鄉里誣執其兄之子爲他姓路里姬之親類不使認之爲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資盡之畜嫂姪皆訴于州提刑轉運使母劫多爲甲行賂於術吏其嫂姪被笞掠反自誣服受杖而去積十餘年矣洎韓至又出訴韓察其冤因取前後案實視之皆未嘗

東軒筆錄 卷十一

引乳醫為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常秩居穎州。仁宗時近臣薦其文行。召不赴。歐陽文忠公為翰林學士。尤禮重之。嘗因早朝作詩。寄秩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熙寧中文忠致仕居穎州。秩被召而起。或改文忠詩曰。笑殺汝陰歐少保。新來處士聽朝雞。

尚書郎周越以書名。盛行於天聖景祐間。然字法軟俗。殊無古氣。梅堯臣作詩。務為清切閑淡。近代詩人鮮及也。皇祐已後。時人作詩。尚豪放。甚者粗俗強惡。遂以成風。蘇舜欽喜為健句。草書尤俊快。嘗曰。吾不幸寫字為人比周越。作詩為人比梅堯臣。良可歎也。蓋歐陽公當日為蘇梅耳。

有近臣知澶州。會僂智高犯。以致乘船至廣東。廣州被圍。凡官軍戰者皆敗。近臣因會客。客有歎曰。此皆士卒素不練習行陣。一旦用以應敵。宜有折北。近臣曰。此何異歐市人以戰也。蓋漢書作歐字。音驅。而近臣不識。誤讀為歐。打字。坐客皆忍笑不禁。因知伏獵侍郎狀杜宰相。信有之也。

唐荆知諫院。成都人。費孝先為作卦影。畫一人。衣金紫。持弓箭。射落一鷄。荆語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於辛酉。即雞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而貴矣。翊日抗疏以彈荆公。又乞留班。頗道于殿陛。主上怒降荆為太常寺大祝。監廣州軍資庫。以是年八月被責。荆歎曰。射落之雞。乃我也。

李璋嘗令費孝先作卦影。畫鳳立于雙劍上。又畫一鳳據廳所。又畫一鳳于城門。又畫一鳳立重屋上。其未畫一人。紫綬假臥。四孝服臥于旁。及璋死。其事皆驗。劍上雙鳳者。璋為鳳寧軍節度使也。廳所者。嘗知鳳翔府。末年誦官鄂州。召還卒於襄州。鳳臺驛。襄州有鳳林關也。兩子侍行。璋既病久。復有二子解官省疾。至襄之次日。璋薨。四子縗服之應也。

自至和嘉祐已來。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作卦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喜之。嘗語人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問耶。

滕甫之父名高。官止州縣。甫之弟中。狠暴無禮。其母尤篤愛。因是每陵侮其兄。而聞政多素。人譏笑不一。門下章惇與甫遊。舊多戲玩。一日語之曰。公多類庶孽。然亦有不似者。克諧以孝耳。

陳恭公拜集賢殿大學士。時賈文元公尚書。國張方平草麻。有萬事不理。緊胡廣之能言。四夷未平。賴陳平之遠識。賈公深惡之。韓魏公知定州。日作閱古堂。自為記。書于石。後又畫魏公像於堂上。宋子京知定州。作樂歌十闕。其曰。聽說中山好。韓家閱古堂。畫圖真將相。刻石好文章。魏公聞之不喜。

宋元獻公庠初罷參知政事。知揚州。嘗以兩隻鵝贈梅堯臣。堯臣作詩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津。乞與江湖走。從教養素翎。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宋公得詩。殊不悅。

東軒筆錄卷之十二

呂惠卿嘗語王荆公曰。公面有野。用國委洗之當去。荆公曰。吾面黑耳。非野也。呂曰。國委亦能去黑。荆公笑曰。天生黑於子。國委其如子何。

張鑄河北轉運使。緣貝州事。降通判太平州。是時葛原初得江東西提點銀銅坑冶。欲薦鑄。而移文取其脚色。鑄不與。但以詩答之曰。銀銅坑冶是新差。職比催綱勝一階。更使下官供脚色。下官縱蹟轉沉埋。

吳孝宗字子經。撫州人。少落拓。不謹細行。然文辭俊拔。有大過人者。嘉祐初。始作書。謁歐陽文忠公。且贊其所著法語十餘篇。文忠讀而駭歎。問之曰。子之文如此。而我不素知之。且王介甫。曾子固。皆子之鄉人。亦未嘗稱子何也。孝宗具言。少無鄉曲之譽。故不見禮於二公。文忠尤憐之。於其行。贈之詩曰。自我得曾子。於茲二十年。今又得吳生。既得喜且歡。古士不並出。百年猶比肩。區區彼江南。其產多材賢。吳生初自疑。所擬豈其倫。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崑崙傾黃河。滂澍盈百川。疏決以道之。漸歛收橫瀾。東溟知所歸。識路到不難。吳生始見我。袖藏新文編。忽從布褐中。百寶薄在前。明珠雜瓊貝。磊砢或不圓。問生久懷此。奈何初無聞。吳生不自隱。欲語羞僂顏。少也不自重。不為鄉人憐。中雖知自悔。學問苦貧賤。自謂久乃信。力行困彌堅。今來決疑感。幸冀蒙洗滌。我笑謂吳生。爾其聽我言。世所謂君子。何異於乘人。乘人為不信。積微成滅身。君子能自知。改過不遑巡。於斯二者間。愚智遂以分。顏子不貳過。後

世稱其仁。孔子過而改。日月披浮雲。子路初來時。冠雞佩銀。斬蛟射白額。後卒為名臣。子既悔其往。人誰親其新。醜夫事上帝。孟子豈不云。臨行贈此言。庶可以得神。孝宗至熙寧間。始以進士得第一。命為主簿。而卒。既嘗忤王荆公。無復薦引之者。家貧無子。其書亦將散。而無傳矣。故盡錄文忠之詩。亦庶以見其迹也。

陳晉公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晉公閱之。為第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誠。無取。唯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為三等稅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才。以陳公為稱首。後李侍郎諤為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屢變。然非復晉公之舊法也。

皇祐中。梁莊肅公為相。以益州路轉運張揆為三司副使。時議不厭。是時王達罷淮南轉運使。至京久無差遣。人或問曰。何為後於張揆也。達曰。我空手冷面至京。豈得省副耶。此論尤喧。故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迭上疏論之。已而三御史皆斥逐。知制誥蔡襄。魏瓘。不肯草制。文論其事。故莊肅亦罷去。景初謝表略曰。丞相以姦而犯法。政當奈何。御史之職。在觸邪。死亦不避。蓋謂是也。

孫參政林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答曰。昔人恥身御史。今豈求識而舉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為無愧耳。

慶曆中。衛士有變。設驚宮掖。神捕殺之。時臺官宋繡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口。所以致患。臣聞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儼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時謂之宋羅江。又有御史席平。因鞠詔獄。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平曰。已從車邊斥矣。時謂之斥車御史。治平中。英宗再起呂溱知杭州。時張紀為御史。因彈呂溱。昔知杭州時。以宴遊廢政。乞不令再往。其語詞有朝朝只在湖上。家家盡發淫風。尤為人所笑。

苗振以列卿知明州。熙寧中。致仕歸鄉州。多置田產。又自明州市材為室。舟載歸鄉。時王達亦致仕。作詩嘲振曰。田從汶上天生出。室自明州地架來。此句傳至京師。王荆公大怒。即出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事。子韶又言知杭州。祖無擇亦有姦料之迹。於是明州。秀州。各起獄。拘治振與無擇。敗斥。熙寧已後。數以謠言起獄。然自達詩為始也。

歐陽文忠公年十七。隨州取解。以落官韻而不收。天聖已後。文章多尚四六。是時隨州試左氏失之。遂論文忠論之。條列左氏之謬。悉句有石言于宋。神降于華。外蛇闖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雖破黜落。而奇警之句。大傳于時。今集中無此論。頃見進士語之耳。

王平甫學士。軀幹魁碩。而眉宇秀朗。嘗盛夏入館中。方下馬。流汗浹衣。劉放見而笑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治平初。濮安懿王册號。其原疑皆川紅泥雜飾。放謂同舍王汾曰。比聞王貴賜緋。得非子自銀章之命耶。其喜諛浪如此。

余為兒童時。嘗聞祖母集慶郡太守陳夫人言。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縣令許君結婚。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窟處。惘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為穉窟。道我戲。歲久矣。而窟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孝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遂呼牙伯問之。復質於老吏。是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以書抵於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而悲之。義不可久。常懷吾女之靈。先求塔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選伯玉恥獨為君子。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與。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祖母語畢。歎曰。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則不復見矣。余時尚幼。恨不記二令之名。姑書其事。亦足以激天下之義也。鍾離名離。合慶人也。

張待問為淄州長山縣主簿。縣有盧伯達者。與曹侍中利用通姻。復憑世。大為一邑之患。縣令憚其勢。莫與之校。張一日承令乏。適會伯達以訟至庭。即數其累。犯杖之。未幾伯達之姪士倫來為本路轉運使。崇皆為張危之。或勸以自免而去。張曰。盧公固賢者。安肯銜隙以害公正之吏乎。了不要意。一日士倫巡案至邑。召張語之曰。君健吏也。吾叔父賴君德之。今變節為善士矣。為發薦章而去。

王荆公再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納節。讓同平章事。懇請賜允。改左僕射。未幾又求宮觀。累表得會靈觀。築第於南門外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僮遊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舫泛湖。以行。蓋未嘗乘馬與肩輿也。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墻。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輒不答。元豐末。荆公被疾。妻捨此宅為寺。有旨賜名報寧。既而荆公疾愈。稅城中屋以居。竟不復造宅。

元豐中。屢失皇子。有承議郎吳處厚。詣開門上書云。昔程嬰。公孫杵臼二人。嘗因下宮之難。而全趙氏之孤。最有功於社稷。而皆死忠義。速今千有餘歲。廟食弗顯。魂無所依。疑有祟厲者。願遣使尋訪塚墓。飾祠加封。使血食有歸。庶或變厲為福。是時鄆王疾亟。主上即命尋訪。未數月得二塚於絳州太平縣之趙村。詔封嬰為成信侯。杵臼為忠智侯。大建廟。以時致祭。而以處厚為將作監丞云。

馮樞密京。熙寧初。以端明殿學士帥太原時。王左丞安禮。以池州司戶參軍。掌機宜文字。馮樞密相好。因以書託于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吾閉目不窺。但日與和甫談禪耳。平甫答曰。所謂禪者。直恐明公未達也。蓋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馮深伏其言。

蘇舜元為京西轉運使。解字在許州。舜元好進。不喜為外官。常快快不自足。每語親識。人生稀及七十。而吾乃於許州過了二年矣。

熙寧庚戌冬。荆公自參知政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館大學士。是日百官造門。奔賀者無虛數。百人。荆公以未謝恩。不見之。獨與余坐西廡之小閣。荆公語次。忽擊燈久之。取筆書窗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賦。此生。放筆揖余而入。後三年。公能相知金陵。遂納節辭平章事。又乞宮觀。久之得會靈觀。

使遂築第於南門外。元豐癸丑春。余謁公於第。公邀余同遊鍾山。越法雲寺。偶坐於僧房。余因為公道平昔之事。及誦書衡之詩。公慨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

沈括在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終不近古。吉甫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也。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四人者交相詰難。久而不決。公擇忽正色而謂正仲曰。君子羣而不黨。君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爾顧豈黨耶。以我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甫之黨乎。一坐皆大笑。余每評詩。亦多與存中合。頃年嘗與王荆公評。余謂凡為詩。當使拙之而原不窮。咀之而味愈長。至如歐陽永叔之詩。才力敏邁。句亦健美。但恨其少餘味耳。荆公曰。不然。如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謂有味矣。然余至思之。不見此句之佳。亦竟莫原荆公之意。信乎所言之殊。不可強同也。

陳恭公事仁宗。兩為相。悉心盡瘁。百度振舉。然性嚴重。語言簡直。與人少周旋。接賓客以至親戚骨肉。未嘗從容談笑。尤靳恩澤。士大夫多怨之。唯仁宗嘗曰。不味我者。唯陳執中耳。及終也。韓維張洞諡之曰榮靈。仁宗特賜曰恭。蓋復月餘。夫人謝氏繼卒。一子纔七歲。諸姪俱之官。葬日。門下之人唯解寶王至墓所。世人嗟悼之。梅堯臣作挽詞兩首。其載其事曰。位至三公。有恩加錫。謚無再調。金鉉鼎。屢刻玉麟符。已歎驚同穴。還悲鳳少雛。擁塗看鹵簿。誰為舉三虞。公在中書日。朝廷百事。王官多不喜。天子以為忠。富貴人間少。恩榮歿後隆。若非如鼓咽。寂寞奈秋風。

劉丞相沆。鎮陳州日。鄭獬經山。丞相為宴於外庭。使妓樂迎引至通衢。有朱衣樂人。悞旨。公性下急。遽杖於馬前。既即席。酒數行而公得疾。昇還府衙而終。先是張侍讀環。夢公馬前有一朱衣人。被血而立。至是果有此變。梅堯臣為公挽詞詩二首。其載其事云。處外諸侯重。居朝聖主知。祇逢庚子日。夢異戊丁時。歸梓江山遠。疑筵道路悲。欲傳千古迹。左世本無為。古今皆可見。富貴不常存。歌者未離席。弔賓俄在門。朱輪空返轍。淶酒尚盈樽。人事固如此。令名貽後昆。

皇祐末。諸司使陳拱。知邕州。有旨任內無邊事。與除開門使。是時廣源蠻酋儂智高。檄邕州。乞於界首置榷場。以通兩界之貨。拱不報。久之。智高以兵犯橫山寨。掠居民畜產而去。拱慮起事而失開門使也。皆疑不奏。亦不為備。司戶參軍孔宗旦知其必為患。移書於拱。乞為備。拱不省。宗旦以糶料院印作移文。遍檄隣州。及沿江郡縣。俾為應援。未幾。智高乘水漲。以兵犯邕。殺拱而屠其城。執宗旦欲降之。宗旦瞋目大罵。智高命斬於市。陳尸於路。時盛夏。蠅不集而尸亦不壞。智高懼。命埋之而去。

東軒筆錄卷之十三

仲簡知處州。治為浙東第一。朝廷累擢為天章閣待制。知廣州。會儂智高破邕管。沿江而下。屠數郡。遂圍廣州。而簡應敵之備。可笑者甚多。沈起知海門縣。有治勳。朝廷擢為御史。後拜待制。知桂州。會宜州蠻獠王口寨。起備衛甚乖。又欲征交趾。愈益疎繆。是致交趾入寇。三州被害。孫永俊明文雅稱于時。中間以龍岡學士知秦州。會邊有警。永以怯懦。為邊人所輕。三人者。皆才臣。一當邊患而敗事。被斥。豈將帥自有體。固非可以常才強也。

舊制轉運使官銜帶按察二字。慶曆中。沈遼。薛坤為京東轉運使。欲盡究吏民之情。乃取部吏之儉狃者四人。尚同李孝先。徐九思。孔宗旦。俾俱伺一路。而四人怙權頗致撻撻。時謂之山東四佞。王遂。楊執。王鼎。皆為轉運按察。尤苛暴虐。時謂之江東三虎。仁宗知其事。下詔戒勅。削去按察二字。後澆風漸革。而士大夫務崇寬厚。無復暴察之名矣。至熙寧中。執政建言。天下官吏皆持祿養交。政事頽靡。務相容貸。蓋由在上無督責之實。於是出臺閣新進。分按諸路。謂之察訪。既而又分三院御史為六察官。領六察。按以督舉中外事。自是按察之政復行矣。

章樞密。少喜養生。性尤真率。嘗云。若遇饑。則雖不相識。亦須索飯。若食飽時。見父亦不拜。在門下省。及樞密。益喜升。既伏。以却粒。骨氣清粹。真神仙中人。蘇子瞻贈之詩云。鼎中龍虎黃金賤。松下龜

蛇綠骨輕。蓋謂是也。

秦州徐二公者。異人也。無家無子孫。親屬亦不知其何許人。日持一筭。以掃神祠佛殿。未嘗與人言。有問則不對而走。忽發一言。則應禍福。呂參政惠卿既除喪。將赴闕。使道訪二公拜而問之。二公驚走。呂追之。忽回顧曰。善守。呂再拜而去。意謂俾其善守富貴也。及還朝。除知建州。徐麻沈括新敗。懇辭不行。又乞與兩府同上殿。神宗怒。落資政殿學士。知單州。即善守之應也。

石參政中立。事太宗為館職。至真宗末年。猶為學士。一夕夢朝太宗而諭。以將有進用之意。石謝訖。將下殿。不覺鏘然有聲。顧視乃魚袋墜于墀上。及覺大異之。不數日。有參預之命。謝日方拜起。亦覺有聲。顧視則魚袋墜地矣。

歐陽文忠公嘗言。昔日夷陵從乾德泊舟於漢江野岸。中夕後。聞語言歌笑。男女老幼甚衆。亦有交易評議。及叫賣果餌之聲。若市井然。追曉方止。朝日舟人問之。云聞聲。但不見人。而四瞻皆曠野。無復蹤路。文忠乃步於岸。遠望有一城基。近村而詢之。即曰古隋地也。

僖傳東京相國寺。乃魏公子無忌之宅。至今地。屬信陵坊。寺前舊有公子亭。丁謂開保康門。對寺架橋。始移亭于近東。寺基舊極大。包數坊之地。今南北講堂巷。即寺之講院。戒身。即寺之戒壇也。

王朴為學士。居近浚儀橋。常使服頂戴帽步行。沿河以訪親故。王嗣宗為中丞。退朝適見市人奪物而走。嗣宗隨馬追及。斥左右繫之。宋白為翰林承旨。遊委巷。為趙慶所持。魯宗道為宮僚。飲于仁和酒店。前輩通脫簡率如此。亦法制寬簡也。

舊制憲府不預遊宴。太宗幸金明池。召中丞趙昌言。上元觀燈。召知雜謝泌。憲官預宴自二人始。國初知判州府。不以履歷先後。分州郡小大。但急於用人。或遇闕即差。陳晉公恕先知大名府。後知代州。翟守素先知西京。後知商州。張鑑先知廣州。後知朗州。皆非謫降也。

太宗時靈州之役。轉運使陳緯死之。神宗朝水樂之役。轉運使李稷死之。陳晉公恕知百舉。精選文行之士。黜落樸衆。省勝才放七十二人。而韓忠憲公億預在高等。晉公之子楚國公執中。至和中再為相。薦忠憲之孫宗彥為館職。故翊世交契為重。及楚公薨。忠憲之子維為禮官。證楚公為榮。而證議之中。尤多詆毀。呂內翰湊常嘆斯事。以為風義之可惜。

范文正公仲淹。自知開封府待制。以吏部員外郎知饒州。出都時。唯王待制質錢。宿于城外。泊水道之官。歷十餘州。無一人出迎送者。時陳恭公執中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揚州。迎送問勞甚至。雖時宰好惡。能移衆人。而方正之士。亦不可變也。

舊制凡貴授散官。即服章亦從本官職。雖近侍宰相不免也。楊憑自京兆尹謫臨賀尉。張籍詠之曰。身著青衫騎惡馬。東門之東無送者。沈佺期云。姓名已蒙齒。袍笏未復牙。韓退之祭湘君文云。今日復位於朝。復其章綬是也。國初尚有此制。盧多遜自宰相責崖州司戶參軍。出獄日。青衫跨驢。祖宗朝赤縣筦庫。猶差館職人。故錢易知開封縣。孫僅知浚儀縣。韓魏公琦監左藏庫。皆館職也。

國初官舟數少。非達官貴人。不可得乘。李丞相迪謫衡州副使。鄭載在淮南。為假張馳子客舟以行。朱巖第三人及第。貨舟赴任。王禹偁送詩曰。貨船東下歷陽湖。勝眼科名釋褐初。丁謂為宰相。將治第於水橫街。思其卑下。既而於集禧觀鑿池。取棄土以實。其基遂高爽。又奏開保康門。為通衢。而宅據要會矣。

慶曆中。余請歐陽修。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四諫。四人者。力引石介。而執政亦欲從之。時范仲淹為參知政事。獨謂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為奇異。若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自古為國與財利者。鮮克令終。不然亦禍及其後。漢之桑弘羊。唐之章瑩。王鉷。楊慎矜。劉晏之徒。不可勝紀。皆不自免。本朝如李諤元子。陳恕林特子。孫不免非命。豈刺下益上。陰責最大乎。漢丞相子。猶不免成邊。唐王方慶為宰相。子為西川參軍。國初侯仁寶。趙中令普之甥。知邕州十年。陳恭公父為參知政事。公自泉州惠安知縣。移知梧州。今兩府子弟。未嘗有歷川廣差遣者。而終身不出京。城者多矣。

臯甫。向敏中之婿也。少年縱逸。多外寵。往往涉旬不歸。敏中方秉政。每優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篤。敏中妻深以為憂。且有恚怒之詞。敏中不得已。具劄子。乞與泌離。一日奏事畢。方欲開陳。其宗聖體似不和。避離展坐。敏中迎前奏曰。臣有女婿臯甫。語方至此。其宗連應曰。甚好甚好。會得已還內矣。敏中詞不及畢。下殿不覺投淚。蓋莫知聖意如何。已而傳詔中書。臯甫泌特轉兩官。敏中茫然自失。欲翊日奏論。是夕女死。竟不能辨直其事。

劉沆為集賢相。欲以刁約為三司判官。與首台陳恭公議不合。劉再三言之。恭公始見允。一日劉作奏劄子。懷之。與恭公上殿。未及有言。而仁宗曰。益州重地。誰可守者。二相未對。仁宗曰。知定州宋祁其人。也。陳恭公曰。益俗奢侈。宋喜遊宴。恐非所宜。仁宗曰。至如刁約荒飲無度。猶在館。宋祁有何不可。知益州也。劉公惘然驚懼。於是宋知成都。而不敢以約薦焉。

臺官有言。遂除分司。朝論未決。而諫官蘇轍上疏。臣聞漢武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狂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宰相盧杞。妬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政。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德宗覺悟。逐杞而社稷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險賊。尤喜害人。若不死。終必為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巧詐。挾盧杞之奸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為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強復傲誕。其於吏政。實無所知。惠卿指撻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迫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亦為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陳邪說。發惑聖心。巧回天意。身為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偽辨。破難琦說。仍為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置田產。使舅鄭英。請奪民田。使僧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臺周輔。推鞠其事。獄將具。而安石能去政事。事不敢究。案在御史。可復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為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謂馮京也。安石與京同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腑。託妻子。平居相結。唯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其事。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挾摘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大義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曾不愧恥。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信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廢遠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食子狗君也。推其忍。則至於殺君。繼布唯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唯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誅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為名臣。何者。人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殺王恭。事司馬元顯。則殺元顯。皆逆人理。世所共棄。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誅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世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復以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唯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蓋猶維處。烏鷺並棲。不唯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比歲已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塞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利爭。或以漬兵。以事害民。皆在叱噓。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開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奸邪。至鄧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兇悍猜忍。性如蝮蝎。萬一復用。毗睚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竊慮。以為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避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避死亡。獻此愚直。乞判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汚斧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界四裔。以禦魘魅。疏奏貶惠卿為團練副使。建州安置。是時蘇軾為舍人。行其制曰。元兒在位。民不與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稽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其官呂惠卿。以斗筭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相。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輟均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益國而害民。率皆據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丸。始

東軒筆錄卷之十四

呂惠卿與王荆公相失。惠卿服除。荆公為宮使居鍾山。以啓講和。荆公謝之。今具載于此。呂書曰。惠卿啓。合乃相從。疑有殊於天屬。析雖或使。殆不自於人為。然以情論形。則已析者。宜難於復合。以道致命。則自天者。詎知其不人。如某叨蒙一臂之交。謬意同心之烈。忘懷履坦。失戒同巖。關弓之泣。非疏。礙足之辭。未已。而溢言皆遠。菲氣並生。既莫知其所終。茲不疑於有敵。而門墻責善。數移兩解之書。殿陛對休。親奉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圖之。重推苦塊之憂。遂稽竿履之獻。然以言乎昔。則一朝之過。不足害平生之歡。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間。亦將隨數化之改。內省涼薄。尚無細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舊惡之念。悲惟觀文特進相公。知德之奧。遂命之情。親踈冥於所同。憎愛融於不有。冰炭之息。豁然儻示於至。恩桑榆之收。繼此請圖於改事。側躬以待。唯命之從。荆公答曰。安石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它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預焉。則公亦何尤於我。趨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公亦宜照於此。開諭重悉。覽之愜然。昔之在我。誠無細故之疑。今之在公。尚何傷惡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為於聖世。而某蕭然衰疾。將待盡於山林。趨捨異事。則相照以濕。不若相忘之愈也。趨召想在朝夕。唯良食自愛。荆公罪言。自解如此。

上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政。相司馬光。又擢用蘇軾。蘇轍兄弟。於是呂惠卿自太原移揚州。表乞宮觀。旋以

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子。發其宿姦。責之輔郡。止宜改過。稍昇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陽山之貶。反覆救戒。惡心不悛。雖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廢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奸賊狼籍。橫破江東。至其復川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章。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逮于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汗渙之文。止為疑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罰。國有常憲。朕不敢恕。可責授云云。始徐解為布衣。惠卿方修撰經義。引為檢討。既而廢拜官。歷臺閣。元豐中。以給事中計議邊事。遂與沈括同城。永樂西戎攻陷永樂。廢死之力。引狂生。蓋指

永州有何氏女。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饑無漏。自是能逆知人禍福。鄉人神之。為構樓以居。世謂之何仙姑。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謁之。以問休咎。王遂為湖北運使。巡至永州。召於舟中。留數日。是時魏紹知潭州。與遂不叶。因奏遂在永州。取無夫婦人阿何。於舟中止宿。又有周師厚者。為湖北路提舉。常平人或呼為夢見公。蓋以其姓周也。蒲宗孟為湖北察訪。因奏師厚昏不曉事。致吏民呼為夢公。二人者皆以此罷去。蓋疑似易乘。使朝廷致惑也。

祖宗朝。宰相枯槁。尤不愛士大夫之論事。趙中令嘗當國。每臣僚上殿。先於中書供狀。不敢詆斥時政。方許登對。田錫為諫官。嘗論此事。後方少息。士大夫有口者。多外補。王禹偁在揚州。以詩送人云。若見驚頭為借問。為言根也。誠剛腸。又丁謂留滯外口甚久。及為知制誥。以啓謝時宰。有效慎密於孔光。不言溫樹。體風流於謝客。但詠蒼苔是也。

范文正公在睢陽。學有孫秀才者。素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文正。又贈十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秀才戚然動色曰。老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為學乎。孫生再拜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讀。文正甚愛之。明年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素遊孫秀才也。文正嘆曰。貧之為累。亦大矣。儒因循。索米至老。則雖人才如孫明復者。猶將汨沒而不見也。

王沂公曾青州發解。及南省程試。皆為首冠。中山劉子儀為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沂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本朝狀元多同歲。比於星歷。必有可推者。但數問士術。無能曉之爾。前徐爽。梁固皆生於乙酉。王曾。張師德皆生於戊寅。呂澣。楊真皆生於甲寅。賈黯。鄭獬皆生於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於辛巳。陳堯咨。王敏皆生於庚午。

章郵公慶曆中能相。知陳州。麟州蔡河上。張方平。宋子京。俱為學士。同謁公。公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俱生年月日時胎。有三處合者。不為宰相。亦為樞密副使。張宋退召術者。泛以朝士命推之。唯得梁適呂

公獨二命。各有三處合。張宋歎息而已。是時梁呂皆為小朝官。既而皇祐中。梁為相。熙寧中。呂為樞密使。皆如郵公之言。

晏元獻判西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丁憂。權掌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仗君為我擇婿。范曰。監中有舉子富暉。張為善。皆有文行。它日皆至卿輔。並可婿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疏俊。晏曰。唯即取富暉為婿。暉後改名。即丞相鄭國富公弼。

祖宗朝。兩府名臣。雖在外鎮。亦以位勢自高。雖省府判官出按事。至其所部。亦絕燕飲之禮。蓋時風如是。武穆曹公瑋。以宣徽南院判定州。王巖自司判官。計置河北軍糧。至定武。穆一見。接之加禮。往往視自伴食。然酒止五行。蓋已為殊待矣。一日語巖曰。獵豕自保。歡好。可百年無事。吾聞李德明有子元昊者。桀黠多謀。能得士。吾密令畫史圖其狀。觀之。信英物也。異日德明死。此子嗣事。必為西邊之患。料此事不出十年。君必當此變。勉之勉之。巖莫測其言。後十餘年。元昊叛。西陲大擾。王巖果當此時為樞密使。處置失宜。能知西京。巖嘗為親僚言之。深歎武穆之明識也。

東軒筆錄卷之十五

秦皇帝諱政。至今呼正月為征月。偽趙避石勒諱。至今改羅勒為蘭香。朱高祖父名誠。至今京師呼城外有州東州西州南州北。而章城。相城。胙城等縣。但呼章縣。相縣。胙縣是也。

唐小說載韓退之嘗登華山。攀緣極峻。而不能下。發狂大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始得下。沈顏作聲書辨之。以為無此事。豈有賢者而輕命如此。予見退之答張徹詩。鼓及遊華山事。句有登巖健攀。踞梯懸巖。伶俜。悔狂已昨。指垂戒仍。錫銘。則知小說為信。而沈顏為妄辨也。韓退之。或扶之而過。或攀之而登也。

易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范滂與母別曰。唯願大人割愛。是母亦可稱嚴君大人也。近世書問。自尊與卑。即曰不具。自卑上符。即曰不備。朋友交馳。即曰不宜。三字義皆同。而例無輕重之說。不知何人。世莫敢亂。亦可怪也。

唐初字書。得晉宋之風。故以勁健相尚。至褚薛則尤極瘦硬矣。開元天寶已後。變為肥厚。至蘇靈芝輩。幾於重濁。故老杜云。書貴瘦硬方有神。雖其言為篆字而發。亦似有激於當時也。正元元和已後。柳沈之徒。復上清勁。唐末五代。字學大壞。無可觀者。其間楊凝式。至國初李建中。妙絕一時。而行筆結字。亦主於肥厚。至李昌武以書著名。而不免於重濁。故歐陽永叔評書曰。書之肥者。譬如厚皮。儼頭食之。味必

不佳而命之爲俗物矣亦有激而云耳江南李後主善書嘗與近臣語書有言顏魯公端勁有法者後主鄙之曰真卿之書有法而無佳處正如拱手並脚田舍漢耳

余爲兒童時見端溪硯有三種曰巖石曰西坑曰後歷石色深紫視手而潤幾於有水叩之聲清遠石上有一點青綠間暈圓小而緊者謂之鸚鵡眼此乃巖石也採於水底最爲土人貴重又其次則石色亦赤呵之乃潤叩之有聲但不甚清遠亦有鸚鵡眼色紫綠慢而大此乃西坑石土人不甚重又其次者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照如沙中雲母石理極慢乾而少潤扣之聲重濁亦有鸚鵡眼極大而偏斜不緊謂之後歷石土人賤之西坑硯三常巖石之一後歷硯三常西坑之一則其品價相懸可知矣自三十年前見士大夫言亦得端巖石硯者予觀之皆西坑石也邇來士大夫所收者又皆後歷石也豈唯世無巖石雖西坑者亦不可得而見矣

丁晉公治第楊景宗爲役卒荷土築基丁後籍沒而景宗貴以其第賜景宗錢思公嫁女令銀匠裝美打造裝器皿既而美拜官思公即取美爲妹婿向所打造器皿歸美家邊人傳誦一詩云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紫髯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賊賊有張師雄者西京人好以甘言悅人晚年尤甚洛中號曰密翁翁出官在邊郡一夕賊馬至界上忽城中失雄所在至曉方見師雄重衣披裘伏於土窟中已癡矣西人呼土窟爲空尋爲人改舊詩以嘲曰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密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着皮裘入土空張亢密翁翁無可爲對者一日亢有姪不率教令將杖之其姪方醉大呼曰安能撻我但堂伯伯耳亢笑曰可對密翁翁釋而不問

唐張祐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天聖中章仲昌坐訟科場其叔郇公奏乞押歸本鄉建州時王宗道爲王邸教授最久而殿中侍御蕭定基發解爲舉人作河滿子以嘲龍圖閣直學士王博文爲三司使自以久次泣懇于上前遂除爲樞密副使時人增改祐詩以志其事曰仲昌故國三千里宗道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

楊察侍郎謫信州及召還有士子十二人送於境上臨別察即席賦詩皆用十二事而引論精至士子無能屬和者其詩曰十二天之數今宵席客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極醉巫山側聯吟嚼管清他年爲澤牧叶力濟蒼生

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題于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無乃是登瀛之詩乎

段少連性夷曠亦甚滑稽陳州人晚年因官還里中與鄉老會飲段通首律酒酣自吹笛坐中有知音者亦皆以樂器和之有一老儒獨默曰某命中無金星之助是以不能樂藝段笑曰豈惟金星水星亦不甚得力也

禮部引試舉人常在正月末及試經學已在二月中旬京師適淘渠矣舊省前乃大渠有三禮生就試誤墜渠中舉體沾濕中春尙寒甚與尤甚三禮者體不勝其苦遂於渠前白知舉石內輪中立乞給少火

衣乾衣服石公素喜調浪遊告曰不用矣當自安樂同列訝而詰之石曰何不聞世傳欲得安三禮莫致乾乎

張亢滑稽敏捷有門客因會話亢問曰近日作賦乎門客曰近作坤厚或物賦因自舉其破題曰粵有大德其名曰坤元應聲答曰奉爲續兩句可移贈和尙續曰非講經之座主是傳法之沙門

章子平言其祖郇公初宰信州玉山縣以髮去服除再知玉山縣帶京債八百千赴任既而玉山縣數豪僧爲償其債郇公作詩謝其僧僧以石刻流布四方而時無貶議者玉山有舉子徐生郇公與之遊嘗過生生置酒酣郇公作詩于壁曰村醪山果簇金盤借大家風起一般今日相逢非俗客憑君莫作長官看

宋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蘊藉好遊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然二椽榻腰婢來侍和墨仰紙遠近觀者知尙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胡旦作長鯨吞舟賦其狀鯨之大曰魚不知舟在腹中其樂也融融人不知舟在腹內其樂也洩洩又曰雙鬚竿直兩目星揚揚我覽而笑曰許大魚眼何小也

王粲嘗言君子多喜食酸小人多喜食鹹蓋酸得木性而上鹹得水性而下也

北番每宴人使勸酒器不一其間最大者剖大瓠之半籠以金受三升前後使人無能飲者惟方借一舉而盡戎王大喜至今目其器爲方家瓠每宴南使即出之

唐盧氏逸史載裴晉公度與郎中庚威同生於甲辰裴晉公威曰郎中乃雌甲辰也程文惠公與胤頤公同生於戊子程已貴而胤尙爲小官嘗戲胤曰君乃小戊子耳後胤公大拜文惠致書賀曰今日大戊子却爲小戊子矣頤公笑之

錢公輔與王荆公坐忽言荆公曰周武王真聖人也荆公曰何以言之公輔曰武王年八十猶爲太子非聖人詎能如是荆公曰是時文王尙在安得不爲太子也

王韶在熙河多殺伐晚年知洪州學佛事長老祖心一日拜而問曰昔未聞道罪障因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心曰今有人貧日負債及貴而遇債主其債還乎否也韶曰必還曰然則雖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邪快然不悅韶未幾疽發於腦而卒

蘇子美謫居吳中欲遊丹陽潘師旦深不欲其來宜言於人欲拒之子美作水調歌頭有擬借寒潭垂釣又恐鷓鴣相猜不肯傍青綸之句蓋謂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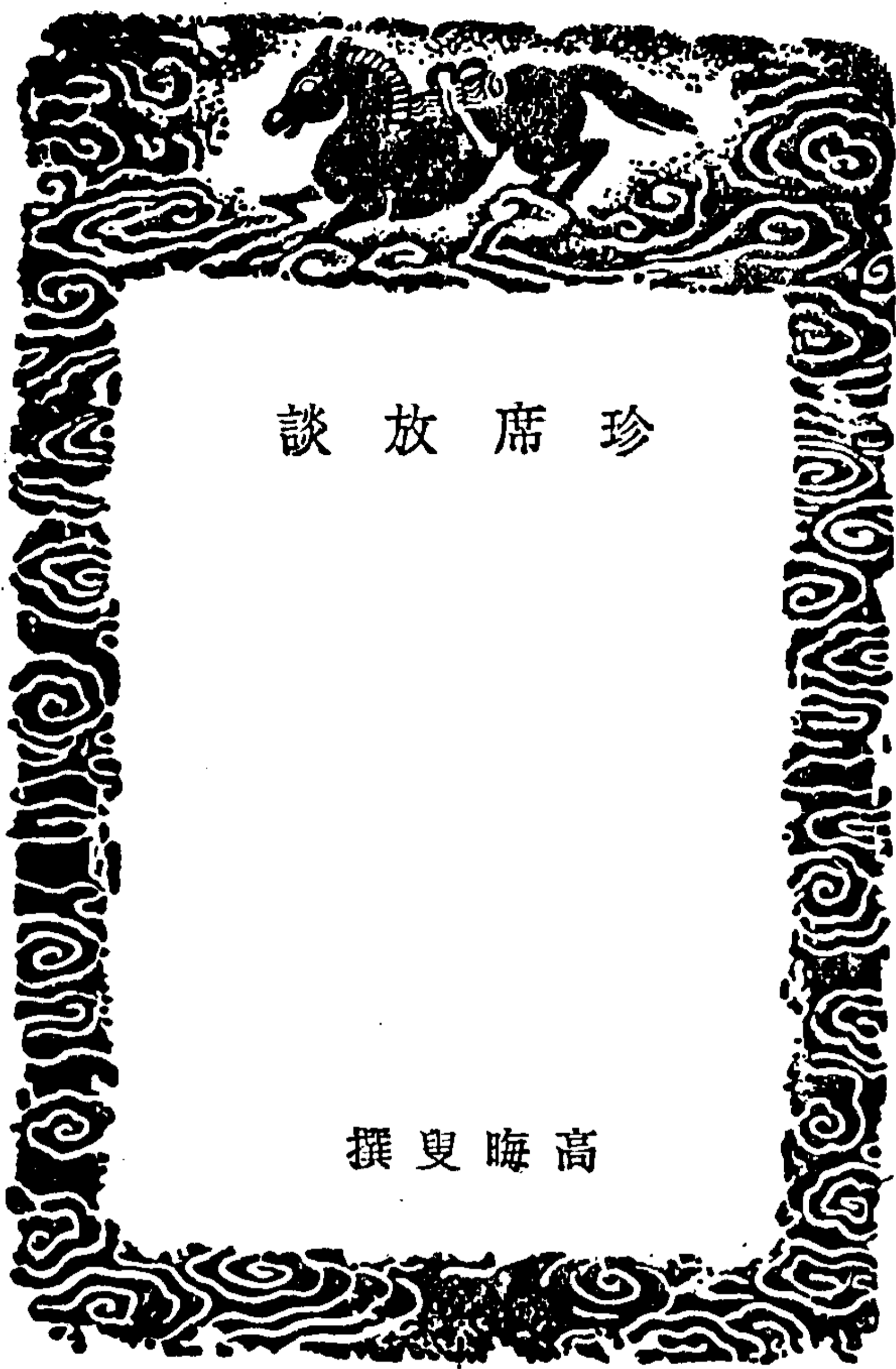
備之。果得其詐。僞之情。及破魚角陣。戮貴丹。又於三都谷大破西涼入寇之兵。復以奇計斬立道。於是西涼破膽矣。

元昊去叛時。先以兵破回鶻。擊吐蕃。修築邊障。諒祚亦連年攻勃氏。又破連珠城。然後以兵犯邊。世人每見夷狄自相攻討。以為中國之利。不知其先絕後顧之患。然後悉力犯我。此知兵者所宜察也。諸葛亮豈樂為渡澗之役。而於能於孟獲帶哉。亦欲先絕後患。而專意於中原也。

康定中。元昊入延州東路。犯安南承平兩寨。又以兵犯西路。聲言將襲保安軍。故延州發兵八萬。支東西二隅。而元昊乃乘虛由北路擊破金明寨。擄李士彬。直犯五龍川。破劉平石元孫。遂圍延州。嘉祐中。麟州之役。諒祚二年間。連以兵屯窟野河。進逼邊界。聚而復散。故武戡郭思習以為常。輕兵而出。至忽理堆覆發而兵敗。然則敵人出沒聚散。蓋將有謀。知者所三字。宜深察也。西邊城寨。皆在平地。綏銀靈夏寬宥等州皆然也。

太宗時。錢若水言綏州不可城。以其下有無定河。歲被水害。今綏州建於山上。不惟水不能害。而控制便利。甚得勝勢。元豐中。收葭蘆米脂等寨。亦據山而城。及城永樂。徐給事竊堅欲於平地。建築未就。為西戎所陷。

真宗與北蕃謀和約。以逐年除正且生辰外。彼此不遣泛使。而東封太山。道秘書監孫奭特報。亦只到雄州而止。夷牒北界。請差人到白溝交授書函。是時北朝遣開門使丁坂至白溝。以授孫奭。厥後北蕃欲討高麗。遣耶律寧持書來告。是時知雄州李允則不能如約止絕。乃遣人引道耶律寧至京。泛使至京。自此始矣。至康定中西戎擾邊。仁宗泛使郭積金奉使入北朝。北朝亦遣蕭英劉六符等至京。自此泛使紛紛矣。



珍席放談序

凡小說家之書之足補史文之闕者。如宋高晦叟珍席放談是也。晦叟名貫無所考。然所記上自太祖。下止哲宗。則崇寧以後人也。此書宋史藝文志不載。惟文淵閣書目有一册。世無傳本。問晉讀之。于朝廷典章制度沿革損益。及士大夫言行可為法鑒者。隨所聞見。分條載錄。如王旦之友悌。呂夷簡之誠度。富弼之避嫌。皆本傳所未詳。雖于安石多為回護。是非軒輊往往不能持平。然一代掌故。藉以考核。固史家之日用勃蘭也。故曰。足補史文之闕。羅江李調元。

談放席珍

撰叟晦高

珍席放談卷上

宋 高晦叟撰

宋初循舊制。節度使班在卿監之下。太祖命升于龍墀內。今官至觀察使。則禮秩與待制等。而元戎位列六曹尚書之次。居翰林學士之上。得其宜矣。唐制文武雜任。作節度使。還朝為省監長武者。間有如顏魯公自江西回。充刑部侍郎。段成公還原。還領司農卿之類是已。亦一時之良矩也。初外戚罕有建節者。太祖時杜審進以元舅之尊。窮老繼得節度使。宋朝之制。節度州為三品。刺史州為五品。蓋五品州則軍事也。而命官乃為防禦使。則以防禦訓練使領刺史。蓋本唐制。至節度州則非賜旄鉞不以命之。若觀察使蓋與節度使相須。觀察繁州。節度繁軍。節度可以兼觀察。觀察視節度則降殺矣。神宗鼎新官制。建尚書分六曹。以蒞事。制落成之日。命左右僕射赴都省。禮上依唐制。百官致恭。以見王禹玉。蔡持正為二揆。尚書拜于副階之上。而答拜。御史中丞諸行侍郎以下。拜於庭中。而跪於堂上。以受其參。上即聞之。翌日登對語及。訝不如儀也。厥後登庸者亦不復沿襲矣。故事。知制誥待制。權發遣三司使事。賜金帶。韓玉汝以侍制分畫河東地界事畢。陳睦以檢理使高麗。還進職修撰。亦各被賜。近時梁材叔胡師文黃師是之徒。皆待制。並賜維學士。亦優禮也。舊制。公卿士大夫引年者。隨其品秩高下。例進散官致仕。內外制雜學士。前執政官帶職名。前宰相帶使弼致仕。自熙寧元豐始也。

石表之以前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太子少傅致仕田宜簡後以樞使能事觀文殿學士

尚書左丞乞致仕亦除太子少傅職仕雖殊而恩秩一等前後失于比擬耶輕重繫于當時耶

神宗朝王公帶觀文殿大學士在金陵府及生日有旨賜賜物樞密院具到宰臣樞密使帶

平章事并使相生日則賜進呈特令依在外使相例賜昔趙獻可守太師西京疾劇朝故事非帶同平

章事無生反賜物例太宗以普故相特示異數遣使就賜是時自當舉此以開不知何以遺忘之也本朝

舊相不帶平章事生日錫之以禮物唯二公爾本朝小使臣供本官而下皆隸宣徽院院使之口口禮遂

同二府而班在樞密副使之上至雍熙中置三班院專領小使臣授任而宜徽使如舊其後班級下樞副

矣為使者不勝計賜重金芻帶唯王君貺爾

僉令郡守監司通判隨其服色借紫或緋而不垂魚按唐制借緋即佩銀魚借紫即佩金魚亦入銜位書

之其法似可變矣

哲宗未親政日宰相呂大防委吏先朝官制事極不經以左右字分有無出身人則右職者分當職汚而

不足怪責矣何其不思之甚也朝廷之士弗聞一言論其疎舛出於畏附而然耶果以為中理而無說耶

至上獨攬權綱方命有司復行故典而斥去謬舉天下趨之班固謂夜光日不學無術大防豈非其儔乎

凡詔書德音立后建儲行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樞密使命將曰制並用白麻紙不使印百官立班宜讀

故謂之白麻亦曰白麻杜子美有詩云紫羅追三代黃麻似六經按杜詩謂漢唐兩朝紫羅追三代黃麻似六經此作道三代未詳所本黃麻

不親所出蓋唐貞觀以詔勅多益始用黃麻紙書寫爾名與白麻相類而事則殊矣
公式舊唯中書門下今唯尚書省發勅書曰故牒諸州出補牒亦稱故牒自餘省臺寺監文移皆云牒
不易之制也獨夔州路轉運司公牒帳書故字諸道監司文檄未嘗有類是者也前後主者但相承行無
顧條理而更革者
近時上官復謁屬僚刺字多云起居某官避參之卑也夫參辭上下通行之制所為起居者其禮至重嫌
輕而加重誠為倒置得非循襲其常弗之思乎
唐京師錢陌八十五自河而南八十五燕代皆以八十為陌漢王章建言官司出錢陌減其三今則凡官
私出入悉用七十七陌謂之省陌者是已獨封贈錢輸官幣陌猶用八十乃唐時餘制也
大祖召陳圖南對使殿恩禮甚渥問曰昔堯舜之為天下今可至否對曰堯舜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
似不可及然能以清淨為治則今之堯舜也上善其對清淨之言起於老莊世多以為道家虛元之說其
源蓋出於乾坤易簡之道堯舜之修己以安百姓者也希夷舉之以答容問可為仁人之言其利溥也
豐高引遠遯方外泛泛之流可攀企哉太祖嘉納帝道日隆聖政日躋假武修文函夏契枕視唐虞無間
然矣
太祖嘗下詔吏員繁而求事之治俸祿薄而貴人以廉甚無謂也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以益俸非
獨垂一時之訓足以為萬世之制

參席放談 卷上

三

仁宗臨軒清問賢良之士蘇轍策略曰陛下近歲以來宮中貴妃已至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

聞語使殿無所顧問從官奏曰陛下恭儉未嘗若是轍言狂誕恐累盛德乞行黜落帝曰設制科本求

直言蘇轍小官敢言特命收選夫人主言動輒雖安說果能誑天下之人哉置而不論仍嘉其能賞以恩

寵容諫納善堯舜禹湯無以過也

章聖嘗謂輔弼曰諸州長吏或廉而肆虐或察而滋擾或撻故以為公或曠職以為怨此何由致治四者

世人不獨不非而反獲休譽多矣安得廉而弗厲察而弗擾公而弗優怨而弗廢之士與上其理邪

田宜簡昔有言士君子修身起家易始終盡善難始終盡善易世德相繼難嘔士當窮時報勤自奮往往

能之弊其志得欲充喪其素操蓋亦弗稀或已克終而子孫家聲者多是公語足以為士大夫之良規

也

楊文公嘗云人之操履無若誠實此曾子平日三省其身之道而孟子所謂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者

也君子允蹈其可後乎

王沂公嘗云是非曲直在聽斷之審請以藥物喻之醫方謂藥物有相使相反者如甘草為國老以性能

和衆藥故湯劑中不論寒溫多用之而斑貓有毒相反若用之則致害人時以為名論噫攻疾者投藥相

反思止一身經國者用人相反及天下非可忽也李穀有言壯年仕官忌於太速肌體患於太豐早速

早豐莫能致遠物體自然也而斯乃分定匪繫乎人雖不速不豐有可得耶若謂得祿用巧心強力必能

駛取則誤矣蓋有經營而即如其意者是亦命也適與幸會焉
蘇文忠有言人之仕宦但只作郎官典郡自無患害也蓋位高貴重常近顛覆理自然耳正人居要路則
忘身許國知其必為羖小側目乘伺間隙邪人知重權則營私罔上言者抵罪實位難撓終致發揚邪正
不類皆所以貽禍也公言約而旨深矣
龐顯公嘗云大臣尤當祇畏繩墨豈可自恃貴重亂天子法此誠足以為鍾人藥石也嘗思法非為君子
設世之君子冒而弗懼將何以禦中人之下者哉士大夫有審顧憲章不少踰閑者人或囑以為拘出矩
度以肆放而無所恤者或推以為才果其然乎若人知法之可虞則世無招尤速累者矣若舉皆勿避於
法則世無能保厥躬者矣繫所自處也先賢云上順公法下順人情故稱循吏可不謂之才乎
趙中令舉官詞人有見其故藁但云某當公事如私事愛惜官物如己物誠簡切也世之從仕者多汲汲
然營私謀己心惟恐後治公事豈要思慮主官物弗入顧盼第務因循苟且以度歲時而僥倖襲以成風
恬莫怪也能如公所舉則州邑必無積遠弊屢寧有侵蝕矣推士者往往為過情溢美之談曲相藻飾是
非可否未免失其視中令得無愧乎
孫宜公一代之名儒也久在經筵嘗取無逸篇繪圖以進德廟撥唐明皇時故事爾夫無逸周公所以戒
成王欲知先業之艱難而固可怠豫王道之持盈守成而致長久安寧之道也宜其常置左右起居出入
觀瞻念慮焉寇萊公以將相尊崇歷鎮方面論宿紹者遇有過客造請常以同年小錄與參狀俱呈若其

參席放談 卷上

五

人聯勝而年在已上者。雖州縣小官亦展茵席以餞。禮倖倖如此。近時同年事分一空。得公之彷彿者。可以厚浮俗而為佳話矣。寇萊公當國。契丹入境。河朔戒嚴。朝論二三。未知適從。獨公勸上親幸瀛州。得

以振士氣。章聖而論。事及起與不起。至何處者。準條四事以對。曲盡機要。其狀右語奏云。陛下睿智淵深。聖猷宏遠。固以坐籌而決勝。尚納虛己以詢謀。兼彼契丹。頗乏糧糗。雖恃甲兵之衆。必懷首尾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乃圖深入。然亦慮其兇狡。須至過有防虞。由是宸衷決從其策。不惑。變與順動。敵兵北歸。議者以寇公之公烈。雖然第一信不誣矣。

寇公性尚華侈。夏英公亦然。夏嘗語門下客曰。萊公自奉豪奢。而世非非者。至某則云云者多。何也。客對曰。傳寇公在鎮。暇日與僚屬出郊園。坐席上。聞賦聲。遣介問之。乃一縣令代還。行李經由。公即召同席。從容宴賞。侍中今待入京。士大夫與出都之人。禮數已自加損。況其他。宜乎物論之不同矣。陳默然久之。夫虛心下士。弗論高卑。疎昵者無賢不肖。悉皆推尚。曲意輕重。欲收人情者。譽未必至。而毀亦莫可逃也。

李文定年四十。方登第。陳康肅守鄴時。猶在場屋。多與之遊。每題壁則書布衣李迪捧硯。其後李相國而陳方建節。升沉淹滯。蓋巨測也。

劉淵叟岳之子也。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李文正一代之賢人也。嘗云。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劉不登嵩華諸岳則可矣。而諱岳不聽樂。無乃遠矣。夫岳與樂比。其他嫌名。異矣。耳聞管弦。偷樂之音。冒父之嫌名。而弗顧。人子安乎。禮以義起。豈必須典制。顯禁。然後避也。緣人情論之。未為過爾。

楊文公在翰林。每處外被疾。請告不待報。即去。上遣中使賜御封藥。泊金帛以賜。謂輔臣曰。億侍從官。安得如此自便。王文正對曰。億本寒士。先帝賞其詞學。實任館殿。陛下於容。不然。願久矣。然近職不當居外地。遂除太常少卿分司。夫近侍輕事。而聖君優假。大臣又善為之地。真幸遇矣。

王文正公字彥魯。在相府日。未還等閒。上遣中使錫御酒十器。方踰閭內。厥兄亟令人詣國封。首取二盃。其婦云。此上賜也。侯相公歸視。即持去。兄怒。挈盤盃皆碎。醴流盈地。夫人惡之。不令御掃。公歸見之。問其故。左右具道所以。然徐語國封曰。人生光景幾許時。其間何用校計。餘無他言。兄與國封默愧也。

張文定守江陵。歲大旱。田稼將收。民憂艱食。公自府宇率僚佐。炎日中。拖紳端笏。微蓋徒步。至承天寺。弗舍。旬雨。升殿焚香。祀拜才終。甘澤飄零。沛然滿足。邦人舞沐。遂獲有秋。故老尚能傳道其事。以相語。至誠感格。如是之驗也。

王沂公罷政柄。以相節守西都。屬縣兩節尉同詣府參。公見之。將命者喝放參訖。請升階。舉茶。二人皆新第。經生不聞儀。遂拜於堂上。既去。左右中舉非儀。公卷其狀。語之曰。人拜有甚惡。噫。大臣包荒。固非淺丈夫之可望也。

參席放談 卷上

翌日。至政事堂用印。印在如故。蓋主吏時或竊用。自是防察謹嚴。奸勿能措。若即暴揚窮治。則非惟貽中外訕笑。而牽連抵罪者亦多矣。世皆服公之識度。絕人遠甚也。

呂文靖歷歷在相府。久病。昭陵手詔云。古人言。說可療疾。雖無痊驗。今朕剪髮與夷。簡合湯藥。表予意也。昔白傅詠唐太宗剪髮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其渥優矣。君臣之間。至恩如此。雖殺身詎足以報況勳之阿諛。但為謀身之地。哉。自傳之言。不亦過歟。

范文正公賢高一代。踐更貴仕。至登政府。常務調賑宗族。以逮孤遠。薨之日。家無餘貲。宿宥有期。素相厚善者。韓富田表諸公。各出金帛之助。狄武襄當在麾下。早被知察。時位極席。則贈倍贖於諸公。負然有古風概。悠悠之交。非其比也。

范文正公王佐才。世所高仰。弗踰大用。未究所蘊而亡。時論悵悵。後三十餘年。子純仁自同知樞密院事拜相。摺紳多以為宜。非如前輩英聲茂實。實在人耳目中。尉望以相天下者也。蓋文正位弗稱才。公議未契。一旦嗣續登庸。與情慰厥爾。與魯人欲滅孫達之有後幾矣。

珍席放談卷下

晉宗嗣統。宣仁權同聽斷。蔡持正以故相與安陸。暇日偶作小詩數篇。朝散郎吳處厚守漢陽。鄰封也。平日深嫌蔡乘政時不相推引。購得詩本。輒以己意曲加注釋。以為意在怨訕。如其私說。飛驛上聞。禍起不測。遂竄嶺外。時上相呂大防等居輔弼之地。皆誠默顯忌。無所論辯。奉行而已。惟右揆范堯夫奏疏。列又與王正仲。簡前再三為之辯解。不克回已行之制。而二公亦各能去。天下士論靡不贊其人也。噫。人臣幼情與夫。論合者。臨事則可見矣。可弗察哉。

范文正殿餘杭時。有一近臣同路。宴公于堂。以其家聲樂相娛。繼出俳優。男女紛揉。後語交至。惟而問其男女誰何。主人答云。兒曹爾。公不慊。避席即去。王荆公具書其事于策。真可謂直筆矣。

富文忠楊隱甫皆晏元獻公婿也。公在二府日。二人已升貴仕。富每詣謁。則書室中會話竟日。家膳而去。楊或來見。坐堂上。置酒從容。出姬侍。奏絃管。按歌舞。以相娛樂。人以此知公待二婿之重也。二婿之功名年位。亦自不相倫矣。

富文忠公以累朝舊相。出鎮河陽。龍圖韓贊自西京被召。孟洛相去不及百里。雖非入都正驛。而迂行止一舍爾。韓未戒行。馳書于公。欲因而假道三城。以通典謁。公報拒之。意謂侍從被召。不當曲程。先展私覲。慮招物議。大臣于事。避慎如此。飛誘其能及乎。

參席放談 卷下

宮文忠卜宅洛陽。勝寇寇於西都。王君貺相繼起第。又復過之也。然而富公年七十卽上印綬。乞骸致政。優佚自善。家居十持。太原公雖暫止其間。老猶任事。擁節旆。殿方面。亟旬歸甚切。未命而終於鎮。名聞廣廈。虛設爾。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者也。

韓忠獻宮文忠立朝傑然。無出其右。其社稷之衛。邦家之光也。仁宗雖任之政府。未幾皆出。久流於外。四海士民係望以爲相者久矣。上亦終諒其賢。嘉祐間相繼求釣。韓公雖潛夫。拭目延頸。欲觀聽。遲遲未有聞見。或切詰而私恠。臨年行給事大禮。於故文中列廢置者數十事。皆與利獨害之端。人同慶幸。視其措畫可知其故也。世方知二公不卽變更。蓋有待焉。因肆赦而推惠者。非獨使編氓比戶。曉然歸恩於上。又免郡縣數遺承之煩。莫不歎誦其德業不羣也。豈非君子之道昭然日彰。而宰相自有體者乎。

韓魏公未相時。自政府出。更歷方面。久之建節判相州。郡豪公松楸所在也。上謝表云。鋪排牛酒。燕故老於里中。雜列旌幟。拜先臣於墓下。一時之盛事也。人子致位若斯。來臨鄉社。所謂以顯父母者也。韓魏公在相府。嘉祐中。幾邑多弊。朝廷遣使分行督捕。時一朝士還闕。見公面。白縣雖有蝗。全不食稼。公識其善之佞也。遂問有遺種否。佞者不期問此。遂對遺種不無。公曰。但恐來年令嗣不及。尊君其人。漸而退。

韓魏公乘釣時。王陶游其門。公亦素器之。累歷從官。及爲中丞。未登二府。快快有望於公。因進細故。公疑公。由此出守。轉郡。謝上表。尤肆狂訐。詞皆浮實。至舉丁朱虛。以況公。悖妄弗顧於理甚矣。忿欲攻人。失其所御。一旦至於是也。由此大失望。公後雖復用於朝。爲計相。竟不躋丞弼之列。足爲蹊人鑑矣。

潞公嘉祐中位元台。時上偶遠獵。二府同宿於內。一夕有人款禁闕告變。公卽命傳墨於魯。呼其人至前。濃塗面目。驅出斬東華門外。翌日都下帖然。雖左右亦莫知其上變者誰何也。倉卒之間。處非常之事。如是足鎮中外。絕人遠甚。誠社稷之衛也。

程康穆帥高陽。北使過部。稱疾。遣人白公。欲著帽以見。公拒之。報曰。疾則可無相見。見當如禮。使人沮伏。莫能爲辭。深得鎮御之方也。

范蜀公皇祐中知諫院。陳恭公爲相。嬖妾晉殺一婢。御史奏論排斥。不知所謂。遂逐公。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諫。使除譴。非使爲諫。果如其言。執中可斬。不然則言者亦可斬。御史怒。共劾其阿宰相。范弗顧。力論其不然。熙寧初。歐文忠在政府。言官亦誣其私子婦吳民。惟冲卿以己女嘗辨於文忠。餘無一言。爲明其罔議。景仁之心。豈持私於相國。蓋欲爲朝廷別枉直。惜事體爾。何其似之者鮮焉。

宋宮公再入政府。景文時以端明殿學士守成都。輒繫金方剛笏頭帶。言者上聞。朝論欲究然否。公白上云。臣久備位二府。累蒙賜帶。曾寄遺邪。兄弟之心。觀其早被進用。不期遂佩服爾。事卽中疑。可謂善爲辭也。

宋宮公晚年。景文奄謝。諸廷成服。公惡其縷太甚。命易去。有一門客自言素辱恩遇。願請以衣。當日都下人多傳笑。近時有相國誕辰。馳至賓次。躬紳跪。放生祝壽之人。相揖矣。噫。士迷深利。喪失廉恥。莫知自賤者。何獨斯焉。古傳爲要人或持消器。或驗使。蓋不誣矣。

夏文莊豪俊之流也。然操行多疵。清論寡與。慶歷中。自前執政拜樞密使。言者排之不已。卽能時石守道進德頤。其序云。皇帝命得象殊爲丞相。陳樞密使。次云。用御史諫官十一疏。追諫白麻。又除襄陽諫官。天地人神。昆蟲草木。無不喜。皇帝退奸進賢。發於至誠。奮於睿斷。見於剛克。公快快街之深。歲設水陸齋。常旁設一位。立牌書曰。夙世冤家石介人。以謂益彰石之謫言勁節。而重自暴其醜也。豈非忿懣內憤。勿能制而未之思乎。

神宗在御。李端愿納節以少師致仕。特給節度使俸之半。曹佺拜中書令。特贈公使錢一萬貫。朱衣雙引。皆近朝待戚里之殊禮也。

竹子宜。呂吉甫同爲內相。與客啜茶。注湯者頗數。客云。爾爲翰林司。何故不解點茶。吉甫卽云。翰林司若畫會點茶。則翰林學士須盡工文章也。意譏子宜。緣此遂相失矣。與武元衡在院中食瓜。驅蠅。頗不遠焉。曾守紹隆。不構拓大提封。劉舜卿帥熙河。出兵塞外。破戎壘。擒囚領鬼章。至庭下。倨悍不拜。竟弗能屈。反善遇之。識者以謂若因其慢。卽時出於不測。斬首以狗。楊威示武。則類必沮勢喪氣。乘機足以掃蕩也。此正闔外之事。專之可也。雖罪誅何避焉。舜卿庸才。不能建偉然之事。區區畏首畏尾。圖全之策。執俘以煩朝廷。謬矣。人君何賴焉。魏文帝云。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翰墨之流。貴己忽人。其源久矣。無深怪。惟自視有餘。裕者不然。如韓退之。未嘗弗推子厚。杜子美。未嘗弗稱太白。豈區區務取勝也。

江南李後主。善詞章。能書畫。皆臻妙絕。是時紙筆之類。亦極精緻。世傳尤好玉屑。於蜀主求。成匠造之。唯六合水最宜於用。卽其地製。今本土所出。無異玉屑。蓋所造遺範也。

王元之詞學器識。度越當代。太宗深所器異。而天資忠勁。知無不言。言無所徇。始以知制誥坐事貶商州。團練副使。還朝。上曰。王文章俊麗。人罕儔者。但性剛直。不甚容物。命宰相召戒之。後又繼被貶斥。皆以論議也。嘗爲三黜賦云。一生幾日。八年三黜。始貶商於。親老且疾。兒孫未收。旅視未葬。泣血就路。痛彼蒼穹。蛇與虺。歷二稔而生還。幸舉族而無苦。再謫滌上。吾親已喪。几筵未收。旅視未葬。泣血就路。痛彼蒼穹。安仰。移郡卽於淮海。信靡離而執掌。旋號赴於國哀。亦事居而送往。叨四人於掖垣。何寵祿之便。奪今去。齊安。髮白目昏。吾子有孫。始笑末言。去無騎乘。留無田園。羶羊獨滿。老鶴乘軒。不我知者。猶謂乎郎官貴。而郡守尊也。於戲。令尹無愷。吾之所師。下惠不恥。吾其庶幾。下和之別。吾乃完幾。曹沐之敗。吾非與尸。械金人之口。復白圭之詩。細不有兮。過可補。思而行兮。悔可追。慕康侯之交接兮。苟無所施。徒錫馬而胡爲。

與漢幕公知而語曰。汝輩何愛王其對云。以其少年榮達耳。又告之曰。爾曹皆當遠過斯人。二子者。睡叔實臣。一宰相。一樞密使。鑒裁之精如此。

丁晉公竄朱崖。到海上。遇異人。願道平生休咎。有驗。又云。公但無慮。非久當復北歸。以壽終。公叩其由。答曰。公食料中尚有羊數口。食之未既。爾後果來旋。以正卿分司。然後逝。人之飲釀。可肆心而越分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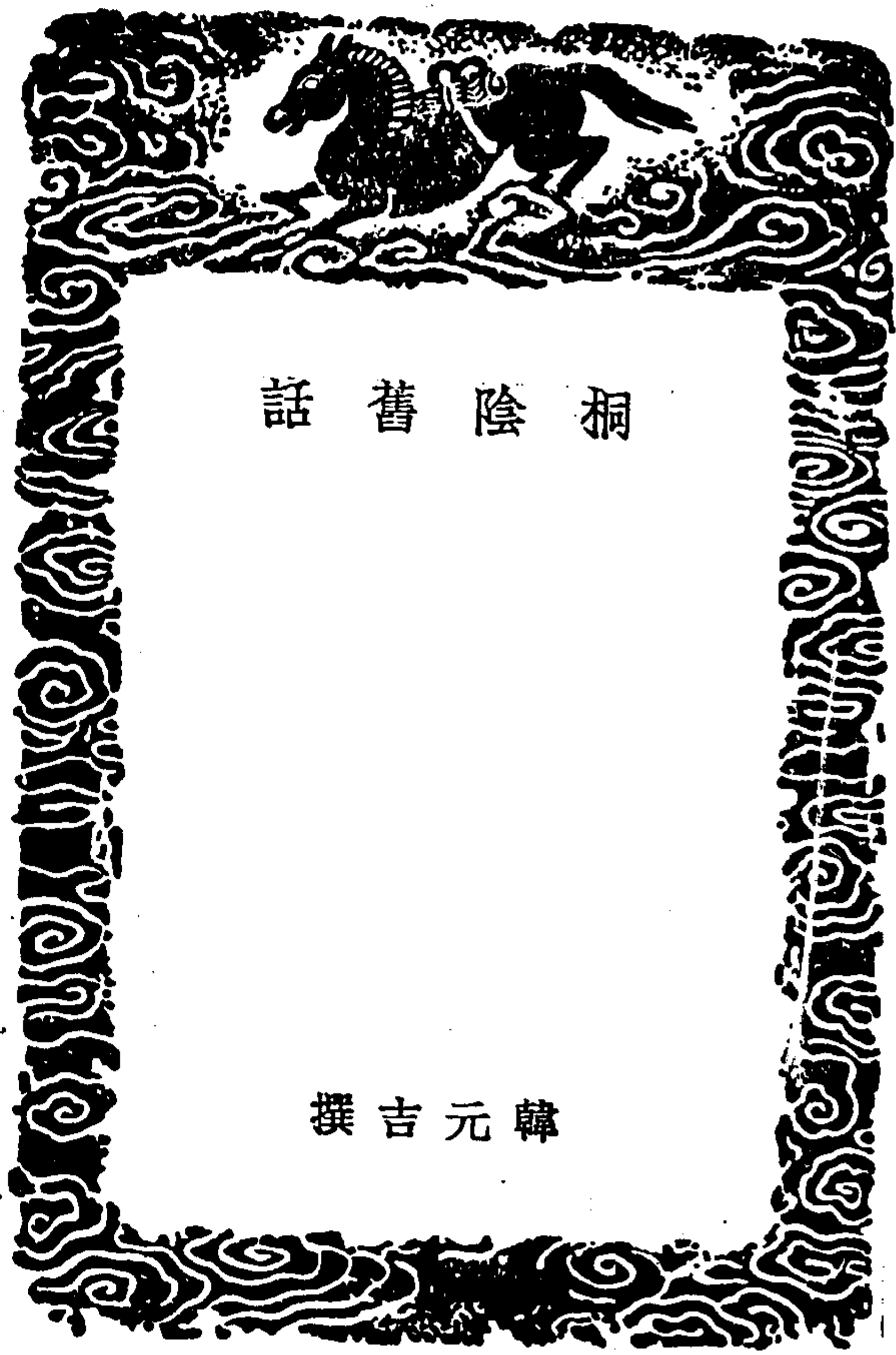
王遠為湖南轉運使。永州何僂姑者。曾遇異人。得道術。迹甚奇怪。士大夫多訪其居。王行部至永。要詣舟中。留宿數夕。魏羅帥長沙。與之不協。遂聞諸朝云。遠取無夫婦人。宿于船。由是罷。魏所言雖險妄。而遠為使者。舉措殊弗遠嫌。取人指目。亦未得無罪焉。古人於寡婦之子。非見焉不與之友。可弗念哉。

賈文元未及誕彌之月。母夢人遺之一冠。既寤。猶記其形制。給以示人。乃貂蟬冠也。後公位躋侍中。告薨。王荆公作挽詞云。天上貂蟬曾夢賜。歸魂應侍紫陽宮。述其事也。

張鄧公在相位。喪園女。儿上著薄羅字。趙悅道止一子。守成都。日化去。得計寫冤家字於書背。制服哀慟。已而無復悲思。茲亦近時宗工中之達者也。

王之淳化中。在禁從。八月晦日。夢賦詩上。前既悟。惟記一句云。九日山中見菊花。莫喻其然也。翌日。授商州團練副使。孟冬初抵官所。菊紛盈於目。神先告乎。竟淹留於翰林。坎埒於外。弗踰大用而亡。亦詩識爾。豈偶然哉。

宮文忠甲辰年丙寅月丙午日癸巳時生。韓忠獻戊申年庚申月庚申日庚辰時生。昔有善術者云。宮命可乏九分。韓不及一二分。功名祿位。弗相上下。論者莫以為然。厥後忠獻薨時。才年六十。文忠還政。優游自適。十年方捐館。壽八十。始信術之精微也。



四庫全書提要

桐陰舊話一卷

宋韓元吉撰。元吉字无咎，宰相維之玄孫。以任子仕，歷龍圖閣學士、吏部尚書，嘗居廣信溪南，自號南湖居士。此書宋志云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同。按百川學海所錄，乃祇此一卷，其條數亦與此本同。蓋全書久佚，從諸書鈔撮成編也。書中所紀韓儉、韓綜、韓絳、韓維、韓絳、韓維、韓維雜事，共存十條，皆其家世舊聞，以京師第門有桐木，故云桐陰舊話。蓋北宋兩韓氏並盛，世以桐木韓家別於魏國韓琦云。

桐陰舊話

韓元吉撰

桐陰舊話

宋 吏部尚書韓元吉無咎撰

忠獻公將生，令公夢人手中書一大與字示之，知門戶之將起也。及命名，從人從意，而字宗魏。蓋取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之義耳。年六七歲，病甚，令公與夫人守視之，忽若張口飲藥狀，曰：「有道士奉犬以藥飼我，俄汗而愈。」後因畫像以祀，按列仙傳，章善俊，唐武后朝京兆人，長齋奉道法，嘗攜黑犬，名烏龍，世俗謂為樂王云。

太保公，忠憲曾祖也。周國公祖也，皆非靈壽相比。獻肅公自太原移帥定武，始議改葬，既發穴，則二瓦棺竝列，有泉滿然其下，大驚，以問鄉老，有曰：「當時開壙見水，貧不能易地，遂以木架於水上，然猶不腐，則知未嘗溢涸爾。」因不敢改，而相地者以為奇。第斷石為柱，橫二石梁，瓦棺仍之，不別為椁，增築其封，岐冢首於上，淇水李公邦直為墓表，孫康簡公曼叔書之，亦買田盡壽，以贖同族之貧者。

忠憲公少年貧時，學書無紙，莊門前有大石，就其上學字，晚即滌去，遇烈日及小雨，張弊繖自蔽，率以為常。

公與李康靖公同行應舉，有一氈同寢，以至別，割氈為二分之，其後沒貴，以長女嫁康靖公子，邯鄲公而第七解州府君，娶康靖公女，子孫數世，婚姻不絕。

李康靖公為汝州守，趙公門客，趙况其是乎。忠憲公亦往見焉，趙公尤敬待忠憲，每聞公至書院，即令

設肉食。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訪及也。趙公遂女以許嫁忠憲公。既過省。趙公遣人送女至京師。資從甚鮮華。女亦乘馬披綉衫。戴帽。泊城外旅邸。一夕。病心痛卒。忠憲具素服往哭之。後乃為王文正公塔也。

公在蜀既踰年。仁宗欲召為參知政事。宰相有謂當俟秩滿者。而更薦所厚善。及公受代。止以中丞召。至仁宗。遂遷公同知樞密院。遂拜參政。乃知聖眷自有定也。然范文正公嘗進百官圖。詆呂文靖。而力薦公。宜相。文正出鄱陽。出榜朝堂。有妄竄薦稱。密行離間之語。仁宗以喻公。公奏曰。臣頃歲。陛下過聽。擢贊樞密。未嘗涉朋比。結左右也。况仲淹非嫺親故。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素無交託。進退之際。惟陛下所裁。仁宗賜詔褒答。

舍人諱綜。字仲文。景祐元年登進士第。後以呂文靖公薦入館。忠憲公書戒之曰。惟上威君恩。次答知己。外但服勤職業。一心公忠。何慮前程不達。切須照管人情。周防忌善之言為切。繼遷開封府推。又戒之曰。乍贊清議。庶事皆須熟思。無致小有失錯。至於斷一管杖。或不當。明則懼於朝章。幽則畏於陰隨。二書其跡。具在族人家。自餘尚數紙。亦與獻肅兄弟者。無一筆草書。尾但云吾押付汝而不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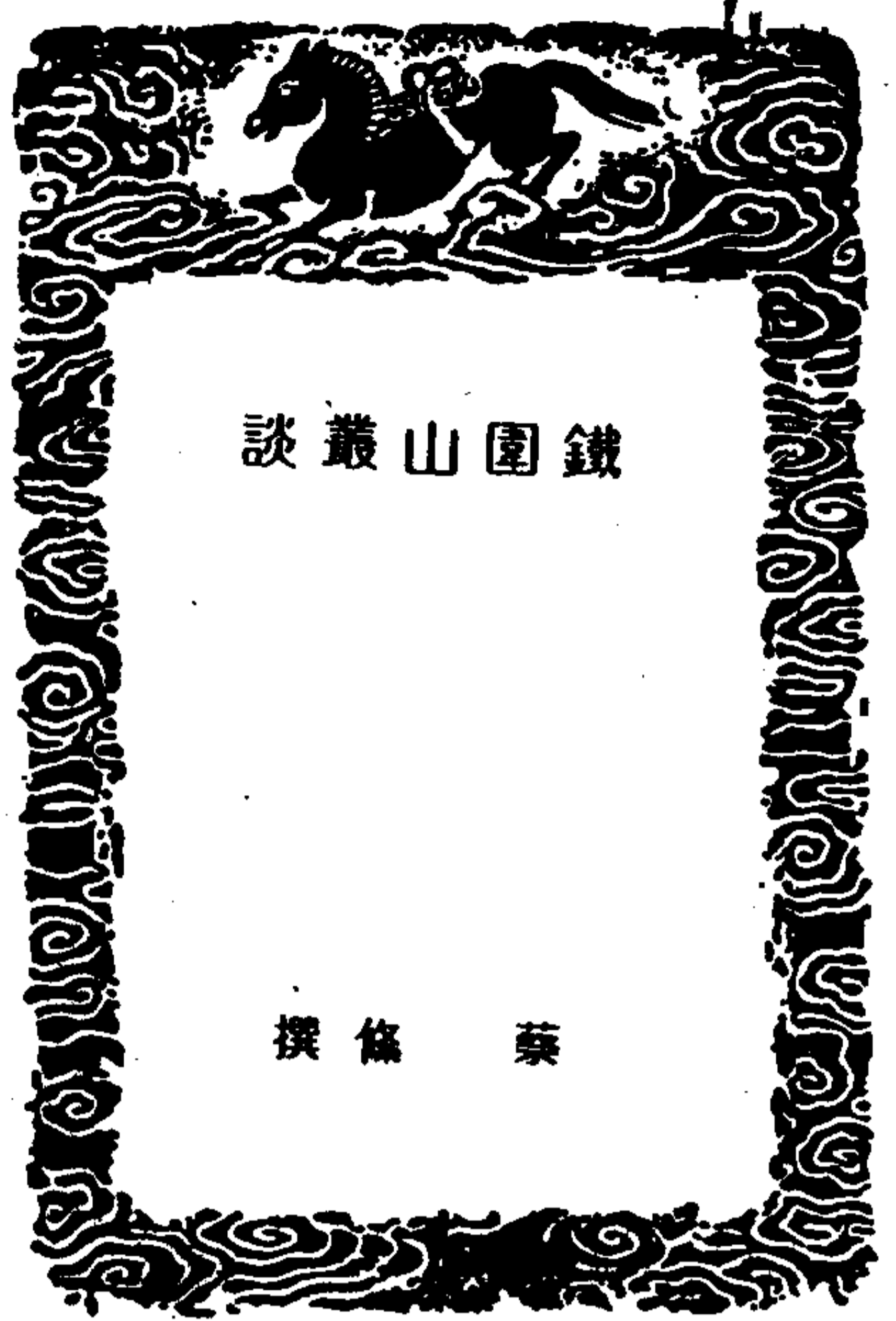
王夫人初未有子。夢一僧貌甚異。手持蓮花。曰。汝欲生男乎。摘五葉餅之。後生舍人。及獻肅公。職方。官師。莊敏公。五子。皆貴顯。皆誨之曰。汝父有法度。為世所知。汝曹或不及。則人必以為類我也。其善教如此。獻肅公諱絳。字子華。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數。亦異事也。故蘇惠公誦挽詩云。

三登慶曆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符。蓋公白樞副遷參政。宜撫陝右。即軍中拜昭文相。再入史館相也。職方諱釋。字仲連。從安元。獻公辟為永興伴。有富家子悅。媾女柳。約為夫婦。而父母強為子娶。乃謀之市卜。教以厭蠱。期妻必死。可娶。則厚酬之。既而妻果病。垂死。妻之父母聞而告官。公醉儲不信。曰。世頗有是邪。職方固請鞠之。遂得實。發地藏木偶人。害其妻名氏。生時與呪詛之詞。妥公大驚。乃奏抵法。官師諱維。字持國。忠獻公嘗夢巨碑中有官師姓名。而為金字。莫曉所謂。然亦意公必貴也。故公不出應科舉。忠獻公亦不強之。曰。是兒當自致遠大。其後公預元祐黨籍。蔡京請徹廟御書。群臣姓名。而金填之。或謂為應。

莊敏公諱縝。字玉汝。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以小合幅紙書玉女二字送來。莊敏大不樂。明日相見。猶有愠容。文忠公曰。出處無點水也。君何恠耶。取筆添女字三點。相與一笑。蓋詩中王欲玉女。但替發作汝也。前輩亦雅戲若此。

契丹使每歲至中國。索食料。多不時珍異之物。州縣撓動。公之使虜。入其境稍深。則必索猪肉及胃臟之屬。從者莫能曉。蓋燕北第產羊。俗不畜猪。驛司馳駑疲於奔命。無日不加策楚。所以困之爾。既回程。與送伴者飲。率盡酒。然公翊日乘騎如故。初不病醒也。蓋取隨行大盃酌勸之。伴者不能勝。屢委頓。臨別痛飲。達旦。及鼓遠。馬上幾不能相拄。後聞虜中貢伴者以失儀。沙袋擊之至死。





鐵園山叢談

撰條

鐵園山叢談卷第一

百衲居士 蔡條

太祖皇帝應天順人肇有四海受禪行八年矣當乾德之五祀而五星聚於奎明大異當奎下當曲阜之墟也時太宗適為兗海節度使則是太宗再受命也別本並有受命下校增之祥二字凡失本本並同此所以國者例以別本集之非於吳張外更有一本也所以國家傳祚聖系皆自太宗應符既同乎漢祖而卜年宜過於周歷矣

仁廟晚未得嗣天意頗無聊稍事燕游一日於後苑龍翔池南作兩小亭東一亭曰迎曙未幾立皇姪為皇子而賜名適與亭名合不一年即位是為英宗

神宗當寧已負疾一日後苑池水忽沸且久不已神宗為睥睨而不樂有抱延安郡王從旁過者池沸輒止其不駭異未幾延安郡王即位別本並無是為哲宗

哲廟元符時鄧王亮所嗣於泰州徐守真世號徐神翁者天意切至徐曰上天已降嗣矣再三遣使追詢其故即大書吉人二字上之一時其曉後端王繼立始悟吉人者太上皇御名也

政和開東宮頗不安其後日益甚魯公朝夕危懼保持甚至宣和庚子有孫宗鑑者時為紫微舍人密語魯公曰吳本密公母感昔哲廟惡百官班聯不肅而後臺吏號知班者必贊言端笏立定又頃有八寶矣今復增而九之且名之曰定命寶者官蓋始封定王世次則九本則作則立定之語九寶之兆天其命之矣魯公領之後宗鑑之言果應別本果應

政和開太上諸皇子日長大宜就外第於是擇景龍門外地辟以建諸邸時鄧王有盛愛故宦者董貫主之視

鐵園山叢談卷一

二知不足齋叢書

諸王所居侈大為最適中為通衢東西列諸位則又其為一大門錫名曰蕃衍宅悉出貫意時愚甚懼吳本愚蓋取詩之敘蕃衍盛大而下句則識者深疑之亦知其旨意之屬在鄧邸而已後及都城傾覆然第三位乃今上果中興張本云然第五

宣和歲乙巳冬十二月報北方寒盟二十有三日上皇有旨內禪時去歲盡不數日故事天子即位踰年即改元於是中書擬進取日靖四方永康兆民二句請統年曰靖康焉靖康之初今上在康邸因出使講解而威德

震天下故識者多疑以為靖康於字為十二月立康也是後一年而中興

太上皇既北狩久不得中原音問別本久以宗社為念久之一旦命皇族之從行者食御手親將調羹呼左右俾出市茴香左右偶持一黃紙以包茴香來吳本持上就視之乃中興救書也始知其事於是天意大喜又謂夫茴香者回鄉也豈非天乎吳本乎於是從行者咸拜舞稱慶其後雖八駿忘返然覺與竟還矣中興歲戊辰冬十有一月得之於草侯許者慈寧皇太后之猶子

也頃得罪高涼召還道過於此宋史高涼太后弟淵淵者汝訓紹興中官至建州刺史坐過用太后旨降武備副車弟案德婦錄云副車蓋謂其弟當得太祖賜后詔一以藏之詔曰朕親提六師問罪上黨云云未有回日今七夕節在近錢三貫與娘娘充作劇錢案德婦錄引錢千五與皇后七百與始子案始子二字增充節料問罪上黨者國初征李筠時也娘娘即昭憲杜太后也皇后即孝明王皇后也嗚呼有以知聖祖不忘本者如此是安得不興

太上以政和六七年開始講漢武帝期門故事初出侍左右官者別本侍必攜從二物吳本從以備不虞其一玉拳一則鐵棒也玉拳與于闐玉大倍常人手拳紅錦為組以繫之鐵棒者乃藝祖仄微時以至受命後所持鐵桿棒也棒純鐵爾生平持握既久而爪痕宛然別本爪痕宛然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一日登下諸肆有為句者不得乞因倚門大罵為無賴者主人遜謝久不得解即有數十百眾方擁門聚觀中忽一人躍出以刀刺句者死別本刺且遺其刀而去會日已暮追捕其獲翌日奏聞太宗大怒謂是猶習五季亂乃敢中都白晝殺人即嚴索捕期在必得有司懼罪久之迹其事是乃主人不勝其忿而殺之耳獄將具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雖然第為朕更一覆母枉焉且攜其刀來不數日尹再登對以獄詞并刀上太宗問審乎曰審矣於是太宗顧旁小內侍取吾鞘來小內侍唯命即奉刀內鞘中因拂衷而起入曰如此寧不妄殺人

鐵園山叢談卷一

四知不足齋叢書

仁宗聖度深遠臨事不懼當寶元康定之時西夏元昊

始叛而劉平敗死京師為兩血及報敗聞上喜曰天下平安久故兵將不知戰今既躬必自警宜少須之當有人出矣後果勝而元昊請服上又曰國家竭力事西陲累數年海內不無勞弊今幸甫定然宜防盜發可詔天下為預防也會山東有王倫者焱起轉鬪千餘里至淮南郡縣既多預備故即得以殺捕矣

自秦漢以還時主能享國多歷年所者獨漢武帝在位五十四載案別本並作五十五載武帝建元元年辛丑至後元二年甲午正五十四載吳本作五十五載則庚子即然末年巫蠱事起成衛太子之禍位始也今並存之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載唐明皇在位四十四載案別本並作四十五載元宗以延和元年壬子八月即位是年即改元先天至天寶十五載丙申幸蜀正四十五年似當以別本為正是二君者亦終有侯景祿山之亂而我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始終若一鳥乎休哉案此條首句自字連上為一條

哲宗即位甫十歲於是宣仁高后垂簾而聽斷焉及長未嘗有一言宣仁在官中每語上曰彼大臣奏事乃胸中且謂何柰無一語耶上但曰娘娘已處分俾臣道何語如是益恭默不言者九年時又久已納后至是上年十有九矣猶未復辟一旦宣仁病且甚尙時時出御小殿及將大漸謂大臣曰太皇以久病懼不能自還為之柰何大臣同辭而奏願供張大慶殿宣仁未及答上於簾內忽出聖語曰自有故事大臣語塞既趨下退相視曰我輩其獲罪乎翌日自上命軸簾吳本無出御前殿召幸輔諭太皇太后服藥宜赦天下不數日宣仁登仙上始親政焉上所以銜諸大臣者匪獨坐變更後數數與臣僚論昔垂簾事曰朕只見魯公頃為愚道之亦深歎折廟之英睿也

頃有老內侍為愚道昭陵游幸後苑每獨置一茶牀列肴核以自酌有得一杯湯賜飲者時以為寵幸非常乃張貴妃而已後追諡溫成皇后也又有老吏常主睿思殿文字外殿庫事能言偶得見秦陵時舊文簿注一行曰紹聖三年八月十五日奉聖旨教坊使丁仙現祇應有勞特賜銀錢一文烏乎累聖儉德類乃如此

國朝諸王弟多嗜富貴獨祐陵在藩時玩好不凡別本增玩早所事者惟筆研丹青別本增畫射御而已當紹聖元年符開年始十六七於是盛名聖譽吳本無於布是二字

在人閒識者已疑其當璧矣初與王晉卿侁宗室大令穰往來二人者皆喜作文詞妙圖畫而大年又善黃庭堅故祐陵作庭堅書體後自成一法也時亦就端邸內知容吳元瑜弄丹青元瑜者畫學崔白書學薛稷而青出於藍者也後人不知往往謂祐陵畫本崔白書學薛稷凡斯失其源派矣

太上皇受命為天人蓋多有祥兆繇是善道家者流事吳本無晚建上清寶籙宮延接方士一日簾前有劉棟者上其所遇韓真人丹以獻天子其狀如蠟以手指揭取而服之翌日則又生無窮也上曰汝師賜汝長年丹別本並而朕奪之非朕志也當簾前還之此與秦皇漢武異矣可謂盛德也哉

慈聖光獻曹后佐佑仁廟定策立英宗神宗迺本朝后妃閒盛德之至者也吳本無其在父母家時與羣女共為撚錢之戲而后一錢獨旋轉盤中別本增字上凡三日迺止及晚歲疾病急顧左右問此為何日左右對以十月二十日實太祖大忌日也后領之適自語曰只此日去只此日去別本並免煩他百官蓋謂不欲別日立

忌使百官有司有奉慰行香之勞就是日則免於是二十日崩今人學道號超脫非常一旦於死生之際未必能達變后之始終若此豈非天人乎哉

神廟當寧慨然與大有為之志思欲問西北二境罪一日被金甲詣慈壽宮見太皇太后曰娘娘臣著此好否曹后迎笑曰汝被甲甚好別本並云汝甲甚稱好也雖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則國家何堪矣神廟默然心服遂卸金甲慈聖光獻曹后以盛德著而宣仁聖烈高后以嚴肅稱在治平時英宗疾既瘳猶不得近嬪御慈聖一日使親

近密以情鑄論之官家即位已久今聖躬又痊平豈得左右無一侍御者耶別本無一宣仁不樂曰奏知嬪嬙新婦嫁十三團練爾別本新婦下並有始得二字即不會嫁他官家時多傳於外朝

魯公在北門為承旨既草哲廟元符末命於是太上從端邸始即大位吳本無遂有垂簾之舉時欽聖憲肅向后命御藥院內侍黃經臣傳旨曰嗣君已長本不應垂簾吳本垂簾下以皇帝聖孝宮中累日拜請吳本無宮泣涕不已今姑循聖意緩國事稍定即當還政必不敢上同意憲明肅與宣仁聖烈二后終身稱制卿可依此草詔明示天下當是時魯公既唯命即書所被旨載諸學士院及家集是後雖同聽斷曾不半歲吳本永泰靈駕猶未發引即還就東朝之養矣外廷或請張且不

知欽聖盛德之本旨如此

國朝禁中稱乘輿及后妃多因唐人故事謂至尊為官家謂后為聖人嬪妃為嬪子至謂母后亦同臣庶家曰娘娘又呼堂書命者別本者曰內侍省次直筆內言之貴者則有曰御侍曰小殿直此率親近供奉者也

御侍頂龍兒特髻衣襟小殿直阜軟巾裏頭紫義襪窄衫金束帶而作男子拜通有都知押班上名長行之號唐陸宣公勝子集諫令渾瑊訪裏頭內人者是也知其來舊矣

天子之制六璽元豐閒得玉矣行製而未就吳本無矣字行字至大觀時始成之然但繆篆也又元符初得漢傳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下有承天福延萬億永無脫文極是二者祐陵又自做為之悉魚蟲篆也號傳國璽曰受命寶九字璽曰鎮國寶合天子之制六璽是為八寶

別本末並有者字迺於大觀戊子正月元會日受之因大赦天下本朝禮樂於此百五十年矣至是始備及後政和末又新作一璽上曰八寶者國家之神器今再創璽迺我受命者也因詔于闐國上美玉焉久而得之為璽九寸而魚蟲篆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詔號定命寶是歲戊戌元會於大慶殿受之

太上始意作定命寶也迺詔于闐國上美玉一日儵赴朝請在殿閣侍班王內相安中因言近于闐國上表命譯者釋之將為谷詔其表大有懼也吳本懼也作可笑同班諸

鐵圍山叢談卷一

十知不足齋叢書

公喜皆迫詢曰甚願聞之王內相因誦曰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國中條貫主阿舅黑汗王別本汗黑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那玉自家賺是用心只被難得似你那赤寸底我已令人尋討如是得似你那赤寸底我便送去也於是一坐為哈吳本哈作笑張本作哄吾因曰裕陵實錄已載于闐國表文大略同此特文勝者吳本特下有少疑經史官手潤色故爾眾迺默然其後遂以玉來上長徑二赤色踰截肪誠昔未有也遂製定命寶歲餘

玉人始告成精巧視古無別矣寶與檢皆大九寸盤螭為紐魚蟲篆文凡十有六字於是定命寶合八寶通號九寶下詔以為乾元用九之義云

元圭者古鎮圭也溫潤異常又其色內赤外黑非世所有固無足疑圭上銳而下方然其末平直非若後世禮圖為圭之大銳也兩旁刻出十二山正若古山尊制度亦非若先儒所繪鎮圭迺於圭上刻山者也凡制作精妙又非若秦漢器玉所能及上則皆雲雷之文下平無文而中一竅大足容指其長赤有二寸正合周赤符同

鐵圍山叢談卷二

十知不足齋叢書

晉赤蓋晉得舜廟玉赤是以知同古赤也有制古元圭議行於世誠不誣已元圭傳迺丁晉公家物流落出常賣檐上士人王提舉敏文者以千七白金售得之與宦者譚稹得而上之時政和二年也上以付魯公曰或謂此物古元圭試為朕驗之魯公機務繁又付之外兄徐若谷謂吾曰元圭之制何可考得非雷楔耶然玉誠異常矣因置諸橫中略不省一日吾與若谷讀禮記見王制言王執鎮圭釋謂旁刻十二山吾即謂吳本及別本吾即謂下俱有王制無王執鎮圭語人字疑是衍文若谷有曰元圭者旁有山政

鐵圍山叢談卷一

十知不足齋叢書

若古器所謂山尊同盃驗之乎若谷笑去吳本云若谷張本云若谷就積取圭出如吾語其數之果十有二刻始相與駭因試以義推之則固不合若谷又白伯氏句取太常歷代赤度石刻來吳本句作乞別本太常下並有寺字則又合矣吾與若谷大喜以白魯公因以具奏昔元圭議中魯公第一劄子是也但有一竅初忽之且謂豈非後人不知而穿之作響板耶及付外庭議禮官又引天子圭中必釋謂以紐約其中央備失墜者若谷與吾甚愧弗思獨是不滿也上得此喜迺命宣示百官則禮臣錦薦色組纒

藉十襲備極於崇奉遂以是歲冬至御大慶殿受圭因又降詔歸美神考哲宗用告成功上親加上兩朝徽號令廟焉時詔議元圭官竝加秩而若谷每笑謂吾曰我二人其介之推乎

元圭既出時晉陽上一石雁里草堂本晉陽下有山字疑衍文張本云晉州上一石亦似誤今有字曰堯天正石綠色方可三赤餘字當中咸大如掌其畫端楷政若人以手指畫之者堯字獨居右而天正兩字綴行於左朝廷驗之於都堂差官監視命工磨製焉既去石三分而字愈明乃於堯字下又出一瑞字蓋曰天正堯瑞若是則四字相對布置始勻正矣瑞字其畫獨淺未與三者配則不敢更加於內

外咸喜謂晉陽堯都方元圭出適有此瑞信天意也政和初內中降出大白玉璧一赤玉璧一案赤玉璧後作赤玉器三見則雁里本亦作器以俾魯公考驗白璧文義攷之似當以器為正今姑仍之大盈赤鏤文甚美而璧羨外復起飛雲行龍焉赤玉璧別本璧則長幾二赤兩首如棹刀頭中間為古文殊極精巧玉色則異甚誠難冠之不足擬也當時諸儒謂璧羨雲龍者乃周公植璧之璧也赤玉器則顧命所謂陳

寶赤刀之寶也吾竊笑諸儒之傳會吳本笑且龍雲在上若植之寧不倒置矣豈非秦漢璧璫之屬乎至於赤刀寶制作非常三代之器無疑玉色又如此為希世之珍謂之赤刀若得之焉其後於延福宮又得見一赤刀同禹所錫元圭漢軹道所得傳國璽唐太宗之受命璽暨諸器列於殿中為盛世之美瑞唐太宗璽乃虞世南真書字玉色不大佳璽不方而長其文曰受天景命有德者昌

鐵圍山叢談卷一

十知不足齋叢書

崇寧甲申議作九鼎有司即南郊為治用中夜時上為

致肅不寐至是於寢望之焚香而再拜焉及既就寢已
仿四鼓矣別本仿忽有神光達禁中政燭福寧殿紅赤
異常非本宮殿於是盡明如晝別本如晝始曉始熄
鼎一鑄而成迺取佑神觀旁地立九成宮隨其方為室
成九室以奠鼎命魯公為奉安禮儀使又方其講事也
輒有羣鶴幾數千萬別本幾數飛其上蔽空不散翌日
上幸之而羣鶴以千餘又來雲為變色五彩光豔上亦
隨方入其室焚香為再拜從臣皆陪祀於下先是方士
魏漢津議別本議其制各取九州之水土常內鼎中及

鐵圍山叢談卷一

古知不足齋叢書

上行禮至北方之寶鼎也鼎忽漏水流浸布地且鼎金
厚數寸水又素貯鼎中未始有罅隙不當及上焚香時
泄漏漏乃旋止故上深訝焉魯公為不樂於是劉炳進
曰鼎之水土皆取於九州之地中獨寶鼎者取其水土
於雄州白溝之界上非幽燕之正方也豈此乎故當時
尤以為神然厥後終以北方而致亂矣又政和六年用
方士王仔昔建言徙九鼎入於大內作一閣而藏之時
魯公為定鼎使及帝乘者行張本者亦有飛鶴之祥雲
氣如畫卦之象帝鼎後改曰隆鼎既甚大以萬眾曳之

然行覺不大用力其去疾速時人皆異之

政和初中國勢隆治極之際地不愛寶所在奏芝草者
動三二萬本斬黃間至有論一鋪在二十五里徧野而
出汝海諸近縣山石皆變瑪瑙動千百塊而致諸輩下
伊陽太和山崩奏至上與魯公皆有慚色及復上奏山
崩者出水晶也以木匣貯之進匣可五十斤而多至數
千百匣來上又長沙益陽縣山谿流出生金重十餘斤
後又出一塊至重四十九斤他多稱是

太上即位之明年改元建中靖國者蓋垂簾之際患熙

鐵圍山叢談卷一

古知不足齋叢書

豐元祐之臣為黨故曰建中靖國實兄弟為繼故踵太
平興國之故事也明年親政則改元崇寧崇寧者崇熙
寧也崇寧至五年正月慧出迺改明年為大觀大觀者
取易大觀在上但美名也大觀至四年夏五月慧出因
又改明年為政和政和者取庶政惟和之義也政和蓋
八年時方士援漢武故事謂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已
酉朔旦冬至為得天之紀而漢武但辛巳朔旦冬至然
今歲迺己酉朔旦冬至真得天之紀矣又太宗皇帝以
在位二十年因大赦天下是時上在位已十有九年明
年當二十年舉是二者乃下赦改十一月冬至朔旦為
重和元年重和者謂和之又和也改號未幾會左丞范
致虛言犯北朝年號蓋北先有重熙年號時後主名禧
其國中因避重熙凡稱重熙則為重和朝廷不樂是年
三月遷改重和二年為宣和元年宣和改上自以常所
處殿名其年然實欲掩前誤也自號宣和又謂一家
有二日為不祥及方臘起連陷二浙數郡上意彌欲易
之獨難得美名會寇甫平而止七年冬遂內禪云大抵
名年既不應襲用前代又當是時多忌諱以是為難合

鐵圍山叢談卷一

古知不足齋叢書

而古人已多穿鑿徵兆有自來矣至仁廟初始垂簾儒
臣迎合時事年號天聖為二人聖明道為日月故後人
咸祖述之至若元字謂神宗哲宗以元符元豐登遐且
本朝火德不宜用水若治字又謂英廟治平不克久凡
十數義或出於宦官女子之常談爾

國朝故事諸王儀物祇宰相張青緇畫繡鞍轡以親
事官呵哄而已政和三年春二月上出西郊幸普安寺
莫昭懷劉太后百官陪位上諡冊罷還榻於瓊琳苑御
寶津樓上垂簾百官歸或不知皆騎從大道繇樓下過

燕越二王亦同塗然百官往往不甚引避上訝之因申
嚴其分迺賜二王三接青羅織七紫羅大掌扇二金釵
花鞍若茶燎水罐凡儀物皆用塗金加異錦為鞍馬以
壯維城之固是後遂為故事蓋自政和三年始又故事
諸王不施絨坐宣和末亦賜之

國朝帝女封號皆沿習漢唐初封則有美號稱公主出
降則封某國公主兄弟又封某國長公主姑又封某國
大長公主祖姑則封兩國大長公主而皇族則稱某郡
主某縣主熙豐間嘗議以乖義理然終不克改作政和

鐵圍山叢談卷一

古知不足齋叢書

三年上又惡其不典吳本無或欲追述號公主為帝威
郡縣主宜為宗廟適合於前代矣上曰此議雖近古特
不合時宜因論大臣曰姬雖周姓後世亦以為婦人之
美稱蓋不獨為姓也在我而已魯公於榻前忽力爭上
愕然詢其所以魯公謂臣迺姬姓也懼有嫌使小人得
以議爾上笑而不從迺降手詔引熙寧欲釐革雁里本
正章似誤今從別本而有司不克奉承以至今日周稱王姬見於
詩雅姬雖周姓考古立制宜莫如周今帝天下而以主
封臣可改公主為帝姬郡主為宗姬縣主為族姬其稱

大長者可立依舊為大長帝姬仍以美名二字雁里本
從別本易其國號內兩國者以四字於是魯公退而具
書於時政記當是時執政者皆歎息魯公傷弓故慮患
之深也是後因又改郡縣君號為七等郡君者為淑人
碩人令人恭人縣君者室人安人孺人俄又避太室人
之目因又改曰宜人其制今猶存

唐有宏文集賢史館賢本皆圖冊之府本朝草昧
至熙寧始大備迺直左昇龍門建祕書省聚書養賢其
開并三者皆在故號三館祕閣以盛大一時目之為木

鐵圍山叢談卷一

古知不足齋叢書

天也中更天聖火後再立吳本後視舊亦甚偉而祕書

省之西切近大慶殿吳本近故於殿廊闕角門子以相

通遇乘輿出必繇正寢而前則祕書省官自角門子入

而班於大慶殿下別本入而迓車駕起居及還內亦如

之可謂清切矣以是諸學士多得繇角門子至大慶殿

納涼於殿東偏世傳仁祖一日行從大慶殿望見有醉

人臥於殿陛閒者左右亟將呵遣詢之曰石學士也迺

石曼卿仁廟遽止之避從旁過政和五年因建明堂有

旨徙祕書省出於外在宣德門之東亦古東觀類云別

本政和五年云云別起連後祕書省自

政和末云云至游戲翰墨也為一條

祕書省自政和末既徙於東觀之下宣和中始告落成

上因踵故事為幸之御手親持太祖皇帝天翰一軸以

賜三館語羣臣曰世但謂藝祖以神武定天下且弗知

天縱聖學筆札之如是也今付祕閣承以為寶於是大

臣近侍因得瞻拜太祖書札有類顏字多帶晚唐氣味

時時作數行經子語又聞有小詩三四章皆雄偉豪傑

動人耳目別本動上宛見萬乘氣度往往跋云鐵衣士

書似仄微時游戲翰墨也時因又賜閣下以小李將軍

唐明皇幸蜀圖一橫軸吾立侍在班底階之胸中竊謂

御府名丹青若顧陸曹展而下不翅數十百今忽出此

何不祥耶古人之於朝覲會同得觀其容儀而知其休

咎則是舉也厥有兆矣邈在炎陬而北望黃雲書此疾

首

天下曹務罔不張設條如祕書省號三館祕閣實育才

也獨不以吏事責故許置基局然大內前後殿諸班衛

士宿直寓舍迺亦得之蓋祕書省本優賢俊宿衛士則

慮其終日端閒俾不生他意此咸出祖宗之深旨

祖宗時朝班燕會多襲用唐制樞密使迺宦官為之也

別本官並作者其位敘甚卑故遇大燕則親王一人伴食於客

省又燕設則親王宗室率不坐以用倡故也國朝樞密

使乃儒士為之實股肱大臣至神廟時謂用倡則君臣

亦不合禮始改為女童隊小兒隊於是樞密使親王宗

室皆得列坐而與燕會矣

閣門官者有東上西上閣門使號橫行班後改左右武

大夫然任上閣之職者則自稱知東上閣門知西上閣

門事又舊有通事舍人主贊唱別本後改宣贊舍人

而閣門宣赦書白麻舊制則皆為吟哦之聲政和開詔

除去但直道勿吟焉至今遵用之

漢魏以來警夜之制不過五鼓蓋冬夏自酉戌至寅卯

斗杓之建盈縮終不過五辰故言甲夜至戌夜或言五

更而已然日入之後未至甲夜則又謂之昏刻至五更

已滿將曉之時則又有謂之至夜漏不盡刻國朝文德

殿鐘鼓院於夜漏不盡刻既天未曉則但搥鼓六通而

無更點也故不知者乃謂禁中有六更吾頃張本頃下

政和戊戌未得罪時曾侍伺於宣和殿別本深嚴之

禁宵備聞之

上元張燈天下止三日別本都邑舊亦然後都邑獨

五夜相傳謂吳越錢王來朝進錢若干買此兩夜因為

故事非也蓋乾德間蜀孟氏初降正當五年之春正月

太祖以年豐時平使士民縱樂詔開闢增兩夜自是始

別本自是下開寶末吳越國王始來朝

國朝上元節燒燈盛於前代為綵山峻極而對峙於端

門綵山故隸開封府儀曹及儀鸞司其主之崇寧後有

殿中省因又移隸殿中與天府同治焉大觀元年宋喬

年尹開封迺於綵山中開高揭大榜金字書曰大觀與

民同樂萬壽綵山自是為故事隨年號而揭之蓋自宋

尹始

國朝之制立后建儲命相於是天子親御內東門小殿

召見翰林學士面諭旨意乃鎖院草制付外施行其他

除拜但廟堂僉議進呈事得允然後中書入熟第吳本

使御藥院內侍一員持中書熟狀內降封出宣押當

直學士院鎖院竟乃以內降付之俾草制而已故相位

有闕則中外側耳聳聽一報供張小殿子必知天子御

內殿者乃命相矣太上自即位以來尤深考慎雖九重

至密別本重亦不得預知獨自語學士以姓名而命之

也及晚歲雖倦萬幾然命相每猶自擇日別本每字

在宣和殿親札其姓名於小幅紙緘封垂於玉柱斧子

上俾小瑞持之導駕於前自內中出至小殿子見學士

始啓封焉以姓名垂玉柱斧子政與唐人金甌覆之何

異

掖庭宮嬪吳本掖庭上歲給帛多色綵爾遇支賜俸稍

絹應生白者多即一束十端必開有一端為紅生絹蓋

忌其純白故也此亦國朝太平一故事

國朝燕集賜臣僚花有三品生辰大燕遇大遼人使在

庭則內用絹帛別本花蓋示之以禮儉且祖宗舊程

也春秋二燕則用羅帛花為甚美麗至凡大禮後恭謝

上元節游春或幸金明池瓊花從臣皆扈蹕而隨車駕

有小燕謂之對御凡對御則用滴粉縷金花極其珍麗

矣別本又賜臣寮燕花率從班品高下莫不多寡有

數至滴粉縷金花為最則倍於常所頒此盛朝之故事

云

政和初上始躬攬權綱不欲付諸大臣因述藝祖故事御馬親巡大內諸司務在奉宸庫古親誕事中句似有脫誤別本親巡未詳又大內後別本大拱宸門之左對後苑東門有一庫無名號但謂之苑東門庫乃貯毒藥之所也外官一員共監之皆二廣川蜀每三歲一貢藥有七等野葛胡蔓皆與鳩迺在第三其上者鼻嗅之立死於是親筆為詔謂取會到本庫稱自建隆以來不曾有支遣此皆前代殺不庭之臣藉使臣果有不赦之罪當明正典刑豈宜用此可罷其貢廢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

於遠郊仍表識之母令牛畜犯焉烏乎上聖至仁大哉堯舜之用心也

國朝肆青故事三省樞筦諸房吏別本筦竝作密分陳其應行事計諸官長竄以為當則幸輔於是共議於都堂而可否之事目已定始將上進御乃入熟降付翰林學士院命詞而宣付於外焉其約束之辭大致悉吏文也獨大觀戊子元日受八寶大赦如罷重法分宗室陞班行省刑名別本省竝作宥寬黨錮凡數十事以事體既重方賴朝廷彰明其制不如吏文時多山魯公之手故獨為國朝之盛舉吳本舉作事

唐制北門學士在內朝樞密使班雁里本朝下有廷字似衍遇天子壽節學士待制自從樞密院先啓建道場罷散花宴別本罷散上並有及壽節日則宰臣預命直省官具帖子請錫字似衍及壽節日則宰臣預命直省官具帖子請學士待制赴尚書省錫宴齋筵故中外文武百寮罔有不隸尚書省班屬御史臺者獨學士待制不隸外省班自屬閣門號稱內朝官雁里本朝作翰似誤今從吳本又曰西班牙官雁里本西作兩似則儒者清貴其為世之榮如此始熙陵時親御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以賜承旨蘇易簡及泰陵

鐵圍山叢談卷一

至知不足齋叢書

時別本時魯公亦為承旨以其下一字犯厚陵御諱因奏請第玉堂二字勝於翰苑之正廳別本廳且為儒林之榮制曰可於是錫上牌燕近臣館閣畢集天子寵賚非常有踰故事為一時之光華云

魯公為北門承旨時翰苑偶獨員當元符末命召入內東門草哲廟遺制既未發喪事在祕密獨學士與宰執而已於是知樞密使會布捧研以度魯公左丞叔父文正公為磨墨宰臣章淳手自供筆而授公焉魯公後每曰始覺儒臣之貴也

祕書省歲曝書則有會號曰曝書會侍從皆集以爵為位敘吳本無元豐中魯公為中書舍人叔父文正公為給事中時青瑣班在紫微上別本竝無在字文正公謂館閣曝書會非朝廷燕設也願以兄弟為次遂坐魯公下是後成故事世以為榮

國朝儀制天子御前殿則羣臣皆立奏事雖丞相亦然後殿曰延和曰暹英二小殿迺有賜坐儀既坐則宣茶又賜湯此客禮也延和之賜坐而茶湯者遇拜相正衙會百官宣制才罷則其人親抱白麻見天子於延和告免禮畢召丞相升殿是也暹英之賜坐而茶湯者講筵官春秋入侍見天子坐而賜茶迺讀讀而後講講罷又賚賜湯是也他皆不可得矣

鐵圍山叢談卷一

至知不足齋叢書

之天下免夫者謂燕山之役天下應出夫調今但令出免夫錢而已御筆一行魯公為之垂涕一日為上言曰今大臣非所以事陛下也陛下聖仁惠養元元澤及四海矧前日之政但取地寶吳本地走商賈未嘗及農畝吳本畝今大臣於窮百姓口中斂飯稅以取州錢雁里本州今從別本地弗取吳本地作他上心亦悔無心字令改作聖旨行下然無益矣吳本益自是作俑故動數田畝因習以為常不但祖宗朝蓋崇觀政和之所無者是時天下免夫所入凡六千二百餘萬緡朝廷椿以備

緩急至宣和七年春已用之止餘六百萬緡爾外二千二百餘萬緡有司奏不知下落此黼密以奉宴私者蓋自啓北征則省中初立一房號經撫房及告功吳本云急黼密奏請凡經撫房文籍盡取焚之故不得而稽攷也

國朝之制沿襲五季始時武臣皆不喪其父母至仁廟迺詔崇班以上持喪供奉官以下不持喪政和初方講太平故事且亦順人情乃詔供奉官以下願持喪者聽當是時雅憫衆心小使臣往往喪其父母者多矣不一十年世變風移今罔睹不願持喪者

鐵圍山叢談卷第一

鐵圍山叢談卷第二

百衲居士 蔡條

冠禮肇於古國初草昧未能行因循至政和講之焉是時淵聖皇帝猶未入儲官也初以皇長子而行冠於是天子御文德殿百僚在位命官行三加禮畢當命字別本也先是諸王冠止於官中行世俗之禮謂之上頭而已

絲是而後天子諸子咸冠於外庭蓋自淵聖始樂曲凡有謂之均謂之韻均也者宮徵商羽角合變徵

鐵圍山叢談卷一

一知不足齋叢書

為之此七均也吳本無此字張本云謂之七均也變徵或云始始於周

別本並如戰國時燕太子丹遺慶軻於易水之上作變

徵之音是周已有之矣韻也者凡調各有韻猶詩律有

平仄之屬此韻也律呂陰陽旋相為官則凡八十有四

是為八十四調然自魏晉後至隋唐已失徵角二調之

均韻矣孟軻氏亦言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

招是也疑春秋時徵角已亡使不亡何特言報作之哉

別本並唐開元時有若望瀛法曲者傳於今實黃鍾之

宮夫黃鍾之宮調是為黃鍾宮之均韻可爾奏之乃云

用中呂雁里本云視黃鍾則為徵既無徵調之正乃獨

於黃鍾宮調開用中呂管方得見徵音之意而已及政

和閒作燕樂求徵角調二均韻亦不可得有獨以黃鍾

宮調均韻中為曲而但以林鍾律卒之是黃鍾視林鍾

為徵雖號徵調然自是黃鍾宮之均韻非猶有黃鍾以

林鍾為徵之均韻也雁里本猶此猶多方以求之稍近

于理自餘凡謂之徵角調是又在二者外甚謬悠矣然

二調之均韻幾千載竟不能得徵角其終云句似有古

之樂備八音八音謂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土則陶也後

鐵圍山叢談卷一

一知不足齋叢書

鐵圍山叢談卷一

世率不能全其克諸至政和詔加討論焉乃作徵招角

招而補八音所闕者曰石曰陶曰匏三焉匏則加匏而

為笙陶乃埴也遂埴笳皆入用而石則以玉或石為響

配故鐵方響普奏之亦甚韶美謂之燕樂部八音蓋自

政和始案此條判制作慶朝與他卷判公作舒公一

玉輅始作自唐高宗高宗武后明皇及聖朝真宗皇

帝凡三至岱宗一至崧高然行道搖頓仁廟晚患之詔

叔為一路及告成因幸開寶寺垂簾於寺門命有司按

行於通衢親視之焉新輅既先次引舊輅而舊輅輒有

聲如牛鳴不宜前眾力挽之堅不動而止仁廟未幾登

遐終不克御前新輅也別本終其後神祖苦風眩每郊

祀益惡舊輅之不安又詔別叔之乃更攷古制加以嚴

飭甚美新輅既就天子未及御元豐八年之元日適大

朝會有司宿供張設輿輅儀物於大慶殿下新輅在焉

運明撤去幟屋壞遂毀玉輅為之碎因殺傷儀司士

數十人未幾神祖復登遐是後有司乃不敢易但進舊

輅以奉至尊靖康中議者將持玉輅以遺金人然地遠

不得開厥詳舊輅之能神否也獨書其所聞者

鐵圍山叢談卷一

一知不足齋叢書

玉輅者適商人之大輅古所謂黃屋左纛是也色本尚

黃蓋自隋暨唐為青疑以謂玉色為青者此因循

繆爾政和閒禮制局議改尚黃而上曰朕乘此輅郊而

天真為之見時青色也不可易以黃適仍舊貫有司遂

不敢更而玉輅尚青至今論也

國朝故事天子誕節則宰臣率文武百僚班紫宸殿下

拜舞稱慶宰相獨登殿捧觴上天子萬壽禮畢賜百官

茶湯罷於是天子還內則宰臣夫人在內亦率執政夫

人以班福堂殿下拜而稱賀宰臣夫人獨登殿捧觴上

鐵圍山叢談卷一

一知不足齋叢書

鐵圍山叢談卷一

天子萬壽仍以紅羅綃金鬚帕繫天子臂退復再拜遂
燕坐於殿廊之左此儒臣之至榮

國朝垂拱殿常朝班有定制故庭下皆著石位吳本云
故庭中皆著石位日日引班別本並作
引班則各有行級首
尾而趨就石位吳本無石字
張本石作其既謁罷必直身立俟本班
之班首先行因以次進退而去謂之卷班常朝官者皆
將相近臣與執事者而已故儀矩便習脫在外侍從嘗
為守帥因事過闕還朝若帶學士待制職名則便當入
綴本班然帥守在外帥守別本
並作帥臣以尊大自慣乍入行綴

又況清禁嚴肅率多周章失次故在內從臣其指目之
每曰此下土官人又來也

大觀初魯公進師臣及後又第邊功賞無官可遷時當
寧意嚮有魚水之懽遂以玉帶錫之其錫乃排方玉帶
也排方玉帶近乘輿所御於是魯公惶懼力辭不能得
因誦韓退之詩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謂唐人有此
遂奏請改制為方圍帶而佩金魚焉不惟不敢近乘輿
且諸親王佩玉魚亦有閒別本並
作例上始可之絲是悉為
故事諸王佩玉魚乃裕陵朝所創裕陵別本
並作裕陵

政和閒魯公以師臣為建明堂使既考成因進呈面奏
曰臣已位極人臣矣矧罔功詎宜賞也第羣下之勞日
覲吳本云云
有觀不可用臣故絕其望願降旨除臣外竝
次第推恩上曰明堂古盛典繇祖宗來暨神考究論弗
及成今賴卿力俾朕獲繼先志況為之使而澤不泮豈
朝廷所以待元老者哉卿其母辭而魯公懇請不已上
不得已於公吳本無於
公二字始可之張本始
作姑乃自召公輔其
議所以賞魯公者吳本賞
作待即加陳魯兩國公苦辭且謂
若祖宗以來有是故事臣亦拜受受字據張
本增入今既叙作

荷受之即他日賞臣將何以為禮第獨有王爵爾此決
不可是聖恩之隆異適所以禍臣且臣行年七十願留
以為贈也上察公之誠嘉嘆不已曰卿既如此容朕做
禮數盡於是三辭恩數批荅迺親筆褒諭天語甚美而
始俞焉兩國既許罷封上因賜魯公以三接青羅繖塗
金從物塗金鞍異錦鞞馬前圍子二百人大略皆親王
禮儀吳本略
作約獨無行扇爾魯公乃拜賜圍子者凡朝請
使但止於皇城門外蓋懼小人之疑謗時多公之得體
也至於兩國之封魯公謂所以榮先則不敢辭於是三
代暨小君皆蒙兩國之贈今遂為故事

崇政殿說書祖宗時有之崇寧中初除二人皆以隱逸
起蔡實者以嫡子能讓其官與庶兄而不用其學行
脩飭召呂瑾者亦以高節文學有盛名隱居弗仕數召
不起始起仍遂其性迺詔以方士服隨班朝謁入侍經
筵焉亦熙朝之盛舉也

大觀政和之閒天下大治四夷嚮風廣州泉南請建番
學張本云廣南
請建番學高麗亦遣士就上庠及其課養有成於
是天子召而廷試焉上因策之以洪範之義用武王訪
箕子故事高麗蓋箕子國也一時稽古之盛蹈越漢唐
矣昔我先人魯公遭逢聖主立政建事以致康泰每區
區其閒有毛滂澤民者有時名上一詞張本云
上詞甚偉麗
而驟得進用大觀中有趙企企道者以長短句顯如曰
滿懷離恨付與落花啼鳥人多稱道之遂用為顯官俾
以應制會南丹納土企道之詞曰聞道南丹風土美流
出澗澗五溪水威儀盡識漢君臣衣冠已變 番子凱
歌還憶聲載路一曲春風裏不日萬年鴈雁里本不日
作又日今從
別猶人北面朝天子而魯公深嘉之然趙雅不樂以詞

曲進公後不取焉句不解或
是公復不取政和初有江
漢朝宗者亦有聲獻魯公詞曰昇平無際慶八載相業
君臣魚水鎮撫風稜調變精神合是聖朝房魏鳳山政
好還被畫轂朱輪催起接錦轡映玉帶金魚都人爭指
丹陛常注意追念裕陵元佐今無幾繡裘香濃鼎槐風
細榮耀滿門朱紫四方具瞻師表盡道一藝足矣運化
筆又管領年年烘春桃李時兩學盛誼播諸海內魯公
喜為將上進呈張本無
上字命之以官為大晟府製撰使遇
祥瑞時時作為歌曲焉又有吳次膺者先在韓師朴丞
相中秋坐上作聽琵琶詞為世所重又有一曲曰深院
鎖春風悄無人桃李自笑亦歌之遂入大晟亦為製撰
時燕樂初成入音告備因作徵招角招有曲名黃河清
壽香明二者音調極韶美次膺作一詞曰晴景初升風
細細雲疎天淡如洗檻外鳳凰雙闕匆匆佳氣朝罷香
烟滿裏近臣報天顏有喜夜來連得封章奏大河徹底
清泚君王壽與天齊馨香動上穹頻降嘉瑞大晟奏功
六樂初調角徵合殿春風乍轉萬花覆千官盡醉內家
別較重開宴未央宮裏時天下無間遐邇小大雖偉男
鬚女皆爭氣唱之是時海宇晏清四夷嚮風屈膝請命
天氣亦氤氳異常朝野無事日惟講禮樂慶祥瑞可謂
昇平極盛之際其後上心弗戒羣瑞用事自建儲後君
臣多閒伯氏因背馳而大生異吾遂得罪幾死於是魯
公束手有明哲之歎矣蓋自七十歲至八十徒旦夜流
涕不已相繼開邊小人為政以致顛覆惜哉可為痛心
吾猶記歌次膺之詞時政太平追歎為好時節也故書
其始末以示後世案蔡攸嘗白徽宗請殺條不許僅
削其官此云得罪幾死即此時也
大科始進文字有合則召試祕書省出六論題於九經

鐵圍山叢談卷二
六知不足齋叢書

鐵圍山叢談卷二
六知不足齋叢書

鐵圍山叢談卷二
六知不足齋叢書

鐵圍山叢談卷二
六知不足齋叢書

鐵圍山叢談卷二
六知不足齋叢書

諸子百家十七史及其傳釋中為目而六論者以五通

為過焉以是學士大夫自非性天明洽筆陣豪異則不

能為之也頃聞夏英公就試過適天大風吹試卷去不

得所在因令重作亦得過是乃造物者故顯其記識華

邁之敏妙爾蓋六論猶足世獨以不記出處為苦昔東

坡公同其季子由入省草試而坡不得一方對案長歎

且目子由由解意把筆管一卓而以口吹之坡遂痛

乃管子注也又二公將就御試其白厥父明允慮一有

黜落奈何明允曰我能使汝皆得之一和題一罵題可

也繇是二人果皆中噫久不獲見先達如此人物也

國朝科制恩榜號特奏名本錄潦倒於場屋以一命之

服而收天下士心爾亦時得遺才但患此曹子日暮途

遠而罕砥礪者又凡在中末之敘得一文學助教之目

而已或應出仕蓋止許一任異時有援例力訴諸魯公

句更一任魯公笑而謂之曰汝一任矣似有脫文世至今遂

以為口實也

國家初沿革五季張本革故綱紐未大備而人患因循

至熙寧制度始張於是凡百以法令從事矣元豐時又

置一司敕令所蓋欲凡一司局務咸稱一司局務之條

式也別本威稱吾嘗白魯公切謂為治恐勿在是然自

熙豐迄今大抵八九十年而一司敕令終未成

政和甲午有告人殺其父天府獄具矣祐陵與魯公深

恥之不欲世第命於獄賜蓋焉當是時號治平萬國和

洽君相日憂勤以政化為念如此及後七八歲忽有老

父來府言我出外久聞有人妄訴我子之殺其父者今

入醉鄉矣遂屢得不治信乎獄訟之不可不慎者故著

之

古號百子帳者北之穹廬也今俗謂之氈帳吳本氈神

廟時慨然有志於四方思欲平二國乃詔新作百子帳

將頒諸輔臣未就而秦陵繼之又弗及賜至太上崇寧

閒工人告落成於是魯公泊執政官始皆拜其制度之

華盛焉張本云始皆拜賜其制為本朝之一故事矣

汾晉之俗悍而恃當五代國初時號難攻取昔太祖皇

帝親征道過紫巖寺乃焚香自誓不殺一人晉人聞之

於是堅拒不降太祖亦不敢戮一人久之以盛夏諸軍

多患疾遂班師後人或罪誓言之露機且不瘳太祖所

以降下太原矣又汾晉所恃而為吾患者北援也當是

時驟得繼筠之捷因逐北班師之際遂盡徙忻代之民

於內地六百里一無人烟蓋使北大軍來則無餉單師

至必敗是太祖又已得太原烏在舉挺與刃而後言擊

滅之哉其後太宗繼伐因一舉圍破而天下始大一統

矣

開寶初車駕親征偽漢引汾水灌太原城時屬盛夏藝

祖露臂跣足亦不裹頭手持刀坐黃蓋下督兵吏運

土築堤以堰汾河城上望見矢石雨空別本石不避也

水浸城者餘數版而已又命水軍乘舟且焚其譙門幾

陷會班師焉其後北人有使於偽漢者見水退而城始

大圯笑曰南朝知壅水灌城之利且不知灌而決之則

無大原矣人多其言別本多下

真廟時澶淵之役與敵講解後命輔弼各具上其備禦

策應保塞安肅擣虛而深入若犯中山則河開策應保

塞安肅亦擣虛而深入若犯真定中山策應河開保塞

安肅悉擣其虛分道而深入真定大軍勿輕動敵果送

死南來直犯大名則河開中山皆擣其虛而真定大軍

始徐躡其後大名挫其銳然後真定大軍悉力要擊之

此真廟之親為圖者甚悉又神廟朝益脩武備邊防雖

糗精畢具歲必命中使就三帥監出乾精新舊以相易

且曝之焉顧他器仗又可知矣嗚呼累朝規模宏遠皆

若是也又後金人寒盟所謂大臣者皆阿諛後進而握

兵柄主國論議者又多官人略不知前朝區處用心貽

厥之謀但茫然失措束手待斃遂終誤國家大計可傷

也

西羌明氏久盜有古涼州地號青唐傳子董氈死其子

弱羣下爭強遂大患邊一日人多零丁一日青宜結鬼

章案東都事略呂公著而人多零丁最黠鬼章其亞也

元豐末神廟詔諸將人多零丁假擾王土既擅其國則

彼用兵之際若旌旗之屬豈無獨異其狀者宜募猛士

如能殺之或生捕得若有官生白衣別本生並拜觀察

使不半載有裨將彭孫者果臨陣躍入斬人多零丁以

其首獻詔拜彭孫觀察使於是鬼章之勢孤未幾亦生

得之馬河州神廟生擒屬元祐初也遂以其事奏告裕

陵焉擒鬼章之功蓋多得一時名臣文士歌詠因大流

播然世獨不知斬人多零丁此青唐所以凶也

季丞相士美在北門與吾同班綴嘗言將聘大遼赴其

花燕時戎主坐御牀上後有烏熊皮蒙一物頗高大久

日晏時熱與本作大其乃見數番小兒在其中李為吾
時熱俱疑誤今從版本
言而每晒之吾即答曰此乃鮮卑之舊俗如高歡立孝
武皇別本並以黑氍毹七人以拜其上而歡居其一殆
亦是類乎別本並固然未識也

太上在政和初元時遣童貫以節度使副尚書鄭居中
使遼人魯公時責居在錢塘聞而密止上則無及當是
時上密報魯公則已有規國之意矣北伐蓋自是而始
俄其國亂有董龍見者乘亂舉兵擊斬牛欄寨之神將
且函其首來於是天意盛欲與師賴魯公力請而格時

鐵圍山叢談卷二

吉知不足齋叢書

政和已六年矣得浮沈速宣和初事益迫魯公語世為
伯氏得而怨諸上遂罷魯公相乃大鳩兵又將命元帥
內外為大懼師垂起而狂寇方臘者作連陷二浙數郡
適得傾兵旅履克殄平上心亦深悔此舉因而罷海上
結約會童貫平方寇既歸與王丞相黼生隙黼大懼既
患失遂媚貫奮當北伐事張本當宣和四年夏不謀於
眾兵乃遽起魯公時已退休亟請對具為上言曰止不
可未幾伯氏亦有宣撫命於是魯公垂涕頓首上前曰
臣不任北伐寧自甘閒退今臣子行誠無以曉天下願

陛下保全老臣上不聽則曰臣請則以效括母及語伯
氏張本云臣請效括吾將哭師也及後燕山告功魯公
以表賀上其末云臣慮終而不慮始知守而不知通有
視初心徒欣盛烈上覽表時喜見顏色曰太師能自直
守如此因以被核酒醴頌賽甚寵俾公慶伯氏之歸也
及後北方寒盟上為大懼官者梁師成自抱前後結約
文牘於上前上顧師成曰北事之起他人皆誤我獨太
師首尾道不至今至此其須問他否師成追上耳密奏
久之上遂默然而止嗚呼使羣小人不阿罔則宗國豈

鐵圍山叢談卷二

吉知不足齋叢書

至是故世但知魯公之不主北伐人或傳公之詩有百
年信誓之句且未得其始末故書其略他盡見吾頃著
北征紀實二卷案北征紀實具載徐
宣和歲壬寅北伐事與夏五月出師是日白虹貫日童
貫行而牙旗折五月五月二伯氏繼之兵引去纔次夕
所謂宣撫使招旗別本無為執旗者懷而逃去皆不
獲又二帥既在雄州地大震已天關地軸出見於廳事
上龜大如錢蛇猶朱漆相逐而行二帥再拜納諸大銀
奩而置城北樓真武祠中翌日視之天關地軸俱凶矣

別本此識者咸知其不祥

靖康末敵騎再犯闕下粘罕一軍始至河陽河陽守臣
遁去而河陽潰中原人多凶命者皆直大河而南走大
河皆可涉也敵逐北而追之別本逐北皆若導之而過
河焉吾得於避敵之親嘗者大河自古未始可涉獨後
魏介朱兆自富平津亦涉渡而襲淮大抵患在計臣之
左謀張本左而俾小人因得歸之於數歸於時數寧不
痛哉

鐵圍山叢談卷二

吉知不足齋叢書

南俗尚鬼吳本南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
林之南道旁偶一大廟人謂其廟甚神靈武襄遽為駐
節而禱之焉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
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或諫止一
儂不如意吳本云左右或諫止之張本恐沮師武襄不
聽萬眾方望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面矣案羅里
今從張本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
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
籠覆手自封焉曰苟凱歸吳本苟當償謝神始贖取錢
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邑管及師還如言贖取錢本

如言與羣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吳本字詔

封廟曰靈順吾道過時甚異又得是事於其父老云
熙寧十年交趾無故犯鄙案東都事略事在熙寧八年
禁交趾與州縣遂并陷欽廉邕三郡多殺人民系虜其
子女朝廷為赫怒出大師行討之時將遣內侍李憲行
王舒公介甫力爭其不可乃止而介甫亦罷矣於是吳
丞相充王岐公珪皆以次當國命帥郭宣徽達而副以
文臣趙禹征焉合西北銳旅暨江淮將士多至十餘萬
輜重轉輸不在數也數字擲張及入蠻境先鋒將苗履

鐵圍山叢談卷二

吉知不足齋叢書

燕達案東都事徑度富良江一擊散走其賊衆擒偽太
子佛牙將進破其國矣達聞而怒亟追還之欲斬二驍
將於蕭下賴禹救免因屯師於蠻地不戰者六十餘日
大為交人慢侮達第遜辭僅取其要領且納賂得還報
中原人不習水土加時熱疫大起於是十萬大帥瘴厲
腹疾死者八九既上聞神廟大不樂命窮治厥絲久之
乃得吳丞相與達書劄曰安南事宜以經久省便為佳
張本經 蓋達承望丞相風指因致坐斃事未竟會吳丞
相以疾薨於位得不治其後幾三十年當大觀之初吳

丞相之二孫曰儲曰伴者以同妖人張懷素有異謀皆

賜死一時識者咸謂安南之役天之所報云嗚呼執事
之人主國家謀議者可不慎哉可不戒哉
章丞相惇性豪邁頗傲物在相位數以道服接賓客自
八座而下多不平之然獨見魯公則否則不爾而魯公
時在翰林為承旨別本並亦自負章之不能以氣凌公
也一日詣丞相府故事宰執出政事堂歸第有賓吏白
侍從官在客次而大臣者既捨轡即不還家徑從斷事
所而下以延客及是章丞相反不指客行入舍視其公

授資州一旦之任執手言別曰願公自愛天下將亂矣

獨蜀中良後甚足終我之殘齡焉未幾金人果塞盟有

詔內禪靖康初兵民殺內侍其後兩宮北狩僭偽出天

下亂吳本無僭偽出三字於是新天子中興江左四川獨

帖秦當中興雖陽時許翰松老者適拜副樞而吾貶萬

里外間之謂翰必能薦召中美為中興用矣吾嘗有所

聞嘗似宜作當吳本云吾嘗聞九誤中興之八載有劉公實學子羽來

自川陝佐宣撫使得罪吾與同處博白始能道中美既

能資州厥後死矣亟問其子弟劉公曰無見其書亦不

傳焉今世略得其緒餘者獨襄陵許翰松老次其履則

吾也惜哉

崇寧開九重一夕有偷兒入內中繇寢殿北過後殿而

西南別本無而字歷諸嬪御閣又南直崇恩太后宮而出殆

曉覺之有司因測時魯公富國曰可捕治搭材士儀鸞

司有逃逸者乎有司曰是夕儀鸞司獨單和者逃魯公

亟捕單和來凡三日得於雍丘自肩至踵皆金器也鞠

得其繇蓋和善飛梯為儀鸞司第一手常經入禁闥供

奉願知曲折是夕用繩繫橫木號軟梯案此條疑未完

此同涉國強氏本有而又二字亦後人所增也

鐵圍山叢談卷第二

鐵圍山叢談卷第三

百衲居士 蔡條

孟珙有古學而精於易魯公重之用為學官嘗謂公言

本朝火德應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官名一變

世事以厭當之不然期將近不可忽魯公聞而不樂屢

止俾勿狂吳本云大觀三年夏五月天子視朔於文德

殿百寮班欲退珙於羣班中出一軸所畫卦象赤白解

釋如平時言以笏張圖內唐突以獻上亦不樂編管遠

方而珙死明年夏彗星出改元政和時事稍稍更易當

是時人疑為珙之言頗驗其後十七年金人始塞盟十

八年乃有中興事

太上皇帝端邸時多徵兆心獨自負一日呼直省官者

謂之曰汝於大相國寺遲其開寺時持我命八字往即

詣卦肆徧問以吉凶來第言汝命勿謂我也直省官如

言至歷就諸肆問禍福大抵常談盡不合未見一人窮

悴藍縷坐諸肆後試訪曰浙人陳彥也直省官笑之驅

勉又出年命以示彥彥曰必非汝命此天子命也直省

官大駭狼狽走歸不敢泄翌日還白端王王默然因又

戒訪句誤別本竝汝遲開寺宜再一往見第言我命不

必更隱於是直省官乃復見彥具為彥言彥復咨嗟久

之即藉語願直省官曰汝歸可白王王天子命也願自

愛驗年太上皇帝即位彥亦遭過後官至節度使

陰陽家流窮五行術數不得為凶至一切聽之反棄夫

人事斯失矣是以古之人行道而委命不敢用億中以

為信也先魯公生慶歷之丁亥月當壬寅日當壬辰時

為辛亥在昔幼時言命者或不多取之能道位極人臣

則不過三數及逢時遇主君臣相魚水而後操術者人

人爭談格局之高推富貴之繇徒足發賢者之一笑耳
 大觀初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鄭氏者貨粉
 於市家頗贖給俗號鄭粉家偶以正月五日亥時生一
 子焉歲月日時適與魯公合於是其家大喜極意撫愛
 謂且必貴時人亦為之傾簪長則恣聽其所欲為鬪雞
 走犬一切不禁也始年十七八別本始無七字當春末攜妓多
 從浮浪人躍大馬遊金明自苑中歸上下悉大醉矣馬
 忽駭入波水中吳本波作大浸而死

蜀人謝石宜和歲壬寅到釐下以術得名善相字使人
 書一字即知人之用意以卜吉凶其應如響遂得榮顯
 時宜和七年亟求歸臨別語吾曰石受恩者至今以武
 弁獲美官猶衣錦念無以報公德惟有相字之術誠無
 人獨可以傳公公其受之時吾得罪偃蹇自揣決不能
 慎口誨果更資以吉凶他術吳本無字是益取禍故謝
 之不肖聽石石又語吾曰別本並作不肖自是天下其
 亂矣獨蜀猶尚在二十年外則不知也是時語公期蜀
 中相見吾更默不敢言未幾流貶俄中原傾覆吳本俄
 後二十有一年吾在鐵城因故人有帥成都者得寓書

鐵圍山叢談卷三

三知不足齋叢書

遂與石通寒温則二十年外期相見者如是乎然巧發
 奇中殊有權故特疏其二三事於後始石居市邸人有
 失金帶者書一庚字以問石石曰汝有所失乎必金帶
 也然我知其人三日內始出別本始並作便果如期出魯公知
 而召之焉書一公字石曰公師位極人臣福壽若此不
 必問所問吉凶別本並作必非問吉凶但表某微術者公師當少
 年時嘗更名爾魯公笑而領之吾最晚生蓋不知此然
 雖伯氏樞府為長且亦不知也太上皇聞而密傳之嘗
 為書一朝字命示之吳本云太上皇聞而密傳之嘗石曰此非

人臣也我見其人則言事詢何自知石曰大家天寧節
 以十月十日生此朝字十月十日也豈非至尊乎上喜
 乃召見石有問輒中且令中官索東官書一字來乃以
 太字進又問石石曰此天子也左右為大懼上詢謂何
 石曰太字點微橫此必太子也他日移置諸上豈非天
 字耶上以金帶賜之後聞石貶官在成都時國步艱難
 詔天下科舉分路類試而四川士子萃於錦官石曰我
 能知蜀中魁也且亦知試題於是儒生之好事者眾釀
 金錢若干俾石書所試題又書上七人科第名氏共緘

鐵圍山叢談卷三

四知不足齋叢書

識之及榜出取所書開視無一不驗大凡石能道人胸
 腹閒意所求望與人決禍福吉凶加勸戒以道理縱橫
 罔測今歲益久矣不知其存亡
 元豐末叔父文正知貢舉時以開寶寺為試場方考一
 夕寺火大發魯公以待制為天府尹夜率有司趨拯焉
 寺屋皆雄壯別本皆並作既而人力有不能施穴寺廡大墻而
 後文正公始得出試官與執事者多焚而死宋文獻通
 試卷官程曼陳方馬希孟焚死吏卒死者十四人於是都人上下唱言燒得狀
 元焦及再命試其殿魁果焦蹈也別本並

鐵圍山叢談卷三

五知不足齋叢書

政和末王安中驟遷中書舍人往謝鄭丞相居中謂曰
 君作紫微舍人首草者何人詞耶安中荅適一番官話
 命爾鄭丞相曰若爾君必入政府居中聞前輩言入紫
 微為舍人首草番官誥詞者號利市必預政柄居中當
 時亦是蓋數已驗君其入二府乎後果然
 昔江南李重光染帛多為天水碧天水碧姓也當是時
 藝祖方受命言天水碧者世謂逼迫之兆未幾王師果
 下建鄴及政和之末復為天水碧時爭慕江南風流
 然吾心獨甚惡之未幾金人寒盟吳本寒豈亦逼迫之

兆乎

政和以後道家者流始盛羽士因援江南故事林靈素
 等多賜號金門羽客道士居士者必錫以塗金銀牌上
 有天篆咸使佩之以為外飾或被異寵又得金牌焉及
 後金人之變羣酋長別本並作州郡酋長皆佩金銀牌為兵號始
 悟前兆何不祥也

洛陽古都素號多怪宜和閒忽有異物如人而黑遇暮
 夜輒出犯人相傳謂掠食人家小兒且喜鬪人也於是
 家家持杖待之雖盛暑不敢啓戶出寢吳本無號曰黑
 漢繇是亦多有偷盜姦詐而為非者踰歲乃止此五行
 志所謂黑骨者是也不數年金國寒盟遂有中土兩都
 皆覆

靖康改元春正月敵騎始犯闕王黼乃得罪取道緜咸
 平縣此句上下有脫文案東都事略云時不欲殺大臣
 而使若賊殘之者及中興之後偽楚張邦昌先黜居長
 沙後以罪賜自盡焉黼死於輔故村東都事略邦昌死
 於平楚門下官舍
 偽楚張邦昌始為中書舍人夢乘太上輦擁儀從出兩

鐵圍山叢談卷三

六知不足齋叢書

山閒居輦上回視見二馬逐其後能記其毛色也後自
 燕山來受偽封冊乃籍乘輿服御回顧二馬則如夢偽
 齊劉豫者為小官時夢至闕里拜仲尼仲尼輒荅其拜
 又嘗夢拜釋氏為之起因獨自負遂果於僭吳本於然
 二者皆不克終也知夢兆矜蠻世或有之至吉凶則絲
 乎人是以君子獨能守其正而獲其休矣此昔人所以
 不貴乎微夢吾得之邦昌之二姪豫之鄉人王寺丞忠
 臣云案續川吳氏涉園張氏兩家鈔本第
 趙安定王普佐藝祖以揖讓得天下平僭亂大一統當

其為相時每朝廷遇一大事定大議纔歸第則亟閉戶自啓一篋取一書而讀之有終日者雖其家人莫測也及翌旦出則是事必決矣用是為常故世議疑有若子房解后黃石公事必得異書焉及後王薨家人始得開其篋而視之別本視則論語二十卷

江南徐鉉歸朝後坐事出陝右柳開時為州刺史開性豪橫稍不禮鉉一日太宗聞開喜生滄人肝且多不法謂尚仍五季亂習怒甚命鄭文寶將漕陝部因以治開罪開得此大懼別本此字下知文寶素師事鉉也遲文

寶垂至始求於鉉焉鉉曰彼昔為鉉門弟子張本鉉字下有也字然時異事背弗能必其心如何敢力辭也於是開再拜曰先生但賜之一言足矣母卹其聽不鉉始諾之張本始作

如頃文寶以其徒持獄具來首不見開即屏從者步趨入巷詣鉉居以觀鉉吳本云以求觀無鉉立於庭下鉉徐出座上文寶拜竟陞自西階通溫清復降拜鉉乃邀文寶上立談道舊者久之且戒文寶以持節之重而鉉

但曰柳開甚相畏爾文寶默然出則其事立散始吾待罪輩下時於士大夫間得此而為懷後又見陝右二三賢者猶能道其事噫將歷二百年矣前輩敦尚風義凜凜如許是宜不泯矣

張端公伯玉仁廟朝人也名重當時號張百杯又曰張百篇言一飲酒百杯一掃詩百篇故也有士人吳本云人頗強記自負飲酒世妙雙乃求朝士之有聲價者藉其書牘與先容一旦持謁張張得函啓緘喜曰君果多聞耶又能敵吾飲乎老矣久無對不意君之肯辱吾也遂命酒共酌三十餘杯士人者雄辨益風生而張略不

為動俄辭以醉張笑之曰果可人然量止此乎老夫當為君獨引矣遂自數十舉始以手指其室中四櫃書曰吾衰病不如昔今所能記憶者獨在是君試自探一卷表別本表來吾為子誦焉士人曰諾即櫃中取視之偶儀禮也以白張張又使士人君宜自舉其首士人如其言張乃琅然誦之如流士人於是始駭服再拜端公真奇人也吳本再拜下有日

遂為西羌敗我師破其堡殺一副將焉朝廷深訝龐擅與而詰責不已別本龐下並有龐既素重溫公之賢別本龐下有公字終略勿自言無略字久之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然龐公益默不一語溫公用是免嗚呼龐公其真宰相上接古人千載之風矣

鄭尚明昂別本昂老先生也魯公甚聽愛坐漏吾狂矣語獲臾竟老死鄉井頃為吾言昔昭陵在位已三十餘載時未有繼嗣而司馬溫公為并州通判乃上書力言之朝廷不罪也又溫成張后當盛寵其叔父堯佐一日除節度宜徽景靈三使而包孝肅公為中司吳本作擊焉其白簡 龐里本闕二字原補若到駭人不忍聞別本駭人下而昭陵容之也是以仁廟賞錄史臣獨載溫公書暨孝肅三章甚備故都邑諺謂人之不正者曰汝司馬家耶目人之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彈矣包彈之語遂布天下人臣立節要使後世著聞若此始近諫諍之風吾志吾老先生語而後每書諸紳也吳本云而後

仁廟至和初暴得疾時皇嗣未建中外大恐及既康復小大交章而仁廟慨然痛大臣於是共白天子以韓魏公厚重可屬大事請召之除樞密使未幾富丞相丁內艱魏公乃進獨當國因力請建立於是制詔以英宗自

聖德光大頃許復辟今書詔在是請付外施行后未及答即顧左右曰撤簾后乃還宮時鄭公方為樞密班繼執政而上吳本為將奏事則見簾已捲天子獨當寧殿上矣既下而怒吳本云魏公曰非敢外富公也懼不合則歸政未有期其後熙寧中魏公薨於鄉郡而鄭公不弔祭識者以為盛德之歎

王舒公介甫被遇神廟方眷仗至深忽一旦為人發其私書者別本並介甫慚於是旬罷累表不待報徑出東水門中使宜押不復還矣神廟大不樂遂復聽其去然重其操節且約再召期當是時既出挈其家且登舟吳本無且而元澤為從者誤破其類面瓦盆因復命市之則亦一瓦盆也其父子無嗜欲自奉質素如此與段文昌金蓮華濯足大異矣吾得之於魯公

王舒公介甫熙寧未復坐政事堂每語叔父文正公曰天不生才且奈何是孰可繼吾執國柄者乎乃舉手作屈指狀數之曰獨兒子也蓋謂元澤因下一指又曰次賢也又下一指即又曰賢兄如何謂魯公則又下一指沈吟者久之始再曰吉甫如何且作一人遂更下一指

鐵圍山叢談卷三 十一知不足齋叢書

鐵圍山叢談卷三 十一知不足齋叢書

鐵圍山叢談卷三 十一知不足齋叢書

則曰無矣當是時元澤未病吉甫則已陳云及魯公久位公台厭機務勞自政和後蓋數悔歎亦患才難網羅者未盡善常曰相門出將門出相案似當云將門出將別本我閱人多矣固敢不力且略無可繼我豈同姑仍其舊別本用至叩方士王者天下事將奈何既莫用為之計別本用老志苦求人物老志因舉二人皆宰相也李森吳本李彌遜公大喜於是亟召用之張本孟又不慰公意是後日掣其肘竟付仗失當俄羣小大用事公志益弗伸而論晉矣此吾備聆公語目其事亦傷哉

魯公號知人每語其人脩短大略多驗大觀初有詣都省投牒訴改官者魯公召上聽事所曰別本始無所字改官匪難別本匪並作非別本非當別有驟進用徑入侍從行綴矣然反覆不常惟畏慎作摸稜態過當卒致身輔相吾笑之而魯公不以爲憾吳本適僞楚也魯公以崇寧五年罷相印歸時國柄獨劉公路遠主之遠爲中書侍郎故也別本並未幾魯公復相而遠被黜時堂中諸吏咸祖於門吳本作遠曰諸君何患遠年未五十太師六十歲人矣俄而遠物故魯公復相每歎

息常訓吾曰吳本每常二字互轉遠白骨已久而我猶享榮祿人之用心宜不當爾可不戒哉案德宗即位建言者以元廷再籍之而頗有開略者御史中丞錢通論黨人疑有姦下兩省議時劉遠爲給事中獨以通言爲非及蔡京罷相遠主國柄於是言者論遠謂其乘間抵讒盡取崇寧以來繼述繼熙美意其法而盡廢之遂罷知亳州見於史冊者如是是遠固賢者也太師六十歲之言容或有之豈惡欲其死亦常人之情耳且奸凶如京幸而早世即爲國家之福遠之言又寧知不出於愛國之忱乎

呂司空公著生重才亦異常人也當元祐平章軍國重事時魯公以待制從外鎮龍張本外召過關吳本云時魯公以呂司空遺魯公謂東府列諸子侍其待制奉召過關

右而謂魯公曰蔡君公著閱人多矣無如蔡君者則以手自撫其座曰君他日必據此座願以子孫託也魯公後每謂吾言惜以黨錮事愧不能力副其意者吾且謂人之不知也及在博白一日呂公之孫切問來因爲道是而切問曰頃魯公居從班時吳本從祭司空公文蓋備之矣於是相與得申其契好噫前輩識鑒類多如此案呂氏兩世相業門閥昌大何至預以子孫託人且重以公著之賢而其子希哲希純希純與時歷官皆有賢聲知子莫若父公著寧不知之而必京之託乎且自章惇爲相公著既削諡貶官矣迨京擅國復指爲黨黨首惡置元祐黨籍利石殿庭若惟恐其罪之不著於天下者受人之託報之國當如是乎欲蓋其父之惡而不恤

魯公字曼道古人張本通作過世所共悉也元符初上已錫輔臣侍從宴故事公裳簪御花早集竟時有旨宣侍臣以新龍舟吳本云宣侍臣以龍舟中空一字衍文吳本玩字似而龍舟既就岸於是侍臣以次登舟校者以意增入耳而龍舟既就岸於是侍臣以次登舟吳本無而龍舟既就岸於至魯公適前而龍舟忽遠開是八字似亦校者節刪去勢大且不可回魯公遂墮於金明池吳本無萬泉誼駭倉卒歷里本倉卒作卒伯張召善泗水者吳本無未及用而魯公自出水吳本無得浮木而憑之矣吳本無

宛若神助既得濟岸入次舍吳本無方一身淋漓將公頽叔之奇嗜公曰元長幸免瀟湘之役魯公顏色不變吳本無猶拍手大笑曰吳本無幾同洛浦之遊一時服公之偉度也公時爲翰林學士承旨將時爲翰林學士云吳本無

魯公拜維垣吳本無親客來賀公略無德色吳本作且笑語猶常時因語客曰某仕宦已久皆悉之矣今位極人臣則亦可人所謂散子選爾人開榮辱願何足算散子選者蓋自公始爲太廟齋耶張本蓋自公始爲登上

第調錢塘縣尉綿歷內外而後至太師也張本無足見公之度

頃客爲吾言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神甚遠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之曰諸君何事擊擊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乎衆爭爲言於是主人者嗟惻久之曰我父乃仁宗朝人也吳本宗自嘉祐末既卜是居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號他則不審原本並作他則不審校今爲幾何年矣客又告以本朝傳敘紀年次第吳本云客爲

主人但領而留數日吳本領下有何知賊退乃出山散去吳本止此無吾聞客言胸次爲豁如者經夕且此山中主人定不知世間有熙豐元祐是非矣嘗謂吾之罪咎深有愧乎士大夫然士大夫者似亦愧我山中主人因作順昌山中主人說

大觀末魯公責官祠歸浙右吾侍公舟行一日過新開湖晴漁艇往還上下魯公命吾呼得一艇來戲售魚可二十釐小大又勿齊問其直曰三十金也張本凡金字後云竟還一錢而去三本同吾使左右如數以金界之作錢則金字似誤今姑仍之

焉去來未幾吳本無忽遙見檣艇甚急飛趁大舟矣吳本無吾與公成愕然謂此必得大魚乎將喜而復來耶頃已及則曰始貨其魚別本其約三十金也今乃多其一別本並用是來歸爾魯公笑而御之再三不可竟還一錢而後去別本並吾時年十四矣白魯公此豈非隱者耶公曰江湖閒人不近市廛者類如此吾每以思之張本無今人被朱紫多道先王法言號士君子又從騶哄坐堂上曰貴人及一觸利害校秋毫則其所守未必能盡附新開湖漁人也故書

劉尚書法家也崇寧間為大司寇吳本作一日來詣

東府見魯公時在便坐與魏先生漢津對因延劉尚

書弛公裳雁里本弛作即燕坐焉吳本云因延劉尚書

劉公立不肖就位吳本責魯公曰司空僕射實百僚之

儀表也奈何與驟卒坐對廢稿不取願退魯公大笑亟

揖漢津曰吳本亟先生可歸矣吳本無自是劉公不敢

與漢津並見吳本敢作有漢津鑄九鼎作大晟上其禮

聽之吳本無漢津當是時侍從之臣猶彊正吳本作而

宰輔之臣能涵容風俗如此乎吳本無此吾親見也

云吾猶鐵圍山叢話卷三

親見也吳本無氣宇軒昂有王陵之

林中書彥振據亦蔡京死黨也

少慙罷政事去不得意寓揚州喪其偶久之忽於几筵

坐上時時見形飲食言語如平生狀仍決責奴婢甚苦

作督吳本決彥振徐察非是乃微伺其蹤則掘地得大穴破

之羅捕六七老狐中一狐尤毒而白且解人語言嚮彥

振求哀曰幸毋見殺必厚報彥振勿顧悉命殺之迄無

他及宣和歲庚子魯公以弗合罷而北征將興吳本無

上積聞撼殺狐并使北二事乃召之守北門將付以北

伐事為備沮罷遂落節鉞而歸使北者始聖旨與違人

聘問往來北使至我則閉門吏必詣都亭驛俾使習其

儀吳本無翌日乃引見懼使鄙不能乎朝故也吳本無

及我使至彼則亦有開門吏來但設儀而已不必習而

見據時使至北而北主已驕縱吳本無則必欲令我

亦習其儀也據不從因力強不可吳本無則必欲令我

亦習其儀也據不從因力強不可吳本無則必欲令我

亦習其儀也據不從因力強不可吳本無則必欲令我

亦習其儀也據不從因力強不可吳本無則必欲令我

亦習其儀也據不從因力強不可吳本無則必欲令我

出即郊野乃視據以虎圈命觀虎而已且謂何如據

目視之曰此特吾南朝之狗爾何足畏吳本無北素

諱狗呼聞之氣阻據竟不屈還

蔣八座猷賢者也嘗為中司有端直聲政和初上齊魯

公以女樂二八別本二八蔣公曰唐李晟馬燧用武夫要

寵私晉魏絳實陪卿吳本無以和戎得金石公今出大儒

本云公當今大儒吳本無蓋自周公此句制禮作樂方致

太平不應下同此輩宜塞其漸願公力辭焉魯公大喜

之然不克用及政和末伯氏既聯姻戚里後大開第開

河路作複道以通宮禁蔣時與吾俱在書局數大盛額

而嘻吾曰約之吳本無奈何公家而吾言不克

用徒以狂矣幾死而已禍亂後痛始定每懷蔣八座語

君子哉吳本無卷終於此條入後為第四卷

范元實溫吾所畏友然不護細行吾以時士議勉之元

實怒曰我不解今時士大夫不使人明目張膽直道而

行率要作匿情詭行似王莽日事沽弔是誰倡此豈世

美事耶吾每首言焉又嘗與吾論時勢及開元天寶之

末流元實曰不然天寶之勢土崩瓦解異乎今日魚爛

也時魯公亦痛悔一日喟然而歎數謂吾曰今復得陳

璫劉器之來意若可救藥乎吾語元實元實大喜語吾

曰公之大人有此心豈獨海內乃公之福第恐難得好

湯使多嚙不下爾元實亦為其寵妾紅鸞所困俄得傷寒不數日

皆下世元實亦為其寵妾紅鸞所困俄得傷寒不數日

俎可傷哉書此俾世知時不乏人

伯父君謨號美鬚鬚吳本無仁宗一日屬清閒之燕偶

願問曰卿甚美長夜覆之於衾下乎將置之於外乎

君謨無以對歸舍暮就寢思聖語以稱置之內外悉不

安遂一夕不能寢蓋無心與有意吳本作相去適有閒

凡事如此

童貫彭形燕頰亦略有鬚瞻視炯炯不類官人項下一

片皮吳本無骨如鐵吳本云其王黼美風姿吳本無極

便辟面如傅粉然鬚髮別本並與目中精色盡金黃張

口能自納其拳大抵皆人妖也吾識黼於未得志時魯

公獨忽之後常有愧色於吾黼始因何丞相執中進後

改事鄭丞相居中然黼首特與援父事官者梁師成蓋

已不能過吳本有

鐵圍山叢話卷三

翟參政公與汝文有文名對人辭語華暢吳本作雖談

笑歷歷皆可聽然不妄吐也吳本無政和開為給事中

每見殿庭宣贊稱不要拜上殿祇候必咄咄曰不要拜

此何等語旁問之君傳為何言乎公異曰宣贊有旨勿

拜吳本無時蔡安世靖陳應賢邦光同在門下外省吳

無外吳本無安世位公異之上而應賢坐其下每相與談論二

人必交關之一日辭屈於是歎曰嗟乎遂厄於陳蔡之

閒

范溫元實議論卓爾過人當宣和初嘗為吾言孫皓曰

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勸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武

帝悔之及陳後主上隋文帝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

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登封書且一種降王吳本無

王就中後主真駑才

外兄徐若谷字應叟賢德君子也常以吾清濁太分是

非大明為戒嘗論古人若阮嗣宗口不臧否人物號為

長者至於對人作青白眼則更甚於臧否吾服其語

鹿谿生黃沈欽人也從學陳學中黃魯直文字固不凡

與吾談經每歎今時為春秋者不探聖人之志吳本無

計數其後張本後上逐傳則論魯三桓鄭七穆窮經則有先字會計書甲子者若千書侵書戰者為幾皆繇漢二劉唐武平一啓其端是猶世愚者皆學佛而誦金剛經纂吾未曉追問之則曰有一十三張本云有恒河沙二十八何以故

國朝實錄諸史凡書事皆備春秋之義隱而顯若至貴者以不善終則多曰無疾而崩崩似當作薨三本並同姑仍之大臣親王則曰暴卒或云暴疾卒無疾者屬用及張本並作如李穀是也暴疾卒如魏王德昭是也大凡前書不若後

書前書猶庶幾至後書生紛競更易吳本生則益闕疎難取信矣吳本無闕疎二字

江漢字朝宗有宋史學情乎恨以長短句辱其名也嘗與吾論史家流學當取古人用意處便見調度太史公曰投機之會開不容抄忽班孟堅曰投機之會開不容髮至宋景文又曰投機之會開不容穢

王性之銜博洽士也嘗語吾宋景文公作唐書尚才語遂多易前人之言非不佳也至若張漢陽傳前史載武后問狄仁傑朕欲得一好漢願是語雖勿文寧不見當

時吐辭有英氣耶景文則易之曰安得一奇士用之此固雅馴矣然失其所謂英氣者吾不能答

王元澤奉詔脩三經義時王丞相介甫為之提舉蓋以相臣之重所以假命於其子也別本子並吾後見魯公與文正公二父相與談往事則每云詩書蓋多出元澤

暨諸門弟子手至若周禮新義實丞相親為之筆削者及政和時有司上言天府所籍吳氏資居檢校庫而吳氏者王丞相之姪家也且多有王丞相文書於是朝廷

悉命藏諸祕閣用是吾得見之周禮新義筆跡猶斜風

細兩誠介甫親書而後知二父之談信

歌者哀絢乃天寶之季龜年也宜和閒供奉九重嘗為吾言東坡公音與客游金山適中秋夕天字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瀟瀟月色如畫遂共登金山山頂之妙高臺命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坡為起舞而顧問曰此便是神仙矣吾謂文章人

物誠千載一時後世安所得乎

五季文章趨卑陋甚矣吳本無趨字然當時諸僧偽其國類亦有人別本並吾頃遊博白之冥石山觀普光禪

寺者為屋數椽而已其山迴絕洞穴奇怪得一碑乃偽漢時人為寺記特喜其兩語曰蔬足果足松寒水寒

熙寧初王丞相介甫既當軸處中而神廟方赫然蘇字吳本無赫然一切委聽號令驟出但於人情適有所離合吳本云於人於是故臣名士往往力陳其不可

且多被黜降吳本無後來者乃寢結其舌矣當是時以君相之威權而不能有所帖服者獨一教坊使丁仙現爾丁仙現時俗但呼之曰丁使丁使過介甫法道一

行必因燕設於戲場中酒便作為嘲諷別本並肆其詭難輒有為人笑傳吳本無介甫不堪然無知之何也因遂發怒必欲斬之神廟乃密詔二王取丁仙現匿諸王邸二王者神廟之兩愛弟也別本並故一時諺語有臺

官不如伶官

熙寧間東平有名士王景亮者喜名貌人後反為人號作豬鬃關世謂鄭有豬鬃關此始繼有不肖者乃更從而和之日久為人號豬鬃關大使宋此句似當云又

大亦各有察吏之目呂升卿者形貌短少談論好舉臂指畫奉使過東平遂被目為說法馬雷厥後相去將三

十餘年王大粹親以給事中出守東平乃被目為香棧

圓者蓋謂不能害人且不治病也凡輕薄類此昔魯公以元祐時亦帥鄆到郡大會賓客把酒當廣坐謂之曰聞公號豬鬃關凡人物皆有所雌黃某下車來未幾然敢問其目其人曰已得之矣眾皆為懷公喜且笑而過之則曰相公璞也

東坡公元祐時既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率有標目殆徧也獨於司馬溫公不敢有所重輕一日相與共論免役差役利害張本差役偶不合同吳本無及歸舍方御巾弛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崇寧初建三衛府多大臣與勳感子弟一日眾坐共談西漢事有簡不疑者其人曰彼何故不來見大臣於是

一時大傳為口實然不至是此特王輔道索輕薄造以為笑宋有逸才時為三衛中郎後遭極刑案案細之子

崇寧中有一名士過浙右姑蘇有州將夙戒嘗河鮑者士人甚懼預語其家人我聞河鮑有大毒中之必殺人

今州將鼎貴且厚遇別本並逆之必不可為之奈何儻一中毒是獨有人屎可救解汝輩當志吾言也及就之

主人愧絕而謝客曰且力求河鮑反不得吳本云不可得幸其責吳本無願張飲以盡歡別本並坐客於是咸為之竟醉士人者歸沈頓略不省人事因大吐其家人

環之爭號謂果中毒矣夜走取人穢亟投以水絞取而灌之焉輒復吐則又灌不已舉室伺守天殆曉酒醒能

語言始語不得河鮑則已弗及

鐵圍山叢談卷第三

鐵圍山叢談卷第三

鐵圍山叢談卷第三

鐵圍山叢談卷第三

鐵圍山叢談卷第三

百衲居士 蔡條

米芾元章好古博雅世以其不羈士大夫目之曰米顛
魯公深喜之嘗為書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
簡逐去一日以書抵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
陳雷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子行閒魯公笑焉吾
得是帖而藏之時彈文正謂其顛而芾又歷告魯公洎
諸執政自謂久任中外並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十百
皆用吏能為稱首一無有以顛薦者世遂傳米老辨顛

鐵園山叢談卷四

帖

頃一天府尹用吏能稱顛不大博約五鼓與侍從同坐
待漏院舍忽語眾曰夜來不能寐偶讀孟子一卷好甜
張臺卿內相聞隨答曰別本開必非孟子此定唐書爾
一座為哄

祖宗故事誕育皇子公主每修其慶吳本無則有浴兒

包子並齊巨臣戚里包子者皆金銀大小錢金粟別本

果塗金果吳本塗犀玉錢犀玉方勝之屬如誕皇子則

賜包子罷又逐後命中使人齋密賜來張本極約頒諸

宰相餘臣不可得也密賜者必金合多至二三百兩中

貯犀玉帶或珍珠瑰寶及太上朝皇子既洗時何執中

為相因力乞罷去密賜故事上可之後魯公召自錢塘

而再相也與何傳適有皆召之美而何傳每歎近時錫

賽薄少者魯公頓報之曰公所謂自作自受故也當是

時方粉飾太平務復古禮制一日殿庭講事罷其歸都

堂魯公復向何傳歎行禮久頗厭疲勞何傳於是忽起

而報曰此亦吾公師所謂自作自受矣公為之笑

豫章郡王孝參屬本誤作孝曹王之次子案史孝參

鐵園山叢談卷四

子故下文有三大王之號此云曹王甚賢神廟之季弟
次子似誤三本並同姑仍其舊曹王甚賢神廟之季弟
也案此句下宜增孝於太上皇為從兄弟且俊爽一時
甚尊寵也號三大王者者字疑衍文否則號字上有脫

者因上太子故誤政和開始建春宮既事大體重乃命
改耳張本與此同政和開始建春宮既事大體重乃命

近戚奏告諸陵而三大王遂行朝廷亦為妙選行事官
與之偕盡館閣上才一時之盛舉也諸名士既與王同

塗而王亦自矜持朝夕謹對簡札閒獨喜用其字諸公
為快快不樂且以其崇貴故不敢顯譏焉往返者多將

及國門於是爭前敘別始僉約得其報之曰某某其有
天幸獲侍大王其將半月不勝其榮幸今違展局願大

王保其玉體益其令聞某等不勝其德戀數十其而後
歸其不撫掌吾後數見字文叔通虛中廷康猶尚稱快

不已案屬里本神廟之季

范內翰祖禹作唐鑑名重天下坐黨錮事久之其幼子

温案東都事字元實與吾善政和初得為其盡力而朝

廷因遺其恩數遂官温焉温實奇士也一日遊大相國

寺而諸貴瑣查不辨有祖禹獨知有唐鑑而已見温輒

指目方自相謂曰此唐鑑兒也又温嘗預貴人家會貴

人有侍兒善歌秦少游長短句坐閒略不顧温亦謹不

敢吐一語及酒酣權洽侍兒者始問此耶何人耶温遠

起叉手而對曰某乃山抹微雲女婿也聞者多絕倒山

抹微雲少游詞也

蔡內相文饒以殿魁驟進晚知杭州稍失志時宣和

閒錢塘經方寇破殘後其用意將效張乖崖公領成都

故事花判府有寡婦詣訟庭投牒而衣緋袴即大書曰

紅袴白裙禮法相妨髻杖十七張本作且守孤孀又有

田殿撰升之登者名家亦賢者也編歷中外一日為雷

守南都時羣下每以其名登故避為火忽遇上元於是

勝於通衢奉台旨民間依例放火三日遂皆被白簡至

今遺士大夫談柄不可不知

吳考功巖夫勁正有風槩吳本作吾畏友也吾取友必

求諸巖夫而巖夫亦自喜知人宜和閒出守洋州嘗以

書付其甥周離亨者使轉致諸吾而吾不知也離亨即

陰發其書見有羣賢名字其一適許景行遂密具諸

王丞相黼時王當國正與魯公爭北伐事不相合既得
巖夫書為奇貨藏之且幾年吳本云且時巖夫已代還

而景行又自除殿中侍御史矣一日上忽有意似向魯

公者黼伺得之懼始發巖夫之書謂矣薦臺臣於大臣

子弟也上偶震怒而巖夫與景行遂皆免所居官離亨

乃得拜符寶郎於是朝班無小大咸擲揄目之曰青鳥

其後周青鳥之名竟載白簡則士大夫樞機吁安得不

慎

長安西去蜀道有梓潼神祠者素號異甚士大夫過之

得風雨送必至宰相進士過之得風雨則必殿魁自古

傳無一失者有王提刑者過焉適大風雨王心因自負

然獨不驗時介甫丞相年八九歲矣侍其父行後乃知

風雨送介甫也魯公帥成都一日召還遇大風雨平地

水幾二十寸遂位極人臣何文瀾丞相與政和初與計

偕亦得風雨送仍見夢曰汝實殿魁聖賢所問道也文

瀾抵關下適得太上注道德經因日夜窮治及試策目

果問道而何為殿魁吳本云而何

李善林佩政和初出官尉芮城時因公事過河鎮偶監

鎮夜同會坐數人相與共徵鬼神事鎮官為言乃者河

中有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矣連連果代旌表號義門姚

五知不足齋

五知不足齋

五知不足齋

五知不足齋

五知不足齋

五知不足齋

五知不足齋

五知不足齋

五知不足齋

家也一日大小死欲盡獨兄弟在方居憂而弟婦又卒

弟且獨與小兒者同室處焉度百許日其家人忽聞弟

室中夜若與婦人語笑者兄知是弗信也張本是因自

往聽之審一日勵其弟曰吾家雖驟衰且世號義門吾

弟縱喪偶寧不少待方衰絰未除而召外婦人入舍中

耶懼辱吾門將奈何弟因泣涕而言不然也夜所與言

者乃公婦爾兄瞠愕詢其故則曰婦喪期月即夜叩門

曰我念吾兒之無乳而復至此因開門納之果公婦隨

遂徑登榻別本姑接取兒乳之弟甚懼自是數來相與

語言大抵不異平時人且懼且怪而不敢以駭見也兄

念家道死喪始盡今手足獨有二人此是又欲公吾弟

爾且弟既不忍絕然吾必殺之因夜持大刀伏於門左

其弟弗知也果有排門而入者兄盡力以刀刺之張本

刺其人大呼而去拂旦視之則流血塗地兄弟因其尋

血汗蹤迄至於墓所則弟婦之屍橫墓外傷而死矣會

其婦家適至睹此而訟於官開墓則啓空棺而已官莫

能治俄兄弟咸死獄中姚氏遂絕李鬱林者聞是始大

不然鎮官即於坐命左右索其獄牘來視之適信嗚呼

亦異矣夫鬼神之事有不可致詰者漢五行志言元始

元年朔方女子病死斂棺積六日而出棺外類如此乎

後三十一年時當癸亥案是為高宗夏四月會於郡齋

李鬱林為吾道之即書以補後世聽訟者之末也

魯公在從班時以趙安定王甲第傍近宮闕便謁見因

儻止焉其地甚古號多凶怪既入居之是夕有異人劉

快活者謂魯公未宜寢也公曰諾乃命酒與痛飲歷三

鼓矣中堂黑暗處輒格格有聲甚厲忽覩一猴猴類人

長大緩緩而出於外因忽不見時夜中倉卒故不大驚

然劉但顧曰汝又勝他不過吳本又公亦大笑謂劉此

豈非所謂山魃者耶遂借就枕而睡別本姑云

任宗堯者字子高名家子仕至典樂後改服武弁終贈

觀察使宗堯多藝能洞曉天官律呂蓋其傳授於魏漢

津先生吳本無宗堯始仕宦時吳本仕宦即喜功名大

觀末從尚書王寧中書舍人張邦昌使高麗為上節人

有使字張本節下至四明則放洋而去不十日吳本云四明忽

傳副使船壞眾為痛之始時宗堯將登舟則寄所齋玩

好琴書於相識故人家而適及是傳也其故人者嗟惻

一旦有女奴忽暴病不省遂為宗堯音訴其故人曰其

所以涉鯨波萬里本希赤寸賞不謂遽持千金之軀而

葬於魚鼈之腹故人念我乎其所寓三琴實平生所愛

賞甲可歸之我家乙亦奇古當奉故人下者可與某凡

所寓書畫篋笥中百物歷歷分區不遺一毫毛別本姑

其故人大駭為奠哭久之女奴始甦翌日則四明一郡

皆傳謂使者舟壞信矣其後戒歸使人自高麗上下一

無恙故人者得見宗堯懼喜竊笑獨異於常宗堯始疑

而詢焉方道其事始知為黠鬼所侮吾親見宗堯言之

雒陽大內興立自隋唐五代至聖朝藝祖嘗欲都之開

寶末幸焉而宮中多見怪且適霖雨徒雩祀謝見上帝

而歸矣是後至宣和又為年百五十久虛曠蓋自金鑾

殿後雖白晝人罕敢入入亦多有異蓋或大於斗蛇率

為巨蟒日夜絲竹歌笑之聲不絕也宣和末有監官吳

本者武人持氣不畏事夏月因納涼於殿廡開至晡時

後天尚未昏黑而從者堅請歸舍不聽俄忽聞踴聲自

內而出即有衛從續紛執紅銷金籠燭者數十對成行

羅列中一衣黃人如帝王狀胸間尚帶鮮血吳本云胸

擁從甚盛徐徐行經殿廡從本寓舍前過本與其從

者急趨入戶避之得詳瞰焉最後有一衛士似怒以納

涼故妨其行從也乃以手兩指按其臥榻之四足遂穿

磚而陷於地頃刻轉他殿而去遂忽不見本大駭自是

不敢宿止其中矣因圖畫所見徧以示人雒陽士大夫

多能傳之曰此必唐昭宗也吾頃嘗聞是事第流落不

偶久而忘七八矣偶流寓者趙令子與來猶能道其略

因著於編

劉器之安世元祐臣也吳本云元晚在睢陽以鏹二十

萬萬一舊宅或謂此地素凶不可止器之不信始入即

有蛇虺三四出屋室開呼僕厮屏去則率拱立謂有鬼

神不敢措其手器之怒改命家人輩自納諸篋篋而棄

諸汴流翌日則蛇出益多再棄輒復又倍曾不決旬日

吳本曾作增乃至日得五七篋不已也器之不樂因自

焚香於土神祠前曰此舍某用己錢易之者即是某所

居矣蛇安得據以為怪乎始猶觀鬼神之神有職吳本觀

而後後後今不數日則怪益出是土神之不職爾且當

受罰雖願仍其舊實不可得矣回顧從者盡培土偶五

六擲之河中召匠手為之改塑其神吳本召絲是怪不

復作

詳秤詐欺陰理至重吳本理鬱林有謝秀才者衣冠後

也善以術籠人上下頗愛之於田井間為驅僮事每以

小量輕權貸與人必用大器巨秤責償自喜其得計刻

深匪一日矣人往往不覺一旦從以僕其手自提升跽

諸誑具將入林野纔出城東門未數里即雷雨驟興有

黑雲追逐及霹靂一聲而謝秀才震死矣屢葬則屢為

雷所發伺其肉潰散乃焚焉腹中得一雷楔也世人昧

雖刀開一不顧義理至為鬼神所憐猶多不戒且甘以此死何哉

建炎當三祀北馬將飲江於是天子幸明而越別本建無而字

隆祐太后龍輿駐豫章行臺從焉時警報益亟有郎官

侯懋李幾凡三人者每至城東南隅得園林僻寂私相

謂曰使敵一不可避得相與匿於是宜死生以之未幾

行宮南邁倉卒之際果不克奔而敵騎已遽入矣三人

者得如約共竄於林因伏堂之巨梁上夜則潛下取食

而還伏焉累十數日矣幸略無人至者一旦忽多人物

且沓至吳本無物字且字三人但伏梁之上計此豈皆避敵者

耶胡為而至哉無而字語未已即有黑衣數十百人繼

來別本劫無百字共坐於堂命左右遍捕男女無少長悉以挺

敲殺之積尸傍午向暮盡死始去當是時三人者伏據

於梁悒悒然獨脫一仰其首見必死矣黑衣既散皆謂

得免况已昏夜復望紅紗燭籠數十對引導別本劫此作燈

有主者數人又至亦坐於堂即多羣吏據呼問人姓名

者三人益懼於此殆不得脫矣又細下視之則但見人

物可半頭面俱勿辨別本半下無空字乃知非人也凡點閱

死籍至多輒悉呼其姓名中問偶呼至一名羣吏乃爭

報曰別本劫無乃字不是不是類如是者凡有四三人者咸能

記憶也夜過半矣事竟皆去殆曉則四顧鳥雀不聞聲

知敵已洗城而引遁矣即於亂尸中偶有呻吟聲三人

其詢其名乃夜來羣吏所謂不是者四人今悉復活矣

異哉吾得於宋高州高州得於侯懋等皆顯官宜不

妄云

柳州柳侯祠據羅池者不十許丈兩廟設甚嚴其神靈

則退之固載諸文辭矣吳本無則字退之下有前字自吾放嶺外舉

訪諸柳人云父老述傳柳侯祠中夕輒聞鳴鑼伐鼓之

聲亦時舉絲竹之音廟門夜閉殆曉則或已開每以為

常近百許年稍即無此異矣別本補即並作稍又紹興乙丑歲

有楊經幹者過柳州因榻於祠則據其廡開以接賓客

且笑語自若及還館舍纔入屏後輒仆而卒別本並無此字

是終畏之別本並無此句

鐵城之小南街有麗攝官舍吳本攝作氏張本作室麗已死久矣

一日其家木偶土地者忽自相毆擊不止家怪異之焚

香拜禱又不止乃投於井中一夕於井中又出遂令僕

遠送之然僕人者亦懼夜以檟錢纏木偶但潛置於稅

務門小石橋下不敢遠人皆不知也石橋去街止數

十百步翌日則街市人皆見木偶土地夫婦行於街眾

大駭爭相傳報聚十百人別本並作百十人而木偶土地自行

街前以手相接抱而雙俱行轉街復抵稅務入其中攔

頭因以繩繫於柱葉戎別本並作葉因下務見眾喧噪詢

之爭白曰木土地自行也葉戎曰豈有此理呼伍伯輩

令二人持此木偶擲之江中後乃寂然此非所動而動

在五行有兆當是時趙守不易案不易趙守名兇險生

事人不冀居吾意謂其有兵火之厄乎此紹興乙亥夏

六月二十有六日也吳本無二字張本二作之吾親見之至九月末

許簽判逃死十月趙守租而楊司戶又死南流黃知縣

丁憂而去歐陽巡鋪米推官別本米並作朱皆卒次年六月葉

戎又死此其驗矣案瑣川吳氏涉國張氏兩鈔本第

天下苦蚊蚋都城獨馬行街無蚊蚋馬行街者都城之

夜市酒樓極繁盛處也蚊蚋惡油而馬行人物嘈雜燈

火照天每至四鼓罷鼓永絕蚊蚋上元五夜馬行南北

幾十里夾道築肆蓋多國醫咸巨富聲伎非常燒燈尤

壯觀故詩人亦多道馬行街燈火別本並無街字

近世兒女戲有消夜圖者多為博路以競勝負而作消

字或謂可消長夜非也乃元宵夜圖耳吾待罪西清時

於原廟祖宗神御諸殿閣遇時節則皆陳設玩好之具

如平生時嘗得見宵夜圖者皆象牙局為元宵夜起自

端門及諸寺觀作游行次第疑宵夜圖本此

百戲諸伎甚精者皆挾法術元豐中有藝人善藏舟用

數十人舉而置之當場萬眾不見也嘗經御樓前上下

莫不駭異裕陵見之曰其人但行往來舟上耳故知假

誑不能誑真人

鐵圍山叢書卷四

金明池始太宗以存武備且為國朝一盛觀也其龍舟

甚大上級一殿日時乘既歲久紹聖末詔名匠楊談者

新作焉久之落成華大於舊矣獨鐵費十八萬斤吳本

十萬他物略稱是蓋樓閣殿既高巨艦得重物乃始可

運先是池北有大屋深溝以貯龍舟俗號龍輿者既納

新舟別本既並作改而舊舟第棄之西岸而已都城忽累夕大

風異常不止眾懼為裁雖哲廟頗亦懼頃風息方知斤

舊一舟即池中戰且三日矣新龍毀一目舊龍所傷尤

甚後得上達哲廟怒降敕悉杖之始得寧帖別本並無得字

魯公崇寧末不入政事堂以使相就第時賜第於閭闔

門外俗號梁門者脩築之際往往得唐人舊冢或有誌

文皆云葬城西二里大梁實唐宣武節度梁門外知已

為墓田矣蓋多得婦人脛骨吳本無得字率長於今時長大

男子幾寸焉或謂吾日嘗親見陝晉開古長平為秦白

起坑趙卒處白骨尚存其脛長大異隋唐時也知今人

復渺小釋氏之語或不妄案清波別志云蔡京賜第在

李密之死唐書謂徐世勳表請收藏其尸迺具威儀以君禮葬於黎陽山西南五里墳高七仞及政和導河絲大塚將復禹蹟因卽三山而繫浮梁焉大塚者乃黎陽山也密墳高適當所導河之衝有司以聞詔以禮改葬之時爲部役者先發其墳則多取去金玉及奏下將改卜然不見其骸獨得頭顱且甚大傳又謂密領銳而角方不知其故

昔與小王先生者言王舒公介甫何至於無後小王先生曰介甫上天之野狐也又安得有後吾默然不平歸白諸魯公魯公曰有是哉吾益駭魯公始適爲吾言曰頃有李士寧者異人也一旦因上七日入醴泉觀獨倚殿所之楹柱吳本所視卿大夫絡繹登階拜北神者適睹一衣冠亟問之曰汝非穉兒乎衣冠者爲之拜迺介甫也士寧謂介甫汝從此去踰一紀爲宰相矣別本二其勉旃蓋士寧出入介甫家識介甫之初誕生故竟呼小字曰穉兒也介甫見士寧後果相神廟而士寧又出入介甫家適坐宗室世居事幾死賴介甫得免卽尸解去矣吾得此更疑惑久之又白魯公造化塊垆天道濛濛

鐵圍山叢談卷四

五知不足齋叢書

鴻彼寶靈物也吳本無獸其形吳本云禽中則聖賢爾今穀冠佩玉彼人也別本云被中或畜產多有焉要論其心斯可乎魯公爲領之而吾始得以自決吳本云得焉張本云而吾始得以解

退謝悉成桃桃實復成李梨亦變桃熟皆可食凡物多類是有茄菓然枝開或結瓜大如拳此吾親睹亦中原所罕

始時士大夫起復則裏槌光幘吳本則下慘紫袍黑角帶而已上意每惡之政和末議者謂入公門不應變服遂建議赴治所別本建議皆吉服與常時無別矣大凡有識之士不肯起復喪次起喪次者吳本云時多權要吳本首或無志之人爾鄭丞相居中政和七年遭母喪去卒哭尚二日則已拜張本云則士大夫深惜之然居

鐵圍山叢談卷四

五知不足齋叢書

家猶服喪也宣和後起復者雖在家奉其几筵如故至接賓客燕親舊蓋與常人無異禮義於是掃地李丞相士美邦彥蘇起復中拜相魯公時復入政府別本坊吾得出入禁闈一日遣遊吾吾已諾之矣適訪其親密李公獨孺者乃是置酒出家妓作優戲以見待吾得此大懼力辭不去蘇是致疑因以得罪此亦獲戾之一端焉然賢者但不諒吾之狂也遂以著當時之習俗別本

趙吉陽元鎮鼎者中興名宰相也一日於行在所因過

鐵圍山叢談卷四

五知不足齋叢書

三館食竟語坐上頃一夕忽夢以罪貶海上何耶將無是乎於是諸館職學士爭道其德而談休美曰公爲國柱石安得有此其閒一二輒又毅然更起吳本毅白吉陽某門下士也藉第使如夢則某等誓將乘桴而從公行決矣一時以爲金石美談人故多之而傳達於四方焉未幾吉陽去相位俄廢黜於潮陽後果徙海上吳本復徙下四年而趙吉陽死別本四年是時獨有一王海康趨者頗能爲流人調護海上所無薪祭百物海康輒津致之又致諸家問勤懇不少實厥後果爲人告許坐

是免所居官而海康勿怨也當趙吉陽已死王海康始受代罷歸時過吾吾亟訪海康曩聞三館之語甚美今日有踐言者乎君居雷州雷州獨一路通海上吳本通傍無他道君又喜與流人道地宜悉知之願有所聞也王海康卽笑謂吾曰寧有踐言者耶雖吉陽親舊曾弗睹一字之往來矣吾得此中心怒焉爲之短氣且士大夫此風舊矣然豈無人乎懼世或未知便強謂曰必果若何語意未完

嶠南苦熱吳本嶠南雖盛冬數數有揮扇時吾僕入十月矣偶感熱病呼醫診之曰伏暑又有博白守嘗題其便坐曰十有二月望劉子友納涼

古者祀天必養牲必在滌三月他牲惟具而已又凡祭祀之禮降神迎尸矣而後始呈牲牲入於是國君帥執事親射之焉至漢魏而下有國有家者此禮寔日闕獨五嶺以南俚俗猶存也今南人喜祀雷神謂之天神案陳時人陳鑿者捕獾得巨卵於數棘中攜歸雷雨暴至卵開得一男子其手有文左雷右州太業三年爲雷州刺史名文玉既沒屢祀天神必養大豕曰神牲人見神牲則其敢犯傷養之率百日外成矣始見而祀之

鐵圍山叢談卷四

五知不足齋叢書

見字吳本天他牲則但取其而已大凡祭祀之禮別本大凡上既降神而後始呈牲於是主人者同巫覡而其殺之迺異諸庖烹而薦之焉又遇逐惡氣禳疾病必磔犬與古同殊有可喜者則傳謂禮失求諸野信然

詔鬼神而道厥事然後誓之吳本誓作占投卵鑄中烹之熟則以刀橫斷雞卵既中破焉其黃白厚薄處為內象配用外象之彼我以求其侵克與否吳本侵克凡卜病卜行人雅殊有驗吳本無

嶺右僻且陋吳本嶺右而博白在嶺右又甚焉惟其僻陋而甚故俗淳古則多長年動八九十歲不為異也大凡人本壽願嗜欲思慮損之爾博白城下不百步則已

號新村吾朝夕曳杖其間一日至村舍見大小拱而環立者有十餘人有兩老人坐飲乃兄弟也大者年九十

四指其小者謂客曰此我幼弟亟問其年則曰纔七十矣吳本八從傍環拱而待之吳本有皆兩老人之曾孫是殆可入畫圖也又曾見有數村媪聚首有不平色相與歎息吳本與頗云二字吾語諸媪胡為者諸媪對曰我巷南竝舍翁昨暮死矣第令我輩有所不滿爾問其年曰九十九吾失笑報諸媪九十九人安所謂不滿耶諸媪共辨析謂吾曰惜更一年且百歲使滿百歲寧不可而天遽天之耶

長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刹也唐沈傳師有道林詩大字猶堂書於牌藏其寺中常以一小閣貯之米老元章為微官時遊宦過其下艤舟湘江就寺主僧借觀一夕張帆攜之遁寺僧亟訟於官別本無寺官為遣健步追取還世以為口實也政和中上命取詩牌而內諸禁中亦做道林而刻之石吳本做徧賜羣臣然終不若道林舊碑要不失真

魯公始同叔父文正公授筆法於伯父君謨既登第調錢塘尉時東坡公適倅錢塘因相與學徐季海當是時神廟喜浩書故配豐士大夫多尚徐會稽也未幾棄去

鐵圍山叢書卷四

學沈傳師時邵仲恭遵其父命素從學於魯公故得教仲恭亦學傳師而仲恭遂自名家及元祐末又厭傳師而從歐陽率更由是字勢豪健痛快沈著迨紹聖開天下號能書無出魯公之右者其後又捨率更別本捨乃深法二王晚每歎右軍難及而謂中令去父遠矣遂自成一法為海內所宗焉又公在北門有執役親事官二

人事公甚恪因各置白團扇為公扇涼者公心喜之皆為書少陵詩一聯而二卒大慍見不數日忽衣戴新楚喜氣充宅別本益以親王持二萬錢取之矣願益書此

公笑而不荅親王時適太上皇也後宣和初曲燕在保和殿上語及是願謂公昔二扇者朕今尚藏諸御府也元符末魯公自翰苑請香火祠因東下無所歸止擬將下儀真以居焉吳本擬將徘徊久之因憊舟於亭下米元章賀方回來見俄一惡客亦至且曰承旨書大字世舉無兩然某私意若不過願燈燭光影以成其大不然安得運筆如椽者哉公晒曰當對子作之也二君亦喜俱曰願與觀公因命具飯磨墨時適有張兩幅素者食竟左右傳呼舟中取公大筆來即睹一筭道簾下出

道並筭有筆六七枝多大如椽臂別本多下三人已愕然相視公乃徐徐調筆而操之願謂客子欲何字耶惡客即拱而荅某願作龜山字爾公適大笑團一揮而成其不太息墨甫乾方將其取視方回獨先以兩手作勢如欲張圖狀忽長指卷之而急趨出矣於是元章大怒坐此二人相告絕者數歲而始講解迨刻石於龜山寺中米老自書其側曰山陰賀鑄刻石也故魯公大字自唐人以來至今獨為第一

米芾元章有書名其投筆能盡管城子投疑捉字之謬張本同誤吳本

鐵圍山叢書卷四

作五指撮之勢翩然若飛結字殊飄逸而少法度其得意處大似李北海開能合者時竊小王風味也魯公一日問芾今能書者有幾芾對曰自晚唐柳氏張本有近時公家兄弟是也蓋指魯公與叔父文正公爾公更詢其次則曰芾也則曰芾也句據張本增入則曰芾也

王晉卿家舊寶徐處士碧檀蜀葵圖但二幅晉卿每歎關其半惜不滿也微願默然一旦訪得之乃從晉卿借半圖晉卿惟命但謂端邸愛而欲得其祕爾微願始命匠者標軸成全圖乃招晉卿示之願里及張本益云以願觀之今從吳本

因卷以贈晉卿一時盛傳人已獲異厥後禁中謂之就日圖者是以太上天縱雅尚已著龍潛之時也及即大位於是酷意訪求天下法書圖畫自崇寧始命宋喬年御前書畫所喬年後罷去而繼以米芾輩始至末年上方所藏率舉千計實熙朝之盛事也吾以宣和歲癸卯嘗得見其目若唐人用硬黃臨二王帖至三千八百餘幅顏魯公墨蹟至八百餘幅大凡歐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白白樂天等書字不可勝會獨兩晉人則有數矣至二王破羌洛神諸帖真奇殆絕蓋亦為多焉吳本亦多焉俱疑校者誤改又御府所祕古來丹青其最高遠者以曹不興元女授黃帝兵符圖為第一曹髦下莊子刺虎圖第二謝雉烈女貞節圖第三自餘始數願陸僧繇而下不與者吳孫權時人曹髦乃高貴鄉公也謝雉亦西晉人烈女謂綠珠實當時筆吳本筆上有所字張本作名筆

又如顧長康則古賢圖戴逵破琴圖黃龍負舟圖皆神絕不可一二紀次則鄭法士別本益云大展子虔有北齊後主幸晉陽宮圖文書法從圖之屬大率奇特甚至唐人圖牒已不足數然唐則度人經者乃褚河南書字

鐵圍山叢書卷四

而閩博陵繪其相類多有此於今恨眼中亦無復茲睹矣每令人短氣蓋自政和開既好尚一行世因為之貨賂亦為時病此則良過矣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著焉後世繇漢武帝汾睢得寶鼎因更其年元而宣帝又於扶風亦得鼎款識曰王命尸臣官此桐邑別本並作物色及後和帝時寶意勅燕然還有南單于者遺憲仲山甫古鼎有銘而憲遂上之凡此數者咸見諸史記所彰灼者殆魏晉六朝隋唐亦數數言獲古鼎器梁劉之遴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

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皆金錯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為事獨國朝來後乃珍重始則有劉原父侍讀公為之倡而成於歐陽文忠公又從而和之則若伯父君諫東坡數公云爾初原父號博雅有盛名藝時出守長安長安號多古簋敦鏡版尊彝之屬因自著一書號先秦古器記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著書名集古錄咸載原父所得古器銘款是學士大夫雅多好之此風遂一熾矣元豐後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原本者出今從別本公麟字伯時實善畫性希古則又取平生

所得暨其間賸者作為圖狀說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圖傳流至元符間太土皇帝即位憲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思因大宗尚吳本宗作崇及大觀初乃倣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凡所藏者為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世既知其所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為錢數十萬別本為後動至百萬不翅者於是天下塚墓破仗殆盡矣獨政和開為最盛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所講說始有可哂者吳本始端州上宋成公之鐘而後得以作大晟及是又獲

被諸制作於是聖朝郊廟禮樂一旦遂復古跨越先代

示焉當是時天子尚留心政治儲神穆清因從瑣闥密窺聽臣寮訪諸左右知其為誰樂其博識味其議論喜於人物而百官弗覺也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閒物非殊特蓋亦不收及宣和後則咸蒙貯錄且累數至萬餘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禮殿之繪像凡所知名罔聞巨細遠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後又淑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諸閣咸以貯

古玉印璽諸鼎彝禮器法書圖畫盡在然世事則益爛熳上志衰矣非復前日之敦尚攻驗者俄遇僭亂側聞都邑方傾覆時所謂先王之制作古人之風烈悉入金管夫以孔父子產之景行召公散季之文辭牛鼎象樽之規模龍馭雁鐙之典雅皆以食戎馬供熾烹腥鱗湮滅散落不存文武之道中國之恥莫甚乎此言之可為於邑至於圖錄規模則班班尚在期流傳以不朽云爾

鐵圍山叢談卷第四

鐵圍山叢談卷第五

百衲居士 蔡條

藝祖始受命久之陰計釋氏何神靈張本陰作感而患苦天下今我抑嘗之吳本云今我抑嘗好之不然廢其教也張本云今我亦嘗好之日且暮則微行出徐入大相國寺將昏黑俄至一小院戶旁則望見一髡大醉吐穢於道左右方惡罵不可聞藝祖陰怒適從旁過忽不覺為醉髡觸胸腹抱定日其發惡心且夜矣懼有人害汝汝宜歸內可亟去也藝祖動心默以手加額而禮焉髡乃捨之去藝祖得

促步還密召忠謹小瑞爾行往某所覘此髡為在否且以其所吐物狀來及至則已不見小瑞獨爬取地上遺吐狼籍至御前視之悉御香也釋氏教因不廢釋氏有旃檀瑞像者見於內典謂釋氏在世時說法於切利天而優與王思慕不已請大目犍連運神力於他方取旃檀木攝匠手登天視其相好張本歸而刻焉別則如釋氏者身長丈六赤紫金色人間世金絕不可擬別本絕獨他方有旃檀木者能比方故也瑞像則八赤而已蓋滅師之半當釋氏在切利時適休夏自西別本

鐵圍山叢談卷第五

自遂繇天而下其瑞像乃從空而逆之即得受記汝後於震且原注釋氏謂東方為震且度人無其其後藏龍宮或出在西域諸國接其說甚怪語多不載至梁武帝時發兵越海求之以天監之十有八年扶南國遂以天竺旃檀瑞像來因置之金陵瓦棺閣傳陳隋唐至偽吳楊氏南唐之季氏迄本朝開寶既降下江南而瑞像在金陵不涉疑從字之謂三本並同仍之及太宗皇帝以東都有誕育之地乃新作啓聖禪院太平興國之末始命迎取旃檀洎寶公一像自金陵而內於啓聖置兩側殿其中

如正寢者則熙陵之神御也其後取熙陵神御歸九禁
 大觀閒魯公因奏請願以側殿之瑞像復之於正寢詔
 曰可特命將作監李原注名犯中興御講內臣石壽主之別本石壽
 石故事奉安必太史擇時日教坊集樂有司具禮儀
 奉絲輿而安置之焉及樂大作絲輿者輿轉至殿將
 上入正寢則殿橫梁低下不可度瑞像輿又奉安時
 且迫眾為愕懼李監者恃其才笑曰此匪難也亟召搭
 材士雲集命支撐諸棟梁盡斷之以過像適經營閒則
 主事者大呼曰勿鋸勢若可度矣萬眾亟回顧則見瑞
 像如人荷肩俛絲輿乃得行遂達正寢於是上下鼓舞
 駭歎所未曾見往往至泣下因即具奏當是時祐陵意
 嚮浸已屬道家流事頗不肖嚮之有下嚮字又素聞
 慈聖光獻曹后曾禮像而於足下嘗度線且故事奉安
 則翌日天子必幸之味爽上自以一番紙付小瑞曰汝
 持此從乘輿後至是上既焚香立俟近輔拜竟乃臨視
 取小瑞所持紙命左右從足下度之則略無纖礙於是
 左右侍從凡百十咸失聲曰過矣上乃為之再拜蓋自
 神州陸沈即不知旂檀瑞像今在否也

則竊笑而出吳本竊報曰迺一保婦人坐楮錢中以楮
 錢自障其身爾別本身公心動拉賓從往其視焉纔見
 公則長揖曰奉候於此三日矣公曰其何人厚仙姑惠
 也復曰本欲蜀中相見休止於此相見可也公曰某帥
 長安則又曰本待於蜀中相見爾因自舉手撫土偶人
 而謂公曰此亦有佛性公因賜云此迺泥土瓦礫合成
 安得有佛性耶則亦嘻笑曰不然一則非一二則非二
 當如是解遂起指引去公亟展兩手橫障之曰願以仙
 姑下山吳本無使萬人共瞻仰豈不美哉因顧公曰好
 事不如無俾其體略不畏恥委蛇而去矣望之行甚緩
 倏已在廟背山之上焉公悔或遣人追其蹤則已不見
 竟問測為何人公疑其為觀世音大士然世多謂之毛
 女別本之魯公自紫閣禱雨還纔驗月果遷龍圖閣學
 士帥成都

已而老志喜色自布宅自布宅三字似誤吳本作自布
 也亦未解張本云而老志神色
 也此事獨吾得久矣恨世猶未知也仰惟魏忠獻王
 全德祐世為本朝宗臣第一然其始也一真人下侍者
 而已今人動自負道家真伯釋氏果位恐悉過矣得不
 勉旃
 開寶寺大殿舍既雄吳本人力罕克施魯公時尹天府
 夜帥役夫拯之烟焰屬天矣吳本屬一僧在屋上救
 火狀亟令傳呼當新性命吳本當不宜前僧不顧慮屋
 上經營自若俄火透出屋壞僧墜於烈焰中人憤其不
 避快之則又見在他屋往來不已益使傳呼萬眾在是
 猶不可施力汝一僧詎能撤也又不聽則復墜如是者
 出沒四三竟曉火熄人謂是僧必死於是天府吏檢校
 寺眾則俱在無一損獨於福勝閣下一阿羅漢像形面
 焦頰別本形汗珠如雨猶流未止故俗號救火羅漢後
 數遊福勝閣下魯公指示得識之
 劉快活信之驟卒也不知何人始以倡狂避罪入山
 中適有所遇遂能出神多作變怪與人言率道人吉凶
 雅有驗每自稱快活故時人呼之為劉快活喜出入將
 相貴人門吳本作將相又能為容成術所與游從老媪
 皆度為弟子容色光異或多至八九十歲快活上至百
 歲別本上然世常見獨作五十歲顏狀爾張本獨作
 從丞相曾在東府嘗從二字一夕廬三鼓不得寐呼
 侍婢執燭視室中有聲侍婢曰此鼠鬻爾那得在帽籠
 中耶吳本那試舉手啓帽籠則有一劉快活尺許大因
 忽不見時劉快活在外方與門客對寢呼門客曰適誤
 入公內幾不得出也始知其為戲魯公每飲之酒無不
 大醉夜乃吐出魚肉穢惡狼藉且人為屏除去悉御香

也後之雍丘云雍丘其鄉井一日尸解去吳本日時都邑又有一人號風僧哥亦狂時時言事多中然風僧哥再遇見劉快活輒戰栗逡巡退拱作畏避狀世莫聽其故豈所謂小巫見大巫者耶

魏漢津歟卒也不知何許人自云遇李良仙人以其八百歲世號李八百者得尸解法已六世尸解復投他尸而再生漢津嘗過三山龍門龍門今從別本聞水聲謂人曰下必有玉因解衣投水抱石而出果玉也崇寧中召見製大晟樂鑄九鼎皆其所獻議初樂制疑是初制樂三本此

鐵圍山叢談卷五

七知不足齋叢書

同仍一日與宦者楊敬在內後苑會上朝獻具靈宮還見漢津立道左觀車駕上望之喜遣小閣傳旨撫問吳本

觀我耶哉曰不然早自車駕出漢津同臣視鑄工方其飲適聞蹕還吳本蹕臣捨匕箸遽至於此然漢津不出也上曰我適見之豈妄乎因呼小閣具證其故愕然知漢津能分身上雅重之漢津明樂律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私語所親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鼎樂成亦封先生號然漢津每歎息謂猶不如初議未久死幾年忽有人自陝右附漢津書歸其家者仍遣封以示魯公始驗為尸解云

老王先生老志者濮人也事親以孝聞幼曾為伯母吮疽初去為濟計更持心公平能自守一毫釐不受人賄閱二十年其後每往來市間過一旬人見輒乞之錢里本無之字今且旬人自言我鍾離生也因授之丹老志服其丹始大發狂遂能逆知未來事翰林學士強淵明紹聖初為教官過濮見老志授之書曰四皓明達且謂淵明必貴而主是事時吾亦與汝相見於帝關矣及

政和時貴妃劉氏薨追諡為明達皇后其制書果淵明視艸始悟四皓者賜號也時大僕卿正宜薦之吳本正召老志館於魯公賜第上遣使詢明達事老志曰明達后乃上真紫虛元君且能傳道元君語以自上而上語亦遣白元君事甚夥然願迂怪一日喬貴妃使祝老志曰元君昔日與吾善今念之乎明且老志密封一書進上開讀乃前歲中秋二妃侍上燕好之語喬貴妃得之大慟此亦異也詔封洞微先生當是時郊天而天神為出夏祭方澤而地祇為應皆老志先時奏而啓發之又士大夫多從而求書字其辭始若不可曉後卒合者十八九故其門如市魯公謂處實刑威別本謂威乃上之柄縉紳不應從方士驗禍福且不經而老志亦謹畏乃奏斷之老志日一食獨湯餅四兩冬夏衣一襲後云見師責以受羅敷之服且處富貴不知厭足凡有衣六七襲悉封還魯公及病乃力白歸久之病甚上乃許其去及步行出就車不病也歸濮而死葬日又云若有笙簫雲鶴焉老志又獻乾坤鑑法上命鑄之鑑成老志密奏謂他日上與鄭后皆有難深可懼願各以五色流蘇垂鑑實於所處之殿且臣死之後時時坐鑑下記憶臣語切謹慎必思所以消變者吳本云思其所以消變者

不可藏於外於是詔內鼎於大內其後官人有為道士亦居寶錄宮者以好事疑似發發字似當在疑似字因逐仔昔仔昔性傲又少慧上常以容禮待仔昔故其視巨闢若奴僕又欲使羣道士皆師己及林靈素出眾乃使道士孫密覺發其語不遜下開封獄殺之陷仔昔者中官馮浩為力仔昔未得罪時先以書示其徒曰上蔡遇冤人仔昔死甫四年而馮浩以罪竄適行至上蔡縣上命殺之馮靖康初言事者至謂魯公嘗欲使仔昔錦袍鐵橫以取燕山蓋誣云

鐵圍山叢談卷五

十知不足齋叢書

皇太子始冊拜將廟見其禮儀甚盛禮應乘金輅建大旗而議者從中大不然於是中宮遠辭而止獨前一夕設園簿於左掖門外翌日質明但常服御馬入太廟更禮衣冠遠遊執九寸圭而款祖宗焉當是時清道親事官有呵哄言皇太子者父老都人爭縱歡呼眾中一父老忽歎息曰我昔頻睹是傳呼今久不聞此聲矣破之仁廟雖嘗在東宮然罕出又未幾即大位獨真宗為皇太子歷年且數出入自至道乙未至政和甲午為年當百二十餘則父老者又不知幾何歲人時太上方雷神道家流事吳本神聞亟使散索已忽不見政和丙申汴渠運舟火因順流直下犯通津門者號東水門也通津既焚而火勢甚旁接觀里本空一亦以誤其日真武見於雲間神吏左右儼然萬眾皆睹別本上睹並有曠宇

僧道楷淄川之村夫也始事真華嚴者不省乃自取一木橫置大井上端坐作禪觀且七年一旦大悟便操筆作文偈無不通解道價日盛大觀閒住持東都之淨因禪院有天府尹李壽者雖法家然喜禪學特愛重楷時

十一知不足齋叢書

因陞見力譽之上曰朕久已欽其名矣別本並李壽退

上即命中使錫以磨納僧法衣而加賜四字禪師號者

釋氏之異數然楷初弗知也中使忽持禮來楷不肯受

別本並又故事院中應以白金五十鎰遣中使就書送

而楷曰豈可以我故為常住費又止不予中使人亦悵

不樂遂苦辭不受久之上乃命李尹諭旨禮重殷勤然

楷不同也使者前後凡十七往返而志益確吳本上始

大怒命坐以違制罪焉始追逮楷天府別本並有也字

即有僧俗千許人隨之至庭下李尹慚因不敢出獨

使其兩貳官主斷而少尹者顧問是僧七十有幾耶楷

曰六十有二矣一人默相視失色即呼醫醫至又曰是

僧瘦頽疑若疾病狀行可驗之楷又大言曰道楷平生

無病二人因低首私語如此則當杖矣楷笑曰不受杖

待何時乎別本並於是編管沂州蓋隣淄川將俾

近其鄉井實李尹意至沂則道侶從之學益熾楷又厭

之吳本又一旦忽去別本去上眾走求諸郊野乃於山

中得別本乃遂即山之上為立精舍而止其

閒焉後十許年乃死方其死時招聚大眾曰願里本無

鐵圍山叢談卷五士知不足齋藏書

擲別汝等借來嘗吾大酸餽食竟獨入深山久不出眾

往視之坐石上已踞跌而化矣嘗謂淨屠屠氏時有立志

若是者頗恨吾士大夫近偶罕見之別本並何哉

道士李德柔字勝之能詩張本作善畫酷肖於傳神寫

照出入公卿門東坡公有詩敘尹尊師可元甫生於李

氏者德柔也魯公亦嘗得其戒徐王好色句數為大筆

書之其後天子方嚮道家流事尊禮方士都邑官觀因

浸增崇修於是人人爭窮土木飾臺榭為游觀露臺曲

鐵圍山叢談 卷五

魯臺黃冠多擲榆之遂聞於上上曰德柔貧耶命資錢

五百萬俾新作其齋房別本並德柔不得已拜受乃為

一軒而名之曰鼠壤上笑亦為之御書金字榜之宜和

甲辰春德柔一日報吾熒惑入端門守內有旨屏皇城

增貯水器吳本貯我始寤熒惑星元解放火耶吾不能

答其後竟坐請神香事被逐嘗謂世不乏人人弗之知

爾別本並蓋亦不得以一切論也

宜和歲己亥夏都邑大水幾冒入城隅高至五七丈久

之方退別本並時泗州僧伽大士忽現於大內明堂

頂雲龍之上凝立空中風飄飄然吹衣為動傍侍惠岸

木叉皆在焉又有白衣巾裹跪於僧伽前者若受戒諭

狀莫識何人也萬眾咸睹殆夕而沒白衣者疑若龍神

之徒別本若為僧伽所降伏之意爾上意甚不樂

宣和六年春正月甲子實上元節故事天子御樓觀燈

則開封尹設次以彈壓於西觀下天子時從六官於其

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幙重密下無絲知是日上偶

獨在西觀上而宦者左右皆不從其下則萬眾忽有一

人躍出緇布衣若僧寺童行狀以手指簾謂上曰汝是

耶有何神乃敢破壞吾教吾今語汝報將至矣吾猶不

畏汝汝豈能壞諸佛菩薩耶時上下聞此皆失措震恐

捕執於觀之下上命中使傳呼天府亟治之且親臨其

上則又曰吾豈迷汝乎吾故示汝以此使汝知無奈吾

教何爾聽汝苦吾吾今不語矣於是筆掠亂下又加諸

炮烙逼詢其誰何略不一言亦無痛楚狀上益憤復召

行天法羽士曰宋冲妙世號宋法師者亦神奇至視之

則奏曰臣所治者邪鬼此人者臣所不能識也因又斷

其足筋俄施刀斲血肉狼籍上大不怡為罷一日之歡

至暮終不得為何人付獄盡之嗚呼淨屠屠氏實有人

嶺南僧婚嫁悉同俗鐵城去容州之陸川縣甚遠一

日令尹某入寺見數泥像乃坐亾僧也令尹為改觀且

歎息願謂羣衆曰是亦有坐亾者耶甚不易得胡為置

諸庭忍使暴露而略不恤耶其閒一髻號敏爽亟前對

曰此數僧今已無子孫矣聞者笑之吳本云

鐵城有寓士成君相如酷喜道家流事吾問之子有所

睹耶何迷而不復乎成君曰有也我以少年時未識好

惡頃在桂林與一韓生者游吳本韓生嗜酒自云有道

術初不大聽重之也一日相別有自桂過昭平別本增

同行者一人俱止桂林郊外僧之伽藍而韓生亦來夜

不睡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眾共往視之即見以

杓酌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爭戲之曰子何為乎韓生

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儻夜黑留此待緩急

爾眾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杓杓如故眾益哂其妄

及舟行至昭平共坐江亭上各命僕厮辦治肴膳多市

酒期醉適會天大風俄日暮風益急燈燭不得張吳本

所施坐上墨黑吳本坐上不辨眉目矣眾大悶一客忽

鐵圍山叢談卷五士知不足齋藏書

念前夕事戲嘲韓生者吳本云戲子所貯月光今安在

寧可用乎韓生為撫掌而對曰我幾忘之微子不克發

我意即狼狽走從舟中取籃杓而一揮則月光瞭焉見

於梁棟間吳本棟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天夜

晴月色激灑則秋毫皆得睹眾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

生者又杓取而收之籃夜乃黑如故始知韓生果異人

也成君又謂吾曰我時舟中與韓生款曲數夕亦屢

邀我索授其爐火及存養法張本云然我不聽及別去

不知所在後聞從瓊莞陳通判覺者周流海上數年至

陸川而殂及舉葬但空棺知其尸解矣我始悔不從之
學用是篤意於神仙事也吾既聞成君說後又五載適
得識陳通判覺盡以訊陳而成君之言信張本云而知
矣。案瑣川吳氏涉圖張氏鈔本第
五卷並終於此條入後為第六卷

昭陵晚歲開內宴蓋數與大臣侍從容談笑嘗親御
飛白書以分賜仍命內相王岐公禹玉各題其上更且
以香藥名墨徧資焉一大臣得李超墨而君謨伯父所
得乃廷珪吳本有君謨時覺大臣意歎有不足色吳本
字足因密語能易之乎大臣者但知廷珪為貴作佳而
作滿

鐵圍山叢談卷五
不知有超也既易轉欣然別本云既及宴罷騎從出
內門去吳本內門作將分道吳本無君謨於馬上始長
揖曰還知廷珪是李超兒否

宜州諸葛氏素工管城子自右軍以來世其業其筆制
散卓也吾頃見尚方所藏右軍筆陣圖自畫捉筆手於
圖別本提亦散卓也又幼歲當元符崇寧時與米元章
輩士大夫之好事者爭寶愛每遺吾諸葛氏筆又皆散
卓也及大觀開偶得諸葛筆則已有黃鸞直樣作棗心
者魯公不獨喜毛穎亦多用長鬚主簿故諸葛氏遂有

魯公羊毫樣俄為叔父文正公又出觀文樣既數數更
其調度絲是奔走時好至與擊竹器巡問問貨錐子入
奴臺手妙圭撮者別本作臨閣貨爭先步武矣別本
矣字有 政和後諸葛氏之名於是頓息焉吾聞諸唐季
時有名士就宣帥求諸葛氏筆而諸葛氏知其有書名
乃持右軍筆二枝乞與其人其不樂宣帥再索則以十枝
去復報不入用諸葛氏懼因請宣帥一觀其書札乃曰
似此特常筆與之爾前兩枝吳本前下非右軍不能用
也是諸葛氏非但藝之工其鑿識固不弱張本所以流

傳將七百年向使能世其業如唐季時則諸葛氏門戶
豈遠滅息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昔有張滋者真定人善和墨色光驚膠法精絕舉勝江
南李廷珪大觀初時內相彥博許八座光凝其薦之於
朝廷命造墨入官庫是後歲加賜錢至三十二萬政和
末魯公辭政而後止滋亦能自重方其得聲價時皇弟
燕越二王吳本皇弟作皇呼滋至邸命出墨謂雖百金
不吝也滋不肖曰滋非為利者今墨乃朝廷之命吳本
之不敢私遺人二王乃句於上詔各賜三十斤然滋所
造實超今古其墨積大觀庫無慮數萬斤世謂道君用
度廣空帑藏是悉繆說別本並不知元豐大觀二歲雖
研墨蓋何事不具仍豐盛異常爾且以敵犯順時元豐
與內帑自出河北山東精絹一千萬匹他絹則勿取以
是証焉斯可知已

鐵圍山叢談卷五
江南李氏後主賈一研山徑長尺踰咫前峰三十六峰
皆大如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為研及江南
國破研山因流轉數士人家為米元章所得後米老之
歸丹陽也念將卜宅久勿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者才

翁孫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竝江一古墓多羣木蓋
晉唐人所居時米老欲得宅而蘇觀得研山於是王彥
昭侍即兄弟與登北固共為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
號海岳菴者是也研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時東坡
公亦曾作一研山米老則有二其一曰芙蓉者頗崛奇
後上亦自為二研山咸視江南所寶流亞爾吾在政和
未得罪時嘗預召入萬歲洞至研閣得盡見之

太上留心文雅在大觀中命廣東漕臣督採端溪石研
上焉時未嘗動經費非宜和之事也乃括二廣頭子錢

千萬日役五十夫久之得九千枚皆珍材也時以三千
枚進御二千分賜大臣侍從而諸王內侍咸願得之詔
更上千枚餘三千枚藏諸大觀庫於是俾有司封禁端
溪之下巖穴蓋欲後世獨貴是研時人或不知厥緣今
世有得此者非常材矣

鐵圍山叢談卷五
國朝西北有二敵南有交趾故九夷八蠻罕所通道太
宗時靈武受圍因詔西域若大食諸使是後可蘇海道
來及哲宗朝始得火浣布七寸大以為異政和初進火
浣布者已將半勿矣其後吳本而大抵若今之木棉

布色微青驚蓋投之火中則潔白非鼠毛也御府使人
自紡績為巾襦布袍之屬別本布多至不足貴亦可証
舊說之謬

奉宸庫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太上始自攬權綱
不欲付諸臣下因踵藝祖故事檢察內諸司於是乘輿
御馬而從以杖直手焉別本杖直手並作杖大內中諸
司局大駭懼凡數日而止因是併奉宸俱入內藏庫時
於奉宸中得龍涎香一琉璃缶玻璃母二大篋玻璃母
者若今之鐵滓然塊大小猶兒拳人莫知其方吳本方

其何用 又歲久無籍且不知其所從來或云宋世宗
顯德開大食所貢又謂真廟朝物也玻璃母諸璫以意
用火煨而模寫之但能作珂子狀青紅黃白隨其色而
不克自必也香則多分賜大臣近侍其模製甚大而質
古外視不大佳每以一豆火熾之輒作異花氣芬郁滿
座終日略不歇於是太上大奇之命籍被賜者隨數多
寡復收取以歸中禁因號曰古龍涎為貴也諸大璫爭
取一餅可直百緡吳本作金玉穴而以青絲貫之佩於
頸時於衣領間摩挲以相示坐此遂作佩香焉今佩香

因古龍涎始也

舊說薔薇水乃外國採薔薇花上露水始不然實用白

金為甌別本為甌上竝採薔薇花蒸氣成水則屢採屢

蒸積而為香此所以不敗但異域薔薇花氣馨烈非常

故大食國薔薇水雖貯琉璃缶中蠟密封其外別本竝

然香猶透徹聞數十步灑著人衣袂經十數日不歇也

至五羊吳本作近年似校者誤改效外國造香則不能得薔薇第取

素馨茉莉花為之亦足襲人鼻觀但視大食國真薔薇

水猶奴爾

香木初一種也膏脈貫溢則其結沈水香然沈水香其

類有四謂之熟結自然其開凝實者也謂之脫落因木

朽而解者也謂之生結人以刀斧傷之而後膏脈聚焉

故言生結也謂之蠱漏 而後膏脈亦聚焉故言蠱

漏也自然脫落為上而其氣和生結蠱漏則其氣烈斯

為下矣沈水香過四者外則有半結半不結為靈水沈

別本竝作 弄水香者番語多婆菜者是也別本語竝作

因其半結則實而色重半不結則大不實而色褐屬里

下空一字別本 好事者故謂之鷓鴣斑也婆菜中則復

竝作補從之 鐵圍山叢談卷五 至知不足齋叢書

有名花盤斯水盤斯別本竝作花結實厚者亦近乎沈

水但香木被伐其根盤必有膏脈湧溢故亦結但數為

水淫其氣頗腥烈故婆菜中水盤斯為下矣別本斯餘

雖有香氣既不大凝實若是一品號為箋香大凡沈水

婆菜箋香此三名常出於一種而每自高下其品類名

號為多爾不謂沈水婆菜箋香各別香種也別本香種

三者其產占城國則不若真臘國真臘國則不若海南

諸黎洞又皆不若萬安吉陽兩軍之閒黎母山至是為

冠絕天下之香無能及之矣又海北則有高化二郡亦

出香然無是三者之別第為一種類箋之上者吾久處

夷中厭聞沈水香沉澁者貴游取之多海南真水沈一

星直一萬居貧賤安得之別本竝作因乃喜海北海香

乃竝若凌水地號瓦甌者為上地號浪灘者為中時時

擇其高勝熟一炷其香味淺短乃更作花氣百和旖旎

古人說香暨續本草酉陽雜俎諸家流語殆匪其要

合浦珠大抵四五所皆居海洋中閒地名訖寶屬里及

竝作也屬上 各斷望者最而斷望池近交趾別本地

向今從張本 號字大字 父老更傳昔珠還時蓋自海際

產珠尤美大 珠母生猶山然高疊數百千丈甚或出露波濤上雅不

知得幾何代也刺史者每啓其貪欲心或疑是暴虐人

人不自聊此珠所以去之皆遠徙張本去之從交趾真

臘諸異國而珠母益不生張本益就生亦不實矣俗言

珠母者謂蚌也凡採珠必蠶人號曰蠶戶丁為蠶丁亦

王民爾特其狀怪醜能辛苦常業捕魚生皆居海艇中

男女活計世世未嘗捨也採珠弗以時聚成羣糧會大

艇以十數環池左右以石懸大艇至海底名曰定石則

別以小繩繫諸蠶腰蠶乃閉氣隨大艇直下數十百丈

拾粗而摸取珠母曾未移時然氣已迫則亟撼小繩繩

動船人覺乃絞取人緣大艇上出輒大叫因倒死久之

始甦下遇天大寒張本下既出而叫必又急沃以苦酒

可升許飲之醺於是七竅為出血久復活其苦如是世

且弗知也父老云頃熙寧末安南連陷欽廉被係虜生

靈柩事甫定而珠為盛還當是時商賈走四方爭輻

輳遠民賴以安樂竟坐主者婪濁則珠寢徙去久矣中

興後乃復還海底積高幾數尋一刺史來得此大喜即

妥為辭以罔其上請復舊貫因縛繫諸蠶慘其刑一方

始大駭張本走視珠母則莽見白沙布底爾徒得珠母

雖合數千百既破開略無一珠羣蠶獨環之大哭勿恤

也自是以貢則求諸他且又加配率開告訐凡桎梏而

破產者大率皆無辜千里告病然耳目使者又弗吾惻

是天以珠池禍吾民也吾聞此為憮然後讀熙陵實錄

見書太平興國七年事某月甲子海門採珠場屬里本

今從 別本獻真珠五千斤吳本無皆徑寸者為掩卷貽愕何

其異哉而致是歟久而思之此無他知實命吏之效

鐵圍山叢談卷第五

鐵圍山叢談卷第六

百衲居士 蔡條

太宗時得巧匠因親督視於紫雲樓下造金帶得二十條匠者為之神耗而死於是一賜曹武穆彬其一

太宗自御其後隨入熙陵吳本其作而曹氏所賜帶則

莫知何往也別本知二十八條命貯之庫吳本命上

號鎮庫帶焉後人第徒傳其名而宗戚羣瑄吳本羣閒

一有服金帶異花精緻者人往往輒指曰別本姓此紫

雲樓帶其實非也故吾迄不得一識之自貯鎮庫帶後

鐵圍山叢談卷六

屢歷百十年所及敵騎犯關太上皇狩丹陽因盡挈鎮

庫帶以往而一時從行者有若童貫伯氏諸臣別本

皆得賜紫雲樓金帶矣事後甫平吳本事上太上皇

言歸宮闕於是靖康皇帝復命追還之庫吾在萬里外

獨嘗聞諸然又不得一識也中興之十三祀有來自海

外忽出紫雲樓帶止以四鈔視吾敵騎再入適紛紜所

追還弗及者其金紫磨也光豔溢目異常金又其文作

醉拂林狀拂林人皆笑起雁里及張本林長不及寸

眉目宛若生動雖吳道子畫所弗及若其華紋則有六

七級層層為之鏤象之精其微細之象殆入於鬼神而

不可名且往時諸帶方鈔不大此帶乃獨大至十二稻

是在往時為窮極巨寶吳本極不覺為之再拜太息我

祖宗規模雖一帶猶貽厥後世必無以加也於是亟歸

之客別本之而意始適平因書此以詔後之人

都邑惠民多增五局貨藥濟四方甚盛舉也歲校出入

別本校得息錢四十萬緡入戶部助經費然往時議者

甚大不然矣時上每飭和劑局凡藥材告闕俾時上請

焉大觀間和劑局官一日請內帑授藥庫百數歸解之

偶忽得一株大絕常犀且甚異因不敢用復上之朝廷乃命工為之帶雖工人亦歎駭此上德有所感召之效矣蓋犀倒透中返成正透別本透其面猶黃蠟中有黑雲一朶別本黑雲中天矯一金龍飛盤擎空爪角俱全遂為御府第一號瑞雲盤龍御帶

于闐國朝貢使每來朝必攜其寶鑑以往返自國初以來追今如是也我主客備見之實一鐵鑑爾蓋其來入中國道涉流沙踰三日程無水火獨挈其水而行攜鑑者投之以水別本攜頃輒已百沸矣用是得不乏故寶

之

伯父君謨嘗得水精枕中有桃花一枝宛如新折茶甌

十兔毫四散其中凝然作雙蝶狀熟視若舞動別本

生每寶惜之

錢塘之龍華寺有傅大士真身仍藏所謂敲門椎頌金

剛經拍板與藕絲燈三物蓋昔為吳越錢王從婺女雙

林取來藕絲燈者乃梁武帝時物也謬言藕絲織成實

不然但疑當時之最上錦爾張本云最其所織紋實華

嚴會釋氏說法相狀凡七所即所謂七處九會者是也

有天人鬼神龍象宮殿之屬窮極幻眇奇特不可名政

和後索入九禁宜和初既大黜釋氏教因復以藕絲燈

賜官者梁師成吾昔在錢塘見之復於梁師成家得詳

識焉師成於靖康閉籍沒而藕絲燈者莫知所在案臨

錢氏忠獻王往婺州發傅大士塔取骨殖及藕絲織成

彌勒像九乳鐘鳴榔板扣門槌等遺物十六種欲置於

寺以骨殖埋大士像置於塔併藏其遺物焉

唐雷氏繇德宗來世善斲琴著名別本善遇其得意玉

識之故國初尚方所藏玉鶴琴獨為世甲別本在仁

宗時錢塘有名人水丘者又得玉雁琴而君謨伯父帖

曰聞賢郎在錢塘得玉雁琴雁與玉鶴為輩流玉鶴藏禁中而雁落人間此豈常物也哉其後玉雁琴吾得一見頗不稱其譽又唐李汧公者號善琴別本善乃自聚靈材為之曰百衲琴百衲琴流傳當祐陵朝亦八九禁是天下號殊絕獨玉鶴百衲乃第一上吳本作時方稽古博雅若書畫奇工得以待詔日親近往往獲褒賜而琴工獨開冷日月光赫吳本無日月光赫四字張本因日月以冀恩澤即其奏取御府所寶琴盡句理治之上亦可焉於是首取百衲琴破之乃止八段然膠漆遽解

散羣待詔反大懼吳本反輒函莽厘得合併玉鶴輩八

九成破壞遂得時時奏功第賞但求金石之奏思得山

水之清音無矣此良足惜別本並云

閩粵有福清縣瀕海人家於海中聞得一物乃藤篋開

篋白木枕一枕之則管弦四發又有青毛坐褥人坐其

上毛輒飄然豎起擁匝人腰溫柔不可名愚氓懼以為

怪遂并匿焚之福清士人來為吾言乃中興之初也

金蠶毒始蜀中吳本始下近及湖廣閩粵浸多有人或

捨此去則謂之嫁金蠶率以黃金釵器錦段置道左俾

他人得焉鬱林守口口口張本云某人為吾言嘗見福清縣

有訟遣金蠶毒者縣官治求不得踪或獻謀取兩刺蠟

入捕必獲矣蓋金蠶畏蠟蝟入其家金蠶則不敢動雖

匿榻下牆罅果為兩蠟蝟出之亦可駭也又嶠嶺多蠟

蝟動長二三尺吳本云四五寸蠶人求死不得然獨畏

托胎蟲多延行并幹牆壁上蜈蚣雖大過從下過別本

偶托胎蟲必故自落於地蜈蚣為局縮不得行托胎蟲

乃徐徐圍繞周匝蜈蚣愈益縮然後登其首陷腦而食

之死故人遭蜈蚣害必取托胎蟲涎輒生搗塗焉痛立

止且金蠶甚毒若有鬼神蜈蚣若是之強且大也然則
蝟捕金蠶托胎制蜈蚣物理有不可致詰而人不可以
不知別本並有者
如此三字

往時川蜀俗喜行毒而成都故事歲以天中重陽時開
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貨其開號名藥市者於是於有於
窗隙開呼貨藥一聲人識其意亟投以千錢乃從窗隙
閒度藥一粒號解毒丸故一粒可救一人命夫跡既巨
測故時多疑出神仙政和閒祐陵以仁經惠天下嘗即
上清寶錄宮之前新作兩亭左曰仁濟給藥治疾若右

曰輔正主符水除邪鬼因遂詔海內凡藥之治病彰彰
有聲者悉索其方書而上之焉於是成都守臣監司奉
命相與窮其狀乃始得售解毒丹家蓋世世懼行毒者
為警害故匿其跡非有所謂神仙也既據方脩治得其
全即并藥奏御事下殿中省上曰朕自弛天子所服御
以濟元元母煩有司也縣是殿中省羣醫付諸師驗其

方吳本無付則王氏博濟方中之保靈丹方爾當是時
猶子行適領殿中監事故獨得其詳吾落南來用是藥
嘗救人食葫蘆艸毒得死者兩人別本並云嘗救兩
人食葫蘆草毒得
六知不足齋

不蓋不可不書

太上受命享萬乘至尊之奉而一時諸福之物畢至加
好奇喜異別本喜異
故作賞故天下瑰殊舉入尚方皆萃於宜和
殿小庫宜和殿小庫者天子之私藏也頃聞之以寵妃
之侍從者頰首飾上喜而賜之命內侍取北珠篋來上
開篋御手親掬而酌之凡五七酌以饗焉初不計其數
也且又不知其幾篋北珠在宜和開圍寸者價至三二
百萬又乙巳歲冬魯公得疾甚殆上為臨問而醫者奏
嘗進附子物上意惻怛命主小庫內侍舉附子以進御

手亦為採擇取四遣中使賜魯公率大猶拳其一重三
兩四錢次二三兩二錢二皆二兩八錢吾狂妄平居眼
孔隘宇宙睹此亦歎所未始見則他可稱是

薑芥別本並作
介下同一名假蘇本草謂性温不然實微涼吾
竄嶠嶺吳本
作南數見食黃頰魚偶犯薑芥者必立死甚於
鈎吻毒矣物性相反有可畏如是世於是禁殆不可不
知

零陵香草生九疑閒實產舜墓然今二廣所向多有之
在嶺南初不大香一持出嶺北則氣頓馨烈吳本馨
作南

方至易得富者往往組以為牀薦也吳本組
作編

建谿龍茶始江南李氏號北苑龍焙者在一山之中閒
其周遭則諸葉地也居是山號正焙一出是山之外則
曰外焙正焙外焙色香必迥殊此亦山秀地靈所鍾之
有異色已張本色
作也龍焙又號官焙始但有龍鳳大團二
品而已仁廟朝伯父君謨名知茶因進小龍團為時珍
貴因有大團小團之別小龍團見於歐陽文忠公歸田
錄至神祖時即龍焙又進密雲龍密雲龍者其雲紋細
密更精絕於小龍團也及哲宗朝益復進瑞雲翔龍者

御府歲止得十二餅焉其後祐陵雅好尚故大觀初龍
焙於歲貢色目外乃進御苑玉芽萬壽龍芽政和閒且
增以長壽玉圭玉圭凡厘盈寸大抵北苑絕品曾不過
是歲但可十百餅然名益新品益出而舊格遞降於凡
劣爾又茶苗其貴在於社前則已進御自是迤邐宣
和閒皆占冬至而嘗新茗是率人力為之反不近自然
矣茶之尚蓋自唐人始至本朝為盛而本朝又至祐陵
時益窮極新出而無以加矣

漢宣帝在仄微有售餅之異見於漢書紀至今凡千百
鐵圍山叢談卷六

歲而關中餅師每圖宣帝像於肆中今殆成俗漢氏之
德於世如此也

開寶末吳越王錢俶始來朝垂至太祖謂大官錢王浙
人也來朝宿其帳內殿矣宜擬作南食一二以燕衍之
於是大官倉卒被命一夕取羊為醢別本羊上
並有肥字以獻焉
因號旋餅至今大宴首薦是味為本朝故事

種和師服雁里本無和字
今從別本增名將也出陝右元祐時朝廷
付之以邊事呂丞相大防始召之飯舉筋沙魚線甚俊
呂丞相喜問君解識此物耶神操其西音曰張本神
作和不
托便不識至今傳以為笑

魯公盛德蓋自小官時縉紳閒一辭謂之有手段元祐
時守維揚多過客日夕盈府寺一日本是早膳召客為
涼餅會者八人別本八
作俄報客繼至者公必留偶紛紛
來又不已坐閒私語蔡四素號有手段今卒迫留客且
若是他食輒咄嗟為尚可知涼餅者奈何便辦耶請其
嘗之及食時計留客則已四十人而冷淘皆至仍精腆
時以為談柄

太上皇在位時屬升平手藝人之有稱者恭則劉仲甫
號國手第一相繼有晉士明又逸羣琴則僧梵如者海
大師之上足也然有左手無右手梵如之亞僧則全根
本領雅不及梵如但下指能作金石聲教坊琵琶則有
劉繼安舞有雷中慶世皆呼之為雷大使笛有孟水清
此數人者視前代之伎一皆過之獨丹青以上皇自擅
其神逸故凡名手多入內供奉代御染寫是以無聞焉
爾劉仲甫恭士大夫特以較唐開元國手王積薪而仲
甫九出積薪上兩道但仲甫亦自挾數術能彌縫士君
子故喜其為人緣是名譽益表襮著恭經做孫子十三

鐵圍山叢談卷六

鐵圍山叢談卷六

鐵圍山叢談卷六

鐵圍山叢談卷六

鐵圍山叢談卷六

鐵圍山叢談卷六

鐵圍山叢談卷六

鐵圍山叢談卷六

鐵圍山叢談卷六

鐵圍山叢談卷六

鐵圍山叢談卷六

鐵圍山叢談卷六

鐵圍山叢談卷六

鐵圍山叢談卷六

鐵圍山叢談卷六

鐵圍山叢談卷六

鐵圍山叢談卷六

鐵圍山叢談卷六

鐵圍山叢談卷六

鐵圍山叢談卷六

鐵圍山叢談卷六

篇又作造微精理諸集咸見其之布置用意成一家說世遂謂無以過之矣及政和初晉士明者自河東來輦下方年二十八九獨直出仲甫右一時又較之乃高仲甫兩道猶有餘其藝左右縱橫神出鬼沒別本神上於並有特字是名聲一旦赫然即日富貴然終不棄其故妻籍紳閒尤多之先哲廟時有恭手號王愁子者以其能迫仲甫未幾而病心死故世以謂仲甫陰害之也及士明出仲甫聞而呼之與角遂為士明再四連敗之於是仲甫乃欲以女妻之則又辭曰我有室矣仲甫恨不悅居月餘

鐵圍山叢談卷六
偶以疾殂蓋往往為士明所挫死故好事者益為浮言計愁子死之歲實士明生之年也則士明果愁子之後身造物者俾之復其儲云

花藥夫人別本藥並蜀王建妾也後號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衍而小徐妃其女弟在王衍時二徐坐游燕淫亂其國別本淫莊宗平蜀後二徐隨王衍歸中國半途遭害焉及孟氏再有蜀傳至其子昶則又有一花藥夫人作宮詞者是也國朝降下西蜀而花藥夫人又隨昶歸中國昶至且十日則召花藥夫人入宮中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惑之嘗進毒屢為患別本進不能禁太宗在晉邸時數數諫昌陵而未果去別本去一日兄弟相與獵苑中花藥夫人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政擬射走獸別本走忽回射花藥夫人一箭而死始所傳多偽不知蜀有兩花藥夫人皆亡國且殺其身

本朝官者之盛莫盛於宣和閒其源流嘉祐元豐著於元祐而元豐時有李憲者則已節制陝右諸將議臣如鄧中司潤甫力止其漸不可憲遂用事矣至元祐又以垂簾者久故其徒得預聞政機關通廊廟且爭事名譽

有陳衍者跡狀既露後又撼太子太上懼多以邸中舊寶帶賂之得稍止及親政而竟殺之焉然勢已張若禁綱則具在也及崇寧初上與魯公勿能戒於是開奇班法因寔任事大觀後遂有官至皇城使官達者吳本云其建者至引進客省矣至外廷舊規餘風則猶尚存也時士大夫自繇公輔而進吳本無繇字恥從此徒張本有進字亦罕敢交通及政和三四年繇上自攬權綱政歸九重而後皆以御筆從事於是官者乃出無復自顧藉祖宗垂裕之模煖矣吳本煖蓋自崇寧既踵元豐任李憲故事命童貫監王厚軍下青唐後貫因盡擄取陝右兵權魯公再從東南召復相而力遏之朝廷降詔差方劾察訪五路然遏之不得更反折角政和末遂浸領樞筭擅武柄主廟算而梁師成者則坐籌帷幄其事任類古輔政者一時宰相執政悉出其門如中書門下徒奉行文書於是國家將相之任文武二道咸歸此二人因公立黨伍甚於水火又當是時御筆既行互相抵排都邑內外無所適從羣臣有司大懼得罪必得官人領之吳本人則可入奏緩急有所主故諸司務局別本局爭奏乞中官

鐵圍山叢談卷六
提領是後大小百司上下之權悉歸閣寺外路則有廉訪使者或置承受官於是天下一聽而紀律大紊矣宣和之初暨中閒宦人有至太保少保別本太保節度使正使承宣觀察者比比焉朝廷貴臣又皆繇其門遂不復有廟堂張本有士大夫始盡向之朝班禁近咸更相指目此立里客也此木脚客也反以為榮而爭趨羨之能自飭勵者無幾矣魯公則居家悔歎每至啜泣而上亦覺其難制始殺馮浩又殺王堯臣若楊十承宜小李使皆死不明連劾數人然勢已成未睹其益而羣閹既

懼思脫禍無術則愈事燕游用盡上心冀免夫朝夕識者深憂且疑有蕭牆之變漢唐之事了在目前俄禍自外來大敵適破都人憤洩立殺至唱之吳本云至骨血無遺餘矣凡此始終自非皇天擁祐聖祚不然可勝殆哉故書其略如此

政和以還侍從大臣多奴事諸璫而取富貴其倡始者首有王丞相黼事梁師成俄則盛尹章事向忻別本並宋八座昇事王仍後又有王右轄安中亦事師成此最彰著者宜和以降則士大夫悉歸之內寺之門矣黼則呼師成為恩府先生每父事之安中在翰苑凡草師成麻制必極力作為好辭美句褒頌功德時人謂之王內相上梁師成啟事章則與忻捧藥而進昇對人呼王仍為王爺又有劉幹者自小官在童貫幟始終與之盡力吳本與後位至延康殿學士及都邑傾覆先索幹入金營既兩宮將播遷幹聞之又知金欲用幹遂自經而死別本經獨能以忠節蓋前跡矣別本跡

鐵圍山叢談卷六
漢元狩二年南越獻馴象能言鳥應劭注能言鳥鸚鵡也然二廣閒鸚鵡視隴右實差小若具五色別本並又自出外國但今西歐之地適春夏閒山青湖碧而木綿花發紅樹滿目如火與相閒錯即多有鸚鵡飛動千數百高下爭掠人頭而去其聲咬咬可喜疑若別造一道家羨門方域中爾人或得其雛養視而教諸語言初皆丹喙中變而黑度歲餘乃復丹始不變此雄者也號名鸚鵡有喙常黑而不變此獨雌者號名木鳥是二種者實藉人力而致之言語罕有合其自然至百數十中忽一天機辨慧始雖因教然終乃同諸人而性靈斯足尚矣吾頃見貳車陳端誠家一鸚鵡能自談對睹老

兵持米筒出則報曰院子偷物出也在簾內其小奴竊酒又亟報曰惠奴偷酒眾爭視之窮詰略無跡反罪其矣乃又曰藏卓下矣其驗之信於是奴婢大憤後以計而殺之也嘗讀殷芸小說載晉張華有鸚鵡每出還輒說童僕好惡一日寂無言華問其故曰被禁在囊中何繇得知事始類此

都下飛鷺至多而大內中為最每集英殿下燕則飛鷺動千百為羣翔舞庭中百官燕食至則多為所掠故事遇燕設乃於隣殿置肉以賜鷺後稍稍得引去然尚多有之也周官射鳥氏賓客會同以弓矢敵鳥鷺則鷺之善鈔盜有自來矣今乘輿在御又鷺飛既眾是弓矢有不可敵者故賜鷺肉乃出本朝第不知其始竊謂儻非仁廟之至仁必繇祖宗之聖智矣

魯公以元祐末帥蜀道行過一小館有物倒懸於梁間初疑為怪後見古今注乃知為蝙蝠也又抱朴子亦謂蝙蝠五百歲即白而倒懸食之壽如其年吾每記公此言靖康初既邵陵始發自長沙榻一長亭方坐忽有類鴉鳴從房中飛掠吾身過者時亦以為怪跡其蹤乃在

鐵圍山叢談卷六

五知不足齋叢書

堂中後空舍而倒懸則知其為伏翼矣大為之憾愴俄遷嶺外博白暇日適與客行天慶祠纔升殿則觀梁間累累倒懸者以十數偷眼伺人久忽飛去博白天慶祠實唐紫極宮也則是物亦不暇三四百歲矣客有力勸吾羅捕取而盡食之者因為之一哂

政和中于闐國朝貢以馬四匹其一高六尺五寸其一六尺二寸其二皆五尺九寸殆不類常馬其狀已怪則穆王八駿其圖天矯宜若有之也相州古鄴郡其西有隆慮名山也寺則齊禪師道場亦

名刹也寺大門之前左右二池東為黃龍西為白龍所窟宅政和開適大旱安陽人禱於池既大澍於是一時為之飛奏詔加封爵焉及喪命下世俗不知厥繇但迎置諸東池而已一旦雲霧四合如墨天大雷電異常有頃泉登寺樓望則了然見白龍與黃龍擊戰而黃龍敗焉白龍乃奮迅下取山嶺將塞東池垂半矣黃龍既護其居故屢鬪而屢敗且不已其右山谷閉白龍之所據則水屯於門之外波浪高踰寺樓也羣髡大懼為焚香諷咒於樓之上始悟向之大雨實白龍為之而黃龍冒

其賞故一至此競於是寺髡力為之講解仍許再告請上別本請終日始得平白龍因收水而退矣詔復封白龍焉吾妻家相人也有妻兄檢得親見故特為吾道之且龍號稱神物能變化誠高遠乃亦爭虛名角勝負未免作世俗態所以貴乎君子

江湖閒小龍號靈異見諸傳說甚究崇寧中淮水暴漲而汴口橋舟不能進一日昧爽小龍者出連網之舟尾作運 有柁工之婦不識也謂是蜥蜴撥置之則跂跂又緣柁而上柁工之婦怒舉火柴擊其首隨擊霹靂大震一聲而汴口所積舟不問官私舟柁與士大夫家所座船七百隻舉自相撞擊俱碎死數十人朝廷聞而不樂第命官為賑卹焉會發運使上計而小龍者又復出大漕甚窘懼乃焚香祝之願與王借上計入覲天子可乎龍即作喜悅狀因舉身入香匳中不動大漕遂攜至都釐先以示魯公得奏聞上遣使索入內為具酒核以祝之龍輒躍出匳兩爪據金盃飲幾醺於是天子異之取大琉璃缶貯龍為親加封識焉降付都城汴水之都門外小龍祠中一夕封識宛如故視缶中龍則已變

化去矣上喜加封四字仍大做其祠宇至大觀末魯公責東南舟行始抵汴口而小龍又出迂魯公然小龍所禁南北當江湖開素不至二浙也政和王辰魯公在錢塘居鳳山之下私第以正月七日小龍忽出佛堂中於是家人大小咸歎異亦疑必有故明日而魯公召命至復加六字王及靖康之初家破魯公貶嶺外吾從行至江陵將遵陸出鼎澧開公畏暑因改卜舟行下江陵憩堵宮之沙頭一倉官解舍纜弛擔則小龍復出見魯公為之涕下且感念神龍乃不忘恩舊一如此吾戲公曰固知小龍之必來爾公愕詢其故吾始曰此亦出公之門也苟每加意於是無世情者則今日必來使此龍一出世間有世情當又不來是烏足辱人懷抱耶公乃收淚而笑且龍神爾而義風有古聖賢操烈因為書其初末是亦春秋褒貶之餘旨不敢廢者也

玩其身僅六七尺若世所繪龍鱗作蒼黑色然驢首而兩頰宛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座極長其際始分兩岐焉又其聲如牛張本齋攷諸傳記實龍也後十餘日大水至故俗傳謂之龍復龍格楊雁里本作味世罕識龍象師薛八丈黃門昂錢塘人也始位左轄其小君因出遊還適宜德端門時郊禋祀近有司日按象自外旗鼓迎至闕下而馴習之夫人偶過焉適見而大駭歸告其夫曰異哉左丞我儂今日過大內前安得有此大鼻驢耶人傳以為笑

宣和元年夏五月都邑大水未作前雨數日連夕如傾及霽開封縣前茶肆有長起拭格楊者睹若有大犬蹲其旁明視之龍也其人大叫而倒茶肆適與軍器作坊近遂為作坊士羣取而食之屏不敢奏都人皆圖畫傳

鐵圍山叢談卷六 五知不足齋叢書

鐵圍山叢談 卷六

唐人說江東不識橐駝謂是廬山精況今南粵宜未嘗
過五嶺也頃因雲擾後有北客驅一橐駝來吾時在博
白博白人小大為鼓舞爭欲一識客輒闔戶蔽障句取
十數金即許一入如是徧歷瀕海諸郡積橐駝致富矣
後橐駝因瘴癘死其家如喪其怙恃

嶺右頃俗淳物賤吾以靖康歲丙午遷博白時虎未始
傷人村落閑獨竊人家羊豕雖婦人小兒見則呼而逐
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常過墟并繫馬民舍籬下虎來瞰
籬客為懼民曰此何足畏從籬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

鐵圍山叢談卷六

十九知不足齋叢書

視虎猶犬然爾十年之後北方流寓者日益泉風聲日
益變加百物湧貴而虎淺傷人今則與內地勿殊啗人
略不遺毛髮風俗澆厚乃亦及禽獸耶先王中孚之道
信及豚魚知必不誣

博白有遠村號綠舍皆高山水人足跡所勿及斗米

一二錢蓋山險不可出有小江號龍贊張本作龍魚大者動

長六七尺皆癡不識人也村民自誇我山多鳳凰吾且

謂矣從而詰之則曰其大如鷲五色有冠率居大木之

顛兀木而巢焉遇天氣清明則出出必雙雙而飛所過

則羣鳥舉為之斂翼俛首而伏不敢鳴者久之吾歎曰

此真鳳凰也古人謂南方丹山產鳳為信

博白張生公諤者蜀人喜學問能苦辛卜築於城西北

隅山閒盛槩也吾手助其緝茅既成名曰帶經堂下刷

地得山積自然成元武者龜大於掌首尾克全蛇乃天

矯纏龜猶世圖狀張生以獻吾為再拜烹而食之既物

理有是不可致詰者

苑囿最盛宜和末所謂良岳正門曰陽華亦五戟制同

宸禁也自陽華門入則夾道荔枝八十株當前柳實一

鐵圍山叢談卷六

王知不足齋叢書

株有太湖石曰神運昭功高四十六尺立其中為亭以
覆之每召儒臣游覽其間則一璫執荔枝簿立石亭下
中使一人宣旨人各賜若干於是主者乃對簿按樹以
分賜朱銷而奏審焉吾一日偶獲侍從魯公入時許共
賞椰實一小璫登梯就摘而剖之諸璫人荔枝二枚於
是大璫梁師成者盡譎然吾笑而顧之曰諸人久飲矣
且饒吾一路蓋是時羣璫多尚文字矣相慕仰咸以吾
未始得嘗故也語此一夢令人愴悵

金日三言卷之二

蒲中產梨棗已久得名昔唐太宗時魏本太宗有風儀
止梨樹上因變肌肉細膩紅頰玉液至今號鳳栖梨也
至本朝時一家獨出一種青袍瓊肌香脆甘寒備眾梨
之美又絕勝於鳳栖其人嘗進御後得文林郎且以青
膚足珍類選人之衫色因但號之曰文林郎歲罕得稔
遇稔則但歸諸碧油幙下帥貳其分餉焉他莫得入口
矣吾得於張守周佐嘗官蒲故能道之張名仲爽吳本
仲爽

本行翼張

雜陽牡丹號冠海內歐陽文忠公有譜言之備然吾狂

病未得時嘗侍魯公入應宜召延福宮賞花內宴私竊

謂海內之至極者也及靖康初元魯公分司河南吾獨

從魯公行時適春三月矣略得見雜陽牡丹一二始知

九重之燕賞殆虛設而文忠公之譜其殆雅有未究者

因問諸雜陽人為吾言姚黃檀心碧蟬生異花葉獨號

花王雖有其名亦不時得率四三歲一開開或得一兩

本而已遇其一必傾城其人若狂而走觀彼餘花縱盛

勿視也於是姚黃苑圃主人是歲為之一富吾又見二

父言吳本二父元豐中神宗嘗幸金明池是日雜陽適

進姚黃一朵花面盈尺有二寸遂卻宮花不御乃獨簪

姚黃以歸至今傳以為盛事

雜揚芍藥甲天下其開一花若紫袍而中有黃綠者名

金腰帶金腰帶不偶得之雜揚傳一開則為世瑞且簪是

花者位必至宰相蓋數數驗昔韓魏公以樞密副使出

維揚吳本出下一日金腰帶忽出四藥魏公異之乃燕

平生所期望者三人與其賞焉時王丞相禹玉為監郡

王丞相介甫同一人俱在幕下及將燕而一客以病方

謝不敏吳本及且日呂司空晦叔為過客來魏公尤喜

因留呂司空合四人者咸簪金腰帶其後四人果皆輔

相矣或謂過客乃陳丞相秀公然吾舊聞此又得是說

於呂司空疑非陳丞相也是後魯公守維揚金腰帶一

枝又出則魯公簪之而魯公亦位極未幾叔父文正公

亦嘗守維揚一旦金腰帶又出而維揚人大喜賀文正

公之重望亟折以獻然花適開未全也文正公為之悵

然亦簪而賞之焉久之文正公獨為樞密使後加使相

檢校少保視宰相思數噫一花之異有曲折與人合乃

若造物戲人乎

嘉靖庚戌孟冬雁里草堂繕寫仲冬三日校畢

鐵圍山叢談六卷有宋蔡條氏撰上自乾德下及建

炎中開二百年軼事無不詳誌備載臺動聽至於

北伐之緣靖康之禍則諉咎於王黼諸人且曰是實

戎首吾父不與也嗚呼醜靖康之禍者非伊父而誰

哉謹按崇寧初蔡京與脩哲宗實錄至比王安石於

聖人故其始終祖述者王氏父子遺志也愚嘗謂宋

朝朝局譬如養大疽於頭目之上種其毒者為王安

石潰其毒者為王黼諸人中閒養成禍亂至於不可

救者則為蔡氏父子而猶曰無罪乎哉丙申秋杪偶

鐵圍山叢談卷六

王知不足齋叢書

閱叢談因書其誤國之錄今後之學者有所致云丙申立冬前一日題於膠城學寬山識

舊藏蔡條叢談得於瑣川吳氏者誤書棘目幾不容讀此則讀書敏求記所謂雁里草堂舊寫本也楷墨雖古脫繆略同再假涉園藏本互相讎比又以此書尋繹之稍有條理矣案條為蔡京季子京最鍾愛助父作姦罪與彼等遠投竄南荒不知自誦猶復文姦怙惡肆其論說冀求白於當世亦已愚已更於其父一切濫恩固寵之事幸清議之偶逃為士論所不齒者猶津津而樂道之是非羞惡之心漸滅殆盡梁紇費袞斥為無忌憚之小人宜矣顧其紀述建隆乾德以來軼事歷歷在目嗜古之士或於稽典故資博識助談諧時有取焉刻梓以傳是亦聖人不以人廢言之旨歟盧學士抱經堂本有寬山一跋其指陳靖康禍亂之繇頗得要領養癰貽患條雖百喙何所置辨哉因竝錄而存之

乾隆四十六年歲在辛丑十二月朔歙西鮑廷博識

通知不足齋叢書

宋蔡條撰條字約之自號百初居士興化仙遊人蔡京之子也官至徽猷閣待制京敗流白州以死宋史附載京傳末稱宣和六年京再起領三省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於條凡京所判皆條為之且代京入奏由是恣為蒞利稱弄威柄宰臣日時中李邦彥惟奉行文書其罪蓋與京等會敏行獨醒雜志則載條作西清詩話多稱引蘇黃諸人竟以崇尙元祐之學為言者論列蓋雖盜權怙勢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鐵圍山叢談提要

知博風雅之名者陳振孫書錄解題西清詩話乃條使其客為之殆以蔡攸領袖書局情不知學為物論所不歸故疑條所著作亦出假手然此書作於徽運之後條與解詭與提刀而敘述舊聞具有文采則謂之駢詞執務則可謂之不知書也書中稱高宗為今上謝石相字一條稱中原傾覆後二十一年為紹興十七年徽宗實苗香一條稱中興歲戊辰為紹興十八年又趙鼎亦卒於紹興十七年而此書記鼎卒後王遷坐調護鼎被劾罷官過白州見條之事是南渡後二十餘年尚謫居無恙亦可云倖逃顯戮矣條所作北征紀實二卷述伐燕之事陳振孫謂其歸罪重責蔡攸為蔡京文飾此書所敘京事亦往往如是如史稱京患言者議已作御筆密進乞徽宗親書以降條則稱政和三四上年自攬權綱政歸九重皆以御筆從事史稱京由童貫以進又稱宦官宮妾合詞譽京條則稱京力遏宦官退之不得更反折角史稱

范祖禹劉安世皆因京遠竄條則謂京欲援復安

世及陳璘而不能已則與祖禹子溫最相契其巧為彌縫大抵類此惟於其兄攸無怨詞蓋以攸嘗劾條又請京殺條故也至於元祐黨籍不置一語詞氣之閒頗與其父異趣於三蘇九極意推崇而丁仙現一條乃深詆王安石新法則仍其西清詩話之旨也他如述九聖之源流元圭之形製九鼎之鑄造三館之建置大晟樂之宮律及徽宗五改年號之義公主初改帝廟後改帝姬之故宣和書譜畫譜博古圖之錄起記所目視皆較他書為詳核以及辨禁中無六更之例宮花有三等之別俗

鐵圍山叢談提要

三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鐵圍山叢談六卷

曾敏行獨醒雜志載條作西清詩話多稱引蘇黃諸人竟以崇尙元祐之學爲言者論列蓋雖盜權怙勢而知博風雅之名者

嘉錫案宋會要第一百册卷六云「九月十三日和五徽宗閣待制提舉萬壽觀蔡條

勒停以言者論其撰西清詩話多用蘇軾黃庭堅之說故也」可與獨醒雜志互證又云

「四月六日和六提舉上清寶籙宮兼侍讀蔡條罷侍讀提舉亳州明道宮以其僻學邪

見除還英非所宜也繼又詔條出身敕可拘收毀抹」所謂僻學邪見蓋即指其崇尙元祐

之學也

徽宗繪事世稱絕藝觀此書乃知皆畫院供奉代爲染寫非真自作尤歷來賞鑒家所未言

案鐵圍山叢談卷一云「祐陵在藩時初與王晉卿就宗室大年令禮往來而大年又善黃

庭堅故祐陵作庭堅書體後自成一法時亦就滄邸內知客吳元瑜弄丹青元瑜者畫學崔

白書學薛稷而青出於藍者也後人不知往往謂祐陵畫本崔白書學薛稷凡斯失其源派

鐵圍山叢談

矣」又卷六云「太上皇在位時屬升平手藝人之有稱者基則劉仲甫琴則僧梵如教坊

琵琶則有劉繼安舞有雷中慶笛有孟水清此數人者視前代之伎一皆過之獨丹青以上

皇自擅其神逸故凡名手多入內供奉代御染寫是以無聞焉耳」全書自此二條之外無

復言及徽宗繪事者提要所稱蓋即指卷六此條然條既謂徽宗自擅丹青神逸則非不能

渲染全恃捉刀者觀其卷一一條知徽宗嘗畫於吳元瑜元瑜畫學崔白徽宗畫亦似崔

白然則條雖言畫院供奉常代徽宗染寫實未嘗言徽宗絕不自作也提要誤會條意遂謂

徽宗之畫皆非自作一若徽宗於繪事全無所解者以此蒸贖鑒家恐賞鑒家不樂聞也考

岳珂程史卷四云「康輿之在高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殷有徵祖御畫扇繪

事特爲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贊瞻之悲璫偶下直竊携至家而康適來觀此筆書一絕

於上曰玉盤宸游事已空尙餘畫漢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都在蒼梧夕照中璫出見之

大恐明白何開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震但一懶而已余嘗見王盧溪作宜和

殿雙補圖詩曰玉瑣宮扉三十六誰識連昌滿宮竹內苑寒梅欲放春龍池水暖鸞鴛浴宜

和殿後新雨晴兩鷓鴣來相對鳴人間畫工貌不成君王筆下春風生長安老人眼曾見萬

歲山頭翠華轉恨臣不及宣政初痛哭天涯觀畫圖」此皆以當時之人詠當時之事都言

徽宗御筆渲染使其純出自畫院供奉之手高宗何必置之案頭至于把玩流涕且亦惡肯

認他人筆跡爲先皇手澤乎或者以爲小說敘事詩人詠物皆不可盡據則更考之建炎以

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云「李綱獻太上皇帝所賜畫二軸詔還以賜綱先是綱以二帝所賜

御筆刻石送石僕射張浚上聞之欲見上皇真蹟綱因以賜物上」使徽宗竟不能畫皆由

畫院代筆則其畫本非真蹟高宗何以必欲見之乎提要之說不足信明矣禮親王昭榘嘯

亭雜錄卷八云「五國城在今伯都訥地方乾隆中副都統綽克托築城掘得宋徽宗所畫

鷹軸用紫檀匣盛歷千餘年墨跡如新」此必徽宗在中國所畫攜以自隨者畫院代筆恐

不若是之珍重也元湯屋畫鑒云「徽宗性嗜圖畫作花鳥山石人物入妙品作墨花墨石

閒有如神品者歷代帝王能畫者至徽宗可謂盡意當時承平之盛四方貢獻珍禽異石奇

花佳果無虛日徽宗乃作冊圖寫每一枝二葉十五版作一册名曰宣和睿覽集累至數百

及千餘册予度其萬幾之餘安得工緻至于此要是當時畫院諸人微做其作特題之耳然

徽宗親作者予自望而識之」是則徽宗之畫有畫院微做者有親作者與蔡條之言合實

鑒家當以此爲定論又案提要此篇考證頗詳而於其書命名之義未嘗論及近人文廷式

純常子枝談卷二十三云「鐵圍山佛家多言之然皆與叢談之義不相關涉後閱永樂大

鐵圍山叢談

典卷二千三百四十引元一統志云鐵圍山在興業縣南五里舊經云有四門東門礮石路

通人行中有礮石上有二牛跡深二尺長二尺其中巖質深遠泉流不涸南門山半有土基

一潤四五丈俗傳古之敵樓西北二門多石山少林木陰闇如夜不通人行猿猴麋鹿來往

其間據經所載即古之鐵城蔡條以坐父京累貶白州嘗游息於此作鐵圍山叢談然後知

條之書名蓋出於此」是亦讀此書所當知者故具錄之



避戎嘉話

石茂良撰

歷代小史卷之五十五

避戎嘉話

宋石茂良撰

增廣丙午仲冬金人再犯京師統制姚友伸領右中三軍備禦十一月三日賊攻通津門甚急友伸帶領軍將副都統將子弟効用一千餘人往通津門救護軍兵下城接戰殺傷甚衆初七日賊殿師王宗慶帶領兵一千餘人下城與賊接戰高師且死之是夜友伸正策應兩榜子城賊交鋒正在北榜子城下躬率將校施放弓箭每發砲石凡數陣皆為砲箭所臨雖不少負亦不大勝賊勢稍退初三至初八凡六日措置稍就緒初九日早宣化門告急又帶一行人往宣化門守禦南北榜子城皆捍禦水門者也水門不可避也故急攻二榜子城矢石如雨樓櫓皆毀壞友伸於南榜子城上別造兩圍門去馬面三十步許用磚砌成中開下棘門干戈板閣下如城門法四面皆置女牆迎敵皆自棘門萬一賊兵厚重則入棘門放下干戈板又是榜子城也磚城下闊五尺高一丈二尺五寸不日告成通津門兩榜子城正是受敵處守禦有方終不可破皆友伸之力凡守榜子法務要令人少肅靜可以應敵入少可以迎衆友伸到南榜子城便令畫榜子圍西麻每門兩人守踏定板外鑰匙須敵樓上與屋棚九三層止是受敵處每間不得過十五人守榜槍斧手相間分作三番晝夜輪轉更其勞逸使得休息萬一賊人不測侵犯自有備禦之法也初九日到宣化門護龍河內賊橋也過過半矣但未敢過橋可捍禦友伸遂還神霄

避戎嘉話

子致奪手下臨分布林子勢多置大小砲座又於攻打賊人疊橋之法先用淨水而吹用一重柴一重土增步一重土不斬齊整之聲聞於遠近其攻城之具又有火梯雲梯編高亦有高於城者皆可以燒樓樓雲梯編橋可以倚城而上下皆用車軸推行此三物惟樓梯可以禦之樓梯用大木長可數丈者又用橫木數十條中穿而下留手把可以致力頭以鐵裹或以大鐵鎗或安以托文鈞頭可也每一樓子上常置樓梯三兩條俟其火梯雲梯編橋至城下則徐應之不必驚擾既樓梯則家手

用鐵鈞約定不得前進不得後退則火自焚橋亦壞人亦墜矣萬一樓梯不中則用狼牙槍手砲架槍手架之亦不能上惟要當鎗得人通津門榜子城每為賊人攻打前後其壞火梯雲梯編橋橋十數座皆此也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其狀如合掌上下洞人往來其中即吹續之有長數丈者上用牛皮生鐵裹定內用濕泥中用木炭火石火皆不能入治道則欲安砲并推梯橋之類攻城則欲取土透城皆不足供也兵法之禦洞子用鐵條繫懸下而救之其法以熟鐵圓徑長一尺二寸四條縱橫布如煎餅形錄生鐵罐其中夾重五十斤上安其鼻連鎖繫下較說以鐵繩絞之若洞子上有牛皮泥泥較者即舉速放火炬油燒火賊人用洞子穿地道來通於地道上直下穿井以待之積薪草安井中如火薰

之或有用火砲納於其中則敵自焚灼又用游火用鐵筐盛火如脂蠟毒藥懸下燒薰充中攻城人有用燕尾炬縛草分為兩岐如燕尾狀以油蠟灌之從城墜下騎洞子燒之如此皆禦洞子法也樓梯至則作屋架木為之橋索相連樓梯須連以環串竿頭於兩旁令壯士牽之鈞竿至則用榜梯索其鈞亦令壯士牽之乘勢猛放則竿與人俱倒惟砲架最難制禦金人砲架四旁並用濕榆小椽密覆定又用生皮并鐵葉裹定出頭須人不能入其砲有七指五指三指兩指指指旋風虎等砲內七指可以致遠其石六指五指等亦可以致遠其上或放雙砲友伸先於樓子上受敵處絞梯上屋索網井下擺梯布袋漏馬糞又於城頭馬面上懸茅濕槍梯木柱繩梯慢梯亦可致遠砲也城下地廣安砲多城上

地狹安砲少最為受敵十九日夜賊人一夜安砲五千餘座城上雖棚人皆不可存住死於砲者日不下二三十人友伸到宣化門上日恐賊人有破城集城之法視受敵樓子遠近築面洞一丈二尺五寸下脚洞二丈五尺高五大四邊皆有屋棚女牆復於旁置兩小門如城門法萬一賊兵上城頗有限隔可以迎敵不幸為提刑秦元所阻秦欲集目城議論不同朝廷遂延不斷連十日後賊竟從友伸之請然夜急亦如平時功終不成惜哉百十九日夜賊安砲之後矢石不可不二十一曰橋成先有黑旗手三人先登所都統王煥姚友伸揮鞭勇使臣與西兵數十人下戰亦殺數人賊退橋之南入洞子中俄頃宰相何真至黑旗子復如前登岸城中方警備如兩賊兵略不顧欲交鋒西城下寨一兵

約六七百人望風逃走賊亦不進城上皆屬聲呼云後面無賊然勢不可回隔斷矢石如雨傷者數百人自填於隔馬坑者三十餘人賊兵望風輕笑相親見之而不恤初縛屋棚時友伸使多備濕麻刀備種旗蓋防賊人有火箭火炮也幸而金人不善制此二物二十三日賊橋漫廣友伸遣張宗頤關維段永年領敢死兵三百人血戰於城下用純斧隊斫壞洞子七所賊眾敗走乘勢進北涉河至中流水解陷死者數十人返為賊兵擄擄豈天殆我師也二十四日早賊推大梯四乘來攻字樓樓子三乘皆為擄卒所壞又再來擄擄不着火燒逼着樓子火燒字號及三樓子賊皆登城舞黑旗鼓譟然為樓上火盛不可遏友伸仗劍擁直守寨官軍等放火弓弩交發又用鍊金汁淋賊皆墮傷傷來賊遂退三

樓子皆為大爐矣是夜再安樓子三座又為賊砲所碎二十四日雪大下至晚深二尺餘加之風聲號怒二十五日風雲愈甚早間大敵宣化門出郭京人馬與賊接戰賊眾見所燒樓子未成頗疑擄卒未備賊遂登城乘潰城隔初京之出也城中居民歧踵延頭于宣化門者數千人立換捷報及京賊城門急閉賊帥大怒鳴鼓振旅鐵衣滿野多若蟻蟻皆沿城而上城遂陷友伸二十五日晚於南城為軍民所毆打至死肝腦塗地委填溝壑骨肉星散不知所所在家資劫掠掃地無遺天不祐善人如此友伸將種也三世忠孝聲聞滿於夷夏自守禦以來夙夜勤勞食息不暇在諸將中尤無負於朝廷者今反被擄若此先是閏月一日百姓設殺本壁紅制辛康宗辛公指揮城上兵軍不見賊不得亂放箭砲百姓疑其

避戎夜話一卷

宋石茂良撰按陳振孫書錄解題載茂良字太初其爵里則振孫亦未詳無可考也是編載靖康元年十一月金人陷汴京事蓋親在圍城之內記所見聞其中多言都統制姚友仲守禦東南兩壁之功史不為友仲立傳然欽宗本紀頗採用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第九十八卷引此書有云汴京城陷僕逃難於鄉人王升卿舍館夜論朝廷守禦之方一話一言莫不驗其文據其實直而不訐非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避戎夜話提要

所見聞則略而不書云云蓋茂良自敘之詞此本為明末李藩刊八瓊探內者檢勘並無此文知為刪節不全之本矣九表述初堂書目載有靖康夜話疑即此書見公武讀書志列金人背盟錄七卷圍城雜記一卷避戎夜話一卷金國行程十卷南歸錄一卷朝野僉言一卷總注曰皇朝汪藻編記金人叛契丹迄於宣和乙巳犯京城圍城雜記等五書皆記靖康時事其意蓋謂金人背盟錄以下六書皆靖康時人所作藻合而編之耳而其文義混淆似乎六書皆出於藻故有引是書為汪藻作者其實書錄解題載朝野僉言為夏少曾作南歸錄為直祕閣沈瑄作此書為茂良作各有主名也况汪藻未從北行安得有金國行程乎

卷之四 月令雜考 二

四庫提要補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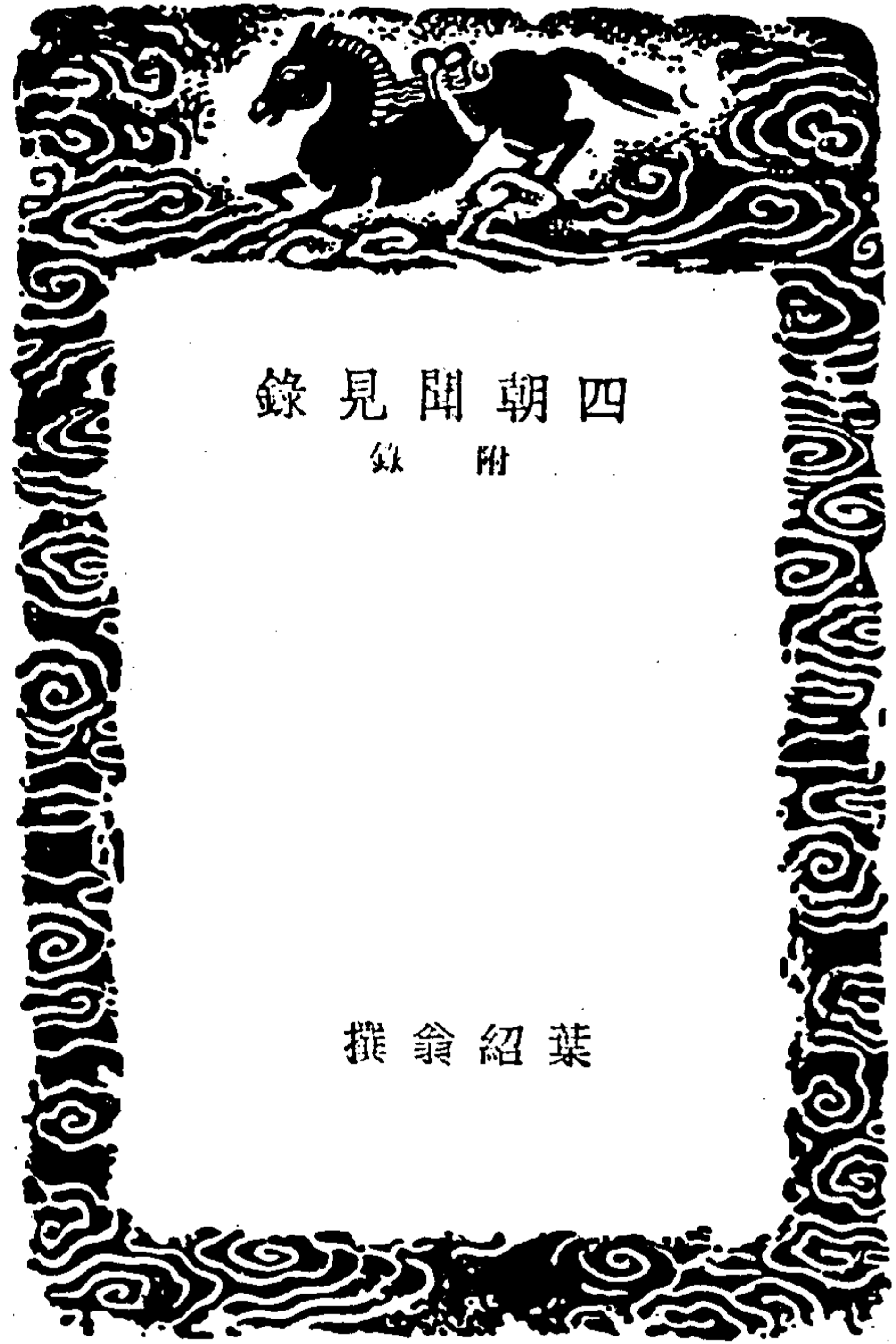
胡士權撰

避戎夜話一卷

見公武讀書志列金人背盟錄七卷圍城雜記一卷避戎夜話一卷金國行程十卷南歸錄一卷朝野僉言一卷總注曰皇朝汪藻編記金人叛契丹迄於宣和乙巳犯京城圍城雜記等五書皆記靖康時事其意蓋謂金人背盟錄以下六書皆靖康時人所作藻合而編之耳而其文義混淆似乎六書皆出於藻故有引是書為汪藻作者其實書錄解題載朝野僉言為夏少曾作南歸錄為直祕閣沈瑄作此書為茂良作各有主名也况汪藻未從北行安得有金國行程乎

避戎夜話提要補正

王翰案見志列背盟錄六書後又列圍城雜錄一卷云皇朝王養正錄靖康末女真再犯都城事此乃資本所有而爾本反無者提要得見資本不應遺之而但引書錄解題所載三種也



四朝聞見錄
附錄

葉紹翁撰

四朝聞見錄目錄

甲集

- 恭孝儀王大節
- 潘閻不與先賢祠
- 東萊南軒書說
- 考亭解中庸
- 慈湖疑大學
- 賜宴滌俯
- 大臣叔衣見百官
- 慶元六君子
- 衛魁廷尉
- 布衣入館
- 光堯幸徑山

四朝聞見錄 目錄

四朝聞見錄 目錄

- 憲壇樹立
- 光皇帝親北內
- 止齋陳氏
- 宏而不博博而不宏
- 胡絃李沐
- 制科詞賦三經宏博
- 詞學
- 武林山
- 高宗幸太學
- 中和堂御製詩
- 請斬喬相
- 三文忠
- 天子獄
- 華子西
- 劉三傑扶陛
- 請斬秦檜
- 請斬趙忠定
- 九里松用金字
- 壽星寺寒碧軒詩
- 夏執中扁榜
- 三省
- 南屏與教磨崖
- 天竺觀音
- 易安齋梅巖亭
- 五丈觀音
- 柳洲五龍王廟
- 張司封廟
- 忠勇廟
- 忠清廟制詞
- 徑山大慧

四朝聞見錄 目錄

四朝聞見錄 目錄

宏詞

文忠各道履常

徐竹隱草皇子制

昆命于元龜

考亭

洪景廬

趙忠定檢才

太學諸生真綾紙

心之精神是謂聖

鄭節使酒過

史越王表

楊和王相字

朱趙證法

乙集

高宗駐蹕

武林 二則

錢唐

洛學

吳雲壑

趙忠定

吳雲壑 二則

高宗御書石經

光皇御製

三王得

清湖陳仙

烏髭藥

光拙菴

萬年國清

皇甫真人

孝宗召周益公

四朝聞見錄 目錄

四

四朝聞見錄 目錄

孝宗恢復

秦檜王繼先

楊沂中穴西湖

普安

栢券

憲聖不妒忌之行

光皇策士 二則

佑聖觀

莊文致疾

寧皇二屏

陸放翁

熊子復

越王陪位

高宗知命

憲聖擁立

攻瑰樓公

翁中丞

張子湖

真文忠居玉堂 二則

甲戌進士

兩韓首

胡桃文鴉鴿色炭

王竹西駁論黃潛善汪伯彥

呂成公編文鑑

洪景廬編唐絕句

秦小相黃葛衫

秦夫人淮青魚

高宗好絲桐

黃振以琴被遇

倪文節請以諫議大夫入閣

四朝聞見錄 目錄

六

七

去左右二字
 宣政宮燭
 柔福帝姬
 技術不遇
 劉騎邊報
 陸石室
 開禧兵端
 丙集
 從贈伊川
 虎符
 逆曦偽服印
 萬弩營
 來子儀
 朱希真
 寧皇進藥
 奏槍待金使
 真文忠公證議
 悼趙忠定詩
 鴛鴦詩
 宮賜
 田雞
 史越王青詞
 司馬武子忠節
 張史和戰異議
 寧皇登位
 葉洪斥佞詞
 焚香行香
 王醫
 高士
 蕭照畫
 四朝聞見錄 目錄

慈明
 節度
 注脚端明
 禿頭防復
 賢良 檢三冊
 高宗六飛航海
 章居士
 九里松字
 王正道
 張通古
 史文惠薦士
 孝宗御製賜吳益
 閩人訛傳兆域
 天上台星
 洞仙歌
 方奉使
 草頭古
 二元
 單慶知夔州
 寧皇御舟
 兩朝玉帶之祥
 張公九成玉帶
 史彌遠玉帶
 丁集
 寧皇即位
 慶元丞相
 考異 五冊
 慶元黨
 考異
 文公證議
 四朝聞見錄 目錄

禮議

慶元二年成飭場屋付業畜以下御筆

科舉爲黨議發策

嘉泰制詞

戊集

岳侯追封

考異

遺事

畢再遇

周虎

田俊邁

開禧施行韓侂胄御批黃榜

能韓侂胄麻制

臣寮雷孝友上言

臣寮上言二則

給舍繳駁論疏

尙書省勝

因韓黨詔諭中外百官

考異

侂胄師且周筠等本末

韓勢敗笑鑿

閩古南園

南園記考異

四夫人

滿潮都是賊

逆賊歸蜀

俊伶戲語

侂胄助邊

韓檄黎

黃胖詩

劉淮題韓氏第

西湖放生池記

犬吠村莊

考異

李季章使金詩

淮民漿棗

浦城鄉校芝草之瑞

臺臣用謠言

好女兒花

秘書曲水祝

附于大介保母帖題跋

四朝聞見錄甲集

宋 龍泉葉紹翁撰

恭孝儀王大節

恭孝儀王諱仲湜。王之生也。有紫光照室。及視則肉塊。以刀剖塊。遂得嬰兒。先兩月母夢文殊而孕。動二帝北狩。六軍欲推王而立之。仗劍以卻黃袍。曉其徒曰。自有真主。其徒猶未退。則以所仗劍自斷其髮。其徒又未退。則欲自伏劍以死。六軍與王約。以踰月而真主不出。則王當即大位。王陽許而陰實款其期。未幾高宗即位於應天。王開關渡南。上屢嘉歎。王祭濬園。嘗自贊其容曰。熙寧六載。歲在癸丑。月當孟夏。二十有九。子乃始生。濬祖之後。性比山麋。貌同野叟。隨園就方。似無惟有。惟忠惟孝。不污不苟。皓月清風。良朋益友。湛然靈臺。確乎不朽。不污不苟。蓋自綴其推戴事也。嘗遊天竺。有山禽忽驚起。衝落半巖花之句。按二句。是劉禹錫詩。非西湖顯明寺。子孫視諸郎。最爲繁衍。蓋恭孝之報云。

潘閻不與先賢祠

潘閻居錢塘。今太學前有潘閻巷。【原注】俗呼爲潘郎。閻工唐風。歸自富春。有漁浦風波惡。錢塘燈火微。一作漁浦風浪急。錢塘山燈火微。

杜撰子曰：足下信得過否？學者不能對，卻問象山曰：先生所信者，信個什麼？象山曰：九淵只是信此心。塘謂子曰：那學子應得也自好，只是象山又高一著。此老極是機辨，然亦禪也。慈湖又改周子太極圖為

賜宴滌爵

賜酒，羣臣無滌爵之文。孝宗錫宴內朝，丞相王淮滌流於酒，已則復滌入鼻。時吳公瑒兄弟亦預宴，上見其飲酒，輒有難色，微扣左右知其故，後有詔滌爵，滌爵自淮始。

大臣視衣見百官

大臣見百官，主賓皆用朝服，時伏暑甚，丞相准體弱不能勝，至闕絕，上亟召醫疾，有開復有詔許百官以視衣見丞相，自淮始。

慶元六君子

趙忠定橫遭謫，去國之日，天為雨血，京城人以盆盞貯之，殷殷然。太學諸生上封事，叩闕正甚急，候賢欲斬其為首者，寧皇只從聽讀，當時同銜上者六人，世號為六君子，曰周端朝、曰張衡、曰徐範、曰蔣傅、林仲麟、楊宏中皆併出，惟周受禍略備。

分必死，時志聖在上，韓猶不敢殺士，故欲以計殺之。周竟不死，復聽讀永州，杜門教授生徒，後以韓承放還，復籍于學，為南宮第一人，自外入為國子錄，以女妻富陽令李氏子，親迎之夕，有老兵持諸生刺以入，周曰：正用此時來見耶？為我傳語來，日相見於崇化堂矣。諸生不肖，退曰：我為國錄，身上事來，有書在此，書入乃備述李為史氏云云，恐他時先生官職駸駸，天下以為出于李氏，周愕甚，入則已奏樂行酒，周亟起告女以故，女以疾避，冀展日定情，李氏子惘然登車去，富陽令大怒，訴于臺，因勸周去，復入為太學博士，自文忠公去國時，猶有樓公、危公、顧公、陳公、葉齊哀公、慈湖楊公，相與直言于朝，俱

以次引去，周由博士不十年至從列，庚辰京城災，論事者衆，周語子曰：子可以披腹呈琅玕矣。子戲對之曰：先生在紹翁何敢言。

衛魁廷尉

衛公逕字清叔，吳門石浦人，先五世俱第進士，至公為廷尉第一人，策中力陳添差督員之弊，上救授添差州會帳，公即入到廟堂，以為身自為可乎，有旨待詔與會帳，正闕，公已赴越任，開會親友，玩牡丹，謂第一花人尚貴之，吾亦宜自貴重可也，先是廷唱一人任會帳，垂滿，必通書宰相為謝，然後過次榜，廷唱敬召命，以某日降旨入修門，公以通書宰相非是，唯任其遲速可也，時王淮當國，殊以不通書為訝，雖已降召命，而不與降，入國門引入見指揮，公翔翔于江上六合塔下，幾三月不得見，適鄭公僑以吏郎召，與公遇塔下，鄭寒暄畢，即問曰：清叔何為在此，公語之故，鄭引見畢，即直詣都省門面語丞相，丞相情

見詞屈曰：某幾乎忘了，翌日降旨趣公見，公既俱史相，旋用故智，又欲去史，史為救，憲太子衛學，太子知其謀于內，遂以告史，御史中丞章良能彈公，良能公所厚也，疏入，猶未報章，用臺吏詣緘，緘以示公，公車至太廟下，得章所緘，謂使云：傳語中丞，我今即出北關矣，史以公宿望，不敢貶置，唯秩以大關不復召矣，錢召文家祖，以史故于廣坐中及公云：初謂衛清叔一世大望，身為大臣，願售韓偓，甘螺細粉，然則公之罪亦微矣，其客于有成，嘗授經于公，初于猶為士時，公已能政，提舉洞霄宮，遺于以書，外緘題書拜上省元，下惟其銜，至幅內則稱拜，漫不備題，曰省元學士先生，蓋得前書體，又客曰：迂齋樓公，訪往往代公箋啓，又客曰：輔漢卿，嘗陪公閒話，亦及道學，又客曰：王大受，迹頗疎于三客，亦未嘗遊公之燕，良能既逐公去，因及其四客，于後位至司業，樓位至宗簿，封事輪對，有直諫，輔嘗從考亭先生遊，晚以弁服終，于以忤攻魏樓公故得罪，後誦都武終焉，有易齋詩水心先生為之序，稱許過于四客，衛公垂殺，乞勿田澱湖一疏，真體國大臣也。

布衣入館

震澤王頌少師事龜山，高宗宿聞其名，又以諸郎官力薦，紹幸吳門，起召賜對，以布衣賜進士出身，正字中祕，制曰：朕於一時人才，苟得其名目，稍有自見，往往至于一屢試而治不加進，于是從而求所未試者，至於巖穴之士，庶幾有稱意焉，爾學有師承，親聞道要，繼復既久，聲實自彰，行誼克修，溢于朕聽，延見訪問，辭約而指深，師友淵源，朕所嘉尚，賜之高第，職是校讎，豈特為儒者一時之榮，蓋將使國人皆有所矜式，勉行而志，毋負師言，上意蓋謂龜山也，王既入館，猶子誼年方十四歲，於書塾拈紙作御批，曰：可斬秦桧以謝天下，為僕所持，索千金，王之父不能從，族子謂之曰：子金則返，批批返而後別，議僕罪千金可返也，其父亦不能從，僕遂持以告有司，有司懼其耳目不敢隱，驛聞于朝，詔赴廷尉，獄具伏罪當誅，檢閱其牘，審知年十四，翌日言之上，上赦其幼，編置家塾，能詩文，聚徒貶所，槍死得歸，治生產有緒，積本將階大用，以猶子故，旋以他事為言者所列，坐廢于家云。

光堯幸徑山

光堯幸徑山，憩于萬木之陰，頗問僧曰：木何者為王？僧對曰：大者為王，光堯曰：直者為王，有杉小而直，因封之，光堯為龍君柱香，有五色蜥蜴出于塑像下，從光堯左肩直下，遂登右肩，旋聖體者數四，又拱而朝，亦數四，光堯注視久之，蜥蜴復循聖體之半拱而不數，時貴妃張氏亦縱志聖體，蜥蜴旋繞，僧至，風經喉之，志聖亦視曰：善，善，如何不登貴妃身，蜥蜴終不肖，竟入塑像下，妃漸沮，不復有私利，徑山有一事，東坡宿齋，夜有叩門者云：放天燈人歸，則天燈之偽不待辨，蜥蜴亦僧徒以術貯殿中，施利者至，則蜥蜴旋繞，天燈之事，僧徒本為利，既為利則必嚇蜥蜴，登妃身，彼視君后妾，為何事，龍山開天日從礎下，小石竅往來，又有龍君借地之說，至不敢聲鐘鼓，皆疑其徒附會，故不書。

志聖操立

志聖既擁立光皇。光皇以疾不能興。志聖至自為臨奠。攻燒樓公。章立嘉王。詔云。雖喪紀自行于宮中。禮文難示于天下。蓋攻燒之詞。志聖之意也。天下稱之。先是吳瑒奏東朝云。某人傳道聖語。敢不控竭。竊觀今日事體。莫如早決大策。以安人心。垂簾之事。止可行之旬浹。久則不可。願聖意察之。志聖曰。是吾心也。翌日並召嘉王。與吳瑒入。志聖大慟。不能聲。先諭吳瑒曰。外議皆曰立爾。我思量萬事。當從長。嘉王長也。且教他做。他做了你卻做。自有祖宗例。吳與色變。拜而出。嘉王聞命。驚惶欲走。志聖已令知閣門事。韓侂胄被持使不得出。嘉王連稱告大媾。【原注】臣做不得。志聖命侂胄取黃袍來。我自與他著。

王遂擊侂胄肘。環殿柱。志聖叱王立侍。因責王以我見你公公。又見你大爹爹。見你爺。今又卻見你。言訖泣數行下。侂胄從旁力以天命為勸。王知志聖聖意堅且怒。遂衣黃袍。而拜不知數口。中猶微道做不得。侂胄遂掖王出宮。喚百官班。宣諭宿內前諸軍。以嘉王嗣皇帝已即位。且草賀。驩聲如雷。人心始安。先是皇太子即位於內。則市人挑擔。以入爭持所遺。謂之掃閣。故必先為之備。時吳與為備。獨嘉王已治任判福州。絕不為備。故市人席捲而去。王既即位。翌日侂胄侍上。詣光皇問起居。光皇疾有間。問是誰。侂胄對曰。嗣皇帝光宗。陛自視之曰。吾兒耶。又問侂胄曰。爾為誰。侂胄對知閣門事。韓侂胄。光宗遂轉聖躬。面內。時惟傳國。猶在上側。堅不可取。侂胄以白慈慈。慈慈曰。既是我兒子做了。我自取付之。即光宗臥內。擊暈皇之立。志聖之大造也。三十六年。清靜之治。志聖之大明也。吳亦有功焉。文忠真公跋。環。奏。于忠宣堂云。親少保吳公密奏遺策。其盡忠王室。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歎仰久之。丙子夏。至富沙。真。秀書。侂胄陰忌。以志聖故。故不敢行。忠定德謙事。賞花命酒。每極歡劇。開語吳曰。可為成都行乎。吳對以更高里遠。亦不辭。韓笑謂曰。只恐太母不肯放兒遠去。然猶偏帥判。一作明。荆襄鄂。再判金陵。終于外。韓誅趙氏。認冤于朝。公之子鋼亦以公密奏。進時相疑。吳為韓氏至姻。故仲趙而不錄。吳云。

光皇命駕北內

布衣謝岳甫。聞士也。當光宗久缺問安。羣臣苦諫。至比上為夏商未造。上益不悅。岳甫伏闕奏。謂父子至親。天理固在。自有感悟開明之日。何俟羣臣苦諫。徒以快近習離間之意。但太上春秋已高。太上之愛陛下者。如陛下之愛嘉王。萬一太上萬歲之後。陛下何以見天下。書奏上為動。降旨翌日過宮。當是之時。岳甫名處于京。同姓宰相有欲埃上已親。即薦以代己者。止齋陳氏傳良。時為中書舍人。於百官班中。顯埃上出。上已出御屏。慈慈挽上入曰。天色冷。官家且進一杯酒。御上。百僚贊侍。衛俱失色。傳良引上。兩請毋入。已至御屏後。慈慈叱之曰。這裏甚去處。你秀才門要斬了驢頭。傳良遂大慟于殿下。慈慈遣人問之曰。此何理也。傳良對以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傳良去。謝遂報能。先是岳甫書上書。奉宗。謂恢復不報。謝妻孫氏。孫已死。謝發其線。乃謝所上書副本也。謝嘗以副本納要路。不知孫氏何自致。

之。謝益感憤。聞士林自知親過。與謝同遊于京學。以詩一絕為紀其事。末二句云。漢皇未下復讞詔。宋此匹夫匹婦何。林已賦詩。同舍莫有能繼者。林號為名儒。仕至史館校勘。終于官。

止齋陳氏

止齋陳氏傳良。字君舉。永嘉人。早以春秋應舉。俱門人。蔡幼學行之遊太學。以蔡治春秋。設出己石。遂用詞賦取科第。詞賦與進士詩。為中興冠。然工巧特甚。稍失三元。衡鑒正體。故今舉子詞賦之失。自陳始也。秦疏洞達。其衷經義。數暢厥旨。尤長于春秋周禮。考亭視為畏友。嘗謂門人曰。以伯恭君舉。陳同父合做一個。方纔是好。猶不及水心先生。蓋水心輩行不作。而學業未能如晚年之大成。故考亭先生特謂其強記博聞。未見其便。止考亭先生見其止也。當與三子並稱。而且有所優劣矣。考亭先生晚註毛詩。盡去序文。以形管為淫奔之具。以城闕為偷期之所。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形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為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辨。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圖辨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詳註。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學子講義。一云與門人為學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佐陸陳之辨也。今止齋詩傳方行於世云。建安袁氏中。儒為公門人。序其傳末。止齋實為專王伯學。上嘗思之。語韓侂胄曰。陳某今何在。卻是好人。侂胄對上曰。某諫會論其心術不正。恐不是好人。上曰。心術不正。便不是好人。耶。遂不復召用。止齋立朝大節。俱無愧于師友。至光皇以疾缺北宮。禮其諫諍。有古風烈。嘉王之立。止齋以魯學亦有贊策。功既於韓氏。遂不果大拜云。

宏而不博博而不宏

真文忠公留公元剛。字茂潛。俱以宏博應選。時李公大異校其卷。於文忠卷首批云。宏而不博。于留卷首批云。博而不宏。申都蒙取旨時。陳自強居廟堂。因文忠妻父善相。識文忠為遠器。力贊韓氏二人俱真異等。是歲毛君自知為進士第一人。對策中及朝廷設宏博以取士。今謂之宏而不博。博而不宏。非所以示天下。然猶真異等何耶。至文忠立朝時。御史發其廷對日。力從史恢復事。且其父閱卷。遂駭真五甲。勅授監當。後廟堂授以江東幹幕。終文忠之立朝。言者論之不已。後終不得起。南岳劉君克莊。滯夫以詩悼其亡云。至曾殿上主文衡。豈。一作。料。臺中有異評。後。一作。二十年。繼入幕。隔。一作。三四。榜。盡。登。瀛。白。頭。親。痛。終天訣。丹穴。離。方。隔。歲。生。策。比。諸。儒。無。愧。色。只。一作。緣。命。不。到。公。卿。毛。策。力。主。恢。復。故。劉。寓。微。詞。云。劉。詩。登。瀛。之。句。謂。袁。蒙。齋。也。毛。流。泊。以。死。真。公。卒。為。名。卿。留。以。使。酒。任。氣。為。言。者。屢。以。聞。然。該。敏。員。治。近。代。相。門。子。弟。未。有。也。文。忠。初。其。與。之。契。中。年。對。客。語。留。則。愀。然。不。悅。先。是。永嘉。劉。錫。祖。父。掩。據。義。之。壘。池。且。百。年。後。為。世。僕。所。發。公。斷。其。虛。得。池。于。劉。以。內。劉。氏。遂。衰。其。臨。政。操。斷。皆。類。是。故。訪。者。亦。不。想。嘗。得。方。嚴。下。公。簡。復。士。人。周。儀。甫。書。云。納。去。茂。潛。書。雖。儀。甫。不。待。老。夫。之。囑。茂。潛。永嘉。之。政。苦。于。將。莫。邪。新。發。于。朝。切。

不可干之以私。又云。近來風潮事最偉。

胡紘李沐

初紘試舉。還謁忠定。同時見者。忠定同郡人某。亦趙氏。趙知忠定不事修飾。故易畷山垢。移收履以見。且能請忠定大廷對策。忠定於朝人中。首與之語。且恨同姓同郡。而曾未之識。次至紘。進自鼓科第。嘗階上游。冀歸裏列。忠定慨然曰。若廟堂盡以前名用士。則或非前名。與不由科第者。何由進。神色不接。紘未嘗定。嘗迂道謁考亭先生。于武夷精舍。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至茹熟則用薑醋。浸三四枚。共食。胡之至考亭。先生遇禮不能殊。胡不悅。退而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樽酒。山中未為乏也。道出衢。從太守覓舟。客次偶與水心先生遇。時猶未第。紘氣勢凌忽。若宿與之不合者。屬聲問先生曰。高姓仙里。先生應之曰。永嘉葉適。紘又詰之曰。足下何幹至此。先生對曰。親病求醫。紘笑以手自搖。紘帶款曰。此所謂親病在。林入山采藥。先生憮然莫知其所。以見訝者。會太守素稔先生名。遂命典謁語胡小埃。死請葉學士。

胡尤不平。沐為名臣李公士頭子。李公開居龜溪。去都最近。沐以大臣子。試二命。適從忠定謁告。為親梅會。上亦當遣中使賜藥。忠定欲榮沐。遂以就持歸。以賜沐。對以遣使。禮也。恐不可以沐人子之榮而廢。遣使。忠定不樂。頗以語侵沐。韓侂胄欲圖忠定。而莫有助之者。謀之于某官。某語侂胄曰。公留某則可。圖趙韓。遂于上前力留之。後竟拜相。某官既為韓留。則力薦紘。沐遂誣忠定為不軌。紘代擊考亭先生。誣以歐陽公被劾事。又斥其輒廢校舍為宅。論水心先生所著進策。君德論以為無君。紘文遍柳州。沐詩文酒脫。晚著易頗契與旨。其初未必盡出于媚韓也。其積忿嫉者已久。隨大議。頃不能平心耳。繫果齋。亦以舍選前列。謁丞相京鏡。自敘其事。京對策者無異于忠定對紘。望賢者也。嘗歎京言之是。未嘗怨尤。惜其不得紘位。近時林一作次英。以甲科第四人。假差半世。始得掌故都司。最善之。而戒之云。翌日君謝丞相。但須遲謝。垂曉得祿。切不可一字及科第。居今之世。為士大夫者。亦不可不知此。

制科詞賦三經宏博

本朝廷對取士用賦。而不示其所自出。真宗以厄言日出。武士于廷。孫何等不究厥智。賦莫能就。遂味死攀殿陛。而上請所出與大意。真宗不以為罪。揭示所出及大意。謂厄調也。是歲以何為狀頭。其後諸生上請。有司揭示。皆始于此。王安石以三經取士。遂罷詞賦。廷對始用策。先是葉祖洽夢神人許之為狀頭。惟指庭下竹一束。謂之曰。用此則為狀元。葉不解其意。及用策取士。葉果為首。竹一束乃第。又夢中神人。定數如此。葉因鄉人黃裳勸神宗。知上意深喜孟子。嘗以語葉。故葉對策始援孟子以為說。先是荆國王安石嘗賦詩。試閣中云。當時賜品倡優等。今日檢才將相中。蓋已賦詞賦之弊。後因蘇

子由策專攻上身。安石比之谷水。又因孔常父用策力抵新法。安石遂有罷制科之意。真宗策士。因語近臣曰。進士試策。文理有過于制科者。大臣皆熙寧黨。遂力主罷制科。詞賦既罷。而士之所習者。皆三經。所謂三經者。又非聖人之意。惟用安石之說。以增廣之。各有食括。於是士皆不知故典。亦不能應制。語雖便。蔡京忠之。又不欲更熙寧之制。於是始設詞學。試以制表。取其能駢儷。試以銘序。取其記故。典自南渡以後。始復詞賦。孝宗始復制策。而詞學亦不廢。

洪氏遺試。克敵弓銘。未知所出。有老兵持硯水。密謂洪曰。即神臂弓也。凡制度輕重。長短無不語洪。有司以為神。洪獨不記。太祖即位之三年。作神臂弓。以威天下。何耶。寧皇試宏博之士。于類試所。時徐鳳少監與今宗簿劉澆。然俱試。徐訪知主司有欲出唐歷八變序者。合用一行禪師山河兩界歷。以為據。時明法華字澆之為廷評。明于歷學。且朝廷方用以修歷。鮑為劉里人。徐謂劉曰。君盍訪鮑。借兩界歷。吾二人共之。劉唯唯。翌日訪鮑。得兩界歷。具知其詳。不復與徐共。及試已迫。徐自訪鮑。借歷。鮑語徐曰。只有一草本。從周。持去數日矣。及試之日。果出歷序。劉甚得意。自以為即神臂弓。比徐于鼓木。但略云。亦有一行兩界歷。以非正史所載。故不書。時秘書陳璧閱卷。陳素不習詞學。閱劉卷。方以獨用山河兩界事為疑。又閱徐卷。謂非正史所載。批劉卷首云。六篇精博。文氣亦作者。但不必用山河兩界事。似失之。於是議劉徐俱黜。其後徐又試六篇。俱精詣。代劉王謝。賜玉帶表。用禮記字。尹二字。以尹為平聲。凡用經釋音。當以首釋為證。用史釋音。當以末釋為證。徐用第二音。故主司疑其平側失律。然徐非失黏。但用于聯聯上一句四字內。亦何傷于音律。主司過矣。公論屈之。余嘗訪真文忠公席間。偶叩以今歲詞學有幾人。文忠答以試者二十人。皆竹來相訪。昨某開教人。賸得貢院草卷本出來。內一卷佳甚。且自純整。此人如何不來見某。且如謝賜金水。滴硯尺。破題。便用品字。如此之類。某在試閣考校。必是圈出。蓋不特此。自是六篇純整。天下固有人才。子謂文忠曰。莫是徐子儀。卷文忠曰。文字相似。恐子儀未到此。徐亦不在此。則徐卷也。徐試三家。是經序。備記廿公。成石申。夫歲星順逆。與今紅黃黑所。主司驚異。已真異等。而未嘗用周禮。成。為證。遂中都。奉付國子監。看詳。徐真本共習此科。且同硯席。文忠已中。真等。為玉堂。萬直。徐三試。有司始中。文忠立朝。徐猶為親奉祠。反為冷官。真出清江東。徐始得掌故。徐後亦寓直玉堂。官至列監。遲速皆命也。徐奉祖母。孝稱于鄉。情乎不及文忠之榮親云。

武林山

余嘗考晉書地理志。錢唐有武林山。舊圖經云。在縣西十五里。高九十二丈。周迴一十二里。又名曰靈隱。錢唐令劉道真。錢唐記。太子文學陸羽。靈隱記。夏竦靈隱寺捨田記。翰林院學士胡宿武林寺記。皆云。武林山即靈隱山。舊圖經云。武林山在錢塘縣。舊治之北半里。今錢塘門裏太一宮道院高士堂。後土堂是。

四朝聞見錄 中集

也。新圖經云。或云錢塘門裏太一宮道院後虎林山。一名武林山。然與錢塘無所據。余嘗竊笑。舊圖經既云有武林山。又名靈隱矣。又云錢塘門裏有虎林山。則是武林自為一山。虎林又為一山。城裏是虎林。城外是武林。若為圖經者。未嘗知武林。唐諱也。又云西湖其源出于武林山。則正合攻魏武林山出武林水矣。不應今城中太一宮有泉通西湖也。舊圖經皆近之。但以不考唐諱。未免疑武林虎林為二山矣。詳見于下卷。【原注】其事無關於世。因似不必辨。蓋本一為靈隱。或謂之所以此安編圖者。

高宗幸太學

紹興十四年三月乙巳。高宗祇謁先聖。止於大成殿門外。降步趨。執爵奠拜。視貌像。翼欽慕。復幸太學。御崇化堂。頒示手詔。示樂育詳延之誠意。命國子司業臣等。閱諸周易泰卦。賜羣臣諸生坐聽講說。上首肯者。再復遷玉趾。俯臨養正持志二齋。願贈生徒肄業之所。徘徊久之。上之幸齋也。本幸養正齋。養正齋與持志齋相鄰。齋生正倅恩。遂力邀聖幸。持志上憐其意而幸之。自後未幸學之先。上欲幸齋。必預敕齋名。辭推唯恐其復邀聖恩也。

中和堂御製詩

中和堂在郡治。建炎三年四月壬戌。高宗幸焉。御製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芻蕘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稽山。懷哉夏禹勤。神功既盛大。後世蒙其仁。願同趨句踐。焦思先。無愧上都薰風南來。我意雖快。願與庶人共之。後因改為偉觀。聖意駐蹕。決于此詩。

請斬喬相

文忠真公奉使金廷。道梗不得進。止于盱眙。奉幣反命。力陳奏疏。謂敵既據吾汴。則幣可以絕。朝紳三學。主真議甚多。史相未知所決。喬公行簡為淮西漕。上書廟堂云。謂強敵漸興。其勢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讎也。今吾之敵也。古人唇亡齒寒之喻。可覆宜姑與幣使。得拒疑。史相以為行簡之為慮甚深。欲于幣猶未遣。太學諸生黃自然黃洪周大同家。徐士龍等。同伏殿正門。請斬行簡以謝天下。

三文忠

歐陽子諱文忠。京丞相。鐘以善事韓亦諱文忠。後以公論。謂不宜以諱歐陽者諱鐘。改諱文忠。無名子作詩曰。一在虛陵一豫章。文忠文穆兩相望。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真文忠初諱也。諱議未上。有疑其太過者。欲以王梅溪之諱諱公。公之子志道以政府祭公文。皆謂公無愧于歐陽。未嘗比于父。以梅溪也。政府無復辨。竟用初諱云。鐘後以論者併文穆去之。

天子獄

永康之俗。罔號罪。而亦數十年。必有天獄。龍川陳亮既以書御孝宗。為大臣所沮。報罷居里。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甲。命妓飲于蕭寺。日妓為妃。旁有客曰乙。欲陷陳罪。則謂甲曰。既册妃矣。孰為相。甲謂乙曰。

陳亮為左乙。又謂甲曰。何以處我。曰。爾為右。吾用二相。大事其濟矣。乙遂請甲位于僧之高座。二相奉事。心降階拜。甲中穆然端委而受。如蓬捧觴。降黃龍為壽。妃與二相俱以次呼萬歲。蓋戲也。先是亮武南宮。何澹校其文而黜之。亮不能平。徧語朝之故舊曰。亮老矣。反為小子所辱。澹聞而銜亮。未有時澹已為刑部侍郎。乙探知其事。遂不復告之。縣若州。兩走刑部。上首狀。澹即繳狀以奏。事下廷尉。廷尉刑部。也。亮無全庸。誣服為不軌。案具聞于孝宗。上固知為亮。又嘗陰遣左右形永康廉知其事。大臣奏人取旨。上曰。秀才醉了。胡說亂道。何罪之有。以御筆畫其贖于地。亮與甲俱掉臂出獄。居無幾。亮又以家僮殺人于境外。適被殺者皆亮父。其家以為亮實以威力用。有司笞榜。備氣絕。復甦者屢矣。不服。歸家。亮父于州。又囑中執法論亮情重。下廷尉。時王丞相准知上欲活亮。以亮款所供。皆認于縣。而杖之矣。雖家以此尤亮之素計。持之愈急。王亦不能決。稼軒辛公與相塔素善。亮將就逮。亟走告辛。辛公北客也。故不以在亡為解。援之甚至。亮遂得不死。時考亭先生水心先生。止齋陳氏。俱與亮交。莫有救亮迹。亮與辛許。有君舉吾兄。正則吾弟。竟成空言云。驪塘危公嘗語余曰。羅密點自西府歸。里有里人從容叩羅公曰。吾有疑于公者。蓄而不敢白者有年。公今容某白其疑可乎。羅公曰。言之何傷。其人曰。以某觀公平生。未嘗妄行一步。公為從官時。天夜大雪。某醉歸。見公以鐵拄杖撥雪。戴溫公帽。丁履微有聲。吾醉不敢與公揖。後有者奴佩篋。查奴亦吾所識。為公奴。吾固醉以為誤認。公則不可。公笑曰。子之言與所見。是未嘗醉也。陳同父【原注】獄事急。吾未嘗識之。憐其才。援之。走手篋內。皆白金也。同父死矣。吾故因子問而發之。

華子西

華岳字子西。右岸諸生。以武策擢第。為人輕財好狹。未第時。以言語為韓氏所貶。竄建寧園土中。投啓建守。傅公伯誠。一作公憐之。命出入毋繁。又以抵觸李守伯珍。【原注】復置園土。有詩自號翠微南。征集韓誅。華放還。復籍于學。因擢第為殿前司官。屬華。雖然不得志。有動搖大臣意。史命殿前卒圍其屋。逮岳。猶呼岳至庭下曰。我與爾有何怨。大而欲相謀。岳對曰。未嘗有是。史命拽之赴京兆獄。獄具。坐議大臣當死。史持版奏。皇上知岳名欲活之。丞相進而告上曰。是欲殺臣者。上曰。教他去。海南走一遺便了。初以斬罪定刑。史對上曰。如此則與減一等。上不悟。以為減死一等。故可其奏。岳竟杖死于東市。岳個儂似陳亮。惜乎不善用也。獄事稍涉袁公蒙齋。史不問。

劉三傑扶陸

劉三傑。衢人也。與韓氏有故。用為太守。朝辭。韓有疾。僱僕扶陸。以下。上目之震怒。手自批出。劉三傑無君。可議遠。韓為上。前救解。竟免所居郡。斥三秩云。

請斬秦檜

胡忠簡公益。以樞揀請誅秦檜以謝天下。請竿王倫之首以謝。斬臣以謝陛下。【原注】高宗震怒。以為

論疏可考也。

張司封廟

廟號昭烈。即景祐中尚書兵部郎中張公夏也。【原注】或作長壽。史傳又作太常。與作工部。以分呼司封。夏字伯起。景祐中出為兩浙轉運

使。杭州江岸。率其屬士。潮水衝擊。不過三歲。輒壞。夏令作石隄。一十二里。以防江湖之害。既成。州人感夏之功。慶歷中立廟于隄上。嘉祐十年十月。贈太常少卿。政和二年八月。封寧江侯。改封安濟公。併賜今額。紹興十四年。增靈威字。紹興三十年。增順濟字。予以本末考之。初無神怪之事。今臨安相傳。以伯起治潮三年。莫得其要領。不勝憤憤。盡抱所書。願自赴于江上。訴于帝。後寓于夢。繼是修江者。方得其說。隄成而潮亦退。蓋真野人語也。江之所恃者隄。安有伯起不知以石代薪之便。功未及成。效匹夫溝瀆之為。此身不存。而憑虛忽之夢。以告來者。萬一不用其夢。忠當如何。是尙得生名之智。歎謂之神乎。沿江十二里。要至上至六和塔。下至東青門。正昭烈所築。今願護之。錢王則九繆矣。

忠勇廟

廟在九里松。祀故步軍司前軍統制張冠。紹興三十二年。從張子蓋解海州圍。玆用命戰歿。奉旨贈清遠軍承宣使。仍于本寨門首建廟。賜號忠勇。乾道元年。步帥戚方所建。

忠清廟制詞

顯仁太后龍顏將渡會稽上。聖孝出于天性。預恐風濤為孽。造于宮中。默禱忠清廟。及駕御既戒。浪平如席。上命詞臣行制詞以封之。曰。追惟文母。將附裕陵。闕殿告成。容車將發。奈以大江之阻。具形羣辟之憂。既竭子誠。亟孚神聽。某王一節甚偉。千古如存。帖然風濤。既賴幽冥之相。煥乎天龍。用昭崇極之恩。尙綏子四方之民。以綿爾百世之祀。可特封忠壯英烈威顯王。蓋于集號四字上。加忠壯二字。

徑山大慈

大慈名妙喜。張公九成字子韶。自為士時。已敏釋學。嘗與妙喜往來。然不過為世外交。張公自以直言忤秦檜。檜既斥。張公廉知其素所往來者。所善獨妙喜。遂杖妙喜背刺為卒于南海。妙喜色未嘗動。後檜死。孝宗果放還。居徑山。有勸之去其壘者。妙喜笑拒。不答。孝宗憐而敬之。賜香九厚。賜金鉢一作鉢。製袈。與前用青蓋。賜號大慈。言者列其寵遇太過。高宗既御北內。得以遊幸山間。以妙喜故。賜吳郡田萬畝。製幸。越二年始建龍游閣。

宏詞

嘉定開末。嘗詔罷詞學。有司望風。本意太過。每遇郡一作。試。必摘其微疵。僅從申省。子載之詳矣。水心先生著為進卷外。其論宏詞曰。宏詞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為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域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

顯人。顯父子孫相襲于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既已為詞科。則其人已自絕于道德性命之本。統以為天下之所能者。盡于區區之曲藝。則其忠又不止于舉朝廷高爵厚祿以予之而已。蓋進士等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至宏詞則直能之而已矣。先生外。蓋草于淳熙。自姑蘇入都之時。是書流傳。則盛于嘉定。雖先生本無意于嫉視詞科。亦異于望風承意者。然適值其時。若有所為。文忠真公亦素不喜先生之文。蓋得于里人張彥清一作。之說。以先生之文。失之文離。文忠得先生習學記言觀之。謂此非記言。乃放言也。豈有激歎。水心先生之文。精詣處有韓柳所不及。可謂集本朝文之大成者矣。文忠四六近世所未見。如史相服闋加官制詞云。素冠纓纓。方畢三年之制。赤鳥几几。爰新百揆之瞻。又謂史相云。陳平之智有餘。蕭相之功第一。戒詞云。天難蓋斯。當毋忘惟幾。惟康之戒。民亦勞止。其共圖既庶。既富之功。撫諭江西寇曲。教詔其中。一二聯云。自有乾坤。至于今日。未聞盜賊。可以全軀。又曰。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於崑岡之玉。亦豈予心。又行永陽郡王制詞云。若時懿屬。可限菲章。其登公朝位。練之尊。仍疏王社。直茅之賞。蓋文忠既入割廟堂。謂二恩恐不可得而兼。故致微詞云。

文忠吝趙履常

文忠真公嘗與趙公汝談一作。相晤。趙公啓文忠曰。當思所以謀當路者。毋徒議之而已。文忠答以公為宗臣。一作。固當思所以謀。如某不過朝廷一議事。一作。之臣爾。趙公自失。予以謂此亦文忠本心。嘉定初。文忠語余曰。他年某極力只做得田君。賤人物。若范文正公則非所敢望矣。至中年而後。則又以文正自任。先是嘉定初。與予論理學。則曰。某與兄言。只是論得个皮肉。如劉靜春。卻論到骨髓。俟某得山林靜坐十年。然後卻與公論骨髓。其後公閒居僅十年。而朝夕反覆議論者。獨有靜春。乃大不合。豈公之學力已異于嘉定之初耶。

徐竹隱草皇子制

寧皇立皇子洵。時上春秋猶盛。竹隱徐似道行制詞內二句云。爰建神明之胃。以觀天地之心。真學士也。其意味悠長矣。

昆命于元龜

按此亦真公野語。第十六卷較此尤詳。

寧皇嘉定初。拜右相制。麻史。翰林權直陳。陳。偶用昆命于元龜事。時倪文節公史帥編。即東裝奏疏。謂真帝拜董賢為大司馬。有尤執其中之詞。當時父老流涕。謂漢帝將禪位大司馬。寧宗得思疏甚駭。宜示右相。右相拜表。以為臣一時恭聽王言。不暇指摘。乞下思疏。以示悔。晦翌日除御史。遂上章。備舉本朝自趙普而下。凡拜相麻詞。用元龜事。至六七。且謂臣嘗詞科放思。一作臣嘗學。思非不記。此特出于一旦私。

慎。遂忘故典。以藩臣而議王制。不愆無以示後。文節遂不復敢再辯。免所居官。陳與其文忠最厚。孟辨明故典。願質于文忠云。

考亭

考亭先生賦武夷大隱屏詩云。幾處前頭大隱屏。晚來相對靜儀形。浮雲一任開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五峯胡氏得其詩而誦之。謂南軒張敬夫曰。佳則佳矣。惜其有體而無用。遂自爲詩以遺考亭先生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青更好。胡公益以詩薦先生于孝宗。召除武學博士。先生不拜。蓋先生之意。以爲胡公特知其詩而已。門人以考亭號先生。世少知其然者。考亭爲陳氏所造。本以真其父之根。非舉因以爲祀。蓋之所。故曰考亭。其後考歸于先生。以考亭於已無所預。遂因陳姓易名曰聚星。參取漢史世說陳元方事。事爲一段。段爲一圖。揭之於亭。而門人稱考亭之號已久。終不能遽易。故今稱先生皆以晦菴晦翁。而考亭之稱亦並行云。先是先生本字元晦。後自以爲元者。乾四德之首也。懼不足當。自易爲仲晦。然天下稱元晦已久。至今未有稱仲晦者。文忠真公。字景元。攻媿從容。叩公曰。何以謂之景元。公對以景元德秀。故曰景元。攻媿曰。誤矣。取毛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註文以示公曰。景明也。詩人以明行對高山。則景不可以訓。遂爲公易曰希元。然天下稱景元已久。至今亦未有稱爲希元者。文中子弟。續字無功。子曰。神人無功。非爾所及也。終身名之。考亭先生不敢以元爲字。蓋本于此。

洪景盧

洪忠宣公以蘇武節爲秦檜所忌。孝宗憐之。其子邁以宏博中選。歷官清顯。孝宗有意大用。廉知其子弟不能遵父兄之教。恐居政府。則非所以示天下。故特選之。洪公每勸上早論。莊文上爲首。月間因左右物色。洪公子政飲娼樓上。亟命快行。宣諭洪公云。也請學士【原注】時洪公爲知制誥。教子快行。言訖無他語。洪驚愕莫知其端。但對使唯唯奉詔。退而研其子所如往。方悟上旨。遂抗章謝罪。求去。歸番禺。與兄丞相迺相。唱觴詠。千林整甚。適偶得史氏瓊花種之別墅名曰瓊野。【原注】時洪公爲知制誥。樓曰瓊樓。園曰瓊圃。史氏欲祈公異姓。恩澤不從。史氏遂託公以瓊瑤者天子之所居。非臣子所宜稱。公不爲動。則伏闕進詞。詣臺訴事。因爲言者所列。文人稍欲吟詠題品。而小人即毀之。至不復遷政府。亦命矣。

趙忠定論才

忠定季子崇實。因與子商推駢儷。以爲此最不可忽。先公居政地。則以此觀人。至尺牘小簡亦然。蓋不特駢儷。或謂先公曰。或出于他人之手。則難于知人矣。先公曰。不然。彼能倩人做好文字。其人亦不碌碌矣。此先公論才報國之一端也。崇實爲相家賢。遊京帳。爲元僚。有僭。而誠實出于天性。真稱其名。惜乎天不假年云。

太學諸生真被紙

鄭昭先爲某臣。條當官事。月謂之月課。昭先純謹人也。不敢妄有指議。奏疏請京下勿用青蓋。惟大臣用以引車。旨從之。太學諸生以爲既不許用青蓋。則用早繡爲短笻。如都下賣冰水。【原注】一。已其嗤笑。邇者猶以爲首犯禁條。用繩繫持。蓋赴京兆。時程草實尹京。遂杖持蓋。翌日諸生羣起。伏光範門。京兆時相戒開者勿受。謂諸生至詣闕。草亦白堂及臺。自辨。諸生攻之愈急。至作爲草傳云。程草字會元。一字不誠。湖徽人也。湖徽者。草本徽出。寓居于湖。俗誣以中無所有。而敢干強。謂之胡揮。時相以爲前京兆趙師。既因積怨。盡生能去。亦諸生所訴也。既能一京兆矣。其可再乎。且捷僕與捷生徒。孰重孰輕。諸生得無太恣橫。堅持其議。不以諸生章白上。諸生計既屈。遂治任。盡出太學。真綾卷于崇化堂。皆望闕遙拜而去。雲散霧裂。學爲之空。觀者驚憫。以爲百年所未嘗有。會永陽郡王楊次山。本右庠。經武諸生。偶道德。偕同舍介者。寂無所睹。復持以歸白王。以兩學俱空。王遣二字往廉其事。其得實。因慈明啓于上。上即御批。令學官宣諭諸生。亟就齋事。【原注】一。免草所居官。仍爲農。諸生奉詔唯唯。【原注】一。先是時相惡其動。以捕學要朝廷。遂誦言諸郡庠生有職事者。或白首不敢望太學一飯。此極可念。若諸生納綾卷而去。當以諸郡庠職事補其缺。生徒聞其說而止。史相雖以計定諸生。未必真出于此。以余觀諸郡庠極有遺才。三年大比。當令州郡薦其絕出者于太學云。草于官業無顯過。蓋善人也。草蓋一事。合中廟堂。當來臺臣。只乞禁青蓋。今諸生用短笻。草未始知。更乞朝廷。明降指揮。以嚴遵守。若朝廷有旨。亦不許用草蓋。而諸生猶故用之。則宜移文。司成議諸生罪。則爲善于處置矣。時即有輕薄子。故爲一絕落韻詩云。冠蓋如雲自古傳。易青爲草且從權。中原多少黃羅襪。何不多多出賞錢。

心之精神是謂聖

慈湖楊公簡。參象山學。猶未大悟。忽讀孔叢子。至心之精神是謂聖一句。豁然頓解。自此酬酢門人。徒遠。碑記。講說經義。未嘗舍心以立說。慈湖嘗爲館職。同列率多戲玩之。亦有見其誠實而不忍欺之者。

鄭節使酒過

臣寮論列鄭節使與使酒向氣。政事幽莽。光宗諭言者曰。尋諫之職。因在風聞。然亦須得其勞。與尙戚里。朕向在東宮。屢與之同侍內宴。酒酒不能受。聞酒氣。輒安在其爲使酒也。言者漸懼而退。隨有旨于外。

史越王表

越王自草表中自序云。遂選歲月七十有三。而未得所對。有客以今余大參父。【原注】一。能四六爲薦者。越王召見。試以表中語俾爲對。余應聲曰。此甚易。以補報乾坤萬分無一爲對足矣。越王大加賞識。今四六話中。越王表語。而不及余。非越王不檢。【原注】一。人善之意也。【原注】一。呂中公道表列。

楊和王相字

楊王沂中開居郊外一作微行。遇相字者，相者以筆與札進，楊王拒之。但以所執拄杖大書地作一畫，相者作而再拜曰：閣下何為微行至此？宜自重。楊愕而詰其所以，則又拜曰：士上作一畫，乃王字也。公為王者無疑。楊笑，遂用先所進紙批緡錢五百萬，仍用舊所押字，命相者翌日詣司幣者徵取。相者翌日持王批，自言于司幣云：王授吾券，徵錢五百萬，司幣老于事王者，持券熟視久之曰：爾何人？乃敢作我王贊押來。股吾錢，吾當執汝詣有司。相者初謂司幣者調弄之，至久色不變。相者始具言本末，且以為真王所書。吾安敢偽。司幣聲謂我主押字，我豈不認得。相者至，辱罵動王聽。王居渠渠然聲不達。王之司馬與司幣同列者，餽金五十緡與相者，相者持金大慟，痛罵司幣者而去。王問因簽押支用，歷既簽押，司幣者乘間白王曰：恩王前日付批押子相字者錢五百萬有之乎？王曰：是。這人是神相，汝已支與他了。司幣進曰：某以非恩王押字拒之，衆人打合五十千與之去矣。王驚曰：汝何故？司幣曰：不可。他今日說是王者，來日又胡說增添，則王之謗厚矣。且恩王已開社矣，何所復用相？王起而撫其背曰：爾說得是，爾說得是，就以予相者錢五百萬旌之。

朱趙證法【原注】忠定遺集其家欲以慶元系相案為日以慶元不一相故未定

本朝士大一無大字。夫以忠節致死者，俱于證法有惡字。趙忠定當證惡，其家子弟自列于朝，謂惡之一字，實不忍聞。遂易證定字考。亭先生太常初證文正。按丁集初證文忠此云文正或傳寫之誤考功劉公彌正覆證，謂先生當繼唐韓文公，又嘗著韓文考異一書，宣特證曰：文且謂本朝前楊億後王安石，雖證曰：文，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旨從之。自後議諸賢證，自周元公以下，俱用一字矣。如程正公呂成公之類。

四朝聞見錄乙集

高宗駐蹕

高宗六龍未知所駐，嘗幸楚幸吳幸越，俱不契聖慮。暨觀錢唐，表裏江湖之勝，則歎曰：吾舍此何適？時呂公願浩提師于外，以書御帝曰：敵人專以聖躬為言，今駐蹕錢唐，足以避其鋒，伐其謀。近名公謂士大夫，新于湖山歌舞之娛，皆秦桧之罪，憎之罪，在于誅名將，竄善類，從與貶號，遣逐北人，若莫都之計，蓋決于帝，而贊成于願浩也。或謂徽宗嘗貶錢王，而誕高宗，蓋因定都從而附會云。

武林

武林本曰虎林，唐避帝諱，故曰武林。如以元虎為元武之類。山自天目而來，為蓋隱後山，頓伏至儀王墓後，若虎昂首，頷下石隱隱有斧鑿痕，故老相傳以為太祖。又以為徽宗，用望氣者之言，鑿去虎頷，又謂高宗嘗占夢為虎所驚，因鑿焉。未知孰是。今竹宮。竹宮一本誤作竹宮，按甲集作太一宮。有小山曰武林，道士作亭其上，環以花

竹蓋因一小土阜為之，非武林也。道士易如剛，因攻燒樓公齋，宿留詩以詠其亭，詩中用事最為精博。曰武林山出武林水，蓋隱後山，母乃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考其來，真有以蓋蓋隱之山，即武林之山，冷泉

省之賦亦豈無以處吳者此句下予聞吳氏之說猶未之悉及會餘于趙氏于真西山粵巖書院西山之子魯趙氏趙氏之說皆與吳合其家至今猶追悔前事嗚呼天將成忠定之名耶予得疎寮真蹟至今歲之時吳公已為開府而疎寮詩卷首稱之曰儀同千編官制無此又恐其考古必有據及過其子歷乃知其會祖諱開以祖諱而改官稱可乎懼此詩他時流落或者以高氏為信按文義未足似有疑文

趙忠定

先是考亭先生符勸忠定既已用韓當厚禮陳謝之意欲忠定處以節鉞居之國門外忠定猶豫未決而謝作先生對門人曰韓吾鄉乳母也宜早陳謝之建俗用乳母乳其子初不為券兒去乳即以首飾羔幣厚遺之故謂之陳謝韓後聞其說笑建俗而心賀之故禍公者差輕遂定初號為更化先生之子在乃謂公嘗草數千言攻韓之惡疏未上門人蔡元定持著以入卜得遁卦力止先生勿上同時楊公誠齋之子長蘊謂其父因韓用兵憂憤殊甚遺書數千言至以蓋上楊公既致為臣而歸雖不言事可也誠有所論何為中輟非二父之志也元定蓋先生友亦非門人云

吳雲壑

憲憲既御隆政則戒公曰垂簾非我志也不比大哥在時原注汝自此少出入庶免干預內廷之謗其嚴待家人如此謂之以聖宜哉

又

孝宗篤眷公情均兄弟自論詩作字筆墨之外未嘗訪以外事者以國政問以人才公亦未嘗對上及之也存記之閒兩得之

高宗御書石經

高宗御書六經以賜國子監及石本于諸州庠上親御翰墨稍倦即命憲聖親書至今皆莫能辨

光皇御製

孝宗崇憲聖母弟之恩故稱瑤兄弟皆以位曰哥至光宗體孝宗之意故稱瑤兄弟曰舅瑤尤聖眷後苑安榴盛開光皇以廣國扇自題聖作二句曰細燈輕綉色倍嬌晚說猶在綠陰中命瑤足之公再拜援筆即書曰春歸百卉今無幾獨立清微殿開風上稱歡者久之志聖于二王中獨導孝宗以光皇為儲位故公落句有獨立之詠寄意深矣國扇猶藏其家又有石刻火後俱不存云

三王得

三王得不知何許人亦無姓名帶一音額角中一無有刺字意據軍員也頃蓬面垢或數日不食莫逆其止宿包道成皆與之共安謂其體壯熱如傷寒道成汗而異家人即之或咄咄嗟罵至以瓦礫擊兒

予嘗呼之但正日以視遂無所言光宗始開王社位為第三孝宗儲嗣之位未知孰授一日三王得于道中前趨王車衛者拽之王問為誰但連稱三王得三王得王悟其兆縱使去既即大位命入中禁賜命不拜而進道遇與之錢者亦無所謝云

清湖陳仙

今所請仙蓋小陳也光皇為儲嗣日久道黃門召其父以入上著白絹汗衫繫小紅條見陳入避之徐道召陳黃門設香案金屈厄酒金樛貯生果三爵姓香焚所問狀仙遂降于箕書光皇以某年月日即大位黃門持以入出則就以酒勞陳且贈金帛道出戒以歸勿語後果如所定光皇又遣使召陳陳以近日仙不降為辭恐蹈罔上之罪不期年光皇得疾蓋陳已前知于仙矣陳兄弟能致仙有奇驗類皆如此特不盡于子他事不繁于國故不書

烏巖藥

光皇春秋已富又自東宮尹天府入侍重華從容啓上曰有贈臣以烏巖藥者臣未敢用上語光皇曰正欲示老成于天下何以此為蓋重華方奉德壽重惜兩宮之費故至德壽登殿而後即授光皇以大位其股履萬乘蓋有待也

光拙菴

孝宗晚暮遂摩學嘗召問住靜慈僧尤曰佛入山修道六年所成何事光對曰臣將謂陛下忘卻頗稱旨光意蓋以孝宗即佛又焉用問禪門為蘇亦有可笑者東坡嘗謂其徒善設坑窞以陷人當其欲設即先與他塞了此語最得其要陸象山兄弟早亦與光老遊故考亭先生謂象山滿肚皮是禪陸兼以別定面對為王信所一作格而去使遇孝宗必起見晚之歎

萬年國清

孝宗喜占對宋之瑞面對上問以所居之瑞對曰臣家于大台上下又曰問彼多名山勝利孰為之冠之瑞對曰唯是萬年國清上大加賞賦之瑞遂階兩制云三衢毛澤民以薦者面對徽宗上問以所居江郎山高可幾許澤民姑大言曰五千尺上質何以驗之毛對曰臣日斜視景上喜其捷

皇市真人

皇市真人號為有道術善風鑑高宗問因大雪中召入以手提其所衣縉絮至數襲謂皇市曰先生何作也皇市曰皇市從容對曰臣聞順天者昌時逆亮謀南寇故皇市以對上大悅後又自出山來見上叩其所以來則曰做媒來臣為陛下得個好孫息婦上問為誰則以慈懿皇后大將之子生于營中生日有黑鳳儀于營前大黑石上人謂鳳實鸞石則元王一作慈懿小字鳳娘蓋本于此后既為太子妃至訴太子左右于高孝兩宮高宗不擇謂憲聖曰終是將種吾為皇市所誤孝宗屢訓妃宜法大媽媽原注

宗即位。大惡近習。忽手批付內侍。省取其尤點者首級。【原注】或曰。其黨一併。奔訴于重華。道有教曰。吾兒息怒。光皇雖即奉行。而詞色加怒。意欲他日盡誅此輩。由是官者相懼。而謀所以開三宮者。光皇適感心疾。久缺定省。重華憂之。得草澤良藥。為一大丸。疾可立愈。欲官賜。恐為后所沮。俟光皇問安。即而授之。官因問。慈德云。太上只等官家過宮。便賜藥。后使視北宮。果有藥。后遂持嘉王泣而訴之上。上由此堅不肯詣太上。先是上之未疾也。嘗獨幸聚景。兩制俱從。惟吳璠待制。以疾在告。上將進酒于茶齋。花下言者飛章交至。謂太上每出幸外苑。必恭請光堯。上方怒言者。遂以重華亦有不會恭請光堯之時。以語從臣。適太上命黃門持玉卮。既宣勸以賜。官上怒未息。以手頓誤觸于地。黃門歸奏。遂隱言者之事。但云官家親見太上傳宣。即大怒碎卮矣。每太上遊幸。上必進勸。會太上奉憲聖幸東園。園市而上。偶不記。太上下左右陰。羅數十。故使捉之不獲。乃相與大呼曰。今日捉獲不著。蓋臨安以俟人飲食為捉獲。故以此激太上怒。太上陽若不聞。而玉色微變。自上以疾不詣北宮。至孝宗大漸。終勿克執喪。與憲聖垂歿。而莫有醫藥。皆后為官者所誤云。

孝宗召周益公

孝宗聖性簡儉。雖古帝王未有也。周必大時直宿禁林。夜召周以入。謂必大曰。多時不與卿說話。賜必大坐。上耳語黃門。高門出。則奉金銜貯酒。瀉入金屈卮。玉小椀貯。用金綠青瓷器。承以玳瑁托子。中設羊絨線。一作絨線。○絨一作絨。○清可容。酒僅一再行。上曰。未及款曲。必大歸語其家。歎上之簡儉。翌日遂拜政地云。

孝宗恢復

上每侍光堯。必力陳恢復大計。以取旨。光堯至曰。大哥侯老者百歲後。爾卻議之。上自此不復敢言。光堯每以張浚誤大計為辭。謂上毋信其虛名。浚專把國家名器。錢物做人情。浚有一册子。纔遇士大夫來見。必問其爵里。若心許其他日。慮用者。又鎔金盤飲兵將官。即以予之。不知官職是誰底。金盤是誰底。或者謂必有近習。潛浚于太上云。

秦柏王繼先

秦臣有論列二人者。上曰。柏國之司命。繼先朕之司命。自此言者遂沮。

楊沂中穴西湖

言者疏奏。沂中擅灌西湖水入私第。上徐曉言者曰。朕南渡之初。敵人退而盜盜起。朕重困赤子。遂用議者編廢之策。刻印蓋封。盜大者郡王。小亦節鉞。朕所自有者。惟淮浙數郡。計猶豫未決。會諸將盡平。集盜。朕已發願。除地土之外。凡府庫金帛。俱真不問。沂中故有餘力。以給泉池。若以諸將平盜之功。雖盡以西湖賜之。會不為過。沂中此事。唯卿容之。言者惶恐而退。

普安 上有所聞于張說。以質于秦檜。檜至。固要上以所言之人。上倉卒不敢以說語檜。度其無如普安郡王何。漫以語檜。檜銜之。未有問。會普安丁本生戚。遂嗾言者請上令普安解官持服。【原注】或云。此所行乃建康事。

格券

孝宗方造券。以便民用。金華陳天祐時為侍從。力抗疏。以為不及五十年。必大壞極。而不可收拾。水心葉先生進策。亦謂不數年間。將交執券。而無所售。時上意士論猶未信。然至于今日。驗矣。先是每券以八百售。至石首時。則價又漲。愚民至指乘輿。以造券不多為苦。又有太守自蜀來對。以道間日。格券為患。上皆笑而不以為罪云。

憲聖不妒忌之行

憲聖初不以色幸。自渡南以來。以至為天下母。率多遇魚貫以進。即以疾辭。思陵念其勤勞之久。每欲正六宮之位。而屬以太后遠在沙漠。不敢舉行。上嘗語憲聖曰。極知汝相同勞苦。反與後進者齒。朕甚有愧。俟姐歸。【原注】謂太后。爾其選已。憲聖再拜對曰。大姐遠處北方。臣妾缺于定省。每遇天日清美。侍上宴集。一思之。肚裏淚下。臣妾誠恐不到此。上為泣下數行。愈以后為賢。暨太后既旋。變駭。以向晉與憲聖均為徽宗左右。徽宗遂以憲聖賜高宗。太后恐憲聖記其微時事。故無援立。意上侍太后。拜而有請曰。德妃吳氏。服勞滋久。外廷之議。謂其宜主中饋。更合取自姐。姐旨。太后陽語上云。這事由在爾。而陰實不欲。上遂批付外廷曰。朕奉太母。一之命云云。德妃吳氏云云。可立為后。后遂開擁祐三朝之功云。

光皇策士

周南。吳中人。遊太學。有時名。然頗任俠。與水心先生善。晚號為善類。南嘗與鄭湜遊。湜有奏疏未報。南嘗見之。會廷對策中。微諷上以未報鄭之意。有司已第南為第一。光皇讀其策。顧謂大臣曰。湜之疏。入纒六日。爾南何自知之。遂就南。南首批云。鄭湜無創。愛君之忠。周南。非山林恬退之士。可降為第一。甲十五人。水心先生為周述。則以周南廷對策論。皇極人才數百言。冠之誌首。蓋周自為教官。至給札中。秘書皆未嘗見之行事。故水心特序所對策。以表之。近時真文忠公。撰徐玉堂鳳麟。亦詳述其給札時。山東事。蓋祖水心文法也。先是吳中號為何養衣者。頗能道人禍福。至聞于上。上屢遣使問之。皆有異。遂召之至京。【原注】京字。親滿宸翰。扁通神卷。州郡以上所賜。迎拜奔走。南居里中。見而嫉之。對策中。謂雲漢昭回。至施之。問。乞。乞之。小夫。光皇惡其詐。故因湜疏。以發之。為丞相。時在位。南疑其贊上。鄭之去。南有力焉。光皇以遠。豫。關。定。省。禮。南亦以此。諷。諸。公。云。

又

龍川陳亮。奏書阜陵。幾至大用。既于卿相。流泊有年。光皇賜對。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舉右道師道。以為

對時諸賢以光皇久闕問安。更進迭諫。亮獨于末篇。有豈在。一月四朝為禮之說。光皇以為善。處父子之間。故視禮為第一。及發卷首得亮。上大喜曰。天下英才。為朕所得。命詞臣行亮制。曰。往替侯藩。姑循近比。狀之待爾。豈止是哉。蓋有意于大用也。亮謝皇陵表云。昔者論天下大計之小臣。亦嘗勸聖人隱憂之良。會一時排擠。十五載之多奇。末路遭逢。四百人之自見。共幸奮身于今日。獨知回首于當年。未聯云。設科取士。雖舊貫之相仍。陳力復難。亦大義之難廢。皇陵稱獎。水心先生序龍川之文。乃謂同父使不以進士第一人及第。則誠狼疾人矣。龍川獄事蓋為父也。天意佑之。而諸公競全活之。水心先生不當以是冠篇之首。龍川雖不為進士第一人。其所上皇陵三書。詎可泯乎。或謂水心先生微時。蓋亦頓挫流滯。故因龍川之序而自道耳。水心進士第二人也。嘯塘危公祺。嘗以龍川書氣振。對策氣索。蓋是要做狀元也。水心本為第一人。皇陵覽其策。發有聖君行弊政。庸君行善政之說。上微笑曰。即是聖君行弊政耶。即是庸君行善政耶。有司遂以為亞。

佑聖觀

古篆無佑。佑即右。賜佑聖篇篆者。為右羽流固爭。以為觀中無人何以自立。至訴之禮部。旨從之。非篆古也。識者謂既從佑字。即不當用篆。觀為孝宗潛邸。先自有神。三見于雲端。孝宗為之拜跪。既即大位。賜邸為觀。蓋龍潛初志也。真聖殿。潛邸正寢也。寢旁規小室。若今小學。有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二句刻于石。蓋宸翰也。上自訓莊文讀書之地。故書此以勸之。

莊文致疾

士固號為草莽。謂其能言天下事而無所忌。非惜不識禮義之謂也。陳丞相俊卿。皇陵相也。國忌引百官班詣原廟。是日適值補試士子入貢院。陳相多智。班退即命從者由旁徑以歸。貢院路。原廟所出也。莊文之歸。正與試者會。試者橫截莊文車不得前。執金吾杖呵止之。莊文遂即而折其杖。聞車發。喊出動。莊文驚愕。得疾。上甚痛之。歲當大比。有姓黃士人。率其徒詣闕。乞試同文館。不報。黃以其徒伏德壽宮門。祈哀太上。觀覽論孝宗。德壽以聞。人不管開事。卻其奏。黃遂與其徒向宮門大慟。且所服白紵袍也。孝宗震怒。敕有司杖黃背。黥隸海上。黃因竄入高麗。國主用為相。後以使其事至闕。見于孝宗。及其主倦政。遂授以國云。

寧皇二屏

寧皇用二小黃門。常背二小屏前導。隨其所至。即面之屏。書戒曰。少飲酒。怕吐。少食生冷。怕痛。析二事為二屏。以白楮糊。緣以青楮。所幸後苑。有苦進上以酒。及勸上以生冷者。指二屏以示之。故每飲不過三爵。宮中動御呵衛。黃衣至不之避。自以補革烏浣袖衣為便。左右至以語激上。則應以毋作聰明。亂傷章。蓋為學于永嘉陳氏傳良。嘗導上以此。故終身不忘。大臣進擬不過盡可。謂之請批。依龍顏隆準相者。謂其龍形云。

陸放翁

四朝聞見錄 乙集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名游。字當從觀。【原注】平聲。○至今謂觀。【原注】去聲。○按此當注。蓋母氏夢秦少游而生。公故以秦名為字。而字其名。或曰。公慕少游者也。其祖名佃。字農師。新舉行。有詩說傳于世。大率祖山。後以新法浸異。公紹興間。已為浙漕領。第一。有司竟首秦墳。真公于末。及南宮一人。又以秦棺所。見。黜。蓋疾其喜論恢復。紹興末。始賜第。學詩于茶山。曾文清公。其後冰寒于水云。嘗從紫巖張公遊。其知西北事。天資慷慨。喜任俠。常以蹻鞍草檄自任。且好給中原豪傑以滅敵。自商賈仙釋。詩人劍客。無不備交。游官劍南。作為歌詩。皆寄意恢復。書肆流傳。或得之以御孝宗。上乙其處而置之。旋除剛定官。【原注】或疑其交遊非類。為論者所斥。上憐其才。旋即復用。未內禪一日。上手批以出。陸游除禮部郎上之。除日自公而止。其得上眷如此。公早求退。往來若耶雲門。留賓款洽。以觴詠自娛。官已階中大夫。遂致其仕。嘗不復出。韓侂胄固欲其出。落致仕。除次對。公勉為之出。韓喜陸附己。至出所愛四夫人。僕阮琴起舞。索公為詞。有飛上錦綉紅綉之語。又命公勾青衣泉。秀有唐開成道士題名。韓求陸記。記極精古。且以坐客皆不能盡一瓢。惟游盡勺。且謂挂冠復出。不惟有愧于斯泉。且有愧于開成道士云。先是慈福賜韓以南園。韓求記于公。公記云。天下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志。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公之自處。與上之倚公。本自不作。蓋寓微詞也。又云。游老謝事山陰澤中。公以手書來曰。子為我作南園記。豈取其無諛言無侈辭。足以導公之志歟。公已賜丙第。人謂公探孝宗恢復之志。故作為歌詩。以恢復自期。至公之終。猶留詩以示其家云。王師剋復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則公之心方暴白于易簣之時矣。又有鄭絳者。嘗第進士。自作南園記。併韓石以獻。韓以陸記為重。仆鄭石瘞之地。後韓敗。鄭竟免。昔陽陳諫。文人也。檢靈壁以壽韓。至刻金字于石。瘞之曰。我王。又有某人。以錫字分題如錫福錫壽。【原注】一作之類。為詩以獻。韓敗。有為陳瘞石于地者。會搜地窖。鏗然有聲。則陳石也。遂為言者所彈。陳留題吳山三茅觀梅亭詩。有竹密不知雲。欲雨山高盡見水。朝宗之句。繼是未有能和者。翰墨本於顏蔡。世以不得其字為憾。獨附韓一節為可恨。官職自有定命。特諸人自信不過耳。

熊子復

熊克。字子復。建寧人。早歲嘗與謝明伯東上禮閣。道出衢之江郎廟。遂與謝患于廟下。客邸。神號知進士科級事。謝邀熊同宿廟宮。講夢。子復曰。克倦矣。明伯自語可也。謝盥手濯足畢。服紫窄袖。持麝香以入宿。翌朝就邸。熊迎謝笑語之曰。定夢見做狀元也。謝正色謂熊曰。卻與子復得佳夢。熊又笑謂之曰。夢亦分惠耶。謝曰。不則劇。熊試叩之。則謂初入一朱門。仰視金扁。則右文之殿。自東廡入。與主人揖。則子復也。子復揖而入。其位有榻在榻。書曰。校書郎。扁懸風中搖搖然。壁堵飾繪。與熊笑語甚歡。酌酒至五爵。謝語熊曰。此處儒流清選也。子復曰。此升矣。熊與熊極款。若輩即送謝出。右文則猶日謝。熊信其說。亦頗自負。後熊與謝累上南宮不利。熊後收科歲。謝再試南宮不入等。熊調鈴闕。遣僕就邸。偶與中秘對。熊恐

四朝聞見錄 乙集

已應夢賦詩以自解。嘗謂餘姚尉史越王嘗為是官。適以學召入相。道出餘姚。熊攜行卷詣王舟上。謁王讀其文而器之。會上賜曲宴。王以兩制舉其選。王遂亟以熊薦。旋進所投行卷。上即召克詣都省。旋給札中秘。序轉校書郎。時明伯甫授文學部。語以法須京朝官保誦。謝思良久。語僕曰。熊校書吾故人。遂叩熊官舍。會熊直未下。往來麻廡間。熊嘗與謝通家。內子自廳事後窺見。謝命令小史傳語謝。謝恩。校書偶入局。人不得相見。校書會說謝新恩來。可使人隨至秘書省。要說語。謝至秘書省。與熊酬酢。與前夢無毫髮差。熊已不記江郎事。謝遂語熊。相與太息。因問編壁。熊對以校書久不除官。以位時。某叨冒恩除。甫懸扁飾壁。謝赴省時。猶未識中秘書。越王誠熊于百寮。即以應詔。熊竟至法從謝。熊以老神之戲。謝亦劇矣。熊不與謝入俱謁。夢定力過人矣。山谷謂鬼神自般弄人信哉。

越王陪位

祖宗盛時。故相或居簞下。時召入問事。開遇朝會。則立後班之下。國有大議。亦得可否。郊禮則陪。無所嫌也。阜陵慶上皇八奏。參用典故。召故相陳福國。史越王陪位。陳力以疾辭。史聞命絕江。詞疑。既竣事。以史借學曲為勉。留時相疑其迫己。風言者去之。陳聞史入謂客曰。史直翁只好莫去。陳之多智。此其一也。史聞于燕居。太息語子弟曰。吾與陳福公並相。朝廷施行。稍合公論。則人皆相與曰。此陳丞相所為。稍曉公論。則人又曰。此史某所為。吾命招訪。皆為布衣術者云爾。

高宗知命

高宗自能推步星命。或臣下不能始終仰副聖眷。則曰吾奴僕宮星陷故也。

憲聖擁立

憲聖既贊高宗立善安。遂定大統之寄。高宗登遐。憲聖獨處北宮。春秋浸高。孝宗以不得日侍定省為歎。及內禪光皇。實憲聖所命。孝宗遂得日奉長樂宮。一極天下之養。盡人子之歡。宮去東園最近。旬浹間。即恭請憲聖臨幸。屬芙蓉臨池秀發。遂白憲聖。請登龍舟。撤去欄幕。以看尤佳。憲聖欣然從之。先是高宗經始東園。蓋恐頻幸湖山。重為國費。故園去東門百步而遙。落成之頃。俱憲聖親幸。有一門逕通小東園。多柏。上與憲聖相視而泣。連稱相似相似。時幸園中。獨不至此。左右疑與故京宮苑有適似者。故重為之感傷。

攻魏樓公

攻魏樓公天性豁達。與物無忤。初嘗與韓侂胄善。備因草創以天下公論不予韓。故寧能去。韓心敬之。亦不以憾也。攻魏久廢。韓亦迫于公論欲起而用之。風公之親戚。諭公之子弟。但求寒暄一紙書。即召矣。視其道韓意于公之子弟。從容以白。公欣然命具紙札。子弟又以白。公曰。已具矣。公引紙大書顏氏家訓。子弟累父兄事。子弟自此不復敢言通韓書矣。

翁中丞

中丞名彥國。建之崇安人。二帝北狩。僞楚張邦昌僭帝號。邦昌欲迎康王。計將康未決。公自鄆郡受命。提兵勤王。道中得邦昌書。其外書示翁。其書中有忍死權就大事之詞。翁密視。遂各邦昌書。大稱邦昌以太宰閣下。其略曰。愕視封題。不敢拆視。幸先為道路所發。今相公謂有其迹。而無其事。不可也。謂有其事。而無其志。不可也。且謂迎延福宮之文。雖微示人以意。安知不為新都之漸。力請去僭號。早迎康王。不然勒兵十萬。見公于端閣。不得施東園之恭矣。邦昌懼外兵沒入。遂決迎康王策。府庫皆稱臣。邦昌謹封公為李丞相。綱綱亞李之用。公本以才選。李既罷。公浮溪汪氏行制詞。醜詆李公。自為幸小之宗。至行翁制。亦謂汝本茶山。阻僧之徒。先是翁已六世收科。非阻僧也。茶山翁所居。百里而遙。浮溪汪氏。本為秦柏所知。李公得政。不甚薦用。汪疑為翁所譖。故極力誚之。建炎兵事倥傯。石林葉公夢得。留守金陵。已創經總制。翁適承其後。又奉密旨。大興行闕之役。故未免調度繁擾。水心先生進卷外。葉公推測。蓋未知此。其子進士翁謙之。嘗語朝乞禁公史。當路未能從。不知秀嚴李氏。修四朝正史。筆削。曾及翁否。翁葬所名祥雉窠。又百年。而孫孟燾。補上庠生。遊邊得官。死于定海之。次孟桂。登辛丑第。又次孟真。皆首臨安鄉書。

張于湖

高宗酷嗜翰墨。于湖張氏孝祥。廷對之頃。宿醒猶未解。滿室皆聖問。立就萬言。未嘗加點。上訝一卷紙高。軸大試取閱之。讀其卷首。大加稱獎。而又字畫適勁。卓然顏魯。上疑其為謫仙。親擢首選。臚唱賦詩。上尤驚永。按此句似有脫文。張正謝舉。遂謁秦檜。檜語之曰。上不惟喜狀元策。又且喜狀元詩。與字。可謂三絕。又叩以詩何所本。字何所法。張正色以對。本杜詩法。顏字。檜笑曰。天下好事。君家都占斷。蓋嫉之也。張廷對時。天下猶未盡許之。按此下似有脫文。務能參問前儒。汲揚後學。詞翰愈工。天性個傑。輕財好施。勇于為義。為政平易。民咸思之。唯嗜酒好色。不修細行。高宗嘗問以人言卿職濫。孝祥拱笏再拜以對曰。臣誠不敢欺君。臣濫職有之。賦之一字。不敢奉詔。上笑而質之。人以為誠。非欺君者。真文忠公嘗語余曰。于湖平生雖跌宕。至於大綱大節。直是不放過。張為江人。寓居蕪湖。捐已田百畝。匯而為池。園種芙蓉楊柳。鸞鴨出沒。煙雨變態。扁室曰歸去來。蕪湖未有第進士者。陰陽者流。謂必于湖水與縣相接。而後英才出。張方欲擊而通之。則已歿矣。嘗舟過洞庭。月照龍堆。金沙溢射。公得意命酒。唱歌所自製詞。呼卒吏而酌之曰。亦人子也。其坦率皆類此。嘗慕東坡。每作為詩文。必問門人曰。比東坡何如。門人以過東坡稱之。雖失太過。然亦天下奇男子也。惜其資稟太高。浸淫詩酒。既與南軒考亭先生為輩行友。而不能與之相琢磨。以上續伊洛之統。而今世好神怪者。以公為紫府仙。惜夫。

真文忠居玉堂

慈明太后兄次山除少保水軍都王。文忠與許公素相好。其謂思與太重。欲子其一則。指其
一許遂封還制書。文忠以官卑且攝職。其謂自之廟堂。時相不以文忠制。微進而許之。奏已入。慈
明震怒。遂斥許而文忠獨留。或惜文忠不用。富文忠居玉堂故事。

又

公當制除吳瑛。一作少師致仕。贈永安郡王。公以孟忠厚。乃降祿親弟。又號勳。吳為孟聖猶子。恐難用
孟例。亦用制中廟堂。時相嫌其由中旨以出。遂亟以制繳入。從之。祇命草致仕制。末篇二句云。今其往矣。
寧不虛然。先以制示攻。魏樓公稱善。但以筆易往字為歸。蓋字為倦。文忠親出示予云。吳蓋致仕也。不
應用往與蓋字。前輩一字不苟如此。攻魏嘗問文忠近有誰四六。以益公對。攻魏曰。渠只會說大話。如奄
有萬方。若臨兆姓。蓋王言只當作多方庶姓。與臣下表語不同。

甲戌進士

袁蒙齋甫甲戌進士第一人。文忠嘗閱其卷。于殿閣出。則以前三人副卷示予。而亂其次序。沒其姓名。
余讀其一。謂文忠曰。此卷雖盡用老師宿儒遺論。必是一作者。公未答。予又讀其一。以國論國事為說。國
事謂廟堂之用事者。國論謂議論于朝廷者。其意以國論為空言。以國事為實用。欲任國事者必參國論。
持國論者必體國事。文忠問如何。予對以理無兩。是似不知前卷。然其說出于調停。恐是狀元也。文忠起
而撫予背曰。說得著。說得著。蓋先卷乃李公晦。所對而後卷即蒙齋也。文忠欲與李首選。而前列
謂李之策。不如蒙策之合時宜。又欲與呂永年甲科亦不果。同年進士徐清叟亦發中首選。亦以議中書
之務未清。又用藝祖問趙普天下何物最大。普對以惟道理最大。事有司亦疑其稍涉時政。備置第四。徐
既為御史。彈袁文亦及其策。并與其父絮齋發學于象山者為異端。謂不宜真經帷。

兩韓首

韓侂胄欲遣使議和而難其人。欲用吳門王大受。大受謂敵人以首謀為言。通軍前書。宜勿用平章銜。以
丞相代之。敵問首謀。則答以今已避位。蓋至計也。韓疑其建明漸廣不能從。用薦者言。召蕭山縣
丞方信。信稱假檢詳出使。信稱途間具知金欲先遣使于我。此其力已困。與敵反覆論辯。凡稱謂歲幣土地
一如舊。敵多為術以困方。然欲遂和不敢殺也。方恐我急于和。別遣使命過有所許。詐敵以歸。報所索
可否而後復來。敵許而津之。韓懼方遲留。果議別遣使。方歸語韓。韓欲再遣。方謂韓曰。信稱既為朝廷萬
里行矣。初不懼死。今其得敵要領。即再往亦決不死。惟稍。一。運信稱行。敵必遣使來報。且。一。議平章

聽愚計。韓疑其重于再往。遂用大受里人王楫以代。楫詣金庭。惟貶號割地不從其說。及再往。韓已誅。
凡兩韓首與易弟為姪。增幣重資。皆從之。故金遣論成使來。先是有旨百官詣朝堂集議。韓首事。樞密章

良能建議。以為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時王忠簡公介抗議。以韓首固不足惜。而國體為可惜。章以誘
使公。公奮起曰。今日敵要韓首。固不足惜。明日敵要吾輩首。亦不足惜。耶。會文節倪公思。亦謂一侂胄吳
頭顱。何必諸公爭。王議遂不勝。章竟呼省吏伸黃紙。揭于象魏曰。今據禮部侍郎倪思議。姦凶已斃之
首。又何足惜。遂竟兩韓首送金。謀者謂金既受韓首。殺之曰忠。韓侯。方之在敵中也。金元帥責我失信。擅
起兵端。方折之曰。爾失信故我失信。帥曰。我何為失信。方徐謂曰。我之用兵在某月日。爾之誘逆。在某
月日。以日月先後計之。是爾先誘我叛臣也。敵服其探伺精的。類若此。故語。金元帥頗能詩。索方聯句。
敵以失蜀調方云。饑秦雖舌辨。隴蜀已唇亡。方即應之曰。天已分南北。時難比晉唐。金元帥又謂方曰。前
詩非爾爾。國有州軍。今一擲已失五十四州。吾為爾國危矣。方聲色弗撓。對以銜命在此。固未知失蜀
本末。大元帥開陳素明。獨未知我之所以立國乎。象犀珠玉之富。俱出于二廣。江東西則茶桑之陸海也。
淮東西則銅鐵之藪澤也。浙西十四郡。蘇湖熟。天下足。元帥之所知也。而況生齒日繁。增舉者衆。庶
歲關。圩園浸廣。雖不熟亦足以支數年矣。浙東魚鹽之富。海嶺山積。食之難。生之無窮。閩自為東南一
大都。會其支郡有六。又且兼。江淮之所入。故吾國之餘波。常及于大國者。以其力之有餘也。彼蜀之
為蜀。號為州五十四。其財賦。擅吾國者百不十一。然而僅足以為五十四州軍民之用。一有菜色。或轉饑
焉。白石饑風之挺。必不為他人有者。凡以為民而已。金元帥嘉其精而憐之。故有饑秦之許。方敵要吾以
貶號割地。方則。有晉唐之對方之未見知于朝也。廬陵布衣劉過。亦任俠健。時留崑山。妻舍韓
頗聞其名。論饑秦政象。祖風。崑山令。以禮。勿使去。令輕於奉行。遂親持圓狀。見劉目之以奉。使別
設供帳。精舍以俟之。劉素號揮。喜不勝情。渴飲資以結。後朝廷既用方。令小官也不復敢叩。錢劉
賓客盡落。竟鬱鬱以終云。

胡桃文鴉色炭

于方修宜和沈屬獨事。適讀王竹西侍郎奏劄。又知當時御爐炭樣。方廣皆有尺寸。炭紋必如胡桃文鴉
色。王公諱剛中。號竹西。字居正。常守。一。適當清司封降色樣。奏之上曰。臣向者備官行朝。目視陛
下宮室卑陋。乘輿服御之物。一切苟簡。雖異時達官大姓之家。有過于今日者。陛下悼國步之艱。猶有謙
抑不皂之色。此必有司之過舉。諒非陛下之本心。臣輒將所降炭樣封送。有司收掌。更不行下屬縣科買。
而聞之旁郡。蓋不勝其擾矣。

王竹西駁論黃潛善汪伯彥

陳東歐陽。當建炎初政論事。指摘上躬。貶議大臣。蓋宣政以來所未有也。大臣惡其訐己。
陰用上手批。實二子于法。子嘗得東將臨刑家書手跡。時猶在神霄宮。舉行整。區區家事。皆有條理。自

知頌即受戮。略無慘感戰慄之意。一作董東漢人物也。上大悔悟。贈東諫議。激延閣。賜田以旌其後。且下詔自責。時大臣蓋黃潘善汪伯彥潘善已先死。伯彥猶在。竹西王公代官西掖。會上追贈東漢。遂因極論二人不學無術。恥過遂非。使人主蒙拒諫之謗。朝廷汚殺士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爲政。若潘善魂魄有知。猶思延頸就戮。而伯彥髮幹固在。不識何施面目。伯彥遂落職。潘善永不追復。王遂草贈東漢詞。及伯彥落職制。其略曰。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原注】用田處。云云。惟爾東爾激。其殆有意於爲忠臣乎。雖然爾不失爲忠臣。而天下後世願爾何如主也。八年于茲。一食三款。通階美職。豈足爲慰。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伯彥制曰。朕痛念建炎之初。政實虧從諫之令。名俯仰八年。寤寐永歎。比下賈躬之詔。敢爲歸咎之文。而論者謂汝專宥密之司。實任仰成之寄。汝言汝聽。汝從汝從。宜思廣朕之聰明。何卹庶人之議政。使人主蒙拒諫之謗。而朝廷汚殺士之名。仰觀君親。何施面目。朕覽人言而惕若。撫往事以何追。罪固在于朕躬。詎難寬于爾責。蓋東漢激黃汪爲黃汪者。正當上履怒未解。宜叩頭請免。二子上。倘不從。以去爲期。則二子必不至東市矣。當時諫臣亦有不容不與汪黃分其責者。王公本以三舍法爲大比。第二人公應舉時。已罷詞賦。故士不服習。崇觀雖設詞學。所以救罷詞科之失。而公已不復業此。故力辭玉堂表云。臣幼值朝廷。以王氏父子議學取士。汨沒心術。耗散精神。晚而知悔。始從師友。妄意窮經。其于雕蟲織繡之文。未嘗經意。惟自昔國朝外制初無定體。故臣得值。【原注】以陛下意志。廣著之詞。求之近俗。固已非是。若夫內制之謹嚴。不容率意而有作。帖黃又申述。

司馬公辭制誥事。竊慕其不欺君之誼。上嘉其忠。詔從之。嘉定中。未嘗詔罷科目。凡以宏博應選者。有司承意不敢以名聞。嘗用余曠爲中書舍人。余素不習此。余表廷應子。和議書試會學。有司亦僅與中書文得典。詰時爲安吉宰。安吉去行都三日可達。余之草制皆取之安吉。省吏趨請詞頭。余之左右必曉之曰。安吉人未回。余不習此。宜如王公力辭可也。然能取之安吉亦善矣。陳正甫諱貴。以詞學中。嘗考潘子高詞卷六篇俱精博。惟集賢院記。偶不用李林甫註六典書目事。陳以此爲疑而黜之。然心服其文。嘗其高直玉堂。凡常行詞皆屬潘擬。潘性至密。惟予知之。陳索潘文。善則不差。且遣阜友立門以俟。陳每饒潘酒。潘甚喜。嘗與予共酌于禮料院之雲根云。

呂成公編文鑑
東萊呂成公祖謙。集皇朝文鑑既成。考宗錫名文鑑。除公直秘閣。管賜御府金帛。成公謝表云。既明中祕清切之除。復拜御府便蕃之賜。陳駿時爲中書舍人。執奏以爲此特編類之勞。恐責太厚。上不悅。陳成公遂力辭。帖職上不從。文鑑之成。考亭先生見之。謂公去取未善。如得潘某人詩數篇。已實選中。後有語公以潘佳處甚多。恐不止如所選。公遂併去之。

洪景廬題唐絕句
孝宗從容清燕。洪公適侍。上語以宮中無事。則編唐人絕句以自娛。今已得六百餘首。公對曰。以臣記憶恐不止此。上問以有幾。公以五千首對。上大驚曰。若是多耶。頌卿爲朕編集。洪歸搜閱。凡餘年。僅得十之一二。至于稗官小說神仙怪鬼。一作婦人女子之詩。皆括而湊之。適以進御。上固知不道所對數。然頗嘉其敏贖。亦轉秩賜金帛。

秦小相黃葛衫
秦相權傾天下。然頗謹小嫌。故思陵眷之。雖相死猶不釋。小相婦嘗衣黃葛衫侍側。相曰。日之曰換了來。猶未識。復易黃葛。相瞪目視之曰。可換白葛。婦因請以爲黃葛。乃貴賤所通用。相曰。我與爾却不可用。蓋以色之逼上。

秦夫人淮青魚
志聖召相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志聖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以食此已久。又魚視此更太且多。容臣妾翌日供進。夫人歸。以語相。相悲之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易鱸魚。大者數十枚。以進。志聖笑曰。我使道是無許多青魚。夫人誤耳。

高宗好絲桐
高宗自康邸已屬意絲桐。時有僧曰。師曰。仙客召入。以是被知。上既南巡。吳會二僧。亦自京師來。欲見上。未有開會。上幸天竺。二僧遂隨其徒迎。起居。上感其至。揮涕記之。還宮。即命黃門召入。黃門對以須令習儀。上曰。朕舊所識。縱疎野何害。僧徒固宜疎野。黃門復奏。以爲入夕非宜。召僧徒之時。上曰。此却是。朝召二僧入。道京師事。與渡南嶠。上甚悲且喜。由是宜召無時。二僧冀規靈隱。藏地剛。以老。其徒不能從。上至遣使諭靈隱。僧納像未奉命。上降黃幟。任二僧所欲。爲界。靈隱僧懼。而縱二僧自營。今類爲天中開覺寺。上既倦勤。退處北宮。開乘小藤園。龍川與想其處。重華脫屣萬乘。亦修思陵故事。有御製二詩。其徒摹其章于壁石云。

黃振以琴被遇
琴師黃震。後易名振。以琴召入。思陵悅其音。命侍詔御前。口給以黃金一兩。後黃教子。乃以他藝人。詔以爾子不足。進于琴耶。黃明然歎曰。幾年幾世。又遇這一個官家。黃死遂絕絃云。

倪文節請以諫議大夫入閣
嘉定初。倪公思以禮部侍郎上疏。乞以諫議大夫隨宰相班奏事。上手答甚溫且許之。時相疑其爲僞。歸咎奏。邸報更妄撰聖旨。杖背而黜之。時山東歸附者衆。荆襄帥臣列強。射之使還。慈湖楊公簡手疏。其事以白上。謂此非仁術。且失中原心。以少緡錢賂銀臺。進司車。繼進上。遂以楊公疏宣諭。時相以容臣契勘。復於上。遂止。割下契勘。銀臺不應受。餘官奏。惟從官可也。仍用治邸吏。法治臺吏。蓋舊典。獨許從官。繳奏。自銀臺入。時銀臺蓋已不用。與雖從官亦納制廟堂。其文忠已居玉堂。終以官非正從。當制有所

四朝聞見錄 乙集
六五

可否亦止入劄乞敷奏。楊公急于發上之聰明。故不暇用典也。

去左右二字

韓南淵元吉。雖費門。而學問遠過于進士。孝宗謂兩制之選能者為之。如何擇于進士。子嘗除韓。中書舍人。旋以稱職為真。自以門蔭力辭。然恥于右之一字。微諷臺臣請進士去左。任子去右。上從之。至今著令云。時有士人朱游。頗任俠多記。因因謁入語韓云。中書誤了。以任子位中書。顧不榮于進士乎。則左右字。則混然無別矣。韓愕而悔其事云。

宣政宮燭

子既修于竹。西封還宮中。降炭樣如胡桃文。鴉色。蓋宣政事。建炎紹興猶費用未改。故竹西力陳請罷去。其宣政盛時。宮中以河陽花蠟燭無香為恨。遂用龍涎沈腦屑。灌蠟燭。列兩行數百枝。燄明而香溢。鈞天之所無也。建炎紹興久不能一進。此惟太后旋髮沙漠。復值梅壽。上極天下之養。故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數炬。太后陽若不聞。上至奉扈白太后。以燭頗愜聖意否。太后謂上曰。你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人關分亦然。上因太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柔福帝姬

柔福帝姬。先自金開道奔歸。自言于上。上泣而具其事。遂命高士俊向主。一時寵渥莫之前比。蓋徽宗僅有一女存。上待之故不忍薄也。及章太后歸自北方。持高宗袂泣未已。還曰。哥被番人笑說。錯買了顏子。帝姬柔福死已久。生與吾共臥。吾視其貌。且真骨。上以太母之命。真姬于理。獄具誅之東市。或謂太后與柔福俱處北方。恐其計己之故。文之以偽。上奉母命。則固不得與之辯也。然柔福自聞太后將還。即以病告。皆以尼師自隨。或謂此尼師事真帝姬。故備知時。昔帝姬俱上在宮中事。偽帝姬引見之。頃呼上小字。尼師之教也。京師顏家巷。操器物不堅實。故至今謂之顏子生活。

技術不遇

思陵時。百工技藝咸精其能。故挾技術者多遇。而亦有命焉。吳郡王益。嘗以相士薦於上。上以王故。召見。見上。則曰。陛下堯眉舜目。禹背湯肩。上即驚曰。到處將來。王又為李世英進墨。每一圭墨。重十兩。上曰。怎麼大將如何。把王偶致棋客。關西人精悍短小。王試命與國手敵。俱出其右。王因侍上。奔言之。翌日宣喚。國手夜以大白浮之。出處子極妍。視曰。此吾女也。我今用妻爾。但來日於御前。我第一局。我第二局。却又饒爾。我與爾永為翁婿。都在御前。不信吾說。吾豈以女輕許人。國手實未嘗有女。女蓋教坊妓也。關西樸而性直。翌日上詔與國手奔。上與王視第一局。關西陽遜國手。上拂衣起。命王且酌酒。日終是外道人。如何敵得國手。關西繼出。知為所賣。鬱悶不食而死。

劉錡邊報

高宗得劉錡奏。逆亮將戒日渡江。上以為憂。劉貴妃適侍進。劉錡安傳邊事。教官家煩惱。上正色責妃。

曰。爾婦人女子。如何曉得。必有教爾。我者。屢出。不復召。今葬西湖之曲。憲聖嘗從上航海。修啟騎數十輩。掩至。欲擊御舟。后徐發一矢。其一應弦而倒。餘悉引去。高宗重于視師之役。后苦諫。必往。至晚。奏曰。若臣妾裹尺五。紗。必須一往。妃不逮聖后矣。

陸石室

陸疑之。字永仲。號石室。餘杭人。手神術。拔論議。側備。尤好為詩。少年以計偕入汴。都法從見之。疑其為仙。邀陸雜坐。命相者某道人視之。道人于羣官中指陸曰。這官人只是秀才。諸公因叩以科第。則曰。且還山。俯讀。陸大不得意。道人隨別。揖贈以粒。丹曰。緩急幸用之。陸亦異其人。真丹襦帶中。果報能。垂翅南歸。舟循汴。風激浪怒。舟不能勝。亟抽帶中丹。投舟外。風浪始帖息。陸舉手謝天。幸不葬魚腹。汴上有呼其姓名者。則道人也。丹粒炯然。已在道人家中。曰。吾丹欲濟子之身。非濟舟用也。陸方從道人。再覓丹。汴流急。不得語。陸惘然而已。歸用其說。隱于大滌洞天之石室。人因以石室稱之。居歲。又有一道人訪陸。形貌不類。曠昔以神。雙髮垂背。紳上繪八卦。手持符籙。揖陸曰。貧道今夜宿山中。分秀才半榻。可否。陸難之。道人又曰。可惜一覺。宿于石門之外。竹林中。否。陸欣然。予。既得。即視雲漢。仰以明歌。韻以惜氣。開作步。虛聲。首節宛轉。響應山谷。林鶴為之旋舞。陸疑自若也。追曉。道人持符謝陸。長揖而別。陸回首道人。登室。前天。任。峯如飛。頃已在霄漢。陸撫膺。德未已。頃又有紗巾白紵袍道人。問大滌道人。宿此。今安在。陸語以早已去。道人曰。君不識鍾離公也。或謂後至者。即洞仙。陸猶不信。光堯退處北宮。思大滌雙蓮之勝。心幸大滌。道流清宮。以埃。時憲聖亦侍。羽流結亭起居。光堯于駕上。詔以今是開人。不須道禮。數道流進天。自水調羹。茶。光堯俱憲聖。意甚適。宣賜其徒金帛有差。進主觀者。問以山中頗有能詩客否。觀師素憐陸。乃一。以陸對。進陸行卷。太上讀數首。太息曰。布衣入翰林。可也。歸當語大哥。【原注】憲聖從旁贊曰。太。上只好休。既是山林隱士。必不要人知。他要官職。做甚。看引得大哥。定要他出山。卻是苦他。太上深以為然。遂不以語。孝宗。凡陸所四遇道人。或以為神仙。固不可測。而一日之頃。不遇三宮。亦命矣。夫陸竟終于石室云。

開禧兵端

韓侂胄欲興師北伐。先因生長使張嗣古。【原注】時。假向書人。敵中。因伺虛實。張即韓之甥也。使事告旋。引見未畢。韓已使人候之。引見畢。不容張歸。即邀至第。亟問張以敵事。張曰。以某計之。敵未可伐。幸太師勿輕信人言。韓默然。風聞信所奏。詞古。諸金廷。幾乎墜笏。免所居官。韓敗。張未嘗以語人也。韓後又遣李壁。因使事往。伺壁歸。力以敵中赤地千里。斗米萬錢。與韓為難。且有內變。韓大喜。壁遂以是居政府。子嘗觀。巖。李公。諱。名。金山。云。眉山。李。熾。子。壁。壁。墨。來。可。謂。名。父子。矣。惜。其。仲。子。未。熟。顏。氏。家。訓。爾。

書省旋據池州所申故侍講程頤直下兩位子孫具到宗枝國內程觀之長年七十四其次源年三十九程源係伊川顯嫡長孫合議指揮四月五日奉旨觀之特與補不理選限登仕郎仍差充池州州學學賓令本州於上供錢內月支錢二十貫米二石俸奉祭祀源令赴部銓量得行源補迪功郎自是餘中除二令監丞矣初源嘗往來於郡云元祐初起伊川語謂云教鄉貢進士程頤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吾思起草殿穴以粉澤太平而大臣以爾好學篤行薦於朝願得試用故加以爵命起爾為洛人於式此故事也盛名之下向讓處哉嘉定庚辰徐公僑為江東倉賦前後二制詞曰右伊川先生舉逸民追贈之語詞也昔先生居洛以道自任元祐初始應詔未幾以開去中興首明黨誠而先生下世矣先生之孫源將以二詞刻諸石先生之道雖不行於時此抑以見我朝崇儒重道之意二月朔東陽徐某謹書紹翁竊疑元祐諸人薦伊川先生者其力至謂其有經天緯地之才尊主庇民之術至是以通直郎判西京國子監【原注】按官制其武教授制詞何其寂寥簡短若是蓋中書舍人黃震一作王震所草黃非知伊川者紹翁又詳慶元丞相趙汝愚去國僞旨始專政欲以黨去天下之正人必詆以僞學雖劉德秀從與為是說然僞之一字已見於紹興制詞矣先是孔文仲劉摯願臨亦嘗以僞詆先生云

虎符

虎符半在禁中半在殿殿開闢間慈明陰符帝皇誅韓侂胄出御批三其一以授錢象祖衛源史彌遠其一以授張鑑又其一以授李孝純二批俱未發獨象祖所授嚴震震初開欲誅韓有難色及視御批則曰君命也震當效死翌日震遂遣其帳下鄭發王斌造韓車於六部橋徑出玉津園夾墻用鐵轡中韓陰乃死【原注】韓蓋地名磨刀坑鐵始預史誅韓韓史以韓為大臣且近戚未有以處張謂史曰殺之足矣

優贈伊川

紹興元年九月二日敕通直郎程頤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遠道以趨利舍己以為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亦孰從而求之問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能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覆無所為而死其禍賊於斯文者亦甚矣爾潛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師則子弟從之者孝弟忠信及進侍講惟則拂心逆指務引其君於當道由其外以察其內以其所已為適其所未為則高明自得之學可信而無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以表見於世乃竊借其名以為身售外示恬默中實躁競外示質魯中實姦滑遂使士聞見而疾之是重不幸焉爾朕錫以費書禮以延閣以震耀褒表之者深明上之所予在此而不在彼也尙其盡明知享此哉可特贈直龍圖閣先是工部侍郎韓侂胄嘗密啓上追優元祐諸臣乃有是詔中興本末作八月家傳贈告九月贈典當是八月至九月請下爾是月癸未奏相矣紹翁竊考當時程俱林通為中書舍人當草制詞然其詞皆度越常法嘉定十七年四月聖旨伊川程頤紹明道學為世儒宗雖屢褒崇而世緣弗及未足以稱崇獎儒先之意尙書省訪求其後特與錄用當路知其孫源居池州故有是命尙

史退而謂錢曰錢真將種也心固忌之至是錢廢仗自言史昌言於朝臣子當為之事何為言功遂誣言者貶錢於管自是不復有言誅韓之功者御批云已降御筆付三省韓侂胄已與在外宮觀日下出關門仰殿前司差兵士三十人防護不許疎失後有虎符印蓋牙章也文曰如律令本漢制云震以御筆建為巨閣刻之樂石命其屬為之記初時御筆皆僞冒矯為及是皆慈明所書發斌排韓車語以有御筆押平章出國門韓倉忙曰御筆我所為也行至玉津許鄭發以節度使鄭不從又曰我當出北關門【原注】如何出候潮門又曰我何罪又語發以何得無禮大臣鄭叱以國賊而檢之歸報震震直趨省中時錢象祖陳自強猶在省震至錢不覺起問之曰了事否震曰已了事象祖始誦言韓已誅陳作而再拜錢且辭象祖乞以同寅故保全末路象祖許之後衛源又以同謀誅韓忌史史故黜源事在甲集後以旨放還因史變法又欲謀史故貶象祖先是告御批之謀於韓者韓皆以當以死報國及告之

者甚苦。【原注】苦者即地均。僞冒始與自強謀。自強薦林行可為諫議大夫。欲於誅韓日上殿。一網盡捕象祖以下出。國門韓居中應之。幸韓不得入內。若韓用私人小車徑自和寧門入。城發必不覺。則謀韓者盡粉矣。然誅韓之計甚疎。王大受趙汝談背預始謀。至書所欲施行之事於掌。一有不幸不敗。則慈明景憲殆哉。時軍皇聞韓出玉津園。亟用箋批殿司前往。追回韓太師。慈明持箋泣。且對上以他要廢我與兒子。又以殺兩國百萬生靈。若欲追回他。我請先死。寧皇收淚而止。慈明遂箋云。

逆賊偽服印

開禧逆賊既誅。偽內史安公丙。由其首與偽服宮號來。上以首付棘寺。偽服與印付臨安府軍資庫。時吳鋼為倅吏。未以入庫急持來示。紹翁亦因以識其物。袍僭黃。領僭黃。宮號用黃絹。折角為四。文曰出入殿門。金授以印。歸用今文曰蜀王之印。僅如今文思。既給降式。曠自鑄金印。文云蜀國制敕之印。

萬弩營

紹興末。孝宗命張浚置御前萬弩營於鎮江。癸未戊潤州甲申與敵關皆有功。【原注】本心。鎮江在鎮江上。

來子儀

來子儀與周洪道實布衣交。洪道既為樞使。子儀入都訪洪道。洪道館於嘉會門外表忠觀。欲因閒薦之。於上特奏假。【原注】大臣。洪道門訪親親必奏。上問以為何。洪道奏上以訪子儀。上首肯。不復問子儀為誰。洪道與子儀置酒極歡。道故舊外。示以近詩。子儀盡卷則笑曰。周樞使詩也。非周洪道詩也。洪道問所以。子儀曰。昔徐師川少年工詩。晚位樞府。沒以不逮於昔人。以為向來自是徐師川詩。後來自是徐樞密詩。洪道笑而容之。朱希真

希真有詞名。以隱德著。思陵必欲見之。累詔始至。上面授以鴻臚卿。希真下殿拜訖。亟請致其仕。上改容而許之。

寧皇進藥

寧皇每命尙醫止進一藥。戒以不用。分作三四帖。蓋醫家初無的見。以藥嘗試人之疾。寧皇知其然。王大受之父克明。號名醫。遇病雖難證。亦只下一藥。曰此病之本也。本除而餘病去矣。【原注】王克明事。本心先生為慈路。

奏拾待金使

紹興金國使持盟書。王格以載百官朝服。迎於麗正。拾使人諭以王格非祀天不用。且非可載書。格雖不用。金使必欲百官迎拜。格許之。翌日命省吏雜以緋紫。迎拜於麗正。班如儀。金使遣廷訝百官已立班。上既受書畢。百官呵殿。綴金使以出。金使見向之緋紫諸吏。猶立於門。始悟奏計。又使人至庭。必欲上與

躬下殿受書。左右相顧莫敢執何。時王泮在班內。起而語使曰。爾實有書無書。使遂出書示之。泮奪書而進。使計屈。歸其國以生事。被誅云。紹翁據勾龍如淵退朝錄。紹興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已卯。上召王倫入。責以取書事。既晚。倫見金使于館。以二策勸之。金使惶恐。遂許明日。上詔宰職就館見金使。受書納入。人情始安。或曰。奏拾未有以處。給事中樓炤。舉諫陰三年之說。以語拾。拾悟。於是上不出。而拾攝家事。即館受書。以歸。金始知朝廷有人。紹翁嘗疑省吏及奪書一節。得於所聞。未敢遽載。如淵之論。有據甚明。若就館授書。則省吏與奪書之說。真齊東云。

真文忠公證議

紹翁甲集載真文忠證事。後以呈示紫微程公許。公惠紹翁以尺牘曰。聞見錄二帙。併沐示教。記載詳博。事得實而詞旨微婉。他日足以備史官。補放失。非細故也。靖逸抱才。蓄學合章。退處著書。以待來世。當於古人中求之。聞見錄所記西山證議一段。是時公許待罪奉常。為博士。所訂文忠二字。實參考公論。與長官同僚商訂累日。而後敢落筆。間有一二公以為太過。然予此證者。上下無異詞。故議下考功。覆議亦以為當。當時卻不聞其家子弟。與政府辨論一節。架閣公。【原注】即西山。山名在浙江。後入朝。亦未嘗一訪。但建安諸賢。及登西山之門者。頗相稱尚當。候稍開搜索。副墨錄以求教。紹翁適感奇疾。不及從公求副墨。公已去守袁州。【原注】程公許。字伯淳。號正公。自號真文忠。世居涪州。

悼趙忠定詩

慶元初。韓侂胄既逐趙忠定。太學諸生放陶孫賦詩於三元樓云。左手旋乾右轉坤。如何小志流言。【原注】又曰。韓相編語。狼胡無地居。一作。鮫日。魚腹終天弔。一作。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吏長存。九原若

鴻韓忠。休說如今有未係。【原注】又曰。休說。陶孫方書於樓之木壁。酒一再行。壁已不復存。陶孫知詩必已為韓所廢。則捕者必至。急更行酒者衣。持援酒具下。捕者與交臂問以赦上舍在否。對以若問太學秀才耶。飲方酣。陶孫即亡命歸走。闕捕者入闕。逮之入都。至都。以書祈哀於韓。謂詩非己作。韓笑而命有司復其貫。陶孫旋中乙丑第。由此得詩名江湖。集中詩最多。予嘗以其卷示杜忠可。杜謂與實。其詩率多效陸務觀用事。終不肖效唐風。初識南岳劉克莊。得其詩卷。曰。所欠與實爾。南岳集中詩率用事。蓋取其說。

後得南岳刻詩于士人陳宗之。宗而語宗之曰。且喜潛夫。【原注】已成正覺。陶孫字器之。號潛夫。福唐人。克莊字。

鴻鵠詩

東南之俗。以養鴻鵠為樂。雀數十百。望之如錦。灰褐色為下。純黑者為貴。內侍畜之尤甚。聚之。既則寓金鈴於尾。飛而騰空。風力振鈴。鏗如雲間之環。或起從鳳山。紹興中有賦詩者曰。鐵勒金鞍似錦鋪。收朝放費工夫。爭如養取南來雁。沙漠能傳二帝書。

宮鳴 紹興初高宗建行闕於鳳山。山中林木蒼如。鳴以千萬。朝則相呼。鼓翼以出。啄粟於近郊。暮則散陣而入。噪鳴聒天。高宗故在汴邸。汴無山。故未嘗聞此。至則大駭。又以敵人之過。聖思遂不悅。命內臣張去為領修。內司諸兒聚彈射而鳴之。臨平亦岸開。蓋去闕十有五六里。未幾鳴復如初。彈者技窮。宮中亦習以為常。唐人詩多用宮鳴。蓋唐宮闕依山云。

田雞

杭人嗜田雞如炙。即蛙也。舊以其能食害稼者有禁。憲聖渡南。以其酷似人形。力贊高宗中殿禁止之。今鄙人習此味。不能止售者。至列冬瓜以實之。實諸食蛙者之門。謂之送冬瓜。黃公度帥閩。以閩號為多進士。未必請買。宿戒庖兵市坐魚三斤。庖兵不曉所名。遍問諸生。莫能喻。時林執善為州學錄。或語庖人以執善多記。庖人拜而問焉。執善語以可供田雞三斤。庖人如教。納入黃公度笑而進。庖人曰。誰教汝。庖以執善告。黃公遂館林於賓閣云。執善記博而雅。奇為南宮第一。試聖人備道全美。至今舉子誦之。有林省元文衡事。鑑行於世。驪塘危先生。稱弟婿。塘和與之同年。視其手如龍爪。而毛蓋林氏之家。與廟相直。其性誕執善之夕。嘗與神遇。終為閩名儒云。惜乎強售人婦以為妾。其夫怨言。執善為有司杖之。此句抑鬱以死。執善其後亦亟死云。吁。士之不可不自愛也久矣。

史越王青詞

前載史越王辭免太傅表。得之聞見。以為出於余公天錫之父。體儲行之孫。沐錄示。則非辭免表。蓋青詞云。反本孤邱。寓誠彌祭。念此閭門之多。指迫於投老之一。身云云。欲用侵尋歲月。八十有三。未有其對。齋獨端方在坐。應曰。補報乾坤。萬分無一。王稱賞久之。四六話中亦載。謂其本於古人之聯。未知前今所載孰是。吳門友人之子胡。北訪余公天錫之弟天任。於四明。因舉聞見所載。余公天任曰。是也。蓋先伯所對。但歲月二字非是。其易為甲子。天任與余公夫錫為同氣。後繼其季父云。

司馬武子忠節

中原既陷。忠義之士。欲圖其國。而南向北。朝者甚多。蓋宗之澤。時猶未泯也。謹按韓太監王所記云。初司馬池之後朴。字文秀。借兵部侍郎使金。金丞相燕王完顏宗幹。見而異之。因授以尚書右丞。朴不屈。然猶縱其出入敵中。生子名通國。字武子。蓋本蘇武之義。通國有大志。嘗結北方之家。韓王舉事。皆未得要領。紹興初。玉挈家以南。授京秩。江淮都督府計議軍事。其兄璘猶在敵中。以弟故與通國善。癸未九月。都督魏公道張虬侯。往大梁伺璘。璘因以扇贈玉。詩云。雖離鳴雁落江濱。夢裏年來相見頻。吟盡楚詞招不得。夕陽愁殺倚樓人。魏公見此詩。於甲申歲春。復遣侯往大梁。誦通國等行。至亳州。為邏者所獲。通國璘與所與交。山三百餘口。同日遇害。是歲三月十六日也。先是金主完顏俊之。皇太子以都元帥留守大梁。乘十六傳而至。以是月十一日交事。澤與通國山謀。率壯士百人。約縛知兵畢。越

留守所庭劫之。如得留守。則大事可就。時留守左右與通國結盟者三萬餘人。而澤敗於初十日。皇太子得其圖籍。與券立焚之。獨罪首事。時魏公開府於丹陽。蓋以右相出使。巡邊回也。聞之盛歎云。某入見上。當白其事。而旋之。會魏公中道罷去。玉亦實責。表通國之姪孫振。自序其事曰。昔李翰作張巡傳。而不為許遠立傳。韓昌黎歎許遠之忠節。未能盡白於世。遂發於巡傳之後。使後之人知遠之不屈於賊。如此。夫為士而知逆順之理。殞其身而全其節。此固人臣分內之事。其無後之人以發揚之。則忠肝義膽。將遂泯沒。豈不痛哉。吾祖尚書靖康間。奉使金國。辭氣激烈。謀略深遠。雖不能遏其方張之勢。而亦足以其敬畏之心。及扈從北狩。不以利動。不以死懼。高宗加諡忠潔。後崇之典。極於一時。繼又采擇著之國史。吾祖之節無遺憾矣。若季父武子。埋迹異邦。一心本朝。起義未成。遊遭屠戮。後韓太監紀其詳。王尚書希呂書其略。雖未能載諸史冊。而節義之名。庶幾不至磨滅。韓昌黎以張許二家子弟。才智卑下。不能通知先志為羞。今季父節義。未能彰彰於世。振者不能以永其傳。則是亦張許二家之子弟也。敬以王韓二記刊諸瑣瑣。以備異時高義君子。發其潛德云。王公希呂為之序曰。昔子居鄉。有陝右林虎臣者。自西而東。至符離家焉。其家鄰居數月。稍熟。因詢以西事。林因辟人曰。去年敵人傾國犯淮南。吾鄉之家。共千餘人。倡義而起。有司馬通國者。主其盟。將為批亢搗虛計。不幸事未成。而機已露。司馬氏之家。數百指。殲焉。俄其徒已變姓名。攜妻子。因得出關。以至於此。子因歎曰。忠孝之節。其萃於司馬氏乎。昔我先正溫國文正公。追事四朝。惟忠惟孝。忠潔公繼之。今通國又繼之。皆以忠義憤發。效死金庭。事雖未成。亦可謂是以似之。惜乎時子在敵中。不能為作傳。姑記其略。以俟詢訪。王希呂記。紹翁竊謂通國受魏公之開。欲掩其大梁以相應。敵知蒙傑必出於此。故遣其子乘十六傳而來。亦神矣。通國知其志。宜息謀可也。為忠義功名所激。顯出於此。惜夫。紹翁謹按韓太監所載。謂魏公於甲申歲春見璘。因遣張虬侯澤。蓋隆興二年也。隆興元年癸未歲。魏公開府。次年甲申兵敗。王汴之相議遂成。通國敗於三月。魏公能於四月相去一月事耳。【原注】漢少保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

張史和戰異議

自金人渝盟。兵革不得休息。民之瘡痍日甚。會天子新立。謂我家有不共戴天之讐。朕不及身圖之。將誰任其責。乃奮志於恢復。由是天下之銳於功名者。皆扼腕言用兵矣。史公浩相時之宜。審天下之勢。以為未可。上疏曰。靖康之禍。孰不痛心疾首。悼二帝之蒙塵。六宮之遠役。境土未還。國陵未肅。此誠枕戈待旦。思報大恥之時也。然陛下初嗣位。不先自治。安可圖遠。矧內乏謀臣。外無名將。士卒既少。而練習不精。而遊動干戈。以攻大敵。能保其必勝乎。苟戰而捷。則一舉而空朔庭。豈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則重辱社稷。以資外侮。陛下能安於九重乎。上皇能安於天下之養乎。此臣所以食不甘味。而寢不安席也。張浚老臣。豈其念不到此。而惑於幕下輕易之謀。眩於北人誑順之語。未遑精思熟慮。決策萬全。乃欲嘗試之。而倣幸其或成。臣竊以為未便。上皇親臨。亂豈無報敵之志。當時以張韓劉岳各領兵數十萬。皆西北勇

上燕冀良馬。然與之角勝負於五六十載之間。猶不能復尺寸地。今而欲以李顯忠之輕率。邵安淵之寡謀。而取不勝。豈不難哉。惟陛下少稽銳志。以爲後圖。內修政事。外固疆圉。上收人才。下裕民力。乃選良將。練精卒。備器械。積資糧。十年之後。事力既備。苟有可乘之機。則一征無敵矣。已而後以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請上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公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都督安用。且上一誤作。遠征而上皇獨留。敵以一騎犯淮。則此城之人。騷然奔遁。上皇何以安處乎。凌又請以所部二十萬人。進取山東。史公問留屯江淮幾何人也。曰。半之。復與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曰。然則戰卒六萬耳。彼豈爲是懼耶。況淄青齊鄆等郡。雖盡克復。亦未傷於彼。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爲之牽制。則江上之危。如累卵矣。都督于是。在山東乎。請難於天子。凡五日。史公復勸凌曰。明公以大將。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爲之。是徒慕復讐之名耳。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明公當何如哉。凌曰。承相之言是也。雖然。凌老矣。史公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力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祐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成。則亦明公之功也。何必身爲之。凌默然乃見上曰。史浩之意已不可奪。惟陛下英斷。於是不由三省樞密院。而命將出師矣。其年五月。師渡淮。史公曰。國之大事在戎。予以宰相兼樞密使。而不獲與聞。將焉用相。遂力請罷歸。歸未及。師敗於符離。卒有三萬。一夕而潰死者不可勝數。資糧甲兵。捐棄殆盡。天子哀痛。下詔罪己。左相以議論詭隨待罪。而都督以師徒撓敗自勦矣。

寧皇登位

前載憲聖策立寧皇事。雖黃屋初非堯心。而天下皆謂宜光。皇當廟精之初。薛公圭投北宮。麗正書。言願切至。蓋孝宗之意。初主沂邸。光皇亦屬意焉。書略曰。庶之亂。嫡自宮闈始。夫庶之亂。嫡則支之亂。本之漸也。而支之亂。本則異姓之亂。同姓之漸也。異姓之亂。同姓則又。之漸也。又曰。陛下踐祚。今既五年。皇子嫡長。已逾弱冠。玉册之命未布。而青宮之席尙虛。又曰。陛下不即天下之安。而冒天下非常之危。不守天下之常。而履天下不測之變。探之游言。殊有驚悸。探之國論。曾無建明。又曰。祖父互疑。天地幾變。子孫猜防。上下解體。支嫡交忌。臣民異心。臣始聞之。未敢遽信。今既日久。不容無感。道路之言。喧傳百端。中外之心。憂疑萬狀。燕宮聞之。寧無懷武。乘輿聞之。莫或改容。藩邸聞之。未免憂禍。此何等事也。而俾見於世。此何等議也。而俾聞於時。陛下。蓋亦自思其何以得此議。固宜自盡吾爲父之道也。又曰。陛下曾知有竊議之人乎。否也。上。蓋亦自思其何以得此議。固宜自盡吾爲子爲父之道也。又曰。陛下曾知有竊議之人乎。否也。問之左右。問之在朝。盡有君也。不敢言矣。問之主上。蓋有父也。不敢言矣。問之太子。蓋有祖也。仍有父也。尤不敢言矣。爲臣之言。不通於君。爲子之言。不通於父。爲孫之言。不通於祖。而微臣僭言之。死有餘地矣。如蒙聖恩。特垂天聽。君臣之情。通自臣言始。父子之情。通自臣言始。祖孫之情。通自臣言始。臣雖身首

異處。而忠孝獲實於史冊。雖瞑目於地下。將有辭以對越先朝。十御皇帝在天之靈矣。孟紹熙五年甲寅歲所上也。嘉熙壬寅。公圭之里人陳貫明。爲賊其書云。傾危越陷中。賊寧廟之立。實出於水心先生之建議。雖然。水心之議。特出於一時之危疑。蹈中所載寧廟堂。登極之詔。遲下數月。襄州之亂作矣。特以詔至而止。嗚呼。孰知有獻策於承平無事者哉。初光宗疾不能興。襄陽士人陳應祥。陰連北方鄧州叛黨。欲殺守臣張定叟。用縞素代皇帝爲太上執喪。且舉襄以順北。適寧皇登極之詔。甫三日而至。陳遂變色。疑謀。旋爲其黨所訴。定叟臨場問之曰。朝廷負爾耶。太守負爾耶。各命將士射之。先誌其箭。中其肝者有某賞。中其心者有某賞。中其體者有某賞。發陳之篋。惟縞市數千云。先是趙鼎中。具載水心贊嘉邸之語。數十百親筆其類。未紹翁未之見也。薛君永嘉士人。子夢桂嘗以其書示紹翁。當時陳誠者。恐不止一薛。然曲突徒薪之不賞。自昔然矣。

葉洪斥僞胃

洪字子大。爲紹翁鄉人。且年少負才不羈。慶元間疾僞胃。而未有聞。洪館於韓氏。即僞胃族子。至駭見也。以后戚預內宴。洪代爲之。徑入御寧宗。其最切至處云。此胃弄權不已。必至弄兵。寧宗以示僞胃。僞胃迹所爲書則洪也。除名仕籍。編置僞胃者十六年。嘉定初盡復其官。并理編置年以爲首。歷僞胃僞管事。洪旋終於任。

景靈行香

百官赴景靈行香。僧道分爲兩序。用其威儀咒語。初僧徒欲立道流石。且云僧而後道。至交詈久之。奏槍批其頰云。景靈太乙。實崇奉道教之所。道流宜居上。至今定爲制云。紹翁以爲祖宗在天之靈。必不願欲於異教。且市井髡髻之庸人。宜皆斥去。近者淳祐進香。用僧道鏡鼓前導。朝廷有旨勿用。蓋得之矣。惜未施於原廟。

王醫

王繼先以醫術際遇高宗。當高宗欲謁郊宮。僅先期二日。有痼疾於頂。將不勝其冠冕。上憂甚。詔草澤繼先應詔而至。既視上。則笑曰。無貽聖慮。來日愈矣。既用藥。輒自頂移於肩。隨即消。若未嘗有。上遂郊見天。地上嘗以瀉疾召繼先。繼先至。則奏曰。臣渴甚。乞先宣賜瓜。而後靜心診御。上急召太官賜瓜。繼先先食之。既上覺其食瓜甘美。則問繼先。朕可食此乎。繼先曰。臣死罪。索瓜固將以啓陛下食此也。詔進瓜。上食之。甚適。亦隨止。左右驚。上亦疑問繼先曰。此何方也。繼先曰。上所患中暑。故瀉。瓜亦能消暑。爾大率皆類此。其後久虛東宮。臺臣論繼先進藥無效。安置福州。因家焉。王溼亦頗宗繼先術。亦有奇驗。然用藥多孟浪。高宗居北宮。苦脾疾。溼以瀉藥。竟至大漸。孝宗欲毀之市朝。溼以爲恐自此。溼者不敢進藥。止命天府杖其背。溼海山。溼先懷金箔以入。既杖則以傳。若未嘗受杖者。後放還居天街。猶揭榜於門。曰。四朝御診王防。有輕薄子以小楮帖其旁云。本家兼施瀉藥。王愆甚。寧皇患痢。召仲醫。不記名。人視。曾

診御畢。方奏病證未有所處。慈明立御榻後。有旨呼侍防。官家喫得成。應九否。侍連稱喫得。慈明又諭須是多把與官家喫。侍承教旨。對以須進二百丸。寧皇進藥如數。滿旋定。又進二百丸。遂止。侍時坐。韓黨被誦。上遂於其元降。秩上更增三秩。寧皇不豫。遊久。謂左右曰。惟曾某知我性。急召入診。訖。嗚咽不勝。上曰。想是朕兒不好也。曾出自診。其脈謂曰。家。我脈亦不好。先寧皇一夕而逝。米南宮五世孫巨秀。亦善醫。嘗診史相脈。語未發。史謂之曰。可服紅九子否。米對以正欲用此。亦即愈。史病手足不能舉。朝謁遂廢。中書要務。連之。惟楊。米謂必得天地丹而後可。升頭偶失去。歷年莫可訪。史病甚。召米於常州。至北關。登舟買飯。偶見有售奉石於肆者。頗異。米即而玩之。即天地丹頭也。問售者。爾何自至此。曰。去年有人家一娘子。持以售米。因問厥值。售者。歲索錢萬。米以三千。謂。宜持歸。調劑以供史。史疑而未敢嘗。適有闖者。亦病瘥。試服即能坐起。又以起步。司田帥之疾。史始信而餌。身即輕。遂內引。及史疾再殆。天地丹已盡。遂薨於賜第。

高士

孝宗聖性超詣。靡所弗究。厥旨尤精內景。時詔山林修養者入都。真之高士。寮人因稱之曰某高士。皇甫高士。子既載其出入矣。又有謝高士。以從臣薦。請易於宮中。孝宗問以老莊之學。謝對以人主當以君國子民為心。若老莊之學。其疎易如。剛最後。灑掃高士堂。亦稱高士。去其徒無甚異。唯善於趨謁。以故史趙王尤錫山楊。誠齋陸三山。頗與之游。陸公嘗以齋宿竹宮。因叩其廬。有二蒼童對弈。微聞松風。聞有琴絲。琴聲。陸公心羨。以為是何異神仙之居。叩二蒼童。願見高士。童答以高士已出去。某御樂處。【原注】中。陸因歎息曰。高士亦見御樂耶。笑而出。宮中貴人提舉。易所見者。提舉也。陸公未之知。然高士見本宮提舉。亦非所以為高士矣。宜發陸公之笑也。寧皇聖性多可。其徒率因左右乞先生號。天慶陳道士。三茅張道士。俱不由給舍。得先生號。陳書於狀。謁史相。史不悅。叱典謁。改天慶觀主銜。始命入。因謂陳工於修創。若先生號。豈可輒當。因謂三茅亦然。遂於從官前及此。以如剛。嘗與越王諸公遊。奏之上。賜通妙葆真先生勅。由給舍下。先是史於賜第。齋能。戲命如剛。升高席。如浮屠。問對說葛藤。如剛之辨。舉道士姚公。遂代已說法。姚從容就席。有僧作禮而問曰。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如何謂之嚴隱。【原注】姚曰。姚即對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嚴隱。僧屈伏。姚拂下座。史大加器賞。如剛後。悔不自升席。史亦如剛。沒異於姚。如剛。謂姚於史不行。蓋嘉定閒事也。

蕭照畫

孤山涼堂。西湖奇絕處也。堂規模壯麗。下植梅數百株。以備游幸。堂成。中有素壁四堵。幾三丈。高宗翌日命聖駕。有中貴人相語曰。官家所至。壁乃素耶。宜繪畫。命御前蕭照。往繪山水。照受命。即乞上方酒四斗。皆出孤山。每一鼓。即飲一斗。盡一斗。則一堵已成。畫若此者。四畫成。蕭亦醉。聖駕至。則周行視。壁間為

之款。賞知為照。賜以金帛。蕭畫無他長。唯能使玩者精神。如在名山勝水間。不知其為畫爾。
慈明
慈明太后。越人也。善通經史。能小玉書。母張夫人。以樂部被憲聖。幸後。以病中。歸李氏。死葬西湖小麥嶺下。地名放馬場。憲聖常因樂部不協。顧左右曰。我記得張家。今安在。左右對曰。已死矣。有女頗聰慧。憲聖念張氏。故召后入。時年十一。嘗與憲聖側。宮中謂之則則孩兒。及既長。寧皇侍宴。長樂。日。后有異而重於自請。憲聖知其意。遂宴寧皇而賜之曰。做好看待。他日有禍。【原注】慈明。精於五行。所以報憲聖者。既無不至。一云無。閣子內揭帖。則吳氏之宗枝也。居則指姓名以問左右曰。這箇有差道也。未每道。察獻諱時相。凡除授。必先吳氏而後其家。先是后葬其母於寧宮人塚。閱歲沒久。至不知兄弟信。追備六宮禮。始道迎次。姪今永寧郡王於衢。或謂后父即兄也。【原注】非張夫人處。蓋天造地設。非人力所及。山自南高。多為岡阜。至夫人壙。忽踊去。若龍昂首為嶺。春陽發達。夫人墳有物若鍾乳。結成甃。淵泉環繞。源出百里。其家克知詩禮。福祿未艾也。憲聖父為宣靖王。先殯於金陵。暨憲聖備妃册。始收葬於天竺石人嶺下。山自嚴陵來。為戴青嶺。復蟠折百餘。形若袖展。為葬王處。墓上有屋如堂。蓋垂簾。后父舊制也。山接武林。匯為冷泉。大江西湖。橫前。水口俱有奇峯。錢秀。宜其營。據佑地政之祥云。宣靖王即今以為京師。珠子吳員外是也。以蟻珠為業。累資數百萬。王長者也。開行閱巷。周知貧乏者。每實金與交鈔于囊。挾蒼頭奴。遇夜以出。雖家人莫知也。【原注】王從囊探金鈔。則寧家人羅拜。謂天所賜。王行之且三十年。道蒼頭奴長亦號小員外。為王置白金器於肆。以氣與售金者爭。至呼以乞兒。售者不能平。遂持而問之曰。我如何是乞兒。蒼頭曰。爾某年某月某日。不得吳員外金與鈔。你如何不做乞兒。其人兩釋蒼頭。雙日率家人。置禮拜謝。王陽為未嘗有此。以謝之。王知陰德已泄久。則以他故。遂奴去。王嘗有與造。有神立於百步外。王遙問曰。爾何神也。曰。吾太歲也。君與造實犯我。故避於百步之外。山君有陰德也。王篤生憲聖。宜哉。事異不書於后傳。

節度

太祖罷節度。立權發遣。與權知之類。故士大夫作郡。皆自稱曰假守。謂非真節度也。今節度亦非其名。存爾在。權尚書上。正尚書下。錄印昇節之外。給半俸。視尚書。則有宜麻之異。與節度使臣而已。宜麻外。若皇子。則上必降敕。諭本軍官吏。軍民。僧道。父老。如高宗敕。常德府官吏。軍民。僧道。若老曰。朕以為國宗。英相子。郊祀。克同寅。而竣事。爰易鎮以增番。番。惟常德之邦。遠在重湖之北。載史。齋。已錫言。給。凡爾軍民。道夫。吏士。皆聞成命。諒溢驩心。此則紹興三十六年。高宗皇帝。皇子。善安郡王。為本軍節度使。敕也。軍民。僧道。拜教。訖。用紫綾背册。列官屬姓名。并圖經。以禮狀。申繳本官。【原注】非。若經從本鎮。則太守必。賦道

左尉據其前導官軍民僧道耆老遊於郊外往往去本鎮甚遠無復講此惟楊節使沂中墳墓在鳳口沂中實為昭慶軍節度使【原注】今安吉州開因上塚知守臣而下欲用此禮遂命從者一有出開道以避之紹翁竊考本朝所以重節使而不以輕授者以使其相故也故相以禮而去繼界節度使判某郡而所謂節度使給又復減半而其位又在正尚書之下則除授之際正不必宜麻領院【原注】以宰相為之故宜領後稍用不改惟宰相去國判節除使相者不妨帶宜若他官特授者正不必爾況參預而下等為大臣俱用制除而視權尚書者反得宜領此皆制度因循有合益正者節使輕授甚至致仕亦有封駁者有正授而中司一作卷班以出者有繼其俸者是以視權尚書為重也除權尚書正尚書設或未當則封駁者絕少未嘗有爭之如此力者是可訝也且正尚書一開即為政府節度使自細轉檢校三少太尉至於開府尚有三四轉且正尚書有不旬月致階兩地者為節度至開府或十年繼一轉況任子京秩與小使臣之不同開略於正尚書繼悉於節度使恩賞未解紹興十六年四月辛未張澄以端明殿學士除慶遠軍節度使兼皆榮之俗謂之文極換武或節使除儀同三司則謂之武極換文端明已視正尚書節使反居正尚書之下俗以為榮何也

注脚端明

嘉定李大性伯和以吏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今俗謂無注脚若有注脚則降旨云某人除端明殿學士恩例並同執政危公積嘗居著庭借紹翁草札送之因命書史寫判府端明相公危以筆塗去二字謂此豈可輕以稱謂吳公錡以保康軍節度提舉萬壽觀辭知院極稱之曰節使視使史相彌遠却稱曰觀使節使相公二公世官必各有據

禿頭防禦

軍功內官雖授防圍若未去階官【原注】謂上有左武大夫之類但視道都惟近邸不帶階官非有功特轉不許去階官俗謂之禿頭妨禦使去橫旁用圓狀視從臣矣

賢良

紹興二年三月資政殿大學士王紉表臣昨任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正月二十四日奏事殿中乞以臣父故宣德郎贈太子太保先臣發元祐中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目所進策論十卷凡五十篇俟裝璜畢日依臣見進故事例詣通進司投進而奉聖旨依奏紉旋得請提舉洞霄宮繳進其父所為五十篇之文表略曰惟元祐之紀元復制科而取士維時司馬光之客有若劉安世之賢見所為書舉以應詔因知己之遷謫并薦士而乘捐事與志違言隨名疑蓋是安世既貶發因不得召東坡嘗得其詞業致書謂願深詞遂非淺陋所及又曰秦少游未第王賢良久困場屋是也揮塵錄載張成漢州人應制科初出蜀過

夔州郡將知名士也一見遇之甚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於何書張無以對守曰載孟子注中因閱視之且曰不可不牢攏之也張道中漫思索著論成篇至開試六題以此為首主文錢穆父覽而異之為過關第一咸即浚父也二賢良可謂有子矣紹翁竊考揮塵所載參以本朝六題之制必先經題注疏而後子也孟子注為首殆恐不然曾儲序李賢良【原注】高廟詩字泰伯詩云嘗試六題已通其五惟四科優劣之差不記所出口吾於書無所不讀惟平生不喜孟子故不之讀是必出孟子拂袖而出人皆服其博學伯自序其文曰舉茂才能歸其明年慶歷癸未秋錄所著文云按呼江集中泰伯自序其文云觀慶歷癸未秋錄所著文云無學茂才歸其明年八月則是張公成與泰伯同試於慶歷壬午張遂中選李遂報能區區科目亦有幸不幸焉以揮塵錄考之則顯泰伯者錢穆父也南康祖無擇序泰伯之文曰天子舉茂才異等得召第一既而試於有司有司黜之嗚呼豈有司之過耶其泰伯之命耶無擇序其文未嘗有不讀孟子之說門人陳次翁為撰墓銘亦曰曾元茂才有富國安民強兵三策易禮二論合五十首天下傳誦及退居為周禮致太平論并序五十一首其敵天命【原注】據四字不解今改陳次又有潛書慶歷民言寄范富孫公四書長江賦初未嘗及不讀孟子之說惟公呼江集中有常語非孟子其文意淺陋且非序者所載疑附會不讀孟子之說者為之勳入非泰伯之文明按今所傳呼江集有常語三卷不載非孟子或後人刪削矣紹翁僅按登科記慶歷二年壬午歲八月因嘗召試才識兼茂科時閣下

六題其一曰左氏義崇君父二曰孝何以在德上【原注】推原本節一三曰王吉貢禹得失孰優四曰經正庶民與五曰有常德立武事六曰序卦雜卦何以終不同初無四科優劣一題不知曾儲序泰伯之詩何以鑿空立為此題當時六題中惟經正庶民與出孟子此兒童之所知泰伯縱不喜孟子不應父生師教以來即不許讀孟子且非孟子註之文按李泰伯不喜讀孟子之說明揚升進之嫌詳附錄于此○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辨聖殺人神禍負而逃富國策引揚氏為我嚴氏憂語書引英取千島千取百島廣濟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損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為宗為治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至不仁不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恐嚴介序稱孟子得罪於父出斐歸子而孟子禮之當謂引孟子位於百單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泰伯也深於孟子者也古詩示兒云過富事奇偉風氣道惟何則序之本至矣故詳辨之紹翁竊考本朝有司命題不過六經本

注與正義中出或不出正義未開出子史注疏者曾儲揮塵恐決無所據是慶歷二年壬午中選者乃殿中丞錢明逸實入第四等而魏公之父成實中選於紹聖元年時為劍南節度推官則紹聖又與慶歷不同本朝前後開試未嘗有四科優劣之題情乎聖紹六題獨缺不載參合登科記揮塵錄之說則泰伯所試乃經正庶民與出孟子正文實試於慶歷二年壬午八月成試四科優劣之差實試於紹聖元年九月同試者右通直郎吳儔福州布衣陳賜是歲上以進士策有過於制科遂罷試山臺趙汝諳常容況【原注】詳二字問紹翁以四科優劣之題即答之以見于揮塵所載實出於孟子大人天民之第二注末一句云

四朝聞見錄 內集

汝讀即聞孟子得之。因歎自父兄以來尋此題不見。今乃得之於子。因歸而著此。以釋一作後人之惑。
【原注】看三則核對。○按三則今本已載于後。此云按類當是初稿有此語。今仍之。以存其舊。

第一則

自編興二年。復置此科。士無應令者。至乾道七年十一月。始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一人。則眉山李廌也。自孝宗即位十年。制科詔凡一再下。時科目久廢。士皆不能為此學。乾道八年正月。翰林汪公以廌應詔。取其五十篇之文。獻之於上。上展對近臣稱獎。謂宜尊之優等。以徠多士。巽巖李公諱其父也。尋攝右史。直前奏事。上面諭尤寵。有司拘守令持之久不下。迄用乾德咸平景德典故。亟令召試中書。廌嘗一辭不獲。
【原注】廌以東甯士人。故之者衆。九年夏四月。汪公出守平江。右丞相陳公出守福州。五月。巽巖請補外。七月。得荆湖節度使。廌以狀自列。乞侍親養待命於外。上曰。今秋八月。令中書引試。時薦者汪公與于石大臣已去國。此句似有脫誤。廌懼為當路所嫉。故懇辭再三。遂聽其侍親以行。十年始召試中書。六論命題。已稍異盛時之制。一曰。人主有必治之道。二曰。湯法三聖。三曰。人者天地之心。四曰。律歷更相治。五曰。三家言經得失。六曰。揚雄張衡孰優。六論合格。宰相執持文卷。以進御。玉色矚動曰。繼今其必有應書者矣。上曰。廌五題皆精。記所出雖湯法三聖不記所出。而能舉上下文數百字。可謂難矣。蓋本朝六論四通。即謂之合格。廌亦既通其五矣。宰相又同辭而進曰。廌之弟。亦為此學。上曰。盛事盛舉。會召試。試有司快視相傳內。堯舜禹湯四字以籠之。廌不能記。因賜帛報罷。輕薄子至作諛詞。其略云。六論不知出處。寫得烏梅幾字。聖恩廣大如天也。賜帛歸去。世俗遂謂無其賢良。由是竊名應科者。亦得以售其偽。且謂東坡猶不記六題。出管子。子由同試。至以筆管敲試案。方悟。此又齊東之語。與謂李泰伯不記四科之題。大略相似。按東坡所試題。一曰。王者不治夷狄。二曰。信禮義以成德。三曰。劉世丁鴻孰賢。四曰。禮以養人為本。五曰。既醉備五福。六曰。形勢莫如德。五題皆精貫。惟形勢莫如德。東坡誤認以為出於諸侯王表。子由知其出於吳起傳。而特不記其出於傳贊之東句。俗謂子由不記信禮義以成德。出論語樊遲請學稼下注。東坡因老兵附銅鑿溢視。坡悲曰。小人哉。子由遂悟。雖六題有此。然其說亦不經。與所傳管子事一也。刑賞忠厚之至。蓋省試論。非制科題云。

第二則

愧邦錄載大中祥符六年。言者謂漢舉賢良多。因災變。今受瑞登封。不當復置此科。遂罷之。
【原注】天聖七年。復置此科。咸平四年四月。詔舉士兩省。御史五品以上。尚書省諸司四品以上。內外京朝官。職州縣及草澤。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已帖職者不舉。是年八月。乃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至景

德二年。復置六科。一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二曰。博通墳典。達於教化。三曰。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四曰。武足安邊。五曰。詞明翰墨。運籌決勝。六曰。軍謀宏遠。才任邊寄。委中書試論六首。合格者親試。是謂六科。蓋前此止設賢良一科。今復置六科。愧邦錄未備考。以為初不見罷科之日。而有復科之詔。此乃復唐六科之詔。故也。六題既命試。至制策則想矣。愧邦又疑林陶舉士院不合格。以為前無此一試。不知乾德二年。令吏部試策一道。已有舊比。今但不試吏部。試於學士院耳。

第三則

巽巖李公諱制科題目。序開試六題論。不出於經史正文。非制科本意也。蓋將傲天下士。以其所不知。先博習強記之餘功。後直言極諫之要務。抑亦重惜其事。而艱難其選。使賢良方正望而怯。然而士終不以此故。而少挫其進取之鋒。問之愈深。則對之愈密。歷數世未嘗有敗績失據之過。士真多能哉。斯執事優容之也。迨熙寧中。陳彥古始不識題。有司准式不考。而制科隨罷。君子謂彥古不達時變。宜其黜也。先是孔文仲以直言極諫忤宰相意。貶高第。斥小官。彼俊俊焉。思縱其淫心。以殘害典則。厥是科之不便於己也。欲亟去之。而不果。遂亟去之。而不果。遂則姑置焉。名存而實亡矣。凡所謂賢良方正者。尚復從其遊耶。彥古區區味於一來。是必不敢高論切議也。殆揣摩當世。求合取容爾。傳註義疏之纖微。且不及知。矧為國家之大體。渠能有所發明哉。而執事者猶惡其名。決壞之。然後止。彥古之黜宜也。而使天下遂無得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舉者。獨何心歟。至於元祐。僅復旋廢。其得失之迹。又可見矣。今天子明詔。三下而士莫應。豈非猶懲於彥古故耶。蓋古之所謂賢良方正者。能直言極諫而已。今則惟博習強記也。直言極諫。則置而不問。殆惡聞而諱聽之。遂其末而棄其本。乃至此甚乎。此士所以莫應也。余曾不自訟。
【原注】一云。余亦不自訟。妄有意於古人直言極諫之益。而性最疎放。勉從事於博習強記。終不近也。恐其幸而得從。竟公孫之後。曾非弗察。而猥承彥古之羞。乘此暇日。取五十餘家之文書。披其可以發論者。數十百題。具如別錄。開竊頗旬。竄伏首尾。乃類世之覆物。雖言。雖若不可知。而要終不可欺。戲與朋友共占射之。賢於博奕云爾。實非制科之意也。紹翁竊詳巽巖李公之序。謂熙寧中。陳彥古始不識題。有司准式不考。而制科隨罷。先是孔文仲以直言極諫忤宰相意。貶高第。斥小官。其說有當考者。熙寧三年九月。試制科二人。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太常博士王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太廟齋郎張繪。
【原注】一作成都人。時賢良方正

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對策。入第三等。詔以所對意。尚流俗。毀薄時政。不足收錄。以感天下觀聽。令流內錄。告示還任。是歲御試。罷試賦用策。七年。以進士試策。即與制舉無異。時政得失。已許人上封事。遂罷制科。此後彥古何緣。又復召試。且特為彥古一人。不通開題。而罷此科。本朝開試六題。具載登科記。所缺者。惟紹聖元年所出題。不知彥古所不通者何題。李公何不明載。文仲不失一台州司戶。亦無官可斥也。
高宗六飛航海
揮摩錄第三錄第一卷。載高宗六飛航海事。有宣教郎知餘姚縣李穎士者。募鄉兵數千。列其旗幟。以捍

拒之。賊既不知其地勢。不測兵之多寡。為之小卻。榜後不敢進者一晝夜。由是大駕得以自定海登舟。航海事平。額士遷兩官。擢通判州事。額士字茂實。福州人。登進士第。紹興中為刑部郎中。紹翁謹按。揮塵所載李其事迹皆當。蓋紹翁本生祖也。本生祖其先為光州固始人。徙居建之浦城。非福州也。此下疑有脫文。下秀嚴云云似

別為一開而缺其首。五。秀嚴李公心傳朝野僉載。以真公德秀。嘗以書義魁鄉舉。真公業詞賦。亦嘗為魁。著述仍舊鈔。以俟善本訂正。斯難矣。不知秀嚴曾刊定否。

章居士

紹興初時。幸有薦章居士於高宗者。高宗諭之曰。當今誰知有元祐人如章許者。又嘗謂急之。豈可以常人比哉。命之以官。章名許。字深道。世為蘇州人。從姑溪居士李之儀學。不事科舉。築室於溪上。榜曰獨樂。藏書數千卷。適黃魯直兄弟。蘇伯固父子。來寓邑中。相與游從。許字邦任。魯直易之以深道。而為之字說。元祐諸公之貶逐。士大夫畏禍。雖素所親亦不敢相見。一作一本無有道江上者。公獨雷連之。極力

購急。不顧其他。士大夫以此多之。了齋陳忠肅公為作堂記。且為頌贈別。政和中都邑以名聞於朝。一時

當路如建康帥盧襄。給事宣城守張叔夜。樞密李密。大尚書。此句似有脫誤合詞以薦。屬朝廷多事。命不果下。至是宰臣又薦之云。章雖拜官。而邑人猶稱居士者。蓋了齋嘗稱之曰。湖陰居士此。一作被於蘇州圖經。圖

經蓋韓果卿所撰。曰紹孫。此三字疑有誤嘗以居士墓銘示傳云。朱文公語門人。貶逐正人。貧無以為路費。居士

率致白金以邀諸路。然則章之購急又不止。一作元祐諸賢。紹翁謹按。紹興元年至。至字疑衍七月。宰相范宗

尹。范罷。而後左相呂頤浩。右相秦檜。至一年八月秦罷後。然後朱勝非再相。圖經謂紹興初時幸有薦章於上者。恐非宗尹。檜是必朱與呂耳。

九里松字

紹翁甲集載吳說所書九里松字詳矣。後閱揮塵後錄六卷。載吳傅朋說知信州。朝辭上殿。高宗云。朕有一事。每以自歎。卿書九里松牌甚佳。向來朕亦嘗書之。終不速卿。當復以卿書揭之。說頓首稱謝。是日有旨。物色說書。猶藏天竺僧幣。遂復揭之松門。傅朋自云如此。但至今九里松字。尚填以金。過者皆見。則紹翁甲集所載似是。而傅朋不以語揮塵何也。以紹翁考之。蓋不特此。按續稽古錄。紹興二年六月。頒黃庭堅戒石銘於郡縣。亦用金書。聖人不沒人之善如此。

王正道

甲集載胡公銓請斬檜事。因及王公倫。未暇詳也。揮塵餘錄載王正道倫死於金。謂金人欲用為留守。不

從。殺之。紹翁按。前後金使於洪公皓。司馬公朴。金皆嘗以要職強之。皆不屈。然亦未嘗殺之。甚至縱其出。人倫以不屈顯。被禍如此。以王氏家。一有廟記。【原注】及揮塵公文。○按及揮塵第一卷。有王倫。與揮塵所載絕異。蓋倫拘留金廷。密約宇文虛中劫敵反其地而南。謀泄為敵所害。自是待遇本朝使者。如嚴盜矣。

張通古

朝野僉載。紹興八年。北使張通古以行臺侍郎來聘。稍工詩。其還也。歸正燕人周傑與通古有舊。乞傑送。至境上。通古為詩贈別云。紹翁編謂金法至嚴。為之使者。豈敢乞歸正人至境。又云。秦檜嘗示之以胡公銓封事。一覽即皆誦。此會戰之過聽也。紹翁嘗考記載胡公封事一出。金人購以千金得之。通古能成誦久矣。何待誦於檜乎。且檜為大臣。何為與行人相授以胡公封事。此皆當訂正。而後以備史氏之閱。

史文惠薦士

【原注】史文惠。淳熙五年三月。史文惠浩既再相。急於進賢如初。朱文公諱。呂公祖謙。張公栻。曾氏逢。皆薦召之。朱公熹不仕幾三十年。累徵不就。於是文惠勉以君臣之義。即拜詔。惟張公栻不至。蓋以文惠與其父槐公浚。淳熙初議不合也。君子立朝。議多不合。張公何憚而不至。蓋猶泥於本朝避嫌之制云。

孝宗御製賜吳益

孝宗以太母故。加香吳郡王益。益太母弟也。秋氣向清。聖意怡懌。至於手書御札一聯云。稱此一天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命近瑤持此賜益。益入對頓首稱謝。上笑曰。卿復當折簡爾。按此事齊東野語所載尤詳。一天風月作一軒風月。

閩人訛傳兆域

槐野錄六卷。載閩人訛傳皇祖兆域。可謂背治。至今閩人妄中起妄。謂朱信罪至拔舌。紹翁嘗疑本朝寬厚。必無是刑。且朱信為本朝推本兆域。其事雖謬。其心不可謂之不忠。神宗故憐之。若非元豐俱有赦後。勿論指揮。則閩人之妄未易破也。誤傳兆域在福州俱胝院靈石山。槐野誤以為碎石山云。

天上台星

開禧用兵。鄧友龍。程松為宣撫官。論使板授其屬謂之宣幹。時政府惟有陳自強居相位。民謠謂之天上台星。少人開宣幹多。或謂皇甫斌治於岳之城南。羣俊所萃也。其屬謠焉。又謂之城南宣幹多。又云。宣威臺下開。復復如何。後有以節制金山討李全者。其屬狼衆。又有易前二句云。塞上將軍少。城南節幹多。卻掃編載。舊制諸路監司屬官。曰勾當公事。建炎初。避高宗嫌名。易為幹辦。時軍興屬公數倍。平時有題於傳舍云。北去將軍少。南來幹辦多。蓋始此。曹武惠以平江南功歸。詣閣門。自稱曰勾當江南公事。回今世借授白帖。輒自稱某幹管云。

洞仙歌

紹興間。有題洞仙歌於垂虹者。不系其姓名。龍蛇飛動。真若不烟火食者。時皆喧傳以為洞賓所為。書沒

達於高宗。天顏頓然而笑曰。是福州秀才云爾。左右請聖諭所以然。上曰。以其用韻蓋闕音云。其詞曰。飛
梁壓水。虹影澄清。橘里漁鄉。半烟艸今來古往。物是人非。天地裏惟有江山不老。雨巾風帽。四海誰知
我。一劍橫空。幾番過。玉龍嘶未斷。月冷波寒。歸去也。林屋洞天無鎖。認雲屏烟障。是吾廬。任滿地蒼蒼
年年不掃。久而知爲閩士林外所爲。聖見異矣。蓋林以巨舟仰而書於橋梁。水天渺然。勞無來跡。故世人
益神之。

方奉使

乙集。載莆陽方信齋出使事詳矣。今又得之楊開國主。圭管與一作方始屬。句疑能言其與偽元帥辯難
者。甚至方見元帥。元帥吐問之曰。前日何故稱兵。今日何故求和。詞色俱厲。公從容對以前日主上與兵
復歸爲社稷也。今日屈己求和。爲生民也。二者皆是也。元帥笑而不復詰。開國乃文忠真公之外舅。嘗對
真歎息云。我輩更喫五十年飯。原注時也不會如此應對。開國文忠爲學官。圭以三省樞密院酒官充
書云。

草頭古

嘉定開禁止書蓋事。蓋起於鄭昭先無以塞月課。前錄載其事。太學諸生與京兆辨。時相持之不下。薛曾
之極。胡仲方策。皆史所任也。諸生伏闕言事。以民謠謂胡薛爲草頭古。天下苦其姓也。謂虐我生民。莫
匪爾極。象其名也。薛不安其位。力乞去。時相謂曰。彌遠明日行。則尙書今日去。薛不能不爾。自低肯得柄
事皆不隸之都司。初議於蘇師且。後議之史邦卿。而都司失職。自時相用事。始專任都司。都司權居臺諫
上。既未免以身任怨。故蒙天下之謗。時薛善之。亦時相所任。大抵以袁潔齋其西山。樓陽叔庸禹平。危逢
吉。陳師處帶。皆秀才之空言。善之帥蜀道。從金陵逢吉之弟和。爲江東帥。屬迎勞之於驛邸。藉因語之曰。
令兄也只是秀才議論。應詳不樂。按此薛師文本竟不錢之衝之終身。善之士人也。薛胡以儒家子習於文
法云。

二元

朱文公熹字元晦。中年自悔。以爲元爲乾四德之長。愧不足以稱。是遂易曰仲晦。真文忠公名德秀。字景
元。樓宣獻公嘗從容叩之以字義。真答以慕元德秀之爲人。故曰景元。樓公取詩注景元行止處示之。則
景之義爲明。謂高山仰止。對明行行止也。真遂易爲希元。蓋景元乃明元。無謂也。二公州里則同。而文公
又真公所聞而知之師。且證又同一字。而字義之誤。又皆能自知其非。而易之。然當時至今。但稱二公
曰元晦。景元而未嘗稱之曰仲晦。希元蓋其習稱已久。而不能以還易也。文忠始於舉子。命字之義。非得
於師友。故始字曰實夫。後鄉曲有輕薄子曰。只恐秀而不實。故易曰景元。若文公則不然。其師友曰。藉
曰延平。願不能救其字之誤也。而必依公之自悔。其亦異乎王通矣。通之弟曰續。字無功。通曰。神人無功。

非爾所及也。故終身名之。按與中集
所載略同。

單變知夔州

單變以家貧祈郡。孝宗聖聽高遠。知其所至。四字本從中大書御札云。單變知夔州。後竟不赴。易守建寧。
錢家祖嘗獻珠。搭當於韓侂胄。迨其致仕。詞臣草詔進封珍國公。二事略相似也。

寧皇御舟

張巨濟字宏圖。福清人。嘉泰開。上書寧宗。以慈懿廢陵。今在湖山。若陛下游幸。則未免張樂。此豈履霜露
之義。寧皇感悟其言。旋轉一秩。由此湖山遂無清醜之聲。非特儉德云。此句上似御駕至沈於波臣。黃洪詩
云。龍舟太平沒西湖。便是先皇節儉圖。三十二年安靜裏。權歌一曲在康衢。按寧宗於紹熙五年甲寅即位。崩於
此云三十二年。疑傳寫之誤。嘉定十七年甲申。凡在位三十一年。

兩朝玉帶之祥

徽宗親解玉帶以授康邸。遂基火德中興之祥。事載國史諸書。此不復載。至高宗以常德爲孝宗潛藩。尤
有足紀者。先是常德有玉帶渠。在城內。本名永泰渠。端拱初。或以水由坤入於城府最利。且避陵名。更名
秀水。守臣張頌家秀水。門以表之。熙寧元年。有異人號海蟾翁劉易者。寓天慶觀。謂所善魏道士曰。此
水郡之玉帶。當有佩是者應之。未幾孝宗啓社。又流虹繞屯之地。實曰秀州。亦秀水之譏云。

張公九成玉帶

張公九成。自爲士時常遇至人。許以官爵。見玉帶則止。後張爲檢校。又天下相望所屬。人謂至人之說且
驗。會公與客共觀王欽若以計取上方解賜玉帶事。則撫掌大志曰。姦臣姦臣。聲漸微而公逝矣。

史彌遠玉帶

按此條元本連上爲一則。以
係兩事。特爲標目以別之。

嘉定開。寧皇賜史彌遠。趙師揆。楊次山等以玉帶。惟彌遠上所解賜。他皆取於內府。朝之仕者。與四方之
門生故吏。汎然皆賀其賜。帶與趙楊等混然無別。雖彌遠未嘗留意。因覽衆啓畢。獨取一啓內解賜
二字曰。此卻知彌遠是上解賜。此啓紹翁爲人代作。

貴王以我見爾公公。又見爾大爹。見爾爺。今又卻見爾。言訖淚數行下。僞旨從旁力以天命勸。王知志聖聖意堅。且怒。遂衣黃袍。兩拜不知數。口中猶微道。僞旨遂掖王出。喚百官。皆宿內前。諸軍以嘉王嗣皇帝已即位。且草賀。雖如雷。人心始安。先是皇子即位於內。則市人排僞邸以入。爭持所遣謂之掃閣。故必先為之備。時吳興為備。獨嘉王已治任。則福州絕不為備。故市人席卷而去。王既即位。翌日僞旨侍上。詣光皇問起居。光皇疾有開。問是誰。僞旨對曰。嗣皇帝。光皇瞪目視之曰。吾兒耶。又問僞旨曰。爾為誰。對曰。知閣門事。臣韓僞旨。光皇遂轉聖躬。面內。時惟傳國。爾猶在上。側堅不可取。僞旨以白絲縵。慈慈曰。既是我兒子做了。我自取付之。即光宗臥內。舉。中集。寧皇之立。据亦有功焉。文忠真公跋。据奏。于忠宣堂云。觀少保吳公密奏遺。其盡忠王室。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歎仰久之。內子夏至。富沙真德秀書。以下八行。已見內集。光宗疾不能喪。襄陽士人。陳應祥。陰連北方鄧州叛黨。欲殺守臣張定叟。用稿索代皇帝為太上執喪。且舉哀。以順北。適寧皇登極之詔甫三日而至。陳遂變色。疑謀。旋為其黨所訴。定叟臨閣問之曰。朝廷負爾耶。太守負爾耶。各命將士射之。先誌其箭中其肝者有某賞。中其心者有某賞。中其體者有某賞。發陳之篋。惟縞巾數千云。先是趙鼎中具藏水心竹嘉邸之語數十百。親筆其顛末。紹翁未之見也。

慶元丞相

嘉定初。趙忠定賜諡曰忠感。大臣死非其罪。故以感易名。其家上疏自列。以為子孫所不忍聞。改感為定。然沒其實矣。家集欲以慶元丞相為名。又以慶元亦有他相。故但曰趙忠定集。其家又列於朝。乞毀。願正續稽古錄。又以其錄傳播四夷已久。乞特削其官。刊定正史。朝廷皆從之。願正布衣也。

名家子。家於和州。號稱博洽。阜陵朝嘗進元符元祐本末等書。上嘉歎。俾階官簿。慶元間。願正一作從為太社令。符續司馬文正公稽古錄。後又循至著廷修史。纂進寧皇登位事。與其錄相表裏。願正載忠定事於錄。則曰知閣門事。韓僞旨入奏。太皇太后得旨。以諭趙汝愚等。來早。太皇太后就梓宮前。垂簾引執政入。屏于几筵殿下。太常寺先引汝愚等。赴梓宮。燒香畢。次赴太皇太后。簾前起居奏事。太皇太后聖旨。皇帝以疾未能執喪。曾有御筆。自欲投開。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云云。按此句以云云二字省去。詳見前卷太皇太后

是日皇子嘉王即皇帝位。於是趙汝愚、余端禮、陳騭等。率百官如儀。據願正載於錄者如此。初未嘗毀忠定也。疑載於正史。必有異辭。又詳忠定子弟等冤。乞刊史之詞云。願正修史。以忠定有自立趙家一塊肉便了之詞。又有白龍之夢。以此詆忠定。紹翁猶不及拜覽國史。恐前後史臣削去已久。紹翁前所載。志聖册立寧皇事。與願正所載略不少同。願正外臣也。不知當時宮闈事。當以紹翁得之吳氏者為詳。可信。嘉定時。願正已死。先是紹翁未敢以吳氏之說為信。嘗於西山書院會趙氏子弟。其說相符。趙氏以丞相

四朝聞見錄丁集

寧宗皇帝一朝詳具大事 按別本無此一行

寧皇即位

寧宗皇帝。光宗第二子。母曰李皇后。乾道四年十月二十日生於燕邸。【原注】以其日為瑞慶節。五年十一月。除右千牛衛大將軍。淳熙五年十月。封英國公。十二年三月。進平陽郡王。十六年三月。封嘉王。紹熙五年七月五日。奉太皇太后聖旨。就重華宮即皇帝位。【原注】年二十七。按以下二十五行。已見甲集。志聖既擁立光皇。光皇以疾不能喪。志聖至自為臨奠。先是吳玘奏東朝云。某人傳道聖語。敢不控謁。竊觀今日事體。莫如早決大策。以安人心。垂籙之事。止可行之旬浹。久則不可。願聖意察之。志聖曰。是吾心也。翌日。並召嘉王暨吳興入。志聖大慟。不能聲。先諭吳興曰。外議皆謂立爾。我思量萬事。當從長。嘉王長也。且教他做他做了。爾卻做自有祖宗例。吳興色變。拜而出。嘉王聞命。驚惶欲走。志聖已令知閣門事韓僞旨。掖持使不得出。嘉王連稱告大媽。媽【原注】臣做不得。做不得。志聖命僞旨取黃袍來。我自與他著。王遂舉僞旨肘。環殿柱。志聖叱王立侍。因

女孫妻西山之子云。

考異

先是趙公汝忠諭殿帥郭某以兵三百至延禧殿門前請國爾欲自都省迎賓於德壽宮某入索爾於內瑞羊馴劉慶祖二瑞相語若爾入某或以他授則大事去矣況丞相有趙家肉即可做此自主張與則爾尤不可輕授二瑞遂設計論某以祥曦殿門非殿前宜入宜俟於門下先付爾函封甚秘授於某

考異

按此條似有脫文別本刪去今仍其舊

考異

和州布衣張致願者元祐黨人原之孫也嘗著符祐本末黨籍列傳等書數百卷淳熙末洪景盧領史院奏官之後避光宗名改願正朝廷以其有史學嘉泰元年七月賜出身除寶錄院檢討官蓋付以史事未幾而願正卒

考異

紹興五年六月宰臣雷正等入奏乞早正嘉王儲位以安人心以建萬世無窮之基甲寅雷正等兩具奏乞立嘉王為皇太子是晚出御批朕歷事歲久念欲退閑壬戌正復乞去出御批朕知閣門事韓侂胄人奏太皇太后得旨以諭汝忠等來早太皇太后就梓宮前垂簾引執政入班於几筵殿下太常寺先引汝忠等赴梓宮前燒香畢次赴太皇太后前跪奏事奉太皇太后聖旨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御筆自欲退閑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詔曰門下朕承列聖之洪圖受薄皇之內禪撫有四海于今六年夫何非涼屢愆和豫遽罹禍變彌劇哀摧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矧國事之重久已倦勤荷神后之慈曲加於體皇子嘉王仁孝之德中外所推居小心未嘗違禮嗣膺大寶茲謂得人朕退安燕廬遂釋重負何止循宅愛之志抑將綿傳祚之休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朕移御泰安宮播告遠邇咸使聞知尚賴忠良共思翼贊是詔蓋蓋聖命樓公編所草內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稱之是日皇子嘉王即皇帝位於是趙汝忠余端禮陳騷等率百官起居如儀

也雷承相得之始懼丙辰再擬入御批可只令施行已未宰執再奏乞面奉處分晚付付封題稍異丞相不啓封付之內降房七月庚申朔汝忠趣啓封丞相視瞻尼色髮密為去計辛酉朝臨仆於地是日工部尚書趙彥逾見汝忠白事汝忠微及與子意彥逾大喜汝忠乃俾彥逾馳傳殿前都指揮使郭某許諾議遂決壬戌大祥丞相以五更入奏致其仕易舟輿出城去汝忠欲奏太母而難其人知閣門事韓侂胄太母女弟之子也與溫人蔡必勝同在閣門必勝因其里人左司郎官徐誼吏部員外郎葉適言於汝忠遂令侂胄以內禪事附慈福宮內侍張宗尹入奏太母素簡嚴無他語令汝忠耐煩而已癸亥侂胄再往與重華宮內侍關禮遇禮問知其謀入白太母言與俱下太母覺頗久之曰事順則可禮遂簡侂胄以來日梓宮前垂簾引執政日過午汝忠乃以諭同列關禮又使所親閣門官贊舍人傳密旨製黃袍時上在嘉邸殊不知方以疾告汝忠簡宮寮彭龜年云禮祭重事王不可不入甲子禮祭某與步帥閣仲先分兵衛南北面太母垂簾命關禮引王先入次執政奏事太母曰皇帝已有成命相公當奉行汝忠出所擬太皇太后聖旨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親筆自欲退閑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母覽畢云甚好太母勸上即位上固辭且願汝忠曰某無罪恐負不孝之名某臣力請遂即皇帝位於東楹之素輦次行禪祭禮人心始定先是京口諸軍詭言洶洶襄陽歸正人陳應祥亦謀為變舉事前一日登極赦書至遂敗朱熹嘗謂上前日未嘗有求位之志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蓋行權而不失其正云慶元元年夏四月始用校書郎李壁奏命正徽御札八字付史館

考異

甲集載吳璠贊策事文忠與公德秀為跋其密奏遺藁矣其奏蓋擬進於太上乞太上宣布於外云予與皇帝之情初無疑間比以過宮稍希臣儉勸請反涉形迹殊不知三宮嘗問絡繹豈在一月四朝方為盡禮今天氣向暑過宮常禮宜免如欲相見當自招皇帝矣乞將降付雷正等此紹翁親目於璠之子綱後又再索之於綱之子近閱水心先生葉公適題王大受拙齋詩藁則曰紹興四年光宗疾不能朝重華諫者傾朝諫者盈市憲皇后兄子璠最贊大受因璠奏孝宗陛下推一子不審處利害恣國人騰口取名於家計大不便且璠臣以父子禮故諍不敢止陛下何不出手詔云皇帝體不安朕所深知卿且勿言須秋涼

慶元黨

嘉定改元。真文忠公以太學博士輪對奏劄曰。慶元以來。柄臣顯制。立為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以慷慨敢言為貴。直以清修自好為不情。流弊之極。至於北伐。舉朝趨和。而爭之者不數人。今既更化。當先破尚同之習。二年春二月。除起居舍人夏五月。直前奏事。略曰。自權姦擅政。十有四年。始也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其後呂祖泰之貶。則近臣已不敢言。又其後也。盜平章之名。起邊陲之釁。求如一祖泰者不可得矣。文忠此疏不特為韓也。先是紹熙五年六月庚寅。朱文公熹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已亥除知江陵府。初。事皇之立。趙忠定不用吳玘。【原注】事已載乙乃召韓侂胄。【原注】而囑之。韓本不得進。慈福宮籍。乃介內侍關禮入白慈福。至涕泣固請。慈福召韓入。遣諭忠定。其議始定。韓自以為有定冊之功。欲去忠定而未果。文公自長沙召入。聞之。即惕然以為憂。因奏願示微意。一作因免及進對。指陳再三。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白發其姦。彭護金使以出。韓益得志。時忠定方議召知名之士。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出於韓氏。文公既言於上。又數以手書遺其徒白忠定。欲處韓以節鉞。賜第於北關之外。以謝其勤。漸以禮疎之。忠定不能用。文公自長沙行至衡州。以書招其門人聘君。蔡元定。元定不至。復書無他語。但勸其早歸。文公居頃。一作未韓諷伶優以木刻公像。為戲冠大袖於上前。戲笑。以發感上聽。公猶留身講筵。乞再施行前奏。則予郡之批已徑從中出。然韓猶以公當世重望。美其職名。而優以大藩。公既去國。彭公方護使歸。因奏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華。臣亦欲陛下亟去侂胄。未幾彭亦以直批予郡。慶元元年。韓欲併逐忠定。諷以不軌。因以盡除天下之不附己者。名以偽學。而太府寺丞呂祖儉以爭論忠定。貶韶州。而弟祖泰至黜。一作而竄。初。詞臣傅伯壽嘗從公於武夷。嘗公罷辭待制。草制詞云。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感。大遜如慢。小遜如偽。夫豈其然。願而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假俾解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云云。噫。厥承明。勞侍從。既遠持囊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學。遂授修撰之命。公嘗用郊恩奏其子京官。故傳有累歲始陳之語。二年冬十二月癸丑。視職罷祠。臺臣擊偽學。至榜朝堂。未幾張貴謨指論太極圖說之非。而沈繼祖以追論伊川程正公為察官。【原注】此其所為。胡茲今以文公年譜考之。蓋欺尊而沈用之。而胡紘草公疏未上。會以

遷去職。遂轉授繼祖。故有是命。慶元三年丁巳春二月癸丑。省劄。【原注】臣竊見朝奉大夫祕閣修撰提舉鴻慶宮朱熹。資本回邪。加以伎忍。初事家俠。務為武斷。自知聖世此術難售。轉變所習。剽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偽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蟲食淡。衣裘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影。如鬼如魅。士大夫

之沾名嗜利。觀其為助者。又從而譽之。薦之。根株既固。財賦既成。遂以匹夫竊人主之柄。而用之於私。生飛書走疏。所至懲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成途所欲。而熹亦富貴矣。臣竊謂熹有大罪者六。而他惡又不與焉。人子之於親。當極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寧米白甲於閩中。而熹不以此供其母。乃日糴倉米以食之。其母不堪食。每以語人。嘗赴鄉鄰之招。歸謂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飯。聞者憐之。昔茅容殺雞食母。而與客蔬飯。今熹欲餐鱸釣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無乃太戾乎。熹之不孝其親。大罪一也。熹於孝宗之朝。歷被召命。假差不行。及監司郡守。或有招致。則趨忽以往。說者謂召命不至。蓋將辭小而要大。命假差行。蓋圖朝至而夕歸。其鄉有士人連其姓名者。貽書痛責之。熹無以對。其後除郎。則又不肯入部供職。託足疾以要君。此一作見於侍郎林栗之章。熹之不敬於君。大罪二也。孝宗大行。舉國之論禮合從。推於會稽。熹乃以私意倡為異論。首入奏劄。乞召江西福建草澤別圖改卜。其意蓋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妖人蔡元憲。附會趙汝愚改卜他處之說。不顧祖宗之典禮。不恤國家之利害。向非陛下聖明。朝論堅決。幾誤不事。熹之不忠於國。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政。謀為不軌。欲藉熹虛名。以招致奸黨。倚腹心羽翼。驟升經筵。圖取次對。一作法從恩例。封贈其父母。奏薦其子弟。換易其章服矣。乃忽上章作偽辭。免豈有以職名而受恩數。而卻辭職名。玩侮朝廷。莫此為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熹之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野交慶。熹乃率其徒百餘人哭之于野。熹雖懷卵翼之私恩。蓋願朝廷之大義。而乃猶為死黨。不畏人言。至和儲用之時。有除是人。則別有天之句。【原注】乃武夷九曲詩。非和詩也。人聞豈容別有天耶。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熹既信妖人蔡元定之邪說。謂建陽縣風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儲用遂迎其意。以縣學不可為私家之有。於是護國寺為縣學。【原注】熹是政和以縣學為護國寺。○以為熹異日可得之地。遂于農月伐山鑿石。曹率伍拽。取捷為路。以過騷動。破壞田畝。運而致之于縣下。方且移夫子于釋迦之殿。設機造械。用大木巨纜。絞縛聖像。撼搖通衢。市之內。而手足墮壞。觀者驚歎。邑人以夫子為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忽遭對移之制。一本有而又重以折肱傷股之患。其為害于風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以至欲報汝愚援引之恩。則為其子崇憲執柯娶劉琪之女。而奄有其身後巨萬之財。又誘引尼姑二人以為寵妾。每之官則與之偕行。謂其能修身可乎。家婦不夫而自孕。諸子盜牛而宰殺。謂其能齊家可乎。知而康軍。則妄配數人而復與之改正。帥長沙。則匿藏赦書而斷徒刑者甚多。守漳州。則搜古書而妄行經界。千里騷動。莫不被害。為浙東提舉。則多發朝廷賕錢糧。盡與其徒。而不及百姓。謂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據范染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于其身。發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恤其墓。謂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資。聘之多。開門投徒。必引富室

之沾名嗜利。觀其為助者。又從而譽之。薦之。根株既固。財賦既成。遂以匹夫竊人主之柄。而用之於私。生飛書走疏。所至懲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成途所欲。而熹亦富貴矣。臣竊謂熹有大罪者六。而他惡又不與焉。人子之於親。當極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寧米白甲於閩中。而熹不以此供其母。乃日糴倉米以食之。其母不堪食。每以語人。嘗赴鄉鄰之招。歸謂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飯。聞者憐之。昔茅容殺雞食母。而與客蔬飯。今熹欲餐鱸釣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無乃太戾乎。熹之不孝其親。大罪一也。熹於孝宗之朝。歷被召命。假差不行。及監司郡守。或有招致。則趨忽以往。說者謂召命不至。蓋將辭小而要大。命假差行。蓋圖朝至而夕歸。其鄉有士人連其姓名者。貽書痛責之。熹無以對。其後除郎。則又不肯入部供職。託足疾以要君。此一作見於侍郎林栗之章。熹之不敬於君。大罪二也。孝宗大行。舉國之論禮合從。推於會稽。熹乃以私意倡為異論。首入奏劄。乞召江西福建草澤別圖改卜。其意蓋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妖人蔡元憲。附會趙汝愚改卜他處之說。不顧祖宗之典禮。不恤國家之利害。向非陛下聖明。朝論堅決。幾誤不事。熹之不忠於國。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政。謀為不軌。欲藉熹虛名。以招致奸黨。倚腹心羽翼。驟升經筵。圖取次對。一作法從恩例。封贈其父母。奏薦其子弟。換易其章服矣。乃忽上章作偽辭。免豈有以職名而受恩數。而卻辭職名。玩侮朝廷。莫此為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熹之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野交慶。熹乃率其徒百餘人哭之于野。熹雖懷卵翼之私恩。蓋願朝廷之大義。而乃猶為死黨。不畏人言。至和儲用之時。有除是人。則別有天之句。【原注】乃武夷九曲詩。非和詩也。人聞豈容別有天耶。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熹既信妖人蔡元定之邪說。謂建陽縣風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儲用遂迎其意。以縣學不可為私家之有。於是護國寺為縣學。【原注】熹是政和以縣學為護國寺。○以為熹異日可得之地。遂于農月伐山鑿石。曹率伍拽。取捷為路。以過騷動。破壞田畝。運而致之于縣下。方且移夫子于釋迦之殿。設機造械。用大木巨纜。絞縛聖像。撼搖通衢。市之內。而手足墮壞。觀者驚歎。邑人以夫子為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忽遭對移之制。一本有而又重以折肱傷股之患。其為害于風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以至欲報汝愚援引之恩。則為其子崇憲執柯娶劉琪之女。而奄有其身後巨萬之財。又誘引尼姑二人以為寵妾。每之官則與之偕行。謂其能修身可乎。家婦不夫而自孕。諸子盜牛而宰殺。謂其能齊家可乎。知而康軍。則妄配數人而復與之改正。帥長沙。則匿藏赦書而斷徒刑者甚多。守漳州。則搜古書而妄行經界。千里騷動。莫不被害。為浙東提舉。則多發朝廷賕錢糧。盡與其徒。而不及百姓。謂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據范染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于其身。發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恤其墓。謂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資。聘之多。開門投徒。必引富室

之沾名嗜利。觀其為助者。又從而譽之。薦之。根株既固。財賦既成。遂以匹夫竊人主之柄。而用之於私。生飛書走疏。所至懲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成途所欲。而熹亦富貴矣。臣竊謂熹有大罪者六。而他惡又不與焉。人子之於親。當極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寧米白甲於閩中。而熹不以此供其母。乃日糴倉米以食之。其母不堪食。每以語人。嘗赴鄉鄰之招。歸謂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飯。聞者憐之。昔茅容殺雞食母。而與客蔬飯。今熹欲餐鱸釣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無乃太戾乎。熹之不孝其親。大罪一也。熹於孝宗之朝。歷被召命。假差不行。及監司郡守。或有招致。則趨忽以往。說者謂召命不至。蓋將辭小而要大。命假差行。蓋圖朝至而夕歸。其鄉有士人連其姓名者。貽書痛責之。熹無以對。其後除郎。則又不肯入部供職。託足疾以要君。此一作見於侍郎林栗之章。熹之不敬於君。大罪二也。孝宗大行。舉國之論禮合從。推於會稽。熹乃以私意倡為異論。首入奏劄。乞召江西福建草澤別圖改卜。其意蓋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妖人蔡元憲。附會趙汝愚改卜他處之說。不顧祖宗之典禮。不恤國家之利害。向非陛下聖明。朝論堅決。幾誤不事。熹之不忠於國。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政。謀為不軌。欲藉熹虛名。以招致奸黨。倚腹心羽翼。驟升經筵。圖取次對。一作法從恩例。封贈其父母。奏薦其子弟。換易其章服矣。乃忽上章作偽辭。免豈有以職名而受恩數。而卻辭職名。玩侮朝廷。莫此為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熹之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野交慶。熹乃率其徒百餘人哭之于野。熹雖懷卵翼之私恩。蓋願朝廷之大義。而乃猶為死黨。不畏人言。至和儲用之時。有除是人。則別有天之句。【原注】乃武夷九曲詩。非和詩也。人聞豈容別有天耶。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熹既信妖人蔡元定之邪說。謂建陽縣風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儲用遂迎其意。以縣學不可為私家之有。於是護國寺為縣學。【原注】熹是政和以縣學為護國寺。○以為熹異日可得之地。遂于農月伐山鑿石。曹率伍拽。取捷為路。以過騷動。破壞田畝。運而致之于縣下。方且移夫子于釋迦之殿。設機造械。用大木巨纜。絞縛聖像。撼搖通衢。市之內。而手足墮壞。觀者驚歎。邑人以夫子為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忽遭對移之制。一本有而又重以折肱傷股之患。其為害于風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以至欲報汝愚援引之恩。則為其子崇憲執柯娶劉琪之女。而奄有其身後巨萬之財。又誘引尼姑二人以為寵妾。每之官則與之偕行。謂其能修身可乎。家婦不夫而自孕。諸子盜牛而宰殺。謂其能齊家可乎。知而康軍。則妄配數人而復與之改正。帥長沙。則匿藏赦書而斷徒刑者甚多。守漳州。則搜古書而妄行經界。千里騷動。莫不被害。為浙東提舉。則多發朝廷賕錢糧。盡與其徒。而不及百姓。謂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據范染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于其身。發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恤其墓。謂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資。聘之多。開門投徒。必引富室

之沾名嗜利。觀其為助者。又從而譽之。薦之。根株既固。財賦既成。遂以匹夫竊人主之柄。而用之於私。生飛書走疏。所至懲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成途所欲。而熹亦富貴矣。臣竊謂熹有大罪者六。而他惡又不與焉。人子之於親。當極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寧米白甲於閩中。而熹不以此供其母。乃日糴倉米以食之。其母不堪食。每以語人。嘗赴鄉鄰之招。歸謂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飯。聞者憐之。昔茅容殺雞食母。而與客蔬飯。今熹欲餐鱸釣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無乃太戾乎。熹之不孝其親。大罪一也。熹於孝宗之朝。歷被召命。假差不行。及監司郡守。或有招致。則趨忽以往。說者謂召命不至。蓋將辭小而要大。命假差行。蓋圖朝至而夕歸。其鄉有士人連其姓名者。貽書痛責之。熹無以對。其後除郎。則又不肯入部供職。託足疾以要君。此一作見於侍郎林栗之章。熹之不敬於君。大罪二也。孝宗大行。舉國之論禮合從。推於會稽。熹乃以私意倡為異論。首入奏劄。乞召江西福建草澤別圖改卜。其意蓋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妖人蔡元憲。附會趙汝愚改卜他處之說。不顧祖宗之典禮。不恤國家之利害。向非陛下聖明。朝論堅決。幾誤不事。熹之不忠於國。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政。謀為不軌。欲藉熹虛名。以招致奸黨。倚腹心羽翼。驟升經筵。圖取次對。一作法從恩例。封贈其父母。奏薦其子弟。換易其章服矣。乃忽上章作偽辭。免豈有以職名而受恩數。而卻辭職名。玩侮朝廷。莫此為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熹之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野交慶。熹乃率其徒百餘人哭之于野。熹雖懷卵翼之私恩。蓋願朝廷之大義。而乃猶為死黨。不畏人言。至和儲用之時。有除是人。則別有天之句。【原注】乃武夷九曲詩。非和詩也。人聞豈容別有天耶。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熹既信妖人蔡元定之邪說。謂建陽縣風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儲用遂迎其意。以縣學不可為私家之有。於是護國寺為縣學。【原注】熹是政和以縣學為護國寺。○以為熹異日可得之地。遂于農月伐山鑿石。曹率伍拽。取捷為路。以過騷動。破壞田畝。運而致之于縣下。方且移夫子于釋迦之殿。設機造械。用大木巨纜。絞縛聖像。撼搖通衢。市之內。而手足墮壞。觀者驚歎。邑人以夫子為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忽遭對移之制。一本有而又重以折肱傷股之患。其為害于風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以至欲報汝愚援引之恩。則為其子崇憲執柯娶劉琪之女。而奄有其身後巨萬之財。又誘引尼姑二人以為寵妾。每之官則與之偕行。謂其能修身可乎。家婦不夫而自孕。諸子盜牛而宰殺。謂其能齊家可乎。知而康軍。則妄配數人而復與之改正。帥長沙。則匿藏赦書而斷徒刑者甚多。守漳州。則搜古書而妄行經界。千里騷動。莫不被害。為浙東提舉。則多發朝廷賕錢糧。盡與其徒。而不及百姓。謂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據范染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于其身。發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恤其墓。謂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資。聘之多。開門投徒。必引富室

卯歲。麗水吳君棟獨臨入武夷。授四書。每日為課文。公多所與。可公大書思齊二字以厲之。吳因以自名其齋云。文公之去國。寓西湖靈芝寺。送者漸少。惟平江木川李君杞獨從。容叩請得窮理之學。有紫陽傳授行于世。嘉泰之開。為公之類者。已幡然而起。至嘉定間。偶出于一時之游從。或末嘗為公之所知者。其迹相望于朝。俗謂當路賣藥。臨安傅綿率。非其用藥。層以重之。故云。夫師師說而失其本原。雖孔氏之門不能免。而不出而仕者。僅顏曾二三子。利祿之移。人雖賢者不能忘。富文公武夷窮理之時。與其師友門弟子析義理之精微。窮性命之隱奧。視風乎舞雩之樂。殆將過之。出而歸于仕。坎壞其身。沒陷入于深文。雖禍福決非公之所計。而士君子之出處。斯亦難矣。惟聖人備道全美。信夫。文忠猶及文公之時。時黨禁莫之敢見。文忠已中乙科。以婦翁楊公勉之。同謁鄉守傅伯壽。盡傳公之業。未幾中選。故不及門云。惜哉。

考異

劉德秀仲洪為桂陽教官。考校長沙。回至衡山。遇湖南撫幹竹節夫。【原注】亦自峽陵考校回。會晦翁上足。而劉之素厚善者也。同宿旅邸。相得甚歡。劉謂竹節曰。君司下半年文字。問君已免之信否。曰。不然。擢平生不就人求薦。劉再三叩之。竹節言所守端確。未嘗屈節于人。劉曰。然則某欲得之可乎。曰。君自取之。何與吾事。劉至衡陽以告倉屬。一作倉。倉屬曰。長官已許竹節夫矣。劉曰。昨遇之于途。而曰未嘗覓文字于人。倉屬曰。不然。竹節夫可覆也。取以示之。則詞極卑敬。無非乞憐之語。劉太息而去。曰。此所以為道學也。歟。及劉為大理司直。會治山陵。于紹興朝議。或欲他徙。丞相留公正。會朝士議于其第。劉亦往焉。是早至相府。則太常少卿詹體仁元善。國子司業葉適正。則先至矣。詹葉亦晦翁之徒。而劉之同年也。二人方並席交談。攘臂笑語。劉至顏色頓異。劉即揖之。敘寒溫。葉猶道即日等數語。至夜則長揖而已。揖罷。二人離席。默坐。凜然不可犯。劉知二人之不吾顧也。亦移席別坐。須臾留相出。詹葉相顧厲聲而前。曰。宜力

主張紹興非其地也。乃升階力辯其非地。留相疑之。曰。孰能決此。二人曰。此有蔡元定者。深于郭氏之學。識見議論無不精到。可決也。劉知二人之意在蔡季通。則獨立階階。默不發一語。留相忽顧之。曰。君意如何。劉揖而進。曰。不問不敢對。小子何敢自隱。某少歷官途。奔走東南。湖湘閩廣江浙之間。歷覽盡矣。山水之秀無如越地。蓋甲于天下者也。宅梓宮為甚。宜且遷易山陵。大事也。況國步多艱。經費百出。何以堪此。公慨然曰。君言是也。諸公復向趙汝愚第議之。至客次。二人忽視劉曰。年丈何必爾耶。劉對曰。愚見如此。非敢異也。既而劉辨之如初。易地之議遂格。劉因自念曰。變色而離席。彼自為道學。而以吾為不知臭味也。雖同年如不識矣。至樞府而呼年丈。未嘗不知也。矜己以傲人。彼自負所學矣。而求私拔故舊。則雖遷易梓宮勿恤也。假山陵以行其私意。何其忍為也。曰。曾曰。曾曰。皆以道學自名。而其行事若此。皆偽徒也。謂之偽學何疑。未幾劉遷御史。于是悉劾朱氏之學者。而盡逐之。偽學之名自此始。劉之帥長沙也。視

初論文。公太常博士。竟德議曰。三才定位。非道無與立也。儒者之學。所以講明是道。正人事之綱常。而參天地之化育。故世之治亂。常視道之隆污。若飢者之食。必以穀粟。寒者之衣。必資絺絮。不可易也。自周衰。正學不明。道術分裂。急功利者味本原。其流為申韓。尚清虛者忘實用。其弊為莊老。孔孟生平其時。躬履是道。既與其徒辨問講究。又著而為書。使後世有傳焉。然轍環天下。詎毀因陋。至老而不用。身死而後其道始明。是何不能取信于當時。而乃獲伸于後世耶。蓋真偽之相奪。固不容以口舌勝。而枉己直人者。又聖賢之所不為也。百年之後。愛憎混而是非定。則謗毀熄而公道行矣。至漢之揚雄。隋之王通。唐之韓愈。學孔孟者也。其出處通塞。大抵皆然。故待制侍講朱公。自少有志斯道。既仕而志愈篤。累辭召請。祠益得以適養所學。其後辭不獲命。亦屢嘗列位于朝。分符持節于外。而類多齟齬不合。主上龍飛。擢侍經筵。未幾力排權臣而遂去。尋以論者詆為偽學。奪職。而公亦繼以下世矣。權臣既誅。聖化日新。乃還舊職。特命賜諡。以公之學。曾不究用于平生。而僅昭白于身後。豈非儒者之道。固不能以苟合。而亦不可以終派。蓋異世而同符也。謹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廉公方正曰忠。惟公躬履純誠。潛心問學。近承伊洛。遠接洙泗。自格物致知。罔邪存誠。以為踐履之實。用功于不視不聞之際。加省于日用常行之間。及行著而習察。德新而理明。然後發聖賢蘊奧之旨。救一作清談功利之偏。訓釋諸經。平實坦明。使後學有所依據。居鄉則信于朋友。而以講習為功。居官則信于吏民。而以教化為務。非道德博聞之謂乎。惟公以難進易退之節。存憂國愛君之誠。為郡太守。則勤恤民隱。如恐傷之。秦賦橫賦。修舉荒政。為民有請。不避煩瀆。必使實惠下究。任部使者。則糾發吏姦。不撓權勢。雖作時相。必得其職。乃止。一作至于立朝。則從容奏對。極言無隱。剴切論疏。發于至誠。方權臣初得志。竊弄威福。知其漸不可長。禍且及天下。抗章極論。繼于請筵密奏。雖知取禍弗顧也。非廉方公正之謂乎。彼詞章製作。兼備兼體。雄深雅健。追並古作。亦可以為文矣。而未足為道德博聞之文也。彼盡心獻納。隨事規諫。或抗直以揚名。或削藎而歸美。亦可以為忠

為偽言甚詳。特記其顛末如此。節夫亦嘗登葵軒之門。既而與王宣子辯其事。連上三書。言頗峻急。王帥以為悖而按去之。其去也。先生遺之詩。有曰。如何幕中辨。翻作暗投疑。又曰。反躬端得味。當復有餘師。【原注】其字明遠。姓樂氏。湘中人。愚謂考亭先生建阜陵之議。本為社稷宗廟萬年之計。天地鬼神皆鑒臨之。顧豈私于一蔡氏。蔡氏雖以孝宗之召。猶不至。亦既能場屋而甘巖穴。文公嘗招之。衡而不至。但曰先生宜早歸。前後名公巨儒。所以有考于蔡氏者。至公也。一樂其可異耶。朝野雜記。亦謂阜陵之議。或云晦翁之意。似屬蔡氏通也。夫或之者疑之也。秉史筆者。其可為疑似之論耶。自文公以來。建之鄉貴。率少處鄉曲特起之產。寧非懲此乎。

文公諡議

初論文。公太常博士。竟德議曰。三才定位。非道無與立也。儒者之學。所以講明是道。正人事之綱常。而參天地之化育。故世之治亂。常視道之隆污。若飢者之食。必以穀粟。寒者之衣。必資絺絮。不可易也。自周衰。正學不明。道術分裂。急功利者味本原。其流為申韓。尚清虛者忘實用。其弊為莊老。孔孟生平其時。躬履是道。既與其徒辨問講究。又著而為書。使後世有傳焉。然轍環天下。詎毀因陋。至老而不用。身死而後其道始明。是何不能取信于當時。而乃獲伸于後世耶。蓋真偽之相奪。固不容以口舌勝。而枉己直人者。又聖賢之所不為也。百年之後。愛憎混而是非定。則謗毀熄而公道行矣。至漢之揚雄。隋之王通。唐之韓愈。學孔孟者也。其出處通塞。大抵皆然。故待制侍講朱公。自少有志斯道。既仕而志愈篤。累辭召請。祠益得以適養所學。其後辭不獲命。亦屢嘗列位于朝。分符持節于外。而類多齟齬不合。主上龍飛。擢侍經筵。未幾力排權臣而遂去。尋以論者詆為偽學。奪職。而公亦繼以下世矣。權臣既誅。聖化日新。乃還舊職。特命賜諡。以公之學。曾不究用于平生。而僅昭白于身後。豈非儒者之道。固不能以苟合。而亦不可以終派。蓋異世而同符也。謹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廉公方正曰忠。惟公躬履純誠。潛心問學。近承伊洛。遠接洙泗。自格物致知。罔邪存誠。以為踐履之實。用功于不視不聞之際。加省于日用常行之間。及行著而習察。德新而理明。然後發聖賢蘊奧之旨。救一作清談功利之偏。訓釋諸經。平實坦明。使後學有所依據。居鄉則信于朋友。而以講習為功。居官則信于吏民。而以教化為務。非道德博聞之謂乎。惟公以難進易退之節。存憂國愛君之誠。為郡太守。則勤恤民隱。如恐傷之。秦賦橫賦。修舉荒政。為民有請。不避煩瀆。必使實惠下究。任部使者。則糾發吏姦。不撓權勢。雖作時相。必得其職。乃止。一作至于立朝。則從容奏對。極言無隱。剴切論疏。發于至誠。方權臣初得志。竊弄威福。知其漸不可長。禍且及天下。抗章極論。繼于請筵密奏。雖知取禍弗顧也。非廉方公正之謂乎。彼詞章製作。兼備兼體。雄深雅健。追並古作。亦可以為文矣。而未足為道德博聞之文也。彼盡心獻納。隨事規諫。或抗直以揚名。或削藎而歸美。亦可以為忠

矣。而未必皆廉方公正之忠也。曰文與忠。惟公足以當之。而無愧。合是二者。以定公行。傳之天下。與來世。庶乎久而益信。謹議。

覆議

考功郎官劉彌正議曰。蓋古也。復禮非古也。蓋法曰。蓋法于行者也。苟當于其行。一字足矣。奚復哉。故傳講朱公沒於世。未得證。上以公道德可證。下有司議所以證。謹獻議曰。六經聖人成道之文也。孔氏歿。獨子思孟軻述遺言以傳于世。斯文以是未墜。漢諸儒于經。始采綴以資文墨。鄭司農王輔嗣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其在句讀而已。涉隋唐開。河汾講學。已不造。聖賢闢域。最後韓愈氏出。或謂其文近道耳。蓋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氏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此道幾熄。及本朝而又明。源溪

橫渠二程子發其微。程氏之徒闡其光。至公而聖道燦然矣。公持心甚嚴。不萌

一毫非正之念。其于書。捨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于道。不敢深索也。恐

入乎幽。不敢泛。求也。恐汨其統。讀書初貫串百氏。終也。蔽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

原心于杪忽。析理于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曷。嗚呼。醇矣哉。孟氏以來。可慨見

矣。公中第時。猶少也。薄游徑隱。閉戶潛思。朝廷每以好官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

不早。晚出經筵。不能五十日。而開居者四十餘年。山林之日長。講學之功深也。平

居與其徒。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之學者。必行己莊。於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

仕則尊君而愛民。重名節而愛出處。合于古而背于時。若此者。真公之學者也。嗚呼。師友道喪。人各

自長。公力扶聖緒。本末闕闕。而弄筆墨小技者。以為迂。矧于山澤。與世無競。而泯沒朝市者。以為矯

自童至老。動以禮法。而所馳捐。繩墨者。嘲笑以為誕。世皆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

公。按公在朝之日無幾。正主庇民之學。體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于後。合文與忠。證公似

矣。而非也。有功于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未。實也。本朝歐蘇不得證文。而得之者。乃楊大年王介甫

介甫。經學不得為醇。其事業亦有可恨。大年政復文士。爾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多詳韓愈

為文人。非也。原道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取之。公晚為韓文考異一書。豈其心亦有合

與。請以韓子之證證公。謹議。上從覆議。證公曰文。按公年譜。嘉定元年。昭陽縣與道恩澤。韓愈曰

慶元二年戒飭場屋付葉藹已下御筆

朕既舉。天下秀彥。試于春官。期得氣識。偉厚。議論平正之士。嗣興時公卿大夫之選。屬嬰良疾。

不能親策于庭。惟賴卿輩協意悉心。精加衡察。網羅賢才。毋使浮夸輕躁者。冒吾名器。則惟汝輩。故在

示相宜知悉。蓋為諒闈不能親策。事體至重。故加戒飭。自此襲以為例。雖當親策。亦加戒飭云。

科舉為黨議發策。按此行。原本在慶元二年戒飭場屋。題之前。低本文一格。今置于此。

自制科明敷之間。既罷。昭興書復而未盛。上之發策。下之對策。皆出于虛文。故士之知

書日益少。而宏詞遂得以擅該治之譽。甚至明經者不習故典。詞賦者不諳傳注。有司既奉上旨。遂發為

問。目云。孔子作六經。而王道備。漢儒傳六經。而師說興。自武帝勸學。置博士弟子員。而傳業者浸盛。一經

說至數萬言。乘至千餘人。班固贊儒林。傳網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以經說之多。若取是而去其

摻。經意自明。何必並存之乎。漢興。言易者本田何。言書者始伏生。考之藝文志。列施孟梁丘歐陽大

小夏侯章句之篇數。而田何伏生不著其名氏。豈以何無易傳。而伏生口以傳授承學者已廣。故不必著

見于志耶。孟喜主禮賓之說。釋箕子謂萬物方彙。茲何以爲明易。有守小夏侯說文增師法。其言最多。說

曰。若稽古至三萬言。其果有益于經乎。時有魯齊韓三家。獨申公以訓。故爲教不著解說。韓固韓嬰皆爲

之傳。成非其本義。史氏謂魯最爲近之。說詩蓋不在多言矣。善爲頌者。不通經不害。爲禮官能記其鏗鏘

鼓舞。而不能言其義。亦典樂。迨夫曹褒之在東都。制定禮樂。次序其事。爲百五十篇。肅宗乃以衆論不一

議禮之家。名爲聚訟。遂廢不行。鄭康成註儀禮等記書。有駁有難。通人頗譏。其繁。是豈通其經言其

義者。適所以爲病。武帝尊公羊。宣帝興穀梁。一時諸儒並論。或從公羊。或從穀梁。左氏最後出。劉歆遺書

太常。欲以求助。乃反得助。然則公穀之立。左氏之難興。豈時君各有好尚。或諸儒之論黨同伐異。遂有去

取之殊云云。發策詞賦之士。如此。然猶可以臆對。蓋賦題出天子大采朝日。已爲不絕。蓋無復類書之可

尋。故策問微。意欲使詞賦者稍知傳注之學。及首篇問曰。博物洽聞。儒者所尚。已防風專車之巨骨

蕭蕭氏樛矣之方。非聖人孰能辨之。對神雀五采之來集。有以鸞駕在岐周。爲證者。問建章千門之制度

有以能畫地成圖。應答如流者。然則博物君子。何世無其人乎。故西都著作之庭。必聚聞見殫洽之產。唐

之異名乎。東都之儒。有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論語孝經。及毛詩諸說見稱治熟。有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並周官解。故行于世者。范曄不敢列于儒林。豈其博通經學。非以一藝自著。與專門名家不同。而然與。唐正觀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與論天下事。開元相學。史學尤盛。有以功業顯。顯著見者。未易枚舉。其間能辨古銅器。知爲阮成初作。請左氏春秋之疑。能言三家七經之不同。亦可謂博古矣。然考其人。或以類禮而作五難。或僅能論胡樂之亂雅。他無建明。豈所學不充所用耶。在唐之前。又有博學多通號爲武庫者。能處軍國之要計。無遺矣。其智識爲何如。見諸書淫。堅守其志。不從辟召。而乃無意斯世。又果何所見耶。唐史臣品藻諸儒。專于記習。他無大事業。則次爲儒學篇。乃舉天下一之于仁義。歸于儒。爲宰輔所當爲者。則今日欲得實才。必當出于博洽者。其止于誦習而已乎。抑爲經史學乎。至第三問曰。猶問左氏述虞人之箴。與蘭臺漆書之經。與金鑑序於正觀。連屏作于元和。大訓帝範。衡辰君臣刑政。箴太醫等箴。固已兼制科宏詞于間。宜多士之不能涉筆也。中是選者。前二名莫子能。後作子純。未知孰是。鄭應龍。一作乾。莫已有官。易居都下。子純該洽之士。真是備制科宏詞之選已。自歲主司自

爲以下曰。倪思劉德秀。策問指安劉氏者。乃重厚少文之人。蓋陰舉僞冒云。先是臺臣。一作朝廷。擊僞學。榜朝堂。未幾張貴謨指論太極圖說之非。爲思德秀在省闈論文弊。復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乞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葉劉俱附。策問并文節所爲也。文節于韓趙皆無所附。蓋爲長。當出首篇。士愕莫知對。子純以小紙帖所出于柱間。士皆感之。是時舉子不事記誦。專習于空虛之談。若射策中至有心。心有主。嗾隊爭鳴之語。轉相換。一作寫。世之識者。固已患之。時適值黨議之興。而士之遭黜者。往往以爲朝廷不取義理之文。得以藉口矣。當時場屋。類時好者。至攻排程氏。斥其名于策云。

嘉泰制詞

慶元黨論之興。中書舍人陳傅良。追削家居嘉泰。會赦復官。子純制詞曰。日者宗相常國。因復自用。論者指爲大姦似矣。查亦考其所以然。蓋一妄庸人耳。何物小子。敢名元惡。而一時士大夫。一作士。夫士。遂吳附炎。幾有二十劉李之號。朕甚憫之。其詞蓋皆順時好指趙忠定汝愚也。愧鄰。一有云。

四朝聞見錄戊集

岳侯追封

人主無私于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公是非。豈待百年而定。嘗言名將。宿號蓋臣。雖勳業不究於生前。而譽望益彰于身後。種懷英概。申昇懸章。故追復少保。武勝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戶。實封二千四百戶。贈太師。諡武穆。岳岳岳。蓋世之才。負冠軍之勇。方略如雲。煙燒而志滅。匈奴意氣如祖。豫州而誓清。冀州屢執訊而獲虜。亦運籌而策勳。外攝威靈。內殫謀畫。屬時講好。將歸馬華山之陽。爾猶奮威。欲撫劍伊吾之北。遂致焚燭之集。遂成市虎之疑。雖懷子儀。貫日之忠。曾無其福。卒墮林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冤。治國論之初。明果邦誣之自辨。中興之主。思念不忘。重華之君。追復特厚。肆涉躬而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頒我絲綸。極之王爵。錫熊紅之故壇。超敬德之舊封。蓋將慰九原之心。亦以作三軍之氣。於戲。修車備器。適當開服之時。顯忠遠良。罔開幽明之際。尚惟泉壤。故此寵光。可特封鄂王。餘如故嘉泰四年六月二十日。中書舍人李大異行。蓋韓氏與師恢復。故首封鄂王。以爲張本。制中故有作三軍之氣。與

修車備器之詞。按制詞有與今本金陀粹編所載字句小異。附刊卷末。

此制乃金陀粹篇第二十七卷所載。金陀粹編乃王孫珂所載。決不致誤。而紀聞者以李公大異為顏。其誤甚矣。嘉泰開岳侯之死僅八十年。故有天下有公是非豈待百年而定之語。謂必待百年而定何也。蓋紀聞者治賦若如所載。僅一無用而語。一作起句其恐史官誤采其說。故載詳云。

遺事

開禧初。降詔與師。李公壁草起句云。天道好還。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順。雖匹夫無不報之。豈詞殆將數百。子侍叔父。貢士泳。自浦城行至都之玉津園前。售募詔而讀之。叔父曰。以中國而對匹夫氣弱矣。其能勝乎。已而兵果大敗。金因亦有偽詔。誣韓侂胄云。蠢爾殘昏。巨迷。此句疑有脫文。輒鼓兵端。首開邊隙。敗三朝七十年之盟好。禍兩國百萬衆之生靈。彼既逆謀。此宜順動。尙期決戰。同享升平。

舉再遇

再遇。臨安西溪人。淳熙間。以勇名于軍。精悍短小。蓋賊將也。開禧兵能不支。再遇奮于行伍。年已六十。披髮戴兜鍪。鐵鬼面。被金楮錢。建旗曰舉將軍。敵騎望其旗。已相顧愕視。再遇乘之。出入陣中。萬死莫敵。蓋先是敵中有舉將軍。其後沒以不盡。其形又絕。其登其號于旗。敵兵以為本國之神。湖海賊作。再遇為淮東招撫使。建治于揚州。雖殺賊過當。而賊亦旋定。嘗延客高會。取賊肝腎烹而薦酒。又擒其魁。用火尺烙其背。為墓箭琴絲之類。再遇不善書。其弟再。頗能書。嘗為其贊畫于內。朝命再遇釋印入覲。留都亭驛。其弟嘗汚其寵。因酒大忤。再遇不能忍。以鐵尺殺之。其妻聞于上。待罪。且謂再。非同產。蓋義兄弟。有旨放罪。未幾。臺臣以其被召。乃以軍容入。且及其手殘同氣。有旨徙之。嘗川。繼而又論其在淮為招撫。日多糜金。錢以饋過客。追十六萬緡。寓於營之軍。幣再遇以田券折納于有司。僅得十萬。守臣楊長儒。一作橋之。為代納六萬云。【原注】其詳見李常璩著說。周虎

周虎

虎。平江人。今有武狀元坊。則其家也。黃公由以進士第一人。旌其坊為狀元。故用武字以別之。虎個儻有大將器。身兼文武。能賦詩。工大字。開禧間守和州。敵騎蔽野。居民官軍無以為食。城欲下者屢矣。其母夫入自拔首飾。齎具巡城。使盡力一戰。命虎同士卒甘苦。與之俱攻圍。以出戰。士卒感其誠意。遂以血戰。敵騎幾滅。上守城功。歸于母。朝命封以和國。賜冠帔。云虎之居吳也。言者以為韓黨。坐安州。州虎既貧。不能將母以往。未幾。謫所聞計。號勸。誓不復仕。放還。村門托覽疾。屢召不起。雖僦所部候之。亦堅不與接。但啜于庭而去。

田俊邁

田俊邁。【原注】事略見前集。俊邁當開禧北伐。七日之間。攻破宿州。下靈璧。虹縣。先鋒甚銳。郭某兵敗。乞和于敵。敵曰。我不要別物。但

要俊邁。吳縛俊邁往。其子訟父冤。果坐是斬于丹陽市。賜俊邁諡。官其二子。賜宅一區。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聖旨。韓侂胄久任國柄。粗警勤勞。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以致敵人專以首謀為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宮觀。陳自強。專務阿諛。不恤國務。一作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前一日。錢象祖。衛溥。李璣。以御批付殿前。夏震。震至日。遣其將鄭發。截韓于六部橋。至玉津園。遂以鐵鞭擊死之矣。【原注】詳前本。未已。韓侂胄。韓侂胄後三日。皇子威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榮王臣。劄奏。輒歷

危衷。仰于天聽。臣竊伏自念。至愚不肖。獲共子職。仰戴天地父母覆育之恩。晝夜以思。未知報稱萬分之一。今日之事。有繫國家安危大計。勢甚可慮者。不敢不亟陳于君父之前。臣伏見韓侂胄久任國柄。粗警勤勞。第以輕信妄為。擅起兵端。蹂躪邊郡。室廬焚燬。衣食破蕩。父子夫婦離散。不能相保。兵連禍結。盡耗國用。疲困民力。生靈無辜。殞于鋒鏑之下。不可勝計。死者冤痛。生者愁苦。海內之民。無不切齒忿嫉。歸咎于侂胄。蓋其權勢足以鉗天下之口。而不敢言。臣而不言。死有餘罪。況今敵情叵測。專以首謀為言。若不令其退避。使之循省。誤國之愆。必致上危宗社。重累君父。臣此身亦何所容。是敢冒昧。奏陳。欲望聖慈。特發睿斷。罷侂胄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日下出國門。安邊繼好。保邦息民。實在此舉。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所有陳自強。專意阿附。備位無補。欲望並賜罷斥。如臣言可采。乞速付三省施行。干冒天威。臣無任云云。十一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並依。

罷韓侂胄麻制

門下除回機政。委用柄臣。遠至邇安。所賴經邦之益。力小任重。難逃誤國之誅。揆以羣情。奮由獨斷。爰誕敬于免册。庸敷告于治朝。太師平章軍國事。中原郡王韓侂胄。早以勳門。浸登顯路。久周旋于軒陛。適際會于風雲。服勞王家。意前人之是。似預聞國政。殆故事之所無。位極王公。職兼文武。宜思靡盬之義。用答非常之恩。而乃植黨擅權。邀功生事。不擇人而輕信。不量己而妄為。敗累世之權盟。致兩國之交惡。三軍暴骨。萬姓傷心。列聖有好生之德。爾則專于嗜殺。朕躬有悔過之實。爾則務為飾非。公事誕謾。曾無顧忌。遂致敵人之未戢。專以首謀而為言。隨機果見。【原注】理明既無半策。得君專行。政久徒積。衆愆。倘令向處以廟堂。何以遂安于社稷。欲存大體。姑畀真祠。庸少慰于多方。以一新于庶政。於戲威福。惟辟。朕方親總于大權。明哲保身。爾尙自圖于終吉。往哉。【原注】祇若。茲謂優容。可罷平章軍國事。依前太師。永興軍節度使。平原郡王。特授醴泉觀使。在外任使。居住食邑。實封如故。罷自強制云。以道事君。所冀贊襄之益。朋黨罔上。乃辜委寄之隆。殊嗜巖巖。宜從策免。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秦國公陳某起云云。沈厚之略。亟用是宜。豈期胡廣無辜。謗之風。優禮何補。粵從言路。進秉國均。不思洗心之忠。徒附炙手之勢。以庸庸為上策。以唯唯為善謀。賄賂公行。廉恥俱喪。鐘鳴鼎沸。【原注】而。行且勿止。鼎折鍊覆。而任何以

勝其權臣。輕啓于登端。與鄰垣頓手和好。內郡萬于糧餉。邊城拚于干戈。雖無髮時之思。獨爲保位之舉。擬而言議。而動悉付括囊。危不持顛。不扶。殆成柱棟。尚不頓從于退黜。必將愈積于罪愆。爰解軍糧。俾奉香火。猶以股肱之舊。務全體貌之存。於戲。乞骸骨以避賢。已味滿盈之戒。歸田里而思過。無忘循省之誠。往服寬恩。益祇明訓。可能石丞相密使。依舊奉國公禮泉親使。在外任便居住。自強自出。國門。每朝必朝服焚香。自云。從天乞一日之命。行至浦城。其族人陳政一作和爲宰。迎勞于郊。自強太息曰。賢姓賢

姪。大丈夫切不可受人之恩。雪涕而去。自強本太學諸生。嘗居韓氏館。實訓僑胃。憲聖女弟魏夫人嘗僑胃母。見其舉止。疑重。交遊不安。嘗器重之。謂僑胃曰。他日得志。必用之。陳登科爲光澤丞。其年已六十矣。主簿張彥清登科最厚。而其年方盛。嘗玩侮之。楊開國主彥清之友也。嘗訪彥清。因以識自強。每敬陳不敢狎。因私語陳曰。子姑自重。以相法論之。不十年爲宰相矣。自強以爲彥清諷去。玩已。而又以圭平日無狎語。姑信之。及自強爲丞。去官。調知韓已得柄。漫往候之。刺入。僑胃約以乘日從官來見。當延接。自強不測其意。明日又漫往。僑胃于從官中前設席。拜自強云。許多時先生在何處。翌日從官即交章特薦入臺。不期年遂拜相云。【原注】主事已據前集。自朝廷以岳侯賜第爲太學。有善司聽者。聞鼓聲謂學中永無火災。亦

不出宰相。久之自強破識而相。自是以諸生致宰相者相望矣。陰陽拘忌之說可信乎。彥清亦往候自強。憐其遺調。欲薦之。韓其子語之曰。爺不記光澤之事乎。真文忠錄彥清意。謂其不趨附自強。此外過也。文忠中宏博。由劍南判官召入爲國錄。寓于圭之酒官舍。即今之清風坊。彥清實于是年見自強。予所目覩。一作云。

臣寮書孝友上言

臣聞。昔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害于其家。凶于其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釋之者曰。君臣之分。貴賤有常。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己。由此之故。皆附下罔上。亦有因此而僭差。夫箕子告武王以洪範。陳天地之大法。而獨于此諄諄其嚴。深乎其不可犯。真足以垂戒萬世。且以作福作威而害家凶國。禍已如彼。而況征伐自天子出。聖有明訓。人臣而可專之以貽禍天下哉。臣仰惟陛下。天資仁孝。身履恭儉。率循禮法。一作守法畏天愛民。未嘗有一過舉。以韓僑胃獲聯肺腑。久侍禁密。見其小時小心畏謹。故每事詢訪。觀有裨補。僑胃所宜衡。一作戴恩遇。勉自抑畏。密勿彌縫。圖報萬一。而席豐履

榮。不學無術。任重力小。輕躁自用。陛下少加假借。侈然驕肆。竊弄威福。恐人有欲議己者。乃首借臺諫以錮制上下。除授之際。名爲密啓。實出己私。而危險之徒。亦樂爲之鷹犬。諫之官。使誠出于天下之公選。人生之親。論議奏章。允叶人心。聽之可也。今專植私黨。任用匪人。凡有所言。無非一作陰授風旨。而每

告陛下。必謂臺諫公論。不可不聽。自是威福日盛。無復忌憚。稍有異己。必加排斥。以專擅朝政。十分敗常。自知其無所容。乃巧圖兵柄。以爲固木之策。撰造間謀。輕絕和好。遽起兵端。逆曠之任。嚴嚴僑胃交通押呢。蹤跡詭秘。人已竊議。當孝宗在位之日。以吳氏世掌兵權。聖慮高遠。吳挺之生。逆曠年甫弱冠。因其來親。留之禁衛。以繫人心。及挺之死。宜易以他將。逆曠在光宗朝。亦不過假守邊郡。僑胃既奏。一作爲殿

又納賂以縱其歸。復任西帥。付以全蜀。識者蓋已寒心。果挾強鄰以畔。人尤不能無疑于僑胃。而僑胃亦何辭以自解。藉曰無他。而虎兕出柙。各將誰歸。以致皇甫斌之敗于唐州。李汝翼敗于符離。商榮敗于東海。郭倪敗于儀真。郭倪之抱頭鼠竄。僅以身免。將不素擇。兵不素練。輕舉妄動。自取困窮。殆理勢之必然。而所以致此者。抑有由也。蘇師旦起于筆吏之賤。僑胃奔走之。薦進寵用。不三四年。駸駸通顯。凡武臣之建節。非近屬。感感元勳。宿將不以輕畀。乃舉而授之。奴隸。昔秦檜居相位。垂二十載。不爲不專。假使令如賈興丁。不過武功大夫。未嘗處以朝廷職任。而師旦爲御帶。爲知閣門。爲樞密都丞。至乘旄鉞。此秦檜之所不敢爲。而僑胃敢爲之。師旦何知。習利亡恥。因其常態。既爲僑胃所親信。遂招權納賄。其門如市。自三衙以至江上諸帥。皆立定價。多至數十萬緡。少亦不下十萬。□□致敗。【案】此處脫文似不止二字。僑胃不得已

稍從黜責。諸將往往退有後言。謂吾債帥而責以戰。將途路籍籍。傳笑境外。遂益有輕視之心。師旦旋以敗露削籍投荒。雖加之罪。而心實不服。揚言于人。謂諸將賄賂非所得。蓋指僑胃而言。然則師旦之貶。非專于仲國憲。亦僑胃藉之以自文爾。抑僑胃之專擅。尤有大可罪者。臣聞國家有大興作。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禮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廟。禱於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豈非兵因器。戰危事。故謀重如此。僑胃之舉事。上不取裁于君父。下不詢謀于縉紳。至于陛下侍從近臣。有不得與聞。同列不能盡知者。甚至密諭諸將。出師之日。潛假御筆以行之。外庭曾不及見。已破潤州之後。曲爲之說。以

因聖聽。始論詞臣降詔。追詔邊連。以收報。悉皆蒙蔽。而密諭諸將。第以捷聞。人情酒懼。幾不自保。幸祖宗德澤在人。逆曠授首。而敵亦以糧乏自遁。然而三邊兵民。死于鋒鏑。困于轉輸。論于疫厲。室廬焚蕩。田業荒蕪。遺骸蔽地。哭聲震野。斯民何辜。而至此極。至于強敵頻年。僑胃中原赤子。彼惟重其族類。而虐用吾民。尤化之戰。至驅僉軍。及俘繫老弱。幾數千人。填塞壕塹。以渡軍馬。河南之地。十室九空。而兩淮四十餘年生聚。遂成邱墟。是南北數十一作萬生靈之命。皆僑胃一人殺之也。皇天后土。能鑒陛下之心。雖

敵人亦知其非出于陛下之意。是以督府每遣小使使敵帥。書問往復。必以首謀僑胃爲言。使僑胃本無邪謀。以輕信誤國至此。亦當審察事勢。東身請罪。退就貶削。猶有辭于天下。乃假塞居位。靡開惟容。惟遇報稱希。輒爲大言。每執己見。則曰。有以國體。則者縮首。夫國者太祖太宗萬宗之國。而縱僑胃馳之可乎。方倚腹心。以爲臺諫。文飾姦言。謂之一人心。定國論。以禁異議。怙終不悛。殆將罔測。夫以僑胃本以庸闇無知。養成姦惡。得罪天地。得罪祖宗。得罪舉國兵民。納侮強鄰。提孩孺子。口皆能言。心無不怨。而劫于債

四朝聞見錄 戊集

一四二

威曾無一人敢為陛下言者。賴陛下覺悟。出自英斷。特降御筆處分。且蒙聖恩。不以臣疎遠。似抑長志。府臣雖見其辭免。而已入臺供職。願舉其專權。誤國之大者言之。其他罪惡。擢髮不足以數。未暇枚舉。如陳白強者。昏老庸懦。本無寸長。可取。徒以管假館于侂冑。由州縣小官。數年間汲引拔擢。以致陛下過聽。用為丞相。附阿充位。不恤國事。不遵聖訓。中書機務。唯唯聽命。一無可否。侂冑曰。兵當用。自強亦曰。當用。侂冑曰。事可行。自強亦曰。可行。每對客言。自強受恩深。只得從順。然則從之者。歟。自強之罪。亦不可勝誅矣。若其貪黷無藝。政以賄成。鄙猥之狀。言之幾污口舌。臣亦未暇悉論。伏望陛下詳覽臣奏。將侂冑自強重貶貶。以若天人之願。以釋兵民之忿。以彰有國之典。以慰死者之冤。使敵國聞之。必諒陛下本心。使將士聞之。必為陛下奮力。忠義聞之。必為陛下奮發。而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貼黃。臣切惟太皇盛德節儉。幣藏儲積甚豐。側聞嘗有遺旨。除供治園陵用度外。以助陛下軍國之費。有內臣王鎔者。實主其事。盜竊既多。潛以奉侂冑。又與李昉、楊榮顯、毛居實、李大謙等。瓜分之下。至侂冑奴隸周筠、凌文彥、陳琮。亦皆盜取。當邊事未寧。用度極繁之時。豈應臣下因太后之喪。遂以為利。且有違慈訓。伏乞容旨。令所屬拘回。以俟處分。實為允當。其李昉等。並究見情。犯輕重坐罪。伏乞容照。又小貼子。照得蘇師旦。因受結託。薦用庸繆。以致敗朝。上誤國事。雖已寬宥。未正典刑。刀筆賤吏。原其誤國之故。死有餘辜。乞賜處分。蘇師旦既逐之後。堂吏史達祖、耿槐、董如璧三名。隨即用事。官無不行。公受賄賂。其為姦利。伏乞容斷。將三名送大理寺根究。依法施行。實快士論。伏候敕旨。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韓侂冑責授和州團練使。送郴州安置。陳白強追三官。送永州居住。內蘇師旦。特決脊杖二十。配南昌化軍牢城收管。月具存亡。申王鎔等。令臨安府究見情。犯申三省樞密院。所合拘回。錢物併委本府施行。史達祖、耿槐、董如璧。並送大理寺根究。

臣寮上言

臣聞書載舜之事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當舜之時。可謂至治。而流放竄殛之刑。行焉。蓋天討有罪。有不容恕也。恭惟陛下。光紹丕基。寅畏天命。寬仁恭儉之德。度越百王。凡在臣工。宜思盡忠。以輔成治道。而韓侂冑。貪婪肺腸。竊弄大權。蒙蔽聖明。擅作威福。首引羣邪。一作。分布要途。排阻忠臣。陷之大戮。賊害善類。斥逐無餘。凡陛下親信之臣。有不便于侂冑。則夫挾言路。以因宸聽。私意既行。凶欲日熾。出入禁旅。恣為欺罔。一作。侵盜貨財。徧滿私室。交通賂道。奔走四方。鑿山為園。下瞰宗廟。窮奢極侈。僭擬宮闈。十年之間。罪惡盈積。侂冑虛構之及。思固其業。乃復設為計謀。竊據平章軍國事。此乃祖宗所以待元老大臣。侂冑何人。乃以自處。安坐廊廟。紊亂紀綱。又于此時。輕開邊釁。上不稟于陛下。旁不謀之在廷。盛夏出師。挑忠召孽。使邊疆赤子。骨肉流離。肝腦塗地。死于非命者。不知幾萬人矣。嗚呼。吳曦。利其厚賂。界以節鉞。授之西兵。又使程松與之共事。取輕納侮。啓其姦心。

四朝聞見錄 戊集

一四三

四朝聞見錄 戊集

一四四

自非宗社之靈。忠義興起。則全蜀之地。豈不重貽陛下之憂。侂冑罪狀著明。人怨神怒。而猶專復自用。殊無悔心。以國事快己私。視民命如草芥。原其用意。欲以何為。昔之所謂四凶。其罪復有大于此者乎。陳白強昏昧罔究。本無寸長。徒以侂冑私人。驟加汲引。故自選調。置之清華。曾未數年。躡登宰輔。兵燹既開。邊鄙不寧。復以自強兼領樞密。幸其徇己。倚為腹心。而自強憑藉其威。不知顧忌。日暮途遠。貪得無厭。援引朋邪。濁亂班列。呼吸羣小。納賂賈官。請託公行。賊罪狼籍。誦笑譏罵。萬口一詞。社鼠城狐。蓋未有甚于此者也。仰惟陛下。奮發英斷。斥此二姦。成命初傳。都人相慶。而猶界以詞祿。未愜輿情。臣愚欲望聖明。將韓侂冑明正典刑。以謝天下。仍將陳白強削奪官爵。竄之遠方。則掃除四凶之事。復見今日。可以壯國勢。可以正人心。可以開忠直之門。可以弭窺覷之患。海內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十一月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並依韓侂冑送英德府安置。陳白強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

又臣寮上言

臣至愚極陋。初乏寸長。陛下過聽。擢任言職。臣辭不獲命。勉就職。自量無以補報高。一作。天厚地之恩。惟遇事盡言。始為無負。一作。臣今早立班。恭聽麻制。竊見太師韓侂冑。罷平章軍國事。特進。陳白強罷右丞相。竊人夫。分道開明。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然二人之罪。重于邱山。則未傷其毫毛。雖曰朝廷欲存體貌之禮。而罪大惡極。公論沸然。臣職在言責。既有所聞。豈容緘默。請詳為陛下陳之。侂冑始以肺腸貪婪。真身罔職。典司寶贊之事。不過若此而已。光宗皇帝。以父傳子。國朝之家法。陛下賢聖仁孝。親承大統。加以慈福。太皇太后重幃。一作。之命。天命所歸。人心所向。臣子何功之有。侂冑乃以與聞內禪為功。竊取大權。自是以後。無復顧忌。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一作。竄籍於宮庭。擬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宴樂笑語。微聞神御之所。齒及路馬。禮所富誅。簡慢宗廟。罪宜萬死。其始也。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其後託以臺諫。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于己。且如御前金。一作。牌。祖宗專隸內侍者。而乃多自其私家發遣。至于調發人馬軍期。並不奏知。此豈征伐自天子出之義。臺諫侍從。惟意自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覬取美官。不問流品。名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釁。兵端一啓。南北生靈。強者殞于鋒刃。弱者填于溝壑。流離凍餓。骨肉離散。荆襄兩淮之地。暴尸盈野。號啼震天。軍需百端。科斂州縣。海內騷然。述其罪狀。人忿神怒。覆載之所不容。國人皆曰。可殺。而況陛下即位以來。以恭儉守己。一作。以仁厚化。一作。民無聲色。玩好之娛。無燕游土木之費。凡可以裕民生厚邦本者。無所不用其至。不惟人知之。天亦知之。不惟中國知之。四夷亦知之。自軍興以來。人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冑錯制中外。罔使陛下聞知。甚至宦官宮妾。亦其私人。莫敢為陛下言者。至如西蜀吳氏。世掌重兵。頃緣吳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他將。此為得策甚矣。伏

四朝聞見錄 戊集

一四五

自與曠結為死黨。假之節。復授以全蜀兵權。曠之叛逆。罪將誰歸。使曠不死。何自未可知也。人皆謂曠自心無有極。數年之間。位極三公。一作公。列爵為王。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宮禁之嚴。姦心逆節。具有顯狀。縱使曠身背斧鉞。猶有餘罪。況邊豈未解。朝廷倘不明正典刑。則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曠身背斧鉞。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況比者小使之遣。金使嘗以曠首謀為言。是金人亦知兵事之興。非出于曠下之意也。使曠自而敵不退。則我直而彼曲。我壯而彼老。自然人心振起。天意昭回。以此示敵。何敵不服。以此威人。何人不折。臣向慮議者謂曠家法仁厚。大臣有罪。止于貶斥。未嘗誅戮。臣切謂曠非大臣比也。祖宗之法。位至平章軍國者。皆東班也。元勳。臣而後得有此。未有如曠者。一介武弁。自環衛而知。自知而徑為平章太師者。若此則曠壞祖宗成法。自僥倖始。乃亂法之姦臣。非朝廷之大臣也。曠自既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詎可以常典論哉。又竊見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污濁。志益貪鄙。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越授。徑登宰輔。不思圖報陛下之恩。惟僥倖之意。自強始雖枯槁。猶奉內詞。凡所設施。尙關廟堂。自強巧為柔佞。上表力請平章軍國。僥倖心。乃貪榮而冒處。自強發計。一作計。因藉庇以營私。驅虎狼為之前導。而狐狸舞于其後。自強之為已深矣。姑以大者言之。用兵一事。舉國以為不可。而自強曲為附和。力援私黨。占據言路。以脅制天下之公議。至若縱容子弟。交通關節。饗養無厭。皆臣所未暇言。獨其姦險附麗。積亂國經。較其罪惡。與曠自相去無幾。臣愚伏望陛下。奮發威斷。將曠自顯行誅戮。以正元惡之罪。其自強亦乞追貨遠竄。以為為臣不忠。朋姦誤國者之戒。謹錄奏聞。伏候敕旨。貼黃照得韓僦自久專國政。一作將朝廷府庫。視同私帑。公肆竊取。莫敢誰何。見今邊鄙軍費。方殷。欲乞容斷。將僦自應有一作家財產。盡行籍沒。拘入封樁庫。專備邊庭之用。仍不許諸處妄有支動。伏候敕旨。十一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韓僦自除名。送吉陽軍安置。陳自強改送韶州安置。餘依。

給舍繳駁論疏

臣寮上言。臣聞人臣之罪。莫大于植黨擅權。又莫大于稱兵首亂。有一于此。法不容誅。況乎兼有二罪。又稔惡。其在明時。豈宜容貸。臣伏念韓僦自。素緣攀附。浸極顯榮。背負國恩。締結親黨。因復自用。錯結人言。凡除擢要官。選用兵帥。皆取決斷。厥後蘇師且之口。交通賄賂。動以千萬。祖宗法令。肆為紛更。軍政財計。田制鹽法。關國體之大者。率情變易。朝令暮改。人無適從。自知積失人心。中外交怨。乃為始禍之計。若無君之心。謀動干戈。圖危社稷。橫開邊隙。喪失師徒。征行者有戰鬪暴露之虞。轉輸者有流徙死亡之苦。刑戾兩准。生齒百萬。罹其凶害。遠近州縣。科斂頻仍。雖深山窮谷之民。皆不安其生業。至如吳曠之叛。郭倪之敗。皆僦自容養激成。所用郭友龍之徒。喪師辱國。罪狀顯著。曲為掩覆。止從輕典。俱置善地。原其用心。實不可測。天下之人。切齒扼腕。恨不食其肉。如陳自強者。昏謬無恥。但知僦自薦進之私恩。陰謀固位。聽

其所為。然不出一語。如用兵之謀。不惟不能沮止。乃從而附和。曲意逢迎。貽害生民。恬不知恤。其他背公營私。貪鄙猥瑣之狀。雖小夫賤隸。亦所竊笑。仰惟陛下。至明獨斷。雖行罷斥。尚亦優容。而僦自等罪惡。實盈公論。未快。臣誤蒙親擢。置之封駁。祇命之初。不敢隱默。欲望聖慈。特發英斷。將僦自明正典刑。自強遠加貶竄。以慰天下之心。以正國家之法。所有錄黃。未敢書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尚書省榜

臣寮上言。臣學問荒疎。器能淺薄。際遇陛下。勵精教化之初。首蒙拔擢。俾職風憲。竊不自量。度願勉竭綿力。仰助陛下。振舉紀綱。一新觀聽。連日拜疏。奏論韓僦自陳自強罪惡。已蒙容察。一作施行。然二兇同惡相濟。專務欺蔽。一作一日。威斷震發。天日清明。中外欣快。咸願頓見二凶罪狀。欲望聖慈。宜論執政。檢會今來臺諫。給舍章疏。及已施行次第。特降敕榜曉示。以慰人心。以昭國憲。不勝幸甚。取進止。十一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並依。

因韓僦詔諭中外百官

開禧三年十一月內。有旨。韓僦自恃權擅朝。一作佔據朝權。殘民誤國。已行罷斥。緣其專政之久。中外縉紳。泊于將帥。凡才望勳績之臣。應為丞相之用者。彼乃指圖名器。權為私恩。朕方丕示至公。惟賢能是取。咨爾有位。其各悉心盡忠。毋或不安。益修厥職。以副朕意。故茲劄示。宜體至懷。是月又降詔。朕德不明。信任非人。韓僦自懷姦擅權。一作威福自己。劫制上下。首開兵端。以致兩國生靈。肝腦塗地。與言及此。痛切于衷。矧復長惡罔悛。深負國恩。一云負。韓僦忠謨。廢公徇私。氣餒所加。道路以目。今邊戍未解。怨毒孔滋。凡百縉紳。泊于將士。當念前日過舉。皆僦自欺罔專恣。非朕本心。今既罷逐。一正權綱。各思勉旃。為國宣力。勤兵謹備。以圖休息。稱朕此意焉。

考異

韓僦死于玉津。已三日。寧皇猶未悟其誤國也。史公彌遠。陰僉書諷臺諫。給舍為此。當時之議。以為既曰以御批付夏震誅之矣。自當顯言之。殊未知寧皇動法祖宗。每對左右。以為臺諫者公論之自出。心符其之。僦自欲盡攻道學。故探上意。嗾臺諫以一網去之。史蓋因其術而用之。天下未為非者。以韓之所以施于善類者而反之云爾。

慶元嘉泰開禧年開事 一本無此

韓僦師且周筠等本末 按。原本。韓僦師且周筠等本末。韓僦師且周筠等本末。韓僦師且周筠等本末。韓僦師且周筠等本末。

初蘇師且本平江齊吏韓氏為戎副。籍之于應。韓用事。師且實為腹心。韓知閣門事。猶在韓側。立侍。道旨節。韓則曰皆使相也。始乃與之均席。由是海內趨朝。之士欲造其門而不得見。蘇

林者子由之孫也。師且以微賤附之為族。林遂以兄事之。師且嘗以資乏求金于韓。韓不知其受諸將賄。動以億萬。每擬俸金與之。謂其出于真誠。及江上諸將致敗。而邱公宿為督視。廉知敗將之賂。師且尺牘往來具存。因作書以遺韓。韓大怒。遂置師且于海上。嘉定初。下所編郡取師且首級。擲守召至客次。師且以韓念已必復召用。已而赴市。則曰太師亦如是忍耶。蓋不知韓已誅矣。遂籍其家。得金箱金二萬九千二百五十片。金錢六十辦。馬蹄金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兩。瓜子金五斗。生金羅漢五百尊。各長二尺五寸。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釵釧金一百四十三片。金束帶十二條。他物稱是。初。師且欲使師且為節度使。密諭詞臣使草制。時秘書監陳峴兼直學士院。語人曰。節欲以待將臣之功高者。師且何人。可辱斯授。以此見命。吾惟有去而已。未幾中貴人有以特旨遣師且者。公復論之。中貴人者。師且之所主也。御史探權相。意遂假取死獄事。勸公以免。公銘文曰。或問公與熙寧三舍人之事孰難。曰。李定之除。公朝顯行之令也。師且之命。權臣密諭之旨也。方熙寧初。王安石雖用事。然詔令猶付之有司。故三舍人得以職爭之。其為力也易。至師且有所欲為。則陰使人諭以意指。一有違忤。遂假他罪逐之。不使得以守職。言事去也。故在公拒之為難。先是。峴召試學士院。日對策。帝王號令不可輕出。倘不經三省施行。從中徑下外示。獨斷內啓。伴門。禍患將伏于中而不自知。時師且已居中用事。假御筆以竊朝權。故峴及之。峴持身謹。權臣無得而窺其間。且寧皇以公為先朝宏博第一。故遷至中書。然在詞掖。不能一月也。峴知泉州。未上韓誅。召除兵部侍郎兼學士院。賜其路曰。衆怒翼飛。儀鳳之翔。何遠。洪流奔注。砥柱之立不移。蓋嘉其安字。義命於權勢。翁林之日。制詞真文忠所草。銘文亦文忠所為也。

由夾墻以入。有與新數十人闖入。司柩者呵止之曰。周總管柴。呵者默而聽之。周筠。原本避作從。竹從均。今改。亦亞于師且。自慶元以來。政出于韓。而師且之門如市。宰相已為其官。左右不復預事。曹吏號為冷局。自趙忠定為相之時。人從僥得免官者。韓猶吝以當白之廟堂。自京鎔居相位。而韓猶吝以當與丞相。自陳自強相。韓對客有請。直曰當為數歲而已。師且既逐。韓為平章。事無決。專倚省吏史邦卿。本行文字。擬帖撰。俱出其手。權天精神。侍從備札。至用中。時有李其姓者。嘗與史游。于史几間。大書云。危哉。邦卿侍從申呈。未幾致致。時又有李士謹者。亦用申呈。有乞兼職者。其詞甚哀。後果由兼職附相位。士謹家居

富貴固有不可待者。而況保之為城社者。謂足以自固。則尤可笑也。嘗借京俸吳公銅入天竺。聞僦功德寺之勝。甲于諸刹。相與游焉。主僧道號翠巖。法名滿。揖吳而入。著華極。口談前日為某人求金者幾許。子亦惡其山林。子滿口言錢。吳為見通守。欲徧游其山。滿謝以老足近病。祇命知事相陪。其金碧巽。真天帝釋之所居。又南園乃慈福所賜韓者。亦一幽極深。凡三日而後。而寧園者金其姓。皆武爵之近上者。聽其滿口皆稱曰師王。師謂太師。王謂郡王。韓居太室三茅之旁。掃石壇以設大丹。命余道人候火。人不得而見之。外疑其為仙。迨韓既敗。滿者崎嶇山寺。後越石人滿以。幾墜崖。挺身渡江。如飛。蓋未嘗病足。而寧園之人。閉閣門者三日。夜人不敢遣以水火。飢餓乞憐之聲。達于鄰曲。得旨始出。妻兒大慟而去。余道人者。攜丹鈴從三茅山巔。奔越以下。亦墜崖幾死。又于寧婢放逐之時。韓門卷至有三數輩。皆稱為某。某。某人父母者。蓋其宛轉而入。皆為父母官中。遂命願認為父母者。除首飾衣服之外。不許以畜裁出。金銀至滿頭。衣服至著數。市人利其物。而因可以轉賣其身。故相親相逐。願為之父母。至有引妾妾之。必欲其同歸者。亦足笑也。亦足為鑒云。韓嘗招新安程有徽。點校通鑑于石巖。開程。經歲不與人接。雖朝士無知之者。本以進士第久于選調。亦未嘗從韓祈官。嘗欲授以。故程不願也。韓敗。佛歸。人方知而憐之。不謂韓黨也。丙寅冬。又同吳倅復游韓寺。則佛像已與他所。而金碧木石俱空。其母魏國夫人家。旁有蘆東淺土半露。問之。乃韓之屍。其首已送之金也。

白洋池田家橋側。相傳莫知名橋所自。菱荷渺然。四鷺雜集。號小水晶宮。其實近在北關門之內。開禧朝。廷以賜田俊邁之子。蓋已有兆之於其先矣。按此橋內。自述其家。其他物種是。八十。一字。原本脫落。今從。而。新。詩。話。補。足。

韓勢敗笑鑿

前所載。韓嘗論僦山為園。下瞰宗廟。窮奢極侈。僦擬宮闈。又云。剏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宴樂笑語。徹聞神御之所。齒及路馬。禮所當誅。簡慢宗廟。罪宜萬死。蓋自寧壽觀梅亭。而至太室之後山。皆觀中地也。韓僦嘗擅朝。僦居于太廟側。遂奄觀之山。而有之。為閱古堂。為閱古泉。【原注】舊名青衣。有青泉。自青衣下注于池。十有二折。旁砌以瑪瑙。泉流而下。瀦于閱古堂。渾涵數畝。有桃坡。十有二級。夜燕則殿殿用紅燈數百。出于桃坡之後。以燭之。其雲巖之最奇者。曰雲岫。韓命程有徽。校通鑑于中。僦居之既久。歲累月積。則奇扶勝。洗石而雲根出。列土而泉脈見。危峯石淺。潄曲沼。窈窕深。疑為洞天福地之居。不類其為園亭也。因在天衢咫尺。有旨盡於還寧。命復為禁地云。又慈福以南園。賜僦。曰。有香山十樣錦之勝。有奇石為十洞。洞有亭。頂畫以文錦。香山本蜀守所獻。高至五丈。出于沙餽。瀉激之餘。玲瓏壁立。在凌風閣下。皆記所不載。予已略其記于前集。近聞併閱古記。不登于作記者之集。又碑已仆。惟後

閱古南園

閱古南園。前所載。韓嘗論僦山為園。下瞰宗廟。窮奢極侈。僦擬宮闈。又云。剏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宴樂笑語。徹聞神御之所。齒及路馬。禮所當誅。簡慢宗廟。罪宜萬死。蓋自寧壽觀梅亭。而至太室之後山。皆觀中地也。韓僦嘗擅朝。僦居于太廟側。遂奄觀之山。而有之。為閱古堂。為閱古泉。【原注】舊名青衣。有青泉。自青衣下注于池。十有二折。旁砌以瑪瑙。泉流而下。瀦于閱古堂。渾涵數畝。有桃坡。十有二級。夜燕則殿殿用紅燈數百。出于桃坡之後。以燭之。其雲巖之最奇者。曰雲岫。韓命程有徽。校通鑑于中。僦居之既久。歲累月積。則奇扶勝。洗石而雲根出。列土而泉脈見。危峯石淺。潄曲沼。窈窕深。疑為洞天福地之居。不類其為園亭也。因在天衢咫尺。有旨盡於還寧。命復為禁地云。又慈福以南園。賜僦。曰。有香山十樣錦之勝。有奇石為十洞。洞有亭。頂畫以文錦。香山本蜀守所獻。高至五丈。出于沙餽。瀉激之餘。玲瓏壁立。在凌風閣下。皆記所不載。予已略其記于前集。近聞併閱古記。不登于作記者之集。又碑已仆。惟後

人無復考其詳。今并載二記。云：閔古泉記云：太師平原王韓公府之西，綠山而上，五步一磴，十步一壑。崖如伏龍，徑如盤蛇。大石礧礧，或如地舖，以立或如翔空而下。或如崩如將，或森如欲搏。名嶺如欲，碩果更出互見。其藤怪蔓，羅絡蒙密。地多桂竹，秋而華敷，夏而穉解。至者應接不暇，及左顧而右盼，則呀然而江橫陳，豁然而湖自獻。天造地設，非人力所能為者。其尤勝絕之地，曰閔古泉。在湖干泉之西，綠以翠麓，覆以美蔭。又以其東向，故浴海之日，既望之月，泉輒先得之。表三尺，深不知其幾也。霖雨不溢，久旱不涸。其甘倍蜜，其寒冰雪。其泓止明靜，可鑑鬚髮。至一作：閔古。游塵墮葉，常有神物呵護。屏除者，朝暮雨暘，無時不鏡如也。泉上有小亭，亭中置瓢。案：元本及他本俱作瓢。可飲可濯，尤於烹茗饌酒為宜。他名：泉俱。莫速。公嘗與客相羊泉上，酌以飲客。游年最老，獨盡一瓢。公顧而喜曰：君為我記此泉，使後世知吾輩之游，亦一勝也。游按泉之石，壁有唐開成五年道士諸葛鑑元八分書題名。蓋此泉潛伏弗耀者幾四百年，公乃復發之。而閔古蓋先忠獻王以名堂者。則泉可謂遇矣。游起於告老之後，視道士為有愧。其視泉尤可愧也。幸且暮得復歸故山，幅巾短褐，從公一酌此泉，而行向能賦之。嘉泰三年四月乙巳，山陰陸游記。南園記云：慶元三年二月丙午，慈福有旨，以別園賜今少師平原郡王韓公。其地實武林之東麓，而西湖之水匯于其下。天造地設，極湖山之美。公既受命，乃以綠陽之餘，為南園。因其自然，輔以雅趣。方公之始至也，前瞻御視，左顧右盼，而規模定。因高就下，通室去蔽，而物態別。別一作：別。奇葩美木，爭效于前。清泉秀石，若顧若揖。于是飛觀傑閣，虛堂廣廈，上足以陳俎豆，下足以奏金石者，莫不畢備。升而觀之，高明顯敞，如蜩蟻坵。人而窺窺深，疑于無窮。既成，悉取先侍中所得無待中二字，魏忠獻王之詩句而名之。堂最大者，曰許開。上為親御翰墨，以榜其額。其射廳曰和容。其臺曰寒碧。其門曰藏春。其閣曰凌風。其積石為山，曰西湖洞天。其瀦水為菴，為牧羊牛畜雁鷺之地，曰歸耕之莊。其他因其質而命之。名堂之名，則曰來芳。曰豁望。曰鮮。曰於春。曰歲寒。曰忘機。曰照。香曰堆錦。曰清芬。曰紅香。亭之名，則曰遠塵。曰幽翠。曰多稼。自紹興以來，王公將相之園林相以莫能及。南園之彷彿者，然公之志豈在于登臨遊觀之美哉。始曰許開，終曰歸耕，是公之志也。

公之為此名，皆取于忠獻王之詩。則公之志，忠獻王之志也。與忠獻同時，功名富貴略相埒者，豈無其人。今百四十五年，其後往往寂寥無聞，而韓氏子孫，功足以銘鼎彝，被絃歌者，獨相踵也。迄至于公，勤勞王家，勳在社稷，復如忠獻之盛，而又謙恭抑揚，琴琴于不忘如此。公之子孫，又將視公之志而不致忘，則韓氏之昌，將與宋無極。雖周之齊魯，何如焉。或曰：上方倚公如濟大川之舟，公雖欲遂其志，其可得哉。是不然。上之倚公，公之自處，本自不作。惟有此志，然後足以當上之倚。而齊忠獻之功，名天下。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知公之勳業，而不知公之志。此南園之所以不可無述。游老病謝事，居山陰。澤中，公以手書來示。曰：子為我作南園記，游竊伏思公之門才傑所萃也。而願以屬游者，豈謂其愚且老，又已挂冠而去。則庶幾其無諛詞無侈言，而足以道公之志歟。此游所以承公之命而不獲辭也。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賜紫金魚袋陸游謹記。按：二記，古關毛氏，謂于放翁遺稿。鎮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建康軍府事，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營留守吳璠謹書。並篆額。原注：鎮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建康軍府事，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營留守吳璠謹書。非篆額，不用篆首，始以芝鶴云。

南園記考異

武林即今靈隱寺山南園之山，自淨慈而分脈，相去蓋隱有南北之間。麓者山之趾，以南園為靈隱山之趾，恐不其然。惟攻魏樓公賦武林之山甚明，園中有亭曰晚節香。植菊二百種，亦取其祖詩句，記中不及云。

四夫人

僂胃所幸妾同甘苦者為三夫人，號滿頭花。新進者曰四夫人，至通宮籍，慈明嘗召入，賜坐以示優寵。四夫人者，即與慈明偶席蓋駭也。慈明心術之道，韓為鄭發所刺，諸婢皆遣還其父母。慈明特旨令京尹杖四夫人而遣之。

滿湖都是賊

韓用事歲久，人不能平。又所引用率多非類，天下大計不復白之上。有市井小人，以片紙摹印鳥賊出沒于湖一錢一本，以售兒童。且誦言云：滿湖都是賊，滿湖都是賊。京尹廉而杖之。又有賣漿者，識其語以喚人曰：冷底喚一蓬，冷底喚一蓬。冷謂韓蓋謂斬也。亦遺杖不三月而韓為鄭發所刺，及籍其家所得收其聖語，末一句云：遺他羅網網非輕。又一句云：遠京遊說始得平。韓嘗怪其言，韓外有陳自強，內有周約，皆

韓有圖之者韓猶以一死報國為辭周苦鍊韓遂與自強謀用林行可為諫議大夫劉藻為察官一綱盡謀韓之人僅隔日未發而錢李史三公亦有所聞命夏震速下手【原注】事已詳前錄震歸遂命鄭發刺韓震復刊御批于傑閣以記之史惡之旋以疽發于背而死于殿司

逆議歸蜀

逆議既用賂蘇師且遂舉全蜀以授之其在殿殿也嘗命工圖畫上乘輿兩箱卷軸甚詳人問曰太尉何用此賂給之曰把歸去教孩兒男女看了消災滅一作罪及出北關遂焚香拜天于道首云且得脫身歸去其反狀已明於此矣惟吳公瑛嘗目擊以必反何公濟既因韓致政府亦以為不可道忤韓出知福州

優伶戲語

韓侂胄用兵既敗為之鬚髮俱白因問莫知所為優伶因上賜侂胄宴設樂進笑喻旁有一人曰樂備又設一大掛問遲誰與你取名對以夫子所取則拜曰是聖門之高弟也又掛問唱曰編誰名汝對曰漢高祖所命則拜曰真漢家之名將也又掛問誰名汝對以雙備自取又因郭倪郭果敗因賜宴以生蔬進于桌士命二人移桌忽生蔬墮地盡碎其一人云苦苦苦壞了許多生蔬一作只因移果卓一無此字

侂胄助邊

開禧兵燹既啓國用浸虧侂胄上表自請以家藏先朝錫子金器六千兩上之寧皇優詔獎諭仍允其請天下習笑韓之欺君

韓墩梨

姑蘇地名韓墩產梨為天下冠比之諸梨其香異焉中都謂之韓墩梨後因光皇御諱改為韓村梨至侂胄專國韓之者不敢謂韓村直曰韓梨因此皆謂韓梨矣非侂胄意也吳中平田有培塿皆曰墩後避諱皆曰坡而避村名猶甚于避廟諱昔村至改曰青山謝村至改曰謝溪一作蓋中都人以外人為村故諱之流傳浸失圖牒易訛故因韓事及之

黃胖詩

韓以存口實族人于西湖用土為偶名曰黃胖以線繫其首累至數十人游人以爲土宜韓舊之以悅諸婢令族黨仙曹賦之云云一朝線斷他人手骨肉皆爲陌上塵侂胄大不悅仙曹家下會稽以侂胄故有官不仕韓敗竟保其族云

劉淮題韓氏第

劉淮見之建陽人賦詩雖爲韓而發其實意定用事者良劑也寶蓮山下韓家府爵爵沈沈深幾許主人飛頭去和扇綠戶空堪狀風雨九世神家一朝投太師宜孫魂公好後來不悟有前車突兀眼中觀此屋

西湖放生池記

高文虎字炳如號爲博洽名儒疾程文浮誕其爲少一作可成專以敲頭策問試士問曰必曰有某人某事者士不能應但以也字對者字士之憤高也久矣曾京尹趙師遠奏請以西湖爲祝聖池禁捕魚者作亭池上其偉穹碑摩雲高實爲記其文有曰鳥獸魚鱉咸若商歷以興既已鑄之石石本流傳殆不可掩改商爲夏隱然猶有刊跡無名子作爲詞以諷之云高文虎稱俗爾萬苦千辛作箇放生亭記從頭沒一句說著朝廷【原注】一畫把師鑿【原注】一歸美道老子式無廉恥不知謂筆能幾夏王說不是商王只怕伏生是你【原注】一作夏王師師作然無名子之嘲胡可深信今詳載其記于後云蓋商字特筆撰而或者乘

開而詆之耳按此事亦載東野語第十卷初指其甚者其子由天胡氏也記曰皇帝踐祚之五年乾坤清夷灑宇寧謐施仁濬澤捐賦薄刑所以養民本逐天休德至渥也而又屬精圖政綜賢經能功亮績熙小大成舉乃瞻駉蹕實惟錢塘命尹神臯畢嚴厥選權尙書工部侍郎臣師鑿以才學敏力宣聲一時昨拜大農兼治天府凡厥兼董劬農振兵束吏至于簿書期會金穀緡筭以及郊丘之供宮庭之奉百司庶府之須紀綱規模肅肅具茲茲表治行擢登從班其在四年十月七日師鑿奏曰臣仰稽聖代襲唐舊因即杭西湖爲放生池者天祐中太子太保判杭州王欽若之請也西湖利害難弛者五放生之俗蓋居其一者元祐中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之議也紹興明詔滿廣至恩化育所覃豈弋有禁淳熙嚴詩申飭湖議蕃殖既昌福應較修方當奉三宮之康福縣萬世之本支所宜日長月滋益介多祉願令碑泯于草莽條禁懸于森森甚非所以奉寬大勸首善也謀以誕聖之期同致華封之祝在嚴戒令務謹隄防謹圖宮林禁當並飭富強挾貴法所必行庶迪帝心用壽國本制曰可於是相攸度趾近接城闕左介石函右通涵制按原本云近接城闕左函右通今依咸淳縣志改正

作亭五楹前有軒榭揭名德生以修上賜又作亭三楹俯納湖浸祝網縱鱗所臨也又作亭三楹內臨山趾舊刻新銘所峙也植以華表垂之嘉名奉詢畫者錢塘尉武也亭成之日都人聚觀和氣愷聲極薄無際祝皇之壽與天並崇祝皇之基與地同久推而達之天下蓋自茲始始始歟盛哉臣竊惟宋受天命列聖重光一以寬仁守爲家法兵不輕用刑不妄施雨露所潤舟車所至滂澍亭育潤澤豐美況于萬物乎然鳥獸魚鱉咸若夏歷以興以及鳥獸昆蟲周家以盛有天下者發政施仁未有不本諸此師鑿誠能推廣旨意形于告猷遠傳流恩與宋無極詩云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維時有之臣既書其事復系以銘曰天賜宋命世世以仁宋媚于天文武聖神維天曰生是矣矣我其受之代天牧人刑不濫施兵不妄陳執尸天府永保又民皇帝明聖膺圖闡珍曰宋家法仁厚如女惟曰圖回是憲是遵慈惠惠洽廣莫翁論執尸天府告猷有臣謂昔有也西湖之津謹泐所覽防禁勿中

廣上之德。封奏諱。師難稽首。惟恭惟寅。皇帝曰。汝其作新。用修福澤。子君親。按皇帝曰。唐四句。原本。落今據成。傳。安志補入。

今依成傳。

犬吠村莊

韓侂胄嘗從官于南園。京尹趙師夔預焉。師夔因提石岸士。二學諸生。舉起伏闕。詣光範。師夔時。史相當國。不欲輕易京尹。施行稍緩。諸生鄭斗祥。遂撰為師夔。嘗學犬吠于南園之村莊。又舞齋郎以悅侂胄之四夫人。以是為詩。以擠師夔。于臺諫。雖師夔固附韓者也。亦豈至是。李秀巖心傳不語東南事。非其所目擊。乃載其事于朝野雜記。諸生犬吠齋郎之詩。特詳焉。後之作史者。當考。或謂有穿狗竇而入見韓者。亦非。按犬吠村莊。及費士實物。留事。費東野詩。亦辨其誤。

考異

韓敗籍其家。以內青袖帳後。如用兵。用羅木自圍其寢。防刺也。惟所愛四夫人位最侈。臣寮所謂僭擬宮闈者是也。籍其奏章。至陛下二字必提空。一作唯謹。或以為韓意。巨測者。非也。忠獻之族。得以全者。惟侂胄無是爾。喻吳曦書。曰。侂胄排羣議。以節使能世其忠。今公此舉。侂胄何面目以見上與士大夫。是非節使負侂胄。乃侂胄負上與天下之士大夫也。書至日。即宜舍逆從順。反邪歸正。閉三關。以絕金上僞。于公朝。侂胄為奏之上。封節使以真王。猶可以慰天下士大夫之望。而侂胄庶幾其有面目以見上與天下之士大夫矣。

李季章使金詩

李季章壁巖尚書之仲子。蓋賢良公廬之弟。開禧初。韓欲興兵。未行間。既遣張公嗣古出使。觀敵。嗣古使還。大拂韓旨。因復遣壁。壁還與張異詞。階是遷政府。後又預誅韓之謀。壁使金詩云。天連海岱。中州煖翠。浮嵐夜不收。如此山河。落人手。西風殘照。欄頭前二句。不知其指何地。既曰煖翠。浮嵐夜不收。又曰西風殘照。欄頭。意亦略相悖。一作恐傳者之誤也。季章所居。亦似。壁石林。諸公賦詩甚多。惟王大受仲可有詩。絕出記句云。君不見牛奇章與李衛公。二人平生不相容。門前冠蓋互呼軋。唯有愛石心則同。

慶元開禧雜事

淮民漿棗

四朝聞見錄 戊集

一六三

紹興和議既堅。淮民始一作和生聚之樂。桑麥大稔。福建號為樂區。負戴而之者。謂之反淮南。或士民至其地。其淮民遇夏。則先以漿餽之。入秋。則蒸以實諸門。任南人食之。不取價。或遇父老。烹牲于社。即命同坐。有留難者。即謂何為留。堅卻不受。自開禧兵變。淮民稍徙入于浙。于閩。至開禧。窮餓以族之。歸而語故老。南人游淮者。不復有漿漿剝之供矣。

浦城鄉校芝草之瑞

慶元開。子為兒時。父兄常攜入鄉校。觀大成殿。第二第三級。有芝二本。甚異狀。如今赤角。芝。一作狀如大而重。複色。而色而二加紫。旁緣以金。其一生于第三級正中。差大。其一生于第二級之側。差小。蓋綠金微有缺處。陰陽者流。以為偽。校與僧寺相直。且背溪山之秀。致鄉士累舉不利。于南省。遂遷而更山相。面山形如月。而溪貫朝其下。是歲芝遂產于殿。而文忠真公。遂登乙科。繼中宏博。而其婦翁開國楊圭。亦同年。第文忠官至腰金。與婦翁所中科級略同。楊公亦至佩金。此未足道。而二公所植立與芝亦相似。造物有以啓之矣。

蘇臣用謠言

浙西有大臣許某者。以國恤視喪奏樂。又所居頗侵學宮。為鄰家飛語于臺臣曰。笙歌聲出費家來。一作國師親喪。總不知。府第更侵夫子廟。無君無父。亦無師。竟以是登于勅章。雖得于風聞。而許為大臣。亦未必有是。然人言可畏。為君子者。亦宜謹諸。

好女兒花

金風花。如鳳。味飛舞。每種各具一色。聚開。則五色成華。自夏至秋。尤盛。謂之金風花。中都習宮閨。妖語。謂鳳兒花。慈德之生。有鸞鸞儀于墨民。原注。已載前錄。○按。墨民一本。作墨氏。一本作墨民。未知孰是。名曰鳳。追正坤極六宮。避俗稱曰好女兒花。今行在猶然。

秘書曲水硯

王大受號易齋。樓號月湖。俱知名士也。王以吳公瑛三郊異姓。恩補官。樓以科第進。樓為越錢清之煎鹽。以大受非他士比。至輟休。售青布袍。以衣鹽亭煎夫。送之越于常人。按。樓之逐王。或山王將主。歸代權。故彼段章。公鑿務者。大有主。而鹽之稱。此處致未明。大受忽見送者入。則驚曰。此必科亭戶為之。其法謂賦。兩真送夫于仁和縣。遂以家奴。攜一淡自隨。德絕浙江。坐于鹽官之南。向。輟亭戶而訊之。樓在屏後曰。王大受。爾以口舌得官。敢爾耶。遂互申官司。倉即章公。發不直。大受。猶未有以發之。大受與韓侂胄。皆屬黨善。陰謀臣中。樓。至返其已舉五例。

四朝聞見錄 戊集

一六五

與。 遺堂借了洪。

舊家千載稱蘭亭。蘭亭其蹟藏昭陵。只今定本誇第一。正觀臨寫驚瑤瑤。黃閣閣下得寶墨。古來燒磚堅於石。大令親書保母銘。況是當時晉人刻。碑雖破裂文多全。妙畫遠過蘭亭銘。其間曲水悲夫字。駁駁欲度驀臨前。我家阿連縛虎手。更得退堂方丈友。王君系出三槐家。參坐會文真耐久。田丁初來獻小研。尋見津津若微溜。細看背刻晉獻之。永和勢歸在旁右。亟訪田家叩所從。始知墓崩隨意取。大碑支牀得前。浮屠全尾首。字爲十行行十二。百十有七二字漏。交錯方豈不復見。貞石摧藏松亦朽。我得此碑喜不寐。摩挲三歎歎未有。興寧甲子十四周。更閱三年仍乙丑。若非洞曉未來數。安知八百餘年後。坡翁應未見此志。金蟬之銘何絕類。又知文章有暗合。智謀所見略相似。二王遺踪無所遺。誰知地下此段奇。三君共爲成勝事。至寶呈露端有時。越山盤屈獻與義。付與耳孫世守之。煩君更爲謹幽竊。或恐意如猶有知。 玫瑰樓公。

銘墓三代已有之。薛尚功鍾鼎款識第十六卷。載唐開元四年。假師耕者。得比干墓銅祭文云。右林左泉。後闕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蓋古者範銅精巧。鍊以爲器。生死皆用。自漢錢幣益重。銅禁日嚴。工不宿業。於是陶土堅緻。與鐵石等。予得光武時梓潼君墓。先敘所歷之官。末云千秋之。 按元韻。 模脫。隸書而非鑄也。又有章帝時范君謝君。銘以四字爲句。厥後銅雀之瓦。遂可作研。字亦隱起。以此知東漢銘墓。初猶用範。久方刻石。紹興中。予親見常州宜興邑中。 時太尉許家。有碑漫滅。惟前百餘字可讀。大略云。 按此處。 會稽山陰人。姓劉氏。太尉之婦也。任昉在梁撰文章緣起。乃謂誌墓始晉殷仲文。洪丞相賦云。世傳東漢漢墓碑皆大隸。疑昉時尙未見。其說良是。惜乎洪公不見漢碑也。由今論之。自銅易範。自範斷石。愈久愈簡便矣。嘉泰癸亥。故友四明沈煥叔之子省曾。甫出示越上新拓王獻之保母墓碑。因詳記于後。十二月壬寅。平園老叟周必大。

右晉興寧三年。王獻之保母墓碑。嘉泰二年夏六月。山陰農人關上。得 碑于黃岡。即是碑也。時有曲水小研俱出焉。色黝而潤。後有晉獻之三子。旁有永和二字。以志文觀之。蓋殉葬時物也。碑字十行。斷缺之餘。其文可讀。筆力遒婉。真有父風。今歸錢清王幾家。幾字千里。好文博古。乃三槐文正之後。得所歸矣。碑云。後八百餘載。知獻之保母。官于茲土。墓輒之出。實八百三十八年。獻之前知如此。異哉。閏十二月既望。會稽太守豫章李太性。

王子敬父子。工書妙絕。今古固不待言。然世間金石刻。容有變壞。而此輒特陶土爲之。乃知許書。誠爲差事。至逆料數百載。以期人知。則又超出形器之外。蓋非止困於筆墨畦逕者。尤未易以常情論也。 關丁卯季春十日。 城宋之瑞。 按宋之瑞。天台人。 城字上當是亦字。

此書後蘭亭十二年作。是時獻之猶未冠也。人多謂其勁健過於蘭亭。是殆不然。夫觀書之法。當如舊

人。必老成而後見其全。庭少時得獻之洛神賦小書。世傳小王晚年所作。妙極於此矣。後三十餘年。親見保母輒刻於臨安族舍。筆法精強。宛若二人所作者。恍然謂前所愛洛神賦爲非也。久而思之。蓋保母刻勁健卓立。而精神外發。洛神賦雍容和與。而勁健中藏。於是少壯老成之別在是。而亦自喜觀書之法。盡於是。若其文之簡易。事之符驗。此正晉人當年習尚。或議此書之非。其則過也。 關丁卯四月。會稽南明山人黃庭。

自器之上陶。而墓之用範。其來尙矣。有虞氏瓦棺。夏后氏璽。周治土之塹。其精緻堅如金石。漢陽朔碑字云。尉府堂壁。陽朔四年。朔始造。其字畫奇古。西漢文字。世不多有。此字完好。居嶺墳壇刻石。其二云。上谷府卿墳壇。其二云。祝其卿墳壇。夫輒有字。成帝時已見之。墳有刻。新室時已見之。晉大令保母之藏刻輒爲志。亦當時承襲。既用金石爲簡名。志云。善屬文。能草書。亦見開闢。得於其父子筆家墨池之餘習。小研隨之。不忘其生平之所好。抑以見志行之高秀歟。後世士大夫。好古博雅。豈萃石刻器玩。蓋多邱壟中所得者。碑與器固可寶。其曠域爲所創。則墳壇而不顧。尙書樓公詩之斷章。厚德之言也。士大夫其鑒諸。 乙丑七月五日。崇奎堂高文虎。 按以上二時四跋。皆一乎。 按元韻。 嘉泰壬戌六月六日。 錢清三槐王微。字千里。得晉大令保母志。并小研於稽山樵人周。二物予皆親見之。志以輒刻。輒四垂。其三爲錢文。皆隱起。已斷爲四。歸王氏。又斷爲五。凡十行。末行缺二字。不可知。 按元韻。 第六行缺十二字。猶可考。曰。中冬既望。葬會稽山陰之黃岡。 碑背刻晉獻之字。上近右復有永和字。乃刻成甚淺。瘦永字亡其磔。和字亡其口。硯石絕類。鑿壁。又似鳳珠甚細。而宜黑。微窪其中。或以爲王氏舊物。用故舊。非也。按米氏書史。晉唐硯皆如此。點筆易圓也。自興寧距今八百三十載。八載元。 異哉。物之隱顯。抑有定數。而古之賢達。皆前能。 按前元。 知之歟。又按畫記。大令以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三。乃終。上推至乙丑歲。年廿二。其神悟已如此。言語翰墨之妙。固不論也。此字與蘭亭敘不少異。其大令之名蹟。不經重摹。筆意具在。猶勝定武刻也。梁虞蘇云。羲之爲會稽。獻之爲吳郡。故三吳之地。偏多遺跡。蓋右軍自去官後。使家山陰。今畫山戒珠寺。乃其故宅。而雲門寺乃大令故宅。去黃岡皆不遠。宜有是物也。

保母志有七美。非他帖所及。一者。右軍與懷祖。 王遠。 同家越。右軍郎邪族。懷祖太原族。故大令首言郎邪。所以自別。古人之重氏族如此。二者。世傳大令書。除洛神賦是小楷。餘多行草。此乃正行。備盡楷則。筆法勁正。與蘭亭敘樂毅論合。已外。雖東方贊黃庭經亦不合也。三者。蘭亭敘世無古本。其定武本定武本刻於數百年之後。寧不失其真。此乃大令在時刻筆。意都在。求二王法。莫信於此。四者。不惟書似蘭亭。文勢簡秀。亦類其父。又與叔夜伯倫淵明遠公所作同一標置。五者。定武蘭亭乃前代巧工所刻。

此書後蘭亭十二年作。是時獻之猶未冠也。人多謂其勁健過於蘭亭。是殆不然。夫觀書之法。當如舊

嘗以他古之較之。方知太細。此刻甚深。惟取筆力。不求圓美。雙字之掠。夫字之微。載字之戈。志字之心。再三刻削。乃成妙畫。蓋古之能書者。多自刻。鍾元常刻受禪表。李北海之寓名黃仙鶴伏令芝之類。此類亦恐是大令自刻。不然何其妙也。六者。意如婦人而能文。善書入元。乃知當時文風之盛。婦人可稱者。不獨楊皇后魏夫人衛茂翁謝道韞輩。又知古人教子。既使之外從師友。退居于內。亦使之按元祐之字句。婦人之能文藝。知道理者與之。宜乎子敬為晉名臣也。七者。預知八百年餘按元祐餘年。事雖近於異。然古之賢達如此者。伊川之為戎。栢里之知非。此出於神明虛曠。自然前知。豈必運式持籌而後得之哉。但此字較之蘭亭。則結體小疎。當是年少故爾。右軍書蘭亭時。年五十一。多大令卅年工夫也。數日與諸名公極論。因備著之。

保母志與蘭亭同者。廿四字之。三。年在各二。文能老趣與歲。壯日終以曲水於悲夫。後者與右軍他帖

同者。十八字。行秀王勳書善七十三二月六無小官貞而按元祐於字。其皆見於按元祐於字。大令雜帖者三字。獻

寧而見於蘭亭。彼右軍帖者。大令帖中亦多有之。此刻大都百五字。其可以他帖驗者。凡四十五字。餘六十。如保歸柔恭屬解釋交螭墓志等字。尤精妙絕倫。晉宋以來。書家所未有也。壬戌十月。余故人了洪憲師。攜墨本自錢清來示。余且言六月六日。過王君。有野人自外至。出小硯以饋王君之子云。春時剛山得之。洪取視見。硯背有永和及晉獻之字。知是壙中物。問有碑否。野人云。一甌上有字已碎矣。亟使致之。明日持前五行來。是時猶未斷也。驗是大令保母墓志而文未具。又使尋之。旬日。乃以後五行來。斷為三矣。一以支牀。上有交螭字者是也。一為小兒壘塔。上有曲水字者是也。一弃之他處。碎而復合。似有神助。野人周姓。居越之稽山門外。去錢清六十里。不致之他人。而致之王君。亦異矣。王君攜硯入都。余得借觀。累日。或以為王君贗作以欺世。亦有數人刻別本以亂真者。然余觀此志。斷非今人所能為。予學書卅年。晚得筆法于單丙文。世無知者。諦觀此刻。若合一契。而謂王君能為之。誠使人所能為之。則別刻本便當並忽。何乃拙惡如彼也。或謂大令晉人不應於研背自稱晉獻之。此見其偽。亦非也。大令刻硯背以殉葬。知八百年後且出。故先書晉以自見。又案歷代印文。皆不稱代。惟魏晉率善令。則曰魏率善某官。晉率善某官。生人用。稱得稱晉。殉葬之研。不得稱晉乎。或謂又按元祐又。蜀為李氏所據。久非晉有。安得廣漢人而為王氏之保母。此亦非也。獻之之稱。耶耶。是時晉豈有耶耶哉。亦本其世之所自焉耳。今西北人子孫多矣。然亦按元祐亦。各從其父祖言之。按意如以惠帝元康六年生爾。後蜀雖亂。而晉遺使按元祐使。羅向在蜀甚久。不可謂蜀非晉有也。永興元年。李雄克成都。軍大亂。蜀人流散。東下江陽。意如之出蜀。或在此時矣。或又謂佛之徒稱釋。起於道安。大令時未應有釋

老之稱。此又不稽古之甚者。阿含經云。四河入海。與海同流。按元祐流。鹹四姓。出家與佛同姓。釋佛姓也。此土謂佛為釋久矣。志稱釋老。以佛對老。非謂佛之徒也。晉史云。何充性好釋典。崇信佛。是也。然道安以前。比邱各稱其姓。道安欲令皆從佛姓。初不之信。後得阿含經始信之。爾後此土比邱皆姓釋。如釋惠遠是也。案何充是中興初人。道安習警。齒皆依相溫於荊州。正與大令同時。亦非異代事也。或謂此字多似蘭亭。疑後人集蘭亭字為之。此又不然。大令字與蘭亭同者。何止保母志而已。然大令平生行草多。正行少。試以官帖第九卷中行書帖較之。相過一帖同者十八字。相終無日。在未暨坐感感得古畫痛此所不流。思懸一帖同者九字。事既將視左右。無喻盡。十二月二十七日。一帖同者十一字。日操之。歲盡感懷。不亦情得。靜息一帖同者四字。靜是極無。發與興一帖同者八字。吳興感喻。不靜。情其他三兩字同者。不可勝紀。右軍大令。既是父子。不應疑其書蹟之同。今人父子書蹟同者。衆矣。大抵大令字與蘭亭合。縱是他字偏旁亦合。如兄况吳娛。珍珍是也。縱是行草下筆亦合。如無笑。慙慙是也。又案唐人集右軍書碑。率多俗惡。此則高妙。如老夫水三字。又似跳。筆集字也。或又謂降自南朝。始有銘志埋之墓中。大令時未應有之。此又不然。漢謝君墓。元祐三年五月甲戌朔。謝君造此墓。又武陽城東彭亡山之巖石窟中。有漢章按元祐章。帝建初二年。張氏題識三所。洪氏錄釋云。此亦埋銘之椎輪也。其不始於南朝明矣。或謂東坡金蟬墓銘云。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為蘇子之保母。勿毀也。此末章似之。為可疑。予謂東坡。意其理之。或然。大令知其數之必然。作者之言。自應相運。近越人於地中得一石。有詩云。笑推畫鼓過江東。身到蓬萊第一峯。坐看海雲迎日出。千山潭在按二。中。末章又與東坡湖詩合矣。東坡固是文宗。然以兩保母志較之。高識者自能定其優劣也。或又謂保母王氏之妾。不當言歸王氏。金蟬碑謂之。蘇氏為當。予謂既曰母矣。稱歸何嫌。且東坡銘其弟之保母。故稱歸。使子由自銘。則不忍稱歸矣。此以見古人之忠厚也。世人好妄議如此。令人短氣。予恐流俗相傳。誣毀至寶。故不得不力辨。雖然妄議。可以惑庸人。博雅之士。一見自了。不待予之喋喋也。輒既入土。八百餘年。已腐。恐不能久。近所摹本。比初出土時。已覺昏鈍。摹之不已。日就磨滅。得墨本者。宜葆之哉。

子既作此跋。將書以贈千里。以疾見妨。自四月至于九月。乃竟。既致諸千里。後月餘。過錢清。與元卿千里同觀。聊記其後。番易姜 鑾 堯章

按姜跋無印。後孫跋及舊書。二印。去跋稍遠。皆收讀圖記也。

二印俱紅文。

王郎擅風流。筆墨美無度。殘碑與斷刻。亦有神物護。埋光八百載。復出疑有數。偉哉義獻蹟。併見山陰

路抗衡丙舍帖。突過黃初賦。景師與陽朔。連漫不足數。要須中山石。乃可與之伍。十行百餘字。一一生媚態。家雞與野鷲。此論吾不取。佳處將無同。闕妙未易語。我貧乃者此。字字若可貴。不知何物媿。托此傳萬古。御怪玉匣書。反累昭陵士。

三齊周密公謹父

密父公謹文白周氏文白

按遺字元以去。破烟樓因未然。唐繼晉劉絕相懸。莫將定武城中石。輕比黃閣墓下塢。

姜侯才氣亦人豪。辨折區區護爾勞。不向羅黃求駟駿。書家自有九方皋。

臨模舊說范新婦。古刻今看李意如。御笑南宮米夫子。一生辛苦學何書。千年鬱鬱閨重泉。愆出還隨劫火烟。新借乾坤如有意。流傳君我豈無緣。

漁陽鮮于伯幾父

鮮于伯幾父文白其子文白子幹文白周氏文白

李氏墓下二尺碑。蛟螭矯矯星斗懸。埋沒黃土將千年。魚燈青燄照墓草。何人穿中得此寶。神物護持完且好。沙填苦澗餘十行。筆力遺精紙墨香。曲水古硯昭其旁。世人千金求墨迹。眼前至瑤同瓦礫。子能賞之乃真識。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亦有換鶉經。君看行書有如此。從今不獨夸蘭亭。

青巖生仇遠

秦川張綱謹觀于弁陽翁三秀堂

張綱私印文白張季野氏文白

丙戌冬伯幾出保母帖相示。命題詩。次年春重見此帖于弁陽山房。較前帖微不同。遂再賦。併書前詩如左。社日遠頓首。

我愛保母帖人傳。中令書不須疑斷缺。幸是出耕機。芸閣碑何在。蘭亭字偶如。周姜題品重。瓦石亦瑤瓊。

遠仁父文白

大令書法美少年。玉函金籀隨飛烟。蟬蛻一百又五字。立意近出黃閣碑。字奇文古兩超絕。保母從茲傾衆帖。誰將瓦合囑玉碎。一片孤衷本相接。快劍橫斫鐵山摧。戲龍狂蹴銀河歎。方庭無月天地黑。仰

視別有星離離。浪言貞石志千載。不及永和窪硯在。白石已仙千里死。千百人中幾人愛。蘭亭信美如捕風。貫耳賤目人。響從三日嘔血飢。掘胸葉公畫龍懼真龍。

錢唐白挺廷玉父

白挺廷玉父文白

鳥跡不復見。字體益以繁。變化各有極。何由使還淳。右軍天機精。筆端走風雲。萬世有能事。仰之道彌尊。後來猶超詣。乃有中令君。惜哉貞觀厄。真跡無復存。此碑出千年。筆法深如新。至寶不淪沒。終為絕世珍。晴窗有真賞。妙理可忘言。流弊今若此。誰能決其源。

巴西鄧文原善之父

鄧文原善之父文白

保母碑雖近出。故是大令當時所刻。較之蘭亭。其所謂固應不同。世人知愛蘭亭。不知此也。丙戌冬伯幾得一本。繼之公謹丈得此本。令諸人賦詩。然後朋識中。知有此文。丁亥八月。僕自燕來。還亦得一本。又有一詩。曾許僕一本。雖未得。然已可擬。世人若欲學書。不可無此。僕有此。獨恨驅馳南北。不得盡古人臨池之工。因公謹出示。令人重歎孟頫。

趙孟頫私印文白天水趙氏文白

黃閣斷刻得者誰。雙松下殉方壺螭。其文記述保母李。云是大令之所為。點畫安知尚年少。筆不可與從兒時。當其翰墨託久計。異哉歲月如前期。為憐樵人巧。收拾豈無行道猶嗟咨。殘碑棄送平原家。閱古衆帖奚獨遺。窮源遠引商是非。具眼落落多傳疑。塵埃尺紙拂陳迹。聞君好事捲贈之。爾無端發汲家。陵谷何年沈峴碑。坐中賞識本易厭。世外隱伏勞旁窺。騷人勝士一朝玩。孝子慈孫千古悲。君不見鍾侯書法亦大奇。下穿城墓求其師。

山陰王易簡

脫落黃初帖。按辭大令書。稍作蘭亭面。七美諒匪虛。或謂缺勿毀。或疑集悲夫。致其固云辨。訂偽亦以愚。第觀囊中藏。清玩唯研壺。晉人擅風流。宜與後世殊。所惜尙言數。卜年八百餘。貞石久且泐。雙松當幾枯。片碑曷未化。逮茲厄耕機。方其內幽鑄。要目托荒墟。孰知坐此故。反能誤意如。傳世豈所幸。況遭雙韓汗。辨端更爲累。但資文字娛。陶土或若此。何爲殉玉魚。

玉簡村民王沂孫詠道父

三齊呂同老敬觀

如果也能與博，但道奇秘故家物，其因陵谷構枯骨，耳孫猶爾況他人，崇箱安生何可忽，昭陵之盜猶
 蘭亭必無可欲乃安，蓋閱前車已如此，安保金蟬之墓終弗毀，予三十年前草窗家觀此帖，當時欲
 題數語，匆匆未暇也，今解后自雲山中人又見之，於是奔陽翁已捐館久矣，乃知天地間，法書名畫，自
 有神物護持，非其人，不與，天瑞天目開氣人物，元英先生後人也，世為錦城巨家，自號義齋，家有白雲
 書房，江風山月吟，諸老品題成在焉，其風流儒雅若此，故應得之也，於是喜而為書此詩云，延祐已
 未重午日，北邙老民湯炳龍，書于保和讀易齋，時年七十有九。

口口
 白文內二
 字不辨

老若蝕樵樵欲殘，斷頓文字氣兒寒，匆匆大令一哀寄，山鬼不借秋紅殷，斷深黃獨撐撐出，好事猶疑
 向來筆，汝州謫客亦偶然，千載何緣分格力，摩挲古意將無同，兒時保抱欄欄紅，但持此念慰人子，喚
 起良俗增淳風。

王大令保母帖，世未之見，過臨安，適鈞臺白雲孫義齋，邀過其藏書之舍，首出此卷相示，老瞿為之增
 雙明，恨操牙就隊之紛紜，猜貳相半，予謂若此帖當真觀年，辭若文皇，自應迂迴平生，不寫略過之英
 盼，不復姑置，何得千載之下，以其偶眉山公保母末後句，差相似，便謂雁大令以媒世俗，極可恨，雖
 然政自不必辨，豈無其一隻眼者，義齋其珍之。

海粟老人

振子
 文紅
 聚海
 文白
 道怪
 文紅

十年江湖，再歸錦溪，已三年，兩到白雲書房，延祐已未得觀此帖，不暇題品，以俟重來，展玩以續之，桂
 月圓日，天目山雲溪 慶書 按元韻下似公
 字又似古字，莫辨

白雲子
 文紅
 山人
 文紅

和
 文紅
 中子論
 文白

至正九年夏六月十七日，錢唐俞和閱寶刻于張氏，開止齋，同觀者蜀楊炳，同郡李嗣仙。

與寧巧骨雙松下，經過無人知，下馬斷瓶缺，研出黃閣，適屬錢清同姓者，文字刻畫殊草草，熟視委媚
 仍蕭酒，勿訝此碑八百載，更有羽陽銅雀瓦。

外史
 文紅

至正己丑歲夏五月，方外張雨，閱于浴鵝灣之靜舍，因題。

嚴密，妙絕古今，與右軍蘭亭真角立無愧色，其中言後八百餘載而出，旁有小硯，背刻晉獻之三字，宋
 嘉泰壬戌六月，三槐王幾千里得之樵人，子以過鑑編年，并歷代帝王編年，互見圖考之，自與寧三年，
 距趙宋嘉泰壬戌，適合八百餘年之數，大令固非以識緯術，數計年月者，而先見之明，不差毫髮，可謂
 至誠前知矣，此與曹娥碑蔡議郎夜開手摸其文云，三百年後，碑家當墮江中，當墮不墮，逢王回，同一
 應驗，古人高世遠識，知幾其神類，皆如此，稽之唐張彥遠法書要錄，米南宮寶晉齋帖，寶章待訪錄，黃
 伯思東觀餘論，法帖刊誤，廣川書跋，太宗淳化帖，及秘閣錄法書要錄，米南宮寶晉齋帖，寶章待訪錄，黃
 觀法帖，修內司帖，高宗臨摸諸帖，悉未之及，迺知諸石刻皆在此碑未出之時，迨其既出，而後退庵僧
 了洪，樓攻魏，周平園，李豫章，宋赤城，黃南明，高恥堂，羣賢之題詠，白石姜堯章之攷，亦翁周公瑾之
 收藏，白雲方氏之儲蓄，趙子昂，鮮于伯幾，郭佑之，製翠巖，胡石塘，龍麟洲，盛虎林，馮海粟，鄧善之，湯北
 村，仇山村，白洪淵，諸公之題品，明白可驗，自宋嘉泰二年，至皇元至正，又百餘年矣，按元韻，今錢唐張
 君子英，以符標之華裔，好古博雅，一旦得之，藏諸篋笥，復有先輩親染翰墨，如此之多，手澤具存，可敬
 可愛，宇宙之間，惟此一本，松雪困學，雖亦有之，而無是連篇累牘之跋語，相去遠甚，子英復有賢子秉
 中甫，為之圖，十襲而珍，斯帖得所託矣，於戲張氏子孫，孫其永寶焉，太歲至正，龍集庚辰，嘉
 平上日，平陽後學堯岳子秦甫敬書。

同書
 文紅
 平陽
 文白
 書周公瑾
 讀作周公瑾

山陰野鶴家雞，少年筆力扛千鈞，蘭亭日漫定武刻，摹擬晚出黃閣文，變體雄深自入妙，洛神媚婉
 疑失真，交螭飛去天地老，小硯猶餘字畫新，斷碑淪落復何處，墨本流傳今到君，閉窗止水閱萬變，人
 琴寂寞悲浮雲，美人久與黃土化，富媿自惜斯文湮，佳城見日故有數，瓦礫為寶寧由人，古今俯仰一
 感慨，於此副墨更感慙，金卿後來何復云，君看北海下筆親，至正甲午清明日，括蒼林彬祖書，以上宋真
 晉王獻之字子敬，義之弟七子，官至中書令，清峻有美譽，而高邁不羈，風流蘊藉，為一時之冠，方學書
 次，義之密從其後，掣其筆不得，於是知獻之他日當有大名，後其學果與義之相後先，獻之初娶，郗
 女，義之與論，皆書云，獻之善論書，隸體咄咄逼人，又嘗書樂毅論一篇，與獻之學，後題云，賜官奴，即
 獻之小字，獻之所以盡得其父義之論筆之妙，論者曰，謂如月 元韻
 神智，梁武帝評獻之書，以謂絕妙超羣，無人可擬，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悅，舉體沓拖不可耐，按元
 之難以隸稱，而草特多，今觀礦石所勒保母一帖，逮研石小書，正與碑帖無少異，其筆法獨具體於乃
 父者，是刻世亦罕傳，比之定武蘭亭本，猶玉之於卞和，已精而益精者，況多前賢稱賞，秘細閱之，自
 有一種風骨，非他帖之可倫，子幸獲之，不啻拱璧，子孫其寶諸，永以為則，毋忽前人之志，斯可矣。

項元
 文紅
 子京
 文紅

世人未識蘭亭面。肥瘦紛紛辨永和。細認黃閨紙上字。王家筆法自無訛。蠅壺不見研形刻。莫怪樵夫鉏剛殘。知有意如保母事。勝同白石沒荒寒。集古歐陽向未知。米家待訪錄仍遺。討求賴有姜翁在。況出草窗藏弄時。三日晴和放盡梅。窈窕窗曉暗香來。獨將古。開舒卷。似對前賢話往回。帖。〇按元

法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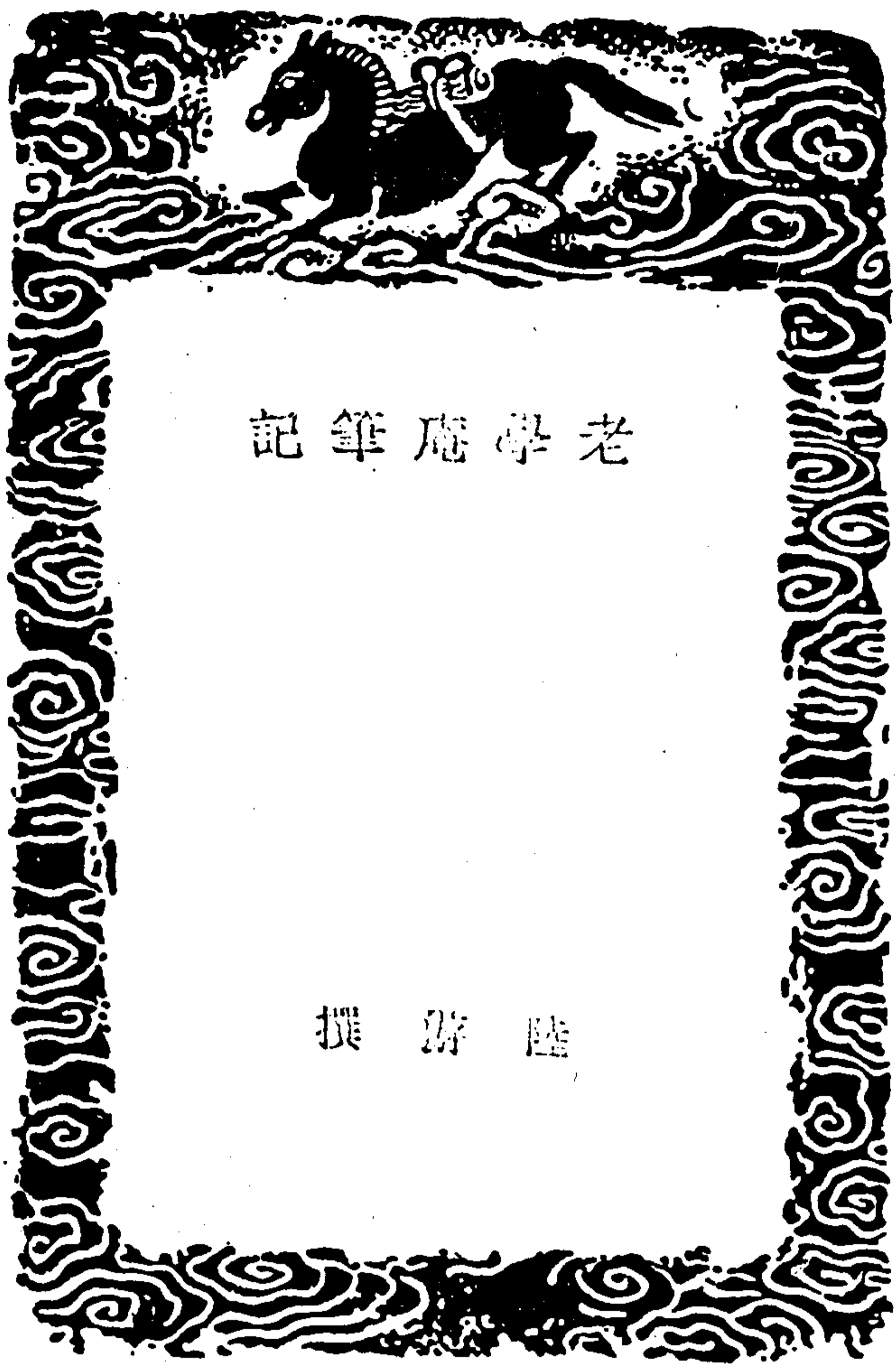
康熙己巳。得宋搨王大令保母帖於京師。是年歸草堂。甲戌秋再入西華。丁丑秋請養還北野。此卷皆隨行篋中。每思題識數字。不敢輕爲點筆。庚辰正月廿六日。曉起坐簡靜齋。展觀再四。念神物既爲我有。若無記述。徒按元蹟徒字刻。後誰知之。因賦四詩。老懶不更潤削。隨筆書後。時春物已和。梅花極爛熳矣。

江邨竹窗高士奇年五十六。

奇士 紅 高士 白 竹窗 紅 卷一 侍婦 老萊衣 文。白

晉搨太宰中書令王獻之保母帖搨研式。宋元名賢題識。明墨林子項元汴珍秘希世之寶。按此二行在卷處

前尚多 餘紙。 項元 汴印 子京 父印 項墨林 父印 俱紅 按卷中收識印其多不及悉錄。



老學庵筆記

陸游撰

老學庵筆記卷第一

宋陸游務觀

徽宗幸至泗郡官迎駕於西津及御舟抵岸
上御棕頂轎子一宦者立轎旁呼曰道君傳
語眾官不須遠來衛士應傳以告遠退
徽宗幸還京服紫玉並桃冠白玉簪緒紅羽
衣蔡七寶蓋吳敏定儀注云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椅子錢大主入觀
見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張燈好掩口笑曰禁
中用胭脂皂莢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
作椅子耶時趙鼎張浚作相也
建炎前劉之變內侍遇害至多有奉同老者自
揚州被命至荆楚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
亦死焉又有蕭中道者曰侍左右忽得罪誅
為外郎監當前一日出城送免
臨安父老言苗劉弒王淵在朝天門外今都進

老學庵筆記 卷一

養院前然日曆及諸公記錄皆不書但云死

于路衢而已邵彪所錄謂死于第尤非也
鴨潭劫盜如鍾相楊公公名公賊船有車船有
槳船有海賊頭軍器有琴子其語謂有魚又
有木老鴉擊子魚又以竹竿為柄長二三丈
短兵所不能敵程昌萬部曲雖蔡州人亦習
用竿子等遂屢捷木老鴉一名不藉木取堅
重木為之長纜三尺許銳其兩端戰船用之
尤為便捷官軍乃更作灰墩用極薄瓦罐
置毒藥石灰鐵藥於其中臨陣以擊賊船
灰飛如煙露賊兵不能開目欲妨官軍為之
則賊地無登戶不能造也運大敗官軍賊船
亦做賊車船而增大有長三十六丈廣四丈
一尺高七丈二尺五寸未及用而折飛以步
兵平賊至完顏亮入寇車船備極有用云
初張公之行趙元鎮丞相以時送之云速宜

老學庵筆記 卷一

淨坊妖氛了來看錢塘八月潮
助遊藝益推其誠到衛二督據險不可破二人
每自吃曰除是飛過洞庭湖其後幸為岳飛
所破蓋語誠云
趙元鎮丞相請朱崖病亟自書銘旌云身騎其
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靖康二年浙西路勤王兵杭州二千人湖州九
百一十五人秀州七百一十六人平江府一
千七百三十八人常州七百八十五人鎮江
府六百一人一路共六千七百五十四人以二
月七日起發東都之陷已累月矣
集英殿宴金國人使九齋第一肉鹹第二燻
肉雙下角子第三蓮花肉油餅第四白
肉胡餅第五蒸餅第六太平單羅第六假團魚
第七奈花索粉第八假沙魚第九水伴鹹鼓
旋餅瓜蔬肴食兼綱子隨餅白胡餅假餅

固不必領我會之謝曰公若見諾亦不必問

某婦後禍福也監軍遂許之
黃元暉為左司諫論事忤蔡氏譴昭軍後復管
勾江州太平觀謝表曰言之未盡悔也矣追
張芸叟作漁父詩曰家住米江邊門前碧水連
小舟勝養馬大營當耕田保甲元無藉青苗
不著錢桃源在何處此地有神仙益元豐中
謫官湖湘時所作東坡取其意為魚蟹子云
張德遠誅范瑄於建康獄中諸人皆鼓舞茶會
之殺岳飛於臨安獄中諸人皆涕泣是非之
公如此
政和中大雁下桂府進而其比進到解一副初
評其少乃是以八百枚為一副老少妍媸無
一相似者乃大驚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
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
京師承平時宗室戚里歲時入禁中嬪女上情

老學庵筆記 卷一

紹興辛酉與虜交兵虜進賊者謂當取善宿

三州屯重兵然後准可保准可保然後江可
固惜其不果用也
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為險固其
受敵推東北兩面而環重復皆可堅守至
紹興間已二百餘年所損不及十之一
漢人入任有以質為郎者可馬相如張釋之是
也有入錢入穀賞以官者上式黃霸是也入
錢穀則令買官之類以貨則非也
秦會之在山東欲逃歸舟已具獨懼虜有告
者未敢決適遇有相識稍厚者以情告之虜
曰何不告監軍會之對以不敢虜曰不然吾
國人若一諾公則身任其責雖死不憾若逃
而獲雖欲貸不敢矣遂用其言告監軍監軍
曰中丞果欲歸耶吾與丹亦有逃歸者多則
被疑安知公歸而南人以為忠也公若果去

車皆用二小製持香球在旁而袖中又自持

兩小香球車馳過香煙如雲數里不絕塵土
皆香
明州江瑤柱有二種大者江瑤小者沙瑤然沙
瑤可種連年則成江瑤與海槍亦有二種海
槍天矯堅瘦皆天成又有刻削蟠屈而成者
名土槍海槍絕難致凡人家所有大抵土
槍也
晁以道為明州船場日曰平且具衣冠焚香占
一卦一日有士人訪之坐間小雨以道語之
曰某今日占卦有折足之象然非某也客至
者當之必驗無疑君宜戒之士人辭去至港
口踐滑而仆腰幾折廢治累日乃愈
國初士大夫作語云眼前何日亦腰下幾時
黃謂宋衣吏及金帶也宜和問視王公主及
他近屬戚里入宮輒得金帶闔子母者旋填

三

姓名賣之價五百千雖卒伍屬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方臘破賊時朝日太守客次有服金帶者數十人皆朱勳家奴也時謂曰金腰帶銀腰帶趙家世界朱家壞

仁宗賜宗室名太祖下曰世太宗下曰仲泰王下曰叔皆兄弟行世即長也其後世字之曾孫又曰伯則失之

淳熙己酉十月二十八日車駕幸候廟門外大校場大閱是日早膳畢出都從駕臣僚及應奉官並戎服帶子著靴大閱畢丞相親王以下賜茶是日駕出麗正門入和寧門沿路官司免起居

建炎中平江造船器計其費四百料八艘船長八丈為錢一千一百五十九貫四兩海船船長四丈五尺為錢三百二十九貫

荆公素輕沈文通以為寡學故贈之詩曰儵然

一榻性書臥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氣誌述云公雖不常讀書或規之曰某乃狀元此詩得無過乎乃改讀書作視書又嘗見鄧毅夫夢仙詩曰授我碧函書可某婦丹砂噴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識字不勤曰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詩語也公又笑曰白首成等

秘閣有瑞珉上有紹興御書一頌字唐有準勅惡詩今又有準勅瑞珉耶

潘子暉題蔡奴傳神云嘉祐中風塵中人亦如此嗚呼盛哉蔡奴實元豐間人也仇氏初在民間生子為浮屠曰了元所謂佛印禪師也己而為廣陵人國子博士李問亦生定山侯邵氏生蔡奴故京師人謂蔡奴為邵六

紹聖元符間汪內相在章有聲大學學中為之語曰江左二賢胡仲洋仲洋字存時亦新安

人終符寶耶

曾文清風與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

先左丞言荆公有詩正義一部朝夕不離手字大半不可辨世謂荆公忽先儒之說蓋不然也

靖康國破二帝橋遷有小雀才人與廣平郡王子名幼俱匿民間已近五十日虜亦不問有從官僦以食遂為人所發亦不免不十日虜去矣城中士大夫何罪至此

金賊劫遷宗室我之有司不遺餘力然比其去義士匿之獲免者猶七百人人人心可知

國初前輩進士所習有何論一首施肩吾及第勅亦列其所習何論一首何論蓋如三傑位漢孰後四科取士何先之類

嘉興人聞人茂德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邀蔬豆而已郡人求館者多就謀之又多

當書喜借人自言作門客牙兒書請行關豆腐藥店子少時與之同在勅局為編定官諫經我滾滾不倦發明極多尤遠于小學云

張芸叟過魏文貞公舊莊居者簡魏氏也為賦詩云破屋居人少柴門春艸長兒童不識字耕稼鄭公莊此猶未失為農神宗夜讀宋琳傳賢其人詔訪其後得於河朔有齊孫曰宋立遺像譜牒告身皆在然宋立者已投軍矣欲與一武官而其人不類乃賜田十頃免稅役雜賦云其微又過於魏氏言之可為流涕

政和末議改元王黼擬用重和既下詔吳范致夜問曰上曰此契丹號也故未幾復改宣和然宣和乃契丹宮門名猶我之宣德門也年名則實曰重熙建中後廢避天祥嫌名追謂重熙曰重和耳不必避可也

建炎維揚兩渡時雖其會粹二府將張蓋搭棹

坐而出軍民有恨輒阻擊黃相者既至臨安二府因言方艱危時臣等當一切低相今張蓋搭坐尚用承平故事欲乞並權省去候事平日依舊語從之實懲難揚事也

林白為太學博士上章相子厚啓云伏惟門下相公有誠有為無相無作子厚在漏舍因與執政語及大罵云進退放亂道如此蔡元度曰無相無作雖出佛書然荆公守說書引之恐亦可用子厚復大罵曰荆公亦不會奉勅許亂道況林白乎坐皆默然

靖康末括金賂房詔羣臣服金帶者權以通單帶易之獨存金魚又執政則正遠從官則倒遠至建炎中與朝廷草創備用此制呂好問為右丞特賜金帶高宗面諭曰此帶朕自視上方工為之蓋特恩也紹興三年兵革初定始詔依故事服金帶

建炎初按景德幸澶州故事置郵營使以丞相領之執政則為副使上御朝御營使則先上奏本司事然後三省密院相繼奏事其重如此

張晉才氣過人然急於進取子孝祥在西掖時晉才未老每見湯岐公自鵬岐公戲之曰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是公合作底官職餘何足道所稱之官蓋輔臣附父官也意謂安國且大用耳晉才終身以為憾

紹興末巨公丁丑生者數人或戲以張健放勝紹興末朝士多號州人時人語曰諸公皆不是疑漢又有監察蔡京官狀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時傳以為笑

王嘉叟自洪停召為光祿丞奉德遠亦召為太

常丞一日相過於景靈幕次李謂王曰見公告詞云其鴉月糜乃梳身章謂通判借牙排入朝則服綠又俸薄也王答之曰亦見君告詞矣李曰云何曰其官李浩但知健漢不操孤寒既名右相之名又字元祖之字蓋謂史丞相張魏公也滿座皆笑

子去國二十七年復來自周丞相子充一人外皆無復舊人雖吏胥亦無矣惟賣下洞微山人亡恙亦不甚老語舊情然西朝小昭慶僧了文相別時未三十意其尚存因被命與奉常諸公同檢視如廟壇壇而訪之亦已下世弟子出遺像乃一老僧使令見其人亦不復省識矣可以一歎

晏尚書景初作一士大夫墓誌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四字耳然不敢以告景初若問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處欠

又問欠何字曰當增不行于世四字景初遂增於家三字實用希真意也

秦會之丞相辛魏道弼作參政委任頗專且大拜吳翰苑欲先作白麻又不能辦假手於士人陳豐豐以其姓魏遂以晉絳和戎對鄭公論諫久之道弼出典藩而沈守約方侯元忠並拜左右揆翰苑者皆取豐所作制以與沈公而忘易晉絳鄭公之語實錄何載拜相麻子在史院欲刪此一語會去國不果

陳福公長卿重厚粹美有天人之間然議者擬其少英偉之氣子為編修官時一日與沈持要尹少復見公于都堂問公盛怒曰張德遠以元樞軀受三省樞密院詔雖是熟德重望亦豈當如此方言此時精神赫然而射人退以告朝士皆云平生未嘗見此公怒也古人有貴在子怒者此豈是耶

李莊前公泰發奉祠還里居于新河先君孫小亭曰千巖亭蓋見南山公來必終日嘗賦詩曰宋山好處尋難過日日雷門只似龍欲盡南山巖壑勝頭來亭上少從容每言及時事往往憤切與歎謂泰和曰成陽一日來坐亭上舉酒屬先君曰其行且遠滿矣成陽尤忌者某與趙元鎮耳趙既過嶠其何可免然則趙之開命也涕泣別于第某則不然肯裝布袍即日行矣後十餘日果有藤州之命先君送至諸暨歸而言曰泰發談笑慷慨一如平日問其得罪之由曰不足問但成陽終誤國家耳

廉州編管陳某撰劉季高得罪秦氏坐賊廢後雖復官去其左字季高賦遺及作文皆去左字不以爲愧也孫仲並亦坐以賊罪去左字則但自稱晉陵孫某而已至紹興末復左字則乃著街
子嘗與查元章讀太宗實錄有侯莫陳利用者子問有對百元章曰昨唐使有烏古論思謀可對也子曰虜人姓名五字者固多矣元章曰不然侯莫陳可折爲三姓烏古論亦然故爲子也
毛德昭名文江山人苦學至忘寢食經史多成誦喜大罵極談紹興初招徠直諫無所忌諱德昭對客談時事率不遜語人莫敢與對而德昭愈自若晚來臨安赴省試時泰會之當國數以言罪人勢始可畏有唐錫永夫者遇德昭于朝天門茶肆中素惡其狂乃與坐

枉千里也周笑解之曰所謂志千里者正以老驥已不能行故徒有千里之志耳公雖筋力衰豈無報國之志耶子亦笑而止蓋其謹如此又嘗謂子曰先人有遺稿滿篋皆諸經訓解字畫極難辨惟某一人識之若死遂皆不傳豈客不亟歸耶
汪廷俊從梁才甫辟爲大名提舉專委以修北京宮闈凡五年乃成成一再奏功輒職選數官五年間自宣教郎轉至中奉大夫其濫賞如此
子在南鄉見西郵但俗謂父曰老子雖年十七八有子亦稱老子乃悟西人所謂大范老子小范老子蓋尊之以爲父也建炎初宗汝霖留守東京蔡益隆附者百餘萬皆謂汝霖曰宗爺爺蓋此比也
陳瑩中逸謫後爲人作石刻自稱除名勒停送

附耳語曰若素號敢言不知秦大帥如何德昭大駭亟起掩耳曰放氣放氣遠疾走而去追之不及
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燒巨竹爲之易然無煙耐久亦奇物邛州出鐵烹鍊利於竹炭皆用牛車載以入城子親見之杜少陵在成都亦有兩草堂一在萬里橋之西一在浣花皆見於詩中萬里橋故居遠溼泥不可見或云房季可園是也
蜀人雖新皆短而龜東縛齊密狀如大餅候不可遠燒必以斧破之至有以斧柴爲業者蓋蜀時周世宗志欲取蜀辛溼面爲斧形號破柴都
謝景魚名倫林稅法用蜀中貢魚紙先去墨作以綠瓜磨洗俾清皆盡而不損呢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也年九十

吳人有謂之者但然一笑耳有所謂問則說言病暗一語不肯答子嘗見之于丈人觀道院忽自語養生曰爲國家政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當守固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勤而已子大喜從而叩之則已復言暗矣
呂周補言東坡先生與黃門公南還相過于借膳間適有鬻湯餠者共買食之餠惡不可食黃門置箸而歎東坡已盡之矣徐謂黃門曰九三郎爾尚欲咀嚼耶大笑而起秦少游聞之曰此先生飲酒但飲酒而已
魏道源參政使金人軍中抗辭不撓虜酋大怒欲于馬前斬之倖免垂及頸而止故道源頭微偏
使虜酋惟使副得乘車三節人皆騎馬馬馬馬則

之詳耳廷秀愕然問古人誰曾道予曰荆公所謂稽李今編夜崇桃兮核盡是也廷秀大喜曰便當增入小序中

蹄鬪不可斷鈍則不能行良以爲苦淳熙已西免煎煉剛僞位始命三節人皆給車供飯飲食亦比舊加厚
淳熙已西金國賀賀實位使自云悟室之孫喜讀書著作郎權兵部郎官都千里館之因道西湖至林和靖祠堂忽問曰林公嘗守臨安耶千里笑而已
謝子庸使虜回云虜廷羣臣自徒單相以下大抵皆白首老人徒單年過九十矣又云虜姓多三兩字又極怪至有姓針卯者已酉春虜移文境上曰皇帝生日本月七日今爲南朝使人目甚不便已權改作九月一日其內鄉之意亦可喜也
楊廷秀在延安有小詩云近紅茸看失燕支遠白霄明雪色奇花不見桃惟見李一生不曉退之詩子語之曰此意古人已道但不如公

老學庵筆記卷第二
張廷老名洪唐安江原人年七十餘步趨拜起健甚自言風興必拜數十老人血氣多滯拜則支體頓伸氣血流暢可終身無手足之疾
魯直在戎州作樂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愛聽臨風笛孫郎微笑坐來聲噴霜竹予在蜀見其稿今俗本改笛爲曲以協韵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韵及居蜀久習其語音乃知漁我聞謂笛爲曲故魯直得借用亦因以戲之耳
泰會之初得疾遣前賓州通判李季設醮于天白桐相觀季以善琴章自名行至天姥嶺下憩小店中邂逅一士人頗有俊氣問季曰公爲太師奏章乎曰然士人搖首曰徒勞耳數年間張德遠當自樞府再相到信叔當總大兵捍邊若太師不死安有是事耶季不復敢

與清即上車去燕之明日而開泰公卒

英州石山自城中入鍾山涉錦溪至靈泉乃山

石處有數家專以取石為生其佳者質溫潤

蒼翠叩之聲如金玉然匠者頗聞之常時官

河所得色枯槁如擊朽木皆下材也

葉相錫錫常守常州民有比屋居者忽作高屋

星山覆蓋鄰家鄰家訟之謂他日且占地業

判曰東家屋被西家蓋仔細思宜無利害他

時折屋別陳詞如今且以壁為界

蜀人任子淵好遊鄉宜撫剛中自蜀召歸其賢

泰會之欲害之鄉公治蜀有惠政人猶說其

復來數日乃聞泰氏之指人人太息眾中或

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泰少恩哉人得其敢

言

泰會之以孫女嫁郭知運自答聘書曰某人東

第華宗南宮妙選乃肯不卑於作贊何辭可

道僧則華往求讀得道與詩曰昔者權德公

未曾入州府襄陽舊舊閣處士節獨苦豈無

濟時策終竟長網塔林茂易有端水深魚知

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子請之惘然顧

迫貧從仕又有二年負神之教多矣

李知幾少時所夢千梓潼神是夕夢至成都天

宰觀有道士指織女支機石曰以是為名字

則及第矣李遂改名石字知幾是舉過省

伯父通直公字元長病右臂以左手握筆而字

法勁健過人宗室不微亦然猶是自幼習

之梁子輔年且五十中風右臂不舉乃習用

左手逾年作字勝于用右手時遂復起作郡

趙廣合肥人本李伯時家小史伯時作畫每使

侍左右久之遂善畫尤工作馬幾能亂真建

炎中隱賊賊聞其善畫使歸所攝婦人廣教

然辭以實不能面肖以白刃不從遂斷右手

拒于盟言其夫人欲去作符字曰太惡模樣

泰公曰必如此乃東縛得定聞者笑之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李氏

嘲之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

王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於其宗子相率馬

首陳狀訴云均是宗廟子孫且告相公存祖

宗而刑公屬歸曰祖宗親蓋亦須祀遷何况

賢輩於是皆散去

呂正獻平章軍國時門下客因語次或曰嘉問

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

曰司空尚能客呂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

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既歸弟子請問二客

之言如何公亦不答

西山十二真君各有詩多訓誡語後人取為鐵

以占吉凶極驗射洪陸使君廟以杜子美詩

為籤亦驗子任蜀以淳熙戊戌春被召臨行

梅指道去而廣平生實用左手亂定惟面觀

音大士而已又數年乃死今士大夫所藏伯

時觀音多廣筆也

禁中舊有絲鞋局專挑供御絲鞋不知其數嘗

見蜀將吳玠被賜數百緡皆經奉御者壽皇

即位惟臨朝服絲鞋退即以羅鞋易之遂廢

此局

今上初即位詔每月三日十七日二十七

日皆進素膳

舊制皇帝曰御膳中宮曰內膳自壽成皇后初

立應辦內膳詔權罷令中宮因之

駕頭舊以一老宦者抱繡氈元子于馬上高廟

時猶然今乃代以閣門官不知自何年始也

王聖美子韶元佑末以大迷送北客至瀛陽宴

罷有振武都頭辛不堪一行人須索忍捺白

刃入所聖美其子日死血前護救中三刀左

傳被斷喉喉卒繼至傷者六人死者一人聖

美屬及耳皆傷甚明日不能與虜使相見告

以目風得疾虜使戲之曰竹服花葉石散否

前軍傳書多用鄂州蒲圻縣紙云厚薄皆皆

得中又性與趙粘相宜能久不脫

劉韶美在都下累年不以家行侍俸專以傳書

書必三本雖數百卷為一部者亦然出句則

杜門校讎不與客接既歸蜀亦分作三船以

備失壞已而行至梓潼新灘一舟為灘石所

敗餘二舟無他遂以歸善慈柔關貯之

隆興中議者多謂文武一等而輒為分別力欲

平之有劉御帶者擬建言謂門狀勝子初無

定制且僧道職皆用門狀而武臣非橫行

乃用勝子幾與胥吏卒伍輩同雖不施行然

唯曉入之乃已

饒德操詩為近時僧中之冠早有大志既不遇

則迎駕起居閣門亦唱唱然未嘗出聲也

又紹興中朝參止磨折遂拜今閣門習儀先

以笏叩額拜拜皆然謂之瞻笏亦不知起于

何年也

德壽宮德壽殿二額皆壽皇御書旁署臣某恭

書四字今重華宮重華殿二額亦用此故事

今上御書

子初見梁歐陽頤傳稱頤在嶺南多致銅鼓獻

奉珍異又云銅鼓累代所無及于在宜撫司

見西南夷所謂銅鼓者皆精銅極薄而堅文

鏤亦頗精叩之聲如鼓不作銅聲秘閣下

古器準亦有二枚此鼓南蠻至今用之于戰

陣祭享初非古物實不足辟秘府之藏然自

梁時已珍貴之如此不知何理也

杜牧之作范陽盧秀才墓誌曰生年二十未知

古有人曰周公孔子者蓋謂世雖從夫卒

概酒自醉或數日不醒醉時往往登屋危坐

浩歌恣哭遂且乃下又嘗醉赴汴水適遇客

舟救之獲免

徐師川長子璽字待價豪邁能文辭嘗作書萬

言欲投函極言時政無所諱避師川偶見之

大驚奪而焚之早死

王性之讀書真能五行俱下往往他人縱三四

行性之已盡一紙後生有投贊者且觀且捲

俄頃即置之以此人疑其輕薄遂多訪毀其

實工拙皆能記也既卒泰塔方持其父氣醜

照灼手書接郡將欲取其所藏書且許以官

其子長子仲信名廉清苦學有守號泣拒之

曰願守此書以死不願官也郡將以既福誘

脅之皆不應亦不能奪而止

先若言舊制朝參拜舞而已政和以後增以喏

然紹興中于造朝已不復喏矣淳熙末還朝

伍下至賦獲皆能言孔子而盧生猶不知

所以甚言其不學也若曰周公孔子則失其

指矣

西陽雜俎云茄子一名落蘇今吳人正謂之落

蘇或云錢王有子殿足以聲相近故惡人言

茄子亦未必然

錢王名其居曰樓殿殿吳音樓殿相亂錢塘人

遂謂其處曰此錢大王惡發殿也

乾道末慶路有節使者作中興頌刻之巖崖峽

峭壁上明年峽漲有龍起碎中適碎石壁亦

可異也方刻石時有慶州司理孫軍以恩賜

入官權教授出賦題曰歌頌大業刻金石或

惡其佞謂之曰韻脚當云老于文學乃充為

之闕者為快

泰會之當有殿前司軍人施全者伺其入朝

持斬馬刀進于望德橋下斫之斷轎于一柱

而不能傷其後秦每出輒以親兵五十人持挺衛之初斬全於市觀者甚眾中有一人期言曰此不了事漢不斬何為爾者皆笑呂元直作相治堂更絕嚴一日有件意者遂批其類更官品已高懶於同列乃叩頭曰故事當更有罪當送大理寺準法行遣今乃如君頭受辱甚不足言望相公存朝廷事體臣大

蓋不足道長安民焚券至有云某處至花尊樓某處至合元殿者蓋蓋為禾泰與而與慶池偶存十三至今為平古之地故都特定期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期有若也遂寧出羅謂之越羅亦似會稽尼羅而過之羅州出青瓷謂之越器似以其類餘姚縣秘色也然極麗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故都李和場栗名聞四方他人百計效之終不可及紹興中陳福公及錢上問出使虜庭至燕山忽有兩人持場栗各十裹來獻三節人亦人得一裹自贊曰李和兒也揮涕而去往時執政書文字卒者相衣盤領紫背子至宣和猶不變也予童子時見前輩備紫領巾帶于前作胡桃結

執政秦之巨測如此洪駒父窺南島有詩云關山不隔還鄉夢風月猶隨過海身北戶錄云南俗家富者婦產三日或匝月洗兒作團油飯以煎魚煎雞雞羊灌腸煮子糞桂鹽豉為之揀此即東坡先生所記盤遊飯也二字語相近必傳者之誤護聖楊老說被當今正方則或坐或睡更不煩覓被頭此言大是又云平且粥後就枕則粥在腹中燒而宜睡天下第一樂也子雖未之試然覺其言之有味後讀李端叔詩云粥後復就枕夢中還在家則固有知之者矣陳澤惟近時城多廢吾鄉鏡湖三百里為人侵耕幾盡聞州南池亦數百里今為平陸只墳墓自以千計雖欲疏濬復其故亦不可得又非鏡湖之比成都摩訶池嘉州石堂豁之類

背子背及腋下皆垂帶長老背子率以紫勒帛繫之微腰則謂之不敬至蔡太師為相始去勒帛及祖妣趙國鄭夫人有先左丞遺服一箇袴有繡者白地白繡黃地黃繡裏肚則紫地早繡祖妣云當時士大夫皆然也先左丞平居朝章之外惟服衫帽婦鄉客來亦必著相與坐延以酒食伯祖中大夫公每赴官或從其子出仕必著相別鄰曲民家或留以酒亦為盛歡未嘗遺一家也其婦亦然成都諸名族婦女出入皆乘轎車惟城北郭氏車最鮮華為一城之冠謂之郭家車子江濱廟西廂有壁畫轎車廟祝指以示予曰此郭家車子也吳幾先嘗言參寥詩云五月臨山下路滿花

無數滿汀洲五月非荷花盛時不當云無致滿汀洲康宣仲云此但取句美若云六月臨平山下路則不佳矣幾先云只是佔記得熟故以五月為勝不然止云六月亦豈不佳哉仲異有書名而前輩多以為俗然亦以肥周越子嘗見其飛白大字數幅亦甚工但或不免俗耳慈聖曹太后工飛白蓋習觀昭陵落筆也先人舊藏一美字徑二尺許筆勢飛動用慈壽宮寶今不知何在矣賈表之名公望文元公之孫也資稟甚豪嘗謂仕宦當作御史排擊姦邪否則為將帥攻討羌戎餘不足為也故平居惟好獵常自飼犬有妾焦氏者為之飼鷹鷂寢食之外但治獵事曰此所以寓吾意也晚守涪州翁彥國勳王不進久留涪上表之而叱責之且約不復

中興碑羅程文畫用字說特免省門下侍郎薛肇明作詩奏御亦用字說中語予少時見族伯父彥遠和青字詩云雖貧未肯氣如魯人莫能曉或平之答曰此出字說青字云凡氣升此而消焉其與如此鄉中前輩胡漫明尤嗜好字說嘗因浴出大喜曰吾適在浴室中有所悟字說直字云在隱可使十日視者直吾力學三十年今乃能造此地近時此學既廢予平生惟見王瞻叔參政寫好不交每相見必談字說至其不雜他語雖病亦擁被指畫滿說不少觀其次子止侍那亦好之先伯祖中大夫平生好墨成癖如李廷圭張遇以下皆有之李黃門邦直在真定寄奇先左丞以陳瞻墨四十笏畫以為伯祖壽晚年擇取尤精者作兩小篋常置臥榻愛甚甚至及

餉其軍資國地而去及張昂昌儲故至率即官哭於天慶觀聖祖殿而美其故書儲命不能越酒而南所試機一郡而所立如此許積之間微徒謂之賈大夫云淮南子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婦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足下嘴謂其味于異問陳亞詩云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衙推李乃亞之舅為醫者也今北人謂卜相之士為巡官巡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謂以其巡遊街術故有此稱然北方人市醫皆稱術推又不知何謂字說盛行時有唐博士相韓博士兼皆作字說解數十卷太學諸生作字說音訓十卷又有劉全美者作字說偏旁音釋一卷字說備檢一卷又以類相從為字會二十卷故相美元

下世右司伯父舉廢以付通判叔父曰先人所寶汝宜謹藏之不取一笏也承平時滑州水堂酒為天下第一方務德家有其法亳州太清宮僧至多梅花開時蜜蜂飛集其間不可勝數作密極香而味微苦謂之梅花蜜其奇物也歐陽公守亳時有詩曰蜂採梅花村落香則亦不獨太清而已柳子厚詩云海上海山似劍鋒秋來處處刺愁腸東坡用之云劍愁還有劍鋒山或謂可言劍劍腸不可但言劍愁亡兄仲高云晉張望詩曰愁來不可割此割愁二字出處也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儒者謂夫子曰仲尼非禮也先左丞每言及荆公只曰介甫蘇李明書張橫渠事亦只曰子厚唐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每語人曰天上無凡俗

仙人此妙語也仙傳載有遇神仙得仙樂一
部使歌諸朝曰以此為大唐正始之音又有
僧英虛過其境有人謂之曰此惟川仙宮也
正始乃年號惟川是人字而其言乃如此豈
道學所謂凡俗仙人耶

崇寧間初興學校州郡建學崇寧間日不暇給
士人入辟雍皆給券一日不可緩緩則謂之
密學政議罰不少貸已而置居善院安濟坊
海澤園所費尤大朝廷深以為最最往往鳩
州郡之力僅能枝梧諺曰不養健兒却養乞
兒不管活人只管死尸蓋軍糧乏民力窮皆
不問若安濟等有不及則被罪也其後少緩
而神霄宮事起工木之工尤盛禁道士無朝
官吏無敢少忤其意月給幣帛殊紙筆沉
香乳香之類不可數計隨欲隨給又久之而
北取燕薊調發非常動以軍期為言益賦大

老學庵筆記卷第三
任元受字盡言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
左右元受自官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
飲食或以淋瀝或以語話稍多或以登喜稍
過盡言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
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故用藥
必效雖名醫不道也張魏公作都督欲得之
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
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也况能
捨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
備法一宗某自東都避亂渡江各攜一薑某笠
中有黃金釵每自檢視一何知之某起奏廟
一亟探釵擲江中某避亡釵不敢言而色變
一叱之曰與汝共學了生死大事乃眷眷此
物耶我適已為汝投之江流矣某疑也具作
禮而行

起馴至喪亂而天下州郡又皆添差婦明官
一州至百餘員通判鈐轄多者至十餘員云
本朝廢后入道謂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
后曰華陽教主其實乃一師說耳政和後葛
黃冠乃敢上道君尊號曰教主不祥甚矣孟
后在瑤華宮還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吁可
怪也

靖康初京師織帛及婦人首飾衣服皆備四時
如節物則春幡燈籠艾虎雲月之類花
則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併為一景謂之一
年景而靖康紀元果止一年蓋服妖也

老學庵筆記卷第二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於五湖亂事時北
齊魏位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之宜
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此其理也承
平日有宗室名宗漢者自惡人犯其名謂漢
子曰兵士舉官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
書官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羅
漢為笑
會稽天寧觀老何道士喜栽花釀酒以延客居
于觀之東廊一日有道人狀貌甚偉款門求
見善談論喜作大字何欣然接之留數日乃
去未幾有妖人張懷素號落托者謀亂乃前
日道人何亦坐繫獄以不知謀得釋自是
畏客如虎杜門絕往還忽有一道人亦美風
表多技術觀之西廊道士曰張若水介之來
馮何大怒曰我坐接無相道人幾死干因固

豈收復見汝耶因大罵固辭拒之而此道人
盜永嘉人林盡漫也旋得帝賞一特賜名
靈者平日一飯之恩必厚報之若水滌驛赴
關命以道官至盡珠殿校書觀殿併撰父贈
朝奉大夫母封宜人而老何以嘗罵之朝夕
憂懼若水為揮解且以書慰解之始少安觀
中人至今傳笑

老萊道人龍舒人不食五味年八十八平生未
嘗有疾居會稽舜山天將寒必增屋瓦補牆
壁使極完固下帷設簾多儲積炭杜門終日
及春乃出對客莊敬不肯多語弟子曰小道
人極慮營營惟南省親至七月望日都有
住菴僧召老萊候飯已飯辭歸問其故則曰
小道人約今日歸矣僧笑曰相去二千里
豈能必如約哉萊曰不然此子平日未嘗妄
也僧乃送之歸及門小道人者已殮瘞矣于

鄉里前輩莫少崔言得之傳文子駿云洪範無
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
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端其有極八句益
古帝王相傳以為大訓非其子語也至曰皇
極之數言以曰發之則其子語傳文博極其
奇少崔嚴重不妄恨于方童子不能詳叩爾
辛參政企李守福州有主管應天啓運宮內臣
武師說平日郡中待之與監司等企李初視
事謂入謂客將曰此特豎當耳待以通判已
是過禮乃令與通判同見明日郡官朝拜神
御企李病足必扶掖乃能拜既入至庭下師
說忽叱候卒退曰此神御殿也企李不為動
顧卒曰但扶自當具奏雍容終禮既退遂奏
待罪朝廷為降師說為泉州兵官云
秦會之初賜居第時兩浙轉運司置一局曰酒
場官吏甚眾專應付賜第事自是記其死十

識之已久每訪之殊無他語一日賦作意欲
叩其所傳獲入門即引入臥內燒香具道其
遇師本末若先知者亦異矣夫
韓退之詩云夕既湖陽路八千歐公云夷陵此
去更三千謂八千里三千里也或以為狀後
非也書勸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五千里論
語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注亦云六七
十里五六十里也

秦檜之有十客曹冠以教其孫為門客王會以
婦翁為親客郭知運以離婦為逐客吳益以
受塔為嬌客施全以判刀為刺客李季以設
醜奏章為羽客某人以治產為莊客丁禎以
出入其家為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
作子為說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既死葬于
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難絮說恸墓前其
家大喜因厚遺之運為弔客足十客之數

九年不罷所費不可勝計其孫女封崇國夫
人者謂之童夫人益小名也愛一獅猶忽亡
之立限令臨安府訪求及期猶不獲府為捕
繫鄰居民家且欲劾兵官兵官惶惑步行求
捕凡獅猶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賂入宅老卒
詢其狀圖百本於茶肆張之府尹因雙人所
慰乃已其子培十九年間無一日不假酒器
無一日不背書畫碑刻之類
張文潛言王中父詩喜用助語自成一體子按
韓少師持國亦喜用之如酒成豈見甘而壞
花紅須知色即空居仁由義吾之素處順安
時理則然不盡良哉用空令識者傷用舍時
焉耳窮通命也歟
岑參在西安幕府詩云都知故園月也到城關
西草應物作都時亦有詩云寧知故園月今
又在西樓語意恣然而憂適開澹之趣居然

白異 童貫既有詔誅之命御史張遠明持詔行將至

南軍州貫廷焉遠明恐其聞而引決則不及

正典刑乃先遣親事官一人馳往見貫至則

通問拜賀于庭貫問故曰有詔遣中使賜茶

蔡宜詔大王赴闕且聞已有河北宣撫之命

貫問果否對曰今將帥皆晚進不可委寄故

主上與大臣熟議以有威望習邊事無如大

王者故有此命貫乃大喜顧左右曰又却是

少我不得明日遠明乃至誅之貫既伏誅其

死所忽有物在地如水銀鏡徑三四尺俄而

欲縮不見遠明復命函貫首自隨以生油水

銀浸之而以生牛皮固函行一二日或言勝

捷兵有死士欲奪貫首遠明恐亡之乃置首

函於竹箱中坐其上然所傳蓋妄也

張遠明雖早歷清顯致位綢繆然未嘗更外任

止一僧舍可寓而適為崇寧萬壽寺法所不

許乃居一城樓上亦極壯隘秋暑方熾幾不

可過一日忽小兩舟直飲薄醉坐胡林自欄

橋間伸足出外以受雨頗謂家曰信中吾平

生無此快也未幾而卒

華州以華山得名城中乃不見華山而同州見

之故華人每曰世間多少不平事却被同州

看華山張芸叟守同嘗用此語作絕句後二

句云我到左馮今一月何曾得見好孱顏蓋

同州亦登高乃見之爾

淳化中命李至張洎張洙白脩太祖國史久

之備進帝紀一卷而止咸平中又命宋白宋

湜舒雅吳淑脩太祖國史亦終不成元豐中

命曾鞏獨脩五朝國史責任甚重然亦僅進

太祖紀敘論一篇紀亦未及進而筆以爰去

史局遂廢

奉州居臨川郡守月且渴之遠明見其驕

歎曰人生為五馬貴

阮裕云非但五馬人不可得正索解言人亦不可

得呂居仁用此意作詩云好詩正似佳風月

解賞能知已不凡

湯岐公自行官留守出為會稽朝士以詩送行

甚眾周子充在館中亦有詩而亡之岐公以

書再求曰頃蒙贈詩乃為或者藏去子充極

愛其遺辭之婉

黃魯直有日記謂之東家至宜州猶不輟書其

間數言信中有范家也高宗得此書其本

大愛之曰置御案徐師川以魯直甥召用至

翰林學士上從容問信中謂誰師川對曰橫

外荒陋無士人不知何人或恐是僧耳家時

為編建兵鈴終不能自達而死

范家曾魯直至宜州州無亭驛又無民居可飲

僧行持明州人有高行而喜滑稽嘗在餘姚法

性貧其有頌曰大樹大皮裏小樹小皮纏庭

前紫荆樹無皮也過年後住雪竇雲霞在四

明與天童童王俱號名利一日同見新守守

問天童童老山中幾僧對曰千五百又以問

有王謙老對曰千僧末以問持持拱手曰百

二十守曰三利名相亞僧乃如此不同耶持

復拱手曰敬院是實數守為撫掌

處士李瑛居海春山一日登樓見淮灘雷雨

一龍騰華而上雨濛濛行灘上得一蚌殼大偶

拾視之其中有龍蟠之迹宛然鱗爪角悉

具先君嘗親見之

晏安恭為越州教授張子韶為食判晏安其人

目之為晏安一日同赴郡集晏安末至張戲

之曰來何晏乎滿座皆笑

晏安初尚書時住院僧醉以窮陋不可為景

初曰高才固易耳僧曰巧婦安能作無虧湯

餅乎景初曰有甚則抽婦亦辦矣僧慙而退

蜀俗厚何辨類者試卷中有云是道也夫道

夫辨字也初未必有心辨有時名會司亦

自奇其文遂以冠蜀士士亦皆以得人相賀

而不議其偶近喻也師潭甫本名某字潭

甫既按解志高退不赴省試其弟乃以其名

以行不以名潭甫也俄遂任第潭甫因以字

為名而字伯潭人人盡知之弟仕亦至郡倅

無一人識之者此事若枉闕浙訟紛然矣

杜起莘自蜀入朝不以家行高廟聞其清慎獨

處其愛之一日因得對發論曰聞卿出府仰

蒲團紙帳如一行脚僧其難及也起莘頓首

謝未幾遂擢為諫官張其父戲之曰吾蜀人

如劉鄩美馮國仲及僕蓋皆無妻妾塊然獨

處與君等耳君乃獨以此見知得按權何也

作守時所創也正面南下臨大江名曰來風

亭亭成于輔日枕簟其上得未疾喘雙流蜀

人謂亭名有徵云

筇竹杖蜀中無之乃出徽外蠻蠻人持至瀘

叙開賣之一枝繞四五錢以壁潤細瘦九節

而直者為上品蠻人言語不通郡中有蠻判

官者為之貿易蠻判官蓋郡吏然蠻人憚服

惟其言是聽太不直則亦能詰訟于郡庭而

易之子過敘訪山谷故迹于無等侍佛殿西

廡有一堂翠巒翠巒其上樓子亦以竹為之

長寸餘而區狀若牌子折竹為器以記勝負

劇呼大笑聲如野獸宛轉其上其意甚樂推

其樂而幾不顧人見人亦不顧省時方五月

中皆被毆毆莫不可避

孔安國尚書序言無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隸

為隸書古為科斗蓋前一簡作科斗後一簡

在極登聞鼓訴之內相與大笑而罷起幸方

為言事官而其父戲之如此雖真父榮氣蓋

一時亦可見向來風俗之厚

吳人謂杜宇為謝約杜宇初啼時漁人得蝦曰

謝約蝦市中賣符曰謝約符唐顧況送張衡

詩曰綠樹村中謝約啼若非吳人殆不知

謝約為何物也

徽宗南幸還至泗州僧伽塔下問主僧曰僧伽

僧伽衣持錫杖者何人對曰是名木又蓋僧

伽行者上曰可賜度牒與被剃

宣和中保和殿下種荔枝成實徽廟手摘以賜

燕帥王安中且賜以詩曰保和殿下荔枝丹

文武衣冠被百蠻思與是臣同此味紅塵飛

輕過燕山

瀘州自州治東出芙蓉橋至大樓曰雨定氣象

軒豁樓之右樓于城數十步有亭蓋梁子楠

作隸書釋之以便請誦近有善隸者釋自謂

所書為隸古可笑也

宣和間雖風俗已尚簡詭然猶運簡便久之乃

有以駢體啟與手書俱行首主於駢體故

謂手書為小簡然猶各為一紙已而或厄于

書吏不能供逮於是駢紙之謂之雙書紹興

初趙相元鎮貴重時方多故人恐其不暇盡

觀雙書乃以爵里或更作一單紙直敘所請

而併上之謂之品字封後復止用雙書而小

簡多其幅至十幅奉太師當國有請者皆執

政夾出為建康留守每發一書則書百幅擇

十之一用之于是其煩人情厭患忽變

而為簡子眾稍便之俄而簡子自二幅增至

十幅每幅皆具街其煩備甚而簡之類為

雙書自若紹興末史魏公為參政始命書吏

隸從從即史告報不受雙書後來者皆仿為

例政府雙書送絕然燄啓不廢但用一二種紙密行細書與劉子同博封之至今猶然然外郡則猶用雙書也

元豐中王荆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書藏經名遣人就將山寺取之人士因有用金漆版代書帖與朋儕往來者已而苦其露泄遂有作兩版相合以片紙封其際者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縑變盛而封之南人謂之簡版北人謂之牌子後又通謂之簡版或簡牌子淳熙末還朝則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簡版廢廢市中遂無賣者而紙肆作手簡賣之甚售士大夫交謝祖宗時用門狀後結縑右件如前謹牒若公文後以爲煩而去之元豐後又盛行手刺前不具街上云某謹上謁某官某月日結街姓名制或云狀亦或不結街止書

郡名然皆手書蘇黃龍張諸公皆然今猶有藏之者後又止行門狀或不能一一作門狀則但留語闌人云某官來見而苦于闌人而不告紹興初乃用榜子直書街及姓名至今不廢

石藏用名用之高醫也嘗言今人稟賦怯薄故按古方用藥多不能愈病非獨人也金石草木之藥亦皆比古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故藏用以喜用熟藥得諸醫至爲滿言曰藏用頭三斗火人或畏之惟藏以道大喜其說每見親友蓄什無多藏盡取食之或不待告主人主人驚駭告以不宜多服以道大笑不顧然亦不爲害此蓋稟賦之偏他人不可效也晚乃以感冬伏石上書丹爲石冷所逼得陰毒傷寒而死

復還右選除開門官宜和末婦人疑底尖以二色合成各錯到底竹骨弱以木爲柄高矣忽變爲短柄止插至扇半名不做頭皆服妖也

種算叔靖康初以保靜師職致仕居長安村墅一夕旌節有聲其異且而中使至遂起五代時安重海王峻皆嘗有此異見周太祖實錄二人者皆得禍蘇叔雖自是登樞府然功名不成亦非吉兆也方蘇叔赴召時有華山道人獻詩曰北蕃群大寇離落驚起南朝老大

老學庵筆記卷第四 馮丞相雖三公亦入客次故相入朝以經筵或內祠奉朝請班進亦與從官同捲班而出三公無班若不乘政惟立使相班與從官諸人雜立

故相前執政入朝當張益史魏公始撤去見任執政爲宣撫使舊用劉子關三省樞密院押字而已王公明承政始改用申狀百官入殿門閣門輒促之曰那行 子去國二十七年復還朝儀沒有不同唯此聲尚存四川宣撫使置司利州或與元府以見任執政爲之而成都自置四川制置使制置使移文宣撫司當用申狀而備強不伏又以見任執政無用牒之理於是但用申宣撫某官不肯申宣撫司此當拒而不受或聞之朝廷而宣撫使依違不能問也

倍常氣血充盛忽因浴去背垢背覺腫急視之隨視隨長赤嫩異常蓋大疽也逾四五月間金銀線開花時乃大取依良方所藏法飲至兩日至數斤背腫消盡以此知非獨金石不可妄服免絲過餌亦能作疽如此不可不戒

于長球之上所不置承受者三省樞密院學士院而已 趙高爲中丞相與樞密爲內太師猶稱與外庭異重實其爲太師領樞密院板古所無 吳玠守蜀和尙原殺金平仙人原源壽關之類皆創爲控扼之地古人所未嘗知可謂名將矣 蜀孟氏時苑中忽生百合花一本數百房皆並蒂圓其狀如聖壽寺門樓之東嶺壁間謂之瑞花圖至今尙存乃知神木之妖無世無之 韓孝忠者以醫得幸政和宣和間其子以翰林醫官換武官俄又換文遂除館職初蜀人謂病風者爲雲圖家所謂趙雲子是矣至是京師市人亦有此語館中會語及賓輪或謂曹氏子曰計公家富有雲漢之章也曹忽大怒曰爾便雲漢坐皆惘然而曹跡焉不已事聞

李公擇孫莘老平時至相親厚皆終於御史中丞元祐五年二月二日公擇卒三日莘老卒先後一曰 曾子宜以大觀元年八月二日卒其弟子開以三日卒先後一曰 蔡京祖某父準及京皆以七月二十一日卒三世同忌日 張文潛三子相結和皆中進士第相結在陳死于兵和爲陝府教官相結二兄復遇盜見殺文潛遂亡後可哀也 子年十餘歲時見郊野間鬼火至多麥苗稻穗之抄往往出火色正青俄復不見蓋是時去兵亂未久所謂人血爲磷者信不妄也今則絕不復見見者輒以爲怪矣 太母祖母也猶謂祖爲大父熙寧元豐間御首

帝之祖母元符中謂向太后爲太母紹興中謂章太后爲太母則非矣 宣和末鄭伸自檢校太師忽落檢校爲真太師國初以來所無有也 曹份以太皇太后之弟且英宗受天下于仁祖故神廟所以養慈聖光獻者備極隆厚份官至中書令會慈聖上僖份解官行服服闋當還故官而官制行使相不帶三省長官例換開府儀同三司于是特封份濟陽郡王及堯追封沂王外戚封王自份始然份之例後豈可用哉 建炎大駕南渡後每邊事危急則住常程請專治軍旅其他皆權止施行又急則放百司謂官吏權聽自便幸明州時呂相欲并從官聽自便高宗不可乃止 建炎初大駕駐蹕南京揚州而東京置留守司

則百司府為二其一曰在京某司其一曰
行任某司其後大駕幸建康會館而六宮往
江西則亦分為二曰行任某司行宮某司已
而大駕幸建康六宮留臨安則建康為行任
臨安為行宮今東京阻隔而臨安官司猶曰
行任某司亦不忘恢復也

郭子儀三十年無總攝服人或疑其不然安厚
御極密逾二紀無功德之賦乃近歲事也
故都崇安殿有二余後復發香獸也故晏公冬
宴詩云後復對立香煙度陽發交飛組繡明
今寶玉大弓之盜未得而奉使至虜庭罕見
之真卿大夫之辱也

南齊胡諧之諧梁州刺史范植年于武帝曰欲
擅一州柏年已受代帝欲不問諧之曰見虎
格得而放上山于是賜死詔聖中誦元祐大
臣過讀呂吉甫聞之嘻笑曰捕得黃巢首而

取酒恣飲已而復歌夜戒則野宿至三日未
服則五日或七日方散歸上元則入城市觀
燈呼郡縣官曰大官欲人謂已為足下否則
怒其歌有曰小娘子葉底花無事出來吃瓊
茶益竹枝之類也諸蠻惟化伶頗習戰鬪
他時或能為邊患

童貫平方冠時受富民獻遺文臣曰上書可未
武臣曰軍前有勞功補官仍許磨勘封贈為
官戶比事平有司計之凡四千七百人有奇
吳元中丞相在辟雍試經義五篇盡用字說按
據精博蔡京為進呈特免省赴廷試以為學
字說之勳及作相上章乞復春秋科及攻王
氏徐擇之時為左相語人曰吳相此舉雖湯
武不能過客不解擇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
甚不能平

姚平仲謀劫虜寨飲廟以詢神算神算持不
老學庵筆記 卷四

遣之
顏夷仲為少選尚無出身久之乃賜第除西掖
平任殿州時得陸海軍節度使印藏軍資庫蓋
節度使鄭翼之所賜印也翼之南渡復死
展沈靖州曾有危殆有危危有危危有危危有
山岳俗亦上者外愚內點皆焚山而耕所種
粟豆而已食不足則獵野獸至燒龜蛇啖之
其食物則少者輕者重者重者背東于背婦人
負者尤多男木娶者以金雞羽插髮女未嫁
者以海螺為珠珠挂頸上嫁先密約乃同
女於路功功以婦亦念爭叫號求救其背背
偽也生子乃持斗酒拜女父母初亦伴怒却
之即里共勸乃受飲酒以算一飲至數升各
納藤酒不知何物醉則男女聚而踏歌農隙
時至一二百人為曹手相推而歌歌人吹笙
在前導之貯紅酒于樹陰饒不復食惟就缸

可甚堅及平仲敗其叔乃請速再擊之曰今
必勝矣或問平仲之舉為虜所笑奈何再擊
其叔曰此所以必勝也然朝廷方上下震懼
無能用者其叔可謂知兵矣
恭翰林叔厚謝宮詞表云雜宮錦於濃裝敢忘
君賜話玉堂于菲舍更覺身榮時款其工又
有一表云欲挂衣冠尚低回于末路未先犬
馬備遊近於初心尤佳

馬備遊近於初心尤佳
必書新省成微廟臨幸孫叔請參政作賀表云
蓬萊道山一新草玉之構勾陳羽衛共仰六
飛之臨同時無能及者
幾遜叔侍郎少時亦舟舟水水流二十里過
救得不死旬日猶苦腰痛不悟其故視之有
手迹大如扇止青五指及掌宛然可識若
擊其腰問者此其所以不死也耶
遂相李儼作黃菊賦賦其主耶律弘基弘基作

詩題其後以賜之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碎剪
金英煉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
不去
會稽法雲長老重喜為童子時初不識字因婦
寺師忽若有省遂能詩其誓句云地爐無火
香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縫壞衲
不知身在寂寥中程公闢修撰守會稽開喜
名一日召之與游嚴山上方院索詩喜即吟
云行到寺中寺坐觀山外山蓋戲用公闢體
也
呂吉甫在北都甚愛道以道以道方以元符上
書請官吉甫不敢應謂曰君才如此乃自蹈
罪籍可惜也以道對曰詠之無他但沒著文
章處耳其恃氣不挽如此
道以道與其弟季比同應舉以道獨按解時考
試官為某妙一目以道戲作詩云沒與主司

之今倘有高鏡登蓋施床則與人而通平也
或云禁中尚用之特外間不復用耳
頃歲駁放秦項等科名方集議時中司誤以駁
為制眾雖知其非畏中司者謹前運皆書曰
制可以一笑
余深罷相居福州第中有荔枝初實絕大而美
名曰亮功紅亮功者深家御書閣名也靖康
中深誦建昌軍既行荔枝不復實明年深歸
荔枝復如故乃知世間富貴人皆有陰相之
者
紹興中蔡京館使使李儼蓋泛使者留館頗久
一日儼方飲忽持盤中杏曰來未花開如今
多幸京即舉梨謂之曰去雖葉落未可輕離
宜和末黃安時以亂作不過一二年矣天使蔡
京八十不死病重復蘇是將使之身受禍也
天下其能久無事乎

唐拾遺耿緯下都喜叔孫主簿鄭少府見過詩
云不是仇梅至何人問百憂蘇子由作續漢
令時有贈同官詩云端報仇梅省文字家齒
含縱欲蠶眠蓋用緯語也近歲均州刻本輒
改為仇香
僧宗昂住會稽能仁寺有故相寓寺中已而復
相宗昂被救住持郎官馬子約題詩法堂壁
間曰十年痲病臥林泉鷓鴣聲飛鏡刺天黃
紙除書猶到汝因知清世不遺賢
慎東美字伯筠秋夜待潮于錢塘江沙上露坐
設大酒樽及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
自若顧子敦適過之亦懷一杯就其樽對酌
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之語酒盡各散去伯
筠工書王達原贈之詩極稱其筆法有曰鐵
索急纏蛟龍盤蓋言其老勁也東坡見其題
壁亦曰此有何好但似度東枯骨耳伯筠聞

遂為八賢帝破點兒馬發細息堪惜又堪嫌
一壁有眼半壁瞎
張文潛生而有文在任其子曰未故以為名而字
文潛
張文潛虎圖詩云煩君衛晉寢起此蓬草陋坐
令益肉鼠不敢窺白晝識其似也
白樂天有忠州木蓮詩子遊臨印白鶴山寺佛
殿前有兩株其高數丈葉繁厚如桂以仲夏
發花狀如芙蓉香亦酷似寺僧云花拆時有
聲如破竹然一郡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
成都多奇花亦未嘗見
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豐易之
舊制丞相署於省姓官至僕射則去姓元豐
新制以僕射為相故皆不著姓
徐敦立言往時士大夫家婦女坐椅子元子則
人皆譏笑其無法度梳洗床火爐家家有

老學庵筆記 卷四

老學庵筆記 卷四

老學庵筆記 卷四

老學庵筆記 卷四

之笑曰此意遂原已道了今惟丹陽有數叔
倫碑是其遺迹

予為福州德寧縣主簿入郡過羅源縣走馬嶺

見荆棘中有崖石刻樹石二大字奇古可愛

即令從者雜除觀之乃才翁所賞樹石大字

蓋蘇舜元書也因以告縣令項膺服善作欄

楯護之云

銅色本黃古鐘鼎彝器大抵皆黃銅耳今人得

之地中者煨久色變理自應耳今郊廟所製

乃以藥糝染令蒼黑此何理也

曾子開封曲阜縣子謝任伯封陽夏縣伯曲阜

今仙源縣陽夏今城父縣方疏封時已無二

縣矣司封殆失職也

蔡京為太師賜印文曰公相之印因自稱公相

童贊亦官至太師都下人謂之爛相

館職常苦俸薄而吏人食錢甚厚周子充作正

甚矣故易之又云荆公多用謂明語而意異

如柴門雖設要常關雲向無心能出岫要字

能字皆非謂明本意也

傅丈子駿奏事誤稱名退而移文問門請彈奏

問門以殿上語非有司所得聞不交子駿乃

自劾詔放罪

從弟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

讀十字文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

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永清軍者貝州也王則據州叛既平改州曰恩

州而削其節鎮及宣和中復州乃建為永

清軍節度以命郭藥師藥師果亦按盜不祥

也

紹聖中貶元祐人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劉莘

老新州皆戲取其字之偏旁也時相之忍使

字時守戲曰豈所謂省官不如省吏耶都下

舊謂館職為省官故云

趙相初除都督中外軍事孫叔詩參政時為學

士當制詩曰是雖王導故事然若兼中外則

雖陛下禁衛三衛皆統之恐權太重非防微

杜漸之意乃改為都督諸路軍馬制出趙乃

知之頗不樂

呂居仁詩云蠟燭堆盤酒過花世以為新句馬

溫公有五字云煙曲香醇茶五深酒過花居

仁蓋取之也

茶山先生云徐師川擬荆公細數落花因坐久

綵華芳草得歸遲云細落李花柳可數偶行

芳艸步因遲初不解其意又乃得之蓋師川

專師陶淵明者也淵明之詩皆適然寓意而

不留於物如悠然見南山東坡所以知其決

非望南山也今云細數落花綵華芳艸留意

魯直詩有題扇草色青青柳色黃一首唐人賈

至趙叔詩中皆有之山谷益偶書扇上耳至

詩中作吹愁去暇詩中作吹愁却却字為是

蓋唐人語猶云吹却愁也

周子充言退之黃陵廟碑辨涉方事非也古益

謂適遠為涉書曰若涉遠必自適猶今人言

上路也豈得云南方地勢下耶

常璠字子然河朔人本農家一村數十百家皆

常氏多不通譜子然既為御史一村之人各

皆從玉雖走史下令皆然無知之何子然乃

名子曰任佚美向謂周任史佚子美叔向也

意使人不可效耳

湯丞相封慶國公命下湯公謂此仁宗賜履之

詞自天聖以來無封者欲請避之或曰何說

古所謂長夜之飲或以為遠且非也薛許昌宮

詞云畫燭燒殘後復連殿帷深蜜下銀泥開

門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此所謂長

夜之飲也

王逸少筆經曰有人以綠沉漆竹管及篋管見

道老杜所謂青隊綠沉管是也

歐陽公極宛陵王文恭集背有小挑詩歐詩云

雪裏花開人未知摘來相顧共驚疑便須索

酒花前醉初見今年第一枝初但謂挑花有

一種早開者耳及遊成都始識所謂小挑者

上元前後即著花狀如垂絲海棠會子固雜

議云正月二十開天章閣賞小挑正謂此也

王定國素為馮當世所知而荆公絕不樂之一

日當世力薦于神祖荆公曰此孺子耳當

世恐曰王聖戊子生安得謂之孺子蓋輩之

生與同天節同日也荆公愕然不覺退立

道過南宮輒回首望之俗號狗頭橋如此之

類猶是誇語予讀鄭敏作學士時金鸞坡上

南望詩云玉晨鐘動上空虛幽戰祥煙擁帝

居極日向南無限地綠煙深處認中書則其

意著矣乃知朝士妄想自古已然可付一笑

今世所道俗語多唐以來人詩何人更向死前

休韓退之詩也林下何曾見一人靈澈詩也

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羅隱詩也世亂奴

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杜荀鶴詩也事向無心得章碣詩也但有路

可上更高人也行龔霖詩也忍事敵災星司

空圖詩也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灣詩

也自己情雖切他人未肯忙裝說詩也但知

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詩也在家貧亦好

汪彥章草書敘軍興征欽其詞云八世祖宗

之澤豈汝能忘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最

為精富人以此陸宣公與元祐書然議者謂

自太祖至哲宗方七世若非道君數之又

應曰祖宗亦亦懷之信乎文之難也

童汪鈞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本謂幼而能赴國

難耳非性重也程公異作童貫告詞云爾祖

汪鈞誤也或云故以歐之

劉長卿詩曰千峰共夕陽佳句也近時僧懶可

用之云亂山爭落日雖工而容不迫本句

李後主落花詩云鴛鴦有限蝶舞已無多未

幾亡國宋子京亦有落花詩云香隨蜂蝶盡

紅入燕泥乾亦不久下世詩識益有之矣

隋唐嘉話云崔日知恨不居八座及為太常卿

於朝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時號崔

公望省樓又小說載御史久次不得為郎者

仲微乃故用亮筆作隸自謂得漢刻遺法豈

其然乎

曾子宜丞相嘗排蔡京于欽聖太后廉前太后

不以為然曾公論不已太后曰且耐辛苦蓋

禁中語欲遣之使退則曰耐辛苦也京已出

太原復留

趙正夫丞相嘗車駕臨幸夫人郭氏哭拜請恩

澤者三事其一乃乞于識中帶一正字餘二

事皆即許可惟賜諡事獨曰待理會平時微

廟凡言待理會者皆不許之詞也正夫遂謚

清憲

富鄭公初請功德院得勅額曰奉祝已而乃作

兩院共用一名謂之南奉親院北奉親院

陳嘗公嘗以其遺際龍飛又與十位與王岐公

賜諡曰文恭蓋亦用岐公諡用他人之諡以爲恩數自古未有此事哉

諺有曰濮州鍾世不知爲何等語嘗有人死見陰官濮州人也問以此亦不能對予案此事見周世宗實錄顯德六年二月丁丑幸太清觀先是乾明門外修太清觀成上聞濮州有大鐘聲聞十里乃命徙之以賜是觀至是往觀焉

觀焉

子參成都議懷事漢嘉一見子孫時凌雲山安樂園皆感處糾曹何預元立法曹蔡道肩吾皆佳士相與同樂許昌亦嘗以成都懷府來攝郡未久罷去故其蒞詩曰歲抄監州曾見樹時新入座但聞名蓋恨不及時也每與二君誦之

東坡守抗法外刺配顏異父子御史論爲不法累章不已蘇公雖放罪而顏異者竟以朝旨

三峽之後旅次不及書運朗吟曰君能識我湯泉句我却愛君三峽詩道得可憐不可漱幾多詩將堅旆東坡既極賁按之誤且惡其無禮因促駕去觀者稱快遵方大言曰子瞻護短見我詩好甚故妒而去徑至西野欲道所舉絕句寺僧方誓石刻東坡詩大詬而逐之山中傳以爲笑

老學庵筆記卷第四

放白便自是榮備益甚以藥漆鹽鈔而用既毀林路主者浸洗之藥盡而鈔不傷雖老于其事者不能游他不法尤衆有司稍按治輒劫持之曰某官乃元祐奸黨蘇某親舊故觀望害我公形狀驟特治黨籍方許峻雖監司郡守得其牒輒畏縮解縱乃已大觀中胡奕修爲提舉鹽事會計已毀林鹽鈔得其奸奏之駭竄化州籍沒資產一方州快

天下名山惟華山茅山青城山無僧寺青城十里外有一寺曰布金洪水頃之今復葺于窮里許

僧可遵者詩本凡惡偶以直待衆生總無垢之句爲東坡所賞書一絕於壁間繼之山中道俗隨東坡者甚衆即日傳至回通運適狂焉大自矜謝追東坡至前途而塗中又傳東坡三峽橋詩遂即對東坡自言有一絕却欲題

老學庵筆記卷第五

科徵君明逸既隱操不終雖舉登侍從禮優溼然常置履屐其寄懷詩曰子生背時性孤僻自信已道輕浮名中途失計被簪髮目覩龍吟心潛驚雖從鶴鷺共班序常恐青蠅微有聲清風滿石田在絳州吾君甘退耕其受畏如此又有寄二華隱者詩曰我本嶽崖名攻身天子庭不終高尚事有幾少微星北闕空追悔西山羨獨醒秋風舊期約何日去冥冥然其後卒遭王嗣宗之辱可以爲輕出者之戒世傳常夷甫晚年悔仕亦不足多怪也

宋太常尚書中酒詩云中酒事俱妨偷賦就黑房靜嫌鷓鴣開渴憶荔枝香病與懶相積心和夢尚任從今改題品不說醉爲鄉非其中酒者不能知此味也

紹興中有貴人好爲俳諧詩及幾許詩云綠樹帶雲山卷西斜陽入竹地銷金上注內相啓云長楸晚却音雜帳綠蓋千層度腐解下綠絲絲青雲萬里後生遂有以高工者憤是時前輩猶在雅正未衰不然與五代之體何異此事繁時治忽非細事也

承平時州田氏作泥孩兒名天下態度無窮雖京師工效之莫能及一對至五十餘一床至直十千一床者或五或七也小者二三寸大者尺餘無絕大者于家舊藏一臥者有小字云蘇時田記製紹興初避地東陽山中歸則亡之矣

隆興間有揚州帥貴戚也宴席間語客曰遊謂三世仕宦方解著衣改便欲作一書言衣帽酒飲之制未得書名通判鮮于廣蜀人即對曰公方立勳業今必無暇及此他時功成與今本棺略同但蓋底相反骨不壞棺外列置瓦器皆極淳古時靖康丙午歲也李知幾及見之

市人有以博戲取人財者每博必大勝號松子量不知何物語也亦不知其字云何李端叔爲人作墓志亦用此三字端叔前輩也必有所據

今官制光祿大夫轉銀青轉金紫轉光祿轉進五代以前乃自銀青轉金紫轉光祿轉進祿光祿轉進據馮道長樂老序所載甚詳莊文太子初封鄧王子爲陳魯公史魏公言鄧王乃錢俶婦後所封又哲宗之子早薨亦封鄧王當避此不祥之名二公曰已降詔俟郊禮改封可也莊文竟早世

東坡贈趙德麟秋陽賦云生于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寓時字也

名遂均運林下乃可成書耳請先立名曰運若果神不之悟有牛笈判者京東正官也輒操齊音曰安撫莫信此是通判罵安撫他食暖衣適居而無故則近于禽獸是甚言語帥爲發怒頰面而通判欣然有得色

范至能任成都嘗求亭名于子子曰息鱷至能大以爲佳時方作壘即以銘鑿背然不果築亭也

臨邛夾門鎮山險處得瓦棺長七尺厚幾二寸尹少復強記日能誦麻沙版本書厚一寸嘗於呂居仁舍人坐上記曆日酒一行記兩月不差一字

蕭王與沈元用同使虜館於燕山慈忠寺暇日無聊同行寺中偶有唐人碑詞皆偶儷凡二千餘言元用素強記即朗誦一再蕭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闕之凡闕十四字書畢蕭王視之即舉筆盡補其所缺無遺者又改元用誤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略無矜色元用駭服

靖康兵亂宜和舊臣悉已遠竄黃安時居壽春歎曰造禍者全家盡去嶺外避地却令我輩橫屍路隅耶安時卒死於兵可哀也

高宗除喪子以禮部郎入讀祀至几道殿蓋帝平日所御處也殿三楹殊非高大陳列几席

掩加之類亦與常人案不甚相遠... 廟之偷德也... 夜涼疑有雨... 田登作都自諱其名... 於楚州皆謂燈為火上元... 治遊觀遊人遂書榜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劉簡州詩海內儲多事... 亂思見天子而不可得... 慰矣見天子近臣已足自慰... 涯乎其愛君憂國之意... 紹興間復古殿供御墨... 造自禁中降出雙角龍文... 所畫也中官欲于苑中作... 松作煤彥衡力持不可曰... 此平地松豈可用人重其有守

人用虎杖根漬之亦古遺法

曹詠為浙漕一日坐客言徽州汪王靈異者... 問汪王若為對有唐永夫者在坐遂曰可對... 曹漕詠以為工遂愛之曾觀字純甫偶端正... 官蕭鵬巴來謁既退復一客至其所俾也因... 問曰蕭鵬巴可對何人客曰正可對曾鵬... 視以為鵬已大怒與之絕然鵬已北人實謂... 之札八... 童貫為太師用廣南鱉殼故事林靈素為金... 門羽客用闔王時翠紫膏故事嗚呼異哉... 元豐間建尚書省于皇城之西鑄三省印米芾... 謂印文背戾不利輔臣故自用印以來凡為... 相者悉投鼠善終者亦迫加貶削其免者蘇... 丞相頌一人而已蔡京再領省事遂別鑄公... 相之印其後家安國又謂省居白虎位故不... 利京又因建明堂遷尚書省于外以避之然

祖母楚國夫人大觀庚寅在京師病累月醫藥... 莫效雖名醫如石藏用輩皆謂難治一日有... 老道人狀似甚古銅冠緋氅一丫髻童子操... 長柄白紙扇從後過門自言疾無輕重一灸... 立愈先君延入問其術道人探囊出少艾取... 一囊灸之祖母方臥忽覺腹間痛甚如火灼... 道人自言九十歲遂徑去追之疾馳不可及... 祖母是時未六十復二十餘年年八十三乃... 終祖母沒後又二十年從兄子世監三江鹽... 場偶飲于士人毛氏忽見道人衣冠及童子... 悉如祖母平日所言方愕然道人忽自言京... 師矣戰事言訖遽去過尋不可得毛君云... 其妻病道人為灸屢柱十餘壯病脫然愈方... 欲謝之不意其去也世或疑神仙以為渺茫... 豈不誤哉... 齊民要術有鹹沆子法用沆木皮漬鴨卵令臭... 京亦竄死二子坐誅其家至今廢不知為善... 而遷省易印以避禍亦愚矣哉... 王勳作相請明假端咸平焚黃回舫數十沿路... 作樂固已駭物論紹興中泰煇亦端金陵焚... 黃鵬安及轉運司舟舫盡選以行不足擇取... 於浙西一路凡數百艘皆窮極丹雘之飾郡... 縣監司迎候數百里不絕平江當運河枯涸... 樓數丈大合樂官妓舞于其上縹緲若狂雲... 間聲處之自若... 蔡太師娶王禹玉孫女故諸王皆用事有王子... 浴者為浙東會司官屬郡宴必與提舉者同... 席陵忽玩戲無所不至提舉者事之及若官... 屬已而又知吳縣尤放肆郡守宴客初就席... 子濟道縣也呼伎樂伶人即皆馳往無敢留... 者上元吳縣放燈召太守為客郡治乃寂無... 一人又嘗夜半道縣也叩府門言知縣傳語

京亦竄死二子坐誅其家至今廢不知為善

必請而見守狼狽衣乘燭出問之乃曰知... 縣酒渴聞有鹹鹽欲覓一甌其陵侮如此守... 亟取遺之不敢較也... 司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為善宦以今觀之則... 謂之拙宦可也彼汨喪廉恥廣為道徑者不... 數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蔡京賜第有六館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 之如城... 故都里巷聞人言利之小者曰八文十二兩十... 為誰語急故以平聲呼之白傳詩曰綠浪... 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宋文安公宮... 詞曰三十六所春宮館一一香風送管絃... 以道詩亦云煩君一日慇懃意示我十年感... 遇詩則詩家亦以十為難矣... 周宇文處與母問書曰愛形氣皆知母子誰... 知誰保如此不孝此乃對母自稱小名南齊... 人亦不貴之... 胡基仲嘗言韓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書趁姿... 媚狂肆其矣子對曰此詩至云陋備編詩不... 收入二雅編迫無妄蛇其言義之俗書未為... 可駭也基仲為之絕倒... 王廣津宮詞云新理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 勝常勝常猶今婦人言萬福也前單尺牘有... 云尊候勝常者勝字當讀平聲... 拄杖斑竹為上竹欲老瘦而堅勁斑微赤而... 點疎買長江詩云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 上長身遶葉嫩滴瀝紅斑少恰是湘妃淚盡... 時善言拄杖者也然非子有此癖亦未易賞... 音... 唐韓翃詩云門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樹夜迎... 人近世晏叔原樂府詞云門外綠楊春繫馬... 床前紅燭夜呼盧氣格乃過本句不謂之別

武帝崩於林王即位明帝謀廢左右僕射王... 晏盡力助之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 恩一旦替人如此事何以自立因勸之引决... 及晏拜駱駝謂思遠兄思遠曰隆昌之末阿... 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曰如... 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此乃對兄白解小名畢... 景儒幕府燕開錄蘇易簡初及第時與母... 書自解喉喉亦小名也從伯父右司小名馬... 哥在京師省祖母楚國夫人出上馬吳楚國... 偶有所問自出屏後呼馬哥視事官聞之白... 伯父曰夫人請也部蓋此輩亦習聞之也今... 吳人子弟稍長便不欲人呼其小名雖尊者... 亦以行第呼之矣風俗日薄如此奈何... 宋白石詩云但喜明如蠟何嫌色似蠟燭出... 延安于在兩鄰數見之其堅如石照席極明... 亦有淚如蠟而煙濃能照汗惟幕衣服故西... 可也... 張文昌成都曲云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 荔枝熟萬里橋邊多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 此未嘗至成都者也成都無山亦無荔枝蘇... 黃門詩云蜀中荔枝出嘉州其餘及眉半有... 不益行之彭山縣已無荔枝矣况成都乎... 先太傅自蜀歸道中遇異人自稱方五見太傅... 曰先生乃西山施先生有吾也遂授道益施... 公睦州桐廬人太傅晚乃自睦守挂冠蓋有... 緣矣矣... 張文昌詩云惟恐被人偷剪樣不謂開藏... 出書堂皮製美亦云借樣裁巾怕索將王荆... 公于富貴聲色略不動心得秋天鵬竹根... 冠愛不已子雅有冠冠拄杖二癖每自笑... 默然亦賴古多此賢也... 故都時御爐炭車斷作素條胡桃紋鴉青高

人亦不貴之

武帝崩於林王即位明帝謀廢左右僕射王... 晏盡力助之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 恩一旦替人如此事何以自立因勸之引决... 及晏拜駱駝謂思遠兄思遠曰隆昌之末阿... 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曰如... 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此乃對兄白解小名畢... 景儒幕府燕開錄蘇易簡初及第時與母... 書自解喉喉亦小名也從伯父右司小名馬... 哥在京師省祖母楚國夫人出上馬吳楚國... 偶有所問自出屏後呼馬哥視事官聞之白... 伯父曰夫人請也部蓋此輩亦習聞之也今... 吳人子弟稍長便不欲人呼其小名雖尊者... 亦以行第呼之矣風俗日薄如此奈何... 宋白石詩云但喜明如蠟何嫌色似蠟燭出... 延安于在兩鄰數見之其堅如石照席極明... 亦有淚如蠟而煙濃能照汗惟幕衣服故西... 可也... 張文昌成都曲云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 荔枝熟萬里橋邊多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 此未嘗至成都者也成都無山亦無荔枝蘇... 黃門詩云蜀中荔枝出嘉州其餘及眉半有... 不益行之彭山縣已無荔枝矣况成都乎... 先太傅自蜀歸道中遇異人自稱方五見太傅... 曰先生乃西山施先生有吾也遂授道益施... 公睦州桐廬人太傅晚乃自睦守挂冠蓋有... 緣矣矣... 張文昌詩云惟恐被人偷剪樣不謂開藏... 出書堂皮製美亦云借樣裁巾怕索將王荆... 公于富貴聲色略不動心得秋天鵬竹根... 冠愛不已子雅有冠冠拄杖二癖每自笑... 默然亦賴古多此賢也... 故都時御爐炭車斷作素條胡桃紋鴉青高

故都時御爐炭車斷作素條胡桃紋鴉青高... 可也... 張文昌成都曲云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 荔枝熟萬里橋邊多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 此未嘗至成都者也成都無山亦無荔枝蘇... 黃門詩云蜀中荔枝出嘉州其餘及眉半有... 不益行之彭山縣已無荔枝矣况成都乎... 先太傅自蜀歸道中遇異人自稱方五見太傅... 曰先生乃西山施先生有吾也遂授道益施... 公睦州桐廬人太傅晚乃自睦守挂冠蓋有... 緣矣矣... 張文昌詩云惟恐被人偷剪樣不謂開藏... 出書堂皮製美亦云借樣裁巾怕索將王荆... 公于富貴聲色略不動心得秋天鵬竹根... 冠愛不已子雅有冠冠拄杖二癖每自笑... 默然亦賴古多此賢也... 故都時御爐炭車斷作素條胡桃紋鴉青高

可也

故都時御爐炭車斷作素條胡桃紋鴉青高... 可也... 張文昌成都曲云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 荔枝熟萬里橋邊多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 此未嘗至成都者也成都無山亦無荔枝蘇... 黃門詩云蜀中荔枝出嘉州其餘及眉半有... 不益行之彭山縣已無荔枝矣况成都乎... 先太傅自蜀歸道中遇異人自稱方五見太傅... 曰先生乃西山施先生有吾也遂授道益施... 公睦州桐廬人太傅晚乃自睦守挂冠蓋有... 緣矣矣... 張文昌詩云惟恐被人偷剪樣不謂開藏... 出書堂皮製美亦云借樣裁巾怕索將王荆... 公于富貴聲色略不動心得秋天鵬竹根... 冠愛不已子雅有冠冠拄杖二癖每自笑... 默然亦賴古多此賢也... 故都時御爐炭車斷作素條胡桃紋鴉青高

宗紹興初巡幸臨安嚴州進兵止令用土
產勿拘舊制

東坡自僑居至廣州舟敗亡蜀四隨平生所
寶皆盡僅於諸子處得李墨一丸潘谷墨兩
丸自是至是度捐館舍所用皆此三墨也此
聞之蘇李真云

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詞多不協律以
道云紹聖初與東坡別于汴上東坡酒酣自
歌古陽關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
以就聲律耳

山谷水仙花二絕淡掃蛾眉翠一枝及只比江
梅無好枝者見于李端叔集中恐非端叔所
及也賀方回作王子開詞和終歸趙子
將不葬吳者見于秦少游集中子開大觀已
丑卒于江陰而返葬臨城故方回此句為工
時少游已沒十年矣水仙花則不可考然氣

本行徑六十卷于書取觀之字亦不甚工然
多關唐諱或謂其本為好事者易去此特唐
經生書耳

利州武后画像其長七尺成都有孟蜀時后妃
祠堂亦極修偉絕與今人不類福州大支提
山有吳越王紫袍寺僧升椅子舉其領備拂
地兩肩有汗迹

老杜海樓詩在左蘇所賦今已不存成都有一
株在文明廳東廊前正與制置司廣通門相
直蒼翠乃故錦官閣開潼川尤多予未見也
成都石筍其狀與筍不類乃累疊數石成之所
謂海眼亦非妄語至有得之者蜀食井
鹽如仙井大寧猶是大穴若榮州則井絕小
僅容一竹筒其海眼也石筍在廟之東階下
亦粗似一層正如陝之鐵牛但望之大然似
牛耳石一足不備以他石續之氣象甚古

格以山谷晚作不類端叔也
吳武安亦非德順軍亂于縣今雖隔在岷境松
楸甚盛歲時祀享不輟靡不敬問也介謙武
安而梁益間有廟賜額曰忠烈故西人至今
但謂之吳忠烈云
姚福進者兗麟之祖也德順軍人以挽強名於
秦隴間至今西人謂其族為姚硬弓家
曲端吳玠建炎間有重名于陝西西人為之語
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謀有勇是吳大介能
書今關中錦屏山壁間有其書奇偉可愛
成都江濱廟北壁外畫美髯一丈夫據銀胡床
坐從者甚眾邦人云蜀賊李順也
印州僧寺中版壁有題詩字字既凡惡語亦
淺拙不知當時何以中第如此之高蓋希特
事力誠元祐故有司不復計其文之工拙也
永康軍導江縣迎祥寺有唐女真吳彩鸞書佛

承平日其重宮觀宣和中置以道知成州有請
吏部報云照會本官歷任已曾任官觀不合
再有陳乞選致仕而歸

唐慶州在白帝城地勢險固本朝太平興國中
丁晉公為轉運使始遷于瀼西瀼西地不平
可守又置唐關使於白帝屯兵下臨瀼西
使有事宜多置兵則慶帥不能親將指臂倒
置若少置兵則關先不守慶州必隨以破可
謂失策大抵當時蜀已平乃移慶州晉已平
乃移太原皆不可曉若使晉蜀復為豪傑所
得彼能據一國獨不能復徙一城以就形勝
耶若雖有外寇而其地尚為我有乃捨險就
易此何理也

忠州在陝路與萬州最近既置復有為郡之
樂白樂天詩乃云惟有綠樽紅燭下暫時不
似在忠州又云今夜酒醒羅綺燭被君融盡

五壺米以今觀之忠州郡得此光景耶當是
不堪司馬開冷驥易刺史故亦見其樂爾可
憐哉
曾子宣林子中任密院為哲廟言章子厚以隱
士相兼直視賢見從官皆朝服其強
肆如此上曰彼見蔡京亦敢爾乎京時為翰
林學士不知何以得人主侍之如此真奸人
之雄也
祖宗故事命官舉進士者先所屬選官考
試所業通者方聽取解至首試程文此舉者
勒停不合格者亦贖銅板永不得應舉天聖
間方除前制然未久又詔文臣許錄兩度
武臣止許一次其嚴如此近歲泛許入應博
學宏辭遂有妄以此自稱或假手作所業賦
禮部亦許試而程文終不可讀亦無以懲之
殆非也

沈義倫謚恭惠其家訴於朝欲帶一文字謚者
執不可而止張知白謚文節御史王嘉言請
改謚文正王季先為相亦不肯改歐陽文忠
公初但謚文蓋以配韓文公常夷甫方兼太
常晚與文忠相失乃獨謂公有定策功當加
忠字實抑之也李邦直作議不能固執公論
非之當時士大夫相謂曰永叔不得謚文公
此謚必留與介甫耳其後信然

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採特望真廟時周安
惠公起始建樹名法一切以程文為去留
李允則真廟時知滄州虜圍城中無暇石乃
鑿水為堰解去近時陳規守安州以泥為
堰城亦終不可下

信州龍虎山漢天師張道陵後世襲虛靜先生
號瀛賦役自二十五世孫乾龍始時天聖八
年也今黃冠輩謂始于三十二代非也又獨

秦所作鄭白二渠在今京兆府之涇陽皆以涇
水為源白渠灌涇陽高陵櫟陽及耀州雲陽
三原富平凡六縣斗門百七十餘所今尚存
然多廢不治鄭渠所灌尤廣袤數倍于白渠
涇水乃絕源不能復入渠口渠畔又多推圮
與於比之白渠尤不可措手矣
唐人喜赤酒甜酒灰酒皆不可解李長吉云疏
璃鐘琥珀濃小樽酒滴真珠紅白樂天云荔
枝新熟雜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杜子美云
不放香醪如蜜甜陸魯望云酒滴灰香似去
年

李虛已侍郎字公受少從江南先達學作詩後
與曾致亮偕酬曾每曰公受之詩雖工恨啞
耳虛已初未悟久乃造入以其法授晏元獻
元獻以授二宋自是遂不傳然江西諸人每
謂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響亦此意也
謂三十二代為張虛靜亦非也

老學庵筆記 卷五

老學庵筆記 卷五

老學庵筆記 卷五

老學庵筆記 卷五

老學庵筆記卷第六

太宗朝胡秘監周南貶坊州團練副使擅離徒所至鄜州謁宋太素尚書被劾特置不問元祐中陳正字無已為徐州教官亦擅離任至南京別東坡先生諫官彈之亦不加罪祖宗優待文士如此

今上初登極周丞相草儀注稱新皇帝蓋創為文也

歐陽公記開寶錢文曰宋通子按周顯德錢文曰周通故國初因之亦曰宋通建隆乾德中皆然不獨開寶也至太平興國以後乃以年號為錢文至今皆然歐公又謂寶元錢文曰皇宋按寶錄所載亦同然今錢中又有云聖宋者大小錢皆有之大錢折二始於熙寧則此名乃或出於熙寧以後矣

周世宗時李景奉正朔上表自稱唐國主而周絕之也

先君八賢時至華之鄭縣過西溪唐昭宗避兵嘗幸之其地在官道旁七八十步澄深可愛亭曰西溪蓋杜工部詩所謂鄭縣亭子澗之濱者亭旁古松間支徑入小寺外弗見也有柁木板橋梁間甚大書杜詩筆亦雄勁體雜顏柳不知何人書墨挺然出版上甚異或云墨者柁木皆如此

宗正卿少卿祖宗因唐故事必以國姓為之然不必宗室也元豐中始兼用庶姓而知大宗正事設官乃於濮安懿王始權任甚重頗錫損云

京師溝渠極深廣亡命多匿其中自名為無憂洞甚者盜匪婦人又謂之鬼樊樓國初至兵與常有之雖才尹不能絕也

祥符東封命王欽若趙安仁並判兗州二公皆

稱之曰江南國主國書之制曰皇帝致書恭問江南國主又以君字易卿字至藝祖於李煜則遂賜詔如藩方矣仁宗時冊命趙元昊為夏國主蓋用江南故事然亦賜詔凡言及卿字處即闕之亦或以國主代卿字當時必有定制然不盡見於國史也

歐陽文忠公立論易繫辭當為大傳蓋古人已有此名不始於公也有時僧徒投其好偽作轉退之與僧大顯書引繫辭謂之易大傳以示文忠公公以合其論遂為之跋曰此宜為退之言予嘗得此書石刻語甚鄙不足信也

今僧寺輒作庫寶錢取利謂之長生庫至為鄙惡予按梁甄彬嘗以束苧就長沙寺庫寶錢後贖苧還於寺中得金五兩遂還之則此事亦已久矣贖僧所為古今一揆可設法嚴

見任執政也慶曆初西師未定命夏竦判永興陳執中范雍知永興一州二守一府三守不知當時如何分職事既非長文移書判之類必有程式官屬胥吏何所稟承國史皆不載莫可考也然當時諫官御史不以為非諸公受之亦不力辭豈在其時亦為便於事耶宣和中復幽州以為燕山府蔡靖知府郭藥師同知既增同字則為長武與慶曆之制不同

龜以遺讀魏書以為魏收獨無刑禍既以壽終又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諡文貞以此收轉遇之避脩史之說然收死後竟以史筆多載於人齊亡之歲家被焚棄骨於外得禍亦不輕矣

王荆公文名益故其所著字說無益字蘇東坡祖名序故為人作序皆用敘字又以為未安

遂改作引而謂字序曰字說張氏父名益故表中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或效之非也

古謂帶一為一腰猶今謂衣為一領周武帝賜李賢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腰是也近世乃謂帶為一條語頗鄙不若從古為一腰也

黃巢之入長安信宗由幸豆盧瑑珪沉劉鄩于琮表志趙澤李湯李湯皆守節至死不愛鄴絳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縊而死以靖康京師之變言之唐猶為有人也

吾語兒人二字通用世說戴祖溫行經王大將軍墓望之曰可見兒益謂可人馬可兒也故吾書及孫純與庾亮皆以為可人又陶淵明不欲束帶見鄉里小兒亦是以小人為小兒耳故宋書云鄉里小人也

晉人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永嘉子煇亦在焉意欲博擊者輒令煇於經筵侍對時論之經筵退還文印上

予與尹少稷同作密院編脩官時陳魯公史魏公為左右相一日過堂見魯公語少欬少稷忽曰稽便難活相公面上人又云稽是右相薦右相面上人又云稽是相公鄉人處處為人圖防魯公笑答云康伯往年使虜有李愈少卿者來迎客自言漢兒也云女真與丹奚皆同朝只漢兒不好北人指曰漢兒南人却罵作番人愈之言無乃與君類耶一座皆笑

吳處厚字伯固既上書告蔡州詩事自謂且顯權時已為漢陽守比秩滿徙衛州予少時嘗見其謝表曰今李常已移成都則餘人次第復用臣有兩子一婿俱是選人到處撞見冤讎何人更肯提挈處厚本能文而表辭鄙淺如此者意謂太母見之易曉耳

王補之翰苑嘗病危甚固謂皆束手二妾曰

正始乃魏晉年名胡武平上呂丞相啓云手從天錫正始之遺音學授神棟擢奪朱之亂色蓋不悟正始為年名也

俗說唐五代間事每及功臣多云賜無畏其言甚鄙淺予兒時聞之每以為笑及觀韓偓金鑾密記云面處分自此賜無畏賜金三十兩又云已曾賜無畏卿宜凡事皆盡言直是鄙便之言亦無畏以此觀之無畏者許之無所畏憚也然君臣之問乃許之無所畏憚是

何表理必起於唐末耳

國初舉人對策皆先為策題然策題不過一二十句其後策題浸多而寫題如初舉人甚以為苦慶曆初賈文元公為中丞始奏罷之故事臺官無侍經筵者賈文元公為中丞仁祖以其精於經術特召侍講選英自此遂為故事奉會之當國時諫官御史必兼經筵而其

王補之翰苑嘗病危甚固謂皆束手二妾曰 謹我輩豈忍獨生惟當俱死耳 讒賊亦泣徐曰人生死有命固無可奈何宜自寬 雖以質具聞之既愈者娥專房燕封至淑人 雖賊遂辭去及補誅素娥者驚悸不三日亦 死其口偽死之言遂驗

蜀老言紹興初漕粟嘉陵以餉邊每一斛至軍中計其費為七十五斛而大光胡承公為帥始議轉船運於是費十減六七向非二公蜀已大困矣故至今蜀人謂承公為湖州鏡王性之記問該洽尤長於國朝故事莫不能記對客指畫而說動數百言退而質之無一語謬予自少至老惟見一人方大為蜀源典章一切掃蕩無遺甚至祖宗謫號亦皆悉失祠祭俱稱廟號而已又因討論而各體部申

老學庵筆記 卷六

省言未得廣韻方是時性之近在二百里內非獨博記可詢其藏書數百篋無所不備

王伯照長於禮樂歷代及國朝禮禮之書悉能成誦亦可謂一時之傑也與宋為太常少卿

進職用者指之曰渠是一生人宜其速進予怪而詰之指之曰曾為朝士者既為人所忌

杜詩夜聞更秉燭意謂夜已深矣宜睡而復東燭以見久客喜歸之意情德洪安云更當平

謝景魚家有陳無已手簡一編有十餘帖皆異本唐天師觀詩後有文與可跋大略云高公

者此觀都威儀何昌一也希夷從之學鎖鼻術予是日追赴太守宇文文約飯不能盡

京口子城西門外觀在城上或云即萬歲樓京口人以爲南唐時節度使每登此樓西望金

水漉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王維詩也惟德與晚渡揚子江詩云遠岫有無中片帆烟水上已

酒務官託買浮炭其質可知浮炭者謂投之水中而浮令人謂之梓炭恐亦以投之水中

四方之音有訛者則一韻盡亂如閩人訛高字則謂高爲歌謂分爲羅春人訛青字則謂青

玄爲絃謂犬爲近謂遺爲犬之類亦自不少尹尚書水南小酌回拾遺詩印松島鶴高公

以此句施於平山堂爲宜初不自謂工也東坡先生乃云記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則似

世言荆公四家詩後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說酒及婦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詩樂府外及婦人

者實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淵明雖亦未爲過此乃讀白詩不熟者妄立此論耳四家詩未

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杯明朝歸揖二千石檢楊九重萬乘主諸浪赤輝金鎖

其詞豪俊動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

者却來謂謂爲交歡宜其終身坎壈也杜牧之作選俗僧詩云雲髮不長寸秋寒力更

何處寄悠悠詞意悽愴蓋憐之也至李端叔還俗道士詩云聞道華陽客儒衣鷓鴣紫微舊

已稀還家見鷓鴣鳥應魂背船飛在道士還俗非不得已者故直說之耳

龍舟極奇絕或謂一登之皆願又曰祖宗未嘗登龍舟但臨水觀龍足矣後勉一幸金

明所謂龍舟非獨不登亦終不觀也唐人本謂御史在長安者爲西堂官其雄劇以

別分同東都事見劇談錄本朝都汴開洛陽爲西京亦置御史臺至爲散地以其在西京

亦號西堂名同而實異也唐人本以尚書省在大明宮之南故謂之南省

自建炎與興師士以險遠許就制置司類試與省試同尚有願赴行在省試者亦聽之爾

漢嘉城西北山麓有一石洞泉出其間時開洞中泉滴聲良久一滴清如金石黃魯直題詩

改名方響洞要知山水有清音成都藥市以玉局化爲最盛用九月九日楊文

公談苑云七月七日誤也馬鞭擊節竹杖擊狗皆節節斷折物理之不

可推者也亳州出輕紗舉之若無裁以爲衣真若煙霧一州惟兩家能織相與世爲婚姻他人家

得其法也云自唐以來名家今三百餘年矣禁中有哲宗皇帝宸翰四大字曰罰弗及嗣更

無他語此必紹聖元符間有欲害元祐黨人子孫者故帝書此言祖宗盛德如此故老言

大臣嘗從容請幸金明池也世傳曰祖宗幸西池必宴射朕不能射不敢出又木工楊琪作

假至建炎初以軍興道梗始有三年之限後有特許從便赴闕降旨云候邊事寧息曰

題詩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應向水閣不用閉門防俗客受閉能有幾人來今寺乃在草市通衢中三面皆民間廬舍前臨一支港與詩殊不合豈陵谷之變遷已如此乎或謂寺本在湖中後徙於此

蘇叔黨政和中至東都見妓解錄事太息語廉宣仲曰今世一切變古唐以來舊習盡廢此猶存唐舊為可喜前輩謂妓曰酒糾益謂錄事也相藍之東有餘事巷傳以為朱榮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張其甫舍八廣漢人為成都帥蓋本朝得蜀以來所未有也未至前旬日大風雷龍起劔南西川門揭牌擲數十步外壞兩字爪迹宛然人皆異之真甫名震或為之說曰元豐末賈院大而焦蹈為首魁當時語曰火焚賈院狀元焦無能對者今當以雷起焦門知府震為

安而狀元張九成亦賈臨安時以為王氣所在方李易唱第時上顧問此人合眾論否時相對曰易乃揚州州學學正必合眾論人笑其數奏之陋

唐以來皇子不兼師傅官以子不可為父師也其後失於檢點乃有兼者治平中賈黯草東陽郡王頴檢校太傅制建明其失自後皇子及宗室卑行合兼三師者悉改為三公政和中省太尉司徒司空之官而置少師少傅少保皇子乃復兼師傅自嘉王楷始

今參知政事恩敷比門下中書侍郎在尚書左右丞之上其議出於李漢老漢老時為右丞蓋時省轉屬可徑登接路也呂丞相元直竟此意排去之然自此遂為定制

蘇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子美梓州金華山詩云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

對然歲餘其甫以疾不起方未病時府治堂柱生白芝三謂者謂之玉芝子按西陽雜俎芝白為其真甫當之

自元豐官制尚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絕異在京師時有語曰吏勲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會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現兵職駕車典了稽袴刑都北門總是冤魂工也度水白日見鬼及大駕幸臨安表亂之後士大夫凶失告身此書者多又軍賞百倍平時賂賄公行目濫相乘餽軍日滋賦歛愈繁而刑獄亦眾故吏戶刑三曹吏奇人人富饒他曹寂寞彌甚吏輩又為之語曰吏勲封考三晏兩嬖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淡喫鹽麩兵職駕庫駁薑甲醋刑都北門人肉餵飽工也度水身生鬼鬼

高宗行幸揚州郡人李易為狀元次舉駐蹕臨未有書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乃直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詩而失之

胡子遠之父唐安人宋能財常委僕僮錢得錢引五千緡皆為也家人欲訟之胡曰幹僕已死豈忍使其孤對獄耶或謂滅其半償予人尚可得二千餘緡胡不可曰終當誤人乃取而火之恭然不少動心其家暴貴宜哉

杜子美梅雨詩云南京草浦道四月熱黃梅濕淋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茅茨疎易濕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听回益成都所賦也今成都乃未嘗有梅雨惟秋半積陰氣令蒸溼與吳中梅雨時相類耳豈古今地氣有不同耶

老學庵筆記卷第六

老學庵筆記卷第七 熙寧癸丑華山阜頭峰巒峰下一嶺一谷居民甚眾皆於然下開乃越四十里外平川土石雜下如鏡揚七社民家壓死者幾萬人壞田七八千頃因可畏矣紹興間嚴州大水壽昌縣有一小山高八九丈隨水漂至五里外而兩傍草木廬舍此水退皆不壞則此山殆空行而過也

韓魏公家不食蔬以脯醢當蔬盤度亦始於近時耳 曾子宜丞相家男女手拍皆少指端一節外甥亦然或云襄陽魏道輔家世指少一節道輔之姊嫁子宜故子孫皆其外氏

故都殘者不過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饌享先織竹作盆益狀貯紙錢承以一竹焚之視盆側所向以占氣候謂向北則冬寒向南則方自布衣命官故仲益之辯人多是之然以予考其實則二公俱失也南豐元豐中還朝被命獨備五朝史實許其屬遂請秀州崇德縣令邢恕為之用選人已非故事特從其請而南豐又援經義局辟布衣徐禧例乞無已檢計廟堂尤難之會南豐上太祖紀敘論不合上意情五朝史之意浸緩未幾南豐以憂去遂已會之但誤以五朝史為英宗實錄耳至其言辟無已事則實有之不可謂無也

前代夜五更至黎明而終本朝外廷及外郡悉用此制惟禁中未明前十刻更終謂之待旦蓋更終則上御殿飾以候明出御朝也祖宗勤於政事如此

予兒時見宋脩撰燁為先君言其艱難中以轉餉至行在時方遘虜海道上下大旨令除待制呂相元直雅不相樂乃曰宋脩係直龍圖閣

老學庵筆記 卷七

各溫向東西則寒溫得中謂之五兩益益俱俗老姐輩之言也又每云孟蘭盆倒則寒來矣吳元獻詩云紅白盛英落朱黃植點殘東人愁海暑計曰望孟蘭盆亦戲述俗語耳

歐陽公謫夷陵時詩云江上孤峰蔽綠蘿終日對巉峨益夷陵縣治下臨峽江名綠蘿溪自此上泝即上牢下半關皆山水清絕處孤峰者即甘泉寺山有孝女泉及祠在萬竹間亦幽邃可喜映人歲時遊觀頗盛予入蜀往來皆過之韓子蒼舍人奉與縣道中詩云斷郭連青竹人家蔽綠蘿似因歐公之句而失之此詩蓋子蒼少作故不審云

秦會之跋後山集謂曾南豐符英宗實錄辟陳無已為屬孫仲益查數百字詆之以為無此事南豐雖言預備英宗實錄未久即去且南豐自為史編烏有辟官之理又無已元祐中便除待制太超職欲且與備撰備撰與待制亦只爭一等候更有勞除待制不曉遂除秘撰宋公言之太息曰此某命也頃予被命備高宗聖政及實錄見日曆所載實有此事自昔大臣以私意害人此其小小者耳

高廟駐蹕臨安艱難中每出猶鋪沙藉路謂之黃道以三衛兵為之紹興末內禪駕過新宮猶設黃道如平時明日壽皇出即撤去遂不復用

族伯父彥遠言少時識仲殊長老東坡為作安州老人食蜜歌者一日與數客過之所食皆蜜也豆腐麵筋牛乳之類皆漬蜜食之客多不能下著惟東坡性亦嗜嗜蜜能與之共飽崇寧中忽上堂辭眾是夕閉方丈門自縊死及火化舍利五色不可勝計鄒忠公為作詩云逆行天莫測雄作濟中經瀝滅風前質

老學庵筆記 卷七

開火後形鉢盂殘蜜白蠟凝冷烟骨空有誰
家曲人間得細聽彥道又云殊少為士人遊
蕩不務為妻妾投毒囊中幾死喚寤而解醫
言復食肉則毒發不可復療遂棄家為浮屠
鄉公所謂誰家曲者謂其推工於樂府詞猶
有不歸餘習也

晏元獻為藩郡率十許日乃一出慰使吏旅揖
而已有欲論事者因親校帳白校復傳可否
以出遂退呂正獻作相及平章軍國事時於
便坐接客初惟一揖即端坐自若雖從官亦
以次起白及退復起一揖未嘗離席蓋祖宗
時輔相之尊嚴如此時亦不以為非也
東坡詩云大詔一池何緣發已覺紛紛不受榮
考工記弓人寒奠體注曰奠謂為定至冬膠
堅內之樂中定往來體釋文樂音景前漢蘇
武傳武能綱紡繳繫弓弩師曰曰樂謂輔

乃知是時賈物皆守臣以俸祿自備今既以
庫金為賈而推恩則如故可謂厚恩矣
前輩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既受之則設
席望其家遙拜其父祖乃就坐先君尚行之
前輩置酒飲客終席不祝帶毛達可守京口時
尚如此後稍廢然猶以冠帶勸酬後又不講
紹興末胡邦衡還朝每與客飲至勸酒必冠
帶再拜朝士皆笑其異眾然邦衡名重行之
自若
元豐七年秋宴神廟樂師觴示丞相王岐公以
下忽暴得風疾于窮筋側除酒需汗御袍是
時京師方盛歌制金盞皇城中官以為不
詳有歌者輒收警之由是遂絕先是公進啓
陵挽詞有云輅從元朝朝時破花是高秋宴
後委二句皆當時實事也
天聖明道間京師盛歌一曲曰曹門高未幾慈

正弓弩音警又巨京反東坡作平聲叶蓋用
漢書注也
豐相之於舒信道鄉志完於呂望之其為人似
不相然相與皆厚甚不以邪里及同僚故也
相之為中司時精力為信道志完元符中進
用則實由望之薦也及以直諫遠望之坐
薦非其人礙官謝表云臣之與浩實匪素交
以其嘗備學校之選於先朝能陳詩賦之非
於元祐比緣為士遂取充員豈期蟻蟻之微
自速雷霆之譴其收陳終不以志完為非亦
不易矣

宋白集有賜諸道節度觀察防團刺史知州以
下賀登極進奉詔書云朕仰承先訓耕嗣丕
基眷命曆之有歸想寰區之同慶輟輟由俸
祿恭備貢輸遙陳稱賀之誠知乃盡忠之節
省覽嘉歎再三在懷實與廟登極時詔書也
聖太后受冊中官人以為驗矣其後宣仁與
慈聖皆垂簾攝政而宣仁實慈聖之甥以故
選配英廟則徵兆之意若曰曹門之高當相
繼而起也何其神哉
趙相挺之使虜方盛寒在殿上虜王忽頓挺之
耳愕然急呼小胡指示之蓋聞也俄持一小
玉合子至合中有藥色正黃塗挺之兩耳周
匝而去其熱如火既出殿門至客舍揖賀曰
大使耳若用藥通且折裂缺落甚則全耳皆
墮而無血扣其玉合中藥為何物乃不肯言
但云此藥市中亦有之價甚貴方七直錢數
千某輩早朝過極寒即塗少許更卒輩則別
有藥以狐滿塗塗之亦效
遼人劉六符所謂劉燕公者建議於其國謂燕
前雲朔本皆中國地不樂屬我非有以大收
其心必不能久虜王宗真問曰如何可收其

心曰欲於民者十減其四五則民惟恐不為
北朝人矣虜王曰如國用何曰臣願使南朝
求割關南地而增戍關兵以脅之南朝重於
割地必求增歲幣我託不得已受之俟得幣
則以其數對減民賦可也宗真大以為然卒
用其策得增幣而他大臣皆約縱以幣之十
二減賦民因已喜及洪基嗣立六符為相復
請用元議洪基亦仁厚遂盡用銀絹二十萬
之數減燕雲租賦故其後虜政雖亂而人心
不離豈可謂虜無人哉
仁宗皇帝慶曆中嘗賜使劉六符飛白書八
字曰南北兩朝永通和好會六符和賀舉乃
以兩朝永通和好為賦題而以南北兩朝永
通和好為韻云出南朝皇帝御飛白書六符
益為虜畫策增歲幣者然其詳載中國尚如
此則盟好中絕誠可惜也

謂二公之交遂聯故東坡詩云詩清謂能來
阮籍薛宜真欲更夫雲劉舍人賈父詩云不
負與公遂初賦更傳中散絕交書然少述初
不以為意也及荆公再罷相歸過高沙少述
適在焉至往造之少述出見惟相勞苦及弔
元澤之喪兩公皆自忘其窮遠遂留荆公置
酒共飯劇談經學抵暮乃散荆公曰退即解
舟無由再見少述曰如此更不去奉謝矣然
惘惘各有惜別之色人然後知兩公之未易
測也
杭僧思聰東坡為作字說者大觀政和間挾琴
遊梁曰登中貴人之門久之遂還俗為御前
使臣方其將冠也蘇叔黨因浙僧入都送
之詩曰試誦北山移為我招琴聽詩至已無
及矣參家政和中老矣亦還俗而死然不知
其故

王荆公素不樂勝元發鄭毅夫曰為勝屠鄭
然二公資稟遇殊不病其言毅夫為內相一
日送客出郊遇宋家俗謂之屠兒原者作
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實交貞國豈勝言憑
君莫笑金徒陋却是屠解報恩
予幼時侍先君避亂東陽山中有北僧年五十
餘慈朴無能自言沈相義命孫孫携遺像及
告身詔勅其備且云義倫之後惟已獨存欲
訴於朝求一官還俗不知竟何往也
詩正義曰絡緯鳴蟬驚朱子京秋夜詩云西
風已飄上林葉北斗直掛建章城人間底事
最堪恨絡緯啼時無婦驚其妙於用事如此
孫少述一字正之與王荆公交最厚故荆公別
少述詩云應須一曲千回首西去論心有幾
人又云予今此去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
其相與如此及荆公當國數年不復相聞人

陶淵明遊斜川詩自敘辛丑歲年五十蘇叔黨
宣和辛丑亦年五十蓋與淵明同甲子也是
歲得困於許昌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云
夏文莊初謫文正劉原父持以為不可至曰天
下謂疎邪而陛下謫之正遂改今謫宋子京
作祭文乃曰惟公溫厚粹深天與其正蓋謂
夏公之正天與之而不與當時自有此一
種議論故張文定甚惡石徂徠詆之甚力目
為狂生東坡議學校貢舉狀云使孫復石介
尚狂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可施之於政事之
間乎其言亦有自來歐公作王洙源叔參政
墓誌曰夏棟卒天子以東宮恩賜諡文獻洙
為知制誥封還曰此借祖謚也於是太常更
諡文莊與他書異
豈東參肆伍陸崇捌玖拾字書皆有之豈正是
三字或讀作七兩反耳崇字晉唐人書或作

其故

其故

其故

漆亦取其同音也

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為金坤又為金何也諸生乃懷監本易至廉前請云題有疑請問教官作色曰經義豈當上諸諸生曰若公試固不敢今乃私試恐無害教官乃為講解大樂諸生徐出監本復請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監本則坤為釜也教授皇恐乃謝曰某當司印輪詞改題而止然其後亦至通顯

老杜哀江頭云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志城北言方皇或避死之際欲往城南乃不能記孰為南北也然荆公集句兩篇皆作欲往城南望城北或以為舛誤或以為改定皆非也蓋所傳本偶不同而意則一也北人謂向為望謂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皇或避死不能記南北之意

吳楚東南折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此豈可以出處求哉縱使字字尋得出處去少陵之意益遠矣蓋後人元不知杜詩所以妙絕古今者在何處但有一字亦有出處為工如西昆酬倡集中詩何會有一字無出處者便以為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詩亦未嘗無出處渠自不知若為之箋注亦字字有出處但不妨其為惡詩耳

壽皇時禁中供御酒名香露賜大臣酒謂之流香酒分數旋取旨益酒戶大小已盡弊矣韓魏公聲雖文路公步碎相者以為二公若無此二事皆非大臣之相慶曆中河北道士買眾妙善相以為會魯公魯仲如龍王荆公目睛如龍蓋人能得龍之一體者皆貴窮人爵見像章黃摩手曰左手得

先夫人幼多在外家姚氏言諸昆請杜詩釋子也能除晚來幽獨恐傷神也字恐字皆作去聲

蜀人石晉公言蘇黃門嘗語其姪孫廷少卿曰哀江頭即長恨歌也長恨冗而凡哀江頭簡而高廷庭曰常武與桓二詩皆言用兵而繁簡不同蓋此意乎黃門搖手曰不然姓但者音若似近歲有南監司曰但中府地也一日朝士同觀報狀見南監守以不法被劾朝旨令但中府根勘有一人輒歎曰此郡守必是權貴所至問何以知之曰若是孤寒必須痛治此乃令但中府根勘即是有力可知同坐者無不掩口其人悻然作色曰拙直宜為諸公所笑竟不悟而去

今人解杜詩但尋出處不知少陵之意初不知是且如岳陽樓詩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龍爪雖當鬼天下而不仕若右手得之則貴矣庠果為南省第一不及廷對而死

俞秀老紫芝物外高人喜歌謔醉則浩歌不止故荆公贈之詩曰魯山眉宇人不見只有歌辭來向東借問樓前子為何如雲臥唱松風又云蘇年要與君攜手處處相煩作好歌不知者以為賦詩也紫芝之弟清老欲為僧荆公名之曰紫琳因手簡目之為琳公然清老卒未嘗祝髮也

臨江蕭氏之祖五代時仕於湖南為將校坐事當斬與其妻亡命為王捕之甚急將出境會夜阻水不能去匿於人家窗棂中湘湖間謂蕭為鬼天將且有扣窺之曰君夫婦速去捕者且至矣因亟去遂得脫幸不知告者何人以為神物乃世世奉祀謂之窺頭神今奉政照鄰乃其後也

是以道明皇打越國詩宮殿千門白晝開三郎沈醉打回九齡已老韓休死明日應無諫疏來又張果洞詩云怪底君王懸漢武不誅方士守輪臺皆偉論也

歐陽公早朝詩云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李德裕言自昔朝儀未嘗有牙牌報班齊之事予考之實如德裕之說問熟於朝儀者亦惘然以為無有然歐陽公必不誤官更博攷舊制也

王荆公所賜玉帶閣十四拍號玉抱肚其廟朝趙德明所貢至紹興中王氏倫藏之曾孫奉議郎始復進入禁中

勇氏唐居正意文學氣節為一時師表建炎初避兵武當山中病歿遺文散落無復存者獨滁州漢高帝廟碑陰尚存今錄於此滁之西曰豐山有漢高帝廟碑云漢高帝將進項羽道

傳者失之也遂以告公命書其碑陰紹聖二年五月旦記

初門關皆石無寸土潼關皆土無拳石雖皆號天下險固要之潼關不若劍門然自秦以來劍門亦屢破矣險之不可恃如此

經此山至今土俗以五月十七日為高帝生日遺近畢集鴈鵠焉其嘗從太守侍郎會禱雨於廟因墮庭中刻石始知昔人相傳益以五月十七日為高帝生日按漢書高帝十三年四月甲辰崩於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

注自前至非凡二十三日疑五月十七日必其非日又非忌日也以曆推之自上元甲子之歲至高帝十二年四月晦日在丙午凡積一百九十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三年二千三百九十四萬九千五百九十一日七億七百二十四萬六千八百五十五日以法除之算外得五月朔已酉十七日乙丑則丙寅葬日乃十八日也班固

記漢初北平侯張敖所立高帝廟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故先帝九年六月乙未晦日食夫日食必於朔而此食於晦則先一日矣豈非丙寅乃當時十七日乎不然歲月久

老學庵筆記卷第八

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驪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蹕至慶曆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為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

學士院移文三省各報都司移文六曹各刺蜀人見人物之可誇者則曰嗚呼可鄙者則曰噫嘻

吳楚東南折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此豈可以出處求哉縱使字字尋得出處去少陵之意益遠矣蓋後人元不知杜詩所以妙絕古今者在何處但有一字亦有出處為工如西昆酬倡集中詩何會有一字無出處者便以為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詩亦未嘗無出處渠自不知若為之箋注亦字字有出處但不妨其為惡詩耳

壽皇時禁中供御酒名香露賜大臣酒謂之流香酒分數旋取旨益酒戶大小已盡弊矣韓魏公聲雖文路公步碎相者以為二公若無此二事皆非大臣之相慶曆中河北道士買眾妙善相以為會魯公魯仲如龍王荆公目睛如龍蓋人能得龍之一體者皆貴窮人爵見像章黃摩手曰左手得

先夫人幼多在外家姚氏言諸昆請杜詩釋子也能除晚來幽獨恐傷神也字恐字皆作去聲

蜀人石晉公言蘇黃門嘗語其姪孫廷少卿曰哀江頭即長恨歌也長恨冗而凡哀江頭簡而高廷庭曰常武與桓二詩皆言用兵而繁簡不同蓋此意乎黃門搖手曰不然姓但者音若似近歲有南監司曰但中府地也一日朝士同觀報狀見南監守以不法被劾朝旨令但中府根勘有一人輒歎曰此郡守必是權貴所至問何以知之曰若是孤寒必須痛治此乃令但中府根勘即是有力可知同坐者無不掩口其人悻然作色曰拙直宜為諸公所笑竟不悟而去

今人解杜詩但尋出處不知少陵之意初不知是且如岳陽樓詩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龍爪雖當鬼天下而不仕若右手得之則貴矣庠果為南省第一不及廷對而死

是以道明皇打越國詩宮殿千門白晝開三郎沈醉打回九齡已老韓休死明日應無諫疏來又張果洞詩云怪底君王懸漢武不誅方士守輪臺皆偉論也

歐陽公早朝詩云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李德裕言自昔朝儀未嘗有牙牌報班齊之事予考之實如德裕之說問熟於朝儀者亦惘然以為無有然歐陽公必不誤官更博攷舊制也

王荆公所賜玉帶閣十四拍號玉抱肚其廟朝趙德明所貢至紹興中王氏倫藏之曾孫奉議郎始復進入禁中

勇氏唐居正意文學氣節為一時師表建炎初避兵武當山中病歿遺文散落無復存者獨滁州漢高帝廟碑陰尚存今錄於此滁之西曰豐山有漢高帝廟碑云漢高帝將進項羽道

傳者失之也遂以告公命書其碑陰紹聖二年五月旦記

經此山至今土俗以五月十七日為高帝生日遺近畢集鴈鵠焉其嘗從太守侍郎會禱雨於廟因墮庭中刻石始知昔人相傳益以五月十七日為高帝生日按漢書高帝十三年四月甲辰崩於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

注自前至非凡二十三日疑五月十七日必其非日又非忌日也以曆推之自上元甲子之歲至高帝十二年四月晦日在丙午凡積一百九十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三年二千三百九十四萬九千五百九十一日七億七百二十四萬六千八百五十五日以法除之算外得五月朔已酉十七日乙丑則丙寅葬日乃十八日也班固

記漢初北平侯張敖所立高帝廟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故先帝九年六月乙未晦日食夫日食必於朔而此食於晦則先一日矣豈非丙寅乃當時十七日乎不然歲月久

老學庵筆記卷第八

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驪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蹕至慶曆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為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

興元城因斷產石不可勝計與凡土石無異
雖數十百擔亦可立取然其性酷烈有大毒
非置瓦釜中煎三過不可用然猶動能害人
尤非他金石之比千金有一方用舉石輔以
乾糞烏頭之類名曰奴蘇丹其酷烈可想
見也
陰平在今文州有橋曰陰平橋淳熙初為郡守
者大書立石於橋下曰郭艾取蜀路過者笑
之
建炎三年春車駕幸南渡駐蹕於杭有侍臣
召對者既對所陳劄子首曰恭惟陛下歲二
月東巡狩至於錢塘呂相頤浩見之笑曰秀
才家識甚好惡
淳熙中黃河決入汴梁未聞誰言謂之天水來
天水國姓也遺民以爲國家恢復之兆
史魏公自少保六轉而至太師中閣近三十年

福壽康寧本朝一人而已文潞公自司空四
轉蔡太師自司空三轉蔡太師自少保兩轉
而已
鄭康成自爲書戒子蓋思其末曰若忽忘不謹
亦已焉哉此正孟子所謂父子之間不責善
也蓋不責善非不示以善也不責其必從耳
陶淵明命子詩曰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
不才亦已焉哉用康成語也
自唐至本朝中書門下出勅其勅字皆平正渾
厚元豐後勅出尚書省亦然崇寧間蔡京臨
平寺額作險勁體來長而力短省吏始勅之
相誇尚謂之司空勅亦曰蔡家勅蓋狀言也
京故言者數其朝京退送及公至改帝姬之
類偶不及蔡家勅故至今勅字蔡體尚存
東坡海外詩云夢中時見作詩孫初不解狂蜀
兒蘇山藏公遺迹疊韻竹詩後題云寄作詩
吾輩不能記耳及謂謝首問之東坡亦對曰
何須出處乃與聖俞語合公賞其豪邁太息
不已
宋白尚書詩云風騷陸地欲成塵春鎖南宮入
試頻三百俊才衣似雪可憐無箇解詩人又
云對花莫道渾無過會與常人舉好詩大抵
宋詩雖多疵類而語意絕有警拔者故其自
負如此
白樂天詩云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
跎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賜本朝太宗時未
太素尚書白翰苑謫州州行軍司馬詩云郵
州軍司馬也好書爲所及云官爲軍司馬身
是謫仙人蓋此音司字作入聲讀
故事謫官雖別駕司馬皆封賜如故故宋尚
書在都時詩云經時不巾櫛更佩金魚東
坡先生在儋耳亦云鶴髮鬚全白年固尚半

孫符乃知此句爲仲虎發也
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俊
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
想都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絕倒
東坡牡丹詩云一染妖紅翠欲流初不曉翠欲
流爲何語及遊成都過木行街有大署市肆
曰郭家鮮翠紅紫舖間土人乃知蜀語鮮翠
猶言鮮明也東坡益用郭語云蜀人又謂糊
總曰泥總花葉夫人宮詞云紅錦泥總遊四
廊非曾遊蜀亦所不解
東坡先生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單陶爲
士將殺人早陶曰殺之三虎曰宥之三梅聖
俞爲小試官得之以示歐陽公公曰此出何
書聖俞曰何須出處公以爲皆偶忘之然亦
大綱狀初欲以爲魁終以此不果及揭榜見
東坡姓名始謂聖俞曰此耶必有所據更恨

高廟謂端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何必
以眼爲貴耶是以道藏現必取玉斗樣喜其
受聖澤多也每曰現若無池受聖澤亦不
必磨筆亦不須點惟可作枕耳
呂吉甫問客蘇子瞻文辭似何人客搖摩其意
答之曰似蘇秦張儀呂笑曰秦之文高矣儀
固不能望子瞻亦不能也徐自謂其表語云
面折馬光於講筵廷辯韓琦之奏疏甚有自
得之色客不敢問而退
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爲冬住與廢除
夜爲對益聞音也予讀太平廣記三百四十
卷有盧項傳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
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詩唐風日月其除除
音直慮反則所謂冬住者冬除也蓋傳其語
而失其字耳
老杜寄薛三郎中詩云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

老學庵筆記 卷八

七三

紅是也至司戶參軍則奪封賜故世傳冠葉
公謫雷州借錄事參軍綠袍拜命袍短纒至
廉又予少時見王性之曾夫人言曾丞相謫
廉州司戶亦借其短纒袍拜命云
紹興十六七年李莊簡公在藤州以書寄先君
有曰某人汲汲求少艾求而得之自謂得計
今成一聚枯骨世尊出來也救他不得一聚
枯骨出神仙傳老子篇其人者前執政留守
金陵暴得疾卒故云
秦丞相晚歲權尤重常有數卒阜衣持挺立府
門外行路過者稍視視皆欲背呵止之嘗病
告一二日執政獨對既不收他語惟盛推秦
公勲業而已明日入堂忽問曰聞昨日奏事
甚久執政惶恐曰某惟謂太師先生勲德曠
世所無終恐即退實無他言秦公大笑曰甚
荷益已嘆言事官上章執政甫歸問子彈章

副本已至矣其技刻如此
韓魏公罷政以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軍節
度使公累章中辭至以爲恐開大臣希聖特
式之階遂改淮南節度使元豐間文潞公亦
加兩鎮引魏公事辭卒亦不拜相與中張俊
韓世忠乃以捍虜有功拜兩鎮俄又加三鎮
二人皆武人不知辭當時士大夫爲之語曰
若加一鎮卽爲四鎮如朱全忠矣奈何
大駕初駐蹕臨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賈輻輳
又初立官府備勝一新好事者取以爲對曰
鈴轄諸道進奏院詳定一司勅令所王防禦
契聖眼科陸官人遇仙風葉乾濕脚氣四斤
九偏正頭風一字散三朝卽愈陳忠明四世
儒醫陸太丞東京石朝議女婿樂駐泊藥鋪
西蜀費先生外甥冠冠保義掛肆如此凡數十
不能盡記

順東坡送喬全詩云上山如飛嶼人扶背言
老人也蓋老人諱老故爾若少壯者扶與不
扶皆可何暇之有
宣和末有巨商捨三萬緡長飾泗州普照塔煥
然一新建炎中商歸湖南至池州江中一日
晨興忽見一塔十三級浮水上南來金碧照
耀而隨波傾颺若欲倒者商舉家及舟師人
人見之皆驚怖佛既漸近有僧出塔下舉
手揖曰元是裝塔施主船淮上方火災大師
將塔往海東行化去語未竟忽大風作塔去
如飛遠不見未幾乃聞塔廢於大舒州僧廣
勸與商船同行規見之
段成式四陽雜俎言揚州東市塔影忽到老人
言海影翻則如此沈存中以謂一抵塔有影
必倒予在福州見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
州見天目塔皆有影亦皆倒也然塔之高如

老學庵筆記 卷八

七五

是而影止三二尺纖悉皆具或曰天宮中下或狂靡靡亦未易以理推也

唐六代視錄言青州紅石視之似以匣數日墨色不乾經夜即其氣上下蒸濡於匣中若有雨露又云紅絲視必用銀作匣凡石視若置銀匣中仰未乾之墨氣蒸上騰其墨乃著益上久之益上之墨復滴視中亦不必經夜也銅錫皆然而銀尤甚雖漆匣亦時有之但少耳彥猷貴重紅絲視以銀為匣見其蒸潤而未嘗試他視也

賀方回狀貌奇醜色青黑而有英氣俗謂之賀鬼頭喜技書朱黃未嘗去手詩文皆高不獨工長短句也潘郊老贈方回詩云詩來牛腰藏舊囊書說馬尾辨新雉有二子曰房曰康於文房從方康從回蓋萬父字於二子名也

晉山胡直齋同為都司一日過堂從容為蔡京言道流之橫京慨然曰君等不知耳淫侈之風日熾姑以齋醮少間之不暇計此曹也京之善文過如此

蔡京賜第宏敞過甚老疾畏寒幕帝不能禦遂至無設牀處惟撲水少低間架亦狹乃即撲水下作臥室

秦檜作狀元時蔡京親吏高棟猶在謂人曰君他秦太師吾主人乃天下至樸也棟嘗蔡氏盛時官至拱衛大夫領青州觀察使靖康之同列官亦相皆靖康間命停廢棟論以武功大夫為浙東副總管遂終其身不復說朝議者亦置之或自有由也

沈存中辨雜舌香為丁香香數百言竟是以

築及八分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一日往見許道彥周彥周鬚髯皆極髯髯高屐出迎伯壽愕然彥周徐曰吾晉裝也公何怪

元祐七年哲廟納后用五月十六日法駕出宣德門行親迎之禮初道家以五月十六日為天地合日夫婦當異寢違犯者必夭死故世以為忌當時太史遷定乃謂人主與后同天地也故特用此日將降詔矣皇太妃持以為不可上亦疑之宜仁獨以為此語俗忌耳非典禮所載遂用之其後詔既與宦者復謂若廢后可弭此禍上意益不可回矣

政和以後斜封壘勅盛行乃有以寺監長官視待制者大抵皆以非道得之是叔用以謂視待制可對如夫人蓋為清談貶黜如此又往往以特恩賜金帶朝路混泔然猶以舊制不敢坐成故當時謂橫金無橫與閣門舍人意度之惟元觀買思總作齊民要術第五卷有合香澤法用雜舌香此最的確可引之證而存中反不及之以此知博洽之難也

顏延年作詩節徵士誄云徵音遺矣誰能平爾王荆公用此意作別孫少述詩子今去此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肯出於監者也

先君讀山谷乞猶詩數其妙見以道侍讀在坐指閣道猶奴將數子一句問曰此何謂也

先君曰老杜云豈止啼鳥將數子恐是其類以道笑曰君果誤矣乞猶詩數字當音色至反數子謂猶狗之屬多非一子故人家生商必數之曰生幾子將數子猶言將生子也與杜詩語同而意異以道必有所據先君言當時偶不叩之以為恨

留公與政皆康初召為翰林學士過泗州謂僧伽像見覺忽涌出長寸許問他人皆不見

怪之一曾枉旁曰公雖召還恐不久復出公扣之曰出者須出也果驗

唐人詩中有曰無題者事杯酒神邪之語以其不可指言故謂之無題非真無題也近歲呂居仁陳去非亦有曰無題者乃與唐人不同或真無其題或有所避其質失於不深考耳

畢公與政守會稽日命工型其武像既成熟視曰不似不似即日毀之別塑今告成觀西廡小殿立像也是道士質仲清在旁親見之而不敢問

古所謂揖但舉手而已今所謂若乃始於江左諸王方其時惟王氏子弟為之故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項烏但聞啞啞聲即今啞也

別公詩云閉戶欲推愁愁終不肯去劉衍客詩云與老無期約到來如等閑舍人子若取作也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鄴赴一姬家禮席偶取盤中一荔枝欲啗之白席者進唱言曰資政與荔枝請眾客同喫荔枝魏公怡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曰資政惡發也請眾客放下荔枝魏公為一笑惡發猶云怒也

唐自相輔以下皆謂之京官言官於京師也其常參者曰常參官未常參者曰未常參官國初以常參官預朝謝故謂之升朝官而未預者曰京官元豐官制行以通直郎以上朝預宴坐仍謂之升朝官而按唐制去京官之名凡條制及吏牘止謂之丞務郎以上然俗猶謂之京官

一聯云推愁不去還相覓與老無期稍見此比古句益益工矣

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遊頭宴於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遊至是而止故最盛於他時予客蜀數年屢赴此集未嘗不晴蜀人云雖被白之老未嘗見浣花日雨也

明州種聖長老法揚藏其祖鄭舍人向所得仁廟東宮日回賀歲旦書緝皇太子某狀用太子左春坊之印舍人是時曾為館職也

湯岐公初乘政偶刑寺奏牘有云生人婦者高廟問此有法否泰益公云法中有夫婦人與無夫者不同上素喜岐公頗問曰古亦有之否岐公曰古法有無臣所不能記然生人婦之語益出三國志杜微傳上大驚乃笑曰卿可謂博記矣益公陰忌爾謂岐公純篤不忌也

也俗又謂之兩制指內制而言然非輪苑西掖亦曰兩制正如丞郎之稱契丹借號有高坐官亦侍從之比坐字本犯御嫌名或謂丞郎為左右丞中書門下侍郎亦非也

唐高祖實錄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道教沖虛至德去其殘暴況乎四時之禁毋伐慶卵三驅之禮不取順從益欲敦崇仁惠善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斯道朕祗膺靈命撫運羣生言念亭育無忘鑿昧殷帝去網庶幾前修齊王捨牛實符本志自今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十月五日並不得行刑所任公私宜斷屠殺此三長月斷屠殺之始也唐士大夫如白居易輩益有遇此三齋月杜門謝客專延繡流作佛事者今法至此月亦減去食羊錢益其遺制

老學庵筆記卷第八

老學庵筆記卷第九

蜀父老言王小疇之亂自言我土鍋村民也立能窮一方有李順者孟大王之遺孤初蜀亡有錢與過摩河池上者見錦箱錦袋覆一襖襖嬰兒有片紙在其中書曰國中義士為我養之人知其出於宮中因收養焉順是也故蜀人感而從之未幾小疇戰死順推順為王下令復姓孟及王師薄城城且破矣順忽飯城中僧數千人以祈福又度其童子亦數千人皆就府治剃髮僧衣順後分東西兩門出出盡順亦不知所往蓋自兒而遷矣明日王師入城捕得一異士狀頗類順遂誅之而實非也有帶御器械張舜卿者因奉事書言臣聞順已逃去所獻首蓋非也太宗以為害諸將之功叱出將斬之已而貸之亦坐免官及真廟天禧初順竟獲於嶺南初欲誅之於

者矣
唐小說載有人路逢奔馬入都者問何急如此其人答曰應不求開達科本朝天聖中初置賢良方正等六科許少卿監以上奏舉自應者亦聽俄又置高蹈丘園科亦許自於所任投狀求試時以為笑予少時為福州寧德縣主簿提刑樊茂實以職狀舉予曰有蜂於時不求開達後數月再見之忽問曰何不來取奏狀予笑答之曰恐不稱舉詞故不敢茂實亦笑顧書吏促發奏然予竟不投也
成都士大夫家法嚴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貧而未仕則賣白龍丸一日得官止不復賣城北郭氏賣鼓亦然皆不肯為市井商賈或舉貨營利之事又士人家子弟無貧富皆著藍心布衣紅勒帛俠如一指大稍異此則共嘲笑以為非士流也

老學庵筆記 卷九

第八十頁

市且令百官買呂文靖為知雜御史以為不可但即欲中殺之人始知雜御史非妄也蜀人又謂順逃至荆渚入一僧寺有僧熟視曰汝有異相當為百日備前之至何自在此汝宜急去今年不死尚有數十年壽亦可怪也又云方順之作有術士折順名曰是一百八日有西川耳安能久也如期而收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降為并州府城徙州於榆次今太原則又非榆次乃三交城也城在舊城西北三百里亦形勝之地本名故軍又嘗為唐明鎮有晉文公廟甚盛平太原後三年帥潘美奏乞以為并州徙之於是徙晉文公廟以廟之故址為州治又徙陽曲縣於三交而榆次復為縣國史所載頗略方承平時太原為大鎮其與廢人人能知之故史亦不備書今陷沒幾七十年遂有不可詳

周禮蠲氏注云蠲今御所食也漢書霍光傳亦有丞相蠲滅宗廟蓋蠲此何等物而漢人以供玉食及宗廟之薦耶古今事不同如此
真宗御集有苑中賞花詩十首內一首龍柏花李文饒平泉山居草木記有藍田之龍柏宋子京又有真珠龍柏詩劉子儀見以道朱希真亦皆有此作予長於江南未嘗見也或云本出鄆坊間
舒頌堯文東坡公客建炎中猶在子為湖南一縣尉遇盜燒死堯文年九十矣憂悸得病而卒
陳無已子豐詩亦可喜見以道集中有謝陳十二郎詩卷是也建炎中以無已故特命官李鄴守會稽來從鄴作攝局鄴降虜豐亦被繫窮而去無已之後遂無在江左者豐亦不知

八一

老學庵筆記 卷九

梓亡可哀也
劉道原壯與世職書甚詳壯與死無後書錄於南康軍官車後數年胡少波過南康訪之已散落無餘矣
行在百官以祠事致齋於僧寺多相與編遊寺中因遊傍近園館或寄於道宮亦然按張文昌僧寺宿齋詩云晚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塵多齋官禁與僧相見院院開門不得過乃知唐齋禁之嚴如此今律所云作祀事悉禁是也
韓子春詩善用權字如車騎擁西嘴船擁清溪尚一椀之類出於唐詩人錢起城隅擁歸騎也
政和神霄玉清萬壽宮初止改天寧萬壽觀為之後別改宮觀一所不用天寧若州城無宮觀即改僧寺俄又不用宮觀止改僧寺初通

大帝君清都大帝君中黃大帝君又有左右仙伯東西臺吏二十有二人繪於壁又有韓君丈人祀於側殿曰此神霄帝君之尚寶也其說皆出於林靈素張虛白劉棟
天禧中以王捷所作金寶牌賜天下至宣和末又以方士劉知常所鍊金輪頌之天下神霄宮名曰神霄寶輪知常言其法以汞鍊之成金可鎮分野兵饑之災時宣和七年秋也遣使押賜天下太常方下奉安寶輪儀制而虜寇已渡河矣
本朝康保裔真廟時為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入寇戰死祖志忠後唐明宗時討王都戰死父再遇太祖時為將討李筠戰死三世皆死國事
天聖初宋元憲公在場屋日夢魁天下故事四方舉人集京師當入見而宋公姓名偶為眾

撥賜產千畝已而彙無涯西京以崇德院為宮據其產二萬一千畝實舍錢園利錢又在共外三泉縣以不隸州特置已而凡縣皆改一僧寺為神霄下院疑疑日張至宣和末方已
天下神霄皆賜成儀設於殿帳座外面南東壁從東第一架六物曰錦繡曰絳節曰寶蓋曰珠幢曰五明扇曰旌從東第二架六物曰絳拂曰幡曰鶴扇二曰金鈿曰如意西壁從東第一架六物曰如意曰玉斧曰鶴扇二曰絳拂曰西壁從東第二架曰旌曰五明扇曰珠幢曰寶蓋曰絳節曰錦繡東南經兵火往往不復在祠中多徙于天慶觀聖祖殿今猶有存者
神霄以長生大帝君青帝君為至其次曰蓬萊靈海帝君西元大帝君東井大帝君西華

人之首禮部奏舉人宋郊等公大惡之以為夢徵止此矣然其後卒為大魁紹興初張子韶亦夢冠天下比省試類榜坐位圖出其第一一人則張九成也公殊快快及廷試唱名亦冠多士與元憲事正同
王冀公自金陵召還不降詔止於茶藥合中賜御飛白王欽若三字而中使口傳密旨冀公即上道至國門輔臣以下皆未知政和中蔡大師在錢塘一日中使賜茶藥亦於合中得大玉環徑七寸色如截肪京拜賜即治行後二日詔至即日起發二事略相似然非二人者必無此事也
孫策傳張津常著絳帕頭者巾幘之類猶今言幘頭也韓文公云以紅帕首已為失之東坡云絳帕頭謂道者曾一蒙字其誤尤甚

八一

老學庵筆記 卷九

貴臣有疾宜醫及物故勅非本以為慰然中使
挾御醫至凡藥必服其家不敢問益有為醫
所誤者勅非則喪家所費至傾財貨其地
又未必善也故都下諺曰宜醫納命勅非破
家慶曆中始有詔已降指揮勅非而其家不
願者聽之西人云姚麟勅非乃絕地故其家
遂衰

范文正公喜彈琴然平日止彈履霜一操時人
謂之范履霜

韓子蒼和錢通叔詩云叩門忽送銅山句知是
賦詩人姓錢益唐詩人錢起賦詩以姓為韻
有銅山許鑄錢之句

撫州紫府觀真武殿像設有六丁六甲神而六
丁皆為女子像黃次山書殿榜曰感通之殿
感通乃醴泉觀舊名至和二年十一月賜名而像設亦
醴泉觀舊制也

也

東坡蓋終南山峯名杜詩云故人昔隱東蒙峯
已佩含蒼蒼情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
崖結茅屋皆長安也仲明逸東蒙新居詩亦
云登過終南峯東蒙峯孤秀南士不知故註
杜詩者妄引顯更為東蒙至以為魯地

紹興初程氏之學始盛言者非之至譏其幅巾
大袖胡服侯力辨其不然曰伊川衣冠未嘗
與人異也然張文潛元祐初贈趙景平主簿
詩曰明道新墳草已春遺風猶得見門人定
知魯國衣冠異盡戴林宗折角巾則是自元
祐初為程學者幅巾已與人異矣衣冠近古
正儒者事識者固非辨者亦未始也

見氏世居都下昭德坊其家以元祐黨人及元
符上書籍記不許入國門者數人以道其一
也嘗於鄆洛道中遇降羌作詩云沙場尺箠

東坡先生在中山作戚氏樂府詞最得意暮客
李端叔跋三百四十餘字敘述甚備欲刻石
傳後為定武盛事會讀去不果今乃不載集
中至有立論排詆以為非公作者識其之難
如此哉

予在成都偶以事至犀浦過松林甚茂問馭卒
此何處答曰師塔也蓋謂僧所葬之塔於是
乃悟杜詩黃師塔前江水東之句

南朝詞人謂文為筆故沈約傳云謝玄暉善為
詩任彦昇工于筆約兼而有之又庾肩吾傳
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章之弊曰詩既若
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
之筆任昉傳又有沈詩任筆之語老杜寄賈
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杜牧
之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倚麻姑瘖處抓
亦與南朝語往時者尾謂詩為詩筆亦非

致光渾玉陸俱承雨露恩自笑百年家風闊
一生賜斷西門方是時士大夫失職如此
安得不兆亂乎

鄭介夫善作詩多至數千篇讀英州遇赦得歸
有句云未嘗路上舟車費向欠城中酒藥錢
絕似王元之也

元祐初蘇子由為戶部侍郎建言都水監本三
司之河渠案將作監本三司之修造案軍器
監本三司之甲冑案三司今戶部也而三監
乃屬工部請三監皆兼隸戶部凡有所為戶
部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寡而工部任
其工之良楛程其作之遲速朝廷從其言為
立法及紹聖中以為害元費官制罷之建中
靖國中或欲復從元祐已施行矣時登相之
為工部尚書獨持不可曰設如都水監塞河
軍器監造軍器而戶部以為不可則已矣若

以為可則併任其事可也今戶部吝其費裁
損之乃令工部任河之決塞器之利鈍為工
部者不亦難乎議遂疑相之本主元祐政事
者然其言公正不阿如此可謂賢矣

徽宗嘗乘輕舟泛曲江有宮嬪持寶扇乞書者
上親筆為作草書一聯云清遠參法駕沙鳥
犯鈞陳俄復取筆塗去犯鈞陳三字曰此非
佳語此聯實李商隱東宮詩亦不祥也李耕
道云

東坡在黃州時作西捷詩曰漢家將軍一丈佛
詔賜天關八尺龍露布朝馳玉關塞捷烽夜
到甘泉宮似聞指麾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
戎放臣不見天顏喜但覺草木皆春春一丈
佛者王中正也以此詩為非東坡作耶氣格
如此孰能辨之以為果東坡作耶此老宣譽
王中正者蓋刺之也以三百篇言之君子信

惟氣全乃能堅守若俟其敗北則士氣已喪
非特不可守淮亦不能守江矣今據大江之
險以老彼師則有可勝之理若我師克捷士
氣已倍彼奔潰不暇然後徐進而北則中原
有可取之理然曲折尚多兵豈易言哉予不
覺太息曰老將要有所長然退以語朝士多
不解也

東坡在嶺南時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二集謂
之南遷二友予讀宋白尚書玉津雜詩有云
坐臥將何物陶詩與柳文則前人蓋有與公
暗合者矣

愛荷花未有不依水而能生者惟西京富鄭公
園中一株挺然獨立高四丈圍三尺餘花大
如杯旁無所附宜和初景華苑成移植於芳
林殿前畫圖進御

政和宣和間妖言至多橫文及輟用有過地桃

老學庵

南朝湖北人曰僧父或謂之虜父南齊王洪範
上谷人奉齊高帝為青冀二州刺史勵清節
州人呼為虜父使君今蜀人謂中原人為虜
子東坡詩久客厭虜是也因目北人仕蜀
者為虜官虜子止為三榮守民有訟責官縣
尉者曰縣尉虜官不遇民情于止為窮治之
果負冤民既得直拜謝而去于止笑諭之曰
我亦虜官也汝勿謂虜官不通民情聞者皆
笑

紹興末予見陳魯公留飯未食而揚郡王存中
來白事魯公留予便坐而見之存中不為
朝論所與予年少意亦輕之趨幕後聽其言
會魯公與之言及邊事存中曰士大夫多謂
當列兵淮北為守淮計即可守因國建取中
原萬一不能支即守大江未晚此說非也士

冠有並桃香有佩香曲有賽兒而遊流為公
卿受錄議者謂桃香也佩香者所卿也賽
者塞也錄者戮也蔡京書神霄玉清萬壽宮
及玉皇殿之額玉字旁一點筆勢險急有違
士觀之曰此點乃金筆而筆芒侵王豈吾教
之福哉侍晨李德恭勝之親聞其言嘗以語
先君又林靈素詆釋教謂之金狄亂華當時
金狄之語雖詔令及士大夫奉奏碑版亦多
用之或以為靈素前知金賊之禍故欲廢釋
氏以厭之其實亦妖言耳

近世士大夫多不練故事或為之語曰上若問
學校法制當對曰有劉士祥在問典禮因華
當對曰有齊開館在士祥開館蓋國子監太
常寺老史也史院史有編議史官者曰史官
筆削有定本簡簡一様或問何也曰將史人
編出日曆中臣僚上言字塗去上其後奉

編出日曆中臣僚上言字塗去上其後奉

聖行似字亦遠去而從旁注從之二字即一日筆削了矣

政和後道士有賜五方符者其大則金方符長七十潤四寸而為符背鑄御書曰賜某人奉以行故有違天律罪不汝貸結於當心每齋醮則服之會稽天寧萬壽觀有老道士盧浩其符皆被金符之賜予少時親見之
世傳唐呂府君勅葬碑名惠恭僧大濟之父大濟代宗時內道場僧也官至殿中監故惠恭贈官為兗州刺史而官為營非宜和中會稽天寧觀道士張若水官為業球殿校籍贈其父為朝奉大夫封宜入管見其母賜語云嘉其教子之勤寵以宜家之號詩人林子來亦有贈道官萬大夫黃詩然二人者品秩猶未高若林靈素以待展恩數視執政則贈官必及三代矣大抵當時道流恩不可

由於且止者也此說不見於文字予得之於從伯父彥遠

老學庵筆記卷第九

勝載中更表亂史皆不得書此偶因事見之耳

北都有魏博節度使田緒遺愛碑張弘靖書何進滔德政碑柳公權書皆石刻之傑也政和中梁左丞子美為尹皆毀之以其石刻新瀨五禮新儀
近世名士李泰發 一字泰定冕以道 一字伯以潘義榮 一字子賤張全真 一字子固周子充 一字洪道商國器 一字仲蒙林黃中 一字究夫朱元晦 一字從後字後世始以疑矣
王荆公熙寧初召還翰林初待經筵之日講禮記曾參易贊一節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見於林第之問君子以仁行禮其動至於垂死之際姑息者且止之辭也天下之書未有不

老學庵筆記卷第十

世多言白樂天用相字多從俗語作忠必切如為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是也然北人大抵以相字作人聲至今猶然不獨樂天老杜云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亦從入聲讀乃不失律俗謂兩人入京師效北語遇相藍輒讀其勝曰大廡園寺傳以為笑
中貨楊儀於堂後作一大池環以廊廡屬舖周密每浴時設浴具及澡豆之屬於池上乃盡屏人躍入池中游泳率移時而出人莫得窺然但謂其性喜浴於池耳一日戲園寢堂中有益入其室忽見林上乃一蝦蟆大可一牀兩目如金光彩射人盜為之驚仆而蝦蟆已復變為人乃戲也起坐握劍問曰汝為何人盜以質對戲耶一銀香毬與之曰念汝也以此賜汝切勿為人言所見也盜不敢受拜

而出後以他事繫開封獄自道如此廟諱同音著字常怨及樹字殊遇反然皆諱避則以為一字也北史杜術傳術神武相魏時相府法曹辛子炎訟事云取晉字子炎讀晉為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則晉與樹音不同當時雖武人亦知之而今學士大夫乃不能辨方嘉祐治平之間朝士如宋次道蘇子容輩皆精於小學亦不以為言何也

東坡亦知李膺方叔方叔赴省試東坡知舉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數十字且語黃魯直曰是必吾李膺也及拆號則章持政平而膺乃見然故東坡山谷皆有詩在集中初膺試罷歸語人曰蘇公知舉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後及被膺為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兒遇蘇內翰知舉不及第它日尚奚望遂閉門睡至夕不出發壁視之自縊死矣膺果終身不第以面草草植立故謂之伎術或作芝非是白樂天池上早秋詩云荷葉綠參差新秋水滿池乃是言荷及菱二物耳
蔡太師作相時衣青道衣謂之太師青出入乘棹頂轎子謂之太師轎子太師作相時裏頭巾當面偶作一摺謂之太師錯摺樣第中窓上下及中一二眼作方眼餘作疎樞謂之太師窓
張魏公有重望建炎以來置左右相多矣而天下獨目魏公為張右相丞相帶都督亦數人而天下獨目魏公為張都督雖夷狄亦然然魏公隆興中再入亦止於右相領都督乃知有定數也
東坡絕句云花濤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關一抔雪人生看得幾清明紹興中予在福州見何晉之大著自言嘗從張文

死亦可哀也楊文公云登州遊岱之魂魂生泰之夢世以其年四十八故稱其用生泰之夢為切當不知遊岱之魂出河東紀章休事亦全句也

閣中有僧左道者謂之明教亦有明教經甚多刻板摩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銜贊其後燒必乳香食必紅蓮故二物皆稱貴至有士人宗子輩東中自言今日赴明教齋予嘗詰之此魔也奈何與之遊則對曰不然男女無別者為魔男女不親授者為明教明教遇婦人所作食則不食然嘗得所謂明教經觀之誕說無可取直俚俗習妖妄者所為耳又或指名族士大夫家曰此亦明教也不知信否偶讀徐常侍符籙錄云有善魔法者名曰明教則明教亦久矣
潘旌每見文潘賦此詩以為不可及余按杜牧之有句云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此覓歸于東坡固非編牧之詩者然竟是前人已道之句何文潘愛之深也豈別有所謂乎聊記之以俟識者
今人謂後三日為外後日意其俗語耳偶讀唐逸史裴老傳乃有此語裴大曆中人也則此語亦久矣
嚴州建德縣有崇勝院藏天聖五年內降劄子設道場云皇太后賜銀三十兩皇太妃施錢二十貫皇后施錢十貫未淑儀施錢五貫有仁廟飛白御書今皆存登院有僧嘗際遇其廟召見賜衣及香燭故也猶可想見祖宗恭儉之盛予在郡初不聞迫代歸始知之不及刻石至今為恨
徐敦立侍郎頗好遊紹興末嘗為予言柳子厚

非國語之作正由平日法語為文章者得
熟故多見其疵病此俗所謂沒前程者也予
曰東坡公在嶺外特喜于厚文朝夕不去手
與陶淵明並稱二友及北歸與錢清明書乃
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維自符諸篇至以為
小人無忌憚者豈亦由朝夕細細耶恐是非
國語之報教立為之抵掌絕倒

蔡攸初以淮康節相印徽宗賜曲宴因語之
曰相公公相子益是時京為太師號公相攸
即對曰人主主人翁其善為諸給如此
白樂天云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於元憲云
綠樹新蟬第一聲王制公云去年今日青松
路憶似聞蟬第一聲三用而愈工信詩之無
窮也

蘇子容詩云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眾引聲
長蘇子由詩云明日白麻傳好語登輝儼統

省事押班曰發書內侍省事蓋傳視覽也
建炎中始復舊近有道士之行天心法者自
結術曰知天樞院事亦有稱同知發書者又
可一笑也

考工記弓人注云臚亦結也音職今婦人疑有
時為膏澤所結必沐乃解者謂之臚正當用
此字

同馬侍郎杜階後妻生一子於燕名之曰通
國貨取蘇武胡婦所生子之名名之而國史
不書其家亦諱之

太祖開國雖追尊祖以下四廟然惟宣祖昭
憲皇后為大忌前一日不坐則太祖初不
以僖祖為始祖可知其宗初罷宣祖大忌辭
符中下詔復之然未嘗議及僖祖則其宗亦
不以僖祖為始祖可知今乃獨尊僖祖使宋
有天下二百四十餘年太祖尚不正東向之

歐中央蓋皆時宜制皆曼延其聲如歌詠之
狀張天竟自小麻拜右撥有旨下閣門令平
讀運為故事

蔡元長嘗國時士大夫問軋筆往往畫一人載
草而祭輒指之曰此蔡字也必由其門而進
及重寶用事又有畫地上蔡樂者曰土上有
音重字也其言亦往往有驗及二人者殿則
亦無復占得此卦紹興中奉會之專固柄又
多畫三人各持木一束則又指之曰蔡字也
其言亦頗驗及秦氏既廢亦無復占得此卦
矣若以為妄則紹興中如黑象輩占書數百
冊對人檢之早親見其有三人持禾者任其
間亦未易測也

祖宗時有知樞密院及同知簽書之類治平後
避諱改曰簽書政和以後官者用事輒改內
侍省都知曰知內侍省事都知曰同知內侍
位恐禮官不當久置不議也

興國中靈州質馬足各有二距其後靈州陷於
西戎宣和中燕山府質馬亦然而北虜之禍
遂作

出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
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
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其書趙明誠謂誤
以八分為隸自歐陽公始

太宗時史官張洎等撰太祖史凡太宗聖諭及
史官采摭之事分為朱墨書以別之此國史
有朱墨本之始也元祐紹聖皆修神宗實
錄紹聖所修既成焚元祐舊本有收私藏者
皆立重法久之內侍梁師成家乃有朱墨本
以墨書元祐所脩朱書紹聖所脩稍稱傳於
士大夫家紹興初趙鼎相鼎提舉再撰又或以
唯黃書之目為黃本然世罕傳

先太傅慶曆中賜紫章服赴閣門拜賜乃塗金
魚袋也蓋官品有等差歟
史丞相言高廟嘗臨學問書室於建寧後有
此字云可依此臨五百本來存益兩宮之萬
學如此世傳智永寫千文八百本於此可信
矣
晉人避其君名猶不避嫌名康帝名岳岳岳改
名嶽
唐初不避二名太宗時猶有民部李世勣世
南皆不避也至高宗即位始改為戶部世南
已卒世勣去世字惟名勣或者尚如古卒哭
乃諱歟
唐王建壯丹詩云可憐零落藥收取作香燒離
工而格卑東坡用其意云未忍汚泥沙牛酥
煎落藥超然不同矣
張繼楓橋夜泊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

遺中朝士大夫按文安亦嘗為五津令則漢
籍出此物幾三百年矣
祥符中有布衣林虎上書其廟曰此人竹林名
虎必尚怪者也罷遣之宣和中有林虎者賜
對徽宗亦異之賜名於虎上加竹然字書初
無此字乃自稱填虎之虎而書名不敢增但
作虎云
吳中甲薄斯地二三尺輒見水子頃在南部見
一軍校火山軍人也言火山之南地尤枯瘠
鋤鏝所及烈燄騰手涌出故以火山名軍尤
為異也
楚語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治
之不疚也猶自為未艾荆公嘗摘取睿廣二
字入表語中蔡京為翰林學士議神宗諱因
力主睿廣二字而忘其出楚語也范仲淹折
之曰此楚語所載先帝言必何竟拜今乃捨

聲到各船歐陽公謂之云何則佳矣其如夜
半不是打鐘時後人又謂惟蘇州有半夜鐘
皆非也按于鄂襄中即事詩云遠鐘來半夜
明月入千家皇甫冉秋夜宿會稽維宅詩
云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此豈亦蘇州詩
耶恐唐時僧寺自有夜半鐘也京都街鼓今
尚廢後生讀唐詩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
能知況僧寺夜半鐘乎
宋文安公自禁庭讀詩云九月一日奉急
宣連忙趕至閣門前忽為典午知何罪謫向
鄆州更無然益嘗時謫者召至閣門受命
乃行也
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燈詩今漢嘉有之蓋
夾燈蓋也一端作小窠注清冷水於其中每
夕一易之尋常蓋為火所灼而燥故速乾此
獨不然其省油幾半邵公濟牧漢嘉時數以

六經而以楚語為號可乎京建屈韓丞相
師朴亦云魯廣但可作僧法名耳時亦以為
名言
今人謂貝州為甘陵吉州為廬陵常州為毗陵
峽州為夷陵皆自其地名也惟嚴州有嚴光
釣瀨名嚴陵嚴陵乃其姓字瀨是釣處若
謂之嚴瀨尚可今俗乃謂之嚴陵珠可笑也
唐質肅公參禪得法於浮山道禪師嘗作贈僧
詩云今日是重陽參師訪野堂相違又無語
藤下菊花黃
今人謂娶婦為索婦古語也孫權欲為子索關
羽女黃術欲為子索呂布女皆見三國志
元豐間有俞允者詣事官王中正中正每極
口稱之一曰允死中正輒侍神廟言允非獨
史事過人遺甚參禪亦超然悟解今談笑而
終略無疾恙上亦稱歎以語中官李舜舉拜

九三

九五

九五

舉素敢言對曰以臣觀之止是瘁死耳人重其直

古所謂路寢猶令言正晒也故諸侯將必選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非惟不滑亦以絕婦寺婦命之禍也近世乃謂死於堂與為終於正寢誤矣前漢墓誌之類載有之皆非也

黃魯直詩云公虛采蘋宮行樂在小寢按魯伯公竟於小寢杜預謂小寢夫人寢也魯直亦習於近世謂堂為正寢故以小寢為妾媵所居耳不然既云虛采蘋宮又云在小寢何耶

王黼作相其子闕字作待制造朝財十四歲都人目為胡孫待制

晉人所謂見何次道令人欲傾家釀酒云欲傾家以釀酒飲之也故魯直云欲傾家以繼酌韓文公借以作贊詩云有寶直欲傾家

不應有誤蓋所謂臨濟院者又嘗遷徙耶

謝任伯參政在西掖草蔡太師誦散官制大為士大夫所稱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詔謀之憲

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榜劔略盡其語出於張文潛論唐明皇曰太宗之法度府

革略盡貞觀之風俗變壞無餘也

呂進伯作者古圖云古彈棋局狀如香爐蓋謂其中隆起也李義山詩云玉作彈棋局中心

亦不平令人多不能解以進伯之說觀之則粗可見然恨其藝之不傳也魏文帝善彈棋

不復用指第以手中角拂之有客自謂絕藝及召見但低首以葛巾角拂之文帝不能及

也此說今尤不可解矣大明龍興寺佛殿有魏宮玉石彈棋局上有黃初中刻字政和中

取入禁中

昭德諸昆謂得借倚之情云近世方北為情

取入禁中

贊王平父謝先大夫贈原詩亦云傾家何計效韓公皆得晉人本意至朱行中舍人有句云相逢盡欲傾家釀久客誰能散葉金用家釀對葉金非也

錢總字穆祖禹字淳皆一字文友以其難呼故增父字非其本也

錢穆父風姿甚美有九子都下九子母祠作一中紵美丈夫坐於西偏俗以為九子母之夫故都下謂穆父為九子母夫東坡贈詩云九子美君門戶壯益戲之也

保壽禪師作臨濟塔銘云師受黃蘗印可尋抵河北鎮州城東臨濟池河側小院住持各臨濟其後靈君和太尉於城中捨宅為寺亦以臨濟為名

元直丞相燕魏錄載真定安業坊臨濟院乃昭憲杜太后故宅按保壽與臨濟乃師弟子

聘之簡子幼小不能呼所出至令格之

紹聖元符之間有馬從一者臨南京排呼司適

清使至隨眾迎謁漕一見怒甚即叱之曰間汝不職正欲按汝何以不亟去尚敢來見我耶從一皇恐自陳湖湘人應親竊賊求哀不

已潛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成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呼司耳漕

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為濕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

南京排呼而已傳者皆以為笑

蔡太師父準葬臨平山山為駝形術家謂駝耳重則行故作塔於駝峰而其墓以錢塘江為

水越之蔡望山為案可謂雄矣然富貴既極一旦衰敗幾於覆族至今不能振俗師之不可信如此

該開錄言皮日休陪黃巢其翰林學士巢敗被

珠今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稱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避籍會稽侯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

為吳越丞相父榮為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據此則日休未嘗臨賊為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光業見吳越備史頗詳孫仲容

在仁廟時仕亦通顯乃知小說謬妄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直有守非欺後世者

可信不疑也故予表而出之為吳美雲詩於泉下

鄂忠公夢徵廟賜以筆作詩記之未幾疾不起說者謂筆與墨同音蓋杜牧夢改名墨之類

唐小說載李紆侍郎罵錢販者云頭錢價奴兵頭錢價言一錢也故都俗語云子錢精神頭錢賣亦此意云

揚朴處士詩云數箇胡奴做骨乾一壺村酒醉

牙酸南楚新聞亦云一櫟盤根數十城盤中僧自有紅鱗不知被何物疑是餅餌之屬

白樂天寄裴晉公詩云關說風情筋力狂只如初破蔡州時王禹玉送文太師詩云精神如破貝州時用白語而加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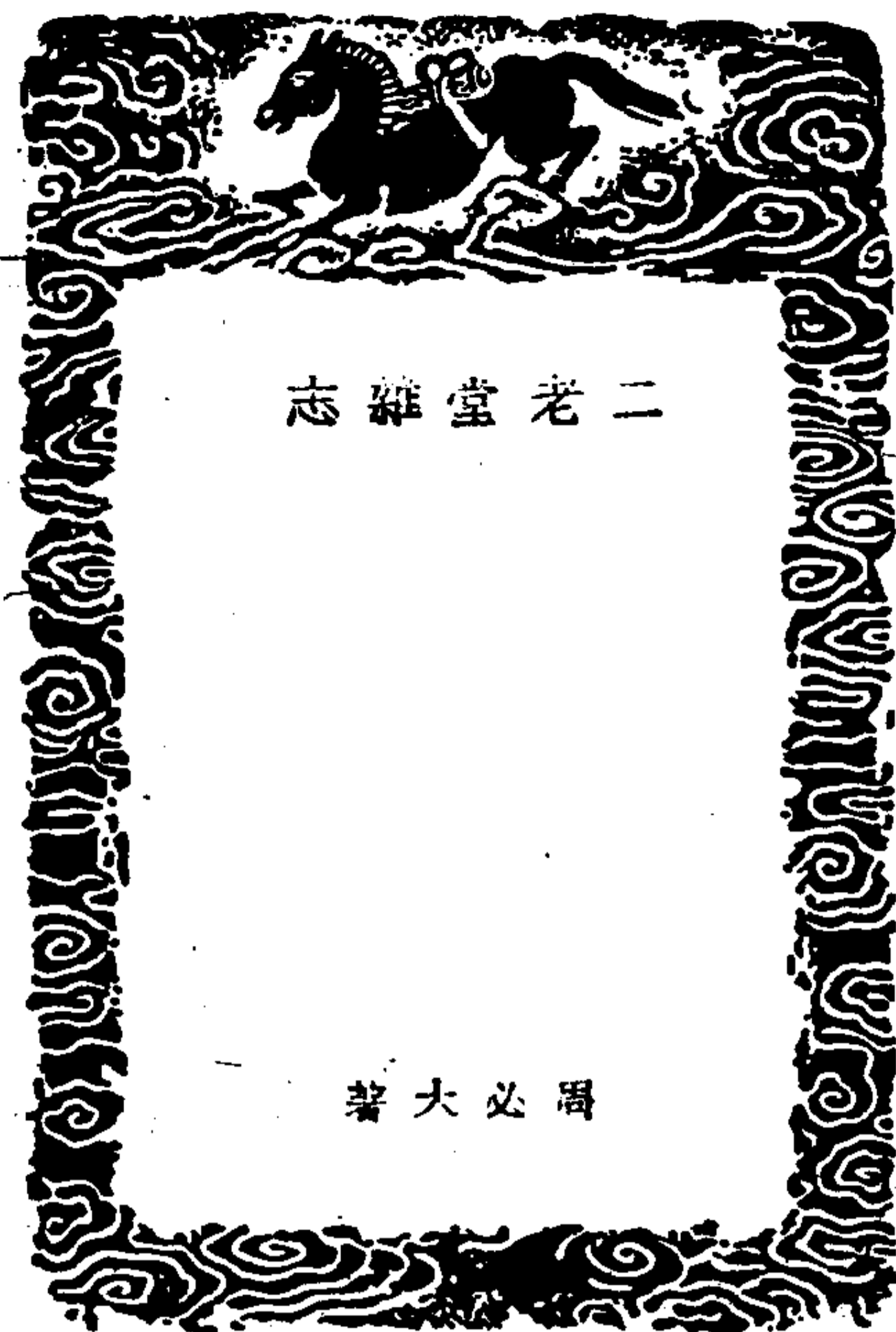
如五色珠而賜雜組之類詩至仁宗飛白指宗宗翰德遠珠花環寸建康城中都人皆鼓弄本會之鼓岳飛於臨安獄中都

人皆淨法王冲信守父書而不顧官本條任元受視母病而不肯就魏公請則其是

補史之遺而糾史之謬僅杜宇為謝約不律為綠沈多識子鳥獸草木之名耶

湖南毛子識

老學庵筆記卷第十



志雜堂老二

著大必周

二老堂雜志卷之一

宋 廬陵周必大 著

黜陟

唐虞以三考黜陟幽明而其所命或終身於一職蓋所謂陟若今磨勘轉官年勞換服色也歟

夔制樂

夔始制樂以賞諸侯非謂制樂始于夔也制以賞諸侯或曰夔耳

明夷

文王重爻之時紂雖虐而商未危箕子尚為商臣其明未夷卦之六五已曰箕子之明夷利正此趙賓所以繫為箕子之說也

教子教國子

孔子教子止于詩禮而不及樂蓋為學之道成于樂故也周官教國子則樂德樂語樂舞在所先焉聖人所望于公族其至矣乎

後報終吉

詩稱無後報易稱有終吉一也

二老堂雜志

記聞人滋五說

聞人滋以詩言祖妣為姜嫄其說可用蓋周官大司樂以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亦謂姜嫄也

禮記內則載養老一段並與王制同滋曰貴老為其近于親也

幽詩首言發發栗烈而後言于邦舉趾滋曰幽地多寒故也

滋曰論語凡稱或者其所言皆無可取故略其姓名如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或問禘之說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或曰管仲儉乎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或對曰中板之類

滋曰經史中言五穀以稻為貴古人各以其類配之如以殺雞配為黍謂野人之食也以啜菽配飲水謂貧者之食也以稷食對菜羹謂賤降之食也以麥飯對葱菜謂草具之食也惟食稻則對衣錦言之又祭祀則以稻為嘉蔬公享大夫則稻為嘉膳是五穀以稻為貴也

天王

謂王為天王疑自春秋始蓋孔子之深意也或曰曲禮不云乎臨諸侯吟于鬼神曰有天王某甫何謂也曰曲禮漢儒所記耳且其下文云措之廟立之王曰帝崔靈恩以謂為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為法然則天王某甫者亦皆漢儒傳聞之辭耳或又曰莊子載堯舜問答而云天王用心何如則天王之號豈必始于春秋子曰莊周所載未必堯舜本語也

論富貴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孟子取陽虎之言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

矣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可以力求不可以知為此孔孟之學也小人求富為富無所不至甚者敗國忘家皆求富為富者也

論德誠

或問以德行仁者王何謂也曰德者誠也以誠行仁然後可以王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是皆以德對偽故曰德者誠也

酒誥

楊子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夫以楊子所見為古文耶則酒誥實未嘗亡而汨作九共稟飫之類逸者甚眾何為皆不言也以楊子所見為今文耶則安得渾渾灑灑噩噩之語必有能辨之者

鄭子產

鄭子產大不讓水不榮昭十九年龍關不觀民以怪也以智龍愚

上駟中駟之說即祖公詭祖朝三暮四之說也列子曰聖人以智籠羣愚何必聖人哉

古人作文以事繫月

司馬相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文選暮春三月江南草長

井蛙驢驢

井蛙不可以語海其見小也驢驢不可以捕鼠其用大也小大雖殊其不適用一也

楚熊渠子李廣射石

新序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開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見知石也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開况人心乎李廣在右北平出獵見草中石

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二事正相類

高祖先主功業

高祖自漢中而興帝業先主乃區區梁益而無成功皆天也非人力也子營作諸葛孔明贊云昔我高祖肇迹于茲欲肯其堂敢廢厥基

高祖武帝待士重輕

世言漢高祖最知人故論三傑之功則字謂張良曰子房至蕭何韓信乃名呼之彼待下固有輕重溺冠跣見者特庸人耳其後武帝雄才大略頗有高祖之風據廁而視大將軍不冠而見公孫丞相至汲黯不冠不見也主父假智不足以知此西入關欲困衛青以求用而不知武帝所以待青者至薄豈以薦士責之哉其不省也宜矣假後朝奏書而慕召士固當自致耶

張良不祀

張良之于高祖蓋天授也運籌帷幄姑遺未問鴻門之會微項伯以良故背其主而翼蔽沛公則沛公之內不足以及項莊之劍矣向敢望數百年血食哉此社稷功也子孫縱有大過猶將十世宥之奈何不疑嗣爵幾十年遽奪其國按功臣表則曰坐與門大夫殺故楚內史良傳則曰坐不敬其罪皆不至于不祀而孝文視之蔑如也至元康四年僅復其家卒不紹封漢家真少恩哉或曰良多陰謀奇計造物所忌故雖能以智終而西國不祀忽諸信乎非也

袁安吳雄葬地

漢袁安父沒母使求葬地道逢三書生指一處云葬此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子是葬其所占之地故

累世隆盛按安理楚獄之連繫還何奴之生日臨事如此平時用心仁恕可知矣神物兆祥使之昌熾此豈人力所能至哉范史載之亦足垂勸而世之泥于陰陽家者往往籍以為口實謂貴賤貧富死生禍福一繫邱墓殊不知問行己之如何于足庸師妖巫始得售其術矣若河南吳雄少時家貧喪母常人所不封上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隣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雄既以明法律斷獄不起自孤宦致位司徒而子孫承三世廷尉為法名家此亦范蔚宗所記也子故表而出之以告不修人事而以袁安為口實者

皋陶

後漢楊賜傳三后成功皋陶不與左傳云皋陶庭堅不祀忽諸禹固不待言矣契之後為湯稷之後為周至唐乃謂系出皋陶天寶中追尊為德明皇帝

以會子為聖人

論語泰伯篇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會子之言也唐太宗乃謂孔子所稱以問孔穎達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一時君臣之間對史氏之筆削皆不正之而直以會子為聖人何也

唐開元錢

舊唐書武德四年七月丁卯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談資錄以謂歐陽詢所書而青瑣集楊妃別傳乃謂此錢開元所鑄背有招痕出于楊妃笑會漫錄已載辨誤中子謂唐鑄錢多矣今惟此錢偏天下特為光明燒之有水銀出可治小兒急驚而餘錢皆不復見何也

韓退之鯉文臺參

韓退之傳載潮州逐鯉事而李翱行狀皇甫湜神道碑

墓誌銘皆不書又傳言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李紳為中丞劾奏愈愈以詔文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而罷之而行狀墓碑自緣李紳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縱囚去翽翽時人不應謬忘豈以鍾近語怪故刪去乎若有詔免臺參李紳何敢爭湜謂紳有寵旦夕且相先生不謂固為恥矣因捨囚事宰相兩改其官此當可信本傳止據昌黎集所載而書之耶

薛元超不以字行

唐書以字行者必明言之微如閣讓字立德是也薛收之于名振字元起見楊炯所作行狀而史直作元起不云以字行何也

二老堂雜誌卷之一終

宋 廬陵周必大 著

史官改定制詔

本朝列聖實錄凡當時所下制詔往往為史官改易殆以文體或未古也宋景文公筆記亦嘗言之唐魏師田布以死事贈右僕射白居易草制甚美而舊唐書別載一制全不相類文雖可觀然不若居易之宏暢未知當時果用何制其為修史者所改無疑本朝太祖受周恭帝禪詔元本載五代開皇紀與今實錄無一字同此事錄來久矣

記李煜與劉鋹書全文

太祖皇帝嘗令江南李煜作書諭廣南劉鋹令歸中國煜命其臣潘佑視草文甚瑰麗累數千言今載之太祖實錄饒州董氏刻佑集亦有之然皆不載最後十句蓋私禮不敢以聞也子年十餘歲因隨侍至廣州嘗得其全文今尚能記其辭曰皇帝宗廟垂慶清明在躬冀日廣徵猷時膺多福徒切依仁之戀難窮報德之情望南風而水懷庶幾撫我指白日以白誓夫復何言

告詞用上語

紹興十二年太母還宮百僚班賀上曰朕自東朝之歸方知南面之樂故權中書舍人程敦厚行太母姪女章氏十娘封郡夫人制云朕自東朝之歸方知南面之樂宜時懿戚同此體用蓋全用上語也

察官兼翰苑

紹興二十四年春直學士院湯思退以禮部侍郎同知貢舉時百官多闕大抵一人兼數職故凡以進士入官者皆預考校獨監察御史汪綸不入蓋備拆號也內制

既闕官有旨命王綸時暫兼權適劉婉儀進位貴妃綸草其制潤筆殆萬緡上稱有典詰體竟至大用前此察官寓直禁林亦盛事也

經筵官給告

近制兼職雖宰相領國史實錄院勅令所玉牒所降勅而已惟講讀官下至說書皆命詞給告可見崇儒重道之意也

侍讀說書

近事侍從以上兼經筵則曰侍講庶官則曰崇政殿說書故左右史兼講筵者亦曰侍講如程敦厚趙衛是也紹興二十六年王倫為起居舍人止帶崇政殿說書誤矣先是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珉皆兼說書而取以家韓辭遂並陞侍講蓋從權也

李益能召試

紹興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詔將作監主簿李益能令中書後省召試時務策一道取旨益能李擢德升子也為右丞相方俟所薦將特賜出身而用之方試而禹堯王綸周麟之趙遠在後省以六經疑難發問益能所對稍略又參知政事張綱亦論賜第之恩不可啓止自監簿遷宗正寺丞初詞科惟有出身人許應上即位以用武權停紹興初擢任工部侍郎請復其科而有司看詳兼許任子就試亦為益能計也科第固未足道然益能垂成帆壞可為有心者之戒

給事中降詔

故事除授六曹侍郎雜學士以上除遇辭免則降詔不允給舍權侍郎則否紹興二十七年六月戶部侍郎王

師心除給事中亦降不允詔書蓋師心舊官合答詔是歲九月賀允中自權禮部侍郎除給事中遂襲王師心例降詔非故事也三十年正月王晞亮自權工部侍郎遷夕拜不復降詔

皇子食邑

紹興三十一年六月孝宗受禪九月一日三皇子並拜節鉞真王各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按舊制皇子封王便合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千戶此有司之失也

張德遠始終為右相

高宗紹興乙卯春張德遠拜右相丁巳秋方罷蓋獨相也後幾三十年當壬午歲壽皇及禪陳長卿實為首台七月復召前左相湯進之為右相十二月長卿罷明年改元隆興正月張任樞密使壽皇過德壽官議除二公相高宗曰各還其舊蓋以頃年湯左而張右也按德遠相時湯尚未任其後陳以權侍郎同知貢舉時史直翁方過省方中宏詞後湯為左相久之陳拜右相湯去陳始升左而史為右相子在後省嘗語陳云相公湯相坐主乃迭為左右相陳笑指史云今右相亦當時進士也仕宦遲速固不齊但張以三十年舊相當並拜之日適以湯當居左意不少進斯亦異矣國朝偶值二相俱闕往往自執政徑升首台近歲如沈守約葉子昂皆是也

高宗朝進士第二人官過大魁

高宗中興以來十放進士其榜眼官職往往過于狀頭戊申惟楊李易止于中書舍人待制而王大寶乃為尚書雜學士紹興二年張九成止權侍郎而凌景夏乃為尚書五年汪應辰仕至尚書端明而莫中元以有官降第二後來官職亦相似其實應辰第二人也八年黃公

度止于考功郎官而陳俊卿作相十二年陳誠之知樞

密院似難及矣而秦燿亦嘗歷元樞府任少卿十五年

劉章為尚書而王剛中入樞府十八年王佐終八座而

董德元參政二十一年趙達中書舍人而蔣芾為相二

十四年張孝祥止于中書舍人雜學士而秦頊為正侍

郎二十七年王十朋僅除權侍郎晚授詹事不能供職

而閻安中正為中書舍人持職名不及十朋耳三十年

許克昌為狀元以有官降第二人而升梁克家為魁至

孝宗朝梁乃拜相本第二人也

本朝宰相書勅著姓

祖宗朝宰相官至僕射即今金勅後乃不著姓它相階官

自吏部尚書即今金而下皆著姓後來因改平章事為

左右僕射遂不問何官一例去姓其它執政列銜皆書

階官紹興以前尚如此只自近歲乃不書階官又舊制

執政必轉諫議大夫即今神宗愛惜名器詔下一等以

中大夫為執政官而加一守字近歲亦不復用此字蓋

舊法官過于職為行相當則不用其下為守又其下為

試其職錢亦微降殺云

館職召試

紹興乙卯諫官何溥請館職學官皆試而後除學官固

不容試館職人亦以為憚途礙進擬久之王十朋始以

大魁直除校書郎不試未幾闕員浸多遂召劉儀鳳朱

熙載既而二人皆辭改他官復召子與程大昌試初欲

除校書郎或謂選人特除止有徵宗朝李邴二人迺

止除正字其後無不試者至乾道元年諸王宮教授黃

石輪對論東宮不宜以詩文為學士上大喜擢校書郎

仍特免試俄除著作佐郎自廷魁之外不試者惟石而

已

汪丞相墜笏

汪伯彥初拜相於維揚正謝上殿而笏墜中斷上以它

笏賜之非吉徵也未幾果有南渡之擾己卯十二月九

日謁梁大方德全撫幹問之梁蓋汪之外孫也

記觀秘閣御書

辛巳九月乙酉敬觀太宗皇帝御書凡經傳要語古今

雜詩皆用隸草其一軸大書示敦朴為天下先御押賜

盧多遜尤奇偉又雜書數軸賜才人朱惠貞又誠論京

朝官印紙數通其一賜凌策策所歷郡皆批課績于後

乙未午後登秘閣縱觀四朝御書英宗在濮邸所與侍

禁家問辭翰精詳爭雄寒士神宗多論邊防利害外有

獎諭張方平制詔反中論臺官言歐陽修惟宿事數幅

王言宸翰出人意表哲宗元祐初以扇面學書多賜李

環內杜甫遲日江山麗絕句一篇乃經筵賜賜臨者微

宗亦多端邸學書以賜鄉祥餘則道家科醮文字多成

篇帙十二月己未觀唐李紳自淮南入相告身印偽蜀

李閔得而藏之者上親錄木末于卷尾又觀唐人細書

法華經卷軸甚小織成佛像以為引首其精巧非近世

所能為也畫品尤多奇絕有小本李白寫真崔令欽題

壬午正月丙子雪始消登秘閣敬觀昭陵御書嘉祐中

賜李璋飛白甚多其榜皆書公瓘道號和光子龍翔鳳

翥妙絕今古楷字賜淨因長老懷璉十七頌即明州宸

奎閣之藏也其一曰六祖明達了見機一真戒喝決時

威青山般若如如體御頌收將其處歸蓋用璉韻也

云六載皇都唱韻兩會金殿奉天威昔蘇軾作閣記

青山隱去欲何得滿院松蘿將御頌昔蘇軾作閣記

云至和中璉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

安歸乎其說取諸此四月壬辰敬觀真宗御書凡青詞

多自草其式云皇帝某伏觀再降瑞雪者入詞某無任

感恩并欣激切之至謹具狀中謝上聞謹狀大中祥符

三年十一月皇帝某狀上又有咨日大略類此春日賜

宿國長公主園林詩一首仁宗跋云皇祐五年九月十

六日恭題真宗聖製御書今賜李端愿等依舊家藏押

英宗跋云治平三年九月十四日恭題真宗聖製仁宗

御書今卻賜端愿等依舊家藏

二老堂雜志卷之二終

宋 廬陵周必大 著

諫省闕官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諫議大夫尹穡罷右正言王速又徙吏部郎官諫院闕官累月明年四月方除程叔達為正言七月遷司諫九月丁憂十二月方除汪涓為司諫諫省全闕官者累月

慶國不當封

隆興甲申二月左僕射湯思退言蒙恩除左僕射自榮國徙封慶國公正謝已逾月近者稽訪典故乃知天聖以來廷臣無以慶國為封者詔改岐國公子按宣和四年十二月太宰王黼自崇國進封慶國公五年五月方進封晉國又宣和七年十二月太宰崇國公白時中亦進封慶國公其誤久矣所謂晉國尤非所宜今已著令不封

相位久虛

乾道元年二月陳丞相長卿既薨不除相至十二月三日始除洪景伯右僕射淳熙二年九月葉夢錫免相復虛位者三年半中開當宣論龔李二參政云近三台星不明至五年三月始拜史直翁云

大宴金獅子

殿上大宴有蠻人控金獅子對設柱間乾道八年正月五日宴北使雪後日照殿門予作樂語云香裊後貌雜瑞煙于綵仗雪殘鷓鴣初日于金鋪蓋紀實也初欲用香直麒麟以對雪殘鷓鴣皆杜工部詩然殿上今無麒麟不若後貌為得實

三省密院覆奏朝殿所得旨

二老堂雜誌

淳熙丁酉四月五日垂拱殿大參侍觀以使相趁起居訖肩輿歸第直省官賈光祖散租候李處和并承信郎本府使臣唐章皆騎從已而參政葉茂奏事畢馳馬入堂途踵相攝街司促光祖等避道光祖等曰參政能得幾時其實朝路吏卒輩喜生事在前故緩行以軋後乘在後則迫促前者蓋常態也光祖隸籍三省首司處和隸籍密院一時輪差而往茂聞之大不平明日奏其事上諭觀往致謝又明日觀令幹辦官楊師顏中省云光祖處和并承信郎本府使臣唐章今月五日隨開府朝參回于轎後行馬不期參政頭踏相繼有失迴避除唐章別作施行外其光祖處和申所屬施行上謂茂長先權衝替二人然後施行茂憂下臨安府杖一百勒罷入日上批問茂茂已而論何遽也九日茂良當致齋待罪不入午後差御藥林椿年宣押赴堂致齋收回御批五月二十五日戶部郎官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不肯書黃上用廓然意固自在而光朝適與茂良同鄉相善不能無疑二十七日光朝改權工部侍郎力請祠六月三日除集撰與郡七日茂良求去降詔不允八日再上表又不允九日第二日批出除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是日謝廓然對十

一日茂良再辭鎮江又不允十四日早廓然再對未時茂良內殿朝辭許免鎮江十五日茂良落職放罷行廓然章疏也于是觀之姻家韓彥古獻議三省密院舊奏事退徑批聖旨非是乞朝退逐一覆奏禁中詳觀乃付出專為徑斷直省官而設也上大以為然自此每事于奏日後用黃紙貼云得旨云云朝退封入改則改雷則雷遂以為常是月末有蜀人張唐卿者玩之姪孫趙雄

在密院力主之欲用淮南舊賞改官而都承旨王抃執不可雄乃請改次物合入官既覆奏止令循兩資明日宣諭三省云若非覆奏幾誤推賞此可為萬世法雖有強臣跋扈不能易也國初自范質進擬已更舊制至是復創覆奏乃本朝大典故史官必不詳知本末故備言之七月十六日廓然又論茂良散官英州安置

記恭請聖語

淳熙七年少保潭武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會觀奏三月十八日車駕詣德壽宮恭請太上皇帝壽聖皇后子是乘輿至大內開于凌虛閣下三面設牡丹餘花皆屏級高數尺一而垂簾設樂庭下樂作太上皇帝壽聖皇后就坐今上初欲著帽御黃袍玉帶太上皇帝宣諭止之山裏緒袍赴太上壽聖皇后榻前各再拜太上云母拜令左右扶掖今上仍拜起捧觴上千萬歲壽進奉儀物酒三行太上皇帝壽聖皇后聯步筵以行今上亦步筵從至翠寒堂棟宇顯敞不加丹牖太上皇帝指以示臣觀云營造如何臣觀奏曰宏壯精巧二者兼之臣不閑營造今開府儀同三司鄭藻留心于此嘗向臣言京師亦未嘗見如此之工也太上曰是今上皇帝即曰凡此鉅材一椽已上皆太上皇帝所賜且瑩潔無節目所以更不采飾酒復教行至水堂中路石橋上肩輿少憩而對除藤花架高柳參天餘醴引蔓垂梢而下其長袤丈芳菲照坐覆郁襲人今上亦滿引更相勸酬者再三今上云苑圃池沼久已成趣皆太上皇帝積累之勤臣蒙成坐享何德以堪之太上云吾兒聖孝感通神明海內無事垂二十年安得為無功臣觀奏曰父慈子孝家給人足可謂太平之盛臣觀曰觀斯宴超冠古今

可無紀述以示外廷輒不揆紀實以備執史筆者之閱
云三月二十五日三省奉聖旨宣付史館

記黎州事

淳熙七年夏興州都統制吳挺與元都統制田世卿密
中黎蠻自四月二十三犯漢界本州駐劄路分統領
高晃平日失于措置迎敵錯亂失利退入州城致蠻人
深入抄掠一空制置使胡元質既調發蘇州屯駐軍一
千五百八人係興州軍馬又調潭州屯駐軍五百人係興元軍馬
急於星火夜行百三四十里制置司仍起復前成都鈐
轄成光延節制司馬與本提刑折知常制司參議官呂
某運司主管官唐某並往黎州是時蠻人已退而官軍
冒暑遠涉疲勞病瘴光延晃倖倖功賞驅率將士于盤
陀嶺修築堡壘晝夜不休虛發捷旗公肆誣謾至六月
九日蠻人于三角平出沒誘致官軍光延晃遠率兵赴
之既為蠻人所乘即上馬先遁蠻據羊納陰橋截斷官
軍歸路墜崖死亡甚眾遂棄新堡軍須糧食蠻人進至
富莊城距州城三十里城中擾亂幾至失守統領武順
將官張琦皆死官兵死者四百餘人瘴疫死者不在其
數今制置司又亟調兩都統司劍閣利州屯駐軍三千
人比之蘇州潭州軍馬道里又遠豈可使不諳戰陣敗
軍之將復踏前悔望正其罪以慰忠魂雖黎州非挺等
所隸邊而所衛兵皆挺等部曲謹具以聞至七月四
川制置司胡元質奏黎蠻已返巢穴乞漸抽回大軍量
西戌卒九月蠻進馬三百匹獻珊瑚等乞盟詔卻其獻
而許互市初知常以提刑督捕而收蠻既納款就權黎
州十一月十四日夜戌兵利州左軍怨知常不推功賞
又令徙居僧寺相率攻州宅縱火作亂知常走避三日

而後歸賊劫府庫縱獄囚執通判李照及知常之子三
簽判欲俱入番主兵官王去惡率衙兵出城駐相公嶺
邀止之得其首領件進石景并叛兵七十八人械送黎
州獄李照復入城撫定軍民雅州巡尉伏路把截亦獲
叛兵陳忠孝等五十七名解雅州隨身各有軍器金帛
其後胡元質官觀知常追三官勒停汀州居住光延晃
並除名勒停光延達州編管晃軍前自効于是蜀人諺
曰胡制置果然胡制置折提刑畢竟折提刑高路分卻
成低路分成將軍乃是敗將軍或云此語亦達禁中

皇太子幕次

淳熙己巳九月七日有旨皇太子垂拱殿幕次移在東
廊初親王序位宰相下故殿幕幸執在東親王在西既
升儲因仍不改子為詹事時東宮宮及此子以告諸公
不能正也至十二日常朝皇太子侍班幕次移在宰職
之上初宣諭時梁相奏乞移皇太子于東廊而宰職過
西廊開門疑宰執過西則使相卻在東子時為樞密使
謂不若只在東廊但移皇太子在宰執上可也閣門云
適商量亦如此兼集英及後殿皆然于是遂定

納南郊函簿字圖

己巳十一月五日兵部尚書宇文价郎官梁汝永同以
劄子納南郊函簿字圖如此亦有絲淳熙丙申郊祀會
觀以使相充五使舊例兵部長貳攜字圖而納子時為
兵部侍郎不欲登其門又不容不納然以申狀則禮重
乃令吏具公劄繳送自後遂循例它人莫知其所以然
大抵朝廷典故出于一時者多矣

郊壇行禮

己巳十一月二十日上自景靈宮入太廟宿齋夜行禮

天氣晴和上喜令內侍諭太史局尋常行禮大宴不應
丑後自今依時勿得遷就二十一日宿青城午未開天
氣忽陰復有旨令今夜若陰則依常時行禮或晴乃用
昨日指揮既行事微雨或作或止行禮甚速上既遊太
宗故事止就壇上褥位一就行禮不再升降又趣亞獻
終獻先登壇伺候既畢止詣望燎位而令大禮使王淮
詣望燹位皆從權也

盤鴨金眼睛紫窄衫

己巳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在景靈宮行宮使甘昇殿帥
郭棟所服盤鴨金眼睛紫窄衫與其它行宮使帶御器
械不同嘗問郭與喬乃云此非舊制本徽宗時以殿帥
高俅官使相特加寵異餘人紫衫黑花而已近歲與喬
之伯鄉藻為大禮行宮使亦緣官至使相故有此賜昇
與棟官未至上特以此寵之所謂金眼睛者以金飾所
繡盤鴨兩眼望之燦然

緋紫階品

元豐官制朝奉大夫為從六品即服階緋大中大夫為
從四品服紫與古不同如唐文散官至朝散大夫方服
緋蓋從五品也三品方服紫故文散官金紫光祿大夫
亦在正三品近世士大夫為人作銘誌凡賜紫則曰三
品服賜緋則曰五品服失之矣惟歐陽文忠公所作誌
文緋則曰緋魚紫則曰金紫

勅用準字

勅牒準字去十為准或謂本朝因寇準為相而改又云
會公亮蔡京父皆名準而避其實不然予見唐告已作
准又攷五代堂判亦然頃在密院令吏輩用準字既而
作相又合三省如此寫至今遂定後世豈能推其源流

耶大抵朝廷典故若涉同僚共議不問輕重必或例憚改惟吏輩密移則更不復問如西清閣名皆主于宸文所謂天章閣祖宗朝從官人人歷學士待制之類紹興以前何嘗不除授如章誼等是也孝宗一日宣諭奉使借官令稍新即銜天章閣學士同僚堅執謂非臣下稱呼子謂龍圖寶文亦豈臣子事堅不從而止

追班

垂拱常朝駕坐吏揖宰臣以下先序立殿門內皆南向背殿上以俟退班數年前上自御榻望見衣履于門闕之間如殿則去闕蓋遂傳旨令二府在門內東西相向立侍從以下門外相向立

四朝國史誤字

四朝國史淳熙開所進也吉州人蕭服為御史坐直章縱私鑄獄為蔡京所治羈管度州蓋鄰郡也其家批書印紙常存史乃書為處州蓋處二字相近紹興開因齊述亂改度為朝史官偶不思耳又仁宗駙馬李璋傳兄弟三人璋字公明珣字公粹惟璋獨無字子作梁汝嘉神道碑其子季祕以玉石硯為潤筆皆刻篆字乃璋講道齋所用字曰公炤此書洪道用功為多過就博聞錄出取手無由盡正其誤也

高宗實錄誤字

史官宜用才學識三長又須專任乃無抵牾近世止作兼職人人為之高宗實錄成嘗求外祖王給事中劄列傳觀之殊可嘆蓋行狀乃子隆興元年託尹禧少稷撰而館中其載宣和開知東平府卻回請東封父老一事最為奇特當時幾獲罪賴虞奕在從班抹止之此見汪藻所進事實可據乃復削去其官止通奉大夫初贈止

二老堂雜志

卷之三

光祿後來因子遇恩累贈少保自不應書今直云贈少保何其誤也又日歷李邴傳邴自端殿朝散郎簽書樞密除尚書左丞例合轉中大夫猶宣教郎以下除從官須轉通直郎也傳卻云特轉七官

侍從不帶職正郎奉薦

章茂獻侍郎詢奏薦曲折子告之云外祖政和開任給事中奏補長子籍京官次年與郡該遇後郊大禮係不帶職正郎陳乞奏薦吏部告示謂庶官合隔郊遂引崇甯開幕容尚書彥達亦是前郊係從官次郊正郎不帶職作初遇放行後來范至能任中書舍人奏補子京官次郊以朝奉郎集撰知靜江陳乞奏薦緣渠為不曉事吏人獻說引會任諫議大夫以上以理去官遇郊依兄任之條乞奏京官吏部阻難不行不免告之云此法固然但有注脚云中奉大夫方用此令蓋中奉自不隔郊止是與京官恩數耳今官未至只合如外祖例陳乞彼自無詞後遂得之

二老堂雜志卷之四

宋 廬陵周必大 著

賢關邊瑣

太學賢士之所關而近世以關為實字邊瑣非邊微乃文書之錄耳士大夫亦多誤用夏英公永興謝二府啓云議西鄙之羽書按東臺之邊瑣乃為合理

辨宋景文公任器字

宋景文公博極羣書其筆記云余見今人為學不及古人之有根抵每亦自愧常讀式目中有任器字注曰未詳且任器乃荷擔之具雜見子史中何言未詳子謂周禮牛人以載公任器乃六經語而景文但引子史何耶陳無已字稱歐陽公

陳無已作平甫文集後序以字稱歐陽文忠公至骨子固則曰南豐先生又曰先生之后陳師道嗚呼無已學于南豐尊之宜矣然尊其父而輕其祖何也唐立夫曰四海歐水叔也無已何尊焉至于得道之師則不可以不別

記陸務觀二說

陸務觀云蘇子容聞人引故事必就令檢出處司馬溫公聞新事即錄于冊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實又曰元豐中何洵直請改歸陝之陝從山以別陝西之陝朝廷從之少府監改鑄岷州印監丞歐陽棗言陝從兩人陝從兩入不當改然卒用洵直言改之

辨楮幣二字

古有三幣珠玉為上金次之錢為下自秦漢專以錢為幣近歲用會子蓋四川交子法特官券耳不知何人目

卷四

五九

處以戶部尚書寫開字石曰門字為兩戶必再為地官

十八日見帝或又書開字石曰公五改官日有餘而月

不足亦謂門字也其人果因以閏月計數少十八日又

有以此字問之則曰士也門中有人就木已而皆驗既

歸蜀人有士人文覺戲以乃字為問謂其無可拆也石

曰及字不成君終身不及第有人遇于塗告以婦不能

產書日字于地石曰明出地上得男矣其驗如此每于

肆中以牌寫千字不識字者任其所指禍福皆應邵溥

尚書第三子不肖遇其拆字即加窘辱石甚畏之石在

微宗時嘗特補承信郎後因范覺民作相討論追奪一

日謂石我能拆字石詰之則曰爾姓謝所謂身在討論

之中名石則終身右還不能出頭聞者大笑

州郡請印牌

予少年隨侍見州郡請印銀裏牌其下併刻舊官押字

新官既上執書者唱云取指揮牌即以刀碎之意不

以為然其後守潭則請印銀牌下無押字遇請印旋押

印出即拭去遂免交承牌似為得體不知他處今如

何又三省樞密院于牌之下用紙腰封而請押字若遇

改易不過換封亦有體也

漳州少侍從

淳熙十二年八月祭酒顏師魯除權禮部侍郎師魯漳

州人自言本朝二百餘年雖士人不少然未有官至近

侍者攷之雜說唐元和中曾有潘存實為戶部侍郎然

亦不審也

憲臺

憲部刑部也憲臺御史臺也今直以諸路刑獄為憲雖

聖旨處分勅令所立法及凡安撫提刑司處皆以師憲

為稱而提刑告詞並曰憲臺其失多矣

辨帳字

帳帳之帳音服當如此寫故玉篇與帳字相連今通上

下皆作複字乃福音如學士院自祖宗時賜外蕃及羣

臣進物皆云夾複今既重複不應又用夾字

種植之法

史直翁云種竹法正月用一日二月用二日自是隨月

定日無不活者慶元丙辰春故人前梧州守祝華繼張

相過云頃在嚴州見康與之以精雜細糠和土種竹隨

即茂盛明年生筍成林種荷花以羊角提水池中立成

又永豐宰汪文振子泉云臨安貴人家種竹木以麥拌

土實根下雖盛夏亦生

張循王賜第

張循王俊賜第以紹興壬戌六月六日蓋造至嘉泰壬

戌六月六日焚蕩惟餘一樓甲子正周亦異事也

天井巷井

臨安府有天井巷莫知其緣壬戌歲張循王府房廊遺

漏掘得古井闊數丈其水甚清井口刻後唐清泰二年

開蓋錢王時也今以嘉泰二年復出方悟巷名以此

紀夢

丁丑十一月二日甲子夜夢從人問出世法甚切而不

許大略告以世緣薄福基淺母食祿以招禍縱慾以損

年此殆周官所謂正夢耶壬午三月戊戌雨夜夢題門

關曰宵遊

會少監夢

徐漢英宮教云今軍器會少監乙卯省試夢汪汪作狀

元遂改名汪以應之是年汪洋作魁而特奏名第一人

乃汪喬年也二汪皆信州人

記李秀叔夢

乾道中李彥穎秀叔為吏部郎官嘗語予夢李泰發參

政相訪爭坐主位泰發云我李參政也秀叔亦云我李

參政也紛爭久之又出一紙記貴降兩府姓名予戲之

云公必為參政秀叔亦自喜至淳熙中葉茂良實之既

去秀叔以參政行相事會史浩直翁將再相出知紹興

府後數年再召復與子同為參政樞密閣長子嘗進彥

穎以其先進當遷也壽皇不可秀叔當口只為同知亦

何不可蓋疑前夢也不數月坐諫議大夫張大經論列

而去信乎官職皆前定也不特如此二人皆有子登甲

科年皆八十餘但泰發早達晚困秀叔晚達而享福以

終耳

記先太師先夫人壽數偶同

先人年三歲能指姓字政和中上舍釋褐第一除京秩

當為學官而時宰不樂除邠州教授到官未幾朝廷知

其非遂拜太學博士平生讀書一見輒不忘下筆輒數

千言少以功名自期嘗北遊幽燕西至涇原覽觀形勢

建炎初奉使湖南卒年三十八歲先妣曾高以來皆守

邊外祖始登元祐甲科政和中仕至中書舍人給事中

歷帥守靖康元年以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卒外祖母

蓋宋元憲之孫也先妣早寡事姑孀盡孝博通經史親

教二子于孩提且擇良師友與之處既歸甯而外祖母

卒號慕切至日惟一蔬食晝夜誦佛書逾年而卒年亦

三十八

記先夫人損壽

先夫人生于崇寧壬午而以紹興戊午棄世始某聞之

陰陽家云夫人壽當至四十有七凡精于藝者其說舉同丁巳春外祖母淑國夫人宋氏病甚先夫人然臂割股無所不用其至又請命于天願損己十年以益淑國淑國竟薨明年先夫人亦卒蓋年三十七矣陰陽家說固未可深信然何為數之相符也世俗皆云祈禱壽以益人者所損如其言然則十年之天其偶然耶抑有謂而然耶某嘗痛心疑之後讀眉山唐子西母史夫人行狀見其因夫疾殆請死爐香未絕史疾暴作卒以不起乃知世俗之說不盡為荒唐矣雖然史氏為其夫耳夫安而已亡猶可解也若母則為親也可謂孝矣既不能已親之疾而徒損壽焉彼蒼者天獨無以相之歟噫嘻痛哉

二老堂雜誌卷之五

宋 廬陵周必大 著

記崑山登覽

紹興戊寅正月一日予在平江府崑山縣挈家同邑宰程沂詠之游山寺寺名慧聚負山為居小院星列而氣象粗闢麗唐朝塑像開有存者舊傳陸探微壁畫今漫滅不可辨寺有山王堂土人奉事甚至故歲時游者輻輳而僧輩亦有所賴云上月華閣陟中峰訪古上方下視陂田漫漫蓋其佳處也張祐嘗題詩云寶殿依山險凌虛勢欲吞畫簷齊木末香砌壓雲根遠景窗中岫孤烟竹裏邨凭高聊一望歸思隔吳門王荆公安石通判舒州日被檄來視水滂游覽竟日夜讀此詩至凌虛勢欲吞大喜曰好與一吞遂次祐韻峰巒互出没江湖相吐吞園林浮海角臺殿擁山根百里見漁艇萬家藏水邨地偏來客少幽興抵柴門孟郊亦有詩云昨日到上方片霞對石牀錫杖莓苔漬袈裟松柏香晴磬無短韻畫燈含水光有時乞鶴歸還放逍遙塢安石次韻僧蹊蟠蒼蒼莓苔上秋牀露翰飢更清風蕩遠亦香掃石出古色洗松納空光久游不忍還迫冠蓋場崑山在蘇為大邑求一畝之園乃不可得所謂行樂之地惟此爾後遺焚蕪一空

記金陵登覽

紹興戊寅春予赴金陵教官古迹雖載圖誌然不能盡攷姑記二年閒足迹所至者賞心白鷺亭在城上元豐中東坡題云江山之樂傾想平生天慶觀吳冶城故基十堂墓在焉李氏有江南立忠正亭于其北穿地得斷碑名氏尚存徐鉉為記本朝慶歷中知府葉清臣又

封墓刻石表之改亭為忠孝前帥葉夢即記蓋之祠堂甚詳猶未刻石府學門外下臨秦淮有舞雩亭其傍有真儒堂甚雄壯太守王循友為秦丞相設也今廢保令寺在城中初開寶中王師下金陵昇元瓦棺皆隨飛烟惟保令獨存建炎間遂不能免土人云高宗移蹕之初以為行宮寺後舊有覽輝亭鳳凰臺臺已重立登臨豁然李太白所謂山落水分割夢得周遭故國之句皆在目中下瞰城邑歷歷可數老兵指寺左營寨中堆阜云此凌虛臺也其右營寨云瓦棺閣故基也雖皆道聽途說參攷昇元寺要在城內西南隅云長干寺故老相傳廢于梁陳間南唐以其地為散從官營本朝天禧中地發神光詔復興葺今但曰天禧寺非承平時屋矣古有阿育王女所制銅像唐武德中京師取去僧輩尚記劍以眩流俗又出佛牙傳大士展片梵書貝多葉水精玻璃等寶云昭陵賜物也寺之南軒甚明爽前臨大池面對雨花臺又有北窗與城相直土人以城下路為王謝烏衣巷云鹿苑寺在城內寨中相傳佛座後石穴即蕭梁都后蛸窟未可信也舊有子隱臺并堂今惟一碑存寺甚破弊府治玉麟堂頗雄麗晁謙之侍郎造其傍即後園中有山光閣端明殿張公新創于眺望其宜而編隘樸拙蓋惜費耳金陵舊因李氏宮城為牙署車駕南渡復取為行宮而以漕司為府治云東門即白門也五里至保甯寺本王介甫舊宅元豐中奏捨為寺賜今額兵火後敗屋數間土人但呼半山寺言自城去蔣山十里此適半途也迥野之中雞犬不聞介甫居時已如此介甫入城必以小舟循溝而西若東過蔣山則跨驢云頃之至蔣山精舍蓋王氏功德院近年募緣重造

殿甚華煥有修武部某人脫尺籍與其媼然指苦行前
 後化錢帛助土木費以萬計寶公塔在鍾山頂此山孤
 立于蔣山之內坐木末先照新月三軒形勢皆可見問
 寶公刀尺帶太宗時取入內矣今無古物惟秦燔施錦
 衣七寶念珠而已飯罷筍輿訪入功德池水皆山行中
 路有支徑過定林子柔步徑子負杖以俟回望萬山甚
 平闊亦見大江既而子柔歸云定林無足觀途同至池
 上移時乃下山復與子柔馳馬穿松林約四五里到介
 甫墳庵一僧守之平甫和甫元澤諸墳相望也日斜歸
 憩半山王僧出介甫畫像屋壁之後陷小碑刻介甫謝
 公墩絕句及它詩數篇自蔣山望幕府覆舟諸山氣象
 甚佳清涼寺在西門外即石頭城也前臨江後依山以
 其當暑而涼故以名寺式謂齊梁之別宮異時最為名
 刹今方葺治但存形勢耳李氏祭文及堂榜俱存刻石
 靜隱院南唐報慈寺御前諸軍教場在北門外古元武
 湖陳平瀟水陸田今為平陸城中鐵塔寺間有二鐵塔
 甚奇元懿太子殯堂在焉不可入清司北廳乃王介甫
 宅既捨半山寺遂居城中府中有三段石吳孫皓時碑
 城中青溪入秦淮頗墮廢道邊有廟塑一女即云張麗
 華孔貴妃也南門外有鐵索寺或曰東晉時尼自西竺
 來為置此以居之忠襄楊公廟楊名邦又字敏道吉水
 人建炎間碎金陵虜人破城寺臣納款邦又罵賊而死
 朝廷贈恤加等前帥葉少蘊右丞常作廟碑近得其本
 贊有位者刻石有所避故不果賞心亭望城外新開河
 或云王介甫作守時開以避樂家磯數十里之險土人
 又云頃兀木陷金陵韓世忠圍之甚急一夕穿別港達
 于江而遁亦名新河華藏寺未兵火時竹木茂盛棟宇

二老堂雜志 卷五

八

輪奐府寮暇日輒來投壺飲酒今無復此景矣南門外
 有高座寺經兵火無足觀土人云異時松竹幽邃名藍
 也子按梁慧皎高僧傳載西域帛尸黎密多羅晉永嘉
 中到中國時人呼為高座傳云孫權初立塔寺故號建
 初值亂渡江止建初寺王導庾亮周顛等皆重之咸康
 中卒年八十餘葬石子岡成帝為樹剎冢所後有沙門
 于冢處起寺仍曰高座寺云石子岡者孫峻投諸葛恪
 尸之地三國志恪傳云建業南有長陵名石子岡葬者
 依焉至今岡下民皆亂葬其來舊矣上兩華臺凡此邦
 山川城郭皆見之其高又出覽輝之上而數椽新創岡
 巒猶緒方稍為栽插計又春時酒官輒取為旗亭甚不
 稱也按唐道宣續高僧傳載梁僧法雲嘗于一寺講妙
 法華經忽感天花狀如飛雪滿空而下講訖方去即此
 臺得名之緣法寶寺相近子問諸父老但能指似三閣
 移基爾按吳志孫權十六年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
 秣陵為建業今城東北覆舟山是也六朝臺城雖稍南
 徙然其大半猶在今北城之外故出北門數里地皆平
 衍其又北今教場地方為當時元武湖也南唐立國宮
 室城市益嚮西南本朝因之故昔之冶城乃在今城內
 為天慶觀而晉之石頭城以禦外虞今僅在西門外晉
 之朱雀航跨淮水亦為防邊之衝今則包之城中矣蓋
 自吳以來凡三徙每徙則捨東北而就西南至于面對
 牛首山以為天闕左映鍾山龍盤之勢右帶石頭虎踞
 之形今為得之主僧奉深年五十餘頗能道舊事云兵
 火前寺傍皆園亭四時遊者不絕今盡為營寨惟此寺
 不經焚毀講堂甚庠相傳南唐舊屋也殿側奉寶公像
 云梁朝所刻就使不然亦已久矣寺前三品石各高丈

除甚醜怪一名關石政和開蓋致京師而辱并石欄又

在今行宮中遺跡無復可見歎息而已辱并者三人俱
 投之井也在寺之南甚小而水可汲意其地良是而井
 則可疑世傳二妃將墜淚漬石欄故石脉類脂俗又
 呼脂井或云以帛拭之尚為此色豈有是哉奉深言
 舊有井亭搗詩牌數百今亡矣又云某猶見居民因鋤
 地得柱礎刻蛟龍甚精巧殆宮殿遺物民皆屑之

記鎮江府金山

山在京口江心號龍游寺登妙高峰望焦山海門皆歷
 歷此山大江環遠每風濤四起勢欲飛動故南朝謂之
 浮玉山別有小島相傳為郭璞墓大水不能沒下元水
 府亦在此承平時寺極盛樓觀幾萬楹兵亂後十無一
 二紹興末復遭回祿以虜使年例登賞官亟營葺之復
 不逮于前惟自歙州門過經藏屢經兵火歸然獨存當
 時歙人造此因以為名諺云金山山裏寺焦山寺裏山

記太平州牛渚磯

己卯九月甲申自宣城考試回過太平州回至采石鎮
 渡夾登牛渚磯凡有石磯俯見大江闊然犀之取禍傍
 顧荒臺痛捉月之隕身遙瞻西岸思樊若水之獻策登
 臨雖樂隨以愜然中元水府祠在磯上又有蛾眉亭望
 天門山最為絕景天門山即東梁山西梁山在太平州
 之南太白詩云兩岸青山相對出謂此也望夫山在鎮
 之下十里太白姑熟十詠之一也世傳太白因醉溺江
 故有捉月臺而梅聖俞詩云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
 月身翻然下應羨落磯蛟涎便富騎鯨上青天蓋信此
 而為之說也舊唐書本傳乃云白飲酒過度死于宣城
 新唐書云李陽冰為當塗令白依之而卒是時當塗未

二老堂雜志 卷五

九

而陽冰序白集亦謂白疾亟枕上授簡俾子為集序初無捉月之說豈古不弔溺故史氏為白諱邪抑小說多妄而詩老好奇姑假以發新意邪否者白誠不幸與極而忘生亦哀之而已何以諱為哉

記西湖登覽

壬午三月己亥晴與芮國器程泰之蔣子禮同行上風篁嶺酌龍井入壽聖寺拜趙清獻公蘇翰林僧梅才畫像觀乙亥二月與張德莊周孟覺同游時題字寺有海棠一株蓋蘇公手植僧頗有能道元祐閒諸公談論自言得于其師云午飯後過長耳相院泰之讀書處也與國器奔于山亭小酌而去道傍有六通院無足觀遂緣支徑扣鄧氏時思庵庵僧導至石屋嵌空可愛進尋水樂洞聲如今琴筑音節天成以路僻人罕知者捨馬上烟霞嶺國器子禮至中道憚其險予乃與泰之自往至寺亦憊矣少休秉燭入洞深十二丈上下平闊近城郭不易得也歸飲淨慈食雞甚美徵事戲為聯句數十韻如日曠雙月攘一之類語甚工

易安齋

易安齋溪石崑開髣髴虎邱之劍池但小耳山徑甚邪狹斬曲木隨其形勢而為欄楯其上有數小亭傍結草庵僅容膝自窗中望濤江際天如發雞鷄也僧宗表年八十八上遇郊禪宿齋往往過之至今設御榻而皇城司遣親事官為閣者

記閣阜登覽

乾道癸巳春子蒙恩守富沙都自廬陵舟行望東岸山勢連延如豫章之西山舟人曰此閣阜山也行次清江引疾丐祠冬十月始得報可遂以丁卯黎明肩輿為閣

阜之游初謂崎嶇路差近至則峻甚約三十里乃抵山開閣言山形阜言山色按樂氏實字記此山為神山之修飾者蘇州今屬江之清江蓋七十二福地之一惟凌雲峰最為峻極漢張道陵丁令威吳孫權時葛孝先皆有鍊丹壇井開在後山流水號葛慈源葛君燕息處也水自宮後出流半里餘聲潺湲行石開橋跨其上號鳴水壘傍有古杉根圍數十十餘年前為過客所焚宮中尚有古杉一株橫按四入門即御書閣橫連十一開縣閣而望四山環合僅有一徑斜出其外復鎖以華山兩重江行望之連真神仙窟宅也閣後即壇翼以修廊又其後即殿宇道士數十房分居左右各治廳館頗華潔仍為樓以奉像設有足觀者按古碑此本靈山館焚于隋至唐有道士程信然望氣至此掘得鐵鐘一口下有玉石像一座高尺餘遂立草堂先天元年孫道中始立臺殿賜名閣阜觀大唐三洞道士許元真撰山記云吉州屬邑曰新塗去縣矣地八十里有閣阜山山北有金仙觀相傳丁令威修道之所寶應元年亦移于此令威壇井及石上履迹存焉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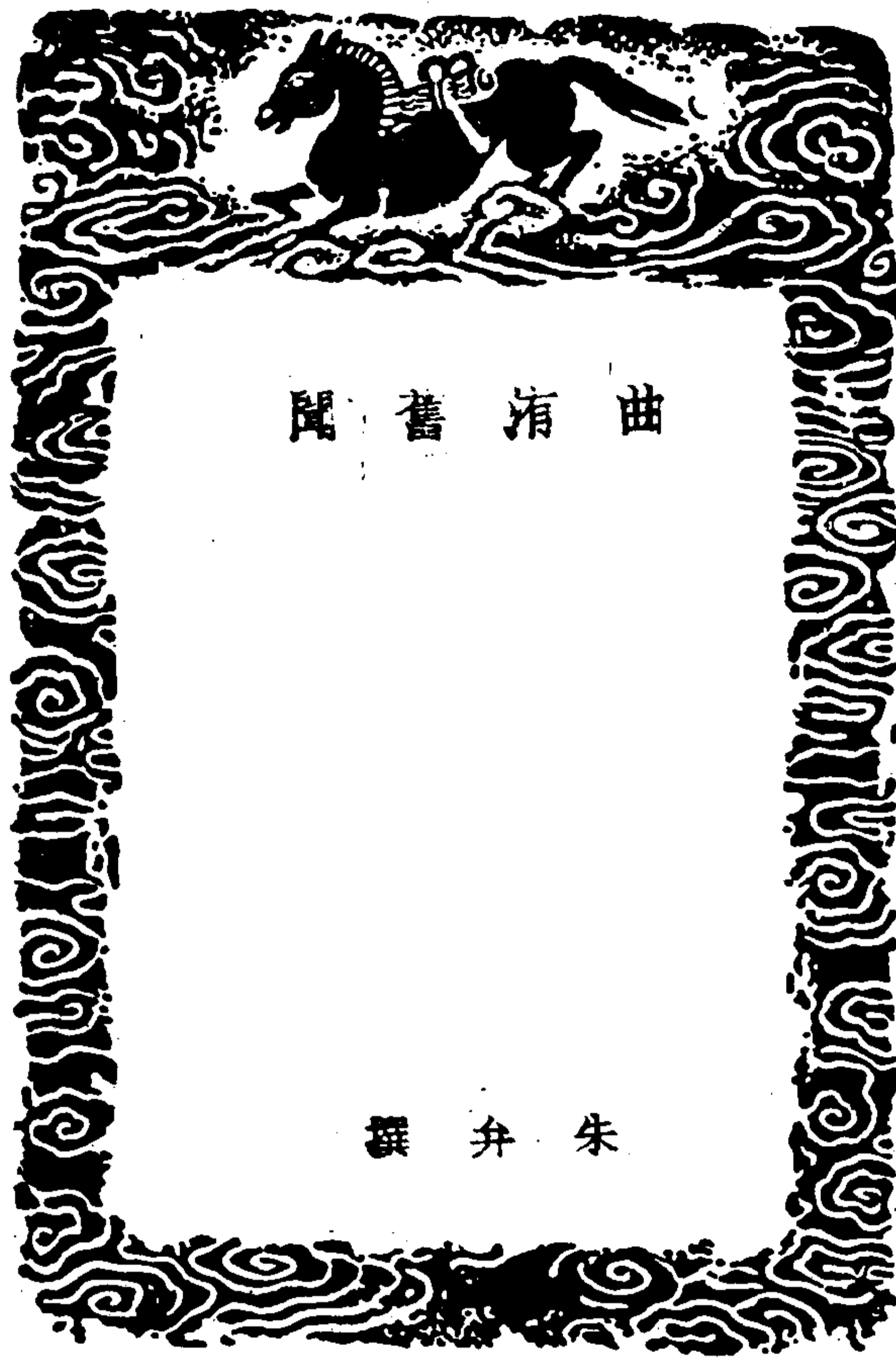
通中遭火惟古鐘玉像存尋有處士楊薦父子次第葺之已上並見唐廣明元年道士許元真記中所謂玉石像像甚小兩重又有兩像侍立亦玉石也鐘在殿傍視其文乃咸通十三年鑄而云隋開本朝熙寧開吉皇十四年鐘何也豈別有鐘而不存耶州通判雙漸郡人中大夫楊中及元祐中江西運副張商英等並有記事多異同蓋失于互攷耳大概言此觀在江南李氏號元都至真宗祥符元年避諱改景德觀天禧庚申當經火燬甯丙辰又大政和八年用守臣之請改賜崇真為額給元始萬神銅印一授法錄則用之蓋天下受錄惟許金陵之茅山信州之龍虎山與此山為三云晚管轄道士李漢卿知客王次鼎來遣酒道士

陳彥舉者年七十五稍能詩以二篇為贈又出政和中禮部給經論科出身黃牒且云嘗為丹林郎猶文臣修職郎也夜宿客館讀天復四年孫偓李洞宋齊邱沈彬孟賓于徐鉉陶淵詩牌本朝陶弼有詩得道之士伊夢昌有詩又有通判陳孟陽長韻備通山中景物常平周彥質三詩亦好圖經河圖記云諸山之形宛轉朝揖大則如城小則如閣草木茂異土良水清戊辰早晴禮玉像及四朝御書太宗真宗仁宗聖宗四朝御書芝草封禪泰山凡得一十宮觀而二葛先封中應真人告崇寧三年葛先封中應真人告授錄印道士徐次堅識于廬陵邀至其院求快軒詩未暇作也李漢卿再具飯途行緣白坑入沙路岡岡之下有龍興院飯僕而行地頗平非崎嶇比哺時復至舟中

二老堂雜志 卷五

101

二老堂雜志卷之五終



曲消舊聞

朱弁撰

四庫全書提要

曲消舊聞十卷。宋朱弁撰。弁字少章。朱子之從父也。事蹟具宋史本傳。文獻通考載弁曲消舊聞一卷。雜書一卷。飲饌說一卷。此本獨曲消舊聞已十卷。然此本從宋槧影鈔。每卷末皆有臨安府太廟前尹家香齋鋪刊字。又傳字避光宗諱。皆闕筆。蓋南宋舊刻。不應有誤。必通考闕十卷為一卷也。案弁以建炎丁未使金被留。越十七年乃歸。而書中有臘月八日清涼山見佛光事。云歲在甲寅。又記秘魔殿事。其地在燕京。又記其友述定光佛語。云俘囚十年。則書當作於留金時。然皆追述北宋遺事。無一語及金。故曰舊聞。通考列之小說家。今考其書。惟神怪諧謔數條不脫小說之體。其餘則多記當時祖宗盛德。及諸名臣言行。而於王安石之變法。蔡京之紹述。分朋角立之故。言之尤詳。蓋意在申明北宋一代興衰治亂之由。深於史事有補。實非小說家流也。惟其中間及詩話文評。及諸考證。不名一格。不可目以雜史。故改入之雜家類焉。

曲消舊聞卷第一

太祖皇帝在周朝。受命北討。至陳橋。為三軍推戴。時杜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扇。俄而大搜索。主僧始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墜梯且發鎗。見蟲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太祖皇帝抱帝王雄偉之姿。殆出於生知天縱。其所注措。初不與六經謀。而自然相合。冕以道云。曾子固元豐中。奉詔作論。論成。以吾觀之。殊未盡善。某嘗謂太祖有二十事。皆前代所無。出於聖斷。而為萬世利者。今實錄中略可數也。惜乎子固不及此。吾所深惜也。太祖皇帝龍潛時。雖屢以善兵立功。而天性不好殺。故受命之後。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批退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輒殺人也。遂批詔到。而城已破。契劫城破。乃批奏狀之日也。天人相感之理。不亦異哉。其後革輅至太原。亦徇於師曰。朕今取河東。誓不殺一人。大哉仁乎。自古應天命。一四海之君。未嘗有是言也。太祖皇帝即位後。車駕初出。過大溪橋。飛矢中黃繖。禁衛驚駭。帝披其胸笑曰。教射教射。既還內。左右密

啓捕賊帝不聽久之亦無事。

建隆間竹木務監官患所積材植長短不齊奏乞翦截俾齊整太祖批其狀曰汝手足指掌無長短乎胡不截之使齊長者任其自長短者任其自短御批宣和中予親戚猶有見者。

五代以前官制及士大夫碑碣並不見有場務監官太祖親見所在場務多是藩鎮差牙校不立程課法式公肆誅剝全無誰何百姓不勝其弊故建隆以來置官監臨制度一新利歸公上官不擾而民無害至今便之。

國初宰執大臣有前朝與太祖俱北面事周仍多出己上一日即位無所易置左右驅使皆委靡聽順無一人敢假憲者始聽政有司承舊例設宰相以下坐次即叱去之如太陽東升焜耀萬物無敢仰視者蓋其天姿聖度果爲命代真主豈容測度哉。

五代割據干戈相侵不勝其苦有一僧雖佯狂而言多奇中嘗謂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娶太平須待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爲定光佛後身者蓋用此僧之語也。

世傳太祖將禪位於太宗獨趙韓王密有所啓太祖以重遠太母之約不聽太宗即位入處多遜之言怒甚召至闕而詰之韓王曰先帝若聽臣言則今日不睹聖明然先帝已錯陛下不得再錯太宗首肯者久之韓王由是復用。

山陽郡城有金子巷莫曉其得名之意予見郡人言父老相傳太祖皇帝從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周師踰時不下既克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至此巷適見一婦人斷首在道臥而身下兒猶持其乳吮之太祖惻然爲返命收其兒置乳媪鞠養巷中居人因此獲免乃號金子巷歲久語訛遂以爲金而少有知者。

內中酒蓋用蒲中酒法也太祖微時喜飲之即位後令蒲中進其方至今用而不改。真宗皇帝因元夕御樓觀燈見都人熙熙舉酒屬宰執曰祖宗創業艱難朕今獲視太平與卿等同慶幸執稱賀皆飲爾獨李文靖流終觴不擇明日牛行王相問其所以且曰上昨日宣勸備甚公不肯少有將順何也文靖曰太平二字皆恐諛佞之臣以之藉口于進今人主自用此誇耀臣下則忠鯁何由以進既謂太平則求祥瑞而封禪之說進若必爲之則耗帑藏而輕民力萬而有一患生意表則何以支梧流老矣茲事必不親見參政他日當之矣其後四方奏祥瑞無虛日東封西祀講求典禮紛然不可遏王公迫思其言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求文靖畫像置於書室中而日拜之予屢見前聖說此詢於兩家子孫其言皆同。

真宗問王文正曰祖宗時有祕識云南人不可作宰相此豈立賢無方之義乎文正對曰立賢雖曰無方要之賢然後可。是時方大用王文穆或以此爲言而不知此識乃驗於近世而不在文穆也。

祥符中天書降有旨云可示冕迺迺云臣讀世間書識字有數豈能識天上書定降屢欲用爲宰相用事者忌之而止迺即文元公也。

王正文爲參知政事嫉丁晉公姦邪屢欲開陳以宰執同對未果每開暇與晉公語色欲言而輒止者數四晉公詰之文正曰弟某當遠官而老母鍾愛故事頗亂方寸也晉公曰公可留身而陳其事得斤吾曹亦奉行爾明日宰執退而文正獨留晉公悟悔之不及文正具陳謂姦邪能韓嘉納丁自此黜士論莫不快之。

仁宗皇帝至誠納諫自古帝王無可比者一日朝退至寢殿不脫御袍去轎頭曰頭痒甚矣疾喚梳頭者來及內夫人至方理髮次見御懷中有文字問曰官家是何文字帝曰乃奏陳章疏也則所言何事曰霖淫久恐陰盛之謂嬪御太多宜少裁減掌梳頭者曰兩府兩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職稍如意往往增不已官家根底剩有一兩人則言陰盛須待減去只教渠輩取快活帝不語久之又問曰所言必行乎曰崇諫之言豈敢不行又曰若果行請以奴奴爲首蓋恃帝寵也帝起遂呼老中貴及夫人掌官籍者攜籍過後苑有旨戒開者云雖皇后不得過此門來良久降指揮自某人以下三十人盡放出官房臥所有各隨身不得隱落仍取內東門出盡文字回奏時迫進膳慈聖慮帝御匕箸後時亟遣莫敢少稽滯既而奏到帝方就食終食慈聖不敢發問食罷進茶慈聖云掌梳頭者是官家常所愛愛奈何作第一名道之帝曰此人勸我拒諫豈宜置左右慈聖由是密戒嬪侍勿妄言無預外事汝見掌梳頭者乎官家不汝容也。

唐質肅公在諫垣日仁宗密令圖其像置溫成閣中御題曰右正言唐介時猶衣綠外庭不知逮質肅薨於位裕陵醜奠案畫影看曰此不見後生日精神乃以此畫像賜其家人始知之乃歎仁宗之用意深不可及也。

昭陵時京東路有一鎮其戶繁盛在本路爲最大臣建言請增置監臨官下漕司相度及問本鎮願與不願父老既欣然所由官司次第保明開奏比進呈取旨昭陵思之良久曰恐動漕司歲計遂別生事因爲名患止而不行大矣哉昭陵之愛民也深矣或云。或有薦宋莒公兄弟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每上殿來則廷臣更無一人是者已而莒公果作相而景文竟以輪長卒於位。

如此蓋遇好時節人人爭做好事不以爲難也。

張堯佐除宜徽使以廷論未諧遂止久之上以溫成故欲申前命一日將御朝溫成送至殿門撫背曰官

家今日不要忘了宜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對大陳其不可反覆數百言音吐憤激唾飛帝面

帝卒爲罷之溫成遣小黃門次第探伺知拯犯顏切直迎拜謝過帝舉袖拭目曰中丞向前說話直唾

我面汝只管要宜徽使宜徽使汝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張康節爲御史中丞論宰相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爲地康節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爲知己

安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便是孤寒也上驚而問其故康節曰內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

忠於陛下者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臣爲孤寒臣所未喻也當時有三真之語謂富韓二公爲真宰

相歐公爲真內翰而康節爲真御史也

宋子京西征東歸錄載云知成都陸靜日而請聖訓上曰鎮靜子京自著其事曰語簡而意盡於治蜀尤

得其要真聖人之言也

仁宗於科舉尤軫聖慮孜孜然惟恐失一寒賤也每至廷試之年其所出三題有大臣在三京與近畿州

郡者多密遣中使往取之然猶疑其或泄也如民監本是詩題王者通天地人本是論題皆臨時易之

前代帝王間有留意於取士然未有若是者也

仁宗儉德殆本於天性尤好服澆濯之衣嘗未明求衣之時嬪御私易新衣以進聞其聲輒推去之遇澆

濯隨破隨補將獨猶不肯易左右指以相告或以爲笑不恤也當時不惟化行六宮凡命婦入見皆以

盛飾爲恥風動四方民日以富比之崇儉之詔屢挂牆壁而汰侈不少衰蓋有開也

仁宗時最先立皇嗣者明州鄞縣尉不記姓名冕以道嘗爲子言聞歲久又經此喪亂若史家又復不

載可惜也

蘇轍識慮過人遠甚仁宗一夕飲酒溫成閣中極憤而酒告竭夜漏向晨矣求酒不已蘇轍云此間亦無

有左右曰酒尙有而云無何也答曰上飲惟必過度萬一以過度而致疾歸咎於我我何以自明翼日

果服藥膏者乃歎服

予在太學時見人言仁宗時蜀中一舉子獻詩於成都府某人忘其姓名云把斷劍門燒棧開成都別是

一乾坤知府械其人付獄表上其事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於仕宦而爲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戶參

軍不兼務處於遠小郡其人到任不一年慚而後死

昭陵謚情名器而於改官之法尤軫聖慮胡宗炎以應格引見上驚其年少舉官險三倍最後閱其家狀

云父宿見任翰林學士乃歎曰寒賤安得不沈滯遂降指揮令更候一任與改合入官

李肅之公明文定公子也在三司論事切直仁宗嘉納歐公以簡賀之甚有稱賞之語公明喜曰歐公平

日對疏往來未嘗呼我字也此簡遂以字呼我人之作好事安可不勉哉

盛文肅在翰苑日昭陵召入面諭近日亢旱驟而不應朕當痛自咎責詔求民間疾苦卿只就此草詔

庶幾可以商量不欲進本往復也文肅奏曰臣體肥不能伏地作字乞賜一平面子上從之逮傳旨下

有司而平面子至則詔已成矣上覽之嘉其如所欲而敏速更不易一字或曰文肅屬文思遲乞平面

子蓋亦善用其短也

盛文肅鎮廣陵蘇參政某客遊過之嘗獻書文肅一覽大喜曰觀君之才宜應制科對曰下走竊亦有此

志願朝夕之養是急不得三年讀書工夫耳文肅曰吾有圭田租八百斛可以成君此志也蘇亦不辭

文肅乃薦之歸朝又於公卿間爲之延譽後三年遂中制科前聖成就人有如此者

昭陵時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張錫字賦之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罷之

蔡君謨得字法於宋宜獻宜獻爲西京留守時君謨其幕官也嵩山會善寺有君謨從宜獻留題尚存

東坡評本朝書以君謨爲第一仁宗尤愛之御製元舅關西王碑文詔君謨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

皇后碑文又欲詔君謨書君謨曰此待詔之所職也吾其可爲哉遂力辭之

冕以道嘗爲余言本朝文物之盛自國初至昭陵時並從江南來二徐兄弟以備學顯二楊叔姪以詞章

進刁衍杜鎬以明習典故用而晏丞相歐陽少師幾乎爲一世龍門紀綱法度號令文章燦然具備有

三代風度慶歷間人材彬彬號稱衆多不減武宣者蓋諸公實有力焉然皆出於大江之南信知山川

之氣婉婉磅礴真能爲國產英俊也余嘗因賦澄心堂紙時記其事以告後來之秀其時見余文集

中宗平僧亂凡諸國瑰寶珍奇之物皆藏於奉宸庫自建隆以來有司歲時點檢之而已未嘗敢用也至

章獻明肅皇后垂簾日仁宗入近習之言欲一往觀后以帝春秋鼎盛此非所以示之也乃詔擇日開

庫脫香案而拜具言祖宗混一四海創業艱難此皆諸國失德不能有故歸我幣藏今日觀之正可爲

鑒戒若取以爲玩好或以供服用則是蹈覆車之故轍非祖宗垂訓之意也詞色嚴厲中官皆恐懼流

汗后之用心豈不深且遠哉

樂坡曰予見章子厚言裕陵元豐末欲復以詩賦取士及後作相為蔡卞所持卒不能明裕陵之志可恨也

熙寧中三經義成介甫拜尚書左僕射呂吉甫遷給事中王元澤自天章閣待制進龍圖閣直學士力辭不受裕陵欲終命之吉甫言窮以疾避寵宜從其志由是王呂之怨益深吉甫未幾以鄧綰等交攻出知陳州而發私書之事作矣

元豐初官制將行裕陵以阿子示宰執於御史中丞執政位牌上貼司馬溫公姓名又於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位牌上貼東坡姓名其餘與新政不合者亦各有攸處仍宜論曰此諸人雖前此立朝議論不同然各行其所學皆是忠於朝廷也安可盡廢王禹玉曰領德音蔡持正既下殿謂同列曰此事烏可須作死馬醫始得其後上每問及但云臣等方商量進擬未幾官車晏駕而裕陵之美意卒不能行新州之貶無人名正其罪紹聖間黨論一興至崇觀而大熾其貶禍不獨縉紳而已士大夫有知之者莫不歎恨也

裕陵彌留之際宣仁呼小黃門出紅羅一段密諭之曰汝見郡王身材長短大小乎持以歸家製袍一領見我親分付勿令人知也後數日哲宗於梓宮前即位左右進袍皆長大不可御近侍以不素備皆倉皇失色宣仁遣宮嬪取以授之或曰小黃門即邵成章也岐邸之勝大喧成章不平之嘗明此事於巨璫巨璫呵之曰無妄言滅爾族也

神宗皇帝喜談經術臣下進見或有承聖問者多皇退失對范忠宣謂立法本人情忽謂可慮造膝之際累數百言且曰願陛下不見是圖帝曰如何是不見是圖忠宣對曰唐杜牧所謂天下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為改容味其言者久之

趙元考考若周翰之子也無所不記世謂著脚書樓然性不伐而尤恭謹館中諸公方論藥方有一藥不知所出雖掌禹錫大卿曾經錄本草亦不能者或云元考安在但問之渠必能記也時元考在下坐對曰在幾卷附某藥下在第幾葉第幾行其說云云檢之果然然乘怪之曰諸公紛紛而子獨不言何也元考云諸公不見問某所以不敢言耳元豐間三韓人使在四明唱和詩奏到御前其詩序有斬非白雪之詞輒效青唇之唱之句神宗問青唇事近臣皆不知因薦元考元考對在某小說中然君臣間難言也容臣寫本上進本入上覽之止是夫婦相酬答言語因問大臣趙彥若何以不肯面對或對曰彥若素純謹僚友不曾見其醜容在君父前宜其恭謹如此也上嘉歎焉

郭遠為西帥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邊遠知其必生邊患用備邊財賦運及商賈移購取問韶讀之怒形顏色鄉議于地者久之乃徐取納懷中入而復出對使者碎之遠奏其事上以問韶韶以元牒繳進無一字損壞也上不悟韶計不直遠言自後遠論韶並不報而韶遂得志矣予嘗見前輩語及此事無不切齒而新進小生往往以此醜韶不容口近有一士人自言久遊太學論及韶行事亦以此為智數過人而不以罔上陷老成罪韶往時苟合于進者持此自售亦不足怪不謂經此大變故猶守舊聞如此

曲洧舊聞卷第二

張康節守秦州召兼侍讀以老不能進讀固辭仁宗曰不必讀書但留備顧問遂免進讀未幾擢任風憲厚陵初張康節預政屢請老不許詔三日一至樞密院進見毋舞蹈康節曰本地之兵豈容尸祿養疾遂力求去

熙寧元豐間神宗皇帝奉事兩宮太后盡心色養有臣庶之所難能者慶壽寶慈宮在福慶之東西天子朝夕親視服膳至通夕不下關鍵母弟荆揚二王已冠猶不許就第往還如家人禮皇太后於二王亦未嘗假以言色言事官上章諷請使出閣如故事帝以為開親虧孝黜之於外

裕陵務尊崇漢安廟且欲改卜寢園大臣心知其非而不能諫一日滿公同對見衆人紛然而莫得其說公徐曰陛下必欲遷之有何所求若求福耶則已出二天子矣更求何事自此改卜之議遂罷不復言岐王始封昌王時飛語云昌字兩日並出也裕陵惑之以問大臣大臣無能對者呂中公知開封府因上殿奏事罷上從容曰卿開昌王之說乎中公曰不知陛下有何所疑若聖意不能釋然以臣所見改封

大國則安議息矣裕陵意遂解

朱行中知廣州東坡自海南歸留款甚洽其唱和詩亦多行中嘗與坡言裕陵晚年深患經術之弊某時何國子監因上殿親得宜論令教學者看史是月遂以張子房之智為論題上案第一人程文覽之不

等實其是不識濁淨其可責哉。

宣仁同聽政日以外臣僚所上章疏令御藥院繕寫各爲一大冊用黃綾裝背標題姓名置在哲宗御座左右欲其時時省覽或曰此事出於儀禮獨斷外廷初不知也予見故族大家子弟往往皆能言之哲宗御講筵誦讀畢賜坐例賜扇潞公見帝手中獨用紙扇率羣臣降階稱賀宣仁聞之喜曰老成大臣用心終是與人不同是日晚問哲宗曰官家知大臣稱賀之意乎用紙扇是人君儉德也君儉則國豐國豐則民富而壽大臣不獨賀官家又爲百姓賀也

建中靖國間庶策經臣除吏部尚書正謝日猶辭不已且曰臣聲望實不逮王古遠甚而陛下以臣代之人其謂陛下何上曰王古雖能去朕方欲大用之卿且勉焉

元祐姦黨罷用蔡京之請也始刻石禁中而尚書省國子監亦皆有之禁中石刻崇寧四年冬因星變上命碎之時國子監無名子以朱大題其碑上曰千佛名經其後歲月滋久遠宜和中所籍人往往多在鬼錄獨劉器之范德孺二公在耳未幾器之計至東里冕以道對賓客爾南嶽新摧天柱峰之句至哽咽不得語而客皆投匙以道徐曰若君凋喪殆盡緩急將奈何客曰世未嘗乏材前飛雖有珍瘁之戚安知無後來之秀以道曰人材之於世譬如名方靈藥之於病也世之集名方儲靈藥者多矣然不肯先疾而備至於疾既彌留乃始閱方書而治藥材不如見成湯劑爲應所須而取效速也時坐客無不深味其言而歎服之

張才臣次元言溫成有寵慈聖光獻嘗以事忤旨仁宗一日語宰相梁適曰廢后之事如何適進曰開春小人尙不忍爲陛下萬乘之主豈可再乎請前已廢郭后也帝意解因問語光獻曰我嘗欲廢汝賴梁適諫我汝乃得免汝之不廢適之力也後適死光獻常感之忽一日出五百萬作醮帝適見其事問之光獻以實告帝歎息自後歲率爲之至光獻上仙乃止才臣退傳文懿公諸孫也

國朝以來凡州縣官吏無問大小其受代也必展刺交相慶謝蓋在任日除私過外皆得以去官原免其行慶謝之禮爲此故也自新政初頒大臣恐人情不附乃有不以赦降去官原減指揮自是成例而命官有過犯雖經赦宥及去官必取旨特斷以此恩需悉爲空文而公卿士大夫莫有釐正之者

祖宗時執政大臣多選聲望賢厭于公論者開有失於考慎而喧物議則往往務舍容之聽其善去以全國體如歐公乞保全孫河劉原父乞保全狄青是也近世喜用新進少年不嚴堂陛專視宰相風旨以快私意至無瑕可求則以帷箔不根之事眩惑衆聽殊非厚風俗之道也

祖宗時凡罷官三月不赴部選集者有罰晁文元任輸長日以年高欲留其仲子侍養乃奏乞免注擬差遣特恩許之近世有到部一二年不注授公卿侍從遂以陳乞子弟差遣爲恩例乃知員多闕少大異於曩日也

祖宗時州郡雖有公庫而皆畏清議守廉儉非公會不敢過享至有滅燭看家書之語元豐以來廚傳漸豐饋餼滋盛而於監司特厚故王子淵在河北州郡供送非時數出謂之優遷元祐元年韓川以朝奉

郎爲監察御史言其事

祖宗時置京城視者專爲伺察閱有冤枉及權貴恃勢倚法病民耳其後法度有不合人心恐士大夫竊議當政者乃藉此以自助士有正論則謂之謗議民有愁歎則謂之腹誅殊失祖宗之意習見既久而人亦不知也

本朝談經術始於王軫大卿著五朝春秋行於世其經術傳賈文元作文元其家壻也荆公作神道碑略云此一事介甫經術實文元發之而世莫有知者當時在館開談經術雖王公大人莫敢與爭鋒惟劉原父兄弟不肯少屈東坡祭原文特載其事有大言滔天詭論滅世之語祭文宜和以來始得傳於世

樂全守陳富公在老社以不奉行新法事爲趙濟所劾謫知汝州假道宛丘與樂全相見問寒溫外富公歎曰人果難知某凡三次遊安石謂其才可以大用不意今日乃如此樂全曰自是彥國未識此人方平於某年知舉時爲點檢試卷官每向前來論事則滿院無一人可其意者自是絕之至今無一字往還公不語久之孫朴元忠時與樂全子弟在照壁後親聞其言如此

鄧先生名雍字堯夫傳易學尤精於數居洛中昭陵末年聞烏聲驚曰此越鳥也孰爲而來哉因以易占之謂人曰後二十年有一南方人作宰相自此蒼生無事君等誌之朝廷屢詔不起後即其家授以官堯夫力辭之乃申河南府以病未任拜起乞留告身在本府俟痊愈日祇受朝廷益高之元豐末卒諡曰康節

歐陽公在政府開康節之名而未之識也子樂叔弼之官道經洛下公曰汝至洛可往謁邵先生致吾欵慕而無由相見之意彼若留汝爲少盤旋不妨所得言語悉報來叔弼既到門堯夫倒屣出迎之甚喜延入室說話終日堯夫又自道平生所見人所從學所行事諄諄不休而又問曰君能記否至於再至於三樂雖敬聽之然不曉其意也以得報公亦莫測逮元豐間堯夫卒有司上其行應臨而叔弼爲太常博士嘗作諡議乃始恍然悟堯夫當時諄諄蓋是分付茲事也先生其神哉世以比郭景純之於青衣兒雖其事不同而前知實相類也

溫公與堯夫水北閒步見人家造屋堯夫指曰此三間某年某月當自倒又指曰此三間某年某月爲水所壞溫公歸因筆此事於所著文藁之後久而忘之因過水北忽省堯夫所說視其屋則爲瓦礫之場矣問於人皆如堯夫言歸考其事亦同此事洛中士大夫多能道之

富韓公居洛其家園中澗得花無所因附而特起歲久遂成大樹高數尋亭亭然可愛韓乘則云澗得花必依他木罕見如此者蓋亦似其主人耳子曰是花豈非草木中豪傑乎所謂不待文王猶興者也乘則笑曰君言大是請以此爲題而賦之子時爲作近體七字詩一首詩見子家集中

晁檢討說之字季此延博案老學庵筆記云於崇寧初嘗爲子言富公晚年見賓客舉其奉使之功則面頰俱赤人皆不喻其意子於暇日以問公公曰當吾使北時元勳宿將皆老死久矣後來將不知兵

兵不習戰，徒以聘問格釋，恃以無恐。雖曲不在我，若與之較，則彼包藏禍心，多歷年所，事未可知。忍恥增幣，非吾意也。吾家兄弟皆論之，惜乎東坡作神道碑日，不知此一段事也。

范忠文公在蜀，始為薛簡肅公所知，及來中州，人未有知者。初與二宋相見，二宋亦莫之異也。一日相約，結陳以長嘯，卻胡騎為題，公賦成，二宋讀之，不敢出所作。既而謂公曰：君賦極佳，但破題二句無頓挫之功，每句之中各添一者字，如何公欣然從之。二宋自此遂大加稱賞，乃定交焉。

曲消舊聞卷第三

范忠文公與司馬文正公平生智識談論趣向，除議樂一事不同外，其餘靡所不同。元祐初，溫公起為相，忠文獨高臥許下，凡累詔皆力辭不已。其最後表云：六十三而求去，蓋不待年七十五而復來。誰云中理朝廷從之，當是時中外士大夫莫不高公此舉，而人至今以為美談也。

范祖封忠文公之孫也，嘗夢忠文言：我墓前石人石羊石虎長短大小皆險制，如我官未應得也。汝可亟易之。祖封既久，遂忘其夢，而墳寺僧忽報一夕大雷，石人一折其手，一斷其身，為二，乃始驚懼，徧與親舊言其事，或曰：忠文死猶守禮不踰，況生前乎。

蜀公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攜茶以行。溫公以紙為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器也。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後來士大夫茶器精麗，極世間之工巧，而心猶未厭，冕以道嘗以此語客。客曰：使溫公見今日茶器，不知云如何也。

蜀公居許下，於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茶釀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客於其下。約曰：有飛花墮酒中者為余酬一大白。或語笑喧嘩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座無遺者。當時號為飛英會。傳之四遠，無不以為美談也。

按狀元之目始自辟召，一作而本朝科舉取士之法合以省試正奏第一名當之，今呼廷試第一名為狀元。

元非也。元祐間，路公在朝，因馬涓來謝，嘗言其事。自此人莫不知，而莫能改也。

鄭毅夫廷試日，曾明仲為巡察。一作官方往來之際，見毅夫筆不停綴，而試卷展其前，不畏人竊窺，意甚自得。明仲從旁見其破題兩句云：大禮必簡，簡丘自然。因低語曰：乙起著乙起著，毅夫驚顧，知是明仲，乃徐讀其賦，便悟明仲之意。乙起大禮簡丘二字，自覺破題更有精神，至唱名果以此擅場，予屢見前輩說此事，所說皆同。

科舉自能詩賦以後，士趨時好專以三經義為捷徑，非徒不觀史，而於所習經外，他經及諸子無復有讀之者。故於古今人物及時世治亂興衰之迹，亦漫不省。元祐初，韓察院以論科舉改更事，嘗言臣於元豐初，差對讀舉人試卷，其程文中或有云：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當時傳者莫不以為笑。此與定陵時省試舉子於簾前上請云：堯舜是一事，是兩事，絕相類，亦可怪也。

李方叔嘗謂范蜀公將薨數日，鬚眉皆變蒼黑，眉目郁然如畫也。東坡云：平生虛心養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如是爾。然范氏多四乳，故與人異。忠文立德如此，其化必不與萬物斯盡也。

查道善鑿人物，知許昌日，張文懿罷射，令歸闕，過之一見大悅，以書薦於楊大年。大年令諸子列拜之。文懿辭不敢當。大年曰：不十年此輩皆在君陶鑄之末，但恨老朽不見君富貴耳。其後果如其言。

張文懿生百日不啼，身長七尺二寸，人皆異之。初為射洪令，有道士崔知微者，謁公曰：吾嘗得相法於異人，公正鶴形，不十年相天下壽考絕人甚遠。又縣之東十里餘羅漢院僧善慧，夢金甲神人叱令灑掃庭宇，相公且來矣。詰朝誦經以待之，即文懿公也。慈語此文懿謝之云：安有是事。

張文懿雖為小官，而憂民出於至誠。在射洪，雨于白崖山，陸史君之廟，與神約曰：神有靈，即賜甘澤，不然谷在令當曝死，乃立於烈日中，意貌端懇，俄頃有雲起西北，雙隼四合，雨大霑足。父老咨異，因為立生祠焉。

洪州順濟侯廟，俗號小龍，熙寧九年發安南行營器甲，舟船江行，多有見之者。上遣林希言乘驛祭謝，希言至廟，宿於夜龍閣，於祝史歐陽均肩入香合，蟠屈行禮之際，微舉其首，祭畢自香合出於案上，供器間盤旋往來，徐入帳中，其長短大小，變易不一。執事官吏百餘人皆見之，乃詔封順濟王。

陳文惠初見希夷先生，希夷奇其風骨，謂可以學仙，引之同訪白閣道者。希夷問道者如何，道者掉頭曰：南庵也。位極人臣耳。文惠不曉南庵之語，後作轉運使，過終南山，遇路人相告曰：我適自南庵來，乃遣左右往問南庵所在，因往遊焉。行不數里，恍如平生所嘗經歷者。既至庵，即默識其宴坐寢息故處，考南庵修行示寂之日，即文惠垂弧之日。始悟前身是南庵修行僧也。文惠自有詩八韻紀其事，予恨未見也。

歐公下士近世無比。作河北轉運使，過滑州，訪劉義叟於陋巷中。義叟時為布衣，未有知者。公任翰林學士，嘗有空頭門狀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物，必問其所居，書填門狀，先往見之。果如所言，則便以延譽，未嘗以位貌驕人也。

歐公父爲綿州司戶參軍公生於司戶之官舍後人於官舍蓋六一堂蜀中文士多賦詩于政和初訪蜀人張元常於興國寺見其唱和詩頗有佳者

醉翁亭記初成天下莫不傳誦家至戶到當時爲之紙貴宋子京得其本讀之數過曰只目爲醉翁亭賦有何不可

歐公在穎上日取新唐書列傳令子樂讀而公臥聽之至藩鎮傳鼓曉賞曰若皆如此傳其筆力亦不可及也

程琳字天球張文節獨知之爲三司使日議者患民稅多名目恐吏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琳曰合爲一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與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雖莫能奪然當時未知其言之爲利也至蔡京行方田之法則盡併之乃始思其言而吝嗚呼

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謂蒼生何此謝絳希深上楊大年秘書監啓事大年題於所講扇曰此文中虎也予嘗得其全篇觀之他不稱是然學博而辭多用事至千餘言不困亦令人少見者大率此體前輩多有之歐公謝解時亦尙如此未幾也此風雖未變近世文士亦不能爲之

范氏自文正公貴以清苦儉約著於世子孫皆守其家法也忠宣正拜後嘗留晁美叔同七筓美叔退謂人曰丞相變家風矣問之對曰鹽鼓棊子而上有肉兩簾豈非變家風乎人莫不大笑

范正平子夷忠宣公子也勤苦學問操履甚於貧儒與外氏子弟結課於覺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嘗圖時以敗扇障日徒步往來人往往不知爲忠宣公之子外氏乃城東王文正家覺林寺蓋文正公松楸功德寺也

會稽子翽修史書呂文靖事不少假借元祐間申公當國或以爲言公不答待子開如初客以密問公者公曰曩所職萬世之公也人所言吾家之私也使曩所書非耶天下自有公議所書是耶吾行其私豈能使後世必信哉晁以道嘗爲予說其事歎曰申公度量如此真宰相也

呂微仲居相位日晁美叔爲都司一日晁疏論積遺事語侵宰執微仲曰臺省稽遠既有白簡論列則都司亦宜疚心美叔曰白簡之意專在宰執微仲曰論而當當施行之論而不當自有公議不宜以語言見便懷私忿況身在華要宜務寬大君等無感乎未作貴人也這些言語猶容納不得衆皆慚而退予在太學同舍有誦會南豐集者或曰子何獨喜此答云吾愛其文似王臨川也時一世家世能古文聞其言大笑曰王臨川語脈與南豐絕不相類君豈見其議論時有合處耶予殊未曉其意久之而疑焉

後二十年四居治上所與吾游者皆洛許故族大家子弟頗皆好古文因說黃魯直論晁無咎秦少游王介甫文章座客曰魯直不知前輩亦未深許介甫也予嘗見歐公一帖乃答人論介甫文者言此人而能文角而翼者也晁之道曰吾亦曾見此帖今在孫元忠家其子秘藏非氣類者不出以示之元忠名朴少爲樂全客元祐間爲祕書少監以帖中語考之乃是介甫方辭起居注時帖也

周茂叔居濂溪前輩名士多賦濂溪詩茂叔能知人二程從父兄南遊時方十餘歲茂叔愛其端爽謂人

曰二子他日當以經行爲世所宗其後果如其言崇寧以來非王氏經術皆禁止而士人罕言其學者號伊川學往往自相傳道墨子之得第者亦有棄所舉而從之者建安尤盛伊川一日對羣弟子取毛詩讀一二篇掩卷曰詩人託興立言引物連類其義理炳然如此其文章渾然如此諸君尙何疑耶若勞苦勞求謂我所得以眩惑後生輩吾不忍也非獨詩爲然凡聖人書熟讀之其義自見藏之於心終身可行忠在信之不篤耳

謝良佐字顯道韓師朴在相位聞其賢欲招之而不取乃遣其子治以大狀先往見之因具道所以願見之意士大夫莫不驚怪或曰嘉祐治平以前宰執稍禮下賢士者類皆如此自是近人不惜見也

晁之道名詠之黃魯直字之叔子資敏強記覽漢書五行俱下對黃卷答客笑語終日若不經意及掩卷論古人行事本末始終如與之同時者東坡作溫公神道碑來訪其從兄補之無咎於昭德節坐未定自言吾今日了此文副本人未見也啜茶罷東坡琅然舉其文一編其間有蜀音不分明者無咎略審其字時之道從照壁後已聽得矣東坡去無咎方欲舉示族人而之道已高聲誦無一字遺者無咎初似不樂久之曰十二郎真吾家千里駒也

晁之道讀唐書謂予曰杜甫論房瑋肅宗大怒當時人莫不爲甫危之而崔圓等皆營救時顏魯公爲御史中丞會無一言予嘗謂魯公忠烈如此而老杜賦八哀獨不及之豈賦此詩時魯公尙無恙耶將詩人不無所憾初未可知也吾更考之耳

頃年近畿江梅甚盛而許洛尤多有江梅椒梅綠梅千葉黃香梅凡四種許下韓璠景文知子醇好梅也爲致椒梅綠梅兩種各四根予植之後園作亭遂以綠梅名之書曰他日訪公於濼涓之間杖屨到門更不通名岸巾亭上梅乃吾紹介也景文三韓家少師子韓孫也風采瀟灑字畫遒媚亦好作詩嘗爲都鄙人頗才之

中嶽頂上松幹如插筆其間數株上巨下細枝柯似枯槎皮或剝落有半榮者僧指云此是嶽神爲珪禪師夜移天將曉其鬼兵懼遽倒植之而去其言雖難信而其樹亦可怪也

鄭許田野間二三月有一種花莖生其香清遠馬上聞之頗似木樨花色白土人呼爲鷲鷲花取其形似也亦謂五里香紅薇花或曰便是不耐瘴樹也其花夏開秋猶不落世呼百日紅

密縣有一種冬桃夏花秋實八九月間桃自開其核墮地而復合肉生滿其中至冬而熟味如淇上銀桃而加美亦異也

語兒梨初號斤梨其大者重至一斤不知語兒何義鄭州郭僕讓陵旁產此甚多其父老云有田家兒數歲不能言一日食此梨輒謂人曰大好衆驚異以是得名洛中士大夫陳振著小說云語兒當爲梨兒蓋地名梨所從出也接梨兒非產梨之地不知陳何所據也

果中易生者莫如桃而結實遲者莫如橘諺云頭有二毛好種桃立不險膝好種橘蜜言桃可待橘不可待洛下一作和田亦多士人以稻之無芒者爲和尚稻亦猶浙中人呼師婆種其實一也

澗州之源出馬嶺今在河南府永安界號玉仙山。歷城東南為澗治其水清有魚數種土人不善施網罟冬積柴水中為糝以取之以搗淨糝雜煮大麥撒澗中魚食之輒死浮水上可俯掇久之復活謂之醉魚云。

麥秋種夏熟備四時之氣蕎麥葉青花白莖赤子黑根黃亦具五方之色然方結實時最畏霜此時得雨則於結實尤宜且不成霜農家呼為解霜雨。西北人呼為鬪子有兩種早熟者與麥相先後五月間熟者鄭人號為麥爭場。

草烏頭近畿如嵩少其茨諸山亦多有之花開九月份青可玩人多移植園圃號為慈菊蓋取其近似耳。木香有二種俗說悅心者號除穢不知何所據也京師初無此花始禁中有數架花時民間或得之相贈遺號禁花今則盛矣。

銀杏出宜徽京師始惟北李園地中有之見於歐梅唱和詩今則畿甸處處皆種予遊陽翟北四十里龍福寺寺在超化南亂山中佛殿前有數樹樹大出屋而不結實同遊朝散大夫許和卿同叔言木自南而北者多苦寒有一法於臘月去根傍土取麥糠厚覆之火然其糠俱成灰深培如故則不過一二年皆能結實若歲用此法則與南方不殊亦猶人柱艾耳吾屢試之矣同叔之人敦厚方實無城府者其言當不欺云。

曲消舊聞卷第四

龍福寺據大龜山腹前有佛殿山西有雁翅嶺嶺下有龍潭皆取其形似也寺有伏虎禪師相傳云山舊多虎獵者數人方射虎有僧來乞食獵者指虎穴給云彼有吾友舍食飲略具可往一飽僧如言而往日將暮寂不聞聲乃登東巖望之見僧跏趺坐穴中虎馴繞其側驚異舉弓矢難拜大呼曰願為師弟子不復射生矣僧築庵大龜山腹自此虎不為害學徒日盛遂為大寺後以龍潭禱雨屢應賜今名焉。今正殿西南有禪師祠堂塑像其真身獵者五人侍左右。

龍福寺門外東偏有修竹二畝餘殆不減洛中所產有鼠喜食其笋寺僧於餘生時置鼓晝夜鳴之謂之驚鼠鼓予與韓乘則同遊見之乘則笑曰使王子儼遭此鼠必躬自搗鼓傳中又添此一事以為後人笑談也。

芙蓉禪師道楷始住洛中招提寺倦於應接乃入五度山卓庵於虎穴之南晝夜苦足冷時虎方乳楷取其兩子以暖足虎歸不見其子咆哮跳擲聲振林谷有頃至庵中見其子在焉瞪視楷良久楷曰吾不害爾子以暖足耳虎乃銜其子曳尾而去。

代州五臺山太平興國寺者直金剛經窟之上乃古白虎庵之遺址也相傳云昔有僧誦經庵中患於乏水適有虎跑足湧泉湧徐清挹酌無竭因號虎跑泉而庵以此得名。

代州清涼山清涼寺始見於華嚴經蓋文殊示現之地也去寺一里餘有泉號一鉢泉一鉢許挹之不竭或久之不挹雖盈而不溢其理不可解亦一異也清涼山數出光景不可勝紀甲寅年臘月八日夜現白圓光通夕不散人往來觀瞻如身在月中比他日所見尤為殊異。

秘魔巖跡甚多皆有飛石入厠度其石之尺寸則大於戶不知從何而入也僧有不被袈裟而登巖者則必有石落中路或飛石過耳如箭聲人皆恐怖。

長松產五臺山治大風有殊效世人所不知也文殊指以示賴僧僧如其所教其患即愈自此名著於清涼傳而本草未之載也。

嵩少比南方山極雄壯然石多而土少乏秀潤之氣石皆堅頑不可鑿巖峻極上院嘗於其院東鑿井經年纔深丈許每鑿一寸顯儲錢至一千匠者不至也法當積薪其中然之乘熱沃以醋醋然後施工庶乎其可也予嘗語其寺僧但恐山中難得好醋耳。

夜叉石一里餘有泉一眼清甘可飲舊號救命水歐公與聖俞同遊時改為醒心泉或云舊名雖鄙惡然亦得其實也。

虎頭巖在真君觀西巖北有一谷幽深而險人跡罕到道人沈天休嘗言頃年採藥其中糧絕掘山藥食見一藤引蔓甚遠而葉亦特大疑其非也乃共掘之大如柱長數尺蓋亦山藥也大莖可享半月戲目為玉柱其後玉柱之名稍著山有玉柱峯其下為玉柱川露山藥者利其易售皆冒玉柱之名然其實不知本末也。

巴檀子如杏核色白扁而尖長來自西蕃比年近畿人種之亦生樹似櫻桃枝小而極低惟前馬元忠家開花結實後移植禁籬予嘗遊其園有詩云花到上林開即謂此也。

大隈山即莊子所謂具茨山也山有具茨寺其中產一種木身幹枝葉皆如槐三二月開花色紅而細俗呼為槐三香亦有種園圃中者。

具茨山亦產蕨採蕨者云其根即黑狗脊也按本草圖經黑狗脊有一種乃蕨也而其下不云是蕨蓋苗已老修得遺其說耳具茨人雖採蕨為蔬茹然不知其名但呼為小兒拳予遊龍福寺見於道傍自爾歲道人採焉山下人知其為蕨稍有珍之者。

藥有五加皮其樹身幹皆有刺葉如楸俗呼之為刺楸春採芽可食味甜而微苦或謂之苦中甜云食之極益人予在東里山中人歲常以此餉因移植後圃蓋無可玩者特為其芽可食耳。

密縣超化寺乃嵩西山水勝處考碑碣始建於隋泉色如琉璃湧為珠出波而其池極淺僧云焦土襄陵不涸不溢往歲中貴人降香乃於塔東命以鐵試之一鐵泉湧出至今謂之一鐵井云。

紅蓼即詩所謂游龍也俗呼水紅江東人別澤蓼呼之為火蓼道家方書亦有用者呼為鶴膝草取其莖之形似也然澤蓼有二種味辛者酒家用以造麴餘不入用也。

蓼有二種紅心者俗呼為紅灰蓼古人食之多以為藥所謂蓼不穉是也而今人少有食者豈園

觀多品而不顧乎。然山人處士未之棄也。其身較輕而堅。以為杖。則於老者尤宜。唐人猶有編為狀者。往往見於篇什。仙方用之為秘藥。或入燒煉藥。多取紅心者。易名為鶴頂草。

石炭不知始何時。熙寧間。初到京師。東坡作石炭行一首。言以治鐵作兵器甚精。亦不云始於何時也。予觀前漢地里志。豫章郡出石可然為薪。附王邵論火事。其中有石炭二字。則知石炭用於世久矣。然今西北處處有之。其為利甚博。而豫章郡不復說也。

歐公作花品。目所經見者。總二十四種。後於錢思公屏上得牡丹。凡九十餘種。然思公花品無聞於世。宋次道河南志於歐公花品後。又增二十餘名。張昞一作昞。或云為撰譜三卷。凡一百一十九品。皆敘其顏色容狀。及所以得名之因。又訪於老圃。得種接養護之法。各載於圖後。最為詳備。韓玉汝為序之。而傳於世。大觀政和以來。花之變態。又有在响所譜之外者。而時無人譜而圖之。其中姚黃尤驚人眼目。花頭面廣一尺。其芬香比舊特異。禁中號一尺黃。予在南平城。作謝范祖平朝散惠花詩云。平生所愛會真梅。天遣花王慰吾願。姚黃三月開洛陽。曾觀一尺春風面。蓋記此事也。祖平字準夫。忠文公之諸孫也。以雄倅致仕。居許下。被俘。惠子花時。年六十一歲矣。

嶺南山水極佳。而多奇產。歐似中州人。輒舉惡。莫有領其語者。以其有瘴霧。世傳十往無一二返也。予大觀間。見供備庫使李^名。自言二十三以三班借職度五嶺。歷二廣。差遣北歸。已七十九矣。得監東太乙宮香火。其體力強健。行步如四五十許人。宜和問。其族人云。尚無恙。乃信元微之至商山賦。思歸樂官趙鼎事不詳。而東坡答參寥平安書云。雖居炎瘴。幸無所苦。京師醫手裏死漢甚多。此雖寬參寧之計。與元微之至商山所賦。蓋為不獨炎瘴能死人。其理之當然者。非過論也。

鄭州東魏射陂。蓋後魏孝文遷洛時。賜僕射李冲之陂也。後人立祠。遠近皆呼為僕射廟。章聖皇帝西祀過之。道官致祭。有祭文刻石在焉。近世遂傳為李衛公僕射廟。士人得衛公行^{一作}册以藏廟中。而崇寧以來。賜廟額。亦以為衛公不疑。而士大夫莫有是正之者。

兼談較淡竹葉。謂淡竹對苦竹。凡苦竹之外。皆淡竹也。新安郡界中。自有一種竹葉。稍大於常竹。枝莖細高者尺許。土人以作熟水。極香美可喜。方藥所須。悉用之有效。豈存中未之見耶。

新安郡整縣境中。產一種草。莖葉柔弱。引而不長。葉類甘菊。俗呼蔗。今謂為遮字。蓋食之味苦。而有餘甘也。性溫行血。尤宜產婦。煮熱揉去苦汁。產後多食之。無害。往往便以為逐血藥也。又呼苦益菜。訪之醫家。莫有知者。

去龍鹿郡西北一舍。有泉。按水經名達活。源深流長。廣輪數百里。享其利。咸平間。刺史柳開疏泉一支。植千柳為亭於其上。為一郡勝遊之地。熙寧壬子歲。泉忽涸。伏不見。後五年元豐改元之初。太守王愷率郡僚購於泉上。不越月而復出。再隄時而浩浩湯湯。倍加厥初。闔境神異之。因易名為再來泉。至今六十七年。焦土喪陵。不增不減。時嘗通判魏州王宏微為誌其事。刻石尚存焉。

呂中公文著。當文靖乘政時。自齊鋪中投應舉家狀。敝衣蓬蓬。謙退如寒素。見者雖愛其容止。亦不異也。

既去問書師家。知是呂廷評。乃始驚歎。謝澹字濟之。絳之父也。絳為^{一作}太子賓客。女適梅堯臣。幼為王黃州所知。世稱雅善。品藻文章。江夏黃才叔喜自負其文。謂澹曰。公能損益一字。吾服公。澹為削去二十字。才叔雖不樂。然無以勝之也。

歐公論謝希深曰。三代以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希深制誥。尤得其體。世謂常楊元白。便不足多也。王文康再使北。有戴斗奉使錄三卷。文康預修傳燈錄。册府元龜。景德中命近臣修書時。楊文公為太常丞。制以二公並命。論者以才名等夷。非復得位差降也。

元符末。王敏中長戶部。豐相之自獨坐遷工部。尚書敏中表言。豐稷厚德。時所傾服。臣古實不逮也。乞立班在豐稷下。詔不從。士大夫至今以為美談。

宋次道龍圖云。校書如掃塵。隨掃隨有。其家藏書皆校三四^{一作}五編者。世之畜書以宋為善本。居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比他處。儼直常高一倍。^{一作}借高一倍。陳叔易常為予言此事。歎曰。此風豈可復見耶。

程修伯長在本朝。為初好學古文者。山得韓柳善本。大喜。自序云。天既假我以韓。而又假我以柳。謂天不予。要過矣。欲二家文集行於世。乃自鑿板。鑿於相國寺。性伉直。不容物。有士人來。謂不相善。輒語之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贈。或怪之。即正色曰。誠如此。修豈欺人。^{一作}欺者。士人知其伯長也。皆引去。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璞。蓋恐人見其斧鑿痕跡也。黃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一册。歸而熟觀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也。見其真。易句字與初造意不同。而識其用意所起故也。

讀歐公文。疑其自肺腑流出。而無新削工夫。及見其草。述其成篇。與始落筆。十不存五六者。乃知為文不可容易。班固云。急趨無善步。良有以也。

凡人溺於所見。而於所不見。則必以為疑。孫皓問張尚曰。汎彼柏舟。柏中舟乎。尚曰。詩又云。檣楫松舟。則松亦中舟矣。皓詰其勝。已因下獄。南方佳木。而下舟。不及松柏。此皓所以疑也。今西北率以松柏為舟。材之最良者。有溺於所見。遂謂柏不可以為舟。斷以己意。以訓導學者。而棄先儒之說。可怪也。都之風。言舟宜濟渡。猶仁人宜見用。柏宜為舟。靡風亦然。乃獨於都風釋之。可以概見也。況非其地之所有。風俗所宜。時人不形於歌詠。昔人蓋嘗明之矣。孫皓雖忌張尚之勝。已不敢以訓人也。

宇文大賈嘗為子言。湘山野錄。乃借文彙所編也。文彙嘗遊丁晉公門。公遇之厚。其中凡載晉公事。頗佐佑之。予退而記其事。因曰。人無蕭狐之公。未有不為愛憎所奪者。六一居士詩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然後世豈可盡欺哉。

介甫對裕陵。論歐公文章。晚年殊不如少壯時。且曰。惟識道理。乃能老而不衰。人多駭此語。予與韓乘則正言論此。乘則曰。道理之妙。當求於聖人之言。聖人之言。具在六經。不可辨也。歐公論與不識。姑置之。勿問。不知介甫所謂道理。果安在。抑六經之外。別有道理乎。東坡祭原父文云。大言滔天。龍論滅世。蓋指介甫也。介甫當時在流穽中。以經術自負。大唯原父兄弟敢抑其鋒。故東坡特於祭文表之。以示後

人。然亦未知其於君臣間。如此無顧忌也。時坐客頗衆。莫不以乘則之言爲然。唐制常參官。自建中以後。視事之日。令舉一人以自代。所以廣得人之路也。本朝沿襲。惟兩制以上。乃得舉自代。而常參官不預也。祖宗以來。從官多舉已仕官。而名級尙微者。韓子華在翰苑日。乃以布衣常秩充選。而莫有繼之者。建中靖國間。劉器之以待制出守中山。乃舉一布衣。其當時莫不駭異。而不知援子華例也。熙寧末。曾故以常潤開練推官。爲福建常平屬官。乞朝辭上殿。開門以前。無選人入辭上殿例。詔特引對。能爲潭州州學教授。

曲洧舊聞卷第五

本朝九域志。自大中祥符六年修定。至熙寧八年。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自大中祥符至今六十年。州縣有廢置。名號有改易。等第有升降。兼所載古跡。有出於俚俗不經者。乞選有地里學者重修之。乃命趙彥若會集就秘書省置局。制定今世所刊者是也。崇寧末。詔置局編修。前後所差官不少。然竟不能成。晁端秉大受。少以知人則百僚。任職爲開封府解頭。大受爲文敏而工。於王禹玉爲表姪。禹玉內集。酒數行。而歐公謝致仕啓事至。禹玉發絨扇。稱美不已。謂大受曰。須以一啓答之。此題目甚好。非九哥不能作也。大受略不辭讓。酒罷。方駁茶。啓已成矣。禹玉驚其速。雖勝於坐人。而意終不樂。章子厚與晁秘監美叔。同生乙亥年。同榜及第。又同爲館職。常以三同相呼。元祐間。子厚有詩云。寄語三同。晁秘監。寄語乃謂此也。然紹聖初。子厚作相。美叔見其施設。大與在金山時所言背違。因進謁力諫。之。子厚怒。黜爲陝守。美叔謂所親曰。三同今百不同矣。章惇被謫。錢觀草詞云。硯硯無大臣之體。鞅鞅非少主之臣。章甚銜之。紹聖初。召拜首台。翰林承旨曾布。子宜草麻屨庭宣。有赤鳥几几。對南山巖巖之語。在庭士大夫相語云。今則几几巖巖。奈何硯硯鞅鞅。乎。未幾。錢自吏部尙書貶知池州。樂少游自彬州再編管橫州。道過桂州。秦城鋪。有一舉子。紹聖某年省試下第。歸至此。見少游南行。事遂

想一時於鹽曰。我爲無名抵死求。有名爲累子。還憂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讀之。淚涕兩集。徽宗一作錢祚。流人皆奉復。而少游竟死。所豈非命耶。朝廷初命諸州軍。親天慶觀。別建聖祖殿。張文懿時爲廣東路都漕。請曰。臣所部皆窮困。乞以最上律院改充。詔許之。仍詔諸路委監司守臣。親擇堪爲天慶觀寺院。改額爲之。不得因而生事。劉道原自洛還。應阜時。過淮南。見晁美叔。美叔呼諸子拜之。道原曰。諸郎皆秀異。必有成立。無爲既學。但自守家法。他日定有聞於世。既學已爲今日忠。後三十年橫流。其忠有不可勝言者。恕與公老矣。諸郎皆自見之。勿忘吾言。

隆德府屯留縣王諤字宜叔。少習文。應進士舉。以家貧。訓幼學爲業。屢取鄉薦。而於省試輒不利。每赴省試。必夢胡僧。姿狀雄偉。謂曰。君此行徒勞耳。君骨相雖主有才。而不應得祿位。壽可過耳。願外是非。所知也。年五十餘。又將赴省試。夢前僧相賀曰。君是舉必登第無疑矣。夢中詰之曰。師向語我不當得祿位。今乃云登第。何也。僧曰。以君教導童子用心。篤志不負其父母所託。爲有陰德。故天益君算。而報君以祿位。因引至一官府。指庭下所陳古樂器曰。君姑記之。異時當自悟也。厥後亦數有夢。但其僧不復見。而所陳樂器如初。時獨公方獻新樂。詔於延和殿按試。時意廷試必問樂。凡古今樂事無不經意者。連試日所得賦題。乃樂闕四時和也。是歲始預正奏名。遂於馬涓榜下。賜第。歷官數任。以奉議郎致仕。年七十有七卒於家。潞人能言此事者甚多。因爲記之。

會明仲治郡。善用耳目。於迹盜尤有法。潞公過鄭。失金唾壺。明仲見公於驛中。公言其事。明仲呼孔目官附耳。囑付之。既去。不食頃已擒偷唾壺人來矣。潞公歸朝。大稱賞之。

劉道原日記萬言。終身不忘。壯與亦能記五六千字。壯與之子所記才三千字。晁以道戲壯與曰。更爾世當與我相似。

東坡嘗謂劉壯與曰。三國志註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辭也。壯與曰。端明曷不爲之。東坡曰。某雖工於語言。也不是當行家。

東坡自黃徙汝。過金陵。荆公野服乘驢。謁於舟次。東坡不冠而迎。揖曰。執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荆公笑曰。禮爲我輩設哉。東坡曰。執亦自知相公門下用執不著。荆公無語。乃相招遊蔣山。在方丈飲茶。次公指案上大硯曰。可集古人詩聯句賦此硯。東坡應聲曰。執請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斲山骨。荆公沈思良久。無以續之。乃起曰。且趁此好天色。窮覽蔣山之勝。此非所急也。田查承君是日與一二客從後觀之。承君曰。荆公尋常好以此困人。而門下士往往多辭以不能。不料東坡不可以此困伏也。承君建中靖國間爲大宗正丞。曾布欲用爲提舉常平。以非其所素學。辭不受。士論美之。

東坡云。鄒超雖爲桓溫腹心。以其父情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死。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父年尊。必以相傷爲斃。我死後。若大損眼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情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指呈之。悉與溫往。返密計。乃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若方向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碯比。然超不謂之孝。

溫往返密計。乃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若方向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碯比。然超不謂之孝。

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溫矣東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背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而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與客飲薄酒小醉信筆書此紙

東坡云遇天色明暖筆視和暢便宜作草書數紙非獨以適吾意亦使百年之後與我同病者有以發之也張長史懷素得草書三昧聖宋文物之盛未有以嗣之惟蔡君謨頗有法度然而未放止與東坡相上下耳

東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書以示客云燻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麥心麵作槐芽溫淘糝裹包抹豬炊其城香粳薦以蒸子鷄吳興庖人斫松江鱸既飽以廬山康王谷麩泉烹會坑關品茶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先生亦壁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東坡在儋耳獨有二賦而已東坡至儋耳見野花夾道如芍藥而小紅鮮可愛檇棧叢生土人云倒黏子花也結子如馬乳燻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細核并嚼之瑟瑟有聲亦頗適宜兒食之或大便難葉背白如石狀野人秋夏病痢食其葉輒已海南無柿人取其皮剝浸爛杵之得膠以代柿漆蓋愈於柿也吾久苦小便白濁近又大府帶百藥不瘥取倒黏子嫩葉蒸之焙燥為末以酒糊丸日吞百餘二府皆平復然後知其奇藥也因名海棗而私記之貽好事君子明年子熟當取子研濾酒為膏以劑不復用糊矣

東坡在海外於元符二年春且盡因試潘道人墨取紙一幅書曰松之有利於世者甚博松花脂茯苓服之皆養生其節實之以釀酒愈風痺強腰足其根皮食之清香久則香聞下風數十步外其實食之滋血髓研為膏入酒酒中則醇醪可飲其明為燭其煙為墨其皮上鮮為艾納聚諸香煙其材產西北者至良名黃松堅韌冠百木略數其用於世凡十有一不是閒居不能究物理之精如此也

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為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神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疎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厚與予遊同升而並進有自雷州來者述至少游所惠書時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汝可記之勿忘吾言

東坡因子過讀南史臥而聽之語過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養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為馬養諸王為長者東漢賈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蠶土蠶之積也一輕僧虔便為佳號而以比胡趙則養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東坡因與方士論內外丹仍有所得喜而曰白樂天作廬山鑿堂蓋亦燒丹也丹欲成而鍾鼎敗明日忠州除書到乃知出世間事不兩立也僕有此志久矣而終無成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今日真敗矣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信而有徵君輩為我誌之

東坡言唐僧段和尚善彈琵琶製道調梁州國工康崑嘗求之不得後於元載子伯和處得女樂八人以

此半道段乃得之子家所有神亦得此曲其神妙但不知道調所謂今日讀唐史樂志云高宗以

為李氏老子之後故命樂工習道調竹在海外許過東坡云今琵琶有獨彈不合胡部諸調曰某某多不可曉樂志又云涼州者本西涼所獻也其聲本宮調有大通小通正元初樂工康崑嘗求之不得後於元載子伯和處得女樂八人以

東坡言唐初即用附樂武德九年始詔祖孝孫寶璋等定樂初附用黃鍾一宮惟擊七鍾五懸而不擊謂之啞鍾張文收乃依古斷竹數十二律與孝孫等次調五鍾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鍾皆用至肅宗時山人魏延陵得律一因李輔國奏云太常樂調皆下不合黃鍾請悉別製諸鍾帝以為然乃悉取諸樂器磨刻之二十五日而成然以漢律考之黃鍾乃太簇也當時議者以為非是唐自肅代以後政日急民日困俗日踰以至於亡以理推之其所謂下者乃鍾聲也悲夫

東坡在儋耳謂子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為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將硯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既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康州之命至八賦墨迹始在梁師成或云入禁中矣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見美叔每見以此為言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賢科一時魁傑竟棄夫詞有織繡工夫鬼叔用云東坡如毛嬙西施淨洗卻面與天下婦人關好實夫豈可比耶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見美叔每見以此為言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賢科一時魁傑往往為知己上賜對便殿有所開陳悉蒙嘉納已而章疏屢上雖甚剴切亦終不怒使某不言誰當言者某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我耳美叔默然坡浩歎久之曰朝廷若果見殺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殺了我後好了你遂相與大笑而起

東坡之歿士大夫及門人作祭文甚多惟李處方叔文尤傳如道大不容才高為累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放此數句人無賢愚皆能誦之

沿公既薨於位而元豐餘黨以先政威權幸執劉莘老持兩端獨微仲子由奮不顧身靡所依違時韓川上言云伏聞朝廷謂前日臣下罪惡已賜施行將降詔書自今以前事狀更不復問戒敕言者不許彈劾得於傳聞臣不敢信反覆開陳累千百言蓋疑莘老也後三月果有詔書開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游濼隱庇關略細故一應今日以前事狀一切不問有司不得施行川遂言張璪罪顯惡大獨在朝廷而劉器之等交攻不已因併言莘老老久之亦求出職者論微仲子由非不慮後患也為天下計當如此耳

子嘗聞陳叔易與入言韓川章疏指台符楊俊王孝先等元豐以後次第為大理卿專視蔡確風旨數年以來鍛鍊刑獄至二萬二千餘事而訴理所幾八百餘事則知貧弱不能自訴及流移死亡而無人為

子嘗聞陳叔易與入言韓川章疏指台符楊俊王孝先等元豐以後次第為大理卿專視蔡確風旨數年以來鍛鍊刑獄至二萬二千餘事而訴理所幾八百餘事則知貧弱不能自訴及流移死亡而無人為

子嘗聞陳叔易與入言韓川章疏指台符楊俊王孝先等元豐以後次第為大理卿專視蔡確風旨數年以來鍛鍊刑獄至二萬二千餘事而訴理所幾八百餘事則知貧弱不能自訴及流移死亡而無人為

雪理者皆在八百事之外也。紹聖崇寧干進之臣，持此藉口，指為謗訕，而不推原專視宰相風旨之人。上累裕陵，是以深刻固得位者愈得志，而大臣誤國者終以忌器不可論列。小人一何幸哉！予在南平，城得元祐所編類臣僚章疏，而韓川一集在其中。其言台符等所斷過刑獄數目，與當時所傳不差。熙寧大臣以縉紳不附多起大獄，以脅持上下，而蔡新州因是取台輔。元祐間置訴理所專為新州之黨。上誤裕陵，建中靖國元年，范致虛知紹述之說復行，引訴理為言，欲繫韓師朴而助會子宜。師朴論其姦，自諫垣出為鄧倅，既到任，謝表猶云云不已。其略云：豈十九年之斧斷，有八百件之冤刑。當時讀其表者，莫不知其必取好官，而惡其心術之險也。

曲清齋問卷第六

豐相之作獨座日，會子宜拜相，疑相之不附己，密遣其客倪直侯探其意。直侯見豐曰：會公真拜如何。相之曰：且看其設施始得。子宜聞其言怒甚，翌日能為工部尚書，故相之謝表云：內侍已成於怨府，何不思危侯人未刻於封章，俄聞報罷，蓋相之屢言郝隨不聽，而欲論子宜又不果也。

劉德初為儀真教授，日與官奴密遊，監司欲發其事，晁美叔秘時為大漕，其子之道從容言劉與某氣類不相合，然其人必貴，美叔因營救之。德初甚感焉。建中靖國間，德初知時事將變，謂吳材聖曰：吾儕取富貴正在此時，鬼之道有文章，善詞令，可引為臺諫，以相助之道，聞二公言，答曰：此固所願，但某自視骨相不是功名會中人，若不見聽，恐必敗二公事。二公知其意不可強，遂止。

那恕字和叔，呂中公司馬溫公皆薦其才可用。子居實字惇夫，年未二十，文學早就，議論如老成人。黃魯直諸公皆與之為忘年友，所謂元城一作小邢是也。元祐更張新政之初，不本於人情者，和叔見中公密啓曰：今日更張，雖出於應韓，然子改父法，上春秋鼎，相公不自為他日地乎。中公不答。未幾復以此撼搖溫公，溫公曰：他日之事，吾豈不知，願為趙氏慮。當如此耳。和叔忿然曰：趙氏安矣。司馬氏豈不危乎。溫公曰：光之心本為趙氏，如其言不行，趙氏自未可知。司馬氏何足道哉。和叔悲恨，二公不聽納其說。紹聖中，言二公有廢立之意，而已獨逆之陰沮其事。蔡元度乘虛助之，蹤跡詭秘，士大夫莫不知

之京子厚人其甚，已成，會令視者於高氏南北二節，謹察其出入，皆宗將御後殿，施行之欽成知，之而不能得，以開飲樂，飲數日，事急矣，乃同進軍，問曰：常時不曾御後殿，今必有大事也。哲宗亦不隱，飲數日，大臣既有異謀，必上累娘娘，且官家即位後，飲食起居，盡在娘娘閣，未嘗頃刻相離也。使娘娘果懷此心，當時何所不可，乃與外廷謀乎。哲宗始大悟，懷中探一小册子，以授欽聖，遂降指揮，不御後殿。其事遂寢，然中溫二公猶迫也。惇夫是時已蚤世矣。魯直詩曰：魯中狂士那尚書，自言扶日上天衢，惇夫若在猶此老，不令平地生丘墟。正謂此也。建中靖國間，欽聖降出小册子，和叔放歸田間，會子開行詞頭，其略云：使光公著被囚伴之名，蒙竄斥之罪，欺天誤國，職汝之由，矧汝於彼二人實門下士，借重引譽，恩意非輕，一旦翻然反為仇敵，擠之下石，執謂虛言，子厚於謫所聞之憤懣，於謝表中自敘云：極力以退絕徐王觀之防，一意以推尊宜仁保祐之功，豈惟密盡於空言，固亦顯存於實狀，反覆詭詐，掠虛美者他人，黷直捕球，傲衆怨於一己，所謂欲蓋而彌彰也。

元祐初，蔡京首變神宗役法，蘇子由任諫官，得其奏議，因論列其事。至崇寧末，京罷相，黨人並放還，尋有旨：黨人不得居四輔，京再相，子由獨免外徙，政和間，子由計開贈宣奉大夫，仍與三子恩澤，王輔道為子言：京以子由長厚，必不肯發其變役法事，而疑其諸郎，故恤典獨厚也。

蔡京進倚中貴人，為重，恨無以結其心，每對同列言：三省樞密院皆史文資中，為中大夫者，宴則坐殿，殿出則帳大，而至於左右有勳勞者甚衆，乃以祖宗以來正法繩之，吾曹心得安乎。於是伴門一開，建節者二十餘輩，至領樞府封王為三少時，陶鑄宰執者，不無人焉。

吳伯舉守姑蘇，蔡京自杭被召，一見大喜之，京入相，首薦其才，三遷為中書舍人，時新除四郎官，皆知縣資序，伯舉援舊例，言不應格，京怒落其職，知揚州，未幾京客有稱伯舉之才者，且言此人相公素所喜，不當久棄外，京曰：既作好官，又要作好人，兩者豈可得兼耶。

蔡京更祿以示恩，雖開局亦例增俸入，張天覺作相，悉行裁減，鄭浩志完以宮祠里居，月所得亦去其半，嘗謂晁檢討曰：天覺此事，吾儕無異詞，但當貧窶之際，不能不悵然，乃知天下人喻義者少也。

自崇寧以來，給舍多不論政，靖康新政，人人爭言事，唐恪在鳳池，謂朝請大夫王仰曰：近來給舍封駁太多，而晁舍人特甚，朝廷幾差除不行也。君可語之，以道開其言笑而不答，仰字子高，王子發之子也。室唐氏，子晁出也，故中書君使之達此意。

熙河用兵，歲費四百餘萬緡，自熙寧七年以後，財用出入，稍可會計者，歲常費三百六十萬緡，元祐二年七月，內令稅行相度，措置熙河關會路經制財用司事，所取到元豐八年最近年分，五州軍實費，計三百六十八萬三千四百八十二貫，今隨事相度裁減，除豁共約計一百八十九萬七千三百餘貫，郎延開括不在其數，北邊日增歲賜以來，綿絮金幣不過七十萬，是一歲開邊，五倍之而戎羌跳梁，出沒不時，赤子蹈鋒鏑之禍者，可勝痛哉。東坡云：橫費之才，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復生，真保國者，藥石之論也。用兵與結好，其利害相懸絕如此，曹南院帥秦日，不肯向西行一步，其智識真雄傑人哉。

政和以後，黃冠盛，待隆，出入禁掖，無敢誰何。號金門羽客，恩數視兩府者。凡數人，而張侍是虛白。在其流輩中，獨不同。上每以張呼之，而不名焉。性喜多學，而於術數，靡不通悟。尤善以太一符休符，然多發於酒。曰：某事後當然，已而果然。嘗醉枕上，膝而臥，每酒後，盡言無所諱。上亦優容之。曰：張胡汝醉也。宜和開大金始得天祚，遣使來告。上喜，宴其使，既罷，召虛白入，語其事。虛白曰：天祚在海上，築宮室以待陛下久矣。左右皆驚，上亦不怒。徐曰：張胡汝又醉也。至靖康中，都城失守，上出背城見虛白，撫其背曰：汝平日所言皆應於今日，吾恨不聽汝言也。虛白流涕曰：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願陛下愛護坐躬，既往不足咎也。

蔣穎叔守汝日，用香山僧懷珪之請，取唐律師弟子義常所書天神言大悲之事，潤色為傳，載過去國莊王。不知是何國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疾，其論甚偉，然與楞嚴及大悲觀音等經頗相函失。華嚴云：善度城居士轉惡羅刹，大悲為勇猛丈夫，而天神言妙善化身千手眼，以示父母，旋即如故。而今香山乃是大悲成道之地，則是生王宮以女子身顯化，考古德翻經所傳者，絕不相合。浮屠氏喜誇大自神，蓋不足怪，而穎叔為粉飾之，欲以傳信後世，豈未之思耶。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逢大雪，添添薪，燃燭一乘，燭二左右，熾炭兩巨，燭諸姬環侍，方屏墨，墨以澄心堂紙，草某人傳，未成，顯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曾見主人如此否，可謂清矣。皆曰：實無有也。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何如。對曰：只是擁爐，命歌舞，開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開筆掩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後每燕集，屢舉以為笑。

王平甫諱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不能聽，姪男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泉，平甫啓曰：兄在相位，要須令天下後世人取法，勢難，丘之禱久矣，為此笑益，且兄嘗以會法繩吏姦，今乃以楮泉傲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會法耶。介甫大怒。

王觀特才放誕，陸子履憤於事無所可，觀嘗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極相善也。觀疾，子履往候之，觀惡寒，以方帽包裹，坐復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少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情命也。觀應聲復曰：王三情命何如。六四括囊，當時聞者，莫不大笑。

沈括字存中，為內翰，劉賈父與從官數人同訪之，下馬，與語者報云：內翰方就浴，可少待。賈父語同行曰：存中死矣，待之何益。衆驚而問其故，賈父曰：孟子不云乎：死矣夫，盆成括，乘始悟其為戲，乃大笑而去。楊畏字子安，元豐元祐，結壘更張，獨能以巧免世號楊三變，薛昂察明在政府，和羹幸蔡京第，詩有拜賜，應須更萬回。太學呼為薛萬回，昂守洛陽日，楊開居洛下，一日府宴，別無客，惟子安一人而已。或問一幕官曰：今日府會，他客不與耶。幕官曰：客甚易得，但恐難得如此好屬對耳。

東坡嘗與劉賈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賈父問三白，答曰：一撮鹽，一撮生薑，一撮飯，乃三白也。賈父大笑，久之，以簡招坡過其家，喚為飯，坡不省，曾對賈父

三白之說也。謂人云：賈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赴食，見案上所設，惟鹽薑飯而已。乃始悟賈父以三白相戲，笑投匕筯，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且為飯，來待。賈父雖恐其為戲，但不知露飯所設何物，如期而往，談論過食時，賈父飢甚，食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答如初。賈父曰：飢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蘿蔔也，毛，飯也，毛，非露而何。賈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也。坡乃命進食，抵暮而去。世俗呼無為模，又語譎模為毛，皆同音，故坡以此報之，宜乎賈父思慮不到也。蔡新州起相，為吳冲卿在探路，見安石更張不合人情，凡安石所撰奏老成，欲漸召用新州，知不為己利，故因相州吏，詞連宰相，凡冲卿親戚官屬，皆鞠考鈎致其語，裕陵獨明其無他，而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共論，發獄不直，皆罷去。新州代潤甫為中丞，冲卿久之求退，新州終以報博輔政，自此觀望成風，為裕陵之累，有不可勝言者矣。

政和間，富子然謝任伯江子我同訪晁伯宇及其弟叔用於昭德之第，因觀梁蕭子顯古今同姓名錄，見有王敦四，王莽二，董卓三，子我曰：本朝有兩口口，一在太宗時，見於登科記，官不甚顯，叔用曰：以此諸人聚於一時，則奈何。伯宇曰：無害，吾此有九張良足以制之。座上無不大笑。子房至有九人，同其姓名，而世莫知，可見今人讀書，比古人少也。

韓持正侍郎字存中，雖為張賈老所知，在從班十八年，無所附麗，故蔡京不喜，大觀以後，多優藩於外，能知本朝典故，談祖宗時事，歷歷如在目前，宜和開守鄭京西路早，韓獨不入鄭境，客或譽之，存中云：亦偶然耳，善論時事，後必如何，至今無一言不中，自鄭歸老，至於曹建炎初，卒於家，平生好事極多，子願誌其墓，不知其子今在何許也。

蔡京所建明事，凡心所欲必為，而畏人不從者，多託元豐末命，或言裕陵有意而未行，以此脅持，上下人無敢議者。張天覺為相，欲稍蠲罷，以便人，乃置政典局，以范鎮等乃參詳官，討論其事，開陳登中，著尊堯集，專為先政也。天覺奏乞取其書，復召惠卿，惠卿既至而不，鄭居中恐天覺得志，不為己利也。知劉嗣明與薛雍司業，魏憲相友善也，令嗣明與之俱來相見，許以立朝，憲歸見鎮，論天覺孤危文人，畫謀所以自安者，鎮入其言，憲草劄子，其大略言成湯得伊尹，桓公得管仲，自古未見有君而無臣，獨能成一代勳業者，今陳瓊作尊堯集，皆力詆王安石，果如瓊所論，豈不上累先朝，知人之明乎。鎮請對如憲言，有旨令催瓊疾速繕寫，赴局投納，俟其書至立焚之。天覺由是求去甚力，天覺既去，而蔡京父子皆召矣。

泗州玉瑞堂夷白堂又玉友邢州沙醋金波磁州風麴法酒深州玉醴趙州瑞波相州銀光懷州宜城又香桂又定州瓜麴又籍著水河東太原府玉液又靜制堂汾州甘露堂臨州瓊漿代州金波又瓊酥陝西鳳翔府梨泉河中府天祿又舜泉陝府蒙泉華州蓮花又冰堂邠州靜照堂又玉泉慶州江漢堂又瑞泉同州清洛又清心堂淮南揚州百桃廬州金城又金斗城又杏仁江南東西宣州琳腴又雙溪江寧府芙蓉又百桃又清心堂慶州谷籬洪州雙泉又金波杭州竹葉清又碧香又白酒蘇州木蘭堂又白雲泉明州金波越州蓬萊潤州蒜山堂湖州碧瀾堂又碧溪秀州月波三川成都府忠臣堂又玉髓又錦江春又浣花堂梓州瓊波又竹葉清劍州東溪漢州龍泉合州金波又長春渠州蒲荷果州香桂又銀液閬州仙醇峽州重慶至喜泉夔州法蘭又法醴荆湖南北荆南金蓮堂鼎州白玉泉辰州法酒歸州瑞光又香桂福建泉州竹葉廣南廣州十八仙韶州換骨玉泉京東青州揀米齊州舜泉又清燕堂又真珠泉也第一兗州蓮花清曹州銀光又三酸又白羊又荷花鄆州風麴白佛泉又香桂濰州重慶登州朝霞萊州玉液徐州壽泉濟州宜城濮州宜城又細波單州宜城又杏仁京西汝州揀米滑州風麴又冰堂金州清虛堂鄆州漢泉又香桂隨州白雲樓唐州淮源又泌泉蔡州銀光香桂房州瓊酥襄州金沙又宜城又檀溪又竹葉清鄆州香泉又寒泉又香菊又甘露潁州銀條又風麴均州仙醇河外府州歲寒堂

曲消舊聞卷第七

張次賢名能臣官至奉議郎文懿公諸孫朝奉大夫德鄰之子也好學喜綴文有郎郡涪江二集嘗記天下酒名今著於此后妃家高太皇香泉向太后天醇張溫成皇后醴酥朱太妃瓊酥劉明達皇后瑞池鄭皇后坤儀曹太皇瀛玉宰相蔡太師慶會王太傅齊露何太宰親賢親王家鄭王瓊腴肅王蘭芷五王位椿齡嘉王瑞醴漢安懿王重醴建安郡王玉醴咸里李和文駙馬獻卿金波王晉卿碧香張駙馬敦禮醴曹駙馬詩字公雅成春郭駙馬獻卿香瓊大王駙馬瑞琮錢駙馬清醇內臣家童貫宜撫襄功又光忠梁開府嘉義楊開府美誠府寺開封府瑞泉市店豐樂樓眉壽又和旨樓也忻樂樓仙醴也即任和樂樓瓊漿也即任遇仙樓玉液王樓玉醴鐵薛樓瑞醴仁和樓瓊漿高陽店流霞清風樓玉髓會仙樓玉醴八仙樓仙醴時樓碧光班樓瓊波潘樓瓊液千春樓仙醇今廢中山園子正店千日春今廢銀正店延壽王園子正店玉漿朱宅園子正店瑞光邵宅園子正店法清大桶張宅園子正店仙醴方宅園子正店瓊酥姜宅園子正店羊羔梁宅園子正店美祿郭小齊園子正店瓊波楊皇后園子正店法清三京北京香桂又法酒南京桂香又北庫西京玉液又醴香四輔瀋州中和堂許州漢泉鄭州金泉河北真定府銀光河開府金波又玉醴保定軍知訓堂又杏仁定州中山堂又九醴保州巡邊銀條又籍著水德州碧琳濱州石門又宣城博州宣城又蓮花衛州柏泉棣州延相堂恩州揀米又和

歐公與王禹玉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進春帖子自皇后貴妃以下諸閣皆有是時溫成薨未久詞臣闕而不進仁宗語近侍詞臣觀望溫成獨無有色甚不憚諸公聞之惶駭禹玉忠文倉卒作不成公徐云某有一首但寫進本時偶忘之耳乃取小紅箋自錄其詩云忽聞海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開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閒既進上大喜禹玉拊公背曰君文章真是含香九子也上元張燈按唐名儒沈襲漢武帝祠太乙自昏至明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壁殿遙詠燈山詩唐明皇先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設燈迎三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本廟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其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上元觀遊之盛冠於前代矣春明同小異大

唐成都府有散花樓河中府有薰風樓綠紗廳揚州有賞心亭鄭州有夕陽樓潤州有千巖樓皆見於傳記今無復存者蓋或易其名或廢而不修也又見退

元豐元年盜陽翟而元獻晏公墓最被其酷始盜之穴塚也煙霧不可近及有黃氣氤氳而出乃下石乘松炬而入見一冠帶者踞坐呵叱盜以錫鐵擊之應手而滅乃剖棺其衣片片如胡蝶飛取金帶攜珍玩焚之而去盜又云於張者侍中家疑塚得金銀珠玉不可勝計李方叔嘗言陽翟一老嫗善聯申骸骨者子孫使之改葬而莫有臨視者嘗以一骨一鬚示人此夫子牙侍郎鬚也子嘗從冕之道過陽翟拜於元獻墓下以有事質於寺僧及其里人所言皆同也

太宗求治甚切喜臣下言得失嘗謂執政曰大禹拜昌言至今稱之若有臣能如昔賢用心苟中時病朕

豈情大禹之拜哉。

淳化中有一縣尉上言乞減宮人。太宗諭宰執曰。小官敢論宮禁之事。亦可嘉也。但內廷給事二百人。各有執事。而灑掃亦在其中。若行減省。事或不濟。蓋疎遠之人。所未諳耳。宰執欲以妄言實法。太宗曰。以言事罪人。後世其謂我何。宰相皆慚服。丘樹武隨。

田錫以敢言為定陵所知。定陵嘗對李沆稱賞曰。朝廷政事少有闕失。方在議論。而錫章疏已至矣。朕每因其造膝。必有以激獎之。錫慮奏疏不得速達。朕令每季具所言事若干。及月日以聞。又言如此諫官。能不顧其身為國家。真難得也。

定陵東封回日。獻歌頌者不可勝數。而布衣孫籍上書。獨言升中告成。帝王盛美。臣願陛下以持盈守成為念。不可便自驕滿。定陵大嘉納之。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定陵將西祀。孫宜公累上疏切諫。以為必欲西幸。有十不可。至曰。陛下不過欲慕秦皇漢武刻石垂名。以夸耀後代耳。其言痛切者。有曰。秦多衛役。而劉項起於徒中。唐不卹民。而黃巢起於饑歲。陛下好行幸。頻賦斂。豈知今無劉項黃巢乎。帝覽之亦不怒。乃作辨疑論以解諭之。且遣中使慰勉。其納諫如此。

昭宣景福殿使。太祖時置也。始中貴王繼恩平蜀有功。執政欲以樞密賞之。太祖曰。此輩豈可令居樞要。因命置焉。二使名自此始也。

五代時官吏所在貪汙不法。王明為鄂陵縣令。獨以廉律身。百姓訟故例行賂賂。明皆不受。曰。但為我輩薪芻積於某處。他不須也。久之積如丘山。民間莫曉。明因築堤以備水患。太祖聞之。擢明權知廣州。

太宗知王禹偁文學正直。自大理評事擢為右正言。直史館滿歲。命為正字。寇萊公有將相才。太宗倚任甚重。嘗曰。朕之得準。不減唐文皇之魏正也。

真定康復嘗語予曰。河東見所在酒壇。皆飾以紅牆。詢之父老云。相沿襲如此。不知其所始也。後讀李留臺集。有懷湘海舊遊寄起居劉學士詩云。老情詩思關何處。潭是湘南水。岸頭殘白曉。雲歸嶽麓。濃香秋菊滿汀洲。靜尋綠徑煎茶寺。獨上紅牆賣酒樓。西季分臺索狗檢。繡衣不得等閒遊。據此詩。則湖南亦有之。不獨河東也。但留臺不著所出。為可恨也。予曰。典籍自五季以後。經今又不知幾厄。乘筆之士所用故實。有淹實所不究者。有蹈前人舊轍而不討論所從來者。譬侏儒觀戲。人笑亦笑。謂衆人決不誤我者。比比皆是也。故復抵掌曰。請為我於曲消舊聞併錄之。教復字德本。事親孝。為吏廉。種學績。文致孜孜不輟。見書必傳。其家所藏往往皆手自抄者。近時服膺儒業。罕有其比焉。

王安中履道。中山無極人也。元符間。冕以道為無極令。時安中已登進士第。修邑子禮。用長履見以道。自言平生頗有學古。以新學竊一第。固為親榮。而非其志也。願先生明以教我。以道曰。子之志美矣。然為學之道。當慎其初。能慎其初。何患不遠。到安中乃築室屏絕人事。榜之曰初寮。又自號初寮居士。其議論淵源。與所聞見。多得於以道。而作詩句法。頗似山谷。以道弟之道。後在北門。與之同官。尤喜稱譽之。然負才自標置。為梁才甫所阻。不得志。乃遊京師。密結梁師成。遂年餘。兩遷為正字。自是與吳氏兄

弟絕矣。既長風憲位。丞轄。從吳學。王將明迫於公議。僅能用知成州。安中言出自己始作簡招。以道相見。只呼成州使君。四丈無復曩時先生之號矣。平日交遊。以此莫有稱初寮者。但目為有初居士而已。

呂惠卿之謫也。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東坡呼曰。貢父平生作劄子。今日繕斬人也。貢父急引疾而出。東坡一揮而就。不日傳都下。紙為之貴。暨紹聖初。奉復知江寧府。惠卿所作到任謝表。句句論辨。惟至發其私書。則云。自省於己。莫知其端。當時讀者莫不失笑。又自敘云。願惟妄論。何裨當日之朝廷。徒使煩言。有蹟在天之君父。或曰。觀此一聯。其用心儉險如此。使其得志。必殺二蘇無疑矣。蓋當時臺諫論列。多子由章疏。而諫辭。東坡當筆故也。

孔平仲建中靖國間。為陝西提刑。時見無咎作郡。下車見無咎。舉到任謝表。破題四句云。呂刑三千。人命所繫。秦關百二。地望匪輕。無咎嗟賞曰。前乎公既無此語。後乎公知莫能繼矣。豈不謂光前絕後乎。崇寧初。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屠戊位。為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為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太學生初聞之。有宣言於衆曰。朝廷事。事紹熙豐。神宗生戊子年。當年未開禁畜狗也。其間有善議論者。密相語曰。狗在五行。其取類自有所在。今以忌器諛言使之貴重。若此。審如洪範傳所云。則其憂有不勝言者矣。

政和初。凡人名或字中有天字。君子字。聖字。王字。皆令避而不用。蓋從趙野王所請也。當時如寺觀僧道。所稱主字。亦行改正。或曰。此何祥也。已而果然。

俚語有張王李趙之語。猶言是何等人。無足挂齒牙之意也。宣和間。王將明張子能。王履道李士美。趙聖從俱在政府。是時張王李趙之語。喧於朝野。聞者莫不笑之。

政和辛卯正月。上以郭家大長公主薨。不御樓觀燈。何執中對正夫曹長公主於屬離尊。於服已疎。聖主與民同樂。不宜以此事而輟。乃令所在。出榜曉諭。民間再放燈五夜。予時在都城。親見其事。

崇寧初。蔡京起祠館。留倫北都有旨。許過關日。朝見。郭洵武知其必大用。迎見於東水門船中。留語終日。有見其論事劄子者。其大略引三桓七穆當國。亂至於亡。先帝良法美意。所以再至紛更者。以故家大族未盡滅也。京大以為然。後京拜相。洵武因對復仲前論。上頗疑之。京知不可行而止。黨論自此興矣。蔡京持祿固位。能忍辱。古今大臣中。少有比者。自丙戌罷相。則密求游從。不肯去都城。未幾年。果再入。至庚寅。又因星變去位。臺諫論不已。僅能使在外任便居住。京又欲留連南京。聞張天覺除中書侍郎。乃息。遂東下於姑蘇。因朱沖內連貴璫。人人與為地。撫問絡繹。至壬辰春。召還。第聲艷光。寵過於平昔。遠矣。宣和間。王黼當軸。京勢少衰。黼之徒恐不為己利。百方欲去之。然京終不肯去。於是始遣賈并令。蔡攸同往取表。京以攸被旨俱來。乃置酒留賈飲。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莫知所為。酒方行。自陳曰。某我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以上恩未報。此心二公所共知也。時左右聞京并呼攸為公。無不竊笑者。其後大臣有當去而不去者。往往遣使取表。自京始。

後大臣有當去而不去者。往往遣使取表。自京始。

中秋說月不知起何時考古人賦詩則始於杜子美而或豈登樓望月冷朝陽與空丁人宿華嚴寺對月陳羽鑑湖望月張南史和崔中丞望月武元衡錦樓望月皆在中秋則自杜子美以後班班形於篇什前乎杜子想已然也第以賦詠不著見於世耳江左如梁元帝江上望月朱超舟中望月庾肩吾望月而其子信亦有舟中望月唐太宗遠城望月雖各有詩而皆非中秋宴賞而作然則既月盛於中秋其在開元以後乎今則不同華夷所在皆然矣

歙溪據二浙上流古為新安郡清淺可愛沈休文詩所謂洞徹清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游鱗即此也溪西太平寺舊號興唐李太白嘗遊而留題焉其詩曰天台國清寺天下為四絕今到興唐遊奇踪更無別林木剝斷雲高僧頂殘雪檻外一條溪幾遇碎明月溪即取太白詩名之也郡人以爲登覽勝處石刻尚存而太白集中不見此詩故予特著之

陳瑩中大觀末以其子繼蔡密語事就遠開封獄時黃經臣監勅有旨令瑩中疏蔡京過失瑩中固辭曰瑩在陳垣嘗論京今爲獄囚而論三公不可也上自此每欲用之而朝廷上下皆恐其復用又曾於宮禁對左右說及理宜召之意時蔡攸亦在側對曰瑩得罪宗廟陛下雖欲用之如其在天之靈何上感頌者久之

建中靖國間既相會布而召蔡京韓師朴求去甚力上知不可留以大觀文出守北門未幾黨論大興凡在籍者例行貶竄獨師朴得近地京輿臺諫官之上終不從其後遇星變大赦黨人皆內徙師朴謝表云轉徙風波獨安於近地歸還里閭最早於他人上讀至此曰我固憐忠者今觀其表忠者亦自知我也

厚陵侍近侍甚嚴其徒譏甚熾熾熾殊不憚富韓公上書切諫其略曰千官百辟在廷豈能事不孝之主伊尹之事臣能行之厚陵時雖病猶能嘉納其後聖躬康復車駕一出都人惟作鼓舞所在相慶慈聖語其事於宰執宰執稱賀魏公進曰臣觀太皇太后陛下所以論臣等必是聖心深厭萬幾欲行復子明辟之事此盛德也前代母后豈能有哉臣敢不仰承慈訓以昭天下臣等謹自此辭乃列拜呼中貴掩籬而退既下殿富韓公徐曰惟圭茲事甚好何不大家先商量魏公微笑而已

王輔作宰日蔡京入對便殿上從容及裁減用度事京言天下奉一人恐不宜如此梁師成密以告輔翼日遂置應奉司令輔專提舉其擾又甚於花石

中山劉元密長卿嘗爲子官宜和末親於畿北馬舖中見無名子題詩云花已栽成愁款本石仍砌出亂亡基如今應奉歸真宰論道經邦付與誰

薛嗣昌善交中貴人每有餽獻常備四副如錦椅背坐子之類必以四十副爲率嘗對晁之道言此輩還朝至御前及中宮須有以藉手則已用二十副矣本閣分十副餘十副令渠自用於家之道云人無廉恥乃至於此不自知可恥又復誇於我前耳

曲洧舊聞卷第八

劉遵公達奉使三韓道過餘杭時蔣穎叔爲太守以其新進頗厚其禮供張百色比故例特異又取金色一條與龜獻於遵以致今秋歸之意或曰穎叔老老大大不能以前輩自居尚何求哉

范百嘉字子豐忠文公之子也識量頗類忠文嘗宴客客散熟寢像兒入其室酒器滿前子豐覺之起坐呼像兒曰汝迫於貧至此勿怖也以白金孟子二與之像兒拜而去其後事敗有司盡得其情子豐猶不肯言聞者美之

晁之道嘗言蔡侍郎華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見於馬前或肩輿之前者先驅或前或卻問之從者皆無所視彈甚懼謂有冤魂百方禳禱皆不能遣既久亦不以爲事慶歷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見又二年生卞乃適俱滅元符末都城童謠有家中兩箇蘿蔔精之語語多不能悉記而其末章云撞著潭州海藏神至崇寧中賈餗餽者又有一包菜之語其事皆驗而京於靖康初貶死於長沙豈潭州海藏亦應於此耶然之道語予此事時京身爲三公子穉三少領樞密院又爲保和殿大學士者而其孫判殿中監班觀二府每出傳呼甚泚飛蓋相隨者五人若子若婿并諸孫腰黃金者十有七人嘗此際氣餒煎灼可炙手也厥後流離嶺海羣孽星散不能相保而門生故吏皆諱言出其門然則準所見果爲蔡氏福耶否耶道思之道所論深有味情乎早世不及親見也

我有玉延行爲此作也。薛嗣昌以雍酥媚權倖，率用琴光桶子并蓋，多者至百桶，人人皆足其欲，此猶未傷物命也。趙露在餘杭，每驚掌鮮入國門，不下千餘罐子，而王輔庫中黃雀鮮自地積至棟，凡滿三櫃。蔡京對客令點檢蜂兒，見在數日得三十七杯，其他可以想見，乃知胡椒八百石，以因果論之，尙可恕也。

無盡居士少有俊譽，氣陵輩行，然頗以躁進獲譏。元豐中，嘗上裕陵百韻詩，有回看同列驥，不覺寸懷忙之句。裕陵讀之大笑，王岐公蔡新州惡其敢言，因舒寬斥爲赤岸監酒稅，其後召還，有附啓，其間一聯云：三年去國門前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烏亦好。當時傳誦，而亦不免爲有識者所窺也。

元祐開，東坡在禁林，無盡以再自言曰：愚老近來，見解與往時不同，若得一把茅蓋頭，必能爲公呵佛罵祖。蓋欲坡薦爲諫諍也。溫公頗有意用之，嘗以問坡，坡云：懶子雖俊可喜，終敗人事，不如求負重有力而馴良服轡者，使安行於八達之衢，爲不誤人也。溫公遂止。紹聖開，章子厚用爲中書舍人，謝啓力詆元祐以來代言者，其略有二：蘇軾率三孔闕疎之語，韓儀公入相，無盡自知不相合，因論河患以持要，出相度河事，崇寧初，附蔡京召爲翰林，旋踵悉轉，見物論多不與，與京時有異同，臺諫視京風旨，乃交擊之，後因星變大赦，遂復知鄂州，遂到任謝表，盡敘京所更張政事，以稱頌聖德，其大略云：所謂率科嚴重，鈎考碎煩，方田擾安業之民，園土聚徒鄉之惡，學校驅迫者，遠其孝養之心，保伍追呼者，失其耕桑之候，文移急於星火，逮捕備於里閭，百論紛更，一切鉤能，可謂崇軍之孝治，真爲紹述之聖功，又言有君如此，碎首以之，表至都下，人爭傳寫，雖爲京所切齒，而自此有相望矣。

新安郡黃山有三十六峯，與池陽接壤，在那西巖岫秀麗可愛，仙翁釋子多隱其中，圖經不著其名，山有溫泉，其色紅，其源可滄卵，劉宜翁嘗遊焉，題詩寺壁，其略曰：山有靈砂泉，色紅滌除身垢，信成功，不除心上無明業，祇與山開水同，宜翁名館，元豐開，自廣東移江西，皆爲提舉常平官，上疏論新法勒停，或云宜翁晚得道不出，東坡紹聖所與書，可見矣。論新法疏大略有三：自唐開元以來，法壞五代至皇朝，民愈困，弊愈凡十，又言紹聖宗者，陛下也，承意以立法者安石也，討論酒色之者，蔡紳也，布軍停之徒也，其罪深矣，至內批云：前項急上書，參詳聽上，恐朝廷外播，未可待勅停。

漢文帝時，戶口繁多，而附開皇過之，元祐開，又過於開皇，子親見前輩言此事，古所不逮也。本朝地土狹於漢附，而戶口如此，豈不爲太平之極也。

韓魏公沈厚存識量，進止詳雅，能斷大事，兩朝定策，皆爲元勳。東坡祭文云：二帝山陵天下震恐，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蓋言其事也。

歐公作莊錦堂記，以示鬼美叔秘監云：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如此子所親見，故實記其事，無一字溢美，於斯時也，他人皆惴惴流汗不能措一詞，公獨閒暇如安平無事，真不可及也。世傳瑤珠三命賦，不知何人所作，序而釋之者，以爲周靈王太子晉，世以爲然，考其賦所引秦河上公如懸壺化杖之事，則皆後漢末靈公費長房之徒，則非周靈王太子晉明矣。賦爲六義之一，蓋詩之附庸也，屈宋其源，而司馬相如斥而大之，今其賦氣質卑弱，辭語儂淺，去古人遠甚，殆近世村夫子所爲也。

也。俚俗乃以爲子晉論其世，玩其文理，不相侔，而上大夫亦有信而不疑者，吁可駭也。子每嫉其事，故因著之。

子書定光佛事，友人姓某者，見而驚喜曰：異哉，子之外兄趙蓋宗室也，丙午年春同居許下，手持數珠，日誦定光佛千聲，予曰：世人誦名號多矣，未有誦此佛者，豈有說乎？外兄曰：吾嘗夢梵僧告予曰：世且亂，定光佛再出世，子有難，能日誦千聲，可以免矣，吾是以受持，子時獨竊笑之，予仔因十年，外兄不知所，在今觀公書此事，則再出世之語昭然矣，此子所以驚，而又悟外兄之夢爲可信也，公其併書之，予曰：定光佛初出世，今再出世，流虹之瑞，皆在丁亥年，此又一異也，若其識之。

熙寧初議新法，中外惶駭，韓魏公有文字到朝廷，裕陵之意稍疑，介甫怒，在告不出，曾魯公以魏公文字問執政諸公曰：此事如何？清獻趙公曰：莫須待介甫參告否？魯公默然，是夜密遣其子孝寬報介甫，且速出參政，若不出，則事未可知，是參政雖在朝，終做一事不得也，介甫明日入對，辨論不已，魏公之奏不行，其後魯公致政，孝寬遂驟用，前輩知熙寧事本末者，嘗爲予言：嘗此時人心倚魏公爲重，而介甫亦以此去就微魯公之助，則必去無疑，既久，則羽翼已成，裕陵雖亦悔而新法格不能改，以用新法進而爲之遊說者衆也，東坡曾與子由論清獻，子由曰：清獻異同之迹，必不肯與介甫爲地，孝寬之進，他人之子弟不與，可以明其不助，東坡曰：當時阿誰教汝鬼擊口，子由無語，蔡新州將貶，吳美叔謂人曰：計較平生事，殺卻理亦宜，但不以言語罪人，況嘗爲大臣乎，今日長此風者，他日雖欲悔之，無及也。

元祐四年三月己卯，銅潭鎮新成蓋蘇子容所造也，古謂之渾天儀，歷代相傳，以爲義和之舊器，漢洛下閔東京張平子蔡邕吳王善劉耀光初中，孔定後魏太史令，皆環衛遺法，而所得有精粗，孔定王善最號精密，所造既淪沒於西戎，而善不著其器，獨子容因其家所藏小樣，而悟於心，常恨未究算法，欲造其器而不果，晚年爲大宗伯，於令史中得一人，姓名深通算法，乃授其數，令布算參考古人，尤得其妙，凡數年而器成焉，大如人體，人居其中，有如籌象，因星盤，依象加星，以備激輪旋轉之勢，中星昏曉應時，皆見於窻中，星官歷象聚散，數蓋古未嘗有也，子容又圖其形制，著爲成書，上之，詔藏於秘閣，至紹聖初，蔡卞以其出於元祐，欲毀之，時吳美叔爲秘書少監，惜其精密，力爭之不聽，乃求林子中爲助，子中爲言於章惇，得不廢，及蔡京兄弟用事，無一人敢與此器爲地矣，吁可惜哉。

政和以後，花石綱浸盛，吳伯宇有詩云：森森月裏栽丹桂，歷歷天邊種白榆，雖未乘槎上霄漢，會須沈網取珊瑚，人多傳誦，伯宇名載之，少作閩吾廬賦，魯直以示東坡曰：此吳家十郎作，年未二十也，東坡答云：此賦信奇麗，信是家多異材耶，凡文至足之餘，自溢爲奇怪，今吳傷奇太早，可作魯直意，微諭之，而勿傷其適任之氣，伯宇自是文章大進，東坡之語委曲如此，可謂善成就人物者也。

東坡詩文落筆，輒爲人所傳誦，每一篇到，歐陽公爲終日喜，前輩類如此，一日與樂論文及坡公，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寧大觀間，海外時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嘗禁止，實續增至八十萬，蔡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爾坡詩，便自覺氣索，而人

或謂之不韻。

王元之在黃日，作竹樓與無恒齋，記其略云：後人公退之餘，召高僧道士烹茶煉藥，則可矣。若易吾齋為廬，廬廚傳，則非吾徒也。信可傳，見第九卷。始至，訪其齋，則已為馬廐矣。求其記，則庖人亦取其石壓羊肉，信可歎曰：元之豈前知耶！抑其首遂為齋耶！於是樓齋皆如畫，而命以其記龜之於壁。

曲洧舊聞卷第九

崇寧初，凡元祐子弟仕宦者，並不得至都城。鬼之道自洛中罷官回，遺妻兒歸者，故慮獨留中牟，驟累日，以詩寄京師，其結句云：一時雞犬皆霄漢，獨有劉安不得仙。語傳於時，議者美之。

韓師朴元祐末自大名入相，其所引正人，端士備滿臺館，然不能去一會布，而張天覺於政和初，欲以一身回蔡京，紹述之論難矣。未幾果罷，自西都留守徙南陽道，過汝州香山，謁大悲，留題於寺中，其略云：大士慈悲度有情，亦要時節因緣并。也應笑我空經營，雖多手眼難支撐。讀者莫不憐之。

或曰：東坡詩始學劉夢得，不識此論，誠然乎哉。予應之曰：予建中靖國間在參寥，見宗子士陳以此問參寥，參寥曰：此陳無己之論也。東坡天才，無施不可以少也。實嗜夢得詩，故造詞造言，峻峭淵深，時有夢得波峭，然無己此論，施於黃州以前可也。坡自元豐末還朝後，出入李杜，則夢得已有奔逸絕塵之歎矣。無己近來得渡嶺，越海篇章，行吟坐咏，不絕舌吻，常云：此老深入少陵堂，他人何可及其心悅誠服如此，則豈復守昔日之論乎。予聞參寥此說三十餘年矣，不因吾子無由發也。

熙寧元年冬，介甫初侍經筵，未嘗講說，上欲介甫講禮記，至會子易贊事，介甫於倉卒間進說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至於牀第之際，君子以仁循理，其勤見於將死之際，上稱善，安石遂言禮記多駁雜，不如講尚齊帝王之制，人主所宜急聞也。於是罷禮記。

神霄弓，查熙寧初百姓李宏造，中貫張若水以獻，其實每也。以藥為身，擅為箭，鐵為鎗，銅為機，麻索繫札絲為弦，上命於玉津園試之，射二百四十步有奇，入榆半箭，有司鑿榆張呈，上曰：此利器也。詔依樣製造，至今用之。

真宗至道三年，詔天下罷珍禽奇獸及瑞物之獻。仁宗時亦詔不得進諸瑞物。

王琪字君玉，自幼已能為歌詩，為集賢校理日，仁宗講太清樓，命館閣賦明皇山水石，上稱琪為善，詔中書第其優劣，琪獨賜褒詔，琪成都人，年七十二，以禮部侍郎致仕，終於廣陵。

熙寧五年九月丁未，御史張商英言近日典章誥命，多不得其人，如陳繹、王益柔、許將，皆今所謂詞臣也。然繹之文如款段逐驥，筋力雖勞，而不成步驟，益柔之文如野狐羅織，雖能成幅，而終非錦繡，將之文如稚子吹埙，終日嗚嗚而不合律呂，此三人恐不足以發揮帝猷，號令四海，乞精擇名臣，俾司詔命。

熙寧六年，上以犯刑者衆，欲別立法，韓子華乞復肉刑，呂實臣公弼以為不可，具論其曲折，乃止。孫瑜字叔禮，宜公爽之子也，嘗知蔡州，蔡有吳元濟祠，瑜曰：元濟叛臣，何得廟食，撤其像，以表度易之人，莫不喜，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年七十九終於家。

熙寧末，浙西荒歉，杭州境內產物如珠，可炊可飯，水產蔬茹，可以為菹，民賴以充飢，蓋前此不聞也。惟中舊有萬花之會，歲率為之，民以為擾，李師中到官罷之，衆頗稱焉，然善結中官，為富韓公所惡，新法初行，師中希司農，意指多取寬利，令韓公與富民均出錢，亦為士論所鄙，師中字君錫，開封人也。

天禧初，收獲遺骸，並給左遺庫錢，厥後無人舉行，元豐二年三月，因陳向為提舉，常平官詔命主其事，向又乞命僧守護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與紫衣，有紫衣與師號。

元豐三年六月癸卯，錄定州北平縣生簿，李策子為郊社齋郎，尉王奎子為三班差使，策因開濠，溺死故也。

元豐四年六月辛酉，詔自今紫衣師號，止令尚書祠部給牒，牒用綾紙，被受師名者納綾紙六百，至是罷。慈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無賴不逞之人，刺以為兵，連營以居之，什伍相制，束以軍法，厚祿其長，使自愛重，付以生殺，寓威於階級之間，使不得動，無賴不逞之人，既聚而為兵，有以制之，無敢為非，因取其力，以衛養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業定，而無叛民也。

嘉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餘年，蓋本於此。

劉航元豐初上疏論漕汴利害，又言時政五事，并乞蠲除，不以赦降去官原減之制，誠可以通天下改過自新之路，語尤切直，不報。航字仲通，大名入，舉進士，頗為蔡君謨韓魏公所知，終於太僕卿。

中大夫直徽猷閣安詠字信可，宜和初守齊安，下車訪東坡雪堂遺址，雖存，堂木瓦已為兵馬都監拆而為教場亭子矣，信可即呼都監責之，且命復新之，堂成，多燕飲其上，茲事士大夫喜稱道之，信可亦喜作詩，在黃有詩云：萬古戰爭餘赤壁，一時形勝屬黃岡，時爭傳語，惜不見其全篇也。

咸平二年秋大閱其日殿前侍衛馬步軍二十萬自夜三鼓初分出諸門通明乃絕詰旦上按轡出東華門從行臣寮並賜戎服既回御東華門閱諸軍還營奏樂於樓下

蔡寬夫侍郎築室金陵鑿地爲池沼既去土尋丈之下便得一窟甚大相連如殿數蓋者窺聞有灰又得朱漆七筋數十其旁皆甃甃初不甚損其測其故何也舊聞其子擇言觀道之後見諸郡兵火之後瓦礫堆積不能盡去因資以爲基址者甚多因悟蔡氏所見蓋金陵故都自昔兵亂多矣其瓦礫之積不知幾何則尋丈之下安知非昔日之平地耶

王建集有鏡詞謂懷鏡於通衢開聽往來之言以占休咎近世人懷杓之打以聽亦猶是也又有無所懷而直以耳聽之者謂之響卜蓋以有心聽無心耳然往往而驗曾叔夏尙書應舉時方待省榜元夕與友生借出聽響卜至御街有士人緩步大言爾東坡謝表曰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會聞之喜遂疾行其友生後至則問曰掩面向爾不忍一夫之泣是歲曾登科而友生果被黜

舊說歐陽文忠公雖作一二字小簡亦必屬稿其不輕易如此然今集中所見乃明白平易反若未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非常人所及東坡大抵相類初不過爲文采也至黃魯直始專集取古人才語以敘事雖造次閒必期於工遂以名家二十年前士大夫翕然效之至有不治他事而專爲之者亦各一時所向而已方古文未行時雖小簡亦多用四六而世所傳宋景文公刀筆集雖平文而務爲奇險至或作三字韻語近世蓋未之見予在館中時盛暑中博學館給事以冰餽同舍其簡云蓬萊道山華嶽所遊清異人鏡不風自涼火雲騰空莫之能炎餽以冰雪是謂附益讀者其解或曰此畫棋耶一坐大笑而不知其淵源亦有自也

陸宣公翰苑集載建中中宰相拜免往往數人合爲一制蓋唐故事也國朝建隆初除相猶循此體近世雖侍從官亦不然唯庶官並命則或數人合爲一制又制詞率用字數多寡爲輕重官愈尊則詞愈多且必過爲稱譽反類啓事稱美宰相必曰伊周儒學議論之臣必曰董賈將帥必曰方呂牧守必曰黃黃至拜宰相麻詞姓名之下率以五字爲句循習如此竟不知起於何人猶我道爲中書舍人書論之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時政記則宰相朝夕議政君臣之問奏對之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動也三曰日歷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爲之者也舊唐史館元豐官制屬秘書省圖史案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行狀則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時政記執政之所自錄於一時政事最爲詳備左右史雖二員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既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別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記錄者百司關報而已日歷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狀於士大夫行事爲詳而人多以其出於門生子弟也類以爲虛辭溢美不足取信雖然其所泛稱德行功業不以爲信可也所載事蹟以同時之人考之自不可匿亦何可廢予在館中時見重修宗實錄其舊書於一時名臣行事既多所略而新書復因之於時急欲成書不復廣加搜訪有一傳而僅載歷官先後者讀之不能使人無恨新唐書載事倍於舊皆取小說本朝小說尤少士大夫縱私有所記多不肯

輕出之予謂史官欲廣異聞者當聽人聚錄所聞見如段太尉逸事狀之類上之史官則庶幾無所遺矣

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見之遽命中使宣取時公已致仕在穎川以其間紀述有未欲廣者因盡刪去之又惡其太少則雜記戲笑不急之事以充滿其卷秩既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進本而元書蓋未嘗出之於世至今其子孫猶謹守之

唐以身言書判股科故一時之士無不習書猶有晉宋餘風今聞有唐人遺蹟雖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觀本朝此科廢書遂無用於世非性自好之者不習故工者益少亦勢使之然也

歐陽文忠公外集載與石公操推官二書嘗見其二石刻之字險怪讀其欲爲異以自高公操即守道也今但徠中猶見其答書大略皆謂辭自解至謂書乃六藝之一雖善於鍾王虞柳不過一藝而已吾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也文忠復之曰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今以其直者爲科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於案上以飯實酒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可乎不可也此言誠中其病守道字畫世不復見既書之金石必非率爾而爲者即其答書之詞而觀之其強項不服讀設爲高論以文過拒人之態猶可想見稱推官者蓋在南京時也計其齒方甚少不知後竟少俊否然文忠公誌其真與祖徠集二詩盛道其所長亦足以見公與人不求備也近歲有一二少年雖開書有可書者而不肯循規矩好奇尙怪遇事輒發其書字尤任意本欲以爲高而不知自陷於浮薄文忠公之言其此輩之藥石也

王文正遺事稱有言公幼時嘗見天門開中有公姓名二字弟旭乘開之公曰要待死後墓誌上寫吾不知此言雖云拒之亦可見實嘗有是事矣龐莊敏公帥延安日因冬至率家廟齋居中夜恍惚聞天象成文云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有三字駐視久之方滅公因自作詩紀其事云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願以寬章輔至平手職之是日齋誠密記其詩後與其會孫益孺處余嘗親見之用小粉紙字札極草草按實錄自慶歷元年初分陝西四路公與韓忠獻范文正王聖源三公俱爲帥至皇祐三年登庸過十年夫天道遠矣而告人諱諱者此理固有不可盡詰若以王文正之事準之可以無疑矧此敏公決非妄語者乎

偶微病。人有候之者曰。比謁趙德進坐於堂中。適張某大夫繼至。吾官小宜居下。遂坐德進傍。正當房門之衝。風吹吾頂。遂得疾。客至必以此告。是亦不能不介意之辭也。近歲嘗任侍從者。雖被奪職。亦假然以達官自居。凡遇庶僚。必居其上。無所屈。則非復賁降之本意矣。其亦未聞蘇劉二公之風哉。

曲洧舊聞卷第十

仇愈微歎自言。頃年嘗為東州一邑宰。晨起視事。方受廉所。有鶴雀翔舞庭下。驅逐久之。方去。明日復來。仇心異之。遣一吏跡所止。而觀其為何。既出城數里。所見一大樹。鶴雀徑止其上。視其類。則有巢焉。數子啾啾其中。其下方有數人持鋸斧繩索。將伐之者。吏遽止之。且引其人與俱見仇。問伐樹何為。曰為薪耳。又問薪之得幾何。曰可得五千。仇即以己錢五千與之。且告之曰。是鶴雀連日來意。若求救於我者。異類而有知如此。爾不可伐。不然且及禍。其人遂去。因不敢伐。

凡以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並謂之使相。唐制皆簽敕。五代以來。不預政事。教尾存其銜而不簽。但注使字。漢初有假左丞相。曹參之徒。悉嘗為之。皆以將軍有功。無以復賞。故假以宰相之名。而不得居其位。是亦唐以來使相之比也。漢高帝延平元年。以鄧騭為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蓋亦姑使其儀秩得觀三公而已。是亦假丞相之類也。然晉以來。左右光祿大夫開府者。為文官。驃騎車騎衛將軍與四征四鎮。及諸大將軍。開府者為武官。宋齊以後。循之不改。唐初以為文散階。雖三公三師亦必冠以此號。李浩著刊誤。嘗非之矣。本朝因唐無所革。元豐官制既罷。正合削名之意。而文臣寄祿官亦存之。然無生為之者。惟以為贈官。予開府儀同三司。本無文武之別。今若文臣貼職。至親文殿大學士。寄祿至光祿大夫以上。欲優其禮秩者。亦可加以開府而許。蓋宰相班。則合古之遺制。

矣。

特進起於西漢。凡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乃為位特進。位在三公下。故曰特進。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是也。後漢光武時。鄧禹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是特引見之稱。無官秩定禮。魏以後皆有之。唐以為文散階。元豐官制以為寄祿官。亞開府。國朝常以待從貼職與官品俱高。及前二府之被寄任者。為宜徽使。元豐廢宜徽使不置。政和以後。二府與侍從官職已崇。無以復加。則特旨依見任執政。予謂凡此正合加以特進之號。使繼二府班。如武臣之太尉可也。

彭器資尚書汝礪。熊伯通舍人本。皆鄱陽人也。其父並為郡吏。而二公少相從為學。彭公既魁天下。開報之日。太守即諭其父罷役。且以所乘馬及尊從并命。郡吏送之還家。鄉閭以為榮。其徒相與言曰。彭孔目之子。既已為狀元。熊孔目之子。當何如。次舉伯通。亦擢上第。前守已替去。後守悉用前例。送熊之父還家。自是一郡欣。為學者益深。每科舉至數十人。

曾子固性於汰。多於傲忽。元豐中為中書舍人。因白事都堂。時章子厚為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真天下奇才也。曾一無辭讓。但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章不答。語同列曰。我道休撥撥。蓋自悔失言也。徐德占雖與子固俱為江西人。然生晚不及相接。子固中開流落外郡十餘年。迨復還朝。而德占驟進至御史中丞。中丞在法不許出。而子固亦不過之。德占以其先進。欲一識其人。因朝路相值。迎接甚恭。子固卻立曰。君是何人。德占因自敘。子固曰。君便是徐解。解之而去。

王將明當國時。公然受賄賂。賈官爵。至有定價。故當時為之語曰。三千索直。結開五百貫。權通判。府勅之法。庶官則自具脚色家狀。陳乞於有司。侍從以上。則有司檢舉施行。東坡守穎時。有劇賊尹遇者。久為一方之害。朝廷捕不獲。公召汝陰縣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禽此賊。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直方受命。惶怖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既歸。知遇所在。則躬率衆往。手執刺而獲之。東坡即條上其功狀。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東坡復為言於朝。請以年勞合改朝散郎。一官為直方賞。亦不聽。後吏部以東坡當遷。以符會考。東坡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近世士大夫徒見東坡不磨勸。妄意其以是為高。多效之者。而不知其自有謂也。且既已仕矣。不磨勸豈足為高。使東坡而此何其淺耶。司馬溫公辭樞密副使。自言臣自幼時。習時賦。論策。就試。每三年一次。乞磨勸。豈不慕榮貴者耶。蓋天下自有中道。過猶不及也。夫以溫公為是言。豈嘗其為廉讓。而更求加之。未見其非飾詐邀名也。

今之中散大夫。即昔之大卿監也。舊說謂之十樣錦。受命之初。不俟赦恩。便許封贈父母妻一次。一也。妻封郡君。二也。今為不隔郊。妻封。三也。奏子為職官。四也。今為乘馬許行馳道。五也。馬鞍上施紫絲座。六也。馬前執破木杖。七也。宴殿內金器。且坐殿上。八也。身後許上遺表。九也。國史立傳。十也。為帥守。而踵父祖所居。自昔衣冠以為榮事。李文饒獻替記。開成二年。自浙西觀察授淮西節度。國朝二百餘年。未嘗有自潤州遷揚州者。况兩地皆是舊封。倍懷榮感。蓋其父吉甫。亦皆領揚泗故也。本

朝如此比者亦時有之多見於謝上表啓紹聖中歐陽叔弼樂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舊治也其謝幸執啓曰惟近輔之名邦實先人之舊治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老吏幾希尚守朱門之舊追懷今昔倍劇悲欣靖康中翟公巽自翰苑出守會稽其父思之舊治也其謝表曰惟昔先臣再臨東越豈期事齒乃踵前修朱邑世祠猶有奉嘗之舊恬侯家法自憐孝謹之衰敢不慰問者年覽觀謠俗無忘遺愛之厚永念教忠之餘皆謂是也

韓玉汝丞相喜事口腹每食必殫極精修性嗜餽必白者而後食或以他色者給之輒能辨其非世以爲異然此事古人固已有之晉史行堅從兄子朗國破歸晉司馬道子爲設饌極江左精饈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朝曰此雞棲常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鷄肉知白黑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或以爲知味與玉汝白鷄事正同此非有法可傳蓋獨得於心故能默契如此天下之至理固有獨得於心而默契聖賢於千載之上以此推之殆無可疑但不能章章如是故信之者寡耳

石林公嘗問予兄惇濟曰自東坡名思無邪齋德有鄰堂而世爭以三字名堂字公知前此固嘗有此否惇濟曰非獅子吼寺乎石林笑曰是也吳興城南射村有寺號獅子吼本錢氏賜名國朝因之石林既爲春秋書其別有四其解釋旨義曰傳其訂證事實曰考其指擊三傳曰識其編排凡例曰例又問曰吾之爲此名前古之所未有也惇濟曰已嘗有之石林曰何也惇濟曰吳程乘遠事鄭元著書三萬餘言曰周易摘尙書駁論語引得無近是乎石林大笑

丈人本父友之稱不必婦翁漢書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是也唐人尤喜稱之杜子美上韋左丞詩曰丈人試靜聽而不聞子美之婦爲韋氏也如此比甚多柳子厚記先友韓退之其一也至與之書乃稱退之十八丈父友而字之者以其齒相近乎近歲之俗不問行輩年齒泛相稱必曰丈不知起自何人而舉世從之至情類相狎則又冠以其姓曰某丈某丈乃反近於輕侮也

范元長侍讀呂申公之外孫也余在館中時以史館修撰寓直書省嘗言申公作相時從官白事偃坐對之張九成子詔遠曰若審如此此時從官吾之所不能爲也范不能對余爲曉曰前人謹行輩凡值父叔之執友便以子姪之禮事之而爲父行也亦偃然以父叔自居當其跪起不疑而况坐立之閒乎世既以爲常則人亦莫以爲非此禮既久廢故驟聞之若可駭耳申公素貴於朝當其爲相固已七十餘矣則時之侍從執非其子姪輩者坐以對之必是爾申公豈以貴陵人者乎范以爲然予幼時隨侍猶及見客有初相見者必設拜揖雖多不講拜而遺風尙存近世不復見矣長幼之序人之大倫也而廢之風俗安得而淳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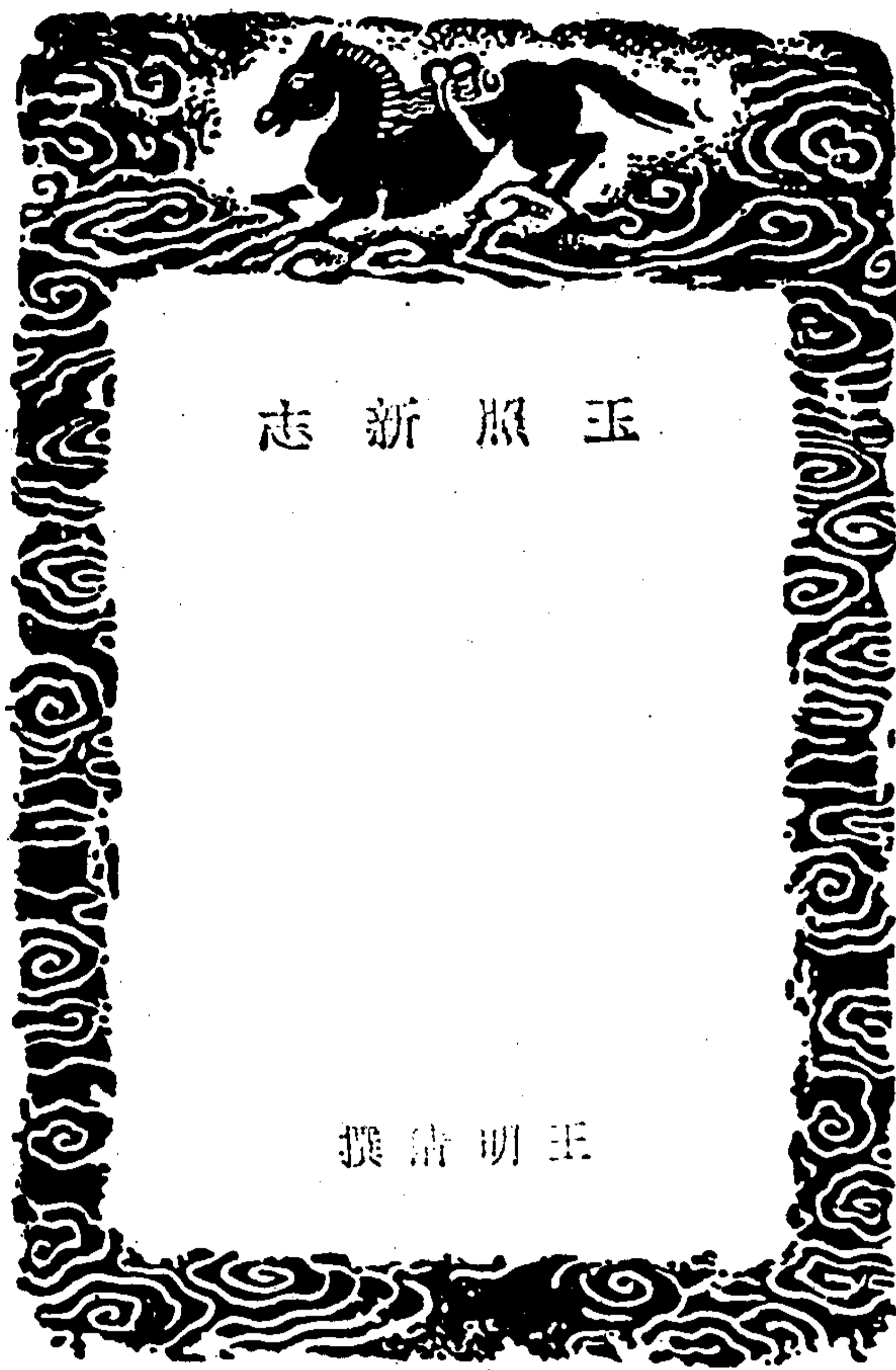
西漢之爲丞相者有就國有免歸有自殺有伏誅而無復爲他官者惟哀帝時孔光免丞相博山侯後久之復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位次丞相月餘爲御史大夫未幾爲丞相復故國御史大夫乃多復爲他官韓安國免後復爲中尉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霍方進左遷京兆尹之類是也東漢光武即位之

初以議文用王滂自野王令超拜大司空俄以違命將斬之赦以爲中郎將自是將東漢之世去三公而復爲九卿郡守者不可悉數矣唐宰相既無定員又多以他官兼領以故用之亦易多自下僚超拜同時或至有十七人及其貶責亦無復禮貌武后時李昭德以鳳閣侍郎平章事後貶欽州高資尉俄復召爲監察御史吉頊自天官侍郎同平章事貶瑛川尉狄仁傑自地官侍郎同平章事貶彭澤令此其尤甚者也中葉以後雖罕此比然李揆嘗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貶袁州長史後以試秘書監江淮養疾家百口貧無祿旬食取給收守稍厭恩則去之常衰自門下侍郎平章事貶河南少尹崔祐甫兩揆秩姜公輔自諫議大夫平章事下遷太子左庶子久不遷調宰相求官聞德宗怒未息懼而請爲道士復爲泉州別駕凡此雖不及武后時貶黜之遽然頓辱之亦已甚矣豈復以大臣遇之耶

王荆公性簡率不事修飾奉養衣服垢汙飲食麤惡一無有擇自少時則然蘇明允著辨姦其言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以爲不近人情者蓋謂是也然少喜與呂惠卿韓獻可兄弟游爲館職時王汝嘗率與同浴於僧寺潛備新衣一襲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其從者舉以衣之而不以告荆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爲異也及爲執政或言其喜食雜膳者其夫人聞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嘗有擇於飲食何忽獨嗜此因令問左右執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雜膳耶曰每食不顧他物而雜膳獨盡是以知之復問食時置雜膳何所曰在近匕筋處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筋既而果食他物盡而雜膳固在而後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人見其太甚或者多疑其僞云

曲洧舊聞張跋

漢蘇子卿嚼雪龍荒圖形麟閣奇節卓乎千古得宋朱少章先生而接武矣先生使金力抗僞命誓死不辱一武之引刀自刺也懷印不釋閉驛忍飢一武之持節臥起幽齋絕食也至於置酒食召士大夫從容慷慨自分必死事異武之海上對李陵耶在北著曲洧舊聞一書述列聖之前猷溯名卿之往行即一二遺聞軼事亦供採錄而曾無一言及北國事嗚呼每飯不忘之意于斯見矣事徒援摭精博足誇淹雅乎哉琴六黃君手錄全帙示余余既愛是書爲忠義文章而又喜黃君之先得我心也於是乎梓之琴川張海鵬識



志新照玉

撰清明王

四庫全書提要

玉照新志六卷。宋王明清撰。此書多談神怪及瑣事。亦間及朝野舊聞。及前人逸作。所載胡舜申已酉避亂錄。頗詆諷韓世忠。明清不為消辨。蓋當時相去甚近。毀譽糾紛。尙未論定。宋齊愈獄牘一條。深不滿於李綱。則朱子語類。亦有是語。非好詆諆正人。他如王堯臣諫取燕雲疏。李長民廣汴都賦。姚平仲擬劫寨破敵露布。皆載其全文。足資參證。又如載曾布馮燕水調歌頭排遍七章。為詞譜之所未載。亦足以見宋時大山之式。蓋明清博物洽聞。兼綱掌故。故隨筆記錄。皆有裨見聞也。其曰玉照新志者。自序謂得一玉照於永嘉鮑子正。又獲米南宮書玉照二字。揭之寓舍。因以名其所著書云。

玉照新志序

慶元戊午。明清得玉照一於友人永嘉鮑子正。色澤溫潤。制作奇古。真周秦之瑞寶也。又獲米南宮書玉照二字。因揭寓舍之斗室。屏跡杜門。思索徭聞。凡數十則。綴緝之。名曰玉照新志。務在直書。初無私意。為善者固可以為章弦。為惡者又足以為龜鑑。間有奇怪諧謔。亦存乎其中。若夫人禍天刑。則付之無心可也。長至日。汝陰王明清書。

年家世載徐德古母事王文公之誣永年常山呂正獻之評曾南豐邵安簡借書多不遺陳秀公世賤之類所引甚多至新史於是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且究問前日史臣悉行遷斥盡取王荆公日錄無遺以刪削焉號朱墨本陳登中上書曾文肅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也其所從來亦有本焉覽者熟究而考之當知此言不誣

紹興庚申金人以河南故地歸我詔以孟富文廣為東京留守富文辟舉少董良史以自隨未幾金敗盟少董身陷偽地者累年嘗於相國寺寫佛書得照豐日歷殘帙數葉無復倫序少董南歸出以相示於是緝其可以傳信者凡八條今錄於編亦有已見裕陵實錄中者併存之

云中書省劄子度支員外郎充龍圖待制壽鳳路經略安撫使呂大防奏伏見本路鳳翔府寄居著作佐郎前崇文院校書郎張載學術精深性資方毅昨因得告尋醫未蒙朝廷召命義難自進老於田間衆所共惜臣未敢別乞朝廷任使欲望聖慈且令召還書館舊職有不如臣所舉甘坐罔上不忠之罪候敕旨奉聖旨依奏許朝參令發來赴闕依舊供職

又云中書省劄子已降敕旨奉使高麗船第一隻賜號凌虛致遠安濟神舟第二隻賜號靈飛順濟神舟右奉聖旨額且令御書院如法書寫一面疾速入急遞至明州交割及本州製造牌額安排所有勅牒令安撫等收掌

又云均州奏為本州編管前漳州軍事判官韓亨甫逐次與兄練劫弟練冲甫往女弟子魯麗華家賂盜後收養在寶林院郭和尚房下令求食因探見魯麗華與百姓王九在店飲酒喚歸寺毆打魯麗華致藥醫將申舉已送司理院照對去訖奏聞

又云晉州奏據雄州防禦推官知秀州崇德縣事充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狀欲乞令今後春秋釋奠並以克節二公配享如允所請乞卽下禮部定奪次序立式伏乞備錄開奏州司所據陸長愈狀奏開候勅旨尋下太常寺定奪申部今據本寺狀看詳先聖文宣王以先師顏子配享及以次從祀皆其門弟子也孟子知道固當知尊禮然與孔子異代難與顏子並行配享之禮所請難議施行申部看詳太常寺所定未得允當古者配享及從祀但取著德立功其道有以相成者不必皆用同時之人如蜡之祭也主先嚮而祭司嚮先農之配卽以後稷神句芒為少昊氏之子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今春秋之祭則句芒配伏羲祝融大庭迎氣之日又為從祀是異代之人得為配祀明矣唐貞觀二十一年昭伏勝高堂生杜預范寧之徒二十一賢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至今猶為從祀孟子於孔聖之門當在顏子之列至荀況揚雄韓愈皆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久未配享誠為闕典伏請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享文宣王設位於克國公之次所有荀況揚雄韓愈並以世次先後祀於左邱明等二十一賢之間所貴上稱聖朝崇備儲賢備俯祀典之意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帖檢會左邱明至范寧等二十一人並封伯爵如允所請卽乞荀況揚雄韓愈並加封爵自國子監及天下至聖文宣王廟皆塑鄒國公像其冠服同克國公仍畫荀況等像於從祀之列荀況在左邱明之下揚雄在劉向之下韓愈在范

玉照新志卷第一

宋 王明清撰

神廟聖意銳於圖治熙寧之政既一切變更法度開邊之議遠興洮河成功梅仙拓地然後經理西南小羌韓存寶以弗績誅繼而永洛大勳徐解之徒死之由是恥於用兵上亦鬱陶成疾元祐初政廟堂諸公共議捐其所取紹聖崇寧紹述之說舉廢逐棄地之柄臣取青唐進築湟鄯銀夏至兼賈蔡攸乃啓燕雲之役馴至靖康之禍悉本二子紹述思之令人痛心疾首

元祐黨人天下後世莫不推尊之紹聖所定止七十三人至蔡元長當國凡所背己者皆著其間殆至三百九人皆石刻姓名頒行天下其中愚智混淆不可分別至於前日詆訾元祐之政者亦獲顯名矣唯其有識講論之熟者始能辨之然而禍根實基於元祐嫉惡太甚焉呂汲公梁況之割器之定王介甫親黨呂吉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親黨安厚卿曾子宜而下六十人勝之朝堂范淳父上疏以為殲厥渠魁存從罔治范忠宣太息語同列曰吾輩將不免矣後來時事既變章子厚建元祐黨果如忠宣之言大抵皆出於士大夫報復而卒使國家受其咎悲夫

元祐初脩神宗實錄乘筆者極天下之文人如黃秦晁張是也故詞采粲然高出前代紹聖初鄧聖求蔡元長上章指以為謗史乞行重脩蓋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涑水紀聞如韓富歐陽諸公傳及絳劉永

軍之下冠服皆從封爵奉聖旨依

又云勅下江東轉運司斷太中大夫充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陳輝為前知廣州日將遣到公使庫榷木

觀音將松木觀音換檀木觀音入己并將公使錢糧銀餉自己白鵬等并役使士丁槍手脩築廟宇

內地基及并將官乳香於神寺獨自焚燒并申奏辨明所犯虛詐及取勘時逐次虛妄等罪并男承務

郎新差汝州洛南稻田務陳彥輔役使廣州軍人織造朱綿生活等罪并取勘虛妄併將仕郎試國子

監四門助教郭應之於廣州公使庫受供給與陳輝管宅庫貨物虧價陳輝合追見在太中大夫復

官諫議大夫龍圖閣待制或以職當徒一年勒停緣前項輕罪內犯盜賊一疋仍令准例追毀出身以

來請勅文字除名勒停放陳彥輔各杖一百私罪上定斷刑銅十斤放郭應之該赦奉勅並依斷內

陳輝特免除名勒停落龍圖閣待制仍追一官差知建昌軍管帶鄭成資過滿關陳彥輔特許替

又云王安石劄子奏幸遭聖運超拔等夷知獎香憐速兼父子戴天負地感涕難勝願迫衰殘廢捐何補

不勝螻蟻微願以臣今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為僧寺一所永遠祝延聖壽如蒙矜許特賜名額廣

昭希曠榮遇一時仰憑威神誓報無已取進止奉聖旨依所乞以報本禪寺為名額其中載練亨甫事

亨甫以知經術馳名熙寧間為王荆公之高弟而所坐酒爾殊不可曉又恐在謫籍一時官吏迎合觀

望如秦少游未可知耳

章聖朝神明逸抗疏辭歸終南舊隱上命設宴禁中令廷臣賦詩以觀其行獨翰林學士杜鎬辭以素不

習詩誦北山移文一遍明逸不憚云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處哉熙寧中王荆公進用時有王介中甫

者以詩詆之云草廬三顧動幽憂一空生曉寒荆公不以爲忤但賦絕句云莫向空山覓舊題野

人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不自知蓋取於此中甫三衢人也昭陵時中制科仕裕陵

為從官子沈之彥允漢之彥周漢之彥昭漢之彥楚皆近世名卿今家居京口

熙寧中有太廟齋郎姜適者淄川人樞密選之孫嘗從開封府覓舉還鄉途中有平輿數乘每相先後初

亦不暇問之既抵里中乃徑趨其家適出詢之有婦人焉顏色絕代方二十餘許適曰吾來為汝家婦

適曰吾納室久矣豈容他人婦云使足下自有妻我願妾御無悔反覆酬酢久之適知其怪然勢不容

拒遂以廊廡間空屋數椽處之徐觀其變婦者亦有使令自置烟爨烹飪飲食無異常人略無毫髮之

擾亦不與之講男女之好也既無從詰其來歷但合門畏懼而已積是逾年人情相與亦頗稔熟忽有

道人直造舍婦一見掩袂大哭道人者語適云子倘不遇我禍有不可言者此婦人劍仙也始與其夫

亦甚和鳴終乃反目婦易形外避其夫訪於天下今將迹至君家來殺此婦并及君焉吾先知之萬里

來救君命今夕必有異子俱閉目勿開安以待之可保無虞是夜三鼓後忽聞中闕然有聲見二劍自

空飛入適如其言瞑目安坐少焉二劍盤旋於適頭之前後天將曉矣忽聞鳴聲甚厲云可啓觀即登

來之道人也下視之有人首一流流滿地道人曰可賀矣腰間囊中取藥一捻布之血化為白水人首

與道人俱不見次日婦人亦辭謝而去適自此神氣秀爽不復以利名榮心屏妻子常往來鄰杜之間

以藥餌符水療人之疾數見奇效時人敬之其後孫處恭安禮所言如此安禮君子人也所言必不妄

明清近觀熙豐起居注云元豐四年慈聖光獻皇后上仙裕陵追慕至忘寢食適詣闕上言能使返魂

上亦信之使試其術且載其施行云太廟齋郎姜適進狀稱係虞部郎中正觀之子光祿寺丞韓之姪

為學道休官有法能致太皇太后復生詔差御藥院李舜舉傳宣中書密院兩府南廳聚詢本人稱限

六十日內當如其所陳於京師城西金明池內竹塢作醮差御藥監及宣使賜淨衣一套至期無驗復

詰之云太后方與仁宗凭玉闌干賞千樹梅花無意復思人間上以狂妄除名送秀州編管後不知所

終

元祐三年東坡先生自翰苑出收錢塘道蘇昆陵之洛社時孫仲益之父教村童於野市茅簷之下仲益

方七八歲立於岸側東坡望見奇之呼來前與語果不凡詢其所學方為七字對矣與之題云衡茅雅

子瑤瑛器仲益益聲應之云翰苑仙人錦繡腸大加賞歎贈之以縑酒囑其父善視之後來果為斯文

之主盟

趙諗者其先本出西南夷獠戕其族黨來降賜以國姓至諗不量其力乃與其黨李造賈時成等宣言欲

除君側之姦詞語頗肆狂悖然初無弄兵之謀建中靖國時事既變諗亦幡然息心來京師注官時會

文肅當國一見奇其才而薦之擢國子博士諗謁告省其父母於蜀中其徒句羣以前事告獄就遂

以反逆伏誅父母妻子悉皆流竄改其鄉里潯州為恭州文肅亦坐責告詞略云逮求可用之才輒薦

逆謀之首是也究其始止以狷忿妄作遂至殺身覆宗百世之下永負寇盜之名學者亦當以輕判為

戒焉

明清每閱唐史甘露事未嘗不流涕也嗟夫士大夫處庸庸之世不幸罹此後來無人別白可恨近觀續

皇王寶運錄云僖宗光啓四年正月詔云太和九年故宰相王涯以下十七家並見陷逆名本承密旨

遂令忠憤終被冤誣六十餘年幽枉無訴宜密沛澤用慰泉扃並與洗雪各復官爵兼訪其子孫與官

使銜冤之魂亦伸用於九原矣惜乎劉向宋景文歐陽文忠不見此書載之於新舊唐史殊為闕文如

褒贈常潛孟昭闢二人之文亦其時已見之洪景廬容齋三筆不復重錄

明清家昔有盧載范陽家誌一書敘其祖多遜行事之詳為陸務觀假去因循不付往索尚能彷彿記其

二三一則云多遜素與李孟雍穆厚善多遜竄逐後萬里相望聲迹絕絕時法禁嚴邸報不至海外一

日忽教書至後有參知政事李多遜云此必孟雍若登政府吾必北轅戒舍人儼裝已而果移容州團

練副使未渡巨浸聞忽見江南李後主衣冠如平生問云相公何以至此多遜云屈後主斥之云汝屈

何如我屈由是感疾而殞又多遜門下士有種英蘇冠者平生最器重之得罪後資客雲散獨英冠二

人徒步送抵天涯而還英後易名放即明逸冠易名簡魁天下為參知政事

本朝有兩張先皆字子野一則樞密副使遜之孫與歐陽文忠同在洛陽蘇府其後文忠為作墓誌銘稱

其志守端方臨事敢決者一乃與東坡先生遊東坡推為前輩詩中所謂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

燕燕忙能為樂府。號張三影者。有兩蘇世美。一東坡作哀詞者。一蘇丞相子名京。二人皆知名士也。王子高遇芙蓉仙人。事舉世皆知之。子高初名迥。後以傳其詞。編圖中。於是改名避易字子開。與蘇黃遊甚稔。見於尺牘。東坡先生又作芙蓉城詩云。決別之時。芙蓉授神丹一粒。告曰。無戚戚。後當偕老於澄江之上。初所未喻。子開時方十八九。已而結婚向氏。十年而歸。年四十再娶江陰巨室之女。方二十矣。合卺之後。視其妻。則倩盼冶容。情短合度。與前所遇無纖毫之異。詢以前語。則惘然莫曉。而澄江江陰之里名也。子開由是遂為澄江人焉。服其丹。年八十餘。康強無疾。明清壬午歲。從外舅帥淮西。子開之孫明之。諱在幕府。相與遊。每以見語如此。此事與雲谿友議玉簫事絕相類。子開。趙州人。忠穆之孫。虞部員外郎正路之子。仕至中散大夫。晚歸守滯須。祠堂在焉。賀方回為子開挽詩詞云。我昔官房子。嘗聞忠穆賢。又云。和璧終歸趙。干將不葬吳。今乃印在秦。少游集中。明之子即為和寧也。少游沒於元符末。子開大觀中猶在其。誤明矣。

元符中。饒州舉子張生游太學。與東曲妓楊六者好甚密。會張生南宮不利。歸妓欲與之俱。而張不可。約半歲必再至。若渝盟一日。則任其從人。張偶以親之命。後約幾月。始至京師。首訪舊游。其鄰傲舍者迎。謂曰。君非饒州張君乎。六娘每恨君失約。日託我訪來。期於學舍。其母痛折之。而念益切。前三日。母以歸洛陽富人張氏。遂借去矣。臨發。涕泣。多與我金錢。令候君來。引觀故居。畢。乃做後人生入觀。則小樓與室。歡館宛然。几榻猶設不動。知其初去如所言也。生大感憤。不能自持。跡其所向。百計不能知矣。作兩中花詞。盛傳於都下云。或云。即知常之子。子功。其詞云。事往人離。遠似暮峽。歸雲隴上流泉。強分圓鏡。枉斷哀絃。會記酒闌歌罷。難忘月底花前。舊攜手處。層樓朱戶。觸目依然。從來懶向繡緯。羅帳鏡交。比翼文鴛。誰念我而今。清夜常是孤眠。入戶不如飛絮。傍懷爭及。爐烟。道回休也。一生心事。為爾縈牽。此得之康宜仲布所記云。

明清述揮履錄。列本朝諸帝。以潘潘為軍府。今又敬以徽宗詔旨考之云。政和五年十二月己亥。宣德郎王恬等言。本貫遂州。按九域志。都督府遂州。為遂寧郡。武信軍節度使。元豐八年。陛下初封遂寧郡王。紹聖元年。復以遂寧郡王出開。與蘇潤二州。時同而事均。緣本州遂寧縣。元符二年。縣下懸明院。秋冬間。忽觀佛像五次出現。父老咸曰。遂寧佛出。越三年。奉陛下即位。嗣登寶位。此其祥兆。乞改府額。詔陞為遂寧府。又詔主上皆封蜀國公。陞蜀州為崇慶府。政和七年十二月壬午。詔以宿州零陵為靈璧縣。以真州為儀真郡。通州為靜海郡。秀州為嘉興郡。從九域圖志所奏請也。實錄與三州圖經及儀真通州嘉興三志。皆所不載。明潘潘陳于禮部。乞行下遂州照會施行。

是歲十二月甲申。司勳員外郎張大亨奏。切見朝廷講讀之官。在天子所者。謂之侍讀。侍讀而諸王府亦。有侍讀。侍讀官。不當比擬。稱呼相素。名之不正。孰大於是。太宗皇帝初為韓冀諸王。世侍讀。後有欲為。皇族子孫置之。講者。以唐文宗改諸王侍讀為奉諸王講讀。以教授為名。從之。且皇族學官。尚不可與。王府同稱。而王府官。豈可同天子講讀之號。詔諸王府侍讀。改為直講。侍讀改為贊讀。大亨字嘉甫。一。

時知名士也。宣和元年十一月乙未。知温州蘇起奏。臣昨謹將耕藉詔書刻石。被以雲鶴。安奉廳事。仍行下四縣。依此施行。自此風雨調順。禾稼茂盛。既已收穫。枯莖又復生種。每畝得穀一石至七八斗。乞令諸路州縣。效此施行。祐陵覽奏。不樂云。起詔倭一至於此。何以做在位。其華飾手詔。豈不是相侮。可送吏部。陳瑩中。諱垣。集言之詳矣。削籍於建中靖國。崇寧初。蔡元長召拜同知樞密院事。卒於位。恩數甚渥。後二年。其子郊。擢福建轉運判官。登對歸。與客言。穆若之容。不合和法。終當有播遷之厄。客告其語。遂坐誅。弟邦。送涪州編管。處厚亦追貶單州團練副使。具列詔旨。至重和元年。燕雲之伐。與處厚之姪孫堯臣。以布衣詣京師。扣關上書。力陳不可。且極言一時之失。逾萬言。永祐御批云。比緣大臣建議。欲恢復燕雲故地。王堯臣遠方書生。能陳歷代興衰之迹。達於朕聽。臣僚咸謂毀薄時政。首沮大事。乞行宜殛。朕以承平之久。言路壅蔽。敢諫之士。不當置之典刑。優加爵賞。命何私堯臣。崇寧四年。已曾許用處厚。遠表恩澤。奏補。因處厚責降遂寢不行。今處厚未盡復舊官。可特追復正奉大夫。給遺表恩澤。特先補堯臣承務郎。此九月二十二日施行。明清伏讀至是。淚落闕下。始知永祐從諫如轉圜。而淵衷初亦知北征為非。特當時大臣。惟務迎合。將順以邀功。不能身任死爭。卒至禍亂。可不痛哉。今盡列堯臣之疏於左。臣觀商高宗書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說復陳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唯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以謂天下萬幾。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善。堂上遠於百里。以九重之深。而欲盡聞四方萬里之遠。百辟之忠邪賢佞。生民之利害休戚。顧不難哉。是以帝王之德。盛於納諫。諫行言聽。則齊澤下於民。天下同臻於晏然之域。社稷之利也。臣聞陛下臨御之初。從諫如流。嘗下求言之詔。曰。言而不當。朕不加罪。於是謇諤之士。冒昧自竭。咸盡忠實。而儉人欲杜塞言路。竊弄威柄。乃熒惑陛下。加以詆誣之罪。遂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於天下矣。比年以來。言事之臣。朝奏夕貶。天下之人。結舌杜口。以言為諱。乃者官寺專命。交結權臣。共唱北伐之議。思所以齷齪而害民。上自宰執。下至臺諫。會無一人肯為陛下言者。咸以前事為戒。陛下復何賴焉。臣愚謂燕雲之役。與則邊陲遠開。官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此臣所以日夜為陛下寒心也。臣雖蠅之微。自頂至踵。不足以齊陛下之斧鉞。倘使上冒天威。必罰無赦。臣雖就死無悔。何憚而不言哉。願畢其說。以獻焉。臣聞中國內也。四夷外也。要在內者。本也。要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而有外懼。蓋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果來。聖人以一身寄於輿輓之上。安而為太山。危而為累卵。安危之機。不在於夷狄之服叛去來也。有天下國家者。必固本以釋末。未嘗竭內以事外。雖羈縻制御之不失。徒使為中國之藩籬耳。曷嘗與之謀大舉。圖大功。俾憂生於內也。昔王都說契丹入塞。以奉晉兵定。人皆以為後患。可不鑒哉。古者夷狄憂在內。不在外。外憂之患。吾能固本以釋末。將賢而士勇。隨即翦滅。其患不及中原。太山之安。有足恃者。內憂之懼。由吾竭內以事外。邦本凋殘。海內虛耗。累卵之危。指日可待。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為之計。臣恐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無憂。甚可懼。

元符中。饒州舉子張生游太學。與東曲妓楊六者好甚密。會張生南宮不利。歸妓欲與之俱。而張不可。約半歲必再至。若渝盟一日。則任其從人。張偶以親之命。後約幾月。始至京師。首訪舊游。其鄰傲舍者迎。謂曰。君非饒州張君乎。六娘每恨君失約。日託我訪來。期於學舍。其母痛折之。而念益切。前三日。母以歸洛陽富人張氏。遂借去矣。臨發。涕泣。多與我金錢。令候君來。引觀故居。畢。乃做後人生入觀。則小樓與室。歡館宛然。几榻猶設不動。知其初去如所言也。生大感憤。不能自持。跡其所向。百計不能知矣。作兩中花詞。盛傳於都下云。或云。即知常之子。子功。其詞云。事往人離。遠似暮峽。歸雲隴上流泉。強分圓鏡。枉斷哀絃。會記酒闌歌罷。難忘月底花前。舊攜手處。層樓朱戶。觸目依然。從來懶向繡緯。羅帳鏡交。比翼文鴛。誰念我而今。清夜常是孤眠。入戶不如飛絮。傍懷爭及。爐烟。道回休也。一生心事。為爾縈牽。此得之康宜仲布所記云。

也陛下亦思之乎。嗚呼！天下之勢危於累卵，奈何陛下不思所以固本之術，委任奸臣，竭生靈膏血，數抗強胡，以取必爭之地，使上累聖德，億兆同憂。且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猶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乃搖尾乞憐，非畏吾也，蓋邊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彼故茫然不以動其心。陛下將啓燕雲之役，其日昏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狼子野心，安得不畜其銳而伺吾隙，以逞其所欲耶？將見四夷交侵，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昔秦始皇積累世之餘烈，既并六國，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萬里，其意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乃貪利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叛，漢孝武資累世之積蓄，財力有餘，士馬強盛，務恢封略，圖制匈奴，患其兼徙西國，結黨南寇，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師旅之費，不可數計，至於用度不足，算及舟車，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始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宋文帝元嘉中，比西漢文景，分命諸將，攻略河南，致拓跋瓜步之師，因而亂，陳宣帝繼業之後，拓土開疆，志大不已，遂有呂梁之敗，江左日蹙，力殫財竭，旋爲隋氏所滅。隋煬帝恃其富強之資，逞無厭之欲，頻出朔方，三駕遠左，旌旗萬里，賦斂百出，四海騷然，土崩魚爛，喪身滅國。唐太宗定海內，時稱英主，然而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昆邱之役，師旅數動，百姓疲勞，雖未至於禍亂，然不免有中才庸主之譏。明皇開元之際，宇內謐如，邊將邀寵，競圖戰伐，西陲青海之戍，東北天門之師，破西但邏之戰，雲南渡瀘之役，沒於異域者數十萬人，燕寇乘之，天下離潰，是皆資地窮兵，好功勳遠，忽守成持盈之道，不顧勞民之弊，昔者周宣中興，獵猶爲害，迨至太原及境而止，蓋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故享國日久，詩人咏其美，孝文專務以德化民，凡有不軌，使施以利民，匈奴結和親後，乃背盟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勞百姓，是以國富刑清，漢祚日永，天下歸仁，孝元亦納賈捐之之議，棄珠崖之陋，後世以爲美談。東漢建武中，人康俗阜，咸宮馬武，請伐匈奴，報曰：捨近謀遠者，勞而無功，捨遠謀近者，逸而有終，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可謂深達治源者乎。歷觀前世，雖征討殊類，時有異同，勢有可否，謀有得失，事有成敗，然毒盡四表，瘡痍兆姓，未嘗不由好大喜功，竭內事外者也。人謂國雖大，好戰必亡，故聖人務德，不務廣土，王者不治夷狄，春秋亦內諸夏而外夷狄，非謂中國之力不能制之，以其言語不通，習俗不同，種類乖殊，習俗詭異，居於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山谷，險阻之地，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誠不欲竭內以事外也。故樊噲嘗願得十萬乘橫行匈奴中，季布謂其可斬，馮奉世矯詔斬沙車王，宣帝議加爵賞，蕭望之謂矯詔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奉使者爲國家生事，陳湯誅郅支，匡衡勸其矯制而專命，郝靈荃斬默豎，姚崇慮彼邀功者生心，三朝終不加爵賞，抑有由矣。是知古者天子守在四夷，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甚義而實獻，則接之以禮，禮廢不絕，使山在彼，乃聖人制禦夷狄之常道也。在昔東胡避李牧，北虜憚郭都，南蠻服孔明，西戎畏郝玘，此四人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君臣同體，固守邊疆，故能威震四夷，胡人不敵，南下而收馬志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或有饒倖一時，爲國生事，與造邊隙，邦憲具在，夫何患云。我宋太祖皇帝撥

五國新志 卷一

一一

五國新志 卷一

一五

亂反正，躬擐甲冑，繼熊羆之衆，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然卒不能下幽燕兩州之殘寇，豈勇力智慧不足哉？蓋兩州之地，犬戎所必爭者，不忍使我赤子重困鋒鏑，乃置而不問，章聖皇帝澶淵之役，以匈奴舉國來寇，不得已而與戰，既戰而勝，乃聽其求和，遂與之盟，遂巡引兵而退，蓋亦欲固邦本而不忍困民力也。明矣。伏願陛下思祖宗積累之艱，鑒歷代君臣之失，永塞邊隙，務守景德舊好，選忠信智勇之人，如郭都者，使守險塞，而嚴軍高壘，毋戰，據關扼險，荷戟而守之，無使夷狄乘間伺隙，窺我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豈不偉歟。臣前所謂燕雲之役，則邊隙遂開者，此也。臣觀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由官者專政，當時時君世主，心非不知其然而因循信任，不能斷而取之，故終至委靡頹弊，傾覆神器，不可支吾而後已。大抵此輩手執帝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出入以內，廢間朝夕，巧於將迎，則君心爲之必移，況隆以高爵，分以厚祿，加之信任，以資其威福之權哉。我宋開基太祖皇帝，鑒前代之弊，務行剗革，內品供奉，不過二十人，徒使供門戶灑掃之役，寶元以後，員數倍增，祿廩從優，咸平中，秦翰嘗有終因討王均之亂，既而有功，授以思州刺史，自後劉寶信等，初無纖毫之功，咸起僥倖之心，乃擢授二人，遂皆遙領防禦刺史，議者否之，繼以明道制命，出於帷幄，咸福假於官寺，封墨敷授之匪人，委用漸大，茲風一扇，先朝之典制盡廢，當時臺諫，以死爭之，期必行而後已，今乃不然，官寺之數，不知其幾，但見腰金袍紫，充滿朝廷，處富貴之極，忘分守之嚴，專想威權，決議中禁，蔽九重之聰明，擅四海之生殺，懷諂諛之心，巧媚曲求者，則舉而登用，屬匪躬之操，直情忤意者，則立見排斥，以致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府第羅列天都，親族布滿丹陛，南金和寶，冰執霽敷之積，伴於天子，嬖倖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僭擬後宮，狗馬飾雕文，土木被錦繡，更相援引，同惡相濟，一日再賜，一月屢封，爵命極矣。田園廣矣，金箱溢矣，奴婢官矣，指紳士大夫，盡出其門矣，非復向時披庭水巷之職，閭閻房閭之任矣。皇綱何由而振耶？是以賢才怨譴，志士窮棲，莫此爲甚。昔人謂官者專而國命危，良有以也。臣布衣賤士，無官守言責，不敢纖悉條具，上瀆聖聽，專以欺君罔上爲心，虛立城寨，妄報邊捷，以爲謀，陛下付以兵柄，俾掌典機密，自出師陝右，已彌歲，專以欺君罔上爲心，虛立城寨，妄報邊捷，以爲己功，汲引羣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交通饋遺，嚮背官爵，超躡除授，紊亂典常，有自選調不由舉薦而改京秩者，有自行伍不用資格而得防團者，有放逐田里，不應甄敘而擢登清禁者，有託儒爲名，了不知書，而任以闕省者，或陵德鮮禮，不通世務，徒以家累億金，望虛雜拜，公行賄賂，而致身青雲者，比比皆是，或養驕恃勢，不知古今，徒以門高閥貴，搖尾乞憐，僥倖請託，而立登要津者，紛紛接踵，一時鮮個寡廉鮮恥之人，爭相慕悅，便漁百姓，奉其所欲，惟恐居後，兵法戰士，冒矢石被傷，生有金帛之賜，死有褒贈之榮，自兵權歸貴，紛更殆盡，戰場之卒，秋毫無所得，死者又經以逃亡之罪，賞罰不明，兵氣委靡，凱旋未久，秩品已崇，庖人廩卒，掃門執鞭之隸，冒功奏賞，有馴致節鉞者，名器一何輕哉。山西勤卒，實盡選爲親兵，實以自衛，屯攻戰伐之際，他兵躬行陣之勞，振旅班師之後，親兵冒無功之賞，置果安在。此天下所共憤，而陛下恬不顧也。實爲將帥，每得內帑金帛，以濟軍須，悉充私藏，乃立軍期之法，取價

案所識者也。且曰：日於未必食能捨車過酒家乎。美成從之。驚避間。連引數杯。散去。腹枵頗解。乃詞中所謂凌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約。有流鶯。勸我重解繡鞍。緩引春酌之句。驗矣。飲罷。覺微醉。便耳目。感不敢少。徑出城北。江漲橋諸寺。士女已盈滿。不能駐足。獨一小寺。經開。偶無人。遂宿其上。即詞中所謂上馬誰扶。醉眼朱闌。又應矣。既見兩浙。處處奔避。遂絕江居揚州。未及息肩。而傳聞方賊已盡。據二浙。將涉江之淮。泗。因自計。方領南京。鴻慶宮。有齋。應可居。乃挈家往焉。則詞中所謂念西園。已是花深無路。東風又惡之語。應矣。至鴻慶。未幾。以疾卒。則任流光。過了歸來。洞天自樂。又應於身後矣。美成平生好作樂府。將死之際。夢中得句。而字字俱應。卒章又驗於身後。豈偶然哉。美成之守穎上。與僕相知。其至南京。又以此詞見寄。尚不知此詞之言。待其死。乃盡驗如此。

明清揮塵錄載。雍州事頗詳。近見狄浦朱去奢云。孝聞自海外。移池州。以卒。嘗有詩云。官田種秫陶元亮。私釜生應范史。至今郡人猶傳。之。孝聞沒後。有和州道士。亡其姓名。目為孝聞。走江淮間。其才亦不下。孝聞。有弔項羽。廟文云。無守陵之遺。有照夜之寒。紅過東坡。墓題詩云。文星落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漫。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外何人。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在瑤宮。宜和初。至京師。遂得幸。祈陵。謂其人可及。林靈素之半。賜姓名朱廣漢。至紹興中。猶在。寓會稽之天長觀。明清尚及識之。而洪景盧。夷堅志。記其一事云。

鄭神者。京師人。少以資。費事政府。坐累。被逐。貧窶之甚。妻棄去。適他人。一女。流落。官寺家。不暇。訪其生死。日益。以困。偶往。相。問。命。於。日。者。日。者。驚。曰。後。當。官。降。極。品。未。論。其。他。而。今。已。為。觀。察。且。喜。在。今。日。君。其。識。焉。同。行。情。兼。笑。且。排。之。甫。出。寺。門。有。快。行。家。者。數。輩。宜。召。甚。急。始。知。其。女。已。入。禁。中。得。幸。九。重。矣。即。除。開。門。宜。贊。舍。人。未。及。歲。以。女。正。長。秋。得。拜。康。車。不。數。年。位。登。師。壇。爵。封。郡。王。極。其。富。貴。榮。耀。妻。再。適。張。公。緜。委。絲。肺。亦。至。正。任。承。宣。使。韓。彭。斯。士。鄭。氏。婿。也。見。語。如。此。

東坡先生知杭州。馬中玉。成。為。浙。漕。東。坡。被。召。赴。闕。中。玉。席。間。作。詞。曰。來。時。吳。會。猶。殘。暑。去。日。武。林。春。已。暮。欲。知。遺。愛。感。人。深。灑。淚。多。於。江。上。雨。歡。情。未。舉。眉。先。聚。別。酒。多。斟。君。莫。訴。從。今。寧。忍。看。西。湖。擡。眼。盡。成。腸。斷。處。東。坡。和。之。所。謂。明。朝。歸。路。下。塘。西。不。見。鶯。啼。花。落。處。是。也。中。玉。忠。肅。亮。之。子。仲。甫。猶。子。也。裕。陵。初。復。西。邊。境。土。夷。人。初。不。知。姓。氏。詢。之。邊。人。云。皇。帝。何。姓。云。姓。趙。皇。后。何。姓。云。姓。向。大。朝。直。臣。為。誰。人。云。包。拯。密。孫。是。也。於。是。推。其。族。類。各。從。其。姓。至。今。有。仕。於。中。朝。者。然。多。右。列。

明清揮塵前錄載。中書舍人紅鞋自葉少蘊始。出於姚令威。蓋近觀孫仲益所作。密端友仁仲行狀云。以大觀元年十一月。除通直郎。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故事。三品服。角帶。佩金魚。為飾。一日。徵宗廟見公。謂左右曰。給舍等耳。而服色相絕如此。詔令太中大夫以上。服帶垂魚。自公始也。與姚所記少異。湯舉者。處州縉寧人。與先人太學同舍生。有才名。於宣政間。登第之後。累任州縣。積官至承議郎。居鄉邑。以疾不起。舉適上。嘗遣員郎。而給軸未。有王令誅者。南都人文安。堯臣之後。為給舍令。告其家云。未須發喪。少俟命下。舉妻懼不敢。令誅力勉之。且為兩遣。疾驅入都。趨取告身。越旬日。始到。然後舉

哀。令誅為保任。申郡。遺澤。遂沾其子。即進之。思退也。後中詞科。賜出身。盡歷華要。位登元台。震耀一時。亦異事也。故書之。

秦妙觀。宜和名倡也。色冠都邑。畫工多圖其貌。售於外方。陸升之。仲高山。陰勝流。詞翰俱妙。晚坐秦黨。遂廢於家。嘗語明清曰。頃客臨安。雨中見一老婦人。蓬頭垢面。丐於市。藉符。以濯足。泣訴於升之曰。官人曾聞秦妙觀名否。妾即是也。雖掩抑困悴。而聲音舉措。固自若也。多與之金。而遣之去。仲高言已。淚落盈襟。蓋自愴其晚年。流落不偶。特相相似。爾言猶在耳。與懷太息。

明清揮塵錄載。李元叔。上廣汴。都賦於祐陵。由此進用。近得全篇。於其從孫中父直柔。今盡列於後。臣竊惟皇宋。藝祖受命。奠都於大梁。於今垂二百載。列聖相承。增飾崇麗。煌煌乎天子之宅。棟宇以來。未之有也。昔在元豐中。太學生周邦彥。嘗草汴都賦。奉御神考。遂託國勢之重。傳播士林。然其所紀述。大率略而未備。若乃比歲以來。宮室輪奐之美。禮樂聲容之華。則又有所未及。臣愚不才。出入都城。十年於茲矣。耳目所聞見。亦竊得其梗槩。輒鼓舞陰陽。以鳴國家之盛。因改前賦。而推廣焉。始則本制作之盛者。分方維而第之。中以帝室皇居之奧。任賢使能之效。而終之以持守。冀備乙覽之末。為賦曰。有博古先生。自下國而遊。上京。遇大梁公子。於路。相與問答。傾蓋如故。因縱言至於都邑。先生乃援古而證之曰。我聞在昔。受命帝王。繼天而作。首定厥都。用植諸夏之根本。曠隆億載之規模。若乃資飾恢宏之美。榮見於書。經營先後之次。備載於禮。宅中圖大。則有姬公之明訓。權宜拓制。則自蕭公而經始。余不敢高談。遠舉夏商。試即周而陳之。二華對峙。八川交注。褒斜。兩首之攸。屈。函谷二嶺之並據。此宗周所都。或假山河之險。固。漢高因之。而啓帝祚焉。孟津後達。大谷前通。導以伊洛。瀟瀟之澤。控以成皋。廣武之衝。此成周所都。適當天地之正中。光武因之。而成帝功焉。畢昴之次。河冀之津。風俗。漸乎虞夏。疆域。遠乎齊秦。魏都之爽。境。信無倫也。衡嶽。鎮野。龍川。帶垣。列戈。船於三江。儲戎。車於石城。吳都之雄。壯。信足稱也。接壤。瑯琊。通商。滸。地。蕃竹木之產。民厭。稻魚之食。蜀都之富饒。信無敵也。凡茲。都邑之盛。實備。美而爭雄。旁。覽而論。雖辨。若。矣。輟。繼。日。而。莫。能。窮。公。子。聞。之。始。若。矜。而。已。而。嗚。曰。先生。於。古。賦。博。矣。孰。若。我。目。視。汴。都。之。偉。觀。乎。願。其。所。以。設。險。則。道。德。之。藩。仁。義。之。垣。豈。獨。依。於。山。川。所。以。建。中。則。皇。極。在。上。九。疇。成。若。豈。必。宅。於。河。雒。其。爽。境。也。有。如。上。帝。清。都。神。人。五。城。軼。人。質。之。埃。壘。極。天。下。之。萬。明。其。雄。壯。也。有。如。鉤。陳。羽。林。天。兵。四。拱。威。震。則。萬。物。伏。怒。刑。則。四。夷。竦。其。富。饒。也。有。如。海。涵。地。負。深。厚。莫。測。追。魚。麗。之。盛。多。邁。爾。虞。之。蕃。殖。彼。兩。漢。之。雜。霸。雖。仍。於。周。家。之。舊。墟。三。國。之。鼎。峙。雖。臨。乎。一。方。之。都會。較。而。論。之。於。今。日。正。猶。拳。石。涓。水。欲。與。五。嶽。四。瀆。為。比。擬。所。謂。談。何。容易。先生。曰。余。生。長。太。平。和。氣。中。亦。既。有。日。而。處。於。蓬。萊。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益。驟。來。神。州。恍。然。似。失。目。雖。駭。乎。闕。庭。樓。觀。之。麗。而。未。悉。其。制。作。之。意。耳。雖。熟。乎。聲。明。文。物。之。英。而。未。究。其。禮。樂。之。情。子。年。在。英。妙。博。聞。強。記。幸。為。我。象。言。之。公。子。曰。僕。實。不。敏。竊。聞。先。進。有。言。昔。自。唐。室。不。競。王。綱。浸。圯。陵。夷。五。季。紛。紜。四。紀。上。帝。憫。斯。民。之。塗。炭。眷。求。一。德。作。之。君。師。身。我。舊。祖。應。天。順。人。出。御。昌。期。若。時。泰。大。之。居。實。古。大。梁。之。域。在。漢。則。郡。以

陳留而命名。在唐則軍以宣武而分類。考其地望。雖卓絕乎諸夏。而川流休氣。猶盤礴而鬱積。時乎有待。世莫能測。泊梁祖之有作。始建都而畫圻。匪梁人之能謀。天實啓之。匪天私彼有梁。實兆宋基。觀天文分野之次舍。則房心騰其輝。實沈寄其耀。仰星躔之有赫。直星居而久照。察夫土脈之豐衍。則高者磊砢。下者墳嶺。廓坡陀之愷澤。極漣漣之沔。地勢之高。則自泗而西。涉川上。歷淮陽。遂東至於通津。岡阜隱鱗。烟雲飛屯。其上鬱律。勢與天連。語汴渠之駛。則自東而東。連時門。抵宜澤。障洪河之濁流。導溫洛之和液。中貫都城。偃若雲霓。派瀾悍而不窮。上接雲漢之無倪。階雉堞之固。則偉拔金墉。練以湯池。仰憲太微之象。屹臨赤縣之畿。語郊園之壯。則密拱中宸。高映四野。揭華勝以干霄。謹嚴更而警夜。維是禮之建也。雖自於梁。逮於祖而始興。至太宗而浸昌。列聖相承。泊於今日。當國家之開。暇肆乘時而增賞。遂跨三都。越兩京。擬二周而抗衡。數其南。則神霄之府。上膺南極。偉殊祥之創。見恍惚妙之難測。歲在丁酉。大闢其機。用端命於上帝。而彰信於羣黎。爰定命之符。妙以龜魚之篆。繼乾元之用。九參八寶而垂範。乃殿像設。祇奉茲宮。儼一殿以居上。繪諸天而位中。靈妃上嬪列於西。仙伯天輔列於東。聘羣卿。表冠景從。往往名在丹臺。而身為世輔。像圖孔肖。後先攸序。闕金堂。啓玉室。駭駭輪之飛動。森贊仗之紛飾。其側乃有元命之殿。實維會乎奉禱。本始載叶。肅肅惟禱。誓華封。請祝之誠。效天保無疆之卜。若夫陽德之建。成秩火神於赫。焚香獻位。惟魯次曰大火。時謂大辰。配曰關伯。以序而陳。厥夫帝廟之創。自於宋地。蓋乘是德。而王天下。飾之靈經。亦文網。舉以示乘。遂定區夏。豈必亦伏合儀於南。而神母告符於西。而主上承祀。奉祀致嚴。審度出入之度。有視。禮。明。之。古。遠。維。五。帝。之。象。夏。禮。重。離。而。南。諸。社。於。樂。府。驗。朱。於。靈。篇。火。得。其。性。景。昭。昭。然。瞻。彼。煌。煌。位。在。南。端。歷。太。微。以。受。制。避。心。星。而。載。旋。相。我。昌。運。於。千。萬。年。出。南。極。運。泰。壇。遷。若。天。高。渾。若。天。圓。欽。崇。于。茲。僉。曰。稱。焉。先。是。有。司。仍。國。舊。實。明。宮。齋。虛。悉。取。繪。後。治。紹。聖。端。誠。攸。建。精。意。孔。昭。禮。文。彌。繁。主。上。改。元。之。初。載。辛。巳。長。至。始。親。郊。見。逮。至。癸。巳。之。歲。置。四。舉。茲。禮。典。申。勅。奉。官。益。嚴。祀。事。於。是。規。法。三。代。祭。器。肇。新。躬。秉。元。圭。天。道。是。循。百。官。顯。相。齋。戒。惟。寅。帝。登。玉。輅。皇。衢。再。進。已。而。日。景。晏。溫。天。真。降。臨。衣。冠。禮。節。之。輝。映。彩。仗。登。輅。之。參。差。豈。徒。若。見。於。渭。陽。而。接。拜。於。天。門。仰。重。瞳。之。四。曠。雙。目。而。動。心。乃。關。琳。館。揭。號。迎。真。用。仲。昭。報。以。福。斯。民。渡。玉。津。抵。天。田。王。者。之。藉。厥。獻。纘。千。上。春。展。事。務。崇。吉。獨。于。時。農。祥。晨。正。東。作。是。先。戴。黛。相。於。玉。輅。傲。雲。輦。於。紺。壇。慈。情。馴。服。於。廣。阡。之。側。青。旗。隨。駕。於。黃。塵。之。間。帝。御。思。文。仿。躬。稽。專。屈。帝。尊。以。乘。來。勤。天。步。而。降。軒。三。推。告。畢。貴。賤。以。班。遂。播。青。箱。之。嘉。種。以。成。高。麗。之。豐。年。然後。獲。之。徑。稱。瑞。禾。是。導。郊。廟。明。堂。之。大。享。親。奉。泰。盛。以。致。告。豈。惟。率。天。下。之。農。而。致。本。蓋。將。勸。天。下。之。養。而。教。孝。尉。臺。昌。鏡。上。觀。昭。回。厥。基。孔。固。下。鎮。地。維。儀。象。一。新。於。萬。具。設。上。下。互。映。俯。仰。並。察。天。體。斯。著。辰。曜。斯。列。雲。龍。上。承。金。虹。四。匝。備。璣。玉。衡。之。制。愛。獨。相。保。章。之。法。隨。靈。臺。銅。渾。之。規。序。周。鐘。宣。夜。之。說。于。以。觀。星。則。進。退。伏。見。不。失。其。正。于。以。觀。雲。則。分。至。啓。閉。各。得。其。應。以。候。鍾。律。則。清。濁。之。均。協。以。候。晷。影。則。長。短。之。度。稱。遂。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休。徵。既。效。靈。祥。並。膺。至。若。臨。寶。之。建。典。

籍是藏。法西崑之玉府。萃東壁之靈光。凡微言大義之淵源。秘錄幽經之浩博。貫九流。包七略。四部星分。萬卷綺錯。犀軸牙籤。輝耀有燦。金匱石室。載嚴封鎖。或資討論。則分隸於三館。或備奏御。則會萃於秘閣。以至字畫所傳。則妙極六書。巧窮八體。有龜文鳥跡之象。有鳳篆龍騰之勢。其偽既辨。衆美斯備。圖書所載。則三祖餘範。七聖妙蹟。諸名馬於曹韓。覽古松於章畢。繁絕藝之入神。駭衆觀而動色。肇建古文宏瑰。豐徵擇一時之英髦。命於焉而涵養。天下飲監。不啻登瀛洲。而隱城室。名卿鉅公。由此塗出。若夫龍津所在。大開賢關。作庇寒士。今雖百年。勒豐碑以正文字之訛。建華構以藏載籍之傳。其中則鼎新大成之庭。寅奉宣聖之祀。象育尼山。制倅闕里。其配享也。則惟顏孟之亞聖。其從祀也。則多鄒魯之儒士。儼威儀之若存。肅冠裳之有偉。至於庠序學校之教也。首善於京。自熙豐始。乃詳備講說。謹嚴課誦。規繩以勵其行。舍選以作其氣。發揮詩書之奧。頓革聲律之弊。爾乃采芑新田。育我中泚。人才於此乎輩出。聖道因之而不墜。其外則用建原廟。近做元豐。併圖程度。罔或不同。朱堯相望而特起。標垣對峙。而比崇。界以馳道之廣。臨乎魏闕之雄。祥烟瑞鶴。煥爛紫龍。大明以奉神考。重光以奉哲宗。父子之親。彌篤。兄弟之義。彌隆。屈四孟之改律。感節物於春冬。怡衣冠之出遊。軫藝壇於帝衷。既進祠於東宮之七殿。御深誠以致恭。想辟容之如在。備享獻而肅。參以時王之禮。肆設盛乎威容。飭茲惟謹。稽首拜頤。牙盤或薦。玉饌惟充。有秘其香。齋誠默顯。願靈心之響答。宜福祚之延洪。乃若中臺所寄。號務開敷。象門乎文昌。運律乎北斗。四方利害。於是乎上達。三省政令。於是乎下究。爰即西南抗爽之所。度室基而高。太社爲之嚮。西掖直其後。形勝渾渾。不侈不陋。列屋前分。是爲六部。自吏洎工。位於左。自戶洎刑。位於右。公庭蕭蕭。若百吏輻輳。於是糾以虞舜黜陟之公。輔以周公訓迪之悉。點肯不能措其奸。慢吏不能逃其責。秩秩乎天地四時之聯。各率屬而分職。有倫有要。有典有則。用能効臂指之相應。總紀綱而並飭。至如天府之雄。統以京尹。民物浩穰。於三輔之虛。聚邑列布於千里之軫。風俗樞機。教化原本。當府庭之既徒。肇分曹而務謹。職業斯勳。名實斯允。爰擇播頌之才。俾長治於爾寮。南司之俗。坐革循沿之積弊。原廟之近。人無簞楚之喧。舊道承平之日久。匪彈壓之是務。皇仁如天。萬物覆露。矧茲登穀之下。日薰陶而糜飲。不得已而用刑。每哀矜於辜。日無滯訟。歲無囹圄。貫索之象。既虛。圓扉之革。斯鞠。幾乎帝王之極功。頌聲作而民和。曉爾乃背宜秋。出城阿。神池靈沼。相直匪踰。伊苑圃之非一。聚衆芳而駢羅。神木千歲而不凋。仙卉四時而常花。宗生族茂。厥類實多。當青鳥之司開。正條風之喧。命奇夫而啓禁。繁縱都人而遊覽。我皇踐祚之五載。六飛始御于苑門。蓋將順民心之所樂。達餘陽於春春。指金明而駐蹕。觀曼衍之星陳。闈撓飛動。探仗續紛。帝曰。斯樂予何敢專。遂踐瓊林。宴寶津。零滿露於九重。均飲飲於羣臣。俯先朝之故事。張太侯以示民。于以戒不虞於平世。勵武志而彌勤。其北則營壇再成。置爲方丘。佇柔祇之飲饗。故神與之是伴。考一代合祭之失。實千載循襲之尤。敦莊比。至曠典。帝躬臨於澤中。即陰位而類求。配以烈祖之尊。佑以繼瀆之儀。乃奠黃琮。震於神休。乃奏。鐘。格。彼。至。幽。滄。宿。氛。而。不。雨。暢。協。氣。以。橫。流。願。瞻。空。際。密。運。靈。旂。有。持。戈。者。有。執。戟。者。有。質。若。獸。者。

有喙若鳥者。地之百靈秘怪。感帝德而來遊。景光為之燭耀。祥雲為之飛浮。侍衛駭愕。莫測其由。哀時之對。上軌成周。豈若漢祠后皇。徒歌乎物。發冀州。至其棟宇之庭。蓋示優於同氣。主上欽承永泰之基。益隆則友之義。兢兢業業。欲盡繼述之志。永紹裕祿。垂法萬世。載因心以撫存。肆匹休於榮。肆以真王之封。步以上公之位。褒以兩鎮之節。厚以三接之賜。俾遂安其居宇。咸克保乎富貴。何愧建初歲入之豐也。每當歲時之行樂。儼厲齒而密侍。和樂且湛。靡拘堂陸。無間勸佈之勤。有繼飲酒之既。既醉何愧。花萼之盛也。乙未之春。龍翔效瑞。鶴鶴來集。數以萬計。嘉首尾之肯應。感弟昆之是類。灑宸翰以體物。用開明乎至意。若乃帝假有家。明內齊外。自天申命。本支昌熾。考祥龍之應。夢演慶源。而毓粹。講茲斯墊。之衆。假樂皇皇之懿。受祉而施于子。既休乎周王。多男而授之職。又合乎堯帝。肇正元。關於春宮。申眷後王。而加惠。冠禮薦行。三加攸次。詔以成人之道。載隆出閣之制。卜吉壤以圖居。惟宮。隅之是選。標善衍之美名。彰皇家之盛事。順啓處之獲寧。信皇慈之曲被。於是賓師友。簡僚吏。習禮節。講儒藝。日奉朝著。克勤無怠。舉乎上承忠孝之訓。而臣子之義備。至若宗正著錄。枝派實錄。上及曾高。下及曾元。分宅廣陸。恩義兩敦。第族屬之疏戚。班祿秩以維均。遠則褒崇。勳祖之肖。近則加厚。漢邸之孫。配天其澤。同姓悉沾。歌滿。詠行。章。戒杖。杜。鄙。萬。術。整。墊。於。茲。斯。繼。振。於。麟。趾。於。赫。帝。命。屬。籍。是。典。皇。宗。取。則。率。進。編。檢。歲。月。薰。陶。朝。夕。漸。染。舊。實。與。之。才。擢。儒。科。而。登。仕。版。時。則。有。清。靜。如。昨。肅。情。忠。如。更。生。文。若。東。阿。勇。若。任。城。莫。不。激。昂。自。奮。騰。飛。聲。於。是。參。親。疎。而。兩。用。冀。初。儀。於。王。國。遂。壯。周。家。之。藩。屏。固。漢。宗。之。磐。石。若。夫。由。朱。雀。以。縱。觀。下。天。漢。而。北。望。千。門。萬。戶。將。將。有。仇。言。觀。其。陽。則。仍。宜。德。之。舊。稱。定。五。門。而。改。觀。其。始。也。憲。陳。警。事。大。壯。揆。吉。日。命。大。匠。庶。民。子。來。則。願。頌。於。藝。鼓。環。材。山。積。則。又。疑。於。神。賦。其。上。則。藻。色。麗。乎。方。井。雲。氣。萃。乎。桁。欄。灑。水。波。於。柏。棟。列。繡。文。於。蘭。楹。罔。不。隨。色。象。類。因。木。生。姿。窮。極。奇。巧。豈。人。能。為。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其。旁。則。簷。牙。高。張。欄。楯。周。布。往。往。雕。鸞。刻。鳳。盤。獸。伏。虎。或。連。拳。欲。立。或。猛。據。若。怒。或。奮。翼。東。顧。或。圍。首。西。序。殊。形。詭。制。見。者。內。怖。于。以。自。中。夏。而。布。德。總。八。方。而。為。極。披。路。三。條。則。桂。桓。森。以。相。連。立。觀。兩。隅。則。翠。鳳。以。並。飾。善。頌。落。成。上。下。用。擇。言。觀。其。陰。則。通。變。北。闕。時。謂。景。龍。於。焉。採。民。謠。於。焉。觀。民。風。閱。夫。閭。閻。則。九。市。之。富。百。廛。之。雄。越。而。海。買。朝。盈。夕。充。乃。有。犀。象。貝。玉。之。珍。刀。布。泉。貨。之。通。冠。裳。衣。履。之。巧。魚。鹽。果。蔬。之。豐。質。遷。化。居。射。利。無。窮。覽。夫。康。衢。則。四。通。五。達。連。騎。方。軌。青。槐。夏。蔭。紅。塵。盡。起。乃。有。天。姬。之。館。后。戚。之。里。公。卿。大。臣。之。府。王。侯。將。相。之。第。扶。宮。夾。道。若。北。辰。之。籬。衛。太。平。既。久。民。俗。熙。熙。觀。夫。仙。侶。倡。技。假。童。選。材。或。尋。樟。走。索。舞。豹。戲。熊。則。觀。者。為。之。目。眙。或。鑿。金。擊。石。吹。竹。彈。絲。則。聽。者。為。之。意。迷。亦。有。蜀。中。清。醪。洛。下。黃。醅。葡。萄。泛。觴。竹。葉。傾。巵。羌。既。醉。而。飽。德。謂。帝。力。何。有。於。我。哉。曠。彼。良。維。肇。崇。琳。闕。始。真。天。祥。明。分。彫。列。妙。道。由。是。非。與。至。教。於。是。旁。達。辛。卯。之。夢。既。符。壬。辰。之。運。斯。協。外。則。立。仁。濟。輔。正。之。亭。行。玉。筍。考。召。之。法。博。施。於。民。俾。絕。天。關。神。符。一。出。羣。邪。四。驅。誠。毒。治。病。力。深。効。捷。內。則。良。嶽。屹。以。神。秀。介。亭。登。以。載。巖。天。人。交。際。之。夕。清。供。於。此。備。設。俄。而。玉。笋。自。傾。寶。劍。如。擊。駭。震。羣。之。轟。轟。靈。圍。下。兮。難。速。速。夫。應。鐘。紀。律。里。社。開。祥。

凡預臣子之列。欲傾願騰之。即茲宮以效報。期萬壽之無疆。於時演大梵希夷之音。誦太元空洞之經。遂頒秘籙。八百聯名。猗彼乾維。龍德是登。地直天與。上體化精。有闕連嶺。屬之勢。有龍盤虎踞之形。儲休發祥。繫我聖明。惟崇飾之彌麗。正土木之夸矜。蓋示不忘其所。自為萬世之式程。彼漢之代邸。既瑣瑣焉。唐之興慶。又奚足稱。爰有瑤池波瀾。翠水淵源。發方壺。起蓬瀛。大君辰止。廣殿歡騰。九奏備八。份成。凡左右侍宴者。恍若臨神山。而遊紫清。戊戌之冬。太乙次於黃祕之庭。其位在西北。則臨乎是宮之地。於辰為閏茂。適契乎元命之品。昭鳩工以基迹。用揭虔而妥靈。十神載別。五福來寧。至於端闈之內。大慶耽耽。路寢斯在。有大符呪。於此乎躬受。有大祭祀。於此而齋戒。日精東承。月華西對。重軒三階。翕絕動彩。左城右平。相與映帶。晚靈光猶培塿。曠景福之叢茂。春王三朝。履端匪懈。庭燎有光。禁漏斯艾。供張絕盛。法物成萃。乃建招搖。以環合浦。半發乎輕奏。正寧當陽。天極是配。九寶星拱。垂紳委珮。樂奏乾安。間以輪賦。上公薦壽。捧觴拜跪。天子萬世。兆民永賴。其左則合宮之制。高出百王。上圓下方。法象乎天地。九筵五室。經緯乎陰陽。旋四序之和。於四阿。達八風之氣。於八窗。潤夏默定。聖畫允成。重屋告成。保我家邦。于以鑾帝而慶親。則日卜上辛。時丁肅霜。樂調黃鍾。享維牛羊。爰熙太室。恭薦馨香。肆推尊於神考。用嚴配於上蒼。于以觀廟而布政。則春朝青陽。秋覲總章。冬遇平朔。夏宗明堂。玉册以極其變。內經以考其常。欽授於人。遂正天綱。其右則徵調之閣。嚴凝密觀。神鼎內藏。天所保定。伴郊廓之永固。笑甘泉之匪稱。其始鑄也。窮制作之妙。於繁表。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一鑄而就。光應孔昭。其始定也。夜出九成。不與不教。龍變光調。氣明焰消。維鼎鑄之重。作鎮神學。數極九變。象該六爻。屹然中峙。崇廟朝曰蒼曰彤。以奠齊楚之域。曰晶曰寶。以奠秦趙之郊。有位東南。南有位西南。南有位東北。北有位西北。者分方命。祭罔或不調。宜乎卜世。下年。過於周歷。永保茲器。與天無極。至其內朝。則祥曦延和。清穆顯。親臣列侍。禁衛彌嚴。治朝則紫宸垂拱。丹霄有煥。一日萬幾。此焉聽斷。厥或進拜。將相號令。華夷愛即文德。播告唯宜。燕樂羣臣。詳延多士。乃御集英。以時蒞事。又有龍圖天章。寶文顯謨。以洎徽猷。五閣渠渠。奉祖宗之彝訓。示子孫之楷模。言追盤詰。道契圖書。醫祕藏之慶。仰聖孝之如初。次則東西分。政事所會。始揆而議。則可否有審。龜之決。既審而行。則出內擅。喉舌之寄。于以幹旋。鈞軸輔成。至治。其在西樞。掌武之庭。則有將印之重。軍符之嚴。爾乃運籌帷幄之中。折衝樽俎之間。爰戡五兵。坐鎮百蠻。其在翰苑。摛文之地。則惟密旨是承。德意是導。爾乃覃恩潤色。追風渾灑。遂繼東里之才。允符內相之號。乃若天子燕息之所也。宜和祕殿。登飛殿。憲容思之始。因紹聖之故。跡。疑芳瓊閣。重照環碧。輪焉奐焉。光動兩側。聽政之暇。來遊來息。搜古制於鼎彝。縱多能於翰墨。致一疑神。僊入聖域。爰命邇臣。於焉寓直。警啓沃之丹誠。庶密效於裨益。申紹紀元。昭示萬億。視彼元符。元鼎。神符。五鳳之號。詎能專美於史冊。至如親蠶之所也。延福深。有嚴金鋪。當春日之裁陽。率六宮。而與供。懿箱既飾。柔桑既敷。鞠衣東鄉。三采躊躇。風戾川浴。地溫氣舒。然後龍精報。瑞霞紛如。五色之絲。允伴乎東海。八靈之縣。富倍於吳郡。獻於天子。祭服所須。由此率先天下。則無敷之化。斯並美於關雎。以至掖門曲榭之。

與周盧微道之肅長廊廣庶之運延珍寶秘館之重復倬然在列璇題輝嘆雖使廣延墨客衆集畫中
 曷足以紀茲區宇之盛先生聞而稱贊曰汴都之美其若是乎抑何脩何飾而臻此乎公子曰主上以
 神明資才受天眷命爲天下君其所以圖爲宰制獨運縹緲之中者恐不得而測也切仰廟堂之所
 務者任賢使能而已試爲子陳之若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至廣豈曰乏才觀夫燕趙汝穎之
 句吳於越之秀兩蜀文雅三齊質厚以至關東舊相之家山西名將之冑咸會風雲雜然入徵矧茲
 聖之都是爲英俊之躋元精於此回復川氣於此蜿蜒以言乎儒風則長者之稱自漢而著以言乎
 族則文士之盛自晉而傳隱逸有夷門之操文章出滌渙之間帝贊岳降運符半千商鞅周翰接武
 肩隨七相五公之絳冕邁杜陵章曲之衣冠譬猶倣儀儀權奇素多於冀北瑤瑛結綠自富於荆山上
 以道觀能兼收並取明明在公濟濟列布同寅協恭和與脩輔故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舉威武紛紜
 敷布漢北漸聞綠南泊銅柱深極沙漠遠踰光虜陸響水懷奔走來慕雕題交趾左班辨髮之俗願
 於華風金革玉瑛犀象齒之貢願獻於御府於斯時也治定而五禮具焉則採周官之儀物稽山
 之典故考吉禮嘉禮之義正皆禮冠禮之序車輿旅常衣冠服製職在太常各有攸敘功成而六樂
 焉則昭后慶辨舞行命伶倫定律呂法太始五運之先譜中正五均之度笙簧鞀鼓琴瑟祝歌職在
 大風各有攸節衆制備羣音叶天地應神人悅脩實效珍應圖合牒上則齊露降德星明祥風至甘露
 下則嘉禾與朱草生醴泉流濁河清一角五趾之獸爲時而出殊本連理之木感氣而榮嘉林六目之
 龜來游於沼芝田千歲之鶴下集於庭期應紹至不可殫形是宜登泰山臨梁父泥金檢玉凝揚不矩
 奏功皇天登于咸五上猶謙挹而未俞也於是親事法官之中齋心大庭之館思所以持盈守成垂萬
 世之祿憲躬軌道樞卓然獨斷仰以順天時俯以從人願規模則惟周官之隆是循政事則惟元豐所
 行是繼其在官也絕僥倖之路汰冗濫之員率詔者戒於倚法治民者戒於爲奸其在士也納諫言於
 羣試復科舉於四遠保桑梓者遂孝養之心在流寓者獲游學之便其在民也除苛濫之科獨不急之
 務農人服田以效力穡之勤父老扶杖以聽詔書之布遂使四海之內反朴還淳皆敦本而棄末俾
 乎太古之風各安居而樂業先生聞之歎美不暇乃謂公子曰今日治效如此正臣子歌功頌德之秋
 也願惟疎遠之蹤名不通知於朝籍雖欲抽思聯詞作爲聲詩少述區區之志天門九重勢難自達則乙
 夜之覽何敢冀哉因擊節而歌曰嚴哉神聖位九重仁天普被四海同曠然丕變還淳風金革不用罔
 囿空千齡亨運今適逢下七制卑三宗微臣鼓腹康衢中日逐兒童歌帝功歌畢振衣而去公子遂述
 其事而理之以總一賦之義焉理曰赫赫皇宋乘火德兮奠都大梁作民極兮一祖六宗世增飾兮光
 明神麗觀萬國兮稷稷大君天所子兮粵自靈靈履帝位兮體道用神妙其名兮立政造事宜有成兮
 金鼎奠邦神靈響兮玉鎮定命垂奕葉兮天地並應符瑞著兮膺圖合牒千百禩兮坐以受之開明堂
 兮三靈悅豫頌聲興兮元臣碩輔侍帝旁兮相與弼亮守太平兮運丁壬辰化道行兮已西復元寶歷
 昌兮天子萬年躬在宥兮斯民永賴躋仁壽兮元叔名長民元豐內相定之孫其後建炎中爲監察御

史以名字典州終江西提點刑獄公事有子淵文亦工
 明清投轄錄所敘劉快活事後來思索所未盡者今列於編外祖曾空詩文肅之第三子也快活每以三
 運使呼之後果終曹魏舅氏宏父談天者多言他日必爲卿相劉笑曰官職俱是正郎去不得矣文肅
 嘗謂先祖爲起曹郎中一日忽見過曰我今日見曾三女兒他日當爲公之子婦時先妣方五六歲又
 謂先人曰曾三女汝之夫人也歸見文肅呼先祖字云王樂道之子三運使之婿此兒他日名滿天下
 然位壽俱尙奈何已而文肅能相遷宅衡陽北歸後先祖守九江遣先人訪文肅於京口一見奇之遂
 以先妣歸焉後所言一一皆合不差毫釐其他類此尙多不能悉記異哉
 淵燕傳見之麗情集唐賈既守太原時事也元祐中曾文肅帥并門感歎其義風自製水調歌頭以亞大
 曲然世失其傳近閱故書得其本恐久而湮沒盡錄於後排遍第一魏豪有馮燕年少客幽并擊毬關
 難爲戲遊俠久知名因避仇來東郡元戎逼屬中軍直氣凌魏虎須臾叱咤風雲凜凜坐中偶乘佳興
 輕裘錦帶東風躍馬往來尋訪幽勝遊治出東城堤上鶯花掩亂香車寶馬縱橫草軟平沙穩高樓兩
 岸春風笑語隔簾聲排遍第二袖籠破敵鞭無語獨閑行綠楊下人初靜烟濤夕陽明窈窕佳人獨立
 瑤階擲果潘郎瞥見紅顏橫波盼不勝嬌軟倚銀屏與紅裳頻推朱戶半開還掩似欲倚啾啾聲裏細
 說深情因遺林間青鳥爲言彼此心期的的深相許藕香解佩綢繆相顧不勝情排遍第三說良人滑
 將張翠從來嗜酒遺家鎮長醉狂醒屋上鳴鳩空關梁間客燕相驚誰與花爲主關房從此朝雲夕
 雨兩牽縈似遊絲亂蕩隨風無定奈何歲華在苒歎計苦難憑惟見新恩繡縷連枝並翼香閨日日爲
 郎離知松蘿託蔓一比一毫輕排遍第四一夕還醉開戶起相迎爲郎引臂相庇低首略潛形情深無
 不能平假手迎天意一揮霜刃臆問粉頸斷瑤瓊排遍第五鳳凰釵寶玉凋零慘然悵魂怨欲泣吞
 聲還被波呼喚相將金谷同遊想見逢迎處擲擲羞面粧臉淚盈盈醉眠人醒來晨起血凝襟首但
 驚噴白鄰里駭我卒難明致幽囚推究覆盆無計哀鳴丹筆終經服園門驅擁銜冤垂首欲臨刑排遍
 第六帶花遍向紅塵裏有喧呼攘臂轉身衆莫遣人冤濫殺張室忍偷生倏更驚呼呵叱狂辭不變
 如初投身屬吏慷慨吐丹誠彷彿縲紲自疑夢中聞者皆驚歎爲不平割愛無心泣對虞姬手鐵傾城
 龍翻然起死不教仇怨負冤聲排遍第七擷花十八義城元靖賢相國嘉慕英雄士賜金緡聞斯事頻
 歎賞封章歸印請贖馮燕罪日邊紫泥封詔闕境赦深刑萬古三河風義在青簡上衆知名河東注任
 流水滔滔水澗名難泯至今樂府歌詠流入管絃聲

同步河之西見一婦人在前衣班楚楚因縱步視之常不及焉至空迴處忽回顧二人而笑其絕色也方欲詢之乃緩步自水而東二公驚駭而退

王斡安國合肥人政和中為郎京師其子婦免身訪乳婢女僧云有一人夫死未久自求售身安國以三萬得之又三年安國自國子司業丐外得守宛陵報家之官舟次泗州一男子啞于橋前云乳婢之夫也求索其妻安國驚駭欲究其詳忽不見歸語乳婢亦愕然無說至夜乳婢忽竄去遍索不可得詰旦舟尾乃見尸浮於水面

元符末巨公為太學博士輪對建言比因行事太廟冠冕皆前俯後仰不合古制詔行下太常寺寺中奏云自來前仰後俯必是本官行禮之時倒戴之誤哲宗顧宰臣笑云如此豈可作學官可與一閑散去處改端王府記室參軍未幾端邸龍飛風雲咸會至登宰席龍光震耀一時紹興中亦有為館職者於官路有宿憾欲露章以論既聞之懇於當路乞易地以避焉改普安郡王府教授已而孝宗正儲位以潘邸舊恩位極人臣榮冠今古二公之事絕相似禍福倚伏有如此者

李漢老那少年日作漢宮春詞贈炙人口所謂問玉堂何似茅舍疎籬者是也政和間自書省丁憂歸山東服終造朝舉國無與立談者方恨恨無計時王黼為首相忽遣人招至東閣開宴延之上坐出其家姬數十人皆絕色也漢老惘然莫曉酒半羣唱是詞以侑觴漢老私竊自欣除日可無慮矣喜甚大醉而歸又數日有節制之命不數年遂入翰苑

江緯字彥文三衢人元符中為太學生徽宗登極應詔上書陳大中至正之道言頗剴切上大嘉召對稱旨賜進士及第除太學正自此聲名籍甚陸農師為左丞以其子妻之政和末為太常少卿蒙上之知將有禮筵之命時陸氏已亡再娶錢氏秦魯大主女也偶因對揚奏舉上忽問云聞卿近納錢景孫女為室亦好親情言訖微笑是晚批出改除宗正少卿彥文知非美意即丐外出知處州由是遂指不復用

明清揮塵餘話載馬仲首陳乞立趙氏事後詢之游誠之凡言與前說各有異同者今重錄其所記于后靖康初秦檜為中丞馬仲為殿中侍御史一日有人持文字至蓋云金軍前令推立異姓秦未及應語之間馬遽云此天位也逆金安得而易今舍趙氏其誰立秦始入議狀連名書之已而二帝北狩秦亦陷金獨馬公主事排日以狀申張邦昌云伏視大金以太宰相公權主國事未審何日復辟謹具申太宰相公伏乞指揮施行至康王即位日乃止有門弟子何兌者邵武人字太和嘉王榜登第少師事馬公其後秦檜南歸擅立趙氏之功歸己盡掠其美名取富貴位極公槐勢冠今古何公常太息其師之事湮沒欲辯明其忠每引紙將書輒為其子所諫以謂秦方勢傾震注豈可自蹈危機撥家族之禍然何公私為馬公行狀一通常在也紹興甲戌以左朝奉郎任辰州通判將滿一夕忽夢馬公衣冠相見與語如平生親既寤喻其子曰馬先生英靈不沒庸恨九京如此有意屬我乎掛其遺像哭之其子竊哀勸不從因告其父曰俟斯人死上之未晚太和曰不然萬一我先死眼目有餘恨後日當受代

玉照新志卷第三

高公軒者宜仁之疎族也政和末為滄州儀曹考滿哀鳴于外臺及將曰自惟孤寒無從求知於當路但各乞一改官照牒障面而歸以張鄉閭足矣人皆憐而與之既至京師乃詣部自陳處狀已足乞以照牒為用先次放散適有主之者從其說而施行之遂冒改秩蔡元長時當國聞之遂下令今後不得妄發照牒公軒中與後為檢正諸房文字

外祖會空青政和中假守京口舉送貢士張彥正綱宜和末守秀水舉送沈元用晦紹興間牧上饒舉送汪聖錫應辰三人皆以廷試第一其後舅氏會宏父知台州鹿鳴燕坐上作詩以餞之末句云三郡看魁天下士丹邱未必墜家聲是歲天台全軍盡覆事有不同如此者沈元用文通孫也初名燕家於秀之崇德縣坐為人假手奏案至祐陵榻前上閱之云名見梁四公子傳此人必不凡可從關略時方崇道教故也遂降旨止令今後不得入科場而已彷彿無所往時外祖守秀城舅氏宏父為湖州司錄來省侍妓長楊麗者才色冠一時舅氏悅之席間忽云有士人沈念六者其人文藝絕倫不幸坐累遂無試所奈何宏父云審如若吾合牒門客一人倘未有人翌日訪舅氏一見契合易其名曰晦是歲滯司首送明年為大魁才數月即入館為郎奉使二浙經蘇嘉禾麗張其徒曰我今日適往庭參門生耶張子韶凌季文俱武林人少長同肄業鄉里宜和末居清湖中時東西兩岸居民稀少白地居多二人夜

即手書一狀聞于朝。其詞尤委曲回互。但云自太師公相陷金之後。獨殿中侍御史馬伸排日以復辟事申邦昌云。且以所作行狀繳納。乞付史館立傳。以旌其忠。入馬遞馳達。然後解組以歸。奉得之。怒凡一路鋪兵。悉遣痛治。仍下廷尉追捕何公甚急。獄吏持文移至仰武。而太守張姓者。驚愕罔措。就坐得疾。越翌日始甦。扶掖至廳事。才啓封視。則所追者。左朝奉郎何兌也。方遣吏往村落追赴。以行既對吏。而柏益老吏已先在棘寺。但謂靖康雖有馬伸為殿院。未嘗聞有此狀也。令臺吏勒軍令狀。棘寺以上書不實。擬降一官。罷前任思陵重遠。檢校聖語曰。所擬太輕。特追兩官。編置英州。蓋紹興甲戌歲也。後一年乙亥。槍死日。御批何兌所犯委是冤枉。令有司別定。遂復元官。放逐使仍理元來磨勘。為左朝散郎。何在貶所。皆無恙。歸至里門。遇親戚相見。喜馬公之舉明白。一笑病發。朝廷雖欲用之。弗果。僅能食祠官之祿。一年而已。鎔乃誠之姨夫。是以知其詳。及建寧諸鄉長。皆神之與何太和相厚者。皆能言其事。明清近又得伸上邦昌全文。用列于后云。伸伏見金人犯順。劫二聖北行。且逼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敵兵之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敵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強敵之威。使人游說康王。自令南逃。然後據有中原。為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為金人所迫。未能遽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未平。一旦喧闐。雖有忠義之心。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必遭塗炭。孤負相公初心矣。伏望相公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后命。而後行。仍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拊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內外救書。施行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候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為福。伊周再出。無以復加。倘以伸言為不然。即先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附相公為叛臣也。邦昌於是始下令一切改正。明清揮塵後錄。載周邸所記陳堯臣決伐燕之策。蓋出于天下公論。而堯臣之子。倚以財雄。行都張全真參政。日載其偽作一帖。可以但作全真文字。近覽李仁甫長編云。紹興元年正月十四日辛丑。中書舍人胡交修言。人臣之罪。莫大於誤國。自古誤國之禍。莫大於燕雲之役。燕山驢首。與夫用事之臣。大者誅戮。小者流放。而陳堯臣者。獨仍舊秩。廩食縣官。置而不治。豈所以上慰宗社之神靈。下泄四方之痛憤哉。堯臣為國召亂。不知罪惡之重。乃敢自引於乞為郡守。今雖為官祠。叨竊食祿。臣恐伏望睿旨。削奪堯臣在身官爵。投竄遐方。以懲其惡。以謝生靈。為後世臣子。誤國之戒。詔堯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指揮更不施行。書之于編。蓋知邸之言不厚。且非明清之私意。事見長編第一百五十九之注。後閱中興日歷。宰執奏乞行遷。高宗云。豈可以因乞差遣。反遭貶邪。止罷祠焉。

獻臣又云。建炎間。避地至奉化境上。一二僕隸。偕行。宵夜過渡。月色微明。有數人先往焉。忽問云。非王獻臣解元行李否。但見其軀幹甚大。語聲雄厲。心竊疑之。方欲復詢之。忽徑自割水而渡。彼岸波濤洶湧。久之。獻臣惶怖。幾溺。竟不知為何怪。後亦無他。

胡偉元。新安人也。據其父舜申所述。乙巳。泗州錄。已酉。避亂錄。二書相示。敘假擾時事。文雖不工。頗得其實。今列于後。乙巳。泗州錄云。宜和乙巳。予家寓居泗州之教授廳。適在寶積門。出門。即淮河。有友二人。在南山。如鄭况。仰荷。其父為發運司屬官。麻宇在焉。以故無三五日子。不至南山。常時至彼講論文字。談說時事。是時。朱勳父子。正得志。勢位炎炎。每上下京浙。則稱往來。降御香。其實欲所過州縣。將迎之勤也。是年秋。朱汝賢自浙中來。以降御香。泗州官吏。迎于陡山。陡山。出城四里許。在淮西南岸。過是無路可行。故止於此。邀迎其船。汝賢傳指揮到城中亭子上。相見。官吏皆避候於亭。及船至亭。通名典謁者曰。承宣歇息矣。候久之。令再通。曰。睡著矣。抵暮。方見守倅而已。傍觀者見其驕傲。為之不平。予嘗時談此事於南山。曰。我輩恐未死。且看朱勳父子。終竟如何。其冬。金人入寇。抵都城。上皇避位。日聞京師事不一。未幾。朱勳首以小初子東下。曰。勳已放歸田里矣。不敢出見人。人亦不顧之。日有京師權貴與中官下來者。頗多。皆着卑衫。而繫卑鞋。行於街市。又幾日。曰。上皇已在發運司行衙矣。人初不信。及往觀。但見座船一隻。泊於河步。以結微壁。矢張於船前。問之上皇果在衙中。侍衛蕭然。又數日。軍馬繞到市上。卑衫貴人益多。凡前此聞所貴侍官侍之用事者。問之。往往在焉。俄又聞重寶亦至。或有見坐帷帳中。黑肥。軀幹極大者。問之。童大王也。軍馬至。皆渡淮。駐於南山。後聞高傑於南山把隘。高傑之弟。亦同在彼。因普照覺老。請齋於南山。始知之。是時也。把隘南山。即已乘淮之北矣。實今日之先兆。亦自東京來。至南山。無控扼之所也。俄又聞上皇登發運衙城上之亭。觀漁人取魚於淮。又旬日。上皇移幸而南。自是京師士民來者。日夕繼踵。益知金兵叩城之事。以上皇益南。侍衛自京師而至。益盛。一妻隨踏浮橋。傾倒。遂入淮中。以負物之重。恐必不救也。又聞歲時。上皇忽還。皆親至塔下燒香。每入寺。寺中人皆驅出。施僧伽鉢。孟裝裝。至觀與著於身。先是。以普照寺大半為神霄玉清宮。至是。御筆畫圖。以半還寺。寺僧送駕出城。得御筆歡喜。上皇初至寺時。寺之緊要屋宇。退之益多。始所還。道流盡折。去門窗。及再還。即并所折門窗。得之。道流被氣矣。明年秋。余同弟。汝士。往國學。赴試。汝士預薦。而余遭黜。獨還泗州。侍親。時伯兄汝明。再為監察御史。汝士寓南臺公廡。以待省試。因再遭閱。病幾死。蓋國學諸生。例患脚氣。故染是病也。使予是年預薦。必死於京師。及聞太原失守。知淮泗不可居。借船於發運方孟卿。遂侍親來湖州。船才過湖。即潮落。不可復開。而泗州轉亦亂矣。嗚呼。金敵毀陵。國家顛危。實上之人。為權倖誘惑。造成此禍。而勳一人。亦在數輩。動乃姑蘇市井人。始以高資。交結近習。進奉花石。造御前什物。積二十年。職以充進奉。監司守令。或忤其意。以故送御筆。繩之。應造什物。皆科於州縣。所賦才及萬分之一。餘皆竊以自潤。及分遣權倖。以微恩寵。故勳建節。子姪官承宣觀察使。下逮斷科。日為橫行。屢妾亦有封號。勳與其子汝賢。汝功。各立門戶。招權需餽。上至侍從。下至省寺。外則監司。以

駐吳興矣。凡曲折得風自垂山至吳興。真天以相吾家也。老幼皆安然而歸。始見弟妹已抵吳興旬日。待制乃遣使臣以書與信寄謝世忠董曼曼。因送二卒往。仍取行李告勅之。寄軍中者。既取以歸。聞世忠舟師敗於金人。始敵在鎮江不可出。故即陸往建康。嘗聚吾宋士大夫。令籌所以破世忠軍。皆云海船如遇風不可當。船大而止。且使風可四面卒難制。如風使舟耳。卒難搖動。敵然之。選舟載兵。舟七八。乘天晚風未動。急搖近世忠。以火箭射之。船人救火不暇。又無風。船不可動。遂大敗。陷前軍十數。舟自餘得遁。蓋世忠初知金人往建康。亦派江以舟師與對壘。時議者固已非之。曰。兵法勿迎於水內。半濟而擊之。利。今乃迎之於水內。安有利也。初予在焦山。見世忠陳兵江中。而鎮江江口山上有兀立不動。下視吾軍者。世忠船特大。早晚諸將來稟議。絡繹不絕。皆用小舟。明知大者為世忠。自餘五軍船。歷歷可數。吾嘗自念。吾軍中事。金人莫不目見耳聞。而敵軍中事。吾軍略不知之。亦可慮矣。終抵於敗。何智術之疎耶。於是金人安然渡江北歸。然世忠進官加恩。猶自若也。不數月。待制守錢塘。世忠入觀。時車駕駐會稽。所待世忠良厚。乃大喜。卻恨前此失於一見。且醫董曼曼為之障。曼來謁。亦有慚色。聞世忠將入錢塘界。謂曼曰。胡待制今卻相見如何。曼無語。但愧汗而已。世忠所攜杭妓呂小小。即時以去。初小小以有罪繫于獄。其家欲脫之。投世忠。世忠偶赴待制飯。因勸酒。啓曰。某有少事告待制。若從所請。當飲巨觥。待制請言之。即以此妓為懇。待制為破城。世忠欣躍。連飲數觥。會散。攜妓以歸。妓後易姓某。

明清書於畢少童處。親神明逸手書所作詩一首。殆五十年。猶能全記。今錄於此。樓臺環路。枝旁共說。祈真白玉堂。珠樹風高低。綠節靈臺香。冷醺虛皇。名傳六合。何昭晰。事隔三消。恨渺茫。欲識當年。漢家意。竹宮梧殿更淒涼。

世傳太公家。其言極淺陋。鄙俚。然見之唐李習之文集。至以文中子為一律。觀其中猶引周漢以來事。當是有唐村落間。老故書為之。太公者。猶曾高祖之類。非謂漢之師臣明矣。文中子想亦是唐所錄。其言未免疎略。經本朝阮逸為之潤色。所以辭達於理。學者宜熟究之焉。如市井間所印百家姓。明清嘗詳考之。似是兩浙錢氏有國時。小民所著。何則。其首云趙錢孫李。蓋錢氏奉正朔。趙乃本朝國姓。所以錢次之。孫乃忠懿之正妃。又其次。則江南李氏。次句云。周吳鄭王。皆武肅而下后妃。無可疑者。

明清家舊有常子允元祐中在館閣同舍諸公手狀。如黃秦晁張諸名人皆在焉。後為龔養正頤正易去。比觀洪景廬容齋三筆。乃云見於王順伯所以為高子允者。常名立。汝陰人。與家中有鄉曲之舊。其父秩之子。熙寧初。父子俱以處士起家。子允為崇文館校書郎。元祐中。再入館。後坐黨籍。謫永州監稅。以卒。石刻碑中可考。此卷乃子允與大父者。而景廬乃指以為高君。不知高子允又何人耶。杜子美作飲中八仙歌。敘酒中之樂。甚至由是觀之。子美蓋亦好飲者。不然又焉得醉中賦嚴武。巖至殺身耶。

宜和中外祖會空青公山陽。有堂胥之子韓。繼者以御筆來為轉運司。勾當公事。年未冠而車駟之甚。

一日語外祖云。先丈嘗為何處差遣。外祖答云。曾在中書。復詢云。何由耶。答云。建中靖國之初。自右府而過。羅大英云。豈有察院而過中書者乎。蓋謂其儕類而然。外祖即應之云。先公自知樞密院。拜右僕射。雖默然。固席為之開堂絕倒。

雷轟萬福碑事。見楚僧惠洪冷齋夜話。去歲婁彥發機。自饒州通判歸。詢之云。萬福寺雖號番陽。元無此碑。乃惠洪偽為。是說然。東坡先生已有詩曰。有客打碑來萬福。無人騎鶴上揚州之句矣。按惠洪初名德洪。政和元年。張天覺罷相。坐通關節。竄海外。又數年。回僧。始易名惠洪。字覺範。考此書。距坡下世。已逾一紀。洪與坡蓋未嘗相接。恐是先已有妄及之者。則非洪之鑿空矣。洪本筠州高安人。嘗為縣小吏。黃山谷喜其聰慧。教令讀書。為浮屠氏。其後海內推為名僧。韓駒作寂音尊者塔銘。即其人也。韓子蒼。蜀人。父為峽州夷陵令。老矣。有一妾。子蒼不能奉之。父怒。逐出。內侍賈祥者。先坐罪。貶是郡。駒父事祥甚謹。祥不能忘。子蒼于父選之後。走京師。祥已收召大用事。子蒼因甚。僭游。漫往投之。祥不知得罪於其父也。獻其所業。偶祐陵忽問。遷請中。有何人材。祥即出子蒼詩文以進。首篇太乙真人蓮葉之句。上一覽奇之。即批出。賜進士及第。除秘書省正字。不數年。遂掌外制。

紹聖中有王毅者。文貞之孫。以滑稽得名。除知澤州。不稱其意。往別時。宰章子厚。子厚曰。澤州油衣甚佳。良久。又曰。出餽極妙。毅曰。啓相公。待到後。當終日坐地。披著油衣食餽也。子厚亦為之啓齒。毅之子。倫也。

石才叔者。舒雅人也。與山谷遊從。尤妙於筆札。家蓄圖書甚富。文潞公帥長安。從其借所藏褚遂良聖教序墨蹟一觀。潞公愛玩不已。因令子弟隔一本。休日。寒僚屬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盛稱公者為真。反以才叔所收為偽。才叔不出一語以辨。但笑啓潞公云。今日方知舒孤寒。潞公大晒。坐客赧然。

密諭張邦昌亦欲蚤了圖出齊愈輒自舉筆於紙上書寫張邦昌姓名三字欲要於舉狀內填寫卻將呈時雍稱是又節次復呈在座元集議官齊愈令人吏依紙上所寫張邦昌三字別寫申狀係時雍等姓名分付吳升莫備將去其舉狀內別無齊愈姓名初蒙勘問時懼罪隱下不招再蒙取會到中書舍人李會狀二月下旬間忽有左司員外郎宋齊愈自外至見商議未定即於本司廳前取紙筆就卓子上取紙一片書寫張邦昌三字即不是文字上書偏呈在坐相顧失色皆莫敢應別無語言其所寫姓名文字係宋齊愈手自將去會即時起去是時只記得胡舜陟在坐司業董道午間亦在坐未委見與不見其餘卿監郎官會以到局未久多不識之及根取元狀單子勸方招檢準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書內一項昨金人迫脅張邦昌僧號實非本心已復歸舊班其應干供奉行事之人並與放免法寺稱宋齊愈係謀叛不道已上皆斬不分首從初犯惡逆以上罪至斬依法用刑宋齊愈合處斬除名犯在五月一日大赦前合從赦後虛妄杖一百罰銅十斤情重奏裁同奉聖旨宋齊愈身為士大夫當守節義國家艱難之際不能死節乃探金人之情親書僭逆之名姓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造端在前非受僞命臣僚之可比特不原赦依斷仍命尚書省出榜曉諭吳江王份之孺云明之者楊愿也紹興中附麗秦檜為簽書樞密院命矣夫近又得張杖敬夫記其父魏公浚語益明其風指左證之冤今備書云建炎元年大人朝南京為虞部員外郎時宋退翁齊愈為諫議大夫舊相好也南京庶事草創就置三省於行宮李公綱兼數月餘矣一日夜漏下大人過退翁省中見退翁笑曰今日李僕射有三札李公案有名譽所建明乃爾一欲盡括天下之馬其二欲括東南民財富室盡輸不限以數其三欲都增置兵大郡二千人次千五百人子以為何如大人曰胡可行也退翁曰然西北邊之馬今不可得今獨江淮以南耳其馬可用耶民財第其等限而取之猶恐其擾況此可籌極耶至於兵假若都增二千月費十萬緡以養今時州郡堪此耶素有額者且不能滿況外增耶某方論其不可矣復捧腹而笑出其札以示大人大人曰不可上也退翁愕然曰公知其札已是不可某論之而云不可上何也大人曰宰相不勝任論去諫官職也豈有身為相未幾上三事而公盡力駁之彼且獨不怒者公欲論其不可相耳退翁不樂曰吾故為其有虛名但欲論此三事既而語頗厲大人即退臥省中展轉曰人雖至交亦有不可言者翌日遇朝參郎省亦入見退翁上對少頃出過省門相遇望見其有得色前執手曰適奏昨札上甚喜大人搖首曰恐公受禍自此始矣退翁猶惘然而去居四日而難作張邦昌之挾賊以僧也在金營議已定今載於諸錄可考驗也退翁自會議所歸遇鄉人間之曰今日金所立者誰退翁書邦昌姓名於掌以示之而李丞相付獄觀望以為退翁丞相竟隨其黨而執李會章論退翁死李公旋罷相後上亦聞其詳惘然仁閣復退翁官而官其子已卯夏杖侍旁聞之敢私志云見之長編靖康二年二月注李忠定號為中興名相而私意害人也復如是與夫褚河南之謂劉洎陸敬輿之短實參殆一律矣白圭之玷可勝嘆嗚其後御史馬伸疏忠定之罪首以三事為言

洪芻駒父等獄案亦得之陸務觀云亦是省部散失史冊所遺者建炎元年八月十四日尚書省送到侍

玉照新志卷第四

中興初政治宋齊愈退翁獄斷案得之陸務觀云是年大芻自維揚倉猝南狩文書悉皆散失未必存於有司因錄於左然紹興中趙鼎張浚為左右相皆共啓于高宗云靖康之末金人議立僞主意在張邦昌而退翁適在秦中發於憤躍掌上密書以示所厚云夷狄設意如是坐有姦人隨聲唱之故及於禍思陵惻然憐之詔追復元官錄其子孫元牘云建炎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向書省札子臣僚上言新除諫議大夫宋齊愈昨三月初間同王時雍等在皇城司聚議乞立張邦昌拜大金賜詔舉書立狀時雖時雍等恐懼不敢填寫張邦昌姓名而齊愈執筆奮然大書張邦昌三字仍自持其狀以示四坐無不驚駭齊愈自言自從二月在告不出欺誑若此聞左右時雍等實齊愈也今使居諫議大夫之任一時陛下未知其人邪佞而朝廷未有人論更乞聖裁七月八日同奉聖旨宋齊愈能諫議大夫令御史王賓置司根勘具案奏聞今據王賓勘到宋齊愈招金人邀請淵聖皇帝出城未回知縣傳承軍前遣吳升等將文字稱廢淵聖共舉堪為人主一人及知孫傳等乞不廢淵聖皇帝不許須管於異姓中選舉姓名通申齊愈知孫傳等在皇城司集議遂到本司見衆官及卓子上文字不論齊次管舉一人齊愈問王時雍舉誰時雍曰金人令吳升來密諭旨意在張邦昌今已寫下只空姓名又看得元來文字請舉軍前南官以此參驗王時雍言語即是聖舉張邦昌齊愈恐遠時雍別生不測為時雍曾說吳升

御史黎確奏準尚書省劄子五月十八日同奉聖旨訪聞昨來京城圍閉王府主第及宗室戚里之家以至庶民根括金銀官司周懿文王及之余大均胡思陳冲等因緣為姦隱匿財物萬數浩瀚及聚飲歌樂無所不為士大夫負國至此難以一例寬貸可差黎確馬仲就益根勘具案聞奏施行洪芻能諫議大夫張才卿能刑部郎中胡思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陳冲並先已放罷今勘到具揭明白刑名下項降受朝散郎前太僕少卿陳冲差往親懿宅抄札將王府果子契用摘花歸家與內人同坐喫酒令內人唱曲子見牙簡隱匿公然受僑賞酒并錢將出利金銀待隱匿入己收掌未付取討絹六百一十五正除輕罪外準條監主自盜合絞刑職罪處死除名該大赦原免緣五月十八日奉聖旨難以一例寬貸根勘聞奏前大理卿周懿文抄札景王府喫蜜煎等將摩孩羅士女孩兒等歸家受僑設酒及喫宮人酒果交觀計職六正六尺除罪外準條行下合杖六十公罪職外管五十不付計到摩孩羅賊如不滿百文係城內竊盜杖八十如滿百文杖一百職罪定斷議職外杖九十罰銅九斤入官放罷在赦前合原朝議大夫前刑部郎中張才卿差起發懿親宅金銀喫內人酒果等與內人邊氏離三四步坐喫酒令內人張福喜唱曲子受僑設酒將抄札扇兒摩孩羅等歸家受僑估賦計絹八疋羅七尺除輕罪外準條與所部接坐合徒二年私罪官減外徒二年半罰銅三十斤入官放朝散大夫洪芻差抄札見景王府祇候人曹三馬後囑託余大均放出將來本家同宿願作祇候人準條監守自犯姦合流三千里私罪減外徒三年追一官罰銅二十斤除名勒停朝請郎前吏部員外郎王及之抄札金銀見官屬將事德皇后親妹追提苦辱並不施行及喫受沂王府婕妤位酒食不鈴束覺察人吏與鄭紳家女使嬌奴等私通及僑設酒根括金銀買抵包換入己計職二十五正除輕罪外準條係以私物貿易官物計利以盜論合加徒流職罪追六官除名勒停朝散大夫前司農卿胡思推擇張邦昌表內添入諂奉語言及抄札棟華宅有祖宗寶錄借看及覽館伴不合借破馬太僕寺差到馬點數不見是大王府公然乘騎不見寶錄十册認是親事官失去除輕罪外係不應為重合杖八十職罪外杖六十先次據于照人說出逐人罪犯朝請郎前添差開封少尹余大均往景王府喬貴妃位抄札到金銀與內人喬念奴並坐飲酒唱曲子以寶首金銀為由放喬念奴乘馬歸家收養作祇候人隱藏根括籠子一隻寄金銀庫內於內取出廚香二十斤除被府尹納了除輕罪外據內不估到所盜廚香錢如滿十貫係監主自盜加役流遠追舉官除名勒停如滿三十五正合絞刑職罪除名朝奉郎主客員外郎李森差往王府抄札與內人曹氏等飲酒及與內人喬念奴等飲酒並坐知余大均洪芻等待雇買曹氏等放令逐使請洪芻等筵會令曹氏女使唱曲子除輕罪外準條李森係不應出罰而出罰合徒二年私罪追兩官勒停案後收坐該赦原五月十八日同奉聖旨余大均陳冲洪芻情犯深重論並當誅戮各特貸命除名勒停長流沙門島永不放還至登州交割張才卿實受文州別駕雷州安置李森實授茂州別駕新州安置王及之實授隨州別駕南恩州安置周懿文實授隨州別駕英州安置胡思實授沂州別駕運州安置並依斷其後胸父渡海有詩云關山不隔還家夢風月猶隨過海身竟沒於島上又由

婦人焉死甚可哀言之醜也不欲宣之有子耕字仲本亦能詩為徐師川塔塔出知永州黃進者本舒州村人少為富室嘗願奴隨其主翁為父擇葬地于郊外山間每葬師偕行得一穴最勝師指示其主云葬此它日須出名將進在傍默識之是夕迺擊其父之遺骸瘞于其所主家初不知為何人也已而逃去為盜坐法諒流又數年天下亂進鳩集黨類改涅其面為兩旗自號旗兒軍寇捷淮甸州人頗識之朝廷遣兵捕之遂以乘降制授右階後累立戰功至防禦使自紹興講和以來金使經蘇官私牌類悉以紙覆之蓋常年之例也隆興間金使往天竺山燒香過太學門臨安尹命官吏持紙往尋太學二字有直學程宏圖者攔幘立其下曰太學實士之關國家儲材之地何敢於遠夷堅執不令登梯更以白于尹尹以上聞阜陵嘉歎久之遂免至今循之宏圖後登第上記其姓名喜其有守報大理司直避丞而卒宏圖番陽人詞翰亦佳然使酒難近人多忌之乾道中趙鼎老為臨安尹時巨璫甘昇權熾一時有別墅在西湖惠照寺西地連郡之社壇昇欲取以廣其園壻老欣然領命有州學教授者入議狀以謂或祀國之大事豈可輕徇開寺之欲易不屋之祭耶力爭之卒不能奪而止忘其姓名或云石斗陸九淵未知孰是焉

鎮處和紹熙甲子歲為明州通判招魏南夫處實館史直翁乃南夫同舍生偶罹橫逆拘係適歲當行科舉南夫為請于處和處和憐之懇太守始得就試遂預首薦明年登進士第謝餘姚尉復與南夫為代其後二公皆登按路處和雖止參預然常行宰相事具載

思陵紹興乙亥歲秦檜之祖更化之初稟告許之徒張常先而下前後凡十四人此盛德大業取言人遇仁厚之風合符昭後後來編纂聖政錄適乘筆之臣有託其間筆從者略而不書是致讀者為之憤然近修實錄乃用其徒子弟位長史局不但未必發明偉績且使秦氏姦惡殆將併擄深用歎惋

高抑崇閣紹興中為禮部侍郎作秦檜以本官奉祠四明里中疾篤丐休致且以書懇於秦觀復職名庶幾及後人蓋是時有制雖侍從未復元職格其賞延故也述其窮困之狀言極激切秦覽書初亦憐之呼持書之僕來詢其生計如何而僕者強解事適為夸大之語安增其產業以自於秦秦怒云高抑崇死猶誰人如此竟寢其請至秦亡始追資次對而獲卹典

隆興初有太學生張行簡者臨安人也嘗與同舍生遊西湖俱大醉委之而去臥于大佛頭石像之陰夜半月色如畫酒亦少醒有素衣婦人者至其所云妾家距此不遠可同歸少飲否生領之至其舍屋宇帷帳甚為雅潔亦有使令之屬逢迎悉如意旨遂寓止焉由是流連數日燕飲甚歡情愜既洽遂至忘歸婦曰君懷家否往返當自若也自是生時遣之益以膠固生曰吾家稍寬飲可以借住否婦曰此亦不憚但有所碍而不可入禁城奈何再三詢之云君誠有意可訪尋鴉鴉丁二枚貼于錢塘門即無所礙矣生扣問為何物婦曰利人之杖指膏藥也生為經營得之抱關者疑而問焉生云有所厭勝而然耳已而婦果與之俱逃其處亦無以異於常人然自此多疾狀日登麻痺忽有道人至其門見之云君之所遇乃草木之妖若不捨之必有性命之虞生惶懼詢之曰此魅不敢過江且願往浙東避之

即免生從其言。初登舟之際。婦人者。踉蹌就手岸側。而臂既次會。稍偶有同。齋生延佇以處。自是日向安事。出入起居如常。積是三閱寒暑。或有勉其還家者。且曰。歲月既久。勉必他往。不能為祟。可無所慮焉。生於是驚掉而歸。方登石塘。婦已先在焉。喜氣可掬。遂與之同歸。不數月。生疾復作而死。竟不知為何怪也。

隆興三年。趙丞相汝愚。廷試第一。時外舅為刑部侍郎。傳既歸。明清啓云。適行稱賀否。宗室魁天下。今日創見。可謂朝盛事。禮宜為慶。外舅擊節云。班行中。雖無一人舉此。今無及矣。太息久之。

紹興乙卯。張安國為右史。明清與仲信兄在左。鄭舉善郭世模從范李。大正正之李冰子。永多館于安國家。春日。諸友同遊西湖。至普安寺。於廡戶間。得玉斂半股。青映半文。想是遊人散浴所分。授偶遺之者。各賦詩以記其事。歸以錄似安國。安國云。我當為諸公致校之。明清云。淒涼寶劍初分際。愁絕清光欲破時。安國云。仲信宜在第一。俯仰今四十餘年矣。主賓六人。俱為泉下之塵。明清獨存於世。追憶如夢。踏而記之。

左與言天台之名士大夫也。其孫真其樂章。求為序其後云。政宜之際。文物鼎盛。異才益出。天台左君與言。委羽之詩。奇絕。史而下。筆有神。名重一時。學者之所敬仰。策名之後。籍甚。官途屢彰。美效。獨聞此紳。著書立言。自托不朽。平日行事。蓋見之。國子真仲容。所述。詳矣。吟咏詩句。清新。麗。而樂府之詞。調高。韻勝。好事者。尤所爭先。快觀。豪右左成。尊席一笑。增氣。忘倦。承平之日。儼若。幕府。樂籍。有名。殊。張足。女名。濃者。色。妙。天下。君。願。願。之。如。無。所。事。登。登。秋。水。淡。淡。春。山。與。一。段。離。愁。堪。堪。橫。風。斜。雨。搖。衰。柳。及。堆。雲。點。水。滿。粉。搴。酥。皆。為。濃。而。作。當時。都。人。有。曉。風。殘。月。柳。三。變。滿。粉。搴。酥。左。與。言。之。對。其。風。流。人。物。可以。想。像。倣。擬。之後。濃。委。身。於。立。動。大。將。家。易。姓。章。遠。疏。封。大。國。紹。興。中。君。因。覺。官。行。闕。暇。日。訪。西。湖。兩。山。間。忽。逢。車。與。甚。盛。中。視。一。麗。人。襄。纓。顧。君。而。曰。如。今。若。把。菱。花。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視。之。乃。濃。也。君。爾。然。悟。入。即。拂。衣。東。渡。一。意。空。門。不。復。以。名。利。關。心。老。禪。宿。德。莫。不。降。伏。皈依。此。殆。與。夫。僧。史。所。載。樓。子。和。尚。公。案。若。合。一。契。君。之。孫。文。本。編。次。遺。詞。若。干。首。名。曰。篤。翁。長。短。句。欲。以。刻。行。求。余。為。序。篤。翁。君。之。自。號。與。言。其。字。字。重。析。其。名。云。余。既。願。之。服。膺。三。款。併。為。書。此。一。段。奇。事。

紹興辛巳冬。完顏亮自斃於揚州。明年正月。紹興外舅方務德帥淮西。明清實從行。至建康。與張安國會於郊外。安國之妹夫李瞻。伯山外姑之甥鄭端本。初共途。皆士子也。是時得旨。令募童行往。拆戰沒之。銘于淮上。外舅從將山天。購二寺。得二十。以二月六日。自采石共一大。渡。渡。長。江。是。夏。孝。宗。即。位。明清與伯山。德初。俱以具姓補官。外舅安國。皆正席。禁路。付。離。悉。視。變。為。浮。屠。想。是。日。日。辰。絕。佳。耳。歐陽文忠公詩云。蘇子美。挽詞。奏。邱。獄。冤。難。與。辨。高。橋。客。死。世。通。悲。以。為。用。事。親。切。而。世。不。知。高。橋。客。死。之。後。後。來。紹。興。中。秦。熾。勢。方。鼎。盛。嘗。託。其。客。階。升。之。仲。高。下。問。於。明清。偶。省。記。得。見。吳。地。記。後。漢。梁。鴻。客。食。吳。門。死。於。高。橋。而。子。美。亦。然。因。以。告。之。熾。甚。以。賞。激。未。幾。會。之。殞。燭。亦。逐。矣。紹興辛酉冬。仲信兄客臨安。嘗觀是歲南郊儀仗於龍山茶肆。忽一長鬚偉男子。衣青布袍。于稠人中。歎。

五原新志 卷四

六一

息云。吾元豐五年遊京師。一見之後。不會再視。今日之盛。殆與昔時無異焉。仲信知其異人也。亟下拜。僂與已失之矣。

紹興癸丑歲。明清任簽書事。國軍節度判官。時括蒼蔣世情。繼周。以獨座前資。來為郡守。宣城舊例。每發軍食。則募職兵官。俱集會中。是歲十二月。散糧。明清以私務入倉小緩。遂至其門。見諸君聯車而出。悉有倉實之狀。詢之曰。通判周世情。建議。欲以去歲舊粟支其半。率卒惡其陳腐。橫挺於庭。出不遜語。欲入白黃堂矣。且兼兵隨其後。明清亟止之云。可復歸舊次。一面令車前二卒長傳呼。喻之云。倉判適自府中來。已得中丞台旨。令盡支新米。亟令專知吏往白史君。告以從權便宜之故。於是卒徒歡呼帖服。無敢譁者。不然。亦幾殆焉。蔣守由此遂相。然露章中不欲及也。

汪彥章在京師。嘗作小閨云。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涵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好箇霜天。閉卻傳盃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淡如酒。紹興中。彥章知徽州。仍令席間。擊之坐客。有挾怨者。願以納棺相指。為新製以譏會之。會之。怒。風言者。遷之於水。

王翰字子置。其家嘗有神降。自稱西華寶懿夫人。年二十餘。絕代之容也。其形或隱或現。有二詩以遺子。置。今錄于左。靈臺本清明。花木相葳蕤。宮深藏白日。金堂吐華輝。彈棋玉局寒。闌草珠露晞。園苑多美人。形影心不移。醉眼憑春風。惟有蝴蝶知。如何忽相失。負我雲際期。而今兩鬢凋。遙溯秋婦絲。紫清消息。行雲住無時。世間若寂寥。空此隨盛衰。又云。洞壑春色長。人間夜寒早。西真不翫天。外花。東君自。歡雲逸草。玉女鐙。尊香滿枝。碧玉養根紅。落稀。青玉樓臺二十里。二十里。花盡。桃李。凌風人去。鶴不還。萬年依舊瑤池水。闕于有曲。運太無。寶井。澆春金。轉。風。回。紫。繖。繡。衣。卷。流。金。影。轉。烟。燭。驚。孤。可。憐。世。事。春。難。盡。至。道。雖。元。眉。應。近。埃。塵。點。染。空。自。悲。此。時。不。來。來。何。時。字。畫。尤。佳。今。尚。藏。于。置。所。雖。置。在。李。太。白。詩。中。雖。復。疑。其。非。耶。

靖康丙子。何文績。真作相。敵騎初退。時議欲率文武百僚。拜乞乾龍節。上壽。文績命吏部郎中。方允迪。元。若。為。三。表。才。上。即。允。所。請。後。二。表。不。復。用。文。績。與。允。迪。東。稱。款。不。已。且。云。俱。不。果。用。然。當。爾。佳。句。於。百。僚。之。士。也。今。列。于。後。第二。表。云。立。為。天。子。尊。與。黃。帝。之。美。妻。請。祝。聖。人。允。執。唐。堯。之。謙。柄。戴。陳。愾。懼。萬。壽。淵。衷。中。國。恭。惟。皇。帝。陛下。勇。智。生。知。聰。明。性。直。東。宮。主。器。盛。德。久。孚。於。寰。瀛。內。禱。膺。圖。大。計。果。安。於。社。稷。厲。精。為。治。側。身。修。行。儉。率。已。而。厚。專。親。寬。御。衆。而。垂。承。祖。維。震。夙。之。令。且。奉。普。率。之。歡。呼。五。百。歲。為。春。秋。事。俯。積。於。南。楚。一。千。年。而。華。實。盡。遠。取。於。西。池。何。容。意。之。勿。休。當。講。儀。而。困。拒。伏。望。昭。一。人。之。有。慶。納。萬。壽。之。無。疆。隨。被。太。宗。南。向。辭。而。必。再。超。乎。孝。武。中。岳。呼。而。止。三。幸。賜。命。音。式。符。公。愿。第三。表。云。節。紀。千。秋。歸。美。游。形。於。刻。牘。享。加。三。夏。隆。慶。再。御。乎。奉。觴。効。贊。與。情。頻。干。宸。聽。皇。帝。陛下。兆。於。變化。生。而。神。靈。舉。建。已。既。彌。之。辰。應。流。虹。長。發。之。瑞。盡。仁。皇。之。忠。厚。指。乾。元。於。向。辰。有。神。祖。之。聰。明。數。同。天。於。過。情。正。心。誠。意。勤。邦。儉。家。地。開。天。闢。而。除。妖。災。雷。厲。風。行。而。成。功。治。龍。樓。問。鼎。欣。西。宮。鳴。鐸。之。還。虎。符。發。兵。致。北。鄙。控。弦。之。遠。式。全。丕。播。允。爾。中。興。豈。有。首。隨。隨。殿。之。期。而。當。力。拒。奉。封。之。祝。伏。望。皇。帝。陛下。

五原新志 卷四

六三

下制行不以已。敕福用錫民登五成三。偉示慈之高。宴桑田東海。協稱壽之歡。謠罔遠。就日之懷。克受後天之算。

陳橋驛在京師陳橋封邱二門之間。唐為上元驛。朱全忠縱火欲害李克用之所。慈祖啓運立極之地也。始慈祖推戴之初。陳橋守門者。距而不納。遂如封邱門。抱關吏望風啓鑰。逮即帝位。斬封邱。而官陳橋者。以旌其忠於所事焉。後來以陳橋驛為班荆館。為夷使迎饒之所。至宣和五年。因曾議建言。遂命羽流居之。錫號曰鴻烈觀。假擾之後。又不知如何耳。謹字微言。魯公之曾孫。儲之父也。

宋咸茂談錄云。祖宗以來。殿試用三題。為以先納卷子無難犯者為魁。開寶八年廷考。王嗣宗與陳諱齊。納賦卷。慈祖命二人角力以爭之。而嗣宗勝焉。嗣宗遂居第一名。而以諱為第二人。其後嗣宗帥長安。種放自從官歸終南山舊隱。一日。嗣宗往訪之。放命諸姪羅拜。而嗣宗倨受之。放以為非而謂焉。嗣宗怒云。舍人教牧牛兒時。嗣宗已狀元及第矣。放曰。吾豈與角力兒較曲直耶。遂至忿爭。事既上聞。詔放徙居洛川以避之。已上宋錄中云。蓋亦略見之。三朝史矣。而司馬溫公涑水紀聞。乃云。嗣宗與趙昌言角力而勝。昌言乃太平興國四年胡旦榜第二人。嗣宗廷試所爭。乃陳諱。溫公所紀。偶誤焉。嗣宗是歲以橋梁渡長江為賦題。蓋當年下江南一時勝捷故耳。

蔡襄在昭陵朝。與歐陽文忠公齊名一時。英宗即位。韓魏公當國。首薦二公。同登政府。先是。君謨守泉州。日。晉江令章拱之在任不法。君謨按以贓罪。坐廢終身。拱之。望之。表民同胞也。至是。既訟寃於朝。又撰造君謨乞不立厚陵為皇子疏。刊板印售于相。中人市得之。遂干乙覽。英宗大怒。君謨幾陷不測。魏公力為營救。事見司馬溫公齊記及歐公奏事錄。記之甚詳。君謨終不自安。乞補外。出官杭州。已而憂去。遂終。故魏公與君謨帖云。尚抑柄用。此當軸者之愧也。親筆今藏呂子和平叔處。

先祖舊字子野。未登第少年日。攜歐文忠公書。贊見王文恪于宛邱。一見甚青。願云。某與公俱六一先生門下士。他日齊名。不在我下。子野前已有之。當以我之字為遺。先祖遂更字曰樂道。今世多指為一人。先祖位雖不及文恪。而名譽稱甚於熙豐符祐之時。文恪長子仲弓。實韓持國婿。持國夫人。實祖母親。姑由是情益以稔熟。仲弓之弟。即幼安。始名寧。後以有犯法抵死者。故易名襄。而仍舊字。靖康初。以知樞密院。為南道總管。辟先人為屬。偕行。有督勸王師檄文。萬神多能隨之。

秦檜初擢第。王仲皖以其子妻之。仲皖後避靖康諱。改名仲山。仲山。朴魯庸人也。禹玉子。而鄭達夫。禹玉。塔達夫之室。蓋檜妻之親姑也。達夫嘗闕。處以密州教授。霍公巽為守前席之代。還薦于朝。得學官。繼而資緣鄭氏。中宏詞科。吳升力薦其才學。除郎。靖康中。張邦昌使金。辟置為屬。以行。邦昌使還。拜相。屬呂舜徒好問。薦引入臺。浸遷中司。金會粘罕。妄有易置君位。監察御史馬伸。首倡大義。上書粘罕言甚不然。檜偶為長。列名為冠。曾怒。拘檜與其妻王氏於北方。檜既陷金。無以自存。託跡於金之左戚。悟室之門。悟室。素主和議者也。凡經四載。乃授以旨意。得其要領。約以待時。而舉。密縱之。使挈其妻航海南歸。抵澧水軍。敵始至淮上。既退。郡人推士。聚丁超者。領郡事。敵再至。遂殺超。敵退。衆復推超子。禎領

軍事。年方十八九矣。禎假舟至楚州。令典客王安道偕行。幾為郡守楊揆所斬。賴揆之館賓。管當可謀之得免。時韓王世忠駐軍高郵。會之不敢取道於彼。復自楚泛洋至會稽。入三江門。思陵方自溫明乘棧入越。暫以駐驛。富季中為中丞。露章乞遜其職於檜。上亦懷其前日之忠。即從季中之請。尋楚。府。繼拜右揆。引公罪為參政。季中為右府。富復二公。後卒不合而紛競。二公罷政。然悉存其職名。示以報德。檜乃建北客歸。南人留南之策。蓋欲與悟室相應。大噉人情。遂從策免。故制云。自詭得權。而舉事。嘗登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職告云。贊勸四方之聽。朕志為移。建明二策之謀。爾材可見。投刃屢歲。呂頤浩趙鼎張浚前後為相。皆主戰者也。適鄴遣以廬州叛。而德遠以弗績責。粘罕誅死。劉豫廢斥。悟室大用事。思陵與念疆場。生雖久罹鋒鏑。亦厭佳兵。檜起帥浙東。入對之際。揣摩天意。適中機會。申講和之謀。遂為己任焉。大契淵衷。繼命再相。以成其事。凡敵中按籍所取北客。悉以道行。盡取兵權。殺岳飛父子。其議乃定。逮太母遇變。臥鼓滅燔。逾二十年。此檜之功。不可掩者也。故洪光弼於稠人廣眾中。昌言悟室。托其寄聲之語。切中其病。乃遭遠竄。及夫求表勳之後。挾金之勢。權傾海內。不知有上。鈐制中外。後持萬神。開告計之門。與羅織之獄。士大夫重足而立。使其無死。奈何。後來完顏亮舉國南寇。豕突兩淮。極其蹂躪。適有天幸。顏亮自斃。不然殆哉。由檜之軍政弛備。所以致此。檜之罪。不可逃者也。紀之于帙。可不戒哉。其後挽達夫之子。儼年視儼執政。并以滔天之罪。流於南州。既放逐。便卜居於章貢。以其婿曾儲作郡守。王安道為江淮守帥。以檜為觀察使。邦昌家屬。悉得還浙中。皆酬私恩也。

寶適屆生初用輪誠曲妾綠業如許流落至今桃李半殘何滋於死固燕窩已懶空鎖於樊籠斐影自憐寸心誰亮香爐經卷早修清淨之緣歌扇舞衫尚掛平康之籍伏願來吉祥於天上脫禁錮於人間改往修來收因結果辟穢穢穢早諧夫婦婦之儀墮珥遺簪永脫暮暮朝朝之苦人之所願天不可誣仲楊故事雖甚親切然顯寫甚矣尋即俱去適王承可鈇為郡守與之啓云方將歌別魯之功聞已泛扁舟而去已而與大獄彌性坐廢二十餘年逮秦桧死始獲昭雪繼而入承光祿出守新泰以疾終于淮東儀幕

嘉祐末有人攜一巨魚入京師而能人言號曰海哥街耀於市井間豪右左戚爭先快視亦嘗召至禁中由是繼頭賞賚所獲盈積常自聲一辭云海哥風措被漁人下網打住將在帝城中每日教習語甚時節放我歸去龍王傳語這裏思量你千回萬度螃蟹最恠惶鮎魚尤憂慮李氏園作場躍入池中不復可獲是歲黃河大決水入都門壞民室宇數百家已而昭陵升遐

玉照新志卷第五

秦檜既殺岳氏父子其子若孫皆徙重湖閩嶺日賑錢米以活其命紹興間有知名士知漳州者建書叛逆之後不應存留乞絕其所急使盡殘年秦得其願令札付岳氏知而已士大夫為官爵所釣用心至是可謂狗彘不食其餘矣不欲顯其姓名以為萬神之玷

明清前志紀孫仲益童子之年對東坡先生之句始得之仲益之從子長文云其家世居毗陵之洛社蓋仲益之先人教村置於市中東坡元祐四年自禁林出牧杭州時也案仲益以辛酉生是年八歲矣近觀周益公仲益之集序云得之于萬常之立方所著韻語陽秋且辨之云東坡自南海歸時仲益已年二十一矣當是元豐乙丑自汴過常州時東坡自黃州內徙未始至洛社而海南歸終於毗陵由是而知為周二說皆非當以長文之言為正也

東坡先生南遊北歸次毗陵時久旱得雨有里人哀點思與有一絕云青蓋美人回鳳帶繡衣男子返雲車上天一笑渾無事從此人即樂有餘書以呈東坡坡大喜為之重寫且以手東覆之至今袁氏刻石藏於家點字思與後登第仕至朝請大夫以名字與郡云仲彌性并淮上知名士也登第之後諸侯交辟久之得通判湖州楊媧韻者以色藝顯名一時彌性感之誓與偕老前以誕日嘗作醴供彌性為代作醴詞云身若萍浮尚乞憐於塵世命如葉落敢祈祐于元

熙寧辛亥壬子間武侯李忘其名以供奉官為衡州管界巡檢一日捕盜入九疑山深巖岩洞人跡罕到忽瞻絕嶺窮窮不可上徘徊民舍遙見嶺中間有青烟一點了然可辨指以示村民云居常見之但不知為何人所燎樵夫牧子皆不能到也李侯識其處歸以告同姓李君彥高者李君業文志未就嘗以養生不死為意每聞有方士異人必訪之與游處者皆此類恨未有得也聞侯言頗喜即裝糧假候所與同行從者一人往詣之至其所則獨尋路望青烟處攀緣藤而上險危備歷忽得平地有草堂三數間叩門而入見一老人燕坐其中忽視李君驚相謂曰何為至此此非人跡可到也李揖前敘以久慕仙道聞所聞而來老人笑揖與之坐李問老人姓名曰吾唐末人因離亂避世隱歷名山來此亦三五十年秋矣姓邢氏名字不必問吾亦不欲問於世李意其為邢和璞問之則曰非也因問李曰吾避世久不接人事聞今國號宋不知天子姓氏傳代幾葉年號謂何又指面前一小池乃有竹筒作刻漏狀曰從來甲子日辰吾盡知之今日乃何日所不知者國姓年號耳李因盡告以熙寧天子姓號傳序年月仙老頷之而已李又問仙翁居此既久曾略下山乎曰從來此凡三因取水到山下他時未嘗出也因叩以仙經道術要訣則曰此當修養自到難以口耳傳授但以修心治性凡為人倫慈愛忠孝事告之李不得問權盡乃歸又數日即為五日糧裹之而去復至其所其人笑喜問勞李遂留五日復叩之則告以吐納鍊養之事每坐語倦則援瑟鼓之其聲韻非世間之音李絕不能辨其曲操但覺草堂中遠巡如驚雷怒濤之聲既罷而餘韻不絕也左右凡四窗皆長几上文史如世間書李竊視之皆墨字天篆古文間以朱字如刊正校讎者李皆不能曉五日糧盡又歸歸數日又攜五日糧以往仙翁復笑延之如故漸無間矣李復叩之遂以內丹真訣語之李所說如此恐其別有得亦不傳也因謂李曰吾以天上校對天書自有程課不須復來恐妨吾事吾亦不久徒居他處矣李問以窗間道書云此皆仙房所著天上書凡係仙籍皆與分校勅此吾所校已則歸之別給他書也因贈李十二時隨行又書一絕皆天篆古文李初莫能識其後竟不復往莫知所之也李得詩凡與同志或吾徒中善鍊業者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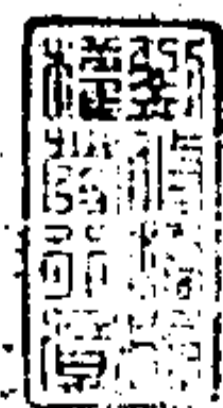
時而非思之而不及。此天下事所以大壞而不可救藥也。先事而圖者，非利害有以見於外，英明有以主於內，則絲紛滿前，一是一非，何以適從？此賤子輒獻管見，冀於信察也。自以蒙名公殊遇，有日矣。寶筵初啓，首蒙許許，恩德重大，非特一己知之，士大夫傳以聲也。昨辭去屬邑，不以爲忤，未忍默默以負於門下也。切惟朝廷以錢塘重鎮，東南要衝，控扼之地，付於左右，捐綬制置，重任兼而有之，明公度察容意，令以威勳風馳電掣，懲惡護善，百廢俱起，千重之間，歌頌載塗，杭民圖像以事，晨夕香如供佛，事父母，明公既保名而與俱矣，則圖惟厥終，所謂公之安危，即國家之安危，其可忽哉！某仕於此，爲日滋久，覽觀山川，考驗圖史，輒有以爲耳目之助，而非苟然也。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蘇，會稽三郡，因錢氏建國始盛，請以其西境言之，北有常潤，下連大江，浙西觀察使治所在京口，蓋相距數百里形勢也。其東滄溟，雖海山際天，風濤豪壯，然海門中流至淺狹，不可浮大舟，匪夷狄能窺，其南則浙江以限吳越，惟州西境無大山，長川虛怯可虞，錢鏐本臨安人，始因宜欽率米直曹師雄作亂，自鄉里起兵，保有臨安，人始因餘姚，至敗黃巢於八百里，威名益振，遂分建八都於兩境，精兵各千人，互相策應，新城縣聖安郡，杜稔守之，富陽縣靜江郡，聞人守之，臨安縣石鏡郡，黃昌守之，餘杭縣龍泉郡，凌大舉守之，鹽官縣海昌郡，則徐友及北關鎮則劉孟容，臨平鎮則曹信，浙江鎮則阮結，又置都知兵馬寨於龍泉臨安以爲援，建八都堂於府第，日與賓幕宴議，至建勳府也。累世皆大興佛寺於西湖，匪特祈禱爲觀美而已，實據諸峯之險爲候望也。結婚宜欽節度使田頌，倚角以備江南李氏，蓋錢鏐本臨安人，又立功起於西境，故知此形勢爲重，惟能保其西境，由今觀之，今昔雖異，利害一同，自餘杭龍泉無五十里地名，崑山平路如砥，可徑抵城下，龍泉拒安吉廣德甚遠，今日曠者惟於蘇潤二州置帥宿兵，不知西境乃先務也。某愚題過計，萬一敵騎過江，金陵不可攻，豕突直抵安吉廣德，以搖錢塘，則數百里響應，是邦危矣。伏望台慈，察一方之利害，從邦人之至願，考八都舊迹，別行措置，聞諸朝廷，使金陵宜欽與我相爲表裏，出兵據險守要，事無不濟。餘杭臨安兩邑土豪，比諸縣最爲驍銳，擇其守令，例假一官以鼓舞之，使扼其要路，遠於金湯之固矣。某少遊蒲中，觀唐睢陽畫像，私切歎曰：此眉宇英威凜然，真足以定睢陽矣。況其胷中哉！今明公文武忠孝，屏翰王室，保斯人以更生，又朝奏夕下，與聖旨相唯諾，何惜建此於朝，而始終錢塘之人也。張睢陽守一城，捍天下以蔽建江淮，沮遏賊勢，今與聖旨相浙江，明公能自此郊大振軍聲，迎結江東，挫賊鋒，使胡馬不敢南牧，較事權輕重，張睢陽何足道哉！有守禦圖一本，隨以爲獻，犯妄言無以辭，或稍因因暇呼之使前，更舉其初說，又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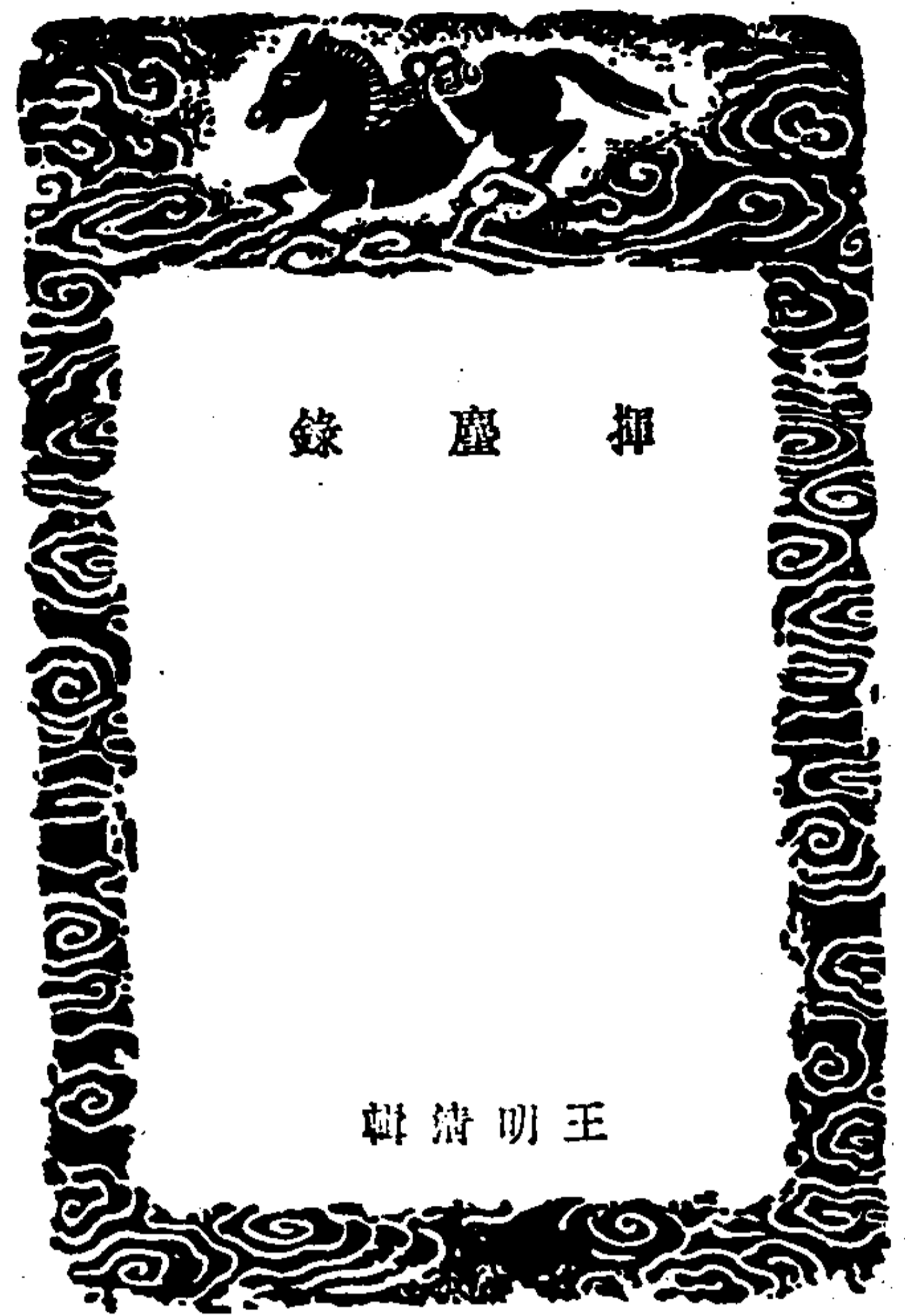
曾吉父早歲入館，然平生不曾闕陞，以故後來雖爲監司郡守，猶帶權發遣也。□如州賈□□人縱有能□□□刻自若□□也。吉父爲廣西清，嘗舉其屬吏姓黃者，改官赴部，告行，忽啓吉父云：有一事久擬奉白，先生早往下關陞，於門生實有利害耳。什氏父子每與客言，以資一笑，徐敦立守滁陽，有那博士爲鎮者，欲上書於朝，大抵王荆公有云：乞將王安石之親黨，盡行竄竊，使天下後世以爲邪說之勸，以副本是似效立，效立笑云：度之斥竊不足道，然公卻有利害，鎮詢其說，效立笑云：度乃王氏婿。

倘從公言，折了一紙舉狀矣。鎮報然而退。二事特相類，併記之云。詩話云：昭陵時，近臣賦詩一聯云：秦帝宮成陳勝起，明皇殿就祿山來。或有謂於九重者，上覽其首句，亦朱衣吏引上高臺，即不復視，天語以爲器量如此，何足觀耶！詩始遂熄，嗚呼！昭陵豈不見全篇，倘盡以過目，則不可以回互矣。此變舜之用心，宜乎享國長久。

宋王仲言爲王性之姪之子，博學洽聞，長于紀載，所撰揮麈前後諸錄，汲古毛氏皆已刊布，惟玉照新志見遺，考是書，唐宋遺書寶顏齋皆載有六卷，然刪削竄亂，俱非完帙，是本爲吳方山岫藏本，出自秦西巖手錄，書止五卷，而王堯臣諫取燕雲疏，李長民廣汴都賦，姚平仲擬破敵露布諸巨篇，皆全載，原跋以爲世所罕見，且與錢會王讀書敏求記卷數符合，則非有所佚脫明矣。今四庫著錄者亦六卷，或卽一書而卷帙分併歟，抑流傳別有善本歟，願中秘書籍，一時末由窺見，謹以是編付諸剞劂云。

嘉慶九年甲子春三月，琴川張海鵬題。





錄 塵 揮

輯 清 明 王

實錄院

冊 泰州

檢准淳熙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尚書省劄

子國史院狀勘會已降

聖旨指揮修

高宗皇帝實錄續奉

聖旨編修

御集今來合要

高宗皇帝朝曾任宰執侍從卿監應職事等官

被受或收藏

御製

御筆手詔及奏議章疏劄子并制誥日記家集
碑誌行狀諡議事迹之類委守臣躬親訪如
逐官其間有已物故者詢其家子孫取索如部
秩稍多差人前去抄錄及委官點對津發赴院
仍許投獻優賜錢帛多者推賞候
指揮五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劄付院當院今訪問得泰州通判王明
清有揮塵前後錄合行點使須至公文

揮塵錄前錄

牒請詳牒內事理遵從已降

聖旨指揮移文王通判借本差人抄錄委官點對
無差漏疾速津發赴院守等照使幸勿違滯仍先
希已依應 公文回示謹牒

慶元元年七月初八日牒

宣教郎太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戴溪

奉議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實錄院檢討官李燮

中奉大夫行軍器少監兼玉牒所檢討官兼實錄院檢討官高文虎

朝請郎新除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實錄院檢討官石宗昭

實錄院 牒 泰州

檢准淳熙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尚書省劄

子節文勘會已降

聖旨指揮修

高宗皇帝實錄續奉

聖旨編修

御集今來合要

高宗皇帝朝曾任宰執侍從卿監職事等官被

受或收藏

御製

御筆手詔及奏議章疏劄子并制誥日記家集
碑誌行狀諡議事迹之類今訪問得泰州通判
王明清有揮塵前後錄合行照使當院已於七
月內文移貴州去後至今多日未見依應前來
須至再行公文
牒請詳牒內事理遵從已降
聖旨指揮移文王通判借本差人抄錄前項所要
文字委官點對無差漏疾速津發赴院守等照使

揮塵錄前錄

幸勿仍前違滯謹牒

慶元元年九月 日牒

宣教郎太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戴溪

奉議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實錄院檢討官李燮

中奉大夫行軍器少監兼玉牒所檢討官兼實錄院檢討官高文虎

朝請郎新除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實錄院檢討官石宗昭

朝請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實錄院同修撰楊輔

朝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實錄院同修撰應孟明

朝議大夫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兼實錄院同修撰黃山

太中大夫試吏部尚書兼侍講兼實錄院同修撰葉者

揮慶前錄總目

卷之一

誕節立名自唐明皇千秋節始

祖宗御像所在

祖宗誕聖之地建寺賜名

開基節名因孟若蒙乞置

太祖詔修三代帝王祠廟配享所在

本朝功臣配享

高宗用人納言皆有明見

仁宗不以玉帶為寶以人安為寶

李和文其家書畫皆冠世之寶

以玉帶為朝儀始于熙寧

諡孔子為至聖文宣王

郡國立學自元魏獻文始

東臺西臺立號所始

崇政殿講書肇于開寶

本朝列聖潛藩升府

英宗與令鏐同年月日時生

皇朝列聖搜訪書籍

士大夫家藏書多失於離校

紹興帝后陵寢以殯官為名

徽宗永固陵為永祐

卷之二

祖宗重先代陵寢詔禁樵採

歐陽文忠公以太子少師帶觀文殿學士致

仕

國朝侍從以上自有寄祿官

舊制侍從致仕加贈四官

翰林佩魚自蒲傳正始

熙寧間始置在外官觀

本朝官制分左右字沿革

本朝宰相再為樞密使

樞密使子弟皆補班行

館職編修不可令武臣提舉

密院承旨文武互用自王荆公始

湯特進封慶國公上章不受

州縣官帶學事繫銜

五朝俱立三相

本朝宰相兼公師

本朝三入相者六人

本朝自外拜相者四人

弟草兄麻國朝以來有兩家

國朝宰相享富貴者壽者十人

本朝名公多厄於六十六

本朝宰相年少無逾范覺民張魏公

宰相見子入政府惟曾宣靖一人

本朝呂氏一家執七朝政

本朝父子兄弟為宰執者二十餘人

韓奉常之妻可儷於唐之苗夫人

錢氏富貴三百年相續前代未見

古硯犀帶皆王氏舊物

本朝居政府在具慶下者十七人

本朝狀元登庸者六人

本朝父子兄弟俱居翰苑

雍孝聞三世俱以罪廢

本朝族望之盛

建州浦城有四甲族

浦城章氏登科題名

卷之三

蜀中大族犯高宗御名各易其姓

三世探花郎

錢氏一家盛事常占天台

本朝蘇蔡呂入相故事

子孫當為祖父諱名

本朝以遺逸起者二人

國初取士極少無踰宣和之盛

配享宣聖宛鄒並列

劉器之殿試取馬巨濟巨濟不稱門生

薛叔器家有古關外侯印

台吏楊滌丹陽李格藏多唐綸軸告命

歐宋唐書不著文中子而李習之劉禹錫等

載之甚詳

歐蘇二公作文多避祖諱

賜生辰器幣至遣使命

慶曆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

衣緋綠賜金紫

本朝父子兄弟俱為狀元有四家

監司遇前宰執帥守處即入客位通謁

張載賢者不當使鞫獄

立法貴得中制

太宗還西夏所獻鶻

朱紱自陳與姦人同姓名蔡元長大喜

徐德占讀詔聲音之訛

董彥遠連徵蔡居安瓜事果補外

曾文肅夢衣綠謝恩

虜主犀帶磁盆

建隆遺事詞多誣謗

張賢良應制科遇所著論中選

久在館中始呼學士

高宗得尉拒敵故得南渡

飲酒談禪貴安自然

國初吏部給出身兼說歲數形貌以防偽冒

靖康追褒或有僥倖

張文潛元帶閣職

李成因子覺為國博贈光祿寺

卷之四

王素同姓名者二李定同姓名者三

心喪始於郭稹

三泉縣令許發賀表奏補

張逸知蜀斷政如神

南朝沙合出宰相

昔人重契義書札嚴分守

王延德歷敘使高昌行程所見

王仲言弱齡見知於朱希真徐毅立二公

郭熙画山水有名

呂微仲安厚卿二公賢否

姚令威得會稽石碑論海潮倭附陰陽時刻

王仲言序

揮塵錄前錄

李賢良簡

王知府跋

前四卷秀州已嘗刊行

揮塵前錄卷一

宋 汝陰 王明清 輯

明 海虞 毛 晉 訂

唐明皇實錄云開元十七年秋八月上降誕之日

大置酒合樂燕百僚於華萼樓下尚書左丞相

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率百官上表願以八月五

日為千秋節著之甲令布於天下咸使燕樂休

假三日詔從之誕日建節蓋肇于此天寶七載

八月己亥詔改為天長節其後肅宗以九月三

日生為地半天成節史不書日文宗以十月十

日生為慶成節武宗六月十二日生為慶陽節

僖宗八月五日生為應天節昭宗二月二十二

日生為嘉會節哀帝十月三日生為延和節梁

太祖十月二十一日生為大明節末帝九月十

二日生為明聖節唐明宗九月九日生為應聖

節晉高祖二月二十八日生為天和節出帝六

月二十七日生為敬聖節後漢高祖二月四日

生為聖壽節隱帝三月七日生為嘉慶節周太

祖七月二十八日生為永壽節世宗九月二十

四日生為天清節恭帝八月四日生為天壽節

本朝太祖二月十六日生為長春節太宗十月

七日生為乾明節後改為壽寧節真宗十二月

二日生為承天節仁宗四月十四日生為乾元

節英宗正月三日生為壽聖節神宗四月十日

生為同天節哲宗十二月七日生避僖祖忌辰

以次日為興龍節徽宗十月十日生為天寧節

欽宗四月十三日生為乾龍節太上皇五月二

十一日生爲天申節今上皇帝十月二十二日生爲會慶節而章獻明肅皇后正月八日生爲長寧節宣仁聖烈皇后七月十六日生爲坤成節以嘗臨朝故耳五代諸君節名不見於正史以鄭向開皇記考得之唐代宗十月十三日天興節見令狐綯文集唐順宗聖壽節見於齊抗會稽捨宅爲寺碑後唐清泰帝正月二十三日千春節見於五代史晉家人傳近董令升作誕聖錄惜乎未盡也

祖宗神御像設在南京則鴻慶宮西京則奉先寺之興先會聖宮之降真殿揚州曰彰武滁州曰端命河東曰統平鳳翔曰上清太平宮及真宗親征北郊封泰山祀汾陰則有澶淵之信武嵩山崇福之保祥華陰雲臺之集真乾德六年即都城之南安陵之舊城建奉先齋福院爲慶基節宣祖藝祖則太平興國之開先太宗則啟聖之永隆至大中祥符中建景靈宮天興殿以奉聖祖其後真宗之奉真仁宗之孝嚴英宗之英德皆在其側也又有慈孝之崇真萬壽之延聖崇先之永崇以奉真宗母后章獻明肅在崇真之旁曰章德章懿在奉先之後曰廣孝章惠在延聖之後曰廣愛在普安者二元德曰隆福明德章穆曰重徽元豐中神宗以獻饗先後失序地偏且遠有曠世不及親祠者迺詔有司神御之在京者寓於佛祠皆廢徹而遷之禁中繇英德而上五世合爲一宮凡十一殿以世次別東西序帝殿一門列戟七十二殿之西廡繪面容

衛公王名將羅立左右內有燕寢溫清之寶玩好畢陳而母后居其北改慶基曰天后曰太始開先曰皇武后曰儷極永極曰定太后曰輝德奉真曰熙文后曰衍慶孝嚴曰美成后曰繼仁英德曰治隆其便殿十一曰來寧曰燕娛曰靈遊曰凝神曰天遊曰冷風曰太靈曰丹臺曰靈崑曰昭清以五年十一月奉安帝后塑像於新宮大赦天下繪像侍臣于後元祐初即治隆之後宜光殿以奉神宗紹聖初闕宮之東隅爲顯承殿以宜光殿故址爲徽音殿以奉宣仁聖烈建中靖國元年詔以顯承介於一偏廟號未稱於是度馳道之西東直大定南北廣袤地勢併撤省寺創爲西宮建大明宮以奉神宗爲館御之首洎日遷奉親祠永爲不祧之廟以示推崇之意曲赦四畿錄功臣後如元豐故事云西京應天寺本後唐夾馬營大中祥符二年以太祖誕聖之地建寺錫名東京啟聖院本晉護聖營以太宗誕聖之地太平興國六年建寺雍熙二年寺成賜名二寺皆奉祖宗神御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治平二年建齊州爲興德軍熙寧八年八月詔潛邸爲佛寺以本鎮封賜名興德禪院仍給淤田三十頃開基節建名世多無知者建炎初嘗詔如後來所立元聖真元節名之類除開基節外悉皆罷去始知爲未久因考建中以後詔旨政和二年南京鴻慶宮道士孟若蒙進狀言本宮每遇正月初四日爲創業之日修設齋醮乞置節名以永

揮塵錄前錄 卷一

三一

崇奉詔從其請近見曾仲躬云若蒙亦能詩文清作南京少尹日嘗與之遊亂後復會于三衢紹興間若蒙又以前績自陳時秦會之當軸令勅住臨安府天慶觀非其所欲拂衣而歸老於衢云仰惟太上皇帝中興再造復在南都符命豈偶然哉

太祖皇帝朝嘗詔修先代帝王祠廟每廟須及一百五十間以上委逐州長吏躬親點檢索圖赴闕遣使覆檢令太常禮院重定配享功臣檢討儀相圖樣給付女媧祠在晉州書傳無功臣可配太昊以金提勾芒配祠在陳州炎帝以祝融配祠在衡州黃帝以后土風后力牧配祠在坊州高陽以玄冥配祠在鄆州虞舜以咎繇配祠在道州夏禹以伯益配祠在越州商帝成湯以伊尹配祠在河中府中宗太戊以伊陟臣扈配祠在大名府高宗帝武丁以甘盤傳說配祠在陳州周文王以師鬻熊配武王以召公配成王以周公旦唐叔虞叔配康王以太公畢公配泰始皇帝以李斯蒙恬王翦配漢高帝以蕭何配文帝以周勃陳平劉章宋昌配景帝以周亞夫竇嬰申屠嘉晁錯配武帝以公孫弘衛青霍去病金日磾霍光配宣帝以丙吉魏相霍光張安世配以上十帝並祠在長安後漢世祖以鄧禹吳漢耿弇賈復配明帝以東平王蒼桓榮配章帝以牟融趙意宋安配以上三廟並在河南府魏武帝以鍾繇荀攸程昱配廟在相州文帝

以賈誦王朗曹興辛毗配晉武帝以羊祜張華王濬杜預配二廟在河南府後魏孝文帝以王祥王肅長孫晟配後周文帝以宇文憲蘇綽燕公于謹盧辯配二廟在耀州隋高祖以牛弘高預賀若弼配廟在鳳翔府唐高祖以河間王孝恭殿開山劉政會淮南王神通配廟在耀州太宗以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魏徵李靖配廟在京兆府明皇以張說郭元振王琚配廟在河中府肅宗以苗晉卿裴冕配廟在京兆府憲宗以裴度杜佑李愬配廟在同州宣宗以夏侯孜白敏中馬植配廟在耀州宋太祖以劉鄩敬翔葛從周袁象先配後唐莊宗以郭崇韜李嗣昭符存審配明宗以霍彥威安重進任圜配石晉高祖以桑維翰趙瑩配以上並在河南府皆著之儀制是時吳蜀未平六朝帝廟闕而不載本朝曹武惠配享太祖武穆配享仁宗韓忠獻配享英宗文定配享徽宗父子配享自昔所無也明清側聞紹興初劉大中以監察御史宣諭諸路回宰臣以其稱職擬除殿中侍御史太上皇帝云且令除祕書少監宰臣啟其所以太上曰大中所至多興獄尚有未決者一除言路外方觀望恐累及無辜德壽之號稱後因閱會要恭觀宏休恐中祕之書臣下莫得而悉窺今載其略紹興三年四月十六日知藤州侯彭老言本州賣鹽寬剩錢壹萬貫文省買到金一百六十餘兩銀一千八百兩投進詔縱有寬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或恐亂有刻剝取媚

朝廷侯彭老可特降一官放罷以懲妄作所進物退還紹興十三年四月一日宰執進呈前廣南東路轉運判官范正國言本路上供及州郡經費全仰鹽息應辦比因全行客鈔遂或闕乏欲自今本路州郡凡屬屯駐兵馬去處許依客人買鈔請鹽各就本州出賣所得息錢專充軍費上曰法必有弊然後改未見其弊遽先改非徒無益必致為害凡法皆然不獨鹽也又建炎元年十月十二日宰執詣御舟御榻前奏事訖上曰昨日有內侍自京師齋到內府真珠等物一二囊朕投之泔水矣黃潛善曰可惜有之不必棄無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璽玉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求所以息盜爾四年三月七日宰執進呈宣撫處置使秦大食國進奉珠玉寶貝等物已至熙州上曰大觀宣和間茶馬司川茶不以博馬唯市珠玉故馬政廢闕武備不修遂致胡虜亂華危弱之甚今若復捐數十萬緡買易無用珠玉曷若愛惜其財以養戰士不若以禮贈而謝遣之乃降旨宣司並不得受令量度支賜以答遠人之意紹興元年三月二十二日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言於潭州州城蓮池內收得玉一片堪篆刻御寶乞差人宣取詔御寶已足備兼自艱難以來華靡之物一無所用令彥舟不須投進此與夫却千里馬還于闕玉適相符合誠帝王之盛德也李和文遺事云仁宗嘗服美玉帶侍臣皆注目上還宮謂內侍曰侍臣目帶不已何耶對曰未嘗

見此奇異者上曰當以遺虜主左右皆曰此天下至寶賜外夷可惜上曰中國以人安為寶此何足惜臣下皆呼萬歲和文遺事又云其家書畫最富有吳道子天王胡瓌下程圖唐淨心須菩提黃居采竹鶴孫知微虎韓幹早行圖梅鷄傳古龍江南西佛唐希雅竹李成山水唐画公子出獵圖黃居采雕狐圖黃筌雨中牡丹李思訓設色山水周昉按舞折支杏花徐崇嗣沒骨芍藥江南州蟲獨幅山水黃筌金盆鴉鵲大窠山茶書有懷仁真迹集右軍聖教序貞觀蘭亭詩序右軍山陰帖樂毅論顏魯公書劉太冲序皆冠世之寶熙寧八年四月岐王顥嘉王頊言蒙遣中使賜臣方國玉帶各一條准閣門告報者為朝儀臣等乞寶藏于家不敢服用上命工琢玉帶以賜二王二王固辭不聽請加佩金魚以別嫌詔并以玉魚賜之玉帶為朝儀始于此北齊顯祖高祥晉陽公李元忠南齊竟陵王蕭子良隋長孫覽俱謚文宣孔子蓋出四謚之後大中祥符元年始加玄聖二字後避聖祖諱易為至聖熙寧中欲加謚至神元聖帝禮官李邦直以謂夫子周臣也周室諸君止稱王執以為不可卒從其議元魏獻文欲置學官于郡國高允表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

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履行忠
清堪為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
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
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束循名教
者先盡次及中等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事
載允傳本朝高承纂事物紀原自謂博極而不
取此何耶

唐高宗改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
為文昌臺故御史臺呼為南臺趙璘因話錄云
璘又云武后朝御史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亦
謂之左臺右臺則憲臺未曾有東臺西臺之稱
明清嘗記張鷟朝野僉載對天后為戲語云左
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是也本朝李建中為分
司西京雷司御史世以西臺目之李栖筠為御
史大夫不樂者呼為栖臺蓋斥其名也

明清五世祖拾遺開寶八年以近臣薦自布衣召
對講易于崇政殿然後命官崇政殿說書之名
肇建于此行事具載三朝國史

太祖皇帝以歸德軍節度使創業升宋州為歸德
府後為應天府太宗以晉王即位升并州為太
原府真宗以壽王建儲升壽州為壽春府仁宗
以昇王建儲升建業為江寧府英宗以齊州防
禦使入繼以齊州為興德軍神宗自穎王升儲
以汝陰為順昌府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儲升延
州為延安府徽宗以端王即位升端州為肇慶
府欽宗自定王建儲前已升中山府太上以康
王中興升康州為德慶府今上以建王建儲升

建安為建寧府宣和元年六月邢州民董世多
進狀以英宗嘗為鉅鹿郡公又知岳州孫認進
言英宗嘗為岳州防禦使詔加討論時邢州已
升安國軍遂以邢州為信德府岳州為岳陽軍
是歲十月又詔以列聖潛邸所領地再加討論
以真宗嘗為襄王升襄州為襄陽府仁宗嘗為
慶國公以慶州為慶陽府英州嘗為宜州刺史
以宜州為慶遠軍神宗嘗為安州觀察使以安
州為德安府又嘗為光國公以光州為光山軍
哲宗嘗為東平軍節度使以鄆州為東平府嘗
為均國公以均州為武當軍徽宗嘗為寧國公
以寧州為典寧軍其後又以徽宗嘗為平江鎮
江軍節度使並陞為府又以太宗昔嘗為睦州
防禦使升睦州為遂昌軍今上皇帝即位之初
陞隆興寧國常德崇慶諸府皆以潛藩擁戴之
地也

英宗在濮邸與燕王官族人世雄厚善兩家各生
子同年月日時是生神宗而世雄之子令鏐也
神宗後即帝位令鏐進士及第為本朝宗室登
科第一

國朝承五代搶攘之後三館有書僅萬二千卷乾
德以後平諸國所得浸廣太宗鄉儒學下詔搜
訪民間以開元四部為目館中所闕及三百已
上卷者與一子出身端拱元年分三館之書別
為書庫目曰祕閣真宗咸平三年詔中外臣庶
家有收得三館所少書籍每納一卷給千錢送
判館看詳委是所少書數及卷秩別無差誤方

許收納其所進書及三百卷以上量才試用與
出身又令三館寫四部書二本一置禁中龍圖
閣一置後苑之太清樓以便觀覽八年榮王宮
火延燔三館焚蕪殆遍於是出禁中本就館閣
傳寫且命儒臣編類讎校校勘校理之官始於
此也嘉祐五年又詔中外士庶許上所闕書每
卷支絹一疋及五百卷特與文資元豐中祕書
省三館併歸省中書亦隨徙元祐中重寫御前
書籍又置校對黃本以館職資淺者為之又置
重修晉書局不久皆罷去宣和初蔡攸提舉祕
書省建言置補御前書籍所再訪天下異書以
資校對以侍臣拾人為參詳官餘為校勘又以
進士白衣充檢閱者數人及年皆命以官未畢
而國家多故靖康之變諸書悉不存太上警蹕
南渡婁下搜訪之詔獻書補官者凡數人秦熈
提舉祕書省奏請命天下專委守臣又有旨錄
會稽陸氏所藏書上之今中祕所藏之書亦良
備矣

承平時士大夫家如南都成氏歷陽沈氏廬山李
氏九江陳氏番禺吳氏俱有藏書之名今皆散
逸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傳錄仕
宦稍顯者家必有書數千卷然多失於讎校也
吳明可帥會稽百廢具舉獨不傳書明清嘗啟
其故云此事當官極易辦但僕既簿書期會實
客應接無暇自校子弟又方令為程文不欲以
此散其功委之它人孰肯盡心漫盈箱篋以誤
後人不若已也

紹興初昭慈聖獻皇后升遐外祖曾公公卷以江

東漕兼攝二浙應辦用元符末京西漕陳向故
事也朝論欲建山陵外祖議以謂帝后陵寢今
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耐矣宜以殯宮為名
僉以為當遂用之陳向權漕事見汪彥章所撰
徐丞相夫人陳氏墓誌夫人向之女也

紹興戊午徽宗梓宮南歸有日泰丞相當國請以
永固為陵名先人建言北齊叱奴皇后實名矣
不可犯且叱奴夷狄也尤當避泰大怒幾蹈不
測後數年卒易曰永祐

揮塵前錄卷二

祖宗朝重先代陵寢每下詔申樵採之禁至于再
三置守塚戶委逐處長吏及本縣令佐常切檢
校罷任有無廢闕書于曆子太昊葬宛丘在陳
州炎帝葬長沙在潭州黃帝葬橋山在上郡今
坊州界高陽葬臨河縣故城東高辛葬濮陽頓
丘城南臺陰城唐堯葬城陽穀林今鄆州界舜
葬零陵郡九疑山今永州界女媧葬華州界夏
禹葬會稽山今越州會稽縣商湯葬寶鼎縣周
文王武王並葬京兆府咸陽縣界漢高祖葬長
陵在耀州安北後漢世祖葬原陵在洛陽縣界
唐高祖葬獻陵在耀州三原縣東太宗葬昭陵
在醴泉縣北九峻山以上十六帝各置守陵五
戶每歲春秋祠御書名祝板祭以太牢諸處舊
有祠廟者亦別祭饗商中宗帝大戊葬內黃縣
東南陽武丁葬西華縣北周成王康王皆葬畢
在咸陽縣界漢文帝葬霸陵在長安東南宣帝
葬杜陵在長安南魏武帝葬高陵在鄴縣西晉
武帝葬峻陽陵在洛陽後周太祖文帝葬成陵
在耀州富平縣隋高祖文帝葬太陵在武功縣
以上十帝置三戶歲一饗以太牢秦始皇帝葬
昭應縣漢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在長安東
北武帝葬茂陵在長安西後漢明帝葬顯節陵
章帝葬敬陵並在洛陽東南魏文帝葬首陽陵
在偃師縣後魏孝文帝葬永寧陵在富平縣唐
明皇泰陵憲宗景陵俱在奉天縣肅宗建陵葬
醴泉縣宣宗正陵在雲泉縣朱梁太祖葬興極

揮塵前錄卷二

陵在伊闕縣後唐莊宗葬伊陵在新安縣明宗
葬徽陵在洛陽東北石晉高祖葬顯陵在壽安
縣以上十五帝各置守陵兩戶三年一祭以太
牢凡祭祀皆令長吏行禮所用太牢以羊代之
陵戶並以陵近小戶充除二稅外免諸雜差徭
周桓王葬澠池縣東北靈王葬河南縣桓亭西
周山上景王葬洛陽城中西北隅前漢元帝葬
渭陵在長安縣成帝葬延陵在咸陽縣哀帝葬
義陵在扶風平帝葬康陵在長安縣北後漢和
帝葬慎陵中興地安帝葬恭陵在長安西北
順帝葬順陵冲帝葬懷陵並在洛陽西質帝葬
靜陵桓帝葬宣陵並在洛陽東靈帝葬文陵在
洛陽西北獻帝葬禪陵在渭城北魏明帝葬高
平陵在河清縣高貴鄉公葬洛陽瀍澗之濱陳
留王葬王原陵在鄴西晉惠帝葬太陽陵在洛
陽魏文帝葬富平縣東南東魏孝靜帝葬鄴唐
高宗乾陵睿宗槁陵穆宗光陵僖宗靖陵並葬
奉天縣中宗定陵代宗元陵順宗豐陵文宗章
陵懿宗簡陵並葬富平縣德宗崇陵敬宗莊陵
武宗端陵並葬三原縣昭宗和陵葬河南緱氏
縣梁末帝葬伊闕縣後唐
末帝
葬明宗陵內以上三十八帝常禁樵採此乾德
四年十月詔也著于甲令其後又詔曾經開發
者重製禮衣常服棺槨重葬焉東晉以降六朝
陵寢多在金陵丹陽之間皆可考識而制書不
載者當時江左未平故耳先子嘗纂歷代陵名

自漢高帝建名以來雖后妃追崇僭霸無有遺者今行于世

國朝百官致仕庶僚守本官以合選一官回授任子侍從仍轉一官宰執換東宮官熙寧初歐陽文忠公始以太子少師帶觀文殿學士致仕示特恩也故謝表云道愧師儒乃忝春宮之峻秩身居猷畝猶兼書殿之隆名自是以爲例

國朝侍從以上自有寄祿官如左右正言二史給諫吏禮部郎中之類是也若庶僚曾經擢至外雜流甄敘悉皆有別一見刺字便知涇渭元豐官制既行混而爲一故王荆公有流品不分之語

舊制如侍從致仕轉官遺表贈四官皆自其合選官上加之今則寄祿官至陞朝轉贈僅止負郎而已

蒲溥正在翰林因入對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非它官比而官儀未寵自今宜加佩魚遂著爲令見于神宗實錄東坡先生謝入翰林表曰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中書舍人繫紅鞵犀帶自葉少蘊始見姚令威叢語而石林自記却不及舊假服色不佩魚崇寧末王照尚書詳定勅令啟請許之自是爲例仍許入銜具載詔書其後以除勅中不載多不署魚袋二字

國朝凡登從班無在外閑居者有罪則落職歸班亦奉朝請或黜守偏州甚者乃分司安置不然則告老掛冠熙寧間始置在外官觀本王荆公

意以處異論者而荆公首以觀使閑居鍾山者八年

官制後惟光祿大夫及中散朝議二大夫分左右增磨勘而已初非以科第也元祐間范忠宣當國始帶左右紹聖初罷去事見常希古奏疏大觀二年又置中奉奉直二大夫散朝議左右字紹興初樞密院編修官楊愿啟請再分左右自是以出身爲重

前宰相爲樞密使者宋元憲富鄭公文潞公陳秀公宣和二年鄭華原以故相領院事紹興七年秦師垣亦以前揆拜樞密使未幾復登庸近歲張魏公亦然李邦直許沖元曾令綽韓師朴爲二府後皆再入爲尚書然不久復柄用惟令綽竟止八座

舊制樞密使知樞密院奏薦子弟皆補班行故富鄭公之子紹京文潞公之子貽慶皆爲閤門祇候元豐後方授文資

神宗朝詔樞密院編修經武要略以都承旨張誠一提舉誠一武臣也乞差編修官二員時王正仲胡完夫爲館職詔令兼之是夕忽御批提舉改作管勾詰朝執政故上所以云已差館職編修豈可令武臣提舉而樞密院編修自此始也

樞密院舊皆武臣如都承旨亦然國初二曹俱嘗爲之熙寧中王荆公怒李許罷去命曾令綽爲都承旨自是方文武互用矣

仁宗以大中祥符七年由慶國公出閣隆興初湯

特進封慶國公明清嘗以故事啟之遂上章辭不敢受改封榮國公王將明白蒙亨宣和間皆封慶公而不辭豈一時忘之耶

政和中詔天下州縣官皆帶提舉管勾學事時姚麟以節度使守蔡州建言乞免繫階朝廷許之靖康初除紹興中復增但改庶官爲主管時孟信安仁仲來帥會稽先人寓居孟氏與家間契分甚厚仁仲以兄事先人入境語先人云忠厚與秦會之雖爲僚壻而每懷疑心今省詔積官先入朝然後附府從兄求一不傷時忌對劄入即可尋又降旨自此武臣帥守並免入銜行之至今

國朝范魯公質王文獻海陵宣懿仁浦秉鈞史館昭文集賢三相俱全太宗初即位薛文惠居正沈恭惠倫盧大戎多遜真宗咸平二年李文靖沈向文簡敏中呂文穆蒙正仁宗至和二年劉文忠沆文潞公彥博富韓公弼元祐初司馬溫公爲左僕射文潞公平章軍國重事呂正獻平章軍國事皆三相也至三年溫公薨文潞二公在位而呂汲公大防范忠宣純仁爲左右僕射殆四相然不久也

本朝宰相兼公師者范魯公王文獻趙韓王薛文惠王文貞丁晉公馮文懿王文公文靖韓忠獻曾宣靖富韓公文潞公呂正獻蔡師垣秦師垣陳魯公而已餘皆罷政後方拜近日惟張魏公自外以少傅再拜右揆

傳世錄 卷二

七〇

本朝三入相者趙韓王呂文穆文靖張鄧公文潞

公蔡元長雖四入而不克有終

國朝自外拜相者文潞公韓康公章子厚近年陳

原公亦曠典也

元符末曾文肅自知樞拜相公弟文昭為翰林錄

宿禁中面對喻旨草麻文昭力辭上云弟草兄

麻太平美事禁中已檢見韓絳故事矣不須辭

文昭始拜命蓋熙寧初韓康公入相實持國當

制國朝以來兩家而已金坡遺事載錢希白為

文僖草麻雖云儀同鈞衡實未嘗秉政也是時

母氏年九歲偶至東府門外觀閱歸告文肅云

翁翁明日相矣適見快行家宣叔翁入內甚急

以是逆料已而果然

國朝宰相享壽者宋惠安八十張鄧公八十六

陳文惠八十二富文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宋

元獻七十九李文定七十七曾宣靖八十龐穎

公七十六蘇丞相八十二文潞公雖至九十四

而薨貶秩中蔡中垣亦八十晚節拘籍南遷殂

於中路不得全有富貴考終

本朝名公多厄於六十六韓忠獻歐陽文忠王荆

公蘇翰林而秦師垣復獲預其數呂正惠呂文

穆亦然

本朝宰相登庸年少者常山春明退朝錄備見之

然無逾近歲范覺民丞相廷告日方三十一但

壽止三十七其後張魏公入相亦未四十且太

夫人康健罷相之後遷謫居外幾二十年後雖

入竟不拜元宰

揮慶錄前錄 卷二

國朝身為宰相壽考康寧再見其子入政府者惟

曾宣靖一人而已

呂文穆相太宗猶子文靖參真宗政事相仁宗文

靖子惠穆為英宗副相為神宗樞使次子正獻

為神宗知樞相哲宗正獻孫舜徒為太上皇右

丞相繼執七朝政真盛事也

本朝一家為宰執者呂氏最盛既列于前矣父子

兄弟者韓忠憲億子康公絳黃門維莊敏穎范

文正仲淹子忠宣純仁左轄純禮石元懿熙載

子文定中立呂參政餘慶弟正惠端陳參政恕

子恭公執中曹武惠彬子武穆瑋任安惠中師

弟康懿中正張參政洎孫左轄瑛王惠獻化基

子安簡舉正陳文忠堯叟弟文惠堯佐王文獻

海孫康靖貽永章文獻得象從孫壯恪泰丞相

惇王樞密博文子忠簡疇吳正肅育弟正惠充

曾宣靖公亮子樞密孝寬韓魏公琦子文定忠

彥曾孫樞密肖胃胡文恭宿秩左丞宗愈張榮

倍者曾孫忠文叔夜梁懿肅適孫中書子美蔡

忠懷確子樞密懋林文節希從子中書樞密蔡太

師京子樞密攸鄧樞密洵武弟左轄洵仁近日

如錢參政端禮之於文僖史簽書才從子丞相

浩亦一家而洪右相迺樞密遵為伯仲數十年

未嘗見也王文公安石弟左轄安禮富韓公弼

孫知樞直系

韓循之奉常治之妻魯國太夫人文氏潞公之孫

魏公之孫婦儀公之家婦呂惠穆之外孫魯簡

肅之外曾孫呂文靖之曾外孫身見其子肖胃

揮慶錄 卷二

七〇

為樞密塔鄭億年為資政殿大學士儀同執政

他子與孫俱被飾擢壽齡八秩婦人中罕有唐

張延賞苗夫人可儷之也

錢武肅錫自唐乾寧中盡有二浙之地享國五世

至忠懿王假以版圖來歸改封鄧國王子弟皆

換節旄其後弟十四子文僖惟演以文章進任

昭陵為樞密使文僖子次對暄次對子景臻尚

泰魯公主位至少保生子伯誠忱亦至少師它

子悉建節伯誠子處和端禮今參知政事忠懿

兄廢王侗之子希白易希白子修懿明逸子飛

彥遠兄弟對掌內外制父子又中大科子飛子

穆懿元祐中入禁林穆子遜叔伯言至樞密直

學士他位顯庸尚多雖間有以肺腑進然富貴

文物三百年相續前代所未見也

婺元獻夫人王氏國初勳臣趙之女樞密使德用

之妹也元獻塔富鄭公也鄭公塔馮文簡文簡

孫塔蔡彥清朱聖予聖予女適滕子濟俱為執

政元獻有古硯一奇甚王氏舊物也諸女相授

號傳塔硯今藏滕氏宋之孫女適洪景嚴近又

登二府亦盛事也又有古犀帶一亦元獻舊物

今亦藏滕氏明清嘗於子濟子琪處見之

本朝居政府在具慶下者王文獻盧大戎包孝肅

張文孝吳長文吳正肅呂吉父章子后安厚卿

馮彥為曾令綽王彥霖李士美王將明蔡居安

林彥振王元忠

本朝狀元登庸者呂文穆李文定王文正承元憲

故詩人有云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

人王文安覽之不悅後數十年李士美何文穎亦以廷魁至鼎席

唐朝世掌絲綸以為美談而本朝以來兄弟居禁林者實可象儀弟望之儼宋元憲景文王荆公和父韓康公持國蘇翰林子由曾文肅文昭蔡元長元度鄧子裳子文張康伯賓老宇文仲達叔通父子則李文正昌武冕文元文莊梁翰林固懿肅適蔡文忠仲遠延慶錢希白子飛蘇儀甫子容一家則張尚書洎唐公瓊運明琛范蜀公子功淳父元長而淳父元長又父子也錢氏又有純老穆父焉葉道卿少蘊而蔡君謨之於元長兄弟亦一族也外制則前人俱嘗學之惟曾南豐與文昭文肅兄弟三人焉孔經父常父劉遵父贛父與從子少馮又對掌內外制也近日於洪忠宣父子再見之

雍孝聞蜀士之秀也元符末有聲太學學者推重之崇寧初省試奏名第一前此婁上封事剴切九重固已默識其名至是殿策中力詆二蔡及時政未便者徽宗大怒減死竄海外宣和未上思其忠親批云雍孝聞昨上書致權刑辟忠誠可嘉特開落過犯授修武郎閣門宣贊舍人命放而孝聞死矣於是錄其子子純為右選紹興初從張魏公入蜀魏公令屬趙詰軍中詰誅子純坐編管既死魏公憐之復致其子安行一官紹興間以告訐流領外不知所終三世俱以罪廢與前所紀諸家不侔然亦不幸也
唐朝崔盧李鄭及城南韋杜二家蟬聯組世為

顯者至本朝絕無聞人自祖宗以來故家以真定韓氏為首忠憲公家也忠憲諸子名連系字康公兄弟也生宗字宗生子名從玉字玉生子從日字日生元字元生子從水字居京師廷有桐木都人以桐樹目之以別相韓焉相韓則魏公家也魏公生儀公兄弟名連彥字彥生子名從口字口生子從胃字胃之子名連三畫或謂魏公之命以其名琦字析焉東萊呂氏文穆家也文穆諸子文靖兄弟也名連簡字簡字生公字公字生希字希字生問字問字生中字中字生大字大字生祖字河內向氏文簡公家也文簡諸子名連傳字傳字生子從系字系字生從宗字欽聖憲肅兄弟也宗字生子字子字生水字水字生土字土字生公字兩浙錢氏文僖兄弟名連惟字惟字生日字日字生景字景字生心字心字生之字在長主孫則連端字賜名也曹武惠諸子名連玉字玉字生人字慈聖光獻昆季也人字生言字言字生日字日字生水字水字生絲字高武烈諸子連遵字遵字生士字宣仁聖烈兄弟也士字生公字公字生世字世字生之字晁文元諸子名連宗字文莊兄弟也宗字生仲字仲字生端字端字生之字之字生公字公字生子字李文定本甄城人既徙京師都人呼為濮州李家李文和居永寧坊有園亭之勝築高樓臨道邊呼為看樓李家李耶宅並念佛橋以橋名目之陳文惠居近金水門以門名目之王文貞手植三槐于廷都人以三槐

表之王文正本北海人以青州王別之王景彝居太子巷以巷名目之王審琦太師九子以九院呼之張榮僖以位顯名以待中家目之賈文元居廂後宋宣獻居宣明坊亦以巷名目之宋元獻兄弟安陸人以安州表以上數家派源既繁名不盡述矣在江南則兩曾氏宣靖與南豐是也曾文清兄弟亦以儒學顯又三族矣三蘇氏太簡儀父明允兩范氏蜀公與文正是也若莆田之蔡白沙之蕭毗陵之胡會稽之石番陽之陳新安之汪吳興之沈龍泉州之鮑皆為今之望族而都城專以戚里名家又數家不能悉數也

建州浦城最為僻邑而四甲族皆本縣人楊氏則起于文莊章氏則肇自邵公蓋練夫人孫夫人陰德世多傳焉黃氏本于子思陳氏本于秀公軒裳極盛今仕途所至有之
浦成章氏盡有諸元子平為廷試魁而表民望之制科第一子厚惇開封府元正夫秦鎖廳元正夫子綜為國學元子厚子援為省元次子持為別試元其後自閩徙居吳中族屬既殷簪裳益茂至今放榜必有居上列者章氏自有登科題名石刻在建陽

揮塵前錄卷三

太上皇帝中興之初蜀中有大族犯御名之嫌者而遊宦參差不齊倉卒之間各易其姓仍其字而更其音者勾濤是也加金字者鉤光祖是也加絲字者鈎紡是也加草頭者苟諶是也改爲句者句思是也增而爲句龍者如淵是也絲是析爲數家累世之後昏嫻將不復別文潞公自云敬暉之後以國初翼祖諱而改今有苟氏子孫與文氏所云相同蓋本一族亦是仕于南北失於相照與此相類

李昌武宗諤之子昭選十八歲鎖廳及第昭選子杲卿杲卿子士廉皆不逾是歲登甲科凡三世俱曾爲探花郎亦衣冠之盛事也

吳越國忠獻王錢佐其弟侔襲位未幾爲其大將胡進思所廢時忠懿王假爲台州刺史進思迎立之元豐中王之孫暄知台州其子景臻自郡入都選尚仁宗女是爲秦魯長主靖康末胡騎犯關主避狄南來因遂卜居後數年詔卽州賜第主享之二十年壽八十六薨於天台其子伯誠居之又二十年官至少師年亦八十餘少師子卽處和也處和之女又自台州被選爲王妃去歲處和既爲執政別營甲第南北相望甚夥一家盛事常占此境

官制行置左右丞二府中班最下無有爰立者元祐中蘇子容丞相自左轄登庸時以爲異恩崇寧初徽宗亟欲相蔡元長遂用此故事時有獻詩者曰磊落儀形真漢相闊疎恩禮舊蘇公紹

與初呂元直自簽書樞密院入相前此所無也張垓乃張說之子敬翔爲敬暉之孫本朝劉溫叟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至其孫凡乃自度曲預修樂書可笑近有吳鑄者乃國初功臣吳廷祚之後祖元辰復尚主而失節於劉豫仕僞庭至樞密使爲其用事此一律吁可歎哉李叔佐云

揮塵前錄卷三

本朝以來以遺逸起達者惟種明逸常夷甫二人而已徽宗朝王易簡蔡密呂注自布衣拜崇政殿說書然薦紳間多不與之也王君儀尹彥明後亦登禁從距今亦三十年矣雖屢下求賢之詔州郡間有不應聘者而羔雁不至於巖穴也易簡卽寓之父九江人大觀中家祖守郡首薦之其後改節以媚權臣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寓仕靖康驟拜二府被命使虜託夢寐以辭行欽宗震怒竄嶺外父子南下中途爲盜所害寓字元忠

國初每歲放榜取士極少如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蓋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校五路舉子以北人拙於詞令故優取熙寧三年廷試能三題專以策取士非雜犯不復黜然五路舉人尤爲疎略黃道夫謗傳臚至第四甲黨錘卷子神宗大笑曰此人何由過省知舉舒信道對以五路人用分數取末名過省上命降作第五甲末自後人益以廣宣和七年沈元用劾正奏各殿試至八百五人蓋燕雲免省者既衆天下赴南宮試者萬人前後無踰此歲之盛

崇寧中以王荆公配宣聖亞兗公而居鄒公之上故遷鄒于兗之次靖康初詔黜荆公但昇象像不復移鄒公於舊位至今天下庠序悉兗鄒並列而虛右雖後來重建者舉皆泐襲而竟不能革也沈文伯云

劉器之晚居南京馬巨濟涓作少尹巨濟廷試日器之作詳定官所取也而巨濟每見器之未嘗修門生之敬器之不平因以語客客以諷巨濟巨濟曰不然凡省闈解送則有主文故所取士得以稱門生殿試蓋天子自爲座主豈可復稱門生於他人幸此以謝劉公也客以告器之器之歎服其說自是甚懽陸務觀云

△友辭叔器家有閩外侯印甚奇古後考之魏建安二十三年嘗置此名也又友人家有盪虜將軍章又明清有橫武將軍印皆不可考伯氏有新遷長印後考前漢書乃新室嘗以上蔡爲新遷也及友人家多睦子家丞印多睦郡名既△子之家丞秩甚卑然篆文印樣皆出諸印右嘗撫得之或云亦王莽時印畢少董家有雍未央姓名見於急就章

自云唐宗室系本大鄭王房山其遠祖武德正觀以來告命敕書凡百餘亦有辟少保顏魯公書者奇甚明清每語親舊經絲不惜一訪而閱之李生亦不斯人之觀也

文中子王通隋末大儒歐陽文忠公宋景文修唐書房杜傳中不及其姓名或云其書阮逸所撰未必有其人然唐李習之嘗有讀文中子而劉禹錫作王華卿墓銘序載其家世行事甚詳云門多偉人則與書所言合矣何疑之有又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見于文粹

歐陽文忠公父名觀文多避之如碧落碑在絳州龍興宮之類蘇東坡祖名序文多云引或作叙近爲文者或做此不知兩先生之意也

賜生辰器幣起于唐以寵藩鎮五代至遣使命周世宗春遇魏宜懿始以賜之自是執政爲例至和三年宋元憲建言慶曆郊祀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而有司終不能推述先典明喻上指因循顧望遂諭十載使王公薦紳下同閭巷昭穆雜用家人緣媮習弊甚可嗟也臣近因進對斐聞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產不立私廟豈朝廷勸戒有所未乎將風教頹齡終不可復反復至意形于歎息臣每求諸臣所以未即建立者誠亦有由蓋古今異儀封爵殊制自疑成殫遂格詔書禮官既不講求私家何由擅立且未信而望誠者上難必責從善而設教者下或有違若欲必如三代有家嫡世封之重山川國邑之常然後議之則墜典無可復之期矣夫建宗祏序昭

穆別費賤之等所以爲孝雖有過差是過爲孝殖產利營居室遺子孫之業或與民爭利顧不以爲恥逮夫立廟則曰不敢寧所謂去小違古而就大違古者今諸儒之惑不亦甚乎於是下兩制與禮官詳定制度而王文安以下定官一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廟知樞密參政同知樞密樞以上前任見任宜徽尚書節度使東宮三少以上皆立三廟餘官祭於寢凡得立廟者許嫡子襲爵以王祭其襲爵世降一世死則不得別立祔廟別祭於寢自當立廟者即祔其主其子孫承代不許廟祭寢祭並以世數親疎遷祔始得立廟者不祔以始封有不祔者通祭四廟五廟廟因衆子立而長子在則祭以嫡長子主之嫡子死則不傳其子而傳立廟之長凡立廟聽於京師或所居州縣其在京師者不得於裏城及南郊御路之側既如秦仍令別議襲爵之制其後終以有廟之子孫或官微不可以承祭又朝廷難盡推襲恩之典遂不果行其略已見宋大

道退朝錄至嘉祐中文潞公爲相乃上章引禮官詳定制度平章事以上許立四廟欲乞於河南府營創廟詔從之政和中蔡元長賜宅京師援潞公之請既允所奏且命禮制局鑄造家廟祭器并余丞相深以下二府皆賜之紹興中秦會之表勳錫第又舉二例詔令討論悉如政和之制云

錢宜靖呂文靖知制誥衣綠張益之友直鄧公子也爲天章閣待制勾當三班院待宴集英殿猶衣緋仁宗頗見即賜金紫呂文穆李仲詢及許沖元爲兩制衣緋蔡元長王子發官制行後爲中書舍人皆衣緋賈季華琰爲樞密直學士正諫大夫衣綠

本朝父子狀元及第張去華子師德梁顥子固兄弟孫何孫僅陳堯佐堯咨四家而已後來沈文通孫晦以祖孫相繼近年許克昌寔許安世之親姪孫而王資深子洋俱爲榜眼

舊制監司雖官甚卑遇前執政宰藩亦肩輿升廳事宜和初辟肇明自兩地出守淮南有轉運判官年少新進輕脫之甚肇明每不堪之到官未幾肇明還舊廳因與首台蔡元長語及之且云乘轎直抵脚踏子始下呵與之聲驚耳至今爲之重聽其他可知也元長大不平翊日降旨諸路監司遇前宰執帥守處即入客位通謁自是爲例 王孟玉云

熙寧中神宗命館職張載往兩浙劾知明州苗振呂正獻與御史程伯淳俱言載賢者不當使鞫獄上曰鞫獄豈賢者不可爲之事邪弗許

明清家有徐東湖所記太上皇帝聖語其略曰大宗正行司將至行在南班宗子所居當作屋百間上曰修營舍宇固非今所急然事有不得已者故春秋於此事得其時制則不書不書者聖人之所許也近時營造之制一下百姓輒受弊蓋緣州縣便行科配矣又嘗語宰臣等曰爲法不可過有輕重惟是可以必行則人不敢犯太重則決不能行太輕則不足禁姦朕嘗語徐俯

後議之則墜典無可復之期矣夫建宗祏序昭穆別費賤之等所以爲孝雖有過差是過爲孝殖產利營居室遺子孫之業或與民爭利顧不以爲恥逮夫立廟則曰不敢寧所謂去小違古而就大違古者今諸儒之惑不亦甚乎於是下兩制與禮官詳定制度而王文安以下定官一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廟知樞密參政同知樞密樞以上前任見任宜徽尚書節度使東宮三少以上皆立三廟餘官祭於寢凡得立廟者許嫡子襲爵以王祭其襲爵世降一世死則不得別立祔廟別祭於寢自當立廟者即祔其主其子孫承代不許廟祭寢祭並以世數親疎遷祔始得立廟者不祔以始封有不祔者通祭四廟五廟廟因衆子立而長子在則祭以嫡長子主之嫡子死則不傳其子而傳立廟之長凡立廟聽於京師或所居州縣其在京師者不得於裏城及南郊御路之側既如秦仍令別議襲爵之制其後終以有廟之子孫或官微不可以承祭又朝廷難盡推襲恩之典遂不果行其略已見宋大

異時宮中有所禁初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推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立法貴在中制所以決可行也

淳化三年西夏李繼捧遣使獻鵲號海東青上賜詔曰朕久能咬遊盡放鷹犬卿地控邊塞時出捕獵今還以賜卿可領之也宣和末耶律禧緣此失國烏乎太宗聖矣哉

元祐名卿朱絳者君子人也嘗登禁從紹聖初不幸坐黨錮崇寧間亦有朱絳者蘇州人初登第欲希晉用上疏自陳與姦人同姓名恐天下後世以爲疑遂易名諤字曰聖予蔡元長果大喜不次峻擢位至右丞未及正謝而卒年方四十

熙寧中御史言徐德占奉祠太廟嘗廣坐云仁宗有遣行詔問狀坐客客不敢對以爲無德占云臣比行事至章懿太后室因爲客言章懿實生仁宗而不及養後以帝女降后之姪瑋主乃與瑋不協使仁宗有遺恨臣實洪州人聲音之訛遂至風聞上以其言有理笑而薄罰之

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于道山食瓜居安令坐上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咸嘆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

蘇訓直云曾文肅帥定一日晨起忽語諸子曰吾必爲宰相然須南遷啓其所以公曰吾昨夕夢衣十郎綠

袍北向謝恩豈非它日貶司戶之徵乎後十年果登庸既爲蔡元長所擠徙居衡陽已而就降廉州司戶參軍敕到取幼子緝朝服以拜命果符前夢十郎即緝排也

韓似夫與先子言頃使金國見虜主所繫犀帶劍透中正透如圓鏡狀光彩絢目似夫注視久之虜主曰此石晉少主歸獻耶律氏者唐世所寶日月帶也又命取磁盆一枚示似夫云此亦石主所獻中有畫雙鯉存焉水滿則跳躍如生覆之無它矣二物誠絕代之珍也益益見之范蜀公記事矣

建隆遺事世稱王元之所述其間帥多誣謗之詞至於稱趙普盧多遜受遺昌陵尤爲舛繆案國史韓王以開寶六年八月免相至太平興國六年九月始再秉衡鈞當太祖升遐時政在外何緣前一日與盧丞相同見于寢耶稱太祖長子德昭爲南陽王又誤矣初未嘗有此封元之當時近臣又秉史筆豈不詳知且載秦王傳中云云安有淳化三年而見三朝國史秦王傳邪可謂亂道此特人託名爲之又案元之自有小畜集序及三黜賦與國史本傳俱云淳化二年自知制誥舍人貶商州至道二年自翰林學士黜守滁上咸平二年守本官知齊安郡而此序年月次序悉皆顛錯其僞也明矣

張賢良咸漢陽人應制舉初出蜀過夔州郡將知名士也一見遇之甚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於何書張無以對守曰載孟子注中因檢示

之且曰不可不牢攏之也張道中漫思索著論成篇至都閣試六論以此爲首題張更不注思而就主文錢穆父覽之大喜過閣第一黃六丈叔愚能記守之姓名嘗以見告今已忘之張即魏公適翁也

唐文皇聚一時名流于冊府始有十八學士之號後來凡居館殿者皆稱之國朝以來仕于外非兩制則雖帥守監司止呼寄祿官惟通判多從館中帶職出補如蔡君謩湖州歐陽文忠公滑州王荆公舒州東坡先生杭州如此之類甚多劉贛父赴泰倅詩云璧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早梅明日扁舟滄海去却尋雲氣望蓬萊蓋在道山五載然後得之學士之稱施于外者

絲通判而然今外廷過呼大可笑矣建炎已酉歲二月金人舉國南寇時太上駐蹕維楊虜既次臨淮郡相距甚邇有招信尉以所部弓手百餘人拒敵是日也塵氛蔽日虜初不測其多寡遂相拒踰半日尉與衆竟死不退於是探騎得疾走上聞乘輿百寮僅得南度儻非尉悉力以扼其鋒俾探騎得上聞則殆矣尉之姓名不傳於世可恨友人王彥國獻臣能道其詳他日當問之爲求大手筆作傳近見程可久云尉姓孫亦嘗以白國史汪聖錫矣

後開孫名榮三朝史錢儼傳云儼能飲酒百卮不醉嘗思無敵或言一軍校差可倫擬問其狀曰飲酒多手益恭儼曰此亦變常非善飲也東軒筆錄云馮文簡在太原以書姪王靈芝曰并門歌舞妙麗吾

閉目不窺但日與和甫談禪耳平父答曰所謂禪者只恐明公未達耳蓋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馮深伏其言以二條觀之萬事莫不安於自然也

本朝及五代以來吏部給初出身官付身不惟著歲數兼說形貌如云長身品紫紫色有髭髯大眼面有若干痕記或云短小無髭眼小面癢痕之類以防偽冒至元豐改官制始除之靖康之亂衣冠南渡承襲偽冒盜名字者多矣不可稽考乃知舊制不為無意也

靖康間欲追襲司馬溫公輿論以謂惟范忠宣在元祐間尤為厚德可儷而有司一時鹵莽乃誤書文正之名批旨行下遂俱贈太師蓋不知文正以忠宣德孺為宰執已追贈至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久矣適何文縝在中書以鄉曲之故乃以張天覺廁各其間亦贈太保而天覺熙寧中自選人受章子厚知引為察官事見邵氏辯誣為舒信道發其私書貶斥流落于外紹聖初子厚秉鈞再薦登言路攻擊元祐諸賢不遺餘力至欲發溫公呂正獻公之墓賴曾文肅公力啓于泰陵始免其為慘酷甚矣晚既免相末年以校讎道藏復職又有二蘇狂率三孔闕疎之表詩有每聞同列進不覺寸心忪之句常希古亦力言其姦後來閩中書坊開骨鯁集輒刊靖康詔書于首錄此天下翕然推尊之事有僥幸乃如此者可發一歎

張文老云

建炎末贈黃魯直秦少游及晁无咎張文潛俱為

直龍圖閣文潛生前紹聖初自起居舍人出帶此職蓋甚久亦有司一時稽考之失也

李成字咸熙系出長安唐之後裔五代避地徙家營丘弱而聰敏長而高邁性嗜酒善琴奕妙畫山水好為歌詩瑣屑細務未嘗經意周世宗時樞密使王朴與之友善特器重之嘗召赴輦下會朴之亾因放誕酣飲慷慨悲歌遊遊搢紳間太府卿衛融守淮陽遣幣延請客家于陳日肆觴詠病酒而卒壽四十九子覺仕太宗兩歷國子博士其後以覺贈至光祿寺丞云此宋白撰志文大略如此王著書徐鉉篆覺字仲明列三朝國史儒學傳叙其世家又同覺子宥仕至諫議大夫知制誥有傳載兩朝史傳云祖成五代末以詩酒遊公卿間善摹寫山水至得意處殆非筆墨所成人欲求者先為置酒酒酣落筆烟雲萬狀世傳以為寶歐陽文忠公歸田錄乃云李成仕本朝尚書郎固已誤矣而米元章畫史復云贈銀青光祿大夫又甚誤也

王絲字敦素越之蕭山人景祐初為縣令會歲歉絲每家支錢一千以濟之期以明年夏輸絹壹匹邑人大受其惠稱為德政絲此當路薦之蓋是時一縑售價不逾其數爾仕止郎曹典州而已范文正公為作墓誌具載其事王荆公當國倣其法施之天下號為和買久之本錢既不復俵且有折帛之害世誤傳始於王儀仲素儀仲文正公之子早即貴達未嘗為邑官至八座沒諡懿敏國史本傳可考其子鞏字定國與東坡先生游李定字仲求洪州人晏元獻公之甥文亦奇欲預賽神會而蘇子美以其任子距之致興大獄梅聖俞謂一客不得食履鼎傷眾賓者也其孫即商老彭以詩名列江西派中又李定字資深元豐御史中丞其孫方叔正民兄弟皆顯名一時揚州人又李定嘉祐治平以來以風采聞嘗遍歷天下諸路計度轉運使官制未行老于正卿乃敦老如岡之祖蓋濟南人也同姓名者凡三人世亦多指而為一不可不辨李承陽翟人東坡先生門下士亦字方叔兩方叔俱以文鳴詩章又多互傳於世

郭稹字仲微仕至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言稹服喪為過禮請下有司博議因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始此

太祖皇帝立極之初西蜀未下益州三泉縣令間道馳騎齎表率先至闕下上大喜平蜀後詔

令三泉縣不隸州郡遇賀慶許發表章直達榻前至今甲令每於諸州軍監下注云三泉縣同是矣元符末龔言序為縣尉弟江端本子之薄遊至邑令簿素與龔不叶相帥遊山經宿未回龔攝縣事忽赦書至徽宗登寶位龔即宣詔稱賀偶未有子亟令子之奉表詣都令歸已無及鈐曹以初品官無奏異姓無服親之文沮之子之早負俊名曾文肅當國為將上取旨特補河南府助教今之上州文學也後子之官與職俱至正郎一時以為異事紹興初四川制司建言陞縣為軍失祖宗之指矣

張逸字天隱鄭州人登進士初嘗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諳其民風華陽縣鄉長殺人誣道宥者縣吏受財獄具乃令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為神歲飢民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廢穡事今歲小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報可凡四守益州逸子岫嶷亦有顯名于世嶷諸孫即端明殿學士澄也

兩朝史章文憲得象傳末云初閩人謠曰南臺沙合出宰相至得象相時沙湧可涉政和六年沙復湧已而余丞相深大拜十餘年前外舅方公務德帥福唐南臺沙忽再湧已而朱漢章葉子昂相繼登庸

昔人最重契義朋從年長則以兄事之齒少以弟或友呼焉父之交遊敬之為丈見之必拜執子

姪之禮甚恭丈人行者命與其諸郎遊子又有孫各崇輩行略不紊亂如分守之嚴舊例書札止云啓或止稍尊之則再拜雖行高而位崇者不過曰頓首再拜而已非父兄不施覆字宰輔以上方曰台候餘不敢也前輩名卿尺牘中可考今俱不然誠可太息

太平興國六年五月詔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勳使高昌雍熙元年四月延德等叙其行程來上云初自夏州歷玉亭鎮次歷黃羊平其地平而產黃羊度砂磧無水行人皆載水凡二日次都囉囉族漢使過者遺以財貨謂之打當次歷茅家峒子族臨黃河以羊皮為囊吹氣實之浮於水或以囊馳牽木柁而度次歷茅女王子開道族行人六窠砂深三尺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駝不育五穀砂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次歷樓子山無居人行砂磧中以日為占且則背日暮則向日日下則止又行望月亦如之次歷卧羊梁劫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鶻之地次歷太子大蟲族接契丹界人衣尚錦綿器用金銀馬乳釀酒飲之亦醉次歷屋地目族蓋達于于越王子之子次至達于于越王子族此九族達韃中尤尊者次歷拽利王子族有合羅川唐回鶻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湯泉池傳曰契丹舊為回紇牧羊達韃舊為回紇牧牛回紇徙甘州契丹達韃遂各爭長攻戰次歷阿墩族經馬鬃山望鄉嶺上石庵有李陵題字處次歷格囉美源西方百川所會極望無際鷗

鷲見雁之類甚眾次至托邊城亦名李僕射城城中首領號通天王次歷小石州次歷伊州將陳氏其先自唐開元二年領州凡數十世唐時詔勅尚在地有野蠶生苦參上可為綿帛有羊尾大而不能走尾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又有勵石剖之得寶鐵謂之喫鐵石又生胡桐樹經雨即生胡桐律次歷益都次歷納職城在大患鬼魅積之東南望玉門關甚近地無水草載糧以行凡三日至思谷曰避風驛本俗法試出詔押御風御風乃息凡八日至澤田寺高昌聞使至遣人來迎次歷寶莊又歷六鍾乃至高昌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闐西南距大石波斯西距西天步露沙雪山蔥嶺皆數千里地無雨雪而極熱每盛暑人皆穿池為穴以處飛鳥羣萃河濱或起飛即為日氣所爍墜而傷翼屋室覆以白堊開寶二年雨及五寸即廬舍多壞有水出金嶺導之周繞國城以溉田園作水磴地產五穀惟無蕎麥貴人食馬餘食牛及鳧雁樂多笙篴出貂鼠白氈綉文花藥布俗多騎射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用開元七年曆以三月九日為寒食餘二社冬至亦然以銀或鎊為筒貯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潑為戲謂之歷陽氣去病好遊賞行者必抱樂器佛寺五十餘區皆唐朝所賜額寺中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等居民春月多遊羣聚邀樂於其間遊者馬上持弓矢射諸物謂之禳災有勅書樓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詔勅緘鎖甚謹後有

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經所謂外道者也統有南突厥北突厥大眾慰小眾慰樣磨割祿黠曼司末蠻格哆族預龍族之名甚眾國中無貧民絕食者共振之人多壽考率百餘歲絕無天死時四月獅子王避暑於北廷以其舅阿多于越守國先遣人致意於延德曰我王舅也使于越王拜乎延德曰持朝命而來禮不當拜復問曰見王拜乎延德曰禮亦不當拜阿多于越復數日始出相見然其禮頗恭獅子王邀延德至其北庭歷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嶺口寶貨所出又兩日至漢家寨又五日上金嶺溫嶺即多雨雪上有龍王刻石記云小雪山也嶺上有積雪行人皆服毛剝度嶺一日至北廷憇高臺寺其王烹羊馬以具饌尤豐潔地多馬王及王后太子各養馬牧放於平川中彌亘百餘里以毛色分別為羣莫知其數北廷川長廣數千里鷹鷂鵬鵠之所生多美草下生花砂鼠大如鼯鷯禽捕食之其王遣人來言擇日以見使者願無計其淹久至七日見其王及王子侍者皆東向拜受賜旁有持磬者擊以節拜王聞磬聲乃拜既而王之兒女親屬皆出羅拜以受賜遂張樂飲燕為優戲至暮明日泛舟於池中池四面作鼓樂又明日遊佛寺曰應運泰寧之寺正觀十四年造北廷北山中出硃砂山中常有煙氣湧起而無雲霧且又光燄若炬照見禽鼠皆赤采硃砂者著木底鞵若皮為底者即焦下有穴生清泥出穴外即變為砂石土人取以治皮城中多

摩尼寺

卷四

樓臺草木人自皆端正惟工巧善治金銀銅鐵為器及攻玉善馬直絹一疋其為馬充食者纔直一丈貧者皆食肉西抵安西即唐之西境七月令延德先還其國其王始至亦聞有契丹使來屏缺以銀葉蔽之謂其王曰聞漢遣使入達靺而道出王境誘王窺邊宜早送至達靺無使久留因云高敞本漢土漢使來視封域將有異圖王當察之延德偵知其語因謂王曰犬戎素不順中國今乃反間我欲殺之王固勸乃止自六年五月離京師七年四月至高昌所歷以詔賜諸蕃君長襲衣金帶贈帛八年春與其謝恩使凡百餘人復循舊路而還雍熙元年四月至京師延德初至達靺之境頗見晉末隋廢者之子孫咸相率遮迎獻飲食問其鄉里親戚意甚懷感留旬日不得去延德之自叙云此雖載于國史而世莫熟知用書于編以俟通道九夷八蠻將使指者或取諸此焉

紹興丙辰明清甫十歲時朱三十五丈希真徐五丈敦立俱為正字來過先人先人命明清出拜二公詢以國史中數事隨即應之無遺絲是受二公非常之知于弱齡希真之相予多見其詞翰中後二十年明清為方塘敦立守滁陽以書與外舅云聞近納某字之子為塔豈非字仲言者乎具道疇昔時事且過相溢美又數年敦立為武卿明清偶訪之坐間忽發問曰度今此居號侍郎橋何邪明清即應以仁宗朝簡杭州人以工部侍郎致仕居此里人德之遂以名橋

又問郎表德謂何明清云兩朝國史本傳字簡之王荆公集中有寄郎簡之詩甚稱其賢少焉司馬季思來其去復問明清云溫公兄弟何以不連名明清答以溫公之父天章公生於秋浦故名池從子校理公生于鄉中名里天章長子以三月一日生名旦後守宛陵生仲子名宣晚守浮光得溫公名光承平時光州學中有溫公祠堂存焉敦立大喜曰皆是也且顧坐客云卒然而酬博聞如此可謂俊人矣烏乎敦立今墓木將拱言之於邑

郭熙画山水名盛昭陵時嘗爲翰林院待詔熙寧初其子思登進士第至龍圖閣直學士更帥三路既貴廣以金帛收贖熙之遺筆以藏於家緣是熙之画人問絕少思亦多材藝有笑談可用集行於世

元祐中呂微仲當軸其兄大忠自陝漕入朝微仲虛正寢以待之大忠辭以相第非便微仲云界以中雷即私家也卒從微仲之請時安厚卿亦在政府父日華尚康寧且具慶焉厚卿夫婦偃然居東序時人以此別二公之賢否

姚寬令威明清先友也著西溪殘語考古今事最爲詳備其間一條云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附陰陽時刻極有理不知其誰氏復恐遺失故載之觀古今諸家海潮之說多矣或謂天河激湧葛洪說亦云地機翕張見洞真盧肇以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湧而濤隨施師謂僧隱之言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

見資治通鑑源殊派異無所適從索隱探微宜仲確論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詔按察嶺外嘗經合浦郡廉公南溟而東過海康雷歷陵水州涉恩平思住南海廣州迫由龍川惠州抵潮陽潮州泊出守會稽州移蒞句章明州是以上諸郡皆沿海濱朝夕觀望潮汐之候者有日矣消息湖退也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消息十年用心頗有準的大率元氣嘘吸天隨氣而漲斂溟渤往來潮順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重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者陰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敷尾魄於上下弦息於輝女六切朔而日見東方故潮有大小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於星知潮當附日而右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必盡矣或遲速消息又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於時期矣或問曰四海潮平來皆有漸唯浙江濤至則巨如山岳奮如雷霆水岸橫飛雪崖俯射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可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龜北曰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爲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縣屬四吞餘姚奉化二江江以縣爲名一屬伴之明郡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濤有聲耳今觀浙江

之口起自纂風亭地名屬會稽北望嘉興大山屬秀水闊二百餘里故海商船舶怖於上溼水早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于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潭南北巨乏隔礙洪波感過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生惟浙江水未泊月徑潮翼潮來已半濁浪推滯後水益來於是溢於沙潭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爲濤耳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宜哉令威以該洽聞于時恨不能知其人明清心謂必機博之人後以真宗實錄考之大中祥符九年以燕肅爲廣東提點刑獄遂取兩朝史燕公傳觀之果嘗自知越州移明州卷末又云嘗著海潮論海潮圖並行于世則知爲燕無疑

明清乾道丙戌冬奉親會稽居多暇日有親朋來過相與晤言可紀者歸考其實而筆錄之隨手盈秩不忍棄去遂名之曰揮塵錄非所以爲書也長至日

明清識

右揮塵錄一編汝陰王仲言所作也紹興辛丑迴侍叔父尉剡叔父出仲言昆仲詩詫曰此皆小汝若干歲雪溪先生諸子也迴茫然自失其後得與仲信仲言游雖服其該洽當時未知學問之有味也越二十年迴塵泰末科試吏于淮孺得奉行政事之在民者因讀荀卿子書曰法不貳後王又讀宣王詩曰周道榮然復興於是思熟於本朝典故者以講論學問士夫問訪之未獲也忽仲言出示此

書乃平昔之所期不謂近出於朋舊之中喜可知也雖然僕有疑焉仲言富於春秋宜以壯烈上佐時用何遽畱心於著述若僕輩羸老不適用乃可娛意於簡冊之間耳仲言其懋哉乾道己丑八月左文林郎饒州德興縣丞沙隨程迴可久跋

九惠素聞仲言多識前言往行真好古博雅君子願從下風聽餘論聞所未聞為有日矣今幸同僚于此謂可破此願也而郡邑相距餘一舍仲言入郭有時不得朝夕見斯心竟未能滿間從清流王孟玉借揮塵錄觀之始所謂窺豹一斑者因手抄之古人有云不見其人當得異書今也見其人得其書何喜如焉因誌于後傾困倒廩尚冀自此無斯也迪功郎高郵軍教授臨汝郭九惠書

李賢良簡

屋拜手昨日辱下顧殊恨不款經夕伏惟台候客況萬福宣政從臣出處極為詳備受賜甚多揮塵錄昨晚與老人伏讀共歎該洽如屋輩可知愧矣鄭公之說甚善切幸小畱以容乞靈龍山俯就食其祿可也一二同舍郎與兄厚善皆以為喜老人亦約同白廟堂且喻意京兆來早幸過此共飯已約叔度款宏論不宜屋上覆仲言簽判學士契兄

王知府自跋

丘明子長班范陳壽之書不經它手故議論歸一自唐太宗修晉書置局設官雖房元齡

褚遂良受詔而許敬宗李義府之徒則迹其間文字交錯約史自此失矣劉煦之唐書辭居正之五代史號為二氏而職長監修未始措辭嘉祐重命大儒再新唐史歐陽文忠宋景文各析紀傳故直筆糾繆之書出國朝三朝史為大典之冠而進呈於天聖垂簾之際名臣大節無所敘錄居多或有一事見之數傳褒貶異同自建隆抵于元符信史更先人於是七國朝史述焉直欲追倣遷固鋪張揚厲為無窮之觀雖前日宗工筆削不敢更易但益以遺落損其重複如一姓父子兄弟附于本傳之次增以宗室宰執世系與夫陟黜歲月三表如唐書之制紹興戊午中執法常公聞其事詔奉祠中視史官之秩尚方給札奏御及半而一奏專柄不盡以所著達于乙覽獨存副本私室先人棄世野史之禁興告訐之風熾薦紳重足而立明清兄弟居蓬衣白叻所掩匿手澤不復敢畱悉化為煙霧又十五年巨援沒而公道開再命會稽官以物辦訪遺書于家但記憶殘缺以補冊府之闕而已故舊文居多此舉蓋自先祖早授學於六一翁之門命意本于六一其後先人承之故先人遷官制云汝好古博雅自其先世屬詞比事度越輩流痛哉斯文雖不傳于後代而王言可訓于萬世也明清弱齡過庭前言往行探尋舊事晷夕剝聆多歷年所憂苦摧挫萬事瓦解不自意全莫能髡鈐以續先

志乾道之初竊叢祠之祿偏奉山陰親朋相過抵掌劇談偶及昔聞間有可記隨即考而筆之曰揮塵錄故人程迴可久知名士也覽而大喜手錄而識于後錄是流傳又嘗取司馬文正公百官公卿表與夫陳蘇叔及紹興拜罷錄參考弼臣進退次第年月列為四圖表置之坐隅以便觀覽今鏤板于閩蜀江浙矣丁酉春覓官行都獲登太史李公仁甫之門命與其子仲信遊春容間偶出二編公一見稱道再三且以宣政名卿出處下詢如黃寔章子厚之甥不麗其舅而卒老于外方軫蔡元長之姻婭引登言路而首論其非遂罹遠竄潘兌朱勳里人不登其門而擯斥李森為中司不肯觀望王黼窮鄧之網之獄而被逐燕雲之役蓋成於王家之枉絲盛章父子欲害劉炳兄弟世皆亾其事跡明清不量其愚為冥搜倫類凡二十餘條據依本末告之公益喜大加敬歎又云僕兼攝天官觀銓榜有臨安龍山監稅見次君可俯就但食其祿而相與討論徐請君于朝以助我明清力辭以名迹不正且非其人而歸未幾公父子俱去國明清儉別于秀州之杉青閣下舟中相持悵然後數年仲信沒于蜀公後雖復召領史局而明清適官遠外參辰一見方欲造公而公已下世比焉試邑窮塞公事無多繼篋復見舊藁愴念父祖以來平生用心嗟夫師友之淪沒言猶在耳孰令聽之邪投老殘

揮塵前錄卷四

年感歎之餘姑以胸中所存識左方後之攬者亦將太息于斯作淳熙乙巳中元日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汝陰王明清書

余讀史至宋每病其蕪蔓糜腐輒為掩卷因搜洪容齋姚令威諸家小說梓而行之以補其一二既閱王仲言揮塵錄多載國史中未見事昔武夷胡氏請溫公通鑑喟然歎曰若登喬嶽天宇澄徹周顧四方悉來獻狀蘇文忠公見曾公亮英宗實錄謂劉義仲云此書詞簡而事備文古而意明當為國朝諸史之冠若王仲言殆無二老之長矣茲錄凡四卷末載程可久郭九德二跋李賢良一簡其自跋云丘明子長班范陳壽之書不經它手故議論歸一真得史家三昧矣虞山毛晉識

揮塵後錄總目

卷之一

目漢哀帝以來歷代加上皇帝尊號

太祖興王之兆

滁州創端命殿崇奉太祖御容

祖宗規撫宏遠

太祖藏弓弩於揚州郡治宣和間得用

祖宗置公庫以待過客欲使人無旅寓之歎

太宗收用舊臣處之編修以役其心

錢氏逢辰錄言朝廷典故甚詳

章獻太后命儒臣編書鏤板禁中

天聖中詔修三朝國史

昭陵降誕之因

神宗聖學非人所及

神宗置封樁庫以為開拓境土之資

神宗詔史院賜筵史官就席賦詩

錄紹聖謗語與史院

曾布等議復瑤華本末

曾布奏事上深憚服

徽宗好學潛心詞藝

徽宗初郊事迹

程若英上言皆驗

鄧洵武乞正選人官稱

政和中廢毒藥車并罷貢額

靖康中鄧善詢隨車駕次雍丘召縣令計事

編類元祐黨人立碑刊石

宰相樞密分合因革

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

自秦相擅政紀錄不足傳信

太祖誓不殺大臣言官

治平宰執進草熟狀

卷之二

徽宗幸高宗幄次見金龍蜿蜒榻上

高宗閱奏求其生路

高宗與王符瑞

徽宗御製良嶽記命李質曹組為古賦并百詠詩及詔王安中賦詩

近日官制紊亂

歐陽文忠與劉遵父書問答入閣儀詞

吳縝著唐史糾繆五代史纂誤之因

皇王寶運錄載黃巢王氣一事歐陽文忠未曾見

京官朝參差回綱船乘歸

人不堪命皆去為盜

宰相奏補于第止授九品京官自呂文穆始

通判運判所舉人數沿革

磨勘進秩自孫何耿望言始

富文忠封還詞頭盧襄贊執奏不行

張唐英述仁宗政要與嘉祐名臣傳

韓魏公章子厚為山陵使

韓魏公出判相州不敢預聞國命呂吉父出

守延安乞與樞密同奏事

丞相吳冲卿忌郭遠成功其孫吳俸以左道

伏誅

新法之行施於天下獨永康無和買

邢和叔用章子厚語以答虜使

呂氏爲侍郎者三人俱有子孫爲相

邵堯夫譏富鄭公肉食者鄙

摠管之摠字但從手不從絲

李濤李擇常本出一族

陳崇儀廟食事因

唐宰相以宗室進者十三人如何史贊乃云

七人

卷之三

熙寧以來宰相封國公

蔡元道作官制舊典事有抵牾

方軫論列蔡京章疏

強淵明上景鍾頌

王家爲林靈素中傷與劉炳俱見誅

劉康孫啓崔貴妃奪王景彝故弟果報

蔡元長不啓印匣用印印復在匣

張柔直勸蔡元長收拾人材以救喪亂

解習除知河中府以箝口喪軀

蘭亭石刻既存而復失

張達明報唐欽叟令御命誅童貫

馮懺雷觀同爲學官相排

賀子忱李選詐疾退避

黏罕欲根刷玉牒名字賴秦中丞得免

鄭居中與蔡京交惡

追贈范忠宣誤作文正

溫禹弼與曾文肅相失

蘇東坡作陳公弼傳

卷之四

徽宗燕賞元霄命王安中馮熙載進詩

陳堯臣進退終始事迹

靖康中黃時偁徐揆段光遠三人上虜酋書

張邦昌僭偽事迹

夏人沮黏罕之氣

卷之五

論熙寧以來論法

材人所畏者尉曹

江氏令樊若水獻下江南之策宋咸鄭毅夫

記其事甚詳

蜀孟昶上周世宗書

國朝父子兄弟叔姪聯名顯著

黃巢明馬兒李順皆能逃命於一時

蔡伯倫以神童授官食祿七十五年

張耆燕禁從諸公

韓忠獻四子奏名禮部

卷之六

韓持國入仕首末

王平爲司理不阿旨以殺無辜

李耶耶命諸子名

司馬溫公人望所歸

溫公不自矜伐

王荆公死兆

晏元獻元厚之怒人犯父諱

時君卿稱王荆公於上前

蔡持正之父黃裳戒其子必報陳氏

王和父德政如神

汪輔之就試自知登第

滕元發因舍弟申與楊元素失眷

蘇東坡改王兵部滕元發行狀爲墓銘

曾氏一門六人同榜及第

馮京作主文取張芸叟置優等

曾文肅薦王兵部居言路不就

曾文肅爲相首末

中使宣押蔡卞爲右丞

夏人寇慶州老卒保其無他

趙正夫與黃魯直戲劇銜怨切骨

林仲平二子立名

蘇東坡不肯寫司馬文正墓誌

歐陽觀行狀異同

余行之結連外界罪狀

李端叔行狀文章

東坡杭州湖上會客

昭靈侯行狀首末

曾文肅王大卿結爲契家

卷之七

國朝以來自執政徑登元台

本朝先正御書碑額與御書閣名

滕章敏訪荆公臨別贈言

東坡知舉時劉無言論效醉白堂記

鼂以道跋魚枕冠頌

曾文肅夫人招李千約母妻

徐師川改陳虛中判語

蔡元度與門下士觀畫壁

揚康功使高崐

方達源乞重脩汴河短垣奏疏

東坡舟次泗上

建中士人與曾蔡啓語兩易

曾文肅勝沙粥

石豫言鄒志完再竄及降復元祐人

毛澤民和蔡元度鴛鴦詩

錢昂輕童貫

黃魯直活溪碑曾公衮不欲書姓名

郭樂善於擇婿

王慶曾不隨曾國老濟江乃免於難

唐質肅公孫女職受釐殿名

王岐公在翰苑命門生供經史對

王兵部爲尉驗親識弓手殺人

米元章倚蔡元長凌大漕張勵

呂元直奏除李良輔名

鍾正甫治鄒志完獄劉景鞠謝景思

王氏書爲陳元則所得

葉少蘊書火於弁山李泰發藏書火於秦

東坡在張厚之家再見徐君猷家姬爲之感

動

童貫以承宣使乘狨坐由是爲例

雜論僞號隆興

高侏本東坡小史

卷之八

揮塵錄後錄

陳舉摘魯直塔記貶宜州舉復以進青蛇青

錢罰俸

王彥輔村里侍從

范寥告張懷素變

畢仲游杖張懷素

蔡文饒館李易

李漢老爲李濤五世孫

李諱進萬歲蟾蜍

賈明仲治童貫第得謝踰數萬緡

曾空青極力照曠陳瑩中

王宣贊召劉斯立而距李延年至興獄累賓

主

王倫隨李相至禁中自陳於殿下

舍人草東坡復官制院吏教爲結尾

陳述併治鄭良俱死而旅攢竝室

江子我不信卜者之言

朱新仲代王彥昭致語用魯公帖及柳詞

蘇叔黨不從賊習通夕痛飲而卒

蘇叔黨屬李植於向伯恭

蔡元長貶潭自歎失人心且作詞以卒

高宗擢用徐師川

葉宗諤得婦人濟江

李元量魁天下

卷之九

王廷秀閱世錄載明受之變甚備

穎彥文記高宗幸海事

高宗命王兵部撰楚州守將趙立死事傳

揮塵錄後錄

一八一

卷之十

吳傅朋上殿高宗自謂九里松牌不如吳說

王殊掩匿御府器玩服御

高宗從王子裳言釋苗劉鹵掠婦女

錢穆收復平江記

秦會之脩和盟胡銓上書除名張仲宗送行

詞削籍

卷之十一

孫仲益作墓碑

徐康國傲忽觸韓璜劉剛

傅崧卿觸二執政名

范擇善遷墓

秦會之答李元老啓

御史希秦會之言罷錫汰濫賞

王承可以名同偏旁緣秦會之誣罔以至侍

從

周葵言梁仲謨語洩去位

秦會之使馮濟川探高宗意

方庭實強勉入廣

馬子約梁揚祖因議斷強盜罪不咸

朱希真雪溪集序

名家子知邵州希合秦會之按辛永宗籍其

家

解潛爲韓世忠草奏配嶺外

榮茂世不受岳飛父子不軌之訴

曾宏父小顰誦赤壁二賦

高宗問陳楠

秦會之以姚宏不簽名卒以祈雨死大理獄

中

熊彥詩賀啓

錢通迎拜膺寇痛毀時政爲寇所殺

李孝廣以費又試卷誘訕竄廣南死其子病

又爲崇

方允迪以先得御上老子爲毛達可所賞

譚稹梁師成言見玉音可畏

孟富文爲執政

王慶曾畏秦會之不爲顯仁償虜使金會之

卒喜

曾吉父答啓

孫立爲盜得壽州鈴轄印

王公明爲王原所疑

秦師垣謂魏道弼莫胡思亂量

陸農師

揮塵後錄總目終

揮塵後錄卷一

宋 汝陰 王明清 輯

明 海隅 毛 晉 訂

古之尊稱曰皇曰帝曰王自秦并天下始兼皇帝

之尊窮龍極崇度越前載後雖有作亦無加焉

漢哀帝建平二年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

讖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詔大

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

太子衍自稱天元皇帝唐高宗上元元年帝自

稱曰天皇皇后曰天后武后垂拱三年五月尊

爲聖母神聖皇帝天授元年九月尊爲聖神皇

帝長壽二年九月爲金輪聖神皇帝證聖元年

正月爲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天冊萬歲元

年九月爲天冊金輪聖神皇帝中宗反正後神

龍元年正月尊爲則天大聖皇帝中宗神龍元

年十一月尊號應天皇帝三年八月尊號應天

神龍皇帝玄宗先天二年十二月尊號開元神

武皇帝二十七年二月開元聖文武皇帝天

寶元年二月開元天寶聖文武皇帝七載五

月開元天寶聖文武應道皇帝十三載二月

上開元天地大寶聖文武證道孝德皇帝至

德元載七月傳位後肅宗上上皇帝三載正

月上太上至道聖皇天帝乾元元年正月改太

上聖皇天帝肅宗正德三載正月尊號光天文

武大聖孝感皇帝乾元元年正月上乾元光天

孝感皇帝二年正月上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

感皇帝二年正月上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

感皇帝代宗廣德元年七月尊號寶應元聖文

武仁孝皇帝德宗建中元年正月尊號聖神文

武皇帝順宗元和元年正月傳位後憲宗上應

乾聖壽太上皇憲宗元和三年正月尊號睿聖

文武皇帝十四年七月加元和聖文武法天

應道皇帝穆宗長慶元年七月尊號文武孝德

皇帝敬宗寶曆元年四月尊號仁聖文武至神

大孝皇帝五年正月加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

德明道大孝皇帝宣宗大中二年正月尊號聖

敬文思神武光孝皇帝懿宗咸通三年正月尊

號睿文明聖孝德皇帝十二年正月加睿文英

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皇帝僖宗乾符二年正

月尊號聖神聰睿仁哲明孝皇帝昭宗大順元

年三月尊號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梁太祖

開平三年正月尊號睿文聖武廣孝皇帝後唐

莊宗同光二年四月尊號昭文睿武至德光孝

皇帝明宗長興元年四月尊號聖明神武文德

恭孝皇帝四年八月聖明神武廣道法天文德

恭孝皇帝晉高祖天福三年契丹遣使奉尊號

英武明義皇帝周太祖聖明文武仁德皇帝國

朝太祖乾德元年冬十一月上尊號應天廣運

仁聖文武皇帝開寶元年十一月上應天廣運

聖文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四年九月上應

天廣運興化成功聖文武明道至德仁孝皇

帝九年正月上應天廣運一統太平聖文武

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帝以汾晉未平不欲號一

統詔罷之至三月晉王羣臣復上應天廣運立

極居尊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卒不受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上尊號應運統天
聖明文武皇帝六年十一月上應運統天睿文
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九年八月上應運統
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仁德廣孝皇帝端拱二
年十二月庚申詔自前所上尊號並宜省去今
後四方所上表只稱皇帝宰相呂蒙正等固以
爲不可上曰皇帝二字本難兼稱朕欲稱王但
嫌與諸王同耳宰相又上表請改上尊號爲法
天崇道文武皇帝後詔省去文武二字淳化元
年三月上法天崇道文武皇帝三年九月上法
天崇道明聖仁孝文武皇帝至道元年十二月
改法天崇道上聖至仁皇帝真宗咸平二年十
一月上尊號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景德
二月上崇文廣武應道章德聖明仁孝皇帝景德
二年九月上崇文廣武應乾尊道聖明仁孝皇
帝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上崇文廣武儀天尊
道寶應章感欽明仁孝皇帝三年七月上崇文
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欽明上聖至德仁孝
皇帝天禧元年正月上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
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三年正月上體元
御極感天尊道應真寶運文德武功上聖欽明
仁孝皇帝乾興元年二月改應天尊道欽明仁
孝皇帝仁宗天聖二年十一月上尊號聖文睿
武仁明孝德皇帝八年七月上聖文睿武體天
欽道仁明孝德皇帝明道二年二月上睿聖文
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景祐二年十一月

上景祐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寶元元年十
一月上寶元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英睿孝
德皇帝康定元年帝以蝗雨之災詔省去睿聖
文武四字英宗治平四年正月上尊號曰體乾
膺曆文武聖孝皇帝神宗元豐三年七月十六
日詔曰朕惟皇以道帝以德王以業因時制名
用配其實何必加崇稱號以自飾哉秦漢以來
尊天子曰皇帝其亦至矣朕承祖宗之休託士
民之上凡虛文煩禮盡已革去而近者有司羣
辟猶咸以號稱見請雖出於歸美報上之忠然
非朕所以稽考先王之意今後大禮百官拜表
上尊號並罷先是百官上尊號翰林學士司馬
光當答詔因言治平二年先帝當郊不受尊號
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
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足爲深恥於是
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
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
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
此名上大悅手詔光曰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爲
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自
是終身不受尊號徽宗大觀元年季秋將行明
堂禮大臣議檢舉皇祐故事上爲親降御筆云
粵在季秋將行宗祀輔臣有請願舉尊稱浮實
之美毋重辭費不須上表今後更不檢舉政和
七年四月己未羣臣上表尊爲教主道君皇帝
詔止於教門章奏中稱不可令天下混用宣和
五年七月丁卯太傅楚國公王黼等上皇帝尊

號曰繼天與道敷文成武睿明皇帝御筆批答
曰朕獲承至尊兼三王五帝以臨九有之師無
有遠邇罔不臣服荷天之鑒四序時若祥瑞游
至薄言與師燕朔歸附大一統于天下蓋祖宗
之靈廟社之慶惟我神考詒謀餘烈顧朕何德
以堪之而羣公卿士猶以炎黃唐虞之號爲未
足稱循末世溢美之辭來上朕甚愧焉所請宜
不允凡三上表皆不允自是內外羣臣皇子耶
王楷以下太學諸生耆老等上書以請者甚衆
皆不從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尊號曰
教主道君太上皇帝欽宗建炎元年五月初二
日上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高宗皇帝紹興六
年六月丁未臣秦檜以太母回鑾之久和議已
定士民曹溥等一千三百人詣闕進表乞上尊
號上謙抑不受令有司無得復收二十一年三
月戊寅上謂宰執曰聞大金有詔上尊號前此
士庶屢嘗有請既却而不受秦檜曰盛德之事
它國亦知師仰紹興三十二年六月上尊號曰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乾道六年十二月加號光
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淳熙二年十月加
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
上皇帝淳熙十二年十月加號光堯壽聖憲天
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盛烈
太上皇帝孝宗皇帝淳熙十六年二月上尊號
曰至尊壽皇聖帝太上慶元元年十一月上尊
號曰聖安壽仁太上皇帝前代者見於宋元憲
尊號錄明清更以他書詳考之國朝者以史冊

及前後詔旨續焉

太祖皇帝草昧日客遊睢陽醉卧闕伯廟夢中覺有異既醒焚香殿上取木环玦以卜平生自裨將至大帥皆不應遂以九五占之玦盤旋空中已而大契太祖益以自負後以歸德軍節度使建國號大宋升府曰應天晏元獻為留守以詩題廟中云炎宋肇英祖初九方潛鱗嘗用著蔡占來決天地屯庚契大橫兆警咳如有聞東坡先生作張文定碑云熙寧中公判應天府新法既粥坊場河渡又并祠廟粥之官既得錢聽民為賈區廟中慢侮穢踐無所不至公建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伯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二祠獨不免於粥乎裕陵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天下祠廟皆得不粥其後高宗皇帝炎精復輝中興斯地灼見天命

荷歎休哉晏元獻五州集載前段

滁州清流關昔在五季太祖皇帝以五千之兵敗江南李氏十五萬眾執皇甫暉姚鳳以獻周世宗寔為本朝建國之根本明清昨仕彼郡考之圖經云皇祐五年十月因通判州事王靖建言始創端命殿宇于天慶觀之西奉安太祖御容初以兵馬都監一員兼管至元豐六年專差內侍一名管勾香火每月朔望州官朝拜知州事酌獻歲朝寒食冬日至節詔遣內侍酌獻今焉存雁兵革殿宇焚蕩之久茂草荆棘無片瓦尺椽存者周視太總還朝上言以謂太祖皇帝歷試於周應天順人啓運立極功業自此而成王

基自此而創故號端命誠我宋之咸鑄豐沛命名之意可見乞再建殿宇以永崇奉得旨下禮部討論而有司以謂增置兵衛重有浮費遂寢所陳蓋明清親嘗至其地恭親太祖入滁之偉績當其始也趙韓王教村童子山下始與太祖交際用其計畫俾為鄉導提孤軍乘月夜指縱街枚取道于清流關側蘆子孔浮西澗入自北門直搗郡治皇浦暉方坐帳中燕勞將士養銳待戰倉黃聞變初不測我師之多寡躍其愛馬號千里電奔東郊太祖追及於河梁以劔揮之人馬俱墜橋下暉遂擒姚鳳即以其眾解甲請降自此兵威如破竹盡取淮南之地鳳之投降時正午刻擊諸寺鐘以應之至今不改紹興壬戌郡守趙時上殿陳其事詔付史館東渡猶有落馬橋存焉如是則端命之殿其可置而不問邪

太祖嘗令於瓦橋一帶南北分界之所專植榆柳中通一徑僅能容一騎後至真宗朝以為使人每歲往來之路歲月浸久日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絡翳塞宣和中童貫為宣撫統兵取燕雲悉命剪雜之逮胡馬南驚遂為坦途使如前日有所蔽障則未必能卷甲長驅如此亦祖宗規撫宏遠之一也王嗣昌云

承平時揚州郡治之東廡扇鏘屋數間上有建隆元年朱漆金書牌云非有緩急不得輒開宣和元年盜起浙西詔以童貫提師討之道出淮南見之焚香再拜啓視之乃弓弩各千愛護甚至

儼然如新貫命弦以試之其力比之後來過倍而製作精妙不可及士卒皆歎伏施之於用以致成功此蓋太祖皇帝親征李重進時所留者仰知經武之畧明見於二百年之前聖哉帝也辛仲由為先人言

太祖既廢藩鎮命士人典州天下忻便於是置公使庫使遇過客必館置供饋欲使人無旅寓之歎此蓋古人傳食諸侯之義下至吏卒批支口食之類以濟其乏食承平時士大夫造朝不齋糧節用者猶有餘以還家歸途禮數如前但少損當時出京泛汴有上下水船之譏近人或以州郡飾厨傳為非者不解祖宗之所以命意矣然食汗之吏倘有以公帑任私意如互送卷懷者又不可不痛懲治之也劉季高云

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實之館閣使修羣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之類廣其卷帙厚其原祿贍給以役其心多卒老於文字之間云朱希真云

太宗既得吳越版籍繼下河東天下一統禮樂庶事粲然大備錢文僖惟演嘗纂書各逢辰錄排日盡書其父子承恩榮遇及朝廷盛典極為詳盡明清家有是書為錢仲韶等假去乾沒至今往來于中安得再見以補史之闕文

仁宗即位方十歲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章獻素多智謀分命儒臣馮章靖元孫宣公夷宋宣獻綬等采摭歷代君臣事迹為觀文覽古一書祖宗故事為三朝寶訓十卷每卷十事又纂郊祀儀

仗爲圖簿圖三十卷詔翰林待詔高克明等繪畫之極爲精妙敘事于左令傅姆輩日夕侍上展玩之解釋誘進鏤板于禁中元豐末哲宗以九歲登極或有以其事啓于宣仁聖烈皇后者亦命取板摹印做此爲帝學之權輿分錫近臣及館殿時大父亦預其賜明清家因有之紹興中爲秦伯陽所取先人云

天聖中章獻明肅太后臨朝詔修三朝國史時巨璫羅崇勳江德明用事以爲史院承受故官屬每遇進書推恩特厚下至書史庖宰亦霑醖賞後來因之徐敦立云

章懿李后初在側微事章獻明肅章聖偶過閣中欲盥手后捧洗而前上悅其膚色玉耀與之言后奏昨夕忽夢一羽衣之士跣足從空而下云來爲汝子時上未有嗣聞之大喜云當爲汝成之是夕召幸有娠明年誕育昭陵昭陵幼年每穿履襪即亟令脫去常徒步禁掖宮中皆呼爲赤脚仙人赤脚仙人蓋古之得道李君也張昌詩嗣祖云見其祖郭公家錄

熙寧中神宗問鄧綰云西漢張良如何綰以班馬所論對上曰體道綰以未喻聖訓請于上上又曰不唱綰退因取子房傳考之自從沛公入秦官闕至召四皓侍太子凡所運籌未有一事自其唱之始知天縱之學非人所及鄧雍語先人云神宗遵太祖遺意聚積金帛成帑自製四言詩一章云五季失圖儉狃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每庫

揮塵錄後錄

二二二

以一字目之又別置詩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度夕惕心妄意遺業顧予不武資何以成戎捷後來所謂御前封椿庫者是也上意用此以爲開拓西北境土之資始命王詔克青唐然後欲經理銀夏復取燕雲元豐五年徐禧承洛劔師之後帝心弛矣林必裕慶遺事云

神宗朝詔修仁英兩朝國史開局日詔史院賜筵時吳冲卿爲首相提舉二府及修史官就席上成詩賦冲卿唱首云蘭臺開史局玉犖賜君餘賓友求三事規摹本八書汗青裁做此衰白盍歸歟詔許從容會何妨醉上車王禹玉云曉下身老雖逢此思深盡醉歟傳聞訪餘事應走使臣車元厚之云殿帷昕對罷省戶雨陰餘詔賜堯罇酒人探禹穴書夔龍方客右班馬蓋徒歎徑醉俄歸弁雲西見日車王君貺云累聖千年

統編年四紀餘官歸柱史筆經約魯麟書班馬才長矣仁英道偉歟思招宴東觀醜酒荷盈車馮當世云天密叢雲曉風清一雨餘三長太史筆二典帝皇書按武知何者雷恩匪幸歟吐茵平日事何憚汚公車會令綽云御府盼醇醲君思錫餽餘賜筵遵故事紬史重新書燕飲難偕此風流不偉歟素食非所職愧附相君車宋次道云二聖垂鴻烈天臨四紀餘元台來率屬賜會寵刊書世業叨榮甚君恩可報歟衮衣相照爛歸擁鹿鳴車王正仲云上聖思論著前言撫緒餘瓊筵初賜醴石室載紬書微範貽來者成

功念昔歟欲知開局盛門擁相君車黃安中云禮放三事宴史發兩朝餘偶綴金闈彥來紬石室書法良司馬否辭措子游歟盛事逢衰懶重須讀五車林子中云調元台極貴須宴帝恩餘昔副名山錄今裁史觀書天心憂作者國論屬誰歟寂寞懷鈿客容瞻相府車可見一時人物之盛真迹今藏禹玉孫曉處嘗出以示明清曉云史院賜燕唱和國朝故事也

乾道辛卯歲明清因觀元符詔旨欽聖獻肅皇后傳載元豐末命其所引猶存紹聖謗語即以白于外舅方務德云今提衡史筆汪聖錫吾所厚也當錄以似之繼而以書及焉旬日得汪報云下喻昨日偶因奏事卽爲敷陳天語甚稱所言爲當卽詔史院刪去以明是非之實矣汪書之親筆今存外舅家

昭慈孟后紹聖三年以使令爲禳禱之法九月二十日詔徙處道宮已見泰陵實錄曾文肅奏對錄述其復位本末爲備今具載之元符三年五月癸酉同三省批旨令同議復瑤華先是首相韓忠彥遣其子跋來相見云因曲謝上諭以復瑤華令與布等議若布以爲可卽白李清臣俟再留稟乃白三省且云恐有異議者布答之云此事固無前比上亦嘗問及布但答以故事止有追策未有生復位號者況有元符恐難並處今聖意如此自我作古亦無可違之理若於元符無所議卽但有將順而已三省自來凡有德音及御批未聞有逆鱗者此無足慮但白邦直

揮塵錄後錄

二二二

不妨歧云若此中議定即須更於上前及簾前再稟定乃敢宣言至四日再留不易前議師朴云已約三省因相率至都堂行次師朴云惇言從初議瑤華法時公欲就重法官不敢違及至都堂惇又云當初是做厭法斷不得唯造雷公式等皆不如法自是未成布云公既知如此當初何以不言今却如此議論當時議法論罪莫須是宰相否布當時曾議依郭后故事且以淨如處之三省有人於上前猶以爲不須如此其後又欲貶董敦逸布獨力爭得不貶此事莫皆不虛否今日公却以謂議法不當是誰之罪惇默然布云此事且置之今日上及簾中欲復瑤華正以元符建立不正元符之立用皇太后手詔近因有旨令蔣之奇進入所降手詔乃云是劉友端書外面有人進文字皇太后並不知亦不曾見是如何惇遽云是惇進入先帝云已得兩宮旨令撰此手詔大意進入布云手詔云非此人其誰可當皆公之語莫不止大意否惇云是衆莫不駭之下云且不知有此也布云頴叔以謂太后手詔中語故著之麻詞乃不知出自公之奇亦云當時只道是太后語故不敢不著今進入文字却看驗得劉友端書皇太后誠未嘗見也惇頽然無作色衆皆駭歎是日布又言此事只是師朴親聞布等皆未曾面稟來日當共稟知聖意無易即當擬定聖旨進呈遂令師朴草定云瑤華廢后近經登極大赦及累降赦宥其位號禮數令三省密院同詳議聞奏遂退

晚見師朴等皆云一勘便招可怪可怪六日遂以簡白師朴云前日所批旨未安當如今日所改定進擬師朴答云甚善然尚猶豫七日布云所擬批旨未安有再改定文字在師朴所衆皆稱善今所降旨乃布所改定也是日上面諭簾中欲廢元符而復瑤華布力陳以爲不可如此則彰先帝之短而陛下以叔廢嬖恐未順上亦深然之令於簾前且堅執此議衆皆議兩存之爲便上又丁寧令固執下云韓忠彥乃簾中所信須令忠彥開陳必聽納忠彥默然及簾前果云自古一帝一后此事蓋萬世議論相公已下讀書不淺須議論得穩當乃可行兼是垂簾時事不敢不審慎語甚多不一一記省衆皆無以奪惇却云臣思之亦是未穩當衆皆目之師朴遂出所擬批旨進呈云且乞依已降指揮容臣等講議同奏許之然殊未有定論再對布遂云適論瑤華事聖諭以謂一帝一后此乃常理固無可議臣亦具曉聖意蓋以元符建立未正故有所疑然此事出於無可奈何須兩存之乃使章惇誤曉皇太后意旨却以復瑤華爲未穩當此事本未悞先帝者皆惇也前者皇太后諭蔣之奇以立元符手詔皇太后不知亦不曾見及進入乃是劉友端書寫臣兩日對衆詰惇云昨以皇太后手詔立元符爲后皇太后云不知亦不曾見及令蔣之奇進入乃是友端所書莫是外面有人撰進此文字否惇遽云是惇撰造先帝云已得兩宮許可遂令草定大意臣云莫非

止大意否詔云非斯人其誰可當乃公語也之奇亦云當時將謂是太后語故著之制詞惇云是惇語衆皆駭之惇定策之罪固已大此事亦不小然不可暴揚者以爲先帝爾今若以此廢元符固有因然上則彰先帝之短次則在主上以叔廢嬖未順故臣等議皆以兩存之爲便如此雖未盡典禮然無可奈何須如此太母遂云是無可奈何兼化元符又目下別無罪過如此甚便布云望皇太后更堅持此論若稍動着元符則於理未便亦答云只可如此上又嘗諭密院云欲於瑤華未復位號前先宣召入禁中却當日或次日降制免張皇令以此論三省衆亦稱善布云如此極便若已復位號即須用皇后儀衛召入誠似張皇上仍戒云執元符之議及如此宜召只作卿等意勿云出自朕語及至簾前三省以箔中語未定亦不記陳此一節布遂與頴叔陳之太后亦稱善退以論三省云適敷陳如此論已定矣遂赴都堂同前定奏議乃布與元度所同草定師朴先以邦直草定文字示衆人衆皆以爲詞繁不可用遂已師朴先封以示布布答之云瑤華之廢豈可云主上不知其端太后不知其詳又下比於盜臣墨卒皆被恩恐皆未安爾是日太后聞自認造手詔事乃歎云當初將謂友端稍知文字恐友端所爲却是他做布云皇太后知古今自古曾有似此宰相否之奇亦云惇更不成人無可議者是日瑤華以犄車四還禁中至內東門太母遣人以冠服

令易去道衣乃入中外聞者莫不懼呼是夕鎖院降制但以中書熟狀付學士院不宜召初議復瑤華布首白上不知處之何地云西宮可處布云如此甚便外議初云東宮增期八十未緣既復位則於太母有婦姑之禮豈可處之於外上亦云然太母有婦姑之禮豈處之於外上亦云然太母仍云須令元符先拜元祐答拜乃順又云將來須令元祐從靈駕元符只令迎虞主可也思無人迎虞主今得此甚便又諭密院云先帝既立元符尋便悔但云不直不直又云郝隨嘗取宣仁所衣后服以披元符先帝見之甚駭却笑云不知稱否又云元祐本出士族不同又稱其母亦曉事二府皆云王廣淵之女也神宗嘗以為參知政事命下而卒又云初聘納時常教他婦禮以至倒行側行皆親指教其他舉措非元符比也布云當日亦不得無過布云皇太后以為如何太母云自家左右人做不是事自家却不能執定得是不為無過也布云皇太后自正位號更不會生子神宗嬪御非不多未聞有爭競之意在尊位豈可與下爭寵太母云自家那裏更惹他煩惱然是他神宗亦會做得於夫婦間極周旋二十年夫婦不曾面赤布云以此較之則誠不為無過穎叔亦云憂在進賢豈可與嬪御爭寵太母又對二府云元符元祐俱有性氣今猶恐其不相下布云皇太后更當訓教使不至於有過乃為盡善皇太后在上度亦不敢如此太母云亦深恐他更有言

語兼下面人多此輩尤不識好惡三省亦云若皇太后戒飭必不敢爾太后又云他兩人與今上叔姪亦難數相見今後除大禮聖節宴會可赴餘皆不須預他及與今皇后不同也三省亦皆稱善其他語多所記止此爾已上皆曾錄中語制詞畧云惟東朝慈訓念久處於別宮且永泰上賓顧何嫌於並后至崇寧元年蔡元長富國十二月壬申用御史中丞錢遜殿中侍御史石豫右劾諫左膚疏詔居瑤華制有云臺臣論奏引義固爭宰輔全同抗章繼上逾二十年靖康末金人犯闕六宮皆北后獨不預逃匿于其家張邦昌知之遣人迎后垂簾儀從忽突入第中后惶恐不知所避之不免及思陵中興尊為隆祐太后蓋后之祖名元易元為隆字建炎間皇與小駐會稽后微覺風疾本閣有官人自言善用符水呪疾可瘳或以啓后后吐舌曰又是此語吾其敢復聞也此等人豈可留禁中邪立命出之王嗣昌云

文且云兄弟皆有文名又一人尤著左相韓師朴云鞏也子宣云臣兄遭遇神宗擢中書舍人修五朝史不幸早世其文章與歐陽修王安石皆名重一時上領之絲是而知上之好學問非一日也建中靖國徽宗初郊亦見曾文肅奏事錄言之甚詳在於當日為一時之慶事十一月戊寅凌晨導駕官立班大慶殿前導步至宣德門外升玉輅登馬導至景靈宮行禮畢赴太廟平旦雪意甚暴既入太廟即大雪出巡仗至朱雀門其勢未已衛士皆沾濕上顧語云雪甚好但不及時及赴太廟雪益甚二鼓未已上遣御藥黃經臣至二相所傳宣問雪不止來日若大風雪何以出郊布云今二十一日郊禮尚在後日無不晴之理經臣云只恐風雪難行布云雪雖大有司掃除道路必無妨阻但稍衝冒無如之何兼雪勢暴必不久況乘輿順動理無不晴若更大雪亦須出郊必不可升壇則須於端誠殿望祭此不易之理已降御札頒告天下何可中輟經臣亦稱善乃云左相韓忠彥欲與大慶殿望祭布云必不可但以此回奏經臣退遂約執政會左相齋室仍草一劄子以往左相猶有大慶之議左相陸佃云右相之言不可易兼恐無不晴之理若還就大慶是日却晴霽奈何布遂手寫劄子與二府簽書訖進入議遂定上聞之甚喜有識者亦云臨大事當如此中夜雪果止五更上朝享九室布以禮儀使贊引就盥洗之際已

見月色上喜云月色皎然布不敢對再詣盪洗
 上云已見月色布云無不晴之理上奠積至神
 宗室流涕被面至再入室酌酒又泣不已左右
 皆為之感泣是日聞上却常膳蔬食以禱已卯
 黎明自太廟齋殿步出廟門升玉輅然景色已
 開霽時見日色已午間至青城晚遂晴見日五
 使巡仗至玉津園夕陽滿野人情莫不欣悅庚
 辰四鼓赴郊壇幕次少頃乘輿至大次布跪奏
 於簾前請皇帝行禮景靈太廟皆然遂導至小次前升
 壇奠幣再詣盪洗又升壇酌獻天色晴明星斗
 燦然無復纖雲上履顧云星斗燦然至小次前
 又宣諭布云聖心誠敬天意感格固須如此又
 升壇飲福行過半蔣之奇屢仆於地既而當中
 妨上行布以手約之遂挽布衣不肯捨而力引
 之行數級復僵仆上問為誰布云蔣之奇上令
 禮生掖之登壇坐於樂架下至上行禮畢還至
 其所尚未能起上令人扶掖出就外舍先還府
 又令遣醫者往視之及亞獻升有司請上就小
 次而終不許東向端立至望燎布跪奏禮畢導
 還大次故事禮儀使立於簾外俟禮部奏解嚴
 乃退上諭都知閣守懃閣安中令照管布出壇
 門恐馬隊至難出恩非常也眾皆歎息以為眷
 厚五鼓二府稱賀於端誠殿黎明升輦還內先
 是禮畢又遣中使傳宣布以車駕還內一行儀
 衛並令儕行不得獲闕布遂關鹵簿司及告報
 三帥令依聖旨及登輦一行儀仗無復阻滯比
 未及巳時已至端門左相乃大禮使傳宣乃以

屬布眾皆怪之少選登樓肆赦又明日詣會聖
 宮官門之兩廡下所畫人馬皆有流汗之迹云
 慶曆西事時一夕人馬有聲至明觀之有汗流
 至今不滅又有一小女塑像齒髮爪甲皆真物
 身長二尺許云太祖徵時所見嘗言太祖嘗有
 天下然無文字可考像龕於殿之側坐殿內殿
 也門
 又云是月奉職程若英乃文臣程博文之子上書
 言皇子名重及御名皆犯唐明宗名宜防夷狄
 之亂詔改皇子名至是又上書乞換文資從之
 時亦建中靖國元年後來果驗亦異事也因著
 之神宗更定官制獨選人官稱未正崇寧初吏部侍
 郎鄧洵武上疏曰神宗稽古創法釐正官名使
 省臺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
 而易之以階因而制祿命出之日官號法制鼎
 新於上而葬倫庶政攸敘於下今吏部選人自
 節察判官至簿尉凡七等先帝嘗欲以階寄祿
 而未暇願造為新名因而寄祿使一代條法繁
 然大備徽宗從其言詔有司討論於是置選人
 七階蔡元道官制舊典乃失引之
 政和四年六月戊寅御筆取會到入內內侍省所
 轄苑東門藥庫見置庫在皇城內北隅拱宸門
 東所藏鴉鳥蛇頭葫蘆藤鈎吻草毒汗之類品
 數尚多皆屬川廣所貢典掌官吏三十餘人契
 勘元無支遣顯屬虛設蓋自五季亂離紀綱頽
 靡多用此物以勦不臣者公襲至于本朝自藝

祖以來好生之德洽于人心若干憲網莫不明
 實典刑誅極市朝何嘗用此自今可悉罷貢額
 並行停進仍廢此庫放散官吏比附安排應毒
 藥并盛貯器皿並交付軍器所仰於新城門外
 曠闊迴野處焚棄其灰燼於官地埋瘞分明封
 埃標識無使人畜近犯疾速措置施行仰見祐
 陵仁厚之心德及豚魚敬錄于編以詔無極
 靖康元年正月戊辰金賊犯濬州徵考徵服出通
 津門御小舟將次雍丘命官官鄧善詢召縣令
 至津亭計事善詢適以它事召之令前驅至近
 岸善詢從稠人中躍出呼令下馬厲聲斥之令
 曰某出宰畿邑宜示威望安有臨民而行者乎
 善詢曰太上皇帝幸亳社聊此駐蹕令大驚捨
 車疾趨舟前山呼拜蹈自劾其罪徽宗笑曰中
 官與卿戲耳遂召入舟中是夕阻淺船不得進
 徽宗患之夜出堤上御駿騾各鵝鵠青望睢陽
 而奔聞雞啼濱河有小市民皆酣寢獨一老姥
 家張燈竹扉半掩上排戶而入嫗問上姓氏曰
 姓趙居東京已致仕舉長子自代衛士皆笑上
 徐顧衛士亦笑嫗進酒上起受嫗酒復傳爵與
 衛士嫗延上至卧內擁爐又焚勞薪與上釋襪
 烘趾久之上語衛士令記嫗家地名及龍舟還
 京嫗沒矣矣適以白金賜其諸孫蜀僧祖秀云
 元祐八年九月三日崇慶撤簾泰陵親政時事鼎
 新首逐呂正愍蘇文定明年改元紹聖四月自
 外拜章子厚為左僕射時東坡先生已責英州
 子厚既至蔡元度鄧溫伯迎合以謂神宗實錄

詆誣之甚乞行重修絲是立元祐黨籍凡當時位於朝者次第竄斥初止七十三人劉器之亦嘗以語胡德輝理見之元城道護錄其間亦自相矛盾如川洛二黨之類未始同心也徽宗登極復皆召用有意調一而平之蔡元長相矣使其徒再行編類黨人刊之于石名之云元祐黨黨播告天下但與元長異意者人無賢否官無大小悉列其中屏而弃之殆三百餘人有前日力闢元祐之政者亦餐廁名愚智混殺莫可分別元長意欲連根固本牢甚然而無益也徒使其子孫有榮耀焉識者恨之如近日揚州重刻元祐黨人碑至以蘇迥為蘇過叔黨在元祐年猶未裹頭豈非字畫之誤乎尤為無謂迥字彥遠東坡先生之族子登進士第為瀘川令元符末應日食上言尤為切直蔡元長既使其徒編類上書邪等彥遠為邪上尤甚又入元祐黨籍之石坐削籍編管華州遇赦量移潼川牽復為普州岳安尉卒于官紹興初特贈宣教郎事見王望之賞所作彥遠妻史夫人墓志及重修瀘川靈濟廟碑

相與上密謀欲盡誅宦官中尉劉季述王仲元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偃陰謀廢上請太子監國已而太子改名緝即位十二月孫德昭董彥弼周承誨三人除夜伏兵誅季述等翌日昭宗復位三人賜姓李除使相加號三功臣寵遇無比崔胤與陸扈乞盡除宦者上與三人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者若屬南司必多更變不若仍歸之北司為便上諭胤等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等勿堅求於是復以袁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然唐自此亂矣朱梁建國深革唐世宦官之弊乃改為崇政院而更用士人敬翔李振為使二人官雖崇然止於承進文書宣傳命令如唐宦者之職今士大夫家猶有梁宣底四卷其間所載大抵中書奏請則具記事與崇政使令於內中進呈所得進止却宣付中書施行其任止於如此至後唐莊宗入汴復改為樞密院以郭崇韜為使始分掌朝政與中書抗衡宰相豆盧革為弘文館學士以崇韜父名弘正請改弘文為昭文其畏之如此明宗即位以安重誨范延光為樞密使二人尤為跋扈晉高祖即位思有以懲戒遂廢之至開運元年復置末帝以其后之兄馮玉為之自是相承不改國朝因之首命趙韓王普焉號稱二府禮遇無間每朝奏事與中書先後上所言兩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貳祖宗亦賴此以聞異同用分宰相之權端拱三年置簽書院事以資洙者為之張遜是也官制舊典誤以為鄧公慶曆二

年二邊用兵富文忠公為知制誥建言邊事繫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以宰相兼叅知樞密事今兵興宜使宰相兼領仁宗然之即降旨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呂許公時為首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富公方力爭會西夏首領乞砂等稱偽將相來降各補借職羈置湖南富公復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富厚賞以勸來者仁宗命以所言送中書而宰相初不知也富公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極論之時張文定為諫官亦論中書宜知兵事遂降制以宰相呂夷簡兼判樞密院事章得象兼樞密院事未幾或曰二府體例判字太重於是復改呂公亦為樞密使五年賈文元陳恭公同為宰相乞罷兼樞密使以邊事寧故也有旨從之仍詔樞密院凡軍國機要依舊同議施行而樞密院亦自請進退管軍臣僚極邊長吏路分鈐轄以上並與宰相同議從之張文定復言宰相既罷兼樞密院則更不聚廳萬一邊界忽有小虞兩地即須聚廳每事同議自是常事則密院專行至涉邊事而後聚議謂之開南廳然二府行遣終不相照熙寧初滕達道為御史中丞上言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保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夫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令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今天下願救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神宗善之

其後竟使樞密院事之大者與中書同奏稟訖
 先下俟中書退後進呈本院常程公事凡稱三
 省密院同奉聖旨者是也建炎初置御營使本
 以車駕行幸總齊軍中之政而以宰相兼領之
 故遂專兵柄樞密院幾無所干預呂元直在相
 位自以謂有復辟之功專恣尤甚臺諫以為言
 元直既罷政遂廢御營司而宰相復兼知樞密
 院事自范覺民為始爾後悉兼右府矣秦會之
 獨相十五年帶樞密使至紹興乙亥會之殂次
 年沈守約方俟元忠拜相遂除去兼帶中書與
 樞府又始分矣

徐敦立語明清云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一曰
 時政記則宰執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
 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動也三曰日
 曆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為之者也舊屬
 史館元豐官制屬秘書省國史案著作郎佐主
 之四曰臣僚墓碑行狀則其家之所上也四者
 惟時政執政之所日錄於一時政事最為詳備
 左右史雖二員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既遠不
 可聞所賴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
 殿止稱別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記錄者百司
 關報而已日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
 僚行狀於士大夫行事為詳而人多以其出於
 門生子弟之類以為虛辭溢美不足取信雖然
 其所泛稱德行功業不以為信可也所載事跡
 以同時之人考之自不可誣亦何可盡廢云度
 在館中時見重修哲宗實錄其舊書崇寧間帥

多貴游子弟以預討論於一時名臣行事既多
 所畧而新書復因之于時急於成書不復廣加
 搜訪有一傳而僅載歷官先後者且據逐人碑
 誌有傳中合書各猶云公者讀之使人不能無
 恨新唐書載事倍於舊書皆取小說本朝小說
 尤少士夫縱有私家所記多不肯輕出之度謂
 史官欲廣異聞者當擇人敘錄所聞見如段太
 尉逸事狀鄴侯家傳之類上之史官則庶幾無
 所遺矣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
 宗見之遽命中使宣取時公已致仕在穎州以
 其間所記述有未欲廣者因盡刪去之又惡其
 太少則雜記戲笑不急之事以充滿其卷秩既
 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進
 本而元書蓋未嘗出之也

敦立又語明清云自高宗建炎航海之後如日曆
 起居注時政記之類初甚圓備秦會之再相繼
 登維垣始任意自專取其紹興壬子歲初罷右
 相凡一時施行如訓詁詔旨與夫斥逐其門人
 臣僚章疏奏對之語稍及於已者悉皆更易焚
 弃繇是亡失極多不復可以稽考逮其擅政以
 來十五年間凡所紀錄莫非其黨姦諛諂佞之
 詞不足以傳信天下後世度比在朝中嘗取觀
 之太息而已

明清嘗謂本朝法令寬明臣下所犯輕重有等未
 嘗妄加誅戮恭聞太祖有約藏之太廟誓不殺
 大臣言官違者不祥此誠前代不可及也雖盧
 多遜丁謂罪大如此僅止流竄亦復北歸自晉

公之後數十年蔡持正始以吳處厚評其詩有
 譏訕語貶新州又數年章子厚黨論乃與一時
 賢者皆投炎荒而子厚迄不能自免爰其再啓
 此門元祐間治持正事二三公不無千慮之一
 失使如前代則姦臣藉口當喋血無窮也明清
 嘗以此說語朱三十五丈希真大以為然太祖
 誓言得之曹助云從徽宗在燕山面諭云爾助
 南歸奏知思陵

明清嘗得英宗批可進狀一紙于梁才甫家治平
 元年宰執書臣而不姓且花押而不書名以歲
 月考之則韓魏公會魯公歐陽文忠公趙康靖
 作相參時也但不曉不名之義後閱沈存中筆
 談云本朝要事對稟常事擬進入畫可然後施
 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制草
 奏知謂之進草熟狀白紙書宰相押字始悟其
 理不知今又如何耳

揮塵後錄卷二

宣和中燕諸王于禁中高宗以困於酒倦甚小榻
幄次徽宗忽詢康王何往乎左右告以故徽宗
幸其所視之甫入即返驚鄂默然內侍請于上
上云適揭簾之次但見金龍丈餘蜿蜒榻上不
欲呼之所以亟出歎息久之云此天命也繇是
異待焉 趙士鎮彭老云

高宗嘗語呂頤浩云朕在宮中每天下奏案至莫
不熟閱再三求其生路有至夜分卿可以此意
戒刑寺官凡於治獄切當留心勿草草頤浩再
拜贊即以上旨喻之 姜安禮處恭云

曹功顯語明清云昨從徽宗北狩至燕山逃歸
顯仁令奏高宗曰上為康王再使虜中欲就鞍
時二后洎宮人送至廳前有小婢招兒者見四
金甲人狀貌雄偉各執弓劍擁衛上體婢指示
眾雖不見然莫不畏肅后即悟曰我事四聖香
火甚謹必其陰助今陷虜中愈當虔事自後夜
深必四十拜止更令奏上宜嚴崇奉以答景貺
高宗後駐蹕臨安即詔於西湖建觀像設以祀
甚為壯麗又云后未知上即位嘗用象戲局子
裹以黃羅書康王字貼於將上焚香禱曰今三
十二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字入九宮者必得天
位一擲其將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后以手
加額喜甚即具奏徽廟大喜復謂后曰瑞卜昭
應異常可無慮矣
元符末掖廷訛言崇出有茅山道士劉混康者以
法錄符水為人所禳且善捕逐鬼物上聞得出

入禁中頗有驗崇恩尤敬事之寵遇無比至於
即其鄉里建置道宮甲于宇內祐陵登極之初
皇嗣未廣混康言京城東北隅地叶堪輿倘形
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崗阜
已而後宮占熊不絕上甚以為喜繇是崇信道
教土木之工興矣一時佞倖因而逢迎遂竭國
力而經營之是為良嶽宣和壬寅歲始告成御
製為記云京師天下之本昔之王者申畫畿疆
相方視址考山川之所會占陰陽之所和據天
下之上游以會同六合臨觀八極故周人胥宇
於岐山之陽而又卜澗水之西秦臨函谷二穀
之關有百二之險漢人因之又表以太華終南
之山帶以黃河清渭之川宰制四海然周以龍
興下年八百秦以虎視失於二世漢德弗嗣中
分二京何則在德不在險也昔我藝祖撥亂造
邦削平五季方是時周京市邑千門萬肆不改
棄之而弗顧漢室提封五方阻山浮渭屹然尚
在也捨之而弗都于胥斯原在浚之郊通達大
川平阜千里此維與宅故今都邑廣野平陸當
八達之衝無崇山峻嶺襟帶於左右又無洪流
巨浸浩蕩洶湧經緯於四疆因舊貫之居不以
襲險為屏且使後世子孫世世修德為萬世不
拔之基垂二百年于茲祖功宗德民心固於泰
華社稷流長過於三江五湖之遠足以跨周軼
漢蓋所恃者德而非險也然文王之圖方七十
里其作靈臺則庶民子來其作靈沼則於伊魚
躍高上金闕則玉京之山神霄大帝亦下遊廣

愛而海上有蓬萊三島則帝王所都仙聖所宅
非形勝不居也傳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是山
可為功不可書於是太尉梁師成董其事師成
博雅忠藎思精志巧多才可屬乃分官列職曰
雍曰琮曰琳各任其事遂以圖材付之按圖度
地庀徒僇工累土積石舂插之役不勞斧斤之
聲不鳴設洞庭湖口緜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濱
林慮靈壁芙蓉之諸山取瓌奇特異瑤琨之石
即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粵之野移
枇杷橙柚檳榔栝荔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
鳳尾素馨渠那末利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
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欄曲檻而穿石出
罅崗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
後谿而旁隴連綿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高峰
峙立其下則植梅以萬數綠萼承跌芬芳馥郁
結高宗山根號萼綠華堂又旁有承嵐崑雲之
亭有屋外方內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仙
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岩祈真之壺攬秀之
軒龍吟之堂清林秀出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峰
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鴈池池水清泚漣漪
鳧鳴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
嘯嘯北直絳霄樓峰巒崛起千疊萬復不知其
幾千里而方廣無數十里其西則參朮杞菊黃
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
杭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庄上有亭曰巢雲高
出峰岫下視羣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崗脊
兩石間綿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口噴薄

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白龍泝濯龍峽蟠秀練光
 跨雲亭羅漢岩又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
 密布于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兩關出關下平
 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為蘆渚亭曰浮陽西
 為梅渚亭曰雲浪沼水西流為鳳池東出為研
 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
 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真安妃聖像東池後
 結棟山下曰揮雲廳復由磴道盤行縈曲捫石
 而上既而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木倚石排空
 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最高諸山
 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巖巖藤蘿蔓
 行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蕭
 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
 流注山間西行潺湲為漱玉軒又行石間為煉
 丹凝亭觀圖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斯
 閣北岸萬竹蒼翠翳鬱仰不見明有勝筠庵躡
 雲臺蕭開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
 又支流為山莊為回溪自山蹊石罅穿條下平
 陸中立而四顧則岩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
 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一入一榮一彫四
 向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幽谷深巖
 之底而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
 郭郭寰會紛華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設神謀化
 力非人所能為者此舉其梗槩焉及夫時序之
 景物朝昏之變態也若夫土膏起脉農祥晨正
 萬類胥動和風在條宿凍分沾泳淥水之新波
 被石際之宿草紅苞翠萼爭笑並開於煙暝新

鶯歸燕呢喃百轉於木末攀柯弄藥藉石臨流
 使人情舒體墮而忘料峭之味及雲峰四起列
 日照耀紅桃綠李半垂間出於密葉芙蓉菡萏
 薔薇芳苓搖蕙弄芳倚縈於川涓蒲菰荇藻菱
 菱葦蘆松岸而泝流青苔綠蘚落英墜實飄巖
 而鋪砌披清風之廣莫蔭繁木之餘陰清虛爽
 增使人有物外之興而忘扇筵之勞及一葉初
 驚葺收調辛燕翩翩而辭巢蟬寂寞而無聲白
 露既下草木搖落天高氣清霞散雲薄逍遙倘
 徉坐堂伏檻曠然自怡無蕭瑟沈寥之悲及朔
 風凜冽寒雲閣幕萬物凋疎禽鳥縮潔層水哦
 哦飛雪飄舞而青松獨秀於高巔香梅含華於
 東霧離榭擁幕體道復命無歲律云暮之歎此
 四時朝昏之景殊而所樂之趣無窮也朕萬機
 之餘徐步一到不知崇高貴富之榮而騰山赴
 壑窮深探嶮綠葉朱苞華閣飛陞玩心愜志與
 神合契遂忘塵俗之續紛而飄然有凌雲之志
 終可樂也及陳清夜之醮奏梵唄之音而煙雲
 起於巖竇火炬煥於半空環珮雜遝下臨於脩
 塗狹徑迅雷掣電震動於庭軒戶肅既而車輿
 冠冕往來交錯嘗甘味酸覽香酌醴而遺瀝墜
 核紛積床下俄頃揮霍騰飛乘雲沉然無聲夫
 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信矣朕履萬乘之尊
 居九重之輿而有山間林下之逸潔旣肺腑發
 明耳目恍然如見玉京廣愛之舊而東南萬里
 天台鴈蕩鳳凰廬阜之奇偉二川三峽雲夢之
 曠蕩四方之遠且異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

并包羅列又兼其絕勝颯爽溟濛參諸造化若
 開闢之素有雖人為之山顧豈小哉山在國之
 良故名之曰良嶽則是山與泰華嵩衡等同固
 作配無極壬寅歲正月朔日記又命春思殿應
 制李質曹組各為賦以進質云宣和四年歲在
 壬寅夏五月朔良嶽告成命小臣質恭詣作古
 賦以進臣俯伏惴惴懼學術荒陋不足以奉詔
 正衣冠屏息竊誦宸製如日月照映至於經營
 終始與其命名之意義備載奎文使執筆之臣
 徒震汗縮伏辭其不能雖然臣之榮遇千載一
 時敢不祇若休命於是虛心滌慮再拜稽首而
 獻賦焉其詞曰偉茲嶽之宏厚兮固磐基於坤
 軸跨穹隆之高標兮俯萬象於林麓一氣肇其
 吐吞兮剖陰陽於晦晷信天造而地設兮行聖
 心之神欲相美利於良維兮膺億載之假福允
 定命以匹休兮同潤澤之乃卜惟重熙兮累洽
 固帝祚之無疆緊浚都之是宅陋周原之匪賦
 誠體國之有制擬形勢而辨方伊岡聯與阜屬
 翼慶瑞兮綿長仰黃屋之非心融至道以垂裳
 即崇山之輿區翳蒼鬱其蒼蒼紛川澤之沮洳
 限江湖之渺茫類曾城與丹丘仍鸞馭之來翔
 鳴途鶴於晝寂嘯巴猿於夜央雷煙霞之超絕
 殆未邈乎康莊時萬機之餘暇頓六轡以高騶
 逸天步之輟跡怡聖情而弗忘俾飛雲以川泳
 均草木之有光軒重闈之敞敞植梅桃以時崗
 挺八仙之桂檜漲潤氣以疏香吃舞手之奇石
 導風袂以前郭仰奎文之聖述如震慄乎春雷

兼虞商之渾灑類雲漢之昭回幾益之臣不敢
久以伏讀今一再誦而心開燦八龍之神藻覺
虎卧之煤埃惟明光之絢練永作鎮於鈞臺俄
北行而少進驚泛雪之虛闢屏分翠綠以雙抗
今沃泉中湛而凝碧伊留雲與宿霧佐清致於
瑤席飲既而之瓊腴貯風生於兩腋登和容於
射圃雙弧矢之神威流芳馨於素華且舒笑而
忘歸撫跨雲之欄楯驚倚翠之鞞飛陟半山而
前囑虛廡且其繩直聳疑觀而北列視鑑湖之
湜湜忽崢嶸而環合想圖山之嘉色敞玉霄之
闕洞仙真過而寓息冀煉丹以服餌生身體之
羽翼關瓊津與清斯望龍江而西東何茂脩之
夾植中演漾而溶溶觀山莊之派別引回俟而
曲通挹飛岑於秀發倚躡雲之崇崇虛蕭閒之
邃宇貯毫楮於厥中延勝釣之宿潤發五葢之
遊蒙無雜卉以周布端此君之迎逢委檜陰之
修逕出高陽之酒亭奉千鍾之湛露傾葵藿於
竟齡欲洗練其神宅耳漱瓊之冷冷度金霞而
矯首介亭屹其上征險羊腸於九折升雲棧而
心驚有排衙之巨石間珍木之敷榮為嘖妙之
絕巖類簫臺之玉京宜帝真之下墮後電掣而
雷鳴繼神光之燭壇響環珮之琮琤何天人之
無間本皇上之精誠路逶迤而東轉經極目之
蕭森下來禽之茂嶺披合歡之華林始祈真於
磴杪終攬秀於軒陰啓龍吟之虛堂面紫石之
高壁分竹齋於向背沸不老之泉液愛揮雲之
翔麟若騰躍於天地踰萬松之峻嶺設兩關而

揮塵錄後錄 卷二 二八五

欽崎垂濯龍之瀑布與蟠秀而東馳憩練光以
容與仰奇峰而登躋矧梅蘆之二渚結雲浪與
浮陽俄就夷而絕嶮復淵澄而沼方池名鳳以
號硯乃餘波之洋洋既流碧之霞錯又環山之
翼張嚴宏堂之三秀奉九華之玉真悵白雲之
已遠追音徽之尚存壯阿閣以巢鳳擁萬木之
巖春何漣漪之颯爽仰拱霄之是鄰覩書館之
幽致擅著古之佳名極驚蛇而走虺知草聖之
縱橫臨清流而喜賦鄙秋風之淫聲揭崑雲兮
承嵐相岩巖而抗衡彼會真之高館惣羣玉之
邃清儼疎梅之盈萬常沐雨而披煙儷水姿於
萼綠非取媚而爭妍駭白龍之噴激落銀漢於
九天方巢雲之入望巨黃果之綿連登絳霄以
遊目登萬壽之南山瀉烏龍之垂雷注鴈池於
石間企嚙嚙之峻亭諒絕塵而可攀欣藥寮之
西闕蘊丹華之秀巖羅玉芝與雲桂產南燭之
非凡下丁香之密逕有間植之松杉嗟禾麻兮
菽麥執黍稷兮惟艱開西莊以務本信農事之
匪閒俯明秀之傑閣睇梅岩及春華假霜風之
老檜跋鳳翼之欵斜蔭檀欒之芸館豁疑思之
雅堂備上臺之珍文若星燦而霞章臣蓋聞亦
縣神州之說方壺員嶠之言既不周之具載亦
同紀於崑崙定洪荒之無考宜姑置而勿論窮
山川於疇昔效子長之飛鸞登岱宗而佇貽嘗
歷井於天門瞻巍然之日觀視鳧繹之駿奔維
祝融之巨鎮鬱紫蓋之奇峰標赤城而霞起滴
九疑之翠濃觀羅浮與鴈蕩望廬阜之橫空陟

揮塵錄後錄 卷二 二八六

嵩高之峻極有二室之重巒森我我之太華若
秀色之可餐聳天平於林慮睇王屋之仙壇何
諸山之環異均賦美於一端豈若茲嶽神模聖
作總衆德而大備富千崑今萬壑何小臣之榮
觀忽承詔而駭愕捨華門之圭竇請鈞天之廣
樂驚蓬心與蒿目蕩胃次之煩濁欲窺窮其勝
槩徒喙息乎林薄蜂房櫛比視閭閻也埤蟻往
來觀市人也縈紆如綫貫汲流也布算縱橫俯
阡陌也累塊積蘇羅層臺也翔飛蚊聚聽輪跡
也其體穹崇旁日月也其用浩博行變化也塵
翳翳以電掃兮雲溶溶而承宇既崛起以嶺翠
今又盤互而深阻遠而望之則或抗戾以分睨
或附從而黨伍或踈然而仰或偃然而俯或相
踳踳或相旁午迫而視之則或如躍龍或如虺
虎或若會同之冠冕或若隱翳之環堵或引援
而維持或參差而齟齬或各三奇或號太古萬
形千狀不可得而備舉也而又取石詭暉嶙峋
巉巖靈壁之秀發於淮之北太湖之異來自江
之南伏犀抱犢紫金之峰凌雲透月瓊玉之崑
遂根拳而固結成聳翠之煙嵐植湘水之丹橘
列洞庭之黃柑盈待鳳之椅梧聳負霜之梗枏
簞簞篋篋構蠹以森萃青綸紫莢擘擘而鬆鬣
遂凌岑而跨谷仰締構於其間虹梁並巨旅楹
有開嘉玉鳥之輝潤睇雲楣之爛班臨飛陛之
揭孽森平波之汪濊騰青翰投文竿却龍舟而
弗御規就橋而處安得元珠於赤水仰神聖之
在宥推無爲於象先擴堯仁之天覆且帝澤之

揮塵錄後錄 卷二 二八七

旁流復上昭而下漏宜乎絕殊殊祥駢至迭嶮
 潛生沼之丹魚萃育蔽之皓獸神爵棲其林麒
 麟臻其囿屈軼茂而賞莢滋紫脫華而朱英秀
 何動植之休嘉表自天之多祐臣又聞積水成
 淵而蛟龍生積土成山而風雨興皆物理之自
 然豈人力之所能益嘗觀雲氣之霽霽時出沒
 而相仍作雲區之潤澤肇五穀之豐登需為霖
 而復斂抱虛壁之層層舉茲山之盡美渠可得
 而誦稱爾乃或遐矚以寄情或周覽以託興眾
 彩迭耀臣目迷而不能得視羣籟互鳴臣耳惑
 而不能得聽何神用之莫測使凡氣之無定品
 物流形各正厥命如文王之在靈臺民樂其有
 德武王之居鎬京物不失其性豈若左太華而
 右褒斜為長楊之誇南丹水而北紫淵為上林
 之盛而已哉夫昔唐堯訪四子於藐姑射之山
 周穆賓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是皆篤要妙而有
 輕天下之心務逸舉而有和雲謠之唱蓋翠華
 之遠遊徒赤子之在望惟吾皇之至神擴廣愛
 之遐想曾何遠於九重邁蓬瀛之清賞得忠嘉
 之信臣協規制於明兩盤丹款以爰謀念賢勞
 之鞅掌迄成功於九仞說見知於天獎凡經營
 於六載之間而為萬世無窮之休豈不廣哉曹
 組云臣伏蒙聖慈宣示李質所進良嶽賦特命
 臣繼作顧臣才短學疎豈能仰副眷旨進退皇
 懼不知所裁謹齋心百拜以賦其辭曰客有遊
 輦轂之下以問京師之主人曰東北之隅地勢
 綿連岡嶺秀深氣象萬千不知何所而乃如此

焉主人曰國家壽山子孫福地名曰良嶽客曰
 蓋聞五星在天五嶽在地東有泰山甲於區宇
 下臨滄溟旁跨齊魯南有衡山祝融紫蓋湘潭
 為址九向九背西有大華三峰插天枕瞰函谷
 橫斜渭川北則常山以限天驕太河朔漢仰其
 岩巖中則嵩高與天峻極襟帶河洛屏翰京國
 復見茲於中都何前此而未識且山嶽之大天
 造地設開闢之初元氣凝結是豈人為願聞其
 說主人曰清濁既分爰其陰陽播之大鈞孰為
 主張是必造物區處維綱今以一人之尊大統
 華夏宰制萬物而役使羣眾阜成兆民而道濟
 天下夫惟不為動心俾於造化則茲嶽之興固
 其所也而況水浮陸走天助神相凡動之沓來
 萬物之享上故適再閏而歲六周星萬壑千巖
 芳菲丹青之寫圖障也客曰嶽有五焉今益其
 一在於五行數則差失主人曰客不聞五行在
 天乃六氣君火以名相火以位寒暑運行曾無
 越次矧此有形創於神智生生不窮悠遠之義
 然則五岳視三公之官良岳為多男之地乃其
 宜也夫何擬議客首肯久之曰吾見乎岳之外
 矣吾聞乎岳之說矣獨有未詳孰知其中蓋禁
 鑰十二皇居九重深嚴秘與內外莫通願子陳
 其次弟庶幾因以形容主人唯唯曰其大則可
 以繁舉其細則莫能縷數唯乘輿有時臨幸雖
 山岳亦類於庭廡請先陳其崑崙岡嶽之體勢
 後狀其樓觀池臺之處所皆聖作而神述盡宏
 規而傑矩夫良者八卦之列位岳者眾山之惣

名高為峰則秀拔拱為岫則崢嶸霽色晚靜風
 光曉凝陟崔嵬而直上俯磴道以寬平雜花異
 香莫知其名佳木繁陰欣欣其榮唯特立於諸
 峰之右者乃主乎壽照之以南極之星所謂山
 者如此淺若龍龕深若雲竇鎖煙霞於杳冥留
 風雨於昏晝或乘炬而可入或捫扃而可叩石
 磊磊以巉巖木森森而聳秀間則流潤雲蒸可
 卜以陰晴之候所謂洞者如此為山之屏為洞
 之局承乎上則安若榱桷比於下則覆若簷楹
 珍叢幽芳古木長藤龍絡蔽虧高低相層鳥啼
 花發則春容淡蕩霜降木脫則石角峻峭所謂
 巖者如此兩山之間氣聚其中眾木斯茂泉流
 暗通或重羅以暝晝或偃草而進風晨長春之
 翠莖挺堅節之霜松每晨曦之照耀靄朝霧以
 空濛所謂谷者如此又有岡則隱然而起勢連
 山谷殊萃吶之峰巒類縈紆之林麓白雪照夜
 則寒梅盛開紅雲嬌春則仙桃極目恍如望千
 畝之鏡非巖之秀橫石壁壘巨若岡阜既草木
 以敷榮復地形之延袤迢迢大庾隔絕遐荒落
 落萬松得名錢塘今移根於南北亦不限於炎
 涼至若溶溶大波瀾為巨派其流則小其合則
 大笠上下之天光漑淺深之湍瀨有巨魚以潛
 波扈龍舟而夾載岸容萬柳春風柔柯飛花滿
 空長條拂波或趁景而移棹或鳴榔而笑歌此
 謂之江者回環山根縈帶奇石淺以蕩谷深以
 凝碧潏潏不窮流行激激泛桃花之露紅浮洞
 天之春色輕鷗文禽棲息其側荷花不斷雲錦

舒張或聚而為曲沼或漲而為橫塘煙梢露條
交翠低昂此之謂溪者夫山洞崑谷岡嶺江溪
既略陳矣子獨不見樓有絳霄朱欄倚空跨晴
雲之縹渺挂瑞日之曠曠綺疎凝霧天香散風
覺星辰之逼近如霄漢之穹隆招飛仙於蓬壺
揖素娥於蟾宮霓旌鶴馭稅駕其中又不見閣
有巢鳳異乎高崗豈丹穴之瑞應無雄高宗廟以
翱翔即其軒楹架以傑閣比五彩之鸞雛下九
霄之鸞鷲因太平之象會廊廟之人置酒大嚼
歸美逢辰續夏日之句頌南風之薰其北也諸
山之上眾木之杪俯雲壑之沉沉視煙霄之杳
杳西瞻太行於晴霽東望海霞於清曉山龍從
石嶙峋挹長風之回玉宇導明月之湧冰輪齋
心嘗比於崆峒精禱每延乎上真見飄飄之仙
馭隨裊裊之青芬視其榜曰介亭有排衙蒼碧
之前陳者也因山高下周以回廊如璧月之環
坐復晴曦之騰光玩牙籤之甲乙發寶書之秘
藏徐遶砌而散步間挾策而寓興花雖芳而晝
寂鳥雖啼而人靜傲隱士之山堂取逸人之三
逕其榜曰書館豈蓬戶陳編之可並者也亭有
勝筠周以美竹何禁籟之寶檻迸藍田之叢玉
已交曼而近砌復扶疎而出屋分月影之瑣碎
聽風聲之斷續遊塵不到清意自生目蒼雲之
翳翳面霜節之亭亭挺然不屈四時長青宸襟
對爽園以既名且館曰蕭閑深庭邃宇來萬籟
之清風無九夏之劇暑棲寓懷之寶玩備宸章
之毫楮前橫江練傍列山莊或遣乘槎而上漢

通鑑錄後錄

三〇四

或笑喝石而為羊超然燕處真逍遙自適之鄉
雜花爭妍紅紫相鮮或引繩而為逕或彌望而
成川錦綉照空而明煥風露散曉而香傳肅然
行列若羽林之萬騎粲然艷粧如宮女之三千
四時之候參差不齊異塵埃之桃李雜紛蹂以
成蹊斯號林華之苑見鏤玉之珍題至若山莊
竹籬蘿蔓鬱鬱綠筠之共茂夾脩逕而高出
俯以愛蒼苔之承步仰以見雲梢之蔽日軒亭
欄檻各相方而榜名故扶晨散綺洞煥秀瀾隨
所寓而不一晴波融怡是為鴈池望風中之飛
練接雲際之虹霓南山巍然而蒼翠北渚湛若
雪霜之野暮宿乎葭葦之湄唯恩波之可泳豈
墮陽之恨遲練以幽芳萼綠華堂何玉顏之滄
佇見奇姿之異常鄙江梅之尚紅陋臘梅之太
黃得天上碧桃之露掩薰爐清遠之香恍聖情
而異稟蒙天笑以增光故賜神仙之號潤珠戶
而敞文窻然而如此之類安能悉紀若夢遊仙
髣髴而已客曰子之所陳心存意識或欲周知
何從皆得主人曰人間天下飛潛動植率在其
中不可殫極姑陳述乎二三而已後累言於千
百非若子虛上林之夸大兩京三都之緣飾顧
難狀於言辭徒充塞于胸臆客曰姑置是事請
質所疑何一隅之形勢若千里之封圻主人笑
曰嘻夫耳目之不際何可以意測思慮不至孰
可以強知望壺中者初不察其天地遊武陵者
亦豈意其有桃溪矧都邑紛華之地藏十洲三

通鑑錄後錄

三〇五

岱之奇客又曰蓋聞橘不踰淮貉不踰汶今茲
草木來自四方原莫知夫遠近物理地宜請得
而論主人曰天子神聖明堂頒制視四海為一
家通天下為一氣考其迹則車書混同究其理
則南北無異故草木之至微不變根莖於易地
是豈資於人力葢已默然運於天意故五岳之
設也天臨宇宙五岳之望也列於百神茲岳之
崇也作配萬壽彼以滋庶物之蕃昌此以壯天
支之擢秀是知真人膺運非特役巨靈而驅五
丁自生民以來葢未之有客恍然聞所未聞於
是鼓舞懽忻頌詠太平等乾坤之永久又詔二
臣共作良嶽百詠詩以進良嶽勢連坤軸近乾
崗地首東維鎮八方江不風波山不險于孫千
億壽無疆介亭雲棧橫空入翠煙躋攀端可躡
飛仙介然獨出諸山上磊磊排衙石滿前極目
亭千里飛鴻坐上看山川風月在憑欄不知地
占最高處但覺恢恢天宇寬圖山亭軒楹正在
翠微中欲雪雲生四面峰璀璨地鋪紅瑪瑙噴
玩山聳碧芙蓉跨雲亭地高天近怯憑欄下視
浮雲咫尺間只怪輕雷起崑際不知飛雨過山
前半山亭憑高玉輦每從容中路嘗聞憩六龍
塵外有人如到此便須行徹最高峰蕭森亭曉
日玲瓏宿霧開四簷時有好風來不應班竹林
中見却似松根琥珀堆麓雲亭山下深林起白
雲白雲飛處斷紅塵伴行直到高峰上舒卷縱
橫不礙人清賦亭四海熙熙萬物和太平廊廟
只廣歌欲追林下騷人意却是臨流得句多散

通鑑錄後錄

三〇六

綺亭斷虹飛雨過天涯碧落浮雲不復遮明日
陰晴真可卜倚欄來此看餘霞清斯亭天波萬
斛瀉鎔銀跨水橫橋麗高宗新但取真堪濯纓
意玉塔金闕本無塵煉丹亭藥爐龍虎正交馳
五色雲生固濟泥凡骨欲逃三萬日君王曾賜
一刀圭璿波亭水影搖暉動碧虛日華凌亂上
金鋪安知不是鮫人寶往往淵中得美珠小隱
亭古木回環石路橫居山初不在崢嶸聖人天
下藏天下小隱聊為戲事名飛岑亭微雲將雨
洗層巒石磴莓苔路屈盤正是江南最佳處仰
看蒼翠俯澄瀾草亭落筆縱橫走電光近臣
時得賜雲章龍盤鳳翥皆天縱渴驥驚馳不足
方書隱亭吾皇聖學自天衷載籍源流一一通
宵肝萬機營四海更將心醉六經中高陽亭仙
舟時倚碧溪灣花外青旗映淺山不醉聞風緣
底事要看豪飲似人間囉囉亭聖主從來不射
生池邊羣鴈恣飛鳴成行却入雲霄去全似人
間好弟兄忘歸亭玉景金霞長不夜松篁泉石
更留人廣寒宮殿秋偏好看林梢月色新八
仙館蟠桃初熟玉京春圓屋如規戶牖新盡是
瑤池高會客豈容塵世飲中人環山館峰巒回
合聳雲屏巖靄溪光面面橫開戶忽驚千仞翠
憑高方見九重城芸館玉堂金馬盡名儒黃本
牙籤付石渠向此別藏三萬卷不憂中有蠹書
魚書館蓮燭詞臣在外庭青錢學士已登瀛回
廊屈曲隨巖阜挾策何妨取次行蕭閑館書草
吹來種種香好風移韻入松篁丹臺紫府無塵

事倚覺壺中日月長漱瓊軒淺碧分江入眾山
山深無處不潺湲開軒最近寒溪口噴薄松風
嚮珮環書林軒甲乙森然盡寶書校讎曾授魯
中儒萬機多暇時來此玉軸牙籤自卷舒雲岫
軒山上飛雲片片輕雲山相似倚空明從龍本
合封中去觸石光從望處生梅池玉鈿勻點鑑
新磨香逐風來水上多應為橫斜詩句好故教
疎影瀉平波鴈池暮天飛下一行行淺渚平沙
足稻梁有此恩波好遊泳何須辛苦去衡陽現
池黑雲凌亂曉光凝氣接崑崙冷不冰龍餅麝
元皆御墨游魚吞却化鯢鵬林華苑連雲復道
映樓臺茂苑奇花日日開但得如春天一笑芳
非何必曉風吹絳霄樓翼瓦飛甍跨閣風捲簾
滄海日曛曉佳時自有羣仙到笑語雲霞縹緲
中倚翠樓梯空隱戶牛山間滴瀉嵐光照畫欄
六月火雲揮汗日雲來唯覺石屏寒奎文樓龍
蟠螭負出風雲鏤玉填金聖製新自與六經垂
日月更令羣目仰星辰巢鳳閣朝陽鳴處有亭
梧爭似珠簾映綺疏丹穴來儀聽九奏不妨於
此長鷓鴣竹崗蒼雲蒙密竹森森無數新篁出
翠林已有鳳山調玉律正隨天籟作龍吟梅崗
潤連峰嶺玉崔嵬春逐陽和動地來不似前村
深雪裏夜寒唯有一枝開萬松嶺蒼蒼森列萬
株松終日無風亦自風白鶴來時清露下月明
天籟滿秋空蟠桃嶺不到瑤臺白玉京海中仙
菓但聞名何人為報西王母嶺上如今種已成
梅嶺雪林橫夜月交光萬壑風來處處香聖主

揮塵錄後錄 卷一

三〇

乾坤為度量包藏曾不限遐荒三秀堂隱戶深
沉晝不開鳳凰時下九層臺月明夜靜聞環珮
知有霓旌羽扇來萼綠華堂綠萼承玉葉輕
清香續續度簷楹天教不雜開桃李賜與神仙
物外各富春堂桂影亭亭漾碧溪尋芳曾被暗
香迷碧桃開後晴風暖花外幽禽自在啼躡雲
臺萬本琅玕密不開林深明碧鎖高臺更無一
點遊塵到但覺雲隨步步來玉霄洞披香尋徑
百花中蝶引蜂隨路不窮但見凌霄纏古木洞
天應與碧虛通清虛洞天玉關金鎖一重重只
見桃源路暗通行到水雲空洞處恍如身世在
壺中和容廳白羽流星一點明上林飛鴈幾回
驚弓開月到天心滿風外唯聞中的聲泉石廳
紫迂流碧與環山月地雲塔在兩間有此清冷
居物外方知塵土屬人環揮雲亭天風吹作海
濤聲揮斥浮雲日更明波上石鯨時吼雨只知
樓閣是蓬瀛泛雪廳月圓攜下九重天來試人
間第一泉正在水聲山色裏六花浮動紫旣圓
虛妙齋武王屈已尊箕子黃帝齋心問廣成惟
道集虛觀眾妙超然將見不能名壽山太上大
崇高秀氣連清風不老月長圓春遊玉座時相
對花發鶯啼億萬年杏岫山上晴霞與綵雲芳
非時節避花繁分明自有神仙種不是青旗賣
酒村景龍江潤通河漢碧涵空影倒光山曉翠
重聞說巨魚時駭浪只應風雨是神龍鑑湖水
天澄澈瑩寒光一片平波六月涼移得會稽三
百里不教全屬賀知章桃溪霏霏紅雨落清溝

揮塵錄後錄 卷二

三一六

流出山中直至今休道仙源在平地空教人向
 武陵尋回溪穿雲透石落潺湲瀾浦餘波尚繞
 山只恁嵐光迷向背不知流水正回環滴瀝巖
 蒼苔青潤石嶙嶸泉脉涓涓濕白雲疑有天仙
 深夜過丁當環珮月中聞榴花崑絕域移根上
 苑栽又分紅綠向崑隈纍纍子已枝間滿灼灼
 花猶葉底開枇杷崑結根常得近林巒晚翠誰
 憐却歲寒不見龍文橫桿面方知垂實作金丸
 日觀崑朝陽初上海霞紅五色雲生碧洞中回
 首爛柯人自老基聲猶在石門東雨花崑紛紛
 泊泊弄晴暉曾逐春風上綉衣不為胡僧齋貝
 葉仙家長有碧桃飛蘆渚萬葉梢秋意初斜
 風細雨憶江湖誰知雪壓波澄後更與宮中作
 畫圖梅渚只借晴波為曉鑑不隨花鳥作江雲
 未須吹笛風中去多得清香水際聞棋查谷折
 花直與酒相薰結子難隨酒入唇一陣暗香無
 處覓不知幽谷巧藏春秋香谷玉屑花繁淡淡
 黃碧崑曾伴紫欄芳月明露洗三秋葉山迴風
 傳七里香松谷雲藏煙鎖書蒼蒼得地何須作
 棟梁聞道九龍扶輦過一山風又作笙簧長春
 谷洞天風物幾人知暗得陰陽造化機不似寒
 鄉待鄒律四時崑際有芳菲桐徑不嫌春老花
 飛濕要聽秋來雨打聲一自移根來禁樂朝陽
 常有鳳凰鳴松徑夾路成行一樣清吟風節月
 自亭亭雲章正寫人間瑞坐待雲根長茯苓百
 花徑紅紫交加一徑通翠條柔蔓浴玲瓏日晴
 煙暖微風度百和香薰錦綉中合歡徑綵絲拂

拂機中錦綉纒茸茸馬項纓却似漢宮三十六
 黃昏時節掩羅屏竹徑翠葉吟風長浙瀝寒梢
 擎露忽高低有時香穿雲去碧玉交加四望
 迷雪香徑夾徑梨花玉作英年年寒食半陰晴
 要看雪色無邊際十二樓前月正明海棠屏清
 明微雨欲開時收什狂香付整齊但得浣花春
 在眼不須枝上杜鵑啼百花屏眾香芬馥著人
 衣雲母光寒露未晞圍得春風勝綉幕紛紛紅
 紫闌芳菲蠟梅屏冶葉倡條不受羈翠筠輕束
 最繁枝未能隔絕蜂相見一一花房似窰脾飛
 來峰突兀初驚倚碧空翠風仍與瑞煙重吳儂
 莫作西來認真是蓬萊第一峰留雲石白雲何
 事苦留連中有嵌空小洞天却恐商崑要霖雨
 因風時到日華邊宿霧石飛煙自遶龍樓駐瑞
 氣長隨海日開獨有春風花上露夜深多伴月
 明來辛夷塢山中常壓早梅開不待喧風暖景
 催似與東君書造化筆頭春色最先來橙塢磊
 磊金丸畫不如空濛香霧幾千株應憐綠橘秋
 江上却被人間喚木奴海棠川清明時候暖風
 吹葉暗花明滿日開石在劔門猶北向錦江春
 色亦須來仙李園臺社靈蹤亘古存泥元龍蛻
 出風塵移根更接蟠桃嶺結子開花萬萬春紫
 石壁沒水攀蘿琢馬肝齋持堅潤出風端潛瀟
 每恨端谿遠疊作山中峭絕看椒崖團枝紅實
 見秋成曾按方書合五行不遣漢宮塗屋壁此
 間吞餌得長生濯龍峽山東蒼煙細路通噴泉
 飛雨灑晴空真龍豈許尋常見故作雲間飲澗

虹不老泉來從雲霄不知遠湧出碧崑無暫停
 花落鶯蹄春自晚潺湲長得坐中聽柳岸牽風
 拂水弄春桑二月花飛滿御樓不似津亭供悵
 望一生長得繫龍舟棧路六丁開處只通秦此
 地天臨萬國春駐蹕有時思叱馭服勞王事愛
 忠臣藥寮已開頒朔向明堂百草猶思一一宜
 天意應憐民疾苦欲躋仁壽佐平康太素庵結
 草鋪茅不用華白雲深處列仙家蕭瑟風雨千
 竿竹翠葉濃陰襯碧霞祈真磴臺上爐香裊翠
 煙雲間風馭已翩翩吾皇奉道明靈降惟德從
 來可動天躑躅歸春風曉日亂晴霞艷艷初開
 一歸花疑是仙琴紅玉軫醉歸遺在紫皇家山
 庄重崖置屋亦常關下法龍眠小隱山縱有青
 牛不耕稼但聞犬吠白雲間西庄低作柴扉短
 作籬日晴雞犬自熙熙躬耕每以農為本稼穡
 艱難舊亦知東西關天上人間自不同故留關
 鑰限西東姓名若在黃金籍日日朝元路自通
 敷春門帝力無私萬國通尚思寒谷待春風欲
 將和氣均天下都在熙熙造化中又詔翰林學
 士王安中令登豐樂樓望而賦詩云日邊高擁
 瑞雲深萬井喧闐正下臨金碧樓臺雖禁禦煙
 霞崑洞却山林巍然適高宗廟諱千齡運仰止常傾
 四海心此地去天真尺五九霄岐路不容尋質
 字文伯熙陵時參知政事昌齡之曾孫組字元
 寵穎昌陽翟人俱有才思晚始際遇悉授右列
 侍祐陵時寵臣皆內侍梁師成所引遂得愛幸
 質少不檢文其身賜號錦體謫仙後隨從北狩

組逢辰未久而沒官止副使有子即勛也頗能
 文祐陵即以其父官補之後獲高宗位至使
 相錄之干秩以紀當時之盛近王稱作東都事
 略載蜀僧祖秀所述游華陽宮記不若是之備
 也是時獨有太學生鄧肅上十詩備述花石之
 擾其末句云但願君王安萬姓圃中何日不東
 風詔屏逐之靖康初李伯紀啓其事薦其才召
 對賜進士出身後為右正言著亮直之名于當
 日肅字志宏南劍人有文集號耕欄遺文三十
 卷詩印集中

祖宗以來除拜二府必選六曹侍郎或諫大夫當
 時為寄祿官在今皆太中大夫以上是以從官
 入參機務也登兩制必左右正言前行郎中為
 之今承議郎以上是以朝臣而論思獻納也元
 豐官制行裕陵考唐六典太宗用魏鄭公為祕
 書監參知機務故事易執政為中大夫王和父
 蒲傳正是矣而從臣易為通直郎猶曰朝官舒
 賈徐禧是也己為殺矣近日錢師魏登政府坐
 謬舉降三官明清即以啓之以謂自昔以來未
 有朝請大夫而參知政事者且大臣有過當去
 位不當降罰不報

明清嘗觀歐陽文忠與劉遵父書問答入閣儀詞
 甚諄復見兩賢文集近閱田宣簡儒林公議
 語簡而詳今載于左國家承五代大亂之餘每
 朔望起居及常朝並無仗衛或數年始一立冬
 正仗當世人士或不識朝廷容衛迄至缺然太
 宗朝常詔史館修撰楊徽之等校定入閣舊圖

時江南張洎獻狀述朝會之制得失明著且要
 云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為外朝
 在唐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百國在此殿
 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在周為中朝在
 漢為前殿在唐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冊拜后妃
 皇太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科舉人
 在此殿也昔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制紫宸
 上閣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已南面嚮明而理紫
 微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
 御殿則有勾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猶
 立仗前代謂之入閣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閣
 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候助契畢
 喚仗即自東西閣門入故謂之入閣今朝廷且
 以文德正衙權宜為上閣甚非憲度況國家繼
 百王之後天下隆平凡曰憲章咸從損益惟視
 朝之禮尚自因循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
 北相對殿前地位連橫街亦甚廣博伏請改創
 此殿作上閣為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政殿
 即唐之延英是也為雙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
 臨御之式允協前經今論以入閣儀注為朝廷
 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竊按舊史中書門下御
 史臺謂之三署為侍從供奉之官今常朝之日
 侍從官先次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
 起居其侍從官則東西對拜甚失北面朝謁之
 禮今請准舊儀侍從官先次入起居畢在左右
 分行侍立於丹墀之下故謂之蛾眉班然後宰
 相率執政班入起居庶免侍從官有東西對拜

揮塵錄後錄 卷一

三三八

之文得遵正禮至慶曆三年予知制誥時始詔
 臺省侍從官隨宰相正班北面起居其他則無
 所更焉

嘉祐中詔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重修唐書時有
 蜀人吳縝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請于文忠願
 預官屬之末上書文忠言甚懇切文忠以其年
 少輕佻距之縝鞅鞅而去逮夫新書之成迺從
 其間指摘瑕疵為糾繆一書至元祐中縝游宦
 蹉跎老為郡守與五代史纂誤俱刊行之紹興
 中福唐吳仲實元美為湖州教授復刻于郡庠
 且作後序以謂鍼膏肓起廢疾杜預實為左氏
 之忠臣然不知縝著書之本意也 張仲宗云

明清家有續皇王寶運錄一書凡十卷王景彝家
 所藏印識存焉多敘唐中葉以後事至於詔令
 文檄悉備唐史新舊二書之闕文也但殊乏文
 華所恨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未曾見之其載
 黃巢王氣一事盡存舊詞姑綴于編中和三年
 夏太白先生自號太白山人不拘禮則又云姓
 王竟不知何許人也金州耆宿云每三三年見入
 州市一度自見此先生賣藥已僅三四十餘年
 貌不改不老其年夏六月三日太白山人修謁
 金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崔堯
 封云本州直北有牛山傍有黃巢谷金桶水且
 大寇之帥黃巢凌劫州縣盜據上京近已六年
 又偽國大齊年號金統必慮王氣在北牛山伏
 請聞奏蜀京掘破牛山則此賊自敗散堯封聽
 之大喜且具茶菓與之言話移時太白山人禮

揖而去堯封遂與州官商量點諸縣義丁男日使萬工掘牛山一箇月餘其山後崖崩十丈以來有一石桶桶深三尺徑三尺桶中有一頭黃腰獸桶上有一劍長三尺黃腰見之乃吻然數聲自撲而死堯封遂封劍及畫所掘地圖所見石桶事件聞奏僖宗大悅尋加堯封檢校司徒封博陵侯黃巢至秋果衰是歲中原尅平如昭洗王涯等七家之詔亦見是書也

舊制京官造朝不許步行每自外任代還朝參日步軍司即差兵士三人馬一疋隨從得差遣朝辭畢所屬徑關排岸司應副回綱船乘座以歸如在蘇杭間居止即差浙西綱船選人改官授告有日閣門關步軍司差人馬如五人改官即五騎十五人伺候內前授告了各乘馬以故一時戲語云宜徐行照管踏了選人

祖宗開國以來西北兵革既定故寬其賦役民間生業每三畝之地止取一畝之稅緣此公私富庶人不思亂政和間謀利之臣建議以為彼處減匿稅賦乃創置一司號西城所命內侍李彥主治之盡行根刷拘催專供御前支用州縣官吏無御顧之心竭澤而漁急如星火其推行為尤者京東漕臣王宓劉寄是也人不堪命遂皆去而為盜胡馬未南牧河北蜂起游宦商賈已不可行至靖康初智勇俱困有啓于欽宗者命斬彥寬斥宓寄以徇下寬恤之詔然無鄉從之心矣其後散為巨寇于江淮間如張遇曹成鍾相李成之徒皆其人也外舅云

沈義倫盧多遜為相其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為常今之朝奉郎也呂文穆為相當任子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能露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譴責乞以臣釋褐時所授官補之自是止授九品京秩因為定制以至今日

太平興國五年詔通判得舉選人充京官運判所舉人數與提刑等至熙寧三年置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各添舉員有旨今後通判更不舉選人充京官運判比提刑減人數之半

唐制郊祀行慶止進勳階五代肆赦例遷官秩本朝因之未服章也章聖時左司諫孫何與起居郎耿望言其非制上嘉納之遂定三年磨勘進秩之法孫何家傳云

官制未改時知制誥今之中書舍人但演詞而已不聞繳駁也康定二年富文忠為知制誥先是昭陵聘后蜀中有王氏女姿色冠世入京備選章獻一見以為妖艷太甚恐不利於少主乃以嫁其姪從德而擇郭后位中宮上終不樂之王氏之父蒙正由劉氏媼屢與名藩未幾從德卒至是中批王氏封遂國夫人許入禁中文忠適當草制封還抗章甚力遂併寢其旨外制繳詞頭蓋自此始崇觀姦佞用事賄賂關節于祈恩澤多以御筆行下朱書其旁云稽留時刻者以大不恭論流三千里三省無所干預大啓侍門為宦徒之捷徑宣和五年有黃冠丁希元者

得幸為侍晨道錄自云晉公之孫忽降御筆行謂輔相真宗逮仁宗即位有定策之功未經褒贈可特贈少保官其後五人時虛襄贊元為吏部尚書袖其牘請對啓于上云使謂過可滿洗則累朝敘卹久矣獨至今乎倘罪惡顯然一旦褒錄豈不駭四方之聽於是命格不下自是御筆遂有執奏不行者矣二者皆甚盛之舉也

張唐英字次功西蜀人與天覺為同包兄也熙寧中仕至殿中侍御史嘗述仁宗政要上于朝又盡作昭陵朝宰執近臣知名之賢諸傳於其中今世所謂嘉祐名臣傳者是也特政要中一門耳然印本亦未盡焉明清家有政要全書可考次功父文蔚范蜀公作墓碑

韓魏公嘉祐末以翊戴功輔英宗既為永昭山陵使使事畢而上不豫矣不敢辭位四載而永厚再成以元宰復護葬于洛魏公先自上疏云自有唐至于五代山陵使事訖去今先帝已祔廟而臣兩為山陵使恬然不能援故事去位則是不知典故何以勝天下之責雖陛下欲以私恩留臣顧中外公議且謂臣何神宗再三留之臣家不出遂以司徒兩鎮節度使判鄉郡相州元符末章子厚為永泰山陵使子厚專權之久人情鬱陶有曾誕敷文者作詞略云草草山陵職事厭厭罷相情懷謂故事也紹興間會稽因山秦會之為固位之計適除孟仁仲為樞密使以代其行仁仲不悟其機事遂入國門會之怒諷言路引以論列出典金陵

熙寧初韓魏公力辭機政以司徒侍中判相州已命未辭忽報西邊有警曾宣靖乞召公同議廷中神宗從之公辭云已去相位今帥臣也但當奉行詔書豈敢預聞國論時人以爲得體元豐末呂吉父以前兩地守延安過闕乞與樞密院同奏事上親批云弼臣議政自請造前輕躁矯誣深駭朕聽免朝辭疾速之任已而落職知單州其後吉父貶建州安置東坡先生行制辭云輕躁矯誣德音猶在謂此也

孫叔易近爲先人言大觀中自南京教授差作試官回次朱遷鎮聞邸報吳侔兄弟以左道伏誅坐中監鎮使臣云某少日作吳冲卿丞相直省官親見元豐中交趾李乾德陷邕廉州詔郭遠討之神宗問所以平交趾者遠曰兵難預度願馳至邕管上方略師往遂復邕州進次富良江又破之獲賊將洪真太子者於是乾德議降而遠以重兵壓富良江與交人止一水之隔冲卿忌其成功堂帖令班師遠逗遛不進交人大入全軍皆覆遠坐貶秩俸冲卿孫也此蓋天報之云當時詩人陳傳作佐郎將云林中生致左郎將名王頭顱十四五乾德可禽嗟不謀同惡相濟能包羞降書冉冉過中洲中軍傳呼笑點頭鬢首算成勿藥喜君臣稱觴弭多壘元戎凱旋隔天水夜經枕椰趨決里駢將十萬人性命換得交州數張紙

明清前錄載和買起于王絲後閱范蜀公東齋記事云太宗時馬元方爲主司判官建言方春民

乏絕時預給官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於官和買細絹蓋始於此然在昔止是一時權宜措置於一歲之間或行於一郡邑而已至熙寧新法乃施之天下示爲準則是時越州會稽縣民繁而食所貸最多舊額不除至今爲害而不能革惟婺州永康縣有一傑黠老農鼓帥鄉民不令稱貸且云官中豈可打交道邪衆不敢請獨此一邑遂無是患聞今不然

紹聖初孟后廢處道宮偶遼國遣使來詔命邢和叔館之邢白時宰章子厚曰北使萬一問及瑤華事何以爲詞子厚曰當云罪如詔書已而北人不及之忽問曰南朝近日行遣元祐人何邪邢即以子厚語答之歸奏泰陵大喜以謂善於專對

五代時有姓呂爲侍郎者三人皆名族俱有後仕本朝爲相呂琦晉天福爲兵部侍郎曾孫文惠端相太宗呂夢奇後唐長興中爲兵部侍郎孫文穆蒙正相太宗曾孫文靖夷簡相仁宗衣冠最盛已具前錄呂咸休周顯德中爲戶部侍郎七世孫正愨大防相哲宗異哉

富鄭公晚居西都嘗會客于第中邵康節與焉因食羊肉鄭公顧康節云煮羊惟堂中爲勝堯夫所未知也康節云野人豈識堂食之味但林下蔬筍則常喫耳鄭公赧然曰弼失言

那公濟云治平初詔改諸路馬步軍部署爲總管避厚陵名也考之前史總字皆從手合作摠字非從絲無疑出於一時稽考不審公襲至今不可更矣

李成季昭玘元祐左史自號樂靜居士五代宰相李濤五世孫濤至本朝以兵部尚書莒國公致仕尚書當時階官也其家自洛徙齊成季猶子漢老邴也中興初位政府一時大詔令多出其手泰少游作李公擇常行狀云遠祖濤五代時號稱名臣仕皇朝爲兵部尚書封莒國公莒公少時仕於湖南有一子留江南公其裔孫也所以今爲南康建昌人世號山房李氏成季與公擇鄉里雖各南北要是本出一族子孫皆鼎盛不知後來兩家曾敘昭穆否耳

儂賊犯交廣毒流數州諸將久無成功狄武襄既受命顯征首責崇儀使陳曙斬之余襄公皇慈降階祈求武襄尉藉遣之於是軍聲大振竟破賊而桂人爲崇儀建廟貌祀事至今唯謹東坡先生以書抵廣西憲曹子方云閑居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或同一削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於地中如何如何武襄必無濫誅而廣人奉事之益嚴又有東坡之說如此不可曉也隆興初帥臣張維奏詔賜其廟額曰忠愍曙高郵人進士及第後換右列靈芝王平甫撰其碑志甚詳其婿許光疑始以布衣自嶺外護其喪以歸人皆多之後登第終吏部尚書

唐書特立宗室傳贊乃云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諛幾亡天下程知柔在位無所發明林甫在姦臣傳知柔相昭宗附宣惠太子業傳後

第五卷 止敘七人適之 勉 夷 簡 程 石 回 然李麟乃懿祖後李逢吉李蔚俱隴西同系李宗閔出鄭王房李揆亦出隴西宰相共十三人不同作一傳何耶

揮塵後錄卷二終

揮塵後錄卷三

宋興已來宰輔封國公者已見宋次道春明退朝錄自熙寧以後者今列于後

陳丞相秀 王文公舒 荆 王文恭郇 岐

韓獻肅康 章子厚中 韓文定儀

蔡元長嘉 衛 魏 楚 陳 魯 童貫涇 成 益 楚 徐 豫 何正憲崇

鄭文正崇 燕 宿 余源仲豐 衛 劉文憲康

鄧子常羊 王黼崇 慶 蔡攸英 燕

白丞相崇 呂忠穆成 張忠獻和 魏

秦忠獻羊 慶 冀 秦 魏 益 張循王濟 廣 韓斬王英 福

秦熺嘉 陳文恭信 福 湯進之榮 慶

虞忠肅濟 華 雍 史文惠永 衛 魯 魏 陳正獻申 福

梁文靖侯 鄭 趙丞相沂 王丞相信 福 冀 魯

周丞相濟 益 留丞相申 京丞相魏

謝丞相明 清

蔡元道作官制舊典極其用心甚為詳績但事有抵牾或出於穿鑿者有所未免明清嘗略引舊文以證數項於印本上僉貼呈似遂初尤文延之深以歎賞其帙尚存尤文處不復悉紀姑以一條言之熙寧三年許將以磨勘當遷宰相王安石方欲抑三人之進取遂轉太常博士初下筆方成大字堂後官以手約定具陳祖宗舊制當遷右正言安石乃改大字右筆作口字因知前輩堂後官猶能執祖宗之法耳時先公掌外制乃見而知之者明清以謂磨勘吏部成法非宰相所得而專縱使有之王荆公之文過執拘世所共知當新法之行雖韓富歐范司馬諸公

揮塵後錄 卷三

三六〇

與之爭悉不能回其意豈一堂吏能轉其筆耶元道云先公即延慶王荆公薦李資深時蘇子容李才元宋次道繳其改官除監察御史之命荆公改授延慶即為書行延慶字仲遠文忠齊之子也別命書讀始此

方通興化人與蔡元長鄉曲嫻嫻之舊元長薦之以登要路其子軫宏放有文采元長復欲用之軫聞之即上書訟元長之過既達乙覽元長取其疏自辯云大觀元年九月十九日勅中書省送到司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魏國公蔡京劄子奏伏蒙宣示方軫章疏一項論列臣睥睨社稷內懷不道效王莽自立為司空效曹操自立為魏國公視祖宗神靈為無物玩陛下不啻若嬰兒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媒之計上以不孝劫持人主下以謗訕詆誣恐赫天下威震人主禍移生靈風聲氣焰中外畏之大臣保家族不敢議小臣保寸祿不敢言顛倒紀綱肆意妄作自古為臣之姦未有如京今日為甚爰自崇寧已來交通閹寺通謁官禁蠹國帛則若糞土輕名器以市私恩內自執政侍從外至帥臣監司無非京之親戚門人政事上不合於天心下悉結於民怨若設九鼎鑄大錢置三衛興三舍祭天地於西郊如此之類非獨無益又且無補其意安在京凡妄作必持說劫持上下曰此先帝之法也此三代之法也或曰熙豐遺意未及施行仰惟神考十九年間典章文物粲然大備豈蔡京不得馳騁於當年必欲妄施於今日以

與之爭悉不能回其意豈一堂吏能轉其筆耶元道云先公即延慶王荆公薦李資深時蘇子容李才元宋次道繳其改官除監察御史之命荆公改授延慶即為書行延慶字仲遠文忠齊之子也別命書讀始此

罔在天之神靈凡欲奏請盡乞作御筆指揮行
 出語士大夫曰此上意也明日或降指揮更不
 施行則又語人曰京實啟之也善則稱已過則
 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怨而後已豈宗社之
 福乎天下之事無常是亦無常非可則因之否
 則革之惟其當之為貴何必三代之為哉李唐
 三百年間所傳者二十一君所可稱者太宗一
 人而已當時如房杜王魏智慮才識必不在蔡
 京之下竊觀正觀間未嘗一言以及三代後世
 論太宗之治者則曰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
 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
 有也京不學無術妄以三代之說欺陛下豈不
 為有識者之所笑也元豐三年廢殿前解宇二
 千四百六十間造尚書省分六曹設二十四司
 以總天下機務落成之日車駕親幸命有司立
 法諸門牆窻壁輒增修改易者徒貳年京惡白
 虎地不利宰相盡命毀圻收置禁中是欲利陛
 下乎是謂之紹述乎括地數千里屯兵數十萬
 建置四輔郡遣親信門人為四輔州總管又以
 宋喬年為京畿轉運使密諷兗州父老詣闕下
 請車駕登封意在為東京畱守是欲乘輿一動
 投間竊發呼吸羣助不知宗廟社稷何所依倚
 陛下將措聖躬於何地臣嘗中夜思之不覺涕
 泗橫流也臣聞京建議立方田法欲擾安業百
 姓借使行之豈不召亂乎又況數年間行鹽鈔
 法朝行夕改昔是今非以此脫賺客旅財物道
 途行旅謂朝廷法令信如寒暑未行旬浹又報

鹽法變矣鈔為故紙為棄物家財蕩盡赴水自
 縊客死異鄉孤兒寡婦號泣顛天者不知其幾
 千萬人聞者為之傷心見者為之流涕生靈怨
 歎皆歸咎於陛下然京自謂暴虐無傷奈皇天
 后土之有靈乎所幸者祖宗不馳一騎以得天
 下仁厚之德涵養生靈幾二百年矣四方之民
 不忍生事萬一有壘上之耕夫等死之亭長嘯
 聚亡命於一方天下嚮應不約而從陛下何以
 枝梧其禍乎內外臣僚皆京親戚門人將誰為
 陛下使乎京乘此時談笑可得陛下之天下也
 元符末年陛下嗣服之初忠臣義士明目張膽
 思見太平投匭以陳已見者無日無之京鉗天
 下之口欲塞陛下耳目分為邪等賊虐忠良天
 下之士皆以忠義為羞方且全身遠害之不暇
 何暇揀陛下之失乎奈何陛下以京為忠貫星
 日以忠臣義士為謗訕詆誣或流配遠方或除
 名編置或不許齒仕籍以言得罪者無慮萬人
 矣誰肯為陛下言哉蔡攸者垂髫一頑童耳京
 遣攸日與陛下游從嬉戲必無文武堯舜之道
 故沃陛下惟以花栽怪石籠禽檻獸舟車相銜
 不絕道路今日所獻者則曰臣攸上進明日所
 獻者則又曰臣攸上進故欲愚陛下使之不知
 天下治亂也久虛諫院不差人自除門人為御
 史京有反狀陛下何從而知臣是以知京必反
 也臣與京皆壺山人也素識云水遶壺公山此
 時方好看京諷部使者鑿渠以遶山日者星文
 謫見西方日蝕正陽之月天意所以啟陛下聰

明者可謂極也奈何陛下略不省悔默悟帝意
 止於肆恩赦開寺觀避正殿減常膳舉常儀以
 答天戒而已然國賊尚全首領未聞梟首以謝
 天下百姓此則神民共憤祖宗含怒在天之日
 久矣陛下勿謂雉鳴乎鼎殺生于朝不害高宗
 太戊之德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害堯湯之聖
 古人之事出於適然今日之事禍發不測天象
 人情危懼如是伏惟陛下留神聽覽念藝祖創
 業之難思履霜堅冰之戒今日冰已堅矣非獨
 履霜之漸願陛下早圖之後悔之何及臣批肝
 為紙瀝血書辭忘萬死叩天闕區區為陛下力
 言者非慕陛下爵祿而言也所可重者祖宗之
 廟社所可惜者天下之生靈而自忘其言之迫
 切陛下殺之可也赦之可也竄之可也臣一死
 生不繫於重輕陛下上體天戒下顧人言安可
 愛一國賊而忘廟社生靈之重乎冒瀆天威無
 任戰慄之至謹備錄如后臣讀之駭汗若無所
 容臣以愚陋備位宰司不能鎮伏紀綱訖無毫
 髮報稱徒致姦言干浼聖聽且人臣有將必誅
 之刑告言不實有反坐之法臣若有是事死不
 敢辭臣若無是事方軫之言不可不辯伏望聖
 慈仲之有司推究事實不可不問取進止詔軫
 削籍流嶺外後竟殂于貶所元長猶用其兄會
 為待制家間偶存此疏錄以呈太史李公仁甫
 載之長編當是時也元長領天下事誰敢言者
 軫獨能奮不顧身無所回避如此使九重信其
 言逐元長元長悟其說急流勇退則國家無後

來之患元長與軫得禍俱輕三者備矣

宣和元年八月丁丑皇帝詔大晟作景鍾是月二

十五日鍾成皇帝以身爲度以度起律以律審

聲以聲制鍾以鍾出樂而樂宗焉于以祀天地

享鬼神朝萬國罔不用又在廷之臣再拜稽首

上頌明明天子以身爲度有景者鍾衆樂所怙

於昭于天乃眷斯顧揚于大庭罔不時序億萬

斯年受天之祐此翰林學士承旨強淵明之文

也偶獲斯本謹錄于右

王案輔道樞密詔之子少豪邁有父風早中甲科

善議論工詞翰曾文肅蔡元長薦入館爲郎後

以直祕閣知汝州考滿守陝年未三十輕財喜

士賓客多歸之坐不覺察盜鑄免官自負其材

受辱不羞是時羽流林靈素以善役鬼神得幸

而輔道之客冀其復用乘時所好昌言輔道有

術可致天神出靈素上桮不得施蓋其客亦能

請紫姑作詩詞而已非林之比輔道固所不解

然實不知客有此語也輔道嘗對別客謂靈素

太誕妄安得爲上言之其言適與前客語偶合

工部尚書劉炳子蒙者輔道母夫人之姪孫也

及其弟煥子宣俱長從班歆豔一時時開封尹

盛章新用事忌炳兄弟進思有以害其寵未得

也初炳視輔道雖中表然炳性謹厚每以輔道

擇交不慎疎之會炳姑適王氏於輔道爲嫂一

日輔道語其嫂曰某久欲謁子蒙兄弟奉從容

然不得其門而入奈何嫂曰俟我至其家可往

候之輔道於是如其教候炳於賓舍久之始得

通炳逡巡猶不欲見迫於其姑勉強接之既就

坐談論風生塵疊不勸炳大歎服入告其姑曰

久不與王叔言其進乃爾自恨不及也因遣持

馬人歸止宿其家自是始相親洽殆至興獄未

及歲也前客語既達靈素靈素忿怒泣請于上

且增加以白之曰臣以羈旅荷陛下寵靈而姦

人造言累及君父乞放還山以避之不然願置

對與之理上令逮捕輔道與所言客姚坦之王

大年以其事下開封使者至輔道自謂無它亦

不以介意語家人曰辯數乃置無以爲念也至

獄中刻木皆出紙求書且謂輔道曰昔蘇學士

坐繫長臺時衛獄吏實某等之父祖蘇學士既

出後每恨不從其乞輸墨也輔道喜作歌行以

贈之處之甚怡然而盛章以炳之故得以甘心

矣因上言詞語有連及炳者乞併治之上曰炳

從臣也有罪未宜草草炳既聞上語不疑其他

一日上幸寶籙駐蹕齋宮從官皆在焉炳越班

面奏簾外曰臣猥以無狀待罪邇列適有中傷

者非陛下保全已蓋粉矣再拜而退炳既謝已

舉首始見章在側注目睨視惶駭失措深以爲

悔翌日章以急速請對因言案與炳腹心誹謗

事驗明白今對衆越次上以欺罔陛下下以營

惑羣臣禍將有不勝言者幸陛下裁之上始怒

是日有旨內侍省不得收接劉炳文字炳猶未

知之以謂事平矣故不復開防章既歸遣開封

府司錄孟彥弼攜捕吏竇鑿等數人即訊炳於

家炳因服出見分賓主而坐詞氣慷慨無服辭

彥弼既見其不屈欲歸而竇鑿者語彥弼曰尚

書几間得案一紙字足以成案矣遂亂抽架上

書適有炳著撰藁草蠶之至底見炳和輔道詩

尚未成首云白水之年大道盛掃除荆棘奉高

真詩意謂輔道嘗有嫉惡之意時尚道目上爲

高真爾鑿得之以爲奇貨歸以授章章命其子

并釋以進云白水謂來年庚子案舉事之時炳

指案爲高真不知以何人爲荆棘將寘陛下於

何地豈非所謂大逆不道乎但以此坐輔道與

容皆極刑炳以官高得弗誅削籍竄海外煥貴

授團練副使黃州安置凡王劉親屬等第斥謫

之并擢爲祕書省正字數日而死出現其父已

爲蛇矣華陽張德遠文老子蒙之婿也又并娶

德遠之妹目覩其事且當時亦有連坐送吏

部與監當故知之爲詳嘗謂明清曰德遠死無

人言之者矣子其因筆無惜識之文老嘗爲四

川茶馬東坡先生賦張熙明萬卷堂詩即其父

也文老博極羣書尤長史學發言可孚故盡列

其語又並知世所傳輔道遇宿寃之事爲不然

云

王景彝故弟在京師太子巷初開寶間江南李後

主遣其弟從善入貢齎不遣建宅以賜故都人

猶以太子目之也從善死後歸王氏宣和初崔

貴妃者得幸祐陵未育子有劉康孫者卜祝之

流以術蒙恩甚厚爲送郡觀察使言之於崔之

兄曰王氏所居巷名既佳而宅中有福氣宜請

於上崔遣人告於妃妃以致懇上上喻京尹王

革令籌圖之革即呼王氏子弟導指意王諸子
 愚昧不知時變遲遲未許崔欲速得之會舍旁
 有造磬者時都下初行當十錢崔誣人誣告王
 諸子與鄰人盜鑄華印為掩捕鍛鍊驟竄而沒
 其宅遂以賜崔崔氏既得之上幸其居設醮三
 日祭冠一時未幾崔命康孫禱於宅中樹下適
 有爭寵者譖於上及中宮云崔氏姊夜祠祭
 與巫覡祝詛叵測會上嘗夢明節劉妃泣懇以
 為人厭勝致死上因以語妃妃抗上語頗不遜
 上怒付有司捕康孫等窮治康孫款承實嘗以
 上及崔妃所生年月禱神求嗣且祈固寵呪詛
 則無之猶坐指斥詔繼康孫於宅前國醫曹孝
 忠併坐流竄孝忠亦倖進為廉車二子濟渙俱
 冒館職至是皆斥之孝忠嘗侍明節藥故也仍
 命懸康孫首于所祝樹上制云貴妃崔氏之柔
 順進賢之志溺姦淫罔上之私惑于奇邪陰行
 媚道散資產以掠眾譽招術者以彰虛聲祝詛
 同列以及於死生指斥中宮而刑於切害談命
 術以徼後福挾狀勝以及乘輿可降充庶人移
 居別院崔兄除名姬姊妹並遠外編管距王氏
 之籍不及一歲云陳成季迪云時任大理卿親
 鞠其事

揮塵錄後錄 卷三

三八九

不能入倘失措急索則不可復得徒張皇耳

蔡元長晚年語其猶子耕道曰吾欲得一好士人
 以教諸孫汝為我訪之耕道云有新進士張翥
 者其人游太學有聲學問正當有立作可備其
 選元長領之涓辰延致入館數日之後忽語蔡
 諸孫云可且學走其它不必諸生請其故云君
 家父祖姦憊以敗天下指日喪亂惟有奔竄或
 可脫死它何必解耶諸孫泣以懇于元長元長
 愀然不樂命置酒以謝之且詢以救弊之策翥
 曰事勢到此無可言者目下姑且收拾人棹改
 往修來以補萬一然無及矣元長為之垂涕所
 以叙劉元城之官召張才叔楊中立之徒用之
 蓋繇此也耕道名佃君謨之孫幣字柔直南劍
 人後亦顯名于時已上二事尤丈廷之云

靖康中有解習者東州人為郎于朝未嘗與人接
 談虜騎南寇擇西北帥守時相以其謹厚不泄
 謂沈鷲有謀遂除直龍圖知河中府習別時相
 云其實以訥於言故尋常不敢妄措辭於朝列
 今一旦付委也如此習之一死固不足惜竊恐
 朝廷以此擇人廟謀候矣解竟沒於難世人以
 饒舌撥禍者多而習迺以籍口喪軀昔所未聞
 也外舅云

辭紹彭既易定武蘭亭石歸于家政和中祐陵取
 入禁中龕置唐思東閣靖康之亂金人盡取御
 府珍玩以北而此刻非虜所識獨得雷馬宗汝
 霖為雷守見之并取內帑所掠不盡之物馳進
 于高宗時駐蹕維揚上每寘左右踰月之後虜

騎忽至大駕倉猝渡江竟復失之向叔堅子固
 為揚帥高宗嘗密令冥搜之竟不獲向端叔云

靖康初童貫既以誤國竄海外已而下詔誅之欽
 宗喻宰執云貫素姦狡須得熟識其面目者街
 命追路即所在而行刑庶免差誤唐欽叟時為
 首相云朝臣中有張激字達明者與貫往還宜
 令其往詔除激監察御史以行激字達明有一
 小女十餘歲玉雪可憐素所愛時天寒欲卯飲
 忽聞有此役駭愕戰掉袖拂湯酒椀沃其女立
 死達明號慟引道怨欽叟切骨至南雄州而貫
 就戮明年欽叟免相留京二聖北遷虜人立張
 邦昌為主且驅廷臣連銜列狀欽叟僉名畢仰
 藥而殞建炎中達明為中司適欽叟家陳乞郵
 典達明言欽叟不能抗虜之命雖死不足褒贈
 繇是恩數盡寢至今不能理也命彥時云

馮檝濟川雷觀公達靖康中俱為學官于京師皆
 蜀士也而觀以上書得之檝寔先達焉一日檝
 出策題問諸生經旨觀摘其疵訐之於稠人中
 曰自王安石曲學邪說之行蔡京挾之以濟其
 姦遂亂天下今日豈可尚習其餘論耶檝曰子
 去歲為學生嘗以書屬我求為蔡氏館客豈忘
 之耶前牘尚存請張為幻乃爾是繇同浴而讖
 裸程也二人大忿坐是論列皆紕為監當邵公
 濟云

賀子忱允中靖康中為郎或有薦其持節河北者
 子忱微聞之忽就省戶作中風狀顛仆於地呼
 之不醒同舍郎急命昇之以歸即牒開封府乞

揮塵錄後錄 卷三

三八九

致仕得救買舟南下初無所苦也李選彥思以武官爲樞密都承旨朝論亦將有所委任亦劾子忱之舉時聶山尹都以謂此風不可長翌日啓上以謂選詐疾退避後來何以使人詔選降兩官除河北提點刑獄兼攝其定府日下出門竟死於難子忱紹興初以李泰發薦落致仕又三十年爲參知政事晚節末路持祿固位而已

向荆父云

秦會之嘗對外舅自言靖康末與莫儔俱在虜寨粘罕二太子者謂搜尋宗室有所未盡儔陳計於二賊乞下宗正寺取玉牒其中有名者盡行根刷無能逃矣會之在傍曰尚書之言誤矣譬如吾曹人家宗族不少有服屬雖近而情好極疎者有雖號同姓而恩義反不及異姓者多矣平時富貴既不與共一旦禍患乃欲與之均以人情揆之恐無此理粘罕者曰中丞之言是由此異時之

王劉既誅竄適鄭達夫與蔡元長交惡鄭知蔡之嘗薦二人也忽降肯應劉炳所薦並令吏部具姓名以聞當議降黜宰執既對左丞辭昂進曰劉炳臣嘗薦之矣今炳所薦尚當坐而臣薦炳何以逃罪京卽進曰劉炳王宋臣俱嘗薦之今大臣造爲此謀寔欲傾臣臣當時所薦者材也固不係其往今在庭之臣如鄭居中等皆臣所引以至於此今悉叛臣矣臣亦不係其往願陛下深察上笑而止由是不直達夫卽再降肯劉炳所薦並不問亦文老云

明清前錄記靖康中贈范文正恐是悞書近日李文授孟傳云當時適是進擬忠宣欽宗改文正之名付出身仍於其矜其旁批云不欲專崇元祐文授云得之於曾文清文清吳元中妻兄宜知其詳

溫益字禹弼微考以端邸舊僚卽位未久擢尹開府欽聖因山曾文肅爲山陵使益爲頓遞使梓官次板橋以人衆柱折幾陷時外祖空青公侍文肅爲山陵所主管文字偶問左右曰頓遞使何在不虞益之在旁忽應曰益在斯由是怨外祖入骨髓時蔡元長已有中禁之授使運力爲引重至于斤文肅于上前元長大感之遂以爲中書侍郎與大獄欲擠文肅父子於死地賴上保全之得免未幾益卒於位後元長復用其子萬石爲閣學士以報之

東坡先生平生爲人碑誌絕少蓋不妄語可故也其作陳公弼希亮傳叙其剛方明敏之業殆數千言至比之長孺非有以心未易得者然其後無聞心竊疑焉比閱孫叔易外制集載其所行陳簡齋去非爲參知政事封贈三代告詞始知迺公弼之孫取張巨山所作去非墓碑視之又知爲公弼仲子忱之孫焉簡齋出處氣節翰墨文章爲中興大臣之冠善惡之報時有後先其可謂無乎

東坡後錄 卷三

揮塵後錄卷四

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睿謨殿張燈
 預賞元宵曲燕近臣命左丞王安中中書侍郎
 馮熙載為詩以進安中云上帝通明闕神霄廣
 愛天九光環日月五色麗雲烟紫袖開三極瓊
 漱列萬仙希夷塵境斷髮髯玉經傳妙道蓬昌
 運真王撫契賢龜圖規大壯龍位正純乾宵昊
 親無間皇居擬自然剛風同變化祥氣共陶甄
 層觀星潢上重闔斗柄邊摩空七雉峻冠嶠六
 鼇連夢想何嘗到階升信有綠昕朝初放仗密
 宴忽聞宣清禁來鵬佩脩廊入並肩獸鋪金牛
 闔闔障綉微寒霽景留庭砌雷文繪楠挺官簾
 波錦漾殿榜字金填花擁巍巍座香浮秩秩筵
 高呼稱萬億韶奏侍三千華歲推堯曆元璣候
 舜璿冰霜知臘後梅柳認春前造化應呈巧芳
 非已闕妍櫻枝彫檻小多葉露桃鮮錯落飛盃
 竿鏘洋雜管絃承雲歌歷歷回雪舞翩翩翻帽
 祥氛合銅壺永漏延鎬京方置醴義取自停鞭
 乃聖情深渥諸臣意更虔宗藩親魯衛相芾拱
 闕類側弁恩光泱中觴詔躡旋寶薰携滿袖御
 果得加遵要賞嬉遊盛俄追步武邁騰身復道
 表送日夾城映仰揖蒼龍象旁臨良嶽嶺謳歌
 紛廣陌簫鼓樂豐年赫奕攢輕幘珍奇集市廓
 博盧多袒跣飲肆競踴躍蕃衍開朱邸崔嵬照
 彩椽橋虹澗轟轟江練泮濺濺擊柝周廬晚張
 燈別院先餘霞搖綺暈列宿舍珠躔浩蕩三山
 島稜層十丈蓮再越天北極却立榻東偏既用

三九

家人禮仍占聖製篇兒航從醅酌蟾魄待嬋娟
 轉盼隨親指環觀得縱穿曲屏江浪蹙巨柱赤
 虬纏光透垂枝井晶銜帶壁錢蕭臺千級峻重
 屋八憲全就席花整匝行樽紫袖擅交輝方爍
 爍起立復闕闕遠宇會寧過中宵勝賞專鋪陳
 尤有韻清雅不相公戶箔明珠串欄釘水碧捲
 規模商窳鑄款識魯壺鐫秦曲移筆柱唐粧儼
 鬚蟬窄襟珠綴領高朵翠為鈿喜氣非寒沍輕
 颯洗靜便層琳藉璣組方鼎炷龍涎瑪瑙供盤
 大玻璃琢瑗圓暖金傾小榼屑玉釀新泉帝子
 天才異英姿棣萼聯頻看揮斗筮端是吸鯨川
 推食俱均逮攘餐及墜捐海螯初破殼江柱乍
 離淵寧數披綿雀休論縮頸鰷南珍誇釘餽北
 饌厭烹煎賜橋懷賴卯醅顏醞寶船言歸荷慈
 惠末節笑拘學放鎗嚴局啓籠紗逸足牽水輪
 掛銀漢夜色映華韞人識重熙象功參獨斷權
 五辰今不忒六氣永無愆天紀承三古時雍變
 八埏比閭增板籍疆場罷戈鋌文軌包夷夏絃
 歌徧幅員恢儒榮藻薦作士極魚鳶慶胃貽謀
 顯多男景福綿迓衡常穆穆遵路益平平亭障
 今踰隴耕耘久際燕信通鵬海漲威竄犬戎羶
 東擬封雲岱西將款澗瀾琳科宣藁笈玉府下
 雲軒帝籍勤初播宮蠶長自眠蠶絲登六寢稔
 米秀中田廟鶴垂昭格壇光監吉蠲靈芝滋菌
 齋甘醴湧游浚合教危風革頌經眾疾痊雨隨
 親禱降河避上流遷執契皇猷洽披圖福物駢
 太和翰藁審妙用絕蹄筌此際君臣悅應先簡

三九

冊編雅稱魚貫卓頌述鼓咽咽詎比千齡遇循
 聞四始箋羈臣起韋布陋質愧驚鈔驟俾陪機
 政由來出眷憐恩方拜綸綍報未効塵涓密席
 叨臨勸凡縱窮曲拳雖無三峽水曾步八花磚
 淪望知難稱才慳合勉旃鈞天思盡賦賸續白
 雲戕熙載云化工欲放陽春到先教元冥戮衰
 草疑水封地萬木僵誰向雪中探天巧璿璣星
 回斗指寅羣芳未知時已春人心蕩漾趁佳節
 燈夕獨冠年華新昇平萬里同文軌井邑相連
 通四裔蘭膏競吐夜烘春和叔回車避義轡魏
 巍九禁倚天開溫風更覺先春來試燈不用雨
 花俗迎陽為却寒崔嵬宣和初載示冬尾瑞白
 纔消塵不起穆清光賞屬欽鄰錦綉雲龍頌宴
 喜初聞傳詔開睿謨步障幾里承金鋪調音度
 曲三千女正似廣樂陳清都遏雲妙唱韓娥侶
 回雪飛花稱獨步千春蟠木效紅英獻壽當筵
 豈金母上林晚色煙藹輕景龍遊人歡笑聲霞
 裾月珮擁仙仗翠鳳挾輦趨平成銅華金掌散
 晶彩翠碧重重簇珠非先從前殿望修廊日出
 綺霞紅滿海神光通透雲母屏颯龍出舞波濤
 驚煌煌黼座承天命座下錯浴如明星榻前玉
 案真核旅獸炭銀爐夜初竣憲天重屋訝雲屯
 崇道齋臺疑蜃吐前楹火柱回萬牛蘭卿壁碎
 色光浮周圍照耀眼界微水壺漾月生珠流點
 點金錢盡街壁豹髓騰輝粲銀礫絲篋人籟有
 機絨緞緯清音傳屋壁須臾隨蹕登會寧如駉
 鸞鶴遊紫清彩蟾倒影上浮空纖雲不點惟光

三九

明四壁垂簾玉非玉銀缸吐豔相連屬焚榻橫
帶碧玻璃一朶翠雲承日較萬光閃爍爭吐吞
燭龍銜耀輝四崑又如電母神鞭馳金地著壁
不可捫端信奇工通造化豈比胡人能勾假丹
青漫數顧虎頭盤礴解衣未容寫此時帝御鈞
天臺紫垣兩兩明三台尚方飲器萬金寶古玉
未足誇雲雷帝傍侍女雲華品玉立仙標及時
韻四音促柱泛笙簫應有翔鸞落千仞龍瓶瀉
酒如流泉御厨絡繹紛珍鮮榻邊爭欲供天笑
快倒頗類虹吸川厭厭夜飲方歡浹玉漏頻催
鼓三疊金門初下醉歸時正見水輪上城堞微
臣去歲陪清班惡詩誤辱重瞳觀小才易窮真
鼠技再賦愈覺相如慙履道彥爲二集中今不
復印行故錄於此

宣和初徽宗有意征遼蔡元長鄭達夫不以爲然
童貫初亦不敢領畧惟王黼蔡攸將順贊成之
有謀者云天祚貌有亡國之相班列中或言陳
堯臣者婺州人善丹青精人倫登科爲畫學正
輔聞之甚喜薦其人于上令銜命以視之擢水
部員外郎假尚書以將使事堯臣即挾畫學生
二員俱行盡以道中所歷形勢向背同繪天祚
像以歸入對卽云虜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謹寫
其容以進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
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上
大喜卽擢堯臣右司諫賜予鉅萬燕雲之役遂
決時堯臣方三十三歲遷至侍御史會蔡元長
復將起預政事黼誅堯臣望風上疏以元長前

日不合人情狀攻之初榜朝堂然上猶眷元長
黜堯臣爲萬州監稅而元長竟不告廷堯臣繼
寢是行黼敗堯臣亦遭斥建炎中監察御史李
宋疏其爲黼鷹犬誤國之罪始詔除其職初泰
會之主泮高密堯臣以滄州掾曹同爲京東漕
同試官因以厚甚會之擅國遂盡復故官雖不
敢用招至武林每延致相府款密叙舊堯臣以
前所錫萬金築園亭于西湖之上極其雄麗今
所謂陳侍御花園是也會之殂湯致遠爲御史
欲露臺評而周爲高方崇堯臣之妻兄致遠之
腹心力回護之遂免先以壽終李仁父長編載
胡交修繼其祠命之章尤摘其姦其嗣懇爲高
作行狀以蓋前迹爲高後亦悔之會之炎災時
前御史敢於國門外建第以此可見高之干
靖康之變士大夫紀錄排日編綴者多矣其間蓋
亦有逸事焉近從親舊家得是時進士黃時偁
徐揆段光遠三人所上虜酋書云大宋進士黃
時偁謹齋沐裁書于大金二帥曰嘗謂良藥苦
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若夫樂軟熟而憎
硬切取諛美而捨忠良雖堯舜無以致治時偁
淮右寒生家業儒業老父每訓曰不在其位不
謀其政罔可輕言自取戮辱由是銜口結舌守
分固窮未曾敢以片言辯時是非方今國家艱
難苟有見聞寧忍甘蹈百鍊之域非不知身爲
宋民不當以狂妄之辭干冒元帥聰德也非不
知一言忤意死未塞責也直欲內報吾君之德
外光二元帥之名一身九死又何憾焉時偁切

觀我宋自崇寧以來姦臣誤國竊升威柄者有
之妨公害民者有之大啓倖門壅遏言路者有
之所以元帥因之遂有此舉道君太上皇帝親
降詔書反已痛責斷出宸心乃傳大寶今皇帝
卽位未久適丁國難以孝行夙彰天人咸服今
元帥斂城不下蓋爲此也時偁伏覩去年十二
月二十三日國書正爲催督金銀表段有云須
索之外必不重取禮數優異保無它虞奈何都
民朝夕思念燃頂煉臂延頸踵踵以望御車之
塵也元帥豈不念天生萬民而立之君以主治
之乃復須索他物絡繹不絕參酌以情雖不足
以報再生之萬一然方冊所載自古及今未聞
有大事既決反緣細故而延萬乘之君者誰以
國書似非初意愚切惑之念我國家曩昔傷財
害民之事結怨連禍之人尚可目也曰內侍伶
倫美女是已曰宮室衣服聲樂是已今軍前一
一須索唯復謂此悉皆國害堅欲爲我痛勸其
根株耶亦欲驅犂歸境以爲自奉之樂耶軍機
深密非愚陋可得而知也法曰上賢下不肯取
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又曰爲彫文刻鏤
技巧華飾而傷農事者必禁之願元帥詳覽此
章熟思正論殺人以挺與刃無以異也儻使宿
姦復被新寵是猶禾莠相雜而耕者未耘膏肓
之疾而醫者未悟則將日漸月積習以成風不
害此而害彼何時已矣時偁情不知書愚不練
事言切而其意甚忠事雖小而所繫甚大方議
修書鋪陳管見未及形言衆乃自禍嗚呼天網

恢恢疎而不漏老蠹巨惡難於逃覆載之中也且如內侍藍訢醫官周道隆樂官孟子書俱為平昔僥濫渠魁今取過軍前坐席未煖乃忘我宋日前恩寵之優不思兩國修講和好之始尚循故態妄興間諜稱有金銀在本家窖藏遂煩元帥恠問考諸人用心雖粉骨碎軀難塞滔天之罪請試陳之今焉明降御筆根括金銀以報大金活生靈之恩切須盡力不可惜人情苟可以報大金者雖髮膚不惜只是要有盡取於是

有司累行勸諭及指為禁物稍有隱藏以軍法從事其措置根括非不盡心上至宗廟器皿下至細民首飾整其所有欲酬再造而天子且曰朕可以報金國者雖髮膚不惜凡為臣子固當體國愛君足兩以上盡合送納藍訢等不務濟朝廷之急報元帥之仁輒抵冒典憲埋窖金銀慳吝庸逆無如此之甚者若使未過軍前則人畜為私寶論當時根括指揮已合誅戮切恐逐人昨緣有司根括犒賞亦嘗囚禁挾此為仇意要生事厥罪尤不可赦愚謂正當撥擲之際猶敢懷姦罔上取佞一時異日安居為國患也必矣亮元帥智周萬物不待斯言察見罪狀文王問太公主聽如何太公荅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聖人垂教良有以也伏望元帥擴乾坤之度垂日月之明毋納諛情以玷大德將藍訢等先賜行遣徇苟京城不惟掃蕩宿孽又可以懲戒後人仍願元帥務全兩國之驩以慰生靈之心請我鑾輿早還禁禦軍前或有所闕朝廷亦

必不違書之青史傳為盛事豈不韙歟太學生徐揆等謹獻書于大金國相元帥太子元帥揆等聞昔春秋魯宣公十一年伐陳欲以為縣申叔時諫曰諸侯之從者曰討有罪也今縣陳是貪其富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後之君子莫不多申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歲之下猶且想其風采為不可及昔上皇任用非人政失厥中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大肆縱兵都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復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廬生靈幾死而幸免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入陳之功未能遠過我宋皇帝以萬乘之尊兩造轅門議賞軍之資加徽號之請越在草莽信宿逾邁國中喁喁企望屬車塵者屢矣今生民無主境內騷然忠義之士食不下噎又聞道路之言以金銀未足天子未還揆等切惑之蓋金銀之產不在中國而在深山窮谷之間四方職貢歲有常賦邦財既盡海內蕭然帑藏為之一空此元帥之所明知也重以去歲之役增請和之幣獻犒賞之資官吏征求及於編戶都城之內雖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於上以酬退師之恩也又自兵興以來邦國未寧道路不通富商大賈絕迹而不造境京師豪民蓄積素厚者悉散而之四方矣間有從宦王畿仰給於俸祿者飭粥之外儲無長資豈復有金銀之多乎今雖天子為質猶無益於事也元帥體大金皇帝好生之德每以赤子塗炭為念大

兵長駭直抵中原未嘗以屠戮為事所以愛民者至矣凡元帥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乃以金銀之故質君是猶愛人子弟而辱及其父祖與不愛奚擇元帥必不為也昔楚子圍鄭三日克之鄭公肉袒牽羊以迎左右曰不可許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春秋書之後世以為美談揆等願元帥推惻隱之心存終始之惠反其君父損其元數班帥振旅緩以時月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人獻則楚子封陳之功不足道也國中之人德元帥之仁豈敢弭忘傳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揆等雖卑賤輒敢流死以紓君父之難唯元帥矜之大宋進士段光遠謹齋沐裁書百拜獻于大金元帥軍前僕嘗讀春秋左傳有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又嘗讀禮記聘義有曰輕財重禮則民遜矣讀至於斯未嘗不三復斯言掩卷長嘆切謂非賢聖之人曷能如此仰而思之在昔太祖皇帝膺天命以揖遜受禪奄有神器為天下君創業垂統重熙累洽垂二百年東漸西被南洽北暢薄海內外悉為郡縣殊方絕域悉為鄰國聘問交通絡繹道路其間義重禮隆恩渙德渥方之他國唯大金皇帝為然比年以來本朝不幸姦臣用事宦官橈權罔知陳善閉邪而格其非罔知獻可替否而引之當道欺君誤上蠹國害民靡所不至姦臣可罪庶民可弔事一至此則弔民問罪之師有不得已而舉也共惟大金元帥舉問罪之師施好生之德念今聖

之有道憫斯民之無辜歛兵不下崇社再安生靈復全深厚之惠若海涵而春育生成之賜若天覆而地載兩國永和萬姓悅服夫如是則親仁善鄰曷以加於此哉特枉鑾輿為民請命重蒙金諾與國通和帝謂髮膚亦所不惜況於金帛豈復有辭宵旰焦勞不遑寢食官戶根括急於星火竭幣藏之所積罄貧下之所有甘心獻納莫或敢違雖曠蕩之恩難以論報而有有限之財恐或不敷久留聖駕痛切民心夙夜匪懈而事君之禮廢於朝號泣旻天痛君之民滿於道仰望恩慈再垂矜念冀聖駕之早還慰下民之痛切夫如是則輕財重禮曷以加于此哉伏念光遠草茅寒士沐浴膏澤涵泳聖涯陰受其賜于茲有年才疎命薄報德無階今茲聖駕蒙塵于外僕雖至愚噫嗚泣涕疾首痛心其於庶民尚幸仰賴元帥再生之恩若天地無不覆載於人無所不容僕是以敢輸忠義激切之誠于冒威嚴仰祈垂聽俯賜矜憐無任戰懼皇恐哀懇之至不宜傲擾之際排難解紛伏節死誼有如此者嘉其忠義慨慷歲久慮不復傳所以錄之張邦昌為虜人所立反正之功蓋出于呂舜徒呂氏自叙甚詳不復重紀啓其端者堂吏張思聰也應天中興思聰已死詔特贈宣毅郎思聰字謀道知書能文嘗從先人學今其子孫尚有事刀筆于省中者然亦不振虜人立張偽詔與其謝牘併錄于後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先皇帝肇造區

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方國措于治平粵惟有宋爰乃通隣貢歲幣以交歡馳星輶而講好斯於萬世永保無窮蓋我大造于宋也指斥不錄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誠非貪土遂致帥府與眾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咨睿哲在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後擇其賢者非子其誰是用遣使諸部宮都署尚書左僕射權簽書樞密事韓昉持節備儀以聖綬冊命爾為皇帝以授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對新疆場仍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貢禮時修汝勿疲于述職聘問歲致汝無緩於忱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而臨之君不能獨理故樹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非賢不守其于有位可不慎歟子懋乃德嘉乃丕休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天會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于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今月初七日依奉聖旨特降樞臣俯加封冊退省庸陋之資何堪對揚之賜尋因遣使附致感懷願亟拜於光儀庶少伸於謝禮未聞台令殊震危衷遂遣從官具敷誠懇重蒙敦諭仰戴眷存然而掩目未前撫躬無措恐浸成於稽緩實深積于兢惶伏望恩慈早容趨詣俟取報示徑伏軍門拳拳之誠併畱面叙不宜謹白建炎元年詔云九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張邦昌初聞以權宜攝國事其用心寵以高位雖知建號肆赦度越

常格支優賞賜錢數百萬緡猶以迫於金人之勢其示外者或不得已比因鞠治他獄始知在內中衣緒履黃禍福寧殿使官人侍寢心迹如此甚負國家遂將盜有神器雖欲容貸懼祖宗在天之靈尚加惻隱不忍顯肆市朝今遣奉議郎試殿中侍御史馬伸問狀止令自裁全其家屬仍令潭州日給口券常切拘管先是祐陵在端邸有妾彭者稍惠黠上憐之小故出嫁為都人聶氏婦上即位頗思焉復召入禁中以其嘗為民妻無所稱但以彭婆目之或呼為聶婆婆其實未有年也恩倖一時舉無與比父黨夫族頗招權顧金錢士大夫亦有登其門而進者逮二聖北狩彭以無名位獨得留內庭虜人強立邦昌僭位之後雖竊處宸居多不敢當至尊之儀服御之屬未始易也寢殿之選不敢履也一夕偶置酒彭生乘邦昌之醉擁之曰官家事已至此它復何言即衣之赭色半臂邦昌醉中猶能却彭呼二三官人力挽而穿之益之以酒掖邦昌入福寧殿使官人之有色者侍邦昌寢邦昌既醒皇恐而趨就它室急解其衣固已無及矣邦昌卒坐此以死蓋詔中及之者也姑叙邦昌初終于秩焉烏乎彭生者誠可誅矣然當時在庭之臣被二聖寵榮者尚奉賊稱臣賣降恐後彼小人也又何足道哉彭事陸務觀云軒宋刻作軒粘罕相金國取大遼繼擾我朝既歸乃欲伐夏國夏人陰為之備久矣忽求費於夏言欲馬萬疋夏人從其請先以所練精兵每一馬以二人御

之始言于金人曰萬馬雖有然本國乏人牽攏
今以五千人押送請遣人交之粘罕遣人往取
皆善騎射者其實欲以窺之也至境未及交馬
夏人羣起金國之兵悉斃夏人復持馬歸國粘
罕氣沮自此不敢西向發一矢 王隆外祖云

揮塵後錄卷四

揮塵後錄卷五

謚以節惠孟子謂名之幽厲孝子慈孫百世不能
易三代以來君臣務取美稱遂至失實國朝諸
謚宋常山退朝錄備載之止於熙寧三年明清
謹續之于後然聞見未廣姑存所記憶遺落尚
多當嗣益之

后諡

慈聖光獻 宣仁聖烈 昭慈聖獻 昭懷

欽聖獻肅 欽成 欽慈 顯恭

顯肅 顯仁 明節 憲節

憲聖慈烈 成穆 成恭

妃諡

昭靜 沈貴 明達懿文 後進冊為

明節和文 後進冊為 靖淑 王賢

太子諡

沖憲 茂 元懿 敷 莊文 情

諸王諡

端獻 吳王 端懿 益王 沖僖 樞 悼敏 樞

沖穆 賴 哀獻 侯 沖厚 備 惠 介

公主諡

賢惠 蜀國公主 賢穆 韓嘉 賢德懿行 王師

賢穆明懿 錢景 賢惠 張瑞 賢靜 柔志

淑和 端福 沖懿 賢福 悼穆 徽福

順穆 介福 賢福 賢福 賢福 賢福

宗室諡

恭憲 世雄 恭孝 宜旦 仲混 榮穆 宗暉

揮塵後錄 卷五

四三七

僖簡 宗景 康孝 仲卿 僖靖 承裕

僖安 仲汾 恭僖 宗博 僖穆 宗瑛

和恭 承顯 康僖 克戒 勤孝 宗惠

敦和 克和 僖惠 宗勉 修安 克敦

孝靖 宗粹 簡獻 仲忽 安憲 宗彬

孝恪 仲丙 敦恪 仲恭 良僖 仲嬰世

孝僖 宗袞 僖惠 仲隗 榮思 宗諤

孝良 仲阜 修簡 仲茂 和僖 仲防

欽修 仲頌 榮孝 仲嗟 孝穆 世騰

惠孝 仲倫 孝修 世獎 孝恪 世膺

安恪 仲玘 孝簡 世輝 順思 仲慎

孝恪 仲穆 孝恭 世恪 敦孝 仲越

孝敦 仲僕 恭惠 叔統 純僖 仲麗

惠和 檢之 忠孝 世表叔 榮惠 世談

良恪 克章叔 安良 世括 容孝 叔亞

惠恭 世采 榮恪 叔雅 恭宜 世鳴

榮敏 叔縱 良恭 世亨 良憲 叔敖

益世 逢 孝敏 士會 思裕 叔安

莊靖 叔苗 莊節 叔昭 温獻 令圃

良裕 士空 忠敏 令穰 孝榮 令鐸

良懿 令瑤 安惠 世頤 安僖 秀王

温靖 士伐 恭靖 士儂不微 襄靖 令應

文獻 令社 忠靖 士瑀 康 宗旦

宰相諡

宣靖 魯公 忠獻 韓璣 文忠 富韓公弼張

忠烈 文淵公 正獻 呂中 忠肅 劉同老學虞

正愍 呂汲公 忠宣 范堯夫 忠懷 蔡持

文恭 王禹 正憲 吳沖
文定 韓儀公 文正 王荆公
文憲 劉德初正夫 文正 司馬溫公鄭
文肅 曾魯 忠穆 呂成公
忠定 李伯紀綱 文恭 陳魯公
文惠 洪景伯適 文靖 梁叔干
執政 史直翁浩 文忠 相銓

文憲 蘇公 文定 張太保方
清獻 趙少 康靖 趙叔
莊定 王正 恭敏 蒲傳正
忠定 孫仲存 忠穆 郭公達
襄敏 王公 康懿 何中
忠肅 陳公 文敏 呂吉父惠卿
恭敏 向公 獻簡 孫公
懿簡 趙天 溫靖 孫公
文節 觀子 文簡 張康國
忠憲 師道 忠肅 劉立道
文懿 師善 安惠 鄧聖求
忠烈 王俊 忠獻 胡成公
武穆 岳公 敏節 尚庶
後 敏節 沈必克
莊簡 李泰 簡穆 辛起李
莊敏 汪明 文安 洪景
榮敏 謝開之 愍節 王正
文臣 道倫

文穆 范成 忠文 范蜀公 文恪 王中
文穆 大 忠文 宋尹喬年 文恪 丞陶

章敏 滕元 懿恪 王宣徽
文簡 蔡倫 宣簡 李浦邦
忠憲 取傳 忠毅 劉子
莊節 王復 忠顯 劉公
威愍 鄭驥 恭愍 錢歸善
文靖 楊時 文定 胡待制
勇節 郭永 莊敏 蘭中謹韓彥直
忠壯 章且 康節 邵先
忠定 劉元城 文康 葛銀青
文忠 東坡 忠宣 鄧皓
獻肅 胡周伯沂 忠肅 陳瑩中瑾
文清 曾吉 忠肅 傅公晦察
清敏 豐相 清孝 葛君
賢節 王序 忠節 志完
僖簡 莊公 肅愍 宇文
文惠 韓公 文信 姚祐
惠懿 楊子 忠敏 任德翁

武臣 高承 武莊 郝質
忠愍 姚麟 武愍 劉法
忠壯 徐徽言李穆武 高繼
勤惠 王德 勤毅 宋守
康簡 高敦 威肅 劉仲
忠勇 蘇緘 武安 吳介
莊愍 中師 毅肅 劉公
恭毅 楊震 武恭 楊存
剛烈 劉位

武臣 高承 武莊 郝質
忠愍 姚麟 武愍 劉法
忠壯 徐徽言李穆武 高繼
勤惠 王德 勤毅 宋守
康簡 高敦 威肅 劉仲
忠勇 蘇緘 武安 吳介
莊愍 中師 毅肅 劉公
恭毅 楊震 武恭 楊存
剛烈 劉位

武臣 高承 武莊 郝質
忠愍 姚麟 武愍 劉法
忠壯 徐徽言李穆武 高繼
勤惠 王德 勤毅 宋守
康簡 高敦 威肅 劉仲
忠勇 蘇緘 武安 吳介
莊愍 中師 毅肅 劉公
恭毅 楊震 武恭 楊存
剛烈 劉位

武臣 高承 武莊 郝質
忠愍 姚麟 武愍 劉法
忠壯 徐徽言李穆武 高繼
勤惠 王德 勤毅 宋守
康簡 高敦 威肅 劉仲
忠勇 蘇緘 武安 吳介
莊愍 中師 毅肅 劉公
恭毅 楊震 武恭 楊存
剛烈 劉位

忠 朱沖 勤威 馮守 武僖 劉光
武穆 劉錡 忠烈 趙立 義節 王忠
莊敏 王厚 毅勇 關師 壯愍 曲端
襄毅 楊政

外戚 李瑞 壯恪 劉承 惠節 何傳
康懿 向經 良僖 劉安 榮穆 劉從
良顯 王憲 榮縱 向宗 榮僖 高公
榮穆 陳守 榮毅 張繼 榮安 王說
端節 韓嘉 僖靖 鄭紳 恭榮 鄭翼
恭簡 邢煥 安毅 郭崇 忠節 高世
榮懷 高公 忠定 曹誘 恭靖 鄭同

內臣 劉有 忠良 賈詳 忠簡 劉瑛
僖儉 張茂 忠愍 李舜 僖敏 宋用
忠敏 李憲 安恪 盧守 忠憲 梁和
榮恪 郝隨 恭僖 王中 恭敏 裴說
恭節 馮世 勤惠 王仲 榮節 康俊

大中祥符間章聖祀汾陰至泰山下聚觀者幾數
萬人開擁道路警蹕不能進上以詢左右或云
村民所畏者尉曹也俾彈壓之即命亟召之少
焉一綠衣少年躍馬疾馳而前羣氓大呼官人
來矣奔走辟易而散上笑云我不是官人邪王
唱季夷云
樊若水夜釣采石世多知之宋咸笑談錄云李煜
有國日樊若水與江氏子共謀江年少而黠時

李主重佛法即削髮投法眼禪師為弟子隨逐出入禁苑因遂得幸法眼示寂代其住持建康清涼寺號曰小長老眷渥無間凡國中虛實盡得之先令若水走闕下獻下江南之策江為內應其後李主既俘各命以官江後累與名州家于安陸子孫亦無聞鄭毅夫為江氏書日記載文集云舊藏江氏書數百卷缺落不甚完子凡三歸安陸大為搜訪殘秩陸編往往得之閭巷間無遺矣僅獲五百十卷通舊藏凡千一百卷江氏遺書具此矣江氏名正字元叔江南人太祖時同樊若水獻策取李氏仕至比部郎中嘗為州刺史越有錢氏時書正借本磨寫遂并其有之及破江南又得其逸書兼吳越所得殆數萬卷老為安陸刺史遂家焉盡其書築室貯之正既歿子孫不能守悉散落於民間火燔水溺鼠蟲齧棄并奴僕盜去市人裂之以藉物有張氏者所購最多其貧乃用以為燬凡一篋書為一炊飯江氏書至此窮矣然余家之所有幸而僅存者蓋自吾祖田曹始畜之至于三世矣於余則固能保有之於其後則非余所知也然物亦有數或存或亡安知異日終不亡哉故記盛衰之迹俾子孫知其所自則庶乎或有能保之者矣書多用油拳紙方册如笏頭青縑為標字體工拙不一史記晉書或為行書筆墨尤勁其末用越州觀察使印亦有江氏所題余在杭州命善書者補其缺未具也明清案馬令作南唐書及龍哀作江南野史云北朝聞李

後主崇奉釋氏陰選少年有經業口辯者往化之謂之一佛出世號為小長老朝夕與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又說令廣施梵刹營造塔像身被紅羅銷金三事後主因讓其太奢乃曰陛下不讀華嚴經爭知佛富貴自是襟懷縱恣兵機守禦之謀慌然而弛帑廩漸虛財用且竭又使後主於牛頭山大起蘭若千間聚徒千眾旦暮設齋食無非異方珍饈一日食之不盡明日再具謂之折倒時議謂折倒為燬之識及大兵至獲為營署北朝又俾僧於采石磯下卓庵自云少而草衣木食後主遣使賞供獻以往伴為不受乃陰作通穴及累石為塔閣數圍高迫數丈而夜量水面及王師討池州而浮梁遂至繫于塔穴以渡南北不差毫釐師徒合圍召小長老議其拒守對曰臣僧當揖退之於是登城大呼而盲庵兵乃小却後主喜令僧俗兵士誦般若觀音菩薩滿城沸湧未幾四面矢石雨下士民傷死者眾後主復使呼之託疾不起及誅皇甫繼勳之後方疑無驗乃鳩而殺之觀宋鄭所記則知李氏國破之際所鳩者非真又以計免而歸本朝遂養岳牧之任也三朝史孟昶傳云其在蜀日改元廣政周世宗既取秦鳳祖懼致書世宗自稱大蜀皇帝世宗怒其抗禮不答其書真迹今藏樓大防所用錄于左七月一日大蜀皇帝謹致書于大周皇帝開竊念自承先訓恭守舊邦匪敢荒寧于茲二紀頃者晉朝覆滅何建來歸不因背水之戰爭

揮塵錄 卷五

四五

遂有仇池之土地泊審遠君歸北中國且空暫與敵邑之師更復成都之境下開實為下國之邊陲其後漢主徑自并汾來都汴浚聞征車之未息尋神器之有歸伏審貴朝先皇帝應天順人繼統即位奉玉帛而未克承弓劍之空遺但傷嘉運之難諧適歎新權之且隔以至前載忽勞睿德遠舉全師土疆尋隸於大朝將卒亦拘於貴國幸蒙皇帝惠其首領頒以衣裳偏裨盡補其職員士伍偏加於糧賜則在彼無殊於在此敵都寧比於雄都方懷全活之恩非有放還之望今則指揮使蕭知遠馮從謙等押領將士子弟共計八百九十三人已到富國具審皇帝迴開仁愍深念支離厚給衣裳兼加巾履給訟程之驛料散逐分之緡錢仍以負僚之迴還安知所報此則皇帝念疆場則已經革幾代舉干戈則不在盛朝特軫優容曲全情好永懷厚義常貯微衷載念前在鳳州支敵虎旅偶於行陣曾有拘擒其排陣使胡立已下尋在諸州安排及令軍幕收管自來各支廩食並給衣裳却緣比者不測宸襟未敢放還鄉國今既先蒙開釋已認沖融歸朝雖愧於後時報德未稽於此日其初立已下今各給鞍馬衣裳錢帛等專差御衣庫使李彥昭部領送至貴境望垂宣旨收管矧以昶昔在韶亂即離并都亦承皇帝鳳起晉陽龍興汾水合叙鄉關之分以陳玉帛之儀蒙惠以嘉音即佇專馳信使謹因胡立行次聊陳感謝詞莫披述伏惟仁明洞垂鑒念不宣明

四五

四五

清官跋其後云歐陽文忠公五代史世家序云蜀嶮而富故其典章粲然此書文亦奇尤先生所謂豈非出於世修降表李昊斯言信歟頃歲姚令威注五代史惜乎不見是卷也

國朝以來父子兄弟叔姪以名望顯著薦紳間稱之於一時者如二呂正獻端左丞餘慶二寶可象儀望之儼二孫次公何鄰幾儼二宋元憲序

景文祁二錢子高彥遠子飛明逸二蘇才翁舜元子美舜欽二吳正肅育正憲充二程明道先生賴伊川先生頤二章莊敏素申公博二張橫

渠先生載天祺載二邵安簡元不疑必二蔡元長京元度下二鄭德夫久中達夫居中二鄧子能海仁子常洵武三陳文忠堯叟文惠堯佐康

肅堯咨三蘇文安先生洵文忠欽文定儼三沈存中括文通游春達遠三王荆公安石平父安

國和父安禮三孔經父文仲常甫武仲毅甫平仲三曾南豐先生華文肅布文昭華三韓康肅

絳持國維莊敏煥三范蜀公鎮子功百祿淳夫祖禹三劉遺父敝賴父牧仲馮奉世是也

太宗實錄淳化五年五月李順之平帶御器械張舜卿奏事言臣聞順已遁去諸將所獲非也大

宗云平賊纔數日汝何從知之徒欲害人功爾上怒叱出將斬之徐曰前代帝王暴怒殺人正

爲此輩然其父戍邊以死遂賞之但罷近職舜卿父訓爲定遠軍節度使率於鎮故上念之明

清後觀沈存中筆談云蜀中劇賊李順陷劔南兩川關右震動朝廷以爲憂後王師破賊梟李

順收復兩川書功行賞了無間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順尚在廣州巡檢使臣陳文璉捕得之

乃真李順也年已七十餘推驗明白囚赴闕覆按皆實朝廷以平蜀將士功賞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斬順賞文璉二官仍除閤門祇候文璉家有李順案款本末甚詳順本蜀江王小波之妻弟始王小波反於蜀中不能撫其徒衆乃共推順爲主順初起悉召鄉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財粟據其生齒足用之外一切調發大賑貧乏錄用材能存撫良善號令嚴明所至一無所犯時兩蜀大饑旬日之間歸之者數萬人所向州縣開門延納傳檄所至無復完壘及敗人常懷之故順得脫去三十餘年乃始就戮如此則當平蜀時逃去無可疑矣信知盜亦有道焉然舜卿非太宗之全宥則刑歸於濫矣頃見王仁裕洛城漫錄云張全義爲西京留守識黃巢于羣僧中而陶穀五代亂紀云巢既遁免祝髮爲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欄看落暉又僧史言巢有塔在西京龍門號翠微禪師而世傳巢後住雪竇所謂雪竇禪師卽巢也然明州雪竇山有黃巢墓歲時邑官遣人祀之至今而太平廣記載則天時宋之問謫官過杭州遇駱賓王于靈隱寺披緇在大衆中與之問詩有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湖之句唐夷堅集言南嶽寺僧見姚泓五季泛聞錄云太祖仕周受命北伐以杜太后而下寄于封禪寺抵陳橋推戴韓通

聞亂亟走寺中訪尋欲加害焉主僧守能者以身蔽之遂免太祖德之卽位後極眷寵之年八十餘臨終語其弟子曰吾卽澤州明馬兒也馬兒五代之巨寇也贊寧續傳載云開寶末江州圓通寺旦過寮中有客僧將寂滅袒其背以示其徒有彫青李重進三字云我卽其人脫身煙焰至于今日而近日陸務觀清尊錄言老內侍見林靈素于蜀道季次仲季自云嘗遇姚平仲于廬山授其人段錦之術未知果否要是桀黠之徒多能逃命於一時皆此類文璉洪進之子也

真宗實錄召試神童蔡伯倫授官之後寂無所傳明清因於故書中得其奏狀一紙今錄于此司農少卿管勾江州太平觀蔡伯倫奏臣輒陳愚懇仰瀆睿聰退省慙尤甘俟竄穉臣見係知州資任乞管勾官觀奉敕授前件差遣於舒州居住自熙寧八年八月三日到任伏念臣先於大中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遣內臣毛昌達宜召賜對試誦真宗皇帝御製歌詩卽日蒙恩釋褐授守秘書省正字臣遭遇之年方始三歲及賜臣御詩云七閩山水多才俊三歲奇童出盛時終篇後批閱六月十五日敕賜見刊刻在本案收祕續蒙宜赴東宮侍仁宗皇帝讀書朝夕親近頗歷歲年以臣父龜從進士及第臣幼小難以住京因乞將帶出外又蒙恩養優渥其後臣年一十七歲以家貧陳乞差遣仁宗皇帝聖念矜憐特依所乞仍有旨餘人不得援例自茲累歷

任使今來本任至來年二月當滿切念臣幼稚幸會效官從事勉勵愚拙今已白首重念臣生事蕭條累族重大又無得力兒男可以供侍一日捨祿無以為生幸遇皇帝陛下至仁至治無一物失所其於老者惠卹尤深臣以祥符八年三歲甲子庚申節未至衰老欲望聖慈特賜許臣再任管勾江州太平觀一任覲仍廩稍得養單貧祇飭閨門相傳忠孝庶幾補報以盡餘齡候勅旨蓋元豐初計其年尚未七十司農少卿今之朝議大夫也碌碌無所聞豈非聰明不及于前時耶御詩明清偶記其全篇七闕山水多才俊三歲奇童出盛時家世應傳清白訓嬰兒自得老成姿初當移步來朝謁方及能言便誦詩更勵孜孜圖進益青雲千里看前期後閱朱興仲績歸田錄云伯倫字景蕃與晏元獻俱五六歲以神童侍仁宗于東宮元獻自初梗介蔡最柔媚每太子過門關高者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踐祚元獻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舊恩常領郡頗不循法令或被勅取旨上識其姓名必曰藩邸舊臣且令轉官凡更四朝元符初致仕已八十歲矣監司薦之乞落致仕與宮祠其辭略云蔡伯倫年八十歲食祿七十五年余謂人生名位固可得罕得綿長如此者以上朱錄中語因併載之

張耒既貴顯嘗啓聖欲私第置酒以邀禁從諸公上許之既畫集盡驩曰更願畢今夕之樂幸毋辭也於是羅幃翠幕稠疊圍繞繼之以燭列

屋蛾眉極其殷勤豪侈不可狀每數栢則賓主各少惕如是者凡三數諸公但訝夜漏如是之永暨至徹席出戶詢之則云已再晝夜矣朱新仲言

韓忠獻億景祐中參仁宗政事天下稱為長者四子仲文綜子華絳持國維王汝續俱禮部奏名忠憲啓上曰臣子叨陛下科第雖非有司觀望然臣既備位政府豈當受而有之天下將以為由臣故致此臣雖不足道使聖明之政人或以議之非臣所安也臣教子既以有成又何必昭示四方以為榮觀哉乞盡免殿試唱第幸甚誠懇再三上嘉歎而允所請忠憲既薨仲文子華王汝相繼再中科甲獨持國曰吾前已奏名矣當遵家君之言何必布之遠方耶不復更就有司之求故文潞薦持國疏云曾預南中高薦從不出仕宦其後子文知制誥子華王汝皆登宰席持國賜出身至門下侍郎為本朝之甲族云玉隆外祖云韓元吉著桐陰舊話却不及此

揮塵後錄卷六

韓持國既以忠憲任為將作監主簿少年清修不復以軒冕為意將四十矣猶未出任宋元憲欲薦孔寧極改偶觀其詩卷迺得持國所和篇誦之大喜遂捨寧極而薦持國繇是賜第入館嘉祐中與司馬文正呂正獻王荆公號為四友元祐初登政府後坐奔地入黨籍謫居均州遇赦復官以朝議大夫致仕年八十四以率嘗語其婿王仲弓寔曰以昔日受命單思上課計以歲月寄祿恰及是官復何憾邪元龍元吉即其後也楊如晦云

仁宗朝侍御史王平字保衡候官人章聖時初為許州司理參軍里中女乘驢單行盜殺諸田間襖其衣而去驢逸田家收繫之吏捕得驢指為殺女子者訊之四旬田家認收繫其驢實不殺女子保衡意疑甚以狀白府州將老吏素彊了不之聽趣令具獄保衡特益堅老守怒曰據儒耶保衡曰坐儒而奏不過一免耳與其阿旨以殺無辜又陷公於不義校其輕重孰為愈邪州將因不能奪後數日河南移徙卒至許劾之乃實殺女子者田家得活後因眾見州將謝曰微司理嚮幾誤殺平人此與夫錢淡成何異位雖不顯保衡娶曾氏宣靖之妹生三子回字深父回字于直向字容季俱列兩朝史儒學傳所著書傳于薦紳為多深父子汶字道原詩文尤奇有集先人作序行於世陰德之報有從來矣

李邯鄲命諸子名世人難曉後見孫長文云邯鄲之長子壽朋取三壽作朋之義次子復圭本三復白圭幼子德芻以三德必芻其指如此宜乎人所不解也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疊足聚觀即以相公目之馬至於不能行謁時相于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願識者司馬相公之風采耳呵叱不退屋瓦為之碎樹枝為之折一時得人心如此見武于云

溫公在相位韓持國為門下侍郎二公舊交相厚溫公避父之諱每呼持國為秉國有武人陳狀省中詞色頗厲持國叱之曰大臣在此不得無禮溫公作皇恐狀曰吾曹叨居重位覆餗是虞詎可以大臣自居邪秉國此言失矣非所望也持國愧歎久之於此亦見公之不自矜也李粹伯云

王荆公在金陵有僧清曉於鍾山道上見有童子數人持幡幢羽蓋之屬僧問之曰往迎王相公幡上書云中含法性外習塵氛到寺未久聞荆公薨薛人受叔器云其

晏元獻父名固在相位有朝士乃固始人往謁元獻問其鄉里朝士曰本貫固縣元獻怒曰豈有人而諱始字乎蓋其始欲避之生弊誤以應也前入亦嘗記之又元厚之作參知政事日有下狀陳乞恩例者啓曰為部中不肯依元降旨揮厚之亦怒曰止為汝不依元降旨揮耳惟伯云治平中有時君卿者鄭州人與王才叔廣淵為中

表游學郡庠坐法被笞以善筆札去為穎邸書史裕陵以其有士風每與之言時王荆公賢譽翕然君卿數稱道于上前宸心繇是注意踐祚之後驟加信任然初非荆公結之而才叔是時亦光顯矣君卿後至正任團練使卒于元祐間哲宗實錄有傳存焉其子希孟以堅學及第南渡後康志升允之帥浙西辟為機幕明受之變樓上乃有從逆之言為章且叟誼斥退者復辟之初流于嶺外且叟繇此大用

蔡持正之父黃裳任陳州錄事參軍年逾七十陳恭公自元台出為郡守見其老不任職揮之令去黃裳猶豫間恭公云倘不自列當具奏牘竄斥黃裳即上掛冠之請以太子右贊善大夫致仕今之通直郎也卜居于陳方教二子持正與碩苦貧困饋粥不繼久之持正登第黃裳臨終戒以必報陳氏其後持正登政路恭公之子世儒以羣婢殺其所生坐獄而世儒知而不發持正請并坐神宗云執中止一子畱以存祭祀如何持正云五刑之贖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其可赦邪竟寘極典世儒子後以娶宗女補武官或云大將陳思恭即其孫思恭子龜年嘗為東宮春坊孫長文云

熙寧中王和父尹開封忽內降付下文字一紙云武德卒獲之于宮牆上陳首有欲謀亂者姓名凡數十人和父令密究其徒皆無蹤跡獨有一薛六郎者居甜水巷以典庫為業和父令以禮呼來至廷下問之云汝平日與何人為寬薛云

老矣未嘗妄出門初無仇怨再三詢之云有族妹之子淪落在外旬日前忽來見投貸資不從怒罵而去初亦無他和父云即此是也令釋薛而追其甥方在瓦市觀傀儡戲才十八九矣捕吏以手從後拽其衣帶回頭失聲曰豈非那事踈脫邪既至不訊而服和父曰小鬼頭沒三思至此何必窮治杖而遣之一府歎伏劉季高云汪輔之宜州人少年有俊聲皇祐中覓舉開封以周以宗強為賦題場中大得意既出宣言于眾必為解魁偶與數客飲于都城所謂壽州王氏酒樓聞隣閭有吳音士人亦同場試者誦其所作輔之方舉酒失措墜杯即就約共坐詢其姓氏乃云湖州進士沈初也輔之云適聞公程文必奪我首薦然我亦須作第二人後數日榜出果然是汪輔之登第熙寧中為職方郎中廣南轉運使蔡持正為御史知雜撫其謝上表有清時有味白首無能以謂言涉譏訕坐降知虔州以卒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後數年與東坡之獄蓋始於此而持正竟以詩譏死嶺外韓德全云

元豐中先祖訪滕章敘公元發於池陽時楊元素過郡二公同年生款留甚懽一日元素忽問公曰令弟賊漢在否先祖坐問甚訝其語伺小間因啓公公曰熙寧初甫與元素俱受主上東知非常竝居臺諫偶同上殿陳于上曰曾公亮久在相位有妨賢路上曰然卿等何故都未有文字來明日相約再對草疏已畢舍弟申見之夜

馳密以告曾暨至榻前未出奏牘上怒曰豈非欲言其人耶其中事悉先來辯析文字見雷此卿等為朕耳目之官不慎密乃爾言遂不行吾二人繇此失眷元素所以深恨之東坡先生作滕公挽詩云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謂受裕陵眷簡最先也又云高平風烈在威敏典刑存滕蓋范文正之外孫而授兵法于孫元規滕公奮身寒苦兄弟三人擔二異居而有象傲之弟即申焉恃其愛無所不至公一切置之元祐中公自高陽易鎮維揚道卒喪次國門先祖自陳留來會哭朝士皆集舟次秦少游時在館中少游辱公之知最早弔畢來見先祖于舟因為少游言其弟凌巖諸孤狀少游不平策馬而去翌日方欲解維開封府遣人尋滕光祿舟甚急乃御史中丞蘇轍劄子言元發昔事先帝早蒙知遇有弟申從來無行今元發既死或恐從此凌暴諸孤不得安居緣元發出自孤貧兄弟別無合分財產欲乞特降旨押在京及沿路至蘇州已來官司不得申干預家事及奏薦恩澤仍常覺察奉聖旨令開封府備坐榜舟次詢之乃少游昨日徑往見子由為言其事所以然耳昔人篤于風誼乃爾今蘇黃門章疏中備載其劄子先祖從滕章敏莫府踰十年每語先祖曰公不但僕之交遊寔師友焉平日代公表啓世多傳誦今載東坡公文集中者寔先祖之文也章敏死先祖為作行狀東坡公取以為銘詩其序中易去舊語裁十數字而已章敏初名甫字元發元

祐初以避高魯王諱以字為名曾密公諱易占字不疑歐陽文忠識其碑曰少有大志知名江南為文忠所稱如此則其人固可想矣既以豪俠自任信州玉山令有過客楊南仲文采可喜氣槩頗相投公厚贖其行會與郡將錢仙芝不叶拮據公以客所受為賄公引伏受垢不復自辯竟除名徙英州以赦自便將愬其事於朝行次南都而卒時公子南豐先生子固已名重於世適雷京師而杜祁公以故相居宋自來逆旅為辨後事公既不偶以卒再娶朱夫人年未三十無以自存領諸孤歸里中南豐昆弟六人久益濶落與長弟舉應舉每不利于春官里人有不相悅者為詩以嘲之曰三年一度舉場開落殺曾家兩秀才似簷間雙燕子一雙飛去一雙來南豐不以介意力教諸弟不怠嘉祐初與長弟及次弟年文肅公妹婿王補之無咎王彥深幾一門六人俱列鄉薦既將入都赴省試子婿拜別朱夫人於堂下夫人歎曰是中得一人登名吾無憾矣榜出唱第皆在上列無有遺者楚俗遇元夕第三夜多以更闌時微行聽人語言以卜一歲之通塞子固兄弟被薦時有鄉士黃其姓者亦預同升黃面有癢俚人呼為黃痘子諸曾俱往赴省試朱夫人亦以收燈夕往聞巷聽之聞婦人酬酢造醬法云都得都得黃痘子也得已而捷音至果然入兩榜文昭中弟兄三人數年之間並躋華貫曾氏繇此遂興公永外祖云

張芸叟治平初以英宗諱闈榜赴春試時馮當世主文柄以公生明為賦題芸叟誤疊壓明字試罷自分黜矣及榜出乃居第四芸叟每竊自念省場中鹵莽迺爾然未嘗輒以語人也當世後不相聞至元祐中芸叟以祕書監使契丹當世畱守北門經由始修門生之敬置酒甚驩酒半當世謂芸叟曰京頃作知舉時祕監賦中重疊用韻以論策甚佳因自為改去擢置優等尚記憶否芸叟方飲不覺杯覆懷中於是再三愧謝而去前輩成人之美有如此者然得人材如芸叟者雖重疊用韻亦何愧哉朱希真先生云曾文肅為相王明清祖王兵部作郎一日文肅曰主上令薦臺諫當以公應詔先祖辭曰某辱知非常一旦使居言路儻廟堂有所不當言之則有負恩地不言則寔辜任使願受始終之賜幸甚文肅歎息而寢其議故外祖祭先祖文曰昔我先公知公最久引公諫垣公辭不就進退之際益堅素守謂此也曾文肅元符末以定策功爰立作相壹意信任建言改元建中靖國收召元祐諸賢而用之首逐二蔡而元長先已交結中禁膠固久矣雖云去國而眷東方濃自是屢欲召用而文肅輒尼之一日徽宗忽顧首相韓文定云北方帥藩有關人處否文定對以大名府未除人少刻批出蔡京除端明殿學士知大名府仍過關朝見文肅在朝堂一覽愕然忽字呼文定云師朴可謂鬼劈口矣翌日白上以為不可上乾笑曰朕嘗夢

見蔡京作宰相卿焉能退邪數日後臺諫王能甫吳材希旨攻文肅上為罷二人文肅自恃以安然元長來意甚銳如蔡澤之欲代范雎也甫次國門除尚書右丞踰月之後文肅擬陳祐甫守南都元長以為祐甫文肅嫻家許之于上前因遂忿爭次日入都堂方下馬則一頂帽之卒啗于庭云錢殿院有狀申啓視之乃殿中侍御史錢適論文肅章疏副本文肅即上馬徑出城外觀音院蓋承平時執政巧外待罪之地也是晚鎖院宜翰林學士郭知章草免文肅相制知章啓上未審詞意喪貶如何上云當用美詞以全體貌詰且告廷以觀文殿學士知潤州尋即元長為相時崇寧元年六月也陛辭之際尉藉甚渥云秋晚相見抵潤未久而詔獄與矣臺諫納副本始於此 城父舅云

錢穆父與蔡元度俱在禁林二公雅相好元祐末穆父先坐命詞以本官知池州元度送之郊外促膝劇談戀戀不忍捨忽羣吏來謁元度云已降旨內翰除右丞中使將來宣押矣穆父起慶之元度喜甚卒然而應曰卞也何人不謂禮絕之敬生於坐上雖穆父亦為色動 蔡子因云

范德孺帥慶州日忽夏人寇圍城甚急郡人惶駭未知為計疇諸將士無有以應敵其鋒者麾下老指揮使獨來前曰願勒軍令狀保無它范信之已而師果退去德孺大喜厚賜以賞之且詢其逆料之策老卒曰寔無它術吾但大言以安眾耳儻城破各自逃竄何暇更尋一老兵

行軍法邪 晁武子云

趙正夫丞相元祐中與黃太史魯直俱在館閣魯直以其魯人意常輕之每庖吏來問食次正夫必曰來日喫蒸餅一日聚飯行令魯直云欲五字從首至尾各一字復合成一字正夫沈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魯直應聲曰來力勅正整叶正夫之音闔坐大笑正夫又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魯直曰想俱是蘊蘊與瓜蓋爾正夫銜之切骨其後排擠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一時戲劇貽禍如此可不戒哉 陸務觀云

林仲平 集 仁宗朝耆儒也二子希旦邵顏早擅克家之業仲平沒有二幼子尚在襁褓未名既長兩兄迺析其名示不忘父訓曰希曰且曰邵曰顏後皆為聞人衣冠指為名族 陳齊之云

范景仁嘗為司馬文正作墓誌其中有曰在昔熙寧陽九數終謂天不足畏謂民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乃哀頑鞠凶託東坡先生書之公曰二丈之文賦不當辭但恐一寫之後三家俱受禍耳卒不為之書東坡可謂先見明矣當時刊之紹聖之間治黨求疵其罪可勝道哉 陸務觀云

歐陽觀本廬陵人家世冠冕一祖兄弟自江南至今凡推進士第者六七人觀少有辭學應數舉屢階魁薦咸平三年登第授道州軍州推官考滿以前官遷于泗州當淮汴之口天下舟航漕運鱗萃之所因運使至觀傲睨不即見郡守設食召之不赴因為所彈奏殆于職務遂移西渠

州迫成資而卒于任所觀有目疾不能遠視苟矚讀行句去牘不遠寸其為人義行頗腆先出其婦有子隨母所育及登科其子請之待以庶人常致之于外寒燠之服每苦于單弊而親信僕隸至死曾不得侍宴語然其骨殖率賴其子而收葬焉右龍哀字君章所著江南野錄載歐陽觀傳觀乃文忠父文忠自識其父墓云太僕府君長子諱觀字仲賓咸平三年進士及第以文行稱於鄉里少孤事母至孝丁潘原太君憂時尚貧其後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歲時祭祀涕泗嗚咽至老猶如平生喜待士戒家人俸勿畱餘而居官以廉恕為本官至泰州軍州判官卒年五十九 大中祥符三年三月葬吉水縣沙溪保之瀧岡累贈兵部郎中夫人彭城郡太君鄭氏年二十九而公卒居貧子幼守節自誓家無紙筆以荻畫地教其子修學書卒年七十二

皇祐四年三月十七日 附葬瀧岡 墓志起居舍人 辛于南京置守麻舍 附葬瀧岡 墓志起居舍人 孫煥工部郎中知制誥 王洙 有子曰早卒曰修 策盛大理平事陸經書石

觀文忠所述則觀初無出婦之玷文忠又叙其考妣之賢如此哀螺江人與文忠為鄉曲豈非平時有宿憾與夫所望不至云爾信夫毀譽不可深信不獨碧雲駮二書而已不可不為之辯

文忠公親筆今藏其孫侯家明清親見之

元豐中太原府推官郭時亮首教授余行之有文字結連外界神宗語宰相王岐公曰小人妄作固不足慮行之士人為此恐有謀非便時陸農師為學官岐公素不相知欲乘此擠之奏曰學

官陸佃與之厚善乞召問之翌日上令以佗事
 召直講陸佃對事未宜也上徐問曰卿識余行
 之否佃曰臣與之有故初亦甚厚臣昨歸鄉里
 越州行之來作山陰尉携其妻而捨其母臣以
 此少之自是往來甚疎上曰儻如此不足以成
 事矣然農師由此遂受知神宗不次拔擢乃知
 窮達有命雖富國者不能巧抑其進焉行之既
 屢斬時亮改京秩辭不受時人有詩云行之三
 載斷時亮一生休行之靖之族孫也陸務觀云
 李端叔之儀趙郡人以才學聞於世弟之純亦以
 政事顯名爲中司八座終以老龍帥成都兄弟
 頡頏于元祐間端叔於尺牘尤工東坡先生稱
 之以爲得發遣三昧東坡帥定武辟爲簽判以
 從朝夕酬唱賓主甚懽建中靖國初爲樞密院
 編修官曾文肅薦於祐陵擬賜出身擢右史成
 命未頒而爲御史錢通論列報罷去國之後暨
 泊穎昌值范忠宣公疾篤口授其指令作遺表
 上讀之悲愴之餘稱賞不已欲召用之而蔡元
 長入相時事大變祐陵裂去御書世濟忠直之
 碑及降旨御書院書碑旨揮更不施行且與獄
 治遺表中語端叔坐除名編管太平州會赦復
 官因卜居富塗奉祠著書不復出仕適郭功父
 祥正亦寓郡下文人相輕遂成仇敵郡娼楊姝
 者色藝見稱于黃山谷詩詞中端叔喪偶無嗣
 老益無憀因遂畜楊于家已而生子遇郊禋受
 延賞會蔡元長再相功父知元長之惡端叔也
 乃誅豪民吉生者訟于朝謂冒以其子受蔭置

鞠受誣又坐削籍亦略見徽宗實錄楊姝者亦
 被決功父作但語以快之云七十餘歲老朝郎
 曾向元祐說文章如今白首歸田後却與楊姝
 洗杖瘡其不樂可知也初端叔嘗爲郡人羅朝
 議作墓志首云姑孰之溪其流有二一清而一
 濯清者謂羅公也蓋指濯者爲功父功父並以
 怨深刺骨焉久之其甥林彥振據執政門人吳
 可思道用事于時相子訟其寃方獲昭雪盡還
 其官與子端叔終朝議大夫年八十而卒代忠
 宣之表今載于此生則有涯難逃定數死之將
 至願畢餘忠輒將垂盡之期仰瀆蓋高之聽臣
 中謝伏念臣賦性拙直稟生艱危忠義雖得之
 家傳利害率同於人欲未始苟作以干譽不敢
 患失以營私蓋常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
 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粵自治
 平擢爲御史繼逢神考進列諫垣在再五十二
 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擁節持橐守邊晚叨宥
 密之司再席鈞衡之任遇事輒發更不顧身因
 時有爲止欲及物故知盈滿之當戒弗思禍釁
 之陰乘萬里風濤僅脫江魚之葬四年瘴癘幾
 從山鬼之遊忽遭養聖之臨朝首圖繼介之舊
 物復官易地遣使宣恩而臣目已不明無復仰
 瞻於舜日身猶可勉或能親奉於堯言豈事理
 之能諧冀神明之見膏未復九重之入覲卒然
 四體之不隨空懸田畝之還上負乾坤之造猶
 且強親藥石貪戀歲時儻粗釋於沉迷或稍紓
 於報效今則膏肓已逼氣息僅存泉路非遙聖

時永隔悲叩關之靡及雖結草以何爲是以假
 漏偷生剝心瀝懇庶皇慈之俯覽亮愚意之無
 他臣若不言死有餘恨伏望皇帝陛下仁心寡
 欲約已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
 絕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搜抉幽隱以盡人
 材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無輕議邊
 事包容狂直而無遽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誦未
 明致保祐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
 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
 聖恩而特叙尚使存歿猶汗瑕疵又復未解疆
 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
 此數端願留聖念無令後患常軫淵衷臣所重
 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疆之業苟
 斯言之可采則雖死而猶生淚盡詞窮形留神
 逝紹興中趙元鎮作相提舉重修太陵實錄書
 成加恩呂居仁在玉堂取其中一對云惟宣仁
 之誣誦未明致指廟之陰靈不顯于麻制中時
 人以爲用語親切不以蹈襲爲非也端叔自號
 姑溪老農文有集六十卷與先人往還者爲多
 今尚有其親筆藏于家楊生之子名堯光墜其
 家風止於選調家今猶在宛陵姑熟之間村落
 中明清前年在宣幕亦嘗令訪問則復恨之甚
 至有不可言者蓋端叔正始之失使人愧歎
 王稱東都事略云端叔姑熟人非也
 姚舜明庭輝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東
 坡先生云公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
 于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

數妓任其所適哺後鳴鑼以集之復會望湖樓
或竹閣之類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
列燭以歸城中士女雲集夾道以觀千騎之還
寔一時之勝事也 姚令云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穎上縣百社
村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為宣城令以才
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于焦
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官室樓殿遂入居
之自是夜出且歸歸輒體寒而溼夫人驚問之
公曰我龍也夢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
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
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
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為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綃
者投于合肥之西山以死為龍穴山九子皆化
為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為馬步使者子孫
散居穎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
文而傳于淮穎間父老之口載於歐陽文忠之
集古錄云以上東坡先生所撰穎州昭靈侯廣
碑米元章作辯名誌刻于後云豈有人而名路
斯者乎蓋蘇翰林憑舊碑公名路當是句斷斯
穎上人也唐人文贊多如此米刻略云爾明清
比仕寧國因民訟度地四至有宣城令張路斯
祠堂基者坡碑言侯嘗任宣城令則知名路斯
無疑元章辯之誤矣明清向入壽春幕嘗以職
事走汭淮有昭靈行祠而六安縣有鄭公山山
下有龍穴今涸矣乃與公所戰者鄭祥遠也因
併記之

曾文肅自高陽帥易青社道出相臺馮文簡作守

相見云本郡有一寄居王大卿名尚恭年高不
出仕有鄉曲之譽願一見公露少懇款使其自
言相予其飯可乎文肅頷之翌日俾之同坐即
之甚溫請問云某有一子頗知官學趣向不幸
早死啓手足際自云初任荆南掾曹秩滿賃舟
汎江而下偶與一婆婦共載因而野合有娠既
抵京師分首聞婦人免身得雄後售與曾尚書
家作妾今計其子亦十餘歲矣不知果否文肅
云某向任三司使日置一獲云本貴種失身自
售携一小兒來見俱隨行某以兒子畜之坐上
因令呼來大卿公一見抱持大慟云面貌與亡
兒無少異者今願以見子文肅云雖如此然事
不可料聞公今歲當任子願為內舉畢齋補牒
來當遣人送歸王且悲且喜彼此後皆如文約
文肅諸子兄弟名連絲字表德上以公字此子
取名約字公詳示不忘曾氏而公詳之異母弟
亦連名絢字公敏後易敏功公詳仕至郡守終
奉直大夫敏功子炎以公詳陰入仕嘗為樞密
使娶婦在文肅家生二子至今兩族如一家焉
婦亦姓王果名族從弟乃信孺革與其子鼎相
繼尹京云 外祖手記

揮塵後錄卷六

揮塵後錄卷七

國朝以來自執政徑登元台不歷次揆而升者粹
 文惠呂正惠畢文簡丁晉公王文惠龐莊敏韓
 獻肅司馬文正呂正愨章申公何清源鄭華原
 白蒙亨徐擇之沈守約葉子昂獨相而久者章
 子厚是也故其罷相制云為之不置次輔所以
 責其成功後來秦師垣豈止倍其數邪前此如
 王文公蔡師垣雖信任之篤古今所無見之訓
 詞然中書右府各皆官備而未始專持柄權歲
 月之深如是秦得志之後有名望士大夫悉屏
 之遠方凡齷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自小
 官一二年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廳循故事件拜
 之制伴食充位而已蓋循舊制二府一員伴拜
 不可闕也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穢
 其職各恩數奏薦俱不放行猶庶官云
 御書碑額其始見之宋次道退朝錄御書閣各或
 傳蔡元度為請祐陵書以賜王荆公家未詳也
 次道所紀碑名之後韓忠獻曰兩朝顧命定策
 元勳曾宣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勳富文忠曰
 顯忠尚德司馬文正曰清忠粹德趙清獻曰愛
 直高武烈曰決策定難顯忠基慶高康王曰克
 勤敏功鍾慶韓獻肅曰忠弼孫溫靖曰純亮范
 忠宣曰世濟忠直韓文定曰世濟厚德姚兕曰
 世濟忠武趙隆曰旌忠馮文簡曰吉德王文恭
 曰元豐治定弼亮功成蔡持正曰元豐受遺定
 策勲臣折可適曰旌武劉仲偃曰旌忠褒節陳
 長卿曰褒功顯德秦敏學曰清德啓慶御書閣

名王文公曰文謨丕承蔡元長曰君臣慶會元
 度曰元儒亨會吳敦老曰勳賢梁才父曰耆英
 劉德初曰儒賢亨會楊正父曰安民定功口運
 興德史直翁曰清忠亮直秦會之曰決策和戎
 精忠全德鄭達天云勳賢承訓何伯通云嘉會
 成功蔡攸曰濟美象賢余源仲曰賢弼亮功鄧
 子常曰世濟忠嘉曰蒙亨曰醇儒王黼曰得賢
 治定蔡持正曰褒忠顯功蔡攸曰緇衣美慶朱
 覲曰顯忠童貫曰褒功高侏曰風雲慶會秦會
 之曰一德格天楊正父曰風雲慶會史直翁曰
 明良亨會其它尚多未能盡紀當俟續考
 元豐中先祖同滕章敏王荆公于鍾山臨別贈言
 云立德廣量行惠非特為兩公別後之戒安石
 亦終身所行之者也先祖云以其所見前二語
 則相公誠允蹈之但未後之言相公在位時行
 青苗免役之法于天下未審如何公默然不應
 東坡先生為韓魏公作醉白堂記王荆公讀之云
 此韓白優劣論爾元祐中東坡知貢舉以光武
 何如高帝為論題張文潛作參詳官以一卷子
 攜呈東坡云此文甚佳蓋以先生醉白堂記為
 法東坡一覽喜曰誠哉是言擢寶魁等後拆封
 迺劉蕡無言也
 東坡先生為兵部尚書時為說之言黃州時陳慥
 相戲曰公只不能作佛經曰何以知我不能曰
 佛經是三昧流出公未免思慮出耳曰君知子
 不出思慮者胡不以一物試之陳不肯曰公何
 物不曾作題目今何可相煩者復強之乃指其

首魚枕冠曰頌之曰假君子手為子書焉可也
 陳於是筆不及並墨茶且笑曰便作佛經語耶
 說之請公書是頌曰不揆輒欲著其作頌始初
 本末如此以視後之學者而留落頌墮負其初
 志三十有三年矣今年以其頌歸謝甥及聞
 而有請所不得辭遂亟識之并以當時所書李
 潭馬贊歸及宣和七年乙巳二月十六日丁巳
 朝請大夫致仕晁說之題右晁四丈以道跋東
 坡書著之于編欲使後人知作文之所因真迹
 今藏謝景思家

李撰字子約毗陵人曾文肅在真定李為教授家
 素窮約夫人嘗招其母妻燕集時有武官提刑
 宋者妻亦預席宋妻盛飾而至珠翠耀目李之
 姑婦所服浣衣不潔清各攜其子俱來宋之子
 眉目如畫衣裝華煥李之子恣甚然悉皆絃誦
 如流左右其哂之夫人笑曰教授今雖貧諸郎
 俱令器它時未易量提刑之子雖楚楚其服但
 趨走之才耳子約五子四登科三人至侍從二
 人為郎彌綸彌大彌性彌遜彌正也宋之子浚
 止於閣門祇候果如夫人之言 老親云
 陳瑊虛中瑩中之弟也以名家典郡知吉州日徐
 師川通判郡事師川恃才傲世不肯居人下嘗
 取虛中所判抹而改之然非所長也虛中語師
 川曰足下塗抹瑊之批判雖不足道然公所改
 抹未當奈何況夫佐官妄改長官已判於法不
 輕即呼通判廳人吏將坐以罪師川知已之屈
 也祈原之虛中曰此亦甚易君可使瑊之前判

如故即便釋吏矣師川於是以粉筆塗去已之
改字以呈虛中虛中遂貫之虛中能以理服師
川不復飾非皆可喜也

蔡元度為樞密與其兄內相搏力祈解政遷出于
郊外觀音院去留未定也平時門下士悉集焉
是時所厚客已有叛元度者元度心不能平飯
已與諸君步廊廡觀壁間所畫熾盛光佛降九
曜變相方羣神逞威之際而其下趨走有稽首
默敬者元度笑以指示羣公曰此小鬼最巨耐
上面勝負未分他底下早已合掌矣客有慚者
元祐初楊康功使高麗別禁從諸公問以所委皆
不答獨蔡元度曰高麗磬甚佳歸日煩為置一
口不久康功言還遂以磬及外國奇巧之物遺
元度甚豐它人不及也或有問之者康功笑曰
當僕之度海也諸公悉以謂沒於巨浸不復以
見屬獨元度之心猶與我之生還吾聊以報其
意耳 韓簡伯云

汴水湍急失足者隨流而下不可復活舊有短垣
以限往來久而傾圮民佃以為浮屋元祐中
方達源為御史建言乞重修短垣護其堤岸疏入
報可遂免滄溺之患達源名蒙桐廬人陳述古
婿多與蘇黃游奏疏見其家集中用載於此巨
聞為治先務在於求民疾苦與之防患去害至
於一夫不獲若已推而納於溝中昔者子產用
車以濟涉未若大禹思溺者之由已溺之心如
此故能有仁民之實形於政令而下被上施欣
戴無教今汴堤修築堅全且無車牛漚淖故途

揮麈錄後錄 卷七

人樂行於其上然而汴流迅急墜者不救頃年
並流築短牆為之限隔以防行人足跌乘馬驚
逸之患每數丈輒開小缺以通舟人維繫之便
然後無殞溺之虞比來短牆多隳而依岸民廬
皆蓋浮棚月侵歲展岸路益狹固已疑防患之
具不周矣近軍巡院禁囚有馳馬逼墜河者果
於短牆墮圯之處也又聞城內續有殞溺者益
由短牆但係河清兵士依例修築而未有著故
官司不常舉行欲望降指揮京城汴南北兩
岸下至泗州應係人馬所行汴岸令河清兵士
並流修牆以防人跌馬驚之患每數丈聽小留
缺不得過二尺或有圯壞即時補其因裝卸
官物權暫折動者候畢即日完築或有浮棚侵
路亦令撤去委都水監及提舉河岸官司常切
檢察令天下皆知朝廷惜一民之命若保赤子
聖時之仁術也達源生三子元修字時敏元若
允迪元渠道縱皆有才名于宣政間允迪嘗為
少蓬世以為陰德之感時敏之子即務德也

東坡先生自黃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舟次泗
上偶作詞云何人無事燕坐空山望長橋上燈
火開史君還太守劉士彥本出法家山東木強
人也聞之亟謁東坡云知有新詞學士名滿天
下京師便傳在法泗州夜過長橋者徒二年况
知州邪切告收起勿以示人東坡笑曰軾一生
罪過開口常是不在徒二年以下 張唐佐云
廷中初曾文肅乘輿與蔡元長兄弟為敵有當時
文士與文肅啓略云扁舟去國頌聲惟在於曾

揮麈錄 卷七

五三九

門策杖還朝足迹不登於蔡氏明年文肅南遷
元度當國即更其語以獻曰幅巾還朝與頌咸
歸於蔡氏扁舟去國片言不及於曾門士大夫
不足養如此 老親云
米元章

紹興中章子厚在相位曾文肅居西府文肅忽苦
腹疾子厚來視病坐間文肅忽思勝沙粥時外
祖空青先生曾公卷在侍側咄嗟而辦文肅食
之甚美子厚猶未去也詢其速致之術空青云
適令於市中貨勝沙餽橋中買來取其穢入粥
中故耳子厚賞歎云它日轉運使才也其後空
青仕宦果數歷輪輓

石豫者寧陵人外慙而中狡崇寧初以交通開寺
姓名遂達于崇恩錄是至位中司首言鄒志完
再竄昭州昭慈復從瑤華降復元祐人立黨籍
碑皆其疏也當時士大夫莫不憤其姦兇後五
十年其子敦義為廣東提刑坐贓黜隸柳州
毛澤民受知曾文肅擢真館閣文肅南遷坐黨與
得罪流落久之蔡元度鎮潤州與澤民俱臨川
王氏婿澤民傾心事之惟謹一日家集觀池中
鴛鴦元度席上賦詩末句云莫學鴛鴦飽便飛
澤民即席和以呈元度曰貪戀恩波未肯飛元
度夫人笑曰豈非適從曾相公池中飛過來者
邪澤民慚不能舉手 吳傳朋云

錢昂治郡有聲以材能稱於崇觀間嘗帥秦州時
童貫初得幸為熙河措置邊事恃寵驕倨將迎
不暇獨昂未嘗加禮昂短小精悍老而矍鑠一
日赴天寧開啓待貫之來久之方至昂問之曰

太尉何來暮邪賈曰偶以所乘騾小而難騎動必跳躍適方欲據鞍忽盤旋庭中甚久以此遲遲昂曰太尉之騾雄也雌邪賈對曰雌者也昂曰既爾難奈何不若闔之賈雖一時愧怒而莫能報其後賈大用事卒致遷責陸務觀云

崇寧三年黃太史魯直竄宜州攜家南行泊于零陵獨赴貶所是時外祖曾空青坐釣黨先徙是郡太史留連逾月極其歡洽相子酬唱如江樾書事之類是也帥游浯溪觀中興碑太史賦詩書姓名于詩左外祖急止之云公詩文一出即日傳播某方為流人豈可出郊公又遠徙蔡元長當軸豈可不過為之防邪太史從之但詩中云亦有文士相追隨蓋為外祖而設

元祐中有郭槩者東平人法家者流遍歷諸路提點刑獄善於擇壻趙清憲陳無已高昌庸謝良弼名位皆優而謝獨不甚顯其子迺任伯後為參知政事無已集中首篇送外舅郭大夫詩是也趙高子孫甥壻皆聲華籍甚數十年間為薦紳之榮耀焉良弼顯道之弟也

曾國老新崇寧中為湖北提舉學事時王慶曾作學事司幹當公事按行諸郡與之偕行次漢陽欲絕江之鄂渚國老約慶曾晨炊相與同渡慶曾辭以茹素自於客館飯畢而後追路國老快快亟登舟慶曾食未竟忽聞國老中流不濟船中無一人免者慶曾後四十年為參知政事國老弟即文清用其郵典補官身貴而後有聞附

錢忱伯誠妻瀛國夫人唐氏正肅公介之孫既歸錢氏隨其姑長公主入謝欽聖向后于禁中時紹聖初也先有成里婦數人在焉俱從后步過受釐殿同行者皆仰視讀釐為離夫人笑于旁曰受釐也蓋取宣室受釐之義耳后喜回顧主曰好人家男女終是別益后亦以自謂也陸子逸云

明清於王岐公孫曉浚明處見岐公在翰苑時令門生輩供經史對偶全句十餘冊恨當時不曾傳之也

先祖初任安州應城尉有村民為人所殺往驗其尸而未得賊先祖注觀之次有弓手持蓋于後先祖即令縛之云此人兩日前差出是處面有爪痕而尸手爪有血以是驗之當爾訊治果然

米元章崇寧初為江淮制置發運司勾當直達綱運置司真州大漕張勵深道見其滑稽玩世不能俯仰順時深不樂之每加形迹元章甚不能堪會蔡元長拜相元章知已也走私僕懇于元長乞於銜位中削去所帶制置發運司五字仍降旨請給序位人從並同監司元長悉從之遣僕持人救命以來元章既得之閉戶自書新刺凌晨拜命畢呵殿徑入謁直抵張之廳事張驚愕莫測及展刺即講鈞敵之禮始知所以既退憤然語坐客云米元章一生證候今日乃使著矣後元章以能書得幸祐陵擢列星曹國朝以任子為南宮舍人者惟龐懋賢元英與元章二人元章晚益豪放不拘繩檢故蔡天啓作其墓

碑云君與西蜀劉涇巨濟長安薛紹彭道祖友善三公風神蕭散蓋一流人也又云冠服用唐規制所至人聚觀之視其眉宇軒然進趨趨如音吐鴻暢雖不識者知其為米元章也

李良輔者儉人也元符末在永州主岐陽簿有教授李師聃祖道蜀中老儒黃太史魯直之姻家善士也范忠宣遷是郡祖道作詩慶其生初有江邊閒艤濟川舟之句良輔與之有隙遂上其本祖道坐此削籍流九江良輔用賞改秩浸至郡守建炎初呂元直當軸良輔造朝求差遣元直舊知其事詢所以然良輔猶以為績効歷歷具陳之元直笑曰初未知本末之詳正欲公自言之爾即命直省吏拘于客次奏于上除其名人皆快之余晉仲云

鄒志完元符三年自右正言上疏論中宮事除名竄新州鍾正甫將漕廣東次年上元廣帥朱行中約正甫觀燈已就坐矣忽得密旨令往新州制勘公事正甫不待柅行連夜星馳以往抵新興追逮志完赴司理院荷校囚之正甫即院中治事極其暴虐志完甘為机上肉矣詰旦忽令推吏去其桎械請至簾下勞問甚勤云初無其它正言可安心置慮歸休榻處某亦便還司矣志完出正甫果去且遣騎致饋極腆志完惘然不知所以又明日郡中宣徽宗登極赦書蓋正甫先已知矣未幾志完被召遂登禁路紹興二年秦會之罷右僕射制略云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

策固燭厥理殊垂素期又云予奪在我豈云去朋黨之難終始待卿斯無負君臣之義此恭叔厚之文禱職告詞云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為移建明二策之謀爾材可見謝任伯之文恭謝嫺家也秦大憾之先是高宗有親批云秦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人心大搖怨謫載路丁卯歲啓上詔毀宰執拜罷錄謂載訓詞也至乙亥歲秦復知御札在任伯之子似景思處作劄子自陳大槩云陛下是時尚未深知臣所以有此乞行抽取得旨下台州從仍所追索得之是秋又令其嫺黨曹泳為擇酷吏劉景者擢守天台專欲勸助景思寓居外邑黃巖山間景視事之次日遣捕吏追逮景思直以姓名傳檄縣令差人防護甚峻景思自分必死將抵郡城外渡舟中望見景備郊迎之儀一見執禮甚恭至館舍則美其帷帳厚其飲食景思巨測是晚置酒延佇座間笑語極驩而罷始聞早已得會之訃音矣又踰旬景思拜處牧之命二事絕相類然終不知所與之獄謂何也

先祖早歲登科遊宦四方留心典籍經營收拾所藏書速數萬卷皆手自校讎貯之于鄉里汝陰士大夫多從而借傳元符末坐黨籍謫官湖外乃於安陸卜築為久居計葺置其半于新居建炎初寇盜蜂起惟德安以邑令陳規元則帥眾堅守秋毫無犯事聞擢守本郡先祖之遺書留空宅中悉為元則載之而去後十年元則以閣學士來守順昌亦保城無虞先祖汝陰舊藏書

猶存又為元則所掩有二處之書悉歸陳氏先人每以太息然無理從而索之先人南渡後所至窮力抄錄亦有書幾萬卷明清憂患之初年幼力弱秦伯陽遺浙漕吳彥猷渡江擄取太半丁卯歲秦會之擅國言者論會稽士大夫家藏野史以謗時政初未知為李泰發家設也是時明清從舅氏曾宏父守京口老母懼焉凡前人所記本朝典故與夫先人所述史藁雜記之類悉付之回祿每一思之痛心疾首後來明清多寓浙西婦家煨燼之餘所存不多諸姪輩不能謹守又為親戚盜去或它人久假不歸今遺書十不一存每一歸展省舊篋不忍復啓但流涕而已

唐著作郎杜寶大業幸江都記云隋煬帝聚書至三十七萬卷皆焚于廣陵其目中蓋無一帙傳於後代靖康倣擾中祕所藏與士大夫家者悉為烏有南度以來惟葉少緄少年貴盛平生好收書逾十萬卷寘之雪川弁山山居建書樓以貯之極為華煥丁卯冬其宅與書俱蕩一燼李泰發家舊有萬餘卷亦以是歲火於秦豈厄會自有時邪

徐得之君猷陽翟人韓康公壻也知黃州日東坡先生遷謫于郡君猷周旋之不遺餘力其後君猷死於黃東坡作祭文挽詞甚哀又與其弟書云猷始謫黃州舉眼無親君猷一見相待如骨肉此意豈可忘哉君猷後房甚盛東坡常聞堂上絲竹詞中謂表德元來字勝之者所最寵也

東坡北歸過南都則其人已歸張樂全之子厚之怨矣厚之開燕東坡復見之不覺掩面號慟妾迺顧其徒而大笑東坡每以語人為蓄婢之戒君猷子端益字輔之娶燕王元儼孫女為右階倘有文采建炎中富季申登樞府以其故家處以永嘉路分都監時曾覲為雙穗鹽場官與其子本中厚善曾既用事薦本中于孝宗遂得密侍禁中韓氏子弟亦有攀緣而進者本中娶趙氏從聖野之孫即礪老家女也蘇訓直云故事兩制以上方乘狻座餘不預也大觀中童貫新得幸以泰寧軍承宣使副禮部尚書鄭久中使遼國遂俱乘狻座錄是為例韓勉夫云

隆興改元歲明清在會稽因為友人言先人初為曾氏壻嘗於外家手節曾文肅公日錄有庚辰歲在相位日一帙真迹外家後來失去見於外祖曾空青三朝正論後序矣先人節本偶存焉其中一則記趙諗事諗弟諒於渝州所居柱上題云隆興二年天章閣待制荆湖南北等路安撫使再題云隆興三年隨軍機宜李時雍從行諗不軌事發繫取其柱赴制勘所并具奏其所題之意諗坐此亦死如此則隆興之號豈可犯耶友人云願借一觀遂以假之亟馳元本送似當軸者繼即開陳遂改乾道之號友人錄此迺晉用然先人手澤不可復取而此書不傳于世矣友人後登從班交往既厚不欲書其姓名初諗以甲科為太常博士謁告省其父庭臣于蜀道中夢神人授以詩云天錫雄材孰與賤征西

縱罷又征南冕旒端拱披龍袞天子今年二十
 三繇此有猖狂之志伏誅時適及歲刑部郎中
 王吉甫獨引律中文以謂口陳欲反之言心無
 真實之狀吉甫坐紬詔改渝州為恭州諡初登
 第時太常少卿李積中女有國色即以妻之成
 婚未久而敗或云馮時可者諡遺腹子也
 高休者本東坡先生小史筆札頗工東坡自翰苑
 出帥中山留以子曾文肅文肅以史令已多辭
 之東坡以屬王晉卿元符末晉卿為樞密都承
 旨時祐陵為端王在潛邸日已自好文故與晉
 卿善在殿廡待班解后王云今日偶忘記帶篋
 刀子來欲假以掠鬢可乎晉卿從腰間取之王
 云此樣甚新可愛晉卿言近創造二副一猶未
 用少刻當以馳內至晚遣僕賞往值王在園中
 蹴鞠僕候報之際睥睨不已王呼來前詢曰汝
 亦解此技邪僕曰能之漫令對蹴遂愜王之意
 大喜呼隸輩云可往傳語都尉既謝篋刀之況
 并所送人皆輟留矣由是日見親信踰月王登
 寶位上優寵之眷渥甚厚不次遷拜其儕類援
 以祈恩上云汝曹爭如彼好脚迹邪數年間建
 節循至使相通歷三衙者二十年領殿前司職
 事自休始也父敦復復為節度使兄伸自言業
 進士直赴殿試後登八坐子姪皆為郎潛延閣
 恩侍無比極其富貴然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
 都則給養問郵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休從駕
 至臨淮以疾為解辭歸京師當時侍行如童貫
 梁師成輩皆坐誅而休獨死於牖下 胡元功云

揮塵後錄卷八

黃太史魯直本傳及文集序云太史罷守當塗奉
 玉隆之祠寓居江夏嘗作荆南承天寺塔記湖
 北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指採摘其間數語以為
 幸災謗國遂除名編隸宜州時崇寧三年正月
 也明清後開徽宗詔旨云大觀二年二月壬午
 淮南轉運副使陳舉奏臣巡按至泗州臨淮縣
 東門外忽見一小蛇長八寸許在臣船上尋以
 燭照之已長四尺有餘知是龍神以箱篋金紙
 迎之遂入箱中并箱篋送至廟中知縣黃鞏差
 人報稱所有箱內揭起金紙錢已失小蛇止有
 開通元寶錢一文小青蟲一箇次日早差人賣
 送臣船臣切思之神龍之示人以事必以其類
 以臣承乏漕事實主財賦不示以別物而示以
 錢者以其如泉之流行於天下而無窮也不示
 以別錢而示以開通元寶以其有開必有通而
 無壅也示之以青蟲一者其蟲至微背首皆青
 腹與足皆金色青東方色也示其有生意金西
 方物也示其有成意也臣切以謂神龍伏見陛
 下復修神考漕運與鹽法使內外財賦豐羨流
 通不滯一方而無有壅塞公私通行靡有窮竭
 故見斯異臣不隱默謹述事由并開通元寶錢
 一文及小青蟲一箇盛以塗金銀合子謹專人
 詣闕進呈奉聖旨陳舉特罰銅二十斤其進開
 通錢并青蟲見塗金銀合封全並於東水門外
 投之河中以戒詭誕敬綴于編仰見祐陵聖聰
 明察姦欺錄是而知所謂陳舉者誠無忌憚之

小人所為若是不獨宜州之一事也遺臭千載
 可不戒哉
 伯祖彥輔以文學政事揚歷中外甚久元符中為
 司農卿哲宗欲擢貳版曹已有定論有賣卜韓
 者過門呼而問之云何日可以有喜術者云目
 下當動殊不如意壽數却未艾更五年後作村
 里從官是時伯祖已為朝議大夫偶白事相府
 言忤章子厚遂掛冠去國明年徽廟登極已而
 遇八寶恩轉中大夫又以其子陞朝遷太中大
 夫又數年年八十一適終伯祖名得臣自號鳳
 臺子有注和杜少陵詩塵史行於世
 大觀中有妖人張懷素以左道游公卿家其說以
 謂金陵有王氣欲謀非常分遣其徒游說士大
 夫之負名望者有范寥信中成都人蜀公之族
 孫始名祖石能詩避事出川以從懷素懷素令
 寥入廣以詠黃太史魯直時魯直在宜州危疑
 中間其說亟掩耳而走已而魯直死寥益困遂
 詣闕陳其事朝廷與大獄坐死者十數人家以
 無學籍授左藏庫副使賜予甚厚寥又言潤州
 進士湯東野德廣實資助其垂素而趣其行德
 廣自布衣授宣義郎司農寺簿賜緋衣寥每對
 客言其告變實魯直縱史之使魯直在奈何 易
 氏曾宏父云
 張懷素本舒州僧也元豐末客畿邑之陳留常插
 花滿頭伴狂縣中自稱戴花和尚言人休咎頗
 驗羣小從之如市知縣事畢仲游怒其惑眾禽
 至庭下索其度牒江南李氏所給也仲游不問

抹之從杖一百斷治還俗逐出境自是長髮
從衣冠游號落托野人初以占風水為生又以
淫巧之術走士大夫門因遂猖獗既敗捕獲于
真州城西儀真觀室中有美婦人十餘獄中供
出蹤跡本末時仲游死已久詔特贈太中大夫
官其二孫史冊不載畢氏千照存焉

蔡文饒疑帥維揚郡庠有士子李者不拘細行以
豪自任文饒聞其名呼與之言遂延致書室以
教諸子且不責以課程已而文饒易鎮青社攜
與俱行邦人疑之經歲辭歸文饒贈遺甚厚又
惠槐簡一云此疑釋褐所賜足下不晚亦當魁
天下官職壽數與疑悉相埒後皆如其言李即
順之易建炎龍飛第一人也廉宜仲云

五代李濤與弟泮俱負才望泮仕晉為內相耶律
德光犯京師虜之以歸仕契丹亦顯有應歷集
十卷濤後相漢猶及見本朝有傳載三朝史中
濤五世孫即漢老邴也漢老之弟唐老鄴建炎
初守越州隨虜北去亦為之用事有可笑如此
者

道家者流謂蟾蜍萬歲背生芝草出為世之嘉祥
政和初黃冠用事符瑞翔集李諷以待制守河
南有民以為獻者諷即以上進祐陵大喜布告
天下百官稱賀于廷上表云九天廣澤溥及含
靈萬歲蟾蜍聿生神草本質二物各各一芝或
善辟兵或能延壽乃合為於一體允特異於百
祥命以金盆儲水養之殿中浸漬數日漆絮敗
潰鴈迹盡露上怒黜諷為單州團練副使謝表

揮塵錄後錄 卷八

五六七

云芹獻以為美野人之愛則深與乘而可欺子
產之志焉在諷至之孫也與乘疑作魚烹

政和中將作監賈諷明仲奉詔為童貫治賜第于
都城既落成賈往謝之貫云久勞神觀而恩惠
竟未能小款翌早朝退無它幸見過點心而已
明仲領其意詰朝既見寶主不交一談頃之一
卒持二物若寶蓋瓔珞狀張於貫及已之上視
之皆真珠也各命二雙鬟捧卓子一隻至所座
前又令庖人持銀鑲電卽廳之側燎火造包子
以酒食行凡三每一行易一卓凡果棗酒杯之
屬初以銀次金又次以玉其製作奇絕目所未
覩三杯卽徹賈亦辭出暨至局中然後歸舍見
數人立于門云太傅致意適來大監坐間受用
一分器皿及雙鬟悉令持納計其直踰數萬緡
賈繇此雄豪至今以富聞湘中諷遠之孫也賈虞仲云

宣和庚子蔡元長當軸外祖曾空青守山陽時方
臘據二浙甚熾初元長怨陳瑩中以陳嘗上書
詆文肅編置郡中欲外祖甘心焉既至外祖極
力照囑之適瑩中告病外祖卽令醫者朝夕診
視具疾之進退與夫所供藥餌申官已而不起
亦令作佛事僧眾下至凶肆之徒悉入狀用印
係案僚吏以為何至是外祖曰數日之後當知
之已而朝廷遣淮南轉運使陸長民體究云盜
賊方作未審陳確之死虛實外祖卽以案牘繳
奏以聞人始服先見之明中父舅云

劉斯立歧忠肅同老之子克家能文自號學易老

揮塵錄 卷八

五六八

人有集行於世政和中以忠肅在黨籍屏居東
平杜門却掃息交絕遊人罕識其面有戚里子
王宣贊者來為州鈴轄家饒財多聲妓重義好
客解舍適同里巷聞斯立之賢有願交之意託
人寄聲欲致一飯之款斯立從之且并招斯立
所厚善者預席從郡中假侑觴之人極其歡洽
有李延年者嘗坐法失官亦居是邦願厠其間
王君距之延年大不平整往京師理雪時王黼
為中司延年與之有舊因往謁之黼問東平近
有何事延年卽以王君開燕為言黼又詢席間
有何說延年云廣坐中及宮闈二月九日之事
客退黼遣吏以紙授延年令筆其語延年出於
不虞宛轉其詞黼見之怒云當先送大理寺延
年皇恐迎合以遷就之且引坐客李裊為證黼
卽以上聞詔付廷尉鞠治遣吏捕斯立于鄆方
以忠肅諱日飯僧佛寺就齋所禽赴天獄鍛鍊
訊掠極其苦楚惟抵調不承方欲移理間斯
立之猶子長言聞斯立之困辱年少氣銳遂自
陳言從已出獄具長言真刑黨海島斯立編管
壽春府席間主賓既皆坐罪下至奔走執事倡
優侍姬悉皆決杖延年詔復元官此亦一客不
得食而然然比之秦耶獄冤則尤為酷焉視清
臣子斯立王定國壻也趙子通及忠肅孫董云

揮塵錄 卷八

五六七

賢者傾心事之先人在京師正道間亦欵門先人以其個儻待頗加禮一日從先人乞詩送行云天下將亂欲入廬山為道士宣和末先人去國不復相聞正道少與孫仲並有布衣舊仲並官中都每周旋之靖康末李士美罷相就弟正道忽直造拜於堂下士美問其所以自言願隨相公一至禁中有欲白于上士美曰方退閑薦士非所預也正道自此日掃其門會有旨令前宰執赴殿廷議事正道又拜而懇曰此倫效鳴之時也士美不得已因攜之而入倫自陳於殿下曰臣真宗故相王旦之孫也有致君澤民之術無路而不得進宣和中嘗上書言大遠不可滅女真不可盟果如臣言今圍城既急它無計策臣謹當募死士數萬願陛下侍上皇挾諸王奪萬勝門決圍南幸欽宗忠之慰勞甚厚解所佩夏國寶劔以賜且以片紙批曰王倫事成日可除尚書兵部侍郎倫既拜賜翌日再對自言已得豪俠萬餘悉願效死幸陛下勿疑即行時宰相何文縝已主和議正道怒髮上衝冠文縝斥曰若何人敢至此耶正道曰爾何人乃至此耶又曰萬一天子蒙塵雖誅相公數百輩何益文縝怒以謂狂生言既不用恐為亂請上誅之且乞就令衛士執之上意未決正道懼無以自脫時仲並在禁中因求計仲並曰昨日所拜小戎文字在否正道腰間取御批以示之仲並曰得此足矣子但立於從班中誰敢呵子豈有無故就殿上擒一侍郎之理乎倫從其言入

厠侍臣之列人果不敢前翌日文縝始畫旨送御史府倫已得間出都矣二聖北去高宗即位於宋倫走行在所上書自伸前志乞使沙漠問二聖起居自布衣拜五品借侍從以往制詞略云胄出公侯資兼智勇朕方俯同晉國命魏絳以和戎汝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經年始還不用久之徽宗凶問至起拜龍圖閣學士為梓宮奉迎使浸登二府凡三四往返竟留虜中倫雖無大過人然大膽敢為既貴之後凡往日故舊與夫屠販之友悉以自隨而任以官既拘于虜虜人欲用為留守不從而殺之褒卹甚厚李平仲孫長文互言如此先人為之作御劔銘今載家集中

靖康中東坡先生追復元職時汪彥章在掖垣偶不當制舍人不學而思澁彥章戲曰公無草草渠家焚黃三字慚而怨之又一日當草一制將畢矣偶思結尾不來省中來催促不容緩愈牽窘搜思甚久院吏倉猝啓曰弟云服我休命往其欽哉可矣舍人然而用之

宣和中鄭良者本茶商交結開寺以進至祕閣修撰廣南轉運使恃恩自恣部內有巨室蓄一瑪瑙盆每盛水則有二魚躍其中良聞之厚酬其價不售迺為一番船曾詢者所得良遣人經營云已進御矣初未嘗也良即奏以謂訥厚藏寶貨服用僭擬乘輿得旨令究實良即以兵圍其家捕其妻孥械繫而搜索之訥之弟誼方醉臥初不知其錄仗劔而出遂至紛敵良即以誼

拒命殺人聞奏奏下誼伏誅訥配沙門島靖康初元訥以赦得自便至京師知時事之變擊鼓訟冤初蔡攸竄海外繼遣監察御史陳述明作追路誅之述度嶺而攸授首就以述為廣漕代良併往鞠治之述入境良往迓之就坐擒下枷訊施以慘酷良即承罪錮押往英州聽救未下而良死旅殯僧寺述復姦利不法為人所訟制勘得情詔述除名英州編管至郡寓僧舍縱步廊間觀良旅櫬在焉驚悸得疾而卒攢室相竝至今猶在貪暴吞噬何異酷吏之索鐵籠耶趙子通游云

江子我端友知經明道馳譽中外後盡棄舊業歸居子然年亦遲暮惟留心內典苦身自約不復有世間之意結廬都城之外惟先人時時過之每春容畢景也乙巳歲春與之俱至相藍訪卜肆子我云吾既無功名之心何所問也先人強之警者布八字畢曰官人來年狀元及第矣子我頷先人云術者之妄有如此者相予一笑而去次年值欽宗登極下詔搜訪遺逸吳元中作上台以子我名聞賜對便殿有言動聽自布衣拜承事郎尚書兵部員外郎可謂奇中矣子我休復孫也

朱新仲少仕江寧在王彥昭幕中有代彥昭春日留客致語云寒食止數日間才晴又雨牡丹葢十數種欲拆又芳皆魯公帖與牡丹譜中全語也彥昭好令人歌柳三變樂府新聲又嘗作樂語曰正好歡娛歌葉樹數聲啼鳥不妨沉醉拚

畫堂一枕春醒又皆柳詞中語

蘇過字叔黨東坡先生季子也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大夫以小坡目之靖康中得倖真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即其子肯隨爾輩求活草間耶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惜乎世不知其此節也

趙表之云

蘇叔黨以黨禁屏處穎昌極無慘有泗州招信士人李植元秀者鄉風慕義歲一過之必遲徊以師資焉且致饋饌甚腆叔黨懷之宜和末向伯恭出為淮漕自京師枉道以訪叔黨留連請委叔黨道李之義風而屬其左顧之伯恭入境首令訪問加禮以待未幾金虜南寇高宗以元帥在河北伯恭即命李資金帛往訪問行府犒師并上表勸進行數程而與前驅遇已而飛龍御天補承務郎錄是遂被眷知後來官職俱至列卿王獻臣云

蔡元長既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那武者三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元長作詩以別云為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東風如今去逐它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初元長之窟也道中市食飲之類問知蔡氏皆不肯售至於詆罵無所不道州縣吏為驅逐之稍息元長轎中獨歎曰京失人心一至於此至潭州作詞曰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到瑤池闕下玉殿五回命相形庭幾度宣麻止因食此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後數日卒門人呂川

揮塵錄後錄 卷八

五八五

下老醜錢葬之為作墓志題曰天寶之末姚宋何罪云馮于容云

明清嘗於呂元直丞相家觀高宗御札一幅云朕比觀黃庭堅集見稱道其甥徐俯師川者聞其在靖康中立節可嘉今致仕已久想不復存可贈左諫議大夫或尚在即以此官召之其後乃知師川避地廣中即落致仕以右奉直大夫試左諫議大夫赴行在所門蔭者以為榮觀師川既至闕入對益契上意賜出身入禁林不旋踵遂登政府初師川仕欽宗為郎二聖北去張邦昌僭位師川獨不拜庭下持其用事之臣大呼號慟卒不自汗挂冠以去故上有立節可嘉之語圍城中嘗置一婢子名之曰昌奴遇朝士來即呼至前馳使之既登宥密頗驕傲自滿朱藏一趙元鎮並居中書師川蔑視之每除一登第者則曰又一經義之士嘗與元鎮論兵視元鎮曰公何足以知此元鎮曰鼎固不足以知之豈若師川之讀父書邪師川大不堪而無以酬之卒不安位而去後終於信州師川德占禧之子也德占以吉甫薦命官後為給事中計議邊事永洛之敗死之事具國史東坡先生行南謫詞有云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洛之旤是也德占一子裕陵憐之襁褓中補通直郎後來一向以詩酒自娛放浪江南山川間食祠祿者四十年始調通判吉州平生釐務者三數考宜和末方入朝後來登用甚驟焉既沒而眷寵終不少衰其子禹嘗出示高宗所賜御書光武紀

揮塵錄 卷八

五八六

後復親批云卿近進言使朕熟看世祖紀以益中興之治因思讀之十過未若書一編之為愈也先以一卷賜卿雖字扎惡甚無足觀者但欲知朕不廢卿言耳師川沒後十年禹貧不能家上表繳進此書乞任使託明清為表既于乙覽上為之愴然面諭執政令即日除瑀官云

建炎初高宗駐蹕維揚虜騎忽至六飛即日南渡百僚竄身楊子江津舟人乘時射利停棹水中每渡一人必須金一兩然後登船是時葉宗諤為將作監逃難至江潯而實不攜一錢彷徨無措忽覩婦人於其側美而艷語葉云事有適可者妾亦欲凌江有金釵二隻各重一兩宜濟二人而涉水非女子所習公幸負我以趨葉從之且舉二梭以示篙師肯首令前婦人伏于葉之背而行甫扣船舷失手婦人墜水而沒葉獨得逃生悵然以登南岸葉後以直龍圖閣帥建康其家影堂中設位云楊子江頭無姓名婦人豈鬼神托此以全其命乎許彥周云

李釜字元量淮水人家世業儒其母懷娠誕彌之日晨起庖下釜鳴甚可畏聲絕免身育男其父即名之曰釜既長廼負才名于未第時建中靖國龍飛遂魁天下政和末自省郎出牧真州向伯恭為判官忤漕意對移六合尉伯恭但書舊銜時蔡元長之甥陳求道為通判郡事釜席間戲語云此所謂終不去帝號者也是時語禁正嚴求道告許于朝與大獄釜坐免官就擢求道守儀真死則死矣終不去帝號事見晉書載記

揮塵錄 卷八

五八七

揮塵後錄卷九

王廷秀字穎彥四明人靖康初以李泰薦為臺屬高宗即位擢登言路著書號閱世錄其中一條載明受之變甚備蓋其所目擊是時宰輔如朱呂二張俱有記錄矜夸復辟之功悉皆不同有如聚訟不若穎彥之明白無偏今錄於左建炎已酉三月一日宣麻以朱勝非為相罷葉夢得左丞王淵自平江來上殿對畢除簽書樞密院既受命之次日有旨只依兩府恩例不預省事四日廷秀入對以初除察官未經上殿故也五日入起居畢復宜麻殿門即聞外變宮門已閉廷秀與察官林之平同宿留於翰林院前臨安府使院為之久之入學士直舍李邴為內翰從官王綯孫觀都司葉份亦在少次聞宣宰執云苗劉兵殺內侍且欲必得康履曾擇藍珪有一闕走入學士院自剄不死臥前廁聞駕御樓軍士山呼康履走入內中步軍太尉吳湛尋捕得於小亭仰塵上擒以付苗劉即時斬首標之宣諭以內侍有過當為治之二將與轉官其下對我等若欲轉官祇用牽兩疋馬與內官何必來此已而復召侍從百官廷秀從諸公上樓見上座金漆椅子宰執從官并三衙衛士百官皆侍立左右樓下兵幾千數苗劉與數人甲冑居前出不遜語謂上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歸來不知何以處此語乃陳東應天上書中有之故二免挾以脅制欲上為內禪之事宰相從百官出門下委曲喻之使退不從左右請言太后出

揮塵後錄 卷九

五九五

處分於是上遣人請太后久之太后乘黑竹輿從四老宮監至樓上命儀鸞司設帷帳垂簾置坐不能具止坐輿中傳旨下諭亦不肯從又肩輿至門下太后在輿中親宣諭且以上仁孝晚夕思念二聖勵兵選將欲復讎雪恥太尉等皆名家不須如此二免抗言必欲太后輔太子聽政太后曰以太平時此事猶不易況今強敵在外太子幼小決不可行不得已當與皇帝同聽政委喻久之堅不從太后復上樓上白事於竹輿前言事無可奈何須禪位太后未允又令與百官同議自朱勝非以下皆不敢出言獨有一著緋官員進前曰陛下當從三軍之言眾甚駭之時有杭州通判章誼面折之曰如何從三軍之言其人逡巡無語上亦怪而問其姓名自陳云朝散郎主管浙西安撫司機宜文字時希孟上顧翰林學士李邴令草詔邴乞上御札取紙筆就椅子上寫詔以金人強橫當退避云云寫畢令持詔下宣示二免兵退上亦徒步歸內中時已未刻百官方出見道傍隊尸枕籍皆內侍也是日凡宦者非入直在內皆為其所殺而財物盡劫取明日太后垂簾朱勝非辭疾不出太后使人宣召又命執政親往府中召致之太后復遣老宮監宣諭乃出自是二免更至朝堂道間傳呼都統太尉從以強虜免焰可畏行者開道避之迫脅要索惟意所欲初一劄子凡十事如改元請上徙外宮之類宰執委曲調護其中有甚不可行者八日遂改元明受張浚自平江

遣士人馮輔來議欲以上為元帥領兵移書痛責二兇二兇諷朝廷以尚書召張浚不從又拜韓世忠節度使除張俊秦鳳路總管使領兵歸不從復降麻建節度使知秦州遣人賞麻制授二人二人械其使送平江獄又欲起兩浙新舊弓手之半赴行在廷秀入疏止之時呂頤浩張浚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同議引兵問非復辟又加康允之待制劉蒙直閣吳說金部郎中兼提舉市舶小人鼓動乘時求差遣而得之者甚多有范仲熊者轉運判官冲之子祖禹之孫也嘗陷虜逃歸日與二兇交遊其賓客王世修王鈞甫馬柔吉皆締暱五日之事仲熊實與聞至是二兇諷顏岐薦上殺除省郎言凡臺諫章疏乞露姓名行下其意蓋欲言者懼二兇不敢斥言其罪十六日上出睿聖宮以顯忠寺為之內侍故也擒到內官曾擇太后降旨貶嶺外既行一程復追回斬之亦二兇意也又欲以其親兵代禁衛守睿聖宮挾天子幸徽宣并浙東宰相曲折論以禍福且以忠義歸之以安其反側頤浩等領兵次嘉禾二十五日召百官聽詔書大意云秋人以睿聖不當即位兵禍連年今當降位為皇太弟兵馬大元帥嗣君為皇太姪皇太后臨朝聽政退避大位務在息兵在庭愕然廷秀與中司欲留班論列以臺諫唯廷秀與鄭毅二人遂不果就退睿聖宮立班久之上御坐起居罷宰執上殿奏事議論幾數刻傳宣令百

通鑑後錄 卷九

六〇一

官先退仍云已會得復聞上語宰執云若此傳之後世豈不貽笑哉次日早鄭毅入對且言既降位號則乘輿服御亦皆降殺豈將易緒服紫耶當夜歸亦作奏狀令吏寫亭午方畢即進入未後太后宣召同中丞對簾前宰執皆在鄭毅對乞次召廷秀太后云今日之事且因臣下有文字宰執商量且欲睿聖皇帝總領兵馬耳廷秀對曰臣不知其佗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之間易二君一朝降兩朝位號也太後乃云必是殿院不曾見諸人文字相公可同殿院往都堂看前後文字便見本末既退即隨兩府至都堂朱勝非顏岐王季迪路允迪張浚皆在坐朱相自青囊取文字數紙次第以示最上乃持服人奉議郎宋祁書次即張浚奏言睿聖皇帝當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下數紙不暇詳觀其間亦有士人上書者意皆略同廷秀語宰相云此事朝廷當有善後計但天子位號欲降於理未安廷秀既當言責不敢嘿嘿章疏言語狂直朱曰公為言官自當言責蓋章疏中有及大臣者復語諸公曰昨日之詔不可布於外必召變而張激云若以五日時事勢爭此名位耶張欲行詔出廷秀請少緩明日鄭毅入章引舜禪禹而親征有苗唐睿宗上畏天戒禪位太子而大事自決用其議遂寢二十五日詔書鄭毅遂遷西樞以中書舍人張守為中丞頤浩等會兵尅日將至兇徒氣挫乃使王世修與宰執議

通鑑後錄 卷九

六〇二

天子復正往來數日四月一日辰時降旨召百官睿聖宮起居門外侍班次見宰執遣吏來問戶部尚書孫覿借金帶至立班次忽有戎裝紫帶子官員綴從官班問之乃是王世修方除工部侍郎賜袍帶未至先令綴班方悟假帶之繇蓋自渡江後宰執從官並繫犀帶今此異數用安反側世修王能甫之姪前此選人知鄭州榮澤縣虜兵偶不曾到而是邑全李綱特與改官遂為苗傅幕賓午後上出百官起居畢即上馬百官掩班先行迎於內東門外杭州太守常視事在大廳之北至是世修具袍帶明日有旨正朝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使其避張韓之兵別路而往又頒制賜鐵券帶礪之誓三日聞韓將前軍至臨平為二兇設伏掩殺四日夜二兇拔寨道餘杭門出轉龍山繇富陽而去明日韓將劉兵皆入以張浚簽書樞密頤浩右僕射朱勝非知洪州張激知江州韓將遣人擒王世修鞠始謀并拘其妻子有旨令劉光世處斷晚有文字至臺申差察官就審實朝廷亦恐諸將鍛鍊非實情也是時察官唯陳戩獨員將臺吏并司獄至尤世寨取王世修實款其初王世修嘗與二兇語聞官恣橫而劉尤嫉之上自揚州奔播過浙西道吳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為樂至杭州日群閹游湖山世修以劊子具陳其事張激不納世修憊懼而退以其劊子示正彥憤然曰公甚忠義要須與公協力同去此輩俄又聞王淵為樞密愈不平苗劉乃與世修等謀先斬王淵然

通鑑後錄 卷九

六〇三

後殺內侍議已定初四日部分兵馬且使人語淵云臨安縣界有強盜欲出擒捕五日早令世修伏兵於城西橋下俟淵過即猝下馬斬之繼遣人圍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鬚者皆殺然後領兵伏闕請罪齊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實情依所招具奏明日戮之於市吳湛以輔二兇領中軍寨於宮門前申請除宰執侍從餘人悉於中軍寨門下馬使悍卒持挺誰何至毆擊從人損壞輿轎廷秀兩章引皇城司格令并律文闡入法理會儘以章行而悍將復匿之而不出廷秀以臺中被受榜於皇城司前軍士方少戰至是湛亦戮焉并貶王元左言皆殿帥以當日坐視二兇之悖不略誰何故也六日廷秀對疏言錢塘非可居當圖建康為暫都計上亦知此非處一章言王世修等及康允之劉蒙吳說范仲熊讀至論仲熊事上甚怪之乃曰范仲熊莫不如是對曰臣不知其它但在宣和末進用實出梁師成門下又入文字言希孟上初怒甚便欲梟首宰執言此當自有論列故廷秀章上迺貸希孟死流嶺南而賞誼兩官

軍李質領禁衛護從士卒不滿數千泉福州海船皆至廟堂即為航海計衛兵不欲行九日遂群噪欲狙擊宰執十一日以張思正兵索城中捕亂者戮其為首數人餘分隸五軍以御營使司參議官劉洪道知明州與張汝舟兩易十六日早上自府衙出東渡門登舟十八日御舟泊定海縣二十日參政范宗尹入城探報十六日已陷杭州大肆焚戮宗尹即回從駕張俊以所領軍自越來明知越州李鄴遣兵邀虜於浙江三捷既而眾寡不敵鄴遂遣人賞書投拜虜人按兵入越俊兵在明乘賊先而恣掠兩時城中人家少遂出城以清野為名環城三十里居民皆遭其焚劫或以金帛牛酒餉之幸免與紛爭殺之有城南湯家子先歐其卒走獻眾來痛擊垂死積稻稈救之兵去人或救之者尚活而盾體已焦裂少刻而死二十七日虜引兵自餘姚道藍溪入黃鄧車廡直抵湖塘分屯於湖中田舍二十八日俊引兵禦之小却於是虜人自城下呼請遣人來寨中議事明日俊遣姓徐人抵虜寨虜酋釋甲與語欲如越官吏投拜拒之自後相持不敢動正月二日午間西風虜兵乘之叩西門時俊與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擒斃二酋虜奔北墮田間或墜水勢當追而糜敗之而俊亟令收兵要之得失略相當僅能却之而已且張皇奏愷而策勳其後肆告文云鄴水勦絕其大半蓋謂是也其夜虜兵拔寨西去俊遣人候伺虜人駐餘姚治攻具請於臨安之

揮塵錄後錄 卷九

六〇九

大酋益兵將復來俊托以上旨召扈從八日盡起其眾入台行甚速而李質亦以班直繼行思正千餘徒屯江東而質思正洪道猶過從夜飲城中居民出者已十七八有士人率眾叩洪道馬首願留以禦賊洪道約曰予當數寇敵而勝若等事無慮復下令民遷城外者得取其家之什物儲峙於是舟入城者數千隻洪道擇其大者留使官屬取公使高麗兩庫金銀器皿轆壓之而實於籠輿帑藏儲糧載之海船而洪道所將精卒僅千人橫肆乘亂剽掠州人怨之十三夜洪道微服出城既過東岸恐人追襲乃使盡揭浮橋之版居人扶攜公緇索而渡卒復邀奪其所資擁排遏抑墜水者數千哀號震天地城中唯崇節作院廂軍與無賴惡少僅千人以監甲仗使臣并監酒務李木者將之凡此皆欲僥倖賊不至掠取公私之物者十四日虜果復至營廣德湖舊寨前遣老弱婦女運瓦礫填塹十五夜植砲架十餘對西門十六日以數砲碎城樓守者奔散奏東南絕城而出或浮木渡江生死相半而奔逃村落者與賊遇由是遍州之境深山窮谷平時人跡不到處皆虜人搜剔叢榛如採巢取卵殺掠不可勝數既而被定海以舟絕洋劫昌國縣復欲攻象山縣至碇頭風電大作俗謂轉海遂回大率自正月十六日陷明州至二月三日方去其酋長請於臨安之大酋大酋乃云搜山檢海已畢其明州取指揮報云依楊州例故自二月初遣人四面放火城中惟

東南角數佛寺與僻巷居民偶得存者虜人既去城外群小以船盜取公私錢物而村落兇頑殺人攘劫毒甚於虜州縣官逃避未還有蔣安義張魏者受虜人僞命蔣爲安撫張爲通判且授安義以兩浙運司印一紐安義遂領州事繫街出榜自命其子知鄞縣獻不逞以攘取十二日慈溪縣令林叔豹領鄉兵入城見安義奪其印遺虜人十二人在開元寺病不前者叔豹誅之十六日通判蔣康自象山歸郡官稍繼至洪道亦自台回至奉化縣言已受命制置浙東且椿糧料兵遂之越不知傳崧卿前此已收復也洪道留奉化縣比向日誅求益甚而所將精卒暴橫市肆邑人蔣魏兇悍人也前此群聚防守幸虜兵不至自以爲功方肆強梁會洪道卒有敵其黨者一夕獻引數千人圍岳林寺欲縱火而殺洪道縣丞白彥奎哀所泣懇以和解之必使洪道殺敵人之卒不得已取其卒杖流之乃定洪道既入城與張思正縱其麾下斷民居窖藏逃遁之家偶脫死餓甚矣歸故址取所藏給朝夕則群卒強奪之雖焚餘椽楹藩籬可爲薪者人不得有公遺數百輩持長竿大鈞撈撫河陂池井間謂之關遺錢物輸公十不一二洪道復苛配強斂并得四萬緡獻之行朝欲蒙失守之罪三月十二日乘輿自溫航海至明時井邑已焚蕩舟由城外徑之越因言者罷洪道以向子恣知明州穎彥家居四明之海濱宜知其詳

建炎庚戌先人任樞密院編修十月淮南宣撫司秦楚州城陷鎮撫使趙立死之高宗命先人撰其傳以進乙覽嘉歎久之今載于後趙立徐州張益村人政和初隸州之武衛軍中出戍江南值方臘亂從軍往言習知山川人情向背累歷戰功聲名隱然又戍大名府以捕賊功補本軍都虞侯資政殿學士王復守徐州立在帳下是時金賊已盡得河北兵勢彌熾轉戰京東所至官吏望風避去建炎三年三月犯徐州重圍既合復率軍民登城力戰命立專往來守禦外接不至孤城益危立六中飛矢三中兵刃猶拔矢棄瘡灑血以戰復忠之自持卮酒揮涕以賞立賊帥粘罕在城下憤其難拔大益攻具城破復堅坐廳事不肯逃遣人謂賊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捨僚吏與百姓賊猶喻復投降復不從罵賊求死由是與盡室百口俱被害立巷戰奪門以出爲賊所得夜殺守者入城潛求復屍撫之慟哭親爲掩藏立知賊兵乘勝貪得城中施備鼓率殘兵邀擊於外斷賊歸路盡焚營壘奪舟船金帛數千計擾擊紛散四出軍聲復振盡圍鄉民爲兵歎血相誓戮力平賊退者必斬立之叔泉後期而至立謂曰叔以我故亂法何以臨衆促命斬之威震諸軍一鼓破賊遁去追躡殺獲甚多遂推立爲長乘瘡瘼之後拊循其民恩意戶至召使復業井邑一新朝廷授忠翊郎權知徐州事立奏爲復置廟城中賜名忠烈每出師與遇歲時必率眾泣禱

曰公爲朝廷守節以死必能陰佑道民也齊人聞之歸心焉杜充守建康軍兼淮南京東宣撫使命會兵楚州立提忠義山寨鄉兵數萬人赴是時賊號托落郎君者圍楚益急往來艱梗立斬刈道路乃能行至淮陰與賊遇自斯至夕且行且戰出沒賊中凡七破賊無有當其鋒者遂抵城下楚人被圍久聞立來惟迎鼓舞是時立中箭鏃入舌下堅不可取命醫以鐵箱破齒鑿骨鏃去移時乃出流血盈襟左右毛髮皆聳而立顏色屹然不變建康失守就命立權楚州事時四年正月也然賊騎未退益兵不已用鷲車對樓飛砲架數百事攻州南門半月間登城者數十立皆率兵捍戰後分四門出師掩殺賊大敗解圍驅殘兵去渡淮六十里駐孫村浦立又敗之至五月賊號四太子軍者自二浙歸又寨於州之九里湮欲斷楚糧道立又大破之會朝廷分置諸鎮嘉立殊勳超轉徐州觀察使承楚州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初劉豫竊據鄆州聞立在徐州遣立故人葛進等三人齎書誘令供稅賦立大怒不撤封斬之至是又遣沂州進士劉德自鄆挾兩鯨兵持旗榜誘立降且言金人大兵將臨必屠一城生聚立令拽出就戮德呼曰我非公故人乎願公聞一言而就死立曰吾知忠義爲國豈恤故人耶速令纏以油布焚死市中且表其旗榜於朝廷於是立忠義之聲傾天下遠邇嚮風下之賊又益以太子兵留天長諸兵皆會孫村浦立念敵以眾抗孤軍非蹙

戰不能成功提師襲之賊大敗奪器甲數千計諸小寨皆潰立私謂僚屬曰今賊自山東濟師不已城中糧且盡則無以善其後將先取京東已陷沒諸郡室賊路及求糧旁邑則吾事濟矣且京東諸州本吾民也聞我之來必解甲相迎是時鹽城縣水賊張榮者乘亂鳴張立親往擒之併是糧食將經營京東行至寶應縣而承州報賊復聚楊州立遂歸而賊再傳城立慨然曰賊終不捨去惟有竭節死守此州而已出北門臨城濠外誓衆曰不進而退者必遭溺死我且併族爾家矣於是又大捷生致首領三百人賊以數十艘循潮河觀城立取火箭射船賊趣往救則出兵劫之焚溺死者淨盡無餘擒渤海千戶李藥師等五十人立每劫賊寨必殺獲不費或命偽於城頭張樂宴飲賊疑立在座立乃絕城潛入賊寨殺戮矣立念賊傾國而至憤激烈致三書於賊酋龍虎大王等曰爾擁金帛萬艘我以楚州全師能各見大陣較勝負亦英雄也賊不答至九月初城守百餘日矣賊併兵列大寨城下立擁六騎出呼曰我鎮撫也首領駭賊其來接戰南寨有二騎襲其背立跋馬回顧左右手奮兩槍賊俱墜地奪雙騎將還俄北寨中發五十餘騎追立立怒目大呼人馬俱碎易明日列三陣邀戰立以三隊應之賊旁鐵騎數百橫分其陣而圍之又中飛矢立奮身突出重圍持挺左右大呼賊落馬者不知數是月十六日賊大進攻具勢軍洞砲架以千計薄東門又

明日填濠將進立率進備木寨臥龍穿火濠築月城靡不備忽報賊將分布兵馬近城矣立笑曰將士不用相隨吾將觀其詭計淺深且令此賊疋馬隻輪不返上城東門未半忽自外飛砲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猶曰我終不能與國滅賊矣令舉致三聖廟中聲言疾病祈禱使賊不悟言絕而終然人聞其死知城必陷失聲悲哭不可止衆以參議官程括權鎮撫使猶守旬日二十九日賊聞哭聲知立死百計攻城烈火上天然抑痛扶傷巷戰雖婦人女子亦挽賊俱溺於水事聞天子震悼御史謂立之功近世一人雖張巡許遠不能過詔輟朝一日特贈奉國焉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賜諡忠烈與十資恩澤俟復楚用監護葬事建立廟宇以旌其忠時駐蹕越州令寺觀作仙佛齋醮爲立及戰沒將士資冥福所以致厚於其終者靡有不及觀立自起小校至爲將帥忠義之氣挺然鐵石其心雖手攬虎兇足蹈河海不少變渝與士卒同甘苦一飯必上下均濟故人固其志以死每換奏必言賊行滅矣無足憂者願上寬宵旰之念方主上以文武之略啓中興之運擢立於卑晦隱微授以淮南一道其知之深矣右僕射兼知樞密院范宗尹當軸處中與廊廟大臣皆嘉立忠義每於勸賞應酬於內者惟恐後也而立亦不負君相之知又如此是時王復之子倫爲樞府官屬朝廷命專主楚州奏報聞立被圍又命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大將陳思恭會諸道兵水陸

並進質責將帥促令渡江以援楚州故賊聞救兵且至乘之益急使立而無死將盡矜群醜少刷人神之憤然觀其所建立足以震耀於世雖未能酬其滅賊之心而氣亦伸矣贊曰身與義不兩立義存而身可亡此古烈丈夫專於報國忠孝之心託以死而無悔也觀立天挺英勇風節凜烈豈彭城從昔名將帥所出其山川氣俗性習所鍾然耶先是詔州縣遇寇至許攜其民退保山谷而立不爲也意其不忍與城俱亡使少假之肯與賊俱存哉所以立死至城破天爲沉陰晝晦而褒贈隱卹照爛竹帛其心明者天與聖主知之矣智力雖躓於一時而名譽懋動萬世也張巡許遠皆出縉紳卿相之族聞見習熟臨難行其所知易矣立起自行伍奮不謀身較其時與勢比巡遠爲尤難也列其終始大節與攻戰百數特詳焉庶幾爲後世忠臣義士之勸

揮塵後錄卷十

吳傳別說知信州朝辭上殿高宗云朕有一事每以自嫌卿書九里松牌甚佳向來朕自書易之終不逮卿所書當令仍舊說皇恐稱謝是日降旨令根尋舊牌尚在天竺寺庫堂中即復令張掛取宸奎榜入禁中說所書至今揭於松門仰見聖德謙仁之不伐也傳朋自云

靖康末騎馬都尉王師約之子殊為龍德宮都監祐陵北行御府器玩服御不能盡從者悉為其掩有攜以南度事露下廷尉伏罪高宗欲戮之時叔祖子裳為棘卿啓于上曰殊誠可殺但倘非其隱匿則諸物悉為虜得無從復歸天上矣上於是貸而不誅先人墓得其古玉印數十今假於楊伯虎文易未歸

建炎已酉高宗暫駐蹕於建康閩中禽苗傅劉正彥獻俘於朝檻車幾百兩先付之大理獄將盡尸諸市子裳請對以陳云在律俱當誅死然其中婦女有雇買及幽掠以從者倘殺之未免無辜願賜哀矜上矍然曰卿言極是朕思慮之所不到即詔除二免妻子之外餘皆釋放歡呼而出

周望字仲弼蔡州人有口材好談兵嘗為康邸記室建炎初呂元直從而引用之驟拜二府高宗幸明越命其經略淮浙付委甚重而昧於戎機駕馭無術遂至紛亂平江一城最為荼毒責昭化軍節度副使連州安置以死紹興已卯其家自理詔復故官澤及其子時凌明甫哲為右正

揮塵後錄 卷十

揮塵後錄 卷十

六三八

言明甫平江人也親見其鄉里被害之酷遂上疏疏其罪命適寢吳越錢穆作收復平江記悉從紀實不能采其文華之要雖有浮冗之詞不欲易之建炎四年庚戌春二月金人首領四太子者自明越還師由臨安府襲秀州二十五日犯平江府午漏未盡四刻兵自盤門入劫踐官府民居屠廩積聚虜掠子女金帛乃縱火延燒煙焰見二百里凡五晝夜三月初一日出關西寇常潤於是平江府燒之既士民前後遷避得脫者十之二三遷避不及或殺者十之六七謹按靖康之亂金人再犯闕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北狩今上皇帝即位於睢陽改元建炎是年秋移幸江都三年已酉春金人南牧淮甸二月初三日大駕渡揚子江幸杭州金人叩江而不濟已迺歸國四月大駕西還駐蹕於金陵龍其府號易江寧為建康議者謂金陵六朝建國襟帶大江崎嶇迥合北貫淮汴西引川峽南洞襄漢東壓吳越甄閩荆廣之區四達之國也資其富饒基本王業以經理中原收復京洛實為勝算開封尹杜充久司留鑰天下屬望至是召赴行在命為淮南京東西宣撫處置使俾提重兵保諸路又請隆祐太后領皇太子帥六宮及宗室近屬前往江表百司度府非與軍興之事者悉從馬上獨與宰相呂頤浩暨三數大臣以次侍從官留金陵治兵詔書有誓堅一死以保群生之語士民讀詔感泣奮厲以為中興之期可指日而慶矣杜公既有成命淹迴未遣人心稍惑

之閏八月一日詔云朕嗣位累年寅奉基紹愛育生靈凡可以和我息兵者卑辭降禮無所不至而敵人猖獗追逐凌犯未有休息之期朕甚憚之比命杜充提兵防淮然大江之北左右應接我所守者一由荆襄至通泰敵之可來者五六兵家勝負難可預言所議衆多未易偏廢軫念旬月莫適決擇朕將定居建業不復移蹕與夫右趣鄂岳左駐吳越山川形勢地利人情安孰危孰利孰害以至彼我之所長步騎之宜何嶮可守何地可戰甚地之錢物可運甚部之粟穀可漕其各悉心致思以告於朕昔漢高帝謀臣良將多矣都維之計已定及聞婁欽一言而用之之意立決吾士大夫之確論朕豈不能虛懷而樂從哉三省可示行在職事官共條具以聞於是群臣爭進避敵之計拜杜公尚書右僕射留鎮金陵不復北渡矣二十五日大駕迺復南巡九月初四日駐蹕於平江府二十五日詔休兵已兼旬可涓日進發詞臣引孟子巡狩補助為說始平江人猶幸於駐蹕倚以為安至是惶遽失望蓋前此駕後諸軍多阻亂不靜人既畏之又慮胡騎乘冬深入於是遠有散之浙東閩部者而近者亦自匿於山嶺水涯之際詔以工部侍郎湯東野為守臣又命同知樞密院周望為淮浙宣撫使宿兵府城將官陳思恭巨師古張俊魯珪李貴魯珪李貴等悉隸望節制又詔駕後諸軍盡命先啓行獨以禁衛諸班扈蹕九月初四日駕興平江幸無毀其民復稍稍

揮塵後錄 卷十

六四三

安集周望遺諸將各部署所隸兵分護境內河內降賊郭仲威領其下萬眾至自通州屯泊于虎丘山時大駕駐會稽十一月有旨命金人於和州欲渡采石及自黃州渡兵已至興國軍界取二十五日移蹕前去浙西為迎敵之計吳人復引領望幸未幾建康府報是月十八日礮砂渡將官張超失守賊登岸杜丞相遣都統制官陳淬提領岳飛劉剛等二萬人分陣頭迎戰又命王玘全軍一萬三千人相繼往來策應二十日陳淬與賊遇於馬家渡凡十餘合日暮戰酣勝負略相若會王玘領西兵畔敵檄鎮江府韓世忠江州劉光世應援皆不赴世忠已望風循海道潛去於是陳淬孤軍力弱不能當賊進逼建康城下守臣陳邦光降之通判楊邦義死焉杜丞相奔儀真收拾潰亡移准甸大駕頓于越州之蕭山縣群臣復勸南避乃幸四明於是平江大震恐周望湯東野集耆艾士夫僧道訪問所以為計者且曰今戰守皆已無策矣蓋其意在迎降而欲眾發其端士民不答而罷望斂諸將兵歸城中懼其抗賊取怒也已而金人自建康取捷徑劫廣德軍掠湖州南境破屬邑長興武康安吉遂犯臨安府之餘杭縣急趨臨安府守臣康允之去之民自為守六日而陷渡錢塘江降越州守臣李鄴遂犯四明以窺行在有詔周望湯東野等固守平江等望自謂虜不敢犯境而過始少安遂倚郭仲威為腹心俾盡護諸將與張俊魯珪居城中遣巨師古控扼吳江陳

思恭屯楞伽山李閻羅屯常熟縣思恭兵無紀律村落五十里間皆被其害周望詰責之斬隊將武節郎張振乃戢而郭仲威居城外為忠勇之論望委任之不疑士民亦願望信以為重晏然按堵如平日而郊居遷避之家往往而復平江城堞完壯而地下聚水四圍渠塹深廣周望又竭取民財錢穀以鉅萬計庫廩充物兵器犀利沛然有餘力以是人益安之過明年春正月而來傳言者多云賊自越州躡來路返金陵或又謂自臨安府昌化縣道宜欽趨常塗渡江而歸杭無足馬隻輪矣望等素不嚴斥堠而四境無尉野無烽火但以傳言為信乃遣張俊陳思恭等統兵規入杭州以邀收復之功後等行涉句纒及秀州陳思恭偵知傳言者非實走間道潛軍于湖州烏墩鎮以觀變二月十八日張俊馳報金人犯秀州崇德縣俊統兵迎擊於宣店走之平江之人且喜且懼以俟後捷十九日徽鄉兵發太湖洞庭東西山千艘命舟頭巡檢湯舉總之前赴吳江陣於簡村二十一日金人犯吳江縣巨師古兵不戰而潰更以太湖民舟為向導歸於西山二十二日郭仲威遣千兵拒守於尹山已而退師二十三日府中令民逐便出城留少壯者登埤以守是日金人遊騎掠城東郭仲威兵未合而返守臣湯東野出奔周望以郡印付仲威二十四日仲威會諸將飲城上士民老幼數萬叩頭出血請加守禦之備仲威奮髯語眾曰即發遣騎兵虜行破矣民慎無擾

揮塵錄後錄

六四九

人猶信之日欲瞞金人大集於城下仲威及魯珪兵火廣化寺又火暨官李世康宅望仲威等皆宵遁其下自城南轉劫居民北出齊門而去民之得出郭者多為所害明日金人遂據城諸將奔遁潛伏外邑覘胡人之行也競以兵還三月初二日張俊至自崑山初三日巨師古至自洞庭李閻羅魯珪郭仲威等至自常熟初五日陳思恭至自烏墩各以力勝惟仲威竊據之揭榜于市曰本軍已逐退金人收復府城或聞亦用此奏上周望自道所良久乃出領兵之吳興十五日始有詔周望等平江失守可發遣諸將兵往常州以北衝襲金人以功贖過云初金人燒劫之餘金帛錢穀尚多仲威即據城縱兵掠取晝夜搜括不已遺民間訪舊居即執之笞責苦楚窮問瘞藏之物民亦冤憤故自金入南渡礮砂破金陵廣德杭秀常潤明越惟平江被害最深蓋以兵多將庸民始倚之而不去既墮虜計則又再遭官軍之毒是夏疾疫大作米斗錢五百有自賊中逃歸者多困餓僵仆或驟得食而死橫屍枕藉道路涇港為實哭聲振天地自古喪亂之邦未有如是之酷也移目觀其事幸以身免因述階亂之由與夫敗亡次敘記之以備後世史官採擇目之曰收復平江府記者本郭仲威揭示之文具為吳人諱於不復云建炎四年四月二十日記仲威出於寇盜號郭大刀明年除揚真二州鎮撫使在郡長惡不悅劉平叔光世為淮浙宣撫置司京口遣其將王德會

仲威至麾下殺之

紹興戊午秦會之再入相遣王正道為計議使以修和盟十一月樞密院編修官胡詮邦衡上書曰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用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日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也是欲劉豫我也且豫臣事虜南面稱王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牢不可拔一旦豺狼改慮掉而縛之父子為虜商監不遠而倫乃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虜人則祖宗社稷之靈盡汗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之宰輔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穉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見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郵忘國大難而不報舍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今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以陛下為何如主也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則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

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不為慟哭流涕長太息哉向者陛下開關海道危如累卵尚未肯臣虜况今國勢既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如項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不侔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欲臣之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故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固不足道也秦檜為心腹大臣而不為之計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於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項者禮部侍郎曾開以古議折之檜乃厲聲責之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諫已自可知而乃建議日令臺省大臣會議可否蓋良天下議已令臺省侍臣共分謗耳有識者皆以謂朝廷無人吁可惜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伯者之佐尚能變左衽之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裳之俗而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也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知可否檜曰處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

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三不答但云已令臺

諫侍臣議之矣嗚呼身為執政不能參贊大政徒取容充位如此若虜騎長驅近還能折衝禦侮耶檜謂秦檜孫近皆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棄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疏入責為昭州鹽倉而改送吏部與合入差遣注福州簽判蓋上初無深怒之意也至壬戌歲慈寧歸養秦諷臺臣論其前言弗效詔除名勒停送新州編管張仲宗元幹寓居三山以長短句送其行云夢遶神州路悵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底事崑崙傾砥柱九陌黃流亂注聚萬落千村狐兔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生易老悲如許更南浦送君去涼生岸柳銷殘暑耿斜河疎星淡月斷雲微度萬里江山知何處回首對床夜語鴈不到書成誰與目斷青天懷今古肯兒曹恩怨相爾汝舉大白唱金縷邦衡在新興嘗賦詞云當貴本無心何事故鄉輕別空使猿驚鶴怨誤薛蘿風月囊錐剛要出頭來不道甚時節欲駕巾車歸去有豺狼當轍郡守張棣繳上之以謂譏訕秦愈怒移送吉陽軍編管棣乃擇使臣之刻核者名游崇管押封小項簡過海邦衡與其骨肉徒步以涉瘴癘路人莫不憐之至雷州太守王彥恭趨雖不學而有識適使臣者行囊中有私茶彥恭遣人捕獲送獄奏治別差使臣護送仍

厚饒以濟其渡海之費邦衡賴以少甦彥恭繇此賢士大夫推重之楛許邦衡後即就除湖北提舉常平乘輅一日而殂又數年秦始開仲宗之詞仲宗掛冠已久以它事追赴大理削籍焉邦衡囚朱崖幾一紀方北歸至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八十餘而終諡忠簡此天力也此一段皆邦衡之子澣手為刪定

揮塵後錄卷十終

揮塵後錄卷十一

孫仲益每為人作墓碑得潤筆甚富所以家益豐有為晉陵主簿者父死欲仲益作誌銘先遣人達意于孫云文成縑帛良粟各當以千濡毫也仲益忻然落筆且溢美之既刻就遂寒前盟以紙筆龍涎建茗代其數且作啓以謝之仲益極不堪即以駢儷之詞報之略云米五斗而作傳絹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見也立道旁碣雖無愧詞諛墓中人遂成虛語翟無逸云

韓璜叔夏為司諫奉使江外回赴堂白事徐康國為兩浙漕亦以職事入謁中書康國自謂踐揚之久率多傲忽既詣省候于廊廡以待朝退一綠衣少年已先在焉天尚未辨明康國初不知為叔夏也貌慢之偃然坐胡床雙屐兩足於火踏子之上目視雲霄久之始問曰足下前任何處綠衣曰乍脫州縣時方事之殷外方多以獻利害得審察之命因以求任使者康國疑為此等易之曰朝廷多事之際隨材授官乍脫州縣者未易遽干要除有堂吏過與之揖康國且詫于綠衣曰此某中奉也某在此儻非諸公調護亦焉能久安耶語未終丞相下馬遣直省吏致意康國曰適以韓司諫奉使迴得旨有所問未及接見吏引綠衣以登回首揖康國而趨康國始知為諫官驚悵恐怖脚感踏于穢空灰火滿地皇灼而退是時有流言劉剛據金陵叛剛知之束身星馳詣闕自明適康國翌日再造有蹇袍後生武士復在焉康國反前日之轍先揖而

問之曰適從何來武士曰來自建康康國遽問曰聞劉剛已反公來時如何武士作色曰吾即劉剛吾豈反者想公欲反耳康國又慚而去越數日竟為叔夏彈其交結堂吏臣所目覩而罷外舅云

傅崧卿子駿以都司奉使二浙回行在所時王唐翁張全真為參政子駿既至堂中諸公問以部使者郡太守治狀子駿曰浙東提點刑獄王翻殊不職次欲啓知明州張汝舟始悟適犯唐公諱矣思所以避之卒然曰明州張守尤無狀頃刻之間二執政姓名俱及之錢德載云

范擇善同宣和中登第得江西教官自當塗奉雙親之官其父至上饒而殂寓於道旁之蕭寺中進退彷彿主僧憐之云寺後山半適有一穴不若就葬之不但免般挈之勞而老僧平日留心風水此地朝揖絕勝誠為吉壤擇善從之即其地而殯之其後擇善驟貴登政府乃謀歸附于其祖兆請朝假以往改卜時老僧尚在力勸不從才徙之後擇善以飛語得罪於秦會之未還闕言者希指攻之云同以遷葬為名謁告於外搔擾州縣遷謫而死 趙宣明云

季漢老與秦會之賀進維垣啓云推赤心於腹中君既同於光武有大勳於天下相自比於姬公秦答之云君既同於光武仰歸美報上之誠相自比於姬公其敢犯貪天之戒漢老得之皇恐者累月

建炎末范覺民當軸下討論之制論崇觀以來汎

濫受賞遷擢與夫入仕之人官曹殺亂宜從鑄汰自此僥倖之徒屏迹不敢出紹興辛酉御史通言以謂方事之殷從軍之人多有受前日之濫賞者願亟罷此文以安反側詔從之蓋是時秦會之初用事也先是宣和初鄭達夫為相達夫與會之俱華陽王氏婿會之以其兄楚材材鳴於達夫會傳墨卿使高麗達夫俾楚材以傑從墨卿補下班祗應洎回即以獻頌直赴殿試祐陵寶錄亦略載之又王顯道喚以達夫婿目寵位中大夫祕閣修撰且會之夫人同包也金彥行安節為諫官嘗陳其事於會之疏中二人擯跡累年至是御史希會之旨以為之地繇此二人俱彼峻用不及一歲皆登從班

建炎末先人為樞密院編修官被旨專一纂集祖宗兵制書成進呈高宗皇帝覽之稱善諭宰臣范覺民宗尹云王某所進兵制甚佳朕連夕觀之為目痛可改官與陞擢差遣賜其書名曰樞庭備檢時秦會之為參知政事素與先人議論不同雖更秩然自此去國矣王鈇字承可會之舅氏王本觀復之子會之心欲用之薦於上謂有史才名適與先人備旁相以上忽問云豈非修兵制者乎會之即應之云是也詔再除樞屬徐獻之琛亦王氏甥與會之為中表而師川之族弟會之知高宗眷念師川不替一日奏事啓上云徐俯身後伶俜可憐有弟琛能承兄之業願陛下錄用之上從其請其後承可獻之皆為貳卿會之並緣罔上率皆類此

樞密錄後錄

卷十一

六七

紹興已未周敦義葵為侍御史梁仲諤汝嘉為戶部尚書敦義欲論之甫屬蔡而泄其事於仲諤時秦會之秉鈞仲諤致懇款於會之會之領略之是夕敦義牒閣門明朝有封事求對翌日會之奏事即擬除敦義為左史天意未允敦義方侍引會之下殿即喻閣門云周葵已得旨除起居郎隔下又明日敦義立螭直前懇之高宗諭會之云周葵違易之何也會之云周葵位長言路碌碌無所建明且進退百官臣之職也儻以臣黜陟不公願先去位上云不須如此是日批出周葵與郡遂出守雪川秦含怒未已思多方誤之未幾易守平江會李仲永椿年為浙漕應辦北使會之喻意仲永使為之所仲永之回即入奏敦義在郡錫燕虜使飲食臭腐致行人有詞講和之初不宜如此敦義落職罷郡謝表云雖宰夫是供各司其職耳然王事有關是誰之過歟自是投閑十五年

紹興庚申秋虜人敗約復取河南故地秦會之在相位蹤迹頗危時馮濟川檄為貳卿一日相見告之云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如前此元老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袞未測淵衷如何公其為我探之翌日濟川求對啓上云金寇長駘犯淮勢須興師如張某者當且以戎機付之高宗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濟川亟以告秦秦且喜且感濟川云適觀天意檄必被逐願乞瀘川以為畫繡至晚批出馮檄令與外任遂以檄為待制帥瀘南在任凡十二年

樞密錄後錄

卷十一

六七

方公美庭實興化人其父宣和中嘗為廣南提學以卒公美後登科至紹興間自省郎為廣東提刑以母憂去官服闋復除是職公美辭以不忍往秦會之不樂降旨趣行公美勉强之官謝上表云三舍教育先臣之遺愛尚存一笑平反慈母之音容未遠讀者哀之已而竟沒於嶺外

馬子約純紹興中為江西漕時梁企道楊祖為帥每強盜劫下貸命必配潮州喻部吏至郊外即投之江中如此者屢矣子約云使其合死則自正刑典以其罪止於流故赦其生猶或自新既斷之後即平人爾倘如此與殺無罪之人何以異乎二公由此不咸後以他事交愆於朝俱罷去初熙寧中子約父處厚默知登州建言乞減放沙門島罪人處厚時未有嗣夢天錫一子當壽八十仕至諫議大夫前人已記之矣子約隆興初以太中大夫致仕壽八十一而終太中蓋官制前諫議大夫也

紹興丁卯歲明清從朱三十五丈希真乞先人文集序引文既成矣出以相示其中有云公受今維垣益公深知倚用而不及明清讀至此啓云竊有疑焉朱丈云敦儒與先丈皆秦會之所不喜此文傳播達其聞聽無此等語至授禍明帝云歐陽文忠與王深父書云吾徒作事豈為一時當要之後世為如何也朱丈歎伏除去之近有名家子知邵州時辛永宗為湖南總管駐劄郡下永宗兄弟早侍上有眷秦會之方自虜中

樞密錄後錄

卷十一

六七

來歸與富季申爭龍指諸辛為黨會之深嫉之
 及會之登師垣既窺其兄企宗道宗邵守迎合
 按永宗冒請全俸合計以賊會之得所申大喜
 下本郡閱實焉永宗實以嘗立軍功許給有御
 札非偽守先以計取得之以送秦矣秦既當路
 無從辯白竟準以盜論流瑞州盡籍其家以責
 欠選郡僚之苛酷者使錄彙一簪不得與償既
 及數猶謂所遣官云前赴其家燕集以某器勸
 酒今乃不見豈隱之邪殘刻有如是者呂希中
 紹興壬戌罷三大帥兵柄時韓王世忠為樞密使
 語馬帥解潛曰雖云講和虜性難測不若姑留
 大軍之半於江之北觀其愛公其為我草奏以
 陳此事解用其指為劄子韓上之已而付出秦
 會之語韓云何不素告我而遽為是邪韓覺秦
 詞色稍異倉卒皇恐即云世忠不識字此乃解
 潛為之使其上耳秦大怒翌日貶潛單州團練
 副使南安軍安置竟死嶺外張子韶云
 蔡襄為湖北漕置司鄂州有都統司統制官
 王俊以其舊主帥岳飛父子不軌狀詣茂世陳
 首茂云我職掌漕計它無所預却之俊遂從總
 領汪叔詹陳其事汪即日上聞秦會之得之藉
 以興羅織之獄殺岳父子知茂世不受理深怨
 之而高宗於茂世有霸府之舊秦屢加害而不
 從秦死榮竟登班汪訐岳之後獄方竟而殂
 豈非命歟榮次新云
 舅氏曾宏父生長綺紈而風流醜藉聞于薦紳長
 於歌詩膾炙人口紹興中守黃州有雙鬟小輩

者頗慧黠宏父令誦東坡先生赤壁前後二賦
 客至代誦人多稱之見於謝景思所敘刊行詞
 策後歸上饒時鄭顧道呂居仁晁恭道俱為寓
 客日夕往來杯酒流行顧道教其小獲亦為此
 技宏父顧鄭笑曰此真所謂效顰也後來士大
 夫家與夫尊俎之間悉轉而為鄭衛之音不獨
 二賦而已明清兄弟兒時先妣製道服先人云
 須異於俗人者乃佳舊見黃太史魯直所服絕
 勝時在臨安呼匠者教今染之久之始就名之
 曰山谷褐數十年來則人人教之幾遍國中矣
 秦會之為相高宗忽問陳桷好士人今何在可惜
 閑却當與一差遣會之乃繆以元承為對云今
 從韓世忠辟為宣司參議官元承季任適同姓
 名上笑云非也好士人豈肯從軍耶因此遂召
 用仲舅云

姚宏字令聲越人也父舜明廷暉嘗任戶侍令聲
 少有才名呂元直為相薦為刪定官以憂去秦
 會之當國妻求官不報張如瑩澄與令聲為中
 表令聲托為扣之秦云廷暉與其靖康末俱位
 柏臺上書粘罕乞存趙氏拉其連銜持牘去經
 夕復見歸竟不食名此老純直非狡獪者聞皆
 宏之謀也絲是薄其為人如瑩以告令聲令聲
 曰不然先人當日固書名矣今世所傳秦所上
 書與當來者大不同更易其語以掠美名用此
 誑人以僕嘗見之所以見忌已而言達於秦秦
 大怒思有以害之會令聲更秩調知衢州江山
 縣適當亢早有巡檢者自言能以法致雷雨試

之果然而邑民訟其以妖術惑眾追赴大理竟
 死獄中初令聲宣和在上庠有僧妙應者能
 知人休咎語令聲云君不得以令終候端午日
 伍子胥廟中見石榴花開則奇禍至矣令聲初
 任監杭州稅任三載足迹不敢登吳山將赴江
 山也自其諸暨所居越越來訪帥憲既歸出城
 數里值大風雨亟惕路旁一小廟中見庭下榴
 花盛開妍甚可愛詢祝史云此伍子胥廟其日
 乃五月五日令聲慘然登車未幾遂罹其酷弟
 寬字令威問學詳博注史記行於世三乘九流
 無所不通紹興辛巳歲完顏亮舉國寇淮江浙
 震恐令威云木德所照當必無它故詔書云歲
 星臨於吳分者是也高宗幸金陵以其言驗令
 除郎召對奏事之際得疾仆於榻前徐五文敦
 立戲云太史當奏客星犯帝座甚急上念之亟
 用其弟憲於朝憲無它材能不逮二兄後登政
 府命也

熊叔雅彥詩伯通之孫早有文名紹興初入館權
 郎秦會之秉鈞指為趙元鎮客積不用者十年
 慈寧回鑾會之以功陞維垣叔雅以啓賀之云
 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
 之略會之大喜起知永州已而擢漕湖北其後
 王日嚴職為少蓬權直禁林會之加恩取其聯
 入制詞中翌日即除禮部侍郎甲戌歲策士于
 庭有引此以對大問者遂魁天下薛仲藏云
 外舅方務德有聞見手記近事凡六條今悉錄之
 錢適為侍御史有長子之喪聞曾文肅失眷亟

上彈章既施行然後謁告尋遷中執法吳伯舉
天用當制其詞云思蹇蹇以匪躬遂呱呱而弗
子未幾擊吳罷去鄭亨仲云鵬冠犯浦江境上
通具衣冠迎拜道左對渠魁痛毀時政以倖苟
免寇謂適受朝廷爵秩之厚如此乃敢首為訕
上之言亟命其徒殺之亨仲居浦江目覩其事
汪彥章詔旨中作通傳亦甚詆之

李李廣崇寧間為成都漕以點檢邛州士人費又
韋直方私試試卷詞理誇訕龐汝翼課冊係元
祐學術譏詆元豐政事上聞三人並竄廣南李
廣遷官後紹興庚戌李廣之子僚屬疾於婺州
謂有妖孽招路時中治之時中始不肯言僚託
親舊扣問其詳時中云有一費又者獨不肯但
已且莫知其故尋以告僚僚云若爾某疾不復
起矣因自道向來費又等事寔僚以告其父後
又輩俱客死于路

政和初方允迪將就廷試前期聞御注老子新頒
賜幸執欲得之以備對會允迪與薛肇明有連
亟從問之乃云無有也一日入薛書室試啓書
篋忽見之盡能記憶洎廷試果發問毛達可友
得對策大喜即欲置魁選而強隱季淵明為參
詳官力爭謂其間贊聖德處有一二語病必欲
置十名之後達可尤力辨既而中夜思之時中
人絡繹於諸公間萬一轉而上聞非徒無益乃
議真十二名猶在甲科是時陳彥方以術得幸
又令使預占今歲甲科幾人彥云七人而中人
輩欲神其說密喻主司僅取此數既而傅崧卿

以上舍薛尚友盛并以執政子皆真甲科卒取
十人允迪乃在乙科第四允迪即外舅之仲父
也

紹興初經從嚴陵邢鈴轄招飯時老瑞趙舜輔在
焉坐間邢趙相語云頗記吾曹同在延福宮時
事否趙唯唯因叩其事邢云一日梁師成譚稹
坐於延福宮門下二人寔從主管西城所李彥
者過門下馬致禮於譚梁甚恭既去譚謂梁早
來聞玉音否可畏哉趙問梁何言答云適見李
彥於榻前納西城所羨餘三百萬緡上顧彥云
李彥李彥莫教做弄一火大賊來斫却你頭後
怎奈何不數年彥果以橫斂被誅

孟富文庚為戶部侍郎紹興辛亥之歲邊遽少寧
廟堂與一二從官共議以謂不若乘時間隙分
遣諸將削平諸路盜賊其方張不易擒者莫如
閩之范汝為乃以命韓世忠而世忠在諸將雖
號勇銳然病其難制或為州縣之害當選從官
中有風力者一人置宣撫使世忠副之以行而
在廷寔難其選眾乃謂孟人物既厚且嘗為
韓所薦首遷本部尚書遣之又以為韓官已高
亦非尚書所能令乃欲以為同簽書上意已定
時洪成季擬為禮部尚書呂丞相以孟除與成
季參預之命同進上留擬狀值連數日假告而
已甚播初沈必先為侍御史時嘗擊去成季至
是沈召還舊列成季亦復為宗伯以呂丞相初
拜未欲論也至是聞將大用亟奏成季罷去上
意以謂二相初拜薦二執政其一已先擊去其

一萬一又有議之者二相俱不安矣遂亟批出
富文除參知政事蓋適記前日除富文誤當成
季所擬官二相亦恐紛紛不復申前說也然亦
議定俟閩中使還即罷之而會逢多事在位獨
久凡三年然後去國

紹興壬戌夏顯仁皇后自虜中南歸詔遣參知政
事王慶曾次翁與后弟韋淵迂于境上時虜王
亦遣其近臣與內侍凡五輩護后行既次燕山
虜人憚於暑行后察其意慮有他變稱疾請於
虜少須秋涼進發虜許之因稱貸於虜之副使
得黃金三百星且約至對境倍息以還后既得
金營辦佛事之餘盡以犒從者悉皆惓然途中
無間言由此力也既將抵境上虜必欲先得所
負然後以后歸我后遣人喻指於韋淵淵詞曰
朝廷遣大臣在焉可徵索之遂詢於王初王之
行也事之纖粟悉受頤指於秦丞相獨此偶出
不料虜人趣金甚急王雖所資甚厚然心懼秦
疑其私相結納歸欲攘其位必貽秦怒堅執不
肯償相持界上者凡三日九重初不知曲折但
與先報后渡淮之日既愆期張俊為樞密使請
備邊憂慮百出人情洶洶謂虜已背盟中變矣
秦適以疾在告朝廷遂為備邊計中外大恐時
王喚以江東轉運副使為奉迎提舉一行事務
從王知事急力為王言之不從喚乃自哀其隨
行所有僅及其數以與之虜人喜后即日南度
疑懼釋然而王不預也王歸白秦以謂所以然
者以未始稟命故不敢專秦以王為良已果大

喜已而后泣訴於上王其大臣不顧國家利害如此萬一虜生它計於數日間則使我母子不相見矣上震怒欲暴其罪而誅之初樓炤仲輝自樞府以母憂去位終制起帥浙東儲之欲命謝於虜廷至是秦為王營謀回護謂宜遣柄臣往謝之於是輟仲輝之行以為報謝使以避上怒逮歸上怒稍霽然終惡之秦喻使辭位遂以職名奉祠已而引年安居於四明秦終憐之餽問不絕秦之擅國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過忤其指例以罪行獨王以此情好不替王卒特為開陳贈卹加厚諸子與婿親戚族人添差浙東者又數人以便其私議者謂秦居政府二十年間終始不貳者獨見王一人而已

曾文清吉父孔毅父之甥也早從學於毅父文清以陰入仕大觀初以銓試合格五百人為魁用故事賜進士出身紹興中明清以啓賢見云傳經外氏早侍仲尼之間居提筆文場曾寵平津之為首文清讀之喜曰可謂著題矣後與明清詩云吾宗擇壻得義之令子傳家又絕奇甥舅從來多酷似弟兄如此信難為徐敦立覽之笑云此迺用前日之啓為體修報耳

孫立者壽春人少為盜敗露竄伏淝河中覺有物隱然抱持而出乃木匣一啓視之銅印一顆云壽州兵馬鈐轄之印印背云太平興國八年鑄後三十年以從軍之勞差充安豐軍鈐轄安豐即昔日壽州也遂用此明清為判官日親見之楊原仲愿秦會之腹心為之鷹犬凡與會之異論

者駭除殆盡以此致位二府出守宣城王公明與原仲為中表原仲為之經營舉削改官得知斬水縣往謝原仲款集醉中戲語原仲云昔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與渠書其間頗及秦之短尚記憶否公明初出無心也原仲聞之色如死灰即索之云偶已焚之原仲自此疑公明慮其以告秦出入起居跬步略不雙捨夜則多以人陰加防守公明求歸而不從深以為苦如此者幾歲原仲移帥建業途中亦如是焉既抵金陵館于玉麟堂後字諸司大合樂開燕守卒輩往觀優戲稍息公明忽覩客船纜于隔岸亟與其親僕挈囊喚而登之適去會散原仲呼之則已遠矣即遣人四散往訪之邈不可得原仲憂撓成疾而斃

蘇訓直云

魏道弼良臣與秦會之有鄉曲共學之舊秦既得志引登禁路道弼恃其久要一日啓于秦曰某昨夕不寐偶思量得一事非晚郊祀如遷客之久在遐方者可因赦內徙以召和氣秦曰足下今作何官道弼云備員吏部侍郎秦復曰且管了銓曹職事不須胡思亂量翌日降旨魏良臣與郡出守池州已而罷去世言秦有度量恐未必然也

建中靖國初陸農師執政時天下秦率不貸命農師語時相云罪疑惟輕所以讞上一門引領以望其生今一切從死所傷多矣時相然其言自是有未減者乾道初忽降旨揮云法令禁姦理宜畫一比年以來旁緣出入引例為弊殊失

刑政之中應今後犯罪者有司並據情款直引條法定斷更不奏裁是時外舅方務德為刑部侍郎入議云切詳今來旨揮今後犯罪者有司並據情款直引條法定斷更不奏裁切恐其間有情重法輕情輕法重情理可憫刑名疑慮命官犯罪議親貴之類州郡難以一切定斷今來除並不得將例冊引用外其有載在勅律條令明言合奏裁事件欲乞並依建隆二年二月五日勅文參詳到事理施行得旨從請二者皆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明清頃焉不自度量嘗以聞見漫緝小帙曰揮塵錄輒以鏤板正疑審是於師友之前久矣竊伏自念平昔以來父祖談訓親交話言中心藏之尚餘不少始者乏思慮筆之簡編傳信之際或招怨尤今復惟之侵尋晚景倘弃而不錄恐一旦溘先朝露則俱墮渺茫誠為可惜若夫於其中間善有可勸惡有可戒出於無心可也豈在於因噎而廢食朝謁之暇濡毫紀之總一百七十條無一事一字無所從來釐為六卷名之曰揮塵後錄尚容思索嗣列於左紹熙甲寅上元日汝陰王明清書于武林官舍半山樓

古之史官小事書於簡牘所謂廣記備言者在此東漢以後傳記益眾皆以為史筆之資然而詮擇不精疑信相半細書者病之汝陰王仲言家傳史學三世矣族黨交游無非一時名公巨人平日談論皆後學之所未聞者

渡江以來簡冊散亡老成凋落於是有攷焉
曩嘗筆其所聞為揮塵錄既又續之所記益
廣其間雅健之文著述之體誠有所自來也
儻使遂一家之言當不愧實錄云海陵王禹
錫謹書

雪溪公嘗著國朝史述仲言其仲子也其祖
授學於歐陽永升之門仲言又授學於李仁
甫之門不惟家傳史學三世其師友淵源蓋
有自矣前集中多載國朝巨典盛事茲集十
有一卷法戒具見毫端自稱無一事一字無
所從來俾趙姓之竊婦翁張鑑書以為已有
者聞之不慙惶無地耶虞、毛晉識

揮塵後錄卷十一 終

揮塵第三錄總目

卷之一

孝宗登真如寺鐘樓
高宗東狩四明日錄
劉希范責鄒志全書
婁陟明上高宗書
吳處厚與蔡持正不和
曾南豐辟陳無已邢和叔為實錄檢討官

卷之二

龍眠三李
宋惠直樂語
九江碑工李仲寧不肯刊黨籍姓名
蘇叔黨善畫窠石
徽宗宣曾空青至行宮
錢遜叔治宿州
張夫人哭魏夫人詩
劉季高謁詹安世
秦會之陳議狀
王幼安草檄
王真徐微李邁忠義事迹
呂張以勤王檄諸郡
曾空青跋真草千字文略
李夫人盡獲羣賊
向伯恭徐端益忠義
趙叔近守秀州

卷之三

劉廷黃大本朱升行狀

揮塵第三錄 總目

高宗召見張九成

呂元直趙元鎮相排
許志仁善戲謔
靠背交椅自梁仲諤始
曾空青辯謗錄
岳侯與王樞密墓地一同
黃達如監察御史
洪景伯試克敵弓銘
鄭亨仲節制尊嚴
曹庭堅遭遇秦相
建炎荊州遺事
湯致遠帥浙東
陳師禹責降
孟仁仲上表
万俟元忠薦汪明遠
鄭恭老上殿陳劄子
陳忠肅得罪秦師垣
李泰發寓書秦相
汪明遠宣諭荆襄
王權和州與虜接戰
胡昉夸誕
湯進之封慶國公
尤延之博物洽聞

揮塵第三錄總目終

揮塵第三錄卷一

宋 汝陰 王明清 輯

明 海虞 毛晉 訂

佛宇掛鍾之閣多虛其中蓋欲聲之透徹也孝宗潛躍在幼歲時偶至秀州郡城外真如寺登鍾樓遊戲而僧徒先以蓮蔭覆空處上快履其上遂并墜焉旁觀之人失色無措亟往視之乃屹然立于席上略無驚怖之狀此與夫國史所載太祖皇帝少年日人馬俱墮于汴都城樓者若合一契焉

陳揆彥編云

明清前年風底百僚夏日訪尤丈延之語明清云中興以來省中文字亦可引證但建炎已酉之冬高宗東狩四明登船涉嶮至次年庚戌三月回次越州數月之間翠華駐幸之所排日不可稽考奈何明清即應之曰自昔以來大臣各有日錄以書是日君臣奏對之語當時呂元直為左僕射覺民為叅知政事張全真為簽書樞密院皆從上浮于海早晚密衛于舟中者樞密都承旨辛道宗兄弟也逐人必有家乘存焉今呂范二家皆居台州全真鄉里常州若行下數家取索日錄參照則瞭然不遺時刻矣延之云甚善便當理會繼而延之病矣不知曾及施行否去秋赴官吳陵舟過茂苑訪一親舊觀其所藏書因得已酉年李方叔正民代言詞掖從行航海所紀頗備明清所緝後錄取王穎彥錢穆記錄其間於此亦有相犯者姑悉存之所恨尤先生不及見之耳其目云中書舍人李正民乘桴

記曰建炎已酉秋七月車駕在金陵初一日下詔奉隆祐太后六宮外泊六曹百司皆之南昌命簽書樞密院事滕康資政殿學士劉珪同知從衛三省樞密院治常程有格法細務及從官郎吏皆分其半從行八月十六日隆祐登舟百司辭於內東門閏八月一日內出御筆以固守建康或左趨鄂岳右駐吳越集百官議于都堂羣臣皆以鄂岳道遠恐饋餉難繼又慮車駕一動即江北羣盜必乘虛以窺吳越則二浙非我有乃決吳越之行十三日制以呂頤浩為左僕射杜充為右僕射繼又命杜充以江淮宣撫使留平建康府沿江諸將並聽節制二十四日從官以下先行二十六日車駕離建康府九月八日行在平江府十一日以翰林學士張守簽書樞密院周望為兩浙宣撫使留平江府初命周望為江南荆湖宣撫使駐兵鄂州以控上流以頤浩不可離行在乃改命焉十月二日從官以下先發初五日車駕離平江府十三日行在越州入居府廡百司分寓十一月二十日知杭州康允之遣人押到歸朝官某人云自壽陽來報金人數道並入已自采石濟江以未得杜充周望奏報朝廷大駭集從官議欲移蹕江上親督諸將為迎敵之計宰相侍從同對于便坐或謂且遣兵將或謂宜募敢戰士以行宰相呂頤浩又自請行議未決退詣都堂午間得周望奏狀錄到杜充書虜騎至和州已召王燾移師南渡杜充親督師請采石防守朝廷稍安從官乃請

遣兵應援建康又分兵守衢州信州隘路慮胡騎自江黃間南渡或從趨衢信以迫行在也二十一日命傅崧卿為浙東防遏使令召募土豪以備衛信得江州報胡人破黃州由鄂州渡江向興國軍洪州是日有中使自洪來云隆祐一行已於十一月初八日起發往虔州矣二十二日從官又請對慮胡騎不測馳突請以郭仲荀輕兵三千從車駕至平江府倚周望韓世忠兵以為援仲荀方自杭來士卒老幼未至易作去計而令張俊兵以次進發既對上以張俊重兵不可留遂決意皆行退命直學士院汪藻草詔曉諭軍兵以迎敵之說乃以二十三日先發兵三千車駕以二十五日起行既至錢清堰宿頓是夜得杜充奏我師敗績又康允之奏人馬已自建康府徑路犯杭州界遂倉猝回鑾二十六日次越州城下從官對于河次亭上議趨四明呂頤浩奏欲令從官已下各從便而去上以為不可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如此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以下或留越或徑歸者多矣二十七日以御史中丞范宗尹叅知政事是日早駕詣都堂撫諭將士移御舟過都泗堰不克二十八日晚出門雨作自是路中連雨泥淖吏卒老幼暴露不勝其苦命兩浙轉運使陳國瑞沿路排頓用炭一千二百斤猪肉六百斤以給衛士云十二月五日車駕至四明居于府廡朝廷召集海舟甚急監察御史林之平自春中遣詣福建召募海船至是相繼而

至朝廷甚喜十一日親從班直百餘人因宰執
 早朝至行宮門外邀宰相問以欲乘海舟何往
 頤浩喻以利害乃退上命辛永宗勒中軍盡捕
 諸班直囚之十三日誅其首者十有餘人並降
 隸諸軍以侍御史趙鼎為御史中丞十四日臺
 諫請對上喻以不得已之意又探報虜人已入
 杭州劉俊引兵出戰不勝康允之走保精山詔
 六曹百司官吏並於明越温台從便居住於是
 左右司御營使司參議官皆留十五日大雨羣
 臣欲朝至殿門有旨放散惟宰執入對既退車
 駕遂登舟至定海宰執從行十六日從官以次
 行吏部侍郎蘇望之以疾辭不至詔給寬假給
 事中汪藻乞陸行以從十八日聞有使人至命
 范宗尹趙鼎復回明州以修贊既至乃前所遣
 報信使臣而已十九日車駕至昌國縣二十四
 日遣權戶部員外郎李承造往台州刷錢帛二
 十五日早得越州李鄴奏云虜人已在西興下
 寨別令人馬自諸暨趨嵎縣徑入明州乃議移
 舟之温台是日范宗尹趙鼎回至行在二十六
 日啓行自是連日南風舟行雖穩而日僅行數
 十里云二十九日歲除庚戌正月一日大風碇
 海中二日北風稍勁晚泊台州港口三日早至
 章安鎮駐舟知台州晁公為與李承造皆來上
 幸祥符寺從官迎拜於道左是日得餘姚把隘
 官陳彥報人馬至縣迎擊乃退又得韓世忠奏
 見在青龍鎮就糧欲俟敵人之歸為擊計初命
 世忠駐兵鎮江控扼後聞胡人自采石濟師上

命追世忠赴行在又欲令移軍常州呂頤浩請
 以御筆召之上曰朕與世忠約堅守今聞乃來
 於是遣中使實詔世忠聞采石失守已離鎮江
 府登海舟矣至得奏上優詔答之四日象山縣
 報人馬至明州張俊為戰守備明州西城外民
 居盡焚之矣然其意亦欲來赴行在也晚得康
 允之奏繳到杜充書已在真州與劉位聚兵為
 邀擊計徐州趙立以師三千來援建康守陳邦
 光及戶部尚書李棣皆降于虜六日張俊奏云
 二十九日正月初二日凡敵殺傷相當又得二
 十八日奏及差人實到二級上命辛企宗以兵
 一千赴明策應又出手詔趣杜充趙立劉位激
 勵使戰以為後圖皆親書示宰執乃遣之而辛
 企宗不行七日周望奏常州有緋抹額賊眾犯
 外城知州事周杞守子城以拒賊赤心隊劉晏
 出戰敗之又言知秀州程俱率官吏棄城保華
 亭縣又探建康人馬皆焚糧草收金銀稍稍渡
 江北去自稱李成人馬云八日張思正奏云張
 俊出兵擊退虜騎思正與劉洪道李質分兵追
 躡九日張俊已自台州陸趨行在意恐金人小
 劔濟師而來力不能拒爾前此屢奏求海舟朝
 廷報以方聚集遣行欲其且留明州既得此奏
 甚以為憂又慮李鄴已迎降虜人以越為巢穴
 其經營未已也十日郭仲荀責授汝州團練副
 使廣州安置以擅離越州及妄支散錢帛又夜
 過行在不乞朝見等罪也十二日滕康遣使臣
 奏隆祐一行已到虔州前此得信州探報云十

七日到吉州又云二十一日有人馬至吉州東
 岸知州楊淵棄城走朝廷深慮胡人追躡然本
 謀南昌之行意謂虜人未必侵犯雖離建康日
 得密旨令緩急取太后聖旨便宜以行後至平
 江議者乃云自斬黃渡江陸行二百餘里可抵
 南昌朝廷始以為憂遂命劉光世自淮南移軍
 于江州以為南昌屏蔽既至而軍中月費十二
 萬緡知州事權邦彥以用度不足告于朝廷命
 洪州三省密院應副至十一月中權邦彥乃奏
 言得東平府故吏卒報其父已身亡遂解官持
 服朝廷雖遽命起復而邦彥已離郡去及胡騎
 渡江光世乃言初謂斬黃間賊寇遣兵迎擊既
 知其為金人遂回軍隆祐以初八日行胡騎以
 十四日到城下於是知州王子獻以下皆走胡
 騎入犯撫州執知州事王仲山以其子權知州
 事令根括境內金銀走洪州送納虜怒其少云
 撫州四縣不及洪州一縣乃知信州陳杓探報
 也十三日劉洪道奏金人再犯境上遣兵拒之
 及陳彥在餘姚屢獲首級及稱李鄴並無關報
 文字然台州探報越州並放散把隘人兵及管
 待虜人與之飲燕又命父老僧道赴杭州知其
 必迎降矣十四日張俊自台州來執胡人一名
 至行在戮之知邵武軍張聖奏有光澤縣弓手
 同胡人一騎至軍稱有大軍千餘人繼至已行
 斬首於是福建諸州皆震悉知福州林通奏乞
 遣兵防守又自言老病不任事乃命集英殿修
 撰程邁代之十五日胡人再犯餘姚朝廷欲遣

張公裕以海舟數千載兵直抵錢塘江下燒蕪
 胡人所集舟船眾以公裕素不知兵又慮海舟
 反為胡人所得皆以為不可十六日雷雨發聲
 十七日劉洪道人以十三日一更水陸並進直
 至城下洪道與張思正皆引兵出天童山先是
 李質已擅趨台州朝廷方降三官今還四明已
 無及矣又聞南昌胡騎入潭州而洪撫建昌之
 間稍稍引去建昌通判晁公邁申先因出城招
 集民兵以軍事付訓練官承信即蔡延世凡八
 勇回延世拒而不納十八日移舟離章安鎮始
 張俊既移軍朝廷議分遣其將領率兵應授明
 州上不欲遣乃止謂他時駐蹕之後資以彈壓
 蓋行在諸軍此皆精甲全裝稍整齊爾又批令
 劉洪道等皆退避其鋒然議者皆慮明既失守
 則海道可虞而行在必不敢安也十九日晚雷
 雨又作二十日泊青澳門二十一日泊温州港
 口二十二日余被旨奉使江湖問安隆祐宮自
 後不復記錄聞行在已駐温州矣已上李所記
 云耳明清又聞是歲越州郡守李鄴既以城降
 通判曾志罵賊不屈而死全家被害獨乳婢抱
 一嬰兒獲免有宣教郎知餘姚縣李穎士者募
 鄉兵數千列其旗幟以捍拒之賊既不知其地
 勢又不測兵之多寡為之小却彷徨不敢進者
 一晝夜繇是大駕得以自定海登舟航海事平
 詔特贈志直祕閣命其弟恂子密以官穎士遷
 兩官擢通判州事時又有宋輝者為大漕治事
 秀州之華亭縣聞龍蟻已涉巨浸即運米十萬

石以數大舶轉海訪尋六飛所向至章安鎮而
 與御舟遇百司正閱續食賴此遂濟多事之際
 若二人輝與穎士者亦可謂奇績而忘之忠節
 皆恨世人未多知之穎士福州人登進士第紹
 興中為刑部郎中輝敏求之孫後為祕閣修撰
 知臨安府忘南豐先生之孫密即所逃嬰兒也
 嘗知南安軍
 鄒志全既以元符抗疏徙新州繼又遭溫益鍾正
 甫之困辱禍患憂畏瀕於死所建中靖國之初
 召還自流人不及一年遂代言西掖傷弓之後
 噤不出一語吳興劉希范時為太學生以書責
 之陳義甚高云玃少而學經究觀春秋責備賢
 者之義私切疑之以為世之賢者不易得也求
 之百餘年間所得不過十數人求之億萬人間
 所得不過一二人苟有未至猶當掩蔽以全其
 名奈何反責其備哉及長式觀史氏眇觀昔人
 特立獨行以自著見者甚眾然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其能終始一德以全公忠之節者幾希稱
 於當年罕全令名著於史氏鮮有完傳豈特賢
 者之過哉亦當時君子不能相與輔其不及之
 罪也然則春秋責備之義是乃垂戒萬世欲全
 賢者之善此其所以不避僭易輒獻所疑於門
 下也某自為兒童即聞閣下場屋之名及有知
 識又誦閣下場屋之文固以閣下為當今辭人
 然未敢直以古人大節望閣下也暨游太學在
 諸生中往往有言前數年有博士鄒公經甚明
 文甚高行甚修不能低回當世以直去位方且

歎息願見風采而不可得未幾閣下破遇泰陵
 進列諫垣極言時政萬里遠謫方是之時某亦
 東下所過郡縣每見親朋故舊下及田夫里婦
 必問閣下貌孰似年今幾逢天子之怒誰與解
 之家累之重誰與恤之莫不咨嗟稱誦或至泣
 下前此以言得罪者眾矣閣下之名獨隱然特
 出不知何以致此豈忠信之誠感於人心者深
 而然耶則天下所以待閣下雅亦不為不重矣
 今天子嗣位首加褒擢授以舊職繼拜司諫乃
 直起居乃典文誥歲未再周職已五易越錄超
 等罕見其比則天子所以望閣下雅亦不為不
 大矣爰自入朝以來天下之士翹首跂踵冀閣
 下日以忠言摩上不謂若今之為起居舍人者
 止可記錄而已也不謂若今之為中書舍人者
 止事文筆而已也踰年之間不過言一張貢亮
 之不可罪爾其他不聞有所發明言某事可行
 某事不可行某人可用某人不可用有識之士
 私切疑之始閣下之為博士不顧爵位力言經
 術取士之美拂衣而歸非知有紹聖之報也其
 為諫官不避誅責極陳中宮廢立之失遠貶蠻
 徽非知有今日之報也誠以信其所學行其所
 志耳然昔以博士而言之今以侍從而不言昔
 未信於君而言之今信於君而不言此人之所
 以疑也為閣下解者曰閣下之不言以職非臺
 諫也疑者曰唐文宗命魏謩以兩省屬皆可論
 朝廷事故范希文為祕閣校理則言人主不宜
 北面為壽為東南安撫則言郭后不宜以小過

廢為天章閣待制則言時政所以得失為開封
尹則言遷進所以公私後世之議希文者必稱
其愛君忠國不聞罪其侵官也今以職非臺諫
而不言是不以希文自處也為閣下解者又曰
閣下之不言以當今無大得失也疑者曰唐太
宗嘗怪舜作漆器禹雕其俎諫者數十不止褚
遂良謂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橫流則無復事
矣當今庶政之行雖曰盡善亦豈無過舉者乎
百官之間雖日多才亦豈無姦佞者乎從官相
繼而出豈皆以不稱職乎言官相繼而逐豈皆
以其罪乎事之若制器雕俎者尚多也乃以非
大政事而不言是不以舜禹事其君也則閣下
不免天下之疑必矣方閣下有正言之命人人
相賀其君子曰為我寄聲正言公柳宜城堅於
守政不以久位為心自謂舌不可禁故能全其
名曰居易力爭安危不以被斥介意晚益不衰
故能全其節公其勿倚勿跛引明主於三代之
隆以全名以利天下其小人曰為我善祝正
言公汲直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爰綴以數直
諫不得久居中公其慎言毋去朝廷今閣下未
肯力言時事豈亦哀伶小人不忍違其所請乎
豈亦有意君子所謂有待而言乎伏願閣下上
思聖主進用之意下思君子歧望之心數陳謙
言以輔聖政使堯舜成康之治復於一朝閣下
之功豈淺淺哉其性介且僻動與世忤又惡弄
號之風往來京師幾五歲矣其於公卿權貴雖
有父兄之舊未嘗一登其門輒造門下以獻所

碑錄三錄

疑非敢求之也蓋以天子仁聖切於治正古人
所謂難得之時每欲自為一書以獻又耻與親
觀恩賞者同受疑於世私念當今天子素所深
信莫如閣下者公忠直道而行亦莫如閣下者
閣下不言誰為吾君言之故陳所疑以裨萬一
在易之罪誠無所逃然區區之意非獨為閣下
計也為朝廷計也非獨為朝廷計為天下計也
未識能賜垂聽否志全錄是復進論曾文肅
薦之祐陵欲令再位言路不契上指文肅云臣
近日屢探賸其議論極通疏兼稍成時名願更
優容上云何可得它如此上又云宰相執政所
引人才如浩前年是宣德郎今作兩制已多時
朕所欲主張人才又却似難蓋崇恩以宿憾言
先入矣未幾文肅罷政志全再竄昭州此文肅
手記云爾希范名珏後登第浸登華要建炎初
拜同知三省樞密院竟以勁節聞於時為中興
之名臣子唐稽孫三傑也
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
周王薨章聖取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
慮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說制詔英祖入繼大統
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
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已憂勤
備嘗艱難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
未繁前星不耀孤力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
深惟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
寧以來諛臣進說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
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

碑錄三錄

僅同民庶臣恐祀豐于昵仰違天鑒藝祖在上
莫肯顧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鑿之期黜虜所
以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所以未有息肩之時也
欲望陛下於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
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
更加廣選宜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為
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尉在天之靈下係人心
之望臣本書生白首選調垂二十年今將告歸
不敢終默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此
妻陟明上高宗皇帝書也陟明名寅亮永嘉人
早負才名游上庠有聲南度後始為上虞丞大
駕蹙駐越上陟明扣關抗疏以陳是說首發大
計之端上讀之大以歎寤富季申時為樞密從
而薦之即令召對改官除監察御史告詞云汝
俊造策名慷慨自任上書論事憂國甚深深有
大用之意未幾會秦師垣入相嫉之撫其前任
微罪廢棄以終先人與之有太學同舍之舊封
事之初實縱吏之手寫副本以見遺云時紹興
元年十一月也或云陟明被譴後還鄉值江漲
父子沒於巨浸未知果否
蔡持正既孤居陳州鄭毅夫冠多士通判州事從
毅夫作賦吳處厚與毅夫同年得汀州司理來
謁毅夫間與持正遊明年持正登科寔顯於朝
矣處厚辭王荆公薦去從滕元發薛師正辟於
中山大忤荆公抑不得進元豐初師正薦於王
禹王甚蒙知遇已而持正登庸處厚乞憐頗甚
賀啓云播告大廷延登右弼釋天下霖雨之望

碑錄三錄

尉海內巖石之瞻帝渥俯臨與情共慶其惟集賢相公道包康濟業茂贊襄乘一德以亮庶工遇羣邪以持百度始進陪於國論俄列俾於政經論道於黃閣之中致身於青霄之上竊以閩川出相今始五人蔡氏登庸古惟二士澤于秦而騁辯汲汲霸圖義輔漢以明經區區暮齒孰若遇休明之運當強仕之年尊主庇民已陟槐廷之貴代天理物遂躋鼎石之崇處厚早辱堦陶竊深欣躍稀苓馬敦敢希乎良鑒之求木屑竹頭願充乎大匠之用然持正終無汲引之意是時王蔡並相禹玉薦處厚作大理寺丞會尚書左丞王和甫與御史中丞舒亶有隙元豐初改官制天子勵精政事初嚴六察亶彈擊大吏無復畏避最後和甫尚書省不用例事以侵和甫和甫復言亶以中丞兼直學士院在官制既行之後祇合一處請給令亶仍舊用學士院厨錢蠟燭為賦罪亶奏事殿中神宗面諭亶力請付有司推治詔送大理寺亶恃主倦盛隆自以無疵欲因推治益明白且上初無怒亶意姑從其請而已處厚在大理適當推治亶擊和甫而和甫與禹玉合謀傾亶亶事得明必參大政亶若罪去則禹玉必引和甫並位將代持正矣處厚觀望佑禹玉鍛鍊傳致固稱亶作自盜賊是時大理正王吉甫等二十餘人咸言亶乃夾誤非賊罪明白禹玉和甫從中助下亶于獄坐除名之罪當處厚執議也持正密遣達意抹亶處厚不從故亶雖得罪而御史張汝賢楊畏

七五二

先後論和甫諷有司陷中司等罪出和甫知江寧府致大臣交惡而持正大怒處厚小官規勸朝聽離間大臣欲黜之未果會皇嗣妻天處厚論程嬰公孫杵臼存趙孤事乞訪其墳墓神宗喜禹玉請擢處厚館職持正言反覆小人不可近禹玉每挽之憚持正輒止終神宗之世不用哲宗即位禹玉為山陵使辟處厚掌晟表禹玉蒙持正代為山陵使首罷處厚山陵畢事處厚言嘗到局乞用眾例遷官不許出知通利軍後以賈種民知漢陽軍種民言母老不習南方水土詔與處厚兩易其任處厚請政事堂言通利軍人使路已借紫矣改漢陽則奪之一等作郡請仍舊持正笑曰君能作真知州安用假紫邪處厚積怒而去其後持正罷相守陳又移安州有靜江指揮卒當出戍漢陽持正以無兵留不遣處厚移文督之持正寓書荆南帥唐義問固留之義問令無出戍處厚大怒曰汝昔居廟堂固能害我今貶斥同作郡耳尚敢爾耶會漢陽倅吏至安州者持正問處厚近耗吏誦處厚秋興亭近詩云雲共去時天杳杳鴈連來處水茫茫持正笑曰猶亂道如此吏歸以告處厚處厚曰我文章蔡確乃敢譏笑耶未幾安州舉子吳犯自漢江販米至漢陽而郡遣縣令陳當至漢口和乘吳袖刺謂當規欲免余且言近離鄉里時蔡丞相作車蓋亭十詩舟中有本續以寫呈既歸舟以詩送之當方盤量不服讀姑置懷袖處厚晚置酒秋興亭遣介亟召當當自漢口

七五三

七五二

馳往既解帶處厚問懷中何書當曰適一安州舉人遺蔡丞相近詩也處厚亟請取讀篇篇稱善而已蓋已貯於心矣明日於公宇冬青堂箋注上之後兩日其子柔嘉登第授太原府司戶至侍下處厚迎謂曰我二十年深仇今報之矣柔嘉問知其詳泣曰此非人所為大人平生學業如此今何為此將何以立於世柔嘉為大人子亦無容迹於天地之間矣處厚悔悟道數健步刺給緡錢追之馳至進邸云邸吏方往閣門投文書適校俄頃時爾先子久居安陸皆親見之又伯父太中公與持正有連聞處厚事之詳世謂處厚首與告訐之風為指紳復讎禍首幾數十年因備敘之 先人手記 秦會之暮年作示孫文云曾南豐辟陳無已邢和叔為英宗皇帝實錄檢討官初呈藁無已便蒙許可至邢乃遭橫筆又微聲數稱亂道邢尚氣臨以請曰願善誘南豐笑曰措辭自有律令一不當即是亂道請公讀試為公隱括邢疾讀至有百餘字南豐曰少止涉筆書數句邢復讀南豐應口以書略不經意既畢授歸就編歸閱數十過終不能有所增損始大服自爾識關健以文章軒輊諸公問以上秦語其首略云文之始出秦方氣燄熏天士大夫爭先快視而傳之今猶有印行者存焉是時明清考國史及前輩所記即嘗與蘇仁仲訓直父子言之矣案曾南豐元豐五年受詔修五朝史為中丞徐禧所沮寢命繼丁憂而終蓋未嘗濡毫初亦不曾修英宗

七五三

實錄也陳無已元祐三年始以東坡先生傳欽之李邦直孫同老薦于朝自布衣起為徐州教授距南豐之沒後十年始仕亦未始預編摩也邢和叔元豐間雖為崇文館校書郎不兼史局英宗實錄熙寧元年曾宣靖提舉王荆公時已入翰林請自為之兼實錄修撰不置官屬成書三十卷出於一手東坡先生嘗語劉壯與義仲云此書詞簡而事備文古而意明為國朝諸史之冠不知秦何所據而云義仲道原予也先人手記

揮塵錄三錄卷一終

揮塵第三錄卷二

元祐中舒州有李亮工者以文鳴薦紳間與蘇黃游兩集中有與其唱和而李伯時以善丹青妙絕冠世且好古博雅多收三代以來鼎彝之類為考古圖又有李元中字畫之工追蹤鍾王時號龍眠三李同年登進士第出處相若約以先貴毋相忘其後位俱不顯約宋刻先大父大觀初從郎曹得守九江自鄉里汝陰之官有同年生宋景瞻者姑溪人其子惠直為德化縣主簿迎侍其父以來先祖愛其清修好學甚前席之教以習宏詞科日與出題以其所作來呈不復責以吏事會王彥昭渙之出帥長沙今作樂語以燕犒之時有王積中者知名士也以特起為僉書節度判官且俾預席其藁不存但記憶三聯云少年射策有賈太傅之文章落筆驚人繼沈中丞之翰墨從來汝穎之間固多奇士此去瀟湘之地口逢故人況有錦帳之郎官來為東道且邀紅蓮之幕客共醉西園先祖讀之大喜以謂句句着題薦之于時相何澹源即除書局已而中詞科自此聲名籍甚惠直字子溫其子迺貺也紹興間鼎貴亦不復相聞今又未知其子孫猶知之否

九江有碑工李仲寧刻字甚工黃太史題其居曰珠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仲寧使劓之仲寧曰小人家舊貧棄止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姦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

及也餽以酒而從其請

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者同一小橋至傳旨宣召亟令登車叔黨不知所以然不敢拒才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設頂上以小涼傘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修廊內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黃背子頂青玉冠宮女環侍莫知其數弗敢仰窺始知為崇高莫大之居時當六月積水如山噴香若煙霧寒不可忍俯仰之間不可名狀起居畢上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書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非有它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賞歎再三命宮人捧賜醕酒一鍾錫賚極渥拜謝而下復循廊間登小輿而出亦不知經從所歷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癡也胡元功云○蘇宋刻作傲

徽宗靖康初南幸次京口駐蹕郡治外祖曾空青以江南轉運使來攝府事應辦忽宣至行宮上引至深遠之所問勞勤渥命喬貴妃者出焉上回顧語喬曰汝在京師每問曾三此即是也特令汝一識耳蓋外祖少年日喜作長短句多流入中禁故爾取七寶杯令喬手擎滿酌并以杯賜之外祖拜脫而出明清少依外氏寶杯猶及見之今不知流落何所

錢遜叔伯言穆父之子臨政有風采知宿州日有虹縣士民陳詞舉留邑宰宰貪酷之聲遜叔先已聞之至是眾趨廷下遜叔令吏卒舉挺擊出

左右言似不須如此遜叔笑云彼中打將來此間打過去蘇仁仲云

會文肅熙寧初為海州懷仁令有監酒使臣張者

小女甫六七歲甚為惠黠文肅之室魏夫人憐

之教以誦詩書頗通解其後南北睽隔紹聖初

文肅柄事樞時張氏女已入禁中雖無名位以

善筆札掌命令之出入忽與夫人相聞夫人以

夫貴疏封瀛國稱壽禁庭始相見敘舊自後歲

時遣問夫人沒張作詩以哭云香散簾幃寂塵

生翰墨閑空傳三壺譽無復內朝班從此絕迹

矣後四十年靖康之變張從昭慈聖獻南渡至

錢唐朱忠靖筆錄所記昭慈遺其傳導反正之

議張夫人者即其人也年八十餘終先嫌子云

劉季高岑未達時詹安世度帥中山以貧甚携王

履道書往謁之既至彼館勞甚至酒食遊戲微

逐無虛日而畧無一語及他時河北盜賊已充

斥留連逾月季高興懷歸之念因漫扣之詹云

足下之來何幹度豈不能曉其敢苦相挽留耶

少刻便令差將兵二百防護行李以濟大河迺

回三日之間餽餼稠疊所得凡萬緡云姚令則

靖康丙午真戎亂華次歲之春京城不守恣其號

舞妄有易置時秦會之為御史中丞陳議狀云

檜切緣自父祖以來七世事宋身為禁從職當

臺諫荷國厚恩甚愧無報今大金重擁甲兵臨

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威制官吏軍民等必欲

滅宋易姓檜忘身盡死以辯非理非特忠其主

也欲明聖朝之利害爾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

一百七十餘年功德基業比隆漢唐實異兩晉

項緣姦臣叛盟結怨隣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

遂致生靈被禍京都失守嗣君皇帝致躬出郊

坳求和於軍前兩元帥並議已布聞於中外矣

且空竭帑藏居民之所積追取鑿與服御之所

用割兩河之地共為臣子今乃變異前議自敗

斯盟致二主街怨廟社將傾為臣之義安得忍

死而不論哉自宋之於中國號令一統綿地數

萬里覆載之內疆場為大子孫蕃衍充朔四海

德澤在外百姓安業前古未有興亡之命雖在

天有數焉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新室篡奪東

漢中興於白水東漢絕於曹氏劉備王蜀唐為

朱溫竊取李克用父子猶推其世序而繼之蓋

繼志之德澤在人者淺深根基堅固雖陵遲之

甚然四海英雄必畏天之威而不敢窺其位古

所謂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之謂也西晉武

帝因宣景之權以窺魏之神器德澤在人者淺

加以惠帝昏亂五王爭柄自相殘戮故劉淵石

勒以據中原猶賴王導溫嶠輩輔翼元皇江左

之任踰於西京石勒欺天罔上交結外邦以篡

其主晉於天下也得之以契丹少主失德任用

非人而忘大恩曾無德澤下及黎庶特以中國

藩籬之地以贖戎人天下其何思之哉此契丹

所以能滅晉也宋之有天下九世宥德比隆漢

唐實異兩晉切觀今日計議之士多前日大遼

亡國之臣畫策定計所以必滅宋者非忠於大

金也假滅大宋以報其怨爾曾不知滅大遼者

大金大宋共為之也大宋既滅大金得不防閑

其人乎頃者上皇誤聽姦臣李良嗣父兄之怨

滅契丹盟好之國乃有今日之難然則因人之

怨以滅人之國者其禍不可勝言繆為計者必

又曰滅宋之國在絕兩河懷舊之恩除隣國復

讐之志而已又曰大金兵威無敵天下中國之

民可指揮而定若大金果能滅宋兩河懷舊之

恩亦不能忘果不能滅宋徒使宋人之宗屬賢

德之士唱義天下竭國力以北向則兩河之民

雖異日撫定之後亦將去大金而歸宋矣且天

生南北之方域志異也一作且天生南北晉為

契丹所滅周世宗復定三關是為晉祚報恨然

則今日之滅趙氏豈必趙氏然後復讐哉雖中

原英雄亦將復報中國之恨矣檜今竭肝膽捐

軀命為元帥言廢立之義以明兩朝之利害伏

望元帥不恤羣議深思國計以辨之於朝若或

有詭佞之言以矜已功能傷敵國之義適貽患

於異日矣又況禍莫大於滅人之國昔秦滅六

國而六國滅之符堅滅燕而燕滅之項童貫蔡

攸貪土地以奉主欲營私而忘國計屯兵境上

欲滅大遼以取燕雲之地方是時也契丹之使

交馳接境祈請於前為貫攸之計宜偽許而從

其請乃欲邀功以兼人之地遂貽患於主而宗

廟危今雖焚屍戮族又何益哉今元帥威震中

原功高在昔乃欲用讐間之論矜一己之功其

於國計亦云失矣貫攸之為可不鑒哉自古兵

之強者固有不足恃劉聰石勒威足以制愍懷而對於李矩數千之衆符堅以百萬之師屹於肥水之孤旅是兵強而不足恃也大金自去歲問罪中國入境征伐已踰歲矣然所攻必克者無他以大金又習兵革中國承平百年士卒弛練將佐不得其人而然也且英雄世不乏材使士卒異日精練若唐藩鎮之兵將相得人若唐肅代之臣大金之於中國能必其勝負哉且世之興亡必有德而代無德以有道而易無道然後皇天佑之四海歸之若張邦昌者在上皇時專事燕遊不務規諫附會權倖之臣共爲蠹國之政今日社稷傾危生民塗炭雖非一人所致亦邦昌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之若仇讐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豪必共起而誅之非特不足以代宋亦不足以爲大金之屏翰矣大金必欲滅宋而立邦昌者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宋刻不顧斧鉞宋刻之誅戮族之患爲元帥言兩朝之利害伏望元帥稽考古今深鑒斯言復君之位以安四方之民非特大宋蒙福實大金萬世之利不勝皇恐懇告之至第

揮塵錄三錄 卷二

趙氏祖宗並無失德內外親賢皆可擇立若必擇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致雲擾生靈塗炭卒未得趙檜等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自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九世天下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忍忘之又況檜等世食君祿方今主辱臣憂之時上爲宗社下爲生靈苟有可言不敢逃死伏望台慈更賜矜察無任哀懇痛切皇恐隕越之至此書得之于丹陽蘇著廷藻云頃爲秦之孫墳客因傳其本詞意忠厚文亦甚奇使會之誠有此而無紹興再相擅國罔上專殺尚威則謂非賢可乎昔人有詩云周公恐懼流言後王莽謙恭未篡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靖康末虜騎渡河直抵京城危感之甚欽宗命王幼安襄爲西道總管招集勤王之師以爲援幼安辟先人爲幹當公事先人爲草檄文晁四丈宋刻以道讀之激賞不已云此出師表也今錄于後叛服者夷狄之常性勢有汗隆忠義者臣子之大方道無今古矧黃屋有危危之慮而赤縣無援助之師念聖神施德於九朝方黎庶痛心於四海敢緣尺牘盡露肺腑在昔高帝被圍於平城文皇求盟於渭水將相失色智勇吞聲蓋自竹帛已來有斯妖孽之類致鬼區獸夷之肆暴豈人謀神理之能容養彼小羌尤爲遺燼孽教僅通於上國各號不齒於四夷緣威懷之並施乃信義之俱棄聖上天臨萬宇子育羣生霄憂兼夷夏之心夕惕紹祖宗之業宣恩

揮塵錄三錄 卷二

七六

屈已猶負固以跳梁繼好息民更執迷而猖蹶始鴟張於沙漠再豕突於帝畿既邊圍之弛防又廟堂之失策窳窳旁吞於黑水攙槍直拂於紫躔睥睨望萬雉之墉蹂踐連千里之境鯨鯢我郡邑魚鼈我人民氛祲煙塵共起焰天之勢衣冠士庶咸罹塗地之冤赤子何辜蒼天不弔寇攘驅掠不可數知焚蕩傷夷動以萬計然而天惟助順神必害盈終無摩壘之兵僅保傳城之衆能接歲而再至既經時而何施今則脊尾俱搖腹背受敵舊地皆失內潰有強隣之侵衆心自離外隳無諸國之助咸聞氣奪尚敢尸居匪惟難犯於金湯固已自迷於巢穴鼠無牙而穿屋情狀可知羊羸角以觸藩進退不果尚假息遊魂於城下已叩關請命於軍中而況六師用壯以方張諸將不謀而問會熊羆之旅則帶甲百萬駟騶之足則有隸三千人知逆順而四面聲馳士識恩讐而萬方響動務施遠畧必解長圍速勞貔虎之師盡掃犬羊之衆嘯聚之黨將就戮除醜類之徒尋當殄滅涓時並進旨日克平義動顯幽包胥泣秦庭之血誠開金石霄雲射浮圖之靴盍思古人謂誓死起救於將顛勿令後日譏擁兵坐觀而不赴某恭被磨算外總戎昭籌筆非良敢效流馬之運輪蹄並進盡提水犀之軍戈矛相望於道塗舳舻銜尾於淮海已浮楚澤前壓師濱誓資衛社之何盟共濟勤王之盛舉望龍虎之氣行瞻咫尺之天聽鳥烏之聲益勞方寸之地同扶王室各奉天威誓

為唇齒之依期壯輔車之勢共惟其官誠深體國義切愛君忠孝貫於神明威名懼於夷虜決策定難素高平日之謀拯溺救焚豈有淹時之久雪宗祧之大憤拯黎庶之橫流勢方萬全士在一舉九金鼎就難逃魍魎之形萬里塵清永肅乾坤之照乘彼瓜分之後在我鼓行而清賈涕而言至誠斯盡

竊惟國家道德仁義蓄養天下自一命以上隨其器宇各霑恩澤祖宗以來平時獎待羣臣之恩至厚者蓋慮一旦緩急之間責其盡節死職以忠報朝廷伏見頃者虜兵所加靡然風偃知名之士幾無而僅有於亂離中陰訪得三人焉若不論之朝廷寔慮忠臣義士銜冤憤無以自明太原總管王稟當虜人作難之時在圍城中奮忠城義不顧一身一家之休戚遇一兩日輒領輕騎出城馬上運大刀徑造虜營中左右轉戰得虜級百十方徐引歸率以為常宣撫使張孝純視城之危一日會監司食謀欲降虜稟知之率所將刀手五百人謁孝純列刀於前起論曰汝等欲官否眾曰然稟曰惟朝廷立功則官可得又曰汝等欲賞否眾曰然稟曰惟朝廷禦敵則賞可致且曰汝等既欲官又欲賞宜宣力盡心以忠衛國借如汝等輩流中有言降者當如何羣卒舉刀曰願以此戮之又曰如稟言降當如何卒曰亦乞此戮之又曰宜撫與眾監司言降當如何卒曰亦乞此戮之孝純自後絕口不復敢言降事而城中兵權盡在稟矣又於守

城過有隄備虜人巧設機械屢出奇計見攻稟候其來必以意麾解之後圍益急民益困倉庫軍儲且盡城中之人互相啖食披甲之士致煮弓弩筋膠塞飢勢力既竭外援不至城既陷父子背負太宗皇帝御容赴火而死又有晉寧知軍徐徽言虜騎攻城極力保護綿歷時月嬰城之人疲於守禦虜騎既登城軍士散走徽言奮臂疾呼獨用弓矢斧鉞盡殺先登者眾見知軍如此氣乃復振虜亦稍卻後為監門官宣贊舍人石贊開門縱敵已入知不可奈何遂置妻妾兒女於空室中積薪自焚且仗劍坐廳事前虜人至者皆手刃之須臾積尸多虜眾羣至遂為所擒酋長賞其英毅深欲活之使降徽言不降使之跪徽言不跪與酒令飲既授酒以杯擲虜面曰我尚飲虜賊酒乎慢罵不已虜怒持刃刺徽言袒裊就刃刃未及死罵聲不絕又有真定帥臣李迥城破被虜復令作帥迥曰坐迥不才使一城生靈陷於塗炭縱迥無恥復受官爵有何面見朝廷及一城阜老平卒不肯受尋之燕山虜亦欲保全之而迥意畧不少屈又不肯去頂髮虜人責之迥髮而為僧謂曰更以二分潤官虜大怒牽赴市令斬將刑神色不變言笑如平時告刑者曰願容我辭南朝皇帝以死拜訖南向端坐就戮燕山之民皆為之流涕此三者蓋人傑也惜不逢時使不得成功於世然當是之時怙亂要生靡所不有而稟輩風節如此質之古人誠未多得慮朝廷未能究之使忠義之

士與庸人共就湮沒實可憫悼伏望矜恤將稟等忠烈寵之爵命葬之褒服建祠以圖其像載事實以刊之碑仍乞訪尋子孫重加旌異且令劄付史官以獎忠孝少厲偷俗之弊右此紙項歲得之故人榮苞次新几間雖失所著人姓氏嘉其用心忠憤激切故用錄之因而夷考三人行事稟開封人追封安化郡王錫賚甚腆擢其子為樞密院屬官曾丞相懷卽其婿也徽言衢州人贈晉州觀察使諡忠壯程致道為作誌銘迥臨江軍人名儒中之子曾南豐之甥進士及第累為監司與蔡元長不叶換右階以青州觀察使死節贈少保諡忠壯有道處士迥之兄也建炎已酉苗傅劉正彥反呂張二公檄諸州之兵以勤王檄至雪川郡守梁端會客謀之外祖曾公卷在坐眾未及言公奮然曰逆順明甚出師無可疑者問數日二兇取兵公請械繫使人毋令還當是時微公幾殆高宗反正中司張全真守白發其忠詔進職二等赴闕全真奏議集中載其薦贖亦已刊行故不復錄

外祖跋董令升家所藏真草書千文畧云崇寧初在零陵見黃九丈魯直云元祐中東坡先生錢四丈穆父飢京師寶梵僧舍因作草書數紙東坡賞之不已穆父無一言問其所以但云恐公未見藏真真迹爾庭堅心切不平紹聖貶黔中始得藏真自敘於石揚休家諦觀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回視前日所作可笑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也

錢義妻德國夫人李氏和文之孫女早歲人物殊
 麗建炎初侍其姑秦魯大主避虜入淮次真州
 而為巨寇張遇衝劫骨肉散走度大江抵句容
 境上復為賊之潰黨十餘人所畧同時被虜儕
 類六十輩姿色皆勝歐之入村落間無人迹之
 境悉置一古廟中每至未曉則羣盜皆出扇鑿
 甚固至深夜迺歸必携金縵酒肉而來蓋推埋
 得之逾旬無計可脫一日午間忽聞廟外有嗽
 咳之音諸婦出隙中窺之一男子坐于石上即
 呼來隔扉與之語男子云我荷檐于此所謂貨
 囊者婦各以實告且祈哀以求生路許以厚圖
 報謝其人復云此距巡簡司才十餘里吾當亟
 往告之以營球若等今夕必濟幸無怖也何用
 報乎至夜盜歸醉飽而寢忽聞鑼聲甚振迺巡
 簡者領兵至矣盡獲賊徒無一人脫者詢婦輩
 各言門閤皆名族貴家於是遣人以禮津送其
 歸夫人後享富貴者數十年頃歲其子篤道端
 英奉版輿過天台夫人已老親為明清言之
 向伯恭為淮南漕張邦昌僭竊于京師遣向之甥
 劉達賈偽詔來伯恭不啓封焚之械繫達于獄
 遣官奉表勸進高宗于河北其後以此東上之
 知至位法從掛冠而去寵遇極渥世所共知而
 胡仁仲宏作其行狀亦嘗及焉時又有徐端益
 字彥思婺州人也為宿州虹縣武尉邦昌赦書
 至邑邑令以下迎拜宣讀如常儀端益不屈膝
 而走事定伯恭為言于朝詔換文資後終于朝
 請大夫子亦登科彥思博學多聞與先遊從所

揮塵錄三錄 卷二

厚者也先人嘗以詩著其節誼淳熙戊申冬明
 清調官于臨安解后其次子于相府方識之以
 其父前績祈造化于周益公坐客莫有知者於
 立談間迺指明清為引證舊聞益公將上得旨
 令與屬官差遣

趙叔近者宗室子登進士弟有材畧建炎初為兩
 浙提刑統兵平錢塘之亂擢直龍圖閣時大駕
 駐維揚以選掄守秀州治績甚著或有言其貪
 汙者免所居官拘係于郡遣朱芾代其任芾到
 官未久頗肆殘酷軍民怨憤有茶酒小卒徐明
 者帥其眾囚芾迎叔近復領州事叔近知事不
 可遏登廳呼卒徒安慰而告之曰新守暴虐不
 郵致汝輩所以為此我當為汝等守印請于朝
 別差慈祥愷悌之人來拊此一方羣卒俯伏不
 敢獨獮奏牘未及徹閣而朝廷已聞詔遣大軍
 往討之矣先是王淵在京為小官時押露臺娼
 周者稔甚亂後為叔近所得携歸家淵每對人
 切齒是時適淵為御營司都統制張韓俱為淵
 部曲淵命張提師以往張素以父事淵拜辭于
 廷淵云趙叔近在彼張默解其指將次秀境叔
 近乘涼輿以太守之儀郊迎于郡北沈氏園張
 即叱令供析方下筆而羣刀悉前斷其右臂叔
 近號呼曰我宗室也眾云汝既從逆何云宗室
 已折首於地秀卒見叔近被殺始忿怒返戈嬰
 城以距敵縱火歐畧一郡之內喋血荼毒翌日
 破關誅其首惡雖曰平定然其擾尤甚凱旋行
 闕第功行賞焉張於亂兵中獲周娼以獻于淵

御覽三編 卷二

七九

淵勞之曰處置甚當但此婦人吾豈宜納君當
 自取之張云父既不取某焉敢耶時韓在旁淵
 顧曰汝留之無嫌也韓再拜而受之既歸韓甚
 以寵嬖為韓生子韓既貴盛周遂享國封之榮
 朝廷後知叔近之死於不幸詔特贈集英殿修
 撰制詞云士有以權濟事當時賴之未幾姦人
 圖之于今公議歸之此朕所深悼者也可無慙
 典以光泉壤哉爾屬籍之英吏能優裕昨者嘉
 禾適所臨典旁近部在寇三發悉賴爾以定一
 方怙然而適與禍會可謂真不幸矣御史以寬
 狀聞朕用畫傷追榮論議式表忠勤尚或有知
 款此休命官其二子 鄒浩然云

揮塵錄三錄卷二 終

揮塵錄三錄卷三

劉廷者開封人向氏甥頗知書少年不檢無家可歸從張懷素左道于真州一日懷素語廷云吾嘗遣范信中往說諸選客于湖廣間久之不至聞從京口入都矣豈非用心不善乎子其往京師偵探之廷假裝西上道中小緩而進比次國門則見懷素與其黨數人皆鎖頸繫纆而過防護甚嚴廷皇怖休于旅邸又數日變易各姓買舟南下有二白衣隸輩與之共載既相款洽忽自云我聞封府捉事使臣也君識一劉廷秀才否近以通謀為逆事露官遣我捕之君其為我物色焉廷畧不露其蹤跡次臨淮岸分背自此遁迹江淮間建炎初思陵中興應天遁更名諱上書自奮應募願使虜廷召對稱旨自草布授京秩直祕閣借侍從以行將命有旨擢直顯謨閣守楚州制詞云昨將使指之光華備歷征途之嶮岨命分憂於涇郡併進直於清班已酉歲金寇渡淮誨走奔錢塘時大駕已幸四明杭守康志升允之委城而遁軍民迺共推誨領郡適虜寨于郊外誨登錢唐門樓遣人下與計事又唱言誨欲以城獻賊者為衆所殺時有黃大本者江湖浪人也靖康初蔡條劾丁晉公賂海商遣表之計使大本持書于吳元中云自謂不出蔡氏可乎心應知之蓋謂其父疇昔有保護東宮之功果為開封府所獲上之元中坐此免相然元長竟得弗誅大本已酉歲亦以上書補京官假朝奉大夫直祕閣奉使北方既歸為池州

揮塵錄三錄 卷三

八〇五

貴池縣丞坐贓趙元振秉鈞恨其前日與蔡氏為地使元長得逃於戮遂正刑典又有朱弁字少張徽州人學文頗工早歲漂泊游京洛間晁以道為學官于朝一見喜之歸以從女弁以啓謝之云事大夫之賢者以其兄子妻之又以李虛中之術較量休咎游公卿間六飛在維揚有薦之者授修武郎閣門宣贊舍人副王正道倫出疆被拘在朔庭因正道之歸贊表于上云節上之施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飛雪窖攀龍鬣而莫逮淚灑冰天上覽之感怆厚郵其家留匈奴凡十九歲紹興壬戌始與洪光弼張才彥俱南歸易宣教郎直祕閣主管佑神觀以終旅殯于臨安近朱元晦以其族人為作行狀而尤先生延之作誌銘遷葬于西湖之上有聘遊集三十卷曲洧紀聞一書事多出於晁氏之言世頗傳之及與洪張為輶軒唱和集去歲朝廷錄其孫為文學云

明清頃有沈必先日記言奏事殿中高宗云近有人自東京逃歸聞張九成見為劉豫用事可怪必先奏云張九成在其鄉里臨安府鹽官縣寄居去行闕無百里而遠兩日前方有文字來乞將磨勘一官回授父改緋章服幸陛下裁之上云如此則所傳妄矣可笑不若便與一差遣召來蓋子韶廷試策流播偽齊人悉諷誦故傳疑焉翌日降旨除祕書郎

呂元直秉鈞既久又侍上汎海回越益肆其功自任威福趙元鎮為中司上疏力排之元直移元

揮塵錄三錄 卷三

八〇七

鎮為翰林學士元鎮引司馬溫公故事以不習駢儷之文不肯就職且辭且攻之章至十數上元直竟從策免以優禮而去元鎮徑除簽書樞密院事時建炎四年四月也

許志仁龍舒之秀士能詩善詠早為李伯紀之門賓伯紀捐館諸子延繼徒為佛事羣僧請懺悔之詞于許適取汪彥章昔所行謫詞中數語以授之僧徒高唱云朋邪罔上罪消滅欺世盜名罪消滅如此者不一諸子憤怒詢其所繇知出于志仁詬責而逐之 李元度云

紹興初梁仲諫汝嘉尹臨安五鼓往待漏院從官皆在焉有據胡床而假寐者旁觀笑之又一人云近見一交椅樣甚佳頗便於此仲諫請之其說云用木為荷葉且以一柄插于靠背之後可以仰首而寢仲諫云當試為諸公製之又明日入朝則凡在坐客各一張易其舊者矣其上所合施之物悉備焉莫不歎伏而謝之今達宦者皆用之蓋始於此

外祖曾空青任知信州日嘗辨宣仁聖烈誣謗以進于高宗皇帝首尾甚詳今備錄之切伏惟念宣仁聖烈皇后遭無根之謗四十餘年陛下踐祚之初首降德音昭示四方明文母保祐之功誅姦臣貪天之惠赫然威斷風動天下薄海內外鼓舞惟呼小臣么微嘗冒萬死於建炎元年八月內備錄先臣遺記扣關以陳蓋自紹聖以來大臣報復元祐私怨造為滔天之謗上及宣仁先臣某方位樞筦論議為多臣於家庭之間

固已與聞其畧而先臣親書記錄尤為詳盡其
 後蔡涓繳文及甫等偽造之書附會廢立之謗
 當時用事之臣至以謂神考非宣仁所生以實
 傾搖廢立之迹欲以激怒哲宗賴哲宗皇帝天
 姿仁孝洞照謬妄而又先臣每事極論痛伐賊
 謀故於宣仁終不能遂其姦計是時蔡京撰造
 仁宗欲以庶人之禮改葬章獻意在施之宣仁
 先臣所陳乃以謂天命何可移易宣仁必無此
 心乞宣諭三省於詔命之中推明太母德意時
 哲宗聖諭云宣仁乃婦人之堯舜又蔡京以謂
 不誅楚即則天下根本未正先臣所陳乃以謂
 就令楚即有謀亦當涵容闊畧豈唯傷先帝篤
 愛兄弟之恩亦恐形迹宣仁上累聖德時哲宗
 又有他必不知之語雖追貶王珪力不能回而
 於珪責詞中猶用先臣之言增四句云昭考與
 子之意素已著明太母愛孫之慈初無間隙哲
 宗至再三稱善元符之末太上皇帝踐祚欽聖
 獻肅垂簾之初先臣又嘗陳三省言元祐廢立
 之事欽聖云免他嬖嬖豈有此意又云無此事
 又云當時不聞誰敢說及此事蓋欽聖受遺神
 宗同定大策禁中論議無不與聞歎息嗟嗟形
 於聖語誣罔之狀明白可知逮崇寧之後蔡京
 用事首逐先臣極力傾擠實之死地一時忠良
 相繼貶竄方遂其指鹿為馬之計豈復以投鼠
 忌器為嫌顛倒是非甘心快意至與蔡懋等撰
 造宮禁語言事跡加誣欽聖欺罔上皇以証惑
 衆聽國史所載臣雖不得而見然以紹聖不得

揮塵錄三錄

仲之姦謀施於崇寧擅權自肆之後其變亂是
 非巧肆誣詆亦不待言而後知也然彼不知者
 公論所在判若黑白於陛下聖德亦已久矣又
 況二聖玉音如在先臣記錄甚詳乃欲以一二
 姦人之言欺天罔地成其私意今日之敗必至
 之理也本末事實盡載先臣三朝正論伏望聖
 慈萬機之暇特賜省覽付之外廷宣之史官播
 告中外使天下後世曉然皆知哲宗仁孝之德
 初無疑似欽聖歎息之語深切著明而四十餘
 年間止緣二三姦臣賊子與訛造訛以報簾幃
 之怨貪天之力以掩巍巍之功使宣仁聖烈皇
 后保佑大德返遭誣罔今者考正是非誅鉅謗
 誣陰靈蔽蝕之際然後赫然日月之光旁燭四
 海焜耀萬世與天地合德於無窮也先臣不昧
 亦鼓舞於九泉之下矣此紹興三年五月也三
 朝正論士大夫家往往有之
 紹興庚申歲明侍親居山陰方總角有學者張
 堯叟唐老自九江來從先人適聞岳侯父子伏
 誅堯叟云僕去歲在羌廬正觀岳侯葬母儀衛
 甚盛觀者填塞山間如市解后一僧為僕言岳
 葬地雖佳但與王樞密之先坐坐向既同龍虎
 無異掩壙之後子孫須有非命者然經數十年
 再當昌盛子其識之今迺果然未知它日如何
 耳王樞密迺襄敏本江州人葬其母于鄉里有
 十子輔道既罹橫逆而有名者為開封幕過
 橋墮馬死名端者待漏禁門簷甍水柱折墜穿
 頂而沒後數十年輔道之子炎弼彥融以勲德

揮塵錄三錄

之裔朝廷錄用以官把麾持節升直內閣炎弼
 二子萬全萬樞令皆正郎而諸位登進士第者
 接踵岳非辜之後凡三十年滿洗冤誣諸子若
 孫驟從縲紲進職清華昔日之言猶在耳也
 紹興癸亥和議初成有南雄太守黃達如者考滿
 還朝獻言請盡誅前此異議之士庶幾以杜後
 患泰會之喜之薦為監察御史方數日廣東部
 使者韓球按其贓汗鉅萬奏牘既上雖秦亦不
 能拚僅止罷紉人亦快之
 洪景伯兄弟應博學宏詞以克敵弓銘為題洪惘
 然不知所出有巡鋪老卒親于案間以問洪云
 官人欲知之否洪笑曰非而所知卒曰不然我
 本韓世忠太尉之部曲從軍日見有人以神
 臂弓舊樣獻于太尉太尉令如其制度製以進
 御賜名克敵并以歲月告之洪盡用其語首云
 紹興戊午五月大將云云主文大以驚喜是歲
 遂中科目若有神助焉此蓋熙寧中西人李宏
 中創造因內侍張若水獻于裕陵者也李平叔
 云
 鄭亨仲剛中為川陝宣撫節制諸將極為尊嚴吳
 璘而下每入謁必先階墀然後升廳就坐忽璘
 除少保來謝語主閣吏乞講鈞敵之禮吏以為
 白亨仲亨仲云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
 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取吾頭可矣階
 墀之儀不可易也璘皇恐聽命人皆避之
 政和未秦會之自金陵往參成均行次當塗境上
 值大雨水衝橋斷不能前進虛中居民開短窻

揮塵錄三錄

延一士子教其子弟士子於書室窗中窺見秦
 徒步執蓋立風雨中淋漓悽然甚憐之呼入令
 小榻至晚雨不止白其主人推食挽留而共榻
 翌日晴霽送之登途秦大以感激秦既自敘其
 詳復詢士之姓名云曹筠庭堅也秦登第即宦
 顯絕不相聞久之曹建炎初以太學生隨大駕
 南幸至維揚免省策名後為台州知錄老不任
 事太守張偁對移為黃巖主簿無慘之甚時秦
 專權久矣曹一夕偶省悟其前此一飯之恩因
 謀諸婦婦吳越錢族晚事曹頗解事謂曰審爾
 何不漫想之筠因便介姑作詩以致祈懇末句
 云浩浩秦淮千萬頃好將餘浪到灘頭其淺陋
 不工如此秦一覽慨然與念以刑定官召之尋
 改官入臺遂進南床高宗惡之親批逐出秦猶
 以為集英殿修撰知衢州未幾坤維關帥即擢
 次對制閩全蜀到官之後弛廢不治遂致孝忠
 之變秦竟庇護之奉祠而歸秦沒始奪其職云
 方務德帥荆南有寓客張黜者迺魏公之族子出
 其迺翁所記建炎荆州遺事一編示務德云孔
 彥舟領眾十餘萬破荆南城是時朝廷方經理
 北虜未暇討捕羣盜張單騎入城說諭彥舟使
 之効順朝廷著名青史勿墨丹書為天下笑彥
 舟感悟與部下謀咸有納款之意張又語之云
 太尉須立勞効庶為朝廷所信四川宣撫乃我
 之叔父也目今去朝廷甚遠俟見太尉立功當
 為引領頭目人入川參宣撫以求保奏推賞如
 何彥舟云甚好今有一項虜人往湖南劫掠聞

朝夕取道襄陽以歸北界待與欄截勦殺以圖
 報國張云此項虜寇人數不多又是歸師在今
 日無甚利害鼎州一帶有賊徒鍾相眾號四十
 萬乃國家腹心之疾太尉備能平此朝廷必喜
 將士以此取富貴何患不濟諸將皆喜云此亦
 何難彥舟亦首肯張遂促其出師一戰而勝賊
 徒奔潰張遂與彥舟具立功人姓名及歸降文
 字與彥舟心腹數人俱入蜀謁魏公行至夔州
 又遇劇賊劉超者擁眾萬眾欲往湖南劫掠張
 又以說彥舟之言告之且言太尉或肯相從我
 當併往宣撫司言之超亦聽命駐軍于夔州不
 為鹵掠之計以俟朝命張行未及宣撫司數舍
 遇族兄自魏公處來問何幹且以兩事告之族
 兄者從而攫金張答以此行止為朝廷寬顧憂
 及救數路生靈之命豈有閑錢相助其人不悅
 徑返往見魏公先言以為張受三賊賂甚厚其
 謀變詐不可信魏公然之張至宣撫司乞推賞
 孔彥舟部曲以彥舟為主帥且令屯駐荆南使
 之彈壓鍾相餘黨招撫襄漢荆湖之人復耕桑
 之業魏公悉不從姑令彥舟領部曲往黃州屯
 駐大失望徒黨皆不樂黃州之行以謂宣司不
 信其誠心遂率眾渡淮降虜紹興初楊么復嘯
 聚鍾相餘黨二十萬占洞庭湖襄漢湖湘之民
 蹂躪過半至今州縣荒殘不能復舊劉超者只
 駐軍夔州後遇劉季高自蜀被召趨朝携降書
 入奏朝廷大喜季高之進用繇此而得之以上
 悉張自敘云爾不欲易之

湯致遠鵬舉守婺州與通判梁仲寬厚善仲寬者

越人也晚得一婢甚憐寵之一旦辭去遂為天
 章寺長老德範者所有納之于方丈梁邑邑以
 終湯時帥長沙有過客為湯言之且悲且憤識
 之胸中明年湯易帥浙東入境即天章甫至寺
 中急呼五百僧主僧決而逐出大以快意然德
 範者與婢一舸東去已逾月被撻之髮入院蓋
 未久也

陳師禹汝錫處州人也以才猷宣力于中興之初
 高宗自四明還會稽領帥浙東當檜櫓之後安
 輯經理美効甚著適秦會之自北方還朝素懷
 睚眦以它罪坐師禹貶單州團練副使漳州安
 置既行一程次楓橋鎮客將朱禮者晨起鼓帥
 于眾曰責降官在法不當差破送還人一喏而
 散師禹不免雇賃使令以之貶所時王昭祖揚
 英為帥屬在旁知狀雖憤怒之而莫能何也後
 十八年昭祖以吏部郎出為參謀官朱禮者已
 為大吏適湯致遠來為帥湯素負嫉惡之名開
 藩未久昭祖自其事于湯令搜訪其姦賊賊窟
 象州一郡翕然師禹孫師點也

吳械才老舒州人飽經史而能文決科之後浮湛
 州縣晚始得丞太常紹興間尚須次也娶孟氏
 仁仲之妹貧往依焉仁仲自建康易帥浙東言
 者論謝上表中含譏刺詔令分析仁仲辨數以
 謂父弄筆研實託人代作孟雖放罪尋亦引閑
 奏會之令物色知假手于才老臺評遂上罷其
 新任繇是廢斥以終有毛詩叶韻行於世

汪明遠澈任衡州教授以母憂歸從吉後造朝從
 秦會之仍求舊闕詞甚懇到秦問何苦欲此汪
 云彼中人情既熟且郡有兩臺可以求知秦愈
 疑之不與迺以沅州教授處之既不遂意而地
 偏且遠汪家素貧稱貸赴官極爲不滿到郡見
 井邑之荒涼游從之寥落尤以鬱陶心竊怒秦
 而不敢言也適方侯元忠與秦異議自參政安
 置秭歸後徙沅江汪因謁之投分甚懽日夕往
 還三載之間益以膠固乃侯還朝繼而大拜首
 加薦引力爲之地入朝七年間遂登政府事不
 可料有如此者

鄭恭老作肅甲戌歲自知吉州回上殿陳劄子云
 郡中每歲以黃河竹索錢輸于公上黃河久陷
 僞境錢歸何所乞行蠲免其他循襲似此等者
 亦乞盡令除放高宗嘉納且喻秦丞相而稱獎
 再三焉秦大怒諷部使者誣以爲在任不法與
 大獄而繩治之逮吏及門而秦俎遂免
 紹興已卯陳瑩中追諡忠肅其子應之正同適爲
 刑部侍郎往謝政府有以大魁爲元樞者忽問
 云先丈何事得罪秦師垣邪應之曰先人建中
 初爲諫官力言二蔡於未用事時其後以此遷
 謫流落無有寧日其人若醒悟狀曰此所以南
 度後便爲參政也蓋後誤以爲陳去非然不知
 初又以爲何人也
 李秦發之遷責海外也欲寓書秦丞相以祈內徙
 而無人可遣門人王彥恭趨罷雷守閑居全州
 秦發乃作秦書託王爲尋端便王鄰之居有李

將領者坐岳侯事編置于郡與閭里通情趨令
 其子司法者從李將就履一隸遣往會稽授書
 于秦發家既至越秦發子弟不敢以入人都乃
 就令此介自往相府投之既達于秦忽令問李
 參政今在何所遠人倉猝遽對云李參政見在
 全州與王知府鄰居蓋誤以李將爲秦發也且
 云有王法司與李參政親以書付我今來蓋錯
 愕之際又稱司法爲法司也秦怒於是送大理
 寺根勘行下全州體究李光擅離貶所如何輒
 敢存留在本州且追王趨并王法司赴獄而全
 州適有法司人吏姓王者亦與彥恭舍甚邇俱
 就逮後體究得秦發初未嘗離昌化但誣彥恭
 以前任過愆除名勒停編管辰州王法司者憐
 然不知亦勒認賊罪杖脊當時聞者無不笑而
 憐之

汪明遠爲荆襄宣諭使逆亮遣劉萼領兵號二十
 萬侵犯襄漢間荆鄂諸軍屢捷俘虜人多僉軍
 語我師云我輩皆被虜中僉來離家日父兄告
 戒云汝見南朝軍馬切勿向前迎敵但只投降
 他日定放汝歸父兄再有相見之期儻不從誨
 戒必遭南軍殺戮有聞此語以告明遠者遂與
 幕僚謀之建議盡根刷俘虜之人借補以官縱
 遣北歸歡躍而去乾道改元虜人再來侵犯荆
 鄂亦出師入北界縱遣之人有來爲鄉道者諸
 將皆全璧而歸
 逆亮篡位之後偶因本朝遣使至其闕廷有長轡
 者遂有輕我之心即謀大舉僉刷以北人爲兵

欲以百萬南攻止得六十七萬以二十七萬侵
 淮東敵劉信叔亮以四十萬自隨由淮西來與
 王權相遇而王權之衆不能當在和州對壘權
 盡遣渡船過南岸與其衆誓云國家養汝輩許
 時政要今日以死上報衆皆唯唯兩軍堅壁不
 動權以二三腹心自隨手執諸軍旗號戒諭諸
 將云不可妄動且看虜軍有陣脚不固不肅者
 看吾舉逐軍旗號先舉動虜軍數重之內有紫
 傘往來傳呼者莫知其意虜軍先來犯陣遇犬
 雨遂退復駐軍于舊寨無一不肅諸將遂語權
 云虜軍如此我軍如何可戰權云諸公不可說
 此語今日正當報國之時宜盡死于此不可有
 一人異議諸將云太尉欲與諸軍死此却將甚
 軍馬與國家保守江面權悟其言遂言當從諸
 人議往南岸叫船渡軍馬還與國家保江却自
 往朝廷請罪又與諸將計算軍馬渡江有殿後
 者必爲虜騎所追合損折一軍半人馬又要一
 將殿後統制官時俊云願爲殿後保全軍馬過
 江衆服其勇王琪是時爲護聖馬軍統制亦同
 行云所部軍馬乃主上親隨太尉不可失却他
 一人一騎遂令護聖馬軍先渡諸軍次第而濟
 虜騎果下馬來追襲時俊牌手當之幸所失不
 致如算之數諸軍遂就采石各上戰艦以備虜
 人權爲樞密行府押詣朝廷竄于海外逆亮築
 臺江岸刑白馬祭天自執紅旗麾諸軍渡江行
 至中流爲采石戰艦迎敵時俊在舟中令軍士
 以寸札弩射虜人赴水者多盡皆退走亮知江

汪明遠爲荆襄宣諭使逆亮遣劉萼領兵號二十
 萬侵犯襄漢間荆鄂諸軍屢捷俘虜人多僉軍
 語我師云我輩皆被虜中僉來離家日父兄告
 戒云汝見南朝軍馬切勿向前迎敵但只投降
 他日定放汝歸父兄再有相見之期儻不從誨
 戒必遭南軍殺戮有聞此語以告明遠者遂與
 幕僚謀之建議盡根刷俘虜之人借補以官縱
 遣北歸歡躍而去乾道改元虜人再來侵犯荆
 鄂亦出師入北界縱遣之人有來爲鄉道者諸
 將皆全璧而歸
 逆亮篡位之後偶因本朝遣使至其闕廷有長轡
 者遂有輕我之心即謀大舉僉刷以北人爲兵

岸有備遂全軍過揚州軍士奏凱未及登岸虞丞相允文以參贊軍事偶至采石遂與王琪報捷于朝虞自中書舍人除兵部尚書自此遂東眷知琪除正任觀察使諸將在中獲捷者亦皆次第而遷水軍統制盛新功多而獲賞最輕壹鬱而死建康采石軍士至今憐之次年春初明清從外舅起帥合肥道出采石親見將士言之直書其語不復潤色以文云

隆興初有胡昉者大言夸誕當國者以為天下奇才力加薦引命之以官曾未數年為兩浙漕一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之頭願豈不可畏適聞人伯卿阜民在坐末趨前云也買脫空胡默然

前錄載湯進之封慶國公也明清嘗陳之章聖之初封湯始疑以為未然於史館檢閱然後封章其所上劄子題云自天聖以來未有敢以為封者然又不知宣和中王黼白蒙亨皆嘗受而失於辭避是不曾詳於稽考也

明清晚識遂初尤延之先生一見傾蓋若平生惟借舉引重恩誼非輕公任文昌一日忽問云天臨殿在於何時邪明清云自昔以來蓋未有之紹聖初米元章為令畿邑之雍丘遊治下古寺寺僧指方丈云頃章聖幸亳社千乘萬騎經從嘗榻宿于中元章即命彩飾建鵲殿其羽衛自書榜之曰天臨殿時呂升卿為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以謂下邑不白朝廷擅創殿立名將按治之蔡元長作內相管抹獲免聞有自製殿贊

恨未見之尤即從袖間出文書題元章所書贊也云才方得之公可謂博物洽聞矣翌日入省形言稱道于稠人廣眾中焉樓大防作夕郎出示其近得周文渠所畫重屏圖祜陵親題白樂天詩于上有衣中央帽而坐者指以相問云此何人邪明清云頃歲大父牧九江於廬山圓通寺撫江南李中主像藏于家今此繪容即其人文渠丹青之妙在當日列神品蓋畫一時之景也亟走介往會稽取舊收李像以呈似面貌冠服無毫髮之少異因為跋其後樓深以賞激繼而明清巧外得請以詩送行後一篇云遂初陳迹遠淒涼擊節青箱極薦揚談笑於儂情易厚典刑使我意差強重屏唐畫論中主古殿遺文話阿章舊事從今向誰問尺書時許到淮鄉

明清前年厠迹蹕路假居于臨安之七寶山俯仰顧盼聚山林江湖之勝于几案間襟懷灑然記憶舊聞纂揮塵後錄既幸成編去歲請外從欲贊丞海角涉筆之暇無所用心省之胸次隨手濡毫又獲數十事不覺盈帙漫名曰揮塵第三錄凡所聞見若來歷尚晦本末未詳姑且置之以待乞靈于博洽之君子然後敢書斯亦習氣未能掃除猶雞肋之餘味耳慶元初元仲春丁巳明清重書于吳陵官舍佳客序

茲集凡三卷記宋高宗東狩事甚詳如劉希范青邪三全書婁夢明上高宗書奏會之諫議狀王幼安草檄曾空青辨謗錄云俱可

倫史官采擇其餘閑情小趣正所謂雞肋之餘味余虞山毛晉識

揮塵錄餘話總目

卷之一

帝王自有真
 王荆公薦常秩
 任世初上書乞取燕雲
 高宗却獻燒金及藥術
 葉夢得奏對聖語
 建炎符兆
 高宗幸台州祥符寺
 趙元鎮責黃彥節
 沈之才引經被逐
 孝宗儲祥
 紹興中選擇宗子
 張思廉言事多驗
 祐陵與蔡元長廢歌
 蔡元長作太清樓特燕記
 蔡元長係和殿曲燕記延福宮曲燕記
 祐陵召東宮
 祖宗兵制名樞廷備檢
 王文恭草制辦下多時
 近世衣冠之盛
 蔡敏肅帥平涼作喜遷鶯詞
 東坡入翰林被旨
 富文忠上章自劾
 司天監亢瑛上奏
 曾文肅有壽詞
 陳禾節義敢言

揮塵錄餘話

八四九

林子中野史

黃慶基摘東坡語以為詆誣

士林佳話

景煥述野人閑話

事有相類而禍福不侔

王文穆薦同年尉

東坡送章守湖州詩

錢穆父行章子厚告詞

周美成再進汴都賦表

詞人蹈襲

沈膺達書帶帶詞

卷之二

丁晉公端研

王荆公集句詞

周美成夢中得瑞鶴偈詞

周美成風流子詞

蔡元度燕曾文肅

耿南仲席上不作詩

張如瑩與聶貴遠王將明同官

徐典樂製轉調二郎神

東坡記發冢小話

民嶽奇石

朱勳葬父

風和尚知人休咎

蔡攸曲燕禁中

李迥換武

詹堅老與李端初交代

揮塵錄餘話

八五〇

黃謙狡獪

王履道詠梁師成賜第

劉跛子知人禍福

蔡元長令費孝先畫卦影

蔡元長建第錢塘

胡宗哲陳舉水清玉潤

蘇元老謝表

李泰發謝表

潭州天寧寺有平楚樓

章絢嘉話虛誕

向子固維揚夢果應

康倬詭易姓名

王佾戲向宗厚

宋毅叔醫田登母

王子亨醫吐舌

李氏醫腸癰

王定觀服丹砂

丁廣服丹藥

秦會之還朝入相

印行書籍自母丘儉始

靖康議狀乃馬伸之文

秦會之詆范覺民

秦會之以秦爐為乞字

王岐公復官

殺帥蜀之職自王曆始

宗室入蜀自趙德夫始

廉宣仲再居雷川

揮塵錄餘話

八五五

秦會之擢張師言

向伯恭奏補陳序

王俊首岳侯狀

南都老盜自陳

呂元直除馬子約英州

吳开莫儔竄逐

國朝六曹尚書寄祿

王兵部政李伯時古器圖語

劉士祥姦利

張彥實居西掖

王仲言作慈寧殿賦

相蔡元長題超覽堂字

林開相蔡元度子

九江舟中盜鑄錢

賞心亭長短句

張韓奏凱

秦會之題跋鄭德象

甄係義賈機宜

唐崔相國德政碑

顏魯公墨帖

團石識語

趙知府政

揮塵錄餘話總目終

揮塵後錄餘話卷一

宋 汝陰 王明清 輯

明 海虞 毛 晉 訂

永昌陵卜吉命司天監苗昌裔往相地西洛既覆

土昌裔引董役內侍王繼恩登山巔周覽形勢

謂繼恩云太祖之後當再有天下繼恩默識之

太宗大漸繼恩乃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樞密趙

鎔知制誥胡旦布衣潘闓謀立太祖之孫惟吉

適洩其機呂正惠時為上宰鎖繼恩而迎真宗

于南衙即帝位繼恩等尋悉誅竄前人已嘗記

之熙寧中昌齡之孫逢登進士第以能賦擅名

一時吳伯固編三元衡鑑祭九河合為一者是

也逢素聞其家語與方士李士寧鑿官劉育焚

感宗室世居共謀不軌旋皆敗死詳見國史靖

康末趙子崧守陳州子崧先在邸中剽竊此說

至是適天下大亂二聖北狩與門人傅亮等歃

血為盟以倖非常傳檄有云藝祖造邦千齡而

符景運皇天佑宋六葉而生眇躬繼知高宗已

濟大河皇懼歸命遣其妻弟陳良翰奉表勸進

高宗羅致元帥幕中與後亟欲大用會與大將

辛道宗爭功道宗得其文繳進之詔置獄京口

究治得情高宗震怒然不欲暴其事以它罪竄

子崧于嶺外此與夏賀良赤精子之言劉歆易

名以應符讖何以異哉豈知接千秋之統帝王

自有真邪

熙寧初王荆公力薦常夷父乞以种放之禮召之

上云放輩詩酒自娛而已豈有經世之才如常

秩肯來朕當以非常之禮待之故制詞云幡然

斯來副朕虛佇蓋宣德音也

靖康初李伯紀薦任申先世初自布衣錫對欽宗

忽問云卿在前朝曾上書乞取燕雲世初云誠

有之臣是時為見遼國衰弱謂我若訓練甲兵

遲以歲月乘此機會可以盡復燕雲舊地初非

欲結小羌構其巢穴此書尚在可賜睿覽上云

曾見之使如卿言燕雲之地何患不得繼以歎

息即批出賜進士出身自是進用世初伯雨之

子也

高宗應天中興之初大臣有薦瀘州草澤彭知一

者有康濟之略隱居鳳翔府得旨令守臣錢蓋

等津發至行在所既入朝適以所燒金及藥術

為獻詔云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人仰三省發

遣赴元來去處日下施行仍將燒金合用什物

於街市拋毀

建炎已酉以葉夢得少縉為左丞纔十四日而為

言者所攻而罷其自記奏對聖語備列于後一

日進呈知婺州蘇遲奏乞減年額上供羅聖訓

問祖宗額幾何臣等對皇祐編勅一萬匹問今

數幾何臣等指蘇遲奏言平羅發羅花羅三等

共五萬八千七百九十七疋聖訓驚曰苦哉民

何以堪臣等奏建炎赦書諸崇寧以後增添上

供過數非祖宗舊制自合盡罷今遲奏乞減一

半聖訓曰與盡依皇祐法臣等奏今用度祖宗

時不同却恐減太多用度不足即不免再拋買

或致失信欲且與減二萬疋并八千有零數臣

等奏陛下至誠郵民可謂周盡聖訓復云如此好事利益於民一日且做得一件一年亦有三百六十件臣等退御筆即從中出曰訪聞發州上供羅舊數不過一萬疋崇寧以後積漸增添幾至五倍近歲無本錢皆出科配久為民病深可矜恤今後可每年與減二萬八千匹并零數者為未法仍令本州及轉運司每年那融應副本錢足備臣等即施行車駕初至臨安府霖雨不止一日臣等奏事畢因言州治屋宇不多六宮居必隘窄且東南春夏之交多雨蒸潤非京師比聖訓曰亦不覺窄但卑溼爾然自過江百官六軍皆失所朕何敢獨求安至今寢處尚在堂外當竣將士官局各得所居遷徙之人稍有所歸朕方敢遷入寢臣等皆言聖心如此人情就不感動車駕始至臨安府手詔郎官以上悉皆許薦人材蓋特恩也一日進呈侍從官等奏狀聖訓諭臣等曰今次所薦人材不比已前當須擇其可取者便擢用之乃命並召赴都堂審察翌日復命臣等曰郎官等所薦士不若便令登對朕當親自延見之早朝退遍閱諸處章奏未嘗閉今後進膳罷令後殿引見及晚朝前皆可引三班庶得款曲臣等奏但恐上勞聖躬若陛下不倦接見疎遠訪賢能天下幸甚於是再批旨行下一日初進對聖訓首言陳東歐陽徽可贈一官并與子或弟一人恩澤始罪東等出於倉猝終是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今方降詔使上庶皆得言事當使中外皆知此意臣等即

揮塵錄餘話

八六七

奉詔言其善聖訓復曰馬仲前此責去亦非罪可召還或曰聞仲已死聖訓曰不問其死但朝廷召之以示不以前責為罪之意乃問仲自何官責臣等皆曰自衛尉少卿聖訓曰可復召為衛尉少卿臣等奉詔而退東等於是皆贈官及與子或弟恩澤一人并詔所居優卹其家進呈湖州民王永從進錢五十萬緡佐國用臣等言戶部財用稍集亦不至甚闕聖訓曰如此即安用徒有取民之名却之或曰已納其伍萬緡矣今却之則前後異同聖訓曰既不闕用可併前已納還之仍詔今後富民不許陳獻臣等皆言聖慮及此東南之民間風當益感悅一日聖訓諭臣等言過江器械皆散亾甲所失尤多朕每躬操甲冑閱武於宮中以勵衛士乃知舊所造甲有未盡善如披膊皆用鐵臂肘幾不可引以當胸緩急如何屈伸今皆親自裁定損益與舊不同極便於施行令兩浙路諸州分造甲五十副一以新樣為之臣等皆言陛下留意武事前所未講盡經聖慮此前史所以稱漢宣帝器械技巧皆精其能朝退內出新樣甲一副示臣等舊轉肘鐵葉處皆易以皮屈伸無不利便作皆類此其後陳東歐陽徽俱贈祕撰各又官其二子仍賜田十頃

揮塵錄餘話

八六八

下自此大定矣不衰即善俊之父此與太宗征河東未捷之祥一也是時選御舟棹工又有趙立畢勝之讖

建炎庚戌正月三日高宗航海次台州之章安鎮落帆于鎮之祥符寺前屏去警蹕易衣徒步登岸時長老者方陞座道祝聖之詞帝趾忽前聞其稱讚之語甚喜戒左右勿令驚惶而諦聽之少焉千乘萬騎畢集始知為六飛臨幸野僧初不聞禮節恐怖失措從行有司始教以起居之儀李承造升之云詞宋刻作詞

紹興中趙元鎮為左相一日入朝見自外移竹栽入內奏事畢亟往視之方興工於隙地元鎮詢誰主其事曰內侍黃彥節也元鎮即呼彥節詬責之曰頃歲良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將復蹈前轍邪命勒軍令狀日下罷役彥節以聞于上翌日元鎮奏事上諭曰前日偶見禁中有空地因令植竹數十竿非欲以為苑囿然卿能防微杜漸如此可謂盡忠爾後儻有似此等事勿憚以警朕之不逮也彥節自云

沈之才者以基得幸思陵為御前祇應一日禁中與其類對奕上諭曰切須子細之才遽曰念茲在茲上怒云技藝之徒迺敢對朕引經邪命內侍省打竹篋二十逐出廉宣仲云

秀州外暨張浩自云少隸軍籍嘗為杉清副官虞候一日晚出郊過嘉興縣忽覩丞廳赤光照天疑為回祿亟入視之云趙縣丞之室適免身得雄是誕育孝宗也浩之子樸今為監官家于縣

揮塵錄餘話

八七三

橋之西可賃焉 張浩自云

紹興壬子詔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時訪求宗室伯字號七歲以下者十人入宮備選十人中又擇二人焉一肥一癯迺肥而遺癯賜銀三百兩以謝之未及出思陵忽云更子細觀迺令二人义手竝立忽一猫走前肥者以足蹴之上曰此猫偶爾而過何為遽踢之輕易如此安能任重耶遂留癯而逐肥者乃阜陵也肥者名伯浩後終於溫州都監 趙子導彥河云

辛巳歲顏亮寇淮江浙震動有處州遂昌縣道流張思廉者人稱為有道之士言事多驗時李正之大正為邑尉從而問之思廉以片紙書云存乃在位初得之殊不可曉次年阜陵改名正儲登極 李正之云

明清項於蔡微處得觀祐陵與蔡元長庚歌一軸皆真迹也今錄於後已亥十一月十三日南郊祭天齋宮即事賜大師報本精禋自國南先期清廟宿齋嚴層霄初今上御名同雲霽暖吹俄回海日暹十萬軍容冰作陣九街鴛瓦玉為簷肅雍顯相同元老行慶均釐四海霑太師臣京恭和雪晴至日月初南帝舉明禋祀事嚴萬瓦溝中寒色在一輪空外曉光暹雲和龍軀開水轍風暖鸞旗拂凍簷共喜天心扶聖德珠璣更誤寵恩霑展采齊明拱面南濃雲深入夜更嚴風和不放瓊英落日暖高隨玉漏暹照地神光臨午陛鳴阜仙羽下重簷五門回仗如天上看舉雞竿雨露霑袞龍朱履午階南大輦鸞鳴羽衛嚴

開旗尾萬騎花光入帽簷已見神光昭感格鶴書恩下萬邦霑伏福初回八陛南凝旒哀對百神嚴眼消塵入康衢潤神應光隨北陛暹丹檻雉開中扇影朱繩鶴下五門簷羣生鼓舞明禮畢却憶花飛舞袖霽清廟齋帳常有詩賜太師已曾和進禮祀禮成以目擊之事依前韻再進今亦用元韻復賜太師非特以此相困益清時君臣賡載亦一時盛事耳靈鼓黃麾道指南紫壇蒼壁示凝嚴聯翩玉羽層霄下炬赫神光愛景暹為喜鸞輿回鳳闕故畱芝蓋出虬簷禮天要作斯民福解雨今當萬物霑太師以被賜暹字韻詩前後凡三次進和蓋欲示其韻愈嚴而愈工耳復以前韻又賜太師天位迎陽轉斗南千官山立盡恭嚴共欣奠玉煙初達爭奉回鸞日已暹歸問雪中誰詠絮冥搜花底自巡簷禮成却喜歌盈尺端為來楚萬寓霑 唐杜甫詩巡簷索共梅花

笑蓋雪事也 太師臣京題神霄宮下馬神霄第一回晴空宮殿九秋開月中桂子看時落雲外仙駢特地來參差碧瓦切昭回繡戶雲輻次第開仙伯九霄曾付託得隨真主下天來神霄玉清萬壽宮慶成卿以使事奉安聖像聞有二詩書幃俯同其韻復賜太師碧落金風爽氣回藁霄乍喜瑞霞開經營欲致黎元福敢謂詩人詠子來曠曠日馭曉光回金碧相宜玉府開步武煙霞還舊觀百神應喜左元來昨日召卿等自卿私第泛舟經景龍江游擷芳園靈沼聞卿有小詩

今俯同其韻賜太師景龍江靜喜安流玉色開看浴翅鷗已覺西風頗無事何妨愁泛濟川舟登山想見畱雲際賞日還能傍水涯對此已多重九典先輸黃髮賞黃花錦繡煙霄碧玉山紫紆靜練照晴川畱連不惜厭厭去雅興難忘既醉篇上清寶籙宮立冬日講經之次有羽鶴數千飛翔空際公卿士庶眾目仰瞻卿時預榮觀作詩紀實來上因俯同其韻賜太師以下上清講席鬱蕭臺俄有青田萬侶來蔽翳晴空疑雪舞低徊轉影類雲開灑翰清淚遙相續應瑞凝時尚不回歸美一章歌盛事喜今重見謫仙才又上巳日賜太師金明春色正芳妍修禊佳辰集眾賢久矣愆陽暉曠早沛然膏雨潤農田乘時賡挾花盈帽胥樂何辭酒滿船所賴變調功有自佇期高廩報豐年微元長之孫自云當其父祖富貴鼎盛時悉貯于隆儒亭會闕此百分之一二焉國禍家艱之後散落人間不知其幾也 御名據字

看浴翅鷗已覺西風頗無事何妨愁泛濟川舟登山想見畱雲際賞日還能傍水涯對此已多重九典先輸黃髮賞黃花錦繡煙霄碧玉山紫紆靜練照晴川畱連不惜厭厭去雅興難忘既醉篇上清寶籙宮立冬日講經之次有羽鶴數千飛翔空際公卿士庶眾目仰瞻卿時預榮觀作詩紀實來上因俯同其韻賜太師以下上清講席鬱蕭臺俄有青田萬侶來蔽翳晴空疑雪舞低徊轉影類雲開灑翰清淚遙相續應瑞凝時尚不回歸美一章歌盛事喜今重見謫仙才又上巳日賜太師金明春色正芳妍修禊佳辰集眾賢久矣愆陽暉曠早沛然膏雨潤農田乘時賡挾花盈帽胥樂何辭酒滿船所賴變調功有自佇期高廩報豐年微元長之孫自云當其父祖富貴鼎盛時悉貯于隆儒亭會闕此百分之一二焉國禍家艱之後散落人間不知其幾也 御名據字

也 御名據字 祐陵癸巳歲蔡元長自錢唐趣召再拜詔特賜燕于太清樓極承平一時之盛元長作記以進云政和二年三月皇帝制詔臣京宥過愆復官就第命四方館使榮州防禦使臣童師敏齋詔召赴闕臣京頓首辭繼被御札手詔責以大義惶怖上道於是飲至于郊曲燕于垂拱殿被祿于西池龍大恩隆念無以稱上曰朕致周宣王之詩古甫燕喜既多受社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無離膾鯉其可不如古者詔以是月

飲御諸友無離膾鯉其可不如古者詔以是月

八日開後苑太清樓命內客省使保大軍節度觀察雷後帶御器械臣譚稹同知入內侍省事臣楊戩內客省使保康軍節度觀察雷後帶御器械臣賈祥引進使晉州管內觀察使勾當內東門司臣深師成等伍人總領其事西上閣門使忠州刺史尚藥局典御臣鄧忠仁等一十三人掌典內謁者職有司請辦具上帝弗用前三日幸太清相視其所曰於此設次於此陳器皿於此置尊疊於此膳羞於此樂舞出內府酒尊寶器琉璃馬瑙水精玻璃翡翠玉曰以此加爵致四方美味螺蛤蝦鱖白南海瓊枝東陵玉藥與海物惟錯曰以此加邊頒御府寶帶宰相親玉以玉執政以通犀餘花犀曰以此實篋教坊請具樂奏上弗用曰後庭女樂肇自先帝隸業天臣未之享其陳于庭上曰不可以燕樂廢政是日視事垂拱殿退召臣何執中臣蔡京臣鄭紳臣吳居厚臣劉正夫臣侯蒙臣鄧洵臣鄭居中臣鄧洵武臣高俅臣童貫崇政殿閣弓馬所子弟武伎引強如格各命以官遂賜坐命宮人擊鞠臣何執中等辭請立侍上曰坐乃坐於是馳馬舉仗翻手獲手九素如綴又引滿馳射妙絕一時賜賚有差乃由景福殿西序入苑門就次以憩詔臣蔡京曰此跬步至宣和即昔言者所謂金柱玉戶者也厚誣官禁其令子攸掖入觀焉東入小花逕南度碧蘆叢又東入便門至宣和殿止三楹左右挾中置圖書筆硯古鼎彝壘洗陳几案榻漆以黑下宇純朱上棟飾

揮塵錄餘話

八八五

綠無艾采東西廡側各有殿亦三楹東曰瓊蘭積石為山峯巒間出有泉出石竇注於沼北有御札靜宇胸梁間以洗心滌慮西曰疑方後曰積翠南曰瑤林北洞曰玉宇石自壁隱出巖巖峻立幽花異木扶疎茂密後有沼曰環碧兩旁有亭曰臨漪華渚沼次有山殿曰雲華閣曰太寧左躡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垂雲審鳳層巒不大高峻俯視峭壁攢峰如深山大壑次曰會春閣下有殿曰玉華玉華之側有御書牘曰三洞瓊文之殿以奉高真旁有種玉綠雲軒相峙臣奏曰宣和殿閣亭沼縱橫不滿百步而修真觀妙發號施令仁民愛物好古博雅玩芳綴華威在焉極無金瑱璧無珠璣皆無玉砌而沼池巖谷谿澗原隰太湖之石泗濱之磬澄竹山茶崇蘭香蕙葩華而紛郁無犬馬射獵畋遊之奉而有鷗鳧雁鶩鴛鴦鸚鵡龜魚馴雀飛而上下無筦絃絲竹魚龍曼衍之戲而有松風竹韻鶴唳鶯啼天地之簾適耳而自鳴其絮齊清靈雅素若此則言者不根葢不足恤日午謁者引執中以下入女童樂四百靴袍玉帶列排場肅然無敢聲咳者宮人珠籠巾玉束帶乘扇拂壺巾劍鉞持香毬擁御牀以次立亦無敢離行失次皇子嘉王楷起居升殿側侍進趨莊重儼若成人臣執中等前賀曰皇子侍燕宗社之慶樂作節奏如儀聲和而繹羣臣同樂宜略去苛禮飲食起坐當自便無間執事者以寶器進上量滿酌以賜命皇子宣勸羣臣惶恐飲酌又以

揮塵錄餘話

八八六

惠山泉建溪毫璞烹新貢太平嘉瑞鬪茶飲之上曰日未哺可命樂殿上笙簧琵琶篋篋方響箏簫登陞合奏宮娥妙舞進御酒上執爵命掌樽者注羣臣酒曰可共飲此杯羣臣俯伏謝上又曰可觀羣臣凭陛以觀又頓首謝又命宮娥撫琴壁阮已而羣臣盡醉臣竊考鹿鳴之什冠於小雅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既醉太平之時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在昔君臣施報之道在於飲食燕樂之間太清自真祖開宴以迄于今飲食之設僕張之盛樂奏之和前此未有勸侑之恩禮意之厚相與無間之情亦今昔所無實君臣千載之遇而臣德輶智輝曾不足仰報萬分昔仲甫但齊式適其歸而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召虎受命錫以圭瓚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然則上之施光下之報宜厚而臣老矣論報無所切不自量慕古人之口謹稽首再拜誦曰皇帝在御政若稽古昔周宣王燕嘉吉甫曰來汝京實始予輔厥初有為唱子和汝式適其歸遠于吳楚勞還于庭飲至于露既又享之其開禁禦有來帝車相視其所於此膳羞於此樂舞海物惟錯于以加俎何錫予之寶篋及管簫鼓鏘鏘後庭委女帝曰宣和不遠跬步人昔有言金柱玉戶帝命子攸兩掖爾父乃瞻庭除乃歷殿廡絲飾上棟漆朱下宇梁無該雕楹不采組有石巖巖有泉滑滑體道清心於此燕處彼言厚誣何恤帝執帝爵勸酬交舉母相其儀母間笑語有喜惟王飲之

揮塵錄餘話

八八七

俛飲臣拜稽首千載之遇君施臣報式燕且舉
臣拜稽首明命是賦天子萬年受天之祐宋

蔡元長所述太清樓特燕記既列於前又得保和

殿曲燕延福宮曲燕二記今復載于左方宣和

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詔臣蔡京臣王黼臣越

王侯臣燕王似臣嘉王楷臣童貫臣嗣濮王仲

忽臣馮熙載臣蔡攸燕保和殿臣蔡僚臣蔡翥

臣蔡條東曲水朝於玉華殿上步西曲水循階

瞭架至太寧閣登層巒林霄窳鳳垂雲亭景物

如前林木蔽蔭如勝始至保和殿三楹楹七十

架兩挾閣無綵繪飾侈落成於八月而高竹崇

檜已森然翁鬱中楹置御榻東西二間列寶玩

與古鼎彝器王左挾閣曰妙有設古今儒書史

子楮墨右曰日宣道家金櫃玉笈之書與神霄

諸天隱文上步前行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遼

古尚古鑑古作古傳古博古祕古諸閣藏祖宗

訓謨與夏商周尊彝鼎彝爵尊白敦盤孟漢晉

隋唐書畫多不知識駭見上親指示為言其樂

因指閣內此藏卿表章字札無遺者命開櫃櫃

有朱隔隔內置小匣匣內覆以繒綺得臣所書

撰淑妃劉氏制臣進曰札惡文鄙不謂襲藏如

此念無以稱報頓首謝抵玉林軒過宣和殿列

岫軒天真閣凝德殿之東崇石峭壁高百丈林

壑茂密倍於昔見過翠翹燕閣諸處賜茶全真

殿上親御擊注湯出乳花盈面臣等惶恐前曰

陛下略君臣夷等為臣下烹調震悸惶怖豈敢

嘖頓首拜上曰可少休乃出瑞林殿中使馮皓
傳旨雷題殿壁喻臣筆墨已具乃題曰瓊瑤錯
落密成林檜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塵凡時縱步
不知身在五雲深頃之就坐女童樂作坐間賜

蕩子黃橙金柑相間布列前後命師文浩剖橙

分賜酒五行再休許至玉真軒軒在保和西南

廡即安妃粧閣命使傳旨曰雅燕酒酣添逸興

玉真軒內看安妃詔臣賡補成篇臣即題曰保

和新殿麗秋輝詔許塵凡到綺闈方是時人自

謂得見妃矣既而但画像掛西垣臣即以謝奏

曰玉真軒檻暖如春只見丹青未有人月裏常

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真須臾中使召臣至

玉華閣上手持詩曰因卿有詩况姻家自當見

臣曰頃緣葭葦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

妃素粧無珠玉飾綽約若仙子臣前進再拜叙

謝妃答拜臣又拜妃命左右掖起上手持大觥

酌酒命妃曰可勸太師臣奏曰禮無不報不審

酬酢可否於是持瓶注酒授使以進再坐徹女

童去羯鼓御侍奏細樂作蘭陵王楊州散古調

酬勸交錯上顧羣臣曰桂子三秋七里香七里

香桂子名也臣楷頃許對曰麥雲九夏兩歧秀

臣攸曰難舌五年千歲棗臣曰菊英九日萬齡

黃乃賡載歌曰君臣燕衍昇平際屬句論文樂

未央臣奏曰陛下樂與人同不問高卑且且算

久勤聖躬不敢安上曰不醉無歸更勸送進酒

行無算上忽憶紹聖春宴口號二句問曰卿所

作否餘句云何臣曰臣所進詩歲久不記上曰

試卿在西幕詳定時因入持扇求書得二詩皆

是時以疾告假哲宗召至宣和西閣問所告假
者對曰臣有負薪之疾不果預需雲之燕哲宗

曰蔡承旨有佳句曰紅蠟青煙寒食後翠華黃

屋太微問不可不赴上曰臣敢不力疾遵奉是

日待漏東華哲宗已遣使詢來否語罷命郝隨

持盃以勸凡三酬大醉免謝扶出因沉吟曰記

上下句有曰集英班者繼而曰牙牌曉奏集英

班日照雲龍下九關紅蠟青煙寒食後翠華黃

屋太微問繼又曰三天樂奏三春曲萬歲聲連

萬歲山欲識君臣同樂意天威咫尺不違顏臣

頓首謝曰臣操筆注思於今二十年陛下語及

方省髮髯然不記一字陛下藩邸已知臣蓋非

今日豈勝榮幸再拜謝上輪指曰二十四年矣

左右皆大驚非聖人孰與夫此臣又謝曰臣被

知藩邸受眷紹聖兩朝遭遇臣驚下衰老無毫

髮稱報上曰屢見哲宗道卿但為章惇輩沮忌

不及用朕時年八歲垂髻侍側一日哲宗疑慮

默若有所思問曰大臣以謂不當紹述朕深疑

之奏曰臣聞子紹父業不當問人何疑之有哲

宗駭曰是兒有大志如此由是劉摯呂大防相

繼斥逐紹述自此始臣奏曰陛下曲燕御酒樂

欣交通而追時惟哲宗付託與紹述之始孝友

篤於誠心非臣之幸社稷天下之幸因再拜賀

備已下皆再拜上又曰嘗記合食與卿否臣謝

曰是時大禮禁嚴厨饗不得入留食端邸蒙陛

下賜之臣被遇自茲終身不敢忘又曰崇政殿

試卿在西幕詳定時因入持扇求書得二詩皆

杜甫所作詩曰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
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五
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
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臣曰崇寧初蒙宣諭扇
猶在上曰今尚在也臣曰自古人臣遭遇或以
一能一技見知當時名顯後世臣章句片言二
十年前已蒙收錄崇寧以來被遇若此君臣千
載豈非一日君之施厚臣之報豐臣無尺寸孤
負恩紀但知感涕上曰卿可以安矣臣又奏曰
樂奏續紛酒觴交錯方事燕飲上及繼述下及
故老若朋友相與銜盃酒接慇懃之歡道舊論
新顧臣何足以當臣請序其事以示後世知今
日燕樂非酒食而已夜漏已二鼓五籌衆前奏
巧罷始退十三日臣京序延福宮曲宴記宣和
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執親王等曲宴于延福
宮特召學士承旨臣李邦彥學士臣宇文粹中
與示異恩也是日初御睿謨殿設席如外廷賜
宴之禮然器用微品瓌奇精緻非常實比仙韶
執樂和音曼聲合變爭節亦非教坊工人所能
髣髴上遣殿中監蔡行諭旨曰此中不同外廷
無彈奏之儀但飲食自如食味果實有餘者自
可攜歸酒五行以碧玉醲宣論侍宴諸臣云前
此曲宴早坐未
出異數少憩於殿門之東廡晚召赴景龍門
觀燈玉華閣飛陞金碧絢耀疑在雲霄間設橋
博釣樂于下都人熙熙且醉且戲繼以歌誦示
天下與民同樂之恩侈太平之盛事次詣穆清
殿後入崆峒洞天過霓橋至會寧殿有八閤東

西對列曰琴棋書畫茶丹經香臣等熟視之自
崆峒入至八閤所陳之物左右上下皆琉璃也
映徹焜煌心目俱奪閤前再坐小案玉斝珍異
如海陸羞鼎又與睿謨不同酒三行甚速起詣
殿側縱觀上謂保和殿學士蔡條曰引二翰苑
子細看一一說與諄論再三大詣成平殿鳳燭
龍燈燦然如畫奇偉萬狀不可名言上命近侍
取茶具親手注湯擊拂少頃曰乳浮酸面如珠
星澹月顧諸臣曰此自布茶飲畢皆頓首謝既
而命坐酒行無算復出宮人合曲妙舞蹁躑態
有餘妍凡目割見上諭臣邦彥粹中曰此盡
是續御自來翰林不曾與此集自卿等始又曰
翰林志謹修太宰王黼奏云承旨李邦彥上顧
臣邦彥曰好翰林志可以盡載此事此卿等榮
遇臣邦彥謝不敏瓊瑤玉舟宣勸非一上每親
臨視使醕復顧臣某曰李承旨善飲仍數被特
勸夜分而罷臣仰惟陛下加惠親賢共享太平
肆念詞臣許陪鼎席宗工之末周於待遇略去
常儀臣邦彥粹中首膺異數親承玉音俾編載
榮遇以侈北門之盛蓋陛下崇儒右文表異溢
禁用示眷矚之意誠千載幸會也竊伏惟念一
介微臣粵自布衣叨膺識擢凡所蒙被度越倫
輩曾微毫忽以助山嶽茲侍燕衍咫尺威顏獨
誤膺獎至官而不名豈臣糜捐所能稱塞臣切
觀文武之盛始於憂勤而逸樂繼之鹿鳴之燕
羣臣嘉賓得盡其心故天保之報永永無極臣
雖么陋敢忘歸美之義輒揚盛蹟備載于篇使

視草之臣知聖主曲宴內務自臣等始謹錄進
呈伏取進止
宣和末祐陵欲內禪稱疾作令召東宮先是欽宗
在朱邸每不平諸倖臣之恣橫至是內侍數十
人擁鄆王楷至殿門時何瑾以殿帥守禁衛仗
劔拒之鄆王趨前曰太尉豈不識楷耶瑾指劔
以示曰瑾雖識大王但此物不識耳皆皇恐辟
易而退始亟趨欽宗入立李于成可久云
建炎庚戌先人被旨脩祖宗兵制書成賜名樞廷
備檢今藏于右府其詳已見後錄獨有引文存
于家集用錄于後臣竊聞祖宗兵制之精者蓋
能深鑒唐末五代之弊也唐自盜起幽陵藩鎮
竊據外抗王命內擅一方其末流至於朱溫以
編戶殘寇挾宣武之師睥睨王室必俟天子禁
衛神策之兵屠戮俱盡却遷洛陽乃可得志如
李克用王建楊行密非不忠義旋以退方孤鎮
同盟欲缺王室皆悲叱憤懣坐視兇逆終不能出
一兵內嚮者昭宗親兵既盡朱溫羽翼已就行
密輩崎嶇於一邦初務養練不能遽成此內外
俱輕盜臣得志之患也後唐莊宗卒各將握精
兵父子轉戰二十餘年僅能滅梁功成而驕兵
制不立弗虞之患一夫夜呼內外瓦解故李嗣
源以老將養病私第起提大兵與趙在禮合於
甘陵返用莊宗直擣大梁之術徑襲洛陽乘內
輕外重之勢數日而濟大事其後甘陵舊卒恃
功肆邀求無窮至一軍盡誅血膏原野而明
宗爲治少定如李從珂晉高祖劉知遠郭威皆

提本鎮之兵直入中原而內外拱手聽命者循用莊宗明宗之意也周世宗知其弊始募天下
 亾命實於帳下立親衛之兵為腹心肘腋之用未及朞年兵威大振敗澤潞取淮南內外兼濟
 莫之能禦當是時藝祖皇帝歷試諸難親總師旅應天順人曆數有歸則躬定軍制紀律詳盡
 其軍製親衛殿禁之名其營立龍虎日月之號功臣勳爵優視公師至檢校官皆令僕臺憲之
 長封叙父母妻子榮名崇品悉以與之郊祀赦宥先務贍軍衍士金幣緡錢無所愛惜然令以
 威駕峻其等差為一階一級之法動如行師俾各伏其長待之盡矣為出戌法使更迭入無
 顧戀家室之意殊方異邦不能萌其非心僅及三年已復更戍為卒長轉員之例定其功實超
 轉資級以彼易此不使上下人情習熟又其下懷懍每有事新之懼樞府大臣侍便殿專主簿
 員限三日畢事命出之後一日遷陟不得少留此祖宗制兵垂法作則大指也器甲精堅日課
 其藝而無怠惰者矣選為教首嚴其軍號精其服飾而驕銳出矣中都二防製造兵器旬一進
 視謂之旬課列置武庫故械器精勁盈切充積前世所無至纖至悉舉自宸斷臣下奉行惟恐
 不及其最大者召前朝慢令恃功藩鎮大臣一日而列於環衛皆俯伏駭汗聽命不服更用侍
 從館殿郎官拾遺補闕代為守臣銷累朝跋扈偃蹇之患於呼吸俄頃之際每召藩臣朝令夕
 至破百年難制之弊使民享安泰於無窮者宸

心已定利害素分剛斷必行故也其定荆湖取巴蜀浮二廣平江南者前後精兵不過三十餘
 萬京師屯十萬足以制外變外郡屯十萬足以制內患京師天下無內外之患者此也京師之
 內有親衛諸兵而四城之外諸營列峙相望此京師內外相制之兵也府畿之營雲屯數十萬
 之眾其將副視三路者以虞京城與天下之兵此府畿內外之制也非特此也凡天下兵皆內
 外相制也以勇悍忠實之臣分控西北邊孔道何繼筠守滄景李漢超守關南以拒虜郭進在
 邢州以禦太原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守通遠軍以捍西戎傾心委之謔詢不入來朝必升殿
 賜坐對御飲食錫賚殊渥事事精豐使邊境無事得以盡力削平東南僭偽諸國者得猛士以
 守四方而邊境夷狄無內外之患者此也州郡節察防圍刺史雖召居京師謂之遙授至於一
 郡則盡行軍制守臣通判名銜必帶軍州其佐曰簽書軍事及節度觀察軍事推官判官之名
 雖曹掾悉曰參軍一州稅賦民財出納之所獨曰軍資庫者蓋稅賦本以贍軍者其實於一州
 官吏與帑庫者使知一州以兵為本咸知所先也置轉運使於逐路專一飛輓芻糧餉軍為職
 不務科斂不抑兼并富室連我阡陌為國守財爾緩急盜賊竊發邊境擾動兼并之財樂於輸
 納皆我之物所以稅賦不增元元無愁歎之聲兵卒安於州郡民庶安於田間外之租稅足以
 贍軍內之甲兵足以護民城郭與鄉村相資無

揮塵錄餘話 卷一

九一五

內外之患者此也一州錢斛之出入士卒之役使令委貳郡者當其事一兵之寡一米之微守
 臣不得而獨預其防微杜漸深矣出銅虎符契以發兵驗其機括不得擅與以革偽冒節度州
 有三印節度印隨本使在關則納于有司觀察印則長吏用之州印則畫付錄事掌用至尊歸
 於長吏凡節度使在鎮兵杖之屬則觀察屬官用本使印簽狀焉刺屬縣則用州印本使判狀焉故
 命師必曰某軍節度某州管內觀察等使某州刺史必具此三者言軍則專制兵旅言管內則
 專總察風俗言刺史則治其州軍此祖宗損益唐制軍民之務職守之分俾各歸其實也逐縣
 置尉專捕盜賊濟以縣巡檢之兵不足則會合數州巡檢使之兵又不足則資諸守臣兼提舉
 兵甲賊盜公事與一路帥臣兼兵馬鈐轄者故兵威強盛鼠偷草竊尋即除蕩蓋內外相維上
 下相制若臂運指如尾應首靡不相資也凡統馭施設制度號令人不敢慢者功過必行明於
 賞罰而已明於賞罰則上下奮勵知所舉動而
 姦宄不敢少踰繩墨之外事必立就也怒蜀大將之貪暴也曹彬獨無所污自客省使隨軍都
 監超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以賞之御儒戰死責部將不効命斬石進等二十九人雄
 武兵白晝掠人於市至斬百輩乃止川班直訴賞則盡戮其將校而廢其班太祖嘗曰撫養士

卒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劔耳然神機所照及物無遺察人之心而人盡死力班太原之師則謂將士曰爾輩皆吾腹心爪牙吾寧不得太原豈忍令害爾輩也或訴郭進修第用笏瓦如諸王制則曰吾於郭進豈減兒女耶祖宗賞罰雖明有誠心以及物故天下用命兵雖少而至精也速成平西北邊警之後兵增至六十萬皇祐之初兵已一百四十萬矣故翰林學士孫洙號善論本朝兵者其言古者兵一而已今內外之兵百餘萬而別為三四又雜為六七也別而為三四禁兵也廂兵也蕃兵也雜而為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戰者也給漕輓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繕河防者兵也供寢廟者兵也養國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也前世制兵之害未有甚於今日者也蓋常率計天下之戶口千有餘萬自皇祐一歲之入一倍二千六百餘萬而耗於兵者常十八而甯州以供軍者又數百萬也總戶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之兵計之無十戶而資一廂兵十畝而給一散卒矣其兵職衛士之給又浮費數倍何得而不大蹙也況積習剽弊又數十年教習不精士氣不振揀兵則黠數而已宣借則重疊安監逃已久而衣糧自如疲癯無堪而虛名具數元豐中神宗謂宰臣吳充曰祖宗以來制軍有意凡領在京殿前馬步軍司所統諸指揮置都使虞候分領之凡軍中之事止責分領節度之人則軍眾自齊責之既嚴則遇之

揮塵錄餘話

九三二

亦優故軍校轉員有由行伍不久已轉至團練使者王者之眾不得不然若諸路則軍校不過各領一營耳周室雖盛至康之後寢已衰徵本朝太平百餘年由祖宗法度其在豈可輕改也自昔夷狄橫而窺中國者先觀兵之盛衰然則兵備可一日忘哉蓋祖宗相承其愛民之實若出一心謂民之作兵者多與兵之仰者眾而民不可重困也故張齊賢欲益民兵呂蒙正曰兵非取於民不可而真宗以深念擾動邊人遂止河東河北既置義勇軍以韓琦忠亮急於備邊猶欲刺陝西民為義勇諫官司馬光抗章數十萬言其不可熙寧申命天下教保甲盛於元豐本周官寓兵於農之意聯什伍之民族黨相保舉三路言之凡有百萬人天下稱是旋亦廢置蓋兵雖可練而民不可重擾也本朝既以民作軍矣又求之賦畝則州郡內外皆兵前世所未有也此祖宗重以民為兵也臣謹列自建國以來兵制沿革與夫祖宗禦戎備邊又諸軍典廢所因詳著於篇者凡二百卷又原祖宗聖意之不見於文字者為之序然竊嘗謂後世誦帝堯之德惟知茅茨不剪土階三尺而已至史謂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則堯及物之功與天地等矣惟書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是四者堯德乃備則固由所見淺深歟其惟祖宗以聖神文武幹運六合鞭笞四夷悉本於兵其精神心術之微蓋不在迹然効神宗重規疊矩之盛在本聖心而其迹顧豈能盡今臣之淺拙雖欲納繹傳

揮塵錄餘話

九三三

載所有不能知也熙寧三年曾宣靖為昭文相以疾乞解機政久之除守司空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王文恭為內相當制進進草神宗讀至高旗鉅節遂臨踐土之邦問館珍臺獨揖浮丘之袂顧文恭笑云此句甚熟想備下多時文恭云誠如聖訓歸語其子仲修云吾自聞魯公巧去即辦此一聯歎服上之精鑒如此蘇仁仲云裕陵懷韓魏公定策之勲崇德報功不次擢其子儀公忠彥登禁路未及柄用而魏公薨甚為不滿故亟用曾宣靖之子令綽執事樞柄時元豐官制初行肇建東西二府俾迎宣靖入居虞侍之為指紳之美談後二十年儀公始相祐陵思陵中興與念故家所以富鄭公之孫季申直柔儀公之孫似夫肖曾相繼賜第為右府又三十年令綽之孫欽道懷亦賜出身登宰席皆近世衣冠之盛事若蔡元長之於攸泰會之於嬉蓋恩澤侯不足道也熙寧中蔡敏肅挺以樞密直學士帥平涼初冬置酒郡齋偶成喜選鶯一闋霜天清曉望紫塞古壘寒雲衰草汗馬嘶風邊鴻鷺月壘上鐵衣寒早知歌騎曲悲壯盡道君恩難報塞垣樂盡雙韃錦帶山西年少說笑刀斗靜烽火一把常送平安耗聖主愛邊威靈遐 騎虜且寬天討歲華向晚愁感誰念玉關人老太平也且歡娛不惜金尊頻倒詞成閑步後園以示其子朦朦寘之袖中偶遺墜為磨門老卒得之老卒不識字

揮塵錄餘話

九三二

持令筆吏辨之適郡之娼魁素與筆吏洽因授之會賜衣襖中使至敏肅開燕娼尊前執板歌此敏肅怒送獄根治倡之儕類祈哀于中使為援于敏肅敏肅舍之復令謳焉中使得其本以歸達于禁中宮女輩但見太平也三字爭相傳授歌聲遍掖庭遂徹于宸聽詰其從來迺知敏肅所製裕陵卽索紙批出云玉關人老朕甚念之樞筦有關畱以待汝以賜敏肅未幾遂拜樞密副使御筆見藏其孫稹家史言獻肅交結內侍進詞柄用又不同也

元祐二年東坡先生入翰林暇日會張泰見陳李六君子于私第忽有旨令換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口宣茶藥詔東坡就牘書云於赫神考如日在天顧羣公曰能代下一轉語否各辭之坡隨筆後書云雖光明無所不臨而鑿次必有所舍羣公大以犛服導引鼓吹詞益亦是時作真迹今藏明清處 二事皆國華云

富文忠公熙寧二年再相王荆公為參知政事始用事與文忠不協文忠力丐去以使相判河南府上章自劾繼改亳州今錄於此清時竊祿難逃素食之譏白首佐朝遂起蔽賢之謫幸聖明之洞照舉毫髮以無遺顧此薄材尚容具位中謝切念臣業非經遠識寡通方少因章句之科得借羣俊長脫簿書之秩獲事三朝仁宗之顧遇匪輕英廟之丁寧尤甚旋屬大人繼照飛龍在天思肯構於先基忽遐遺於萬物潤蘋何美雜圭璧以薦羞擢馭已疲復驂騶之共駕彈力

雖勞於負嶽小心更甚於履冰果不克堪遂貽彈劾如安石者學強辯勝年壯氣豪論議方鄙於古人措置肯諸於僚黨至使山林未學草澤後生放自得之良心樂人傳之異說蘋蘋者子誆誆其書足以干名足以取貴拖紳朝序者非安石之黨則指為俗吏國冠校學者異安石之學則笑為迂儒嘆古人之不生恨斯文之將喪臣切觀安石平居之間則口筆丘旦有為之際則身心管商至乃忽故事於祖宗肆巧譏於中外喜怒惟我進退其人待聖主為可欺視同僚為不物臺諫官以茲切齒謂社稷付在何人士大夫罔不動心以朝廷安用彼相為臣及此事主若何臣非不能秉筆華袞之前而正其非覆身青蒲之上而排其失重念陛下當淵默堯舜中和禹湯同天德之尚開待大臣之有體徒高辱吻莫補聰明且區區晉都尚有相先之下佐況赫赫昭代豈有不和之大臣愚念及斯眾言

陋此伏乞陛下特申雄斷大決羣疑正安石過舉之謬以幸保家邦白臣等後言之罪而俾歸田里如其尚矜微朽處以便藩不唯有益於物情亦以不妨於賢路如是則始終事聖史傳不附於姦朋去就為臣物議庶歸於直道其臨薨二表尤為懇切明清家舊有之今不復存東坡先生公神道碑云手封遺表使其子之上之者也徐敦立國紀亦載其略至於謂官闈之臣不可使之專總兵柄人心不服易以敗事後來童貫之徒是矣建哉先見之明焉 宋末刻

熙寧初司天監元瑛奏後三十年西南有亂出于同姓是時方議皇族補外官於是詔宗室不得注授川峽差遣至建中靖國初趙諗叛于渝州相距果三十年其言迺驗繼而瑛又言丙午丁未汴都不守乘輿有播遷之厄不可輕改祖宗之法恐致召亂王荆公大怒啓裕陵竄瑛英州韓如命云

魯文肅十子最鍾愛外祖空青公有壽詞云江南客家有寧馨兒三世文章稱大手一門兄弟獨良眉籍甚眾多推千里足來自渥洼池莫倚善題鴛鴦賦青山須待健時歸不似做當時其後外祖果以詞翰名世可謂父子為知己也

陳禾字秀實四明人政和初為右正言明日張臈展盡底緼時稱得人徽宗批出除給事中會宦官童貫黃經臣恃貴幸驕險且與中執法盧航相為表裏搢紳側目莫敢言者禾曰吾備位臺諫朝廷有至可慮者一遷給舍則非其職此而不言後悔何追未受告命即抗疏上言力陳漢唐之禍不可不戒此際一開異日有不勝言者惟陛下留意於未然論列既久上以日晚頗飢拂衣而起曰朕飢矣禾褰挽上衣泣奏曰陛下少畱容臣罄竭愚衷上為少畱禾曰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它日受危亡之禍孰為重輕願陛下擇之上衣裾脫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奏曰陛下不惜碎衣臣又豈惜碎首以報陛下其言激切上為之變色且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止之曰畱以旌直節翌

日經臣率其黨訴于上前曰國家極治如此安得有此不祥之語繼而盧航上章謂禾一介書生言事在安東臺之除既寢復責授信州監酒久之自便巧祠奉親還里先是陳瑩中寓居郡中禾交遊日久又遣其子正彙來從學後瑩中論列蔡元長得罪禾上書力為救解及正彙告發蔡氏事父子俱就逮監獄者知瑩中與禾遊謂言必自禾發移文取證禾答以事誠有之罪不敢逃人謂禾曰豈宜以實對禾曰禍福死生吾自有處豈肯以一死易不義耶儻得分賢者舉固所願也朝廷指以為黨勒停宜和中起守龍舒以卒事見高抑崇開所述行狀紹熙間史直翁再相上其所著易與春秋傳特官其孫近脩四朝史無人為之立傳此節義遂失傳於後世可勝太息

林子忠有野史一編世多傳之其間議論與平日所為極以背馳殊不可曉豈非知公論不可揜欲蓋其迹於天下後世耶

東坡先生雖竄斥于紹聖元符然元祐中黃慶基趙君錫賈易之徒已摘取其行訓詞中語以為詆誣後來施行蓋權輿於是史冊可以具考近人作好事如鄭介夫鄒志完陳瑩中士林每以為佳話然如王和父之救東坡先生江民表之乞不深治蔡即獄豐相之於祐陵前辯元祐諸公之無罪方軫之上書力詆蔡元長之失雍孝聞之奉廷對李彪之擬賢良策數二蔡之姦二人者俱罹刑辟之類尚多皆人之所難言惜乎

揮塵錄餘話

九三五

世人之不盡知也

成都人景煥野人閒話蓋乾德三年所述其間載蜀後主一條今錄于後蜀後主孟氏諱昶字保元尊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道號玉霄子承高祖纂業性多明敏以孝慈仁義在位三紀已來尊儒尚學貴農賤商初用趙季良母昭裔知政事李仁學趙廷隱等分主兵權李昊徐光浦掌殿檄王處回為樞要無何政教壅滯恩澤雜選一旦赫怒誅權臣張業出王處回自命二相李昊徐光浦開獻納院創貢舉場不十餘年山西潭隱者俱起肅肅多士赴赴武夫亦一方之盛事城內人生三十歲有不識米麥之苗者每春三月夏四月有遊浣花香錦浦者歌樂掀天珠翠鬪喧貴門公子乘彩舫遊百花潭窮奢極麗諸王功臣已下皆置林亭異果名花小類神仙之境兵部王尚書珪題亭子詩其一聯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皆此類也自大軍收復蜀主知運數有歸尋即納款識者聞之嘉歎蜀主能文章好博覽知典必有詩才嘗為箴誠頌諸字人各令刊刻於坐隅謂之頌令箴曰朕念赤子肝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理雷憤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與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爵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誠體朕深私治平中張次功著蜀極抗亦書是箴與此一同且宋刻作但

揮塵錄餘話

九三六

章獻明肅初自蜀中汎江而下舟過真州之長蘆有閩僧法燈者築茅庵岸旁燈一見聽其歌聲許以必貴倒囊津置入京繼遂遭際及位長樂燈尚在後捐奩中百萬緡命淮南兩浙江南三路轉運使創建大剎工巧雄麗甲于南北俾燈住持賜予不絕李邕鄆為之碑至今存焉皇祐初名僧谷全號全大道以道行價重禪林住廬山圓通寺忽一男子貨藥入山自云帝子全見其狀貌頗異厚資其行使往京師自陳鞠治得其安邕都人冷緒之男青也誅之全坐黜配郴州郡中令荷築城之士經歲當盛暑忽弛擔市中作頌云今朝六月六老全受罪足若不登天堂定是入地獄言訖跌坐而化郡人即其地建塔焉事有相類而禍福不侔如此者徐敦立國紀通云全與青俱棄市誤矣

王文穆欽若以故相來守杭州錢唐一老尉蒼顏華髮矣文穆初甚不樂詢其履歷乃同年生惻然哀之遂封章於朝詔特改京秩尉以詩謝之云當年同試大明宮文字雖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東君元沒兩般風晁武子云章俞者郇公之族子早歲不自拘檢妻之母楊氏年少而寡俞與之通已而有娠生子初產之時楊氏欲不舉楊氏母勉令留之以一合貯水絨置其內遣人持以還俞俞得之云此兒五行甚佳將大吾門履乳者謹視之既長登第始與東坡先生締交後送其出守湖州詩首云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以為譏已由是怨

揮塵錄餘話

九三五

之其子入政府命尚無恙嘗犯法以年八十勿論事見神宗實錄紹聖相天下坡渡海蓋修報也所謂燕國夫人墓獨處而無耐者即楊氏也

章芳仲云兒宋刻作而

元豐末章子厚為門下侍郎以本官知汝州時錢穆父為中書舍人行告詞云鞅鞅非少主之臣倖倖無大臣之操子厚固怨之矣元祐間穆父在翰苑詔書中有不容羣枉規欲動搖以指子厚尤以切齒紹聖初子厚入相例遭斥逐穆父既出國門蔡元度餞別因誦其前聯云公知子厚不可揀撥何故詆之如是穆父愀然曰鬼劈口矣元度曰後來代言之際何故又及之穆父笑曰那鬼又來劈一劈了去

朱希真先生云

周美成邦彥元豐初以太學生進汴都賦神宗命之以官除太學錄其後流落不偶浮沈州縣三十餘年蔡元長用事美成獻生日詩略云化行禹貢山川內人在周公禮樂中元長大喜即以祕書少監召又復薦之上殿契合詔再取其本生進表云六月十八日賜對崇政殿問臣為諸生時所進先帝汴都賦其辭云何臣對曰賦語猥繁歲月持久不能省憶即勅以本來進者雕蟲末技已玷國恩芻狗塵言再干睿覽事超所望憂過於榮切惟漢晉以來才士輩出咸有頌述為國光華兩京天臨三國鼎峙奇偉之作行於無窮共惟神宗皇帝盛德大業卓高古初積害悉平百廢再舉朝廷郊廟罔不崇飾倉廩府庫罔不充仞經術學校罔不興作禮樂制度罔

不釐出攘狄片地罔不流行理財禁非動協成

算以至鬼神懷鳥獸若摺紳之所誦習載籍之所編記三五以降莫之與京未聞承學之臣有所歌詠於今無傳視古為愧臣於斯時自惟徒

費學廩無益治世萬分之一不揣所堪哀集盛事鋪陳為賦冒死進投先帝哀其狂愚賜以首

領特從官使以勸四方臣命薄數奇旋遭時變不能俛仰取容自觸罷廢漂零不偶積年于茲

臣孤憤莫伸大恩未報每抱舊葉涕泗橫流不

置於今得望天表親奉聖訓命錄舊文退省荒蕪恨其少作憂懼怕惑不知所為伏惟陛下執

道御有本於生知出言成章匪由學習而臣也欲瞻雲漢之麗自呈繪圖之工唐突不量誅死

何恨陛下德侔覆燾恩浹飛沉致絕異之祥光

出久幽之神聖豐年屢應瑞物畢臻方將泥金

泰山鳴玉梁父一代方冊可無述焉如使臣殫竭精神馳騁筆墨方於茲賦向有靡者焉其元

豐元年七月所進汴都賦并書共二策謹隨表上進以聞表入乙覽稱善除次對內祠其後宣

和中李元叔長民獻廣并都賦上亦甚喜除祕書省正字元叔定之孫也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陰鏗詩也李太白取用之杜子美太白詩云李白有佳句往往似陰鏗

後人以謂以此譏之然子美詩有蛟龍得雲雨鵬鷃在秋天一聯已見晉書載記矣如水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孟蜀王詩東坡先生度以為詞昔人不以蹈襲為非南部煙花錄

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唐人方域詩新唐書藝文志有方域詩一卷煙花錄一名大業拾遺記文詞極惡可疑而大業幸江都記自有十二卷唐著作郎杜寶所纂明清家有之永平時楊州印本也

沈睿達遼文通之同包長於歌詩尤工翰墨王荆公曾文肅學其筆法荆公得其清勁而文肅傳

其真楷登科後遊京師偶為人書帶帶詞頗不典流轉鬻于相藍內侍買得之達于九禁近幸

嬪御服之遂塵乙覽時裕陵初嗣位勵精求治一見不悅會遣監察御史王子韶察訪兩浙臨

遣之際上諭之曰近日士大夫全無顧藉有沈

寔者為倡優書淫冶之辭於帶帶遂達朕聽如

此等人豈可不治子韶抵浙中適睿達為吳縣

令子韶希旨以它罪劾奏時荆公當國為申解

之上復伸前說竟不能釋疑遂坐深文削籍為

民其後卜居池陽之齊山有集號雲巢編行於

世

丁晉公自海外徙宅光州臨終以一巨篋寄郡帑
 中上題云候五十五年有姓丁來此作通判可
 分付開之至是歲有丁姓者來貳郡政即晉公
 之孫計其所留年月尚未生啟視之但一黑匣
 貯大端研一枚上有一小窠以一碁子覆之揭
 之有水一泓流出無有歇時溫潤之甚不可名
 狀丁氏子孫至今茹之又陳公密縝未達時嘗
 知端州開部內有富民蓄一研奇甚至破其家
 得之研面世所謂鬻斗焦者成一黑龍奮迅之
 狀可畏二鸚鵡眼以為目每遇陰晦則雲霧輒
 興公密沒歸于張仲謀詢政和間遂登金門祔
 陵置于宣和殿為書符之用靖康之亂龍德宮
 服御多為都監王球藏匿事露下大理思陵欲
 誅之子裳叔祖為棘卿為之營謀止從遠竄其
 後北歸以此研謝子裳至今藏于家二研真希
 世之寶也

明清嘗於王瑩夫確處見王荆公手書集句詞刻
 詐一紙云海棠亂發皆臨水君知此處花何似
 涼月白紛紛香風隔岸聞轉枝黃鳥近隔岸聲
 相應隨意坐莓苔飄零酒一柸今不知在何所
 周美成晚歸錢塘鄉里夢中得瑞鶴倦一闌悄郊
 原帶郭行路永客去車塵漠漠斜陽映山落斂
 餘紅猶戀孤城闌角凌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
 約有流鶯勸我重解繡鞍緩引春酌不記歸時
 早暮上馬誰扶醉眠朱閣驚鷗動幕猶殘醉遠
 紅藥歎西園已是花深無地東風何事又惡任

流光過却歸來洞天自樂未幾方臘盜起自桐
 廬擁兵入杭時美成方會客聞之倉黃出奔趨
 西湖之墳庵次郊外適際殘臘落日在山忽見
 故人之妾徒步亦為逃避計約下馬小飲于道
 旁旗亭聞鶯聲于木杪分背少焉抵庵中尚有
 餘醺因臥小閣之上恍如詞中逾月賊平入城
 則故居皆遭蹂躪旋管緝而處繼而得請提舉
 杭州洞霄宮遂老焉悉符前作美成嘗自記甚
 詳今偶失其本姑追記其略而書于編

周美成爲江寧府溧水令主簿之室有色而慧美
 成每款洽于尊席之間世所傳風流子詞蓋所
 寓意焉新綠小池塘風簾動碎影舞斜陽羨一
 見金屋去來舊時巢燕土花繚繞前度莓牆繡
 閣鳳帷深幾許聽得理絲簧欲說又休慮乖芳
 信未歌先噎愁轉清商暗想新粧了開朱戶應
 自待月西廂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問甚時
 却與佳音密耗擬將秦鏡偷換韓香天便教人
 霎時厮見何妨新綠待月皆傳應亭軒之名也
 俞養仲云

曾文肅初與蔡元長兄弟皆臨川王氏之親黨後
 來位勢既隆遂爲仇敵崇寧初文肅爲元長擢
 其相位文肅以觀文守南徐時元度帥維揚赴
 鎮過郡元度開燕甚勤自爲口號云並居二府
 同事三朝悵契關於當年喜逢迎於斯地又云
 對掌紫樞參大政同扶赫日上中天謬爲恭敬
 如是而中實不然已而與獄文肅遂遷衡陽
 元祐初滕章敏帥定武時耽踰道南仲爲教授偶

燕集郡僚章敏席間作詩坐客皆和獨踰道辭
 云某以經義過省不習爲詩章敏之婿何洵直
 滑稽名世忽云熙寧中裕陵後苑射弓而殿帥
 林廣云不能上詢其故云臣本出弩手闔坐大
 笑黃六丈叔愚云

李處邁邯鄲之孫政和初以直祕閣知相州外甥
 張澄如瑩孫宗女夫爲承節郎侍行掌札牘之
 寄時聶賁遠山爲郡博士王將明甫爲決曹掾
 如瑩處甥館既與二公往還且周旋甚至悉皆
 懷感王聶同年生也始甚歡而聶於樂籍中有
 所屬意王亦昵之每戒不令前聶恨之因而遂
 成仇怨其後甫改名備爲相薦如瑩易文階除
 樞密院編修已而更秩爲郎聶後以蔡元長稱
 其剛方有立薦之改名昌擢侍從備大用事貶
 聶散官安置衡州益銜備矣靖康時事大變召
 登政府備之誅死聶有力焉而聶亦以是歲出
 使至絳州被害備初敗如瑩蹤跡頗危賴聶之
 回互竟無它南渡之後出入中外浸登要途至
 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拜慶遠軍節度以終四
 十三年無一日居閑中興以來如瑩一人而已
 孫長文云

徐幹臣仲三衢人政和初以知音律爲太常典樂
 出知常州嘗自製轉調二郎神之詞云悶來彈
 鶻又攪碎一簾花影設試着春衫還思纖手薰
 徹金虬燼冷動是愁端如何向但怪得新來多
 病嗟舊日沈腰如今潘鬢怎堪臨鏡重省別時
 淚滴羅襟猶疑爲我厭厭日高慵起長託春醒

未醒鴈足不來馬蹄難駐門掩一亭芳景空佇
立盡日欄干倚遍畫長人靜既成會開封尹李
孝壽來牧吳門李以嚴治京兆號李閣羅道出
郡下幹臣大合樂燕夢之喻羣娼令誣此詞必
待其問乃止娼如戒歌至三四李果詢之幹臣
感頌云某頃有一侍婢色藝冠絕前歲以亡室
不容逐去今聞在蘇州一兵官處屢遣信欲復
來而今之主公靳之感賦此詞中所敘多其
書中語今焉適有天幸公擁麾于彼不甯能為
我之地否李云此甚不難可無慮也既次無錫
賓贊者請受謁次第李云郡官當至楓橋橋距
城十里而遠翌日艤舟其所官吏上下望風股
栗李一閱刺字忽大怒云都監在法不許出城
迺亦至此使郡中萬一有火盜之虞豈不殆哉
斥都監下塔荷校送獄又數日取其供牘判奏
字其家震懼末援死轉哀鳴致懇李笑云且還
徐典樂之妾了來理會兵官者解其指即日承
命然後舍之 曾仲恭云

東坡先生出帥定武黃門以書薦士往謁之東坡
一見云某記得一小話子昔有人發冢極費力
方透其穴一人裸坐其中語盜曰公豈不聞此
山號首陽我乃伯夷焉有物邪盜慊然而去又
往它山鑿治方半忽見前日裸衣男子從後拊
其背曰勿開勿開此乃舍弟墓也 徐敦立云

政和建良嶽異花奇石來自東南不可名狀忽靈
壁縣貢一巨石高二十餘丈周圍稱是舟載至
京師毀水門樓以入千夫昇之不動或啟于上

云此神物也宜表異之祐陵親酒宸翰云慶雲
萬態奇峰仍以金帶一條掛其上石即遂可移
省夫之半頃刻至苑中 李平仲云

潘允字說之吳門人仕祐陵為侍從宣和初奉祠
居里中時郡民朱勔以倖進寵眷無比父冲殂
勔護喪歸葬鄉間傾城出送而潘獨不往潘之
先塋適有山林形勢近冲新阡勔欲得之迺脩
敬于潘杜門弗納勔恃恩自恣道人諷之且席
以熏天之勢潘一切拒之勔歸京師果懇于上
降御筆奪之已而又詠御史誣之以罪而潘
之職雖抑之於一時而吳人至今稱之 曾仲恭

時云

祐陵時有僧妙應者江南人往來京洛間能知人
休咎其說初不言五行形神且不在人之求而
告之伴任奔走初無定止飲酒食肉不拘戒行
人呼之為風和蔡元長褻職居錢塘一日忽直
造其堂書詩一絕云相得端明似虎形搖頭擺
腦得人憎看取明年作宰相張牙劈口喫眾生
又書其下云眾生受苦兩紀都休已而悉如其
言紹興初猶在廣中蛻寂于柳州明清投轄錄
中亦書其略 蘇訓直批云

蔡攸嘗侍徽宗曲宴禁中上命連沃數巨觥妻至
顛仆賜之未已攸再拜以懇曰臣鼠量已窮逮
將委頓願陛下憐之上笑曰使卿若死又灌殺
一司馬光矣始知溫公雖遭貶斥于一時而九
重固自敬服如此 樂壽之云

李彥思逸曾文肅之甥早歲及弟文采為政稱于

一時蔡元長與之連初亦喜之後元長與文肅
交惡始惡之政和初自江外作邑歸時元長以
師垣秉鈞入謁之後元長語其所厚曰李逸而
目如此所欠一黠耳彥思聞之皇恐即上書欲
願投筆比再見元長元長曰公乞易武早已降
旨換授莊宅使矣逸聞語即趨廷下效使臣之
喏云李逸謝太師更不再升階而出元長笑云
李彥思元來了得遮一解即除知保州見闕 中

父勇云

詹大和堅老來京師省試罷坐微累下大理時李
傳正端初為少卿初入之時堅老哀鳴曰某遠
方舉人不幸抵此祈公憐之端初怒操俚談詬
曰子豨尖如此誠姦人也因困辱之已而勝出
奏名所犯既輕在法應釋得以無事自此各不
相聞後十餘年端初為淮南路轉運副使既及
瓜堅老自郎官出為代端初因忘之而堅老心
未能平也相見各敘昧生平而已既再見端初
頗省其面目猶不記首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
豈嘗解后朝路中邪風采堂堂非曩日比也堅
老荅曰風采堂堂固非某所自見但不知比往
時紫不尖否端初愧怍而寤端初有子即粹伯
處全也粹伯乃外祖之遺體不但曾氏之指節
可驗而高明豪放酷肖之粹伯亦不自隱禮待
二家均一世亦多知之傳正邯鄲公淑孫也
鳳翔府太平觀主道士張景先出入黃安中之門
甚久安中坐此彈章中頗及之有閩人黃謙者
狡獪人也自買度牒遠投景先求為弟子因得

以識安中後歸闔遂住武夷山每對客必目安中為家兄人以其名連易卦頗以為然安中至里中焚黃謙亦謁之安中以景先之故稍禮之逮安中北還謙宣言送伯氏出闕以山轎迹其後所至官吏皆所親示不疑也安中既多在北方而闕距京師稍遠安中名重一時謙藉其聲勢大為姦利人不敢何一日安中遣姪歸邵武間有客道其事者姪大不平云須當痛治之謙伺其來候於道左伏謁禮甚恭方欲詰其事謙曰無廣此言聊假虎威耳舉初甚厚遂為款留數日不問而去自是眾益信之人之無良有如是者謙後至政和間遂得幸為道官黃宋翰云

王履道初自大名府監倉任滿至京師茫然無所向會樂師成賜第初成極天下之華麗許士庶入觀履道鬚兩角以小籃貯筆墨徑入就其新堂大書歌行以美之末云初寮道人擲筆而出主隸輩見其人物偉勝詞翰妙絕眾目匡側時方崇尚道教直以為神仙降臨不敢呵止亟以報師成師成讀之大喜即令物色延見索其它文益以擊節薦之于上不數年登禁林入政府基於此也謝景思云

劉跛子者洛陽人知人死生禍福歲一至京師前輩雜說中多記之至宣和猶在蔡元長正炎盛聞其入都在大房中下大房者外方居養福田院之類即令其子條屏騎從往訪之跛子以手揮之勿令前且取一瓦礫用土書一退字更無它語條歸以告于元長元長悟其言而不能用

越至于敗

蔡元長帥成都嘗令費孝先畫卦影歷歷悉見後來無差豪之失末後圖小池龍躍其中又圖兩日西月一屋有鴟吻一人掩面而哭不曉其理後元長南竄死於潭州昌明寺始悟焉蔡徽云

蔡元長少年鼎貴建第錢塘極為雄麗全占山林江湖之絕勝今行在殿前司是也宣和末金寇豕突盡以平日之所積用巨艦泛汴而下置其宅中靖康初下籍沒之詔適毛達可友守杭州達可元長門下士也緩其施行密喻其家藏隱逾半所以蔡氏之後皆不貧又嘗以金銀寶貨四十櫝寄其族人海鹽者已而蔡父子兄弟誅竄不暇往索盡掩為已有至今海鹽蔡氏富冠浙右胡元功云

紹聖初治元祐黨人秦少游出為杭州通判坐以脩史詆誣道貶監處州酒稅在任兩浙運使胡宗哲觀望羅織劫其敗壞場務始送郴州編管黃魯直罷守當塗寓居荆南作永天院塔記湖北轉運判官陳舉迎合中司趙正夫發其中舍謗訕遂編管宜州陳舉者乃宗哲之婿可謂冰清玉潤也

蘇在廷元老東坡先生之從孫自幼即卓然東坡許之元符末入太學東坡已度海每與其書委曲詳盡宣和中歷館職郎曹奉常言者論其宗元祐學術罷為官觀而謝表乃云念昔黨人偶同高祖士大夫頗少之張文老云

靖康中蔡元長父子既敗言者攻之發其姦惡不

遺餘力蓋其門下士如楊中立孫仲益之類是也李泰發光時為侍御史獨不露章且勸勿為大甚坐是責監汀州酒稅謝表云當垂涕止鬻弓之射人以為狂然臨危多下石之徒臣則不敢士大夫多稱之陸務觀云

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其坐罪始責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既抵貶所寓居于郡中天寧寺寺有平楚樓取唐沈傳師目傷平楚虞帝魂之句也朝廷遣殿中侍御史馬仲賜死讀詔畢張徘徊退避不忍自盡執事者趣迫登樓張仰首急觀三字長歎就縊錢秉之元成云

趙德夫明誠金石錄云唐韋絢著劉公嘉話載武氏諸碑一夕風雨失龜趺之首凡碑上武字皆不存已而武元衡遇害後來考之武字皆完龜首固自若韋絢之妄明矣而益知小說傳記不足信也明清後見元和姓纂絢乃執誼之子其虛誕有從來也

建炎戊申冬高宗駐蹕維揚時未經兵燹井邑全盛向子固叔堅來赴調于行在所冠蓋闐委偶解后金壇士子郭珣瑜者因與共處于天寧寺佛殿之供卓下一夕夜半忽呼郭覺而語云有一事甚異適夢吾服金紫來領此郡皆荆榛瓦礫之場非復今日入城亦有官吏父老輩相迎皆蕭索可憐公衣綠袍于眾客中不可曉也已而虜人南寇六飛度江城之內外悉遭焚毀後二十年叔堅果握帥符郭登第未久為郡博士迂于郊外始悟前夢相與感歎向荆父云

康偉字為章元祐名將識之子少日不拘細行游
 寫師生計既蕩析遂偶一娼始來即詭其姓名
 曰李宜德情意既洽婦人者亦戀戀不忍捨為
 章謂曰吾既無室家汝肯從我南下為偕老之
 計乎娼大然之囊中所有甚富分其半以遺姥
 指天誓日不相棄背買舟出都門沿汴行裁數
 里相與登岸小酌旗亭伺娼之醉為章解纜亟
 發娼拗怒戰手於河許為章弗顧也娼既為其
 所紿倉黃還家後數年為章再到京師過其門
 娼母子即呼街卒錄之為章略無憚色時李孝
 壽尹開封威令凜然既至府為章自言平時未
 嘗至都下無由識此曹恐有貌相肖者願試詢
 之尹以問娼娼曰宣德郎李某也為章遽云已
 即右班殿直康偉也尹曰誠偉也取文書來為
 章探懷中取吏部告示文字以呈之尹撫案大
 怒曰信知浩穰之地姦欺之徒何所不有命重
 杖娼之母子令眾通衢慰勞為章而遣之李尹
 自以謂益顯神明之政矣為章自此折節讀書
 易文資有名於世後來事浸露李尹聞之嘗以
 語外祖曰僕為京兆而康為章能作此奇事可
 謂大膽矣與之其子也 宏父舅云
 向宗厚履方建炎末為樞密院計議官履方美髯
 而若滑稽之狀衰華陽巾纏足極彎長於鈞
 同舍王侑公為嘗戲語之曰君唐明皇時四人
 合而為一何邪侑曰願聞之公為曰君狀類黃
 幡縵頭巾類葉法善脚類楊貴妃心腸以安祿
 山席間一笑履方不懽後程致道行其祠部員

外郎告詞云汝佩服高古操履甚恭又以戲之
 向止叔云

宋道方教叔以暨名天下居南京然不肯赴請病
 者扶攜以就求脉政和初田登守郡母病危甚
 呼之不至登怒云使吾母死亦以憂去殺此人
 不過斥責即遣人禽至廷下荷之云三日之內
 不痊則吾當誅汝以徇眾教叔曰容為診之既
 而曰尚可活處以丹劑遂瘳田喜甚云吾一時
 相困辱然豈可不刷前恥乎用太守之車從妓
 樂酬以千緡俾羣卒負于前增以綵釀導引還
 其家旬日後田母病復作呼之則全家遁去田
 母遂殂蓋其疾先已在膏肓宋姑以良藥其
 死耳 程可久云

王况字子亨本士人為南京宋教叔婿教叔既以
 暨名擅南北况初傳其學未精薄遊京師甚悽
 然會暨法忽變有大賈視揭示失驚吐舌遂不
 能復入經旬食不下咽厄麻日甚國暨不能療
 其家憂懼榜于市曰有治之有當以千萬為謝
 况利其所售之厚姑往應其求既見買之狀忽
 發笑不能制心以謂未易措手也其家人怪而
 詰之况謬為大言答之曰所笑者輦轂之大如
 此乃無人治此小疾耳語主人家曰試取針經
 來况謾檢之偶有穴與其疾似是者况曰爾家
 當勒狀與我萬一不能活則勿尤我當為若針
 之可立效主病者不得已亦從之急針舌之底
 抽針之際其人若委頓狀頃刻舌遂伸縮如平
 時矣其家大喜謝之如約又為之延譽自是翕

然名動京師既小康始得盡心時後之書卒有
 聞於世事之偶然有如此者況後以暨得幸宣
 和中為朝請大夫著全生指迷論一書暨者多
 用之 外舅云

楊介吉老者泗州人以暨術聞四方有儒生李氏
 子棄業願娶其女以授其學執子婿禮甚恭吉
 老盡以精微告之一日有靈壁縣富家婦有疾
 遣人邀李生以往李初視脉云腸胃間有所苦
 邪婦曰腸中痛不可忍而大便從小便中出暨
 者皆以謂無此證不可治故欲屈君子李曰試
 為籌之若姑服我之藥三日當有瘳不然非某
 所知也下小元子數十粒煎黃耆湯下之富家
 依其言下膿血數升而愈富家大喜贈錢五十
 萬置酒以問之曰始切脉時覺乳脉現於腸部
 王叔和脉訣云寸乳積血在胃中關內逢乳腸
 裏癰此癰生腸內所以致然所服者乃雲母膏
 為丸耳切脉至此可以言暨矣李後以暨科及
 第至博士李植元秀即其從子也 王憲臣云

王稱定觀者元符殿帥恩之子有才學好與元祐
 故家遊范元寶溫潛溪詩眼中亦稱其能詩政
 和末為殿中監年二十八矣眷東甚渥少年貴
 仕酒色自娛一日忽宣召入禁中上云朕近得
 一異人能製丹砂服之可以長生久視煉治經
 歲而成色如紫金卿為試之定觀忻躍拜命即
 取服之才下咽覺胃間煩燥之甚俄頃煙從口
 中出急扶歸已不救既殮之後但聞棺中剝啄
 之聲莫測所以已而火出其內頃刻之間遂成

烈烟室廬盡焚開封府尹亟來抹之延燒數百
家方止但得枯骨于餘燼中亦可怪也 范子濟
云

丁廣者明清里中老儒也與祖父為輩行嘗任保
州教授郡將武人而通判者戚里子悉多姬侍
以酒色沈縱會有人過郡自言數百歲能煉
大丹服之可以飽者欲而康強無疾然後飛升
度世守貳館之以先生之禮事之選日初丹竈
依其法煉之四十九日而成神光屬天置酒大
合樂相慶然後嘗之廣聞之裁書以獻乞取刀
圭以養病身道人者以其骨凡不肯與守貳憐
之為請僅得半粒廣忻然服之不數日郡將通
判皆直發於背道人宵遁守貳相繼告殂廣腰
間亦生癰甚皇恐亟飲地漿解之得愈明年考
滿改秩歸里中疾復作又用前法稍痊偶覺熱
躁因澡身水入創口中不能起金石之毒有如
此者併書之于此以為世誠云

秦會之初自虜中還朝汎海至楚州楚守楊揆子
才疑以為偽即欲斬之館客管當可者謂揆曰
萬一果然朝廷知之匪便不若津遣赴行在真
假自辨矣揆於是遣人陰加防閑護送至會稽
會之既相訪尋當可官其二子揆屏迹天台不
敢出者逾二十年會之末年始得劉景以為台
州守欲與蔡謝二家併治之而會之死高宗偶
記其姓名召用之後為次對累典名潘斯亦命
也

母丘儉貧賤時嘗借文選于交游問其人有難色

發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錄之遺學者後仕王蜀
為宰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載
陶岳五代史補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
鏐書五經做其製作刊板于國子監監中印書
之始今則盛行于天下蜀中為最明清家有鏐
書印本五經存焉後題長興二年也

明清第三錄載秦會之靖康未議狀全篇比見表
姪常保孫言嘗聞之于游定夫之孫九言云迺
馬伸先覺之文也初會之為御史中丞虜人議
立張邦昌以主中國先覺為監察御史抗言于
稠人廣坐中曰吾曹職為爭臣豈可坐視緘默
不吐一詞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會之不荅少
焉屬藁遂就呼臺史連名書之會之既為臺長
則當列于首以呈會之會之猶豫先覺帥同僚
合辭力請會之不得已始肯書名先覺遣人疾
馳以達虜酋所以秦氏所藏本猶云檜等也先
覺中與初任殿中侍御史以亮直稱于一時為
汪黃所擠責監濮州酒稅後高宗思之以九列
召示以大用而先覺已死會之還自虜中揚言
已功盡掠其美名遂取富貴位極人臣勢冠今
古先覺子孫漂泊閩中先覺有甥何琬者慷慨
自任得其元藁累欲上之而馬氏子止之云秦
會之凶焰方熾其可犯邪紹興乙亥春琬忽夢
先覺衣冠如平生云秦氏將敗趣使往陳之琬
即持其藁以叫關會之大怒誣以他罪下琬大
理竄嶺外抵流所未幾而會之果殂其家訟冤
詔復琬故官後至貞郎先覺忠績遂別白于時

游與馬鄰牆而居得其詳云

秦會之范覺民同在廟堂二公不相咸虜騎初退
欲定江西二守臣之罪康倬知臨江軍棄城而
走撫州守王仲山以城降仲山會之婦翁也覺
民欲寬之會之云不可既已投拜委質於賊甚
麼話不曾說豈可貸邪蓋詆覺民嘗仕偽楚耳
秦煊本王暎之孽子暎妻鄭氏達夫之女暎歸婦
家而早達鄭氏怙勢而妬煊既誕即逐其所生
以煊為會之乞子會之任中司虜拘北去夫婦
偕行獨留煊于會之夫人伯父王仲藁豐父家
豐父子時橋而傲每凌侮之其後會之用其親
黨逼躋要途獨時每以參議官處之 王俊明云
王仲藁字豐父岐公暮子有風采善詞翰四六尤
工以名字典郡政和末為中大夫守會稽頗著
績效如乾湖為田導水入海是也童貫時方用
事貫苦脚氣或云楊梅仁可瘵是疾豐父哀五
十石以獻之才可知矣後擢待制再任不歷貼
職徑登次對前後惟豐父一人初岐公為首台
元豐末命或云岐公有異議紹聖親政追貶萬
安軍司戶諸子皆勒停不得入國門奪所賜第
以予王荆公家崇寧初以為臣不忠列黨籍碑
至是豐父既有內援而又鄭達夫岐公之婿相
與申理遂洗前誣詔盡復岐公爵諡祔陵又題
其墓刻云元豐治定弼亮功成之碑御筆云嘉
祐中英宗立為皇子王珪時為學士預聞大議
近因其子仲藁以其詔幕來上始得究其本末
迺知神考擢真政府厥有攸在協贊事功維持

法度十有六年元豐末上自有子發言自珪遂定大策安宗廟陸碑未立惻然于懷賜額親筆書題此政和七年二月丙子也豐父表謝有金栢賜第玉篆題碑之對建炎初知袁州虜人寇江西坐失守削籍與馬子約皆寓居永嘉豐父兄仲山同時牧臨川以城降坐廢子約酒酣戲之云平原太守吾兄也後秦會之再入相會之仲山婿也豐父以啟懇之云黃紙除書久無心於夢寐青瓊舊物尚有意於陶鎔會之為開陳詔復元官奉祠放行秦薦時豐父寄祿已為通議大夫不問職名所以諸孫皆奏京秩年八十餘卒有子曉亦能文

祖宗以來帥蜀悉雜學士以上方為之李璆西美坐蔡元長黨久擯不用紹興中適以女適秦會之夫人之弟王曆因而內相昵結起帥瀘南已而復次對制閩成都自是蜀帥職始殺矣其後曹筠王剛中是也 張文老云

熙寧三年詔宗室出官從政于外方惟不許入蜀鄭亨仲本秦會之所引自溫州判官不數年登禁近遂以資政殿大學士宣撫川陝亨仲駕馭諸將有理諸將雖外傲而內憚之適亨仲有忤秦之意因相與媒孽言其有政虐狀秦聞之謀于王顯道顯道云不若遣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不棄焉於是創四川總領財賦命德夫至坤維得晁公武子止于冷落中辟為幹辦公事俾令采訪亨仲陰事欲加以罪又以德夫子善究為總領司幹辦公事越常制也

子止又引亨仲所逐使臣魏彥忠者相與物色其失上聞遂與大獄竄籍亨仲即召德夫為版曹云 張文老云

廉宣仲布建炎初自其鄉里山陽避寇南來所攜鉅萬至臨安寓居吳山之下舍館甫定而郡兵陳通等亂囊囊悉為劫掠一簪不遺夫婦傍徨宣仲昔在京師為學官日與侍晨道士時若愚游至是聞若愚用事賊間姑往訪之一見甚篤綈袍之義且云吾從盜所得寶貨盈屋敗露指日悉錄于官矣縱盡以與君無憾然度必不能保今有兩篋以授子可亟去此庶有生理又令二校防護出關而返宣仲夫婦既倖脫厄買舟趨雪川來依外祖空青公空青館置于所泊僧舍宣仲張子能婿也外祖戲曰君真是沒興徐德言矣按堵之後啟篋視之皆黃金也計其所失無毫釐之差宣仲後坐嬖黨不用藉此得以自存焉 宣仲自云

靖康初秦會之自御史丐祠歸建康就舍以居適當炎暑上元宰張師言昌訪之會之語師言此屋猶可居但每為西日所苦奈何得一涼棚備矣翌日未曉但聞斤斧之聲會之起視之則松棚已就詢之匠者云縣宇中方創一棚昨日聞侍御之言即輟以成此會之大喜次年會之入為中司北去又數年還朝已而拜相時師言年逾七十會之於是就官簿中減去十歲權知楚州把麾持節者又踰十年然後掛冠老于潛皖近九十而終師言詩文甚佳多傳於外 李元度

陳彥育序丹揚士子從後湖蘇養直學詩造其三昧向伯恭為浙漕訪養直于隱居彥育適在坐一見喜之邀與之共途益以契合遂以其愛姬寇氏嫁之攜歸逾年伯恭登從班迺啟于思陵云寇氏萊公之元孫其後獨有此一女乞以一官與其夫陳序遂詔特補和州文學伯恭為自製警策靴笏令人賣黃牒往併授之并以白金為饒彥育方教村童于陋巷持書人至彥育疑非其所有至出補牒見其姓名始拜命望踰意表不勝驚喜間巷為之改觀其後終于刪定官明清有其詩一秩至今尚存也 向止叔云

明清壬子歲仕寧國得王俊所首岳侯狀于其家云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差充京東東路兵馬鈐轄御前軍副統制王俊右俊於八月二十二日夜二更以來張太尉使奴厮兒慶童來請俊去說話俊到張太尉衙令虞候報覆請俊入宅在蓮花池東面一亭子上張太尉先與一和尚何澤點着燭對面坐地說話俊到時何澤更不與俊相揖便起向燈影黑處潛去俊於張太尉面前唱喏坐間張太尉不作聲良久問道你早睡也那你睡得着俊道太尉有甚事睡不着張太尉道你不知自家相公得出也俊道相公得出那裏去張太尉道得衢婺州俊道既得衢州則無事也有甚煩惱張太尉道恐有後命俊道有後命如何張太尉道你理會不得我與相公從微相隨朝廷必疑我也朝廷交更翻朝見

我去則不必來也俊道向日范將軍被罪朝廷賜死俊與范將軍從微相隨俊元是雄威副都頭轉至正使皆是范將軍兼係右軍統制同提舉一行事務心懷忠義到今朝廷何曾賜罪太尉不須別生疑慮張太尉道更說與你我相公處有人來交我救他俊道如何救他張太尉道我遮人馬動則便是救他也俊道動後甚意似張太尉道這裏將人馬老小盡底移去襄陽府不動只在那駐劄朝廷知必使岳相公來彈壓撫喻俊道太尉不得動人道若太尉動人馬朝廷必疑岳相公越被罪也張太尉道你理會不得若朝廷使岳相公來時便是我救他也若朝廷不肯交相公來時我將人馬分布自據襄陽府俊道諸軍人馬如何起發得張太尉道我虜劫舟船盡裝載步人老小令馬軍便陸路前去俊道且看國家患難之際且更消停張太尉道我待做你安排着待我交你下手做時你便聽我言語俊道恐軍中不伏者多張太尉道誰敢不伏傳選道我不伏俊道傳統制慷慨之人丈夫剛氣必不肯伏張太尉道待有不伏者勦殺俊道這軍馬做甚名目起發張太尉道你問得我是我假做一件朝廷文字教發我須交人不疑俊道太尉去襄陽府後面張相公遣人馬來追襲如何張太尉道必不敢來趕我投他人馬來到這裏時我已到襄陽府了也俊道且如到襄陽府張相公必不肯休繼續前來收捕如何張太尉道我又何懼俊道若番人探得知必來

夾攻太尉南面有張相公人馬北面有番人太尉如何處置張太尉冷笑我別有道理待我遮裏兵才動先使人將文字去與番人萬一支吾不前交番人發人馬助我俊道諸軍人馬老小數十萬襄陽府糧如何張太尉道這裏糧盡數著船裝載前去鄂州也有糧襄陽府也有糧可喫得一年俊道如何這裏數路應副錢糧尚有不前那裏些小糧一年已後無糧如何張太尉道我那裏一年已外不別做轉動我那裏不一交番人必退我遲則遲動疾則疾動你安排着張太尉又道我如今動後背鬼遊奕伏我不伏俊道不伏底多張太尉道姚觀察背鬼王剛張應李璋伏不伏俊道不知如何明日來我這裏裏聚廳時你請姚觀察王剛張應李璋云你衙裏喫飯說與我這言語說道張太尉一夜不曾得睡知得相公得出恐有後命令自家懣都出岳相公門下若諸軍人馬有語言交我怎生置禦我東則東隨他人我又不是都統制朝廷又不曾有文字交我管他懣有事都不能管得至三更後俊歸來本家次日天曉二十三日早衆統制官到張太尉衙前張太尉未坐衙俊叫起姚觀察於教場內亭子西邊坐地姚觀察道有甚事大哥俊道張太尉一夜不曾睡知得相公得出大段煩惱道破言語交俊來問觀察如何姚觀察道既相公不來時張太尉管軍事節都在張太尉也俊問觀察道將來諸軍亂後如何姚觀察道與他彈壓不可交亂恐壞了這軍人

馬你做我覆知太尉緩緩地且看國家患難面道罷各散去更不曾說張太尉所言事節俊去見張大尉唱喏張太尉道夜來所言事如何俊道不曾去請王剛等只與姚觀察說話來覆太尉道恐兵亂後不可不彈壓我遊奕一軍鈴束得整齊必不到得生事張太尉道既姚觀察賣弄道他人馬整齊我做尤穩也你安排着俊便唱喏出來自後不曾說話九月初一日張太尉起發赴樞密院行府俊去辭張太尉道王統制你後面籠重物事轉換了著我去後將來必共這懣一處你收拾等我來叫你重念俊元係東平府雄威第八長行日本府闕糧諸營軍兵呼千等結連俊欲劫東平府作過當時俊食祿本心不敢負於國家又不忍棄老母遂經安撫司告首奉聖旨補本營副都頭後來繼而金人侵犯中原俊自靖康元年首從軍旅於京城下與金人相敵斬首及俊口內中箭射落二齒奉聖旨特換授成忠郎後來並係立戰功轉至今來官資俊盡節仰報朝廷今來張太尉結連俊起事俊不敢負於國家欲伺候將來赴樞密行府日面詣張相公前告首又恐都統王太尉別有出入張太尉後面別起事背叛臨時力所不及使俊陷於不義俊已於初七日面覆都統王太尉訖今月初八日納狀告首如有一事一件分毫不實乞依軍法施行乃俊自出官已來立到戰功所至今來官資即不曾有分毫過犯所有俊應干告勅宜劄在家收附外有告首呼千

等補副尉都頭宣徽申外庶曉俊忠義不曾作過不敢負於國家謹具狀披告伏候指揮次歲明清入朝始得詔獄全案觀之岳侯之坐死迺以嘗自言與太祖俱以三十歲為節度使以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握兵之日受夷牌不即出師者凡十三次以為抗拒詔命初不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又云岳雲與張憲書通謀為亂所供雖嘗移絨既不曾達繼復焚如亦不知其詞云何且與元首狀了無干涉鍛鍊雖極而不得實情的見誣罔執所為據而遽皆處極典覽之拂腐儻非後來詔書湔洗追褒則沒地街冤於無窮所可恨者使當時推鞠酷吏漏網不正刑典耳王俊者初以小兵徒中反告而轉資晚以裨將而妄訐主師遂饗富貴駟卒鈴奴一時傾嶮不足比數考其終始之間可謂怪矣首狀雖甚為鄙俚之言然不可更一字也

田登知南都一日詞狀忽二人扶一癯老之人至庭下自云平日善為盜某年日某處火燒若干家即其為之假此為姦至於殺人或有獲者皆寃也前後皆百餘所未嘗敗露後來所積既多因而成家遂不復出所扶之人即其孫也今年逾八十自陳於垂死之際欲得後人知之而已登大驚鄂命左右縛之則已殂矣程可久云

馬子約純負材自任好面折人人敬長之建炎中呂元直作相子約求郡元直拒之徐云有英州見闕公可往否子約曰領鈞旨待先去為相公蓋一宅子奉候朱新仲云

靖康之末二聖北狩四海震動士大夫抹死不服往來賊中洋洋自得者吳玠莫儔二人路人所知也事定皆竄逐嶺外秦會之為小官時在禁林嘗封章薦之疏見其文集中稱道再三秦繇此進用後為相遂放二人逐便并滁人也內自愧作不敢還里卜居于贛上秦適以其婿曾端伯能知虔州

國朝以來六曹尚書寄祿今之金紫銀青光祿大夫之官也雖不登二府亦循途而還國初如竇儀陶穀邢岳後來楊文莊張忠定晁文元孫宜公馬忠肅余襄公元豐官制後易今名如滕章敏王懿敏王懿恪范蜀公之類祐陵時溫萬石孟昌齡王革父子宋喬年盛章詹度皆為金紫銀青光祿大夫極多不止此中興後宋昞益謙洪景盧適俱宣奉大夫上課陳乞悉棍不行

李伯時自書其所蓄古器為一圖極其精妙首在上蔡畢少董良史處少董嘗從先人求識于後少董死迺歸秦伯陽燻其後流轉于其婿林子長楠今為王順伯厚之所得真一時之奇物也

先人跋語云右古器圖龍眠李伯時所藏因論著自畫以為圖也今藏于友畢少董家凡先秦古器源流莫先於此軸矣昔孔子刪詩書以堯舜殷周為終始至於繫辭言三皇之道則罔畧未稱衣裳舟楫所從來者而繼之曰後世聖人者欲知明道立法制器咸本於古也本朝自歐陽子劉遵父始輯三代鼎彝張而明之曰自古聖賢所以不朽者未必有託於物然固有託於

聖賢而取重於人者歐陽子肇此論而龍眠廣續然後渙然大備所謂三代逸矣萬一不存左右採獲幾見全古惟龍眠可以當之也此圖既物之難致者而得之又少董以聞道知經為朝廷識拔則陳聖人之大法指陳根源貫萬古惟一理其將以春秋侍帝傍矣順伯錄以見子靖康之亂省部文字散失不存南渡之後有禮部老吏劉士祥者大為姦利士子之桀黠者相與表裏云某歲曾經省試下合該年免既下部則士祥但云省記到因而僥倖遂獲推恩者不知其數薛叔器云

張彥實諱番易人子公參政大父行有東窻集行於世自知廣德軍秩滿造朝除著作郎秦會之當軸其兄楚材為祕書少監約彥實觀悔于西湖楚材有詩彥實次其韻云天上新驂寶輅回看花仍趁雪英開折歸忍負金蕉葉笑插新臨玉鏡臺女堞未須翻角調錦囊先喜助詩材少蓬自是調羹手葉底應尋好句來時楚材再婚故及玉鏡臺事會之見之大稱賞曰且夕當以文字官相處遷擢左史再遷而掌外制楊原仲並居西掖代言多彥實與之潤色初亦無他彥實偶戲成二毫筆絕句云包羞曾借虎皮蒙筆陣仍推兎作鋒未用吹毛強分別即今同受管城封原仲以為謂已大怒愬于會之詠言路彈之彥實以本官罷為官祠謝表云雖造化之有生有殺本亦何心然臣下之或賞或刑咸其自取屏居數年求休致先除次對帥南昌雖生不及

拜命而身後盡得侍從恩數

紹興壬戌夏顯仁皇后歸就九重之養伯氏仲信年十八作慈寧殿賦以進云臣聞乾天稱父坤地稱母天地至大必言之以父母者明其尊崇博厚無以加也是以圓首方足皆仰之肅之欲報欲奉無不極盡繇古以來聖人之盛莫過堯舜而孟子以謂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恭惟皇帝陛下繼大人之照宜日中之豐體堯邁舜憲古明王以治天下發爲號令典誥廟謨宸斷親仁善鄰開物成務者莫不以孝爲首臣聞孔子謂曾參曰明王以孝治天下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仰惟陛下曩者以皇太后扈從未還願見之心致軫宵旰四方兆民延頸指日以冀來音久矣斯焉天人交孚鄰邦修睦彘弓箝矢息師偃革寰宇之間遂臻安堵恭奉駟駕言歸闕庭凡在動植孰不手舞足蹈翼鼓舞奮適觀古初覓無前此臣伏以老氏三寶以慈爲首乾元之道萬國咸寧洪惟慈寧之殿合爲嘉名超軼前世致安之道繇是以始形勢制作煥乎其有文章儀刑萬邦風化際薄無所不及若堯之光被四表舜之不冒海隅蒼生者行見于今日甚盛烈也臣生長當世薰陶漸摩德義之久目覩心欣不能自已思欲頌良圖協恭式化成規誠開金石感動遠邇以彰聖治莫大之慶而昭述巨美者有日矣輒因殿之名以推原萬一至於辭意淺陋言語庸率不能抉奇摘異以爲偉不惟不能亦所不敢也臣謹昧死再拜而作賦焉臣

揮塵錄餘話

1011x

恭惟皇帝之嗣位十六載也海宇澄清四方砥

平受上天之眷命紹洪基於大明邇安遠至措刑寢兵人熙熙兮春臺物蕩蕩兮由庚六服承德衆心成城所以復炎德之輝而迓周邦之衡先是駟駕從狩鄰國克享天心咸有一德式遄來歸權動九域乃命羣工擇基之隆儲祥之勝坻建問安之上官列辟肅然而赴職百執鎗然而效忠爰卽行闕以成厥功於是上高擬天下蟠法地削甘泉之繁縟屏含元之侈麗揆太極之宸模就坤靈之寶勢乃詠龜筮龜筮協從乃稽萬物萬物無異帝曰欽哉乃彰鴻名慈以覆育於天下寧以鎮服於寰瀛蓋將昭徽音於太妣而表思齊於周京者也有嚴有憑或降或昇揆之以日築之登登經始勿亟百堵皆興伎者獻其技能者精其能否往今泰來闕決兮垠開倉昊馳耀兮黃祇助培運郢頌之斤斧攻杞梓之良材萬杵散雨兮千鏡轉雷離婁督繩兮而公輸削墨夏育治礫兮孟賁撥莠聲隆隆兮伐喬枚勢輻輳兮豁層崖長林巨植兮千年之產而萬年之材輾如闢直如蓋兮崔嵬于時山壤獻靈川流效祉陸架水浮風屯雲委輻湊鱗集衡行櫛比以萃於殿之址也於是匠氏經營百藝駢并礪焉而礪礪焉而礪高下曲折塗墍丹青此興造之本意而動作之形容也既而四周凌天而岌業九門參空而伶俦闕百常兮屋十尋皆捷躡兮建瓴僮僮千栴閑閑旒旒綺對砌窻霞翼構形輝洋洋金碧煌煌神鴟展吻而

10110

呀呀文犀厭牖而赫張寶排象拱列星間梁椽栴樂奈黼藻鈔黃玫瑰瓊瑁翡翠明璫方疏圓井瑣連斗扛枅榱上承柱石下當騰雙猊兮盤礎刻怒兕兮伏相其蟠也顏九淵之虬屈其翥也若千仞之鳳翔或倒文漆於衛社或薦孤桐於嶧陽烏柱橫截細葉交相第栲栳與檜積梗栴兮豫章蓋天下之奇榦盡羽槩而國樸夫然未足以比其制未足以形其雄轆轤從飛雲架空出入今日月吸呼兮雨風開重軒兮鼎玉鱗萬瓦兮游龍高下髮直左右翼從西八東九金礫珉銘平寫三山之景坐移羣玉之峰喜洩洩兮樂融融入如遇兮出如逢映斗杓而暉曬挹天漢兮春容觀其巨鎮在南長江在東前擁後顧盤錯窪隆占皇圖之奕奕鬱佳氣之蔥蔥天海相際造化溟濛雕題貫膺大編舸艘尋撞戴斗兮航浮索援皆馳驅而致恭采肅慎之楛矢職夷黔之布賓上則天目於潛之山鳳凰南北之巔巖巖截竊窺回旋狀羣羽之集薈若萬馬之奔川海門之潮滄溟之淵濠洶奔放勢如朝焉皆足以小峭函而吞涇渭等河雒而隘隴岍夫以此而駐蹕實一制而萬全然而不以爲離宮不以爲別宇而獨以奉長樂之安而爲承顏之所故能遠邁漢唐夸歷三五則雖兼天下之奉極天下之貴亦人所樂而天所與也凡臣所鋪翼而陳之者尚可名言之也非比三吳之盛麗九旂之容衛六宮之深嚴萬物之侈冶不足以隆一人之孝於無窮於是俯而拜仰

揮塵錄餘話

10111

而重曰當乎法駕言歸宗祏生輝千丈萬騎如指如麾備一時之盛禮慶萬國之洪禧望閭闔今瑞霏微剗軀稜今祥威裝馭嚴嚴之玉輦建颺颺之朱旗華蓋傲杠天驥驟非增日星之光明闢老幼之提攜千官之班今鴛鴦兆民之欣今嬰慕喜機動於堪輿澤周流於道路樂極者或至於并躍感深者爭先於馳驚沈湮晏然今屏翳收風驟驟不興今豐隆霽怒雙闕敞今如升萬室昂今如訴若乃萬壽誕日之辰一人會朝之際濟濟峨峨羣臣在位皆輔臯而弼夔遇房杜今丙魏奉玉卮今瓊覽展采儀今文陛皇帝躬蹈事親之美以獨高千萬世進退禮樂抑崇下貴隆帝業今億載權祝聖人今千萬歲然後敷茲膚化徧于中下尊卑模範今盈里閭膏澤滲漉今盛王霸王霸工在衢士在朝而農在野百度脩明萬幾間暇無有遐遺睦如姻婭四海安若覆孟九有基如太華於是客相謂曰子聞今日之盛事歟曰然嘻為堯舜神人以和運紹五帝獄訟謳歌但無為而已矣於致養以云何豈若我皇躬勤儉之資恢隆平之時約已以奉太母之訓致美以化羣黎之為端壹心而應感斤泉異之盱睢煥爛方冊照溢書詩哉且客聞歷代之制乎土階之卑不免乎儉固雕椽之飾不免乎驕奢魯夸靈光而但述土木之巧魏稱景福而徒為制作之華俱游觀之是云奚文辭之足誇又豈若我皇綏定邦家以成孝道允邵義媯哉且上棟下宇聖人所取也至德要道聖

人之孝也作于楚室能修泮官諸侯之功也與其論諸侯曷若言聖道與其言雄壯曷若言聖德明明我宋得天下之統蒸哉祖宗膺器之重殆二百年休聲無墜下之所奉者惟君上之所承者惟親當君享九重之實而親安萬乘之尊蓋匹夫之孝曾閔所難不足以言惟據域中之大饗天下之養然後為重也已析而合既失而得然後為喜之至也曠古所無一旦在已漢唐所恨自我而得凡是數者兼而有之不特為四方之賀又將為萬世之光寵也今是殿也不奢不陋不高不卑合禮之界與天下齊以是為固鞏於鼎龜以是為寶保若山谿雖廣八荒而為城開溟渤而為池倚圓天而為蓋立棟梁於四維亦奚有宜乎於是再拜而歌曰蒼蒼高旻覆下民今與物為春澤無垠今一人孝至通帝意今金石可開不可移今上下合契定大議今法駕六虬言還歸今勅以慈寧為殿名今厥功告成百室盈今居之克安若石磐今四方瞻觀化益寬今天人合應助其證今光啟中興祖武繩今紹復大運法堯舜今旋澤曲軫翕然順今孝道克全鑒上天今壽祿萬年其永延今聖人孝今感人深責成賢輔今雋功克忱廣殿軒軒今巨厦深沈晨昏之養今萬乘親臨財豐俗阜今寫于薰琴百姓克愛今諸侯克欽巨萬國今得其權心官殿之制已陳之矣天子之孝既備述矣四方之心見於斯矣口軟字碎其言卑矣欲昭聖孝永無極矣日月為字天為甲矣許顛彥

周政云王仲信此賦如河決泉涌沛乎莫之能禦也天資辭源之壯蓋未之見昔柳柳州云辨如孟軻淵如莊周壯如李斯明如賈誼哀如屈原專如楊雄柳州論之古人以一字到今不可移易願吾仲信兼用六語而加意於莊屈當與古人並驅而爭先矣伯氏天才既高輔以承家之學經術文章超邁今古真草篆隸沈著痛快天文地理星官曆翁之所歎伏肘後卜筮三乘九流無不玄解丹青之妙模寫煙雲落筆人裁以為寶奏賦之時與范志能成大詔俱赴南宮其後志能登第名位震耀而伯父坎壈以終興言流涕如昔人二老歸西伯賦云一為尚父一為餓者雖升沈之不同其趣一也

蔡元長元符末間居錢塘無慘中春時往雪川游郊外慈感寺寺僧新建一堂頗偉勝元長即拈筆題云超覽堂適有一客在坐自云能相字起賀云以字占之走召人見而臣字旁觀如月四字居中當在初夏已而果然

蔡元度娶荆公之女封福國夫人止一子子因仍是也談天者多言其壽命不永元度夫婦憂之一日盡呼術者之有名如林開之徒集于家相與決其疑云當止三十五歲元度顧其室云吾夫婦老矣可以放心豈復見此逆境邪其後子因至乾道中壽八十而終然其初以恩倖為微猷閣學士靖康初既蔡氏敗例遭削奪恰年三十五蓋其祿盡之歲繇是而知五行亦不可不信也

大觀丁亥家祖守九江夜登庾樓遠望大江中燈
焰明滅坐客以為漁火家祖曰不然是必為姦
者遣吏往捕之頃刻而至乃舟中盜鑄錢其模
如火甲狀每出爐則就水中蘸而取之焉

宣政中有兩地早從王荆公學以經術自任全乏
文采自建業移帥維揚臨發作長短句題于賞
心亭云為愛金陵佳麗適分符來此擁麾忽又
向淮東便咫尺人千里回鼓一聲催起邦內人

齊晚江山有與我重來對別酒休辭淚官中以
碧紗籠之後有輕薄子過其下刮去有字改作
沒字我字易作你字往來觀之莫不啟齒

唐牛奇章玄怪錄載蕭至忠欲出獵羣獸求哀于
山神云當令巽二起風滕六致雨翌日風雨蕭
不復出郊建炎中金寇駐楚泗間時張韓擁兵
于高郵虜誓于衆整師大入二將自料非其敵

深以為怯將欲交鋒之際風雨大作虜衆辟易
散走損折甚多因遂奏凱范師厚直方滑稽之
雄也為參贊軍事笑云焉知張七韓五乃得巽
二滕六力邪聞者為之開堂

鄭德象滋晚守京口急於為政湯致遠鵬舉為兩
浙漕宣言俟應辦虜使至郡按治之時秦會之
當國德象求援于秦蓋宣和初秦赴試南宮鄭
為參詳官其所取也至是湯別秦以行秦云鄭

德象久不通問有少書信煩為提攜達因面授
之湯視緘題云稟目申呈判府顯學侍郎先生
門下具位秦檜謹封湯得之幡然而改迺奏其
治狀遂移帥江東

靖康間戎務方殷有士子賈元孫者多游大將之

門談兵騁辯顧揖不暇自稱賈機宜時有甄陶
者奔走公卿之前以善幹事大夫多使令之號
甄保義空青先生嘗戲以為對云甄保義非真
保義賈機宜是假機宜翟公異每誦之于廣坐

以為笑談元孫建炎龍飛為特奏名第一人
明清紹興壬午從外舅帥合肥郡治前有四豐碑
屹然有樓基在焉上云唐崔相國德政碑李華
文張從申書天寶中所立也詞翰俱妙念欲摹

打是時大兵後工匠皆逃避未歸已而明清持
牧貢造朝私念復來必須償此志繼而外舅易
鎮京口後十年明清赴壽春幕道出于彼始再
往訪之則不復存詢之云前歲武帥郭振者取
以砌城矣大以愷然悍卒無知亦何足責付之

一歎
明清去夏掃松山陰郡齋中見王成之信所刊其
寶藏顏魯公墨帖自題其後極為誇大固已訝
其字畫不工及觀其後有云楊徽之蘇易簡張

洎錢易同觀于玉堂之署尤為可疑遂亟取玉
堂題名及史冊諸傳考之楊文莊初未嘗入翰
苑雖蘇太簡自雍熙六年至淳化五年出入禁

林十年而錢希白以天聖四年方掌內制距太
簡之在院相去凡隔四十五年希白卒年五十
五是時方為兒童何緣而同造金坡邪今春高

郵守張仲思頗寄以其家藏秦少游所臨蘭亭
刻置黃堂墨本見遺後少游題云元豐二年八
月書時年五十九案少游本傳及誌銘云以建

中靖國元年卒年五十三而龍井題名元豐五
年三十六則又焉得元豐二年年五十九乎二
物皆屢甚明跡是而知凡入石跋識不可不審
也

紹興甲子歲衢發大水今首台余處恭未十歲與
里人共處一間凡數十輩在焉閣被漂幾沈空
中有聲云余端禮在內當為宰相可令愛護之

少選一物如鼃鼃其長十數丈來負其間達于
平地一間之人皆得無它又三衢境內地名張
步溪中有石里人號曰圓石有識語云圓石圓

出狀元圓石仰出宰相乙丑歲水涸石忽如圓
鏡明年劉文孺章魁天下前歲大水石乃側仰
而去年余拜相此與閩中沙合南臺蓋相似也

沈信叔說云
易貴多識前言往行詩貴多識鳥獸草木之
名至於多聞見則欲守約而守寡寡聞見則

曰無約而無卓古人有取乎博洽者於此可
見誠以寡陋之為吾病不淺也范武之問被
丞籍談之忘司典可以鑒矣記禮有云學然

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
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世之旁搜廣採貪多
務得者其亦以自反自強者有以加力於其
先故其知識聞見之多日以博洽自強人鮮

得而企及雪溪先生秉太史筆請子信仲言史學得之家傳惟父子志趣高遠學問器識率加於人一等故所以自期者自然與眾不同雖經史子集傳記與夫九流百家道釋之書皆已屢既方且以為未足而又求所未聞訪所未見常有歉然不滿之意茲泰華所以不得不高溟渤所以不得不深也歎不講自幼服膺雪溪先生之名恨不得握衣趨隅在弟子列所幸得從仲信言遊仲信寓越之蕭寺不講以敝廬密邇時一相過未嘗不劇談終日有補於茅塞為多仲信後居甥館于嘉禾每與契闊之歎仲信著京都歲時記廣古今同姓名錄留心內典作補定水陸章句洞曉天文作新乾曜真形圖此皆平昔幸得以窺一斑者不寧惟是其發為釋官小說尤不碌碌仲信著投轄錄清林詩話玉照新志揮塵錄昆季之所作類皆出人意料且學士大夫之所欲知者益信夫父子之博洽雖名卿鉅公無不欽服敬慕蓋有自來遂初尤丈一時之鴻儒也淹貫古今罕見其比一日詢仲言以天臨殿與南唐中主画像仲言詳陳末無一不符遂初驚愕歎仰以為世不多得至形諸公送行泰倅詩擬欲告于上收實史館不果仲言又嘗剴切上封事不講因不自揆以拙句殿諸公後有云信史除青簡封章室皂纓者以此揮塵所錄尤仲言平日之用功深者三復以觀非志不努力不哀加

之歉然不滿者朝夕于懷未易得此是不可以無傳也前錄先已刊行後錄餘話不講備數昭武日仲言移書見委顧淺見寡聞亦欲以其素所未知者期天下之共知是以喜而承命因浼龍山張君得以繼之若夫博洽如仲言父子者則勿以見諳可也慶元庚申秋七月既望昭武假守浚儀趙不講師厚父茲集僅二卷凡百則末附浚儀趙師厚跋雖載朝野事跡亦及詩文碑銘之類先革所謂應諱之緒餘也余讀第三錄中如湯進之封慶國公及王穎彥錢穆記錄云、俱補前後錄所未備傾仰前賢著述其詳慎如此今讀其餘話所載李元叔上廣汴賦未列其文代為補之云臣竊惟皇宋藝祖受命真都于大梁于今垂二百載列聖相承增飾崇麗煌乎天子之宅棟宇以來未之有也昔在元豐中大學生周邦彥嘗草汴都賦奏御神考遂託國勢之重傳播士林然其所紀述大率略而未備若乃比歲以來官室輪奐之美禮樂聲容之華則又有所未及臣愚不才出入都城十年于茲矣耳目所聞見亦粗得梗槩輒鼓舞陰陽以鳴國家之盛因改前賦而推廣焉始則本制作之盛者分方維而第之中以帝室皇居建與任賢使能之效而終之以持守與倫一覽之末為賦曰有博古先生自下國而遊上京遇大梁公子于路相與問答傾蓋如故因縱言至於都邑先生乃援古而證之

揮塵錄餘話 卷二

一〇五九

曰我聞在昔受命帝王繼天而作首定厥都用植諸夏之根本肇隆億載之規模若乃賁飾恢宏之美槩見於書經營先後之次倫載於禮宅中圖大則有姬公之明訓權宜拓制則自蕭公而經始余不敢高譚義皇遠舉夏商試即周而陳之二華對峙八川友注棗斜隴首之攸屈函谷二者之並據此宗周所都或假山河之險固漢高因之而啟帝祚焉孟津後達大谷前通導以伊洛瀍澗之澤控以成臯廣武之衝此成周所都遠當天地之正中光武因之而成帝功焉畢昂之次河冀之律風俗漸乎雲夏疆域連乎齊秦魏都之爽塏信無倫也衡嶽鎮野龍川帝垌列戈船于三江儲戎車于石城吳都之雄壯信足稱也接壤邛笮通商滇楚地蕃竹木之產民厭稻魚之食蜀都之富饒信無敵也凡茲都邑之盛實儷美而爭雄旁睨而論雖辯若多輟繼日而莫能窮公子聞之始若矐矐已而哂曰先生於古誠博矣然若我目觀汴都之偉觀乎願其所以設險則道德之藩仁義之垣豈獨依于山川所以建中則皇極在上九疇咸若豈必宅于河雒其真墟也有如上帝清都神人五城軼人寰之塵壘極天下之高明其雄壯也有如勾陳羽林天兵四拱威震則萬物伏怒刑則四夷竦其富饒也有如海合地負深厚莫測迨魚麗之威多邁騶虞之蕃殖彼兩漢之雜霸雖似乎周家之舊墟三國之

鼎峙雖臨乎一方之都會舉而論之於今日
 正猶拳石涓水欲與五岳四清之比擬所謂
 談何容易先生曰余生長太平和氣中亦既
 有日而震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益
 驟來神州恍然自失目雖駭乎闔庭樓觀之
 麗而未悉其制作之意耳雖熟乎聲明文物
 之英而未究其禮樂之情予年在英妙博聞
 強記幸為我索言之公子曰僕寔不敏切聞
 先進有言昔自唐室不競王綱浸圯陵夷五
 季紛紜四紀上帝憫斯民之塗炭養求一人
 作之君師肆我藝祖應天順人出御昌期若
 時衆大之居寔古大梁之域在漢則郡陳
 留而命名在唐則軍以宣武而分額考其地
 望雖卓犖乎諸夏而川流休氣猶盤礴而鬱
 積時乎有待世孰能測伯梁祖之有作始建
 都而畫圻匪梁人之能謀天實故之匪天私
 于有梁實兆宋基觀夫分野之次舍則房心
 騰其輝實沉寄其曜仰星躔之有非直星居
 而父照察夫工賦之豐衍則高者磊砢下者
 墳壙廓陂陀之喧澤極灌漑之膏腴語地形
 之高兮則自泗而西沙用上瀝離陽遂東至
 于通津岡卑隱轆烟雲飛屯其上鬱律勢與
 天連語汴渠之駛兮則自鞏而東達時門抵
 宣澤障洪河之濁派導溫洛之和液中貫都
 城偃若雲霓所濡悍而不窮上接雲漢之無
 倪語雄堞之固則偉拔金鋪繚以湯池仰憲
 太微之象屹臨志縣之畿語邦闡之壯則窳

拱中宸高映四野揭華榜以千霄謹嚴更而
 警夜維是都之建也雖自於梁逮藝祖而始
 興至高宗而浸昌列聖相承洎于今日當國
 家之闕暇肆乘時而增葺遂跨三都越兩京
 擬二周而抗衡數其南則神霄之府上膺南
 極偉殊祥之剗見恍惚微妙之難測歲在丁酉
 大闡真機用瑞命于玉帝而彰信于群黎爰
 設定命之符妙以蟲魚之篆總乾元之用九
 參八寶而垂範乃嚴像設祇奉茲官儼一殿
 以居上總諸天而位中靈地上嬪列于西仙
 伯天輔列于東謬、群卿戴冠景從往、名
 在丹臺而身為世輔像圖孔肖後先攸序闢
 金堂啟玉室駭竇輪之飛動森鸞仗之紛飾
 其側乃有元命之殿寔總位于衆福本始載
 叶藏禮惟穆整華封請祝之誠致天保無疆
 之卜若其陽德之建成秩火神於恭榮感厥
 位惟尊次曰大火時謂大辰配曰閭伯以序
 而陳原夫帝業之創自於宋地蓋乘是德而
 王天下飾之靈鉅赤文姪娜舉以示衆遂定
 區夏豈必去伏合信於鄗南之亭豈必神母
 告符於豐西之夜主上承紀奉祀致嚴審辰
 出成人之度有視慈禮明之占遂維五帝之
 象夏體重离而面南諧祉聲于樂府驗朱草
 于靈篇火得其性景昭然瞻彼煌、位在
 南端歷太微以受制避心星而載選相我昌
 運於千萬年出南薰望泰壇隱若天高渾若
 天圓欽崇于茲僉曰稱焉先是有司循國舊

貫明宮齋虛悉取繒纒後伯紹聖端誠攸建
 精意孔昭禮文彌繁主上改元之初載辛巳
 長至始親郊見逮至癸巳之歲蓋四舉茲禮
 矣申秋奉官益嚴祀事於是規法三代祭器
 肇新躬秉元圭天道是循百官顯相齋戒惟
 寅帝登玉輅皇衢載遵已而日景晏溫天真
 降臨衣冠幢節之輝映彩仗輦輅之參差豈
 徒若見於涓陽而接拜於交門仰重瞳之四
 鳴聳群目而動心乃闕琳館揭號迎真用仲
 昭報以福斯民度玉津抵天田王者之藉厥
 畝惟于上春展事務崇吉蠲于時農祥辰正
 東作是先載黛帑于玉輅故雲幄于紺壇葱
 愴馴服于廣阼之側青旗曉露於黃麾之間
 帝御思文飭躬禱專屈帝尊以乘未動天步
 而降軒三推告畢貴賤以班遂播青箱之嘉
 種以成高廩之豐年然後獲之程、瑞未是
 導郊廟明堂之大享親奉采芻以攷告豈惟
 率天下之農而敦本蓋時勸天下之養而致
 孝岩冕昭回厥基孔固下鎮地維儀象一新
 於焉具設上下互映俯仰並察天體斯著辰
 曜斯列翬雲上承金虬四匝璿璣玉衡之制
 無馮相保章之法陋靈臺銅渾之規斥周髀
 宣夜之說于以觀星則進退伏見不失于正
 于以觀雲則分至啟閉各得其應以候鍾律
 則清濁之均協以候畧景則長短之度稱遂
 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休徵既効叢祥
 並膺至若秘書之建典籍是歲法西崑之王

府萃東野之靈光凡微言大義之淵源秘錄
 幽經之浩博貫九流包七略四部星分萬卷
 綺錯犀軸牙籤輝耀有燦金匱石室載嚴封
 鑰或資討論則分隸于三館或備奏御則會
 粹于祕閣以至字畫所傳則妙極六書巧窮
 八體有龜文鳥蹟之象有鳳翥龍騰之勢真
 偽既辨衆美斯備圖画所載則三祖餘範七
 聖妙跡則名馬於曹韓覽古松於韋畢覽純
 藝之入神駭衆觀而動色肇建古文宏建豐
 敬擇一時之英髦命於焉而涵養天下歆
 不啻登瀛洲而隱藏室名卿鉅公由此塗出
 若夫龍津所在大關賢關作在寒士今踰百
 年勒豐碑以正文字之訛建華構以閣載籍
 之傳其中則鼎新大成之庭寅奉宣聖之祀
 象肖尼山制伴關里其配享也惟顏孟之亞
 聖其從祀也多鄒魯之儒士儼威儀之若存
 肅衣裳而有偉至於庠序學校之教也首善
 于京自熙豐始乃詳倫講說謹課誦規繩以
 勵其行舍選以作其氣發揮詩書之奧頓革
 聲律之救爾乃采芑新田育我中土人林於
 此乎輩出聖道因之而不墜其西則由建原
 廟近做元豐伴圖程度固或不同未幾相望
 而特起縹垣對峙而比崇界以馳道之廣臨
 乎魏闕之雄祥烟瑞靄煥爛蒙籠大明以奉
 神考重光以奉拓宗父子之親稱萬兄弟之
 義弥隆屆四孟之改律感節物於春冬愆衣
 冠之出游珍羹塲於帝衷既進祠於東宮之

七殿御潔誠以致恭想辟容之如在備享獻
 而肅離參以時王之禮肆浸成乎威容飭茲
 惟謹稽首拜頤牙盤或薦玉饌惟充有飶其
 香齋誠默通願靈心之響答宜福祚之延洪
 乃若中臺所寄衆務泉藪象應平文昌運伴
 平址半四方利害於是乎上達二省政令於
 是乎下究爰即西南仇與之所度宏基而易
 舊太社為之嚮西掖直其後形勝潭、不侈
 不陋列屋前今是為六部自吏洎刑位于左
 自戶洎刑位于右公庭肅若百吏輻輳於是
 糾以雲舜黜陟之公輔以周公訓迪之悉點
 胥不能措其姦慢更不能逃其責秩、平天
 地四時之聯各率屬而分職有倫有要有典
 有則用能效辭指之相應總紀緝而並訪至
 如天府之雄統以京尹民物浩穰於三輔之
 墟聚邑列布于千里之軫風俗樞機教化原
 本當府庭之既徙肇分曹而務謹職業斯勵
 名實斯允爰擇撥頌之才俾長治于爾寮南
 司之俗坐華循訟之積弊原廟之近人無蕪
 楚之喧器遭承平之日久匪彈壓之是務皇
 仁如天萬物覆露矧茲輦轂之下日薰陶而
 廢飢不得已而用刑每哀矜於桔槔日無滯
 訟歲無留獄貫索之象既虛圍扉之草斯鞠
 巍 乎帝王之極功頌聲作而民和睦爾乃
 背宜秋出城阿神池靈沼相直匪賂象苑園
 之非一聚衆芳而駢羅神木千歲而不凋仙
 卉四時而常花宗生族茂厥類實多當青鳥

之司扉開條風之妍暖命番夫而啟禁縱都
 人而遊覽吾皇踐阼之五載六飛始御於苑
 門蓋將順民心之所樂達餘陽於暮春指金
 明而駐蹕觀曼衍之星陳蘭橈飛動綵仗纒
 紛帝曰斯樂予何敢專遂踐瓊林宴寶津零
 湛露於九重均楔飲于群臣先朝之遵故事
 張大侯以示民于以戒不虞於平世勵武志
 而彌勤其比則管壇再成置為方丘屹柔祗
 之歆饗故神與之是俾考一代合祭之失實
 千載循襲之尤敦祥比至曠典聿修帝躬臨
 乎澤中即陰位而類求配以烈祖之尊侑以
 岳瀆之儔乃奠黃琮震于神休乃奏函中格
 彼至幽澄宿氛而不雨暢叶氣以橫派頤瞻
 空際密迓靈符有持戈者有執戟者有質若
 獸者有喙若鳥者地之百靈秘怪感帝德而
 來游景光為之燭曜祥雲為之飛浮侍衛駭
 愕莫測其由哀時之對上軌成周豈若漢祠
 后皇徒歌乎物發冀州至其棟蓐之庭建蓋
 示優於同氣主上欽承永泰之基蓋隆則友
 之義競、業、欲借追述之志永紹裕陵乘
 法萬世載因心以撫存肆匹休於棠棣爵以
 真王之封陟以上公之位褒以兩鎮之節厚
 以三錢之賜俾遂安其居宇咸克保乎富貴
 何愧建初歲之入豐也每歲時之衍樂儼雁
 齒而宴侍和樂且湛靡拘堂陸笑言之適無
 間勤侑之勤有繼飲酒之飲既翕既醉何愧
 花萼之盛也乙未之春龍翔效塲春令來集

數以萬計嘉首尾之胥應感昆弟之是類酒宸翰以體物用闡明乎至意若乃帝假有家明內齊外自天申命本支昌熾考祥熙之應夢演慶源而毓粹藹藹斯藝之采假樂皇皇之懿受祉而施于子既侔乎周王多男而授之職又合乎堯帝肇正元嗣于春宮申蕃後王而加惠冠禮荐行三加攸次詔以成人之道載隆出閣之制卜吉壤以圖居惟宮隅之是述標蕃衍之美名彰我家之盛事頌起震之獲寧信皇慈之曲被於此賓師友簡僚吏習禮節講儒藝日奉朝著克勤無怠孝乎上承忠孝之訓而臣子之義備至若宗正著錄枝派寔繁上及曾高下及曾玄分宅廣睦恩義兩敦第族屬之疎戚班秩祇以惟均遠則稟崇藝祖之肖近則加厚濮邸之孫配天其澤同姓悉沾歌湛露詠行華戎杖杜鄙葛藟考親、於伐木繼振、於麟趾於赫帝命屬籍是典皇宗取則率遵繩檢歲月薰陶朝夕漸染霜、賓與之才擢儒科而登仕版時則有清靜如辟疆忠精如更生文若東阿勇若任城莫不激昂自奮騰實飛聲於是參親疎而兩用異羽儀于王國遂壯周家之藩屏固漢宗之磐石若夫由朱雀以縱觀下天漢而比望千門萬戶併將有仇言觀其陽則仍宣德之舊稱定五門而改朔其始也憲姬甫奉大社按吉日命大匠庶民子來則靡煩於藝鼓環材山積則又疑於神貺其上則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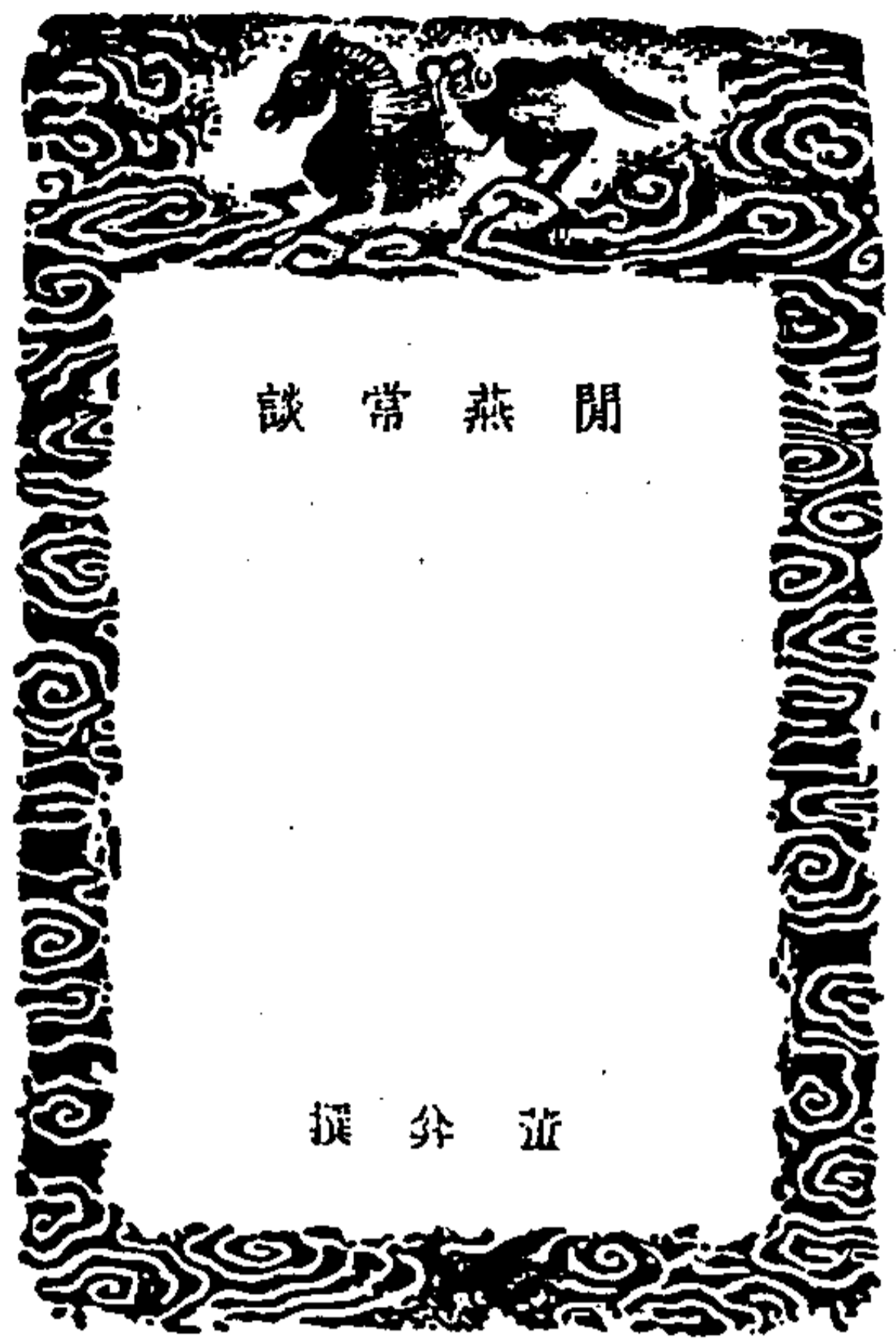
色麗乎方井雲氣萃乎修楣躍水波乎栢棟列綉文于蘭栢固不隨色象類因木生姿窮奇極妙豈人能為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其旁則擔牙高張欄楯周布往、雕鸞刺鳳盤獸伏虎或連拳欲立或猛撲若怒或奮翼東廂或圍首西序殊形詭制見者內怖于以自中夏而布德絕八方而為極披路三條則桂柢森以相連立觀兩隅則紫恩儼以並飾善頌落成上下用懌言觀其陰則堯、比闕時謂景龍於焉採民謠於焉觀民風闕夫闕闕則九市之富百廛之雄越商海賈朝盈夕元乃有犀象珠玉之珍刀布泉貨之通冠帶衣履之巧魚鹽果蔬之豐懋遷化居射利無窮覽夫康衢則四通五達連騎方軌青槐夏蔭紅塵畫壺乃有天姬之館后戚之里公卿大臣之府王侯將相之第扶宮夾道若壯辰之蕃衛太平既久民俗熙、徒觀夫仙倡效伎振童逞林或弄璋走索戲豹舞羅則觀者為之目眩或鏗金擊石吹竹彈絲則聽者為之意迷亦有蜀中清醪洛下黃醅蒲萄此觴竹葉傾壺羌既醉而飽德謂帝力何有於我哉瞻彼良維肇崇琳闕始真天祥昨今彪列妙道由是聿興至教於是旁達辛卯之夢既符壬辰之運斯協外則立仁濟輔正之亭行玉筭考名之法博施於民俾絕天關神符一出群邪四擊穢毒治病功深效捷內則良岳屹以神秀介亭聿以截獸天人交際之夕清

供於此備設俄而王竿自傾寶劍如擊駭雷霆之轟、靈囿下考雜選速夫應鍾紀律里祛開祥凡預臣子之列欲傾頌禱之誠即茲宮以效報期萬壽之無疆于時演大楚希夷之旨諷太玄空洞之經遂頒秘籙八百聯名倚彼乾維龍德是營地直天與上薛化清有崗連嶺屬之勢有龍盤虎踞之形儲休蒞祥繫我聖明惟崇飾之彌麗正土木之考矜蓋示不忘其所自為萬世之式程彼漢之代邸既瓊、焉唐之興慶又奚足稱爰有瑤池波湛翠水淵渟我方壺起蓬瀛大君戾止廣殿歡騰九奏備八佾成凡左右侍宴者恍若躡神山而遊紫清成之冬太乙次于黃秘之廷其位在西北則臨乎是宮之地於辰為掩茂適契于元命之品詔鳩工以基迹用揭虔而妥靈十神載別五福來寧至於端闈之內大慶耽、路寢斯在有大符貺於此乎躬受有大祭祀於此而齋戒日精東承月華西對重軒三階翕絕動彩左城右平相與映帶晚靈光猶培塿晞景福之業尚春王三月履端匪懈庭燎有光禁漏斯艾供張既成法物咸萃乃建招搖欂以環合蒲宇發手輕蓋正宇當陽天極是配九賓星拱垂紳委佩樂奏乾安間以鞞棘上公薦壽捧觴跪拜天子萬世兆民永賴其左則合官之制高出百王上圖下方法象乎天地九筵五室經緯乎陰陽旋四序之和於四阿達八風之氣於八窓淵衷

默定聖畫允葺重屋告成光我家邦予以饗
 帝而饗親則日卜上辛時丁肅樂調闈鍾
 享維牛羊爰熙太室恭薦馨香肆推尊于神
 考用嚴配于上蒼予以視朝而布政則春朝
 青陽秋覲總章冬遇平朔夏宗明堂玉冊以
 極其變內經以考其常欽授千人遂正天綱
 其右則徽調之閣凝嚴密靜神鼎內藏天所
 保定伴郊鄒之永固笑甘泉之匪稱其始禱
 也窮制作之妙於繫表得隱逸之士於草莽
 一鑄而就光應孔昭其始定也夜出九成不
 吳不教龍變光潤氣明烟銷惟鼎彝之重作
 鎮神臯穀極九變彖談六爻屹然中峙增崇
 廟朝曰蒼曰彤以奠齊楚之域曰晶曰寶以
 奠秦趙之郊有位東南有位西南者有位東
 北有位西北者方命祭罔或不調宜乎卜
 世卜年過於周歷永保茲器與天無極至其
 內朝則祥曦延和清穆頤問親臣侍列禁衛
 彌慶治朝則紫宸乘拱丹青有煥一日萬機
 此焉聽斷厥或進拜將相號令華夷爰即文
 德播告惟宜燕樂群臣詳延多士乃御集英
 以時歲事又有龍圖天章寶文顯謨以洎徽
 猷五閣渠奉祖宗之彛訓示子孫之楷模
 言追盤詰道契圖書緊祕藏之靡忘仰聖孝
 之如初次則東西分臺政事所會始授而議
 則可否有著龜之決既審而行則出納擅唯
 舌之寄于以幹旋鈞軸輔成至治其在西樞
 掌武之庭則有將印之重軍符之嚴爾乃運

籌帷幄之中折衝樽俎之間爰戡五兵坐鎮
 百蠻其在翰苑摛文之地則惟家肯是承德
 意是導尔乃覃思潤色追風揮灑遂總東里
 之才允符內相之號乃若天子燕息之所也
 宜和秘殿聲飛趾翼憲府思之始謀因紹聖
 之故跡凝芳瓊蘭重熙環碧輪焉為光動
 兩側聽政之暇未遊來息搜古制於鼎彝繼
 多能於翰墨致一凝神優入聖域爰命述臣
 於焉寓直罄厥沃之丹誠庶密效乎裨益申
 紹紀元昭示萬億視彼元狩元鼎神爵五鳳
 之號詎能專美於史冊至如后妃親蚕之所
 也延福遠深有嚴金鋪當春日之載陽率六
 官而與俱懿箱既飾柔桑既敷鞠衣束縞三
 採躊躇風戾川浴地温氣舒然後龍精報貺
 瑞麗紛如五色之絲允侔乎東海八蚕之綿
 倍富於吳都爰獻天子祭服所須由此率先
 天下則無數之化斯並美於閔雖以至掖門
 曲榭之與周廬微道之肅長廊廣廡之連延
 珍臺閣館之重複倬然在列旋輝映雖使
 廣延墨客眾集画史曷足以紀茲區宇之盛
 先生聞而稱贊曰汴都之美其若是乎抑何
 修何飾而臻此乎公子曰主上以神明資財
 受天眷命為天下君其所以圖回宰制獨運
 矚護之中者愚不得而測也切仰廟堂之所
 先務者任賢使能而已試為子陳之若夫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至廣豈曰乏才觀夫
 燕趙汝穎之奇句吳平越之秀兩蜀文雅三

齊質厚以至閔東舊相之家山西名將之胄
 感會風雲雜然入彀矧茲神聖之都是為英
 俊之矚元精於此回復間氣於此蜿蜒以言
 手需風則長者之稱自漢而著以言于世族
 則文士之盛自晉而傳隱逸有夷門之操文
 章出離渙之間帝賚嶽降運符半千商弼周
 翰淩武差肩陋七相五公之綏冕邁杜陵韋
 曲之衣冠譬猶併儻權奇素多於異野璵璠
 結綵自富於荆山上乃以道觀能無收並取
 明在公濟列布同寅協恭相與修輔故
 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舉威武紛紜聲教布護
 東衛鳴鏑南伯銅柱深極沙漠遠踰羌虜陸
 警水懷奔走來慕雕題交趾左衽辨髮之俗
 願襲於華風金華玉璞犀象齒之貢頌獻
 于御府于斯時也治定而五禮具焉則採周
 官之儀物稽曲臺之典故考吉禮嘉禮之義
 正昏禮冠禮之序車輿旂常衣冠服制職在
 太常各有攸然功成而六樂舉焉則韶后變
 辨舞行命伶倫定律呂法太始五運之先諧
 中正五均之度笙鏞鞀磬琴瑟祝嘏職在大
 歲各有攸部眾制備群音叶天地應神人悅
 修貢效珍應圖合牒上則膏露降德星明祥
 風至甘雨零下則嘉禾興朱草生醴泉派濁
 河清一角五趾之獸為時而出殊本通理之
 木感氣而榮嘉林六目之龜來游於沼芝田
 千歲之鶴下集于庭期應召至不可殫形是
 宜登泰山躡梁甫泥金檢玉誕揚丕矩奏功



歷代小史卷之五十三

閒燕常談

宋並弁撰

張昌言初與神世衡善及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許弗受使者在塗而世衡卒乃以還其子詰詰遵父命不承田遂歸其子十年元豐中鄰人告官移文二家皆弗取即守劉斐言諸朝願以田給州學朝廷嘉之卒還神氏昌言名聞位至給事中夫世有爭鄰畔頭步之田至相紛競甚者兄弟宗族鬪訟諱不肯已遂為世擊者亦聞神張之事乎

政和中何執中為首台廣殖其產邸店之多甲於京師時有以指印行吉觀國所試為君難小經義稱為上皇御製者人競傳誦會大宴伶官為優戲相謂曰官家萬幾之暇何所為曰不過燕樂爾曰不然亦如舉子作文義問何以知之眾舉為君難義誦一過乃以手加額此卿贊歎聖意匪獨同章布之士節神經術仰見兢兢國治不安持守之深意天下幸甚又聞宰相此朝之暇何所為曰亦作文義問何義曰為臣不易義乃批其頰曰日掠百二十貫勞錢猶自不易蓋俚語以貧難為不易也
紹興乙卯夏大旱車駕在臨安府詔禁屠宰以禱雨諫議大夫趙鼎上言曰自來所屠止禁猪羊而不及鷄鴨請并禁止中書舍人胡寅曰一雞無二百言而用字以十數况諫議乃及此乎聞房中統兵者雖龍虎大王虎或入寇宜以鷄鴨諫議拒之時人以為名對歸田錄載梅舟命受教修唐書語其妻曰吾之修書可謂胡孫入布

袋夫妻應聲對曰君於仕宦可謂鮎魚上竹竿而開者以為善對大觀中諫筆明知上皇御製詩有曰權聲似鳳來對詔喜氣如雞去揚竿鐸子倉戲為更之曰若如老鼠入牛角難似鮎魚上竹竿時謂的對充勝於梅

李端行字聖遠毗陵人崇寧間太學舉中魁選解名籍甚大觀丁亥歲與諸路貢士詳試李士英作魁聖遠第二意不中之嘗曰天下清氣無南北之異但吳中清氣十分鍾於人河朔清氣為萬梨占了八分以士英河內人故也士英街之其後上英拜相聖遠方為太傅坐小果罷坎墜失志而死

韓明諱事蔡元長至戒家人避其名宜和未有朝士斬買一婢頗熟事固會客命出備尊一客語及京字婢避請罰酒問其故曰犯太師諱一座駭愕婢其述先在韓大尉家每以與賓客會飲有犯京字者必舉罰平日家人輩誤犯必加叱咤大尉脫或自犯則自批其頰以示戒

王將明作復燕雲表以此更維其家夫對燕民悅則取之鄰違夫特為領樞密院事亦用上句而以周公方且席之為對語王曰相公屬對甚的因舉已對曰此是當家者
王荆公在荷山一日有傳東坡所作表忠觀碑至介亦及後讀數過以示坐客且云古有此體否葉致遠曰古無之要足奇作亦元慶曰直是錄奏狀耳何名奇作介甫笑曰諸公未之知爾此司馬遷二五世家體

章聖朝馮守信為步軍指揮使遇劫其弟欲以己子冒為守信子以助高潛守信不可曰吾自行伍蒙上拔擢至此視無以報稍何欺君是歲并其子不蔭以明於弗無所愛予近見士大夫仕至通顯以兄弟之子冒己子而受高蔭者多夫情不為非人亦不以為怪評也甚者以他人而為己之有服親以冒異姓恩澤者聞守信之風蓋知愧乎
杜和公為守兗州石守道幸於郡惡之者謂介偽死而北走胡以詔殿實和公會僚屬語之衆不敢當時離輔之為掌書記抗言曰介平生道諒有是耶願以闕族保其必死初公悚然探懷中奏卷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若年少見我必為立可成今世居下位而能抗義抗言如輔之者固難其人而為守道人之言以成就其美名如初公若未之見也

張非雅公常言見事有三難能一也見而欲行二也當行必果三也前輩於事精思如此是所以大過人也又云事無大小皆須用智智如水也不流則腐若凡一日不用智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乎每佩服斯言

歐陽文忠公謂謝希深曰吾平生作文章多在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推此可以為思耳
因語錄載韓傑射擊病小瘡令醫傅膏藥藥不滿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

近歲許冲元將知西京有一為幕軍云其預錢若干已有指揮許時來春充預買錢冲元厲聲叱之曰許將如何作制故得預買錢其人始悟觸諱取謝過而退又元厚之知杭州一吏呈公事云依元除指揮厚之徐拱手緩聲曰元降何嘗指揮吏惶恐厚之爾誤也不之罪

錢中道帥太原一日武官謁見叙舊累數百言而退錢語生客曰適來官人口不稱名但稱賤迹不已欲而折之便是要人避己名也客問似平門下有舊錢曰舊識其公客曰其亦識之佳士也錢曰只那老賤迹一生皆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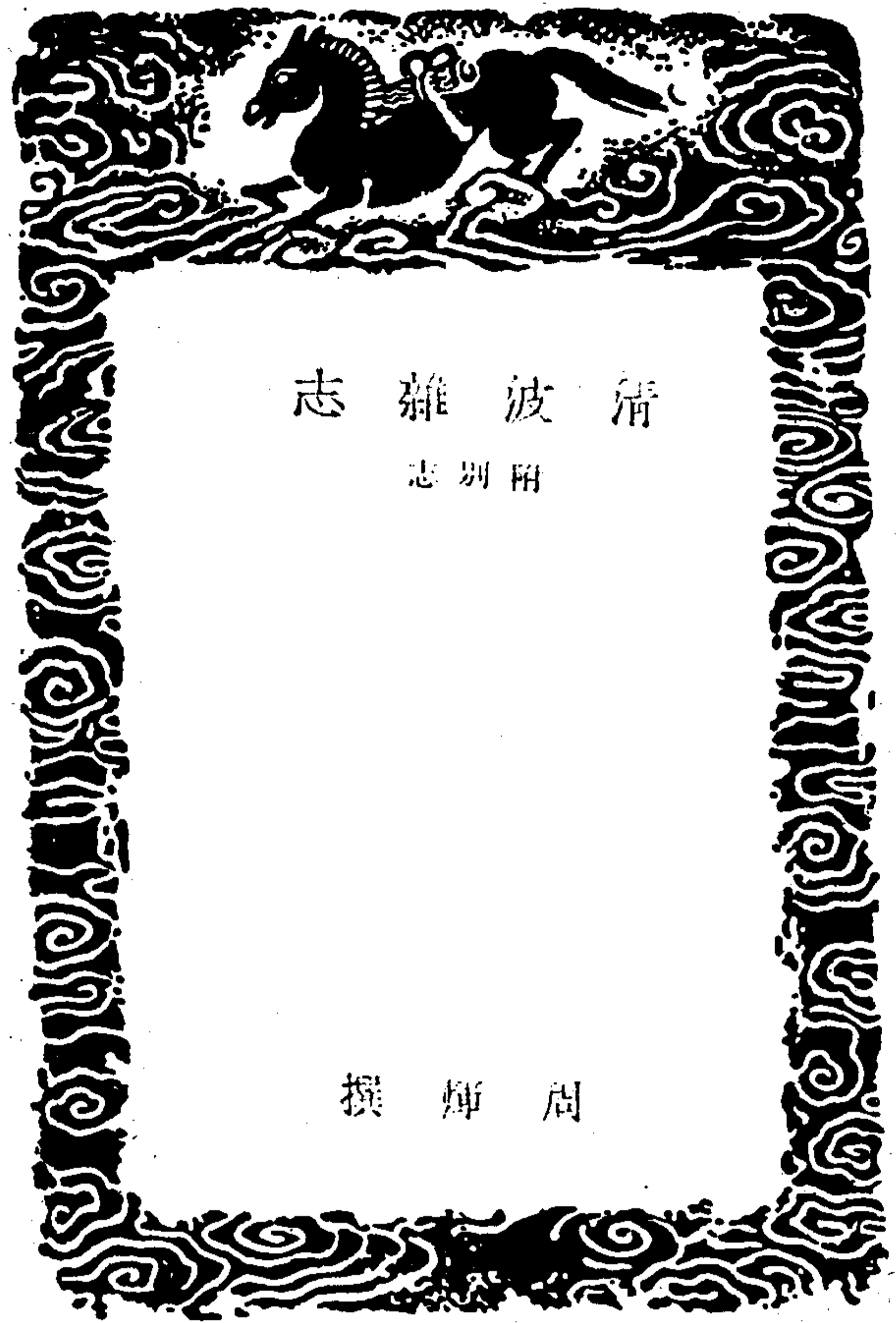
太宗朝王濟主淮州龍溪簿時福建諸郡輸餉頗為簡羽既非常有之物而官司督責甚急民間苦之濟輒以便宜諭郡民用舊餉代之因附驥以聞詔可其請施及有郡民成德之
宋汝霖澤政和初知萊州掖縣時戶部下提舉司科買牛黃以供在京惠民和制局合藥用督責急如星火州將百姓斃者十以取黃既不登所科之數則和與飲錢以賂上下胥吏弓免汝霖獨以狀申提舉司言年過歲疫則身病有黃今太平之入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膈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無不感呼感戴者
裴諤為史思明所得偽授御史中丞時思明疾殺宗室諸陰謀之全活者數十百人此事見淡齋錄靖康之變金人盡欲得京城宗室有獻計者謂宗正寺王牒取有籍可據以取則無遺矣虜酋立命取籍查黃開王牒所有吏已持至南薰門亭子大會虜使以事暫還此夜惟監交物官數人在馬戶部御澤民濟其一也遷索視之每揭三三板則擊取一板投之火爐中數日力不能過存之得預名被獲者可以免計一籍中擊取而獲者亡慮十二三俄頃虜使至吏舉籍以授之遂按籍以取凡京城宗室獲免者皆澤民之力

也而人多不知子因閱裴評事故志之

京城既陷遣使持節恭至軍器庫點閱兵仗時其書明以內相攝
館伴因自念西朝和好當載戰下戈載筆字欠虜使悲聲曰我
曹卿轉後不請云左駕案鞭右執鞭與君周旋

呂汲公在列位其兄進伯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廳
下降增趨參以二婢掖侍而前進伯遂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
舒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獨拜於赤月中盡禮而退進伯累不顧
琴聞者歎服其家法之嚴

何鼎嘗京城已陷虜人入視督藏倉庫時有胡思者為司農卿其諸
倉米麥數白鼎既復鼎送至廳事傍逢胡言曰大卿切勿令亂臣
思應曰諾至客次方悟其戲蓋語有胡思亂世也時謂宰相如
此何以服百僚



清波雜志
附別志

周煇撰

四庫全書提要

清波雜志十二卷別志三卷

宋周煇撰。煇字昭禮，邦彥之子。邦彥字彥文，周厲為宋詩紀事，附載馬曰瑄之言曰：「舊本清波雜志有張貴謨序，書中煇俱作煇，應從之。案是編為影宋精本，書中俱作煇，張貴謨序亦存，恐曰瑄所見者，或轉是訛本。煇自題曰：『淮海人而兩浙名賢錄載之。』書中有祖居錢塘後洋街語，則煇實自浙遷淮也。是書之末，有張斯中（錄本）序，是張斯中撰，陳晦、楊寅、張嚴、嚴頤正、徐似道等七跋，皆同時人。似道稱煇為處士，然煇曾試宏詞，奏名見之書中，或當時未就官邪。別志又自稱嘗至金國，益不可解。或隨出使者行也。清波為杭州城門之名，紹興中煇寓其地，因以名書。所記皆宋人雜事，方回、桐江續集力詆其尊王安石之非，致書中稱煇之曾祖，與安石為中表，蓋親串之閒，不無迴護。猶之王明清揮塵諸錄，曲為曾布解耳。知其私意所在，則可以此盡廢其書。則又門戶之見矣。是書原本十二卷，商維濬梓海作三卷，蓋明人刊本多好合併刪削，不足為異。諸跋竝稱二志，惟嚴頤正跋作三志，致宋人著書率以前後別續新分為五集，則別志之前，似乎尚有後志。然別志中但稱前志，不及後志。嘉靖戊申，姚舜牧跋亦但稱雜志十二卷，別志三卷，則自明以來，惟此兩集，或頤正跋三字誤與。



煇早侍先生長者，與聆前言往行，有可傳者，歲晚遺忘，十不二三。暇日因筆之，非曰著述，長夏無所用心，費於博奕云尔。時居都下清波門，目為清波雜志。紹熙壬子六月，淮海周煇識。

余故人周昭禮嗜學。攻於文。當世名公。輒多折節下之。余與昭禮定交。今不翅二十年矣。每一別再見。喜其論議益該洽。文益工。今老矣。而志益壯。一日。示余以所撰清波雜誌十有二卷。紀前言往行及耳目所接。雖尋常細事。多有益風教。及可補野史所闕遺者。蓋昭禮家藏故書。幾萬卷。平時父子自相師友。其學問源委。蓋不同如此。今寓中都。清波門之南。故因以名其集云。紹熙癸丑春。古栢張貴謨序。

讀書貴有用。昭禮於書無不讀。而其用不見於世。胸中萬卷。浩乎沛然者。其真為無用之具邪。清波雜誌之作。隨事紀載。證據今古。亦殫洽矣。開出己意。折衷之。議論所到。有前輩不曾言。開卷一覽。聞所未聞。使人起敬愛心。聲聞播流。當同此書為不朽。則知讀書之用。固在此而不在彼者乎。雖然。抑末耳。昭禮固倦游。又從諸公貴人交。耳目咸觸。形之詠謝。謂明蓋無日不有。至於應川等文。每出一班。已足膾炙人口。若遂哀而集之。長編鉅軸。與雜誌並傳。不獨京師紙價為之貴。將見萬丈之光。騰薄於牛斗間者。皆是物也。夫。紹熙癸丑夏四月。括蒼章斯才書。

松楸先生有雜誌二十卷。藏於家。今昭禮兄所為。實追繼於前作。涉歷久而見聞該習。工而語意貼然。則是書以晚年出也。固宜。紹熙癸丑九月。毗陵張所。所惡乎雜家者。為其害道也。若周君此書。雖出於平居暇日。隨筆紀錄之作。而感時懷舊。獎善黜惡。斷斷然有補風教。則奚惡於雜哉。周君名族之貴。忠信篤實。惻惻無華。多識故老。聞見殫洽。言有從來。咸可依據。是書也。其垂世傳後何疑。君之居於清波門也。晦之弟。咳。實同里巷。因得觀其書。乃識其歲月而歸之。蓋紹熙癸丑十一月九日也。吳興陳晦謹書。

予老無他嗜。猶喜讀書。幸經史百氏。生平略游心。獨苦耳聞近事殊駁。比得清波二志。釋滯增益良多。略以昭禮記。臆如許。乃竟成蹟士。抑傳長虞所謂此。屈非復文辭可了者。言之令人重憤也。慶元二年六月晦。山陰楊寅少雲跋。

周君余淮鄉博洽之士清波集乃其暇日所志也。昔稗官者流，街談巷議，猶得采摭，與九家竝傳。此志有關於風教者甚多，渠可不傳遂乎。雖然，周君胸中該綜羣籍，莫可窺測。此志特其筆端游戲語爾。慶元丁巳季冬既望，邦城張巖書。

吳陵周氏世擅彫龍衣冠煥燁，昭禮尤篤學。號能迎將承應者，客游都城，令其老矣，抱道不試，而能安於閒放，不關人事，居清波門日，往來湖山間，把酒賦詩，悠然自得，其樂或謂可追和靖之風流。比有傳其所著清波三志，讀之起敬，不但如前所云，前輩日已遠，舊聞餘論，撫卷三復，昭禮壽社方增，班管細縑，登載朝野之盛，蓋屢書不一書，又奚得三志而已。予少昭禮者，殆將見之。慶元戊午上辛，楚巖頤正題。

余來中都，聞有所謂周處士昭禮清波志，急祈借傳錄。洪益處最多，大抵紀載事實之書，各隨所見，收書者不厭其博也。他日討論一事，適然鍼芥相投，車轍相合，方知此書之效。慶元戊午立秋前一日，天台徐似道淵子書。

予幼業舉子，即有志古學。見同儕所讀者，皆坊肆糟粕之文，心竊鄙之。既長棄去，幡然從事六籍。故開風而售者，日至者一人，稱姑荷囊飛卿家奴，肩一篋，手一編，迺清波別志也。其人視爲奇貨，索價太高，因持去三十年來，求之弗得。今始得之，貞山陸給事家藏，前有雜志十二卷，後別志三卷，比篋所售者爲全書。予喜而執筆，日鈔五葉，積七十日訖事。追惟袁陸皆吳產也，袁以規利，陸以結義，實否之分如此。宜其顯晦壽夭亦殊塗云。嘉靖戊申春三月望，茶夢散人姚咨，識于鴻山學士之西館。

清波雜志卷第一

高宗繇康邸使金庭，開大元帥府於相州，繼登寶位，再造王室。一時府府攀附，自汪丞相伯彥而次，建炎初，詔省紀事，跡成書來上，付之史館。其間所紀符瑞，如冰泮復疑，紅光如火，雲覆華蓋，其類不一，獨諸路文書中帥府，或曰康王，或曰靖王，有解垢靖康二字，乃立十二月而立康王，祥契昭灼如此。時識者謂本朝無親王將兵在外故事，忽付大元帥之柄於皇弟，蓋本天意云。

高宗初被命渡河，隨軍一裨將某，善人倫，密語同列曰：大王神觀甚佳，此行必成大事，舍人觀察，亦保終吉。但貴政氣貌甚惡，禍只在旦夕。資政謂王雲也。時以資政殿學士輔行，行至磁州，果被害於應王廟。中書舍人耿延禧，觀察使高世則，時皆參謀議於幕府。

神宗初出閣，封穎川郡王，既即位，陞穎川爲節鎮，久之，覺其非，遂以許州爲穎昌府，人比之坊州生杜若。吏部侍郎張舜民，爾嘗考神宗，嘉祐九年授忠武軍節度使，封淮陽郡王，治平元年封穎王，三年立爲皇太子，初不曾封穎川郡王。政和間，工部侍郎劉嗣明奏：恭惟神宗皇帝自忠武軍節度使穎王登大位，其忠武軍止緣遙領節制，已陞爲穎昌府，其穎川係受封與王之地，伏望崇建府號，遂以穎川爲穎昌府，依舊穎昌軍額，悉符前說。

五代時，有僧某卓菴道邊，懸蔬白錢，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黃龍食所懸萬莖數畦，僧驚寤，且曰：必有異人。

高宗室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視祖宗文武臣各用二人，侑食蓋中興將相勳烈之盛，不得而遺也。天聖初元，內出聖祖神化金寶牌，令於靈宮分於在京宮觀寺院及外州名山聖蹟之處，牌長三尺許，厚寸餘，文十二，曰：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金寶，背文五，曰：永鎮福地，其周郭隱應，龍花葩之狀，精彩煥爛，封以絳囊，盛以漆匣，或云用王居正藥金所製，凡不經兵革州郡，皆寶藏之，雖曾見於上饒天慶觀，蓋留龍虎山。

頃見唐人官譜印文，細如絲髮，本朝印文，雖漫漶，蓋係官府事之繁簡，舊傳唯三司，開封為省府，事最繁劇，所用印藏一易，今學士院印乃景德年鑄，在京百司所用無如此久者。

舊制，凡罷官三月，不赴部選集者，有罰，雖見者，信云：承平時，州縣多闕官，得替還鄉，未及息肩，已謁慶入京，授見次，即趨赴上，一季半年，已為遠闊，到國門，即入朝，集院支俸，差剩員，破官馬事，安便，與今異矣。

政宣開，羣朝廷書詔者，朝士常十數人，主文盟者，集衆長而成篇，靖康垂簾，告天下，手書出，太常少卿汪藻筆，紹興開，婉容劉氏進位，貴妃，亦特命監察御史王綸草制，或云：時宰與王同里，欲其密賜金，故臨期特俾權內制。

蘇東坡言：少時與父并弟同讀富韓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為計，非為北朝計也。三人皆歎其言明白，切中事機。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明白。老蘇笑以爲然。輝觀三國志，顧雍傳：孫權時，沿邊諸將各欲立功，多陳便宜，有所掩護，權以訪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又讀通鑑，唐武德五年，突厥犯邊，鄭元璫詣諷利說之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唐所掠，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好，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乘昆仲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諷利悅，引兵還，開元六年，吐蕃求和，忠王友直甫惟明求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明皇未然，惟明力言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符，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乃許其和，蓋皆祖述嚴安之意也。後東坡載其說於鄭公神道碑之首，張文定公密仁廟時，人臣勸用兵亦有此事，成身謀其利，不取則陛下任其患之謂。

遺人改秩，今當員多闕，少時須次動六七年，成云：考無玷闕，方幸寸進，莫莫乎難哉。近制，改京官歲有定額，且減薦數，有憑藉者，亦不待求而得之，每患難得職司，若止許用職司一員，庶俾孤寒均得應格，昔有胡宗英者，該磨勘，引見日，仁宗驚其年少，舉官論三倍，閱其家狀，父宿見任翰林學士，乃歎曰：寒賤安得不沈滯，遂降旨，止與循資，熙寧開，一選人以貴援得京官，十三紙，引見日，神宗云：有舉狀一十三紙者，是甚人，特與改次等官，於是權勢益然，幕職州縣官，以薦改京官者，其數如格，則移刑寺，問舉者無罪故，乃得磨勘，而注籍以待引見，至引見，又移問如初，有罪故而不足於數者，輒罷去，考功郎趙鼎，請勿再移問，從之，仁人之言也，帆乃清獻公之子。

國家慶典，千古未聞，錫類施澤，下逮士庶，婦人高年，亦如版授，誠不世之恩也。然增加年甲，僞冒浸出，向來臺臣固已論列，而嚴保任之制，近見一文士作溫陽老人對，切中此弊，其辭曰：溫陽之山，有老人，行年一百二十矣，淳熙登號之三年，朝廷舉行曠世之典，有采樵者進，而問之曰：今天子朝太上皇，德壽宮，奉玉卮，上千萬歲壽，肆大號，加恩區內，無問於已，仕未仕之父母，第其年之如詔者，而授之官，叟何爲而弗與？老人對曰：吾未及其年，樵者曰：叟年踰期，若爲而未及，對曰：天有二日，人有二年，有富貴之年，有貧賤之年，富貴之年，舒以長，貧賤之年，促以短，吾自幼至老，未嘗識富貴之事，身不具毛，不知冰綃縠縠之爲麗服也，口不厭藜藿，不知熊蹯豹胎之爲珍羞也，目不視靡曼之色，而蓬頭齷齪之與居，耳不聽絲竹之音，而蕩歌牧嘯之爲樂，今吾雖閱一百二十二年之寒暑，而不離貧賤，若以二當一，則吾之年始六十有一，與詔不相應，是以爲未及，又何敢冒其官？曰：今之世，有年未及，益其數，求以應詔者，朝廷亦官之，何也？對曰：彼富貴者也，吾固言之矣，是所謂以一而當二者也，其學庸越之徒，歟？吾儕小人，不敢求其比，樵者笑而退，樵既得其所，竊惟主上孝奉三宮，十年一講，盛禮鴻恩，錫類方興未艾，在位者其思有以革之，庶幾名器增重，不致冒濫，人得以爲榮。

清波雜志卷第二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高宗即位，赦書，應蔡京、童貫、王黼、朱勳、李彥、王師成、譚稹及其子孫，皆誤國害民之人，見流竄者，更不收敘，二日，降手詔，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讒聖德，著在國史，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別差官撰實刊修，播告天下，其蔡、王、邢、蔡、蔡、三省取旨行遣，仍不得用，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議者謂中興新政，孰先於此，抑推原禍亂之自云。

王黼一日在相國寺行香，見蔡京以太師魯國公揭榜，小立其下，深有羨慕之色，親厚者乘間叩之，黼曰：無他，不謂元長有許大官職，其人因言太宰若備承當一大事，元長官職不難致，黼聽其意，乃身任伐燕之責，後亦致位太傅，建國公，且許服紫花袍，增益賜導，并張青羅蓋，塗金從物，略與親王等，寵遇埒於京，及夫事變，適開封尹鼎山有宿怨，遣武吏追逼，戕於雍，王黼聞村民家，取其首以獻，以遇盜聞，議者惜不與童貫證明正典刑，願乃回枉如此，同時蔡攸、倫、亦賜死，倫聞命曰：誤國如此，死有餘辜，又何憾焉，乃飲藥，而攸猶豫不能決，左右授以繩，攸乃自縊而死，或以靖康刑殺爲疑，識者云：祖宗特不誅大臣，若首禍賊黨，罪惡顯著，在天之靈，當亦不赦也。

五十年前，有通右府審樞密太尉，蓋舊制，文臣爲樞密使，皆帶檢校太尉，東坡賀文路公正位兵府書，亦有太尉之稱，官稱隨時改易，不可一槩論，元豐前樞密院奏薦子弟，皆補班行。

黃旗蓋旋歸漢古刹淒涼向號蕭北嶽經行匪澁巾相陪來現隱淪身春羅秋桂還吾輩白浪紅塵付若人皆書千壁二十年後再過之皆不存矣郡后化蟬之地鹿院苑土人名為蕭帝寺寺之殿宇猶是梁時建立者

建康六朝故都葉石林少蘊居留日嘗命諸邑官能文者搜訪古跡製圖經時有橋林故若子適主上元簿考最詳多以王荆公詩引證號上元古跡碑先得其書後史志道侍郎修建康志宛轉借去志成爲助良多

石林至新林因江寧尉林恪謁于道旁忽叩新林之名林即對乃王坦之倒執手板見桓元徽欽宗名之地大喜曰不圖同僚中得一文士未幾以左傳託其點抹其見賞識如此方欲薦用而林卒林開封人紹興戊午魁特奏名

建康創建府治石林委府僚俾同再三不叶意一旦杖策自往相視四顧指畫遂定儀門外列六位以處俾試職官迨六畫臨幸以設廳爲三省便廳爲樞密院六位爲六部次及百司皆有攸處其他政事精明彼民至今能道之石林爲從祖姑之夫輝幼及識其風度偉人也

石林爲蔡京客故避暑錄所書政宜開事尊京曰魯公凡及蔡氏每委曲回互而於元祐斥司馬溫公名何也建炎紹興初仕宦者供家狀有不係蔡京王黼等親黨一項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石林其矯一時之弊耶

絕江渡淮過河越白溝風聲氣俗頓異寒暄亦不齊輝淳熙丙申從使節出關回轅當三月中下旬一路紅塵漲天熱不可耐若江南五六月氣候往還經從汴都顧瞻宗廟宮室不悟朝陽殿遂作單于宮不獨與曠于往古以中原復中原規恢洪業信自有時恨輝老矣其及見諸侯東都之會耶

士大夫欲永保富貴動有禁忌尤諱言死獨溺於聲色一切無所顧避聞人家姬侍有慧麗者伺其主翁屬穢之際已設計賄牙僮俟其放出以售之雖俗有熱孝之嫌不卹也又佩玉以尸沁爲貴酬價增數倍城墓之物反爲生人寶玩是皆不可以理詰

四十年前朝士遭論徑放謝辭倉皇出關親厚者亦不敢相聞迨更化之後稍革此風猶未敢舒肆叔祖蘇三院御史忒春官未幾罷斥時王公元樞德言任小司空趨局即請早出假同列叩之昌言答曰今日欲送周爲高爲高叔祖字也從列尼而至于一二耳近時去國者冠蓋祖饒從容理裝風俗歸厚於治世豈小補哉括蒼管銓平仲監秦邸坐事免官秦丞相手封銀一笏以助其歸持此方敢留一二日蓋秦早授館于其家故特致此禮

政宜開除摺侍從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後出命故一時術者謂士大夫窮達在我可否之間朝士例許於通衢下馬從醫下因此輩益得以憑依今談天者既出入貴人門第揣摩時事以售其說偶爾符合遂名奇中下以決疑卦影乃驗於日後反致人疑死生禍福貴賤各有定分彼焉能測造化之妙鬼文元平生不喜術數之說每謂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

測造化之妙鬼文元平生不喜術數之說每謂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

清波雜志卷第三

輝居建康春時借一二鄰曲至內後景陽臺臺之下一尼菴少憩見若琉璃色一瓦徑徑二尺許厚三四寸中空用以開盆盎叩之鏗然有聲尼云近聖地得之乃李後主用此引後湖水入宮中雖瓦礫微物亦有時而顯晦又至白下門外濟安院主僧曰近治地得一玉杯已碎銀一錠上刻永定公主爲誌公和尚淨髮之資一棧十錠行人問宮殿耕者得珠玑誠不吾欺

張文潛雜書有云余自金陵月堂本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辨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壁壕水或絕或流多鷓鴣白鷺迤邐近山風物天秀如行錦繡圖畫中舊讀荆公詩多稱蔣山景物信不誣自公少客杭州自言欲得守杭卒如其言予亦云與東坡跋秦太虛夜航西湖至普明院舍舟從參寥竝湖而行出雷峯度兩屏溜足于惠因湖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于龍井始至寺星

院調辨才一段奇事景趣略相似皆可以畫但恐畫不就爾輝雖未嘗夜游南北山如金陵郊野本似作春游良不疎想像文潛所歷如在目前足不至者二十餘年特未知今復何似補完正集信不

輝憶年及冠從父執陳彥有序游鍾山陳題三四詩於八功德水菴之壁寒騎瘦馬度山腰日斷青溪第一橋畫是帝王陵墓處野風荒草眠蕭蕭十年塵土暗衣巾亂走江鄉一病身西第將軍成底事北朝開府是何人止記其二陳句容人素於先人厚善先人嘗次其韻雄歷吳頭控楚腰千峯環拱治城橋

何必通許未敢哉。

宣和崇尚道教黃冠出入禁闈號金門羽客氣儀赫然林靈素為之宗主道官自金壇郎至太虛大夫班秩與庭臣同靈素初除金門羽客通其遠靈元妙先生視中大夫後馴擢至大中大夫沖和殿侍晨視兩府道官同文官編入雜班仍每遇郊恩封贈父母一日盛暑亭午上在水殿熱甚詔靈素作法祈雨久之奏云四瀆上帝皆命封閉唯黃河一路可通但不能及外詔亟致之俄震雷大發淫皆濁流俄頃即止中使自外入言內門外赫日自若徽宗益神之宜和未死于温州未死開先自籍平日賜賚物寄之郡幣且為治命殮以容身之棺棺中止真所賜萬歲藤杖封送甚固建炎初唯下温州籍其賫而已後數年有內侍洗手劉太尉之姪避地至長沙於酒肆見一醜妻丈夫負篋而坐熟視乃靈素也劉叩先生何為至此靈素曰吾亡命爾向不早為此身首異處矣條失所在靈素狡獪幸震一時及勢衰事變復以謫語遁去異哉後葬永嘉黃土山先命見石龜方下棺開穴深數丈果得之

當靈素盛時一日有詔兩學之士問道於其座下且遣親近中貴監靈素既降座首召太學博士王俊父久而不出既出乃昌言昔吾先聖與老聃同德比義相為師友豈有摠衣禮黃冠者哉聞者駭然各逸巡而罷王海陵人歷宰掾符而終近萬元亨典鄉郡雖載姓名于圖經人物志偶遺此一節時又有王仔昔者初館于蔡京第厨大旱徽宗焦心禱雨每遣中使持一幅素紙求仔昔書皆為霖雨也一日中使再持紙至仔昔忽書一小符仍札其左云焚符湯沃而洗之中使大懼不肖受曰上禱雨今得此大謬矣仔昔怒曰第持去上得之駭異蓋上默禱為龍蝦赤目者因一沃而愈詔封通妙先生後以語言不遜殺之

紹興丁巳歲車駕巡幸建康回蹕時先人主丹徒簿排辦新豐頓頓物皆備御舟過止宜索生菜兩籃非所辦者官吏倉卒供進幸免闕事前頓傳報生菜遂為珍品物有時而貴世事奚不然吳越字長吉臨川人後徙建康早從王荆公學諱熙豐開復事熙豐不倦與秦丞相有硯席舊見其道居留日俾鄉人舉其孝廉孝者當兵火擾攘之際供母養無缺廉者雖在窮約人或嘲之有所不受雖曰鄉論素與亦未免有所迎合繼以禮津置赴行在所館于太學未幾託疾告歸初無恩數爾後入行孝廉之舉寂無聞焉

瓊花海內無二本唐人謂玉葉花乃比其色許慎說文瓊乃赤玉與花色不類輝家海陵海陵昔隸維揚亦視為鄉里自幼游戲無雙亭未見甚奇異處不識者或認為聚八仙特以名品素高爾后土祠前後地土皆賦尤宜芍藥歲新日茂及春開敷映盛大纖麗富麗遂與洛陽牡丹並驅角勝孔毅父嘗譜三十有三種續之者幾十餘種夫豈能備固宜有所增益錢思公尹洛一日暮客旅見於雙桂樓下見小屏細書九十餘種皆牡丹名也洛花久淪敵境揚花在今日尤當貴重紅藥而黃腰號金帶初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韓魏公為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具樂以賞之時王岐公為伴王荆公為屬皆在席缺其一莫有當之者會報過客陳太博入門亟召之乃

秀公也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四公後皆為首相後山陳師道云輝嘗詢于揚之故老皆云初不識所謂金帶圍者豈花與人物亦相為榮悴乎

輝祖居錢唐後洋街第宅燬於陳通之亂今韓新王府其地也嘗見故老言昔歲風物與今不同四隅皆空迴人跡不到寶蓮山吳山萬松嶺林木茂密何嘗有人居城中僧寺甚多樓殿相望出湧金門望九里松極巨更無障礙自六蜚駐驛日益繁盛湖上屋宇連接不減城中一色樓臺三十里不知何處覓孤山近人詩也或云為此詩者黃姓失其名亦嘗作萬俟丞相挽詩有地下若逢秦相國也應不說到沉湘之句

天下名山福地類因行役窮日力且為姑俟回程來觀之語所誤竟失一往貽終身之恨者多矣輝頃隨侍自番陽順流東歸至南康阻風留一日乘興游廬山飯于歸宗旋至萬杉杉陰夾道蔽日抵羅漢觀大鼓未至棲賢數里先聞三峽噴薄激射之聲動心駭目凡山南佳處傾略粗遍爾後一再經從皆不暇訪陳跡至今清夢猶在巖壑間嘗有一編紀游今亡

昭慈聖獻上賓庭臣進挽歌辭莫不紀垂簾事一詩云飲馬驅強敵飛龍紀建炎艱危三改歲倉卒兩垂簾云乃中書舍人林通詞也一時傳誦挽詩自古皆五言至嘉祐末方有為七言者

乾道末見強伯子健至毘陵祠蘇東坡於學宮其叔少尹子止為之記其開言坡之葬也少公銘其墓皆非實錄其甚者以賞罰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壞元豐指溫公才智不足而謂公斥逐出其遺意稱蔡確謗譖可赦而謂公進用由其選擢章亨之賊害忠良而云公與之友善林希之誣誣善類而云公嘗汲引之子止所書如此少公之語誌文在可考也其然不其然乎祠宇成中實坡塑像又徧求從壯

至老及自海外歸儀形繪于兩廡見文元後子健為景迂生以道之嫡孫祠堂碑後為人磨去東坡自毘陵祠見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夾運河千萬人隨觀之坡顧坐客曰其若我我若則未可知彼民愛慕坡亦容容此地而不忘強伯子而視之之意出此

東坡初入荆谿有樂死之語蓋喜其風土也繼抱疾稍革徑山老惟琳來問候坡曰萬里嶺海不死而歸宿田里有不起之憂非命也邪然死生亦細故耳後二日將屬纊聞根先離琳叩耳大聲曰端明勿忘西方曰西方不無但箇裏著力不得語畢而終歸老素志竟墮渺茫一丘一壑天實奪之淳熙己酉周益公罷相回江右小泊荆谿因董氏出楚頌帖乃考坡自元豐七年以後經從此地月日本末為詳刻石具在楚頌乃坡欲種橘名亭而不遂者也

英州碧落洞乳羊飲鍾乳湖水體白如乳遇到方見然不常有也通泰鹽地糜食艾生其入藥故人極力捕獵以遊善價士大夫求恣嗜慾有養巨鹿日刺其血和酒以飲其殘物命如此嘗聞宜和開良獄案鹿數百千頭其大如壘敵園城中盡殺以啗衛士其角皆棄之

族叔茂振以正字權外制日秦丞相俾代進茶鹽法表繼聞秦自有所改定迨付出所改者不有成憲將何靖民八字耳或叩本語云不逮也後自同知樞密院責秘書少監分司居筠州踰年放還宗族勞其歸因言蘇黃門亦以少蓬分司居于筠州云不獨爾所寓之屋亦黃門舊宅既葬二十八年內翰洪

豐開從高進俗群。瓊處出師失律。且為轉運使李察計其詩語。謫登郴州酒。舟行以二小詞題岳陽樓。木葉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酌芳顏。不是湘城西去客。休唱陽關。醉袖撫危欄。天淡雲閒。何人此路得生還。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樓上久踟躕。地遠身孤。擬將憔悴帶三闋。自是長安。日下影流。落江湖。爛醉且消除。不醉何如。又看眼色滿平蕪。試問寒沙新到雁。應有來書。亦豈無去國流離之思。殊覺婉而不傷也。

雲叟遊流遠。歷時三。涉水六。過州十有五。自汴抵郴。所至留連。南京孫莘老。揚州孔周翰。泗州蔣穎叔。江寧王介甫。黃州蘇子瞻。衡州劉貢父。皆相遇焉。說詩說勝。無復行役之勞。未離江寧日。因送人入京。及同士子數輩飲饒游清涼寺。抵暮回。屬營妓數人同舟。宛轉趣賞心亭。未至。聞亭上有散樂聲。逼而詢之。乃府公訝妓籍隸。俾申刻集之。既見其載。野服披猖。但一笑而止。今日放臣逐客。容如是乎。一段勝槩。宜入畫圖。府公陳和叔也。

碧雲歌者。廢馬也。莊憲太后臨朝。初以賜荆王。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留以備上聞。為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云。世以旋毛為貴。雖貴矣。病可去乎。梅聖俞不得志於諸公。乃借此名著書一卷。詆譏慶曆巨公。後葉石林於避暑錄。嘗辨。乃襄陽魏泰所著。嫁之聖俞。其略謂萬有一不至。猶當為賢者諱。蓋亦未免置疑。邵公濟。康節孫也。亦引聖俞開范文正公詩。詩云。一出妻更郡。人皆望酒壺。俗情難可學。奏記向來無。貧賤甘分。崇高皆不。解訣。雖然門館隔。泣與衆人殊。謂為郡以酒悅人。樂奏記納賦。豈所以論文正者。以是又疑其出于聖俞也。揮毫得賦錄。賦錄。一編。亦若碧雲歌專暴人之短。為人借去不歸。

王荆公初見晏元獻。元獻熟視無他語。但云。能容於物。物亦容矣。荆公唯唯。退而思之。此語其有所出。或自為之言。後誠者謂荆公平日所知。正在於此。何元獻逆知其然耶。先人性坦夷。遇事即發。無一毫顧避。親戚有初除從官來見。首詢薦何人。自代。答以張安國。先人曰。不易。薦汝寒素。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何待薦也。退而先人復言。且如擇婿。但取寒士。度其後必貴。方名為知人。若損高貴。勝下樹狀元。何難之有。

四六應用所貴。剪裁。或屬筆於人。有未然。則當通情商榷。建康王元樞初以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除試工部侍郎。仍直院。落權字。辭免奏劄。第及起。曹議者疑焉。託一故人草謝表。內一聯云。百工之事。隨省。違冒於真除。一札之書。花磚復還於故步。王改作散句。隨省。違接於英游。花磚不失於故步。翦裁故善。然花磚宜貼故步。上句或謂似稍偏枯。

頃年番江初刊成。唐子西集時。寫公曲肱能叔雅。來見先人。偶案開真此書。顧輝曰。曾否。第九卷第一篇惠州謝復官表。首云。始以為夢。既而果然。語簡而意足。可法也。退而先人誦輝曰。前輩觀書不苟。類如此。雖一覽亦記篇目。後生豈可不勉。

先人嘗從張管。本。查覓茶。張答以二小詩。內家新賜密雲龍。只到調元六七公。賴有家山供小草。猶堪

詩老處春風。仇池詩真。讀焦坑。風味官焙可抗衡。鑽餘權律亦及我。十輩道前公試烹。時總。本得偶病。此詩俾其子代書。後誤刊在于湖集中。焦坑產庚嶺下。味苦硬。久方回甘。浮石已乾。焙後水焦坑新。武雨前茶。坡南返回至章貢。願聖寺詩也。後屢得之。初非精品。特彼人自以為重。包裹鑽權律。亦豈能望建路之勝。

揮出瀾時。見三節人或搗建茶。沿途備用。而彼中非絕品不願。蓋權場客販。且能品第精粗。中下者。彼既不售。乃藉以歸。邊方尚爾。矧中國士大夫好事。宜乎珍尚。鑒別。每相誇。惟恐汲泉不活。潑乳不多。吸膏而乏。詩情也。

自熙寧後。始貴密雲龍。每歲頭綱。修貢。奉宗廟及供玉食外。費及臣下無幾。成里貴近。馬尤繁。宣仁一日。既歎曰。令建州今後不得造密雲龍。受他人煎炒不得也。出來道我要密雲龍。不要團茶。揀好茶喫了。生得甚道。智此語。既傳播於縉紳間。由是密雲龍之名益著。淳熙間。親黨許仲啓官麻沙。得北苑修貢錄。序以刊行。其開載歲貢十有二綱。凡三等四十有一。第一綱曰。龍焙。貢新止五十餘。今貴重如此。獨遺所謂密雲龍。豈以貢新易其名。或別為一種。又居密雲龍之上耶。葉石林云。熙寧中。買背為福建轉運使。取小園之精者為密雲龍。以二十餅為斤。而雙袋謂之雙角。大小圓袋皆。通以為賜。密雲龍。獨用黃云。

揮家煎山。泉石皆為几案物。親舊東來。數聞松竹平安信。且時致陸子泉。茗盤殊不落。莫然頃歲。亦可致於汴都。但未免瓶盡氣。用細沙淋過。則如新汲時。號拆洗。惠山泉。天台竹瀝水。斷竹稍屈而取之。盈瓮。若雜以他水。則面敗。蘇才翁與蔡君謨。茶精。用惠山泉。蘇少劣。用竹瀝水煎。遂能取勝。此說見江都幾所著嘉祐雜志。果爾。今喜擊拂者。曾無一語及之。何也。雙井因山谷而重。蘇魏公嘗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唯孟安序朝奉人。歲以雙井一斤為餽。蓋公不納苞苴。願獨受此。其亦珍之耶。

待之以禮。答之以簡。與賓客言。或許是為得體。呂正獻公以翰林學士館伴北使。使頗榮。語屢及朝廷政事。公諷契丹。隱密詢之曰。北朝嘗試進士。出聖心。獨悟賦。賦無出處。何也。使人愕然。語寒。專對之次。雖曰合修成好。唯恐失其歡心。若彼稍乖恭順。亦宜有以折其萌。俾知有人焉。於交鄰遇客。初無作也。祖母太夫人。慈聖之後。暇日與子孫。諒京都舊事。政宜開。以成里數。值誕皇子。入內稱賀。盛飾。羣立於殿。羣人各許攜一從婢。起居畢。自殿上撒包子。及成束金釵。口俾衆婢爭奪。或共得線端。即裂為二。俯拾次多。遺致珥之屬。殿上觀之為笑。樂有慈捷者。重負而歸。亦有徒手無一物者。時盛暑。以鍍金鏡於御廊。得水一杯。其賜賚殊不多。破費隨盡。因歎南渡後。不復見此盛事。曹氏分南北宅。祖母北宅也。為武惠燕王五世孫。

蕭注字嚴夫。臨江新喻人。熙寧中。上殿奏對罷。上問今臣僚中孰貴。曰。文彥博。又問其次。曰。韓琦。又問王安石如何。注曰。牛形人。任重而道遠。一說。裕陵問文彥博。韓琦。何為皆貴。注曰。若不跋履與嘶聲。陛下不得而臣。又問朕如何。注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臣無得而言。又問卿如何。注曰。陛下以為

費則貴矣。以為賤則賤矣。注累任邊要。以知人自許。上曰。聞卿有袁許之學。因問韓絳。王安石。馮京。注曰。安石牛耳虎頭。視物如射。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多。惟和氣能養萬物。京得五行之秀。遠之若可愛。近之若廉隅。見本傳。

近時州郡皆修志。志之詳略。係夫編摩者用力之精粗。揚州為淮甸一都。自唐已名繁盛。向有王觀通。更考古驗。今據事千餘條。效注都以為賦。今館中及揚州有本。每謂建康六朝故都。又為代邸與王之地。亦應檢揚。以亞雅頌。雖聞江寧尉崔禮者嘗有此作。而文不記其事。疑本云。後未有繼之者。雖嘗言於故人王錫老。深以為然。且有此意。未幾錫老為潤州之士。

世謂雁為孤。而不曰雙。燕曰雙。而不曰孤。以雁屬乎陽。燕屬乎陰。陰數奇。陰數耦。故也。然常言雁序雁行。蓋亦有時而不孤。燕雖有于飛之語。古今賦詠。何嘗必及於雙。曰孤曰雙。豈止以奇耦言之耶。

承平時。兩學作威之盛。不但英才輩出。為國之華。萃居燕處。雖一時謔浪之語。人皆喜聞。而樂道之。嘗見前輩說數事。元祐間。敏求齋有治春秋陳生。與宋門一娼狎。一日會飲於曹門。因用春秋之文題於壁。曰。春正月。會吳姬于宋。夏四月。復會于曹。有繼其文戲之曰。秋。饑。冬。大雪。公薨。其意以為財賈當有飢寒之厄也。此固知非典語。亦切中後生佚游迷而不返之病。

紹興丁丑。章持魁南省。時有詩。何處難忘酒。南宮放榜時。有才如杜牧。無勢似章持。不取通經士。先收執政兒。此時無一蓋。何以展愁眉。紹興間。秦伯陽魁多士。汪彥章賀其父。以南宮進士對東閣郎君。尚疑為讒已。其敢顯斥如前之詩乎。韓持國維寶元。開借兄弟。應進士舉。預南省奏名。而下第。士子有津家四子連名之嘲。蓋以其父忠憲公。見在政路也。時殿試尙黜落。有司因故黜之。公後遂不復試。而兄弟皆再登第。故謔公為公。謂南省曾預高薦。繼歷內外。制知貢舉。至登門下省。不更賜出身。初亦召試。玉堂不就。公之五世孫元吉。尙書特書此於桐陰。舊話甚詳。貴游子弟當致其素業。不應例待以晉梁唐李德裕。初不蘇科甲顯。

元豐間。駕往園子。出起居。有旨。人賜酒二升。諸齋往往置以益之。曰。奉聖旨得飲。遂自肆。致有乘醉登樓。擊鼓者。因是遇賜酒。即拘賣。以錢均給。以是知自昔國學有酒禁也。

燁頭在泰州。偶倭國有一舟。飄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館殺之。或詢其風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譯者。乃明州人。言其國人。遇疾無醫藥。第保病人。就水濱。杓水通身洗淋。面四方呼其神。請禱。即愈。婦女悉被髮。遇中州人。至探端麗者。以驚疑。名度種。他所云譯。亦不能曉。後朝旨。令津置至明州。趁使風以歸。

長沙匠者。造茶器極精緻。工直之厚。等所用白金之數。士大夫家多有之。實凡案間。但知以侈靡相夸。初不常用也。司馬溫公。借范蜀公游嵩山。各攜茶往。溫公以紙為貼。蜀公盛以小黑合。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器。蜀公聞其言。遂留合與寺僧。凡茶宜錫。竊意若以錫為合。適用而不侈。貼以紙。則茶味易損。豈亦出雅以消風散。意欲矯時弊耶。邵氏聞見錄云。溫公嘗與范景仁共登嵩頂。山嶺嶺道至龍門。涉

伊水。至香山。憩石樓。臨八節灘。凡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錄。攜茶遊山。當是此時。張蓋曳云。呂中公名知人。故多得於下僚。家有茶羅子。一銀飾。一金飾。一棕櫚。方接客。案銀羅子。常客也。金羅子。禁近也。棕櫚。則公輔必矣。家人常排於屏間。以候之。中公。溫公同時人。而待客若飲之器。願飾以金銀分等差。益知溫公儉德。世無其比。

史傳褒貶。成是敗非。其來有素。人之行孰先於孝悌。項羽欲烹太公。漢高祖發分羹之言。其於孝也何有。唐太宗以藩王。推刃同氣。其於悌也何有。脫使項羽。建成。有分羹。項羽之惡。史册何以書之。特高祖太宗。功勝於德耳。

建紹兵興。日帥臣許。許置幕。既素為知己。其於婉畫。裨助惟多。今惟四川制帥如故事。他皆命於朝。賓主。遂不通情。殆與郡縣官等。圖寄兵謀。無從咨訪。川泳蠶飛。豈復有相得之樂。緩急利害。既不相及。相忘於江湖。宜也。太原名小朝廷。蓋以得客之多。范文正公亦有言。幕府辟客。須可為己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蓋謂我敬之為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庶於我有益耳。龐莊敏守鄆守并。皆辟司馬。溫公為通判。羅致大賢。飲助。一時皆然。

韓魏公門人。有擊關夜出者。關吏不得。詰且以鎖鎖於公。公曰。鎖不堪用。付市買條來。贖達道為范文正公。公鎮南陽。每宴客。達道必出。追妓。文正雖不樂。終不禁也。時謂非二公之賢。豈容不拘小廉曲謹之士。前首寬厚類如此。是亦報社書記平安之義。

唐內人。蓋謂之宮人。斜。宮人斜。見宋次。四時遣使祭之。唯應四仲祭。使者習悲。令狐楚詩也。荒涼城南。奉先寺。後宮美人。有悲此。角樓相望。高起墳。草間柏下。多石人。秩卑埋骨不作冢。青石浮屠當丘壠。家。家墳上作草亭。朱門相向無人聲。樹頭土鳥作人語。月黑風悲鬼搖樹。宮中養女作子孫。年年轎車來。做主。廢后園陵。官道側。家破無人。捕陵城。官家歲給牛千錢。街頭買餅作寒食。此元豐中。張文潛留題。奉先寺詩。輝季女。非離安北山。僧舍。四五年來。每值春時。往視。寺之兩廡。皆內人殯宮。徘徊次。未嘗不長哦。此詩也。輝復得歷陽所刊。唐張文。昌樂府北。邙山篇云。洛陽北門北。邙道。喪車磷磷入秋草。車前。齊唱雍露歌。高墳新起。白義。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陽城中人更多。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人閒柱下石。隴頭松柏半無主。地下白骨多於土。寒食家家送紙錢。鳴鳶作窠巢上樹。人居朝市未解愁。請君暫向北邙遊。古今名勝。賦詠。孰工。覽者當自得之。

王右軍帖云。獨活無風。則搖。有風不動。石脾入水。則乾。出水則溼。出水則溼。可見。入水則乾。何自知之。近年夷堅志序。其略云。葉晦叔。聞於劉季高。有估客航海。不覺入巨魚腹中。未能死。遇其開口。吸水時。適木工在。乃取斧斫魚。魚覺痛。躍身入大洋。舉船人及魚皆死。或戲難之曰。一舟皆死。何人談此事於世乎。頗類前說。

爲凭欄干望長安。謂中山夕陽樓也。沈存中云。章華臺乾路亦有數處。淮西憲臣崔漢英奏欲乞應天下蘇軾所撰碑刻。立一例除毀。詔從之。時崇寧三年也。明年。臣僚論列。司農卿王詔。元祐中知滁州。諸事盡臣蘇軾。求軾書歐陽修所撰醉翁亭記。重刻於石。仍多取墨本爲之。贖遺費用公使錢。詔坐罪。漢英遺吳萬世。臣僚亦應同科。政和間。漳州倅畢漸亦請碎元祐中諸路所刊碑從之。

大觀東庫物。有入而無出。只端似有三千餘枚。張滋墨世謂勝李廷珪。亦無慮十萬斤。

蔡京庫中。點檢蜂兒。見在數日。得三十七種。黃雀鮮自地積至棟者滿三椽。他物稱是。童貫既敗。籍沒家貨。得剩成理中圓幾千斤。胡椒餘兩多。安用八百斛。今古所紀一律。

東湖徐師川。紹興初。蘇軾遺軾。贊幾命。輝乾道丁亥。在上饒從公季子珪游。因叩家集。云詩已板行。他無存者。久而得奏議於殘編斷簡中。綴并錯亂不可讀。乃爲整綴成十卷。附以雜文一卷。寫以歸之。公視山谷爲外家。晚年欲自立名世。客有贊見。甚稱淵源所自。公讀之不樂。答以小啓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問諸水濱。斯道之大。城中我獨知之。深上及觀序。脩水集造車合轍之語。則知持此論矣。東坡南遷度嶺。次於林麓。聞二道人。見坡即深入不出。坡謂押送使臣。此中有異人。可同訪之。既入。見茅屋數間。二道人在焉。意象甚蕭洒。願使臣此何人。對以蘇學士。道人曰。得非子瞻乎。使臣曰。學士始以文章得。終以文章失。道人相視而笑曰。文章豈解能榮辱。富貴從來有盛衰。坡曰。何處山林閒無道之士乎。輝頃得詩話一編。目曰漢皇。王季羣端。本有管借去。親爲是正。亦言不知何人作。前說漢皇所書也。二小說云。漢皇張姓。不得其名。

清波雜誌卷第五

陳東字少暘。太學生。所上封事。主李伯紀丞相。力誣汪黃。建炎元年。死於應天府。被逮之際。作遺書寄其家。區區後事甚悉。死生之變亦大矣。神識殊不亂。其帖今在其外孫栢蒼景家。頃年許右丞翰爲作哀辭。其著本末。少暘初不識李丞相。李念伯仁。因我而死。祀之家廟。同時上書被行遣者。歐陽徹。撫州人。高宗臨朝。嘗曰。朕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雖已各贈承事郎。與有服親。迪功郎一名。猶未足稱朕悔住之意。可各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恩澤二名。撥賜官田十頃。建炎三年。又詔。張懋古之遺直。陳東忠諫而死。二人皆葬鎮江府界。可令本郡致祭。嗚呼。哀卹之典至矣。少暘死之後。其家但仰給賜田。徹字德明。靖康初。敵犯闕。請質二子二女。而使穹庭御親王以歸。不報。死時年三十三。又有進士徐暉。乞借官入金奉親王歸。詔假暉通直郎。往使。亦卒無聞。

蘭亭序。絲竹篋絃。或病其說。而歐陽公記真州東園。汎以畫舫之舟。南豐曾子固亦以爲疑。可馬遷文章所以奇者。能以少爲多。以多爲少。唯唐陸宣公得遷文體。蘇子容魏公云。爲文之體。意不貴異而貴新。事不貴僻而貴當。語不貴古而貴淳。事不貴怪而貴奇。宋元獻公序云。中山府有夕陽樓。輝出疆日。騎馬自樓下過。在城之隅。規制甚小。然鄆州亦有夕陽樓。臨安。湖州。漢州。皆有西湖。建康有賞心亭。揚州亦有賞心亭。名雖同而顯晦異。嘗記小詞。夕陽樓下望長安。凭欄干。或改

自昔名賢嚴於輩行。尤篤通家之好。子弟見父執必拜。或立受。或答半禮。呼以排行。或稱小字。書問以從表。兄叔自處。嘗記秦楚材內翰守宣城。一族叔見於公廳。稱人中。敘至次。乃舉小字以審之。今則拜禮施於顯宦。則有依貴之嫌。爲父執者。亦恐憑藉而爲我累。通家之契替矣。王元之之子嘉祐。爲館職。平時若愚。獨寢菜公知之。喜與之語。一旦問嘉祐曰。外人謂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且夕入相。菜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莫爲相爲善。相則譽

望損矣。自稱爲劣丈。未之前聞。

與家熟。與家難其人。嚴則利於子弟。而不能久。狎則利於己。而負其父兄之託。頃一鉅公招客。訓子。積日業不進。踴躍欲退。鉅公覺之。置酒。汎引自昔名流。後嗣類不振。且曰。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者。前人取之名。後人豈應復得。士人解悟。其途遂安。張無垢子。謂云。某見人家子弟。醉謹及俊敏者。愛之。不肖如常人之愛寶。唯恐其埋沒。及傷損之。必欲使之在尊貴之所。故教人家子弟。不敢萌一點欺心。其部下刻薄。亦爲勸戒。太息而感誘之。此平生所樂爲者。今教子弟。乃以主人厚薄爲陸。亦可笑矣。渾然忠厚之氣。可敬而仰之。或謂童稚發蒙之師。不必妙選。然先入者爲之主。亦豈宜闕略。世故謂初學記爲終身記。蓋亦此意。

韓王在鎮江。一日抵晚。令帳前提轄王權至金山。仍戒不得用船渡。懇給浮環。借一卒至西津。遂浮以渡。登岸。寺僧下。疑爲鬼物。詰得其詳。以手加額。因指適所歷處。皆龜窟穴。曰。官旣不死。他日必貴。後果建節。

韋王每與官軍飲。用巨觥無算。不設果肴。王權一日竊懷一蘿蔔。韋王見之大怒曰。小子如此口饑。俾趨前。以手按其額。痛不可忍。隨成痕腫。旣乃復與之飲。二說得於權之子處。習。

張循王罷兵。柄就第一日。秦丞相召相見。言有少事煩郡王。建康鎮江軍皆闕主帥。請薦其人。唯唯而退。越旬中言之。張辭以居閒之久。舊部曲不相聞。未有可薦者。秦曰。教郡王薦翰林學士則難。薦將帥。職也。張道不待已。以劉寶。王權。名上。二人皆舊隸韓王軍。紹興。駕幸循王第。過午尙從容。循王再三趣巨璫。帶乞早歸。歸。皆莫測所以。他日有叩之者。答曰。臣下豈不願萬歲款留私第爲榮。但幸秦太師府時。未哺。卽登。聞者嘆服。識慮高遠。二說得於循王之姪子安。

子弟隨侍父兄。顯官不患人事不熟。議論不高。見聞不廣。其如居移氣。養移體。何。一旦從仕。要當痛勵虛。驕之氣。昔之照壁後。替相人物。指摘儀度。見其或被上官誣。河進退失措者。莫不笑。詳聞於外。及今。趙起客次。庭揖而。回視照壁後。竊窺者。卽前日之我也。

季才元大臨。元祐。開知汝州。時辰州。貢丹砂。道葉縣。遺其二篋。乃化爲二雉。闔山谷。開。耕者獲之。人疑其。盜。械送州。才元識其異。訊得實。始免。耕者砂能變化。可謂異矣。夫識其異。其誰嗣之。

似病原非病。求開方得。開。殘僧六七輩。敗屋兩三間。野外無供給。城中斷往還。同行木上座。相與住茶山。乃會吉市。侍。茶山上。饒名利也。輝在上。饒三四年。日從。游。歷。山。奇。勝。廖。明。略。徐。師。川。呂。居仁。鄉。願。道。會。宏。市。諸。公。風。流。未。遠。邦。人。類。能。道。之。輝。皆。欲。哀。集。賦。咏。爲。一。編。目。爲。玉。溪。唱。酬。以。修。一。時。人。物。之。盛。因。循。不。克。成。

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唐鄭光鎮河中。宣宗欲封其妾爲郡夫人。上表辭焉。書記田綯之辭也。宣宗大喜曰。誰教阿舅作此好文。左右以綯對。使欲以翰林召之。以不錄進士。遂止。今士大夫肆情。愛。恨。無。自。以。致。其。上。借。拜。辭。朝。命。乎。頃。年。見。長。上。說。元。符。開。章。子。厚。作。相。宗。室。宗。景。

請再娶。乃以妻妾出之於外。而託言仕族女。事聞。重。購。之。得。不。有。愧。於。鄭。光。乎。

輝出。時。見。燕。中。所。用。定。器。色。登。淨。可。愛。近。年。所。用。乃。宿。泗。近。處。所。出。非。真。也。饒。州。景。德。鎮。陶。器。所。自。出。於。大。觀。開。薰。變。色。紅。如。朱。砂。謂。感。應。度。臨。照。而。然。物。反。常。爲。妖。窻。戶。斷。碎。之。時。有。玉。牒。防。禦。使。仲。儼。年。八。十。餘。居。於。饒。得。數。種。出。以。相。似。云。比。之。定。州。紅。器。器。色。尤。鮮。明。越。上。祕。色。器。錢。氏。有。國。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祕。色。又。嘗。見。北。客。言。饒。州。黃。浦。鎮。燒。藥。名。耀。器。白。者。爲。上。河。朔。用。以。分。茶。出。窯。一。有。破。碎。卽。棄。於。河。一。夕。化。爲。泥。又。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碼。碼。未。爲。油。唯。供。御。棟。退。方。許。出。賣。近。尤。艱。得。紹。興。辛。巳。冬。敵。馬。飲。淮。輝。在。建。康。城。中。南。北。既。交。兵。捷。音。日。馳。後。生。輩。喜。躍。獨。老。成。人。有。憂。色。言。頃。歲。接。攘。三。鎮。失。守。何。嘗。不。日。報。捷。於。外。路。一。日。傳。金。會。有。來。日。早。炊。玉。麟。堂。之。語。聞。者。震。駭。且。日。見。俘。獲。保。路。氣。象。不。佳。未。哺。坊。巷。皆。執。兵。扞。衛。如。是。者。一。月。未。幾。遂。有。鳴。鑼。之。變。爲。敵。人。戒。天。意。也。孔。常。甫。武。仲。云。石。氏。時。胡。王。死。其。母。囚。後。又。助。北。漢。拒。周。諸。部。力。諫。而。遂。主。強。之。燕。王。述。軋。因。衆。心。欲。其。主。而。自。立。干。紀。安。動。其。報。如。此。與。完。顏。亮。之。事。同。

李寶海道與金人戰。見其舟皆以紬縵爲帆。舒張如錦繡。未須臾。噴濤怒浪。捲聚一隅。此以火箭還射之。箭之所及。煙焰隨發。旣敗。走。捷。以。聞。遣。使。錫。賞。甚。渥。賞。功。建。節。御。書。忠。勇。李。寶。四。字。於。金。纛。旗。上。以。寵。之。

方務德侍郎。受知於張全真。參政。後。每。經。昆。陵。必。至。報。恩。院。張。之。祠。堂。祭。奠。修。門。生。之。敬。祝。文。具。在。洪。慶。善。嘗。入。梁。企。道。開。學。幕。府。後。守。番。陽。企。道。夫。人。尙。在。歲。時。亦。以。大。狀。稱。門。生。以。展。賀。士。夫。併。爲。美。談。張。文。節。知。白。在。桑。梓。幕。下。桑。梓。其。必。貴。祥。符。中。文。節。爲。京。西。漕。桑。已。死。葬。濟。州。奏。乞。每。遇。寒。食。至。桑。墓。拜。掃。詔。可。之。狄。武。襄。青。受。范。忠。獻。之。知。每。至。范。氏。必。拜。於。家。廟。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事。其。子。弟。狄。乃。武。將。能。知。義。不。忘。恩。可。書。也。先。人。云。前。嘗。聞。知。已。計。骨。必。設。位。以。哭。東。坡。詩。白。酒。真。到。骨。紅。裙。已。放。輝。謂。有。香。泉。一。盞。爲。樂。全。先。生。服。不。作。樂。從。漢。道。通。學。李。康。爲。須。昌。令。同。事。將。其。官。階。唐。杜。書。言。爲。孔。常。父。祖。見。

洪君守番江。守番江。日。先。人。爲。郡。幕。時。祖。母。留。鄉。里。洪。每。值。正。至。必。以。書。送。壽。酒。外。題。狀。上。太。夫。人。凡。僚。屬。有。親。者。皆。然。先。人。旣。以。書。謝。翌。日。再。展。狀。謝。此。等。禮。數。度。前。嘗。常。行。之。特。今。爲。創。見。

向見蘇後湖之子扶。攜古畫。羅漢十有六人。出以相示。且云。家世珍藏。殆百餘年。大父昔在廬山下。一日。聞山谷先生在山中。亟攜畫謁之。求題。尊者名號。時。死。心。禪。師。住。歸。宗。一。見。笑。曰。夜。來。夢。十。六。僧。來。求。本。挂。塔。命。流。捕。新。浴。室。陳。焉。死。心。偈。之。山。谷。書。之。扶。又。言。家。有。瑪。瑙。盂。用。以。日。飯。一。尊。者。一。失。其。飯。太。夫。人。夜。必。步。求。齋。其。靈。異。如。此。嘗。與。友。生。葛。慶。長。力。贊。其。藏。去。以。俟。識。者。後。聞。歸。京。尹。趙。渭。帥。矣。繼。聞。趙。復。有。所。獻。慶。長。恐。此。畫。不。再。覩。也。乃。約。韓。體。作。羅。漢。畫。記。輝。在。上。饒。玉。山。見。貫。休。所。畫。十。六。羅。漢。像。世。傳。有。三。本。獨。此。爲。真。輝。不。識。畫。未。敢。爲。然。貫。休。初。畫。古。羅。漢。止。十。五。尊。或。以。爲。問。乃。以。己。貌。足。本。取。之。

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唐鄭光鎮河中。宣宗欲封其妾爲郡夫人。上表辭焉。書記田綯之辭也。宣宗大喜曰。誰教阿舅作此好文。左右以綯對。使欲以翰林召之。以不錄進士。遂止。今士大夫肆情。愛。恨。無。自。以。致。其。上。借。拜。辭。朝。命。乎。頃。年。見。長。上。說。元。符。開。章。子。厚。作。相。宗。室。宗。景。

米元暉善畫。能以古為今。蓋妙於畫染縑素。先人在丹徒。米嘗以自畫寒林見予。為好事者袖去。先人復得元暉少年所作楚山清曉圖。寫上於御府。今猶可想像為之。病懶未暇也。案元暉。南朝。

元章尤工臨寫。在連水時。客謁戴松牛。元暉借留數日。以模本易之而不能辨。後客持圖乞還。其本元暉怪而問之曰。爾何以別之。客曰。牛目中有牧童影。此則無也。江南徐壽得畫牛。畫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持以獻後主。煜歎闕下。太宗示羣臣。俱無知之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積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脂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畫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畫顯而夜晦。牧童影豈亦類此而秘其說。

老米嗜書畫。嘗從人借古畫自臨。搨竟併與真贋本歸之。俾其自擇而莫辨也。巧偷豪奪。故所得為多。東坡二王帖跋云。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疑聖智。因借以護之。舊傳老米在儀真。於中貴人舟中見王右軍帖。求以他畫易之。未允。老米因大呼披絃欲赴水。其人大驚。亟昇之。好奇喜異。雖性命有所不計。人皆傳以為笑。

曾祖殿撰與元章交契無間。凡有書畫。隨其好即與之。一日。元章言得一硯。非世間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而識之。答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真贋居半。特善誇耳。得見乎。元章起取於筒。曾祖亦隨起。索巾蘸手者。再若欲敬觀狀。元章顧而喜。硯出。曾祖稱賞不已。且云。誠為尤物。未知發墨如何。命取水水未至。亟以唾點磨硯。元章變色而言曰。公何先恭而後倨。硯汗矣。不可用。為公贈。初但以其好潔。欲資戲笑。繼歸之。竟不納。陳通亂後。借古大悲雷琴。莫知所在。米老嘗有題跋云。講仁熟繼順陸真蹟。保大琴會於米老卷。即此畫并女孝經是也。曾祖字仁熟。時守京口。唾硯事吳虎臣。漫錄誤書為東坡。

曾祖視王荆公為中表。既于撰上世墓誌數種。託元章書之。凡書三本。擇一以入石。號周氏世德碑。實於杭州西湖上。文并書名二絕。紹興初。某人尹京。欲磨治改刻他文。偶族叔祖元仲與之素厚。爭之力。責以大義。尹曰。初不知是公家物。叔祖曰。脫非某家物。介甫之文。元章之字。可毀乎。尹謝焉。不然。幾不免金石之厄。今在南山滿覺院。客打碑而賣者無虛日。

清波雜誌卷第六

仁宗御製元舅隨西郡王碑文。詔蔡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復詔以書。辭不奉詔曰。此待詔職也。蔡京政和間。以師臣之重。撰明節皇后墓銘并記。書與題蓋皆出於己。而不知辭。近方見其墨迹於士友處。云得於書者。時歷七八十年。尚存。許久無採取者。豈惜人情及儲蓄耶。

權酷創始於漢。至今賴以佐國用。華飲者唯恐其飲不多。而課不羨也。為民之害。大戾於古。今祭祀宴饗。饒道。非酒不行。田畝種秫。三之一供釀財。雖粟納不充。用州縣刑獄與夫淫亂殺傷。皆因酒而致。甚至設法集妓女以誘其來。尤為害教。龜山楊中立雖有是說。徒與歎焉。曾無策以革其弊。

精比較酒務及收頭子牙契等錢。號經制錢。以助軍費。宣和末。陳亨伯宣起請也。後至紹興五年。做此。亦收總制錢。初。陳經制兩浙。江東。屬杭州。陳通亂後。州縣一切調度。悉資移用。乃增添精酒及牙契等費。充經制移用。本錢。至今行之。陳後知中山府。死於兵。陳亨伯傳書收總制錢。自翁彥國始。熊子復所著通略辨其誤。

元祐諸公皆有日記。凡榻前奏對語。及朝廷政事。所歷官簿。一時人林質否。書之惟詳。向於呂申公之後。大札家得曾文肅子宣日記數巨帙。雖私家交際及嬰孩疾病治瘵醫藥。纖悉毋遺。時屬淮上用兵。擾攘不暇。錄之。後未見有此書。

紹聖北郊齋宮告成。下日乘輿出觀。宰執奏臣等願預一觀。翌日。從駕幸北郊。儀衛兵仗如金明。凌晨微風。輿即開。進食。召兩府親王入受福殿。既升殿。上由東架殿步過東西廡。行自西架殿還御座。宰臣以下從行。降殿召賜茶。又賜香藥小團茶。衛士以下皆賜花。晚召宰執從官。賜茶於明禮殿。退升盤盞內。北郊齋宮即會聖閣。殿門與殿皆曰明禮。明禮之後乃受福殿。受福殿凡九間。東西兩架殿各三間。又兩夾屋三間。旁各有兩閣。東曰司衣。西曰司鏡。曰司仗。後有坤珍殿。嬪御在焉。坤珍後又有水殿池。沼園。皆臣僚所不到也。其西又有觀穀殿。曰登成。後又有更衣殿。有便門連齋宮。後一日宰執奏事。因言北郊特恩宜召。獲與榮觀。上笑曰。殿宇亦別無華飾。上又云。外議謂使了多少金箔也。故事。郊宮無屋。旋施帷帶。風雨不除。上命繕營。章亨以為齋宮金碧相照。非所以事天地也。上曰。三歲一郊。次舍費緡帛三十餘萬。又倍之。易以屋宇。所省多矣。且齋明以事天地而為浮侈。朕豈不知之。宮近在城外。耳目所接。何嘗有此。於是臨幸。引享福視。上曰。有金碧之飾乎。亨頓謝。

徽宗在潛邸。密使人持誕生年月。俾術人陳彥論之。彥一見問誰使若者。再三詰之。乃告以實。彥曰。覆大王。彥即今閉舖。六十日內望富貴。後以隨龍官至節鉞。其驗如此。都人曰。賣卦。陳時又見郭天信者。亦以術顯。靖康之禍。其有以炎正中否之兆告上者乎。時識者皆知必致中華擾亂。不謂如是之速。如是之酷。

一說。端邸開相國寺陳彥明數學。談祿命如神。令人持生年密問之。彥乃屏人告以大橫之兆。且云。事應在兩月後。至期果驗。初欲官以京秩。繼乃補西班。積官至節鉞。政和金盛時。或云彥嘗以運數中微密告於上。徽宗為作石記。埋宣和殿下。又云。彥亦有兄為辟塵士。前後二說不同。乃併書之。

東坡上元詩。前年侍玉盤。端門萬枝燈。璧月挂禁恩。珠星照解後。去年中山府。老病亦背輿。牙旗穿夜市。鐵馬響春冰。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亦復舉宵火。松間見層層。散策枕椰林。林疎月驚響。使君置酒罷。簫鼓轉松陵。狂生來索酒。一舉輒數升。浩歌出門去。我亦歸舊廬。王初寮履道象州上元詩。三年白玉堂。揮翰供帖子。風生起草臺。墨點澄心紙。三年文昌省。拜賜近尺咫。紅蓼盼御盤。金幡島宮葵。晚為日南客。環堵隱烏几。朝來聞擊鼓。土牛出城市。幽憤不自開。欲逐春事起。安得五畝園。種蔬引江水。二篇之詩。先後而作。何語意切類如此。抑在番江。於初寮孫履處。得公自監大名倉泊。被過等兩地建節帥燕道文朱板橋行者。如容。談殿曲宴及賞橋律詩各百韻。鋪張太平盛事。皆在焉。亦嘗見立春詩。墨蹟於洪成李尚書家。

初寮進山宴詩序云。臣比蒙聖恩。召赴禁殿。宴其日垂拱。奏事退。俟於容諒外次。花巾絲履。進自東序。促武再拜。陞即坐席。女樂數千。陳於殿庭。南端袍帶。鮮行綴。殿酒行。歌起。音節清亮。樂作舞入。聲度閨美。俱出於禁坊法部之右。於時臘雪新霽。風日妍暖。已作春意。御榻之前。有寶檻。植千葉桃花。陛下指示宰臣曰。妙冬隆。花已盛開。於是皆頓首曰。陛下神聖。能回造化。草木實被生成之賜。乃先時呈瑞。以悅聖情。日既中仄。甫畢初筵。有旨許登景福樓。由程清廡外開道。以升。東望良嶽。松竹蒼然。南

觀琳宮。雲烟絢爛。其北則清江長橋。宛若物外。都人百萬。遊樂樓下。歡聲四起。尤足以見太平豐盛之象。羣臣頌歎久之。既夕。復詔觀燈於秘清。遂侍宴於平成。萬炬層出。彌望不極。如星挂空。而光彩動搖。於海鏡游波之上。戶牖屏柱。茶牀燈燭。皆五色琉璃。綴以夜光火齊。照耀璀璨。縱觀環遠。則又觀合宮。蕭臺崇樓傑閣。森羅布護。羣臣心目。莫測其機械制作之妙。已而陪從天步。至會寧殿。瑤鋪珠箔。合杏炳燦。其所陳則虞名音。夏鼎商盤。紀龍文。雙首鬚。雷科斗。真若遠古三代之物。陛下既御。親取寶器。酌酒臨勸。命宮嬪。奏細樂於前。玉食嘉果。南珍海錯。手自分賜。載色載笑。雍容無間。羣臣飲德。莫不沾醉。夜分乃散。歸路觀者如堵。他日稱謝。陛下中諭一二輔臣。俾作詩以紀。而臣安中預焉。臣猥以凡材。蒙陛下親擢。備位政府。曾未閱月。有此非常之遇。形容頽述。雖無詔旨。猶當自效。惟是鈞天帝所。昔人夢寐。或有形開而悟。想象莫及。而臣今者身歷遠嚴。目擊奇勝。願皆以文字。誤被聖獎。且而命之。其榮至矣。後尙有二十餘字。常詞也。書之以見國家開暇。滿路惠慈之盛。賞楮之序。亦若是焉。會端伯得於李漢老之子。曲宴詩乃其父所作。劉季高云。乃王履道也。付亦疑焉。以此序考之。何疑之有。

隆興改元。夏符離之役。王師入城。點府庫有金一千二百兩。銀二萬兩。絹一萬二千匹。錢二萬五千貫。米豆共六萬餘石。布袋十七萬條。見符離記。

外國表章類不應律令。必先經有司點視。方許進御。寶元間。遣屯田員外郎劉渙奉使。曉諭番中。不識稱朝廷。但言趙家天子。及東宮。趙家阿舅。蓋吐蕃與唐通姻。故稱阿舅。至今不改。政和間。從于闐求大玉。表至示譯者。方為答詔。其表有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里。國五百國內。條貫主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天下。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著玉。自家甚是用心。只為難得似你底尺寸。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緣得似你底。便奉上也。元豐四年。于闐國上表。稱于闐國使僱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云云。如此等語。言恐藩服自有格式。

政和三四年間。府畿汝蔡之間。所出瑪瑙。尚方因多作寶器玩之。屬至宣和以後。御府所藏。往往變而為石。成白青色。悉為藥物。民間有得之者。竟莫測所以。特紀異爾。

紹興間。張扶少持。孫右正言。除太常卿。翌日。宰執奏太常卿班高。故事不除。改國子祭酒。時祭酒虛位亦久。前騎接呼。赴監供職。學前居民。驚懼曰。官來捕私酒。傳以為笑。元豐改官制。諫議大夫換太中大夫。前呵曰。大中來。都人駭避曰。大蟲來。則知前已有此說。

神慮濇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唐處士張皋云。是為養身之要。范忠宣公親族。開子弟有請教於公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是為修身之要。皆可銘於座右。

揮鐵居毗陵。屋後臨河。地無尺許。俾僕治籬。方埤柱去浮土。見成貫小錢。至露四銀於外。僕剪手之。僅得十三餘。隨縮入地。僕復運。了無一物。信知無妄之財。不容輒取。十三錢。實於佛。室。尋失所在。昔

洛中第宅求售。評直外復索掘屋錢。蓋其下多有宿藏。張文孝右丞買宅。既償其價。復隨所索與之。迨入宅。掘地得一石匣。刻鏤甚工巧。中有黃金數百兩。正酬售屋之直。

會祖侍紹聖經筵。至政和五年。以右文殿修撰知桂州。時歸明人觀察使黃璜措置廣西邊事。招徠大理國進奉。朝廷疑之。下本路帥臣究實。會祖抗章言偽冒。忤蔡京意。乃落職宮祠。宣和改元。事自黃璜得罪。御筆周立里。首言其偽。責命改正。與理元斷。月日。紹興三年。卒。執進呈廣西宣諭明璆奏大理國進奉及賣馬事。高宗曰。遐方異域。何由得實。彼云進奉。實利於買販。進奉可勿許。令賣馬可也。宰臣奏。異時廣西奏大理人貢事。可為鑒。當日言者深指其妄。黃璜以是獲罪。蓋謂是也。當亦載於國史。

右正言鄒公浩因言事貶謫。蔡卞奏乞治浩親舊送別之罪。哲宗不從。三次堅請乃置獄。諫議大夫云。周某與方天若私論鄒浩事。某以為難。天若非之。遂以語蔡京。京遽以問。由是某等得罪。自爾附會之人。肆為攻訐。立起犴獄。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京與天若為之也。蓋某與始京善而終。故京私欲報之。髮之諫疏。大略如此。以是知會祖忤京。大理事特其一耳。故當京下用事日。一斥不復而終外補云。南渡後。有司降樣下外郡。置御爐炭。胡桃紋。鴉色者若干斤。知蔡州王居正論奏。高宗曰。朕平居衣服飲食。且不擇美惡。隆冬附火。止取溫暖。豈問炭之紋色也。詔罷之。宣和間。宗室圍爐。次索炭既至。訶斥左右云。炭色紅。今黑。非是。蓋嘗供熟火也。以此類推之。豈識世事艱難。

錢塘江邊土惡不能甃。錢氏以薪為之。水至即潰。皇祐中。工部郎中張夏出使。置捍江兵五指揮。專採石增修。乘賴以安。邦人為之立祠。朝廷嘉其功。封寧江侯。有功於民。則祀之。吳兒奉嘗其有替乎。又一說。以竹籠石。丁晉公主之。易以薪土。陳文惠公之議。丁黜其說。徙公他官。而籠石為甃。歲功不成。民力大困。卒用公議。隄乃立。文惠在滑州。亦嘗築長隄以禦決河。人德之。號陳公隄。

輝嘗過庭。聞祖父奉直得於陸農卿左丞。歐陽文忠公有一記事冊子。親題丙午年不入蜀。則入吳。後見洪成季文憲公之孫。言文憲嘗問陸澤民。康節知數。公所聞如何。曰。無他語。臨終但云。丁未歲子孫可入蜀。然建炎初。吳地亦不免被兵。獨西蜀全盛。迄今為東南屏蔽。益信斯言。康節先天之數。世可希萬一邪。

春秋傳曰。秦晉二國。繼世通婚。所娶之女。非舅即姑。故曰舅姑。白虎通曰。尊之如父。非父。舅也。非之如母。非母。姑也。廣川王去疾幸姬陶望。望曰。背尊章。矧以忍。尊章。猶言舅姑也。見前漢書。

郎潘出張平子思玄賦。尉廬眉而郎潘兮。建三葉而遇武。紹興間。某自郎潘。久次。以啓投秦丞相。有郎久潘於省閣。卿尚少於朝班之句。秦雖極稱。實竟不克入從。

貧人富人。位為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慚。貧人常愧者。富人有以效之。貧人無以復也。以此論之。自昔交際之禮。亦貴夫往返。見王充論衡。

林文節子中以啓賀東坡入翰苑。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迺冕董公孫之學。其褒美如此。後草坡謫惠州。告詞云。敕其位。賦元豐。有司奏。賦罪惡甚衆。論法當死。先皇帝赦

而不誅。於賦恩德厚矣。朕初即位。政出權臣。引賦兄弟以為己助。自謂得計。罔有後心。忘國大恩。敢肆怨誹。若讖朕過失。何所不容。乃代子言。誣誣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以至交通閹寺。於詭譎。侍恩。市井不為。指紳共恥。尙屈尊典。止從降黜。今言者謂某指斥宗廟。罪大罰經。國有常刑。朕非可赦。有爾萬一。死。竄之遠方。雖賦辨足以飾非。言足以惑衆。自絕君親。又將奚怨。保爾餘生。毋重後愆。可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極於醜誣如此。坡初擬右史。白宰相謂林同在館。年且長。除不當先。林乃繼除記注。又為杭州交承。有三帖論開湖。厥荒。浙東倉司。石刻在焉。

顯仁上仙。遣使告哀北境。并致遺留禮物。金器二千兩。銀器二萬兩。銀絲合十面。各寶以玻璃玉器香藥。青紅燃金錦二百匹。玉笛二管。玉簪二管。玉箸一摺。象牙拍板一串。象牙笙一摺。縷金琵琶一副。縷金龜筒。琴一副。象牙二十枚。時宗樞持節以往。次燕之二日。中貴人至館。密餉金瀾酒二樽。銀魚牛魚各一盤。盤皆金瑤器。併令留之。伴使致詞。饋餞。館人以手加額上。謂前此未有為特禮也。宣和五年。既從。金人乞盟之請。明年。遣秘書省校書郎衛敏。假給事中。往賀金會生辰。竣事而旋。常贖外。別附使介各一玉錢。金主即宴坐起離席。躬奉之。左右傳觀。皆驚愕。太息。錢之製如今之大者。其文皆番書。不可識。不知為何禮。重如此。時金已萌盟。開兵端。豈虞我或視其國。故外示厚禮。俾臣測歎。錢今藏衛氏。

監司郡守。歲薦所部吏闈。陞勸。朝廷視為常式。第付銓曹施行。初不加省。聞有特薦者。未即召對。及有陞擢。則降審察之命。所謂審察者。審其人才。察其行誼。施於其職。可也。若山林隱遯之士。當路或以名聞。其官冒昧而來。待人進退。乎。紹興三年。徐東湖以遺逸薦。蘇後湖。詔俾赴中書審察。蘇力辭。乃得請。蘇既辭審察之命。乃降以禮。遣赴行在。引見。上殿。指揮。卒辭之。

後湖公隱居求志。高蹈一世。紹興初。屢徵不起。僕輩見使者。咨至。竊相語曰。官中須要秀才。正身出頭。強淵明。仲長安。求辭。蔡京曰。公至彼。且喫冷茶。蓋謂長安籍妓步武小。行遲。所度茶必冷也。初不曉所以。後叩習彼風物者。方知之。又文助除。福建。對。翌日。上問輔臣。記得有藝。蓋記其工篆學也。章中撰明節和文貴。妃慕志云。妃齒潔。如水。晶。綠。皆餅。餅。丹。而然。又云。六宮稱之曰。都。蓋時以婦人有標致者。為。謂。輝。曾以此說。叩於宣和。故老。答曰。雖當時語言。文字。間或失持。擇。恐不應。直致是。然。字。蓋亦有說。宣和。間。衣著。曰。韻。果。實。曰。韻。梅。詞。曲。曰。韻。令。乃。梁。師。成。為。卿。郎。倡。為。此。識。時。趨。野。帖。子。亦有。復。道。密。通。蕃。術。宅。諸。王。誰。似。鄒。王。賢。亦。迎。合。之。意。也。

正至交賀。多不親往。有一士令人持馬銜。每至一門。城數聲。而留刺字。以表到。有知其誣者。出視之。僕云。適已脫籠矣。呂蒙陽公言。送門狀。習以成風。既勞於作偽。且疏拙。見。為可笑。司馬溫公自在臺閣時。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不可為也。脫籠。亦為京都虛詐。閃賺之謬語。

官和間。鈞天樂部焦德者。以講讓被遇。時借以諷諫。一日從幸禁苑。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乃曰。禁苑花竹。皆取於四方。在遠之遠。巴至上林。則已焦矣。上大笑。亦猶毀燒焦燒四時之戲。掘以飲。水以澆。既而焦而燒也。其後毀良岳。任百姓取花木以充薪。亦其識也。

蔡京罷政。賜鄰地以爲西園。毀民屋數百間。一日京在園中。顧焦德曰。西園與東園景致如何。德曰。太師公相東園。嘉木繁陰。望之如雲。西園人民起離。淚下如雨。可謂東園如雲。西園如雨也。語聞抵罪。或云一伶人何敢面詆公相之非。特同輩以飛語嫁其禍云。

正郎初遇郊。止得蔭子。不及他稅法也。元祐中。黃魯直應任子。特請於朝。捨子而先姪。後遂爲例。東坡薦黃自代之詞。瑰琦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今士夫當郊。駭陰補而奏其子者有之。

清波雜誌卷第七

王荆公當國。值生日。差其子秀押送禮物。秀言例其書送物。閣門。轅中樞密院。取旨出劄子。乃許收下。勝子謝恩。緣父子同財。理無餽遺。取旨謝恩。一皆作僞。竊恐君臣父子之際。爲禮不宜如此。乞自今應差子孫弟姪。押賜。並不用此例。從之。至當之論。後皆遵行。頃見老先生言。此出荆公意。奏檢亦公筆。特假劣名爾。秀字元澤。大觀元年。詔賜使相以上生日。器幣。故事。止差親戚。殊失寵遇。大臣之意。自今取旨差官。

元澤年十三。得秦州卒言洸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夏人得之。則吾敵強而邊受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蓋取諸此。靖康滄海橫流之變。萌於熙寧開邊。書生輕銳談兵。貽天下後世禍患。可勝慨哉。

蜀先主傳。載漢獻帝崩。車騎將軍董承之語。裴松之注。按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爲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後呼丈人爲外舅。其本此乎。然漢何奴傳書且鞮單于云。漢天子我丈人行。若曰此語止爲尊老言。非專指妻之父則可。若謂古無丈人之名。後學竊有疑焉。泰山亦有丈人峯。故俗於婦翁有泰山之呼。

生而富貴。窮奢極欲。無功無德而享官爵。又求長壽。當如貧賤者何。若又使之永年。爲造物者無乃太不均乎。履富貴者。其可不思持之以德。

靖康亂後。汴河中多得珍寶。有獲金燈籠者。以尙方物。人間不敢留。復歸官府。揚州倉卒南渡。揚子江中

遺棄物尤多。後鎮江漁戶於西津沙際。有得一囊北珠者。太平興國中。鄭州修東嶽廟。穿土得一玉杵。曰以獻。亦五代亂離時之物。金玉沒於地中。蓋亦有時而復出。

樸樾翁陶朱集。載閩人韓南老。就恩科。有來議親者。韓以一絕示之。讀盡文書一百擔。老來方得一青衫。媒人卻問余年紀。四十年前三十三。樸樾單父人。嘗官於政宣間。或云陳君向也。

曹武惠彬下江南。副帥欲屠城。曹力止之曰。此已降。不可殺。曹後夢一神人告之曰。汝能全江南一城人。帝命賜汝城中人爲汝子孫。故其後繁盛。今雖湮微。猶應出兩府。曹泳游宦語此。兩府其自期耶。輝家遠祖國初知江州。副曹翰居城之初。遺骸遍野。乃對廬山作萬人冢。仍自爲記。德既及於枯骨。或謂後嗣當有陰報。有相先墓者。言亦當出神仙。高叔祖諱恪。字執禮。第四十五。治易甚精。早魁鄉薦。一旦舍去。傳道於徐神翁。自稱赤局先生。靈異不可具述。鄉人敬之。但曰周先生。家於其像。神翁書贊云。周四十五。衣破不補。土木形骸。神氣可取。宜和詔不起。錫守靜處士之號。羣從記其事跡甚詳。茲不具載。寇犯淮甸。亦知守靜名。不犯其室。建炎末。尸解去。其隸仲大亦得道。有一皮篋。無底。取錢常不竭。後隨先生羽化。

陽關去長安一萬里。漢將楊與敗走出此關。因以爲名。長安城東出南頭。名編城門。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門。見三輔黃圖。范曄曰。秦北有甘泉宮。謂其下有甘泉水。見戰國策。邯鄲城。邯山名。亦也。言邯山至此而盡。以城郭字皆從邑。故作邯。見寰宇記。金城郡。一曰築城得金。一曰取其堅固。一曰以郡在京之西。金。西方之行。皇都謂登堯山見都。酒泉。謂泉如酒。並見地理志。此數條皆因人有問檢示之。非特出也。

正。五。九。仕宦者不交印。俗忌牢不可破。初不知爲藩鎮開府。輪勢將佐。宰殺物命。設恐傷物命。固然。何獨此三月。豈以浮屠氏謂此九十月爲齋素月耶。不經之甚。御筆除根。無非日下供職。何嘗問日辰利不利。或曰。歷日上所書黃道。假也。君命到門。真黃道也。

常平備凶荒。立法甚嚴。而米斛有以陳易新之條。州郡恃以借兌。先人任信幕。後守不償前欠。一旦漏底。官吏並送鄆州。勸勸。先人亦坐失於催促。撥還。科公罪。答不理。遺闕。二十年後。因同時坐累。該改秩爲餘曹。留難。案案。輝至朝廷時。宗衮益國公參大政。從容見語。近見先丈常平伏辨。既不會會書。何亦被鞫。輝因言州郡刑獄冤濫。有司以被朝命。雖知不會著字。蓋亦行三問。豈容不承。罪及無辜。大率類此。退而思之。先大向。無恙。或陷深文。固可雪理於今日矣。自昔初除執政。例薦所知三兩人。建康王元樞初得政。首以先人名聞。乃自臨安筦庫。除江東漕司。幹官見次一任。屢更使長。皆欲發文字力辭之。竟終於選調。

碑皆以鄭陽叔家。得荆襄及川蜀四路金石刻。目爲五路墨寶。鄭既錄碑之全文。刻泐者缺焉。且附已說。歐陽集古考。究未備者。閒有辨正。類爲數巨帙。考證良備。悉上祕府。其詞因借留數月。歸之。第錄其目。并其說。前後亦得其漢刻十數種。旋爲親黨沈虞卿取去。鄭乃同州死事職之子。紹興間。嘗歷四川

碑皆以鄭陽叔家。得荆襄及川蜀四路金石刻。目爲五路墨寶。鄭既錄碑之全文。刻泐者缺焉。且附已說。歐陽集古考。究未備者。閒有辨正。類爲數巨帙。考證良備。悉上祕府。其詞因借留數月。歸之。第錄其目。并其說。前後亦得其漢刻十數種。旋爲親黨沈虞卿取去。鄭乃同州死事職之子。紹興間。嘗歷四川

監司其子忱德云在蜀日李公仁甫久相從於墨寶訂正有功焉且出數小紙細書皆李訂正之語前

會大父喜善古刻承平時蓋亦易致士大夫不甚秘惜兵火後散失一無遺者劉季高侍郎嘗語先人頃

紹興九年金歸我河南地商往來攜長安秦漢間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人王錫老東平人

曰爾非故爲何罪國朝韓魏公得二玉杯玉盤觴客次藉以錦裏於案爲執事者觸案碎於地非但一時略不變色竟無追惜之意與夫呂文靖俸小姬擊寶器入書室故戒及門若足踏而仆試諸子度量

東坡教諸子作文或辭多而意寡或虛字多實字少皆批諭之又有一問作文之法坡云譬如城市間種種

物有之欲致而爲我用有一物焉曰錢得錢則物皆爲我用作文先有意則經史皆爲我用大抵論文

而公死矣二事得於洪慶善

從叔其父守吉陽到官書報此行再涉鯨波去死一開抵郡止茅茨散處數十家境內止三百八戶

無市井每遇五七日一區黎洞貿易頃刻即散儼屬一二皆土著職官不可與語左右使令莫非

貨命驟卒治稍嚴則爲變不測地炎熱上元已衣紗果實多不知名瓜大如斗瓶但有名香異花此外

色色無之東坡言昌化不類人境以吉陽視之猶爲內郡不但飲食不具藥石無有也又書云一日出

郊見橫巨木於地上有穴覆以板泥封甚固叩從者不問言再三詰之方言前政某被於此屬與周身

之具用此殮殮或叩有巨木何無板答以素無能匠後知因此感動得疾巧歸行致瓊莞竟列三女繼

亡諸喪皆寄湖廣不得歸備書之爲行險遠宦者之戒南海錄言南人送死者無棺槨之具稻熟時理

米擊大木若小舟以爲白土人名春塘死者多殮於春塘中以葬士夫落南不幸而死曾不得六尺之

棺以殮手足形骸誠重不幸也

先人任江東漕幕與葛公謙問爲代文康公孫也魁然重厚古君子官情世故皆應以無心文采外深契

禪悅後倅民陵遇輝以通家子弟一日見語人生臘月三十夜要當了了方見平生著力處始意如平

時舉葛藤剛別數年公守臨川一日屬微疾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

撲破誠身透出虛空召僚吏示之曰生之有死如晝之有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

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逝筆勢遒勁其家版行超脫如此東坡云陶淵明出妙語於續息之餘豈

涉生死之流哉輝於葛亦云葛名鄭

丙午己亥壬戌乙巳輝命之八字也頃遇一老僧談五行見語若非乙巳不至今日若無壬戌不致竟老

窮薄退神用事多失機會然福不成禍不成禍所得者壽數差永淳熙戊申居都下除夕有二輩僞

傳親知言至門出見覺非忽言奉聖旨追對公事時以永嘉林氏爭分方與制獄初不持引文文引乃

隨以往中無所據神色泰然如常至府治門外坐於一室後知爲已見燈二輩府中詢甲甲鄉貫

來歷往返者六五乃云不敢久留再三推謝送出門蓋悟其非也一時回測既歸議訴於府尹趙子和

尹云制院謬誤所謂總轄使臣者亦宛轉致懇謂已科決元所遣之吏蓋本逮永嘉周和泰錯認顏標

作魯公也親舊見曉既京尹讓失孰信其枉後兩日制獄事亦已復自念與傳記所書入冥誤遣放還

境界無異特幽明殊塗耳平生橫逆莫此爲甚當是時廟堂禁從有知已聞之第駭愕而已己酉終歲

災屯無所不有特未溢然又留殘喘至今事定卻有風聲鶴唳之警雖云氣數實使然益信老僧禍不

成禍之說且爲官府追述不審之戒

嘗聞范魯公贊中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兩句於其上或見之嘗曰世之酷吏冤獄何

止如大暑也公他日嘗深究此弊公後見周祖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循緣爲姦周

輝家舊藏歷代錢譜十卷。乃紹聖間李孝美所著。蓋唐人顧烜。張台。先有纂說。孝美重修也。周秦後錢之品樣。具著於帙。是特見於形似。爾親黨洪子。子收古錢幣數百種。自煇夏以降。一無遺者。每出示坐客。道所以然。皆有依據。大抵古錢輪郭皆重厚。叩之有聲。雖王莽小錢。名徑六分。重一銖。然亦不致輕薄。豈上古鼓鑄。但求精緻。初不計銅齊耶。洪死。其子云。悉舉入棺矣。或言其家虛為勢力者。擷取。故為之辭。

元豐間。龐懋賢元英為主客郎。嘗著文昌雜錄。內一條以不知得一順天錢鑄於何代為言。書成後。又言近得於朝士王儀家。有錢氏錢譜。乃史思明所鑄。初以得一非長祚之兆。乃改順天。輝於洪氏見二錢。文皆漢隸。徑寸四分。以一當通元開寶。而李譜復云。思明銷落佛銅所鑄。賊平無所用。復以錢佛。今所餘伊洛間甚多。視錢之譜為詳。以是知誠有益於未聞。好事者備哀諸家所譜。更致近世。圖法沿革。奉為一帙。板行於世。不亦善乎。

嘗得一語詞云。朕眷禮勳臣。既極異姓王之貴。疏恩私室。併修如夫人之榮。以爾脩態橫生。芳性和適。會膺無卹之貴。終降絡秀之家。爰錫命書。嚴拘常典。用肇封於大御。俾正位於小君。往服龍光。益循柔履。紹興開。權外制某人行如夫人。及脩態橫生。或者於王言有疑。時勳臣嫡室尚在正位。小君之語亦有疑。

國朝宰相文潞公丙午生。元祐元年平章事。未有踵其後者。范丞相乙卯生。建炎四年平章事。未有處其先者。

自昔名公下世。太學生必相率至佛宮薦悼。王荆公薨。太學錄朱朝偉作薦文。以公好佛。其間多用佛語。東坡訃至京師。黃定及李彥皆有疏文。門人張耒時知穎州。聞坡卒。出已俸於薦福禪寺。脩供。以致師尊之哀。乃遭論列。責授房州別駕。黃州安置。雖名竄。聲香多矣。山谷在兩康落星寺。一日凭欄。忽傳坡亡。痛惜久之。已而顧寺僧。拈几上香。合在手。曰。此香。區子自此御廟老矣。豈名素相。札而然。或傳之過。

宣和奉使高麗。路允迪傳墨卿為使介。其屬徐兢。仿元豐中王雲所撰雜林志。為高麗圖經。考稽詳備。物闕其形。事為其說。蓋徐素善丹青也。宣和末。老人在歷陽。雖得見其圖。但能鈔其文。略其繪畫。乾道間。刊於江陰郡齋者。即家開所傳之本。圖亡而經存。蓋兵火後。徐氏亦失元本。雜林志四十卷。併載國信所行遺。案頗頗。頗傷冗長。時劉造。吳扶。並命而往。是行蓋俾面諭高麗國王。顯云。女真人尋常入貢。本朝路由高麗。如他日彼來修貢。可與同來。顯云。明年本國入貢時。彼國必有人同入京也。海上結約。茲為禍胎。

劉孝老丞相工詩。送安厚卿二人使高麗云。杳杳三韓國。煌煌二使星。海神無暴橫。天子有威靈。時以為絕唱。後四句不傳。

熙寧中。侍禁孫勉監澶州堤。見一龍自橫河順流而下。射殺之。繼而暴卒。而入冥為龍。訴當償命。殿上主

者乃韓魏公。勉實故吏。乃再三求哀。公教令檢房簿。既至陰府。如所教。以尚有壽十五年。遂放還。韓魏公別錄所書。其略如此。魏公家傳則云。右侍孫勉。監元城城。城多隳陷。費工料。勉詢知有巨窟。穴其下。仍伺出射殺之。數日。勉方盡。以為吏追去。有龍。當往證之。既至一宮。守衛甚嚴。吏云。紫府真人宮也。勉仰視真人。乃韓魏公也。亟俯伏。公微勞之曰。汝當往陰府證事乎。勉述殺龍事。公取黃譜示之。謂曰。龍不與人同。被害汝城。殺之。汝職也。遣之使去。出門遂寤。事既播揚。神皇謂輔臣曰。聞說韓琦為真人。是否。皆曰。未之聞也。上具道所以。咨嗟久之。二說不同。當以家傳為正。又一說。政和間。方士王志老語公之子。吏部侍郎梓查曰。紫府真人乃陰官之貴。未為天仙。又云。公亦嘗為十華真人下侍者。梓查曰。然。

清波雜志卷第八

涪溪中興碑。自唐至今。題詠實繁。零陵近雖刊行。止會粹已入石者。曾未暇覆搜而博訪也。趙明誠待制。妻易安李夫人。嘗和張文潛長篇二。以婦人而廟樂作。非深有思致者能之乎。五十年功。如雷掃。華清花柳成陽草。五坊供奉鬪雞兒。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来。逆胡亦是英雄才。勤政樓前走胡馬。珠翠踏盡香塵埃。何為出戰輒披靡。傳置荔枝多馬死。堯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區區紀文字。著碑銘德真剛哉。遇令神鬼磨山崖。子儀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禍人心開。夏為殷鑒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其在。君不見當時張說最多機。雖生已被姚崇賣。君不見蒼人廢與傳天寶。中興碑上今生草。不知負國有英雄。但說成功尊國老。誰令妃子天上来。號秦韓國皆天才。花。桑羯鼓玉方響。春風不放生塵埃。姓名誰復知安史。健兒猛將安眠死。去天尺五抱靈峯。峯頭鑿出開元字。時移勢去真可哀。姦人心醜深如崖。西蜀萬里尚能反。南內一閉何時開。可憐孝德如天大。反使將軍稱好在。嗚呼奴輩乃不能道輔國用事張后尊。乃能念春齊長安作斤賣。頃見易安族人。言明誠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頂笠披裘。循城遠覽。以詩待得句。必邀其夫。庶和。明誠每苦之也。如嘗欲與今昔名人所賦。廬山高。明妃曲。中興頌。用精紙為軸。包工字畫者。隨意各書一篇。後誌姓名。歲月。常常披展。為醒心明目之玩。竟未克成。是極易辦。人必樂從。特坐因循耳。易安父文叔。元祐館職。

充論衡而今韻略考字下亦注老人面若垢者

崇寧三年。鄒幸金明池。乘馬。內道路安。賜名龍驤將軍。長一石高四十尺。名神運。招功。宣和五年。朱勳自平江府。遣巨艦載士。大石一塊。至京。以千人昇進。勳被賞。建節。石封盤。侯。

方務德侍郎。紹興赴召。士人姚某。以書投誠。其略曰。某流落江湖二十年。兄弟與立。未能成家。重以場屋。跌。遂失身於僧館。馬。歲月滋久。根深蒂結。生育男女。於義有不可負者。兼渠子然一身。無所依倚。處性不能自立。萬一有叛此盟。終身廢棄。存亡或未可保。不於侍郎還朝之日。得遂脫身。從良。他日必困此門戶中。不唯無以釋兒女之恨。而某亦從此銷縮。區區欲望於憐。使魚。之。川。沐。雲。飛。侍。郎。之。德。大。矣。敢。不。下。拜。方。書。其。後。云。姚。某。解。元。文。詞。英。麗。早。以。俊。稱。杯。酒。流。連。遂。致。於。忘。反。露。由。衷。之。懇。不。愧。多。言。遂。成。家。之。名。何。愛。一。妓。韓。公。之。於。戎。豈。既。徇。所。求。奇。章。之。望。牧。之。更。宜。自。愛。能。從。其。請。可。見。寬。厚。之。德。且。引。事。切。當。韓。混。鎮。潤。州。戎。豈。典。尉。郡。一。妓。或。言。於。韓。韓。取。戎。不。敢。留。臨。別。作。小。詞。曰。好。在。春。風。湖。上。亭。柳。絲。藤。蔓。繫。人。情。黃。鸝。久。住。彈。相。戀。欲。別。頻。啼。三。兩。聲。韓。聞。即。歸。之。蓋。用。此。事。

從叔知和。隨侍官九江。嘗以詩見呂東萊。居仁。後以書請教。答云。虛。草。只。尺。讀。書。少。休。必。到。山。中。所。與。游。者。誰。也。古。人。觀。名。山。大。川。以。廣。其。志。意。而。成。其。德。方。謂。善。游。太。史。公。之。文。百。氏。所。宗。亦。其。所。歷。山。川。有。以。增。發。之。也。惜。其。所。用。止。在。文。字。間。若。使。志。於。遠。者。大。者。雖。近。逐。游。夏。可。也。又。為。作。求。諸。已。齋。詩。見。集。中。知。和。嘗。尉。吳。江。作。垂。虹。詩。本。有。管。蕭。彈。未。有。序。彈。言。若。以。所。得。東。萊。帖。冠。於。首。何。用。他。求。從。之。復。著。垂。虹。賦。為。人。稱。賞。蓋。得。少。小。師。尊。前。輩。之。力。惜。年。未。及。中。病。廢。而。卒。

政和五年四月。燕輔臣於宣和殿。先御崇政殿。園子弟五百餘人。馳射挽強。精銳畢集。賜坐。出宮人列於殿下。鳴鼓擊柝。躍馬飛射。射柳枝射。繡毬擊丸。据鞍開神臂弓。妙絕無倫。衛士皆有愧色。上曰。雖非婦事。然女子能之。則天下豈無可教。臣京等進曰。士能挽強。女能騎射。安不忘危。天下幸甚。見從游宣和殿記。

近世州郡。類以名賢畫像。繪像以彰遺愛。數百年後。何緣得其容貌之真。但畫衣冠。題爵位姓名耳。東坡送周正。備知東川詩。落句云。為君描畫陰。畫像或相識。蓋蜀中太守無不畫像者。頃王顯道守吳門。日孫仲益居昆陵。以管牧是邦。遺騎求其傳神。併復齊雲樓。孫謝之。有管讀國史。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黜寇萊公為逆準。不嘗時有蔡齊斥其妄。如覩無狀。公乃有收之之語。此紹興間事也。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麗丁謂。輒去寇準姓氏。云逆準。公嘗言於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於天下。豈可為寇黨所誣哉。遂令磨去。見公行狀。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匪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兼程。取捷徑而歸。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大夢行當覺。百年特未滿。追哀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我同

年。生。意。長。日。月。短。鹽。車。困。驥。驥。烈。火。廢。圭。增。後。生。有。奇。骨。出。語。已。精。悍。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有。生。寓。大。塊。死。者。誰。不。歎。嗟。君。獨。久。客。不。識。黃。土。駭。推。衣。助。孝。子。一。概。滋。湯。早。誰。能。脫。左。眸。大。事。不。可。緩。此。時。東。坡。為。李。憲。仲。作。憲。仲。之。子。屬。披。得。梁。吉。老。十。維。百。絲。舉。以。贖。之。度。是。時。出。當。多。有。助。之。者。又。作。章。默。時。意。益。深。辭。益。哀。今。之。人。親。喪。未。舉。豈。免。求。哀。於。時。若。假。是。名。因。以。為。利。或。廣。求。以。修。其。非。恐。失。脫。離。之。本。意。也。

歐陽文忠公。父鄒公。任蘇州推官。日。生文忠。後有謝固者。居是官。於治所之左。葺一堂。號六一。唐子西賦。長篇。有即彼生處所。館之與周旋之句。或云。司馬溫公。父待制公。守浮光。日。生溫公。故名。取雄燿之義。自昔功施於民。則祀之。矧鉅公盛德。功在社稷。百世宗仰者乎。或云。郡舊有香火之奉。今守土者。得不修大祠宇。以永其傳。若第以名勢所臨。在仕者獻諛取媚。如紹興開黃州。為時相建瑞慶堂是也。謝固一為諱。望子西自有兩說。

先人三弟。季字德紹。與雄同庚。同月。輝先十三日。自幼從竹林遊。德性敏而靜。中年後。文筆加進。符題玉川。碾茶。詞絕句云。獨抱遺經。舌本乾。笑呼赤脚。碾龍團。但知兩腋清風起。未識捧盃春笋寒。頗有唐人風致。死已十年。遺棄失於收拾。但宗族開傳得一二。

舊說。諫當上殿。未有題目。五更不寐。平生親舊。一一上心。蓋惟親舊。可得其詳。庶免風聞之誤。是雖戲語。嘗親見之。紹興間。某任言責。欲論一人。未得出處。不叶公議。與之齊者。偶一鄉人來訪。私謂得其人矣。發契。閱接。殷勤甚款。其人大喜。過望。意汲引可必也。越兩日。章疏上。乃同前欲論者。降旨。即日押出。闕門。寧逢惡賓。莫逢故人。又云。故人相逢。不吉則凶。

清波雜志 卷八

清波雜志 卷八

清波雜志 卷八

清波雜志 卷八

清波雜志 卷八

清波雜志 卷八

事有礙於理亦恐所傳或致訛舛。富鄭公薨。司馬溫公。范忠宣。來弔哭。公之子紹庭泣曰。先公有自封押章疏一通。殆遺表也。二公曰。當不啓封以聞。既曰。遺表自有常式。恐難以元封押進御。封可也。押可乎。東坡作公神道碑。止云手封遺表。使其子之上。世莫知所以言者。袖中諫草朝天去。歐陽公固嘗議之。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仕者守此戒。則不辱不殆。可全始終進退之節。頃見洪慶善書此語於座屏。然晚有南荒之謫。蓋亦味於勇退。士大夫能明哲保身。以全終始者寡矣。

嫁女須勝吾家者。妾婦須不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成。娶不若吾家。則婦事舅姑。必執婦道。安定胡翼之云。其男女婚嫁。必用此語。得所歸而然與。

石守道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交游間嘗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類也。但日變之則可。若止得一饜。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饜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所以不敢當。歸之貧樂。賢矣哉。嘗聞富鄭公辭疾歸第。以休券還府。府受之。程伊川正叔曰。受之固無足議。還者亦未為得。留之無請可也。或曰。餽食美意也。受而不食可也。卻之近名也。

歐陽公為西京留守。推官事錢思公。一日。羣游嵩山。取穎陽路歸。暮抵龍門。雪作。登石樓。望都城。次忽煙霧中有車馬渡伊水者。既至。乃思公道。傳歌妓。且致俾從容。勝賞母。遺歸之意。思公既貶漢東。王文康公晦叔為代。一日。訝幕客多。游賈曰。君等自比寇萊公何如。萊公向坐奢縱取禍。乘不敢對。歐公取手板起立曰。以某論之。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四座偉之。是時文康年已高。為之動。

清波雜志卷第九

天下名山洞府。河陽府平陽洞。台州赤城山玉京洞。江寧府華陽洞。舒州灊山司真洞。杭州大滌洞。鼎州桃源洞。常州張公洞。南康軍廬山詠真洞。建州武夷山昇真洞。南嶽朱陵洞。江州馬當山上水府。太平州中水府。潤州金山下水府。杭州錢塘江水府。河陽濟瀆。北海水府。鳳翔府聖嶽仙遊潭。河中府百丈泓龍潭。杭州天目山龍潭。華州車湖潭。初。朝廷以每歲投龍簡。而洞府多在僻遠處。其齋送祭醮之具。頗以為擾。天聖間。下道錄院。定歲投龍簡凡二十處。餘皆罷之。輝四十年前於馬當龍祠廊廡下。見一碑刻投龍處所。視此數頗有增益。碑陰丁本有載祭享牲牢香幣樂節為詳。乃元豐間江州建立者。再過之則亡。

張無垢貶南安。凡十有四年。寓處僧舍。未嘗出門戶。其一話一言。舉足為法。警悟後學宏矣。其甥于恕。真集語錄十二卷。既已刊行。其閒論語絕句。讀者疑焉。蓋公自有語解。亦何假此發明與。嘗叩公門人。即陳。陳云。此非公之文也。語錄亦有附會者。

唐制唯給事得封還詔書。富鄭公知制誥。日。劉從愿妻遂國夫人王蒙正女也。既奪封。能朝謁。久之。復其遂國封。公乃繳還詞頭。其命遂寢。中書舍人繳詞頭。蓋自鄭公始。歐克所著九朝通志。亦云富鄭公始。則其始也。

故歐公六十五即休致。門生或有言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年。豈容遽去。公答曰。某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唯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被驅逐乎。以是知公未老告歸。蓋以文康公為戒。且踐時昔之言也。或云。歐公游穎陽。見山中石壁上丹書神清洞。即此時也。時向青銅部以外郎直院。註通列河事。從嵩山之游。有二月。抵梅嶺。命歐公。歐公之勝。梅嶺。以長篇時。明道元年九月也。

一小說名默記。內一條云。尹師魯性高而偏。在洛中與歐梅諸公同游嵩山。師魯曰。游山須是帶得胡餅。爐來。方是游山。諸公咸謂游山貴真率。豈有此理。諸公羣起而攻之。師魯知前言之謬。而不能勝諸公。遂引手扼吭。諸公爭救之。乃免。輝見前帶云。一時失言。有所不免。若曰愧而扼吭。無是理也。著默記者。亦不當書此。

洪駒父集侍兒小名三卷。王性之續一卷。好事者復益所未備。雖曰擇之不精。采摭未盡。亦足為尊俎諧謔之助。士大夫呢裙裾之樂。顧侍巾櫛。得之惟艱。或得一焉。不問色藝如何。雖資至凡下。必極美稱。名浮於實。頗有可笑者。豈故矜街。特儻平日妄想。不足則夸爾。或謂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總宜之名為佳。特恐無敢承當者。駒父之子明清云。先公與洪玉父共成此編。非。趙忠簡公秉政日。使臣關永堅。亦西人趨承云。久乃旬官。上。貧不辦行。欲貨息女。公憐之。隨給所須。永堅乞納女。公卻之。力請不已。姑留之。後永堅解秩還。公一見語之。爾女無恙。永堅謂宿債未償。公笑不答。且助資送費。賜求良配。遂歸。暨平江梅里鎮宗室汝家。女言雖累年日侍丞相巾櫛。及嫁。尚處子也。

跋云。大觀庚寅四月十三日。伯比、季良、無咎、集國東之逆旅。話此四事。季良云。可書也。伯比、季良、當是
輩從。風流繼緒。寓諸樂府。雖曰纖麗。不妨游戲於杯酒間。餘一說。乃陳襲為錢塘妓。周子文作四詩詞。
洪內相已載在夷堅志。語皆合。一錄未詳。錄本云。洪內相。洪興祖也。

軍帥了。詔起復。迫服闋。猶以起復二字入銜。或曉之。答曰。自拋了娘子。卻加得此官。二年未嘗遷轉。又
一。帶銜內必帶宜差二字。有俾除去。乃云。元被受差。割上帶下來。怎敢擅除。一添差酒官不釐務。堅要
供職。人亦語之。在法只合開坐請料錢。其人言。朝廷令某不離務。趁辦課利。豈敢開坐請他料錢。三者
可補笑林之遺。

舊制。御廚折食。錄本錢凡十一等。第一等舊折八十餘千。紹興初減半。餘遞減有差。至第十一等。僅折三
十千。亦損其半。然尚宮內人赴景靈宮酌飲。御係臨安府依格撰造。食味每分白肉胡餅湯肉粉雜餅
錄本餅下餅字。炊作炒肉菜羹飯軟肉。所破料止羊肉十三兩。麵五兩。菜豆粉二兩。米五合。薪炭之屬。準
此其儉如此。或乃云。承平舊制。雖御廚末等折食則例。亦不致是之窮也。

建炎初。臣僚論帝姬。或者謂非姓氏之姬。乃姬侍之姬。此尤不可。豈有至尊之女而下稱姬侍乎。若以為
避忌。和開主字乃主簿主書之主。非國主家主之主也。先是。主字一切除去。民間有無主之說。又言
姬者。亦用度不足之說。乃詔改正。及政和二年。蔡京三入相。時建請改公主為帝姬。郡主為宗姬。
縣主為族姬。議者謂。周姬猶齊姜宋子也。是時國女改從周姓。故靖康初。悉罷之。錄本第九

中表張元友。謂理減年賞於浙東鹽司。吏以賂不滿。欲實封奏狀。外封貼黃。以謂為潤。而往易之。度其中
必不誤書。特以此一字見邀。昔州郡按酒官醞造。逢律不任沽賣。吏受賄。於任字上加一點。遂免責罰。
豈刻木蠶心。傳此術。以資弊倖。唐史亦載有書黃為清者。以是知添改偏旁。有自來矣。錄本此條在第九

清波雜志卷第十

王晉公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令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為不義耳。嘗以百口保符。彥卿無異
志。乃植三槐於第中。使座。謂其子必有任公台者。文正公其子也。較以田宅所得。孰為少多。非文正之
之乃父

翰林書待詔請春詞。以立春日。剪貼於禁中門帳。皇帝閱六篇。其一曰。漠然天造與時新。根著浮流一氣
均。萬物不須彫琢巧。正如恭己布深仁。皇后閱五篇。其一曰。春衣不用薰繭薰。領綠無煩刺繡文。曾在
益宮親織就。方知縷縷盡辛勤。夫人閱四篇。其一曰。聖主終朝勤萬幾。燕居專事養希夷。千門永逮春
岑寂。不用車前插柳枝。春端帖子不特詠景物為觀美。歐陽文忠公嘗寓規諷其間。蘇東坡亦然。司馬
溫公自著日錄。特書此四詩。蓋為玉堂之楷式。自政宣以後。第形容太平盛事。語言工麗。以相夸。殆若
唐人宮詞耳。近時楊誠齋廷秀詩有玉堂著句轉春風。諸老從前亦寓忠。誰為君王供帖子。丁寧綺語
不須工之句。是亦此意。頃得玉堂集。分為八帙。或云。李漢老所編者。亦有皇太子府春端帖子。

康定二年。劉渙奉使入西羌。招納喃斯囉族部。蕃法。錄本唯僧人所過不被拘留。資給飲食。渙乃落髮僧
衣以行。李復圭云。爾。得劉氏西行錄。乃渙所紀。往返繁日以書。甚悉。且多篇咏。雖所至必與蕃僧接
且相其鄉導。既仗使節。辟官屬計事。宜結恩信。稱詔錫贊茶綵。悉用漢官威儀。范蜀公東齋記。王聖涂

通水燕談皆及淡出使事俱不言祝髮淡字仲章保塞人天聖中以奉禮郎上書請徵廉遜政後為右正首又隨孔道輔論廢后事以工部尚書致仕元豐元年卒

沈隱侯曰古儒士為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讀三也邢子才曰沈隱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曾賦語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詩類多故實不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奧樊宗師為文與澀不可讀亦自名家才不逮宗師者固不可效其體劉勰文心彫龍論之至矣向傳於文筆錄復得一編名摘粹四十八事如辨碑刻及字音三四條皆互出前所論文見於摘粹為文與澀公謂才不逮者不可效其體以是知公所修唐書後學其可安議

章子厚在相位一日國子長武堂白三經義已鏤板頒行王荆公字說亦合頒行合取相公鈞旨子厚曰某所不曉此事請白右丞右丞蔡元度也

熬波之利特盛於淮東海陵復居其最紹興開歲支鹽三十餘萬席為錢六七百萬緒於以佐國用其利博矣自增置杭州一倉遂稍損舊數捍海置堰肇自李唐國朝范文正公稍移其址盤石外岡厥後刑缺不常隨即補治淳熙改元復祀於湖沙時待制張公子正守郡益加板築不計工費唯取堅實官貨不足陰以私幣益之迄今是賴侍御史李梓伯處全記其成輝是年適在鄉里乃得其實

東坡云昔儲宅於眉一日二婢鬻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有大甕覆以烏木板先夫人亟命以土塞之人謂其下有宿瘡物欲出也其後坡居於岐欲發地求瘡丹崇德君曰使先姑在必不發也乃止唐李景遷為浙西觀察使母鄭早寡家貧子幼居東都因古牆壞得錢盈船乃姓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者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於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命掩而築之二事實相似非智識賢明豈能及此然鄭愛幼子景莊每被黜於場屋母輒撞景莊景莊終以朝廷取士自有公道不肯私囑主司以是論之鄭母似有損於賢明

無錫鄉十張公向字思齊三舍時為名進士附登至紹興戊辰始預特奏召試待廷對開步人語之官人往和州請衣既覺巨測有解之和州請衣必是食祿之地張自念脫或僥倖亦未應衣賜及唱名在末等補和州助教始悟衣者僥也為助教設人勸納救為後圖張曰神告之矣乃拜命因賦四十字以自況老未脫場屋揆才無寸長九重雖射策一命不為郎尚喜衫仍綠還憐襟是黃活人何不可政自有良方竟不露祿而卒平日詩文皆膾炙人口求諸鄉人而未獲先人所著松楸志亦載此事首句云不信儒官僕蹉跎已蒼若夫夢兆則輝近方得之故今重出不特補志之遺抑亦正時之誤

吳長文不喜釋氏父卒不召僧營佛果聞巷常與父往還者各贈二緘韓魏公謂事親之際為尤難建安劉同知居留建康薨於官遺戒不事梵唄其家恪遵治命興化陳丞相嘗屬纊之際亦以手筆示其子謂追修無益於逝者豈二公自信平生踐履必可升濟初不假薦助冥福抑矯世俗溺信浮屠氏之說歟長文名奎嘗參機政於熙寧

古治百里之邑令拊其俗尉督其姦故令曰明府尉曰少府唐之名臣錄尉超遷馴至公卿者不可以數

計雖陸贄牛僧孺裴度顏真卿李絳皆此途出今銓法以處試吏者腰弓撻箭從事鞍馬巡警阡陌饋迎貴官做板板於路左類以蠶官目之判司簿尉不可說未免筮筮塵埃則不特與歎於昌黎公

西湖水輕管較以權衡得之輝向還鄉郡飲所謂雪醅亦未見超勝豈穠米日損水泉日增而致然耶抑醞法久失其傳大抵今號兵廚皆有此弊不但秦之博醅也

韓魏公妻弟崔公楹持論甚正公喜與之語偶泛及差除公儲忽曰豺狼虎豹地也天乃屏置於山林深僻之地者蓋恐為人之害也今監司郡守一失選掄置在要路其為民害得不甚於豺狼虎豹蛇虺乎公默然凡今廟堂進擬符節次得不鑿公儲之論而益精其選

唐路巖為相密奏應臣下有罪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實至是賜巖死乃自羅其酷行刑之處乃楊收死所蓋收為巖所陷者本朝盧公多遜貶朱崖李符知開封府言於趙韓王曰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他惡貶者多生全奉州在內地而近至者必斃望追改前命亦外示寬待乃置於必死之地趙頴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趙具述其事即以符知奉州到郡月餘而卒天道好還其速如是史傳所載似此不一姑舉二者以為世戒

鄧亭客舍當午炊菘菹池擔小留次觀壁間題字或得親舊姓名寫塗路艱辛之狀篇什有可采者其每畫柔弱語言哀怨皆好事者戲為婦人女子之作頃於常山道上得一詩迢遞投前店處處守破窗一燈明復暗顧影不成雙後書女郎張惠卿追回和已滿壁衢信開驛名三谿謂其水作三道來作三字形鮑娘有詩云谿驛舊名三煙光滿翠嵐須知今夜好宿處是江南後蔣穎叔和之云盡日行荒徑全家出瘴嵐鮑娘詩句好今夜宿江南穎叔豈欲和婦人女子之詩特北歸讀此句有當於心戲次其韻以志喜耳輝頃隨侍赴官上饒舟行至釣臺敬謁祠下詩版留題莫知其數劉武備自柯山赴召亦記歲月於仰高亭上末云侍兒意真代書後有人題云一入侯門海樣深謾留名字惱行人夜來夢

近年上官過僚屬日益簡倨縱有從厚者皆以失體之名歸之頃黃微猷崇書為清江東督對客言公廳上論職事或未免厲辭色若孟酒開詎可無和氣以相接晚會微猷有應循廊者豈有竟夕相陪笑語從容昏夜使其借執侍者僕僕疾趨者乎當悉俾就席次登車且云是亦前輩故事也後得一小說韓黃門持國典藩船客早食則瀟然談經史節義及政事設施晚集則命妓勸飲盡歡而罷雖簿尉小官悉令登車上馬而去黃所云前輩故事其謂是耶

唐中和四年時溥獻黃巢及家人首并姬妾僖宗御大元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祚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貴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於市人爭與之酒其餘俱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

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劉更生傳列女八篇，俱著姓氏。唐史列女傳亦然。而獨遺此。若非司馬溫公特書於通鑑中，則視死如歸，應對不屈之節，卒泯泯而不傳，惜不得其姓氏。

時又有大將王緒，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王潮兄弟獨扶其母，緒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請先母死。』將士皆為之請，乃舍之。亦以其辭正也。或免或不免，係於一時，未幾，緒為潮所擒。

唐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為士大夫所宗。玳常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類，眾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嘗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檢，僅得比衆人耳。古今家誡，深切著明，孰踰於此。蓋有鑠板以曉於世者，所謂子弟于百中，曷有一二願省者。聽之貌則皆是也。姑識此以示兒輩。」

人凶非宅凶，古有是語。然空閒之屋，久無人跡，亦有可疑者。頃做數椽，舍於無錫，其屋雖多，變怪初不以爲異。一夕，忽火發於庖屋，煙塗而燄不起，亟以撲滅。於茅茨下得尺許通紅炭，翌日再視其處，了無燒痕。蓋此爲神祠，初不知也。遂遷他所。後其屋卒歸煨燼，儲居去留同輕。若創建第宅，趣於落成，歲月方隅，或犯所禁，且不付分量，唯務壯麗，禍不旋踵。自速其毀者多矣。爲宰相府，頗隘，爲奉禮太祝之居，則有餘先哲所見，乃如此。

紹興初，先人爲丹徒簿，曾魯公丞相時，簿領金壇爲僚，意好甚篤。後曾待浙西帥幹闕，權嘉禾新勝稅，復相邂逅。一日，語先人，連夕夢有使更名云：「名更方貴，曾元名偶有所避，改後名。蓋三十年前已形於夢兆矣。」自此參大政，再登宰席。一時寮舊無在者，深有推轂意。而先人故倦遊，但欲爾令以俟老。平生往返書尺，束如牛腰，散失殆盡。獨餘許祠祿一帖，曾素善飲，每醉則命徹俎拭案，語客曰：「請卓子喫一服，感應元，復各舉一大白方散，輝幼即接侍，風味高勝，晉宋間人也。」

至和三年，劉原父使契丹，檀州守李翰勞其行役，劉云：「跋涉不辭，但山路迂曲，自過長興却西北行，六程到柳河，方稍南行，意甚不快。」又云：「聞有直路，自松亭關往中京，纔十餘程，自柳河纔二百餘里。」翰笑曰：「盡如所示，乃初踏逐，修館舍已定，至今迂曲，後范中濟出奇出使，虜道使者由迂路，以示廣遠，范語之曰：『抵雲中有直道，旬日可至。』何乃出此耶？虜情得默然。緣二公素精地理學，故毋得而欺。雖出疆過白溝，日行六七十里，若百餘里，窮日力方到，或問今日之程何遠，答曰：『此中宿食頓，地遠近初不定，蓋亦取夫館舍之便。』

嘉祐初，服綠，洩事十餘年。本云：至十年，改緋，光祿卿王端建議，公卿子弟，繼得官，未嘗從事，而錫命與年勞者等，何以示勸，請以洩事日爲始，遂著爲令。時以爲當，推此類而言，亦有合舉行者。廣南黎洞，非親與亦頂白巾，婦人以白布巾纏頭，家有祀事，即以青葉標門，禁往來，人皆文身，男女同浴。

故曰：「冒白鄉風，標青社酒，文身老及幼，川浴女同男。」近有族人自海外歸，詢之曰：「然。」紹興庚辰，在江東得蜀人黃大興，梅苑四百餘閱，輝燦有異。本百餘閱，復謂昔人譜竹及牡丹芍藥之屬，皆有成詠，何獨於梅闕之。乃采綴晉宋暨國朝騷人，才士凡爲梅賦者，第而錄之，成三十卷，謀於東州王錫老，詞以苑名矣。詩以史目，可乎。王曰：「近時安定王德麟詩云：『自古無人作花史，官梅須向紀中書。』蓋已命之矣。輝復攷少陵詩史，專賦梅纔二篇，因他汎及者固多，取專賦，略汎及，則所得甚鮮。若併取之，又有疑焉。叩於汝陰李君年，李曰：『詩史猶國史也。春秋之法，褒貶於一字，則少陵一聯一語及梅，正春秋法也。如巡簪索笑，滿枝斷腸，健步移遠梅之句，至今宗之，以爲故事，其可遺遺，非少陵則取專賦可也。後在上饒，梅苑爲湯平甫借去，湯時以寓客假居王顯道侍郎宅，不戒於火，屋屋百間，一夕燬燼，尙何有於梅苑哉。梅史隨亦散佚，雖嘗補亡，而非元本，誠當花開時，未嘗不嘖其詩，歌其曲，神交揚州法曹，西湖處士，懷舊編而訴遺恨焉。」

羣赴郡宴，甲年少，勇於見色，甫就席，乙以服辭，乃命徹樂，勸酬次，甲尤乙曰：「敗一席之歡，爾也。真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也。賓主爲之哄堂。五十年前，服親喪，終制不能客，人亦不敢招置。親舊欲相款，必就寺觀，具素饌，仍不置酒，時謂當然，不以爲異。」

沿江烽火，每日平安，即於發更時舉火一把，每夜平安，即於次日平明舉煙一把，緩急盜賊，不拘時候，日則舉煙，夜則舉火，各三把。紹興初，江東安撫大使李光所請，輝生長江南，足不涉極邊，初未識所謂烽火者，但讀陸務觀放翁記游梁觀塞上傳烽火詩，月黑望愈明，雨急滅復見，初疑雲霧星，又似山際電，亦可想像得勢歸云。

杏爾萬邦其體至意時政和三年也。即見丈人行談此事頗略。茲得其詳。因書以示欲知者。先人云。所書亦有潤色。在當時已多有議之者。豈亦出神道設教乎。

輝嘗見父許志康宦論太素脈。謂可卜人之休咎。因及治平中京師醫僧智緣為王荆公診脈。言當有子登科甲之喜。時王禹玉在坐。深不然而之。明年果登第。緣自矜語驗。詰公乞文以為龍公為書曰。妙應太師智緣診父之脈。而知其子有成名之喜。翰林王承旨疑古無此。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之脈。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尚於晉侯。脈息見之。因父知子。又何怪乎。所書大略如此。許云。此非荆公之文。特其徒假公重名於街。以售其術耳。智緣嘗從王禹玉。理河邊事。亦嘗召對診脈。命以實不欺。

徽宗嘗命米芾以兩韻詩草書御屏。次韻乃押中字。行筆自上至下。其直如綫。上稱賞曰。名下無虛士。芾即取所用硯入懷。墨汁淋漓。奏曰。硯經臣下用。不敢復進御。臣敢拜賜。又一日。米回人書。親舊有密於窗隙窺其寫至。芾再拜。即放筆於案。整襟端下兩拜。

為學三多。士皆知其說。孫公辛老嘗請益於歐陽公。公曰。此無他。唯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思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書出。必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疾病不必待之。指摘多作自見之。孫於座右。鄭願道侍郎居上饒。享高壽。輝不及識也。嘗見其除夕小詩。親筆。可是今年老也。無兒孫。次第飲屠蘇。一門骨肉知多少。日出高時到老夫。胡德輝詩格志云。或問蘇蘇事於鮑。鮑曰。平屋。門骨肉知多少。日出高時到老夫。胡德輝詩格志云。或問蘇蘇事於鮑。鮑曰。平屋。

潘江寓客趙叔簡編修。宣和故家。家藏東坡親書數紙。蓋坡為郡日。當直司日生公事。必著於歷。當晚勾消。唯其事無停滯。故居多暇日。可從詩酒之適。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閒事亦無。乃秦少章所投坡詩。蓋狀其實。

輝頃侍鉅公。語及常產。公云。人生不可無田。有則仕宦出處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則仰事俯育。盡了伏臘。不致喪失氣節。有田方為福。蓋福字從田從衣。雖得此說三十年。竟無尺土歸耕。老而衣食不足。福甚淺薄。不亦宜乎。

舒覽知陳院。言中書檢正張商英與臣手簡。并以其婿王濤之所業示臣。商英官居宰屬。而臣職在言路。事涉干請。不敢隱默。其商英手簡二紙。并濤之所業一册。今繳進。詔商英落館閣校勘。監江寧酒。初舒為縣尉。坐手殺人停廢。無盡為御史。言其才可用。乃得改官。至是乃爾。士論惡之。同時呂吉甫亦繳王荆公私書。驛弓成俗。亦何足多怪。

元祐間。寶文閣直學士中大夫李文純知開封府。麻字遣火。降左中散大夫。近歲臨安府治偶失所戒。守臣自列貶秩。免所居官。其亦用此故事耶。

政和二年。待制李謹進蟠芝。上曰。蟠動物也。安得生芝。聞大相國寺市中多有鬻此者。為玩物耳。謹從臣何敢附會如此。命以盆水漬之。一夕而解。竹釘故格皆見。於是責謹以罔上安置焉。又己亥冬。祀南郊。方登壇。樂作。使人推數小車。載火出於遠林。左右爭獻言為異。指點闕然。大司樂田為押登壇歌。壇上大呼曰。田為先見。而上亦不責也。時所謂祥瑞。亦有類此者。而蔡條尚有山產瑪瑙。水晶。地布。醴泉。芝。

清波雜誌卷第十一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禮泉觀。兼侍讀。編修國朝會要。詳定九域圖志。編類御筆。禮制局詳議官蔡攸奏。臣伏奉聖恩。差冬祀大禮。陸格執紼。十一月五日。陛下御玉輅自太廟出南薰門。至玉津園。伏蒙宣諭。臣曰。玉津園東樓殿重復。是何處。臣奏以城外無樓殿。恐是齋宮。陛下曰。此去齋宮尚遠。可回顧。見雲閣樓臺殿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其樓殿去地數十丈。即知非齋宮。俄頃陛下又謂臣曰。見人物否。臣即見有道流童子。持幢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閣人漸衆。約千餘人。皆長丈餘。有輅車輿。多青色。獵者不類馬。狀若龍虎。及登後有執大枝花數十相繼。雲閣日色穿透。所見分明。衣服眉目。歷歷可識。人皆戴冠。或有類今道士冠而稍大者。或若童子狀。皆衣青紫黃綠紅。或淡黃香黃淺碧。望之衣上。或有繪繡。或乘簡。或持羽扇。前後儀衛。約數千許人。迴旋於東方。稍南。人物異常。旌旗飛飄。輿轎所持幢節。高數丈。非人世所視。移刻或見。或隱。又頃乃隱不見。此蓋陛下格祇祀事。追述三代。作新禮器。上體天道。秉執元圭。齋服盛明。嚴恭寅畏。天意感昭。神明降格。示現如此。伏望宣付史館。播告天下。太師蔡京等奏乞率百僚稱慶。明廷奉御筆。依奏。繼降詔曰。朕嗣承丕基。夙夜祗若。惟道是憲。惟上帝是承。滂選休辰。恭修祀事。備物盡志。成秩無文。荷帝博臨。如在其上。旌旗登輅。冠服儀仗。見於雲際。萬衆咸睹。惟天人之感通。有形聲之相接。靈承對越。敢不祗欽。可以其日為天應節。用端命於上帝。以昭答於神休。

草夸大其父相業。父子之罪通天。亦何辱焉。蔡忠懷持正。初任邠州理掾。屬韓康公宣撫陝西。喜其所撰樂語。全用韓氏事。薦之康公。弟持國尹開封。辟主左廡公事。後尹劉公庠責蔡庭參。蔡曰。此禮起於潘鎮。辟除掾。擢登穀之下。比府事主。雖有故事。亦不可用。劉不能屈。神宗聞而嘉之。劉乃補外。忠懷為小官。所守如此。今州縣吏見長官。典賜以例告。違背禮制者多矣。曰。只以用不耳。蔡見開封府尹者。遂除職。監御史上。

紹興十一年。程克俊進呈。乞以貢院所考合格宗室。善能特令附正。奏名殿試。以示勸獎。從之。高宗曰。天族之貴。溺於燕安。往往自陷非法。若以邦典繩之。則非所以示彼睦之恩。置而不問。又無以立國家之法。唯擇其好學從善者。稍加崇厲。以風其餘。是亦教化之術也。宗室取應。出身自此始。善能居無錫。惠山。與輝居為鄰。其後三四任州縣。以選調終。

蘇丞相子容。因蓋許去位。時左司諫虞策言。蘇頌能相。臣備言職。朝廷進退宰相。宜有論列。而臣竊自念。頌於元豐年。曾薦舉臣。在臣之心。誠恐近薄。有犯風誼。以此不敢入文字。臣之尸職。無所逃誅。云云。議者謂奏疏自列。略無隱情。當是時。風俗忠厚。願如此。夷堅志。書謝誠甫。祖信任南牀。日論趙忠簡公。不遺餘力。而謝為趙之上客。豈適於言責。不暇顧私恩。所見與虞異矣。

大父有手札藥方。乃用舊門狀紙為策。見元祐開羅道。調刺。亦大書謹。候起居。某官伏聽處分。或云。謹狀。官稱。本有。不過呼。紹興初。士大夫猶有以手狀通名。止用小竹紙親書。往還多以書簡。莫非親筆。小官於上位亦然。自行劄子。禮雖至矣。情則反疎。司馬溫公嘗言。與貴官書簡。有采紙。數過三。皆不謹。又云。居處隨用所出紙札。未嘗他求。所書止一二幅。世多石本。可見也。日夕。勿勿。非符。書簡。萬門。筆。觀之。讀。

歐陽文忠公詩話。國朝浮圖以詩名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忘其名。輝普傳九僧詩。劍南希查。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波州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宇昭。峽眉懷古。并淮南惠崇。其名也。九僧詩極不多。有景德五年直史館張元所著序引。如崇到長安。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皆不載。以是疑為節本。崇非但能詩。畫亦有名。世謂惠崇小景者。是也。畫史紛紛何足數。惠崇晚出吾最許。荆公詩云爾。

數十年前。僚屬有能文者。監司郡守。委作牌記。遇有所囑。必親作簡致叩。教官被公牒。撰應用文字。亦親署名封達。近時此禮俱廢。但書司作承受。傳導公牒。則若常程行移。至有牒請照會。不請有違之語。上官體貌益崇。學士大夫。沒失自重。此其一也。紹興開先人官鎮江時。錄參王敏功告。列帥守李茂嘉寶。文事僚屬。往其麻哭之。近年豈復有此氣象。

舍弟昭遠。淳熙壬寅。丞長洲。沿微往海鹽。回程次吳江。見岸旁漁舟。取龜板。用鋸刀剝其肉。最為殘酷。小人牟利。忍於物命。不恤也。詢之一枚。積直一二錢。惻然動心。以一千得大小五百六十餘枚。貯於竹籠。度去漁舟差遠。以數枚質於版舟。旋取旋放。蓋恐僕隸。盡用力拋擲。或墮沮洳中。反傷其生。半日方

竟事到家。其婦唐迎謂曰。昨夢甲士數百人入門。云荷官人見存。各聲嗜而去。殊不可曉。初不知會縱龜也。告以故。相與歎息。自爾凡遇鱗介鮮活者。常取以善價。俾相忘於江湖。迄今母息。無錫鄉僧道昌。蚤歲周遊諸方。在廬山盤居。因與人鬪毆。損左目。值同袍授以相術。久乃得出藍之舉。旋至都下。出入貴人之門。語多奇中。族叔樞密方官正字。昌一日語之。且夕當權法從。時當國者深忌先。傳除目力止之。且云。勿為我累。又言。最下館職。無嫌禁近之理。昌執益堅。且刻只在今日。方付一笑。開。兼權中書舍人命下。叔祖侍郎。整伴。昌曰。通判必任言責。亦痛誣其妄。來日入對。方知為副端湯致遠。對畢。還寓舍。昌先在焉。埋前語曰。倘或不然。則相害不可用也。語未既。報除察官。先人能饒幕。有以救局薦者。議已定。拘親嫌。故乞江東。幹官。往叩昌。昌曰。必無成。後三四年。方得之。劄子上。而所主執政報罷。後三年。竟得江東。清幹。有孫。庶者。赴部乞磨勘。已放散矣。昌曰。以目下氣色觀之。非但改官參差。且恐折本。孫大怒。欲治之。伺引見。部吏有所邀。不從。乃適曾過房。後歸宗。在法合追所授恩。有為道地者。與補初等官。繼從孫道夫少。從之。竟失志而卒。前三說皆親見之。孫又先人交承也。昌後莫知所往。

櫻桃抄乳酪。正雨。狀肥梅。風吹吹。成。瞻格天。開。見十眉環侍。爭鳴絃索。茶甌試瀹。更良夜沈沈。細酌。問。閒生此日。為誰。曾向玉皇案前持。龜鶴。從他祝壽。未比當年陰功。堪託。天應不錯。教公議細評。泊。自。和戎以來。謀國多少。蕭曹衛霍。素胡兒自若。唯守紹興舊約。闕士朱耆。壽字國策。為秦伯和侍郎。壽。朱。久游上庠。博洽能文。一時諸公皆知之。以累舉得官。監臨安赤山酒。年八十餘而終。

暨安上門光州司理參軍。鄭俠上疏。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今春不雨。麥苗乾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種。五。穀。踴。貴。民。情。憂。惶。十。九。懼。死。逃。移。南。北。困。苦。道。塗。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營。升。米。草。木。魚。鱉。亦。莫。生。遂。夷。狄。輕。肆。敢。侮。軍。國。皆。由。中。外。之。臣。輔。佐。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願。陛。下。開。倉。賑。賑。貧。乏。有。司。持。放。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和。氣。上。應。天。心。以。延。天。下。蒼。生。垂。死。之。命。君。臣。際。會。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愛。養。民。庶。如。赤。子。故。自。即。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事。無。不。教。然。主。張。行。之。陛。下。之。心。亦。願。人。人。壽。富。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乃。恣。其。叨。憤。剝。削。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為。如。此。豈。諫。之。臣。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於。規。避。百。為。不。敢。居。是。職。事。凡。百。執。事。又。皆。貪。狠。近。利。使。懷。道。抱。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識。時。然。耶。陛。下。有。以。便。之。然。耶。臣。又。見。南。征。西。伐。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而。來。無。一。人。以。天。下。憂。苦。貨。妻。賣。女。父。子。不。保。遷。移。逃。走。困。頓。於。藍。縷。拆。屋。伐。桑。爭。貨。於。市。輸。官。糴。粟。遺。遺。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臣。謹。以。安。上。門。日。所。見。繪。為。一。圖。百。不。一。及。已。可。咨。嗟。涕。泣。而。況。於。千。萬。里。之。外。哉。謹。隨。狀。呈。奏。如。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自。今。以。往。至。於。十。月。不。雨。乞。斬。臣。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禮。天。之。罪。如。少。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初。不。得。即。達。乃。作。邊。檄。夜。傳。入。禁。中。時。永。洛。失。律。上。方。西。顧。微。至。不。敢。過。乘。燭。啓。封。見。圖。旋。饒。民。衆。暴。然。莫。測。繼。知。為。諫。疏。乃。詔。鄭。俠。勒。停。編。管。汀。州。視。當。時。諸。公。所。上。封。事。雖。最。切。直。或。謂。凡。人。論。天。下。

今以往。至於十月不雨。乞斬臣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禮天之罪。如少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初不得即達。乃作邊檄。夜傳入禁中。時永洛失律。上方西顧。微至不敢過。乘燭啓封。見圖旋饒民衆暴然莫測。繼知為諫疏。乃詔鄭俠勒停編管汀州。視當時諸公所上封事。雖最切直。或謂凡人論天下。

今以往。至於十月不雨。乞斬臣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禮天之罪。如少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初不得即達。乃作邊檄。夜傳入禁中。時永洛失律。上方西顧。微至不敢過。乘燭啓封。見圖旋饒民衆暴然莫測。繼知為諫疏。乃詔鄭俠勒停編管汀州。視當時諸公所上封事。雖最切直。或謂凡人論天下。

今以往。至於十月不雨。乞斬臣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禮天之罪。如少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初不得即達。乃作邊檄。夜傳入禁中。時永洛失律。上方西顧。微至不敢過。乘燭啓封。見圖旋饒民衆暴然莫測。繼知為諫疏。乃詔鄭俠勒停編管汀州。視當時諸公所上封事。雖最切直。或謂凡人論天下。

今以往。至於十月不雨。乞斬臣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禮天之罪。如少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初不得即達。乃作邊檄。夜傳入禁中。時永洛失律。上方西顧。微至不敢過。乘燭啓封。見圖旋饒民衆暴然莫測。繼知為諫疏。乃詔鄭俠勒停編管汀州。視當時諸公所上封事。雖最切直。或謂凡人論天下。

今以往。至於十月不雨。乞斬臣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禮天之罪。如少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初不得即達。乃作邊檄。夜傳入禁中。時永洛失律。上方西顧。微至不敢過。乘燭啓封。見圖旋饒民衆暴然莫測。繼知為諫疏。乃詔鄭俠勒停編管汀州。視當時諸公所上封事。雖最切直。或謂凡人論天下。

今以往。至於十月不雨。乞斬臣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禮天之罪。如少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初不得即達。乃作邊檄。夜傳入禁中。時永洛失律。上方西顧。微至不敢過。乘燭啓封。見圖旋饒民衆暴然莫測。繼知為諫疏。乃詔鄭俠勒停編管汀州。視當時諸公所上封事。雖最切直。或謂凡人論天下。

今以往。至於十月不雨。乞斬臣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禮天之罪。如少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初不得即達。乃作邊檄。夜傳入禁中。時永洛失律。上方西顧。微至不敢過。乘燭啓封。見圖旋饒民衆暴然莫測。繼知為諫疏。乃詔鄭俠勒停編管汀州。視當時諸公所上封事。雖最切直。或謂凡人論天下。

今以往。至於十月不雨。乞斬臣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禮天之罪。如少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初不得即達。乃作邊檄。夜傳入禁中。時永洛失律。上方西顧。微至不敢過。乘燭啓封。見圖旋饒民衆暴然莫測。繼知為諫疏。乃詔鄭俠勒停編管汀州。視當時諸公所上封事。雖最切直。或謂凡人論天下。

今以往。至於十月不雨。乞斬臣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禮天之罪。如少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初不得即達。乃作邊檄。夜傳入禁中。時永洛失律。上方西顧。微至不敢過。乘燭啓封。見圖旋饒民衆暴然莫測。繼知為諫疏。乃詔鄭俠勒停編管汀州。視當時諸公所上封事。雖最切直。或謂凡人論天下。

利害所貴。即悟主道能行之。若謂言太許。使人主有不能堪。而自取譴斥。亦何補於事。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諫從橋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元帝不悅。先驅張猛進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以是知諫有取於諷也。俠字介夫。福州人。書既上。或謂中有主之者。故與詔狹。乃徒英州。辭連瀾京。王堯臣。丁諷等。亦及資王安國除毀。放歸田里。皆由呂惠卿與安國兄有隙。故入其罪。熙寧十年手詔。英州編管人鄭俠。元犯無上。不道。情至悖逆。貨與之生。已為大惠。可永不移。時以有司用赦。應量移鄂州。故也。於是刑房官吏皆被責罰。

又一說。上覽俠書。遂詔學士承旨韓維。知開封府孫永。體量免行錢。三可使竹布。體量市易。又發常平倉及放商稅。而青苗免役亦權罷。凡一十八事。繼下詔曰。朕於政治。政失厥中。自冬迄春。愆陽為沴。四海之內。被災者廣。意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朕非其情。賦斂失其節。忠謀諫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塞蔽。以成其私者。衆矣。中外臣僚。直言開政。詔文維所草也。初。司馬光自判西京留臺。以歸。絕口不論時事。至是讀詔泣下。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云。

清波雜誌卷第十二

先人能信。舊法曹麻房。室開忽地。陷尺許。微隙棺和。而避他字。叩於州之者。皆言下乃古家。素多影響。向有法曹黃姓者。具性酒。自古數語祭之。方圖擇高爽地。以改卜。是夕夢一偉丈夫來致謝。且云。陵谷變遷。何常業久。處此望相安存。輝因思自謝。惠連祭其後。多做其體。曾文昭子開亦有瘞瓦棺文。上饒寓公尹少稷。諫議常稱。高妙可配東坡。徐州祭枯骨之作。元祐七年正月。南京洛南。湖得瓦棺五。長者纒三尺餘。闊不盈尺。厚不及寸。瓦有從文。初若堅緻。觸之皆壞。留守曾肇既往視之。命遷瘞於湖之東南。若干步高阜之地。祭以酒果。按禮。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堅。商人棺槨。周人棺槨。其葬者。歟。乃弔之曰。虞耶。夏耶。商周之人耶。勢耶。富耶。抑賤而貧耶。生於何鄉。幾何朝。瘞於此地。幾春秋耶。壽夭歸於其盡。老壯彭祖。與子其均耶。瓦為藏而水為宅。豈不復子之真耶。改卜高阜。既深且固。於子為藏。抑為欣耶。有知也耶。無知也耶。倘有知也。其肯舍故而從新耶。亦載在曲阜集。

淳化五年。翰林學士張洎。獻重脩太祖紀一卷。以朱墨雜書。凡躬承聖問。及史官探撰事。即以朱別之。神宗正史。類因証。而非實錄。厥後刪改。亦有朱墨本傳於世。其用淳化故事歟。

邵康節居洛陽。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國契富鄭公戶名。莊契王鄆中戶名。若使今人為之。得不貽寄戶免。

科調之職乎。或謂田宅乃三公所予者。特未知王之名。當亦是元祐間人。貼職初止。有集賢殿修撰。直龍圖閣。秘閣三等。耳。政和間。詔謂天下人才富盛。赴功趨事者衆。宜職寡少。不足與延多士。乃增置集賢右文。祕閣修撰三等。龍圖至祕閣凡六等。仍入雜壓。自昔直祕閣。例通稱龍圖。蓋直閣之名。舊纔有二。集賢即集賢也。

端拱二年。河南府言。前鄆州刺史程彥璋。以愛子死不願生。挺身入山林。飼餓虎。異哉。喪明尤天。古雖有之。此則世未嘗有也。見太宗實錄。

頃年朝廷遣使投龍於茅山。燕洞。石門自開。廣二尺餘。得古銅錢百餘。及金銀環各一。按茅山記。梁普通中。晉陵女子錢妙真。年十九。辭親學道。歸黃庭七言。積四十年。道成。佩白練入洞。洞門自啓。至是再開。輝母別張守性。乘從事郎。為黃冠。受業茅山。崇禛觀。師號其見素。時山中有高道劉義衣。喜其朴茂。常留在左右。因有所得。一向伴狂。嘗導輝游燕洞。且俾窮探。以其語素不倫。謝之。仍說近入至裏。見仙人對弈。以新蓮相啗。方徘徊次。忽念恐知宮相尋。不覺身從後戶出。知宮其師也。後十餘年。以度牒寄其師家。飄蕩至今。不知蹤跡。先人以其終日浪走。若有所營。因即其師號。戲易曰。尋魂見鬼。親傳傳以爲笑。是乃五十年前事。一時人謂零殆盡。獨輝知之。併識於此。

信州鉛山。膽水自山下注。勢若瀑布。用以浸銅。銹治是粗。雖乾。益係夫旱。大抵盛於春夏。微於秋冬。古傳一人至水濱。遺匙鑰。翌旦得之。已成銅矣。近年水流斷續。浸銅頗費日力。凡古坑有水。處曰膽水。無水處曰膽土。膽水浸銅。工省利多。膽土煎銅。工費利薄。水有盡。土無窮。今上林三官提封九路。檢踏無遺。膽水膽土。其亦兼收其利。

張懷素。舒州人。自號落魄野人。崇寧元年。入京師。至大觀元年。事敗。牽引士類。一時以輕重定罪者甚衆。呂吉甫。蔡元度。亦因是降責。蔡嘗語陳瑩中。懷素道術通神。雖盡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彼嘗誅以爲太早。漢楚成軍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幾歲。殆非世間人也。自古方士怪誕固多有之。未有如此大言者。士大夫何信之篤。感之深耶。後又有婦人。號仙姑。年八十餘。有少女色。能行大洞法。徽宗一日。詔虞詣蔡京。京飯之。虞見一大貓。拊其背。語京曰。識此否。乃章惇也。京即詆其怪而無理。翌日。京對上曰。已見虞姑邪。貓兒事極可駭。熙寧實錄亦載。賜蔡州尼惠普號。廣慈昭覺大師。惠普有妖術。朝士多問以禍福。富鄭公亦惑其說。案元本傳。

浙有水鄉風俗。人死雖富有者。不辦靈柩。之土以安厝。亦致焚如僧寺。利有所得。斂方尺之池。積潑蹄之水。以浸枯骨。男女骸骨。滑雜無辨。旋即填塞。不能容。深夜乃取出。存貯。散棄荒野外。人家不悟。遂節序。仍製飯。置於池邊。質爲酸楚。而官府初無禁約也。范忠宣公帥太原。河東地狹。民惜地不葬其親。公俾僚屬收無主遺骸。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徵諸郡。做此。不下數萬計。仍自作記。凡數百言。曲折致意。規變薄俗。時元祐六年也。淳熙間。臣僚亦嘗建議。樞密寄付寺。歲久無主者。官爲掩瘞。行之不力。今樞密寄付寺。固自若也。

至道元年西南轉判諸蠻蠻物。轉判在宜州之西。累世不朝貢。至是始通。上問其吏。龍光進地。里風俗。譯代對曰。去宜州陸行四十五日。土宜五穀。人多食稻。持木弩於林木間射鹿。每三百戶爲一州。州有長。殺人者不死。以其家財爲贖。王居有城郭。官府無壁壘。止短垣而已。因道令作本國歌舞。一人捧瓢。笙而吹。如蚊蚋聲。須臾數十輩連袂。宛轉以足頓地爲節。上笑令罷。轉判使十數輩。從者百餘人。皆蓬髮。面狀如猿猴。使者衣虎皮。毳裘。以虎尾加於首爲上飾。他悉類此。轉判使節出。抵燕。與渤海使先後入見。當少頃於次。際見其過前。服飾備異。殆不可名狀。皆忍笑不禁。雖北人在旁。亦失聲而笑。是誠可笑也。

元豐六年冬。祀中書舍人朱服。服既進。益忘殿殿。遂取未至上。覺之。乃指顧問他事。少選。游至乃登。以故官吏無被罪者。又一日。羣臣方奏事。垂拱殿。見御衣有蟲。自襟沿至御巾。上既拂之。試本拂至地。視之。乃行蟲。其蟲善入人耳。上亟曰。此飛蟲也。蓋虛治及執侍者。聖德寬大如此。

江上取魚用網。日可俯拾。濱江人家得魚。留數日。俟稍敗。方烹。或謂何不擊鮮。云鮮則必腥。海上有逐臭之夫。於此益信。蓋謂神奇化臭腐。又見故老言。承平時。淮甸蝦米用蓆裹入京。色皆枯黑。無味。以便溺。一宿水洗去。則紅潤如新。又歲久佩香。以虎子覆一夕。芬馥仍舊。蓋謂臭腐化神奇。或云無是理。答曰。藥物中秋石。何自而出。

王荆公在康蔣山。東三里。與其子勞分。昭聖初。復用元豐舊人。起呂吉甫知金陵。時待制孫君平。責知歸州。經從。呂燕待之禮甚厚。一日。因報謁於清涼寺。問孫曾上荆公墳否。蓋當時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荆公墳者。五十年前。彼之士子。節序亦有往致奠者。時之風俗如此。曾子開亦有上荆公墓詩。見曲阜集。

金改吾趙州爲沃州。蓋取以沃沃火之義。識者謂沃字從天水。則著國姓中興之識。益章章云。建炎初。從臣連南夫。奏割言女真號國曰金。而本朝以火德王。金見火即銷。終不能爲國家患。向者黃河決。水入汴。諸謂云。天水歸汴。後見太。平於此。益可見遠民思漢之心。

政和三年。溫陵呂榮。著兩學雜記。凡七十二條。所書皆太學雜事也。內一條。侯彭老。長沙人。建中靖國以太學生。上得罪。詔歸本貫。綴小詞別回舍。十二封章。三千里路。當年走徧東西府。時人莫訝出都忙。官家送我歸鄉去。三詔出山。一官悟主。古人料得皆虛語。太平朝野總多權。江湖幸有寬閒處。雖曰小挫。而意氣安閒如此。輝頃得於故老。此詞既傳。各齋俱厚贖其行。亦傳入禁中。即降旨令改正。屬同獲譴者不一。乃格後。蘇鄉貢。竟登甲科。紹興十三年。再與太學。榮義尚在。累舉得光州助教。乃撫舊記。益未備。爲八十一條。更名上庠錄。投進。而唱和詩。彭妻。蓋以彭爲妻。故以椅爲妾。四篇疑後來附入者。上庠錄。當理不應。迨今五十餘年。庠均之士。未聞祖是編。紀事實。以廣賢關嘉話者。似爲闕典。

范文正復元姓。用陶朱張祿事。世皆傳誦。大中祥符五年。神宗陶岳作五代史。補百餘條。蓋補王元之內。

相五代史闕文未備者。其書染事。中有鄭華性諒直。長於賤奏。成納鎮荆南。辟爲推官。洎嘗殺人亡命。改姓郭氏。既貴。命華草表乞歸本姓。其略曰。臣門非冠蓋。家本軍戎。親朋之內。盱眙。爲人報怨。昆弟之間。點染。無處求生。背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乘舟難效於陶朱。志切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如此則前已有此聯。特文正公拈出。尤爲切當云。

毘陵士大夫有仕成都者。九日藥市。見一銅鼎。已破缺。旁一人贊取之。既得。叩何所用。曰。歸以數爐炷香。環此鼎。香皆聚於中。試之果然。乃名聚香鼎。初不知何代物。而致此異。

頃年西湖上好事者。所置船舫。隨大小皆立嘉名。如汎星棧。凌風舸。雲蓬。煙艇。扁額不一。夷猶閒曠。可想一時風致。今昔游家有湖船。不患製名不益新奇。然紅塵膠擾。一歲開能得幾回。領略煙波。但開泊浦。鄰郡歲時以酒相餽。間有所不免。孫公之翰。典州日。獨命別儲以備官用。一不歸於己。紹興間。周彥約侍郎爲江東漕。諸司所餽不欲卻。乃留公庫。迨移官。悉分遣官屬。仍以緡錢買書。以惠學者。自孫公之後。近制亦擬申。終以互送各利。於己不能平也。

李公受虛。已爲天聖從官。喜爲詩。與同年會致堯。倡酬。曾謂曰。子之詩雖工。而音韻猶啞爾。李初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有切響。遂精於格律。輝在建康。誠北客杜師顏。嘗言少陵。麗人行。坐中八姨。其貴人數目中八字最響。覺句下字。當以此類求之。杜早從陳子高學。此說蓋得於陳云。

神宗朝。那置賣藥所。初止一所。崇寧二年。增爲五局。又增和劑二局。第以都城東南西北。置賣藥所爲名。議者謂失元創藥局惠民之意。歲得息錢四十萬。以助戶部經費。今行在所置局。歲課雖視昔有損。意豈在夫羨贏。其於拯民瘼。施實惠。亦云博矣。

紹興四年。復置茶馬司。買到四尺五寸以上。堪披帶馬。每一千匹。與轉一官。舊有主管茶馬司。提舉茶馬都大提舉茶馬三等。今併廢。止留其一。高宗留意馬政。因韓世忠獻一駑馬。詔朕無用此。卿可自留。以備出入。世忠曰。今和議已定。豈復有戰陣事。上曰。不然。金雖講和。戰守之備。何可少弛。朕方復置茶馬司。若更得西馬數萬匹。分撥諸將。乘此閒暇。廣武備。以戒不虞。和議豈足深恃乎。後又詔吳玘。軍以川

陝茶博馬。價珠及紅髮之類。艱難之際。戰馬爲急。又曰。以茶博馬。珠玉紅髮毛段之物。悉痛朕心。議者謂一西馬至江浙。數千里遠。在塗除倒斃外。及至劍資。調習久之。可充披帶用者。能有幾。不知費縣官幾許財用。若夫官吏。賂賈增秩。抑末耳。

輝頃於池陽。一士大夫處。見紙上橫卷山陰圖。乃葉石林家本。人物止三寸許。已再三臨寫。神韻尙爾。不

凡。況龍眠真筆耶。前有序贊。各八句。詞翰皆出石林。石林文集。世不見其全。此贊尙虛散逸。矧墨妙之雅玩乎。當時嘗錄其文。恐好奇之士。雖不見畫。而欲想像高勝。今乃著於是。龍眠李伯時畫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四人像。作山陰圖。玄度超然萬物之表。見於眉睫。逸少藏手袖。閑徐行。若有所觀。安石扇秀澤。著屐。返首與道林語。道林風然出其後。引手出相酬酢。皆得其意。俯仰步趨之間。筆墨

簡遠妙絕一時。碧林道人梵隆少規模伯時。為余臨寫。真偽殆不辨。更三十年。世當不知有兩伯時也。此序也。贊曰。揚眉軒然。意軼萬里。亦將焉往。而竟斯止。日遠游者。以是為游。疾走息陰。彼將安休。其二。翰墨之娛。以寓萬變。不償一姓。笑哉山崩。袖手縱觀。我行故邇。豈以懷祖。樂此途運。其三。韞玉於山。煥然不枯。我觀此容。非山澤儒。却顧何為。東山之陟。如何淮泥。乃折此屐。其四。一世所驅。顛倒衣裳。是身何依。獨委支那。從容三人。亦臨其後。人所無言。聊一舉手。後又見一本。羣益失真。第書四贊而亡其序。

右清波雜志十二卷。得於東海焦氏。以校稗海三卷本。相去蓋霄壤矣。惜鈔傳不廣。徒使繆本相沿。漸失其真。為可歎息耳。

康熙丙申臘月廿日。曹炎識。

右本出其江曹彬侯。予借鈔於嚴州太守萊陽趙公。未幾再得明姚舜吾寫本。雖比一過。更就姚本補錄別志三卷。張貴謨序一篇。益稱完善。閉窗展卷。心目朗然。蓋無以喻其樂也。

乾隆甲申八月十七日。歙人鮑廷博識。

乾隆乙巳六月廿三日。商氏稗海本校一過。其間亦有是正處。不敢沒其善也。知不足齋書。

輝管作清波志十有二卷。復省記平昔見聞。尚多遺佚。雞肋棄之似可惜。乃真為別志三卷。若夫錄錄之意。則有前序在。紹熙甲寅九日。淮海周輝。

歡呼。禮成。在庭臣例進詩賀。是時篇詠類用敬天事。蓋著上心敬畏天意。鄉答之實。抑因前此上謂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取尚書中所載天事。編為兩圖。仍疏經傳語於其下。朝夕觀覽。以自儆。故茲率臣引用於慶成時。尤為切當云。

神宗與韓維論治道。維曰。聖人功名。因事而見。不可有功名心。神宗拱手稱善。頃兵部侍郎黃鈞論知人善任使。當察其才而取之。量才而用之。神宗曰。朕以無心處之。無心則明。無心則不偏。無心則不私。大哉王言。蓋正素定。於取人用才之道。無餘蘊矣。故當從臣獻替之次。王言復舉似焉。要知天下皆當處以無心。豈專為功名設。

徽宗嘗對輔臣。語及元祐紹聖事。皆欲以大公至正之道。扶偏救弊。至於兩黨之人。但當區別邪正。勿以彼時此時為開。乃改元曰建中靖國。未幾改崇寧。時事復變。淳熙開。壽皇論古之朋黨曰。朕思之。朋黨不難破。不必問其人。但是是非非。唯理之所在而已。是為至當不易之論。向來宰執去國。凡所引用人才。悉隨罷免。令用舍進退。一本之是非之公。詰謀垂裕。聖模宏遠。朋邪雖未盡去。亦焉能害我治哉。建隆肇造。區夏養兵。止二十二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使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輕重之患。所以能削平僭偽。馴至丕平。後世養兵日多。所費日廣。邦儲民力。欲不困得乎。不但戰勝功伐。皆莫望於前烈也。

舊無內臣為承受。慶曆五年。詔以內供奉官康德用為河東經略司走馬承受公事。從判并州夏竦請也。熙寧開。詔諸路走馬承受朱記給之。拘收元給奉使印。故事。走馬承受書銜曰某路都總管司走馬承受。後任是職者。惡有所隸。陰於銜內除去都總管司字。崇寧初。亦詔諸路走馬承受。止令奏報公事。不得侵預邊事軍政。以違制論。迨至政宣開。一時權倖。皆自此進。氣餒赫赫。都總管反趨承之不暇。蓋其為承受。至當三路兵鈐庭參之禮。

政和三年。南京鴻慶宮道士孟若蒙言。本宮每遇正月初四日。為創業之日。修齋設醮。乞置節名。詔以開基為名。前此亦詔諸祖啓運創業。應天順人。踐祚之初。實曰陳橋。其地今為傳舍。非所以稱顯揚祖烈之意。宜即其地建道觀。賜名顯烈。從京畿運判曾諶之請。仍詔李瑄撰記。時大觀元年也。事類相類。議者惜若蒙不知。援此以為言。

黎州。漢沈黎郡也。三面被邊。去大渡河三百里。河之外。邛都川蠻青羌部落。皆唐八詔族。涉水不用舟楫。止東蒲葦以濟。雙髻。冬夏披氈以蔽體。既通中國。互市犴糞。良費糶糜。河下流。接雅州。透嘉陵江。石佛下。後天產山險橫截。遂不通漢境。西南備邊錄載。慈祖既平蜀。議者欲因兵威以復。慈祖上命取地圖視之。親以玉斧劃大渡河曰。自此以外。朕不取。即今之疆界也。河濱舊有劉玉亭。今猶在。歲紹熙辛亥。毗陵張謂守郡。謝到任。表有念玉斧所劃之方。即金城可恃之險。謂此也。

八詔者。隋時永昌姚州開有蒙舍詔。蒙舍詔。越析詔。浪穹詔。施浪詔。遊賧詔。又有傍矣川羅誠二族。通號八詔。其後二族為閣羅風所滅。獨有六詔。南方之夷。惟南詔最大。夷語謂王為詔。或曰。當六詔皆在歲

清波別志卷上

炎正中興七十年。經紹興至紹熙四紀間。內禪者三。皆出於勸勤。授受雍容。有光付託。中間奉册寶。加上尊號。及慶七十八十五。冠稱慈極東朝壽。恩覃宇內。不一而足。五册后。再建儲儀。物炳煥。高視前古。自宣仁以祖后保祐神孫。功參十亂。歷一百有八年。慈福復以曾祖后成。馮傳於子之志。立四世孫。聖明纂緒。宗社又安。怡愉重開。共享天下養。且千萬祀。浸厚福於黎元。誠簡策之未聞。為國家之大慶。唐哉皇哉。唐哉。前後典禮之盛。輝在都下。皆親見之。若夫歌頌鉅美。追配雅頌。當屬老於文學者。獨是涵濡德澤。厠五朝之幸民。蹈詠和平。際千載之嘉會。每竊自慶焉。

壽皇一日言。苑中臺殿皆太上時為之。未嘗有所增益。常用竹管以護風雨。唯太上到宮。即撤之。太上徘徊周覽。每興依然之歎。頗訝其不雅飾。又指殿東橋曰。去此橋數步。亦懶過去。遇花開。開或飲酒。令人折數枝來看耳。又云。近日無事時。過德壽宮。太上頗養愈勝。天顏悅好。朕退輒喜不自勝。是皆宰執因奏事暇。親聆聖語如是。夫誠孝盡事親之道。恭儉崇保邦之德。皆見於躬行。始終如一。歷古帝王。皆莫能及。

淳熙肇禮。總章前期霖雨。洎齋宿太室。殊未有晴意。乃詔翌旦。止用道遙車入內。儀仗排立。放宰臣密令少留。黃昏後。俄重陰席卷。中夜行禮。月色如晝。復詔入內。仍乘玉輅。迄成蓋事。天地清霽。都人

有事天子各賜一詔。故曰八詔。

東南士大夫尚川墨。浦大韶。恭州樂溫人。皆世業此。梁膠法精而價高。浦而損。梁直太平。出蜀者利其廉。攜以來者皆浦墨也。雖均名川墨。而工製異。此外有幸室。又居浦下。其家無人。輝札初無所擇。或得數片。但知光而黑為貴。莫辨精麤。隨為人取去。之則復取於人。非磨墨。墨磨人。何用儲蓄之多。士有此癖者。愛護甚至。梅霖月至。垂於腋下。行步若環佩聲。雖曰貴陳。久真不用。終為棄物。今日試梁墨。因書所聞。

巴蜀風物之盛。或者言過其實。東南士大夫自彼歸。皆有土人稀之語。頃有叩蜀事於張子公文定公者。亦以此答。然海棠富麗。江浙則無之。成都燕王宮碧鷄坊尤名奇特。客云。碧鷄王氏亭館先中植一株。繼益於四隅。歲久繁盛。表延至三兩間。下瞰覆冒錦繡。為一城春遊之冠。石湖范致能詞。碧鷄坊裏花如屋。只為海棠。也合來西蜀。謂是也。輝早有劍南之興。迨今遲暮。豈容遐征。第誦諸公詩。恍若神遊浣花。不知身猶遠於萬里也。

天聖元年。虞部員外郎。校理韓義。落職為同封員外郎。同判興州。以賦山水石詩。獨鄙惡故也。蓋先詔中書第其優劣。乃出之。當國家太平全盛際。留意篇章。唐亦尚騷雅。如春城飛花。春日得衣等句。悉被褒賞。語不工者。但有惡詩何用進之。謂未聞。顧實典如斯。爾後學士大夫類以詩鳴。格律日益新奇。遂收激勸之效。乾道間。工部侍郎胡銓言。隆興之初。仰承聖訓。令臣搜訪詩人。臣已物色得數人。上曰。可具姓名來。後竟未知所具姓名為誰。壽皇皇帝蓋亦知詩人之於雅頌。蔚郊廟。歌勸業。有補治世風化。故詔從臣羅致。欲收其效焉。

景祐間。貶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知饒州。救榜朝堂。繼貶館閣。校勘尹洙為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鄂州酒。先是。洙上言。朝堂榜內有范仲淹自結朋黨。妄有薦引。臣嘗以其人直諫。不阿。義策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多去。臣亦當從坐。雖然。國恩宏貸。無所指名。臣內省於心。有靦顏而況。余請自來與范仲淹。義分絕。猶以明黨坐。臣不可以苟免。乞降黜以明典憲。故有是命。後又貶歐陽修為峽州夷陵縣令。今指紳因薦士被斥。即曉曉辯數。謂己之進。出於親擢。凡可以擺離者。無所不用其至。誰肯自列如尹之言乎。仁皇一朝人才之盛。如文正公。文忠公。師魯。皆第一流人。名書國史。炳若日星。初不假於稱贊。

元符初。後苑修造所言。內中殿宇修造。用金箔一十六萬餘片。祐陵曰。用金箔以飾。土木糜壞。不可復收。甚無謂也。其請支金箔內臣。令內侍省按治。又一日。與輔臣言及放生。云。天地大德曰生。後苑故事。有釣魚荷芡。比令罷之。且云。平生未嘗給蟹之屬。且因書印板放生文。近士大夫漸知以放生為戒。當嗣服之初。崇儉好生。見於日用者如此。爾後有以豐亨豫大之說。蠱惑上意。及命巨璫五帶。分地展治。宮禁。土木華侈。糜費金寶。何可數計。其彙珍天物。亦豈給蠶之比。祐陵天縱游藝。素精測驗。嘗嘗乙巳占在側。日占天象。以自儆戒。晚年謂近習曰。我運行極不佳。且觀時事之變。竟不克自反。茲臣嚴蒙之

罪可勝誅哉。

待制敷文閣陳公輔。國佐。靖康。建炎。兩為諫官。嘗記高棟之言曰。棟嘗事蔡京。靖康間。副浙東總管。一日來謁。言。童貫事甚詳。初。童貫欲謀取燕山。度大臣無可議。唯蔡京於朝廷事。不問可否。毅然敢為。是時京方開居錢唐。上皇怒。貫未有所處。會鄭久中使大遼。貫副之。因奏金人知臣出入禁闕。親近天子。必求珍異物。上皇於宮中親擇數件與之。貫以獻金主。果大喜。因置酒密室。獨召貫與二夫人同席。會飲。貫因記當時語言。撰密室錄歸奏。其間具載金主盛道蔡京德望。謂南朝不用京。不能致太平。上皇見之默然。明日。久中對。問曰。卿知密室錄否。久中奏。臣不曾與。實不知。上皇曰。金主稱蔡京不吝口。久中惟唯而已。不數日。詔京復相。既視事。貫以所謀白京。京見天下已空。置邊境無備。不敢許。先是。貫在北境。約趙良嗣歸國。以副使印給。令邊臣不得阻。良嗣既至。貫引居清職。聽其謀畫。一面遣使約大金。遣金人使來。詔貫延使者及良嗣會京私第。盡却左右人從。惟令探守門。棟但遠聞金國使者。言杖鼓須是兩頭打。既而使者去。京猶豫未決。貫恨京毀於上前。京皇恐。遣棟往見曰。太師與相公相知至深。近聞司空上前不相主張。凡事若有未副。意但請見論。不必致疑。貫起立謂棟曰。童貫小內臣。蒙太史提掇。今官職至此。豈敢相忘。煩復知太師。不可信人語言。遂成嫌隙也。棟退。貫復呼之曰。更煩賢問太師。在杭州靜坐。今日至此。誰之力。童貫所以報太師亦盡矣。棟歸。具道貫語。京雖知貫已發怒。然此事實未敢從。但憂懼而已。一日。兩府俱朝。京不入。上皇怒曰。有一事欲相商。北方果如何。鄭久中對以時未可為。又顧余深。深對臣與蔡京所見一同。亦曾奏知。恐此事不可輕動。遂問白時中。逡巡未對。而王黼輒先奏曰。中國故地。久陷戎羌。今日天相陛下。成此大功。若不乘時。恐有後悔。因數奏數十言。歷歷可聽。上皇笑曰。衆人皆謂不可。卿獨可之。難以施行。姑俟他日。然意已屬黼矣。更數日。禁中曲宴。宰執酒酣。有旨令泛舟。上皇遽以片紙遺貫。論京等議此事。若可。即書名。京等皆錯愕。令貫具奏。名子細而陳。雖便書名。王安中曰。某生長北方。聞燕人思歸之情切矣。今若舉事。指揮可定。某亦願書名。其餘皆默然。黼拜相。仍賜玉帶。於是罷蔡京。獨與貫。黼。安中等議決意行之。且當日之事。貫實造謀。非黼與安中。亦無緣使為。蓋貫倡之。黼成之。安中贊助之。所以致中國之禍也。天報甚明。故黼首被誅。然安中尚全腰領。議者怪焉。余觀安忠居燕山餘二年。父事郭藥師。脫身得歸。備知反狀。已形。曾無一語。猶推舉藥師功勞。燕民安靖。諛說上皇。希求再用。罪惡之大。無與為比。其所以未誅。蓋亦有待焉耳。嗚呼。京與久中等六七大臣。皆深知不可。苟能併力死爭。事猶可救。區區同惜榮寵。坐視成敗。豈不負國家哉。以上皆陳諫。輝家所得靖康建炎紀事之書。差多。獨未得此說。一時傳聞。未免疑信。貫黼鄭久中。出使私室。特禮久中。不預燕昵之際。貫得毋以我機事告之。雖貫素密異志。而無忌憚。豈有顯然歸奏。朝廷不以為疑。且行其言者乎。陳書於末。棟之言。自謂不妄。予考其始終大槩。似或可信。云棟為是說。意似有京。然政和開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良嗣乃上北夷錄。平夷書。主之。黼晚乃推行京意。朋姦誤國如此。時有謠語。打破箇。撥了菜。便是人開好世界。可見人心也。

輝頃從友人萬慶長於都城。過畫史葉德明。葉求萬詩。萬因言東坡嘗贈真妙善大師詩。先言平生慣寫龍鳳質。次有邇來傳寫亦到我之句。林子中見之。謂失臣體。或曰。使李定。舒暨輩知之。得毋又生一重公案。而子中草黃坡詞。詆之不遺餘力。願獨略此何邪。

燕山之役。方與湖南提舉常平柴欽言。燕山故地。得之甚易。守之甚難。臣欲以備將守吾故疆。深溝高壘。示之威信。以輕兵屯新邊。則金人不敢窺伺。今將金穀悉置金城中。萬一禍起不虞。陷於危地。北顧之憂。可勝道哉。上嘉其說。詔除司封員外郎。同時有趙隆者。秦州人。屢立邊功。特召赴闕。入對。上慰勞曰。鐵山之戰。卿力也。童貫語以燕雲事。隆力詆不可。貫曰。公頃此。當有異拜。答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和好。異時豈生。雖萬死安足以謝天下。貫知不可強。乃已。未幾其言俱驗。執謂將帥類貪功慕官爵。不計安危。屈武威而起。雖場之禍乎。隆官終少軍總管。既死。上命近臣製神道碑。御書額曰。旌忠。以柴趙二人所陳觀之。知當時文武初不乏才。雖各獎其忠。顧置其言於不用。亦奚以益哉。初。天下職田。無月日之限。赴官多以先後為爭。水田限四月三十日。陸田以三月十日。因著為令。從翰林學士權開封府符偃之請也。後更以月計。田資廉也。凡在職皆當以廉責之。然有以養無以養。所至有無厚薄之不同。不若通一路一州。哀以均給。蓋嘗有議建議者。皺眉頓髮水旱。一心只在職田中。豈亦以不均。故形篇詠以寓諷誦乎。

世說州郡交符。燕集次。伶官呈口號。有災星去後福星來之句。新政喜。問何人作。答曰。乃本州自來體例。士大夫洩職之初。通親舊書有積弊。後良費料理之語。亦為定本。

致仕起復。免追所得恩典。乃韓公粹彥侍郎建議。忠獻太子。然李唐致仕官朝朔望。立本班上。亦以重高蹈也。選人致仕。請授通直郎。使榮其親。元符間。待制賈文開喬執中建明。喬字希聖。高郵人。皇祐間。詔學士院。自今答契丹書。仍舊稱大宋大契丹。初。契丹賀乾元節。書至。乃去其國號。止稱南朝北朝。下兩制臺議。以謂自講和以來。國書有定式。不可輕許之。其後書至。乃稱契丹如故。韓公綜為館伴。契丹使。北人欲為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韓謂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其議遂塞。韓字師文。忠獻公之子。嘗知制誥云。

唐戶部有獨符。開元四年。敕諸郡取緊厚紙。背皆書某州某年及紙次第。長官管幹同署印記。竝送朝集。使上戶部。本都官掌納。依次第用之。其貴重如此。一云。在唐凡造此紙。戶與免本身力役。故以獨名。今出於永嘉。士大夫喜其有發越翰墨之功。爭捐善價取之。一幅紙能為古今好尚。殆與江南澄心堂紙等。蘇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幣金五十兩助官緝。於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樂。以僧主之。三年醫愈千人。與紫衣。後兩浙漕臣申請。乞自今管幹病坊。三年滿所醫之數。賜紫衣及祠部牒一道。從之。仍改為安濟坊。輝四十年前見祥符寺一老僧言之。先師實錄安濟坊。坊元在聚安橋。遷於湖上。亦未多年。今官府既無提督。縱多生全。亦無以激勵。駐驛之地理。宜優異。若舉行舊制。推廣仁政。以幸疾苦之民。州縣長

吏其毋忽。奏耶祀神之獄。世但知蘇子美為杜祁公培。欲併以傾之。時同監進奏院右班殿直劉巽。亦遭除勒。朝士自翰林學士王洙以降。連坐逐去者凡十人。衆皆惜之。然其間有服慘未除。而與此妓樂會者。亦豈俱出於文致耶。

言事者舊有三殺之語。街裏喝殺。朝裏嚇殺。家裏餓殺。餓殺。謂俸薄也。近又添二殺。論事不報閱殺。臨了沒結殺。給事中寇瑛。臨汝人。仕仁廟朝。少孤。鞠於祖母王。及登朝。以妻所得封邑回授。朝臣得回封祖母。自瑛始。又若令。不封贈父母。不許先封妻室。立法防閑。至矣盡矣。愛人愛及屋上烏。憎人憎及儲胥。揚雄長楊賦注。木雍棺槨。以為儲胥。又曰。木雍槨其外。又以竹為外儲也。又曰。儲時也。符須也。又曰。儲胥。藩落之類也。

病必問藥。藥貴當病。輝苦下血十五年。蓋因思慮損心。飲酒過量。百藥俱嘗。或暫止復作。或屢投不驗。近有俾服平胃散。云得於紹興國醫王繼先。主厚朴。厚腸也。以十五年之病。欲愈於此淺近之劑。固可笑。然日進一盃。固無反誤。雖未保斷除根本。似有近效。廣求博訪。徒費前勞。道在邇而求諸遠。其斯之謂乎。

舊制。臣下職事小遺闕。止從罰金。雖大臣亦不免。習熟聞見。皆不以為恥。然大臣不可罰。罰則不可留。章惇坐不進呈。蔡確母明氏狀放罪。惇無一言。即日門謝。中外笑之。蓋自來宰相未嘗放罪。崇寧初。黃履為中丞。奏疏云。賈誼有言。遇之以禮。則羣臣自喜。要以廉恥。故人矜節。羣臣且然。況大臣乎。故罪在可惡。黜之可也。可恕。釋之可也。豈可以罰金而示辱哉。時為至論。近世若經勸勸。具案上刑。約法。隨輕重罰金。特為小臣常典。熙寧初。知諫院孫覺因言事貶秩。堅乞外補。且有去歲有罰金御史。今有貶秩諫官之語。蓋諫官。矧其政之臣。豈可循常典而聽贖。

許仲啓既為序別志。且云。有所聞二事。宜附志中。鄧道元水經注。錢唐湖本名神聖湖。自炎祥中興。高宗獄於此。及議謫號。遂帶此二字。又紹興府廢宮之旁。有上皇山。初。宣和內禪。稱太上皇。後竟藏弓劍於其所。數十年間。連三世勸。傳歸於子。其皆先兆耶。又言瘞鶴銘。謂上皇山樵者。豈此稽山。抑名偶同而非耶。輝亦竊聞建炎巡幸至東南。御詩有登堂望稽山。懷哉夏禹勤之句。賜守臣康允之。道淳熙右丞相周必大。作思陵挽詩曰。向來懷夏禹。今爾越山青。

五代劉岳書儀。以不宣不備。分輕重。今之尺牘。尤謹於此。文選楊修答臨淄王書。末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乃併言之。蓋著裁刻。不克周悉。意二字。其果有輕重耶。三四十年前。占辭修敬。以頓首再拜為重。今非止覆。則有簡牘之嫌。要知拜重於覆。又門狀曰。謹祇候。謹即祇也。是皆時所尚。不容理曉。東坡守杭。所屬管中漏稅。乃遠方獲薦士。以囊橐置貨封掩。賈作某上杭州知府蘇內翰。士辭窮吐實。且曰。今負天下重名。孰驗先生。沿塗既賴以免。自此入京。意通行無礙。不虞敗獲也。坡及呼筆吏。俾易掩

面用已銜至京師竹竿巷蘇學士且語之乃舍弟子由也此真無礙矣仍購其行士喜過望倘遇俗吏苛刻必斷治偽冒沒入其物還有此氣象乎

紹興末某以前二府帥於連寓客甲以左奉議郎幹官秩滿就須新任之次開賦哀扇工歌曰某州竹扇名字著織扇供官困追捕史君開府未決旬欲戴輪巾揮白羽新模巧製旋翦裁百中無一中程度犀革鑄柄出出魚鱗煤燻紙生煙霧藪山老姥羞輸墨漢宮佳人掩執素衙內白取知何名帳下雄擊不知數供輸不辦筮楚類一朝赴水將誰訴史君崇重了不聞嗚呼何以慰黎庶聞道園家賣菜翁又說江頭打魚戶號令亟下須所無官不與錢期限還歸來痛哭辭妻兒宿昔投繯挂枯樹一雙婉婉良家子吏兵奪取名為願弟兄號叫鄰里驚兩家吞聲喪其軀死者已矣可奈何冤魂成羣想號呼殺人縱欲勢位尊貪殘無道天所怒邦人蓄憤不敢言君其拊馬章臺路詩既出時方更化深懲告計之弊且甲索被某知遇一旦有際與說致是某固未有以發也屬有訴甲前任貪墨事乃置獄獄具坐法除籍一斥不復而卒議者謂此歌時實用白氏秦中吟之體工則工矣特才自貽廢放於保身何取焉

輝北征回程於樂城道間忽傳前車少駐乃奉入道旁麥舍各啜豌豆大麥粥一盂方過午行役疲乏食之美喻大烹往返止此一次馮異以蕪荏享豆粥滄沱河麥飯為漢世祖母忘在莒之戒以是知河朔素有此味以餉客紹聖初蘇文忠公自定武赴嶺表過湯陰市亦得豌豆大麥粥有逆旅呼晨粥行廬待時珍青斑照七筋肥饜鴨牙臘玉食謝故吏風餐便逐臣之句某亦適解一時飢渴故特誇於賦詠

青斑肥饜實錄也
米元章風度飄逸自處晉宋人物然所為不稱得類之名嘗以書歷訴於廟堂自謂久任中外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百皆用吏能為稱首一無以類薦者世遂傳米老辨類帖又嘗以書抵西府蔣穎叔云米老矣先生勿恤浮議自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一旦死不得潤色帝賦補載王度臣某實惜之願明天子去常格料選之先生以為何如芾息恐世又傳米老自薦帖以是二帖余考其人類之名不虛得也

清波別志卷中

政和間議者謂朝廷製為服章所以異高卑別上下則服之與章其制相須今監司守作敢許借服而不許佩魚是有服而無章殆與吏無別乞自今借服臣僚並隨服色佩魚仍許入衙議者乃工部尚書王詔也今借服者悉許佩魚但以借紫借緋入衙當是循襲未許佩魚之製雖頃在番江因得架閣庫故紙見有以借緋魚袋入衙者乃政和間案也
西漢地理志古瓜州地生美瓜即春秋左氏傳允姓之戎居於瓜州其地出大瓜長者狐入瓜中首尾不見數年前輝族人自海外歸言吉陽亦產甘瓜如斗瓶大十月方熟北客終以非時物不敢嘗廣南有七十二子皆果實也蜜漬致遠人多不識嘗有類為七十二子譜行於世然其間有蠶蛇虺毒不可食得之豈可不審

熙寧御史張商英言近日典掌誥命多不得其人如陳某王某許某今之所謂詞臣也然某之文如欸段逐曠筋力雖勞而不成步驟某之文如野蠶織機雖能成幅而終非錦繡某之文如稚子吹埙終日嗚而不合律呂此三人者恐不足以發揮帝猷號令四海乞精擇名臣俾司詔命雖嘗見前說詞臣代王言體要為先庶播告天下為國光華若措辭荒拙但當以不稱上旨罪之不可明著荒拙之語況外制試而後用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若始論不精則絲綸之出亦毋怪乎為時之詆訶也

洪忠宣光弼北歸沒於中途輿輓度嶺至南安張子謂無垢往致奠時尚未聞秦丞相死祭文第云年月日其位某謹以清酌之奠告於某官之靈嗚呼哀哉格固新奇情亦傷悼或謂無垢亦嘗占辭凡京易數四終以積畏亦恐反為洪氏累而不敢出頗類遠空函若前知秦死其免肆言力詆乎李觀夢荷袁州人與兄說早皆受知於山谷先生嘗幸清江時歐陽文忠公護母喪歸太守請作祭文曰昔孟軻亞聖母之教也今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倘蒙守以節孝為誨觀曰毋深訝既而文忠繫節稱之乃極力延譽無語之文其此體非耶

里巷間有遷居者鄰里咸金治其過之名暖屋乃古考室之義或謂暖屋為俗語嘗觀王建宮詞太儀前日暖房來囑向昭陽乞藥杖救賜一窠紅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則知暖房之語亦有自來

元微之有古行宮一絕句空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洪景廬謂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輝幼年亦得一詩云翠微寺本翠微宮樓閣亭臺數十重天子不來僧又死樵夫時倒一株松乃張翥所作也思致不減前作

司馬和中池仁廟朝待制天章閣知杭州為轉運使江鈞張從革摺據降知魏州會吏有盜官銀器獄具為鈞掌私廚出所費過半又越俸某載私物犯稅實從革之姻各遣人請曰幸憐救之人謂司馬獨能忍耶而卒不較宜乎有子之為溫公也

青山自龍虎可能荒塚更衣冠及遠山初見疑無路曲徑徐行漸有村船中燈火十年話枕上江湖萬里心客舍三杯酒漁舟半夜燈等句復舉數聯今不悉記強嘗承溧陽名與鄉曲俱失之

仁廟朝河陽縣民張晉一百五歲定州新樂縣民楊則一百三歲棣州商河縣民蔣宜一百二歲石州平夷縣民高榮一百三歲密州諸城縣民巨氏一百五歲登州黃縣民姜文貴一百一歲潤州金壇縣民景皓一百二歲台州黃巖縣民葉成一百三歲洪州南昌縣民裴一一作文一百歲宜州寧國縣民洪嵩

一百一歲撫州臨川縣民何或一百七歲台州日照縣民李知全一百二歲守臣各以名聞詔竝以為本州助教當是時必無增年詭籍僥倖龍榮者比歲屢舉慶典恩加海內尤為意於高年口風俗之粹美固多耆艾不減慶歷全盛日然年踰百者亦罕聞豈深山窮谷之叟佚老跡不能自列且恐官府文移審駁反致騷動不若安靜為可樂若夫東甬之賜不知用幾倍東甬方得之捐實費取虛名亦非人情肯為樂上澤而不宜州縣長吏當任是責

大相國寺舊有六十餘院或止有屋數間簷廡相接各具應變每歲火災乃分東西各為兩禪兩律自入金源未知今存幾院輝出細日往返經寺門遙望浮屠峻峙有指示曰此舊景德院也勿勿覺憚憚經過所可見者棟宇宏麗耳固不暇指顧問處所紹興初故老開坐必談京師風物且喜歌曹元龍其時得歸京裏去一小閱聽之感慨有流涕者五六十年後更無人說著舊日就淪謝言之可勝於他

呂榮陽公原明嘗著歲時雜記汴都自正且至除夜節序市肆所貨之物人家所備之事登載無遺後又

得凌儀孟元老夢華錄其敘郊祀朝會上元教池為詳可互稽考未備但夢華語圖俗無文采不能起其事觀二書可想承平風俗之繁富輝幼小時見人說京師人家日供常膳未識下筭食味非取於市不屬糜自過江來或有思京饌者命做微製造終不如意今臨安所貨節物皆用東都遺風名色自若而日趨苟簡同易售故也

士大夫於馬上披涼衫婦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羅障蔽半身俗謂之蓋頭蓋唐帷帽之製也籠餅蒸餅之屬食必去皮皆為北地風埃設凡貴游出令一二十人持鍍金水罐子前導旋灑路過車都人名曰水路江南街衢皆砌以磚初無蓬勃非北地比

上池初曰教池以秦陵服藥久未康復俗謂諸病乃改焉歲自元宵後都人即辦上池遨遊之盛唯恐負於春色當二月末宜秋門下揭黃榜云三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開金明池許士庶游行御史臺不得彈奏迨南渡故老客臨安汎西湖懷舊都作詩云曾見宜春燈路門大書黃榜許游行漢家寬大風流在老去西湖樂太平輝向見人每舉此詩因志於此以袖夢華之道

韓信既定趙高祖自成漢渡河晨自稱漢使直入信壁信未起即其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起乃大驚竊意大將軍轅門宜多兵衛豈容使命直入至臥內左右前後無一卒誰何者亦不豈虞七首竊發患生於所忽邪周亞夫軍細柳文帝欲勞軍吏士被甲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上至又不得入乃曰此真將軍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信亞夫皆漢名將也亞夫中堅擊賊常日備嚴嚴雖天子至亦執軍禮見視信為不倖矣

侍中太子太師致仕張者字元弼開封人年十一給事章聖藩邸福備富貴壽亦至七十五子二十四人女三十一人第八子得一知貝州王則反不能死節又為之制定儀注伏誅其父亦鬱鬱而終一子不肯遂隱家聲生兒安用多也

寇丁立朝本末世有一定之論初丁遂京師為之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道丁投荒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意丁復還御史中丞陳瑛字伯玉相州永定人上疏曰亂常肆逆將而必誅左道懷姦殺而無赦故周庭負屨難私管蔡之弟兄漢犯不綱遂致莽丕之篡竊安危之慮其可忽諸雷州司戶參軍丁謂頃自書生獲升科第因緣險佞據竊公台賄賂苞苴益於私室威權兩謁行彼公朝先帝上仙首膺顧命聖君續緒盡解公忠乃陰蓄於姦謀將玩窺於神器引巫師之妖術因鑿魅於宮闈易神寢之龍圖冀消除於王氣賴祖宗垂祐社稷降靈遽顯露於凶邪已申明於典法

漢臣獲罪合行盤水之誅君集就烹豈顧凌烟之像國家終恢全度特屈深仁止行奪爵之文才示投荒之責歲月未幾登慈益彰中外於茲痛憤猶積今展禮樂之禮特推渙汗之恩凡為得罪之人悉有濼取之望必慮丁謂潛輪探貨私結要權倘假息於遐荒冀量移於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還

虛多進曲事王濬更無牽復伏請更不原赦上從之陳自臺察除中司一時押彈甚衆本傳獨全載此一章歷數其罪略不容貸霜凝白簡無異唐王義方擊李義府之疏丁後再貶朱崖濱海舊有相公亭

待中太子太師致仕張者字元弼開封人年十一給事章聖藩邸福備富貴壽亦至七十五子二十四人女三十一人第八子得一知貝州王則反不能死節又為之制定儀注伏誅其父亦鬱鬱而終一子不肯遂隱家聲生兒安用多也

寇丁立朝本末世有一定之論初丁遂京師為之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道丁投荒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意丁復還御史中丞陳瑛字伯玉相州永定人上疏曰亂常肆逆將而必誅左道懷姦殺而無赦故周庭負屨難私管蔡之弟兄漢犯不綱遂致莽丕之篡竊安危之慮其可忽諸雷州司戶參軍丁謂頃自書生獲升科第因緣險佞據竊公台賄賂苞苴益於私室威權兩謁行彼公朝先帝上仙首膺顧命聖君續緒盡解公忠乃陰蓄於姦謀將玩窺於神器引巫師之妖術因鑿魅於宮闈易神寢之龍圖冀消除於王氣賴祖宗垂祐社稷降靈遽顯露於凶邪已申明於典法漢臣獲罪合行盤水之誅君集就烹豈顧凌烟之像國家終恢全度特屈深仁止行奪爵之文才示投荒之責歲月未幾登慈益彰中外於茲痛憤猶積今展禮樂之禮特推渙汗之恩凡為得罪之人悉有濼取之望必慮丁謂潛輪探貨私結要權倘假息於遐荒冀量移於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還虛多進曲事王濬更無牽復伏請更不原赦上從之陳自臺察除中司一時押彈甚衆本傳獨全載此一章歷數其罪略不容貸霜凝白簡無異唐王義方擊李義府之疏丁後再貶朱崖濱海舊有相公亭

亭因得名。船船每泊其下。從叔其父守郡日。即廢址一新之。遂復舊觀。且為番商游集之地云。
元豐詔中書。朕嘉成周以事建官。以爵制祿。大小詳要。莫不有敘。分職率屬。而萬事修理。監於二代。為備且隆。迨於末流。道與時降。因革雜駁。無取法焉。惟是宇文造周。旁咨領袖。準古創制。義為可觀。國家受命百年。四海承德。豈官政尚愧前聞。今將推本。制作蓋正之原。若稽祖述。憲章之意。參酌損益。處時之宜。使臺省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制祿。凡厥恩數。悉如舊章。不惟朝廷可以循名考正。萬事其使卿大夫。蒞官居職。知所責任。而不失寵祿之實。豈不善歟。其應合行事件。中書條具以聞。時三年八月也。前亦有言國家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故官職差遣。離而為三。今之官裁用以定俸入。而不親職事。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須降敕許赴院供職。方稱諫官。他悉類是。於是遂改官制。

熙寧間。廣西經略司言。知南丹州莫世忍。貢銀香獅子一馬七印。以西南諸道。武備軍德政官家。明天國主為文。教書答之。賜賫外。并以南丹州刺史印賜之。仍詔毀其舊印。

厥初生民。自有造。百世之師。立人之道。有彝有倫。垂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允蹈。乃厥斯學。乃新斯宮。瞻彼德容。孰云不宗。宜和御製。文宣贊也。蓋因宰臣王黼奏請而從之。紹興幸學。亦製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在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譽。維時載雍。城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宇聿崇。其後又親製七十二贊。崇儒右文。神藻高妙。道前然而京。欽崇之實云。

崇寧間。委成都漕何常。造戲龍羅二千匹。繡旗五百面。常上疏曰。旗者將軍之飾。敢不奉詔。戲龍羅惟人主得服。非可錫贊羣臣。使聖躬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六十。今乃造三千。恐費工巧。有旨減四之三。降詔。諭山是為上所。知常京兆人。字子麟。官至顯謨閣待制。

降太康縣。駐泊巡檢右侍禁張字。為雅州廬山縣都監。坐用劄子奏事也。故事。在外惟前兩府。在京兩大省。方許用劄子奏事。他皆自上表狀。一巡檢使臣。敢以劄子直趨御前。固已可駭。在當時通進司亦何敢傳奏。今書法制。竟密不同如是。乃寶元慶歷間事。

工部侍郎致仕郎簡字叔康。杭州臨安人。性和易。喜賓客。導引服餌。既老。顏如丹。晚即城北治園廬。自號武陵居士。資政殿學士孫公沔為守日。勝其所居坊曰德。因以名其所居之橋。今俗呼侍郎橋者是也。婢友人郎暉之。亦杭人。或謂杭無他郎。當與侍郎同譜系。暉之曰。我家白屋。豈可妄攀華貴。識者許之。暉之嘗注三蘇文及陸宣公奏議。投進未報。其用心亦勤矣。以累舉得官。不若一日祿而卒。可哀也已。暉之早從張子韶無垢學。已書在第九卷。

右一作。諫議大夫安燾上諸司款式。神宗諭燾曰。設於此而遺彼之。至日格。設於此而使彼之。曰式。禁其未然之為。治其已然之為。故修書者知此。有典有則。貽厥子孫。今之格式令教。即典刑也。若其書全具。政府總之。有司守之。斯無事矣。

國家上世陵寢皆在保州。保塞縣東三十里有天子巷。御莊亦號柳林莊。向有宗室在焉。

熙寧間。洛州平恩縣指使王奎。乞解官持父喪。許之。仍詔兵部。自今有請如奎者。宜即聽許。蓋深嘉之也。今小使臣固有許持服之文。然類貪祿不去。若謂貪食出不得已。然大使臣豈俱富厚者。雖平日談仁義。誠禮法。高自標置。以儲者自處。亦不能稍異流輩。或謂除見錄軍籍。當金革從事。餘盡更制。俾從風化之厚。其可乎。

古唯六籍。至唐始名曰寶。增數至八。國朝所用。一曰鎮國神寶。二曰受命之寶。三曰天子之寶。四曰天子信寶。五曰天子行寶。六曰皇帝之寶。七曰皇帝信寶。八曰皇帝行寶。政和七年。增定命寶。以九寶為稱。叶乾元用九之義。仍以定命寶為首。定命寶惟用於封禪。皇帝之寶。答鄰國書。天子之寶。答外夷書。天子行寶。用於封册。天子信寶。舉大兵則用之。其載國史。受定命寶。詔曰。獲金玉於異域。得妙工於編氓。紹聖得神寶。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周圍四寸。上蟠蛟龍。李斯蟲魚篆也。在廷臣各印賜一本。輝在上。饒管於鄉。願道待郎家見之。曾祖侍講時亦預賜。兵火後不存。

歸州西門蜀江吐灘。俗號人鮮。大石四五。橫截江道。夏秋舟行。多罹其害。若候水落。開鑿灘石。庶少避覆溺。拆船灣詩家皆以為對。

崇寧間。戶部尚書虞策言。中都經費歲六百萬。與天下上供相當。又以祖宗時考之。皇祐中。總三千九百萬。而費三之一。治平中。四千四百餘萬。而費五之一。熙寧中。五千六十餘萬。而費盡之。今諸路一月所須。皆汲汲旋營。願省節浮費。以寬用度云云。淳熙間。亦有言戶部經常支用。一歲所入。僅足相當。無復有餘。一值水旱。及起解稽遲。不過借兩庫錢以應急耳。其說甚備。崇寧之數。雖得於實錄。淳熙之數。有戶部郎官楊頡當日劄子在。自崇寧至紹興至今日。司計者當亦能計會盈虛。而未見也。

慶歷中。有諫議大夫魚周詢。知安陸日。園夫見大蛇垂欄橋。即觀之。乃周詢假寐也。同時博州軍人趙宗者。夜寐嘗有龍出入口鼻中。本路帥臣恐其惑衆。請度為僧。令居京師。毋得出入。從之。

米元章畫史載唐人帖用磁紙。且引韓退之。用生紙錄文。為不敏。生紙當是草土所用。如米所言。乃有爽服者所用毛頭紙。既涉不祥。其可寫錄文書。又恐別有意義。

熙寧五年。詔賜新及第進士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為期集費。進士諸科。舊以甲次高下率錢。貧者或稱貸於人。過為浮費。至是始賜之。遂以為例。今復不足用。以造小錄為名。各有率焉。案此條已見雜志。其三句。

尉檀南海旁國也。國城距海二千里。海道須便風百六十許日。晝夜行。經勿巡古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國主名亞美羅亞。傳國五百年十世矣。春冬暖。貴人以好越布纏頭。服土產花綿白疊布。不服綾羅。刺鳥。出入乘象馬。官有月俸。其法輕罪杖。重者死。有稻麥。栗。胡羊。山羊。沙牛。水牛。駝馬。魚。犀。象。鹿。沈水香。血竭。沒藥。鴉砂。阿魏。蘇合香。真珠。玻璃。葡萄。千年棗。蜜。沙華。三酒。交易用官錢。三分其音。銅相半。而加銀一分。禁私錢。人之語言如大食國云。國朝承平日。外國朝貢。間數年必有之。史策但書某國貢方物而已。如封城風俗。皆略焉。獨於尉檀所書如此。

元豐間高麗國王以書抵親王二府。詔士物介受而不等。止以書謝。仍命著作佐郎林希具草進呈。送御書院。以精紙寫付使人回。以其好文識禮。故朝廷賜予恩遇。悉在諸國之右。林代答諸書。體式輕重。皆未之見。故家當有得之者。向見洪楙塘言。用宰相通親王書啓之式。

漢志七略。凡爲書三萬三千九百九十卷。隋所藏至三十七萬卷。唐開元間八萬九千六百卷。國朝慶曆間命儒臣葉四庫爲籍。名曰崇文總目。凡三萬六千六百六十九卷。前後於總目外。日益蒐補校正。皆爲善本。願求書之詔。天下家藏。誰能悉上冊府。唐杜寶當正觀間撰大業雜記。備著隋臣凡上一帙。必加賞賚。祕書省增置百二十員。善書者凡二千人。致所得文籍。視歷代爲盛。然在當時。已多散逸。況又閱數百載之後耶。

政和四年。詔置道階。自六字先生至監義。凡二十六等。崇奉道教。其權輿於此歟。

容齋隨筆。記風俗偷薄。士大夫之儂浮者。於尺牘間益出新奇。及云昔曾吉甫祕監與人書。不作劄子。且以字呼。一時館職欲從。厚以變舊習。竟落落難合。雖記用劄子不呼字。矯爲成風。方得五十年。若官稱僭冒。稱謂庶官。知州曰判府。知縣曰判縣。判府尙爲極品典藩設。判縣何說焉。倘以判爲重。則知樞密院與同知樞密院改爲判院。判院可乎。舊說有以簡問疾云。不知台額上存獅子稍減。符節否。較今詔佞不誠之語。亦何以異。

三館可稱學士。崇寧以前州縣官無稱學士者。渡江後。苟有一官。皆可稱也。近世京朝官曰太中。選人曰中大。凡可獻賦取第。雖至極品。亦不以爲過。反以學士爲輕。而置之。下至縣尉曰仙尉。蓋用梅福尉南昌故事。福棄官去九江。傳以爲仙。夫豈仕宦美事。今之人願以此分品秩崇卑。一或稱縣尉。則慊然爲慢我。是皆習俗使然。

裕陵稽古制。詔置禮制局。討論古今沿革。畫一。來上。以祛千古之陋。成一代之典。乃哀集三代鼎彝。簠簋。豆。豆之類。凡五百餘器。載之於圖。古器多出於城墓之間。無慮千數百年。其制亦有所受。後世豈能廢爲。宜政問搜訪。甚至中更靖康亂離。散亡殆盡。淪落人間者。能有幾。雖向於昆陵。復忠惠家見一鼎。主人指示此商周物。考以宣和博古記。制度不差。坐有客云。若果爲三代。豈不以其鼎爲然。因以諷云。真禮制物。在今日亦不易得。又有僞名禮制物。街感好奇之士。十常七八。蓋不以其鼎爲然。因以諷云。安化郡王仲安嘗蓄一古銅盃。或問之。王曰。漢孟也。或曰。孟出近世。古未嘗有。王曰。淳于棼得一豚蹄酒一盃。列禦寇書有日初出也。如盤孟。漢山蚡學盤孟諸書。東方朔射覆置守宮孟下。君豈未思耶。一坐歎服。承平時。公族讀書。多以賢稱。且好古博雅。有如此者。

趙州瓜蒌。自昔著名。瓜以小爲貴。味甘且脆。漢使至。用定盆貯於各位門。任取以食。雖北征。亦得品嘗。仍攜數枚歸。家僕李太者。夙俾治醬。因得漬瓜法。北客賞其逼真。既老辭去。仗以自給。紹興辛巳。忽幸江上。經從無錫。小黃門入市。偶售以奉玉食。後屢宣索。亦嘗呼喚。至北內御廚。主者遣詢鄰里。初謂爲河北人。既知非河北人。乃厚勞遣回。不爾其留隸役歟。

紹興間。江東閩清尉。並除二員判官。官皆同。一有出身。俱未上置。司所文移。先繁銜長。有出身人。被詰問。官吏皇恐。既照令申。旋行改正。初不知文武官非相統。區而官同者。其序位以職。職同以服色。服色同。以資序。資序同。以改官。改官同。以出身。

蔡京懷姙。既與王輔終凶。上亦浸厭之。輔百計欲其去。乃取旨遣童貫。借其子攸往取表。京以攸破。詔同至。乃置酒留貫。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一時失措。酒行。自陳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違乞身者。以上恩未報。此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其子爲公。莫不竊笑。去。京始悟。嘗攸更漢令。諸侯前譚。錯父聞之。從穎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謂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鬼氏危。吾去。公歸矣。凡三呼其子爲公。史筆書之。蓋亦表其失言。案事已見雜志。

神宗以忠武軍節度使。王嗣位。詔陸忠武軍爲穎昌府。時監許田鎮稅吳處厚。獻頌以紀其事。神宗嘉。即命擢用。首台王禹玉謂當入館。次相蔡持正沮止之。又吳素與蔡游。後從。禹玉薦爲神宗。山陵司屬官。得知通利軍。通利以北使。從例假紫章服。已而改漢陽。從蔡求仍舊借紫。蔡而詆曰。若若能作真刺史。安用假爲。疊二事。吳深銜之。遂基箋詩之禍。當是時。諸公詆彈與夫營救之章。交上。其載元祐實錄。蔡於五詩中辨白。引證備山公事尤苦。卒不能免。議者謂若吳果用前二事。報復私隙。則得罪天下。後世。益不可逃也。則於向公。紹聖追貶吳處厚。制曰。敕朝請。即吳處厚。向以不逞之心。懷苟得之計。擠陷勞舊。貶死遐陬。犯族誤朝。凶惡甚大。身逃顯戮。沒有餘辜。宜削官資。易以散秩。以明告許之戒。以示刑憲之平。可追貶歟。州別叙。

王荆公誌錢公輔母夫人墓。錢乞改定。公答書謂。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得甲科爲通判。通判之席。有池臺竹林之勝。何足爲太夫人榮。是固然矣。至云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荆公之文。信自有意義。後學焉能窺測。然公所撰墓誌。姑舉其一。於庚部郎中贈衛尉少卿李公濟。却書孫廿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是豈皆業文有可道者。蓋公立言好已勝。或爲人所闕。則執之益堅。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此語不獨爲新法設也。其所謂或後來增入。即如。孫七皆幼。豈從公。與無孫七。皆幼四字。且以宗室。

王荆公退居鍾山。切切以呂吉甫爲恨。呂除母喪時。公弟和甫執政。呂意切憤之。乃過金陵。以啓與公和。其啓曰。合乃相從。豈有殊於天屬。析雖或使。殆不自於人爲。然以情論形。則已析者。難以復合。以道致命。則自天者。詎知其不人。如惠卿者。叨蒙一臂之援。謬意同心之列。忘懷履坦。失戒同職。身可之泣。非疎。曷足之辭。亦已。而溢言皆迷。蕩氣竄生。既莫知其所終。前不疑於有敵。而門牆責善。雖移兩解之書。殿陛對揚。親奉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圖之。重罹苦塊之憂。遂稽竿履之獻。然以言乎昔。則一朝之過。不足害平生之歡。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間。亦已隨教化之改。內省涼薄。尙無細故之嫌。仰按高明。夫何惡惡之念。悲惟觀文。特進相公知德之奧。達命之情。親疎莫於所同。憎愛融於不有。冰炭之息。豁然。

何惡惡之念。悲惟觀文。特進相公知德之奧。達命之情。親疎莫於所同。憎愛融於不有。冰炭之息。豁然。

備示於至慈。桑榆之收。繼此請圖於改事。則躬以俟。惟命之從。公笑言謝之。其書曰。與公同心。以至異意。豈有他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預焉。則公何尤於我。趨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開論重悉。覽之慨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尚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為於聖世。而安石最爾衰疾。將待盡於山林。趨舍異路。則相照以渥。不如相忘之為愈也。趨召在朝夕。唯良食為時自愛。輝五十年前在建康。見荆公門人吳長吉云。公得此啓。再三披閱。誠至殿陛對揚。親奉再和之詔。顧客曰。彼不著詔旨。亦何自復相聞。不爾。此亦不必還答。又云。終是會做文字。蓋不以所甚惡而掩其所長。荆公醇德如此。

清波別志卷下

裕陵一日。願謂輔臣曰。梁從政自河州至。言黃河水極清。此不與中國比。前書所謂黃河之水。淺可涉。蓋不謬也。然河之本源。未見出處。禹貢但言導河積石。至於龍門。不言導河自積石。以此知出積石者。特其下流耳。王安石等曰。案西域傳。河有兩源。合注蒲昌海。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中。南出積石。為中國河。陛下所考禹貢導河。不言所自。非臣等所及。

國家河防。無一歲不決溢。上軫宵旰之慮。殫邦財。竭人力。隨潰修塞。僅輸一日之安。元豐間。議者欲復禹之故道。裕陵曰。陵谷變更。雖神禹復出。亦不可拘以故道。蓋水之就下者性也。今止以州縣為礙。變遷水勢。致不由其性。此乃治水之事。非治水之道也。若以道觀之。則水未嘗為患也。而州縣為水之害。大哉言乎。亦非臣下所及。

班史多用古字。以西漢去古未遠也。東漢書則皆不用。顏師古注班史。遇古字則注云。某讀曰某。某古某字。蓋亦恐學者之未詳。今士人有作一二十字簡帖。必旋檢本。模倣筆畫。從俗就簡。轉易偏旁者。十居七八。既非素習。何苦牽強。有勸人著深衣者。答曰。某今時人。只合著今時衣服。是為至論。

輝幼見故老言。京師街衢闊闊。東西人家有至老不相往來者。道輝出。且言每值出。甲馬擁塞地道。都人僅能於御蓋下望一點緒袍。在紹聖間。約闕尤更嚴肅。幾不容士庶觀。第歲暮春上。

池視御鞍馬。則禁衛稍寬。不若今日近瞻法。不遠於咫尺也。前此宋宮公序嘗請云。當日車駕行幸。惟前有御頭。後有擁轎扇。其侍從及百司官屬。下至厮役。皆雜行道中。步並之後。但以親事官百許人。執搢以殿。謂之禁衛。諸班勁騎。頗與乘輿相遠。而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所過有旗亭市樓。皆垂簾外蔽之。士民憑高下瞰。而還司街使。曾不可止。咸令弛廢。習以為常。且黃帝以神功威德。猶假師兵為警衛。蓋所以防微禦變也。漢魏以降。有大駕法。駕小駕之儀。至唐又分殿中諸衛黃麾等仗。名數次序。各有施設。國朝承五代荒殘之弊。事從簡略。每鳴鑼游豫。惟同藩鎮。而盡去戈戟旌旗之制。非所謂旄頭清道後行之謹也。皇朝博學之士。檢尋前代儀注及鹵簿。令於三駕諸仗內。參定今來乘輿出入名件。而嚴設儀衛之禁。下兩制與太常禮院詳定。而約以小駕之制。增清道馬軍旗旄等物。別為常行禁衛云云。時雖不果行。茲謹著焉。以見太平全盛日。乘輿行幸儀物之盛。承平時。歲運江淮米輸京師。才三百五十萬斛。至發運使李溥乃增至六百萬斛。遂立為額。李實才吏。然兩以墨敗官。豈但用其才。不復責備於廉隅耶。

臨安小民數十百成羣。近因往江口接魚。湖退。見一異物。立於波中。褐色。有毛。有牙。有脚。有鼻。有耳。骨軟。似不任齋持。約重三四十斤。各以所持挺擊之。即死。或名為海狗。昇入城。備置諸處。一貴人聞之。詢其形狀。言此臘脯也。亟追之。屬暑月不可留。遂之。驗驗本草。經形與海狗殊。不類。海為天地間鉅物。其中秘怪。何所不有。但名異獸可也。輝向於鄱陽湖得一魚。亦甚大。似鯉而非鯉。鱗色亦異。當師輩烹食之。肉初而腥。中有人髮。食之者皆病數日。竟不知為何物。

宣和末。太常博士李子奇奏。國家自慈祖受命造邦。此一區宇。定都於汴。神宗稽古有作。煥然一新。陛下紹述。百美備具。京邑之盛。莫如今日。固宜書之簡冊。如所謂長安志者。纂為一書。號汴都志。以垂耀萬世。其大概如是。遂詔輔臣鄭居中提領。修纂李子奇及秘書丞李錫為編修官。如家有宋次道長安志。後得東京記。亦未所著。紀事止皇祐二年。當時不應未見此書。豈以其疎略欲增修之。先人任淮東帥。幕與鄭之姪道卿為僚。暇日。因及汴都志。道卿云。先叔堯。改命茲攸。時邊報日至。未幾禍亂。元不計成。

政和末。有知蔡州黃持獻言。六經之治。貴未亂。兵家之勝。貴未戰。國家城壁軍旅器械守禦。獨注意於西北。而略於東南。臣以謂東南有備。則西北乃可全勝。大觀初。嘗詔東南久安。兵寡勢弱。人輕易搖。申誠守禦有司。奉行失序。旋即廢罷。且東南民物繁富。城壁可守。十無二三。不務增築。而急於漕粟。軍額不足。不急於招補。而急於更戍。臣謂宜乘時舒裕。講求利害先後之序。其切中時病如此。朝廷但令監司守臣講究而已。聞不二歲。遂有方臘之變。州縣不能制。乃命童貫。譚稹。盡將陝西部落勁兵進討。聞歲方克。是時民安治平。不識干戈。所至守備缺然。不但東南而已。有秦南人輕佻。皆用短兵。王師當以長兵取勝。微廟問何謂長兵短兵。對曰。兵家以刀槊為短兵。弓矢為長兵。以此觀之。益信時以兵革為諱。賊雖伏誅。而四方大盜日熾。卒致禍亂云。

徽廟實錄書郭文簡洵武在密院。屬察京謀取燕雲。洵武難之。乃以曉諭。洵武因對。遂言燕雲中皆有此舉。是時曹彬出河北。潘美出河東。趙普在河陽間之。上疏切諫。彬美卒無功。因出普疏與彬美傳進。諫曰。陛下審觀今日謀議之臣。孰如趙普。將帥之良。孰如彬美。甲兵精練。孰如國初。以太宗之神武。趙普之謀略。彬美之為將。百戰百勝。征伐四克。而獨於燕雲乃爾。況在今日。何可輕議。且百年盟誓。一朝棄之。誠恐兵革一動。中國昆蟲草木皆不得休息矣。上大悟。翌日。詔京曰。北事且已。祖宗盟誓。違之。不祥。京色大變。議遂寢。後王勳又為兼弱攻昧之言。以動上心。洵武從容為上言不可。因勸上保境息民。謹備自治。無啓邊釁。勳言當兼弱攻昧。臣獨謂不若推亡固存也。且與強女直為隣。孰若與弱契丹乎。議復中止。洵武既歿。始遂前議云。洵武嘗知樞密院。字子常。館之子。

政和八年。元重和。此云政和八年。似有誤。十一月。詔比緣大臣建議。恢復燕雲故地。安邊臣遠方害生。能陳歷代興衰之迹。達於朕聽。臣僚咸謂毀薄時政。首沮大事。乞重行竄竊。朕以承平日久。言路漸蔽。敢諫之士。不當真之典刑。議加府賞。食論未允。朕獨何私。堯臣崇寧四年。已曾許用安。悼遺表恩澤。奏補因悼責降。遂寢不行。今悼雖未盡復元官。可特與見。追復正奉大夫。遺表恩澤。令吏部先次補堯臣。初。堯臣上書論官寺專命。交結權臣。共倡北伐之議。以謂燕雲之役。與則邊陲遂通。官寺之權重。則王綱不振。昔秦始皇之築長城。漢武帝之通西域。隋煬帝遊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之薄伐獯豸。漢文帝之備守匈奴。元帝納賈捐之議。光武斥城宮馬武之謀。其得如此。我太祖皇帝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兩州之殘寇哉。蓋以兩州之地。大戎所必爭。不忍使吾赤子重困鋒鏑而已。章聖皇帝遭澗之役。以契丹來寇。不得已而與之戰。既戰而勝。乃聽其求和。遂巡引兵而退。蓋亦欲固邦本而不忍困民力也。今者中外之人。或謂童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欲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本。狼子野心。蓄銳伺隙。以逞其所大欲。此臣之所以日夜為陛下寒心也。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陲。務守景德舊好。無使強隣乘間窺我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上嘉之。故有是詔。

唐正元開。太常寺言。宗子名銜皆云皇某親。此非避嫌自卑之道。按儀禮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稱諸侯。此自卑別尊者。請以祖稱本封為王公王孫。則親疏有倫。名體歸正。國朝宗室必冠以皇字。有云皇伯祖者。太宗丞趙彥若亦嘗建議。應同堂親於皇字下加從字。再從三從親。又加再三字。三從之外。加以其祖先所封國為旁分。而系其世次。不書皇字。則親疏有別。尊卑不顯。自元豐迄元祐。皆欲蓋正。竟不果行。趙之疏。先載在元豐實錄。後史臣以其言無取。且謂出前史官私意。刪去。

宗室內外。姓不著姓。趙子接任宗正少卿。日建明。周曰姬氏。漢曰劉氏。唐曰李氏。今無故去國姓。恐非所宜。且與異姓共事。須著姓以別之。乃詔依熙寧法。著姓。

稼軒樂府。辛幼安酒邊遊戲之作也。詞與香叶。好事者爭傳之。在上饒。屬其室病。呼醫對脈。吹笛婢名整者。侍側。乃指以謂醫曰。老妻病安。以此人為贈。不數日果勿藥。乃踐前約。整既去。因口占好事近云。醫者索酬。勞。那得許多錢物。只有一个整。也。金盤盛得。下官歌舞轉悽惶。整得幾枝筩。觀著這般。火色。告媽媽將息。一時戲謔。風調不。稼軒所編道此。

禮部尚書韓忠彥。御史中丞黃履。禮部侍郎李常。給事中陸佃。蔡卞。中書舍人錢觀。范百祿。禮部郎中林希。殿中侍御史黃降。禮部員外郎何洵直。元豐乙丑八月十一日。議事於禮部。同觀。後又書公明留此。相示。適諸公來集。元度為詩。同觀。常題。初。符離史君張公。湖池陽清溪秋景。攜入京師。蘇文忠公首為賦詞。又屬秦少游書。職位姓名。并詞於圖後。一時名士皆有跋語。觀前諸公所書職位姓名。字畫端楷。信非率爾游戲者。今日輕俊後生輩。乘酒縱筆。題識書畫卷軸。有不著姓名。止題道號者。得不有愧於前輩乎。

章鄭公知陝府。有時云。雖擁千兵心不樂。却嫌官重少朋儕。官重則崇貴。捧扇趨承。賓客造請。謂少朋儕心不樂者。豈以等威有閒。無通心曲者乎。若不以名位自驕。則人皆朋儕矣。早知貧賤人皆乘。能使章鄭跡也疏。貧賤則真寡朋儕矣。若夫崇富久要。不隨勢利為厚薄。不敢望於今之君子也。

輝三十年前觀錢唐潮。坐有川士楊賓。言錢唐湖潮。人多不曉其理。嘗聞之故老。而得其說。蓋乘流自巖。衝而下。其勢較急。錢唐湖東湧入。狹江。三水相激。所以東起潮頭。爾若京口。則長江散漫。而勢可容緩。所以不然。隨即前。為。渠亦不能言。

宣和內侍黃經臣。徽宗御几。上有一軟玉牌子。可以隨意曲直。甚秘惜之。倉卒南幸時。宣取以隨行。屬暮夜。取不至。後竟莫知所在。

王輔臣相。位富全盛時。又寵幸一時。故窮極富貴。於寢室置一榻。用金玉為屏。翠綺為帳。圍以小榻數十。擇美姬處之。名曰擁帳。後事變。行至輔固村。於道旁店少憩。食。餅。次。有一舊親近使臣自京城來。參因說時事。語未竟。聞封府吏。踵至。出御筆。即戕之。身首異處。人生富貴。可保終身享乎。蔡京賜第在都城之東。周圍數十里。籍沒後。賜神師中。未及遷入。一夕。燬燼無遺。時有上官。偕作城東甲第。曲備書。盛衰之變。士皆傳誦。其末四句云。皇天去人不盈尺。估勢驕淫神所厄。君不見喬木參天獨樂園。至今人道溫公宅。上官邵武人。

正議大夫致仕張公。字昌言。襄陽人。素與神世。厚善。張持父喪。神道汝州良田十頃。辭之。使者在塗。而神卒。乃還其子古。古用父命不受。山巖廢者二十年。元豐中。郡守劉斐請以田給州學。朝廷命歸神氏。元祐初。實錄張問傳。一時風俗。厚。辭。之美。人兩賢之。

王韶嘗進唐書三道。虞世南書狄仁傑告顏真卿書。顏允南母南陵郡夫人張氏告。及徐浩封贈告。徽宗曰。朕欲教習書法。告命使能者書之。不愧前代。時書學已罷。特置書學所。生徒以五百人為額。唐告今士大夫家猶有藏者。雖更輩所札。亦皆有法。況虞顏名畫乎。唐太宗嘗謂輔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樂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宜乎臣下體上訓。仍皆留意於翰墨。

觀察使留後。或者謂乃五代藩鎮官。以親情留充後務之稱。不可循用。可冠以軍名。乃改為承宣使。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乃罷。昌后從東廂側耳聽。見昌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霍光謀廢昌邑。使大司農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云。會延年更衣。敞夫人遊從東廂側。敞此國大事。不疾應。先事誅矣。敞乃與夫人及延年參語許諾。夫廢立大議。願使婦人與聞。以母后之尊。致謝謝臣下。宰相妻室。亦得接見九卿。何上自宮禁。下暨相庭。內外淆雜。略不以為嫌。漢真有太古之風焉。

翰林學士承旨。曾布言。比奉詔旨。重行修定神宗皇帝實錄。臣竊觀實錄所載事跡。於去取之際。誠有所偏。如時政記。皆時執政所共編修。往往不以為信。至司馬光記事及雜錄。多得於賓客或道路傳聞。悉以為實。鮮不收載。聞王安石秉政日。凡所奏對論議。日有記錄。皆安石手自書寫。一時君臣詬詆反復之語。請降旨下本家取索。投進。付本院參合照對編修。庶一代信史。不失事實。從之。此疏既上。實錄趣成。而議論隨起。尊私史。壓宗廟。不但一二力辯誣誣。致一代信史。竄易數四。猶不失事實之語。其然乎。
宋兩行內
似有脫文。

陝西兵興時。經略司貸三司錢以佐軍。謂之隨軍錢。李參程權慶州鈎考。得所貸八萬緡。悉償之。遂令廢其庫。視民闕乏時。令自隱度穀麥之入。預貸官錢。至穀熟則償。謂之青苗錢。數年後。軍食常有餘。其後青苗法蓋取諸此。李邕州須城人。神廟朝官。尚書右丞。

薦舉之法日弊。座主類不識門生面。第徇權貴所欲予者。舉詞槩以才猷敏功。史事疏通。書刻牘。史魏公分教永嘉日。張無垢為守。一日。語次謂史曰。某未嘗輕薦士。今以浼公可乎。詞曰。誠超幾先。經傳語外。且云。梓思三日。方得此八語。士夫聞之。皆曰。若此方可名知己。史初尉餘姚。嘗御帥曹沐之薦。當其估勢。誰敢為此舉。宜其無垢以國士待之。

至和嘉祐閒。嶺御久不遷。屢有干請。上答以無典故。朝廷不宥行。或奏曰。聖人出口為敕。批出誰敢違。上笑曰。汝不信。試為汝降旨。政府果執奏無法命途疑。後又有降御筆進官者。上於是取彩牋。戲書某宮某氏特轉某官。乘喜謝而退。至於給俸日。各出御筆乞增祿。有司不敢遵用。悉退回。諸嬖孽訴。且對上毀所得御筆曰。元來使不得。上笑而道之。嘗太平全盛時。雖內寵進。未嘗略私以恩。愛惜名器如此。外廷臣敢萌僥倖意。隆興初。內東門司中人紅霞。韓七娘。得旨轉都夫人。依外命婦支給。請受戶部供。除紅霞。越月有請受外。外命婦即無祿分。幸臣魏杞等奏。豈有加封而反無請俸。上曰。祿令

如此。朕不欲破例。此事且已。待禁中自理會。壽星臨御二十八年之閒。凡政無小大。悉循法令。不輕改易。以此一事觀之。他可樂見。其亦得於祖宗家法歟。

裕陵嘗言。太宗朝一老宮人尙在。為朕言祖宗用財甚約。嘗有侍御一。乞增俸。命給十年。輒差薄。太宗曰。朕昔為供奉官。俸止此數。尙足贖家。爾敢以為少邪。遂幽囚至死。蓋裕陵因與宰臣文彥博論財用。而偶及此。且云。漢文身曳弋梯。非徒然也。蓋亦有為之耳。數十年閒。終有成效。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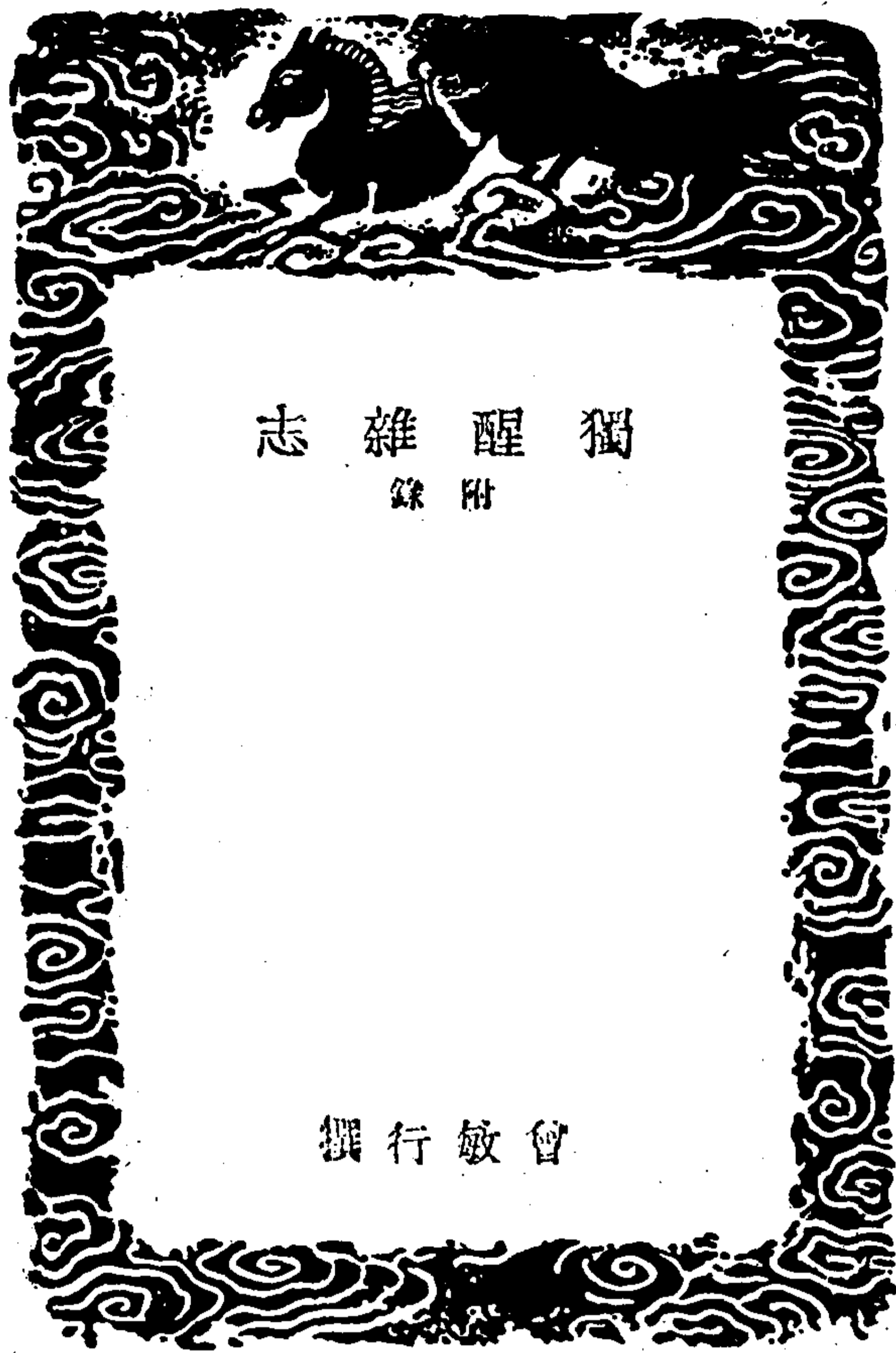
劉蒙賢良書于司馬溫公。乞以需下一婢之費五十萬。以濟其貧。又責公不效韓退之所為。蓋已欲為劉又之。置金也。公復書。其略曰。某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又曰。退之文為天下貴。故當時王公碑碣。靡不請焉。受其厚謝。隨散之。親舊以行義。某豈敢望退之哉。一書千餘言。遞謝甚苦。訖無一語。詎其妄。舊傳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為置一妾。一日。乘閒俾盛飾入書室。觀一願。而公略不領。妾思所以嘗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是何書。公拱手莊色對曰。此是尙書。妾乃後巡而退。公嘗答孫察為其伯之翰求銘志書。歷敘多年不為人作碑志。所辭拒者數十家。後復辭劉原父垂絕之託。於十國紀年序敘之甚詳。以是知買婢之費。揮碑之謝。公豈有之。蒙既登公門。公之介特真淳。豈不素知。願乃鑿空而舉二事。非公宏度。孰能非意理遣。一笑容之乎。

汪彥章編徽廟一朝事實。書政和三年。大相國寺寶覺院僧宗寂。奏伏觀中天。廣內端門曰。宣德。與京官名相犯。欲望選美名而更之。奉聖旨。可改為宣教郎。當是時。方崇道教。而抑釋氏。更易官稱。豈容浮屠氏輒干大議。而亟從其請。雖曰不以人廢言。度必有為其道地者。後開主之者。梁師成也。

右清波別志三卷。為商氏樺海所未刊。世尤罕觀。丁君魯齋以茶夢散人寫本見借。裨補前志之闕。欣然錄之。忘其字畫之拙劣也。卷後襲養正跋云。清波三志。似別志之後。尙有一志矣。抑三字係傳寫之誤邪。俟更訪之。藏書家。乾隆甲申重九。知不足齋識。

乙酉六月。將有吳門之游。既東裝矣。書客沈丹憲以吳江沈果堂先生形手校別志來售。買皮架上。匆匆解維。歸而忘之。越八年壬辰四月二十九日。偶檢他書得之。亟取覽。據以是正者凡數十字。沈本次第與此不同。缺十有九事。無章斯才。張新陳晦。三跋。益知茶夢傳本為可貴矣。補溪寓廬記。

乾隆乙未十月十七日。借曹倦圃藏本於緡谷主人。覆勘一過。與果堂本無少異。知沈本實出於曹。故校稱曹本。從其刻也。廷博志。



獨醒雜志
附錄

曾敏行撰

編者謹序

無取於此書乎。淳熙乙巳十月十七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二

獨醒雜志序

古者有亡書無亡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諶之言。晏子歸焉。而孔子非南人。晏子非夏人也。南北異地。夏周殊時。而其言猶傳。未必垂之策書也。口傳焉而已矣。故秦人之火。能及漆簡。而不能及伏生之口。然則言與書孰堅乎。哉。雖然。言則堅矣。而言者有在亡也。言者亡則言亦有時而不堅也。書又可廢乎。書存則人誦。人誦則言存。言存則書可亡而不亡矣。書與言其交相存者歟。盧陵浮雲居士曾達臣。少刻意於問學。慨然有志於當世。非素隱者也。嘗與當世之士。商略古今文章前代之發傑。知光武不任功臣。而知其有大事得論。知武侯終身無成。而知司馬仲達實非其對。知鄧禹之師無敵。而知其短於取衆。知孫權之兵不動遠略。而知其度力之所能。若夫以兵車爲活城。以紙爲爲本於兵器。談者初笑之。中折之。卒服之。古之人固有生不用於時。而沒則有傳於後。夫豈必皆以功名之焯著哉。一行之淑。一言之臧。而傳者多矣。其不傳者亦不少也。豈有司之者歟。抑有幸不幸歟。抑其後世之傳不傳。亦如當時之用不川。皆出於適然歟。是未可知也。若達臣之志而不用世。是可歎也。既不用世。豈遂不傳世歟。達臣既沒。吾得其書。所謂獨醒雜志十卷。於其子三聘。蓋人物之淑。照議論之予奪。事功之成敗。其載之無諛筆也。下至謔浪之語。細瑣之說。可喜可笑。可駭可悲。成在焉。是皆近世賢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傳也。蓋有予之所見聞者矣。亦有予之所不知者矣。以予所見聞者無不信。知予之所不知者無不信也。後之覽者豈

獨醒雜志序

獨醒雜志卷一

蔡端明事母至孝。嘗步行遇一嫗。貌甚龍鍾。問其年。曰百單二矣。端明再拜曰。願吾母之壽如嫗。後果符其言。

宋 盧陵曾敏行達臣撰

包孝肅公尹京。人莫敢犯者。一日閱香火作。故篋方急。有無賴子。相約乘機調公。亟走。聲喘於前曰。取水於甜水巷耶。於苦水巷耶。公勿省。亟命斬之。由是人益畏服。

向文簡公爲廬陵。倅時人未有知者。安城士人彭仲元。能以屢屢知人禍福。文簡召問之。仲元曰。通判不。必他問。不出十年。位至公相。文簡自廬陵罷官。閱數年。即大拜。仲元之術。不吝於告人。吉凶壽夭。不差毫髮。時人即之者如市。後官於京師。而卒。惜其術無傳焉。

皇祐元年。何正臣與毛君卿。俱以七歲應童子科。君卿之慧。差不及正臣。時皇嗣後未生。上見二人。年甚幼。而穎悟過人。特愛之。留居禁中數日。正臣能作大字。宮人有以裙帶求書者。正臣書曰。關雎后妃之德也。上嘗以梨一顆。令二人分食之。君卿遽巡不應。上怪問其故。對曰。父母在上。不敢分離。上大喜。以爲皆能知其大義。翌日御便殿。俱賜童子出身。正臣字君表。新淦洲人。後仕至寶文閣待制。君卿字公弼。吉水龍城人。終於朝散大夫。

獨醒雜志卷一

劉丞相名景宏南唐時為吉州牙將刺史彭玕以吉州叛攻陷郡縣殺略吏民皆景宏以從景宏度勢不敵乃伴許之隨之往來故吉之城邑獨不被殘毀玕既敗景宏以兵歸南唐遂家吉之永新縣嘗謂人曰我偽從彭玕之脅可活萬人吾雖不偶於時後必有與者因號所居後山曰後隆景宏既沒越三世而生丞相沈沈之子孫皆榮顯至今世祿不絕

楊文公大年美鬚髯一日早朝罷至都堂丁晉公時在政府戲謂之曰內翰拜時豈掃地公應聲曰相公坐處幕漫天晉公知其識已而喜其敏捷大稱賞之天禧末寇公諸人皆貶遠方文公實預謀而晉公愛其才終不忍害也

蔡元長嘗論薦毛友龍召對上問曰龍者君之象卿何得而友之友龍不能對遂不稱旨退語元長元長曰是不難對何不曰堯舜在上臣願與堯龍為友他日再薦之復召對上問大晟樂友龍曰訛上不諭其何謂也已而元長入見上以問答語之對曰江南人喚和為訛友龍謂大晟樂主和爾上領之友龍乃得美除

劉丞相沈沈之守陳州時嘗夢登樓樓抱鼓而舞既覺家人告曰夜漏不聞四鼓何也明日丞相問故吏對曰夜將四鼓有蜈蚣長三尺許旋辟鼓上備恐莫敢近遂不報四更丞相因悟昨夢乃不之責此與歐陽公聞榆莢香而悟身為鶴者何異

劉偉明身少以才學自負擢高第中詞科意氣自得下視同輩紹聖初因遊一禪刹時東坡謫嶺南道廬陵亦來遊因相遇互問爵里姓氏偉明對曰廬陵劉身蓋偉明初不知其為東坡自謂名不下人欲以折服之也乃復問東坡所從來公徐應曰罪人蘇軾偉明始大驚遂巡致敬曰不意乃見所畏東坡亦嘉其才氣相與劇談而去

江南呼靈為蜂糖蓋避楊行密名也行密在時能以恩信結人身死之日國人皆為之流涕予里中有僧寺曰南華藏楊李二氏稅帖今尚無恙予親行密時所徵產錢較之李氏輕數倍故老相傳云煜在位時縱修無度故增賦至是歐陽謂行密為盜亦有道豈非以其寬厚愛人乎

祖宗時堂吏官止朝請郎蔡元長為相多更改祖宗制度恐其議已遂許至中奉大夫宜和閣朝奉大夫以上至中奉大夫者凡五十餘人雖有詔汰之而不能復舊至今遂為定制

王冀公新喻人徵時往觀社求祭肉衆問爾為誰曰我秀才也衆曰何所能曰能詩時無紙筆即取炭畫猪皮上曰龍帶晚烟歸洞府扇拖秋色入衡陽後之人謂此句有宰相氣象汪聖錫幼年與羣兒聚學有謁其師爾爾能屬對者師指聖錫客因舉對云馬蹄踏破青青草聖錫應對曰龍爪掣開淡淡雲

大驚曰此子有魁天下之志聖錫年未冠果廷試第一
李仁甫通鑑長編仁宗皇帝紀景祐二年三月丁巳賜故鎮東軍節推毛洵家帛五十疋米五十斛洵吉州人進士及第又中書判拔萃科其父國子博士應佐與其母卒於寶州洵徒跣詣喪歸里中負土成墳毀瘠而卒特恤之即予同里毛子仁父子也應佐與洵墓銘皆余襄公靖所撰應佐字子真龍州

回尚歷度節太平三州通判以明道二年三月丁丑終於當塗官署其配高氏壽春縣君終於池陽之舟次子溥以毀卒故余公銘之有曰哀殞庭闈悲摧舞鶴洵與兄漸奉喪歸葬於華原結廬墓所凡二十一月毀瘠如初喪之儀與疾歸家數日而卒郡以孝行聞詔賜粟帛以旌顯之則子其非卒於寶州意者仁甫未嘗考余公墓銘耳

天聖八年應判拔萃科者凡八人仁宗皇帝御崇政殿試之中選者六人余襄公尹師魯毛子仁李惇裕其二則失其姓名問知十通一問戊不學孫吳了詰之曰願方略如何爾二問丙為令長無治聲丁言其非百里才壬曰君子不器豈以小大為異哉三問私有甲弩乃首云止稍一張重輕不同若為科處四問丁出見突縲繫於路解左膝贖之贖不謝而入突請絕五問甲與乙隔水將戰有司請速其未半濟而擊之甲曰不可及陣甲大敗或讓之甲不服六問應受復除而不給不應受而給者及其小徭役者各當何罪七問乙用牛疊鐘牽過堂下甲見其數釐以羊易之或謂之曰見牛不見羊八問官物有印封不請所由官司而主典擅開者合當何罪九問庚請復鄉飲酒之禮辛曰古禮不相沿襲庚曰澄源則流消十問死罪囚家無周親上請勸許充侍若逢恩赦合免死否時襄公除將作監丞知海陽縣師魯武勝軍掌書記知河陽縣子仁鎮東軍推官知宣城縣惇裕大理寺丞知華亭縣皆以民事試之也

毛子仁博學能文年十九登進士二十六中書判拔萃時譽翕然陳恭公余襄公杜祁公王伯中皆安道李獻臣王輔之十二人各為詩以饒其歸杜公詩有曰判就十題彰敏妙學窮千古見靈該其推重如此子仁孝於其親初為撫州司法以親養在遠旬罷後知宜城縣丁父憂哀毀成疾前死之夕夢一絳袍童子持玉函中有丹書謂子仁曰帝命召汝使掌文籍覺而異之次日疾甚自謂必不能起援筆為贊曰生為幻人死為天眞改幻從真無根無慮書畢而逝

故事進士第一入初命官以將作監丞遷著作郎次遷右正言熙寧中許沖元將以磨勘當遷王荆公為相欲抑甲科三名前恩例擬令轉太常博士太常博士與右正言同為一等然祖宗分別流品以太常博士為有出身人遷轉非以待第一人也荆公方下筆作太常時堂吏以手約筆其陳祖宗之制荆公乃故太常右筆作口字沖元遂遷右正言

李以建國中無馬歲與劉鎮市易太祖既下嶺南市易遂罷馬益艱得惟每歲入貢得馬百餘匹耳朝廷未悉其有無也王師南伐煜遣兵出戰騎兵才三百至瓜州盡為曹彬之神將所獲驗其馬尚有印文然後知其為朝廷所賜也

王荆公時經義成書神宗令以進呈閱其序篇未畢謂荆公曰卿謂朕比德文王朕不敢當也公曰陛下進德不倦從諫弗拂於文王何愧上曰詩稱陟降庭止之類豈朕所能公曰人皆可以為堯舜陛下何自謙如此上搖首曰不若改之

廬山圓通寺在馬耳峯下江左之名刹也南唐時賜田千頃其徒數百衆養之極其豐厚王師渡江寺僧

相率爲前鋒以抗。未幾金陵城陷。其衆乃遁去。使李煜愛民如卅。則其民亦皆知報國矣。
馬正惠公嘗珍其所藏戴嵩牛圖。暇日展曝於廳前。有輪租氓見而竊笑。公疑之。問其故。對曰。農非知畫。乃識真牛。方其鬪時。夾尾於脚間。雖壯夫臂力不能出之。此圖皆舉其尾。似不類矣。公爲之歎服。
謝民師名舉廉。新淦人。博學工詞章。遠近從之者。皆數百人。民師於其家。真講席。每日登座。講書一通。既畢。諸生各以所疑來問。民師隨問隨答。未嘗少倦。日辦時果兩盤。講罷。諸生啜茶食果。而退。東坡自嶺南歸。民師袖書及佈作。適過東坡。覽之大見稱賞。謂民師曰。子之文。正如上等紫磨黃金。須遺子十七貫五百。遂留語終日。民師著述極多。今其族摘坡語名曰。上金集者。蓋其一也。嘗有基本數册。在其培陳良器處。予少從良器學。屢獲觀焉。

王文康公晦叔。性嚴毅。見僚屬未嘗解顏。知河南日。梅聖俞時爲縣主簿。一日袖所爲詩文呈公。公覽畢。次日對坐。客謂聖俞曰。子之詩。有晉宋遺風。自杜子美沒後。二百餘年不見此作。由是禮貌有加。不以尋常待聖俞矣。

元祐初。后山在京師。聞徐仲車之孝行。遂致書以通殷勤。託其門人江季共端禮。持以往。季共見仲車言曰。友人陳師道。好賢樂善。介然不羣於流俗。聞先生之風。因願納交於下。執有書託端禮。以致于左右。公欣然發緘。讀已。謂季共曰。陳君真賢者。某雖未之見。子謂不羣於流俗。今讀其書。辭致以爲信。然某年來未嘗以詩文入京。故不能爲謝。子其爲我謝之。季共以告。后山曰。仲車之介。當於古人中求。他日掃門。未晚也。聞者兩賢之。

今之風爭古之紙。也。創始於韓淮陰。方是時。陳穉反於代。高祖自將征之。淮陰與穉約。從中應。作紙。爲期。謀敗身。而紙。之制。今爲兒戲。使木嬰渡軍。沙囊。水皆如紙。之無成。則何以助漢王成。業也。一作。風吹之。鳴如響也。原註。

新淦縣道士何得一。者。常人也。徽宗嘗夢有道士曰。何得一。者。來見。遂以姓名及狀貌。圖像求之。守令以其姓名之同。遂以聞。上大喜。即令送至闕下。既召見。而野。醜。不能應對。甚不稱上意。時方集道流於寶籙宮。作醮。因命得一。預焉。建醮畢。授丹林郎。道歸。初得一。之有是命也。守令意其形于帝夢。必有所得。因問其有何技能。得一。以爲昔浴于江中。得杖子狀如龍。又嘗噴水於壁間。成畫。畫山水。守亦信之。具以表聞。後人詰其故。杖乃木根。初無他異。而噴水成畫者。因醉後。嘔吐成。濕耳。至今人傳以爲笑。徽宗初。建寶籙宮。設醮。車駕嘗臨幸。迄事之夕。道士以章疏。俯伏奏之。逾時不起。其徒與旁觀者皆怪而不敢近。又久之。方起。上宜問其故。對曰。臣章疏未上時。偶值奎宿星官入奏。故少候其退。上曰。奎宿何神。對曰。主文章之星。今乃本朝從臣。蘇軾爲之上。默然。

獨醒雜志卷二

紹興甲戌。省試別院。以中和節爲詩題。舉人上請。主司答云。元宵已過。寒食未來。蓋謂此二月節也。然按後漢周舉傳。太原郡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在其七月。咸謂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中冬。輒皆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聞或寒死。故因謂寒食爲禁煙節。舉既爲刺史。作弔書以解民之惑。則所謂寒食者。果何與於清明耶。今人以清明前三日爲寒食。不知又何據也。

劉丞相沆爲士人時。嘗一僕。赴禮部。夜臥。忽驚起。哭。丞相怪問。僕曰。不祥。殊甚。不敢言。再三詰之。曰。夢主君爲人。斫去頭。丞相曰。此乃吉證。斫去頭。留得項。我當爲第二人。果於王拱辰榜。第二人賜第。坡谷同遊鳳池寺。坡公舉對云。張丞相之佳篇。昔曾三到。山谷即答云。柳屯田之妙句。那更重來。時稱名對。張丞相時云。八十老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坡公蓋取此也。

漢博士選三科。高爲尙書郎。次爲御史。其不通政事者。以久次補諸侯太傅。此制最合人情。予嘗欲依倣漢制。以處今之特奏名進士。蓋特奏第五等人。皆以爲諸州助教。士人晚境至此。亦疲矣。然猶或至于納勅不願受者。辭其名。而冀其祿也。夫市井巫醫。視卜技藝之流。孰不以助教自名。士人役役於科目。而與之無別。宜其不樂聞也。予謂不若因補爲本州縣學職。以名次次第授之。自上而下。由州而邑。三歲而易。新故相代。蓋以州縣學職言之。則其名正。予之以三年之祿。則其禮優。況今居是職者。往往

多後生新進。繼取而強處之。人多不服。尙舉以授備人。亦得尙齒之義。
 范忠宣公寓居永州東山寺時。諸孫尙幼。一日戲狎。言語少拂。寺僧之意。僧大怒叱罵不已。公坐于堂上。僧誦言過之語。頗使公不之顧。家人聞之。或以告公。公亦不應。翌日。僧悔悟大慚。遂詣公致謝。公慰藉之。待之如初。若未嘗聞也。

宣和太自見甚高。尙書劉公才邵。時在中秘。見而歎曰。是兵象也。國家其有外患乎。因與僚友同觀。髮形顏色。未幾。敵犯畿甸。後周苜莠秀實。來倅廬陵。贈詩云。劉郎校書天祿閣。太白下觀光昭灼。心知漢祀。厄中天。夜半瞻星涕零落。尙書字美中。

王荆公在相位。子婦之親。蕭氏子。至京師。因謁公。公約之飯。翌日。蕭氏子盛服而往。意謂公必盛饌。日過午。覺飢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餅兩枚。次供糜。餅數四。頃即供飯。傍菜羹而已。蕭氏子頗疑。不復下箸。惟啖胡餅中間少許。留其四傍。公顧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人言公在相位自奉。類不過如此。

兩府例得墳院。歐陽公既參大政。以素惡釋氏。久而不請。韓公爲言之。乃請瀟湘之道觀。又以崇公之諱。因奏改爲西陽宮。今隸吉之永豐。後公罷政。出守青社。自爲阡表。刻碑以歸。江行過采石。舟裂。碑沈。舟人曰。神如有知。石將出。有頃。石果見。遂得以歸。立于其宮。紹興乙卯。宮焚。不餘一瓦。碑亭獨無恙。信有神物護持云。

毛文捷。字長卿。吉水人。淳化三年進士。及第。王冀公與之爲同年生。雅相友善。文捷豪放不羈。冀公素奇之。景德中。知舒州望江縣。冀公時知樞密院。薦知名士四十二人。文捷在其中。獨以輅略許之。冀宗孫至闕下。親御便殿。試以平西夏方略。文捷對極詳明。上大嘉。除祕書省校書郎。其制詞云。毛文捷。通經典禮。廷對方謀。茲謂碩材。可宜旌勸。

夏英公帥江西日。時豫章大疫。公命醫製藥。分給居民。醫請曰。藥雖付之。恐亦虛設。公曰。何故。醫曰。江西之俗。尙鬼信巫。每有疾病。未嘗親藥餌也。公曰。如此。則民死於非命者多矣。不可以不禁。遂下令捕爲巫者杖之。其著聞者。歸隸他州。一歲。部內共治一千九百餘家。江西自此淫巫遂息。

范忠宣公謫永州年七十餘矣。每朔望日。必陳列其家所藏四朝宸翰。及宜賜器。置於堂上。率其子孫。拜其下。拜畢。絨藏如初。然後長幼相拜。啜茶而退。自始至及北歸。未嘗或輟。先君官零陵時。與公之去。相望才二十餘年。士人多有識公者。具言如此。

國初江西亦用鐵錢。嘗見玉筍山玉梁觀所藏經卷尾。有題字云。太平興國三年太歲戊寅。新淦縣揚名鄉胡某。使鐵錢一百二十貫足陌。寫經六十卷。玉梁觀後改爲承天宮。
 徽宗嘗內宴。顧問梁師成曰。先王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憂。以天下今西北旣賓服。天下幸無事。朕因得游宴耳。師成對曰。臣聞聖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上問蔡京曰。師成之言如何。京曰。樂不可極。爾上喜曰。京之言是也。

寇萊公謫居道州。初至。不諳風土。欲得樓居。以御風瘴之氣。而力不能舉。一日與客言之。客曰。此易事。乃以語郡人。於是爭爲出力營建。不日落成。及公薨。道之人繪公像。祠於樓上。至今奉事唯謹。
 呂丞相大防微仲。罷相。以大觀文。出知穎昌府。制有曰。改元而後。與政歷九年之間。有國以來。首相歷三人之久。蓋自國初至元祐。爲首相者。居位多止七八年耳。

大觀四年五月。彗星出於奎婁之間。又自三月不雨。至五月。上頗焦勞。臺官吳執中等。屢上章言。蔡京罪惡。上亦遷。蔡京之所爲。遂降授太子少保。致仕。給事中何昌言。奏言。大臣被降。責須有章疏。及所得聖語。文字俱合。過門下省。今京降。官罷相。乃止。有麻制。又錄黃各一道。並無事。因乞依自來體例。備今來行道。過門下省。作定本。關報。庶使四方。明知京之罪狀。上從之。遂以章疏付外。何給事。字忠備。

仁宗皇帝嘗閱步禁中。聞廡外有謔者。稍逼聽之。乃二衛士。甲曰。人生富貴在命。有無。乙曰。不然。今日爲宰相。明日有貶削。爲匹夫者。今日爲富家。明日有官籍。而沒之者。其權正在官家耳。因相與詰難。未服。故爭辨不已。帝因密聽其人。一日出金盒封緘甚密。特呼乙。送往內東門。行將達。忽心腹痛。作不堪忍。懼愆其期。偶與甲遇。令代捧。以先。門司啓。帝乃得御批云。去人給事。有勞。可保明補官。乙隨至。則辨曰。已得旨。送查。及門疾作。令甲代之。備。門司覆奏。帝命與持至者。甲遂補官。

唐子西內前行。爲張天覺作也。天覺自中書侍郎。除右僕射。蔡京以少保致仕。四海歡呼。善類增氣。時星見而遽沒。早甚。而兩人皆以爲天覺拜相。感召所致。上大嘉。書商霖二字。以賜之。且謂之曰。高宗得傳說。以爲用汝作霖。雨今朕相。非是之謂耶。故子西之詩。具言之。其詩云。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聽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施頭昨夜光照耀。是夕收芒如赤帶。明日化爲甘雨來。官家喚作調元手。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也不惡。鄉來兩公當國年。民間斗米三四錢。

張楚僧。遣快行親事。往廬州省視其家。經由淮南。向公于鍾伯恭。時爲發運使。因拘囚之。驗其文券。見南京副總管。嘗資給其人甚厚。伯恭遂微使動王。有不可汗張巡。許遠之地。等語。後達上聽。深嘉伯恭之慷慨忠節也。

蔡條約之。好學。知趨向。爲微猷開待制。時作西清詩話。一編。多載元祐諸公詩詞。未幾。臣寮論列。以爲條所撰私文。專以蘇軾。黃庭堅爲本。有誤天下學術。遂落職勒停。

祖宗官制。同是一官。而遷轉凡數等。自將作監主簿。至祕書監。其遷秩各視其品。將作主簿。今中大夫。祕書監。今中大夫。若卿列館職。則爲一等。出身人則爲一等。蔭補人則爲一等。雜流則爲一等。所以甄別流品。爲至嚴密也。自諫議大夫。至吏部尙書。其遷除則爲一等。部尙書。今中大夫。吏部尙書。今中大夫。蓋兩制兩省。官皆極天下之選。論思獻納。號爲侍從。故不復分等級。然其超等而遷。則惟宰相執政而已。執政超兩官。

湖湘官道。窮日之力。僅能盡兩驛。父老相傳。以爲寇萊公爲丁曹所誣。謫爲道州司馬。欲以憂困殺之。

陰令於衡湘間十里則去一嶺以為五里故道里之長如是公既居道一日宴客忽報中人傳勅來且有持劍前行者坐客皆失色公不為動中人既至公謂曰願先見勅中人出勅示乃貶雷州司戶因就郡僚假綠綬拜命終宴而罷

江西自國初以來士人未有以狀元及第者紹聖四年何忠備昌言始以對策居第一里人傳以為盛事故謝民師有詩寄忠備云萬里一時開驥足百年今始破天荒蓋記時人之語也

東坡遺至庚嶺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問從者曰官為誰曰蘇尚書翁曰是蘇子瞻歟曰是也乃前揖坡曰我聞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歸是天祐善人也東坡笑而謝之因題一詩於壁間云鶴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夾道手親栽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迴

徐公歸川嘗言東坡長短句有云山下蘭非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白樂天詩云柳橋晴有絮沙路酒無泥淨潤兩字當有能辨之者

劉公仲偃自河東河北宜撫使召歸除京城四壁守禦使與時相議不合備官落職奉祠京城既失守敵欲得公用事者詒公以割地遺詣敵營敵得公喜甚即館於僧寺遣人為言國相知公名將欲大用公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可國相蓋謂粘罕公守其定時敵人攻城不能下再入寇而公已去其定遂陷故以此知公也車駕既北狩敵復遣人謂公曰請以家屬北去取富貴無徒死公仰天大呼曰有是乎召其指使陳灌謂曰國破主遷乃欲用我我寧死耳即手書片紙付灌持歸報其子以衣條自縊死粘罕聞而歎曰是忠臣也令葬之公薨八十日其子始克具棺斂顏色如生人以爲忠節之氣所致云朝廷褒其死節諡忠顯又賜碑額為旌忠義節之碑公名輪建安人

元祐初山谷與東坡餞穆父同遊京師寶梵寺飯罷山谷作草書數紙東坡甚稱賞之穆父從旁觀曰魯直之字近於俗山谷曰何故穆父曰無他但末見懷素真蹟爾山谷心頗疑之自後不肯為人作草書紹聖中謫居涪陵始見懷素自敘於石揚休家因借之以歸摹臨累日幾廢寢食自此頓悟草法下筆飛動與元祐已前所書大異始信穆父之言為不誣而穆父死已久矣故山谷嘗自謂得草法於涪陵恨穆父不及見也

米元章有嗜古書畫之癖每見他人所藏臨寫逼真嘗與蔡攸在舟中共觀王衍字元章即捲軸入懷起欲赴水攸驚問何為元章曰生平所蓄未嘗有此故寧死耳攸不得已遂以贈之

豫章暑漏乃會南仲所造南仲自少年通天文之學宜和初登進士第授南昌縣尉時龍圖孫公為帥深加愛重南仲因請更定暑漏帥大喜命南仲召匠制之遂範金為壺刻木為箭壺後置四盆一斛壺之水資於盆盆之水資於斛其注水則為銅蚪張口而吐之箭之旁為二木偶左者畫司刻夜司點其前設鐵板每一刻一點則擊板以告右者畫司辰夜司更其前設銅鉦每一辰一更則鳴鉦以告又為二木圖其一用木薦之以測日景其一用水轉之以法天運制器甚精為法甚密皆前所未有南仲夜觀乾象每預言其遷移變次嘗言有某星某夜當過某分時時冬盛寒仰臥牀上徹其履瓦以觀之偶履

著霜下途為寒氣所侵而死其學惜無傳焉獨暑漏之制其子嘗聞其大概今江鄉諸縣亦有令造之者南仲名民瞻廬陵陸陵人也

南仲嘗謂古人授景之法載之經傳雜說者不一然止皆較景之短長實與刻漏未嘗相應也其在豫章為景景圖以木為規四分其廣而殺其一狀如缺月書辰刻於其旁為基以薦之缺上而圓下南高而北低當規之中植鐵以為表表之兩端一指北極一指南極春分已後視北極之表秋分已後視南極之表所得暑景與刻漏相應自負此圖以為得古人所未至予嘗以其制為之其最異者二分之日南北之表皆無景獨其側有景以其側應赤道春分已後日入赤道內秋分已後日出赤道外二分日行赤道故南北皆無景也其制作窮賦如此

獨醒雜志卷二

東坡北歸至嶺下偶與折紅求竹於龍光寺僧惠雨大竿且延東坡飯時寺無主僧州郡方令往南華招請未至公遂留詩以寄之詩云新得龍光竹兩竿持歸嶺北萬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漲起江西十八灘謂嶺石也東坡至嶺留數日將發舟一夕江水大漲嶺石無一見越日而至廬陵舟中見謝民師因謂曰舟行江漲遂不知有嶺石此吾龍光詩也民師問其故東坡因舉以詩之本末

秦少游賀方回相繼以歌詞知名少游有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其後遷謫卒於藤州光華亭上方回亦有詞云當年曾到王陵館鼓角悲風千歲遼東四首人聞萬事空後卒於北門門外有王陵鋪人皆以為詞賦云

秦少游之子潘自古藤護喪北歸其婿范溫候於零陵同至長沙適與山谷相遇溫淳夫之子也淳夫既沒山谷亦未弔其子至是與二子者執手大哭遂以銀二十兩為贖潘曰公方為遠役安能有力相及且某歸計亦相顧願復歸之山谷曰爾父吾同門友也相與之義豈猶骨肉今死不得預斂葬不得往送負爾父多矣是姑見吾不忘之意非以賄也潘不敢辭既別以詩寄二子有曰昔在秦少游許我同門友又曰范公太史傑山立乃先達又曰秦郎水江漢范郎器鼎鼎逝者不可尋猶喜二子在又曰往時高交友幸水已橫橋今我二三子事業在燈窗今集中被晚泊長沙走筆寄秦處度范元實五詩是

也。前輩於死生交友之義如此。

紹興庚辰殿試。上取特奏名進士試卷閱之。一日御小殿。召對讀問云。鶴鳴却寫作鶴鳴。嗚呼却寫作嗚呼。何也。臨川人李德遠。浩時以刑定官充對讀。即啓云。臣讀至此亦竊疑之。然以其本正如此。不敢改。易嘗以針穿記其側。乞宜正本審驗。上令取視之。果如其言。稱歎德遠之精審者久之。

客舍中有題詩一聯云。水向石邊流。處處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或云唐人詩亦妙句也。

杜少陵卒於荆楚。歸葬於陝。此元微之墓誌所載。而衡之未陽。有少陵墓。史氏因以爲最。令具牛酒迎之。一夕大醉而卒。故墓令因爲之。墓誌微之之誌云。旅殯岳陽。其孫元和中改葬於鞏。請誌其墓。當以是爲正。史氏未詳本末也。陶母不知終於何地。而今陶母墓在在。有新淦閩中亦有陶母墓。李太白世傳乘醉捉月溺死於水。今白墓在采石。又在州東青山一所。而有二墓。未陽少陵墓。殆此類耳。

梅聖俞送歐陽晦夫詩有曰。我家無梧桐。安可久棲鳳。鳳巢在桂林。鳥哺不得共。晦夫桂林人。嘗從聖俞學。及其南歸。故以是詩贈之。蘇明允初至京師時。東坡與子由年甚少。人鮮有知者。聖俞獨奇之。故贈明允詩有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鳳。百鳥飛羽翼。不敢呈文章。後東坡謫海南。過合浦。始識晦夫。談論累日。晦夫因出聖俞贈行之詩。東坡讀畢。執晦夫手笑曰。君年六十六。余雖少一。而白髮蒼顏。大略相似。困窮亦不甚相遠。聖俞所謂鳳凰例如此。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又窮於聖俞之詩。可不大笑乎。

東坡嘗與山谷論書。東坡曰。魯直近字雖清勁。而筆勢有時太瘦。幾如樹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輕議。然間覺偏淺。亦甚似石壓蠟。二公大笑以爲深中其病。

玉筍臨御廟。乃西嶽之別祠。初爲雲騰廟。許覺之書三大字。後改賜今名。唐之神多唐衣冠。傳聞其像皆唐所塑。帝像不冠而冠。蓋章聖東封後始册號土人。屢欲更像。迄不得。卜水旱疾疫有驗。輒應。遠近數百里。舉子當秋賦亦皆往謁。始因劉公美中嘗致禱神降之夢。有詩云。來年三月春盛時。驂駟穩步金街西。劉公自是舉進士。中詞科。出入中外。終於兵部尚書。顯謨閣學士。故皆以爲夢之符如是。外舅謝公世林。方舍法盛時。再貢不第。其居距祠下不數里。歲時率祠惟謹。一日以科目。夢中亦得詩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乃樂天詩也。外舅自是不復南宮大廷之試。尋以疾終。

玉筍山清真宮。乃太秀法樂洞天。兩山回合。澗水橫陳。門外三峯如削。玉古木蒼藤。幽森清峭。環此山十里。無人居。道書謂九天司命真君在焉。輒以血食入宮。中夜必有光怪。或自外茹之。而來宿者。夜亦驚。甍不能寐。凡病於宮中。垂死必不可生者。氣脈脈不絕。必昇出十里外。乃絕。相傳云。山中不容有死氣。此最異也。

范信中名。爲士人時。慷慨好俠。故山谷詩寄校理范寧。有黃犬蒼鷹。伐狐兔之句。舒州張懷素。以幻術遊公卿間。號落魄野人。與朝士吳安詩。子姪吳俸。吳儲等結連。信中以謀爲不靖也。欲入京告變。而無其資。湯東野實資送之。朝廷逮捕懷素等。窮竟其事。大觀元年獄成。坐累者餘百數。而伴儲十數人。

皆處極刑。雖其父母亦皆廢。信中獲賞甚厚。乃推以與東野。故東野山監簿積累。至從官。寧亦以供備庫副使。累遷諸路戎鈐。晚年終於閩中。

丁晉公家。書畫填委。南遷之日。籍其所藏。得李成山水。寒林九十餘軸。他物往往稱是。初晉公自兩制出守金陵。陸辭之日。章聖以八幅。安臥雪。賜之。旁題云。臣黃居寀。定到神品。蓋不知爲誰筆也。其所畫石廬舍之所。人物苦寒之態。無不通真。侈上之賜。於金陵城西。北隅築堂曰賞心。施此圖於巨屏。觀者驚異。乃知公之嗜畫。上且時有以增益之也。

往有從官典簿。數與賊戰。不利。既召還。一日於朝路中。戲同列曰。衣冠佩玉而旋。舍人給事。蓋其人欲渡。溺而時。適兼二職耳。未及對。熊叔雅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安撫尙書。聞者以爲善對。而被謂者不堵。祖宗時。知開封府。多以翰林學士爲之。若除知制誥。給諫。待制。卿。則爲權發遣。然須用天下之望。且有政術者。姜公選。謂之姜獃子。薛公奎。謂之薛出油。皆以爲政清廉公正。使人愛而畏之。若包孝肅之政。至今人以其稱說。然知府事者。亦未有不爲執政也。

崇寧錢文。徽宗嘗令蔡京書之。筆畫從省。崇字中以一筆上下相貫。事字中不從心。當時議者謂京有事。破宗。無心事國。後乃更之。

徽宗初改元曰建中靖國。本謂建大中之道。無照寧元祐之分也。將令學士撰詔。曾子宣言。建中乃唐德宗幸奉天時年號。不若更之上曰。太平亦梁末帝禪位年號。太宗用之初。何嫌焉。遂下詔不疑。蔡京復用。蓋變初元之政。改元曰崇寧。崇寧者。謂崇熙事也。

永州士人有登第者。范忠宣公實識之。一日問客曰。某人何故未歸。對曰。將試教官。公不悅曰。初登第當勸吏事。若爲教官。是自情也。數情久之。

胡安定居湖學。建治道齊。俾講政事者居之。劉彝以論治水見稱。後治郡。率能興水利。彝守章貢。州城東西。灑江。每春夏水潦入城。民嘗病浸。水退則人多疾死。前後太守莫能治。彝至。乃令城門各造水甕。凡十有三間。水至則閉。水退則啓。啓閉以時。水患遂息。

東坡守徐州。作燕子樓樂章。方具畫人未知之。一日忽聞傳於城中。東坡訝焉。詰其所從來。乃謂登端於遷卒。東坡召而問之。對曰。某稍知音律。嘗夜宿張建封廟。聞有歌聲。細聽乃此詞也。記而傳之。初不知何謂。東坡笑而遣之。

杜鎬在江南時。待試於有司。一日旅邸方晝寢。忽有鼠銜文一卷。自門竄而入。鎬寤而逐之。鼠不驚走。以書實之。牀前而去。取其書而觀之。乃孝經注疏也。鎬心異其事。遂取讀數遍。既入試。問題正出疏中。鎬遂中選。

章伯益名友直。郇公之族子也。郇公嘗欲以郊恩奏補。辭不願受。皇祐中。廷臣以文行論薦。召試玉堂。亦以疾辭。時有詔太學。石經。廷臣復薦之。伯益不得已。遂至闕下。羣舉除將作監簿。伯益固辭。朝廷知其不願仕。亦不之強。伯益書畫今皆名世。惟詞章不多見焉。

編年雜志 卷三

一一

編年雜志 卷三

一一

編年雜志 卷三

一一

編年雜志 卷三

一一

編年雜志 卷三

一一

編年雜志 卷三

一一

編年雜志 卷三

一一

皆處極刑。雖其父母亦皆廢。信中獲賞甚厚。乃推以與東野。故東野山監簿積累。至從官。寧亦以供備庫副使。累遷諸路戎鈐。晚年終於閩中。

丁晉公家。書畫填委。南遷之日。籍其所藏。得李成山水。寒林九十餘軸。他物往往稱是。初晉公自兩制出守金陵。陸辭之日。章聖以八幅。安臥雪。賜之。旁題云。臣黃居寀。定到神品。蓋不知爲誰筆也。其所畫石廬舍之所。人物苦寒之態。無不通真。侈上之賜。於金陵城西。北隅築堂曰賞心。施此圖於巨屏。觀者驚異。乃知公之嗜畫。上且時有以增益之也。

往有從官典簿。數與賊戰。不利。既召還。一日於朝路中。戲同列曰。衣冠佩玉而旋。舍人給事。蓋其人欲渡。溺而時。適兼二職耳。未及對。熊叔雅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安撫尙書。聞者以爲善對。而被謂者不堵。祖宗時。知開封府。多以翰林學士爲之。若除知制誥。給諫。待制。卿。則爲權發遣。然須用天下之望。且有政術者。姜公選。謂之姜獃子。薛公奎。謂之薛出油。皆以爲政清廉公正。使人愛而畏之。若包孝肅之政。至今人以其稱說。然知府事者。亦未有不爲執政也。

崇寧錢文。徽宗嘗令蔡京書之。筆畫從省。崇字中以一筆上下相貫。事字中不從心。當時議者謂京有事。破宗。無心事國。後乃更之。

徽宗初改元曰建中靖國。本謂建大中之道。無照寧元祐之分也。將令學士撰詔。曾子宣言。建中乃唐德宗幸奉天時年號。不若更之上曰。太平亦梁末帝禪位年號。太宗用之初。何嫌焉。遂下詔不疑。蔡京復用。蓋變初元之政。改元曰崇寧。崇寧者。謂崇熙事也。

永州士人有登第者。范忠宣公實識之。一日問客曰。某人何故未歸。對曰。將試教官。公不悅曰。初登第當勸吏事。若爲教官。是自情也。數情久之。

胡安定居湖學。建治道齊。俾講政事者居之。劉彝以論治水見稱。後治郡。率能興水利。彝守章貢。州城東西。灑江。每春夏水潦入城。民嘗病浸。水退則人多疾死。前後太守莫能治。彝至。乃令城門各造水甕。凡十有三間。水至則閉。水退則啓。啓閉以時。水患遂息。

東坡守徐州。作燕子樓樂章。方具畫人未知之。一日忽聞傳於城中。東坡訝焉。詰其所從來。乃謂登端於遷卒。東坡召而問之。對曰。某稍知音律。嘗夜宿張建封廟。聞有歌聲。細聽乃此詞也。記而傳之。初不知何謂。東坡笑而遣之。

杜鎬在江南時。待試於有司。一日旅邸方晝寢。忽有鼠銜文一卷。自門竄而入。鎬寤而逐之。鼠不驚走。以書實之。牀前而去。取其書而觀之。乃孝經注疏也。鎬心異其事。遂取讀數遍。既入試。問題正出疏中。鎬遂中選。

章伯益名友直。郇公之族子也。郇公嘗欲以郊恩奏補。辭不願受。皇祐中。廷臣以文行論薦。召試玉堂。亦以疾辭。時有詔太學。石經。廷臣復薦之。伯益不得已。遂至闕下。羣舉除將作監簿。伯益固辭。朝廷知其不願仕。亦不之強。伯益書畫今皆名世。惟詞章不多見焉。

編年雜志 卷三

一一

編年雜志 卷三

一一

編年雜志 卷三

一一

編年雜志 卷三

一一

編年雜志 卷三

一一

編年雜志 卷三

一一

編年雜志 卷三

一一

編年雜志 卷三

一一

編年雜志 卷三

一一

編年雜志 卷三

一一

編年雜志 卷三

一一

編年雜志 卷三

歐陽公之父崇公與母韓國太夫人皆葬於沙溪瀧岡背楊兩夫人之喪亦歸葬公辭政日履乞豫章欲歸省墳墓竟不得請里中父老至今相傳云公葬太夫人時嘗指其山之中曰此處他日當葬老夫後葬於新鄭非公意也

新琴貴孫枝或謂桐本已伐旁有藥者為孫枝或謂自本而岐者為子幹自子幹而岐者為孫枝凡樹遇伐去隨其萌蘗不三年可材矣而自子幹枝生者雖大不能拱把唐人有百柄琴雖未詳其取材然以百柄之意推之似謂衆材皆小繼葺乃成故意其取自子幹而岐生者為孫枝也孫枝既難得縱有非久藏未可用今人求之老屋間得其材當試於水中沒入數尺徐觀其浮取其陽者用之此亦古人遺意若僧寺木魚歲年雖久而扣擊之餘聲散質傷不足用也

世寶雷琴鄉人董時亮嘗一琴以為雷氏舊物予嘗見之顧莫能辨也紹興中偶一部署者聞之因願得以供上方時亮未許則借觀而固留之以白金五百兩為謝即日以獻內府辨之曰琴古且異以為雷琴則欺矣卻不納獻者念費之博返琴而索銀更謂時亮曰倘以為無虛辱則請留百金時亮聞之喜曰以琴歸我正所欲也銀何用為盡舉而復之封識尚存聞者莫不歎服時亮名正工官至朝議大夫而家無生理後其子仕徽表死不知琴今歸誰氏

廣南風土不佳人多死於瘴癘其俗又好巫尪鬼疾病不進藥餌惟與巫祝從事至死而後已方書藥材未始見也景德中邵暉出為西帥兼領清事始請於朝願賜聖惠方與藥材之費以幸一路真宗皆從其請歲給錢五百緡今每歲夏至前漕臣製藥以賜一路之官吏蓋自暉始

岐山西北十餘里有周公祠祠後山下泉湧出甘冽特異於他所土人謂之潤德泉相傳云有大變則涸而不流崇寧中泉脈忽竭山下人浚而深之始得涓滴終不能復舊也

與國富池廟碑神乃三國吳將甘寧也紹興初巨盜李成既渡江破江州欲入豫章大掠江西諸郡來歸於廟以決所向持環玦擲之幾及地忽躍起高丈餘墜神所坐之後賊驚曰神不我與矣遂轉戰而之湖南江西不被李成之虐者皆神之賜也後郡守以聞於朝加封王爵敕大廟宇龜藏環玦而表之曰靈珠

東坡水龍吟笛詞高雲翔云後之箋釋者獨謂楚山修竹如雲是蕪州出笛竹至異材秀出千林表之語不知是東坡欲取材法也凡竹林生後長者必過前竹其不能過者多死一林內特一竹可材遠而望之或伐取數千百竿錯亂終不可識蔡邕仰視柯亭屋椽得奇材不待如此求之而邕後無至鑿獨有此法可求耳雲翔嘗赴禮部與仲兄及諸鄉人飲於酒肆有數老樂工相近談論音律雲翔微笑其人乃前致敬曰某輩大辱府衙人適有所談而諸學士發笑必某言不協理也雲翔時已酒酣乃取其笛弄之諸工駭聽失色說拜而去次日詣雲翔之館求教雲翔辭之雲翔謂音律能移宮轉羽子弟朋友間無能授其法再舉不第而死雲翔名馳吉水人

劉執中執知虔州以其地近嶺下偏在東南陽氣多而節候偏其民多疫民俗不知因信巫祈鬼乃集醫

作正俗方專論傷寒之疾盡籍管下巫師得三千七百餘人勒之各授方一本以醫為業楚俗大抵尚巫若州郡皆做執中此舉亦政術之一端也

孔毅甫為舉子時嘗夢有以五色線繫角黍來餽者毅甫食之既其年試於南宮遂中選大觀中士人李彪久留大學慷慨好直言觀時政之弊欲上書論其事蘇氏之黨知之乃密以告元長大怒付獄推治且關開封尹曰李彪狂妄死有餘責人懼莫敢救者會張天覺代相彪得從末減後元長復位欲竟其事遂流彪於海外

獨醒雜志卷四

岳將軍既死部下多奇才時既寢兵稍稍引去有何宗元者積功至修武郎一日棄官竟入玉筍山結廬數椽於山之三會峯上蓋樵牧所不至居五年往來宮觀間與道流頗相善一日忽謂之曰來日我居卷作少事子來訪我則先擊石若卷中有聲相應則不須來道流如其言數日後乃始訪之擊石數四寂無應者懼而退又數日率衆再往啓其戶視之則何被髮而逝時方秋暑不知其死已幾日而面貌如生亦可謂之不凡矣

花光仁老作墨花陳去非與義題五絕句其一云含章簪下春風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微廟見而喜之召對擢用竟因詩重人遂為此貴紹興初花光寺僧來居清江懸力寺士人楊補之譚逢原與之往來遂得其傳補之所作後益超出格韻尤高然觴次醉餘雖媿優驕豈肯為之他有所求者往往作難逢原每不樂補之所為而墨花實不遠唯長於平遠遇志同氣合者始為作之若以遊藝請則牢辭固拒如不願聞故其畫亦不多見人亦不知其名也

古者四時變新火今人苟簡家用火不知何從來亦不計其歲年也兒時在湖湘見一僧舍有長明燈來云燈有神具其燄不熱試以指炙之信然後加考究凡道宮佛屋神祠中多置此燈有數百年者燄青而香往往皆不甚熱蓋久則力盡爾今人但知擇水初亦非深知水味獨以清潭甘寒有易曉者如

火齊烹飪氣饒著人與水功用一等苟不必變古人何苦多事

汪彥章為豫章幕官一日會徐師川於南樓問師川曰作詩法門當如何入師川答曰即此席間杯杓果
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詩也君但以意窮財之馳驟約束觸類而長皆當如人意切不可閉門合目
作鴛空安實之想也彥章頷之逾月復見師川曰自受教後准此程度一字亦道不成師川喜謂之曰
君此後當能詩矣故彥章每謂人曰某作詩句法得之師川

豐中丞相之名殺紹聖間數任言責有正直之聲與章實夫友善而不樂章子厚與會子固友善而不樂
會子宜其論子厚子宜章疏皆直指陳不少恕初不以實夫子固之故而為之掩覆也
政和三年蔡京自杭召還三入相矣時大柄多歸北司京求為固龍祿保富貴之計於是內與大役外招
強敵改定太宰少宰之制更立帝姬命婦之號欲絕天下之議已盡假御筆以行之

孔經甫文仲為台州司戶日范蜀公舉應制科經甫對策極言苗免役之害語大忤直宋次道為初考
以入三等王禹玉覆考降一等韓持國詳定從初考王荆公見而惡之密啓於上以御批點之遂下詔
發還本任孫給事固封還制書極言其不可經甫將歸往見蜀公公歎息其不遇經甫曰苟不負科目
及公知人之鑒足矣不敢以窮達為念也公甚壯之謂曰君氣節如此無替古人惟不替今日之志則
某之所願也經甫元祐中為諫議大夫果以抗直為時所推重云

孔經甫年六七歲能作詩其父司封君嘗對客召經甫侍立客命經甫為蓮實詩經甫立成記其一聯云
一簋青竹初出水數箇黃蜂占作窠
毛公獨守泗州病泄痢久不愈及罷官歸途謁龐安常求醫安常診之曰此丹石毒作非痢也乃煮莖菜
一釜命公粥食之且云當有所下明日安常視之曰毒未去問食幾何才進兩孟安常曰某煮此藥升
合鉢兩自有制度不盡不可於是再煮強令進之已乃洩泄爛斑五色安常視之曰此丹毒也疾去矣
但年高入久痢又乍去丹毒脚當弱不可復餌他藥因贈牛膝酒兩餅飲盡遂強如初公粥有一女嘗
苦嘔吐亦就求醫安常與之藥曰嘔吐疾易愈但此女子能不嫁則此病不作若有娠而嘔吐不可為
矣公粥既還家以其女歸沙溪張氏年餘而孕果以嘔疾死世傳安常醫甚神余耳目所接如此所傳
當不誣矣

柳耆卿風流俊邁聞于一時既死葬于棗陽縣花山遠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載酒肴飲于耆卿墓側謂
之弔柳會

江州德化縣楚城鄉乃陶淵明所居之地詩中所謂柴桑者宜和初部刺史即其地立陶淵明祠洪芻駒
甫為之記祠前橫小溪溪中盤蛇一石人謂淵明醉石也土人遇重九日即攜酒攜菊醉奠祠下歲以
為常

里中有峻嶺號曰王嶺相傳彭玕反于吉州僭號稱王南唐遣兵征之彭玕敗遂退保於此以死守余
嘗登嶺上可窺數萬人倉廩府庫皆有遺址至有一所曰相公平足見玕之僭也旁有山視王嶺為卑

小曰張欽寒以為南唐遣欽來討之駐兵其上玕有謀士曰劉守真挾邪術能呼風喚雨故欽與戰輒
不利距嶺三十里有山曰雲火峽玕之先壘在焉後守真死欽復遣人發其先壘棺上有小赤蛇蛇兩
旁有蟻運土為弓劍形已而玕取今循驛道而上有劉仙嶺其旁有劉仙師塚皆劉之遺跡土人遇早
穡于壇下間亦雨應

湖湘巖中多石燕附石而生狀如海物中瓦壘每天雨則迸出墮地采以入藥以左右顧分雌雄性大
熱時有虞都遜者先君同僚也自言服之其法每取雄者十枚殼之以火透紅則出而清酒中候冷復
煨既煨復漬如是者無算度乾酒一升乃取屑之每早作以二錢七擦齒上漱嚥以酒漬時年五十服
此藥二年膚髮甚澤如三十許人自謂服藥之功一日忽覺熱氣貫兩目睛突出痛不堪忍而死因
思人服金石藥鮮有不為其所毒者

零陵淡山有石巖中空可容千人東南有石窗眺望甚遠相傳以為其地宜淡竹而山因得名或云舊有
淡姓人居之故曰淡山秦時有隱者曰周貞實嘗隱于巖中始皇好神仙方士或謂貞實始皇召之使
凡三往貞實不起遂化為石巖去州二十餘里旁有寺觀往來者無虛日土人謂巖之幽勝當與涪溪
朝陽等元次山居是邦而獨無品題甚可怪也山谷謫宜州時嘗至巖下今其詩之卒章曰惜哉次山
世未顯不得雄文鐘翠瑛蓋紀永人之語

神宗嘗對執政言呂誨墓誌是司馬光撰劉航書航亦無所顧忌耶韓絳子華不知上意因解曰航初許
光為書石後欲悔之而不敢食言亦甚恐懼也上曰苟恐懼則不為書矣子華不能對

王荆公退居金陵一日與門人山行少憩松下公忽回顧周禮曰司馬十二君子人也極默不對公復前
行言之再四人莫知其意公此時豈深悔為惠卿輩所誤耶

東坡自惠州僱舟子由自駕還海康二公相遇于藤因同行將至雷之境郡守張逢以書通殷勤遂至郡
延入館舍禮遇有加東坡將渡海遂出送於郊復官出饒微居以館子由帥臣段鳳閣之大怒劫逢館
留黨人蘇軾及為蘇軾質屋等事遂除名勒停子由移循州

東坡知貢舉時得章貢孫觀之文於顯籍中見而異之擢第五榜帖既傳誹議藉藉以觀嘗遊公之門
也會廷試觀復中第五與論始服文章之定價觀即坡公所贈剛說孫介夫之子也

政和間真大晟樂府建立長屬時晁冲之叔用作梅詞以見蔡攸攸持以白其父曰今日於樂府中得一
人元長覽之即除大晟丞詞中云無情燕子怕春寒常失佳期惟有南來塞雁年年長占開時以為燕
鴈與梅不相關而換入故見筆力

趙瞻元祐九年擢進士第二名時第一名舉漸當時榜帖偶然脫去漸字旁點水天下遂傳名云舉漸趙
瞻瞻後謀不軌伏誅果符其讖

何仙姑永州民女子也因放牧野中遇人唱以瓊因遂絕粒而能前知人事獨居一閣往來士大夫奉致
敬焉狄武襄征南僑出永州以兵事問之對曰公必不見賊賊敗且走初亦未之信武襄至崖境之歸

仁鋪先鋒與賊戰。賊大敗。智高遁走入大理國。其言有證。類如此。開中有遺像。皆往觀之。西融守陸濟子楫。遺黃鋼劍。且云。惟融人能作之。蓋子楫未詳黃鋼之說矣。予居湘時。見術人歲來謁。索廟各佩一刀。乃所謂黃鋼者。惟諸蠻能作之。其俗舉子。姻族來勞視者。各持鐵投其家水中。逮子長授室。大具牛酒。會其所。皆往來者。出鐵百鍊。盡其鐵以取精鋼。具一刀。不使有銹。兩之羨。故其初偶得鐵多者。刀成。銹利絕世。一揮能斷牛腰。其次亦非漢人所能作。終身寶佩之。漢人願得者。非殺之不能取也。往往旁郡多作。賈者。予嘗訪之老冶。謂之到鋼。言精鍊之所到也。今人繼以生熟二鐵。雜和為鋼。何鍊之有。融劍殆是耶。

東坡坐詔獄。御史上其寄黃門之詩。神宗見之。即薄其罪。請居黃州。鄭介夫。既下吏獄。官得介夫所厚者。往還詩文。悉以奏聞。上見晏叔原所贈絕句。亦從而釋之。神宗愛惜人才。不忍終棄。如此。晏詩有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場外。獨支。春風自是人間客。主掌繁華得幾時。

曹子建七啓云。寒芳蓮之巢。龜。鱗。西海之飛鱗。注云。今之。此。寒也。古樂府名都篇。亦有寒。龜。豕。熊。騰。之句。因知今人食品有所謂。燕。汗。假。龜。者。夫豈承其。舛。而。詆。其。語。耶。

琵琶詞。綠頭鴨。云。路。漫。漫。漢。妃。出。塞。夜。悄。悄。商。婦。移。船。徐。師。川。云。非。是。當。云。路。漫。漫。漢。妃。馬。上。夜。悄。悄。商。婦。江。邊。出。塞。愁。思。移。船。感。恨。適。當。時。語。

王荆公作字說。一日。躊躇徘徊。若有所思。而不得。子婦適侍見。因請其故。公曰。解飛字未得。婦曰。鳥反爪而升也。公以為然。

天聖中。毛應。守。寶。州。朝。廷。賜。盧。囚。救。書。云。救。毛。應。朕。念。三。聖。之。愛。育。蒸。黔。垂。著。典。法。申。戒。官。吏。簡。恤。刑。章。深。切。丁。寧。斯。為。至。矣。方。郡。守。長。如。能。刻。意。遵。奉。與。我。共。此。何。患。不。臻。于。訟。息。而。治。平。哉。今。款。煥。戒。時。動。植。咸。茂。而。罔。牆。幽。囹。猶。有。繫。縲。愀。然。以。思。當。食。與。歎。汝。宜。體。是。憂。憫。加。于。撫。循。無。使。狴。犴。之。間。重。有。淪。胥。之。困。躬。勤。省。察。稱。朕。意。焉。救。書。到。日。汝。可。速。指。揮。泥。濶。掃。獄。房。皆。須。淨。潔。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獄。內。監。逐。人。力。刷。湯。柳。柎。及。逐。日。供。給。水。漿。兼。罪。人。內。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委。無。骨。肉。者。支。與。喫。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晝。時。轉。送。不。得。邀。難。減。剋。無。使。罪。人。或。至。飢。渴。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飯。如。小。可。罪。犯。便。須。逐。旋。決。遣。若。是。大。段。刑。禁。事。關。人。命。亦。須。盡。理。速。行。勘。斷。不。待。淹。延。仍。散。下。管。內。汝。宜。審。切。提。舉。無。令。曠。慢。及。候。依。此。逐。件。施。行。訖。聞。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又。賜。衣。救。書。云。救。毛。應。汝。外。分。憂。寄。善。布。化。條。眷。言。守。土。之。良。適。及。刑。喪。之。候。特。申。渥。賜。用。洽。朝。儀。今。賜。汝。紫。乾。色。大。綾。綿。旋。欄。衫。一。領。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時。應。俟。官。止。太。子。中。舍。祖。宗。重。郡。守。之。寄。雖。遠。方。小。郡。救。書。亦。且。徧。賜。今。帥。守。皆。無。之。不。知。自。何。時。廢。也。

獨醒雜志卷五

劉丞相在位時。族人偶有通負官租數十萬。丞相不知也。前後官吏望風不敢問。程公珦為廬陵縣尉。主賦事。追逮囚繫。責令盡償而後已。或以告丞相。丞相曰。賦入不時。吾家之罪。縣官安可屈法也。乃致書謝之。後珦罷官至京師。丞相延見。禮貌有加。珦出謂人曰。劉公偉量。非他人能及。真宰相也。

江之神。今封安濟順澤王。凡江行有水族登舟。舟人以爲神見。王荆公嘗泛江歸金陵。或見於舟。狀稍異。舟人請公致禮。公從容至前。姓香。揖之曰。朝廷班爵。公無拜侯之禮。俄頃不見。蓋其時未封王爵也。

南昌潘興嗣。延之號清逸居士。五歲受官。既長。不仕。進趙清獻。唐質肅薦之于朝。除校書郎。固辭不就。紹興中。趙丞相元鎮帥豫章。奏言興嗣廉退自守。足以風化。有位。元符中。嘗官其孫淳。蔡京當國。乃追奪其官。今興嗣孫淳尚在。乞賜推恩。以旌善人。遂補初品官。

客有謂東坡曰。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坡笑云。工摹臨者。非自得。章七終不高爾。予嘗見子厚在三司北軒所寫蘭亭。兩本。誠如坡公之言。

范忠宣在永時。苦目疾。不復觀書。有來謁者。亦時舉諸經大義告之。然未嘗以爲己出。每舉一說。終則曰。此先公之訓也。或曰。此翼之先生之語也。此明復先生之語也。公嘗言學者當有所宗。某自受教于翼之先生。不敢有非辭之心。

林靈素以方士得幸徽廟。跨一青牛。出入禁衛。號曰金門羽客。一日有客來謁。門者難之。客曰。予溫人。第入報靈素與鄉人厚。即延見焉。客入。靈素問曰。見我何為。客曰。有小術。願試之。即燃土炷。爐中且求杯水。噴案上。覆之以杯。忽報車駕來。幸道院。靈素倉皇出迎。不及辭別。而其人去。上至院中。聞香郁然。異之。問靈素何香。對曰。素所焚香。上命取香再焚。殊不類。屢易之。而益非。上疑之。究詰頗力。靈素不能隱。遂以實對。且言。喉水覆杯事。上命取杯來。牢不可舉。靈素自往。取愈牢。上親往取之。應手而舉。仍得片紙。紙間有詩云。拾土為香事有因。如今宜假不宜真。三朝宰相張天覺。四海閒人呂洞賓。靈素自是香。衰未幾。放歸溫州而死。

秦少游謫古藤。意忽忽不樂。過衡陽。孔毅甫為守。與之厚。延留待遇有加。一日飲于郡齋。少游作千秋歲詞。毅甫覽至。鏡裏朱顏改之句。遽驚曰。少游盛年。何為言語悲愴如此。遂廣其韻以解之。居數日。別去。毅甫送之於郊。復相語。終日。歸謂所親曰。秦少游氣貌大不類平時。殆不久于世矣。未幾果卒。秦少游所賦活溪中興詩。過屋下時。蓋未會題石也。既行。次永州。因縱步入市中。見一士人家。門戶稍修。深遂直造焉。謂其主人曰。我秦少游也。以紙筆借我。當寫詩以贈。主人倉卒未能具。時臨廡間。有一木机。疊然少游即筆書于其上。題曰。張耒文潛作。而以其名書之。宜和問其木机何在。今此詩亦勸崖下矣。

歐陽公自南京留守。奉母喪歸葬于瀧岡。將興役。忽陰雨彌月。公念喪事。延期日夕。憂懼里之。父甲往告公曰。鄉有沙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廟祀于此。里人遇水旱禱之必應。盍以告焉。公乃為文齋潔而謁于神曰。修扶護母喪。歸葬先域。大事有日。陰雲屢興。今即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雨。則終始之賜。報德何窮。翌日。天宇開霽。始克舉事。公後在政府。一夕忽夢如坐官府。門外列旗幟甚衆。視其右。號皆曰沙山公。因感悟前事。遂以神之嘉惠。其民者。聞於朝。沙山今在祀典。

道鄉鄭公志完。論立劉后疏。有曰。若曰有子可以立為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未嘗有子。所以立為后者。以冠德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后劉氏亦未嘗有子。所以立為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今若賢妃冠德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后。則何不於孟氏罪廢之初。用立慈聖光獻故事。便立之。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耶。必欲以示信天下。天下之人。果信之耶。上怒甚。內批貶志完新州。疏留中。不降出。時人亦不知有何說也。元符末。崇寧方盛時。相欲謀尊志完以固位。乃偽為志完之疏。傳之中外。其間有云。殺卓氏而奪之子。欺人可也。詎可欺天耶。卓氏何辜。廢孟后而立劉后。快陛下之意可也。奈天下耳目何。劉氏何德。哉。因指摘此語。謂不可不明。白下新州。取索元本。志完不知索之。山復申元。莫不存。諱人遂誣志完。以為實有此說。詔令應天尹孫燾。以權車往新州。收赴京師。至泗上。哲宗升遐。其事遂寢。崇寧初。將再貶志完。乃先下詔曰。朕仰惟哲宗皇帝。嚴恭寅畏。克勤祗德。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姦人造言。謂非后出。比聞臣僚。僭竊疏。適見椒房。訴章。載加考詳。咸有顯證。其時兩宮。親臨撫視。嬪御執事在旁。何緣外人。得入宮禁。殺母取子。實為不根。為人之弟。繼體承祚。豈使沾名之賊。臣重害友。恭

之大義。誣誣欺罔。罪莫大焉。其部浩可重行黜責。以戒為臣之不忠者。庶稱朕昭顯前人之意。如有更言及者。亦依此施行。志完遂以衡州別駕。永州安置。建炎二年。虜賊破城。太守楊淵興。役修治之。掘土數尺。得一石函。中有朽竹。旁有一鏡。役工方聚觀。或以告淵。淵令取鏡洗而視之。其背有文曰。唐興元之初。仲春中巳日。吾季愛子。役築于虜。陵。殞于西。畢之。未卜。寔于他所。就瘞于西。畢之。嶺。吾卜斯土。後當火德九五之間。世衰道敗。喪亂之時。浙梁相繼。章貢邦昌之日。吾子亦復出于。是邦。東平鳩工。決使吾季。愛子。聽命于水府矣。京兆逸公。深甫記。淵。覺而異之。急遣問石函所在。則役夫以為不祥。棄之於江矣。

宣和六年。山後將入版圖。大農告乏。蔡李諸人。遂建免夫錢之議。江西一道。凡賦錢一百五十七萬。而清運之費。不預焉。令下之日。州縣莫知所措。乃令稅一千者。輸一萬。約日而集。督責加峻。時賦歛遽起。民間嗟怨。守令有親望風。旨者。建阜。雖以今日。稍愆期。即以乏軍。輿論。人益。皇懼。小民往往去而為盜。後夫錢之綱。將至。淮甸。而敵騎已及。郊。錢皆為船人所私矣。太祖時。或謂司天官。苗光裔。問卜。光裔布算成卦。謂曰。當遷徙。其人問不損人口否。光裔曰。無害。既去。又一人至。其占如前。又頃之。又一人來。亦占同。仍有前問。光裔疑之。熟視其人。容貌亦相肖。差有老少之間。光裔起。與其語。詰曰。爾為誰。其人不得已。對曰。我金明池龜也。前二人乃父祖。朝廷今欲廣池。且及我穴。恐見殺。故來問卜。幸哀我垂救。光裔釋之。即以奏聞。已而鑿池。果得龜十數萬。下令不得傷一龜。

王樞密倫。初使金歸。一行官吏。恩數甚厚。暨再使。爭願隨往。倫至金。留不得還。欲發一官屬歸報。紛然請歸。倫於是皆不遣。方再使時。請云。到金有表歸。書倫名。引筆出鈞外。則可歸。不出則不歸矣。惟秦丞相知之。其家人皆不知也。倫時以食書出使。其家人仍在府第。倫死于金。朝廷秘其事。所以禮遇其家者。如初。後其子弟。因遊觀作樂。秦相適聞之。呼樞密使府。目謂曰。樞密死矣。本欲更遷延。以厚恩數。今已不可。須即日發哀云。

秦丞相董參政同執政。二府之夫人俱入見。參政戒其夫人無妄對。惟丞相夫人是從。退歸。丞相果問參政夫人有何言。夫人曰。無所言。丞相喜。於是待參政益親。洪忠宣公。紹興初。以禮部尚書。使金。留之十五年。既歸。母太碩人董氏年八十餘矣。請補外。以便養。秦丞相相。不樂公。乃以徽猷閣學士。出守鄞郡。明年大水時。內侍白。鑄從。慈寧太后北歸。負恃舊恩。宜言變理。乖謬。洪尚書名聞遠近。願乃不以為相。講開。秦相大怒。付鑄于理。諫官承風旨。遂謂公與鑄為列。甄交。更相譽說。由是罷那。鑄遂流。嶺。表。言者復謂公。諂。說。為不靖。遂貶英州。居九年。不及內徙。而薨。公饒州人。字光弼。先君嘗言。宣和間。客京師時。街巷鄙人多歌善曲。名曰異國朝。四國朝。六國朝。蠻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時士大夫亦皆歌之。又相國寺。貨雜物。凡物稍異者。皆以番名。之。有兩刀相並。而稍曰。番刀。有

笛皆尋常差長大曰番笛。及市井間多以稍畫番國士馬以博塞。先君以為不至京師才三四年。而氣習一旦頓覺改變。當時招致降人雜處都城。初與女真使命往來所致耳。

燕山招納之舉多出於蔡攸。攸父子晚年爭權相忌。至以茶湯相見。不交他語。王師敗于白溝河。元長嘗以詩寄攸曰。老懶身心不自由。封書寄與淚橫流。百年信誓當深念。三伏征塗盡少休。目送旌旗如昨夢。心存關塞起新愁。繡衣堂下清風滿。早歸來醉一甌。詩稍傳入禁中。徽宗命京以進呈。上閱畢曰。三伏征塗。不若改作六月王師。詩復以還。觀此詩。則知是舉非惟當時人知其非。雖其父亦知之矣。

三伏征塗。不若改作六月王師。詩復以還。觀此詩。則知是舉非惟當時人知其非。雖其父亦知之矣。

余鄉民有燒畝於山崗。每晨往必見人憩於陰樹之石。望之髣髴如釋教所謂觀音像者。稍逼近。則不見矣。一日再往所見如前。即石求之。整然如玉。其中隱隱有觀音像。類今之繪者。民以石歸龜而祠之。自是生理日饒。家用大昌。民既死。其二子析居。兄請盡以家貲與弟。而唯求其石。弟亦願得石。而盡舉家賄以遷其兄。爭之不已。訴于郡太守。取石藏之公帑。而析其財。由是爭息。郡經兵火。幣藏皆毀。石失所在。老吏執事其時者。嘗見之為言如是。

有方外士為言。蜀道永康軍城外崇德廟。乃祠李太守父子也。太守名冰。秦時人。嘗守其地。有龍為孽。太守捕之。且鑿崖中斷。分江水一派入永康。鎮孽龍于崖堆之下。有功於蜀人。至今德之。祠祭甚盛。每歲用羊至四萬餘。凡買羊以祭。偶產羔者亦不敢留。永康藉羊稅以充郡計。江鄉人今亦祠之。號曰灌口二郎。每祭但烹一豬。不設他物。蓋有自也。

子藏章伯益。草蟲九便而筆勢飛動。幾奪造化。後有孔毅甫。周元翁。米元章。諸公題識。客有謂伯益以篆名世。何為善畫。復如此而不多見也。予觀修水集。有題伯益飛枝圖。亦嘉其游藝之精。則伯益之墨戲。當亦有藏之者矣。

東坡多雅。嘗與許沖元。顧子敦。錢穆父同舍。一日沖元自窗外往來。東坡問何為。沖元曰。綏來。東坡曰。可謂奉大福以來。綏沖元登科時賦句也。沖元曰。敲門瓦礫。公尚記憶耶。子敦肥碩。嘗暑袒裼。據案而寐。東坡書四大字於其側曰。顧屠肉案。穆父眉目秀雅。而時有九子。東坡曰。穆父可謂之九子母火人。同舍皆大笑。

米元章嘗寫其詩一卷。投許沖元云。帝自會道言。語不襲古人。年三十為長沙掾。盡焚毀已前所作平生不錄一籍。投王公貴人。遇知己。索一二篇。則以往。元豐中至金陵。識王介甫。過黃州。識蘇子瞻。皆不執弟子禮。特敬前輩而已。其高自譽。道如此。至許章伯益書乃云。如宮女插花。嬾嬌對鏡。自有一般態度。繼其後者。誰敢。襄陽米芾則元章子。字畫間乃有所推重。世謂元章學羅讓書。蓋其少時非得法于讓也。

董公敦逸。永豐人。元祐中立朝。為侍御史。彈擊不避貴近。人畏憚之。京師呼為白鬚御史。元符厭祖事起。皇城司具獄。哲宗御批。令公錄問。中書不預知也。公入獄引問。見宮官奴婢十數人。肢體皆毀折。至有

無眼耳鼻者。氣息僅屬。言語亦不可曉。問之只點頭不復能對。公大驚。闕筆不敢下。內侍郝隨。傳旨促之。且以言語脅公。公不得已。以其案上。翌日上疏。言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為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亦為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臣嘗錄問知其非辜。倘或不言。誠恐得罪于天下。後世上大怒。將議貶斥。廷臣皆不敢言。曾子宜徐奏曰。陛下以皇城之獄。出于近侍。故特命敦逸錄問。今又貶敦逸。臣恐天下疑惑矣。上意始解。未幾竟出之。

獨醒雜志卷六

胡邦衡春秋之學。受教于蕭子荆。子荆名楚。廬陵人。紹聖間。貢于鄉。不第。因留太學。時方尚詞賦。子荆獨崇經術。尤深於春秋。從其學者。嘗百餘人。會蔡京當國。黜春秋之學。子荆慨然引退。移書謂涇解曰。蔡氏廢麟經。忘魯王之義矣。是將為宋王莽。吾不願仕。淵得書。不敢答。淵亦嘗受春秋大義。邦衡擢進士甲科。而歸。子荆尚無恙。謂邦衡曰。學者非但拾一科而止。身可殺。學不可辱。無禍吾春秋。子荆建炎四年卒。以未嘗娶。故無子。門人私諱曰。清節先生。有春秋經。辯行于廬陵。

曾外祖嚴府君。類舉進士。皇祐方平治時。四為縣宰。所居稱職。廉介自持。不求聞達。祖母為余官府君。為惠州河源令。三年餘。祿不足以養。而絲毫無擾于吏民。罷歸。人情其去。爭饋以海錯。舟行十里餘。家人發。得黃金以告。府君亟命掩。召。餽者還之。其清。謹。視。古。廉。吏。情。名。不。聞。于。太。史。氏。云。

米元章以書名。而詞章亦豪放不羣。東坡嘗言。自海南歸。舟中聞諸子誦其所作古賦。始恨知之之晚。徵宗朝。以廷臣論。除太常博士。時內史與挾行詞多所褒獎。元章喜作詩以謝之。其末章有云。中間有一番閒伯。學道登仙。初應格。朝元明日。拜五光。玉皇。應。怪。鬚。眉。白。蓋。自。謂。也。未。入。謝。言。者。謂。其。傾。邪。險。怪。詭。詐。不。近。人。情。人。謂。之。類。不。可。以。登。朝。籍。命。遂。寢。元。章。大。不。平。即。上。章。政。府。訴。其。事。以。為。在。官。十五。任。者。四。五。十。人。此。豈。願。者。之。所。能。竟。不。報。後。四。年。始。得。召。復。歸。班。元。章。喜。服。唐。衣。冠。寬。袖。博。帶。人。多。

怪之又有深疾器用不肯令人執持嘗衣冠出謁帽簪高不可以乘肩與乃微其蓋見者莫不驚笑所為類多如此

東坡嶺嶺南元符末始北還舟次新登時人方礎石為橋開東坡之至父老兒童二三千人聚立舟側請名其橋東坡將登舟謁縣宰乘人填擁不容出遂就舟中書惠政橋字與之邑人始退然字畫差編小不似晚年所書蓋當時倉卒迫促而然爾

范忠宣公居于永太守觀望時政與公相忘歲時亦不加禮建中靖國初朝廷將起公道中使宣賜茶藥問勞甚至官吏遂生新敬及公將行皆出送于四五十里外公辭之不可乃一一延見慰藉有加或進謂公曰時事一變朝廷將復用公矣公謝曰某罪大責薄蒙恩內徙若得正邱首幸矣他非所願也言者慚謝而退

永豐董體仁德元少年魁鄉舉士林中亦知名後累試禮部不第沈落困頓竟就特奏名補文學初任道州事遠簿尚待次其生徒富家劉氏子邀與俱試禮部復預薦試禮部合格廷對遂為天下第一遺書報其家人有詩云御筆題封墨未乾君恩重許拜金鑾故鄉若問登科事便是當初老榜官盧陵之俗謂特奏名為老榜初體仁既預預舉一達官干東上之費遂官語坐客有老榜之語體仁頗不能平故其詩及之時紹興戊辰體仁年五十三矣秦丞相嘗國雅器重之援引登朝不十年參知政事秦相死體仁以言章罷歸於盧陵

文瀾公汾州人年九十二薨更事四朝滌歷二府七換節鉞位將相五十餘年平章事四十二年歷任侍中司空司徒太保太尉再知秦州大名永興五判河南府兩以太師致仕為本朝名臣福祿之冠李布夢祥曾成都合江圖乃孟蜀故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外芳華樓前後植梅極多故事臘月黃燕其中管界巡檢營其側花時日以報府至開及五分府坐領監司來燕遊人亦競集有兩大樹天矯若龍相傳謂之梅龍余嘗聞山陰有古梅極低矮一枝纒三四花枝幹皆青綠每一窺至都下貴家爭取之又以小為貴者梅花見重於世蓋多寡大小皆有風韻耳

江彥明吉之永新人喜作詩事母極孝母嘗有疾彥明攜筆硯坐牀下進藥之餘吟詩自遣遂以詩名嘗記其晚春詩云闌草事空猶昨日惜花心在又明年詞意婉美如此新淦人俞師郝與彥明相友善俱有詩聲嗣倡甚多師郝有詩云叫月子規喉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尤為彥明所稱賞彥明名時崇觀間吉守嘗以八行薦于朝不報自號棘陽居士師郝名處俊登建炎龍飛乙科不及祿而卒人甚惜之二人詩今多傳于江西

俞師郝嘗因重九日賦長短句云殘蟬嘶斷政西風蕭索夕陽流水落木無邊幽曉處雲擁登山履齒歲月如馳古今同夢惟有悲歡異綠尊空對故人相望千里追念淮海當年五雲行殿咫尺天顏喜清曉賦傳仙仗裏衣染玉龍香細今日天涯黃花零亂滿眼重陽淚艱難多病口酸無奈秋思詞既出邑人爭歌之或曰詞固佳然其言太酸辛何故師郝明年竟卒其登科時在維揚以重九日唱名故詞中及

先君官零陵山谷之從弟吏部叔約為守政事有體識度甚高遇僚屬嚴重先君從之驗年一日袖出此章其辭云檢身清慎率職公勤時一同僚迫于代滿望公合尖而公不與先君願推以授之公曰君之舉削可推以及人而吾之舉辭不可妄以許人其相知如此

魚知丙穴燕避戊方丙穴左太冲賦所謂嘉魚出于丙穴杜詩云魚知丙穴由來美是也賦注云丙地名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嘗以三三八日取之鄧善長云丙穴之魚不獨漢中有之柏枝山有丙穴方數丈嘗有嘉魚或以為魚以丙日出穴者非也魚何能擇日出入耶戊方則所謂燕避戊己鶴避太歲是也

清江孔端中三孔之族也紹興間為淳安令邑近行都凡邑之舟皆自託于貴要其肯應公家之漕者僅得一舟耳端中集而諭之曰凡為貴家之舟者勿役第貴家慮有不時之用當謹伺之輒以他運則有罪召其一舟之肯應公家者假以資費俾多造舟令于乘曰商賈往來惟許用某人之舟令一下舟人爭願聽役自是貴要獲舟之機自戢其為政多此類時譽翕然都下酒家至為之語曰酒似淳安知縣徹底清語連上聽召見與郡未幾而卒嘗記南史顧憲之為建康令有清政都人飲酒醉旨輒號顧建康與端中事相似

尹商老傳聞強記與先君同仕湘中以鄉里故相友善商老之難商老以江華令同部民兵勳王至淮備謁提舉會吉甫吉甫因出示關報先君欲假以付吏構錄商老耳語曰吾已識之不用錄也迨至館索筆為書數百言不遺一字其登科時年甚少復中法科繼聞以法科進者不大拜悔之不受省劄嘗宰一二壯縣皆有能稱在新喻時每治事聽吏民坐兩廡縱觀道疑滯訟剖析如流廡下之人撫掌稱贊然性狷介寡與少合人罕知之者仕止於伴商老名躬永新人

番陽董氏藏懷素草書千文一卷蓋江南李主之物也建炎己酉董公道從駕在維揚適敵入至適董棄所有金帛惟袖千文南渡其子弁尤極珍藏一日朱丞相奏事畢上顧謂曰聞懷素千文真蹟在董弁處卿可令進來丞相諭旨弁遂以進

趙君暇為吉水宰清澗古有古循吏風百姓呼為趙佛子方輟卒之擾王師出征往返皆道其境供餽不周而卒將聞其為人無所需求而去其母卒于官貧無以殮囊中之綿不能具一衣郡守遺金十兩以為歸資君暇謀之婦曰君所受金才十兩他日郡幣之籍數事止是君奈何冒其名遂卻不受後得僱俸百餘千乃歸道茶陵為盜所邀君暇曰我無他物僅有銀數兩以獻幸容我謹喪歸葬盜熱視之驚曰乃趙軍使耶羅拜謝罪且曰我輩知軍使名前有他盜恐終不免送之出其境君暇往嘗率茶陵其所至能成人如此君暇名錫

吉水有南華院者在山谷之窮絕處山行可十里院傍石溪冬夏潺湲溪中皆巨石方流圓折宛然曲水流觴之勝石上有巖痕土人呼為仙人跡院有白雲堂在最高處劉偉明未達時館于山前之富家亦

嘗寓書劍於此堂。有二詩曰：紫翠浮浮奪曉昏，生涯谷汲與松焚。客處一點自應少，終日到門惟白雲。又云：野興由來懶杖藜，層巒影裏見飛飛。虛堂一炷疑凝碧，化作九天雲染衣。老僧云：元題字壁間，幼嘗見之。兵火之後，始失去矣。今寺僧於堂之坎建閣，勝曰浮翠閣，閣之下為堂，曰雲到，蓋摘其詩語也。玉筍山，舊多隱君子，皆梁宋以來避亂者也。最著者孔邱明，杜魯永，蕭子雲，皆當時禁從。其居今悉為宮觀。山谷詩曰：郁木坑頭春鳥呼，雲迷帝子在時居。風流掃地無人問，惟有寒藤學草書。即題蕭子雲宅也。子雲善草書，其題郁木洞詩云：伐我萬古石，紀我千載名。欲知古人處，白雲中相尋。又詩云：千載雲霞一徑通，暖煙遲日鎖溶溶。鳥啼春盡桃花拆，獨步溪頭採碧茸。山谷之詩本此。此山幽深盤曲，延袤百餘里，泉石水竹之勝，概固無恙。道宮雖環據，而其流反役於衣食，不能槁白之，多為蓬蘚瓦礫之場，亦可惜也。

王德升名密，新淦人，因顯場屋，遂入玉筍山，依道士潘與齡，獨居白雲齋十餘年，予聞其名久矣。因與諸子入山，設醮，德升來相訪，時年六十餘，論詩談理，聲譽不傳。予問居山久何所述，答以止作絕句紀玉筍之勝，因得其一編，其騁山道中詩曰：巖石韻寒泉，依稀言語處，回頭覺無人。又上前溪去，又山樵詩曰：山樵竹裏居，略約纒堪流，落日澹平曠，牛羊點寒蕪。語意蕭散，皆此類，非遠外聲利者不能也。康伯可予之題，慧力寺松風亭六言云：天涯芳草盡綠，路旁柳絮爭飛，啼鳥一聲春曉，落花滿地人歸。予嘗以語王德升，德升曰：造語固佳，倘有病如芳草柳絮未盡點化，啼鳥一聲，落花滿地，幾乎犯重，不如各更一字，作煙草風絮，幽鳥殘花，則一時無可議者。

紹興中有於吳江長橋上題水調歌頭云：平生太湖上，往來幾經過。如今重到，何事愁與水雲多。擬把匣中長劍，換取扁舟一葉，歸去老漁蓑。銀艾非吾事，邱壑讓嵇康。起悲歌，太平生長，不關今日。戰兵戈，欲捲三江雪浪，靜洗胡塵千里。不用挽天河，回首望雲漢，雙淚墮清波。不題姓氏，後其詞傳入禁中，上命詢訪其人，甚功，秦丞相乃請降黃榜招之，其人竟不至，或曰隱者也。自謂銀艾非吾事，可見其泥塗軒冕之意，秦丞相請招以黃榜，非求之乃拒之也。

張子韶廷對時，欲寫至聖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等語，諸璫在殿下者來竊窺之，子韶掩卷正色謂曰：方欲言諸君幸勿觀也，皆慚退而退。子韶又論劉豫事云：彼劉豫者何為者，耶素無動德，殊乏聲稱，天下徒見其背叛君親，委身夷狄，耳點雖輕，營有同兒戲，何足慮哉。問：豫得之傳以示豫，豫大不平，會其左右出其文，令榜於汴京通衢，召刺客欲刺子韶，或以告，子韶未嘗為之動，其事遂上聽，他日子韶陛對，上語之曰：劉豫榜卿廷策謀，以致害非卿有守，豈能獨立不懼乎，褒嘉久之。

羅欽若，字東尹，與胡邦衡同在學舍，甚相得，他日同就試，欽若見邦衡試卷，問曰：此欲何為，邦衡曰：覓官也。欽若因撫邦衡背，指示卷中一詩，字謂曰：與汝一官，邦衡改之，是榜遂中，遂故邦衡有啓謝欽若具述與一官之語，胡公既為侍從，東尹亦仕至中大夫，欽若止正郎，嘗謂余曰：頃在學舍，偶乏僕供廬，同

舍不免自執烹飪，邦衡能操刀，東尹能和麪，某無能，但然火而已。今之官職小大已定於此，欽若名業，恭東尹名孝恭。世傳燒煉點化之術，有乾汞死朱，砂雄黃硫黃之法，因歷為金銀誣誣欺人者甚多，然不可謂無此術。余族祖少嘗好之，挾是伎者日至，卒不能得其傳，費用以此而匱，而好之未厭也。一日遣一僕入城市，水銀道遇一客，亦舊嘗至其家者，呼僕來前，問其主翁之無恙，且問所攜何物，對曰：市水銀歸也。客聞，盡然少土投之，笑遺僕曰：為我謝主翁，水銀若容易乾，得無處著錢矣。僕歸以告，族祖惘然視壺中水銀，則皆凝而為銀矣，自是始悟，不復留意。

獨醒雜志卷七

南豐之會，曰章曰阜曰宰曰布曰肇，章貢之會，曰弼曰彬曰班曰開曰幾，皆以伯仲取科第，致位通顯，南豐之最著者子固，子開，而子宜遂登相位，章貢之最著者叔夏，天猷，若吉甫雖晚遇，亦終次對。此二族蓋甲於江西也。泉南之會，自丞相魯公一傳，而有樞密孝寬，再傳而為秘監誠，三傳而為今丞相懷，又會氏之最著者也。按千姓篇，會氏望出廬陵，自孔門點，參，元，而之後，至漢繼有尚書郎偉一人耳。而江西之會居廬陵尤多，散在諸邑，若太和，若安福，若何原，若松江，若贛陵，派別枝分，不可盡紀。予家在吉水，自為一族，六世之祖幼孤，莫知族系之所自，獨相傳以為自金陵而宜春而吉水而已。江南龍君車野史列傳，會氏有諱崇範者，廬陵人，獻書李唐，遂家金陵，李氏歸朝，而其子乃以喪歸，則知會氏自金陵歸廬陵，初非自金陵徙廬陵也。予家有墳墓在贛之寧都，疑與章貢之族通，而自南豐來者，以為吉水，據三郡，本江西之一族，亦未見譜牒，莫可推尋。然廬陵之族，諱乾度者，在本朝首舉進士，終于卿監，其諸族相繼登科，無慮數十人，視章貢南豐終無顯者，贛陵之族，如晦運幹，諱查明，登宣和甲辰乙科，與諸父相弟兄，嘗言尚書之後，歷及唐五六百年，會氏無聞人，而本朝居相位，登禁從者如是，蓋本朝以火德興，會氏以火音合，首雖附會，未為無驗也。

浩陵，定字天授，幼學釋氏，伊川之貶浩也，始棄其學而學焉。伊川教以中庸諸書，多有頓悟，後伊川

得歸天授送至洛中而返靖炎間兵戈擾攘天授尚無恙一日忽乘家隱于青城山莫知所終方士爲余言今或有見之山中者不知天授之年又幾何矣伊川嘗謂道家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審如是則天授誠不死矣

許知可嘗夢有客來謁知可延見坐定客問知可曰汝平生亦知恨乎知可曰我恨有三父母之死皆爲醫者所誤今不及致菽水之養一也自束髮讀書而今年踰五十不得一官以立門戶二也後嗣未立三也其人又曰亦有功于人乎知可曰某幼失怙恃以鄉無良醫某既長立因刻意方書期以活人建炎初真州城中疾癘大作某不以貧賤家至戶到察脈觀色給藥付之其間有無歸者某與實于家親爲療治似有微功人頗相傳其人曰天政以此將命汝官及與汝子若父母則不可見矣因復取書一通示之知可略記其間語曰藥市收功陳樓閣阻殿上呼盧喝六作五既覺異其事而不知其何祥也紹興二年策進士第六陸作五乃在陳祖言樓材之間其年仍舉子始知夢中之言無不合知可名叔微真州人有善濟本事方今行于世

祥符中汀人王捷有燒金之術因會繪以見劉承珪承珪薦之王翼公遂得召見時人謂之王燒金捷能使人隨所思想一有見人故感之大抵皆南法以野狐涎與人食而如此其法以肉置小口器中埋之野外狐見而欲食不得入饑涎流墮器內漬入肉中乃取其肉曝爲脯末而置人飲食間又聞以狐涎和水類而即照見頭目變爲異形今江鄉喫菜事魔者多有此術嘗有一人往從之以水令頰面其人但頰其半頰處變爲異未頰處乃如初因知水中有異也

紹興九年金人歸河南之地欲講和罷兵朝廷許之明年春藍公佐使金回和議頗變朝廷遂命騎帥劉錡信叔爲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錡至順昌方與郡守陳規相見忽報金師入寇已抵秦和縣警書運至錡會諸將議曰吾軍方自遠來曾未蘇息而敵人壓境策將安出諸將或欲迎戰或欲固守或欲順流而下錡伏兵於城下以待有餘騎渡河而來伏兵起襲之無一還者翌日敵將韓世將軍兵至去城三十餘里而營錡夜遣人襲擊明且復與戰敗之殺傷千餘人敵復增兵來援直逼城下錡於城上以破敵弓射中敵將敵稍退乃以步兵逐擊復大敗之敵歸營固守錡復出精騎五百夜劫敵營乘勝直至中軍殺其酋長死者不可勝數敵自此一夕嘗四五驚時方六月盛夏皆被甲不敢下馬得聞諜謂求援於兀尤甚急或勸錡曰今已屢勝不如全師而歸錡不聽兀尤果自將兵至遣數騎直來索戰謂城上人曰你只活得一箇日頭戰既合兀尤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策應錡出軍五千接戰自西而南轉戰四門往來馳逐自辰至戌金師大敗退走歸營不出聲言造砲架橋必欲破城越三日兀尤乃引軍北歸獲降人言其軍中自謂南侵十五年未嘗少劫惟和尚原以失地利敗于吳玠今又數敗于此他朝莫是外國借得兵來自後遂決意求和矣

岳公飛之破固石洞也賊岩據山之巖巖崖百仞登者躋攀而上不勝其勞官軍每登山賊輒憑高據險投刃轉石士卒皆重傷而卻公既至直入洞中與賊岩相對而營賊長公威名堅守不復下山公一日

今日來日當破賊軍中不知所謂明日凌晨令諸軍陣于山下與賊岩相距甚近既成列公臨後登高以望之賊在上見官軍逼近亦懸額以待戰其酋長乃一女子號廖小姑持刀叫呼曰今日官軍要破我岩除是飛來公聞其言顧左右曰飛即我也擊鼓進師鼓聲方合有衆先登公望其旗曰此軍第三隊也當作奇功諸軍就進遂破賊岩生擒其酋以歸

紹興六帥皆果毅忠勇視古名將岳公飛獨後出而一時名聲幾冠諸公身死之日武昌之屯至十萬九百人皆一可以當百余嘗訪其士卒以爲勤情必分功過有別故能得人心異時嘗見其提兵征積之固石洞軍行之地秋毫無擾至今父老語其名輒感泣焉蓋其每駐軍必自從十數騎周巡歷惟恐有一不如紀律者時神將楊貴怒一卒擅離隊伍遂樹而尸之卒尙未死飛見之問其故以爲不應死願左右求其生不可則絕之而解衣以殮焉召貴詰曰擅離隊伍罪未至是汝當以死償之貴皇懼不敢對諸將羅拜祈免乃已猶以軍章境上有遺逃者責使招降焉不然復其罪貴後能致其人者始獲免

方臘之變經制使陳公亨伯館先君於幕府時洪尚書光弼以南京國子博士被倣主饋事因與定交先君與尚書同年同月生故極友善遂平論功先君補初官尚書遷京秩後更兵戈音問澆疎先君既勤王而歸即掃軌朝市尚書亦以事見執於絕域者累年而後歸卒莫能申敘先君每切恨歎方臘家有漆林之饒時蘇杭置造作局歲下州縣徵漆千萬斤官吏科率無算又爲里胥縣令不許其僱募臘數被因辱因不勝其憤聚衆作亂先誘殺縣令兵吏無與抗者遂陷睦州江浙亡命相率從之衆至數十萬是時天下晏安久州縣士卒皆不習于兵望風奔潰臘勢益張復陷婺歙等州乃入鎮唐觀燈飲餽連日因遣人發掘蔡氏父祖墳墓其骸骨加以唾罵王師既至相拒累月不能少挫其鋒後臘以食少人衆稍窘促遂獨從千餘人入剡溪洞死拒不出重賞不能誰何乃命部將僞爲朝廷招降者誘之以官既出則繫之父子皆置送京師戮死于市餘黨遂平初臘之入抗也有太學生呂將者爲之畫策以爲不如直據金陵因傳檄盡下東南郡縣收其稅賦先立根本徐議攻取之計可以爲百世之業若止於屠略城邑是乃盜爾臘不以爲然曰吾家本中產無他意第州縣徵歛無度故起兵願得賊臣而甘心耳先君嘗謂天下無叛民其或至于此者必有所不得已也

貴賈之討方臘也盡撤東南諸路兵凡數十萬賈獨總之既累月無功朝廷頗加督責賈懼無以爲計乃出令與賊戰而不能生獲者許斬首以獻亦議推賞輒歎者抵罪諸軍自後每出戰或夜劫賊寨凡力所能加者皆殺之以其首來賈即授賞不問其是賊與否也軍士因大爲欺罔偶出遇往來人亦皆殺之因告其主將曰遣逢賊衆因與鬪敵遂斬其首主將縱知其非亦不敢言陳公亨伯嘗見賈謂曰聞諸軍每戰多殺平民要須禁止且盜與治夷狄不同彼夷狄狀貌與中國大異故可以級論功今平民與盜初無別軍士利于得賞何憚而不殺平民乎賈不聽既而臘招降餘黨潰散軍士追奔或入民居全家殺之以其首獻賈欲張大其功亦不問也

岳公飛之破固石洞也賊岩據山之巖巖崖百仞登者躋攀而上不勝其勞官軍每登山賊輒憑高據險投刃轉石士卒皆重傷而卻公既至直入洞中與賊岩相對而營賊長公威名堅守不復下山公一日

靖康改元冬十一月金人渡河朝廷下詔應天下方鎮郡縣各率師募衆勤王扞邊湖南帥郭公三益獨起民兵命縣宰各統所部情勢甚厚時先君爲永州東安簿零陵令丞不任事郡守武以先君易之會

有是舉守以屬先君或勸曰邑固有令君獨何爲先君揮之曰此豈臣子辭難之時即日治兵以行部

署整肅一路莫能及既至淮甸聞京城失守蔡彥有叛卒肆戮于道路兵至是多引歸先君獨與二三

公勸兵趨南京時光堯未即尊位留守乃朱丞相勝非其時官吏多逃散朝班無幾其表勸進乃築壇

于州治儀門外東南隅上登壇受寶北向痛哭班立者無不感泣越日乃命勤王師罷歸官吏各推賞

有差先君謂是行也勤勞有之功效則無豈忍受賞既以兵歸零陵尙餘犒賞銀千兩悉上送官自舉

兵至訖事文移數篋崎嶇兵火毀失殆盡僅存印歷至勤王事止見之差出條耳

衣冠南渡劉發運事止來自真州治所舟行至新淦適遇金騎一時行舟皆爲所焚發運僅以身脫顧無

所歸問之鄉之長者得外大父劉公儀仲徒步歸之外大父因授館且爲收其散亡得一婢子衣絮三

四吏卒十數舟焚餘其底尙得錢數百千時方假擾雖山谷間一日亦四五驚卒有長吁于外者劉聞

之詰曰天步方艱吾身不敢自愛爾曹乃嗟怨耶立命斬之先君時留外氏因與遊處先君少爲治亂

之學嘗崇觀閱以策干當路輒不受遠浙江盜作諸公方思顧畫由是勉出爲世用而志已倦遊矣劉

一見先君以爲偉人語及零陵勤王始末歎曰世不無義士願勇于義如君者人所未知耳邀與俱趨

車買陸祐在所先君辭以久出遠歸不忍復去親勞隨分謂先君曰觀君不樂仕進殆將隱矣後會無

期因以疇委讓別而去先君既不出而劉後爲吏部侍郎不久亦罷卒不復相聞

張孝純守太原敵入攻城甚力孝純遠遣九求救者凡十有八朝廷初遣神師中往援師中兵敗于榆次

復欲命李公伯紀爲宜撫帥師救之伯紀辭以不知兵朝廷不許御史陳過庭率其屬陳公輔等言曰

李綱儒者不習軍旅若師出再朝則太原失守遺憂近甸禍實不測非計之善也疏亦不報既而解濟

等果失利孝純以糧盡城陷敵入長驅而來無復後顧矣

胡文定公廷試考官初欲以魁多士繼以其引經皆古義不用王氏說降爲第三人爲荆南教官與楊龜

山中立交承遂相與講學及爲提學官與謝上蔡顯道從游亦厚崇觀間嘗爲太學官雖當時禁習元

祐學術而公獨留意正蒙諸書與楊謝諸公通問不絕故紹興以來論伊洛之學者胡氏爲得其傳而

公嘗自言謝游楊三公皆義兼師友實尊信之公名安國字康侯有春秋解武夷集行于世

劉尙書美中兄弟終鮮父大中極憐之大觀初買于鄉將赴南宮試大中令一老僕從行至中塗尙書一

夕忽暴病而死僕驚救甚至越半日未蘇逆旅主人皆勸之具棺斂僕曰我主翁子五六人死亡殆盡

今惟此爾若又死則是無天地也且我何面歸見主翁於是席藉地寢尙書於上坐於其旁曰若是

三日而不活則斃死矣越再夕尙書手足復動醫救數日疾平遂入京師次年中進士第

獨醒雜志卷八

歐陽在政府日臺官以閩國誣劾之公上章力乞辨明神宗手詔賜公曰春寒安否尙事朕已累次親批

出詰問因依從來要卿知又詔曰春暖久不相見安否數日來以言者汚卿以大惡朕曉夕在懷未嘗

舒釋故累次批出再三詰問其從來事狀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已令降出

仍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事理既明人疑亦塞卿直起視事如初母恤前言又塗去塞字改作釋

字宸翰今藏公家

董侍郎敦逸仕于朝招一鄉人在太學者謂其諸子暇日課其習業不加進侍郎責之曰吾年二十八入

學甘澗鹽者凡幾載僅得一第今汝若此何以有成耶鄉人曰公言過矣侍郎乃董十郎兒賢郎乃董

侍郎兒其好學之心自不侔矣侍郎之父行第十其人故云

建炎三年僞四太子入金陵府官相率迎降獨通判盧陵楊公邦義毅然不屈先自書其衣裾曰寧爲趙

氏鬼不作他邦臣以授其僕曰吾即死矣敵居數日其會帥有張太師者置酒召公立庭下以紙書死

活二字使示公曰無多言欲不降書死字下若歸于我書活字下公視吏有榜笞筆者即奪筆書死字

下敵知其不可屈命引去又數日囚公以見四太子公大罵不絕口敵怒甚殺之剖其腹取其心明年

敵去州白其事于朝褒錄死節初贈直秘閣繼又贈次對諡忠貞賜官田官其諸子令立廟于金陵贈

告云。儒夫每生。名不稱于沒世。烈士砥節。死有重于泰山。汝稟性剛方。值時艱危。介胃之士。望風而速。奔城郭之巨。蒙恥以求活。獨汝能明事君之義。抗死節之忠。誓不屈于番酋。寧自甘于血刃。口不絕。誓言不忍聞。綽有張御史之風。無愧顏常山之節。肆願恩典。庸慰忠魂。榮然開直之華。昭哉廟食之遠。併推寵秩。以及遺孤。非止往居之榮。實是臣工之勸。尚祈不昧。知享此哉。

歐陽全美。名而。廣陵人。登崇寧進士第。靖康初。全美調官京師。時金人欲求三鎮。全美行次開山。以樂府寄其內。曰。鴈字成行。角聲悲送。無端又作長安夢。倚衫小帽。這回來。安仁兩鬢秋霜重。孤館燈殘。小樓鐘動。馬蹄踏破前村凍。平生牽繫。為浮名。名垂萬古。知何用。全美至京。有詔許上封事。論禦戎之策。全美應詔陳利害。時有九人同召對。全美奏曰。割地敵亦來。不割亦來。特遲速有間。今日之策。惟有戰耳。時宰執有主棄地之議者。不悅。即除將作監丞。使金竟不復還。朝廷錄其節。而官其婿。乃從兄叔謙也。叔謙為余言。紹興十一年。夏。客臨安。一日。有客垢衣破屐。若遠至者。來同邸。即一室閉之。遽詣尚書省。自言明日召見。已而命之官。後詢其人。姓李名徽。邵武人。是時尚書洪公留絕域。得皇太后書。遣使徵以蠟丸致之。上得書大喜。謂侍臣曰。朕不得皇太后安問。且十五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遂命徵以官。尚書公以使命見執於金。其間遭羅危辱者屢矣。而能仗漢節。誓死不變。問關萬里。遣致皇太后書。以寬天子孝思。可不為忠乎。

李忠愍公若水。為大名府元城縣尉。日有村民持書一封。公得書讀竟。即火之。詰其人何所從來。對曰。夜夢金甲將軍告某曰。汝來日往縣西。逢著鐵冠道士。索取關大王書。下與李縣尉。既而如夢中所見。故不敢隱。公以其事涉詭怪。遂縱其人弗治。因作絕句記之曰。金甲將軍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我與雲長隔異代。翻疑此事太空虛。公初以書付火之時。母妻子弟驚訝。求觀弗獲。獨見其末曰。靖康禍有端。公卒踐之之語。其後二聖北狩。公抗節金營。將死而口不絕罵。則知天生忠義。為神物者。已預知其先矣。

國家初與金人結好。遣馬政自登州泛海而往。歸。朝廷復選其子擴為使。宣和末。金人敗盟。舉兵入寇。擴尚以使事留金。後得脫歸。未至太原。而敵騎已長驅南下矣。擴乃舍使事。說童貫。願招集忠勇。以遏賊鋒。貫許之。擴過真定時。劉公幹為帥。公以擴使于金。知金之情偽。心頗疑之。遂留不遣。一日。擴潛遣一卒之保州。為選者所獲。劉公益疑。而未有所處也。公之子羽謂公曰。馬擴首尾計議。邊事不以虛實告朝廷。遂使戎馬深入。震驚京師。且復遣兵士。焉保心腹。不若聲其罪而誅之。庶絕後患。公以為然。遂召擴立於庭下。責其謀國。令拽出斬之。擴叫呼不服。乃以付獄推治。未幾。劉公召還。金人陷真定。擴得免死。

契丹為金人攻。擊。無計。蕭后遣其臣韓昉。來見童貫。蔡攸于軍中。願除歲幣。復結和親。且言女真本遠。小部落。貧乏無厭。益食糧類五六十國。今若大遼不存。則必為南朝憂。唇亡齒寒。不可不慮。貫與攸叱出之。昉大言于庭曰。遼宋結好百年。誓書具存。汝能欺國。獨能欺天耶。昉去。貫亦不以聞于朝。遂既

亡。金人果背約。靖康初。召師道赴京師。才入國門。即日引見上殿。淵聖起迎之曰。朕久望卿來。何其遲也。塗中跋涉不易。師道謝。上賜坐。問曰。國步多艱。敵人深入。卿何以禦之。師道曰。兵事難預料。容臣登城觀敵勢。如何。師道得奏。聞。但敵若在三十里外。願若則難退。如逼近則易耳。明日敵移軍三十里外。師道因得於城上。修飭備禦之具。敵屢進攻。皆卻。遂結盟解圍而去。師道其初所言。蓋知有間諜。乃欲謀之。爾敵人果中其計。但禁庭密議。不知何從知也。

朝廷之召師道也。使者促之。項背相望。師道老夫。或勸之弗行。師道謂其子曰。朝廷近來議論不一。吾縱有謀。未必得用。然世受國恩。今而辭難。天地且不容我矣。遂隨詔使。日夜疾馳。至闕下。畫策以退敵人。賴少安。金兵北還。師道請遊擊之。李邦彥等不許。師道謂何爽曰。敵深入吾地。止邀金帛而還。彼非惟懼春深。死傷士馬。蓋慮三鎮之議其後也。吾觀敵未已。今既不用吾計。吾不復言。然切料敵必再來。要當先為之備也。朝廷不聽。其冬。金人果再犯京師。京師戒嚴。金人發砲攻城甚力。有獻策欲結索綱以障之。其人歸自太原。圍城中。具見張孝純。王襄等。設此。而無所施。朝廷反以為迂。不肯試一為之。蓋不知吳越將孫瑛。守蘇州。城嘗用此拒敵。而淮南不能攻。時號為孫百計也。

崇寧四年。中書奉行御筆。時蔡京欲行其私意。恐三省臺諫。多有駁難。故請直以御筆付有司。其或阻格。則以違制罪之。自是中外事無大小。惟其意之所欲。不復敢有異議者。祖宗以來。凡軍國大事。三省樞密院議定。面奏。旨。差除官吏。宰相以熟狀進入。畫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或有未當。中書則舍人封繳之。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尚書方得奉行。猶恐未愜輿議。則又許侍從論思。並諫奏。勅。自御筆既行。三省臺諫官無所舉職。但摘紙尾書姓名而已。大觀中。吳執中子權。為御史。上言。乞遵祖宗成憲。不許直陳差官。及論輕賜予以憲邦用。指爵祿以市私恩等事。蔡京以少保致仕。何給事昌言。封駁麻制。乞以罪狀宣布四方。時人以爲盛事。

何忠。編昌言。新淦人。紹聖四年。進士第一。徽宗朝。累遷為給事中。張商英罷。蔡京復用。遂以散官出。居開十有餘年。物論歸之。淵聖即位。復召用。除兵部侍郎。太子詹事。未幾。金人再犯京師。二聖北狩。太子諸王幸。職侍從。皆從。而昌言逃匿。太子宮溝中。偶得不行。張邦昌僭號。因更其名。及隆祐垂簾。始欲復舊。而人言已不可掩。遂憤成疾而死。

李仲謙。大有。新喻人。靖康初。為贛守。京城戒嚴。即調贛卒勤王。諸郡以承平之久。士卒皆不知兵。及當調發。聞有寇。葛巾扶杖而行者。觀者莫不竊笑。惟贛卒獨勇銳。器械亦精明。仲謙號令嚴肅。師行秋毫無犯。人謂仲謙既知兵。而贛卒亦閉習紀律。度必可用。及至京師。亦無及矣。仲謙紹興初。嘗立朝。即上書言兵事。以為用兵當有機。明於此而後可以決勝。光堯皇帝覽之大喜。即降付中書。時趙元鎮丞相當國。一日奏事。畢。上謂丞相曰。李大有。嘗涉兵機。故不欲付外看詳。昔張齊賢上取河東之策。太祖

裂其奏擲之於地及左右既退乃取其奏歸以授太宗曰他日取河東當川齊賢策太宗後平河東川齊賢為相二祖沈幾先物朕當以為法觀聖語如此則將大用之矣未幾而歿終於檢正

紹興戊午冬奉使王倫與金使來和欲天子授偽詔國論未定朝士無敢言者胡邦衡銓時為樞密院編修官上書請留金使斬新議者之首以謝天下語大憤直上怒其許將被官以昭州時御史中丞鄭剛中諫議大夫李誼吏部尚書參政復戶部侍郎李彌遜向子禮禮部侍郎曾開張九成入對使坐引救甚力時丞相秦檜參政孫近亦迫于公論請從臺諫侍從議請廣州監鹽倉御史再以為言乃以為福州簽判云

胡邦衡自福建貶新州王民瞻以詩送之有曰百辟動容觀美臚幾人回首愧朝班又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民瞻安福人名庭珪登科嘗為茶陵縣丞累年不調居鄉里以詩名家二詩既傳或以為訕由是亦坐謫辰州邦衡在新州偶有萬古嗟無盡千生笑有窮之句新守亦許其詩云無盡指宰相蓋張天覺自號無盡居士有窮則古所謂有窮后羿也於是再遷儋耳其後邦衡還朝嘗以詩人薦民瞻凡再召見初除國子監簿後除直敷文閣終于家

禪家合衆而不歸無怒而有制執事者不辭其勞居安者不愧其逸入其門升其堂整齋截截動有條理明道先生嘗見其會食因歎以為得三代之禮樂吾人族姻並居同室未必如其衆多而不能若是之整肅者往往女子童穉實始之此禪家所以至於屏妻絕子也

盧文紀與崔協不平協子舉進士文紀謂知貢舉王延曰吾嘗譽子于朝今子歷士當求實效無取虛名昔越人善汨其子方醉其世浮之水上人怪之對曰其父善汨其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而笑曰盧公之言謂崔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也明年選協子順甲科人以爲公舉異時公卿有以子孫魁天下者其父祖蓋自謂善汨者也使延爲主司吾知其與選願者反矣

于嘗傳登瀛圖本規模布置氣象曠雅每思創始者必非俗筆又有石本皆書名氏後有李丞相伯紀贊跋乃欽廟在東宮得圖立本此畫親爲題識以賜詹事李時二本絕不同皆見鄭尚明所賦長句云圖公十八學士圖當時妙筆分鍾鏤惜哉名姓不題別但可以意推形模十二匹馬一匹驢五士無馬應直盧五鞍施絨乃禁從長孫房杜王魏徒一人醉起小史扶一人欠伸若挽弧一人觀鵝欄立一人運筆無乃虞樹下樂工鳴瑟乎八士環列按四隅笑談散漫若飲微盤盃勺一物無坐中題筆清而雅似更率更閒論畫其中一著道士服又一道士倚枯株三人傍樹各相語一人繫帶行徐徐後有一人懸而騎獨吟芭蕉立脚時一時登瀛客若是正觀治效真不謬書林我昔昔曳裾三局脫脫幾百儒雄文大筆亦何有餐錢但日糜公府邦家治亂一無補正論出口遭非辜時危王石一棹掃覽幾思古爲嗟吁考其所序列意鄭必爲畫本賦之然長孫王魏元不在其中不知鄭詩何爲及之耶按翰林盛事記開元中張義公等十八人爲集賢學士於東都金象亭圖寫其貌意二本必居其一而後人皆以爲正觀學士耳

今人製陶硯惟武昌萬道人所製以爲極精余初未信也廬陵有劉生者自言傳萬之法然最佳者不能十年輒敗至有三五年遂剝不可用者余頃因歐陽有野人持一風字樣求售易以斗米淋瀝視之亦陶硯也其底有萬字篆文意其爲萬所製用之今餘三十年受墨如初雖高要歙溪之佳石不是過也聞武昌今尚有製者乃萬之後

里中士人胡卓明父祖好棋挾此藝者日至其母夜臥忽驚起問其故云夢吞一枯棊也初意日所嘗見是以形於夢寐已而生卓明年至七八歲厥祖與客對弈而敗卓明忽從旁指曰公公誤此一著耳其祖敗而不平怒謂曰小子何知推局付之卓明布數著果勝厥祖大驚因與對棋其布置初若無法度既合則皆是數日間遽能與厥祖爲敵迨十餘歲遂以棋名四方之挾藝者纒爭先耳往歲有客以棋求見朋友因其招卓明與較之卓明連勝客曰胡秀才野戰自得而某以教習不離規模是以不勝凡學書當先學偏傍上下左右與甚近似者皆不相遠熟一偏旁則數十字易作矣凡作字宜和墨調筆使毫墨相受燥潤適宜厚墨則藏鋒紙平身正腕定指固則結字有準矣

廬山王元甫有詩名隱居山中不與士大夫相接東坡自嶺南歸過九江因道士胡洞微欲求見之元甫辭曰吾不見士大夫五十年矣不用復從實贊幸爲我謝之東坡歎賞而退

劉尚書美中嘗夜夢與一方士談禪往復辨論宗乘中事甚詳美中因問之曰仙家亦談佛耶方士曰仙佛雖二理豈有二哉美中既寤頗異其事遂紀之以詩云北風吹雲蕭蕭天宇蕙帳寒生月當戶頽然就枕睡思濃夢魂悠悠迷處所仙君勝士肯見臨促席從容款陪語自言本學清靈君學佛求仙兩無阻雲耕白日降瑤空天衣飄飄就輕舉方諸宮深雲海闊金碧輝輝隔煙雨與君粗有香火緣聊復東來相勞苦方遊崑崙還無期君住世間須善爲塵勞足厭何足厭等是實相夫何疑前身似是塵外人端爲世緣廣此身重開妙語發深省若更離塵佛亦塵方平羽節何時來道宮佛殿隨塵埃未須苦說揚塵事東海波聲政似雷美中以爲詩中皆紀其問答之語故畫錄之

董體仁之祖名辰生前嘗自卜地以爲壽藏既死而其子易之將葬扶護適過其地柩忽重不可舉子始驚異因欲就葬掘地丈餘忽遇大石其上有辰字乃其名也人益信其不偶

人追從龍德之駕。繼而朝廷論其不告而逃。及首禍罪惡。請誅之。而實在外領兵以扈從爲名。恐復生事。遂詔蕭山爲江淮發運使。密圖其事。山既陸辭。將出關門。左丞李綱言於上曰。貫之罪惡雖已著明。然今在上皇左右。投鼠不可不忌。若欲誅斥。明出一詔。書足矣。何用詭秘如此。上深然之。遂貶貫池陽。繼有嶺南之命。

范公宗尹廷對許直。人所難言。紹興以來。鄙夫賤隸。猶能誦之。淵聖在東宮時。知其名。及即位。遂以兵部侍郎召。宗尹既立朝。首論崇寧以來上下欺罔。復論蔡京賈朱勳等罪惡。物望太隆。及金人犯關。秋南仲主和議。宗尹力附其說。時廷臣有進言金不可和者。宗尹在殿上厲聲叱曰。朝廷大論已定。小臣不敢有異論。議者始非之。建炎中。宗尹以盛年執政。裂江北之地。或五七郡。或三四郡。使數大將鎮撫之。又於沿江易置帥。藩創立安撫大使。但約每帥相去七百里。不問形勢如何。雖池州僻陋小邦。亦置江東大帥。其後李成以蕪黃舒光四州叛。乃鎮撫之人也。

余居之西背驛道。有地曰金牛驛。蓋古之郵亭也。驛旁有長沙王墓。遠望如邱阜。故老相傳曰。此漢長沙王墓也。長沙王在漢固多特。未知其爲誰。余遊驛。聞有金精山者。始因吳芮將兵征南越尉陀。聞此山有美玉。鑿石求之。遂通山路。或者吳芮嘗至江西。而史不及也。此墓恐芮軍所營。爾建炎叛卒嘗發之。斷地尋丈。見石。棉皆錫。以鐵卒不能啓。其下有飲酒湖。地窪以深。可坐百人。俗傳爲奠醑成池。若非軍隊中。恐不能如是也。

北苑產茶有四十六所。廣袤三十餘里。分內外園。江南李氏初置使。本朝丁晉公行清事。始製龍鳳團。以進。然歲不過四十餅。慶曆中。蔡端明爲清。復有增益。元豐中。神宗有旨造密雲龍。其品又高于小龍團。今歲貢三等十有二綱。四萬九千餘鈔。

嶺之零都尉。應後僞有灌嬰廟。臨其池上。廟毀。往往傾甃墮池中。歲年不可計矣。因刀鐮工。取半瓦爲礮石。人見而異之。遂求其瓦爲礮。於是灌瓦之名。求者既多。今罕得全瓦。好事者以銅雀瓦不復有。亦謾嘗之。

南粵俗尚蠱毒。詛咒可以殺人。亦可以救人。以之殺人而不中者。或至自斃。往有客遊南中。舉行叢林下。見一青蛇長二尺許。戲以杖擊之。蛇即逝去。客旋覺體中不佳。夜宿于逆旅。主人怪問曰。君何從有毒氣在面也。客惘然不能對。主人曰。試語今日所見。客告之。故主人曰。是所謂報冤蛇。人有觸之。不遠百里。襲跡而至。必噬人之心。乃已。此蛇今夕當至。客懼求救。主人許諾。即出囊中所供一竹筒。視之以授客曰。不必省。第置枕旁。通夕張燈。尸寢以後。聞聲即啓之。客如戒。夜分有聲在屋瓦間。俄有物墮几上。筒中亦穿響。舉之乃蜈蚣。長尺許。盤踞而出。遠客之身三匝。徑至几上。有頃復歸筒中。客即覺體力醒。然且視之。則前所見蛇斃焉。客始信主人之不安。重謝而去。又一客亦以暮夜投宿舍。翁與其子。睨客所攜客疑之。乃物色翁所爲。見其父子出。緇猴。繪像。禱之甚謹。乃戒僕終夕不寐。仗劍以伺。已乃有推戶而入者。即一緇猴。人身而長。揮劍逐之。遂逸失去。有頃聞哭聲。則舍翁之子死矣。

獨醒雜志卷九

建炎末。呂丞相頤浩。以勤王復辟之功。進登相位。嘗在中書。怒一堂吏。命去其巾幘。吏對祖宗以來。宰相無去堂吏巾幘法。公曰。去堂吏巾幘。當自我始。吏不能對。

苗劉之變。張魏公自平江興兵討賊。二人懼甚。朱丞相勝非。因說之曰。兵至。則不必戰。戰而不勝。則汝危矣。不若先次復辟。以贖罪。故魏公兵及境。而復辟。初魏公之起兵也。先遣士人馮輻入奏。因以好詞諭二人。欲款其謀。輻與二人之幕客馬柔吉相善。因令宿于柔吉之所。以覘軍情。輻至而事略定。勝非因奏補輻京官。除郎中。其後乃謂人曰。輻蜀人。德遠道而來。不過欲成就之耳。似未知魏公之意也。

紹興講解既成。上自執政大臣。下至臺諫侍從。以爲非是者。稍稍引去。於是登顯位。據要途者。皆阿附時宰。以爲悅。外之監司郡守。或傾陷正人。以希進。流人逐客之落南者。其迹益危。湖守則劾奏趙丞相。湖與講解既成。上自執政大臣。下至臺諫侍從。以爲非是者。稍稍引去。於是登顯位。據要途者。皆阿附時宰。以爲悅。外之監司郡守。或傾陷正人。以希進。流人逐客之落南者。其迹益危。湖守則劾奏趙丞相。

南帥則陰中張魏公。備耳則睥睨李大參。春陵則輕治王樞密。其他紛紛不可勝數。蔡元長爲相日。置講議司。官吏數百人。俸給優異。費用不貲。一日集僚屬會議。因留飲。命作蠟黃餛飩。飲罷。吏略計其費。餛飩一味爲錢一千三百餘緡。又嘗有客集其家。酒酣。京廟庫吏曰。取江西官員所送鹹鼓來。吏以十餅進。客分食之。乃黃雀脯也。元長問尙有幾何。吏對以猶餘八十有奇。龍德宮出幸。黃賈自太原歸。時廷議欲請淵聖親征。命賈留守。賈聞之心不自安。乃將勝捷軍三千餘。

陳忠肅公居南康日。一夕忽夢中得六言絕句云。靜坐一川煙雨。未辨雷音起處。夜深風作輕寒。清曉月明歸去。既覺語其子弟且令記之。次年徙居山陽見歷日於壁間。忽點頭曰。此其時矣。以筆點清明日。曰。是日佳也。人莫知何謂。乃以其年清明日卒。

劉寬夫。丞相沆之孫也。崇觀中。為次對靖炎間。廢能。嘗得旨。敘復祕閣修撰。臣僚論列。以為其所歷差。遣則為大晟府按協聲律。及提舉道錄院管幹文字。其所轉官。則緣按樂精熟。及修道錄院。與管幹明節皇后閣。其所屬帶。則因撰祥應記。其所被議。則以臣僚論其交結附會。寬夫由是終身不復職名。宣和甲辰。廷試進士。以氣數為問。周表卿執羔。素通此學。對策極該博。自謂當魁多士。或告之沈元用。從貂璫假籌布算。而後答問。表卿驚曰。果爾。吾當少遜之矣。然亦不在他人下也。翌日。臚唱。元用居第一。表卿次之。

泗州浮屠。下有僧伽像。徽宗時。改僧為德士。僧皆頂冠。泗州太守亦令以冠加於像上。忽天地晦冥。風雨驟至。冠裂為兩。飛墜于門外。舉城驚怖。莫知所為。守遽詣拜曰。僧伽有神。吾不敢強。遂止。

徽宗時。邊事大興。程鄰於西廣置隆兌二州。又置大觀州。湖北又置靖州。建官分職。與內地等。費不可勝計。靖州初無賦入。歲於湖廣撥錢七八萬。以養官兵。有損無益。紹興中。朱子發內翰。嘗奏欲廢為一縣。以禦邊。徽宗頗許之。且曰。前朝開拓土疆。似此等處。尤為無益。首議之臣。深為可罪。既而事亦寢而不行。鄉人李秀實。嘗守是郡。為余言。州雖無益于朝廷。然屯駐重兵。非假之事權。則不足以鎮撫。倘併歸辰沅一州。而置軍使。則亦足矣。

維揚后土廟。有花潔白而香。號為瓊花。宣和間。起花石綱。因取至御苑。逾年不花。乃杖之。遣還其地。花開如故。是殆風氣土地使然。抑果有神司之耶。

東安一士人。善畫。作鼠一軸。獻之邑令。初不知愛。視懸於壁。且而過之。軸必墜地。屢懸屢墜。令怪之。黎明物色。軸在地而鼠踰其旁。逮舉軸。則鼠隨逐之。以試羣鼠。莫不然者。於是始知其畫為逼真。其作八景圖。亦殊有幽致。如洞庭秋月。則不見月。江天莫雪。則不見雪。第狀其清明苦寒之態耳。若瀟湘夜雨。尤難形容。常畫者。至作行人張蓋。以別之。渠但作漁舟吹火於津渡。以火明野。若有見。則危亭在岸。連檣在步耳。瀟湘舊有故人亭。往來驪舟。其下故藉此以見也。米元章謂八景圖。為宋迪得意之筆。意其如此。

吉水元潭觀。臨大江上。江中有旋渦。相傳云。有舟沒於此。久而不見蹤跡。乃出於豫章吳城山下。以為江有別道。由旋渦而入。晉時有蛟為害。嘗出沒渦中。許旌陽捕逐至其處。旁有巨石裂而為二。其痕如削。云是旌陽試劍石。且云。旌陽鑄鐵作蓋。覆渦上。今水泛時。其渦乃見。

大觀四年。張天覺商英。為相。蔡元長致仕時。忽有偽詔。傳布天下。其間謂元長公行狡詐。行跡詭譎。復云。今後州縣有蔡京蹤跡。盡皆剷除。有蔡京朋黨。悉皆貶削。陳州守臣以聞。朝廷詔諸路。以五百千為賞。捕獲造者。其罪不以赦原。竟不能獲。

張懷素。吳備。吳俸。等謀反事覺。中外精神多與交結。而蔡元度與儲侔之父安詩。為僚婿。故元長父子與懷素。書問往來尤密。懼其根株牽連。罪且相及。遂諷中丞余深。知開封府林據曰。若能使不見累。他日當有以報深等會其意。翌日。索中外所與懷素儲侔往來書札。置案上。問獄吏曰。此何文也。對曰。與懷素等交通之書也。深曰。懷素等罪狀明白。人與往來書問。不過通寒暄耳。豈盡從之反耶。存之徒增案牘。令悉焚之。事遂不及。蔡氏因之而幸免者甚衆。未幾。據遷中書侍郎。深。左丞。何執中居相位時。京師童謠曰。殺了種蒿。割了菜。喫了羔兒。荷葉在。說者謂指童貫。蔡京。高俅三人及執中也。

崇寧二年。鑄大錢。蔡元長建議。俾為折十。民間不便之。優人因內宴為賣漿者。或投一大錢。飲一杯。而索償其餘。賣漿者對以方出市。未有錢。可更飲漿。乃連飲至于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錢。奈何。上為之動。法由是改。又大農告乏時。有獻糜俸減半之議。優人乃為衣冠之士。自冠帶衣裾。被身之物。輒除其半。乘怪而問之。則曰。減半。已而兩足其穿半袴。整而來前。復問之。則又曰。減半。問者乃長歎曰。但知減半。豈料難行。語傳禁中。亦遂罷議。一足行也。

重賈宜嶺南。言者謂賈宜嶺不宜置之遠地。且其誤國之罪。當正典刑。淵聖以為然。乃命監察御史張激。乘驛斬之。既出國門。復得御札三字。速乘全。即晝夜兼行。追至南安驛舍。斬之。函首京師。梟于東市。邵武人黃南強。字應南。與先君俱調官都下。傾囊定交。時仲兄侍側。應南與先君齊年。一日。謂先君曰。初意二君為兄弟。不敢以為父子也。君有子如此。而吾方妻。不已晚乎。先君後數年。棄諸孤。又十餘年。而應南來守廬。求訪先君。則率木已拱矣。應南晚得子。而康強壽考。及見其成人。因知人患無壽。不患無子也。應南嘗官持廉。所至見稱云。

車戰之法。既不盡傳於後世。兵車之制。亦不復見於南方。在春秋時。申公巫臣。奔吳。教之乘車。教之射御。則江之南。亦可用矣。江鄉有一等車。隻輪。兩臂。以一人推之。隨所欲運。別以竹為節。載兩旁。束之以繩。幾能勝三人之力。登高度險。亦覺穩捷。雖羊腸之路。可行。余謂兵家。可假其制而造之。行以運糧。止以衛陣。戰以拒馬。若懸池築城。非倉卒可辦。得此車。周遭連比。則人馬皆不能越。或進或退。惟我所用。欲名之曰活城。

柳公度云。不以氣海熱生物。授冷物。時號善養生者。余異時數蹈之。未知悔也。年踰五十。老形具見。因讀少陵詩云。衰年關膈冷。味暖併無憂。特書坐間。以自警。

三孔之先。本田家。翁嘗步行入巖谷。問少憩。覺和氣煥然。心甚愛之。已而忘歸。迨暮家人尋至。其地闕故。翁曰。我覺此山中。氣暖與他處異。若我死當葬于此。踰年而歿。其家從其首。後遂生司封君。再世而生。經甫伯仲。其地今在新淦縣之西岡。

江西人遇元夕。多以人靜時。微行。聽人言語。以占一歲之所為。通塞。新喻李仲謙。為舉子時。是夕行于溪上。見漁者炬火捕魚。其一連呼曰。真大有。真大有。仲謙聽之。其年秋試。更名大有。遂中選。

劉殿院次莊長沙人自幼喜書嘗寓於新淦所居民屋牆壁窗戶題寫殆備臨江郡庠有法帖十卷皆以
小楷他法帖之所無也所善毛公弼何君表皆里中先達兩家碑誌多其所書者

河之南。北人隔河來問遠背誓書師出何名。師道遺其屬康隨。具以河北宣司所中北人陳乞事答之。
衆譁然曰。安得此事。遂薄我軍。箭發如雨。師道于是遣康隨詣宣司。告以北人之語。且問進退之策。宣
司不知所為。乃令移兵暫回。北人追襲直至城下。屬大風雨。士卒驚走。自相踐踐。兵甲填滿山谷。知其
定府沈積中。以其事聞于朝。上怒甚。遂罷師道兵柄。實授右衛將軍。致仕。師道上表稱謝云。總戎失律。
誤國宜誅。厚恩寬重。盡之年。薄責屈黜。幽之典。孤根有託。危涕自零。伏念臣西海名家。南山舊族。積卑
養之遺策。知黃石之奇書。妄意功名。以傳門戶。在萬星霜之五紀。始終文武之兩塗。緩帶輕裘。自愧以
儒。而為將。高牙大纛。人驚投老而得侯。屬與六月之師。仰奉萬全之策。衆謂燕然之可勒。共知頡利之
就擒。而臣智味乘時。才非應變。筋力疲于衰殘之後。聰明耗于昏替之餘。頓成不武之資。乃有罔功之
實。何止敗乎國事。蓋有玷乎祖風。深念平生。大負今日。豈意至仁之度。不加既老之刑。俾上節旄。而歸
田里。乾坤施大。螻蟻命輕。皇帝陛下。睿智有臨。神武不殺。得駕馭英雄之要道。明制服夷狄之大方。察
臣臨敵失機。不出求全之過計。念臣守邊積歲。嘗收可錄之微勞。許免竄投。獲安閒散。臣敢不拊赤心
而自誓。擢白髮以數愆。煙閣圖形。既已乖于素望。灑陵射獵。將遂畢于餘生。
岳公飛。徵時嘗于長安道中。遇一相者曰。舒翁。飛時貧甚。翁熟視之曰。子異日當貴顯。總重兵。然死非其
命。飛曰。何謂也。翁曰。第識之子。猶精也。猶碩大而必受害。子貴顯則睥睨者衆矣。飛增笑。聞起偏裨。為
大將。位至三孤。竟為讒邪所害。

獨醒雜志卷十

近年大魁多齊年。木待問。趙汝愚皆生於庚申。鄭僑。黃定皆生於癸丑。王佐。蕭國梁皆生於丙午。沈晦。李
易皆生於甲子。推而上之。呂蒙正。馮京皆生於甲寅。蔡薺。何昌言皆生於丁未。徐爽。梁固皆生於乙酉。
王曾。張師德皆生於戊寅。呂溱。楊真皆生於甲寅。賈黯。鄭解皆生於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於辛巳。
陳堯咨。王翬皆生於庚午。所傳其生庚者如此。意其他尚有之。
汪聖錫。本名洋。集英。賦唱。賜第。御筆更名應辰。或謂取王拱辰十八歲作大魁之義。
嶺之龍南。安遠。嵐瘴甚於嶺外。龍南之北境有地。曰安寧。頃言自縣而北。達此地。則瘴霧解而人向安矣。
歐公記至喜亭。以為道岷江之險者。至亭下而後喜。皆謂入其地者垂於死亡。出境乃免也。
宣和四年。朝廷信童蒙之言。欲招納北人。因命漕原。經略。招討使。神公師道。為河東河北陝西路宣撫司。
都統制。王稟。楊可世副之。有旨令使道。徑赴本司。師道既至高陽。見宣撫使童貫。問出師之日。因極論
其不可。曰。前議某皆不敢與聞。今此招納事。恐不可以輕舉。苟失便利。誰執其咎。貫曰。都統不用多言。
貫來時。面奉聖訓。不得擅殺北人。王師過界。彼當饋食。壺漿來迎。又安用戰。今特藉公威名。以壓衆望。
耳。遂作黃旗。大書聖語。立於軍中。以誓衆。督師道行甚亟。師道不得已。遂調軍過界。河師道未濟。已有
北人來迎敵。我師既不敢與之交兵。惟整陣避之而已。揚可世與麾下皆重傷。士卒死者甚衆。復還界

建炎初。里有狂者。自稱為毛道人。往來諸大姓家。人不以為甚異。一日。江漲。不解衣而涉。未登岸。人疑
其溺。既濟。衣裾皆不濡。人始異之。嘗館于馬田胡氏。夜半忽舉火焚其門。主人驚救。毛升屋大笑。衆怒
以戈逐之。不見所在。有頃。乃聞其聲在米斛中。欲啓鑰。而之。賴救獲免。明早。遂願之。他于其門上書字
曰。明某九十。其人未幾而卒。毛真知所然。玉筮實錄。以為隱于山中云。
路真官。為兒童時。有一道人。謂曰。能辦二十千米。用當授子以一術。路信之。然尚為兒童。累時營求。然後
能具道人者。持錢去。數日。遂路往一屋。遇閑。屋中有油與蜜。數令食之。久而後盡。大瀉血。穢幾死。乃
刻符印。及授以文書治鬼之法。其父知之。則盡舉其符印。文書藏去。尋又得之。父意其竊。取詰責。對曰
非竊也。不知又何從來耳。其父怒。破其符印。焚其文書。有頃。符印文書復具。父乃知其有異。不復禁其
所為。路能作太陽丹。置蒸餅。麩果。粒于掌。望太陽。曬呵。揉而成丹。其色微紅。以授病者。服之。良愈。崇觀
間。有宮婢。病狂邪。如有所憑。召路入。禁中。令作丹。而不能成。左右諱曰。不曾帶得。麻王家藥料來耳。蓋
京師麻王家。賣胭脂也。路曰。適被召。迫促而來。神氣不定。故丹不成。乞賜盥漱。再造。有旨賜之。已而成
丹。以授病者。下嚙而愈。路之捕治鬼物。其術甚神。人多能言之。其子孫。嘗為人言其得術之初如此。因
之。疑焉。

後再過之不復見蛇而甕殆蛇之變向新甲雖甕而身向蛇也翁自是不復食甕又道士傳得一青兒時捕魚溪中甕獲一鰻而尾有二足細視之則老墓也由是知老墓亦能變而為魚今思老墓與鰻魚之形亦相肖世常言蛇化為龍不知亦有化甕者經云雀化為蛤而不知墓或變為魚也

禪僧問話語幾于俳諧記一禪寺每主僧開堂輒為一俗官所窘後遇易僧必先致賂乃始委折聽服蓋旁觀者以其人之應酬下主僧之能否也他日又易僧左右復以為請僧曰是何能為至則語我明日果來僧望見之遽曰衣冠濟濟儀貌鏘鏘彼何人斯其人已恥為僧發其故習乃袖出一白石問曰請獻藥石僧應曰吾年耄矣齒牙動搖不能進是煩賢細抹將來觀者大笑其人愧服又一僧本居家子既為僧頗以禪學自負客欲折之伺其升堂教其徒往問曰賣肉牀頭也有禪其僧就答云精底斤二斤來問者初未授教下句倉猝無言乃笑謂僧曰汝欲喫耶問者絕倒

舍法之後諸州解額多未復其舊廬陵解六十八名至紹興癸酉其數亦未足時鄭少卿作補為守既拆號書榜舉謂諸考官曰解額未盡復諸公倘有試卷可取者否曰有遂令再取一名以足其數諸試官因將所留卷擇之添取一名乃劉廷雋廷雋遂擢第

維揚有石塔院者特以塔之制作精妙得名龍德幸維揚時嘗欲往觀先遣人排辦供奉諸瑞環視之歎賞曰京師無此制作有一僧從旁厲聲曰何不取充花石綱兼博然龍德尋聞之遂罷幸

朱勳本一巨商與其父殺人抵罪以賄得免死因遁跡入京師交結董蔡援引得官以至通顯欲假事歸以報復讎怨先搜奇石異卉以獻探知上意因說曰東南富有此物可訪求受旨而出即以御前供奉為名多破官舟強占民船往來商販于淮浙間凡官吏居民舊有賸賦之怨者無不生事害之或以藏匿花石破家越州有一大姓家有數石勳求之不得即遣兵卒徹其屋廬而取之惠山有柏數株在人

家墳墓畔勳令掘之欲盡其根遂及棺槨若是之類不可勝數故陳朝老以謂東南之人欲食其肉蔡京諸孫生長膏粱不知稼穡一日京戲問之曰汝嘗日嚼飯試為我言米從何處出其一人連對曰從白子裏出京大笑其一從旁應曰不是我見在席子裏出蓋京師運米以席囊盛之故云

陳忠肅公在宣政間嘗大書杜少陵哀江頭一詩人莫有知其意者蓋公明于數學逆知國家靖康之變而不欲言之爾

王履道安中初學東坡書後仕于崇觀宣政間頗更少習南渡以來復還其舊嘗見其晚年所書真得東坡筆法者

東湖先生嘗會棋于湖山堂食罷偃息倏起疾言曰子作詩數十年矣適于牀頭得少陵集試閱之忽有所見元來詩當如此作遂有不知何處雨已覺此閒涼之句自是落筆皆平易自然之妙人不能學

少陵古詩有歌行吟歎之異名每與能詩者求其別說未嘗驟然當于心也嘗觀宋書樂志以為詩之流有八曰行曰引曰歌曰謠曰吟曰詠曰怨曰歎少陵其必有所祖述矣世豈無能別之者恨余之未遇也

聞京師一知數者將死謂其妻與子曰我死之後汝母子必大窮困無以自活然無輕釋此屋某年某月某日雨作可候於門有避雨者可迎拜之求哀當有所濟其人既死妻子果不能自立欲貨其居者屢矣念其父死時之言遷延及期亦既雨作母子候門有客亦至如所教迎拜懇祈之其人始不答其請徐詰其所以具道父言乃笑謂曰汝父之術亦異矣指示其東廂下俾馴地求之得銀數百兩惜不傳二人之姓氏也

秦丞相與翟參政汝文同在政府一日于都堂議事不合秦據案叱翟曰狂生翟亦應聲罵曰濁氣二公大不相能翟怒一堂吏而奏乞究治其不法秦欲以此逐之遂前奏曰翟某以私意治吏事傷國體不可施行翟因力陳其故且乞罷政退復上疏以為秦相私植黨與讒害善良臣若不早乞回避必為

匪賊中傷疏留中而臺章違言翟與宰相不協因防秋託事求去汝文遂罷政依舊致仕

里諺有張果老撐鐵船之語以為難遇不復可見也鄉人楊元舉為舉子時嘗夢人告之曰子欲及第除是撞著張果老撐鐵船元舉心甚疑之紹興初以鄉舉就吉州類試一禪利為試院元舉試畢忽回顧壁間有畫一老人撐船旁題云此是張果老撐鐵船處元舉喜以為符夢中之言榜揭吉州之士中者六七人元舉預其一元舉名邁

董體仁參政少時鄉舉對策其篇首曰聖人序卦噬嗑之後繼之以賁賁坎之後繼之以離噬嗑者有物為問之象也賁坎者乘時履險之象也為我之問者不可以不去既已去矣用文之時也故賁之象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為我之險者不可以不除既已除矣用明之時也故離之象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其說云云後遂為舉首晚年就乙丑特奏名廷試復用其說策入四等補文學出官繼獲

清舉復試禮部合格廷試仍以此說為對時聖策以漢光武為問體仁申其說曰光武取諸新室則去間除險之時也又依一代之規模則觀文重明之時也遂為天下第一後數年登朝籍兼崇政殿說書

講易卦偶至噬嗑體仁仍用去問觀文之說甚稱上意秦丞相又器重之自御史一再遷遂參知政事

廬陵商人彭氏子于五羊折閱不能歸偶知舊以舟浮海適彭與俱彭適有數千錢護以市石蜜發舟彌日小憩島嶼舟人冒驟暑多酌水以飲彭特發盞出蜜遍授飲水者忽有鬻丁十數躍出海波問

引手若有求彭漫以蜜覆其掌皆欣然涎之探懷出珠貝為答彭因出蜜縱嗜羣鬻鬻報謝不一得珠貝盈斗又某氏忘其姓亦隨船舟至蕃部偶攜陶器犬雞提孩之屬皆小兒戲具者登市羣兒爭買

一兒出珠相與貿易色徑與常珠不類亦漫取之初不知其珍也船既歸忽然風霧晝晦雷轟浪吼波濤洶湧覆溺之變在頃刻主船者曰吾老于遊海未嘗遇此變是必同舟有異物宜速棄以厭之相與

詰其所有往往皆常物某氏曰吾昨珠差異其或是也急啓篋視之光彩眩目投之于波間隱隱見虬龍攫拿以去須臾變息雙船至止主者諭其衆曰某氏若祕所藏吾皆葬魚腹矣更生之惠不可忘

客各稱所攜以謝之于是船之凡貨皆獲焉

之急甚己之私。飢者救粟，寒者絺纈，客無以家者為之室廬，死而不收者槨焉歸之。其齊家接物，大要本之以恪勤，而行之以公恕。凡所經理，整齊有法，性不能飲酒，然客至必命觴，笑語移日不倦。尤善料事情，有請問質疑者，必為處其成敗可否，人皆信服。不事造請，掃軌城市者十有餘年。仲子為贛曹掾，他日樂蟬山章水之勝，扁舟遊焉。東平梁公宏夫，以使事弭節是邦，聞居士之風，將求見之。即日引去，竟莫識其面。嘗經行江湖間，崇臺甲觀，土木之巧，隨所觀覽，規模曲折，皆會于心。每欲事營繕，以寫胸中之成規，顧未得其地，晚乃卜築於龍溪之上。而山為開，因坡為園，物色位置，氣象清曠，期月而成。其襟抱灑落，長于計畫，即小可以觀大類如此。訓諸子甚嚴，擇師授經，館于別墅，不以家事嬰其心。日加課飭，故其問業益專。雖少者亦輿禮贊于成就。鄉人慕效焉，前往往行，多所記錄。有獨醒雜志十卷，又嘗患世之醫，皆高自許，可好奇以斃人，因取古法湯劑已嘗試之者，述應驗方三卷。居士氣質剛方，誠趣超邁，紹興己卯，夢遊鄰邑新淦之玉笥山，將而言曰：是山多幽致，晉梁諸君子隱焉，吾生不得從之遊，死其葬于此。庶乎公叔文子之環邱也。淳熙二年歲乙未十月二十九日，與族姻燕飲，歡如平時。迨暮夜，召諸子曰：余知命久矣，修短亦命也。今且死，屏醫卻藥，呼紙筆書二十餘言，囑諸子以力學，他無及焉。投筆即寢，頓然而逝。享年五十有八。聞居士之死者，賈者涕洟惜其不永也。妾謝氏，婉淑靜內，治有相子男七人，三長，鄉貢進士三聘，從政郎隆興府學教授三觀，三變，三接，三異，三英，皆舉進士。女一人，適將仕郎劉龜習，孫男三人，宏基，宏濟，宏謙，女五人，諸孤卜以明年十二月壬申朔，葬居士于玉笥山之趾，南坑之原，如其素志。初居士自號曰浮雲，年既四十，聞所居廬事之北隅為獨醒齋，又號曰獨醒道人。既而築堂于故園之東，名曰歸愚。又號曰歸愚老人。蓋三易其號，所見益高，觀其談笑死生之際，真有過人者矣。乾道龍飛，仁遠以武學官侍殿廡，觀策進士三聘，以是歲擢第，知居士之有子，後四年，同僚于贛，獲拜居士于堂上，奉從容焉。今聞窆窆，哀莫能弔，乃述其行事，俾乞銘于大手直筆，以著不朽。謹狀。

淳熙三年十月 日奉議郎權發遣漳州軍州主管學事樊仁遠謹狀

附錄

浮雲居士會公行狀

居士姓何氏，諱敏行，字達臣。其先自金陵遷袁之宜春，又自宜春遷吉之吉水，由是世為吉水人。何祖孝先字純臣，祖君彦字仲求，皆博學通經，為鄉里儒先。方熙寧之學盛行，父子獨守古義，不為變。故試藝輒不偶。父光庭字南卿，仕為右文林郎，知永州零陵縣。居士零陵之季子也。自幼志氣不羣，父命以事，一意奉承，牢不可奪。靖康之難，零陵率民兵勤王。時天下久無事，創見金革，人情危懼，送車及郊者或泣數行下。居士才九歲，初若慘惻，已乃勸行曰：願自力，毋發家。零陵慨然撫之曰：惜汝尚幼，加以數年，當與俱矣。既長，日嗜經史，善持論，與諸兄馳騁上下，嘗以為賈誼非有愛君之心，故痛其竄逐，至捐生以泄憤。郭禹銳進而退，故乘勝獨克，而不免損威于桐邑。光武用人，曾不能容一眚，有愧于秦穆公之子孟明。其言皆反覆激切，有補于世。年二十，遇疾，棄舉子業。歎曰：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東坡此詩似為余發也。于是博觀羣書，上自朝廷典章，下至稗官雜家，里談巷議，無不記覽。訪收法書名畫，多所訂正。字畫祖米元章，人謂得其筆法。又做章伯益飛跋墨戲，亦曲盡其妙。頗喜陰陽五行推測吉凶之說，如郭景純、李常容所論著，研深尤精。假日縱談，逆定時人窮通得喪，皆如其言。零陵歿，居喪過毀，邱壙百役，以身任之。極其勞悴，妣劉氏太孺人，年踰九十，奉侍唯謹，非甚不得已，不輒去。左右居鄉里，尚義好賢，揚善而嫉惡，赴人

浮雲居士曾達臣哀詞并引

端明殿學士盧陵郡侯胡銓撰

予聞龍溪浮雲居士曾達臣義方之訓傷矣。恨不識面。淳熙戊戌。其子新西外敦宗院宗學教授。三聘以
守樊侯仁遠狀。乞相挽之詞。扶服拜且泣甚哀。予然後知君之有子。且信義方之訓為不誣也。余為國
子祭酒時。期望必詣武學。閱諸生藝。樊侯時為武學諭。其言不苟。紀君行實于鄉評有考焉。是宜詩以哭
之。君諱敏行。右文林郎。知永州零陵縣。光庭之子也。其詞曰。
螺川之南。青原之山。疊嶂摩空。章貢之水。漱其下。其北玉笋插天。清江瀉云。高深相形。澗澗以故。螺川
之秀。民多嗜學。而逸民抗志有過人者。卷卷府君。漢德浴蘭。而舉世知者。蓋寡。自幼不羣。幹父之壘。守不
假靖康之變。零陵糾兵。勤王。送行者或悲。若九齡。慨然氣前。馬既長。喜持論。與諸兄馳聘。相上下。
嘗以長沙京。臣心非愛君。徒傷已。見逐。至相生。以泄憤。有如洛陽之賈。又謂鄧禹。銳進乘勝。獨克。而不免
挫威于桐邑。非晉軍之整暇。至云。漢光不能容一告。視秦穆之于孟明。為有愧也。其言反覆深切。殊有激
于世之瘡痍。弱冠得疾。棄場屋。喟然曰。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披老此言。真得我心之寫。居零陵之喪。
一溢過毀。豈特不納。徒為苟且。母夫人年踰九十。雞鳴問寢。無食息。親闈之捨。初自號浮雲居士。蓋
慕昔人黜浮而崇雅。又易其號曰獨醒。將友輩均于沅湘之野。晚復號曰歸愚。鄙移山之土。凡三易其
稱。所見益遠。卒不享壽康之觀。臨風增歎。不可致詰于造化之治。

獨醒雜志 附錄

八七

獨醒雜志

姓字書。曾氏望盧陵。本朝大江以南。清源南豐兩族。皆出宰執侍從。嘗通譜系。其後續之。粵都。則叔夏尙
書。天猷吉甫侍郎。兄弟繼為禁路之英。惟盧陵一族。文獻相承。登科無慮數十人。而未及三郡之顯。今浮
雲居士達臣。有博古通今之學。偶遺于科舉。有知幾應變之才。不白于功名。結餘著書。追跡前輩。向使盡
發胸中之所蘊。其成就宜何如哉。是生諸子。才學俱茂。或仕于小官。或買名天府。而仲氏無逸。策策太常
典中祕書。為尙書郎。羣從孜孜為善。方競爽迭興。而未艾。視前三家。何患不及。特時有先後。爾況猶子無
玷。嘗以奉使朔方。假大雨制。歸而勸講修法。備膺寵章。是固為之兆矣。姑少徐之。慶元丁巳冬至日。周必
大子充書。
頃寓會氏槐堂者七年。積臣時已出仕。正臣亦欲用世。唯達臣自少遇疾。盡捐世事。心閒意適。多所見
聞。前言往行。記錄甚備。文藁盈篋。平日不苟以示人。間或與之議論。則上下古今。具有本末。諄每思其言
一一不可忘。淳熙己亥秋。過其諸子龍城新居。三聘。謂諤欲編集以傳時。已有次第。今獨醒雜志是也。比
者三畏。據本相訪者幾三聘。又封以為寄。覽之悵然。追念曠昔。所載玉笋山。則其家可望。而見。雖御在玉
筍之旁。王嶺為彭玕舊寨。諤皆嘗同遊焉。黃鋼劍者。融守陸子楫亦嘗以一見。遺不知黃鋼之名為何。因
達臣之旨乃得之。至如欲做古車戰之法。為活城。設網可以禦敵。以漢三科處特恩之類。又皆有用之學。

獨醒雜志 跋

八九

可以推行于世。獨恨遠臣嘗談宜和靖康事尤詳。皆視得于故老。而志或不載。豈有所避而未傳乎。所稱民師乃謬。祖也。毛應佐并其子洵。子君卿。蓋里之先達。劉中叟。劉偉明。兩公江湖名儒也。中叟之漢古偉明之奇削。自見一世豪。而人乃罕知。惟志中見之。謂亦因此編尋兩公事迹。欲續遠臣之意。庶使不泯。三聘以書來。請題其後。因思從遊四十年前。回首如夢。念往與懷。悲不能已。姑略述書所聞于遠臣者。授其諸子。以見交友之義云。紹興六年五月朔。太平興國散吏謝謬書。

忠簡胡公道墨二畫。得良齋誠齋諸公為之跋。誠齋又序其獨醒雜志。嗚呼。備矣。無逸又曰。先子非無意于用世。蚤歲得疾。遂棄舉子業。專務古學。能懸腕作行草。追配前良鄉也。視富貴若不足。澹而曰。浮雲居士。久益高尚。又以獨醒名齋。晚號歸愚。所造愈深。故死生禍福之際。了達如此。家有章伯益友直。飛枝墨戲數幅。初未嘗摹放。落筆輒過之一。日子敗紙寫二。精彩勝絕。未幾遂下世。故併手澤藏焉。余曰。畫不足為居士道也。以誠齋之親且厚。猶不知游藝之妙。其蘊蓄不見之外。如此畫者多矣。可勝歎哉。尋得獨醒志讀之。益知其為博雅篤論之君子。徐節孝。平日默處一室。幾若與世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袞袞不倦。有不出戶而知天下之稱。然猶居山陽往來之衝。若居士遠在江右。而中原故事。歷歷能言。則又過之矣。紹興三年中元日樓鑰。

右獨醒雜志十卷。廬陵曾君所作也。紹熙壬子歲秋。君之子三聘。出以示余。喜而讀之。得所未見。竊惟古之君子所貴乎多識。前言往行者。非夸其文。耀其富。蓋將以畜德也。然則曾君之所以遺其子。與無逸之所以幸教余者。可不敬勉之哉。開封趙汝愚題。

余嘗次本朝學問多出江西。至歐公。遂以議論文章。師表天下。曾王又相次第起。最後魯直。且以詩擅一代。盛矣。余生晚。蓋嘗識曾。鯉求甫得其書一編。今又得曾無逸所藏其先君子獨醒雜志一編。則亦三不逢者也。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信然。夫途不逢何足道。顧其書可傳不耳。方三經義行時。學者非王氏不學。由今觀之。視獨醒志。果何如。永嘉陳傅良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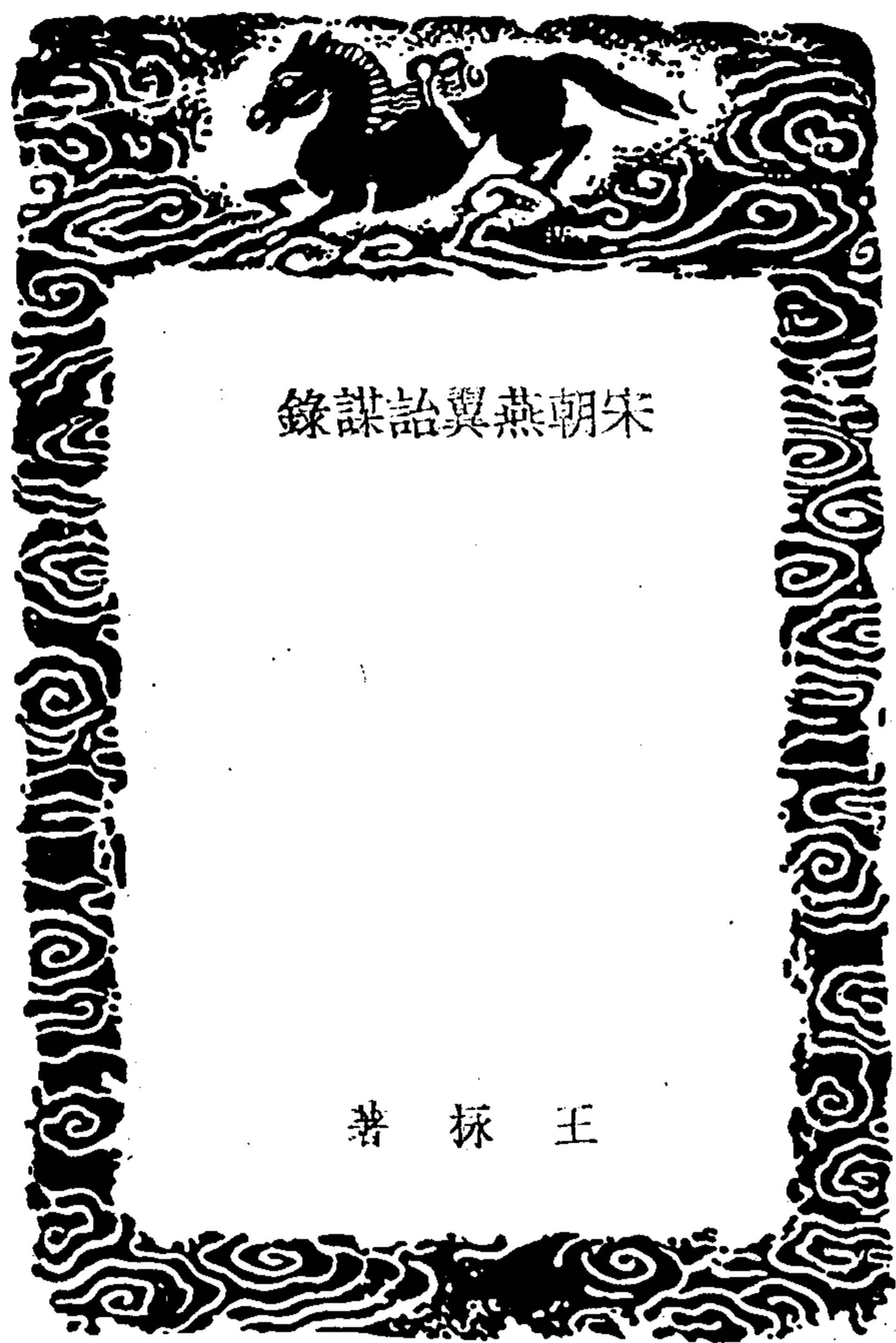
浮雲居士曾公以文學行義。有聲江西。予恨不識其人。而獲從其子監簿遊。文獻彬彬。所謂能世其家者。一日見公所著獨醒雜志十卷。前言往行。登載不遺。有補于世。語簡事核。非其他稗官小說之比。讀其書。想其人。如親見其抵掌談論。益知監簿家學淵源所從來遠矣。嗚呼。士君子抱負所有。不見于用。必託于言。若公者。高見遠識。尚友前輩。雖陸沈于下。而遺書滿家。足以垂世傳後。其視富貴無聞者。孰得孰失。況又有子。方駁駁顯榮。足以為不亡矣。因書其後。紹熙壬子孟秋望日。錫山尤袤題。

右獨醒雜志。先君記事之書也。先君隱居不仕。凡所見聞。皆筆於冊。既沒世。諸孤不肯。懼弗克紹。因併追記平日燕談。編次為十卷。誠齋先生見之。辱賜之序。仍刻版于家塾。淳熙丙午正月望。三聘謹書。

浮雲居士。蘊用世之才。行獨醒之志。著書自樂。以全其天。可謂賢已。所著雜志十卷。詞簡而事該。誠

高而論京。同時諸賢。品題備矣。予按行狀。公母夫人年逾九十。公奉侍唯謹。非甚不得已。未嘗去左右。今是書首述蔡端明母壽百單八歲。載筆之下。有餘慕焉。尤有以徵其孝思也。惜自淳熙丙午家塾版行而後。迄今六百餘年。別無雕本。予感誠齋序中有亡書無亡言之論。亟為開而行之。若夫楮墨易渝。梨棗速朽。百年以往。再永其傳。則又後世君子之責也。乾隆乙未重午日。歙長塘鮑廷博識于知不足齋。





宋朝燕翼詒謀錄

王栻著

宋朝燕翼詒謀錄序

仰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宏規遠略傳之萬世太宗皇帝真宗皇帝仁宗皇帝嗣守丕基善繼善述凡所更張設施無非忠厚故深仁厚澤固結人心牢不可解雖中更新法多所更易其後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而民以身殉國有死無貳至有城破比肩拱手就戮無一降者其培植涵養深根固蒂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昔漢祖入關之初約法三章唐宗甫得天下定租庸調而漢四百年唐三百年基業實本于此然漢祖歿而呂氏用事唐宗亡而武氏革命孝文繼立能紹先志景帝刻薄則又反是玄宗討亂復以肇亂其厯皇朝列聖相繼卒代而廣聲者萬萬不俾矣人皆知罪惡豐以來用事之臣而不原祖宗立國之本旨苟非規摹宏遠德澤深厚則其效驗尙不能如漢唐之季世何以再肇中興之基夷攷建隆迄于嘉祐良法美意燦然具陳治平以後此意泯矣今備述如後與識者商榷之以稽世變云寶慶丁亥孟冬既望求志老叟晉陽王栻叔永書于山陰寓居求志堂中

稗官小說所載國朝典故多相矛盾故李公伯和質以國史爲典故辨疑一書凡諸家所載無一非妄變於可以盡廢今余所述無非考之國史實錄實訓聖政等書凡稗官小說悉棄不取蓋以前人爲戒也凡我同志識其妄論則可以爲繆誤則不可矣苟有以警教之則又幸也中泚日再書

宋朝燕翼詒謀錄序

宋朝燕翼詒謀錄目錄

卷一

- 進士特奏
- 吏銓試書判
- 選人服緋紫
- 盜賞不改官
- 因闕官增進士額
- 堂吏用士人
- 置遞卒代遞夫
- 賜常參官時服
- 定試街官爲七選
- 一品綴中書班
- 藩鎮州直隸京師
- 臣庶許服紫袍
- 御試不稱門生
- 復置縣尉
- 借緋紫佩魚
- 置司理參軍
- 進士解褐衣綠
- 進士試禮部給公券
- 陞節度使班
- 知州借緋紫
- 置參知政事
- 選人給印紙
- 革帶之制
- 僚屬拜長官

宋朝燕翼詒謀錄目錄

卷二

- 進士免解
- 尉司不得徵獄
- 定遷秩之制
- 舉人命題
- 納粟補官
- 增百官俸
- 復置封駁司
- 伎術官不得擬常參官
- 金銀價錢
- 考課院更名
- 優審刑院于禁中
- 淳化貢舉人數
- 許封本生父母
- 喪則賢後
- 陸應天府為南京
- 禁民庶宮觀寄禱
- 揚州彰武殿
- 東京相國寺
- 萬壽觀金銀像
- 無為軍災異祥瑞
- 設法寶酒
- 州長史親決徒罪
- 鑄錢權銅錢
- 罷張燈
- 二月獻羔開冰
- 外官給告游液
- 大朝八寶
- 鑄納給出刺
- 遠官丁憂不解官
- 吏銓主事用選人
- 禮閣禁懷挾
- 進士第一人給金吾前引
- 驛官不得薦舉
- 貢士得贖罪
- 攝太祝不許同正員
- 三班任廣南免短使
- 沿江權貨務
- 置登門檢鼓院
- 復百官次對
- 嚴禁蒲博
- 為出母服
- 禁修廢
- 殺欺罔僧
- 國忌行香
- 蘭亭天章寺
- 尼不得於僧寺受戒
- 冊寶法物用途金
- 鳳凰麒麟見瑞
- 歲限度僧數
- 喪非不得用僧道
- 鎖應不合格
- 七夕改用七日
- 朝辭官言戒飾
- 州縣官秩滿試法
- 仁宗誕日賜包子
- 有蔭人不得為吏

宋制燕異論詳錄目錄

卷四

- 關陞資序
- 奏處以服屬
- 資善堂
- 公使庫不得私用
- 京朝官須入知縣
- 改江南官服色
- 報叔父母恩封贈
- 禁越訴
- 創大宗正司
- 增置臺諫
- 掌史不得為知州
- 婦人冠梳
- 置西京國子監
- 皮揚廟
- 創檢正檢詳
- 淮南轉運使
- 增置貼職
- 改集賢修撰為右文
- 端明述古殿學士
- 權侍郎遷除
- 功臣立戟置家廟
- 勅書樓
- 進奏吏補官
- 禁士大夫避諱
- 嚴奏辟之令
- 審視老知州軍
- 進奉人等第推恩
- 主家不得駭奴僕
- 皇子不得為師傅
- 加婦服舅姑喪
- 報母讎免死
- 駙馬不得升行
- 卑幼非喪免妨試
- 州縣立義倉
- 置宗配天
- 衍聖公襲封
- 驛馬都尉遷官
- 喪封先賢
- 官勳優老
- 樞密使罷不草制
- 改假板官
- 改判院官名
- 改宣德郎為宣教
- 武臣改階官
- 殿試更革
- 禁臣僚陳乞科名
- 四夷遞職圖
- 種放別墅
- 訴水旱立限日
- 乘驛給銀牌
- 初立別頭試
- 吏部闕榜
- 中外官二年為任

宋制燕異論詳錄目錄

廷試不許上請
 優恤士大夫
 親民官監商稅
 詞賦依平備用韻
 禁以楷遺朝貴
 并水路發運使
 東南駐劄十三將
 放官司房錢
 諸路帥臣
 選人改官
 舉縣令
 入遞發書
 致仕推恩

臣僚賜諡
 宗室屬給
 越州裘氏義門旌表
 司天監轉官
 改伴飯指揮使名
 進士期集所
 出賣僧道度牒
 太學辟雍
 殿試士人不黜落
 進納人改官
 特恩轉官不隔磨勘
 經義詞賦兩科
 置朝集院

宋朝燕翼詒謀錄卷一

宋王 標著

唐末進士不第，如王仙芝輩唱亂而敬翔、李振之徒皆進士之不得志者也。蓋四海九州之廣而歲上第者僅一二十人，苟非才學超出倫輩必自絕意於功名之途，無復顧藉。故聖朝廣開科舉之門，俾人人皆有觀望之心，不忍自棄於盜賊奸宄。開寶二年三月壬寅朔詔禮部閱貢士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其姓名以聞。庚戌詔曰：貢士司馬浦等一百六人，困頓風塵，潦倒場屋，學固不講，業亦難專，非有特恩終成遺棄，宜各賜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觀望一官，老死不止。至景德二年三月丁巳，因賜李迪等進士第，賜特奏名五舉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傳十八人，同學究二十二人，三禮四十四人，年老授將作監主簿三十一人。此特奏之名所由立也。至景祐元年正月癸未詔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三經殿試，諸科五經殿試，或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雖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漸多也。至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丙子，則命進士六舉諸科九舉特奏名，並赴殿試，則又以人多而裁抑之也。況進士入官，十倍舊數，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傑皆汨沒消靡其中，而不自覺，故亂不起於中國，而起於夷狄，豈非得御天下之要術歟？蘇子云：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蘇祖皇帝深知此理者也。豈漢唐所可仰望哉。

自唐以來，進士皆為知舉門生，恩出私門，不復知有人主。開寶六年，下第人徐士廉搗登聞鼓，言久困場屋，乃詔入策進士終場，經學並試殿庭。三月庚午，御講武殿，覆試新進士宋準以下一百二十七人，是歲禮部所放進士十一人而已。五經止二十二，人蘇祖皇帝以初御試，特優與取放，以示異恩，而御試進士不許稱門生於私門，一洗故習。大哉宏模，可謂知所先務矣。

國初承五季之亂，吏銓書判拔萃科久廢。建隆三年八月，因左拾遺高錫上言，請開法書十條以代試判。詔今後應求仕及選人並試判三道，仍復書判拔萃科。先是諸道州府參選者，每年冬集於吏銓，乾德二年正月甲申，詔選人四時參選，待之者甚厚，貴之者甚至，真得馭臣之柄矣。後因銓部姑應故事，不分臧否，雖文紙繆，書不成字者，亦令注官，故真宗景德元年八月，令銓司引對，府所試判判以備奏，御仁宗即位之初，以諸路闕官，凡守選者並與放選，以示特恩。至景祐元年正月，遂廢書判為銓試，議者以為奏補人多令人假手，故更新制，會不思書判猶如今之籛引，雖有假手，不可代書。若銓試之弊，則又甚矣。雖他人代書可也，省試猶可，況銓試乎。承平時，假手者用薄紙書所為文，揉成團，名曰紙毬，公然貨買，亦由朝廷施刑體寬故也。

五代時，尉職以軍校為之，大為民患。建隆三年十二月癸巳，詔諸縣置尉一員，在主簿之下，俸與主簿同。始令初賜第人為之，從趙普之請也。

國初選人有服緋紫，或加階至大夫，故人以為榮。雖老於選調不悔。乾德二年六月庚寅，中書詳定陶穀等議，防禦團練軍事推官、軍事判官、今從三考加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留守兩府節度推官、今從三考加承奉郎、試大理評事、掌書記、防禦團練判官、今從二考加宣德郎、依前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留守兩府節度觀察判官、今承一考加朝散大夫、試大理司直、依前監察御史、又轉而為諸府少尹、申奏加檢校官，或加憲銜，觀察判官以上服緋，又十五年服紫，但不佩魚，謂之階緋，階紫，非有勞績而歷任無過失者，並不改官，故改官之法亦優。

舊制，借緋借紫，皆不佩魚。王詔為刑部侍郎，上奏云：與胥吏無別，非所以示觀瞻。乞與賜服人同佩魚。從之。然既許其佩魚袋，則當改其銜為借紫金魚袋，借緋魚袋。今尚仍舊銜，此有司失於申明也。詔化基之孫舉元之子，終工部尚書，享年七十九。

舊制，縣尉捕盜，無改官者。乾德六年三月庚寅，詔尉逐賊被傷全火，賜緋，三分之二者減三選，加三階，五分之二者減二選，加二階，三分之一者減一選，加一階。縣令獲全火，陸朝人改服色。餘如尉實身死者，錄用的親子弟，又詔捕寇立定日限，已罹限外之責，而終能獲賊者，與除其罪，不得書為勞績，賞罰非不重也。若違令改官親民，則過矣。

今之司理參軍，五代之馬步軍都虞候判官也。以牙校為之，州鎮專殺，而司獄事者，輕視人命。太祖皇帝開寶六年七月壬子，詔州府並置司寇參軍，以新及第九經五經及選人資序相當者充。其後改為司理參軍。

國初進士尚仍唐舊制每歲多不過二三十人太平興國二年太宗皇帝以郡縣闕官頗多放進士幾五百人比舊二十倍正月己巳宴新進士呂蒙正等於開寶寺賜御製詩二首故事唱第之後隨錢於曲江為聞喜之飲近代於名園佛廟至是官為供帳歲以為常先是進士參議方解褐衣綠是歲錫宴後五日癸酉詔賜新進士并諸科人綠袍靴笏自後以唱第日賜之惟賜袍笏不復賜靴

世傳堂吏舊用士人呂夷簡改用吏人非也太祖皇帝以堂吏擅中書事權多為奸賊開寶六年四月癸巳詔流內銓於前任令錄判司簿尉選請練公事一十五人補堂後官三年一替令錄除陞朝官餘上縣五月庚辰以姜寅亮任能夏德崇孔崇煦為之此太祖開基立國之宏規也不特此爾寇準為宰相刑部大理寺三司法直副法直官舊例以令史選補準悉用士人景德二年三月詔銓司選流內官一任三考無遺闕者引對試斷案授之蓋仰體太祖慎重後官之意而推廣之也然改制之初不能一掃而清之新舊雜用士大夫恥與為伍又三年為任人無固志舊吏長子孫為世業一齊不勝乘楚之味太祖皇帝美意數傳之後寂然無聞是可恨也

遠方寒士預鄉薦欲試禮部假丐不可得則事寄舉不試良為可念謹按開寶二年十月丁亥詔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薦舉人並給來往公券令樞密院定例施行蓋自初起程以至還鄉費皆給於公家如是而挾商旅干闕節繩之以法彼亦何辭今不復聞舉此法矣

前代郵置皆役民為之自兵農既分軍制大異於古而郵亭役兵如故太祖即位之始即革此弊建隆二年五月詔諸道州府以軍卒代百姓為遞夫其後特置遞卒優其廩給遂為定制

五季武夫悍卒以軍功進秩為節度使者不可數計而班在卿監之下太祖皇帝以節度使受禮遂重其選陞其班於六曹侍郎之上此建隆三年三月壬午詔也故恩數同執政官而除拜領院宜麻尤異焉非宗室近屬外咸國培年勞久次不得為此官此外則殿帥而已前宰相亦有除拜者崇寧以來始有濫恩其後官者皆得為之殊失太祖改制之本旨矣

前代賜時服惟將相翰林學士至諸軍大校而止建隆三年太祖皇帝謂宰相曰時服不賜百官甚無謂也宜並賜之乃以冬十月乙酉賜賜文武常參官時服自後遂為定制

唐制為刺史者並借緋太平興國二年二月戊戌詔常參官知節鎮並借紫防禦團練刺史州借緋候回日依舊服色其服緋人任諸州亦借紫惟軍監則否國初假試官乃以恩澤補授不理選限太宗皇帝即位牧伯皆遺子弟奉方物為賀悉以試七選吏部南曹赴調引對始授以官自後假試方得齒仕版矣太祖皇帝以趙普專權欲置副貳以防察之問陶穀以下丞相一等有何官般以參知政事參知樞密對乾德二年四月乙丑乃以薛居正呂餘慶為參知政事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會不思唐制宰相名色最多若僕射若內史若納言若參預朝政若同三品其為相則均也而為同平章事乃資歷之最淺者自天寶之亂多以資淺者為之而此名一定不易矣教以備舉見重於太祖而不考前代典故如此此官之設幾於宰相之屬其後至道元年四月戊子更制令升政事堂知印押班一同宰相仍合班為一其

後為相者漸多而參政之權漸輕不得有所可否矣官制未改之前凡宰執官自為一班獨出百官之上雖前宰相以宮師致仕者皆不得與宰執官齒乾德元年太祖因朝會見太子師侯益等班次在下乃以閏十二月丙子降詔凡一品致仕官帶平章事者朝會趨中書門下班自後禮絕百僚矣

先是選人不給印紙遇任滿給公憑到選以攷功過往往於已給之後時有更易不足取信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壬申詔曰今後州府錄曹縣令簿尉吏部南曹並經印紙曆子外給公憑者罷之自此奔競巧求者不得以公憑營私更易改給矣

唐末藩鎮諸州聽命帥府如臣之事君雖或因朝命除授而事無巨細皆取決于帥與朝廷幾於相忘太平興國二年三月右拾遺李翰極言其弊太宗皇帝始詔藩鎮諸州直隸京師長吏自得奏事而後天下大權盡歸人主滂消藩鎮跋扈之心今長吏初除替滿奏事自此始也

舊制品官服緋紫皆以品格故選人久次多服緋紫京朝選轉之速者反多服綠太平興國六年十一月冬至郊祀教文令常參官衣緋綠二十年於吏部投狀具履歷以聞始以實歷後以應格者少改用莅事日為始遂為定制

舊制中書舍人諫議大夫權侍郎並服黑帶佩金魚覆端友為中書舍人奏事徽宗皇帝顧其帶問云何以無別於庶官端友奏非金玉無用紅鞵者乃詔四品從官改服紅鞵黑犀帶佩金魚今武臣大使臣以上紅鞵不知何所從始也國初士庶所服革帶未有定制大抵貴者以金賤者以銀富者尚侈貧者尚儉

太平興國七年正月壬寅詔三品以上鑄以玉四品以金五品六品銀鑄金塗七品以上并未帶參官并內職武官以銀上所特賜不拘此令八品九品以黑銀今世所謂藥點為銀是也流外官工商士人庶人以鐵角二色其金荔枝鈔非三品以上不許服太宗特新此鈔其品式無傳焉其後徒文笏頭御仙又出於太宗特製以別貴賤而荔枝反為御仙之次雖非從官特賜皆許服初品京官特賜笏者即服紫矣按

舊之制亦始於太宗時太平興國七年正月詔常參官銀裝鞍絲絛六品以下不得備裝仍不得用刺繡金皮飾轡未仕者為漆素鞍則是一命以上皆可以銀裝鞍也近歲惟郡太守猶存銀裝絲絛之制此外無敢用者若為漆則庶人通用而鞍皮之巧無所不至其用素鞍者鮮矣

國初仍舊制有官者服皂袍無官者白袍庶人布袍而紫惟施於朝服非朝服而用紫者有禁然所謂紫者乃亦紫今所服紫謂之黑紫以為妖其禁尤嚴故太平興國七年詔曰中外官并貢舉人或於緋綠白袍者私自以紫於衣服者禁之止許白袍或皂袍至端拱二年忽詔士庶皆許服紫所在不得禁止而

黑紫之禁則申嚴於仁宗之時今廢中之服乃是國初申嚴之制此理所不可曉也

太祖皇帝收藩鎮之權雖大藩府不敢臣屬其下使之拜伏于庭而為小官者亦漸有陵慢其上之意咸平五年五月壬戌知開封府寇準極陳其不可乃詔開封府左右軍巡使京官知司錄諸曹參軍知畿縣

見知府並庭參設拜自後諸州選人並拜于庭故老泉上書亦嘗言之不知此禮廢于何時

進士舊無免解之條咸平二年六月丙戌詔貢舉應三舉人並免取解若三舉連中則是九年三舉不連

八

中則有三三十年者不若限以十八年之為均平也。若四舉連中則亦罕有不為濫矣。國初士大夫往往久任亦罕遷迎小官到罷多芒屨策杖以行婦女乘驢已為過矣不幸丁憂解官多流落不能歸咸平二年三月甲戌詔川峽廣南福建路官丁憂不得離任雙主端居九重而思慮至此則從官遠方者不至於畏懼而不致往祖宗仁厚之澤大抵如此其後以川峽距京師不甚遠至景德二年三月復賜川峽官丁憂惟長吏奏我財賦發於村鄉爭鬪憚經州縣者多投尉司尉司因此置獄拷掠之苦往往非法咸平元年十月己丑有詔申警悉撤之詞訴悉歸之縣蓋後生初任未歷民事輕於用刑縣令權輕不能鬥伏民受其殃此令一行至今無敢犯者

銓曹吏人奸弊最甚掌銓者雖聰明過人皆不能出其宗朝有以爲言者咸平三年十二月丁未詔選判司簿尉充吏部流內銓兩曹主事所以重士大夫之選其視待流外者皆不侔矣

宋朝燕翼詒謀錄卷一

國初三歲郊祀士大夫皆遷秩其宗即位孫何力陳其濫乞罷遷秩之例仍命有司考其殿最臨軒黜陟咸平四年四月方頒行自後士大夫循例類

國初進士科場尙寬禮闈與州郡不異景德二年七月甲戌禮部貢院言舉人除書案外不許將茶餅蠟燭等入除官額外不得懷挾密策犯者扶出殿一舉其申嚴誠是也而元豐貢院之火死者甚衆則是法不行也又試場所問本經義疏不過記出處而已如呂申公試卷問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謂四者何也答曰對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人也發謹對試卷不勝錄而考官批于界行之上能記則曰通不記則曰不通問之中四通則合格矣其誤記者亦只書曰不而全不能記答曰對未審謹對雖已封彌而兼采舉望猶在觀其字畫可以占其爲人而士之應舉者知勉於小學亦所以誘人爲善也自應錄之法行而字畫之繆或假手於人者肆行不忌人才日益卑下矣行卷之禮人自激昂以求當路之知其無文無行鄉閭所不齒亦不敢妄意於科舉使古意尙存則如章子厚者豈容其應進士舉乎

舊制進士首選唱第人皆自備錢爲鞍馬費而京師遊手之民亦自以鞍馬候於禁門外雖號延魁與衆無以異也大中祥符八年二月戊申詔進士第一人金吾司差七人導從兩節前引始與同列特異矣

九

一〇

進士考試差官屬之轉運使惟許本路差官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乙卯詔本路闕人即報鄰路差納粟補官國初無天禧元年四月登州牟平縣舉院郭興出粟五千六百石振飢乞補第異不從晁迥李維上言乞特從之以勸來者豐稔即止詔補三班借職今承自後檢舉例以請者皆從之然州縣嘗不許接坐止令庭參照事元年八月詔給將作監主簿鄧助教廣募民實粟于邊此古人募民實粟邊下遺意也因記淳熙間詔以早故募出粟拯民二千石補初品官而龍舒一郡應格者數人郡以姓名來上孝宗皇帝疑而不與仲父軒山先生力諫以爲失信於人恐自後歎歲無應募者孝宗亟從之已而應募者衆

舊制朝臣監司因事請官多爲監當雖在貶所猶以前任舉官言者以爲無以示貶抑之意天禧元年五月壬戌始制因罪監當不得舉官充知縣朝臣不得舉本州幕職官前朝貶謫雖重敍用亦驟未聞其黜免而置之閑地也王安石一時私意貽害無窮罪不勝誅國猶爲其所誤而況士大夫乎

國初士大夫俸入甚微薄尉月給三貫五百七十而已縣令不滿十千而三之二又復折支茶鹽酒等所入能幾何所幸物價甚廉粗給妻孥未至凍餒然艱窘甚矣景德三年五月丙辰詔亦幾知縣已令擇人俸給宜優自今兩浙縣月支見錢二十五千米麥共七斛畿縣七千戶以上朝官二十千六斛京官二千五百斛五千戶以上朝官二十千五斛京官十八千四斛三千戶以上朝官十八千京官十五千米麥四斛三千戶以下京官錢十二千米麥三斛是時已爲特異之恩至四年九月壬申詔曰並建庶官以釐庶務宜少豐於請給以各勵於廉隅自今文武宜月請折支並給見錢六分外任給四分而惠均單四海矣舊制士人與編氓等大中祥符五年二月詔貢舉人會預省試公罪聽收贖而所贖止於公罪徒其後私罪杖亦許贖

唐朝職掌因五季之亂遂至錯亂或廢不舉給事中掌封駁不可一日無皇朝淳化四年太宗皇帝推考廢職始於唐末乃命魏庠柴成務同知給事中未幾隸銀臺通進司爲封駁司其宗咸平四年七月吏部侍郎知封駁司陳恕乞鑄印命取門下印用之因改其名爲門下封駁司

國初五品以上任子有陳乞城太祝者雖班初品選人下然不一二年經營巧求即同正員是與侍從奏補無以異也至道二年四月乙未太宗皇帝深懲其弊乃詔五品以上任子悉同舉究出身不許攝太祝自後京選判然巧求者無所容其奸

應伎術官不得與士大夫齒賤之也至道二年正月申嚴其禁雖見任京朝遇慶祥只加勳階不得擬常參官此與書學畫學算學律學並列於文武兩學者異矣

王師初下廣南北人畏瘴癘無敢往者雖武臣亦憚之後有武臣自廣南替回陳乞免短使者銓部以聞大中祥符八年七月辛亥始詔三班使臣任廣南差遣替回並免短使遂以爲制

祖宗立國之初崇尙儉素金銀爲服用者鮮士大夫罕以侈靡相勝故公卿以清節爲高而金銀之價甚賤至東封西祀天書降天神現而侈費發廣公卿士大夫是則是微而金銀之價亦從而增故大中祥符

一一

八年十一月乙巳真宗皇帝覽三司奏乏銀支用問輔臣曰咸平中銀兩八百金兩五千今何增踊如此然不知是時其價若干也蓋上以為重則下競趨之求之者多則價不得不踊咸平距祥符十數年間世變已如此況承平日久侈費益甚沿襲至于宣政之間乎是宜價日增而未已也

國初沿江徵稅收茶名曰權貨務給買客旅如購貨然人不以為便淳化四年二月癸亥詔廢沿江八處應茶商並許於出茶處市之未幾有司恐課額有虧復請于上六月戊戌詔復舊制六飛南渡後官不能運茶貨而權貨務只賣茶引矣

皇朝吏銓不曰尚書吏部而曰考課院其上著京朝官縣州縣官以別之淳化四年二月丙戌詔改考課京朝官院為審官院考課縣州縣官院為考課院而總謂之流內銓云

唐有理應使五代以來無聞太宗皇帝淳化三年五月辛亥詔置理檢司以錢若水領之其後改曰登聞院又置鼓于禁門外以達下情名曰鼓司

真宗景德四年五月戊申詔改鼓司為登聞鼓院登聞鼓院為檢院應上書人並詣鼓院如本院不行則詣檢院以朝官判之判院之名始于此

大理寺奏案刑部審覆奏而行之太宗皇帝慮刑部大理寺吏舞文巧詆特置審判院於禁中以李昌齡為之中覆下丞相必又以聞始論淳化二年八月己卯詔行之謹重人命如此自官制改并歸刑部不復有中覆矣

唐百官人開有待制次對官德宗興元中曰令常參官三兩人奏事後唐天成中廢待制次對官五日一次內殿百官轉對長興二年停晉天福七年復漢乾祐二年陶穀奏罷之淳化二年十一月丙申太宗皇帝再復舊制詔百官次對每日兩次

諸州貢士國初未有限制來者日增淳化三年正月丙午太宗命諸道貢舉人悉入對崇政殿凡萬七千三百人時承平未久也不知其後極盛之時其數又幾倍也

世有惡少無賴之人肆行不逞小則賭博大則屠牛馬銷銅錢公行不忌其輸錢無以償則為穿窬若黨類頗多則為劫盜縱火行奸殺人不妨其微必為大患淳化二年閏二月己丑詔相疑蒲博開賭坊屠牛馬驢狗以食私銷銅錢為器用並令開封府嚴戒坊市捕之犯者定行處斬引匿不以聞與同罪所以塞禍亂之源驅斯民納之善也其後刑名寢輕而法不足以懲奸犯之者衆嘗怪近世士大夫莅官視此三者為不急之務知而不問者十嘗七八因訴到官有不為受理者是開盜賊之門也母乃不思之甚乎

皇朝以孝治天下篤厚人倫子之出繼他位者得封贈其本生父母此前所未聞也李昉為宰相上言臣叔父超故任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叔母謝氏故陳留郡君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為名教罪人今郊祀恩望與追榮太宗皇帝嘉之淳化四年二月乙丑詔贈超為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然此猶因防有請而從之也至真宗天禧元年八月辛未詔文武陞朝官父不在無嫡母繼母者許封封本生父母則四海之內均沾寵惠雖於古禮違悖亦忠厚之至也

宋明雜錄 卷二 一一

士大夫之家不幸出妻為之子者非其親生猶可不服苟其所親生而視之忍然則非人類矣張永德父穎先娶馬氏生永德為穎所出永德知鄆州於州廡作二堂左繼母劉氏居之右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於繼母永德事二母如一人無間言時大臣母妻皆得入謁劉氏存日馬不敢同入禁中劉氏卒馬始得入謁太宗勞問嘉歎封莒國太夫人此可為人事出母之法仁宗景祐三年九月集賢校理郭稹乞為嫁母服詔兩制御史太常寺禮院議詔自今並許解官申心喪前代名賢之後累聖褒表最顯著者四人一曰狄梁公仁傑二曰張曲江公九齡三曰段太尉秀實四曰郭汾陽王子儀

真宗景德三年正月丙戌張公九世孫元吉詣闕獻明皇墨跡并張公寫真告身詔以為韶州文學大中祥符四年八月丙辰以段公孫亮為三班借職

仁宗天聖六年七月張公九世孫錫又以公告身并明皇批答來獻補試國子四門助教慶曆三年三月壬辰詔以狄公孫華州明法狄國賓為本州助教四年正月丙戌以郭公裔孫元亨為永興軍助教元豐五年四月復以段公八世孫文西為隴州助教復其家國家非斬一命於先賢也謹惜名器雖賢者猶爾況費用之乎

咸平景德以後粉飾太平服用侈侈不惟士大夫之家崇尚不已市井閭里以華靡相勝議者病之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詔金箔金銀線貼金銷金間金鑲金線裝貼什器土木玩之物並行禁斷非命婦不得以金為首飾許人科告並以違制論寺觀飾像者齋金銀并工價就文思院換易四年六月又詔宮院苑囿等止用丹白裝飾不得用五綵皇親士庶之家亦不得用春幡勝除宜賜外許用綾絹不得用羅諸般花用通草不得用縑帛八年三月庚子又詔日中宮以下衣服並不得以金為飾應銷金貼金間金銀金圈金解金別金然金陷金明金泥金粉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織金線皆不許造然上之所好終不可得而絕也仁宗繼統以儉樸躬行於慶曆二年五月戊辰申嚴其禁上自宮掖悉皆屏絕臣庶之家犯者必置于法然議者猶有憾以為有未至焉自是而後此意泯矣

真宗皇帝東封西祀思顯先烈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乙卯詔陞應天府為南京建行宮正殿以歸德為名以聖祖殿為鴻慶宮奉太祖太宗像侍立於聖祖之旁其後遂開高宗皇帝中興之祥殆非偶然者僧徒奸狡誑人主之前敢為欺罔江東有僧詣闕乞修天台國清寺且言如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從之命使衛紹欽督役戒之曰了事了紹欽即與俱往不日告成紹欽積薪如山驅使入火僧哀鳴乞回關下面謝皇帝而後自焚紹欽怒以又入烈焰僧宛轉悲號而絕歸奏太宗曰臣已了事太宗頷之苟非就焚太宗必以欺罔戮之於市矣

黃冠之教始於漢張陵故皆有妻孥雖居宮觀而嫁娶生子與俗人不異奉其教而誦經則曰道士不奉其教不誦經惟假其冠服則曰寄禱皆游惰無所業者亦有凶穢無所給食假寄禱之名聚家以入者大抵主首之親故也太祖皇帝深疾之開寶五年閏二月戊午詔曰末俗竊服冠裳號為寄禱雜居宮觀者一切禁斷道士不得畜養妻孥已有家者遣出外居止今後不許私度須本師知觀同詣長吏陳牒給公

宋明雜錄 卷二 一五

惡違者捕繫抵罪。自是宮觀不許停著婦女。亦無寄食者矣。而黃冠之兄弟父子孫姪。往往依憑以居。不肯去也。名曰觀屬。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庚子。真宗皇帝詔道士不得以親屬住宮觀。犯者嚴懲之。自後始與僧同其禁約矣。

國忌行香。本非舊制。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丁亥。詔曰。宣祖昭武皇帝。憲皇后。自今忌前一日。不坐。羣臣進名奉慰。寺觀行香。禁屠廢務。著于令。自後太祖太宗忌。亦按此例。累朝因之。今惟存行香而已。進名奉慰。久已不存。亦不禁屠。雙忌則休務。單忌亦不廢務矣。

太祖征李重進。還以御營建寺。所御之榻存焉。後僧徒共建一殿。中殿崇奉名彰武殿。且請降御容。使民庶瞻仰。真宗皇帝命翰林畫工圖寫殿衛而往。仍賜供具。景德二年八月癸巳。命使前往奉安。迺朔望州郡率官儀朝禮。六飛南渡。為煨燼。後雖建殿。不復奏請御容。姑存遺跡而已。

太宗皇帝命內侍裴愈。與山陰縣令李易。直訪王羲之蘭亭舊跡。其流杯脩禊處。在越州。僧子謙因請建寺於舊地。以藏御札。至道二年二月壬辰。詔從子謙之請。賜寺名天章。仍以御書賜之。

東京相國寺。乃瓦市也。僧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于此。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命重建三門。為樓其上。甚雄。宸墨親填書金字額曰大相國寺。五月壬寅。賜之。

僧寺戒壇。尼受戒。混淆其中。因以為奸。太祖皇帝尤惡之。開寶五年二月丁丑。詔曰。僧尼無間。實紊教法。應尼合度者。只許於本寺起壇受戒。令尼大德主之。如違重置其罪。許人告。則是尼受戒。不須入戒壇。各就其本寺也。近世僧戒壇中。公然招誘新尼受戒。其不至者。反誣以違法。尼亦不知法令。本以禁僧也。亦信以為然。官司申明禁止之。

萬壽觀。本玉清昭應宮也。宮為火所焚。惟長生崇壽殿存。殿有三像。聖祖真宗各用金五千兩。餘吳天玉皇上帝用銀五千餘兩。仁宗天聖七年。詔玉清昭應宮更不復修。以殿為萬壽觀。蓋明肅太后尚有修營之意。宰臣猶帶使領。至是始去之。示不復修營也。

真宗皇帝朝。盛禮緝儀。費金最多。金價因此頓長。人以為病。仁宗明道二年正月癸未。詔冊寶法物。凡用金者。並改用銀。而以金塗之。自此十省其九。至今惟寶用金。餘皆金塗也。

宋朝燕翼詒謀錄卷二

太宗皇帝以海內混一。四方無虞。乃於江南置太平軍。江北置無為軍。取太平無為之義。太平後改為州。無為之建。在淳化四年十二月戊戌。至大中祥符二年。建軍方十有六年。災異變怪。忽發。八月中有青蛇長數丈。出郡治。十六日風雨。林木城門營壘盡壞。壓死千餘人。夜三鼓方止。九月乙亥。奏至。真宗皇帝命使張景宜馳驛恤視。民壞屋者。無出來年夏。租。壓死者。家賜米一斛。無主及貧乏者。官收瘞之。令長史就宮觀精虔設醮。為民祈福。是時方尚祥瑞。宰相甚怒。加譴郡守。真宗不從。其後守臣懲艾。於五年五月壬午。奏甘露降桐樹。七年七月庚寅。奏聖祖殿。竹內獲毛履二。以為聖祖降。九年四月。奏瑞氣覆巢湖。齊闕來上。皆奉承上意也。洎至皇祐三年。仁宗皇帝在位三十年矣。六月丁亥。守臣茹孝標奏。城內小山生芝三百五十本。悉以上進。改名其山曰紫芝山。藁爾一培。壤不應一時所產者。是之多也。上怒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草木蟲魚之異。烏足尚哉。茹孝標與免罪。戒州縣自今無得以聞。大哉。王言足以警臣子之進諫者矣。

虞書載。鳳雛九成。鳳凰來儀。三代以後。無傳焉。惟漢宣帝時。嘗見。史不載其形狀如何。真宗景德元年五月七日午時。白州有鳳凰三。自南入城。衆禽周遶。至萬歲寺前。棲高木上。身如龍。長九尺。高五尺。其文五色。冠如金。至申時。飛向北去。遂不復見。州畫圖來上。是時天下承平日久。可謂治世。宜其覽德輝而下。

也。若麟惟先聖識之。漢武獲一角獸。當時以為麟。太史公不以為然也。太平興國九年十月癸巳。嵐州獻獸一角。似鹿無斑。角端有肉。性馴善。詔羣臣參驗。徐鉉、滕中正、王佑等上奏曰。麟也。宰相宋琪等賀。官權酒醢。其來久矣。太宗皇帝深恐病民。淳化五年三月戊申。詔曰。天下酒權。先遣使者徵筭。宜募民軍之。減常課之十二。使其易辦。吏勿復征。蓋民自鬻則取利輕。吉凶聚集。人易得酒。則有為生之樂。官無設察警捕之勞。而課額一完。無敢違欠。公私兩便。然所入無贏餘。官吏所不便也。新法既行。悉歸于公。上散青苗錢于設廳。而置酒肆于進門。民持錢而出者。誘之使飲。十費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顧也。則命娼女坐肆作樂。以蠱惑之。小民無知。爭競鬪毆。官不能禁。則又差兵官列柳杖以彈壓之。名曰設法賣酒。此設法之名所由始也。太宗之愛民。寧損上以益下。新法惟制下奉上。而且誘民為惡。陷民於罪。豈為民父母之意乎。今官賣酒用妓樂如故。無復彈壓之制。而設法之名不改。州縣間無一肯蓋正之者何耶。

江南李主佞佛。度人為僧。不可數計。太祖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數尚多。太宗乃為之禁。至道元年六月己丑。詔江南兩浙福建等處諸州。僧三百人。歲度一人。尼百人。歲度一人。自昔歲度僧道。惟試經。且因寺之大小立額。如進士應舉。然雖奸猾多置身其中。而庸蠢之甚者無所容。自朝廷立價度牒。而僕斯下流。皆得為之。不勝其濫矣。

州長吏不親監決。中唐以來為然。遇引斷皆牙校監決於門外。太宗恤刑。慮有冤濫。至道元年六月己亥。詔諸州長吏。凡決徒罪。並須親臨。因太常博士王杲有請也。今州郡杖罪。悉委職幕官。而徒罪必自監決。帥府則以徒罪委通判。聖朝謹嚴於用刑。蓋以人命為重也。

婁家命僧道誦經。設齋作佛事。曰資冥福也。出葬用以導引。此何義耶。至於錢鏡。乃胡樂也。胡俗燕樂。則擊之。而可用於喪柩乎。世俗無知。至用鼓吹作樂。又何忍也。開寶三年十月甲午。詔開封府禁止。士庶之家喪葬。不得用僧道威儀。前引。太平興國六年。又禁送葬不得用樂。庶人不得用方相。魁頭。今犯此禁者。所在皆是也。祖宗於移風易俗。留意如此。惜乎州縣間不能舉行之也。

江南李唐舊用鐵錢。蓋因韓熙載建議。以鐵錢六權銅錢四。然銅錢之價。相去甚遠。不可強也。江南末年。鐵錢十值直銅錢一。江南平民不肯行用。轉運使樊若水請廢之。太平興國二年二月。詔官收民間鐵錢。鑄為農器。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於是江南鐵錢盡矣。然川蜀陝西用之。如故。川蜀每鐵錢一貫。重二十五斤。銅錢一當十三。小民鑄為器用。買錢二千。於是官錢皆為小民盜銷。不可禁止。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請改鑄。每貫重十二斤。銅錢一當十。民間無銜銷之利。不復為矣。慶曆初。知商州皮仲容議。采洛南紅崖。號州青水銅。置阜民。朱陽二監。鑄大錢一可當小錢三。以之當十。民間趨利。盜鑄不已。至八年。張方平、朱祁議以為當更。乃詔改銅錢。當十。先是慶曆元年十一月。詔江、饒、池三州鑄鐵錢一百萬貫。助陝西經費。所積尤多。錢重民苦之。至是併罷鑄鐵錢。其患方息。

舊制。命官銷應舉。先於所屬選官考試所業。方聽取解。至禮部。程文紙繆勒停。不合格者。銷銅。水不得應舉。中格。庭對。唱第。日仍降甲。蓋期待任子者甚厚。非比寒士也。雖欲假手。其可得乎。故當時由此塗出。

者。皆為文人。仁宗欲開誘進之路。天聖四年六月辛未。詔免舉所業。下第人免責罰。仍許再應舉。按祐元年。復詔銷應舉。人不合格。除其罪。以試者尚少。而申明之也。然自是任子心無所懼。雖實無才能者。亦求試矣。

國朝故事。三元張燈。太祖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詔曰。上元張燈。舊止三夜。今朝廷無事。區宇又安。萬當年穀之豐登。宜縱士民之行樂。其令開封府更放十七十八兩夜燈。後遂為例。太宗淳化元年六月丙午。詔罷中元下元張燈。官雖廢之。而私家猶有私自張燈者。余曩仕山陽。中元下元。酒務張燈賣酒。豈北方遺俗。猶有存者耶。

北俗。遇月三七日。不食酒肉。蓋重道教之故。而七夕改用六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乙酉。詔曰。七夕佳辰。近代多用六日。宜以七日為七夕。頒行天下。蓋方其改用六日之時。始於朝廷。故竝正之。自朝廷始。月令開冰獻羔。在仲春之月。五季之亂。訛舛。至用四月。淳化三年三月己未。詔改正之。

祖宗留意民事。丁寧戒飭。雖州縣小官。未嘗少怠。太平興國八年三月丁未。詔應京朝官受任於外。并州縣幕職官。朝辭。并於開門。宜官戒飭。以其詞著之坐右。不知此制廢於何時。苟州縣小官。亦蒙皇恩。祖松決知自重。思所以稱止意。不敢自暴自棄矣。惜無能舉行之者也。

承平時。關多員。少士大夫。法擬必求須次者。以自便。蓋王事鞅掌。久勞于外。乍還鄉里。展掃墳墓。聚會親族。料理生產。作業。勢使之然。甚而遠年。纏以三尺。不能禁也。淳化二年正月己丑。詔京朝官。旋務于外者。受詔後。給假一月。游瀆。所在州府。以赴上日。聞。違者有罪。其後進士。既多。任子亦衆。故東坡進策。有一官三人共之之說。以為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莅官之日。少。閑居之日。長。而士大夫至於冒法。況今一官而五六人共之耶。

雍熙三年九月癸未。詔知州通判。幕職州縣官。秩滿至京師。於法書內試問。如全不知者。量加殿罰。所以關防檢察。老昏。癯疾。病之人也。今知州到闕。必須奏事。通判而下。不復舉行。殊失祖宗謹重州縣。勸恤民瘼之意。豈非不才者多。惡其害己。而不欲舉行之乎。

漢天子印符曰璽。後世因其名不改。國初御前之印。書詔之印。天子合同之印。其名不正。雍熙三年十月丙午。並改為寶。別鑄用之。皇祐五年。仁宗以奉宸庫有美玉。廣尺。厚半之。命製為鎮國神寶。宰臣龐籍家文。劉沆。皆宗元符元年。咸陽民段義。獻玉璽云。紹聖三年。河南鄉修造家舍。掘得之。色綠如藍。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背蟠紐五盤。詔蔡京等議之。咸以為真秦璽也。詔仍舊為傳國璽。徽宗大觀元年。詔求美玉。製八寶。以易六璽。十一月壬戌。詔曰。永惟受命之符。宜有一代之制。而尚循秦舊六璽之用。自天申命。地不受寶。獲全玉於異域。得妙工於編氓。八寶既成。真無前比。可以來年正月朔日。御大慶殿。恭受八寶。是舉恩數。特厚。政和七年九月辛巳。又製定命寶。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大和。萬壽無疆。為文廣九寸。號九寶。二聖北狩。寶淪異域。高宗皇帝復製八寶。循大觀舊規也。

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丁酉。值仁宗皇帝誕生之日。真宗皇帝喜甚。宰臣以下稱賀。宮中出包子以賜臣下。

其中皆金珠也是年仁宗方就學天生聖人得於夢兆方五歲聖質已異常人故均福臣下者特異其宗時開封府洺州縣受納綿多取出利訖事悉播其餘均賜官吏而官吏無厭愈更多取歲增不已景德三年六月壬辰詔悉蠲之官吏所賜以官錢給其直

國初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耻為之犯罪許用蔭贖吏有所恃敢於為奸天聖七年三月乙丑三司吏母士安犯罪用祖令孫蔭詔特決之仍詔今後吏人犯罪並不用蔭又詔吏人投募黃狀在身無蔭贖方聽入役苟吏可用蔭則是仕官不如為吏也誘不肖子弟為惡莫此為甚禁之誠急務不可緩也

舊制京朝官實歷知縣三任入同判同判實歷三任入知州天聖六年七月己亥詔自今任內有五人同罪奏舉減一任同判後改為通判至今因之各以兩任四考關陞

審官院定差知州軍並以資歷不容超越資歷當得不容不與天聖七年九月辛巳詔審官院定差並申中書引上審視若儒庸老疾不任事者罷之今都堂審察其遺意也

國初奏薦之制甚寬不拘服屬遠近天聖四年始詔臣僚奏薦子弟須言服紀不許奏無服之親冒奏者不以赦原其後又以服屬之親疎為奏官之高下可謂良法乾興元年仁宗皇帝登寶位八月令學士院試諸州進奉賀登位人曾舉進士試大理評事曾舉諸科試秘書省正字餘試校書郎不願試人太廟齋郎凡四等試大理評事元豐為假承事郎今為通仕郎出官從事郎試秘書省正字元豐為假承事郎今為登仕郎出官迪功郎太廟齋郎元豐未改今為將仕郎出官亦迪功郎其後例補將仕郎惟宰執得登仕郎

大中祥符八年仁宗封壽郡王以張士遜從遊度為友講學之所為資善堂此資善之名所由始也自後元良廟學所皆曰資善

五代諸侯跋扈枉法殺人主家得自殺其奴僕太祖建國首禁臣下不得自殺至建隆三年三月己巳降詔郡國斷大辟錄案朱書格律斷詞收禁月日官典姓名以聞取旨行之自後生殺之權出於上矣然主家猶擅殺奴僕之面以快其忿毒真宗咸平六年五月復詔士庶之家奴僕有犯不得擅面蓋重於殺人肌膚也祖宗謹重用刑苟可以施忠厚者無所不用其至如詔太歲三元聖節不決死罪則淳化二年三月也令衆人自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免則天聖四年四月辛未詔也列聖相承莫敢不遵此所以祈天永命歟

祖宗舊制州郡公使庫錢酒專備士大夫入京往來與之官能任旅費所饋之厚薄隨其官品之高下妻孥之多寡此損有餘補不足周急不繼富之意也其講睦鄰之好不過以酒相遺彼此交易復以公幣苟私用之則有刑矣治平元年知鳳翔府陳希亮自首曾以鄰州公使酒私用貶太常少卿分司西京乃申嚴其禁公使酒相遺不得私用並入公幣其後祖無擇坐以公使酒三百小瓶遺親故自直學士誦授散官安世況他物乎故先世所歷州郡得鄰郡酒皆歸之公幣換易答之一瓶不敢自飲也

師傳保輔佐人主其名甚重非道尊德重不可以居也師導之教訓傳其德義保其身體如周召畢公之於成王可以當是名矣漢之張禹孔光師莫甚焉鄧禹其庶幾乎後世以為陪官而序進之失其本旨矣若皇子加官而冠以師傳保之稱此何義也子雖賢而可為父之師傳保乎況有年方孩幼即如是官者尤悖理矣故英宗治平二年御史中丞賈黯力陳其非四月丙午詔止加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是也自此名正言順人無得而議宣政以後至以師傳保加之官豈其悖理尤甚矣

選人改京朝官俸於作縣多歷閑慢比折知縣資序熙寧十年二月戊子詔選人磨勘改京朝官須入知縣雖不拘常制不得舉辟近世此禁緩弛凡改官人有出身任教授無出身任簽判二考滿則赴部注破格通判矣孝宗皇帝申嚴舊制仍以三年為任考第未足或有過犯不得注通判至今遵行之

禮經女子出適以父母三年之喪折而為二舅姑父母皆為非喪太祖孝明皇后居昭憲太后之喪齊衰三年故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奏三年之內凡筵尚存夫居苦塊之中婦被綺羅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乞令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斬三年於義為稱十二月丁酉朔詔從之遂為定制

宋朝燕翼詒謀錄卷四

江南初下李後主朝京師其臣隨才任使公卿將相多為小官惟任州縣官者仍舊至於服色例令服綠不問官品高下以示別於中國也

太宗淳化元年正月戊寅赦文應諸路偽授官先賜緋人止令服綠今並許仍舊其先衣紫人任常參官亦許仍舊遂得與王朝官齒矣

楊萬頃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瑋瑋為父復仇殺萬頃張九齡欲活之李林甫必欲殺之而二子竟伏大刑蓋九齡君子喜人為善林甫小人嫉人為善好惡不同故也苟其父罪當死子不當報讎又死不以罪或非出上命而為人所擠陷以死可不報乎審素之讎所當報也太宗雍熙三年七月癸未京兆府鄠縣民甄懿兒報母讎殺人詔決杖遺之惜乎瑋瑋之不遇聖時明主也

歐陽脩少孤其叔父教之學既貴乞以一官回贈以報其德詔從之乃自員外郎贈郎中後世以為美談不知又有先於脩者王曾為參知政事改葬叔太子中含宗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詔贈宗元工部員外郎嚴氏懷仁縣太君

李遵勗本名勗崇矩之孫繼昌之子真宗朝尚良公主御筆增為遵勗升為崇矩之子繼昌之弟自此為例實亂人倫治平四年二月神宗皇帝手詔述英宗治命應公主出降其夫不得升同父行蓋英宗久欲

蓋正以病未果出命故神宗以遺命行可謂善述人之事矣

士大夫治小民之獄者縱小民妄訴雖虛妄灼然亦不反坐甚而聽其越幾於摟攫生事矣曾不思善

良之民畏官府如虎狼甘受屈抑不敢理雪而奸猾之民以恐脅把持為生與吏囊囊視官府如私家肆

行不忌士大夫墮其計中為其所困殊不自覺良可嘆也太祖皇帝乾德二年正月乙巳詔應論訴人不

得藉巡陳狀違者科罪開基創業之初首念及此慮為善良害也真宗咸平元年七月詔所訴虛妄好持

人短長為鄉里害者再犯徒三犯杖訖械送軍頭引見司符能舉而行之庶幾安訴者息矣

舊制非喪百日內妨試舉卑長幼同士人病之多入京冒哀就同文試泊中選被人論訴不免坐罪天禧

四年二月壬申翰林學士承旨地迥上言諸州士人以非制妨試奔湊京畿請自今卑幼非服不妨取解

詔從之自後冒哀求試者寡矣大凡人家尊長非喪多年高者卑幼非喪多年幼者免避卑幼則妨試亦

鮮

國初宗室尚少隸宗正寺仁宗景祐三年以宗室衆多特置大宗正司以皇兄寧江軍節度使允讓知大

宗正事仍詔自今於祖宗後各擇一人為之尚質而不以齒糾正遠失凡宗室奏陳先委詳酌而後聞不

得專達其後又以宗室出居外州於西京置西外宗正司南京置南外宗正司矣

今州縣義倉米始於仁宗時始集賢校理王琪嘗於景祐中陳請乞每正稅二斗別輸一升傾於轉運使

遇水旱振給有司會議不同而止慶曆元年九月琪申前議上特詔行之至新法行又增作每一斗收一

升然水旱振給所賴為多行之日久官吏視為公家之物遇振給吝惜特甚殊失元立法之意

仁宗重臺諫之選景祐元年四月癸丑詔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更行又詔舉三丞以上皆歷

之長至三尺有等肩者梳至一尺議者以為妖仁宗亦惡其侈皇祐元年十月詔禁中外不得以角為冠

梳冠廣不得過一尺長不得過四寸梳長不得過四寸終仁宗之世無敢犯者其後侈靡之風盛行冠不

特白角又易以魚枕梳不特白角又易以象牙玳瑁矣

國朝武臣正任十年一遷官熙寧八年特詔駙馬都尉七年一遷官仍著于令非獨示優亦所以杜其非

理干請也元豐六年二月癸未詔吏部七年磨勘更不取旨仁宗景祐元年四月癸酉詔以河南府學為

西京國子監置分司官其後南京北京皆援為之崇寧四年秋七月丙午朔詔罷三京國子監官各置司

業一員其職京其體而微矣

皇朝道襲先賢皆有所因仁宗景祐元年九月詔封扁鵲為神應侯以上疾愈醫者許希有請也徽宗崇

寧元年二月封孔牌泗水侯孔伋沂水侯崇先聖之嗣也六月封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重節義

之風也宣和元年五月甲申封列禦寇沖虛觀妙真君莊周微妙元通真君尚虛無之教也然仁宗因醫

者之請姑勉從之伯魚子思之封以配享從例封也伯夷叔齊進千乘之國豈求身後虛名莊列物外人

何羨真君之號不必封可也

京師試於禮部者皆歸於二相廟二相者子游子夏也子游為武城宰子夏聘列國不知何以得相之名

也今行都試禮部者皆歸于皮場廟皮場即皮剝所也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傳聞皮場土地主鳩疾之不

治者詔封為靈顯侯今廟在萬壽觀之晨華館館與貢院為鄰不知士人之騰始於何時館因何而置廟

也

王安石創宮觀以處新法之異議者非泛施之士大夫也其後朝臣以罪出者多差宮觀其初出令也則

足以待多士可增設直徽閣直顯閣直寶文閣直天章閣秘閣修撰集英殿修撰凡九等中興以後又增敷文煥章華文寶謨寶章五等矣等級既多遷轉亦易非舊比也

今判部判寺判監判院之稱乃官制未改以前實稱今加於實稱之上可謂重疊昔有判刑部判禮部判兵部判工部惟戶吏二部無之蓋以流內銓三司使易其名矣官名既正又加以判甚無謂也其他寺監亦然至於登聞檢鼓院進奏院舊稱判政和五年言者謂官制之改稱判者悉除去惟太宗正司以官尊者稱判其次為知若六院不可復言判也遂詔悉改為監

今之右文殿修撰舊為集賢殿修撰政和六年四月奉御筆集賢殿舊無此名秘書省殿以右文殿為名可改為右文殿修撰

今之宣教郎即昔之宣德郎政和四年九月詔宣德郎與宣德門名相犯可改為宣教郎見任人不別給告但改稱呼

政和四年八月詔改端明殿學士為延康殿學士改樞密直學士為述古殿學士恩數品秩並依舊中興以後端明復舊而述古與樞密直皆廢矣

大夫之稱亞於卿而郎官上應列宿文臣以為階官宜也況其來自古初非創意立名故神宗正官名遠考古制以大夫郎易職事舊稱為寄祿官若武臣橫行正副使之稱與承制崇班供奉侍禁奉職借職差使借差非名之不正也政和乃悉易以大夫郎之稱此豈被堅執銳馳驟弓馬者之所宜稱乎橫行以十二階易十二階猶之可也正副使各十九階並以八階易之無乃輕名器之甚乎昔之超轉猶作九資

則是副使四十五年可轉不過四資是減四十五年為十六年矣

祖宗多為武臣等級貴其邊功非有奇功殊勳無因超越故文臣正郎員郎各止於三轉而武臣正使副使必各九轉聖君宏模一旦壞於建議之臣使良法美意掃地無遺最甚者稱謂不顧義理所在若文武官名一依元豐之制則人無得而議矣

紹聖二年三月監察御史常安民言乞考祖宗用人之制修立權侍郎遷進法詔三省議之章惇因奏乞自起居郎舍人侍御史帶修撰除者滿三年取旨自七寺卿國子祭酒太常少卿秘書少監直龍圖閣除者滿二年取旨除修撰與外任職事修舉者再留二年取旨除正與外任除待制即才能為衆所推稱効顯著朝廷特拔擢者不拘此令詔從之且天子侍從之臣非有才能精効而冒居之乎信如其言殆如

經部注擬常調計資歷歲月者之為也是時雖出此令卒莫能行章惇之意蓋欲假此令以扼異己之人而不次超越者則曰人主特拔擢也豈不愚哉

慶曆二年富弼乞罷殿試止命館書禮部奏名實籍唱名蓋以廷試惟用詩賦士子多僥幸故也王堯臣梁適皆狀元及第以為議已正月辛巳方從弼之請發未幾從堯臣之請復舊制

慶曆元年十一月郊祀赦文功臣不限品數賜私門立戟文武臣僚許立家廟已賜門戟給官地修地此循唐制也故有兄弟同居而各置門以列戟者想是時必有立戟之人特近代此制不舉無能舉舊事以

言者若家廟則終不能行至皇祐二年十二月甲申朔復頒三品以上家廟之制從宋庠之請也然一時議者欲令立廟之子孫襲其封爵世降一等自國公而至封男凡五世而封爵之卑者僅一二世或又疑襲封公爵惟三格先聖之後有之此制一行數世之後必多又子孫或初命卑官不應襲公侯之爵議終不決竟尼不行是不詳考前代之制也君子惜之

國朝自真宗時法令寬寬臣僚或以恩澤及所轉官為子孫乞賜科名則召試而授之或乞親屬陞陟注超越差遣自小官即為通判知州其降官降差遣亦援此陳乞復大抵皆公卿大臣牽於人情而不可折者積日累月不可數計慶曆四年正月丙戌詔並禁止不得陳乞

令縣邑門樓皆曰勸善樓淳化二年六月癸未詔曰近降制勸決遣頗多或有釐革刑名申明制度多所散失無以講求論報逾期有傷和氣自今州府監縣應所受詔勸並藏勸書樓成著于籍受代批書印紙曆子違者論罪則勸善樓州縣皆有之也今州郡不問有勸善樓矣

唐有王會圖皇朝亦有四夷圖大中祥符八年九月直史館張復上言乞募朝貢諸國衣冠畫其形狀錄其風俗以備史官廣記從之是時外夷來朝者惟有高麗西夏注登占城三佛齊蒙國達耶女真而已不若唐之盛也

國初進奏官循舊例假官至御史大夫諸國既平天下一統諸州各置進奏官以達京師多至百數混於卓隸不復齒於衣冠之列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三月戊辰詔諸州進奏官十年以上補三班奉職每遇郊祀絃補五人迄今為例

種放有別墅在終南山聚徒講學性嗜酒種自漢林泉之景頗為幽勝真宗聞之欲幸其家而不果咸平六年遣使齎圖以進六月己未召補臣觀于龍圖閣再三褒美放父翊嘗為吏部令史出官為長安簿放幼好學長以古道自任奉母隱居於終南山之約林谷自稱居士作退士說數千字又號雲溪醉叟太宗朝屢召不起張齊賢薦其節行可厲風俗真宗復遣中使召之起為左司諫諫議大夫給事中力請還

山從祀東封并工部侍郎終身不娶既卒朝廷錄其姪世雅為同學究出身

唐人重於避諱國初此風尚在劉溫叟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部曲避諱家諱尤甚太宗雍熙二年六月辛丑詔內外臣僚三代名諱止可行於己州縣長吏不得出家諱新授官職有家諱者除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武班三品以上許準勸上言餘不在改諱之限然法令明載官稱犯高曾祖父諱冒居者有罪則是與此詔相反也豈非此詔既行之後人無廉恥習以成風故又從而禁之耶

民間訴水旱舊無限制或秋而訴夏旱或冬而訴秋旱往往於收割之後欺問官吏無從覈實拒之則不可聽之則難信故太宗淳化二年正月丁酉詔荆湖江淮二浙四川嶺南管內州縣訴水旱夏以四月三十日秋以八月三十日為限自此遂為定制

國初州郡官屬皆長吏自行奏降姓名未開於朝已先莅職泊至命下則已在月日皆為考任大抵皆其宗族親戚也太宗雍熙四年八月乙未詔曰諸處奏薦多是親黨既傷公道徒弊俸門今後如有員闕處

當以狀開。自後奏辟。不敢私於親戚。或犯此令者。人得而指隨之。稍知所畏忌矣。唐制。乘驛者給銀牌。五代。唐事草創。但樞密院給牌。太平興國三年。李飛雄偽作驛。乘驛謀反。禽捕伏誅。六月戊午。詔復舊制。應乘驛者。並給銀牌。中興以後。此制不復講矣。

額。以至江上諸軍。每舉以二十四員為額。七年為任。第一名同正將。第二名第三名同副將。第四名以下。同準備將。而第二十五名以下。只注巡尉。自後軍帥亦仰承朝廷優卹之意。待遇之禮。與統領官等。或令其兼同統領職事。遇出戰。多令守寨。必自願親行陣者始聽之。蓋軍中自統制以下。多是得擬或以準備將而權統制者。每於文移公牘書劄榜子。削其本職。為寫權職。為正。遇東班。便自居通判之上。唯知凶暴。陵駕士大夫。一聞鉦鼓之聲。則備備戰栗。士大夫信其偽術。不復與較。故以守關進勇副尉為統制者。往往而是。若於武舉中。選願親行陣者。使久於其任。而序進之。必能趨事赴功矣。部吏賈闕之弊。自昔有之。皇祐中。趙及判流內銓。始置闕亭。凡有州郡申到闕。即時榜出。以防賈闕。立法非不善也。然部吏每遇申到。匿而不告。今州郡寄居有丁憂事。故數年不申到者。亦有申部數年。而部中不曾改正榜示者。吏人公然評價。長貳郎官為小官。時皆皆由之。亦不暇問。太宗皇帝曰。俸門如鼠穴。不可塞也。豈不信哉。

國初官者不過數十人。真宗時漸衆。蓋以遇郊恩任子。皆十數歲小兒。積累至多故也。皇祐五年閏七月。戊辰。言者以為久弊當革。乃詔自供奉官至行門。以百八十員為額。遇闕額方許奏補。至元祐二年二月。又詔自供奉官至黃門。以百人為額。然流弊之久。終不能革。至宣政間。動以千數矣。仁宗朝言者以士大夫不安職守。惟務奔競。乞申嚴戒。慶曆八年五月丁卯。詔中外官滿二年。方許差替。其三年三月。為任者仍舊。此誠良法也。中興以來。職事官納計資考。故有須次一兩政者。至於三丞以上。至於郎官卿監。有三四年不遷者。故人無苟且之心。近年滿年不遷。則為人指目。居其位亦恐懼。去是不諳祖宗典故爾。

宋朝燕翼詒謀錄卷五

仁宗時有染工自南方來。以山礬葉燒灰染紫。以為黝賦之官者。洎諸王無不愛之。乃用為朝袍。乍見者皆駭觀。士大夫雖慕之。不敢為也。而婦女有以為衫襖者。言者面論之。以為奇裝之服。寢不可長。至和七年十月己丑。詔嚴為之禁。犯者罪之。中興以後。駐蹕南方。貴賤皆衣黝紫。反以赤紫為御愛紫。亦無敢以爲衫袍者。獨婦人以爲衫襖爾。已見前卷。

真宗時試進士。初用糊名法。以革容私之弊。張士遜以監察御史為巡鋪官。因白主司。有親戚在進士。明日當引試。願出以避嫌。主司不聽。士遜乃自言引去。真宗是之。遂詔自今舉人與試官有親嫌者。移試別頭。別試所自此始。且以御史為巡鋪。決無容私矣。易以官官。不知始於何年也。唐設武舉。以選將帥。五代以來。皆以軍卒為將。此制久廢。天聖七年。以西邊用兵。將帥乏人。復置武舉。至皇祐元年。邊事寢息。遂廢此科。治平元年九月丁卯。復置。迄于今不廢。淳熙甲辰。距治平百二十載矣。仲父軒山公知貢舉。武舉林耀。因天麟等來拜謝。仲父問之曰。朝廷設此科。以擇將帥。而公等不從軍。何也。答以不堪苦篋之辱。仲父因奏。孝宗皇帝乞更舊制。申飭三衙沿江軍帥。待以士禮。至淳熙十四年。事始施行。進士皆願從軍。至紹熙庚戌。仲父以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唱進士第。復奏光宗皇帝。命武舉進士從軍。不許軍帥等辱。大罪按奏。小罪罰俸。此令一出。皆願從軍。而軍中無所容之。乃自三衙立同正員之

額。以至江上諸軍。每舉以二十四員為額。七年為任。第一名同正將。第二名第三名同副將。第四名以下。同準備將。而第二十五名以下。只注巡尉。自後軍帥亦仰承朝廷優卹之意。待遇之禮。與統領官等。或令其兼同統領職事。遇出戰。多令守寨。必自願親行陣者始聽之。蓋軍中自統制以下。多是得擬或以準備將而權統制者。每於文移公牘書劄榜子。削其本職。為寫權職。為正。遇東班。便自居通判之上。唯知凶暴。陵駕士大夫。一聞鉦鼓之聲。則備備戰栗。士大夫信其偽術。不復與較。故以守關進勇副尉為統制者。往往而是。若於武舉中。選願親行陣者。使久於其任。而序進之。必能趨事赴功矣。部吏賈闕之弊。自昔有之。皇祐中。趙及判流內銓。始置闕亭。凡有州郡申到闕。即時榜出。以防賈闕。立法非不善也。然部吏每遇申到。匿而不告。今州郡寄居有丁憂事。故數年不申到者。亦有申部數年。而部中不曾改正榜示者。吏人公然評價。長貳郎官為小官。時皆皆由之。亦不暇問。太宗皇帝曰。俸門如鼠穴。不可塞也。豈不信哉。

國初官者不過數十人。真宗時漸衆。蓋以遇郊恩任子。皆十數歲小兒。積累至多故也。皇祐五年閏七月。戊辰。言者以為久弊當革。乃詔自供奉官至行門。以百八十員為額。遇闕額方許奏補。至元祐二年二月。又詔自供奉官至黃門。以百人為額。然流弊之久。終不能革。至宣政間。動以千數矣。仁宗朝言者以士大夫不安職守。惟務奔競。乞申嚴戒。慶曆八年五月丁卯。詔中外官滿二年。方許差替。其三年三月。為任者仍舊。此誠良法也。中興以來。職事官納計資考。故有須次一兩政者。至於三丞以上。至於郎官卿監。有三四年不遷者。故人無苟且之心。近年滿年不遷。則為人指目。居其位亦恐懼。去是不諳祖宗典故爾。

竭澤又復營私掩為己有。害民甚焉。真宗景德二年三月癸未。詔商稅三萬貫以上。選親民官監給。通判添支。所以重徵之。近時理親民資序。為監當者未之聞也。往往以為浼己不肯。就矣。然朝廷以場務之資。貴之長貳縣令。知監當之難於其人。故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詔天下州縣。課利場務。十分虧五。益以下州。通縣令則俸一月一分。以下兩月二分。降差遣增二分。陞陟差遣。賞罰不及於監當。有深旨矣。

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己未。越州言會稽縣民裘承詢同居十九世家。無異器。詔旌表其門閭。屈指今二百三十六年矣。其號義門如故也。余嘗至其村。故聽事猶在。族人雖異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為長。有事取決。則坐於聽事。有竹筭亦世相授矣。族長欲健有罪者。則用之。歲時會拜。同族咸在。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幾世也。余嘗思之。裘氏力農。無為士大夫者。所以能久聚而不散。苟有驟貴超顯之人。則有非族長所能分者。況貴賤殊途。炎涼異趣。父兄雖守之子孫。亦將變之。義者將為不義矣。裘氏雖無顯者。子孫世守其業。猶為大族。勝於乍盛乍衰者多矣。天之祐裘氏者。豈不甚厚乎。

國初進士詞賦押韻。不拘平仄次序。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進士律賦。平仄次第用韻。而考官所出官韻。必用四平四仄。詞賦自此整齊。讀之鏗鏘可聽矣。司天監官自黎登正。轉保章正。蓋郎直長局丞。至多官。正至五官。正十年一選官。雖循轉甚遲。然比承信郎轉至武翼郎。猶為優矣。自保章正至五官。正十年一選官。雖循轉甚遲。然比承信郎轉至武翼郎。猶為優矣。

承平時。溫州。鼎州。廣州。皆貢柑子。尚方多不過千。少或百數。其後州郡苞苴權要。負擔者絡繹。又以易腐多其數。以備揀擇。重為人害。天聖六年四月庚戌。詔三州不得以貢餘為名。餉遺近臣。犯者有罰。然終不能禁也。今惟溫有歲貢歲餉。鼎廣不復有之矣。五季日尋干戈。其於軍卒。尤先激勵。凡軍頭非有戰功。皆優俸飯指揮使。皇朝一統。邊境無虞。俸飯者衆。乃詔以處有罪者。凡為此職。人皆望而知其犯罪也。大中祥符二年二月。詔改軍頭俸飯指揮使為散指揮使。然自此人不復以為恥。而激勵之權似矣。

皇朝初下江南。從水路陸路發運二使。運江南之粟。以贖京師。其後以陸路不便。悉從水路。雍熙四年四月己亥。詔合水路陸路發運為一路。以王繼昇掌之。董儼為同掌。自此迄于宣和。不改。國初進士期集。以甲次高下。舉錢刊小錄。舉遊燕。或富而名次卑。所出無幾。或貧而名次高。至於假明。熙寧六年三月庚申。詔賜進士及第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為期集費。一時散歸。以為盛舉。次舉熙寧九年三月戊寅。練亨甫奏罷期集錢。止賜錢造小錄。及第五百千。諸科二百千。而遊燕之費。復率錢為之。至元祐三年三月甲戌。詔復增進士錢百萬。酒五百。為期集費。相仍至今。定為千七百緡。而局中凡所舉錢皆以小錄為名。而同年得與燕集者無幾。又為職事者日叨飲食。所得小錄。題名紙札裝演皆精緻。不費一金。其不與職事者出錢。而所得絕不佳。不沾毫勺。無乃太不均乎。

元豐四年二月乙卯。詔東南兩路諸軍為十三將。蓋太祖皇帝初下江南。慮人心未一分。禁旅以成之。歲

舟車久。與州郡之兵無別故也。淮東第一。淮西第二。浙東第三。浙西第四。江東第五。江西第六。湖北第七。湖南第八。全部永第九。準備廣州。應援福建第十。廣東第十一。桂州。江府第十二。邕州第十三。應給特厚。與禁衛比。若江上諸軍。乃諸郡兵額。因勤王入援。失其土地。故以駐劄名之。其屬給與將兵不同。況州郡之兵乎。

僧道度牒。每歲試補刊印板。用紙摹印。新法既行。獻議者立價出賣。每牒一紙。為價百三十千。然猶歲立為定額。不得過數。熙寧元年七月。始出賣於民間。初歲不過三四千人。至元豐六年。限以萬數。而夔州轉運司增價至三百千。以次減為百九十千。建中靖國元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觀四年。歲賣三萬餘紙。新舊積壓。民間折價至九十千。朝廷病其濫。住賣三年。仍追在京民間者毀抹。諸路民間聞之。一時爭折價。急售。至二十千一紙。而富家停樹。漸增至百餘貫。有司以聞。遂詔已降度牒。量增價直。別給公據。以俟。六年又詔改用綾紙。依將仕郎校尉例。宜和七年。以天下僧道。除百萬數。遂詔住給五年。繼更兵火。廢格不行。南渡以後。再立新法。度牒自六十千增至百千。淳熙初。增至三百千。又增為五百千。又增為七百千。然朝廷謹重愛情。不輕出賣。往往持錢入行都。多方經營。而後得之。後又著為停樹之令。許客人增百千與販。又增作八百千。近歲給降轉多。州郡至減價以求售矣。

至和元年二月乙未。因大雨雪。詔天下長吏。詳酌公私房錢。與放三日。非遇大雨雪。不許獨放。仍每歲不得過三次。是時天下承平百餘年矣。仁宗皇帝精神矍鑠。而念慮及於細微。真聖主也。國初凡事草創。學校教養未甚加意。皇祐三年七月壬子。詔太學生舊制二百人。如不足。止百人為限。其簡如此。元豐二年十二月乙巳。神宗始命舉仲衍。蔡京。范鐘。張璪。詳定於太學。規八十齋。三十人為額。通計二千四百人。內上舍生二百人。內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二千。崇寧元年。徽宗創立辟雍。增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內上舍生二百人。內舍生六百。外舍生三千。教養于辟雍。廢太學。自詔齋。太學之不率教者。移之辟雍。以祭酒總治兩學。辟雍別置司業。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錄各五人。分為百齋。講堂凡四所。其後王黼反蔡京之政。奏廢之。而辟雍之士。太學無所容矣。

自江南既平。兩浙福建納土之後。諸州直隸京師。無復藩府。惟河北。河東。陝西。以捍禦西北。二府。帥臣之權特重。其他諸路責任。監司按察而已。嘉祐四年五月丁巳。始詔楊。盧。江。寧。洪。澶。越。福。七路。兼本路軍馬。鈐轄。各置禁軍。駐泊三指揮。越。福。二指揮。以威果為額。每指揮四百人。各路兵馬都監。二員。越。福。一員。其後二廣。經略。京。東。西。路。安。撫。江。東。西。路。安。撫。皆因事令守臣兼領。而加以鈐轄之名。以至兩浙。四川。皆以調發之故。後又改鈐轄為總管。而四川至今仍舊名。開端於嘉祐之時。而定制於中興之後。然帥臣大抵權輕。當緩急之時。罕能成功。永平無事。惟事教閱而已。矧自勤王。諸將分為駐劄。州郡之制。關不復補。名存實亡。然人在政。舉。苟擇人而用之。仍委以久任。庶幾緩急有所恃也。

舊制。試習有。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屢擢。棄於殿試者。故張元以積忿降元昊。大為中國之患。朝廷始因其家屬。未幾復縱之。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

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賊子為天下後世士子無窮之利也

通判舉人改官與太守同自提舉常平使者列于監司諸路頓增員數熙寧元年十二月始詔通判不得舉人改官元豐初詔改官五日引一甲一甲三人歲以百四十人為額至元祐元年四月罷諸路提舉常平再命通判歲終舉改官一人或縣令一人問舉十二月以改官員多吏部侍郎孫覺請歲以百人為額從之紹聖三年吏部乞以每甲五人引見不拘數則是歲有三百餘員也中興以來改官人數絕少歲不過數十人雖令選人舉官逐員放散數亦不增至紹熙初號為頓增亦僅三十餘員慶元以後歲有溢額蓋孤寒路絕得舉官五員俱足而不得者多不破白勢使然也

納粟補官始以孫軌後以募民實粟于邊自王安石開邊國用不足而致粟于邊頗報應募者蘇元祐二年八月詔進納人許其改官歷四任十考增舉主二員職司二常員五自此人樂於應募此法雖明未聞有改秩者或謂中興以後有一人官至太守忘其姓名

舊制監司太守舉京官有定數縣令初不限員數皇祐二年五月庚午京西提點刑獄張易舉十六人縣令乃詔河北陝西漕舉十二員憲六員河東京東西淮南漕十員憲五員兩浙江東西福建湖南湖北廣東西益利梓潼瀘沔各四員夔路漕四員憲二員六路制置發運使副六員開封府諸州軍各一員然立法之初舉縣令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有舉主二人移注近縣令任滿無職私升幕職再任知縣再任滿引對改京官則是受舉之後歷知縣兩任六考改官此天聖七年閏二月甲辰詔書也至熙寧四年詔再任知縣縣令須有安撫轉運提刑知州通判奏舉五員方許再任內有職司二人者亦聽此乃就任改官也政和間又以州縣增官員復增舉員中興以來一循前例然亦有增捐舊制特選官者其理靡勸並自受告日為始故有垂堂磨劫忽拜特恩前功俱廢熙寧六年八月丙申詔文武臣僚特選官者不隔磨劫施恩甚均人蒙實惠至今仍之

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外下進奏院依應施行蓋臣子遠官孰無墳墓宗族親戚之念其能專人馳書必達官貴人而後可此制一頒則小官下位受賜者多今所在士大夫私書多入遞者循舊制也

國朝因唐制取士只用詞賦其解釋諸經者名曰明經不得與進士齒王安石罷去詞賦惟以經義取士元祐元年十一月立經義詞賦兩科用侍御史劉摯之言也

國初致仕以旌表士大夫之恬退者非如後世已死偽為之也真宗時主客郎中謝泌言致仕官如清名為衆所推粗有勞効方可聽其納祿咸平五年五月丙戌詔年七十退者許致仕如因疾或歷任有職犯者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九年正月詔乞致仕者審官院具歷任有無職犯檢勘吏部申上取旨仁宗天聖四年始詔郎中以上致仕與一子官明道元年二月甲子又詔員外郎以上致仕者錄其子為祕書省校書郎三丞以上為太廟齋郎二年正月庚寅又詔三丞以上致仕無子聽官嫡孫若弟姪一人降一等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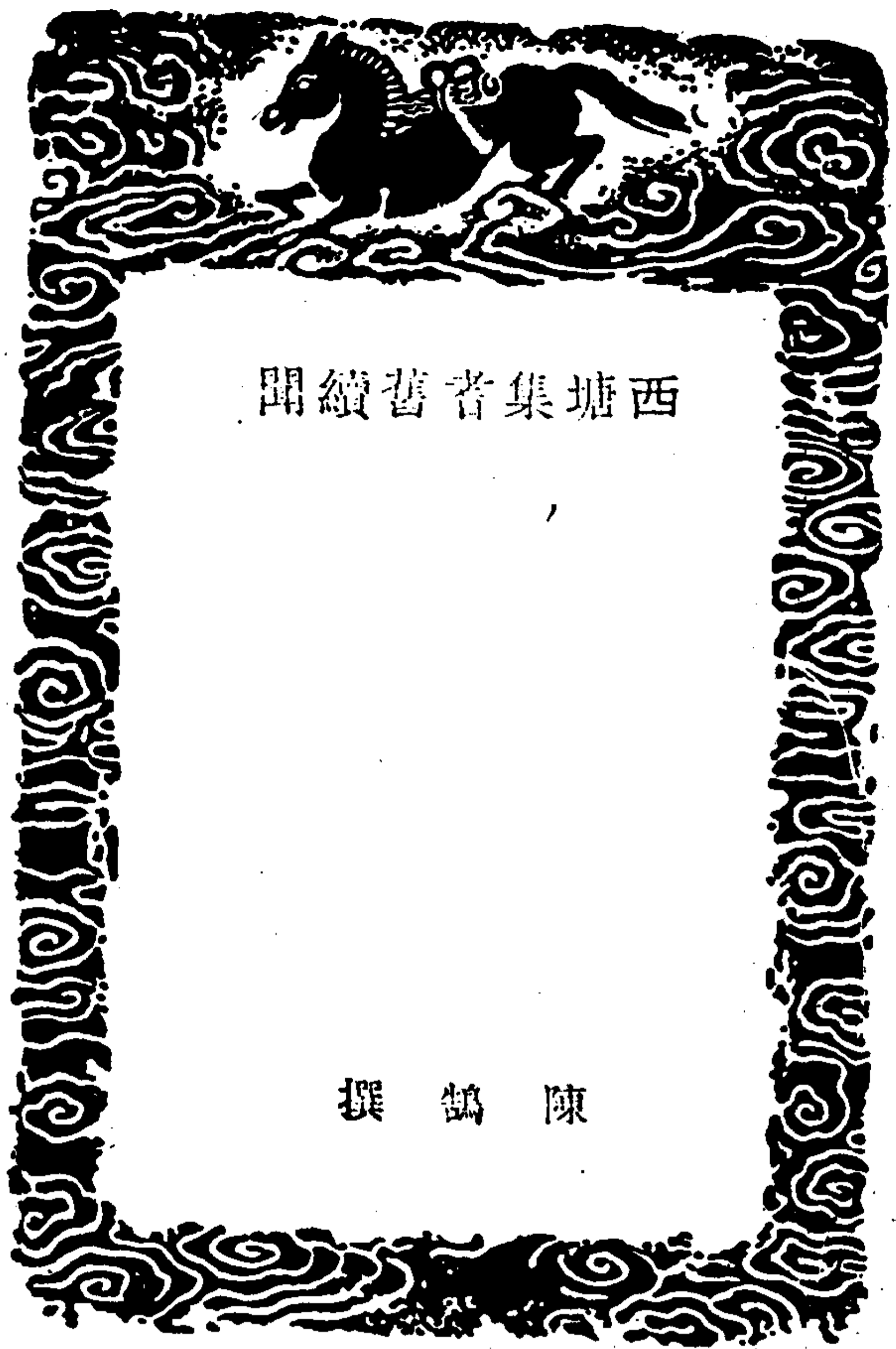
此者皆以利誘之也景祐三年六月甲戌侍御史司馬池上言文武官年七十令自陳致仕依舊勅與一子官如分司給全俸違者御史臺糾察特令致仕更不與子官及全俸詔榜朝堂皇祐三年二月戊子又詔文武官年老無子孫妻其親一人至和元年十二月庚子又詔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未致仕更不考課遷官有功於國有惠於民勿拘嘉祐三年十二月辛未又詔年七十居官犯事未致仕更不推恩子孫凡此者皆以法繩之也慶曆二年六月壬申朔御史中丞賈昌朝上言臣僚年七十筋力衰者優與改官致仕詔從之此以賞勸之也況法初行須受命之後陳乞恩澤病者尚不許豈容已死偽為其後又限以受命後身故者方許陳乞恩澤後又但以陳乞後身故者放行而詐偽者公行不忌矣今士大夫解官持服批書丁憂月日或與其父致仕月日自相抵牾有司未嘗詰也至徽宗朝始放行員外致仕恩澤政和二王張克公乞依武官副使非降黜中身亡者聽蔭補從之詳考前後詔令僅端於真宗之朝而詳密於仁宗之朝待之甚厚防之甚嚴責之甚備然上勞豐潤丁事至於六七而不已亦可見風俗之日趨於薄而士大夫能守知足之戒者鮮矣

真宗以朝官注擬于堂貧者留滯逆旅無以為資乃置朝集院于朱雀門外此咸平四年四月癸丑詔也院既成詔陞朝官以上到闕並館于院中官給公券出入則乘馬開封府差兵士隨直惟可至廳堂省都銓曹官廳而已雖欲出入市廛不可得也故陞朝官以上造朝則先匿於親戚故舊之家俟所幹置悉備方敢報闕門放見蓋闕門即日報報朝集院開封府人馬即至迎入院中雖不可出入而同院中士大夫日夕遊從情如兄弟或商榷文字或彼此詢問風土或因而結交互相推薦其況味與栖栖逆旅者大不同矣景祐二年十月辛亥詔復增置以士大夫之來者日多故也

國初擢用人才不問資序有初補京官便除知州或差通判既不知仕途之艱苦小官往往遺其慢視又且未歷民事不諳民間疾苦淳化四年十月庚午蘇易簡上言初任京官未歷州縣不得擬知州通判詔從之然推施之常調爾若人主特除則又不在此例呂公弼年十九以水部員外郎即知廬州正如易簡所論不以改制而止也

四庫全書提要

燕翼詒謀錄五卷王拯撰。拯字叔永，自署稱晉陽人，寓居山陰。號求志老叟。其名氏不概見於他書。今考書中有紀紹熙庚戌仲父軒山公，以知樞密院兼參知事一條。庚戌爲紹熙元年。核之宋史，是年正月甲午，王聞知樞密院，是拯當爲聞之猶子。聞宋史無傳，據徐自明幸輔編年錄，載聞無爲軍人，是書第三卷中所述無爲軍建僉特詳，可以爲證。其稱晉陽者，蓋舉祖貫而言。書中又有余穉仕山陽語，知其晉官。淮北而所居何職，則已不可考矣。其書大旨以宋至南渡以後，典章放失，祖宗之良法美政，俱廢格不行，而變爲一切苟且之治，故采成憲之可爲世守者，上起建隆，下迄嘉祐，凡一百六十二條，并詳及其興革得失之由，以著爲鑑戒。蓋亦魚藻之義，自序謂悉考之國史實錄寶訓聖政等書，凡稗官小說悉棄不取，今觀其臚陳故實，如絲聯繩貫，本末粲然，誠雜史中之最有典據者也。（據學津討原本補）



西塘集著舊續聞

撰 鶴 陳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著舊續聞十卷

案此書世有二本。一本題曰南陽陳鶴錄正。似乎舊有此書。鶴特繕寫校勘之。一本題曰陳鶴西塘撰。則又為鶴所自作。疑不能明。然諸書援引。並稱陳鶴著舊續聞。或題鶴撰者。近之歟。始末無考。書中載陸游辛棄疾諸人遺事。又自記嘗知辰州。與陸子逸遊。則開禧以後人也。所錄自汴京故事。及南渡後名人言行。摺拾頗多。開成於條下。夾注書名。及所說人名。字。蓋亦雜採而成。其間如政和三年。與外弟趙承國論學數條。乃出呂好問手帖。而雜記諸條之中。無所辨別。竟似承國為鶴之外弟。又稱朱昱為待制公。陸軫為太傅公。沿用其家傳舊文。不復追改。亦類於不去舊。然所據皆南渡以後。諸家遺老之舊聞。故所載多元祐諸人緒論。於詩文宗旨。具有淵源。又如取若溪漁隱叢話。議東坡卜算子詞之非。据宋祁奏議。摘歐陽修撰薛參政墓志之誤。亦頗有考據。雖雜談瑣語。開傷綴雜。其可探者。要不少也。

西塘集著舊續聞卷第一

朱司農載上。嘗分教黃岡。時東坡謫居黃。未幾司農公。客有蕭公之詩云。官閒無一事。蝴蝶飛上階。東坡愕然曰。何人所作。客以公對。東坡稱賞再三。以為深得幽雅之趣。異日。公往見。遂為知己。自此時獲登門。偶一日。謁至。與公已通名。而東坡移時不出。欲留。則伺候頗倦。欲去。則業已達姓名。如是者久之。東坡始出。愧謝久候之意。且云。適了些日課。失於探知。坐定。他語畢。公請曰。適來。先生所謂日課者。何對云。鈔漢書。公曰。以先生天才。開卷一覽。可終身不忘。何用手鈔邪。東坡曰。不然。某讀漢書。至此。凡三經手鈔矣。初則一段事。鈔三字為題。次則兩字。今則一字。公離席復請曰。不知先生所鈔之書。肯幸教否。東坡乃命老兵。就書几上。取一册至。公視之。皆不解其義。東坡云。足下試舉題一字。公如其言。東坡應聲。輒爾數百言。無一字差缺。凡數挑皆然。公降嘆良久曰。先生真謫仙才也。他日。以語其子。新仲曰。東坡尚如此。中人之性。豈可不勸讀書邪。新仲嘗以是誨其子。略云。

南陽 陳鶴 錄正

中書待制公。聖新仲。嘗言後學讀書未博。觀人文字。不可輕誣。且如歐陽公與王荆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荆公答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歐公笑曰。介甫錯認某意。所用事。迺謝朓為吏部尚書。沈約與之書云。二百年來無此作也。若韓文公迨一。今何止二百年邪。前後名公詩話。至今博洽之士。莫不以歐公之言為信。而荆公之時為誤。不知荆公所用之事。乃見孫樵上

西塘集著舊續聞

編者

西塘集著舊續聞

卷第一

韓退之吏部書。二百年來無此文也。歐公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故介甫嘗曰。歐公坐讀書未博耳。雖然。荆公亦有強辯處。嘗有詩云。黃昏風雨滿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公見而戲之曰。秋英不比春花落。傳語詩人仔細吟。荆公聞之曰。永叔獨不見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邪。殊不知楚詞雖有落英之語。特寓意朝夕二字。言吞陰陽之精華。動以香淨自潤澤爾。所謂落英者。非飄零滿地之謂也。夫百卉皆彫落。獨菊花枝。枯雖童孺莫不知之。荆公作事。動輒引經為證。故新法之行。亦取合於周官之書。其大概類此爾。

待制公十八歲時。嘗作樂府云。流水冷。斷橋斜。路橫枝亞。雪花飛下。全勝江南。白壁青錢。欲買應無價。歸來也。風吹平野。一點香隨馬。朱希真訪司農公不值。於几案間見此詞。驚歎不已。遂書於扇而去。初不知何人作也。一日。洪覺範見之。扣其所從得。一作。朱具以告。二人因同往謁司農公。問之。公亦愕然。從容詢及待制公。公始不敢對。既而以實告。司農公責之曰。兒曹讀書。正當留意經史。則何用作此等語邪。然其心實喜之。以為此兒他日必以文名於世。今諸家詞集及漁隱叢話。皆以為孫和仲或朱希真所作。非也。正如詠墨扇詞云。宮紗綠趁梅。寶扇驚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雲母輕。曼曼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余嘗親見。本於公家。今于湖集乃載此詞。蓋張安國嘗為人題此詞於扇故也。大抵公於文不苟作。雖游戲嘲謔。必極其精妙。嘗詠五月菊詞云。玉蕊金蕤對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却重陽。舊蒲九節。金英滿把。同泛瑤觴。舊日東籬陶令。北窗正臥羲皇。又與秦師垣。雞鳴兩谷。孟嘗錄是以出關。雁落上林。屬國已聞於歸漢。蓋秦書留金庭。未幾縱還。既而金人復悔。遣騎追之。已無及矣。公之用事親切。多類此。遂得擢用。

呂伯恭先生嘗言。往日見蘇仁仲提舉坐語移時。因論及時。蘇言南渡之初。朱新仲寓居嚴陵時。汪彥章南遷。便道過新仲。適值清明。朱送行詩云。天氣未佳宜且住。風波如此欲安之。蓋用顏魯公帖及謝安事。語意渾成。全不覺用事。二十年後。效此體。用意不到。比作陸仲高挽章。偶得之。云。殘年但願長相見。今雨那知更不來。蓋用杜子美詩句。但願殘年飽喫飯。但願無事常相見。及秋述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亦不覺用事也。恐可庶幾焉。乃知待制公之詩。在當時已為前輩所推重如此。○案蘇南集有墓誌。

有問劉元城先生。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先儒說此多矣。但難得經旨。貫申元城曰。子但熟味及字與亡字。自然意貫。有馬者。借人乘之。便是史之闕文。夫有馬而借人乘。非難底事。而史且載此。必是闕文。及如及見之謂。聖人在衰周。猶及見此等史。存而不敢削。亦見忠厚之意。至後人見此語。頗無謂。遂從而削去之。故聖人歎曰。今亡矣夫。蓋歎此句之不存也。故聖人作春秋。於郭公及五。皆存之。於經者。蓋慮後人妄意去取。失古人忠厚之意。書之所以示訓也。故先生嘗言。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當為正以直內。能悅諸心。能研諸侯之虛。當為能研諸虛。如此類者。五經中極多。前聖恐後生穿鑿之端。故不敢著論。若或為之倡。後生說生新意。以相誇尚。六經無

全書矣。其害多於無人論說之時。此前輩所以謹重。姑置之不言可也。此正有得於聖人闕文之意。又問漢之四皓。揚子雲。符稱其美行。子雲於高帝世為近。必其事之不可誣者。司馬溫公作通鑑。削而去之。以為高祖不廢太子者。但以大臣皆不從。恐身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為耳。豈山林四叟片言能扼其事哉。若四叟實能制高祖。使不廢太子。是留侯為子立黨。以制其父。留侯豈為是哉。此特辨士欲誇大其事。故云司馬遷好奇多愛而采之。今皆不取。斯言果然否。元城曰。此殆有深意。老先生作通鑑。欲示後世勸戒之意。正如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米以為絢兮。夫子既告之。以繪事後素。又發起予之嘆。至於刪詩。則削而去之。今碩人詩之二章。無米以為絢兮一句。蓋禮與生俱生。不可後也。子夏疑之曰。禮後乎。故夫子許其可與言詩。若此之類。又不可以概論。伯云。

曾文清公吉甫。三孔出也。少從諸舅遊。見元城先生談論。多及論語。其言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其實處便是真知。繼以不知為知。必是欺偽底人。如此。則所喪者多矣。故老先生常守一箇誠字。又言誠自不安語中入。蓋為是也。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如此。則大有識義理者。豈可禁之使勿知。殊非人皆可以為堯舜。途人以為禹之意。蓋當熟味使字。如孟子言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之義。聖人能以理曉人。至於知處。貴乎自得。非口耳可傳授。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陸太傅軫。會稽人。神采秀異。好為方外游。七歲猶不能語。一日。乳媪攜往。後園。俄而吟詩曰。昔時家住海三山。日月宮中屢往還。無事引他天女笑。騎來為吏在人間。後仕至兵部郎官。力請老歸。積山。宋元憲公。杜祁公。一時名勝。皆有送行詩。籍中多及神仙之事。蓋公之雅志也。公晚年專意爐鼎。丹將成。偶一日。妻夫人因事怒。擊碎其丹。化為雙鶴飛去。嘗視諸孫中。指農師之弟。承奉公曰。此兒有仙風道骨。

承奉公。少無官情。家人勉其從吏。初為餘杭尉。沿檄出色。道逢一僧。鬚髮蓬鬆。下拜之。翁趨避。公隨其所之。翁知其勢不可辭。遂曰。尊官何以知某為異人。公曰。凡人行皆有影。惟公獨無。所以知之。翁曰。尊官所欲學者何術邪。貧道有黃白之術。當奉傳。曰。不願。又欲授以黃帝房中秘術。皆不願。翁曰。然則尊官所欲者何。曰。所願延年益壽。神仙之術。翁遂授之以秘訣。同行里許。忽不見。公即棄官。還歸其家。築草堂三間於家側。日夜寢處其中。獨有一老兵執役。每日灑其冠。弊則更之。老兵不執役。則屏於舍外。常聞其中若有對語者。近聽之。則寂然。如是者四十餘年。雖去家陸步。未嘗過而問焉。一日。忽召其子。令灑掃。具朝衣香案。其子怪問其故。公曰。少頃。有召命至矣。已而果召公赴闕。公謝恩畢。辭命。復入草堂。其後將終。謂其子曰。死生如旦晝。勿以為念。笑坐而逝。先一夕。天慶觀羽士。夢有神人告之曰。陸某乃河伯水官。交代急。遣騎迎之。是夜天大雨。水暴漲。浸沒其家三尺許。家人登避。數死不暇。沃及公尸。頃刻水退。昇殿。輕如紙。則公為水仙矣。

太傅公嘗守會稽。上元夕。放燈時。盛士女聯闈。有一士人從貴官幕外過。見其女。樂甚。注目久之。觀者

狎至。觸墜其幕。貴官者執其士以聞於府。公呼而責之曰。爲士不克自檢。何邪。對曰。觀者皆然。竟自脫去。獨某居後。所以被辱。公觀其應對不凡。必是佳士。因謂曰。子能賦此。斑竹簾詩。當釋子罪。蓋用斑竹簾爲幕也。士子索筆。落紙立就。其詩曰。春風憾憾動簾帷。繡戶朱門鎖日垂。爲愛好花成片段。故教直節有參差。又曰。昔年珠淚裏。今日侯門作妓衣。世事乘除每如此。榮華到底是危機。公覽詩。大奇之。延爲上客。

六

知趙德莊。鶴橋仙詞云。春愁元是逐春來。卻不肯隨春歸去。蓋德莊又本李漢老楊花詞。藉地便和春帶歸去。大抵後之作。往往難追前人。蓋唐詞多隱句。後人好爲詭語。唐人詞多合曲。後人增爲大拍。又況屋下架屋。陳腐冗長。所以全篇難得好語也。公之詞。傳於山編者。獨瑞鶴仙。臉霞紅印枕之句。有和李漢老。叫雲吹斷橫玉。詞語高妙。惜其不傳於世。其詞云。黃橙紫蟹。映金盞。激盪新醅浮綠。共賞西樓今夜月。極目雲無一粟。揮塵高談。欄倚長嘯。下視鱗鱗。轟然何處。瑞龍聲噴。嘶竹何況。露白風清。銀河激漢。劈髯如懸瀑。此於古今如有價。豈惜明珠千斛。瀟氣盈襟。襟冷風入袖。只欲騎鴻鵠。廣寒宮殿。看人顏似冰玉。觀公之詞。可以知其風流醜矣。

八

魯直跋東坡道人黃州所作卜算子詞云。語意高妙。似非喫煙火食人語。此真知東坡者也。蓋揀盡寒枝。不肯棲。取與烏擇木之意。所以謂之高妙。而若溪源隱叢話。乃云。鴻鵠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野葦蕪間。此亦語病。當爲東坡稱屈可也。又古詞。水竹舊院落。櫻筍新蔬果。蓋唐制。四月十四日。堂廚及百司廚。通謂之櫻筍廚。此乃夏初。詞正用此事。而叢話乃云。鶯引新雛過。而以櫻筍爲非。豈知古詞首句多是屬對。而櫻筍事尤切時耶。

西塘集書舊續聞卷第二

陸辰州子逸。左丞農師之孫。太傅公之元孫也。晚以疾廢。卜築於秀野。越之佳山水也。公放傲其閒。不復有榮念。對客。一作。則終日清談不倦。尤好語及前輩事。繼續傾人聽。余嘗登門。出近作贈別長短句。以示公。其末句云。莫待柳吹條。吹條時杜鵑。公賞誦久之。是後。從遊頗密。公嘗謂余曰。曾看東坡賀新郎詞否。余對以世所共歌者。公云。東坡此詞。人皆知其爲佳。但後彌用榴花事。人少知其意。某嘗於晁以道家。見東坡真蹟。晁氏云。東坡有妾。名曰朝雲。榴花朝雲死於嶺外。東坡嘗作西江月一闋。寓意於梅。所謂高情已逐曉雲空。是也。惟榴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浮花浪蕩。都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又南歌子詞云。紫陌尋春去。紅塵拂面來。無人道看花回。惟見石榴新葉。一枝開。冰簟堆雲。金樽滷玉。醞綠陰。青子莫相催。留取紅巾千點。照油盞。意有所屬也。或云。贈王晉卿侍兒。未知其然否也。余謂後作詞。無非前人已道底句。特善能轉換爾。三山老人語錄云。從來九日用落帽事。東坡獨云。破帽多情卻戀頭。尤爲奇特。不知東坡用杜子美詩。蓋將短髮遺吹帽。笑倩傍人爲整冠。近日陳子高作。謁金門云。春滿院。飛去飛來雙燕。紅雨入簾寒不捲。小屏山六扇。乃花開集和凝詞。拂水雙飛來去。燕曲檻。小屏山六扇。趙德莊詞云。波底夕陽紅溼。紅溼二字。以爲新奇。不知蓋用李後主細雨溼流光。與花開集一簾疎雨溼春愁之溼。辛幼安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人皆以爲佳。不

七

趙石史家。有願。其善補注東坡長短句真蹟云。按唐人詞舊本。作試教彈作忽雷聲。蓋樂府雜錄云。康崑嘗見一女。彈琵琶。發聲如雷。而文宗內庫有二琵琶。號大忽雷。小忽雷。鄭中丞嘗彈之。今本作。輟雷聲。而傳幹注。亦以輟雷爲證。考之傳記。無有又云。余頃於鄭公實處。見東坡親蹟。書卜算子斷句云。寂寞沙汀冷。今本作。楓落吳江冷。詞意全不相屬也。又南歌一。子云。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十三開樓。在錢塘西湖北山。此詞在錢塘作。舊注云。汴京舊有十三樓。非也。

龔見陸辰州語。余以賀新郎詞。用榴花事。乃妾名也。退而書其語。今十年矣。亦未嘗深考。近觀願其善續注。因悟東坡詞中。用白團扇。瑤臺曲。皆侍妾故事。按晉中書令王珣。好執白團扇。婢作白團扇歌。以贈珣。又唐逸史。許道奉復悟。作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見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重。十一。作里下山空月明。復疑驚起。改第二句云。昨日夢到瑤池。飛瓊令改之。云不欲世閒知有我。按漢武帝內傳。所載畫雙成。許飛瓊。皆西王母侍兒。東坡用此事。適知陸辰州得榴花之事。於晁氏。爲不妥也。本事詞。載榴花事極鄙。誠爲妄誕。

徐師川云。東坡橄欖詩云。紛紛青子落紅鹽。蓋北人相傳。以爲橄欖樹高難取。南人用鹽擦。則其子自落。今南人取橄欖。雖不然。然猶有此語也。東坡遂用其事。正如南海子魚。出於莆田。通應王祠前者。味最勝。詩人遂云。通印子魚。猶帶骨。又云。子魚俎上通三印。蓋亦傳者之說也。世只疑紅鹽二字。以爲別有故事。不知此即本草論鹽有數種。北海青。南海赤。橄欖生於南海。故用紅鹽也。又太平廣記云。交河之開平。積中。搗數尺。有末鹽。紅紫。色鮮味甘。本朝建炎間。亦有貢紅鹽者。紅鹽字雅。宜用之。呂紫微居仁去。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一作此理。

九

韓退之文。渾大廣遠。難窺測。柳子厚文。分明見規模次第。學者當先學柳文。後熟讀韓文。則工夫自見。韓退之著李翱書。老蘇上歐陽公書。最見為文從氣妙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

學文須熟看韓柳歐蘇。先見文字體式。然後更考古人用意下句處。學詩須熟看老杜蘇黃。亦先見體式。然後備考他詩。自然工夫度越過人。

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虛言。有用文字。議論文字是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為主。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串熟考。則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

學者當以質直為本。孔子曰。質直而好義。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放勳曰。康之直之。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撈農經亦言三世諸佛。皆以直心成等正覺。因地不直。果招迂曲。維摩經言直心是菩薩淨土。但觀古人為學。只是一箇直字。學者不可忽也。

學問當以孝經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為主。此數書既深曉。然後專治一經。以為一生受用。不是只要成性而已。

大凡為學。須以見賢為主。孟子言友一鄉之善士。至友天下之善士。孔子言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所謂賢者。必須取舍分明。不可二三。易所謂定其交而後求者。是也。既能見賢。須尋賢若但見而不能算。則與獸畜之無異。今人於有勢者則能屈。而於賢者則不能尊。是未之熟思。韓退之作師說。曲中今世人之病。大抵古人以為榮。今人以為恥。於不能尊賢之類。是也。

威儀辭令。最是古人所謹。春秋時人。以此定吉凶與喪。曾子臨死。以此等事戒孟敬子。此等事最宜留意。最是君子養成處。

作文不可強為。要須遇事乃作。須是發於既溢之餘。流於已足之後。方是極頭。所謂既溢已足者。必從學問該博中來也。

後生為學。必須嚴定立一課程。必須數年勞苦。雖道途疾病。亦不可少懈也。若是未能深曉。且須廣以文字淹漬。久久之間。自然成熟。

自古以來。語文章之妙。廣備衆體。出奇無窮者。唯東坡一人。極風雅之變。盡比興之體。包括衆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此二者。當永以為法。

老杜歌行。併長韻律詩。切宜留意。

老蘇作文。真所謂意盡而言止也。學者亦當細觀。外弟趙承嗣。至誠樂善。同輩殆未見其比。蓋其性質甚良。不可以他人語也。若少加雕琢。少下勤苦。便

當不愧古人。政和三年四月。相過於楚州寶應。求余論為學之道甚勤。因錄予之聞於先生長者本末告之。隨其所問。信筆便書。不復銓次。當更求充之考人印證也。案考人。古人之稱。古人年長而為學者多矣。但看用功多寡耳。近時司馬子立。年踰二十。不甚知書。人多以為懦弱。後更激勵苦學。不舍晝夜。從伊川張思叔諸人。講求大義。數年之間。洛中人士。翕然稱之。向之笑之者。皆出其下。此學之不可以已也。承嗣既以余言為然。便當有力行之實。臨川漢魚。不如退而結網。此真要語也。

東萊此帖。今藏水國之家。水國乃侍講蔡陽公之外孫也。

慈聖光獻大漸上純孝。欲肆赦。后曰。不須赦天下兇惡。但放了蘇軾足矣。時子瞻對吏也。后又言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日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也。而殺之可乎。上悟。即有黃州之貶。故蘇有聞太皇太后服藥救時。一本云。故蘇後。及挽詞甚哀。

王嶋升之。少從東坡學。甚俊敏。東坡既除西掖。乃以古槐簡贈嶋。曰。此第曾奉制策入三等。曾召對議事。不合而逐。曾對御史詔獄。曾不試除三字。毋輕呈笏。

宣和間。重華葆其宮。王南。燒燈。都下癸卯上元。館職約集。而蔡老攜家以來。珠翠闐溢。值僕雜行。諸名士幾遭排斥。已而步過池北。游人縱觀。時少蓬韓駒子蒼。咏小詩曰。玉作芙蓉院院明。博山香度小峰巒。雖言水北無人到。亦有繁華物舉行。

大觀初。上元賜詩曰。午夜笙歌連海嶼。春風燈火過滄中。羣臣應制皆真能。及獨府尹宋喬年詩云。風生闌闌春來早。月到蓬萊夜未中。乃趙繼之子雍代作也。雍少學於陳無己。有句法。一本此則在第三卷之首。

陳無己少有譽。曾子固過徐。徐守孫莘老。無己往見。投贊甚富。子固無一語。無己甚慚。訴於莘老。莘老下。子固云。且讀史記數年。子固自明守。無己走泗州。開講文。講之甚謹。曰。讀史記有味乎。故無己於文。以子固為師。元祐初。東坡舉莘老。李公擇薦之。得徐州教授。徙穎州。東坡出守。無己但呼二丈。而謂子固南豐先生也。過六一堂詩。略云。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世雖稱孫行。名在惡子中。斯人已遠。千歲幸一逢。吾老不可待。露草溼寒蕙。蓋不以東坡比歐陽公也。至論詩。即以魯直為師。謂豫章先生。無己晚得正字。貧且病。魯直荆州南十時。曰。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春風吹淚古藤州。無己殊不樂。以閉門覓句為歡。又與死者相對為惡。未幾果卒也。

吹淚古藤州。無己殊不樂。以閉門覓句為歡。又與死者相對為惡。未幾果卒也。

然君謀岐公塔也。

黃魯直少有詩名。未入館時。在葉縣大名吉州太和德平。詩已卓絕。後以史事待罪。陳留。偶自編退隱堂詩。初無意盡去。少作。胡直。胡少汲。建炎初。帥洪州。首為魯直類詩文。為豫章集。命洛陽朱敦儒。山房李形。編集。而洪炎。玉父。專其事。遂以退隱為斷。以前好詩。皆不收。而不用。呂汲。汲。老杜。編年為法。前後參錯。殊抵牾也。反不如姑。胥。居。世。英。刊。東。坡。全。集。殊。有。餘。又。絕。少。舛。謬。極。可。賞。也。廬。陵。守。陳。誠。虛。中。刊。歐。陽。公。居。士。集。亦。無。倫。次。蓋。不。知。編。摩。之。體。耳。

祖宗故事。凡僕射。使相。宜徽使。皆判州府。宣和初。余丞相以少保。武威軍節度使。知福州。有司失之也。靖康初。白丞相請外。特進。大觀文。時李河內。公士美當國。考故事。除判壽春府。建炎四年。呂相及劉少傅。光世。皆以使相。分鎮江浙。呂知池州。劉知鎮江府。又失之也。呂以使相。罷平章事。不加食邑。食實封。亦非故事。

陳述古諸女。亦多有文。有適李氏者。從其夫任晉寧軍判官。都使者以小雁屏求詩。李婦自作黃魯直小楷題其上。二絕云。夢淡蘆花曲水通。幾雙容與對西風。扁舟阻向江鄉去。卻喜相逢一枕中。曲屏誰畫小瀟湘。鴈落秋風。夢半黃。雲淡雨疎。孤嶼遠。會合清夢。繞寒塘。

林文節子中。帥并門。席間與幕府唱和。有徐姓。帥屬。忘其名。內子能詩。林公每出首唱。徐密寫韻歸。乘方操觚。內子時已來。必可觀也。一日。幕府有醉起舞者。時和林公。蔡字。其詩曰。幕中舞客呈鸞鶴。帳下牙兵因蕩蕩。又送一屬官。徑往。除監司。林公押候字。徐婦和曰。華衰自宜還舊物。緇衣先見冠同儕。監司故相家也。林公甚賞之。

程文簡公就試。夢觀音從天乘綵車下降。驚覺。乃類旌旆車轎事。果試德車結旌賦。平生五更誦觀音菩薩數百遍。晚年亦不廢。一本云。其後。

蔡條作西清詩話。載江南李後主臨江仙云。圍城中書。其尾不全。以余考之。殆不然。余家藏李後主七佛戒經及雜書二本。皆作梵葉。中有臨江仙。塗注數字。未嘗不全。其後則書李太白詩數章。似平日學書也。本江南中書舍人王克正家物。後歸陳魏公之孫世功君懋。余陳氏塔也。其詞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羅。暮惆悵。恨存煙。別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煙草。低迷。爐香閒。鳳凰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後有蘇子由題云。淒涼怨。蘇真亡國之聲也。

嘉祐治平間。韓氏呂氏。人望盛矣。議者謂魏公將老。置輔非韓即呂。故王介甫結韓持國。又因持國以結子華。持國入政府。每言介甫知經術。可大用。神宗初政。即以學士召。又與子華同入。遂用晦叔為中丞。已而不合。雖子華極力彌縫。亦不樂。而持國晦叔。幾若世讎。然介甫微時。與曾子固甚。曾又薦於歐陽公。既貴。而子固不屈。故外補。近二十年。元豐末。方召用。又每於上前。力詆子固與蘇子瞻。日錄可考也。

介甫既。歸鍾山。有詩曰。積侯老擅關中事。常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此

西塘集耆舊續聞卷第三

陳恭公執中當國時。曾魯公由修起居注。除待制。奉使。恭公弟婦。王實公孫女。曾出也。歲且拜恭公。恭公迎謂六新婦。曾三除從官。喜否。王固未嘗歸外家。輒答曰。三舅甚荷相公收錄。但太夫人不樂。實三舅曰。汝三人及第。必是全廢學。丞相姻家備知之。故除待制也。恭公默然。未幾改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舉。失於夷考也。女子之警敏。有如此者。

晁無咎開居濟州金鄉。葺東臯歸去來園。樓觀堂亭。位置極蕭灑。盡用陶語名目。自畫為大圖。書記其上。書尤妙。始無咎請開封解蔡。儋州。以魁送。又葉夢得舅也。故比諸人獨獲安。便嘗以長短句。曰。摸魚兒者。寄蔡賞。每自歌。其華從之。道語余。夢無咎監泗州。州稅何祥也。已而吏部調知達州。張無盡改泗州。言者論罷。令赴通州。無咎不樂。巖舟收稅亭下。以疾不起。一本有兩。果有數乎。

晁詠之之道。美叔子。奇士也。宏詞第一。人負其才。可凌厲要途。以元符封事廢。有詩曰。元年四月朔。日食國有赦。又有已失青雲空老去之語。後為西京筦庫。蔡元度留守。稍禮之。以係籍不能。忽謂晁曰。如子之才。何必上書。之道固措。徐曰。只是沒處。頓文章。蔡亦大笑。之道年四十餘。終朝請。已。許尚書光凝。若謀。論本朝內制。惟王岐公華陽集最為得體。蓋馮玉仕早達。所與唱和。無四品以下官。同朝名臣。非歐陽公與王荊公銘其葬者。往往出禹玉手。高二王狄武襄碑。尤有史法。而貴氣繁。

蓋平生之志，非特巨擘開也。山云：書評謂羊欣書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澀，不堪位置。而世言米芾喜效其體，蓋米法欲側頗協，不堪位置之意。聞薛紹彭嘗戲米曰：公效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公豈俗所謂重儷者耶？

世傳米芾有潔癖，初未詳其然。後得書一帖，朝轉偶為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以此得潔之理，轉且屢洗，餘可知矣。又芾方擇婿，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真吾婿也。以女妻之。又一帖云：承借刺員，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為人父之兄，若為大叔，猶之可也。此豈以文滑稽者耶？

米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於海內。芾於真楷篆隸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沈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須鞭勒，無不當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闊步，氣韻軒昂，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醜醜風骨，自然超逸也。

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太宗皇帝始搜羅法書，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時譽，猶恨絕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不為絕賞。蘇黃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趨向。然家雞野雉，與草木俱腐者，連下為一。雖似，微廟尤喜書，立學養士，惟得杜應舉一人。餘皆體微，了無精神。一作：氣因念東晉渡江後，猶有王謝而下，朝士無不能書，以擅一時之譽。彬彬盛哉。至若紹興以來，雜書游絲書，惟錢塘吳說、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碌碌，可欺其美。一作：也。

本朝自建隆以後，平定僭偽，其開法書名蹟，皆歸祕府。先帝時，又加採訪，賞以官聯金帛。至道使詢訪，頗盡探討。命蔡京、梁師成、黃冕、蔡、編類真贋，紙書縑素，備成卷帙。皆卓鸞、水錦、縑、白、玉、珊瑚、為軸，祕在內府。用大觀政和印章，其間一印以秦蠶書法為寶。後有內府印標題品，次皆宸翰也。舍此縑軸，悉非珍藏。其次儲於外祕，余自渡江，無復鍾王真蹟。間有一二，以重賞得之。縑軸字法，亦顯然可驗。高宗助會。

仁廟將欲封皇女，下崇文院檢尋典故。王洙等言：唐制封公主，有以郡國名者，有以美名者。文皇幼女在宮，有晉陽之號。若明皇永穆、常芬、唐昌、太華，皆為美名。乃詔封長女福康公主，次女崇慶公主。蓋用明皇故事也。

國朝命妃，未嘗行冊禮。然故事須候旨，方以誥授之。凡降詔，皆自學士院待詔書詞，送都堂，列三省銜，官誥院用印。然後進入，慶歷間，加封張貴妃。時宋翰林當制，宜麻舉，舉止就寫告，直取官誥院印用之。遂封以進，妃寵方盛，欲行冊命之禮，怒擲地不肯受。宋祁落職，知許州，乃令丁度撰文，行冊禮。宋氏子弟云：元豐末，東坡赴闕，道出南都，見張文定公方平，因談及內庭文字，張云：二宋某文某文甚佳，忘其篇目。惟記一首，是張貴妃制，坡至都下，就宋氏借本看。宋氏諸子不肯出，謂東坡滑稽，萬一摘數語作譚話，天下傳為口實矣。張貴妃制，今見本集。

西漢集書卷三 一八

宋子京，素有士氣，而才高為衆所妒。竟不至兩地。初在翰苑時，兄莒公執政，一日對昭陵，天顏不懌，久乃曰：豈有為人兄而不能詔其弟乎？莒公知譖者，因答云：臣弟兄才薄非據，口榮過分，方俟乞外。昭陵曰：甚好，將取文字來對。舉同時上章告退，已而莒公守維揚，子京守壽春。凡貴臣出守，朝辭例有頒賜。子京告下，遂入朝辭。榜子宰相呂許公於滌舍呼問，詢之曰：宋學士甚日朝辭，問門云：已得班，許公於是愕然曰：敏哉，蓋欲放辭，載其願賜也。子京辭退，到都堂，敏述兄弟久叨至庇，今茲外補，揚壽相去不遠，盡出陶鑄之恩。許公曰：更三年後相見，此語宋氏子弟云。

宋子京知定州，日作十首聽說中山好。其一云：聽說中山好，韓家閱古堂。畫圖新將相，刻石好文章。有謂於韓魏公者，魏公於是亦不喜之。

歐陽文忠撰薛參政墓誌云：明道二年，章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袞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為改他服，則是太后不以袞冕謁廟，而宋景文公奏議乃云：太后晚節，恪於遠政，弗及永圖，朕內闈之觀，開樂外朝之規，照執圭乘大輅，垂十二旒之冕，被十二章之袞，率百官，陳萬騎，跪奉幣，瞻見祖宗，古今未聞，典禮不載，此亦一骨之咎，所共知也。蓋是時有旨差赴編修明道參廟記，所檢討校勘，故宋公奏議如此。然則墓誌又不足據，此事正與東坡記歐陽公作范文正神道碑相類。碑載章獻太后臨朝時，仁宗欲率百官朝正，太后范公力爭，乃罷。其後賦先君修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牘具在，本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先君質之於文忠，文忠曰：文正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為正，余謂文忠於志不苟作，況一時耳目所聞視，二事豈皆誤耶？蓋所以書於墓誌者，不欲開後世弱人主強母后之漸，而公文必傳於不朽，其為戒深矣。

西漢集書卷三 二〇

西塘集舊續聞卷第四

閩州有三雅池。潘遵記開云。古有佳此池者。得三銅器。狀如酒盃。各有二篆。曰伯雅。曰仲雅。曰季雅。或謂劉表二子好酒。嘗製三爵。大曰伯雅。受一斗。次曰仲雅。受七升。小曰季雅。受五升。趙德麟云。恐是盛酒器。非飲器也。余以問曾存之。存之言。古人軀幹大。升合小。王仲弓傷寒證治論。湯劑注云。古方三兩。當今一兩。三升當今一升。然則存之之言信矣。余按廣韻。盃字注云。酒器。盃雅同音。則盃字蓋借用三雅。乃酒盃也。無可疑者。

過曾大中書室。因論法帖。載孫權遺方士取鱸魚作鮓。人皆不解。鱸魚作鮓。讀靖康元年。余以事至合流鎮。見人家壁間。有唐明皇御注道德經。終日行而不離。輻重。輻子偏旁作鮓。乃悟鱸為鮓也。然則考古者。不可不博也。溫氏雜考

天禧元年八月。敕自今兩省。除舍宗室將軍以上。許乘絨毛煖。餘悉禁止。仍絕探捕。此乃絨座之始也。故刑部胡尚書嘗云。祖宗時。館職暑月。許開角門。於大慶殿廊納涼。因石曼卿被酒。扣殿求對。尋有約束。自後不復開矣。

故事。館職每洛陽買花到。例賜百朵。并南庫法酒。此二者。麟嘉故事不載。因并誌之。曾元忠諫議云。先朝邸官。兼修日曆者。街上但稱兼著作。無邸字。

西塘集舊續聞 卷第四

二三

西塘集舊續聞 卷第四

二四

慶曆二年。西方用兵。張安道奏議。乞併樞密院歸中書。因除昭文相呂申公兼判樞密院。除集賢相章郇公兼樞密使。而加晏元獻同平章事。依舊樞密使。時宋元憲知維揚。王荆公為僉判。代作賀啓三首。內昭文一首。宋公別撰。塗抹殆徧。前輩於禮儀語言。開謹重如此。宋氏棄副尚存。頃獲觀之。乃具錄焉。荆公啓云。恭審肅被寵靈。參司樞要。伏惟慶慰。竊以安危所繫。文武相須。香注意之殊特。崇仰成之異體。至若萬務通於四海。二柄萃於一門。簡在休辰。職緣全德。非以昭文相公。風華博照。天韻雄成。挾且颯之謀謨。襲章平之系胤。逢辰鼎盛。序爵彌高。清議被民。卓冠一時之傑。豐規振俗。遺蹟三代之隆。嗟彼光豪。警吾邊吏。有嚴天討。爰整王師。上方深拱以倚平。博謀而取重。界茲全責。欽若壯猷。與訟所同。嚴瞻惟允。昔僉通函谷。繫沛邑之宗臣。威被匈奴。實漢家之良相。宜今具美。與古兼徵。某夙附末光。雅頌善庇。伏藩城而待罪。隱若自安。佔宿邸之移文。意然滋喜。依歸之素。有過等夷。宋公自作啓云。右某啓。近得本州進奏院狀。報伏承賜牌。明制。兼管樞密。伏惟慶慰。恭以昭文僕射相公。業繼將明。地尊窮直。綱維三事。敷燮九功。穆駿假以無言。陟大猷於同體。履遺休冊。專運碩膚。列讓彌高。羣瞻益洽。屬屬戎亭之符。載緊廟略之勳。唯是本兵。別歸謀。彌綸一。名分或殊。果否相府之尊。并統機庭之重。特頒聖訓。參告治朝。創有憲之判規。寵裁成之政本。協修一德。允賴於湯臣。外撫四夷。更光於漢業。安危所注。左右咸宜。觀元憲之意。謂國朝未有判樞密之院者。以上之注重尤重。故云創有憲之判規。寵裁成之政本也。

四聲分韻。始於沈約。至唐以來。乃以聲律取士。則今之律賦是也。凡表啓之類。近代聲律尤嚴。或乖平仄。則謂之失黏。然文人出奇。時有不拘此格者。絳啓新範。載李秀才賀滕學士一啓。全用側聲。結句其辭云。伏審榮承。繁渙。進聯開。某被遇有素。起抃。且賢者器業。本不在於文藻。而國之鈞軸。實藉此而進用。非以某官卑志雅。遠持給忠實。情舒卷。尚曰淹晚。今幸以材而擢。擢必將副之。必知所謂豪俊。曠揚庭選。佇見風節。登聞天下。某成樂。繫心京。伏冀上為宗。稟精治。與。梅聖俞嘗云。古人造語。有純用平聲。琢句。天然渾成者。如枯桑知天風。是也。有純用側聲。作詩云。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背且獨與。婦飲。願勝俗客對。

內翰洪公帥會稽。日余嘗乘閒問曰。禹穴有二處。其一在禹廟告成觀。穴上有窆石是也。其一去禹廟十餘里。名曰陽明洞天。即稽山之麓。有石徑丈餘。中裂為一罅。闊不盈尺。相傳指此為禹穴。圖經云。禹治水。投玉簡於此穴中。未知孰是。公云。禹穴二字。出司馬遷書。雖其事不經。必是秦漢以來。相傳如此。張晏注漢書云。禹巡狩。至會稽。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又不經之尤者。要之子長。閉上會稽。探禹穴。言極其高深也。探者。取極深之義。今陽明穴中。投物於中。不知其底止。當以此為禹穴可也。非謂禹葬之地。又問若耶溪。去鏡湖二十餘里。乃一小澗水。溪旁人煙極。但有數門寺。猶存焉。唐人詩中。多言若耶溪。探蓮女。何也。公曰。所謂探蓮女者。亦指面。子而言也。時之盛衰不同。唐之初年。必是勝地。何以知之。今去耶溪三里許。地頗平曠。世傳以為虞世南宅之舊址。杜子美詩云。若耶溪。

西塘集舊續聞 卷第四

二五

雲門寺青巖布樓從此始。則為唐之勝地。一可知矣。予因言史記載秦始皇三十七年。出遊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流。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所謂狹中者。即今富陽縣。絕江而東。取紫雲宮路是也。江流至此極狹。去步纔一二百步。水波委蛇。始皇正從此渡。取豐陽界至會稽山。今豐陽縣外。有始皇祠宇。乃經從之處。徐廣注史記。直指以為在餘杭。不知餘杭非江流之所經也。公深以為然。

鄭戩字天休。知開封府。府吏調元者。姦巧通結權貴。號為立地京兆尹。戩窮其罪。流於海島。後移守長安。有表曰。聽嚴宸之鐘鼓。未卜何辰。植勳柏於雪霜。更觀晚節。上稱爾者數四。代范仲淹為西路招討使。府於涇州。元昊擁衆臨黑山。戩勒兵巡邊。趨蓮花堡。時天寒風勁。置酒高會。旌幟輝野。鐘鼓聒天。虜衆十萬不敢動。元昊曰。已遣使稱臣。何為復用此公。護諸將。觀此。則守帥謝表。亦可以見其志節也。范文正公守饒州。謝表云。此而為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天下歎公至誠許國。終始不渝。不以淮退易其守也。王之守濠日。謝表云。諸縣豐登。苦無公事。一家飽煖。全藉君恩。歐陽公取其語。發為歌詠云。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煖荷君恩。亦見身在外服。不忘其君之義也。自祖宗以來。凡外郡謝表。未有不報行者。慶元初。權姦用事。輪對官希旨。乞勿報行。遂以為例矣。

許下士夫云。車子厚當軸。喜屬士人。常對衆云。今時士人。如人家婢子。纔出外求食。箇箇要作行首。張天覺在旁云。如商英者。莫做得一箇角妓否。章笑久之。遂遷職。子厚之孫章大方云。不然。天覺好談。先祖丞相曰。豈有禁從作是俳語。好捷天覺。應聲云。某權某職。且二年。切告相公。捷下權字。丞相笑。未幾。乃落權字。

子厚為商州推官。時子瞻為鳳翔幕僚。因差試官開院。同途小飲山寺。聞報有虎者。二人酒狂。因勸馬圍。往觀之。去虎數十步外。馬驚不敢前。子瞻云。馬猶如此。著甚來由。乃轉去。子厚獨鞭馬向前去。曰。我有道理。既近。取銅沙鑿於石上。擲擊虎。即驚竄。歸謂子瞻曰。子定不如我。異時姦計。已見於此矣。

西塘集書畫圖卷第五

古人作文。多為仗山語。蓋取諸書句。要入之文字中。貴其簡嚴。杜子美詩云。配極元都闕。取是謂配天之極也。又嘗見宋宜獻詩詞。用淵宗二字。取淵字似萬物之宗也。此類甚多。而配極淵宗。二語特妙。又云。作詩用經語。尤難得峭健。杜子美端午賜衣詩。自天題處溼。當暑著來輕。自天當暑皆經語。而用之不覺其弱。此可為省題詩法。至落句云。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其語又妙。余謂近日辛幼安作長短句。有用經語者。水調歌云。凡我同盟鸚鵡。今日既盟之後。來往莫相猜。亦為新奇。

又云。詩有律。子美云。晚節漸於詩律細。余少學詩。鄉先生云。侵凌雪色。遍蒼草。漏泄春光。有柳條。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窠。此細律也。唐之詩人。及本朝名公。未有用此。洪龜父詩云。琅玕殿佛屋。薛荔上僧垣。山谷改上句云。琅玕鳴佛屋。亦謂於律不合也。余謂陸務觀嘗學詩於曾文清公。有贈趙教授詩云。憶昔茶山聽說詩。親從夜半得元機。律令合時方貼妥。工夫深處卻平夷。每愁老死無人付。不謂窮荒有此奇。世間有恨知多少。未得從君謁老師。亦以合律為工。窮荒有此奇。見東坡帖。窮荒有此奇。觀用字皆有來處。

前報曰。為文敘事。要在切當。不必引證以求奇也。唐李石鎮荆南日。崔鉉為從事。未幾。入為司勳員外郎。歷翰林學士。不二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而石尚在鎮。其賀相狀曰。賓筵初啓。曾陪樽俎之歡。將幕

未移已在陶銘之下。蓋節度巡官李涉詞也。其後崔鉉自右僕射鎮淮海。揚收以前太常博士。從鉉為支使。未幾入為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歷翰林學士。甫二歲。拜兵部侍郎。平章事。亦未移鎮。其賀楊相狀曰。前時里巷。初迎避馬之威。今日藩垣。已仰問牛馬之化。蓋崔澹之詞也。

四六用經史全語。必須詞旨相貫。若徒積疊以為奇。乃如集句也。楊文公居陽翟時。謝希深與之啓云。與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弗顧。公其如蒼生何。文公書於扇曰。此文中虎也。蓋善其用經史語。如自己出。特為豪健。張安道為曹節度使。副制云。世載其德。有狐趙之舊。勳文定厥祥。實委任之高。姓王荆公知制誥。見其奏深加歎賞。此亦全語最親切者也。

東坡自海外歸。謝表云。七年遠謫。不意自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蓋亦用班史之全句而不覺也。什元豐為南宮舍人。時相令撰秋宴樂語。因問坐客曰。霜始降而百工休。可對甚語。久之。坐客云。苦無全句可偶。當劈破用。會於是云。始降霜而休百工。正得秋而成萬寶。坐客稱善。既而文成。頗覺德一聯云。惟天為大。蕩蕩乎無能名焉。如日之升。矯矯乎不可尚已。坐客皆擊節賞之。東坡謫黃岡。元豐末移汝州。團練副使制詞云。蘇某謫居之久。念咎已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坡甚歎服。蓋王子發詞也。元祐初。坡入掖垣。尚與子發同僚。和子發詩云。清簫帶月來霜夜。妙語先春發病顏。蓋為此也。

唐制。給事中亦行詞。高宗改給事中曰東臺舍人。是也。德宗時。給事中袁高宿直。嘗撰虞虞一。新州為饒州刺史。高執以詣宰相。宰相不從。乃命舍人撰之。

靖康初。陳璧中贈大諫詞云。汲黯何為。坐致淮南之懼。魏公若在。必輟遼東之行。蓋諷勉翁詞也。其後勉翁贈官。汪彥章為之詞云。雖甄濟伴瘠。終逃天寶之難。而龔勝已死。不見南陽之興。勸者美之。吳丞相元中。論燕山父老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養之休。忠義百年。繫父老訓誨之力。微廟極稱賞之。又宜和末。為微廟罪己詔云。重念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識者聽之。又謝右揆表云。上聖中興。方擁風雲之會。下臣孤進。忽叨夢卜之求。又云。從唐堯於汾水之陽。駭莫驚於思慮。贊黃帝於涿鹿之野。恨未暢於聲威。詞人多美之。元中居儀真時。復職奉祠。謝表云。流年往矣。漸知運環之非。此道茫然。未願漆雕之仕。人皆傳誦。王達可自輪苑出。知鎮江。吳元中與之詩云。醉中擲筆金鸞殿。睡起鳴笳鐵甕城。可謂壯語。

東坡十歲時。侍老蘇側。誦歐公對衣金帶馬表。因令坡擬之。其間有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笑曰。此子他日當自用。至元祐中。再召入院。為承旨。謝表乃益以兩句云。枯藤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敢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

梅和勝。執禮宜和。初為給事中。與時相王黼論事不合。改禮部侍郎。守新。復落職。責守滄。王黼罷。復職。鎮江。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召。其謝表云。喜照壁開而見鶴。乍離楓下而聞鐘。蓋照壁喜見鶴。此韓退之詩也。而離楓下聞鐘事。偶不記。後數年。因閱劉禹錫自武林例召赴京詩曰。雲雨湘江起以龍。武林權客

臨仙蹤。十年楚水樹林下。今夜初聞長樂鐘。蓋用此也。和勝。葵之浦江人也。未冠時。家極貧。而親老無以為養。大雪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干難閉戶。無人堪訪懶移舟。邑令延之。令訓其子弟。後蘇蘇榜登科。終於戶部尚書。死於靖康之難。

溫叔皮雜誌云。舍人行詞。或有未當。則執政請以議議改定。楊文公有重名於世。嘗因草制。為執政者多所點竄。楊甚不平。因以素上塗抹。以濃墨傳之。就加為駭。底樣。題其榜曰。世業楊家駭底。或問其故。曰。是他別人脚跡。當時傳以為唱。自後舍人行詞。遇塗抹者。必相誣云。又遭駭底。

楊文公常草契丹書。有鄰壤交驩之語。進草既入。章聖自注其側云。鼠壤交驩。文公遂改為鄰境。蓋當時以改制為常。又即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復進封西平王。時宋白。蘇易簡。張洎。在翰林。章詔册。皆不稱旨。惟宋混蹟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進詞曰。先帝早深西顧。欲議真封。屬軒鼎之俄遷。速漢壇之未遂。故茲遺命。特付眇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疆垣而效節。上大喜。不數日。參大政。仁宗朝。晏元獻撰車懿李皇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嶽崢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言既育聖躬。實係章懿。然仁廟夙以母儀事明肅太后。膺先帝擁幼之託。難為直致。才者雖愛其善。比獨仁廟不悅。謂晏曰。何不直言。既言朕躬。使天下知之。當更別改。晏曰。已焚素於神。上終不悅。速升附二后。教文孫。并丞官。直敘曰。車懿太后丕擁慶衍。實生眇躬。願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御既往。仙遊斯蕩。嗚呼。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遠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上覽之。感泣彌月。明賜之外。悉以東宮舊玩密寶之。歲餘。遂參大政。

景祐初。張唐卿勝。賜特恩出身。章服等語。略云。青衿就學。白首空歸。屢應鄉版之書。不預賢能之選。廢務激昂。以自勵。止期隨首以見收。仁宗怒曰。後世得不貽子孫之羞乎。御筆抹去。宋鄭公庠別進云。久淪巖穴。夙蘊經綸。驚遲未出於喬林。鷓鴣屢先於鄉版。縱轡誠希於遠到。搏風勉屈於卑飛。上頗悅。慶歷七年春。早。楊察。陳甫。草詔。既進。上以罪己之詞。未至。改云。乃自去冬。時雪不降。今春大旱。赤地千里。天威震動。以戒朕躬。茲用屈己謝愆。歸誠上叩。冀高穹之降監。閱下民之無辜。與其降戾於人。不若移災於朕。自今避殿減膳。中外實言封事。金鼓。

自蘇子美監。蘇子美。舊例。嘗故官。以養神。因而宴客。時館閣諸名公。畢集。獨李定不預。遂搆其專言於中丞王拱辰。御史劉元瑜。迎合時宰之意。與奏邸之獄。一時英俊。斥逐殆盡。有一網打盡之語。故梅聖俞有詩云。一客不得食。覆羹傷衆賓。蓋指李定也。自此禁苑闕人。上謂少年輕薄。不足為館閣重。時宰探上意。乃引彭乘備數。乘蜀人。少時常欲對所業於張忠定公。因門僧文遠求見。僧先以所贊示公。公覽之。殆徧都擲於地。乘大慚而退。其標可知矣。及在翰林。有邊帥乞朝覲。上許候秋涼。即途乘為批答詔云。當俟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況知成都。兩蜀荒歉。飢民流離。況即發倉賑濟。既而上表待罪。乘又當批答云。才度巖巖之嶮。便興惻惻之情。人傳以為笑。後觀趙子崧中外舊事云。嘉祐丁酉。李駙馬都尉和文之子少師端愿。作來燕堂。會翰林趙叔平。梁歐陽永叔。王禹玉。王珪。侍讀王原

叔洙舍人韓子華。永叔命令原叔題榜。聯句刻之石。可以想見一時人物之盛。蓋仁宗末年。文富二公為相。引用得人如此。

淳熙間。周益公。子充。久在禁苑。及除右揆。李熾。子山。當制詞。中有三毋之戒。公力辭不拜。命壽皇宣諭。令改之。然制麻已廷告。既而復改。人頗異之。不知祖宗朝改制。率以為常。但改之於未宜之前爾。又有中書舍人權直。崔敦詩。時謝后自貴妃册后。內廷文字頗多。崔非所長。苦思遂成瘵疾。臨卒。有子尚幼。手書一紙。戒其子無學屬文。悉取其所為棄焚之。王右司公袞。吉老。嘗語余云。余後讀本朝名臣傳。翰林學士彭乘。不訓其子文學。參軍范宗翰。學士賈之曰。王氏之珙。珙珙。器盡瑣瑣。韓氏之綜。綜。才皆經緯。非蔭而得。由學而然。二事絕相類。今人教子。惟恐不能文。二公乃以屬文為戒。與寶禹鈞。麻希夢之訓子異矣。此可以積金坡遺事。

西塘集書畫續編卷第六

本朝名公四六。多稱王元之。楊文公。范文正公。晏元獻。夏文莊。二宋。王岐公。王荊公。元厚之。王履道。元之出補外。賀同時在翰林。大拜者云。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猶有漁翁之歎。又滁州謝表云。諸縣豐登。若無公事。一家飽暖。全賴君恩。文公以母病不調。告兄弟。徑歸許下。責授歸書監。分司西京。謝表云。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汝州。言者攻擊不已。公又有啓云。已擠溝壑。猶下石而不休。方困藜藜。尚彎弓而相射。文正公初隨母嫁朱氏。後復姓。謝表云。志在逃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效於陶朱。文莊父官河北。契丹犯界。沒於王事。後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辭表云。父沒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荆公尤工於四六。故見本集。呂吉甫。監杭州酒務。時元厚之自侍從出守。每過之。必論文至通夕。他日。吉甫見荆公。問錢塘往來之衝。有佳士子乎。吉甫曰。才士極難得。如元某。好箇翰林學士。公曰。有甚製作。吉甫乃於書一。袋中出其一編。皆元所為文也。荆公熟味甚喜。已而元為詞臣。多士猶未深知之。及荆公除昭文相。制麻云。若禩與舟。世莫先於汝作。惟衮及繡。人久佇於公歸。於是衆皆歎服。王安中。履道。初任大名府。元城縣簿。吉甫一見奇之。未知其有文也。會河渠奏捷。履道代為賀表云。方叔壯猷。願自嗟於老矣。皋陶庶載。尚希贊於康哉。蓋能發其微也。

兩渡內外制。多出汪內翰彥章之手。膾炙人口。同時有孫仲益。韓子蒼。程致道。張巖。朱新仲。徐師川。劉無言。後有三洪兄弟。至辛巳歲。容齋草親征詔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宴安。又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灑水之勳。關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戰。是時歲星在楚。檄書曰。為劉氏左祖。飽聞思漢之忠。後漢後東征。必慰戴商之望。汪浮溪王綱。復官制曰。聖人之心。如權衡之公。法無私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衛侯醇謹。初豈有於他腸。顏子庶幾。尚何疑於貳過。賜王綸為從弟。投拜金人。自勅不允。詔曰。昔羊舌肸。誅靡連叔。向王敦。秘惡猶救茂宏。蓋古者君臣相與於腹心之間。未嘗以兄弟輒投於形迹之地。代嘉王謝及第表。鵬擊天潢之浪。鸞遷帝苑之春。昔慙假寵於分茅。今喜成名於拾芥。知徽州鄉郡。謝新安郡侯表。久客還家。方憫南飛之鶴。通候授印。忽成左顧之龜。宋人洪祥。以得封。望胡。一作。及此。漢將銀黃而夸里。榮乃過之。賀收復杭州表。河有防而蟻為之決。稼太盛則螟生其間。唯茲。嗚聚之徒。蓋以承平之久。一作。敢搖蜂蟻之毒。盜弄菹蒲之兵。折筮一筭。投戈四消。旂戎所向。舉江山歸指顧之中。帥藩復完。他郡縣可談笑而得。靖康末代。羣臣勸進表。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伸程嬰存趙之忠。幸率土相從而歸。且諸侯不輟以事周。又表。營襄城之駕。而早戒脩塗。除高邑之壇。而亟臨大賈。方圖後效。如成王小惑之時。光復丕基。邁文帝大橫之兆。靖康二年。皇太后手詔。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憂。而敷天同左祖之心。又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

周益公久在禁林。詞章為一時之冠。辭免直學士院狀云。願仙嶺之提鼉。自存大手。矧明庭之儀鳳。方集奇才。謝內相表。視淮南之書。豈但矜誇於下國。聽山東之詔。固嘗裨助於中興。謝衣帶鞍馬表。褐衣褐見。莫陳漢成之便宜。馬去馬歸。敢計塞翁之倚伏。除大觀文判潭州。以言者奪職罷。後復職。仍判潭州。到任謝表云。謂昔之銷印。重違白筆之公言。故今者剖符。庸示清夏之本意。騎鶴廬門之復。夢成鹿野之真。又謝復職表云。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氈。從天而下。人皆傳誦。鄭元樞。知建寧日。因前所薦舒光。改秩。後光以賄敗。公坐降兩秩。謝表云。視所以觀所由。不加詳審。聽其言。信其行。竟墮欺誣。迨茲累年。果爾連坐。亦罪有罪。於予何誅。又云。敢不勵緇衣好賢之心。謹推教下士之禮。期不墜於家世。庶少酬於國恩。蓋用鄭家事。尤為親切。呂洞賓先生多遊人間。丁晉公通判饒州日。洞賓往見之。語公曰。君狀貌頗似李德裕。他日富貴皆如之。公咸平初。與楊文公言其事。今已執政。張洎家居。忽外有一隱士通謁。乃洞賓名。姓。泊倒屣迎見之。洞賓自言。呂洞賓之後。四子溫。恭。儉。讓。終海州刺史。洞賓系出海州房。所任官。唐史不載。家筆八分書。七言四韻。謂與洎。頗言將佐鼎席之意。末句云。成功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字為二八。泊年六十四卒。乃其識也。陳宗諒守巴陵。回道士上謁。口占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問何處。秋空一劍橫。回大笑而去。呂有詩。在人間極多。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又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又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鍋內煮山川。故見楊公談苑。又賈擢。年年到鼎州。無端知府問。由家。

居北斗魁星下。劍挂南窗月角頭。東坡詩話云。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有道士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絕句壁上。自稱回道人。出門至石橋上。先度橋數十步。不知所在。或曰。此呂洞賓也。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此東坡倅錢塘之日。今在石村沈家。寶壁猶存所畫之像。蘇軾交藏其體。惟面貌獨出。余往來若響。屢見之。其他如磨鏡鏡。舞畫鶴。設僧供於長沙。隱姓名於谷客。其異跡固多有之。惟渡江以來。近在幸卯歲。嘗游毗陵。繫青結巾。黃道服。卓維草履。手持櫻笠。自題曰。知命先生。自呼於市。荆門守胡公備聞其聲。頗異。延之問命。先生曰。公有壽。且得見次。不在清明前五日。即在清明後七日。至期。忽得報云。第二政已改。受他郡。七日後。又得報云。見政有召命。胡始知其為異人。乃悟知命字皆從口。必是呂洞賓無疑。深恨不款延之。日夜追想其狀貌。欲使畫工圖之。不可得。及至荆門半載。忽一日。公廳肅客。有急足聲。呼云。某知州府有書信。今且往某州下書。回途卻請回書。客退開書。通寒暄外。無他語。有一軸信。開視。乃是南京石本呂公畫像。與在毗陵日所見衣巾狀貌無少異。公益歎。胡後守滁州。為刻石以誌其事。余乙亥歲。為滁教。距辛卯歲五十餘年矣。以此知先生未嘗不遊人間。但世人少有仙風道骨。遇之者鮮矣。

華山狂子張元。天聖閒坐累終身。嘗作雪詩云。七星仗劍擣天池。倒捲銀河落地機。戰退玉龍三百萬。斷鱗殘甲滿天飛。又應詩云。有心待擣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其詩怪謔多類此。韓魏公在鄆延日。元以策干公不用。後沈落夏。數元吳為邊患。及公撫陝右。書生姚嗣宗獻詩云。踏破賀蘭石。掃空西海塵。布衣能辦此。可惜作窮公。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張元矣。遂表薦官之。又嘗題詩於關中驛會云。欲挂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卻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東坡見而誌之。後聞乃嗣宗詩。又有詩云。崆峒山叟笑不語。靜聽松風飽晝眠。皆豪語也。

施遠字必達。建陽人。少負其才。有詩名。建炎閒。早擢上第。為穎州教官。秩滿而歸。時范汝為寇。據建城。執遠而脅之。令書旗幟。遂陷賊寨。朝廷命韓世忠討之。城破。乃捕遠付軍帳。至臨安。送府獄。編錄湖外。離家之日。度此去必無生還。乃囑其妻。令改適。其妻悲泣。置具所有。以給行囊。及出獄。賂防送卒。使緩其行。買一獲自隨。所至宿舍。縱其通淫。行至中途村舍。一夕。多市酒肉。令恣飲。中夜酣臥。手刃二卒。及婢。乃變衣易姓名。竄於淮甸。濠黃閒。後朝廷圖影重賞。捕之甚急。遠乃為僧。行入邊界山寺中。主僧見其執役惟謹。亦異之。疑其必非凡夫。一日。以事役其徒。乘使出。獨留遠在。呼而問曰。朝廷嚴賞捕亡命之人。若是汝。可以實告我。卻為汝尋一生路。脫去。不然。不獨汝身被戮。亦累及山門。遠力諱。拒。僧曰。我觀汝面目。不是庸人。愛汝故爾。遠乃成泣下拜。悉露情。僧又恐其疑已。謂曰。我即坐此。汝自往。吾臥內。取一箱。來。預作一書。并白金數兩。取出贈之。云。可速入彼界。尋某寺僧。某投之。遠拜謝而去。遠至某寺。歲餘。主寺見其能書翰。甚喜之。遠於暇日。買北庭舉業習之。易名宜生。舉進士。廷試。天子日射三十六熊賦。云。聖天子內敷文德。外揚武功。雲屯一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遂冠榜首。仕於金國。後為中書舍人。入翰苑。紹興庚辰。逆亮謀犯淮。先遣遠為賀正使。憑孤据慢。朝廷以尚書張廉為館伴使。

每以首丘桑梓之語。助之意氣自若。臨岐顧張曰。北風甚勁。張因奉早為備。遠少時嘗有詩云。久坐鄉關夢已迷。歸來投宿舊沙溪。一天風雨龍移穴。半夜林梢鳥擇棲。買菜無人求好語。種瓜何地不成畦。男兒未老中原在。寄與鷓鴣莫浪啼。又嚴子陵釣臺詩。懸崖斷壑少人蹤。只合先生臥此中。漢業已無一杯土。釣臺今是幾秋風。同學劉郎已冕旒。未應換與此羊裘。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入關有許由。至黃州。弔東坡詩。文星落落處。天應泣。此老已知吾道窮。事業漫誇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至一寺中。為僧題屏風八景。其平沙落雁云。江南江北八九月。葭蘆伐盡洲渚闊。欲下未下風悠悠。影落寒潭三四。行天涯是處有菰米。如何偏愛來瀟湘。此詩已有異志。又感春詩云。感事傷懷誰得知。故園開日自暉暉。江南地暖先花發。塞北天寒遲雁歸。夢裏江河依舊是。眼前阡陌似疑非。無愁只有雙蝴蝶。解趁殘紅作陣飛。又感錢王戰臺詩。層層樓閣捧昭回。元是錢王舊戰臺。山色不隨興廢去。水聲長逐古今來。年光似月生還沒。世事如花落又開。多少英雄無處問。夕陽行客自徘徊。此詩是出塞作。又題將臺詩。梅花摘索未全開。老倦無心上將臺。人在江南望江北。征鴻時送客愁來。此詩奉使本朝時作。又題壁云。君子雖窮道不窮。人生自古有飄蓬。文章筆下千堆錦。志氣胸中萬丈虹。大抵養龍須是海。算來栖鳳莫非桐。山東宰相山西將。莫把前功論後功。遠嘗卜葬地。卜者曰。若近裏葬。三紀後可出侍從。子孫總遠。近前一紀年窮困。後方顯達。但不歸家鄉。遠曰。子孫富貴。何預於我。邪。即從前葬。韓王之王孫。一作。嘗語余云。後見趙左史。再可云。靖康之難。有族人陷於北境。葉倖者。建寧人。仕於南京。亦圖金國。遠為其子。素察執伐。娶趙氏。後和好既成。金還河南地。於是陷金者。皆得歸江南。察今為雜賣場監官。亦能宜生之事。遠祖墳。今在邵武建寧縣施村。土人猶能言其事。茲尚存。

西塘集書續開卷第七

鄉音是處不同。惟京師天朝得其正。陸德明作釋音韻切。亦多浙音。司馬溫公論九族之名。與族相近。緩急何以分別。小雅庭燎詩。言觀其旂。左傳龍尾伏辰。取號之旂。然則此旂當為芹音耳。關中人言清濁之清。不改清字。丹青之青。則為菁音。又以中為蒸。蒸為虛。不知旂本是芹音。亦周人語轉。如青之言菁也。五方音若是者多。閩人以高為歌。荆楚人以南為難。荆為斤。文士作歌。亦多不悟。真宗朝。試天德清明賦。有閩士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考官閩人。遂中選。時

西塘集書續開卷第七

四三

西塘集書續開卷第七

四四

李長卿女。秀華其名。英華其字。父任邑令。隨侍而至。偶遇其人。授丹砂辟穀有年。身輕於羽。蓬萊羅道。一念空則瞬息聞耳。若青城紫府。桃源天台。吾遊息之所也。仙都舊尊。特僑寓爾。知子歸居。故來相慰。更唱迭和。殆無虛日。時長至節。傳慶休於中堂。空中聞笑語聲。王云。汝非英華邪。揭而問焉。與曹之言無少異。自是形迹不秘。去來不時。意豈題染。在在可錄。王盡室見之。不以為怪。有親陳觀察者。挽之從軍。將就道。英華情不忍釋。祖於黃龍之僧舍。與訣曰。妾與子緣斷矣。念寓籬舍。日子嘗求我辟穀方。豈新而不與者。但子宿緣深淺。塵業未償。非仙舉之姿。他時當有兵難。妾豈能終為子保。敬授靈香一瓣。有急請燕以告。當陰有所護。不然。亦無如之何也。曹公勇為朔方之行。不意獲隨麾下。追惟英華之言。欲取所遺香燕之。軍行無宿火。卒正法。英華詩百餘篇。其警句有春日。連樓二絕云。三月園林麗日長。落花無語送春忙。柳綿不解相思恨。也逐遊蜂過短牆。園林簇簇日暉暉。白蝶黃蜂自在飛。公子醉眠芳草岸。風移花片點春衣。片點春衣。又云。醒酒清風搖竹去。催詩小雨過山來。又綠髮照波映正吸。黃雲臥龍麥初成。非詩人所易到也。其詩無凄涼悲怨之詞。皆隨感賦。語亦鬼中之仙耶。若曹曾生之遇尤異。余友人曾亨仲。少隨表兄陳夢良任岳之嘉魚尉。秩滿。移寓於嶺南。下館會於東廡。忽一夕。聞窻外異香撲鼻。微吟云。芳心欲割懸離訴。惟有清風明月知。次夜復吟。曾大驚視之。彷彿有女子過廡下。但見雲霧斜舞。若傾妝之態。是夕。忽入與之遇。力扣其姓氏。不告。強絕之。乃云。妾本府君之女。又問其年若干。云。年當二八時。又問何故傾妝。云。對妝備覽鏡。又問若我一似吟詩。云。拈筆愛題詩。一日。曾往祠下。遍閱無女子像貌。疑是寓居女。恐事覺。欲絕之。女云。君若見疑。可同往。乃引至一大府。有童姬百輩。候迎於門。延至中堂。茶湯罷。登望月臺。羅列數饌。酒果甚設。調動浹洽。一俾。碑記其歲月。云。無為子。僕曾問無為子。是何人。云。即妾也。酒罷。已五鼓。曾攜果核歸。醉後。其子姪至。取其果與之。無異人問者。又嘗吟云。欲擇純良婿。須求才學兒。期君終遠大。富貴我當知。曾云。何以知之。云。吾父掌人。開善惡禍福。各有簿。吾嘗竊視之。曾遂扣以前程事。云。遇幾年。即發。自此每夕。寢處如常。但神情頗瘁。其家疑為妖魅。所感。力扣之。乃以實告。那有孔法師。符法甚靈。乃密以狀告。孔為具履。令就城隍司投之。且云。今夜若有影兆。見報。是夕。府君從窻外長歎而過。有數獾。率押其女。隨後。女舉手指。曾數其負約。翌日。孔咒符與飲。自此遂不至。八月。郡以祠為清試院。遂移寓南草市。女子復來自。後往來不可禁。唱和詩詞盈軸。其家視以為常。亦不復怪。來春。曾欲試上庠。女泣別曰。與君相從許久。苦留不住。先動必有異。前途宜自護。曾至黃池鎮。一夕。被寇席捲而去。曾狼狽而歸。至中都。復丁母艱。始驗其言。後累舉。遇難年。皆不驗。後館於趙大資德老之門。至癸酉歲。果請浙清薦。年幾七旬矣。女子之首。與哉。余謂妖魅之惑人。未有久而不斃者。獨二子所遇。不能為之害。曹果死於兵難。曾雖贈證不第。年逾八表。以壽終。余淳熙甲辰。初職會於臨安郡。一日。乘其醉。扣之。曾悉以告。嘗為作傳。以紀其事。矣。亨仲乃鄭隆自明之內表。嘗以其事語於伯恭先生。士夫間亦有聞之者。偶讀李英華集。某以其事正相類。因併錄之。

西塘集書續開卷第七

四五

溫叔皮云三衛柴翼客瀝酒余獨之因談兵火以前湖南一士人過泗州有解太素服者診之云公來年有官然有病也士子棟然曰嘗得何病曰有癰疽病士留五日求為處一方脈者竟不能為之乃指京師某人者俾訪之士子到京來年果登第求診脈於醫醫問君所嗜何物答曰物皆喫曰喫果子否梨正熟有某梨者買二百許每日食畢悉啖之一兩旬復調醫醫問喫多少梨答云二百許醫曰可喜今君無事矣然須生瘡既而三四日開復身患大瘡以藥調和其內尋愈出京過泗州見向診脈者問君得官又安樂醫以何藥療君病答云某不病但生瘡爾醫者詰之乃以食梨事對脈者呼其子設香案望京師而拜曰不可謂世間無人乃誌其方蓋以梨發散其癰疽之氣變作渾身瘡爾士子及太素服者忘其姓名唯記京師醫者是大馬劉家

張文定公年十六發解入京從汴岸日者問休咎日者曰子來正及時吾嗜酒然術甚高每醉則不能推測今日偶不飲當為盡言良久曰昔之勿怒子更十年當以三人及第又二年當為狀元文定大怒曰三人及第豈再魁乎拂衣而去是歲下第後十年始以茂才異等除校書郎知崑山縣三人恩例也又二年再舉賢良方正除將作監丞通判睦州狀元恩例也文定公孫塔曾統云

鄭燕公居中遠夫開封人少遊上座登舍選職學事每休沐常與鄭紳遊紳嘗為省直官官能貧不事生產公每給之一日同至相國寺有日者榜卦肆一卦萬錢公如其數扣之曰者云此命大貴與蔡太師相類究其詳則拾起卦子不復言矣行數步許語鄭曰汝試令看鄭笑曰我有萬錢即發旗亭痛飲決不與此曹公云吾為債金強之往日者曰吾每日只推算一命要時可預錄下來日見訪二人如期而往日者默然良久云怪吃這五行又與孟太師相類公頗不樂而去蓋公少年馳驟學校意氣方盛得日者言益喜試以鄭驗其術何從解貴然心懷觀望又語鄭曰吾二人更各以五千金擬算日者不納論以覆看前二命乃受曰二命皆大貴先看將來與蔡太師同官後看者卻先發大抵相去不遠公復問何時當貴日者曰若見雲紛紛下時卻來相謝公戲鄭曰術者道我貴吾今已升舍若登甲科貴亦不難謂汝貴時恐無此理鄭徐答曰我亦有少資緣但不欲言公力詰之乃曰某自喪偶後有息女甫七歲無人鞠養將與中貴為養女聞當進入內性極慧黠頗得寵遇恐異時因此進身未可期某以私告切勿語人公聞之沾沾自喜且欲驗日者之言與鄭劇飲而歸後復與鄭同行忽遇雪下公笑曰日者言雪下時汝當貴鄭曰今得一一杯煖寒足矣望登及此公因留外館流連日忽有快行屢至學尋問頗急學成雖不知公寓處及歸乃以告公亦驚訝未知何事語未竟復至喜曰幸得見學士慈德宮鄭押班欲尋其父徧問莫有知其家者則常與學士相過公曰少頃須至但貧甚吾每賜之更寬兩日為辦些衣服方可去時公新婚奩具甚厚有銀盃在側持以予之曰為酒資可以此意擬知押班快行得之殊過望悉以其語達押班甚德之及鄭入見具言居貧每藉公賜即誼過手足鄭自此有居第庖供日豐與公往還情好愈篤及徵廟登極慈德太后以押班賜上封賢妃未幾為貴妃恩寵日盛六宮無出其右政和元年册后以神為樂平郡王公初擢第任真定教官紹聖初為太學博士上即

位遷大宗正丞崇寧間自禮部郎召試中書舍人除知樞密以后故也政和三年再知院六年拜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蔡倫州再入正與之同相日者之言異哉葛文安公與公之孫為倅塔塔語余云文安公又言某自上元丞滿罷除浙東機幕待次有相士趙養衣者謂某曰公面有髮色主服然便得見任不待終更召為學官歷清要不出國門至宰相月餘果與偶又數月報代者事故到官逾年劉侍郎孝唯榻前特薦除太學博士及為給舍時趙來見某令看兩府誰先入相時趙雄為樞密相士所言皆不驗豈其術偶中亦有時而差邪余後讀范蜀公蒙求云張鄧公嘗謂范公曰某舉進士時與寇萊公遊相國寺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遇張齊賢王隨復往卜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四人相顧而笑以退因是卜者消息不復有人問之卒窮餓以死其後四人皆如其言鄧公欲為之作傳因循未能時公已致仕猶能道其姓名今余又忘之

紹興初日者韓操曹谷皆奇術也湯丞相進之史丞相二公徵時嘗往扣之一日調官中都復同往韓偶修屋無延坐處其家給云出去韓替者聞其聲而詫之亟呼曰二相公來豈可不留坐後皆如其言又劉樞密瑛父呂檢詳仲發同訪之時二公已京秩為幹官韓云二命皆改秩又指劉後當至樞使呂為卿監後劉果為樞密但非使爾呂為檢詳直顯顯開終朝議大夫亦卿監資序又余同里前輩林食判元祖省試已迫期病甚肩輿往扣之韓云今年當第隨試前一日自念是歲果第余幼年猶及見之與余言及曹谷與韓齊名晚年術多差曹丹陽人有士人初薦問省試得失曹不許云須至免舉年方登第果下省至免舉復扣之曹又不許士子曰公向年許我免舉登第何相反邪曹曰若果是曹谷相許但以往日之言為據是時命運通利所言無不中今時運不如昔故亦有時而差爾後果第然則日者之術驗否亦係時運不專在術耶

是屠兒低師皆貴矣。余復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氣與心術。更或豐厚。其福十全。唐人以格律自拘。唯白居易敢易其音於語中。如照地賦。借胡。雪。擲。胡。麟。衫。欄。干。三。百。六。十。韻。橫。晏。殊。嘗。評。之。曰。詩。人。乘。俊。語。當。如。此。用。字。故。晏。公。與。鄭。俠。詩。云。春。風。不。是。長。來。客。主。張。繁。華。能。幾。時。然。杜。詩。如。此。用。字。亦。多。將。軍。只。數。漢。嫖。姚。漢。書。音。深。鷄。而。杜。作。平。聲。之。類。李。嘉。祐。詩。云。門。臨。蒼。茫。經。年。閉。身。逐。嫖。姚。幾。日。歸。又。張。祐。詩。洛。水。暮。天。橫。蒼。莽。卽。山。落。日。歸。崔。嵬。東。坡。詩。嶼。嶼。依。絕。壁。蒼。茫。敗。奔。流。蒼。茫。二。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此。作。仄。聲。又。石。鼻。城。詩。獨。穿。附。月。慶。麗。裏。愁。渡。奔。河。蒼。茫。開。亦。作。仄。聲。魯。直。亦。多。如。此。用。字。

沈存中筆談云。治平初。杭州南新縣。民家。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圖四字。予親見之。書法類顏真卿。極有筆力。其木剖。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兩畫并一。脚。皆旁挺。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兩木合之。如合契焉。是時正中。原全盛之時。安知有駐蹕臨安之事。此正符中興渡江之兆。偏方之地。謂之大圖。而天字不破。乃中興再舉。紹興之職也。莫非前定。存中但記其字體之異。豈知有後日之事邪。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誌。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儲參驗。乃補公昭反。江東時年號。太祖受命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豈非威靈。將及。而符讖先著邪。又劉賈父詩。話云。太祖欲改元。須古來所未有者。宰相以乾德為請。且言前代所無。三年正月。平蜀。有宮人入掖。歸者。太祖因閱其鏡。蓋背有乾德四年大號。曰。安得四年所製乎。宰相不能對。陶穀贊儀對曰。蜀少主曾有此號。太祖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然二公又不知補公。已有此號矣。

慶曆七年。貝州卒王則叛。參政文彥博請行。仁宗忻然遣之。且曰。貝字加文為敗。卿擒賊必矣。逾月以擄報聞。詔拜平章事。改貝為恩。此與真宗幸澤州院。尉宋捷迎駕。上喜以為必破虜。其兆相類。鳳皇穴在南恩州北。甘山壁立千仞。有瀑布流下。猿猴不能至。鳳皇巢其上。彼人呼為鳳凰山。所食亦蟲魚。遇大風雨。或飄墜其巢。小者猶如鶴。而足差短。南人或取其芻。謂之鳳皇杯。古書鳳皇生於丹穴。即南方也。蓋此禽獨出於塵寰之外。能遠避。其智能遠。逢時而出也。本朝常集清遠合儀樹。

臘茶出於福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銷為上。自洪祐已後。洪之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發之用。避暑溼之氣。其品遠出日銷上。魯直與陳季常帖云。雙井前所選。乃家園第一。如所論。不可解。竊意似南方。士人觀國爾。昔有南方一士人。初入都。見驢巷燕支鋪。驢即歇息。以為燕趙之絕色。及其遊界南北。真見妖麗之姝。遂復尋常爾。豈難時所見。長鹿爪者。初至縣巷者乎。今體寄數兩。大爪。然其味乃不甚良也。自山谷品題之後。雙井之名益著。東坡雖欲臣雙井。其可得哉。

東坡云。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漬添常戒。宜著更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必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薑煎。倍佳也。鹽則不可。東坡之說如此。不知今吳門。昆陵。京口。煎點茶。

西塘集書續聞卷第八

王欽若鄉薦赴闕。張僕射資實時為江南漕。以書薦於錢希白。錢時以才名獨步館閣。適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王弱。歸門下。厲聲詬問人。術者遙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耶。若聲形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爾願延之。使某獲見。希白召之。實公單微。遠人神貌。疎瘦。復贊於顯。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悚然。側目歸視。既退。術者稽顙與款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正色曰。公何言。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則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錢戲曰。他日當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得。願公毋忽。後希白方為翰林學士。冀公已異拜。

馬尚書亮使淮南。時呂許公為布衣。侍其父罷江外縣令。亦至淮甸。上書求見。馬公一閱。知其必貴。遂以女妻之。馬公知江寧時。陳執中以光祿寺丞。經過。馬謂曰。寺丞他日。必至真宰相。令其諸子出拜。願以老夫之故。他日得預陶鑄之末。曾致幾陳議。一日在李侍郎處。已坐上。見晏元獻公。公李之婿也。時方奉禮部。曾熟視之。曰。他日甚貴。但老夫不及見子為相也。

黃朝美云。風塵一事。乃昔人甄識人物。拔擢賢才之所急。非市井卜相之流。用以買取資者。前世郭林宗。裴行儉。又考器識。以言臧否。余亦粗知大槩。嘗與富文忠論之。文忠曰。觀子之論。多取豐厚者。一作。

可強同也。
 元獻嘗問曾明仲云。劉禹錫詩。有澗西春水殺紋生。此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發。一作之生。公曰。非也。作生熱之生。語乃健。宋景文筆記
 趙龍圖師民。名重當世。而文章之外。詩思尤精。如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又曉登林外千聲。芳草階前一尺長。前輩名流所未到也。

西塘集舊續聞卷第十

東坡論柳子厚詩。在淵明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清深。則不及也。所貴於枯淡者。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類是也。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周少隱云。詩人多喜效淵明體者。非不多。但使淵明魂其雄麗耳。蘇州詩云。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擬英泛酒。日夕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非惟語似。而意亦大似。故東坡論柳子厚詩。晚年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詩之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子厚南遷後。時秋氣集南。淵明遊亭午時。清深紆餘。大率類此。故柳子厚詩。在淵明下。蘇州上。山谷書柳子厚詩。數篇與王觀復。欲知子厚如此。學淵明。乃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沈存中云。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館宿。故事。館宿不得過四。過館宿。名下書。腹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相傳謂之書肚。余為太學。請假出宿。前廊置一符。書云。感風。則書肚。可對感風符。
 余弱冠。客會稽。遊許氏園。見壁間有陸放翁題詞。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銷魂。銷魂。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更較銷魂。落花。落。開池。關山。盟。誰在。錦書。難託。真。真。

其勢飄逸。嘗於沈氏園。辛未三月。放翁先室內。琴瑟甚和。然不啻母夫人意。因出之。夫婦之情。實不忍離。後適南班士名某。某家亦有園館之勝。務觀一日至園中。去婦聞之。道遺黃封酒果饌。通懇勸。公感其情。為賦此詞。其婦見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惡之句。惜不得其全。未幾。快然而卒。聞者為之愴然。此園後更許氏。津。照開。其壁猶存。好事者以竹木來護之。今不復有矣。公官南昌日。代還有附別詞云。兩斷西山晚。照明。悄無人。幽夢自驚。說道去多時也。到如今。真箇是行遠山。已無心。盡小樓空。斜掩。掩。屏。你。睡。早。收。心。呵。趁。劉。郎。雙。鬢。未。星。又。開。居。三。山。日。方。務。德。帥。紹興。猶。技。訪。之。公。有。詞。云。三。山。山。下。閉。居。士。巾。履。蕭。然。小。醉。開。風。引。飛。花。落。釣。船。二。詞。並。不。載。於。集。南渡。初。南。班。宗。子。寓。居。會。稽。為。近。屬。士。家。最。盛。園。亭。甲。於。浙。東。一。時。坐。客。皆。盛。人。墨。客。陸。子。逸。實。預。焉。士有侍姬。跨跨者。色甚殊絕。公每屬意焉。一日宴客。偶。不。預。捧。觴。之。列。陸。因。問。之。士。即。呼。至。其。枕。痕。猶在。臉。公。為。賦。瑞。鶴。仙。有。臉。畫。紅。印。枕。之。句。一。時。盛。傳。之。遂。今。為。雅。唱。後。陸。亦。歸。陸。氏。二。陸。兄。弟。俱。有時名。子逸詞。而不及其弟。
 秦墳以狀元及第。李文肅公。鄧。賀。秦。相。一。經。教。子。素。飲。丞。相。之。賢。累。月。管。兒。敢。起。鄰。翁。之。羨。秦。甚。喜。浮。溪。賀。啓。三。年。而。奉。詔。策。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乃。東。閣。郎。君。之。未。有。雖。迫。於。典。故。姑。令。王。勃。以。居。前。而。結。此。眷。知。行。見。魯。公。之。拜。後。或。以。為。戲。刺。用。是。得。勝。文。肅。賀。除。太。師。啓。云。推。赤。心。於。腹。中。若。既。同。於。光。武。有。大。勳。於。天。下。相。自。比。於。姬。公。秦。以。為。戲。已。答。云。君。既。同。於。光。武。仰。歸。美。報。上。之。誠。相。自。比。於。姬。公。其。敢。犯。食。天。之。戒。文。肅。得。之。不。能。不。恐。然。亦。終。不。加。害。也。
 徐淵子賀謝相深甫。二子登科。啓云。三槐正位。人瞻。褒。獎。之。榮。雙。桂。聯。芳。天。發。階。庭。之。秀。出。則。告。辰。獻。於。虎。拜。稽。手。之。際。入。則。調。羹。方。於。趨。趨。過。庭。之。時。滄。海。珠。胎。發。為。朝。采。藍。田。玉。種。積。有。夜。光。又。云。雖。官。爵。乃。公。家。之。自。有。而。世。科。豈。人。力。之。能。為。謝。以。為。戲。已。亦。不。樂。之。
 本朝狀元多同歲。但數同術者。無從曉之。爾徐爽。梁國。皆生於乙酉。王會。張師。皆生於戊寅。呂漢。楊真。皆生於甲寅。賈賈。鄭。皆生於壬戌。彭汝。許安。皆生於辛巳。陳。皆生於庚午。
 翰林王公。修。公。延。年。俱。以。丁。酉。八。月。丑。時。生。王。十。九。日。錢。二。十。日。錢。以。嘉。祐。二。年。錢。作。六。年。
 六月卒。時王公已病。或謂王公起於寒素。早歲。遂。可以。免。吳。侍。郎。掌。公。曰。錢。雖。少。年。榮。進。晚。節。滯。匪。王。雖。早。歲。奇。遷。晚。節。遲。擢。長。短。比。折。禍。福。適。均。王。公。竟。不。起。王。端。明。素。處。太。尉。政。俱。以。丁。未。八。月。二。十四。日。辰。時。生。而。王。出。於。貴。而。盧。起。於。軍。伍。王。卒。於。邊。藩。盧。薨。於。殿。帥。事。皆。略。同。亦。可。怪。也。但。盧。之。壽。者。有。過。於。王。得。非。以。少。年。微。賤。耶。
 劉。父。王。介。一。有。兩。下。同。為。考。試。官。因。忿。爭。介。以。惡。語。侵。放。不。與。較。遂。皆。贖。金。中。丞。呂。公。著。意。不。樂。放。以。為。議。罪。太。重。遂。奪。主。判。放。謝。表。曰。發。弩。射。市。薄。命。難。逃。置。瓦。在。前。枝。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惟。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然。左。傳。踐。人。之。田。而。奪。之。牛。本。無。主。字。語。又。俗。惟。恐。不。傷。是。全。句。已。甚。字。外。來。查。云。在。傷。人。之。矢。惟。恐。不。深。而。踐。田。之。牛。奪。之。已。甚。方。傳。句。貫。父。工。於。四。六。者。豈。不。知。查。出。於。

一時之憤氣不暇精思爾。照事初張扶侍郎以二府初成以詩賀王介甫公和曰功謝蕭規漸漢第恩從院始說燕臺陸農師曰蕭規曹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而請從院始初無恩字公笑曰韓退之屬雞聯句感恩院始若無據豈當對功字觀此則二公之文章優劣可知矣

唐劉郡特賜進士第章岫賀之曰三十洋名每科皆有九重知己曠代所無遺士褚載投贊於蘇威侍郎有數字犯諱謝啓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漸隳點殷浩之兢持太過翻達空函

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章學奇於韓愈學理於樊宗師歌行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尙黨大歷之風尙浮正元之風尙蕩元和之風尙怪也

魯直書王元之竹樓記後或傳云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謂出此言未失荆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論文之工拙蓋書觀子瞻醉白堂記載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而劣醉翁記是荆公無疑也

東坡云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辭玩易蓋戲云耳又不自以為奇特也而妄庸者乃作永叔語云平生爲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爲退之畫記退之亦不能爲吾醉翁亭記此又大妄也陳後山云退之作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余謂文忠公此記之作語意新奇一時膾炙人口莫不傳誦蓋用杜牧阿房賦體游戲於文者也但以記其名醉翁號耳富文忠公書寄公詩云滁州太守文章公請官來此稱醉翁醉翁醉道不醉酒陶然豈有遷客容公年四十號翁早有德亦與昔年同又云意古直出茫昧始氣豪一吐闔闔風蓋謂公寓意於此故以爲出茫昧始前此未有此作也不然公豈不知記體耶觀二公之論則優竹樓而劣醉翁亭記必非荆公之言也

劉昌言太宗時爲起居郎善掉闔以迎主意未幾以諫議知密院一旦上卷忽解曰劉某奏對皆操南音朕理會一字不得雖是君臣隨替有限亦是掉闔之術窮矣

王嗣宗太祖時以魁甲登第多履外郡晚方入朝真宗時爲副樞以老辭位真宗遽止之嗣宗曰臣力不任矣但恨天眼遲開二十年

蔡忠懷公持正爲某州司理日韓康公宜撫陝右河東道出其境太守具宴委蔡撰樂語口號一聯云文價早歸唐吏部將壇今拜漢淮陰康公極喜請相見觀其人物高爽議論不凡謂羣將曰蔡司理非池中物因相與薦之改秩已而薦與弟持國時持國知開封府初置八廡乃辟爲都廡暇日相見頗加禮接後已舉爲府曹持國既入翰苑劉彥序尹京趨上幕府持國持正獨否劉大怒奏聞得旨取勘持正不答乞移棘寺乃供狀云京朝官著令無塔捧蓋太宗真宗爲牧時講此禮今輩殿之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而開封府尚舊例未嘗大理卿求對持袖蔡所供呈奏裕陵喜曰蔡確知典故何得作幕府可除館職到館復進百官圖讀者云此生看看待作宰相久之果然故元祐新州之貶程頗有

憂色蓋憂其已甚也照事六年有司言日當食四月朔上爲徹膳避殿一夕微雨明日不見日食是日有皇子之慶百官入賀蔡持正爲樞副獻詩前四句曰昨日薰風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沍滯隨夜雨消其後四月一日避殿皇子慶誕雲陰不見日食四句盡之當時無能過之者

右西塘集舊續聞畧曰南陽陳鵠錄正鵠宋南渡後人其行事無可考見日錄正其字耶抑就正之義耶曰續聞似前有一書矣曰西塘集殆其別集之一耶抑西塘爲所居而是書輯錄於其地耶致第七卷云余淳熙甲辰識會於臨安郡庠第六卷云余乙亥歲爲縣教以其時考之則事宗嘉定八年也是鵠爲孝廟時人而仕於寧宗朝其蹤跡略可彷彿然書中採錄諸家論說例注所引書於下傳鈔輾轉多所脫漏則此二條爲鵠自述爲錄他人之文蓋不可臆別矣予家所藏凡兩本又借歸安丁小山杰吳郡吳枚菴墨鳳兩家鈔本參互雜比稍稍可讀刊梓以貽藏書家日力爲不虛費矣乾隆癸丑十月朔日歙鮑廷博讀於柳塘寓舍

四庫全書續編 卷十 六六

四庫全書續編 卷十 六七

四庫全書續編 卷十 六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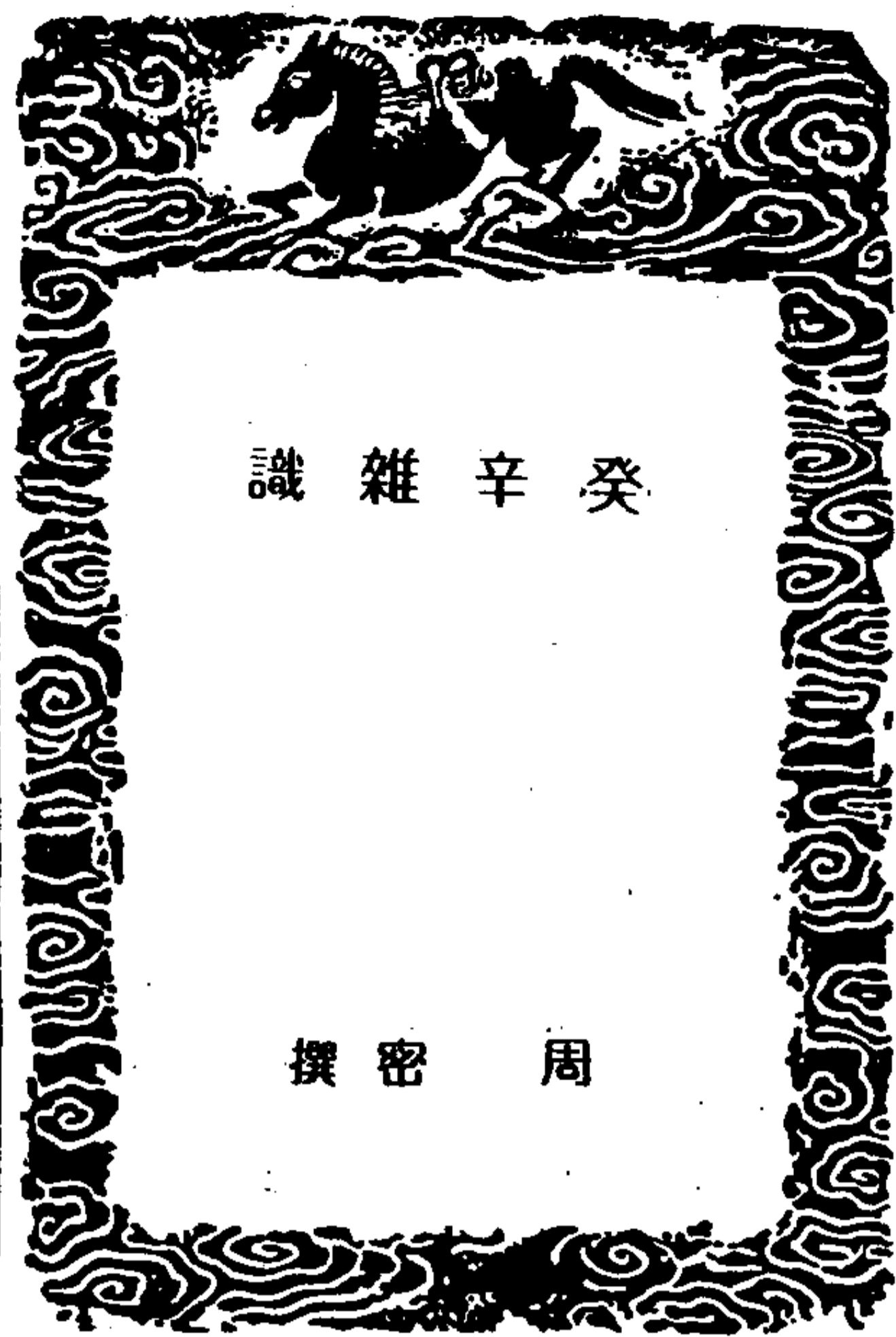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續編 卷十 六九

四庫全書續編 卷十 七〇

四庫全書續編 卷十 七一

四庫全書續編 卷十 七二

四庫全書續編 卷十 七三



癸辛雜識

周密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癸辛雜識前集一卷後集一卷續集二卷別集二卷宋周密撰密有武林舊事已著錄是編以作於杭州之癸辛街因以為名與所作齊東野語大致相近然野語兼考證舊文此則辨訂者無多亦皆非要義野語多記朝廷大政此則瑣事雜言居十之九體例殊不相同故退而列之小說家從其類也明商濬稗海所刻以齊東野語之半誤作前集以別集誤作後集而後集續集則全闕又併其自

癸辛雜識提要

序佚之後烏程閔元衢於金闕小肆中購得鈔本毛晉為刻入津逮祕書始還其原帙書中楊凝式僧淨端一條與野語重出蓋刪除未盡彌陀入冥劉朔齋再娶二條並附註衛案云云蓋閔氏所加海鱸兆火一條附註不題名字核其語意殆亦閔語也書中所記頗猥雜如姨夫眼雁諸條皆不足

以登記載而遺文佚事可資考據者實多究在報耕錄之上所記羅椅董敬菴韓秋巖諸人於宋末

講學之弊言之最悉其引沈仲固語一條周平版

語一條尤言烟戒有關於世道人心正未可以小說忽之矣都穆南濠詩話曰吳興唐廣嘗手錄癸辛雜識見其中載方萬里穢行之事意頗不平是夜夢方來曰吾舊與周生有隙故誘我至此幸為我暴之云云夫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使密果誣穢方回不應有元一代無一人為同訟冤至明而其鬼忽靈者其說荒唐殆不足辨且密為忠臣同實叛賊即使兩人面質人終信密不信回也况恍惚夢語乎

癸辛雜識提要

照廣閣

癸辛雜識序

坡翁喜客談其不能者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聞者絕倒洪景盧志夷堅貪多務得不免妄誕此皆好奇之過也余臥病荒閑來者率野人啣士放言善謔醉談笑語靡所不有可喜可噩以警以慰或獻一時之笑或起千古之悲其見給者固不少然求一二於千百當亦有之暇日萃之成編其或獨夜遐想舊朋不來展卷對之何異平生之友相與抵掌劇談哉因竊自歎曰是非真誕之辨豈惟是哉信史以來去取不謬好惡不私者幾人而舛偽欺世者總總也雖然一時之聞見本於無心千載之予奪徂於私意以是而言豈不猶賢於彼哉癸辛蓋余所居里云弁陽老人周密戲書於道

癸辛雜識序

照廣閣

癸辛雜識前集目錄

胎息	陳聖觀夢
改春州為縣	吳興園圃
假山	良岳
袍禍	牛女
曹壽	呼名怖鬼
閩鄞二廟	健談
科舉論	薦楊誠齋
王小官人	化蝶
玉環	御書舊書
乘槎	遊月宮
窮仙姑	寡欲
芍藥	三建湯
楊凝式僧淨端	迎曙
白帽	送刺
簡槩	人妖
四韓	韓彥古
松五粒	唐重浮屠
葵	乞食歌姬院
袁彥純客詩	長沙茶具
真西山入朝詩	趙子固梅譜
筆墨	辨章
來牟	父客
誤著祭服	向胡命子名
夏母飾終	季宗行三年喪
施行韓震	

癸辛雜識

癸辛雜識前集目錄

二

照曠閣

癸辛雜識前集目錄終

癸辛雜識前集目錄

癸辛雜識前集

宋 弁陽 周密 輯

胎息

東坡云養生之方以胎息為本此固不刊之語更無可議但以氣若不閉任其出入則渺綿混濛無卓然近効待其兀然自住恐終無此期若閉而留之不過三五十息奔突而出雖有微暖養下丹田此一於迂決非延世之術近日沉思似有所得益因看孫真人養生門中胎氣第五篇反復尋究恐是如此其略曰和神之道當得

癸辛雜識前集

照曠閣

密室閉戶安床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臥瞑目閉氣於胸膈間以鴻毛著鼻上而不動經三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則寒暑不能侵蜂蟻不能毒毒三百六十歲此鄰於真人也此一段要訣且靜心細意字字研究看既云閉氣於胸膈中令鼻端鴻毛不動初學之人安能持三百息之久哉恐是元不閉鼻中氣只以意堅守此氣於胸膈中令出入息似動不動氣氣縹緲如香爐蓋上烟湯瓶筒上氣自出出入無呼吸之重煩則鴻毛可以不動若心不起念雖過三百息可也仍須一切依此本訣臥而為之仍須真以鴻毛粘著鼻端以意守氣於胸中遇欲吸時不免微吸及其呼時不免微呼但任其氣氣縹緲微微自出盡氣平則又呼吸如此出入元不斷而鴻毛自不動動亦極微覺其極微動則又加意則勒之以不動為度雖云則勒然終不閉至數百息出者多則內守充盈血脈流通上下相灌輸而生理備矣予悟此元意甚以為奇

又記張安道養生訣云此法比之服藥其力百倍非言語所能形容其訣大略具於左

前集

癸辛雜識前集

二

照曠閣

每日以子時後三更三四點披衣坐床一榻而東
 或南盤足坐叩齒三十六通握固兩指指第三指
 握指兩手閉息閉息最是道家要妙先須閉目
 諸念不起自覺出入細微即內視五臟肺白肝
 閉口并鼻不令出氣方是工夫青脾黃心赤腎黑
 於於壁上使日常熱六腑六腑
 之形次想心為炎火光明洞徹入下丹田中丹田在
 寸待腹滿氣極則徐出氣不得令候出息勻調即
 是以舌攪唇齒內外漱煉津液若有鼻涕亦須漱煉不
 然甘美此未得嚥下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
 息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低頭嚥下
 以氣送下丹田中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
 聲徑入丹田中又依前法為之凡九閉息三嚥津而
 止然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脚心此涌泉穴上徹及臍
 下腰脊間皆令熱徹出徐徐之微汗次以兩手摩臍
 眼而耳項皆令熱仍按捏鼻梁左右五七次梳頭
 百餘梳散髮而臥熟寢至明
 右其法至簡易惟在長久不廢即有深功且試行二
 十日精神便自不同覺臍下實熱脚輕快面目有
 癸辛雜識前集 三 照續圖

經云其法始於調身簡息以謂凡出入鼻中而有聲
 者風也雖無聲而結滯不通者喘也雖無聲亦不結
 滯而猶粗悍不細者氣也去是三者乃謂之息然後
 自鼻端至臍下一二數之至於十周而復始則有所
 繫而趨於定則又數以心隨息聽其出入如是反復
 調和一定而不亂則生滅道斷一切三昧無不見前
 道士陳彥真常教人令常寄其心納之臍中想心火
 烈烈然下注丹田如是坐臥起居不廢行之既久覺
 臍腹間如火則舊疾盡去矣

陳聖觀夢

咸淳甲戌秋余為豐儲倉時陳聖觀過子為言邊報日
 急余以鄉曲通家故因問扣之聖觀感然引入小室曰
 時事將不可為矣某春首常夢至一大宮殿若常日朝
 祭處殿上皆垂簾寂無人聲既而稍近窺窺之見御榻
 上一異物踞之或龍或虎其傍則有小兒服斬衰之
 衣余遂驚寤今嗣君尚幼方居先帝之喪此小兒衰服
 之驗其不祥莫甚焉天下事去矣余意其夢事不足信
 然是歲之冬果有透渡之事透渡即宋
 改春州為縣之北狩也

改春州為縣

春州瘴毒可畏凡竄逐野配者必死虛多遜貶朱厓知
 開封府李符言朱厓雖在海外水土無他惡春州在內
 地而至者必死望改之後月餘符坐事上怒甚遂以符
 知春州至州月餘死元豐六年王安石居相位遂改春
 州為陽春縣隸南恩州既改為縣自此獲罪者遂不至
 其地此仁人之用心也

吳興園圖

吳興山水清遠昇平日士大夫多居之其俊秀安禧王

府第在焉尤為盛觀麗城中二溪水橫貫此天下之所
 無故好事者多園池之勝倪文節經鉅堂雜志常紀當
 時園圖之盛余生晚不及盡見而所見者亦有出於文
 節之後今據城之內外常所經游者列於後亦可想像
 昨夢也

南沈尚書園 沈德和尚書園依南城近百餘畝果樹
 甚多林檎尤盛內有聚芝堂藏書室堂前鑿大池幾十
 畝中有小山謂之蓬萊池南暨太湖三大石各高數丈
 秀潤崎嶇有名於時其後賈師憲欲得之募力夫數百
 人以大木構大架懸巨鉅繩城而出載以運舫涉溪絕
 江致之越第凡損數夫其後賈敗官斥賣其家諸物獨
 此石臥泥沙中適王子才好奇請買於官募工移植其
 費不貲未幾有指為盜賣者省府追逮幾半歲所費十
 倍於石遂復昇還之可謂石妖矣

北沈尚書園 沈賓王尚書園正依城北奉勝門外號
 北村葉水心作記園中鑿五池三面背水極有野意後
 又名之日自足有靈壽書院怡老堂溪山亭對湖臺盡
 見太湖諸山水心嘗評天下山水之美而吳興特為第
 一誠非過許也

癸辛雜識前集

章參政嘉林園 外祖文莊公居城南後依南城有地
 數十畝元有潛溪閣昔沈晦巖清臣故園也有嘉林堂
 懷蘇書院相傳坡翁作守多遊於此城之外別業可二
 頃桑林果樹甚盛濠橫截車馬至者數返復有城南
 書院然其地本郡志之南園後廢出售於民與李寶謨
 者各得其半李氏者後歸卒存齋

牟端明園

牟端明園 本郡志南園後歸李寶謨其後又歸牟存
 齋園中有碩果軒大梨元祐學堂芳菲二亭萬鶴亭

雙杏亭杼舫齋岷峨一畝宮宅前枕大溪日南游小隄
趙府北園 舊為安雅故物後歸趙德勤觀文其子春
谷文耀葺而居之有東蒲書院桃花流水薰風池開東
風第一梅等亭正依臨湖門之內後依城城上一眺盡
見具區之勝

丁氏園 丁總領園在奉勝門內後依城前臨溪蓋萬
元亨之南園楊氏之水雲鄉合一園而為一後有假山
及砌臺春時綏郡人遊樂郡守每歲勸農還必於此應
舟宴焉

蓮花莊 在月河之西四面皆水荷花盛開時錦雲百
頃亦城中之所無昔為莫氏產今為趙氏
趙氏菊坡園 新安郡王之園也昔為趙氏蓮莊分其
半為之前面大溪為後堤畫橋榕柳夾岸數百株倒影
水中如鋪錦繡其中亭宇甚多中島植菊至百種為菊
坡中甫二鄉自命也相望一水則其宅在焉舊為會氏
極日亭最得觀覽之勝人稱曰八面會家今名天開園

程氏園 程文簡尚書園在城東宅之後依東城水濱
有至游堂鷗鷺堂芙蓉亭

丁氏西園 丁葆光之故居在清源門之內前臨茗水
築山鑿池號寒巖一時名士洪慶善王元渤會居易丙
園器劃行簡會天隱諸名士皆有詩題舊有茅亭或稱
為丁家茅巷

倪氏園 倪文節尚書所居月河即其處為圃池蓋
至傍水易於成趣也

趙氏南園 趙府三園在南城下與其第相連處勢寬
闊氣象宏大後有射圃崇樓之類甚壯
葉氏園 石林右丞相族孫海鏡克齋者所創在城之

癸辛雜識 前集

東多竹石之勝

李氏南園 李鳳山參政本蜀人後居雷因創此為游
翔之地中有傑閣曰樓岷穆陵御書也

王氏園 王子壽使君家於月河之間規模雖小然曲
折可喜有南山堂臨流有三角亭茗香二水之所匯若
清管而水行其間略不相混物理有不可曉者

趙氏園 端肅和王之家後臨顏魯公池依城曲折亂
植拒霜號芙蓉城有善慶堂最勝

趙氏清華園 新安郡王之家後依北城有林田二頃
有清華堂前有池滄深可愛

俞氏園 俞子清侍御臨湖門所居為之俞氏自退翁
四世皆及年告老各享高壽晚年有圃池之樂蓋吾鄉
衣冠之盛事也假山之奇甲於天下詳見後已上皆
城中園

趙氏瑤阜 蕭坡都承旨之別業去城既近景物頗幽
後有石洞常奉其家法書刊石為瑤阜帖

趙氏蘭澤園 亦近世所葺頗宏其間規為葬地作
大寺牡丹特盛未幾寺為有力者撤去

趙氏繡谷園 舊為秀邸今屬趙忠惠家一堂據山椒
曰雪川園畫盡見一城之景亦奇觀也

趙氏小隱園 在北山法華寺後有流杯亭引瀾泉為
之有古意梅竹殊勝

趙氏蟹洞 亦趙忠惠所有一洞自然而深不可測聞
昔有窟居焉

趙氏蘇灣園 菊坡所創去南關三里而近碧浪湖浮
玉山在其前景物殊勝山椒有雄跨亭畫見太湖諸山

畢氏園 畢最選承宣所葺正依迎龍門城三面皆溪
其南則邱山在焉亦歸之趙忠惠家

倪氏玉湖園

倪文節別墅在岷山之傍取浮玉山碧
浪湖合而為名中有藏書樓極有野趣

章氏水竹塢 章農卿北山別業也有水竹之勝
韓氏園 距南關無二里昔屬平原羣從後歸余家名
之曰南郭隱城南讀書堂萬松關太湖三峰各高數十
尺當韓氏全盛時役千百壯夫移置於此

葉氏石林 左丞葉少蘊之故居在下山之陽萬石環
之故名且以自號正堂曰兼山傍日石林精舍有承詔
求志從好等堂及淨樂菴愛日軒晴雲軒碧琳池又有

曠居真意知止等亭其隣有朱氏怡雲菴涵空橋玉湖
故公復以玉湖名書大抵北山一徑產楊梅盛夏之際
十餘里間朱實離離不減閩中荔枝也此園在雷最古
今皆沒於蔓草影書不復存矣

黃龍洞 與下山佑聖宮相鄰一穴幽深真蜿蜒之所
宅居人於雲氣中每見頭角但歲早禱之輒應真宗朝
金字牌在焉在唐謂之金井洞亦名山之一也

玲瓏山 在下山之陰嵌空奇峻略如錢塘之南屏及
盤隱林皆奇石也有洞曰歸雲有張謙中篆書於石
上有石梁湖三尺許橫繞石石間名定心石傍有唐杜
牧題名云前湖州刺史杜牧大中五年八月八日來及
紹興癸卯高魯卿林彥政劉無言莫彥平葉少蘊題名
章文莊公有詩云短鍾長鏡出萬壑壘開混沌作玲瓏
市朝可是無嶮嶮更向山林巧用工

養玲瓏 去玲瓏山近三里許近歲沈氏挾刷為之大
率此山十餘里中間皆奇石也今亦皆蕪沒於空山矣

劉氏園 在北山德木村富民劉思忠所葺後亦歸之
趙忠惠

錢氏圖 在毗山去城五里因山為之巖洞秀奇亦可
喜下瞰太湖手可攬也錢氏所居在焉有堂曰石居
程氏圖 丈簡公別業也去城數里曰河口讀書數萬
卷作樓貯之

孟氏圖 在河口孟無巷第二子既為趙忠惠塔居嘗
逆創別業於此有極高明樓亭宇凡十餘所

假山

前世墨石為山未見顯者者至宣和長岳始與大役連
越蓋致不遺餘力其大峰特秀者不特侯封或賜金帶
且各國為講然工人特出於吳興謂之山匠或亦朱勳
之遺風蓋吳興北連洞庭多產花石而下山所出類亦
奇秀故四方之為山者皆於此中取之浙右假山最大
者莫如衡清叔吳中之圖一山連亘二十畝位置四十
餘亭其大可知矣然余平生所見秀拔有超者皆莫如
俞子清侍郎家為奇絕蓋子清胸中自有邱壑又善畫
故能出心匠之巧峯之大小凡百餘高者至二三丈皆
不事釘釘而犀株玉樹森列旁午儼如群玉之圃奇奇
怪怪不可名狀大率如昌黎南山詩中特未知視牛奇

癸辛雜識前集

三 照曠園

章為何如耳乃於泉峯之間築以曲澗澗以五色小石
旁引清流漱石高下使之有聲淙淙然下注大石潭上
蔭巨竹壽藤蒼寒茂密不見天日旁植名葉奇草蔕荔
女蘿菟絲花紅葉碧潭旁橫石作杠下為石架潭水溢
自此出焉潭中多文龜魚夜月下照光景零亂如窮
山絕谷也今皆為有力者負去荒田野草淒然動陵
谷之感

貝丘

貝丘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遠必有損折之慮近

聞汴京父老云其法乃先以膠泥實填窠窠其外復以
麻筋雜泥固濟之令固混日曬極堅實始用大木為車
致於舟中直俟抵京然後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
力而無他慮此法奇甚前所未聞也又云萬歲山大洞
數十其洞中皆築以雄黃及盧甘石雄黃則辟蛇蝎盧
甘石則天陰能致雲霧瀟瀟如深山窮谷後因經官拆
賣有回回者知之因請買之凡得雄黃數千斤盧甘石
數萬斤

砲礮

癸辛雜識前集

三 照曠園

趙南仲丞相深陽私第常作園寮四虎於火藥庫之側
一日焙藥火作眾砲條發聲如震霆地動屋傾四虎悉
斃時盛傳以為駭異至元庚辰歲維揚砲庫之變為尤
酷蓋初為製造皆南人囊橐為奸遂盡易北人而不諳
藥性候硫之際光燄騰起既而延燎火槍奮起迅如驚
蛇方玩以為笑未幾透入砲房諸砲併發大聲如山崩
海嘯傾城駭恐以為急兵至矣倉皇莫知所為遂至百
里外屋瓦皆震號火四舉諸軍皆戒嚴紛擾凡一晝夜
事定按視則守兵百人皆糜碎無餘檢悉寸裂或為
砲風扇至十餘里外平地皆成坑谷至深丈餘四此居
民二百餘家悉罹奇禍此亦非常之變也

牛女

七夕牛女渡河之事古今之說多不同非惟不同而二
星之名莫能定荆楚歲時記云黃姑織女時相見太白
詩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牽牛為黃姑然
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在河之陽集榮黃姑女吹
歌遙相望若此則又以織女為黃姑何耶然以星歷攷
之牽牛去織女隔銀河七十二度古詩所謂盈盈一水

癸辛雜識前集

四 照曠園

問脈脈不得語又安得如太白相去不盈尺之說又歲
時記則又以黃姑即河鼓爾雅則以河鼓為牽牛又焦
林大斗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
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氏之下謂之織女晉天文志云
河鼓三星即天鼓也牽牛六星天之關梁又謂之星紀
又云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漢天文志又謂織
女天之貞女其說皆不一至於渡河之說則洪景廬辨
析最為精當蓋渡河乞巧之事多出於詩人及世俗不
根之論何可盡據然亦似有可怪者楊慎繼翁大帥伴

胡日七夕夜其侍姬田氏及使令數人露坐至夜半忽
有一鶴西來繼而有鶴千百從之皆有仙人坐其背如
畫圖所繪者綵霞綉綵刻乃沒揚州時已寢姬急報
起而視之尚見雲氣紛紛之狀然則流俗之說亦有時
而可信耶

董壽

董董類皆幽隱蒸溼之氣或蛇虺之毒生食之皆能害
人而好奇者每輕千金之軀以嘗試之殊不可曉夷堅
志所載簡坊大章及金谿田僕食董一家嘔血隕命六
人邱孝幸以痛飲而免蓋酒能解毒故耳又靈隱寺僧
得異董甚大而可愛獻之楊郡王王以其異遂進之上
方既而復賜靈應通貽董之器有餘煙一犬過而舐之
跳躍而死方知其異而棄之此事關涉尤大近得耳目
所接者兩事併著為口腹之戒嘉定乙亥歲楊和王墳
上感慈菴僧德明遊山得奇菌歸作糜供眾壽發僧行
死者十餘人德明亟嘗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寧死
不污至膚理拆裂而死至今楊氏巷中尚藏日本壽

癸辛雜識前集

五 照曠園

其年有久安保安治泉等號僧術有法勢大和尚威儀

從儀少屬少錄等稱是族其國度僧萬人定心姓平氏日本國京東路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光勝寺僧也咸淳壬申臨安鮑生妻巷民家因出郊得佳葦作羹恣食是夜隣人聞其家撞突有聲久乃寂然疑有他故遂率眾排闥而入則其夫婦一女皆嘔血殞越倚壁抱柱而死矣案問向餘杯羹以俟其子適出未遲幸免於毒嗚呼殆哉

呼名怖鬼

劉胡面黝黑似胡蠻人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

蔡幸雜識前集

六

照曠

楊大眼威聲甚振淮泗荆河之間童兒啼者呼云楊大眼至即止將軍麻秋有威名兒啼輒呼麻秋來即止檀道濟雄名大振魏甚懼之國以禮鬼江南人畏桓康以其名怖小兒且圖其形於寺中病瘧者寫其形帖床壁無不立愈

閩郭二廟

嘉熙庚子歲先子為閩漕幹官時方公大猷為計使特如禮敬一臺之事悉委之先是郡中有富沙太尉祠頗為鄉民所信至是投牒乞保奏可封額時方久早先子

遂書牒云本路正茲閩雨神能三日內為霖當與伊妻方公笑謂吏鬼曰汝可以運幹所擬白之於神吏敬錄其語往祠所焚之次日大雨連雨晝夜境內沾足遂從其請竟獲封侯而里人以周公能通神明作歌美之且刻梓書其事於市焉乙卯歲先子守鄞江以貢士院敵甚遂一新之院內舊有土神七姑廟在焉先子素剛介併欲撤去且命鑿二井以便汲既而得泉皆汗焉不堪用監修判官周頤及吏鬼賴良者白曰土神廟貌已久州人賴之今既與院中無所妨姑姑存之先人覆答

癸辛雜識 前集

蔡幸雜識前集

七

照曠

云神若能令二井清冷則可官吏因往白太守語次日落成吏欣然走告曰井水已可食矣試命汲之清冷佳泉也於是併為葺其祠焉此二事余所目擊

健啖

趙溫叔丞相形體魁梧進趨甚偉卓陵素喜之且聞其飲啖數倍常人會史忠惠進玉海可容酒三升一日召對便殿從容問之曰聞卿健啖朕欲作小點心相請如何趙悚然起謝遂命中人捧玉海賜酒至六七皆飲醕繼以金梓捧龍炊百枚遂食其半上笑曰卿可盡之於是復盡其餘上為之一笑其後均役南服日欲求一

客伴食不可得偶有以本州兵馬監押其人為薦者遂召之燕飲自早達暮賓主各飲酒三斗猪羊肉各五觔蒸糊五十事趙公已醉飽摩腹而監押者不為動公云君能尚飲否對曰領旨於是再進數勺復問之其對如初凡又飲斗餘乃罷臨別忽聞其人腹間響然有聲公驚曰是必過飽腹遂裂無幾吾本善意乃以飲食殺人終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鈴下老兵往問而與客已持湯白曰某監押見留客次謝筵公愕然延之扣以

夜來所聞蹄蹄起對曰某不幸抱飢疾小官俸薄終歲未嘗得一飽未免以葷帶束之腹間昨蒙宴賜不覺果然革條為之迸絕故有聲耳

科舉論

淳熙間趙溫叔丞相力薦郭明復劉光祖楊輔之謂皆首數試前列且云大好士人壽皇宣諭云朝廷用人以才安論科第科第不過入仕一途耳溫叔唯唯而退越日御製科舉論其略謂近世取士莫若科場及至用人豈當拘此詩賦經義學者皆能為之又何足分輕重

乎夫科場之弊於文格高下但以分數取之真幸與不幸耳至於廷試未嘗有黜落者盡以官貴命之才與不才者混矣是科場取士之弊也夫用之弊在乎人君擇相之不審至於懷私私壞網紀亂法度及敗而逐之不治之事已不勝言矣宰相不能擇人每差一官則曰此入中高第真佳士也然不考其才行如何孔聖之門猶分四科人才兼全者自古為難今則不然以高科虛名之士謂處之無不宜者何嘗問才之長短乎夫監司郡守繫民之休戚今以資格付之丞相雖擇其一二又未能皆得其人及至陞對既無過人之善相無凡猥之容則又未能極精其選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者大將而覆軍者皆未嘗諫發之雖三代得天下以仁而啓誓六卿曰不用命戮于社稷和廢厥職猶征之曰以于先王之誅况掌邦邑軍師之大事乎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為官擇人不失其所長慈賞立乎前嚴誅設於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朕廷一二柄臣皆能精白一心盡忠無隱宜勉乎此更勸夙夜以懋厥績豈不休哉初宣示溫叔色變上曰不謂卿等趨奏曰迅雷風烈雖不為孔子而孔子色變者畏天怒也異日上復宣諭曰朕所著科舉論或以為過或以為是以為過者史浩也以為是者國者舒也浩極長者故不欲朕用成刑國者舒趣事赴功之人也故贊朕以為是劉子宣瀆言亦云此高下人物更相矜傲更相慕慕亦可悲矣善乎文節公之言曰不為俗學所累者可與言理道焉

紹興庚戌十月倪文節公思為中書舍人楊文節萬里

薦楊誠齋

蔡幸雜識前集

八

照曠

自大蓬除直龍圖閣將酒江東朝論惜其去公留錄黃
 欲撤却當奏或以語楊楊亟作簡止之倪公答云賢者
 去國公論以為不然既辱龍喻不敢復撤却當別作商
 量也楊公即以所答簡餘紙復止之云死無良醫幸公
 哀我得併別作商量之說免之尤荷公孫黑辭職既而
 又使子為卿子產惡之至懇至叩不勝激切至以恩府
 呼之其欲去之意可見也然倪公竟入御留之云巨聞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
 乎剛與狂狷皆非中道然孔子有取焉為其挺特之操
 可與有為賢於柔懦委靡患得患失者遠矣若朝廷之
 上得如此三數輩可以逆折奸萌矯厲具臣為益非淺
 竊見秘書監楊萬里學問文采固已經人乃若剛毅狷
 介之守尤為難得夫其遇事輒發無所顧忌雖未盡合
 中道原其初心思有補於國家至倦倦也向來勸講東
 宮已蒙陛下嘉獎陛下踐祚首賜收召晉登冊府士類
 咸以為當今南輪年遠爾巧外朝廷以職名酒節處之
 不為不優然而公論以為如萬里者不宜遂使去國錄
 黃之下臣始欲微論為又念朝廷此命本是優賢雖已
 書行而於臣愚見猶欲陛下改命留之蓋萬里再入修
 門未為甚久備朝廷以貧賢為意喻之小留萬里感荷
 君恩豈能復以私計為辭云云蓋二公相知極深也後
 二十年楊公已亡倪公得其當時手簡不忍棄之遂自
 錄所上之劄及往來之書裝演成卷親敘其事於後攻
 媿樓公嘗跋之云東坡賦屈原廟云雖不適中要以為
 賢公誠亦有焉昌黎留孔幾事雖不行陳義甚高誠齋
 有焉尤為確論亦可槩想前輩去就之道交情之誼也

王小官人

癸辛雜識前集

三

建康緝捕使臣湯某者於僑壘中者能聲蓋群盜巨孽
 也一日有少年衣裘楚楚背負小笈扣湯所居湯道詢
 誰何則自通為鄒沙王小官人趨前致拜湯亦素知其
 名因使小憩辭云觀察在此不敢留只今往和州擬假
 一力負至東陽鎮問渡湯疑有他遂擇其徒阻詰者借
 往俾偵伺之自離城闕過肆輒飲已而大吐幾不能步
 同行者左負及右扶醉人殊倦甚志曰湯觀察以其為
 好手不遇一酒徒耳凡七十里抵鎮邸大吐投床終夕
 索水喧嗽不少休黎明有騎馬扣門者乃湯也雷扣同
 行知夕來酒醉伏枕亟造臥所少年聞湯來則亦扶頭
 張衣扣所以至湯覆以他語答之客笑曰得非疑某沿
 途有作過否因指同行為証且曰雖然或有他故願効
 區區湯嘆喟久之曰不敢相疑實以夜來總所有大酒
 樓失銀器數百兩總所移文制司立限搆捕嚴甚少違
 則身受重譴矣束手無措用是冒急求策耳少年微笑
 曰若然則關係甚大恐妖異所為非人力能措手惟有
 祈真所事香火或可徵神物之庇耳湯酌其醉中語荒
 誕不復詰力遂同還抵家慶用其說禱之聖堂則所失
 器物皆杳然橫陳供床下矣湯始大驚以為神方欲
 出謝之則其人已去矣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癸辛雜識前集

三

化蝶

楊吳字明之妻江氏少艾蓬髮得子明之各死之明日
 有蝴蝶大如掌徘徊於江氏傍竟日乃去及聞計飛族
 而哭其蝶復來繞江氏飲食起居不置也蓋明之未能
 割離於少妻稚子故化蝶以歸爾李商嘗作詩記之曰
 碧梧翠竹名家兒今作栩栩蝴蝶飛山川阻深網羅密
 君從何處化飛歸李鐸諫議知鳳翔既卒有蝴蝶萬數

癸辛雜識前集

三

自殞所以至府宇敲破無下足處官府弔奠接武不相
 辨揮之不聞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踰月方散楊大若
 娶謝氏謝亡未殮有蝶大如扇其色素粉翩翩自帳中
 非徧飛集窗戶間終日乃去始信明之之事不誣余嘗
 作詩悼之云帳中蝶化真成夢鏡裏鸞孤枉斷腸吹徹
 玉簫人不見世間難覓返魂香亦紀實也

玉環

楊太真小字玉環故今古詩人多以阿環稱之按李義
 山云十八年來望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開如何漢殿穿
 針夜又向意中覩阿環刺公詩云瑤池森漫阿環家又
 云且當呼阿環乘興弄演粉則是以西王母為阿環也
 按西王母降漢庭遣使女與上元夫人答云阿環再拜
 上問起居然則上元夫人亦名阿環耳

亂書蠶書

隆州跨蕭李先生老儒也嘗著書名之曰亂書張行成
 跋云方言曰亂倦也丁度謂字或作亂故可馬相如云
 窮極倦亂釋云倦亂疲憊也蓋樂其倦游不希時用也
 樓攻媿云嘗考之集韻二十陌有亂字與劇同音方言

癸辛雜識前集

三

倦也然則此書之名音從劇則倦耳然說文解字無
 亂集韻統胡官反復徒亭名在上谷復漢官切說文解
 字欲其虐切相踰欲也二字若不類俗書足以相亂統
 從山谷之谷澗丸之丸則欽宗兼名三十六號止是亭
 名別無義可取亂從谷亦其虐切口上阿也從口上象
 其理卻皆從谷俗書與山谷之谷無別亂居逆切持
 也象手也集韻云練變為丸執執等九悉統之几皆從
 亂俗書與丸几無別相如上林風曰微亂受訓曰窮極
 倦凱俱音劇倦疲而說文亂字徐錯通釋亦引上林

癸辛雜識前集

三

賦微亂受屈謂以力相踣而微亂而受屈也亂渴極切
佩其虐切聲亦相近疑卽佩字跨齎之書不應取跨佩
之意義正用方言上林賦倦亂之意耳區區雖若辭費
詳考及此因併及之又余種自著書以擬太元潛虛命
名種書以八起數種字之義亦未易曉攻媿嘗爲攻云
說文解字二字部亟敏疾也從人從口從又從二二天
地也去吏反徐錯釋曰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
執之時不可失疾也會意氣至切集韻於去聲七志正
引上文而又入聲二十四職出此字種爲種注亦引上

癸辛雜識前集

文而云或作荷極種蓋以此字備三才故用之亦務奇故
又加廿第未知蓋字止用集韻爲據惟復別見他書復
其下又加木則未之見也當考去吏乃木音也要當從
去聲爲正余異二公名書之僻蓋前輩考訂之精故併
書之以俟問奇字者

乘槎

乘槎之事自唐諸詩人以來皆以爲張騫雖老杜用事
不苟亦不免有乘槎消息近無虛問張騫之句按騫本
傳止曰漢使窮河源而已張華博物志云舊說天河與
海通有人乘槎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織女及丈
夫飲牛於渚因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問嚴君平
則知之還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然亦
未嘗指爲張騫也及梁宗懷作荆楚歲時記乃言武帝
使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見所謂織女牽牛不知懷
何所據而云又王子年拾遺記云堯時有巨槎浮於西
海槎上有光若星月槎浮四海十二月周天名貫月槎
掛星槎羽仙棲息其上然則自堯時已有此槎矣

游月宮

癸辛雜識前集

明皇游月宮一事所出亦數處異聞錄云開元中明皇
與申天師洪都客夜遊月中見所謂廣寒清虛之府下
視玉城嵯峨若萬頃琉璃田翠色冷光相射炫目素娥
十餘舞於廣庭音樂清麗遂歸製霓裳羽衣之曲唐逸
史則以爲羅公遠而有鄭杖化銀橋之事集異記則以
爲葉法善而有潞州城奏玉笛投金錢之事幽怪錄則
以爲游廣陵非潞州事要之皆荒唐之說不足問也

鄭仙姑

瑞州高安縣旌義鄉鄉千里有女定二娘已酉秋千
里抱疾危甚女刲股和藥疾遂瘳至次年女出汲井之
次忽雲湧於地不覺乘空而去人有見若紫雲接引前
昇者於是鄉保轉聞之縣縣聞之州乞奏於朝立廟旌
表以勸孝焉久之未報然鄉里爲立仙姑祠稱祈輒應
遠近翕然趨之作會幾數千人明年苦旱里士復申前
請時洪起畏義立爲宰頗疑其有他因閱故牒審遣縣
胥廉其事適新建縣有閩氏者雇一婢來歷不明且又
旌義人因呼牙僧訊即所謂鄭仙姑也蓋此女初已定
姻而與人有姦而孕其父醜之遂宛轉售之傍邑乃散
爲仙事以掩之利其施享之入以爲此耳昌黎謝自然
華山女詩蓋亦可見然則世俗所謂仙姑者豈皆此類
也耶

癸辛雜識前集

身欲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聖賢拳拳然以欲爲害道可不慎乎劉元城南遷日嘗
求飲於涑水翁曰聞南地多瘴設有疾以貽親憂奈何
翁以絕欲少疾之語告之元城時盛年乃毅然持戒惟
謹趙清獻張乖崖至撫劍自誓甚至以父母影象設之

帳中者蓋其初未始不出於勉強久乃相忘於自然甚
矣欲之難遣也如此坡翁云服氣養生難在去欲蘇子
卿嚼雪吹毡踏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生死之際
然不免與胡婦生子於窮海之上况洞房綺疏之下乎
乃知此事未易消除香山翁佛地位人晚年病風放妓
猶賦不能忘情吟王處仲兇恃小人知體敵於色乃能
一旦感悟開閣放妓蓋天下事勇決爲之乃可進道余
少年多病間有一二執巾櫛供紉浣者或歸咎於此兵
火破家一切散去近止一小獲亦復不留然猶未免時

癸辛雜識前集

有霜露之疾好事不察者復以前說戲之殊不知散花
之室已空久矣雖然戲之者所以愛之也余行年五十
已覺四十九年之非其視秀惠溫柔不啻伐命之斧鳩
毒之杯一念勇猛頓絕斯事以微晚年清淨之福閉閣
焚香澄懷觀道自此精進不已亦庶乎其幾於道矣然
則疾者安知非吾之藥石乎

芍藥

韓昌黎詩兩廂鋪瓊瓊五鼎烹芍藥註引上林賦註云
芍藥根主和五臟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
食因呼五味之和爲芍藥七發亦曰芍藥之醬子虛賦
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南都賦曰歸馬鳴鳴香稻鮮
魚以爲芍藥服虔文頌文儼等解芍藥或不通稱其
美而本草亦止言辟邪氣而已獨韋昭曰今人食馬肝
者合芍藥而食之馬肝至毒或誤食之至死則制食之
毒者且莫良於芍藥故獨得藥之名耳此說極有理古
今註載牛亨問曰將離將別贈以芍藥何耶答曰芍藥
一名將離故以此贈之此又別一說也江淹別賦云下
有芍藥之詩正用此義而註之中僅引贈之以芍藥之

語張景陽七命和兼芍藥乃音酌略廣韻中亦有二音

三建湯

三建湯所用附子川烏天雄而其曉其命名之義比見一老醫云川烏建上頭目之風虛者主之附子建中脾胃寒者主之天雄建下腰腎虛者主之此說亦似有運後因觀謝靈運山居賦曰三建異形而出蓋三物皆一種類一歲為附子二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是知古藥命名皆有所本祖也

楊獎式僧淨端

楊獎式居洛日將出遊僕請所之場曰宜東遊廣愛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疑式舉鞭曰姑遊廣愛寺僕又以石壁為請獎式乃曰姑遊石壁閣者為之撰掌吳山僧淨端道解深妙所謂端獅子章申公極愛之乞食四方登舟旋問何風風所向即從之所至人皆樂施蓋楊出無心端出委順跡不同而意則同也

連順

李方叔師友談記及延漏錄鐵圍山錄載仁宗晚年不豫漸復康平忽一日命宮嬪妃主游後苑乘小輦向東

癸辛雜識前集

三

欲登城堞遙見小亭榜曰迎曙帝不悅即時回輦翌日上仙而英宗登極蓋曙字乃英宗御名也又寇忠愍雜說載哲宗朝常制一堂退釋萬幾學士進名皆不可意乃自制曰迎端意謂迎事端而治之未幾徽宗由端邸即大位又見無咎雜說言仁宗時作亭名曰迎曙已乃悟為英宗名改之曰迎旭又以為未安復改曰迎恩皆符英宗御名也已上數說未知孰是

白帽

管寧白帽之說尚矣雖杜詩亦云白帽須似管寧然

幼安本傳止云常著皂帽又云著紫帽布衣而已初無白帽之事獨杜佑通典帽門載管寧在家常著皂帽章

以帛為白乎然宋齊之間天子燕私多著白高帽或以白紗今所畫梁武帝像亦然蓋當時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著白接履謝萬著白綸巾南齊桓崇祖白紗帽南史和帝時百姓皆著下簷白紗帽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他如白帽白帽之類通為慶弔之服古樂府白紵歌云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為袍餘作巾杜詩光明白紵巾當念著白帽采薇青雲端白樂天詩云青筠竹

癸辛雜識前集

三

杖白紗巾然則古之所以不忌白者蓋喪服皆用麻重而斬齊整而功總皆麻也惟以升數多寡精粗為異耳自麻之外稍編固不待言草葛雖布屬亦皆吉服編布紵衣昔人猶以為贈則亦何忌之有漢高帝為義帝發喪兵皆編素行師權制固不備禮後世人多忌諱喪服往往求殺今之薄俗蓋有以編紵為總功者矣且乎巾帽之不以白也

送刺

節序交賀之禮不能親至者每以束刺名於上使一僕過投之俗以為常余表舅吳四丈性滑稽適節日無僕可出徘徊門首怡友人沈子公僕送刺至漫取視之類皆親故於是酌之以酒陰以己刺盡易之沈僕不悟因往過投之悉吳刺也異日合併因出沈刺大束相與一笑鄉曲相傳以為笑談然類說載陶穀易刺之事正與此相類恐吳効之為戲耳又雜說載司馬公自在亭閣時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不可為之榮陽呂公亦言送門狀習以成風既勞作偽且疎拙露見可笑則知此事由來久矣

癸辛雜識前集

三

今時風俗轉薄之甚昔日投門狀有大狀小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盈掌足見禮之薄矣

簡槩

簡槩古無有也陸務觀謂始於王荆公其後盛行淳熙末始用竹紙高數寸濶尺餘者簡版幾廢自丞相史彌遠當國臺諫皆其私人每有所劾薦必先呈副封以越簿紙書用簡版繳達合則繳還否則別以紙言某人有雅故朝廷正賴其用於是旋易之以應課習以為常端平之初猶循故態陳和仲因對首言之有云案會稽之竹篋括者之簡正謂此也又其後括者為軒櫟紙小而多其層數至十餘疊者凡所言要切則用之貴其卷遺以泯其迹然既入貴人達官家則竟留不遺或別以他槩答之往者御批至政府從官皆用錫紙自理宗朝亦用黃封簡版或以象牙為之而近臣密奏亦或用之謂之御槩蓋亦古所無也

人妖

趙忠惠帥維揚日幕僚趙參議有婢慧黠盡得同輩之權趙昵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帥之則男子也關於有司蓋身具二形前後姦狀不一遂置之極刑近李安民嘗於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際一再漸具男形蓋天真未被破則彼亦不自知然小說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而此外絕未見於古今傳記等書豈以穢汗筆墨不復記載乎嘗考之佛書所謂博叉半擇迦者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又遠像經有五種不男日生劇妙變半變半者二形人中惡趣也晉五行志謂之人病惠帝時京洛人兼男女二體亦能用用人道

癸辛雜識前集

三

而性尤狂亂此亂氣所生也玉歷通政經云男女二
主國姪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形
與丈夫婦人更爲雌雄此又何耶異物志云靈狸一
自爲陰陽故能媚人褚氏遺書云非男非女之身精血
散分又云感以婦人則男豚應胎動以男子則女豚順
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

四韓

或云韓信爲呂后所殺韓通爲杜后所殺韓侂胄爲楊
后所殺韓震爲謝后所殺四人皆將相皆死於婦人之

癸辛雜識前集

手亦異矣

韓彥古

韓彥古字子師詭譎任數虛性不常尹京日范仲西叔
爲諫議大夫阜陵春之厚大用有日矣范素惡韓將奏
黜之語頗泄韓窘甚思所以中之范門清峻無間可入
乃以白玉小合滿貯大北珠絨封於大合中厚賂鈴下
老兵使因間通之范大怒叱使持去所愛亦在傍怪其
奮大而輕曰此何物也試啓觀之則見玉合蓋淫之方
復取視玉滑而珠圓分迸四出失手墮地合既碎蓋

不可收拾范見而益怒自起控妾之冠而氣中什地竟
不起其無狀至此李仁甫亦惡其爲人弗與交請謁嘗
傲其亡一日知其出往見之則實未嘗出也既見韓延
入書屋而請曰平日欲一攀屈而不能今幸見臨姑解
衣盤礴可也仁甫辭再三不獲遂爲強留室有二厨貯
書牙籤黃紙扇甚嚴仁甫問此爲何書答曰先人在
軍中日得於北方蓋本朝野史編年成書者是時仁甫
方修長編既成有詔臨安給筆札就其家繕錄以進而
卷帙浩博未見端緒彥古常欲略觀不可得仁甫聞其

癸辛雜識 前集

言嘗甚亟欲得見之則曰家所秘藏將即進呈不可他
示也李益嘗再四致請乃曰且爲某飲酒續當以呈李
於是爲盡量每杯行輒請至酒罷笑謂仁甫曰前言戲
之耳此卽公所著長編也已爲用佳紙作副本裝治就
以奉納便可進御矣李視之信然蓋陰戒書吏傳錄每
一板酬千錢吏畏其威利其賞輒先錄送韓所故李未
成帙而韓已得全書矣仁甫雖憤媿不平而亦幸蒙其
成竟用以進其估富玩世狡獪每若此今之官吏亦
有過此者

松五粒

凡松葉皆雙放故世以爲松釵獨栝松每穗三鬚而高
麗所產每穗乃五鬚焉今所謂華山松是也李賀有五
粒小松歌陸龜蒙詩云松齋一夜懷貞白霜外空聞五
粒風李義山詩松暄翠粒新劉夢得詩翠粒點晴露皆
以粒言松也西陽雜俎云五粒者當言鬚自有一種名
五鬚皮無鱗甲而結實多新羅所種云然則所謂粒者
鬚也

唐重浮屠

唐世士大夫重浮屠見之神銘多自稱弟子此已可笑
柳子厚道州文宣廟記云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
凝安有先聖之宮而可使乘門橫經於講筵哉此尤可
笑者然樊川集亦有燉煌郡僧正除州學博士僧慧苑
除臨壇大德制則知當時此事不以爲異也

奕

今成都麪店中呼雜術爲奕子雖曰市井語然亦有謂
按爾雅曰奕蘆蕪也郭璞以鹿爲旅俗呼鹿奕先北反
或作荀釋曰紫花松也一名奕蓋其性能消食解麪毒
談苑云江東居民歲課麪初年種芋三十畝計省米三

十斛次年種蘆蕪三十畝計益米三十斛可見其能消
食昔有婆羅門僧東來見人食麪駭云此有大熱何以
食之及見蘆蕪曰賴有此耳洞微志載齊州人有病狂
歌曰五靈藥蓋晚玲瓏天府由來汝府中惆悵此情言
不盡一丸蘆蕪火吾宮後遇道士作法治之云此犯天
毒按醫經蘆蕪治麪毒卽以藥并蘆蕪食之遂愈以
其能解麪毒故耳

乞食歌姬院

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卽位頗疑北人有鳩死者熙載懼
禍因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家財售妓樂數百人荒
淫爲樂無所不至所受月俸至不能給遂敝衣破履作
乞者持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可以足日
儲後人因晝夜宴圖以譏之然其情亦可哀矣唐裴休
晚年亦披髮禿于歌姬院持鉢乞食不爲俗情所染可
以說法爲人乃知熙載之前已有此例雖裴公逃禪熙
載避禍余謂熙載是世法裴公是心法心跡不同也

袁彥純客詩

袁彥純同知始以史同叔同里之雅薦以登朝尹京既
以才敏自結上知遂繇文昌府有府浸寔乎柄用矣適
誕辰客有獻詩爲壽云見說黃麻姓字香且將公論是
平章十年舊學資猶淺二紀中書老欲殫刑鼎豈堪金
鎖印仙翁已在白雲鄉太平宰相今誰是惟有當年召
伯棠刑鼎指薛益以金科賜第仙翁指高時已七十舊
學則鄭安晚也此詩既傳史問惡之旋卽斥去

長沙茶具

長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
凡茶之具悉備外則以大鏡銀合貯之趙南仲丞相師

潭日嘗以黃金千兩為之以進上方穆陵大喜蓋內院之工所不能為也因記司馬公與范蜀公游嵩山各攜茶以往温公以紙為貼蜀公盛以小黑合温公見之曰景仁乃有茶具耶蜀公聞之因留合與寺僧而歸向使二公見此當驚倒矣

真西山入朝詩

真文忠負一時重望端平更化人後其來若元祐之凍水翁也是時椿輕物貴民生頗艱意謂真儒一用必有建明轉移之間立可致治於是民間為之語曰若欲百物賤直待真直院及童馬入朝數陳之際首以尊崇道學正心誠意為一義繼而復以大學衍義進愚民無知乃以其所言為不切於時務復以俚語足前句云喚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麪市井小兒驚然誦之士有投公書云先生紹道統輔翼聖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愚民無知乃欲以瑣瑣俗吏之事望公雖然負天下之名者必負天下之責精幣極壞之際豈一儒者所可挽回哉責望者不亦過乎公居文昌後一歲洎除政府不及拜而薨

癸辛雜識前集

元

照曠閣

趙子固梅譜

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善墨戲於水仙尤得意晚作梅自成一家嘗作梅譜二詩頗能盡其源委云述禪祖花光得其韻度之清麗問卷絕述禪得其蕭散之布置回視玉面而後發已見工夫較精緻枝枝倒作鹿角曲生意由來端若爾所傳正統疏未絕捨此的傳皆偽耳僧定花工枝則相夢良意到工則未女中却有鮑夫人能守師繩不輕斷可憐而名不識而云有江西畢公濟李衡幾醜惡拙拙到雪蓬濫薦矣所恨二王無臣法

少東鄰疑西子是中有趣豈不傳要以眼力求其旨錫類止七喜則三點眼名椒梢鼠尾枝分三墨墨濃淡花有正背多般藥夫君固已悟筆端重說傷言亦贅誰家屏幃得君畫更以吾詩跋其底○濃寫花枝淡寫梢麟皴老幹墨微焦筆分三錫攢成辨珠暈一圓工點椒慘綴蜂須疑笑麝穩拖鼠尾施長梢盡吹心側風初急猶把枝埋雪半消松竹視時明掩映水波浮處見飄飄黃昏時候臘臘月清淺溪山長短橋間裏相挨如有意靜中肯立見無聊筆端的曉明非畫軸上縱橫不是描

癸辛雜識前集

早

照曠閣

頃覺坐來春益益因思行過雨滿蕭蕭從頭總是湯湯法拼下工夫豈一朝

筆墨

先君子善書體兼虞柳余所書似學柳不成學歐又不成不自知其拙往往歸過筆墨諺所謂不善操舟而惡河之曲也雖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况觀前輩善書者亦莫不於此留意焉王右軍少年多用紫紙中年用麻紙又用張永義製紙取其流麗便於行筆蔡中郎非流統豐素不妄下筆華誕云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

墨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後可以建徑丈之字方寸千言章景善書而妙於筆故子敬稱為奇絕漢世郡國貢

兔惟趙為勝歐陽通用狸毛筆皇象云其指毫筆委曲

宛轉不叛散管滑香沾汚墨須多膠紺繫者如此逸藻

余日手調適而歡娛正可小展試世惟米家父子及薛

紹彭留意筆札元章謂筆不可意者如朽竹篙舟曲筋

哺物此最善喻然則古人未嘗不留意於此獨率更令

臨書不擇筆要其古今能事耳

辨章

癸辛雜識前集

照曠閣

今人呼小麥麵為來牟或曰牟粉皆非也廣雅云牟為大麥來為小麥然則來牟自是兩物說文云大麥牟也牟六也牟一作鑿周之所受瑞麥來牟即今之大麥按小麥生於桃後二百四十日秀之後六十日成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之氣兼有寒溫熱冷故小麥性微寒以為麵則溫麪則熱麪則冷

父客

世稱父之友為執則父之賓客宜何稱按史記張耳傳外黃女亡其夫去抵父客漢吳王濞傳周亞夫問父絳侯客東披贈王定國詩云西來故父客正用此耳父客二字甚新

誤著祭服

余為國局嘗祠禱充奉禮耶兼大祝同行事官有老膠者乃加中單於祭服之上而以蔽膝係於背間一時見者掩鼻忍笑不禁幾致失禮竟為監察御史所劾王明清玉照志載元符間有太學博士論奏云自來冠冕前仰後俯此必是本官行禮之時倒戴差誤哲宗顧宰臣笑曰如此等豈可作學官可與閑慢差差遂改端王府記室未幾威會龍飛遂換序云

向胡命子名

吳興向氏欽聖后族也家富而儉不中節至於屋漏亦不整治列盆盎以承之有三子常訪名於客長曰洪次曰汗曰生古水字也父不以為疑也他日有進呼其名曰洪

辨章

癸辛雜識前集

照曠閣

汗水方悟為戲已又胡衝道三子孟曰寬仲日定季日
若音 蓋悉從六其後悼亡妻俾友人作志書曰夫人
生三子寬定寬者為之掩鼻蓋當時不悟為語病也
寬後為京倉宏則多收古物其子公明悉獻之賈師憲
得一官以贖取

賈母節終

甲戌咸淳十年三月二十日丁酉賈似道母秦齊兩國
賢壽夫人胡氏薨特輟視朝五日賜水銀龍腦各五百
兩聲鐘五百杵特贈秦齊國賢壽休淑莊穆夫人擇日

癸辛雜識前集

照廣閣

車駕幸臨莫差內侍鄧惟善主管杖葬特賜諡柔正遂
持起復仍舊職任仰執政侍從詣府勸勉就圖葬於湖
山且令帥泗州司相視展拓集芳園仁壽寺基營建治
葬於內藏庫步賜贈銀絹四千疋兩又令戶部特賜
賻贈銀絹二千疋兩皇太后殿又支賜賻銀絹四千疋
兩又令帥漕兩司應辦葬仍存胡夫人在日請給人從
又賜功德寺額為賢壽慈慶以雍熙寺改賜永免科役
似道首辭之執政侍從兩省臺皆乞勉留元臣遂降詔
賈似道起復太傅平章軍國重事似道八疏控辭皆不
允又令兩司建造賜第於城中初擇六月初九日安厝
以急於入窆遂令趨前於五月九日安厝又令有司於
出殯日特依一品例給由鑄鼓吹仍屢差都司劉徽李
珪梅應發致祭併趨赴關於出殯日特報朝朝一日又
差樞密章鑑察官陳過前往勉諭回朝合郊又命浙漕
及紹興府守臣辦集船隻祇備師相回關又命有司照
禮例候師相回朝日百官合郊迎又依所奏將紹興府
公使庫徑行撥賜又命內臣梁大原賜銀合香藥又令
兩司踏逐建造賜第凡九處楊府清隱劉李府家廟夏

癸辛雜識 前集

照廣閣

府中酒庫十官宅大王官舊秀王府舊景獻帝府御廚
營又命福王諭旨趣之至五月二十二日始過江還湖
曲私第至六月盡百日之制復以疾作給朝參等假十
日展轉遲回至七月初八日度宗遣和求草澤教死罪
初九日宣遺詔十一月除王倫左丞相章鑑右丞相太
史選用來年正月二十三日發引二月初三日發引三
月十三日發引至十二月十四日北軍逐渡遂改十二
月二十四日起發二十八日發引總護使改差章右相
降制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依舊起復太傅平章軍國
重事凡自三月二十日至七月度宗升遐賈似道喪起
復辭免虛文汨汨殆無虛日如此三月內外不安而
國事邊事皆置不問至十二月十四日透渡自此喪亂
相尋無復可為矣悲哉

孝宗行三年喪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自漢文短喪其後時君皆
以日易月行之既久無以為非者惟孝宗皇帝行之獨
斷一日復古可謂孝矣李氏雜記嘗書其事甚略今據
當時始末於此以益國史之未備云高宗之喪既易月
孝宗常論大臣不用易月之制如晉武魏孝文實行三
年之服自不妨聽政丞相周必大入奏上服絳經嗚咽
而涕奏及喪服指揮上曰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必大
奏晉武雖有此意後來止是宮中深衣練池上曰當時
群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繼之後來武帝竟行 太后
之必大奏記得亦是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遂詔
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群臣自遵
易月之令至小祥祭奠上不變服必大奏聖孝過哀猶
御初祥之服臣等不勝憂惶乞俯從禮制上流涕曰大

癸辛雜識前集

照廣閣

恩難報情所不忍候過大祥商置既而必大又奏禮官
宜麻三年恐難行於外庭今祥禫在通乞付外施行樞
密施師然奏曰百日之制其實不可行正得正月人使
朝見上云朕自所見以大奏陛下聖孝冠古知漢文短
喪之失而陋晉群臣不能成武帝之美所以銳意復古
非聖孝高明豈易及此上曰朕正欲稍減千餘載之弊
會教令所制定官沈清臣論喪服六事凡八千言展讀
甚久極合上意知閣張巖奏已展正引例閣下清臣奏
讀如初久之巖又云情徑奏事上目之令勿却已而甚

癸辛雜識前集

照廣閣

久疑前奏恐妨進膳清臣正色曰言天下事讀竟乃已
上勞之日卿二十年闕廢今不枉矣於是上意益堅一
日奏事上怒指示衣袂曰此已易用布不太細否必大
奏曰陛下獨斷行三年之喪均是布衣何細也且光堯
初上仙陛下便有此意而群臣不能將順致煩聖慮所
謂其臣莫及足以垂訓萬世矣至卒哭祭迎神太廟內
批朕昨降指揮欲絳經三年緣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
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祈禱勉從所請之詔然稽之經
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於是徑行三年之服焉

施行轉虔

德祐元年乙亥正月賈平章似道督府出師時平昔愛
將已有叛去者賈聞之氣大餒隨行與殿帥韓震京尹
會淵子約曰或江上之師設有蹉跌即遣重艦航海至
慶元吾當帥師至海上迎駕庶異時可以入關以圖興
復且留其二子於震家使舍卒可以隨駕時台史翁慶
龍實知其謀至二月二十日督府出師於魯港翁慶龍
得罪下獄翁謂會尹曰平章出師時分付安撫道甚嚴

癸辛雜識前集

照廣閣

癸辛雜識 前集

來如今不罪應龍何也於是對子語塞而震亦不自
安會似道以蠟書至韓趣為遷避其間有云但得趙家
一點血即有與復之望震得之即具申狀親攜蠟書白
堂白臺陳丞相宜中遂奏之太后宮中為之震動時都
民咸里官寺往往皆欲苟安疑或撼搖目之為賊宜中
本為似道所引至是與編修官潘希聖謀一反買政專
以圖守為說震不察其意乃堅持遷避之策三月朔日
宜中召震會議於第五府先已差天府增級顧信等數
人以擬之及震至門闕即以鐵撻擊其首韓曰相公不
當如此陳答曰此奉聖旨韓猶以坐椅格之遂折其足
脛而斃之遂自後門舉出揭其首於朝天門省史劉應
韶即以黃榜自應極中遁出張掛獄論一行將士謂罪
止誅其首誣命彭之才統其軍馬其隨行親兵賜銀二
萬兩十八官會三十萬貫各補兩官殿步馬司制領將
官等并諸軍官兵共特賜十八官會一百萬貫兵各補
兩官其日坐中惟文及翁會書及會淵子在焉淵子固
嘗預遷避之謀聞變而無人色繼而得免而出自慶再
生行至通衢復有呼召倉忙而入自分必死口噤幾不
能言及至乃處分他事耳劉應韶以循伴賞願信補承
信即繼而潘希聖入察行且登用未幾疽發於足日見
韓在左右不數日而殞身後以從官賞之潘字養蒙不
嘉人及北軍既入宜中乃挾二王航海而去然則買韓
之謀是非果何如耶後之秉筆者當有以任其責乎

癸辛雜識前集

吳 照廣閣

癸辛雜識 跋

勝國周弁陽先生其先本齊人蘇會大父中丞公高湖
遂為湖人先生才既高而不甚顯用發憤著書世所贈
炙癸辛雜識齊東野語是也野語刻於正德間雜識雖
列碑海而前集外俱屬野語余向應試留都道經金閶
從小肆購抄本始全大抵宋南渡後事居多而我湖文
獻亦藉以有徵每念與其私諸已孰若公諸世適琴川
子晉毛君手書相許喜而致致因語之曰不佞嘗閱眉
公札泊六硯齋筆記知先生又有志雅堂雜抄浩然齋

癸辛雜識前集跋

吳 照廣閣

視聽抄意皆可觀使得一時傳布詎非菘林快事昔魏
常求昌遇新異則勤訪求或質買則期必得以門下殫
精斯道竊有望焉迺若鵲華齊魯之山松雪以先生本
齊人故畫鵲華穠色卷贈之先生之稱四水潛夫則以
我湖有青溪合四水為一也郎仁寶易四為泗謂出山
東魯縣認矣至於癸辛街在杭先生自湖寓之因以名
書而實非杭人也否則何以復稱弁陽老人也客讀之
笑曰子亦欲借之為閩里光耳而要非虛語也子晉當
有以成子志矣昔歲在元默教梓且月閔元衢識

唐宋末諸家小說多稱某年蓋祖五柳先生但書

甲子之意以自寓其悲憤云別有似紀年而定紀

也者如許用晦丁卯集周草窗癸辛雜識之類是

也余向酷嗜是書可與芥隱筆記南都報耕錄並

傳苦坊本外謬喜閱康侯紙正本見下並梓以公

同好載吳興圖不塊洛陽名園記讀至趙子固

梅譜二詩因取余家所藏子固四香畫卷展覽一

過筆筆寫生在阿堵閉所謂畫中有詩也花光透

禪二老不得專美矣跋尾有仇遠詩云淡墨英英

癸辛雜識前集 終

妙寫真一花一葉一精神絲香曾入廬山夢道佩
如行湘水春小白凝珠還勝雪輕黃承襪不生塵
老僧懶作浮華想空谷猶疑見似人錢良石詩云
名卉友加迴絕塵芳香秀色映清真歲華相對空
山晚不羨長安桃李春令弁陽老人見之當亦採
入集中矣虞山毛晉識

癸辛雜識前集 終

癸辛雜識後集目錄

理宗初潛	魏子之謗
徽宗梓宮	成均舊規
光齋	諸齋祠先輩
學規	太學文變
兩學暇日	學舍宴集
三學之橫	
賈相制外戚抑北司敢學校	
祠神	簿錄權臣
韓平原之敗	馬相去國
荔枝梅花賦	金龜稱瑞
許占寺院	鬚屬腎
短小精悍	綱目用武后年號
游閱古泉	種竹法
律文去避來	廖瑩中仰藥
先君出宰	向氏書畫
誤書廟諱	修史法
過類	十二分野
吹簫	故都啟事
馬裕齊尹京	賈廖刊書
賈廖碑帖	濟王致兩
十三故事	舞譜
知州借紫	記方通津
大父廉檢	斷橋
饋送壽物	桐草腹魚
縱囚	趙孟柱
紫紗公服	蓬者

癸辛雜識

秘固	雅流自居
張氏至孝	五行間色
杓字義	蓮柳
正間	苟奉備陸象山
大行	龍有三名
押字不書名	葦蕪
五月五日生	度宗耐廟無室
徐留登第	私取林竹溪
吳益登對	朱王二字相同
方珠	張約齋備者
禁男娼	趙春谷新蛇
三山詔虞舉送	

癸辛雜識後集目錄

癸辛雜識後集

理宗初潛
 穆陵之謠聖前一夕全夫人欲歸東浦母家榮文恭王時待次聞縣尉遣僕平某者即平曠使之父也曠黑神散與之同往時天尚未曉啓門則見甲士盈門意謂過軍亟驚入報尉曰軍行自應由上堦何緣至此遂出觀之了無所覩方懸小舟欲登忽有大黑蛇有兩小角壓船舳而臥船爲之側疑其有異遂不復往未幾疑男即理宗也小字烏孫以蛇異也其初被選也史衛王當國

先命趙宗丞希言與權之併選宗室子與賊十歲已下者各與課算五行於是就其中選到十人與庸與與與王曰二者皆帝王之命也於是理宗改訓與呂福王改訓與丙蓋取二國以爲名也始下大宗正司盡召十人時入和尚師禹領宗司皆伺于王府土地祠久之皆歸遂就市肆呼麵方及門而梓履地泉方饒甚交責之獨穆陵凝然略不變色反以言慰藉之史相聞其事遂大異之既而私引入書院中試令寫字即大書朕聞上古術王慄而起曰此天命也於是立儲之意已定云

魏子之謗
 魏峻字叔高號方泉娶趙氏乃穆陵親姊四郡主也第六王第八庚午歲得男小字關孫自幼育於紹興之甥館實慈寧全夫人之愛甥也慈寧每於禁中言其可喜且爲求官穆陵以慈惠之故欲一見而官之遂俾召至皇城法凡異姓入宮門必懸牌於腰乃可惟宗子則免此一特權宜遂令假名孟關以入見焉時度宗亦與之同入宮欲其故遂倡爲魏太子之說既而外廷傳聞浸廣

後集

於是王伯大吳毅夫得其事遂形奏疏而四方遂有魏
紫姚黃之傳其實則不然也闕孫後溺死於榮耶瑤圃
池中魏洪則自地以繼闕孫之後焉當吳毅夫為相日
穆陵將建儲吳不然之欲別立汗邸承宜專任方甫以
通殷勤吳以罪去國紹陵既為皇子嘗遣人俟於汗邸
欲殺之方知之乃自後門逃去後為謝堂捕之送兵馬
司自刎而死此事福王親聞之穆陵云

徽宗梓宮

徽宗欽宗初葬五國城後數遺新請使欲歸梓宮六七
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在高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總服
寓于龍德別宮一時朝野以為大事諸公論功受賞者
幾人費於官帑者大不貲先是選人楊煒貽書執政李
光以其偽未辨左宣義郎王之道亦貽書諫官會統乞
奏命大臣取神觀之下者斲而視之既而禮官請用安
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梓仍納衾冕衣於梓中
不改故遂從之近者楊煒盜諸陵於二陵梓宮內略無
所有或云止有朽木一段其一則木盤架一事耳當時
已逆料其真偽不可知不欲逆詐亦聊以慰一時之人
心耳蓋二帝遺骸飄流沙漠初未嘗還也悲哉

成均舊規

成均舊規後來不復可見矣謾言所知者數則於此亦
可想見當時學校文物之盛庶異日復古或有取焉大
學私試以孟仲季分為三場或司成無暇則併在成
有公試則無私試試為監中司成命題就差學官充考
校封錄之職不復經由朝廷至第三日即揭曉每十人
取一孤經則二三人亦取二名第一等常缺第二等常
之故等魁當三分第二名二分半第三等魁二分率從

第二三取起魁二分第二第三一分半第四第五一分
三釐餘並一分太學公試遇省試年則在省試後二月
下旬凡引試二日經試一日 論試一日非省試年分則隨銓試後
引試係朝廷差官士子則補闕入試大約七人取一第
一等缺第二等約二十人取一餘約七人取一第四第
五並一分公試魁縱不該升補他日登第亦是部注考
官若三名前例是教官有外校次年公試中第二等謂
之人等升又謂之正升或外舍成校人前一年已中第
三等本年再中第三等謂之本等升或外舍成校人

癸辛雜識後集

前一年中第四等本年中第三等謂之進等升若先在
三兩今在四謂之退舍不能成事此外又有追補法前
一年或不本校本年忽中公試第二等名為入等却用
本年私試二場並得如中魁亦當一場謂之追升可以
陳乞追升內舍或止中兩場則無用又前一年外校入
分以止或優本年公試不同得失得之升榜若下就試
者非內舍校定以升補做內舍校定者一年止有兩試
一試中則又試兩試若一年兩試俱失謂之折脚不復
試第三試以三試不中則當退舍每年二十一人或於
內有未升上舍而過省者或有事故者許二十一人之
後分數少者依資次來器校如正升內外舍人亦用狀
射某人已成事缺新升內舍一年無兩升縱當年上舍
試入優止理為內舍校定不可升上舍內舍一年無三
色試已試公試者不許赴私試已試私試者不許赴公
試上舍試每三人取一人優等十人試三書一 通榜魁
十分亞鼎各九分餘七名並八分六分內舍未有校
定本年中舍平等者理為內校升補上舍有三等內舍
平校試舍試平等或內舍優校不中上舍試或有季無

校定試入上舍試優等亦與隨榜升補下等上舍謂之
赤脚升其升補名字依上舍試榜資次蓋舍試壓公試
內舍新升及無季人雖中舍試只作內校分數然舍試
一中優等八分平等六分五分以前又有加分盡可趕
優或前一年已有平校本年有平等上舍試入兩中舍
試平等已上謂之俱平或一優一否皆為下等上舍謂
如內舍平校人試入上舍優等當舉免省到殿元有求
免人理作升甲用已升甲者升名謂之一優一平為中
等上舍謂如內舍優校人又中上舍試優等以優中優
皆是釋褐不拘名數先賜進士出身謂之上等上舍法
注教官續有此附黃甲第三人恩例注推官自方照孫
始當年間有內舍優校內優二人當年積八分已上者
可偶舍試當年分人多亦止以三人為限等四名縱積
十分亦不理若以優中優則謂之兩優狀元共試兩年
一次率在季秋聖旨差官命極難之題重於省試優校
赴舍試如不中守三年後復到殿中平即免省到平校
人赴舍試中優即赴殿自印子年後上舍人多陳乞解
褐出身不到殿應當舉免解次舉免省赴殿謂之待年

癸辛雜識後集

若本自免解謂之兩免相充此學法也或本未免解當
年實請免謂之請免相衡並相衡免省赴殿國子生奇
理法國子生補入者升補內舍謂之寄理內舍升補上
舍謂之寄理上舍未許行正食止借一日食而已升中
等下等上舍合後到殿者未許到殿直待元牒主補外
方理為正行食及許到殿以此牒官有請一月或半月
暇者蓋欲其早成事故耳解褐舍法下等上舍先免解
後免省待三年後到殿中等上舍徑到殿或待首徑行
解褐釋褐恩數成而優者謂之狀元擇日於崇化堂鳴

鼓集家諸生兩廊序坐學者穿乘立堂上狀元亦襴幘立同舍班俟揖揖訖詣堂下香案前而東南望闕謝恩跪受勅黃再拜次入幕換公裳其所換下之衣盡為齋僕持去以利市再至為階上面西北再拜謝恩畢與學官同舍講拜者再次詣忠文廟次詣直舍通門狀謝學官亦止稱其齋學生再拜遂歸本齋圍拜次詣諸齋謝亦稱同舍生不書齋名禮畢到堂上換衫帽與學官相見交賀監中備酒七杯次本齋三杯訖臨安府差到客府備轎馬從人差帽迎至祥符寺狀元局凡學夫齋僕

以次平日趨走之人皆以大小黃旗多至數百面呵喝狀元與唱名一同送擇日謁先聖其局錢酒支用並天府應辦次日謝宰執臺諫然後部中送俟初任文林郎飾察推官視殿試第三人恩例謝宰相用啟事見主司有拜禮太學解試與舍試無相于太學十人取三人若參未滿年七人取一人係不滿年太學生升補一請求免已經特恩正免又一請者亦免會於方州請舉不改名者謂之帶胎入學異時於學中請者亦免在學三十年公私試會一中者永免在學會一爾後二十日永免太學解試都魁雖不升舍將來在籍亦許升甲部注效

光齋
太學先達歸齋各有光齋之禮各刻于齋屏之上宰執則送真金碗一隻狀元則送鍍金魁星杯梓一副帥酒新除各齋十八界二百千酒十尊
諸齋祠先
太學諸齋各祠本齋之有德行者存心齋果行齋並祠粟齋豐豐循理齋祠慈湖楊簡果行齋祠梅溪王十朋

癸辛雜識 後集

菊坡崔與之

學規
學規五等輕者關服幾月不許出入此前廊所判也重則前廊關服監中所行也又重則遷齋或其人果不肖則所遷之齋亦不受又遷別齋必須委曲人情方可直須本齋同舍力告公堂方許放還本齋此則比之徒罪又重則下自訟齋則比之黥罪自宿自處同舍亦不敢過而問焉又重則夏楚屏斥則比之死罪凡行罰之際學官穿乘序立堂上鳴鼓九通二十齋長論並翻帳各

太學文變
陶東西廊序立再拜謝恩罪人亦謝恩用一新參集正宣讀碑文一集正權詞罰以黑竹篋量決數下大門甲頭以手對衆將有罪者就下堂毀裂衫押去自此不與士齒矣

太學文變
南波以來太學文體之變乾淳之文師淳厚時人謂之乾淳體人材淳古亦如其文至端平江萬里習易自成一家文體幾於中復淳祐甲辰徐霖以書學魁南自全向性理時說趨之即可以釣致科第功名自此非四書

東西銘太極圖通書語錄不復道矣至咸淳之末江東
詳思能端諸人倡為變體奇詭浮艷精神煥發多用莊
列之語時人謂之換字文章對策中有光景不露大雅
不流等語以至于亡可謂文妖矣
兩學暇日
太學上已暇一日武學則三日清明太學三日武學乃
一日殊不可曉
學舍燕集
學舍燕集必點妓乃是各齋集正自出帖子用齋印明

書仰弟子某人到何處祇直本齋燕集專有一等野貓兒十慶等十餘人專充告報欺騙錢物以為賣弄生事之地凡外欲命妓者但與齋生一人相稔便可借此出帖呼之此事不知起於何時極於無義乃所以起多事之端也

三學之橫
三學之橫盛於景定淳祐之際凡其所欲出者雖宰相臺諫亦直攻之使必去權乃與人主抗衡或少見施行則必借泰為喻動以坑儒惡聲加之時君時相略不敢

遇而問焉其所以招權受賂豪奪庇姦動搖國法作為無名之誘扣閣上書經臺投卷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賈無不被害而無所赴想非京尹不敢過問雖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郵行之亦未知之何也大全時極力與之為敵重修丙辰監合榜之三學時則方大

賦實有力焉其後諸生協力合黨以攻大全大全終於得罪而去至於大猷實有題名之石磨去以為敗羣之罰自此之後恣橫益甚至賈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每重其恩數豐其饋給增撥學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而

噤不敢發一語及賈要君去國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非直至魯港濱師之後始發其罪無過晚乎蓋大全之治三學乃懲焉之不敢為似道之不敢輕治乃監大全之無能為至彭成大之為前師竟據為平日之賊決配南恩州學舍叔不敢發一語此其術亦有過人者
賈相制外戚抑北司敗學技

癸辛雜識 後集

似道誤國之罪上通于天不可悉數然其制外戚抑北
司批學校等事亦是所不可及者固不可以人而廢也
外戚諸謝惟堂最深喻其才最顯難制似道乃與之
口親狎而使之不疑未幾不動聲色悉皆換班堂雖知
隨其術中然亦未如之何矣北司之最無狀者董宋臣
李臣輔前是富國者雖欲除之往往反受其禍似道談
笑之頃出之于外餘黨懾伏惴惴無敢為矣學舍在當
時最為橫議而吹其厚餌方且訟盛德贊元功之不暇
前廡一得罪則點決不少貸莫敢非之福壽帝父也略
不敢以邪封墨勅以巧恩澤內庭無用事之人外間無
估勢之將官中府中俱為一體凡此數事世以為極難
而似道乃優為之謂之無才可乎其所任者專功而恃
勢忌才而好名假崇尚道學旌別高科之名而專用一
等委靡迂緩不才之徒高者談理學卑者矜時文略不
知兵財政刑為何物垢面弊衣冬烘昏潰以致靡爛漸
盡而不可救藥此皆不學而任術獨運而諱言之罪也
嗚呼古人以集眾思廣忠益為相業真萬世之名言也
歟

癸辛雜識後集

祠神

大學除夜各齋祀神用棗子荔枝蓼花三果蓋取早離
了之識遇出湖則多不至三賢堂蓋以樂天東坡和靜
為落蘇林故也可發一笑

簿錄權臣

前後權臣之敗官籍其家每指有違禁之物為叛逆之
罪若韓侂胄家有翠毛襖虎皮及有織龍男女之衣
及有穿花龍圖之類是也近世籍賈似道至以藉御書
龍圖錦袱之類為違法此則大不然蓋大臣之家平日

必與禁苑通往往有賜與帝后之衣謂之御退衣服皆
織造龍鳳他如御書必藉以龍錦又何足為異余妻舍
有兩朝賜物甚多亦皆龍鳳之物至於御退羅帕四角
皆有金龍小印凡數十枚亦皆御前之物諸閣分通相
饋無足怪者今若一切指此為違法恐不足以當其罪
適足以起識者之笑耳大臣誤國其罪莫大以此為罪
死魄游魂不得而逃若借此以重其罪則恐九原有知
反得以有辭耳昔侂胄敗捕共黨於大理獄獄吏加以
不道欲以違法諸物文致之大理卿吳遜明其不然曰
侂胄首兵權自有定罪若欲誣之以叛逆天不可欺也
廟堂無以奪其議

韓平原之敗
韓平原被誅之夕乃其寵姬四夫人誕辰張功甫移庖
大燕至五更方散大醉幾不可起幹辦府事周筠以片
紙入投云聞外間有警不佳乞關門免朝韓怒曰誰
敢如此至再三皆不從乃盥櫛取瑞香香羅衣一襲衣
之登車而往旋即殿司軍已圍統府第矣是夕所用御
前樂部伶官皆閉置於內餓餓三日始放去時趙元父
祖母斬國夫人徐氏與其母安部頭皆在府中目擊其
事其後斥賣其家所有之物至於敗衣破絮亦各分為
小包包為價若干時先妣母設以數券得一包則皆婦
人簪鞋也方悲恨以為無用欲棄之疑其願重則內藏
大北珠二十粒蓋諸婢一時藏匿為逃去之計適倉惶
遺之云耳

馬相去國

咸淳甲戌之夏丞相番陽馬公廷鸞字翔仲以翻胃之
疾乞去甚苦凡十餘疏始得請則疾已棘矣以暑甚病
危不可即遂遂出寓於六和塔余受公知問日必出門
之時公偃仰小榻素無姬妾止一村僕煮藥其傍嘗妻
然謂余曰吾家素貧少年應南宮之試止草履襪被而
已一日道間餒甚就村居買螺螄羹泡蒲羹中冷飯食
之遂得此疾既無力治藥朋友憐之者以二陳湯服之
良愈是歲竊肩省魁後為兩制日疾復作醫者復以丁
香草果飲亦三兩服即愈因念前疾之所以不死者蓋
有後來之功名故也今承乏廟堂分量極矣過矣今疾
復作而眾藥不效勢無生理必矣所恨者時事日異無
以報國為不滿耳因泣下數行然買師意終疑其託疾
引去欲相避者因奏知自出關訪問之其實視之也及
見其骨立羸然乃始驚曰碧梧乃真病也次日奏聞以
大觀文知鄉郡以榮其歸且特賜東園祿器以為沿途
緩急之備公即日興疾以歸及還番陽疾乃安閱月而
全愈未幾以吳堅為相是冬北軍渡江督府軍潰而國
隨以亡矣使公不病病不亟則位不可釋位不可釋則
奉璽狩北之責公實居之今乃以疾而歸歸而疾愈安
處山林著書教子者凡十四年而後竟此非天相吉德
曲為之庇安能若是哉公嘗自著番陽遺老傳及門人
所述年譜備載出處之詳茲不贅云

荔枝梅花賦

唐舒元與牡丹賦序云吾子獨不見張荆州之為人乎
斯人信丈夫然吾觀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焉荔枝信
美矣然而不出一果所與牡丹何異但問其所賦之旨
何哉皮日休桃花賦序云余嘗慕宋廣平之為相貞姿
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蛇媚辭然觀
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麗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

爲人也二序意同梅花賦人皆知之荔枝賦則人未有用之者何耶然梅花賦今不傳近徐子方以江右所刊者出觀其文猥陋非惟不類唐人亦全不成語不善於作偽者也

金龜稱瑞

真宗東封回至兗州回鑾驛單慶橋舖賜輔臣親王百官其於延壽寺有金龜集游童衣袂大如榆莢丁謂以獻上命中使齎示羣臣余爲兒童時侍老大夫爲建寧漕屬官廨後多草莽其間多有此物有甲能飛其色如

癸辛雜識後集

六

照廣閣

金龜類小龜小兒多取以爲戲初非難得之物也鶴相善伎而欺君乃遺指以爲祥瑞載之史冊真可發後世一笑也

許占寺院

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之落南者衆高宗愍之坊有西北士夫許占寺宇之命今時趙忠簡居越之能仁趙忠定居福之報國會文清居越之禹跡汪玉山居衢之超化他如范元長呂居仁魏邦達甚多曾大父少師亦居湖之鐵觀音寺後遷天聖寺焉

鬚屬腎

醫家之論人鬚眉髮皆毛類而所主五臟各異故老而鬚白皆髮不白者鬚氣有所偏故也大率鬚屬於心氣如火氣故上生鬚屬腎氣如水氣故下生眉屬肝故側生男子鬚氣外行上爲鬚下爲勢故女子宦人無勢亦無鬚而眉髮無異男子則知不屬腎也此沈存中所記如此余老來每掀髯則鬚或易脫每疑爲腎氣衰之使然今益知此說爲信

短小精悍

癸辛雜識後集

七

照廣閣

癸辛雜識 後集

短小精悍之稱凡數人如史記之郭解前漢之嚴延年唐之李神是也

綱目用武后年號

余向聞林竹溪先生云歐公脩唐書作武后紀依前漢例也天授以後唐雖改號爲周而史不以周新之蓋黜之也晦翁病其唐經亂周史遂有嗣聖二十四年之號年之首書曰帝在某帝在某蓋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細書武氏所改年號垂拱則曰武氏垂拱天授則曰周武氏天授此意甚嚴但武氏既革唐命國號爲周既有帝而又有周則無唐矣無唐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與周同書則民有二王天有二日矣豈無望礙若春秋公在乾侯則魯國未嘗有他號

游開古泉

至元丁亥九月四日余借錢帶泉至天慶觀訪諸伯秀遂同道士王碧隱游寶蓮山韓平原故園山四環皆秀石絕類香林冷泉等處石多穿透巖絕互相附麗其石有如玉色者聞匠者取以爲瑣珞之類中有石縱香而深泉涓涓自內流出疑此即所謂開古泉也徃傍有開

癸辛雜識後集

八

照廣閣

成元年六月南岳道士邢令開錢塘縣令錢華題名道士諸葛鑑元書鐫之石上又南石壁上鐫佛像及大字心經甚奇古不知何時爲火所燬佛及殘缺又一洞甚奇山頂一大石墜下傍一石承之如巨釘然又前一巨石不通路中鑿一門門上橫石梁又有一枯池石壁間皆細波紋不知何年水直至此處然則今之城市皆當深在水底數十丈矣深谷爲陵非萬言也其餘磴道石池亭館遺跡歷歷皆在雖草木殘毀殆盡而巖石秀潤可受大江橫陳於前時正見湖上如疋練然其下俯視

太廟及執政政府在焉山頂更覺奇峭必有可喜可惡者以足憊不果往且聞近多虎往往白晝出沒不常遂不能盡討此山之勝故書之以論好事之尋游者

種竹法

嘗聞九曲寺明闍黎者言種竹法云每歲當於箬後竹已成竿後即移先一歲者爲最佳蓋當年八月便可行鞭來年便可抽箬縱有夏日不過早晚以水澆之無不活者若至立秋後移雖無日曬之患但當行鞭之際或在行鞭之後則可僅活直至來秋方可行鞭後年春方

癸辛雜識後集

五

照廣閣

律文去避來

始抽筭比之初夏所移正爭一年氣候此說極爲有理律云去避來之文最爲難曉太宗嘗問孔恭承曰令文恭承曰此必戒於去來者互相回避耳上不然曰借使去來相避此義止是憧憧於通衢之路人密如交蟻烏能一一相避但恐律者別有他意耳余嘗扣之棘寺老吏云所謂去避來者蓋避自我後來者以其人自後奔走而來此必有急事故耳故當避之也此語亦甚有理

廖瑩中仰藥

買師憲遷越之後居家待罪日不遑安翹館諸客悉已散去獨廖瑩中館于賈府之別業仍朝夕從不捨乙亥七月一夕與賈公痛飲終夕悲歌兩泣到五鼓方罷廖歸舍不復寢命愛姬煎茶以進自於篋中取冰腦一握服之既而藥力不應而業已求死又命姬曰更欲得熱酒一杯飲之姬復以金杯進酒仍於篋中再取片腦數握服之姬覺其異急前救之則腦酒已入喉中矣僅

癸辛雜識後集

三

照廣閣

落數片於衣袂間。於是垂泣相持。廖語之曰：汝勿用哭。我我從丞相必有南行之命。我命亦恐不免。年老如此，豈能復自若？今得善死矣。吾平生無負於主天地，亦能整之也。於是分付身後大槩言，未既九竅流血而斃。

先君出宰

先君子於紹定四年辛卯出宰富春。九月到任，未幾值慈明太后上仙，應辦梓宮百色之冗。先子優為之略無科擾，民稱之為周佛子。樽節浮費，百廢俱舉，修建縣學，一新釋奠祭器，刻之於石。又重定釋奠儀，重建台江，暨驛後為大閣，扁曰清瀾萬象。開縣圃，鑿池建堂，適有雙蓮之瑞，因名之曰合香。取古詩風合雨花香之句。壬辰歲，余實生於縣齋。其時李文清方開居於邑中，其家強幹數十把，握縣道難從之。請蓋無虛月，先人惟理自循，不能一一盡奉其命也。以此積怨得罪焉。邑有官妓曰蔡，聞為文清所盼，每欲與之脫籍，而未能一日。酒邊曰：此妓其未庶忝時，已見其在籍中矣。意欲言其係籍已久也。先子因顧蔡曰：汝入籍幾何時？今幾歲矣？蔡不悟，直述所以。攷之則李公登科之歲，此妓方生十年耳。李

癸辛雜識後集

三 照廣閣

不覺而發，亦以為先子有意於相籍，其實出於無心也。於是辭之，及入臺，先子已滿去，乃首章見劫焉。

向氏書畫

吳興向氏，后族也。其家三世好古，多收法書名畫古物。蓋當時諸公貴人好尚者，絕少而向氏力事有餘。故尤物多歸之。其一，名士處者所畜石刻，數千種，後多歸之吾家。其一，名公明者，駭而誕其母，積鏹數百萬，他物稱其母。凡專資飲博之費，名畫千種，各有籍記，所收源流甚詳。長城人劉瑄，字因道，多能而狡，猶初游吳，殺夫兄

弟，間後遂登賈師憲之門，問其家多珍玩，因結交。首有重遺，向喜過望。大設席以宴之，所陳莫非奇品。酒酣，劉索觀書畫，則出畫目二大籍示之。劉喜甚，已假之歸。畫錄其副言之，賈公買大喜，因遣劉誘以利祿，遂按圖索駿。凡百餘品，皆六朝神品。遂許以異姓，將仕郎一澤公。明稱載之，以為謝焉。後為嘉興推官，以賊敗而死。其家遂蕩然無子遺矣。然余至其家，候開五間，悉貯書畫奇玩，雖裝演錦綺，亦目所未覩。未論畫也，佳研凡數百隻，古玉印，每紐必綴小事件，數枚。凡貯十大合，有雪白靈

癸辛雜識後集

三 照廣閣

壁石高數尺，臥沙水道，悉具而聲尤清越。希世之寶也。其他異物不能盡數。然公明視之，亦不甚惜。凡博徒酒侶，至往往赤手攫之而去。耳景定中，其祖若水，慕為賊所劫，其棺上為一榻，畫貯平日所愛法書名畫。甚多時，董正翁指為公田，分得其蘭亭一卷，真定武刻也。後有名士跋語甚多，其精神煜煜，透出紙外，與尋常本絕異。正翁極珍之，然尸氣所侵，其鼻殆不可近。雖用沈麝薰焙，亦不能盡去。或效之以檀香，能去尸氣，遂作檀香雨貯之。然付之庸工，裝潢頗為故，頂所謂金龜八字云。

誅書廟諱

胡石壁，諱為憲，日嘗出巡部適一尉，格目忘書名，胡大怒，遂批銀牌云：縣尉不究心職事，至於格目亦忘署名。可見無狀，追問尉亦狡者也。遂作一狀，錄憲狀判於前。而空署字以黃覆之，及就逮投狀，胡見益怒云：汝尚敢侮我如此。遂索元批銀牌觀之，則有署名蓋一時盛怒中所書，忘其廟諱也。於是徑不敢問而遣之。

脩史法

余嘗問李雙溪獻可云：昔李仁甫為長編，作木野十枚。

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初替以甲子誌之。凡末年之事，有所聞必歸此匣。分月日先後次第之，井然有條，真可為法也。

過癩

閩中有所謂過癩者，蓋女子多有此疾，凡覺而色如桃花，即此證之發見也。或男子不知而誤與合，即男染其疾，而女孳土人，既皆知其說，則多方詭作以誤往來之客。杭人有嵇供申者，因往莆田道中，遇女子獨行，頗有姿色，問所自來，乃言為父母所逐，無所歸，因同至邱中。

十二分野

至夜甫與交際，而其家聲言捕盜，遂急竄而免。及歸，苦此疾，至於墜耳塔鼻，斷手足而殞，癩即大風疾也。

癸辛雜識後集

三 照廣閣

世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最為踈誕。中間僅以星而二星管異域，諸國殊不知十二州之內，東西南北不過綿亘一二萬里，外國動是數萬里之外，不知幾中國之大者，以理言之，中國僅可配斗牛二星而已。後漢梁鄭瀛仲亦云：天之所覆者廣，而華夏之所占者牛女下十二國中耳。牛女在東南，故韓氏以華夏為南，韓部州。

吹雲

其二十八宿所管者多十二國之分野，隨其所隸耳。趙韓王嘗有疏云：五星二十八宿在中國，而不在四夷斯言至矣。

故都戲事

吹雲二字，每見劉長卿用之，作傷寒感治意，問之則覆云：出漢書，然莫可攷也。續閱方書於香芍散證治云：吹雲傷風頭痛發熱，此必有所據也。

後則不復有之姑書於此以資談柄云呈水嬉者以鬆漆大斛滿貯水以小銅鑼爲飾凡龜鼈魚皆以名呼之即浮水面戴戲具而舞舞罷即沈別復呼其他次第呈伎焉此非禽獸可以教習可謂異也又王尹生者善端視每設大輪盤徑四五尺畫器物花鳥人物凡十餘事必預定第一箭中某物次中某物次中某物既而運輪如飛俾各隨意施箭與預定無少差或以數箭俾其身射命之以欲中某物如花鬚柳眼魚鬚燕翅之類雖極險眇無不中之其精妙入神如此然未見能傳其技者又太廟前有戴主者善捕蛇凡有異蛇必使捕之至於赤手拾取如鯽然或爲毒虺所嗜一指腫脹如橡旋於夜中取少藥糝之即化黃水流平復如初然十指所存亦僅四耳或欲捕之蛇藏匿不可尋則以小葦管吹之其蛇則隨呼而至此爲尤異其家所蓄異蛇凡數十種如毛身白質赤章或連錢或紺碧或四足或兩首或僅如稱衡而首大數倍謂之飯狀頭云此種最毒其一最大者如燈檠長數尺呼之爲蛇王各隨小大以鈞監貯之日咳以兩呼呼之使之旋轉升降皆能如意其家衣食頗賸無他生產凡所資命惟視吾蛇尚存耳亦可彷彿參龍之技矣又嘗侍先子觀湖有道人負一篋自隨啟而視之皆枯蠶也多至百餘種如惠文冠如皮弁如箕如瓢如虎如龜如蛇如蠅如蠍或黑或紺或斑如珠瑁或紫如茜錦其一上有金銀絲皆平日目所未親信海瀕萬類無所不有昔聞有好事者居海濱爲蟹圖未知視此爲何如也杜門追想往事戲書

馬裕齋尹京
馬裕齋光祖之再京尹也風采益振威望稟然大書一
癸辛雜識 後集

榜揚之客次大意謂係屬自當以職業見知並從公舉若缺貴挾勢及無益優語以屬者不許收受達者則先斷客將於是客之至者掌客必各點校衙神惟恐犯令得罪余時爲帥幕一日以公事至見有薛監酒方叔在焉薛雖進納出入福邸貴家甚稔余因扣其何爲薛笑而不見答規補問則有物焉余指壁間文曰奈何犯初條乎薛笑曰非惟犯初條將併犯所戒矣既而連客條屬白事畢薛出袖中函書馬公竄蹙不語既而又出僊卷傍觀皆悚懼而與客而無人色謂受杖必矣及退乃寂然無所聞又旬日余復以事至則薛又在焉余因扣其所投何如薛笑曰已荷收錄矣余袖中乃謝狀也扣其所主則南陽貴人也以是知人不可無勢以馬公峻峭壁立亦不能不爲流俗所移況他人哉

賈師憲常移奇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寡勝衆如赤壁水之類蓋自能其援鄂之功也又全唐詩話乃節唐本事詩中事耳中自選十三朝國史會要諸雜說之會者如會懺類說例爲百卷名悅生堂隨抄板成衆及印其書遂不傳其所援引多奇書廖羣玉諸書則始開景福華編備載江上之功事雖誇而文可采江子遠李祥父諸公皆有跋尤經本最佳凡以數十種比校百餘人校正而後成以梅州草抄紙油烟墨印造其裝褙至以泥金爲籤然或者謂其剛滑諸經注爲可惜耳反不若舊柳文爲精妙又有三禮節左傳節諸史要略及建寧所開文選諸書其後又欲開王節十二經注疏姚氏注嚴國策注坡詩皆未及入梓而國事異矣
賈慶碑帖

賈師憲以所藏定武五字不損肥本腹帖命荃州王用和翻開凡三歲而後成絲髮無遺以北紙古墨摹楊與世之定武本相亂賈大喜賞用和以勇爵金帛稱是又繪爲小字刻之靈壁石號玉板蘭亭其後傳刻者至十餘然皆不逮此也於是其客廖羣玉以淳化閣帖絳州潘氏帖二十卷並以真本書丹入石皆通真又刻小字帖十卷則皆近世如道方春所作秋壑記王茂悅所作家廟記九歌之類又以所藏陳簡齋姜白石任斯庵盧柳南四家書爲小帖所謂世綵堂小帖者世綵廖氏堂名也其石今不知存亡矣
濟王致福

濟王夫人吳氏恭聖太后之姪孫也性極妬忌王有寵姬數人殊不能容每入禁中必察之楊后具言王之短無所不至一日內宴后以水精雙蓮花一枝命王親爲夫人簪之且戒其夫婦和睡未幾王與吳復有小競王乘怒誤碎其花及吳再入禁中遂語言碎花之事於是后意甚怒已有廢儲之意會于在邸新飾素屏書南恩新三大字或扣其說則曰花兒王王嬌之父與史丞相通同爲奸待異日當竄之上二州也既而語達王與史密謀之楊后遂成廢立之禍焉蓋當時盛傳花兒王者務亂宮闈市井俚歌所唱花兒王開者蓋指此也
十三故事
余試吏部銓第十三人外舅楊水齋遺書賀先君其間一聯云第十三傳衣鉢已兆前聞若九萬搏扶搖更期達到蓋用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及爲知舉取范質即以第十三處之楊屋間謂之傳衣鉢蓋外舅向亦以十三名中選故耳以此聞之最爲切當蓋張時先輩筆也時

乃張武子良臣之子昔為張功父之客云

舞譜

予嘗得故都德壽宮舞譜二大帙其中皆新製曲多妃嬪諸閣分所進者所謂譜者其間有所謂

左右垂手 雙拂 抱肘 合蟬 小轉 虛影

橫影 稱裏

大小轉檣 盤轉 叉腰 捧心 叉手 打場

握手 鼓兒

打鷲場 分類 回頭 海眼 收尾 盤頭

舒手 布選

鮑老娘 對窠 方勝 齊收 舞頭 舞尾

呈手 團黃

掉袖兒 拂 攪 綽 觀 撥

燈 焮

五花兒 踢 盪 刺 類 繫

擲 拚

鳳翅兒 靠 挨 拽 捺 閃

纏 提

癸辛雜識後集

龜背兒 踏 橫 木 拍 促

當 前

勤步踏 擺 磨 牽 拋 并

擡 擡

是亦前所未聞者亦可想見承平和樂之盛也

知州借紫

故事知州軍皆例借紫魚袋先子為衛倅時外舅楊彥聽知郡既而除工部郎官支郡事甫畢則自便門至倅屢相謝則已衣緋矣余時在侍旁不曉所謂先子語之

曰蓋知州則許借紫今既滿任交事法當仍還元服故也因言今浙西憲亦許借紫若聖節隨班上壽則仍元服也獨帥潛居輦下者則雖聖節朝謁亦許服所借耳若元為知州軍而既除本路監司者仍舊帶借或除別路則不可就矣然亦真廢立法之意也

記方通律

石林避暑錄載蔡州道士楊大均善醫能點誦素問本草千金方其間藥名分兩皆不遺一字因問其此有何義理而可記乎大均曰苟通其義其文理有甚於章句

癸辛雜識後集

偶僂一見何可忘也余向登紫霞翁門翁妙於琴律時有畫魚周大夫者善歌每令寫譜參訂雖一字之誤翁必隨證其非余嘗扣之云五凡工尺有何義理而能暗通默記如此既未按管色又安知其誤耶翁歎曰君特未深究此事耳其間義理之妙又有甚於文章不然安能強記之乎其說正與前合蓋天下之事雖承蠅履稀之微亦各有道也

大廉儉

大父少傅素廉儉僑居吳興城西之鐵佛寺既又移寓

天聖佛剎者幾二十年杜門蕭然未嘗有毛髮至官府時楊伯子長孺守湖嘗投謁造門至不容五馬車伯子下車廟問曰此豈侍郎後門乎為之歎歎而去時寓公皆得自釀以供賓祭大父雖食醋亦取之官庫一日與客持葢齋味頗異常時因扣從來蓋先姑婆乳母所為斗許以備不時之需者遂令亟去之曰畢竟是官司禁物私家豈可有耶其自慎若此待子弟僕甚嚴雖甚暑未始去背子鞋襪

斷橋

癸辛雜識後集

至

獨斷橋

完顏亮統江之時步帥李捧建議欲斷吳江長橋以扼奔突時洪景伯知平江以為無益奏止之既而又有建議於常熟福山一帶多鑿坑堦以陷虜馬者德祐之際朝臣亦建議斷橋於吳江者又斷北關之板橋者嗚呼疾已入於膏肓且投腐革之劑亦祇取識者之笑耳尚忍言哉

饋送壽物

朝野雜記所載韓平原送壽禮物各列之天慶觀廊間觀者為之駭然以近世觀之每有饋遺惟恐外人之窺伺肯張皇以眩眾目哉嘗聞有閩帥饋師憲三十皮籠扁錫極嚴誤留寄他家其承受人不過齋書函及魚餚小匣投納而已籠中之物雖承受人亦所不知也其視平原之事何翅萬萬又記吳曦出蜀入胡多買珍異孔雀四華亭鷓數十金魚及比目魚等及作粟金臺臺遺陳自強者在今觀之皆不足道豈當時人有廉儉之風視此已為異事不若今人視以為常耶抑秀蠟蜀產耳目之隘故耶

桐葉鱖魚

癸辛雜識後集

至

獨斷橋

天台所出桐葉味極珍然致遠必潰之以麻油色味未免頓減諸謂皆台人尤嗜此品乃併擬桐木以致之旋摘以供饌甚鮮美非油漬者可比買師憲當柄日尤喜茗溪之鱖魚趙與可因造大盤養魚至千頭復作機使灌輸不停魚游泳撥刺自得如在江湖中數舟上下遊連不絕焉余嘗於張稱深座間有以活鮓魚為獻其美蓋百倍於槁乾者蓋口腹之嗜無不極其至人乳蒸鹿牛心作炙古今皆然也

縱囚

梁席關為東陽太守在郡有能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後漢虞延為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因期而還南史何允在齊為建安太守為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嗚呼中孚之信及豚魚蓋非一日之積也

趙孟桂

乙亥歲國事將危忽傳當塗孟之縉妻趙氏孟桂見為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齎金帛與之俾贊和議權得孟桂回奏云和議將成遂復賜手詔云

癸辛雜識後集

三

照廣開

勅孟桂吾老矣不幸遭家多難嗣君在疚不謂似道失信北朝致開邊釁生靈荼毒宗社危殆日夜思此惟有涕泣忽覽來奏知爾身在邊方心存宗國且拳拳以講信為請自非孝順一念發於天性曷克有此得書喜幸莫有云喻已詔丞相遣使通問以全兩國生靈之命尚賴爾委曲贊助速成議和以慰老懷復遣人以金帛慰之繼而寂然無報及事定孟桂南歸曹川蓋未嘗為伯顏次妻亦未嘗得詔及賜物也蓋奸人乘危造為此說以騙朝廷金帛耳問探不明有類兒戲國安得不亡故孟桂乃趙忠惠與憲之妹今為尼改名子桂住湖州廣福寺云

紫紗公服

近見近客章服有花紗綾絹或素紗者或者譏笑之余嘗見演繁露載樂陶白行簡服緋詩云綵動綾袍為趁行之句注云緋多以馬銜瑞紗為之則知唐章服以綾緋花又舊聞證誤云今宗室外戚之新貴者或賜花羅公服宜和間又有紗公服然則此亦不以異也

譯者

癸辛雜識後集

三

照廣開

癸辛雜識 後集

譯者之稱見禮記云東方曰奇言傳寄內外言語南方曰象言放象內外之言西方曰伏疑疑知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北方曰譯譯陳也陳說內外之言皆立此傳語之人以通其志今北方謂之通事南蕃海船謂之唐帕西方蠻語謂之蒲義去皆譯之名也

秘匿

精力精神精氣精血精明精爽精到精詳精妙皆以精為主衛生者當謹之若海愛河狂瀾弗返其涸也可立而待素問曰法於陰陽和於術數又曰凡陰陽之道陽密乃固注曰交會之要者正在於陽氣不妄泄耳此語

余聞之謝奕修待制云此先公密菴平日之所受持也密菴名采伯亦謝后之諸父也天台人

雅流自居

劉克莊云自義理之學興士大夫研深尋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夫理精事粗能其精者顧不能粗者何歟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耳此語大中今世士大夫之病

張氏至孝

癸辛雜識後集

三

照廣開

寶慶丙戌南陽境內小民張氏至孝家貧養母嘗有所適歸而母亡張追慕不已既祥而不除欲喪之終其身太守楊叔坊聞而哀之賜以錢酒且書其門曰何必讀書只此便是讀書何必為學只此便是為學

五行間色

五行所主金白木青水黑火赤土黃然間色亦相克成木克土則青黃合為綠金克木則青白合為碧火克金則赤白合為紅水克火則黑赤合為紫土克水則黃黑合為黼

杓字義

杓音進凡織前綬以杓梳系使不亂也出埋會見曹氏近世張定叟所云則杓字一點三音標的若非此杓字也

連架

今農家打稻之連架古之所謂拂也王莽傳東巡載耒南載耨注紐也婦去草西載經北載拂注音佛以擊治禾今謂之拂慶歷初知并州楊偁伏所製拂連柳拂情藏祕府狄武襄以拂連柳破儂智高非特治禾也按天

癸辛雜識後集

三

照廣開

官書格亦作梓及棒又連柳也見玉篇此格杖之格其字從木本非止於擊禾又以鐵為之短兵之利便也

正閏

正閏之說尚矣歐公作正統論則章望之著明統論以非之溫公作通鑑則朱晦菴作綱目以利之張敬夫亦著經世紀年直以蜀先主上繼漢獻帝其後廢廢蕭常者後漢書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盡後主炎興元年癸未又為吳魏載記近世如鄭雄飛亦著續後漢書不過踵常之故步最後翁再又作蜀漢書此又不過拾蕭

鄭棄之竹馬耳蓋欲沾特見之名而自附於朱張也余嘗聞徐誼子宜之言云立言之人與作史記之體不同不可以他文比也故聖人以秦誓次於帝王之後亦世衰推移雖聖人不能強難之漢儒雖以秦為閏位亦何嘗以漢繼周耶若知諸公之說則李昇自稱為吳王恪之後亦可以續唐矣余嘗見陳過聖觀之說甚當今備錄於此云綱目序例有云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

自注其下云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註或同綱目主意於朱子曰主在正統又曰只是天下為

癸辛雜識後集

三

照廣開

諸侯朝覲訟皆歸便是正統夫正閏之說其來久矣甲可乙否迄無定論蓋其論無論正統之有無雖分裂之不一或與創而未成必擇其間強大者一國當之其餘不得與焉此其論所以不定也自綱目之作用春秋法而正統所在有絕有續皆因其所建之真偽所有之偏全斟酌焉以為之予奪此昔人所未及今歷攷之自周之亡秦與列國分註而為首此正統之一絕也始襄王五十二年至始皇二十六年初併天下遂得正統此正統之一續也二世已亡義帝雖為眾所推不得正

統特先諸國而已此正統之再絕也義帝亡而西楚為首至漢高帝之五年始得正統此正統之再續也王莽始建國之年盡有漢天下矣雖無他國亦從分註此正統之三絕也更始之主雖漢子孫而為諸將所立猶不得紹統光武即位乃得正統此正統之三續也漢獻帝之廢昭烈承之雖在一隅正統賴以不絕後主亡而魏吳分註此正統之四絕也晉武平吳亦得正統此正統之四續也愍帝亡而元帝中興雖在江南而正統未絕安帝為桓元所篡未幾返正以至恭帝禪宋而與魏分

註此正統之五絕也自是歷齊梁陳魏齊周南北分註比之隋文平陳而後得正統此正統之五續也隋恭帝俯廢而越王侗與唐高祖分註此正統之六絕也高祖武德五年乃得正統此正統之六續也昭宣帝為朱全忠所篡而晉與淮南以其用唐年號特先梁而分註此正統之七絕也自是歷後唐晉漢周皆不得正統可謂密矣然正統之兼備自三代以後五季以前往往不能三四秦亡而漢高以興隋亡而唐高以王正統之歸吾無間然他如秦以無君無親嗜殺人隋以外戚有反相

而皆得天下是皆始不得其正者得其次如晉武帝暨祖父不義之業卒以平吳一統而與秦隋俱得正統此其所未安也有正者其後未必有統以正之所傳而統從之可也有統者其初未必有正以統之所成而正從之可乎以秦晉及隋梁之弭莽特其成敗有不同耳願以其終於偽定而以正歸之殆於不可故嘗為之說曰有正者不必有統非漢唐不與焉有統者不必有正雖秦隋可蓋數夫有正者不責其統以正之不可廢也有統者終與之正是不特統與正等為重於正矣無統而

存其正統猶以正而存也無正而與之統正無乃以統而混乎若曰紀事之法姑以是提其要耳正與不正萬世自有公論則昔人正閏之論猶不能一而以是斷漢魏之真偽吾恐猶以彼三者藉口也何以言之以正言之則正者為正不正者為國以統言之則正固正也統亦正也今而曰朝覲獄訟皆歸便是正統却使不得正統如南北十六國五代十國有能以智力取天下而不道如秦晉與隋者其必以正統歸之矣莊周有言竊鈞者誅竊國者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蓋南北十六國五代十國竊鈞者也秦晉及隋竊國者也彼借借不知有如曹丕憑藉世惡幸及其身而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然世有公論在也今以朱子正統之法而使秦晉及隋乃借得之使其尚存其以計得者將不以曹丕自說而幸己之不與同傳其以力得者將又不曰湯武之事吾知乎是後世無復有公論也而可乎夫徒以其統之幸得而遂界以正則自今以往氣數運會之參差凡天下之暴者巧者僥倖者皆可以竊取而安受之而梟獍蛇豕豺狼且將接踵於後世為人類者亦皆俛首稽首厥角

大行乃不返之辭見昌邑王傳韋註平聲聖宗之喪湖州教官劉德讀祝依文選註作去聲所謂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此雖法而實不然也前漢書音義云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諡號官也韋昭云大行不返之辭崩未有諡故稱大行穀梁傳曰大行受大名風俗通云天子新崩未有諡故且稱大行皇帝義兩通又見安帝紀註

以為事之理之當然而人道或幾乎滅矣天地將何賴以為天地乎竊謂三代而下獨漢唐本朝可當正統秦晉與隋有統無正者當分註蓋猶玦玉居然自明漢魏之際亦有不待辨者矣

龍之名有三龍見而零此謂東方七宿為蒼龍乘龍此謂歲星木精木為蒼龍故歲星亦以龍名並見左傳又淮南子青龍為天之貴神即太歲與名王莽銅權銘歲在大梁龍集戊辰者以歲為歲星龍為太歲也魏文昌殿鐘銘歲在丙申龍大火是則以歲為太歲龍為歲星義得兩通若張純傳所謂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按是歲大歲而言駁右見吳斗南南今按龍集者歲星所集也魏銘所指星也莽銘乃易置為大歲今世皆以太歲為龍集蓋名用莽銘而實用魏銘也若張純傳語則墨指太歲其誤甚矣又蒼龍甲寅在東宮此以歲在

奉倩象山 荀奉倩以六籍為聖人糟粕據子貢言性與天道也此與象山與學者言六經幾箇不分不曉底子曰賢信得及古數語相似元言與頓悟本相近也

實德與甲相類甲位在東方故也王莽傳亦云蒼龍參
西德在中註云癸德在中宮按杜欽云戊土中宮之部
今癸北宮而云中宮者以癸為戊妃也此與純傳小異
莽傳又云今年刑在東方是歲壬申申刑寅故也歐陽
公集占錄載隋李康碑云歲在亥大將軍在酉公謂出
於陰陽家前史所未見按此即張晏所謂歲後二辰為
太陰者也抱朴子有謂皇太陰將軍之稱碑用其說

押字不書名

余近見先朝太祖太宗時朝廷進呈文字往往只押字

而不書名初疑為檢底而未乃有御書批珠不能曉後

見前輩所載乾淳間禮部有申祕省狀押字而不書名
者或者以為相輕致感范石湖聞之笑其陋云古人押
字謂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如草勝五朵雲是也
豈惟是前畫簡帖亦止是前而書名其後押字雖刺字
亦是前是姓其起居其後亦是押字士大夫不用押字
代名方是百餘年事爾

葭絕

葭絕二字上音祖外反小貌下音租稅反東茅表位出
因語叔孫通為綿蕪野外註立竹及茅索榮習禮儀其
中師古曰葭與蕪同音子說反然十七薛韻內只有此
說蕪字乃在十四秦音最木待問翰對誤讀蕪韻之國
作蕪音詩皇鴈聲曰合作在葭反讀為是拔毛見韻十
七薛出蕪最二字於十三祭內亦有一字內蕪字下註
子芮反東茅表位正叔孫通綿蕪之儀春秋傳云置茅
蔭也葭字下註史記禮書作綿蕪徐廣曰表位標準如
淳曰置綿蕪為習肄處謂以茅蕪植地為蕪位又於十
四秦亦出二字皆有祖外反別出一葭字祖外反小

癸辛雜識 後集

也則二音皆可通用無疑

五月五日生

五月五日生子俗忌之然不可一槩論也姑書數事于
此田文以五月五日生父命勿舉母私舉之文長以實
告之啟父曰不舉五月子何也父曰生及戶損父文曰
受命於天豈命於戶若受命於戶何不高其戶誰能至
其戶耶父知其賢後封孟嘗君以五月五日故忌
史王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欲棄之其祖猛曰昔孟
嘗君以此日生卒相齊此兒必興吾家以鎮惡名之南

史王鳳亦以五月五日生者父欲不舉曰俗語舉此子
長及戶則自害否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
日生非不祥也遂舉之西京雜記胡廣以五月五日生本姓
黃父母惡之蕪之葫蘆棄之河流岸側居人收養及長
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廣以為背其所養則忘恩而無所
歸托葫蘆而生也乃姓胡名廣後登三司有中庸之號
世唐崔信明亦以五月五日生中時生太史令占曰五
月為大火為難為支采日正中文之盛也及長博支強
記下筆成章終秦川合徽宗亦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

改作十月十日為天寧節近世省史翁應龍亦以五月
五日生後受極刑屈原則以五月五日生投汨羅江而
死楚人哀之每至其時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續齊志孝
女曹娥其父以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泝滄迎神溺死娥
年十四乃號泣十七日投江而死三日後與父屍俱出
東漢列女傳

度宗廟無室

太廟自宣信翼順四祖為祧別於太廟西上為祧殿以
奉之與大廟諸室並同列而各門以隔之自太祖以下

至理宗為十四室度宗之祧在理宗東已無所容乃外
闕東廡以處之亦不祥矣

徐留登第

留忠肅夢炎徐取霖在衢棧俱受知於命教任禮命善
漢斗南命以二人屬之徐魁南宮留亦中選每同前漢
又同寓邸而徐日誦于酒無所聞知時穆陵書后又克
艱二語以錫丞相史嵩之謝表及記皆漢所為留刺知
之不以語徐遂以自擬對策遂冠多士云

私取林竹溪

林竹溪希逸字肅翁又號席齋福清人乙未吳榜山上
庠登第凡三試皆第四是歲真西山知舉莆田王邁實
之亦預考校西山欲出堯仁如天賦立說堯為五帝之
盛仁為四德之元天出庶物之首西山以此題為極大
實之云題目自好但矮些箇西山默然林居與王隔一
領素相厚善自試前林衣弊衣遊王車密扣題意王告
以必用聖人以天下為一家要以西銘主意自第一韻
以後皆與議定首韻用三極一家次韻云大聖人之立
極合天下為一家四韻堯宅禹宮大鋪敘西銘至是西
山扃於無題可擬乃謂實之曰日漏無題奈何王以位
下餘題西山再四扣之不已王久之若不得已乃以前
題進并題韻之意大略西山筆佈至引試日題將揭曉
循例列括香象方對越聞王微視云某誓舉所知神
其鑿之是時鄉人林彬之元質亦在試中上請以籍音
訓答亦授以意亦預選云

吳益登對

吳益為院轄官日因輪對上殿理宗忽問曰白鹿之功
何如淮泥奏曰不同又問所以不同奏曰淮泥之功成

於己濟上首肯之賈師憲以此喜之

朱王二事相同

朱元晦平生議論前無古人獨廟議以信祖東向及社倉祖述青苗二事與王介甫正同殊不可曉廟議見中脩或問及宋祁祖宗配侑議文鑑卷百五元晦以東向之說出於韓退之禘祫議殊非公論南史賊蕭駁鄭元以二祫為文武之謬其語甚切當併攷之

方珠

橫塘人褚生以右科官與賈巨川涉有舊初為揚州一令有妻又贅於一宗姓之家既而挾其資以逃因遭劫貨緣復官既得連州蓄徒二百專事采珠有船商得方珠褚知之因矯朝命箝而取之習司風聞復道廢傳已過滿半年後至者擠之遂飲醜而殂方珠者竟莫知所在且珠者貴則貴色貴大如珠不圓更無色何足貴

張約齋備者

張約齋甫初建園宅備工甚衆內有一人貌雖瘠而神采不凡者張頗異之因訊其所以則云本象人以事至京留滯無以歸且無以得食故不免為此張問其果欲歸否答曰雖欲歸奈無路途之費張曰然則所用幾何遂如數賜之且去不復可知其如何也未幾張以罷滿象州半落殊甚一日忽有來訪者審則其人也於是為張營居止且貸以資使為生計張遂賴以濟後張歿於家其人周其葬事畢亦莫知所在

癸辛雜識後集

照曠

禁男娼

書傳所載龍陽君彌子瑕之事甚醜至漢則有籍籍閨中孫通韓嫣董賢之徒至於傅粉以爲媚史臣贊之曰柔曼之傾國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聞東都盛時

無賴男子亦用此以圖衣食政和中始立法告捕男子為娼者杖一白賞錢五十貫異俗此風尤盛新門外乃其巢穴皆傅粉盛裝飾善針指呼謂亦如婦人以之求食其為首者號師巫行頭凡官呼有不男之訟則呼使驗之敗壞風俗莫甚於此然未見有舉舊條以禁止之者豈以其言之醜故耶

趙春谷斬蛇

趙登守衢日所任都吏徐信與建佑聖觀斂民財甚夥未幾詹寇作信以致寇抵罪而死然民之誦祠如故特

癸辛雜識後集

照曠

太守不復往趙孟奎春谷始至以典祀亦往致教已而得堂帖從前守陳蒙所申命加毀拆民投牒求免而主祀祠黃冠遇大蛇於道謂神所憑率民以禱曰果神也盍詣郡遂以蛇至俾廳以白郡趙曰此妖也以黃冠為政衆械繫於獄繼取蛇貯以大缶加封閉焉三日獄成黃冠坐編置而戮蛇於市人咸壯之

三山詔歲舉送

三山舊例詔歲試每場兩日帥於謠樓揖士蓋貢院在樓之內也樓頭贊士子同應聲如奔雷者無慮數萬

雜以市人群不逞旗號紛然搶案占席奔突可此下有聞文

余閱陸王諸家小名錄歎其書闕不具如茲集烏

孫開孫之類一一續補可以傲董彥遠家子弟矣

宋末文體之變三學之橫被此老痛言之真堪醫

俗但恨男娼過賴穢衰之語亦並存耳其游閩古

泉一段不遜陸放翁閱古泉記放翁獨見請于世

情哉虞山毛晉識

癸辛雜識後集

照曠

癸辛雜識後集 終

癸辛雜識續集目錄上

羅椅	大打圍	水竹居
宋彥舉鍼法	華夷圖石	縉雲葉醫
洪藻	插花種菊	大野猪
天花異	西城玉山	靈壽杖
改安吉州	二王八閩大略	海船頭髮
海神擊日	戊子地震	江西術者奇驗
京口天裂	李醉降僊	海井
狗畏鼻冷	鑿井法	重害
日形如狐	葉李遺踪	地連震
蜀人不浴	梅無仰陽花	柵沙武口
李仲實談鬼	大興獄鬼	梨酒
四明冠壽寺火		合樂諧和
盜馬踏淺	于闐玉佛	狗站
姨夫眼眶	偏僻無子	琴應弦
治物各有法	金鳳染甲	杭城食米
開慶六士	范元章夢	福王婚啓
雷雪	醫術	湖棚
同四沙磧	短送	子山隆吉
寒材望	船吼	古獄塔燈
成都惡事	馮婦搏虎義	鹽養花
文山像贊	王茂林立子	同回送終
接待寺	天雨塵土	種葡萄法
插瑞香法	楊髡發陵	西征異聞
喇留忠齋	鎮陽	純色般變
公主添房	聖門本草	海鮑兆火
壬辰星隕	葉李紀夢詩	海蛆

癸辛雜識

癸辛雜識續集目錄上

二

照實圖

北方大車	全氏擊鬼	押不盧
種茯苓	葉李姓名二上	
訟學業耨社	相馬法	碑蓋
駝峰	解厄咒	霍山顯靈
黃蘆城幹	種葡萄上版宋法	三十六贊一像

癸辛雜識續集目錄上終

癸辛雜識續集上

羅椅 弁陽周密輯

羅椅字子遠號礪谷廬陵產也少年以詩名高自標致常以詩投後村有華裾客子袖文過之句知其為巨富家子也壯年留意功名借徑勇爵捐金結客馳名江湖時方向程朱之學於是盡棄舊習而學焉然性理之學必須有所授然後名家於是尊饒雙峰為師時四方從之者數百類多不能文之人子遠天資素高又濟之以性理之學竟為饒氏高弟其實欲蓋陶翁之名也未幾以李之格薦登買節憲之門久之買惡其不情心薄之時在江陵值庚申透渡之事遂去買往維揚依趙月山日送青鞋破襪蓬頭垢面儼然一貧儒也月山得其術袖之文甚喜遂延之教子賓主極相得未幾師憲移維揚月山仍參開幕一日詰問云兒輩近得一師善教導蓋廬陵羅兄也才美可喜但一貧可念也師憲先廉知為子遠給月山云好秀才能教子弟極難得願見其人月山遂拉子遠出見之師憲為之絕倒月山茫然問所以師憲曰此江西羅牛州也其家富豪十倍於我輩執事高明乃為所欺耶月山甚慚子遠知蹤跡已露遂告別而去既而登丙辰第以秉義郎換文林為江陵教又改潭教潭之士聞其來先懷輕侮之意及至首講中庸臺臺可聽諸生乃無語及卒頌之信豐登幾為提轄權貨務買師憲既知其平生素說詐不然之久而不遇至度宗升遐失於入臨於是臺評論罷而去饒雙峰者番禺人自號為黃勉齋門人於晦菴為嫡孫行同時又有新塗董敬菴秋崖皆為雙峰門人子遠與之極相得

續集

癸辛雜識續集上

二

照實圖

互相稱道及世變後道學既掃地遺韓再及門則子遠不復約之矣董韓亦行怪者俱不要雙峰死二君旬旬往哭稿素背負木主每夕放邸輒設位奉木主哭臨之旅主人皆忠苦之及道由撫州黃東發震時為守津吏報云有二秀才素衣背位牌入界大哭而去行止怪異不知何人東發聞之即往迎之亦製服於郡廳設位三人會哭俱稱先師之喪及自石洞回東發聘董為臨汝堂長書幣極厚留韓都齋蓋一時道學之怪往往至此時人有言云道學先牌人然行董敬卷淫之浮薄者邪人呼為董荷菴韓自詭為魏公之裔僻居都屋而榜帖則必稱本府常語朋友云先忠獻王勳德在國史先師文公精神在四書諸賢不必對老夫說功名說學問以此往往為後生輩所談云

大打圍

北客云北方大打圍凡用數萬騎各分東西而往凡行月餘而圍始合蓋不啻千餘里矣既合則漸束而小之圍中之獸皆悲鳴相弔獲獸凡數十萬虎狼熊鹿麋鹿野馬象猪狐狸之類皆有之特無兎耳獵將竟則開一

癸辛雜識續集上

三

門廣半里許俾餘獸得以逸去不然則一網打盡來歲無遺種矣又曰未獵之前隊長去其頭帽於東南方開放生之門如隊長復帽則其圍復合眾始獵耳此亦湯王祝網之意也

水竹居

薛野鶴曰人家住屋須是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方好此說甚奇

宋彥舉鐵法

楊子昂云北方有宋彥舉者鐵法通神又能運氣謂初

用鍼即時覺熱自此流入經絡頃刻至患處用補瀉之法治之則病愈而氣血流行矣

劉漢卿郎中患牙槽風久之領穿膿血淋漓醫皆不効在雜揚有邱經歷蓋都人妙鍼法與鍼委中及女膝穴是夕膿血即止旬日後領骨脫去別生新者其後張師道亦患此證亦用此法鍼之而愈殊不可曉也邱嘗治消渴者遂以酒醇作湯飲之而愈皆出於意料之外委中穴在臍脈中女膝穴在足後跟俗言丈母腹痛灸女婿脚後跟乃外而至此亦女膝是也然灸經無此穴

癸辛雜識續集上

四

又云女須穴

華夷圖石

汴京天津橋上有奇石大片有自然華夷圖山青水綠河黃路白粲然如畫真異物也今聞移置汴京文廟中作拜石

籍雲葉醫

括之籍雲有葉醫拔術頗精一夕忽夢追至城隍主者戒云凡今北之人虐南人蓋有數若南人恃北執以虐南人者此神明之所甚怒罪無赦趙某者昔在福州日

殺人至多獲罪於天今使之得治疾而死或以殺二石

酒二斗雞四隻相邀汝慎毋往不然道天之罪不可免也然於次日必有葉氏亦以此數相償且有重獲也既覺端端然遂往廟中吐香甫歸家而趙氏之家令人果以物至相邀遂辭以疾不往次日葉氏召醫疾愈以物

酌謝乃雞酒穀如夢中之數收功獲謝而趙則祖矣

洪英

高疎寮守括日有籍妓洪英者慧黠過人一日歌真珠

高疎寮守括日有籍妓洪英者慧黠過人一日歌真珠

高疎寮守括日有籍妓洪英者慧黠過人一日歌真珠

兼詞至病酒情懷猶困懶使之演其聲若病酒而困憊者疎寮極稱賞之適有客云卿自用卿法高因視洪云吾亦愛君渠遂與脫籍而去以此得噴言者

插花種菊

春花已半開者用刀剪下即插之蘿蔔上却以花盆用土種之時時澆溉異時花過則根已生矣既不傷生意又可得種亦奇法

大野猪

北方野猪大者數百斤最獷悍難獵每以身搭松樹取脂自潤然後臥沙中俾沙於鬃久之其膚革堅厚如重甲名帶甲野猪雖勁弩不能入也其牙九堅利如戟馬至則以牙稍之馬足立傷雖虎豹所不及也又云獵大之頁者最畏狐蓋狐善以穢氣薰大目即射以獵者凡見狐必收犬蓋恐為所損也

天花異

戊子五月初二日以來日光中有若柳絮又如雪片者飛舞亂下人皆問傳以為天花迨至初四日大雷雨飛

雹大者如當三錢始知連日所謂天花者即雪也及飛

下則以為雪耳蓋小片半空已化於烈日中大者乃乘風而墜耳繼聞沈氏失冰一窖次日王子才白越來則知越中端午日大雹西廊門水亦失其半按寧宗嘉定

甲戌九月初日食之既日傍有星見及有飛片如雪母

之狀自天飄下今之天花殊類此也

西域玉山

劉漢卿嘗隨官軍至小回回國去燕數萬里每雨過山

狗畏鼻冷

狗畏寒凡臥必以尾掩其鼻方能熟睡或欲其夜警則翦其尾鼻寒無所蔽則終夕警吠

鑿井法

北方鑿井動輒十餘丈深尚未及泉為之者至難或泉不佳則費已重矣後見一術者云凡開井必用數大盆貯水置數處俟夜氣明朗於盆內觀所照者星光何處最大而明則地中必有甘泉也試之屢驗也

重寶

自兵火以來人家比有窖藏多為奴僕及盜賊軍兵所發無一得免者獨聞一貴家獨有窖藏之妙法須穿土及其下置多物訖然後掩其土石上又覆以土復以中物藏之如此三四層始加甃砌異日或欲人發掘止及上層見物即止却不知其下復有物也多者儘藏於下此說甚奇

日形如瓠

范元章聞之本心翁謂曾見錢浩達可云戊子十月內早出郭日初出略無精光其形如瓠既而變方乃就圓

癸辛雜識續集上

殊不可曉也

葉李遺照

葉亦愚上書後朝廷捕之甚急遂禱之霍山張王廟是夕夢一白衣裹帽人指庭下一雞為蛇所纏牢不可解其後有照而王之驗二物已酉合也

地連震

紹定戊子八月初三日二鼓雷雨之聲自東北來地遂震四鼓再震九月十三日夜又震謝密菴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地震者五今連及三震焉其後嘉熙庚子地

震戊子歲十月地震十一月又震却一甲子矣

蜀人不浴

蜀人素習浴雖盛暑不過以布拭之耳諺曰蜀人生時一浴死時一浴

梅無仰梅花

杜南谷云梅花却無仰開者蓋亦自能巧避風雪耳驗之信然

擣沙武口

北軍未渡之時守把統制官王順欲擣沙武口及沌口

癸辛雜識續集上

三

照廣閣

以此二處江水極深難於用工遂用拔搭船百餘隻載沙石沉之繼以石節土囊壓下就用槓竿打為槓柵不兩日即辦蓋長江之險此二處最為要害故也夏貴乃以為不然遣人盡去槓柵欲縱北船入口然移其船順極以為憂請拔搭船三百隻左右前後皆置槓柵以迎之俟彼船出口子即以鐵錘兒胃定復回棹棹其船以歸蓋口子既小自不容並進不過盡入吾窰中乃已夏老復忌其功不以為然及北船盡出之後散漫大江之中守兵僅能與未去口子者相拒而餘舟皆已飛渡許廣矣

李仲賓談鬼

李仲賓術父少孤貧居燕城中荒地多枸杞一日踰隣寺頽垣往采杞子日正午方行百餘步忽迷失故道但見廣沙莽莽非平日經行境界心甚異之舉頭見日色昏猶能認大悲閣為所居之地遂向日南行循閣以尋歸路忽見一壯夫白帶方巾步武甚健厲聲問往何方方錯愕問遽以手捋其胸李素多力善搏急用拳捶之其人仆已失其首心知為鬼物然猶踉蹌相向李復以

癸辛雜識續集上

三

率仆之隨仆隨起者十餘次其人遂但怒而去既稍前則無首者踞坐大石上以俟意將甘心焉然路所必經孰不容避忽記腰間有采杞之斧遂持以前其人果起而迎之遂斧其頸鏗然有聲乃在青石上其人寂然不見而異境亦遷元觀乃私識其處而歸家人見其神采委頓問之則不能語越宿方能道所以遂借數人往訪其處果有斧痕在石上遂啓其石下乃智井井中皆枯骸也詢之蓋亡金兵亂中死者遂函其骨遷窆他所後亦無他

大典獄鬼

仲賓又云向在燕為太常令史太常官解向為大典獄聞有物怪往往能殺人時年少氣壯勇方秋初一夕守宿官舍一僕自隨亦以暑甚出外舍遂獨據炕酣寢至夜半忽房門軋然有聲而開驚覺則廣間憤悶若壓氣不甦醒極力微開目見一人黑色乘微月率率有聲而前既進復退於是恐甚極力瞪目起坐則房門未嘗啓也頃之其人復來思有以禦之適無他物僅有皮靴一雙於其前俟其稍近以靴擲之劃然有聲如雉鳴用手斜拉窓眼而去至曉視之其手拉窓處每窓眼皆圓窰數十破處皆如一紙雖破而不脫竟不知為何怪也

梨酒

仲賓又云向其家有梨園其樹之大者每株收梨二車忽一歲盛生觸處皆然教倍常年以此不可售甚至用以飼猪其處可知有所謂山梨者味極佳意頗惜之曷用大囊儲數百枚以缶蓋而泥其口意欲久藏旋取食之久則忘之及半歲後因至園中忽聞酒氣熏人疑守舍者釀熟因索之則無有也因啓觀所藏梨則化而為

水清冷可愛湛然甘美真佳醞也飲之輒醉同回國葡
葡酒止用葡萄釀之初不雜以他物始知梨可釀前所
未聞也

四明延壽寺火

四明延壽寺在城大刹也三十年前僧良月溪者為知
客一夕夢本寺所奉四明尊者告之曰三十年後當使
瓦礫化為黃金適符吉夢至明年己丑正月初四日乃
四明尊者忌辰作會次日戴覺民家火作延壽寺中一
椽不留其應乃如此先是一月前有汪氏子名信道者

癸辛雜識續集上

六

夢其祖宗云火災當起於汝家吾力告免於神今已得
一同姓名者代矣及火作乃起於戴氏閩人汪信之家
與信道僅有一字之異所毀幾萬家凡壬午年火所不
及者皆不得免其新舊界址截然若有神所司者此尤
可怪云

合樂諧和

舊聞梨園舊樂工云凡大燕集樂初作必先奏引子謂
如大石調引子則自始至終凡絳竹歌舞皆為大石調
直至別奏引子方隨以改為耳又云凡燕集初作或用
上字然或用工字然必須樂樂皆然是謂諧和或有一
時然尾參差不齊則謂之不和必有口舌不樂等事前
後驗之無不然者以此推之則樂之關乎治亂為不誣
矣

盜馬踏淺

甲戌透渡之事其先乃因淮閩道無鼻孔回酒渡江
北盜馬或至二三百匹其後遂為所獲遂扣其渡江
踏淺之處乃自陽羅堡而來於是大江可涉地北盡知
之遂由其處而渡焉

于闐玉佛

伯顏丞相嘗至于闐國開省於其國中開井得白玉佛
一身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見筋骨脈絡已即貢
之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濶五尺長一十七步
入尺五以重不可致

狗站

伯機云高麗以北地名別十八華言乃五其地極寒海
水皆冰自八月即合直至來年四五月方解人物行其
上如履平地站車往來悉用四狗挽之其去如飛其狗
悉諸人性至站亦被狗分例稍不如儀必至嗜死其人

姨夫眼眶

帛音令史河間人其妻常為白衣男子所據來則痛飲
然後共寢屢不勝其忿於是仗利刃伺於牀下既而果
來擁婦劇飲大醉方欲就睡掩其不備以刃刺之白衣
沿壁而上踰提如飛因逆刃捨殺之墮地化為霜毛白
鼠身長五尺許雙目爛然遂抉其目珠色深碧而徑寸
宛似惡惡夜至暗室有光芒尺餘北人戲名曰姨夫眼
眶蓋北人以兩男子共狎一妓則呼為姨夫故以為戲

云伯機

偏僻無子

施仲山云士大夫至晚年多事偏僻之術非惟致疾然
不能有子蓋交感之道必精與氣接然後可以生育而
偏僻之術必加繁縟之法氣不能過是以不能有子也
愛身者當慎之

琴應絃

琴間指以一與四二與五六四與七為應今凡動第一
絃則第四絃自然而動試以羽毛輕絃之物果然此氣

之自然相感動之妙

治物各有法

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調金描畫然後再入窰燒之永不
復脫凡玉工描玉用石榴皮汁描之則見水不去墨珠
相思子磨汁綴之亦可則見火不脫凡事皆有法

金鳳染甲

鳳仙花紅者用葉搗碎入明礬少許在內先洗淨指甲
然後以此付甲上用片帛纏定過夜初染色淡連染三
五次其色若胭脂洗滌不去可經旬直至退甲方漸去

癸辛雜識續集上

九

之或云此亦守宮之法非也今老婦七八今同回婦人
多喜此或以染手并貓狗為戲

杭城食米

余向在京幕聞吏魁云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糴而食凡
十六七萬人以二升計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
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廂不與焉客旅之往來又不與焉

開慶六士

陳宜中曾唯黃鏞劉徽陳宗林則祖皆以甲辰歲史嵩
之起復上書倡為期之論一時朝紳如盧越徐霖元杰
趙無慮皆和之時人號為六君子既貶旋還時相好名
牢籠宜中為掄魁餘悉擢職科三數年間皆致通顯然
夷攻其人平日踐履殊有可議者然同聲合黨孰敢擢
其鋒郭方泉圖在臺日嘗疏黃鏞之罪因論虛名之弊
時宜中在政府徽在從班競起攻之問為之出臺及鏞
知廬陵文宋瑞起義兵勤王百端沮之遂成大隙既而
北兵大人則如黃如會數公皆相繼賁降或言其前日
所為皆偽也於是為之語云開慶六君子至元三搭
頭宋之云亡皆此輩有以致之其禍不止於典午之清

談也

范元章夢

范元章向在魏明已館中嘗赴首試夢至大宮殿手執
文書歷階而上自顧其身則挂綠衣既而有衣皂袴者
亦欲進爲左右所却以爲無綠衣而不可進遂脫所
衣綠袍與之其袍內乃著粉青戰袍旁有嘲之者答云
無笑此乃銀青袍也及寤雖喜衣綠之吉又有脫袍之
疑既而中第辭魏氏館職之者乃蜀人稅某也次舉亦
第於是脫袍之徵已驗獨不曉銀青之說然自喜以爲
此必異時所至之官也臨安鹽倉批滿則謝堂實尹京
其街乃銀青光祿大夫時事已異僅止於此是以知人
生皆有分定不容少有僥倖也

福王婚啓

福王之子娶全竹齋少保之女婚書一聯云依光前北
荷安公位之居回首江南惟重母家之念亦有味也時
福王爲平原郡公

雷雪

至元庚寅正月二十九日癸酉是年二月三日春分余

癸辛雜識續集上

三

照廣閣

送女子嫁吳氏至博陸早雪作至未時電光繼以大雷
雪下如傾而雷不止天地爲之眩黑余生平所未見爲
驚懼者終日客去記得春秋魯隱公九年三月三國吳
主孫亮太平二年二月晉安帝元興三年正月義熙六
年正月皆有雷雪之變未及考也

醫術

吾鄉醫者龐良臣良材兄弟二人指上頗明最是暗記
諸藥方不差分毫爲難能也永嘉術者陳獨步符而善
記每有客自外來問其聲即知其爲何人也誦言一別

今幾何歲矣台庚乃某年某月日時者乎略無一差吾
鄉張神鑑亦嘗而善記胸中所儲無慮數萬每談一命
則旁引同庚者數十皆歷歷可聽又有張五星亦嘗而
善善辨寶玉此猶是暗中摸索至於能別婦人妍醜聞
其聲款扣問數語即知其人美惡情性趙信國丞相專
俾置姬妾并玉器云

湖翻

庚寅五月連雨四十日浙西之田盡沒無遺農家謂尤
甚於丁亥歲雖景定辛酉亦所不及也幸而不沒者則
大風駕湖水而來田廬頃刻而盡村落名之曰湖翻農
人皆相與結隊往淮南趁食於太湖買舟百十餘所載
數千人同往甫至湖心大風驟至悉就溺死又有千餘
人渡楊子江濟者同日亦沉于江淨慈靈隱皆停堂容
僧數百皆渡江還浙東內四僧偶別門徒至中途忘攜
雨具還取之至江干則渡舟解維矣方悵然自失舟至
中流亦爲風浪所覆四僧幸而得免豈非所謂劫數者
耶

癸辛雜識續集上

三

照廣閣

同回沙磧
同回國所經道中有沙磧數千里不生草木亦無水泉
塵沙眯目凡一月方能過此每以鹽和麩作大餅置囊
馳口中仍繫其口勿令噎時使鹽麩之氣沾濡庶不致
餓死人則以麩作餅各貯水一盂於腰間或牛羊渾脫
中每日略食餅餅滿之以水或迷路水竭太渴則飲馬
溺或壓馬糞汁而飲之其國人亦以爲如登天之難今
同回皆以中原爲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復回首故國也

短蓬

楊大芳嘗爲明州高亭鹽場場在海中或天時晴霽時
見如匹練橫天其色淡白則晴雨中分土人名之曰短
蓬亦蜃氣之類也

子山隆吉
梁棟字隆吉鎮江人登第嘗授尉與莫子山甚稔一日
偶有客訪子山留飲作菜元魚爲饌偶不及棟棟憾之
遂告子山嘗作詩有譏誚語官捕子山入獄久之始得
脫而歸未幾病死余嘗覽之云秦郎成孟酒裏烏臺
禍起一詩問紀其實也後十年棟之弟投茅山許宗師
爲黃冠許待之厚既而棟又欲挈妻孥而求許不從棟
怒大罵之許不能堪遂告其會作詩云浮雲暗不見青
天指以爲罪於是捕至建康獄未幾病死此慷慨之明
報也

塞材望

塞材望蜀人爲湖州倅北兵之將至也塞教然自誓必
死乃作大錫牌鐫其上曰大宋忠臣塞材望且以銀二
笏鑿竅併書其上曰有人獲吾屍者望爲埋葬仍見祀
題云大宋忠臣塞材望此銀所以爲埋瘞之費也日繫
牌與銀於腰間只伺北軍臨城則自投水中且遍祝鄉
人及常所往來者人皆憐之丙子正月旦日北軍入城
塞已莫知所之人皆謂之溺死既而北裝乘騎而歸則
知先一日出城迎非矣遂得本州同知鄉曲人皆能言
之

船吼

甲戌歲越中榮郎兩舫舟忽有聲如牛吼移時方止俗
謂之船吟不祥之徵也未幾有透渡之禍庚寅歲十一
月朔西與渡以舟子不謹驅趁渡人上沙太早既而潮
至趨岸不及溺死者近百人時王篠竹孫小隱同問渡

癸辛雜識續集上

三

照廣閣

照廣閣

目觀其事以鈔一錠命舟僅救三人孫遂以事白省遂
斷兩監渡官各一百七下梢人則處典刑以謝溺者既
而渡口之舟復大吼豈溺者有知而然邪

古獄塔燈

武林右司理院昔為僧寺有大石塔在焉風雨陰晦之
夕或現一燈於上則府主必移易獄有故甲戌歲范元
章攝右獄日親見之此燈或多至六燈兩兩相並於塔
之半其色淡紅而微青凡數見之

成都惡事

李辛雜識續集上

五

照寶閣

魏明已之姪有六直閣者云少年在成都時方承平繁
盛與京師同一日入酒肆中坐覺卓下有所遺物如鑰
匙之狀極其光瑩俱各不等凡數十枚莫曉其為何物
姑收置之佩囊中因遊狹斜至深夜方歸忽有三四少
年掛於道旁為禮甚恭然皆平生素昧者力邀於酒肆
中堅辭不可酒再行乃出向所得如鑰之物見還云某
輩不知先生在此輒犯不遵茲謹納還然所願受教於
明師魏聞其言略不知所謂亦不知此為何物亦莫知
緣何為其所取辭以偶爾得之初不知為何用而眾猶
不信久而乃散及扣黠者則知此物探囊法笈之具此
數輩適得之於魏疑其為高手盜也欲師之耳魏懼賈
禍亟毀棄之久而不敢出市云 范元章

馮婦搏虎義

孟子馮婦搏虎一章有以昔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
善士則之為斷句據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與前段相對亦自有義

鹽養花

凡折花枝槌碎柄用鹽築合實柄下滿足插花瓶中不

癸辛雜識續集 卷上

用水浸自能開花作葉不可曉也

文山像贊

有傳鄧光薦贊文山像云日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
兮晴雷殷山頭碎柱而壁完血化碧而心丹嗚呼誰謂
斯人不在世間 祝壽得

王茂林立子

王克謙號茂林無子後知永嘉命立修竹為子時已二
十乃戊戌生本姓林氏正合茂林二字非偶然也

回回送終

回回之俗凡死者專有浴屍之人以大銅瓶自口灌水
蕩滌腸胃穢氣令盡又自頂至踵淨洗訖然後以帛
拭乾用粉絲或絹或布作囊裸而貯之始入棺斂棺用
薄松板僅能容身他不置一物也其洗屍穢水則聚之
屋下大坎中以石覆之謂之招魂置卓子坎上四日一
祀以飯四十日而止其棺即日便出瘞之聚景園園亦
回回主之凡質地有常價所用磚灰匠者則主皆有之
特以鈔市之直方廬之際眷屬皆務面掉披其髮毀其
衣襟踴踊號泣振動遠近棺出之時富者則丐人持燭

癸辛雜識續集上

五

照寶閣

撒果於道貧者無之既而各隨少長拜跪如俗禮成服
者然後啣靴尖以樂相慰勞之意止令群回誦經後三
日再至瘞所富者多殺牛馬以饗其類併及隣里與貧
丐者或聞有至瘞所脫去其棺赤身葬於穴以屍面朝
西云 辛卯春於歐 善日擊其事

接待寺

杭之北關接待寺寺額乃吳傅朋書教賜妙行之院初
扁甚小其後展而大之殊乏書體其右廡有古觀音殿
亦傳朋書極佳觀音銅像高丈餘唐物也其一壁作水

波有洶湧勢若毗陵太平寺之類外有給庫石碑立於
側其文乃銘朴翁撰美堯章書仰藍神左相公不知何
代人寺乃淳熙間輪彌陀開山常施水飯僧於此有大
石井尚存其深六丈泉極清洵有塔幢在法堂之左
題云齋三百萬僧瑜彌陀之塔云

天雨塵土

辛卯三月初六日甲辰黃霧四塞天雨塵土入人鼻皆
辛酸凡家瓦墻間如篩灰相去丈餘不可相親日輪如
未磨鏡翳翳無光采凡兩日夜是夜二鼓望仙橋東牛

癸辛雜識續集上

五

照寶閣

羊司前居民馮家失火其勢可畏凡數路分火沿燒至
初七日勢益盛而塵霧愈甚昏翳慘淡雖火光烟氣皆
無所觀直至午刻方息南至太廟塔北至太平坊南街
東至新門西至舊祕書省前東南至小樞門吳家府西
南至宗正司吳山上崇廟皮場星宿廟伍相公廟東北
至通和坊西北至舊十三灣開元宮門樓所燒踰萬家
至今恰一甲子矣客云漢成帝建始元年後周宣帝陳
後主中皆有黃霧之變未及考也

宋江三十六贊

贊聖與作宋江三十六贊并序曰宋江事見於街談巷
語不足宋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點
余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
敢輕為及異時見東都事畧中載侍郎侯蒙傳有書一
篇陳制賊之計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
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不若救過招降使討
方臘以此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余然後知江輩真有
聞於時者於是即三十六人人為一贊而箴體在焉蓋
其本擬矣將使一歸於正義勇不相戾此詩人忠厚之

癸辛雜識續集上

五

照寶閣

心也余嘗以江之所為雖不得自齒然其識性超卓有
 過人者立號既不借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轍雖託之記
 載可也古稱柳盜跖為盜賊之聖以其守壹至於極處
 能出類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幾乎雖然彼跖與江與
 之盜名而不辭躬履盜跡而無諱者也豈若世之亂臣
 賊子畏影而自走所為近在一身而其禍未嘗不流四
 海嗚呼與其逢聖公之徒孰若即與江也

呼保義宋江 不假稱王 而呼保義 豈若狂卓 專犯諱忌
 智多星吳學究 古人用智 義國安民 惜哉所予 酒色傷人
 玉麒麟盧俊義 白玉麒麟 見之可愛 風塵大行 皮毛終壞
 大刀關勝 大刀關勝 豈雲長孫 雲長義勇 汝其後昆
 活閻羅阮小七 地下閻羅 追魂攝魄 今其活矣 名喝太伯
 尺八腿劉唐 將軍下短 貴稱侯王 汝豈非夫 朋尺八長
 沒羽箭張清 箭以羽行 破敵無頗 七札難穿 如游料何
 浪子燕青 平康巷陌 豈知汝名 大行春色 有一丈青
 病尉遲孫立 尉遲壯士 以病自名 端能去病 國功可成
 浪裏白跳張順 浪裏白跳張順 汝能白跳 願隨忠魂 來駕怒潮
 雪浪如山

船火兒張橫 太行好漢 三十有六 無此火兒 其數不足
 短命二郎阮小二 灌口少年 短命何益 曷不監之 清 食
 花和尚魯智深 有飛飛兒 出家尤好 與爾同袍 佛也被惱
 行者武松 汝優婆塞 五戒在身 酒色財氣 更要殺人
 鐵鞭呼延綽 混江龍李俊 尉遲彥章 去來一身 長鞭鐵鎗 汝豈其人
 飛龍混江 射之即濟 武皇雄爭 自惜神臂
 九文龍史進 龍數肖九 汝有九文 盍從東皇 駕五色雲
 小李廣花榮 中心慕漢 奪馬而歸 汝能慕廣 何憂數奇
 霹靂火秦明 霹靂火秦明 摧山破嶽 天心無妄 汝孽自作
 黑旋風李逵 風有大小 不辨雌雄 山谷之中 遇爾亦凶
 小旋風柴進 風有大小 黑惡則懼 一噫之微 香滿太虛
 插翅虎雷橫 飛而食肉 有此雄奇 生入玉關 豈傷令姿
 神行太保戴宗 不疾而速 故神無方 汝行何之 敢離太行
 急先鋒索超

行軍出師 其鋒必先 汝勿銳進 天兵在前
 立地太歲阮小五 東家之西 卽西家東 汝難特立 何有吾宮
 青面獸楊志 聖人治世 四靈在郊 汝獸何名 走曠勞勞
 賽關索楊雄 關索之雄 超之亦賢 能持義勇 自命何全
 一直撞董平 昔樊將軍 鴻門直撞 斗酒肉肩 其言甚壯
 兩頭蛇解珍 左嚼右噬 其毒可畏 逢陰德人 杖之亦斃
 美髯公朱仝 長髯郁然 美哉丰姿 恐使尺宅 兩見赤眉
 沒遮欄穆橫 出沒大行 茫無畔岸 雖沒遮欄 難離火伴
 拚命三郎石秀 石秀拚命 志在金寶 大似河魃 腹果一飽
 雙尾蝎解寶 醫師用蝎 其體貴全 反其常性 雷公汝嫌
 鐵天王晁蓋 叱沙天人 證紫金龜 頑鐵鑄汝 亦出洪爐
 金鎗班徐寧 金不可辱 亦忌在穢 盍鑄長戈 羽林是衛
 撲天鵬李應 鷲禽雄長 惟鵬最狡 毋撲天飛 封狐在草
 此皆羣盜之弊耳聖與既各為之贊又從而序論之
 何故太史公序游俠而進姦雄不免異世之譏然其

首著勝廣於列傳且為項籍作本紀其意亦深矣讀
者當自能辨之云華不注山人戲書

種葡萄法

有傳種葡萄法於正月末取葡萄嫩枝長四五尺者捲
為小團令緊先治地土鬆而沃之以肥種之止留二節
在外與時春氣發動葉萌競吐而土中之節不能條達
則盡幸華於出土之二節不二年成大棚其實大如聚
而且多液此亦奇法也

插瑞香法

凡插之者帶花則難易活而落花葉生復死但於芒種
日折其枝枝下破開用大麥一粒置於其中并用亂髮
纏之插於土中但勿令見日日加以水澆灌之無不活
矣試之果驗

楊光發陵

楊光發陵之事人皆知之而莫能知其詳余偶錄得當
時其徒互告狀一紙庶可知其首尾云至元二十二年
八月內有紹興路會稽縣秦寧寺僧宗允宗愷盜斫陵
木與守陵人爭遂稱亡宋陵墓有金玉異寶說誘楊
總統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為名出給文書將
帶河西僧人部領人匠丁夫前來將寧宗楊后理宗度
宗四陵盜行發掘制破棺槨盡取寶貨不計其數又斷
理宗頭灑取水銀含珠用船裝載賣貨回至迎恩門有
省臺所委官攔擋不住亦有臺察陳言不見施行其宗
允宗愷并楊總統等發掘得志又於當年十一月十一
日前來將孟后徽宗鄭后高宗吳后孝宗謝后光宗等
陵盡發掘劫取寶貨毀棄骸骨其下本路文書只言爭
寺地界並不會說開發墳墓因此江南掘墳大起而天

下無不發之墓矣其宗愷與總統分贓不平已受杖而
死有宗允者見為寺主多蓄寶貨豪霸一方

西征異聞

陳剛中云成吉思皇帝常西征渡流沙萬餘里其地皆
荒寂無人之境忽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如犀能人
言忽云此非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恐即律楚材
行部遠人傳物無所隨進云此名角端音能日馳萬里
不知蓋乘華郭璞書隨進云此名角端音能日馳萬里
靈異如神鬼不可犯也帝為之回馭又云有大鳥其一
羽足以蔽千人蓋鵬類也又云西域有沙海正據要津

其水熱如湯不可向近此天之所限華夷也終古未嘗
通中國忽一夕有巨獸浮水至其骨長數十里橫於兩
溪如津梁然骨中有髓窟可容並馬於是西域之地始
通中國其國謀往來者每以膏油塗其骨令潤懼其枯
朽折則無復可通故耳

嘲留忠齋

趙子昂入觀之初上命作詩嘲留忠齋云狀元曾受宋
朝恩目擊權姦不敢言往事已非那可說好將忠孝報
皇元留以此銜之終身云

鎖陽

馳驅野地有野馬與蛟龍台所遺精於地過春時則勃
然如笋出地中大者如貓兒頭笋上豐下儉其形不與
亦有鱗甲筋脈其名曰鎖陽即所謂肉苁蓉之類也或
謂龍輶婦人之淫者亦從而好合之其物得陰氣則怒
而長土人收之以薄刀去皮毛洗滌令淨日乾之為藥
其力百倍於肉苁蓉其價亦百倍於常品也五峰云亦
嘗得其少許

純色散錢

問理宗朝春時內苑效市井開撲之戲皆小畜互為之
至御前則於第二三撲內供純銀散錢以供一笑

公主添房

周漢國公主下降諸閩及惟貴各獻添房之物如珠項
寶花金銀器之類時馬方山天驥為平江發運使獨獻
羅細細柳箱籠百隻并鍍金銀鎖百具錦被百條共實
以之楮百萬理宗為之大喜後知出於承受姚某者遂
賜金帶一條承受者即姚靜齋之父也

聖門本草

陳參政接家集名亦受家傳內有怛怛集乃為舉子時
程文又以聖門十哲七十子各有為本草無乃不可乎
陳即行之之祖也

海鯨光火

壬午歲忽有海鯨長十餘丈聞於江浙潮沙之上惡少
年皆以梯升其背割而食之未幾大火人以為此鯨
之示妖其說無根辛卯歲十二月二十二三間又有海
鯨復大於前者死於浙江亭之沙上於是聞傳將有大
災然越二日於二十四日之夜火作於天井巷回四大
師家行省開元宮盡在煨燼中凡毀數千家然則濫傳
有時可信也此大考耳此印出於五行志中云海魚臨
甚多故時人云昔之
木天今之火地也

壬辰星隕

壬辰二月朔甲子更初有大星如五斗米枵大徐徐
自東而西紅光照地有聲殷殷若雷越日乃知墜于宗
陽宮火光滿室副宮陳悅道所口擊又聞是隕亦墜於
陽墳之昇元觀村中皆見火光後亦無他

葉李紀夢詩

葉亦愚有丞辛卯八月初四日夜忽夢一老人曰汝前
 爲文昌相坐漏泄天機適謫能悔過當復職引之至通
 明大明二殿俾爲主殿之職於是賦詩四章以謝及覺
 僅記其一云通明殿道紫微垣一朵紅雲擁至尊下土
 小臣勤精首願將惠澤溥元元於是作詩以記其事云
 宋時豪士石曼卿帝命作主芙蓉城我才比石萬無一
 半世虛負狂直名年來似有喪心疾薦共引鯨辜蒼生
 天誅未加公論沸日夕惟待鼎鑊烹何哉異夢出非想
 忽遇仙老談真情謂予夙是文昌相漏泄輕與道運拜
 帝令誦墮飽憂思且使兩足踟躕行追思善步不可得
 飛昇妙術矧敢輕當時廷議祇如此汝悔當復惟相迎
 稽首老仙謝慈愍臣罪當死天子明久之寂滅一大樂
 口棺待盡無他營老仙笑許汝可教引領直上朝玉京
 通明大明二宮殿林木蒼翠塔瑤瑤芙蓉爛漫錦欲似
 帝皇錫以主殿名賦詩奏謝九拜起玉音嘉獎傍觀榮
 癡人說夢聊一快我獨知命不少驚只恐才非曼卿敵
 相見慚汗應如傾從今閉日需帝召玉樓續記時當成
 兒孫自有兒孫福與儂報國須勤耕明年壬辰二月初

癸辛雜識續集上

三

照廣閣

六卒

海蛆

李聲伯云常從老張萬戶入海自張家浜至鹽城凡十
 八沙比海舟闊淺沙勢須出米令輕如更不可動則便
 縛排求活否則舟敗不及事矣拖梢之木曰鐵棧或用
 烏菱木出欽州凡一合直銀五百兩其鐵猶大者重數
 百斤皆行舟遇風下釘而風怒甚鐵猶四爪皆折舟亦
 隨敗極可異也凡海舟必用大木板護其外不常則
 船身必爲海蛆所蝕凡運糧則白萊州三神山再入大

洋七日轉沙門島可至直沽去燕止百八十里耳

北方大車

北方大車可載四五千斤用牛騾十數駕之管車者惟
 一主一僕叱咤之聲牛騾聽命惟謹凡車必帶鐵鑼鑼
 聲聞數里之外其地乃荒涼空野故耳蓋防其來車相
 遇則預先爲避不然恐有突衝之虞耳終夜勞苦殊不
 類人雪霜泥濘尤艱苦異常或泥滑陷溺或有折軸必
 須修整乃可行濡濡有句日然其人皆無賴之徒每其
 猥娼同處於車箱之下籍地而寢其不足恤如此

癸辛雜識續集上

四

照廣閣

全氏變鬼

壬辰四月二十日全霖卿子用之妻史氏之女盛誕子先
 出雙足足類雞鴨乳醫知其異推上之須臾則下雙足
 繼而腸亦併下乃孿子也皆男子而頭相抵髮相結其
 貌如瘡鬼遂扼殺之母亦隨殞

押不蘆

回回國之西數千里地產一物極毒全類人形若人參
 之狀其西名之曰押不蘆生土中深數丈人或誤觸之
 者其毒氣必死取之法先於四旁開大坎可容人然後
 以皮條絡之皮條之系則繫于犬之足既而用杖擊逐
 犬犬逸而根拔起犬感毒氣隨斃然後就埋土坎中經
 歲然後取出曝乾別用他藥制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
 則通身麻痺而死雖加以刀斧亦不知也至三日後別
 以少藥投之即活蓋古華陀能割腸滌胃以治疾者必
 用此藥也今聞御藥院中亦儲之白廷玉聞之盧松厓
 或云今之貪官汚吏賦過盈益被人所訟則服百日丹
 者莫非用此

種茯苓

癸辛雜識續集上

五

照廣閣

道士耶如山云茯苓生於大松之根尚矣近世村民乃
 擇其小者以大松根破而繫於其中而繫東之使脂液
 滲入於內然後擇地之沃者坎而瘞之三年乃取則成
 大苓矣洞霄山最宜茯苓往往民多盜種密誌之而去
 數年後乃取焉種者多越人云

葉李姓名二士

葉亦愚名李先爲葉山所攻後爲李性學所窘遂以此
 飲恨而死蓋二人正寓其姓名云

訟學葉膏社

江西人好訟是以有膏筆之譏往往有開訟學以教人
 者如金科之法出甲乙對答及諱許之語蓋專門於此
 從之者常數百人此亦可怪又聞括之松陽有所謂葉
 背社者亦專以辨捷給利口爲能如昔日張槐應亦社
 中之珍瑋者焉

相馬法

馬之壯者眼光灼人見全身中年者灼人見半身老者
 灼人僅見兩耳此難難相馬之法

碑蓋

癸辛雜識續集上

六

照廣閣

趙松雪云北方多唐以前古冢所謂墓誌者皆在墓中
 正方而上有蓋蓋下殺上上書某朝某官某人墓誌
 此所謂書蓋者蓋底兩間用鐵局局之後人立碑於墓
 道其上篆額止謂之額後訛爲蓋非也今世歲月志乃
 其家子孫爲之非所謂墓碑也古者初無歲月志之石

駝峰

駝峰之雋列於八珍然駝之壯者兩峰堅登其味甘脆
 如熊白爛房而尤勝若駝之老者兩峰偏輝其味淡粉
 如鴨敗絮然所烹者皆老而不任負重者而壯有力者

癸辛雜識續集 卷下

湯字無對 觀堂二石 董儀父論易

棺蓋懸鏡 北地賞柳 光祿寺御禮

森僧偽夢 沈香聖像 西湖好處

石庭杏梅 陳榜榜油 襄鄂百詠

打聚 家之冥三賢詩

四壁水燈 大辟登科 黃王不辨

押韻語錄 演福新碑 喜行古禮

龍畏神火 不慈父坊子 多景紅羅纏頭

韓平原姓王 烏銀江姚 金紫銀膏

烏賊得名 天雨米豆 朱宜慰詩

杏仁有毒 章宗效徽宗 荻苻益松

虎引鹿渡水 撩紙 冬至前造酒

玉日扞租 白蠟

癸辛雜識續集目錄下

癸辛雜識續集目錄下

癸辛雜識續集下

徐淵子詞

竹隱徐淵子似道天台人名士也筆端輕俊人品秀爽初官爲戶首其長方以道學自高每以輕脫目之淵子積不能堪適其長丁母憂去官淵子賦一篇梅云

道學從來不則聲行也東銘坐也西銘爺娘死後更伶仃也不看經也不齋僧却言淵子大狂生行也輕輕坐也輕輕他年青史總無名我也能亨你也能亨

龍負舟

壬辰水禍已作往往龍物示現多至十餘湖州土山有富人命數僕駕舟往田所點視岸至漾中忽舟若湊淺不能進極力撐挽略不爲動意必爲暗石所碍及令僕下水負乃知舟正闊龍脊上而篙亦正刺龍鱗間驚窘無策遂捨舟急令僕善水者負之登岸急逃歸再片時龍躍而起凡其處田疇數百畝皆爲巨浸其人歸舍皆臥病一人死焉

白玉笙簫

理宗朝張循王府有獻白玉簫管長二尺者中空而聲滿奇寶也丙府所無即時有旨補官未幾韓新王府有獻白玉笙一攢其薄如翹管其聲清越真希世之珍也此二物皆在軍中日得之北方即宣和故物也

白玉出香獅

龜溪李大卿之子娶韓平原君之女奩具中有白玉出香獅子高一尺五寸精妙無比真奇獸也後聞歸之福邸云

畫本草三輔黃圖

先子向高杭收拾奇書大廟前尹氏書肆中有彩畫三輔黃圖一部每一宮殿繪畫成圖極精妙可嘉酬價不從竟爲儒人柴望號秋室者得之至元斥賣內府故書於廣濟庫有出相彩畫本草一部極奇不知歸之何人此皆書中之奇品也

水落石出筆格

米氏硯山後歸宣和御府今聞說流落台州戴氏家不可見之杭省廣濟庫出售官物有靈璧石小峰長僅六寸高半之玲瓏秀潤臥沙水道裙摺胡桃文皆具於山峰之頂有白石正圓瑩如玉徽宗御題八小字於石背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略無雕琢之迹真奇物也

吳妓徐蘭

淳祐間吳妓徐蘭擅名一時吳興烏墩鎮有沈承務者其家巨富暮其名遂駕大舟往游焉徐知其富初至則館之別至開宴命樂極其精贖至次日復以精織製新衣一襲奉之至于輿臺各有厚餽如此兼旬日未嘗略有需索沈不能自己以白金五百星并綵練百匹饋之凡留連半年糜金錢數百萬而歸於是徐蘭之聲播於

癸辛雜識續集下

浙行豪俠少年無不趨赴其家雖不甚入然堂館曲折華麗亭榭池無不具至以錦羅爲地衣乾紅四葉彩爲單套銷金帳幔侍婢執樂音十餘輩金銀寶玉器玩名人書畫飲食受用之類莫不精妙遂爲三吳之冠其後死葬於虎邱太學生邊雲遇作墓銘云此亦婦中之貴者其後如富沙之唐如魏華蘇翠京口邢苗苗香越之楊花繆翠皆以色藝稱士大夫之不自檢者往往爲其所污屢見之於白簡云

水蛆飛駝

西域雪山有萬古不消之雪冬夏皆然中有蟲如蠶其味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治積熱郭祐之云冰蛆在雲南亦有毛會帶得數條來亦書見之其大如指又有飛略駝又有馬高一丈餘人皆行於馬腹下往來無礙

虹見井中

丁未歲先君為柯山倅廳後屏星堂前有井夏月雨後虹見於井中五色俱備如一匹綵輕明綉爛經一時乃消後亦無他

道學

嘗聞吳興老儒沈仲固先生云道學之名起於元祐盛於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闢井邊者則目為籠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為俗吏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自詭其學為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為之說曰為生民立極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為前聖繼絕學其為太守為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列註四書衍輯語錄然後號為賢者則可以鈞登名致歷仕而士子場屋之文必須引用以為文則可以擢巍科為名士否則立身如溫國文章氣節如坡仙亦非本色也於是天下競趨之稍有議及其黨必擠之為小人雖時君亦不得而辨之矣其氣燄可畏如此然夷考其所行則言行了不相顧卒皆不近人情之事異時必將為國家莫大之禍恐不在典午清談之下也余時年甚少聞其說如此頗有嗜其甚矣之嘆其後至淳祐間每見所謂達官朝士者必憤憤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

望之知為道學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然密而察之則殊有大不然者然後信仲固之言不為過蓋師憲當國獨握大柄惟恐有分其勢者故專用此一些人列之要路名為尊榮道學其實幸其不才憤憤不致擊其肘耳以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仲固之言不幸而中嗚呼尚忍言之哉

秦九韶

秦九韶字道古秦鳳間人年十八在鄉里為義兵首豪宕不羈當其父守郡父方宴客忽有彈丸出父後眾賓駭愕其知其由頃加物色乃九韶與一妓狎時亦抵筵此彈之所以來也既出東南多交豪富性極機巧星象音律算術以至營造等事無不精究通嘗從李梅亭學駢儷詩詞遊談毬馬弓劍莫不能知性喜奢好大嗜進謀身或以歷學薦於朝得對有秦彙及所進教學大略與吳履齋交尤稔吳有地在湖州西門外地名會正當若水所經入城而勢浩蕩乃以術攫取之遂建堂其上極其宏敞堂中一間橫亘七丈求海楸之奇材為前相位置皆自出心匠凡屋脊而帶博風皆以博為之

秦辛雜識續集下

堂成七間後為列屋以處秀姬管絃製樂度曲皆極精妙用度無算將持鉢於諸大園會其所養兄之子與其所生親子妾通事世即由其妾絕其飲食而死又使一隸備此子以行授以毒藥及一飯曰導之無人之境先使仰藥不可則令自裁又不可則擠之於水中其隸偽許而送之所生兄之寓郭者歸告事畢已而浸問其實隸懼而逃素并購之於是罄其所蓄自行且求其子及隸將甘心焉語人曰我且蕭十萬錢如揚惟秋壘所以處我既至通海蓋暮洪想齋勳為意起而賀曰比傳

令嗣不得其死今君訪求之是傳者妄也可不賀乎秦不為口久之買為宛轉得瓊州行未至怒逐者之不如期取取卒戮之至郡數月罷歸所攜甚富已未透渡秦喜色洋洋然既未有省者則又曰生活皆為人攬了也時吳履齋在鄞亟往投之吳時將入相使之先行日當思所處秦復追隨之吳旋得請買當國徐據秦事實之梅州在梅治政不輒寬租於梅其始請梅離家之日大堂前大相中斷人謂不祥秦亡後其養子復歸與其弟共處焉余嘗聞楊守齋云往守雲川日秦方居家暮夕

秦辛雜識續集下

與其姪好合於月下適有僕汲水庭下意謂其窺已也翌日遂加以盜名解之郡中且自至白郡就飲蔡之楊公頗知其事以其罪不至此遂從杖罪斷遂蔡大不平然匪怨相交如故楊知其怨已每聞其亡而往焉焉直至替滿而往別之遂延入曲室堅欲留楊力辭之遂薦湯一盃皆如墨色楊恐甚不飲而歸蓋秦向在廣中多蓄毒藥如所不喜者必遺其毒手其險可知也

吳生坐亡

故都向有吳生者專以偏僻之術為業江湖推為巨擘居朝天門開大茶肆無賴少年競登其門其後負師憲在揚州補以勇備遂有制屬之稱兵火後忽謝絕妻子剪髮為僧居吳門東禪寺泉寮素與遊者遊之飲酒食肉皆不拒也嘗於寺隣僻小房為出入憩息之地一日忽置酒治具盡招平日狎遊諸友大會歡笑竟日酒將闌據坐胡林命筆作偈踞坐眾皆大笑而呼之則果逝矣豈所謂頓覺者耶

銀瓶娘子

太學忠文廟相傳為岳武穆王并祠所謂銀瓶娘子者

其筆文與天竺一同如門裏心肝卦私試得之必中甚私試榜於中門內故也如飛鴻落羽毛解試得之者必中以鴻中簡則羽毛落

上座齋牌

上座齋牌亦有關係雷宜中為成均時立三槐市於學前市字似弔字即時學生三人皆不得其死存心齋立斗魁牌當時十三人遇省既而徐被死以斗字止為十二也篤信齋立德聚牌時本齋一十四人赴會試僅二人蓋德字雖有十四字而聚字乃取二人之識也

人燕士人

丙子歲春三學歸附士子人燕者共九十九人至至元十五年所存者止一十八人各與路學教授 太學生一十四人 文學二人 武學二人

趙希棟

趙希棟 湖州 秀州

趙五

趙五 湖州 溫州

趙夢桂

趙夢桂 湖州 溫州

吳時森

吳時森 湖州 溫州

趙又貴

趙又貴 湖州 溫州

許又進

許又進 湖州 溫州

張觀光

張觀光 湖州 溫州

金炎

金炎 湖州 溫州

陳自立

陳自立 湖州 溫州

賈關沈官人

賈關沈官人 湖州 溫州

昔有賈關沈官人者本吳興之族專以賈關為生備百餘指或遇到部干堂之人欲得便家見關者或指定何路或干解關部者寧關者亦不過按圖索驥時方員多關少身是三五政十年殊不易得必往扣之門外

之履常滿彼必先與諸價逐物為質或立文約然後言某處為見聞某處或兩政雖在官界數政錄上政某人已於何時事故有見親弟若親故見在某處某邸可問而知次政某人見行通理月日補填歲月不候終更已常於考功或他所屬投放文書見是吏人某承行可問而知次某人則近於此月某日已行了憂各詳撰親戚鄉人可離者乃各相引指蹤訪問具的然後能射關關已則以所許酬之天下諸州屬縣大小員關無一不在其目中如指諸掌亦各有小秩然時時揭帖實為覓

癸辛雜識續集下

關之指南雖有費不憚也他人欲効之皆不能逮蓋人之心計各有其長如此

愛水

榜屨經云因諸愛受集發起妄思情積不能休生愛水是故泉生心憶珍羞口中水出心憶前人或憐或恨日中淚盈貪求財寶心發愛淫舉體光潤心著行淫男女二根自熱流液又曰姪習交接發於相磨

避障去姓

葉亦愚之為右丞相也李漸泉班通書題街云門生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班班徑去自己之姓以避其名其苟殿不足道如此班泉在前朝為首元為從官為府參謀所守如此宋安得不亡

賈獅子

近有賈獅子者首類虎身如狗青黑色官中以為不類所畫者疑非真其入貢之使遂幸至虎牢之側虎見之皆俯首帖耳不敢動獅子遂溺於虎之首虎亦莫敢動也以此知為真獅子焉唐固立本畫文殊所騎者及世俗所裝戲者為何物豈所貢者乃獅子之常而佛所騎

者為獅子之異品邪又云師子極多力十餘人挽之始能動 伯機坐中問 倭人居處

倭人所居悉以其國所產新羅松為之即今之羅木也色白而香仰塵地板皆是也復塗以香入其室則芬郁異常倭婦人體絕臭乃以香膏之每洗浴於水下體無所避止以草葉其勢以為香膏船至四明與媳婦合凡終夕始能竟事至其暢悅則大呼如狼狽或惡其然則以木槌扣其腰乃止然下體雖暑月亦服至數重其衣大袖而短不用帶食則其置一器聚坐團食以竹作折折取之類則無跟如羅漢所著者或用水或以細蒲為之所衣皆有極細者得中國綾絹則珍之其地乃絕無香尤以為貴其聚扇用倭紙為之以雕木為骨作金銀花草為飾或作不肖之畫於其上

馬趙致怨

馬華父光祖知高沙日戍軍叛華父撫諭不從遂藏身後園亂荷中獲免其家人散走藏匿華父之妻則匿於都更之家遂為所污趙信國自維揚提兵至郡討叛令

癸辛雜識續集下

王克仁入城推前遂誅首謀者百餘人趙 更者繼以麻相漬之以油用大竿稱於通衢而燃之

以趙為彰其家願遂擄大怨其後華父開江闢遂辟王

客之子某為深水令俾趙趙過將甘心焉趙公知之遂

首以外執政一制舉之且為宛轉料理改秩馬知其故

遂劫去之其後建清溪諸賢祠凡仕於江淮者皆在祀

列獨信國之父忠肅公方不得預焉

南丹婚嫁

周子功云南丹州男女之未婚嫁者於每歲七月聚於

州主之廳鋪大毯於地女衣青花大袖用青絹蓋頭手執小青蓋男子襟鬚皂衣皂帽各分明而立既而左右隊長各以男女一人推仆於毯男女相抱持以口相呵謂之熱氣合者即為正偶或不合則別擇一人配之蓋必如是而後成婚否則論以姦罪也

相憐草

又云彼之山中產相憐草相藥也或有所屬密以草少許擲之草心著其身不脫彼必將從而不捨嘗得試其驗後為徐有功取去

癸辛雜識續集下

石洞雷火

費潔堂伯恭云重慶受圍之際城外一山極峻絕有洞洞口僅容一人而其間可受數百人於是眾競趨之復以土石窒其穴時方初夏一日忽大雷雨火光穿透洞中飛走不定其間有老者云此必洞中之人有雷靈死者遂取諸人之巾以竹各懸之洞外忽觀雷神於內取一巾而去眾遂獲失巾之人出之洞外即有神物扶之而去至百餘步外仆於田中其人如癡似醉莫知所以然及雷雨息復往洞中問之但見山崩壞洞中之人皆被壓死無一人得免爾者惟此失巾人獲存耳

按摩女子

馬及二國進貢二人皆女子黑如崑崙其陰中如火或有元氣不足者與之一接則有大益於人又有二人能按摩百疾不勞藥餌或有心腹之疾則以藥少許塗兩掌心則昏如醉凡一晝夜始醒皆異聞也或謂此數人至前途因不服水土皆祖

老張防禦沈姪

杭醫老張防禦向為謝太后醫醫官革命後猶出入楊

癸辛雜識續集

駙馬家言語好異人目為張風子然其人尚義介靖不徇流俗其家影堂之上作小閣奉理宗及太后神御位牌奉之惟謹以終其身焉可謂不忘本者矣楊府九位有掠屋錢人沈姪者居長生老人橋每至楊和王忌辰必設位書恩主楊和王供奉惟謹人問其故則云某家在世皆衣食其家今其位雖衰替然不敢忘此亦小人之知義者今世號為士大夫者隨時上下自以為巧而得計視此真可媿矣

蔡陳市舶

永嘉有蔡起幸嘗為海上市舶德祐之末朝廷嘗令本處部集舟楫以為防招之用其處有張會一者頗黠健蔡委以為部轄既而本州點檢所部船有違制即欲置張於極刑蔡力為祈禱事從減明年張宣使部舟欲入廣又以張不能應辦欲從軍法施行蔡又祈免之遂命部舟入廣以贖罪未幾崖山之敗張盡有舟中所遺而歸觀驟至貴顯蔡既歸溫遂遣北軍所攜家遂破焉因蔡家欲入杭謁親故道由張家浜偶懷張會一部轄者居此今不知何如漫扣之酒家云此處止有張相公耳

癸辛雜識續集下

七

因同酒家往謁之張見蔡即下拜稱為恩府延之入中堂命兒女妻妾羅拜曰我非此官人無今日矣遂為造宅置田造酒營運遂成富人張即今宜慰也名瑄同時繼蔡為市舶者姓陳名盛天台人有方元者世居上海謹徒也因事至官陳遂從折方手足棄之於沙岸後醫治復全革世後隸張萬下為頭目因部舉船往泉南至台境值大風不行遂泊舟山下因取薪水登岸望數里外有聚屋扣之土人則云前上海陳市舶家也方生意疑為向所見殺者即攜酒往訪之陳出迎已忘其為

人扣所從來方以阻風告陳遂置酒酒半酌方笑曰市舶還記其否某即向道折手足方元也陳方愕然遂謝三鼓後方哨百人乘炬挾刃而來陳氏一家皆不得免焉此二事一為報恩一為復怨皆得之於天

鐵蛆

鮮于伯機云向聞其乃翁云北方有古寺寺中有大鍋鍋可作數百人食一夕忽有聲如牛吼視之已破矣於鐵竅中有惡色皆紅凡數日被有蠕動者銀中生蟲亦前所未聞也

癸辛雜識續集下

捕狸法

捕狸之法必用烟薰其穴却於別處開穴張罟捕如拾芥然狸性至靈每於穴中造土作臺以處且可障烟夏月則於臺下避暑可謂巧矣而捕者又必窮其臺之所之而後止可謂不仁也

蘭亭雨王侯

山陰之亭其扁乃靖康中箕山王侯習王辰歲全楚歸捨天章寺旁庵田三十畝為蘭亭書院其扁乃廉訪分司王侯書之二百年間同姓同名可謂異矣

洪起異守京口

洪起異京口日乃北軍入境之初符大書榜榜四境曰家在臨安職守京口其騎若來有死不走其後舉郡以降或為人改其末句云不降則走

張世傑忠死

張世傑之戰海上也嘗與祥興之主約曰萬一事不可為則老臣必死於戰有沉香一株重千餘兩是時當焚此香為號或香烟及御舟可即遣援兵或不燃宜速為之所無墮其計中也及崖山之敗張儼然立船首焚香

拜天曰臣死罪無以報國不能効運輔主惟天鑒之尚有將佐三十餘人亦立其後如此者凡一晝夜從者亦竝立不少動既而北軍擁至篙師亦皆以小舟逃去風起復湧舟遂沉溺者甚眾其部曲有張霸都統者遂收其遺費放舟回至永嘉海洋中與之招魂作佛事時周文英者一舟正泊對港遠見旗船遣人視之則知為將軍也遂輕舟往見之甚惟因謂張曰二王既死吾儕無主若放浪海中與盜賊何異意欲與之投拜也張素知其人中險漫爾應之次日張欲置酒招周將乘間圖之適有人往報於周周亟殺一馬拂明亟遣以半體送之曰昨見相公回馬適踈足今已烹之敢屈相公一醉張不虞其機已露乃曰今日本欲相招乃為君所先當即往就邀以歸也至則周殺張於坐中因撫其部曲張軍頭目競獻于女玉帛周盡却之令各自收拾同往廣中梁相公處投拜止留張世傑所愛二內人皆絕色也二人常持家事盡知世傑所有寶玩及供軍金帛數既約日進發則凡張軍諸舟各差守把不許一人登岸凡數十船金寶悉捲而有之既約日進復以世傑節度使印

癸辛雜識續集下 卷下

以為根脚授廣州宣慰使及其還江南也異時隨二王官屬貴瑤幕士競往投之附其舟以歸周皆為料理舟楫及舟發至海中乃盡殺之掩有數家之財焉時毛文豹為士人處梁相公之館備知其事故告發焉

許夫人

周文英之父名彥榮守節死於毘陵昔在閩廣時有許夫人者聚兵立山寨甚盛周每至其寨往來許悅之因嫁焉遂闢諸山寨最後至一寨遇伏前值水坎周躍馬過之許馬弱墮坎遂為所烹周遂據其所有云

李贊伯云

孕婦雙胎

安吉縣村落間有孕婦日儲其夫於田間每取道自糞祠之側以往祠前有野人以卜為業日見其往因扣之情浸洽一日婦過之卜者招之曰今日作饅飽可來共食婦人就之同入廟中一僻靜處笑曰汝腹甚大必雙生子也婦曰汝何從知之曰可伸舌出看可驗男女婦即吐舌為其人以物鈎之遂不可作聲遂剖其腹果有孳子因分其屍烹以祀神且以孳子炙作腊為鳴奠預報之神至晚婦家尋覓不見偶有村翁云其每日與卜者有往來之跡疑其為姦遂入廟捕之悉得其屍并獲其人解之縣中蓋左道者以雙子胎為靈丹乃所不及也

壬辰

屠節避諱

省吏屠節嘗出知道州太守省劄其本房書吏以避賈相之名遂書作某人知春陵州事賈見之大怒批出云二名不偏諱諱文不諱皆見於禮經今屠節乃敢擅改州名可見大無忌憚使不覺察豈不相陷決欲斃之後以諸省吏羅拜懇告遂從編置即存博之口也

同人送炭

牟獻之職存齋之子舊為浙東憲嘗有謝人送炭一聯云翻手可覆手曲身成直身

趙孟瑛臺評

趙孟瑛因誘買王壽妾楚口口遂為會瀾子所論一聯云喬妾之歸承嗣忍著主衣周頤之事口口殆非人類

金鉤相士

文時學昔為秘書郎日有金鉤相士朝省會日擠於廳吏輩入省中遍閱諸館職繼而扣之云左偏坐二人一

月皆當補外潘暉王木坐一少年最不佳官雖極穹然當受極刑扣其何以知之云頂有拳髮此受刑之相也凡人若具此相無得免者蓋文宋瑞時為正字居末坐也未幾潘王果出而宋瑞之事乃驗於兩紀之後可謂神矣又嘗見宋瑞自云平生凡十餘次夢中見爾憐憫滿前後無數此何祥也然則異時之事豈偶然哉

本心翁 癸巳六月

十干紀節

或云十干紀節十干之已蓋古人用日例以十干如上辛上戌之類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則上旬無已矣故王季夷端上已詞云曲水蒲禊三月二此其証也

文山書寫北人所重

平江趙昇卿之姪總管號中山者云近有親朋過河間府因憩道傍燒餅主人延入其家內有小低閣壁帖四詩乃文宋瑞筆也漫云此字寫得也好以兩貫鈔換兩幅與我如何主人笑曰此吾傳家寶也雖一錠鈔一幅亦不可博咱們祖上亦是宋氏流落在此趙家三百年天下只有這一箇官人豈可輕易把與人邪文丞相前年過此與我寫的真是寶物也斯人朴直可敬如此所謂公論在野人也

癸巳九月

- 癸辛雜識續集下
- 至元甲十節氣之巧三十一年
- 正月初一日壬子立春 二月初二日癸未驚蟄
 - 三月初三日癸丑清明 四月初四日甲申立夏
 - 五月初五日甲寅芒種 六月初六日乙酉小暑
 - 七月初七日乙卯立秋 八月初八日乙酉白露
 - 九月初九日丙辰寒露 係亥正初刻至初八日
 - 十月初十日丙戌立冬 至有初刻日之遲
 - 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

十二月十二日丁亥小寒

夷考百年以來理宗寶祐四年丙辰

正月一日立春

二月二日驚蟄

三月三日清明

四月四日立夏

五月五日芒種

六月六日小暑

七月七日立秋

八月八日白露

九月九日寒露

十月十日立冬

十一月十一日大雪

十二月十二日小寒

餘未見如此者亦一奇事也

癸辛雜識續集下

香爐峰桐扣山

越上有香爐峰唐德宗時有告於朝者言此山有天子

氣於是遣使鑿其山理宗高祖周元肅王向祇投於河

南死焉其子楚王遂挾父母遺骨以歸越葬於香爐峰

下於是前說驗焉又杭之仁和縣有桐扣山宣和中蔡

京嘗葬其父於臨平及京敗或謂此為駱駝飲海勢遂

行下本路遺匠者鑿破之有金雞自石中飛出竟渡浙

江其地至今有開鑿之徑知地理者謂猶出帶血天子

而後濟王實生其地 趙節山云

失語碎帶

丙寅冬嗣榮王拜福王之命買御醫將上命部押儀物

過越及至邸第則遺忘詔命及新鑄之印人皆以為不

祥買師志景定庚申自江上凱旋歸朝遂拜少師賜玉

帶及入朝之日馬蹶而墜碎其帶焉人人皆知為不祥

吳氏烏卵

吳子明居杭之橫塘晚年閑步水濱忽見泥中一物蠕

動疑為蛇類細視之乃一烏卵大可如拳心異之遂取

歸其之聖堂淨水盂中旋即漲大忽發大聲穿屋而出

癸辛雜識續集

或以為龍卵云然吳竟以此驚悸成疾而殂

曾港風潮

或謂買平章魯港之師嘗與北軍議定歲幣講解約於

來日各退師一舍以示信既而西風大作北軍之退而

者旗幟皆東指南軍都撥發那虎臣意以為北軍順風

進師遂倉忙告急於買買以為北軍失信而相給遂鳴

鑼退師及知其誤則軍潰已不可止矣是南軍既退之

後越一宿而北軍始進蓋以此也嗚呼天乎

慈惠生吉兆

慈惠全夫人之生也其父全翁大節忽門外有大地蟻

繞一大樹間細而視之則其地有兩小角方以為異將

入呼兒姪輩逐之則報以得女而地不復見矣福王妻

柔慈李夫人之生也忽大雷而有龍入其室而夫人生

德祐二子名

福王長子小字祐孫 庚子生次日黃氏所生小字德節

紹陵也蓋取並立人二字後乃應德祐之號異哉

紹陵初誕

紹陵之在孕也以其母慶遂服墜胎之藥既而生子手

足皆軟弱至七歲始能言黃氏德清人乃李夫人從嫁

名定喜後封隆國青聖夫人

寧宗不慧

或謂寧宗不慧而訥於言每北使入見或陰以宦者代

答

衛吏徐信

衛之常山有道院三月三日上真誕辰道侶雲集吏魁

徐信主此會有一道人闖得如意袋三寄留徐家約以

四月八日合會復至以取且贈以詩云一方眼目共推

尊禍福無門却有門夜半或傳人一語明朝推背受皇

恩徐大刻之石及期道人不至未幾橋塌作梗誤其罪

於徐夜半省劄下竟伏極刑 能大匹時為龍

征日本

至大十八年大軍征日本船軍已至竹島與其太宰府

甚通方號令翌日分路以入夜半忽大風暴作諸船皆

擊撞而碎四千餘舟所存二百而已全軍十五萬人歸

者不能五之一凡棄糧五十萬石衣甲器械稱是是夕

癸辛雜識續集下

之風木大數圍者皆拔或中折蓋天意也 李順大為命

束手無措

東元嘉知海陵州葉諾甚嚴有大書于郡門曰束手無

蜘蛛珠

蒙古反之在福建省時有村落小民家一婦人以織麻

為業每夜瀝麻於大水盂中忽一日視之盂中水涸矣

視之初無佛漏凡數夕皆然怪其異至夜侯之夜通牛

果有一物來徑入盂中飲水其身通明如月光照滿室

婦細視之乃一白蜘蛛耳其大如五斗栲栳其婦遂急

以大雞籠罩之刺其腹內得一珠如彈丸大照明一室

是夕地分軍士皆見其家有火光燭天疑為有火翌日

遂往扣其婦人以爲無有軍人之懸者以言誘之終不

能隱遂出示之其卒者以威以十五千得之既而千戶

知其事復殺卒以取之轉轉數手亦殺數人最後歸之

蒙古遂以所得福王玉枕併進之遂得江浙省平章聞

內府一珠向以數千錠得之於海買方之此珠不及其

半蓋絕代之寶也

癸辛雜識續集

佛蓮家貨

泉南有巨賈南蕃同佛蓮者蒲氏之婿也其家富甚凡發海船八十艘孫已歲短女少無子官沒其家貨見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稱是省中有榜許人告首隱寄債負等

聖鐵

有所謂聖鐵者凡人佩之刀兵皆不能入嘗以羊試之良驗又謂此鐵佩之刀兵所至則鐵隨應之終不可入又云此鐵大者僅如豆破肉入之身中或遇刀兵則此鐵隨以應之更不可入未知孰是聞張眼子有之

華岳何房基

王國用會省云五岳惟華岳極峻直上四十五里遇無路處皆挽鐵粗以上有西岳廟在山頂望黃河一衣帶水耳所謂龍池者僅方丈龍在則水深黑龍不在則清見底山有郭仙姑者年二百六七十歲矣曾事陳希夷又常隨呂公遊於世又云阿房宮基址尚存前殿從廣各數里可容萬人其大可知

釘官石

又云釘官石在長安城中色青黑其堅如鐵凡新進士求仕者以大釘釘之如釘徑入則速得美官否則則難不能入亦不能快利也石上之釘皆滿

張氏銀害

府主奉位酒庫屋其左則蒙古平章之居一日蒙古展地丈餘主奉者不獲已與之彼方變舊垣再築於其得烏銀數十大笏皆掩有之蓋張氏之宿藏也

精廟

至元癸巳十二月內村落間忽傳官司不許養豬於

是所有悉屠而售之其價極廉不知何祥也

張松

世俗命強記者曰張松按蜀紀劉禪紀注楊修以所撰兵書示張松飲宴間一看便暗誦之即此也

桃符獲罪

鹽官縣學教諭黃謙之永嘉人甲午歲題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阿百事大吉那般者為人告之官遂罷去

龍蚌

老學菴筆記言壽春縣灘上有一蚌其中有龍蟠之迹以為絕異余嘗於楊氏勤有堂見其亦類此疑即壽春之物既而詳邸有六家有客人持一蚌殼求售其中儼然一蛇身鼻鼻若貫珠乃知天壤之間每有奇事

透光鏡

透光鏡其理有不可明者前單傳記僅有沈存中筆談及之然其說亦穿鑿余在昔未始識之初見鮮于伯機一枚後見霍清夫家二枚最後見胡存齋者尤奇凡對日映之背上之花盡在影中纖悉畢具可謂神矣麻知幾書賦此詩得名余嘗以他鏡視之或有見半身者或

不分明難得全體見者太平廣記第二百三十卷內載有侯生授王度神鏡示日照之則背上文盡入影內纖悉無失然則古亦罕見也

葛蒲子

葛蒲花候結子老收之至梅月用米飲同子嚼碎噴在大炭上則自然生苗極細可愛然止是虎鬚耳昌化有此苗

山云

死馬殺人

凡驢馬之自斃者食之皆能殺人

死馬殺人

不特生丁瘡而已豈

特食之凡剝驢馬亦不可近其氣薰人亦能致病不可不避也今所賣鹿脯多用死馬肉為之不可不知

瓜哇銅器

徐子方嘗得瓜哇國一銅器類箕徑約四寸從約三寸其中有梁如斗梁上坐國主國后二像一人侍側極其醜惡如優人之類其側有兩人首殊不知為何所用也

黑漆船

趙梅石孟儀性侈靡而深險其家有沈香連三暖閣燈戶皆鏤花其下替板亦鏤花者下用抽替打篆香於內香霧芬郁終日不絕前後皆施錦簾他物稱之後閣缺之福邸云後為都大坑治又造黑漆大坐船船中船板皆用香楠鏤花其下焚沉腦如前閣子之製呂師夔親見之遂號孟儀為黑漆船後餓死於燕京

周彌陀入冥

湖州貴涇坊有周彌陀者其人手中有彌陀印故得名為人善良且孝忽以病歿以心腹未寒未敢殮也二日復甦曰此番得生皆陳尚書之力因言至一官府囚徒甚眾仰觀據案者即陳本齋尚書也

英辛雜識續集下

貨戶也何緣至此檢大簿曰此人極孝且所追同姓名可令發回驟然而甦好事者雖能言未之信也未幾廉訪分司薛帖木兒自嘉興至雷因扣左右曰前宋有馬裕齋陳本齋否眾曰然因言在嘉興時一書吏暴死一夕方甦因言入冥有二具官以簿參照誤而遣回吏語之曰此善惡判官也惡判官乃馬裕齋善判官乃陳本齋耳乃與周彌陀之事正相合亦可怪

馬相標棺

饒州樂平縣中有某人者元執役於馬相府後以病死

入真見中生者乃馬相公也其人舉首叩頭以求救既而以悞道放還方出馬即呼語之曰汝何人問可與吾見言我屋已漏損一角宜亟修之可憐兒子讀書將來有用處既遂往馬府告之然所居之第初無漏漏之事其明年山中發洪水馬相之墓適當其衝遂為大水漂其棺隨流而去真知所之至四十里之外為枯槎拖定適渡子見之訝其棺華大疑非常人者即舉渡船中載之以歸既而馬府物色得之給賞取回改葬焉此事陳無逸在婺源為山長時見張伯大家言之甚詳伯大

丞相之妹婿也
伯宣被盜
劉伯宣為宜慰司同知去官日泊北關外俞樾蓋家之別室一夕為偷兒盜去銀錢兩副及毛衫布海青其

三件大日幾無可著之衣其家即欲經官捕盜而伯宣不許因自於門首語其隣曰此輩但知為盜而不知吾乃窮官人也所有之物不過如此萬一見獲遂壞此生銀錢歸入其手亦不願得但衣服頗覺相妨仍見還可也幸相體此意人皆笑其迂越再宿忽得一鹿於屋後空地視之毛衫布衣皆在焉劉公一言信及穿翁非一日之積也
李性學

李性學之為吾教也有詩云天下今無讀書者世間惟有作詩人其後得罪於巨室故遭完顏御史之怒杖幾及身鬻子靜援之而免於是怒之者有牆壁之文醜賦有云挂腐鼠於書齋之內謂辟蠅營避飛蚊於錦被之間有如龜縮與帶糠糙米粥無鹽淡菜羹貓兒常寶玩於房中燕子任珠懸於衣上又云疥病知心脈之已

癸辛雜識續集 卷下

死自縊有頸痕之尚存先是性學嘗以儂語數范范莊之惡有云面帶墨香口尚孔臭等語此其報也

夏駕山

吾鄉妙喜謂之杉山謂夏后杉嘗巡歷於此故名其西曰夏駕山又有所謂夏王村者皆是也今乃訛夏王為下黃夏駕為下夾且各其上曰上夾以成偽焉

渴字無對

衛山齋云凡字皆有對如飢之對飽寒之對暖悲之對歡之類是也獨有渴字無不渴一字對之此雖戲言亦似有理又云向見鄉先生言關雎后妃之德註家皆指后為太妃非也蓋后即君耳妃乃夫人以夫人為后乃自秦始耳

觀堂二石

徐子方云向到故內觀堂有黑漆厨內龕二石高數尺其一有南斗六星隱起石上刻金書南極呈祥其陰有北斗七星亦隱起而色白刻曰北斗降瑞及再至杭則觀堂已化為佛寺此石真知所在矣

董儀父論易

董儀父鴻嘗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王輔嗣去三而存一於道闕焉晦菴知其為非所以本義啟蒙各以卜筮言之然雖知其為卜筮之道而不知其所以為卜筮之道不過復以理言之則亦何異乎輔嗣哉

棺蓋懸鏡

今世有大殮而用鏡懸之棺蓋以照尸者往往謂取光明破暗之義按漢書霍光傳光之喪賜東園溫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以鏡置其中以懸尸上然則其來向矣
北地賞柳

焦達卿云麓地而極寒並無花木草長不過尺至四月方青至八月為雪處矣僅有一處開濕堂得四時陽氣和暖能種柳一株土人以爲異并春時蒞至觀之

光祿寺御醴

達卿嘗為光祿寺令史掌醴事云炊米之器皆以溫石為大釜溫石即萊石既以白檀香若麝香之類皆銀為之極其侈靡前代之所無也車駕每親幸焉所掌必以大頭目外廷丞不足道也

姦僧偽夢

安吉縣朱實夫馬相碧梧之婿也有溫生者因朱而登馬相之門近復無聊遂依白雲宗賢僧錄者無以媚之乃創為一說云某聞碧梧與之言云向在相位日蒙度宗宜論云朕嘗夢一聖僧來謁從朕借大內之地為卓錫之所朕嘗許之是何祥也馬雖知為不祥而不敢對今白雲寺所造般若寺即昔之寢殿也則知事皆前定於是其徒遂以此說載之於寺碑以神其事嗚呼使當時果有此夢方買平章富國安得獨語馬公使馬公果聞此語安得不使子姪親友知之且獨語門吏耶可見小人之無忌憚如此余恐後人不知而輕信故不得不為之辯

沉香聖像

杭西湖延祥觀四聖小像并從人共二十身皆蠟沉香凡數百兩即章太后北巡狩歸日所雕皆飾之以大珠及楊花據觀為寺盡取之為筮珠及香餅可歎也

西湖好處

江西有張秀才者未始至杭胡存齋攜之而來一日泛湖問之曰西湖好否曰甚好曰何謂好曰青山四圍中

癸辛雜識續集 卷下

涵綠水金碧樓臺相間全似著色山水獨東偏無山乃有鱗鱗萬瓦屋宇充滿此天生地設好處也此語雖能俗然能道西湖面目形勢為可喜也

石庭苔梅

宜興縣之西地名石庭其地十餘里皆古梅苔蘚蒼翠宛如虬龍皆數百年物也有小梅僅半尺許叢生苔間然著花極晚詢之土人云梅之早者皆嫩樹故得春景早樹老則得春漸遲亦猶人之氣血衰旺老少之異也此說前所未聞梅間有小溪流橫貫交午橋下多小石圓淨可愛時有產花鳥及人物者近世以來則有騎而笠者蓋天地之氣亦隨時而賦形尤可異也

陳謬搗油

陳謬字古直號堃水書為越學正滿晉往委之廉司取解由歸途偶憩山家有長髯野叟方搗拍子作油見客至遂少輟相問勢曰君亦儒者邪持盃茶飲之遂問今將何往陳對以學正滿替欲倒解由別注他缺輯叟忽作色而起曰子自倒解由我自搗拍油遂操杵臼不復再交一談陳異而詢於隣人云此傳秀才隱者也惡君

癸辛雜識續集下

吳 照曠閣

言進取事故耳陳心甚愧之因賦詩云忽遇深山避世翁居然沮溺古人風老來一出為身計不滿先生一笑

襄鄂百詠

又云向在鄂渚正值己未透渡之變至辛酉閏十一月二十一日解圍嘗作鄂渚百詠以記一時之事多歸功於賈老中間有一首云久成胡兒已念家將軍何不奏胡笳今朝忽報嚴圍解白雪紛紛亦散花賈見散花之語大怒捕陳甚急陳窘甚求救於趙晦嚴晦嚴為解釋

乃免

打聚

關關瓦市專有不逞之徒以揪打衣食戶為事繼告官治之其禍益甚五奴輩苦之切視其所溺何妓於是口金以償其直然後許以嫁之且俾少俟課錢足日娶去然所適故爾悠悠使延引歲月而不自子陰墮其計中反為外妻雖欲少逞故智不可得矣其名曰打聚

家之惡三賢詩

家志行嘗和三賢堂詩云孤峰落魄一詩人白傅何曾

癸辛雜識續集下

吳 照曠閣

號直臣較似眉山敢同傳並浙水悉誣神人非偷擬終非偶論貴平和不責新爭似獨尊元祐學高堂正妨更垂紳又誰稱三老作三山方則會以香山眉山孤山為三山也夫子學居季孟間駱慶侍人冬規色蠶頭處士若為華辭章小技應閉事飾義千年真大開何似眉山專一塾九京賢聖盡歎願雖然志行尊彼翁是也貶二賢無乃過乎何不反觀自己為德政碑以如楊堯受借賂以作寺記善方之訓可笑由徑之歎不慙奈何

四聖水燈

西湖四聖觀前每至昏後有一燈浮水上其色青紅白兼食亭南至西陵橋復回風雨中尤愈盛月明則稍淡雷電之時則與電爭光閃爍金一之所居在積慶山嶺每夕觀之無少差凡看二十餘年矣

大辟登科

南康劉以仁嘗手殺其叔里族買爵不經有司後竟登賢祐癸丑第及官長沙令江古心嘗云糊名考校中諸行百戶何所不有雖盜賊大辟亦可登科改秩云

黃王不辨

癸辛雜識續集下

吳 照曠閣

浙之東言語黃王不辨自昔而然王克仁居越樂即近屬也所居嘗獨燬於火於是鄉人呼為王火燒同時有黃魂者亦越人嘗為評事忽遭臺評云其積惡以遺天譴至於獨焚其家鄉人有黃火燒之號蓋誤以王為黃耳即報既行而評事之隣有李應麟者為維揚幕一見大驚知有被火之事亟告假而歸制使李應山憐之饋以官楷二萬及歸則家無恙乃知為誤耳蓋黃無辜而受王之禍而李無辜而得二萬之獲殊可笑

押韻語錄

劉後村嘗為吳恕齋作文集序云近世貴理學而賤詩賦間有篇詠率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耳

演福新碑

家之與志行為演福寺作觀音殿碑所得幾何乃大屋買相以示高殊不知其寺常住僧僧田一萬三千畝乃賈相所捨也其碑具銜云前朝奉大夫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殊不知此二兼職非卿豈不可也意者欲愚庸俗眼以為榮耳碑成打造進送當路其後官司打勘沒官田土則賈相所捨寺中萬三千畝正在數中省官呼釋堯問之云賈似道既捨許多田與寺中不知寺中呼之為何稱曰大檀越也曰寺中亦感識他否曰大衆仰食於此田安得不感識曰既是如此何乃刻碑毀罵邪堯無以處之以此知公前在人心無兩於南北也

癸辛雜識續集下

吳 照曠閣

喜行古禮

吳中一富家子粗識字而賦然其性僻喜行古禮聞大堂以祀夫子凡朔望二丁必大集里中士人以行禮凡俎豆衣冠之具及祭饌牲酒莫不精腆每一行禮必

有重費不新也然其人初無識解不通所存如此亦可向也

龍畏神火

乙未歲五月宜興近湖之地忽有二龍交關俱墜於湖其長無際頃刻大風颶水高丈餘而至即有火塊大如十間屋者十餘自天而墜二龍隨即而升蓋天恐其為禍驅神火逐之使少緩須臾則百里之內皆為巨壑矣余向者舟經德清之桃園其稻田皆焦黑凡數十畝遂獲舟問其里人云昨午有大龍自天而墜下隨即為地

癸辛雜識續集下

火所燒而飛去蓋龍之所畏者火耳

不葬父坊子

或謂停父母之喪久而不葬者則其子孫每歲縮小近見幾達可康自修二子之事皆然此其異也

多景紅羅纏頭

張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多景樓落成于湖為大書樓扁公庫送銀二百兩為潤筆于湖却之但需紅羅百匹於是大宴合樂西酣于湖賦詞命妓合唱甚懽遂以紅羅百匹償之

韓平原姓王

王宣子嘗為太學博士適一婢有孕而不容於內出之女伶之家韓平原之父同鄉與之同朝無子聞王氏有孕婢在外送明告而納之未幾得男即平原也

烏銀江姚

承平時貴家以烏銀為江姚殼外具細紋而色似真每宴集則以此贖姚柱以供客可謂富貴之極也

金紫銀青

廣西諸洞產生金洞丁皆能淘取其碎粒如蚯蚓泥大

癸辛雜識續集

者如甜瓜子故世名瓜子金其碎者如麥片則名麩皮金金色深紫比之尋常金色復加二等此金之絕品也銀之品有紋如羅甲者有松紋者有中窪而郭高者皆為精銀其絕品則色青故官品有金紫銀青之目蓋金至於紫銀至於青為絕品也

烏賊得名

世號墨魚為烏賊何為獨得賊名蓋其腹中之墨可寫偽契參宛然如新過半年則淡然如無字故狡者專以此為騙詐之謀故諺曰賊云

天雨米豆

至元丙申三月十八日永嘉天雨黑米粒小而多飯可食本泉州雨紅豆亦可為飯其色如丹砂前未見也

朱宜慰詩

日觀僧子温善作墨蒲荷時書詩文句於上或有可喜者皆在朱宜慰家作畫芭蕉寫一詩在上云昔有朱員臣今有朱宜慰兩箇擔柴夫並皆金紫貴朱老欣然曰朱清果是賣柴柴出身和尚說得我著遂償贖資五錠

杏仁有毒

松雪云杏仁有大毒須煮令極熟中心無白為度方可食用生則能殺人凡煮杏仁汁若飲犬貓立死

章宗效徽宗

金章宗之母乃徽宗某公主之女也故章宗凡嗜好書術悉效宜和字畫尤為逼真金國之典章文物惟明昌為盛

茯苓益松

凡所砍大松根下枯而紅潤者其下必有茯苓益得茯苓所養故耳人能服何豈無奇功

虎引彪渡水

諺云虎生三子必有一彪彪最獷惡能食虎子也余聞獵人云凡虎將三子渡水慮先往則子為彪所食則必先負彪以往彼岸既而挈一子次至則復挈彪以還避則又挈一子往焉最後始挈彪以去蓋極意關防惟恐食其子故也

擦紙

凡擦紙必用黃蜀葵梗葉新搗方可以擦無則占粘不可以揭如無黃蜀葵則用楊桃藤葉野蒲荷皆可但取其不粘也

冬至前造酒

凡造酒冬至前最佳勝於臘中蓋氣未動故也今造酒來者亦必於冬至前則可以久留矣此說極有理

白蠟

江浙之地舊無白蠟十餘年間有道人自淮間帶白蠟蠟子來求售狀如小芥實價以升計其法以盆植樹字未樹葉類葉葉生水傍可折而活三年成大樹每以芒種前以黃草布作小囊貯蠟子十餘枚遍挂之樹間至五月則每一子中出蠟數百細若蟻蟻遺白糞於枝梗間此即白蠟則不復見矣至八月中始割而取之用沸湯煎之即成蠟矣

癸辛雜識續集 卷下

細至承春則漸大二三月仍收其子如前法散育之或
問細葉冬青樹亦可用其利甚博與育蠶之利相上下
蠟之價比黃蠟常高數倍也
斯集二卷凡二百條與後集一卷凡七十餘條皆粹
海所未刻者字句之間雖多本本仇仇之嫌向守東
坡妄改古人文字之戒故闕疑耳其辨論后妃馮婦
確然可據以翼經傳如吳妓徐蘭採附虎邱志貞娘
墓之後亦足資少年場劇毒也虞山毛晉藏
癸辛雜識續集下終

癸辛雜識別集目錄上

汴梁雜事	彭蠡使館
包宏齋桃符	南風損藕
燈架去蟲	魚苗
同里虎	陶裝雙糕
因庸堂	德壽買市
天狗墜	丁酉異星
慧見改元	和劑藥局
葛天氏賞雪	彭晉叟
唐堯封	林香
李夢康	陳躡如尊者
史浩傳贊	唐震黃履
男不授女狀	沈次卿
陳預知	牧羊子
何生五行	戴生星術
括蒼趙墓	陰陽忌樂
縣棺葬	郭昌
王蓋伏法	埋藏會
東邊道人	屠門受祭
陳公振立子	梅津石羅
鬱邑大毒	陳仲酒健啖
范呂不合	施武子被劫
二童清貧	剛宰小鬼
劉漫塘	陳宜中火
劉朔齋再娶	朔齋小姬
咸均浴堂	潛說友
王積翁	王厚齋形物

安劉

俞浙

黃國

方回

衡岳借兵

北客詩

須溪月詩

菊子

回回無閨月

亂篋二字

兩王醫師

髻鬪

胡服闋色

天市垣

石行

世修降表

社公珠

賀知章倚史勢

尼姑

升遐玉圭

椒蘭殿赤草

燕用

薦

大德詩筆

蒙古江西政

火蝎

倪氏寄藏

燕子城銅印

祖侏

楊髡發陵

二僧入冥

癸辛雜識別集目錄

癸辛雜識別集目錄上終

宋 弁陽 周密 輯

汴梁雜事

羅壽可丙申再游汴梁書所見概概汴學曰文學武廟
即昔時太學武學舊址支廟居汴水南面城背河柳堤
蓮池尚有壁水遺意太學與首善閣五大字石刻皆蔡
京奉勅書先聖之右為孟左為顏作一字位置不可曉
北方學校皆然先聖先師各有片石端宋初名臣所為
贊獨先聖太祖御製也講堂曰明善藏書閣曰稽古古

癸辛雜識別集上

照曠閣

碑數種如宋初翰苑題名開封教授題名九經石板堆
積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又有大金登科題名女真
進士題名其字類漢篆而不可識司天臺太歲殿徽宗
草書九曜之殿舊開封府有府尹題名起建隆元年居
潤漚而晉王荆王而下皆在焉獨包孝肅公姓名為人
所指指痕甚深樓閣最高而見存者相國寺寶聖閣朝
元宮閣登雲樓資聖閣雄麗五簷滴水廬山五百銅羅
漢在焉國初曹翰所取者也朝元宮閣即舊日上清儲
祥宮移至岩巖半空登雲樓俗呼為八大王樓又稱譚
一樓蓋初為燕王元儼所居後為巨瑄置積有之其奇
峻雄麗皆非東南所有也朝元宮殿前有大小香鼎二
製作高雅閣照春閣朝元宮有十餘座徽宗每宴熙春
則用此燒香於閣下香烟蟠結凡數里有臨春結綺之
意也朝元宮虛皇臺亦上清移來下有青石礎二刻畫
龍鳳圖花極工巧舊時是朱溫椒蘭殿舊物臺上有拜
石方廣二丈許光瑩如碧玉四畔刻龍鳳雲霧環繞內
留品字三方素地云是宣政內醮時微廟立於中林靈
素王文則居兩傍也汴之外城周世宗時所築神宗又

照曠閣

展拓其高際天聖壯雄偉南關外有太祖講武池周美
成汴都賦形容盡矣梁王鼓吹臺徽宗龍德宮舊基尚
在開封府衙後有蟠梅一株以為奇遂創梅花堂北人
言河北惟使孟州號小江南得太行障其後故寒稍殺
地暖故有梅且山水清遠似江南云南門外有五岳觀
太乙宮岳帝殿極雄壯華麗宮連跨小樓殿極天下之
巧俗呼為暖障間汴有大殿九間一作者五相國太乙
景德五岳蓋雕鏤極華侈聖像皆大金時所作絕妙
徽宗定鼎碑瘦金書舊皇城內民家因築墻掘地取土
忽見碑石穹甚其上雙龍龜趺昂首甚精工即瘦金碑
也四方聞之皆捐金求取其家遂專其利京京題額政
和定鼎之碑或云九鼎金人未嘗遷亦只在土中或水
中耳如資聖閣登雲樓覆壓歲久今其地低陷甚多曾
記佛書言山河大地凡為城邑宮闈樓觀塔廟亦是泥
業深重所致光教寺在汴城東北角俗呼為上方寺琉
璃塔十三層鐵骨寶獅子像甚高大座下有井以銅波
斯蓋之泉味甘謂通海潮旁有五百羅漢殿又云五百
菩薩像皆是漆胎莊嚴金碧彩極精好普賢洞記石碑
甚雅金皇統四年四月一日奉議大夫行臺吏部郎中
飛騎尉施宜生撰并書所謂方人者也後為金相字步
繁東坡寺入門先經藏殿殿極工巧四隅不動其中運
轉經卷無倫次皆唐人書也極精妙大廟街近城有古
觀音寺北齊施主姓名碑佛殿開寶皇后命孫德元畫
西方淨土極奇古精妙僅存半壁僧崇化大師為之讚
書亦有法相國寺佛殿後壁有成平四年翰林高待詔
畫大天王尤雄偉殿外有石刻東坡題名云蘇子瞻子
由孫子發秦少游同來觀晉卿聖竹申先生亦來元祐

癸辛雜識別集上

癸辛雜識別集上

照曠閣

三年八月五日老申一百一歲又片石刻坡翁草書吟
遍石色皆如元玉寶相寺俗呼為大佛寺有五百羅漢
塑像甚奇古又喚水石龍鑄刻甚精皆故宮物也
蚺蜥龍鮑
軒渠錄載有人以糟蟹餛飩子同薦酒者或笑曰則是家
中沒物事然此二味作一處怎生喚眾以為笑近傳叙
浦富家楊氏嘗宴客作蚺蜥餛飩真可作對也
包宏齋桃符
包宏齋桃符致仕後歸作園於南城題桃符云日短暫居
猶旅舍夜長宜就作祠堂年八十七歲
南風損藕
近聞亭皇蕩戶云每歲夏月南風少則好藕晒荷葉遇
雨所著處皆成黑點藕葉則須密室見風則蛙損不
堪用矣
燈檠去蟲
桃樹生小蟲滿枝黑如蟻俗名研蠶雖用桐油酒之亦
不盡去其法乃用多年竹燈檠掛壁間者掛之樹間則
紛紛然墜下此物理有不可曉者載祖禹詩之老圃云
魚苗
江州等處水濱產魚苗地主至於夏皆取之出售以此
為利販子輳集多至建昌次至福建僑其法作竹器
似桶以竹絲為之內糊以漆紙貯魚種於中細若針芒
最微莫知其數著水不多但陸路而行每遇塘必汲
新水日換數度則有小籃制度如前加其上以盛養魚
之具又有口圍底尖如單簍之狀覆之以布納器中去
其水之盈者以小梳又擇其稍大而黑鱗者則去之不
去則傷其家故去之終日奔馳夜亦不得息或欲少憩

癸辛雜識別集上

照曠閣

則專以一人時加動搖蓋水不定則魚洋洋然無異江湖反是則水定魚死亦可謂劫矣至家用大布兜於廣水中以竹掛其四角布之四邊出水面尺餘盡縱苗魚於布兜中其魚苗時見風波微動則為陣順水旋轉而游戲焉養之一月半月不覺漸大而貨之或曰初養之際以油炒糠飼之後並不生子

同里虎

近歲平江虎邱有虎十餘條之同里葉氏墓舍在焉其一大家堂虎專為食息之地凡人獸之骨交藉於地蛇骨亦有之同虎之飢則兼果實皆啖不特獸也其堂下大泥潭虎飽則展轉於中傍居之人熟視之凡食男子必自執起婦人必自乳起獨不食婦人之陰或有遇之者當作執與之敵而旋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蓋虎不行曲路故也

陶裴雙松

丙申歲九月九日紀家橋河北茶肆陶氏女與裴叔詠第六子合著衣裳投雙松於翠閣且先設二神位乃題自己及此婦姓名炷香然燭酒果羹飯燭然未及寸而

委辛雜識別集上

六 照曠閣

祖矣嘗記淳熙間王氏子與陶女名師兒共溺西湖有人作長橋月短橋月正其事也至載之周平園日記何前後盛情之事皆生於陶氏門中邪近至元二十七年大水湖州府儀鳳橋下有新生死小兒棄於水中者兩手四臂四足面相向抱持胸膈相連一男一女巧者取以示人而乞錢疑皆此輩所幻也怪哉

因庸堂

謝府有因庸堂種陵御書二字蓋出崧高之詩云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注云謝乃周之南國也此詩美宣王能

建國褒賞申伯於此取義固佳然於兩句中各取一字亦太穿鑿矣

德壽買市

隆興間德壽宮與六宮並於中瓦相對令修內司染坊設考位觀孝宗冬月正月孟享回且就看燈買市簾前堆垛見錢數萬貫宣押市食歌叫直一貫者倘之二貫時尚有京師流寓經紀人如李婆婆魚羹南瓦張家園子之類

天狗墜

癸辛雜識別集上 七 照曠閣
丙申十一月十七日冬至是夜三鼓有大聲如發大砲震動可畏雞犬皆鳴次日金山自山中來云山中之聲尤可畏野雉皆鳴或云天狗墜故也

丁酉異星

丁酉正月初二日乙丑夜二鼓天井巷張家金銀鋪遺漏是夕天中有如雲氣赤色其大如箕而微長或謂其大星余目昏視之不見疑此雲氣為火氣所燦而然疑然不動殊為可異不知何物也

彗星改元

是歲二月忽有傳夜後西北角有星光芒曳尾者余不信數夕起觀皆無所見一夕於西邊見大星光芒正在胃昴間然考之則太白耳益疑小人妄傳繼而有自吳來者云船中見之甚的類景定彗星而尾短僅數尺耳余終未之信也及三月十七日詔書到杭改元大德有云星芒示變天象做子始信前者為信然也

和劑藥局

和劑惠民藥局當時製藥有官監造有官監門又有官藥藥成分之內外凡七十局出售則又各有監官皆以

選人經任者為之謂之京局官皆為異時朝士之儲悉屬之太府寺其藥價比之時直損三之一每歲糜戶部

籍錢數十萬朝廷舉以備之祖宗初制可謂仁矣然弊出百端往往為諸藥生盜竊至以樟腦易片麝香附易川附藥葉為森朝廷莫之知亦不能革也凡一劑成則又皆為朝士及有力者所得所謂惠民者元未嘗公老及民也獨是藥局分賜大臣及邊帥者雖隸御藥其實劑局為之稍精緻若至寶丹紫雪膏之類固非人間所可辦也若夫和劑局方乃當時精集諸家名方凡經幾名醫之手至提領以從官內臣參校可謂精矣然其間差訛者亦自不少且以牛黃清心丸一方言之凡用藥二十九味其間藥味寒熱雜殊不可曉昔見一名醫云此方止是前八味至蒲黃而止自乾山藥以後凡二十一味乃補虛門中山芋九當時不知緣何誤寫在此方之後因循不曾改正余因其說而改之信然凡此之類必多有之信乎謹注本草非細故也

葛天民賣雪

葛天民字無懷後為僧名義銛字機翁其後返初服居西湖上一時所支者勝士有二侍姬一日如夢一日如幻一日天大雪方擁爐煎茶忽有皂衣者闖戶將大瓊

委辛雜識別集上

九 照曠閣

張知者之命 大對也 招之至總宜圍清坐高談竟日雪甚寒劇且覺腹餓甚亦不設杯酒直至晚一揖而散天民大書考歸以為無故為人所辱至家則見庭戶間羅列舊篋數十紅布囊亦數十凡楮幣薪米酒穀甚至香茶適用之物無所不具蓋此瓊故令先怒而後喜戲之耳

彭晉巽

彭亨與福州侯官人亦有學文亦奇肄業京庠每試多
居首選胡穎為浙西憲政尚猛厲物情不安彭因偽作
臺章以脅之有尼僧為之表裏使以漢示之曰得之臺
中行且止矣胡懼就致聘約以獲免當以數萬為謝已
而月課不及胡遂作臺長江古心書歷述所聞以謝之
古心下京府名捕時政放堂試賦題出王言如絲彭為
首冠破云王妙心捷言關化機於未布以先謹如有保
之至微揭曉之際彭已真理乃以次名代之獄成默諫
貴州久之宛轉自如得至靜江適當詔歲入貢闕為編

癸辛雜識別集上

十一

欄遇都吏一子於場中日投三卷得預薦送吏深德之
未有以報乃為之謀曰經幹潘公誕汝鄉人也盍往歸
之彭以呈面為難又命之作劄吾當為通潘見其辭深
察然亟令來見深愛其才而革面無兼為之重嘆曰吾
當思一策以處既數日乃曰得其說矣使具戒服介之
經帥府時姚橘洲希得領桂管因從容為地且令修一
便語為贊彭退思數日未能措詞乃往見潘求教潘為
之思有頃拊髀曰吾已得一聯矣曰失邯鄲之步為吾
黨羞借荆州之階以軍禮見使緒成之且為點定約日
道之以前橘洲庭見之彭趨進入拜如葵乃以贊上橘
洲觀之甚詳詢始末留之書院授以文選使分類之
以觀其能石未幾書成橘洲益喜使諸子師之資身之
計漸裕旋得勇將納妾有家繼得兩子橘洲入為文昌
兼少拜使與俱行後駁之章多出其手復出入無間輒
登市樓恣肆無忌為人指目聞於當路於是遂治填配
押回元隸所橘洲亦以此去國彭後與黎峒通為具舟
出畫室以行莫知所之

唐堯封

癸辛雜識別集上

十一

癸辛雜識別集

卷上

唐仲友之父侍御堯封孝廟時以禮部侍郎大司成除
侍御有直聲嘗論錢尚書禮左遷小龍場及去國同朝
送之館學為空孝宗知之嘆曰遂為唐氏百年口實初
入言路錢迎問第一人答以方思之歸語仲友仲友曰
大人失言當云此行正為公來也

林喬

林喬泉州人頗有記問初游京庠淳祐丙午宗學時芹
齋與大學親身齋爭故魏華喬拔府學諸生為助遂成
大闕押往信州聽讀因與時貴游從廣唱放浪狎邪題
詩於茶肆云斗州無頓開身處時向梅花走一遺士論
薄之旋登徐元杰之門後元杰死徐徑敗李解峯皆以
應用之往來既而元杰家為伐柯一村豪家為接脚坊
其幼子寓城中有地占為菜園與趙温州崇樓鄰守皆
有月饋其門如市數年得自便賣船於丑員福州待補
作申如名納卷題出言行樞機動天地遂中魁選欲參
學為人所攻而止久之上書特補保義郎領錢億萬往
謀北事時景定初也繼又赴有官清試得薦登第隨被
論駁經營復得官戎議之類運寓信州朱浚為守不往
見且語詆之朱怒摺其罪押回本貫與蒲船交借地
作屋王茂悅為船使蒲人官人者編船事發林受其自
金八百錠許為言之既而王罷去蒲併攻之且奪其所
借地乃往從元杰之子直諒以清潭和員吏屋且任和
繼既而直諒得意飾林隨以行後以詞訴為徐帥擇齋
明叔所治押往五年推鋒軍乘拘鎖而相時咸淳末年
也或言後改名為天同字景鄭云

李夢庚

李夢庚者襄陽人善文不偶歸而治生其子能文而不
肖數盜用父財父欲殺之宗黨勸止使其子拜且謝或
告以父已負劔子甚恐拜方起而劔欲及亟走避閉門
劔入門者幾寸其子後魁浙漕薦襄帥以書抵漕漕說
友曰今歲漕魁乃夢庚之子也其論尾之語曾見之否
其語曰世豈有棄鯨而不用其子者哉聞者莫不大嘖
云

陳橋如尊者

王隱軒情舉到省道經建陽謁夢益竹廟夢至王者居
有五百人列坐而虛其四隱軒未至有呼者曰官人位
在此王既坐舉首見席端乃一僧王負氣怒甚左右曰
此陳橋如尊者遂寤及廷唱大魁乃吳潛也

史浩傳贊

元木石峭修四朝國史高孝其贊史浩略云其在太子
家號為習囊又其當國多引天下知名之士朱熹其首
也然其意以為知名之士皆天所與賦而不揚則是違
天而不問其道之行與否也因此忤穆陵意得謫去國
蓋專為張魏公地耳後改俾別為贊云獨用兵一事與
時賢異豈非欲先報本而後機會歟

唐震黃震

唐震黃震撫州信州俱是二千之石皆為九百之頭唐
嘗為制川倅以本廳廉費取辦於吏欲從州郡具巾省
部罷本職守倅皆謂言曹廢置當出朝廷不從之且為
於寔名量撥為助遂止唐後知饒州北兵之來官軍與
群盜交亂唐以北兵輒出禦之遂死於難黃後持使節
幸存於鄞云

男不授女狀

林靖之共甫初筮越之民曹嘗直議合同幕東萊呂廷

年後伸在焉有婦人來投牒吏無在者林欲前受之呂自後止之日男女授受不親林竦然而止每稱以誨子孫云

沈次卿

沈次卿者吳興人待制之後常登趙節齋之門趙尹京使提督十三酒庫課以增羨而人不怨咨常言比較自有捷法既不害物自可沮勸其法使拍戶於本府入錢給由諸諸庫打酒仍使自擇所向遇此較則率諸庫而視其所售之多寡取其最之尤者加之賞罰誠令不煩激厲自倍莫不易之良法也

陳預知

陳預知者有術陳叔方作邑時扣以事陳合於心無事時入靜室坐一二日見問節齋如其說而後召之陳使隨意寫詩文一兩句而緘之然後疏已所推為驗節齋所書陽春布德澤以王度日清吏為對陳出視之不差因語節齋曰君官職皆已前定但遇事只可做五分節齋每用其說以自警也

牧羊子

湖州卜者牧羊子識章文莊於未遇時及仕再筮皆不許其得祿果連丁艱既而日今可仕矣且不在外遂由掌故以致兩地又嘗語醫者李厚父曰君當飯於省中鄉人傳以為笑後文莊貴當招之於豚留與共飯於省間因舉舊話一笑

何生五行

平陽縣八丈村有何生者雖為傭而能談五行當詔歲設肆城中有士人以女命來扣云有孕方可免災問弄璋那弄瓦那答云也弄璋也弄瓦不知為何等語而去

後果學生二子一男一女也

戴生星術

番禺戴生以術游臨安時陳聖觀為常博戴許以必當言路未幾安邊所主字鄭應先語及戴術云渠謂常博必當言路且與吾鄉象郭間為代只候其他徐即見既而張志立自小坡出為右史守永嘉而陳文龍冠象論浙西憲洪畏去職時臺長陳伯大求去甚力郭與陳堅即皆序升代之為小坡而聖觀與徐則孫並命為察實代郭云

括蒼趙墓

趙節齋之父國公祖墓在括蒼青田以地本一屬人所定約三年復來已而見者皆言其中有水當謀改厝啟之未畢而前人至見之曰水自有之無害也既啟穴水綠色以蓋勺飲極甘撓之數四一金魚躍出擊殺之又撓之有二魚復擊其尾縱之曰當出三天子今只作一半遂復掩之後乃生景獻太子

陰陽忌樂

王攸云陰陽家無他唯忌樂二字而已崇惟樂其純陽純陰忌惟忌其生旺庫墓此水法也謂知子午向午水甲水皆可向即純陽辰山庚辛水流即純陰

懸棺葬

孔惠得云朱瞻庵之葬用懸棺法術家云斯文不墜可謂好奇

郭園

郭園號方泉廣州人少讀廬墟屋其父與廖壘中之父有交好兩家之子同筆研得第後試邑平江事呂文德歎以事件之而亦以受知符代授以書與其子師襄師

墓時在從班蓋命之薦於時相也郭還里二年漫以書

達之師藝旋外補繼而如京于堂間廖在翹館聞之使人通意郭不為汲汲而廖挽之不置未幾除省門充辛未省闈考官旋入言路廖有所屬往往不能曲意徇之浸不樂之又虛名實用一疏為陳宜中劄散所不平達於賈相大賈分解風有上氣之疾嘔血而死

王蓋伏法

王蓋縣丞福州長溪人嘉定初官遊京湖時方經虜患殺人至多積骸如山數層之下復加搜索擊以鐵槌乃去有未絕者夜見炳燭呵殿而來以為虜也懼甚屏息窺之旋聞按籍呼名死者輒起應之應已復仆次至其人亦起應之則又聞有言云此人未當此死乃舉籍唱日二十年後當於辰州伏法既得免投僧舍為行者遁郡伴眉山家坤翁來游寺中喜其淳厚而文曰昔從我乎欣然而就家人亦愛之家有女適史植齋李溫之子使從之以往居居史已而史得辰州欲以自隨王猛憶前事具白辭行史曰吾為郡守豈不能庇汝乃勉從之至郡驗年史幼女歲後圖為蛇繞王因擊蛇併女斃焉

埋藏會

湖州洞山新安雲嵐皆有埋藏會或以為異廉植守廣德不以為信至用郡印印其封翌日發視無有焉或以見異恐未必然余按周禮以經沉祭山林川澤社祭山林曰狸川澤曰沈然則尚矣

東遷道人

丙子北師自蘇入杭道由東遷有道人結茅岸傍備水飲以施行者化緣募錢觀音銅像積久乃成相好端嚴

晨夕奉事聞師至歎曰一死無恨所惜此係兵火不保
耳夜夢大士告曰吾何所慮恐汝不免茲汝前生曾殺
人今來者正宿竟也明日有三騎過山其前二人衣紅
後一人衣白者是已汝可迎之以請死無所逃也至期
所見無異其人託曰人皆避匿獨爾敢耳執之至蒼素
其撒花具以夢告且曰我若厚報豈不能為性命計其
人感悟遽釋之且有所贈曰吾與汝解氣結竟以獲免
屠門受祭

戴良齋云昔有宦家過屠門見幼稚而愛之抱以為子
戒抱者使勿言既長且承序矣嘗因祀先恍惚見受享
者皆佩刀正坐而裹章服者列位其傍愕然以語抱者
抱者始告以實自是當祀必先祀其所生而後祀其所
為後者云命後者不可不知也

陳公振立子
止安陳公振字震亭居吳門無子有同姓昌世者為人
端慤每加敬愛因延之家塾常從容與言命繼之事且
託之訪歷久未有所啓問之以難其人為對則曰得如
子者乃佳昌世皇恐不敢當又久之問如初昌世謝去
敢輕有所進乃曰如此則無出於子矣昌世固辭不敢
強之再三乃勉承命後因語及妻嘗夢滿家廟覺有拜
於後者顧視則昌世也此意遂決昌世以其澤入仕嘗
伴三衛攝郡於公帑纖毫無所取穆陵閣之權為郎淳
祐間也

梅津食糶
尹梅津煥無子與蛤羅石二姓名一越人為之語曰梅
津一生辛勤只辨得食糶一擔
巖邑大毒

癸辛雜識別集 卷上

明堂所用鬱鬯凡三十斤取之信州吏云實未嘗用用
之大毒能殺人蓋文具久矣

陳仲潛健談
永嘉平陽陳仲潛健談過人仕至邑宰偶臨安會北使
至亦健談求為敵者使與館伴陳聞而自街因獲充送
食已復索乃各以半豚進使者辭不能容陳獨大嚼由
是得湘陰廉節使還不為生計每飯必肉數斤未幾所
畜一空其妻告以飢愁中吐出一蠶如小龜金色遂祖
范呂不合

范文正始與呂文靖不合而去文靖曉以西事復召用
之文正遺呂書以郭李為喻共濟國事視古廉蔣寇買
真無嫌矣而忠宜乃謂無之呂太史所輯文鑑特載此
書而文正集中無之蓋忠宜所刪也父子之間可謂兩
盡近世倪祖常刻齊齋集內有昆命元龜說專為史彌
遠而以集遺宅之此猶出於不審也陳石齋力修與陳
叔方爭軍賞於都堂省拂袖徑出以此去國終焉而其
子阜諫乃以行實屬之節齋敘此一節指為中風且有
以微罪行之語阜諫以呈其從兄應辰應桃之子也以

為不然節齋恐其不用也徑取而刻之以出此豈待不
審而已哉蓋做惡敵怨不在後嗣然自當視其事之輕
重理之是非不可一槩論也

施武子被劫
施宿字武子湖州長興人父元之紹興張榜乾道間為
左司諫宿晚為淮東倉曹時有故舊在言路因書遺以
番葡萄酒院相會出以薦酒有問知所自憾其不已致
也劫之無以蔽罪宿嘗以其父所注坡詩刻之倉司有
所識傳稱字漢瑞湖州窮乏相投善歐書遂俾書之候

板以賜其歸因據此事坐以贓私其女適章農卿良朋
云

二章清貧
章文莊參政與其兄宗卿雖世家五馬而清貧自若少
依鄉校沈丞相該之家學相連章日過其門沈氏少年
與客坐於廳事時方嚴冬二章衣不掩體沈晒之曰此
人會著及時衣客傲之曰二章才學鄉曲所推不可忽
也章亦微聞之既而兄弟聯登第發通顯沈氏之屋
適有出售者宗卿首買之以居焉宗卿稍稽善建與同

何小山既貴里居有鄉宰初上來見一觀刺字曰小鬼
耳遣吏謝之後以佃家來訴鄰鬼之擾有狀至邑宰判
云作高田陸多著水鴨踏苗頭自理會朝中自有大官
人何必執狀問小鬼

劉漫塘
劉宰字平國號漫塘澗之金壇人早有經世志以微疾
不樂出或言其面黧點不欲應詔起者再力辭以免嘗
大書其印歷以示終身不起云怪矣面容無食肉相介
然福性無容物量智淺而慮不周材疎而用則曠不返
初服輒啓榮望豈特二不可七不堪正恐一不成萬有
喪故悅以自適超然自放衣敝袍可無三禩之厚飯蔬
食何用八珍之餽隱几覺來杖藜獨往或從田家瓦盆

癸辛雜識別集 卷上

癸辛雜識別集 卷上

癸辛雜識別集 卷上

之飲或和漁父滄浪之唱顧盼而花鳥呈伎言笑而川
谷傳響優游歲月逍遙天壤道逢扁舟而去者語之日
汝非霸越之人乎問天下之中從子致富亟去毋亂吾
樂遇藍輿而來者揖之日汝非不肯見督郵者乎有要
於路者藉得錢送酒家固不若高臥北窗日傲羲皇之
上也又嘗發明靖節意云士大夫既作縣官而歸率
自託於陶元亮其說以不見督郵為高以解印綬不願
五斗米為廉愚以為此士大夫有血氣者之常元亮非
為血氣所使者其胸中必有見論語載子在川上一章
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喻獨程門以為論道體其說蓋本
於元亮元亮謂真彼不舍安此自富惜其寄情於酒而
為學有作輟也不然總角聞道白首未成所欲成者何
事脂我名車策我良驥千里雖遙執事不至所欲至者
何所惟其用功深見道明知世道之難而時事蓋不可
為故欲翻然而歸其發於督郵之來特不欲為苟去云
耳世遂以為誠然真癡人之前難說夢也

陳宜中父

陳宜中之先為吏每以利物為心日計所及以錢投大

癸辛雜識別集上

三

照曠

在圖屬其孫往貸於葛宜義葛居外沙貨果鉅萬宿夢
黑龍繞其廳柱覺而異之風輿未類徑至彷彿若有所
伺家人呼之不顧果有小兒來年可十許歲問為誰曰
陳某孫又問來故以實對又問所需幾何曰百千如數
付之陳既出詣葛謝葛曰汝有以此子見與否陳曰寒
賤下吏勢分遠絕非所敢聞葛勉使就學許以捐助未
幾以長女許之既而陳遊上庠上書攻丁大全南遷數
年買相半籠置之倫魁陳在南日葛以往江心寺設水

皆供齋室以往獨長女居守為巨富是夕冠夜至遂席
於以去長女亦被殺以往至是勢望乃以幼女歸之陳
以文昌出守七閣選巧節諸吏各有所獻陳妻怒識
梓似其家物審是果也因語陳陳乃召吏扣所從來
云海巡所遺也亟發兵圍其寨盡俘諸校實於理悉得
其情正盜寇也事已膠合以次伏誅無漏網者為女已
有二子初猶隱不言其姊為言委曲執手相哭乃斃其
二雛焉

劉朔齋再娶

癸辛雜識別集上

三

照曠

魏鶴山之女初適安子文家既寡謀再適人鄰人以其
兼二氏之誤爭欲得之而卒歸於朔齋以故不得者嫉
之朔齋以是多噴言晚喪偶於建寧王茂悅儲目臺歸
嘗繼而朔齋亦以口語歸王裕之近郊既而皆有仇讐
之憾語相泣也王告別歸舟得疾竟至不起王劉所愛
也劉歸吳中未幾亦逝二人皆蜀之傷人漢者無不情
之時戊辰己巳之間也

朔齋小姬

嘉熙丁酉朔齋守湖趙母璽為鼎伴既得湖守為朔齋

交代劉頗不樂舍劉得史督之辟是時其父端友適自
蜀來正所出也不容不就劉欲卜居於湖擬郡教場地
為基乃別相地以遷之得廣化寺後空地後得宅於蘇
不復來斯場隨廢蔡達夫節守湖日初安定書院用其
地為之云朔齋在吳日有小妓善舞撲蝴蝶者朔齋喜
而納之矣鄭潤父霖來守蘇蓋舊遊也因燕集扣其人
知在劉處亟命逮之隸輩承風徑入堂與竄取以去劉
大不能堪未幾鄭租到復取之以歸時淳祐己酉也

成均浴室

賈似道之為相也學舍繼悉無不知之雷宜中長成均
也直舍浴室久圯遂一新之或書其壁云碌碌益益中
忽見古壘沈雷未之見也一日見賈語次忽云碌碌益
益中雷恍然不知所答深用自疑久之入浴室見之乃
悟云

潛說友

潛說友籍雲人甲辰得第咸淳庚午尹京凡四年後因
誤捕賈公私林事去語之同傳者吳元貞論年起家守
吳閩北師至計無所出適時宰欲以金銀往舒城犒軍
會舒已下不得進寄吳門郡庫潛因移為散花用借表
同往北師既退自以全城為功未幾朝廷知其事遂罷
去文天祥實代之後從二王入閩二王入廣留守閩中
更反覆隨之向背未乃復為北守所共事王積翁因眾
軍支米不得王以言激之日潛意也遂罹刑虐之酷王
復作文以祭之潛與趙裕菴同邑初甚相好後浸不相
能潛既南向裕菴之子輩與其子交惡至聚眾角鬪肇
以女妻峻都因拉裕菴入閩以其常帥彼也運至三衢
而亂擊後得南劍同知云

王積翁

王積翁留朝參政伯大之姪也嘗宰富陽有聲後親北
留連甚久遂自龍宣諭日本遂命為奉使以兵送之至
溫陵有任大公者家有四船王盡拘用之使行又於途
中鞭之有許許王願聞之至鼓山以好語官職誘
之且付以空取龍管文帖且作大茶飯享之任亦領略
亦作酒以報泉使使能任縱兵盡殺之產有子遺王意
危於柁樓下任叱之日奉使何作猶作笑曰在此出則

叩頭乞命任顧其徒獲而擄之於水席卷所有寶物皆財而去取所乘舟斷其首尾使若倭舟然後有水手四人送回永嘉北朝為之立廟賜諡焉

王厚齋形制

王厚齋應麟為右史兩制時劉敞在言路嘗論之二云識局於形忠奪於藝惟務諛說以釣爵位遂使文體日就委靡偏體華要津津立坳矣命下之日卿有人識吾皇而用人如鑑衡故為而常一過諸嬖御之人云

安劉

癸辛雜識別集上

天

照曠

安劉字景周一字子陽四明人嘉熙丁亥太學解試魁戊戌周榜初任柳州教授及瓜憚行使人以身代往既而其人卒於官郡以實言久之乃往歸投質於維揚為作委曲使言者拈出而加以譴罰於是死灰復然自是凌加朝武出守括蒼未得入館丞視省得宜春以出旋又劫去未幾郡亦不守矣安素與同郡孫願質孫無恙時常視其族子中以不合遠之命更一子願出于乃復謀歸安患之未有以絕其來其人仕至信州李曹會慶寺有通券四千緡正在秋歷安以為奇貨囑承吏使迫之自投於井而死時弁深為卿張汝詒為丞以此並免未幾弁張皆歿

俞浙

俞浙字季淵上虞縣人舊多游郭學以長上自居與同舍不相能至或歐擊為眾所攻善於禮殿而去使弟郭教職員多故舊遇之如東溼眾怒而闕碎其座俞遂棄官去素出王丞相燭之門王為禱時相治其為首者太常丞為之代久之不敢上俞改吉教乃得往俞善治財數吏為所迫死後入為言官所疏多至數十人不久去

癸辛雜識別集

卷上

天

照曠

國常為章全部端于館客

黃國

黃華父其先建寧人父居吳興早游京學本習詞賦兼春秋采時事所抄邸狀甚整其造請不避寒暑以故多問枚舉往事歷歷如指諸掌於時日無所差悞甲辰攻史嵩之以預扣關與時宰謝方叔游從既以鄉舉登庚戌第旋得京教繼入史館為校勘遷太博中遭賈言指其他無所長但能多收朝報耳曉得南康未上而勒召主宗正名籍造朝未及闕而臺評及之數月分祿華父熱於典故又好談命知人甲子或於廣座舉正班次往往呼吏從己所見引却龜列一日遇六院序學官之上責吏使正之然後止為六院者踴躍而退以故多不樂者

方回

方回字萬里號虛谷徽州人也其父南遊阻於廣中四廣婢所生故其命名及字如此魏明已遇為守愛而吳遇之忽與倡家有訟遂俱至於庭魏見之甚駭而方力求自直魏為主張而敬則衰矣後以別頭登第為池陽提

癸辛雜識別集上

天

照曠

領茶鹽所幹官居與大家並其家實寡婦主人回以博遊其家且道其長呂師夔亦往焉旋以言去喜作詩以放肆為高有云菊花與汝作生日甥甥與吾入醉鄉又與伯樞為壽云諸公未許子為政萬事無如髯絕倫糟薑三盞酒相燭一甌茶又自書詩云把酒從來不可期吾降 離騷協律 今日少人知有輕薄子聯之云但看建德安民榜即是虛翁德政碑又竹杖云跳上岸頭須記取秀州門外鴨銀靴甲午元日云端平甲午臣八歲甲午今年又一周六十八年多事幾人已死一人留其

處鄉專以騙為事鄉曲無不被其害者怨之切齒遂一向寓杭之三橋放樓而不放歸老而益貪淫凡遇妓則晚之畧無羞恥之心有二婢曰周勝雪劉玉榴方醉愛之而二婢實不樂也既而方遊金陵寄二婢於其母周姬之家恣開杜陵之門勝雪者竟為豪客挾去方歸惟悵惘而已遂作二詩云鸚鵡籠開綵索寬一宵飛去為誰歡早知點煙心腸別肯作佳人面目看忍著衣裳辜舊主便塗脂粉事新官丈夫能舉登科甲可得妖嬈

癸辛雜識別集上

天

照曠

不寒一北猶嫌將兩雄趨新肯舊片時中陡忘前主能為叛作事他人更不忠玉碗空亡無易馬絳桃猶在未隨風何須苦問沙吒利自是紅顏薄老翁自刻之梓榻之通衢無不笑者既而復得一小婢曰半細曲意奉之每出至親友間必以荷葉包飲食有核於袖中歸而道之一日遇客於途正揖問荷包墜地視之乃半鴨耳路人無不大笑而方略不為恥每夕與小婢好合不避左右一夕痛合床脚搖拽有聲遂墜落壁土適隣居有北客病臥壁下遂為上所厚次日訴於官方為追逮到官朋友間遂為勸和始免未幾此婢滿求歸母家拳拳不忍捨以善價取之以歸時年登古希之歲適平狀之與之同庚其子成文與乃翁為慶且徵友朋之詩仇仁近有句云姓名不入六臣傳容貌堪傳九老碑且作方句云老尚留髮素貧休比范丹方嘗有句云今於足方大怒喪卒而既已遂據六臣之語以此比今上為朱溫必欲告官殺之諸友皆為謝過不從仇遂謀之北客侯正卿正卿訪之徐扣曰聞仇仁近得罪於虛谷何邪方曰此子無禮遂比今上為朱溫即當告官殺之侯曰仇亦止言六臣未嘗云比上於朱溫也今比上為朱溫者

執事也告之官則執事反得大罪矣方色變侯送索其詩之元本手碎之乃已先是同為庶官時嘗賦梅花百詠以諷賈相遂得朝除及賈之貶方時為安吉倅慮禍及已遂反鋒上十可斬之疏以掩其迹時賈已死矣議者薄其為人有士人嘗和其韻有云百詩已被梅花笑十斬空餘諫草存所謂十可斬者蓋指賈之倅詐貪淫福驕吝專謬忍十事也以此遂得知嚴州未幾北軍至同倡言死封疆之說甚壯及北軍至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為必踐初言死矣編等訪之不獲乃迎降於三十里外嚴州直隸馬面還有自得之色郡人無不唾之遂得總管之命迺括富室金銀數十萬兩皆入私囊有老吏見其無恥不才極惡之及來杭復見其跪起於北妓之前口稱小人食狼奴殘孟餘笑遂疏為方回十一可斬之說極可笑大略云在嚴日虐殺投拜之銀數十萬兩專資無藝之用及其後則驚於人各有定價市井小人求詩序者酬以五錢必欲得錢入懷然後漫為數語市井之人見其語草草不樂遂以序還索錢幾至揮拳此貪也高杭之三橋旅舍與婢宜活牆落壁土為隣

癸辛雜識別集上

人訟於官語也一人譽之則自視天下為無人大言無當以前輩自是驕也一人毀之則呼號憤怒吟無潤養福也在嚴日事皆獨斷以招賂不謀之同寅事也有鄉人以死亡告急者數日略不之顧者也凡與人言率多妄誕詳也同有乞職似道之疏以沽名及北兵之來則外為迎拒之說而遂出投拜是微倖也昔受前朝高官美職今乃動輒非罵以亡宋稱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年已七旬不歸田野乃棄其妻子留連杭邸買少艾之妾歌酒自娛至於拜張朱二宣慰以求保解日出市

中買果殺以悅其婢每見狼奴必跪以進酒略不知人間羞恥事此非老謬者乎使似道有知將大笑於地下矣其說甚詳如書大略如此

衡嶽借兵

衡嶽廟之四門皆有侍郎神惟北門主兵最靈驗朝廷每有軍旅之事則前期差官致祭用盤上食開北門然亦不敢全開以尺寸計兵數或云其主司乃張子亮也張為湘南運判死於官丁卯戊辰之間南北之兵未釋朝廷降旨以借陰兵神許啓門三寸泉使遂全門大啓之兵出既多族以提告而廟旁數里民居皆罹風災壞屋近千家最後有聲若雷震者民喜曰神歸矣果遂帖息後使按行民有惠者乃厚給之

北客詩

北客有詠前朝詩云當日陳橋驛裏時欺他寡婦與孤兒誰知三百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又詠汴京青城云萬里風霜空綠樹百年興廢又青城蓋大金之亡亦聚其諸王於青城而殺之

須溪月詩

劉會孟書作月詩六言云霓裳舞裡一欄如今是第幾輪赤壁黃樓都在古今多少愁人為人所計幾殆

菊子

朱斗山云凡菊之佳品俟其枯斫取帶花枝置籬下至明年收燈後以肥膏地至二月即以枯花撒之蓋花中自有細子俟其茁至社日乃一分種

同四無開月

同同俗每歲無開月亦無大小盡相承以每月歲首數三百六十日則為一年乙酉歲以正月十二日為歲首

大慶賀 可與此說非也同同之歷歲月但以見新月為首節如把正月則一並三年皆把正月次年則把二月又二年周而復始凡三十六年則一周也皆例退凡把齊月但見新月則把起次月見新月則開齊此非用古之禮乃夷俗也何足尚哉

亂做二字

治亂之亂當作亂從亂乙郎段切治也治之也煩做之做當作做從音同前煩也並見說文乙部支部

兩王醫師

王醫師有二王繼先高初朝國醫後以德壽宮進藥門效安真福州王涇亦繼先同時相先後應奉後以德壽疾進涼藥大漸杖脊熱海上後得歸所謂御診王承宣者是也

胡服問色

茶褐黑綠諸品問色本皆胡服自開燕山始有至東都者人服狀

天市垣

伯機云揚州分野正直天市垣所以兩浙之地市易浩繁非他處之比此說甚新又術者云近世乃下元甲子用事正直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

石行

德祐國將亡之際福王府假山石一峰高二丈忽行出屬事而仆其所乘大舟若牛鳴者三

世修降表

李世修蜀人健堂燕仲之子為江陰僉判北軍之來因

癸辛雜識別集上

周益公日記云楊存中人號為解圍以其多辯而善達迎也王梅溪集載劉共甫云范伯達嘗自存中為解圍謂形則解其所為則圍也

胡服問色

茶褐黑綠諸品問色本皆胡服自開燕山始有至東都者人服狀

天市垣

伯機云揚州分野正直天市垣所以兩浙之地市易浩繁非他處之比此說甚新又術者云近世乃下元甲子用事正直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

石行

德祐國將亡之際福王府假山石一峰高二丈忽行出屬事而仆其所乘大舟若牛鳴者三

世修降表

李世修蜀人健堂燕仲之子為江陰僉判北軍之來因

新使而得知軍李後乃自修表以除世修節表之
高乎

社公珠

近時社公多為同所買或言其胸中有珠徑二十以
後則在膝必擊之過三十以往則無之矣此妄傳也
行之同各焉敢殺人而取珠乎

賀知章倚史勢

近者鑑湖天長觀有道士為僧賦楊總攝所云照得賀
知章者本是小人倚托史越王聲勢將寺改為道觀今

癸辛雜識別集上

欲乞復元寺施行楊光遂從其請真可發笑也

尼姑

臨平明因寺尼大和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
者供養寺中苦之於是專作一寮貯尼之嘗有違道者
以供不時之需名曰尼姑

升遐玉圭

國朝典故凡人主升遐玉帶則取之霍山玉圭則取之
文宣王向後復送還之不知起於何時

椒蘭殿亦草

洛陽椒蘭殿故基之前傳是朱溫執昭宗於此文問生
草皆赤色謂其冤血所染而然也

燕用

汴梁宋時宮殿凡樓觀棟宇處戶往往題燕用二字意
必當時人匠姓名耳及金海陵修燕都擇汴宮處戶刻
錢工巧以往始知與燕皆定數此即先兆也

薦

尚書竇四凶或問云龜有汨陳五行之罪共工觸不周
而折天柱三苗有不率教之罪特不知雖兇以何罪而

癸辛雜識別集

卷上

同司或解曰帝曰曠咨若子宋堯兇曰都共工方鳩僝
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然則堯兇有所為非才
之罪故與之同司耳師道云葉亦愚常用不知出何書

大仙筆詩

各有降仙者余心疑其捧箕者自為之因命題賦筆且
令作七言律詩頃刻輒就云冤出山中骨欲仙何人拔
賴羅尖圓拙夫堪笑堆成冢豪客會同捕似椽窻下玉
蟾涵夜月几間雪蘭湯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拂毛
雖恐未熟縱使人為其速亦不可及也

蒙古江西政

蒙古及之在江西省也每下學則命士人坐講而立聽
又出鈔帛酒米命士人群飲劉會孟命題出周南賦韻
卿云言化之自北而南也爾部賦不圖為樂至於斯也
蒙之死會孟作祭文十六字云公來何暮公逝何速嗚
呼哀哉江西無福

火蝎

北方毒蠶有所謂火蝎者比之常蝎極小其毒甚毒常
有客人數輩夏月小憩磐石忽覺體間奇痛欲心不可
忍遂急起索之則石面光瑩初無他物僅行數步則通
身腫潰而疽其同行異之意石之下必有異遂起視之
見一蝎極小而色黑一人以竹杖擊之竹皆爆裂而執
竹之手亦腫潰不旋踵而死近得杜真人持咒驅此告
稍息

倪氏密藏

倪文節為吾鄉一代名流常與秀郎為鄰頗有侵越地
界之爭常為之語云住場好不如紅場好墳地好不如
心地好蓋有為而發也或議其有密藏之僻然余未敢

以為信既而子孫有分析者蓋不平之訟頗為前人之
辱余始疑而終未敢以為信也後納一婢乃自其孫所
來備言其事云一日驟雨堂屋舍漏水壅不洩遂呼坊
者整之得大篋於簷溜中舉下視之皆黃白也或害於
培壁間凡數處以此與訟數年不已盡為刻木董所有
正不救子孫之貧也悲夫

燕子城銅印

伯機云長安中有耕者得陶器於古墓中形如臥龍口
與足出兩腹之上下其色黝黑勻細若石光潤如玉呼
為陶瓶大者容數斗小者僅容數合蓋花成實或云三
代秦以前物若漢物則荷筒不足觀也又保定府之西
有易州即郭藥師起兵處在易水北州東南有故城土
人號曰燕子城有人耕於城中得小銅印數十枚一好
事者購得越雲之印一鈕不盈寸篆十字極精好似機
得一印於焦達縣處古文二字莫有識者其最可怪者
或一鍾土凡得數枚莫知其所以然也

祖條

温州樂清縣僧祖條自號斗崖楊光之窮也無業之財
標豐遂結托北人任永嘉之江心寺大和也為退居號
春雨菴華麗之甚有富民命生充里正不堪科役投之
為僧名如思有三子其二亦為僧於屬蕩本州總管者
與之至密托其訪尋美人條既得之以其有色遂留而
蓄之未幾有孕家口籍籍遂令如思之長子在家者娶
之為妻然亦時往尋盟命生者不堪隣人嘲詠遂挈其
妻往玉環地以避之條聞之大怒遂俾人伐其墳木以
等費命於官反受杖遂訴之廉司條又遣人以弓刀
置其家而首其藏軍器命又受杖遂訴之行省條復行

路押下本縣遂得甘心焉復受杖意將往北求直傑知之遣悍僕數十擒其一家以來二子為僧者亦不免用舟載之僻處盡溺之至列婦人之孕以觀男女於是其家無遺焉屬蕩主首真蕪叟者不平越境擒二僧殺之遂發其事於官州縣皆受其賂莫敢誰何有印僧錄者素與傑有隙詳知其事遂挺身出告官司則以不干己却之既而道印鈔二十錠令廢其事而印遂以賂首於是官始疑焉忽平江錄事司移文至永嘉云據俞如思一家七人經本司陳告事官司益疑以為其人未嘗死矣然平江與永嘉無相干而錄事司無據他州之理益疑之及進人會問於平江則元無此條此條所為欲殺而彰耳姑移文巡檢司追捕一行人巡檢乃色目人也夜夢數十人皆帶血淚泣及曉而移文已至為之悚然即欲出門而傑之黨已至把蓋而賂之甫開門而視忽有聲如裂帛遂檢恐而却之及至地所寂無一人鄰里恐累而皆逃去獨有一犬在焉諸卒疑烹之而大無驚懼之狀遂共逐之至一破屋嗚吠不止屋山有草數束試探之則三子在焉皆惡黨也擒問不待推楚皆一摺

癸辛雜識別集上

即伏辜始設計招傑凡兩月餘始到官悍然不伏供對蓋其中有僧普通及陳翰番者未出官首已責重貨入燕求援以此未能成獄凡數月印僧日夕號訴不已方自縣中取上州獄是日解四上州之際陳翰番出視於是成擒問之即承及引出對則向悍拒及呼陳證之傑面色如土陳曰此事我已供了奈何推托於是始伏自書供招極其詳悉若有附而書者其事雖得其情已行申省而受其賂者尚玩視不忍行旁觀不平惟恐其漏網也乃撰為戲文以廣其事後衆言難掩遂斃之於獄

越五日而赦至 夏若水時為路官其弟若木備言其事

楊髡發陵

乙酉楊髡發陵之事起于天長寺僧福嗣號西山者成於刻僧演福寺允澤號雲夢者初天長乃魏憲靖王墳聞欲相髡髮遂獻其寺繼又發魏王之冢多得金玉以此遂起發陵之想澤一力贊成之遂俾秦皇寺僧宗愷宗允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為名出給文書詳見前卷河西僧及凶黨如沈照磨之徒都領人夫發掘時有宋陵使中官羅鏡者猶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為澤率凶徒痛筆奮之以刃令人擁而逐之鏡力敵不能猶拒地大哭遂先發澤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極多獨理宗之陵所藏尤厚啓棺之初有白氣竟天蓋寶氣也 帝王之陵乃天人理宗之尸如生其下皆藉以錦錦之下則承以竹絲細簾一小扇覆取地有聲視之乃金絲所成也或謂合珠有夜明者遂創懸其尸樹間漚取水銀如此三日夜竟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同回其俗以得帝王髡髮可以厭勝致巨富故盜去耳事竟羅鏡買棺製衣收斂大恟匪絕鄉里皆為之感泣是夕聞四山皆有哭聲凡旬日不絕至十一月復發掘微飲高孝光五帝陵孟章吳謝四后陵微飲二陵皆空無一物微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檠一枚而已高宗之陵骨髮盡化略無寸骸止有錫器數件端視一隻 為澤所傳 孝宗陵亦蛇化無餘止有項骨小片內有玉瓶爐一副及古銅扇一隻 亦為澤所傳 嘗聞有道之士能蛇骨而仙未聞併骨而蛇化者蓋天人也若光寧諸后儼然如生羅陵使亦如前棺斂後悉從火化可謂忠且義矣惜未知其名當與唐張承業同傳否 後之作宋史者當以此入忠臣之傳

癸辛雜識別集上

勢豪奪鄉人之產後為鄉夫二十餘輩俱候道間屠而儲之當時刑法不明以罪不加眾而決之各受杖而已

二僧入冥

乙未歲余避雷首墓村山間質積僧云去歲青山背明寺僧茂都事者病傷寒死二日復甦言初至大官府冠裳數人據坐大殿有一僧立庶下竊窺之則徑山高雲峰也欲扣其所以搖手云我為人所累至此忽柳至一僧則其徒也即具鐵床熾火炙之叫號穢臭不可聞主者呼雲峰問其事如何答曰彼受此痛若某有預必信矣主者曰當是時是誰押字則無以對繼又柳至一僧骨肉皆零落則資福寺主守觀象先也方欲問之忽有黃巾武士直造殿上問某事何為久不行遣 或云問景 上者皆悚然而起立命吏索案卷查庭點檢名字一吏就旁書之凡四十二人主者遂署於後前畢此紙即化為火飛去即有大青石柳四十二具陳於庭下各標姓名於上頃刻追至二僧乃靈隱齡悅二都事即就知之繼而又有一人自外巡歷而入各點姓名見茂云汝安得至此遂令擁出至門一跌而寤然其所見四十二

癸辛雜識別集上

金錢以萬計為尸氣所蝕如銅鐵以故諸凶棄而不取往往為村民所得間有得貓睛金剛石異寶者獨一村翁於孟后陵得一善其髮長六尺餘其色紺碧皆根有短金釵遂取以歸以其為帝后之遺物度置聖堂中奉事之自此家道漸豐其後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即死翁恐甚遂送之龍洞中聞此翁今為富家矣方移理宗尸時允澤在旁以足蹴其首以示無懼隨覺奇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苦足疾凡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墜落十指而死天長問僧者既得志且富不義之財復倚楊髡之

人是時皆無恙至次年死者凡十數人固已異矣至丁酉七月演福主僧允澤號雲夢者以雙足墮指潰爛病亟日夕號呼眼目即有所親其親族兄長在左右視其疾一日忽令其兄設四十九解禮懺自疏平生十大罪以謝過發後亦一事泣謂其兄曰適至陰司見平日作過諸僧皆在各帶青石大柳獨有二柳尚空已各書名於上矣其一則下天竺瑞都事也其時瑞故無恙扣其一柳為何人則悄然墮淚曰吾恐不可免也是夕澤殂越一日瑞都事亦殂其冥中所見大率與甲午歲茂僧人冥所親告相合蓋可謂怪天理果報之事未有昭昭如此事者故書之以警世云

癸辛雜識別集上終

癸辛雜識別集目錄下

天籟	陳紹大改名
銀花	稽承亮不就試
鳳凰見	武城隍
綿上火禁	早魁
買地券	泰山如坐
平分四時	必世後仁
畫扇不入內	權知舉
一駝	咸陽六兩
卯酉克損目	守口如瓶
德壽賞月	汴京宮殿
宦者服藥	空談實效
周莫論張說	飯戶還魂
兩世王	象油
狗蚤頌	物外平章
德祐表詔	景炎詔
雞冠血	藥州園館
亭名	史書之始末
高之起復	徐霖
史宅之	鄭清之
衛王惜名器	闕寺
余嘯	余玠
王惟忠	李伯玉
偽號	馬光祖
胥吏識義理	沈夏
史嵩之致仕	度宗誕育
細屏十事	襄陽始末

樓速房

置士籍

宋二十一帝

宋十五朝御押

癸辛雜識別集目錄下終

癸辛雜識別集下

天籟

風之吹萬 不同天籟也禽鳥啁啾亦天地自然之聲
作樂者當於此取則焉所謂聽風聽水作竟賞近之矣
以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益以我自
然之聲感彼自然之應所謂同聲相應者也

陳紹大改名

陳紹天台之仙居人初名紹宋淳祐丙申嘗魁清湖後
游上庠欲改名或有言增損偏旁可也昔先聖本名兵
已乃去其下二筆遂易今名登第及問其語所本則不
能知所謂異聞也

癸辛雜識別集下

照陳綱

銀花

高疎寮一代名人或有議其家庭有未能盡善者其父
嘗作蘭亭博義敘疎寮後易為蘭亭致且輒改翁之文
陳直齋嘗指其過焉近得炳如親書與其妾銀花一紙
為之駭然漫書於此云庚申正月余尚在翰苑初
五日得成何氏女為奉侍湯藥又善小唱嘯唱凡唱得
靈百餘曲又善雙韻得五六十套以初九日來余家
時元宵將近點燈會客又連日大雪余因記劉夢得詩
銀花垂院榜翠羽滅條鈴王禹玉和賈直孺內翰詩銀
花無奈冷瑤草又遲芳蘇味道元宵詩火樹銀花合星
橋鐵鎖開群仙錄姚君上昇之日天雨銀花繽紛滿地
未之問雪中應制詩瓊章定少千人和銀樹先舒六出
花遂名之曰銀花余喪偶二十七年兒女自幼至長大
恐疎遠他照管不到更不再娶亦不蓄妾婢至此始有
銀花至今只有一人耳余既老不喜聲色家務盡付之
子身旁一文不蓄雖三五文亦就宅庫支全不飲酒持

癸辛雜識別集下

客致饋之類一切不管銀花專心供應湯藥收拾緘護
檢視早晚點心二膳亦多自烹任妙於調劑繼補漿洗
烘焙替換衣服時其寒燠之節夜亦知之余衰老多小
小痰嗽或不得睡即徑起在地扇風爐煖湯瓶煎點湯
藥以進亦頗識字助余看書檢閱能對書制時余六十
七歲矣同往新安供事二年登城亭覽溪山日日陪侍
余甚適也既同歸越入新宅次家親族以元宵壽予七
十時銀花年限已滿其母在前告某云我且一意奉侍
內翰亦不願加身錢舊約逐月與米一斛亦不願時時
來請余甚嘉其廉謹且方盛年肯在七十多病老翁身
傍日夕擔負大公徒此世間最難事其淑靜之美雖士
大夫家賢女有所不及也丙寅春余告以休職事我天
三年矣備極勤勞我以而前洗滌等銀器約百束兩欲
悉與你對以不願得也時其母來余遂約以每年與錢
百千以代加年之直亦不肯逐年請也積至今年凡八
百千余身旁無分文用取於宅庫常有推托牽掣不應
余求自丙寅年欲免令巷莊租銀六百石是歲積兩
年租米未見管五六十石庵僧梵頭執法云知府與
恭人商量欲以此穀發錢添置解庫一所繼而知府來
面說且要穀子錢作庫本若要錢用但來支用不知要
錢幾何余云用得千箱答云無不可者而宅庫常言缺
支用拒而不從又二年遂令莊中糶穀五百石得官倉
一千八十貫除還八年逐年身錢之外餘二百八十貫
還房以錢保知府會存有批子支三百千係丙寅春所
許合填上項錢余謂服事七十七歲老人凡十一年余
亦忝從官又是知府之父又家計盡是筆耕有之知府
未嘗置及此也况十一年間看承謹細不曾有病伏枕

姑以千緡為奩具之資亦未為過但即未辦候日後親

支給銀花素有盼盼燕于樓之志而勢亦不容留余勉
其親亦遲遲至今今因其歸先書此為照銀花自到宅
即不肯與宅庫有分文交涉及妄有支用遇寒暑本房
買些衣者及染物余判單子付宅庫正行支破銀花即
無分毫干預他日或有忌嫉之輩輒妄有與詞仰即此
示之若遇明正官司必鑒其事情察余衷素且憫余叨
叨於垂盡之時豈得已哉嘉定庚午八月丙辰押達議
如樂天亦有不能忘情之句愛之難割也如此浮圖三

癸辛雜識別集下

照陳綱

褚承亮不就試

宿桑下者有以夫余年及炳如之歲室中散花之人空
也幸無此項聖靈耳
金人天會中皇子耶君破真定拘境內進士立試場褚
承亮字茂先宣和中已擢第至此匿不出軍中知其才
遂押赴安國寺對策大抵以徽宗無道欽宗失信為問
舉人承風旨極行詆毀茂先詣主文劉侍中云君父之
過豈臣子所宜言邪即揖而出劉為變色後數日復召
茂先問願附榜乎茂先堅不從是時所攷者七十二人
遂自號七十二賢元許必仕至郎中官一日出左掖
門墮馬適與石欄遇碎首而死餘無顯者茂先後年七
十餘謚為元真先生劉侍中名宵產遼成雅中狀元怨
宋人海上之盟故發此同此北人元遺山續夷堅志所
載其好惡之公如此叛臣賊子亦可知所懼矣

鳳凰見

全泰和四年六月磁州武安縣南鼓山北石聖臺鳳凰
見鳳從東南來象鳥周圍之大者近內小者在外以萬
萬計地在屯區村民懼為官司所擾謀逐去之驅牛

照陳綱

數十頭擊柝從之牛未至二里即有鸞鳥振翼而起翼長丈餘下擊二水枯肉盡見骨水枯即死於是衆始報官鳳凰高丈餘尾作鯉魚狀而色殷九子差小翼其傍鳳爲日影所照則有二大鳥更迭盤旋庇蔭之至日入則下留三日乃從西北摩空而上縣中三日無鳥雀鳳去後人視其處有鯉魚重五六十斤者食餘尚有數頭臺旁食鳥糞兩溝皆滿小禽不敢飛動餘死者不可勝計村民疑臺下有異私掘之三尺餘石罅中直插金劍一取不能盡擊折得其半以大蝦蟆分之劍見火化金蟬散飛而去

武城蝗

戊戌七月武城蝗自北來蔽映天日有雀四者行田而仆其子每訪但見蝗聚如堆卓擬觀之見其父臥地上爲蝗所埋鬚髮皆被嚼盡衣服碎爲節一時頃方睦晉天福中蝗食猪平原一小兒爲蝗所食吮血惟餘空皮裹骨耳

綿上火禁

綿上火禁升平時禁七日喪亂以來猶三日相傳火禁不嚴則有風雷之變社長輩至日就人家以雞翎掠窻

癸辛雜識別集下

六

灰雞羽稍焦則罰香紙錢有疾及老者不能冷食就介公廟卜乞小大吉則燃木炭取不烟不吉則死不取用大或以食暴日中或埋食器於羊馬糞窖中其嚴如此戊戌歲買莊數少年以禁火日飲酒社樹下用柳木取火溫酒至四月風雷大作有如束箱柳根者在其中數日乃消又云火禁中雖冷食無致病者

早魃

全貞祐初洛陽大旱登封西吉威村有早魃爲虐父老

癸辛雜識別集 卷下

云早魃至必有火光即魃也少年輩入昏凭高望之果見火光入農家以大格擊之火俄散亂有聲如驅古人說早魃長三尺其行如風未聞有聲也

買地券

今人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爲之朱書云用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文員到某地云此村巫風俗如此殊爲可笑及觀元遺山續夷堅志載曲陽燕川青陽壩有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教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員九百九十九文此唐哀宗之時

癸辛雜識別集下

七

然則此事由來久矣已上大事並見續夷堅志

泰山如坐

泰山如坐嵩山如臥華山如立補遺正云

平分四時

則歲十二月平分四時余欲以二三月爲春四五六七月爲夏以八九月爲秋十十一十二月并來年正月爲冬何以言之春生正月物未生夏暑七月暑未退秋涼九月與八月同冬寒正月與十二月同故也此說但據寒溫而言非謂氣候也亦自有理余則欲以二三月爲春五六月爲夏八九月十月爲秋十一十二月來年正月爲冬如此始得寒溫之正耳

必世後仁

子曰必世而後仁蓋言天下大亂人失其性凶惡不可告詔三十年後此輩老死殆盡後生可教而漸成美俗也已上北人揚宏道事言補

畫扇不入內

客語云紫紗衫畫扇畫花竹者不禁不得入內今年宰相皆是紫羅衫彩袖不許攜扇以入客次自有畫扇特不許攜出

耳

權知舉

祖宗朝知貢舉者禮部部長或乃云知舉餘官雖在禮部貳之上皆稱權知舉蓋知舉乃禮部職也今不復然

一殿

屬中謂一殿馬爲殿或三百正五百正

咸陽六岡

咸陽有六岡如乾之六爻故曰咸陽唐時宮殿皆在九岡上而作太清宮於九五岡上百官府皆在九四岡上

卯酉克損目

凡人損目者命多是卯酉克蓋卯酉者日月之門戶所爲光明也卯爲子所刑擊酉乃自刑必有此疾

守口如瓶

富鄉公有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之語見梁武機六卷不知本出何經

德壽賞月

德壽宮有橋乃中秋賞月之所橋用吳璘所進階石鑿之鑿微如玉以金釘校橋下皆千葉白蓮花御兒御榻

癸辛雜識別集下

九

至於瓶燒酒器皆用水精爲之水兩岸皆宮女童奏清樂水北岸皆教坊樂工吹笛者至二百人康伯可云

汴京宮殿

京師有八卦殿八門各有樹木山石無一相類石皆欹空石座亦穿空與石殿相通上欲有所往與所幸美人自一門出宮人仙衣壯士扶輪一聲水聲歷則仙樂繞奏雲霄間石殿間麝香烟起如霧大門省玉虛館階前以玉石鑿之殿上椽柱一色皆金也燄燄奪目每上元上必先於此館三官殿燒香禁中錦莊前有射梁太祖

始受禪即暫坐於此有茅茨不剪之風房中一夕失火
盡焚惟錦莊如故又庫前有葦林初受禪時用葦為火
把棄擲成林後大內焚葦雖燒盡復繁茂云

宦者服藥

凡宦官初闈名曰服藥則以名字申兵部看命則看服
藥日時全不用始生日時故常擇善良日時乃腐

空談實效

周平原云學問須親其效如祖宗時尚詩賦後來以不
如經義然熙豐以來用經義取士何如祖宗時得人又

癸辛雜識別集下

十一

照廣閣

如元符後尚伊川之學輕鄙王氏然元符以後何如熙
豐今劉子澄輩至云韓魏公歐陽公及其祖元公之屬
惜不過伊川使見之學問功業當不止此不知諸公乃
就實行中做也又言聖如孔子必以言與行相配言之
故雖孔門高弟尚有聽言觀行之說今諸公却言自有
真知具此知者所行自然無失恐無此理今之學者但
是議論中理會太深切不加意於實行只如人學安定
先生有何差錯若學伊川喻子才仲爾性之徒豈不誤
事張雨軒亦為人誤耳

周莫論張說

周必大子充莫濟子齊坐繳張說桓齋之命皆投閑張
說乃露章薦之兩人皆得郡國周得建寧莫得溫莫意
欲往周遜延不進喻子才打書言激實生患故東漢有
士大夫之禍蓋必以溫為建為非汪聖錫報云東漢
之忠生於激西漢之忠生於養方今忠在養不忠在激
也巴上董各語不
知何人作也

假尸還魂

建康有陳道人常與伴作行人往來飲酒甚狎伴問道

癸辛雜識別集下

十二

照廣閣

人將何為因曰吾欲得一十七八健壯男子尸一女忽
有劉太尉鞭死小童伴與致之道人作湯浴其尸加自
己之衣巾作跌坐於一榻上道人亦結跌其前至明道
人尸化而童尸生矣又金大定中宛平縣張孝善男名
合得病死復活云是良鄉王建男喜兒蓋是假尸還魂
者部擬付王建為子世宗曰若然則吾恐姦詐小人競
生詐偽有亂人倫既身是合得止合付合得家 前一段
云後一段世
宗實錄云

兩世王

有兩世王者真定人前身為吃李人方八九歲時一姐
至門呼為已媳婦姐六十餘矣怪怒問兒言我不識汝
我李八也斥呼姐小名無差同至所居指磨盤下得銀
銅與之至十四五後始不復記前事其人常在燕京又
真定有匙王曾病入冥有逆者呼之曰王陵匙曰非也
連曰汝前身實王陵也匙不省遂以器盛王匙之合省
前身匙被掖方省曰我果陵也引至一大城城中有一
囚閉其中身與城等王訝逆者曰此白起也罪大身亦
大俾證坑劫卒事匙曰吾初建言分趙屯耳坑出公意
起無言以頭觸城哭曰此蓋又須千萬年匙乃建言其
事

象油

燕京昔有一雄象甚大比傷死數人官吏欲殺之不得
已乃明其罪象遂兩帖就殺凡得象油四十八大甕

狗蚤頰

侯峰和尚狗蚤頰云摸不著尋不見十二時中遠身
轉若還離得這眾生除是不挂一條線亦有旨意

物外平章

或作散經名物外平章云堯舜禹湯文武一人一推黃
土卓夔稷禹伊周一人一個饒饒大抵四五千年著甚
來由發類假饒四海九州都是你底逐日不過喫得升
半米日夜官宦女子守定終久斷送你這潑命說甚公
侯將相只是這般模樣管甚宜葬葬葬精魂已成癩癩
姓名標在青史却干俺咱甚事世事總無緊要物外只
供一笑此話亦可發一笑也

德祐表詔

德祐之亡也奉表等文皆無肯任其責者閩人劉良恭
毅然自述遂以豐儲會所檢察除太常丞翰林權宜使
之秉筆焉其表云正月日宋國主臣謹百拜奉表于大
元尊兄皇帝陛下臣昨嘗專遣侍郎柳岳正言洪雷震
捧表馳詣闕庭仰卑個伏計已微聖聽臣眇然幼沖
道寡多難權臣似道背盟誤國臣不及知至勤與師問
罪宗社危生靈可念臣與太皇日夕憂懼非不欲遷
遷以求苟全實以百萬生靈之命寄臣一身今天命有
歸臣將焉往惟是世傳之靈寶臣不敢愛謹奉太皇命
飛痛自貶損削去帝號併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
二廣兩淮四川見存州郡謹悉奉上於聖朝為宗社
生靈所哀請命伏望聖明垂慈念祖母太皇慈及臥病
數載臣執執在疚情有足矜不忍臣三百餘載宗社運
至墜絕曲賜裁處特與存全實拜皇帝陛下再生之賜
則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強忘臣無任瞻天望聖激
切屏營之至既而丞相吳堅奏云北朝丞相說兩浙願
建四川二廣湖南兩淮見在州軍今已歸附合行下
各郡等處收取附眾庶免大軍前去荼毒生靈取聖旨
批答云藝祖創業高宗中興亦艱難矣今權臣誤國至

癸辛雜識別集下

十三

照廣閣

癸辛雜識別集下

十四

照廣閣

於此極尙忍言之哉以小事大勢亦宜然朝廷所以歸附爲宗社計爲百萬生靈計所有州郡宜各體此取依准狀及須知冊申仍令學士院降詔書赦某處守臣等朕自基丕緒遺時多艱權臣似道誤國背盟至勤大元興師問罪已入京城有詔許存留宗社不害生靈謹奉太皇命戒舉國內屬今根本已拔其餘州郡縱欲拒守民何辜焉詔書到日其即歸附庶生靈免罹荼毒宗社不至泯絕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時丙子二月也哀然既隨入北死於燕京繼此行省奉表稱賀求能爲表文者有士人陸威中亦聞人欣然承命其中一聯云萬賈之別九州冀爲中國春秋之大一統宋亦稱臣自負得意時行省在舊秘書省威中候報於省前茶肆中假寐索間既呼之則死已可畏哉

景炎詔

景炎末造狼狽海上固無暇文物典章矣然詔語亦或有可觀者有云雖鳥獸之跡不無交中國之時然馬牛其風何常及南海之遠又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豈今年不戰來年不征不知爲何人筆也

雞冠血

北里志張住住與屨佛奴有私乃髡雞冠取丹物託鄰媪以聘陳小鳳然則今世團巷有爲偽者其來久矣

藥州園館

廖藥州湖邊之宅有世祿堂在劫堂權齋習說齋光祿觀相莊花香竹色紅紫庄芳菲逕心太平愛君子門桃符題云喜有寬閑爲小隱粗將足報明時置將雲影天光裡便作柳邊花下看桃花流水之曲綠陰芳草之間二小

癸辛雜識別集

卷下

亭名

卒存齋桂亭曰天香第一趙春谷梅亭曰東風第一賈秋壑梅亭曰第一春

史嵩之始末

淳祐初年喬行簡拜辨章李宗勉爲左相史嵩之督視荆襄就拜右揆既而一公皆去位嵩之獨運化權癸卯長至雷三學生上書攻之明年徐霖伏闕上書疏其罪是歲仲冬嵩之父母中殞于家不即奔喪公論沸騰未幾御筆嵩之復起右丞相於是三學士復上書將作監徐元杰少監史季温右史韓祥皆有疏言其不可於是范鍾拜左杜範拜右畫逐嵩之之黨金淵漢斗南劉晉之鄭起潛等當時又爲詩誚之者曰嵩之乃父病將殂多少檢人盡獻諛元晉甘心持溺器良臣無取扇風爐施起潛乘燭封行李鄭一薦隨司出帝都天下好人皆史黨不知趙鼎有誰扶嵩之之從弟宅之衛王之長子也與之素不成遂入御聲其惡且云先臣彌遠晚年有愛妾顧氏爲嵩之強取以去乞令慶元府押顧氏還本宅以禮遣嫁仍乞置嵩之於晉朱挺之妻及丙午冬終喪御筆史嵩之候服闋日除職與官觀於是臺臣章致李昂英及學校皆有書疏交攻之御筆始有史嵩之特除觀文殿大學士許令休致時劉克莊權中書舍人當草制繼奏云照得史嵩之前丞相既非職名又非階位不知合於何官職下許令休致議者乃以克莊欲陰爲嵩之地章李二臺臣因再攻嵩之併克莊劾去之克莊自辨云臘月廿二日夜丞相傳旨草制次日具稿又次日被論竟莫知爲何罪也罷制中有云朕聞在昔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人謂斯何豈天下有無父之國又

癸辛雜識別集下

七

照曠閣

嵩之起復

云宇宙雖廣有乘得而食諸霜露既濡嗚泣何嗟及矣又云罪臣猶知之卿勿廢省循之義退天之道也朕樂聞止足之言然竟別命詞焉未幾章致李昂英與在外差遣趙汝騰首上封事學校又上書乞留二臣並不報且內批云如學校紛紛不已元降免解旨揮更不施行於是京庠再上書云大博李伯玉亦上疏力爭李韶亦言上意終不回於是陳韓與德皆不能自安屢丐祠李韶作批答云朕臨御以來未嘗罪一言者今爲卿去二臺諫以留卿前未有是也人言紛紛非出朕意於是詔亦奉祠而去明年三月忽有京學賢齋朱振者獨上一書以薦嵩之於是臺臣周坦葉大有陳求魯陳瑛備論其無忌憚而罪之

癸辛雜識別集下

六

照曠閣

嵩之之起復也臣監徐元杰攻之甚力遂除起居舍人國子祭酒仍攝行西掖未幾暴亡或以爲嵩之毒之而死俾其妻申自以爲口鼻折裂血流而腹脹色變青黑兩臂皆起黑泡面如斗大其形似鬼欲乞朝廷主盟與之伸冤侍御鄭采臺諫共爲一疏少司成陳振孫察官江萬里並有疏遂將醫官人從厨子置獄令鄭采督之竟不得其情止以十數輩斷遣而已徐霖上書力詆采不能明此獄之寃不報竟去采奏疏乞留霖亦不報先是侍御史劉漢弼盡掃嵩之之黨至此亦以暴疾亡或者亦謂嵩之有力然皆無實跡也朝廷遂各賜田五頃楮幣五千貫以旌其直黃濤之試館職也對策歷數史嵩之之惡至是除宗正少卿於對疏乃言元杰止是申書之證非中毒也於是會議攻之而元杰之子直諫投版扣關力辨此說濤遂被劾云

徐霖

徐霖字景說號徑叟三衢人為南省第一人首伏闕詆史嵩之不報嵩之謂人曰朝廷大比所費不知其幾合天下士僅得一省元乃是狂生可以為世道歎於是虛名頓增未幾有徐元杰之獄上書攻鄭來不明此竟徑去國家上疏留之於是傳旨俾宰執留之又令左司尹

秦辛雜識別集下

五

照廣嗣

其回字有云承惠兼金束帛足見尊賢崇道之意趙汝騰時為從官上疏力薦至此之為范文正公屢有召命皆不就及除著作郎則翻然而求舉止頗怪妄自尊大凡士子之來受教皆拜庭下霖危坐受之不發一語頃日坐移時豁然而起有黠者俟其瞑目亦效之俟其躍然而起亦起從之霖曰汝已得道矣夏月京府命工搭蓋松棚適一匠者和服破綻見其二子霖竟賺天府云某人受役而不主一合從重捷隨行一童應吏或以果餌與之霖適見併廳吏解天府謂某吏壞其太極都城無不傳以為笑甚至乘醉而入經筵自稱為宗師及兼李士則妄有更改未幾輪對竟論乞劾罷臺於於是御筆有云徐霖以庶官而論臺諫京尹要朕必行事關紀綱前所未有昨以去余晦為是今乃疏蔡杭為奸言及朝士親填姓名憤情不一首鼠兩端可與在外差遣尚遲回不去趙汝騰往視趣其出關蓋霖之無忌憚皆汝騰成其狂至目汝騰為太宗師也為小宗師通相汲引霖既去汝騰亦不自安遂自補外未幾察官蕭泰來數其十二狂不可治郡於是聲名掃地矣

史宅之

史宅之字子仁號雲麓彌遠之子也穆陵念其擁立之功思以政地處之然思不立奇功無以壓人望會殿步司獄蘆蕩以為可以開為良田禪國餉時宅之為都司遂創括田之議一應天下沙田園田圩沒官田等併行撥隸本所名田事所仍辟官分往江浙諸郡打量開築時淳祐丁未鄭清之當國時也遂以宅之為提領官右司趙與唐為參詳官計院汪之為檢閱趙與唐謝獻子並為主管文字記都又各差朝士分任其事怨嗟滿道死於非命者甚眾分司安吉州權轄毛遇順毅然不就分司嘉禾奏院王喻刻剝太過刑罰慘酷詞訴紛然隨即去去行之期年有擾無補朝廷亦知其不可行乃以趙與唐為浙西憲司嘉禾提領江浙田事陳特為淮西餉置司會慶提領江淮田事宅之遂除副樞於是劉垣趙汝騰黃自然皆力陳其不可皆以罪去後一年宅之終於位趙與唐死於嘉禾王喻盛如祀次第皆殂其後應於官田遂併歸安邊所令都司提領焉

鄭清之

秦辛雜識別集下

三

照廣嗣

鄭清之字德源號青山又號安晚為穆陵之舊學端平初相聲譽翕然及淳祐再相已薨及之政事多出其姪孫太原之手公論不與况所汲引如周垣陳垓蔡榮輩皆小人黃自然嘗入疏論之既而豐備會門趙崇簡上書歷陳其昏膠食汗之過亦解授而去未幾察官潘凱遂劾之吳燧亦劾其黨朝廷遂奪二察言職夕堂董槐亦入疏求去蓋潘吳二考皆董所薦也潘疏有云馬天曠場新東鹽本百萬而得運天曠遂申省辨白清之欲差官嚴實程元鳳以為不可以外官鈐制臺諫其議遂

寢時半子才家居亦疏攻鄭而留二察不報辛亥冬祈雪得雷電大作而清之薨於位恩數極厚明年傳端林彬之按太原公受賄賂竊取相權凡所以誤故相者皆太原之罪乞罷其閣職勒守故相之墓上從之初清之之重來也有作詩譏之云一劄未離丹禁地扇舟已自到江干先生自號為安晚晚節胡為不自安及其薨也又有詩云光範門前雪尺圍火雲燒盡曉風吹堪嗟淳祐重來日不似端平初相時里巷誰為司馬哭番夷肯為孔明悲青山化作黃金塢可惜角巾歸去遲

秦辛雜識別集下

三

照廣嗣

衛王借名器

史衛王挾擁立之功專持國柄然愛惜名器不妄與人亦其所長嗣秀王師彌既為嗣王遂賜玉帶其弟師賈亦已建節開府矣亦觀望橫玉圍腰之寵屢有營求皆不許其後媚竄於史親幸之姬必欲得之史知其意命取所有玉帶於內擇其最佳者與之姬喜亟報之殊不知非出君賜又無開門許合服繫關子安可自擅販鬻其吝惜名器皆此類亦可尚也

關寺

淳祐庚戌之春創新寺於西湖之積慶山改九里松看路輪奐極其靡麗至王子之夏始畢工穆陵宸翰賜名顯慈集慶教寺命講師思誠為開山教主既而給賜貴妃閻氏為功德院且賜山園田畝為數頗多建造之初內司分遣吏卒市木於郡縣旁緣為好望青採斫難答追遠難大為之不寧雖勳臣舊輔之墓皆不得而自保或作詩諷之曰合抱長材臥壑深于今惟恨不空林誰知廣厦千斤斧斲盡人間孝子心其後恩數加隆雖御前五山亦不逮一日忽於法堂壁上有大字一聯云

淨慈靈隱三天竺不及聞如兩片皮於是行下天府緝捕歲餘終不得其人

余應

余晦字養明四明人小有才超與德之罷京尹晦實繼之此王子四月也後一月上岸土人與市人有競以不能奉學舍之意既而齋生有幾於齋中者遂命聽聽輩入齋看驗遂肆諸生之怒時祭酒蔡杭入奏三學於堂伏闕上書直攻晦為僕及晦輪出將白堂則諸生擲於路欲行打辱於是晦即絕江以避之遂以理少罷職而杭亦除宗少而去京庠復上書留蔡而大博黃邦彦武博戴良齋復勸晦而留杭皆不報未幾晦知鄂州稅以貳卿召或有詩獻蔡云九曲灣頭是釣灘先生何事放漁竿長江流水滔滔去落日西風陣陣寒好把丹心裨聖主休將素節換高官想於蘇納論思際應說今來蜀道難後稅徑除僉樞或有議之云不因同舍之捲堂安得先生之過府

余玠

淳祐辛丑余玠發夫卒於渝州權司程達辰不能任其事朝廷加意擇帥久之乃以余晦除司農少卿為四川宣諭使七月入蜀八月除權刑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又兼四川總領十二月方入夔峽交印明年正月始開藩於重慶既而又兼夔路轉運屯田然晦才望既薄局面又生蜀土軍民皆不安之未幾築茶金城激叛若行監南永忠以隆慶降王惟忠失關州甘肅以河州叛敗政日甚未幾虜兵又入議者紛然宗正簿趙崇璠首上封事言之副端吳燧蜀人趙至皆有疏六月御筆李會伯以資政殿學士節制四川邊面召四

程達辰既而余晦召赴行在蒲澤之除軍器監暫充四川制置權司護印黃應鳳太常丞成都運判叶助權司侯蒲澤之自大獲山回日仍舊公議以為不可使荆湖渝制西蜀於是胡大昌卒子才潘凱鄭發程元鳳各有論列參政董槐則請行以任蜀事蔡杭亦請以沿邊任使人雖壯其志而晒其無能為也三學各有伏闕書攻丞相謝方叔未幾李會伯除四川宣撫使兼荆湖制置大使進司夔路又賜會伯同進士出身卒子才吳燧胡大昌陳大方丁大全皆有疏疏王惟忠罪狀乞正典刑

王惟忠

王惟忠四明人其為關帥也與余應為同里薄其為人每見之言語間晦深銜之及敗績棄城而遁晦遂甘心焉既申乞鑄降又令其黨陳大方丁大全力攻之必欲實之死地廟堂亦欲掩諜用帥之羞遂與大猷日輸畫官入寺鞠之評事鄭曉理丞會望則欲引救貨命旋即劫去甲寅十月二十五日本寺出犯由榜云勸到王惟忠頂官補官任知開州判西安撫府日表師庇叛遣接遲緩等罪推省劄奉聖旨王惟忠處斬仍傳檄西蜀或者以其罪不至死寬之後二年陳大方白晝有觀恐甚遂設醮以謝通青詞有云關帥暴尸於都市幽魂銜怨於冥途盜賊柏臺盡出同寮之議並居梓里初無繼陳之疑未幾暴卒繼即余晦患瘰癧繞項墮首而死可畏

李伯玉

李伯玉字純甫乙未殿試第三人議論端慤出處不苟當史嵩之柄國時為太學博士上疏援章李二臺官以此大得聲譽未幾為陳劾去王子以小著召兼右司以蕭察來附謝丞相傷殘善類繼彈高斯得伯玉乃援神宗朝張商英故事有都司可以按臺臣之條歷數察來之過封章以劾之穆陵大怒乃降御筆云國家置御史所以糾正官邪置宰屬所以俾贊機務御史乃天子耳目之官宰掾不過一大有司耳未聞以庶寮而劾糾御史者近有以都司而按大有言徐今伯玉以都司而按察來陰懷朋比之私蔑視紀綱之地是所以輕臺諫乃所以輕朝廷也今伯玉且復援張商英事以文其過且郭錫卿以正言而按李遇英吳當可翁甫以博士而按劉之傑以其職事之關係也若都司可以按臺諫則臺諫反將聽命於都司矣朝綱不幾紊亂乎李伯玉可降兩官放罷既而臺臣程元鳳劾元龍上疏劾之御批李伯玉借劾御史以快己私指改憲章以文已過肆為欺誕浸紊紀綱既得罪於祖宗已難逃於黜罰云明年蕭察來除左史卒子才亦作右史潘凱除都丞並有疏請免以為恥與會伍泰來遂除職與郡即孫夢觀又繼新命察官丁大全則奏罷其祠祿而同長伯玉不肯與之書官錄黃其後卒子才誤詞命云國家設御史以糾官邪非使之為營私謀利計也蕭察來昨居臺劾之任而贖貨背義醜正黨邪靡所不至爾以都曹能白其姦雖有體統關係之法然英詞勁氣靡拂故正略不少惟此可以觀汝之所存矣姑屈兩階以振臺綱而汝之

心則朕所鑒也尚少安之以俟敘復又明年七月姚希得引對直指趙汝騰為君子之宗蕭泰來為小人之宗諸公多為之言敘復者八月伯玉與宮觀又明年敘復元官景定間除禮部尚書侍讀入政地矣甫入修門一疾而卒伯玉初號畏齋又號解峰

偽號

淳祐甲寅五月禁中獲偽號人乃是玉津園火工包四勘供係實到有請人潘寶教號繼於潘寶家搜出教入宮門假印板一面遂正典刑其子潘三亦杖死凡野決

癸辛雜識別集下

天 照曠

者四十八人於是盡易號號內宮門號八角樣禁衛號銀錠樣殿門號四如意樣每歲一易各立樣式承襲為例

馬光祖

馬光祖字華父號裕齋史事強敏風力甚著前後慶節皆有可觀乙卯尹京內引一劄云自後宜諭旨攝容臣覆奏戚里請托容臣繳進下車之後披剔笑盡風采一新時號名尹未幾有倉部郎中帥應極之子夜飲於市碎其酒家器詰朝尹車過門泣訴其事光祖即償所直追遠一行作開僕從仍驟問師倉郎蓋光祖時領版書以倉部為所屬故厚問殊不思京師無庸問朝士之理師乃時相之私人乃執持持之卒恣肆凌辱又率諸曹郎官白堂乞正體統朝廷遂制酒司進出被打酒家反加黥配應極之子帖然無它於是光祖威風頓挫百事退縮初顏帥尹京之時遇三學應有訟牒必申國子監俟報方與施行學舍已不能堪及光祖尹京又創為一議應學舍詞訟須先經本監用印保明方許經有司學舍尤怒之作爲小詩曰幾年貪帥毒神京虎視國家

癸辛雜識別集下

天 照曠

三學生休道新除京尹好敢將書錦待司成未幾樂官朱應元劾李昂英太學作書讀之有云何不移其劫昂英者効光祖等語光祖愈不安既而辟客參議薛坦以蹤跡詭秘罷於是光祖力丐外任出守留都焉尹京號爲難治者蓋以廣大之區奸宄百弊上則有應奉之勞次則有貴戚干政他司撓權之患此其所以難也余則曰不然自淳熙以來尹京幾人其得罪而去者未始不由學校可指而數也然則學校之橫又有出於數者之外矣

胥吏識義理

嘉定間宇文紹簡爲樞密樓鑰爲政宇文臥病王貴師溼投藥而斃史官翁帥宰執往祭之命南宮舍人李師普爲文末句曰云誰過歟醫師之罪相府書吏張日新寫至於此報白衙王曰既是誤投藥劑豈可謂之醫師只當改作庸醫之罪衛王首肯之又嘉定初玉堂草休兵之詔有曰國勢漸尊兵威已振日新時在學士院爲筆吏仍兼衛王府書司密白衙王曰國勢漸尊之語恐貽笑於夷狄不當素以爲弱也衙王是其說遂道憲

癸辛雜識別集下

天 照曠

於當筆者改曰國勢尊隆兵威振勵蓋胥吏亦有識義理文字之不可不檢點也如此容齋隨筆所載一事亦然

沈夏

沈夏德清人壽皇朝爲版書貳卿一日登對上問版書財用幾何合惟者幾何所用幾何虧羨幾何夏一一奏對訖於所佩夾袋中取小冊進呈無毫髮差上大喜次日問宰臣曰侍郎有過政府何石梁克家奏云陛下用人何以例爲遂特除食書樞密院事

史嵩之致仕

丙申之春華史嵩之退安晚節已踰十年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依舊金紫光祿大夫求國公致仕仍置與宰執恩數令學士院降詔仍免宣鎖越二日奏事右相董槐公云四川屢提頗爲可喜食樞密院隨奏云大奸汲引以報私恩上曰此乃還其致仕恩數耳參政程元厚奏云臣曩在經筵亦嘗親聞聖訓及此聖意雖堅天下未必盡知兼致仕二字豈能繫縛之使不出越一日

癸辛雜識別集下

天 照曠

並視上疏辨明蔡榘之奏欲乞於嵩之致仕旨揮之下明示以不復開任之意庶可自孤蹤釋群疑所有上項詞可未敢施行御批史嵩之復職不過酬以宰臣謝事之恩數耳且其一開十三年中外未嘗任使何緣今日用之仍令致仕旨揮甚明正示天下以決不復用之意而予之職名則休致之典備矣豈有他哉斷自朕衷非由啓擬卿其安之林存常制有云高尚不事王侯朕每加於雅志忠愛不忘吹噓爾毋有於遂心公論復以爲未然太學生上書攻董相及鄧泳李仲熊併攻林存董相再奏謂嵩之子致仕恩數臣見凡前執政之罷斥者皆有之不復執奏今則皆歸罪於用事之人伏望姑養前命御筆云史嵩之復職非由卿請惟朕知之學舍有言但慮其復出耳豈校其職名哉其人決不再用其職亦不可奪所請既不理其安之正言邵澤劾姚希得又於希得董試之時捕其館人以職黥決其人乃已黥之人故也未幾內批史珍卿理卿董與合入幹官差遣既而嵩之又陳請任相位日連書賞賚留夢炎爲國史復申白以其邀求經修經進之賞將來列銜某決不敢

癸辛雜識別集下

天 照曠

預命乞罷免職事高之躁進始終不靜其是可厭而朝廷用事豈學校一一能把持乎

度宗誕育

景定二年壬戌度宗在東宮閏九月二十九日亥時降生皇孫賜名焯封崇國公一作封崇國公是年十一月度宗登極追封廣王諡冲善景定五年甲子度宗在東宮七月初三日未時皇太子妃全氏降生皇孫以彗星出現避殿免賀度宗即位改稱皇子賜名鈺 咸淳四年戊辰閏正月初六日午時淑妃楊氏降生皇子辛未賜名顯甲戌七月進封吉王 是歲十月一日順安郡修容夫人俞氏誕生皇子五年十二月賜名憲封益國公六年六月十二日薨追封懿冲定 咸淳五年己巳六月初十日淑妃楊氏再誕生皇子二十三日薨賜名鐘封岐王諡冲靖咸淳辛未九月二十八日全后誕生皇子癸酉十一月賜名顯封嘉國公甲戌七月度宗遣詔即帝位 咸淳壬申正月十二日備容俞氏誕生皇子甲戌七月進封信王凡七子

鈿屏十事

癸辛雜識別集下

王儲字茂悅號會溪初知彬州就除福建市舶其歸也為螺銅卓面屏風十副圖畫相盛事十項各係之以實以獻之賈大喜每燕客必設于堂焉行將有要除而茂悅相矣

度宗即位	南郊慶成	鄂渚守城
月峽斷橋	鹿磯奏捷	草坪決戰
安南獻象	建康嘉禾	川獻嘉禾
淮擒李花		
已上十事制作極精		

癸辛雜識別集 卷下

襄陽始末

襄陽遠端平甲午叛軍之禍悉煨於火直至淳祐辛亥李會伯為江陵制帥始行修復時賈似道聞兩淮制閫心忌其功嘗密奏於朝謂孤星綿遠無開屏障至開慶透渡之際穆陵猶憶此語欲棄襄陽而保鄂而以道乃謂在今則不可棄矣先是蜀將劉整就為號勇庚申保蜀整之功居多呂文德為策應大使武臣俞興為蜀帥朱禔孫為蜀帥既第其功則以整為第一整恃才桀傲兩閫皆不喜之乃降為下等定功整不平遂詭問禔孫

癸辛雜識別集下

其故朱云自所目擊豈敢高下其手但扣之制宿房案本司元申一觀則可知矣整如其說始知為制策二司降而下之意大不平大出怨言之語俞興聞之以制制呼之稟議將欲殺之整知不可免叛謀遂決遂領麾下親兵數千人投北獻策謂攻蜀不若攻襄無襄則無淮無淮則江南可唾手下也遂為鄧澤併力築壘斷江為必取之計此咸淳丙寅丁卯歲也俞興父子致禍之罪莫逃遂俱遺貶謫先是興既死丙辰歲俞大忠為荆湖諸將領舟師援蜀陷殺名將楊政因爭財又殺馬忠遂遠避梓潼制閫會勸令自劫大忠乃攜重貲得勳巨艦營內批遂作勳會面奉玉首俞大忠利其財而陷楊政於死且畫掩其功欺問朝廷罪不容誅然楊政而後投者俞興也姑以其父之功特從末減將白沙官賞官資並與追奪外特免自劫於是劉整聞之尤怨且薄朝廷之受賂焉襄陽自丁卯受圍生兵日增關隘日密守臣呂文煥雖能堅守而外絕援兵又為築白阿虎頭二城復置鬼門關以鑿出入自是雖音耗亦不可通矣朝廷雖屢督制府出師救援而不克遂往往失利不一既

而呂文德病篤中外為之憂懼既而果亮上遣表賜武忠遂命其子師襄起復為湖廣總領鄂州賈平章似道入奏云臣近得師襄報其父文德病革不可為臣嘗具奏以為設如所言臣當奉命馳驅以為掩護之會非可以經制宜在廟廟自謙陛下難言而臣之志固已快於此矣昨文德訃至日為憂皇幾失七者繼又再申前請以為急其所急豈非藉是以為去本朝計而陛下決不聽許臣題夕展轉念無以易此懼非臣等勇於一行決不能寬顧且荆襄釋職士不解甲者再歲以文德聲望智略高出流輩僅能自保今一失之矣所統諸將請名將略略難齊勢不相下倉卒謀帥復難其人兵權不可一日無所歸邊務不可一毫有所慢雖目前暫令夏貴管護然其使人商度遠計廢食不安終不若疾趨其所處分諸事則處機以應不至差池是則臣報陛下之職分也臣非不知曩在兵間備嘗險阻因瘁成疾祇謀謝事寧塔自取類覆誠以難平者事所徇者固皆不知其他臣亦豈不知本朝故事無以平章而運籌者然唐裴度以平章出使山東似有足援用拜疏以請恭聽

癸辛雜識別集下

於俞御筆云朕以涼菲云師相豈可一日而輕去朝廷雖跬步之近不可捨去請勿重陳似道再奏云連夕展轉不寐良以驛置一往復率半月餘會不若身履其處機應於速之為善再念今之荆湖莫急於襄中况環吾疆惟陳是乘隕星之變非小故未可死諸葛走生仲達况今士不解甲與之尺寸力爭闕新歲則跨歷三載事有適值必生及心詎容以種場小小交兵視之哉因念曩昔分關荆湖先帝必欲寵臣以權命臣復襄臣同奏不敢輕易後繼臣為闕者徒奉將相意其復襄

之美名幸江岳之重屯以貴之江面畢卒成己未之
廟先帝每記臣言必欲棄襄以全鄂臣則以為不可非
故自相矛盾蓋襄既復則城池米粟甲兵委難以資
臣在軍極力留勁兵以守襄襄幸以全今又十一年矣
以臣文德運掉備竭志慮憂患以至於死今圖雖暫有
所付而臣與受其責若使臣制於此脫有出於意料之
外其可以非己所以自解無情議論必指臣為準矢之
的矣云 又御筆極力勉留再上章欲權帶職巡視以
三月為期上復不允此後襄圍小小捷奏於是此議遂

癸辛雜識別集下

照曠開

暖明年元日以兩淮制帥李庭芝為荆湖制置大使兼
夔路策應大使兼知江陵府命范文虎提御前精兵八
千餘人往荆襄應援一戰而敗文虎僅以身免至明年
蜀江泛溢漂溺堡壘至五六月間圖稍解制府乘此機
以布帛鹽錢米之類遣兵防護而人夏貴亦遣兵擁運
粟米數千石呼延德亦運米薪布帛以往未幾夏軍大
敗喪舟數百危急如初御筆遂督荆湖制置移屯壽州
州范文虎以下重兵皆屯新鄂治上均州河口扼其要
津當時從官中有言於朝謂昔神堯以一旅之師取河
北今朝廷竭天下財力以援一州而不能於是其相大
怒至咸淳八年壬申春警報尤急似道復有視師之請
蓋李庭芝遊事悠緩而范文虎以嚴嚴自居頗有不受
節制之意故臺臣雖有章言之宣示二人然無益也壬
申歲又撤沿江副閫孫虎臣及湖副帥高世傑之師順
流而下夾攻適值江水暴漲乘勢衝突堡寨及萬人敵
打透鹿門連船運入衣襖布帛米鹽糧草進發生兵遂
自樊城後取安陽河轉均州江而還鄂上七月據荆關
中大略云襄樊受圍踰越五載水陸路梗援兵莫通洋

天 照曠開

於去冬簡知均州劉懋等打造戰艦開探賊兵措置戰
守又調總管張順路鈐張貴提兵前往均州地名中水
路創立硬寨建造樓船自中水路至襄城止一百二十
餘里節節皆是堡壘軍船屯泊將士從龍虎口硬打下
去本司重立賞格張順候立功回特授轉右武大夫環
衛官正任御前都統制錫銀五百兩界會一萬貫紵絲
十疋張貴以下次第立賞又準平章鈞翰除制司賞格
外更與不次陞擢及移文范察使添調開探司部官劉
盛慶等於四月二十日到均州鄂寨添造船隻大使司
委知都范天順等與二張部官同進六月十三日據張
貴等申昨於五月二十二日探得漢水已生次日將船
隻拖拽到團山下稍泊二十四日以大使司賞格撫諭
將士一應船隻並拖拽至高頭港口蒙范嚴帥劉路鈐
等般運衣襖等物結成方陣至一更三點張貴等舉火
為號出江極力奮戰與賊舟手刃相接至應洪灘已上
賊船布滿江內張貴又以紅燈為號據頭目混戰與
賊亂放火炮藥箭射死北兵及墜水者不計其數二十
五日天明已抵襄陽船隻等物至府軍民踴躍皆說賊
圍數年未嘗有許多軍需物件進入至此本是萬全緣
當夜四更以來南風大作吹奔北岸於內總管張順所
帶火炮並已發盡人馬力竭身中三鎗六箭就陣歿於
王事張貴等既送軍需等物 賊次日即欲打出與夏
節使兵船相應緣江水陡漲又安撫呂察使留貴等
人船在城添加戰守外以路梗不通至七月方據申到
九月以來漢水漸涸北兵得計不可前矣夏孫高兵船
但守地分危殿帥之軍又與制府低特莫能併力坐視
而已朝廷乃先解殿帥總統之職陳伯大劫范文虎罷

癸辛雜識別集下

照曠開

照曠開

照曠開

癸辛雜識別集下

照曠開

照曠開

累年所奏容臣一出臨邊即賜處分御筆又令集議然皆悠悠之談御筆終於不從行邊之請謂阮思聰策援邊淮就令相視平江城壁差官修浚三月夏平章又奏忽得李庭芝連日書乃知襄帥呂文煥為虜誘務竟以城降臣一聞賊訖願沛幾於無生不謂事不可期力無所措乃至此極容臣自効以報國恩御筆則決於不許旋降御筆批別置機速房亦建督於京之意繼而學校紛紛上書皆謂翻不急之語甚而謂成陽之倭未息而山東盜起六士之駕未出而游黃透渡可謂劫持之語獨郭昌子一書頗有可采所言江漢道里亦頗詳盡且畫六策以獻一日分遊擊以屯南岸二日重歸峽以扼要衝三日備昌漢以固上流四日調精兵以護漢江五日備下流以絕窺伺六日飭隘口以備要害又有十六策以為守備之要其未併及濟邸之事平章召見扣其顛末補之以官且令人機速房以備訪繼而宰執奏事上前平章復陳行邊之請上曰斷是不可上又曰諸生之書只得留中如下詔求言亦有未可買奏云端平荆襄之失繼以諸郡是時皆不曾降詔惟開慶有之今

癸辛雜識別集下

三

照續開

大呼曰好漢誰肯降賊死時也做大宋忠義鬼於二月二十七日就地分屍內自縊身死右武大夫湖北總管司馬統制朱富亦係精進前往襄城戰事轉調湯城任責東北最繁地分今年正月十一日賊攻樊城朱富拒敵死戰至二更以身中鎗刃不能支持為賊所得遂不受辱就賊樓內觸柱數四不死遂投身赴火而死乞贈卹奉聖旨范天順特贈靜江軍馬承宣使特與三承信郎支銀五百兩十八界會二萬貫白田三百畝庚申范文虎差知安慶府阮思聰知池州李應雷知鄂州以為防江計察官陳文龍上疏云且曰夫當人言洵洵所幸果言紛紛古今所恃以立國於天地間者獨有此一脈言脈猶活國脈其有塞乎欲行求言者謬論也既而免言職未幾又有上書乞師相曉諭者御批並不能從云

機速房

癸辛雜識別集下

三

照續開

成淳辛未三月御筆以師相回請行邊不已照張浚趙鼎舊例別置機速房凡急切邊事先行後奏賞罰支用亦如之其常澤則併院行移無建督于京之名而有其實矣不可內重其勢外禦其侮庶不失為挽留也師相其勿辭更遂毅然承條具以副梓屬官二員右司許自檢詳家鉉翁制領十員使臣九十員於封樁庫作料科撥散賞第一料金五百兩銀一萬兩關子五萬貫十八界會二十萬行遣提點文字沈因張夢龍徐夏兩沈大發書寫文字王昇陽張國珍張汝梅吳桂芳監印陳柯汪雲鄭大淵又添給諸路戍兵生券三分之一增招車等下軍裝錢糧樞密院都副統制一員補歸明人官資凡有上書獻書關涉邊事者並送本房面問如有可

置士籍

癸辛雜識別集下

三

照續開

廣四門賢路一柱中流又有詩云劉整鸞天動地來東
陽城下哭登哀廟堂束手渾無計只把科場惱秀才
院陳文龍上疏願有 抑之意遂以理少出臺自是士
之有籍履行天下或稍有瑕疵皆不敢有功名之望士
論紛紛直至賈老演師之後臺中首劫置士籍之陳伯
大變七司法之游汝行公田之劉良貴沮寬恩之意橫
稱翁應龍為簡齋先生寫萬拜申稟之朱浚欲變類田
法之洪起長焉

宋二十一帝

癸辛雜識別集下

吳

吳

長編所載宋二十一帝蓋自順宣禧三祖及東都九朝
南渡後高孝光寧理度少帝 德祐 并景炎祥興也

宋十五朝御押

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神宗

徽宗

欽宗

高宗

孝宗

理宗

度宗

寧宗

癸辛雜識別集下終

余與康侯先生相去二百餘里驛羽往來補亡

折疑如促膝几席間尚論古人之外無一勞語余

正訝秘笈神海諸書甚多廣鼎即真者十逸其五

每思括出有闕風雅者逐一蓋正流播為古人吐

氣何康老定獲我心也如裨海渾齊東野語人癸

辛雜識辨之甚確余更核之前集逸去弁陽老人

自序別集誤作後集俱未列日茲集卷首載汴果

雜事下卷又載汴京宮殿可補周美成李元叔二

賦之闕楊光發陳史嵩之始末詳于正史菊花有

癸辛雜識別集版

子一條惜范史劉三及菊譜未及兩虞山毛晉識

癸辛雜識別集版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繩撰

癸辛雜識別集一卷後集一卷續集二卷別集二卷

是編以作於杭州之癸辛街因以為名後烏程閔元衡於金園小肆中購得

鈔本毛晉為刻入津逮秘書始還其原狀

丁氏藏書志志雅堂雜鈔下引余集跋云并謂蘇濟南人吳興章文莊為

其外王父故占籍吳興又與楊和王有連故又為杭人所居癸辛街即楊

氏藏書圖也又癸辛雜識下云癸辛街者宋楊和王之府因屋向得名也

錢大昕養新錄云毛氏汲古閣本最為完善而魯魚亥豕之誤難以枚舉

其最可笑者別集上卷元石補修四朝國史其實史浩略云云元石

癸辛雜識提要補正

續四字乃元石補之闕尤情理宗朝史官本石蓋其號別集載蘇杭事

此西山之孫九華之子宋史本紀表傳並作蘇抗子會見石湖題名乃是

杭字雜識圖說宋史亦未可據

續四字乃元石補之闕尤情理宗朝史官本石蓋其號別集載蘇杭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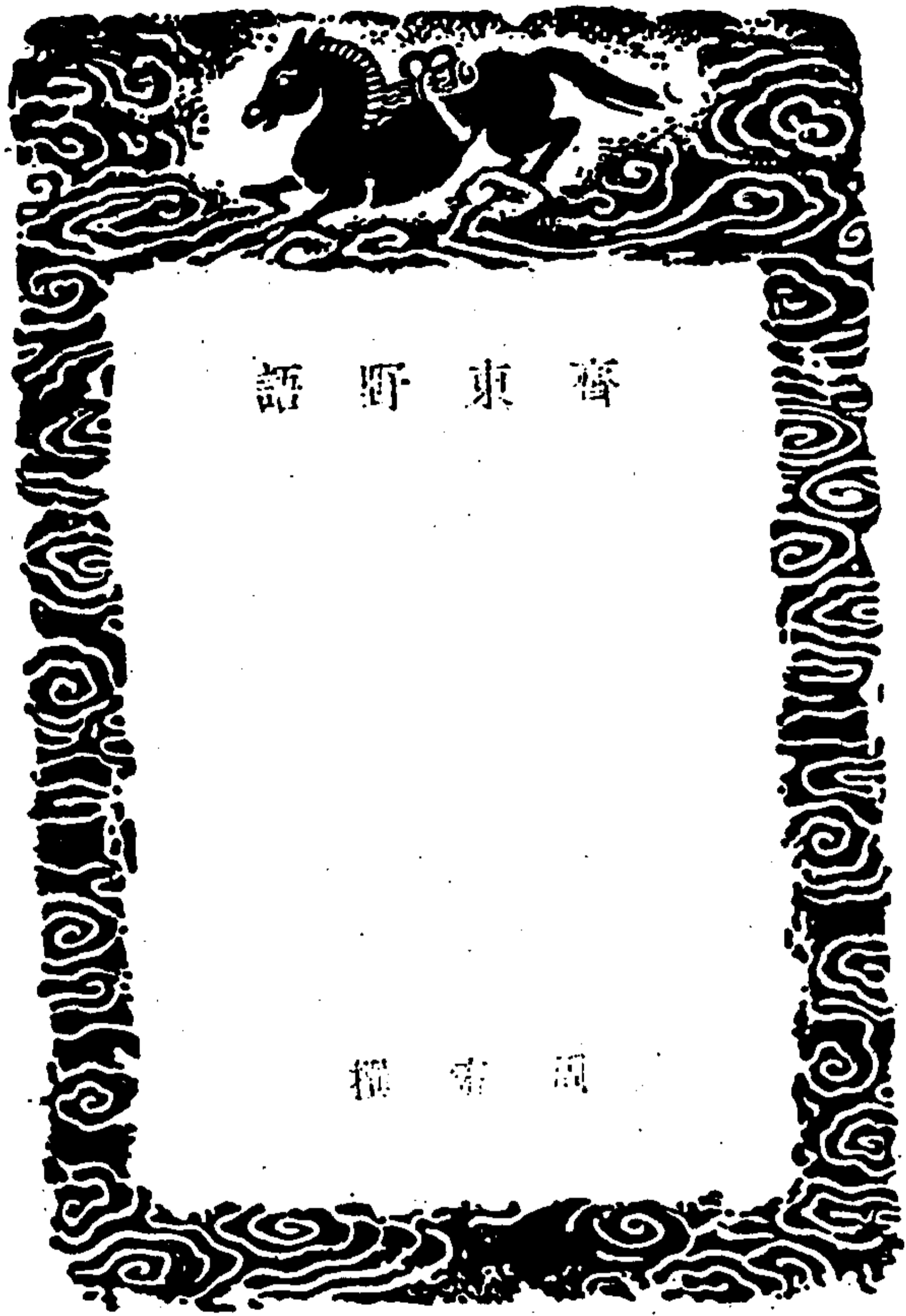
此西山之孫九華之子宋史本紀表傳並作蘇抗子會見石湖題名乃是

杭字雜識圖說宋史亦未可據

續四字乃元石補之闕尤情理宗朝史官本石蓋其號別集載蘇杭事

此西山之孫九華之子宋史本紀表傳並作蘇抗子會見石湖題名乃是

杭字雜識圖說宋史亦未可據



齊東野語

羅翯

四庫全書提要

齊東野語二十卷。宋周密撰。密有武林舊事已著錄。密本濟南人。其父祖冠從南渡。因家吳興之弁山。自號弁陽老人。然其志終不忘中原。故敘表元序述其父之言。謂身雖居吳。心未嘗一飯不在齊。而密亦自采歷山。密中又自署華不注山人。此書以齊東野語名。本其父志也。中頗考正古義。皆極典核。而所記南宋舊事為多。如張浚三戰本末。紹熙內禪。韓本末。端平入洛。端平襄州本末。胡明仲本末。李全本末。朱泚本末。鄂友龍開邊。安丙矯詔。淳紹端幣。岳飛逸事。巴陵本末。曲壯園本末。詩道否泰。欽定公田。欽定詳見宋唐交奏。趙葵辭相。二張援襄。嘉定寶曆。慶元開禧六士。張仲孚反。開禧條。皆足以補史傳之闕。自序稱其父嘗出其會祖及祖手澤數十大帙。又出其外祖日錄及諸老雜書示之。曰。世俗之言殊傳也。國史之論異。私意也。定哀多微詞。有所避也。牛李有異議。有所黨也。愛憎一衰。議論乃公。國史凡幾條。是非凡幾易。而吾家書不可刪也。云云。今觀所記張浚趙汝愚胡寅唐仲友諸事。與諸學者之論頗殊。其父所言。殆指此數事歟。明正德十年。宋陽胡文璧重刻此書。其序稱或謂符離富平等役。頗涉南軒之父。若庸陳之厥。生母之服。則晦菴致堂有嫌焉。書似不必刻。刻則請去數事。殊失密著書之旨。文璧不從。可謂能除門戶之見矣。明商維濬嘗刻入稗海。刪去此書之半。而與癸辛雜識混合為一。殊為乖謬。後毛晉得舊本重刻。其書乃完。故今所著錄。一以毛本為據云。

齊東野語 提要

齊東野語序

齊東野語者。吳興周子自名其所編書也。周子吳人。而名其書齊語。何也。周子其先本齊人也。周子之客。讀其書而疑之曰。周子之辭謙。非實也。蓋昔學廢兵起。而天下談客坐聚於齊。隨酒稷下之徒。車雷鳴。快發聲。學者翕然以談相宗。雖孟子亦嘗為齊學也。然而能非之。今之所傳齊東之云者。非之之辭也。故莊周曰。齊語為滑稽。漢高齊勝以口舌。如斯而已矣。今夫周子之書。其言嚴。其事確。其詞官名。精乎其欲似鄭子也。其訂與國書乎。其欲似晉伯宗也。其涉詞章禮樂。贈乎其欲似吳公子札也。他所稱舉。勇聞曲證。如歸泰山之類。而記封邱。(按津浦)之遠。過製相之圖。而數射夫之序。凡若是不苟然也。而豈齊東云哉。故曰周子之辭謙。非實也。周子曰。我自實其為齊。非也。然客謂我非齊。亦非也。我家中丞公實自齊遷吳。及今四世。於吳為家。先公嘗言。我雖居吳。心未嘗一飯不在齊也。豈其子孫而遠忘齊哉。而又大父侍郎公踐數六曹。外大父參預文莊章公出入兩制。臺閣之舊。章公府之故事。汎濫淹注。盡而受之。白首未忘。失今弗圖。恐遂廢缺。古人有言。人窮則反本。若我者。今非窮乎。苟反其本。則當為齊。故吾編吾書。而係之齊。何不可乎。客曰。唯唯。則次第其言。以附於一。一本少其書之末。周子名密。字公謹。至元辛卯孟春。刻源載表元序。

齊東野語 序

齊東野語自序

余世爲齊人居歷山下或居華不注之陽五世祖同州府君而上種學績文代有聞人曾大父應輝南來受高皇帝特知通歷三院徑躋中司奉膳之闕大父從屬軍外大父掌帝制朝野之故耳聞目接歲編日記可信不謬我先君博極羣書習聞蓋開舊學每對客語音吐洪暢編編不得休坐人傾登歎知爲故家文獻也余歸侍膝下竊剔緒餘已有鼓次意竊疑某事與世俗之言殊某事與國史之論異他日過庭質之先子出會大父大父手澤數十大帙示之曰某事然也又出外大父日錄及諸老雜書示之曰某事與若祖所記同然也其世俗之言殊傳謬也國史之論異私意也小子識之又曰定哀多微詞有所辟也牛李有異議有所黨也愛憎一衰論議乃公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而吾家乘不可朋也小子識之游遭多故遺編鉅帙悉皆散亡老病日至忽忽漫不省位爲大恨開居追念得一二於千百懼復墜逸爲先人羞適參之史傳諸書博以近聞陸說務求一本無事之實不計言之野也異時展卷者曠日野哉言乎子真齊人也余對曰客知言哉余故齊欲不齊不可雖然余何言哉何言亦言也無所言也無所不言爲乎言客大笑吾因以名其書歷山周密公謹父書

齊東野語 自序

齊東野語卷一

孝宗聖政

阜陵天縱睿聖英武果斷古今之所鮮備聖政彰彰者備載金匱玉牒之書嘗得以竊窺之矣其或一時史臣有所遺忌采訪遺落失於紀載者不一而足茲以先世見聞及當時諸公之所記錄數事謹書于此庶乎美盛德之形容備良史之采錄云帝嘗禁諸司官非時會合以其族誼不修職業故也李安國爲郎官一日有薦術士至部中同省因會集言命翼日御批問故同省察甚成欲飾辭自解安國獨曰以實告其過小爲欺其罪大因援魯肅簡市飲故事引咎以開同省從之既而事寢不行越三日李遂除吏部侍郎○李處全嘗論匠監韓玉玉乃廟堂客也凡三疏而玉亦以處全請託私書爲言上既重遂盡論且以器器遂令玉補外既而與祠而玉留北闕作書投匭匠師張權謂己檢院不敢納遂潯入關伏闕投之上就書批云韓玉曾任卿監理當靖共乃敢伏闕妄有陳訴鼓惑衆聽漸不可長可送潭州居住○女真使烏林答天錫到闕要上降榻問金主一本無起屏贈軍酒官丁遂上齊乞斬之即日引對遂極論前侍御李處全及故陳議大夫單時貪污事即與改命入官陸攬差違舊法未經任人不許掌筆時相欲示私恩則取部關而堂除之上知其故遂令根刷姓名進呈降旨云幸執當守法度以正百官樂克家遠戾

宋 齊人周 密公謹識

齊東野語 卷一

差過員數最多。候明日落職。竹懷可降觀文殿學士。○丁斐明之子常任明州倅。以舊學之故。力附竹觀。其後魏王出一本無。判明州。尤呢近之。既而入奏。與之求貼職。上批答云。朕於吾子無所愛。第得祿天下之公器。不可私也。未幾。臺臣論罷之。○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圖文疑義。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輿地地理。上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為之說。且地理既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餘曹亦如此也。既而補外。○庚子九月。上宣諭宰執云。已有一一本無。指揮閣門。令今後常朝。宰臣免宣名。他朝會則否。且云。朕記得老蘇議論。贊儀之臣。呼名如背吏。非禮貌之意也。○上一日。與宰執言。伯圭不甚教子。各使之治生。何以清自之傳。且其下尚有二弟。若皆作郡。則近地州郡皆自家占了。何以用人。莫若以高梅厚祿使之。就閑可也。趙丞相贊曰。凡好事。古所難者。盡出陛下之意。臣等略無萬一可以補助。後秀郎諸子弟。悉歸班焉。○辛丑六月。臨安士人以不預補試。率詣臺諫宅陳詞。諷其勢。以好語諭之。是夜。集吏部侍郎鄭丙之門。訴罵無禮。或疑京尹王宣子怒丙。激使然也。鄭遂徙家避之。次日入奏。待罪乞去。上已密知其故。遂批出鄭丙無罪。可待令歸安府將為首作鬧人重作行遣。既而宣子頗回讓之上。怒云。設使鄭丙容私。自當訟之朝廷。安可無禮如此。若不得為首人。王佐亦當坐罪。且令宰執宣諭宣子。越一日。奏劾到。作鬧士人府學生丁如植為首。其次許斗權。羅兩御批並編管鄰州。如植仍杖八十科斷。○齊秋。早。上問執政。聽雨於天地宗廟社稷。合用牲否。周益公奏止用酒脯幣帛。上曰。雲漢詩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則是合用牲矣。可更與禮官等考訂之。○淳熙九年。明堂大禮。以竹觀為備。使李彥穎領儀。習儀之際。曾以李為參預。漫爾進之。居前。李以五使有序。毅然不敢當者久之。在列。悉以願忌。皆不敢有所決擇。太常寺禮直官某人者。忽進曰。參政幸執也。觀瞻所繫。開府之通良。是徑揖李以前。時曾方有盛容。翌日入。默然久之。曰。朕幾誤矣。即日批出。李彥穎改充鹵簿使。伯圭充頓遞使。禮直官某人特轉一官。其改過不吝。蓋如此云。○淳熙中。張說頗用事。為都承旨。一日。奏欲置酒延乘侍。上許之。且曰。當致酒饋為汝助。說拜謝。退而約客。客至。期畢。集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已而中使以上樽珍膳至。說為表謝。因附奏。臣嘗奉旨。而後敢集客。陳良祐獨不至。是違聖意也。既奏。上忽顧小黃門。言張說會未散否。對曰。彼既取旨召客。當必卜夜。乃命再賜。說大喜。復附奏。臣再三速良祐。迄不肯來。夜漏將止。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方盡歡。聞之。慙然而罷。其用人也。又如此。○上聖孝出於天性。居高宗喪。百日後。尚食進素饌。毀瘠特甚。吳夫人者。潯邸舊人也。屢以過損為言。上堅不從。一日。密諭尚食內侍云。官家食素多時。甚覺清瘦。汝輩可自作商量。於是密令苑中以雞汁等雜之。素饌中以進。上食之。覺異。詢所以然。內侍恐甚。以實告。上大怒。即欲見之。施行皇太后聞之。前過宮力解之。乃出吳夫人於外。內侍等能職有差。

溫泉寒火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昭德晁氏解云。陰陰順陽。而陽不能順陰也。水為火蠶。則沸而熟物。火為水沃。則滅矣。晉紀。陸機秀才。陸機策之曰。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能獨成。今有

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白虎殿諸儒講論。班固纂為白虎通。五行篇亦曰。有溫水無寒火。然今湯泉往往有之。如驪山。尉氏。略谷。汝。黃山。佛迹。匡廬。閩中等處。皆表表在人耳目。坡詩云。自憐耳目益。未測陰陽故。僻攸火山。烈勢沸湯泉。注。安能長魚鼈。僅可貯狐兔。朱氏晦庵詩云。雖然丹黃。此玉池水。蓋成為溫泉之下。必有硫黃。石故耳。獨未見所謂寒火。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又抱朴子曰。水主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燥。而有蕭邱按律。蕭邱。一作下邱。之寒。又劉子從化篇曰。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泉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邱寒。猶曰。火熱。熱者多也。然則寒火亦有之矣。特以耳目所未及。故以為無耳。

段干木

唐書宗室世系表。云。李耳。字伯陽。一字聃。其後有李宗者。魏封於段。為干木大夫。按史記。聘之子宗為魏將。封於段干。抱朴子亦云。伯陽有子名宗。仕魏有功。封於段干。蓋此段干。乃邑名耳。然孟子有段干木。列子有段干生。史記魏世家有段干子。田敬仲世家有段干朋。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崇。段干越人。意者因邑以為姓。故木與川。輪與崇。越人。皆其名。而子與生。則男子之通稱耳。風俗通。姓氏。莊以為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蓋戰國時自有段。疑段與段干自別。若如唐史之說。則段干木。性李名宗。為魏將有功。於段干。若如史遷。其洪之言。則段干木之賢。魏侯所以師而敬之者。恐別一人耳。姑書其說。以俟博識者訂之。

表常用先世語

范文正公岳陽樓記有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後東坡行忠宜公辭免批答。徑用此語云。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之。錦之盤盃。以為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則今茲愛立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誠而已。又何辭乎。其後忠宜上遺表。亦用之云。蓋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舉。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此又述批答之意。亦前所未見也。

密章密章

密章二字。見晉書山濤等傳。然其義殊不能深曉。自唐以來。文士多用之。近世若洪遵。會行。簡。贈。祖。母制。亦云。欲報食飽之德。可稽制密之章。密字皆從虫。相傳謂贈典既刻。印而以蠟為之。密即蠟。所以謂之密章。然劉禹錫為杜司徒謝追贈表云。紫衛忽降於九重。密印加榮於後夜。李國長神道碑云。煌煌密章。肅肅經書。王崇述神道碑云。沒代流慶。密章下賁。宋祁孫興。贈議云。密章加等。昭飾下泉。又祭文云。恤恩告節。嚴密密章。密字乃竝從山。莫知其義為孰是。豈古字可通用乎。或他別有所出也。

三蘇不取孔明

老泉權書。強弱篇云。管仲曰。攻堅則取者。攻瑕則堅者。取。嗚呼。不從其理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帝所憂在項籍。而先取九江。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取。秦之憂在六國。對最弱。最小。最先取。楚。最強。

最後取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又論曰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乘荆州取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東坡論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之周之所以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孔明之所恃以勝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劉表之喪先主在荆州孔明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乃治兵振旅為仁義之師長驅東轡而欲天下響應蓋亦難矣。○頴濱論曰劉備乘荆州而入蜀則非其地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紛之衝則非其將不忍忿忿之氣以攻人則是其器不足尚也。其說蓋用陳壽所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之語耳。雖然孔明豈可少哉。

詩用史論

劉賓父詠史詩云自古邊功綠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知直與黃金印惜取沙場萬國愁。其意蓋指當時王韶李憲輩耳。而其說則出於溫公論李廣利曰武帝欲使龍庭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生死繫焉苟為不擇賢愚欲微俸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為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爵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蓋全用之然胡明仲論留侯則云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強聽不後事而失機不問則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不難也。許者曰漢業存亡在俯仰間而留侯於此每從容焉諸侯失固陵之期始分信越之地復遣見沙中之聚始言雍齒之侯善言子房矣。此論全用荆公詩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復遣方圓雍齒封。此則史論用詩也。近世劉潛夫詩云身尉嫖姚性命輕君看一蟻尚貪生。無因喚取陳兵者來此橋邊聽哭聲。而東坡陳用兵之疏云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而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買男女驚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其意亦出此。劉必大詩云亭長何曾識帝王入關便解約三章。只消一勺清涼按津作水。冷却秦餒百沸湯。亦用黃公度漢高祖論曰傷弓之鳥驚曲木。挽萬石之弓以射之軍無所懼奔渴之牛急濁泥。飲以清冷之水。寧無所喜。項天下以弓而帝飲天下以水。葉紹翁詩云殿號長秋花寂寂。庭名思子草茫茫。尚無人世關關樂。枉認蓬萊作帝鄉。亦出於林少穎武帝論云武帝好長生不死之術。聚方士於京師。由是醜祠之俗興。以成巫蠱之禍。陽邑朱昌二公主俱以此誅。而皇后太子亦皆不免。其始也欲求長生不死之術而不可得。徒使敗亡之禍橫及骨肉。可笑也。錢彞選詩云項羽天資自不仁。那堪亞父作謀臣。鴻門若遂樽前計。又一商君又一秦。亦祖陳傅良之論羽云羽之戮子嬰。秋後帝斬彭生坑秦二十萬衆。亞父獨不當試曉之邪。使楚果亡漢。則羽又一秦。增又一商。陝也。此類甚多。不暇枚舉。豈所謂脫胎者耶。

漢租最輕

自井田之法廢賦名日繁民幾不聊生。余嘗夷政在昔。獨兩漢為最輕。非惟後世不可及。雖三代亦所不及焉。自高惠以來十五稅一文。帝再行賜半租之令。二年。十二年。至十三年。乃盡除而不收。景帝元年亦嘗賜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稅一。即所謂半租耳。蓋先是十五稅一。則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稅其一。乃所謂半租之制也。自是之後守之不易。故光武詔曰頃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三十稅一。如舊制。是知三十稅一漢家經常之制也。以武帝南征北伐。東巡西幸。奢靡無度。大司農告竭。當時言利者析秋毫。至於賣爵更幣算車船租六畜告竭。均輸鹽鐵權酷。凡可以佐用者一孔不遺。獨於田租不敢增益。雖至季世。此意未泯。田有災。免其租。子定國以是報罷。用度不足。奏請增賦。宿方進以是受責。重之以災。傷免租。始元二年。始元三年。始元四年。初郡無稅。行軍勞苦者給復。二。陂湖園池假貧民者勿租賦。元。又更於即位免。祥瑞免。行幸免。四年。五年。水。民資不滿三萬免。二年。而通租之民。又時貸。何與民之多耶。此三代而下。享國所以獨久者。蓋有以也。

真西山

真文忠公建寧府浦城縣人。起自白屋。先是有道人於山間結庵煉丹。將成。忽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即還。應勿輕動我屋。後數日。忽有叩門者。童子語以師出未還。其人曰。我知汝師久矣。今已為冥司所錄。不可留之無益。徒與腐耳。童子村朴。不悟為魔。遂舉而焚之。道者旋歸。已無及。結庵呼號云。我在何處。如此月餘。不絕聲。鄉黨為之不安。適有老僧聞其說。厲聲答之曰。你既稱我。你却是誰。於是其聲乃絕。時真母方懷。忽見道者入室。遂遁西山。幼願悟絕人。家貧無從得膏。往往假之他人。及別屋學儒。為舉子業。未幾登第。初任為延平郡。時使文節喜笑。信後進。且知其才。意欲以詞科表傳之。每假以私淑之文。真一二日即歸。若平未觸者。文節殊不平。曰。老夫固不學。然賢者亦何所見。遽不觀耶。西山悚然對曰。先生善勝後學。何敢自棄。其書皆青囊寶。特不敢久留耳。文節讀扣一二。皆能成篇。文節始大驚喜。於是真之延譽於朝。而繼中興科。遂為世儒宗焉。

書史載箕子比干不問

齊微子篇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成。亂正四方。孔註。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史記殷紀。乃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比干心。箕子懼。乃伴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奔周。周紀又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操其樂器奔周。又宋世家。微子數諫紂。弗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箕子披髮。伴狂。為奴。比干諫。紂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莊但云。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與三處皆以太師少師非箕子。比干。獨周紀明言太師名疵。少師名強。漢古今人物表。亦有太師疵。少師強。殊與孔註不合。然二子同武王時人。何以見其面言不同。歟。及蘇子由作古史。乃用安國之說。劉道原作。道經外紀。則又從史記之言。二公必各有所見故耳。

梓人繪材

其賦五年金銀糧帛之資不絕於道所在山積浚為人忠有餘而才不足雖有志而昧於用人短於用兵曲端心常少浚故奪其兵廢之西人為之失望

浚於是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問罪元兀開變自京西星馳至陝右與婁室等會而浚亦合五路兵四十萬馬七萬會戰於耀州以熙河經略劉錫為都統制與涇原經略劉錡秦鳳經略孫澤環慶經略趙哲各帥所部兵以從吳玠郭浩極言虜鋒方銳且當各守其地倚角相援待其弊乃可乘浚不從軍行至富平縣吳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也將戰乃詐立前軍都統曲端旗以懼敵

西事記云張浚之戰於富平也金人初亦畏之而浚銳於進取幕下之士多蜀人南人不練軍事欲而張中平李彥琪趙彬相繼降敵遂犯秦州又犯熙河又圍慶州於是五路悉陷浚以三人皆曲端心腹疑端必知其情王庶復增端不已時西人多上書為端訴冤者浚益忌其得衆心乃殺之於秦州獄時人莫不冤之軍情於是益沮矣紹興元年浚以關陝失律上章待罪朝野無敢言其事者至四年二月浚還朝侍御史辛炳始言浚被命宣撫輕失五路坐困四川用劉子羽輩小人而無專殺曲端趙哲以至設

齊東野語卷二

張魏公三戰本末略

富平之戰

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許便宜黜陟初上問大計浚請身任西事遣司秦州別遣大
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還來武昌從以張浚劉光世以相首尾浚發行在王彥統八字
軍從之浚以御營司提舉事務曲端屢挫敵欲仗其威聲乃承制拜為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
制浚抵秦州復司節制五路諸帥四年春金帥婁室破陝州李彥仙死之既而與其副撤離歌
及黑峰等寇邠州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寇引來犯又為端所敗既而寇勢復振
獻策者多以擊之為便浚於是欲謀大舉召端問之端曰平原易野賊便於衝突而我師未習戰須教士
數年然後可以大舉復謀之與玠玠以宜守要害以待其弊然後可以徐圖浚曰吾事不知此願今東南
之事方急不得不為是爾浚以端沮大議意已不平而王庶與端有他坊之憾因謂之曰端有反心久矣
盍早圖之浚乃罷端兵柄遷之秦州獄其部將張中平李彥琪並諸將編管時陝西軍民皆恃端為命及
為庶踏無罪而貶軍情大不悅

西事記云張浚之至陝西易置諸路帥臣權勢震赫是時五路未破士馬強盛加以西蜀之富而貨

秀水開居錄云魏公出使陝蜀便宜除官至節度使維學士權出人主右端蜀之財悉陝之兵凡三
十萬餘與敵角一戰盡覆用其屬劉子羽謀歸罪其將趙哲曲端並誅之將士由是怨怒俱叛浚僅
以身免奔還關中關陝之陷自此始至今言敗績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追還薄倖居福州而已
其後川陝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乃分陝蜀之地責守於諸將自秦鳳至洋州命吳玠主之屯和尚
原金房至巴達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武都既而
師古戰敗降賊自此遂失洮岷之地獨存階成而已

淮西之變

紹興七年三月浚奏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請為少師萬壽觀使以其兵隸都督府命參謀兵部尚書
呂祉往廬州節制且以王德為都統制鄧瑄副之瑄與新蔡皆故羣盜與王德素不相能德威聲素著軍
中號為王夜叉都承旨張宗元深以為不可謂浚曰瑄等畏德如虎今乃使臨其上是速其叛也浚不謂
然復謀之岳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制而命呂祉為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瑄素

不相下。一旦使擬之在上勢所必爭。呂尚下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事。恐不足以服之。浚曰：張宜撫何如？飛曰：暴而寡謀。且瓊之素不服浚。浚曰：然則楊沂中耳。飛曰：沂中視德等耳。豈能馭之。浚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為念哉。即日乞解兵柄。持餘服。而浚訖行之。瓊懼不敢喘。及德視事。教場諸將執搦用軍禮。賜拜。瓊登而言曰：尋常伏事太尉。不周。今日乞做一牀錦被。蓋德素矜勇。自任。竟不解出一語。慰撫之。遂索馬去。於是瓊輩愈懼。相與連衡。上章乞回避之。張宗元知其事。復語浚曰：業已爾。今獨有終任德。或可以鎮。然且生矣。浚不以為然。遂奏召德還。以張浚為淮西宣撫使。駐於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並駐廬州。且命鄭瑄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將以奪其軍。而誅之。宗元聽制於文德殿。下語人曰：是速瓊等叛耳。會社復密奏。能瓊兵柄。書吏朱照漏語於瓊。於是叛謀始決。及金字牌飛報。呂方坐廳。聞有大聲。如霹靂。自戟門。而視之。乃三使除書也。呂拍案歎曰：龍涓死此樹下。即時亂作。遂縛呂社。及殺中軍統制張景。鈴轄喬仲福。劉永衡。前知廬州趙康直。釋知廬州趙不羣。以其所部七萬人。悉叛歸。至淮岸。遂殺社及康直。釋不羣。使還。浚乃亟遣張宗元使招之。已不及矣。浚遂上章引咎。臺臣交章論罪。謂浚輕而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若怒而喜。雖本無疑。或皆使之有疑。或之心。予而陰奪。而陰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之有怨。望之意。無事則張威。恃勢。使上下有隄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意。鄭瑄以此懷疑。以數萬衆叛去。然浚平日視民如草菅。用財如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補哉。陛下尚欲觀其後效。臣謂浚之才。如是而已。時司諫王縉。則以罪在劉光世。參政張守。期為力求未減。都官郎官趙令裕。字一木。則乞留浚。陳公輔則謂不可因將帥而罷宰相。於是能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觀。其後言者不已。遂詔落職。既而御批張浚散官安置。徽表。趙則力排解之。改秘書少監。分司西京。且為出言官於外。

退朝錄曰：紹興二十年。浚復上疏論邊事。高宗謂湯丞相云：張浚用兵。不獨朕知之。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敗。淮西之師。其效可見矣。今復論兵。極為生事。於是復有永州之命。揮慶錄云：淮西軍叛後。馮執事上曰：如張浚者。當再以戎機付之。庶收後效。高宗正色曰：朕事至覆。不用此人矣。遂終高宗朝。不復再用。

符離之師

孝宗隆興元年正月。以張浚為樞密使。仍都督江淮軍馬。五月。兼都督荆襄。浚既入見。屢奏欲先取山東。時顯官名士如王大寶。胡銓。王十朋。汪應辰。陳良翰等。皆魏公門人。交贊其謀。左僕射史浩獨不以為然。曰：宿師於外。守備先虛。我能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能警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邪。惟當固守要害。為不可勝之計。必俟兩淮無敵之慮。然後可前。若乃順諸將之慮。勇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貴於朝寇。至則僅保山寨。顧何益乎。繼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亦奏乞引兵進取。浩曰：二將輒自乞戰。豈得府命令有不行邪。督府準遣李楫以書遺浚。子斌曰：復讐討賊。天下之大義。

也。然必正名定分。養威觀變。而後可圖。今議不出於樞府。而出於諸將。則已為與尸之囚矣。況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定。彼逸我勞。雖或有獲。得地不守。未足多也。武鋒軍都統制陳敏曰：盛夏興師。恐非其時。兼開金重兵皆在大梁。必有嚴備。萬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爭力。人疲馬倦。勞逸既異。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之。浚皆不聽。韓元吉以長得投浚。言和戰守三事。略云：和圖下策。然今日之和。與前日之和異。至於決戰。夫豈易言。今荷兵餽而未蘇。新兵弱而未練。所恃者一二大將。大將之權謀智略。既不外見。有前敗於尉橋。矣。有近岷於順昌。矣。況浚淮而北。千里而攻。人說非韓信樂毅不可也。若是則守且有餘。然彼復來攻。何得不戰。戰而勝也。江淮可守。戰而不勝。江淮固在。其誰守之。故愚願朝廷以和為疑之策。以守為自強之計。以戰為後日之圖。自亮賊之阻。彼嘗先遣使於我。矣。又一再遣我書矣。其信其詐。固未可知。而在我亦當以信與詐之間待之。蓋未有夷狄欲息兵而中國反欲用兵者。云。參贊軍事唐文若陳俊卿皆以為不若養威觀變。俟萬全而後動。亦不從。遂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安用都督哉。上以問浩。浩陳三說。云：若下詔親征。則無故招致敵兵。寇邊何以應之。若巡撫驍師。則德壽去年一出。州縣俱儲重費之外。朝廷自用錢千四百萬。今何以繼。若曰：移師欲奉德壽以行。則未有行宮。若陛下自行。萬一金有一騎。衝突行都。騷動何以處之。孝宗大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漢。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怒曰：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機。及退朝。浩謂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歸。儂俾主上承二百年。蓋業之託。漢高祖起於亭長。敗亡之餘。烏可比哉。尋復論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秦隄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秦隄。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為內應。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殲於秦。彼必待我兵至。非秦隄矣。若有秦隄。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法。制維持之。未可以遽取也。今不思將貽後悔。又上疏力諫曰：靖康之禍。忠臣孝子。孰不痛心疾首。思欲喋血朔方。以雪大恥。悲思良。莫能勝。不忘。然還安可以服。遂若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遽為此舉。安保其必勝乎。苟戰而捷。則一舉而空朔。豈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則重辱社稷。以資外侮。陛下能安於九重乎。上息龍安於天下之養乎。此臣所以食不甘味而寢不安席也。浚老臣。慮宜及此。而溺於幕下新進之謀。眩於北人誑惑之說。是以有請耳。德壽豈無報復之心。時張韓劉岳各擁大兵。皆西北戰士。燕薊良馬。然與之角。勝負於五六十載之間。猶不能復尺寸之地。今欲以李顯忠之輕率。邵宏淵之寡謀。而欲取勝。不亦難哉。惟當練卒士。備器械。固邊圉。蓄財賦。寬民力。十年而後用之。則進有闢國復讐之功。退無勞師費財之患。此臣素志。天下大計也。既而督府之用。欲取之民。浩曰：未施德於民。遽重征之。恐賊未必滅。民貧先自為盜。必欲取民。臣當丐退。上為給虛告五百道。且以一年歲幣銀二十五萬兩。添給軍費。浩復從容為浚言。兵少而不精。二將不可恃。且今二十萬人。留屯江淮者幾何。曰：十萬。復為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則戰卒纔六萬耳。彼其畏是哉。況濶青齊鄆等郡。雖盡克復。亦未傷彼。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為之牽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如此詰難者。凡五日。又委曲勸。

之曰平日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數議論不同不惟為社稷生靈計亦為相公計明公以大誓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為之是徒慕復讐之名耳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為不可勝之計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祐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為之浚默然明日內引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機會惟陛下英斷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師矣德壽知之謂壽皇曰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誤大計他專把國家名器財物做人情耳已而浩於省中忽得浚等遺稟出軍狀始知其故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受右府而出兵不得與則焉用彼相哉浩遂力請罷歸乃出知紹興府臨辭復曰願陛下審度事勢若一失之後恐終不得復望中原矣浩至揚州合江漕兵八萬人實可用者六萬分隸諸將號二十萬以李顯忠為淮東招撫使出定遠宏淵為副使出盱眙浚自渡淮視師顯忠復盤壁縣敗蕭琦宏淵至虹縣金拒之會顯忠亦至遂復虹縣知泗州蒲察徒穩同知大周仁並降二將遂乘勝進克宿州捷奏顯忠遣開府儀同三司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進檢校少保軍節度使招討副使是時顯忠名出宏淵右時符離府軍中尙有金三千餘兩銀四萬餘兩絹一萬二千匹錢五萬緡米豆共糧六萬餘石布帛十七萬條衣履鞋草各一庫酒三庫乃縱親信部曲悉其搬取所餘者始以輸軍人三兵共一編士卒怨怒曰得宿州賞三百得南京須得四百既而復出戰悉棄錢糧由是軍情憤懣人無鬪志浚乃移書令宏淵聽顯忠節制宏淵不悅已而復令顯忠宏淵同節制於是悉無體統矣孝宗聞之手書與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以盛夏人疲急召李顯忠等還師未幾間忽報金人副元帥斡石烈志事大軍且至遇夜軍馬未盡中軍統制周宏先率軍逃歸繼逃歸者宏淵之子世雄統制左士淵二將皆不能制於是顯忠宏淵大軍并丁夫等十三萬乘一夕大潰器甲資糧委棄殆盡士卒皆空拳掉臂南奔蹂踐飢因而死者不可勝計二將逃竄莫知所在浚時在盱眙去宿尙四百里傳言金且至遂趨渡淮入泗州已而復逃繼揚警懼無策遂解所佩魚假添差太平州通判張蘊古為朝議大夫令使金求和使吏力止之以為不可乃奏乞致仕又乞遣使求和孝宗怒曰方敗而求和是何舉措於是下詔罪己有云朕明不足以見萬里之情智不足以揮三軍之帥號令既乖進退失律又云素服而哭殺賊之師敢廢公之誓嘗膽而雪會稽之恥當懷句踐之剛張浚降特遣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官屬各奪二官邵宏淵降五官又責靖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李顯忠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筠州安置又再責萊州團練使潭州安置棄軍將逃降貶竄有差既而復宜撫司使宜行事未幾復以浚都督江淮軍馬既而又復入為右僕射仍領都督二年三月復詔浚淮上視師浚復謀大舉上不從四月召還江都都督府浚亦罷相及和議將成浚堅持以為不可湯思退乃白上以張蘊古求和事由是浚議遂絕而金乾石烈志事遣書議和有云乃者出師詭道襲我靈壁虹縣以十餘萬竊取二小邑主將氣益卑乘直抵符離帥府以應兵進討憑仗天威以全制勝所殺過當餘棄潰去計其得喪孰少孰多若以符離之役尙為兵少

致敗則請空國之乘以迎我師云是歲八月浚薨趙鼎傳云鼎再相已逾月或以未有施設為言鼎謂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張德遠非不欲有所為其效可見亦足以戒矣時議回臨安鼎奏恐回蹕之後中外謂朝廷無恢復之意上曰張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得尺寸地此論不足值也劉氏日記云孝宗初立張魏公用事獨付以恢復之任公嘗之不辭朝廷莫敢違魏公素輕銳是時皆以必敗待之特不敢言耳及詳查備調方為尉此二人尤輕銳朝廷患之遂以陳俊卿唐文若參其軍事蓋此二人厚重詳審故耳周益公時為中書舍人文若來別益公握文若手使戒魏公不可輕舉後魏公知之極憾益公然卒以輕舉敗事何氏備史云張魏公素輕銳好名士之稍有虛名者無不牢籠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閑士之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南軒以道學倡名父子為當時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為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則目之為小人紹興元年合關陝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朝廷無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過落職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鄭瓊之叛是時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既而併逐言者於外及符離之敗國家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反以殺傷相等為辭行賞轉官無遺日隆興初年大政事莫如符離之事而實錄時政記並無一字及之公論安在哉使魏公未死和議必不成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謂上聞諫云近世修史本之實錄時政記等參之諸家傳記野史及銘誌行狀之類野史各有私好惡固難盡信若誌狀則全是本家子孫門人掩惡溢美之辭又可盡信乎與其取誌狀之虛言反不若取野史傳記之或可信者耳且以近修四朝史言之如張魏公列傳所書嘉禾刺密乃是附會續史張元遺刺韓忠獻事又載遺孀書疑鄭瓊之語亦是潘遠紀聞岳武穆棄州叛卒事至云符離軍潰公方外息如雷此是心學雖亦取業公紀事中心然方當大軍悉潰亦安在其為心學哉其說皆淺近易見乃略不審其是非登之信史傳之千萬世可乎

齊東野語卷三

紹熙內禪

紹熙二年辛亥十一月壬申。光宗初祀圓丘。先是貴妃黃氏有寵。慈孝(按津逮)李后妒之。至是上宿齋宮。乘間殺之。以暴卒聞。上不勝駭憤。及行禮。值大風雨。黃壇燈燭盡滅。不成禮。而罷。上以為獲罪於天。且懼。皇慈憂懼不寧。遂得心疾。歸臥青城殿。壽皇知其事。輒與徑至。輒慰勉之。直上寐戒左右。使勿言。既寤。小黃門奏知壽皇在此。上翌然驚起。下榻叩頭請罪。壽皇再三開諭。終不悛。自是壽皇不常不復視朝矣。至三年二月。疾稍平。詣重華宮起居。四年九月。重陽節。以疾不過宮。宰執侍從兩省百僚及諸生。皆有疏乞過宮。甲申。上將朝重華。百官班立以俟。上已出。至御屏。李后挽上回曰。天色冷。官家且進一杯酒。百僚侍衛皆失色。時陳傅良為中書舍人。遂趨上引。保請毋再入。隨上至御屏後。李后叱之曰。這裏甚去處。你秀才們要斫了驢頭。傅良遂大慟於殿下。李后遣人問曰。此是何禮。傅良對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隨之。后益怒。遂傳旨已降過宮指揮。更不施行。於是臣僚士庶紛紛之議。競起矣。十月會慶節。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疏。重華乞會慶聖節。先期諭旨勿先過宮。壽皇御筆。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所有卿等奏劄。已令進御前矣。庚申。詔過宮。又不果出。至戊寅。上始朝重華。都人皆大喜。先是丞相留正以論奏特立。待罪范村。凡一百四十日。至此方召還。五年正月。壽皇始不豫。上以疾不能問安。嘗藥。臣僚勸

齊東野語 卷三

二七

齊東野語 卷三

二九

內侍陳源。楊彝。林億年。以離間兩宮。請罷逐。及壽皇疾甚。留正請上侍疾。挽裾隨至。顧事。泣而出。既而宰執以所請不從。乞出。光宗傳旨令宰執盡出。於是俱至浙江亭待罪。知閣韓侂胄奏請自往。宜押入城。於是宰執各還第。侂胄遂入。復請過宮。許之。至期過午。有旨放仗。當是時。諸公引綬。朝士日相聚於道。宮佛寺。集議。百司息。歸。造訪。壽皇傳命。草茅等相伏。關。劉。過。改。之一。壽。至。有。生。靈。塗炭。社稷。邱。墟。之。語。且有。詩。云。從。教。血。染。長。安。市。一。枕。清。風。臥。釣。磯。擾。擾。紛。紛。無。所。不。至。大。抵。當時。執。政。無。承。平。諸。公。體。度。不。能。以。上。疾。狀。昭。示。天。下。鎮。靜。浮。言。而。朝。紳。士。多。質。直。鈞。名。之。人。遂。使。上。疑。疑。負。勝。日。甚。一。日。至。六。月。九。日。戊。戌。壽。皇。崩。於。重。華。殿。本。宮。提。舉。關。禮。等。詣。宰。執。第。告。上。大。漸。丞。相。留。正。樞。密。趙。汝。愚。參。政。陳。賤。同。知。余。繼。禮。力。請。過。宮。俟。至。晚。又。不。果。出。先。是。孝。宗。未。服。藥。黃。裳。等。嘗。請。過。宮。以。笏。擗。光。宗。云。壽。皇。已。服。藥。矣。使。請。降。下。升。登。已。而。無。它。至。是。亦。以。為。妄。不。復。信。十。三。日。壽。皇。大。殮。車。駕。不。至。無。與。成。服。人。情。憂。懼。留。正。等。遂。奏。請。憲。置。代。行。祭。奠。之。禮。以。安。人。心。往。反。數。四。始。得。太。皇。聖。旨。皇。帝。以。疾。難。就。內。中。成。服。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事。相。百。官。就。重。華。宮。成。服。正。等。遂。遵。行。之。然。中。外。人。情。洶。洶。以。禍。在。且。夕。近。習。宮。室。就。金。帛。藏。匿。村。落。而。朝。士。中。如。項。安。世。等。遂。去。者。數。人。如。李。祥。等。據。家。歸。鄉。者。甚。衆。侍。從。至。欲。相。率。出。城。於。是。留。正。等。遂。疏。乞。立。太。子。以。重。國。本。二十四。日。晚。御。批。云。甚。好。次。日。宰。執。擬。立。太。子。指。揮。進。入。御。筆。批。汝。愚。等。士。降。詔。是。晚。又。御。批。云。歷。事。歲。久。念。汝。退。閑。留。正。見。之。懼。以。為。初。止。請。立。太。子。今。乃。有。退。閑。之。語。何。邪。會。次。日。朝。口。仆。於。殿。庭。傷。足。正。疑。為。不。祥。先。是。正。嘗。從。壽。皇。車。者。聞。命。有。免。伏。辜。釋。身。之。象。及。此。謂。所。知。曰。上。卯。生。我。西。生。前。語。驗。矣。遂。力。請。罷。免。出。城。俟。命。工。部。尚。書。趙。彥。逾。時。為。山。賊。按。行。使。陳。汝。愚。江。因。別。汝。愚。曰。近。事。危。急。如。此。知。院。乃。同。姓。之。卿。豈。容。坐。視。當。思。援。之。之。策。可。也。汝。愚。默。然。久之。曰。今。有。何。策。事。急。時。持。刀。去。朝。天。門。叫。幾。聲。自。割。殺。耳。汝。愚。曰。與。其。如。此。死。不。若。如。是。死。且。云。剛。上。有。御。筆。八。字。果。否。汝。愚。曰。留。正。相。丁。事。莫。說。今。事。急。矣。與。尚。書。說。亦。不。妨。汝。愚。曰。既。有。此。御。筆。何。以。不。便。立。嘉。王。汝。愚。曰。向。嘗。有。立。儲。之。請。尚。恐。上。怒。此。事。誰。敢。擔。當。且。看。慈。皇。壽。成。兩。宮。之。意。如。何。汝。愚。曰。留。正。相。以。足。跌。求。去。天。付。此。一。段。事。業。與。知。院。豈。可。持。疑。禪。祭。在。近。便。可。舉。行。汝。愚。曰。此。是。大。事。恐。未。易。倉。卒。亦。須。擇。一。好。日。遂。取。官。歷。檢。視。適。是。日。甲。子。吉。彥。逾。曰。帝。王。卽。位。卽。是。好。日。兼。官。歷。又。吉。何。疑。事。不。容。緩。宜。亟。行。之。亦。順。事。也。因。勸。與。殿。帥。郭。某。同。議。汝。愚。遂。遣。范。仲。壬。及。舟。體。仁。諭。意。某。皆。不。答。汝。愚。大。恐。彥。逾。曰。某。嘗。有。德。於。某。遂。馳。告。之。曰。近。日。外。議。洶。洶。一。作。洶。洶。太。尉。知。否。某。曰。然。則。奈。何。彥。逾。遂。以。內。禪。事。語。之。曰。某。與。趙。樞。密。第。能。謀。之。耳。太。尉。為。國。虎。臣。此。事。全。在。太。尉。某。猶。未。語。遂。曰。太。尉。所。慮。者。百。口。之。家。耳。今。某。盡。誠。以。告。太。尉。不。答。豈。太。尉。別。有。謀。乎。某。豐。然。而。起。曰。敢。不。效。使。令。遂。與。區。處。發。軍。坐。甲。等。事。還。報。汝。愚。議。遂。定。乃。謀。可。白。事。於。慈。福。宮。者。始。擬。吳。瑤。瑤。憲。聖。姪。也。瑤。辭。或。云。已。白。憲。聖。不。許。繼。用。吳。瑤。瑤。亦。辭。於是。令。徐。誼。葉。適。因。開。門。蔡。必。勝。諭。意。於。知。閣。門。事。韓。侂。胄。侂。胄。母。憲。聖。女。弟。也。其。妻。又。憲。聖。女。姪。最。為。親。近。侂。胄。慨。然。曰。某。世。受。國。恩。託。在。肺。腑。願。得。效。力。於是。往。見。慈。福。宮。提。舉。張。宗。尹。曰。事。勢。如。此。我。輩。死。無。日。矣。宗。尹。曰。今。當。如。何。遂。告。以。內。禪。事。且。云。須。得。太。皇。主。張。方。可。宗。

尹遂許為奏知次日未報倪肖權遂親往慈福宮適值憲聖感風不出倪肖益窘立殿廡垂涕重華宮提舉閣禮滿至邀問之倪肖不敢言因指天為誓倪肖遂具述其事禮曰即當奏知少俟可也禮入見垂涕憲聖問曰汝有何苦曰小臣無事天下可憂耳憲聖怒額不言禮曰聖人讀萬卷書曾見有如此時節可保無虞否憲聖曰此豈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丞相已去所賴二三執政且夕亦且去矣中外將誰賴乎言與俱憲聖驚曰事將奈何禮曰令宰執令韓侂胄在外欲奏內禪事望聖人三思早定大計憲聖不語久之曰我前日略曾見吳玠說來若事順須是做教好且許來早於梓宮前垂簾引執政而對禮遂傳旨倪肖倪肖乃復命於汝愚始往報陳餘端禮及郭杲并步帥閣使其姻黨開門舍人傳昌朝密製黃袍先是嘉王數日謁告執政論宮僚彭龜年等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入七月四日甲子禪祭羣臣入王亦入執政率百僚詣大行前奏請太皇太后垂簾有旨令韓侂胄同執政奏事汝愚等再拜詣儀前奏曰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臣等累入劄乞立皇子嘉王為皇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甚好繼又批歷年歲久念欲退閑取太皇太后旨處分憲聖曰皇帝既有御筆相公自當奉行汝愚等奏曰此事甚大須降一指揮方可憲聖曰好好汝愚遂袖出所擬指揮以進曰皇帝以疾未能執喪曾有御筆自欲退閑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憲聖覽訖曰甚好汝愚等再拜奏曰凡事全望太皇太后主張憲聖首肯遂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壽康宮以任其責遂召至殿前而付之汝愚即几筵殿前宣布聖旨及詔書訖關禮張宗尹扶掖太子入殿太皇太后諭再三太子固辭曰恐負不孝之罪俯伏涕泣太皇太后命倪肖入殿授以黃袍令扶嗣君往即皇帝位關禮張宗尹共掖嗣君至素帳傳太皇聖旨令汝愚等勸請汝愚等奏曰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於何地尚得為孝乎乘扶上披黃袍上猶却立乘扶上就座汝愚等率百官再拜皇帝立受汝愚等遂傳宣殿帥郭杲閣使同韓侂胄一班起居內侍扶導上詣太皇太后前行謝禮次詣梓宮前行禪祭禮畢御史臺閣門集百官禁衛立班起居翌日倪肖侍上詣光宗問起居光宗問是誰倪肖對曰嗣皇帝光宗禮視曰吾兒邪先是汝愚諭殿帥郭杲以五百軍至祥禧殿門祈禱御寶杲入索於職掌內侍羊剛劉慶祖二人私議曰今外議洶洶如此萬一覆入其手或以它授豈不利害於是封識空函授杲二璫取璫從間道詣祥禧宮納之憲聖及汝愚開函奉璫之際憲聖方自內付璫與之四朝聞見錄云憲宗次日召見汝愚汝愚安得即位後方取璫置玉各有所安得即位之臥內恐非是實先是襄陽歸正人陳應祥等嘯一聚亡命謀以七月望日為壽皇發喪為亂前夕登極赦至其徒告之而敗汝愚遂奏乞召還留正以輔初政而御史張叔椿則劾以乘國之罪遂遷叔椿為吏部侍郎正乃復入拜左相汝愚為右相汝愚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辭不拜乃以特進為樞密使及孝宗將撤汝愚建議欲下山陵與正異議遂出正判建康府汝愚遂拜右相先是汝愚許倪肖以事成日授節鉞遂執政既而推定策恩汝愚乃謂彥逾曰我輩宗臣不當言功僅除郭杲節度使彥逾為端明殿學士出為四川制置知成都府倪肖遷觀察使樞密都承旨元保是僅一職於是二人憤曰此事皆吾二人之力汝愚不過蒙成耳今既自據相位以專其功乃置我

齊東野語 卷三

三一

輩度外邪於是始有逐汝愚之謀矣汝愚覺之以朱熹有重名遂自長沙召入為待制侍經筵及收召李祥楊簡呂祖儉等道學諸君子以自壯然宮中及一時之議皆歸功於倪肖自是出入宮掖居中用事且曠伶人刻木為熹等像義冠大袖講說性理為戲於禁中熹與龜年等屢白汝愚曰倪肖怨望殊甚宜以厚賞酬其勞處以大藩出之於外勿使預政以防後患汝愚不納曰彼嘗自言不愛官職何慮之有既而熹進對而陳倪肖之姦繼而正言黃度欲論之而謀泄以內批斥去熹又因進講極論之聲色頗厲上怒遂批出除熹宮觀汝愚請見乃以內批補還上繼而求去皆不許於是彭龜年奏陛下深朱熹太甚且言倪肖竊弄威權為中外所附必貽大患寧宗欲兩罷之汝愚欲兩留之既而龜年與郭杲倪肖勢由是益張會彥逾帥蜀陞辭日蓋疏當時道學諸賢姓名指為汝愚之黨而寧宗亦疑之矣知閣劉敬謂倪肖曰趙丞相欲專此大功日引虛名之士以植黨君豈但不得節鉞將恐不免欲海之禍倪肖恐其會汝愚欲除劉光祖為侍御史倪肖知其欲擊已而上方令近臣與御史於是倪肖授以鴻鼎背負白龍陞天又沈有開嘗在汝愚坐曰外間傳嘉王出判福州許國公判明州三軍士庶已推戴相公矣又徐誼語人曰但得趙家一塊肉足矣蓋指魏王之子徐國公柄也樓倫行辭免批答有親為伯父固非同姓之卿之語按津逮學生上書乞尊汝愚為伯父周成子言即君不令田澹謂寧宗非光宗子其說非一端於是右正言李沐首疏其事勸汝愚以同姓居相位非祖宗典故方太上聖體不康之時欲行周公故事倚盧聲植私黨以定策自居專功自恣等事遂罷汝愚相位出知福州既而臺臣合奏罷郭杲與祠於是蔡酒李祥博士楊簡府丞呂祖儉等有疏太學生周端朝等六人共一書訴汝愚有大功不當去位皆被黜未幾何澹胡紘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步符符且言與徐誼輩造謀欲衛送太上過越為紹熙皇帝等事遂責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為之註讎駭以寄意焉教陶孫題詩於闕門有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之句其後葉嘉汪義端交論偽學而劉三傑以偽黨為逆黨凡得罪者五十九人省部籍記姓名降詔禁偽學而直省吏察稟告汝愚定策時異謀資客所言凡七十紙欲逮彭龜年會三聘徐誼沈有開下大理獄賴范仲彝等力解之乃已既而倪肖遷太傅封平原郡王自此十年專政弊開兵端身殞國危在倪肖固不足貴而當時諸君子取之亦失其道有以致之也

殊韓本末

嘉泰元年五月監太平惠民局夏允中請用文彥博故事以倪肖為平章軍國重事倪肖恐乞致仕免允中官二年十二月拜倪肖為太師立貴妃楊氏為皇后初恭淑后既崩椒房虛位楊貴妃曹美人皆有寵倪肖畏楊權數以曹柔順勸上立之上意向楊倪肖不能奪也太學生王夢龍為后兄次山客登難賣場趙汝諤與夢龍為外兄弟知其事於是以倪肖之謀告次山次山以白后后由是怨之始有謀倪肖之意矣三年金國盜起游機權我乘隙用兵於是沿邊聚糧增戍且禁襄陽府樞密邊釐之開蓋自此始而倪肖久用事亦欲立奇功以固位會郭友龍等廉得北方事以告而蘇師旦等又從而進之開禧元年四

齊東野語 卷三

三三

月以李義為鎮江都統。皇甫斌為江陵都統。兼知襄陽。金人以侵掠增戍。遂詔內外諸軍密為行計。七月。侂胄為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蘇師旦為安遠軍節度使。領開門事。師旦本平江書佐。侂胄頃為鈴轄。日嘗以為筆吏。後依韓門。會上登極。竄名藩邸。用隨龍恩得官。驟至貴顯。八月。以殿帥郭倪為兩鎮江都統。兼知揚州。二年。以薛叔似為湖北西宣撫使。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為副使。郭友龍為兩淮宣撫使。十二月。金人（按津逮本）使趙之傑完顏良弼來賀正。且倨慢無禮。於是北伐告於宗廟。下詔出師。已而陳孝慶復潤州。又復虹縣。許進復新息縣。孫成復保信縣。田琳復壽春府。未幾。王大節攻蔡州。不克。軍潰。皇甫斌敗於唐州。秦世輔軍亂於城固縣。郭倬、李汝翼攻宿州。敗績。執統制田俊邁以往。李爽攻壽州。敗於是。誅竄諸將敗事者。更易諸關。以邱（按津逮本）密為兩淮宣撫使。分諸將三衛江上之兵。合十六萬餘人。分守江淮要害。既而吳曦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四州之地於金人。遂封為蜀王。至此。侂胄始覺為師旦等所謀。遂罷師旦。除名送韶州安置。仍籍其家財。賜三宣撫司為驍軍費。斬郭倬於鎮江。罷程松四川宣撫使。九月。金人陷和尚原。十月。渡淮圍楚州。十一月。以殿帥郭杲駐真州。以援兩淮。邱密以簽書開府。既而圍襄陽。犯廬和真。西和州。德安府。陷隨州。信陽安豐軍大散。關郭倪棄揚州。走。三年正月。邱密罷。以樞密張岩督視。二月。金人始退師。四川宣撫司隨軍轉運使安內及李好義。楊巨源等討吳曦。斬之。四川平。以楊巨源為四川宣撫使。安丙副之。既而次第復隨鳳西和州。大散關。四月。遣蕭山縣丞方信孺奉使通謝金國。六月。安丙殺楊巨源。八月。信孺回白事。言金人欲割兩淮。增置驍軍。金帛索回。陷沒及歸。正人又有不敢言者。侂胄再三問之。乃曰。欲太師首級。侂胄大怒。坐信孺以私覲物。擅作大臣饋遺金（按津逮本）人。降三官。臨江軍居住。乃以趙淳為江淮制置使。而用兵之謀復起。再遣監登聞鼓院王楬出使焉。於是楊次山與皇后謀。俾王子榮入奏。言侂胄再啓兵端。謀危社稷。上不答。皇后從旁力請再三。欲從罷黜。上亦不答。后懼事泄。於是令次山於朝行中擇能任事者。時史彌遠為禮部侍郎。資善堂翊善。悉欣然承命。錢參政象祖嘗以諫用兵。貶信州。乃先以召之。禮部尚書衛溫。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張鑑。皆預其謀。議既定。始以告參政李壁。前一日。彌遠夜易服持文書往來。二參第時。外間籍籍有言其事者。一日。侂胄在都堂。忽謂李參曰。聞有人欲變局面。相公知否。李疑事泄。而發赤。徐答曰。恐無此事。而王居安在館中。與同舍大言曰。數日之後。耳目當一新矣。其不密如此。彌遠聞之大懼。然未有殺之之意。遂謀之張鑑。鑑曰。勢必不兩立。不如殺之。彌遠撫几曰。君真將種也。吾計決矣。時開禧三年十一月二日。侂胄愛姬三夫人號滿頭花者。生辰。張鑑索與之通家。至是移庖侂胄府。酣飲至五鼓。其夕。周筠聞其事。遂以覆帖告變。時侂胄已被酒。視之曰。這漢又來胡說。於燭上焚之。初三日。將早朝。筠復曰。其事侂胄叱之曰。誰敢誑敢遂升車而去。甫至六部橋。忽有駉於道旁者。問為何人。曰。夏竦時。震以中軍統制權殿司公事。選兵三百俟於此。復問何故。曰。有旨。太師罷平章事。日下出國門。曰。有旨。吾何為不知。必成也。語未竟。夏挺鄭發。王斌等以健卒百餘人擁其轎。以出至玉津園。夾牆內擗殺之。是夕。彌遠稱有密旨。錢參政欲奏審。史不許曰。事留恐泄。遂行之。是夕。史彷彿立俟門首。至曉猶寂然。至欲易

衣逸去。而宰執皆在漏舍。以俟。既而侂胄前驅至。呼太師來。錢李二公疑事泄。皆戰栗無人色。俄而寂不聞聲。久之。夏震乃至。白二公曰。已了事矣。錢參政乃探懷中堂帖授陳自強曰。有旨。太師及丞相皆罷。陳曰。何罪。錢不答。於是揖二公遂登車去。是夕。侂胄不出。則事必泄矣。二參繼赴延和殿奏事。遂以竄。彌遠聞。上愕然不信。及盡諫交章。論列三日。後猶未悟其死。蓋此夕之謀。悉出於中宮及次山等宮省。事祕不能詳也。遂下詔。募侂胄首。開兵端等罪。官籍其家。而夫人張氏王氏聞變。盡取貨碎之。其後二人皆坐徒斷。夏震為福州觀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斬蘇師旦於韶州。程松賓州。陳自強雷州。郭倪郭倬皆除名安置。並籍其家。李壁張鑑皆降官居住。毛自知奪倫魁。恩以首論用兵故也。乃拜錢象祖為右相。衛溫雷孝友並參政。史彌遠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楊次山開府儀同三司。賜玉帶。遂以竄。驍軍對境。三省以咨目。逼遣二宣撫。二制置十都統。告以上意。諫議大夫葉時請梟首於兩淮。以謝天下。上不許。時王楬以出使在金人（按津逮本）帳。一日。金人呼楬問韓太師何如。人楬因盛稱其忠。賢威略。乃（按津逮本）徐以邊報示之曰。如汝之言。兩朝何故誅之。楬察懼不能對。於是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皆不敢與較。一切許之。以為脫身計。及歸。乃以金人欲求侂胄首為辭。而葉時復有梟首之請。於是詔侍從兩省。臺諫集議。先是。諸公間已有此請。上重於施行。至是。林樞密大中。樓吏齊鑰。倪兵曹思。皆以為和議重事。待此而決。森囚已斃之首。又何足惜。與其亡國。寧若辱國。而倪公主之尤力。且謂在朝有受其恩。欲為之地者。莫如葉朝堂。集議之時。獨章文莊與能於衆中。以事關國體。抗詞力爭。所謂欲為之地者。指事也。（按津逮本）王介以為不可。此非是。實於是。遣隨安府副將尹明斬侂胄首。取其首送江淮制置大使司。且以咨目諭諸路宣撫制置。以兩首事。遂命許奕為通謝使。王楬竟函首以往。且增歲幣之數。當時識者殊不謂然。且當是時。金國（按津逮本）實已衰弱。初非阿骨打與乞買之比。丙寅之冬。淮襄皆受兵。凡城守者皆不能下。次年遂不復能出師。其弱可知矣。僊能稍自堅忍。不患不和。且禮秩歲幣。皆可以殺。四當路者。畏懼惟恐。稍失其意。乃聽其恐喝。一切從之。且吾自秩權益耳。而函首以道之。則是彼（按津逮本）之縣部也。何國之為。惜哉。且楬侂胄所遺。今欲議和。當別遣使。亦不當復遣楬也。至有題詩於侍從宅曰。平生只說樓攻塊。此塊終身不可攻。又詩曰。自古或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冤讎共戴天。冕錯已。終終叛。於期未遣。尚存燕廟。堂自謂萬全策。川恐防胡未必然。又云。歲幣頓增三百萬。和戎又送一於期。無人說與王楬道。莫遣當年寇軍知。亦可見一時公論也。明年。閣門舍人周登出使。過趙州。觀所謂石橋者。已具述其事。紀功勒銘。大書深刻於橋柱矣。金主嘗令引南使觀忠繆侯墓。且釋云。忠於為國。緣於為身。詢之。乃韓也。和議既成。乃盡復秦檜官。以其符主和故耳。余按紹興秦檜主和。王倫出使。胡忠簡抗疏。斬秦檜以謝天下。時皆偉之。開禧侂胄主戰。倫之子楬復出使。竟兩韓首以請和。是和者當斬。而戰者亦不免於死。一是一非。果何如哉。余嘗以意推之。蓋高宗開關兵。問。察知東南地勢財力。與一時人物。未可與爭中原。意欲休養生聚。而後為萬全之舉。在德壽日。壽皇嘗陳恢復之計。光堯曰。大哥且待。老者百年後却議之。蓋可見也。秦檜揣知上意。厭兵力主和議。一時功名之士。皆歸罪以為主和之失。及

孝宗銳意恢復，張魏公主戰，異時功名之士靡然從之。獨史文惠以為不然。其後符離潰師，雖府庫殫竭，士卒物故，而壽皇雄心遠慮，無日不在中原。侂胄習聞其說，且值金人（按津逮）發徵於忠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殊不知時移事久，人情習故，一旦騷動，怨嗟並起。而茂陵乃守成之君，無意茲事，任情妄動，自取誅僇，宜也。身限之後，衆惡歸焉。然其間是非亦未盡然。若雜記所載趙師舉犬吠，乃鄭斗所造，以報捷武學生之憤，至如許及之屈膝，費士寅狗寶，亦皆不得志抱私讎者，撰造醜詆，所謂借逆之類。悉無其實。李心傳蜀人去天萬里，輕信紀載，疎舛固宜。而一朝信史，乃不擇是否而盡取之，何哉。嘗察精則大父為棘卿，外大父為兵侍，直禁林，皆得之耳目所接，俱有家乘日錄，可信。用直書之，以告後之秉史筆者。

齊東野語卷四

避諱

古今避諱之事，雜見諸書。今漫集數條於此，以備攷覽。蓋殷以前尚質，不諱名。至周始諱，然猶不盡諱。如穆王名滿，定王時有王孫滿之類。至秦始皇諱政，乃呼正月為征月。史記年表作端月，盧生日不敢端言。其過秦頗端，正法度曰端直，皆避政字。漢高祖諱邦，舊史以邦為國，惠帝諱盈，史記以萬盈數作滿數。文帝諱恒，以恒山為常山，景帝諱啓，史記微子啓作微子開。漢書啓母石作開母石。武帝諱徹，以徹侯為通侯，蒯徹為蒯通。宣帝諱詢，以荀卿為孫卿。元帝諱奭，以奭氏為盛氏。光武諱秀，以秀才為茂才。明帝諱莊，以老莊為老嚴。莊助為嚴助，下莊為下嚴。魏帝諱隆，以隆虛為林慮。安帝諱慶，以慶氏為賀氏。魏武帝諱操，以杜操為杜度。蜀後主諱宗，以孟宗為孟仁。晉景帝諱師，以師保為保博。京師為京都。文帝諱昭，以昭穆為昭穆。昭君為明君。三國志章昭為章耀。愍帝諱業，以建業為建康。康帝諱岳，以鄧岳為鄧岱。山岳為山岱。齊太祖諱道成，師清淵，但言師淵。梁武帝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為白相。附文帝父諱忠，凡郎中皆去中字。侍中為侍內，中書為內史。殿中侍御為殿內侍御。許侍郎不置侍（按津逮）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侍御史代之。中丞為次盧。至唐又避太子諱，亦以中郎為旅賁郎。中書舍人為內舍人。楊帝諱成，以廣樂為長樂。廣陵為江都。唐世祖諱丙，故以景字代之。如景科、景令、景子之類是也。唐祖諱虎。

凡言虎率改為猛獸，或為武。如武賁、武林之類。李延壽作南北史，易石虎為石季龍。韓擒虎為韓擒，高祖諱淵，以趙文淵為文深。凡淵字盡改為泉。劉淵為元海，戴淵為戴若思。太宗諱世民，唐史凡言世皆曰代。民皆曰人。如孫人治人，生人富人，侯之類。民部曰戶部。高宗諱治，凡言治皆曰理。如至理之主，不代出者。章懷太子諱賢，諱賢曰與理同音，因不與賢從同。理，韓元策問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無為而理者。其舜也。睿宗諱旦，張仁寶改仁恩元（按津逮）宗諱隆基，太一君基臣基並改其字。隆州為閬中。隆康為行康。隆龜為崇龜。隆山郡為仁壽郡。代宗諱豫，以豫章為鍾陵。蘇預改名源明，以蔣預為蔣及山藥。德宗諱適，改括州為處州。憲宗諱淳，淳州改為樂州。韋純改名貫之，純改名處厚。王純改名紹隆。純改名質（按津逮）柳淳改名灌，嚴純改名休復。李行純改名行誥。崔純改名行範。程純改名宏（按津逮）馮純改名約。韓宗諱恒，以恒山為常山。敬宗諱宏，徐宏改名有功（按津逮）宋編會要作宋洪十字。鄭誦避文宗諱改名潛。武宗諱炎，賈炎改名嵩。宣宗諱忱，韋諶改名仁格。梁太祖父烈祖名誠，遂改城曰歸。晉高祖諱敏，敏字為文氏，荷氏。至漢乃復舊。至本朝避諱，則復析為文為荷。本朝高宗諱構，避嫌名者仍其字，更其音者，勾澹是也。加金字，鉤光祖是也。加絲字，鈎紡是也。加草頭者，荷澹是也。改為句字者，句思是也。增勾龍者，如澹是也。勾龍去上一字者，大澹是也。已上皆臣下避君諱也。○吳太子諱和，以和與為嘉興。唐高宗太子宏（按津逮）為武后所厭，追尊為孝敬帝。廟曰義宗。宏文館改為昭文。宏慶縣為恒興。韋宏機但為機。李含光本姓宏，易為李。曲阿宏氏易為洪。溫彥宏遂以大雅字行。晉以昆陵封東海王世子暕，以昆陵為晉陵。唐避韋懷太子賢諱，改集賢為崇文館之類。皆避太子之諱也。○呂后諱雉，史記封禪書謂野雞夜鳴，武后諱曷，以昭嘗為制書，鮑照為鮑昭，改懿德太子重照為重潤。劉思照為思昭。簡文帝后諱阿春，以春秋為陽秋。齊書為富陽。新書為新陽。此避后諱也。○元后父諱，以禁中為省中。武后父諱華，以華州為太州。章仁約避武后家諱，改名元忠。賈懷貞避韋后家諱，而以字行。劉稹之避王后家（按津逮）諱以憲祖字行。後復避桓溫母諱，遂稱小字武生。虞茂避程后母諱，改名預。本朝章憲太后父諱通，通直郎為同直郎。通州為崇州。通判為同判。通進司為承進司。通奉為中奉。通事舍人為宣事舍人。至明遺聞，遂復舊。此則避后家諱也。○錢王鏐以石樞為金樞，改劉氏為金氏。楊行密據揚州，州人呼密為蜂，蜂趙避石勒諱，以羅勒為羅香。高祖父名誠，以武成王為武明王。武成縣為武義縣。羊祜為荆州州人呼戶曹為解曹之類。皆避國主諸侯諱也。○詩書則不諱。若文王諱昌，而箕子陳洪範曰：使君其行而邦其昌。厲王諱胡，而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胡為虺蜴。胡然厲矣。周禮有昌本之俎。詩有鸛鳴之賦。大誥弗棄基不諱。后稷棄字，孔子父叔梁紇，而春秋書成王，成王諱誦，而吉甫作誦之句。正在其時是也。○廟中則不諱。周頌祀文武之樂，歌謠曰：克昌厥後。唯嘒曰：駿發爾私。是也。○臨文則不諱。魯莊公名同，而春秋書同。襄公名午，而春秋書午。卒，魯公名申，書申。定公名宋，書宋。人宋仲幾，漢書元封詔書有母石之言。刑法志建三典，以利邦國。與萬邦作孚。韋孟詩：齊魯邦皆不避高祖諱（按津逮）魏太祖名操，而陳思王有造日（按津逮）之句。曹志補之子，妻諱云：幹植不強。

三國吳時有言功以權成蓋斥孫權之名南史有寧逢五虎及虎視之語則虎字亦不盡避韓文湖州上表云朝廷治平日久曰政治少懈曰魏巍治功曰君臣相戒以致至治舉張行素云文學治行樂所推亦不避高宗之諱又袁州上表曰顯榮頻頌舉章顯曰顯映班序柳文樂曲曰義和顯耀乘清芬皆不盡避中宗之諱韓賀即位表曰以和萬民亦不諱民字如此類甚多胡翼之侍講延英曰講乾卦元亨利貞上為動色徐曰臨文不諱伊川講南容三復白圭內侍告曰容字上舊名也不聽講畢曰昔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為初月餅之蒸者為炊天下以為非嫌名舊名請勿諱○邦國有不諱者襄王名鄭而鄭不改封至於出居其國使者告於秦晉曰鄭在鄭地受晉文公朝而鄭伯傳漢和帝名肇而郡有京兆是也○嫌名則有避有不避者韓退之辯諱桓公名白傳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不謂謂布帛為布皓臂腸為臂脩漢武名徹不謂諱車轍之轍然史記天官書謂之車通此非諱車轍之轍乎若晉康帝名岳郭岳改名為嶽此則不諱(按諱避)嫌名也○二名不偏諱唐太宗名世民在位日戴胄唐儉為民部尚書虞世南李世勳皆不避至高宗時始改民部為戶部世南已卒世勳去世字或云卒哭乃諱○避諱而易字者按東觀漢記云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文帝諱恒之字曰常光武諱秀之字曰茂云蓋當時避諱改為某字之者變也如卦變爻曰之也本朝其宗諱恒晉胡登切若闕其下書則為恒又犯徽宗旁諱後遂併恒字不用而易為常正用前例也○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書凡言長悉曰脩王羲之父諱正故每書正月為初月或作一月餘則以政字代之王舒除會稽內史以祖諱會以會稽為郡司馬遷以父諱諱史記中趙諱為趙同子張孟諱為孟同范諱(按諱避本)父名泰後漢書郭泰為郭太李膺祖父名楚今故為文皆以今為茲杜甫父名閑故杜詩無閑字蘇子瞻祖名序故以序為敘或改作引會得公父名會故避之者以勤會為勤當蔡京父名準改平準務為平貨務此皆士大夫自避家諱也○史記李斯傳言官者韓諱則諱字不能盡避漢書爰登傳有上益莊之文鄭當時傳有鄭莊千里不辭糧之類此不能盡避也○范曄為太子詹事以父名泰固辭朝議不許唐寶會授中書舍人以父名至忠不受議者以晉同字別乃就職韋聿選秘書郎以父嫌名換司議郎柳公綽選吏部尚書以祖諱換左丞李涵父名少康為太子少傅呂渭勅之本朝呂希純以父名公著而辭著作郎富鄭公父名言而不辭右正言韓億絳續家諱保樞皆為樞密而不避此除官有避不避也○至若後唐郭崇韜父名宏(按諱避本)以宏文館為崇文館建隆開募容彥劉吳廷祚皆拜使相而劉父名章廷祚父名璋制麻中為改同為中書門下平章事為二品紹興中沈守約湯進之二丞相父皆名舉於是改提舉書局為提領此則朝廷為臣下避家諱也○元稹以陽城駟與楊(按諱避)道州名同更之曰避賢駟且作詩以記之白樂天和之云荆人愛羊祜戶曹改為詞一字不忍道況兼姓呼之是也鄭誠過鄧州浩然亭謂賢者名不可斥更名孟亭款有任昉寺任昉村以任所避之地故也虞藩為刺史日更為任公寺任公村此則後人避前賢名也○至有君臣同名者襄王名鄭衛成公與之同時亦名鄭衛侯諱惡其臣有石惡宋武帝名裕褚叔度王敬宏皆名裕之謝景仁張茂度皆名裕宋明帝名彧王景文亦名彧唐元(按諱避本元作彧)宗名隆其劄子元

名知幾○又有父子祖孫同名者周康王名釗生子瑕是為昭王宋明帝名彧其子後廢帝亦名彧魏獻文名弘其子孝文名宏聲雖相近而字猶異也若周厲王名胡而厲王名胡齊蔡文侯昭侯相去五世皆名中魏安同父名川同之子亦名屈襄陽有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父靖學優不仕此尤為可罪也○若桓元呼父溫曰清此不足責若韓愈不避仲卿又何耶○朱溫之父名誠以其類戊字司天監上言謂改戊己之戊為武字此全無義理如揚都士人名審沈氏與審名而不姓皆諛之者過耳(按諱避本)又(按諱避)如梁謝舉開家諱必哭近世如趙南仲亦然此亦不失為孝若唐裴德融父諱畢高錯為禮部侍郎與裴德融入試錯曰伊父諱畢而某下就試與及第因一生事後除南口員外郎與同除一人參右丞盧簡盧先屈前一人使舉使官傳語曰員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倉避而去李賀以父名晉肅終身不赴進士舉仰又甚焉崔殷夢知舉吏部尚書歸仁晦託弟仁澤殷夢唯唯至於三四殷夢飲色端笏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晦始悟己姓乃殷夢家諱繼從故也後唐天成中盧文紀為工部尚書郎中于鄭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鄭曼畏太過一夕燻經而死楊行密父名愈與夫同音改文散諸大夫為太卿御史大夫為御史大卿至有與唐寺鐘題誌云金紫光祿大兼御史大及銀青光祿大皆直去夫字尤為可怪國朝劉溫叟父名樂終身不聽絲竹不避借嵩徐績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過石不踐過橋則令人負之而過此皆避諱不近人情者也至如唐憲宗時戎豎有詩名京兆尹李靈擬以女嫁之令其改姓豈辭焉五代有石昂者讀書好事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為臨淄令習入朝監軍楊彥明知留後昂以公事上謁贊者以彥明家諱石遂更其姓曰石昂昂趨於庭彥明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明乃怒昂即解官去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為刑人所辱宜和中徐中幹臣自諱其名知常州一邑宰白事言已三狀中府未施行徐怒形於色責之曰君為縣宰豈不知長吏名乃作意相侮宰亦好犯上者即大聲曰今此事中府不報便當申獄司否則申戶部申臺申省申來申去直待身死即休語罷長揖而退徐雖怒然無以罪之三人者皆不肯避權貴之諱以自係其姓名若北齊熊安生者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晒之蔡京在相位日權勢甚盛內外官司公移皆避其名如京東京西並改為畿左畿右之類蔡門下昂避之尤謹併焚其家人犯者有笞責昂嘗自誤及之家人以為言乃舉手自擊其口蔡經聞京聞音稱京為經乃奏乞改名純臣此尤可笑紹聖間安惇為從官章惇為相安見之但稱章而已近世方巨山名岳或謗其為南仲丞相幕客趙父名方乃改姓為方既而又為邱(按諱避本)山甫端明尉邱名岳於是復改名為巨山遂指以為過焉善乎胡康侯之論曰後世不明春秋之義有以諱易人姓名者愚者迷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巨山於是就判官(按津遠)。屢云：總領雖大湖廣之符，南康雖微江東列郡，當職奉天子命來牧是邦，初非總領之幕客，亦非湖廣之屬郡軍無紀律，騷動吾民，國有常刑，合從斷遣，此守臣職也。於都吏何與焉？屢報買公得牒，不勝其憤，遂申朝廷乞行按劾。於是朝廷俾易部武以避之，去郡日有士人作大旗書一詩以送之曰：秋風秋緊兩般秋，湖廣江東事不侔。直到南康論體統，江西自隔兩三州。

曝日

袁安臥負暄，令兒搔背曰：甚快人意。趙勝負暄，候樵牧之歸。故杜詩云：負暄候樵牧。又云：負暄近牆壁。又西閣曝日云：凜冽倦元(按津遠)。冬負暄嗜飛開，又云：毛髮且自和，肌膚滑沃若。太陽信深仁，衰氣歛有託。欲傾煩注眼，容易收病脚。樂天負日詩云：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負暄閉自坐，和氣生肌膚。初似飲醇醪，又如盤者蘇。蘇外融百骸，暢中適一念。無曠然忘所在，心與虛空俱。此皆深知負暄之味者也。冬日可愛，真若可持獻者。晁端仁嘗得冷疾，無藥可治，惟日中炙背乃愈。周邦彥嘗有詩云：冬曦如村釀，奇溫止須臾。行行正須臾，忽已無余膏。於南榮作小日，開名之曰：獻日軒。暮以白油絹，遮山虛白。晝然終日，四體融暢，不止須臾而已。適有客戲余曰：此所謂天下都綿襖者，相與一笑。後見何斯舉黃綿襖子歌序曰：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已。既晴，鄰舍相呼負日曰：黃綿襖子出矣。乃知古已有此語。然王之亦嘗名日窗為大裘軒，謝無逸為賦詩曰：小人拙生事，三冬臥無帳。忍寒東窗底，坐待朝曦上。徐長光熙稍稍血氣暢，蕭然四體知一作。恍若醉春釀，此法秘勿傳，不易車百輛。君胡得此法，開軒亦東向。蘇公名大裘，意豈在萬丈，但觀名軒心，人人如挾纊。陶隱居清異錄載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遺道館，各製一銘。其三曰：冬日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鑿騰空，映檐白醉。樓攻瑰管取白醉二字，以名閣。陳進道為賦詩：攻瑰次之云：處世難獨醒，時作快擔醉。年少足裘馬，安知老夫味。天梳與日帽，且復供酒事。請居幸三適，待此更慙愧。向來六遺道，特書見清異。君家老希夷，相求諒同氣。山身成直身，朝寒俄失記。醉中知其天，不飲乃同意。書生暫奇暫一作。溫難語純，細歷洪駒父亦有。

經驗方

喉閉之疾，極速而烈。前輩傳報，帶散惟白礬一味。然或時不盡驗。辛丑歲，余侍親自福建還，沿途多此症。至有闔家十餘口，一夕併命者。道路蕭然，行旅惴惴，及抵南浦，有老醫教以用鴨嘴磨研細，以醋醋調灌歸，持以無恐。然亦未知其果神也。及先子守臨汀日，鈴下一老兵索願，忽垂泣請告曰：老妻苦喉閉，絕水粒者三日，命垂殆矣。偶藥笈有少許，即授之，俾如法用。次日喜拜庭下云：藥甫下咽，即大吐去膠痰，凡數升，即差。其後凡治數人，莫不立驗。然磨礬難有(按津遠)。真者養生之家，不可不預備以備用也。○熊膽善辟瘴，試之之法，以淨水一器，懸其上，投膽葉許，則疑塵豁然而開。以之治目障翳，極驗。每以少許淨水略調，開盡筋膜，塵土入冰腦，一二片，或淚痒則加生薑粉些少，時以銀筯點之，絕奇。赤眼亦可。用余家二老婢俱以此奏效。○辛酉夏，余足癢發於外，腫初甚微，其後浸淫沙秋，粗冬不良於行。凡數搽膏澀之劑，膏試略過，痛癢難作，大妨應酬。一日友人俞和父見過，怪其踟躕，舉以告之。和父笑曰：吾能三

日已此疾，法當先以淡鹽水漱瘡口，過乾，次用局方駐車丸，研極細，加乳香少許，乾搗之，無不立效。遂如其說用之，數日良愈。蓋駐車丸本治血崩帶下，而此瘡亦由氣血凝注所成，醫者意也。古人處方治疾，其出人意表如此。九其後莫子山傳治痢社贈(按津遠本)。九亦止是一味藥，用有奇驗，亦此意也。

用事切當

淳熙中，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於德壽宮，置酒賦詩為樂。從臣皆和，周益公詩云：一丁扶火德，三合翠皇基。蓋高宗生於大觀丁亥，孝宗生於建炎丁未，光宗生於紹興丁卯，故也。陰陽家以亥卯未為三合，一時用事，可謂切當。其後楊誠齋為光宗宮僚時，寧宗已在平陽邸，其賀壽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馮子湯孫更一家。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祖益公語也。嘉熙己亥四月，詔皇子告廟，祝文，學士李劉功甫當筆，內用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巳月無長蛇封冢之虞，午日丑時有歸馬放牛之喜。蓋時方有蜀擾，其用事可謂中的，然或者則謂失之俳耳。

楊府水渠

楊和王居殿巖日，建第清湖洪福橋，規製甚廣，自居其中，旁列諸子四舍，皆極宏麗。落成之日，縱外人遊觀，一僧善相宅云：此龜形也，得水則吉，失水則凶。時和王方被誅，眷從容開奏，欲引湖水以環其居，思陵首肯曰：朕無不可，第恐外庭有語，宜密速為之。退即督濬築兵數百，且多募民夫，夜以繼晷，入自五房院，出自惠利井，蜿蜒繞繞，凡數百丈，三晝夜即竣事。未幾，蓋巨果有疏言，擅濬湖水入私第，以擬宮禁者，上曉之曰：朕南渡之初，金(按津遠)。人退而羣盜起，遂用護者編廢之策，刻印盡封之。所有者止淮浙數郡耳。會諸將盡平羣盜，朕因自誓除土地外，凡府庫金帛，俱置不問。故諸將有餘力，以給泉池園圃之費。若以平盜之功言之，雖盡以西湖賜之，曾不為過。況此役已成，惟卿容之，言者遂止。既而復建傑閣，藏思陵御劄，且揭上賜風雲慶會四大字於上，蓋取大龜昂首下視西湖之象，以成僧說。自此百餘年間，無復火災人皆神之。至辛巳歲，其家捨閣於佑聖觀，觀者謂龜失其首，疑為不祥。次年五月，竟燬延煊，潭潭數百楹，不數刻而盡，益驗毀閣之禍云。

潘庭堅王實之

庚子辛丑歲，先君子佐閩漕幕時，方壺山大琮為漕，羅軒王適實之與方為年家，氣誼相好。用此實之留富沙之日多，而壺山資給亦良厚。然亦僅資一時飲博之費耳。籍中有吳宜者，王所狎也。一日三司燕集，大合樂於公廳，吳方舞遍，實之被酒，直造舞筵，攜之徑去。旁若無人，一座為之愕然。壺山起謝曰：此吾狂友王實之也。時以為奇事，實之謂人登甲科，甚有文名，落魄不羈，為正字日，因輪對及故相權權，理宗宜諭曰：姑置衛王之事，適即抗聲曰：陛下二則曰：衛王何容保之至耶。上怒不容，徑轉御屏曰：此狂生也。適後歸鄉里，自稱勅賜狂生，嘗有詩云：未知死所先期死，自笑狂生老更狂。又賦沁園春曰：狂如此，更狂狂不已，押赴瓊崖。同時富沙人紫巖潘庭堅，亦以豪俠聞，與實之不相下。庭堅初名公筠，後以紹歲乞靈南臺神，夢有持方牛首與之，遂易名為妨。殿試第三人，跌宕不羈，傲侮一世，為福建帥司機。

宜文字日醉騎黃犢歌離騷於市人以爲仙。嘗約同社友劇飲於南雪亭梅花下。衣皆(按津遺本)白。既而盡去寬衣。呼嘯酒酣客散。則衣間各凝墨大書一詩於上矣。衆皆不能堪。居無何同社復置酒。泉亭行令曰。有能以瀑泉流頂而吟不絕口者。衆拜之。庭堅被酒豪甚。竟脫巾髮。髻裸立流泉之衝。且高唱灌櫻之章。衆因謔爲能狀。羅拜以爲不可及。且舉詩禪問答以困之。潘氣略不愠。應對如流。然寒氣已深入。經絡間矣。歸(按津遺本)臥病而殞。既不得年。又以戲笑作孽。不自貴重。聞者惜之。庭堅才高氣勁。讀書五行俱下。終身不忘。作文未嘗視草。尤長於古樂府。年六七歲時。嘗和人詩云。竹穉生便直。梅到死猶香。識者已知其不永。其論巴陵一疏。至今人能誦之。以此終身坎壈焉。劉潛夫志其墓云。公論如元氣。今入人之肝脾。有一時之榮辱。有千載之是非。昔在有周。分觀孟津之師。於扣馬之諫。曰扶而去之。彼八百國之同兮。不能止一士之異。嗚呼。此所謂世教兮。所謂民彝。正謂此也。余少侍先君子。皆嘗識之。轉眼今五十年矣。

齊東野語卷五

四皓名

四皓之名見於法言。漢書樂書多不同。前輩嘗辨之。王元之在汝日。以詩寄畢文簡曰。未必類如博里子。定應頭似夏黃公。文簡謂綺里季夏當爲一人。黃公則別一人也。杜詩云。黃綺終辭漢。王逸少有尙想黃綺。帖陶詩云。黃綺之南山。又云。且當從黃綺。南史阮孝緒辭梁武之召云。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聞。山林蓋各以首一字呼之。於是元之遂改此句。後皆以文簡爲據。然漢刻四皓神坐。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巾里先生。按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爲四皓作碑。當時所鑄必無誤書。然則元之所用非誤也。蓋昔人論四皓。或云園綺。或云綺夏。亦未必盡舉首一字。而謂明自讀作綺里季。夏亦不可知。周樸曰。追綺季之迹。世說曰。綺季東園公。夏黃公。巾里先生。謂之四皓。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是則爲夏黃公益可信矣。按風俗通紀。楚魯熊之後。爲園。鄭穆公之子。園其後爲姓。至秦博士逃難。乃改爲園。陳留風俗記。乃園稱所撰。蓋園公自是秦博士周庚。以嘗居園中。故謂之園公。陳留志謂園公名乘。字宜明。蔡伯喈集有園典。魏有園文生。皆其後也。古字祿與用字通用。故樂書作餘。鄭康成於禮書。山皆作祿。陳留志則又作用。唐李涪辨之矣。然史記留侯世家註云。東園公姓庚。以居園中。故以爲號。夏黃公姓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故號夏黃公。用里先生。河內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

京師號曰鶴上先生。一曰巾里先生。此又何邪。又吳俗紀云。先生吳人。姓周氏。今太湖中有祿里村。巾里。即先生逃秦聘之地。韓詩虎有瓜分牛有角。虎可搏。分牛可觸。蔡氏註角觸協音也。淳化中。崔僊。僊何國子監有字學。太宗問曰。李覺嘗言四皓中一人姓巾。或云用上加一撇。或云用上加一點。果何音。僊曰。臣聞刀下用乃推音。兩點下用乃鹿音。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然巾里作角里亦非也。後漢有巾善叔。乃讀作覺音何邪。

作文自出機杼難

曾子固熙寧間守濟州。作北渚亭。蓋取杜陵宴歷下亭詩。東藩駐皂蓋。北渚澗清河之句。至元祐間。晁無咎補之。繼來爲守。則亭已頽毀久矣。補之因重作亭。且爲之記。記成。疑其步驟開闢。類子固擬。晁記於是易而爲賦。且自序云。或請爲記。答曰。賦可也。蓋寓述作之初意云。然所序晉齊攻戰三周。華不注之事。雖極雄贍。而或者乃謂與坡翁赤壁所賦孟德周郎之事略同。補之豈蹈襲者哉。大抵作文欲自出機杼者。極難。而古賦爲尤難。惟陳言之務去。憂其平其難哉。雖昌黎亦以爲然也。

端平入洛

端平元年甲午。史嵩之子中開。開湖關。遂與孟珙合。韓兵夾攻蔡城。獲亡金完顏守緒殘骸以歸。乃作露布以誇耀一時。且繪八陵圖以獻朝廷。遂議遣使脩奉八陵。時鄭忠定丞相當國。於是乘時撫定中原之意。會趙葵兩仲范武仲全子才三數公。感於降人谷用安之說。謂非扼險無以爲國。於是守河據關之議起矣。乃命武仲開關於光黃之間。以張聲勢。而子才合淮西之兵萬餘人赴汴。六月十二日。離合肥十八日。渡壽州。二十一日。抵蒙城縣。縣有二城。相連背瀉。爲國城中空無所有。僅存傷殘之民數十而已。沿途茂草長林。白骨相望。竄蟻撲面。杳無人踪。二十二日至城父縣。縣中有未燒者十餘家。官舍兩三處。城池頗高深。舊號小東京云。二十四日入亳州。總領七人出降。城雖土築。尙堅。單州出戍軍六百餘人在內。皆出降。市井殘毀。有買餅者。或兵暴橫。毫人怨之。前日降。今日降。皆此軍也。遂以爲導。過魏真縣。城邑縣太康縣。皆殘毀無人居。七月二日抵東京二十里。劉葵。葵有居人遺跡及桑。垣初五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淵先期以文書來降。願與谷用安范用吉等結約。至是乃殺所立大王崔立。率父老出迎。見兵六七百人。荆棘道。交午道。路止存民居千餘家。故宮及相國寺佛閣不動而已。黃河南舊有寸金堤。近爲北兵所決。河水淫溢。自壽春至汴。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頸處。行役良苦。幸前無敵兵。所以能盡進至此。子才遂駐汴。以俟糧夫之集。而穎川路鈴樊辛。路分王安。亦以偏帥下鄭州。二十日。趙文仲以淮東之師五萬由泗宿至汴。與子才之軍會焉。因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趨洛陽。瀘關何待邪。子才以糧餉未集。對仲文益督趣之。遂撤范用吉提新招義士三千。樊辛提武安軍四千。李先提雄關軍二千。文仲亦以胡顯提雄關軍四千。共一萬三千人。命淮西帥機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且命楊義以唐州強勇等軍一萬五千人繼之。各給五日糧。諸軍以糧少爲辭。則諭之以陸續起發。於是敏子領軍以二十一日啓行。且令諸軍以五日糧爲七日食。蓋糧餉饋或藉故也。至中牟縣。遂遣其客戴應。

龍回注越糧且與諸將議遣勇士諒洛獨顯議為不合敏子因命顯以其所部之半以扼河陰二十六日遣和州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潛赴洛陽至夜城大譟而入城中寂然無應者蓋北軍之成洛陽者皆空其城誘我矣遂曉始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二十八日遂入洛城二十九日軍食已盡乃探訪和州作餅而食之是晚有潰軍失道奔進而至云楊義一軍為北兵大陣衝散今北軍已據北牢矣蓋楊義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席食忽數百步外山椒有立黃紅繖者衆方駭異而伏兵突起深蒿中義倉卒無備遂致大潰擁入洛水者甚衆義僅以身免於是在洛之師聞而奪氣八月一日北軍已有近城下寨者且士卒餓甚遂殺馬而食敏子與諸將議進止久之無他策勢須回師遂遣步軍兩項往劫東西寨自提大軍濟洛水而陣北軍衝突堅勿動初二日黎明北軍以圍牌擁進接戰我軍分而為三併殺四百餘人奪圍牌三百餘至午不解而軍士至此四日不食矣始議突圍而東會范用吉下歸順人蔡珪者獻策曰若投東則正值北軍大隊無暇顧矣若轉南登封山山均許走蔡息則或可脫虎口耳事勢既急遂從之北軍既知我逃縱兵尾擊死傷者十八九敏子中流矢傷右膊幾殆所乘馬死焉徒步而行道收潰散得三百餘人結陣而南經生界圍結柴柵轉圍而前凡食桑葉者兩日食梨棗者七日乃抵浮光樊顯張迪死焉敏子前所遣客戴應龍自汴趨糧赴洛至半道逢楊義軍潰卒知洛東喪餉之耗遂馳還汴白南仲子才二公相謂曰事勢如此我輩自往可也帥參劉子澄則以為無益抵暮下令促裝翌日味爽起發衆皆以為援洛而前旌已出東門始知為班師焉是役也乘亡金喪亂之餘中原假擾之際乘機而進直抵舊京氣勢合未為全失所失在於主帥成功之心太急入洛之師無援糧道不繼以致敗亡此殆天意後世以成敗論功名遂以貪功冒進罪之恐亦非至公之論也此事得之當時隨軍幕府日記頗為詳確近于忠信皆編三京本末與此互有同異焉

端平襄州本末

趙忠肅公方開闢荆襄日久軍民知其威聲端平甲午冬朝廷以其子范武仲為荆湖制置大使鎮襄陽蓋欲其紹世勳作藩屏也至郡則倚王晏焚文彬李伯潤黃國弼數人為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備一切廢弛且諸將不能協濟反自相忌嫉而一時幕府亦袖手坐觀成敗而已乙未五月唐州守楊旆稟議因言本州統制軍馬郭勝有異志蓋楊郭有隙非一日矣楊之來郭已疑之及楊受檄歸趙乃以檄召郭勝於是郭之反謀始決六月二日趙下令以襄陽海陽置勘院將以勘郭勝也先是趙幕客蔣應符往司唐州途泄其謀於郭初六日乘楊旆朝拜天貺節遂閉城率衆射死旆於涼橋中凡回易錢之在州者十(按津逮本傳千)餘萬皆掠取之且下令曰百姓及忠義軍大軍之屯戍在城者皆不殺即密遣人求北援初七日反報至襄陽時制置客方命妓宴趙楮於城西檀溪趙忽急召兩制機議事時趙括夫瑞州人以制權章清孫以襄梓權始知唐州之事已泄初八日命忠衛都統江海領兵初九日先鋒行兵號二萬又命隨州守臣全子才節制諸項捕賊軍馬攝襄陽軍劉子澄策應趙楮監軍三人者皆以西師之敗錫賁趙欲於此立功以為復官之地七月二日北軍至唐州襄林全劉聞之遁去先又調德安守

王晏策援亦不至反俱以東開全王至襄凡痛飲半月而回既而探報益急寇已半渡黃河而王晏歸德安以黃州克敵軍叛(即李德用之軍)德安境道人招納四千八百餘人意欲沮淮西制帥楊傑趙欣然從之九月十日聞王晏帶所納叛軍來襲人疑其反覆不常而未如之何趙忽令諸門不許出一人一櫛而所置緝捕司帶行人孫山等察探變是為非於是襄人愈側足矣廿三日襄陽告急趙復不遣援兵自此京西諸郡俱叛十一月一日北軍首領倭盡至襄陽江北對壘不戰而敗遣李師古持書與趙趙不啓封焚之十一日北軍入南關即追逐斬守關趙寧以徇十九日北軍至襄陽城下約六七千人下寨於檀溪山二十日戰於上關口余哲軍敗喪數千人再戰勝之廿一日北軍始退十二月北軍自峽州回戰於江北樊城我師少勝則以大捷開自十月初下令清野凡襄四境民居竹木無子遺至是物價踊貴諸將口飲亡何用散樂段得仙者佐歡繞城躍馬殊不介意二月五日始遣王晏帶克敵軍往均州光化軍巡邏還邇不進僅至小樊乃以收復兩郡捷聞是日朝廷遣鎮江都統李虎號無敵軍偕光州都統王福所部軍至襄策應而克敵軍不能自安矣趙遂急遣王晏避之出城逐虎虎傳朝廷宣諭之命趙涕泣謝恩乃對虎慷慨共酬十餘大觥以歸無敵軍即宣言欲剽除克敵云不因你瞞番人在此如何我瞞四千里路來十四日王晏回趙令成鄂州晏持平日嫺狎不從必欲入城十六日下令大宴犒諸將於是克敵愈疑公出怨言襄人愈惶矣有以其言密告趙趙內機極者趙之宴遂中止二十日止宴李虎王晏王福楊茂先李伯潤黃國弼(按津逮本傳光)弼夏全於府大醉極歡遂且罷廿一日克敵軍往南門燒紙蓋合謀也夜三(按津逮本傳二)鼓縱火於市東竹竿巷口及於諸處縱火發喊搶入制府轅門為門內軍射殺二人復至東市劫掠擄甲兵刀不許救撲至廿三日火方熄趙帥於南門城上呼王晏詰問李虎適在旁云好斬言未脫口而長首已斷身皆分裂矣趙遂下令凡背心有紅月號者皆斬克敵軍號也於是刀刀亂下死者多無辜然叛軍未盡剿也未時火復自南門起凡官民之居一蕪而空漕使李伯度教官羅叔度兩家避難東城上亦為叛軍焚殺廿三日遣李伯潤往江北剿殺叛軍未回克敵軍遂殺其家因乘亂劫掠居民尤酷趙帥於是先焚其父威惠廟遂同李虎黃國弼夏全及回回四人潛出西門失去制司印城中久之方覺遂皆狼狽奔逃而出矣是日江北忠(按津逮本傳中)衛軍亦反趙至荊州復遣都統江海成荆門有軍校獲制司印來獻趙補以統領之職是時叛亂相仍趙乃嚴刑以安反側於教場後掘地方三丈深二丈以石作窰為地牢上覆以土下施柵械懸梯而下以準清胡神主之大抵襄州之禍萌於趙武仲之來成於王晏招納克敵軍激於李虎無敵軍之至自岳武穆收復凡一百三十年生聚繁庶不減昔日城池高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先是郡廳相對有雅歌樓雄麗特甚一日趙方坐衙忽視樓中妓女人物雜還宴飲趙怒以為僚屬置宴略不避忌亟遣人視之則樓門扇鑄甚嚴疑塵滿室識者已疑其不祥章叔恭時為伴一夕坐中堂閱案牘至夜分忽若有人自後呼之曰快去快去此地不久也心疑之而未深信越月而亂作益知禍患有定數鬼神固已先知矣此事皆章叔恭得之目擊云

趙氏壁石

趙邦永本姓李，李全將也。趙南仲愛其勇，納之，改姓趙氏。入洛之師，實為統軍。嘗過靈壁縣，道旁奇石林立，一峰巍然，峭壁秀潤。南仲立馬旁，睨視久之，後數年家居，偶有以片石為獻者。南仲因詰諸客，以昔年符離所見者，邦永時適在旁，聞語即退，獲食頃數百兵，昇一石而來，植之庭間，儼然馬上所見也。南仲駭以為神，扣所從來，則云昔年相公注視之際，意謂愛此，隨命部下五百卒，齎歸而未敢獻。適聞所言，始敢以進。南仲為之一笑。

南園香山

事有一時傳語而人競信之者，閱古之敗，衆惡皆歸焉。然其間率多浮誕之語，抑有乘時以醜名惡聲以誣平日所不樂以甘心者，如犬吠村莊等事是也。姑以四朝聞見錄所載一事言之。謂蜀帥獻沈香山高五丈立之南園，凌風閣下。今慶樂園，即昔之南園也。所謂香山，尚巍然立於閣前，乃枯朽耳。初非沉香也。推此以往，人言未可盡信也。如此，余嘗戲賦絕句云：舊事淒涼尚可尋，斷碑閑臥草深深。凌風閣下榭牙樹，當日人疑是水沈。

李泌錢若水事

李泌在衡嶽，有僧明瓊號懶殘，泌察其非凡。中夜潛往，謁之，懶殘命坐，撥火中芋以啗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及甘澤，錢若水為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一老僧與希夷擁爐坐，俯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不得三字，徐曰：急流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後為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仕。老僧者麻衣道者也。又若水謁華山陳搏，曰：目如點漆，黑白分明，當作神仙。有紫衣老僧曰：不然，他日但能富貴，急流中勇退人也。又若水謁陳希夷，曰：子神清氣一，可致神仙。遂招白閣道者決之，乃以為不然。又法雲佛國禪師惟白，傳康節易學甚精熟，未嘗語人元符。辛巳，鄭達夫以大宗丞召，佛國即招達夫飲，併約妙應大師伯華同席。顧妙應曰：如何妙應曰：決作決作。佛國乃語達夫曰：君異日必為相，直待蔡元長張天覺顛沛之後，即愛立矣。已而果然。已上數說皆同而微異，豈即一事演而為數說乎？大抵近世雜說，率多勦入，不可盡信。故余表而出之。

用事偶同

歐陽公非非堂記曰：是是非非，非非近乎諷，不幸而過，寧諷無諷。坡翁為劉壯與作是是堂詩云：開燕言仁義，是非安可無。非非義之屬，是是仁之徒。非非近乎諷，是是近乎諛。子山彈呂惠卿章云：放廢遠命也。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推其忍，則至於殺君。山谷懷半山老人詩云：吸羹不如放麀，樂羊終愧巴西。其意蓋指惠卿也。二公豈相蹈襲者邪？其用事造語，若出一轍，而不以為嫌也。然韓非子所載放麀，乃是西巴恐一時偶誤耳。

方彥

蒲田方彥，試南宮第三場，欲出納卷，有物礙其足，視之，則一卷子，止有前二篇，其文亦通暢，不解何以不終卷而棄於地也。彥端俊甚，以其緒餘足成之，併攜出中門，投之幕中。一時不暇記其姓名，茲既中第。

亦不復省問，他年為館職，偶及試闈異事，因及之，偶有客在坐，同年也，默不一語。翼日，其冠裳造方，自敘本末，言試日疾不能支，扶杖而出，所謂試卷者，莫記所在，已絕望矣。一日榜出，乃在選中，恍然疑姓名之偶同。幸未嘗與人言，而入京物色之，良是。借真卷觀之，儼然有續成者。竟莫測所以。今日乃知君之筆，君吾恩人也。方笑謝而已。按馮京知舉，張芸叟賦公生明，重疊用韻，已而為第四名，竊怪主司兩拜及元祐中使金，過北門，馮為留守使，修門生敬酒，適馮因言昔忝知舉，秘監賦重疊用韻，以論策佳，輒為改之，擢真高第，頗記憶否。芸叟方飲，不覺酒杯覆懷，再三愧謝，與此略同。

喬文惠晚景

喬文惠行簡，嘉熙之末，自相位拜平章軍國重事，年已八衰矣。時皆以富貴長年羨之，而公晚年子孫淪喪，況味尤惡。嘗作上梁文云：有園有沼，聊為卒歲之遊，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又乞歸田里表云：少壯老，百年已踰八袞，祖子孫三世僅存一身，聞者憐之。

趙伯美

趙嘉慶字伯美，素號忠直，然性頗猜忌，編錄故所至與物多忤。淳祐庚戌，江嗣寇猖獗，以府丞吳蒙明發知建昌軍，至則撫勞勦除，漸致安靖，朝廷獎勞之，未幾以病丐祠，有旨轉一官，別與差遣。時伯美在後省，遂繳轉官之命，既而再乞祠，遂主玉局，而伯美復繳其祠，且謂前奏稱遲，是必賊蒙使其兄司農丞革，革局行跡，過截御筆之所，致以區區支墨，瑣瑣下流，輒敢倚同氣，以置局於盤下，植死黨而併於園中，乞收回玉局之命，併從尚書省削下吳革，實戒勸狀，仰今後不得懷姦事上，狗欲欺君，如或不悛，重責典憲，省劄既下，吳農承辨析狀云：革弟蒙分符罔功，以病丐祠，增秩改應，既被繳駁，聖恩寬大，遂昇祠廡，或予或奪，惟上所命，且革濫竽班行，治事有公字，退食有公廡，何謂置局，何謂行跡，況弟蒙始於請祠，終於得祠，初非干進，何事營求，蓋弟蒙之取怒嘉慶者，祇緣丁未歲同官京推，以女求婿，屢請不諧，遂成讎隙，求許江後，尉之薦舉，則有書求許江公庫之文，籍則有目，厚貌深情，機穽莫測，況於革尤為無辜，且所謂責勸狀者，乃州縣警吏民之文，仰惟國家待士以禮，三百年間，未聞有此典故，革粗識事體，安敢辨白，但乞將革罷斥，遠跡離怨，實拜公朝之賜，有旨吳革知南安軍，而伯美復上章辨證，且於繳蔡榮疏內謂：蔡與革結為死黨，滋長其惡，議欲與之報復，後二年，伯美為湖南憲，革濼叔清知衡陽，行移之間，微有抵牾，伯美遂上章劾叔清，報可稍稽，復疑為叔清鄉相謝澗山方叔所匿，遂再疏按之，且言沈匿之弊，謝相大不能堪，遂於榻前奏陳，將承受蘇鑄斷遣，仍作勘會云：據湖南提刑趙嘉慶昨於奏狀稱，已按知衡州革濼，久而未下，謂是相府過奏，轉令臨安府追上承受，及通奏進銀臺司等人根究，俱稱即不曾有奏投進，所有革濼既在外臺，已按雖是未見按章，先合施行，奉旨革濼與祠，隨有御筆云：趙嘉慶勦革濼，初無奏版，輒經大臣以沈匿之事力肆攻訐，然以在外小臣，乃敢欺罔君上，誣謗宰臣，且不顧廉恥，行賄賂吏，向氣節者得如是乎？國朝典故，凌轢宰相，罪在不恕，朕不欲已甚，姑鑄一秩能任，以為翼虛，獨傷國體，壞綱紀者之戒。明年謝罷相，董鑄堂槐繼之，嘉慶為大蓬，供職後，復有申省狀云：重念嘉慶重遭誣罔，沮

於威勢不容分疏。但歷奏傳播萬里。而元來按發之事。未能暴白天下。承受蘇儲久已叛去。忽得其狀。其
 述前相之子使其僕任康祖。腦打回元奏。因依乃是事未發以前。亦不自知在郡陪處有罪。懼為民訴。
 先已願告謝。修途令任康祖。腦蘇儲。遇有嘉慶章奏。須先袖呈相府。先奏實。被謝修分付以水濕打
 回。第二奏既到。謝修自知敗露。却將蘇儲送獄。妄令供析。欲乞敷奏施行。俾元來屈抑。稍得暴白於四方。
 得旨與改正理。選月日是歲冬。察官朱應元勳伯美。向者持節湖南。不理民訟。惟理賦錢。不問虛實。之有
 無。但責郡吏之代納。兜獲民訟。交通關節。為郡將所持。遂生怨隙。遂用此罷去。

二蘇議禮

禮家如聚訟。雖兄弟亦不容苟同。其大者無如天地之祭分合一議。自昔諸儒之論。不知其幾。今姑據二
 蘇之議言之。東坡則據周頌昊天有成命。序云郊祀天地也。以為此乃合祭天地之明文。穎濱乃據周禮
 為說。謂冬至祀天於圓丘。夏至祀地於方澤。其後朝廷迄從坡說。合祭以至於今焉。

齊東野語卷六

紹興御府書畫式

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當干戈攪擾之際。訪求法書名畫。不遺餘力。清閒之燕。展玩摹搨。不少怠。蓋容
 好之篤。不憚勞費。故四方爭以奉上。無虛日後。又於播場。購北方遺失之物。故紹興內府所藏。不減宣政。
 惜乎鑿定諸人。如曹勛宋祝龍。大淵。張儉。鄭藻。平協。劉炎。黃冕。魏茂。實任。原璽。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經
 前輩品題者。盡皆拆去。故今御府所藏。多無題識。其源委授受。歲月攷訂。遂不可求。為可恨耳。其裝綴裁
 制。各有尺度。印識標題。具有成式。余偶得其書。稍加攷正。具列於後。嘉興好事者。其之。庶亦可想像承平
 文(按津遠)物之盛焉。

出等真跡法書南漢三國二王六朝隋唐君臣墨跡並係御題食

用克絲作樓臺錦標

大寶牙裝覺白綾引首

出等白玉碾龍騎頂輪花

檀香木棹

上中下等唐真跡內上中等並降

齊東野語 卷六

用紅霞雲錦標

白綾綾引首

白玉軸上等用背頂

次等晉唐真跡非石印

用紫鸞鶴錦標

白綾綾引首

次等白玉軸

引首後腰卷繞。用御府圖書印。

引首上下繞。用紹興印。

鈎摹六朝真跡並係米

用青樓臺錦標

白綾綾引首

白玉軸

御府臨書六朝漢唐唐人法帖并雜詩賦等內具書不用邊道

用藍(按津遠)粉錦

柿紅龜背錦

紫百花龍錦

碧鸞綾裏

玉軸或珊瑚軸。臨時取旨。

內趙世元鈎摹者。亦用納錦標。

獨紙屏

並降付莊宗古鄭滋。令依真本紙色及印記對樣裝造。將元拆下舊題跋進呈。揀用。

五代本朝臣下臨帖真跡

用皂鸞綾標

白綾綾引首

玉軸或珊瑚軸

米帝臨晉唐雜書上等

用紫鸞鶴錦標

指光紙屏

檀香木棹

引首前後用內府圖書內殿書記印。或有題跋。於繞上用御府圖書印。最後用紹興印。並降付米友

齊東野語 卷六

仁親書審定題於扉卷後

蘇黃米帝薛紹彭蔡襄等雜詩賦書簡其跡

用皂鸞綾標

夾背綉紙牌

用容思東閣印內府圖記

米帝雜文簡牘

用皂鸞綾標

白鸞綾引首

象牙軸

用內府書印紹興印

並降付米友仁驗定令曹查明同共編類等第每十帖作一卷

內雜帖作册子

趙世元鈎摹下等諸雜法帖

用皂木錦標

或牙軸

前引首用機暇清賞印後用紹興印仍將原本拆下題跋揀用

六朝名畫橫卷

用克絲作檢發錦標

次等用碧鸞綾裏

白大鸞綾引首

出等白玉碾花軸

六朝名畫掛軸

用烏鸞綾上下標

碧鸞綾託標

上等玉軸

唐五代畫橫卷

用山水紫錦標

白鸞綾引首

或瑪瑙軸

唐五代皇朝等名畫掛軸並同六朝裝裱軸頭旋取旨

蘇軾文與可雜書

用皂大花綾標

黃白綾雙引首

米帝雜畫橫軸

用皂鸞綾標

白鸞綾引首

或瑪瑙軸

僧梵隆雜畫橫軸

瑪瑙錦標

白鸞綾引首

諸畫並用乾卦印下用希世印後用紹興印

諸畫裝裱尺寸定式

大整幅上引首三寸 下引首二寸

小全幅上引首二寸七分

上標除打擺竹外淨一尺六寸五分

下標除上軸外淨七寸

一幅半上引首三寸六分

下引首二寸六分 經帶八分

雙幅上引首四寸 下引首二寸七分

上標除打擺竹外淨一尺六寸八分

下標除上軸外淨七寸三分

兩幅半上引首四寸二分

下引首二寸九分 經帶一寸二分

三幅上引首四寸四分 下引首三寸一分

經帶一寸三分

四幅上引首四寸八分 下引首三寸三分

經帶一寸五分

橫卷淨合長一尺三寸

引首闊四寸五分

應書畫而僉並用其古經紙。隨書畫等第取旨。應六朝隋唐出等法書名畫。并御臨名帖。本朝名臣帖。並御書而僉。

內中下品並降付書房。令裝裱書。

應書畫橫卷掛軸。並用雜色錦袋。復帕。象牙牌子。

應搜訪到書法墨跡。降付書房。先令趙世元定驗品第。進呈訖。次令莊宗古分揀。付曹助。宋貺。張儉。

龍大淵。漢。王協。黃寬。魏茂。實任。源等。擬定。驗訖。裝裱。

應搜訪到名畫。先降付魏茂。實定驗。打千字文號。及定驗印記。進呈訖。降付莊宗古分手裝背。

應搜訪到古畫。內有破碎不堪補背者。令書房依元樣。對本臨摹。進呈訖。降付莊宗古依元本。染古。

槌破用印裝造。膠（按津遠本無）劉娘子位。並馬興祖。膠畫。

應古畫如有宜和御書題名。並行拆下不用。別令曹助等定驗。別行撰名作畫目。進呈取旨。

碑刻橫卷定式

定武（按津遠本無）蘭亭閣道高七寸六分

每行闊八分共二十八行

樂毅論閣道高七寸五分

每行闊六分共四十三行

真草千文閣道高七寸二分

每行闊八分共二百行

智永歸田賦閣道高七寸二分半

每行闊八分共四十四行

獻之洛神賦閣道高八寸三分

每行闊六分共九行

枯木賦閣道高九寸九分

每行闊九分共三十九行

應古厚紙不許揭薄。若紙去其半。則損字精神。一如摹本矣。

應古畫裝裱。不許重洗。恐失人物精神。花木積黠。亦不許裁翦過多。既失古意。又恐將來不可再背。

應搜訪到法書。多係青閣道。絹緞背。唐名士多於閣道前後題跋。令莊宗古裁去上下閣道。揀高格者。隨法書進呈。取旨。揀用。依紹興格式裝裱。

內府裝裱分科引式格式

粘裁

摺界

集文

裝背

定驗

圖記

染古

按唐藝文志序載四庫裝軸之法。極其瑣緻。六典載崇文館有裝潢匠五人。即今背匠也。本朝祕府謂之裝界。即此事蓋古今所尚云。

解頤

匡衡好學。精力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蓋言其善於講誦。能使人喜而至於解頤也。至今俗諺以人喜過甚者云。兜不上下頤。即其意也。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喜甚。頤解而卒。又山縣樊紀登第。其父亦以喜而頤解。有聲如破甕。按醫經云。喜則氣緩。能令致脫頤。信非戲語也。

山陵使故事

韓魏公為永昭山陵使。事畢而英宗不豫。不敢還。至四載。以永厚陵成。復護葬於洛陽。因上疏云。自唐至於五代。故事。山陵使事訖。合行求去。遂以司徒兩鎮節鉞判相州。元符間。章子厚為永泰山陵使。有作詞戲之云。草草山陵職事。厭厭罷相情懷。蓋謂故事當然也。淳熙間。高宗山陵欲差五使。王季海為首相。殊以為憂。尤延之時。為禮官。於是授之以說云。今此乃擢宮耳。不當置五使。季海遂倡其說曰。祖宗全盛。營陵西洛。乃差五使。今權卜會稽。止當差總護使耳。且歲旱。民力何以堪之。於是止差伯圭充總護使。洪邁充橋道頓遞使。殊不知季海拜高宗朝宰相。本無解罷之嫌。亦一時不深攷典故耳。

胡明仲本末

胡致堂寅字明仲。文定公安國之庶子也。將生。欲不舉。文定夫人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救之。則已溺將死矣。遂抱以為己子。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中。其上有雜木。過數旬。寅盡刻為人形。安國曰。當思所以移其心。遂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悉能成誦。不遺一卷。遂為名儒。及貴。顯不復為本生母持服。為右正言。章夏所劾。會秦丞相亦惡之。遂謫新州安置。嘗於讀史。管見數千萬言。極意譏貶秦氏。如論桑維翰。雖因耶律德光而相。其意特欲與晉而已。固無挾敵（按津遠本無）以自重。劫主以盜權之意。猶足為賢等語甚多。蓋此書有為而作。非徒區區評論也。及論漢宣帝立皇考廟。曰。既為伯父母叔父母之後。而父母亡。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父母叔父母之稱。昭昭然矣。稱謂既如此。則三年之喪。宜降其服。非又昭昭然矣。稱謂既如此。則服喪又如此。則情之主乎內者。隆所當降。殺所當殺。不敢交奪於幽隱之中。又昭昭然矣。其論哀帝議立定陶王後。曰。故為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當是時。而責為人後者。絕私親之顧。彼反得以旁緣不孝之似。而責之。顧私親者。至以孝自居。不顧者。反陷於罪。其論晉出帝追封敬備為宋王。曰。服而或加。或降者。以恩屈於義也。屈所生之恩。以伸所厚之義。則恩輕而義重矣。恩輕而義重。則所生父母。固可名之曰伯父母叔父母矣。為此論者。皆是欲借此以自解。然持論太過。所謂欲蓋而彰。前證蓋嘗評之。故今詳著始末於此。固非敢輕議先儒也。若夫定陶立後。敬備封王。紛紛為是無定者。皆父子私心。不能自克。互相為欺。以致此耳。若昭陵立英宗為皇子。詔曰。漢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思陵立壽皇為皇子。詔曰。壽皇皇帝七世孫也。明白洞達。大哉王言。後世安得而擬議之哉。

詩用事

慶先生吳之老儒也。其子姪行記問該洽。九經註疏。悉能成誦。場屋之文。未嘗廢業。為時鄉師。然垂老連蹇。未嘗預貢士籍。時吳中爭名。客與能詩善絕句。慶極稱之。以為不可及。一日遇諸塗。扣以近作。吳因朗誦。傷春絕句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閑將心事卜金錢。梨花瘦盡東風懶。商略平生到杜鵑。慶老至。屈膝拜之曰。子真謫仙人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不少置矣。蓋前輩服若此。陳簡齋嘗語人以作詩之要云。天下事雖不可不讀。然慎不可有意於用事。正謂此也。今人或以用事多為博瞻。誤矣。

王魁傳

世俗所謂王魁之事。殊不經。且不見於傳記雜說。疑無此事。吳開集雖有之。然集乃唐末陳翰所編。魁乃宋朝人。是必後人勦入耳。按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為狀元。不知言之所起。亦不知俊民為何人。及御試。王荆公時為知制誥。與楊樂道共為詳定官。舊制。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之以送覆考。再定。乃付詳定。發初考所等。以對覆考。如同即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為定。時荆公以初覆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為首。楊樂道以為不可。議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為封彌。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為狀元。事必前定。二公徒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稟而詔從荆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後又見初虞世所集養生必用方。戒人不可妄服金虎碧龍丹。乃詳載其說云。狀元王俊民。字康侯。為應天府發解官。得在疾於賈院中。書對一石碑。呼叫不已。碑石中若有應之者。亦若康侯之奮怒也。病甚。不省覺。取書冊中交股刀自裁。及寸。左右持持之。遂免出試院。未久。疾勢亦已平復。子與康侯有父祖鄉曲之舊。又自兼雅共筆。視嘉祐中同試於省。傳聞可駭。願自汶學舟抵彭城。時十月盡矣。康侯亦起居飲食如故。但惜惜不樂。或云平生自守如此。乃有此。子亦多方開慰。歲暮。子北歸。康侯有詩送子云。寒窗一夜雪。紛紛來朔風。之子動歸興。輕袂飄飄。問子何所之。家在濟水東。問子何所學。上庠教化宮。行將攜老母。寓居學其中。云。子既去。徐醫以為有疾。以碧霞金虎丹吐之。或謂心藏有熱。勸服治心經諸冷藥。積久為寒。中洞泄。氣脫肉消。飲食不前而死。康侯父知舒州太湖縣。遣一道士與弟覺民自舒州來。云。道士能奏章達上清。及訴問鬼神幽暗中事。道士作醮符。傳道冥中語云。五十年打殺謝吳劉。不結案事。康侯丙子生。死纔二十七歲。五十年前。豈宿生邪。康侯既死。有安人託夏顯姓名作王魁傳。實欲市利於少年狎邪輩。其事皆不然。康侯萊州掖縣人。祖世田舍翁。父名弁。字子儀。誦詩登科。為鄆州司理。康侯時十五餘歲。三兄弟隨侍。與子同在鄆學。子儀為開封軍巡判官。康侯兄弟入太學。不三年。號成人。子儀侍蘇州崑山。康侯兄弟又與子在汶學。子儀誦澶州稅。康侯兄弟自汶來。貫郡陵戶。康侯登科為第一。省試前。父雪崑山事。自澤移舒州太湖縣。康侯是年歸舒州省親。次年赴徐州任。明年死於徐。實嘉祐八年五月十二日也。康侯性剛。不可犯。有志力學。愛身如冰玉。不知狼狽。人語不幸。為匪人誣。弟輩又不為辨明。懼日久無知者。故因戒世人服金虎碧龍丹。且以明康侯於泉下。紹聖元年九月。漕河舟中記。

向氏粥田。楊和王最所鍾愛者第六女。性極賢淑。初事趙汝勑。繼事向子豐。居於魯。未有所育。王甚念之。一日向妾得男。楊氏使秘之。以為己出。且願報王。王喜其即請命。輕舟往視之。向氏家知王來。良窳無策。以泥其行。時王以保車昭慶兩鎮節餼。領殿巖於湖。為本鎮子豐。因使人諷郡官往送之。自郡將以次。皆屬發。謹伺於界首。王初以人不知其來。及是聞官吏郊迎。深怨勞動多事。遂中道而返。因厚以金。繪花果以遺其女。且撥吳門良田千畝。以為粥米。遠今向氏家有崑山粥米莊云。此事得之向氏子孫。

祥瑞

世所謂祥瑞者。麟鳳龜龍。騶虞白雀。醴泉甘露。朱草靈芝。連理之木。合穎之禾。皆是也。然夷攷所出之時。多在危亂之世。今不暇援引古昔。姑以近代顯著者言之。王建父子之據蜀也。天復六年。巨雀(按津遠)見青城山。鳳凰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甘露白雀。白鹿龜龍。並見於諸州。武成元年。麟見武定。嘉禾生廣昌。麟見豐州。龍五十見於海陽水中。永平二年。劍州木連理。文州麟見。黃龍見富義江。三年。麟見永泰。白龍見印江。麟見豐山。有三鹿隨之。四年。麟見昌州。通正元年。黃龍見太昌池。瑞物之出。始無虛歲。而太子元膺以叛死。大火焚其宮室。兵敗於外。政亂於內。終之以身死。衍立而國亡。其為瑞徵。乃如此耳。至如政(按津遠)和隆慶之際。地不受寶。所在奏寶芝草者。動二三十萬本。斬黃間至有一鋪二十五里之間。遍野而出。密州山間至彌滿四野。有一本數十葉。葉色成備者。太守李文仲採及三十萬本。作一綱。進即進除本道運使。汝海諸郡。縣山石。為瑞瑞。動以千百。伊陽太和山崩。出水晶幾萬觔。皆以匣進。京師長沙益陽山溪流出。生金數百觔。(按津遠)其間大者一塊至重四十九斤。其他草木鳥獸之珍。不可一二數。一時君臣稱頌祥瑞。蓋無虛月。然越數歲而遂罹狄難。邦國喪亂。父子遷播。所謂瑞應。又如此也。善乎先儒之論曰。未有喪仁而久之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維大。鄭以龍衰。魯以麟亡。黃巢死。葬惡在其為符也。世有喜言祥瑞之人。觀此亦可以少悟矣。

抗學游士聚散

抗學自昔多四方之士。淳祐辛亥。鄭丞相清之常國。朝議以游士多無檢束。羣居率以私喜怒軒輊人。甚者以植黨搆官府之政。叩關撓黜陟之權。或受賂誣朝廷。或設局騙脅民庶。風俗寢壞。遂行下各州。自試於學。仍照舊比。分數以待類。申將以是歲七月引試。為始。會教官林經德對士子上。請語微失。於是大開肆罵。時京尹與衆教官。一時但欲求靜。遂許以三百名內。一半取士著。一半取游士。於是乃息。越數日。宰執奏事。上面諭曰。近行諸州各試之法。正欲散游學之士。不知隨安府。憑何指州。復放外方之人。趙尹聞之。恐甚。乃移牒俾游士。限日出境。(按津遠)其計始窮。乃為檄文相率而去云。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與喪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罹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既祖宗之立法。廣學校以儲材。非惟衍聖。首以貽後人。蓋亦兼濟。而尊上。剛。肆惟皇上。充廣前猷。炳炳烺烺。蓋為四學。我東。帛。例及諸生。康教育之如天。慎補報之無地。租恐粉骨。何畏觸。重言安石之森。共惜元城之去。實為公議。不利小人。

始陰謀其三絃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谷移過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謂毀校不可而李斯
 尚知逐客為非今彼不顧行之使我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毋見義以不為宜行已而有恥苟為
 溫飽可勝周粟之羞相與提攜莫蹈秦坑之禍斯言既出明日遂行八月朔乃相率而出復作文告先聖
 曰斯文將喪嗚呼天乎吏議逐客嗚呼人乎乘桴浮海嗚呼聖乎逐世無悶嗚呼士乎敢告又作絕句詩
 云塞翁何必恨失馬城火可憐殃及魚一笑出門天萬里擔頭猶有斥姦書又五言云鄭五不去國金陵
 深恨（按津逮）君稜存知必毀書在已如焚自是清流禍非干北黨分歸歟雖幸矣恨未效朱雲又古詩
 云上書如聚嵐全茶直論國體寧無譁依然茅葦縱橫斜鍾山老柏休槎牙嗚呼時事如絲麻食肉者口
 徒啣哇鬼蜮空含射影沙逐客令下堪吁嗟識者將謂秦得邪淳祐寢不知瑞嘉邪人剛指正人邪時有
 引喙鳴鸞鴉尖脚奇禍遭羅置尼山草木枯無華奄奄山鬼相揄擲我今東書歸天涯不惜一去惜國家
 於是京尹待罪兩教官各降一資而陳顯伯鄭雄飛方以公道自任且欲收譽士林乃相繼上疏欲復其
 舊而買似道居淮關至以游士欲渡淮以脅上必從而理宗以周粟秦坑等語怒未解深不然之至開慶
 己未吳丞相潛再登揆席首欲收士心復舊法會去不果戴慶珂以參樞翰筆竟作指揮許京庠有籍無
 分人引試一次於是漸復舊集矣

齊東野語卷七

鷓鴣子見鷓

吳江三高亭祠鷓鴣子皮張季鷹陸魯望而議者以為子皮為吳大仇法不當祀前賢有詩云可笑吳癡
 忘越越却誇范蠡作三高又云千年家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蓋深非之後有戲作文彈之者云
 怨友其人邱（按津逮）明所恥非其鬼而祭聖經是誅今有竊高人之名處衆惡之所有識之士莫不共
 憤無知之魂豈當久居又云范蠡越則謀臣吳為敵國以利誘太宰嚭而脫彼勾踐鼓兵却公孫雄而滅
 我夫差既遂厥謀反疑其主鄙君如鳥喙累大夫種以伏誅自己曰鷓鴣載西施子而潛遁又云如蠶者
 變姓名為陶朱龍蹤跡於江海語其高節則未可謂之智術則有餘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澤三高之首
 況當此無邊勝壤之士豈應著不共戴天之讎云鷓鴣之見黜於吳宜也而史越王判紹興日作會稽
 先賢祠亦復黜之不得在高士之列其說云或謂鷓鴣子皮之決賀季真之高而不得名高士何也嗚呼
 子於是豈無意哉夫貴於士者進退不失禮義彼子皮去國之遺言有人臣所不忍而季真阿時所好黃
 冠東歸又使李林甫輩祖餞賦詩子見其辱未見其榮也使子皮居嚴子陵之上季真與張子同之列則
 有不可者故具述之觀來者知子之不敢苟而高士之尤可貴也嗚呼子皮既不容於吳又不齒於越于
 古之下至無容身之地公論至後世而定亦可畏哉是以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況君臣之際乎司馬

公修通鑑而不取屈原離騷之事正此意也余感其事故書之以為異世之戒云

王敦之詐

王敦初尚武帝女武陽公主如廁見漆箱內盛乾菜木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食既還婢
 金藻盆盛水瑠璃盤盛菜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飲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他日又至石季倫廁
 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他客多羞不能如廁敦獨
 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一王敦耳何前寮而後倨邪乾菜菜豆亦何至誤
 食而不悟至季倫之廁則倨傲復之狀殆不可得而掩矣則知敦前此之誤直詐耳王荆公誤食魚餌
 亦近似之入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大惡吾於敦重有感焉

贈雲買雲

陶通明詩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雲固非可持贈之物也坡翁一日還自
 山中見雲氣如羣馬奔突自山中來遂以手撥開籠收於其中及歸白雲盈籠開籠放之遂作撲雲篇云
 道逢南山雲歛歛如電過竟難使令之衰衰從空下又云或飛入吾車偈仄人財博博取箇箇中提攜反
 茅舍開城仍放之掣去仍變化然則雲真可以持贈矣宜和中良嶽初成令近山多造油絹蓋以水濕之
 曉張於絕巖危樹之間既而雲盡入遂括蓋以獻名曰買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滄然充塞如在
 千巖萬壑間然則不特可以持贈又可以買矣併資一笑

出師旗折

賈師憲平章德祐乙亥正月十六日親總大軍督師江上禱祭於北關外而大帥之旗適為風所折識者
 駭之而一時游幕之資反傳會為吉讖夷致往昔若春秋時晉侯楚人戰於城濮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旗
 之左旂晉安帝元興二年桓元（按津逮）篡位於姑孰百僚陪列儀衛整肅而龍旗竿折成都王頊以陸
 機督諸將討長沙王臨戎而牙旗折趙王倫即帝位配太廟適遇大風飄折麾蓋王澄為荊州刺史率衆
 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杖齊文宣至鄴受魏禪李貽（按津逮）上省且發領軍府大風舉起壞所
 御車帳哥舒翰守潼關天子御勅政樓隨送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柱旄竿折鄭注赴鳳翔出都門旗
 竿折宜和問費貫出師而牙旗竿折時蔡攸為之副自建少保節度使及宣撫副使二大旗於後竟為執
 旗卒盜竄而去端平入洛之師金子才帥旗亦為風所折無非亡身敗軍之徵也按真人水鏡經云凡出
 軍立牙必令堅完若折則將軍不利蓋牙即旗也又玉歷通政經云軍行牙竿旗折者師不可出出必
 敗續蓋旗者一軍之號令也安有旗折而為祥者乎獨有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及劉裕擊盧循將戰而所
 執應竿折旂沈於水秦咸權裕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勝必矣乃大破循軍哥舒曜討李希烈帝祖於
 通化門是日牙竿折時以驢父輪背出師有此而敗甚憂之而曜竟收汝州擒周晃所謂吉者止此三事
 然亦偶耳

朱氏陰德

朱氏陰德

朱承逸居巒之城東門。為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路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攜妻及小兒在焉。扣所以云。負勢家錢三千計息。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憫然。遣僕讓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俛俛坐於門。朱因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故將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幸吾見之耳。汝亟歸告主。彼(按津遠本)既無所償。逼之何益。吾(按津遠本)當為代還。本錢可願以元券來。債家聞之。慚慚聽命。即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為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按津遠本)之而去。是歲生孫名服。熙寧中命(按津遠本)榜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服亦登第。著名節。即著南陽活人書者。服子嘆。即著萍洲可談者。遂為吾鄉名族焉。天之報善昭昭也如此。

畢將軍馬

畢再遇。兗州將家也。開禧用兵。諸將多敗事。獨再遇累有功。金人(按津遠本)認其旗幟。即避之。屢遷至鎮江。都統制。揚州承宣使。驍衛上將軍。後以老病致仕。始居於醫。有戰馬號黑大蟲。駿異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既死。其家以鐵籠縛之。適遇繼嗣(按津遠本)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於是長嘶奮迅。斷繩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餘。挽之而歸。因好首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發耳以聽。汪然出涕。嗚嗚長鳴。數聲而斃。嗚呼。人之受恩而忘其主者。曾異類之不若。能不愧乎。

洪君曉

近世敢言之士。雖間有之。然能終始一節。明目張膽。言人之所難者。絕無而僅有。曰溫陵洪公天錫君曉。一人而已。方寶祐間。官寺肆橫。簪弄天綱。外關朝紳。多出門下。廟堂不敢言。臺諫長其惡。或餌其利。或畏其威。一時聲氣。真足動搖山嶽。回天而駐日也。乙卯元正。以公為御史。公來自孤遠。時莫知為何人。首疏以正心格君為說。且曰。臣職在憲府。不惟不能奉承大臣風旨。亦不敢奉承陛下風旨。固已登助聽聞矣。次月。臺封言古今為天下患者。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謹按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幹辦內東門司董宋臣。宦寺之貪黠者也。並緣造寺。豪奪民田。密召倡優。入禁清禁。(先是正月內侍等輩)攬播播商。大開賄賂。不斥宋臣。必為聖德之累。將作監謝堂。外戚之貪黠者也。狼復之性。喜於凌物。擢擊之狀。旁若無人。不曰以備中殿宣索。則曰當取教旨。除椒德令芳。天下備頌。不去一堂。必為宮闈之累。集英殿修撰。知慶元府。厲文翁。小人之無忌憚者也。神臯流毒。屢玷揮彈。藉衣錦威。行攫金術。今又移其糾越者。糾鄒矣。然民敢怨而不敢言者。以其依憑邸第耳。不去文翁。必為王邸之累。臣恐社稷之憂。不止累陛下累宮闈。累王邸而已。乞將宋臣逐出。堂姑子祠。文翁黜。雖九阻不悔。疏上兩日不報。時將徑出江干待罪。於是中書平子才存。史李昂。英俊。明交。章留之。乞行其言。乃令堂自陳。乞祠。除職于郡。宋臣自乞解職。令首尾了。日解職。文翁別與州郡差遣。仍命臺臣與。遂勉回供職。會立夏。日天雨。塵土。奏乞屏絕私邪。休息土木。以弭天災。又案少司監。余作賓。后戚謝奕。至五月。復疏。都知。盧允升。門局。董宋臣。及內司。諸吏。估勢作威。奪民田。伐墓木等事。盡言不諱。直持其姦。疏留中不下。止令尚書省契勘。內司。爭田。伐木等事。及罷內司。諸吏。職事而已。公論為之抑鬱。大宗承趙崇。嶠上時。相謝方叔。惠國書。略云。竊惟今日。閣寺。職

恣特甚。宰執不聞正教。諫諍不敢誰何。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此豈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聞。不責備於他人。而責備於光範。不然。倉卒出御筆。某人除少卿。亦必無可退之理矣。大丞相不可謂非我責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極。備言之。宗社賴之。言之不勝。則去。去則諸君子必不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況未必去邪。謝君得書。有報色。翌日。果有御筆。洪天錫除大理少卿。而公去國矣。太學生沈元堅。上書數二璫之罪。乞留君曉。且曰。天錫左遷。豈非謂其不當言宦官之過耶。李衡朱應元之分察。豈非諱其不復言宦寺之意耶。王整程元鳳。同日超遷。胡大昌。丁大全之並遷。豈非諱其不復言宦官之過耶。陛下喜羣臣之默。憤天錫之曉。左遷以逐之。於天錫何損。緘默受賞者。獨無愧乎。既而三官之功耶。陛下喜羣臣之默。憤天錫之曉。左遷以逐之。於天錫何損。緘默受賞者。獨無愧乎。既而三學亦皆有書。常承趙崇。潔敏。可書。略云。譬如一家之中。強奴悍僕。作姦犯罪。為人子者。泣請而告其父母。反逐其子。而留其僕。今臺臣爭之不勝。則諸閣所畏者。誰歟。左史李俊明。再有封事。言北司洋洋得志。蔑視南衙。將至於不可控制之地矣。姚宗卿。希得暫兼夕郎。遂徵吳燧。儀曹之除。謂近者天錫拜疏。留中。燧謂天錫曰。今日之事。留則俱去。去則俱去。既聞有疏。遂變前言曰。吾不挈家。不喪女。不憚暴。則可俱去。今當奈何。負天錫所以負陛下也。謝集賢一疏。自解云。臣自班行。叨塵相位。一命已上。皆出親擢。賦性僻介。素不與內侍往還。應千文字。悉由通進司投進。自知潔其身。而袖手旁觀之人。往往察臣之所避而趨之。比者。天錫又論二璫。恭聞聖訓。以為爭田伐木。皆王儲衛事。臣費盡心力。上則忠告陛下。置作處分。下則彌縫事體。安恤人言。不謂下石之人。撰造言語。鼓弄宦寺。曰。天錫攻汝。相君之意也。相君許其弟除朝士。而曉之也。既經臣以教天錫攻內侍之事。又經臣以啓陛下遷天錫之說。必欲醜詆臣於不可辨白之地。但臣分量已盈。歸老山林。正其時矣。從此為宰相者。必將其宦寺結為一片。天下皆在籠絡中矣。惟望陛下早正右席之拜。使臣亟釋重負。退延殘生。實出保全之賜。御筆慰之曰。但安素志。奚足深辨。越數日。除天錫太常少卿。而君曉已在汶上矣。朱應元既為御史。月課。乃首劾李俊明。公論大不平。同舍生作書責之。略曰。溫陵洪公出臺。以執事繼之者。正謂其平時負抗。備之譽。法筵之初。疏莫不延頸以聽。乃及文溪之左。時煥之倉節。豈以其近言二璫。頗忤上意。而時煥與洪有瓜葛。亦二璫所惡者邪。信然。則執事之志荒矣。二璫之積。三尺童子。恨不嚼之。洪公因乘怨。出死力以決之。紹璫逐臺諫。豈人主之本心哉。執事昧於所擇。不知所得幾何。所失如是之大也。時方逢辰。君錫在館閣。亦上廟堂書。勸以去就力爭。而謝相不能用。公論既不能勝。二璫乃實贈於上。謂內司爭田伐木。詞訟。皆臺吏受賄。以強察官之判。所以上問聖聽。況臺吏之家資極富。若使簿錄其家。儘可上神圖計。於是竟降宣諭。指揮令。諫官丁大全。追上御史。臺點檢楊昇。金永隆。楊叔茂。隨安府根勘。籍沒家財。各行諱配。以快其憤。初意欲令臺書。安供以汚君。曉賴上察其姦。而止。大全竟以治吏之功。驟除副端。未幾。謝相罷。而二璫猶未大快其意。復厚賂太學。舉風。齋上舍生林自養。裁書投。以攻謝相。為名。力既君曉。云。竊見天錫之分察。出自陛下親擢。不能為卿邪。為指侯革。專以能攻上身為急務。以削除上左右以立名。以奉承風旨為大耐官職。棘卿左遷。所以正捨材問。理之罪。內侍縱曰。有過。使其得賢宰相以制之。又何患焉。天錫之去。乃謂方叔之羽翼。

豈怒其掃除二孺哉。人但見天錫言事而遷他官。則曰此劫內侍之過也。吳燧以改除致讞。則曰此天錫之薦主也。李昂英以月評被論。亦曰此天錫之救兵也。甚而臺省之胥。雖置惡貫。以置典憲。亦曰為內侍泄冤也。會總之相。誤國殄民。遂之已晚。亦曰為內侍翻本也。一大吠形。百犬吠聲。向者李昂英直前奏劄。嘗謂天錫為方叔私人矣。洵攻內侍。實出方叔指嗾之。而欲撓亂聖心耳。欲乞將方叔正典刑。使天下明知宰相蓋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於是學舍鳴鼓攻之。且上書以聲自養之罪。復申前麻備申公堂。乞行重罰。遂從第一等規屏斥。盡除學籍。毀抹綾紙。榜監學。論而朝旨亦有聽。請指揮。雖紛紛若此。曾不傷二孺之毫毛。至庚申歲。吳丞相柄國。始以外祠斥焉。景定辛酉。起君時。為廣東計使。甲子八月。以六蓬召不就。十一月。度宗即位。首除為侍御史。兼侍讀。明年六月。上封事力陳公田開會之弊。七月。改除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公力辭。旋昇職名。出帥閩焉。公在閩。關日督書。絲符云平生要識瓊崖面。到此當堅鐵石心。蓋其剛勁之氣未嘗一日少沮也。

謝惠國坐亡

謝方叔惠國。自寶祐免相。歸江西高第。從容午橋泉石。凡一紀餘。咸淳戊辰。朝會慶壽。為子姪親友所誤。幸先帝宸翰為巨帙。曰寶奎錄。係以白製丹砂。命器古琴之類。以進。當國者以為有意謀進。嗾言官後省。交攻之。削其封爵。奪其恩數。且劾其姪常簿。章培。江州倅李鉉。客匠簿呂圻。至欲誦之。遠外。禍且不測。荆關呂武忠文德平時。事公謹。書械往來。必稱恩府。而自書為門下。使臣至。是一力回護。幸而免焉。壬申正月。公燕居無他。忽報雙鶴相繼而斃。公喟然嘆曰。鶴既仙化。余亦從此逝矣。於是區區家事。凡他人負欠。文券一切。焚之。沐浴朝衣。焚香望闕。遙拜。次詣家廟。祝白。招親友從容。別。具有條理。遂大齊。偈曰。罷相歸來十七年。燒香禮佛學神仙。今朝雙鶴催歸去。一念無慙對越天。瞑目靜坐。須臾而逝。遺表。上特旨。盡復元官。恩數。贈恤加厚焉。生死之際。亦近世諸公之所無也。

洪端明入冥

洪兼仲魯忠文公。齊變次子也。嘉熙丁酉。居愛大目山。素有元章愛石之癖。而山中所產。亦秀潤不減太湖洞庭。村僕略者。專任搜括之役。會族叔璞。假春雷鋤斧。將為築室。用。略其事。擇剏鈍數事。付之璞。怒其輕已。率其子。標其毆之。至斃。是歲中元日也。洪公力與維持。派其事。璞素豪獷。持一邑。短長。邑令王衍。娶安人。惡其所為。廉待之。遂收璞父子及血屬於獄。洪公亦以曾任調停。例追逮。良寤時。王實齋。遂守吳契家也。亟往求援。王為宛轉。趙憲崇。揮改送餘杭縣。獄具。以主僕名分。因鬪而死。璞止從夏楚。標備編。潰贖銅而已。明年戊戌。中元。洪公方走廁。忽視駭老在廁云。近山雨後。出數石。嶸秀可愛。主人幸一觀之。洪倉卒忘其死。往從其行。履跡步。問覺此身已在標。標間。稍至一土神廟。便有四力士。自廟中出。挾之空行。其去甚駛。天昏昏如昧。爽足下風濤澎湃。聲可恐。意非佳境。反顧駭曰。既若此。何不告我。駭曰。勿恐。略至便可還也。稍前一河。甚闊。方念無津梁可度。則身已達彼岸。又見數百人。掩面趨右而去。自此冥行如深夜。忽曠黑中。一山橫前。有數如月。數百人。皆自此入。心方疑異。而身亦度數矣。到此足方履地。既前復

有一河。汚濁特甚。僧尼道俗。汨沒其間。至此方悟為入冥。心甚悲恐。稍前頗有人居。蕭疎殊甚。又前有宮室。軒敞巍峩。四垂簾幕。庭下列排綠人。獄卒甚衆。儼如人間大官府。初無所謂阿旁牛頭也。右廡絕岸。黑隱隱見荷。柳。篋。楚者甚苦。其外小庭中。一黑蟒。大與庭等。仰視一燈。悲鳴無度。洪所立左廡。則微明若欲曙時。微聞其傍。喃喃若。誦經聲。洪平日不喜此。方察懼中。亦慢隨其聲。誦之。庭中人忽起立。怒視而殿上。簾盡捲。有綠衣者。出坐東向。排衣者坐西向。最後金紫人居中。庭下綠衣吏。抱文書而上。高唱云。洪某枉法行財。罪當死。洪懼甚。不覺身已立庭下。沒答云。為叔解紛。初非枉法。金紫人怒曰。此人問誰。詞安得至此。洪曰。死不辭。然有三說。璞。叔也。駭。僕也。不忍以僕故。置叔於辟。一也。駭無子。妻貧老無以養。使璞資之。終其身。二也。且駭妻自謂一經檢驗。永失人身。意自不欲。非強之和。三也。金紫人始首肯云。為叔解紛。初非枉法。此說有理。可供狀來。便有紙筆在前。直書其說。以呈。金紫人怒方。曰。可與駭氏立後。且命綠衣導之以回。轉盼間。駭之父。母。皆在焉。途中因扣綠衣。所見大蟒。為何物。厲聲答云。此開邊善殺之人也。稍前。見數十人。持驪馬皮而來。又扣之曰。此受生回也。又見獄吏。持刀杖。驅百餘人。自西而來。其中有洪氏族長。為僧者曰。煇。(按煇字下)。聞駭亦在焉。方疑之。煇呼曰。三十哥。(煇字)。安得在此。為所驅卒擊其首粉碎。回視之。仍復元矣。因扣綠衣云。人間何事。最善。綠衣舉手加額曰。善哉。問。忠孝為先。繼絕次之。戒殺又次之。又問何罪。最重。曰。開邊好殺。罪重。駭次之。(按煇字)。因問金紫者何人。拱手對曰。商公飛卿。字。煇。復扣平生食。祿。遂於袖中出大帙示之。已姓名。下其字。如。煇。不能盡閱。後註云。合參知政事。以某年月日。姦室女某人。某日為某事。降。轉運副使。洪悚然。淚下曰。奈何。綠衣曰。但力行好事。且言某亦人間人。任知池州司戶。溺死。陰間錄其正直。得職於此。稍前至大溪。有橋如魚網。心疑其異。而身已度矣。又前溪亦大綠衣。推隨之。恍然而寤。則死已三日矣。妻子環立於側。特以心微暖。口尚動。未就斂耳。後一歲。璞亦入冥。覺身墮網中。見鄰院僧。行昭。立庭下。主者詰責曰。汝為僧。乃專以殺生為事。何邪。昭曰。殺生乃屠者黃四。某不過與之。庖。耳。頭問黃四。無異辭。乃訊足。(按煇字)。二十而去。方寤。聞忽傳呼。都天判官。決獄。視之。則忠文公也。璞號泣求救。公曰。汝殺人。何所逃罪。然未應爾也。恍然身已出網外。而題後。行昭以營橋立。積木上。敗足。呻吟痛楚者三歲。而殞。璞亦未幾死。後洪公於庚申歲。首以。編撰兩浙。清。召。憶向所見。心甚恐。後亦無他。官至文昌。端明殿學士。晚雖。顛。然。竟。享。上。壽。而。終。豈。非。力。行。好事。所致乎。此事洪公常入梓。以示人。余向於先子侍旁。親聞伯魯。尚書。言甚詳。後會其猶子。述。使。起。此。又。(按煇字)。立。復。詢。頗。未。盡。之。

野婆

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野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媼也。上下山谷。如飛猿。自腰已下。有皮。垂。垂。蓋。膝。若。橫。鼻。力。敵。數。壯。夫。喜。盜。人。子。女。然。性。多。疑。畏。已。盜。必。復。至。失。子。家。窺。伺。之。其家知為所竊。則積鄰里大罵不絕口。往往不勝罵者之衆。則挾以還之。其羣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為。健。夫。設。計。擠。之。大。壑。中。展。轉。呻。吼。歷。絕。不。可。起。衛。人。集。衆。刺。殺。之。至。死。以。手。維。腰。則。不。置。

割之得印方寸。登者若玉。字類符篆。不可識。非鑄非鑄。蓋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寶為何用也。周子功。景定間。使大理。取道於此。親見其所謂印者。此事前所未聞。是知窮荒絕徼。天奇地怪。亦何所不有。未可以見聞所未及。遂以為誕也。後漢郡志引博物記曰。日南出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裸袒無衣。得非此乎。博物記當是秦漢間古書。張茂先蓋取其名而為志也。

王宜子討賊

王佐宜子帥長沙。茶賊陳豐。嘯聚數千人。出沒旁郡。朝廷命宜子討之。時馮太尉滿請居在焉。宜子乃權宜用之。諜知賊巢所在。乘日晡放飯少休時。遣亡命卒三十人持短兵以前。滿自率五按津遠本百人繼其後。徑入山寨。豐方抱孫獨坐。其徒皆無在者。卒視官軍。錯愕不知所為。亟鳴金。鳴集已無及矣。於是成擒。餘黨亦多就捕。宜子乃以滿功聞於朝。於是滿以勞復元官。宜子增秩。辛幼安以詞賀之。有云。三萬卷龍頭客。渾未得文章力。把詩書馬上笑。願鋒鏑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蟬元自鑿。蓋出宜子得之疑。為飄已。意頗銜之。殊不知陳後山亦嘗用此語送蘇尚書知定州云。枉讀平生三萬卷。貂蟬當復作嬰。幼安正用此。然宜子尹京之時。嘗有書與執政云。佐本書生。歷官處自有本末。未嘗得罪於清議。今乃蒙置諸士大夫所不可為之地。而與數君子接踵而進。除目一傳。天下士人視佐為何等類。終身之累。孰大於此。是亦宜子之本心耳。

齊東野語卷八

張魏公二事

高宗視帥金陵。張魏公為守。楊和王領殿前司。有卒夜出。與兵馬都監喧競。卒訴之。公曰。都監夜巡。職也。禁兵西點後。不許出營。法也。牒宿衛司照條行。楊不得已斬之。又嘗詣學士。子有投牒者。視之。則爭博進也。即判云。士子爭財於學校。教化不明。太守罪也。當職先削俸半月。牒學照規行。教官大窘引去。

羅春伯政事

羅點春伯為浙西倉。攝平江府。忽有故按津遠本主訟其逐僕欠錢者。究問。雖得實。而僕點甚。反欲汗其主。乃自陳嘗與主饋之。姬通既而物色。則無有也。於是遂令僕自供。姦狀甚詳。因判云。僕既欠主人之錢。又且汙染其婢。事之有無。雖未可知。然其自供罪狀已明。合從姦罪定斷。徒配施行。所有女使。候主人有詞日。根究。聞者無不快之。

庸庸

魏收有通庸難為之語。人多不知其義。熙寧間。蘇子容丞相奉使契丹。道北京時。文路公為留守。燕款從容。因扣通庸之義。蘇公曰。向聞之。宋元憲云。事見本經。蓋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折勢之義耳。乃就用此事。作詩為謝云。自知伯起難通庸。不及淳于善滑稽。而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喜者。則謂之庸庸。集韻曰。庸

除屋不平也。庸奔。韓反。踪同都反。今造屈勢有曲折者。謂之庸庸云。二字與前義亦近。似今京師指人之有風指者。亦謂之波。波雖轉庸為波。豈亦此義耶。

許公言

安定郡王子詩。字仲山。在京師時。其兄子冲。喜延道流方士。有許公言者。能以藥為黃金。其人皎然玉樹。有小鏡。高不盈尺。以少藥物就掌中調之。納火中。須臾精金也。謂仲山曰。如何。仲山曰。畢竟只是假許。愕然。拊其背曰。善自愛。越數日。告子冲別。挽留不可。將出門。邀仲山耳語。首言君兄且死矣。君手有直紋。未可量。但早年亦難。宜順受之。壽可至六十九。人壽脩短。視其操行。上帝所甚惡者。食所甚斫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待其所斫者。君能不忘吾言。可至七十九。持之益謹。更可至八十九。外此非吾所知也。仲山問其行何之。曰。中原將亂。吾入蜀耳。未數月。子冲一夕無疾而亡。踰年。金人寇。仲山負其母以南。查伏宵行。數陷於危。僅行脫。平生守許之戒不渝。晚而襲爵。年八十七。乃終。克家端明。乃其曾孫也。

士子訴試

王希按津遠本呂仲衡。知紹興郡。舉進士。有為二試卷。異其名。皆中選。黜者不服。譁然訴之。王呼其首問曰。爾生幾何年。凡幾試矣。衆謂憐其潦倒。則皆以老於場屋對。王曰。會中選否。曰。正為累試皆不利也。王忽作色曰。爾曹累試不一得。彼一試而兩得。尙敢訴耶。叱而出之。

趙德莊後進

趙忠定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餘于令。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游。語之曰。謹毋以一魁竇胸中。又曰。士大夫多為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爽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前輩於後進如此。

朱墨史

紹聖中。蔡卞重修神宗實錄。用朱黃刪改。每一卷成。輒納之禁中。蓋將盡泯其迹。而使新錄獨傳。所謂朱墨本者。世不可得。而復見矣。及梁師成用事。自謂蔡氏遺體。頗招延元祐諸家子孫。若范溫秦湛之徒。師成在禁中見其書。為諸人道之。諸人幸其書之出。因曰。此亦不可不錄也。師成如其言。及敗沒入。有得其書。攜以渡江。遂傳於世。

蘇大璋

三山蘇大璋。順之。治易有聲。戊午鄉舉。夢為第十一人。數為人言之。以為必如夢告。既試。將揭榜。同經人訴於郡。謂其自許之確如此。必將與試官有成約。萬一果然。乞究治之。及申號至。第十一名果易也。帥攜此狀入院。通示考官。謂設如此言。諸公將何以自解。不若以待補首卷易之。衆皆以為然。既拆號。則自待補為正解者。大璋也。由正解而易為待補者。乃投牒之人也。次年。蘇遂冠南宮。此與王俊民事相類。

徐漢玉

永嘉徐瑄。字漢玉。治周成子獄。無所枉。自知必得罪。束擔俟命。忽夢神人驅之使去。答曰。吾分宜去。不待

驅逐但未知當往何所神曰汝得嚴州覺與家人言夢真妄耳吾得罪必南遊安得在畿乎已而誦道州又徙象州行至來賓縣得圖經視之唐嚴州也歎曰吾其不返乎果終焉

韓德奇卜

紹興末有韓德者賈卜於臨安之三橋多奇中庚辰春會侍郎仲躬呂太史伯恭至其肆則先一人在焉問其姓宗子也次第談命首言趙可至郡守却多貴子不達者亦卿郎次及付則曰命甚佳有家世有文學有政事亦有官職只欠一事終身無科第次至呂問何幹至此呂曰赴試曰去年不合發解今安得省試曰赴試科曰却是詞科人但不在今年詞科別有人矣後三年兩試皆得之且不失甲科復扣其所至沈吟久之曰名滿天下可惜無福已而其言皆驗趙名善待仕至岳州守其子汝述為尚書適遇皆卿郎會仲躬名述吉父文清公之子能世其家舉進士不第至從官以沒呂太史隆興發未諒榜南宮第七人又中宏詞科為儒宗不幸得末疾甫四十六歲而終術之神驗如此

以賦罷相

阜陵在位上庠月書前列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閱雨有志乎民賦魁劉大舉第六韻云雨賜固自於天感召豈無所主備變調得人則斯可有節而聚斂無度則亦能不雨此或未明閱之何補不見商霖未作相傳說於高宗漢皇欲蘇葉宏幸於孝武未幾趙溫叔罷相

小兒瘡痘

小兒瘡痘固是危事然要不可擾之嘗見趙質曰或多以酒麪等物發之非也或以消毒飲升麻湯等解之亦非也大要在固氣之外任其自然耳惟本事方拾金最佳又陳劄南剛翁云痘瘡切不可多服升麻湯只須以四君子湯加黃芩一味為穩耳二說皆有理然或有變證則不得不資於藥癸酉歲兒女皆發痘瘡同僚括蒼陳坡老儒也因言向分教三山日其孫方三歲發熱七日瘡出而倒靨色黑唇口冰冷危證也遍試諸藥皆不效因乞靈於城隍神以下生道經一士門上怪其侵晨倉皇因問扣之遂告以故士曰恰有藥可起此疾奇甚因為經營少許俾服之移時即紅潤如常後求其方甚秘惜之及代歸方以見其法用狗蠟七枚能飛者細細和醋酒少許調服蠟夏月極多易得冬月則藏於狗耳中不可不知也既而次女瘡後餘毒上攻遂成內障目不辨人極可憂遍試諸藥半月不驗後得老醫一方用蛇蛻一具淨洗焙令燥又天花粉等分細末之以羊子肝破開入藥在內麻皮縛定用米泔水熟煮切食之凡旬餘而愈其後程甥亦用此取效真奇劑也

曹西士上學詩

趙南仲以誅李全之功見忌於趙清臣史揆每左右之遂留於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以邊圍趙南仲赴鎮之日朝紳置酒以餞適有呈綠竿仗者曹西士賦詩云又被羅盤送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着脚須教穩多少旁人冷眼看未幾師果不競

昌化章氏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豈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焉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與之已而二子皆成立長曰煇字景韓季曰訓字景庚煇之子樵樵之孫錫錫皆相繼登第遂為名族孝友睦鄰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尚也

吳季謙改秩

吳季謙初為鄂州邑尉常獲劫盜訊之則昔年有某郡倖者江行遇盜殺之其妻有邑盜屬之曰汝能從我乎妻曰汝能從我則我亦從汝否則殺我盜問故曰吾事夫若干年今至此已矣無可言者僅有一兒才數月吾故浮之江中幸而有育之者庶其有遺種吾然後從汝無悔盜許之乃以黑漆剛合盛此兒藉以文襟且置銀二片其旁使隨流去如是十餘年一日盜至鄂賊舟挾其家至某寺設供至一僧房皮間黑合在焉妻一見識之驚絕幾倒因曰吾疾作姑小憩於此毋撓我乘間密問僧何從得此合僧言某年月日得於水濱有嬰兒及白金在焉吾收育之為求乳食今在此年長矣呼視之酷肖其父乃為僧言始末且言在某所能為我聞之有司密捕之可以為功受賞吾宛亦釋矣僧為報尉一掩獲之遂取其子以歸季謙用是改秩

作邑啓事

聖聖任官林德崇父嘗為劇縣有聲其與監司啓有云鳴琴堂上將貽不治事之譏投壓水中必得擅殺人之罪時以為名言劉潛夫幸建陽亦有一聯云每嗟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竭吏能恐聖門之鳴鼓語意尤勝信乎治邑之難也

齋不茹葷必變食

莊子人間世云仲尼曰齋吾語若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齋之齋非心齋也鄭元按律注曰莊曰董菜也按說文董菜也錯曰通謂芸蕪非蒜蔥阿魏之屬氣不潔也荀子哀公篇孔子曰夫端衣元裳冕而乘轎者志不在於食董莊云董菜葱韭之屬論語齋必變食周禮膳夫王齋三鼎鄭注云齋必變食也疏曰齋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具為一牢胡明仲論梁武曰祭祀之齋居必遷坐必變服必變食食為盛饌一其心志潔其氣體以與神明交未嘗不飲酒不茹葷也晦庵釋齋必變食亦取莊子而黃氏亦兼取之宋又謂董是五辛又曰今致齋有酒非也然禮中乃有飲不至醉之說何邪

二李省詩

蜀中類試相傳主司多私意與士人相約為暗號中朝亦或有之而蜀以為常李暉季章暨季永同登庚戌科己酉赴類省試二公皆以文名一時而律賦非所長鄉人侯某者以能賦稱因資之以潤色既書卷不以詩示侯侯疑其必有謂將出門侯故少留李遂先出而侯踵其後至納卷所扣吏以二李卷子欲借一觀以小金牌與之吏取以示則詩之景聯皆曰日射紅鸞扇風清白獸樽侯即於己卷改川之既而皆

中選。二李謝主司。主司問此二句。惟以授子昆仲。何為又以與人。李悅然不知所以。他日微有所聞。終身與侯不協。

宗子請給

王介甫為相。裁減宗室恩數。宗子相率訴馬前。公諭之曰。祖宗親盡。亦須祿。何況置宗室於一切不恤之政。獨於此事未為不然。熙寧詔。宗室授官法及恩例。東坡亦以為然。曰。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為民。其後無成。疏少長。皆仰食縣官。西南兩宗無賴者。至縱其婢使與閭巷通。生子則認為己子。而利其請給。此自古所無之弊例也。

鄭安晚前職

鄭丞相清之在太學十五年。殊困滯無聊。乙亥歲。甫升舍選。而以無名闕未及奏名。遂仍赴丁丑省試。臨期。又避知舉袁和叔親試。別頭。愈覺不意。及試。青紫明主恩詩。押明字。短晷過暮。思索良艱。漫檢韻中有類字可用。遂用為末句云。他年蒙澤澤。方玉帶。固類歸為同舍道之。皆大笑。曰。綠衫尚未能得着。乃思量繫玉帶乎。已而中選。舉附驥貴。官至極品。竟此賜。遂成吉讖。以此知世之叨竊富貴。皆非偶然也。

趙僉判花字樣

趙時杖為平江僉幕。其訓名不雅。凡書判決杖。吏輩皆用紙貼之。此亦可笑。其押字作一大口字。而中其下一畫。陳子爽世作守。初到。見之。書其側云。僉判押字大空。請改之。庶幾務實。仍請別押一樣來。聞者無不大笑。正可與李晉仁嗜樣為對也。

一府三守

放翁筆記言。慶歷初。夏竦判永興軍。陳執中。范雍並為知軍。一府三守。不知職守如何分。既非長貳。文移書牒之類。必有程式。官屬胥吏。何所稟承。國史不載。莫可致也。然諫官御史。不以為非。三公亦不辭。豈在當時亦便於事邪。今按竦先以都部署兼經略招討使。判永興軍。既而執中為同都部署。經略使知軍。而詔竦判如故。未幾。竦屯鄆州。執中屯涇州。蓋兩人議邊事不合。故分任之。未幾。又以范雍知軍。竦執中既分出。按邊而領府事。猶故於是一府三守。公吏奔趨往來。想不勝其擾。自昔未嘗有也。然則史未嘗不載。而於事安得為便乎。

六么羽調

演繁露云。唐有新翻羽調綠腰。白樂天詩集自註云。即六么也。今世亦有六么。而其曲有高平仙呂調。又不與羽調相協。不知是唐遺聲否。按今六么。中呂調亦有之。非特高平仙呂也。唐禮樂志俗樂二十八調。中呂高平仙呂在七羽之數。蓋中呂夾鍾羽也。高平林鍾羽也。仙呂夷則羽也。安得謂之不與羽調相協。蓋未之攷爾。

香炬錦茵

秦會之嘗圖四方餽道。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為蠟炬。以乘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相府。厚道主藏史。湖必

達。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略送燭一罽。未敢啓。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坐。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滅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喚問故。則曰。經略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嘉。試蒸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為奉己之專也。待方益厚。鄭仲為蜀宣撫。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遺錦地衣一鋪。秦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秦默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不幸。要不若居正之無悔吝也。

登聞鼓

筆談言。洛京留蓋有舊案。言國初取索鹵簿法仗。報言本京鹵簿。因清泰間末帝將帶逃走。不知所在。人傳以為笑。今登聞鼓院初供職。吏具須知單狀。稱本院元管鼓一面。在東京宣德門外。被太學生陳東等擊碎。不曾搬取前來。正與此相類。皆可資捧腹也。

義絕合離

莆田有楊氏。其子與婦不孝。官為逮問。則婦之翁為人毆死。楊亦預焉。坐獄未竟。而值單。得不坐。然婦仍在楊氏家。有司以大辟既已該宥。不復問其餘。小民無知。亦安之。不以為怪也。其後父又認其子及婦。軍判官姚珣以為雖有縫隙。既仍為婦。則當盡婦禮。欲併科罪。陳伯玉振孫時以倖。獨謂父子天合。夫婦人合。合者。恩義有虧。則已矣。在法合離。皆許還合。而獨於義絕不許者。蓋謂此類。況兩下相殺。又義絕之尤大者乎。初問楊罪。既脫。合勒其婦休離。有司既失之矣。若楊婦盡禮於舅姑。則為反觀事。雖稍有不至。則舅姑反得以不孝罪之矣。當離不離。則是違法。在律違律。為婚既不成。婚即有相犯。並同凡人。今其婦合比附此條。不合收坐。時皆服其得法之意焉。按筆談所載。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州司以不消。緣坐其妻子。刑曹駁之曰。毆妻之父母。即為義絕。況身謀殺。不應復坐。此與前事正相類。凡泥法而不明於理。不可以言法也。

熊子復

熊克字子復。博學有文。王季海守富沙日。漕使開宴。命子復讀樂語。季海讀之稱善。詞司謂者曰。誰為之。答曰。新任某州熊教授也。自此甚見前席。別後。子復一向官湖湘間。不相聞者幾二十年。及改秩。作邑滿。造朝謁光範。季海時為元樞。詢子復曰。近亦有著述乎。子復以兩編獻。一日後殿奏事畢。早陵從容曰。卿見近日有作四六者乎。時學士院闕官。上不訪之。趙丞相而訪之。季海於是。以陸務觀等數人對。上云。朕自知之。今欲得在下僚。未知名者。爾。季海遂及子復姓名。上云。此人。有近代可進。季海退。以所獻繳入。翌日。上謂季海曰。熊克之文。朕嘗觀之。可喜。蓋欲置之三館。兼翰苑也。季海奏云。如此恐太驟。不如且除院。稍徐召試。使克文聲著於士大夫間。則人無間言。阜陵然之。遂除提轄文思院。他日。趙丞相進。擬上曰。朕自有入。趙問何人。上曰。熊克。又曰。陛下何以知之。曰。朕嘗見其文字。又問。陛下何從得其文字。此必有近習為道地者。上曰。不然。季海雖知由己所薦。以上既不言。亦不敢泄。而趙終疑之。未幾召試。故時學士院發策。率先示大略。試者得為之備。趙乃以諭周子充云。此非佳士也。克屢造請求。問目。子充不答。及對

策殊略克以爲恨故在玉堂每當子充制詔輒無美辭後竟出知台州

鄭時中得官

鄭時中字復亨三衢人在上庠日多游朝紳間好大言嘗語同舍曰前舉漕薦乃術者曹谷先許今復來矣有好事聞之曰此必谷又許之乃與偕走其肆則鄭實未嘗先往曹沈吟久之類自搖首推演再三乃曰吾十年前曾許此命來春必高選今所見乃不然雖然來春定得官但非登科耳今秋得舉却不必問鄭乃曰吾家無延賞來年不郊非科舉何由得官谷曰某見得如此耳既而程泰之大昌與鄭同薦程第而鄭不利時余松茂老爲泰會之客第三人及第泰與謀代余因薦鄭泰亦悅其辯設禮有加鄭無以頌之嘗聞其季父行可名仲熊者言舊在太學目擊靖康金人欲立張邦昌泰爲中司特議立趙氏金酋召赴軍前泰遂遣妻王氏南歸已登舟王聞變亟步以往泰時猶未入北軍因同入肆買醬鮑人已盈坐主人橫一卓溝上使坐王凝懼不能舉筯泰兼盡之略無懼色已乃同至軍前被執鄭因於坐間舉此事謂親得之行可泰意正欲暴白此事而人無知者聞其言大喜時行可猶仕州縣即召用之二年同爲執政是歲復亨亦得官其神驗如此

詩詞祖述

隆興間魏勝戰死淮陰孝宗追惜之一日諭近臣曰人才須用而後見使魏勝不因邊釁何以見其才如李廣在文帝時是以不用使生高帝時必將大有功矣其後故翁贈劉改之曰李廣不生楚漢間封侯萬戶宜其難蓋用阜陵語也改之大喜以爲善名我異時劉潛夫作沁園曲云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又祖放翁語也

嘲兒薦舉

直齋陳先生云向爲紹興教官日有同官初至者偶問其京削欠幾何答云欠一二紙數月間有舉之者會問賀其成事則又曰尙欠一二紙又越月復聞有舉者扣之則所答如前余頗怪之他日與王深甫言之深甫笑曰是何足怪子不見臨安丐者之乞房錢乎暮夜號呼於衢路曰吾今夕所欠十幾文耳有憐之者如數與之曰汝可以歸臥矣感謝而退去之數十步則其號呼如初焉子不彼之怪而此之怪何哉因相與大笑而罷

齊東野語卷九

形影身心詩

靖節作形影相贈神釋之詩謂貴賤賢愚莫不營營惜生故極陳形影之苦而以神辨自然以釋其惑形贈影曰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影答形曰立善有遺愛胡可不自竭形累養而欲飲影役名而求善皆惜生之惑也神乃釋之曰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此神自謂也又曰日醉或能忘將非趨齡具所以辨養之累又曰立善常所忻誰當與汝費所以解名之役然亦僅在趨齡與無費而已設使爲善見知飲酒得壽則亦將從之耶於是又極其釋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事勿多慮此乃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乃得神之自然釋氏所謂斷常見者也坡翁從而反之曰予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又云委順髮傷生髮死亦遷縱浪大化中正爲化所趨應盡便須盡事復俟此言白樂天因之作心問身詩云心問身云何泰然嚴冬煖被日高眠放君快活知恩否不早期來十一年身容心曰心是身王身是宮君今居在我宮中是君家舍君須愛何事論恩自說功心復答身曰因我疎慵休能早道君安樂歲時多世間老苦人何限不放君開奈我何此則以心爲吾身之君而身乃心之役也坡翁又從而賦六言曰淵明形神自我樂天身心於物而今月下三人他日當成幾佛然三公之說雖不同而皆祖之列子力命之論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

聞北軍大破登城，照旗幟，火已四起，飛矢如雨，圍中一箭徑趨避於楚臺。北軍劫掠府庫，焚燒殆盡。在楚臺久之，使令姚紳求和，紳遂縋城而出，以直繫齊青州姚通判，以長竿揭之，見李姑姑、李遜，不能統轄諸軍，以致生變。姚遂請收軍，李云：「只請制置到此商量，便可定也。」姚頭回報，則國已遷矣。次日，北軍得國於三茅道堂，以小竹與與至李軍，國不能發一語，復送還楚臺，以兵環守，國遂死焉。文武官遇害者凡數十人，未幾，全乃入弔，行慰奠禮，且上章自劾，朝廷不敢問也。遂進全為少保，而以大理卿徐希稷知楚州軍，先一日，荀夢玉已知其謀，亟告於國，國不以為然。至是，全得其告，變之書，欲殺之，而夢玉已歸滌，乃命數十騎邀於路而殺之。制府捐三千緡捕賊，而全亦捐五千緡，無狀大率如此。希稷至楚，一意逢迎，全益以厲，既而還青州，或傳為金人所擒，或以為已死。劉璋乘時自諂，以驅除餘黨及丞相入其言，遂召希稷，而以璋為代。璋即以賄賂軍馬自隨，中途所乘馬無故而踏，璋怒，遂斬二濼寨官，人疑其非吉徵也。璋初至軍，聲頗振，不數日，指置乖方，南北軍已相疑，適忠義軍總管夏全自賄賂領五千人來，先是，全欲殺夏，璋為解免之，至是，璋留以自衛，且資其軍以制全，然夏軍素驕，時作過劫掠居民，璋乃捕為首數人斬之，猶未戢，乃劉忠義都統權司張忠政權副都統忠政辭不就，楊姑姑知之，遂呼忠政謀所以拒制司之策，忠政曰：「朝廷無負北軍，夫人若欲忠政反，惟有死耳。」遂歸家，令妻子自經，次焚告勸寶貨於庭，然後自盡。制司聞變，遂嚴命夏全封閉李全劉全張林等府庫，且出榜令北軍限三日出城，是日，諸營搬移自東北門出，夏軍坐門首搜檢，凡金銀婦女多擄取之，餘皆疑懼不敢出，制司又從而驅逐之，有黑旗一對，僅百人，乃北軍之精銳者，堅不肯出，潘易衣裝，與夏軍混雜，南軍欲注矢揮刀，則呼曰：「我夏太尉軍也。」南軍遂不疑之，至哺，大西門上火忽起，至夜遂四面縱火，殺齊軍民，璋遂命守子城，護府庫，凡兩日夜，軍皆無火，飢困不復用命，夏全知事急，遂挺身入北軍，李姑姑遂與夏劇飲，酒酣，泣曰：「少保今不知存亡，妾願以身事太尉，府庫人馬皆太尉物也，本一家人，何為自相戕？若今日勦除李氏，太尉能自保富貴乎？」夏全感其說，乃陰與李軍合，反戈以攻南軍，璋屢遣人招夏議事，竟不至，乃以十萬貫犒軍，求和，夏全乃令開一路，以馬軍二百衛送璋出大西門，星夜南奔，至寶應，已四鼓矣，從行官屬惟余元廣、沙宜子、餘悉死焉。夏軍回至淮陰，乃為時許令隔夾擊，盡得所擄財物七巨艘，既至賄賂范成張惠開門，且就軍中殺其母妻，於是夏全乃輕身北竄，劉璋遂移司於揚之堡寨，朝廷遂改楚為淮安州，命將作少監姚紳知州事，時李全猶未還，王義深固安用為權司，劉慶福與張甫謀就楚之淮河，縛大浮橋，或告李姑姑以二人欲以州獻金人，姑姑即遣人請姚紳議事，紳不獲已，而往，則大廳已設四果卓，徐二客則慶福及甫也，慶福先至，姑姑云：「哥哥不快，可去問則箇，謂李福也。」時福臥於密室，凡迂曲數四，乃至慶福至榻前，云：「哥哥沒甚事，福云：「煩惱得恁地，劉福福有劍出鞘，心動，亟出，福急揮劍中其腦，既而甫至於外，呼云：「總管沒甚事，福隱身門左，俟其入，即揮劍又仆之，福遂攜二首以出，乃大張樂劇飲，姚遂揭榜以劉張欲謀作逆，密奉朝旨，已行誅戮，乃則於朝，李福增秩，姑姑賜金，進封楚國夫人，未幾，福復以預借糧券求還召北軍入城，官民死者甚衆，姚紳賴國安用匿之，而免，於是朝廷諸閩各主動除分屯之。

說久之不決，既而許助守彭德，乃遣張惠范成入淮安，說國安令殺李福及李姑姑，未幾，李福就戮，而姑姑則易服往海州矣。其後分屯之說已定，而江關所遣趙滿夫勦殺之兵，適至北軍，怒為張范所賣，欲殺之，二人遂遁去。國安用追至賄賂彭德，其方大合樂，忽報軍變，始知張范已獻賄賂於北矣。彭德遂為所擒，既而李全至楚，揭榜自稱山東淮南行省，於是盡據淮安海州連水等處，先是全遣張國明入朝，稟議規畫，朝廷未有以處之，會時青亦遣人至，國明遂遣人報全，全遂殺青，國明極言李全無它意，朝廷遂遣趙拱奉兩鎮節鉞印綬以往，而江關乃遣申生結全帳下，謀殺之事，全因申生以其事上於朝廷，全時已有叛志矣。會鹽城陳遇謀於東海，殺奪全青州運糧之船，全由是愈怒，遂與問罪之師，首攻海陵，守臣宋濟迎降，遂進圍揚州，朝廷始降詔，削奪全官爵，住給錢糧，會諸路兵討，然戰多不利，內外為之震動，是時全合諸項軍馬，併驅鄉民二十餘萬，一夕築長圍數十里，圍合揚之三城，為必取之計，會元夕，欲示閑暇，於城中張燈大宴，全亦張燈於平山堂，中夜，全乘醉引馬步極力薄城，趙范命其弟葵領兵出城迎戰，至三鼓，勝負未決，葵先命李虎丁勝同持兵塞其要門，至是，全欲還而門已塞，進退失據，且戰且退，遂陷於新塘，由是各散去。次日，於沮洳亂屍中得一紅袍，而無一手指者，乃全也。一折以示不復，時紹定四年正月，後三日，北軍悉制府露布，聞於朝，遂乘勝復奪之鹽城，後三月，淮南諸州北軍皆空城而去矣。其繼松壽者，乃徐希稷之子，賈涉開國維揚日，嘗使與諸子同學，其後全無子，屢託涉視之，涉以希稷向與之念，遂命與之，後更名塤云。或謂書所未有者，因疑其類於此，以補劉氏之闕文云。

王公褒復讎

王宣子向書母非山陰，子塤為盜所殺，時宣子為吏部員外郎，其弟公褒待次為江尉，居鄉，物色得之，乃本村無賴，稱謂者所為，遂聞於官，其服其罪，止從徒斷，歸隸他州，公褒不勝悲憤，時納拘留留鈐轄司，公褒遂誘守卒飲之以酒，皆大醉，因手斷賊首，朝復提之自歸，有司宣子頭以狀白堂，納官以贖弟罪，事下給舍議，時楊椿元老為給事，張孝祥安國愛舍人，書議狀曰：「復讎，義也，夫讎可復，則天下之人將交讎而不止，於是聖人為法以制之，當誅也，吾為爾誅之，當刑也，吾為爾刑之，以爾之讎，爾吾之法，於是凡為人子而讎於父母者，不敢復而惟法之聽，何也？法行則復讎之義在焉，故也。今夫佐公褒之母既葬而葬其骨，是傷尸也，父母之讎，孰大於是？佐公褒得賊而輒殺之，義也，而莫之敢也，以為有法焉，律曰：發冢開棺者絞，二子之母遺骸散逸於故藏之外，則賊之死無疑矣，賊誠死，則二子之讎亦報，此佐公褒所以不敢殺之於其始，復而必歸之吏也，獄成而吏出之，使賊陽陽出入闕巷，與齊民齒，（按津遠）夫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者也，二子之始不敢殺也，蓋不敢以私義故亂法，今獄已成矣，法不當死，二子殺之，罪也，法當死而吏廢法，則地下之辱，沈痛鬱結，終莫之伸，為之子者，尚安得自比於人也哉？佐有官守，則公褒之殺是賊，協於義，而宜於法者也，春秋之義，復讎，公褒起儒生，冠履如不勝衣，當殺賊時，奴隸皆驚走，賊以死捍公褒，得不死，適耳，且此賊掘塚至十數，膏敗而不死，今又敗焉，而又不死，則其為惡，必侈於前，公褒之殺之也，豈特直王氏之冤而已哉？椿等謂公褒復讎之義可嘉，公褒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為無罪，納官贖。

弟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罰宜如律詔給合議是。其後公在乾道間為勅令所削定官。一日登對孝宗顧問左右曰是非手斬發家盜者乎意頗喜之。未幾除左司公袞為人雅甚王龜齡嘗附時有云貌若庭中甚武者蓋紀實也。

富春子

寶慶間有孫氏子名守榮善風角鳥占其術多驗號富春子。薄游醫上聞譚樓鼓角聲驚曰且夕且有變而士人常有典郡者適見富公王元春因賀之曰且夕鄉郡之除必君也王以為誕越兩月而潘丙作亂王果以告變之功典郡自是人始神之。後登吏衛王之門頗為信用一日聞鶴唳史令占之云來日哺時常有寶物至然非丞相所可用者今已抵關必有所礙而未入耳翌日果李全以玉柱斧為質為關者遲留質之於府而後納史得李全書置之袖間未啓也。因扣云吾袖中書所言何事對曰假破囊二十萬耳劉封果然史以此深忌之後以他故歸從遠郡死焉後未見有得其術者。

王宣子失告命

策殺之下政先彈壓然一智不足以勝衆姦王佐宣子雖以文魁天下而吏才極高壽皇深喜之尹臨安日禁嚴盜甚嚴都城肅然既而以治辦受賞增秩告命甫下置臥內且起忽失之宣子知為所侮略不見之辭色他日奏事畢從容以白上曰鼠輩惡臣窮其姦故為是以沮臣爾上曰何以處之對曰臣若張皇物色正項其計中惟有置之不問異時從吏部求一公據足矣今未敢請也上稱善。

配鹽商菽

昔傳江西一士求見楊誠齋頗以該洽自負。越數日誠齋備之云聞公自江西來配鹽商菽欲求少許士人忙然莫曉亟往謝曰某請書不多實不知為何物誠齋徐檢禮部韻略菽字示之注云配鹽商菽也然其義亦未可深曉楚辭曰大苦鹹酸辛甘行說者曰大苦菽也言取菽汁調以鹹酢椒薑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然古無豆菽史急就菽乃有藥鹽菽史記貨殖傳有藜藿鹽菽中答三輔決錄曰前對大夫范仲公鹽菽果其一筭蓋秦漢以來始有之。

疽陰陽證

族伯臨川推官平生以體孱氣弱多服烏附丹砂晚年疽發背其大如扇醫者悉歸罪於丹石之毒凡菴粉羊血解毒之品莫不遍試殊不少損或以後市街老祝醫為薦者祝本瘍醫然指下極精診脈已即云非敢求異於諸公然此乃極陰證在我法中正常多服伏火硃砂及三建湯否則非吾所知也諸子皆有難色然其勢已殆姑嘗試一二小料而祝復俾作大劑頓服三日後始用膏藥敷貼而丹砂烏附略不輟口餘半月而瘡遂平凡服三建湯二百五十服此亦可謂奇工矣洪景盧所載時康祖病心痔用聖惠方治腰痛鹿茸附子藥服之而差又福州郭醫用附子附片補痔疾皆此類也蓋瘡疽皆有陰陽證要當一決於指下而今世外科往往不善於脈每以私意揣摩故多失之此不可不精察也。

陳周士

齊東野語 卷九

禍福報應之說多傳會傳說未可盡信今有鄉曲目擊曉然一事著之於此以為世戒陳周士造直齋侍郎振孫之長子登第為嘉禾倅嶺郡一日宴客於月波樓有周監酒者勇爵代庖於此乃趙與象德淵之隸是日適以小舟載客游遊初不知郡將之在樓也周士適顯見周急艤棹趨避周士令詢之知為周也怒形於色曰某不才望輕遂為一卒相侮如此乃窮撫其數事作書達之於趙備言賊盜過惡時趙守吳即日道遠決奔緝置仍押至嘉禾示衆時方炎暑周士乃裸而暴之烈日中瘡血臭腐數日而死臨危歎曰陳通判屈打殺我當訴之陰府矣時寶祐丙辰夏季夏也是歲十二月周士疽發背而殞吁可畏哉。

秀王嗣襲

秀安僖王壽皇本生父也用漢安懿王故事以子孫嗣襲安僖子伯圭嗣是為崇王諱憲靖長孫曰師襲早卒師襲嗣是為澄王師襲高皆先卒師襲嗣是為和師襲又卒師襲嗣是為慶元年自知慶元府入嗣未朝謝而薨是為永王師襲以寶慶三年嗣至寶祐六年歷三十一年而後薨是為潤王次師襲先薨曾孫希字行亦皆先亡至景定二年元孫與澤以浙西倉歸班襲嗣至咸淳七年薨是為臨海郡王其次與皆先卒是歲冬與澤以知全州換授吉州刺史主奉香火其間以傍宗人繼者蓋十居五六焉。

齊東野語卷十

古今左右之辨

南人尚左北人尚右或問孰為是。因攷其說於此。與有識者訂之。檀弓鄭氏註云。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老子亦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河上公註。左生位也。右陰道也。禮正義案。特性少牢。吉祭皆載右。左。按津逮。十虞禮。凶事載左。吉祭載右。皆從地道尊右。凶事載左。取其反吉也。老子又曰。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河上公註。卑而居陽。以其不尊。尊而居左。以其主殺也。吳世傑漢書刊誤云。凶事尚右。孔子有姊之喪之事也。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註謂車上貴左。乘車則貴左。兵車則貴右。乘車者在左。御者在中。兵車君在中。御者在左。少儀論乘兵車云。軍尚左。疏云。軍將尊尚左。按老子上將軍處右。偏將軍處左。非指車而言也。左傳。韓厥代御居中。杜註。自非元帥。御皆在中。將在中。乃知兵車惟君及元帥然後尚右。其餘軍將亦尚左而已。按古人主當左。以右為尊而遜客。而已居左。則左非尊位也。後世以左為主位。而貴不敢當。則以左為尊也。如魏無忌迎侯生而盧車左。何也。地道陰道尚右。故後世之祀。以右為上。今宗廟亦然。人家門符左神茶。右鬱壘。攷張平子賦亦云。守以鬱壘。神茶副焉。左傳。載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天子所左。寡君亦左之。則以右為助之重且大者。漢右賢左戚。他如左官左遷。又皆以左為輕。或謂左手足不如右強。故論輕重者。必重右而輕左。詳見前卷。

齊東野語 卷十

馬自然嘗泊舟於此所致。故錢信平望蚊詩云。安得神仙術。試為施康濟。使此平望村。如吾江子。雖然余有小樓在臨安軍將橋面。臨官河。汚穢特甚。自暑徂秋。每夕露眠。寂無一蚊。過此僅數百步。則不然矣。此亦物理之不可曉者。渡淮蚊蚋尤盛。高郵露筋廟是也。孫公諱圃云。秦州西洋多蚊。使者按行。以艾烟薰之。方少退。有一廳吏醉仆為蚊所嚼而死。世傳范文正詩云。飽似櫻桃重。飢如柳絮輕。但知從此去。不覺問前程。即其地也。聞大河以北。河水一解。如雲如煙。若信安滄景之間。夏月牛馬皆塗之。以泥。否則必為所斃。按爾雅。鷓鴣一名蚊母。相傳此鳥能吐蚊。陳藏器云。其聲如人嘔吐。輒出蚊一二升。李肇唐史補稱江東有蚊母鳥。亦謂之吐蚊鳥。夏夜則鳴。吐蚊於蓬葦間。湖州尤甚。又曰。端新州有鳥。類鷓鴣而大。常於池塘捕魚。每一鳴。則蚊羣出其口。亦謂之吐蚊鳥。又謂之鷓鴣。然以其羽為扇。却可辟蚊。嶺南又有蚊。子木實如枇杷。熟則自裂。蚊盡出。而實空。塞北又有蚊母草者。其說亦然。淮南子曰。水蠶為蠶。子分為蠶。免習為蠶物之所為。出於不意。非知者。驚知者。不怪。今子分。汚水中無足蟲也。好自伸屈於水上。見人輒沈。久則脫而為蚊。蓋水蟲之所變。明矣。東方朔隱語云。長條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煙。為指掌所捫。若生草中者。吻尤利。而足有文彩。號為豹脚。又其字或從醫。志其時也。又為閩。以蟲之在門中也。說文曰。秦謂之蟻。楚謂之蚊。夏小正云。丹鳥。蓋也。蓋白鳥。謂蓋以蚊為糧云。然則育蚊者非一端。固不可專歸於水也。因舉數說。戲為吾鄉解嘲。分如二反。

俞侍郎執法

吾鄉前輩俞且軒侍郎。善墨戲。竹石。蓋源流射澤而自成一派。遂今為人寶重。然久知其能畫。而不知其為人。因書其概於此。侍郎名激。字子清。用伯祖開學侯。思入仕。中刑法科。短小精悍。清談簡約。樂易無涯。岸而居。官守正不阿。其為福建按察使。陳應激丞相。三山治盜過嚴。一日。驅數十囚。欲投諸海。激白其長曰。朝廷有憲。而郡國無憲。豈可乎。力爭之。因命閱實。遂為區別。戮者各若干。陳始怒。而後喜。其有守。悉從之。且薦以京削。為刑部郎。日有鄉豪。以俠稱。為時所畏。殺人。隱罪其奴。獄上殿。請自鞠。豪因得其直。光宗壯之。即日除大理少卿。然竟為豪擄去。又常德有舟。捐程亮。殺巡檢宋正國。一家十二口。累歲始獲。乃在寧廟。登極赦前。吏受其賂。欲出之。激奏。檢太祖朝。嚴范義超。故事。以為殺人於異代。既更開國。大帶猶所不赦。況亮乎。於是遂正典刑。他可紀者尚多。後權刑部侍郎。以侍制致仕。家居十年。乃終。年七十八。且軒其自號也。俞氏自退翁起家。未七十而納祿。者至激凡五人。且皆享高年。有園池。擊書歌舞之樂。鄉曲榮之。後余得竹石二紙。於故家。蓋如黍米。木石亦奇潤。自成一派。上題印曰。居易戲作。蓋開學侯所為也。因知子清戲墨有所來。此亦人所未知者。因併表而出之。

尹惟曉詞

梅津尹渙。惟曉未第時。嘗薄遊若溪。藉中適有所盼。後十年。自吳來。鸕舟碧瀾。問訊舊遊。則久為一宗子所據。已育子而猶挂名籍中。於是假之郡將。久而始來。顏色瘁。不足膏沐。相對若不勝情。梅津為賦多令云。歲末轉清商。溪聲供夕涼。縱傳杯催曉。紅妝煥。館鳥雲新浴。能拂地水沈香。歌短舊情長。重來驚

覆霜。恨綠陰青子成雙。說着前歡。伴不采。關連子。打鴛鴦。數百載而下。真可與杜牧之尋芳較晚之為偶也。

祁廟

劉安別傳云。安既上天。坐起不恭。仙伯主者。奏安不敬。應斥。八公為安謝過。乃赦之。謫守祁廟三年。半山詩云。身與仙人守祁廟。可能雞犬得長生。然則祁廟者。得非今世俗所謂都坑乎。然廟宇亦有數義。說文云。廟。廟也。莊子庚桑楚篇。適其偃。莊云。偃。屏廟也。屏廟。則以假。禮既夕。禮。句人。祭冷。坎。隸人。退。廟。廟。萬石。君。傳。建。為。郎。中。每。五。日。歸。謁。親。切。問。侍。者。取。親。中。裙。廟。身。自。泔。洗。孟。康。註。曰。廟。行。泔。洗。行。中。受。養。函。也。他。如。晉。侯。食。麥。服。如。廟。陷。而。卒。趙。襄。子。如。廟。心。動。執。豫。讓。高。祖。如。廟。心。動。見。柏。人。金。日。碑。如。廟。心。動。換。拜。何。雁。范。離。伴。死。從。廟。中。李。斯。如。廟。見。鼠。賈。姬。如。廟。逢。處。陶。侃。如。廟。見。朱。有。劉。寔。王。敦。並。誤。入。石。崇。廟。郭。璞。被。髮。廟。上。劉。和。李。廟。上。置。香。爐。沈。慶。之。夢。面。符。入。廟。中。崔。浩。焚。經。投。廟。中。饒。商。廟。神。李。亦。廟。鬼。之。類。甚。多。皆。為。廟。之。屬。無。疑。而。汲。黯。傳。大。將。軍。寄。侍。中。上。臨。廟。見。之。香。調。則。謂。林。邊。為。廟。張。敞。傳。孝。文。皇。帝。居。廟。陵。比。四。廟。服。虔。註。曰。廟。側。臨。水。章。昭。則。曰。高。岸。狹。水。為。廟。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廟。師。古。註。亦。曰。岸。之。邊。側。也。因。併。致。著。於。此。云。

敬嚴莊唐書

王元敬大卿。必誠。直。自。遠。不。輕。許。可。嘗。註。唐。書。自。以。為。人。美。能。及。括。蒼。老。士。某。者。深。於。史。事。亦。嘗。增。註。唐。書。因。書。以。求。正。王。讀。畢。遂。成。元。吉。之。事。遂。笑。云。建。德。諸。君。也。當。以。秋。書。豈。得。謂。殺。此。書。殊。未。然。遂。擲。還。之。某。士。者。大。不。平。徐。起。答。之。曰。殺。兄。之。字。蓋。本。孟。子。象。曰。以。殺。舜。為。事。今。卿。秋。兄。之。字。出。於。何。書。王。倉。卒。無。以。為。對。是。知。文。字。未。可。以。輕。信。也。

黃子由夫人

黃子由。向。書。夫。人。胡。氏。與。可。元。功。尚。書。之。女。也。俊。敏。強。記。經。史。諸。書。略。能。成。誦。善。筆。札。時。作。詩。文。亦。可。觀。於。琴。奕。寫。竹。等。藝。尤。精。自。號。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李。易。安。云。時。趙。師。舉。從。善。知。臨。安。府。立。放。生。池。碑。於。湖。上。高。文。虎。炳。如。內。翰。為。之。作。記。誤。書。為。魚。龍。威。若。商。歷。以。興。既。已。毀。石。分。送。朝。行。胡。夫。人。一。節。即。知。其。誤。會。炳。如。以。廢。頭。策。題。得。罪。多。士。而。從。善。又。以。學。舍。張。蓋。殿。人。等。嘗。斷。其。僕。諸。士。既。聞。其。事。遂。作。小。詞。戲。誣。之。作。為。夏。王。道。不。是。商。王。道。鳥。獸。魚。龍。是。你。者。乃。胡。氏。首。指。其。誤。也。他。日。胡。氏。殞。其。婢。竊。物。以。逃。捕。得。之。送。臨。安。府。從。善。銜。之。遂。物。其。婢。指。言。主。母。平。日。與。奕。者。鄭。日。新。通。所。失。物。乃。主。母。與。之。耳。因。送。鄭。繫。獄。之。未。幾。子。由。以。帷。薄。不。修。去。國。事。之。有。無。固。不。可。知。而。從。善。之。用。心。亦。薄。矣。後。十。餘。年。從。善。死。其。子。希。蒼。亦。死。其。婦。錢。氏。俾。處。獨。任。一。僕。幹。主。家。事。有。老。僕。知。其。私。頗。持。之。錢。氏。與。幹。者。欲。滅。其。口。遂。以。他。事。保。官。竟。斃。於。獄。且。擅。焚。之。未。幾。僕。家。聲。其。冤。於。憲。臺。時。林。介。持。憲。節。方。振。風。采。遂。逮。錢。氏。於。庭。經。營。巨。援。備。兩。獲。免。而。幹。者。遂。從。歸。籍。情。人。之。存。心。不。可。以。不。近。厚。而。報。復。之。理。昭。昭。不。容。辨。也。如。此。

洪景盧

洪景盧居翰苑日嘗入直值制詔香至自早至哺凡視二十餘草事竟小步庭間見老叟負喧花陰誰何之云京師人也累世爲院吏今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復爲吏故養老於此因言開今日文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也洪喜其言曰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事矣老者復頌云學士才思敏捷真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爲報然自恨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時使有地縫亦當入矣

吳郡王冷泉書贊

莊簡吳秦王益以元舅之尊德壽特親愛之入宮每用家人禮憲聖常持盈滿之戒每告之曰凡有宴召非得吾旨不可擅入一日王竹冠練衣芒屨杖獨攜一童縱行三竺靈隱山中濯足冷泉磐石之上遊人望之儼如神仙遂爲選者開奏次日德壽以小詩召之曰趁此一軒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令小璫持賜王遂直往光堯迎見笑謂曰夜來冷泉之遊樂乎王恍然頓首謝光堯曰朕宮中亦有此景卿欲見之否蓋巖石疏泉像飛來香林之勝架堂其上曰冷泉中揭一畫乃闕莊簡野服濯足於石上且御製一贊云富貴不驕成晚暉掃除膏粱放曠林泉冷浪濯足風度蕭然國之元舅人中神仙於是盡醉而罷因以賜之亦可謂成晚之至榮矣畫今藏其會孫潔家余嘗見之

絹紙

坡翁嘗醉中爲河陽鄭倅書明日視之紙乃絹也遂自題於後云古者本謂絹紙近世失之云蓋古人多以絹爲紙烏絲欄乃織成爲卷而書之所謂蠶紙者亦以蠶爲紙也按蔡倫傳云用楮帛者謂之紙楮貴簡重不便人乃用木膚麻皮等附修文殿御覽載晉人藏書數有白絹草書白絹行書白絹楷書之目又魏太和間博士張揖上古今字帖其中部辨紙字云今世其字從巾蓋古之素帛依舊長短隨事裁絹枚數重疊即名蠶紙故字從糸此形聲也蔡倫以布持到作紙故字從巾是其聲雖同而糸巾則殊也盧仝茶歌有白絹斜封三道印之句豈以絹世之邪

談重海命

吳興人談重元鼎少領鄉薦不第晚就南廊更數試復不入等章文莊兄弟皆與之同舍嘉定戊辰文莊兄弟在朝談入京將更試請曰二兄何以授我乃相與作備對數十付已而文莊入爲考官得談卷甚喜所批稍高編排當在上二等已而曰名器不可以故人私之但使脫助教足矣於是稍移向下既而算計四等合放若干而談之名適在末等之首竟棄趨而歸一文學之微造物亦斬之邪

椰酒菊酒

今人以椰子漿爲椰子酒而不知椰子花可以釀酒唐殷堯封寄嶺南張明府詩云椰花好爲酒誰伴醉如泥九日菊酒以淵明採菊白衣送酒得名而不知西京雜記所載菊花酒法以菊花舒時併採莖葉雜糝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此皆目前之事而未有言者何也

混成集

混成集修內司所刊本巨帙百餘古今歌詞之譜靡不備具只大曲一類凡數百解他可知矣然有譜無詞者居半覽寥一曲共三十六段皆開紫霞翁云幼日隨其祖郡王曲宴禁中太后令內人歌之凡用三十人每番十人奏音極高妙翁一日自品象管作數聲真有駐雲落木之意要非人間曲也又言無太皇最知音極喜歌木質人者以歌杏花天木笳遂補教坊都管開值舊事因書之以遺好事者蓋二曲皆今人所罕知云

明真王真人

王妙堅者本與國軍九宮山道嫗也居常以符水呪藥等術行乞村落碌碌無他異既而至杭多遊西湖兩山中一日至西陵橋茶肆少憩適其鄰有陳生隸職御酒庫其妻適見之因扣以婦人而陳不可疎者還可顧解否嫗曰此特細事命市真麻油半斤燒竹瀝投之且爲持呪俾之沐髮蓋是時恭聖揚后方誅韓心有所疑而髮腫不解意有物出示(按此二字疑爲韓字之誤)以此徧求禳治之術會陳妻以油進用之良驗意頗神之遂召妙堅入宮賜予甚厚日被親幸且爲創道字賜名明真俾主之累封真人同時有黃冠易如剛者嗜酒誇誕薄知其事欲以奇動於是以黃絹方丈帶書大符以進后大喜賜予亦渾後住太乙東宮

牙

詩曰王之爪牙故軍將皆建旗於前曰大牙凡部曲受約束莫進退悉趨其下近世重武通謂刺史治所曰牙緣是從卒爲牙中兵武吏爲牙前將俚語誤轉爲衙珩瑣論云突厥畏李靖徒牙於磧中牙者旗也東京賦竿上以牙飾之所以自表識也太守出有門旗其遺法也後人遂以牙爲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則建旗之義或以衙爲衙舍兒子爲衙內唐韻註衙府也亦說武德元年字文化及下牙方政啓狀釋文牙旗名也軍中所建高保勳病召衙內指揮使梁延嗣衙內蓋官稱耳唐謂前殿爲正衙豈亦以衙仗建旗而名邪

字釋

州郡遇聖節錫宴率命狼妓數十羣舞於庭作天下太平字殊爲不經而唐樂府雜錄云舞有字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王建宮詞云羅衫葉葉纒重重金鳳銀鸞各一羣每遇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則此事由來久矣

陰陽而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災異而策三公實負在天之愧蓋有所風也

高宗立儲

孝宗與恩平郡王璘同養於宮中孝宗英睿夙成秦檜之進璘后亦主璘高宗聖意雖有所向猶未堅決嘗各賜宮女十人史丞相浩時為普安府教授即為王言上以試王當讓奉之王亦以為然閱數日果皆召入恩平按津浦本有皆犯之矣普安者完璧也按津浦本有已而皆竟賜焉上意遂定

慈孝李后

慈孝李皇后安陽人父道本成方諸將故翠盜也后天姿悍媚既正椒房稍自恣始成肅謝后事高宗及憲懿聖甚謹至后頗假蹇或乘肩輿直至內殿成肅以為言后悲曰我是官家結髮夫妻蓋謂成肅自贖御册立也語聞成肅及壽皇皆大怒有意廢之史太師已老嘗詔入見北宮密與謀浩以為不可遂已宮省事秘莫得詳也其後益無忌憚貴妃黃氏有寵后妬每欲殺之紹興二年光宗初郊宿青城齋宮后乘便遂寢之死地或以聞上駭且忿怒於是遂得心疾及上不豫兩宮有間言天下寒心皆歸過於后后以慶元庚申上仙權殯赤山甫畢雷震山崩亟復修治之

道學

伊洛之學行於世至乾道淳熙間盛矣其能發明先賢旨意溯流徂源論著講解卓然自為一家者惟廣漢張氏敬夫東萊呂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朱公尤濶洽精詣蓋其以至高之才至博之學而一切收斂歸諸義理其上極於性命天人之妙而下至於訓詁名數之末未嘗舉一而廢一蓋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得其傳而伊洛之學至諸公而始無餘蘊必若是然後可以言道學也已此外有橫浦張氏子韶象山陸氏子靜亦皆以其學傳授而張嘗參宗泉祠陸又嘗參泉之徒德光故其學往往流於異端而不自知程子所謂今之異端因其高明者也至於永嘉諸公則以詞章議論馳騁固已不可同日語也世又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為進取之地輒亦自附於道學之名衰衣博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為默識而扣擊其所學則於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於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為偽學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者也韓侂胄用事遂逐趙忠定凡不附己者指為道學盡逐之已而自知道學二字本非不美於是更目之為偽學臣僚之薦舉進士之結保皆有如是偽學者甘伏朝典之辭一時嗜利無恥之徒雖嘗自附於道學之名者往往旋易衣冠強習歌鼓欲以自別甚者鄧友龍輩附會迎合首啓兵變而向之得罪於慶元初者亦從而和之可嘆也已

鄧友龍開邊

鄧友龍長沙人嘗從張南軒游自詭道學既登朝時論方攻偽學因諱而晦其事時外祖章文莊公為學官喜滑稽嘗以祀事同宿談語之際友龍不能堪以語及之云章戲之曰若然則又是道學矣友龍面發赤大銜之未幾入章章公由學士院補外公本謝丞相客也友龍為右史而宇文紹節自右史代

之於是召文莊為宗政少卿友龍不能平以嗾紹節紹節甫供職未及受告首論其事語侵謝蓋亦以見厭於韓矣章命既寤謝遂去國而友龍亦出為淮西漕日夕謀復入時金人方困於北兵且其國歲荐飢於是沿邊不逞之徒號為跳河子者時時剽獵事狀陳說利害友龍得之以為奇貨於是獻之於韓韓用事久思釣奇立功以自蓋得之大喜附而和者雖不一其端實友龍發之也孔子所以畏鄙夫患得患失者有以夫

文莊論安內矯詔

安丙之誅吳曦也矯詔自稱宣撫副使途徑入街上奏時章文莊直學士院因謂矯制假命一時權宜濟事可也事定奏功便當退用初銜而還稱所假是豈復有朝廷乎今為朝廷計宜先赦其矯詔之罪然後賞其斬賊之功則恩威並用折衝萬里之外矣而時相方自以為功謂此詔非矯實朝廷密旨且謂御樓受俘於是疏不果上已而受俘之議雖格而竟以所矯官職授之其後丙亦自斃否則又一曠也

王沈趨張說

張說之為承旨也朝士多趨之王質景文沈瀛子壽始俱在學校有聲既而俱立朝物譽亦歸之相與言吾儕當以詣說為戒衆皆聞其說而壯之已而質潛往說所甫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相視愕然明日喧傳清議鄙之久皆不安而去

協韻牽強

詩辭固多協韻晦庵用吳才老補音多通然亦有太甚者古人但隨聲取協方言又多不同至沈約以來方有四聲之拘耳然亦正不必牽強也離騷一經惟多艱多替之句最為不協孫老蘇子容本云古亦應協未必然也晦庵以韻音巾替音天雖用才老之說然恐無此理以余觀之若移長太息以掩涕一句在哀生民之多艱下則涕與替正協不勞牽強也

沈君與

吳興東林沈君與即東老之子也家饒於財少游京師入上庠好狎游時蔡奴聲價中於都下沈欲訪之乃呼一賈珠人於其門首茶肆中議價再三不售撤其珠於屋上賈珠者窘甚君與笑曰第隨我來依汝所索還錢蔡於籠中窺見令取視之珠也大驚惟恐其不來後數日乃詣之其家喜相報曰前日撤珠郎至矣接之甚至自是常往來一日攜上樊樓樓乃京師酒肆之甲飲徒常千餘人沈通語在坐皆令極量盡歡至夜盡為還所直而去於是豪侈之弊滿三輔既而擢第盡買園子監書以歸時賈收耘老隱居若城而橫塘上沈嘗以詩遺之盤曰黃稭稻熟墜西風肥入江南十月雄橫跨蹠蹠齒齒白圓臍吸勝斗齊紅盪須園老香研袖裏粘庖丁細響蔥分寄橫塘溪上客持螯莫放酒杯空耘老得之不樂曰吾未之識後進輕我且聞其不耦因和韻詆之云彭越孫多伏下風螭蚌奴視敢稱雄江湖縱養芥腴紫鼎鑊終烹爪眼紅嘲稱吳兒牙似鏡劈湖女手如蔥獨憐盤內秋臍實不比溪邊夏殼空君與怒曰吾聞買多與郡將往還預政言人短長曾為人所訟吾以長上推之乃鄙我若此復用韻報之云蟲腹無端苦動風

圍雖還却勝尖雄。水寒且弄雙鉗利。湯老難逃一背紅。液入幾家煩海浦。醜成何處污園蔥。好收心跡辨蛇穴。毋使雷驚族類空。賈晚娶真氏。人謂賈秀才娶真縣君以爲笑。沈所指剛雖爲此。賈尋悔之。而戲語已傳播矣。

吳儁

吳儁字公度。吳興人。試補太學爲第一。崇寧五年。舉禮部七千之士而魁之。其名聲風采。人莫不求識。而願交。遂經學。妙語言。爲時聞人。其父伯陽。嘗夢若遊奕使者立東階。問秀才在否。曰不在。遂去。出門見旌旛容物。彌望不絕。曰秀才歸。但道天赦會來。已而捷音至。先以名次高下商價。自榜尾行間。前列以至首選。自百千漸至千緡。乃出其榜。初自刪定。勅令所出。爲寧海推官。時蔡京罷相。居城中。意其生計從容。委買齊川土物。無虛月。儁意不平。念吾以文學起身。而不以儒者見遇。報以賈直。京覺之。而怒。重和二年。召爲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時京以太師魯公。賜第京師。朝朔望。一日上問京。曩居杭。識推官吳儁乎。今以大臣薦。欲除官。對曰。識之。其人傲狠無上。上驚曰。何以知之。曰。吾按當知陛下御諱而不肯改。乃以一團團之蓋言儁字也。上默然不懌。未幾。言者承風旨論罷。自是不復出。及京敗。知郟州孫夔言。巴人有草祭之謠。上其事。其者論其卽倉倉字爲人君二字。謂京有不臣之心。雖若附會。然亦平日好以字畫中傷善類之報也。

御宴爐火

穆陵初年。嘗於上元日。清燕殿排當。恭請聖太后。既而燒火爐於庭。有所謂地老鼠者。徑至大母聖座下。大母爲之驚惶。拂衣徑起。意頗疑怒。爲之罷宴。穆陵恐甚。不自安。遂將排辦巨瑤陳詢。蓋監繫總命。黎明穆陵至。陳朝謝罪。且言內臣排辦不謹。取自行遣。恭聖笑曰。終不成他特地來驚我。想是誤耳。可以赦罪。於是子母如初焉。

朱芮殺龍

吳興鄭南朱教授。嘗江行。舟人忽報小龍見。請禱之。朱出視之。小蛇也。以箸夾入沸湯中。蛇躍出自投於江。却行波面。盼朱再四。乃沒。有頃。片雲霹靂。爐霧蔽舟。既而舟上一竅如錢。朱已懸於舟中矣。又王村芮祭酒按津浦。初任仁和尉。長河堰有龍王廟。每祭則有小蛇出。或止香爐。或飲於杯。往來者謹事之。堰歲數壞。人以爲龍所爲。芮疲於修築之役。一日焚香設奠。蛇果出爐上。芮端笏數之曰。有功於民者。乃得祀。龍廟食於此。未嘗有功。而歲數壞堰。勞民之力。爲罪多矣。無功有罪。於國法當殺。卽舉笏擊之。應手碎。是夕宿於近地。疾風甚雨。大木盡拔。土人大恐。而芮處之自若。後卒爲名臣。其幸不幸也如此。

齊東野語卷十二

姜堯章自敘

番禺布衣姜堯章。出處備見。張輯宗瑞所著白石小傳矣。近得其一書。自述頗詳。可與前傳相表裏。云某早孤。不振。幸不墜先人之緒業。少日奔走。凡世之所謂名公鉅儒。皆嘗受其知矣。內翰梁公。於某爲鄉曲。愛其詩似唐人。謂長短句妙天下。樞使鄭公。受口文。使坐上爲之。因解節稱賞。參政范公。以爲翰墨人品。皆似晉宋之雅士。待制楊公。以爲於文無所不工。甚似陸天隨。於是爲忘年友。復州蕭公。世所謂千巖先生者也。以爲四十年作詩。始得此友。待制朱公。既愛其文。又愛其深是禮樂。丞相京公。不獨稱其禮樂之善。又愛其駢儷之文。丞相謝公。愛其樂善。使次子來謁焉。稼軒辛公。深服其長短句。如二卿。孫公。從之。胡氏應期。江陵楊公。南州張公。金陵吳公。及吳德夫。項平甫。徐子淵。曾幼度。商彥仲。王晦叔。易彥章之徒。皆當世俊士。不可悉數。或愛其人。或愛其詩。或愛其文。或愛其字。或折節交之。若東州之士。則樓公。大防。葉公正則。則尤所賞激者。嗟乎。四海之內。知己者不爲少矣。而未有能振之於寥困無聊之地者。舊所依倚。惟有張兄平甫。其人甚賢。十年相處。情甚骨肉。而某亦竭誠盡力。憂樂關念。平甫念其困躓。場屋。至欲輸資以拜爵。某辭謝不願。又欲割錫山之膏腴。以養其山林無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生百年。有幾。實主如某與平甫者。復有幾。撫事感慨。不能爲懷。平甫既歿。稚子甚幼。入其門。則必爲

近年惟貞齋陳氏書最多。蓋嘗仕於蒲。傳錄夾漈鄭氏。方氏。林氏。吳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且做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近亦散失。至如秀崑東嶺鳳山三李高氏。亦皆蜀人。號為史家。所藏僻書尤多。今亦已無餘矣。吾家三世積累。先君子尤嗜嗜。至謂負郭之田。以供筆札之用。冥搜極討。不憚勞費。凡有書四萬二千餘卷。及三代以來金石之刻一千五百餘種。皮書種志雅堂。日事校讎。居然藏金之富。余小子遭時多故。不善保護。善和之書。一旦掃地。因考今昔。有感斯文。為之流涕。因書以識吾過。以示子孫云。

雷書

神而不可名。變化而不可測者。莫如雷。淮南子曰。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電。故先儒為之說曰。陰氣凝於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雷擊於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或問世所得雷。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為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於地。則成形矣。或問人有不善。為雷震死者。何也。曰。人作惡。有惡氣。霹靂乃天地之怒氣。是怒氣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或問雷之破山壞屋。折樹殺畜。何也。曰。此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康節嘗問伊川曰。子以為雷起於何處。伊川曰。起於起處。然則先儒之所言者。非不精詳。而余猶謂有不可曉者焉。大中祥符間。岳州玉真觀為火所焚。惟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倒書而刻之。屢屢中有以此字問何仙姑者。云謝仙者。雷部中鬼也。掌行火於世間。後有於道藏經中得謝仙事。驗以為神。又吳中慧聚寺大殿二柱。嘗因雷震有天窗動。溪火三字。餘若符篆不可曉。及近歲德清縣新市鎮覺海寺佛殿柱。亦為雷震。有字徑五寸餘。若漢隸者。云收利火謝均思通。又云西吳李灼火。此乃得之目擊者。又宜興善權廣教寺柱。亦有雷書。略密火及謝均火者。華亭縣天王寺亦有雷書。高揭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皆倒書。內令章二字。特奇勁。類唐人書法。然則雷之神。真有謝姓者邪。近丁亥六月五日。雷震安橋南酒肆。卓間有雷書。迨逝水三字。此類甚多。殊不可測。此所以神而不可知者乎。孔子不語怪力亂神。非不語也。蓋有未易語者耳。

賈相壽詞

賈師憲當國日。臥治湖山。作堂曰半閒。又治園曰養樂。然名為就養。其實佔權固位。欲罷不能也。每歲八月八日生辰。四方善頌者以數千計。悉俾翹館。考以第甲乙。一時傳誦。為之紙貴。然皆諂詞。嗚呼。偶得首選者數闕。戲書於此。陳惟善合寶鼎詞云。神龍離斷。幾千年再乾坤初造。算當日。杯茶如許。爭一着。吾其左。談笑頃又十年生聚。處處風葵。江如鏡。楚氛餘幾。猛擊甘泉捷報。天衣細意。從頭補。爛山龍華。龍華宮。漏永千門角。輪。截斷紅塵。飛不到。街九軌。看千貂避路。庭除五侯。深鎖好一部。太平六典。一一周公手做。赤烏樹。袋消得道。斑爛衣。好儘眉。眉鶴髮。天上千秋難老。甲子平頭。纔一過。未脫汾陽考。看金盤露。滿瑤池。龍尾放班。回早。慶登中。羣玉木蘭花。慢云。請諸君。看眼來。看我福華。編記江上秋風。鯨鯨。鯨鯨。雁雁。雁。雁。一時幾多人物。只我公。隻手護山川。爭觀附符瑞象。又扶紅日中天。因憤下走奉。靈龜。磨盾夜無眠。知重開宇宙。活人萬萬。合壽千。是驚太平世也。要東還。越上是何年。消得清時。鐘鼓不妨。

平地神仙陸景思。甘州云。滿清平世界。慶秋成。看看斗米三錢。論從來活國。論功第一。無過豐年。辦得開民一飽。餘事笑談閒。若問平戎策。微妙難傳。玉帝要留公住。把西湖一曲。分入林園。有茶煙丹甌。更有釣魚船。覺秋風未會吹着。但砌蘭長倚北堂。登千千歲。上天將相。平地神仙。奚減倬然。齊天樂云。金甌吹淨。人間暑。連朝弄涼新雨。萬寶功成。無人解得。秋入天機深處。開中自數。幾心酌乾坤。手斟霜露。護了山河。共看元影在銀兔。而今神仙正好。向青空覓箇。衝澗襟襟。帝念羣生。如何便肯。從我乘風歸去。夷遊洞府。把月杼雲機。教他兒女。水逸山明。此情天付與。從靈波。塘柳云。指庭前翠雲金雨。霏霏香滿仙宇。一清透徹。渾無底。秋水也無流處。君試數。此樣襟懷。頓得乾坤住。閒情半許。聽萬物。氤氳。從來形色。每向靜中觀。琪花路。相接西池。壽母年年。弦月時序。荷衣刺佩。尋常事。分付兩山容。與天證取。此老平生。可向青天語。瑤巖綬。舉要見我何心。西湖萬頃。來去自鷗鷺。郭應西居。安聲聲。捷書連。甘雨瀟瀟。青。新來喜沁。堯眉許。大擔當。人間佛力。須彌。年年八月八日。長記他。三月三時。平生事。想抵和天語。不遣人知。一片閒心。鶴外被乾坤。係定。虹玉腰圍。圓圍雲邊。西風萬籟吹。齊。歸舟更歸何處。是天教家在蘇堤。千歲。比周公多箇。綵衣且。信以儷。語云。綵衣幸。輔。古無一品之會。參。袞服。湖山。今有半闕之姬。日。所謂三月三。者。蓋頌其庚申。頌草坪之捷。而歸舟乃。勸齋名也。賈大喜。自仁和宰。除官告院。既而語客曰。此詞固佳。然失之太俳。安得有著綵衣周公乎。

事聖茹素

余家濟南歷城。曾大父少師。遭靖康狄難。一家十六人。皆奔竄四出。大父獨逃空谷。查伏宵行。一旦遇追騎在後。自度不可脫。遂急竄古祠。頭伏佑聖。坐下。傍無蔽障。亦不過待盡而已。須臾。北軍大索。雖督井林莽。棟梁間。極其冥搜。而一坐之下。初不知有人焉。及抵杭。則一家不期而集。不失一人。豈非神所佑乎。述今吾家世。事佑聖甚虔。凡聖降日。齋戒必謹。蓋以答神麻。詔子孫。非世俗祈福田利益比也。

笏異

汪伯彥初拜相。於維揚。正謝上殿。而笏墜中斷。上以他笏賜之。非吉徵也。未幾。有南渡之援。金淵叔參預。日一日。奏事下殿。與嘉臣劉應弼。遊近忽所持笏。鏗然有聲。視之。有紋如線。上下如一。若墜於地者。殊不可測。市退朝。則劉彈章已出。蓋降陛相遇之際。正白簡初上之時也。可謂異矣。時淳祐甲辰歲也。

三教圖贊

理宗朝。有侍詔馬遠畫三教圖。黃面老子。則踞於中。坐。猶龍翁。儼立於傍。吾夫子。乃作禮於前。此蓋內瑤。故令作此。以侮聖人也。一日。傳旨俾古心江子遠作贊。亦故以此戲之。公即贊之曰。釋氏。跌坐。老聃。傍觀。惟吾夫子。絕倒在地。遂大稱旨。其辭亦可謂傲而婉矣。

捕猿戒

鄧文征。涪陵。見猿母抱子。艾射中之。子為拔箭。取木葉塞創。艾歎息。投母水中。范蜀公。載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之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號呼而號。蕭氏子。為作孝猿傳。先君向守鄞江。

屬邑武平產金絲猴。大者難馴。小者則其母抱持不少。置法當先以藥矢斃其母。母既中矢。度不能自免。則以乳汁遍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墮地就死。乃取其母皮痛鞭之。其子亦悲鳴而下。束手就獲。蓋每夕必凝其皮而後安。否則不可育也。噫。此所謂獸狀而人心者乎。取之者不仁甚矣。故先子在官日。每嚴捕弋之禁云。

火浣布

東方朔神異經所載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然。其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作布。鼠常居火中。時出外。以水逐而沃之。方死。取其毛織為布。或垢。澆以火燒之。則淨。十州記云。炎州有火山。山上有火鼠。毛可織為火浣布。有垢。燒即除。其說不一。魏文帝嘗著論。謂世言異物。皆未必真有。至明帝時。有以火浣布至者。於是遂刊此論。是知天壤間何所不有。耳目未接。固未可斷以為必無也。昔溫陵有海商。漏船。搜其囊中。得火鼠布一疋。遂拘置郡。凡太守好事者。必割少許。歸以為玩。外大父常守郡。亦得尺許。余嘗親見之。色微黃白。頗類木綿。絲縷蒙茸。若蝶紛蜂黃。然每浣。以油膩投之。熾火中。移刻布與火同色。然後取出。則潔白如雪。了無所損。後為人強取以去。布亦不長。火未可知。果否。

歷差失閏

咸淳庚午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後為閏十一月。既已頒歷。而浙西安撫司準備差遣。咸元震以書白堂。且作章。章積日。圖力言。置閏之誤。其說謂歷法以章法為重。章歲為重。置歷數起於冬至。卦氣起於中。而十九年為之一章。一章必置七閏。必第七閏在冬至之前。必章歲至朔同日。此其綱領也。前漢律歷志云。朔日冬至。是謂章月。後漢志云。至朔同日。謂之章月。積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唐志云。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此章法之不可廢也。如此。今頒降庚午歲歷。乃以前十一月三十日為冬至。又以冬至後為閏十一月。殊所未曉。竊謂庚午之閏。與每歲閏月不同。庚午之冬至。與每歲之冬至。又不同。蓋自淳祐壬子數至咸淳庚午。凡十九年。是為章歲。其十一月是為章月。以十九年七閏推之。則閏月當在冬至之前。不當在冬至之後。以至朔同日論之。則冬至當在十一月初一日。不當在三十日。今若以冬至在十一月初一日。則是章歲至朔不同日矣。若以閏月在冬至後。則是十九年之內。止有六閏。又欠一閏矣。且尋常一章。共計六千八百四十日。於內加七閏月。除小盡。積日六千九百四十日。或六千九百三十九日。止有一日來去。今自淳祐十一年辛亥章歲十一月初一日。章月冬至。後起算。十九年至咸淳六年庚午章歲十一月初一日。合是冬至。方管六千九百四十日。今算造官以閏月在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之後。則此一章。只有一閏。更有六閏。更加六閏。除小盡外。實積止有六千九百二十二日。比之前後章數。實欠二十八日。歷法之差。莫甚於此。況天正冬至。乃歷之始。必自冬至後。積三年餘分。而後可以置第一閏。今庚午年章歲丙寅日申初三刻冬至。去第二日丁卯。僅有四箇時辰。且未有正日。安得便餘分。且未有餘分。安得便有閏月。則是後一章。發頭處便算不行。其繆可知也。今欲改正庚午歷。却有一說。簡而易行。蓋歷法有平朔。有經朔。有定朔。一大一小。此平朔也。兩大兩小。此

經朔也。三大三小。此定朔也。此古人常行之法。今若能行定朔之說。而改正之。則當以前十一月大為閏。十月小。以閏十一月小。為十一月大。則丙寅日冬至。即可為十一月初一。却以閏十一月初一。為十一月初二日。庶幾遞趨下一日。直至閏十一月二十九日丁未。却為大盡。如此。則冬至既在十一月初一。則至朔同日矣。閏月既在至節前。則十九年七閏矣。此則昔人所謂晦節無定。由時消息。上合履端之始。下得歸餘於終。正此謂也。蓋自古之歷。行之既久。未有不差。既差。未有不改。漢歷五變。而大初歷最密。元和歷最善。唐歷九變。而大衍歷最密。觀象歷最縵。本朝開基以後。歷凡九改。而莫不善於紀元。歷中與以後。歷凡七改。而莫善於統元。歷且後漢元和初。歷差亦是十九年不得七閏。雖歷已頒。亦改正之。今何惜於改正。於是朝廷下之有司。差官借元。震至蓬省。與太史局官辨正。而太史之辭窮。朝廷從其說。而改正之。因更會天歷。為承天歷。元震轉一官。判太史局。鄧宗文諱玉等。已下各降官。有差焉。余雖不善章部元紀之術。然以杜征南長歷。以致春秋之月日。雖甚精密。而其置閏之法。則異乎此。竊有疑焉。謂如隱公二年閏十二月。五年七年亦皆閏十二月。然猶是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如莊公二十年置閏。其後則二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皆以四歲一閏。無乃失之疏乎。信公十二年閏。至十七年方閏。二十五年閏。至三十年方閏。率以五歲一閏。何其愈疏乎。如定公八年置閏。其後則十年。以至十二年。十四年。皆以二歲一閏。無乃失之數乎。閏之二年。辛酉既閏矣。信之元年。壬戌又閏。信之七年。八年。哀之十四年。十五年。皆以連歲置閏。何其愈數乎。至於襄之二十七年。一歲之間。頓置兩閏。蓋曰十一月辰在中。司歷過也。於是既覺其繆。故前問建酉。後問建戌。以應天正。然前乎此者。二十一年。既有閏。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又有閏。歷年凡六。置閏者三。何緣至此。失閏已再。而頓置兩閏乎。近則十餘月。遠或二十餘年。其疏數殆不可曉。豈別有其術乎。抑不明置閏之法。以致此乎。併著於此。以扣識者。

四年太始二年皆有閏則知余言似可信云。

綱目誤書

綱目一書朱夫子擬經之作也。然其間不能無誤。而學者又從而為之說。蓋著書之難。自昔而然。今漫據數事。與同志評之。非敢指摘前輩以為能也。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餘人。見本紀。通鑑書曰賜死。賜乃賜之說耳。綱目乃直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誤甚矣。尹起莘乃為之說曰。此朱子書法所寓。且引孟子殺人以梃與刃與政之說。固善矣。然其實則通鑑誤之於前。綱目承之於後耳。緯荒遊無時。不避寒暑。於從官死者尚六十人。則其餘可知矣。據事直書。其罪自見。何必沒其實哉。又郭威弑二君。綱目於隱帝書殺於湘陰。玉符弑尹又為之說云。此二君有罪無罪之別也。此書法所寓也。然均之弑君。隱帝立已數年。湘陰未成乎君。不應書法倒置如此。亦恐誤書耳。又附開皇十七年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綱目條下云。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大理少卿趙綽固諫。上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帝乃釋之。按通鑑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為朕特捨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此乃綽欲令摩訶從坐。而帝特赦之耳。綱目誤矣。又通鑑貞觀元年杜淹薦邱悅道云。親見其諫。帝幸江都。上曰。卿何自不諫。曰。臣不居重任。知諫不從。上曰。知不可諫。何為立其朝。卿仕世充。願何亦不諫。曰。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若拒諫。卿何得免。諫不能對。按其實責其知。場帝之不可諫。而猶立其朝耳。今綱目乃於上言世充拒諫。易其語曰。然則何以立於其朝。失其實矣。又綱目開元九年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以後凡四條。按通鑑是年之末十二月。幸驪山。云。是歲諸王為都督刺史者悉召還。云。此非十一月事。亦非十二月事也。常依通鑑作是歲為是。又綱目書德宗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崩。不書氏。按通鑑是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為后。至丁酉。崩。特四日耳。此承通鑑所書而逸其上文耳。尹又謂唐史紀久疾。帝念之。遂立為后。冊訖而崩。必有所寓意者。亦過也。

秦檜之收諸將兵柄

秦檜之既主和。懼諸將不從命。於是詔三大將入覲。一日至都堂。問以克復之期。曰。上驅馳藉藉十餘年。似厭兵矣。今決在何時可了。遲速遲退之計當若何。張韓對曰。前者提兵直趨某地。請糧若干。率裁量不盡。得而退軍。出某所。某人坐視不肯併力。或中請輒不報。常若不能專力。云。檜曰。有是乎。諸公今不過欲帶行一職事。足以誰何士大夫者。朝廷不靳也。岳最後至。意大略同。而語加峻。曰。如今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欲了了耳。檜頷之。於是三樞密拜矣。三人累表辭謝。檜與上約。答詔視常時。率留一二日。凡諸禮例恩賜。各自倍多。檜別下詔。三大屯皆改隸御前矣。始諸將苦鬪。積賊已為廉車。正任。然皆起卒伍。父事大將。常不得舉首。或漏其家室。岳師律尤嚴。將校有犯。大則誅殺。小亦鞭撻痛毒。用能使使深入。如意命既下。諸校新免所隸。可自結知。(按津逮)人人便寬喜。(按津逮)共命就。(按津逮)應已略定。三

齊東野語卷十三

漢改秦歷始置閏

余嘗攷春秋置閏之異於前矣。後閱程氏考古編。謂漢初不獨襲秦正朔。亦因秦歷以十月為歲首。不置閏。當閏之歲。率歸餘於終為後九月。漢紀表及史記。自高帝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是未嘗推時定閏也。至太初九年。改用夏正。以建寅為歲首。然猶歷十四載。至征和二年。始於四月後書閏月。豈史失書耶。抑自此始置閏也。余因其說深疑之。精思其故。(按津逮)頗得其說焉。蓋閏月之不書者。亦偶以其時無可書之事耳。正如春秋經桓公四年七年。其所紀事至夏而止。以是年秋冬無可紀之事也。定公十四年。至秋而止。亦以是年冬無可紀之事也。魯史紀事之法。大率如此。其於閏月亦然。觀文公六年。經書閏月。不告月。春秋書閏月。方見於此。復以杜預長歷攷之。自隱至哀。凡更三十餘閏。至此方書。豈曰前乎此者。皆史失書。抑豈曰自此始有閏邪。今漢紀事正效春秋。如太初元年三年。天漢元年三年。皆止於秋。太始元年。則止於夏。皆以其後無事可紀。故不書耳。然則閏月不書。亦若是乎。蓋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古歷法也。若謂自此始置閏。則合自此後三歲五歲累置之。然自征和二年。至後元元年。當置閏而不置。自後元二年。至昭帝始元元年。乃因事而後書。其後當置閏。又皆不書。是知不書者。偶無事耳。然則非史失書。亦非自此始置閏也。雖然。此非余臆說也。復證以史記歷書。自太初更歷。以至征和也。如太初二年。天漢元年。

人擾擾未暇問也。稍從容見槍始以微銜漏挂兵權為請。柏笑曰。諸君知宜撫制置使乎。此邊官爾。諸公今為樞廷官。不役尉耶。三人者悵悵而退。始悟失兵柄焉。

張才查

歷陽張邵才查。乃總得居士邵晉彥之兄也。建炎三年。自水務郎上書賜對。假大宗伯。奉使健覽軍前。拘留幽燕者凡十五年。及和議成。紹興十三年。始與洪皓朱弁俱還。後為敷文閣待制。奉祠累年。乙亥更化。得知池陽卒。初總得為小官時。嘗為常子正同胡明仲寅論薦。其後子正死。明仲斥久矣。紹興二十四年。總得之子安國由鄉薦試得對策。考官置第七。秦垣為冠。填浙南宮。皆第一。先臚傳一夕。進御安國卷。紙既厚。筆墨復精妙。上覽之喜甚。擢為首選。實以抑秦。秦不能堪。暗曰。胡寅雖遠斥。力猶能使故人子為狀元邪。已而廷唱。上又稱其詩。安國詣謝。秦問學何書。曰。顏書。又曰。上愛狀元詩。常觀誰詩。對曰。杜詩。秦色甚笑。曰。好底盡為君占却。先是太母歸自北方。將發。得與天族別。淵聖偃臥車前。泣曰。幸語丞相歸我。處我一郡足矣。才查時亦聞之。痛憤。至是服中遺相書。謂彼雖欲留淵聖以堅和好。然所貪者金帛。實不難於還。宜亟遣使。因大忤之。悔已莫及。更為好詞。上疏頌其靖康乞立趙氏。冀贖失言之罪。上方獲秦和戎之功。才查遂自秘選。躡進敷文待制。秦愈疑之。才查居四明。杜門絕交。不出。懼禍。適為伴狂。初出使未還。妻李卒於家。已累年。至是妄言。吾妻死非命。且指總得為辭。蓋是時實由已病。言或出於狂。易知安國得罪。冀以自免。語轉上聞。於是總得赴大理獄。鞠殺總得。囚繫甚苦。其年十月。秦死。總得安國。叫關中批命刑部。命書韓仲通特入。始得釋去。方被逮時。道無錫。夢大士告以無恐。蓋預知秦亡。然因是總得亦病狂。感安國更入。那有極愛。以當暑。送虞雍公飲。蘇湖舟中。中暑卒。年纔三十餘。士論惜之。

韓通立傳

舊傳焦千之學於歐陽公。一日造劉貢父。劉問五代史成邪。焦對將脫。劉問為韓。韓立傳乎。焦默然。劉笑曰。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唐餘錄者。直集賢院王。韓子融所撰。寶元二年。上之時。惟有薛居正五代史。歐陽書未出也。此書有紀志傳。又博采諸家之說。徵裴松之。三國志。附見下方。表韓通於忠義傳。且冠之以國初褒贈之典。新舊史皆所不及焉。韓乃王沂公會之弟。後以元吳反。乞以字為名。其後呂伯恭編文鑑。制詔一類。亦以褒贈通制為首。蓋祖子融之意也。

老蘇族譜記

涪洲先生程公許。字季興。眉山人。仕至文昌。寓居留上。與先子從容談蜀中舊事。歷歷可聽。其言老泉族譜。言鄉俗之薄。起於某人。而不著其姓名者。蓋蘇與其妻黨程氏大不成。所謂某人者。其妻之兄弟也。老泉有自尤詩。述其女事外家。不得志以死。其辭甚哀。則其怨不平也久矣。其後東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與釋憾。程正輔於坡為表。坡之南遷。時幸聞其先世之隙。遂以正輔為本路。遂將使之甘心焉。而正輔反為中外之義。相與周旋之者甚至。坡時往復。信和亦可概見也。正輔上世為縣。錄事。縣有殺人者。獄已具。程獨疑之。因緩其事。多方物色之。果得真殺人者。而繫者遂得放釋。他日役滿家居。夢神告

之曰。汝有活冤獄之功。當令汝子孫名官相繼。為衣冠盛族。至其子遂擢第。其後益大。如夢言。然多行不義。德輿弗聞。有名唐者。宜政間附王。最貴顯。又有名敦厚字子山者。亦知名。邵康節之孫。溥公。濟守。日子山與之不成。廉得其罪狀。用足緝大。其積盛之。道介持抵成。都帥府治之前。逆旅舍。委之而去。逆旅人得之。以告帥。蕭振德起得之。以為奇貨。速公濟赴成都。嚴鞠之。獄吏知其冤。遂教公濟一切承之。不然而死。無以自明。公濟悟。如其教。不復辯。獄上。朝論以為匿名書。法不當受。而制司非得旨。不應擅隸守。臣遂皆罷之。公濟雖得勿問。而憤憤不能堪。訴之於天。許黃鐘十壇。至其子始償如數。子山之居極壯麗。一夕大火。不遺寸椽。子山本附秦。至右史。後忤意。謫安遠縣令。以死焉。

中謝中賀

今臣倣上表所稱誠惶誠恐及誠歡誠喜頓首稽首者。謂之中謝中賀。自唐以來。其體如此。蓋臣某以下。亦略敘數語。便入此句。然後敘陳其詳。如柳子厚平淮西賀表。臣負罪積重。遠向書。表十有四年。云。慎印與級。有社有人。語意未竟也。其下即云。臣誠惶誠恐。蓋以此一句結上數語。云爾。今人不察。或於首聯之後。濶用兩短句。言震揚之義。而復接以中謝之語。則遂成重複矣。前輩表章。如東坡荆公。多不失此體。近時周益公。為相。謝復封表。云。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氈。從天而下。磨玷之勤。未泯。執珪之寵。加臣誠惶誠恐。或以為疑。嘗以問公。公答之正如此。

復復伏三字音義

復復伏三字音義。相出入。易於混亂。今各疏於左。復有三字音。房六切者。復歸之復也。字書訓以往來是也。易卦之復。毛詩復古。復。論語言可復也。克己復禮。是也。易註云。還語。莊猶覆。與詩為依。復之復。其義一也。扶富切者。本音復。又之義也。字書訓以又是也。書復歸於毫。詩復會諸侯語。是也。字有復。夢周公。則不復也。及復見復聞之類。皆是也。芳六切。與覆同音者。反復之復也。易乾象贊。反復道也。釋文。芳六反。本亦作覆。是也。覆亦有三音。芳六反者。反覆之覆也。字書訓以反是也。中庸。傾者覆之。莊敗也。與易反復道也。之復音同。義異。敷救切者。覆轉之覆也。字書訓以蓋是也。扶又切者。伏兵也。左傳。君為三覆以待之。是也。伏亦有三音。房六切者。伏義之伏也。字書訓以伺也。覆也。隱也。是也。三伏之伏。及伏藏伏生。亦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鳥抱卵也。莊子。越雞不能伏。鶴卵。及後漢。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皆是也。前漢五行志。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顏云。房富反。用字者。不可以不辨焉。

岳武穆逸事

杜充之駐建康也。岳飛軍立硬寨於宜興。命親將守之。飛兵出不利。夫人密諭親將。選精銳具饋糧。潛為策應之備。未幾。飛兵還。即入教場。呼問之曰。汝欲何為。曰。聞太尉軍小不利。故擇敢戰之士。以備策應。此男女孝順耳。飛曰。吾命汝堅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能動。汝今不待吾令。擅自動搖。是無師律也。立命責短狀。將大懼。所哀吐實。謂此非某所自為。蓋夫人亦曾有命耳。飛愈怒。竟斬之。又紹興和議初成。金人以河南歸我。判宗正事。士儻命道。刺襄苑洛。祗謁眾原。道過南鄆。岳飛止之曰。金人無信。君宜

些曲盡形容之妙聞者絕倒又私試闈四門賦云想帝女下嶺大展親家之禮諒商均不肖幾成太子之遊天子之堂九尺云假令髮子來朝莫窺其面縱使曹交入見僅露其頭顏淵具體而微賦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望之儼然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渺乎小爾亦皆叔弓之所為也

優結

宣和中童貫用兵燕薊敗而竄一日內宴教坊進伎為三四婢首飾皆不同其一當額為髻曰蔡太師家也其二髻偏墜曰鄭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滿頭為髻如小兒曰童大王家人也問其故蔡氏者曰太師觀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懶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近者已亥歲史之為京尹其弟以參政督兵於淮一日內宴伶人衣金紫而幘頭忽脫乃紅巾也或驚問曰賊裏紅巾何為官亦如此傍一人答云如今做官底都是如此於是觀其衣冠則有萬回佛自懷中墜地其旁者云他雖做賊且看他哥哥面又女官吳知古用事人皆側目內宴日參軍四筵張樂皆繫請僉文書參軍怒曰我方聽樂可少緩請至三四其答如前皆擊其首曰甚事不被驚壞壞了蓋是俗呼黃冠為樂也王叔知吳門日名其酒曰徹底清錫宴日伶人持一樽誇於衆曰此酒名徹底清既而開樽則濁醪也旁謂之云汝既為徹底清却如何如此答云本是徹底清被錢打得渾了此類其多而蜀優尤能涉獵古今援引經史以佐口吻實笑談當史丞相彌遠用事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圖大宴有優為衣冠者數輩皆稱爲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爲常從事吾爲於從政吾爲吾將仕吾爲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改可謂德俸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爲獨改曰吾鑽故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其離析文義可謂侮聖言而巧發微中有足稱者焉有袁三者名尤著有從官姓袁者制蜀頗乏廉聲羣優四人分主酒色財氣各誇張其好尚之樂而餘者互譏諷之至袁優則曰吾所好者財也因極言財之美利衆亦譏諷之不已徐以手自指曰任你譏笑其如袁丈好此何

謔不肖子

有士赴考其父充役爲貼膏勉其子登第則可免子方浪遊都城窮無費用即答曰大人欲某勉力就試則宜多給其費否則至場中定藏行也奕者以不露機爲藏行云又有士父使從學月與油燭一千其子請益不可子以書白云所謂焚膏繼晷者非爲身計正爲門戶計且異日恩封庶幾及父母耳有如吝小費則大人承事娘子孺人遼乎逸哉聞者絕倒

齊東野語卷十四

館閣觀畫

乙亥歲秋秘書監丞黃桂汝濟以蓬者旬點遊余偕行於是具衣冠望拜右文殿然後遊道山堂堂故米老書局後以理宗御書易之著作之庭胡邦衡所書曰蓬閣曰羣玉堂堂屏有坡翁所作竹石相傳淳熙間南安守某人乃取之長樂僧寺壁間去其故土而背施漆漆匣以持獻會海野曾祖後復獻韓相平原韓誅簿錄送官左爲汗青軒軒後多古柱兩旁環石柱二小亭曰蓬萊曰濯纓曰方壺曰含章曰茹芝曰芸香射亭曰緯志曰采良門采良二字莫知所出登潭儀臺觀銅渾儀紹興間內侍邵壽所爲精緻特甚色澤如銀如玉此器凡二一留司天臺一留此以備測驗最後步石渠登秘閣兩旁皆列竊藏先朝會要及御書別有朱漆巨匣五十餘皆古今法書名畫也是日僅閱秋收冬餘四匣畫皆以鸞鶴絳象軸爲飾有御題者則加以金花綾每卷表裏皆有尙書省印防閑雖甚嚴而往往以偽易真殊不可曉其佳者有董源畫孔子嬰魚邱(按津逮)子圖唐模顧愷之洗經圖此二幅絕高古李成畫柳寒澗孫大(按津逮)古誌公展子虔作伏生無名人三天女亦古妙燕文貴紙畫山水小卷極精士常小景符道隱山水關全山水胡瑛馬陳晦柏文與可古木便面亦奇餘悉常品亦有甚謬者通閱一百六十餘卷絕品不滿十焉暇日想像畫之以爲平生清賞之冠

鍼砭

古者鍼砭之妙，真有起死之功。蓋脈絡之會，湯液所不及者，中其俞穴，其效如神。方書傳記所載不一，若唐長孫后懷高宗，將產數日不能分娩，詔醫博士李洞元（按津逮本）候脈，奏云：緣子以手執母心，所以不產。太宗問曰：當何如？洞元曰：留子母不全，母全子必死。后曰：留子帝業永昌，遂隔腹鍼之，透心至手，后崩。太子即甦，後至天陰，手中有癩，龐安常視孕婦難產者，亦曰：兒難已出胞，而手執母腸胃，不復脫衣，即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兒既痛，即縮手而生。及觀兒虎口，果有鍼痕，近世屠光遠亦以此法治番易，酒官之妻，三人如出一律，其妙如此。蓋醫者意也，一時從權，有出於六百四十九穴之外者，勝說載李行簡外甥女適葛氏而寡，次嫁朱訓，忽得疾如中風狀，山人曹居白視之曰：此邪疾也，乃出鍼刺其足外踝上二寸許，至一茶久，婦人醒曰：疾平矣。始言每疾作時，夢故夫引行山林中，今早夢如前，而故夫為棘刺刺足脛間，不可脫，惶懼宛轉，乘間乃得歸。曹笑曰：適所刺者，八邪穴也。此事尤涉神怪，余按千金翼有刺百邪所病十三穴，一曰鬼宮，二曰鬼信，三曰鬼壘，四曰鬼心，五曰鬼路，六曰鬼枕，七曰鬼牀，八曰鬼市，九曰鬼病，十曰鬼堂，十一曰鬼藏，十二曰鬼臣，十三曰鬼封，然則居白所施，正此耳。今世鍼法不傳，庸醫野老，道聽塗說，勇於嘗試，非惟無益也，比聞趙信公在維揚，制閩日，有老張總管者，北人也，精於川鍼，其徒某得其粗焉，一日信公侍姬苦脾血疾，垂殆，時張老留旁，亟呼其徒治之，某曰：此疾已殆，僅有一穴，或可療，於是刺足外踝二寸餘，而鍼為血氣所吸，留竟不可出，某倉惶請罪曰：穴雖中而鍼不出，此非吾師不可，請急召之，於是命流馬馬背征，凡一晝夜而老張至矣，穴良是，但未得吾出鍼法耳，遂別於手腕之交刺之，鍼甫入而外踝之鍼躍而出焉，即日疾愈，亦可謂奇矣。然古者鍼以石為之，昔金元起欲註素問，訪王搢以砭石答曰：古人以石為鍼，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云：高氏之山多鍼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鍼春秋美疾不如惡石，服子慎註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耳。又嘗聞吳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嘗獲試鍼銅人全像，以精銅為之，腑臟無一不具，其外俞穴則錯金書穴名於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則渾然全身，蓋舊都用此以試醫者，其法外塗黃蠟，中實以汞，俾醫工以分折寸按穴試鍼，中穴則鍼入而汞出，稍差則鍼不可入矣，亦奇巧之器也。後趙南仲歸之內府，叔恭嘗寫二圖刻梓以傳焉，因併附見於此。

巴陵本末

程陵既正九五之位，皇兄濟王坎出封宛陵，辭不就，史承相同叔以其有過近之嫌，遂徙寓於壽城之西。寶慶元年乙酉正月八日，舍山狂士潘甫與弟丙申率太湖水賊數十人，各以紅半袖為號，乘夜險城而入，至邸索王，王避，獲果推戴，王則變，易敝衣，置水囊中，久而得之，擁至州治，旋往東嶽行祠，取龍椅置殿，廳以黃袍加之，王號泣不從，脇之以兵，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否？衆許諾，遂發軍資庫，出金帛楮券，命守臣謝周卿率見任及寄居官立班，且揭李全榜於州門，聲言史承相私意授立等罪，且稱見率精兵三十萬水陸並進，時皆驚動，以為山東校謀，比曉則執兵者大半皆太湖漁人，巡校司獄

卒輩多識之，始疑其偽，王乃與郡將謀帥州兵剿之，其數元不滿百也。潘王竟逸去，後明交廣之寓公王元春遂以輕舟告變於朝，急調殿司將彭德赴之，兵至，賊已就誅矣。主兵官苟統領者，欲入城，意在乘時劫掠，舟抵南關，張王祠下，忽若有方巾著白袍人，擠之入水，於是而聞之，朝廷（按津逮本）以事平，俾班師焉，使非有此，一城必大擾矣。越一日，史相遣其客余天錫來，且須宣醫視疾之旨，時王本無疾，實使之自為之計，遂紆於州治之便室，昇歸故第治喪，（本州有老徐姓，治云：昔往視疾，至則已死矣，見其已死，始欲治葬於西山寺，其後遂葬西溪焉。初朝廷得報，謂出山東謀，史探懼甚，既而事敗，李全亦自通於朝，以為初不與聞，疑虛始釋，遂下詔貶王為巴陵縣公，夫人吳氏賜度牒為女冠，移居紹興改湖州為吉安州，王元春以告變功，遂知鄉郡，時秀王第十三子師彌逃難，普山園廟亦獎其能守國，踞等升嗣，其甚者以潘閻嘗從秦王為記室，有同謀之嫌，亦黜其先賢之祀焉。先是天台宋濟仲楫為守日，更立諸坊，扁其左，題曰守臣宋濟立，未幾變作，或以為先識云。其後魏了翁華父，真德秀希元，洪咨夔舜俞，潘枋庭堅皆相繼疏其冤，大理評事盧陵胡夢昱季晦應詔上書，引晉中生為厲漢，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萬餘言，計直無忌，遂竄泉州，翁定杜丰胡炎皆有詩送之，翁云：應詔書聞便遠行，盧陵不獨說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初日合清明，危言在國為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杜云：盧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處心應略同，有書莫焚焚無恨，豈傷弓病愧不遠別，寫詩霜月中，胡云：一封朝奏大明宮，吹起盧陵古直風，言路從來天樣闊，蠻煙誰使徑旁通，朝中競逐長沙傳，嶺表爭迎小滄翁，學館諸生空飽飯，隨汾憂國意何窮，竟致於貶所，端平更化，詔許歸葬，官其一子，洪舜俞當制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諫，言蓋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峻潔，志概激壯，蘇廷尉平上書，公事言人之所難言，方嘉實日之忠，已墮假月之計，問塗背口，訪事瀕頭，竹無幾微見於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起介於遠謫之餘，孝祖能投鉞於投荒之後，撫今懷遠，魂不可招，涼霧墮焉，追悔何及，仍官厥子，以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不朽矣，以周成子與謀，鞠之棘寺，不服，大理卿徐瑄力辨其非，皆坐貶死，襄諫李知孝莫澤奉承風旨，凡平日睚眦之怒，悉指以從，僞彈劾無虛日，朝野為之側足，越再歲，忽頒寬恩，或謂史探嘗有所視而然，幸卯鬱攸之變，太室省部悉為煨燼，下詔求言，籍田令徐青（按津逮本）更應詔疏略云：人倫睦，則天道順，一或悖其常，則天應之以禍也，巴陵有過，罔克繼紹，大臣協定大計，擊神器歸之陛下，不幸狂寇猝發，陷巴陵於不道，衣服僧擬，死有餘罪，然在彼縱非，而在我者不可不厚奪，得廢祀，暫焉猶可，久而不赦，厥罰甚焉，況獲因巴陵，誰誤名在丹書者，比以慶賀，生者復復，死者歸葬，然恩及疎，而親者反薄，臣恐舉宗在天之靈，或謂不然也，蓋陛下之與巴陵，俱奉宗皇帝之子，陛下富貴如此，而巴陵優辱如彼，詎合人父均愛其子之意，近者京城之火，上延太室，往往緣此，蓋以陛下一念之愾，忽如同氣，累載積年，猶未消釋，有以傷和而召異也。云云。癸巳六月，御筆命有司改葬，追復王符，所有命繼之事，則事關家國，非朕敢私，丙申歲，正首方大琮奏疏亦云：古今有不可亡之理，理者何，綱常是也，陛下隱之於心，其有不安者乎，臣在田野間，側聞事宗皇帝嘉定

選擇之時，追記先朝，眷念魏邸，故陛下之立，必自魏來。彼故王退守藩服，變出倉卒，魏川之舉，深可痛矣。臣嘗記其德秀之疏曰：前有避匿之迹，後有討捕之謀。又記洪濟變之疏曰：魏川之變，非濟邸之木心，濟邸之歿，非陛下之奉心。魏了翁直前之疏，徐清叟火災之疏，皆可謂得其情矣。胡夢昱一疏，尤為惻怛，貫穿百代之輿亡，指陳天人之感應，讀之使人流涕。當是時也，天地祖宗，猶有以察陛下之有所制，黃壤沉魄，猶有以亮陛下之不得已。今將十載，天斃老妖，端不改絃，威福自出。此非昭冤雪枉之時乎？臣恭觀六年六月御筆，有曰：朕狂陷逆，又曰：復得登壇而立後一事，則以事繁家國，難以輕議。又恭觀二年七月御筆，有曰：衛王功茂，深欲保全其家。又曰：割付宅之兄弟，自今臣僚無復攔撓。一則牢關固拒，如待深讐，何其重於繼嗣氣之後。一則丁寧覆護，如撫愛子，何其厚於保姦孽之家。合二筆而觀，有人心者，以為何如哉？故王之迹，非若秦邸，而秦邸子孫至今繁盛，今也西溪荒阡，麥飯無主，霜露孤寄，抑隨縹緲。云：臣刺聞故王嘗從陛下會朝，侍班同榻，共食情愛備至，使無彌遠先入之言，寧不憤念時昔之故。若故王者生蒙友愛之義，死乃不蒙繼絕之恩乎？臣聞真德秀垂歿，語其家以不能申前言為大恨。又見洪濟變對臣言曰：上意未回，則天意亦未易回。今二臣亡矣，猶夢夢所謂冤不散則禍不消。今雖官其一子，未足償其一門之痛，是不惟故王之冤未散，而夢昱之論亦未明也。羣臣泛議一語及此，搖手吐舌，指為深諱，陛下豁然開悟，特下明詔，正權臣之罪，洗故王之冤，則端平德刑之大者明矣。是必改葬高燥，亟謀紹承，幸仇讎之猶存，庶精爽之有託。若赦之鬼不饒，新城之巫永消，則天心之悔禍，有期，人心之厭亂，有日。特在陛下一念間耳。宋文帝何如主，猶能還二王之家，正徐傅之獄，而況九京之下，所望於英明之主哉？云。

丙申明禮，大雷電雨，雷求直言，架閣韓祥疏曰：四海之人，（按：韓祥，字大）誰無兄弟，曾為元首，寧忍忘情，宿草荒阡，彼獨何辜？二三臣子，勸陛下紹巴陵之後，則弗顧請陛下行徐傅之誅，則弗忍焉。知新城冤魄，不日夜惻愴，請命上帝乎？司農丞鄭逢辰封章略曰：妖由人興，變不虛發，推原其故，陛下撥天怒者，其失有四。一曰：天倫未篤，二曰：朝綱未振，三曰：近習之勢，張四曰：後宮之寵，盛何謂天倫未篤？兄弟人之大倫也。巴陵之歿，幽魂蕪蕪，敗冢荒邱，天陰鬼哭，夜雨血腥，行道之人，見者隕涕。太子申生之死，猶能請命於帝，巴陵亦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也。曹川之變，竄身水濱，襟裾濡濡，兇徒迫脇，情實可憐。今乃蒸嘗之祀，慶婦無歸，豈不撥天怒邪？云。丁酉火災，三學生員上書，謂火起新房廊，乃故王舊邸之所，火至僊林寺而止。乃故王舊宅之林，皆指為伯有為厲之驗。太常丞趙琳疏亦以春秋鄭伯有為厲之驗。一時朝紳章布，咸謂故王之冤不伸，致干和氣，獨府學生李道子立異一書，授唐立武后事，謂此陛下家事，勿恤人言。又有廣南額外攝官事鄭雲一書，尤為可駭。大略謂濟邸不能一死，受程軍陳登之徒，班廷拜舞於倉猝之際，天日開明，若身無地，夫復何言？今天下之士，反起與憐，陛下又從而加惠之，復其爵位，給其幣，藏可謂曲盡其思。今天下之士，不知大義所在，復以立嗣為言，贊鼓天下之聽。且濟邸雖未得罪於天下，而實得罪於春秋。濟王不道，法所當除，陛下尚軫在原，猶存爵位，借使勉從羣議，俾延於世，不可也。矧當世情多阻之時，人心趨亂者衆，萬一貪夫不靖之徒，有以立楚懷王孫而激亂者，當是之時，置國家於何

地，其亦不思之甚矣。以其德秀之賢，猶且味此，況他人乎？二人並特旨補將仕郎，權夕郎，丁伯桂駁之，乃止。殿院蔣峴伯見謂火災止是失備，更無餘說。且云：濟邸之於陛下，本非同氣之親，非兄弟而強為兄弟。又云：中庸達道，始於君臣，而次於父子，大易二篇，基於父子，而成於君臣。而況下於父子者乎？以此見君臣之道，獨立於天地之間。又云：君臣既定，父子不必言，兄弟不當問。又云：天不能命，神不能語，巫而誕焉，於是太武學生劉實甫等二百餘人，相率上書力攻之。峴遂罷言職，至欽定甲子歲，度宗踐祚之初，監察御史常懋長，羅奏巴陵之事，豈其本心，其宗能還秦邸之後，以成太宗之心，陛下豈不能為故王積一錢之贖哉？既而御筆云：濟王生前之官，先帝已與追復，向有未復所，附官嘗曰：留以遺後人，即仁皇踐祚贈秦王太師，尚符令之典也。所宜繼志，以慰泉壤，可追復太師保靜鎮潼軍節度使，仍令所屬討論墳塋之制，日下增修。餘照先帝，端平元年六月十二日指揮，又至德祐乙亥，邊事倣擾，羣臣以此為請，而常長闢入為文昌，一再奏陳，以為此亦挽回天意之機。且曹川之事，非其本心，從之死地過矣，不為立後，又過矣。匹夫匹婦之冤，猶能召飛霜枯草之災，況嘗備儲閣之選乎？且理宗以來，疆土日蹙，災變日至，毋乃巴陵得請於帝乎？若子產所謂有以歸之斯可矣。欲乞英斷，為理祖度考了此一段未為之事，不然，臣恐申生之請未已也。遂有旨：太師保靜鎮潼軍節度使濟王，特封鎮王，賜諡昭肅，所有墳塋，令臨安府兩浙漕司相視，更加修繕，仍令封梓安邊所撥田一萬畝給賜，仍差王應麟前往致祭。蓋應麟亦嘗有請也。又批令於兩班中擇昭穆相當二三歲以下者，指定一員，以奉其祀。嗚呼！挽回天意，至此亦晚矣。悲夫。

數奇

李廣傳廣數奇，毋令當單于。註云：奇，不偶也。言廣命隻不偶也。數音所角切。奇居宜切。宋景文以為江南本漢書數乃所具切。角字乃其字之誤耳。然或以為疑。余因考藝文類聚馮敬通集善數奇命薄。唐文粹徐敬業詩：數奇良可歎。王維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杜詩：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穎。羅隱詩：數奇當自愧。時薄欲何干。坡詩：數奇逢惡歲。計拙集枯槁。觀其偶對，則數為命數，非疏數之數。音所具切。明矣。

諫筭謀果

世傳浩翁喜苦筭，嘗從斌老乞苦筭詩云：南園苦筭味勝肉，籠籠稱窶莫探錄。煩君更致蒼玉束，明日風雨吹成竹。又和坡翁春菜詩云：公如端為苦筭師，明日青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云：吾固不愛做官，魯直遂欲以苦筭硬差致仕。則者絕倒。嘗賦苦筭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放翁又從而獎之云：我見魏徵殊嫺媚，約束兒童勿多取。於是世以諫筭目之。殊不知翁嘗自跋云：余生長江南，里人喜食苦筭，試取而嘗之，氣苦不堪於鼻，味苦不可於口。故嘗屏之，未始為客一設。及來黔，黔人冬掘苦筭於土中，才一寸許，味如蜜蔗，初春則不食，惟製道人食苦筭四十餘日，出土尺餘，味猶甘苦相半。以此觀之，浩翁所食，乃取其甘，非貴乎苦也。南康節寂觀有甜苦筭，周益公詩云：蔬食山間茶亦甘，況逢苦筭十分甜。君看齒頰留餘味，端為森森正且嚴。此亦取其甜耳。世人慕名忘味，甘心茶苦者，果何謂哉？又記浩翁在戎

州日過蔡次律家小軒外植餘甘子乞名於翁因名之曰味諫軒其後王宜子予以橄欖送翁翁賦云方
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見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然則二物亦可名之為諫果也

姚乾(按津遠)父雜文

姚乾字乾(按津遠)父號秋圃合沙老儒也余幼嘗師之記誦其精著述不苟潦倒餘六旬僅以晚科主
天台黃巖學非年而殞余嘗得其雜著數篇議論皆有思致今散亡之餘僅存一二懼復失墜因錄之以
著余拳拳之懷喻白蟻文云物之不靈告以話言而弗聽俗所謂對馬牛而誦經是已雖然羣生之類皆
含佛性皆具天機百舌能語白鷺能基伯牙絃清而魚聽海翁機露而鷗疑害稼之蝗知卓茂害人之蠹
讎昌黎若此之類言可喻理可化安可例以馬牛而待之況夫蠅蟻至微微而有知自國於大槐以來則
有君臣尊卑南柯一夢言語與人通非邑與人同但見其往來憧憧而不知其市聲訂訂固自有大小
長幼之序前呼後喚之響默傳於寂然無譁之中一種俱白號曰地虎族類蕃昌其來自古賦性至巧累
土為室有窠至剛嚼木為糧吾嘗窺其窟穴矣深閨邃閣千門萬戶離宮別館復屋析廊五里短亭十里
長亭練繞乎其甬道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玲瓏乎其蜂房嗚爾之巧則巧矣盛則盛矣然卵生羽化方華
育而未息續椽穴柱不盡嚼而不已遂使脣腐為之空洞廣廈為之頹圯夫人營創亦云難矣(按津遠)

上棟下宇欲維安止爾酒鳩居之而不恤蠶食之而無恥天下其事有是理余備歷險阻拙生生涯造物
者計尺寸而與之地較錙銖而賦之財苟作數椽不擇美材既杉櫨之無有惟梓松之是裁正爾輩之所
慕逐馨香而俱來苟能飽爾之口腹豈不反及乎殆哉雖然爾形至微性具五常其居親親無門同氣
之關近於仁其行濟濟有君子遜畔之風近於禮有事則同心協力不約而競集號令信也未雨則含沙
負土先事而網羅智識靈也其徒羽化則空穴餒之於外有同室之義也既靈性之不泯宜善言之可施
余之歸爾爾所見余之艱難爾宜知今與爾畫地為界自東至西十丈有奇自南至北其數倍徙請避種
類以他適毋入範圍而肆窺苟諱諱而莫聽是對馬牛而歸經其去畜類也幾希以酒醉地爾其知之又
效柳河東三戒作三說其一曰福之馬嘉魚云海有魚曰馬嘉銀尾燕尾大者視睨兒樹用火燻之可致
遠常潤滑不可抽春夏乳子則隨潮出波上漁者用此時躍而取之饜為疏目廣袤數十尋兩舟引張之
繩以鐵下垂水底魚過者必鑽觸求進愈觸愈束(按津遠)怒則煩張舒鉤者其目(按津遠)
字作鉤者不可脫向使觸網而能退却則悠悠逝矣知進而不知退用羅煮醢之酷悲夫江淮之蜂蟹
云淮北蜂毒尾能殺人江南蟹雄螯堪敵虎然取蜂兒者不論乎(按津遠)而捕蟹者未聞血指也蜂蟹
於土或木石人蹤跡得其處則夜持烈炬隨之蜂空羣赴燄而殞然後連房剝取蟹處蒹葭間一燈水泚
莫不郭索而來悉可俯拾惟知趨炎而不安其所其阻也固宜獨封溪之獺獵人面能言笑出蜀
封溪山或曰交趾血以結扇色終始不渝嗜酒喜履人以所嗜陳野外而聯絡之伏伺其旁獵獵見之知
為餌已遂斥其姓名若祖父姓名又且相戒毋墮奴輩計中携備睡罵而去後復顧因相謂曰豈
試嘗之既而染指知味則冥然忘戒戒相與沾濡徑醉相喜笑取履加足伏發往往顧連頓仆掩鼻無道

嗚呼明知而明犯之其愚又益甚矣

繼母服

何自然本何仲德顯之子其母姚氏死即出繼何修德揚後何再娶周氏及自然為中司日周氏死自然
以不逮事母(按津遠)審合解官中心喪下禮官議以為母無親繼之別朝廷不以為然復下給舍諫
議太學生朱九成等各上臺諫書論其當去集議既上雖以為禮有可疑義當從厚合聽解官然竟以禮
律不載無所折衷自然去後數日書庫官方庭堅於附書劉子翊傳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
其後父更別娶後母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時為侍御史駁之曰傳云繼母
如母與母同也又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非按非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又曰親繼既等心喪不
殊又曰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則有淺深則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
之恩而不服重乎又曰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待父命又曰繼
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又曰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汗
於風俗事奏竟從子翊之議禮官具白於廟堂議乃定乃知讀書不多不足以斷疑事也

食牛報

曾鳳朝陽廬陵人余嘗與之同寮忽以疾告數日余往問之因云昔年病傷寒旬餘不解昏睡中忽覺為
牛所舐境界陡黑知此身已墮牛腹中於是翌然曰身不足惜如老母何因發誓自此復見天日當終身
不食太牢悚然驚寤流汗如雨疾遂良愈持戒已十年矣昨偶飲鄰人家具牛衣甚美朋舊交勉之忍饑
不禁為之破戒歸即得疾時昔之夜夢如往年恐懼痛悔以死自誓今幸汗解矣余聞其說異之且嘗見
傳記小說所載食牛致疾事極衆然未有耳目所接如此者余家三世不食牛先妣及余皆稟賦素弱自
少至老多病然瘟疫一證非惟不染雖奴婢輩亦復無之益信朝陽之說為不謬因併著之以為世戒

齊東野語卷十五

曲壯閣本末

曲端字平甫鎮戎軍人知書善屬文作字奇偉長於兵略屢戰有聲知延安府時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遂授端吉州團練使節制司都統制端雅不欲屬庶及寇犯陝西庶召端則以未受命辭敵知端庶不協併兵寇端延庶督端為援端以為救端延不如全陝西乃遣吳玠攻華州既而延安陷庶無所歸遂以百騎馳至端軍端以戎服見問庶延安失守狀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為天子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雖其愛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屢陳軍事不一見聽何也乃拘其官屬奪其節制司印既而以擒史斌功遷康州防禦使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知延安府端不欲往朝廷疑有叛意遂以御營提舉召端疑不行會張浚宣撫川陝以端有威聲承制拜端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宜撫司都統制知涇州軍士歡聲如雷是時端與吳玠皆有重名陝西人為之語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謀有勇是吳大妻室寇邠州日端屢戰皆捷至白店原撤離喝乘高望之懼而號泣彼中按津道本後目之為啼哭郎君其為敵所畏如此既而浚欲大舉未測其意先使張彬往視之曰公常患諸路兵不合財不足今宜撫司兵已合財已足甚室以孤軍深入我合諸路攻之不難萬一粘罕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己今敵可勝止甚室孤軍然將上輕銳不設前日我不過止合五路兵耳然將士無以大異於前敵之入寇因糧於我我常

齊東野語 卷十五

一八七

齊東野語 卷十五

一八八

為客彼常為主今當反之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彼不得耕必將取糧於河東是我為主彼為客不一二年間必自困斃可一舉而滅也萬一輕舉後髮方大彬以其言復命浚不悅金犯環慶端遣吳玠拒之彭店原戰少却乃劫玠還節制其秋兀朮窺江淮浚議出師會諸將議所從端力以為不然須十年乃可端既與浚異趣時王庶為宜撫司參謀與端有宿怨因譖於浚曰端有反心久矣查早圖之浚積前疑復問庶言大怒竟以彭原事罷其兵柄與祠再請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是時陝西軍民皆恃端為命及為庶罷無罪而貶軍情大不悅是年浚大舉軍至富平縣將戰仍偽立前軍都統制曲端旗以懼之妻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給我也遂擁軍驟至軍途大清浚心愧其言而欲慰人望乃下令以富平之役涇原軍出力最多既却退之後先自聚第皆前帥曲端訓練有方遂殺復左武大夫與州居住紹興初又殺營州刺史與祠徙開州浚亦自與州移司開州復用端端既憾之且懼端復起乃言曰曲端再起必不利於張公王庶又從而譖之以端嘗作詩云不向關中圖事業却來江上汎扁舟舉此以為指斥浚入其說且以張中平李彥琪趙彬降敵按津道本後疑端知其謀於是徙端於州置獄命武臣康隨為監路提刑物治康隨者先知懷德軍盜用庫金為端所劾時武臣提刑廢已久浚特以命隨端既赴逮知必死仰天長吁指其所乘戰馬鐵象云天不欲復中原乎惜哉泣數行下左右皆泣初至獄官不知何人日盛服候之知事上官之禮端甚訝之一日其人忽前云將軍功臣朝廷所知決無他慮若欲早出第手書一病狀獄司即以申主便可憑藉出矣端欣然引筆書之甫就獄官遽卷懷而去是晚即進械坐之鐵籠燭火逼之殊極慘惡端渴甚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年四十一時紹興按津道本後四年八月三日丁卯申時也陝西軍士皆流涕恨恨多叛去者浚尋得罪詔追復端官制曰頃失意於權臣卒下獄而遭死恩莫追於三宥人將贈以百身其後金歸河南之日又詔贈端壯烈公賜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與言及此流涕何追端為涇原就統日有叔為偏將戰敗誅之既乃發喪祭之以文曰嗚呼斬副將者涇原統制也祭叔者姪曲端也尚享一軍畏服其紀律極嚴魏公嘗按視端軍端執錫以軍禮見旁按津道本後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於廷開籠縱一鶴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為愕然既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鶴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魏公雖驚而心實忌之在蜀日嘗有詩云破碎江山不足論何時重到渭南村一聲長嘯東風裏多少人歸未斷魂亦可見其志也至今西北故老尚能言其寬而四朝國史端本傳之論乃曰曲端之死時論或以為冤然觀其狼復自用輕視其上縱使得志終亦難御況動遠節制夫何功之可言乎此雖史臣為魏公地然失其實矣信如所言則秦檜之殺岳飛亦不為過或又比之孔明斬馬謖尤無謂也直筆之難也久矣惜哉

齊東野語 卷十五

一八九

省測驗所皆精銅爲之工緻特甚然比之舊京者不能及其半也按渾天儀始於洛下閔或以爲璿璣玉衡之遺法非也其後賈逵張衡解闕李淳風梁令瓚皆一行以下皆能之獨有候風地動之器曰地動儀者無傳焉按漢張衡傳此儀以精銅爲之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樽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每龍作一蟾蜍仰首張口而承之機關巧製皆在樽中龍必致九州地分如遇某州分地動則龍銜之丸即墮蟾蜍口中乃鑿然有聲司候者占之則知某地分震動矣北史信都芳明算術有巧思聚渾天欵器地動銅壺(按津逮)刻漏候風諸巧事合算之皆無遺策附臨孝恭著地動儀(按津逮)經一卷今無(按津逮)傳焉然以理揆之天文有常度可尋時刻所至不差分毫以渾天測之可也若地震則出於不測蓋陰陽相薄使然亦猶人之一身血氣或有順逆因而肉瞶目動耳氣之所至則動氣所不至則不動此儀置之京都與地震之所了不相關氣數何由相薄能使銅龍噴首吐丸也細尋其理了不可得更當訪之識者可也

腹笥

崑山白蓮花寺乃陸魯望捨宅之所後有祠堂像設皆當時物咸淳中盛氏子醉遊寺中因什其像於水則滿腹皆魯望平生詩文親筆也寺僧訟於郡太守倪普亦怒之遂從徒坐而更塑其像雖可少雪天隨之辱然無復當時之腹笥矣魯川南景德寺爲南渡宗子聚居之地大殿皆樸木爲之經數百年略不欹傾俗傳以爲神匠所爲佛像尤古咸淳辛未三月火忽起自佛腹中藏經數百卷多五代及國初時手寫皆磁碧紙金銀書間有舍利珠玉金銀錢之類多爲宗子所得嘗見一僕得金銀書心經一卷凡十卷長僅二寸卷首各繪佛像亦頗極精妙後經笥一旦遂空亦竟莫知火起之由豈釋氏所謂劫火者乎

龜溪二女貴

陸國貴夫人湖州德清縣人初入魏峻叔高家既出復歸李仁本媵其女以入榮邸時嗣王與茂苦無子一幸而得男是爲度宗然自處極謙抑雖驥貴盛每遇邸第親戚至不敢坐常以姝子自稱人亦以此名之或者有魏姝子之謗其實不然也秦齊國夫人胡氏亦同邑人相去纔數里賈涉濟川以制置少日舟過龜溪見婦人浣衣者偶盼之因至其家問夫何在曰未歸語稍洽謂之曰肯相從乎欣然惟命及夫還扣之亦無難色遂攜以歸既而生似道未幾出嫁爲民妻似道少長始奉以歸性極嚴毅似道畏之常景定咸淳間屢入禁中隆國至同寢處恩寵甚渥年至八十有三上方賜秘器及冰腦各五百兩賻銀絹四千兩正命使護葬即清供費凡兩輟朝賜醴柔正又賜功德寺及田六千畝可謂盛極矣故一邑產二女貴人前此所未有也

算歷約法

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矣如至後一百六日爲寒食之類也余嘗聞判太史局鄧宗文云豈特此爲然凡推算皆有約法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且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餘八日

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小盡則止餘七日則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道仔細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按津逮)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正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看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凡朔望大小盡算(按津逮)悉有歌括惜乎不能盡記然此亦歷家之淺事耳若夫精微則非布算乘除不可也

玉照堂梅品

梅花爲天下神奇而詩人尤所酷好淳熙歲乙巳予得曹氏荒園於南湖之濱有古梅數十散漫弗治爰輟地十畝移植成列增取西湖北山別園江梅合三百餘木築堂數間以臨之又挾以兩室東植千葉梅梅西植紅梅各一二十章前爲軒楹如堂之數花時居宿其中環潔輝映夜如對月因名曰玉照復開湖環繞小舟往來未始半月捨去自是客有遊桂隱者必求觀焉頃亞太保周益公乘釣子嘗造東園坐定者首顧予曰一棹徑穿花十里滿城無此好風光人境可見矣蓋予舊詩尾句衆客相與歌賦於是遊玉照者又必求觀焉值春寒反能留花過孟月始盛名人才士題詠層委亦可謂不負此花矣但花豈並秀非天時清美不宜又標韻孤特若三四大夫首陽二子寧稿山澤終不肯類首屏氣受世俗滿拂間有身親貌悅而此心落落不相領會甚至於汚褻附近略不自授者花雖眷客然我輩胸中空洞幾爲花呼叫稱冤不特三款屢欺不一欺而足也因審其性情思所以爲獎護之策凡數月乃得之今疏花宜稱情嫉榮寵屈辱四事總五十八條揭之堂上使來者有所警省且世(按津逮)人徒知梅花之貴而不能愛敬也使予(按津逮)之言傳聞流誦亦將有愧色云

花宜稱六條

- | | | | |
|-------|------|------|------|
| 澹陰 | 曉日 | 薄寒 | 細雨 |
| 輕煙 | 佳月 | 夕陽 | 微雪 |
| 晚霞 | 珍禽 | 孤鶴 | 清溪 |
| 小橋 | 竹邊 | 松下 | 明窗 |
| 疎籬 | 蒼苔 | 綠苔 | 銅瓶 |
| 紙帳 | 林間吹笛 | 膝上橫琴 | 石枰下棋 |
| 掃雪煎茶 | 美人淡妝 | | |
| 花僧嫉四條 | | | |
| 狂風 | 連雨 | 烈日 | 苦寒 |
| 醜婦 | 俗子 | 老鴉 | 惡詩 |

談時事

賞花動鼓板

花榮龍旗凡六

主人好事

賓客能詩

列燭夜賞

名筆傳神

俗徒樂折(按津浦水作)

主人怪鄙

種富家園內

與羅婢命名

賞花命獵妓

庸僧窗下種

酒食店內插瓶

樹下有狗屎

枝下晒衣裳

青紙屏粉畫

牛狼作穢溝邊

昔(按津浦水)義山禳祭(按津浦水)有殺風景等語。今梅品實權與於此。約齋名。字功父。循王諸孫。有吏才能詩。一時所交皆名輩。予嘗得其園中亭榭名及一歲遊適之目。名賞心樂事者。已載之武林舊事矣。今止書其賞牡丹及此二則云。

律歷

沈存中云。近世精於歷者。莫若術朴。雖一行亦不及之。春秋日食三十六。諸歷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惟一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朴能不用推算。古今日月食。但口誦乘除。不差一算。凡古歷算數。令人就耳一讀。即能暗誦。旁通縱橫。隨之管令人寫歷書。寫訖。令附耳讀之。有差一算者。讀至其處。則曰。此誤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照位。運籌如飛。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算者。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算處。則檢正而去。照事中撰奉元歷。以無候簿。未能盡其術。自言其得六七而已。然已密於他歷矣。至姚虞孫。乃出新意。用舊祖受命之年。即位之日。元用庚辰。日起已卯。號紀元歷。於是立朔既差。定臘亦舛。日食亦皆不驗。未幾遂更焉。宜和問。妄人方士。魏漢津唱為黃帝夏禹。以聲為律。身為度之說。不以乘黍而用帝指。凡中指之中寸三。次指之中寸三。小指之中寸三。合而為九。為黃鍾律。又以中指之徑圍為容。盛則度量權衡。皆自此出焉。或難之曰。上春秋宮。手指後或不同。奈何復為之說。曰。請指之。歲上適年二十四。得三八之數。是為太極。人統過是。則寸有餘。不可用矣。其敢為欺誕也如此。然終於不可用而止。此事前所未有。於理亦不可經。小人欺罔。取媚而世主大臣。方甘心受侮而不悟。可發譏者一笑也。

張氏十味圖

先世舊藏吳興張氏十味圖一卷。乃張子野圖其父維平生詩有十首也。其一。太守馬太卿會六老於南園。云。賢侯美化行南園。華髮欣欣奉宴。政績已開同水蘊。恩輝遠喜及桑榆。休言身外榮名好。但恐人聞此會無。他日定知傳好事。丹青事羨洛中圖。其二。庭前云。瑤鬢盤桓倚小庭。不無清夜步煙汀。靜翹月色一團素。閑啄苔錢數點青。終日稻梁聊自足。滿前鸞鷲漫相形。已隨秋意歸詩筆。更與幽栖上畫屏。其

三。玉蝴蝶花云。雪中中川舊齋。曉閱尤覺。玉蝴蝶工。品高多說。瓊花似。曲妙誰將。玉笛吹。散舞不休。暮晚樹。圍飛無定。城風枝。漆園如有。須為夢。若在藍田。種更宜。其四。孤帆云。江心雲破。處遙見。去帆孤。浪闊疑升。漢風高。若泛湖。依微過。遠嶼。勢落荒蕪。莫問乘舟。客利名。同一途。其五。宿清江小舍。破損僅存。一勾云。菰葉青青綠。存齊。其六。歸燕云。社燕秋歸。何處鄉。羣雛齊老。稻青黃。猶能時。暫棲。庭樹。漸覺稀疎。度苑牆。已任風。庭下。簾幕。却隨煙。艇過。瀟湘。前春認得。安巢所。應免。差池。棟杏。梁。其七。聞砧云。遙野空林。砧杵聲。淺沙。棲。雁。自相鳴。西風送。響。眼色。靜。久。客感。秋愁。思。生。何處。征人。移。塞。帳。即時。新月。落。江。城。不知。今夜。搗衣。曲。欲。寫。秋。閨。多少。情。其八。宿後陳莊云。臘凍初開。若水清。煙村遠。郭。漫。吟。行。灘。頭。斜。日。晚。鷺。隊。枕。上。西風。鼓。角。聲。一。棹。寒。燈。隨。夜。釣。滿。梨。膏。雨。趁。春。耕。誰。肯。五。湖。仍。須。富。九。十。年。餘。樂。太。平。其。九。送。丁。進。秀。才。赴。舉。云。鵬。去。天。池。鳳。翼。隨。風。高。處。約。先。飛。青。袍。賜。賞。出。關。近。帶。取。瓊。林。春。色。歸。其。十。貧。女。云。荆。門。荆。門。作。簪。掠。髮。布。裁。衣。水。鑑。難。明。亦。懶。窺。數。畝。秋。禾。滿。家。食。一。機。官。帛。幾。梭。絲。物。為。貴。實。天。應。與。花。有。秋。香。春。不。知。多少。年。來。幾。族。女。總。教。時。樣。畫。蛾。眉。孫。覺。幸。老。序。之。云。富。貴。而。壽。考。者。人。情。之。所。甚。慕。貧。賤。而。天。短。者。人。情。之。所。甚。哀。然。有。得。於。此。者。必。遺。於。彼。故。事。處。康。強。之。貧。壽。考。之。賤。不。願。多。藏。而。病。憂。顯。榮。而。天。短。也。贈。尚。書。刑。部。侍郎。張。公。諱。維。吳。興。人。少。年。舉。書。貧。不。能。卒。業。去。而。躬。耕。以。為。養。善。教。其。子。至。於。有。成。平。居。好。詩。以。吟。咏。自。娛。浮。游。閩。里。上。下。於。路。湖。山。谷。之。間。遇。物。發。興。率。然。成。章。不。事。彫。琢。之。巧。采。繪。之。華。而。雅。意。自。得。徇。律。閑。肆。往。往。與。異。時。處。士。能。詩。者。為。輩。蓋。非。無。憂。於。中。無。求。於。世。其。言。不。能。若。是。也。公。不。出。仕。而。以。子。封。至。正。四。品。亦。可。謂。貴。不。治。職。而。受。祿。養。以。終。其。身。亦。可。謂。富。行。年。九。十。有。一。可。謂。壽。考。夫。享。人。情。之。所。甚。慕。而。遠。其。所。哀。無。憂。無。求。而。見。之。吟。咏。則。其。自。得。而。無。怨。對。之。辭。蕭。然。而。有。沉。澹。之。思。其。亦。宜。哉。公。卒。十。八。年。公。子。尚。書。都。官。郎。中。先。亦。致。仕。家。居。取。公。平。生。所。自。愛。詩。十。首。寫。之。縑。素。號。十。味。圖。傳。示。子。孫。而。以。序。見。屬。余。既。愛。侍。郎。之。壽。都。官。之。孝。為。之。序。而。不。辭。都。官。字。子。野。蓋。其。年。八。十。有。二。云。此。事。不。詳。於。郡。志。而。張。維。之。名。亦。不。顯。故。人。少。知。者。會。直。齋。陳。振。孫。貳。卿。方。修。吳。興。志。討。撫。舊。事。見。之。大。喜。遂。傳。其。圖。且。詳。考。頗。末。為。之。跋。云。慶。曆。六。年。吳。興。郡。守。其。老。於。南。園。酒。酣。賦。詩。安。定。胡。先。生。授。教。授。湖。學。為。序。其。事。六。人。者。工。部。侍郎。郎。簡。年。七。十。九。封。員。外。郎。范。說。年。八。十。六。衛。尉。寺。丞。張。維。年。九。十。一。俱。致。仕。劉。維。慶。年。九。十。二。周。守。中。年。九。十。五。吳。瑛。年。七。十。二。皆。有。子。弟。列。傳。於。朝。劉。殿。中。丞。述。之。仲。父。周。大。理。丞。頌。之。父。吳。大。理。丞。知。幾。之。父。也。詩。及。序。刻。石。園。中。園。廢。石。亦。不。存。其。事。見。圖。經。及。安。定。言。行。錄。中。余。嘗。致。之。郎。簡。杭。人。也。或。嘗。寓。於。湖。范。說。治。平。三。年。進。士。同。舉。究。出。身。周。頌。天。聖。八。年。進。士。劉。吳。盛。族。述。與。知。幾。皆。有。名。蹟。可。見。獨。張。維。無。所。攷。近。周。明。叔。史。君。得。古。畫。三。幅。號。十。味。圖。者。乃。維。所。作。詩。也。首。篇。即。南。園。宴。集。所。賦。孫。覺。幸。老。序。之。其。略。云。於。是。始。知。維。為。子。野。之。父。也。時。熙。寧。五。年。歲。在。壬。子。逆。數。而。上。八。十。二。年。子。野。之。生。當。在。淳。化。辛。卯。其。父。享。年。九。十。有。一。正。當。為。守。會。六。老。之。年。實。慶。曆。丙。戌。逆。數。而。上。九。十。一。年。則。周。世。宗。顯。德。丙。辰。也。後。四。年。宋。興。自。是。日。趨。太。平。極。盛。之。世。及。於。熙。寧。元。豐。再。更。甲。子。矣。子。野。於。其。間。擢。儲。科。登。庶。仕。為。時。聞。人。附。其。父。官。四。品。仍。父。子。皆。老。則。流。風。雅。韻。使。人。遐。想。慨。慕。不。能。已。可。謂。

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欲駕神舟探仙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湖學甲子歲科舉後。士友有請仙閣得失者。賦詞云。淒涼天氣。淒涼院宇。淒涼時候。孤鴻叫斜月。寒燈伴殘漏。落盡梧桐秋影瘦。鑑古畫眉難就。重陽又近也。對黃花依舊。此人竟失舉。淳祐間。有降仙於杭州者。或以鬼譏之。大書一詩云。眼前青白誰知我。口裏雌黃一任君。縱使挾山可超海。也須覆雨更番雲。或以功名為問。答曰。朝經暮史。無間日。北履南履。知幾年。踐履未能求實地。榮枯何必問青天。報其相譏也。又董無益寄記女仙三絕句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牆邊道韞家。燕子未來春寂寞。小窗和雨夢梨花。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闌。屈曲闌干月半規。藕花香灑水滄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亦可喜也。友人姚天澤亦善此。時先君需清湘水。因至外塾。觀子弟捧笈。忽大書曰。詩贈周邦君云。謝公樓上春光好。五馬行春人未老。鬱孤臺上墨未乾。手捧詔書入黃道。先子為一笑。然莫知為何等語也。未幾。易守臨汀。首披郡志。則舊有謝公樓。所謂謝公樓上好美酒。三百青銅買一斗者。與前語適符。然鬱孤臺以後語。竟亦不驗。又宋慶之寓永嘉時。遇詔歲鄉士從之。結課者頗衆。適逢七夕。學徒隨飲。有僧法辨者在焉。辨善五言。每以八終為說。時人號為辨八終。酒邊一士致仙仙扣試事。忽笑動大書文章伯降。宋怪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詞。如何。復請韻。宋指辨云。以八終為韻。意欲困之也。忽運筆如飛。大書鶴橋仙一闕云。鸞輿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鶴橋。刺尤雲。瑞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幔。月明銀燭。韶都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款。亦警敏可喜。又聞李和父云。向嘗於貴家觀降仙。扣其姓名。不答。忽作辟穰體大書一詩云。狸袍玉帶落邊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捧笑者皆悚然。驚散。知為洞壘在天之靈。真否固未可知。然每讀為之凄然。

文莊公滑稽

外大父文莊公。自少好雅潔。性滑稽。居一室。必汛掃巧飾。陳列琴書。親朋或譏其醜。無遠志。一日。大書索屏云。陳善不事一室。而欲掃除天下。吾知其無能為矣。識者知其不凡。後入太學。為集正書。黃酒。揭陳單於爐。亭品目多異。其間有大鵬卵者。最奇。其大如瓜。片切。餛飩大盤中。衆皆駭愕。不知何物。好事者窮詰之。其法乃以鳧彈數十。黃白各聚一器。先以黃入羊胞。煮熟。次復入大猪胞。以白實之。再蒸而成。嘗迎駕於鶴橋。戲以書句為隱語云。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衆皆莫測。公笑云。乃此橋華表柱木鶴耳。其他善戲多類此。其後居兩制。登政地。有嘉林集百卷。問作小詞。極有思致。先批龍口。爾數闕。小童山云。柳暗花明春事深。小闌紅芍藥。已抽發。雨餘風軟碎鳴禽。迴避日猶一分陰。把酒莫沈吟。身閑無箇事。且登臨。舊遊何處不堪尋。無尋處。惟有少年心。今家集已不復存。而外家謂謝外盡。暇日追憶書之。以寄余飢風寒泉之思云。

腹膜

余讀杜詩。偏勸腹膜。少年喜其知味。坡詩亦云。更洗河豚烹腹膜。黃詩亦云。故園漁友腹膜。又云。飛雪堆盤腹膜。按禮記。少儀云。羞魚者。進尾冬右。腹。註云。腹。腹下也。周禮疏。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腹。以

唱所貴。引以證腹。腹亦腹膜。前漢九州膏腴。師古註云。腹下肥白曰腹。花竹幽窗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覺仙方覺睡方。然則睡亦有方邪。希夷之說。不過謂舉世以(按津遠)為息。魂離神不動耳。道教經乃有煩惱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之語。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庵以為此古今未發之妙。然睡心睡眼之語。本出千金方。季通特引此說。晦庵偶未之記耳。

性所不喜

人各有好惡。於書亦然。前輩如杜子美。不喜陶詩。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揚子。坡翁不喜史記。王充作刺孟。馮休著劇孟。司馬公作疑孟。李太(按津遠)伯作非孟。鬼以道作詆孟。黃次伯作評孟。若酸鹹嗜好。亦各自有所喜。非若今人之胸中。無其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且以孟揚馬遷陶杜異世。遇諸名公。尚有所不合。今乃欲以區區之文。以求識賞於當世。不具耳目之人。難矣哉。後世子雲之論。真名言也。

黃門

世有男子。雖娶婦而終身無嗣育者。謂之天閻。世俗命之曰黃門。晉海西公嘗有此疾。北齊李庶。生而天閻。按黃帝賦。經曰。有具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能用。然其氣不去。官者之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官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脈。血瀉不復。皮膚內結。唇口不榮。故鬚不生。黃帝曰。有具天官者。未嘗被傷。不脫於血。然其鬚不生。何耶。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不生。又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云。梵官扇(按津遠)半釋伽。唐言黃門。其類有五。一曰半釋迦。總名也。有男(按津遠)半釋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曰博又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五曰留犁(按津遠)半釋迦。此云割。謂被割刑者。此五種黃門。名為人中惡趣。受身處。然周禮奄人。鄭氏注云。奄。真氣藏者。今謂之官人。是皆真氣不足之所致耳。

馬騰藝花

馬騰藝花如藝粟。藝馳之技名天下。非時之品。真足以伴造化。通仙靈。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其法以紙飾密室。壁地作坎。纏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蓋培。既之法。然後置湯於坎中。少候。湯氣薰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春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矣。若牡丹。梅。桃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則反是。蓋桂必涼而後放。法當置之石洞。巖竇間。暑氣不到。鼓以涼風。花以清氣。竟日乃開。此雖推而助長。然必適其寒溫之性。而後能臻其妙耳。余向留東西馬騰。甚久。親聞老圃之言如此。因有感曰。草木之生。欲遂其性耳。封植矯揉。非時敷榮。人方詫賞之不暇。噫。是豈草木之性哉。

且睦。孟軻好學，師孔子之孫子思，文后與仁，由太王以至王季，張良借箸前籌，恨不食其肉，陳平刻木為女，果能冒頓之圍，下七十二之齊城，憑三寸舌，退一百萬之秦寇，用八千兵，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顏氏其庶幾乎夷之清，尹之任，惠之和，孔子集大成也。妙法法因因果，寺金輪金剛，中和和豐樂橋，銀杓銀瓊，夫子天尊大士，頂上不同，宮妃官寺，官人腰間各別，都正子吳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不男不女，周宜王，齊宣王，司馬宜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調羹止湯，梅全文武之才，學舞貪眠，柳盡悲歡之態，方丈四方，方丈，南北東西，試場三試，三場，經賦論策，朝登箕子之峯，危如累卵，夜宿丈人之館，安若泰山，觀音大士，妙音梵音，海潮音，諸相如來，人相我相，衆生相，龍飛策士，狀元龍，省元龍，虎帳得人，殿帥虎，步帥虎，孫虎，虎帳得人，殿帥虎，步帥虎，孫虎，虎帳得人，殿帥虎，步帥虎，孫虎。

筮炭

趙元父祖母齊安郡夫人徐氏，幼隨其母入（按津道本）吳郡王家，又（按津道本）入平原郡王家，符該兩家修盛之事，歷歷可聽，其後聖堂七楹，全以石青為飾，故得名，專為諸姬教習聲伎之所，一時伶官樂師，皆梨園國工也，吹彈舞拍，各有總之者，號為都頭，每遇節序生辰，則旬日外，依月律按試，名曰小排當，雖中無教坊所無也，只筮一部，已是二十餘人，自十月且至二月終，日給筮炭五十斤，用錦（按津道本）薰籠，藉筮於上，復以四和香薰之，蓋筮炭必用高麗銅為之，籠以綠蠟，黃綬則字正而聲清越，故必用焙而後可，陸天隨詩云：妾思冷如實，時時望君煖，樂府亦有黃綬筮清之語，舉此一事，餘可想見也，龍字韻書千定切，音請註，龍青果色也，蓋龍果者必以銅青故耳。

徐謂禮相術

徐謂禮，嘗涉儀李之書，自誇閱人貴賤多奇中，與賈師憲丞相為姻，賈時年少，竟於飲博，其生母胡夫人苦之（有因字），扣徐云：兒子跌宕若此，以君相法言之，何如？徐曰：夫人勿多疑，異日必可作小郡太守，母喜而記其言，他日賈居相位，徐以親故求進，久之不遂，賈母為言之，賈不獲已，答曰：徐親骨相寒薄，止可作小郡太守耳，遂以上饒郡與之，以終其身，蓋深術前言也，然師憲日常馳馬出遊湖山，小憩樓閣，下忽有布裘道者，睨視曰：官人可自愛重，將來功名不在韓魏公下，賈意其見侮，不顧而去，既而醉博平康，至於破面，他日復遇道者，頓足驚嘆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終矣，其後悉驗。

咸淳三事

咸淳癸酉夏，邊遽日聞，既而襄州失守，朝野震動，荆閩李庭芝，祥父乞買平章用，張魏公趙忠簡故事，建督于京，賈則請親行邊，疏凡屢上，朝紳學士上書者無虛日，或欲留行，或贊開督，其後遂置機速房，專行密院急切之事，且大開言路，以集衆思，於是言事獻策者益紛紛然，漢嘉布衣楊安宇者，狂生也，自謂知兵，獻言於朝，遂送機速房看詳，都司許自齊擬本房，知其狂妄，遂侮笑之，安宇不勝其憤，遂上書痛詆自書短，且謂其操鄉音，談一時傳以為笑，會奉口有米局之變，京尹吳益區處失當，於是左史李珣自經，庭直前論之，吳遂斥出，時好事者為之語曰：左史直前論大尹，草茅上疏詆都司，時方韶歲，賈公欲優事。

齊東野語卷十七

楊疑式僧淨端

楊疑式居洛日，將出遊，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愛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疑式曰：姑遊廣愛，僕又以石壁為請，疑式曰：姑遊石壁，聞者為之撫掌，吳山僧淨端，道解深妙，所謂端師子者，章申公極愛之，乞食四方，登舟旋問何風，風所向，即從之，所至人皆樂施，蓋楊出無心，而端出委順，跡不同而意則同也。

奇對

對偶小技，然亦非易事也，前輩所載已多，今擇所未嘗而可喜者數聯於此，為多聞之一助，義經六子，良巽坎兌，履離周禮一書，天地春秋，冬夏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人相我相，衆生相，壽者相，善待問者如鐘，鍾小應小，大應大，措天下者猶置器，安則安，危則危，左氏公羊，穀梁，春秋三傳，卦爻，繫辭，象，大易一經，五刑之屬三千，大過小過，一門之聚百指，家人同人，知我春秋，罪我春秋，誰譽誰毀，待以國士，報以國士，為己為人，迅雷風烈，烈風雷雨，絕地通天，通天地人，紀信韓信，假帝假王，仲尼牟尼，大聖大覺，蟬以翼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將角聽，謂其不足於耳，司馬相如，關相如，果相如否，長孫無忌，費無忌，能無忌乎，人有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經存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九州既別，冀堯青徐揚荆豫雍梁，一道相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正月六月，七月十月之交，北風晨風，飄風終風。

會以遊擊乃以校尉告身錢帛等俸京庫擬試時黃文昌方自江闖入為京尹益增賞格雖末綴猶獲數百千於是羣四方之士試者紛然時襄鄂已失江淮日以遺告有無名子作詩揭之試所云鼙鼓驚天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秀才選之竟不得其人而止

腿孟銀策則

癸酉歲慶元秋試兩浙運司幹官臨川腿孟銀為考官腿道出越溪忽夢有人以杯酒飲之且作四字於掌中曉起便覺目視腿腿及入院發策第一道中誤以一祖十三宗為十四宗於是士子大開徑排試官房舍悉遭蠶絲至有負笈而逃者腿偶得一兵負去而免劉制使良貴親至院外撫諭遂權宜以策題第二道為首篇續撰其三久之始定於是好事者作隔聯云腿運幹出題疏脫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劉制使下院調停用第二道為第一道腿後為計使所劾明年秋慶元天於是十四宗之語遂驗

景定行公田

景定二年壬寅買師憲丞相欲行富國強兵之策是時劉良貴為都漕尹天府吳勢卿餉淮東入為浙漕遂交發公田之事欲先行之浙右候有端緒則諸路倣行之於是殿院陳堯道正言曹孝慶等合奏謂限田之法自昔有之買官戶限之田嚴歸併飛走之弊回買官田可得一千萬畝則每歲六七百萬之入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與實為無窮之利御筆批依而買田之事起矣時勢卿已死良貴獨提領之職以太府丞陳皆為檢(本津遺)閱官以副之且乞內批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然上意終出勉強內批云永免和糴無如買田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則上意蓋可見矣買相憤然以去就爭之於是再降聖旨云買田永免和糴自是良法美意要當始於浙西庶他路視焉則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難於一律可令三省照此施行既而買相內引入劉力言其便御筆連依轉劉侍從臺謀給舍左右司三省奉行惟謹焉買相遂先以自已浙西萬畝為官田表倡嗣榮王繼之浙西師趙孟奎亦申省自陳投買自是朝野嚮若鶩不敢發一語獨禮書夕郎徐經孫一疏力陳買田之害言多則切竟不付外遂乞休致而寂無和之者先是議以官品逾限田外回買立說此猶有抑強嫉富之意既而轉為派買之說除二百畝已下免行派買外餘悉各買三分之一及其後也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焉立價以租一石者償十八界四十楮不及石者償隨以減買數少者則全支楮券稍多則銀券各半又多則副以度牒至多則加以登仕將仕校尉承信承節安人孺人告身準直以登仕三千楮將仕千楮許赴漕試校尉萬楮承信萬五千承節二萬則理為進納安人四千孺人二千此則幾於白沒矣遂徵府丞陳皆往湖秀將作丞廖邦傑往常潤任督催之職六郡則又有專官平江則知郡包恢撫參成公策嘉興則知郡潘瑛撫幹李補高公魚煥安吉則知郡謝奕廉高公趙興德撫幹王唐珪臨安察判馬元演常州則知郡洪禧連屬(本津遺)劉子耕(本津遺)江州知郡車桐漕司準遺鄭夢熊江陰則知軍楊廷進遺謝司戶黃仲並俟竣事各轉一官選人減一前(本津遺)守臣並以主管公田繫銜既而提領劉佐司勳嘉興宰段俊宜與宰葉茲佐(本津遺)以

不即奉行之罪又按長洲宰何九齡追改告身永不收敘以不合出給官由令田主包納失田業相繼之初意至五月乃命江陰平江蘇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兩浙漕司常州鎮江蘇總所每歲秋租輸之官倉特與減饒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收數遂立四分司王大呂平江方夢玉嘉興董楫安吉黃震鎮江常州江陰三郡初以選人為之任滿理為須入州縣鄉都則分差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年一替每鄉創官莊一所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斛面約束雖嚴而民之受害亦不少其間毗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斗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以為無窮之害或內有稅幣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換於田主其害尤慘時中樞劉震孫與京尹魏克愚湖邊倡和詞語偶犯時忌則隨命刻去之甲子秋慧見求言公卿大夫士庶始得以伸吐里愁嘆不平於上然至此業已成矣買相遂力辨人言巧辭相位御筆答云言事以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策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幣之費下可以免浙右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命卿決意舉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皆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以快一時之異議其如國計何如軍餉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奉職毋孤朕倚毗之意自此公論頗沮而劉良貴以人言藉藉遂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至咸淳庚辰正月遂罷莊官改為召佃或一二千或數百畝召人承佃自耕自種自運自納止令分司任責拘催凡承佃之家復以二分優之且以既罷莊官則分司恐難任責平江增差催督官三員安吉嘉興各一員常州三員鎮江江陰各一員從各分司奏請時提領官編修黃夢炎也既而常調分司劉子澄力陳毗陵向來多買遺數之弊遂下提領所徑將常州公租撥歸淮東總領所催納殊不知朝廷既不可催總所又可催乎當是時人不敢言而敢怨南康江天錫以入奏而罷官賦教授妨得以發策而遭貶斥大社令杜潤太常簿陸遠國子簿謝章皆於論對及之或逐去或補外至乙亥春買既去國北軍已抵昇潤察院學可奏乞罷公田之籍以收農心謂此事皆擾民皆破家蕩產怨入骨髓若盡還原主免索原銀而除其籍庶使浙西之人永絕公田之苦然而僅放欠租季途再奏始有旨云公田之制非理宗之本意稔禍(本津遺)召怨最為民苦截日住罷其田盡給付原佃主仰申租戶義兵會合防拓其後勸會謂招兵非便且其田當還業主於租戶初無相干秋成在還餉軍方急且收租一年其還田指揮候秋成後集議施行有旨將平江嘉興安吉公田照指揮釋放却從朝廷照淨催米數回糴其錢一半給佃主一半給種戶以薄實惠然則業主竟無與矣只業主佃主之分當時用事者亦不能曉況大於此者然邊遠日急是時仍收公租還田之事竟不及行嗚呼悲哉昔附鑿汴渠以召民怨乃為宋漕運之利今宋奪民田以失人心乃為大元餉軍之利古今害民與利之事於此亦可鑒矣於戲悲哉

景定錢星

景定五年甲子七月初二日甲戌御筆作初三日乙亥慧見東方柳宿光芒短赫昭示天變太史占云慧出柳度為兵喪為旱為亂為夷狄為大臣貶乾象占云慧妖星也所出形狀各異其狀一也慧木類除舊

布新之象。主兵疫之災。一曰墻屋小者數寸。長或竟天。兵起大水。除舊布新。按替本無光。借日為光。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皆隨日光。芒所及為災。丁丑避殿。滅膳。下詔責己。求直言。大赦天下。御史朱龜孫正言。朱應元。察官程元岳。總應龍合奏。章乞消弭挽回。皆常談也。己卯。賈丞相似道。揚參政陳。葉同知。彭鼎。姚愈。皆希得奏事。上曰。替出於柳。彭。朕不德。夙夜疚心。惟切危懼。幸臣奏陛下勤於求治。有年於茲。庸有闕失。今請見於天。實臣等輔政無狀所致。上貽聖憂。臣見具疏乞罷免。庶可以上弭天災。上曰。正當相與講求闕失。上回天意。庚辰。賈右相第一疏乞罷免。以塞災咎。五疏皆不允。班行應詔言事者。祕書郎文及。刑首言公田之事。云。君德極瑋璋之粹。而玷君德者。莫大於公田。東南民力竭矣。公田創行。將以足軍儲。救楮幣。獨和籩也。奉行太過。限田之名。一變而為併戶。又變而為換田。耕夫失業。以流離。田主無辜而拘繫。此替妖之所以示變也。大府承楊。殿講趙景緯。吏部侍郎留夢炎。禮部侍郎直院馬廷賢。皆應詔上封事。給事禮書。平子才疏。援引漢唐。以至本朝。替變異。極其詳。瞻起居郎太子侍讀李伯玉。則援三說云。咸平替出室北。呂端有兵謀不精之言。今日當嚴邊備。照事中替出東。非富弼張方。平皆言新法不便。今日當先罷浙西。換田局。崇寧替出西方。則割除黨籍。且復左降人官。今開慶。國之人。罪惡滔天。有一時風聞動逐者。則乞掛酌寬貸施行。以昭聖主寬仁之量。又云。今言路既開。中外大小之臣。必將空臆畢陳。惟陛下明聖。大臣忠亮。有以容受。不以為罪。天下幸甚。浙漕主管文字呂撫。有上化地書。秘監高斯得。奉祠於替。有應詔疏。大概以為非朝廷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庚申辛酉之間。大小之臣。追勸遷放無虛月。忠厚之澤。幾盡矣。士大夫以仕進為業。今使刻薄小人。吹毛求疵。動觸新制。公田肆擾。陛下知其非計。有待秋成。舉行之旨。而督促者。悍然不顧也。市舶盡利而蕃夷怨。鹽權太密而商旅怨。羣臣附下罔上。虛美溢譽。人怨天怒。不至於替。星不止也。且災異策免三公。視為常事。丙申雷變。陛下下日黜二相。今替見之。與雷發相去何翅十百千萬哉。王端明。論奉祠里居。亦有疏。言戚畹。雙伴。遍居畿輔。借應奉之名。肆誅剝之虐。監司不敢誰何。臺諫不敢論列。民不勝苦。起而弄兵。三衢之寇是也。公田之行。本欲免和籩。和籩數少。而人已相安。公田數多。而人為創見。千弊萬蠹。田里騷然。天筆載煩。一則曰。業已成。一則曰。當任怨。且求言之。詔甫頒。而拒言之。令已出。皇天監臨。可厚誣哉。自是三學京庠。投匭上書者。日至。太學生吳紱。許求之。等書有云。雷震。天怒也。驟擊而旋收。日蝕。天怒也。俄晦而隨明。暴風飄雨。天怒也。而不能以終日。今替之示變。已逾旬。決月。陛下恐懼修省。靡所不至。而天怒猶未回。非陛下不知省悟也。抑陛下者。未有所畏。也。且併及市舶公田之害。云。又有陳夢斗。陳紹中等書。沈履孫。范鎰。李梅等書。宗庠則有胡標。與周必輪等書。立禮齋生。謝禹。則獨為一書。大抵皆及公田市權等事。又有武學生杜士賢等書。謂都司之職。操斷之權。以專使之道。奪番商之利。百姓皆與。殿廟堂歌頌。太平人不可欺。天可欺乎。今之乘鈞軸者。前日之功。固偉矣。今日之過。未盡掩。關外之事。固優矣。關內之責。未盡塞。以戒庸侍庶民。不可也。以軍政律士類。不可也。以肥家之法。經國。不可也。查亦退自省悟。以回天變乎。又京庠唐棟。楊坦等一書。謂大臣德不足以居功名之高。量不足以展經綸之大。率意紛更。殊駭觀

聽。七司條例。悉從更變。世出延賞。巧摘瑕疵。著者揭藏。香椒積醜。與商賈爭微利。強買民田。貽禍浙右。自今天下無餘歲。浙路無富家矣。火袋不收拾人才。而遍儲賤妓之姓名。化地不幹旋陶治。而務行非僻之方術。縱不肯之駭弟。以卿月而醉風月。於花衢。籠博奕之舊徒。以秋整而壓溪壑之淵。戴踏青泛綠。不思閱巷之蕭條。醉醜飽鮮。追憶物價之騰踊。劉良貴。賤丈夫也。乃深倚之。以揭鷹犬之威。董宋臣。巨姦尤也。乃優縱之。以出虎兇之柙。人心怨怒。致此替妖。誰秉國鈞。盡執其咎。方且抗章。誣上文過飾。非借端拱禍。敗不應之說。以力解亂。而至此。怨而至此。上干天怒。替星墜之未已。天火又從而災之。其尙可揚揚入政事堂耶。一時諸書。獨此與京庠。備規者言之太許。於是左司劉良貴。中省力辦公田。任事之謗。且乞敷奏。令公卿士庶。條具救楮免糴罷公田之策。且作勘會。免公田逃亡米三萬餘石。買相遂入奏云。近者應詔所言。公論交責。若獨虛辭。報私憾等語。是非自不可掩。獨類部法買公田。同然一辭。以為犯大不韙。詳錄。願未以開。欲望聖慈。於臣所類部法則下之吏部長式。詳加參定。或有出己意。創舊典之實。則申明而刪除之。於臣所買公田。則乞下之公卿大夫。更行博議。必得足軍餉。免和籩。住造楮之策。則采錄而施行之。臣當委心以聽。奉身以退。徐請。請。資以戒為臣之繆於國者。遂有旨。宜諭檢院。官星變求言。照典故。及中外大小臣僚。見之。詔書可致。近來諸學士。人不體舊規。以前應為首。乃有懷私。動搖大臣者。不知祖宗三百年間。曾有士人上書而去宰相者乎。今後切宜詳審。然後投進。檢院宋。瀋備坐。宜諭旨。揮中國子監司成吳堅。翁合。委。委。承。徐。宗。斗。會。舉。前。前。轉。論。諸。生。而。前。前。回。申。以。為。上。書。以。前。應。為。首。此。出。於。丙。辰。方。大。獻。之。私。意。以。為。制。制。之。法。非。盛。時。所。宜。用。也。紛。紛。之。議。直。至。八。月。之。末。替。光。稱。殺。應。詔。者。方。稍。止。丁。未。宰。執。拜。表。非。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三。表。而。後。從。九。月。以。京。學。士。人。蕭。規。唐。棟。李。呂。宙。之。姚。必。得。陳。子。美。錢。燾。趙。從。龍。胡。友。開。等。不。合。勝。動。生。事。送。臨。安。府。追。捕。勘。證。議。罪。施。行。各。有。差。自。是。中。外。結。舌。焉。孟。冬。朝。慶。如。常。時。十。月。乙。丑。忽。聞。聖。躬。不。豫。降。詔。求。醫。丁。卯。遣。詔。升。遐。而。金。銀。關。子。之。令。乘。時。頒。行。換。易。十。七。界。楮。券。物。價。自。此。騰。涌。民。生。自。此。憔悴。矣。替。變。首。尾。凡。四。月。妖。禍。之。應。如。響。斯。答。孰。謂。天。道。高。遠。乎。

瓊花

揚州后土祠瓊花。天下無二本。絕類聚八仙。色微黃而有香。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苑。明年輒枯。遂復載還祠中。敷榮如故。淳熙中。壽皇亦嘗移植南內。逾年憔悴無花。仍送還之。其後宦者陳源。命園丁取孫枝。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色則大減矣。杭之褚家。唐瓊花園是也。今后土之花已薪。而人間所有者。特當時接本。髮髮似之耳。

囑啟

余負日茅。分漁樵半席。時見山翁野婦。捫身得。則致之口中。若將甘心焉。意甚惡之。然授之於古。亦有說焉。應侯謂秦王曰。得宛臨流。陽夏斷河內。臨東陽。郢都。猶口中。王莽校尉韓威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孟嘉陳思王著論。亦曰。得者莫不劇之齒牙。為害身也。三人者。皆當時貴人。其言乃

爾則野老嚼齋蓋亦自有典故可發一笑。

姓名相戲

前輩有以姓名為戲者如陳亞有心疾囊無口之類甚多劉放翁戲王觀云公何故見賈王答曰賈公直甚分文近楊平舟棟以樞揆出守蒲陽劉克莊游夫弟希仁俱以史官里居郡集寓公王暉軒過戲之云大編修小編修同赴編修之會後村云欲對對不難不可見怒王願聞之乃云前通判後通判但聞通判之名蓋王凡五得伴而不上云王又嘗嘲後村云十兄二十年前何其壯二十年後何其不壯劉應之曰二畫二十年前何其遇二十年後何其不遇此善體也

朱唐交奏本末

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云呂伯恭嘗與仲友同書會有隙朱主呂故抑唐是不然也蓋唐平時恃才輕晦庵而陳同父頗為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父遊台嘗狎籍妓嘲唐為脫籍許之偶那集唐語妓云汝果欲從陳官人邪妓謝唐云汝須能忍飢受凍乃可妓聞大恚自是陳至妓家無復前之奉承矣陳知為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問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既至台適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陳言為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據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馳上時唐鄉相王淮嘗軸既進呈上問王王奏此秀才爭閒氣耳遂兩平其事詳見周平園王季海日記而朱門諸賢所著年譜道統錄乃以季海右唐而并斥之非公論也其說聞之陳伯玉式卿蓋親得之藝之諸呂云

齊東野語卷十八

畫寢

飽食後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枕邊丁隱州詩也細書坊老讀長簾
懶昏眠取單且一息拋書還少年半山翁詩也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覺一
半面窗無夕陽放翁詩也讀書已覺眉稜重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窗殘日已無多吳僧
有規詩也老讀文書與易關須知養病不如閒竹牀瓦枕虛堂上臥看江南雨後山呂榮陽詩也紙屏瓦
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蘇持正詩也余習懶成癖每遇晝寢必
須偃息將有嘲孝先者必吸此以自解然每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言荆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
問何意公云睡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真知睡味未易語此也杜牧有睡癖夏侯隱號睡仙其亦
知此乎雖然率于晝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語嘗見侯白所註論語謂晝字當作晝字蓋夫子惡其晝寢
之侈是以有朽木糞土之語然侯白隋人善滑稽嘗著啓顏錄意必戲語也及觀昌黎語解亦云晝寢當
作晝寢字之誤也率于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假或偃息亦未至深誅若然則吾知免矣

宜興梅嶺

嘉熙間近屬有半宜興者縣齋之前紅梅一樹極美夏華榮交陰半放花時命客飲其下一夕酒散月明

獨步花影忽見紅裳女子輕妙綽約。瞥然過前。躡之數十步而隱。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或酣歌晤言。或麈坐竟日。其家愛之。有老卒頗知其事。乘間白曰。昔聞某知縣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適而夭。其家遠在湖湘。因葦葦於此。樹梅以識之。曠昔之夜所見者。豈此乎。遂命發之。其棺正蟠結老梅根下。兩槨(按津浦)微蝕。一窻如鏡。若蛇鼠出入者。啓而視之。顏貌如玉。妝飾衣衾。略不少損。其國色也。趙見爲之惘然心醉。昇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體亦和柔。非尋常僵尸之比。於是每夕與之接焉。既而氣息煖。然疲瘳不可治。文書其家。乃乘間穴壁取焚之。令遂屬疾而殞。亦云異哉。嘗見小說中所載。寺僧盜婦人尸。置夾壁中。私之後。其家知狀。訟於官。每疑無此理。今此乃得之親舊。目擊始知其說不妄。然通鑑所載。亦眉發呂后陵。汗辱其尸。有致死者。蓋自昔固有此異矣。

莫子及泛海

吳與莫汲子及始受世澤。爲錢魁。既而解試。省試廷對皆居前。一時名聲籍甚。後爲學官。以語言獲罪。南遷石龍。地並海。子及素負邁往之氣。暇日具大舟。招一時賓友。之豪泛海。以自快。將至北洋。海之尤大處也。舟人畏不敢進。子及大怒。脅之以劍。不得已從之。及至其處。四顧無際。須臾風起浪涌。舟掀簸如桔槔。見三魚皆長十餘丈。浮弄日光。其一若大鮎狀。其二狀類尤異。乘舟戰慄。不能出語。子及命大白連酌賦詩數絕。略無懼意。興盡乃返。其一絕云。一顧點破碧落界。八面展盡虛無天。拖棹長嘯海波闊。今夕何夕吾其仙。

薰風聯句

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或者惜其不能因詩以風。雖坡翁亦以爲有美而無箴。故爲續之云。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余謂柳句正所以諷也。薰風之來。惟殿閣清涼之地。始知其涼。而征夫耕叟。方奔馳作勞。低垂喘汗於黃塵赤日之中。雖有此風。安知所謂涼哉。此與宋玉對楚王曰。此謂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者同意。

漢唐二祖少恩

漢高祖與項羽戰於彭城。大敗。勢甚急。廢魯元公主。惠帝棄之。夏侯嬰爲收載行。高祖怒。欲殺(按津浦)嬰者十餘。借使高祖一時事急。不能存二子而棄之。他人能爲收載。豈不幸甚。方當德之。何至怒而欲斬之乎。唐高祖起兵汾晉。時建成元吉。楚哀王智雲。皆留河東。護家附。購之急。建成元吉能間道赴太原。而智雲以幼不能逃。爲吏所誅。亦豈不能少緩須臾。以須其至。而後起兵哉。二祖皆創業之君。而於父子之義。其薄若此。豈圖大事者。不暇顧其家乎。彼唐祖者。直隨世民之計。猶可恕也。若漢祖則杯羹之事。尙忍施之乃翁。何有於兒女哉。

史記無燕昭築臺事

王文公詩云。功謝蕭規。漢第恩從。魏始始(按津浦)燕臺。然史記止云。爲魏改築。官而師事之。初無臺字。而李白詩有。何人爲築黃金臺之語。吳虎臣漫錄以此爲據。按新序通鑑亦皆云。築宮。不置臺也。然李

白屢借黃金臺事。如誰人更增黃金臺。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樽酒黃金臺。招邀廣平客。如登黃金臺。遙謁紫霞仙。侍宴黃金臺。傅鶴青玉案。杜甫亦有楊梅結黃金臺。黃金臺貯賢俊多。柳子厚亦云。燕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白氏六帖有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此語唐人相承用者甚多。不特本於白也。又按唐文粹有皇甫松登郭隗臺詩。又梁任昉述異記。燕昭爲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賢士臺。亦爲招賢臺。然則必有所謂臺矣。後漢孔文舉論。孝章書曰。昭築臺以延郭隗。然皆無黃金字。宋鮑照放歌行云。豈伊白屋賜。將起黃金臺。然則黃金臺之名。始見於此。李善註引王隱晉書。段匹碑討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黃金臺。又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且燕臺事多以爲昭王。而王隱以爲燕丹何也。余後見水經註云。固安縣有黃金臺。舊言昭王禮賢。廣延方士。故修建下都。館之南。陸燕昭創於前。子丹踵於後云云。以此知王隱以爲燕丹者。蓋如此也。

孟子三宿出晝

高郵有老儒黃彦知(按津浦)謂孟子去齊。三宿而出晝。讀如晝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載燕初入齊。聞畫邑之人王蠋賢。劉熙註云。齊西南近邑。音權。故孟子三宿而出時。人以爲滯也。此說甚新。而有據。然子觀說苑。則以爲畫邑人王蠋。且齊有蓋大夫王蠋。公孫。而陳仲子兄食采於蓋。其入萬鍾。則齊亦自有畫邑。又與畫邑不同矣。通鑑畫音司馬康釋音胡卦切。亦曰西南近邑。復不音獲。何耶。

方大猷獻賦

楊聯馬賜第清湖。巨璫董宋臣領營建之事。遂拓四旁民居以廣之。其間最逼近者。莫如太學生方大猷之居。璫意其必確據。未易與語。一日。具禮物往訪之。方延入坐。璫未敢有請。方遽云。今日內翰相訪。得非以小屋近牆。欲得之否。璫愕不復對。方徐曰。內翰意謂某太學生必將梗化。所以先蒙見及。某便當首獻作倡。就案即書。與之璫。以成契。奏知。璫大喜。視其直數倍。謂之方作表。謝有云。昔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毫以上。悉出君恩。(按津浦)自此擢第登朝。皆由此徑而梯焉。

長生酒

稷陵晚年苦足弱。一日。經筵。宜論買師憲曰。聞卿有長生酒甚好。朕可飲否。買退。遂修制具。方併進。亦不過用川烏牛膝等數味耳。內翰李忠輔適在旁。奏曰。藥性涼燥。未可知。容臣先嘗。然後取旨進御。嫉之者。轉聞於買。買深銜之。而未敢以發也。先是。北關劉都倉家富無嗣。嘗立二子。劉先死。長者欲逐其後立子。於是託其所親檢(按津浦)所史劉炳百萬緡。介謝堂節使。轉求聖旨。下天府逐之。至是。已涉數歲。買始知之。時成律初年也。遂誅其出子。以爲李忠輔。作聖旨。於官。詞雖不及謝。而謝甚。買懼。於是。以實訴之於買。買笑曰。節度無慮。越日。則忠輔追毀。還請之命下。以實非其罪也。蓋師憲借此以報其嘗藥之忿耳。

開運靖康之禍

靖康之禍。大率與開運之事同。一時紀載雜書極多。而最無忌憚者。莫若所謂南樓紀聞。其說謂出帝之事。歐公本之王淑之私史。淑本小吏。其家為出帝所殺。通人契丹。泊出帝黃龍之遷。淑時為契丹諸司。於是文移郡縣。故致其飢寒以還宿怨。且述其幽辱之事。書名幽懿錄。比之周幽衛懿。然致之五代新舊史。初無是說。安知非託子虛以欺世哉。其妄可見矣。南樓言二帝初遷安州。又遷雲州。(按津逮本無此四字)又遷西州。又遷五國城。去燕凡三千八百餘里。去黃龍府二千一百里。其地乃李陵戰敗之所。後又遷西州。從州乃契丹之移州。今以當時他書攷之。其地里遠近。皆大繆不經。其妄亦可知。且謂此書乃阿計替手錄。所申金國之文。後得之金國貴人者。又云。阿計替本河北棣州民。陷命。(按津逮本)自東都失守。金人即使之隨二帝入燕。又使同至五國城。故首尾備知其詳。及攷其所載。則無非二帝胸臆不可言之事。不知阿計替何從知之。且金人。(按津逮本)之情多疑。所至必易主者守之。亦安肯使南人終始追隨乎。且阿計替於二帝初無一日之恩。何苦毅然歷險阻。犯嫌疑。極力保護而不舍去。且二帝方在危亡哀痛之秋。何暇父子賦詩為樂。阿計替又何暇筆之書乎。此其繆妄固不待攷而後見也。意者為此書之人。必宜政問不得志。小人造為凌辱猥賤之事。而甘心焉。此禽獸之所不忍為。尚忍言之哉。余懼夫好奇之士。不求端末。(按津逮本)而輕信其言。故書以祛後世之惑云。

近世名醫

近世江西有善醫號嚴三點者。以三指點間知六脈之受病。世以為奇。以此得名。余按診脈之法。必均調自己之息。而後可以候他人之息。凡四十五動為一息。或過或不及。皆為病脈。故有二敗三遲四平六數七極八脫九死之法。然則察脈固不可以倉卒得之。而況三點指之間哉。此余未敢以為然者也。或謂其別有觀察形色之術。姑假此以神其術。初不在脈也。紹興間。王繼先號王醫師。馳名一時。繼而得罪押往福州居住。族叔祖宮教時赴長沙。俸素饒。其人適遊道旅舍。小酌以慰勞。(按津逮本)之。因求察脈。王忽愀然曰。某受知既久。不敢不告。脈證頗異。所謂脈病人不病者。其應當在十日之內。宜亟反饋。尚可及也。因泣以別時宮教康強無疾。疑其為妄。然素信其術。於是即日回轅。僅至家數日而殞。亦可謂異矣。又嘗聞陳體仁端明云。紹熙間有醫邢氏。精藝絕異。時韓平原知開門事。將出使。俾之診脈。曰。和平無可言。所可憂者。夫人耳。知閣回報曰。恐未必可相見也。韓妻本無疾。惟其妄誕不倫。然私憂之。泊出疆甫數月。而其妻果殞。又朱丞相勝非子婦偶小疾。命視之。邢曰。小疾耳。不藥亦愈。然自是不宜孕。孕必死。其家以為狂。首後一歲。朱婦得男。其家方有抱孫之喜。未彌月而婦疾作。急遣召之。堅不肯來。曰。去歲已嘗言之。勢無可療之理。越宿而婦果殞。余謂古今名醫多矣。未有察夫脈而知妻死。未孕而知產亡者。嗚呼。神矣哉。

前輩知人

前輩名公鉅人。往往有知人之明。如馬尚書亮之於呂許公。陳公曾諫致堯之於晏元獻。呂許公之於文潞公。夏英公之於龐顯公。皆自布衣小官時。即許以元宰之貴。蓋不可一二數。初非有袁李之術。特眼力高。閱人多。故爾。史傳所載。以為名談。近世如史忠獻。彌遠。趙忠肅。方亦未易及。忠獻當國日。待族黨

加嚴。猶子嵩之子。申初官。聚陽戶曹。方需遠次。適鄉里有個客。邂逅致死者。官府連逮急甚。欲求援於忠獻。而莫能自通。遂資緣轉聞。因得一見。留飯。終席不敢發一語。忽問何不赴滎陽關。以向諸次對忠獻曰。可。亟行。當作書與退翁。京師。子申拜謝。因及前事。公曰。吾已知之。第之官勿虛也。公平昔嚴毅少言。遂謝而退。少間。公元姬林夫人因扣之。公曰。勿輕此子。異日當據我榻也。其後信然。又趙英南仲通判廬州日。翟朝宗方守郡。公素不樂之。遂千堂。以合入關。俟呼召於賓廡。候見者數十人。皆謝去。獨召兩都司及趙。延入小閣會食。且出兩金盒。貯龍涎冰。腦俾坐客隨意。次至趙。即舉二合。並投熾炭中。香霧如雲。左右皆失色。公亟索飯。(按津逮本)。怒客。命大程官俾趙聽命。客次。人皆危之。既而出。割知滁州。填見關命之任。而信公平生功業。實廢於此。又趙忠肅開京西關日。鄭忠定丞相清之初任夷陵教官。首詣襄參。鄭素癯瘁。若不勝衣。趙一見。即異待之。延入中堂。出三子俾執師弟子禮。因陪不自安。勞觀佐之。即日免。衡參等禮以行。復命諸子饋之前。途且各出雲錦。錄書之而去。他日。忠肅問諸師曰。鄭教如何。長公答曰。清固清矣。恐寒薄耳。公笑曰。非爾所知。縱寒薄。不失為太平宰相。後忠肅疾革。諸子侍側。願其長。曰。汝讀書可。喜然。不過監司太守。次語其仲范曰。汝須開關。終無結果。三哥。莫甚有。福。但不可作宰相耳。時帳前提舉官趙勝。素與部統制。屬再與之子不協。泣而言曰。萬一相公不諱。趙勝必死於屬再與之手。告相公保全。時京西施濟名。上。人。偶在旁。公笑謂施曰。趙勝會做殿帥。屬再與安能殺之。其後所言無一不驗。

趙信國辭相

淳祐甲辰。杜清獻範薨。游清獻以拜右授。趙英南仲樞使。陳韓子華參政。皆一時宿望。明年四月。游相以大觀文奉內祠侍讀。既而趙公出督江淮。荆襄湖北軍馬。陳公以知院帥長沙。遂再相。鄭忠定清之王伯大。吳潛並為食糧。乙巳。趙公兼江東帥。知建康留。趙希憲。(按津逮本)以禮書督府。參贊兼江。淮帥。邱山甫岳仍兼參謀。且頒御筆云。趙英兼資文武。協輔國家。領使洪。樞。視師戒。道。權不可不專。申。撤。處。置。貴合時宜。一應軍行調度。並聽便宜施行。所有恩數。感。儀。宰。路。公。既。威。名。夙。著。邊。陲。晏。然。中。間。屢。乞。結。局。不允。明年。遣。隨。軍。轉。運。舒。澤。民。滋。入。白。廟。堂。許。令。帶。職。入。覲。公。力。辭。召。命。且。云。更。當。支。吾。一。冬。來。春。解。嚴。容歸。田。里。朝廷。許之。明年。北軍。大入。因復留行府。措置戰守焉。中書。陸。德。興。載。之。轉。對。疏。以。為。去。歲。泗。州。大捷。彼。方。喪。膽。落。魄。今。春。淮。水。漲。溢。欲。來。不。可。涉。冬。而。春。邊。鎮。寧。謐。近。者。駭。言。寇。至。張。大。其。說。或。云。到。儀。真之境者。止五六十騎耳。趙公聞之。大不能堪。封草履上。力辨此勝。且云。今年北軍之入。係四大頭項。一曰。察罕人。二曰。大納。三曰。黑。(按津逮本)。四曰。別出右。(按津逮本)。四萬。實三萬餘。馬人各三四。約九萬匹。惟恐有勞。聖慮。前後具奏。一則曰。寬。重。二則曰。寬。重。三則曰。寬。重。臣。領。舟。師。往。來。靡。敢。求。嘗。有一。語。張。大。今。觀。陸。德。興。奏。疏。實。駭。所。聞。伏。乞。委。德。興。親。至。維。揚。審。是。虛。實。臣。常。躬。率。騎。士。護。送。入。城。備。見。其。妄。於是。朝廷。以。載。之。之。言。為。過。遂。為。調。停。其。事。焉。未。幾。工。部。尚。書。徐。清。叟。進。故。事。亦。譏。其。辭。屬。之。濫。趙。公。愈。不。自。安。是。歲。閏二月。鄭忠定拜太師。趙公拜右相。所有督府。日下結局。遂差右司陳夢斗宜赴都堂治事。而陳辭以此。辭

璫之職不行。遂改差御藥謝昌祖往焉。夕郎趙以大復有不肯背牘之意。事雖不行。而公之歸與不可退矣。屢騰免牘。且引其父忠肅遺言不許入相之說以告。且云。寧得罪以過嶺。難違訓以入朝。御筆不允。降宜趣行。時陸載之方居翰苑。以嫌不草詔。遂改命盧壯父武子爲之。時趙公各通從官書。謂元科降籙內尚餘新楮四百餘萬。銀絹度牒並不支動。且言決不可來之意。常時從官作宰相。例有先生之稱。至是皆去之。獨趙汝騰茂實尚書答書云。大丞相高風立儲。力疏辭榮。昔司馬公固遜密府。近崔清獻苦却宰席。書之史冊。並公而三。甚盛。口休而其微意亦可見也。公歸計既決。遂申朝廷。於三月二十四日散遣將士。取道歸伏田里。所有新除恩命。決不敢祇受。既而與告復召。然公終不來矣。至明年三月。御筆趙葵懇辭相位。終始弗渝。使命趣召。亦既屢矣。奏陳確論。殆逾一期。朕眷倚雖切。不能強其從也。姑畀內祠。以便咨訪。可除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察使。兼侍讀。後以疾丐外祠。甚力。遂以特進判長沙。凡五辭。得請奉祠。徑歸深陽里第焉。蓋一時搢紳方以理(按津逮)學科名相高。其視軍旅金穀等爲俗吏。館官公能知幾勇退。不激不汙。可謂善保功名者矣。

琴繁聲爲鄭衛

往時余客紫霞翁之門。翁知音妙天下。而琴尤精詣。自製曲數百解。皆平淡清越。灑然太古之遺音也。復攷正古曲百餘。而異時官譜諸曲。多黜削無餘。曰。此皆繁聲。所謂鄭衛之音也。余不善此。頗疑其言爲太過。後讀東漢書宋宏(按津逮本)薦桓譚。光武令鼓琴。愛其繁聲。宏曰。薦譚者。望能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是蓋以繁聲爲鄭聲矣。又唐國史補。于頔令客彈琴。其嫂知音。曰。三分中一分律聲。二分琵琶。全無琴韻。則新繁皆非古也。始知紫霞翁之說爲信然。翁往矣。向思著唐衣坐紫霞樓。調手製開素琴(一作製瓊林玉樹二曲)供客以玻璃瓶插(按津逮)花。飲客以玉缸春酒(按津逮)。笑語竟夕不休。猶昨日事。而人琴俱亡。冢上之木已拱矣。悲哉。

章氏玉杯

嘉泰間。文莊章公以右史直禁林。時字又紹節。挺臣爲司諫。指公爲謝深甫子。肅丞相之黨。出知溫陵。既而公入爲言官。遍歷三院。爲中執法。時挺臣以京湖宣撫使知江陵府。入覲。除端明學士。徑躋有府。而挺臣懷前日之疑。次且不敢拜。文莊識其意。乃抗疏言。公論出一時之見。豈敢以報私憾。乞紹節就職。未幾。公亦登政地。相得甚驩。一日宴聚。公出所藏玉杯。酒色如截肪。(按津逮)其于闐產也。坐客皆防賞之。挺臣忽旁睨微笑曰。異哉。先肅愍公。虛中使金日。嘗於燕山獲玉盤。徑七寸餘。盤深無纖瑕。或以爲宜和殿故物。平日未嘗示人。今觀此色澤。殊近似之。於是坐客咸願快視。趣使取之。既至。則玉色製作無毫髮異。真合璧也。蓋元爲一物。中分爲二耳。衆客驚詫。以爲干錫之合。不足多也。公因舉杯以贈挺臣。而挺臣復欲以盤奉公。相與進讓者久之不決。時李璧季章在坐。起曰。以盤足杯者。於事爲順。會不得辭也。公遂謝而藏之。以他物爲報。余嘗侍二觀。常於元妙身氏膝下。聞此事。惜不一見之。其後聞爲有力者負之而去。莫知所終。

二張援襄

襄樊自咸淳丁卯被圍以來。生兵日增。既築鹿門之後。水陸之防日密。又築白河虎頭及鬼關於中。以梗出入之道。自是孤城困守者凡四五歲。往往扼關隘不克進。皆束手視爲棄物。所幸城中有宿儲。可堅忍。然所乏鹽薪布帛爲急。時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置蠟膏燭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野進。既至隘口。守者見積草。頗多鈎致。欲爲焚燬。遂爲所獲。於是鄂鄂之道復絕矣。既而荆關移屯。舊鄂州。而諸帥重兵皆駐新野及均州河口。以扼要津。又重賞募死士得三千人。皆襄鄂西山民兵之驍悍善戰者。求將久之。得民兵部官張順。張貴。(按津逮)軍中號張順。所謂大張都統小張都統者。其智勇素爲諸軍所服。先於均州上流。(按津逮)中水略立硬寨。造水哨。輕舟百艘。每艘三十人。鹽一袋。布二百。且令之曰。此行有死而已。或非本心。願去。毋敗吾事。人人感激思奮。是歲五月。漢水方生。於二十二日稍進。山下越二日。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釘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爲殿。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敵舟布滿江面。無罅可入。鼓勇乘銳。凡斷鐵組。拽數百屯兵。雖衆。皆披靡避其鋒。轉戰一日二十餘里。二十五日黎明。乃抵襄城。城中久絕援。聞救至。人入。踴躍氣百倍。及收軍點視。則獨失張順。軍中爲之短氣。越數日。有浮尸漂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軍中驚以爲神。結家歛葬。立廟祀之。然自此圍益密。水道連鎖。數十里。以大木下撒星橋。雖魚鼈不得度矣。外勢既蹙。貴乃募壯士至夏節。使軍求援。得二人。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書以出。至棹若欄。則腰鑿斷之。徑達夏軍。得報而還。許以軍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貴提所部軍點視。登舟。失帳前親隨一人。乃宿來有過。遭獲者。貴驚嘆曰。吾事潰矣。然急出。或未及知耳。乃乘夜鼓譟。衝突新垣。破圍前進。衆皆辟易。既度險要之地。時夜半天黑。至小新城。敵方覺。遂以兵數萬。逆擊之。貴又爲無底船百餘艘。中立旗幟。各立軍士於兩舷。以誘之。敵皆就躍以入。溺死者萬餘。亦昔人未出之奇也。至鈞林灘。將近龍尾洲。遠望軍船檣旗。紛紜。貴軍皆喜。舉流星火以示之。軍船見人。皆前相迎。逮勢近欲合。則來舟北軍也。蓋夏軍前二日。以風雨驚疑。退屯三十里矣。北軍蓋得逃卒之報。遂據洲上。以逸待勞。至是既不爲備。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支。遂爲生得。至死不屈。此是歲十一月十七日夜也。北軍以四降卒與尸至襄。以示援絕。且諭之降。呂帥文煥盡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家爲立雙廟。尸而祝之。以比巡遠。明年正月十三日。樊城破。三月十八日。襄陽降。此天意非人力也。同時有武功大夫范大順者。與順貴同入襄。及襄城降。仰天大呼曰。好漢誰肯降。便死也。做忠義鬼。就所守地。分自縊而死。又有右武大夫馬軍統制牛富。樊城守禦立功尤多。城降之際。傷重不能步。乃就戰檣。觸柱數四。投身火中而死。此事親得之襄州順化老卒。參之衆說。雖有微異。而大意則同。不敢以文害辭。沒其實。因直書之。以備異時之傳忠義者云。

齊東野語卷十九

嘉定寶鑑

賈涉為淮東制置使。嘗遣都統司計議官趙珙往河北蒙古軍前講事。久之珙歸。得其大將撲鹿花所獻皇帝非庸天命之寶玉璽一座。并元符三年寶樣一册。及鎮江府將軍副都統制董宗所獻寶璽一座。並徽進于朝。詔下禮部太常寺討論受寶典禮。此嘉定十四年七月也。是歲十一月。詔曰。乃者山東河北連城蕞蕞。殊方效駘。肅奉玉寶。來獻于京。質理溫純。篆刻精古。文曰。皇帝非庸天命之寶。璽厥圖册。登載燦然。實惟我祖宗之舊。繼獲玉檢。其文亦同。云。天其申命。用休朕躬。敢不承。其以來年元日。受寶于大慶殿。遂命奉安玉寶于天章閣。具（按津逮）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明年正月庚戌朔。御大慶殿受寶。大赦天下。應監司帥守。並許上表進貢稱賀。推恩文武官各進一秩。大儒諸軍三學士人。並推恩有差。其命禮官。真集受寶本末。藏之秘閣。能文之士。如朱中美。錢楓。謝耘等數十人。作為頌詩。以鋪張盛美。四方士子。駢肩以足而至。學舍至無所容。蓋當國者方紛飾太平。故一時恩賞。實為冒濫。有士子作書賂葛司成云。竊惟國學。天子儲養卿相之地。中興以來。冠帶雲集。英俊日盛。可以培植國家無疆之基。自開辦之初。迄更化之後。天下公論。不歸于上之人。多歸于兩學之士。凡政令施行之外。除拜黜陟之福。禁庭私謁之過。涉于國家盛衰之計。公論一鳴。兩學雷動。天子虛己以聽之。宰相俯首而信之。天下傾心而是之。由是四

齊東野語 卷十九

二四三

方萬里。或問兩學建議。父告其子。兄告其弟。師告其徒。必得其說。互相鼓譟。謂不負所學。豈不取重于當世哉。邇來寶璽上進。皇上以先皇舊物。聖子神孫。膺此天命之寶。慰答在天之靈。不得不侈烈祖之珍符。為今日之榮觀也。草茅之士。興起于山林寂寞之濱。形容于鶯歌頌之末。其誠（按津逮）可念。若兩學之士。榮進素定。固當自信其所學。自勉其所守。安于義命可也。紛紛而來。不值道路風霜之慘。嗚呼。相告。味味相呼。俛仰思賞之善。庶冀望非常之盛典。甚至千數百人。裝囊履屨。枕藉齋舍。廉恥俱喪。了無顧顏。或挺身獻頌。或走謁朝貴。小小利害。其趨若市。公論將何以賴。天下將何以慰哉。傳之三輔。豈不貽笑于。傳之天下。豈不貽笑于。傳之趙州。豈不貽笑于。胡尚書兄弟乎。傳之邊陲。豈不貽笑于。異類之趙珙乎。使聖朝頌曠蕩之恩。一視天下之士。通行免舉。豈有可說。苟惟兩學之士。獨需免舉之禮。則非特柄國者。欲銷天下公論之口。而三學之士。適自銷其口耳。豈不惜哉。恭惟大司成。天下英俊之師表。願以公論所。在。海之以安。轉命而知進退。勉之以崇名節。而黜浮競。爵祿天下之公器也。豈視鈍亡恥者可獲（按津逮）也。傳曰。士之致遠。先器。器。則下。則它日立朝。必無可觀者矣。捨其所重。就其所輕。瘠其所長。鳴其所短。三尺之童。亦羞為之。昔陳東以直言而死。今李誠（按津逮）之以守城（按津逮）而死。二公皆學。校之士也。足以為萬世之名節。以今日一免解之輕。遽失吾萬世公論之重。必無有如陳之直。李之忠。節者矣。元氣能有幾邪。願大司成。而宗室。以推賞太輕。至揭榜朝。天門云。寶璽圖之重器也。與寶璽同姓。圖之至親也。休戚先（按津逮）焉。靖康之際。國步多難。我祖我父。一心王室。不死于兵。則死于敵（按津逮）。不死于敵。則死于盜賊。若子孫。呼天號地。此恨難磨。苟存喘息于東南。期復我。祖我父萬古之痛。而後已。仰惟今日。故疆復矣。寶璽歸矣。此正。圖。弔。魂。慰。生。勞。死。之。秋。其。為。踴。躍。為。奮。三百。聖。恩。汪。濊。周。遍。寰。宇。豈。可。郡。守。奉。表。推。恩。文。武。兩。學。通。籍。免。解（按津逮）。侍。班。選。人。特。與。禮。放。不。惟。文武百倅。轉官。而末。餘任子。亦與轉官。不惟特科。無及者。出官。而三十年特科。五等人。亦出官。加恩異姓。悉除軍需。即彼。此。凡同姓一請者。便可援以補官。再請者。亦可援以廷對。今散恩。誕布宗子。已請者。各免本等解一次。四舉者。補下州文學。五舉者。補通判。由是而觀。不惟親疏無別。而異姓反優于同姓。天子之子孫。反不若公卿大夫之子孫。痛念昔者是。之。亡。宗。室。與。之。俱。亡。而。異。姓。自。若。也。今日是。之。得。推恩異姓。種種優渥。而同姓則反薄其恩。要則與之同憂。喜則不與之同喜。人情豈如是乎。況比年科甲。已非若祖宗之優。今日恩。又非若祖宗之厚。凡我國家。有一毫恩及同姓者。日以腹削。王家枝葉。削伐。弗。郵。是。皆。權。要。之。私。憾。耳。投。鼠。忌。器。何。忍。于。斯。與。言。及。此。涕。淚。交。垂。識。者。勞。歎。事。不。感。動。中。興。以。來。推。恩。同姓。止有一舉兩舉之分。初無四舉五舉之別。止有將仕免省之異。初無文學進功之名。累朝是守。按。為。典。章。經。今。百。年。未。敢（按津逮）。輒。變。今。來。五。舉。與。迪。功。郎。四。舉。與。文。學。其。視。免。省。何。曾。併。獲。而。省。試。僅。以。六十五名為額。來歲以見解到省者。其數甚多。是雖當免舉。實舉也。殆與其他免解受實惠者。萬萬不。俾。我。輩。當。念。祖。父。之。痛。心。戮。力。仰。扣。廟。堂。體。念。同。姓。舉。行。舊。典。勿。以。事。已。定。而。沮。其。志。勿。以。天。聽。

齊東野語 卷十九

二四五

高而混其說。使我輩得以慰祖父九地之靈。而子孫得蒙國家無窮之福。宗英其念之。是時不轉官賞者。朝中士惟陳貴謙陳忠。在學不願推恩者。茅彙征一人而已。按非膺天命之寶。其宗初即位所製。其後每朝效之。易世則藏之。靖康之變。金人取玉寶十有四以去。此寶居其二焉。其一則哲宗元符三年所製。其一則欽宗靖康元年所製也。及金人內亂南遷。寶玉多為蒙古所取。當時識者謂此物不宜鋪張。是以參政鄭昭先有可弔不可賀之論。時學士院權直盧祖臯草詔。乃徑用元符故事。殊不知哲宗以元符元年進寶。至三年崩。識者憂之。今以嘉定十五年受寶。至十七年閏八月而事宗崩。事有適相符者。敢併紀于此云。

鬼車鳥

鬼車俗稱九頭鳥。陸長源辨疑志又名渠逸鳥。世傳此鳥背有十頭。為犬噬其一。至今血滴人家。能為災咎。故聞之者必叱犬滅燈。以速其過。澤國風雨之夕。往往聞之。六一翁有詩。曲盡其悲哀之聲。然鮮有觀其形者。淳熙間。李壽翁守長沙日。嘗募人捕得之。身圓如箕。十腹環簇。其九有頭。其一獨無。而鮮血點滴。如世所傳。每腹各生兩翅。當飛時。十八翼。宿就。不相為用。至有爭拗折傷者。景定間。周漢國公主下降。賜第嘉會門之左。飛樓樓道。近接紫籬。貴主嘗得疾。一日正晝。忽有九頭鳥。踞主第搗衣石上。其狀大抵類野鳥。而大如箕。哀鳴啾啾。略不見懼。命弓射之。不中而去。是夕主薨。信乎其為不祥也。此余親聞之。副驛云。

蘭亭詩

永和蘭亭禊飲集者四十二人。人各賦詩。自右軍而下十一人。各成兩篇。鄒曼王豐而下十五人。各成一篇。然亦不過四言兩韻。或五言兩韻耳。詩不成而韻就者十有六人。然其間如王獻之輩。皆一世知名之士。豈終日不能措一辭者。黃徵謂古人持重自惜。不輕率爾。恐貽久遠之譏。故不如不賦之為愈耳。余則以為不然。蓋古人意趣真率。是日適無興不作。非若後世矜矜然。強聒於杯酒間。以為能也。史載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云。今王氏父子羣從成集。而獻之詩獨不成。豈不平日靜退之故邪。

著書之難

著書之難。向矣。近世諸公多作考異證誤糾繆等書。以雌黃前輩。該贖可喜。而亦互有得失。亦安知無議其後者。程文簡著演繁露初成。高文虎炳如霄。假觀。稱其博瞻。虎子似孫。續古時年尚少。因竊窺之。越日。程索回元書。續古因出一帙曰繁露。詰其間多文簡所未載。而辨證尤詳。文簡雖盛賞之。而心實不能堪。或議其該洽有餘。而輕薄亦太過也。雖溫公著通鑑。亦不能免此。若漢景帝四年內日食。皆誤書於秋。夏之交。甚至重復。書揚彪之子於一年之間。至朱文公修綱目。亦承其誤。而不自覺。而綱目之誤尤甚。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又自武德八年以後。至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蓋紀載編摩。條目浩博。勢所必至。無足怪者。劉義仲。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學自名。義仲世其家學。摘歐公五代史之訛說。為糾謬一書。以示

坡公曰。往歲歐公著此書。初成。荆公謂余曰。歐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為之乎。余因辭不敢當。夫為史者。網羅數千百載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無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撥拾於先後耳。揮塵錄云。蜀人吳績。初登第。請於文忠。願預官屬。公不許。因作糾謬一書。邪。

安南國王

安南國王陳日照者。本福州長樂邑人。姓名為謝升卿。少有大志。不屑為舉子業。間為歌詩。有云。池魚使作鵬。化燕雀。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語。好與博徒豪俠游。屢竊其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受於父。其叔乃特異之。每加回護。會兄家有烟集。羅列器皿。頗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仕湖。本津。津。者。至半途。呼渡舟子。所須未滿。殿之中。其要者。舟遂離岸。謝立津頭。以俟。聞人言舟子。因變姓名逃去。至衡。為人所捕。適主者亦閩人。遂陰縱之。至永州。久而無聊。授受生徒。自給。永守林田。亦同里。頗善。遇之。近境有棄地數百里。每博。則其國貴人皆出。為市。國相乃王之婿。有女亦從而來。見謝。美少年。悅之。因請以歸。令試界人。謝居首選。因納為婿。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壽老。遂以屬。以此得國。焉。自後屢遣人至。謝其家。以為事不可料。不與之通。竟以歲久。歸以謝。謝命其妻得之。陳合。惟養食。極云。

賈氏前兆

賈師憲。精圖日書。金紫人相。迎送旁一客。謂之曰。此人姓鄭。是龍制公之死命。時大璫師望方用事。意疑其人。且姓與鄭合。於是竟以他故。擯逐之。及魯港失律。遠謫南荒。就紹興差官押送。則本州推官沈士圭。導山陰尉鄭虎臣也。鄭武弁。嘗為賈所惡。適有是役。遂甘心焉。賈隨行。置酒招二人。歷言前步。且新哀微。云。向在維揚日。襄鄂間有人善相。一日來。值其跌臥。因歎。情再三。私謂客曰。相公貴極人臣。而足心內陷。是名猴形。恐異時不免有萬里行耳。是知今日。竄逐之事。雖滿。豈招。查亦有數存焉。及抵清漳之次日。泣謂押行官曰。某夜來。夢大不祥。纔離此地。必死無疑。幸保全之。遂連三日。還。還不行。而官吏追促之。離城五里許。小泊木綿庵。竟以疾。或謂虎臣有力焉。先是林食。樞存。孺父為賈所擯。議之。南州道死於漳。漳有富民。蓄油杉。甚佳。林氏子弟。欲求而價。窮不可得。因撫其木曰。收取收取。待留與賈。丞相自用。蓋一時憤恨之語耳。至是。郡守與之經營。竟得此物。以斂。可謂異矣。死生禍福。皆有定數。不可幸免也。如此。事親聞之。沈士圭云。

明堂不乘輅

度宗咸淳壬子歲。有事於明堂。先一夕。上宿太廟。至曉。將登輅。雨忽驟至。大禮使賈似道欲少俟。而攝行宮使。帶御器械。胡顯祖。請用開。之例。却輅乘輦。上性躁急。遽從之。開。民吏。背。竟引攝禮部侍郎。陳伯大。張志立。奏中殿外。辦。請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道。漢。入。和。事。門。似道。以為。既。令。百。官。常。服。從。駕。而。上。乃。盛。服。不可。顯。祖。謂。泥。路。水。深。決。乘。輅。既。而。雨。霽。則。上。已。乘。輅。而。歸。矣。既。事。教。似。道。即。上。疏。出。關。再。疏。

言嘉定間三日皆雨亦復登格用嘉定例向放淳熙用開禧之例則是韓侂胄之所為深恐萬世之下以臣與侂胄等於是必欲求去而伯大志立亦待罪顯祖竟從追削送饒州居住曹坡斷其子大中為閑職亦降職江陰顯祖本太常寺禮直官以女為美人故驩遷至此云未幾有旨美人胡氏追毀內命婦告送妙淨寺削髮為尼然踐芻器或以為過似道凡七疏辭位竟出居湖曲賜第用呂公著舊行簡典故焉按淳熙乙亥明堂致齋太廟而大雨終日夜有旨來早更不乘輅止用道子詣文德殿致齋應儀仗排立並放免從駕官常服以從大禮使趙雄密令勿放散上聞之曰若不霽何施面目雄語人曰不過罪罷出北關耳黃昏後雨止中夜內侍思恭傳旨御史臺閉門太常寺仍舊乘輅應有合行排辦事件疾速施行十五日拂明雨止乘輅而歸蓋自有典故清切如此而顯祖不知出此乃妄按開禧韓侂胄當國時故事故時相怒之尤甚也

賈氏園池

景定三年正月詔以魏國公賈似道有再造功命有司建第宅家廟賈固辭遂以集芳園及繕錢百萬賜之園故思陵舊物古木壽藤多南渡以前所植者積翠回抱仰不見日架廊疊磴幽眇透極其營度之巧繪以為未也則隱地通流以石梁旁透湖濱架百餘楹樓閣亭榭華邃精妙前掛孤山後據萬嶺兩橋映帶一水橫穿各隨地勢以構築焉堂榭有名者曰蟠翠松雪香梅翠岩倚綺花挹露玉蕊芙蓉清勝山已上集芳舊物高宗御扁西湖一曲奇勳理宗御書秋聲遂初容（按津逮）堂度宗御書初陽精舍熙然臺砌臺山之椒曰無邊風月見天地心水之濱曰琳琅步歸舟早船池名之曰後樂園四世家廟則居第之左焉廟有記一時名士擬作者數十獨取平舟楊公棟者刊之石又以為未足則於第之左數百步瞰湖作別墅曰光漾（按津逮）閣春雨觀養樂堂嘉生堂千頭木奴生意滿然生物之府通名之曰養樂園其旁則廖羣玉之香月鄰在焉又於西陵之外樹竹千挺架樓臨之曰秋水觀第一春梅塢（按津逮）刻（按津逮）船亭側通謂之水竹院落焉後復葺南山水樂洞賜園有聲在堂介堂愛此留照獨喜玉淵漱石宜晚上下四方之宇諸亭據勝專奇殆無遺策矣其後志之郡乘從而為之辭曰園（按津逮）一也有藏歌貯舞流連光景者有曠志怡神野趣塵外者有澄想遐觀運量宇宙而游特其寄焉者噫使園常與而無廢天下常治而無亂非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其誰能嗚呼當時為此語者亦安知俯仰之間遽有荒田野草之悲哉昔陸務觀作南園說於中（按平）原極盛之時當時勉之以抑（按津逮）畏退休今賈氏當國十有六年諛之者惟恐不極其至況敢幾微及此意乎近世以詩弔之者甚衆吳人湯益一詩頗為人所稱云板板歌殘陌上花過牆荆棘刺牙指揮已失鐵如意賜予寧存玉辟邪敗履春歸無主燕廢池雨產在官蛙木綿庵外尤愁絕月黑夜深聞鬼車李彭老一絕云瑤房錦樹曲相通能幾番春事已空惆悵舊時吹笛處隔窗風雨刺青紅

子固類元章

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號彝齋居嘉禾之廣陳脩雅博識善筆札工詩文嗜嗜法書多藏三代以來金石

名賦遇其會意時雖傾囊易之不惜也又善作梅竹往往得透禪石室之妙於山水為尤奇時人珍之楹度滿爽有六朝諸賢風氣時比之米南宮而子固亦自以為不歎（按津逮）也東西薄遊必挾所有以自隨一舟橫陳僅留一席為偃息之地隨意左右取之撫摩吟嘯至忘寢食所至識不識望之而知為米家畫船也庚申歲客登下會葛蒲節余偕一時好事者遊子固各攜所藏買舟湖上相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噴髮箕踞歌離騷旁若無人薄暮入西冷掠孤山橫樓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絕叫曰此真洪谷子畫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駭絕歎以為真謫仙人異時蕭千岩之姪汝得白石畫藏五字不損木襖後歸之俞壽翁家子固復從壽翁善價得之喜甚乘舟夜汎而歸至警之下（按津逮）山風作舟覆幸值支港行李衣衾皆洩溺無餘子固方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襖帖示人曰爾亭在此餘不足介意也因題八言於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蓋其醉嗜雅尚出於天性如此後終於提轄左營身後有嚴陵之命其帖後歸之悅生堂今復出人間矣噫近世求好事博雅如子固者豈可得哉

陳用寶步放翁詩

陳觀國字用寶永嘉勝士也丙戌之夏寓越步訪余於杭壁間有古畫數幅巖壑聳峭竹樹茂密瀑飛絕巖匯為大池池中菡萏方盛開一翁曳杖坐巨石上仰瞻飛鶴翔舞煙雲空濛中髣髴有字數行體雜章草其詞曰水聲兮激激雲容兮茸茸千松拱綠萬荷凌紅愛宅茲巖以逸放翁乾萬切與世隔峻一極而天通予乃控野鶴追其鴻往來乎蓬萊之宮披海氣而一笑以觀九州之同旁一人指云此放翁詩也用寶驚竊亟書以見寄詩語清古非思想之所及異哉

漢以前驚蟄為正月節

余嘗讀班史歷至周三月二日庚申驚蟄而有疑焉蓋周建子為歲首則三月為寅今之正月也雖今歷法亦有因舊因而驚蟄在寅之時然多在既望之後不應在月初而言二日庚申也及考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為節驚蟄為中又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衝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魯之分野然後知漢以前皆以立春為正月節驚蟄為中雨水為二月節春分為中也至後漢始以立春雨水驚蟄春分為序爾雅師古於驚蟄註云今日雨水於夏為正月周為三月於雨水註云今日驚蟄夏為二月周為四月蓋可見矣史記歷書亦為孟春冰泮啓蟄左傳桓公五年啓蟄而郊杜氏註以為夏正建寅之月疏引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故漢初啓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以至於今由是觀之自三代以至漢初皆以驚蟄為正月中矣又漢以前穀雨為三月節清明為三月中亦與今不同並見前志

后夫人進御

梁國子博士清河崔靈恩撰三禮義宗其說博覈其中有后夫人進御之說甚詳謹據於此以助多聞云凡夫人進御之義從后而下十五日循其法自上而象月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也然亦不必以月生日為始但法象其義所知其如此者凡婦人陰道晦明是其所忌故古之君人者不以月晦及留御於內

晦者陰滅。望者爭明。故人君尤慎之。春秋傳曰。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以辟六氣。故不從月之始。但放月之生耳。其九嬪已下。皆九人而御。八十一人為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為三夕。九嬪九人為一夕。夫人三人為一夕。凡十四夕。后當一夕。為十五夕。明十五日。后則御。十六日。后則復御。而下亦放月以下。漸就於微也。諸侯之御。則五日一循。亦從下始。漸至於盛。亦放月之義。其御則從姪婦而迭為之。御。凡姪婦六人。當三夕。二嬪當一夕。凡四夕。夫人專一夕。為五夕。故五日而循。至六日。則還從夫人。如后之法。孤卿大夫有妾者。二妾共一夕。內子專一夕。士有妾者。但不得專夕而已。妻則專夕。凡九嬪已下。女御已上。未滿五十者。悉皆進御。五十則止。后及夫人不入此例。五十猶御。故內則云。妾年未滿五十者。必與五日之御。則知五十之妾。不得進御矣。卿大夫士妻妾進御之法。亦如此也。

有喪不舉茶託

凡居喪者。舉茶不用託。雖曰俗禮。然莫曉其義。或謂昔人託必有朱。故有所嫌。而然。要必有所據。宋景文雜記云。侍中薨於京師。子安期他日至館中。同舍偶見舉茶託如平日。衆頗訝之。又平國思陵記載。阜陵居高宗。宜坐賜茶。亦不用託。始知此事流傳已久矣。

清涼居士詞

韓忠武王以元樞。就絕口不言兵。自號清涼居士。時乘小驢。放浪西湖泉石間。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向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主歡甚。燕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二詞以遺之。臨江仙云。冬日青山滿酒。醉來山。巖花灑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閑不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南鄉子云。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雄都是夢。為官買玉。妻兒宿業。年事已衰殘。鬢髮蒼蒼骨體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歡。只恐癡迷誤了賢。王生長兵。則初不能。（按。律。遺本。作。未。嘗。知。）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詞。詩詞皆有見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齊東野語卷二十

岳武穆御軍

岳鵬舉征軍。過廬陵。託宿廬市。質明。為主人汛墻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棧別于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聞大將軍何在。殿者曰。已離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真可謂中興諸將第一。周洪道為追復制。詞有云。事上以忠。至不嫌于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于秋毫。蓋實錄也。辰告者。謂岳嘗上疏請建儲云。

莫氏別室子

吳興富翁莫氏者。暮年。忽有婢作姪。翁懼其媚妬。且以年邁。恐其子婦若孫。而遺嫁之。已而得男。翁時歲給錢米。給絮不絕。其夫以鬻粉為業。子稍長。給錢于市。且十餘歲。莫翁告。里巷羣不逞。遂指為奇貨。悉造婢家。暗之。婢方哭。則謂之曰。汝富貴至矣。何以哭為。問其說。乃曰。汝之子莫氏也。其家田園屋業。汝子皆有分。盡歸取之。不聽。則惡之可也。其夫婦皆曰。吾固知之。奈貧無貨何。曰。我輩當貸汝。即為作數百千文約。且曰。我為汝經營。事濟則歸我。然實無一錢。止為作衣服。被其子。使往。且戒曰。汝至靈輅。則大勸且拜。拜訖。可顯出人。問汝。謹勿應。我輩當伺汝于屋左某家。即當告官可也。其子謹受教。既入其家。哭且拜。一家駭然。辟易。婦欲逐之。莫氏長子。前曰。不可。是將破吾家。遂抱持之。曰。汝非花樓橋賣藥之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曰。此母也。吾乃汝長兄也。汝當拜。又逼指其家人曰。此為汝長嫂。此為次兄若嫂。

郎乃始署銜淳熙中因趙善俊奏又例去之吳與有王孝嚴行先居城西俗稱爲王團練宅蓋將種也以
鷄冠登壬辰科沾沾自喜以帶左字爲榮時施士衡得求因忤魏道弼坐職失官素負氣殊以不帶左字
爲恥而有詔盡去之鄉人嘲之曰快殺施得求殺王行先

馬梁家姬

會稽有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美豔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
目成一旦馬生殞姬出梁捐金得之它日置酒觴客陳無損益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儂語奉上梁
諦聽之即琅然高唱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毋逝我梁一坐大呼笑而主人憮然不
樂無幾梁亦死焉人尤無損之譏戲然聞者亦可以警也

山獼治箭毒

世傳補助奇僻之品有所謂山獼者不知出於何時謂以少許磨酒飲之立驗然本草醫方皆所不載止
見桂海虞衡志云出宜州溪峒峒人云獼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獼無偶抱木而枯獼獼尤
貴重之能解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傅之立消一枚直金一兩或得殺死者功力尤抱木枯死者土人
自稱得之然今方術之士售偽以愚世人者類以鼠璞爲胎爲之雖殺死者亦未之見也周子功嘗使大
理經南丹州即此物所產之地其土人號之曰插翅極爲貴重一枚直黃金數兩私貨出界者罪至死方
春時猛女數千歌嘯山谷以尋藥採菜爲事性淫或聞婦人氣必躍升其身刺骨而入牢不可脫因扼
殺而藏之土人驗之之法每令婦人摩手極熱取置掌心以氣呵之即趨然而動蓋爲陰氣所感故耳然
其地亦不常有或累數歲得其一則其人立可致富宜中州之多僞也

月忌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爲月忌凡事必避之其說不經後見衛道夫云問前輩云說此三日即河
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居象故庶民庶不可用此說頗有理因圖於此

二初十日	七初七日	六初五日
九初九日	五初五日	一初十日
四初四日	三初二日	八初八日
三初二日	二初十日	七初七日

張功甫豪侈

張功甫號約齋循忠烈王諸孫能詩一時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嘗於南
湖園作駕鸞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繩懸之空半而羈之松身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真有
挾飛仙遡紫清之意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已發
未答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坐羣妓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凡首
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枝執板奏歌侑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
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易所麗

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者樂者無慮數百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也
功甫於詩韓有力賞不滿意又欲以故智去史事泄謫象畫而殞

台妓嚴裝

天台營妓嚴裝字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善逢迎四方聞
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者唐與正守台日酒邊嘗命賦紅白桃花卽成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
杏花不是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會記會記人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雙綠又七夕郡齋開宴坐有
謝元卿者豪士也夙聞其名因命之賦詞以己之姓爲韻酒方行而已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出桂花纔吐
池上水花微射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滄海忙鵲耕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
期在(按律譜)天上方幾隔夜亡卿爲之心醉留其家半載盡客囊囊傾贈之而歸其後朱晦庵以使節
行部至台欲撫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嚴爲濫繫獄月餘嚴雖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
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物之久而不得其情獄吏因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況已輕斷罪
不重科何爲受此辛苦邪嚴答云身爲賤妓縱是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非真僞豈可妄言以
汙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既堅於是再痛杖之仍繫於獄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聲價愈
騰至微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爲憲因賀朝之際憐其病瘁命之作詞自陳霖略不構思
卽口占卜算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
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卽日判令從良繼而宗室近屬納爲小婦以終身焉夷堅志亦嘗略載其事
而不能詳余蓋得之天台故家云

開字義

開隙之開讀若艱謂有容可入也開隔之開讀若謙謂入其開而隔之也開暇之開讀若閑謂其開有容
暇也開有防義故借作開非正字也李布侍開果言如朱家指師古曰侍謂侍於天子開謂事務之隙
也劉賓傳使人開招楚大司馬周殷類註開謂私求開隙而招之(按律譜)史記開作去聲張良傳嘗開從容
步遊圯上(按律譜)開開字也陳平傳身開行仗劍亡渡河音義開(按律譜)開(按律譜)問反

舟人稱謂有據

余生長澤國每聞舟子呼造帆曰欸以牽船之索曰彈子稱使風之帆爲去聲意謂吳語耳及觀唐樂
府有詩云蒲帆猶未織爭得一欸成而鍾會呼捉船索爲百丈趙氏莊云百丈者牽船簾內地謂之簾
韓昌黎詩云無因帆江水而韻書去聲內亦有扶帆切者是知方言俗語皆有所據陸放翁入蜀開舟人
稱神方悟杜詩長年三老櫓之語亦此類也

張仲孚

完顏亮敗盟還蜀主將合喜字蓋張仲孚副之先是吳氏守蜀時專用神臂弓保險字蓋曰昔我軍皆漢
北人故短於射射今軍士多河南北人何不習閱以分南人之長遂擇五千人晝夜習之一日設射於石

岩下張宴以第其中否。岩皆如粉飛塵。酒酣問仲孚曰：果何如？仲孚實秦相陰遣，雖吳氏兄弟亦不知其謀。每欲勸其族，故金人信之不疑。仲孚欲散其謀，於是縷謂李董曰：用中國人集長兵，固善。第虞一旦反噬，則恐無以制之耳。且我每會中原兵，常制以女真。正慮此也。李董聞其說，甚恐，乃漸散之。自後和好既成，蜀備久弛，有以吳璘無備告董，請勦騎數千先事長驅而入者。仲孚為蜀危之，又謂李董曰：自四太子時，猶不得蜀，設不如意，出危道也。董又為之止。其後璘下秦州，取德勝，所至降附，其力為多。時王瞻叔駐綿州，總領事王剛中為制帥，治成都。瞻叔請遣重臣鎮蜀，時虞雍公方奏采石功，遂以兵書開宣，虞知仲孚不忠本朝，欲顯招之。乃以王爵告命使持與之。仲孚乃徑自屯所歸於虞，既而雍公捨險出兵平地，一戰而敗，喪將校七十二人。凡吳璘所下州郡，不能撫有，及致金人責免敵錢，故所在皆叛而仲孚口為畫策，亦不見用。中原之民以為誤己，大怒，因不復信之，以至於敗云。

隱語

古之所謂隱詞，即今之隱語，而俗所謂謎。玉篇：謎，字釋云：隱也。人皆知其始於黃緝幼婦，而不知自漢伍舉曼倩時已有之矣。至鮑照集則有非字謎，自此雜說所載，間有可喜。今擇其佳者著數篇於此，以資酒邊雅談云。一字謎云：一月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六口共一室，兩口不圓。又云：重山復重山，重山向下懸，明月復明月，明月兩相連。木站云：我本無名，因汝有名，汝有不平，吾與汝平。日謎云：晝時圓，寫時方，寒時短，熱時長，又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除去脊梁骨，便是這箇謎。染物霞頭云：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繩，縛見性自分明。持基云：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是以能入於不死不生。字點云：寒則重重疊疊，熱則四散分流。四箇在縣，三箇在州，村裏不見在村裏，市頭不見在市頭。印章云：方圓大小隨人，腹裏文章儒雅，有時滿面紅妝，常在風前月下。金剛云：立不中門，行不履闕，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亦不足畏也矣。蜘蛛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心藏之，元（按：津遠本）之（作：玄下同）又元，又云：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拄杖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木屐云：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遇剛則鏗，爾有聲，遇柔則沒齒，無怨。蹴鞠云：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墨斗云：我有一張琴，絲絃長在腹，時時馬上彈，彈盡天下曲。打稻枷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夾註書云：大底不曾說小底，小底常是說大底，若要知得大底事，須去仔細問小底。元霄燈球云：我有紅圓子，治赤白帶下，每服三五丸，臨夜茶酒下。日歷云：都來一尺長，上面都是節，兩頭非常冷，中間非常熱。手指云：大者兩文，小者三文，十枚共計二十八文。水中石云：小時大，大時小，漸漸大不見了，或以為小兒顛門。手巾云：八尺一片，四角兩面，所識是人面，不識畜生面。接果云：研頭便研頭，却不教汝死，拋却親生男，却愛過房子。又有以今人名藏古人名者云：人人皆戴子瞻帽（仲長君實）。新來轉一官（司馬），門狀送還王介甫（謝安），路公身上不曾寒（溫彥），又有以古詩賦敗弓云：爭帝圖王勢已傾（無），八千兵散楚歌聲（無），烏江不是無船渡（無），羞向東吳再起兵（無），然此近俗矣。若今書會所謂謎者，尤

無謂也。趙淮，理宗初郊行，事之次，適天雷電以風，黃壇燈燭，皆滅無餘。百執事顛沛離次，已而風雨少止，惟子階一陪祠官，雖朝衣被雨淋漓，而儼然不動。理宗甚異之，亟遣近侍問姓名，則趙淮也。時為京局官，未幾除監察御史。

書種文種

表度常訓其子云：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山谷云：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似祖裴語。特易文種為書種耳。練兼善嘗對書太息曰：吾老矣，非求聞者，姑下後世種子耳。余家有書種堂，蓋取二公之說云。

溫公重望

坡公獨樂園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京師之貧汙不才者，人皆指笑之曰：你好箇司馬家。文潞公留守北京，日嘗遣人入遼偵事，回見遼主大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物朴之云：汝司馬端明邪？是雖夷狄亦知之，豈止兒童走卒哉。宣和間，徽宗與蔡攸輩在禁中自為優戲，上作參軍，趨出戲上曰：陛下好箇神宗皇帝，上以杖鞭之云：你也好箇司馬丞相，是知公論在人心，不容混者如此。

陳孝女

陳孝女錢塘人也。父業儒，嘗受勇婦，漫游江淮間，居脂嶺下，家相給。乙亥兵火，挈家永嘉山中，悉為盜所掠，僅留一女，十歲，攜之丐食以歸。故居蕩不復存，因寄五里塘舊僕家，開殊勝寺設粥供。日攜女子就寺丐食，凡數月，僧扣所以頗憐之，俾留寮寮供傍疏職。時孫元帥下，李知事者，東平人也，頗知書，亦寓寺旁，暇日至寺，必從容與僧談，欲謀一士為友，僧以陳為薦，一見，投合如久要，館穀加厚，其女亦得其家歡。心居數月，當丁丑仲春，女子忽謂其父云：吾母墓在故居側，數年不至矣，聞主人禁煙，將為湖山遊，能乘此機一往拜掃否？父以告李，欣然與俱。既至墓所，拜奠罷，李偕攜酒飲旁舍，女悲泣不已，久之，勉之還，則泣告曰：比聞李氏今將北歸，吾父子必將從之，父老子幼，南北萬里，何日可再至？吾母墓下，此所以痛也。言與泪俱下，父亦感痛，而女蹙蹙呼號，聲振林木，久而仆地，視之死矣。李義之，因與墓鄰斂而耐於母塚之旁，云：嗚呼！古有曹饒二娥，焜燿史冊，著為美談，今陳氏女年甫十四，而天性至孝，抱塚泣死，視前無愧矣。因詳著以俟傳忠孝者。

齊東野語後序（據津逮秘書本補）

愛憎出乎一時之見是非定於千載之下紀事之難尙矣宋周公謹齊東野語一編多載南渡以後時事據其耳目聞見與實錄互有同異予得而細閱之中間可喜可愕可慨可懲處殊甚即欲壽梓與遠識者評之客有見而言曰是編文辭辯博甚善願所書符離富平等役頗涉南軒之文若唐陳之隱生母之服則晦菴致堂有嫌焉書似不必刻則請去數事何如予爲之憮然夫一時之見未定固也千載之下猶有所屬忌而弗之承是非於何而始定哉督腹頑鯨以死述典謨者略不爲堯舜諱假令今作周孔傳則於命管蔡評魯昭諸篇悉削除不錄矣自非聖人誰能無過昔人不以一管掩大德據事直書善惡自見親過知仁是已嘗怪實錄一朝臣相列傳多就其家取行狀牌銘贈記贊述稍加粉飾卽爲直筆夫卽文字之褒揚儘士夫之稱述則其人品制行皆古聖之所不能爲者而獨爲之而聖賢光明俊偉事業獨不見於後世豈非紀事之不足憑哉客不能難爰命工刊成擬其語則之末簡

正德十年孟夏月吉且陽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直隸鳳陽府知府宋陽胡文璧書

齊東野語後序（據津逮秘書本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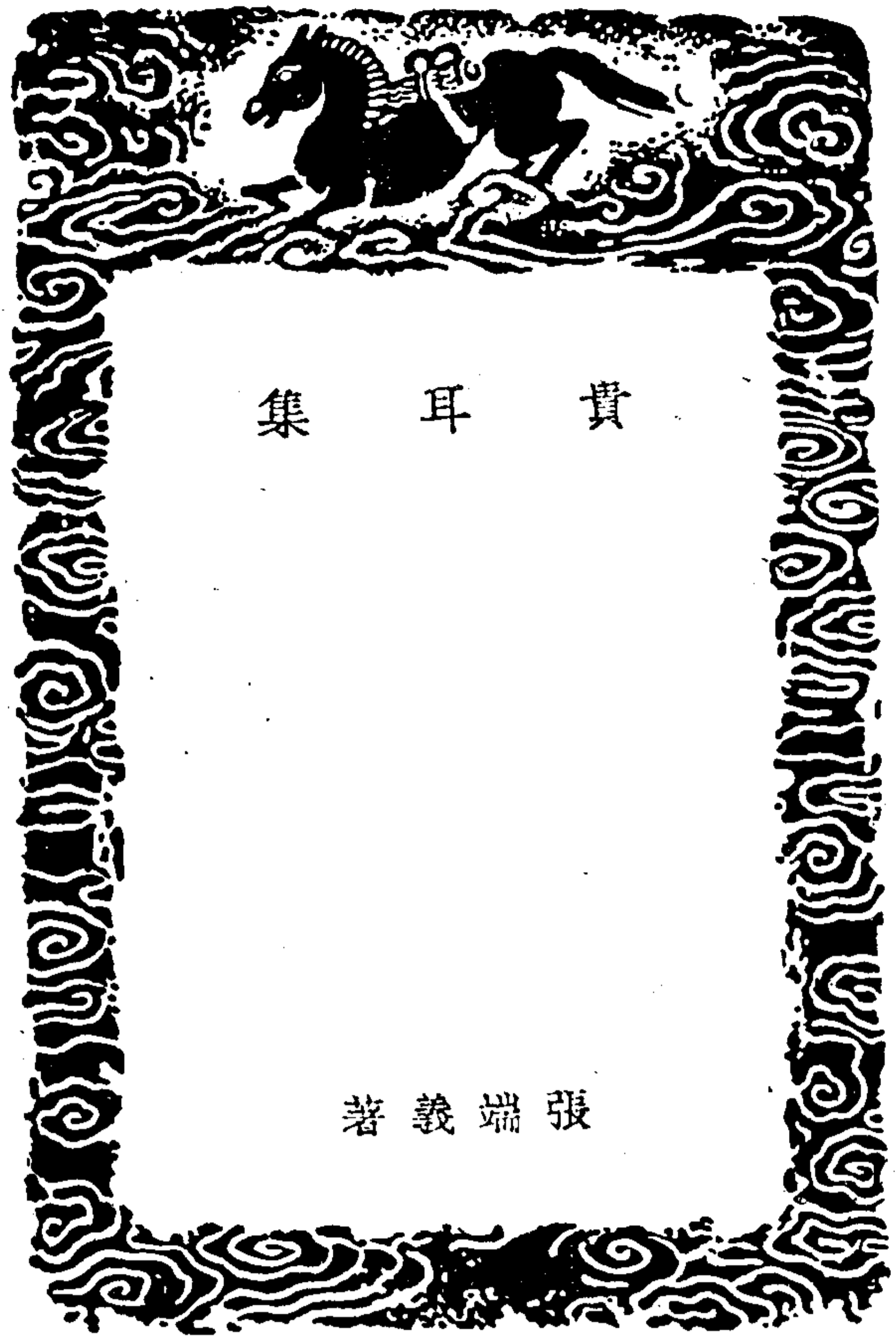
士君子之述作不關於世教無益也果嘗觀宋周公謹齊東野語所錄首之以淳熙之政見阜陵足以有爲而忠臣孝子之心庶幾其物也次歷富平淮西符離諸篇則當時事勢誠有可爲流涕長太息者矣大抵宋季士大夫議論多而成效少小有得失彼此相軋若聚訟然足知國勢之不競不當專責之秦史賈韓輩也故是書正以補史傳之缺不溢美不隱惡國家之盛衰人才之進退斯文之興喪議論之是非種種可辨闡幽微於既往示懲勸於將來其有神於世教也豈小小哉嗚呼公謹之用心可知矣下至詞章技藝之屬靡不具載嘗若愈緩藥籠中物無一不切中膏肓殆非皮膚孟浪語也願傳寫既久魚魯滋多我郡伯石亭胡公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命是姑錄諸梓將與有志於世教者共訂焉嗚呼我公之用心又可知矣僭述諸後以志歲月

正德乙亥歲孟夏之吉直隸鳳陽府臨淮縣知縣陶安盛果書

公謹因會大父鳳陽南渡僑居癸辛里遂作癸辛雜錄其先居齊之華不注山因其大人云身雖居吳心未嘗一飯不在齊也又作齊東野語大概皆據其內外兩大父私記有裨文獻者損益彙粹積二十卷其自序云國史凡幾條是非凡幾易而吾家獨不可刪三言蔽之矣向見坊本混二書爲一十失其半余故各各全梓以質實鑒家刻其是非庶幾公謹一段反本藥俗之懷雖然于奔陽歷山兩地云蔡

齊東野語 後序
川毛晉齋(津速祕書)

二



四庫全書提要

貴耳集一卷。二集一卷。三集一卷。宋張端義撰。端義字正夫。自號荃翁。鄞州人。居於蘇州。端平中。應詔三上書。坐妄言。詔州安置。此書即在詔州所作。凡三集。每集各有自序。初集成於淳祐元年。序言生平接諸老緒。餘著短長錄一帙。得罪後為婦所火。因追舊事記之。名貴耳集。以耳為人至貴。言由音入。事由音聽。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訓。且有貴耳賤目之說也。集末一條。自序生平甚悉。二集成於淳祐四年。三集成於淳祐八年。其書多記朝廷軼事。兼及詩話。亦有考證數條。二集之末。綴王排岸女孫一條。始涉神怪。三集則多記猥雜事。故其序有裨官虞初之文也。書中如論制誥。引陸游南唐書載李煜詞臣有陶穀徐鉉。考陶穀由晉漢周入宋。未仕李煜。南唐書亦無此文也。論物從中國名從主人。引穀梁傳謂長秋謂善稻為伊緩。考穀梁傳乃吳謂善伊謂稻緩。不云長秋也。論易卦謂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為首卦。然後知揚雄太元經以中孚為首卦。即漢之易。考卦氣起中孚。見易緯稽覽圖。即孟喜六日七分之法。非易卦之次序也。論春秋謂王安石黜春秋非聖經。故元祐諸人多作春秋解。自胡安定先生始。考胡環。仁宗時人。不及見熙寧之制也。論施宜生日射三十六熊賦。謂熊即侯也。非獸也。案程史載金陵王校獵園中。一日而獲三十六熊。廷試多士。遂以命題。則熊獸也。非侯也。論藝文類聚以鷓鴣為稽山子。以驢為廬山公。吳越毛勝作水族加恩簿。祖歐陽詢之遺意也。考此乃藝文類聚禽部獸部集錄舊文。非詢作也。論伶官。謂自漢武

貴耳集提要

貴耳集提要
帝時東方朔以諧謔進。案廢施遠見春秋。不始於朔。朔自官大中大夫。非伶人也。觀其三集。大抵本江湖詩派中人。而負氣好議論。故引據非其所長。往往顛舛如此。然所載頗有軼聞。足資考證。其論詩論文論時事。皆往往可取。所長固亦不可沒焉。

貴耳集提要

二



貴耳集卷上
宋 鄞州張端義著
明 虞山毛晉訂
余從江湖遊。接諸老緒。餘半生鑽研。僅得短長錄一帙。秀巖李心傳先生見之。則曰。余有朝野雜錄。至戊巳矣。借此以助參訂之。爾余端平上書得罪。落南無一書相隨。思得此錄。增補近事。始書索諸婦報云。子錄非資治通鑑。益于遷臣逐客。火之。又矣。余他快。彌日。歎曰。婦人女子。但知求全。于匹夫斯文。奚咎焉。大抵人生天地間。惟開中日月。最難得。使余塊然一物。與世相忘。視世如編。編為土。固亦可樂。幸而精力氣血未衰。豈忍自家于筆視簡編之。對越天地。報各日月。捨是而何為。耶。因追憶舊錄。一事必一書。積至百則名之。貴耳集耳。為人至貴。言由音入。事由音聽。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訓。又有貴耳賤目之說。慎前錄之已。灰吾新集之脫。葉得婦在千里外。雖聞有此錄。束緼之怒。不及矣。錄尾。述其大畧。竊思太史公自序云。淳祐元年十二月。大雪。日東里張端義序。
耳錄耳為人至貴。言由音入。事由音聽。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訓。又有貴耳賤目之說。慎前錄之已。灰吾新集之脫。葉得婦在千里外。雖聞有此錄。束緼之怒。不及矣。錄尾。述其大畧。竊思太史公自序云。淳祐元年十二月。大雪。日東里張端義序。
感動出涕。程史所載。康與之非也。
孝宗朝尚書鹿何年四十餘。上章乞致其事。上驚。諭宰臣問其由。對曰。臣無他。願德不稱。位故俯。婚世之不知分者耳。以此語奏。上姑遂其請。在朝者皆以詩祖之。何歸。遂築室扁曰。見一蓋。取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
慈聖一日見神考。不悅。問其所以。神考答曰。廷臣

貴耳集卷上

一

有訪汕制政者欲讓行慈聖曰莫非賦也老
身管見仁祖時士六悅得二文士問是誰曰
賦也朕留與子孫用神考色漸如東坡始有
黃州之語在臺賦有二詩別子山詩奏神考慈
聖亦聞之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
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
山可埋骨他年夜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
又結來生未了因怕臺霜氣夜凄凄風動瓊瑤
月向低夢遊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
中厚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
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獄中問湖杭民作解厄
道場每月故有此語

之言出于懷恍然不為無補也
壽皇未嘗忘中興之圖有新秋兩游詩云平生雖
武心寬寬朱顏在豈惜管寧動規規須廣大會
作春賦有曰予將觀登臺之照照包入荒之為
家雖然若東風之振槁洒然若青雨之萌芽生
生之德無時不佳又何羨乎炫目之芳華示徐
本中命其校訂會觀因謂徐云上春賦本中在
外言曾為潤色壽皇頗不悅本中自知閣撰集
英殿修撰江東消後許國用此典故撰文階端
平問試詞科出壽皇春賦須試者皆不知之此
無五十年間事士大夫同聞之矣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輝僧相隨見飛來峰問輝
曰既是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靜
又有觀音像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要念觀音
菩薩自念則其日求人不知求已因進圖覽
經二句使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經本四

字一句以三句合而為一句孝宗大喜有李翰
入石
漢初中韓崇黃老蓋公有曰治道貴清神仲舒
三策本于黃老不失為儒者積至五七百年東
晉清談之士陪嗜莊老以曠達超詣為第一等
人物
德壽中興之後壽皇嗣服之時莊老二書未嘗不
在几格間或得一二編黃之講說息兵愛民不
事紛華深得簡淡之道外庭儒者多以此為規
惟呂東萊言之甚切嘗讀中府大學之書不啻
流與瑞之學殊不知聖心自與此理明雖曰
與瑞自有理到處尊經之意不得不嚴
章聖講禮至與瑞有玲玉問之何義講官答曰
人臣卒給之玲玉欲使骨不朽耳章聖曰人臣
但與名不朽何用骨為
德壽與講官言通鑑知司馬光有宰相度

量積唐盤知范祖禹有臺諫手段雖學士大夫
未嘗說到這裏
章太后自北歸有四聖一圖奉之甚嚴委中官乘
去為建四聖觀泰相偶見之問所以然退以宣
帖呼張去為張答甚泣告太后恩慶因朝退語
及建四聖觀本末泰相奏云先朝攻以崇建宮
觀致有靖康之變內庭有所營造豈容不令外
臣知之中貴自專非宗社之福即日罷役改為
都亭驛後三年恩慶論泰相以孤山為四聖觀
殿宇至今簡陋
德壽在南內壽皇奉親之孝極盡其意德壽好遊
樂壽皇一日醉中許進二十萬緡久而不進德
壽問吳后北內曾許進二十萬緡何不進來吳
后云在此久矣偶醉中奏不知是銀是錢未敢
進德壽云要錢用耳吳后代進二十萬緡壽
皇感吳后之意訓吳父子之歡倍四十萬緡以

缺本朝女后之野背如此也
會觀在版曹致蜀中造會子始得三百萬孝廟在
宮中積三百萬見編學備換會三五年浙中粟
賤造六百萬為和親用繼後印造不止六百萬
萬矣幸未以二易一當時議者必曰貽害于後
今以五易一倍于二易一矣十七界不及六十
七文行用殊不知十九界後出又將十八界以
十易一矣此一項利害難以虛言勝愚民之術
至此而窮學士大夫強出新奇欲行稱提之法
愈稱提則愈折則矣有一小喻子譬如寒士將
一獨行質子于本家無錢可贖欲往其家講說
語五汝將所質見還天下必無此理今之稱提
空談何異語孟而取質也
泰會之當國偶度州賊蔡相得報夜呼堂吏行
罰數日以賊聞一日德壽問度州有賊何不奏
聞蔡云小竊不敢上勞聖聽陛下何以知之之

曰昔安說壽既退呼堂吏云昔安一宮給使請
俸不齊取榜來遂開兩月壽皇聖度富遠亦不
以此為意議者疏奏德壽之罪德壽建思堂落
成壽皇同宴則德壽何以曰思堂德壽答曰思
泰會也由是蔡氏之議少息
壽皇忽問王丞相准及執政近日曾得李彥穎信
否臣等方得李彥穎書報與新造蓬萊春酒甚
佳各賜送三十樽壽皇曰此間思堂春不好半
孰卻不敢受嘉定以來有珠玉之賈聞此可愧
矣
壽皇讓湯鵬舉使虜沈唐事極在同列間發一
語操吳音曰官家好飲此語遂達于上大怒差
四從官審黃沈會與不會有此語對云臣有此
語即日請筠州湯侍御史使虜壽皇專差中貴
昭昭等人使回程先取圖書星夜以聞壽皇得
之啓圖元封不開圖書復回湯以專對失職得

壽皇欲除知開張說書樞密院在朝諸公力爭
獨石湖不答或者皆疑之忽一日壽皇語及張
說石湖奏云知開州郡與客不應使與客便
與知開通判同列何以令東庶見壽皇感悟遂
寢此除易曰納約自贖此之謂也
周益公以內相將過府壽皇問欲除卿西府但文
字之職無人可代有文士可薦二人來益公以
張祐甫推致詩薦上問曾見他文字否云云二
人皆有所著內院歌甚好可進來是年適郊祀
公即日進入壽皇後與公言罷之文不甚溫潤
世之文頗得體自運司州而官除秘書首正

字兼翰林直樞直自權始
孝宗萬機餘暇留神棋局詔國手趙郭供奉由是
遺際官至武功大夫浙西路鈴因如祀乞養補
恩祈甚至聖語云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
久之云卿與後省官員有相識否趙云葛中書
臣之恩家試與他說看趙往見葛具陳上言各
曰爾是我家裏人非不與相周全有礙祖宗格
法技術官無奏薦之理縱降旨來定當繳了後
供奉間從容奏曰向蒙聖旨今臣去見葛中書
具說堅執不從壽皇曰秀才難與他說話莫要
引他趙之請乃止壽皇聖明非特處君子有道
雖處小人亦有道也
葉丞相與林安宅最厚嘗有簡往來丞相之子
用林簡粘于壁林後謁丞相見之不樂而去林
後除察院首章論丞相由是去國晚上事以風
聞彼時君臣得以自通葉抗章自辨壽皇付棘

寺窮究林之所言乃是葉衡丞相之事林以誣
問得論禁再相
孝皇同恩平在潛邸高廟乃書蘭亭序二篇賜二
王依此樣各進五百本孝皇書七百本上之恩
平卒無所進高廟賜二王宮女各十人普安問
禮之當何如史浩云當以庶母之禮待之高廟
問二王待遇之狀言普安加禮恩平無不曉之
者大計由此而決
殿司軍籍關招三千人請軍掠人于市行都驛然
有軍人秦忠楊忠擅入胡珍家毀擊器其送棘
寺上欲以軍人秦忠楊忠與百姓陸慶童皆從
軍法浩曰況百姓自有常法豈可一旦律之軍
法孝皇大怒浩奏陛下惟恐諸軍有怨言故必
欲兩平其罪以安其心不思百姓不得其平其
出怨言亦可畏也陳勝吳廣等死國可乎上變
色震怒曰如此則以朕比秦二世也上拂袖徑

降旨密院施行浩以自念偷位幸相言不見聽
使民無罪以死法即奉祠相不及數月而去
其濟寧錢塘春暮有一老兵醉入縣咆哮無禮不
問其從來杖而去之即德壽宮幕士也大瑞奏
知高廟大怒宣諭孝宗莫濟即日罷一年後偶
常州開守宰執奏欲得有風力之人可以整頓
湖弊孝宗云朕有一人向曾打德壽宮幕士者
莫濟也即知常州其德作邑及年而得郡孝宗
不次用人如此
憲聖在兩內愛神怪幻誕等書郭家駁車志始出
洪景盧夷堅志繼之唐已有此集三卷夷姓堅
名也宜和即有奉使高麗者其國異書其高自
先泰以後晉唐所樂之書皆有之不知幾千家
幾千集蓋不經兵火今中秘所藏未必如此旁
搜而博者也
南軒自桂帥入朝以平日所著之書并奏講解

百餘冊裝演以進方鋪陳殿陛間有小黃門怒
問左司其文字許多張南軒斥之曰教官家治
國平天下小黃門答云孔夫子道一言可以興
邦孝宗聞此言亦笑東萊修文鑑成編進一本
于上前滿朝皆未得見惟大瑞甘怡有之公論
頗不與得旨除直祕閣為中書陳騷所獻于
陳之行狀
哲廟紹聖四年進八寶改元符元年至三年泰陵
上仙嘉定十七年得皇帝恭讀天命之寶盧祖
皇在玉堂草詔用元符典故太學前廟茅蕪征
與虛言詔不需用元符事虛始覽亦不願推實
實改崇慶元年至三年茂陵上仙其亦偶然相
符如此
於邸擇妃大瑞王命來宜押憲聖之姪孫女獨尊
長節度使吳錡不悅同姪孫女辭家歸錡乞與
大瑞言乞錡知中殿臣家自有恩聖可以主張

門戶甚大第光輝不藉此女只有疎脫大瑞云
只是官家中應聖節使如何有此說錡云他
父母不曉事非錡本心他日必為憲聖累莫道
錡不曾說後有黃冠之命錡亦可謂賢矣
宣和間有詔表文語忌詔云朕篤奉先烈表云陸
下德邁九皇制皇于文有克長克君此對詞明
撰也客齋隨筆云京師二吏一翰林孔目官不
肯進克長克君之文一太常書史到玉齋用祭
服克軍禮史云在禮祭服則焚之雖國家危
迫不當以常時論然祭禮儀侯朝廷崇則予
之賢于首禮而先獻也
泰陵書戒石銘賜賜曰爾俾爾謀民皆民脂下
民易虐上天難欺用勸檢中所欲孟王和文
云朕念赤子肝食竹天百之令長撫慈慈故政
存三異道在七絲羅難為理留頓為規寬狂得
所風俗可移無令使爾無使瘡下民易虐上

以耳集卷上

七

以耳集卷上

九

天難欺欺與是切是國是資朕之資前固不喻
時爾俾爾謀民皆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
備為戒體朕深恩凡二十四句和亦可稱後照
陵表由言簡理盡遂成王言
趙忠定庚申生韓平原壬申生繼庚申史忠獻甲
申生繼壬申鄭左相丙申生繼甲申四申相乘
自古罕有癸丑狀元陳亮死之乙丑狀元毛自
知降第五甲丁丑狀元吳潛連關後遺論四十
年間有四申三丑之驗
滿山祖宗陵寢所自靖康之後所存特昌陵而已
紹興間權相賈持陵寢中寶器來思陵嘗得
之為之出涕所以孝宗日夜不遑欲恢復故七
志在此也端平初金房失國韓首許本朝遣使
朝陵使未至陵三京之師一出韓首大怒置將
陵廟為墟矣七廟何其不幸耶
自古以來地勢自北而南江流自西而東金亡都

汴燕趙齊濟之野竹成林莽上落天地之中氣
三十年來地氣不乘兵革日尋民無生意動自
晉未嘗經破城陷戍戍難虜四至如人無人
之境成都一夕焚盡死者何止百萬入至今不
容經理健賦往來未已地之氣今為不毛江之
源今為汚濁不幸江左當地勢之南江流之東
遠候之勢為夷虜得之
李唐葉若水嘗謂小舟以絲量江而關狹之數載
十太祖後曹王正用此策下江南國史載之甚
詳不意百有四年後高廟中興駐蹕臨安自
淮以北非吾土也昔時以汴京為萬世不拔之
業誰知建炎至今宴安江沱萬一夷狄能用若
水之說如之何
本朝故事宗室不領兵蓋因其皇祖淵淵之幸高皇
靖康之變以皇子除兵馬大元帥定建炎中興
之業嘉定間趙善湘開金陵制府李全繼者

有宗室不領兵之議遂有行宮之謗書記紳達
原為池州軍帥有一士挾南班書見之書史云
祖宗典故管軍不受宗室書恐違制近來兵將
皆受宗室書矣
自渡江以前無今之弊只是乘馬所以有帽帽蓋
塵之服士皆服衫帽衫為禮紫衫戎服也思
陵在維揚一時擾亂中遇雨傳有百官許乘肩
輿因循至此故制置洪今臺諫出臺親事官用
涼衫暑展登轎尚存舊制他無復見之
紹興就道問都下安敢張蓋雖曾為朝士或外任
監司州郡入京未嘗有蓋只是持綵扇障日爾
禧問始創出是蓋程覃尹京出賃嚴是蓋之禁
有越士張蓋過府門遂為所治後學中有詩云
冠蓋相望自古傳以青易皂已多年中原數頂
黃履拿何不多多出賃錢時山東盜賊紛起故
有此詩也

掖垣非有出身不除以諸子除者三人王初察
之孫韓元吉初韓之孫劉孝遵皆為之自嘉泰
嘉定以來百官見宰相不納所辭至端平而
袖書啓亦麻求舉者納脚色求開者納脚色而
已文人亦士無有自見碌碌無聞者進二十
年間詞科又罷兩制皆不是當行京師云與家
是也不通人主上臣下一勝耳初無王官制
之體如拜平章二相三制豈不有慈于東坡如
改元與與罪已諸詔豈不有愧于陸贄因陸陸
故翁南唐書李王小國耳自有陶穀徐鉉錢王
尚有罪應不意堂堂中國不能得一士如小國
之陶徐兩浙之羅隱者良可歎也
本朝大儒竹出于世家因漢漢以勇官出仕兩改
名先名宗實因英廟名改後名仲明又以光
宗御名改二程父為朝陽南軒張龜公之長子
文公朱鄭中之子來使朱并之姪東萊呂祖

之孫致堂胡文定公之子惟橫舉山士子也
 張魏公開建業幕府有一術者來謁取辟客命推
 算術者云皆非貴人公不樂曰要作國家大事
 幕下如何無三五人幸執侍從此亦智將不如
 福將也魏公之客虞雍公雍公之客王謙仲范
 宗尹之客賀宗禮皆幸執也開禧事再遇帥揚
 起身行伍驟為名將亦非偶然麾下二十餘
 人都統制殿帥四人則知魏公推命之不誣也
 伊川濂溪一世道統之宗用大臣為參政殿說
 書以帝王之學輔贊人主儒者所望自范文正
 公論事始分明黨伊川則曰洛黨如朱光庭賈
 易附之力攻蜀黨蘇氏父子也朝廷大患最相
 攻黨小人立黨初不是專意宗社計借此險枝
 人主禍福之柄竊取爵祿而已如君子不立黨
 伊川見道之明未能免焉淳熙則曰道學慶元
 則曰偽黨深思由來皆非國家福

沿邊有州縣城池處揚楚天長六合東淮之控
 和果縣西淮之控襄陽江陵安州鄂之控麻
 定始議諸州縣築城東淮則通海高郵盱眙鹽
 城興化西淮則新黃舒濬無為安豐定遠固始
 鍾離京襄則襄陽隨復州漢陽光化城池日
 就兵力日分渡江之後高宗孝宗非不神武聖
 慮非不宏遠獨注意招撫建康和襄陽城壁而已
 不欲修沿邊諸城慮敵人萬一得之恐為家基
 彼若堅守此必難取如盱眙一失無計可取後
 說以質而歸之初未嘗以兵而復也不幸楚州
 毀于許國劉傳斯黃毀于大何節襄陽失于趙
 范板念襄楚二城版築之用金粟與城齊矣此
 三朝留神之地一旦棄毀誠為國家惜
 辭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自宣政開
 周美成柳耆卿輩出自製樂章有曰側犯尾犯
 花犯玲瓏四犯八音雜律官呂季倫是不克諧

矣天寶後曲盡繁華皆曰入破破者破時之義
 明皇幸蜀宜和之曲皆曰犯犯者侵犯之義二
 帝北狩曲中之深可畏哉
 張子韶曰一吁一命治亂所關放齊舉丹朱曰吁
 嗚呼舉共工亦曰吁使堯命之則小人得志師
 錫虞舜堯曰命命舉伯禹舜曰命使帝吁之則
 君子之道消矣可吁則吁故天下莫不與可命
 則命故天下莫不服
 御樂園司馬公居洛時建東坡詩曰青山在屋上
 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有園丁
 呂直性愚而鯁公以直名之夏月遊人入園微
 有所得持十千白公公應之使去後幾日自建
 一井亭公問之直以十千為對復曰端明著作
 好人在直如何不作好人可以為渡江以來相
 府所役者之勳
 毛詩聖人取小夫賤賤之言最于人情道理處誠

使人一唱三歎如山有樞三章開之者可以為
 戒言衣裳車馬寬其死矣他人是偷言鐘鼓
 其死矣他人是保言酒食寬其死矣他人入室
 偷保猶可說至于入室則則否之言極矣
 東坡天人也凡作一文必有深旨小兒致語云
 自古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天所佑願生賢
 聖之子孫其意深切著明
 元祐初司馬公遊東坡欲主喪遂為伊川所先東
 坡不滿意伊川以古禮飲用錦囊其尸東坡
 見而指之曰欠一物物事當寫作信物一角送
 上闕羅大王東坡由是與伊川失歡
 東坡會葬有齋筵李方叔作致語云皇天后土鑒
 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獨
 有彭老山東坡生則東坡死復青
 東坡在俗耳無書可讀黎子家有柳文數冊盡日
 玩誦一日遇雨借笠屐而歸人畫作東坡自

贊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用于厚語
 東坡因訪呂微仲偶在書室坐久因見盆中養一
 龜有六目微仲出與東坡言偶養龜久坐東坡
 云盆中之龜作得一口號奉白其要開其要開
 聽取龜見口號六變眼見睡一覺卻比他入睡
 三覺呂大笑
 宣和元夜上幸端門近臣皆進詩有問王岐公用
 扶故事答以鳳簫龍山問者不樂而去離不知
 鳳簫龍山故相龍耳岐公進詩云雙鳳雪中扶
 筆下六龍海上駕山來問者歎服作詩要融化
 豈可執而不通
 紫巖公謫居永州二水愛國耿耿一日慨然作
 九疊邦杖銘墨之銘曰存身于吾昏而天下之
 理固已昭昭新為滿湖之寶亭將與之消搖
 之樂曰用則行合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顧不
 扶將焉用彼

种放見陳圖南曰意謂子有仙風道骨奈何尚
 一塵一塵謂五百年也他日必白承作諫議然
 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于天地間無全
 名者名將起物必敗之故晚節果如圖南所言
 南宮舍人果是不好作的官職每歲賀表尤難
 下筆曾有一聯云普天咸有率土莫非此何等
 語也
 周益公與韓无咎同賦詞科試交趾國進表有
 備法駕之前陳此无咎句也益公止改陳字作
 聖字途中大科陳字不切聖字象上有用又用
 拜舞周章出本註
 蘇內相崇禮在太學前廊廊後有進枸杞根如犬
 大作賀表學官今前廊撰述皆不下筆恭欣然
 嘗之其用一句靈根夜吹學官服用東坡詩
 云靈根夜吹又出白樂天枸杞詩因此後登
 玉堂

余外祖王嗣子丈上蔣子禮除右相皆曰早登黃
 顯得見名公之少年今得舊何憂左輔之虛
 位皆用杜詩語應登黃顯名公少年左輔
 顯虛位今年得舊何憂左輔之虛位
 李大夫為廣西憲庚申年謝曆日表云歲次庚申
 乃壽祖開基之日朔陽戊子是吾皇誕聖之辰
 當年正月一日戊子即茂陵元命用得親切旋
 召入舍人院
 楊冠卿館于九江戎司趙溫叔相帥荆南道由
 九江守帥合宴楊作致語云相公倦台船喜看
 襄陽之東歸海陽無管絃且聽琵琶之清曲溫
 叔再三稱道詞中教官作上巳日致語云三月
 三日多長安之麗人一咏一觴修山陰之舊事
 要作駢儷當如此用事
 齊平章為左相時已年八十餘因榜府門曰七十
 首許乞致仕為一輕薄子書一詩于右曰左相

門前有橫欄小官焉敢不遵依若言七十當致
 仕八十公公也合端因是卷榜而入
 鄭衡之音皆淫聲也夫子獨曰放鄭聲不及衡音
 何也衡詩所載皆男女鄭詩所載皆女奔男
 所以放之聖人之意微矣
 朱希真南渡以詞得名月詞有柳天翠柳後何人
 推上一輪明月之句自是豪放賦梅詞如不食
 爐火人語橫枝銷瘦一如無但空裏疎花數點
 語意奇絕詞集曰太平無唱
 趙介菴名彥端字德莊宗室之秀能作文賦西湖
 謁金門波底夕陽紅柳綠殿閣離詞蒼云彥端
 所作我家裏人也會作此等語甚有介菴集
 三卷
 易安居士李氏趙明誠之妻金石錄亦筆削其詞
 南渡以來常懷京洛舊事晚年賦元曾承遇樂
 詞云落日餘金暮雲合雙已自工敏至于染柳

坤輿吹梅笛怨春意如幾許氣象更好後盤云
于今憔悴風鬢霜髮怕見夜間出去皆以尋常
語度入音律鍊句精巧則易平淡入詞者難且
秋詞鮮僻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
戚此乃公孫大娘舞劍手本朝非無能詞之士
未曾有一下十四疊字者用文選諸賦格後疊
又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又使疊
字俱無斧鑿痕更有一奇字云守定窺兒獨自
怎生得黑黑字不許第二人押窺人中有此文
筆殆開氣也有易安文集

過盤長編重和元年十二月推修四朝會要帝
系后妃吉禮三類賞詞良以參詳轉秩後窺回
北土京破有詩曰建國舊碑胡月暗與王故地
野風乾回頭笑向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盤此
股曰五盤乃保俄之故巢也
北人張侍御有侍兒意狀可憐乃宜和殿小宮嬪
也又翰林吳激賦小詞云南朝千古傷心地還
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入誰家恍然
相遇仙姿勝雪宮裏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濕淚
同在天涯

紅綠林戰退千山月細柳橫拖一巷風玉勒有
時閑駁馬錦繡無力挂弓六軍休動三衙鼓
夢在池塘春思中
唐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詩益東海
水看取淺深愁且客遠在秋暮投孤村古寺中
夜長不能寐起坐悽惻而聞雨聲其為一詩襟
抱以海喻愁非過語也
春水滿泗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
松淵明詩絕句之祖一句一絕也作詩有句法
意連句圓有云打起黃鸝兒莫教枝上啼幾回
驚妾夢不得到遼西一句一接未嘗斷作詩
當參此意便有神聖工巧
作文之法先觀時節次看人品又當玩味其立意
如退之作柳子厚墓銘自士窮而見節義三四
十言皆自道胸中事如東坡韓文公廟碑有云
匹夫為百世師一言為天下法此豈非東坡之

自課平或者謙退之不當符讀齊城南與原
道出二手
嵩山極峻法堂壁上有一詩曰一團茅草亂蓬蓬
幕地燒天葛地紅爭似滿爐煨榻榻榻榻榻榻
煨烘烘字畫老草旁有四字勿以此詩此司馬
公書柱間大練書且光頭來且公兄順程正叔
也壁門題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實
地則不危皆公八分書
陸放翁茶山上足自劔南後有萬餘首詩在京
樓有詩曰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
橋南書院云春寒催喚客宵酒夜靜臥聽兒讀
書感秋云玉階蟋蟀吟深夜金井梧桐辭故枝
緊括道藏語也
游千巖亦師茶山有樵夫詩云一擔乾柴古渡頭
盤纏一日頗優游歸來湖底磨刀斧又作全家
明日謀乃寓苟且一時之意

周希稷名承勳周益公甚前席之有端干一詩殊
有諷刺誰家解醉吐千餅丹墨交輝走百靈盡
使龜蛇歸紫龍又經蕭艾作人形 送二句安得
絲絲十萬丈東南西北繫飄零 出太玄經
趙昌父名蕃號章泉鄭州管城人與益公同里也
益公嘗袖所仕但一酒官耳五十年不調居信
上一時名勝納交戶外之屢常滿放翁皆有詩
游九十餘公朝尊老以祕閣正郎聘之不至石
屏詩云君為山中人世事安得聞入山恐未深
更入幾重雲

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積持有
聞于中國坐以誇訕流夜郎時年七十早廢初
政召對特改承奉郎除國子監主簿堅不留乞
祠而去告老于家壽九十有三
項平齋自號江陵病叟余侍先君往荆南所訓學
詩當學杜詩學詞當學柳詞扣其所云杜詩柳
詞皆無表德只是實說嘗為潭牧與帥啓云杖
淚過故人之墓驚髮髮之皆非倚杖看視融之
峰喜山色之如舊
竹隱徐淵子似道天台人韻度清雅買現詩云傳
餘宜辨買山錢卻買端州一現碑依舊被渠驅
使出買山之事定何年遊廬山得解詩曰不到
廬山真面目不食坊嶼辜負腹亦知二者古難
并到得九江吾事足廬山假使坐吾前坊嶼郭
索來酒邊持蟹把酒與山對世無此樂三百年
時人愛畫陶靖節菊邊東籬手親折何如更畫

我持蟹共對廬山作三絕淵子為小蓮朝開
波坐以小舟載萬菊數盆翻然而去道開學豈
若神仙然
秋塘陳敬甫有雲蓬夜話三卷洋風即下臺士
書書貴家扇云春風一日歸深院巫峽千山鎖
暮雲有清江紅詞曰三月風前花薄命五更枕
上春無力上李季章詩云父子太史公提千古
文章之印玉堂真學士廣中朝公輔之班送補
漢卿過考亭詩云關說平生補漢卿武夷山下
吸殘羹
浦江盧申之祖泉觀字特整作小詞纖雅曰浦江
集會為玉堂有感詩兩山風雨故留寒九兩香
泥苦未乾開到海棠春爛熳燈頭時得數枝看
有舟中獨酌詩山川似舊客懷老天地何言春
事深松江別詩明月垂虹幾度秋短篷長是繫
人愁綠柳雨分携地更上松江百尺樓余領

先生詞外之旨
趙天樂葉水心四靈之友也名師秀字紫芝作晚
唐詩野水多干地春山半是雲白石巖云起來
閑把青衣袖裏得闌干一片雲又云有約不來
過夜半獨敲菘子落燈花移居云筍從壞砌
中出山在鄰家樹上青呈二友云舍前竹葉霜
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又云一片葉初落數聯
詩已清再移居云地僻傳聞新事少路遙來車
故人多
廬陵劉道字改之有詞云行道橋南無酒賣老
猶困英雄南樓詞蘆花滿汀洲寒沙淺帶流二
十年重過南樓柳下繫船猶未穩能幾日又中
秋黃鵠斷磯頭故人曾到不舊江山暈是新愁
欲買桂華重載酒終不似少年遊上周相詩云
太平宰相不收拾老死山林無奈何送王簡卿
詩班行失士國輕重道路不言心是非又云事

可語人酬對易面無慙色去留輕世事看來忙
不得百年到手是功名有劉仙倫亦以詩名淳
熙間有盧陵二劉

翁卷字靈舒四靈也有晚對詩梅花分地落并氣
隔簾生瀑布云千年流不盡六月地長寒春日
云一階春草碧幾片落花輕遊寺云分石同僧
坐看松兒鶴來吾盧云移花連舊土買石帶新
苔

坐看松兒鶴來吾盧云移花連舊土買石帶新
苔
坐看松兒鶴來吾盧云移花連舊土買石帶新
苔

坐看松兒鶴來吾盧云移花連舊土買石帶新
苔

坐看松兒鶴來吾盧云移花連舊土買石帶新
苔

坐看松兒鶴來吾盧云移花連舊土買石帶新
苔

坐看松兒鶴來吾盧云移花連舊土買石帶新
苔

坐看松兒鶴來吾盧云移花連舊土買石帶新
苔

坐看松兒鶴來吾盧云移花連舊土買石帶新
苔

坐看松兒鶴來吾盧云移花連舊土買石帶新
苔

坐看松兒鶴來吾盧云移花連舊土買石帶新
苔

巾曰萬天民築室蘇堤自號柳下即事云雙鳥
題詩暗池因沈現潭開知真富貴醉到古乾坤
清明訪白石云花舞鸞燈柳掃樓老懷那復似
鴉甜舊船已載先生去燕子無人自入簾絕句
云夜雨深波高一尺失卻揚承平正石明朝水
落石依然老夫一夜空相憶江頭送客云大江
中夜滿樓欄半空鳴後有羽軒李期高善為絕
句盧滿江甚愛之有云春愁自是無重數又被
東風揭繡簾老子與不淺也二十四大金谷真
人贈無此春風樂極人聞
無此愁於命也唱故錄之

山中趙仲白庚夫有戲除即事曰縫初連夜辦今
朝杆曰須買花簪雅女送米贈貧鄰宦薄惟名
在年華與與新桃符詩句好恐動往來人稍得
詩云鶴城離外菊風飄墨中膠牘文清會公集
云新如月出初三夜淡比湯煎第一泉寄情云
詩句日從窗眼寫墨九夜入枕頭收久從方詩

羽士趙紫芝作疏之詩後死于建業定夫葬將
山下題曰大宋詩人墓奕奕

謝耕道天台人自號曰謝一筆有草春蘭詩本
喜于納交善滑稽三十年間天下詩人未有不
至其室詩軸不知幾牛腰巾高二尺餘方口大
面行于市執不曰謝一筆因是名滿京洛壁間
寫詩中有一聯云路深客馬穿樓小掃花多事
繼母極孝母九十七人歲賦慶典初封人第之
戴石屏式之名復古黃巖人有石屏詩賦賦淮村
兵後云小桃無主自開花煙草茫茫帶晚鴉幾
處敗垣園故井向來一一是人家家秋懷云詩談
天下事愁到酒樽前晚春云鶯啼花雨歇燕立
柳風微城西云詩骨梅花瘦歸心江水流春日
云春愁茅店雨詩思柳橋春九日云黃花一杯
酒白髮幾重腸

葉元吉名祐之儀矩峻潔蕭然玉樹之清家素貧

葉元吉名祐之儀矩峻潔蕭然玉樹之清家素貧

葉元吉名祐之儀矩峻潔蕭然玉樹之清家素貧

葉元吉名祐之儀矩峻潔蕭然玉樹之清家素貧

典衣買書讀性理之學編諸尊俯籍錄先後
次序數百言灑灑可聽有同藝文集二十卷盧
補江深尊教之作書兩詩云木葉歸風皆好色
相田流水亦新聲余舅子也元吉姑子也余不
以兄事之師禮手抄詩一卷見授自賦
云李長吉有表弟得長吉詩草皆授之淵中為
長吉侍才做物故辱之惠余以長吉待元吉也
恐四十年之會爛醉而死余哭之獨哀不忍師
道之已矣乎嘉禾有沈疊字元吉相頤頤于蘇
秀二州皆為慈湖先生上弟

張瑞義字正夫荃翁自號也鄭州人居姑蘇大父
雲莊公登辛未趙榜先君誅齊為淮南清光宗
即位初年應詔上書下後省書評羅紫微對
左史尤宗極稱賞之將上謂時宰所沮予少苦
讀書肆于素身予弓馬嘗拜平齋項先生于
荆南如慈湖說齊鶴山詩被習香香從之遊愛

作詩賦小詞盧滿江取碧雲千里暮紅葉十分
秋之句周晉仙取憑春紅盡冷之句玉菘春取
蝶詩不因花退盡必是夢殘時之句凡海內名
勝來吳必訪樂園之張書桃符曰江湖且過詩
酒叢林應瑞平更化詔上第一書二年再應詔
上第二書三年明堂雷應詔上第三書得旨都
州安置以蠅蟻之微嬰斧鉞之威人皆危之當
國者云詔以直言罪以直言非祖宗制幸脫萬
死考之典故安置待宰執待從居住待庶官職
讀待士子自効待軍將小臣用大臣之法誤矣
或者以安置為竄謫之極典又非也余三十年
前賦秋江圖一絕云浪靜風平月正中自搖柔
鱗駕孤蓬若無三萬六千頃把甚江湖者此翁
今日吳種種儻符此詩語吾志畢矣余生于淳
熙之已亥書于津祐之辛丑年六十有三有上
皇帝三書詩五百首詞二百首雜著三百篇曰

葉翁集

葉翁集

葉翁集

葉翁集

葉翁集

葉翁集

葉翁集

葉翁集

葉翁集

葉翁集

葉翁集

葉翁集

葉翁集

貴耳集卷中

宋 鄭州張端義著

明 虞山毛 晉訂

貴耳二集續成余讀八年強自卓立惟恐
與草木俱腐者書垂世又犯大不韙志非
抑鬱而怨于書也又非減否而礙于書也
又非論怪而礙于書也隨所聞而筆焉微
有以寓感慨之意而渡江以來陸紹問士
大夫猶語元符宜政舊事淳熙間士大夫
猶語炎隆舊事慶元去淳熙未遠士大夫
知前事者漸少嘉定以後視宣炎間事十
不知九矣况今端淳乎使貴耳集不付子
雲之覆轍幸也淳祐四年十一月八日
東里張端義書

千七百六十三兩有奇為精約三萬四千五百
疋為馬約五十四匹此許及之諫議內載
契丹有玉注碗每北主生辰稱壽椒考在御嘗聞
人使往來知有此注意甚慕之自取中國反無
此器遂遣人于闐國求良玉果得一璞甚大使
一玉人為中節往還視其小大短長如其制度
而琢之因聖節北使在庭得見此注目觀之久
歸虜首問玉注安否北朝始知中國亦有此注
女真滅遼首索此注及靖康金人犯闕亦索此
注與遼注為對今又不知歸誰人否高宗南渡
有將水晶注碗在榷場交易高宗得之泣下云
此哲廟殿中物也
太行益聖字者垂廉典故用四字益慈聖光獻曹
后宣仁聖烈高后欽聖獻肅向后昭慈聖憲孟
后憲聖慈烈吳后恭聖仁烈楊后章獻明肅劉
后保佑仁宗十二年之政諸賢在朝天下泰和

諡不及聖字或者諱有玉泉長盛之諡起于側
微更于深知典故者訂之章獻廢疾諱于仁宗
曰顯與祖宗同日為忌三月二十九日上仙乃
太宗大忌後仁宗亦同前為翁婦後為母子此
亦國朝之異事
孝廟在御北使進國書必起御座三步中肯取進
忽賀正使至殿上去御座數十步必欲屈萬乘
親臨移時不決知閣王抃忽撒起國書云駕與
虜使失儀而孝廟喜王抃之機捷孝廟聖語云
在朝無一人乞斬北使者毘陵丁達以還人上
書乞斬北使不執臣禮以存中國之體孝廟大
喜即改京秩
京師大相國寺有術士蜀人一命必得干隔夕得
金翼朝議命顯肅后父鄭紳貧無藉有煙居中
在太學為前廊姪約叔同往議命叔笑曰何不
留錢沽酒市肉耶強之乃往如其所約術士先

說紳命只云異姓真王再云居中命又云亦是
異姓真王因前命而發紳以后肯積官果封王
居中作相亦封華原郡王外戚生封王爵者自
紳始
壽皇在御秀邸凡有差除未嘗直降指揮于差勃
內必首稱面奉德壽皇帝聖旨除某人至今秀
邸差劉可考
祖宗典故同姓可封王不拜相藝祖載諸太廟獨
趙忠定特出此典故隨筆卻稱云不受相麻而
除樞密使三洪家素知典故者亦及此未曉也
本朝年號或者皆曰有識諱于其間太平有一人
六十卒字太宗五十九而止仁宗劉后並改天
聖曰二聖人明道曰日月同道徽宗崇寧錢上
字蔡京書崇字自山字一筆下寧字去心當時
有云有意破宗無心寧國靖康曰十二月立康
王嘉泰曰士大夫皆小人有力量者喜

宣仁太后勸神廟不可輕用兵當以兩國生靈為
重縱使獲捷獻俘不過主上坐正殿受賀而已
生靈肝腦塗地萬萬矣此真女主堯舜神廟自
此兵禍少息
本朝四帝亦有吉符真宗即來和天尊出楊孺之
夢載諸國史祥符崇尚道教建立宮觀專尚祥
瑞王欽若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丁謂獻
芝草三萬七千餘本楊孫真不然其事真宗又
無祠用方士拜章至所有赤脚大仙醉之入玉
帝云當遣幾箇好人去相輔贊仁宗在禁中未
嘗尚鞋惟坐殿方尚鞋靴下殿即去之
人徽宗即江南李王神宗幸秘書省閱江南李
王圖見其人物儼雅再三歎訝繼時徽宗生所
以文彩風流過李王百倍及北狩女真用江南
李王見藝祖時典故高宗章后生徽宗夢錢王
再三乞還兩浙學與鄭后言朕夜來被錢王

取兩浙甚急鄭后奏云昨夜夢后誕高宗及建
炎渡江今都錢塘百有餘年豈非應乞兩浙之
夢乎
夷門志載宜和間禁中有物曰備塊然一物無頭
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聲如雷禁中人皆曰
備來請開分首局戶徽廟亦避之甚至登元金
坐移時或往請嬪妃榻中睡以手撫之亦溫煖
曉則自榻滾下而去罔知所在或宮妃夢中有
與朱溫同寢者即此備也或者云朱溫之屬所
化左傳云豕人立而啼未必誣也
孝廟將授受于光廟擇正月使人推關過日講行
大典孝廟與周益公云二月一日日餘避正殿
未滿旬日有此典故恐非新君所宜朕自當之
俟日餘後別擇日外廷俱不知之太子春坊姜
特立來謁益公宮中已知人使繼關廷便講
授受之典故然不關益公正色答云朝廷大事

外庭豈可預聞恐非春坊所當言自此語言先入益公相尤廟不數月而免今平園有光廟御書跋語載之甚詳

孝廟欲除張說舊相密事在廷請備力爭孝廟一日盛怒與周益公言朕將用花臂臂者為樞密使益公答云臣敢為天下倡秘書者正字沈瀛當輪對一奏劉蕡張說反不稱旨即自免周益公後至宰相沈正字止如此識見深亦足以下前程遠近

壽皇一日過南內有唐突人通州高梅在望仙橋裏山呼壽皇止問理會何事奏云新分即時降旨送林寺壽皇取案牘自閱內有一臺官附書即時門吳邑令趙善宣御金不受特轉一官訟無半月而決壽皇斷欲如此聖明

蕭德巴恭奉孝廟華每重禮誦誦火不降旨孝廟亦以北人不欲處三衙忽聽巴醉中語

使孝廟云官家會亂說許臣除步帥數次久不降旨孝廟怒送福州居住居數月德壽怒語孝廟云蕭德巴如何不見孝廟來前說來知德壽云北人性直官家不當戲之喚取歸來德壽賜錢五千緡仰稱帥津遣赴闕仍舊還職及德壽發引日德巴號哭于路欲絕北人歸順本朝真終始而不變者也

秦檜一日驕高廟天顏不悅奏云何事上勞聖慮答云却祀匹馬國五百萬支散臣當為陛下任此事忽一日奏云乞禁中賜臣酒四金盃將某日宜賜秦約張韓二將來謀事自朝至午未聞未得語入但見中使宣賜御酒來心念恐且驚移時秦與張韓進並不發一語忽云御前賜酒同飲一杯張韓奉危職保不敢飲秦先取酒飲一勾少定後云主上與二將各假一千萬緡以奉郊祀秦後撥賜張韓謹奉令奏知高廟

子乎

荆公在鍾山讀書有一長老曰先輩必做宰相但不可念舊惡改壞祖宗格法荆公云一第未就奚暇問作宰相併壞祖宗格法僧戲言也老僧云曾坐禪人定見秦王入寺來知先輩秦王後身也

武后亦女中之泰政也有三數事不可泯沒造一十八字崇為地思為臣堅為照閣為國鄭漁仲云皆有所祖策文集崇字出戰國策孔子廟堂記歐陽詢書有大周頓價十倍于無頓釋氏華嚴經序天冊金輪皇帝御製即武后也

京下忽聞見錢市間頗皇忽一日來會之呼一鑊工極髮以五千當二錢稿之論云此錢數日間有旨不使早用了鑊工親得鈞旨遂與外人言之不三日聞京下見錢頓出此等制天下之小術也

建炎之初虜勢未講和之使來必煩百官如迎其書在廷失色秦相恬不為意置遣省部史人迎之朝見使人必要得位此非臣子之禮秦相待之甚當是日朝見殿庭之內皆以紫幕繡滿北人無辭而退

潘耒有薦賢錄首章謂上欲求詩人遂屬十五人以王庭珪為首耒亦以能詩薦此時伊洛之學未甚專門也

大學有數占云無火災不出宰相開禧陳自強相端平鄭清之拜相丙申火焚大學樓見門旗占不驗矣又有數占云此非真游之地乃是多大之所學中燕未嘗來巢蚊獨多他處

中庸大學二書朱文公或問解說學士書生以為理學之祖或者云出于漢儒之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傳道之謂教與易之繫辭云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句法何異子

得旨止假五百萬緡

孝宗末年宰相秦檜遺囑云可求二人遠方人試吳德字德夫潭州人項安世字平甫荆南人後德夫為四川宣諭使職化息安內新有復蜀之功聲勢赫赫德平時輕財重義德德復日安致德玉帶一條直數千緡與德妻有一客云安相公玉帶可得觀否德夫發匣而示之客撫之良久德夫取酒來舉為客壽安聞之始服其量德夫歸自蜀至歸峽間泊舟呼其主幣者可具隨行信臣數來近得四千枚乃與請客言其入蜀之初諸處致德本不欲受恐以某絕物受之未嘗封行歸田里何以見親舊四方書來或從婚葬見告某未有以應之今得策矣呼書史來寫帖帖其人幾掩覆但不可問其物亦賸求耳弟道夫至首詢其兄出蜀何以伏臘計德夫舉餘掩覆與之德夫一世偉人凡

所舉動必異于人如此

劉岑字季高官至侍郎高宗時召從臣未達時貧甚用選官圖為下飯飯時以水沃飯一櫛舉一匙如此苦淡常云不曾為小人事下茶時未能不為小人也能知人緩急在朝凡受人所託事了無書但與來介云傳語官人說事已了不及作書若得書則事未了諸朋友多以不得書為喜帥維揚日有一舊同官之子以父未葬為請季高感然與念扣之買山幾何魁幾幾何細黃不須問其子歷歷具陳此某之責吾友且留相伴密使一親信人齎數百緡往其家買山辦其終事兩月親信人回始與其說喪已舉矣子無慮方遣其歸季高與人說觀子之氣太爽得錢必不從親為重此一舉不了終為吾輩累不若留此而舉其事先友之志剛矣呼季高真急義人也今之視座主之子孫遺若路人况同官之

路間張一章恐非子思之言如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仲尼曰子思孫也豈有孫可稱乃祖之名之字乎大學在明德在新民致知格物治國平天下倒大功用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文漢儒之言雜入也

大靈豆華山陳博有靈豆服一粒四十九日不飢筋力如故顏色若嬰兒世罕得服之者

華山陳真人而隱于睡小則月大則幾年方一覺馮翊羽士冠朝一事處士得睡之大甚還全神觀唯睡而已小童劉垂範往冠其徒以睡告劉坐寢外聞真昇之聲雄美可聽曰冠先生睡有樂乃華胥調既有曲譜記如何到以渡墨塗滿紙題曰泥沌詩

張乖崖自成都召還華山寄陳博詩云世人大底重官榮我西歸夾道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其我盡得浮生

種放往見陳希夷希夷曰君當富貴名聞天下又希夷嘗為卜葬地于豹林谷下不定穴既葬希夷見之云地固佳而稍後世當出名將其短世術果為名將

陳苑云陳博字圖南唐諱郡人不第隱武當山辟穀練氣後居華山雲臺觀閉門高臥經月方醒太宗召之確然初賜號希夷先生

邵氏聞見錄博長與中進士有大志隱武當山常乘白驢從恐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曰天下定矣遂入華山居焉

錢若水謂陳博求相約曰過半月來至期陳遂入山山中一老僧擁袖附火錢揖之僧開目而已默坐久之陳問僧曰如何僧搖頭曰無此等骨陳語若水曰吾見子神觀清粹謂可學神仙余見之未精不敢奉許決之老僧渠云子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亦急流勇退僧即麻衣道者

莫宗忽問陳搏國祚靈長之數陳奏云過唐不及漢紙錢使不得已先知紙錢之說

太宗論陳搏往見諸王至壽王邸即回云壽王門下皆將相張書夏守贊楊崇勳皆登樞府

左傳云物從中國名從主人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晉師于汾泉公羊曰于清泉直泉也善道

當為善稻長伏謂之伊緩貢泉夷伏謂之失台楚有材晉實用之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實諸

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楚師宵潰楚失華夏析公之為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鄰彭城

之役楚過于靡角楚師宵潰楚失東夷雍子之為也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鄰吳叛楚至今為

忠子靈之為也黃皇奔晉晉人與之苗郟陵之役楚師大敗楚失諸侯黃皇之為也子木曰是

皆然矣註曰言楚亡臣多在晉表者叔向曰朝有著定會有表文有禮帶有結會

兩霍罪滅水歸矣此申豐答季武子之問叔向曰有禮無節曰昧且丕顯後世猶念況日不

俊其能又乎服虔曰疾瀆之屬明堂位曰崇廟一云建者地名于甘陵之地

吳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紵衣焉註云吳地黃綺鄭地黃紵

宋公殺世子座傳惠肅伊侯太子將為亂與楚客盟公因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

請日中不來吾知死矣按僖公五年晉獻殺世子申生一百九年殺世子二晉宋之君皆聞秦

用趙高殺扶蘇漢信江充吳國亦繼漢安帝信江充廢順帝唐宗以武后殺三世子明皇顯李

林甫殺太子瑛文宗信劉楚材太子永崇覺昭六年宋寺人柳德善合此乃坎用性理書而告

公曰合此納亡人華臣置于北郭公初信侯而殺世子後信柳而逐大臣宋之寺人能用法為

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禱之中所以道容貌也定十五年邦子來

朝子貢觀焉邦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畢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

仰驕也卑俯替也駭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公楚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

石言于晉師曠曰石不能言武焉焉晉方築虎駟之宮叔向曰是宮也請侯必叛君必有咎唐肅

元龍池聖德頌石自鳴春秋傳怨讎動于民有非言之物而言廣明元年華嶽廟玄宗御製碑

隱然有聲聞數里劉曜時石言于峽永嘉五年石言于平陽宣和間貝嶽成朱勳進太湖石有大

者數千人策不動嶽考云此石必要官爵遂封為大將軍賜金帶橫于石上石始動何異石

言也

聖書以經人為可畏也傳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註云一圻方千里一同方百里

經云宋華合比出奔衛按秦任趙高殺世子扶蘇誅大臣蒙恬李斯畢恭秦亡漢元帝任恭顯

蕭望之張猛安帝任江京樊豐薛舉順帝桓帝任單超徐璜等殺李雲杜舉權歸宦官致黨

之禍靈帝以張讓為父趙忠為母任侯覽王甫曹節段珪殺太后誅李膺陳蕃黃巾大起至小

黃門蹇碩作元帥袁紹乘中外之憤盡誅閹人漢亦亡矣宋魏以降不可具書唐明皇任高力士

士雖將相亦厚結之肅代以後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吐突承瓊竇文場王守澄陳洪志仇

士良用令夜劉季述之輩毒亂宗社權裝不足以續其罪續字必有來處

莊叔以周易益之遇明夷之謙明夷日也日之數

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而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註云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且為卿雞鳴

為士夜半為皂人定為與黃昏為隸日人為隸脯時為僕日昧為臺日之數十自甲至癸日中

盛明故以為王

晉書黃龍曰昔堯極壽于羽山其神化為黃龍入于羽淵註作熊黃龍曰熊獸也說文似豕山居

冬於解魚云龍三足曰龍能深氣瑣語云平公夢見赤龍

鄭釋龍曰龍以五成註云陳顛頊之後故為水屬火畏水故為之妃火心星也水得妃而與陳則

楚襄妃合也五行各相配合得五而成五及魏火火盛水衰

李氏介其難印氏為之金距介者揭芥于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揭之為介難印氏云介甲也為難謂甲莊子云紀實于為王養雞乃十日復重

之似木雞唐明皇好鬪雞貧者或弄木雞帝生西歲鬪者兵象

周索戎索索法也書序云九五八索即此索也定四年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

朱晦翁王伯照琴說琴大絃散聲中黃鐘二太簇三仲呂四林鐘五南呂六蕤賓七太簇清若按

中徽其所中之律為如此則是專以黃鐘為宮不復可遺想矣今世所傳琴曲五調余嘗以音

律考之皆仲呂一均也宮調乃仲呂餘調做此夫仲呂四月之律萬物長養之時作五絃之琴

以歌南風其此之謂乎後人增為七絃乃加其清聲此段說仲呂一均又與前說不同均字鄭

漁仲書琴註云作調也

司馬公語元城曰因看三國志識破一事曹公平日之甚至此盡矣臨死作遺令令有世之遺囑也操之遺令詳詳數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

為用使漢太子有尉遲敬德事未可知唐太宗有四皓建成元吉必不死矣

唐武德四年太宗作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皆用隋之舊臣杜如晦房玄齡

房玄齡尉遲敬德之子稍亮陳後主召賦為薛舉黃門侍郎姚思廉陳東部察之子仕隋為史

官陸德明陳大建中後主為太子集名儒入講孔穎達隋大業明經高第授博士李元道未詳

李守素隋末依王世充虞世南陳滅入隋大業中秘書郎蔡允恭顏相時無傳許敬宗正觀中

除著作郎後在表臣傳許敬宗之子

蓋文建時與孔穎達專門受業蘇勗無傳此唐皆用陳隋舊人置之文學是以尊崇之使之究

其用之勿疑也本朝太宗取諸國有名之士入弘文館修書如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皆徐鉉陶

家人婢妾無不處置獨禪代之事此子孫自為吾未嘗敢為之實以天下遺子孫自享漢臣之

名姦雄雖死亦有術也操夜臥園枕嗽野葛尺許飲酸酒至一盞恐人報已揚此聲以誑人遺

今又揚此聲以誑後世

高祖威姬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欲廢嫡立少張子房得畫計厚幣迎四怪怪問何為者四

人各言其姓名上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曰今聞太子恭敬愛士故臣等來

上曰頃公幸卒嗣讓太子指示威姬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翼已成難動搖矣良之為太子也深唐太宗建成元吉有隙以秦府多驍將

密以金銀器結射避敬德習習之士可憐者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高士廉尉遲敬德已而

秦王竟以兵殺建成元吉太宗同高祖取天下風聲氣味並建成元吉所可當請將勇武皆樂

三三一

黃耳集卷中

三二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叙之筆是亦祖唐之遺意

盜亦有道黃巢後為編徒曾住大刺禪道為叢林
推重臨入寂時指脚之下有黃巢二字假智高
雖舊州潰印逃往外夷方臘舊名朕此重賞改
曰臘後亦不知所終就捨者非臘也

薛道衡空翠落燕泥之句詩名昔昔豐十韻樂苑
以為羽調曲玄怪錄載蓬萊三娘唱河鵲曲
又有突厥黃帝白鶴靈神雀靈碑勒豐滿
坐靈歸靈唐詩類吳娘唱是豐更奏新聲利
骨靈謂之豐者吟行曲引之類樂府解題謂之
杖鼓曲也

鄭漁仲通志總序不取班固作西漢自高祖至武
帝凡六世之前靈竊遷書不以為慙自昭帝至
平帝凡六世之後資于賈逵劉歆復不以為恥
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為書也司馬談有其
書而司馬遷能成父志班彪有其業而班固不

能讀父書固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
傳其業其為人如此安在乎言為天下法

郭尚賢能書落魄自陽翟尉致事書云服傳引導
之餘有二事乃養生之大要梳頭浴脚是也尚
賢曰梳頭浴脚長生事臨睡之時小太平
童子學元和初廉前爭事無禮責出知汝州錢
父行詞云快快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
子厚後見穆父責其語太甚穆父笑曰官人怒
難職安敢輕行杖

馬子方作守令幕下黃次山作陪與廟堂不入意
自改云方四十九之年買臣自知其將貴當乙
已之歲淵明已賦其歸來固不敢自比于古人
欲以此折衷于夫子黃大服
建陽孟買賦詩于世宗遂聯九品有藥性論其畧
曰性既感機體從變通浮萍作楊花之義于紅
芑為感麗之遺丹吳鹽治健泰壽去府斯可識

不知何往倚大石而逝觀主塵之是日有一老
持謝道人簡來取青福老云偶相遇在閩州始
知其尸解矣

楊青不知何許人自云從軍遇異人來隱南華山
中以縛茅為葷飲食寢處其間又當虎狼蛇
虺出沒之地雖三更亦歸風雨不淪
月湖何文昌與為廣幕枝文惠州因遊羅浮至大
石樓遇黃野人一見便言做得尚書年九十袖
出一柑分食之月湖由是清健無疾後果如其
言或云黃野人有云羨長三丈餘止一節投一
篋于月湖問其孫未嘗有之

晉聞老儒言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為首卦然後知
楊雄太玄經以中孚為首卦即漢之易邵堯夫
云凡一代立國必有一卦一君亦有一卦所謂
大權度是也
堯舜授受相傳至禹傳之子東坡云堯舜感天下

也深大禹感後世也遠堯曰咨爾舜天之啓歎
在爾躬允執其中舜命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捨此別無他語禹之傳則
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商書則曰垂裕後昆俾
輔子嗣後嗣啓迪後人周書則曰欲至于萬年
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啓佑我後人詩云千祿
百福子孫千億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文王孫子
有商孫子吁堯舜之世未嘗有一語及子孫則
知天下乃天下之公器天下共之三代之後子
孫之念重所以湯放桀武王伐紂周之平王東
遷子孫賢不肖可知矣自秦漢以下哀鴻恭沖
悲夫

文選昭明太子之所作昭明在梁時亦鬱鬱不樂
移此志于文選考之集中諸公員一世名者皆
不得其善終班固張華郭璞機雲潘岳謝
靈運輩皆讀其詩感憤之言近似鬼語屈原離

僧不消一喝且看大光菩薩面淚御承機尊者
家來掉沒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底
祝延玉素萬年人

丹經亦道家流始于離修養起于離坎離中虛三
坎中滿三二陽中有一陰坎水也二陰中有一
陽離火也離火中有水坎水中有火鄭漁仲亦
云離中有真水坎中有真火水火二性相濟為
用運于一身亦然心為離腎為坎心火下水濟
腎腎水上火濟心此母子胎養法丹訣以辰砂
煅出水銀砂屬離水銀即真水以水銀煉成靈
砂水銀屬坎靈砂即真火要知內外交養法不
出此坎離成都道人親說此妙術

謝道人嘉州洪雅人嘗賦詩謂此圖清淨愈
掃愈不淨欲變掃教淨放下菩提柄在彭州葛
仙治洞中坐多有蛇纏身三五日不去移上深
山中打坐忽一日以青褐寄觀主我去矣數日

驢有山鬼魂良可哀也
戎州有蔡大律家于近郊山谷嘗遇之小軒極潔
外種餘甘子因名味陳後王子平送橄欖于山
谷詩曰方懷味陳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
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

錢自漢以五銖行王莽罷小大錢改作貨載之建
布貨泉乃令民且獨行大錢後魏鑄太和五銖
梁有東錢西錢長錢周鑄五行大布錢一當十
又鑄通遠萬國錢一當十與五行大布並行唐
鑄乾封泉貨貨錢一當十女真錢太和錢一當
十端平錢錢一當五輩下置監鑄不及于緡費
用朝廷萬緡不一月罷大錢皆非治世所當鑄
大觀太和可以監也

岳與秦為世讐每得秦氏一物必曰賊秦最有大
利害處總領百官渡江以後秦會之收請將兵
柄時所建岳肅之一為此官八年有以此告則

曰君命也則曰昔文及甫路公之子曾除長平
使者力辭不受先臣所爭不當有此官子受之
是肯父命終不有拜岳失于不辭也顧天集載
建皇子因激秦之怒苗劉之變尚新領兵夾有
此議自蹈危機岳引司馬公作運使曰乞仁廟
建立皇太子事擬非其倫司馬公備者岳勇將
道不同矣

張元吳吳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古俠士
志題崆峒詩曰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
轟天崆峒山史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又云
踏碎賀蘭石掃清西海塵鸚鵡詩云好着金龍
收拾取真教飛入別人家張吳徑之西夏范文
正公追之不及獨表姚入幕府朝廷因西兵十
餘年皆二人之力姚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
見一青天後六十年有施宜生改名方人也
入大金曾為奉使來朝逆亮欲南牧登北高峰

矣

避道者明水開山第一代通慧入定片時便知未
來已往有一士人志誠懇請問自己功名進答

云待老僧及第時公也及第其人以為戲已大
不樂而去後二十年唱第殿廷期集所拜黃甲
推最少者拜年高者問者適當年高選舉推一
少年者即避道者名李彌遜狀貌與前身無異
其人大驚悉往西江明水問避道已遷化年月
即彌遜所生之年月二十七年中書舍人二十
八歲見圖悟云避師兄錯了也公不覺潸然淚
下二十八歲便致其事年六十餘坐脫而逝狂
琪皆孫也

皎如晦請一村僧住長蘆疏云這般梵利頗非些
少叢林簡樸村僧豈是尋常種草要得門當戶
對還他景勝人奇一公長老生鐵面皮濂天聲
傾盡大地担成院于未稱全提將河沙淨作納

發一語云北風甚緊大年逆亮來開禧有柳虛
心過北境問其在南作何官答云發兩解博不
得一官北云爾今要作何官曰要做翰林學士
北即授此官凡覽書之來皆其筆也

王景文質典國人在上庫公試必魁一日試文
帝道德為麗論終日開筆欲袖卷出方擬謀開
忽有人曰天下之至美吾心之至樂景文得之
一筆而就果為魁首其棄放不可及有何處難
忘酒盡夷太不庭有心扶白日無力洗蒼溟
傑將斑白功名未汗青此時無一盞壯氣激雷
霆 何處難忘酒盡邪太陸梁腐儒運有鄰好
漢總無張曹趙扶開國王徐賈靖康此時無一
盞淚滴海茫茫何處難忘酒英雄太屈蟻時連
聊置春運至即登壇梁甫吟聲苦干將賣氣寒
此時無一盞拍碎玉關于何處難忘酒生民太
困窮百無一人飽十有九家空人說天方解時

交游棄放飄蕩不受拘羈淳熙間准有三士好
之張用晦和之張進卿真之張冠之也奇荆南
詩餘生自判一虛舟未審尋詩賦客愁梅欲臘
零猶飄飄柳纒依約已風流關心弟妹無黃犬
入夢江湖有白鷗別後故人相念否東風應倚
仲宣樓

雄山周宗聖師成書之長與人少年秀麗讀書善
記談論古今落落可聽有詩高遠愛作選格有
梅詩曰采采芳梅枝瑣碎白雲委在山千花怨
出山百鳥啼啼思所寄轉趾迹所思清披太
始風寒應太虛月一日拂人衣三歲香不歇仕
不得志晚年若有所遇如游仙散聖之徒
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祭蓋俟鬼渡河之後
作祭儀十卷云或祭于昏或祭于旦皆非所以
鬼宿渡河為候而鬼宿渡河之後作祭儀十卷
云或祭常在夜中夜必使人仰占俟之葉少蘊云

和氣自豐此時無一盞入地訴英雄曾入張魏
公幕有雲齋集可處難忘
詩句中有梅花二字便覺有清意自何處之後用
梅花不知幾人矣林和靖八首梅詩惟疎影橫
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可謂絕唱有作聽
角詞五更角裏梅花調吹落梢頭那箇花又有
云小窗細雨梅花淡吐出新詩字字香杜小山
夜東風少開過梅梢第一枝半夜梅花入夢香
玉人和月嗅梅花紙帳梅花醉夢間夜寒無可
伴移火近梅花惆悵後庭風味別自劬明月種
梅花
驚鶯一名春飴爾雅註行如春飴山谷亦有詩獨
窺陶一聯曲盡寫物之妙立當青草人先先行
傍白蓮魚未知以屬玉為驚鶯非也
張冠之名前號易足居士有文集十卷多從于湖

公異博學多聞援證有據必不妄發惟洪文敏
不然其說但載牛女渡河之說用少陵詩或者
又曰鬼渡蕭關則祭二者當與知禮者質之
詩序曰國風雅頌分為四詩以元城公言之四詩
自是四家魯詩本之申公齊詩本之轅固韓詩
本之韓嬰毛詩本之毛氏漢四家詩各有短長
如韓詩有兩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
云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浩浩昊天不駿其德今
未見申韓學詩又矣韓詩有四十一卷慶曆中
將作簿李用章序之毛詩在四詩中之一詩也
黃州黃陵縣有李叔琴一軍朝廷養之既久初無
他心因趙文仲與楊伯洪交承之期相失密與
王曼謀說尚全作亂初意不過播揚之下自安
耳黃陵北軍初未嘗有叛志生計差置重難土
王曼無以復命一夕呼千人窺投德安王曼開
門納之又出數千人與于都統戰李虎自淮東

來文仲出五十里逐之獨與李虎並轡而行謀
滅王曼之口虎至即調王曼往均州去未數日
王曼復回王曼寨柵盡為虎軍所占王曼軍猶
此投投虎曼二軍互爭于市文仲彈壓不定呼
王曼來議事李虎就馬上殺之南北兩軍巷戰
縱火文仲見事勢急棄城宵遁李消全家死見
任官死者數人城中之火近旬不滅嗚呼憤相
嫉之心稔天之禍借兵權而修私怨朝廷何負
耶
楊伯洪知黃州忽一日早飯覺有薄荷氣食之後
疑素養白雞黑犬就其內飼之雞與犬俱斃有
孫來前以匙數粒食之晚亦斃楊始驚急服解
毒藥嘔血數升遂將庖者鞠之乃云童德與授
其藥庖則荆湖制司人復改為飯局童諭之藥
不驗當以薄荷可發朝廷知之差中使齋金張
宜賜兼撫問伯洪引庖者對中使自白本末中

使亦驚復奔童德與赴召慮事覺先飲藥而卒
禮云私諱不出門二名不偏諱臨文不諱韓文公
辨諱一論其說詳盡近年以來士大夫之避諱
自避于家則可臨官因致人罪則未可趙清
之父名不匿使客吏整一漏處呼而問之答曰
今次修了不漏遂點客吏趙文仲在楚趙伯家
初至問其何來答云因求一梳飯方到此趙怒
及其已名又及其父名立斬之陳立道知寧國
府有新司法院州人初參問其何往答云在安
仁縣寓居徑入大樹于家廟屬吏輒稱先世之
名為司法旁呈失措即尋醫而去楊樺之父名
王休同鄉有老儒王休合改選郡吏不敢呈擬
數年不調後鄭昭文富國始得改秩王立之父
名棠凡仕宦處必有一客吏先言相見時切莫
道及棠字丁寧再三可怪習尚如此但未能各
家自刊禮部韻書耳

昔讀樊噲傳有販繒屠狗之徒能取公相之位深
切喜之寧考在位三十年主上在御二十年通
十八舉取士九千人今為朝廷任事者皆無科
目人奉使王構免銓使薛及大法過府許國白
身人趙拱澄觀之徒趙范趙葵並不曾銓試全
子才白身人王天亨彭大雅余玠曾解買涉
會式中何元壽李會伯皆任子下有姓名官職
不稱者不載
建業開園丁種梨曰蜜父種枇杷曰蠟兒新羅使
者多携松子賂公卿家問其有玉角子龍牙
子
試最盛無如燕趙車騎擁列道路俱香彼人云未
至舌交先以鼻透
闕士赴科吳人赴調各以鄉產自誇聞曰荔枝吳
曰楊梅有題壁曰闕鄉玉女含冰雪吳郡星郎
駕火雲

古今治天下各有所尚唐虞尚德夏尚功商尚老
周尚親柔尚刑名西漢尚材謀東漢尚節義魏
尚辭章晉尚清談周尚族望唐尚制度文華
本朝尚法今議論
歐南仲作廣東憲過梅嶺宿次水驛讀書聽蛙鳴
厭之使虞侯傳語其聲愈鬧用紙作釘緘其口
蛙覆死不受虞侯傳語蛙仰死即是虞侯不嘗
傳語明日視之皆仰死至今沙水無蛙
名山大川皆有神司之潯州一土神並無土偶像
但有一木主長五尺餘半在地書云唐御史李
伯行殿上庚辰羅列無一敢擅取者立見報應
考之唐書無傳
李珣閩人隨兄尉永新邑妓劉與祖貌不妍受納
士女李以兄任滿欲歸適有江西漕試復留候
試了而別劉有樓萊潔李修讀其上及試劉津
其行李提至劉備提之費李復來治省課居

黃耳集 卷中

數月如京行囊色色取辦... 祝李早擢第富貴無相忘省... 婿笑劉之愚李不來矣李還家一年無信鄰里... 昨笑者又復擲之忽一日李書至劉雖知李... 有來音猶未知李之可踐盟否李首謁令乞劉... 去籍今欣然予之夙有約事主母當恭孝撫兒... 女如已子執釜竊以奉朝夕使彼此可安可又... 李許其約歸近李舍先書問信主母進退唯命... 主母知其來越二十里外逐之一見如妯娌然... 李今其處任此詔教曾實言之

二黃袍中坐二姬左右云汝去久何未來耶見... 殿下有判官抱一簿寫端平幾年吉州解試榜... 王欲看判官云汝手觸未可看行三四里過小... 池塘碧色水濯手二小金龍繞指不下始得... 見簿前三名某人某人第三朱某且云過省及... 第二姬堅欲留黃袍云更展三年一姬捧玻璃... 碗酒一勾環二枚一姬就首上取金鳳釵插其... 首黃袍以一詩絳囊置之胸間寤也五鼓歷歷... 與朱言之相對驚詫朱云試已同往仰山姓香... 纔至廟與夢中所見更無少異玻璃碗見在後... 殿二姬如生但一姬首無金鳳釵祝者云七月... 十二三間失去退舍越一夕揭曉朱某第三名... 次年過省登第後三年王一疾而卒正符黃袍... 所展之數其第夢王來云今為仰山第三姬也... 朱為南雄法曹自傳一傳以紀其本末

上諭曰處置許多事蔡攸盡道不是只傳位一... 事雖要做他功勞酬聖嗣位盡諫文章請諫京... 攸雖楊中立不免宜言蔡攸無罪之語但見論... 者紛然以誅王黼為快而右蔡氏矣... 徽宗北狩有諫者持一黃中單來御書云趙岐註... 孟子付黃潛善諸人審思之孟即瑤華太后趙... 卽康王高宗由是中央載泣血錄... 真廟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秋水至則翠髮綠衣... 一小女童備秋水一篇聞者竦立... 昔聞仁宗時有外臣奏陛下不立太子有播遷... 之禍仁宗大怒問宰執曰朕未立皇子如何比... 朕如唐明皇有播遷之禍宰相奏云陛下下果是... 播遷不及明皇當時明皇幸蜀尚有肅宗卽位... 靈武陛下無肅宗為子委不及明皇仁宗怒釋... 建立之議始聖

一燕訪政事駕方御座見御案上有一黃綾... 冊上忽驚與二相不敢近看獨周大參開一... 看不覺吐舌復掩冊如初移時上來適問卿等... 不會看此冊否皆以不敢對來日周大參入堂... 首與二相言此冊卽是前宰執所進臺諫姓名... 見今宰執所進擬者皆在焉孝皇聖斷不可測... 度前相既去後相卽拜卻除前相進擬臺諫後... 相雖有進擬慮其立黨不除恐臺諫承後相... 風旨以攻前相所以存進退大臣之體今則不... 然一相去臺諫以黨去一相拜臺諫以黨進況... 自嘉定則封之靡前帝宏規廢矣... 高宗孝宗在御每三年大比下詔先一日奉詔露... 天懸禱曰朝廷用人別無他路止有科舉願天... 生幾箇好人來補助國家及進殿試策題臨軒... 唱名必三日前精禱于天所以紹興淳熙文人... 才士彬彬在朝此二祖祈天之效如此

貴耳集卷下

宋 鄭州張端義著

傳曰多聞則疑謹言其餘則寡尤夫尤者... 言之所由出也聞不厭多疑則有闕言之... 謹餘尤則寡矣余貴耳三集成乃補拾前... 二集之遺可以絕筆矣未能守聖門寡尤... 之訓粗可備俾官處初之求必不忘其多... 之陋也紹興間泰發與會之失歡諸子多... 粹前朝所聞猶未成編或者以作私史告... 稔成書禍則知文字之害人也如此始信... 言之爲言尤之階也余每得江湖朋舊書... 云翁以多言得放逐不宜有此集可謂不... 善處患難者余昔書云儀古尚在焉可忘... 言子非魚焉知魚之樂東里張端義淳祐... 丙午閏四月四日書

宣和七年南郡舉恭謝上清儲祥宮金人已破... 燕山車駕五還禁中夜二鼓中人梁殿持宸翰... 一紙宣示惟書黃中來既入對上獨坐一橫榻... 兩宮娥擊燭上曰邊警如此豈是禁殿陛下不... 令朕知煩卿先草一詔盡言朕失以謝天下連... 進二草皆不稱上意再三宜論只要感動人心... 不須歸過宰相只說朕不是第三章稍極上意... 親筆改寫成卽時降出上曰卿未可去速來李... 邦彥等皆諱張失措且去外面商量此詔是朕... 自思算更有二事待與卿說朕欲遣王黼蔡攸... 等分守大河盡籍內臣貴戚俸家財抵備備... 軍朕傳位與皇太子... 朕務軍長安保扞關... 中爲恨本卿可就此爲朕處置明日便娶都了... 只是未有人做宰相是夜二府皆至銀臺門矣... 罪已詔下忽吳敏拜少宰李綱拜尚書左丞淵... 聖登極道君南幸向來御筆皆不行內禪之前

壽皇過南內德壽閣近日臺臣有甚章疏壽皇奏... 云臺臣論知閣那漢德壽云說甚事不是說他... 娶嫂壽皇奏云正說此事德壽云不看執柯者... 面壽皇問執柯者誰德壽云朕也壽皇驚灼而... 退臺臣卽時去國

齊由是薄憾益公... 孝宗朝幸臣雖多其讀書作文不減儒生應制燕... 閒未可輕視當倉卒汗墨之奉豈容宿撰會規... 龍大淵本名新孝宗寫開二字張檢徐本中王... 抃趙弗到弼中貴則有甘昌張去非弟去爲外... 戚則有張說吳瑄北人則有辛棄疾王佐伶人... 則有王喜林國手則有趙鄂當時士大夫少有... 不游曾龍張徐之門者

張景卿因奏對仁宗曰卿亦出孤寒張對曰臣本... 書生陛下權至中丞三子皆服冠裳陛下春秋... 高主宅虛臣非孤寒陛下乃孤寒也上嘉納之...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向吉輿... 祭節序北虜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北虜... 集成一帙刊在推場中博易四五十年士大夫... 皆有之余曾見一本更有李師師小傳同行干... 時李師師

壽皇過南內德壽閣近日臺臣有甚章疏壽皇奏... 云臺臣論知閣那漢德壽云說甚事不是說他... 娶嫂壽皇奏云正說此事德壽云不看執柯者... 面壽皇問執柯者誰德壽云朕也壽皇驚灼而... 退臺臣卽時去國

齊由是薄憾益公... 孝宗朝幸臣雖多其讀書作文不減儒生應制燕... 閒未可輕視當倉卒汗墨之奉豈容宿撰會規... 龍大淵本名新孝宗寫開二字張檢徐本中王... 抃趙弗到弼中貴則有甘昌張去非弟去爲外... 戚則有張說吳瑄北人則有辛棄疾王佐伶人... 則有王喜林國手則有趙鄂當時士大夫少有... 不游曾龍張徐之門者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
 匿于林下道君自携新張一穎云江南初進來
 遂與師師語語邦彥悉聞之舉括成少年遊云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棖後云嚴城上
 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
 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李師師奏云周邦彥
 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
 周邦彥者聞諫類不登如何京尹不接發來蔡
 京問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得
 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重旨諭之京尹云惟周
 邦彥諫類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遵就將上
 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
 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問其家
 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為喜既至
 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臉憔悴可掬
 道君大怒云爾去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

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畧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
 來道君問官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今柳
 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
 奉一杯歌此詞為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
 為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府待制邦彥以
 詞行當時皆稱美成詞殊不知美成文章大有
 可觀作汴都賦如履奏雜著皆是傑作可惜以
 詞掩其其他文也當時李師師家有二邦彥一
 美成一李士美皆為道君御客士美因而為宰
 相吁君臣遇合于侶優下賤之家國之安危治
 亂可想而知矣李抄本
 李皇聖明亦為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陸辭
 有宦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莫笑
 壽皇問如何不要笑外面有一語云裏上樓頭
 西子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
 面大而橫闊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一見憶

得先語優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
 愈笑不已其人在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其奏
 詞稱旨殊不知西子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
 之笑也
 王尚之為郎日輪對一劄乞減宮嬪之冗壽皇問
 卿是外臣如何知朕宮中事臣備員內府丞見
 每月宮中請給歷歷具道大小請給細數壽皇
 大喜即日除浙漕御不及作侍從曾作太府卿
 高孝二朝帥蜀必委臨遠未嘗就外除亦以蜀為
 重事廟堂欲除崔菊坡先生覺菊坡之意未就
 司諫王賈卿上疏指以士大夫辭難避事不肯
 任朝廷之委用疏上後菊坡之命始出菊坡只
 得一行在九江時余往見之扣其入蜀之意菊
 坡自言朝廷以蜀中散亂令其整齊之余進曰
 今天下散亂豈特一蜀耶朝廷何不留先生整
 齊天下之散亂而獨私于蜀耶菊坡唯唯而已

近湯季能有辭難避事之疏三十年間兩見之
 恨無菊坡再見此疏也
 壽皇問王抃如何北使在庭舞蹈極可觀此間舞
 蹈皆不及之抃奏云北人袖窄但公裳袖大一
 舉手便可觀南人袖內外俱寬大舉手便不可
 看北人視此為大禮數德壽孝宗在御時開門
 多取北人充贊喝蜂雄如鐘殿陛間頗有京洛
 氣象自嘉定以來多是明白溫越人在開門其
 聲皆飽魚音矣
 壽皇以孝治天下有大理寺孫寺丞失記其名匿
 服不丁母憂壽皇怒欲誅之奏知德壽云孫某
 不孝欲將肆諸市朝德壽云莫也太甚德壽面
 配廣南數年得歸余兒時曾見之今之士大夫
 其至聞計仕宦自若豈經有不肯者食
 稻衣錦汝安則為之聖門之訓天理滅絕去禽
 獸幾希

宣和元年間高麗遣使一旦忽上奏以其王病求
 醫上擇二良醫往歲餘方歸二醫奏王館醫甚
 勤謂曰高麗小國世荷國恩不敢忘聞天子用
 兵遠實兄弟國苟存之猶是為中國捍邊女真
 乃虎狼不可交也願二醫告諸天子早為之備
 慈寧殿賞牡丹時椒房受冊三殿極歡上洞達音
 律自製曲賜名舞楊花停鶯命小臣賦詞俾貴
 人歌以侑玉卮為壽左右皆呼萬歲詞云牡丹
 半坼初經雨雕樓翠幕朝陽嬌困倚東風羞謝
 了羣芳洗煙凝露向清曉步瑞雲月底窈窕輕
 笑淡拂宮黃淡綠飛燕新妝楊柳啼鴉盡永正
 歡舞庭館風絮池塘三十六宮香豔粉濃香惹
 翠王殿慶清賞占東君誰比花王良夜萬燭榮
 煌影裏留佳年光此康伯可樂府所載
 壽皇使御前書工寫會海野喜容帶牡丹一枝壽
 皇命徐本中作贊云一枝國艷兩鬢東風壽皇

大喜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諸軍之旗中有雙勝交環
 謂之二聖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
 相環進高廟曰尚御裏偶有一伶者在旁高宗
 指環示之此環楊太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
 奏云可惜二聖環且放在廟後高宗亦為之改
 色所謂工執藝事以諫
 向疎林因入對論奏甚久上顧問再三中書舍人
 潘良貴據左史忽出位言曰天時暑甚向某不
 合以無益之言久動聖聽公退上章待罪且乞
 致仕或者謂楊前因奏端研書畫滿有此言五
 峰行狀大畧相似所奏不同耳
 方臘作亂朝廷捕之獻言者曰若急請于朝以劉
 公安世守向都陳公雅鎮金陵人望歸之可不
 勞兵而破矣此疎林語也致堂先生行狀中載
 之

王丞相欲進擬辛幼安除一帥周益公堅不肯王
 問益公云幼安帥材何不用之益公答云不然
 凡幼安所殺人命在吾輩執筆者當之王遂不
 復言
 孝皇初不許宰相進擬鄉人王丞相在相位八年
 林子中亦鄉人八年不得除命
 吳越錢王入朝太祖曰謀下江南許以舉兵援助
 歸語其臣沈倫倫再三嗷嘆錢王扣之倫云江
 南是兩浙之藩籬堂與宜得而安耶大王指曰
 納土矣宣和年結女與攻契丹契丹果滅隨即
 二帝北狩此亦自撤藩籬也今又以滅女真變
 兵橫行襄陽此又自撤藩籬矣行簡為淮西
 清便兵五事曾說此一項是亦祖江南之沈倫
 也
 壽皇賜幸執紼御前雜劇妝秀才三人首問曰第
 一秀才仙鄉何處曰上黨人大同第二秀才仙

鄉何處曰澤州人又問第三秀才仙鄉何處曰
 湖州人又問上黨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某鄉出
 人參次問澤州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某鄉出甘
 草次問湖州出甚生藥出黃蘗如何湖州出黃
 蘗最是黃蘗苦人當時皇伯秀王在湖州故有
 此語壽皇即日召入賜第奉朝請
 何自然中丞上疏乞朝廷併庫壽皇從之方且講
 究未定御前有燕雜劇伶人妝一黃故衣者持
 褲一腰只有一隻褲口買者得之問如何着賣
 者云兩脚併做一褲口買者云褲併併了只恐
 行不得壽皇即寢此議
 世之巧宦者皆謂之鑽班固云商鞅挾三術以鑽
 孝公嘉定間士大夫有一戲論於從政云將仕
 皆得改官獨顏子孔門四科之首不得改官夫
 子曰回也不改顏子鑽鑽了鑽之彌堅如何改
 官

天寶開楊貴妃盛安祿山史思明之作亂遂有
楊安史之謠嘉定問楊太后史丞相安極密亦
有楊安史之謠時與事異姓偶同耳

平江道士袁宗善曾遇異人得驗狀法道際三取
賜通真先生壽皇一日使中貴持白紙三幅賦
詩在內令通真書來中貴先排定資次第一紙
書不可行第二紙書無分第三紙書真真二字
奉呈壽皇隔數月皆驗不可行要請廢廢北報
不從無分過小劉娘子要冊后半年而相真真
二字通真神光宗後來光宗有心疾壽皇宣通
真私問二真字通真奏云臣書先定二真合成
一字即讀字壽皇大喜前定皆驗賜資甚厚此
袁通真親與先君言

有一川官在都乞差遣一留三四年過一詩在彼
樓之壁曰朝看貝葉半龍佛夜禮星辰取奉天
呼召歸來聞好謔初三初四亦欣然初三初四

師尋一朝士生宰相者即與之過道間見韓光
祿國華拜于馬首云三年在京師聞人多矣光
祿必生宰相子敢以女為獻後果生魏公今韓
氏家朝有胡夫人即斯人女也

參政良臣之妻弟章其姓者自南康守回忽進
擬浙東倉奉皇忽云執政妻黨便得好官參政
李彥穎奏云章守南康有聲請查列薦以此除
激勵作郡者章某見乞祠孝皇云且與祠章由
是而不復起矣

謝文昌源明館伴北使時奉廟初即位定冊時請
臣頗有議論北使忽問謝云伊尹放太甲于桐
此何義指光宗屬疾而言謝答曰有伊尹之志
則可無伊尹之志則不可選一墓字朝論甚偉
李季章本使北庭館伴發一語云東坡作文愛
用佛書中語李答云曾記赤壁詞云談笑間狂
虜灰飛煙滅所謂灰飛煙滅四字乃圖畫經語

即二僕也因此詩傳播京下遂得缺而去
王輔宅與一寺為鄰有一僧每日在輔宅溝中流
出雪色飯飯流洗淨曬乾不知幾年積成一
團瑣瑣成城輔宅骨肉絕權此僧即所用所收之
飯復用水淘蒸熟送入輔宅老幼賴之無飢鳴
呼暴殄天物聖人有戒宣和年間士大夫不以
天物加意雖溝渠污穢中棄散五穀及其餘餘
之時非積積累之久一家皆絕食而死可以為
士大夫暴殄天物者戒

荆公熟詞賦專經獨春秋非重經不試所以元祐
諸人多作春秋傳解自胡安定先生始如孫季
老輩皆有春秋集解則知熙寧元祐諸人議論
素不同矣唐子西云換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必
從然謂之尊君則不可換六經以令百氏百氏
必服然謂之尊經則不可

蜀士胡其姓者知其女貴能生子子作宰相携入京

云火出水爐灰飛煙滅北使無語
開禧議和首遣方信孺通書奉使和議未成欲遣
補漢鄉輔解以考亭諸生老不稱使通馬王都
廟神代為行人王往返至四房有一伴使顏元
者問輔解是甚麼人答云魏公之孫吳太后
之肺腑有輔佐之勳又問云官教如何信任他
不知去得他否王答云大臣去留出自聖斷伴
使就懷中取出本朝省制輔解軍怒已擊死
王為之驚駭當時一語之差豈不失兩國之體
則知專對之為難事也

衛社稷宗社者大臣職也死社稷宗社者大臣之
不幸也韓侂胄柄國皆由道學諸公激之使然
紹熙五年七月光宗屬疾寧皇未內禪外朝與
中禁勢相隔絕趙忠定招侂胄通太后意中官
關禮同任往來之旨寧廟即位諸公使侂胄
一日之勞唯盡諫給舍及其專輒之罪此特侂

曹本不知弄權估勢為何等事道學諸公反教
之如此為之弄權如此為之估勢及至太阿倒
持道學之禍起矣後十年坤鑑下進資善一疏
起于張鑑吳衛王居安之謀其他皆因人成事
者也議成奉使許奕奕衛副之虜索首謀國
首至漆二使不敢進小使往返數次虜云既足
議和必無劫出禮數國信不必慮而首縱至虜
界虜中豪傑交章言韓侂胄忠于其國移于其
身封為忠義侯將帥首附葬于魏公韓某墓下
仍制報南朝當時丘宗卿開府府在建康備坐
北制備制諸州監司先父適濟淮東親得此制
幸一見之

儂智高發三解不得志逃起兵兩廣遂有兩解試
播官之格張元因殿試落第徑往西夏自此殿
無難落之士

何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詩話
謂斜陽暮語近重疊或改臘機暮既是孤館閉
春寒安得見所謂臘機二說皆非嘗見少游真
本乃斜陽樹後遊廟諱故改定耳山谷詞杯行
到手莫留殘不到月斜人散詩話謂或作真箇
連意思殊短又嘗見山谷真蹟乃是更留殘詞
意便有幹旋也

錫山先生母夫人方坐時其先公畫寢寐有人
朝服入其臥內因問為誰答曰陳了翁覺而驚
山生所以用其號而命名陳塗中前三名程第
後兩甲子錫山中第亦第三名其出處風節相
似處極多在東南時有了翁家子孫必異遇之
章子厚在政府有倖賊邦曲之號一曰邦直又復
唐巾裹子厚曰未消爭競只煩公令嗣載來畧
看子由語張文潛曰廟堂之上誰語肆行在下
者安得不風靡

王嘉慶題王龜齡唐事詞堂詩當時孤論偶相同
終始知心每憶公幾見安車延綺季遠望石室
肥文翁百年公議分明在一餉紛華竟竟空白
髮舊交衰甚矣尚能留面對高風自註云始予
與龜齡別嘗謂吾輩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
目異時可復相見龜齡再三擊節後一見必痛
此言

六熊賦云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以八
百萬騎對三十六熊何其詳哉宜生語塞大抵
南北二使皆不深者司射所載熊即候也非獸
也

乖崖張公帥蜀時請于朝初用楮幣約以百界皆
見蜀老儒輩言謂此是世數所關七八年前已
及九十九界蜀國建議虛百界不造而更造所
謂第一界行之未久而蜀遂大壞時數之論于
是為可信

辛卯歲北來人數百輩暫寓于襄陽府九華寺有
一人題詩于壁云千戈未定各何之一事無成
兩鬢絲蹤跡大綱王榮傳情懷小樣杜陵詩鶴
鴛信斷雲千里烏鵲巢寒月一枝安得中山千
日酒陶然直到太平時雖未為絕唱讀之亦使
人增感也

少游柳陽詞云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豈斷知

東坡水龍吟詞八字益楚山倚竹如雲異材秀
出千林表此箇之質也龍鱗半龍鳳微瀝玉
肌勻繞此箇之狀也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
風蟻此箇之時也自中郎不見將軍去後知
風蟻多少此箇之事也聞道橫南太守後堂深
綠珠嬌小此箇之人也綺窗學弄涼州初試霓
裳未了此箇之曲也嚼徵含宮泛商流羽一聲
雲杪此箇之音也為史君洗盡嶺煙瘴雨作霜
天曉此箇之功也五音已用其四之一角字霜

天曉歇後一角字
歐陽公論琴帖為表陵今時得琴一張于河南劉
叭蓋常琴後作舍人又得一琴乃張粵琴也後
作學士又得一琴則前琴也官愈昌琴愈貴而
愈愈不樂在夷陵青山綠水日在目前無復俗
累琴雖不佳意則自釋及作舍人學士日奔走
塵土中聲利擾擾無復清思琴雖佳意則昏
維何由有樂通知在人不在器也若有心自釋
無絃可也
漢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傳穆修傳李之
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許堅堅傳范
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周頤頤傳
二程濂溪得道于異僧善涯善涯亦未必然其事
以異端疑之
漢人尚氣好博晉人尚曠好醉唐人尚文好御本
朝尚名好食

韓愈皇甫湜一世龍門牛僧孺所素講之其首
篇說樂韓見題即掩卷而問曰且道拍板喚作
甚牛曰樂句二公大稱賞之因此名動京師
黃初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為天王位
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殒于永安宮客星
歷紫宮而到曉項星墜太微而符堅敗於秦
守帝座而呂隆破晉廣翼與兄水書曰廣星犯
天關江東無他而季龍頻年閉關余甲子年侍
親出蜀在荆南沙市中未聞見一星自東南飛
在西北如世之火珠狀其光數丈長久而成一
皇字丙寅冬吳賊叛丁亥年余為儀真鎮守十
月二十三日夜因觀天象見一星入月算曆者
謂淮絕早相別云昨夜星入月恐兩淮兵動不
可住徑喚渡過建康余聞之前有此否耶云漢
獻帝時曾一次星入月今再見也十一月十二
日劉備舉兵降季姑反戈一城俱傾俾以身

免繼此兵禍未泯也庚寅年余丞浦江三月間
近午日色曩覺昏謂日蝕外看山林屋宇皆
成青色及兄弟骨肉相看面皆如鬼其色青甚
如此日不移影至西方動是年有修春武庫之
變余嘗在方冊間或書此怪異終未便信豈謂
身自見之
東海中有山曰度朔上有大桃盤屈三千里其卑
枝向東北曰鬼門萬鬼應由往來也上有一神
人一日茶與一曰鬱雷主治害鬼世人刊此桃
梗正歲以置門戶此出戰國策桃梗註
粉白黛黑戰國策張儀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註
云黛黑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漢武故事曰上
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皆自然美
麗不使粉白黛黑又楚辭大招曰粉白黛黑施
芳澤只惟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乃云粉白
黛綠東坡答王定國書粉白黛綠者紫君火宅

中孤狸射于之流願以遺服看破方變黑為綠
字
丘宗卿帥蜀陸鮮壽皇吳家兵太真他日必有
可慮此時吳挺為興州都統兼知興州乞得二
庚牌臣緩急可用居無何挺祖宗卿急庚牌
撤張詠文軍除興州都統西兵姓移于他姓自
開禧間吳曦再領興州兵北伐之事與職果以
叛聞人服宗卿之遠見宗卿與京仲遠為代京
在蜀時適有瀘州張庭芬之變仲遠寬厚優其
渠魁餘皆從釋京偶帶都吏行宗卿就仲遠舟
中擒去立斬之仲遠大不樂後仲遠作相宗卿
家食十年能知吳氏之兵必叛不知仲遠之作
相何明于彼不明于此耶開禧兵興始開制關
主行和議復開府年已八十餘矣
黃巢五歲侍翁父為菊花瓣句翁思未至巢信
口應曰堪與百花為總首自然天賜黃巢

之父怪欲擊樂通翁曰孫能詩但未知輕重可
令再賦一篇巢應之曰殿殿西風滿院栽葉葉
香冷蛩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移共桃花一處
開賦之意已見嬰孩之時加以數年豈不為
神器之大盜耶
筆之用以月計墨之用以歲計視之用以世計筆
最銳墨次之視鈍者也豈非鈍者書而銳者天
乎筆最動墨次之視靜者也豈非靜者書而動
者天乎于是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惟
其然足以能承年此唐于西視銘
東坡作病鶴詩書寫三尺長腰瘦瘦關其一字使
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甚蓋關字
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
王萬年謂都統因陷書喉山扣牛和尚不答書
但與來人說傳語太尉早歸人至問和尚有書
無書堅不肯說萬年云我已知了爾直說入而

方云和尚請太尉早歸三日後豈敢問即逃入
問拘牛云王太尉是第六洞萬年鬼王所以姓
王名萬年
均州武當山其武上昇之地其地甚險如魯州未
變之前魏至理降筆曰北方黑然來吾當避之
繼而真武在大松頂現身三日民皆見之次年
有范用吉之變魏犯武當宮殿皆為一空有一
百單五藏道人首殺之則知神示人有去意矣
浮光未破之前開城濠得一鐵坐佛高三丈城
東元有鐵佛寺其僧請歸本寺百餘軍與之不
動軍帥請之許以軍制小寺安奉只用三五十
輩小兒與之即行後差老巫媼奉事凡有病告
者飲佛水即安瑞平四年魏國城砲聲震天鐵
佛為之撼戰後魏攻定城魏人以砲坐置鐵佛
于其下光州遂失左傳云國將興聽于天國將
亡聽于神即此意也

歐陽詢善文類聚有為禽獸九錫以難為善山子
以難為善公者吳越毛摩水族加恩薄以海
龍為君各有詞令祖歐陽之遺意也
仕之不稱者許都將或部使者兩易其任謂之對
移漢薛宜為左馮翊以煩賜令薛恭本縣孝者
未嘗知治民而果邑令尹賞人用事宜即奏賞
與恭換縣乃對移所起也
天道尚左星辰左轉地道尚右瓜瓞右繁蟻穴知
兩鳥鸛知風燕遊戊巳能背太歲魚聚北道鹹
浮南指葵知南日菊知閉霜此物之靈也人有
不節醉飽不謹寒暑孰謂人為萬物之靈因書
為座右銘
四夷附錄內典云人火得水而滅龍火得水而熾
信有此理陰陽自然變化論云龍能變水人能
變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
此亦理也

士大夫最怕有虛名虛名一勝不為朝廷福真西
山負一世盛名豈西山真欲愛名于天下天下
自聞其名而起敬耳及史同叔之死天下之人
皆曰真直院入朝天下太平可望及其入朝前
卷小減省試主文為輕薄子作賦曰誤南省之
多士真西山之缺夫都下諺曰若要百物賤須
是真直院及至與得來攪做一錢麵如是則聲
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江南地土淺薄士
大夫只做得一項做不得兩項
市井呼盧盧四也博徒索米曰四紅赤緋皆一般
色也俗說唐明皇與貴妃喝采若成盧即賜緋
之義楚辭招魂成最而牟牟即盧也又曰蘇杜
子美詩遠林大叫呼五白袒褐不肯成臬盧註
謂劉穆之兄劉毅家無儲石之儲呼盧一擲百
萬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又詩劉毅從來布衣願
家無儲石輸百萬唐李嗣撰五木經元華註云

雄為二巢為六處為四

錢穆父尹開封有店主告有道人獨賃一房每日以新錢三千置之座側沽酒市內廷暮而返乃携炭一小籃入房中人語小定則據鐵鑄錢未半夜三千成矣不敢不告穆父道人避之道人迎揖曰大尹來要貧道否至庭下穆父詰之曰爾必有術何敢干輩較下為之道人曰貧道鑄者泥錢不曾用銅似不礙法令但得半乾半濕泥一塊以兩錢脫就便可成穆父命取試之遂逐成泥錢一千以索賈之呈穆父大怒擲于案旁激而有聲迸散在地道人忽不見取其錢重穿之每錢背二口字知其洞實也今以鐵化銅為錢亦近于用泥矣

淳熙間省元徐履因功名之念太重遂有心志之疾殿試用卷子寫一枝竹題曰萬竹一竿送上試官朝廷亦優容之以首元身後一官與其子

子亦甚官亦絕

席大光以母葬碑銘皆數千百屈與傳書之大光立于碑側不數字必請傳明慰慰終日不能兼備傳病之至夜分潛起乘燭而書大光聞之起立以文房玩好之物盡歸之預備六千緡而潤毫或曰傳明之貧脫矣未幾而大光死傳明嘆曰吾之貧分也大光之死由我也

真定大層寺有藏殿雖小而精巧藏經皆唐宮人所書經尾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圓圓輪有古鐘像然有開元賜藏經勅書及會昌以前賜免拆殿勅書有金銀兩藏心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為大層寺佛事三郎書寺僧珍寶之

吳江長橋於庚戌之歲紹興四年新橋復成縣令楊同者謀新之始未嘗要一吏未嘗料一夫但命十僧分幹一橋之利可支百年始成與工

素無學問難以移氣習士論之

陳習者名項省元父母求于子佛照光輝師就上寫一偈末後二句云諸佛菩提非著力只今生箇大男兒此十月二十日書至十二月三十日習省生父母乞名于佛照光曰覺老余親見二狀習省無能則去之尼有除目即先覺見住院前身即一尊僧也

臨安中无在御街中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凡換術者易得厚獲之來數十年間術之術行者皆多不驗惟後進者術術奇中有老于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即我術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之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之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為監司守帥者日以殺人為事汝之術所以不驗也老者歎服而去

伶者自漢武時東方朔以諧謔進其間以言諧盡規導之意至唐高力士輩出主人渴于宴安趨為君之遺絕矣及五代李亞子歐陽公作伶人傳首焉極稱諸前驅編者從戎繁華父子以組函梁君臣首入于太廟遺失先王而善以成功其意氣之盛何其壯哉晚年於于談諧與周匝景進敬新磨押泄終至亡國死無以葬以樂器焚之何其始英武後荒迷耶嘗讀放翁南唐書有一事可取李王召一名將飲酒之酌一杯與其將飲將知內有善堅不肯飲奉杯前曰臣當先奉為王壽君臣交爭不決有一伶人自殿下舞上殿曰此酒臣先飲奉將手中杯一舉而盡再舞下殿及殿門而卒一時倉卒遂解君臣之疑雖曰小人以一死存國體可謂知幾之士矣

面押往謝辭教授是欲愧之教授入酌酒為別賦賦見其美一賦似飛燕其把筆如連三年兩載千擲百就今日天涯 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落誰家若遺忘得除非睡起不照梨花楊賦齊得詞方知教官是文士即舉故選之史記匈奴傳漢遺單于有黃金飾具帶一飾漢書要義曰漢中大帝黃金飾具帶日畢引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飾比即帶狗也師比即畢也

升斗古小而今大昔人飲酒有數石不亂者班固論一夫百取所收之粟人食月一石五斗古之人亦今之人也豈有一人能飲數石日食五升者乎

古人有言登公卿之門而不見公卿而目一辱也對公卿而面而莫測公卿之心二辱也識公卿之心不知我之心三辱也大丈夫事就萬死不

也古語云少則樂無則憂多則累又曰年收長物金三品密符虛名墨一行又曰須知世上金銀貴借汝開看六十年又曰使君且忘埋藏御賜有人曾作主來積而能散君子難之為富不仁古人深戒

曲江有二奇張相國以鐵鑄六祖禪師以銅鑄俗語云鐵胎相公銅身六祖鐵胎有二身一在廟一在郡摩銅身在大鑿寺廣州天慶觀有銅鑄劉王像當鑄時不使其容較數匠始成發見具在

邊官有難續之疾有道人曰古人已死身不壞今人未死身先壞信知古人之死數難畫而所養固在至于百年之歲尚有容貌如生者令人貪利祿則損其心窮嗜欲則喪其本教未盡而羈已腐矣

楊誠齋師其處有教授一官被誠齋怒熱焚之

受一辱

鄧州泔水場以泔水浸銅之地會百萬斤鐵浸煉二十萬銅且二廣三十八郡皆有所輸或供錫錫或供銀或供錢計四五萬緡輸所鑄處止十五萬二廣未嘗曾見一新錢所在州縣村落未嘗一日無銅錢珠不可曉所謂會子皆視之棄物不知朝廷一如二廣只使見錢不知會子未知可行否乎

淳熙間有二婦人能繼李易安之後清華鮑氏秀齋方氏方即秀吾之女弟皆能文章端極有可觀清華即鮑守之妻秀齋即陳日華之妻秀齋能識人有兩館客一陳勉之丞相一陳景南內相

乾道間有一賤隨嫁單氏而生尚書妻又往耿氏生侍即延年及死尚書侍即尋其母事建朝廷壽皇云二子無爭朕為葬之表冠家至今為

美談

呂婆即呂正已之妻淳熙間姓名亦達天聽蘇養直家孫女曰蘇瑛其嚴毅不可當三五十年朝報奏瑛瑛口誦不脫一字舊京畿有二清一呂捐一呂正已捐家諸姬甚盛必約正已還宵飲呂婆一日大怒瑛相捐之子一彈碎其冠事微孝皇兩清即日罷今止除一清自此始呂婆有女事幼安因以微事其怒竟逐之今稼軒桃葉渡詞因此而作

袁彥純尹京專 留意酒政責酒賣取常州宜興縣酒衙州龍游縣酒在都下賣御前雜劇三箇官人一日京尹二曰常州太守三曰衢州太守三人爭座位常守讓京尹曰豈宜在我二州之下衛守爭曰京尹合在我二州之下常守問云如何有此說衛守云他是我兩州拍戶軍廟亦大笑

韶州南華寺遇六祖大鑿禪師真身道場有遠慶衣鉢在焉所製藥劑尚有髮髯而鉢猶存有一痕獨劉公主所贈今寺有補鉢莊即公主捨也

有虎夜必來守衣鉢如則天所賜首不存獨有柳子厚文亦非舊本更有黃葉齋僧文自稱率士大將軍唐之丁酉年後彭帥為經畧通有曾忠之變亦是丁酉年遂碎此碑碑陰題東坡飯僧瘞文二碑俱不存矣

東坡父子有曰會大會大無事早下山去託此為談諺之助世人相傳笑話余因錄一二事以資好事者一笑有知州未滿交代遽至在任者不肯去赴任者不得入欲赴者怒起起兵兵請寨兵外縣弓手攻城在任者見事勢急率廟寨軍守城監司得知按察朝廷曰攻城者以違年不赴守城者以擅離任所聞者莫不大笑

富家大室多是為富不仁為人撰一說以諷之有

拜郊高風國歸裝官家駕出迎神呼八千人為綱甲軍皆用金銀二紙為之由薄儀衛俱全又裝一人儼然精袍坐于輦上後州郡因新詞取社首數十人囚死之此等真怪事所以迎神社火有禁故有意也

古來作者欲擬胸所獨得或紀一時見聞于詩文外別成書名曰說部好事者筆數十種合則之非不瑣舉奪目而世道傳焉安免舛缺之患也此本之貴于精而全也

宋季張登翁著黃耳集分上中下而各有序秘其所傳僅下集耳博雅如潘嗣遠影而筆之經籍志仲姪生南勝抄本既全且精余讀其首序歎曰世有上不見諒于君下不見信于妻于能卓然自立不為羣逐愚辨所攝者幾人哉登翁之品于是乎不可及矣而其立言自足垂世尤嘉黃

一多錢翁每自誇後世開飲食品類水陸畢陳飽飲醉睡天恩得天上美饌畢供七簋可以延年益壽或告之須是齋戒設醮拜章請禱方可感格上天必得賜汝美饌如此請告數年忽一夕正昏睡聞有二天神自虛空而下第一大合呼愚民天帝賜汝食拜而受之愚民得此合再三焚香感戴餐合取食但見兩枚火燒而已愚民懷恨許多時禱告御得兩箇火燒此世所有之物天神叱曰愚民不曉事汝尋常但噴人火燒今大噴天火燒也

史同叔為相日府中開宴用雜劇人作一士人念詩曰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旁一士人曰非也滿朝朱紫貴盡是四明人自後相府有宴二十年不用雜劇

廣州有二事可怪聖步願水客人所買鹽必以此水灑之雖久不折不化市船水為香船必

取經年不臭不壞他水不數日必敗物理不可曉如此食泉雖有吳隱之詩及有二碑或曰在石門今則不知其所矣

今之校椅古之胡牀也自來只有栲栳樣宰執侍從皆用之因秦師垣在國忌所懼仰片時堅巾京尹吳淵奉本時相出意撰製荷葉託首四十柄載赴國忌所遣匠者頃刻添上凡宰執侍從皆用之遂號太師樣今諸郡守倅必坐銀校椅此滿漢所用之物今改為太師樣非古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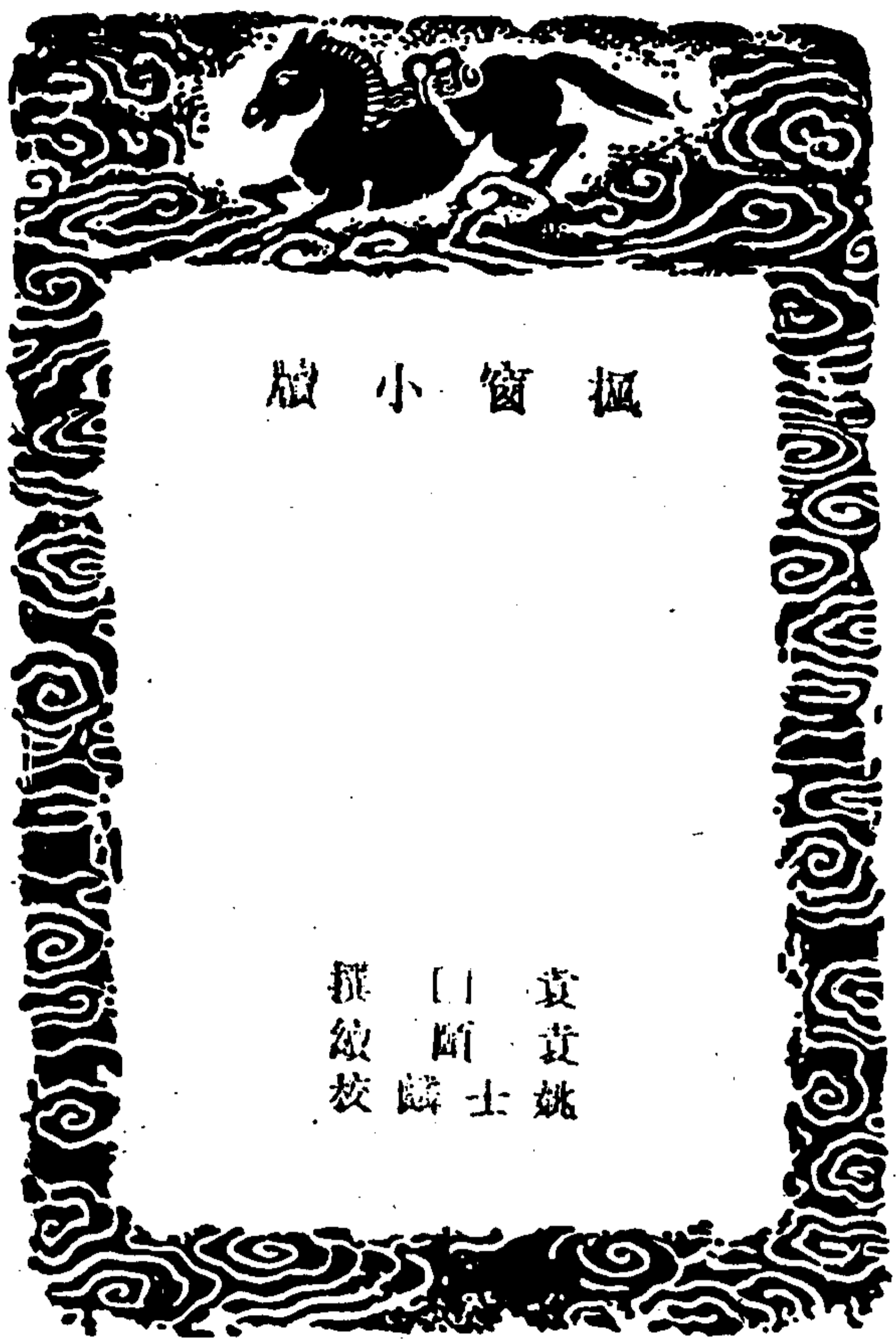
餘于有王德者僧竊九日為王有一士人被執作詔云兩條腰履馬趨不前一部髯髯蛇鑽不入身坐銀校之椅手執銅劍之銀鞘擊簾前好似漢高之祖駕殿上有如秦始之皇一廟文武百官不許著草屨上殿王德就擒此士人得以作詔免

餘于有一富人作社火迎五聖三二次往行在者

僕苦人之溫定如飯孟消持同官之厚于夢舟官家好飲之態不減唯面也宗而見而晚年苦遇之事還歸東林也且皆關切我朝也獨抗志載莫津幸仁而治出入德壽宮之恃勢者而兩降官仍在任不數月守平江集乃以為莫濟而地之無事會州并焉所故止一人官罷論一年又并焉論益翁以宋人紀宋事當無誤但該監簿論與濟津同邑同時而其志吳與飲濟歷官之所則溫明泉也飲津則曰今焉即也有德德夫耳潘昭慶中丞嘗語余曰古人恐無所表見而著書使不傳何似于著書受書推而不使之傳亦宜其愛今而後宜以鄰之藏書而不一借者為誠因借余梁竊漫志以往生前開子晉樂善好古促余五副墨授之猶此志也夫

崇禎壬午閏月開元齋

崇禎壬午閏月開元齋



楓窗小牘敘

楓窗小牘不著撰人姓名特檢所載先三者一段與錄釋袁良碑對質因知其人袁姓而牘中東坡手書所云袁方者即其大父贊善公也但文忠集目錄云與入而已至稱其父每曰家大夫不知何官曾為及徽寧綠華臺作頌定亦蔡近班列又云曾王大母得封縣君從祖管仲鄭子曰博士顯亦是泮中衣袴舊惟此篇若無官而留意當世者其所記載有大關係如趙普離章及玉牒宗室同姓事則是上果忘其創業下自信其背盟知靖康之禍高嗣之斬所從來矣惟名圖記謂普歸洛月餘便卒洛去泮四百五十里離章乘風吹墮太遠又如張李醉醒志清論家人一卦盧之翰不謝錢若水皆足補宋史之闕其他細碎多泮泮見聞耳庚戌春嘗以質之金壇王損庵太史云此中多史外別聞而于惠生王伯強各稱其鵠鵠文佳余獨喜燕丹一敘最為雄爽簡妙頃見吳伯霖言家亦藏有此本為條賞款第云東坡釋相國寺詩必誦外時書隱壁間後來解破耳不然即懸爭德祖捷給不能至此併識以香博雅海鹽姚士麟叔詳敘

陳眉公訂正楓窗小牘卷之上

宋 百歲老人袁 袁撰 男博士袁 頤校 海鹽姚士麟校

余追葬渡江僑寓臨安山中父書手定都為烏有第日對窗西為柏省念舊聞得數十事錄之以備遺忘時晚秋蕭瑟喜有丹葉殘照來射几案會錄成輒呼酒落之名曰楓窗小牘

茲祖受命元年秋三佛齊來貢時向不知皇宋受禪也貢物有通天犀中有形如龍一蓋其龍形騰上而尾少左向來其文即宋字也其主受命豈偶然哉茲祖即以此犀為帶每郊廟則繫之

予僑家後園有一大井是武肅王外祖家舊物井上有文曰於維此井淳育坎靈有萃有節實此儲英時有長虹上貫霄其是惟王氣宅相先徵爰將請主莫緩若保沛蒼漸淨配德東溟臣羅隱謹頌

太祖征李筠以太宗為大內都點檢泮民驚曰點檢作天子矣更為一天子地邪此又人口木簡也

太平興國中蜀人張思訓製上渾儀其製與舊儀不同最為巧捷起為樓閣數層高丈餘以木偶為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鐘擊鼓又為十二神各直一時至其時即自執反牌循環而出余大王父贊善公嘗入文明殿瀛壖中見之

國初杭粵蜀漢未入版圖總戶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五十三至開寶末增至二百五十萬八千六百五十五戶太宗拓定南北戶籍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此後遞增至徽廟有一千八百七十八萬之多也

可謂盛矣。及乘輿南渡。江淮以北。悉入虜庭。今上主戶亦至一千一百七十萬五千六百有奇。生息之繁。視宣和已前。僅減七百萬耳。尚令此虜。假氣游魂。何也。

太宗命儒臣。輯太平廣記。時徐鉉實與編纂。精神錄。鉉所著也。每欲探攝。不敢自專。輒示宋白。使問李昉。昉曰。徐率更以博信天下。乃不自信。而取信于宋拾遺乎。詎有率更言無稽者。中探無疑也。于是此錄遂得見收。

楊億作二京賦。既成。好事者多為傳寫。有輕薄子。書其門曰。孟堅再生。平子出世。文選中間。恨無隙地。楊亦得門答之曰。賞惜遠。事等隔世。雖書我門。不爭此地。余謂此齊東之言也。楊公長者。肯相較若爾耶。

道君皇帝。改元宣和。人或離合其字曰。一旦宋亡。此與蕭蕭離合後周宣政。為宇文亡日同。

太常律官田琮家。庭中嘗有光怪。掘地得古鐸三枚。一黃鐘。一中呂。一土死無聲。又一玉管。校長于古玉管。蓋漢晉間物也。其年遂遷職。

趙韓王疾。夜夢甚惡。使道流上章禱謝。道流請章旨。趙難言之。從枕躍起。索筆自草曰。情關母子。弟及自出于人謀。計協臣民。子賢難違乎天意。乃憑幽祟。逞此強陽。賊臣氣血之衰。肆彼鬻阿之厲。倘合帝心。詎既不歷管蔡。幸原臣死。事堪永謝。朱均云云。密封。令勿發。向空焚之。火正熱。而此章為大風所擊。吹墮朱雀門。為人所得。傳誦于時。竟不起。

淳化三年冬十月。太平興國寺。牡丹紅紫盛開。不踰春月。冠蓋披擁。僧舍填駢。有老妓題寺壁云。會趁東風。看幾巡。冒霜開。喚滿城人。殘脂剩粉。猶在。欲向彌陀借小春。此妓遂復車馬盈門。

古人稱士農工商。為四民。今有六民。真宗初即位。王禹偁上五事。有云。古者井田之法。農即兵也。今執戈之士。不復事農。是四民之外。又一民也。自佛教入中國。度人修寺。不耕不蠶。而具衣食。是五民之外。又一民也。

李文靖賢相也。與張齊賢稍不協。齊賢竟以被酒失儀。罷相。時人語曰。李相太醒。張相太醉。此亦里巷公論也。

汴京閨闈。粧抹凡數變。崇寧間。少書記。作大醫方類。政宣之際。又尙急把垂肩。宣和已後。多梳雲尖巧。額髻。捧金鳳。小家至為剪紙。梳髮。香沐。芳香。花。轉弓。履。窮極金翠。一縷一領。費至千錢。今開勝中閨。飾復爾。如瘦金蓮。方。盤面。九。遍體香。皆自北傳南者。

那員以九經及第。儲為儒者。乃傾意欽若。納身垢汚。為士流所薄。嘗奉教撰雅疏。其後太學生郭盛。嘗告人不分老子與韓非。同傳郭注。郭疏。無論周公不享其意。即先人得無稱冤地下。且郭注逆致。郭附欽若。爾雅近正。今則近邪。盛舉九經。乞辭此疏。時那自稱子才之奇。太學中語曰。景純有孫子才。無後。宣和中有反語云。魁萊公之知人。則哲。王子明之將順其美。包孝肅之飲人以和。王介甫之不言所利。此皆賢者之過。人皆得而見之者也。

祥符中天書既降。復有道士趙德麟。來上靈寶大洞人皇經。稍記其首篇云。爾時玉清虛皇上帝。在玉清

景靈之宮。忽從自明。籙內。傳下玉書。清越嘹亮。三十三天。一時耳根共感。是諸天衆。速與雲車。龍駕。天路皆滿。諸天既集。而觀虛皇于雲階之下。劍璣環瑋。交映左右。虛皇曰。嗟爾諸天。聽予演說。天有大皇。地有地皇。人有人皇。天得清皇。地得寧皇。惟此林林。衆滿太蒼。下方大亂。予聞是病。爰召靈籙。道在靈。下撫方州。二亥後先。命處天門。八方歸王。天下太平。今茲嗣皇。實惟聖神。合壽千春。東封泰山。西封金天。威鎮幽朔。鬼方血服。云云。其言誕。不經。皆若此類。朝廷雖知其妄。亦賜金帛。設朝受之。供奉大內。

呂夷簡有總髮。交王至清。以屢試不第。隱遯山壑。後以子簡。薄遊京師。呂折簡召之。不赴。自仁宗詔廢郭后。呂實贊之。至清寓書夷簡曰。僕初與坦夫。讀書山寺。論家人一卦。坦夫獨以孔子反身二字。為此卦入證。語乃今天子。第有取于成如之吉。使天下夫婦之主。不得終始其義。坦夫獨不可以反身之說。諫之。而將順至此乎。安在其有證于尼父一言也。僕今知讀得與仕宦。自是兩截事。幸哉。天以布衣終我身也。雖然。坦夫自今永保祿位矣。何者。有所廢必有所愛。能從人主所愛處。有勳力焉。亦必不愛得。以愛其人于衆人之外也。此一讀也。先為相業。後為相位。惟坦夫兩受之。夷簡大怒。併其子逐焉。

賈士大夫。亦有天理。抹煞。如錢惟演之下石寇萊公是也。凶忍大奸。亦有天理不泯處。如秦檜之不盡殺鄂國子孫是也。

洪駒父才而傲。每讀時輩篇什。大叫云。使人齒頰皆甘。其人喜而問之曰。似何物。駒父曰。不減樹頭霜柿。人每頰面而去。比汴京失守。粘沒喝勾括金銀。駒父以奉命行事。日惟餽餉。幸醉中不見此時情狀。竟為網紀。自利。峻于搜索。坐貶沙門。亦大冤也。

余少長大梁。蒙養于保抱之手。即淮泗之間。近在襟帶。未嘗眼見身到。比一旦崩亂。將母則棄妻。棄妻則擲女。屈身孤蓬之底。乘風渡淮。濁浪掀空。幾罹于寶應魚腹。魂魄盡喪。相顧失色。及至江上。于時海潮上逆。狂瀾東瀉。渺迷極望。離離價買舟。猶與僧尼雜販。共載一船。母妻悲號。至不欲渡。願投江流。舟發未幾。橋為風折。半欲浪中。滿船狂叫。人心先覆。幸呼它舟。擲得抵潤州。此蓋生平未遭之危。合門未遭之苦也。後嘗問人曰。江必從此渡乎。必當更有狹處。其人亦不知答。既而司諫吳表臣。上疏言大江之南。自上自荆鄂。下至常潤。不過十郡之間。其要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滸。中流最急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急者二。建康之宜化鎮江之瓜洲。此七渡。當擇官兵守之。其餘數十處。或道路迂曲。水陸不便。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于是始知前問之失也。望洋之喻。豈虛也哉。

慶曆三年三月。呂夷簡以司徒歸第。夏竦召至闕門。而能詔以買昌朝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富弼為樞密副使。弼因辭。改資政殿學士。乃以范仲淹代弼。又以歐陽修。余靖。蔡襄。王素充諫官。一時朝野憤欣。至酌酒相慶。太學博士石介。因作慶曆聖德頌。其詞太激。邪佞切齒。其頌至范仲淹曰。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擗。太后一語。仁宗含之在中。不敢出之口者。所不宜言。其最傲心目者。如秦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又曰。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時韓魏公與范文正公。適自陝來朝。竦之密烟。有令于閱者。手錄此頌。進于二公。且口道竦非。為諸君子慶。二公去園。范拊股謂韓

曰。爲此惟鬼輩壞之也。韓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壞。孫復聞之亦曰。石守道禍始于此矣。汴中呼餘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宮。及余鄧濟山中。深谷枯田。林莽塞目。魚蝦屏斷。鮮適莫構。惟野蕙苦實。紅米作炊。炊汁許許。代脂供飲。不謂地上天宮。有此受享也。

國朝婦人封。自執政以上。封夫人。尚書以上。封淑人。侍郎以上。封碩人。太中大夫以上。封令人。中散大夫以上。封恭人。朝奉大夫以上。封宜人。朝奉郎以上。封安人。通直郎以上。封孺人。然夫人有國郡之異。而武臣一準文階。其後三公大將。封帶王爵者。妾亦受封。特視正妻減階耳。若郡縣君。則先會王太母。亦封縣君。正和二年。詔除之。

本朝以童子舉。如國初賈黃中。舉自五代不諭。若太宗朝。洛陽郭忠恕。通九經。七歲舉童子科。淳化二年。賜泰州童子。譚福卿出身。雍熙間。得楊億。年十一。以童子召對。授秘書正字。咸平間。得宋綬。景德間。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夔。年十三。祥符間。又得李淑。又趙煥。以童子召對。令從祕閣讀書。時年十二。蘇伯希年四歲。誦詩百餘篇。召爲祕書正字。神宗朝。元豐七年。賜饒州童子朱天錫。五經出身。年九歲。賜錢五萬。又天錫從兄天申。年十二。試十經皆通。賜五經出身。紹興七年。賜處州孝童周智出身。乾道淳熙間。呂嗣興。王克勤。賜童子出身。先君子以十歲通九經。以不闕丁晉公。不以其不得與諸君子同聲治朝也。

壽山良嶽。在汴城東北隅。徽宗所築。初名鳳凰山。後改壽山良嶽。周圍十餘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介亭。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華嚴寺。家大夫贊承命作頌曰。玉皇御天。金母嫁女。瑤臺成車。裁袂作塵。龍馭真丘。鳥發玄圃。笑月光微。看雲色阻。荷露添華。柳烟生燼。九重歡奉。六宮通處。乃構椒房。用當金字。碌碌宜增。瑟瑟爲戶。碧落深沉。肯設壙堵。小臣獻頌。庶叶萬舞。書館八仙館。紫石岩棲。真登覽。秀軒龍吟。山之南。則壽山兩峰並峙。有雁池。雁鳴亭。山之西。有樂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洞。瀋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三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嶺畔有倚翠樓。上下設兩閣。閣下有平地。豎大方沼。沼中作兩洲。東爲蘆渚。浮陽亭。西爲梅渚。雪浪亭。西流爲鳳池。西出爲雁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鳳凰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舞亭。復由燈道。上至介亭。亭左有極目亭。蕭森亭。右有留雲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澗。西行爲漱瓊軒。又行石間。爲煉丹臺。觀圓山。三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澗閣。北岸有勝鶴臺。巖巖多。蕭開閣。飛岑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互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於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山之西北。有老君洞。爲供奉道像之所。其地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曲江。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西則是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通四圍門。爲復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既成。帝自爲良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良位。故名良嶽。嶽之正門。名曰陽華。故亦號陽華宮。宣和五年。朱勳于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暨河斷橋。設堰拆橋。數月乃至。會初得燕山之地。因賜號敷慶神運石。石傍植兩柏。一天矯者。名曰升龍之柏。一偃蹇者。名曰雲伏龍之柏。皆玉牌金字書之。徽宗御題云。拔翠琪樹林。雙柏植靈

園。上稍蟠木枝。下拂龍髯。茂。撐挐天半。分。連卷虹南。負。爲棟復爲梁。火輔我皇。撐。嗟乎。楸以和議作相。不能恢復中原。已兆于半。分。南。負。而一結。更是高廟御名。要皆天定也。巖曰。玉京獨秀。太平岩。峰曰。慶雲。巖奇峰。又作絳霄樓。直山北。勢極高峻。巖出雲表。蓋工藝之巧。其後羣閣與築不已。四方花竹奇石。悉萃于斯。珍禽異獸。無不畢集。命市人薛翁。築樓馴狎。親至迎立。樓扇間。名萬歲山。珍禽。命局曰。來儀。所及金芝。產于良嶽。萬壽峰。只改名壽嶽。

先三老碑。在扶溝石牛廟。後徙墓下。碑橫裂爲二。上復破。潑如圭。然光豈可鑿。少嘗從祖父詣碑拜讀。至斬賊公先勇。食邑遺鄉六百戶。事考之東漢。先人列傳。了不可得。後從鄧南。渡得歐陽公集古錄。第釋序世次。及缺文而已。最後得趙明誠金石錄。始知公先勇。爲公孫勇。又不知出自何書。今羣矣。目不能觀。書徒世也。此事未了。忽從字文學博處。得鄧陽洪景伯碑。方知此事在范嘗田。廣明傳。傳云。故城父令公孫勇。謀反。衣袖衣。乘馬車至圍。圍使小史持之。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等。共收捕之。上封四人爲侯。小史竊言。上問之。對曰。爲侯者得東歸否。上曰。汝鄉名爲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于是賜小史爵。內侯。食邑遺鄉六百戶。不覺快躍而起。繙冠墮地。老髮飄飄。弗暇手擡也。家世讀書。碑碼尙在。至一千年。不知碑石上事。幾已。矣。

余嘗見內庫書金樓子。有李後主手題曰。梁孝元謂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城。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後西魏破江陵。帝亦盡焚其書。曰。文武之道。盡今夜矣。何荊州城。焚書二。語。先後一。轉也。時以慨之。曰。牙籤萬軸。裝紅箱。王象書。同付火燒。不是祖龍留面目。遺篇那得到今朝。將卷皆薛濤紙所抄。惟今朝字。誤作金朝。微廟。以筆抹去。後竟竟如。入金也。丁謂頗意。以媚業公。當得大拜。然事未可必。生平最尚禪。每晨占鳴鶴。夜有燈蕊。雖出門歸。亦必稱聽人語。用卜吉兆。時有無賴于慶。貧寒不振。計且必死。凍餒。謀于一落第老儒。老儒曰。汝欲自振。必易姓名。常大濟耳。幸無忘我。慶拜而聽之。老儒遂改于爲丁。易名宜祿。使投身于謂。謂大喜。收之。門下皆怪問之。謂不答。第曰。吾得此人。大拜必矣。不旬月而謂果入相。此人遂以冠冠。紀綱。雖大僚節使。無弗倚。謂說。不論年而宜祿家十萬矣。老儒亦以引見。竟得教授大郡。至今相傳。不解所謂。頃偶讀沈約宋書曰。宰相者。頭呼爲宜祿。且復姓丁。愈愜所念。莫謂晉公。眼不讀書也。

道君皇帝。以于闐玉。益八寶。爲九寶。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察草。詔曰。太極函三。運神功于八索。乾元川九。增寶曆于萬年。八索川九。可謂切事。微廟以銀梳盛蘇合香。賜之。司馬溫公。保身說云。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倘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咸否人物。激濁揚清。披蛇虺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覆滅。而國隨以亡。不一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賢。以保其身。中屠蟻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先君書此。以置座右。蓋自鑑其生平所遺耳。吳趙諸公。情不早見。及此。遂陷秦氏。臨禍悲哉。

杭州江隄築自梁開平四年八月時錢氏始伯武肅王以候潮通江二門之外湖水衝溢版築不就命強弩數百射之湖水為避擊西隄遂以竹籠石植大木圍之率數歲輒復壞祥符七年潮直抵郡城守臣戚綸謂臣陳堯佐議累木為岸實薪土以捍之或言非便命發運使李溥按視十月壬戌溥請如錢氏舊制立木積石以捍潮波從之其後驗年隄不成卒用薪土天聖四年二月辛酉侍御史方謹言請修江岸二斗門慶曆六年漕臣杜杞築錢塘隄起官浦至沙隄以捍風濤浙江石塘粗于錢氏於祐中工部郎中張夏為轉運使置捍江兵採石修塘人為立祠紹興二十年修石隄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吏部尚書林大節言潮為吳患其來已久捍禦之策見于浙江亭碑自江流失道潮與洲門怒號激烈千盞萬鼓民以不寧宜置一司究利病而後興工乾道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帥臣沈彥修石隄成增石塘九十四丈武肅王還臨安與父老飲有三節返鄉之歌父老多不解王乃高揚吳音以歌曰你豈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長在我儂心子裏至今狂童游女借為奔期問答之歌呼其寔處為歡喜地

汴京故宮臨雲蔽日常在夢寐稍能記憶條載于此宮城本五代周舊都宋因之建隆三年廣皇城東北隅命有司置洛陽宮殿按圖修之周圍五里南三門中曰乾元東曰左掖西曰右掖東西面門曰東華西華北一門曰拱宸乾元門內正南門曰大慶東西橫門曰左右升龍左右北門內各一門曰左右銀臺東華門內一門曰左承天祥符西華門內一門曰右承天左承天門內道北門曰宣祐正南門內正殿曰大慶東西門曰左右太和正衙殿曰文德兩掖門曰東西上閣東西門曰左右嘉福大慶殿北有紫宸殿觀朝之前殿也西有垂拱殿常日視朝之所也次西有集賢殿殿後有需雲殿並有升平樓宮中觀宴之所也宮後有崇政殿閱事之所也殿後有景福殿殿西有殿北向日延和便坐殿凡殿有門者皆隨殿名宮中有延慶安福觀文清景慶雲玉京等殿壽寧堂延春閣福寧殿東西有門曰左右昭慶觀文殿西門曰延真其東其西殿積慶前建威其閣又有龍圖閣下有寶政崇和宣德述古四殿天章閣下有華玉藻珠二殿有寶文閣閣東西有嘉德延康二殿前有景輝門後苑東門曰事陽苑內有崇恩殿太清樓其西又有宜靈化成金華西涼清心等殿翔鸞儀鳳二閣華景翠芳瑞津三延延福宮有穆清殿延慶殿北有柔儀殿崇徽殿北有欽明殿延福宮北有廣聖宮內有太清玉清中和集福會祥五殿建隆至殿于後苑又有慈德殿觀稼殿延禧閣通英殿隆禧閣慈壽殿慶壽宮保慈宮玉華殿基春殿容思殿承禧殿崇慶隆祐二宮容成宮宜和殿聖瑞宮顯謨閣玉琳殿玉華閣觀雲宮燕寧殿延福宮致和三年春作新宮始南向殿因宮名曰延福次日蒸珠有亭曰碧琅玕其東門曰晨暉其西門曰麗澤宮左復列二位其殿有穆清成平會寧容讓和崑玉華玉其東閣則有慈觀報德瑞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假蓋翠葆鉛英雲錦蘭薰摘金其西閣有紫英雪香披芳鉛華瓊華文綺綠華碧華綠綺瑤碧清陰秋香蕙玉扶玉絳雲會寧之北壘石為山山上有殿曰翠微旁為二亭曰雲錦曰層巒巒和之次閣曰明春其高踰一百一十尺閣之側為殿二曰玉英曰玉潤其東附城築土植杏名杏園覆茅為亭修竹萬竿引流其下宮之右為位二閣曰晏春廣十有二丈舞臺四列山亭三時監園池為海跨海為亭

風雷小談 卷上

一一

架石梁以升山亭曰飛華橫度之四百尺有崎嶇數之二百六十有七尺又流泉為湖湖中作隄以接亭隄中作梁以通湖梁之上又為茅亭鶴莊鹿野孔翠諸榭歸尾動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別幽勝宛若生成西抵麗澤不類塵境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宮東西二橫門皆視禁門法所謂長暉麗澤者也而景龍門出入最多其後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跨城之外後深者水三尺東景龍門橋西天波門橋二橋之下壘石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其後又闢之東過景龍門至封丘門此特大概耳其雄勝不能盡也

余汴城故居近陳州門內蔡河東畔居後有園喬林深竹映帶城隅中有來鶴亭王大父時有野鶴來棲遂馴狎不去蘇子瞻有詩云鴻漸偏宜丹鳳南冠披披月羽輕酒酣亭上來看舞有客新名喚作耽每誦此詩未嘗不淚滿青衫也

子瞻又有與王大父手書一紙云累日欲上謁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勝馳繫足疾惟冀靈仙牛膝二味為末蜜丸空心服必効之藥也但誠靈仙難得真者俗醫所用多薑本之細者爾其驗以味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黃連狀且脆而不韌折之有細塵起向明示之斷處有黑白疊俗謂之有鳴鶴眼此數者備然後為真服之有奇驗腫痛拘攣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馬之効二物當等分或視驗氣虛實酌飲牛膝酒及熱水皆可下獨忌茶耳犯之不復有効若常服此即每歲收槐阜芙蓉之極嫩者如造草茶法貯之以代茗飲此効屢嘗目擊知君疾苦故詳以奉白元來書已作稍暇請見賦白彥方足下王大父有末疾故以此方見示此紙尚存篋中渡江已來與妻孥共寶者

微廟嘗乘驢馬至太和宮前忽官平日所愛小人其馬至御前不肯進左右鞭之益鳴跳不如調訓時人進曰此願封官耳上曰猴子且官供奉況使小鳥身邪勸賜龍驤將軍然後帖然就轡

荆公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道驚心寇盜來攻別入皆以為夫出婦憂荒亂也及荆公罷相子瞻召還諸公飲蘇寺中以此詩問之蘇曰于貧女句可以得其人矣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為青字荒蕪田有草也草田為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旁去為法字女戴笠為安字柘落木條刺石字阿儂是吳音合吳音為誤字去家京洛為國寇盜為賊民蓋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

家大夫嘗謂曾子固南齊書序是一部十七史序不可不熟讀其要處云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通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不知知之者不能名其言至約其體至備而為之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無不盡也至于後世諸史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得赫然傾動天下之耳目而一時儉奪悖理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第其中反覆照應處多累句重疊為可惜耳

汴京河渠凡四曰蔡河自陳蔡由西南截樓門入京城繞繞向東南陳州門出曰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

風雷小談 卷上

一一

從東水門入京城。繞州橋御路水西門出。曰五丈河。表自濟。鄆自新曹門入。通汴河。曰金水河。自京城西南分京索河。築隄從汴河上用木橋架過。從西北水門入京城。夾牆。進牆入大內。灌後苑池。浦先是昭析金水河。透槽回水入汴。北引洛水入禁中。賜名天源河。然舟至即啓槽。頻妨行舟。乃自城西超字坊引洛由成豐門立隄。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而槽廢。

吳越忠懿王。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生。以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薨。年政六十。是夕大流星墜于正寢之上。光燭滿庭。

羅昭諫投身武肅。特加殊遇。復命簡書。辟之曰。仲宣遠託。其荆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為魯司寇。只為故鄉。以劉為妻。避武肅嫌名也。

余邸寓于錢氏之舊。山碧樹。想見衣鐘風煙。因念余昔家京邑。每過南宮。城太學。左方禮賢宅。未嘗不欽仰忠懿之賢。雖喬木垂楊。朱門雕砌。宛若猶在。于時子姓貧寒。至有衣食不周者。嘗讀兩朝供奉錄。太祖太宗。雖所賜金器。六萬四千七百餘兩。銀器四十萬八千八百餘兩。玉石器皿一萬七千事。寶玉帶四十二條。錦綺一十六萬六千三百餘疋。然忠懿入貢。如緒黃犀。龍鳳龜。魚。仙人。蔡山。寶樹等。通犀帶凡七十餘條。皆希世之寶也。玉帶二十四。紫金獅子帶一。金九萬五千餘兩。銀一百一十萬二千餘兩。錦綺二十八萬餘疋。色緋。七十九萬七千餘疋。金飾瓊瑤器一千五百餘事。水晶瓊瑤玉器凡四千餘事。瓊瑤十萬三尺五寸。金銀飾瓊瑤器一千四百餘事。金飾龍鳳船舫二百艘。銀飾器械七十萬事。白龍腦二百餘斤。及歸國之初。舉朝文武閣寺。皆有餽遺。蓋有國已來。所積一空矣。

陳眉公訂正楓窗小牘卷之下

舊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煮漿菜。亦復擅名。如王樓梅花包子。曹家肉餅。薛家羊飯。梅家鴨鴨。曹家從食。徐家瓠羹。鄭家油餅。王家乳酪。段家鱸物。石達巴子。南食之類。皆聲稱于時。若南邊湖上。魚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兒。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類。皆當行不數者。宋五嫂。余家蒼頭嫂也。每過湖上。時進肆慰談。亦它鄉寒故也。悲夫。

比部郎洪洪。以王欽若賄賈任。德及第。累擢儋州。竟死海外。忽有相識。遇洪大庚嶺。猶儀衛赫然。若有官者。相識謂是教還。與執手。慶慰。洪曰。我往捕王欽若耳。言訖不見。其人愕然。已而欽若病甚。口呼洪。卿。我。我以千金。買卿。然惠。素已。豈。百兩。不難。償。卿。九百也。觀此。則二百五十金之說。猶當時。拘者。囉。為。欽若。誠。實。也。然。滿。院。極。矣。

名實李成。以山水供奉。然以子姓饒。實。為。宮。市。珠。玉。大。商。不。易。為。人。落。筆。惟。性。嗜。香。藥。名。酒。人。亦。不。知。獨。相。國。寺。東。宋。藥。家。最。與。相。善。每。往。辭。必。累。日。不。特。楮。素。揮。灑。盈。滿。箱。篋。即。舖。門。兩。壁。亦。為。淋。瀝。潑。染。識。者。謂。畫。畫。最。入。神。妙。情。在。白。墨。上。耳。

思陵神輿。就。道。祭。陳。設。窮。極。工。巧。百。官。奠。哭。紙。錢。差。小。官。家。不。喜。陳。官。以。為。俗。用。紙。錢。乃。釋。氏。使。人。以。過。皮。其。親。者。恐。非。聖。主。所。宜。以。奉。實。天。也。今。上。抵。于。地。曰。邵。堯。夫。何。如。人。而。祭。先。亦。用。紙。錢。豈。生。人。處。世。

岳少保既死，藉其家金玉犀帶數條，及鎖鑰兜鍪，南蠻銅弩，刀弓劍戟，布絹三千餘疋，粟麥五千餘斛，錢十餘萬，書籍數千卷而已。視同時諸將，如其某輩，莫不賣玩滿堂，田園佔幾縣，享樂壽考，妻兒滿前，禍福頓懸，不意如此。天道亦自有不可知者。

本朝曆凡十變，在乾隆則曰應天，在太平則曰應天，在天聖則曰應天，在治平日曰明。天在熙寧曰奉天，在元祐曰觀天，在崇寧曰占天，未幾又改曰紀元，在紹興曰統元。

真宗時，賈昌朝撰國朝時令，初景祐中，丁度等承詔約唐時令，為國朝時令，以備宣讀。最後昌朝又參以蔡邕、高誘、李林甫諸家月令之說，為集時刻安靖撰時鏡，所書以四時分十二月，各繫其事。孫岳撰備用時令，見賈昌朝所奏時令，見夫紹興中，雖訪得之，非復舊本，乃以景祐曆書者，日月之合，疏列分度，併取一二名數，注字音于下，以備閱時之宜焉。

余少從家大夫，觀金明池水戰，見船舫迴旋，戈甲照耀，為之目動心駭。比見錢塘水軍，戈船飛虎，迎弄江濤，出沒聚散，倏忽如神，令人汗下。以為金明池事，政如兒戲耳。至如韓王困虜，王天湯飛輪八極，蹈軍樂回江而者，更不知何如也。

熙寧元年十月，詔頒河北諸軍教閱法，凡弓分三等，九斗為第一，八斗為第二，七斗為第三，每分三等，二石七斗為第一，二石四斗為第二，二石一斗為第三。

余始寓京邸，于紹興二年五月大火，僅挈母妻出避湖上。此時被燬者一萬三千餘家，及家山中，六年十二月，京師復火，更一萬餘家，人皆以為中興之始，故元建炎致此。然周顯德五年夏四月辛酉，城南火作，延于口城，忠懿王避居郡城驛，詰旦且焚鎮國倉，王泣禱而滅，計一萬九千餘家。但臨安撲救，則汴都為疎，東京每坊三百步有軍巡舖，又于高處有望火樓，上有人探望，下屯軍百人，及水桶酒簍，鈎鉤斧杖，梯索之類，每遇生發，撲救須臾便滅。

高廟在建康，有大赤鸚鵡自江北來，集行在承慶上，口呼萬歲。宦者以手承之，鼓翅而下，足有小金牌，有宜和二字，因以索架置之，稍不驚怪。比上膳，以行在草草無樂，鸚鵡大呼，卜尚樂，起方響，久之曰：卜娘子不敬萬歲，蓋道君時，掌樂宮人，以方響引樂者，故猶以舊格相呼。高廟為罷，騰泣下，後此鳥持至臨安，忽死。高宗親為文祭之，云：金鉅絳裳，何意朱紫，乘軒駭散，纏羅關死，不遠長江，來自汴水，匪飢則附，曰：忠自矢，跡雲端，投身禁裏，每呼舊人，以勵近侍，禽言若斯，鳥官誰似。云胡委羽，歸魂鷄尾，借號有鳥，來朝無嫌，漸肯為儀，仍紀尚饗，宸輪灑灑，一時大手，當為置筆。

真宗皇帝，祀汾而還，駕過伊闕，親酒宸輪，為銘勒石，文不加點，羣臣皆呼萬歲。其文曰：夫結而為山，繼而為谷，設險阻于地理，資守距于國都，足以表坤載之無疆，示神州之大壯者也。矧復洪源南導，高岸中分，夏禹濬川，初通關塞，周成相宅，肇建王城，風雨所交，形勢所在，靈龜珍木，接吻而揚芬，盤石推泉，奔流而激響，寶塔千尺，蒼崖萬尋，秘等覺之真身，剝大雄之尊像，豈獨勝遊之是屬，故亦景賦之潛符，躬荐兩圭。

視汾陰而祈民福，會旋六轡，隨雉宅而觀土風，既周覽于名區，乃刊文于真□，銘曰：高闕巍峩，華山遙邁，乃固王城，是通伊水，形勝居多，英靈萃止，螺蚌偏摩，腐塔高峙，奠玉河濱，回輿山趾，鳴鐃再臨，貞珉新紀，國朝開獻，書之路，祥符中獻書者十九人，賜出身得書萬七百五十四卷，宣和五年，三館參校，榮州助教張頤所進書二百二十三卷，李東一百六十二卷，皆係闕逸，乞加復賞，頤賜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七年取索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轉開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開補承務郎，宿補迪功郎。

余從祖姑塔陳從易，得與太清樓校勘，天聖三年六月，陳以十代，與亡論，妄加塗竄，同官皆降一職。崇寧二年五月，秘閣書寫成二千八百二十二部，未寫者一千二百十三部，及開卷二百八十九，立程限繕錄，政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戊戌，校書郎孫觀奏，四庫書尚循舊文舊目，頃訪求遺書，總目之外，凡數百家，幾萬餘卷，請撰次增入總目，合為一卷，詔體等撰次，名曰：秘書總目，及汴京不守，悉為金虜盡去，車駕渡江，詔搜江浙，四庫載籍，四庫至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較崇寧舊目，多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七卷，又思陵以萬機之暇，御書六經論語史記列傳，刊石立於太學，典籍之盛，無愧先朝，第奇秘闕逸，較前少損所增，多近代編述耳。

余向從汴中，得見錢武肅王鐵券，其文曰：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使，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持節，節度越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封一百戶，錢鏐，朕聞節度之勳，言垂漢典，戴孔僅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領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僞偽，為昏，錢水，狂謀惡逆，漸染齊人，爾能披瀝兇渠，遵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驅生靈，其機也，氣凌清，其化也，履履泰，拯水專于塗炭之上，師無私，保餘杭于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續冠侯藩，溢于常流，在丹朱，曠鍾錄刊五熟之麥，寶靈動灑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板，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壽華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克保富貴，卿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資券中使，則焦楚也。

歐陽文忠公樊侯廟災記，其稿舊存余家，其中改竄數處，如立軍功三字，橫但曰起家，平生曰生平，振目曰賦目，勇力曰威武，雄武曰英勇，生能萬人敵，死不能庇一躬，曰生能善嗜嗜叱咤之主，死不能保東草附土之形，有司曰殘暴，後唱唱叱咤四字，無第曰，使風馳電掣，憑此咆哮，凡定二十三字，書亦遺劫時，余家從祖仲鄭，故得其稿，今竟失去，不得與蔡公手書並存，惜哉。

紹興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詔皇太后宮殿名慈寧，三十日舉功，羣臣上表云：臣等首德之大者，必盡萬物之報，以稱其德，奉之至者，必得四表之心，以事其親，天祚文武之隆，世甚任煩之德，仰模太素，前考異宮，宜昭揭于鴻名，以答揚于流澤，臣中贊，竊以來朝，置備遠存長樂之鴻名，中贊承顏，近著寶慈之茂賞，貴以體王居于宸極，備實執于坤靈，廣一人飲愛之風，極萬世尊崇之率，載新令典，允屬聖時，伏惟皇帝遠

孝通于神明。要道形于德教。紹復大業。對越祖宗在天之靈。抑畏小心。躬親帝王高世之行。人與德而壽。戴天履命。以中興。上推履武之祥。丕啓生商之慶。方且致天下之養。用寅奉于母儀。成路寢之威。示日嚴于子道。臣等率爾。樂志。懇款一詞。爰藉合于前章。極崇施于顯號。叶情文而並舉。煥典冊以增華。登道中。通朝夕。燕兩宮之奉。環環入。時節奉萬年之觴。示垂裕于無疆。益儲休於有美。伏請建皇太后宮殿。以慈寧為名。時顯仁太后。尚稱廢庭。讀此真堪為高廟泣下也。

雞冠花。汗中謂之洗手花。中元節則兒童唱賣。以供祖先。今來山中。此花滿庭。有高及丈餘者。每逢念墳墓。涕淚漣然。乃知杜少陵感時花濺淚。非虛語也。

頃從臨安。得見石晉授文穆王玉冊文。曰。惟天福八年歲次癸卯十月丙午朔六日辛亥。皇帝若曰。在天成象。拱辰分將相之星。惟帝念功。啓土列侯王之圖。朕所以法吳穹而光宅。稽典禮以疏封。而況世著大勳。時推令器。探寶符而嗣位。仗金鏡以宣威。羽翼大朝。藩籬東夏。宜列諸侯之上。特隆一字之封。簡自朕心。叶于輿論。杏爾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起復鎮國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營田等使。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七千戶。塞封四千戶。錢佐。為時之瑞。命世而生。負經文緯武之才。蘊開物成務之志。英華發外。精義入神。亞夫繼社稷之勳。順榮擅東南之美。眷言祖考。志奉國朝。清吳越之士。疆執相文之弓矢。天資厥德。代有其人。荷基構以克家。事梯航而邁。殊庸斯在。信史有光。是舉彝章。爰行盛典。土茅符節。方推翼世之資。駭駭駭駭。尤屬真王。今遣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太子賓客。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球。使副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郎中。柱國。賜紫金魚袋。趙熙。等。持節備禮。册爾為吳越國王。於戲。周胤元。元。四履錫命。漢封異姓。八國始王。指河岳以誓功。仰子孫而襲爵。爾等服舊業。朕考前文。勿忘必復之言。更廣無窮之祚。懋昭烈烈。爾惟欽哉。余家藏春秋繁露。中缺兩紙。比從藏書家借對。缺紙皆然。即館閣訂本。亦復爾爾。不知當時校勘。受賞銀絹者。得無媿乎。後從相國寺資聖門。買得抄本。兩紙俱全。此時歡喜。如得重寶。架架似為生氣。及離亂南來。缺本且不可得矣。

東坡歐公集序云。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教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有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劉附司馬溫公文集序云。是文也。君天下者得之。足以鑒與衰。通治體。公卿大夫得之。足以為忠。士庶人得之。足以檢身厲行。為君子之歸。以亞山順水。淮。幽人放客得之。則浩歌流詠。斟酌厭厭。隨足兩公之文。真不愧蘇劉序言也。

國朝自建隆至靖康。自建炎至乾道。大教凡一百二十有三。恩治率土。可謂至矣。實神宗即位。大教昭曰。夫教令國之大恩。所以滿溢瓊瑤。納于自新之地。是以聖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教前事。播德吏民。與起訟獄。苟有註誤。咸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誼。使吾號令不信于天下。其曰。詔內外官事。按察司。毋得

依前舉動。且按取旨。否則科這制之罪。知諫院司馬光上言。切惟御史之職。本以繩按百辟。糾擿姦邪之狀。固非一日所為。國家素尚寬仁。數下赦令。或一歲之間。至于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則其可言者無幾矣。萬一有姦邪之臣。朝廷不知。誤加進用。御史欲言。則違今日之詔。若其不言。則陛下何從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箝口。偷安。姦邪得以放心。不懼。此乃人臣之至幸。非國家之長利也。請追改前詔。刊去言事兩字。帝命光送詔于中書。

周顯德中。嘗詔王朴。考正雅樂。朴以為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準。以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長斷分寸。設柱。用七聲為均。樂乃和。至景祐元年九月。帝御觀文殿。詔取王朴律準觀視。御筆簽寫律準字於其底。復付太常秘藏。本寺模勒。刻石于廳事。博士直史館宋祁為之贊。其詞曰。有周有臣。嗣古成器。絃寫琤音。柱分律位。俾授枚司。謹傳來世。上聖稽古。規庭閱視。嘉御正聲。親銘寶字。奎鈞番芒。河龍獻勢。樂府增榮。乾華俯賞。用協咸韶。永和天地。

元祐六年七月朔。皇帝既親文德朝翰林學士。拜疏於庭曰。陛下即位。尊有德。親有道。詔舉賢良方正。經明行修。藝文之士。欲以幸教天下。甚惠夫太學者。教化之原也。且先皇帝初斥三學。會增弟子至三千員。惟聖上幸臨臨其宮。上以問丞相。丞相曰。學士議是。今歲服。賀海內誠無事。而陛下聰明仁孝。好學出天性。不因是以風動四方。則事尚何可為者。況祖宗之舊章。皆在可考。請下有司。討論以進。制曰。可以。議。十月庚午。自景靈宮移伏。謁孔子祠。入門降。步就小次。由東階以升。奠爵再拜。禮官告禮成。然後退。幸太學。閣博士曾升堂。坐諸生兩廡下。乃命國子祭酒。講書之無逸。終篇。因而幸武成王廟。而過左丞相。實從。於是車諸公賦詩以形容之。在位者皆屬和。十二月。時至太學。祭酒司業。全其僚屬。以謀之曰。此太平希闊盛事也。太學何敢私。有必刻金石以傳之天下。為稱。且屬格非序。其本末。格非稱。惟成周之隆。其人君起居動作之美。載于詩。聲于樂者。多出于左右輔弼之臣。而王之德意志慮。至設官而傳道之。不為區區也。今丞相諸公賦詩。與雅頌之作無異。祭酒欲傳之天下。與道王之德意志慮。無異。宜刻石不疑。元祐七年正月丁酉。謹序。此李公格非筆也。諸公詩皆七言。以章序。行王堂為韻。賦詩諸公。為呂公大防。蘇公頌。韓公忠彥。蘇公轍。馮公京。王公巖。范公百祿。梁公燾。劉公奉世。顧公隨。李公之純。孫公升。馬公默。范公純。王公欽。孔公武仲。陳公軒。吳公安。持。豐公稷。趙公挺之。李公師德。李公階。王公誼。許公彥。孫公歸。蔡公榮。周公知默。傅公楫。宋公彬。周。宋公商。吳公師仁。張公教。劉公符。陳公祥。通。鄧公忠。臣。李公格非。凡三十六人。

東坡謂食河鮪。值得一死。余過平江。烟家張院。曾南來。無它快事。祇學得手煮河鮪耳。須臾烹。對余方且共食。忽有客見。俱起延款。為貓。盆。犬復佐食。頃之。貓犬皆死。幸矣哉。奪兩人于貓犬之口也。乃泔中食店。以假河鮪餉人。以今念之。亦足半死。

余家所藏燕丹子。一序甚奇。附載于此。自無素。技無人。然後可學燕丹子。有言不信。有劍不神。不可不讀。燕丹子。從太虛。置怨。以名教。衝重氣。便可焚却燕丹子。此刺刺事也。有燕丹而於有刺刺也。秦威太赫。

燕怨太激。威怨相軋。所為白虹貫日。和歌變徵。我固知其事之不成。倚柱一笑。所謂報太子而成其為刑。卿者乎。余本庸夫。不能學亦不須讀。第不忍付之背。獨而錄之以副子家卷軸。惜無作者姓名耳。

靖康已前。汴中家戶。多番樣戴虎頭盔。而王公之門。至以渾金飾之。識者謂虎頭男子。是勝字金飾。更是金飾在門也。不三數年。而家戶被虜。王公被其酷尤甚。

政和四年。汝蘇有司。言連山巖石。往往探擊。多變瑪瑙。地不受寶。聖瑞非常。乞下詔封禁。以供御用。時遣中使出探。粗者以供屏風。樞嵌而品。鑿成形。巧絕天工者。蓋充滿內府矣。然此亦靖康預徵也。山者。以譬國家磐石之安。變為瑪瑙者。馬為南方火宿國家以火德應之。瑞者。瑞也。變磐石之安。為火德憂也。

宣和三年二月。新鄭門官夫。洵溝。從助產朱婆。鑿外溝底。得一銅器。如壺。兩旁有環。腹上有線。其色翡翠。間之以綠。其文曰。綏和元年。供三昌為湯宜造。三十鍊銅黃塗。壺容二斗。重十二斤八兩。塗工乳護。級接。臨主守右丞同守令寶省。第重六斤耳。漢權雖減。不宜如許。權知開封府王革。上之內府。

花石綱。百卉臻集。廣中美人蕉。大都不能過節。惟鄭皇后宅中。鮮茂倍常。盆盎溢坐。不獨過冬。更能作花。此亦后隨北駕。美人憔悴之應也。

先正有洛陽名園記。汴中園。亦以名勝當時。聊記於此。州南則玉津園。西去一丈佛園。子王太尉園。景初園。陳州門外。園館最多。著稱者。奉靈園。靈園。州東宋門外。麥家園。虹橋王家園。州北李駙馬園。西鄭門外。下松園。王太宰園。蔡太師園。西水門外。養種園。州西北有鹿人園。城內有芳林園。同樂園。馬季良園。其它不以名著。約百十。不能悉記也。

王荆公字說序云。文者。奇耦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衝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出於自然。非人私知所能為也。其言甚佳。奈字說多出私智。何耳。

程泰之演繁露云。唐人婚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婚宜。而其制度。則非有子孫衆多之義。蓋其制本出戎虜。特穹廡拂廡之具體。而微者耳。椅柳為圍。以相連鎖。百張百圍。為其圍之多也。故以百子名之。亦非其有百圍也。其弛張既成。大抵如今尖頂圓亭子。而用青氈。通貫四隅上下。便于移置耳。若今禁中大婚百子帳。則以錦繡織成。百小兒嬉戲狀。非若程說矣。

太宗興國五年。涇州言定縣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斷其喉而殺之。下詔曰。刑憲之設。蓋厚于人倫。孝慈所生。實由乎天性。矧乃嫡繼之際。固有愛憎之殊。法貴原心。理難共貫。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之子。及姑殺婦者。並以凡人論。慶曆間。寧州童子年九歲。毆殺人。當樂市。帝以童孺爭鬪。無殺心。止命罰金入死者。家開封民。聚童子教之。有因夏楚死者。為其父母所訟。府上具獄。當抵死。宰相以為可矜。帝曰。情雖可矜。法亦難屈。命杖脊救之。九重之上。乃能究極民情如此。

臨安有諺語。凡見人不下禮。呼曰強團練。余不知其所自來。後得之長老云。錢氏有國時。攻常州。執其團練使趙仁澤。以歸。見王不拜。王怒。命以刀抉其口。至耳。丞相元德昭救解云。此強團練。有之足以勸忠也。

遂以藥附劍。送歸於唐。故至今以為美談。

皇朝玉璽。昉于至道。所載自太祖太宗。秦王以下。子孫凡六百六人。公主附之。書以銷金花白羅紙。黃金軸。銷金紅羅標。帶。複墨漆飾金匣。紅綿裏。金鎖鑰。宗室始本支。次女氏。次始生。次宗婦。次宗女。次宮院。次官婦。次壽考。次賜贊。然秦王以下。太祖本支。第云同姓。惟太宗已來。稱宗室云。

慶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月食于夜。而草澤言食在晝。驗視如草澤言。嘉泰二年。日食五月朔。太史以為午正。草澤謂大獄。首。午初三刻。食三分。詔著作張嗣古。監視渾儀。祕丞朱欽。則等覆驗。卒如大獄所言。史官乃抵罪。蓋自渡江後。曆差多矣。

范文正之同寅。而失權于韓魏公。程伊川之備正。而見諂于蘇子瞻。丁謂之小人。而始薦于王元之。蔡京之姦邪。而見取于司馬溫公。李丞相之拮据于建炎。而有不屈之議。韓王之感宜于金虜。而有畏懼之議。皆不知其然而然者也。

乾德四年三月。遣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訪經西域。興國五年。北天竺僧天息災與施護。各持梵策來獻。及中天竺僧法天。有意翻譯。乃召內侍鄭守鈞。于太平興國寺大殿西地。作譯經院。中設譯經堂。其東序為潤文堂。西序為正義堂。七年六月。院成。召息災等三人入院。以所資梵本。各譯一經。命光祿卿湯悅。兵部郎中張洎。潤色。法進等筆受。綴文。慧遠等證義。七月十二日。息災等各上新譯經二卷。昭錄版入藏。自是取持中梵策。錄半載者。譯之。每誕聖節。五月一日。即獻新經。八年。改譯經院為傳法院。又置印經院。十月甲申。出新譯經五卷。示相天禧五年十一月丁丑。以宰臣丁謂。王欽若為譯經使。四年十二月丙子。夏竦上譯經音義七十卷。景祐二年九月。法護惟淨。以華梵對參。為天竺字源七卷。

冊府元龜。凡一千卷。三十一部。千一百四門。門有小序。自李維等六人。而實定于楊億。其書止探六經。諸史。國語。國策。管安。孟。晏。淮南。呂覽。韓詩。外傳。及修文。御覽。藝文類聚。初學等書。即如西京雜記。明皇雜錄等。皆不採。其編修官。供帳飲饋。皆異常等。王欽若以魏書。宋書。有索虜島夷之說。欲改去。王文正公謂舊文不可改。又如杜預。以長。驥。推。甲。子。多。誤。皆以誤注其下。而不改。帝下手詔。凡悖逆之事。不足為訓者。刪去之。復親覽。摘其舛誤。多出手書詰問。或召對指示商略。凡八年而成。然開卷皆常目所見。無罕觀異聞。不為舊家所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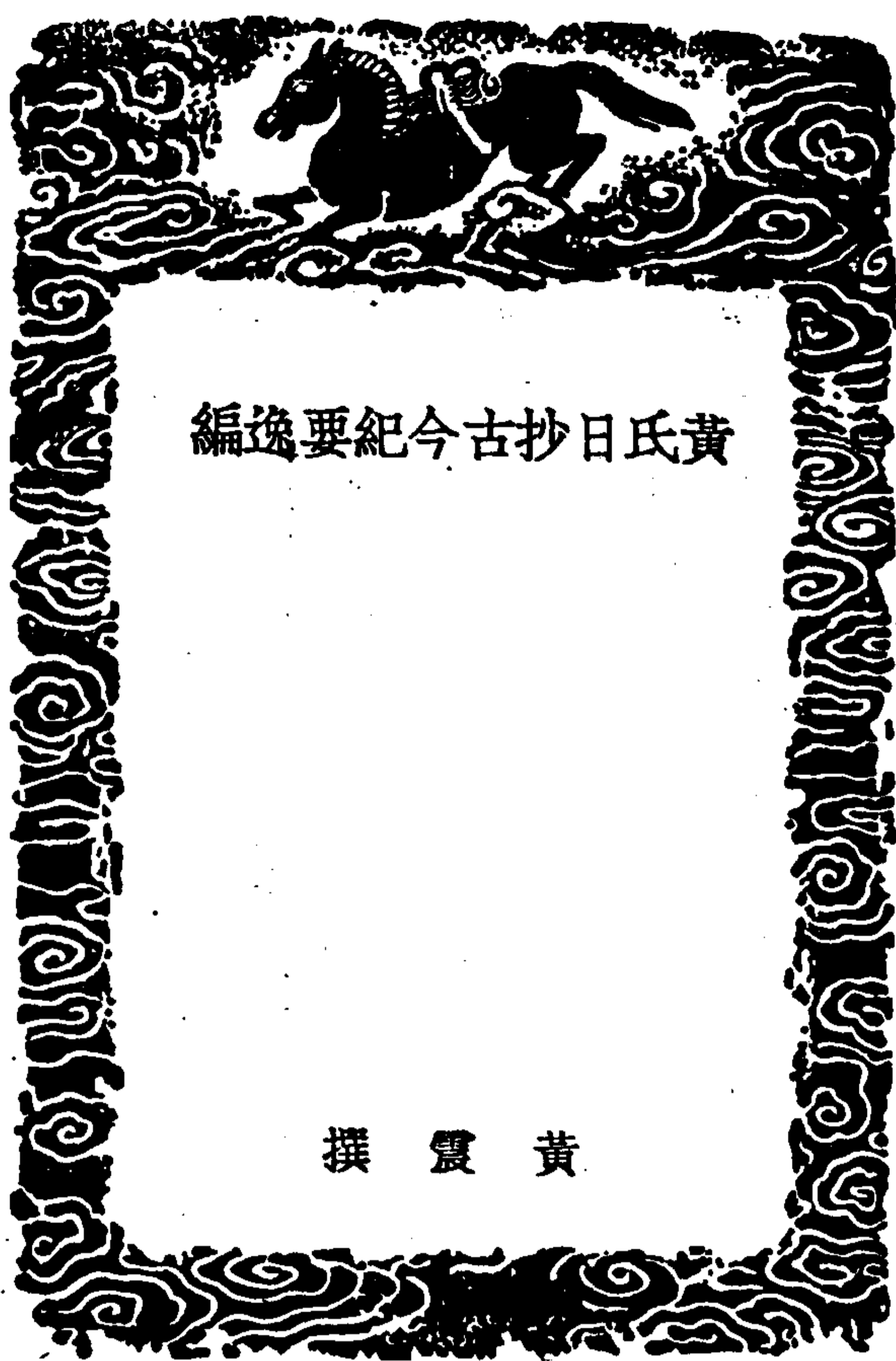
張佛子名慶。京師人也。以淳化元年生。生三歲而父母俱亡。亦無伯仲昆季。遂養于外戚趙氏。洎長。因襲姓趙。亦未知自明。趙氏之鄰。有郭榮者。世為右軍。巡院吏。趙氏因以慶屬焉。郭氏告老。慶遂補郭氏之闕。實祥符三年也。慶之司獄。常以矜慎自持。好潔。獄囚必親沐之。暑月尤數。每戒其徒曰。人之墮于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為職。若不知值。則罪者何所赴。趙氏飲食湯藥。具必加精潔。常為其徒悔之曰。若區區為此。乃欲要福乎。慶亦莫之顧也。好看法華經。每有重囚就獄。則為之齋素。爾佛一月乃止。囚有無辜者。欲私釋也。取具去。乃祝之曰。若無舉我。願以具贖若也。坐罪後遇囚得報。必自免其囚。獄有脫拘者。慶以至。于。贊。令。英。言。以。喻。之。也。不。訊。考。而。疑。獄。常。決。獄。官。往。往。屬。意。焉。後。慶。年。八。十。有。二。無。病。而。卒。其。

子亨官三班借職。亨六子洪、左、藏、庫、副、使、錫、鐸、鐸。元豐五年同登黃裳榜。鎬銳並顯。萬開封陰德有後乃如此。

轉運使盧之翰。為李繼隆奏轉運乏糧。太宗怒。召中使取之。翰等三人首。時丞相呂端不敢言。樞密副使錢若水犯顏力諍。之翰等得免。繼為行軍副使。後之翰于都堂見錢。長揖不謝。呂丞相在坐。謂盧曰。君言樞相更生耶。盧大言曰。錢公此舉。使明主不拒諫。大臣敢直言。律法無枉濫。所當謝者。在彼不在翰也。呂為慚然。

太玄。極為本朝儲蓄。誠議。然司馬溫公法之以著潛虛。邵康節每謂揚雄太玄。不獨知曆法。且知曆理。有仇生者。少與富鄭公善。後以失權去。游于韓公之門。未幾。韓富不協。避怒仇。謂背有所短也。及魏公卒。富公至。不往弔。且欲甘心于仇。或謂仇須面謝。仇曰。刺骨之恨。豈送面可消。但富公正人。韓公君子。短正人于君子之前。能不入于妒婦之條乎。富公聞之。于是釋然。所謂難以情求。可以理論也。第不弔韓公。至竟為富公身後名累。

余嘗見太子玉册。用珉玉簡六十枚。前後四枚。刻龍填金。貫以金絲。藉以錦褥。盛以漆匣。裝以金華飾以螭首。今請用珉簡七十五枚。



編逸要紀今古抄日氏黃

撰震黃

序

南宋黃文潔先生所傳古今紀要。自三皇迄宋。上下數千餘年。文約而義備。其開天運否泰。人事得失。生民治亂。靡不與廢之數。概可觀矣。迺撰次止及神宗。而徵欽以後。皆闕焉。豈所謂定哀之閒。微其詞耶。攷先生當度宗朝。以史館檢閱入對。目擊國家禍亂之兆。危在旦夕。而痛哭直陳。不避譴謫。蓋居其官。則盡其職。道固如此。則徵欽以後之無傳。自不同定哀之例。其為簡帙之散亡無疑也。吾友同亮。篤志好學。積有歲年。博通經史。于子集諸書。靡不究極。凡遇奇字疑義。必手自搜討。註釋而後已。或得古人斷簡殘編。亦必珍而藏之。以備訂補。因出其先太僕公所抄。理度兩朝紀要。得之榮陽鄭氏者。授之梓人。而是編之散者。以收斷者。以續傳學者。習其書而信其傳。抑可謂文潔之功臣矣。願哲宗以後。理度以前。尚有徵欽高孝光寧。未備。同亮心用為休。凡物必聚于所好。以同亮之篤志好學如是。吾知是編之散亡者。必將盡出。以續成東發之完書。而大慰同亮之積願。如豐城之劍。終必復合。余雖老而秉燭。且樂從同亮之後。為之鼓舞而稱快焉矣。年家眷同學弟。左臣黃頓首拜頌。

序

宋黃東發古今紀要第二十卷。明四明陳雙五太僕得之。其鄉鄰千之所輯。四明文獻。太僕子同亮。謀鑿板以廣其傳。此卷自前代葉文莊邵宏齋。皆云未見。蓋逸編也。歷四百餘年。而後出人閒。學者寶之。如天球琬琰。吁其難也。在昔先民之著述備矣。陵谷變遷。蕩為煨燼。而此獨從荒林破塚。蛛絲煤尾。剔拂出之。蓋所紀國運汗隆。人材臧否。抉發幽潛。破除回遯。可以興起百世。炯戒千秋。精神所注。不容遏抑。然非世之鴻生魁士。以網羅放失為己任。安見其故漫漶磨滅也。使當日早有篤學好古。如三君子者。到此書不待久而後出。然正惟其收之放失之餘也。故愈可矜貴。若徵欽高孝光寧六朝。授之以理。必不中闕。今尚未為全書。然越數百年。而有三君子矣。安知自此數百年中。不又有篤學好古。如三君子者。舉其廢墜也耶。故錄其已得者。附諸黃氏日抄。而缺者。姑以俟諸異日。丁丑十月。客延平。獲與同亮先生友。先生出此卷見示。因略敘簡端。如右。東吳同學弟趙俞。書於吸江樓。

壯男女數十萬，盡殺之而去。是年五月，女真避之，假息我齊京開封。七年七月，夏人遣使求我來攻，馮帥董居誼不之報。十月，女真來督歲幣。十一月，遣子述與和侍郎劉麟以下，與太學諸生皆爭稱不可。真德秀言：「勢可以報，而反助之，皆不聽。」八年，魏和再南下，破燕京，破瀋陽，山東羣盜為亂，女真地勢益蹙。始謀我江淮。十年四月，寇京西。十二月，寇四川。十一年，李全雖因亂，以山東歸我。十三年，夏人再謀我攻，皆敗。自是無歲不入寇。西陷鳳州，及興元，中陷新黃，東亦圍及滄。李全亦反噬。辛卯歲春，雖幸其自斃，鄭損是歲方且棄蜀三關，國勢日益岌岌。柄國者惟務掩覆支持，外恃鎮靜，魏和迫逐女真，至蔡州，遣使邀我夾攻，會舊相薨，新相鄭清之銳意乘機，遣使孟珙共滅之。魏和歸我，俾使薦太廟，以雪前恥。夫以我之積弱如此，魏和之方強如彼，我因人之力如此，魏和稱功于我如彼，使善與交，尚虞後觀清之反背約，乘虛欲襲其無人之地，以誘恢復。遂至趙范趙葵全子才三帥，凡三十萬，盡殲。江南百餘年兵糧積聚，登載之北盡空。京襄四川沿邊百郡盡失。此于致變之餘，又致寇一也。時元主兀剌術，即武沒其弟幹之子，代立。魏和于是再傳矣。去之三十五年，丁大全以狂怪當國，取貨袁玠，使守九江，玠取貨百姓，以饋帥。魏和亦不勝其毒。一旦導北舟南來，致寇二也。時元主蒙哥又兀剌術弟，魏和之子，魏和于是三傳矣。初元舟之偷渡也，賈似道正董師江上，事急，皆約元和已而會曹世雄斷使浮橋，蒙哥敗于合州，憤死軍中。寇鄂渚，忽必烈急歸謀立解圍去。似道因自說有再造之大功，掩覆約和之事，不復言。元遣使郝經來求如約，似道幽之真州。十四年不報，元遂得歸曲于我。致寇三也。時元主忽必烈者，兀剌術之弟，闖出之子，于蒙哥為從兄，始效女真，立年號，置官稱，魏和于是四傳矣。致寇三，而又值魏和之方張如此，國欲安得乎？理宗在位四十一年，嘗得皇子早薨，育潛邸母弟之子為子，是為度宗。

杜範 台州黃巖人，端平更化初，入朝首言：「不惟未覩更新之效，或者方有浸不如舊之憂，其弊皆原于私之一字。而今吾君吾相，皆未免于私。上除公監察御史，勸江州守臣何炳，丞相私親也，疏覆不行。公言：「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沮臺諫之言，猶可；匿陛下之旨，不行，豈屬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大怒，奏公粉飾掩陷。公言：「丞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事關一體，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獎臺諫。開有因言而待罪，未聞有諱言而含怒。呂夷簡有社稷之功，而歐陽修論之，文彥博負天下之望，而唐介劾之，況于夷簡，豈博未能萬一，乃腹膺譴諫，欲與臺諫爭勝負，因率合臺諫其事，併論制闢，詐謀罔上，清之愈忌之。奪公言職，除太常寺少卿。公五乞歸，上皆不許。復除公殿中丞，侍御史。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淮震恐，遂極論清之挑撥強敵，幾危宗社。及論其子弟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易貨外國，具有實狀。蜀帥趙彥呐，喪師害國，貪奪樞密院李鳴復交財花奸，事未行，合與太學生交攻之。鳴復猶懼，不肯去。公謂：「開門使于班行，手扞之始出，公亦坐是再奪言職。除起居郎，公扁舟徑歸。尋差知事國府，救荒嘉熙四年，趨入朝，復言端平更化，相位非人，無能改于舊，而旁蹊邪徑，提出爭馳，敗壞汗穢，殆又甚焉。併陳當時宰執與凡內

而百執事外，而邊帥守臣，偷情苟安，徇私忘公之弊，忠憤成發。聞者欷歔，自是遇事無不極言。淳祐二年，除同知樞密院事。先是當國者專權，同列但押救尾。公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時相史嵩之，雖外示涵容，內甚忌之。劉漢弼入臺，勸右正言葉賁，賁亦繼勸漢弼，既俱罷，獨賁罷。公言：「賁先被勸，已為罪人，尚處臺諫之權，以為報復之地，其罪尤重。而反覆之，退復嵩之曰：『漢弼南劉，晉之小人，無忌憚者，丞相何不去之？』乃復留要地耶。嵩之滋不悅，俄除晉之諫議大夫。四年正月，除公知樞密院事，亦除李鳴復參知政事，使公羞同列而自去。公即日竟出關，上亟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不得出。公會太學諸生，伏闕謂公：『而斥鳴復，且併及嵩之，嵩之乃急遣其客劉機，密約晉之，併論公與鳴復，公始得遂其行。會嵩之遺喪，謀起復不果，拜公右丞相。中外嗚呼相慶。上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公上五事：一曰正治本，謂行旨當書出于中書，二曰肅宮闈，謂宮府常同出于一體，三曰擇人材，謂當隨才授任，久于其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四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官開衛，不當為徇私市恩之地，五曰節財用，謂近自上始，而考封樞國用之出入，求鹽筴楮幣之更變，且乞早定太子。凡內降盡封還，堂關盡撥還吏部。上求治益急，命宰執各條政事，公條上十二事。皆當世要務。孟珙久擁兵上流，人疑其難制，公戒以同心徇國，毋以術相籠。魏和謝願效死不辭。元兵大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欄，且以重兵綴合，必取壽春。公命魏和，鄂渚東西策應。元卒敗去，計功行賞，無不曲當。軍士悅服。公孜孜體國，雖疾不廢職務。為相纔八十日，歲年六十四，上震悼，御札賜諡清獻。公有令賢，以重賈格言為實踐躬行，有田僅二頃，平生不增尺寸，室虛僅庇風雨，自公未貴，人已比之司馬公。上亦嘗以司馬公目之。其後清修苦節，身若不勝衣，至臨大節，貧不能奪。天下候其出處為休戚，得政未及，盡設施，澆蕩背，識與不識，皆相弔失聲。輜車所過，聚祭巷哭。其迹往往類司馬公。時司馬公承新法蠶民之弊，可決裂變之一旦，公乘權臣盡壞風俗之弊，非一旦可變。此其效為不同。然司馬公受知宣仁，公受知理皇，皆所謂千載一時。乃皆天奪之遺，志士仁人，所為掩卷於邑，而不能已者也。前乎公為相者，李宗勉以清儉名，後乎公為相者，游但董槐，程元鳳，皆世稱善類，其可相而堅不肯相者，是曰崔與之。

崔與之 廣州人，軍廟朝，詳刑廣西，除害無冤，不勝紀述。帥淮東，首急邊防，浚濠廣十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疏塘水為限。翔月河釣橋，因濠陽山林，創五寨，結忠義分，維揚兵，同習馬射。又欲募民為萬馬社，時相不果行。李全來歸，公謂必有後憂，劉璋潛以密刺取潤州，大收致寇，而欲和議，公謂不可行。時相皆不果從。以召還，會蜀亂，復帥成都，尋令護西蜀。先是將帥以不協收，公至，諭以大義，將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安丙納魏，夏合從之請，會攻秦鞏，魏夏爽約不至，而我師敗。公至，諭以通使當專介持書，不可輕兵徑入，而魏夏始不敢私有請。先是邊民歸附者，疑不敢納，公至，鑿板邊關，開諭招納，金自是上下相疑，以至于亡。他如增馬價而馬政始舉，飭關隘而邊防始密，初至庫錢數萬，論萬後至千餘萬，蜀知名士無不薦，河帥趙彥呐，時最有名，公獨察其必誤事，屬時相勿用之。後

彥明竟亡蜀。終公在蜀。金不敢犯。後公以疾告歸。朝廷以鄭損代公。金諫知之。即大入。公再為一臨邊。金退。乃還。除禮部尚書。不拜。便道歸廣州。

理宗即位。除帥長沙。帥江西南。除吏部尚書。至親酒宸翰以趣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予祠。亦辭。廣州軍亂。就除廣州。既拜命。盜甫平。即解印。辭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皆終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其家居。祠廡。月財最受數十千。自嘗領鄉郡。絕不復受。凡俸餘。皆以均親黨。致仕之歲。十月一日薨。遺戒不得作佛事。得壽八十有二。公之不作相。天下至今高之。公豈以不作相為高者哉。天下安危。繫于邊圉。或乃視為貨賂交私之地。公帥淮帥蜀。皆獨盡心焉。而不得行。天下事已可知矣。及金滅。與正國家當發危之日。反抗強敵。以開國階。天下事又可知矣。尚何相為。故傑然之材。惘然之心。近世惟公一人而已。公豈得已而辭者哉。然則天下素所望其為相者。真德秀言。論丰采。文行聲績。獨重嘉定。實紹開。會謂用則即日可太平。端平親政。趨召至朝。正當時道升降安危之機。略無一語及之。乃阿時相鄭清之飾。其輕舉敗事。謂為和扁代庸醫受責。又以清之開邊地。建議御關。卒以府庫不足。饋賞事不可行。殿前諸軍。實貸備衣裝。無以償。故開延及州郡兵皆闕。自是軍政不復立。公知貢舉。事復喧罵出院。除政府。未及拜。以疾終。又有將欲相之。而不及相者。袁甫端直廉靖。數屢多惠政。立朝所值時相。皆鄉人。前後無一語阿私。于史彌遠則言其老當還政。于鄭清之則言其履危害民。于史嵩之則言其不可為相。又嘗因邊遽條上十事。皆切時務。開李宗勉。薦為相。上方欲相之。會以病終。

唐璘 威武古田人。擢監察御史。首疏言丞相鄭清之用時文之才。為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搖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委政厥子。納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發。瑣瑣姻婭。敢預邪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為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查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自註邪謀之說。讀之驚人。而世罕知其事。嘗見蔣峴尚書家子弟言。理宗丙申四月。午。飲糖霜水過多。致疾頓甚。汪之道有異謀。欲奉上為太上皇。買似道聞之。密告其姊貴妃。轉聞上。先事而逐之。或誅之。凡其黨。盡屬蔣峴以他事黜之。之道出入清之相府最密。併疑及清之。是年秋。宗祀甫變。并逐之。清之未必知其謀。璘之子論及此。亦風聞也。之道惟滿居婺州。終其身上。寬厚亦終不加誅。○又彈鄭清之安庸誤國。縱其子世昌。移易公家五十萬緡。受殿帥王鑑十萬緡。彈鄭性之儲而多私。黨庇姦庸。彈李鳴復。詔鄭損得薦。迎合鄭清之。得權臺端。交結史賓午。得登政府。會杜範亦彈鳴復。不行去國。璘遂七疏乞出。而去。王萬 婺州寶婺人。除監察御史。會史嵩之自江右督師入相。萬直論其不可不聽。出萬為大理少卿。萬即日扁舟徑歸常熟縣寓舍。五得除。皆力辭。卒致其事。嵩之敗。上思其言。手詔褒之。賜田五百畝。錢五千緡贖其家。

洪咨夔 臨安於潛人。除監察御史。擊逐史彌遠貪黨居多。會同臺王定。經詆正人。劉。山。變政定。遂與定俱出臺。先是崔丞相帥淮帥蜀。皆辟與偕行。禮為上賓。理宗立入朝。言濟王之死。非陛下之

心。當國者。志之。輪對又言。李全必有後患。遂鑄能。端平入見。會蔡州以完顏守緒背來。時相修為。從事以薦。太廟。咨夔。奏。寒。灰。而。認。殘。骸。雖。雖。無。所。用。其。明。況。與。強。為。鄰。抱。虎。枕。蛟。事。變。巨。測。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茲。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咨。夔。在。嘉。定。實。紹。不。合。在。端。平。又。不。合。素。行。既。高。又。文。足。以。達。故。一。日。入。臺。丰。采。震。天下。時。將。重。珍。王。遂。郭。錫。卿。皆。入。臺。有。直。聲。劉。漢。綱。再。入。臺。攻。史。嵩。之。直。聲。尤。著。既。沒。上。賜。贈。其。家。加。于。王。萬。且。證。之。曰。忠。表。其。閭。為。忠。諫。坊。凡。皆。蓋。諫。之。賢。蓋。諫。國。之。紀。綱。理。宗。能。一。一。崇。獎。之。四。十。年。之。治。多。繫。其。力。故。敬。錄。其。人。如。此。然。蓋。諫。為。天子。斥。逐。權。奸。使。不。得。害。于。而。固。專。任。臺。諫。之。力。也。蓋。諫。為。權。臣。用。空。其。善。類。使。天子。孤。立。而。國。以。危。亦。專。任。臺。諫。之。弊。也。蓋。與。諫。為。虛。位。君子。居。之。國。之。福。小。人。居。之。國。之。禍。小。人。十。常。八。九。君子。十。無。一。二。二者。之。分。在。為。天子。用。及。為。權。臣。用。耳。故。天子。以。親。擢。臺。諫。為。賢。宰相。以。不。私。薦。臺。諫。為。賢。臺。諫。以。不。阿。私。幸。相。為。賢。臺。諫。官。本。九。品。青。衫。一。經。親。擢。即。權。重。宰相。祖宗。立法。意。果。何。在。乘。何。不。問。其。人。之。賢。否。而。一。切。任。之。乎。不。辨。其。言。之。是。非。而。一。切。從。之。乎。理。宗。于。臺。諫。之。非。其。人。者。夜。半。片。紙。時。加。斥。逐。故。終。理。宗。世。國家。無。已。甚。之。禍。其。人。不。足。以。汗。簡。冊。故。不。錄。在。法。臺。諫。不。報。謁。士。大夫。而。近。或。逼。發。邊。關。監。司。郡。守。皆。使。曲。獄。私。舉。以。濁。亂。天下。在。法。臺。諫。避。嫌。鄉。鄰。而。近。或。動。其。鄉。之。郡。縣。長。吏。使。子。弟。債。僕。皆。得。橫。行。州。縣。在。法。臺。諫。擢。權。奸。不。毛。舉。細。故。而。近。或。薦。游。士。受。賂。之。言。取。縣。令。振。職。抑。豪。強。正。稅。籍。者。率。鑄。能。之。名。曰。月。課。使。人才。摧。折。根本。大。壞。窮。民。反。代。豪。強。納。官。至于。重。輸。白。納。而。無。所。訴。凡。此。三者。雖。皆。臺。諫。未。流。之。弊。有。能。申。明。著。之。令。甲。亦。非。小。補。云。

度宗 立十年。恭儉小心。委政舊輔。賈道。值年穀屢登。四方無虞。似道益以驕肆。遠違君父。養傲湖山。自號半閑老人。而遙制朝廷之命。不知皆天所以益其疾。咸淳十年甲戌七月。上崩。是年十二月。元兵北渡。國事遂至于不忍言。似道亦竄死矣。初似道恃其姊貴妃勢。游狎博戲。為市井無賴。理宗知之。不用。史巖之薦。擢金部。以刻薄稱。職得為京湖總領。京湖財賦。潤數似道復倚勢。重催一二十年。已獨無納虛名之賦。至斬吉州都吏。又逼主管官死之。諸道官吏。以性命故。破產倍償。賦益川湧。山積。用以買譽游士。談其有宰相度量。得帥兩淮。又得帥京湖。又得以宰執恩數。盡護諸道兵。己未秋。元兵初僉渡鄂。道時以督視置司漢陽。力未及沿邊上下。理宗皇帝。每憂書痛責之。賴印應飛守鄂。道。上則王堅守合州。下則史巖之守江州。前則向士璧守潭州。兵勢聯絡。咸權不至旁出。又賴曹世雄斷浮橋于涪州。使彼兵中斷。而元主蒙哥。為王堅所挫。辱憤死。攻我鄂州之酋。忽必烈者。蒙哥從兄也。聞之。急歸謀立。亦解圍去。方賈似道事急之際。皆約議和。已而往來鄂州。與共守戰。皆獲捷。及元兵解去。遂掩和議不言。而自詭再造之功。又得奏凱歸朝。正席廟堂。為右丞相。為平章重事。自此不復言兵。唯日聚諛佞。歌頌太平。以實其欺。元遣使督和議。則幽之不報。將士定勢。江上者。陳乞功賞。則抑之不行。諸帥如曹世雄。斷橋功第一。則忌其功。貶竄殺之。印應飛。向士璧。則竄以城守公費。皆殺之。史巖之。諸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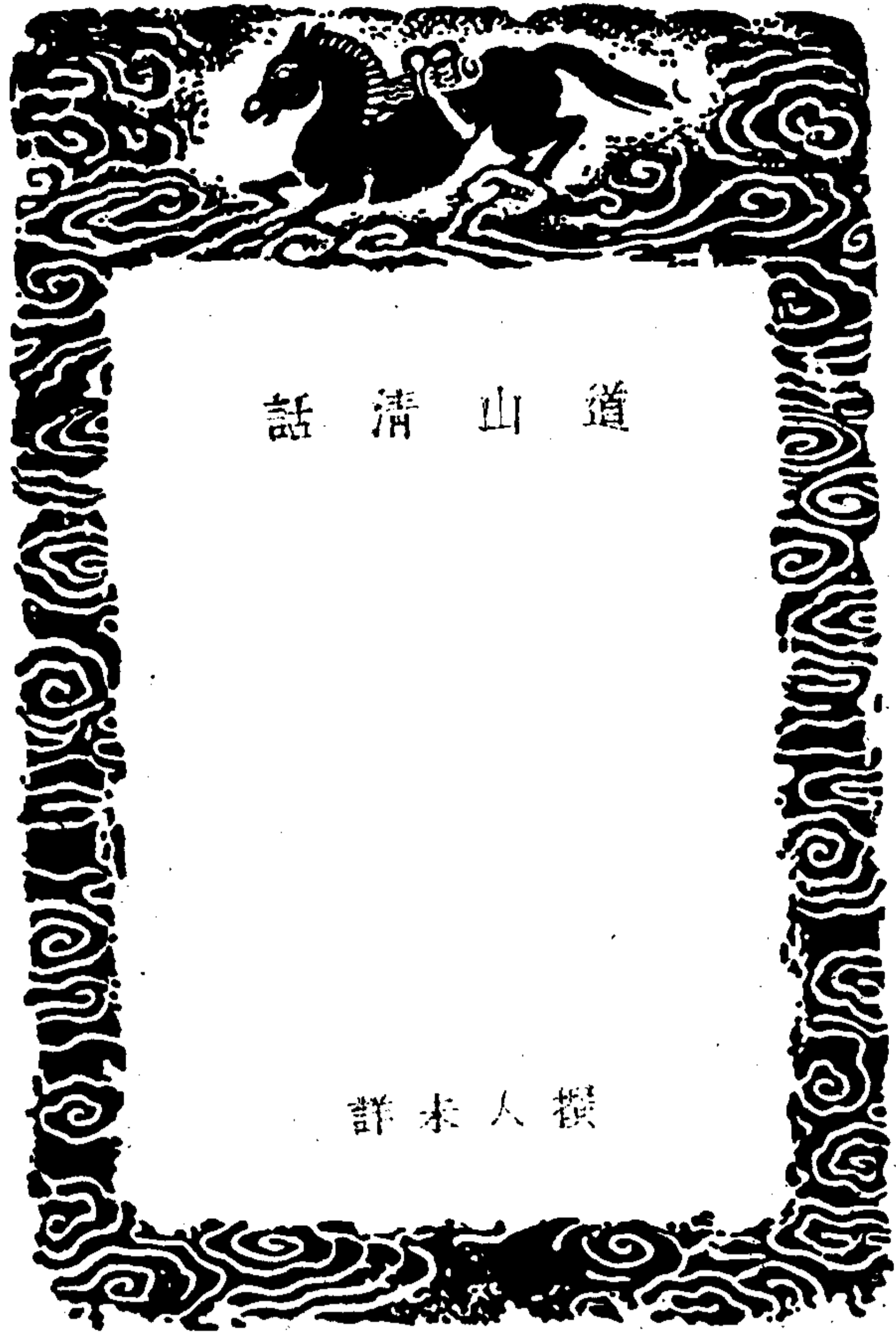
廢細之王堅雖賞功召還實亦置之閑地。惟有呂文德為之腹心與之表裏相私。一切恣其橫。似道舊歷財賦官中外孔眼洞知纖悉。富郡使資梁尸之。而取其賂。制司使淳謹代之。而課其贏。淮東監司利入甲諸路。使制司兼之。不置本司一官。而盡籠其利以入己。惟呂文德代為京湖制總。備知其欺。設首尾。故又一切恣其貪。文德起土豪趙葵。始擢之為將。似道始結之為大將。沿邊數千里。皆歸其控制。所在將佐列成。皆俾其親戚私人。累其官至保傅。換授其子師。變至法從。貴亦至矣。京湖兵在岳鄂王時。額三十萬。史嵩之初為帥時。尚二十五萬。似道自為帥時。尚二十萬。李芝庭自淮東為帥時。尚十七萬。至文德減至七萬。而掩取六十四州。養三十萬兵之賦。入為己有。又用私人戴埴者。名總領。歲科降朝。廷金帛錢楮三十萬。瓜分為己私。以至寶貨充棟宇。產遍江淮。富亦極矣。搯分而言。何啻大過。然文德愚鄙小民。不識字。每伴癡好無禮士大夫。似道既入相。文德自京湖口授人寫醜語。罵似道不敢怒。甚至初為郡。不寫禮祭先聖。罵其不會教。我識字。客將陳故典力請再三。而後從。性尤忌切而貪。寶初諸將既盡。川文德私人獨曹世雄。劉整。才高不肖。屈劉整與曹世雄同斷橋。功成。文德深忌之。似道奪其功。以歸文德。貶世雄移監州。又使整之仇俞興帥蜀。整與興之將及也。大遺賂慶文德生朝。乘其間。亟叛歸。為元任責圖江南。似道又素建議。襄不必守。己未之警。有為白劉請棄襄者。上封以示似道。似道乘乘此棄之無傷。方似道至京湖。首取善守襄者。高遠歸其幕。後劉整因唱文德以玉帶。給于我境。白河開權場。築土牆以護商貨。且擇玉帶尤美者。繫使者腰以酬之。文德受其帶。又兼取使者帶。使盡得一夜築鹿門城。我襄城于其城築之。北大發兵圍襄。似道徐遣愛將范文虎救襄。文虎尤愚鄙。不才。買歌童舞女。驅歌于郢上。六年而不進。襄破。敵兵長驅凡前。將士之求賞不獲者。皆解體。時文德已死。文虎居塔也。與師變。帥沿邊將帥。凡呂之親戚私人。自大將夏貴。陳慶。而下皆降。似道復出視師。見其然。不敢發一矢而遁。國事遂有不忍言者矣。方無事時。嘗相葉夢鼎。江萬里。馬廷賢。似道皆不與之權。權歸省吏。禽應龍。除王。知樞密院。將相之。雖不屑。微服泛海逃。夢鼎諸人亦恥之。稍久。輒力引去。至無官為相。有陳合者。檢陳故事。淳熙間。相位。嘗虛兩年有七月。似道大喜。相位遂久。虛而合以得峻。似道晚年。事皆仰成。禽應龍。似道所欲。逐有臺諫。不敢任責者。亦應龍為疏。以付合臺。似道敗。應龍伏誅。凡倚似道取貨淫樂者。皆誅之。

按東發黃公著續通鑑。其中與大要。本李公心傳。繫年錄。與朝野雜記。理度兩朝。則公在史館。多得于見聞者。文約事詳。亦可謂良史矣。夫理宗以支庶入繼大統。四十餘年。君子小人。更進迭用。治亂消長。固可為當時之一概矣。至于度宗十年之政。一則賈氏。二則賈氏。在朝之臣。無有以國事為首者。襄陽被圍。久弗克救。北兵駭駭。近在江左。帝也。迨聞知焉。使宮車晏駕。少忍須臾。其不牽羊肉。祖為燕薊之俘囚耶。何至于孤兒寡婦。而始憂其禍哉。公之作此書。至賈氏既敗而終。其憂深思遠。可謂至矣。故其論宰相。蓋諫。邊關之非人。所以致強敵之懸。尤拳拳焉。夫公在咸淳。諫諍之際。其所見所聞如此。今之士大夫。處于至正之朝者。其所見所聞。當有甚焉。想夫社稷之亡。山河之具。

未及百年。殆無有今昔之異者。遺民之痛。其不至于備哭而流涕者乎。昔孔子作春秋。昭定哀之間。多特筆。公于理度兩朝。其致意于世道之終也深矣。斯其善學春秋者哉。固取而著之于此。以為亡國之鑒。而他有不能盡錄也。歲在庚戌三月十四日。榮陽生鄭真識。

刻古今紀要逸編跋

東發先生黃氏日抄。合經史子集。凡九十七卷。自宋以來。通行天下矣。其古今紀要。起自三皇。至宋神宗止。卷凡十九。葉文莊云。古今紀要十九卷。當與會先之史略並傳。是文莊之所見者。亦止神宗也。及見邵宏齋宏簡錄。序則云。黃震之脩事理。二朝紀。多散佚。不傳。文獻無徵。後之作。有其志而不逮。悲夫。悲夫。又知日抄之紀要。不止于神宗。宏齋亦付之無可如何矣。先大夫留心史志。蒐購遺書。鈔得鄭千之所輯四明文獻。內有東發兩朝紀要。余閱見狂喜。天下固有湮沒數百年。而一旦復出者乎。非有鄭榮陽之精古采葺。先大夫之好學廣搜。則此卷亦終于銷滅矣。獨是神宗以後。尚有徽。欽。高。孝。光。寧。六朝。不知榮陽何以弗錄。豈東發所紀。原闕是六朝乎。抑紀之而散佚。即榮陽亦未得見乎。是未可知也。願即此卷而談。信耳。信目。多足補宋史之闕文。真赤水之遺珠也。安可使其已獲而再墜乎。此後學之責也。因付梓人。公諸海宇。而東發學。陳自舜。同亮。甫謹識。



道山清話

詳末人撰

道山清話

李常爲言官王安石理財不由仁義且言安石遂非喜勝日與其徒呂惠卿等陰譖竊計思以口舌以文厭過以公論同乎流俗以憂國爲震驚朕師以百姓愁歎爲出自兼井之首以卿士僉議爲生乎怨嫉之口而又妄取經據傳會其說且言理財用而不由仁與義不上置則下窮矣臣自知朝夕蒙戮不憚開垂閉之口吐將腐之舌爲陛下反覆道之凡數千百上覽之驚歎再三撫諭曰不意班行中乃有卿也從前無臣儼說得如此分明待便爲施行明日安石登對神宗正色視安石昨覽李常奏豈不誤他百姓安石垂笏低手作怠慢之狀笑而不對神宗愈怒遂再問之安石略陳數語人不聞安石所言何事但見上連點頭曰極是極是常之奏竟不見降出常後對人言不知安石有甚孤媚厭倒之術司馬君實洛中新第初遷入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箴數十間之則曰此非人行之地將以防盜也公曰吾儻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豈可以此爲防命亟去之

人之叩齒將以收召神觀時除外邪其說出於道家者流故修養之人多叩齒不聞以是爲恭敬也今人往往入神廟中叩齒非禮也

唐明皇名隆基故當時改太一基爲基至今因之不改何也予嘗兩入文字不報

秦觀少游一日寫李太白古風詩三十四首於所居畫壁壁間予因問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之時史

道山清話

一

道山清話

二

但言築宮而師事不聞黃金之名太白不知何據少游曰上谷國經官昭王築臺置千金於其上遂因以爲名聞之信然

正獻杜公嘗言人家祀祖先非簡慢則媿濟得其中者鮮矣

天聖中昭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輒斃當時有一縣尉投書啓具言不可力懇不已至於叩頭流血遵以其故沮格朝命按罷之自是人無敢言者遵因此得進用何斯舉詩云長安古碑用樂石畫尾金鈎擅精密缺訛橫道已足哀况復鑿我代輒斃有如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衣吁可惜斯舉黃州人少年識蘇子瞻初名頴字頴之後名頴之黃庭堅魯直極推重之嘗與斯舉簡云老病昏塞不記貴字欲奉字曰斯舉取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但恐或犯公家諱字爾運自諱編大夫知永興軍即除編制使

斯舉又作黃綿襖子歌其序言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已既晴鄰里相呼負日曰黃綿襖子出矣

子瞻嘗言韓莊敏對客稱仁宗時一夜三更以來有中使於慈聖殿傳宣慈聖起著背子不開門但於門縫中間云傳宜有甚事使中使云皇帝起飲酒盡問皇后殿有酒否慈聖云此中便有酒亦不致將去夜已深矣知官家且歇息去更不肯開門納中使

王陶爲中丞劾韓琦會公亮不押班有背負芒刺之語參政吳奎言不押班蓋已久來相承禮成廢禮非始於二人陶以臺制彈劾舉職便何至引用背負芒刺賦風之語且言陶天資險薄市井小人巧詐

翻覆情態萬狀邵安簡亢反攻奎言陰陽不利咎由執政奎乃言由陶所致所言頗錯奎遂罷

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見臥榻枕邊有一劍公問僕公何用僕公言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

手刀賊賊死于此汝何以處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古人青氈之說汝不記乎何至於是也吾嘗見前輩云夜行切不可以刀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非所以自重也

神宗時文州曲水縣令宇文之邵上書極言時政且言奸聲亂色登盜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隨執朝王者之節而風俗一至於此神宗乃遣一二內侍於通衢中物色民言竟以無是事而止予謂縱物色得其言如何敢舉於上前劉貫父常對人言內官如聽得只是尋常文談

魏公在永興一日有一幕官來參公一見熟視蹙然不樂凡數月未嘗交一語僕公乘間問公幕官者公初不聽之胡然一見而不樂公曰見其額上有塊隱起必是禮拜當非佳士佳地人緩急怎生倚仗

曾宗御講筵所手折一栢枝玩程頤爲講官奏曰方春萬物發生之時不可非時毀折曾宗亟擲于地終講有不樂之色太后聞之歎曰怪鬼壞事呂晦叔亦不樂其言也云不須得如此

溫公在水興一日行國忌香幕次中客將有事欲白公誤觸燭臺倒在公身上公不動亦不問

韓持國爲人嚴嚴方重每兄弟聚話玉汝子華議論風生持國未嘗有一言

邵康節與富韓公在洛每日晴必同行至僧舍韓公每過佛寺神祠必躬身致敬康節笑曰無乃爲佞乎韓公亦笑自是不爲也

車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臥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

道山清話

三

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慶曆中。親事官乘醉入禁中。上遣內侍諭皇后貴妃。使閉閣勿出。后聽命不出。貴妃乃直趨上前。明日上對輔臣泣下。樞相乘間啓廢立之議。獨梁相適厲聲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其事乃止。

契丹遣使論國書中所稱大宋大契丹。以非兄弟之國。今輒易曰南朝北朝。上詔中書密院共議。當時輔臣多言此不計利害。不從。徒生怨隙。梁莊肅曰。此易屈爾。但答言宋蓋本朝受命之土。契丹亦彼國號。令無故而自去。非佳兆。其年賀正使來。復稱大契丹如故。

京城界多火。在法放火者一不獲。則主吏皆坐罪。民有欲中傷官吏者。至自蘇其所居。能免者紛然。時邵安簡爲提點府界縣鎮寨公事。廉得其事。適請自今非延及旁家者。雖失捕勿坐。自是絕無遣火者。遂著爲令。

仁宗時。王文正公爲諫官。因論王德用所進女口。上曰。正在朕左右。文正曰。臣之所言。正恐在陛下左右。上色動。呼內侍使各賜錢三百貫。令即便般出內東門。文正謂不須如此之遽。但陛下知之足矣。上曰。人情皆一般。若見涕泣不忍去。則朕決不能去之。既而上即因說漢唐間事。又言太宗黜李勣。使其子召用。大是入思慮。來喜見于色。忽內侍來奏云。已出內東門去訖。上復動容。乃起。其廢郭后也。蓋臣論列尙美人。上曰。隨即斥去矣。豈容其尙在宮中也。上之英斷如此。盛矣哉。

蘇子瞻時。有似開指麾無士。郡已覺談笑無西戎之句。嘗問子瞻。當是用少陵談笑無西河之語。子瞻笑曰。故是。但少陵亦自用左太沖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也。

予一日在陝府官次。年見一官員與人語。因及守將怒一孔目官。始效守將奮臂抵掌厲聲之狀。次又作孔目官身。權鞠躬請罪。至於學傳呼杖直之聲。一少年方十二三。冠帶在衆中坐。忽叱曰。是何輕薄舉止。一坐驚笑。後問知是蔡子正家子弟。

元祐八年。呂大防因講筵言及前代宮室。多尙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前代人君。雖在宮禁中。亦出與入。登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止欲涉歷黃庭。稍冒寒暑。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唯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至於虛已納諫。不好收獵。不尙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御廚止用羊肉。皆祖宗家法。陛下不須遠法前代。只消盡行家法。既而上退至宮中。笑謂左右曰。呂相公甚次第好。

徽仲爲人。剛而有守。正而不他。輔相奉陵八年。朝野安靜。宜仁聖烈上仙。因爲山陵使。既回。乃以大觀文知顯昌。時元祐甲戌三月也。公既行。而左正言上官均言。其以張耒。秦觀。浮薄之徒。撰次國史。以李之純爲中司。來之邵。楊長虞。策爲諫官。范祖禹。俞執中。呂希純。吳安詩。或主詰命。或主封駁。皆附會風旨。以濟其欲。時監察御史周秩。及右正言張商英。連上疏交攻之。徽仲遂落職。猶知隨州。秩等攻之不已。至循州安置。未幾。而卒。人頗冤之。

程伊川嘗言。醫家有四肢不仁之說。其言最近理。下得仁字極好。

館中一日會茶。有一新進曰。退之詩太孟浪。時賈父偶在座。厲聲問曰。風約一池萍。誰詩也。其人無語。蘇子瞻一日在學士院閑坐。忽命左右取紙筆。寫平時交遊風。良苗亦懷新雨句。大書小楷行草書。凡寫七八紙。鄉筆太息曰。好好。散其紙於左右給事者。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僮。有一士人。盡指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非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砢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其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則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絕倒。

劉貢父一日問蘇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嘗說日月也。二公大笑。

常秩之學。尤長於春秋。或問秩。孫復之學何如。秩曰。此商君法爾。步過六尺。與棄灰於道者有殊。大不近人情矣。

周重實爲察官。以民間多壞錢爲器物。乞行禁止。且欲毀棄民間日近所鑄者銅器。時張天覺爲正言。極論其不可。恐官司臨迫。因而壞及前代古器。重實之言既不降出。憤懣不平。謂同列曰。天覺只怕壞了錢兒聲兒。

呂晦叔爲中丞。一日報在假。館中諸公因問何事在假。時劉貢父在坐。忽大言。今日必是一箇十齋日。蓋洛中有一僧。欲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云。聞富彥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但晦叔貪佛。已不可勸。人亦不怪。如何勸得彥國。堯夫曰。今日已暮矣。姑任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後月餘。彥國招數客共飯。堯夫在焉。因問彥國曰。主上以裴晉公之禮起公。公何不應命。又聞三遣使。公皆臥內見之。彥國曰。衰病如此。其能起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即出。恐亦未是。彥國曰。弼亦不曾思量至此。

神宗時。韓子華爲中丞。勅奉宰臣富弼。人言張茂先爲先帝子。而弼引爲管軍。鄭公可罷。子華亦待罪。仍牒閣門。更不稱中丞。及不朝參。今中書密同議。以爲管軍。人無間言。絳欲以危言中傷大臣。事既無根。徒搖衆聽。兼絳舉措顛倒。不足以表率百官。於是子華削職。知蔡州。子方亦請外。知荆南。救過門下。何郊知封駁事。封還。子方乃留。

仁宗時。梓州妖人白彥歎。能依鬼神作法以誑人。至有死者。獄上請獻。皆以不見傷爲疑。梁莊肅曰。殺人以刀。尙或可拒。以誑則其可免乎。竟殺之。

張堯佐以溫成之故。復除宣徽使。唐質甫時爲御史裏行。爭之不可得。求全臺上殿不許。求自貶不報。於

否公曰：道簡則如何知得，但佛亦如何地學得。彭汝礪久在侍從，剛明正直，朝野推重。晚娶宋氏，婦有姿色，器資承順，惟恐不及。後出守九江，病中忽染紙筆，大書云：宿世冤家，五年夫婦，從今以往，不打這鼓，投筆而逝。

晏文獻公為京兆，辟張先為通判，新納侍兒，公甚屬意。先字子野，能為詩詞，公雅重之。每張來，即令侍兒出，侑觴往往歌子野所為之詞。其後王夫人獲不容，公即出之。一日，子野至，公與之飲，子野作碧牡丹詞，令營妓歌之。有云：望極藍橋，但暮雲千里，幾重山。幾重水之句，公聞之，愜然曰：人生行樂耳，何自苦如此。亟命於宅庫支錢若干，復取前所出侍兒，既來，夫人亦不復誰何也。

陳慶中云：嶺南之人，見逐客，不問官高卑，皆呼為相公。想是見相公常來也。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青，往往以賤名為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服公之捷對。

裕陵嘗因便殿與二三大臣論事，已而言曰：嘗思唐明皇晚年，修心一掃，其為禍有不勝言者。本朝無前代離宮別館，游豫奢侈，非特不為，亦不暇為也。蓋北有狂虜，西有黠羌，朝廷汲汲然左枝右梧，未嘗一日不念之。二虜之勢，所以難制者，有城國，有行國，古之夷狄，能行而已。今象中國之所有矣。比之漢唐，最為強盛，大臣皆言陛下聖慮及此，二虜不足撲滅矣。上曰：安有撲滅之理，但用此以為外懼則可。

溫公無子，又無姬侍，妻夫人既亡，公常忽忽不樂。時至獨樂園，於讀書堂危坐終日，常作小詩，錄書架間。云：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其回人簡有云：草妨步則難之，木礙冠則變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可見公存心也。

石曼卿一日在李駙馬家，見楊大年寫絕句詩一首云：折戟沈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後書曼卿二字，曼卿笑云：真真沒這般文章，塗去曼卿二字，書其榜曰：牧之。蓋兩家集中皆載此詩也。此時佳甚，但頗覺解脫。

熙寧四年，呂晦表乞致仕，有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瘦成風痺，遂難行步，非徒憚跼蹙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仰其如九族之托，良以為憂，是思逃竊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於戲，獻可之論，可謂至矣。

周禮言垂簾時，一日早朝，執政因理會事，太皇太后命一黃門於內中取案上文字來。黃門倉卒取至，誤觸上機頭墜地，時上未著巾也。但見新髻頭撮數小角兒，黃門者震懼，幾不能立。旁有黃門取機頭以進，上凝然端坐，亦不怒，亦不問。既退，押班具其事取旨，上曰：只是錯，太后命押班，只是就本班量行進。又言一日，輔臣離前論事甚久，上忽顧一小黃門，附耳與語。小黃門者既去，頃之復來，亦附耳而奏。上忽變然而興，俄聞御屏後，小細軟之聲交作，須臾即止。上復出一黃門，抱上御椅子，再趨拱而坐，直待奏事畢乃退。太皇亦顧上笑。

章子厚為侍從時，遇其生朝會客，其門人林特者，亦鄉人也。以詩為壽，子厚晚於座上取詩以示客，且指其頰，德云：只是海行言語，道人須道著，乃為工。門人者頗不平之，忽曰：昔人有令畫工傳神，以其不似，命別為之。既而又以不似，凡三四易，畫工怒曰：若畫得似後，是甚模樣，滿坐烘烘。

章子厚人言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為人救止。其後朝士頗聞其事，蘇子瞻嘗與子厚詩，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之語。子厚謂其識已也，頗不樂。

熙寧中有薦華山陳轍者，博學知治亂大體，三十年不出戶庭。鄰人有不識者，云是希夷宗人。既對便坐，上先覽其所進時議，甚喜之。至是命坐賜茶，戰乃趨起，息恐謝不敢者再三。云上有鴟尾，乞陛下暫令除去，上使之退。左右皆掩笑，上亦不怒。對輔臣亦未嘗言及。一日忽有旨，賜東帛令還山。

太祖嘗有旨，不用南人為相，實錄國史皆載。陶穀開基萬年錄開寶史，謂之甚詳。皆言太祖親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或云：自王文穆大拜後，吏輩故壞壁，因移石於他處。後寢不知所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為人竊去。如前兩書，今館中有其名而亡其書也。頃時尚見其他小說往往罕見，今皆為人節略去，人少有知者，知亦不敢言矣。

予一日道過毗陵，舍於張郎中巷，見張之第宅，雄偉園亭，臺榭之勝，古木參天，因愛而訪之，問其世家，則知國初時有張修者，隨李煜入朝。太宗時，修在史館，家多食客，一日，上問卿何客之多，每日聚說何事。修曰：臣之親舊，多客都下，貧乏絕糧，臣累輕而俸有餘，故常過臣飯，止菜羹而已。臣愧非薄，而彼更以為美，故其來也，不得而拒之。七日上遣快行家一人，伺其食時，直入其家，必方對客飯，於是即其座上，取一客之食，以進，果止。擲飯菜羹，仍皆置豐陶器，上喜其不隱，時號菜羹張家，修三子益之，且之查之，皆嘗為郎官，至今彼人呼其所居曰：張郎中巷。

唐子方為人剛直，既參大政，與介甫議事，每不協，嘗與介甫議，殺人傷者許首服，以律案問免死，爭於裕陵之前。介甫強辯，上主其議，子方不勝憤懣，對上前謂介甫曰：安石行乖僻，其實不曉事，今與之造化之柄，其視天下蒼生必矣。上以其先朝遺直，驟加登用，亦不之罪。既而子方直背而死，方其病革，車駕幸其第，以臨問之。子方已昏，不知人，忽聞上至，開目而言曰：願陛下早覺悟，可惜祖宗社稷，教安石填却上首肯之，問其家事，無一言及死。又幸其第，見其妻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以賜其家。上有昭陵御題，直哉若人，為國砥柱八字，印以御寶。下有昭陵御押字，予嘗親得見焉。其家傳有云：子方一日見介甫臨華嚴經，因勸介甫不若早休官去。介甫問之，子方曰：公之為官，止是作業，更做執政數年，和佛也費力。介甫不答。一日，子方在朝，假介甫乃以子方之言白于上，將以危之上，大笑而止。

紹聖改元九月，禁中為宣仁作小祥道場，宜隆報長老陸座，上設御帳於旁，以聽其傳說。伏願皇帝陛下愛國如身，視民如子，每念太皇之保祐，常如先帝之憂勤，庶尹百僚，謹守漢家之法度，四方萬里，永為趙氏之封疆。既而有僧問語云：太皇今居何處。答云：身居佛法龍天上，心在兒孫社稷中。當時傳播人真不稱狀於戲，太皇之聖，華夷稱為女堯舜，方其垂簾，每有號令，天下人謂之快活條貫。

道山傳

道山傳

道山傳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初夜開寶寺塔。表裏通明。徹旦禁中夜遣中使賈隆御香。寺門已閉。既開。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無所見。去寺漸明。後二日。宣仁上仙。

嘗聞祖父言。每歲三月二十八日。四方之人。集于泰山東嶽祠下。謂之朝拜。嘉祐八年。祖父適以是日至祠下。言其日風寒。已如深冬時。至明日。地皆結冰。寒甚。幾欲裂而墮。指人皆閉戶。道無行迹。日欲入。忽聞傳呼之聲。自南而北。儀衛雄甚。近道人家。有自戶牖潛窺者。見馬高數尺。甲士皆不類常人。轍扇車乘。皆如今乘輿行幸。望廟門而入。廟之重門皆洞開。異香載路。有丈夫絳袍纓帽。坐黃屋之下。亦微聞贊拜之聲。亦有言去朝真君回來。又有云真君已歸。皆相顧合掌。中夜方不聞人語。又明日。天氣復溫。皆揮扇而行。後數日。方聞昭陵其日升遐。

昭陵上賓前一月。每夜太廟中有哭聲。不敢奏。一日。太宗神御前香案自壞。杜少陵宿龍門詩。有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為闕。黃魯直對秦極言其是。賈父聞之曰。直是怕他。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楊大年與梁周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但呼朱翁梁翁。每以言侵侮之一日。梁戲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搖手曰。不要與。衆皆笑其捷。雖一時戲言。而大年不五十而卒。

今上初登極。羣臣班列在庭。忽一朝士。大叫數聲。仆地不知人。扶未出殿門。氣已絕。予頃時於陝府道間。舍於逆旅。因步行出間。有村學究教授二。三小兒。閑與之語。言皆無倫次。忽見案間有小兒書卷。其背乃蔡襄寫洛神賦。已截為兩段。其一塗汙已不可識。問其何所得。曰。吾家敗籠中物也。問更有別紙可見否。乃從篋中書夾中。取二三十紙。大半是襄書簡。亦有李西臺川燒所寫詩數紙。因以隨行。白紙百餘幅。易之。欣然見授。問其家世。曰。吾家祖亦嘗為大官。吾父罷官歸。死于此。吾時年幼。養於近村學究家。今從而而李姓。然吾祖官稱姓名。皆不可得而知。頃時如此紙甚多。皆與小兒作書卷。及糊窗用了。會日已暮。乃歸旅舍。明日。天未明即登塗。不及再往。至今為恨也。

先公嘗言頃見李公擇云。曾於高郵道上。時正午。見隨清流有竹籬。籬之極雅潔。前有脩竹長松。二道士。隨流奕棋於松陰間。其一疎髯秀目。其一美少年。肌體如玉。見公擇來。皆欣然。然與之語。則凡俗鄙俚。入其茅屋。下。往往堆積糞糶。類之類。觀其寢處穢汙。如僕廩然。忽問予能飲否。予曰。粗能之。其少年道士徐起。取酒既而酒如米泔。且將與飲。於樹間摘小毛桃子數枚。置案上。予疑其仙也。乃危坐飲。惟引不敢辭。其盛酒物。乃一大盆。飲於破陶器中。徐顧予僕曰。此人亦得。乃與之酒。一陶器。二道士先醉。長嘯而入。予愈疑焉。既別。數里許。詢道旁人家。曰。二人者。里胥之子也。在城中出家。今其父死。歸謀還俗。而分其家財耳。

慶曆中。胡瑗以白衣召對。侍選英講。易。讀乾元亨利貞。不避上御名。上與左右皆失色。瑗曰。隨文不諱。後環因言孟子。民無恆產。讀為常。上微笑曰。又却避此一字。蓋自唐穆宗已改常字。積久而讀熟。雖曰尊經。然坐斥君父之名。亦未為尤。上嘗詔其修國史。瑗乃避其祖諱。不拜。

舊制。講官坐而講讀。別置書策於御案上。仁宗忽一日。講讀官已班立。堦上出。久之。忽有內侍官自御屏後出。大聲曰。有聖旨。今後講筵官起立。御案前講讀。自是遂為定制。至神宗朝。王安石為侍讀。以言道之所存。請復賜坐。有旨下。禮官議。韓維以謂當賜坐。劉放以謂不可。紛爭不已。議於上前。維曰。今有時禁中宜長老說法。猶陸高麗坐。吾儒講聖人大中至正之道。乃獨不得坐耶。放曰。彼髡徒何知。自是朝廷不約束耳。維讀聖人書。乃亦欲如彼髡無君臣上下乎。安石非為道為己重耳。於是安石之請不行。至元祐初。程頤復請坐講。太皇曰。皇帝幼沖。豈可先教改動前人制度。有旨令不得行。

今皇帝即位之明年。范純仁卒。其遺表有曰。伏願陛下清心寡欲。約己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據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正邪之歸。搜扶幽隱。以盡才人。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毋輕議邊事。包容狂直。而毋易逐言官。若宜仁之。既勝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皆權臣務快其私忿。非秦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末究流人之往。復悉以聖恩而特。倘使存沒。猶玷瑕。又復不解。翻揚之。嚴幾空。幣藏之。積有城不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聖聽。此李之儀端叔之文也。上令大書此表。留禁中。章惇由是再貶雷州司戶。端叔後坐黨籍。終身廢棄。

黃庭堅宜州之貶也。坐為承天寺藏記。張舜民彬州之貶也。坐進兵論。世言白骨似山沙似雪之時。此特一事耳。兵論近於不遜矣。舜民嘗因登對云。臣頃赴潭州任。因子細奏陳神宗感疾之因。哲宗至於失聲而哭。

元符二年十二月一日。水關五丈河。數處波浪湧起。亦有聲如潮水高丈餘。數日而止。富丞相一日於墳寺。覽度一僧。賈父聞之。笑曰。查國壞了幾箇。才度得一箇。人問之曰。查國每與僧對語。往往獎予過當。其人恃此傲慢。反以我禍者。故目擊數人矣。豈非壞了乎。皆大笑。然亦莫不以其言為當。

趙悅道罷政開居。每見僧至。接之甚有禮。一日。一士人以書贊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勉以卒業。却與閑退之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皇恐而退。後再往。門下人不為通。士人謂閣者曰。參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尙。閣者曰。尋常來相見者僧。亦只是平人。但相公道只是重他。裝裝士人者笑曰。我這領白。直是不直錢財。閣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便那轉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而人傳以為笑。

頃時都下有一賣藥老翁。自言少時嘗為尚書中門子。門旁有土地廟。相傳為大將軍廟。靈應如響。廟有斷碑。題額彘漢大將軍王公之碑。竈在壁間。堂後官香燭。牲酒無虛日。亦嘗及關者。每有一除拜。必先示朕兆。一夜聞羣鬼聚語。或哭或笑。或曰。他運既當限。只得此來。怎奈何朝廷去裏。一曰。社稷如此。又待如何。其一曰。改東作西。幾時定。至曉方不聞聲。不數日。果有拜相者。

元祐五年。文太師自平章軍國重事。致政而去。初。潞公再入。劉摯於籬前。言王同老所入。劄子。皆文彥博教之。乞行下史官改正。宣仁曰。此大不然也。吾於此事。熟知之矣。仁宗時。乞立英宗為嗣者。文太師也。後策立英宗者。韓相公也。功不相掩。宣仁既退。歎曰。劉左丞。幸是好人。何故如此。舉既相。故潞公力求退。麻既入。御批紙背有云。音聲不遇。尙有就問之禮。几杖以饒。陪親視之朝。勿以進退之殊。云云。後學士院入此五句。下添而廢謀猷之告。潞公年九十二。至紹聖五年卒。公逮事四朝。七換節鉞。為侍中。司空。司徒。太保。太尉。知永興大名秦州者再。兩以太師致仕。五判河南。出將入相者五十餘年。可謂功德兼美。既而黨論興。無所不有矣。

幸老入相。不及一年而罷。坐父死不葬。後幸老作家廟。記自辯。劉器之為其集之序。建中靖國辛巳。都下有一僧。行誦法華經。晝夜不停聲。雖大雨雪亦然。行步極緩。問之不應。招之不來。有人隨其後。行亦無止宿處。每誦數十句。即長歎一聲。曰。怎奈何無人知者。

元祐丁卯十一月。雪中。予過范堯夫於西府。先有五客在坐。予既見。因衆人論說民間利害。公甚喜。嘗室中無火。坐久寒甚。公命溫酒來。公與坐客各舉兩大白。公曰。說得通達。後令人心神融暢。或問范堯夫仁何以不信佛。堯夫曰。爾必待我合掌膜拜。然後為信耶。

司馬君實嘗言呂晦叔之信佛。近夫佞。歐陽永叔之不信。近夫躁。皆不須如此。信與不信。纔有形迹。便不是。裕陵嘗問溫公。外議說陳升之如何。溫公曰。二相皆閩人。二執政皆楚人。風俗如何得近厚。又問王安石如何。溫公曰。天資僻執。好勝不曉事。其拗強似德州。其心術似福州。上首肯微笑。又嘗稱呂惠卿美才。溫公曰。惠卿過於安石。使江充李訓無才。何以動人主。

司馬君實與呂吉甫。在講筵。因論變法事。至於上前紛擊。上曰。相與講是非。何至乃爾。既能講。若實氣貌愈溫粹。而吉甫怒氣拂膺。移時尙不能言。人言一箇陝西人。一箇福建子。怎生斷合得著。

趙先生蔡州人。後往來無定。蘇子由諸公極愛重之。嘗言人將發。不惟門戶有旺相。視僕史輩亦可知。洛中士大夫家僕史。往往皆官樣。吾嘗觀主人將興。其僕史輩必氣宇軒昂。仍忠勤不為過。主人將替。僕史輩縱不偷健。便一身疥癩。周世宗與本朝。蘇祖方。潘龍時。識者識其門下人。皆是節度使。

趙先生能使人夢寐中隨其往。以觀地獄。寶靈長老不信。欲往觀之。先生與之對跏坐。命長老合眼正念。入視之。二人皆已熟睡。鼻息如雷。俄頃而覺。長老者流汗被體。視先生合掌作戰慄之狀。人問之。皆不答。但面道人往州橋間。銀鋪李員外如何。既而人曰。今早早矣。明日長老遂退院而去。

京師慈雲有曇玉講師者。有道行。每為人誦梵經。及講說因緣。都人甚信重之。病家往往延致。一日。與趙先生同在王聖美家。其伴方講說。趙謂僧曰。立爾後者何人。僧回顧。愕然者久之。自是僧彌更修謹。除齋粥外。粒米勺水不入口。人有招致。則命即往。一錢亦不受。

熙寧壬子九月。華山阜頭嶺崩。聲震數十里。西嶽祠門戶皆震動。鐘鼓成聲。陷千餘家。有大石自立。高四丈。周百八十尺。今宜德門即正陽門。自明道元年十二月改此名。今得七十年。民間但呼正陽門也。

明肅既上賓。時道誥以太妃楊氏為皇太后。軍國大事。內中商量。閣門促百官班賀皇后。時蔡齊為中丞。厲聲叱曰。離命汝來。不得追班。閣門吏皇懼而退。既而執政入奏。今皇帝二十四歲。何必更煩太后垂簾。豈有女后相繼之理。議未定。御史龐籍奏言。適已將垂簾儀仗了矣。敢有異議。請取旨斬于庭。左右震慄。后自屏後曰。此間無固必。於是刪去道誥中內中與皇太后商量一節。當時倉卒中。寔自蔡齊先發之。

劉貢父嘗每見介甫道字說。便待打諢。張文潛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實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思慮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潛大笑。

大參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凡有問無不知者。其在北門。因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因問墨智墨。尤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即令秘閣取此書。既至。彭年令於第幾板尋檢。果得之。上極喜。自是注意。未幾執政。

程頤一日在講筵。聞有旨召江西僧元某。不知何為。秦陵曰。聞其有禪學。故召來。欲一見之。頤曰。臣所講者。君臣父子仁義道德性命之說。盡在此矣。不省陛下以何為禪也。上不語。頤又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元某之名。如何得達。上復不語。既罷講。頤即移書兩省諫坡。謂豈可坐視而不救。不惟負兩宮之委任。抑且負先帝之厚恩。於是頤稱病在假。太皇夜遣使至頤家。密傳旨云。皇帝既服不。說書且看先朝面。明日早參。既朝參。又明日當講。既講畢。欲退。一中官附耳密奏數語。上曰。風露早寒。可共飲蘇合酒一杯。酒未至。上曰。前日召江西僧。何益於治道。已令更不施行。頤曰。人主好佛。未有不為國家之害。陛下知之。社稷幸甚。越數日。又因講次。頤復奏陳曰。梁武帝英偉之姿。化家為國。史稱其生知淳孝。篤學勤政。誠有之。終其身無他過。止緣好佛一事。家破國亡。身自餓死。子孫皆為侯景殺戮。俱盡。可不深戒。上曰。前日江西召僧。已曾說與卿。更不施行。頤曰。願陛下取梁武帝紀一。看。不然。臣當撫其要而之上。上曰。想是如此。卿必不妄言。

近侍一從官。其父本胥也。屢典大藩府。其治刻木輩極嚴。少有過舉。即黥配。親舊有勉之者。則曰。吾豈不知。但吾為民父母之官。豈可見病民者坐視而不治也。其為郡。所至有聲。其父年九十二方卒。官封至宜奉大夫。

張先京師人。有文章。尤長於詩詞。其詩有浮萍斷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草聲之句。膾炙人口。又有雲破月來花弄影。隔牆風弄軟羅影之詞。人目為張三影。先字子野。其祖母宋氏。孝章皇后親妹也。祖遜因是而貴。太宗朝為樞密副使。子野生貴家。刻苦過於寒儒。取高科。甫改秩為鹿邑縣。以劾歐陽永叔雅敬重之。嘗言與其同飲酒。醉。客或歌或呼起舞。子野獨退然其間。不動聲氣。當時皆稱爲長者。今人乃以張三影呼之。哀哉。歐公爲其墓銘。

黃庭堅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庭堅一日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亦無倦色。景仁嘗言二十年來。胸中未嘗起一思慮。二三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譁呼。只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公不悅。

神宗一日在講筵。既講罷。賜茶。甚從容。因謂講筵官。數日前因見司馬光王昭君古風詩甚佳。如宮門銅鎖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滿襟。鄉鄰讀之。使人愴然。時君實病足。在假已數日矣。呂惠卿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何從而得此詩。上曰。亦偶然見之。惠卿曰。此詩不無深意。上曰。卿亦嘗見此詩耶。惠卿曰。未嘗見此詩。適但聞陛下舉此四句。爾。上曰。此四句有甚深意。

往見曾子固家。有五代政要一百卷。今人家難得之。頗恨無筆力。嘗愛世宗自改賜江南書。有曰。但存帝號。何與。漢。備。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語。意。雄。偉。真。得。帝。王。大。體。蓋。是。嗣。王。欲。削。尊。稱。求。緩。師。也。

黃庭堅年五歲。已讀五經。一日。問其師曰。人言六經。何獨讀其五。師曰。春秋不足讀。庭堅曰。於是何言也。既曰。經。矣。何。得。不。讀。十。日。成。誦。無。一。字。或。遺。其。父。庶。喜。其。警。悟。欲。令。習。神。童。科。舉。庭。堅。竊。聞。之。乃。笑。曰。是。甚。做。處。庶。尤。愛。重。之。八。歲。時。有。鄉。人。欲。赴。南。宮。試。庶。準。同。舍。錢。飲。曾。作。詩。送。行。或。令。庭。堅。亦。賦。詩。頃。刻。而。成。有。云。君。到。玉。皇。香。案。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請。在。人。間。今。八。年。

錢穆父嘗言。頃在館中。有同僚曹姓者。本醫家子。嘗緣入館。不識字。且多犯人。錢一日因誦子瞻詩。曹巽然曰。每見諸公喜此人。不知何謂。或言其文章之士也。曹曰。吾近得渠作詩。皆重疊用韻。全不成語。言錢恐人作偽。命取以觀之。乃子瞻醉中寫少陵八仙歌。錢曰。此少陵詩。子瞻寫耳。曹曰。便老陵也好。喫棒。一日。諸公過其家。觀其所藏書畫。其家多貨。雖真贗相半。然尤物甚多。有虞世南寫法華經。褚河南寫閑居賦。臨關亭。云其父得於天上。蓋錫貨之物也。諸公愛玩。不能去手。又有閻立本粉畫羅漢。橫軸。上各有贊字。畫皆真。楷可喜。乃唐時帝王御製。不知何帝所作。皆有小長印。御製之寶。兩頭皆尖。如橄欖核狀。外標首題云。應真橫軸。曹問坐客何故爲應真。或對曰。真即羅漢也。曹曰。好好地團甚謎。亟命易去。自題云。十八大阿羅漢。或言應真橫軸四字。亦是名人書。

晏臨淄臨川人。其未生時。有仙人曹八百見其父。因謂之曰。上界有真人。當降汝家。自是其家日貧。臨淄公既顯。其季弟穎。自幼亦如臨淄公警悟。章聖聞其名。召入禁中。因令作宮沼瑞蓮賦。大見稱賞。賜出身。授奉禮郎。穎聞之。走入書室中。反關不出。其家人輩連呼不應。乃破壁而入。則已脫去。案上有紙。大

書小詩二首。一云。兄也錯到底。猶誇將相才。世緣何日了。了却早歸來。一云。江外三千里。人間十八年。此行誰復見。一鶴上遼天。其年十八歲也。章聖御筆神仙晏穎四字。賜其家。

李觀字泰伯。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文。古文彌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丈人尙自爲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後極索。實。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懷。聞者莫不絕倒。

秦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飯。時正春時。管妓皆在後園賣酒。相與至筵前。聲喏。君謨留以佐酒。烈已不樂。酒行。乘妓方歌。烈併酒擲于案上。作皇懼之狀。踰牆攀木而遁。時秦伯坐上賦詩云。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酌酒處。幾多鳴鶴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既而烈聞之。遂投牒云。李觀本無士行。輒造賓筵。詆釋氏爲妖胡。指孟軻爲非聖。按吾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誅市朝。君謨覽牒。笑謂來者云。傳語先生。今後不使弟子也。君謨後每會客。必以示坐上。以供一笑云。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石軍方熟眠。謂湯燻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獨看紅蕖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云白墮既是一人。莫難爲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其曹家那漢理會。却來此間斷魔。蓋文潛時有僕曹某者。在家作過。亦去失酒器之類。既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文移取會也。坐皆絕倒。

劉貢父平生不曾議人長短。人有不睦。必當面折之。雖介甫用事。諸公承順不及。惟貢父屢當面攻之。然退與人言。未嘗出一語。人皆服其長者。雖介甫亦敬服之。黃魯直嘗云。高祖紀忍能薄。止是才能之能。合作奴登切。孟堅不必解說。彼音奴來切者。三足繫也。徐浩詩法。士多環能。却在來字韻押。乃是僧似繫爾。子嘗見蘇子瞻一帖云。歲行盡。風雨凄然。紙窗竹屋。燈青燐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爲愧。一日。對貢父舉此。貢父云。前數句是夜行迷路。誤入田螺精家中來。

黃育字和叔。魯直叔父也。爲童兒時。其伯氏長善。將諸兒出行。天驟雨。長善問諸兒。日在雨落。翁婆相撲。是何語。和叔曰。陰陽不和也。時年七歲矣。朱康叔送酒與子瞻。子瞻以簡謝之。云酒甚佳。必是故人特遣下廳也。蓋俗謂主者自飲之酒。爲不出庫。范堯夫帥陝府。有屬縣知縣。因入村至一僧寺。少憩。既飯。步行廊廡間。見一僧房頗雅潔。闔無人聲。案上有酒一瓢。知縣者戲書一絕於窗紙云。爾非慧遠我非陶。何事窗間酒一瓢。僧野避人聊自醉。臥看風

竹影蕭蕭。不知其僧俗家。先有事在縣。理屈坐罪。明日其僧乃截取窗字黏於狀前。訴于府。且曰。某有施主某人。昨日攜酒至房中。值某不在房。知縣既至。施主走避。酒為知縣所飲。不辭。但有數銀盃。知縣既醉。不知下落。銀盃各有鐫識。今施主迫某取之。乞追施主某人。與廳吏某人。詢之。堯夫曰。爾為僧。法當飲乎。杖而逐之。且曰。果有失物。令主者自來理會。持其狀以示子姪。堯夫曰。爾觀此安得守官處。不自重。即命火焚之。對僚屬中。未嘗言及。後知縣者聞之。乃修書致謝。堯夫曰。不記有此事。自無可謝。還其書。

張子顏少卿。晚年嘗目前見白光閃閃。然中有白衣人如佛相者。子顏信之彌謹。乃不食肉。不飲酒。然體瘠而多病矣。時秦陵不豫。汪壽卿自蜀入京。診御脈。聖體極康寧。壽卿醫道盛行。其門如市。子顏一日從壽卿求脈。壽卿一見大驚。不復言。但授以大丸數十。小丸千餘粒。祝曰。十日中服之。當盡。却以示報。既數日。視所見白衣人衣變黃。而光無所見矣。乃欲得肉食。又思飲酒。又明日。俱無所見。覺氣體異他日矣。乃詣壽卿以告。壽卿曰。吾固知矣。公脾初受病。為肺所尅。心脾之母也。公既多疑。心氣一不固。自然有所睹。吾之大丸。實其脾。小丸補其心。肺為脾之子。既不能勝其母。其病自當愈也。子顏大神之。因密問所診御脈如何。壽卿曰。再得春氣。脈當絕。雖司命無如之何。時元符改元八月也。至三年正月。秦陵晏駕。壽卿後入華山。年已八十餘矣。

昭陵上仙之日。金陵城外有人聞數千百人吹簫聲。自空中過。久之方寂然。

崇寧改元之明年。蔡丞相既遷左揆。首令議天下州縣皆建佛刹。以崇寧為額。時石象為中丞。其門人陳確。賢士也。夜過豫。問豫曰。中丞豈可坐此。豫曰。少待數日。看行與不行。未幾。豫招確謂之曰。前夕之言。今早已納劄子矣。上甚喜。乃是乞詔州郡仍置崇寧觀。

崇寧三年四月。大內火。宰輔請以司馬光等三百九人姓名。大書刻石於文德殿門。謂之元祐黨人。凡元符三年應詔直書人為邪等。附黨籍於刑部。云以議火災。其年罷科舉。頒三舍法於天下。

王安石配享文宣王廟庭。坐顏孟之下。十哲之上。駕幸學。親行奠謁。或謂安石巍然而坐。有所未允。蔡知院元度曰。便塑底也不得。

四年正月。元度引兄嫌。以資政知河南府。送車塞道。凡三日始見。絕賓客。然後得行。蔡中給賜之人。絡繹於路。觀者榮之。

明年。彗星見。其長亘天。禁中牖戶洞明。與其他處不同。連夜詔毀文德殿門石籍。宮門方開。有旨取刑部籍入。或云亦焚之。

後跋語

先大父國史在館開最久。多識前輩。嘗以聞見著館祕錄。曝書記。并此書為三。仍歲兵火。散失不存。近方得此書於南豐曾仲存家。因手抄藏示子孫。嗚呼。老矣。未知前二書尚及見乎。建炎四年歲在庚戌。孫朝奉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賜紫金魚袋陳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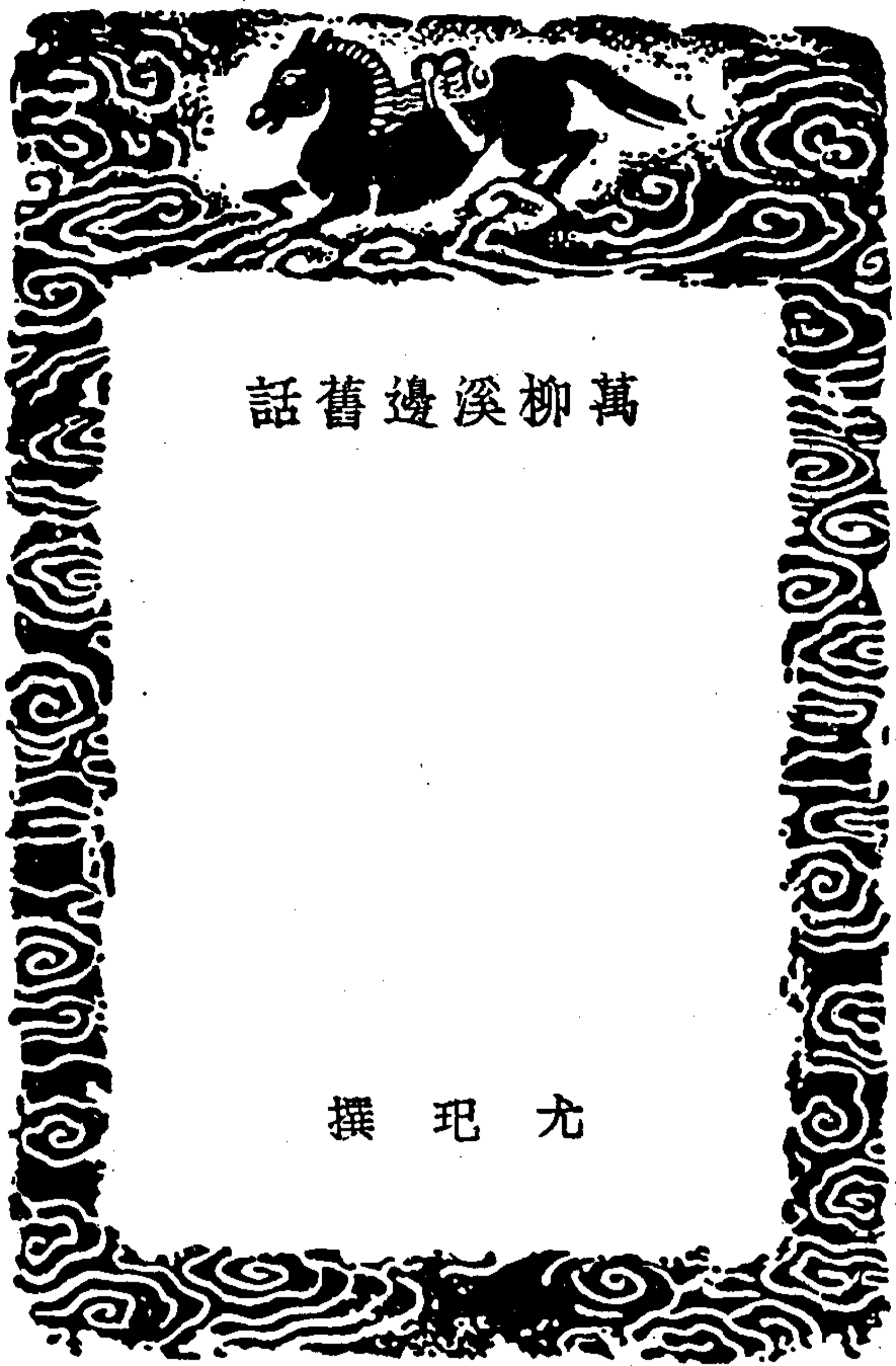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提要

道山清話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說郭摘其數條刻之。題曰宋王暉。案書末有暉跋語云。先大父國史在館。開最久。多識前輩。嘗以聞見著館祕錄。暉書記。并此書爲三。仍歲兵火。散失不存。近方得此書於南豐曾仲存家。因手鈔藏示子孫。後題建炎四年庚戌。孫朝奉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賜紫金魚袋暉書。則撰此書者乃暉之祖。非暉也。周輝清波雜志稱成都富春坊火詩。乃洛中名德之後。號道山公子者所作。亦不言其姓氏。書中記元祐五年。其父爲賀遊國正旦使。論范純仁。呂公著事。歸奏哲宗。哲宗命寄書純仁。後純仁再相。哲宗問曾見李某書否。則撰此書者李姓。非王姓也。然考李巖通鑑長編。是年八月庚戌。命吏部郎中蘇注。戶部郎中劉昱爲正旦使。供備庫使郭宗顏。西京左藏庫副使畢可濟副之。後郭宗顏病。故遣西頭供奉官閻門陸孝立。無李姓者在其間。而所稱去年范純仁出守穎昌。呂公著卒於位事。考二人本傳。實均在元祐四年。則五年字又不誤。不審其何故也。或蘇字劉字傳寫譌爲李歟。所記終於崇寧五年。則成書當在徽宗時。書中頗詆王安石之姦。於伊川程子及劉摯亦不甚滿。惟記蘇黃晁張交際議論特詳。其爲蜀黨中人。固灼然可見矣。其書皆記當代雜事。王士禎居易錄嘗譏其誤以兩張先爲一。今考歐陽修集張子野墓誌銘。蘇軾集張子野詩集跋及定風波引。士禎之說信然。又所記陳彭年對真宗墨智墨允出春秋少陽事。稱上令秘閣取此書既至。彭年令於第幾版尋檢果得之云云。其說頗理。案春秋

道山清話 四庫全書提要

道山清話 四庫全書提要

少陽篇。隋唐志已不著錄。彭年安得見之。宋祕閣又何自有之。今考皇侃論語疏。陸德明經典釋文。邢昺論語疏。皆引春秋少陽此條。其時尚未有晁疏。彭年所舉。非陸氏書則晁氏書耳。是則傳聞者失實。此書因而誤載也。



萬柳溪邊舊話

撰 玘 尤

萬柳溪邊舊話

宋 知非子尤 玘君玉撰

門人張雨書

如邊祖贈待制公諱叔自晉江避難入吳往來吳中諸郡未有定處嘗同王樞密康靖公游浮玉山宿壯
 繆侯祠中以下居求夢夜夢侯手賜錫器器中書一成字覺以告康靖康靖曰器者器皿也皿上著一
 成字錫者常之西南有錫山神明賜公錫器意者俾公居無錫而子孫盛乎始祖遂領神意定居錫之
 許舍山文獻公文獻公諱命子孫世世奉壯繆侯香火
 待制公徒手入吳以正直名世措紳多厚遇之性峻穎善書尤長方丈扁額字間以繪畫自娛求者必厚
 價然後落筆故晚年頗雄於財園亭池館為一時絕勝
 許舍山中祖墓乃買江氏敝居而新之者也東偏楠廳三間壯偉高敞玉蝶梅四十二樹環遶之待制公
 善書書環玉堂三字於梁間後文獻公諱文獻公諱於紹聖元年舉漸榜登第四十二歲而入
 玉堂四十二樹之兆也神宗熙寧七年八月朔日
 待制公嘗游福勝禪寺少飲即醉午睡一竹榻既覺有長川老僧坐其傍告公曰吾居鳳凰山禪定百年
 傳先師相氣之法見先生左鼻氣如松右鼻氣如雲此身後清貴永永爾名子孫貴盛罕有其比但不
 及親見之耳相與結納而別後果如老僧之言今公不遷之祠扁雲松堂蓋自定也

萬柳溪邊舊話

萬柳溪邊舊話

二

許舍山多許氏文獻公文獻公諱許舍山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案案據蘇州府志云許舍山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此云山在西南
 二十五里殆山近而鄉遠也下居不始於表志特舉其最著耳有修吾先生精於禮樂文獻公師事之先生即選為長婿愛同諸子公
 後與修吾長子少卿公德之同年舉進士又與德之相繼拜司封郎中人以為奇

許舍山深多虎童男女盡亦不敢出戶待制公憂之乃命蒼頭拾棗子數十斛預作大繩以棗子置繩股
 中埋於山之四圍不四五五年棟樹長大如城圍山中人號為棟城相與出賃造四門於四方曉開夜閉
 虎遂不敢逾城而入山中人德公世世尸祝之焉

關侯祠凡三易後定築於背楓巖下祠後潭水清澈可愛另立一方亭對潭扁曰雲雨亭題兩邊柱曰山
 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皆待制公手筆待制公奉關侯不異祖先朔望必拜餘日隔三五日必來灑掃
 虔揖培灌竹木故竹木比他山籠更森蔚可愛春秋多游人亦有進關侯香者待制公晚年畏寒憤於
 出戶已經一月不入祠一日微雪中肩輿而來以瘦拂侯像之塵侯兩頰若有汗者待制公以為灑掃
 之役誤以水及像乃手拭之既乾稍久復有心甚疑之不覺淚下速歸便臥疾一月而終正除夜也上
闕詳載

待制公生二子皆洪夫人出也長有終公諱大年二十四而娶范貞節妻二年而舉子陽秋公諱范貞節
 年十九而有終公歿貞節水漿不入口哭泣二日懷陽秋公付少姑徐氏曰姑無子以我子為子可也
 徐將問故貞節持夫故佩劍自刎死有司如例給喪養陽秋公而表其墓少姑待

有終公母弟無已公諱生有俠氣鄰右許氏婦與人私同謀殺夫里宰白其事有司不明置里宰罪公
 捐數十金為贖之一夕曠知許婦與私夫同處於樓公素有勇力乃持刀躍入樓破其戶斬二人以出
 出而遇一僧持燈夜歸者雅識公公懼變服逃於蕩東西信里子文獻公借蘇州籍薦名淮漕不第復
 歸里中明年州薦始登進士

陽秋公與從弟文獻公同年月生公長十日耳以母范貞節死於劍戒家人不得殺牲人殺者亦不食人
 稱為清素道人終其身不忍服紵綺等衣從弟官日林得推恩歲以公名進公不應布素食淡自如年
 三十而生子贈少師公諱遂與鄒夫人別居公一生未嘗近二婦也鄒夫人年百有四歲而卒

贈少師公字逢盛號雲耕奉父母有會參之譽承祖父高貲喜任達傾財結客多樂與賢豪貴人游里有
 蕭氏者先世皇舅富冠一郡放利行勢則有之未嘗為盜也富為衆怨一邑之人共指湖中為盜一家
 六十餘人考掠成獄待死時文獻公官尊矣知其冤而不與白公乃傾家產為蕭白之遂以勞瘁卒年
 四十有五室耿夫人一備亦卒公與耿夫人同年同月生只不同日耳而卒則無不同人咸異之

文獻公二姊皆適葛氏兄弟也二子各生四男皆有文章盛名江左稱葛氏八廢勝仲次仲同登何昌言
 榜進士後文獻公一科耳師仲正仲繼之亦一時衣冠之盛而其後舉者亦十餘人咸得外家之教

文獻公年二十一歲登哲宗紹聖元年進士以薦試學官高等除教授凡三轉至禮部員外郎權國子司
 業遷司封郎進太常卿兼諭德累除國子祭酒中書舍人給事中久之拜兵部尚書尋知樞密院事除

萬柳溪邊舊話

三

文簡公始任揚州泰與令。改江陰學官。召為將作監簿。太宗正丞。進秘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出知台州府。除淮東提舉。改江東。召直祕閣。遷江西漕兼知台州府。此與府。召為敷文閣。改江東提刑。召為吏部郎官。太子侍讀。作侍講。累遷樞密院正。兼左諭德。進太常少卿。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講。又兼直學士院中書舍人。與祠。起知婺州。改太平州。召為煥章閣待制。除給事中。兼侍讀。權禮部尚書。侍講。禮部尚書。兼侍讀。以奉政大夫致仕。贈太師。金紫光祿大夫。

文簡公致政歸。不居許舍山。專居東帶河大第。數步即出西關。渡梁溪。西門外數十步。出懸山。其表三里。吳地記云。古溪極。因造園梁溪之上。後有高崗眺望。沿溪左種梅。右種海棠。各數百樹。公有瑞鶴。鵠詞二首。一詠落梅。一詠海棠。落梅詞云。梁溪西畔小橋東。落葉紛紛水映空。五夜客愁花片裏。一年春事角聲中。歌殘玉樹人何在。舞破香山曲未終。却憶孤山醉歸路。馬蹄香雪襯東風。延博案。瑞鶴作瑞。瑞作瑞。海棠詞云。兩行芳葉傍溪陰。一笑嫣然抵萬金。火齊照林光灼灼。彤霞射水影沈沈。曉妝無力。燕脂重。春醉方酣酒量深。定自格高難著句。不應工部總無心。文簡公有詩文集五十卷。○文簡案。此通考子孫。集五十卷。

臨海公工侍公子也。娶久不育。一日游飲鵝湖中。狂風驟發。一失風覆舟。心甚憐惜。懸重賞。命漁人往拯之。乃常熟州倅汪受任。滿攜家入京者。貨囊皆失。幸一家十一口俱獲生全。受甚德公。出其長女以獻。時女年二十有二矣。亦有姿色。公厚賞其行。遂而傾之。又二年而生正平公。汪倅女所產也。正平公好深。雖畜妻妾而不喜。近一日。間數盥洗手面。不茹葷。不飲酒。稍聞婦女髮油氣。嘔吐不已。或云終身未嘗行人道。好焚異香。日狎一馴鹿。所至隨之。書室中深。不容一塵。公必來自仙位中者乎。享年八十八。卒無子女。以太常博士公。次子寺丞公。為嗣。即祀之高祖也。

兵部侍郎五湖公。初生時。全體刺百花鳥雀。十歲時。隱隱尚存。資極慧。倦於誦讀。以父蔭入仕。仕二十年至兵部侍郎。享高年令終。

兵侍公性愛蟹。秋風蟹肥。日把酒持螯。與客笑傲。山陰術士袁大帽者。其術動帝皇。孝宗時。時召前席。賜實不可勝計。大帽挾人主之寵。往來三公九卿間。而與兵侍公最昵。一日訪公里第。值公在華藏寺。遂操扁舟。榴湖而來。公方與客飲。蟹海亭上。漁人網得八大蟹。其內有二大幾一觔。非復平日所見。公甚喜。捐錢數百文賞之。而大帽適至。喜而劇飲。大帽曰。某近遇一異術。能知人食料。兵侍公曰。今得八蟹。一主六客。孰兼食者。大帽默坐。屈指數十。過算之。面漸赤。大叫曰。異事。異事。七人俱不得食蟹。兼皆大笑。大帽復默算者久之。謂兵侍公曰。公五年以內。未得食蟹。公亦大笑。未幾。客有朱明卿與弟途卿者。僧去。酒方數行。備庖人治蟹甚急。忽途卿奔來曰。吾兄催蟹。啓釜觀之。一落足甚巨。取而嘗之。頃刻眩倒。衆共奔視。明卿死矣。二三客迎醫治木。各司其事。至暮遂不能救。大帽手取諸蟹。傾於湖濱。偶遺

一二落足於岸左。一大食之立斃。而湖濱大小魚之死者不可以數計。湖中漁舟百十。皆仰尤氏為衣食者。乃召進蟹人問之。曰。得於湖岸大垂楊下。公命僕夫持錫掘之。得赤首巨蛇數十。蟹之大者以久。漬毒氣也。兵侍公甚憐明卿。厚葬之。而恤其子弟。厚賜大帽數十金。終身戒不食蟹。

兵侍公夫人性嚴下。常苦目疾。時發時止。發則往往不食。海內有名眼藥。俱用過不能愈。莊定公夫人甚孝其姑。姑亦大愛之。夏日。姑目疾大發。最劇。幾欲自投池水中。莊定公夫人憫哭。禱天。刺臂血調藥。以進。姑目即愈。歷數十年至大故。未嘗復發。事詳夫。

自文獻公曾出登第。工侍公繼之。文簡博士。迪功。莊定。科名接武。莊定公嘗築園臨安之西湖。花木不繁。而蕭灑。宋度宗游湖上。幸其堂。御筆題樓間曰。五世三登宰輔。奕朝星掌。綠綸。蓋實錄也。朝紳榮之。許會山中。井水多鹹。苦人飲。澗水。夏日常患腹疾。兵侍公夫人曾夢神人。與一鐵柱。恍惚如金色。泉水湧出。柱下。頃刻數尺。因此驚覺。以告兵侍公。久之。歸事還家。韓輿中見山間一柱。宛如夢中所睹。問女使。不見也。命僕夫以松檜。之。歸告兵侍公。召匠鑿之。不十尺。而泉水湧出。甘淡不異。二泉。鄉人作地溝。分注數十井。不竭矣。丞相名之曰。二泉。而為之銘。銘曰。拔劍刺山。水為之湧。折腰拜井。泉出隨隨。精誠所格。無有弗應。豈以地靈。而誠不勝。山深井少。飲澗。孕。神授符。灌之泉。色清味冽。懸泉可夷。分注百井。汲飲有遺。匪世行德。神明易授。澤沛萬家。來福。源厚。泉名。二。我豈益美。勒此銘詞。于顯母。

博士公。字與平。文簡公次子。淳熙二年進士。文簡案。見志。累官建康府推官。擢左朝奉郎。太常博士。因性閒雅。不樂仕宦。占仕籍十餘年。半在告。未壯。懸車。多方外之游。母兄兵侍公。極富貴。聲色之樂。公不一與。自築室於萬竹中。晏坐焚香。泊如也。未耆而歿。人共惜之。所撰有綠雲詩草。人比之章蘇州。子二。長。秘閣公。次。衛尉寺丞。

迪功公。字與茂。苦志力學。事宗慶元五年。年三十九矣。始登進士高第。文簡案。見志。擢揚州文學。擢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父知寶慶府。致仕在家。時年七十。獨公一子。遂乞歸。養承。備力事寶慶公。者十五年。親終服除。公亦老矣。不復仕宦。兄弟中。獨公最貧。徒富圖書古玩。亦享高壽。

莊定公。年十九。登事宗嘉定元年。鄭自誠榜進士。文簡案。見志。擢。亦戊辰科也。初授山陽法曹。令山陽。倅海陵。參東淮制。入為軍器監簿。遷太府丞。檢計。文簡案。見志。編修。擢司農少卿。總餉淮西。除理卿。出為福建帥。改沿江制。副。召為祕書監。繼大父為侍講。兼直院。出知太平州。州亦大父舊治也。召進侍讀。修史。文簡案。見志。一。公憂服除。召拜內翰。端明殿大學士。提舉祕書省。提綱史事。封恩陵郡侯。口十年致仕。時甫六十有一。優游於家者二十四年而後終。文簡案。見志。公少遠老。久歷於世。其事行甚多。門八遺。探花。甫君。成公教育之恩。著尤。端明日。歷十一卷。其文。其奇。錄板至今。盛行於天下。故不復

萬柳溪邊話

文簡莊定二公繼文獻公任三事。入益厚。晉江宗人歲歲來觀。皆厚賞以遺之。莊定公晚年捐積俸買田十二頃於晉江。以贍族之貧者。事詳晉江人明誌

刺史公。號率齋。學最早。十歲通五經。十五已閱萬卷矣。善爲古文。累舉不第。至度宗景定三年。始登方

山京榜進士。令山陽。不樂吏事。告歸。薦補州教授。召爲秘書正字。不能倭權要。出爲廣德刺史。致仕家貧。享大壽。清福。二子。廉照。皆仕不顯。而博學有名。當是時。江南郡邑金石文章。皆其父子之筆。至今名碑布滿諸處。本邑中更多。刺史公年少於莊定而叔行也。

祕閣公。弱冠時。讀書於九龍山第五曲。愛其中喬松數十株。即其中結精舍。舍後築小閣。山林清景。咸備。一日松下忽涌大水。橫流數日不止。公下視之。有一眼。即命山人穿之。深五尺。而水決決清激。汲以養茗。與二泉無異也。遂以石鑿之。自號松泉生。公後致仕家居。亦常居此精舍。松益老。泉益清。公甚樂之。事詳蔣嗣梅松泉精舍記公既老。有口疾。亦養疾精舍中。一日汲泉。忽臭味達於戶內。公甚疑。及夕而泉竭。不半年公亡矣。

朝廷每大慶。必推恩於大臣。文獻文簡祖孫。各經推恩數次。往往力辭。然中亦有不能辭者。文獻公以上四代。莊定公以下五代。無一人不沐朝澤列冠裳。

寺丞公。太常博士公仲子。字仲微。生世祿家。而好藝文。既長。益習經術。其業遂爲江南士子心服。久不登第。及門受經諸生。歲以百數。公選其最貧者給食。次貧者給毫楮。士心益向。公既歸。爲正平公子。更宗英年四十。始以大父蔭出仕。至衛尉寺丞。郎。拂衣歸。教諸生如故。年六十三卒。紹定癸巳也。生子將作公。字公垂。資稟最高。少與父門下諸名生切劘。十年讀萬卷。性喜爲詩。有復初齋詩集十二卷。行世。以伯父莊定公蔭。授太常寺大祝。擢將作監主簿。以時忤。遂去官。生子一。即玘之。大父也。以玘推恩。追封中憲大夫。同簽樞密院事。中憲公。字尙之。配郡司馬氏。生九子。不育者七。獨先君亞中公。交與叔氏。穎父。秀存。先君以玘推恩。累進亞中大夫。食太常禮儀院事。配先母魏郡夫人。司馬氏。生玘。穎父。公生從。兄良器。仕爲提刑點檢。子即天澤也。天澤與君。文獻案君字不知何指。廷博案君字上或脫先字。諸本並同。仍之俟考。同撰尤譜。

終慕公。山字元鎮。度宗景定中。有名太學。素謹厚。賦賦。有志操。晚年堅方朔之節。有勸之仕者。輒以醇酒醉之。私謂家人曰。吾家三百年科第。第十世冠裳。宋恩渥矣。吾何忍失身二姓乎。願肥遁終身耳。公與子仕。隱雖異跡。公真淳厚君子也。

先曾祖大司徒守元公。玘。致仕還。架數十木。屋於萬柳溪上。日聚親族。談先世事。著溪邊舊話三卷。不肖。少侍父味來翁。詳前翁時述其話。洪武二十九年丙子科。幸登鄉書第四名。伯兄務樸公。文詔徵孝廉。具申。率祭告司徒公墓。大會族人於覺林寺祠屋中。求所謂舊話。已斷斷無聞。不可讀者。適半命門人許鑿。就燈下鈔其完者以歸。恨全帙之不得。又數年。遂佐南昌縣。捐俸刊木。傳之子孫。曾孫男。拜。抄。

萬柳溪遺書

君子之澤。五世先文獻公甫三世。而文簡公光大之。元孫莊定公繼其位。源益深。流益遠。文簡公傳我大司徒公中起。名位擢富貴一世。皆著舊話三卷。曾從祖南昌公刻之。論百年而板朽。從子都給事中魯重梓家塾。予。男。曉帥。廣又刻之。憲臺一歲。二板俱行。傳之可久矣。文獻案。尤瑛。嘉靖甲辰。科舉。鳴雷榜進士。

嘉靖壬子。大司徒公七世孫。禮部員外郎。曾。時年七十有四。萬柳溪邊舊話。宋尤司徒所著。完書三卷。其後殘缺。遂併省不分。明洪武中。曾孫寔板行之。嘉靖中。八世孫魯重刻於家塾。瑛帥。粵中又刻之。憲臺。凡三刻矣。嘉靖去今二百二十餘年。而刊本無存。藏書家大率傳鈔流布耳。卷中注。當是初刻時所增。其訛謬之處。想皆仍刻本所誤。無從得善本校正矣。吾友鮑子以文出。舊本屬予勘定。予取靜寄東東所藏互校。兩本誤處多同。知其傳寫源出一本也。復據成化中孫偉德增修。毘陵志。改正數處。孫志本之明初謝應芳。謝志本之宋咸淳中史能之。凡例稱。修志時。惟咸淳洪武兩本可攷。則其所采宋事。大都史本之舊可據也。獨所謂萬柳溪者。徧攷不知其處。以意會之。當即梁溪。尤氏自晉江遷許舍。代有顯人。而名位最著者。莫如文簡。故凡國史圖經。載之獨詳。然宋史稱光宗屬疾。國事多舛。文簡積憂成疾。諸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有遺奏。有遺書。別政府。而下文又有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之語。史文錯雜。謬誤顯然。不觀此書。安知公係引年歸後八年而卒耶。公所著詩文五十卷。史傳作遺初集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今世散佚不傳。無所攷正。即博士公之綠雲寮詩草。趙達甫之尤端明日歷。將作公之復初齋詩集。非惟不見其書。且不知其名。好古之士。能無欷然。至若環玉之堂。棟樹之城。關壯繆額汗之奇。福勝寺雲松之夢。洪夫人之貞。有終公之俠。佛奴之生。銅鑼之裂。六指之異。道元之仙。文簡廬墓之祥。正平好潔之癖。兵侍公之體刺花鳥。袁大相之異術。占盤。奇聞軼事。皆足補史志之缺漏。則此書之俾益見聞匪淺矣。司徒事蹟不詳。觀其末條。述終慕公語。吾家三百年科第。第十世冠裳。宋恩渥矣。吾何忍失身二姓乎。知司徒生宋末。造眼見滄桑。其作此書。題曰舊話。亦此志也。卷中凡改正及互異處。並詳注於下。所采諸書遺文。足資是書考證者。附之。采輯未備。猶有憾云。

乾隆甲午四月浴佛日。武林東青居士朱文藻書。

萬柳溪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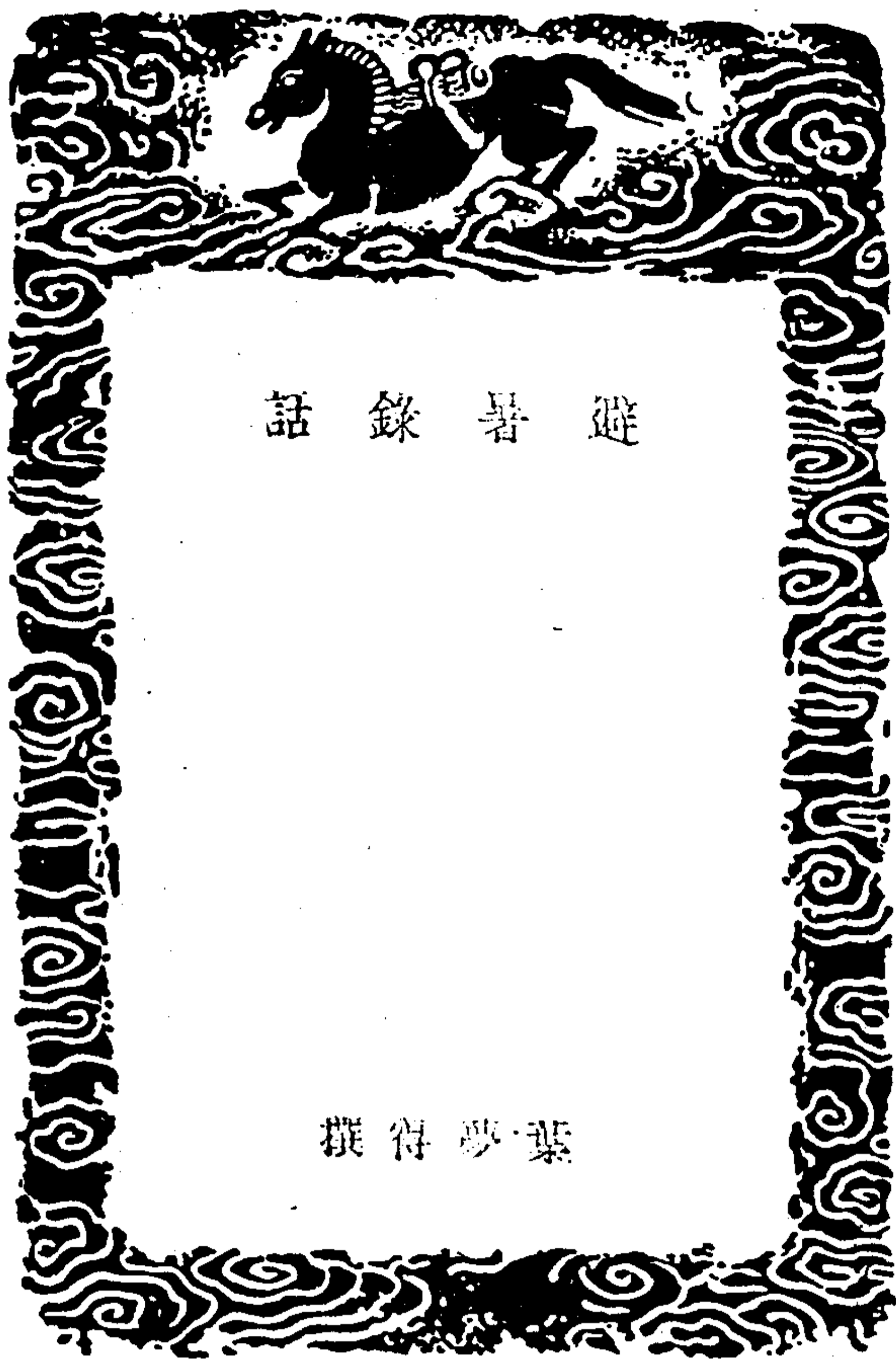
君子之澤。五世先文獻公甫三世。而文簡公光大之。元孫莊定公繼其位。源益深。流益遠。文簡公傳我大司徒公中起。名位擢富貴一世。皆著舊話三卷。曾從祖南昌公刻之。論百年而板朽。從子都給事中魯重梓家塾。予。男。曉帥。廣又刻之。憲臺一歲。二板俱行。傳之可久矣。文獻案。尤瑛。嘉靖甲辰。科舉。鳴雷榜進士。

嘉靖壬子。大司徒公七世孫。禮部員外郎。曾。時年七十有四。萬柳溪邊舊話。宋尤司徒所著。完書三卷。其後殘缺。遂併省不分。明洪武中。曾孫寔板行之。嘉靖中。八世孫魯重刻於家塾。瑛帥。粵中又刻之。憲臺。凡三刻矣。嘉靖去今二百二十餘年。而刊本無存。藏書家大率傳鈔流布耳。卷中注。當是初刻時所增。其訛謬之處。想皆仍刻本所誤。無從得善本校正矣。吾友鮑子以文出。舊本屬予勘定。予取靜寄東東所藏互校。兩本誤處多同。知其傳寫源出一本也。復據成化中孫偉德增修。毘陵志。改正數處。孫志本之明初謝應芳。謝志本之宋咸淳中史能之。凡例稱。修志時。惟咸淳洪武兩本可攷。則其所采宋事。大都史本之舊可據也。獨所謂萬柳溪者。徧攷不知其處。以意會之。當即梁溪。尤氏自晉江遷許舍。代有顯人。而名位最著者。莫如文簡。故凡國史圖經。載之獨詳。然宋史稱光宗屬疾。國事多舛。文簡積憂成疾。諸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有遺奏。有遺書。別政府。而下文又有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之語。史文錯雜。謬誤顯然。不觀此書。安知公係引年歸後八年而卒耶。公所著詩文五十卷。史傳作遺初集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今世散佚不傳。無所攷正。即博士公之綠雲寮詩草。趙達甫之尤端明日歷。將作公之復初齋詩集。非惟不見其書。且不知其名。好古之士。能無欷然。至若環玉之堂。棟樹之城。關壯繆額汗之奇。福勝寺雲松之夢。洪夫人之貞。有終公之俠。佛奴之生。銅鑼之裂。六指之異。道元之仙。文簡廬墓之祥。正平好潔之癖。兵侍公之體刺花鳥。袁大相之異術。占盤。奇聞軼事。皆足補史志之缺漏。則此書之俾益見聞匪淺矣。司徒事蹟不詳。觀其末條。述終慕公語。吾家三百年科第。第十世冠裳。宋恩渥矣。吾何忍失身二姓乎。知司徒生宋末。造眼見滄桑。其作此書。題曰舊話。亦此志也。卷中凡改正及互異處。並詳注於下。所采諸書遺文。足資是書考證者。附之。采輯未備。猶有憾云。

乾隆甲午四月浴佛日。武林東青居士朱文藻書。

萬柳溪遺書

君子之澤。五世先文獻公甫三世。而文簡公光大之。元孫莊定公繼其位。源益深。流益遠。文簡公傳我大司徒公中起。名位擢富貴一世。皆著舊話三卷。曾從祖南昌公刻之。論百年而板朽。從子都給事中魯重梓家塾。予。男。曉帥。廣又刻之。憲臺一歲。二板俱行。傳之可久矣。文獻案。尤瑛。嘉靖甲辰。科舉。鳴雷榜進士。



避暑錄話

葉夢得撰

避暑錄話卷上

宋 葉夢得少蘊 著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賀知章、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李白、張長史旭、焦遂、李適之也。適之坐李林甫請求為散職。乃以太子少保能政事。命下與親戚故人歡飲。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可以見其超然無所芥蒂之意。則子美詩所謂銜杯樂聖稱避賢者是也。適之以天寶五載罷相，即貶死袁州。而子美十載方以獻賦得官，疑非相與周旋者。蓋但記能飲者耳。惟焦遂名跡不見他書。適之之去，自為得計，而終不免于死。不能遂其詩意。林甫之怨，豈至是哉。冰炭不可同器，不論怨有淺深也。乃知棄宰相之重而求一杯之樂，有不能自謀者。欲碌碌求為焦遂，其可得乎。今岷山有適之窪樽，顏魯公諸人嘗為聯句，而傳不載。其皆至湖州，疑為刺史，而史失之也。

李文定公坐與丁晉公不相能，中常鬱鬱不樂。嘗中書省壁間有其手題詩一聯云：灰心綠忍事，霜鬢為論兵。凡數十處。此裴晉公詩也。初不見全篇。在許昌偶得其集云：有意効承平，無功答聖明。灰心綠忍事，霜鬢為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驪梅非擬議，葵菴是平生。白日長懸照，蒼蠅謾發聲。嵩陽舊田里，終使謝歸耕。裴公之言猶及此。豈坐李逢吉、元稹故耶。集中又有在太原題廳壁一絕句云：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白頭官舍裏，今日又春風。則此公胸中亦未得全為無事人。綠野之游，豈易得哉。

避暑錄話 卷上

避暑錄話 卷上

二

裴公固不特以文字名世。然詩辭皆整齊閑雅。忠義端亮之氣。凜然時見。覽之每可喜也。裴晉公詩云：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公為此詩，必自以為得志。然晉山居七年，享此多矣。今歲新茶適佳，夏初作小池，導安樂泉注之，得常熱破山重臺白蓮。植其間，葉已覆水，雖無涼游之聲，然亦澄澈可喜。此晉公之所誦詠，而吾得之，可不為幸乎。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為淮南第一。堂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若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攜客往遊。道人走郢伯取荷花千餘朵，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余紹聖初始登第，嘗以六七月之間，館于此堂者幾月。是歲大暑，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竹千餘竿，大如椽，不復見日色。蘇子瞻詩所謂稚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及見公，猶能道公時事甚詳。邇來幾四十年，念之猶在日。今余小池植蓮，雖不多，來歲花開，當與山中一二客修此故事。

余家舊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半。山居狹隘，餘地置書囊無幾，雨漏鼠齧，日復蠹敗。今歲出曝之，閱兩旬纔畢。其間往往多余手自抄覽之，如隔世事。因日取所喜觀者數十卷，命門生等從旁讀之。不覺至日及，倦得釀法極簡易，盛夏三日輒成，色如渾醴，不減玉友。僕夫為之作之，每晚涼即相與飲三杯而散，亦復盎然。讀書避暑固是一佳事，況有此釀，忽看歐文忠詩：有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之句，慨然有當其心。公名德著天下，何感于此乎。鄭滿有言：如滿輩乃當如公言耳。此公始退休之時寄北門韓魏公詩也。

蘇子瞻在黃州作蜜酒，不甚佳。飲者輒暴下，蜜水腐敗者爾。嘗一試之，後不復作。在惠州作桂酒，嘗問其二子適過，云亦一試之而止。大抵氣味似屠蘇酒。二子語及，亦自撫掌大笑。二方未必不佳，但公性不耐事，不能盡如其節度。姑為好事借以為詩，故世喜其名。要之酒非妙藥，何可以他物為之。若不類酒，孰若以蜜漬木瓜、檀橙等為之，自可口，不必似酒也。劉禹錫傳信方有桂漿法，善造者，暑月極快美。凡酒用藥，未有不奪其味。況桂之烈，楚人所謂桂酒椒漿者，安知其為美酒。但士俗所向，今欲因其名以求美，亦過矣。

王荆公不耐靜坐，非臥即行。晚卜居鍾山謝公墩，自山距州城適相半，謂之半山。畜一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即定林而睡。往往至日及乃歸，率以為常。有不及終往，亦必跨驢中道而還。未嘗已也。余見蔡天啓、薛肇明、備能言之。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且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游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為矜。有不能談者，則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于是聞者無不絕倒。皆盡歡而後去。設一日無客，則默然若有疾。其家子弟嘗為子言之如此也。吾獨異此，固無二公經營四海之志，但畏客欲杜門，每坐輒終日。至足辨乃起，兩巖相去無三百步，閱數日纔能一往。一榻所據，如荆公之睡則有之矣。陶淵明云：園日涉而成趣，豈仁人志士所存各異。非余懶惰者所及乎。萬法皆從心生，心苟不動，外境何自而入。雖寒暑可敵也。嬰兒未嘗求附火搖扇。

避暑錄話 卷上

三

此豈無寒暑乎。蓋不知爾。近見世有畏暑者。席地袒袒。終日避徒。百計求避。卒不得所欲。而逆途之役。正晝烈日。衣以厚衲。挽車負負。馳騁不停。竟亦無他。但心所安爾。近有道人常悟。住惠林。得風癩疾。歸寓許昌天寧寺。足不能行。雖三伏必具三衣而坐。自旦至暮。未嘗歇。每食時。弟子扶掖。稍伸縮。即復踟躕如故。室中不置扇。拱手若對大賓客。而神觀澄穆。所理隨暢。疾雖不差。亦不復作。如是七年。一日告其徒。語絕即化。余嘗盛暑屢過之。問重衣而不扇。亦覺熱乎。但笑而不答。夫心無避就。雖嬰兒役夫。猶不能累。況如若人者乎。

盧鴻草堂圖。舊藏中貴人劉有方家。余往有慶歷中摹本。亦名手精妙。猶記後載唐人題跋云。相國鄒平段公家藏圖書。並用所歷方鎮印記。咸通初。余為荊州從事。與柯古同在蘭陵公幕下。閱此軸。今所歷歲祀。倏忽二紀。游羅多難。編軸尚存。物在時遷。所宜興嘆。丁未年。忽在岐山。涿郡子蒼記。又書己酉歲重九日。專講大儀。遂載覽閱。累經多難。頓釋愁襟。子蒼再題。鄒平公。段文公也。柯古。其子成式字也。子書不知何人。涿郡蓋亦盧氏望。蘭陵公。或云蕭鄒。其能相出。為荊州節度使。正咸通初。成式終太常少卿。則所謂大儀也。丁未。僖宗光啓二年。己酉。昭宗龍紀元年。此畫宜和庚子。余在楚州。為賀方回取去。不歸。當時余方自許昌得請洞霄。思卜築于此山之下。視圖中草堂。桃燈。磬。翠亭等。渺然若不可及。今余東西兩巖。略有亭堂十餘所。比年松竹稍環合。每杖策登山。奇石森發左右。詰曲行雲。霞中不知視鴻居為如何。但恨水泉不壯。無靈錦池。金碧微耳。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天下詠之以為口實。韓魏公在北門作四并堂。功名富貴無一不備。所欲故無時不可樂。亦以是為貴乎。余遊行四方。當其少時。蓋未知光景為可惜。亦不以是四者為難得也。在許昌。見故老言。韓持國為守。每入春。常日設十客之具于西湖。且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使吏之湖門。有士大夫過。即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不問其何人也。曾存之。常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吾之為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余時年四十三。猶未盡以為然。自今思之。乃知其言為有味也。

近世學者多言中庸之不可廢久矣。何待今日。非特子思言之。堯之告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所謂人心者。喜怒哀樂之已發者也。道心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人能治其心。常于未發之前。不為其發之所亂。則不流于人心。而道心常存。非所謂中乎。通此說者。不惟了然于性命之正。亦自可以養生盡年。素問以喜怒哀樂。恐配肝心脾肺腎。而更言其所傷。每使節其過。而養其正。以全生保形。夫性已得矣。生與形固優為之。特論養生者。分于五臟。而吾儒一于心。五臟非心孰為之。制是亦一道也。往歲有方士劉淳。年百歲餘。乃以給使事。夏英公。余嘗見其為蔡魯公言。德慈寧宮。慈為損之義。甚有理。蓋深于素問者。嘉祐末。有踪卒。亦百餘歲。不知其姓名。時人以郝老呼之。善醫。自言授法于至人。往來許洛間。程文簡公尤厚禮之。為文簡診脈。預告其死期于期歲之前。不差旬日。常語人年六十始知醫。七十而見素問。每撫脾太息曰。使吾早得此書。與醫俱。吾不死矣。惜其見之晚而已。

傷者不可復也。孔子曰。仁者壽。此固盡性之言。何疑于醫乎。林下衲子談禪。類以吾儒為未盡。彼固未知吾言之深。然吾儒拒之亦太過。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此何等語乎。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則因果報應之說。亦未嘗廢也。晉宋間佛學始入中國。而未始禪。一時名流。乃有為神不滅之論。又有非之者。何其陋乎。自唐言禪者。疑廣。而其術亦少異。大抵儒以言傳。而佛以意解。非不可以言傳。謂以言得者。未必真解。其守之必不堅。信之必不篤。且墮于言。以為對執。而不能變通。旁達爾。此不幾吾儒所謂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者乎。兩者未嘗不通。自言而達其意者。吾儒世間法也。以意而該其言者。佛氏出世間法也。若朝聞道夕可以死。則意與言兩莫為之礙。亦何彼是之辨哉。吾嘗為其徒高勝者言之。彼亦心以為然。而有不得同者。其教然也。

歐陽文忠公平生誦佛老。少作本論三篇。于二氏蓋未嘗有別。晚能政事。守毫。將老矣。更罹憂患。遂有超然物外之志。在郡不復事事。每以閑適飲酒為樂。時陸子履知穎州。公客也。穎且其所卜居。嘗以詩寄之。頗道其意。末云。寄語瀛洲未歸客。醉翁今已作仙翁。此雖戲言。然神仙非老氏說乎。世多言公為西京留守。推官時。嘗與尹師魯諸人遊嵩山。見薛書成文。有若神清之洞四字者。他人莫見。然苟無神仙則已。果有非公等為之而誰。其言未足病也。公既登政路。法當得墳寺。極難之。久不敢請。已乃乞為道宮。凡執政以道宮守墳墓。惟公一人。韓魏公初見奏版。戲公曰。道家以超昇不死為貴。公乃使在邱壙之側。老君無乃卻辭行乎。公不覺失聲大笑。

歐陽氏子孫。奉釋氏尤嚴。于它士大夫家。余在汝陰。嘗訪公之子。乘于其家。入門聞歌。頃鐘聲自堂而發。樂移時。出手持數珠。諷佛名。具謝今日適齋日。與家人共為佛事。方畢。問之。云。公無恙時。薛夫人已自爾公不禁也。及公薨。遂率其家無良賊。悉行之。汝陰有老書生。猶及從公游。為子言公晚聞富韓公得道于淨慈本老。執禮甚恭。以為富公非苟下人者。因心動。時與法師住薦福寺。所謂顯華殿者。本之高弟。公稍從問其說。願使觀華殿。讀未終而薨。則知韓退之與大顛事。真不誣。公雖為世教立言。要之其不可奪處。不唯少貶于老氏。雖佛亦不得不心與也。

白樂天集自載李浙東言。海上有仙館。待其來之說。作詩云。吾學空門非學仙。恐君此說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須歸兜率天。頃讀虛靈逸史。記此事甚詳。李浙東。李君穆也。會昌初。為浙東觀察使。言有海買遺風。飄海。中一大山。視其殿。榜曰蓬萊。旁有一院。扁額甚嚴。花木盈庭。中設几案。或人告之曰。此白樂天院。在中國未來耳。唐小說事多誕。此既自見于樂天詩。當不謬。近世多傳王平甫館宿。夢至靈芝宮。亦自為詩紀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歌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與白樂天院絕相類。乃知天地間英靈之氣。亦無幾。為人為仙。不在此。則在彼。更去迭來。無足怪者。蘇子瞻亦喜言神仙。元祐初。有東人喬全。自言與晉賀水部游。且言賀嘗見公密州道上。意若欲相聞。子瞻大喜。全時客京師。貧甚。子瞻索囊中得二十緡。即以贈之。作五詩。使全寄賀。子由亦同作。全去訖不。

復見或傳妄人也。晚因王蒙又得姚丹元者。尤奇之。直以為李太白所作。贈詩數十篇。姚本京師富人。王氏子。不肖。為父所逐。事建隆觀一道士。天資慧。因取道藏編讀。或能成誦。又多得其方術丹藥。大抵好大言。作詩間有放蕩奇語。故能成其說。浮沉淮南。屢易姓名。子瞻初不能辨也。後復其姓名。王釋崇寧間。余在京師。則已用技術進為醫官矣。出入蔡魯公門下。醫多奇中。余猶及見其與魯公言從子瞻事。且云海上海仙宮闕。吾皆能以說致之。可使空中立見。蔡公亦微信之。坐事編置楚州。梁師成從求子瞻書帖。且薦其有術。宜和末復為道士。名元城。力詆林靈素。為所毒。嘔血死。

張平子作歸田賦。與意雖蕭散。然序所懷。乃在仰飛織繳。俯瞰清流。落雲間之逸禽。懸清淵之妙鱗。吾謂釣弋亦何足為樂。人生天地之間。要與萬物各得其欲。不但適一己也。必殘暴禽魚以自快。此與馳騁弋獵何異。如陶淵明言。攜幼入室。有酒盈樽。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此真得事外之趣。讀之能使人盎然。覺其左右草木無情物。亦皆舒暢和豫。平子本見漢室多事。欲去以遠禍。未必志在田園。姑有激而言耳。宜其發于胸中者。與淵明不類也。

揚子雲言。谷口鄉子真。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世以為賢。吾謂子真非真隱遁者也。使真。方且避名未暇。尚何京師之聞乎。若司馬季主李仲元。乃當近之。然猶是世間知有是人也。彼世所不得知。如哭鬻勝老人。言髮生竟天天年。非吾徒者。或其人乎。乃知此一流世固未嘗乏。亦不必在山林巖穴也。自晨門荷蓀。長沮桀溺之徒。孔子固志之矣。雖其道不可以訓天下。非孔子所得與。然每相與聞而載其言。亦微以示後世也。但士之涉世者。欲為此不可得。能為黃叔度。去猶庶幾乎。蓋雖未嘗絕世。而世終不能為之累。所謂汪若萬頃波者。非郭林宗無以知之。似優于子真。管幼安亦其次也。此二三人者。幸生孔孟時。必皆有以處之。自唐而後。不復有此類。往往皆流入為浮屠氏。故其間傑然有不可拔者。惜其非吾黨。難與並論。吾謂雲門臨濟趙州數十人。雖以為晨門荷蓀之徒可也。白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與元稹。牛僧儒。相厚善。而不黨于元稹。僧儒為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者。處世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不汲汲于進。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有餘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纔五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間一為河南尹。期年輒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無事。順適其意。而滿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太和開成會昌之間。天下變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廢黜死。李文饒以讒嫉死。雖裴晉公猶懷疑畏。而牛僧儒。李宗閔。皆不免萬里之行。所謂李逢吉。令狐楚。李珣之徒。泛泛非素與游者。其冰炭低昂。未嘗有虛日。願樂天所得豈不多哉。然吾猶有微恨。似未能全忘聲色杯酒之類。貨物太深。若猶有待而後遣者。故小蠻樊素。每見于歌詠。至甘露十家之禍。乃有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句。得非為王涯發乎。覽之使人太息。空花妄想。初何所有。而况冤親相尋。繳繞何已。樂天不唯能外世故。固自以為深得于佛氏。猶不能曠然一洗。電掃冰釋于無所有之地。習氣難除。至是。要之。若飄瓦之擊。虛舟之觸。莊周以為至人之用心也。宜乎。

世言歙州具文房四寶。謂筆墨紙硯也。其實三耳。歙本不出筆。蓋出于宣州。自唐推諸葛一姓世傳其業。治平嘉祐前有得諸葛筆者。率以為珍玩。云一枝可敵它筆數枝。熙寧後世始用無心散草筆。其風一變。諸葛氏以三副力守家法。不易。于是沒不見貴。而家亦衰矣。歙州之三物。硯久無良材。所謂羅文眉子者。不復見。惟龍尾石。捍堅拒墨。與凡石無異。歐文忠作硯譜。推歙石在端石上。世多不然之。蓋各因所見爾。方文忠時。二地舊石尚多。豈公所有適歙之良。而端之不良者乎。紙則近歲取之者多。無復佳品。余素自不喜用。蓋不受墨。正與麻紙相反。雖用極濃墨。終不能作黑字。惟黃山松膠膠。與他州松不類。又多漆。古未有用漆煉者。三十年來。人始為之。以松清漆並燒。余大觀間。令墨工高慶和取煤于山。不復計其直。又嘗被命館三韓使人。得其貢墨。碎之。參以三之一。既成。潘張二谷陳瞻之徒。皆不及。喪亂以來。雖素好事者。類不盡留意于諸物。余頃有端硯三四枚。奇甚。杭州兵亂亡之。慶和所作墨亦無遺。每用退墨。硯磨不黑。滯筆墨。如以病目。剩員御老鈍馬。

世不留意墨者。多言未有不黑。何足多較。此正不然。黑者正難得。但未嘗細別之耳。不論古墨。惟近歲潘谷親造者。黑。它如張谷。陳瞻。與潘使其徒。造以應人所求者。皆不黑也。寫字不黑。視之老老然。使人不快意。平生嗜好。屏除略盡。惟此物未能忘。數年來。乞墨于人。無復如意。近有授余油煙墨法者。用麻油。燃密室中。以一瓦覆其上。即得煤極簡易。膠用常法。不多以外料參之。試其所作。良佳。大抵麻油則黑。桐油則不黑。多以桐油。不復用麻油。故油煙無佳者。

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為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爭趨之。余在許昌。見子瞻諸子。因問其季子過。求其法。過大笑曰。先人安有法。在儂耳。無聊。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為煤。中夜遣火幾焚。盧翌日。煨爐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自和之。不能挺。磊塊僅如指者數寸。公亦絕倒。衡因是謝去。蓋後別自得法。借子瞻以行也。衡今在錢塘。竟以子瞻故。售墨價數倍于前。然衡墨自佳。亦由墨以得名。尤用功。可與九華朱僅上下也。

慶歷後。歐陽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劉原甫雖出其後。以博學通經自許。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秋于原甫。及書梁入關事之類。原甫即為剖析。辭辨風生。文忠論春秋多取平。而原甫每深言經旨。文忠有不同。原甫問以諛語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原甫復作韓魏公。終不得為翰林學士。將死。戒其子弟無得遺出其集。曰。後百餘年。世好定。當有知我者。故其父次其集。藏之不肯出。私諡曰公。非先生。原甫百七十五卷。貢父五十卷。

宜興善權張公。兩洞天下絕境也。壬子夏。余罷建康歸。大雨中。枉道過之。張公洞有觀。訪其術事。惟南唐李氏時碑。言張道陵居爾。善權有成。通八年昭義軍節度使李贇。贇寺碑。蓋贇廢于會昌中。贇以已俸贖之。贇自言。太和中等。于此親見白龍自洞中出。洞之勝處。不可盡名。但恨通明處。少略行三十步。即須乘火而後可見。大抵與張公洞相似。贇當時藩鎮。名迹合見于史。而略無有。惟碑先載贇奏狀。後

其勅書云。中書門下牒牒奉勅云。宜于所奏。仍令浙西觀察使速准此處分。牒至准勅。故牒與今向書省行事不同。今四方奏請事出有司者。畫旨付逐部符下。因人以請者。以劄子直付其人。而逐部兼行向書省者。皆不自行也。勅後列平章事十人。稱司徒者三。曰崔。曰杜。曰令狐。稱司寇者。曰太保。不出姓。旁書使者一。稱左僕射杜者。一。稱司空夏侯者。一。皆帶檢校不名。司徒杜者。令狐者。絢也。左僕射杜者。審權也。司空夏侯者。致也。此皆以平章事故繁銜。有稱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路者。嚴也。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曹者。確也。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盧者。商也。此皆見宰相也。七人與史皆合。惟司徒崔與司徒兼太保無姓及曹確後有工部尚書章。旁書使。亦當為又見宰相三人。紀其表皆不載。不應有遺脫。此不可解。余家藏碑千餘。多得前代故事。與史遠悞。皆為金石類考五十卷。此後所得。不及錄也。

士大夫于天下事。苟聰明自信。無不可為。惟醫不可強。本朝公卿能醫者。高文莊一人而已。尤長于傷寒。其所從得者。不可知矣。而孫兆。杜王之徒。始聞其緒餘。猶足名一世。文莊。鄆州人。至今鄆多醫。尤工傷寒。皆本高氏。余崇寧大觀間在京師。見董汲。劉寅輩。皆精曉張仲景方術。試之數驗。非江淮以來俗工可比也。子瞻在黃州。新州醫龐安常。亦善醫。傷寒得仲景意。蜀人巢谷。出聖散子方。初不見于世。間醫書。自言得之于異人。凡傷寒不問證候如何。一以是治之。無不愈。子瞻奇之。為作序。比之孫思邈。三建散。雖安常不敢非也。乃附其所著傷寒論中。天下信以為然。疾之毫釐不可差。無甚于傷寒。用藥一失。其度。則立死者皆是。安有不問證候而可用者乎。宜和後此藥盛行于京師。太學諸生。信之尤篤。殺人無數。今醫者悟。始廢不用。巢谷本任使好奇。從陝西將韓存寶出入兵間。不得志。客黃州。子瞻以故與之游。子瞻以谷奇俠而取其方。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方。事本不相因。而趨名者又至于忘性命而試其藥。人之惑蓋有至是也。

天下之禍。莫甚于殺人。為陰德者。亦莫大于活人。世多傳元豐間有監黃河埽武臣射殺埽下一龍。未幾死而還魂。云為龍訴于陰府。力自辨。龍數敗埽。以其職殺之。故得免。而陰官韓魏公也。冥間呼為真人。余始不信。後得韓氏家傳載其事。云。崱嶮所宜論。乃不疑。且殺一龍。猶能訴。而況人乎。兵興以來。士大夫多喜言兵。人人自謂有將略。且相謂必敢于殺人。余蓋聞而懼也。兵事雖以嚴終。而孫武著書。列智仁信勇嚴五物。而不以嚴先四者。蓋孫武猶知之。書所謂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者。臨敵督師之言。非平居御衆之辭。世每託此以為說。亦未之思也。

余在許昌。歲適大水災。傷。西京尤甚。流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余並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皆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救以自希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思既長。或來歲稔。父母來識認爾。余為閱法例。凡因災傷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出。乃知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育。父母之恩。則已絕。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其載本法。印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使自言所從來。明書于券付之。略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

者。且非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為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置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老子莊列之言。皆與釋氏暗合。第學者讀之不精。不能以意通為一。古書名篇。多出後人。故無甚理。老氏別道。德為上下篇。其本意也。若遂章之名。則為非矣。惟莊列似出其自名。何以知之。莊子以內外自別。內篇始于逍遙遊。次齊物。又其次養生主。然後曰人間世。繼之以德充符。應帝王。而篇盡矣。列子不別內外。而首名其篇曰天瑞。瑞與符比。言非相謀而相同。自養生主而上。釋氏言出世間法也。自人間世而下。人與天有辨矣。夫安知有昭然而一契者。莊子謂之符。列子謂之瑞。釋氏有言信心而相與然。許謂之印可者。其道一也。自熙寧以來。學者爭言老莊。又參之釋氏之近似者。與吾儒更相附會。是以虛誕矯妄之弊。語實學者。羣起而攻之。此固學者之罪。然知此道者。亦不可人人皆責之也。逍遙遊何以先齊物。曰。見物之不齊。而後齊之者。是猶有物也。若物未齊。則不待齊而與適。則無往而不道。遙矣。養生主何以次齊物。生者我也。物者彼也。此中庸所謂盡己之性。而後盡物之性者。充之則可贊天地之化育。然則是亦世間法耳。何足為出世間法乎。曰。非也。氣之為雲也。雲之為雨也。由地而升者也。方雲雨之在上。謂之地可乎。及其降于地。則亦雨而已。列子言其全。莊子言其別。此列子所以混內外。而直言天瑞。莊子列其序。而後見其符合。是三者而更為用。則天與人。莫之有間矣。吾為舉子時。不免隨衆讀此二書。心獨有見于此。為丹徒尉。甘羅仲宣師授法于圓照本。久從佛印了元游。得其聰明妙解。吾常為言之。每撫掌大笑。默以吾說為然。俯仰四十年。今老矣。欲求如宣者。時與論方外之事。未之得也。

莊子言舉天下譽之不加勸。舉天下非之不加沮。又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化其道。自我言。雖天下不能易。自人言。雖堯舜無與辨。處毀譽者如是。亦足矣乎。曰。此非忘毀譽之言。不勝毀譽之言也。夫莊周安知有毀譽哉。彼蓋不勝天下之顛倒反覆于名實者。故激而為是言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毀譽之來。不考其實。而逆以其名折之。以求其當。雖三代無是法也。進九官者。視其所譽。以為賢。斥四凶者。審其所不與。為罪。如是而已矣。此中道而人之所常行也。至于所不能勝。則孔子亦無可奈何。置之而不言。置而不言。與夫無所勸沮而忘之。皆所以深著其不然也。孔子正言之。莊周激言之。其志則一爾。叔孫武叔毀孔子于朝。何傷于孔子乎。

士大夫固不可輕言醫。然人疾苟無大故。貧不可得藥。能各隨其證而施之。亦不為小補。蓋疾雖未必死。無藥不能速愈。呻吟無聊者。固可憫。其不幸遲延。苟變而生他證。因以致死者多矣。方其急時。有以濟之。雖謂之起死可也。今列郡每夏。歲支係省錢二百千。合藥散軍民。韓魏公為諫官時所請也。為郡者類不經意。多為庸醫盜其直。以有藥而不及貧下人。余在許昌。歲適多疾。使有司修故事。而前五歲皆忘不及舉。可以知其怠也。遂併出千緡市藥材。京師。余親督衆醫分治。率幕官輪日給散。蓋不以為職。而責之。人人皆喜從事。此何憚而不為乎。自余居此山。常欲歲以私錢百千行之。于一鄉。患無人主其

事。余力不能自爲。每求僧或淨人中一二成余志。未能也。然今年余家婢多疾。視藥囊常試有驗者。審其服用之。十人而十愈。終幸推此以及鄰里。乎陸宜公在忠州。集古方書五十篇。史云避勝不著書。故事爾。避勝不著書可也。何用集方書哉。或曰。忠州邊蠻多瘴癘。宜公多疾。蓋將以自治。尤非也。宜公豈以一己爲休戚者乎。是殆授人于疾若死亡而不得者。猶欲以是見之。在他人不可知。若宜公。此志必矣。古之名醫扁鵲和緩之術。世不得知。自張仲景華佗。胡洽。深師徐彥伯。有名一世者。其方術皆醫之六經。其傳有至于今。皆後之好事者。纂集之力也。孫真人爲千金方兩部。說者謂凡修道養生者。必以陰功協濟而後可得成仙。思邈爲千金前方時。已百餘歲。固以妙盡古今方書之要。獨傷寒未之盡。似未盡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論。後三十年作千金翼。論傷寒者居半。蓋始得之。其用志精審不苟如此。今通天下言醫者。皆以二書爲司命也。思邈之爲神仙。固無可疑。然唐人猶記中間有用蠱蟲水蛇之類。諸生物命。不得升舉。天之惡殺物者如是。則欲活人者。豈不知之。况宜公之志乎。

古方施之富貴人多驗。貧下人多不驗。俗方施之貧下人多驗。富貴人多不驗。吾始疑之。乃卒然而悟曰。富貴人平日自護持甚謹。其疾致之必有漸。發于中而見于外。非以古方術求之。不能盡得。貧下人驟得于寒暑燥濕飢飽勞逸之間者。未必皆真疾。不待深求其故。苟一物相對。皆可爲也。而古方節度。或與之不相契。今小人無知。疾苟無大故。但意所習。熟知某疾服某藥。得百錢。獨之市人。無不愈者。設與之以非其所知。蓋有疑而不肯服者矣。况古方分劑湯液與今多不同。四方藥物所產。及人之稟賦亦異。案問有爲異法方法立論者。言一病治各不同而皆愈。即此理。推之以俗方治庸俗人。亦不可盡廢也。

今歲熱甚。聞道路城市間多昏仆而死者。此皆虛人勞人。或飢餓失節。或素有疾。一爲暑氣所中。不得泄。則關竅皆窒。非暑氣使然。氣閉塞而死也。產婦嬰兒尤甚。古方治暑無他法。但用辛甘發散疏導。心氣與水流。則無能害之矣。因記崇寧己酉歲。余爲書局時。一養僕爲馳馬至局中。忽仆地。氣絕。急以五苓大順散等灌之。皆不驗。已踰時。同舍王相。使取大蒜一握。道上熱土雜研爛。以新水和之。搗去滓。刺其齒灌之。有頃即蘇。至暮。此僕復爲余御而歸。乃知藥病相對有如此者。此方本徐州沛縣城門忽有板書釘其上。或傳神仙欲以救人者。沈存中。王聖美。皆著其說。而余親驗之。

滕達道爲范文正公門客。文正奇其才。謂他日必能爲帥。乃以將略授之。達道亦不辭。然任氣使酒。頗頗公前。無所顧避。久之。稍遊無度。夜歸。必被酒。文正雖意不甚樂。終不禁也。一日。伺其出。先坐書室中。焚然一燈。取漢書默讀。意將以魏之有頃。達道自外至。已大醉。見公長揖曰。讀何書。公曰。漢書。即舉手。攬袂曰。高帝何如人也。公微笑。徐引去。然愛之如故。章子厚嘗延一太學生在門下。元豐末。學者正崇虛誕。子厚極惡之。適至書室。見其講易。略問其說。其人縱以性命荒忽之言爲對。子厚大怒曰。何以對吾亂道。亟取杖命左右撻之。其人哀鳴。乃得釋。達道後卒爲名臣。多得文正規模。故子瞻挽詞云。高平風烈在。而子厚所欲杖者。紹聖間爲相。亦使爲館職。然終無聞焉。文正之待士。與子厚之暴雖

有間。然要之亦各因其人爾。宜和問。道術既行。四方矯僞之徒。乘間因人以進者。相繼。皆假古神仙爲言。公卿從而和之。信而不疑。有王資忠者。淮甸間人。最狂妄。言師許旌陽。王老志者。濮州人。本出胥吏。言師鍾離先生。劉棟者。隸州人。皆爲舉子。言師韓君文。三人皆小有術動人。資忠後有罪誅死。棟爲直龍圖閣。宜和末。林靈素敗。乞歸。唯老志狡狴有智數。不肯爲己甚。館于蔡魯公家。自言鍾離先生。日和與往來。自始至。即日求去。每戒魯公速避位。若將禍及者。魯公頗信之。或言此反而求奇中者也。一日。苦口爲魯公言其故。翌日。魯公見之。輒指不能言。索紙書云。其師怒泄天機。故瘖之。魯公爲是力請。乃能于盛時。遂自引退。魯公有妾爲尼。嘗語余親見老志事。魯公每聞其言。亦懼。嘗密語所親妾。曰。然云。吾未知他日竟如何。惜其聽之不果也。

劉貢父言。杜子美詩所謂功曹非復漢蕭何。以爲誤用。鄧禹事。雖近似。然鄧氏子何不據功曹是光武語。非鄧禹實爲功曹。則子美亦未必誤用此事。今日見王洋舍人云。漢書高帝紀言。蕭何爲主吏。孟康注。主吏。功曹也。吾初不省。取閱之。信然。則知子美用事精審。未易輕議。

蘇明允本好言兵。見元昊叛。西方用事。久無功。天下事有當改作。因挾其所著書。嘉祐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王荆公爲知制誥。方談經術。獨不嘉之。屢詆于衆。以故明允惡荆公甚于仇讐。會張安道亦爲荆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姦一篇。密獻安道。以荆公比王衍。盧杞。而不以示歐文忠。荆公後微聞之。因不樂。子瞻兄弟兩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姦久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南京。請爲明允墓表。特全載之。蘇氏亦不入石。比年少。傳于世。荆公性固簡率。不緣飾。然而謂之食狗彘之食。囚首喪面者。亦不至是也。韓魏公至和中。還朝。爲樞密使。時軍政久弛。士卒驕惰。欲稍裁制。恐其忤而生變。方陰圖以計爲之。會明允自蜀來。乃探公意。遂爲書顯載其說。且聲音教公先誅斬。公覽之大駭。謝不敢再見。微以咎歐文忠。而富鄭公當國。亦不樂之。故明允久之無成而歸。累年始得召。辭不至。而爲書上之。乃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時魏公已爲相。復移書魏公。訴貧且老。不能從州縣待改官。譬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且言天下官豈以某故冗耶。歐文忠亦爲言。遂以霸州文安縣主簿同姚闕編修太常因革禮云。

楊文公談苑載。周世宗嘗爲小詩示竇儼。儼言今四方僭僞主各能爲之。若求工則廢務。不工則爲所窺。世宗遂不復作。度當時所作詩必不甚佳。故儼云爾。非世宗英偉識帝王大略。豈得不以儼言爲忤。又安能即棄去。信爲天下者。在此不在彼也。安祿山亦好作詩。作櫻桃詩云。櫻桃一籃子。半青一半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贊。或請以一半寄周贊。句在上則協韻。祿山怒曰。豈肯使周贊壓我兒耶。因讀祿山事迹及之。聊發千載一笑。唐書載陸餘慶與趙正固。虛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間。畢御名。郭襲微。司馬子微。釋懷一。爲方外十友。正固。襲微。名迹不甚顯。審言之間。輩皆一時文士傑出。子微超然物外。懷一。又佛氏人。因忠交游多則

多事。然亦何可盡絕。誠使有審言之間。徒賦詩論文。子微談方外之事。懷一論釋氏之說。朝夕相與從容于無事之境。其樂豈可既乎。史言方武后中宗時。士多暴貴驕顯。其禍敗誅死。亦不絕。獨餘慶官太子詹事。雖不甚顯。然無咎悔。觀其所處。若此。世間愛患。其孰能累之。吾去市朝久。窺深山窮谷之間。不復與當世士相接。士亦莫肯從吾游。獨念有如此十人者。或可庶幾餘慶之志。而唯故人子二三輩與門生時時相過。文采議論。煥然可觀。求子微。懷一。蓋沅江九肋也。餘慶有子琛。爲中書令。蕭嵩所知。嵩能宰相。後來者使陰求其短。琛乃曰。與人交。過且不可言。而況無有乎。蓋琛猶有餘慶風烈。吾諸兒雖碌碌。亦若修謹厚重者。尙能推吾志爲陸璣否耶。

道士楊大均。蔡州人。善醫。能默誦素問本草。及兩部千金方四書。不遺一字。與人治病。診脈不出藥。但云此病若何。當服何藥。是在千金某部第幾卷。即取紙書授之。分兩不少差。余在蔡州親見其事。類若此。余嘗問素問有記性者。或能誦本草。則因難矣。若千金。但藥名與分兩劑料。此有何義。而可記乎。大均言古之處方。皆因病用藥。精深微妙。苟通其意。其文理有甚于章句。偶一見。何可志也。大均本染家子。事父孝。醫不受賂。積其積施之餘。葬內外親三十八喪。方宜和問。道教盛行。自匿名迹。惟恐人知。蔡魯公聞之。親手以書延致。使者數十返。不得已。一往。留數日。即歸。不受一錢。余在南京。嘗許余避難。來山中。未及行。而虜陷蔡州。後聞虜知其名。厚禮之。與之俱去。今不知存亡。使其果來。雖未可遽爲司馬子微。此亦一勝士也。因論餘慶事。慨然懷之。

晉人貴竹林七賢。竹林在今懷州修武縣。初若欲避世遠禍者。然反由此得名。稽叔夜所以終不免也。自東漢末。世人以名節爲重。而三君八顧之論起。及黨錮興。天下豪傑無一人免者。孔北海雖不在其間。而不容于曹操。亦坐名高故也。當時雍容隱顯。皆不失其操者。惟管幼安爾。七人如向秀。阮咸。亦碌碌常材。無足道。但依附此數人。以竊聲譽。山巨源自有志于世。王戎尙愛錢。豈不愛官。故天下少定。皆復出。巨源豈戎比哉。而顏延之慨此二人。乃其躁急私情。非爲人而設也。唯叔夜似真不屈于晉者。故力辭吏部。可見其意。又魏宗室壻。安得保其身。惜其不能深默。絕去圭角。如管幼安。則庶幾矣。阮籍不肯爲東平相。而爲晉文帝從事中郎。後卒爲公卿作勸進表。若論于嵇康前。自宜杖死。顏延之不論此而論譏。或可見其陋也。

高僧傳略載孫綽道賢論。以當時七僧比七賢。竺法護比山巨源。帛法祖比稽叔夜。竺法乘比王澄。冲竺法深比劉伯倫。支道林比向子期。竺法蘭比阮嗣宗。于道遠比仲容。各以名迹相類者。爲配。惜不見全文。七人支道林最著。其餘亦班班見世說。晉人本超逸。更能以佛理佐之。宜其高勝不凡。但恨當時未有禪經文。傳者亦未廣。猶以老莊爲宗。竺法深王敦之弟。賢于王氏諸人遠矣。即支遁求買沃州報之。未聞巢由買山而隱者。蓋遁猶輸此一著。想見其人物也。陸機以齊王罔矜功自伐。作豪士賦刺之。乃託身于成都王穎。謂可康隆晉室。此在恩怨愛憎之間。處危亂之世。而用心若此。又濟之以貪權喜功。雖欲苟全。可乎。機初入朝。盧志問陸遜。陸抗于君遠近。機

曰。如君子虛誠。虛班既起。陸璣曰。殊非遐遠。客主未相悉。何至于此。機曰。我祖父名播四海。豈不知耶。晉史以爲譏者。以此定二陸優劣。意機優乎。雲優乎。度晉史意。不嘗于雲傳而詳于機傳。蓋謂機優也。以吾觀之。機不逮雲遠矣。人斥其祖父名。固非是。吾能少忍。未必爲不孝。而亦從而斥之。是一言之間。志在報復。而自忘其過。尙能置大恩怨乎。若河橋之敗。使機所怨者當之。亦必殺矣。雲愛士不疑。真有過機者。不但此一事。方穎欲殺雲。遲之三日不決。以趙王倫殺趙浚。放其子驥。而復擊倫事。勸穎殺雲者。乃盧志也。兄弟之禍。志應有力。哀哉。人惟不爭于勝負強弱。而後不役于恩怨愛憎。雲累于機。爲可痛也。

阮籍既爲司馬昭大將軍從事。開步兵廚酒。復求爲校尉。史言雖去職。常游府內。朝宴必預。以能遺落世事爲美談。以吾觀之。此正其詭譎。伴欲遠昭而陰實附之。故示戀戀之意。以重相諧結。小人情僞。有千載不可掩者。不然。籍與嵇康。當時一流人物也。何禮法疾籍如仇。昭則每爲保護。康乃遂至于籍。何以獨得于昭如是耶。至勸進之文。真情乃見。籍著大人論。比禮法士爲羣蠹之處。視中。吾謂籍附昭。乃視中之蠹。但偶不遭火焚耳。使王凌。毋邱儉等一得志。籍尙有噍類哉。

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雖盛夏之日。經旬不壞。今玉友之佳者。亦如是也。吾在蔡州。每歲夏。以其法造寄京師親舊。陸走七程不少變。又嘗以餉范德儒于許昌。德儒愛之。藏其一壺。忘飲。明年夏復見。發視如新者。白墮酒當時謂之鴉。謂其可千里遺人。如鴉一飛千里。或曰。鴉酒。當是以鴉載之而行也。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蕖傾白墮。恐難便作酒用。吳下有饌。設客用王逸少故事。言請過其食右軍。相傳以爲戲。傾白墮得無與食右軍爲偶耶。

續漢禮儀志記歲八月。民年八十。賜玉杖。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而風俗記又言。漢高帝與項籍戰京索間。兵敗。伏葦薄中。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得免。即位。作鳩杖。賜老人。此絕無稽考。高祖雖敗。其肯伏葦薄耶。余親戚有爲光州守。得古銅鳩。一大半掌許。俯首斂翼。其尾足若蹲伏。腹虛。其中。有罔穿腹。正可受杖。制作甚工。以遺余。疑卽漢鳩杖之飾。因以爲杖。良是。首輕而尾重。舉之則探前。俛後。蓋如此。乃可取力。此所以佐老人也。

嘗從希聲授筆法。所使援己。乃以詩寄之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邊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泝滌人。晉光即以名達貴。得召昭宗末年。求士甚急。其志良可哀。觀其傾倒于朱朴。則待希聲宜亦然。不得已取之左右。正坐盧攜。推縑郎。不能致天下賢者。故爾。然所獲乃如希聲。能無愧其君乎。事亦見楊文公談苑。國初去唐未遠。猶有所傳聞。文公之言。宜可取信。而修新唐書。無取以獻者。故傳辭甚略。後世猶得借其山以爲重也。

杜子美詩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微起適值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此謂張鎰也。舊史載鎰風儀偉岸。廊落有大志。好談王霸大略。讀子美詩。尙可想見其人。杜周士人物志云。至德初。詔朝臣各舉所知。蕭昕爲起居舍人。薦鎰以揭衣召見。拜左拾遺。來瑱爲贊善大夫。鎰薦材堪將帥。唐書鎰瑒傳皆不載。而鎰傳云。天寶末。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爲己重。聞鎰材薦之。釋褐拜左拾遺。二書言鎰得官略同。若天寶末果已用于國忠。則至德初安得爲昕薦耶。國忠爲相在天寶十三載。去亂先一年。正淫涵極惡之際。豈知以天下士爲重。亦非子美所謂微起適值風雲會者也。至瑒傳乃云。始用張鎰爲穎川太守。以母憂去。祿山反。再用張瑒薦奪喪復爲穎川。今紀瑒瑒自贊善大夫爲穎川太守。在天寶十四載。卽至德元年。祿山反後。與人物志合。是鎰方起家。何能及瑒。而張瑒兄弟自京師陷。卽從祿山。未嘗見明皇。亦何爲復薦瑒。史于瑒事繆誤如此。則鎰之失無足怪。昕亦可謂知人矣。昕本爲厚長者。造次不失臣節。此二事尤奇特。恨史不能表出之。天下多士。左右近臣。皆能爲國得將相如昕。亂何足平也。

元次山父延祖爲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掇薪。以爲有生之役。外此吾不思也。余少觀此。未嘗不三復其言。今叨冒已過多。乃得復行延祖之志。自安一壑。其魄之深矣。然安祿山反。延祖名次山等戒之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勵名節。無近羞辱。則知古之君臣父子相期。亦不必皆出一道。但問義所安否如何。故次山出舉進士制科。慨然以當世爲念。隨其所爲。皆有以表見。豈延祖亦固知次山可語是耶。余老矣。自度無補于世。但恨汝等材不逮次山。不敢爲延祖之言。今從吾于此。固善。苟自激昂。雖州縣簿書米鹽之役。粗有一事可施于民。亦不禁汝曹仕也。若非其義。雖一日九遷。不特爲士者恥之。正恐不免羞辱。亦延祖之所畏也。

蘇州白樂天手植柏。在州宅後池口光亭前。余政和初嘗見之。已槁瘁。高不滿二丈。意非四百年物。真僞未知也。後爲朱冲取。聞槁死于道中。乃以他樹易之。禁中多不知。又有言華亭禪師塔前柏。亦唐物。詔冲取之。柏大不可越橋梁。乃以大舟卽華亭泛海。出楚州。以入汴。卽行一日。張帆風猛。柏枝與帆低昂。不可制。舟與人皆沒。長興大雄寺陳霸先宅庭亦有柏。中空裂爲四枝。蔭半庭。質如金石。相傳以爲霸先所植。又欲取以獻。會聞悟空捨沉海。乃已。賢者因物幸託以不朽。然此三柏。一槁死于道。一沉于海。一僅以免。蓋欲爲道旁樹。不可得也。

前輩嘗記太宗命待詔蔡裔增琴阮絃各二。皆以爲然。獨朱文濟執不可。帝怒。屢折辱之。樂成以示文濟。

終不肯彈。二樂後亦竟廢不行。崇寧初。大樂闕徵調。有獻議請補者。併以命教坊燕樂同爲之。大使丁仙現云。晉已久亡。非樂工所能爲。不可以意妄增。徒爲後人笑。蔡魯公亦不喜。遂授之。嘗語于云。見元長。屢使度曲。皆辭不能。遂使以次樂工爲之。論句獻數曲。卽今黃河清之類。而聲終不諧。未嘗寄殺他調。魯公本不通聲律。但果于必爲。大喜。亟召樂工按試。尙書少庭使仙現在旁聽之。樂闕有得色。問仙現何如。仙現徐前。環顧坐中曰。曲甚好。只是落韻。坐客不覺失笑。

鄭處晦明皇雜錄記張曲江與李林甫爭牛仙客實封時。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賜之。九齡惶恐。作賦以獻。意若言明皇以竹旨將廢黜。故方秋賜扇以見意。新書取載之本傳。據曲江集賦序云。開元二十四年。盛夏。奉勅大將軍高力士賜宰相白羽扇。九齡與焉。則非秋矣。且通言宰相。則林甫亦在。非獨爲曲江而設也。所謂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于篋中者。彼自知仙客之忤。而懼林甫之讒。故因致意爾。不然。帝果將廢黜而迫之以扇。不願引退。猶獻賦云云。乃是故戀不忍去。託祈哀以幸苟容。尙何足爲曲江哉。此正君子大節進退。而一言之誤。遂使善惡相反。不可不辨。乃知小說記事。苟非耳目所接。安可輕書也。

祖宗故事。進士廷試第一人及制科。一任回必入館。然須用人薦。且試而後除。進士聲律因其習。而制科亦多由進士。故皆試詩賦一篇。唯富鄭公以茂材異等起布衣。未嘗歷進士。既召試。乃以不能爲詩賦。懇辭。詔試策論各一。自是遂爲故事。制科不試詩賦。自富公始。至子瞻復不試策論。而試論三篇。人欲常和豫快適。莫若使胸中秋毫無所歉。孟子言。仰不愧天。俯不忤人。爲一樂。此非身履之。無以知聖賢之言爲不妄也。吾少從峽州一老先生樂翁。嘉開學。樂翁好舉東海延篤書語。人曰。篤云。吾味爽梳櫛坐于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姬且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道遙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間而作。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其所以然者。乃在于自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于不忠。爲人子。不陷于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因自謂有得于篤者。今士大夫出入憂患之域。艱險百罹。未嘗獲伸眉一笑。其間雖或出于非意。然推其故。非得罪于君親。則必不能無愧于上下之交。苟免此四事。未有不休休然者。童子之所聞。久而後知也。

歸去來辭云。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此陶淵明出處大節。非胸中實有此境。不能爲此言也。前輩論賈島送炭詩云。暖得曲身成。直身蓋難微事。苟出其情。終與羣鳥做。做牽率而或者異也。今或內實躁忿。而故爲閑肆之言。內實柔懦。而強作雄健之語。雖用盡力。使人讀之終無味。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吾嘗三復愛之。或曰。子美安能至此。是非知子美者。方至德大歷之間。天下鼎沸。士固不幸罹其禍者。然乘間蹈利。竊名取寵。亦不少矣。子美聞難開關。盡室遠去。及一召用。不得志。卒飢寒轉徙。巴峽之間。而不悔。終不肯一引頸而西笑。非有不競遲留之心。安能然。耳目所接。宜其了然自與心會。此固與淵明同一出處之趣也。

杜祐爲司徒。年過七十。未請老。裴晉公爲舍人。因高郵致仕命辭曰。以年致仕。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

斯道蓋讓之也。元祐初，詔起范蜀公為提舉萬壽觀，力辭不至。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抑有前聞。七十而復來，豈云得體。蜀公性真純，暮年文字尤簡直，不甚經意。時文潞公方以太師入為平章軍國重事，覽之笑曰：景仁也不看脚下，知其意不在己也。

司馬溫公作獨樂園，朝夕燕息其間，已而游嵩山，壘石溪而樂之，復買地于旁，以為別館。然每至不過數日，復歸，不能常有。故其詩有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之句。今余既家于此，客至留連，未嘗不愛賞，願戀不能去，而余浩然自以為主，有公之適而無公之恨，豈不快耶。

舊學士院在樞密院之後，其南廡與樞密後廊中分門，乃西向。玉堂本以待乘輿行幸，非學士所得常居。惟禮上之日，得略坐其東，受院吏參謁而已。其後為主廡，北出直集英殿，則所謂北門也。學士僅有直舍，分于門之兩旁，每值院受詔，乃與中使坐主廡，余為學士時，始請闢兩直舍，各分其一間，與北門通。為三，以照壁限其中，屏間命待詔詢畫花于上，與玉堂郭熙春江晚景屏相配。當時以為美談。後聞王丞相將明為承旨，太上皇眷愛之厚，乃旁取西省右正言廳以廣之，中為殿曰右文，則非復余前日所見矣。同時流輩殆盡，為之慨然也。

歐文忠內制集序，歷記其為學士時事，幸歲其業以為退居談笑之資。略云：涼竹簾之暑風，曝茅檐之冬日，睡餘支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時覽所載，以誇田夫野老，士大夫爭誦之。蓋願欲為公而不可得也。然公屢請得謝，歸不及年而薨，未必能償此志。而余向者辱出公後，亦獲挂名于石刻之末。暑風冬日，享之此地，乃十有一年，如公所云，實飽之矣。但比歲戎馬之餘，觸事與念，不能盡終前日之志，為可恨。每念為學士者不為不多，未必皆知此適，如公知之而不及享，余享之而不得久，則天下如意事豈易得耶。

晁任道自天台來，以石橋藤杖二為贈。自言親取于懸崖間，柔韌而輕，堅如束筋。余往自許昌歸，得天壇藤杖數十，外圓實與此不類，而中相若。時余年四十三，足力尚強，聊以為好，而非所須。置之室中，不及用，悉為好事者取去。今老矣，行十許步輒一歇，每念之不可復致，而得任道之惠，蓋喜不自勝也。門生邵大受復遺淳安木竹杖六節，密而內實，略如天壇藤，間有突起如鶴膝者，非峭勁敵風，霜不能爾也。此即贊寧符譜本出錢塘靈隱山，今不知有否。當求其種植之，以為後計。晉人謂許遠遊健于登陟，不特有勝情，亦有濟勝之具。今吾所以濟勝者，不求之足而求之杖，亦安知杖之非吾足乎。若遇遠遊，當不免一笑，使孔光見之，可免為靈壽之辱也。

歐文忠作范文正神道碑，累年未成。范丞相兄弟數趣之，文忠以書報曰：此文極難作，敵兵尚強，須字字與之對壘。蓋是時呂許公客尚來也。余嘗于范氏家見此帖，其後碑載初為西帥時與許公釋憾事，曰：二公款然相約平賊，丞相得之曰：無是吾翁未嘗與呂公平也。請文忠易之，文忠佛然曰：此吾所目擊公等少年何從知之。丞相即自刊去二十餘字，乃入石。既以碑獻文忠，文忠卻之曰：非吾文也。然碑載章獻太后朝正事，謂仁宗欲率百官拜殿下，因公爭而止，蘇明允修因革禮，見此禮實嘗行，公亦自知

其誤，則銘誌書事，固不容無誤。前輩所以不輕許人也。范公忠義，欲以身任社稷，當西方謀帥時，不受命則已，苟任其責，將相豈可不同心。歎然釋憾，乃是美事，亦何傷乎。然余觀文正奏議，每訴有言，多為中沮，不得行。未幾，例改授觀察使，韓魏公等皆受，而公獨辭甚力。至欲自械繫以聽命，蓋疑以俸厚唱之，其後卒以擅答元昊，罷罷帥奪官，則許公不為無意也。文忠蓋錄其本意，而丞相兄弟不得不正其末，兩者自不妨。惜文忠不能少損益之，解後世之疑，豈碑作于仁宗之末，猶有諱而不可盡言者，是以難之耶。

子瞻山光寺詩，野花鳴鳥亦欣然之句，其辨說甚明。蓋為哲宗初即位，聞父老頌美之言，而云神宗奉諱在南京，而詩作于揚州，余嘗至其寺，親見當時詩刻。後書作詩日月，今猶有其本。蓋自南京回陽羨時也。始過揚州，則未聞諱，既歸自揚州，則奉諱在南京，事不相及，尚何疑乎。近見子由作子瞻墓誌，載此事，乃云公至揚州，常州人為公買田，書至公喜，而作詩有聞好語之句，乃與辨辭異。且聞買田而喜，可矣。野花啼鳥何與而亦欣然，尤與本意不類。豈為誌時未嘗深考而誤耶。然此言出于子由，不可有二。以啓後世之疑，余在許昌時誌猶未出，不及見，不然當以告追與過也。

子瞻在黃州病，赤眼，月不出，或疑有他疾。過客遂傳以為死矣。有語范景仁于許昌者，景仁絕不置疑。即舉袂大慟，召子弟具金帛遣人賙其家。子弟徐言此傳聞未審，嘗先書以問其安否，得實弔恤之。未幾，復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辭，所謂夜闌風靜殺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夜作此辭，挂冠服，江邊擊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為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然此語卒傳至京師，雖裕陵亦聞而疑之。

文潞公知成都，偶大雪，意喜之，連夕會客達旦。帳下卒倦于應待，有違言，忿起折其井亭共燒以御寒。守衙軍將以聞，公曰：今夜誠寒，更有一亭可折，以付餘卒復飲。至常時而罷，翌日，徐問先折亭者何人，皆杖脊配之。

沈翰林文通喜吏事，每覺有疾，藥餌未驗，亟取難決詞狀連判數百紙，落筆如風雨，意便欣然。韓持國喜聲樂，遇極暑輒求避暑，屢徙不如意，則臥一榻，使婢執板緩歌不絕聲，展轉徐聽，或領首撫掌，與之相應。往往不復揮扇。范德孺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二婢，每就榻，即使雜奏于前，至熟寐乃方得去。人性固不能無嗜好，亦是不能處閑，故必待一物而後遣。余少時苦上氣，每作輒不能臥，藥餌起居須人，乃能辦。待先君官上饒，一日秋晚游鵝湖，中夕疾作，使令既非素所知，篋中適不以藥行，喘瀕頃刻不度，起吹燈據案，偶見一易冊，取讀數十板，不覺遂平。自是每疾作輒用此術，多愈于服藥，然均不免三公之累也。

公制云。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乃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氣象雄傑。格律超然。固不可及。劉丞相。老舊以詩賦知名。晚為文章。尤溫潤閑雅。青州謝上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每願學于古人。然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于士論。何傷其用經語也。自大觀後時流爭以用經句為工。于是相與哀次排比。預蓄以待。間不問其如何。相可奉合。則必用之。雖有甚工者。而文氣掃地矣。

孫龍圖。幸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丙澳左氏等數書。授以句讀。每瞑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讀于旁。終一策則易一人。飲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難。今吾雖力屏俗事。然至晝。則習氣未除。亦不能遽忘此。累幸左右無此點者。以益其疾。每願一二村童。殆是良藥也。

仙都觀在縉雲縣東四十里。舊傳黃帝煉丹其上。今為道觀。唐李陽冰為令時。書黃帝祠宇四大字。尚存。山水奇秀。見之圖畫。殆不可名狀。己酉冬。避地將之處州。道縉雲。暫舍于縣南之靈峯院。束裝欲往遊。聞潰兵入境。遽止。其東十里。有崇道院。謂之小仙都。一日可往返。兵既退。乃乘間冒微雪過之。時臘已窮矣。迂折行山峽中。兩旁壁立。溪水貫其下。多灘瀨。遵溪而行。峻厲悍激。與雪相亂。山木擡天。每聞谷中號聲。風輒自上下。雪橫至。擊面。僕夫卻立。幾不得前。既至。山愈險。雪愈猛。溪流益急。旁溪有數石。拔起數百丈。不相倚附。其最大者二。略如人行。俯而相先後。俗名新婦阿家石。望之如玉筍。擁鼻仰視。神觀聳然。欲與之俱升。寒甚。不可久留。乃還。至家。已入夜。四山見蕩盡。白不能辨道。索酒飲。無有。燃松明半車。僅得溫。今日熱甚。聊為一談。望梅尚可止渴。聞此當酒然也。

唐制。取士用進士明經二科。本朝初。唯用進士。其能明經。不知自何時。仁宗慶曆後。稍修取士法。患進士詩賦浮淺。不本經術。嘉祐三年。始復明經科。而限以開藏取士。舊進士工于詩賦。有聲場屋者。往往一時皆莫與之敵。如王沂公。鄭毅夫。數人。取解者。試皆為第一。謂之三元。王簽。皆嚴叟。記問絕人。首應明經。鄉貢及南省殿試。亦皆第一。復科以來。一人而已。謂之明經三元。

士大夫作小說。雜記所聞見。本以為游戲。而或者暴人之短。私為喜。怒。此何理哉。世傳碧雲。暇一卷為梅聖俞作。皆歷詆慶歷以來公卿隱過。雖范文正亦不免。讀者遂謂聖俞游諸公間。官竟不達。而為此以報之。君子成人之美。正使萬有一不至。猶當為賢者諱。況未必有實。聖俞賢者。豈至是哉。後聞之。乃襄陽魏泰所為。嫁之聖俞也。此豈特累諸公。又將以誣聖俞。歐文忠歸田錄。自言以唐李肇為法。而少異者。不記人之過惡。君子之心。當如此也。

國初。猶右武。廷試進士。多不過二十人。少或六七人。自建隆至太平興國二年。更十五榜。所得宰相。華文簡公一人而已。自後太宗始。欲廣致天下之士。以文治。是歲一百九人。遂得呂文穆公為舉首。與張僊射齊賢宰相二人。自是取人益廣。得士益多。百餘年間。得六人者一榜。楊真榜。王岐公。韓康公。王荆公。蘇子容。呂晦叔。韓師朴。得四人者二榜。蘇參政。易簡榜。李文正。向文簡。寇萊公。王魏公。而岐公。康公。荆公。皆連名。得三人者三榜。王沂公。榜沂公。王文惠。章郇公。劉輝榜。劉莘老。章子厚。蔡持正。故科後。焦陷

榜徐擇之。白蒙亨。鄭達夫。畢漸榜。杜欽美。唐欽叟。呂元直。中間或一人兩人。而劉輝。劉莘老。章子厚。二人榜亦連名。蓋莫多于蘇楊二榜。而王岐公等三人皆第一甲。而連名。尤為盛也。

國朝狀元為宰相。自呂文穆公。蒙正後。五十年間。相繼得者三人。王沂公。李文定。宋元憲。元憲後百餘年間。未有繼者。至靖康元年。何丞相文綱始為之。梓州臨潼。當兩蜀之衝。有廟極靈。凡蜀之舉子入貢京師者。必禱于祠下。以問得失。無一不驗。文綱嘗語余。頃欲謁而忘之。翌旦行十餘里。始悟。亟下馬還望。默禱而拜。是夕夢入廟庭。神在籬中。以語投籬外。授文綱發視之。略如今之語。亦有詞。文綱猶能成誦。略記有云。朕臨軒策士。云云。得十人者。今汝褒然為舉首。云云。其結銜具所授官。文綱覺而思曰。今廷試無慮五百人。而言十人。殆以是戲我耶。既唱名。果為魁。而第一甲傅崱。卿以南省魁升附前甲末。始悟十人謂第一甲也。其所授官與誥略同。文綱又嘗詢他日。歷歷具告。而不肯言。然為相不久。遂委身沙漠。亦嘗預知之否耶。

本朝官稱初無所依據。但一時造端者自為。後遂因之不改。觀文資政殿皆有大學士。觀文稱大觀文。而資政稱大資。此何理耶。宜和間。蔡居安除宜和殿大學士。從資政學士稱大宜。是時方重道術。講明聲于路。聽者說為大仙人。以為笑。遂改為大學士。學士有三。而此獨以大名。又何以別耶。龍圖閣學士。舊謂之老龍。但稱龍閣。宜和以前。直學士。直閣同為稱。未之有別也。末年陳亨伯為發運使。以捕方賊功。進直學士。依之者。惡其下同直閣。遂稱龍閣。于是例以為稱。而顯謨閣直學士。微猷閣直學士。欲效之。而難于稱。學士。乃易為閣學。閣學士有三。亦何以別耶。然階官皆二字。而中大夫獨一字。舉世稱中大。不以為非。則大學閣學。亦何足怪也。

古者舉大事。皆避月晦。說者以陰之窮為諱。春秋晉楚鄆陵之戰。特書甲午。晦以見。諱魯夷伯之廟。書乙卯。晦以見。異是也。南郊必用冬至之日。周禮也。皇祐四年。當郊。而日至適在晦。宋元憲公為相。預以為言。遂改為明堂。議者以為得禮。有國信不可無備。臣。蓋祖四年郊。日至亦在晦。先無知之者。至期。實儼始上。開不得已。乃用十六日甲子。非日至而郊。惟此一舉。講之不素也。

晏元憲公。雖早富貴。而奉養極約。惟喜賓客。未嘗一日不燕飲。而盤饌皆不預辦。客至旋營之。頃有蘇丞相子容。嘗在公幕府。見每有嘉客。必留。但人設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實蔬茹漸至。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數行之後。案上已燦然矣。稍闌。即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徧。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為常。前輩風流。未之有比。

晏元憲平居。書簡及公家文牒。未嘗棄一紙。皆積以傳書。雖封皮亦十百為沓。暇時。手持熨斗。貯火于旁。炙香匙。親熨之。以鐵界尺鎮案上。每讀得一故事。則書以一封皮。後批門類。按書吏傳錄。蓋今類要也。王莘樂道。尚有數十紙。余及見之。

趙清獻公。自錢塘告老歸。錢塘州宅之東。消暑堂之後。舊據城闕。橫為屋五間。下闌。盧白。堂不甚高大。而最超出州宅及園圃之中。故為州者多居之。謂之高齋。既治第。衡州。臨大溪。其旁不遠數步。亦有山麓。

屹然而起。即作別館其上。亦名高齋。既歸。唯居此館。不復與家人相接。但子弟晨昏時至。以二淨人一老兵爲役。早不茹葷。以一淨人治膳于外功德院。號餘慶。時以佛慧師法泉主之。泉聰明高勝。禪林了泉萬卷者是也。日輪一僧伴食。泉三五日一過。晚略取肉及鮮脯于家。蓋不能終日食素。老兵供捕除之。役事已即去。唯一淨人執事其旁。暮以一風爐置大磁湯瓶。可貯斗水。及列盥漱之具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雞鳴淨人治佛室香火。三聲磬公乃起。自以瓶水頰面。趨佛室。暮冬尚能日禮百拜。誦經至辰時。余年二十一。嘗登高齋。尙影歸其處。後見公客周棟道其詳。欣然慕之。今吾居此。日用亦略能追公一二。但不能朝食素。精進佛事。愧之爾。

趙清獻公好焚香。尤喜薰衣。所居既去。輒數月香不滅。衣未嘗置於籠。爲一大焙。方五六尺。設爐置其下。常不絕煙。每解衣投其間。夫人神氣四體誠不可不使潔清。孟子言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故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此非獨爲喻者設也。佛氏言衆香國。而養生煉形亦必以香爲主。故焚柴以事天。燔蕭以供祭祀。達神明而通幽隱。亦一道耳。章子厚自嶺表還。爲余言神仙升舉事。云形滯難脫。隨行亦須假名香百餘斤焚之。佐以此行。幸能辦。意自言必升舉也。坐客或疑而未和。公舉近歲廬山有崔道人者。積香數斛。一日盡發。命弟子置五老峯下。徐焚之。默坐其旁。煙盤不相辨。忽躍起。已在峯頂上。語雖近奇。然理或有是。

傅禪者以雲門、臨濟、沩仰、洞山、法眼爲五家宗派。自沩仰而下。其取人甚嚴。得之者亦甚少。故沩仰、法眼先絕。洞山至大陽警延。所存一人而已。延僅得法遠一人。其徒號遠錄公者。將終以教付之。而遠言吾自有師。蓋葉縣省也。延聞拊膺大慟。遠止之曰。公無憂。凡公之道。吾盡得之。願吾初所從入者不在是。不敢自昧爾。將求一可傳公道者與受之。使迫以嗣公可乎。許之。果得清華嚴清傳道楮。楮行解超絕。近歲四方談禪。唯雲門、臨濟二氏。及楮出。爲雲門、臨濟而不至者。皆翻然捨而從之。故今爲洞山者幾十之三。斯道固無彼此。但末流不能無弊。要之與之嚴者。其得之必精。得之精者。其傳之必遠。此洞山所以雖微而終不可泯也。

人之學問。皆可勉強。惟記性各有分量。必要之天。譬之著基。極力不過能進其所能。至于不可進。雖一著終老不能加也。制科六論以記問爲主。然前輩獨張安道、吳參政、長文題曰終身不忘。其餘中選後往往即忘之。蓋初但熟記耳。吳正肅公登科。爲蘇州簽判。至失心幾年。醫餌以一二醉。乃差。暮年復作。遂不可治。晏元獻、楊文公皆神童。元憲十四歲。文公十一歲。其宗皆親試以九經。不遺一字。此豈人力可至哉。神童不試文字。二公既嘗絕。乃復命試以詩賦。元憲題出。迺其素習者。自陳請易文公初試一賦。立成。繼又請至五賦。乃已。皆古所未聞也。

饒州自元豐末。朱天錫以神童得官。但俗爭慕之。小兒不問如何。粗能念書。自五六歲即以次教之。五經以竹籃坐之。木杪。絕其視聽。教者預爲償。終一經。償錢若干。晝夜苦之。中間此科久廢。政和後稍復。于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饒州出神童。然兒非其質。苦之以至死者蓋多干中也。

鎮江招隱寺。戴顯宅。平江虎邱靈巖寺。王珣宅。今何山宜化寺。何楷宅。既皆爲寺。猶可彷彿其故處。何山無甚可愛。淺狹僅在路旁。無巖洞。有泉出寺西北隅。然亦不甚壯。招隱雖狹。而山稍曲。復幽邃。有虎跑鹿跑二泉。略如何山。皆不能爲流。唯虎跑最奇。蓋何山不如招隱。招隱不如虎跑。平江比數。經亂兵殘。破獨虎邱。幸在巖。七里湖。在湖下二十餘里。南山發起。壁立連亘七里。土人謂之瀧。訛爲龍。言若龍中。因爲初至。爲入瀧。既盡。爲出瀧。瀧本香。關江反。奔瀧。貌以爲若龍。謬也。七里之間。皆瀧。今因沈約詩。誤爲一名。非是。嚴陵灘最大。居其中。范文正公爲守時。始作祠堂山上。命僧守之。山峻無平地。不能爲重屋。東西二釣臺。乃各在山巔。與灘不相及。突然石出。峰外。略如臺。上平。可坐數十人。因以名爾。郭文居天柱。在餘杭縣界。今爲洞霄宮。有大瀧。洞天。見晉書。隱逸傳。此五者天下所共聞。僅在浙江數州之間。其四皆吾熟遊。而洞霄宮。吾山無三百里。吾領宮事二十年。獨未暇一至。孰謂吾爲愛山者耶。

張景修。字敏叔。常州人。篤厚君子。少以賦知名。而喜爲詩。好用俗語。嘗有謝人惠油。云。何妨包裹如風。且免淋漓似水。雖久在。還調家。素貧。晚始改官。既致仕。得五品服。作詩寄所厚。云。白快近來逢素髮。亦窮今日得朱衣。人或以爲笑。然此其性所好。他詩多佳語。不皆如是也。

司馬文正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果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真率會。嘗見于詩。子瞻在黃州。與鄉里往還。子瞻既絕。而往還者亦多貧。復殺而爲三。自言有三。曰。安分以養親。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今予所居。常過我者。許幹。此外即鄰之三。朱。城中親舊。與過客之道。樓上特肯遠來者。至累月無一二。然山居。饌具不時得。吾又不能多飲。乃兼取二者而參行之。戲以語客曰。古者待賓客之禮。有燕有享。而享其殺也。施之各有宜。今避而集者。用子瞻以當享。非時而特會者。用溫公以當燕。遇所常用。必先舉以告客。雖無不笑。然亦莫吾奪也。

石長卿眉州人。嘗從黃魯直。踏中數年。數爲子瞻。魯直晚年詩句。得意未及成者。數聯。猶記其一。云。人得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爲尤所珍愛者。不肯輕足成之。

士大夫家祭多不同。蓋五方風俗。沿習。與其家法。所從來各異。不能盡出于禮。古者修其教。不易其俗。故周官。教民禮與俗。二者不偏廢。要不遺人情而已。韓魏公晚年。哀取古今祭祀書。參合損益。爲祭儀一卷。最爲得中。識者多用之。近見翟公巽。作祭儀十卷。而未之見也。問其大約。謂如或祭于昏。或祭于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爲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其他大抵類此。援證皆有據。公巽博學多聞。不肯碌碌同衆。所見必每過人也。

俞濬。字清老。揚州人。少與魯直同。從孫莘老。學于漣水軍。魯直時年十七八。自稱清風客。清老云。奇逸通脫。巽。子。墮地也。嘗見其贈清老長歌一篇。與今詩格絕不類。似學李太白。而書乃學周越。元祐間。清老。以見魯直。欲毀去。清老不肯。乃賦而歸之。黃元明云。魯直舊有詩千餘篇。中歲焚三之二。存者無幾。故自名焦尾集。其後稍自喜。以爲可傳。故復名敏帶集。晚歲復刊定。止三百八篇。而不克成。今傳于

世者尚幾千篇也。

諸葛孔明材似張子房而學不同。子房出于黃老。孔明出于中韓。方秦之末。可與圖天下者。非漢高祖而誰。項羽決不足以有為也。故其初即歸高祖。不復更問項羽。與范增之徒異矣。然而黃老之術。不以身易天下。是以主謀而不主事。圖終而不圖始。陰行其志。而不盡用其材。雖使高帝得天下。而已不與也。孔明有志于漢者。而度曹操孫權不在。于是故退耕以觀其人。唯施之劉備。為可。其過荀文若遠矣。以備不足與驅馳中原。而吞操。寧遠介于蜀。伺二氏之弊。乃矯漢末頹弱之失。一齊之以刑名。錯綜萬務。參毀名實。用法甚工。而有罪不貸。則以中韓為之也。惟所見各得于心。非因人從俗以苟作。此所以為黃老而不流于漢。為中韓而不流于劉。故卒能輔其才而成其志者也。

張子房不盡用其材。知高祖非三代之主也。彼假韓彭以為用。而終覆滅之。子房蓋與謀矣。其可復以身為之乎。至惠帝父子之間。則不肯深與。乃託之商山四老人。吾意卒能羽翼太子者。非四老人所辦。其間曲折。子房實教之也。然而與人謀而得天下。又有以定其後。以開萬世之業。皆謝而不有。非近道者孰能為之。若孔明則不然。劉備初未必有意復漢。蓋自孔明發之。方委己以聽。而內則費祿。蔣琬。外則張飛。關羽之徒。材皆出己下。可役使不爭。則何憚而不為。適操與權在前。是以姑屈于一隅。顧二人皆已老。苟遂巡經營以及不登之世。猶反掌爾。不幸備先死。繼之者禪。則無可言矣。使初視二人如高帝之于項籍。則據中原而令四方。何劉璋之足窺乎。暮年數出關陝。豈其本意。知無可奈何。不得不為此。以保朝夕。蓋為黃老則近道。為中韓則近術。黃老有不必為。而中韓必求勝。此子房孔明所以異也。

王荆公初未識歐文忠公。會子固力薦之。公願得游其門。而荆公終不肯自通。至和初。為羣牧判官。文忠還朝。始見知。遂有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然荆公猶以為非知己也。故酬之曰。它日儻能窺孟子。此身安敢望韓公。自期以孟子。處公以為韓愈。公亦不以為嫌。及在政府。薦可為宰相者。三人同一劄子。呂司空晦叔。司馬溫公與荆公也。呂中公本嫉公為范文正黨。滁州之謫。實有力。溫公議濮廟不同。力排公而佐呂獻可。荆公又以經術自任。而不從公。然公于晦叔則忘其嫌。于溫公則忘其議論。于荆公則忘其學術。不如是。安能真見三公之為宰相耶。世不高公能薦人。而服其能知人。苟一毫有蔽于中。雖欲薦之。亦不能知也。

東方朔始作答客難。雖揚子雲亦因之作解嘲。此猶是太元法言之意。正子雲所見也。故班固從而作答。寶戲。東京以後。諸以釋誨應問。紛然迭起。枚乘始作七發。其後遂有七啓七摠等。後世始集之為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唯韓退之。柳子厚。始復傑然知古作者之意。古今文辭變態已極。雖源流不免有所從來。終不肯屋下架屋。進學解即答客難也。送窮文即送貧賦也。小有出入。便成一家。子厚天問。晉問。乞巧文之類。高出魏晉。無後世因緣卑陋之氣。至于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句。則二人皆在嚴忌。王褒上數等也。

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其才遠過裴晉公。錯綜萬務。應變開闔。可與姚崇並立。而不至為崇之權。

諸任數使武宗之材。如明皇之初。則開元不難至。其卒不能免禍。而唐亦不難者。特怨恩太深。善惡太明。及墮朋黨之累也。推其源流。亦自其家法使然。彼吉甫于表。尚以恩為怨。況牛僧孺李宗閔輩。實相與為勝負者哉。故知房杜誠不易得。天下唯不爭長。不爭功。則無事不可為。而房杜實履之。世但言房喬能以己謀資杜如晦之斷為難。不知彼既無所爭。何但如晦。視天下無不可容者。英衛王魏固優為之。使一毫彼此有萌于中。豈特不能容天下。雖如晦且將日操戈之不暇也。

五代梁唐晉漢四世。人才無一可道者。自古亂亡之極。未有乏絕如是。蓋唐之得士。不過明經進士兩途。自鄭畋死。大臣無復有人。而四世之君。皆起盜賊擁護。故相與佐命者。亦皆其徒。天下賢士。何從而進。至周世宗承太祖之業。初非自取以兵。而得王朴佐之。李穀之徒。遂以類至。便儼然有治平之象。北取三關。南定淮甸。無不如意。而中國之兵亦少弭。其不克成業者。君臣皆早死爾。天固以是開其主之運歟。自是及本朝。碩大俊傑之人。繼起相望。豈相距五六十年間。前四世獨無有。而今有之。其所以為天下者與也。禪代之際。尤人臣所難處。非其有聖智。未必能善後。而范魯公質。從容復相。藝祖者三年。晏然無纖毫之隙。前輩名公。皆心服其人。則雖姚崇。李德裕。未必能及也。惜其謙慎隱晦。行事不盡見于後世。只如羣臣除議一事。自唐以來。皆宰相自除。而進書旨。常朝進見。非軍國大事。不與。至魯公始正之。皆請而受旨。而後行。至今以為故事。此非特自謹嫌疑。嚴君臣之分。將以革千載之失也。

天地英靈之氣。鍾為山川。山川之氣。降而為人。皆有常限。不可加損。君子小人兼得之。不在此則在彼。皆人之元氣。皆有所稟。養之善則為壽考康寧。不善則為疾病。未有無元氣而能為人者。是以治世多賢材。亂世多姦雄。均一氣爾。秦亂而後有陳勝。吳廣。項籍。漢亂而後有曹操。袁紹。兄弟。孫權。父子。晉亂而後有苻堅。石勒。劉淵之徒。唐亂而後有黃巢。朱全忠。李克用之徒。此豈偶然而生哉。亦各有所授之。非若尋常醜類。庸流。泯然以為死生者也。晉以前不可詳考。唐自懿僖後。人才日削。至于五代。謂之空國。無人可也。雖其變宜在黃巢等。然吾觀浮屠中。乃有雲門。臨濟。德山。趙州。數十人。卓然超世。是可與扶持天下。配古名臣。苟得一人。必能成一事。然後知其散而橫潰。又有在此者也。賢能之無有。尚何足怪哉。

歐文忠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彈琵琶。公每飲酒。必使彬為之。往往酒行。遂無算。故有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此時既出。彬頗病之。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傳。卒不得諱。政和間。郎官有朱維者。亦善音律。而尤工吹笛。雖教坊亦推之。流傳入禁中。蔡魯公嘗同執政。奏事及燕樂。將退。上皇曰。亦聞朱維吹笛乎。皆曰不聞。乃諭旨召維試之。使教坊善工在旁。按其聲。魯公與執政會尚書省大廳。遣人呼維甚急。維不知所以。既至。命坐于執政之末。尤皇恐不敢就位。乃諭上語。維再三辭。鄭樞密遣夫在坐。正色曰。公不吹當遠制。維不得已。以朝服勉為一曲。教坊樂工皆稱善。遂除維為典樂。維為京西提刑。為子言之。琵琶以下撥重。難。猶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樸絃。謹案之稱。文忠嘗問琵琶之妙于彬。亦以此對。乃取使教他樂工試為之。下撥絃皆斷。因笑曰。如公之絃。無乃皮為之耶。故有皮作絃之句。

而好事者遂傳彬真以皮為絃其實非也唐人記賀懷智以鷓鴣筋作絃人固疑之筋比皮似有可作絃之理然亦不應得許長且所貴者聲爾安在以絃為奇耶

熙寧以前洛中士大夫未有談禪者偶富韓公問法于顯華嚴知其得于圓照大本時本方住蘇州瑞光寺聲振東南公乃遣使作頌寄之執禮甚恭如弟子于是翻然慕之人人皆喜言名理惟司馬溫公范蜀公以為不然既久二公亦自偶入其說而溫公尤多蜀公遂以為譏溫公曰吾豈為天下無禪乎但吾儒所聞不必舍我而從其書爾此亦幾所謂實與而不與者觀其與韓持國往來論中庸數書可見矣末因蜀公論空相遂以詩戲之曰不須天女散已解動禪心蜀公不納及復以戲之詩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日迷又云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此道極致豈大聰明而有差別觀此謂溫公不知禪可乎

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有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是魯公之言人以為戲談今蜀人多稱之崇寧末安國同為郎成都人詹某為諫官故以安國嘗建言移守省上章擊之其辭略云謹按某官人材闊冗臨事冬烘蓋以其蜀人聞者無不笑之安國性隱而口吃每執手躍于衆曰吾不辭隨逐但冬烘為何等語于是傳之益廣遂目為冬烘公

李文靖公沆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議尤不樂人論說短長附己胡秘監且謫口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為知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啓賀之歷歷前居職罷去者云呂參政以無功為左丞郭參政以失酒為少監辛參政非材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文靖甚力意將以附之文靖傲然不樂命小史封置篋曰吾豈真有優于是者亦適遭過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為況欲揚己而短四人乎終為相且不復用

婦人疾莫大于產廢倉卒為庸醫所殺者多矣亦不素講故也舊嘗見杜任作醫準一卷記其平生治人用藥之驗其一記郝質子婦產四日瘵瘵載眼弓背反張任以為瘵病與大豆紫湯獨活湯而愈政初聞余妻穢分允約在席中忽作此證頭足反接相去幾二尺家人驚駭以數婢強拗之不直適記所云而藥蓋有獨活乃急為之召醫未至連進三劑遂能直醫至則愈矣更不復用大豆紫湯古人處方神驗類爾但世用之不當其疾每易之自是家人有臨乳者應所須藥物必備不可不廣告人二方皆在千金第三卷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文忠公同為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辨理至欲納平生誥勅以保之而文忠不知也中歲常置黃黑二豆于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與一善念為一善事則投一黃豆于別器暮發視之初黑豆多于黃豆漸久反之既謝事歸南京二念不與遂徹豆無可數人強于為善亦要在造次之間每日防檢此與趙清獻公焚香日告其所行之事于上帝同今夏不雨四十日自江左連湖外皆告旱常歲五六月之間梅雨時必有大風連晝夕踰旬乃止吳人謂之船趕風以為風自海外來騰于海神而得之率以常今歲特無有故暑氣猶烈六月二十日晚忽雨

至夜中明日又雨其晚臥池上河漢當空梧竹颯然遂有秋意蓋前一日立秋氣候不應如是速也余比歲不作詩倚喜誦前韻佳句亦忘之忽記劉原甫詩云涼風響高樹清露墜明河雖復夏夜短已覺秋氣多若為余言者起傍池徐步環繞數十匝吟詠不能自已僮僕皆已睡前此適有以醴醢新酒和餉者乃感起取連三杯飲之意甚適不知原甫當時能如此否然詩末云歸所麗華燭皓齒揚清歌臨觴不作意奈此案者何則與吾與此詩當是在長安時作恨此一病未除也

石介守道與歐文忠同年進士名相連皆第一甲國初諸儒以經術行義聞者但守傳注以篤厚謹修表鄉里自孫明復為春秋發微稍自出己意守道師之始明復為佛老之說行之天下文忠初未有是意而守道力論其然遂相與協力蓋同出韓退之及為慶歷聖德詩遂假然肆言咸否卿相不少貸議者謂元和聖德詩但獎用兵之善以救正元姑息之弊且時已異用推憲宗之意而成之固不害為獻納豈有天子在上方欲有為而匹夫崛起抗泰于其間乎孫明復則曰為天下不當如是禍必自此始文忠猶未以為然及朋黨論起始悟其過故嘉祐治平之政施行與慶歷不同事欲求成亦必歷更而後盡其變也

盧慎慎好儉家無金玉錦繡之飾此固美事然史官妻子至寒餓宋瑒等過之門不施宿風雨至引席自障則恐無是理今身為宰相俸廩非不足不以富貴寵祿為淫侈足矣何至于妻子寒餓乎門不施箔尤非是宰相所居縱無宿客至亦為少引于內必不至風雨侵坐慎慎雖無甚過人亦不全為儉偽此事蓋出鄭處晦明皇雜事史臣妄信之天下自有中道初不遠人情君子行之非專區區以取名前世士大夫乃有過為矯飾自謂慎慎所常行者子瞻兄弟深不以為然因制科論題出魏志和洽傳大教在通人情蓋有所諷

四明溫台間山谷多產菌然種類不一食之問有中毒往往有殺人者蓋蛇虺毒氣所薰蒸也有僧教掘地以冷水提之令濁少頃取飲皆得全活此方自見本草陶隱居注謂之地漿亦治楓樹菌食之笑不止俗言笑菌者居山間不可不知此法

士大夫服丹砂死者前此固不一余所目擊林彥振平日充實飲噉家人居吳下每以強壯自誇有醫周公輔言得宋道方煉丹砂秘術可延年而後無害道方扶州良醫也彥振信之服三年疽發于胸始見髮際如粟越兩日項頰與胸背略平十月死方疾亟時醫使人以帛漬所潰膿血澀之水中澄其下略有丹砂蓋積于中與毒俱出也謝任伯平日聞人畜伏火丹砂不問其法必求之服唯恐盡去歲方發胸疽有人與之語見其疾將作俄頃覺形神頓異而任伯猶未之覺既覺如風雨經夕死十年間親見此兩人可以為戒矣

杜子美詩久為野客尋幽憤細學何顏免與孤何顏後漢人見蘇綽傳蓋義俠者與詩不類當意作周顛周何字相近而說周顛奉佛有隱操其詩云昔遺衰世皆睡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則此意當在顯也

張丞相天覺喜談禪。自言得其至。初爲江西運判。至撫州。見兜率從悅。與其意合。遂授法悅。黃龍老南之子。初非其高弟。而江西老宿。爲南所深許。道行一時。者數十人。天覺皆歷誣之。其後天覺沒。願諸老宿。略已盡。後來庸流傳南學者。乃復奔走推天覺。稱相公。天覺亦當之不辭。近歲遂有爲長老開堂。承嗣天覺者。前此向未有。勢利之移人。雖此曹亦然也。初與老南同得道于慈明者。有文悅。任雲峯。其行解堅高。略與南等。從悅既因天覺而重。故其徒謂雲峯悅爲文悅以別之。

世傳王迥芙蓉城鬼仙事。或云無有。蓋託爲之者。迥字子高。蘇子瞻與迥姻家。爲作歌。人遂以爲信。余澹清老云。王荆公嘗和子瞻歌。爲其兄紫芝誦之。紫芝請書于紙。荆公曰。此戲耳。不可以訓。故不傳。猶記其首語云。神仙出沒藏。杳冥帝道萬鬼驅。六丁余在許昌。與韓宗武會。坐客有言宗武年二十餘時。有所遇如子高。是時年八十餘。余質之宗武。笑而不肯言。客誦其人往來詩數十篇。皆五字古風。清婉可愛。如玉臺新詠。宗武見余愛。乃笑曰。荆公嘗亦其稱。云非近人。當是齊梁間鬼。遂略道本末。云見之幾年。無甚苦意。但恍惚或食或不食。後國醫陳易簡教服蘇合香丸。半年餘。一日忽不見。未知爲藥之驗否也。

避署錄話卷下

程光祿師孟。吳下人。樂易純質。喜爲詩。效白樂天而尤簡直。至老不改吳語。與王荆公有場屋之舊。荆公頗喜之。晚相遇猶如布衣時。自洪州致仕歸吳。過荆公蔣山。留數日。時已年七十餘。荆公戲之曰。公尙欲仕乎。曰。猶可更作一郡。荆公大笑。知其無隱情也。

元豐間道士陳景元。博識多聞。藏書數萬卷。士大夫樂從之游。身短小而僂。師孟嘗從求相鶴經。得之甚喜。作詩親攜往謝。末云。收得一般瀟灑物。龜形人送鶴書來。徐舉首自操吳音吟諷之。諸弟子在旁。皆忍笑不能禁。時王侍郎仲至。在坐。顧景元不覺失聲幾仆地。

柳永字耆卿。爲舉子時多游狹邪。善爲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辭。始行于世。于是聲傳一時。初舉進士。登科。爲睦州掾。舊初任官。薦舉法不限成考。永到官。郡將知其名。與監司連薦之。物議喧然。及代還。至銓。有摘以言者。遂不得調。自是詔初任官。須滿考。乃得薦舉。自永始。永初爲上元辭。有樂府兩篇。神態梨園。四部絃管之句。傳禁中。多稱之。後因秋晚張樂。有使作醉蓬萊辭以獻。語不稱旨。仁宗亦疑有欲爲之地者。因置不問。永亦善爲他文辭。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爲己累。後改名三變。而終不能救。擇術不可不慎。余仕丹徒。嘗元一西夏歸。明官云。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言其傳之廣也。永終屯田員外郎。死。葬潤州僧寺。王和甫爲守時。求其後不得。乃爲出錢葬之。

秦觀少游亦善爲樂府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歌。元豐間盛行于淮楚。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木附陽帝詩也。少游取以爲滿庭芳辭。而首言山抹微雲。天結衰草。尤爲當時所傳。蘇子瞻于四學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嘗不極口稱善。豈特樂府然。猶以氣格爲病。故常戲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陣子語也。

富鄭公爲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詩。自河北宣諭使還。道除知郟州。徙青州。議者不已。人皆爲公危懼。會河北大饑。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皆招納之。勸民出粟。自爲區畫。散處境內。屋廬飲食醫藥。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引誘。禍且不測。公傲然弗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麥大熟。始肯撤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于是雖議公者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撓。而疑亦因是沒釋。公在政府不久。而青州適當此變。嘗見其與一所厚書云。在青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張侍郎舜民嘗刻之石。余舊有模本。今亡之。不復見。裴休得道于黃蘗。圓覺經等諸序文。皆深入佛理。雖爲佛者亦假其言以行。而吾儒不道。以其爲言者佛也。李翱復性書。即佛氏所常言。而一以吾儒之說文之。晚見樂山。疑有與契。而爲佛者不道。以其爲言者儒也。此道豈有二。以儒言之則爲儒。以佛言之則爲佛。而士大夫每思不能自求其所聞。必取之佛。故不可行于天下。所以紛紛交相詆。卒莫了脫其實也。韓退之答孟簡書。論大顛。以爲質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胸中無隔礙。果爾。安得更別有佛法。是自在其說中。而不悟退之原性不迷。李翱復性書。遠甚蓋別而爲二。必有知者。然後信之。李翱作復性書時年二十九。猶未見樂山也。然求于吾儒者。皆與當時佛者之言無二。故自言志于道者四年。則其學之久矣。然無一言近佛。而猶二十九與老莊並列。蓋以世方力詆其說。不可與之爭。亦不必爭。故爾。吾謂唐人善學佛。而能不失其爲儒者。無如翱若。王給杜鴻漸。以宰相傾心爲佛事。蓋本于因果報應之說。猶有意微幸以求福。乃其流之下。概而王摩詰。白樂天。爲佛則可矣。而非儒也。是召于干戈而求不闕。雖欲使退之不作。可乎。孟簡反欲乘其間而屈之。亦陋矣。復性書上篇。儒與佛者之常言也。其中篇以齊戒其心。爲未離乎靜。知本無有思。則動靜皆離。視聽昭昭。不起于聞見。而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此吾儒所未嘗言。非自佛發之乎。末篇論鳥獸蟲魚之類。謂受形一氣。一爲物。一爲人。得之甚難。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使人知年非深長。而身爲難得。則今釋氏所謂人身難得無常迅速之二言也。翱言之何傷。而必欲操釋語以誨人。宜其從之者既不自覺。而詆之者亦不悟其學之所同也。

宋武帝與殷仲文論音樂云。正恐解則好之。此言極有味也。世之好飲者必能飲。好弈者必能弈。未有不能知酒味而強飲。未嘗學弈而自喜爲弈。凡事皆然。欲求簡靜安閑。莫若初無所解。解而好。非有大勇。不能絕也。吾少不幸。溺于多聞。而喜窮理。每一事未曉。夜不能安枕。反覆推研。必欲極其至。而後止。于是世間事多曲折。中歲恐流于多事。始翻然大悟。一切掃除。願爲土木偶人。苟一念暫起。似有分別。起滅。即力止之。若觸芒刃。若陷機穿。數十年來。此境稍熟。覺心內心外。真若無物。所未能遠去者。唯此數

百卷書爾更期以年歲當盡棄之以無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反無知難使吾不早悟蔽其所知而不返雖欲求此須臾之適其可得哉

張安道與歐文忠素不相能歷歷初杜祁公韓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為文忠為諫官協佐之而前日呂中公用人多不然是諸人皆以朋黨罷去而安道繼為中丞頗彈擊以前事二人遂交怨蓋趣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為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為重其歐陽永叔乎不以其隙為嫌也乃為作書辨裝使人送之京師謂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薦之非其類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即極力推舉天下于是高此兩人子瞻兄弟後出入四十餘年雖物議于二人各不同而亦未嘗敢有纖毫輕重于其間也

張友正鄧公之季子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別業價三百萬盡以買紙筆蹟高簡有晉宋人風味尤工于草書故處在甜水巷一日棄去從水橫街就小屋與染工為鄰或問其故答曰吾欲假其縑素學書耳于是與約凡有欲染皂者先假之一端酬二百金如是日書數端米元章書自于天資然自少至老筆未嘗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即書至盡乃已元祐末知雍邱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旁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巾紙共作字一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俱自以為平日書莫及也友正既未嘗仕其性介不多與人通故其書知之者少但不逮元章耳

建中靖國初有前與紹聖共政者欲反其類首建議盡召元祐諸流人還朝以為身謀未幾元祐諸人並集不肯為之用則復逐之而更召所反者既至亦惡其翻覆排之尤力其人卒不得安位而去張藻叟時以元祐人先能居長安里中聞之壁間適有扇架戲題其下曰扇子解招風本要熱時用秋來挂壁間卻被風吹動時余季父仕關中偶至長安見雲夏道其事指壁間詩以為笑樂

李翺習之論山居以怪石奇峯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視遠七者為勝今吾山所乏者獨深潭老木耳深潭不可無松亦不多得五方地土風氣各不同古之立社各以其所宜木非所宜雖日培之不植許洛地相接嵩山至多松而許更無有王幼安治第遣人取松栽百餘株之僅能活一株縱二尺餘視之如嬰兒也乃獨宜柏有伐以為椽者唯陽近苑有柏而見推重州宅堂前有兩株椽者約高二丈餘百年物也至杉則三州皆無之木之佳者無如是四種而余仕四方未嘗兼得今此山乃無不宜種之得法十年間便可合半抱惟柏長差比遲爾今環余左右者略有數千株常日松蘿落葉似似孔北海檜深密紆盤似管幼安杉豐腴秀澤似謝安石柏奇峻瘦似李元膺吾閑居久賓客益少何幸日得與四君子游耶范文正公嘗謂吾木會有時而老但吾不及見也然習之記虎邱池水不流天竺石橋下無水麓山力不副天奇靈巖擁前山不可遠視峽山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滯此五所者極天下之奇觀猶不能備況吾居獨得其七之五哉人心終不能無累余雖忘此而每見潭水澄澈高木鬱然未嘗不有慕則證寺大松合抱三十餘株夾道蔽日猶國初時故物石橋合諸澗水道朱氏怡雲閣之前

其深處水面闊四五丈張文規所謂金碧潭者也其下流注朱氏子嵩之圃噴薄激射交流左右去吾廬不滿三里自可為吾之別館但寺僧不好事比歲松有伐而薪者當視使善護持之朱氏子約今年田熟作草堂三間泉上暇日時往來則習之所不足者吾可以兼得矣

大抵人才有四種德量為上氣節次之學術又次之材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備論所不足則材能不如學術學術不如氣節氣節不如德量然人亦安能皆全顧各有偏勝亦視其所成之者如何故德量不可不養氣節不可不激學術不可不勤材能不可不勉苟以是存心隨所成就亦便不作中品人物唐人房喬裴度優于德量宋璟張九齡優于氣節魏鄭公陸贄優于學術姚崇李德裕優于材能姚崇蔽于權數德裕溺于愛憎則所勝者為之累也汝曹方讀唐書當以是類求則有益其他瑣細與無用之空文不足多講徒亂人意爾

曾從叔祖司空道卿慶歷中受知仁祖為翰林學士遂欲大用會宋元憲為相同年素厚善或以為言乃與元憲俱罷然仁宗欲用之意未衰也再入為三司使而陳恭公尤不喜適以憂去免喪不召就除知澶州風節凜然吾大觀中亦忝入翰林因而謝略敘陳太上皇聞之喜曰前此兄弟同時迭為學士者有矣未有宗族相繼于數世之後不唯朝廷得人亦可為卿一門盛事吾頓首謝今之叨冒仁宗不得盡施于司空者吾又兼得之而略無前人報國之一二每懷眷遇未嘗不流涕也

叔祖度支諱溫叟與子瞻同年議論每不相下元祐末子瞻守杭州公為轉運使浙西適大水災傷子瞻銳于賑濟而告之者或施予不能無隘且以杭人樂其政陰欲厚之公每持之不下即親行部一皆閱實更為條畫上聞朝廷主公議會出度牒數百付轉運司易米給民杭州遂欲取其半公曰使者與郡守職不同公有志天下何用私其州而使吾不得行其職卒視它州災傷重輕分與之子瞻怒甚上章証公甚力廷議不以為直乃召公還為主客郎中子瞻之志固美雖傷于隘不害為仁而公之守不苟其官亦人所難見前輩居官無不微自行其志也

仁廟初即位秋宴百戲有緣擲竿者忽墜地碎其首死上惻然憐之命以金帛厚賜其家且詔自是擲竿減去三之一晏元獻作詩紀之曰君王特軫推溝念詔截危竿橫賜錢余往在從班侍燕時見百戲擲竿纒二丈餘與外間絕不同一老中貴人為余言後閱元獻詩果見之廟號稱仁信哉

祖宗澗淵未修好以前志在取燕未嘗不經營故流俗言甚喜而不可致者皆曰如獲燕王頭宜和末北方用師其大會慶離不啻王燕為邊害朝論必欲取之未幾大將乃捕斬慶離不函其首以獻詔藏之太社頭庫天下皆上表賀而其實非也士大夫為慶者每相視笑曰遂獲燕王頭耶

和尚置梳篋亦俚語言必無用也崇寧中間改僧為德士皆加冠巾蔡魯公不以為然嘗爭之不勝翌日有冠者數十人詣公謝髮既未有皆為髻髻以稱其冠公戲之曰今當遂梳篋乎不覺哄堂大笑冠有髮地者

崇寧二年密侍郎端友勝吾為省試點檢官安撫密處厚為主文與先君善一見以子弟待吾處厚前坐

紹聖間從官放歸田里。至是以兵部尚書召還朝。嘗中夜召吾語。因曰。吾更禍重矣。將何以善。後吾曰。公不聞蘭相如。麻頗。郭汾陽。李臨淮。張保早。鄭年事乎。精神之禍。連結不解。非特各敵其身。國亦敵矣。公但能一切忘怨。以李文饒為戒。禍何從及。處厚意動。復然起。執吾手步庭下。時正月望夜。月正中。仰視星斗燦然。以手指天曰。此實吾心。因問此六人大略。曰。四人者吾知之。獨不記保早與年為何事。吾言杜牧之所書新史略載之矣。還坐室中。取唐書檢視久之。曰。吾未有策。題便當著此以信吾志。遂論六人以策進士。

佛氏論持律。以隔將開。釵釧聲為破戒。人疑之久矣。蘇子由為之說曰。聞而心不動。非破戒。心動為破戒。子由蓋自謂深于佛者。而言之陋如此。何也。夫淫坊酒肆。皆是道場。內外牆壁。初誰限隔。此耳本何所在。今見有牆為隔。是一重公案。知聲為釵釧。是一重公案。尚問心動不動乎。吳僧淨端者。行解通脫。人以爲散聖。章丞相子厚聞召之飯。而子厚自食葷。執事者誤以假頭為餽。置端前。端得之。食自如。子厚得餽。知其誤。斥執事者而顧端曰。公何為食假頭。端徐取視曰。乃假頭耶。怪餽。乃許甜。吾謂此。付真持戒者也。

吾素不能琴。然心好之。少時嘗從信州道士吳自然授指法。亦能為一兩弄。意而棄去。然自是每聞善琴者。彈不盡解。未嘗不喜也。大觀末。道州。遇廬山崔閑。相與游南山十餘日。閑蓋善琴者。每坐玻璃泉上。使彈。終日不倦。泉聲不甚悍激。涓涓淙淙。與琴聲相亂。吾意此即天籟也。閑所彈更三十餘曲。曰。公能各為我為辭。使我它日持歸廬山時。倚琴而歌。亦足為千載盛事。意欣然許之。閑乃略用平側四聲。分均為句。以授余。琴有指法。而無其譜。閑蓋強為之。吾時了了略解。既懶不復作。今蓋忘之矣。去年徐度忽得江外招隱一曲。以玉珩舊辭增損而足成之。雖無彈者。可歌成聲。遇吾意時。當稍依此自為一篇。以終閑志也。

真誥載葛綠華事。細考之。近今之紫姑神。晉人好奇。稍飾之。爾紫姑神止為詩文。自託于仙。不與人相接。而葛綠華事乃近。豈有真仙若此哉。或曰。釋氏至四禪天。乃無欲。自三禪而下。皆未免于欲。葛綠華蓋未離乎欲界者也。亦不然。所謂界者。豈真與世人同。僅有偶而已。後世並緣。遂肆為瀆慢。高真之言。無所不至。流俗爭信之。唐人至有為后土夫人傳者。今所在多有。為后土夫人祠。而揚州尤盛。皆塑為婦人像。流俗之謬妄如此。亦起于西漢所謂神媼者。謂小狐為媼。何足怪哉。后土夫人蓋以譏武后。然託論亦不當如此也。

毒熱連二十日。泉旁林下。平日自為勝處。亦覺相薰灼。忽自訶曰。冰蠶火鼠。此本何物。習其所安。猶不知異。今此熱相。初從何來。乃復浪為苦樂耶。一念纔萌。願室室內外。或陰或日。皆成清涼國土。戲以語羣兒。皆莫知答。翌日忽大雨。震電暴風。驟至坐間。草木掀舞。池水震蕩。羣兒欣然。皆以為快。因問途者是涼耶。抑來日復有熱耶。來日復熱。則汝之快者。將又嗟然矣。自吾之視羣兒。固可笑。然吾行于世。且半生。幾何不為羣兒。得無有知吾者。又笑其所笑乎。

釋氏論佛菩薩號。皆以南漢冠之。自不能言其義。夫秋謂拜為膜。晉諷。穆天子傳。膜拜而受。蓋三代已有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附既訛為誤。又因之為南無南摩。後漢楚王英傳。伊蒲塞之。伊蒲塞。即梵語優婆塞。時佛語猶未至中國。蓋西域之譯云然。如身毒與天竺。其國名尚訛。況于語乎。

唐書李絳傳。載論罷吐突承璀請撰安南寺聖德碑事。云憲宗命百牛倒石。此事出唐舊史。歐文忠遂謂古碑先立而後書。余家有李絳論事。載此甚詳。云承璀先立碑堂。并碑石大小。准華嶽碑。不言已立碑也。絳既論。帝報云。已不合建立碑樓。便遣拽倒。乃記承璀奏樓功績大。請緩拆。帝遣百牛倒之。則所倒乃碑樓。非碑石也。新史乃承舊史之誤。爾凡書要。以便事。何為必先立乎。史言帝初怒。絳伏奏愈切。乃悟。而集本是奏疏。從中報可。無怒事。尤見其妄。

列子書稱子列子。此是弟子記其師之言。非列子自云也。劉禹錫自作傳。稱子列子。不可解。意是誤讀列子。

天下真理。日見于前。未嘗不昭然與人相接。但人役于外。與之俱馳。自不見耳。惟靜者乃能得之。余少常與方士論養生。因及于午氣升降。累數百言。猶有秘而不肯與衆共者。有道人守榮在旁。笑曰。此何難。吾常坐禪。至靜定之極。每于午。覺氣之升降。往來於腹中。如飢飽有常節。吾豈知許事乎。惟心內外無一物耳。非止氣也。凡寒暑燥溼。有犯于外。而欲為疾者。亦未嘗慙然不逆知其萌。余長而驗之。知其不誣也。在山居久。見老農候雨。鳴十中七八。問之。無他。曰。所更多耳。問市人。則不知也。余無事常早起。每旦必步戶門。往往值僕。皆未與。其中既洞然無事。仰觀雲物。景象與山川草木之秀。而志其一曰。陰為晴。為風。為霜。為寒。為溫。亦未嘗不十中七八。老農以所更。吾以所見。其理一也。乃知惟一靜。大可以察天地。近可以候一身。而況理之至者乎。

宣和間。內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漢遺物。無敢隱者。悉獻于上。而好事者復爭尋求。不較重價。一器有直千緡者。利之所趨。人競搜剔山澤。發掘塚墓。無所不至。往往數千緡。一旦皆見。不可勝數矣。吳珪為光州固始令。先申伯之國。而楚之故封也。間有異物。而以僻遠。人未之知。乃令民有罪。皆入古器自贖。既而能官。幾得五六十器。與余遇汴上。出以相示。其間數十器。尚三代物。後余中表繼為守。聞之。微用其法。亦得十餘器。乃知此類在世間未見者尚多也。范之才為湖北察訪。有給言澤中有鼎。不知其大小。而耳見于外。其間可過六七歲小兒。頭以上。謂本部使者發民掘之。凡境內陂澤。悉乾之。掘數十丈。訖無有。之才尋見謫。

慶歷中。西方用師。一委韓公。范文正公。皆為招討副使。未幾。韓公以任福敗好水。左遷秦州。文正擅報元吳書。遷耀州。皆奪使事。蓋居中有樂之者。仁宗憂邊事無所付。且未決。二公去。留王文安公堯臣。時為翰林學士。乃以為陝西體量安撫使。當權者意欲使附三。排二公。公言。二公方為夷狄所畏。忠勇無比。將禦外敵。非二人不可。具辨任福敗不緣帥。皆請還之。併薦其麾下秋。神師道等二十餘人。可為大將。議與當權者。盡格不行。會公言。涇原賊所由入。他日必自是窺關中。請益兵預備。亦不行。而明

通謂之服散。此有數方。孫真人並載之。千金方中。而皇甫謐服之。遂為廢人。自言性與之作。遠錯節度。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甚至悲欲自殺。此豈可不慎哉。王子敬有帖云。服散發者。亦是數見。言服者。而不聞有甚利。其為害之甚。乃有如此。此好服食之弊也。吾少不多服藥。中歲以後。或有勸之。少留意者。往既不耐煩。過江後。亦復難得藥材。每記素問。勞佚有常。飲食有節。八言似勝服藥也。

韓退之。孔戣。墓誌。言古之老于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開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履來往也。謂戣為無是。欲留之。此姑為說。以留戣可也。若必待此而後可去。豈善為戣計者耶。戣時年七十三。歸不及歲而卒。如退之所云。開井田宅親戚。誰且無之。願不必盡求備。能如戣。然剛決。固已晚矣。若又不能。是終不可去乎。王述乞骸骨。自序其曾祖與魏文帝。脫曰。南陽宗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為此公。婆娑之事。述時年方六十三。辭情慷慨。自出其志。是以卒能踐之。不但為美談也。

阮裕為臨海太守。召為秘書監。不就。復為東陽太守。再召為侍中。又不就。遂還剡中。以老。或問裕。屢辭聘。召而幸。二郡何耶。曰。非敢為高。吾少無宦情。兼拙于人。間既不能躬耕。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聘能。私計故爾。人情千載不遠。吾自大觀後。叨冒已多。未嘗不懷歸。而家無百畝田。不得已。猶為汝南許昌二郡。正以不能無資。如裕所云。既能許昌。俸廩之餘。粗可經營。了伏臘。即不敢更懷軒冕之意。今衣食不至之絕。則二郡之賜也。但吾歸而復出。所得又愈于前。則不能無愧于裕。

楚州繁極宮有小軒。人未嘗至。一日。忽壁間題詩一絕云。宮門閉一入。獨凭闌干立。終日不逢人。朱頂鶴聲急。相傳以為呂洞賓也。余嘗見之。字無異處。亦已半剝去。土人有危疾。判其黑服。如黍粟皆愈。近世有孫賣魚者。初以捕魚為業。忽棄之而發狂。人始末之。重稍言災福。無不驗者。遂爭信之。盡往來人家。終日不停足。夜則宿于繁極宮。災福亦不可問。或謬發于語言。或書于屋壁。或笑或哭。皆不可測。久而推其故。皆有為也。宜和未嘗召至京師。狂言自若。或傳其語有譏切者。能歸。固與當時流輩異矣。兵興不知所終。

范堯夫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至婢妾。皆治于家。往往鵠削。過為簡儉。有不飽者。雖晚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廚。加料幾倍。無不厭餘。或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己。然亦未有不累于妻孥者。吾欲使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為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于吾亦一佐也。前輩嚴于出處。每致其意如此。

張湛授范寧目痛方云。損讀書一。誠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視四。且晚起五。夜早眠六。凡此六物。然以神火下以氣。從于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遠視尺籬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亦且延年。此雖戲言。然治目實無驗。此六者。吾自昏已四年。自去年元。甚而今夏。復加之。亦告。此六物。不能兼用。故雖難服他藥。幾月猶未平。因省平生所用。口力當數十倍他人。安得不弊。豈草木之味。自外至者。所能復補。湛教自陽里子。東門伯。左邱明。杜子夏。鄭康成。高唐陸。左

太冲。七人嘲之。陽里子。東門伯。不可知。而邱明以下五人。未有非讀書者。安可不懼。要須盡用其方。不復加減。乃有驗也。

杜牧作李戡墓誌。載戡誣元白詩語。所謂非莊人雅士所為。淫言蝶語。入人肌骨者。元稹所不論。如樂天諷諫。閑適之辭。可概謂淫言蝶語耶。戡不知何人。而牧稱之過甚。古今安人不自量。好抑揚于奪。而人輒信之。類爾。觀牧詩。纖淫淫。乃正其所言。而自不知也。新唐書取為牧語。論樂天傳。以為戡失。不得不然。蓋過矣。收記戡母夢有雙兒。授之云。子孔邱。以是與爾。及生戡。因字之天授。戡無咎。每舉以為戲。曰。孔夫子乃為人作九子母耶。此必戡平日自言者。其謔妄不言可知也。

李伯時初喜畫馬。曹韓以來。未有比也。曹輔為太僕少卿。太僕視他卿寺。有廐舍。國馬皆在其中。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有不暇與客語者。法雲園通秀禪師為言。衆生流浪轉徙。皆自積劫習氣中來。今君胸中無非馬者。得無與之俱化乎。伯時懼。乃教之使為佛像。以變其意。于是深得吳道子用筆意。晚作華嚴經八十卷。變相。李冲元。書其文。備極工妙。不及終。而以末疾廢。重自太息。既不能復畫。乃反厚以金帛。求其所畫。在人者。藏之。以示珍貴。宣和間。其畫幾與吳生等。有持其一。二紙。取美官者。踵相繼。而伯時無恙。時但諸名士。鑒賞得好詩數十篇爾。

杜牧記劉昌守寧陵斬虜張俊事。史臣固疑之。然但以理推。未嘗以李希烈傳考之也。希烈圍寧陵時。守將高彥昭。昌乃其副。賊城欲登。昌蓋欲引去。從劉元佐請兵。出不意以誘賊。彥昭誓于衆曰。中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誠善。然我為守將。得失在生人。今士創重者。須供養。有如棄城去。則傷者死。內逃者死。外吾民盡矣。于是士皆感泣。請留昌大慙。則全寧陵。昌安得全。其功耶。計劉元佐問能拒守。當在彥昭。不在昌也。牧好其意。欲造作語言。為文字。故不復審虛實。希烈圍寧陵四十日。而謂之三月。城不陷。以元佐救兵至。敗希烈。而云韓晉公以強弩三千。希烈解圍。皆非是。士固有幸不幸。高彥昭不得立。傳計是官不至甚顯而死。故昌得以為名。趙充國云。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昌為將。固多殺。正使有之。猶不足為法。況未必有。聊為辨正。以信史氏之說。

張文孝公。觀一生未嘗作草字。杜祁公。一生未嘗作真字。文孝嘗自作詩云。觀心如止水。為行見真書。可見其志也。祁公多為監司。及帥在外。公家文移書牒。皆作草字。人初不能辨。不敢白。必求能草書者。問焉。久之。乃稍盡解。世言書札多如其為人。二公皆號重德。而不同如此。或者疑之。余謂文孝謹于治身。秋毫無敢越繩墨。自應不解作草字。祁公雖剛方清簡。而洞曉世故。所至政事。號神明。迎刃而解。則疏通變化。意之所趨。發于書者。宜亦似之也。

唐僧能書者三人。智永。懷素。高閑也。智永書。全守逸少家法。一畫不敢小出入。千文之外。見于世者。亦無他書。相傳有八百本。余所聞存于士大夫家者。尚七八本。親見其一。于章中。公之子擇處。逸少書。至獻之。而小變。父子自不相襲。唐太宗貶之太過。所以惟藏逸少書。不及獻之。智永真蹟。深恐精遠。不如世間石本。用筆太礙也。懷素但傳草書。雖自謂恨不識張長史。而未嘗秋毫規模長史。乃知萬事必得之。

子心。但人則不能並立矣。章中公家亦有懷素千文。在其子授處。今二家各藏其半。惜不得為全物也。高閔書絕不多見。惟錢彥遠家有其寫史書。當慎其遺脫八字。如掌大神彩。超逸自為一家。蓋得韓退之序。故名益重爾。

葉源。余同年生。自言熙寧初。徐振甫榜已赴省試。時前取上舍優等久矣。省中策問交趾事。茫然莫知。本末。或告以見馬援傳者。而錄其語用之。而不及詳。乃誤以授為恩。遂被黜。方新學初。何嘗禁人讀史。而學者自爾。源言之亦自以為不然。故更二十年始得第。崇寧立三舍法。雖崇經術。亦未嘗廢史。而學校為之師長者。本自其間出。自知非所學。亦幸時好以唱其徒。故凡言史皆力詆之。尹天民為南京教授。至之日。悉取史記而下。至歐陽文忠集。焚講堂。下物論喧然。未幾。天民以言章罷。

政和間。大臣有不能為詩者。因建言詩為元祐學術。不可行。李彥章為御史。承望風旨。遂上章論陶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誣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等。請為科禁。故事。進士開喜燕例。賜詩以為寵。自何丞相文縉榜後。遂不復賜。易詔書以示訓戒。何丞相伯通適領修勅令。因為科云。諸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是歲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吳門下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上和賜之。自是聖作時出。詔不能禁。詩遂盛行于宣和之末。伯通無恙時。或問初設刑名。將何所施。伯通無以對。曰。非謂此詩。恐作律賦。省題詩害經術。而當時實未有習之者也。

吳門下喜論杜子美詩。每對客未嘗不言。紹聖間。為戶部尚書。葉濤致遠為中書舍人。待漏院每從官晨集。多未厭于睡。往往即坐倚壁假寐。不復交談。惟吳至則強之與論。杜詩不已。人以為苦。致遠輒避坐于門外。檐次。一日忽大雨飄灑。同列呼之不至。問其故。曰。怕老杜詩。梁中書子美亦喜言杜詩。余為中書舍人時。梁正在本省。每同列相與白事。坐未定。即誦杜詩。評議鋒出。語不得聞。往往迫上馬不及。白而退。每令書史取其詩。示客。有不解意。以錄本至者。必暇目怒。吐曰。何不將我真本來。故近歲謂杜詩人所共愛。而二公知之尤深。

歐陽文忠公為舉子時。客隨州秋試。試左氏失之。謬論云。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內蛇鬪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主文以為一場警策。遂擢為冠蓋。當時文體云然。皆翰林假亦由是知之。文章之弊。非公一變。孰能還革。詞賦以對的。而用事切當為難。張正素云。慶歷末。有試天子之堂。九尺賦者。或云。成湯當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止餘六寸。意用孟子曹交言成湯九尺。史記孔子九尺六寸事。有二主司一以為善。一以為不善。爭久之不決。至上章交訟。傳者以為笑。若論文體固可笑。若必言用賦取人。則與歐公之論何異。亦不可謂對偶不的。而用事不切當也。唐初以明經進士二科取士。初不甚相遠。皆帖經文。而試時務策。但明經帖文通而後口問大義。進士所主在策。道敷加于明經。以帖經詞之爾。永隆後。進士始先試雜文二篇。初無定名。唐書自不記詩賦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吳下全盛時。衣冠所聚。士風篤厚。尊者老來為守者多前輩名人。亦能因其習俗。以成美意。舊通衢皆立表揭為坊名。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住往往因之以著。元參政厚之居名衰樹坊。富秘監殿居名

德壽坊。蔣密學堂居管產芝草。名靈芝坊。范侍御師道居名冠冠坊。盧龍圖乘居本其親八十餘。名靈慶坊。朱光祿口居有園池。號樂圃。名樂圃坊。臨流亭館。以待賓客舟航者。亦或因其人相近為名。後德亭。以德壽富氏也。旌隱亭。以靈芝蔣氏也。蔣公蓋自名其宅前河為招隱溪。來者亦不復敢輒據。此風惟吾邦見之。他處未必皆然也。

李公武向太宗獻穆公主。初名犯神宗嫌名。加賜上字遊。好學。從楊大年作詩。以師禮事之。死為制服。士大夫以此推重。私第為開燕會賢二堂。一時名公卿皆從之游。卒證和文。外戚未有得文證者。人以為過。其後李用和之子璋。復向真宗福康公主。故世曰公武為老李駙馬。所居為諸主第一。其東得隙地百餘畝。悉疏為池。力求異石名木。參列左右。號靜淵莊。俗言李家東莊者也。宣和間。木皆合抱。都城所無有。其家以歸有司。改為攝芳園。後寧德皇后徙居。號寧德坊。

李公武既以文詞見稱諸公間。楊大年嘗為序其詩。為開燕集二十卷。柴宗慶亦向太宗魯國公主。食部。亦嘗獻詩。強大年使為之序。大年不得已為之。遂亦自名其詩為平陽登庸二集。鏤板以遺人。傳者皆以為笑。

莊子言。蹈水有道。曰與濟俱入。與汨偕出。郭象以為磨翁而旋入者。濟也。回伏而涌出者。汨也。今人言汨沒。當是浮沉之意。

太宗敦獎儒術。初除張參政洎錢樞密若水為翰林學士。喜以為得人。喻輔臣云。學士清切之職。朕恨不得為之。唐故事。學士禮上例。弄獼猴戲。不知何意。國初久廢不講。至是乃使勅設日舉行。而易以教坊雜手伎。後遂以為例。而余為學士時。但移開封府呼市人。教坊不復用矣。既在禁中。亦不敢多致。但一二伎充數爾。大觀末。余奉詔重修翰林志。嘗備錄本末。會余罷。書不克成。

呂文穆公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併文穆逐出之。羈旅于外。衣食殆不給。龍門山利涉院僧識其為貴人。延致寺中。為鑿山巖為窟居之。文穆處其間九年。乃出從秋試。一舉為廷試第一。是時太宗初與趙韓王議。欲廣致天下士。以興文治。而志在幽燕。試調練將賦。文穆辭既雄麗。唱名復見容貌偉然。帝曰。吾得人矣。自是七年為參知政事。十二年而相。其後諸子即石龜為祠堂。名曰肄業。富韓公為作記云。

呂文穆公既登第。攜其母以見龜圖。雖許納之。終不與相見。乃同堂異室而居。賈直孺母少亦為其父所出。更娶他氏。直孺登第。乃請奉其出母而歸。與其後母並處。既貴。二母猶無恙。並封。二人皆廷試第一。雖為出母之榮。而父子之間。禮經所無有者。處之各盡人情。為難能也。

唐書李藩傳。記筆滅密詔。王鈔筆宰相事。會要崔氏論史官之失。其說甚明。而新史猶載之。豈未嘗見崔所論耶。然即本傳考之。藩為相。既被密旨。有不可封還可也。何用更滅其字。自可見其誤矣。給事中批勅事。亦非是。唐制。給事中詔勅。有不得塗竄奏還。謂之塗歸。此乃其職事。何為更疑請聯他紙。藩名臣。二事尤偉。而皆不然。成人之美者。固所不惜。但事當嚴實爾。吾謂此本出批勅一事。蓋雖有故事。前

未、有能舉其職者。至藩行之吏所以驚後之美藩者。因加以聯紙之言。又益而為王錫事。不知適為藩累也。據王錫傳。自河東節度使加平章事。會要以爲元和五年正藩爲相時。大抵新史自相抵牾類如此。

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皆爲階官。此沿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夏侯勝云。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蓋謂此也。顏師古誤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此但據師古當時所見爾。古者官必佩印。有印則有綬。魏晉後既無佩印之法。唐爲此名。固已非矣。而品又在光祿大夫之下。漢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本以掌宮門爲職。初非所貴重。何以是爲升降乎。古今名號沿革顛倒錯悞。蓋不勝言。獨怪元豐官制。諸儒考核古今甚詳。亦循而弗悟。故遂爲階官之冠。

漢書李陵傳言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孟康注以酒教爲媒。趙爲孽。師古引齊人名趙併爲媒。謂若釀成其罪者。宋景文公好造語。唐新史記程元振惡李光弼。言媒趙以疑之。不知別有據耶。抑以意自爲也。春秋外傳有云。螭謂焉避之者。螭音過。木蠹也。言趙由中出。如蠹然。或謂取諸此。然亦奇矣。舊說雀慎爲瓦棺寺僧後身。雀慎由爲浙西觀察使時所生。故七歲猶未食肉。忽有僧見之。攜其口曰。既要他官爵。何不食肉。自是乃食葷。凡世間富貴人。多自修行失念中來。或世緣未絕。有必償之。不可逃者。房次律爲永禪師後身。前固有言之者矣。第雀所爲。略無修行之證。何但官爵一念失差也。往在丹徒。常記興業致遠會甘露寺。坐間有舉此事者。致遠時有所懷。忽忽然作色曰。吾謂僧亦未是明眼人。不食肉安足道。何以不待其末年。執之十字路口。痛與百搗。方爲快意。聞者絕倒。

國初州郡貢士猶無限數。太宗始有意廣收文士。于是爲守者率以多士爲貴。淳化三年。試禮部。遂幾二萬人。自後未有如是盛者。時錢樞密若水知舉。廷試取三百五十三人。孫何爲第一。而丁晉公王冀公張鄧公三宰相在其間。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性關。學于支謙爲支道。猷本姓馮。學于帛尸黎密爲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中韓。今以爲稱者。自不知其爲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稱者。疑示尊禮。許其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道之言廢矣。

呂許公初薦富韓公使。富韓公使富元獻爲樞密使。富公不以嫌辭。富公不以親避。愛憎議論之際。卒無秋毫窺其間者。其直道自信不疑。誠難能也。及使還。連除資政殿學士。富公始以死辭不拜。雖義固當然。其志亦有在矣。未幾。富公爲相。富公同除樞密副使。富公方力陳求去。不肯並立。仁宗不可。遂同處二府。前蓋未有比也。

張司空齊賢初被遇太宗。驟至簽書樞密院。會北伐契丹。代州正當敵衝。而楊繼業戰歿。帝憂甚。求守之者。齊賢自請行。既至。果大敗敵衆。時母晉國夫人孫氏年八十餘。尙無恙。帝數召至宮中。眷禮甚厚。如

家人朝散郎仲咨。其曾孫也。嘗出帝親禮而賜孫氏一詩。示余云。往日貧儒母。年高壽太平。齊賢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有一幅云。張齊賢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于家孝。事君忠。婆娑老福。見兒榮貴。齊賢蓋代州。遂入相。聖旨簡質。不爲文飾。羣臣安得不盡心乎。詩詔其家有石刻。士大夫罕見之者。國朝宰相致事。從容進退。享有高壽。其最著者六人。張鄧公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富韓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李文定七十七。龐顯公七十六。文潞公雖九十二。而晚節不終。士論惜之。張鄧公仍自相位得。謝尤爲可貴。

韓建羸暴好殺而重佛教。治華州。患僧衆龐雜。犯者衆。欲貸之則不可。盡治之則恐傷善類。乃擇其徒有道行者。使爲僧正。以訓治之。而擇非其人。反私好惡。子奪。修護者不得伸。犯法者愈無所憚。建久之乃悟。一日忽判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傳者雖笑。然亦適中理。

明皇幸蜀。圖李思訓畫。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余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蓋人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峯嶺重復。徑路隱顯。渺然有數百里之勢。想見爲天下名筆。宣和間。內府求畫甚急。以其名不佳。獨不敢進。明皇作騎馬像。前後宦官女導從略備。道旁瓜圃。宮女有即圃採瓜者。或諱之爲摘瓜圃。而議者疑元稹望雲驢歌有騎驢幸蜀之語。謂倉猝不應儀物。猶若是盛。遂欲以爲非。幸蜀時事。終不能改也。山谷間民皆冠白巾。以爲蜀人爲諸葛孔明服。所居深遠者。後遂不除。然不見他弊。

歐文忠初以張氏事。當權者幸以誣公。命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爲詔獄。與中貴人雜治。冀以承望風旨。中外謂公必不能免。而安世秋毫無所撓。卒白公無他。當權者大怒。坐責泰州監稅。五年不得調。後治獄者亦不過文致公貸用張氏奩具物及貶爾。安世尋卒于至和間。終廣西轉運使。官既不甚顯。世無知之者。其爲人亦自廉直而敏于事。不磨勘者十五年。王文公爲墓誌。僅載其事。

呂許公在相位。以郊禮特加司空。力辭不拜。既病。歸政事。仁宗眷之猶厚。乃復除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三章重事。而晦叔亦拜司空。平章事。遂踐世官。尤爲盛事。

禹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滄浪地名。非水名也。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荊州者。孟子記孺子之歌。所謂滄浪之水。可以濯纓者。屈原楚辭亦載之。此正楚人之辭。蘇子美卜居吳下。前有積水。即吳王僚開以爲池者。作亭其上。名之曰滄浪。雖意取濯纓。然似以滄浪爲水。滄浪之狀。不以爲地名。則失之矣。滄浪猶言蟠家桐柏也。今不言水而直曰蟠家桐柏。可乎。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黑水。弱水。澗水之類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沈水伏流。至濟而始見。沈亦地名。可名以濟。不可名以沈。故亦謂之沈水。乃知聖言一字未嘗無法也。

桑欽爲水經。載天下水甚詳。而兩湖獨略。湖江謂之漸江。出三天子都。欽北人。未嘗至東南。但取山海經爲證。爾山海經。三天子都在彭澤。安得至此。今錢塘江乃北江之下流。雖自彭澤來。蓋衆江所會。不應

北苑茶正所產為竹坑。謂之正焙。非竹坑為沙溪。謂之外焙。二地相去不遠。而茶種懸絕。沙溪色白。過于竹坑。但味短而微澀。識茶者一吸如別潭。余始疑地氣土宜不應頓異如此。及來山中。每開關徑路。列治巖。有尋丈之間。土色各殊。肥瘠緩燥潤亦從而不同。並植兩木于數步之間。封培灌溉略等。而生死豐瘠如二物者。然後知事不經見。不可必信也。草茶極品惟雙井。亦不過各有數畝。雙井在分寧縣。其地屬黃氏。魯直家也。元祐間。魯直力推賞于京師。族人交致之。然歲僅得一二斤。願非在長興縣。所謂吉祥寺也。其半為今劉侍郎希范家所有。兩地所產歲亦止五六斤。近歲寺僧求之者多。不暇精擇。不及劉氏遠甚。余歲求于劉氏。過半斤則不復往。蓋茶味雖均。其精者在嫩芽。取其初萌如雀舌者。謂之槍。稍嫩而為葉者謂之旗。旗非所貴。不得已取一槍一旗。猶可過是則老矣。此所以為難得也。

柳公權記青州石末研墨易冷。字或為冷。凡頑石捍堅。磨墨者用力太過而疾。則兩剛相拒。必熱而沫起。俗言磨墨如病兒。把筆如壯夫。又云磨墨如病風手。皆貴其輕也。冷與冷二義不相遠。石末末五研極不佳。至今青州有之。唐中世末甚知有端歛石。當是以瓦質不堅。磨墨無沫耳。物性相制。固有不可知者。今或急于磨墨而沫起。殆繼筆不可作字。但取耳中塞一粟許投之。不過一蕈。磨即不復見。頃墨工王滿言此。試之果然。書几間亦不可不知此。

賜告子告孟康解漢書以為休假之名。非也。告者。以假告于上。從之而或賜或予。故因謂之告。左氏言韓獻子告老。豈亦假耶。顏師古以為請謁之言是也。然謂謝病謝事亦為告。則非是。謝者。置其事與言病而去爾。古文皆相因為義。自可以為意通。而說者每鑿而附會。是以愈傳而愈失也。

婦人以姓為稱。故周之諸女皆言姬。猶宋言子。齊言姜也。自漢以來不復辨。類以為婦人之名。故史記言高祖居山東。好美姬。漢書外戚傳云。所幸姬戚夫人之類。固已失矣。注漢書者見其言薄姬。虞姬。戚姬。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則又以為衆妾之稱。近世言妾者遂皆為姬。事之流傳失實每如是。今謂宗女為姬。亦因詩言王姬之誤也。

俗言忍事敵災星。此司空表聖詩也。表聖休休亭記。自言嘗為匪人所辱。宜以耐辱自碎。因號耐辱居士。蓋指柳璟。豈白馬之禍。璟將為不利有不得已而忍辱以免者。故為是言耶。表聖傳見五代舊史。梁書蓋其卒在唐亡後也。然絕不能明其大節。至謂躁進於伐。為端士所鄙。昭宗反正。召為兵部侍郎。謂己當為宰相。為時要所抑。憤而謝病去。世之毀譽相反如此。如表聖出處用心而不見知于當世。猶至是乎。王元之為五代闕文。始力為之辨。方元之時。去五代尚未遠。蓋猶有所傳聞。今唐新書所載。大抵多取于元之。故知君子但強于為善。是非之公。要有不能終亂者。其久而必定也。

樂君遠州人。生巴峽間。不甚與中州士人相接。狀極質野。而博學純至。先君少師特愛重之。故道吾聽。今吾尚略能記六經。皆樂君口授也。家貧甚。不自經理。有一妻。二兒。一跛婢。聚徒城西草廬三間。以其二處諸生。而妻子居其一。樂易坦率。多嬉笑。未嘗見其怒。一日過午未飯。妻使跛婢告米竭。樂君曰。少

忍會當有餉者。妻不勝忿。忽自屏間躍出。取棧上簡。擊其首。樂君袒而走。仆于舍下。羣兒環笑。掖起之。已而先君適送米三斗。樂君徐告其妻曰。果不欺汝。飢甚。幸速炊。俯仰如昨日。幾五十年矣。每旦起分授羣兒。口誦數百過不倦。少間。必曳履慢聲抑揚吟詠。不絕。臨其後聽之。則延篤之書也。羣兒或竊效。漸侮之。亦不怒。喜作詩。有數百篇。先君時為司理。猶記其相贈一聯云。末路清談得陶令。他時陰德領于公。又寄故人云。夜半夢回孤月滿。雨餘日斷太虛寬。先君數稱賞之。今老書生未有其比也。

往時南饑未通。京師無有能餉者。以為珍味。梅聖俞家有老婢。獨能為之。歐陽文忠公劉原甫諸人。每思食餉。必提魚往過聖俞。聖俞得餉材。必儲以速諸人。故集中有買鮑魚八九尾。尚鮮活。永叔許相過。留以給膳。又蔡仲謀遺鮑魚十六尾。余憶在襄城時。獲此魚。留以進永叔等數篇。一日蔡州會客。食雞頭。因論古今嗜好不同。及屈到嗜麥。竹嗜羊棗等事。忽有言歐陽文忠嗜鮑魚者。問其故。舉前數題。曰。見梅聖俞集。坐客皆絕倒。

元豐間。淮浙士人以疾不仕。因以行義聞鄉里者二人。楚州徐積。仲車。蘇州朱長文。伯原。仲車以雙伯原以跛。其初皆舉進士。既病乃不復出。近臣多薦之。因得為州教授。食其祿。不限以任。伯原吾鄉里。其居在吾黃牛坊第之前。有園宅幽勝。號樂圃。與林樞密子中尤厚善。紹聖間。力起為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卒。仲車貧甚。事母至孝。父早棄家。不知所終。乃盡力于母。既死。圖其像。日祭之。飲食皆持七箸。舉進于像上。若食之者。像率淋漓濡汚。父名石。每行山間。或庭宇。遇有石。輒躍以過。偶誤踐。必嗚咽流涕。好作詩。頗豪怪。日未嘗輟。有六千餘篇。每客至不暇見。必辭以作詩忙。終于家。蘇子瞻往來淮甸。亦致禮以為獨行君子也。

錢塘西湖舊多好事僧。往往喜作詩。其最知名者。熙寧間有清順。可久。二人。順字怡然。久字逸老。其徒稱順怡然。久逸老。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約介靜。不安與人交。無大故不至城市。士大夫多往就見。時有餽之米者。所取不過數升。以瓶貯置几上。日取其三。二合食之。雖蔬茹亦不常有。故人尤重之。其後有道潛。初無能。但從文士往來。竊其緒餘。並緣以見當世名士。遂以口舌論說時事。譏評人物。因見推稱。同時有思聰者。亦似之。而詩差優。近歲江西有祖可。惠洪。二人。祖可詩學章蘇州。優此數人。惠洪傳黃魯直法。亦有可喜。而不能無道潛之過。祖可病癩死。思聰。宜和中棄其學。為黃冠。又從而得官。道潛。惠洪。皆坐累編置。風俗之變。雖此曹亦然。如順。久。未易得也。

孫樞密固。人物方重。氣貌純古。亦以至誠厚德名天下。熙寧間。神宗以東宮舊僚。託腹心。每事必密詢之。雖數有硬論。而終不自暴于外。言一定不復易。雖一日數返。守一辭不為多言。其子朴。嘗為人道其家庭之言曰。為人當以聖賢為師。則從容出于道德。若急于名譽。老死亦安一節。不足學。故秉政于元豐。元祐間。皆未嘗不為士大夫所推尊。而訖不見世。駭俗之事。其名四子。長即朴。次名曰雍。曰野。曰愈。可見其志也。

居高山者。常患無水。京口甘露。吳下靈巖。皆聚徒數百人。而沾水于下。有不勝其勞者。今道場山亦無水。

以汗池積雨水供澆溉。不得已則飲之。人無食猶可。水不可一日闕。但有水者不知其為重爾。吾居東西兩泉。西泉發于山足。翁然澆而不流。其來者不甚壯。而為沼。溢其餘流于外。吾家內外幾百口。汲者繼踵。終日不能耗一寸。東泉亦在山足。而伏流決為澗。經碧淋池。然後會大澗而出。傍澗之人取以澆園者。皆此水也。其發于上。以供吾飲。亦幾五尺。兩泉皆極甘。不減惠山。而東泉尤冽。盛夏可冰。幽非烹茶。便酒不常取。今歲夏。不雨幾四十日。熱甚。草木枯槁。山石皆可燻灼。人凡山前諸澗。悉斷流。有井者不能供十夫一日之用。獨吾兩泉。略不加損。平居無水者。既患不能得水。有水而易澗者。方其有時。又以為常。而不貴。今吾泉乃特見。榮艱于得水之時。故居者始知其利。蓋近于有常德者。天固使吾有是居也哉。

李直字可久。兗州人。舉進士。少好學。通曉世事。吾識之最。知其卓然必有立者。吾守許昌。一旦大雪。自竟來。見留十日而去。未嘗及世事。惟取古人出處所難明者。質疑于余。後為南京寧陵丞。徐丞相擇之作尹。特愛之。擇之當國。乃復用為郎官。建炎末。金犯淮南。直不及避地。久之不相聞。有言其已屈節于劉豫者。余深以為不然。既而聞為豫守南京。且遷大名留守。余雖恨然。念直終必不忍至此。今春徐度自臨安來。云見其鄉人云。直謀歸本朝。已為豫族誅矣。不覺為流涕。乃知余信之為不謬。直有知慮。見事速。此其間委折必有可言者。恨知之未詳也。

趙俊字德進。南京人。與余為同年生。余自勝下。不相聞。守南京始再見之。官朝奉郎。新作小廬在城北杜門。雖鄉里不安。交劉器之無恙。時居河南。暇時獨一過之。徐擇之于鄉人最厚。亦善俊。及為丞相。鄉人多隨其材見用。俊未嘗往求。擇之亦忘之。獨不得官。建炎末。金將南牧。或勸之避地。俊曰。但固吾所守。爾。死生命也。避將何之。衣冠奔踏于道者相繼。俊晏然安其居。卒不動。劉豫僭號。起為虞部員外郎。辭疾不受。以告其家。卒卻之。如是再三。豫亦不復強。凡家書文字。一不用。豫僭號。但書甲子。後三年。死。此亦徐度云。自兵興以來。常恨未見以大節名世者。在建康得一人。曰通判府事楊邦乂。嘗表諸朝。得證而立廟祀。今又聞直與俊皆故人。蓋可尚世。猶未有能少發明之者。他日當求其事。各為之作傳。

蔣侍郎堂。家藏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記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搆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後有蘇子瞻跋云。夜得一士。且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蔣氏不知何從得之。在其孫孫處也。世言文公為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于公者亦固多矣。片紙折封。尤見前人之至誠。相與簡易。平實。不為虛文。安得復有隱情不盡。不得已而苟從者。皆可為後法也。

房次律為宰相。當中原始亂時。雖無大功。亦無其顯過。罷黜蓋非其罪。一跌不振。遂至于死。世多哀之。此固不幸。然吾謂陳壽之敗。亦足以取此。杜子美悲陳陶云。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青無戰塵。四萬義軍同日死。哀哉。此豈細事乎。用兵成敗。固不可全責主將。要之非所長而強為之。勝乃其幸。敗者必至之理。與故殺之無異也。次律之志。豈不欲勝。而強非其長。則此四萬人之死。其誰當

之乎。願一跌猶未足償。陸機河橋之役。不戰而潰者二十餘萬人。固未必皆死。死者亦多矣。訟其冤者。孰不切齒。孟玖。然不知是時機何所自信。而敢違當此任。師敗七里澗。死者如積。澗水為不流。微孟玖。機將何以處乎。吾老出入兵間。未嘗秋毫敢言嘗試之意。蓋嘗謂陸機河橋之役。房瑄陳陶之戰。皆可為書生輕信兵者之戒。不謂當時是非當否也。

兵興以來。盜賊夷狄所及。無不類。有先期避避伏匿山谷林莽間者。或幸以免。忽被負嬰兒。啼聲聞于外。亦因得其處。于是避賊之人。凡嬰兒未解事。不可戒語者。率棄之道旁。以去。嬰與相望。有教之為。歸。隨兒大小為之。縛置口中。略使滿口。而不閉氣。或有力更預畜甘草末。臨繫時量以水漬。使咀。兒口中。有物。自不能作聲。而蘇軟不傷兒口。或鑊版以揭饒州道上。已酉冬。金自江西犯饒信。所在居民皆空城去。顛仆流離道上。而嬰兒得此全活者甚多。

三十年間。士大夫多以諱不言兵為賢。蓋矯前日好興邊事之弊。此雖仁人用心。然坐是四方兵備。縱弛不復振。器械朽。教場鞠為蕪園。吾在許昌親見之。意頗不以為然。兵但不可輕用。豈當併其備廢之哉。乃為新作甲仗庫。督掌兵官復教場。以日閱習。一日。王幼安見過。曰。公不聞邢和叔乎。非時入甲仗庫檢察。有密啓之者。遂坐誅。吾時中朝。不相喜者甚衆。因懼而止。後聞有欲以危語中吾者。偶不得。此亦天也。然自夷狄暴起。東南州郡。類以兵不足用。且無器甲。望風而潰者。皆是。恨吾前日之志不終。然是時吾雖欲忘身為之。不過得身終亦必無補也。

孔孟皆力。証感。人余少不能了。以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終愈于不為忠信廉潔之人。何傷乎。而疾之深也。既泛觀古今君子小人情偽之際。然後知聖賢之言不徒發也。彼不為忠信廉潔者。其惡不過其身。人既曉然知之。則是非亦不足為之感。乃非其情而矯為之。則名實顛倒。內外相反。苟用以濟其姦。何所不可為。方孔孟時。先王遺風餘澤未遠。猶有能察而知之者。所愛特賊德而已。後世先王之道。知者無幾。不幸染其習而勿悟。則將舉世從之。莊子所謂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者。其為患豈勝言乎。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一鄉之人。未必皆善。亦未必皆不善。今無別于善惡而皆好之。非鄉原乎。若反此。不幸非其罪。而不善者惡之。則孟子所謂自反而仁與禮者。雖以為禽獸可也。若善者亦惡之。則不可矣。故君子不

畏不善人之所惡。而貴善人之所好。兩者各當其分。則何擇于好惡哉。然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則好惡非仁者未易得其正。亦必自知者明。自反者審。然後不為外之好惡所侮也。

閱所曝碑冊。見李邕所作張柬之碑。讀之。偶終篇。五王與劉幽求等皆有社稷大功。然五王沉勇忠烈。非幽求輩險譎貪權。偶能濟事者比。其間桓彥範與東之尤奇材。可與姚崇相先後。蓋皆本于學術。然其不幸智不及薛季昶。敬暉。不能自免于禍。亦坐書生習氣。仁而不能斷也。幽求能勸彥範誅三思。非有以過二人。正以其一于前。無所顧避。爾東之彥範。既欲成此。又欲全彼。其志豈不哀哉。然天下事。要有不得已者。勢必不能兩立。若以東之彥範之材。而輔之幽求之決。豈特卒保其身。安得更有景龍事乎。

世言廢幽求等坐姚崇不喜，非崇不能容，乃所以全之也。村校中教小兒誦詩，多有心為明時盡君門，尚不容田園迷徑路，歸去欲何從一篇，初不知誰作。大觀間，三館曝書，昭文庫壁間有弊篋，置書數十冊，蠹爛幾不可讀，發其一曰玉堂新集，載此篇，乃幽求詠懷作也。豈非遷杭郴州刺史時耶。然幽求豈是安田園者，姑黜而云爾。

故事制科必先用從官二人，舉上其所為文五十篇，考于學士院，中選而後召試，得召者不過三之一。惟歐陽文忠公為學士時，所薦皆天下名士，無有不在高選者。蘇子瞻兄弟，李中書邦直，孫翰林巨源是也。世遂稱歐陽善舉賢良，程試既不過策論，故所上文亦以策論中半，然多未免猶為場屋文辭。惟孫巨源直指當世弊事，列其條目，援據祖宗源流本末，質以故事，反覆論說，皆可施行，無一辭虛說。韓魏公一見曰：慟哭泣涕，論天下事，其今之實誼乎。時方為於潛縣令，會以期喪不及試，免喪魏公猶當國，即用為崇文館編校書籍，遂見進用，不復更外任，蓋猶愈于正登科也。

李育字仲蒙，吳人，馮當世第四人，登第能為詩，性高簡，故官不其顯，亦少知之者。與外大父鬼公善，尤愛其詩。先君嘗得其親書飛騎橋一篇于鬼公，字畫亦清麗，以為珍玩。吳志孫權征合肥，為魏將張遼所襲，乘駿馬上津橋，橋板撤丈餘，超度得免，故以名橋。今在廬州境中，詩本後亡去，略追記之。附于此。魏人野戰如鷹揚，吳人水戰如龍驤，氣吞魏王惟吳王，建旗敢到新城旁，霸王心當萬夫敵，麾下倉皇無羽翼，途窮事變接短兵，生死之間不容息，馬轟津橋橋半撤，洶洶有聲如地裂，蛟怒橫飛秋水空，鷗鷺徑度秋雲缺，奮迅金縷汗流懸，濟主艱難天借力，艱難始是報主時，平日主君須愛惜，此詩五七歲時先君口授小兒識之。

錢塘西湖，建康鍾山，皆士大夫願游而不獲者。仕宦適至，未有不厭足所欲。兩郡余皆居之，在錢塘十月，適敵犯京師，信息未通，日望望涕泣，引首北向，何暇顧其他。僅以祈晴一至天竺而已。建康亦留半歲，正當冬春之間，出師待敵，寢食且廢。鍾山雖兵火殘破之餘，形勢故在，六朝遺迹，故事班班猶可數。城中但見屹然在側，爾而少從先君入峽，巖壑澗澗，高唐白帝城，皆天下絕險奇異，乃一二縱觀，至今猶歷歷在目。晚往來浙東七里湖金華三洞諸勝處，每至輒留數日，非與盡不歸，乃知山林邱壑亦各有分，非軒冕者所可常得。天固付之山人野老也。

上所好惡，固不可不慎。況于取士，神童本不專在誦書，初亦不以為常科。適有則舉之爾，故可因之以得異材。觀元獻不以素所習題自隱，文公不以一賦適成自幸，童子如此，他日豈有不成大器者乎。大觀行三舍法，至政和初，小人規時好者，謬言學校作成人材，已能如三代，乃以童子能誦書者為小子，有造，此殆近俳而執事者樂聞之。凡有以聞，悉命之官，以成其說。故下俚庸俗之父兄，幸于苟得，每苦其子弟以為市。此豈復更有人材哉。宣和末，余在蔡興許，見江外以童子入貢者數輩，率以老書生挾二三人持狀立庭下，求試與倡優經過而獻藝略等，初亦怪，抱之使升堂，坐定問之，乃志在得公廚數十千為路費爾，為之悵然後或聞有得官者，今莫知皆安在，理固然也。

景修與吾同為郎，夜宿尚書新省之祠曹廳，步月庭下，為吾言往嘗以九月望夜道錢塘，與僧可久泛西湖，至孤山已夜分，是歲早寒，月色正中，湖而渺然如鎔銀，傍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巖巖皆有光，微風動湖水，晃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瓊苦吟，坐中凄然不勝寒，索衣無所有，空米囊覆其背，為平生得此無幾，吾為作詩記之。云：霜風獵獵將寒威，林下山僧見亦稀，得題詩無俗語，十年肝鬲湛寒輝，此景暑中想像，亦可一灑然也。

讀書而不應舉，則已矣。讀書而應舉，應舉而望登科，登科而仕，仕而以致進，苟不違道于義，皆無不可也。而世有一種人，既仕而得祿，反嗷嗷然以不仕為高，若欲棄之者，此豈其情也哉。故其經營有甚于欲仕，或不得間而入，或故為小異以去，因以遲留，往往遂竊名以得美官而不辭，世終不察也。有言窮書生不識饑餓，計無從得，一日見市肆有列而鬻者，輒大呼仆地，主人驚問曰：吾畏饑餓，主人曰：安有是理，乃設饅頭百許枚，空室閉之，徐伺于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以手搏飯，食者過半矣。亟開門詰其然，曰：吾見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結，怒而叱曰：若尚有畏乎。曰：有，猶畏臘茶兩碗爾。此豈求不仕者也。東林法吾山東南五十餘里，沈氏世為著姓，元豐間有名口者，字東老，家頗藏書，喜賓客，東林當錢塘往來之衝，故士大夫與游客勝士聞其好事，必過之。沈亦應接不倦，嘗有布裘青巾，稱回山人，風神超邁，與之飲，終日不醉，薄暮取食，餘石榴皮書詩一絕壁間曰：西鄰已富饒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綠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即長揖出門，越石橋而去，追躡之，已不見，意其為呂洞賓也。當時名士多和其詩，傳于世。蘇子瞻為杭州通判，亦和，用韓退之毛穎傳事云：至用榴皮綠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雖以紀實，意亦有在也。

橘極難種，吾居山十年，凡三種而三槁死，其初移栽皆三四尺餘，一歲便結實，纍然可愛，未幾偶歲大寒多雪，即立槁，雖厚以苦覆草擁，不能救也。蓋性極畏寒，而吾居在山之半，又面北多北風，與平地氣候絕不同。山前梅花及桃李等，率常先開半月，蓋五七之間如此。今吳中橘亦惟洞庭東西兩山最盛，他處好事者園圃備有之，不若洞庭人以為業也。凡橘一畝，比田一畝利數倍，而培植之功亦數倍于田。橘下之士幾于用篩，未嘗少以瓦甃雜之，田自種至刈不過一二耘，而橘終歲耘無時，不使見纖草，地必而南，為屬級次第使受日，每歲大寒則于上風焚蕪以溫之，吾不知老圃信有之矣。

吾居雖略備，然材植不甚堅壯，度不過可支三十年，即一易，不生不能無役，閑中種木，亦是一適。今山之松已多矣，地既皆闢，當歲益種松一千，桐杉各三百，竹凡見隙地皆植之，盡五年而止，可更有松五千，桐杉各千五百，三十年後，使居者視吾室，敵敗伐而新之，竹但取其風霜毀折與侵道妨行者，可不外求而足。今歲積益，與此山竹無慮增數千竿，松杉生不滿三尺者，處處有之，桐子已實，伺其墜，多畜之，冬春之間，當與汝曹日策杖山行自課，擇僕之健而愿者，兩人供役，吾不為無事矣。然此居竟何有，吾年六十猶思預植良材為後計，柳子厚詩云：晚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使子厚在，寧免一笑耶。

人之操行莫先于無偽。能不為偽。雖小善亦有可觀。其積累之。必可成其大。苟出于偽。雖有甚善。不特久之終不能欺人。亦必自有意。而不能掩者。吾涉世久。閱此類多矣。彼方作為大言。以掠美。牽率矯厲之行。以誇衆。孰不能竊取須臾之譽。或因以得利。然外雖未知。未有不先為奴婢。窺其後而竊笑者。雖欲久可乎。今吾父子相處。固自閨門之內。而賓客之從。吾游者。未嘗不朝夕左右。吾室而並吾席也。吾固無善可稱。然終日之言。苟有一毫相戾。何獨有愧。鄉黨里鄰。尚能厭服。汝曹之心。豈嘗記歐陽文忠與其弟姪書有云。凡人勉強于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其偽。此非其家人。無與知者。可以書諸紳也。

晉史言王逸少性愛鵝。世皆然之。人之好尚固各有所僻。未易以一概論。如崔鉉喜看水牛圖之類。此有何好。然而亦必與性相近類者。逸少風度超然。何取于鵝。張素正嘗云。善書者貴指實。掌虛腕運而手不知。鵝頸有腕法。儼在是耶。今鵝千百為羣。其間必自有特異者。畜牧人皆能辨。人即貴售之以為種。蓋物各有出其類者。逸少即意有所寓。因又賞其善者也。正素能書。識古人行筆意。其言似有理。

司空圖史有傳。其大節略已備矣。而平生出處每章奏論事。見于謀國者。遺落甚多。先大父太師兄弟三人。皆以司空廢入官。至老不敢忘也。吾少時猶記太師有親書其遺事一卷。三十四條。今莫知本安在。本院子孫既微。大觀末。吾嘗從家集及手書。遺草。猶得五六十卷。意欲為論次及作家傳。久之不能成。喪亂以來。圖籍零落。今歲曝書。追尋尚有前日之半。喜不自禁。稍涼筆研。可親終當成此志。亦欲使汝曹知吾門內先此立朝者。卓卓如是。非如適翁猥退無能也。

韓退之作毛穎傳。此本南朝俳諧文。九錫雞九錫之類。而小變之耳。俳諧文雖出于戲。實以譏切當世。封爵之濫。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書君老不任事。今不中書等數語。不徒作也。文章最忌祖襲。此體但可一試之耳。下邳侯傳世已疑非退之作。而後世乃因緣換做不已。司空圖作容成侯傳。其後又有松滋侯傳。近歲溫陶君黃甘綠。江瑤柱。萬石君傳。紛然不勝其多。至有託之蘇子瞻者。妄庸之徒。遂爭信之。子瞻豈若是之陋耶。中間惟杜仲一傳。雜藥名為之。其製差異。或以為子瞻在黃州時出奇。戲客而不以自名。余嘗問蘇氏諸子。亦以為非是。然此非玩侮游衍有餘于文者。不能為也。

神仙出沒人間。不得為無有。但區區求遇其人而學之者。皆妄人也。神仙本出于人。孰不可為。不先求己之仙。而待人以為仙。理豈有是乎。今鄉里之善人。見不善人且恥與之接矣。安有神仙而輕求于妄人者。古今言嘗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願未必皆授以道。然或前告人以禍福。使有所避就。或付之藥餌。使壽考康強。非見之也。彼自以類求耳。唐人多言顏魯公為神仙。近世傳歐陽文忠公韓魏公皆為仙。此復何疑哉。

自古夷狄亂華。無甚于劉元海。其得志無幾。而子和卒見弑。至聰遂亡。曾不及二十年。其次安祿山。二二年亦弑于慶緒。阿保機雖僅免于弑。不及反國。以帝昺歸。元昊稱兵。西方十五年。其末弑于佞令哥。天之于善惡逆順。不可欺如此。桀紂為虐。所殺中國之人。猶可數計。而皆以亡天下。紂不免誅死。豈有

奇夷長驅塗炭。毒流四海。因之以死者。何可為量數。而得令終耶。今金賊犯順。亦已十年。以天道言之。數之一周也。其將有祿山元海之變乎。

孟子言。鳥是何言也。烏蓋齊魯發語不然而辭。至今用之作鼻音。亦通于汝穎。漢書記故人見陳涉。言夥涉之為王。此此者。夥。吳楚發語驚大之辭。亦見于今。應劭亦稱音。非是。此唇音。與壤相近。公羊記州公如曹。以齊人語過我。為化我。今齊人皆以過為夫音。歐陽文忠記打音本。諷歌切。而舉世詛為丁雅切。不知今吳越。人正以相歐擊為諷歌音也。

吳越之俗。以五月二十日為分龍日。不知其何據。前此夏雨時行。雨之所及必廣。自分龍後。則有及有不及。若有命而分之者也。故五六月之間。每雷起雲族。忽然而作。類不過移時。謂之過雲雨。雖三二里間亦不同。或濃雲中見若尾墜地。蜿蜒屈伸者。亦止雨其一方。謂之龍挂。深山大澤。龍蛇所居。其久而有神。宜有受職者。固無足怪。屋廬林木之間。時有震擊而出。往往有隙穴。見其出入之迹。或曰此龍之類。而匿藏者也。佛老書多言龍行雨甚苦。是以有畏而逃。以是推之。龍之類蓋不一。雨分役亦若今人之有官守長武佐屬。其勤惰材不材。為之長者各察而治之耶。

崔唐臣。閩人也。與蘇子容。呂晉叔。同舉相好。二公先登第。唐臣遂罷舉。久不相聞。嘉祐中。二公在館下。日忽見鱸舟。岸坐于船窗者。唐臣也。亟就見之。邀與歸。不可問其別後事。曰。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往來江湖間。意所欲往則從之。初不為定止。以其半居貨。間取其贏。以自給。粗足即已。不求有餘。差愈于應舉。免官時也。二公相顧太息而去。翌日自局中還。唐臣有留刺。乃攜酒具再往謁之。則舟已不知所在矣。歸視其刺之末。有細字小詩一絕云。集德樓客問生涯。買得魚舟度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為家。詎不復再見。頃見王仲弓說此。

山林園圃。但多種竹。不問其他景物。望之自使人意灑然。竹之類多。尤可喜者。筆竹。益色深而葉密。吾始得此山。即散植竹。略有三四千竿。雜衆色有之。意數年後。所向皆竹矣。戊申己酉間。二浙竹皆結花而死。俗謂之米竹。于是吾所植亦槁盡。今所存惟介竹數百竿爾。方其初花時。老圃輒能識之。告吾。亟盡伐去。存其根。則來歲尚可復生。而余終不忍。至已槁而後伐。則與其根俱朽矣。比雖復補種。而竹種已難得。不能及前五之一。然猶更須三五年。始可望其干雲蔽日。今日有告余種竹法者。但取大竹。善掘其鞭。無使殘折。從根斷取其三節。就竹林燒其斷處。使無泄氣。種之一年。即發細筍。掘去勿存。次年出筍。便可及母。此良有理。插柳者。燒其上。一頭。則抽條倍長。鸚鵡丹者。燒其柄。或蠟封。即不蒸。蓋一術也。嘗即試之。然種竹須當五六月。雖烈日無害。小瘁久之復蘇。世言五月十三日為竹醉。可移。不必此日。凡夏皆可種也。杜子美詩云。西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余舊用其言。每以臘月種。無一竿活者。此亦余信書之弊。而見事遲也。

劉悅盛著見王導。導以腹腹彈碁局。云何乃洵。悅出人問王公何如。悅曰。未見他異。唯聞吳語。當謂洵為冷。吳人語也。今二浙乃無此語。

世以登科爲折桂。此謂詠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來用之。溫庭筠詩云。猶喜故人新折桂。自憐羈客尚飄蓬。其後以月中有桂。故又謂之月桂。而月中又有蟾。故又改桂爲蟾。以登科爲登蟾。宮用詠事固已可笑。而展轉相訛。復爾然。文士亦或沿襲因之。弗悟也。

丁仙現自言及見前朝老樂工。間有優譚及人所不敢言者。不徒爲諧謔。往往因以達下情。故仙現亦時時效之。非爲優戲。則容貌儼然如士大夫。紹聖初。修天津橋。以右司員外郎買種民董役。種民時以朝服坐道旁。持搵親指塵役工。見者多非笑。一日橋成尙未通行。仙現適至。素識種民。即訶止之曰。吾橋成未有敢過者。能打一善譚。當使先衆人。仙現應聲云。好橋好橋。即上馬急趨過。種民以爲非譚。使人亟追之。已不及。久方悟其譏己也。

韓忠獻公罷政事。嘗語康公兄弟以馬伏波論少游事。云吾已無及。汝曹他日能如少游言。爲鄉里善人。守墳墓。亦足矣。康公既葬忠獻許昌。仕宦顯。一日歸省墓下。用王逸少故事。期六十即挂冠歸。以終公志。爲文自誓。元豐末。謫守鄧州。明年六十。乃具述前語。求致仕。章十上。時裕陵眷康公未衰。苦留之。遣中使喻旨曰。先臣有知。見卿宜力國事。當亦必以爲然。康公猶請不已。乃就易許昌曰。可以守墳墓矣。公不得已。拜命。未幾再入爲相。

韓宗武云。杜子美詩。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東海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蠻溪蒙族小動搖。世封刺史非時朝。蓬萊殿前諸主將。才如伏波不得驕。代宗紀。廣州市舶使呂太一反。逐其節度張休。或疑宮中二字恐誤。讀章倫傳。言宦者呂太一。則蓋中人爲宮市于嶺南者爾。故稱市舶使。此詩似爲哥舒晃作。太一以廣德二年反。見大歷八年以循州刺史反。殺嶺南節度使呂崇賁。相去蓋十年。自此詩而上至青絲五篇。疑皆失其題。故但以句首語名之。所以讀者多不能逮。魏知古傳復有薦洹水令呂太一。在開元間。與大歷亦相反。此別一人。姓名適同爾。

浙東溪水峻急。多灘石。魚隨水觸石皆死。故有溪無魚。土人率以陂塘養魚。乘春魚初生時。取種于江外。長不過半寸。以木桶置水中。細切草爲食。如食蠶。謂之魚苗。一夫可致數千枚。投于陂塘。不三年長可盈尺。但水不廣。魚勞而瘠。不能如江湖間美也。大業雜記載吳郡送太湖白魚種子置苑內海中。不幾十餘日即生。其法取魚產子着菰蔞上者。刈之曝乾。亦此之類。但不知既曝乾。安得復生。必別有術。今吳中此法不傳。而太湖白魚實冠天下也。

虎邱山晉王珣故居。珣嘗爲吳國內史。故與其弟珣皆卜居吳下。舊傳宅在城內日華里。今景德寺即是。虎邱乃其外第。珣與珣分東西二宅。本在山前。後捨爲寺。乃號東西寺。今寺乃在山巔。下瞰劍池。父老以爲會昌寺廢。其地歸于民。今爲田者。猶能指其故處。大中寺復乃遷于上。則非復珣之舊矣。寺之西亦有小院。謂之西菴。蓋但存其名。余大父故廬與景德寺爲鄰。自金入寇。景德寺皆焚。而虎邱偶獨存。其勝槩猶爲吳下第一也。

徐復所謂冲晦處士者。建州人。初亦舉進士。京房易。世久無通其術者。復嘗遇隱士得之。而難以六壬遁

甲白寧終身無祿。遂能舉范文正公知蘇州。嘗疑其伏嘗有變。使復占之。復爲言西方用師。起某年月。盛某年月。天下當騷然。故文正益論邊事。及元昊叛。無一不驗者。仁宗聞而召見。問以兵事。曰。今歲直小過。剛失位而不中。惟強君德乃可濟爾。命以大理評事。不就。賜號而歸杭州。萬松嶺。其故廬也。時林和靖尙無恙。杭州稱二處士。而和靖卒乃得證。與復同時者。又有郭京。亦通術數。好言兵。而任俠不倫。故不顯。

道家有言三尸。或謂之三彭。以爲人身中皆有是。三蟲能記人過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讒之上帝。故學道者至庚申日。輒不睡。謂之守庚申。或服藥以殺三蟲。小人之妄誕。有至此者。學道以其教言。則將以積累功行。以求升舉也。不求無過。而反惡物之記其過。又且不睡以守。爲藥物以殺之。豈有意于爲過。而幸蔽覆藏匿。欺妄上帝。可以爲神。仙者乎。上帝照臨四方。納三尸陰告。而謂之穢。其悖謬尤可見。然凡學道者。未有不信其說。柳子厚最號強項。亦作罵尸蟲文。且唐末猶有道士程紫霄。一日朝士會終南太極觀守庚申。紫霄笑曰。三尸何有。此吾師託是以懼爲惡者爾。據林來枕。作詩以示衆。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投筆鼻息如雷。詩語雖俚。然自昔其徒未有肯爲是言者。孰謂子厚而不若此也。

余在建康。有李氏子。自言唐宗室後。持其五代而上。告五通。援救書求官。縑素雖弊。字畫猶如新。其最上廣川郡公汾州刺史李暹。一告尤精好。其初書舊銜趙州刺史。次云右可汾州刺史。云云。然後書告詞。先言門下。未言主者。施行。猶今之麻詞也。開元二十年七月六日。下後低項列銀青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兼中書令集賢殿學士云云。蕭嵩宣。中書侍郎。知制誥王邱奉。行。此中書省官也。再起項列侍中兼吏部尚書宏文館學士臣光庭與黃門侍郎給事中等。言制出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年月日。登制可者。門下省官也。再列尙書左丞相。開府儀同三司行尙書右丞相云云。環侍中云云。蓋光庭前銜而不名。次列吏部侍郎林甫。告某官奉制書如右。符到奉行。年月日。下者。尙書省官也。環與林甫。形三名。皆親書。大如半掌。極奇偉。蓋裴光庭。宋廣平。李林甫。形當爲章彤。中書省官書姓。而門下尙書省則不書。光庭以兼吏部尙書故。再見于尙書省官而不名。蕭嵩裴光庭。學士結銜皆在官下。余見唐告多。大抵皆吏部告。惟此中書所命。如今堂除者。故有辭。但前不言勅。而言門下。爲異爾。兵興以來。先代遺迹。存者無幾。可以示後生之樂多聞者也。

晏元獻爲參知政事。仁宗親政。與同列皆能。知亳州。先有摘其爲章懿太后墓誌。不言帝所生。以自結者。然亦不免俱去。一日游湖。水見蛙有韻。而登木捕蟬者。既得之。口不能容。乃相與墜地。遂作蝸蛙賦。略云。最質以潛進。跳輕而猛噬。雖多口以連獲。終扼吭而弗制。歐陽文忠潞州之貶。作憎蠅賦。略以濮廟事亦厭言者。屢困不已。又作憎蚊賦。蘇子瞻揚州題詩之謔。作黠鼠賦。皆不能無芥蒂于中。而發于言。欲茹之。不可。故惟知道者爲能忘心。

趙康靖公初名禮。直史館黃宗旦。名知人。一見公。曰。君他日當以篤厚君子稱于世。因使改名約。已而忽

徐復所謂冲晦處士者。建州人。初亦舉進士。京房易。世久無通其術者。復嘗遇隱士得之。而難以六壬遁

夢有持文書示之若公牒者。大書趙傑二字。初弗悟。既又夢有遺之書者。題云秘書丞通判汝州趙傑。始疑其或喻已。乃改後名。後六年登科。果以秘書丞通判海州。但汝字不同爾。議者或汝字篆文與海字相近。公夢中或不能詳也。既稍顯。又夢與王文安公同入一佛寺。文安題壁云。刑部郎中知制誥趙傑。後十年。亦以此官入掖。遂為學士。禮部王文安公為三司使。同會。偶為書題名記。云自刑部郎中知制誥召入。兩人相顧大笑。此尤可怪。故康靖平生尤信夢。晚作見聞記。其一篇書當時諸公問夢事甚詳。

劉原市廷試本為第一。王文安公其別也。為編排試卷官。既拆號。見其姓名。遂自陳請降下名。仁宗初以高下在初覆考官。編排官無與。但以號次第之耳。文安精力辭不已。遂升賈直為魁。以原市為第三。陸龜蒙作怪松圖贊。謂草木之性本無怪。生不得地。有物過之。而陽氣作于內。則憤而為怪。范文正公初數以言事動朝廷。當權者不喜。每日為怪人。文正知之。及後復用為西帥。上疏請城京師以備敵。曰。吾又將怪矣。乃書龜蒙贊以遺當權者。曰。朝廷方太平。不喜生事。某于指紳中獨如妖言。既醜。斷不得伸。辭因乖戾。得無如龜蒙之松乎。時雖知其諷已。訖不能盡用其言。

世言遲久有待者。曰宿留。自漢即有此語。二十八星謂之舍。亦謂之宿。宿者。止其所居也。留作去音。古一字而分二義者。多以音別之。如自食為食。食人則音何。白飲為飲。飲人則音磨。之類是矣。蓋應留而留。則為平音。應去而留。則為去音。迥迥亦同此義。

顏魯公真蹟。宜和問存者。猶可數十本。其名著者。與郭英。又論坐位書。在永興安師文家。祭姪季明文。病妻乞鹿脯帖。在李觀察士衡家。乞米帖。在天章閣待制王質家。寒食帖。在錢穆甫家。其餘蔡明遠帖。盧八倉曹帖。送劉太真序等。不知在誰氏。皆有石本。坐位帖。安氏初析居。分爲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併得之。相繼皆入內府。世間無復遺矣。

錢穆甫為如皋令。會歲旱蝗。而泰與令獨給郡將云。縣界無蝗。已而蝗大起。郡將詰之。令辭窮。乃言縣本無蝗。蓋自如皋飛來。仍微如。皇請嚴捕蝗。無使侵鄰境。穆甫得微。輒書其紙尾報之曰。蝗蟲本是天災。即非縣令不才。既自微也。飛去。卻請貴縣押來。未幾。傳至郡下。無不絕倒。

左氏記晉平公夢黃熊事。亦見國語。二本皆作熊字。韋氏國語注。遂以為熊能之熊。杜預于左氏不言何物。世多疑熊當如爾雅。熊三足為能之能。謂傳寫有衍文。據陸德明左氏釋文。直以為熊字。音奴來反。則固已云爾。不知以意刪其文耶。或別有據也。余考古文。熊能二字本通用。故賢能之能。字書以為獸名。墜中而強力則熊也。是熊字或為能。能字或為熊。初未嘗有別。熊能之能。能能之能。二物共一名。各隨其所稱。則何必更論衍文。正當讀為能爾。宋高公兄弟留意小學。雖補注國語。略能辨之以正韋氏之誤。然意不盡徹。終不免改熊為能也。

吾明年六十歲。今春治西塢隙地作堂。其間取遊伯玉之意名之曰知非。趙清獻年五十九聞雷而得道。自號知非子。此真為伯玉者也。今吾無清獻之聞。而遊以名其居。姑志其年耶。抑將來為伯玉耶。夫伯

玉亦何可求為。南郭子某有言。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也。古之人于一隱几之間。猶有所辨。尚何論六十年。豈不知其有與物俱遷而獨存者乎。苟知存者之為是。則遷者無物而非也。自是觀之。則吾亦可以少稅駕于此堂矣。始吾守蔡州。方三十九。明年作堂于州治之西廡。名之曰不惑。吾以為儆然。吾有志學焉者也。今二十年。幸其所願。學者未嘗廢。亦粗以為不至于顛迷流蕩而喪其本心者。雖求為伯玉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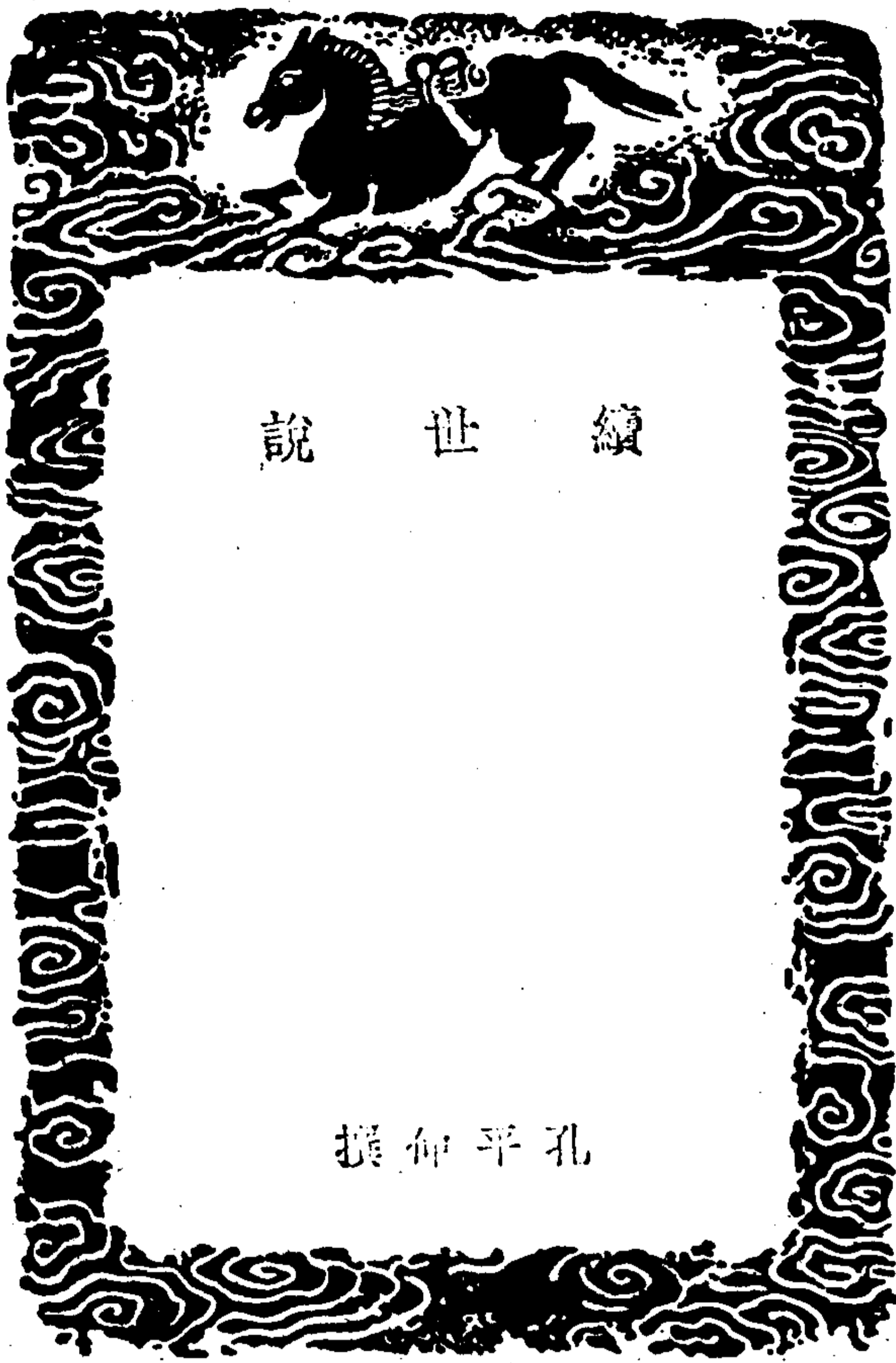
漢末五斗米道出于張陵。今世所謂張天師者也。凡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云五斗米道。亦謂之米賊。與張角略相同。張魯蓋陵之孫。然其法本以誠信不欺詐為本。而魯為劉焉督義司馬。因與別部司馬張修共擊漢中太守蘇固。遂殺殺修而奪其兵。惡在其不欺詐耶。王逸少父子素奉此道。逸少人物高勝。必非惑于妖妄者。其用意故不可知。然盧循入會稽。其子疑之為太守。以入靜室求鬼兵。不設備。遂為循屠其家。亦可見矣。近世江浙浙有事魔喫菜者。云其原出于五斗米。而誦金剛經。其說皆與今佛者之言異。故或謂之金剛禪。然猶以角字為諱。而不敢道也。

揚子雲謂嚴君平為蜀莊。避武帝之諱也。其稱李仲元。蓋與君平為一等人。班固作王吉傳序。載君平與鄭子真事甚詳。而不及仲元。顏師古以三輔決錄君平名道。子真名棧。余讀蜀志。秦宓與王商書。論嚴君平李宏立祠事。曰。李仲元不遵法言。令名必淪。又以知仲元蓋名宏。但惜其行事不著爾。

石林著述甚富。種種為士林推重。如建康集。鎮建康而作。玉淵雜書。居玉淵而作。石林燕語。作于宣和五年。避著錄話。作于紹興五年。若下放言。則休致後所作也。其詩話詩餘。余既梓行久矣。諸種各無善本。僅見宋刻建康集。又逸去第三卷。書唐李弼告後諸篇。既得宋刻避著錄話。迥異坊本。自彼藏書三萬餘卷。藏碑千餘。更得善釀法。可與玉友。鶴觴騎驢酒。白墮酒。並美。拈出六一居士詩云。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書之座右。慨然有當余心。且究心醫學奇方。如中著取大蒜一握。道上熱土雜研爛。以新水和之。瀝去滓。刺其齒灌之。即蘇。又中毒菌笑菌。掘地以冷水澆之。令渴。少頃取飲。皆得全活。獨活湯治產婦頭足反弓。奇疾之類甚多。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許昌販荒一事。尤可師也。虞山毛晉。

四庫全書提要

避著錄話二卷。宋葉夢得撰。案晁公武讀書志載此書作十五卷。與此本卷數多寡懸殊。疑今所行者非完帙。然文獻通考已作二卷。毛晉津逮秘書跋云。得宋刻。迥異坊本。亦作二卷。則宋代亦即此本。考諸書所引避著錄話。亦具見此本之中。無一條之佚脫。知讀書志爲傳寫之譌矣。夢得在南渡之初。歸然若宿。其藏書至三萬餘卷。亦甲於諸家。故通志古今。所論著多有根柢。惟本爲蔡京之門客。不免以門戶之故。多陰抑元祐而曲解紹聖。如論詩賦一條。爲王安石能詩賦解也。葉源一條。爲蘇京禁讀史解也。王姬一條。爲蔡京改公主曰帝姬解也。至深斥蘇洵辨姦論。則尤其顯然者矣。然終愧於公論。隱約其文。尚不似陳善捫竅新話顛倒是非。然邪醜正一概肆其狂誕。其所錄錄亦多足資考證而神見聞。故善書竟從屏斥。而是編則仍錄存焉。



續世說序

史書之傳信矣。然浩博而難觀。諸子百家之小說。誠可悅目。往往或失之。經要而不煩。信而可考。其世說之題。雖本分纂前首。以為要覽。略而未備。爰有博雅君子。微而增廣之。此續世說之所以作也。學士孔君毅甫。平仲。囊括諸史。派引羣義。疏剔繁辭。投敘名理。釐為十二卷。可謂發史氏之英華。便學者之觀覽。豈曰小補之微。情其書成。未及刊行。轉相傳寫。不無烏焉成馬之弊。今茲善本。從義鄰李君敏得之。於前靖守王君。長。相與鑿板。而載焉。王親受於孔。知其不謬。李今為沅人。能有其本。而所傳蓋未廣也。紹興丁丑春。維陽王公無染。守沅之明年。郡學鼎新。人材益進。嘗屬僚佐曰。沅為郡僻遠。史書尤不易備。會史之要。莫善於世說。續又盡善也。俄李氏以其書板來。傳即如是。正復命鑄刻。以補其不足。將俾人得其傳。其利溥哉。此書載言行美惡。區以別之。學者博古考類。擇善而從。去古人何必有間。不但齊說。而而已。然後知公措意。豈苟然。後之為政者。能隨其意。勿斬其傳。是亦公之用心也。三月初一日。長沙秦果序。

續世說

孔平仲撰

續世說卷第一

宋孔平仲撰

德行

言語

德行

梁劉道為皇太子。中庶子卒。太子深悼惜之。與其從兄奉饋令曰。實從弟中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潤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爽為心。辭章博瞻。○原作該博。據南史改。元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宏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習。此亦威風一羽。足以驗其五德。

梁明山實。性篤實。嘗乏困。貨所乘牛。既備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瘵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退取錢。處士既孝。結聞之。嘆曰。此首足使遺淳反朴。激薄停澆矣。

梁廣城。每好鶴。城孜孜營求。一旦雙鶴來。下人以為孝感。子與亦有孝行。父卒於蜀。子與奉喪歸。至巴東。灘瀨石壘。塘大澗。秋水猶壯。子與撫心長號。其夜五更。水忽退。誠。安流南下。及度。水壯如舊。時人為之語曰。灘瀨如機。本不通。壘塘水退為廣公。

金山鏡照群編之校

梁顯協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懼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顯協顯協雖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

宋甄彬有行誼常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彬送還寺庫寺僧以半與彬堅然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受遺金者邪

宋郭世通於山陰市物貨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與之世通委之而去

唐河間王孝恭次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毀其樓

溫大雅改葬祖父窆者曰葬於此地嘗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窆餘卒弟彥博官至端授年六十四大有為中書侍郎

陳叔達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高祖謂然流涕曰卿有母可遺乎因賜物百段

靈王元軌高祖之第十四子魏徵與之言未嘗不自失也為徐州刺史與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之交或問元平王之所長答曰無長人問其故元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至於靈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太宗謂虞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詞五書翰

薛元敬與伯收族兄德晉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收為長離德晉為鸞鸞元敬年最小為鸞鸞天策府參軍兼記室時房杜處腹心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至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崔仁師治青州逆獄惟坐魁首十餘人餘皆原免勅使至青州更訊諸囚咸曰崔公仁恕皆無異詞又刑部以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為輕請改從死仁師駁議以為父子天屬兄弟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竟從仁師之議

唐臨為萬泉丞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令歸耕種與之約令事已自歸令爭之臨曰請自當其罪令在假臨出囚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後為大理卿高宗親錄死囚前卿所斷者叫號

臨寬臨所入者獨無言帝怪問狀囚曰所卿所斷既非冤濫所以絕意爾帝嘆曰為獄者不當如此耶

張文瓊為大理卿嘗有疾諸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當時咸稱執法平恕上元二年文瓊拜侍中諸囚聞改官一時慟哭其感人心如此

徐有功為蒲州司法吏人感其恩信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乘必斥罰之由是爭用命終於代滿不數一人時周與嗣來俊臣用事有功為理官以執改枉獄前後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為之少衰時人比之于張焉或曰若獄官皆然刑措何遠

陸象先清淨寡慾不以細務介意言論高遠雅為時賢所服崔湜每謂人曰陸公加於人一籌矣太平公

主用事宰相岑義蕭至忠崔湜成傾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請亦以免禍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有同府法曹鄭崇質母老且病嘗使絕域仁傑曰太夫人有疾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乃詣長史問仁基請代崇質行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謂曰吾等獨無愧耶相持如賓後為平章事則天謂曰卿在汝南時有謂卿者欲知其人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謂者則天歎息

杜暹弱冠使自營不受親友贈遺以終其身及卒尚書省及故吏贈賻者其子孝友遵其素約皆拒而不受

標舉為安祿山從事察祿山有異志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年祿山使舉獻戎俘于京師過福昌福昌尉仲養卓妹塔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養至舉示已暗暗替而取養乃勉哀而哭手自哈襲既逸舉而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舉母初不知聞舉之死獨哭傷行路祿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舉時微服匿跡候母於淇門既得侍其母乃奉母晝夜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矣由是名聞天下其子德與為相

涇師作亂駕幸奉天兵部侍郎劉道以疾在私第賊遣使以甘言誘之道稱疾篤又令其僞宰相蔣鎮日來招誘道託病疾衣灼傷身鎮再至知不可動道歎曰鎮亦當悉列曹郎苟不能死以至於斯事以自辱獲罪復欲汗血費吾乎歎歎而退道聞駕再幸梁州博陵呼天絕食而卒

淮西之師汴帥韓宏稱種德常倚賊勢索朝廷結息惡李光顏力戰陰圖擒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技第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萬乃命使者送遺光顏光顏一見悅感而忘於軍政也使者即責書先造光顏書曰本使令公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恩光顏曰今日已暮且納焉詰朝光顏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顏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顏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家恩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棄妻子蹈白刃光顏奈何獨以女色為樂言訖泣涕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饋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退自此兵衆彌加激勵

柳公綽丁母崔夫人之喪三年不沐浴事繼母薛氏三十年姻戚不知公綽非薛氏所生

柳仲郢為牛僧孺辟客李德裕知其無私奏為京兆尹仲郢謝曰自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盛德敢不

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為嫌仲郢常感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職德裕兄子從質為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贖南宅令孤獨為宰相不悅仲郢與德裕書曰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

吳融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賈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增痛惻惻深歎與從質正員官

徐晦為揚州所薦惡貶隨賀尉交觀無敢阻送者晦送至藍田時權德輿為相與德輿交分最深聞晦之行

謂曰：無乃為累乎？曰：布衣受楊公之譽，方茲流播，何忍不送？如相公之為奸邪所誣，失意於外，

安得與相公輕別？德與稱之於朝，中丞李夷簡請誨為監察，曰：聞公送楊隨，實肯負國乎？

任迪簡為李景略判官，性厚重，嘗有軍宴行酒者，誤以醴進，迪簡以景略性嚴，勉為盡之，歸而嘔血，軍士

聞之，泣下。及景略卒，軍士皆曰：判官仁者，奉以為帥。

王義方坐與刑部尚書張亮交通，貶儋州吉安丞，貞觀二十三年，改涇水丞，時張亮兄子岐配流在崖州，

來依義方而卒，臨終託以妻子，及致屍還鄉，義方與岐妻自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岐妻抱其赤子，乘義

方之馬，徒步而還，先之原武，葬之，自告張亮，送岐妻歸家，乃之涇水。

元德秀，字紫芝，以不及親而在而娶，終身不婚，曰：兄有子以祀先人矣。先是，兄子無乳，德秀自乳之數日，

潭流，兄子能食，乃止。其後兄子婚，娶以家貧，無以為禮，求為魯山令，以誠信化，秩滿，結廬廬山，有長往

之志，屬歲飢，庖廚不爨，彈琴讀書，怡然自得，房瑄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及

卒，門人相與證為文行先生。

元德秀為魯山令，有盜繫獄，會縣界有虎暴，盜請殺虎贖罪，德秀許之，胥吏爭曰：盜詭計苟免，擅放官司

囚，恐為累也。德秀曰：吾不欲負約，如有累，吾自當之。即破械出之，明日盜負虎而還。

後唐刑部侍郎鄭光，字龍府，自權擢進于顯，事凡十一君，越七十載，所在無官，無私過，三持使節，

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皆恭已接納，晚年，背僞時人成曰：鄭不迂，平生交友之中，無怨隙，親族之間，無

愛憎，恬和自如，性尚平簡，及致政歸洛，甚愜終焉之志，卒年八十。

後唐趙光遠，幼嗜墳典，勵守規檢，人目為玉界尺，弟光尤為平直，時譚閔於私第，語及政事，它日，光遠

宋孝武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繁嚴，徵役過苦，後廢帝即位，悉皆削除，由紫極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

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蔡興宗於坐慨然謂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終

始，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殫宮始微，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與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

爾。天下有識者，○原本天譴，當以此瘞人，師伯不能用其言。

周顯清貧寡慾，終日食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樸樸，王儉問曰：卿山中何所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菜紫

羹，文惠太子問顯菜食，何味最勝，答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梁何遠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附卿一緣，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顧歡，黨道教，袁粲崇佛說，張融曰：道之與道，遙極無二，君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論是非，昔

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鷓鴣，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爾。

周賀若敦，以有怨言，爲宇文護所殺，隨刑，呼子弼謂曰：吾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

不可不思，因引劍刺舌出血，誠以慎口，後弼果平陳。

唐太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血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

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喪矣，朕常以此思

之，故不敢縱欲也。

太宗時，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臣居山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揚舉以

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長成順旨者，佞臣也，太宗曰：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虛乎？朕方以至誠治

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尚書如何。對曰：元齡但云李緯好鬻，更無它語。太宗遂改授絳州刺史。其為當時準的如此。太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語，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杜正倫進曰：君舉必書，史記言動，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忠。若陛下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若陛下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

魏徵謂太宗曰：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皋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長世，福祿無疆。忠臣身陷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言之，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

高宗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為朕思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庸庸，安足以周一國之飢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君不奪蠶桑，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太勞，取備則人太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向方豎髮匪躬，欲罷苑中菓菜，收其利蘇。良嗣為西京留守，取之曰：昔公儀相魯，拔葵去織，未聞菓菜之主。菓菜與下人爭利也。

少府監裴匪躬，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室賈馬糞，非佳名也。乃止。

馬周有機辯，能敷奏。太宗曰：我於馬周，暫不見，便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擢古今，舉要刪繁，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者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程名振奏對失旨，太宗勅色詰之。名振對曰：太宗意解，謂左右曰：房元齡常在朕前，每見別喚餘人，顏色無主。名振平生不見我，何來責讓。而詞理縱橫，亦奇士也。擢為右驍衛將軍。

劉仁軌平百濟，浮海西還。仁軌初次行，謂人曰：天將富貴此公耳。於司請歷日一卷，并七廟諱。人怪其故。答曰：擬削平遼海，願示國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至是皆如其語。

中書舍人徐堅，以集賢院學士多非其人，所可供膳太厚。嘗謂朝列曰：此輩於國家何益。如此虛費，將建機罷。張說曰：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與池臺，或玩聲色。今皇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永代規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元宗知之，由是薄堅。

張嘉貞欲杖裴仙先，張說爭之。嘉貞不悅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豈能長據。○吳下以衍久字補齊唐

若貴臣盡當可杖，恐吾輩行自及矣。此言非為仙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

鄭元璠謂顏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資。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顏利其言，即引還。

唐制，財賦皆入左藏庫。太府四時以數聞。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轄，姦無所容。至第五琦，以京師多姦，將求取無節，乃盡輸大盈庫。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中官領事幾三百人，有司不能窺其出入者。殆二十二年，楊炎作相，頓首於上前，論之。乞以歸有司。度中府所費，一歲幾何。進入不敢虧，如此，乃可議改。德宗下詔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以為難中外稱之。

崔佑甫為相，淄青李正己畏德宗威德，表獻錢三十萬貫。上欲納之。盧正己反覆，欲以計止之。又未有其詞。延問宰相佑甫曰：請遣使往淄青宣慰將士，便以此錢賜之。使將士深荷聖恩，又令外蕃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而從之。正己大慙，心畏服焉。

魚朝恩惡郭子儀，使人發其父墓，及自涇陽入朝，議者慮其構變。公卿憂之。子儀見帝勞之，子儀號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軍士殘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獲天譴，非人患也。朝廷聞其言，乃安。周擇初作相，私謂韋澳曰：才小任重，何以相救。澳曰：願相公無權操，博然不喻其旨。澳曰：爵賞刑罰，非公共欲行者，願不以喜怒愛憎行之。但令百司奉處各舉其職，則公欲任於廟堂之上，天下自理，何憂權也。操深然之。

崔暉為翰林學士，以儒言正論聞於時。憲宗嘉其言，降旨旨云：自今後學士遺狀，並取崔暉遺書。然後進奏。暉以禁密之司，勸為故事。自爾學士或惡直諫，則其學士無由上言。暉不奉詔，三疏論奏，方允。崔暉云：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治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姦臣李林甫，治亂自此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

殷侗欲舍王廷湊，專討李同捷。其疏末云：伏願以宗社安危為大計，以善師攻心為神武。以含垢安人為遠。以網漏吞舟為至誠。文宗雖不納，然深嘉其言。李嗣之亂，上問以治安之策。侗極言委任責成，宜在朝之者。德新進小生，無宜輕用。帝深嘉之，賜以錦綵黃金。

文宗召趙宗儒，問以理道。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而勿失。上嘉納之。

韋溫在朝時，與李廷玉相。復周旋及楊李禍作，款曰：楊三李七，若取我語，豈至是耶。初，溫勸楊李徵用，儲裕釋憾，二人不能用，故及禍。

憲宗季年，銳於服餌，衰憊。曰：君之藥，臣先嘗之。臣子一也。臣願所有金石鍊藥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偽。則自然明驗矣。

訓注之禍，官者氣盛，凌轡而司。廷英議事，中貴語必引訓注以折文臣。李石鄭覃謂之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而訓注之起，始自何人。仇士良等不能對，其勢稍抑。續紳頌之。

幽州楊志誠逐李賊義，自爲帥。文宗聞之，驚召宰相。時牛僧孺先至，上曰：「可奈何？」僧孺曰：「此不足煩聖慮。臣被召疾趨氣促，容臣稍緩息，以對上良久。」上曰：「卿以爲不足憂何也？」僧孺對曰：「陛下以范陽非國家所由，前時劉勰向化，以土地歸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而未嘗得范陽尺布斗粟。上供天府，則今日志誠之得，猶前日勰之得也。陛下因而撫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陽國家所賴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若假志誠節餼，錫其土地，必自爲力，則爪牙之用，固不足以逆順。上大書曰：如卿之言，吾酒然矣。」

張公藝，鄆州人。九代同居，高宗有寧奉山，親幸其宅，問其義，居所以久。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字，高宗爲之流涕，賜以繡帛。

司馬承禎，睿宗間以理國對曰：「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道也。」睿宗歎息。

元宗問吳筠以道法對曰：「道法之精，○原脫對曰道法無如五千言，其餘枝葉說，徒費紙札耳。」

元宗幸東都，過陽谷，道隘不治，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宋璟諫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遂命釋之。環曰：「陛下罪之，是以臣釋之，是代陛下受德，請令行待罪朝堂而後赦之，從之。」

憲宗諒李錡，有司籍籍家財，輸京師，輸林學士裴瑒，李錡上言，以爲李錡備修，制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陛下聞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鑿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稅，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

憲宗從容問李絳曰：「諫官多勝勸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誅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廢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故敢發口諫者，幾就有諫者，皆盡皮夜思，朝則事誠，比連什無二三，故主人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

石晉乘維翰恐與虜失歡，上疏曰：「議者以陛下於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貨於匈奴，神堯武略，尙稱臣於可汗。此則達於權變，善於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空構，遂成釁隙，自此歲歲徵發，日日轉輸，因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爲耗盡，不亦甚乎？兵戈既起，將帥擅權，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凌下替，此爲屈辱，又非多乎？」

晉天福初，頗有諫數，張允進取教諭曰：「管子云：凡教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教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紀云：吳漢疾篤，帝問所欲言，對曰：唯願陛下無教耳。如是也。蓋行教不以爲恩，不行教亦不以爲無恩。爲則有罪，故也。竊觀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墜牢，以放囚，假有二入罪，一有罪，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銜冤者何疏，見捨者何親，如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帝寬而嘉之，降罪美飾，仍付史館。」

江南李昇問道士王棲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尙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昇后自羅中稱款，以爲至言。」

續世說卷第二

政事

文學

政事

宋交州刺史杜慈度，爲政纖密，一如治家。吏民畏而愛之。城門夜閉，道不拾遺。

武帝以謝方明爲丹陽尹，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

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息，事猶不舉。顧凱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宋世爲山陰，務簡而事理，衆莫及也。

顧憲之爲建康令，人號神明。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郡下飲酒醉者，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也。

梁陸襄爲番禺內史，有彭李二家，先因忿事，遂相誣告。襄和言解之，二人感恩，深自悔，乃爲設酒令其款飲，同載而歸。人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關既罷，謹共車。

梁始興王蕭儋爲荊州刺史，有善政，被徵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彼我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

乳我。梁徐勉為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奉軍書，劬勞夙夜，勳經數旬，乃一歸家，羣犬驚吠，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它日亦是傳中一事。

宋阮長之為武昌太守，時郡田祿以芒種為限，前此去官者，一年祿秩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去，所蒞皆有風政，為後人所思，宋世善善政者咸稱之。

宋傅炎與父僧祐並有政績，炎為武康山陽令，二縣皆謂之傅聖，時云：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臨淮劉元明亦有吏能，政事為天下第一，炎子嗣代元明為山陰令，劉元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元明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隨別當以相示，既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真飲酒，此第一策也。齊邱仲孚為山陰令，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邱，謂傅炎父子沈憲劉元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仲孚又過之。

齊樂預為永世令人，懷其德，卒於官，有一老嫗擔樹葉造市貨之，聞預亡，大泣，棄溪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老姥，政應就死，爾市人皆泣，其惠化如此。

北齊宋世良為清河太守，獄內穉生，樹樹蓬蒿亦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訟者，謂之神門，及代，有老人丁金剛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非唯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北齊許惇為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知，時人號曰：入賊主簿，後遷陽平太守，政為天下第一，惇美鬚，下垂至帶，號長鬚公，文宣因酒醉，提惇鬚稱美，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敢復長，又號齊鬚公。

魏源懷性寬簡，不好煩碎，常語人曰：為政貴舉綱，何必須太子細管，如為屋，但外望高顯，棟椽平正足矣，斧斤不平，非屋病也。

隋庫狄士文為貝州刺史，過為嚴肅，司馬韋焜清河令趙達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語曰：刺史羅利怒，司馬蝮蛇賊，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

周豆盧勳為涇州刺史，有惠政，華夷悅服，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為高武隴，其下涇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勳馬足所踐，飛泉涌出，有白鳥翔止巖前，人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鳥來翔，因呼其泉曰玉漿泉。

隋趙執為齊州別駕，武帝令入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執受飲之。

北齊李仲舉為修武令，為政寬簡，吏人號曰寬明，盧昌衡為平恩令，百姓號曰恩明，故時稱盧李寬恩之政。

隋于仲文字次威，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次武。

大業五年，郡國舉集帝問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宏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為誰，威等以宏化太守柳儉對，又問其次曰：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敬肅，帝賜儉帛二百，絢肅各一百。

附劉曠為平鄉令，在職七年，風教太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遷臨穎令，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

唐皇甫無逸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每按部，樵采不犯於人，晝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為炷，其廉介如此。

顏游秦為廉州刺史，撫恤境內，敬讓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稱善勞勉之。

王方慶為廣州都督，廉而嚴，境內清肅，議者以為有唐以來，治廣州者，無出方慶之右，則天有制褒之，賜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

郭元振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舊涼州粟麥，斛售數千，元振置屯山，數年豐稔，至一絹纒數十斛。

盧奐為南海太守，遐隔之地，貪吏欲逐，人用安之，開元以來四十年，廣府節度清白者有四，謂宋瓌裴仙先李朝隱及奐也。

尹思貞為司府少卿，時侯知一為司府卿，亦厲威嚴，吏人為之語曰：不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筆，其為人所服如此。

裴灌父炎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刺史李崇義以少年輕之，先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崇義促炎之使斷之，命書史數人連紙進筆，須臾斷畢，文翰俱美，且盡予奪之理，崇義大驚，謝曰：公何忍斷，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大知名，號為霹靂手。

天寶十三載，連雨六十日，宰臣楊國忠惡京兆尹李暉不附己，出為長沙太守，時京師米麥踊貴，百姓號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暉，其為政得人心如此。

裴運慶判吏部南曹，天寶中，海內無事，九流輻輳，每歲，吏部選人，勳益萬數，運慶敏識強記，精覈文簿，詳而不滯，時稱吏部第一。

章元甫員錫，同在章陟幕中，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飢履，時謂員推章狀。

賈明觀侍魚朝恩之勢，恣行凶忍，毒甚豺狼，朝恩既誅，元載納明觀姦計，令江西効用，百姓懷磚瓦候之，元載護之獲免，在洪二年，魏少遊為觀察使，承元載意容之，及路嗣恭代，少遊到州，即日杖殺，識者以為滅魏之名，多路之政，嗣恭本名劍客，歷仕郡縣，有能名，累至神烏令，考績上上，為天下最，賜名嗣恭。

劉晏掌計，雅得其術，賦入豐羨，李異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歲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八萬，實舊例，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陰，久不盈其數，唯異三年登焉。

李勉在廣州，性廉潔，船船米都不檢閱，先是，船船泛海至者，歲才四五勉之末年，至者四十餘，在官累年，器川車服無增飾，及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厚象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為可繼前朝宋璟盧象李朝隱之徒。

高崇文為長武城使，練卒五千，常若寇至。永貞元年，劉闢據蜀叛，杜黃裳薦崇文討闢。中使卯時宣命，崇文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至興元，軍中有折逆旅七者，斬之以徇。遂平蜀寇。

魚朝恩以郝廷玉善陣，欲觀其教閱。廷玉乃於營內列部伍，鳴鼓角而出，分而為陣，箕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恩歎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之訓練，治戎若此，豈有前敵耶？廷玉悽然謝曰：此非末校所能，臨淮王李光之遺法也。太尉善御軍，賞罰當功過，每校旗之日，軍士小不如令，必斬之以徇。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難突，有心破膽裂者。太尉薨，變以來，無復校旗之事矣。

盧坦為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訴以機織未就，請寬十日。府不許，坦令人戶但織而輸，勿顧限也。違之，不過罰令俸爾。既成而輸，坦亦坐罰。由是知名。

馬總教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擾，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

淮西之師，柳公綽遣卒六千屬李聽軍。既行，公綽時令左右省聞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厚給之。士之妻，治容不謹者，沉之于江。行卒相感曰：中丞為我輩治家事，何以報効？故郭人戰每克捷。

盧鈞為廣州刺史，為政廉潔，請置軍市，船使已一不預。自貞元以來，衣冠得罪流於嶺表，子孫貧悴，不能自還。鈞減俸錢為之營櫓，致醫藥，舉婚嫁，凡數百家。山越之俗，服其德義。

張允濟為武陽令，曾有行人候曉先發，遺衫於路，行十數里方覺。或謂曰：我武陽境內，路不拾遺，但能同取物必當在，如書果得，遠近稱之。政績尤異。

薛大鼎為滄州刺史，開無棣河，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騎驢。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與滄州。賈敦頤冀州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為鐵脚刺史。

賈敦頤為洛州刺史，有異政。百姓樹碑于大市通衢，後弟敦實為洛州長史，又有惠政。百姓復刻石頭，美立於兄碑之側。時人號為棠棣碑。

田仁會為鄆州刺史，天旱，仁會自曝祈雨，竟獲甘澤。其年大熟，百姓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為人上天開。田中致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馮元淑則天時為潯令，有殊績。百姓號為神明。又歷浚儀始平縣令，皆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馬，年後則不與，云令其作齊身及奴僕，每日一食而已。俸祿之餘，皆供公用。并給貧士，人或識其遊名。元淑曰：此吾本性，不為苦也。

袁滋字德深，為華州刺史，以寬易清簡為政。人甚愛之，徵為金吾衛大將軍，以揚於陵代之。百姓遮道不得進。於陵宣言曰：於陵不敢易袁公之政，然後禮拜而去。

馮立為廣州都督，書至食泉，歎曰：此吳隱之所酌泉也。飲一盃水，何足道哉。吾當汲而為食，豈止一盃，即安能易吾性乎？

道州之民多矮，每年常配鄉戶貢，其男號為矮奴。陽城為太守，不平其以良為賤，又聞遠氓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停歲貢，民皆賴之，無不泣荷。

元宗時，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州錄事言於象先，象先曰：人情不遠，此屬豈不解吾言耶？必欲箠撻以示威，當從汝始。錄事慙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爾。苟濟其源，何憂不治。

元宗賜福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隘，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遏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為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盡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

五代漢劉審交為汝州防禦使，郡人歌之。卒於官，郡人聚哭柩所，列狀乞留葬本州界，建祠立碑。詔贈太尉。馮道聞之曰：予嘗為劉汝州僚佐，知其為人廉平慈善，無害之良吏也。民之租稅不能減也，徭役不能息也，寒者不能衣也，餓者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然，使君何有於我哉。然身死之日，黎民懷感者，誠以不行鞭朴，不行刑罰，不因公以徇私，不容物以利己。薄刑有過，謹身節用，安俸祿，守禮分而已。

劉知遠謂晉高祖曰：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竭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安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宿衛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襖，主者擒之，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文學

齊謝朓長於五言詩，沈約曰：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宋謝惠連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曰：此詩有神助，非吾語也。

宋文帝令羣臣作赤鷄賦，袁淑文冠當時。見謝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

梁王筠為詩，能用強韻。沈約嘗啓武帝，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謂王志曰：賢弟子之文章，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嘗見朓云：好詩圖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為實。

王筠字元禮，自序云：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偶見書，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歎與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

顏延年開鮑昭，己與謝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彫績滿眼。延年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間歌謠爾。方當隕後生，時議者以延年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齊衛瓘王鈞嘗手細寫五經一部，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玢對曰：殿下家有墳家，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以便檢閱，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矣。諸王聞而爭效之。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梁沈約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之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運用也。

江淹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夢歸泊禪靈寺。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寄一匹錦。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悲曰。那得割截都盡。願見邱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顯矣。又嘗宿於冶亭。夢見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任昉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以昉能為文。約為詩也。昉聞病之。晚節轉好作詩。欲以傾沈。然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士子慕之。轉為穿鑿。於是才盡之說矣。

梁鄭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息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多苦心熱。瓜時。以瓜餠心。起便誦讀。其篤志如此。

陳沈不審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宏正稱之曰。沈生可謂無意聖人者乎。

梁何思澄與宗人遜及何子朗俱擅文名。世人語曰。人中爽。有子朗。又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矣。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嘗謂宜在己也。○宜在思澄。

北齊陸叡於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語曰。五經無對有陸叡。後魏李暹少好學。師事孔璠。數年後。璠還就陸叡。時人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陸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迹下帷。杜門卻掃。棄諸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

隋薛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鑿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沈思如此。煬帝即位。獻高祖文皇帝詩。帝覽之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以事殺之。

唐房元齡在秦王府十餘年。常典管記軍符府檄。駐馬立成。文約理贖。初無蕪草。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為吾兒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如面語。

岑文本草詔。或乘務繁。湊即命書。值六七人。隨口並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妙。

太宗既平寇亂。留意儒學。乃於宮城西起文學館。以待四方文士。杜如晦房元齡于志事。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董文遠蘇壽號十八學士。圖其形狀。題其名字。爵里。藏之書府。以彰禮賢之重也。諸學士並給珍膳。分為三番。更直宿于閣下。每軍國務參。即便引見。討論墳籍。商略前載。預入館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洲。李守素尤工。諸學士自晉宋以降。四海士流。及諸勳貴。華戎閩莫不詳究。當時號為肉脯。虞世南目為人物志。劉緯之以文藻知名。高宗時與元萬頃范履冰苗楚客周思茂韓楚賓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傳。又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蘇頌機事填委。文辭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思如涌泉。非吾所及也。王方慶賞徐堅文章典實。常稱曰。掌綸詰之選也。揚再思亦曰。此風閣舍人樓。如此才識。走避不得。楊炎與常袞並掌綸詰。袞長於除害。炎善為德音。自開元以來。言制詰之美者。時稱常楊焉。

唐宗賞嘆李揆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所推。故時人稱爲三絕。

李賀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峭起。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勢者。

張萬祖驚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采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也。爲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廷。因名鸞。鸞味道實貴之曰。此生天下無雙矣。凡應八舉。皆登甲科。員半千曰。張子之文。如青錢萬箇。選中未聞退時。時因謂之青錢學士。

權德輿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而宏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歿。以銘紀爲請者。十八九時。人以爲宗匠焉。尤嗜讀書。無寸暑暫倦。

自魏晉以還。爲文者多拘偶飾。而經詰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韓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

王起僻於嗜學。雖官位崇重。耽玩無厭。夙夜孜孜。忘於寢食。無書不覽。經目靡遺。

柳彥爲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爲股肱。時春日治。以其博奧。目爲柳篋子。昭宗召爲翰林學士。即以爲相。人之速。古無茲例。

鳳閣舍人王勣。勃之弟也。壽春等五王初出閣。同日受册。有司忘載册文。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相相顧失色。勣立召書史五人。各令執筆。口占分寫。一時俱畢。詞理典贖。人皆歎服。

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爲宗。氣調漸劣。富嘉謨與吳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爲本。時人欽慕之。文體千變。稱爲吳富體。

李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依冠。及天下寺觀。多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饋遺亦巨萬。時議以自古露文。惟財。未有如邕者。

元稹論杜甫之詩云。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前人之所獨專。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後唐武皇欲修好於梁祖。命李襲吉爲書云。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梁祖曰。李公斗絕一隅。安得此文。士如吾之智。得襲吉之筆才。如虎傅翼矣。

五代周王仁裕。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一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澆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性識日高。有時萬餘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以嘗夢吞西江水石。遂以爲名焉。

續世說卷第三

方正

雅量

箴規

方正

梁徐勉為吏部尚書。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

梁朱异方貴用事。賓客輻湊。欲引江子一為助。异子一之姑夫也。子一知异不為物議所歸。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

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武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天下士大夫。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陶淵明侃之曾孫。自以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肯復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晉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

魏高道穆為御史中尉。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亦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恨。泣

續世說 卷三

三一

續世說 卷三

三一

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家姊行路相犯。深以為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

北齊邢峙以經授皇太子。方正純厚。有儒者風。廚宰進食。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後

北齊蘇瓌為清河太守。性清慎。不發私書。有沙門道研求謁。意在理債。瓌每見。則談問元理。道研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閣。何由得論地上事。遂焚債券。

陳蕭引為建康令時。官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託。引一皆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爾。

唐高宗欲立昭儀武氏為后。長孫無忌數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賜無忌金銀寶器各一車。張易之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李嶠蘇味道等十八人形像。號為高士圖。引朱敬則預其事。固辭不就。史以為高深。守正如此。

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張說令證之。說與張道懼。宋璟曰。名義至重。神道難欺。必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矣。或至不測。吾必叩閣教子與子同死。努力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及入。乃保明元忠。竟得免死。

張昌宗私引相工李宏泰觀占吉凶。言涉不順。為飛書所告。宋璟為中丞。請窮究。則天曰。昌宗已自首。環曰。昌宗事露自陳。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請勅御史臺勸鞠。則天不悅。楊再思違宜勅令環出。環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事臣。擅宜王命。則天意稍解。乃收易之等。就臺俄有勅。特原之。令詣環謝。環拒而不見。

宋璟嘗侍宴朝堂。張易之兄弟皆為列卿位。舉筯待環。久之方至。先執酒向西拜謝。飲不盡。尼。遂稱腹痛而歸。

中宗時。章月將告武三思與章后通。三思諷有司。輪月將。大逆不道。帝詔殺之。宋璟請付獄。帝怒。岸輒出側門。謂環曰。朕聞已誅之矣。更何請也。環曰。人言三思亂宮掖。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故請按罪。方行刑。帝意怒。環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免月將死。流之嶺南。張嘉貞後為相。問案。見環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

李元紱為雍州司戶。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元紱斷還僧寺。寶懷貞為雍州長史。懼太平公主勢。促令改斷。元紱大書判後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無搖動。懷貞不能奪。

韓休為相。高年耐李美玉得罪。上特令流之嶺外。休進曰。美玉位卑。所犯又非巨害。今朝有大姦。尚不能去。豈可舍大而取小也。臣竊見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貪冒。僭擬恣縱。臣請先出伯獻。而後罪美玉。上初不許之。休固爭曰。陛下若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上以其切直。從之。始蕭嵩以休柔和。引為同列。既知政事。峭直多折正。嵩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乃能如此。仁者之勇也。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游獵。小

既知政事。峭直多折正。嵩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乃能如此。仁者之勇也。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游獵。小

既知政事。峭直多折正。嵩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乃能如此。仁者之勇也。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游獵。小

既知政事。峭直多折正。嵩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乃能如此。仁者之勇也。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游獵。小

既知政事。峭直多折正。嵩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乃能如此。仁者之勇也。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游獵。小

續世說 卷三

三一

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驚，詔韓休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遂之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非為身也。

宦官李輔國擅權，判行軍司馬，潛令官軍於人間聽察是非，謂之察事。忠良被誣，搆者繼有之。有所追呼，諸司莫敢抗抑。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推斷未了，追去釋放，莫有違者。每日就銀臺門決天下事，便稱制敕。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凡敕輔國押署，然後施行。李峴為相，叩頭論輔國之罪，上悟，賞峴正直，輔國以此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察事等並停。

崔祐甫性剛直，遇事不同。為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闕，祐甫知省事，與宰相常袞不合。隴州緇鼠同乳，袞以為瑞，率百官稱賀。祐甫獨不賀，中官詰之，祐甫云：此物之失常也，可弔，不可賀。緇鼠食鼠，今受人養育，職既不修，何異法吏不觸邪，驅吏不扞敵，恐須申會憲司，察聽貪吏，戒諸邊吏，毋失巡徼，使緇鼠致功，鼠不為害，代宗深嘉之。

與元元年，盧杞移知饒州，給事中袁高論其不可，張獻恭因紫宸殿對，言高所奏，至當，德宗未悟。獻恭復奏曰：袁高是陛下下一良臣，德宗願謂宰臣李勉曰：欲授杞一小州可乎？對曰：陛下授大州亦可，其如士庶失望，何獻恭守正不撓如此。

張延賞與柳渾同在相位，延賞怙權，已而疾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為我謝張相公，渾頭斷而舌不可撓也。竟為延賞所擠，罷相。

朱泚盜據宮闕，源休勸泚偽迎，陰濟逆志。乃遣其將韓閱疾趨奉天，時德宗倉黃之中，未有武備，段秀實陷在賊中，以為宗社之危在頃刻，乃倒用司農印符，以追兵，閱至，略驛得符，軍人亦莫辨其印文，追還而回。秀實自度閱之來，已用必死，明日泚召秀實議事，語至僭稱，秀實勃然，奪源休符，唾泚面曰：狂賊，恨不斬汝萬段，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纒中其額，流血被面，匍匐而走。秀實遇害。

肅宗嘗不豫，太卜云：祟在山川，王環作相，遣女巫巫分行天下，令中使監之。所至因緣為姦，有一巫，盛年美色，以惡少數十自隨，宿黃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扇觸不可啓，震破瑣而入，曳女巫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皆斃，聞其賦賂數十萬，寢籍以上聞，仍以賦錢代貧民租稅，其中使遣歸京，肅宗不能詰。

肅宗欲大用李勉，會李輔國寵任意，欲勉降禮於己，勉不為之。屈竟為所抑，出歷汾，號刺史，後為相。盧杞自新州司馬除澧州刺史，袁高奏駁，遂授澧州司馬，勉謂德宗曰：衆人皆言盧杞姦邪，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時人多其正直。

杜亞為東都留守，理大將令狐運為盜，朝廷遣御史楊舉按之。亞以為不直，密表陳之，事遂得罪。上信而不疑，宰相以獄大宜審，命李元素覆按，乃就決之。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元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又誣奏元素，元素未畢，上叱出之。元素曰：臣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容盡詞。上意稍緩，元素盡言，運冤狀明白，上乃悟曰：非卿孰能辨之。後數月，竟得其盜。元素由是為時器，重有美官，缺人必指元素。

李晟之子勳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謁勳，勳以職屬軍，不敢從。及即位，擇太原帥，幸臣進擬，上皆不允。曰：李勳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以為河東節度使。杜黃裳為太常卿，方王叔文之盜權，黃裳終不造其門。嘗語其子增韋執軌，令率百官請皇太子監國，執軌曰：丈人才得一官，事可復開口議禁中事耶？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王朝，豈可以官見買，即拂衣而出，尋拜平章事。

李藩為校書郎，王紹持權，藩一相見即用，終不肯就。為給事中，制勅有不可，遂於黃敕後批之。吏白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敕耶？裴增言於帝，以藩有宰相器，擢為平章事，與權德輿同在政府。河東節度使王鐔遣賂權，有密旨，王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鐔字，卻奏入云：不可。德輿失色云：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鐔命果寢。史云：藩為相，材能不及裴增，孤峻頗後章實之，然人物清整，亦其流也。

盧坦為中丞，裴均為僕射，在班位，坦曰：姚南仲為僕射，例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

武備衛字廷碩，氣直貌莊，言不妄發。相國鄭餘慶不事深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備衛聞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亦重之。元稹依倚內官，得知制誥，備衛深鄙之，會食瓜，閣下繩集於上，備衛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繩集於此？同僚失色，備衛意氣自若。

韋實之為長安縣丞，德宗末年，京兆尹李實權移宰相，言其可否，必數日而昭行。有以實之名薦於實者，答曰：是與吾同里，極聞其實，但得識其面而薦之。上舉笏示說者曰：實已記其名氏矣。說者喜，驕以其語告於實之。且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受實矣。實之唯唯，終不往，亦不遇。後相憲宗。

韋實之子也。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實為御史，謂實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而汝必得御史，實不答。溫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實曰：然恐無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後為京兆尹，會宰相蕭鄴判度支，而戶部缺判使，實對於延英，宣宗曰：戶部缺判使，實對以事。上言戶部缺判使者三，又曰：卿意如何？實曰：臣近年心力減耗，不奈繁劇，累會陳乞一小鎮，聖慈未垂，矜允上，嗚呼！不樂。物物此曰：異特承聖知，延英奏對，恐未得中。實曰：吾不為時相所信，忽自晨更委以使務，必以吾它岐得之，何以自明？我意不錯，爾須知時，事漸不佳，是吾徒貪爵位所致。爾宜志之。後出鎮河陽，辭於內殿，上曰：卿自求便，我不去卿。

路隋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斥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韓愈與人交，榮悴不易，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雖不願，穆宗以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之。

裴度為元稹所間，罷兵權，為東都留守。過京師，朝見，先殺朱克融，王廷湊暴亂河朔，受命討賊無功，次陳除賊東都，許令入覲，辭和氣勁，感動左右。度伏奏龍墀，涕泗嗚咽，穆宗為之動容，口自諭之曰：所謝知朕

於延英待卿。初人以度無左右之助。為姦邪排擠。雖度動。恐不能感動人主。及度奏河北事。慷慨激切。揚於殿廷。在位無不登動。雖武夫貴介。亦有咨嗟出涕者。

李甘字和鼎。大和中為侍御史。鄭注求入相。甘唱言於朝曰。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後文藝。注何人。敢茲叨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李訓亦惡注所求。相注之事。竟寢。甘猶貶封州司馬。崔從少以貞晦茶遞自處。不交權利。忠厚方嚴。正人多所推仰。階品合立門戟。終不之請。四為大鎮。家無妓樂。士友多之。

孔緯字化文。乾符中為御史中丞。緯器志方雅。疾惡如讎。既繼憲綱。中外不繩而自肅。僖宗幸蜀。百寮以田令孜在上。左右意不欲行。皆以袍笏不具為詞。緯召三院御史。謂之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憲秩。雖六飛奔迫。而咫尺天顏。累詔追徵。皆無承。非臣之義也。凡布衣。交情舊。猶緩急相救。凡布衣交。猶緩急相救。

況在君親。策名委質。安可背也。言竟泣下。三院云。聊營一日之費。俟宿衛繼行。緯拂衣起曰。吾妻危疾。且不保。夕。丈夫豈以妻子之故。忘君父之急乎。公輩善自為謀。吾行決矣。行至夜中。作相。孔氏子孫。元和後。昆仲貴盛。至正卿方鎮者六七人。未有為宰相者。至緯始在鼎司。

李輔國求為宰相。輒使射聯車。已肅宗憲罷。幸臣蕭華曰。輔國欲帶平章事。卿等欲有章薦信乎。華不對。出問裴勉。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華復入奏。上嘉曰。勉固堪大用。

顏泉卿為安祿山所擒。嶽山面責之曰。汝昨自范陽戶曹。我奏為判官。遠得光祿太常二丞。便用汝攝常山太守。負汝何事。而背我耶。泉卿曰。我身為唐臣。守忠義。縱受汝誘。便合從汝反乎。且汝本營州一牧。羊期奴爾。叨竊恩寵。致身及此。天子負汝何事。而汝反耶。嶽山怒甚。縛於東都中橋南頭。從西第二柱節解之。比氣絕。大罵不息。泉卿子泉明亦賢。

劉蕡在籍中。文宗大和二年對策。斥言宦官。考官不敢留蕡在籍中。物論喧然不平。守道正人傳讀其文。至有相感泣者。諫官御史扼腕憤發。而執政之臣。從而弭之。以避黃門之怨。惟登科人李郃曰。劉蕡不第。我輩登科。實厚顏矣。請以所授官讓蕡。事雖不行。人士多之。

中宗時。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

順宗時。叔文之黨方盛。侍御史竇羣奏。屯田員外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揖之曰。事固不可知。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遠避路旁。乃江南一吏爾。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傍不復有如君者乎。羣執誼以羣。素有名直名。止之。○此雖有說。竇羣書云云。其說甚詳。實執誼止之。

僧鑒盧。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受方鎮賂遺。厚自奉養。吏不敢詰。憲宗時。于頔以賂求出鎮。事發連鑒盧。權爭為之。自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鑒盧。言曰。朕欲而詰此僧。非釋之也。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面釋此僧。請先殺臣。然後取之。不然。臣期不奉詔。上嘉而從之。杖殺鑒盧。沒其所有之財。

憲宗時。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羅馬橫街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為警殺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令。非特慢臣。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將軍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當奏。上無以罪之。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裴均子持萬緡。請買之。求作先銘。買之曰。吾寧餓死。豈肯為此哉。吐突承瑞欲立聖德碑。請教學士撰文。且言臣已具萬緡欲酬之。憲宗以命李絳。絳立碑。立碑為非。詔毀碑。韓公武以財結中外。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穆宗大喜。以為相。乃僧孺也。

憲宗時。吐突承瑞方貴。寵用事。為淮南監軍。李勣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瑞元相敬憚。未嘗相失。承瑞歸。引勣為相。勣恥由官官進。乃將佐出祖。樂作。勣泣下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既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皆不見。固辭相位。憲宗以為戶部尚書。

武宗開揚州倡女善為酒令。敕淮南監軍。選十七人獻之。監軍將請節度使杜悰同選。且欲更擇良家美女。教而獻之。悰曰。監軍自受敕。悰不敢預聞。監軍再三請之。不從。監軍怒。具表其狀。上覽表。愕然。左右請。敕節度使同選。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悰不狗監軍。意得大臣體。真宰相朕甚愧之。遂敕監軍不復選。悰為平章事。悰入謝。上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魏徵矣。悰之子岐陽公主之夫。

憲宗為陳宏志所執。宣宗疑郭太后預其謀。又宣宗之母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宣宗即位。待郭太后殊薄。太后意快快。一日。登勤政樓。欲自限。宣宗聞之。大怒。是夕。太后崩。外人頗有異論。宣宗以郭太后故。不欲以郭后祔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師奏。宜合葬景陵。神主配憲宗室。奏入。宣宗大怒。宰相白敏中召韓詒之。韓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為正妃。遠事順宗。為嫡。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太皇太后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韓氣愈厲。諸相會食。周墀立於敏中之門。以候之。敏中使謝曰。方為一書生所苦。公但先行。墀入至敏中廳。見韓爭辯。方急。墀舉手加額。韓孤直。明日。韓貶句容令。詔宗時。韓還為禮官。申抗前論。卒以郭后祔廟。

昭宗在鳳翔。章胤範為相。多受人賂。許以官。既丁母憂。日為債家所請。故急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命翰林學士韓滉。草貽範起復制。滉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貽範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賂物。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為戲。滉以疏授之。解衣而慶。二使不得。

已奏之上即命罷草仍賜敕褒美之。

後唐李愚行高學瞻有史魚遺愛之風侃然正色不畏強禦。衛王入朝重臣李振輩皆致拜惟愚長揖。梁末帝責之曰衛王朕之兄朕猶致拜崇政使李振等皆拜爾何傲耶對曰陛下以家人禮兄振等私臣居朝列與王無素安敢諂事其剛毅如此。

蜀主以李昊領武備節度使右補闕李起上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鎮者蜀主曰吳家多冗費厚祿優之爾起性倜儻李昊嘗語之曰以子之才苟能謹默當為翰林學士起曰俟無舌乃不言爾。

石晉命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權以前世累為將相未嘗有稱臣於戎虜者謂人曰我雖不才今蓋矣豈能稽顙於穹廬之長乎遂詔得罪亦所甘心坐此停任王起曾孫也。

雅量

○原脫編

宋徐羨之起自布衣又無學術直以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之有宰臣之望。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郭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常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辨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傳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

梁武帝開講於同泰寺會者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狂逸乘皆駭散唯威厝乘之禮巖然不動帝甚嘉焉。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放逐之夜景文在江州方與客棋看戲訖置局下神色恬然爭劫竟教子納在車後謂客曰奉教見賜以死方以戲示客乃置箸答教舉局燒燭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卒。

齊蕭鑿左右眼排梳眉風倒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無礙。隋牛宏弟列好酒而常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宏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其妻又曰叔射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顏色自若蕭書不報其和如此。

李元道嘗事李密為記室密敗官屬為王世充所虜餘人懼死皆逃且不寢獨元道起居自若曰死生有命非憂可免衆服其量。

唐劉仁軌載至德高宗時同為僕射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悅人至德必據理詰難由是譽皆歸仁軌有繼陳隱誤詣至德覽之未終繼曰本朝是解事僕射乃是不解事僕射歸我膝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

李昭德妻師德同乘政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怒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為田舍夫誰當為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寵榮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而自乾當笑而受之後討吐善兵敗師德坐貶原州員外司馬因移牒驚曰官爵盡無耶既而曰亦善亦善不復介意。

續世說 卷三

四三

續世說 卷三

四五

唐許國師嘗有官吏犯賊事圍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改節為庶。河間王孝恭討輔公祏李勣等並受孝恭節度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公新惡積禍盈今承命討賊中之血授首之徵也遂盡飲而罷人服其識度能安衆竟擒公祏。

裴行儉平敵大獲瓊寶善會將士願觀之行儉設宴出之有馬腦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絕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足跌碎之休烈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非爾故也。更不形顏色有醫人合藥失厚辭而逃令史試賜馬馬倒殺鞍而竄行儉曰皆失誤爾遣人招致待之如故。

魏元忠陷周與魏諸市將利則天以元忠嘗有功特免死配流貴州承赦者將至市先令傳呼政刑者遣釋元忠令起元忠曰未知赦虛實豈可造次徐待宜赦然後起謝觀者咸歎其臨刑而神色不撓。

狄仁傑未入相時裴師德薦之及仁傑為相不知師德薦己數排毀之令充外使則天出萬表示之仁傑大感謂人曰吾為裴公所舍如此方知不遠妻公遠矣。

郭元振就突厥首領烏質牙帳計議軍事時大雪元振立於帳前未嘗移足烏質年老不勝苦寒會罷而死其子控葛以元振救殺其父謀勒兵攻之或勸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通將安適乃安臥帳中明日親入軍帳哭之甚哀其妻感其誠復與通好。

賈耽在滑州與滑州李納相鄰納時雖外奉朝旨而常備併吞之謀滑州歸卒數千人路由滑州大將請歸之城外耽曰與我鄰道奈何野處其兵遂館之城內滑州將士皆心服之耽善射好獵每出畋不過百騎往往獲於李納之境納聞之大喜心畏其度量不敢異圖。

汴州節度使李高榮病甚郭惟恭自領州軍朝廷以董晉為汴帥晉將僕從十餘人赴鎮至鄭州宣武迎候將吏無至者官吏皆懼勸晉遲留以候事晉云軍政赴官何可安為遲留人皆憂其不測晉獨恬然未至汴州十數里惟恭方來晉俾其不下馬既入仍委惟恭以軍政衆服晉達於事體機變莫測其淺深也。

陸贄出李吉甫為明州刺史久之遇赦起為忠州刺史時贄以請在忠州議事謂吉甫必還誠於贄重構其罪及吉甫至都與贄甚款不以宿嫌介意。

張建封死杜兼經奏李藩搖動軍中德宗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論釋氏曰因果之說信有之否藩曰信然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藩覽之無動色曰某與兼信為報也佑曰慎勿出口吾已密諭持百口保君矣德宗怒不解遣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形曰此豈作惡事人耶除校書郎。

歸登自右拾遺轉右補闕三任十五年同列常出其下者多以馳騁至顯官而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退介意嘗使值馬馬踣值值怒擊折馬足登知而不責晚年頗好服食有饋金石之藥者且云先嘗之矣登服之不疑藥毒幾死方云未之嘗它人為之怒登無愠色常慕陸象先之為人議者以

為登過之。

錢徽為禮部侍郎。段文昌李紳皆以私書保薦人求名第。徽俱黜之。文昌紳大怒。文昌鎮蜀。辭日。面奏徽所放進士不公。徽坐貶為江州刺史。或令徽以私書進呈。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謹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焚之。人士稱徽長者。

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問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曰。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卷爾。急之。則投之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裴度之平淮西。傾泗曲降卒萬人入蔡。又以蔡卒為牙兵。或以為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答曰。吾受命為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擒。蔡人即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即時平定。孔述容為史館修撰。性謙和。退靜。與物無競。每親朋集會。恂似不能言者。人皆敬之。時令狐暉亦充修撰。與述容同職。多以細碎之事。侵述容。述容皆讓之。竟不爭。時人稱為長者。

陽城召為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首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痛飲。人莫觀其避際。有謁城者。城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醉。城輒自飲。客不得已。乃與城酬酢。或客先醉。仆於席上。或城先醉。臥客懷中。竟不能聽客語。城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凡用幾錢。先具之餘。悉以送酒家。無留也。

楊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略。善撫士卒。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猜忌。嘗早出。從者斷馬。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它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

裴度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盧士丁重能。閩人。觀于琮。謂路巖曰。某比不熟識于侍郎。今日見之。風儀秀整。禮貌謙抑。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使不益於祿位哉。荷職月不居。廊廟則某無復更至門下矣。其後決于。果登台。魏銀槍軍最為悍。唐莊宗為晉王時。張彥作亂。引五百人謁王。王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慄。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為吾爪牙。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綏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撥甲執兵。駕馬而從。仍以為帳前銀槍軍。衆心由是大服。

石晉安彥威。少帝母安氏近屬也。帝以涓陽待之。而彥威未嘗掛於齒牙。及卒。太妃親至。彥威泣京。傷第預其喪事。人方知為太妃之親。聞者服其謹重。

後唐明宗時。史圭為右丞相。判銓事。馮道在中書。以堂判銓銓司所注官。圭怒。力爭之。道亦微有不足之色。圭後罷。之。晉高祖登極。徵為刑部侍郎。判監鹽鐵副使。皆道之奏請也。圭方愧度量不及道。道矣。石晉時。馮道出鎮同州。胡曉時為副使。道以重臣。希於接狎。曉忿之。每乘酒。於牙門詬道。道必延入。待以酒。致敬而退。道謂左右曰。此人為不善。自當有報。吾何怒焉。後作亂。被殺。馮道趨上。交王度。迎劉贊為漢嗣主。既而周太祖已副推戴。左右知其事變。欲殺道等。上交度。度怖不知所為。唯道偃仰自適。略無懼色。轉亦獲免。道微時。嘗賦詩云。終聞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至是其言驗矣。

五代周鄭仁誨。初事唐。驍將陳紹光。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劍。將刺刀於仁誨。左右無不奔避。唯仁誨端立以俟。略無懼色。紹光擲劍於地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後至極。錢鏐與羅隱唱和。隱好譏諷。言鏐微時。騎牛操槌之事。錢怡然不怒。其通恕如此。然又有人獻詩於鏐者。云。一條江水橋前流。鏐以為戲。已殺之。唐明宗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擊范延光。遂與延光同反。引兵入洛陽。又扼汜水關。將逼汴州。時羽檄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洶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遂安。維翰嘗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

石晉高祖時。張彥澤殘虐不法。刑部郎中李濤伏閣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及契丹入京師。彥澤恣行殺戮。士民不寒而栗。濤時為中書舍人。謂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權乎。對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濤之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

江南李氏齊王景遂為皇太子弟。嘗與官僚宴集。贊善大夫張易有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飲容謝之。

齊王儉少時。叔父僧虔曰。我不思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王忱嗜酒。醉輒累旬。范泰規之。以為酒既傷生。所宜深戒。其言甚切。忱嗟嘆久之曰。見規者衆。未有若此者也。

隋煬帝時。五月五日。百僚上饋。多以珍玩。蘇威獻尚書一部。徵以佩帶。帝彌不平。隋文帝時。蘇威見宮中以銀為幔。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為之改容。彫飾舊物。悉命除毀。唐劉子翼性不容非。門僚有短長。面折之。友人李百藥常稱曰。劉四雖復罵人人。都不恨。元宗欲討吐蕃。張說密奏。乞與通和。以息邊境。元宗不從。及瓜州失守。王君彥死。說因獲州。羊表獻之以中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若關而不解。立有死者。所願至仁無殘。量力取勸焉。元宗深悟其意。韓滉專政。每奏事。或日。它相充位而已。柳渾雖說所引。心實惡之。正色讓滉曰。先相公以狷察為政。不滿意。相今相公杖吏省中。至死。省中非刑人之地。奈何。前非而又甚焉。滉感悟。悔為壽。威焉。總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敝。人皆贊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君獨無言何也。叔文曰。太子視騰問安外。不合輒預。它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陛下收取人心。則安能自解。太子謝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子謝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子謝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子謝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子謝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子謝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子謝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子謝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子謝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子謝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子謝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子謝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陸贄以受人主殊遇不敢愛身。事有不可，極言無隱。朋友規之，以為太峻。湖南觀察辛京果嘗以忿怒殺人，論合死。贄從之。李忠臣奏曰：京果合死久矣。上問之，對曰：渠伯叔某於某處戰死，兄弟某於某處戰死，渠嘗從行，特不死，是以知渠合死久矣。上亦闕然，改授王傅而已。蔣文本名武，因憲宗召對，奏曰：陛下已誅羣寇，假武修文，臣名於義，未允請改名文。上忻然從之。時帝方用兵兩河，文亦因此諷諭耳。

穆宗問贄災祥，其可必乎。章綬對曰：齊景一言而星退三舍，此禳災以德也。漢文除祿，言福不可求致也。如失德以祈災消，媚神以求福至，神苟有知，當以致譴，非祈禱之道也。時人主失德，綬因以諷之。高宗出獵，在塗遇雨，問油衣若為，得不漏谷。那律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意欲上不敗獵，高宗悅，賜物二百段。

齊高帝幸華林園宴集，使羣臣效技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翻書。因跪上前，翻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令各效技藝，以為笑樂。張錫為談容娘舞，宗解舞，張洽舞，黃臺杜元炎翻婆羅門咒，李行言唱駕車西河，盧藏用效道士上章，郭山樞獨奏曰：臣無所解，請誦古詩兩篇。帝從之。於是爾鹿鳴蟋蟀之詩，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詞有好樂無荒之語，恐忤旨，遂止之。翌日帝降詔褒美曰：志在正時，潛申規諷，眷眷之誠，彌切。賜時服一副。

穆宗見夏州觀察使判官柳公權書迹，愛之。以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後唐豆盧革為中山王處直辟客，因牡丹會賦詩諷處直，以桑柘為意，言甚古雅。蜀主王衍奢縱，嘉州司馬劉贊獻後主三關圖，并作歌以諷。

唐明宗與馮道語及年數，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嘗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亦猶是也。上深以為然。上又問今歲難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流於餓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惟農家為然。嘗記進士孟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為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唯照逃亡屋。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命左右錄之，常諷誦之。石晉和凝為端明殿學士，大署其門，不通賓客。前耀州團練推官張誼致書於凝，以為切近之職，為天子耳目，宜周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身為便如負國何疑奇之。

續世說卷第四

品藻

譚鑿

夙慧

捷悟

品藻

齊何點常稱陸慧，晚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為實錄。劉孝標云：劉許超然越俗，如天半朱霞，劉敬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繼續。陳武帝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各稱功伐。帝曰：卿等皆良將也，然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不設猜防。侯即傲誕而無厭，輕儇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梁邱遲采麗逸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

續世說 卷四

北齊李緯梁使聘問，緯諾崔平安。緯曰：子玉以還，彫龍絕矣。崔暹聞之，怒，緯詣門謝之，暹上馬不顧。

東魏劉劼制六合賦一首言甚古拙自謂絕倫以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豈不忿以示邪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癩癩伏而無妖媚

唐太宗嘗面談羣臣得失目長孫無忌曰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而總兵攻戰非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隨難既不改節為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爾唐儉言詞俊利善和

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喜事朕二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揚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稟性怯懦未甚更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正言多有益而不輕然諾於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尙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諸遂良學問優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

太宗與羣臣謂王珪曰卿識盜清通尤善談論自房元齡等咸宜品藻又自最執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元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濟繁理劇乘務必舉臣不如戴嵩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

穆質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而有格為酪質美而多入為酥員為醍醐質為乳腐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為高

徐堅問張說文人優劣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問後進優劣曰韓休之文如太羹元酒雖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膩理雖華可愛而微少風骨張九齡之文如輕縷素練實濟時用而微窘邊幅王翰之文如瓊杯玉界雖爛然可珍而有玷缺堅以為然

後唐欲用相安重海欲用崔協任國欲用李琪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突葉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必含琪而相協如乘蘇合之丸取蚌蠃之轉也

後唐張文禮素不知書亦無方略惟於儒兵之中斐菲上將言甲不知進退乙不識軍機以此軍人推為良將

識鑒 齊徐勉王融一代才俊特相悅慕嘗請交焉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敵衣裾後果陷法以此見推識鑒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倫然俊爽有餘迹似輕薄時幸多以此疑之唯牛宏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為最時論彌服宏識度之遠 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房彥謙私謂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刻不納諫諍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宏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

際其言皆驗 李密為隋左親衛嘗在仗下煬帝顧見之謂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對曰故蒲山公李寬子也帝曰箇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 唐劉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結納獨觀太宗謂裴寂曰非常人也大度類於漢高神武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

侯君集平高昌自負其才潛有異志江夏王道宗嘗因侍宴從容言曰君集必為戎首太宗曰何以知之道宗曰見其恃有微功深懷矜伐恥在房元齡李靖之下常有不平之語太宗曰不可臆度猜貳俄而君集謀反太宗笑曰果如公所揣

楊素稱賞封倫每引與論宰相之務因撫其牀曰封郎必據吾此坐又善李靖拊其牀曰卿終當坐此附時天下寧委論者咸以國祚方永房元齡密告其父曰隋帝本無功德但耽惑黔黎不為後嗣長計混諸嫡庶使相侵奪儲后藩枝競崇淫侈終當內相誅夷不足保全國家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待也其父查謙驚而異之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號為知人見房元齡時年十八深相嗟挹謂裴矩曰僕聞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恨不親其變髮凌霄耳 杜如晦少聰悟好談文史高孝基深器重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為棟梁之用願保令德如晦果為良相以孝基有知人之鑒為樹神道碑以紀其德

高宗幸東都時關中饑饉上慮道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即閱視赤隸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眾命釋桎梏繫冠帶乘驛以從與之共食宿託以詰盜其人笑而許諾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高季輔為吏部侍郎凡所銓錄時稱允當太宗賜以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 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之乎仁傑曰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作文章資歷則今幸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為文史矣豈非文士觀觀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但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召拜洛州司馬它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嘗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為相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為秋官侍郎竟召為相果能與復中宗蓋仁傑推薦之力也

姚崇為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崇亦對曰張柬之深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即日召見以為鳳閣鸞臺平章事 裴師德為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嘗謂之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託豈可以官屬常禮待也

安祿山討奚契丹敗朔張守珪執祿山送京師請行朝典張九齡奏劾曰穰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教戰

待也

亦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宜免死。上特舍之。九齡奏祿山狼子野心。而有反相。臣請因事戮之。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悞害忠良。遂放歸藩。後祿山反。元宗幸蜀。思九齡之先覺。下詔褒贈。遣使就韶州致祭。

張守珪為幽州果毅。儀形瓌壯。善騎射。性慷慨。有節義。刺史盧齊卿深禮遇之。常共榻而坐。謂曰。足下數年外必節度幽州。為國良將。方以子孫相託。豈得以寮屬常禮待耶。

子邵一見樊澤曰。將相之材也。不十五年。澤為節度。將元輪年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擢登甲科。且曰。不十五年。當掌誥。令竟如其言。

蕭昕與張鑄友善。表薦之曰。如鑄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耳。元宗擢鑄為拾遺。不數年。出將入相。及安祿山反。昕舉贊善大夫。來瑄攝任將帥。昕明之亂。瑄功居多。

李吉甫拜相。詔下之夕。感激出涕。謂裴瑁曰。吉甫自尙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方歸。便入禁署。今才滿歲。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宰相之職。宜選擢賢俊。卿多精鑒。今之才傑。為我言之。瑁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俱盡。人翕然稱之。

柳公綽伯父子華。有知人之明。公綽生三日。子華視之。謂其弟子溫曰。保惜此兒。福氣。吾兄弟不能及。與吾門者。此人也。因以起之為字。

裴度自蔡州行營宣諭還。憲宗問諸將之才。度曰。臣觀李光顏見義能勇。終有所成。不數日。光顏奏大破賊軍於泗曲。帝尤歎度之知人。

韓滉有知人之鑒。見楊於陵。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婿。謂其妻柳氏曰。吾聞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有壽。生子必為宰相。於陵自句容尉秩滿揚州。而生嗣復。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隲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門。於陵更號中外。以右僕射致仕。終年七十八。圖復作相。

王楊盧駱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物等雖有文才。而浮淺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為幸。其後勃瀾南海。照鄰投穎水。賓王被誅。願終益川。令皆如行儉之言。

孫逖為考功員外郎。選貢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則杜鴻漸至宰相。願真卿為尙書。後年拔李華蕭穎士趙麟登。上第。謂人曰。此三人。便堪掌誥。

李華為進士。著含元殿賦。萬餘言。蕭穎士見而賞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疑其誣詞。乃為祭古戰場文。灑汗之如故物。置於佛書之閣。華與穎士因閱佛書。得之。華謂穎士曰。此文如何。穎士曰。可矣。當代乘筆者。誰及於此。穎士曰。君稍精思。便可及此。華愕然。

路巖初佐崔鉉於淮南。為支使。鉉知其必貴。曰。路十終須被作一官。既而入為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監察入翰林也。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巖竟以流竄賜死。高崇文平蜀。事無巨細。一遵章南康。故事。事畢。參佐請罪。崇文皆釋而禮之。草表薦房式等。目段文昌曰。

君必為將相。未敢奉薦。後唐莊宗平蜀。高季興方食。聞之失箸。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不為吾輩。及莊宗遇弒。季興益重震焉。

後唐閔帝。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政治之意。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少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衆惕息不敢應。果有瀛王之事。

江南李璣。為人謙謹。初即位。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李建勳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正人。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

江南李氏取湖南。百官皆賀。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爾以邊鎮守之後。果失之。

夙慧

齊王泰年數歲。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曰。不取。自當得賜。人皆異之。袁君正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臥。答曰。患既未瘳。眠亦不安。

齊蕭繹五歲。高帝使學鳳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鳳尾。尾諾矣。陳陸從典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視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

宋王僧孺年五歲。便機警。有餽其父冬李者。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梁虞荔年九歲。候太常陸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甚異之。弟寄亦聰敏。有遺其父。遇寄於門。嘲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學之流也。

宋陶季直年四歲。祖愷。嘗以銀四函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愷奇之。

梁謝貞八歲。為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梁何安八歲。游太學。顧良戲之曰。汝姓是荷葉之荷。為河水之河。安應聲曰。先生姓香山之顯。為新故之故。衆咸異之。時蕭奮亦有雋才。住青楊巷。安住白楊巷。時人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安。青楊蕭奮。

隋煬帝子昭三歲時。於元武門弄石獅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子。

陳叔達。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封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唐鄭善果。其父賊。周大將軍。死於王事。善果年九歲。襲爵。家人以其嬰備。弗之告也。及受冊。悲慟避踊。不能自勝。觀者為流涕。

李百藥年九歲。有讀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復刈瑯琊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曰。傳稱邳人藉稻。杜預注云。邳國在瑯琊。座間問者。大驚異之。蘇世長年十餘歲。上嘗於周武帝首事。武帝以其年小。召問讀何書。對云。讀孝經論語。帝問曰。孝經論語。

何所言對曰孝經云治國者不敢侮於寡論語云為政以德武帝善其對

狄仁傑兒童時門人有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皆接對唯仁傑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

備在猶不能接對何暇偶俗吏而見責耶

蘇晉數歲能屬文作八卦論王紹宗見而賞歎曰此後來王粲也

楊綰年四歲嘗因夜宴親賓各各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衆皆未言綰應聲指鐵樹曰燈盡柄曲聞者驚

高定鄂之子也年七歲時讀尚書湯誓問鄂曰奈何以臣伐君鄂曰應天順人不為非道又問曰用命賞

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鄂不能對

白居易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直指之字無字示居易口未能言心已默識

孫思邈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

童也

憲宗皇帝順宗長子也六七歲時德宗抱至膝上問汝是誰子在吾懷中對曰是第三個天子德宗異而

憐之

武后時酷吏橫縱樂思晦男未十歲沒入司農上獲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

下法為來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

矣太后稍悟

蘇頲年五歲喪父頲方隨廣信枯樹賦避談字因易其韻云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

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

後唐明宗時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奏臣孫贊年五歲默念論語孝經舉童子於汴州取解就試詔曰都尉

之子太尉之孫能念儲書備彰家訓不勞就試特與成名宜賜別敕及第附今年春榜

關而居關里

梁時有沙門詔田武帝大暑曰貞有司未辨徧問莫知劉顯曰貞文字為與上人帝忌其能出之

宋巢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為孝武寺疑其名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時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

隋劉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嘿識莫與為儔左畫圖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

隋崔頤從駕往泰山煬帝問何處有羊腸坂頤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頤

曰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宏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

隋袁充年十歲冬初尚衣葛衫客戲充曰絺兮綌兮淩其以風充應聲答曰為絺為綌服之無數

唐李泌七歲召至禁中元宗與張說方觀茶說使賦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某局圓若某

子動若某生靜若某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運智動若聘材靜若得意說賀帝得奇童子

李忠臣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真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

上說其言

孫述年十五謁雍州長史崔日用日用小之令為土火爐賦述握翰即成詞理典贍日用覽之駭然遂為

忘年之友

蕭穎士聰警絕倫嘗與李華陸據同游洛南龍門三人共讀路側古碑穎士一閱即能誦華再閱據三閱

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

朱梁張策年十二父同嘗浚甘泉井得鼎耳有篆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于製作奇巧同甚寶之策

時在旁徐言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改年為延康其年十月文帝受漢禪始號黃初元年無二月明矣鼎

文何繆歟同大驚亟取魏志展讀之果驗宗族奇之

梁太祖過內黃問曰此何故名內黃李挺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故此有內黃又曰在何處對曰秦有外黃

謝超宗詣齊高帝。其日風寒。帝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

梁天監中。張率爲待詔賦。奏之。帝乃手敕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舉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裴遠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宏敞。松柏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剪。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羨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之禮。遠子也。

陳宣帝時。張讓爲武陵王記室。兼東宮學士。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造玉柄塵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提此者。獨張讓爾。後主常幸鍾山。召從臣坐松林下。敕讓豎義。時索塵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讓。曰。可代塵尾。讓曰。此即張讓後事。

魏陸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頑歎曰。僕以老年。更親雙璧。黃門郎孫惠蔚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

魏傅永。字脩期。年二十。友人與之書。不能答。請於叔父洪。洪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孝文每嘆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爾。

隋李德林。初仕齊。周武帝平齊。以爲內史。謂羣臣曰。我當日唯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意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乾豆陵穀答曰。臣聞明主聖德。得麒麟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是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勝於麒麟鳳凰。遠矣。帝大笑曰。誠如公之言。

隋李穆。以太師乞致仕。文帝詔曰。七十致仕。本爲常人。若呂尚。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常體。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勅所司。敬備朝集。如有大事。就第詢訪。

北齊任城王湝。稱李德林。云。經國大體。是買生鬼錯之備。影虛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吏部郎中陸印云。德林文章。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滴之流爾。

李密乘一黃牛。被以蒲羈。將漢書一帙。掛於角上。一手捉牛。一手翻漢書。尙書令趙國公見於道。從後按轡驅之。既及。問何處書生。就學如此。密識趙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何書。答曰。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悅。謂其子元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

唐李靖平蕭銑。禽輔公祏。太宗曰。李靖是蕭銑輔公祏。晉古之名將。韓白衛霍。豈能及也。靖年老。太宗賜靈壽杖。以助足疾。

張行成。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行冲引與之談。貫穿經史。事如指掌。又試以綴文。操履便成。行冲大悅。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寶也。

鄒純子士美。少好學。善記覽。父友顏其卿。蕭穎士。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於二郗之間矣。

武元衡爲御史中丞。因延英對罷。德宗目送之。指示左右曰。元衡。其宰相器也。封敕爲中書舍人。草賜陳傷邊將。誓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武宗賜之宮錦。封李德裕爲衛國公守太

續世說卷第五

賞譽

龍禮

任誕

容止

賞譽

宋文帝以王華劉湛王曇首殷景祥俱爲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宴飲。甚悅。既罷。出。上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也。

河西王蒙遜。遣尙書郎宗舒等入貢于魏。魏主與之宴。執酒。湛浩之手以示舒曰。汝所聞湛浩。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勳止吝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

宋文帝與蕭思話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思話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曰。相賞有松石。問意。

宋武帝引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咸盾以詩不成。罰酒一爵。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染翰使成。文不加點。帝兩美之。曰。咸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

財制云。過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鎮盜兵。盡關盡鎖。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感。制出。數往。慶之。德裕口。此數句。謂放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迫意。如卿此語。乘筆者豈易得耶。座中解其玉帶以遺。敬深禮重之。

文宗擢魏徵五代孫。為起居舍人。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忠之風。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又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詔對曰。比多失墜。惟舊笏見存。上令進來。鄭草曰。在人不在笏。上曰。鄭草不我意。此即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

員半千本名餘慶。師事學士王義方。義方加重之。皆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義方本半千制。師服喪畢而去。高宗嘗問三陣。半千越次而對。以師若時。雨為天陣。足食為地陣。得人和為人陣。高宗嗟賞之。垂拱中。為宜慰吐蕃使。則天曰。久聞卿名。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宜留制也。即日使入閣供奉。

白居易以詩稱。願况曰。米價方貴。居亦不易。及見首籍。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曰。道得箇語。居即易矣。為之稱譽。聲名大振。裴迪昭宗時。為梁祖賓席。轉檢校司徒。賜號迎靈協贊功臣。一日。賓佐集。梁祖目迪曰。協贊之名。惟司徒獨有之。它人濫處也。其知重如此。李璣為梁祖掌記。一日。大會將佐。指璣曰。此真記室也。

禮禮

宋文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禪要。賓客輻輳。門車嘗有數十兩。四方賄賂相係。方筵七八。座上常滿。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穎。嘗詣之。遇賓客填咽。曠涼而已。顯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梁陶宏景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吉凶大事。無不前以咨詢。月中嘗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

梁孔休源為晉安王府長史。王深相倚仗。嘗於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

梁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王綱為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為兼天子。

後周寇衛。明帝與之同席。而坐。顧問洛陽故事。傷身長八尺。鬚髮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不覺屢為之前膝。及傳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仰。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

隋高祖西魏賜姓獨孤氏。隋文帝以為左僕射。任寄隆重。朝臣莫比。呼為獨孤而不名也。頽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帝嘗謂曰。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肯蠲可間也。將軍盧賁。前後短頰於帝。皆被疏細。因謂頽曰。獨孤猶銳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隋李景。楊元威之反。朝臣子弟多預焉。景獨無關涉。煬帝曰。公誠直天然。我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見重如此。

隋樊子蓋。屢破楊元威。煬帝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謂子蓋曰。元威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爾。析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進爵為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為立名。無此郡國也。

附李德林。上朝。集高祖省讀訖。明且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而必令公貴。與國始終。德林每贊平陳之計。伐陳之後。高祖以馬。陳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殿。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

裴寂於唐有佐命之功。高祖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引於臥內。呼為裴監。而不名也。太宗祠南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同昇金輅。寂讓。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功。同載參乘。非公而誰。高祖嘗宴寂於含章殿。極歡寂頓首乞骸骨。高祖泣下曰。今猶未也。要相與偕老耳。公為台司。我為太上。道遙一代。豈不快哉。

高祖以裴寂為秦州刺史。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答元功。

太宗信任長孫無忌。或有密表。言其權寵過盛者。太宗以表示無忌曰。朕與卿君臣之間。凡事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無以通。因召百寮。諭之曰。朕今有子皆幼。無忌於朕。實有大功。今者委之猶子也。疏聞親。新聞。舊聞之不順。朕所不取。又作威風。無忌命。無忌形像。太宗自作畫贊。贈之。杜如晦沒後。太宗食瓜。而美。遂饗食之。遣使奠於靈前。又嘗賜房元齡黃銀帶。元齡曰。昔如晦與卿同心輔政。今日所賜。惟獨見公。因泣然流涕。又云。鬼神畏黃銀。命取黃金帶。遣元齡親送於靈所。

李勣遇暴疾。驗方云。惟積灰可療。太宗乃自剪鬚。為之。和藥。勣頓首見血。帝曰。吾為社稷計。不煩深謝。張公諱卒。太宗出次。發哀。有司以辰日不可哭。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中。安避辰日。遂哭之。太宗飛白書。賜馬。周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高宗飛白書。以賜近臣。載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關。李敬元曰。杏啓沃。醫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獻。

岑文本從太宗伐遼。至幽州卒。太宗撫視之。流涕。其夕。聞警鼓之聲。曰。文本殞歿。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蘇頌葬日。元宗游咸宜宮。將出獵。聞頌喪出。怡然曰。蘇頌今日葬。吾寧忍娛遊。遂中路還宮。裴行儉兵不血刃。平定西服。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高宗謂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故授卿二職。

元宗以蘇頌為中書侍郎。入謝曰。元宗謂曰。常欲用卿。每有好官。則即望宰相。論及。宰相皆卿故人。卒無言者。朕與卿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自陸象先沒後。朕每思之。無出卿者。時李又為紫微侍郎。與頌對掌文牘。他日上。日前朝。李纓。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日亦不讓之。卿所製文牘。錄一本封進。頽云。臣某撰。要留宮中披覽。其禮遇如此。

魏元忠為中書令。請歸鄉拜掃。中宗賜錦袍一領。銀千兩。手敕曰。衣錦盡游。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屬斯。

辰及還帝又幸白馬寺以迎勞之恩遇如此。元忠至舉自瀛其銀無所歸

元宗寵任張說說為中書令上親為詔賜中上考及薨上自製神道碑文御筆書賜諡曰文貞楊綰有疾代宗每引見延英殿特許扶入簾革舊敝惟綰是恃恩遇甚厚既薨謂左右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下詔賜諡曰文簡

德宗○原作太宗以宸辰台輔二銘賜馬燧燧至太原乃勒二銘於起義堂帝為題額其崇寵如此

順宗以女樂二人賜張茂昭三表辭讓及中使押犢車至第茂昭立謂中使曰女樂出自禁中非臣下所宜目觀昔汾陽威寧南平北平皆受此不讓為宜茂昭無四賢之功述職入覲亦人臣常禮奈何當此寵賜後有功臣陛下何以加賞順宗深加禮異尤其所讓

憲宗以李絳直諫遠官宰臣令與改官乃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謝日而賜金紫帝親擇良笏賜之武后信重狄仁傑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折廷諍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游幸遇風吹仁傑巾墜而馬驚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鞵而繫之仁傑屢以老病乞骸骨太后不許入見常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

後唐明宗從武皇與高從周戰徑犯其陣奮擊如神梁軍退去明宗四中流矢血流被服武皇解衣授藥手賜卮酒撫其背曰吾兒神人也微吾兒幾為從周所笑

李存審事後唐武皇性謹厚寵遇日隆武皇四征存審常從所至立功從討赫連鐸冒刃死戰血流盈袖武皇手自封藥日夕臨問

石晉高祖委任馮道常稱疾求退帝使鄭王重貴詣第省之曰來日不出朕當親往道乃出視事當時寵遇羣臣無與為比

五代周太祖以高行周耆年宿將賜詔不名但呼王位而已

錢鏐以尚父莫唐明宗制曰位已極於人臣名素高於簡冊贈典既無其官職易名宜示其優崇賜諡武肅

周世宗以英武自任有包舉天下之志而計事者多不諭其意惟王朴神氣勁峻剛決有斷凡所謀畫動愜世宗之意急於登用次為樞密使卒時年四十五世宗於柩前以所執玉鉞卓地慟哭者數四

閩主王昶以師傅之禮待葉翹翹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

周太祖時李穀以病臂未愈三表辭位帝遣中使諭指曰卿所掌至重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朕今於便殿待卿可暫入相見穀見于金祥殿面陳款悃帝不許穀不得已復視事未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繁令刻名印用之其後又九表辭位詔守本官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

續世說 卷五

七五

宋謝靈運以文帝不見任遇意不平多稱疾不朝出郭游行或一日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被奏免官遂為山澤之游生業甚厚奴僕既衆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里莫不備盡登臨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嘗自始事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旆駭謂為山賊知是靈運乃安

顏延年疏誕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類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年曰浚得臣筆測得臣文龜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云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

劉穆之少時家貧饑節嗜酒食不拘檢好往妻江氏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為恥食畢求橫槓江氏兄弟戲之曰橫槓消食君乃常飢何意須此及穆之貴為丹陽尹召江氏兄弟食令廚人以金樽貯橫槓一斛進之

謝超宗恃才使酒多所凌忽為齊高帝黃門郎在省常醉上召見論北方事超宗曰勝勳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聞有命定是何府超宗答曰不知是何司馬為是司馬既歸府政應司馬

齊尚書左丞謝靈運性通脫不拘朝憲嘗預樂游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肆停車囊裏與車前三騎對飲觀者如堵幾踰處之自如

謝靈運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

袁粲為中書令領丹陽不以事務經心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卒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咏自得主人出語笑款款俄而車騎羽儀至方知是袁尹也又嘗步履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進粲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竟不與相見

梁蕭恭尤好賓客酣宴終日時元帝勤心著述未嘗安適卮酒恭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飲興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明月登山汎水肆意酣歌也

陶淵明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之逢江州刺史王宏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樂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意貴賤造之有酒輒設酒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君可去其真率如此

北齊王暕為并州司馬人謂之方外司馬昭帝欲以暕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暕勿自疏暕曰我少年以來閱人多矣充飢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疏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爾

北齊韓晉明好酒縱誕每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其儉朝廷欲處之貴要必以疾辭告人云

續世說 卷五

七七

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番故紙乎。東魏侍中王元忠，雖處要任，不以物干懷，唯以飲酒自娛。丞相高歡，欲用為僕射，元忠子勸父節酒。元忠曰：「我官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北齊崔暹，在御史臺，常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處，處之自若。有一人，河東人士，姓裴，亦為御史，伺暹食，便往造焉，暹不與交言，又不命匙筯，裴坐觀，暹食罷而退，明日，自攜匙筯，恣意飲，暹曰：「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自請稱疾，亦豈異是。君定是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

唐傅奕，學佛，教平生遇患，未嘗服藥，雖陰險陽數術之書，而並不之信。嘗醉臥，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為墓誌曰：「傅奕，青山人也，因醉酒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類。

盧承慶，原諱作承臨終，戒子，飲以常服，不用性，牢墳高可認，不須廣大，事辦即罪，不須卜擇，墓中器物，莫漆而已，有棺無槨，務在簡要，碑誌但記官號年代，不須廣事文飾。

路恕，私第有佳園林，自貞元初，李紆包信，輩迄于元和末，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從之遊，高歌縱酒，不屑外慮，未嘗問家事，人亦以和易稱之。

柳潭，好賭，放達，與人交，豁然無隱情，不治產業，官至丞相，假宅而居，罷相數日，則命親族尋勝宴，醉而歸，陶陶然忘其黜免，時李勉，盧輪，皆退罷，相謂曰：「吾輩視柳宜城，悉為拘俗之人也。」

胡楚賓，屬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楚賓終日，酒宴家無所廢，費盡復入，待有又出，然未嘗言禁中事，醉後，人或問之，答以它事而已。

賀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供其履，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陸象先，知章族姑子也，與知章相親善，象先嘗謂人曰：「賀兄言論，固備。」○原諱調真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闕，都不思之一日不見賀兄，則鄙吝生矣。

李白，待詔翰林，日與飲，徒醉於酒肆中，元宗有感，欲造樂府新詞，丞召白，白已臥於肆中矣，召入，以水酒面，即令乘筆，頃之，成十餘首，帝頗嘉之，嘗沈醉，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沈飲，侍御史崔宗之，請官金陵，與白詩酒相歡，嘗月夜，乘舟采石，逢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天上謫仙人也。」

杜甫，與嚴武世舊，武鎮蜀，辟甫為參謀，待遇甚隆，甫酒醉，登武之牀，睡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就江，縱酒笑詠，與田畯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故武詩云：「莫倚善為鸚鵡賦，何須不著鸚鵡冠。」其傲誕如此。

後唐馬郁，事武皇，莊宗禮遇甚厚，累官至秘書監，監軍張承業，權貴任事，與賓僚宴集，出珍菓陳列於前。

容無敢食者，當郁前者，先食必盡，承業私戒主者曰：「他日馬監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知不可啖，異日，韓中出一鐵搗，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為公易之，勿敗吾案，其俊率如此。」

容止

魏崔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嘗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

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時謝混，風姿為江左第一，嘗與晦同在宋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主人。」

謝覽，意氣閑雅，瞻視聰明，梁武帝目送良久曰：「覺此生芳蘭竟體。」

王彧，字景文，風姿為時之冠，袁粲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嘯嘖亦復可觀，有客及識謝混者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為野父矣。」粲惆悵曰：「恨眼中不見此人。」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為一雙，阮裕何偃為一雙。

褚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宋景和中，山陰公主，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彥回西上，開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而立，不為移志，公主謂之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為亂階，山陰都尉何戢，亦美容儀，動止與彥回相慕，時人號為小諸公。」

梁何敬容，公廷就，容止出入，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潔，嘗有侍臣，衣帶卷褶，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耶。」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髮，衣裳不整，伏牀，或暑月，背為之焦。

齊張緒，吐納風流，聽者忘倦，劉俊之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練，時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觀，咨嗟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齊張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慙色，高帝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魏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之仙人也。」

北齊神武，言崔俊，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遠，趙郡李暉，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譎，俊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默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效為洪鐘，胸中貯千卷書，那得不畏服。」

北齊李諧，字虔和，短小六指，因墮而舉，因跛而緩步，因審而徐言，遂為風流之冠，時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北齊崔瞻，崔子約，儀望俱華，儼然相映，諸沙門竊觀之，以為二天人也，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醜藉者為潦倒，而瞻終不改焉。

隋韋恭，容貌瑰偉，每蕃人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蕃人畏懼，莫敢仰視。

伐陳之役，楊素率水軍東下，舳艫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馮定為太常少卿，因樂成，闕於庭中，定立於其間，文宗以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士曰：「此馮定也。」文

宗喜問曰。豈非能為古章句者耶。乃召升階。文宗自吟定送客江南詩。錫以禁中瑞錦。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人皆慕其為人。當時目為釘座梨。言席上之珍也。

鄭畋文學優深。器量宏細。美風儀。神彩如玉。

張知審兄弟五人。厲志讀書。皆以明經登第。儀質瑣偉。眉目疏朗。則天重其才幹。又目其狀貌過人。命畫工寫之。賜以其本曰。人或有不才。未必有貌。卿家兄弟。可謂兩絕。

元宗嘗煉藥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闢上已起。垂簾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蘊藉。李林甫以陰計廢之。

朱梁趙凝。氣貌甚偉。好自修飾。每整衣冠。必使人持巨鏡前後照之。對客之際。為巾上微覺有塵。即令侍妓持紅拂以去之。

梁韋鼎。明陰陽。善相術。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家焉。至德初。盡貨田宅。寓居僧寺。毛彪問其故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共安。初鼎之聘周也。嘗遇隋文帝。謂曰。觀公容貌。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焉。陳亡。驛召。授上儀同三司。

宋賀瑒。伯祖道發。工卜筮。有歌工。女人病死。為之筮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爾。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陳章昭。少時。遇相者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因醉。墜馬。鬚角小傷。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曰。卿相善矣。後仕陳至三公。

宋庾道愨。尤精相木手板。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色。以己板令道愨占之。道愨曰。此雖甚貴。然令入多惡。忤休祐。以緒逐回。詳密求換其板。它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意乃解。

宋顧歡。通解陰陽。善為術數。多效驗。有病邪者。問歡曰。汝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瘳也。病者如言。果愈。問其故。答曰。善讀經。正勝邪。此病者所以瘳也。

魏晁崇。善天文。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以為角為多死。是歲。天下牛死十七八。與晁巨擘數百頭。同日斃於路側。○原本巨擘。謂馬。鹿鹿亦多死者。

魏徐路。知星文。坐車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想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須與當到。隆宗素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救至。

檀特師。周文召至岐州。會神武來寇。玉璽。檀特曰。狗豕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

北齊許道。值文宣無道。日甚。運請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何時得死。於是布算滿牀。大言云。不出多初。我乃不及見也。文宣以十月崩。運以九月死。

北齊趙輔和。有人父病求筮。遇泰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曰。乾下坤上。乾父道也。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父果卒。

北齊賈子儒。能相人。崔暹令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軀。不如一尺面。一尺面。不如一寸眼。○原尺下一尺。三尺寸。尺。

據北史。大將軍臉薄。非帝王相也。

北齊蔡毋懷文。傳有蠅。能算。或指庭中一棗樹。令其布算。即知其數。并辨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算之。唯少一子。客云。必不少。但更據之。果得一實。

隋文帝將遷都。夜與高穎。蘇威二人定議。庚季才且奏。臣仰觀元象。俯察圖記。龜兆允。必有遷都。且漢營北城。經今八百歲。水皆鹹。不甚宜人。願為遷徙。帝愕然。謂穎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

楊伯醜。好說易。隱於華山。隋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爾汝之。開肆賣卜。有人失馬。來詣

續世說卷第六

術解

巧藝

排調

術解

魏崔浩。善占天文。嘗置銅鏡於醉器中。夜有見。即以鏡畫紙作字。以記其異。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卒不及束帶。率進蔬食。不暇精美。魏主必為之舉筮。或立筮而還。浩考校漢元以來日星行度。讀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示高允。高允以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非十月。浩初猶疑之。後歲餘。謂允曰。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於東井。

梁沈僧昭。少事天竺沙門。自云為泰山錄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借昭書名。梁武陵王紀宴坐池亭。蛙鳴。昭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數口。便息。及日晚。王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

齊柳世隆。善卜筮。世祖武皇帝時。嘗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邱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饒李。蘇取筆。及高齒。展題於簾。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見吾不見也。十一年。武帝崩。

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適爲卿說，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鱸，如言而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來，遂擒之。

旋宮之義，亡絕已久，唐祖孝孫得毛爽之法，以一律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以十二月旋相爲六十聲，八十四調，其法因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爲正徵，因變宮爲清宮，七音起黃鍾，終南呂，造爲紀綱，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

太宗之世，有祕書記云：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李淳風訪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算，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盡，帝曰：疑似者盡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王者不死，今已在宮內，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少壯嚴毒，即殺戮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太宗善其言而止。

武德九年五月，傅奕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高祖以狀授太宗，及太宗嗣位，召奕，賜之食，曰：汝前所奏，幾累於我，然今後但須盡言，無以前事爲慮也。

劉仁軌爲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終位都台輔，年將九十，仁軌爲文昌左相，八十四而薨，裴行儉尤曉陰陽之術，每制敵推陣，先期捷日，嘗出陣至單于北塞，晚下營，據方周，遽令移就岡上，將士皆以士衆方安，不可勞擾，行儉促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處，水深丈餘。

蕭嵩與吳郡陸象先爲僚婿，○原作友婿宜州相術夏榮謂象先曰：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官高而有榮壽，陸果爲相，蕭亦爲相，壽至八十，其子華，孫倓，倓皆至宰輔。

高智周，少與鄉人蔣子慎善，同詣相者，相者曰：明公位極人臣，然尤嗣微弱，蔣侯官職至薄，而子孫轉盛，智周果作相，子慎爲建安尉卒，其子繪，智周以女妻之，繪子爲魏刺史，捷子洸爲左丞，洸弟渙爲給事中，高氏之後，殄滅已久，果符相者之言。

太原術士溫彬，高宗時已老，臨終，封一狀謂其妻曰：吾死後，年名垂拱，即詣闕獻之，慎勿開也，垂拱初，其妻獻之，預陳則天革命及突厥至趙定事，俱驗。

崔信明以五月五日生，有異雀數頭，身形甚小，五色畢備，集于庭中樹，鳴聲清婉，隋太史令史良，崔信明以五月五日生，有異雀數頭，身形甚小，五色畢備，集于庭中樹，鳴聲清婉，隋太史令史良，崔信明以五月五日生，有異雀數頭，身形甚小，五色畢備，集于庭中樹，鳴聲清婉，隋太史令史良。

○原脫是字至青州，爲之占曰：五月爲火，火爲離，離爲文彩，日中，正文之盛也，又有雀五色，奮翼而鳴，兒必握壽唐書補。

文藻煥爛，雀形既小，祿位殆不高，及長，博文強記，下筆成章，終於秦川令，薛願嘗密謂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當有天下，願王自愛也，太宗朝，上表請爲道士，太宗爲置紫府觀，觀中建一清臺以考元象。

甄權能針灸，狄嶽苦風患，手不能引弓，權曰：但將弓矢向塚一針可愈矣，針其肩隅一穴，即時能射，其弟立言亦善醫，杜海風毒發，立言曰：從今更十一日午時死，如期而死，有尼明律，腹脹身瘦，立言曰：課食變成蟲也，令服雄黃，吐一蛇，如小指大，唯無眼，燒之，有髮氣，尼疾乃愈。

乙弗宏禮能相，隋煬亦自能之，曰：卿相朕，終當如何，如卿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宏禮曰：臣所學相術，凡人之相，有類陛下者，不得善終，臣聞聖人相，故知聖人與世凡不同爾，○舊唐書作故知凡聖，自是帝常遣使監之，不得與人交言，薛大鼎坐事沒爲奴，諱宏禮，曰：君奴也，大鼎有靛色，解衣示之，宏禮曰：自腰以下當爲方岳之任，後爲泗州刺史。

袁天綱善相，則天初在襁褓，天綱來至第中，謂其母曰：夫人骨法，必生貴子，示之，見元爽元慶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至三品，見韓國夫人曰：此女亦大貴，又利其夫，乳母時抱則天，衣男子之服，天綱曰：此郎君子，神色與妙，不可易知，試令行，又令舉目，天綱大驚曰：龍睛鳳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若是女，當爲天下之主也。

盧齊卿童幼聞孫思邈他日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兒當爲屬吏，可自保也，後齊卿爲徐州刺史，思邈孫薄果爲蕭縣丞，齊卿問時，薄猶未生。

張懷慶相蔣儼云：自此二年，當得東宮軍兵之官，秩未終而免職，免職之後，厄在三尺土下，據此合死，然後有名位，不合中天，至六十一，爲蒲州刺史，十月三十日午時，祿絕，儼後皆如其言，常奉使高麗，因地資中，終六年，後得歸，及在蒲州，六十一矣，至期，召人吏妻子訣別，自云當死，俄有敕許令致仕。

金梁鳳謂鄆郡中裴冕曰：半年間，公爲宰相，大富貴，裴冕曰：公乃狂言，冕何至此，梁鳳曰：有一日向東京，一日入蜀川，一日向朔方，此時公作相矣，冕懼其言，深絕之，未幾，安祿山反，冕問三日之說，梁鳳曰：東京日，即歸滅蜀川日，亦不能久，此間日何轉分明，其後祿山僭號，元宗幸蜀，肅宗即位於靈武，冕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葉法善少傳符錄，尤能厭助鬼神，嘗於東都凌虛觀設醮，城中士女競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火中，觀者大驚，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魅病，爲吾法攝耳聞之，果然，法善悉爲禁，其病愈。

苗晉卿嘗遇老父問曰：要知前事乎？晉卿曰：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曰：晉卿因窮，愛一郡事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曰：將相乎？曰：更向上，曰：出怒，全不信，曰：將相向上，是天子矣，曰：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晉卿以爲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元宗崩，攝冢三日。

朱梁仇殷，藝術精密，太祖之任長蘆也，諸將請攻壁，令軍中人負葦二圓，葦于積俄而雲集，殷曰：何用，或以所謀告之，殷曰：我占之矣，不見攻壁象，無乃自退乎？翌日，有騎馳報，丁會以潯州畔，太祖令盡焚其葦而還。

後唐周元豹，有袁許之術，大略狀人形貌，比諸龜魚禽獸，目視臆斷，咸造其理，見王都曰：形若鯉魚，難免刀几，都竟被殺，盧程衣道士服，與同志二人謁焉，元豹曰：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人，唯道士甚貴，至來歲，二子果卒，程後登庸。

五代周翟光，屬革肥，善於攝養，仕至樞府，司天監趙延，又有袁許之術，嘗謂人曰：翟君外厚而內薄。

趙延又清泰中嘗與樞密直學士呂琦同宿于內庭。琦因從容問國家運祚。延又曰。來年厄會之期。俟

遇過別論。琦詢之不已。延又乃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於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際會。諸公罕有卓
絕福德者。下官實有恤緯之僭。五代漢隱帝時。宮中數有怪。大風雨。發屋拔木。吹破門扇。起十餘步而落。
震死者六七人。水深。平地尺餘。帝召司天監趙延。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
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延又歸。帝遣中使問如何為修德。延又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巧藝

宋時能禁王抗第一。褚思莊夏赤松第二。赤松思遠。善於大行。思莊思遠。工於關棊。齊高帝使思莊與抗
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遺道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連且不寐。或云。思莊所以品
高。緣其思深。久人不能對。

王僧虔論書云。從祖中書令珉。書子敬曰。弟書如騎驢。駭駭常欲度驢前。庚征西。書少時與右軍齊
名。右軍後進。庚猶不憤。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家雞。皆學逸少。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
自書。表晉穆帝。令翼題後。云。右軍當時不別。久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翼。

宋垣榮祖。○原本垣榮祖。善彈。登西樓。見翔鶴雲中。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盡脫。墜地不傷。
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

褚澄能醫。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淪雞子過多。取蘇一升。令其服之。吐一物。如升。澁裏之。
乃是雞雞。翅羽爪距皆具。凡十三頭。而病愈。

徐秋夫能醫。嘗夜有鬼。呻吟聲甚。怯。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猶猶難忍。請
療之。秋夫曰。云何。用法。鬼請為。人按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脫祭埋之。明日。見
一人。謝恩。忽然不見。

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棊。范悅詩。褚欣遠。棋。褚允。圍棋。徐道度。療疾。道度。秋
夫字也。

薛伯宗善徒。難近。公孫秦思背。伯宗為氣封之。徒置庭前柳樹上。明旦。難疽消。樹邊起一瘤。如拳大。稍稍
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為之瘞損。

宋羊欣字敬元。尤長隸書。年十二。夏月。著新絹。宿。寢。王獻之至。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由此彌善。
宋有嵇元榮。羊蓋者。善彈琴。云。傳戴安道法。齊柳惲從之。學。特窮其妙。竟陵王子良曰。卿巧越橋心。妙臻
羊體。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插琴。客以笏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樂琴自此始。

齊劉瓛。為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有陳郡殷蒨。善畫。琪令畫王形像。并
獨王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以示威。因罵云。宜早死。由此病愈。

梁蕭子雲。善草隸。武帝論其書曰。筆力勁峻。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實。嘗與元常並驅爭先。爾子雲
出為東陽太守。百濟使人求書。望船三十許步。拜行前。子雲為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得金寶數百萬。
齊蕭子雲。善射。常以朔的太闊。○原本蕭子雲。善射。常以朔的太闊。門的下行大字。唯揚南史正。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
發十中。

齊蕭子雲。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造於慎。不傳。自娛而已。

梁宜城王。於東府起齋。令顧野王。畫古賢。命王襄書贊。時人稱為一絕。

梁顏協。工於草隸。飛白。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又有會稽謝善助。○原本助字。能為八體六文。方寸千言。
自漢始有佛像。形制未工。宋戴嵩父子。特善其事。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瘦。乃臂肥。耳
○此有脫文。南史云。既成。面瘦。工人不。乃減臂。瘦。即除。觀者歎服。

西魏文帝造二款器。一為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又一仙人持金瓶。以臨器上。
傾水灌山。而注乎器。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款器。一為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
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為免屬。輪。之謂之水芝款器。二器皆世所無。形似。而方。滿而平。滋
財。傾。

隋耿詢之。巧思若神。創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暗室中。外候天時。動合符契。又作馬上刺
漏。世稱其妙。

北齊馬嗣明。善醫。楊愔患背腫。嗣明以鍊石塗之。便瘳。因此為情所重。鍊石法。取黃石。如鵝鴨卵大。猛
火燒令赤。納醇醋中。自有石屑。落。須燒。至石盡。取石屑。曬乾。搗下。德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

梁姚僧坦。武帝常因發熱。服大黃。僧坦曰。至尊年高。大黃快藥。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元帝嘗有
心腹疾。諸醫皆請用平藥。僧坦曰。脈洪實。宜用大黃。從之。因而疾愈。賜錢百萬。

隋許智藏。秦王俊疾。文帝馳召之。俊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今召許智藏。必當相苦。奈何。明夜
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智藏至。為俊診脈。曰。疾已入心。即死。

隋何稠。有巧思。煬帝伐遼。稠制行殿。及六合城。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城之。其城周圍八里。及女垣。合
高千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列一觀。觀下三門。比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

宇文愷。為煬帝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助。人見之者。莫
不驚駭。

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何稠以綠。為之。與真不異。

唐尉遲敬德。善用稍。每單騎入賊陣。賊稍攢刺。終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以刺之。齊王元吉亦善馬稍。

欲與相校。凡三奪元吉之精。元吉雖相歎異。然甚以為恥。虞世南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太宗以世南有五絕。書翰是其一。薛稷尤工隸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自後罕復能繼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迹。稷銳精模倣。筆態遺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畫。博探古迹。睿宗在藩。留意小學。稷於是時特見招引。

太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白。嘗宴三品於元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取於帝手。劉泊登御牀。引手得之。皆奏曰。泊登御牀。罪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開婕妤辭盤。今見常侍登牀。閣立本善畫。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迹也。時人稱妙。太宗與侍臣學士汎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鼓。詔坐者賦詩。召立本寫焉。開外傳呼云。畫師閣立本。時已為主母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虛實。不勝愧。退戒其子曰。吾少學讀書。今唯以丹青見知。躬斷役之務。辱莫甚焉。汝宜深戒。勿習此末技。

太宗嘗謂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召令侍書。太宗出金帛購王羲之書。天下爭獻。遂良辨認真偽。一無舛誤。高宗以裴行儉工草書。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書。文選一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段。行儉嘗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唯余與虞世南耳。

韓愈生知書律。嘗觀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稽生之為是曲也。○是曲原本由。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為秋聲。秋也。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宴乎。又晉乘金運。商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故與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魏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凌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母邱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為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為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散放於廣陵也。止息者。晉雖暴興。○原本行雖顯。又脫。與字。指唐書補正。終止息於此也。其哀痛感傷。痛迫臨之旨。盡在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書者。且避晉魏之禍。故託之於鬼神也。

李暉嘗運巧思。為戰艦。挾二輪。蹈之。翔風疾鼓。若掛帆席。又造欹器。進入內中。所造皆省易而久固。柳公權初學二王書。徧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派。嘗時公卿大臣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為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其曰此購柳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暉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為得意。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文宗吟詠。以為詞清意足。令公權題於殿壁。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暉王復生。何以加焉。大和中。轉少師。中謝。宣宗召升殿。御前書三紙。一紙真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銀錦等。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帝尤奇惜之。

九五

懿宗時。伶官李可及。能轉喉為新聲。音詞曲折。聽者忘倦。同昌公主除喪。帝與淑妃思念不已。可及為數百年舞曲。舞人珠璣盛飾者數百人。畫魚龍地衣。用官絙五千匹。曲終樂闋。珠璣覆地。詞語悽惻。聞者流涕。可及為子娶婦。帝賜酒二銀樽。啓之。非酒。皆金翠也。信宗即位。遂死嶺南。

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為楷範。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如此。彼觀其迹。固謂其形魁梧耶。以詢貌駸陋故也。賀知章善草書。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為張顛。

王維善畫。特臻其妙。筆端措思。參於造化。而創意經圖。即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峯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

拂菻。即大秦國也。其俗無瓦。搆白石為末。羅之。塗屋上。其堅密光潤。還如玉石。至於盛夏。人歎煩。乃引水潛流上。編於屋宇。機制巧密。人莫知。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溜。懸波如瀑。激氣成涼風。其巧妙如此。

元宗開元十三年。作水運渾天儀。成。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設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連合度。置木櫃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辰擊鐘。機械皆在匣中。

後唐莊宗。與梁人隔水相抗。李存進欲造浮橋。軍吏曰。河橋須竹。家大綱。兩岸石倉。鐵牛以為固。今無竹石。編蘆難成。存進曰。吾成算在心。必有所立。乃令軍造蘆索。編大艦數十艘。作土山。植巨木於岸。以覆之。○原脫字。初軍中以爲戲。月餘。橋成。制度條直。人皆服其勤智。莊宗舉酒曰。存進。吾之杜預也。

宋何尚之。與顏延年少好相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嘗謂顏延年為猿。延年目尚之為猴。同游太子西池。延年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為似。延年喜笑。路人云。彼似猴。君乃真猴。

宋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墓次。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上悅。以為豫州刺史。又令醫人羊志哭。志亦嗚咽。它日。或問志。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人答曰。我爾日自哭亡妻耳。

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為朓妻。常懷刃欲報。朓不敢相見。及朓嘗拜吏部郎中。謙抑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小還。但恨不可刑于寡妻。

王裕之形狀短小。而起坐端方。桓元謂之彈棊發八勢。梁武帝嘗接到。每與對棊。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以詩嘲之曰。狀若史家狗。又似懸風植。宋沈昭略逢王約。張目視之曰。汝為王約耶。何以肥而瘦。約曰。汝是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

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爾。癡何。齊柳懷甚重其婦。頗成畏懼。性愛音樂。女妓精麗。懷略無敢視。僕射張稷與懷狎密。而為懷妻所敬。稷每詣懷。必先通問。夫人懷欲見妓。常因稷以請。然後懷妻隔幔坐。令諸妓出。懷始得寓目焉。梁劉諒為湘東王所善。王一日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以為刺己。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由此嫌之。

齊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梁劉之遴嘗夢為折臂太守。後果牛奔。墮車折臂。為南郡太守。周捨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

齊高爽詣孫抱。了無故人之懷。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抱形體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譏之。

王偉。侯景之徒也。景敗。元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詞句。帝求而觀之。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日。寧為四海所歸。帝大怒。以釘釘其舌於柱。刺其腸。顏色自若。

宋世君臣。好以父諱為戲。王僧虔子慈。慈方學書。超宗曰。卿書何如。虔曰。慈書比大人。猶難之比。王曠之子絢。何尚之子儼。絢五六歲。讀書論語。至周監於二代。都郁乎文哉。外祖何尚之戲曰。可改作耶。耶乎文哉。絢曰。尊者之名。安可為戲。事可道。草上之風。必剪。殷淳之子孚。何無忌之子昂。皆供食。孚羹。昂曰。益股。羹。孚答曰。何無忌諱。謝莊之子淪。劉勳之子俊。嘗同飲。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淪曰。苟得其人。自可流。千日。蔡興宗之子約。王僧虔之子慈。同入寺。遇沙門儼。約曰。衆僧今日可謂度。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與蔡氏之宗。張邵小名黎子。黎小名權。文帝戲之曰。權何如。黎曰。黎是百果之宗。權何敢比也。孝武好詆羣臣。并使自相嘲。以爲歡笑。一日。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江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嘲。僧安。智深之父也。智深避席流涕。謝鳳之子超宗。謝莊之子。宋明帝敕二人。山鳳莊門人。超宗曰。君命不可不往。乃趨入。臧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

元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缸。缸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適入室。見即驚喜。云。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拊手大笑。

北齊宋遊道。重交游。存然諾。。原本脫重字存。時人云。游道。編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見。何謂醜者必無情。李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云。賢從在外。宜自迎接。為之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編猴面衣帽也。

鄭譯請還治疾。隋文帝召見於禮泉宮。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僭沛國公上柱國。高頌戲曰。筆乾。譯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帝大笑。

北齊李庶。生而天閤。崔謀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請以此方回施貴族。藝厝。世傳。門有癩疾。故庶之言如此。北齊孫寶。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須臾讀書。舉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鼠卒數萬。舉皆服。棘九。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暇外來。坐者皆笑。

柳機柳昂。在周朝。俱歷顯要。至隋受禪。並為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機云。二柳俱拙。孤楊獨發。

隋侯白好俳諧。楊素與牛宏退朝。白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北齊徐之才。嘲王昕。姓云。有言則狂。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為羊。又嘲盧元明云。在上為虛。在邱為虛。生男為虜。配馬成虜。

梁宗如周面狹長。蕭督戲之曰。卿何為誇經。如周曰。自來不誇經。督大笑。君當不誇餘經。正應不信法華經爾。。○案北周書。此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而不狹長也。周乃悟。

蘇威之子。少聰敏。楊素甚奇之。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威無父。隋柳綽為侍御史。楊素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蕪。風調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為侍御史。綽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權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隋裴鐵杖。因朝集。考功郎豆盧威嘲之曰。裴是何姓。鐵杖曰。麥豆不殊。那忽怪。威報然。無以應之。唐閻立本為右相。姜恪為左相。恪立功塞外。立本尤善圖畫。非宰相之器。時人語曰。左相宜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虞世基。世南兄也。許善心。敬宗父也。同為字文士。及所善。封德彝時為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旬旬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葬。蹈以求生。人以爲口實。敬宗深銜之。

李昭德。則天時為相。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昭德。昭德問其故。對曰。爲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盡反邪。左右皆笑。

來俊臣與李昭德素不協。乃輕搆昭德有逆謀。囚下獄。俊臣以罪。同日被誅。是日大雨。士庶莫不痛昭德而慶俊臣也。相謂曰。今日天雨。可謂一笑一悲矣。

則天時三月。雪。蘇味道等以爲瑞。草表將賀。王求禮止之曰。宰相關雎陰陽。而致雪降。莽春。災也。安得爲瑞。如三月。雪。瑞。則臘月。雷。亦爲瑞。矣。舉朝嗤笑。以爲口實。

出竹卿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張倚。男。爽。參選。爲書判之首。衆知爽不讀書。議論紛然。元宗親試之。爽持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上怒。貶張倚爲淮南太守。敕曰。門庭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仍以託人。時士子皆以爲戲笑。

朱泚僭逆。姚合言爲侍中。源休同知政事。羣宴宴樂。既醉。令言與休論功。令言自比。何休曰。唯。唯。之謀。

成秦之業。無出乎之。右者。吾比蕭何。子為曹參可矣。時朝士在賊庭者。聞之。皆笑。謂休為火迫鄉侯。喬琳好談諧。侮虐為監察御史。與同寮畢燿。嘲謂往復。因成登陔。遂以公事互相告詰。坐貶巴州司戶。朱泚僭逆。琳掌賊中吏部。選人前白曰。所注某官不穩。便琳答曰。足下謂此選竟穩便乎。

李泌為相。奏請罷去。上雖不從。亦不除人。故諫司惟韓皋歸登而已。泌仍令收其器。令登等寓食於中書舍人。故時戲云。韓諫議難分左右。歸拾遺莫辨存亡。

願況性好談諧。柳渾李泌與之厚。自謂知己。乘樞要。當得達官。久之。遷著作郎。況不樂。求歸於吳。班列羣官。皆有侮玩之目。人皆惡嫉之。泌卒。況不哭。而有鬪笑之言。為憲司所劾。貶饒州司戶。○此韓皋本願。上條今移正。

關播奇重李元平。令知汝州。禦李希烈。至部募人修城。希烈令數百人投募。轉元平馳去。既見希烈。遣下地。希烈見其眇小無鬚。戲謂人曰。使汝取李元平。何故將元平兒來。因罵曰。瞎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也。

李實奏不早。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無告。乃徹屋瓦賣麥苗以供賦。優人成輔端。因戲作語云。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苗伍碩米。三間堂舍二千錢。如此語有數十篇。實以為誹謗。德令遽令杖殺此優。

王士平尚憲宗義成公主。縱恣不法。士平與之忿爭。憲宗幽公主於禁中。幽士平於私第。後釋之。時輕薄文士蔡南史為國雪散等曲。首遊處離異之狀。往往歌于酒席。憲宗聞而惡之。欲廢進士科。

于頔為蘇州刺史。暴橫觀察使王緯奏其事。德宗不省。後頗累遷。乃與王緯書曰。一蒙惡奏。三度改官。劉禹錫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游元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復出連州。大和二年。自和州召還。復作游元都觀詩。前篇云。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到看花回。後篇云。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後篇云。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又到來。人嘉其才而薄其行。

韓退之戲孟郊云。公合識安祿山。郊低頭云。識即不識。大知有它。豆盧瑑乾符中作相。宣制日。大風雷雨。拔樹左丞。韋贛賀之。瑑言及雷雨之異。瑑曰。此應相公為霖作解之祥也。瑑笑曰。霖何甚耶。及集賊犯京師。德宗出幸。瑑死於張直方之第。識者以為風雷不令之兆。鄭紫善為詩。多侮劇刺。時號鄭五歇。後體初去。盧江與郡人別云。惟有兩行公麻淚。一時酒向渡頭風。滑稽皆此類也。

姜師度好溝洫。所在必發乘穿掘。雖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忠孝善占星緯。時人語曰。傅忠孝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人傳之以為口實。酷吏郭霸為鬼所殺。時洛陽橋成。幸郭霸死。此即好事。稽對曰。百姓喜洛陽橋成。幸郭霸死。此即好事。

王勃為沛王府修撰。諸王屬雞。互有勝負。勃戲為檄英王雞文。高宗覽之。怒曰。據此。是交構之漸。即日斥勃。不令入府。

鄧元珽為吏部侍郎。既不稱職。甚為談者所鄙。又患消渴之疾。選人目為鄧消渴。為詩勝於道路。自唐以來。掌選之失。未有其比也。

薛逢與劉璋和善。而璋詞不逮。逢每侮之。至大中末。璋稍歷禁近。逢愈不得意。自是相怨。璋作相。逢為郎官。有薦逢知制誥者。璋以先朝立制。給舍須歷郡縣。而逢未嘗治郡。出為巴州刺史。既而沈詢楊收王鐸山舉士相繼作將相。皆逢同年進士。而逢文藝最優。楊收作相。逢有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潛龍無水護通神。○原脫潛龍無水。字據唐書補。收聞而大銜之。出為蓬州刺史。收能相。入為大常少卿。給事中。王鐸作相。逢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嶽一毫輕。鐸亦怨之。以恃才褻急。人士鄙之。終於秘書監。

崔善為為尚書左丞。令史惡其聰察。以其短而身僂。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膊上全無項。胸前列有頭。高祖購遺書者。加其罪。

秦宗權為其愛將中叢所執。昭宗御延喜樓受俘。京兆尹孫揆以組練繫之。徇於兩市。宗權檻中引頸謂揆曰。尚書明鑒。宗權豈反者耶。但輸忠不効爾。衆大笑。

神龍中。每霖雨。必閉坊門禱災。○原脫霖雨。右衛騎曹宋務先上疏云。雨暘或愆。貌言為咎。豈有一坊一市。遂能成召星靈。暫閉暫開。便欲發揮神道。○原脫。至今巷議街言。共呼坊門為宰相。謂能節宜風雨。愛調陰陽。如是。則赫赫師尹。便為虛設。悠悠蒼生。復何所望。景龍中。東都霖雨百餘日。閉坊市北門。駕車者甚苦。迂遠街市。言曰。宰相不能調陰陽。致茲恆雨。令我迂行。會中書令楊再思過。謂之曰。於理則然。亦卿牛劣耳。○原脫牛劣。楊再思。說引續世說改。

順宗冊憲宗為太子。中外相賀。至有感泣者。王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詩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

僧宗善騎射。法算至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好蹴鞠。與諸王賭鵝。鵝一頭。至直五十緡。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舉。進士舉。須為狀元。野猪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昭宗時。秦裴為楊行密守崑山。錢鏐使顧全武攻之。不下。全武欲殺裴。裴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慙曰。裴不愛死。何暇戲乎。益兵攻城。引水灌之。裴乃降。全武勸錢鏐宥之。鏐從之。時人稱全武長者。

昭宗時李茂貞劫魏幸鳳翔。朱全忠圍城。攻城者詭城上人云。劫天子。賊乘城者詭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朱梁成。初作僧。後鎮荆南。撫紆彫殘。時韓建亦披荆棘。以緝華州。人號北韓南郭。初澄朗二州本屬荆南。乾寧中。爲土豪雷滿所據。滿奏請韓唐宰相徐彥若執而不行。滿銜之。及彥若出鎮南海。路過江陵。滿猶快快。語及前事。彥若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者。偏州一草賊爾。令公何加兵。○何下似脫不字。舊五代

而反怨朝廷乎。滿報然而屈。因思嶺外有黃茅瘴。患者皆髮落。乃謂彥若曰。黃茅瘴。望相公保重。彥若應聲曰。廣南黃茅瘴。不死成和尚。譏滿曾爲僧也。滿終席懇報。

後唐莊宗劉后。生皇子繼及。后父劉叟以醫爲業。詣郡宮自陳。后方與諸夫人爭寵。恥爲寒族。答劉叟於宮門。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藥笈。令繼及攜戲蓋相隨。自稱劉山人來訪女。后大怒。笞繼及。

後唐僧誠惠云。能役使毒龍。可致風雨。其徒號爲降龍大師。京師旱。莊宗迎至洛下。親拜之。六宮參禮。士庶瞻仰。謂朝夕可致甘澤。禱祝數旬。略無徵應。或謂官以祈雨。無驗。將加焚燎。誠惠懼而遁去。及卒。賜號法雨大師。塔曰慈雲之塔。

石晉桑維翰。身短面廣。每對鏡。引續世說補與舊五代史合。自嘆曰。七尺之身。何如一尺之面。登第。同榜四人。秦王彝客陳保極戲謂人曰。今歲三箇半人及第。以維翰短陋。故謂之半人也。

石晉王松。契丹北邊。蕭翰立許王從益。僞署松爲左丞相。漢祖入洛。先降詔。諭令受僞命者。可並焚毀。勿至憂疑。於是臺司悉斂僞署告牒焚之。松以手指其胸。謂同列曰。此即二十四考中書令也。

五代周張可復。依晉公彥威爲青州從事。晉公以其滑稽好避事。目爲姦兒。

唐莊宗趨大梁。梁主召宰相謀之。鄭珪請自懷傳國寶。○類說引續世說引作避。詐降。以紆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受寶。

但如卿此策。果可了否。○原本集作竟。依類說引改。珪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

唐莊宗或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爲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色。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此一人。豈有兩人耶。帝悅。厚賜之。

湖南高從誨。時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漢與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號高無賴。江南邊鎮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爲潭帥。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修佛事。潭州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

周行逢兼總湖湘。○原作南。留。類說引改。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自王遠劉言以來。屢舉兵。將吏積功。及所編麻蠻夷。校校官三公者。以千數。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徐仲雅曰。四鄰亦畏我乎。仲雅曰。

侍中境內彌天太保。徧地司空。四鄰那得不畏。

江南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馮延巳等虛誕。唐主不聽。夢錫曰。姦言似忠。陛下若不悟。亡國必矣。及臣服於周。馮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嘗欲致君堯舜。○原脫欲字。類說引補。何意今日爲小朝邪。○類說引爲上有自字。

續世說卷第七

自新

企羨

簡傲

尤悔

自新

齊王洪軌爲晉壽太守。多賦賦賄。爲州所按。大懼。棄郡奔建業。復爲青冀二州刺史。悔爲晉壽時貨賂所敗。更厲清節。

宋蕭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打細腰鼓。侵尋鄰曲莫不患之。自後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齊張充緒之子也。緒歸吳。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曰。一身兩役。毋乃勞乎。充拜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有焉。及明年。便修改。多所該通。尤明易老。能清言。有令譽。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繁作部。高帝謂荀伯玉。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資饋。云。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割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梁蕭恪爲雍州刺史。委政羣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蔡遠。王暹。卿庚仲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

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積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帝以示格修大獻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奕奕廢日至通夜不止令蒼頭執燭或時睡頓則杖之奴曰郎君辭父母仕官若讀書執燭不敢辭今乃圍棋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乎琛愾然慙感遂詣亦彪○此有脫誤南史假書研習聞見日優

隋楊汪少凶疎好與人鬪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日楊侍讀吾之學生也

長孫順德受人餽絹唐太宗於殿廷賜絹數十疋以愧其心云得絹甚於刑戮如不知愧一禽獸爾殺之何益順德後為澤州刺史折節為政號為明肅先是長吏多受餽餉順德糾擿一無所容稱為良牧焉

太宗以柳亨為光祿少卿戒之曰與卿舊親情素甚厚卿為人交游過名今授此職宜存簡靜亨性好射獵有雙酒之名此後頗自飭厲杜絕賓客約身節儉太宗亦以此稱之

趙武孟初以馳騁田獵為事嘗得肥鮮以遺母病泣曰汝不讀書而田獵如是吾無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勤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官至右臺御史

程昇以王叔文之黨貶元和初李巽薦昇財賦請乘環錄用擢領淮南五道兩稅使昇自悔前非厲已竭節江淮錢穀之數多所剋革不剩下一不浚財經費以贏人頗便之後為宰相

石晉王建立位居方伯為政嚴烈其刑失於入者不可勝紀時人目之為王塚壘言殺人而積其屍也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慎獄民稍安之

企羨 齊王儉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效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以自況也儉生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

梁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紙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所在命食有人方之畫畫思澄欣然嘗之

北齊李神偉晚年無子見崔瞻才學風流為後來之秀歎謂邢邵曰昨見崔校兒便為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懷

後魏明帝嘗太后嘗宴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哀尚書朕之杜預也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為盡之侍座者莫不羨仰

唐李襲譽好寫書謂子孫曰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桑千株蠶之可以充衣江東所寫之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沒之後爾曹但勤此三事何羨於人

唐初選尚多於貴戚或武臣節將之家憲宗時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女婿德輿作相郁避嫌辭內職上頗重學士不徒已許之且歎德輿有佳婿遂令宰相於卿士家選文雅之士可居清列者以尚岐陽

公主人皆辭疾不應唯杜陵顧焉仕至三公元宗時太平久朝廷尊雖冗官擢居方面皆自謂下遷倪若水為汴州刺史見班婕妤人為大理少卿錢於郊謂之登仙恨不得為驕僕焉其情時為揚州採訪使

武后時宗楚客坐賊貶太平公主觀其第舍歎曰見其居處吾輩乃虛生爾○此有脫文今查五代史缺希聲傳云日殺湖南馬希聲聞梁太祖食雞暮之日殺五發引頓食雞膽數盤五十雞為膳居世無感容庚中武穆王于衡陽將發引頓食雞膽數盤前吏部侍郎潘起讓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菹何代無賢○原脫服食二字然病瘋石晉梁文矩善清靜之教聚道書數千卷企慕赤松留侯之事而服食尤盡其善據舊五代史補痺五十九終

王瞻字明遠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為王府參軍嘗謁劉彥卿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予二人彥卿不悅

黃門郎路瓊之太后之兄慶之之孫也與王僧達鄰居嘗車服以謁僧達僧達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賤人路慶之者○原脫人手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訴於孝武帝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謁王僧達見辱乃其宜爾

齊蕭子顯自負才氣為吏部尚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搨而已衣冠竊恨梁張續性極傲為尚書僕射時何敬容方盛賓客輻湊有詣續者輒拒之曰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又云不喜與俗人共事出為湘州刺史吳興人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續路經鄂州綸饋之南浦規在坐續不平之忽舉盃曰吳規慶汝得陪今宴規即時起規子翁孺知父被辱氣結便卒規憤哭亦引規妻深痛夫子女日又亡時人謂張續一盃酒殺吳氏三人

陳陳暄乃後主狎客甚見親昵而悔之嘗倒懸於梁臨之以刃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即成而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遂縛艾為帽加于其首火以蒸之然及於髮垂泣求哀聲聞于外而弗之釋衛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擯之拜謝曰陳暄無罪後主素重莊乃引暄出經數日暄惶而死

梁朱異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侮之異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為蔑尤甚我是以先之

宋檀超放誕任氣為州西曹蕭惠開為別駕稍相凌辱而超舉動噉噉目惠開曰何足以一爵高人超嗜酒好談詠自比晉郭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為優也

續世說 卷七 一一一

鷹之朝曰吳隱我遂逐之。

哀帝時魏博羅紹威以牙軍之逼召朱全忠全忠殲八千餘家其餘散在州縣攻討悉平全忠留魏半年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全忠之去蓄積爲之一空紹威雖除其偏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

後唐周德威身長面黑笑不致容凡對敵列陣凜然有肅殺之風中興之朝號爲名將胡柳之役德威欲以方略制之莊宗迫之出戰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父子俱戰沒莊宗恸哭謂諸將曰夷吾良將吾之咎也

後唐閔帝胤瀛王立諸軍以賞薄怨望諸曰除卻生善薩扶起一條鐵以閔帝仁弱瀛王剛嚴有悔心也後唐張延朗末帝時以宰相判三司晉高祖在太原朝廷猜忌不欲令有蓄積係官貨財留使之外延朗悉遣取之高祖銜之晉高祖入洛送臺獄誅之其後以還求計使難得其人甚追悔焉

石晉崔悅知貢舉有進士孔英者行醜而才薄宰相桑維翰深惡之及悅將鑲院來辭維翰曰孔英來也蓋棍之也悅性純直因默記之遂放及第榜出人皆喧譁維翰舉手自抑其首者數四蓋悔言也

湖北高季興唐莊宗平定天下季興來朝時論多欲留之郭崇韜以方推信華夏請放歸藩季興促程而去至襄州酒醉謂孔勣曰是行有二錯來朝一錯放歸一錯

石晉末年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王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墜跌悔何所及

周世宗時河東劉崇召契丹入寇崇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殺也何必契丹今日不唯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既戰崇敗述歸○烏維原本誤屬上條今正

世宗謂江南鍾謨等曰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請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毋悔乎

江南孫晟鍾謨使於周世宗待之甚厚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主蠟書誘將李重進皆誘毀反間之詞帝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唐虛實默然不對送軍巡院更使曹翰與之飲酒從容問之終不言翰乃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擢州司馬既而帝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少卿

周世宗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真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亦悔之末年浚寬登遐之日遠近哀慕焉

續世說卷第八

棲逸

輕誕

賈媛

棲逸

宋王宏之不赴辟召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宏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宏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原脫內字據南史補

宋何鑠心疾無故害其妻王氏坐法死三子求點允點以家禍絕昏宦求隱虎邱山允居若邪山雲門寺世論以點爲孝隱允爲小隱又號點爲大山允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又曰何氏三高

齊孔稚珪字德璋不樂世務居宅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常鳴鼓吹候之聞蛙鳴曰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

陶淵明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遂賦歸去來以遂志嘗言五六月北窗下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宋宗少文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字衡山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恐難徧觀名山唯澄懷觀道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少文傳焉○原本孫山子據南史改亦隱廬山魚復侯子譽厚遺贈遺測曰少

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最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侍中王秀之尤欽慕之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己相對王儉雅重之贈以蒲荷筍席

宋周續之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道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

關康之世居京口顏延年等許人當時名士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袍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臥了不相問延年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咸榮緒亦隱京口時號爲二隱咸自號被褐先生

宋褚伯玉字元璣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爲之娶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要致之邱珍孫與僧達書云卻粒之輩澆澆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賴僧達答云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人或留庶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薛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

盧度隱居廬山西昌三廬山居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後又會稽鐘山有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道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梁阮孝緒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末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掛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要之不赴曰非志願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應酬可聊何以異夫驥驥

南岳鄧先生名郁斷穀三十餘年唯以澗水服雲母屑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姬三十並著絳紫羅縠桂欄年皆七八色點桃李質勝瓊瑤謂郁曰君有仙分故來相尋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郁曰期會至矣是日無疾而終山內唯聞香氣武帝令作鄧元傳敘其事

陶宏景字通明幼有異操終身不娶得萬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爲遠矣以茅山爲金陵華陽之天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以隱居代名特愛松風庭館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梁武帝手敕招之不出惟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

梁劉慧斐考秀居東林寺慧斐於山北構一園名離垢園時人號爲離垢先生論者自遠法師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

周章魚所居之宅環帶林泉對觀琴書蕭然自逸文帝貽之以詩敕有司曰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遙

公時人號爲居士焉

唐時蜀人朱桃椎隱居不仕沉浮人間竇軌在益州召見遊以衣服逼爲卿正桃椎口竟無言乘衣於地而走逃入山中結庵澗曲夏則裸形冬則緝樹皮自覆每爲芑履置之於路人見之者曰朱居士之履也爲粥米置本處桃椎至夕取之不與人相見高士廉鎮蜀時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直視不去廉每令存問桃椎見使者輒入林自匿

郗純爲諫議大夫與元載不合退歸東洛自號伊川田父清名高節傳於天下

孔巢父韓準裴政李日張叔明陶河同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白又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

王龜字大年起之子也起第在永福里龜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於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齋齋吟嘯其間號半隱亭從起河中

谷起保釐東周龜於龍門西谷構松齋棲息起鎮興元龜於漢陽之龍山立隱舍每浮舟而往其閑逸如此後爲浙東觀察使爲賊所害

武氏燮盛惟安平郡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以琴書藥餌爲務中宗即位以安車備禮徵之攸緒應召至都又歸山中及三思延秀構逆諸武多坐誅燮唯攸緒不預其禍睿宗即位又令人安息之開元二年攸緒請居廬山制不許敕州縣數加存問勿令外人侵擾十一年卒年六十九

崔咸銳之子也銳在澤潞有道人自稱盧老銳館之於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爲君子因指口下黑子爲志及生成果有黑子其形神即盧老也銳以盧老字之咸既冠極心高尚志於林壑往往獨游南山經時方遠尤長於歌詩或風景晴明花朝月夕朗吟意愜必懷僧沾襟皆趨高奇名流嗟悵

司空圖唐昭宗時見紀綱大壞深惟出不知處乃稱疾不起梁將篡唐柳璨希賊旨陷害舊族詔圖入朝圖懼誅力疾至洛陽指趣極野

泉石林亭頗稱幽棲之志日與名僧高士游詠其中作休休亭記又爲耐辱居士歌題於東北樹既脫柳寮之禍乃預爲壽藏故人來引之墟中賦詩飲酒曰非止暫游此中也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僕鸞臺自隨歲時村社粢糈祠禱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甘無傲色

張果隱於中條山元宗召至禁中邢和璞推之蕭然不知其甲子師夜光善視果與並坐而不能見元宗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菹汁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以菹汁飲果果引三卮醺然如醉曰非佳酒也引鏡視齒焦黑矣以鏡如意擊齒藏于帶中乃以紅藥傳斷就寢良久齒皆生粲然潔白後入恆山不知所之

田游巖母妻子俱有方外之志入箕山就許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山東鄰高宗幸嵩山親勞之游巖曰臣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遙出仕宦坐與裴炎交結放還山

成亨初史德義隱居虎邱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塵市

○原說東市據唐書改號爲逸人文昌左丞周與

穆宗時李景儉為諫議大夫。凌蔑公卿大臣。使酒尤甚。蕭俊段文昌相次輔政。景儉輕之。形於談詠。二人俱訴之。貶建州刺史。元稹用事。又召為諫議大夫。景儉朝退。與馮宿楊嗣復溫造李肇王鈺同謁史官。獨孤朝。乃與史官飲酒。景儉乘醉詣中書謁宰相。呼王播崔植杜元穎名。面疏其失。詞頗悖慢。宰相遜言止之。旋奏貶漳州刺史。

鄭世翼人號輕薄。時信明自謂文章獨步。多所凌轢。世翼遇諸江中。謂之曰。嘗聞楓落吳江冷。信明欣然。示以餘篇。世翼覽之未終。曰。所見不如所聞。投之於江。信明不能詰。擁楫而去。

李林甫聞蕭穎士名。欲拔用之。穎士在廣陵。居母喪。緘麻而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大怒。乃為伐櫻桃賦。以刺林甫。云。擢無庸之瑣質。因本支而自庇。泊枝幹而非據。專朝廷之右地。雖先寢而或薦。豈和羹之正味。其狂率不遜如此。

劉勰以河朔歸朝。穆宗命張宏靖鎮之。宏靖莊默自尊。所辟章雍輩多少年輕薄之士。數以反虜誦貴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箇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朱梁王彥章嘗輕唐莊宗曰。李亞子。鬪雞小兒。何足可畏。後戰敗。夏魯奇誡其語。曰。王鐵槍也。揮槍刺之。馬踏被擒。莊宗曰。爾嘗以小兒待我。今日服未。彥章曰。大事已去。非臣智力所及。

石晉劉處讓以除執金吾有所不及。軍恩之際。又未擢用。一日至中書。宰臣馮道趙鼎李崧和凝在列。處讓因酒酣。歷歷語相道笑而不答。

五代漢史宏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劍。至如毛錐子。何足用哉。王章曰。雖有長鎗大劍。若無毛錐子。贖軍財賦。何自而集。宏肇嘿然。章尤輕視文士。曰。此等若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

漢賈緯。文章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情類不平。目之為賈鐵嘴。受詔修高祖實錄。經柔維翰身。段之日有白金八十錠。又以所撰日歷示監修王峻。皆謀賈實。貞固蘇禹珪之短。歷歷朝士之先達者。峻惡之。謂同列曰。賈給事家有子。亦要門閥。無玷。今滿朝並遭非毀。教士子何以進身。乃於太祖前言之。出為平盧行軍司馬。

賢媛

宋蕭嬌妻羊氏。○原作某氏。字淑韓。母嘗有疾。淑韓於中夜祈禱。忽見神人在燈下。自稱杜桑君。曰。若人無患。令滯氣在文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

陶淵明賦歸去來以遂志。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為夫耕於前。妻耘於後。云。

朱百年妻孔氏。百年卒於山中。蔡興宗為會稽太守。餉孔氏米百斛。孔氏遺婢詣郡固辭。時人美之。以比梁鴻。

隋許善心不肯從宇文化及。被害。母范氏年九十三。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臥不食。後十有餘日亦終。

唐高祖質后。隋總管毅之女也。毅謂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許之。乃於門屏畫二孔雀。有求婚者。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之。前後數十輩。皆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毅大悅。遂歸高祖。後善字。○此脫字。舊唐書作善。類高祖之書。人莫能辨。工篇章。好規戒。

太宗長孫后。太宗常與后論及賞罰之事。后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婦人。豈敢預聞政事。太宗固與之言。竟不答。后所生長樂公主。太宗特所鍾愛。及將出降。敕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將封皇子。帝曰。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乎。若今公主之禮。則有過長公主者。理恐不可。太宗以徵言告后。款曰。能以義制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之臣矣。因請遣中使齎帛五百匹。詣徵宅。賜之。后嘗著論。謂漢馬后。以為不能抑退外戚。令其貴盛。乃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此乃開其禍端。而防其事爾。

太宗徐賢妃。諫伐遼云。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它衆。喪已成之我軍。諫造宮室云。終以茅茨示約。猶與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敵。又云。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諫服玩纒靡云。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

貝州宋廷芬五女。若莘。○原舊唐書。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有詞學。德宗俱召入。試以詩賦。問經史中大義。深加賞歎。德宗能詩。若莘姊妹應制屬和。每進御。無不稱善。德宗嘉其節。不以宮妾遇之。呼為學士先生。

唐高祖第三女。徵時嫁榮紹。高祖起義兵。紹與妻謀曰。尊公欲掃清多難。紹欲迎接義旗。同去則不可。獨行恐懼。後善為計。若何。妻曰。公宜速去。我一婦人。隨時別自為計。紹即開行。赴太原。妻乃歸鄉。散家財。貨起兵。以應高祖。得兵七萬人。與太宗俱圍京城。號曰娘子軍。京城平。封平陽公主。葬時。特用鼓吹。以賞軍功。

鄭善果母翟氏。賢明曉政道。每善果理務。翟氏常於閣內聽之。聞其判斷合理。歸則大悅。處事不允。母則不與之。善果伏於牀前。終日不敢食。善果由此厲己為清吏。

崔元暉母盧氏。嘗戒子曰。吾見姨兄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貧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物所從來。若此。俸祿餘貨。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殊。陶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為此也。汝等坐食俸祿。榮幸已多。若不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元暉遵奉母戒。以清謹見稱。

李光弼母李氏。有髮髻數十莖。長五六寸。以子貴。封韓國太夫人。弟光進亦一品。節制。雙旗在門。鼎味就養。極一時之榮。薛元曉妻林氏。有母儀令德。博涉五經。善屬文。所為篇章。人多誦詠之。元曉卒。其子道輔等皆林氏訓導。登科者多。凡七十人。衣冠榮之。

子孫尚廣德公主。黃巢犯關。信宗出幸。琮病不能從。賊起為相。琮以疾辭。為賊所害。而救公主。主視琮受禍。曰。妾李氏女也。義不獨存。願與子公并命。賊不許。公主入室。自縊而卒。

令狐頊為吉州刺史。齊映廉察江西。故事。刺史始見觀察使。皆戎服庭趨。頊以前輩。恥為此禮。入告其妻。妻亦以抹首庭謁為非。謂頊曰。卿自視何如人。頊曰。走小生。卿如不以此禮見。便難黜死。我亦無恨。頊曰。噫。乃以容禮見。映深以為憾。以事奏。貶頊為衡州別駕。

李極迫於襄王。極僞署內相。心不自安。嘗於退朝。駐馬園。望南山而吟曰。紫宸朝罷。罷罷。丹鳳樓前。駐馬看。唯有南山煙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後死於亂兵。妻盧氏。知書能文。有姿色。伏極屍。哭。賊逼之。至斷一臂。終不願竟為賊所害。

李德武妻裴淑。英。裴短之女也。德武坐事徙嶺南。短妻請離。婚。婚。帝許之。德武將與裴別。謂曰。媿始爾。便事分。離。遠。投。瘴。癘。恐。無。還。理。君。若。奏。留。必。欲。改。嫁。爾。於。此。即。事。長。訣。矣。裴。泣。下。欲。操。刀。割。耳。誓。無。他。志。裴。與。夫。別。後。常。誦。佛。經。不。御。膏。澤。因。讀。列。女。傳。見。稱。述。不。改。嫁。者。乃。謂。所。親。曰。不。踐。二。庭。婦。人。常。理。何。為。以此。載。於。傳。記。乎。十。餘。年。間。與。德。武。音。信。斷。絕。時。有。柳。直。求。婚。許。之。期。有。定。日。裴。以。刀。斷。髮。悲。泣。絕。糧。短。不能。奪。德。武。已。於。嶺。表。娶。朱。氏。為。妻。○原。脫。爾。字。及。遇。赦。得。還。至。襄。州。聞。裴。守。節。乃。出。其。後。妻。重。與。裴。合。生。三。男。四。女。貞。觀。中。德。武。終。鹿。城。令。裴。餘。亦。卒。

樊產妻魏氏。產。卒。屬。李。敬。業。之。亂。為。賊。所。獲。逼。令。再。嫁。魏。曰。我。夫。不。幸。亡。沒。未。能。自。盡。今。復。見。逼。管。故。豈。非。禍。從。手。登。耶。乃。引。刀。斬。指。棄。之。地。賊。驚。又。欲。妻。之。以。刀。加。頸。脅。之。大。罵。被。殺。

武后時。越王貞。謀。復。唯。紀。王。慎。不。預。謀。乃。亦。坐。死。女。東。光。驛。主。楚。媛。幼。以。孝。稱。適。裴。仲。將。相。敬。如。賓。時。宗。室。諸。主。皆。以。驕。奢。相。尚。裴。媛。獨。尚。儉。素。曰。所。貴。於。富。貴。者。得。適。志。也。今。獨。守。勤。苦。將。何。所。求。楚。媛。曰。幼。而。好。禮。今。而。行。之。非。適。志。歟。慎。因。問。至。楚。媛。嘔。血。數。升。免。喪。不。御。膏。沐。垂。二。十。年。

憲宗以杜倕尚岐陽公主。公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啻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始至。則與琮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家。賊。可。制。者。自。是。閨。門。肅。然。不。聞。人。聲。琮。宗。大。漸。命。太。子。監。國。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武。氏。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有。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劍。開。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狗。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

長孫皇后侍太宗疾。累月。晝夜不離。常繫毒藥於衣帶。曰。若有不諱。義不獨生。貞觀十年。皇后疾篤。因取衣帶之藥。以示上。曰。妾於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從。乘輿。不能當。呂后之地。爾。

唐常侍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石牆。因雨墮陷。得錢盈缸。奴婢喜。走奔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它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遂命掩而築之。三子皆進士及第。

景讓為浙西觀察使。左都押衙。作。杖。殺。之。軍中憤怒。將變。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於讓於庭而責。

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視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潘炎。德宗是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劉。女也。京尹有故。伺候炎。累日不得見。乃遣闖者三百。緝。夫。人。知之。謂炎曰。豈有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其危可知也。避勸炎。避位。子孟陽。初為戶部侍郎。夫人憂。傷。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孟陽解。論。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將。觀。之。因。偏。召。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觀。之。既。罷。會。喜。曰。皆。爾。之。備。也。不。足。憂。矣。未。坐。慘。綠。少。年。何。人。也。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朱梁朱延年守壽州。為楊行密所破。妻王氏聞之。乃部分家僕。悉授兵器。遣闖中州之扉。而捕騎已至。遂集家。屬。出。私。帑。發。百。餘。合。州。一。解。焚。之。既。而。稽。首。上。告。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為。讎。者。所。辱。乃。投。火。而。死。石。晉。李。從。溫。在。兗。州。多。創。乘。輿。器。服。為。宗。族。切。戒。從。溫。弗。聽。其。妻。關。氏。素。耿。介。一。日。厲。聲。於。牙。門。曰。李。從。溫。欲。為。亂。擅。造。天。子。法。物。從。溫。驚。謝。悉。命。焚。之。家。無。所。收。關。氏。之。力。也。湖。南。馬。希。範。以。虜。臣。戰。死。遺。孀。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効。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為。念。王。以。母。為。賢。厚。恤。之。

續世說卷第九

感溺

黜免

傷逝

汰侈

感溺

宋顏延年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過。禮。嘗。過。延。年。墜。牀。致。損。子。竣。殺。之。延。年。痛。惜。甚。至。嘗。於。寢。坐。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多。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年。延。年。懼。墜。地。因。病。卒。孝。武。時。竣。貴。用。事。稱。六。貴。人。

北齊武成。見空中五色物。稍近。變成一婦人。去地數尺。亭亭而立。食頃。變成觀世音。徐之才曰。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遂愈。

唐中宗。皇后。帝在房州時。常謂后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說。引武三思入宮。中升御牀。與后。雙陸。帝為點籌。以為歡笑。

姜皎。元宗在藩。見而悅之。皎亦委心焉。及即位。召為殿中少監。數召入臥內。命之捨敬坐侍。○原。以。作。山。其。後。唐。書。改。

私與后妃連榻。間以擊毬鬪雞。常呼為妾七而不名也。賜以宮女名馬珍物。不可勝數。嘗與后妃在殿庭。版一嘉樹。故稱其美。遂令徙植於其家。後為太常卿。楚國公。又為之下。教辨謗。云悠悠之談。嗚嗚安作。醜正惡。而竊生謗言。

天后時。張昌宗得幸。又將其兄易之。由是兄弟俱侍禁中。傅粉施朱。衣錦繡衣。詔置奉宸府。以易之為令。令選美少年為左右。奉宸供奉。右補闕朱敬則上疏云。陛下內寵有薛懷義易之兄弟。足矣。尚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資潔白。美髯左。監門衛長史侯祥。自云過於懷義。專欲自進。瑞奉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於朝聽。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銀百段。

元宗時。張璋王珣王毛仲皆鄆通。因瑞之流也。毛仲本高麗人。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每入侍宴。與諸王妾。較等御輦前。連榻而坐。元宗或時不見毛仲。則悄然思之。如有所失。見之。則歡洽連宵。有至日晏。○原本王妾改。唐書。

徐浩妻其妾侯莫陳氏。以妾弟冒選。託侍郎薛邕注授京尉。為御史部夫。彈吏集自賢所棲李大郎。尚侍殿學士。貶明州別駕。

喬知之有侍婢曰野娘。美麗歌舞。為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憤。因作綠珠篇以寄情。密送與婢。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諷酷吏羅織。知之下獄死。

太宗俘虜天竺國人。就其中得方士那羅邏婆婆羅。自言二百歲。云自有長生之術。太宗深加禮敬。館之於金闕門內。造延年之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發使天下。採諸奇藥異石。不可勝數。延歷歲月。藥成。服竟不効。放還本國。

武宗奉道。龍道士趙歸真等。築望仙臺於南郊。尊號中令。增明道字。毀天下釋教。以銅像鑄錢。錢上。餌金丹。性加急躁。喜怒不常。會昌五年。秋冬以來。覺有疾。而以爲換骨。上移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復游獵。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明年。上仙。宣宗即位。誅趙歸真。流軒轅集於嶺南。既而自受錄于劉元靜。迎軒轅集於禁中。餌方士藥。日覺羸弱。疽發於背。遂非天下。

閩主王曦。納金吾使尙保疑之女。立爲賢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有。則有之。

宋徐羨之不悅。願延年。出爲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令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又爲劉湛所出。爲永嘉太守。甚怨憤。作五君詠。其詠阮咸云。廉潔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自序也。

宋袁淑不附劉湛。大相希仲。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尋乃以久疾免官。

隋文帝寵任高穎。後坐事免。以公就第。文帝謂侍臣曰。我於高穎。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

默然忘之。如無。頗不可以身要。自云第一也。唐蕭瑀。以房元齡杜如晦新用事。新封倫而見疎。心不能平。上封事論之。而辭旨寥落。由是忤旨。廢于家。其後。又超知政事。累擢。奏云。元齡以下。相與執權。有同膠漆。但未反爾。太宗爲之信誓。積久。銜之。因稱請出家。許之。又云。不能出家。下詔切責。出牧小藩。仍除其封。

顏籀字師古。爲秘書少監。多引後進之士。爲郎校。抑素流。先貴勢。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人言其納賄。山是出爲郴州刺史。未行。太宗惜其才。謂之曰。卿之學識。良有可稱。但事親居官。未爲清論。所許。今日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經任使。不忍遐棄。宜深自戒勵也。師古父名思魯。

文德皇后崩。百官請經。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咸指之。中書舍人許敬宗見而大笑。爲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馬。

李義府作相。罪惡貫盈。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爲義府望氣云。所居宅有獄氣。積錢二十萬。乃可厭勝。義府信之。聚飲更急。爲人所發。除名。長流嶺州。朝野稱慶。爲之語曰。今日。巨唐年。○原本巨作似。還誅四凶族。司刑太常伯劉祥道推鞠其事。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之。通衢。義府先多取人奴婢。及敗。一時奔散。各歸其家。露布有云。混奴婢而亂放。各歸家而脫入。謂此也。

李繁無行。父必與梁蕭友善。蕭卒。繁亂其配。士論駭。繁坐此。積年委棄。起爲太常博士。太常卿權德輿奏斥之。後除大理少卿。諫官御史章疏相繼。出爲亳州刺史。

潘孟陽以度支副使。巡江淮。但務游賞。與婦女爲夜飲。及歸。大失人望。罷爲大理卿。憲宗令鄭敬宣。慰江淮。戒之曰。朕宮中用度。一匹以上。皆有簿籍。唯賑恤貧民。無所計算。卿今登車傳令。宜體吾懷。勿學潘孟陽。所至。但務游飲。游山寺而已。其爲人主。薄如此。

張仲方。九齡之族也。爲度支郎中。太常監李吉甫。爲恭懿。仲方駭之曰。通敏資性。便媚取容。故載踐樞衡。愚致台矣。大權在已。沈謀罕成。好惡徇情。輕諾寡信。○原本謂謂。擬傳唐書。諂淚在臉。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憲宗貶仲方爲遂州司馬。自駭謫之後。爲德裕之黨。擯斥。坎軻而沒。

楊虞卿能朋比。唱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時號黨魁。京師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密旨捕小兒。無算。民間相告。語屬小兒。甚密。街肆。憤憤。上聞之。不悅。鄭注不自安。御史大夫李固。素疾虞卿。朋黨。乃言此。語出於虞卿之從人。上怒。收虞卿下獄。其家稱冤。自京兆尹。再貶度州司戶。

李邕貶欽州。道化縣尉。後爲滑州刺史。上計京師。邕素負美名。頻被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政忌勝。糾落在外。人間素有聲聞。後進不誠。京洛阡陌。聚觀。以爲古人。或將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防門巷。

元和初。韋執誼貶崖州司戶。參軍。刺史李中憐其羈旅。乃舉牒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頗諳公事。幸期佐理。

勿憚慶賢事須州軍以術推。

朱全忠秋昭宗以裴樞朝廷宿望全忠奏以伶人張廷範為太常卿樞以為必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淳不入浮薄之類觀此議論本態雖矣李振曾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皆由浮薄之徒紊亂紀綱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有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為浮薄貶逐無虛日稍紳為之一空。

五代李知損仕晉以受賂謫均州仕漢以受賂謫州司馬至周徵還又上章求為過海使世宗怒除名配沙門島知損將行謂所親曰余嘗遇善相者言我三逐之後當居相位余自此而三矣後才茂餘卒於海中。

傷逝

梁王規字威明卒皇太子與湘東王釋書曰王威明風韻道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寔俊人也一逝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鏡長淮絕瀨。

宋范煜謀逆子蕭連坐就刑於市煜亦醉蕭取土果皮以擲煜呼為別駕數十聲煜問曰汝曠我耶蕭曰今日何緣復曠父子同在不能不悲爾煜妻來別先撫蕭曰君不為百歲阿家不成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煜乾笑而已蕭幼而深慕衣服竟未嘗有黠處死時年二十齊豫章王彧奏武帝哀痛敕王融作銘曰半岳摧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

陳魯廣遠為將陣亡被執憤慨而卒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棺頭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

宋孝武般淑妃卒邱靈鞠獻挽詞三首云雲橫廣階暗霜深高殿寒帝憶句嗟賞。唐明皇西幸至馬嵬驛楊貴妃絕死瘞於驛西道側上皇自蜀還密令中使改葬於他所初瘞時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壞而香囊猶在內官以獻上皇視之悽惋令圖其形於別殿朝夕視之。

元宗楊皇后肅宗之母也元宗命張說為埋銘云石獸澁兮綠苔粘宿草殘兮白露沾園寢關兮脂粉膩不知何年開鏡奩。

朱梁末帝唐莊宗納其妃郭氏許收葬末帝成鵬作誌文警句云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嶷無色空餘泣竹之妃聞者為之悽然。

汰侈

梁賀琛嘗於武帝云今之宴喜相競誇豪積果如邱陵列肴同綺繡習以成俗日見滋甚宜嚴為禁制導以節儉糾奏浮華。○原本作禁禁。變其耳目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羣故勉強而為之苟以純素為先足正彫流之敝宋武帝時嶺南獻入箭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以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

夏世祖性奢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蓋樹壯大皆彫鏤圖書被以綺繡窮極文采魏主入其城顧謂左右曰叢爾之國而川民如此欲不亡得乎。

魏河間王琛駿馬十餘匹以銀為槽窗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飾。徐湛之產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之妙冠於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家子資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兩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遜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起之子也並名奢豪與湛之以有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兼何孟之美。

湛之孫觀字君倩仕梁為湘東王鎮西咨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時襄陽魚宏亦以豪華稱府中語曰北路魚南路徐。

宋謝靈運性豪華車服鮮麗衣服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梁蕭宏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房數百餘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伴於東昏潘妃寶曆直千萬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作饑餓論。

魚宏嘗謂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大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酬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一時之驚絕有眠牀一張皆是麝香四面周匝無一有異用銀鑲金花壽福兩重為腳。○原本重說。字據南史。陳孫瑒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窬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備及出鎮鄆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菱良辰美景賓從並汎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隋文帝子秦王俊盛修宮室窮極侈麗為妃作七寶臺重不可載。○原本車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又為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棟楹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盛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戲於上。

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兩盛水養魚以自給煬帝作西苑其內為海北海北有龍鱗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則錄為菱荷乘輿臨幸則去水而布之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游西苑作清夜游曲馬上奏之。

唐太宗盛飾宮掖明然燈燭與蕭后同觀之謂曰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后笑而不答固問之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不同爾帝曰附主何如蕭后曰每至除夜殿前諸位設火山數十盞沉水香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以甲煎簾之飾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中用沉香二百餘車。○原本乘。甲煎二百餘石房中不燃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妾觀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殿內所焚是膏油但覺煙氣薰人太宗良久不置口刺其奢心服其盛。

元宗以風俗奢靡開元二年秋七月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無得服珠玉錦繡繡也。

楊銜揚綺韓韓三夫人號開第。各極壯麗。一堂之成。動贖千萬。既成。見它人有勝己者。皆輒毀而改爲。誠國尤爲豪蕩。一旦。帥二徒突入。章嗣立宅。即撤去舊屋。自爲新第。但授章氏以隙地十畝而已。中堂既成。召匠巧。約錢二百萬。復求貨。拔誠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噉而不顧。曰。請取螻蛄。蜥蜴。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元宗每月幸華清宮。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寶之煥發。遺御鑿鳥琴瑟。珠翠燦爛。芳馥於路。天寶九載。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元宗命官姚思勳爲司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元宗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極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帷幕。器用充物其中。布帖白檀牀二。皆長一丈闊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於廚庭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甕一。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纖銀絲篋及爪篋各一。它物稱是。雖禁中御之物。殆不及也。上令中使謹役常戒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

郭孝恪性奢侈。僕妾器玩。務極鮮華。雖在軍中。牀帳完具。嘗以遺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爾。社爾一無所受。太宗聞之。曰。二將優劣之不同也。郭孝恪爲虜所屠。可謂自貽伊咎耳。章陟安石之子。門地豪華。早踐清列。侍兒閹闈。列侍左右者千數。衣香藥石。咸有掌典。與馬僮奴。勢踰王家主第。

裴斐性奢侈。名馬在櫪。直數百金者常十數。自創巾子。號僕射巾。初代鴻漸爲相。小吏以侍鏡文簿白之。覽顧視。喜見於色。其嗜利若此。元宗幸蜀。所居後以爲道觀。節度至。皆先拜而後視事。郭英又鎮蜀。移去。元宗鑄金真容。自居之。頗恣狂瀆。取女人騎驢擊毬。制細鞞鞍及諸服用。皆修飾裝飾。日費數萬。以爲笑樂。乘時而奔。爲人所殺。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方舟並進。以急趨疾進者爲勝。杜亞在淮南。乃令以漆塗船底。貴其速進。又爲綺羅之服。塗之以油。令舟子衣入水不濡。亞本書生。奮縱如此。

安史大亂之後。法度廢弛。內臣戎帥。競務豪華。亭館第宅。力窮乃止。時謂木妖。馬騫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及騫卒。京師士庶觀其中堂。或假稱故吏。爭往赴弔者數百人。德宗即位。詔毀騫中堂。及中官劉忠翼之第。仍命馬氏獻其園。謂之奉誠園。

潘孟陽氣尚豪俊。不拘小節。居第頗極華峻。憲宗微行至樂游園。見其宏敞。工猶未已。問之左右。以孟陽對孟陽。懼而罷工作。王起富於文學。而理家無法。俸料入門。卽爲僕妾所有。文宗以師友之恩。恤其家貧。特詔每月割仙韶院月料錢三百千。添給議者。以與伶官分給。可爲恥之。

段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泊二十年。其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苟說於心。

無所愛惜。乃至奢侈過度。物議貶之。文宗素非儉。謂宰臣曰。朕開前時內庫。唯二錦袍。飾以金鳥一袍。元宗幸溫泉。御之一。卽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貴。往往皆有。左衛副使張元昌。用金唾壺。昨因李訓。已誅之矣。中宗安樂公主。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以修麗相高。擬於宮中。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捕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廣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大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月影中。各爲一色。

懿宗咸通十年。以同昌公主。適拾遺章保衡。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爲資送。賜第於廣化里。窗戶皆飾之以雜寶。并藥臼。糟櫃。亦以金銀爲之。編命鑄爲之。箕筐。賜五百萬緡。它物稱是。十一年。以保衡爲相。是年。公主薨。明年。葬章氏之人。爭取庭祭之灰。汰其金銀。凡服玩。每服皆百二十。與以錦繡珠玉。爲儀衛。明器。輝煥三十餘里。賜酒百斛。餅餠四十。以飼侍夫。上與郭淑妃。恩公主。不已。樂工李可及。作嘯百年。曲舞者數百人。發內庫雜寶。爲首飾。以綾八百匹。爲地衣。舞罷。珠璣覆地。十四年秋。懿宗上仙。是冬。保衡賜自盡。

後唐李存審。近代良將也。常謂諸子曰。予本寒家。少小攜一劍而遠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帥。其間屯危患難。履鋒冒刃。入萬死而無一生。身方及此。前後中矢。僅百餘。乃出錢以示諸子。因以奢侈爲戒。淮南楊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燃十圍之燭。以擊瑟。一燭費錢數萬。

朱梁朱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夏以羅幃護之。石晉張勳。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近郊。懸於大家之上。忽有黃雀銜一銅錢。落於幃前而去。歸復於街院。畫臥見二燕相鬪。畢。各銜一錢。落於幃前。後所獲三錢。常秘於巾箱。識者以爲大富之兆。後後爲富家。積白金萬緡。藏之窟室。出入以庖者十餘人。從行。食皆水陸之珍。厚自奉養。無與爲比。孫晟仕江南。二十年間。貨財邸第。頗適其意。以家妓甚衆。每食不設食。凡令衆妓各執一食器。周侍於其側。謂之肉臺。其自奉養如此。

蜀主王衍。奢縱無度。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藉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蒸皂莢。以亂其氣。結紉爲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銷山。經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乘燭炬千餘。居前。却立照之。水面如畫。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遂且以是爲常。

湖南馬希範。奢欲無厭。宮室園囿。服用之物。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沉香爲八龍。飾以金寶。長千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爲一龍。其幃帳。鳳長丈餘。以象龍角。石晉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

王氣因茲而盡。後主大怒，竟被賜死。
 章華後主曰：陛下即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奔之草莽，詔侯儀邪，升之朝廷，今輿場日盛，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茲更，輅臣見騰鹿復游於姑蘇矣。後主大怒，即日斬之。

宋明帝起湘宮寺，曰：此是大功德處。鳳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鬻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感，罪高佛國，有何功德？袁粲在坐，為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馳與下殿，願徐去，無異容。後周宣帝，德政不修，數行赦宥，樂運上疏曰：臣案周官，國君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游觀焉。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皆災肆赦，此謂過誤為害雖大，當緩赦之。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墜石之礪石。又曰：惠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母。吳漢遺書，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有至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

隋高祖嘗怒一人，欲殺之，威伏閣進諫，不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解，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賜馬二匹，錢十餘萬。

隋劉行本，高祖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置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言而不顧也？因置笞於地而退。上敬容謝之。

刑部侍郎辛寬，常衣綈袴，俗云利於官。隋高祖以為戲，將斬之。刑部侍郎趙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情辛寬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穎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寬。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汝如何對曰：執法必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

魏鄭公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與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鄭公神色不移。太宗亦為之驚，威嘗謂告上，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在外皆齋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爾。上嘗得佳鷄，自憐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論事故，久不已，鷄竟死懷中。太宗嘗朝罷，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徵問其故，后曰：主明臣直，由陛下之明，故妾敢不賀。上乃悅。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時，一品以下皆為諸王所頓，彼豈非天子兒耶？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聞三品以上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耶？房元齡等皆息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附文牘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徵言，方知理屈。

唐僖宗幸洛陽苑，射猛獸，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雌豕突其馬，銜僖宗馬搏之。太

續世說卷第十

直諫

魏主敗于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詔以肥馬給獵騎，弼悉以弱馬給之。帝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頓首謝，故帝常以筆公目之。弼官屬息怖，恐并坐，殊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于游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蠶蟻方強，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獵，弱馬供農，為國遠慮，雖死何傷。帝聞之，歎息，賜之以裘馬。它日，魏主復敗於山北，獲鹿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載之。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熟，黃麻菽布，野豬鹿麋，食鳥鷹，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於緩，使得收載。帝曰：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齊文惠太子幸東田，觀種稻，謂范雲曰：此稻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文惠改容謝之。侍中蕭綸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聞德音。

傅綽諫陳後主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為黔黎，省嗜欲，遠諂佞，求明求友，日昃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度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官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百姓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廢馬餘菽粟，兆庶流離，轉尸蔽野，賄賂公行，幣賂虛耗，神怒人怨，衆叛親離，恐東南

宗拔劍斷髮首顛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陛下

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選雄心於一獸太宗納之為之罷獵隋文帝遣使通往隨西檢覆募牧得隱藏馬二萬匹帝盛怒欲斬太僕卿以下一千五百人通諫曰豈

容以畜產之故戮千有餘人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通頓首曰臣一身如死○原本如作以望免千餘人帝

悟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此今從所請以旌諫諍諸人竟得減死論李元亮為涼州都督有臺使到州見有名鷹獵犬亮獻之亮密表言之太宗下書嘉歎云古人稱一言之

重比於千金今賜卿胡餅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也太宗即位務止姦吏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吏受絹一疋太宗怒將斬之裴矩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

誅但陛下不應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人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太宗從之因召百寮謂曰裴矩

遂能庭折不肯面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治房元齡病篤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靜咸得其宜惟東封高麗方為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

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切諫云陛下決一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令兵士之徒無

罪乃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輜車而掩泣抱

枯木以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且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遠失臣節誅之可也使

百姓滅之可也久長能為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者乃坐斂中國所存者小所損者大謹罄殘魂餘息

預代結草之誠太宗省表曰此人危懼如此尚能憂我國事太宗閉居與王珪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盧江王瓊之姬瓊敗籍沒入宮太宗指示之曰盧江不道賊殺

其夫而納其室珪避席曰陛下以盧江取此婦人為是邪非邪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

也珪曰齊桓公之邪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

至於亡父老曰善善不能去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竊以聖心為是陛下若以為

非此所謂知惡而不能去也太宗雖不去此美人而心甚重之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教宮人聲樂不稱旨

為太宗所讓王珪溫彥博諫曰孝孫雅士陛下忽為教女樂而怪之臣恐天下惜博太宗怒曰卿皆我之

凡陛下所為皆逾逾三王之上奈何此事欲為孝文光武之下乎魏文帝欲求市西域之大珠蘇則曰若

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文帝之高行可不畏蘇則之言乎太

宗乃止劉洎陳峻敢言太宗每與公卿持論必詰難往復洎諫曰以至愚對至聖以極卑對至尊陛下降恩旨假

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揚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詞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

義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今日昇平皆陛下力行所致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惜慎茲取舍每事

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馬周上疏云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采上古之

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太宗走馬射鵝娛悅近臣孫伏伽諫以為此祇是少年諸王之事爾太宗覽之大悅

馬周上疏以太上皇居城外宮宇卑小四方觀者有不足焉又云車駕欲幸九成宮避暑而太上皇尚留

熱所溫清之道竊所未安又諫踐祚以來未嘗親享宗廟又諫驕子倡人鳴玉曳履與朝賢比肩太宗深

納之高祖幸涇陽校獵顧謂朝臣曰今日敗樂乎蘇世長進曰陛下游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

色變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為私計則狂為國計則忠高宗遣宦者緣江采異竹欲植苑中宦者科舟所在縱暴蘇良嗣在荆州囚宦者上疏切諫高宗下詔慰

勉令棄竹江中孫伏伽諫高祖曰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有獻鷓鴣者又聞相國參軍盧牟子獻琵琶

琴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及太常官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充散伎之服高祖大悅下詔褒

賜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幸張元素上書極諫云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

舉功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役瘁疲之人毀亡隋之敵恐甚於煬帝太宗曰卿謂我不

如煬帝何如榮紂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太宗歎曰我不思量遂至於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

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柳範為侍御史吳王恪好田獵損居人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不能匡正我兒罪當死範進

下又何以爲詞哉。李晟在鳳翔謂賓介曰。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宗堯舜之上。其忠臣也。僕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韓紳備者之事。非動德所宜。晟斂容曰。行軍失言。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備位。將相必有不可忍而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知無不爲耶。是非在人主所擇。爾叔度雖而退。故晟爲相。每當上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之節。

憲宗以皇甫鍾爲相。裴度上疏。以爲陛下引一市肆商徒與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損。但於陛下實有所傷。李晟收京城。憲宗令中使宣付翰林院。具錄先散失宮人名字。令草詔。賜渾瑊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陸贄不奉詔。進狀論之。以爲清廟震驚。三時之祀。宜先迎復神主。修整郊壇。然後弔恤死義。懲犒有功。至如中樞之侍。宜後不宜先也。內人散失。已經累月。既當亂離之際。必爲將士所私。一聞搜索。必皆懷懼。昔人所以掩絕纒而飲盜馬。蓋知爲君之體然也。帝遂不降詔。但遣使而已。

奉天圍解。從臣稱慶。賈隱林○原脫林字拊無辜。奏曰。賊泚奔遁。臣下大慶。此皆社稷無疆之休。然陛下性靈太急。不能容忍。若舊性未改。賊雖奔亡。臣恐未艾也。上不爲忤。其稱之。歸登爲右拾遺。時裴延齡姦佞。有恩欲爲相。諫議大夫陽城上疏。直德宗赫怒。右補闕韓執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愕然曰。願寄一名。雷震之下。安忍令足下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逆署。無所避。時人稱重。後爲散騎常侍。因中謝。憲宗問時所切。登以納諫爲對。時論美之。

敬宗時。少列陳帖。進注維摩經。得漳州刺史劉寬夫。與同列。因對論之言。帖因供奉。進經以闕郡收。敬宗怒。謂宰相曰。陳帖不因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頭首來。寬夫奏曰。昨論陳帖之時。不記發言前。後。唯握筆草狀。即是微臣。今論事不當。臣合當罪。若轉究推排。恐傷事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薛廷老與同寮入閣奏事。曰。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伏恐紀綱漸壞。姦邪恣行。敬宗厲聲曰。更諫何事。舒元褒進曰。近日宮中修造太多。上色變。曰。何處修造。元褒不能答。廷老進曰。臣等職是諫官。凡有所聞。即合論奏。莫知修造之所。但見運瓦木極多。即知有用。乞陛下勿罪臣言。帝曰。已論。敬宗荒恣。屢出畋游。每月坐朝不三四日。章處厚從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處厚曰。臣前爲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田及色。以至不恭。臣合當誅。然所以不死。諫者。亦爲陛下爾。時在春宮。年已十五。今時陛下皇子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上深感悟。賜以銀錢。

韓愈始爲監察御史。德宗時也。極論宮中之敝。貶連州陽山令。後爲刑部侍郎。憲宗時也。力言佛骨之事。貶潮州刺史。李絳因洛堂北廊奏對。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之事。憲宗怒。厲聲曰。卿論太過。絳前論不已。曰。臣所諫論。於臣無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盛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風

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願患禍。盡誠奏論。旁忤侍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宦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只是感福太盛。上損聖明。臣所以不敢不論耳。使臣誠。非社稷之福也。憲宗見其誠切。改容慰諭之。

李絳作相。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妓人。京師震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諫。或云。此嗜欲間事。自有諫官論列。絳曰。居常病諫官不論事。此難事。即推與諫官可乎。乃極言論。奏聖曰。延英。憲宗舉手論絳曰。昨見卿狀。所論采擇。非卿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過。不論朕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以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令於樂工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只取四人。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如此生事。朕已令科罪。其所取人。並已放歸。若非卿言。朕寧知此過。

文宗便殿對六學士。語及漢文悲儉。帝舉袂曰。此滑稽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唯柳公權無言。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爾。時周墀同對。爲之股栗。公權詞氣不可奪。

溫璋爲京兆尹。懿宗以同昌公主薨。怒殺醫官。其家屬下獄者三百人。璋上疏切諫。以爲刑法太深。帝怒。貶振州司馬。制出璋。璋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是夕。自縊卒。

元稹爲東臺御史。召還京。宿數水驛。內官劉士元。後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戶。橫擣而走。廳後。士元追之以箠。擊傷額面。執政以積年少後輩。務作威福。貶爲江陵府士曹參軍。白居易爲拾遺。上疏云。况聞士元闖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臣。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日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卻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

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嘗因論事。言陛下錯。憲宗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緘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

裴度作相。五坊使楊朝汶。以賈人張陟負錢逃匿。於陟家得私簿。有負錢人盧載初。云是故西川節度使盧坦書迹。即捕坦家人。拘之。坦男不敢申理。即以私錢償之。乃徵驗書迹。乃故鄭滑節度使盧羣手書也。坦男理其事。朝汶曰。錢已進過。不可復得。豈諫上疏。陳其暴橫。度與崔羣。因延英對極言之。憲宗曰。且欲與卿商量軍。此小事。我自處置。度曰。用兵小事也。五坊追捕平人。大事也。兵事不理。只疑山東五坊使暴橫。恐亂盤。上不悅。良久。方省悟。召朝汶數之曰。向者爲爾。使我羞見宰相。遂命誅之。

李渤爲諫議大夫。長慶實歷中。政出多門。事歸邪幸。渤不願患難。章疏論列。曾無虛日。敬宗雖昏。亦爲之感悟。實歷中。肆赦。先是。鄂杜令崔發。以捕五坊內官被繫。立在雞竿下。內官五十餘人。持杖毆之。是日。繫囚皆釋。發獨不免。渤疏論之。云。縣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犯。在恩後。中人橫暴。一至於此。上以爲朋黨。出渤柱管。

本和中。李中敏為司馬員外郎。時王守澄方寵鄭注。及誣構宋中錫後。人側目畏之。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中敏上言曰。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中錫之冤濫。鄭注之姦蔽。今致雨之方。莫若斬鄭注而雪申錫。士大夫皆危之。疏留中不下。

穆宗不恤政事。喜游宴。即位之始。吐蕃寇邊。諫議大夫鄭覃與崔元亮廷奏。陛下宴樂過多。耽游無度。蕃寇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又云。倡優近習。賞賜太厚。况金銀貨幣。皆生靈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沾賜與。帝初不悅其言。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也。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過失。臣下盡規忠也。乃謂覃曰。閣中奏事。殊不從容。今者有事而陳。朕與卿延英相見。時久無閣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

憲宗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瑊為召討使。諫官御史上疏相屬。皆言自古無中貴人為兵馬統帥者。補闕獨孤郁段平仲尤激切。憲宗不獲已。罷為招撫處置等使。師出無功。平仲抗疏論承瑊輕謀弊賦。請斬之。以謝天下。憲宗不獲已。降承瑊為軍器使。

蘇安恆諫則天曰。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風易俗。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宗廟。將何詰命以謁大帝墳。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原以下據唐書改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則天不納其言。亦能容之。

則天時。新豐因風雷山移。乃改縣名曰慶山。四方畢賀。命文俊詣闕上書曰。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疠癘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則天大怒。流於嶺外。後為六道使殺之。

德宗時。裴延齡李齊運輩率等以姦佞相次進用。誣陷時宰。毀誣大臣。陸贄等咸遭枉結。無敢救者。諫議大夫陽城伏閣上疏。與拾遺王仲舒共論延齡姦佞等無罪。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議。將加城等罪。順宗在東宮。為城開解之。城賴以免。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填之。元宗東封。徵突厥大臣屈從。突厥遣阿史德頡利發入朝。元宗發都下。至嘉會。頡利發及諸蕃酋長入仗。仍與之弓箭。時有兔起於御馬之前。上引弓射。舍拔獲之。頡利發下馬捧兔。跪舞曰。聖人神武。超絕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也。上因令問訊。否對曰。仰觀聖武。如此十日不食。猶為飽也。自是常令突厥入仗。馳射。起居舍人呂向上疏。諫曰。鴟鳥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突厥安忍殘賊。賜以弓箭。同逐獸之樂。若刺卿詭動。何羅竊發。暫逼殿。仰犯清塵。縱磔元方。城曲土單于。為醜。寫虛為污。何塞過責。上納其言。遂令諸蕃先發。

太宗平高昌。將以為郡縣。魏徵諫曰。未若撫其人而立其子。所謂弭民伐罪。今若利其土壤。以為州縣。常紙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每往交番。死者十有三四。十年之後。隴右空。陛下終不得高昌。掘殺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未見其可。太宗不從。後亦悔之。

憲宗謂宰臣曰。朕覽國書。見文皇帝行事。少有過差。諫官論靜。往復數四。况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後事或未嘗。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二而止。

開元五年。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將幸東都。元宗以問宋璟。璟陳天戒。請輟行。又問姚崇曰。太廟屋材皆符。望時物。歲久朽壞。適與時會。上大喜。右散騎常侍禱無量。上曰。附文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佞。上弗聽。

代宗時。程元振專橫自恣。天下畏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莫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為犬戎犯關。度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為安耶。危耶。若以為危。豈得高枕不為天下討罪人乎。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由至此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驅告天下。悉出內使。速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奪。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俊。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勸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並斬。以謝陛下。帝以元振嘗有保護功。但削官爵。放歸田里。

後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尺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此不足懼五也。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運業。深可畏。上下相狗。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莫聞。深可畏。此深可畏六也。優詔獎之。澄言可畏六事。實中當時之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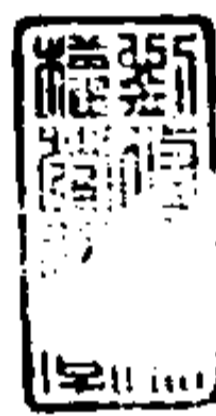
後唐明宗時。太常丞史在德上疏言事。其略曰。朝廷任人。率多濫進。稱武士者。不問計策。窮則背軍。稱文人者。鮮有藝能。多無士行。問謀略。則杜口。作文字。則倩人。虛設具員。枉費國力。又欲一一考試。羣臣宰相。見其奏。不悅。班行亦多憤。諫官劉濤。楊昭。乞出在德。疏辨可否。帝召學士馬裔。孫謂曰。在德語太凶。其實難容。朕初聞天下。須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爾代朕作詔。勿加在德之罪也。於是詔引貞觀中。陝縣令皇甫德參。上書諫。魏徵奏曰。陛下思問得失。只得恣其所陳。若所言不中。亦何損於國家。又云。昔魏徵則請賞。德參今濤等。請黜在德。事同言異。何相遠哉。

石晉高祖時。高行周奏修洛陽宮。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修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况魏城未下。公私窘困。誠非陛下修宮室之日。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上納其言。仍賜昭褒之。

湖南馬希範用孔目官周陟。議常稅之外。別令人輸米。天策學士拓拔恆上書諫曰。殿下居深宮之中。籍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遊。彫磨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為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心。荆湘日圖。玃伺。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

罷輸米之令。殊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與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為四方所笑。希範覽之大怒。以先王舊臣。為隱忍之。

唐莊宗患宮中暑濕。思得高樓避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盛時。大明殿宮樓閣百數。今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川頭不伸。常為租庸惜財。用陛下錢。欲有作。其可得乎。崇韜時為侍中。樞密使莊宗乃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暑雨。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覺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容知陛下之熱。由是譏問。意入後崇韜破蜀。竟以死。宦者為之也。



續世說卷第十一

忿狷

仇陳

紕漏

儉嗇

忿狷

宋謝宏徵性本寬博。無喜愠。末年嘗與友人。其西南有死勢。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教之。宏徵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此歲終。○原本此條。大抵南史改。

劉瑀與何偃不相得。瑀位本在偃上。孝武時。偃遷吏部尚書。瑀猶為右衛將軍。同從郊祀。偃乘車在前。瑀策驅在後。瑀追偃及之。曰。君善。何疾。偃曰。牛驥同槽。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駢驅。權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蹴自造。青雲。何至與羈馬爭路。瑀偃同發背疽。瑀疾方篤。聞偃之死。歎曰。呼。於是亦卒。

美。惠開悉剷除。別種曰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天也。發病嘔血。吐物如肺肝。卒陳。傳鮮。負材使氣。凌侮人物。毒惡傲慢。為人所疾。以強諫。後主賜死。死後。有屈尾惡蛇。來上靈牀。當前受祭。醉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齊邱靈鞠。領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廟榮塚。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其中。厥榮忽引諸僧。至要妨我。豈遂離。死有餘罪。

隋賀若弼。既平陳。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右僕射。弼仍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家居。弼怨望。甚後數載。下獄。文帝曰。我以高穎楊素為宰相。汝每言此二人。唯堪飲。弼是何意也。弼曰。願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為人。誠有此語。上數之曰。公有三太狂。疾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失狂無上心。太狂至楊帝。竟殺之。

蘇夔少有盛名。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俱為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時夔父威方用事。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悉曰。吾席間兩丈四十餘年。反為昨事兒之所屈也。遂奏威等朋黨之罪。文帝令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合威讀之。威自恐。免冠頓首謝。上曰。謝已晚矣。

唐蕭瑀。稱房元齡以下朋黨比周。但未反爾。太宗為之信誓。瑀請出家。太宗曰。甚知公愛乘門。今者不能違意。瑀旋應奏曰。臣願思量。不能出家。太宗心不能平。手詔切責。出為商州刺史。後裴諒曰。偏公。對過敬德。與執政不平。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今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殿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悅而罷。

于公異。吳人也。應舉時。已與陸贄不協。贄在翰苑。聞公異。布之文。才不悅。及為相。乃據公異不為後母所容。事下詔放歸田里。公異竟名位不振。憾恨而卒。人惜其才。惡贄之偏急焉。李嗣自負詞。以為合知制誥。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因入中書。謁宰相。面數李逢吉之過。逢吉不之校。嗣心不自安。乃請告百日。有司準例停官。逢吉奏授廬州刺史。

王遂為沂沭海觀察使。性狷急。不存大體。而軍州民吏。久染汙俗。率多獷戾。而遂嘗將卒曰。反虜。將卒不勝其忿。遂被害。李逢吉欲逐李紳。為中丞。以紳愈為京兆尹。愛御史大夫。知紳剛褊。必與紳急爭。制出。果移牒往來。論臺府事。而愈復性。許言詞不遜。大喧物論。乃兩罷之。

吳越王錢宏。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宏徐問內牙。統軍使胡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宏徐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宏徐曰。公何以知其詳。進思退。詰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于此。進思以宏徐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怨。

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庾悅為司徒長史。要州府僚佐亦來東堂。毅以先至。進白悅曰。身貧並。願營一游。甚難。君如富人。何處不可為。適豈不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答。毅

客並避。唯毅留射如故。悅廚饌甚豐。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歡。毅曰。今年未食子鵠。請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後毅貴。用事。悅不得志。疽發背卒。

梁鍾嶸為古今詩評。其論沈約云。觀休文製。五言最優。永平中。相王愛文。王融等皆宗附約。常曰。謝朓未遺。江淹才盡。范雲名級雖微。故稱獨步。謂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嶸嘗求譽於約。約拒之。故追宿憾。以此為報也。

北齊崔悛。素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悛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悛不釋。

魏毛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陳壽曾為諸葛門下書佐。得罪毆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非其所長。北齊文宣崩。當時文士各作挽詞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不過得一二首。唯盧思道獨得八首。時號八采盧郎。劉述亦只二首。中書郎李愔戲述云。盧八問訊劉二。述銜之。武成時。述與機密。以事中情。武成怒。大加鞭朴。述喜復前憾。曰。高祖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

唐劉文靜。裴寂俱從高祖起義。文靜自以才能幹用。在裴寂之右。又屢有軍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多相違戾。由是有隙。文靜酒後。出言怨望。拔刀擊柱曰。必當斬裴寂。裴寂為吏部尚書。楊炎為侍郎。各恃權使氣。兩不相下。炎坐元載貶。要快之。昌言於朝。人以為載之得罪。要有力焉。及炎入相。追怨前事。且以公與元載隙。為載復讐。言安書請代宗立獨孤妃為后。有奪宗之計。賴崔祐甫救解。猶出安為忠州刺史。又誣安與朱泚通書。乞誅之。方下詔。暴言其罪。李正已上書表訟安之冤。炎懼。乃遣五使往諸道。聲言宣慰。而實推過於上。德宗知而深惡之。遂賜炎死。

寶參為相。不悅李巽。巽自左司郎中出。為常州刺史。仍促其行。巽不平之。不數日。參貶柳州司馬。巽為湖南觀察使。誣參與藩鎮交通。德宗怒。遂賜參死。

李揆乘政。苗晉卿萬元載。授自侍門。望以載地。意甚輕之。曰。龍章鳳姿之士。不見用。壘頭鼠目之子。乃求官邪。載銜恨頗深。及載登相位。揆已先貶。因授徒職。奏為試秘書監。江淮疾疫。揆既無俸。家復貧乏。孀孤百口。丐食取給。泮泛諸州者凡五十六年。牧守稍薄。則又移居。故其遷徙去者。蓋十餘州。大歷末。李晟戍劍南。親吐蕃。及師回。以成都官妓高氏隨行。張延賞為成都尹。追取之。居頗銜之。形于詞色。貞元初。德宗以延賞為相。延賞表論延賞過惡。德宗重述之。改授延賞左僕射。上亦忌晟功名。因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騰謗于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日為之腫。上詔延賞與晟相。同飲梅。歡甚。延賞為相。遂加中書門下平章事。晟請以一子婿延賞女。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人性快。釋舊惡于杯酒之間。文生難犯。今不許婚。豈未忘也。得無懼焉。後延賞竟能屈兵柄。由此武臣不附。

韋執誼因王叔文以得宰相。時時立異。蓋欲矛盾以拚其迹。密令人詐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成國家之事故也。叔文怒。遂成仇怨。

趙悅與陸贄同作相。贄恃久在禁庭。特承恩顧。以國政為己任。才周歲。轉悅為門下侍郎。悅深銜之。數以

目疾請告。不堪當政事。因不相協。贊約懷同。論裴延齡之姦。既至上前。贊極言延齡誑誕之狀。不可任用。德宗不悅。形於顏色。憤默然無言。贊由是罷相。

鮑防為禮部侍郎。常遇知雜資參。不時引避。僕人為參所權。及參秉政。令防致仕。防謂親友曰。吾與蕭昕之子齒。而與昕同日致仕。非朽邁之致。以餘忿見廢耳。防竟以憤終。參亦尋敗。

韋處厚曰。楊炎為元載復讐。盧杞與劉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不平。令狐楚因皇甫鉞作相。而逐裴度。羣情共怒。楚再貶衡州刺史。時元稹初得幸。為學士。素惡楚。與韓愈固希胤。稹章制曰。楚早以文藝得踐班資。憲宗念才。擢居禁近。異端斯害。獨見不明。密賜討伐之謀。潛附姦邪之黨。因緣得地。進士多門。遂忝台階。實妨賢路。楚深恨之。

牛李之黨。皆挾邪取權。兩相傾軋。紛紜傾陷。垂四十年。文宗繼之。不能去。嘗謂侍臣曰。去河北賊。非難。去朋黨。實難。裴嗣復。李元宗。單作相。屢爭論於上前。李元宗曰。比來朋黨亦漸消弭。單曰。近有小朋黨生。單又曰。近日事亦漸好。未免些些不公。然嗣復。牛黨也。單。李黨也。德裕為相。指摭僧儒。欲加之深罪。但以僧儒真方有素。無以伺其隙。德裕南遷。所著窮愁志。引里俗。憤子之譏。以斥僧儒。又目為太半。公其相。相如此。德宗令韋保衡。向同昌公主。公主薨。德宗殺醫官二十餘人。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中。宰相劉瞻。召諫官使言之。莫敢言者。乃自上言。上不悅。又面諫。上大怒。叱出之。瞻為荆南節度使。保衡又潛瞻與醫官通謀。謀殺毒藥。貶瞻康州刺史。路巖作相。素與瞻論不協。既貶。康州巖猶不快。闕十道圖。以瞻州去長安萬里。再貶。瞻驛州司馬。傳宗即位。韋路賜死。瞻自號州刺史。召為刑部尚書。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鑿履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它道而入。未幾復作相。初瞻南遷。劉鄩附於韋路。共短之。及瞻大用。鄩內懼。召瞻置酒。瞻暴斃。時人皆以鄩為鳩之也。

後唐崔協。父資。素與崔善。資融為萬年令。莫獨之。資融未出。莫見。按上尺。題皆路遺中貴人。莫知其由。徑始惡其為人。及資融除司勳。郎中。莫為左丞。通判不見。曰。郎中行止鄙雜。故未敢見。宰相知之。改資融為楚州刺史。卒於任。誠其子曰。世世無忘。莫故其子弟常與莫讎。

石晉桑維翰。與馮玉同在中書。會舍人盧欒秩滿。玉乃下筆除。欒工部侍郎。維翰曰。詞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不署名。馮維翰休。假玉竟除之。由此尤不相協。玉以語激少帝。出維翰為開封尹。或謂玉桑公元老。奈何使之尹京。親細猥之事。玉曰。恐其反爾。曰。儒生安得反。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爾。

五代漢王章。置酒會諸朝貴。為手勢。令史宏肇不閉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宏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坐有奸閹人。何憂爵。宏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讒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應。宏肇欲殿之。逢吉起去。宏肇索劍欲追之。楊那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宏肇即上馬去。那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矣。

謝鳳子超宗。宋帝賞其文。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豈復出矣。時右衛將軍劉道隆聞此語。出候超宗。

曰。聞君有異物。可得見乎。超宗曰。懸之室。安有異物。道隆曰。侍宴至尊。云君有鳳毛。超宗聞諺。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遂暮待不去。

梁何敬容作宰相。淺於學術。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丙吉遠近。客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侯景篡梁。王偉請立七廟。并請諱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景曰。前世吾不復位。惟阿爺名標。且有朔州。伊那得來。噉是。衆聞咸笑之。

北齊王皓。從文宣北征。乘赤馬。且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爲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

北齊源師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時高阿那肱爲錄尚書事。謂爲真龍。出見。大驚。問龍所載六經。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非真龍也。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強知帝星。

隋劉臻爲僕射。有劉訥者。亦爲僕射。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訪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僕射家乎。從者不知。欲訪訥也。謂欲歸本家。既扣門。臻猶未悟。謂是訥家。據鞍大呼曰。劉僕射。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阿久之。方悟。怒叱從者曰。吾欲造劉訥爾。

隋蘇威爲僕射。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領內無五品之家。曾不相應。類如此。

隋王劼愛自志學。至乎非齒。爲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劼弗之覺。唯責肉少。數尉厨人。厨人以情白劼。劼依前閉目。伺而獲之。

唐王君廓爲幽州都督。李元道爲長史。君廓屢爲非法。元道數執正之。後君廓入朝。房元齡。即元道之從甥也。元道附書君廓私。不識草字。疑其謀已。懼而奔叛。

舊史唐紹傳云。先天二年冬。今上講武於驪山下。紹以修儀注不合旨。坐斬。此元宗事也。修史者割取。後唐人。乃謂之今上。蓋只用舊史。失於刪潤爾。

李林甫與選人嚴。通判用杖杜二字。林甫不識杖字。謂吏部侍郎章沙曰。此云杖杜何也。沙俛首不敢言。

李林甫引蕭員爲戶部侍郎。員嘗與嚴挺之同行。慶吊。客次有禮記。員讀之曰。蒸嘗伏犧。挺之戲問。員對如初。

太常少卿姜度生子。李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璋之慶。客視之。掩口。

崔敬嗣爲房州刺史。供給中宗深德之。及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每進。擬官皆御筆。超轉者數四。後引與語。乃同姓名人也。爲房州刺史者死矣。

第五琦爲相。貶忠州長史。既在道。有人告琦受人黃金二百兩者。遣御史劉期光追按之。琦對曰。二百兩金。十三斤重。悉爲宰相。不可自持。若其付受。有憑。伏請準法科罪。期光以爲此是琦伏罪也。還奏之。請除名。配流夷州。馳驛發遣。仍差綱領送彼。

李克寧初封隴西郡公。進威武郡王。每上疏。連稱二郡。頗爲時人所哂。來子珣爲御史。時有朝士不帶靴而朝者。子珣彈之曰。臣聞東帝立於朝。舉朝大噓。李勣征高麗。令元萬頃作檄。其語有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外。

李克用擒劉仁恭父子。命掌書記王絳草露布。絳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石晉康福鎮天水。日嘗有疾。幕客錫問。福擁錦衾而坐。客有退。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召言者。怒視曰。吾雖生於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爲爛。奚因吐出之。

石晉盧質爲翰林學士。承旨賜論。恩主佐功臣。會覆試進士。質以後從。諫則盡爲題。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乃五平三側。大爲識者所詬。

梁朝宰相李琪。以文章自許。唐明宗平中山王都瑛。賀表云。收契丹之凶黨。破真定之逆賊。馮道讓琪曰。昨來收復定州。非真定也。詔曰。契丹既無凶黨。真定不是逆賊。李琪辭俸一月。

唐明宗時。國子司業張洎。奏請復八館。以廣生徒。按六典。置有六學。國子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是也。而洎云八館。謬矣。

石晉馮玉爲宰相。嘗以姑息字問于人。人以事負字數玉。玉乃然之。

魏司空長孫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障泥。數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宋武帝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巖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謂之麕。劉秀之儉吝。呼爲老儉。

梁王筠爲臨海太守。在郡優刻。還資有芒屨兩舫。家累千金。性儉。畜外服。爲敝所乘。牛常飼以苜蓿。及遇亂。爲盜所攻。墜井。卒。家人十三口同遇害。棄尸空井中。

王琨儉於用財。設酒不過兩盤。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原本蘇作並掛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現手自賦之。

梁到溉。性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旁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齊高帝鎮東府。虞玩之爲少府。猶臨履造席。高帝取履視之。說黑糾銳。齒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履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矣。

宋庾杲之。清貧自業。食唯有三韭。蓬蓬韭。○原係韭韭。南史云。生韭。任防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韭常有二十七種。魏李崇家富而儉。食常無肉。止有韭。韭韭。其客李元祐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十八。

梁沈崇性吝。蓄財帛億計。無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衣裳中裂。或自提冠履。起爲工部尚書。豎起太極殿。常服布袍芒屨。以麻繩爲索。又糞麥飯。飢則噉之。朝士共諷其所爲。

為恨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來。千古傳名盜。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

蘇世長在陝州。部內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責躬引咎。自撻於街市。伍百疾其說。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觀者盛以為笑。議者方知其詐。

許敬宗。字知國。史虛美。隱惡為子。娶尉遲敬德孫女。多得賂遺。及為敬德傳。隱諸過咎。太宗作威風。賜長孫無忌。敬宗改為賜敬德焉。

杜淹與韋嗣福為莫逆之交。相與謀曰。上好嘉遁。蘇威以幽人見徵。擢居美職。遂共入太白山中。揚言隱逸。實欲邀求時譽。隋文帝聞而惡之。請成江表。

范處訥。武三思寮婿也。為太府卿。中宗以穀貴。召處訥問其故。三思諷太史奏。其夜攝提星入太微。至帝座。此則王者與大臣私相接。大臣能納忠。故有所應。中宗降詔。復述。

崔日知見事敏速。每朝廷有事。轉禍為福。以取富貴。常謂人曰。吾一生行事。皆臨時制變。不必專守始謀。每一念之。不覺芒刺在於背也。

陳少遊為揚州觀察使。李希烈陷汴州。聲言欲襲江淮。少遊懼。乃送款於希烈。曰。濠壽舒麻。尋令罷。畢。希烈甲。佇候指揮。然人不知其送款也。劉洽收汴州。得希烈偽起居注。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歎而卒。

李抱真。晚節好長生之術。有方士孫季長者。為抱真鍊金丹。始抱真曰。服之當升仙。遂署為賓客。數謂參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惟我遇之。它日朝上清。不復偶公輩矣。復夢鶴沖天。寤而刺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丸。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洞元以猪肪敷漆下之。殆盡。病少間。季長復曰。垂上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頃之卒。

裴延齡每奏討除。皆恣誇詭怪。虛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因計料造神龍寺。前須長五丈。松木。延齡奏曰。臣近於同州檢得一谷。木數千條。長八尺。上言。人言開元天寶中。側近求覓長五六十尺木。尚未易得。須於嵐勝州采。如今何為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奏曰。臣聞寶材珍寶。異物皆在處常有。但遇聖君。即出見。今此木生關輔。蓋為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又奏近於左藏庫檢閱。乃於糞土之中。收得十三萬兩銀。其段匹雜貨。又百萬有餘。以充別庫。羨餘。太府卿韋少華抗疏。以為皆是正數物。陸贄上書。以為延齡險猾。姦詭。請求媚。

柳泌為憲宗合長生藥。自云壽四百歲。憲宗服藥多躁。為宦官所執。泌繫獄。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易。但灸灼之痕。泮身而已。

王鐔代杜佑鎮淮南。善小數。嘗有投匿名書者。左右取以授鐔。鐔內之轉中。轉中先有它書矣。鐔忽然探取焚之。而匿名在也。異日。乃以它事連其所告者。按驗之。以誦衆人。以為神明。

劉君良。累代義居。尺布斗粟。無私焉。大業末。天下饑饉。君良妻勸其分析。乃竊取庭樹上烏雞。交價諸巢。

中令畢鳳。歸家怪之。其妻曰。方令天下大亂。爭鬪之秋。禽鳥尚不能相容。況於人乎。君良從之。分別後月餘。方知其計。中夜。覆髮大呼曰。此即破家賊。爾召諸昆弟。哭以告之。於是棄其妻與兄弟如初。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同益感之。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明日。殷謁見。詭辨風生。駢以為神。殷病疽。駢有畜犬。聞其腥。多來近之。駢怪之。殷笑之曰。殷常於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相識也。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為勝也。近得上仙者。書云。有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駢乃許之。勝至鹽城。數月。函一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座隅。用之又刻青石為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驚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請限亦滿。必得侍。禮節。同歸上清。爾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駢輒隨而拜之。後用之為楊行密所誅。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桎梏而釘之。

李寰鎮晉州。表兄武恭。好道而誕妄。寰生日。恭送一故皂襖子。曰。此李西平收復京師時所服也。恭生日。寰以一破襖頭遺之。曰。此洪崖先生初得道時襖頭也。

朱全忠嘗與寮佐及游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為車。乘者有應。有游客數人。起應曰。宜為車。全忠默然。屬聲曰。書生輩好願口。玩人。皆此類也。車。全忠須用夾。柳木豈可為之。顧左右曰。更何待。左右數十人。捧書宜為車。悉撲殺之。

朱梁雷滿鎮澄州。於府中。濬一深潭。擣一大亭於其上。每鄉道。便車經由。必召燕於中。且言此水府也。中有蛟龍。奇怪萬端。唯余能游焉。或酒酣對客。即取篋中寶器。亂擲於潭中。因自視其衣襟。露其文身。遽躍入水。獨取所擲寶器。戲玩於水面。久之。方出。復帶衣冠。就坐。其詭誕如此。

後唐莊宗與梁相抗。劉鄩軍於宗城。初。鄩在洹水。數日不出。寂無人聲。莊宗遣騎視之。無斥候者。城中亦無烟火。但有鳥止壘上。時見旗幟。循環往來。莊宗曰。我聞劉鄩用兵。一日百變。必以詭計。誤我。使視城中。乃縛旗於鴛鴦之上。使驢負之。循環而行。而鄩去二日矣。

雍容彥超。漢隱帝時鎮鄆州。嘗召富僧。數輩就食。日晏不進。餽。大餒而回。如是者累日。他日。復召之。食。遣庖人致蠅。於饋中。諸僧立嘔。彥超使人驗之。則皆已肉食矣。大責其賂。乃釋之。

邪詔 梁武帝時。朱雀門災。帝曰。此門制狹。我欲改造。遂遭天火。羣臣相顧未對。何敬容曰。所謂先天而天弗違。永元中。任昉。紆意於梅蟲兒。東昏中。旨用為中書令。昉謝尚書。郎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

北齊和士開用事。人多附之。有一人名付。士開病。醫者云。須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參曰。此物甚易。王不須疑。惑。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深感其意。為之強服。遂得汗。病愈。

隋郭衍能揣揚帝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又常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效。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

隋太史令袁充。○原撰李充。據北史改。言隋興以後。日景漸長。太平日行上道。文帝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故元仁壽百工役作。並加程課。以日長也。丁匠苦之。

唐侯君集馬病。神額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指沾其腫而敷之。御史勸奏其語。左遷括州刺史。

有萬山人范知潛文學。并獻其所為文。宋璟判曰。觀其良宰。頗涉佞諛。山人宜極言。謹議。豈宜儉合苟容。抑而不奏。

中宗朝。韋后亂政。右驍衛將軍迦葉志忠上奏曰。昔高祖未受命時。天下歌桃李。太宗未受命時。天下歌秦王。破陣樂。高宗未受命時。天下歌側室。天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武媚娘。伏惟皇帝未受命時。天下歌英王。石州皇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桑條。韋也。謹進桑條歌十二篇。宗楚客又諷補闕趙延禧。解陳符命。解桑條。以為十八代之符。

張易之兄弟。雙幸。武三思。懿。宗。楚。客。宗。晉。卿。候其門庭。爭執鞭撻。呼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妻乾祐。先為御史大夫。出為外郡刺史。雖強直有器幹。而昵於小人。既與外郡。與令史結友。書疏往往反令伺朝廷事。俄為友生所殺。坐流愛州。

長壽中。明堂災。則天欲避正殿。宰相姚崇言。成周宜樹卜代。魯武建事。盛德彌永。彌勸下生。經云。當彌勸成佛之時。七寶臺須與散壞。觀此無常之相。遂成正覺之因。則天依崇奏。遂不避正殿。

姚崇在桂州時。則天雅好符瑞。瑞訪嶺南諸山川。草本名。號有武字者。皆以為上符。國姓。列奏其事。則天大悅。召為天官侍郎。

楊再思知政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為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脚狐賦。讀之時。張易之兄弟請公卿大臣宴集。或戲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剪紙自粘於巾。卻披紫袍。為高麗舞。張頭紆手。舉動合節。滿坐嗤笑。易之弟昌宗。以妻觀。有辟陽之寵。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言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側如此。

韋巨源為宰相。韋后云。衣箱中裙上有五色雲起。久而方歇。巨源以為非常佳瑞。請布告于天下。請之中宗。又令畫工圖其形。以示百寮。大赦天下。巨源贊成。於是歲星墜。如雷野雞。皆微若此。不聞巨源有言。蓋與后通。固祿位。倘張嘉貞被召。則天垂簾見之。嘉貞曰。以臣草萊。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親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也。則天遽卷簾見之。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又嘗奏元宗曰。今志力方壯。是効命之秋。更三數年。即衰老無能為也。惟陛下早垂任使。死且不悞。

來俊臣。羅告。裴。宣。請。七。族。反。武。后。薄。其。罪。殿。中。侍。御。史。羅。獻。可。宜。禮。之。錫。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裴。宣。禮。臣。請。殞。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流。沾。地。以。示。為。人。臣。不。私。其。親。太。后。不。聽。獻。可。常。以。絛。帛。裹。其。傷。微。露。

之於僕頭下。冀太后見之以為忠。

武后時。朱前疑上書云。臣夢陛下壽滿八百。即拜拾遺。又言夢陛下髮白再黑。齒落再生。遷駕部郎中。出使還。上書云。聞嵩高呼萬歲。賜以緋魚袋。時未五品。於絳衫上佩之。

韋堅廣運潭成。陝縣尉崔成甫作得寶歌。詞。白衣缺膝。綠衣錦膊。半臂偏袒。紅羅抹額。於第一船作號頭。唱之。婦人百餘人和之。

陳少遊除桂州。長遠官。觀近郡。時中官黃秀用事。少遊乃宿於其里。候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幾日月。費幾何。秀曰。久忝近職。然家累甚重。又屬時物騰貴。月費過千餘緡。○原本過作值。據舊唐書改。少遊曰。據此費用。俸錢不足。須求外人。方可取濟。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獨供七郎之費。每歲請獻錢五萬貫。今先輸大半。餘到官。續送。免費人勞。慮不亦可乎。秀忻然。贈望。厚相結納。少遊言訖。泣曰。南方炎瘴。深愴。遠辭。恐不生還。再觀顏色。秀退曰。中丞。秀才。不當遠去。請從容。旬日。冀竭。遂分。時少遊又已納財於元載。子仲武矣。秀為之內。載為之外。數日。改拜宜州觀察使。後移越州。又徙揚州。十餘年間。三總大藩。皆天下殷厚處也。徵求貿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累巨億萬。初結元載。每歲饋金帛約十萬貫。又納賄於用事。中官駱鳳仙。劉清潭。吳承倩等。由是美聲達於楚中。累加官至同平章事。

韓泐判度支。秋霖。朔月。壞人。廣會。鹽池。為。汲。水。所。入。其。味。多。苦。泐。慮。鹽。戶。乞。減。稅。乃。詐。奏。兩。不。壞。池。池。生。瑞。草。上。疑。之。遣。諫。議。大。夫。蔣。勳。驗。之。鎮。與。泐。仍。同。上。表。賀。請。宜。付。史。館。置。神。祠。賜。嘉。號。

齊映為江西觀察使。自以須為輔相。無大過而罷。冀復進用。乃倍斂貢奉。及大為金銀器。以希旨。先是。銀瓶高者五尺餘。李兼在江西。造六尺者。至是。映因德宗誕日。端日。為瓶高八尺者。以獻。

嚴綬為左僕射。司空。書。預。麻。廊。下。食。上。令。中。使。馬。江。朝。賜。櫻。桃。綬。為。兩。班。之。首。舊。識。江。朝。敘。語。次。不。覺。屈。膝。而。拜。江。朝。答。拜。御。史。夫。高。郵。亦。從。而。拜。為。御。史。所。勸。綬。出。鎮。荆。南。江。朝。降。一。官。

李逢吉與翰林學士李紳不協。逐之。出外。知制誥龐嚴。將防坐紳黨。左遷于敦。封還詔書。時人皆以赦素與嚴善。斷其非罪。黨曰。于給事犯宰相之怒。申龐蔣之屈。不亦仁乎。及嚴奏出。乃是論龐嚴貶紳太輕。中外無不大嘩。

王彥威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既掌利權。心希大用。時內官仇士良。魚宏。志。禁。中。用。事。先是。左右神策軍。多以所賜衣服。於度支中估判。使曲從。厚給其價。開成初。有詔禁止。然趨利者。猶希意。從者請託。至是。彥威大結恩私。凡內官請託。無不如意。物議鄙之。

中書主簿滑渙。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相通。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求。宰相杜佑。鄭。綱。皆。姑。息。之。佑。呼。為。滑。八。

孟簡。僕。儀。襄。陽。以。腹。心。走。陸。贄。如。上。都。進。奏。委。以。關。通。中。貴。輪。持。簡。險。事。漸。不。可。制。簡。怒。追。至。州。以。土。囊。殺。之。以。滅。口。輪。子。弟。詣。闕。訴。冤。且。告。簡。賊。狀。御。史。查。按。驗。獲。簡。賂。吐。突。承。璫。錢。帛。共。計。七。千。餘。貫。匹。再。

孟簡。僕。儀。襄。陽。以。腹。心。走。陸。贄。如。上。都。進。奏。委。以。關。通。中。貴。輪。持。簡。險。事。漸。不。可。制。簡。怒。追。至。州。以。土。囊。殺。之。以。滅。口。輪。子。弟。詣。闕。訴。冤。且。告。簡。賊。狀。御。史。查。按。驗。獲。簡。賂。吐。突。承。璫。錢。帛。共。計。七。千。餘。貫。匹。再。

之於僕頭下。冀太后見之以為忠。

武后時。朱前疑上書云。臣夢陛下壽滿八百。即拜拾遺。又言夢陛下髮白再黑。齒落再生。遷駕部郎中。出使還。上書云。聞嵩高呼萬歲。賜以緋魚袋。時未五品。於絳衫上佩之。

韋堅廣運潭成。陝縣尉崔成甫作得寶歌。詞。白衣缺膝。綠衣錦膊。半臂偏袒。紅羅抹額。於第一船作號頭。唱之。婦人百餘人和之。

陳少遊除桂州。長遠官。觀近郡。時中官黃秀用事。少遊乃宿於其里。候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幾日月。費幾何。秀曰。久忝近職。然家累甚重。又屬時物騰貴。月費過千餘緡。○原本過作值。據舊唐書改。少遊曰。據此費用。俸錢不足。須求外人。方可取濟。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獨供七郎之費。每歲請獻錢五萬貫。今先輸大半。餘到官。續送。免費人勞。慮不亦可乎。秀忻然。贈望。厚相結納。少遊言訖。泣曰。南方炎瘴。深愴。遠辭。恐不生還。再觀顏色。秀退曰。中丞。秀才。不當遠去。請從容。旬日。冀竭。遂分。時少遊又已納財於元載。子仲武矣。秀為之內。載為之外。數日。改拜宜州觀察使。後移越州。又徙揚州。十餘年間。三總大藩。皆天下殷厚處也。徵求貿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累巨億萬。初結元載。每歲饋金帛約十萬貫。又納賄於用事。中官駱鳳仙。劉清潭。吳承倩等。由是美聲達於楚中。累加官至同平章事。

韓泐判度支。秋霖。朔月。壞人。廣會。鹽池。為。汲。水。所。入。其。味。多。苦。泐。慮。鹽。戶。乞。減。稅。乃。詐。奏。兩。不。壞。池。池。生。瑞。草。上。疑。之。遣。諫。議。大。夫。蔣。勳。驗。之。鎮。與。泐。仍。同。上。表。賀。請。宜。付。史。館。置。神。祠。賜。嘉。號。

齊映為江西觀察使。自以須為輔相。無大過而罷。冀復進用。乃倍斂貢奉。及大為金銀器。以希旨。先是。銀瓶高者五尺餘。李兼在江西。造六尺者。至是。映因德宗誕日。端日。為瓶高八尺者。以獻。

嚴綬為左僕射。司空。書。預。麻。廊。下。食。上。令。中。使。馬。江。朝。賜。櫻。桃。綬。為。兩。班。之。首。舊。識。江。朝。敘。語。次。不。覺。屈。膝。而。拜。江。朝。答。拜。御。史。夫。高。郵。亦。從。而。拜。為。御。史。所。勸。綬。出。鎮。荆。南。江。朝。降。一。官。

李逢吉與翰林學士李紳不協。逐之。出外。知制誥龐嚴。將防坐紳黨。左遷于敦。封還詔書。時人皆以赦素與嚴善。斷其非罪。黨曰。于給事犯宰相之怒。申龐蔣之屈。不亦仁乎。及嚴奏出。乃是論龐嚴貶紳太輕。中外無不大嘩。

王彥威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既掌利權。心希大用。時內官仇士良。魚宏。志。禁。中。用。事。先是。左右神策軍。多以所賜衣服。於度支中估判。使曲從。厚給其價。開成初。有詔禁止。然趨利者。猶希意。從者請託。至是。彥威大結恩私。凡內官請託。無不如意。物議鄙之。

中書主簿滑渙。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相通。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求。宰相杜佑。鄭。綱。皆。姑。息。之。佑。呼。為。滑。八。

孟簡。僕。儀。襄。陽。以。腹。心。走。陸。贄。如。上。都。進。奏。委。以。關。通。中。貴。輪。持。簡。險。事。漸。不。可。制。簡。怒。追。至。州。以。土。囊。殺。之。以。滅。口。輪。子。弟。詣。闕。訴。冤。且。告。簡。賊。狀。御。史。查。按。驗。獲。簡。賂。吐。突。承。璫。錢。帛。共。計。七。千。餘。貫。匹。再。

孟簡。僕。儀。襄。陽。以。腹。心。走。陸。贄。如。上。都。進。奏。委。以。關。通。中。貴。輪。持。簡。險。事。漸。不。可。制。簡。怒。追。至。州。以。土。囊。殺。之。以。滅。口。輪。子。弟。詣。闕。訴。冤。且。告。簡。賊。狀。御。史。查。按。驗。獲。簡。賂。吐。突。承。璫。錢。帛。共。計。七。千。餘。貫。匹。再。

貶簡吉州司馬。

崔元略戶部侍郎出於宣授時諫官有疏指言內侍崔源峻方有權寵元略以諸父事之元略上章自辯上詔答云朕所命官奚恤人言然終不能逃父事內官之名

樂公主亂政懷貞諂順委曲改名以避后父之諱後章后乳母王氏為妻自稱皇后阿着時人或以為國翁懷貞處之不作宦官用權懷貞尤所畏敬見無鬚者或誤接之又附會太平公主為左僕射時人語曰

高力士作寶壽寺鐘成力士齋慶之舉朝畢至凡擊鐘者一擊百千有規其意者擊至二十杵少尙十杵金吾大將軍程百獻與力士約為兄弟力士母麥氏卒百獻被髮受弔擬踊哭泣過於己親

李輔國權盛宰相李揆山東甲族位居台輔見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郭績為右臺御史初召見於則天前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食其髓則

天悅故時人號為四其御史御史大夫魏元忠臥疾諸御史盡往省之新居後請示便液曰大夫羹味甘或不嫌今味苦當即愈矣元忠剛直殊惡之以其事露於朝士

則天不豫合閭朝隱往少室山祈禱朝隱乃曲申悅媚以身為犧牲請代上所苦敬宗時表度自與元入觀既至李逢吉不欲度復入中書京兆尹劉蕡逢吉黨也蕡楚等十餘人駕肩

排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度留飲酒接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度耳而語崔威疾其諂偽舉船嗣度曰丞相不當許所屬官囑囑耳語度笑而飲之接楚不自安趨出座客皆快之

中宗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上笑祝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郎中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中宗時司農卿趙履溫傾家資以奉安樂公主為之起第舍築竈穿池無休已撤紫衫于項挽公主憤車公主與章后作亂被殺履溫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命斬之

後唐郭崇韜父名宏豆盧革諂奉之上言請依六典改宏文館為崇文館後唐蘇循莊宗即位張承業意未欲莊宗遽稱尊號人亦無敢贊成者循自河中來入衛城見府麻即

拜謂之拜殿見莊宗即呼萬歲舞竹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管謂之畫日筆莊宗大悅承業深惡之

後唐梁翹為給事中因轉對上言以足辰合度風雨應時請御前香一合帝親蒸一炷餘令於塔廟中焚之貴表精至

何澤為吏部郎中史館修撰嘗因起居退獨自遲留以笏扣頭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明宗知其佞亦不之責

續世說 卷十二

一九五

梁徐擒武帝問以五經大義歷代史百家雜書末論釋教擒商較縱橫應答如響帝加稱異寵遇日隆朱異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為之所遂乘間白帝曰擒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

帝謂擒欲之乃召擒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為之卿為我臨此郡遂出為新安太守隋諸葛穎煬帝所親俸出入以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穎因問多所贈毀時人謂之治葛

唐高祖校獵城外太子建成秦王世民齊王元吉皆從上命三子馳射角勝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善蹶以授世民

步之外馬起復乘之如是者三顧謂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何傷乎建成因令妃嬪踏之於上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為天下主豈有混死上大怒責世民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

求之一何急邪世民免冠頓首乞下法司案驗上怒不解唐宗室吳國公李孝逸有破徐敬業之功時望益重武承嗣深忌之使人誣告孝逸自云逐走免者常在月中月既近天合有天分則天以孝逸嘗有功

誠死配徙儋州尋卒蕭瑀封倫於高祖高祖以為中書令太宗嗣位瑀為左僕射倫為右僕射倫素險賊與瑀商量可奏者至太宗前盡變易之

許敬宗既助立武后遂謂長孫無忌遣人上封事稱無忌謀反帝令敬宗鞠之敬宗云無忌與先朝謀取天下乘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獲袂一呼唯命同焉必為宗廟深憂又引漢文帝薄昭事

帝竟不親問惟聽敬宗譏搆之說遂流黔州敬宗又遭大理正袁公瑜就黔州重拘無忌反狀公瑜逼無忌令自殺

李靖破突厥擒頡利溫彥博害其功奏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賞讓未幾太宗謂靖曰前有人說公今朕已悟公勿以為懷

太宗自遼東還發定州在道不康左庶子兼民部尚書劉洎與中書令馬周入謁洎周出褚遂良傳問起居洎泣曰聖體思難極可憂懼遂良諷奏曰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正當傳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

意者誅之太宗疾愈詰問其故洎以實對又引馬周以自明周對與洎同遂良又執證不已乃賜洎自盡李義府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褻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必加傾陷故時人言

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貓高宗知其罪從容戒之義府勃然變色腮頰俱起徐曰誰向陛下道此上曰但我言如是何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殊不引咎緩步而去

李林甫為相好陷人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以其陽與人善暗以甘言而陰擠之也與李適之爭權不協適之性疏林甫陰中之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上未知之適之心喜其言它日

從容奏之元宗大悅願問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然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不可穿掘臣故不敢上言帝以為愛己薄適之言疏之適之懼求為散職由此能相竟貶宜春太守又賜殺之

續世說 卷十二

一九七

嚴挺之為絳郡太守。元宗欲進用之。李林甫忌嫉。召挺之弟損之至門。殺故舊。云當以子為員外郎。又云。聖人待賢。兄極深。須作一計入京。既見。當有大用。令損之取絳郡一狀。云有少風氣。乞入京師就醫。林甫持狀奏云。挺之年高。近患風氣。且授與一閑官。元宗歎咤久之。林甫奏授員外詹事。便令東京養疾。李林甫忌楊慎於受元宗恩遇。諷慎於是附家子孫。欲復附室。慎於慎餘。慎名俱賜死。令御史盧鉉收持。太府少卿張瑄使誣證。慎於之罪。瑄不肯答。絳其足。以木按其足間。撤其枷。柄向前。挽其身。長校數尺。腰細欲絕。鼻皆血出。謂之驢駒。拔概。瑄竟不答。杖六十。長流。隨封郡。瑄被杖而死。

王鉞。原作瑛。據新。與楊慎於親。且情厚。慎於頗汲引之。及貴盛爭權。鉞附李林甫。構成慎於之罪。閩門誅滅。既而王鉞亦赤族。史云。豈天道歟。朱泚之亂。德宗幸道行。幸後數日。崔寧來。上喜甚。寧私謂所親曰。聖人聰明爽邁。從善如轉規。但為盧杞所惑。以至於此。泚然出涕。或以告杞。杞謀陷之。誣告寧為泚內應。俯伏歎。上信之。使中人引寧於幕後。二力士縊殺之。中外以為冤。

盧杞忌張縉名重道直。無以陷之。以方用兵西邊。偽自請行。上固以為不可。乃薦縉為隴右節度使。縉竟為亂兵所殺。盧杞字子良。貌陋而色如藍。人皆鬼視之。初為御史中丞。尚父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聞杞至。悉令屏去。獨隱几以待之。杞去。家人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此人得權。則吾族無類矣。杞居相位。忌能妬賢。迎吠陰害。小不附者。必殺之。於死。楊炎。崔寧。顏真卿。皆杞所殺也。又激怒李懷光。使與朱泚逆。衝袁高。奏其惡。云將校願食其肉。卿士嫉之若讐。

李逢吉惡李紳。張又新。李續之。劉棻。楚為之。鷹犬同構。紳貶端州司馬。朝臣表賀。又至中書賀宰相。及門。門者止之。云張補闕在相公齋內。俄而又新。揮汗而出。旅揖。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人皆辟易。憚之。與續之等時號八關十六子。

姚南仲為鄭滑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毀之。德宗頗疑。貞元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驛奉表。誣奏南仲陰事。南仲神將曹文治。亦入奏事。京師。伺知盈珍表中語。文治私懷憤怒。遂晨夜兼程。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珍表於廁中。乃自殺。日。呼。驛吏。開門。見血流塗地。旁得文治二械。一告於南仲。一表理南仲之冤。且陳首殺務盈事。上聞其事。頗駭異之。南仲慮其覺深。遂乞入朝。德宗曰。盈珍擾軍政。耶。南仲對曰。盈珍不擾軍政。臣自墮陛下法。爾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羊杜復生。必不能成。豈弟父母之政。師律善陳之制矣。上默然久之。

李逢吉字盧舟。天與姦回。妬賢傷善。結朝臣之不逞者。造作謗言。百端中傷。裴度。賴李紳。韋處厚。救解。遂吉結王守澄。言於敬宗。誣紳曾請立深王為太子。乃貶紳端州司馬。朝士代逢吉鳴吠者。張又新。李續之。張縉。與劉棻。楚。李虞程。皆範。給李仲言。時號八關十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劇。而皆附者。又八人。敬宗

知裴度之賢。因中使往與元。即令問訊。度亦自請入覲。逢吉之黨。坐不安席。如矢攢身。張縉與尤出死力。遂撰謗言。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言度有天命。上疏。以度名應。闕識宅。據乾闥。不召自來。其心可見。而韋處厚。又解析於上前。竟不能沮。度自漢中來。復知政事。逢吉出鎮襄陽。唐大無故。貶斥。久滯蠻荒。孤心抑鬱。乃采自古忠賢遭權放逐。雖至殺身。而君猶不悟。著書三篇。謂之辨謗略。上之。德宗省之。猶怒。謂左右曰。唐次乃方吾古之昏主。憲宗即位。召還。累官至中書舍人。憲宗因閱書。禁中。得次所上三篇書。謂學士沈傳師曰。唐次所上辨謗書。人君宜時觀覽。朕疑編錄未盡。命傳師廣為十卷。號元和辨謗略。其序曰。聖慮先辨。謗何由興。武后禁屠殺。右拾遺張德生。男三日。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饌。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開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又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叩頭欲唾其面。

盧杞惡顏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謂杞曰。先中丞也。傳首至中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變然起拜。心甚怒之。李希烈叛。德宗問計於杞。杞曰。賊得重臣。為陳逆順。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命真卿詣許州宣慰。詔下。舉朝失色。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朝廷羞。真卿竟為希烈所殺。

宣宗令白敏中為萬壽公主選佳婿。敏中薦鄭元。時顯已婚盧氏。行至鄭州。堂帖追還。顯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於上。敏中自相府除節度使。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顯不樂尚主。怨臣深入骨髓。臣在政府。無如臣何。今臣在外。願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也。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櫃。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顯所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置櫃函於佛前焚香事之。

朱梁李振。唐自昭宗遷都之後。王室微弱。朝廷班行。備員而已。振皆頤指氣使。旁若無人。明附者非次。獎升私惡者。數日沉棄。每自汴入洛陽。中必有貶貶。故唐朝士人。目為鴟梟耳。閩主王延鈞。好鬼神。巫盛。縉有觀。薛文傑。惡縉。縉使吳昂。昂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爾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它疾對也。昂許諾。明日。文傑使縉言於閩主。以告文傑曰。未可信也。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之。昂自經。服并妻子誅。

五代漢時。陶穀先為李崧所引用。穀從而謂之。崧為蘇逢吉所殺。他日。祕書郎李昉詣穀。穀曰。君於李侍中。遠近防日。族叔父穀曰。李氏之禍。穀有力焉。昉聞之。汗出。

宋鄭鮮之。事宋武帝。帝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與帝言。要須帝理屈。然後置之。帝有時厭而變色。亦感其輪情。時人謂為格侯。魏瑛。瑛公主名玉儀。北齊文襄遇諸塗。悅而納之。遂被珠璣。奉魏帝。封焉。文襄謂崔季舒曰。爾由來為我

求色。不我自得。一絕異者。崔暹必當諫。我亦有以待之。及暹告事。文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憤極。之於前。文襄問何用。暹頓然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悅。把暹臂入見焉。季舒語人曰。崔暹常忿我。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合殺。及其自作體。乃使過於吾。

北齊趙長仁參預朝政。鄭孝裕陸仁惠。元亮厚相結託。屏人私語。停廢公事。人號為三佞。

北齊和士開說武成云。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縱橫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數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患不辦。無為自動約也。帝大悅。三四日。一坐朝。書數字而已。略無言須臾能入。

李軌遣鄧曉使於唐。聞軌被執。舞蹈稱慶。高祖數之曰。汝委質於人。為來使。比聞軌淪陷。曾無戚容。苟悅朕情。妄為慶躍。既不能留心於李軌。何能盡節於朕乎。竟廢而不齒。

封倫素從太宗征討。特蒙顯遇。以建成元吉之故。數進忠款。太宗以為至誠。倫又潛持兩端。陰附建成。高祖將謀廢立。倫故諫而止。後數年。太宗方知其事。治書侍御史唐隨追勸之。改謚謫貶。官削實封。

崔暹神龍初。桓彥範敬暉。知國政。懼武三思。引暹為耳目。使伺其動靜。俄而中宗疏忌功臣。於三思。龍漸厚。暹反以桓敬等計。謀告三思。桓敬等徒嶺外。暹又說三思。宜盡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暹表兄周利貞。先為桓敬所惡。而暹乃舉充此。桓敬等聞利貞。至多自殺。

蘇味道為宰相。云。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但模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號為蘇模稜。

盧藏用。初隱居時。往來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為隱士。及登朝。趨趨。專候權貴。奢靡淫縱。獲譽於世。

李林甫面柔而有狡計。能伺候人主意。故驩騰清列。為時委任。中官妃家。皆厚結託。伺上動靜。皆預知之。故出言進奏。動必稱旨。而猜忌陰中人。不見於詞色。朝廷受主恩。不由其門。則構成其罪。與之善者。雖廣養下士。盡至寵榮。元宗欲罪太子瑛。郭王瑒。光王琚。張九齡曰。陛下有三箇成人兒。不可得。奈何。忍欲廢之。臣不敢奉詔。元宗不悅。林甫憫然而退。初無一言。既而謂中貴人曰。家事何須謀及於人。元宗欲加牛仙客實封。兼以為尚書。九齡執不可。林甫密告仙客。仙客泣訴。帝後變色。謂九齡曰。事總由卿。九齡頓首謝。帝曰。卿以仙客無門藉耶。卿有何門。九齡對曰。臣荒微賤。仙客中華之士。然陛下擢臣。踐臺閣。掌綸誥。仙客本河湟一使。兩目不識字。若大用之。恐非所宜。林甫又退而首曰。○此下原行陛下二字。其言甚善。但有才識。

何必詞學。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元宗竟相仙客。遂九齡。林甫代九齡為中書令。

元載附李輔國。已得宰相。輔國死。又結內侍董秀。多與之金帛。令探密旨。上有所欲。載必知之。承意會合。上益信任。後載賜死。載父母及祖墳。斷棺棄柩。焚家廟木主。

李道古便佞巧宦。早升朝籍。常以酒肴棋博游公卿門。角賭之際。偽為不勝。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

續世說 卷十二 1101

德宗崩。順宗寢疾。深居簡牀。閣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王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轉相結搆。事下翰林。王叔文定可否。宜于中書。擢吏部郎中。韋執誼為宰相。俾執誼承奏于外。以韓泰。柳宗元。劉禹錫。陳諫。凌準。韓晁。和。日管。日葛。日伊。日周。凡其黨。儼然自得。謂天下無人。

熊望性險薄。大言詭異。務進不已。時京兆尹劉棻。楚以不次。驟居清貴。廣樹朋黨。門庭無晝夜。填委不息。望出入棻楚之門。有同密戚。陰計密畫。人無知者。文宗即位。貶漳州司戶。

元稹為江陵府士曹。為監軍崔潭峻所厚。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積運昌宮。嗣等百餘篇奏。御。稹宗大悅。聞稹安在。對曰。今為南宮散郎。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無何。為翰林承旨。學士。中人以潭峻之故。爭與稹交。樞密魏宏簡。尤與稹相善。稹宗愈深。嘉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上疏言。稹與宏簡。為刎頸之交。謀亂朝政。言甚激切。長慶二年。稹相。詔下。朝野嗤笑。

鄭注本姓魚。人目之為水族。以藥材游長安。權豪之家。李愬鎮襄陽。得其藥力。移鎮徐州。以注參決軍政。注流弊陰陽。善探人意見。然專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怒以軍情白愬。愬曰。彼實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或不如旨。去之未為晚也。愬令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及與語。機辨縱橫。盡中其意。遂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密注。大用事。御史李欽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等皆惡注。左軍將軍李宏楚。說元素曰。鄭注姦猾無雙。卵殼不除。使成羽翼。必為國患。今因御史所勸。軍中宏楚。請以中尉意召注。倘有口疾。使治之。因而擒之。元素以為然。召之。注至。雙屈鼠伏。侯詞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款曲諦聽之。忘倦。厚遺金帛而遣之。太和八年。守澄引注。見文宗於洛陽門。賜錦綵。是夕。彗星出東方。長三尺。光芒甚繁。

崔允召朱全忠。全忠自岐下還河中。允謁見于消橋。捧卮上壽。持板為全忠唱歌。仍自撰歌詞。○原自撰歌四字。疑誤。贊其功業。史以為自古與盜合從。覆亡宗社。未有如允之甚也。

江南李璣取湖南。遂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土風。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遂趨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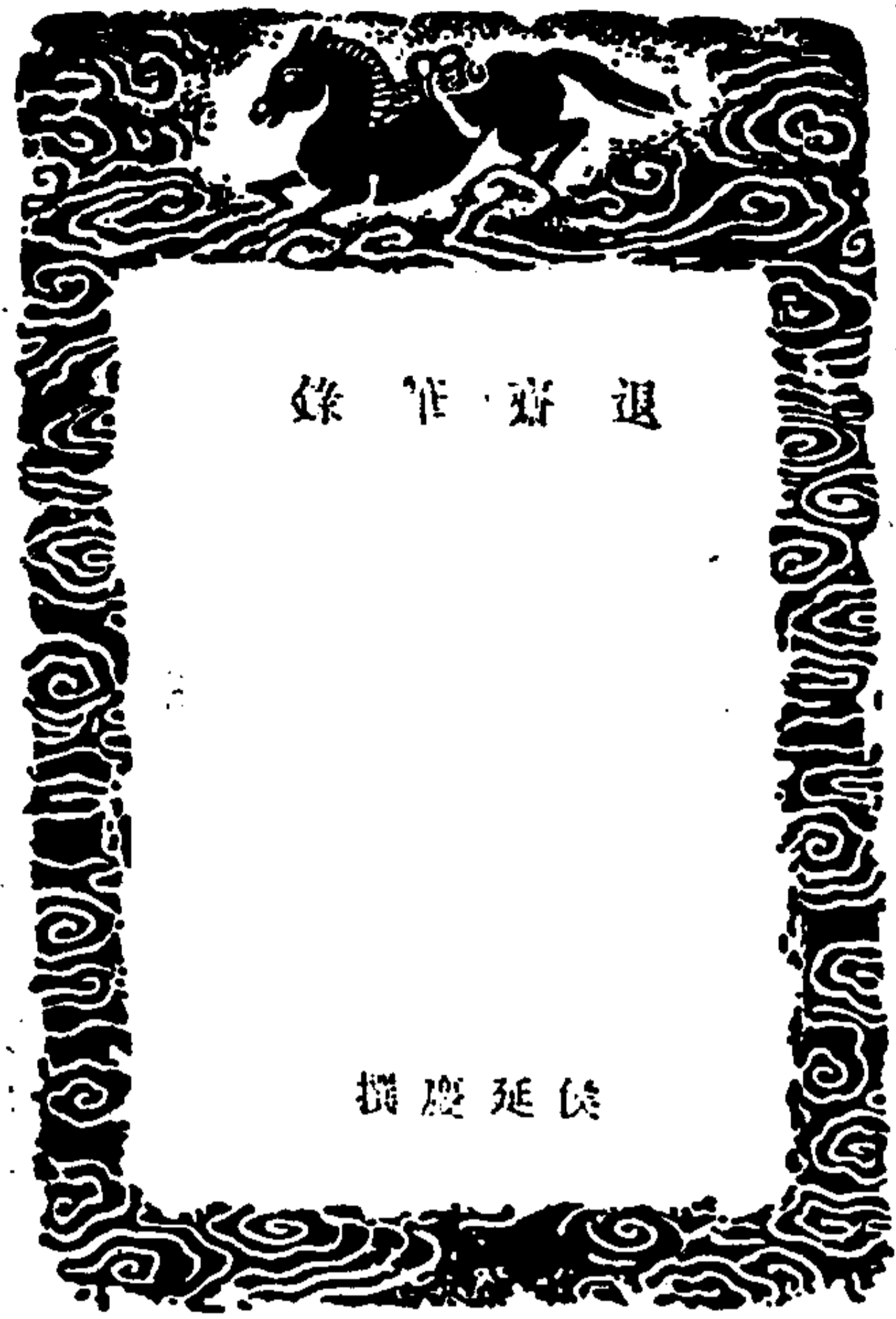
蜀右補闕張九齡。見蜀主。言政不治。由奸佞在朝。蜀主問奸佞為誰。九齡指李昊。王昭遠。以對。蜀主以証毀大臣。貶九齡維州錄事參軍。

續世說 卷十二 1102

續世說 卷十二 1103

續世說跋

孔平仲續世說十二卷。世說傳本。今所傳乃影宋沅州公庫使刊本。錄自劉宋迄後周。仍分三十八門。於南北朝取李延壽於唐取劉昫於五代取薛居正其譌脫處。竝得據諸書訂正。今薛史從永樂大典重輯有數條可轉據此書補之。惜餘姚邵學士分纂時未見也。竹燧類說三十一。錄續世說有江南李景宮中作高樓。衆皆歎美。酒儼曰。恨樓下無井。以此不及景陽樓。在張溥請復八館條上。今此條闕。疑傳寫失去。至事文類聚後集三十七。引孫恪遇猿女事。亦注續世說。其文不類。當是祝穆之誤。戊戌秋仲。兩窗無事。覆校畢。識數語付剞劂氏。錢熙祚。



歷代小史卷之五十四

退齋筆錄

宋侯延慶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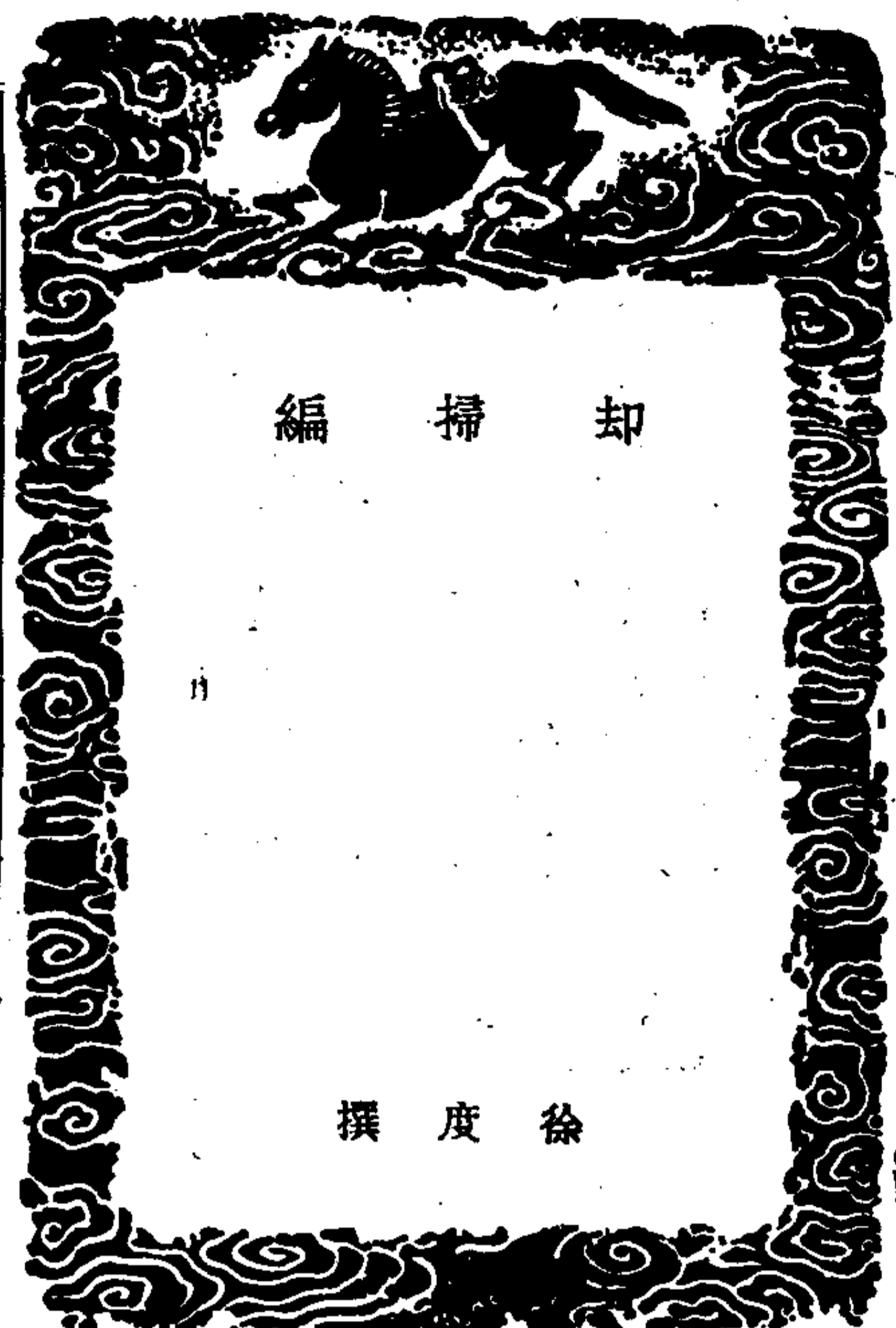
建炎二年戊申揚州守吉州是年車駕駐蹕維揚江南諸郡日虞金人深入時修城得銅鐘於城隅有文云唐京兆李愛子墓誌唐與元初仲春中巳日香李愛子役築於廬陵殞于西壘之顛吾時司天文昭政命今將明康定之始未敢聲於他山就瘞於西壘之顛吾卜茲土後當大德五九之間世衰道敗浙梁相繼長亂之時章貢康昌之日復是聖哲亦復出是邦東平鳩工决使吾愛子之骨得同河伯聽命于水府京兆逸翁深前記淵方具厥業未成明年金人犯維揚車駕幸浙冬金人遂渡江分兩路一把明越車駕登海舟駐永嘉一犯洪吉太母保章貢淵失守既經兵火不知鐘所在癸丑呂源來守下車即修城不數月壁壘皆立東平鳩工之言亦驗云

元豐中王荆公乞罷機政寓於劉沈相宅築兩月神宗未許其去沈之子瑛嘗謁公坐間問公云化成任處在近可令呼來化成者工課命老僧也少頃化成至公作一課更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相公看命今仕至宰相更復何問公微作色曰安石問命又不待做官但力乞去上未許只着易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遂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慨然歎服去意遂决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地出令斬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確奏知

上曰昨日批出斬其人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確曰祖宗以未嘗殺士人臣事不意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即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呂源云

蔡確之子懋宣和末爲同知樞密院事因奏事言及確南正時事云蘇軾有章教先臣確臣家嘗傳錄曰袖出章進上皇云蘇軾無此章軾在哲宗朝所上章哲宗以一族風冊子手自錄次今在官中無此章也懋憤然而退



却掃編

徐度撰

却掃編卷上

宋唯陽徐度教立魁

明古虞毛晉子晉訂

漢初因秦官置丞相太尉武帝罷太尉不置久之
置大司馬而以爲大將軍之冠成帝復罷丞相
御史大夫而取周官六卿司徒司空之名配大
司馬以備三公而咸加大稱後漢建武二十七
年復改大司馬爲太尉而司徒司空並去大字
自後歷代因之政和中始盡遵周官置少師少
傅少保爲三孤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而以太
尉爲武官禮秩同二府大略如昔之宣徽使而
不以授文臣而必以冠節度使爲異耳
唐開元中始聚書集賢院置學士直學士直院總
之又置大學士以寵宰相自是不廢其後又置
弘文館亦以宰相爲大學士本朝避宣祖諱易
爲昭文然必次相遷首相始得之其後惟王章

却掃編 卷上

惠隨雁莊敏籍韓獻肅絳皆初拜直除昭文故
王岐公行獻肅制詞有曰度越往制何愛隆名
之私者蓋謂是也

文臣簽書樞密院始於石元懿初稱樞密直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竟以本院學士而簽書院事而
已至張公齊賢王公沔皆直以諫議大夫爲之
不復帶學士自是不復除至熙寧八年曾公孝
寬始復自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樞密都承
旨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而不遷官不
賜毳文帶未幾以憂去位至服闋乃以端明殿
學士判司農寺元祐三年趙公瞻自中散大夫
戶部侍郎六年王公巖叟自左朝奉郎龍圖閣
待制權知開封府七年劉公奉世自左朝請大
夫寶文閣待制權戶部尚書皆拜樞密直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不遷官趙公明年乃遷中大夫
同知樞密院事王劉二公至罷皆除端明殿學
士是四公於從班中資品尚淺而躡遷執政故
有是命蓋不盡以執政之禮畀之而必帶樞密
直學士者正用石元懿故事也紹聖以還又復
除淵聖受禪之初亟擢宮僚取南仲爲執政而
西府適無闕員故復自徽猷閣直學士太子詹
事拜簽書未幾復欲命一執政使虜而在位者
皆不可遣遠以兵部尚書路公允迪爲簽書而
行先是樞密直學士已廢不置改爲述古殿直

却掃編 卷上

五

學士故二公皆超拜資政殿學士雖簽書帶職
猶用故事而非本意矣自是遂相踵成例凡簽
書者必帶端明資政之職至六曹尚書翰林學
士皆執政之亞徑遷同知可也然初拜亦必爲
簽書而帶學士職疑非是

武臣簽書樞密院始於楊守一端拱元年自內客
省使宣徽北院使爲之二年張遜自鹽鐵使亦
以宣徽北院使爲之景德三年韓崇訓自樞密
都承旨四方館使以檢校太傅爲之同時馬正
惠公知節自樞密都承旨東上閣門使以檢校
太保爲之天禧三年曹武穆公瑋自華州觀察
使郎延副總管以宣徽北院使爲之明道二年
王武恭公德用自步軍副指揮使福州觀察使
以檢校太保爲之治平三年郭宣徽達自殿前
都虞候容州觀察使以檢校太保爲之建炎三
年王淵自鸞德軍節度使御營都統制直以節
度使爲之
童貫之始入樞府也官已爲開府儀同三司而但
以爲權簽書樞密院河西北面房公事項之乃
進稱權領蓋以謂所掌止邊防一事且姑使爲
之而已又數月乃正稱領樞密院事自是不復
改其後蔡攸以少師居樞府亦稱領鄭太宰居
中以故相居樞府亦稱領宣和間凡官品已高
而下行職事者皆稱領如蔡行以保和殿大學

却掃編 卷上

六

士領殿中省高俵以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司
 王革以保和殿大學士領開封尹之類是也靖
 康間何丞相稟以資政殿學士李丞相綱以資
 政殿大學士皆領開封府職事而別置尹初貫
 之不稱知而稱領者非尊之也蓋猶難使之正
 居執政之位故創此名然鄧樞密洵武以少保
 知院而實居其下慶曆間呂許公以首相兼判
 樞密院事論者以為判名太重未幾改兼樞密
 使元豐官制廢樞密使不置則知院為長官今
 領居知上則判院之任也按漢制有領尚書有
 平尚書領尚書則將軍大司馬特進為之平尚
 書則光祿大夫諫大夫之徒皆得為之則領之
 為重也久矣

宇文樞密虛中自資政殿大學士以本職兼書樞
 密院事自陳職名太高於是除去大稱而直以
 學士為之

國朝中書宰相知政事多不過五員兩相則三
 參三相則兩參咸平中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
 三相也王文正王文穆兩參也景祐間呂文靖
 王文正曾兩相也宋宣獻綬蔡文忠齊盛文肅
 度三參也至和中文路公劉丞相沆富文忠三
 相也王文安堯臣程康穆兩參也熙寧中曾
 魯公陳秀公升之兩相也王荆公韓康公唐質
 肅三參也

父子兼政國初至靖康元年凡十二家王惠獻
 政事 子安簡 知政事 呂文靖 子惠穆 公弼 樞
 正獻 子石元懿 樞密 子文定 中立 參 陳給事
 政事 子恭公 相 韓忠獻 樞密 子獻肅 樞密
 持國 門下 莊敏 相 范文正 政事 子忠宣 樞密
 叟 尚書 曹武惠 樞密 子武穆 樞密 蔡丞相 樞
 子懋 尚書 蔡太師 相 子攸 樞密 韓忠獻 樞密
 儀公 相 曾宣靖 相 子令綽 樞密 王侍郎 樞密
 樞密 子忠簡 樞密 呂文靖之老也以司徒監
 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每有軍國大事與中書
 門下樞密院同議以開正獻之老也復以司空
 同平章軍國事會令綽之為簽書宣靖猶康寧
 遂就養東府士林尤以二家為盛事

兄弟兼政國初至政和凡七家陳文忠 樞密 弟
 文惠 樞密 三韓 見二呂 見二范 見吳正肅 樞密
 弟正憲 樞密 蔡太師 弟元度 樞密 鄧觀文
 樞密 弟少保 樞密 樞密院

祖孫兼政國初至紹興凡四家梁丞相適孫才甫
 子美中 呂正獻 孫舜徒 好問 尚書 富文忠 孫季申
 直系同 韓儀公 孫似夫 尚書 樞密
 叔姪兼政國初至大觀凡三家呂文穆 樞密 姪文
 靖 見胡文恭 樞密 姪宗愈 尚書 林文節 樞密 姪
 初置觀文殿大學士也詔自今非嘗歷宰相不除

著為令宣和七年先公自北門召為上清寶籙
 官使忽有此授方引故事退避會北鄙之警有
 詔復留明年京師解嚴復召為中書侍郎遂拜
 相時前告猶寄北京左藏庫淵聖遣中使取以
 賜先公先公復力辭曰臣今忝備宰輔於此告
 受與不受未有損益然所以終不敢當者蓋以
 除授之日猶未經歷其於彝制終有所妨重失
 此名於天下也儻聽臣言使中外聞之知朝廷
 於祖宗法度無有大小率循惟謹顧不美乎上
 終不許先公不得已受之謝表略曰知章兩命
 之兼榮足為盛事張說大稱之獲免有愧前修
 蓋謂是也

唐以宰相兼太清宮使本朝祥符間亦以首相領
 玉清昭應宮使又置景靈宮會靈祥源觀使以
 次相及樞密使次第領之執政為副使侍從為
 判官天聖初昭應宮災始罷輔臣官觀等使各
 政和中詔天下咸建神霄玉清萬壽宮復置使
 宰相使相領之執政為副使侍從為判官判官
 惟盛章嘗以開封尹領之它未嘗命而天下郡
 守皆兼管句通判兼同管句雖前二府領州亦
 如之蓋欲重其事也

輔臣既罷領官觀使其後惟以使相節度宣徽使
 為之無所職掌奉朝請而已熙寧間又有以使
 居外者王荆公以使相領集禧觀使居金陵張

文定公以宜徽南院使領西太一宮使居睢陽之類皆優禮也元祐間梁左丞燾罷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特制同禮泉觀使之名以命之梁公言故事無以學士領宮觀使者且同使之名前所未有有力辭不受然自是前二府往往以學士直為宮觀使而同使之各不復除矣

故事非宰相不為僕射雖樞密使必嘗歷宰相乃得之天禧三年南郊親祠禮畢輔臣咸進官時丁晉公以吏部尚書奉政事當遷乃以檢校太尉兼本官為樞密使而端揆之尊不可得也神宗即位覃恩時王懿恪拱辰以端明龍圖兩學士吏部尚書留守北京當遷乃以為太子少保而兩學士如故官制行僕射為特進崇寧間許冲元太尉始以中書侍郎為之其後踵之鄭太宰鄒少保皆以知樞密院為之薛肇明以門下侍郎為之靖康初復祖宗法度時薛獨存因改授金紫光祿大夫

王銍言周世宗既定三關遇疾而還至澶淵遲留不行雖宰相輔近臣問疾者皆莫得見中外恟懼時張永德為澶州節度使永德尚周太祖之女以親故獨得至臥內於是群臣因永德言曰天下未定根本空虛四方諸侯惟幸京師之有變今澶汴相去甚邇不速歸以安人情願憚朝夕之勞而遲回於此如有不可諱奈宗廟何永德

然之承間為世宗言如群臣旨世宗問曰誰使汝為此言永德對羣臣之意皆願如此世宗熟視久之歎曰吾固知汝必為人所教獨不驗吾意哉然吾觀汝之窮薄惡足當此即日趨駕歸京師嗚呼天命方有所屬固非人謀之所能圖也

五代之亂天下無復學校皇朝受命方削平四方故於庠序之事亦未暇及宋城富人曹誠者獨首捐私錢建書院城中前廟後堂旁列齋舍凡百餘區既成邀楚丘威先生主之先生名同文生唐天祐中歷五代入本朝皆不仕以文學行義為學者師及是四方之士爭趨之曹氏益復買田市書以待來者先生乃制為學規凡課試講肄勸督懲賞莫不有法寧親歸沐與親戚還往莫不有時而皆曲盡人情故士尤樂從焉由此書院日以寢盛事聞京師有詔賜名應天府書院先生沒門人私謚為正素先生其子繪復以儒學顯歷事太宗真宗兩朝官至樞密直學士先生之規後傳于時及建太學詔取以參定學制予幼時猶及見之書院即今之國子監也唐節度使初皆領一道故以本道為名若河西河南劔南關內之類是也厥後分鎮浸多所領不能盡有一道則以其地為名若安西朔方滑北隴右之類是也又有合數州以為名者若魏博

淄青澤路徐泗之類是也或因其有功則錫軍號以旌之若振武鎮國天雄定難之類不可悉數由五代以還至于國朝所錫益多凡曰節鎮皆曰某軍某軍而孟州曰河陽三城襄陽府曰山南東道太原府曰河東鳳翔府曰鳳翔揚州曰淮南江陵府曰荆南成都府曰劔南西川潼川府曰劔南東川興元府曰山南西道總九州府獨因舊以為名亦出於偶然本不以地望有所輕重然凡建節者反以是數州為重非親主尊屬與勳望重臣莫或得之故韓魏公以司徒領淮南曾魯公以司空領河陽三城文潞公以太師領河東皆以為重也

唐之方鎮得專制一方甲兵錢穀生殺予奪皆屬焉權任之重自宰相之外它官蓋無與比故其始拜也降麻告廷與宰相同而賜節鑄印之禮又為特異誠以其任重故寵之本朝既削方鎮之權節度使不必赴鎮但為武官之秩間以寵文臣之勳舊內則為宮觀使外則別領州府而已至宗室戚里又止於奉朝請無復職掌而告廷賜節鑄印之禮猶踵故事至于今循之不革諸路經略安撫使雖非唐方鎮之比然亦大將之任也而命之與列郡守臣略等間命宣撫使蓋古之元帥也直以勅授尤為失之國初節度使猶有赴治所者謂之歸鎮以為異禮

仁宗朝夏鄭公以平章事領三城節為西京留守以洛陽地當孔道日有將迎之勞表請歸鎮略曰凡叨建節之行頗以歸鎮為重蓋謂是也蘇子容丞相始為南都從事時杜正獻公方致仕居南都見蘇公大器之為道其平生出處本末甚詳曰子異時所至亦如老夫願勉旃自愛蘇公唯唯謝之先是正獻公既罷政出知兗州未幾請老遂以太子少師致仕復三遷為太師而薨享年八十其後蘇公更踐中外其先後蚤晚多與杜公相似至免相也亦出知揚州未幾請老復召為中太一宮使請不已乃以太子少師致仕遷太保而薨享年八十有二年壽官品又略同焉又熙寧間蘇公以集賢院學士守杭州時梁況之左丞方以朝官通判明州之官道出錢唐蘇公一見異之留連數日待遇甚厚既別復遣介至津亭手簡問勞且以一硯遺之曰石硯一枚留為異日玉堂之用梁公莫喻其意亦姑謝而留之自爾南北不復相見亦忘前事矣元祐六年梁公在翰苑一夕宣召甚急將行而常所用硯誤墜地碎倉卒取他硯以行既至則面授旨尚書左丞蘇某拜右僕射梁公受命退歸玉堂方杼思命詞涉筆之際視所攜硯則頃年錢塘蘇公所贈也因恍然大驚是夕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政事堂語及之蘇公一笑

而已世謂貴人多識貴人蓋以謂聞人多而識之然窮達壽夭則或有可知之理而能纖悉如是二事者殆不可測也劉器之待制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於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矜莊危坐而不欠伸欹側者蓋百無一二焉其能之者必貴人也蓋嘗以其言驗之誠然韓康公王荆公之拜相也王岐公為翰林學士被召命詞既授旨神宗因出手札示之曰已除卿叅知政事矣國朝以來因命相而遂用草制學士補其處如此者甚多近歲亦時有之世謂之潤筆執政本朝節度使雖不赴鎮然亦別降勅書宣諭本鎮軍民而為節度使者亦自給榜本鎮謂之布政榜親王亦翰苑為之近不復見矣元豐官制雖以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為三省長官然未有為之者元祐初既召文潞公還朝以其名位已崇難所以處之者時司馬溫公已拜左相而右相韓玉汝適去位宣仁后遂欲以潞公為右相謀之溫公公曰文某歷事累朝年踰八十且其再為相時臣猶為小官今顧居其上不可因請自為右相而請以潞公為左相宣仁復難之於是用呂許公故事以本官同平章軍國

重事且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朝因至都堂與執政商量事如遇有軍國機要事即不限時並令人預叅決其餘公事只委僕射以下簽書發遣其後呂申公為右相請退甚力宣仁欲堅留之顧憐其老欲以為攝太保同平章軍國事手札以問范忠宣忠宣以為攝字從來止施於祠祭非所為官稱若別更一字而使每至都堂不限時出東府執政有議事於便門過就之若議事遲久令堂厨具食如此則事皆曲盡稱國家尊賢優老之意矣宣仁復手札謂以呂某德望欲使兼一保傅官務要外協人望實益勸講然其官去保傅甚遠欲以為行太保事如何忠宣復對曰謹按國朝典故天禧中宰臣王旦元是太保平章事以病乞退加太尉侍中令公若官是光祿大夫職是右僕射若以僕射加司空則與王旦相近於典故不遠若欲有益勸講則平章事乃是執政自當十月一赴經筵不必帶行太保事四字矣於是始定議云國朝宰相樞密使必以侍郎以上為之若官舊尊則守本官官卑則躡遷侍郎官制行初相止除大中大夫崇寧後必起進數官政和以後至有躡遷銀青光祿大夫引故事自言於是改大中大夫就職

慶曆間賈文元為昭文相陳恭公為集賢相會久
 早引東漢策免三公故事自言是時吳正肅為
 叅知政事與文元不協數爭議上前及此中丞
 高若訥以為大臣不肅故兩不時若而文元亦
 自請故與正肅借罷而恭公進位昭文猶申前
 請乃降授給事中而輔政如故二叅宋元憲自
 給事中降諫議丁文簡自工部侍郎降中書舍
 人數月而復云

國朝叅知政事樞密副使必以諫議大夫為之權
 御史中丞亦然熙寧中始有本官帶待制權中
 丞者官制後初拜執政遷中大夫而中丞不復
 遷官矣

祖宗時侍從官或被寄任往往優進職名不復計
 資望之淺深慶曆中歐陽文忠公為知制誥纔
 數月出為河北都轉運使即拜龍圖閣直學士
 其有既命而以事不行者則隨亦改授他職紹
 聖間猶如此彭器資尚書自權吏部尚書授資
 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辭行乃改待制知江州
 權尚書補外正合得待制故也

按歐陽文忠公慶曆制草序曰除目所下率不一
 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
 盡道天子難喻之意而還詰命於三代之文又
 勦原甫侍讀墓誌稱其文章尤敏瞻嘗直紫微
 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將下直為之立

却掃編 卷上

馬却坐一揮九制凡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
 體由是言之則是除目既下必用是日草詞且
 不得從容下直而為之也元祐初林子中樞密
 除中書舍人言者論其非因及張遼明中書曰
 昨日聞王者督撰希告詞甚急意疎之為謀欲
 希早受命成其姦黨也則命詞之限當元祐時
 已不得如前者之迫矣翟公異資政居政和間
 詞命獨為一時之冠然文思遲澀尤惡人趣之
 有趣之者輒默誌其旁凡一趣則故遲一日有
 遷延至旬餘者其後人稍聞之莫敢復趣矣
 帝者之女謂之公主蓋因漢氏之舊歷代循焉未
 之有改也政和間始采周之王姬之稱而改公
 主曰帝姬郡主曰宗姬縣主曰族姬議者謂姬
 蓋周姓猶齊女曰齊姜宋女曰朱子皆因其姓
 而繫之國不曰周姬而曰王姬者蓋別於同姓
 諸侯魯姬衛姬耳國家趙氏乃當曰帝趙不得
 曰帝姬若以姬為婦人之美稱則尤不可漢書
 高五王傳諸姬生趙幽王友顏師古注曰諸姬
 愆言眾妾之稱又非所以稱帝女也命婦封號
 亦政和間所改始因夫人之名而凡謂之人獨
 孺人者本稱婦人之名其它則見於書傳者皆
 通謂男子至碩人侯侯執轡如組有力如虎又
 非所以為婦人之號也小君之稱稽據甚明設
 欲多其等級者莫若采魏晉間郡君亭君之目

而增之則猶為有據也公主之號建炎初已復
 之于在司封欲援此為例并復命婦封號而或
 者以謂非事之急故止
 舊制諫議大夫積十一轉而至僕射二府乃七轉
 及官制行大中大夫七轉至特進而不分庶官
 與二府元祐中始令正議光祿銀青光祿金紫
 光祿大夫並置左右分為二資於是復十一轉
 而至特進紹聖以後因之不改政和中增置通
 奉正奉宣奉三階而罷分左右止十轉至特進
 而庶官二府並循此制蓋祖宗以來二府不磨
 勦故每優遷紹興新書乃并二府有磨勘法然
 亦未嘗舉行也
 石林公言吳中俚語若等人易得久曠人易得醜
 雖鄙亦甚有理
 祖宗時凡官僕射及使相以上領州府則稱判元
 符末章僕射罷相以特進守越州止稱知蓋謫
 也宣和中余太宰深以少傅節度使守福州復
 稱知靖康初白太宰時中守壽春府李太宰邦
 彥守鄧州始復故事稱判建炎中呂僕射順浩
 以使相守池守潭守臨安皆稱知趙丞相鼎官
 本特進再罷相初以節度使守紹興後改本官
 守泉皆稱知近歲孟郡王忠厚以使相守鎮江
 亦稱知後改婺州會高開府世則亦守温州稱
 判而孟亦改判婺州云

御批通鑑輯覽

四一

國朝翰林學士多以知制誥久次而稱以職聞者為之劉原甫居外制最久既譽望高一時故士論咸以為宜充此選而劉亦雅自負以為當得之然久不不得進逮出典兩郡還朝復居舊職且十年矣終不用久之復請外補於是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頗快快不自得一日顧官屬曰諸君聞殿前揮使指郝質乎已拜翰林學士矣或以為疑者徐笑曰以今日之事準之固當如此耳

國朝之制食邑滿萬戶乃封國公惟見任宰相與官為三公者則通計實封滿萬便封國公杜正獻公既致仕因郊祀當加恩而食邑未滿萬戶特詔封祁國公益異禮也其後遺表有曰非萬戶而忝賜履之封自三少而席司成之重蓋謂是云

楊文公億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啓事謝先達時公啓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少年坐有鄉校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時稱之

故事臣僚封贈母祖母不同生沒並加太字曰太夫人太君政和間待制劉安上建言太者事生之尊稱也封母而別之所致別於其婦既沒並祭於夫若加之尊稱則是以尊臨其夫也以尊臨夫於名義疑若未正自是始詔命婦追封

並除去太字逮紹興新書復仍舊制吳尚書敦復領吏部援劉待制之言申明且引漢文帝紀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無得擅徵捕注謂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仍得稱太夫人蓋此義也於是追封始不復稱太云按帝者之祖母稱太皇太后既升祔皆止稱皇后正此比也

舊制執政以上始服毳文帶佩魚侍從之臣止服遇仙帶世謂之橫金元豐官制始詔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並服遇仙帶佩魚故東坡謝翰林學士表曰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蓋謂是也然武臣節度使班翰林學士上六曹尚書下至今止橫金迨拜太尉則毳文佩魚蓋恩禮視執政故也

元豐官制侍從官給事中以上乃服金帶中書舍人以下皂帶佩魚與庶官等大觀間始詔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待制皆許服紅鞋犀帶佩魚建炎間復置權六曹侍郎亦如之

舊制借服不佩魚故繫銜止稱借紫借緋政和中王詔延康始建請借服皆佩魚如賜者從之然差勅止仍舊云可特差某職任仍借緋或借紫而已而其後繫銜者多自稱借紫金魚袋若借緋魚袋然終無所據也

凡知州軍通判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知二京赤縣

皆借緋知州提點刑獄自服緋者仍借紫轉運使副知節鎮州雖不服緋亦借紫謂之隔借自節鎮轉運副使改授列郡亦借紫謂之帶借中間嘗歷他官則不

舊制凡特賜緋章服皆服塗金寶瓶帶三日職事官唯侍御史初除則例賜緋餘非特恩未有賜者

本朝封爵徒為虛名戶累數萬雖號實封者亦初無其實故有司亦不甚以為輕重若非自請則文臣例封文安武臣例封武功宗室例封天水名號重複不可稽考予以為雖異於古之裂地而封者然取貴之意則均也謂宜略依古制非有功不封已封之縣不再以封則庶幾其稍重矣故事文臣官至卿監官武臣官至橫行而勳加至上柱國乃加封邑其後罷勳官而寄祿繼至奉直大夫橫行以上便加封邑則宜其果也

集賢院學士初無班品與諸直館頗同然自執政侍從皆通為之如吳正肅公育自資政殿大學士改授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劉原父自翰林侍讀學士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皆以職閑無事故也其後李周自權侍郎罷除集賢院學士始有旨曾任六曹侍郎者立班在大中大夫之上奏薦班列並同待制紹聖元年又詔曾任權侍郎以上者立班雜壓

封贈在中散大夫之上其餘恩數儀制並依中散大夫餘人立班雜壓在中散大夫之下蔭補依朝議大夫官高者從本條二年罷館職易為集賢殿修撰政和中改集賢殿為右文今右文殿修撰是也

許少伊右丞宣和間初除監察御史夜夢綠衣而持雙玉者隨其後未幾劉希范資政玉繼有是除靖康初為太常少卿復夢綠衣而持雙玉者隨其後未幾劉亦繼為奉常特劉以淵聖登極恩初易章服也

舊制宰相官僕射以上勅尾不書姓蓋用唐故事也元豐官制僕射為宰相故不計寄祿官之高下皆不書姓云

本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見於擇壻與辟客蓋趙參政昌言之壻為王文正且王文正之壻為韓忠憲億呂惠穆公弼呂惠穆之壻為韓文定忠孝李侍郎虛已之壻為吳元獻殊吳元獻之壻為富文忠弼尚書察富文忠之壻為馮宜徽京陳康肅克谷之壻為賈文元昌朝曾宜靖公亮王文正曾守鄴辟龐莊敏籍為通判龐莊敏守并辟司馬溫公為通判范文正公為陝西招討使辟田樞密況孫威敏汚並為判官歐陽文忠公為掌書記歐陽公辭不就復請張文定公方平亦辭富文忠公守并請韓黃門維為屬

却掃編

文安公竟臣安撫陝西辟蔡樞密擬自隨如此之類甚多不可悉數皆拔於稠人之中而其故居位風節往往相似前代所不及也

童貫既敗籍其家賞得劑成理中九幾千斤它物稱是此與胡椒八百斛者亦何異邪

舊制進士登科人初官多授試秘書省校書郎故至今新擢第人猶稱秘校祖宗朝進士上三名皆授將作監丞通判故至今猶稱狀元為監丞唐東都有尚書省留守兼判其餘百司略如京師居其官者謂之分司大抵皆閑秩故當時有詩云猶被妻孥教漸退莫求致仕且分司是也

本朝三京雖置御史臺國子監執政侍從庶官迭居之職事甚簡御史臺則行香拜表日押班國子監則出納錢糧而已故未置官觀時士大夫多自請以為休息之地官制行後士大夫猶有自請分司者近歲唯責降而已然不必居本臺蓋無供職之所故也

舊制文臣丁憂起復必先授武官蓋用墨纒從戎之義示不得已也故富鄭公以宰相丁憂起復初授冠軍大將軍餘官多授雲麾將軍近歲起復者直授故官

却掃編

為直學士其後不復有止除待制而已初諸閣唯龍圖有直閣館職之久次與帥臣監司之有勤勞者乃得之然初無班級也其後諸閣例置始編入雜壓與諸修撰通謂之貼職為之者眾矣

范文正公為陝西招討使也以邊兵訓練不精蓋無專任其責者又部署鈐轄等權任相亞莫相統一故每有事宜職卑者付以備兵逼逐先出位高者各據精兵逗遛不進是以屢致挫敗於是首分郎延路兵以為六將將各三千餘人選路分都監及駐泊都監等六人各監教一將兵馬又選使臣指揮使十二人分隸六將專掌教閱每指揮選少壯勇健者二十五人先教之以弓弩短兵俟其技精則補為教頭每人却俾分教十人以次相授一季之後盡成精兵遇有寇警少則路分都監將所部先出多則鈐轄都署領兩將或三將以出更出迭入約束既定總領不貳勞逸又均人樂為用邊備浸修寇不敢犯矣其後諸路皆用此制庶宰將法蓋本范公之遺意也

唐之政令雖出於中書門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別號曰政事堂猶今之都堂也故號令四方其所下書曰堂帖國初猶因此制趙韓王在中書權任頗專故當時以謂堂帖勢力重於勅命尋有

詔禁止其後中書指揮事凡不降勅者曰劄子猶堂帖也至道中馮侍中拯以左正言與太常博士彭惟節並通判廣州拯位本在惟節之上及單恩遷員外郎時寇萊公為叅知政事知印以拯為虞部惟節為屯田其後廣州又奏仍使馮公繫銜惟節之上中書降劄子處分升惟節於上仍特免勘罪至是拯封中書劄子奏呈且論除授不當并訴免勘之事太宗大怒曰拯既無過非理遭降資免勘雖萬里之外爭肯不披訴也且前代中書有堂帖指揮公事乃是權臣假此名以威福天下太祖已令削去因何却置劄子劄子與堂帖乃大同小異耳張洎對曰劄子是中書行遣小事文字猶京百司有符牒關刺與此相似別無公式文字可指揮常事帝曰自今但于近上公事須降勅處分其合用劄子亦當奏裁方可行遣至元豐官制行始復詔尚書省已被旨事許用劄子自後相承不廢至今用之體既簡易給降不難每除一官速其受命至有降四五劄子者蓋初畫旨而未給告先以劄子命之謂之信劄既辭免而不允或允又降一劄又或不候受告而俾先次供職又降一劄既命其人又必俾其官司知之則又降一劄謂之照劄皆宰執親押欲朝廷之務簡難矣然子觀近代公卿文集中凡辭免上章止云准東上

閣門告報則是猶未有信劄也今諸路帥司指揮所部亦用劄子其體與朝廷略同然下之言上其非狀者亦曰劄子名同而實異不知其義何也國朝之制凡降勅處分事皆有詞其體與詔書相類知制誥行皆用四六文字元豐官制行罷之富韓公之薨也計問神宗對輔臣甚悼惜之且曰富某平生強項今死矣誌其墓者亦必一強項之人也卿等試揣之已而自曰方今強項者莫如韓維必維為之矣時持國方知汝州而其弟玉汝丞相以同知樞密院預奏事具聞此語汗流浹背於是亟遣介走報持國於汝州曰雖其家以是相囑慎勿許之不然且獲罪先是書未到富氏果以墓誌事囑持國既諾之矣乃復書曰吾平生受富公厚恩常恨未有以報今其家見託義無以辭且業已許之不可食言雖因此獲罪所甘心也卒為之初持國年幾四十猶未出仕會富公鎮并門以帥幟辟之遂起其相知如此國朝故事文臣必帶直學士職乃服金帶熙寧中薛師正樞密方以商利被眷自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始特膺是賜未幾韓莊敏丞相以龍圖閣待制為樞密都承旨繼得之政和宣和之間至有以庶官被賜者紛紛甚多不可殫紀名器

之濫於是為極云

傅獻簡公在英宗朝以諫官與呂獻可諸公論濮園稱號事甚切章凡十餘上未止會出使契丹既還而諸公皆已坐異議謫去而公獨遷侍御史知雜事公固辭曰臣今不獨不能與建議者同列於朝至如苟隨妄計者臣且不忍張目視之況與之同臺共職哉於是出知和州後數年丁憂服闋至京府時王荊公用事素善公謂公曰方今紛紛俟公來久矣方議以待制知諫院還公公謝曰新法世不以為便誠如是當力論之平生未嘗欺敢以告荊公大怒乃以為直昭文館判流內銓未幾補外再開歲凡六徙困於道塗知不為時所容遂自請提舉西京崇福宮未幾復坐事奪官稍復監黎陽倉公日視事必親不以嘗清顯自待雖家人不見其憂愠色任滿管勾中獄廟築室濟源盤谷蒔竹木游詠其間一時名士為之賦詩者甚多許洛舊老與之往來悠然自適若將終身者再任管勾崇福宮元祐初還朝益不苟合久之乃自吏部尚書遷中書侍郎凡二年薨于位皇祐初胡文恭公宿為知制誥封還楊懷敏復除內侍副都知詞頭不草朔日上謂宰相曰前代有此故事否文潞公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書近年富弼亦曾封還詞頭上意乃解

而改命舍人草制已而臺諫亦論其非其命遂
寢而舍人封還詞頭者自爾相繼蓋起於富成
於胡也

左右史雖日侍上側然未嘗接語欲有所論必奏
請得旨乃可元豐中王右丞安禮權修起居注
始有詔許直前奏事左右史許直前奏事蓋自
此始

蘇黃門子由熙寧二年以前大名府推官上書論
事神宗覽而悅之即日召對便殿訪問久之而
擢爲條例司屬官故事選人未得上殿者自此
遂爲故事云

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爲相務簡靜罕與士大
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容於是好進之徒往
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情觀
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云

進士以累舉推恩特召廷試已而唱名次第賜進
士或同學究出身或試監主簿諸州文學長史
四門助教攝諸州助教謂之特奏名自景德二
年始是歲進士第一人李文定丞相也其後亦
有補三班借職者逐時不同然試而不中選罷
歸職也顧憐其老而無成而遂捐一官與之此
蓋國朝忠厚之政也故事進士唱名宰執從官
侍立左右有子弟與選者唱名之大必降階稱
謝搢紳間頗以爲榮事建炎初車駕在揚州會

放進士時楊中立龍圖以侍讀侍立而其子通
以特奏名預唱名中立亦降階稱謝時適之年
已五十餘中立七十餘矣前此所無也

却掃編卷上 終

却掃編卷中

國朝以來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議之不然
猶使各條具利害所以盡人謀而通下情也熙
寧初議貢舉北郊猶如此後厭其多異同不復
講及司馬溫公爲相欲增損貢舉之法復將使
百官議因自建經明行修使朝官保任之法欲
并議之草具將上先與范丞相謀范公曰朝廷
欲求衆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泣衆之
義若已陳此書而衆人不隨則虛勞思慮而失
宰相體若衆人皆隨則相君自謂莫已若矣然
後諂子得志于其間而衆人默而退媚者既多
使人或自信如莫已若矣前車可鑒也不若清
心以俟衆論可者從不可者更俟衆賢議之如
此則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而責議者矣若先
漏此書之意則諂者更能增飾利害迎于公之
前矣溫公不聽卒白而行之范氏家集載此書
甚詳

故事宰輔領州而中使以事經錄必傳宣撫問宣
和間先公守南都地當東南水陸之衝使傳絡
繹不絕一歲中撫問者至十數故嘗有謝表曰
天闕夢回必有感恩之淚日邊人至常聞念舊
之言後因生日府掾張矩臣獻詩曰幾回天闕
夢十走日邊人蓋用表語也矩臣退傳家好學
喜爲詩先公爲相時欲稍薦用之已卒矣

舊制凡掌外制必試而後命非有盛名如楊文公歐陽文忠蘇端明未嘗輒免故世尤以不試為重然故事苟嘗兼攝雖僅草一制亦復免試渡江後從班多不備官故外制多兼攝者及後為真皆循例得免近歲有偶未兼攝而徑除者又特降旨免試焉

國朝宰相執政既罷政事雖居藩府恩典皆殺政和中始置宣和殿大學士以蔡攸為之俸賜禮秩悉視見任二府其後踵之者其弟簡其子行而孟昌齡王革高伸亦繼為之然皆領宮觀使或開封府殿中省職事未嘗居外及革出鎮大名仍舊職以行而恩典悉如在京師其後蔡靖以資政殿學士知燕山府久之亦進是職再任恩數加之雖前宰相亦莫及矣

先友崔陟字浚明年未二十舉進士待試京師一夕夢人告曰汝父攘羊恐不復見汝登科矣及寤意大惡之既果被黜還家見有羊毛積後垣下問何自得之其父曰昨有羊突入吾舍者吾既烹而食之矣陟因大驚而不敢言所夢未幾其父卒後數年乃登第後坐元符末上書論時事編入黨籍仕宦連蹇不進先公領裕民局辟為檢討官未幾局罷後以宿州通判終宗室士暉字明發少好學喜為文多技藝嘗畫韓退之皇甫持正訪李長吉事為高軒過圖極蕭

灑一時名士皆為賦之又嘗學書于米元章子嘗見所藏元章一帖曰草不可妄學黃庭堅鍾離景伯可以為戒而魯直集中有答僧書云米元章書公自鑒其如何不必同蘇翰林玄論也乃知二公論書素不相可如此

程嗣真字儒臣文簡公之子也少喜學書自謂獨得古人用筆之妙嘗評近代能書者曰蘇才翁書筆勢遲怯矣越人無識頗學之自余為辨之後此間人亦知非也蔡君謨但能模學前人點畫及能草字而已周子發書妙出前輩至於草書殊未得自悟之意古人自悟者惟張旭與余而已錢塘關氏蓄其書數卷信為高古今世不復見矣

張友正字義祖退傳鄧公之子自少學書常居一小閣上杜門不治他事積三十年不輟遂以書自名神宗嘗評其草書為本朝第一子項在館中與其族孫巨山同舍嘗出所藏義祖家書數卷每幅不過數十字便了詞語皆如晉宋間人蓋閱古書之久不自知其然也

杜岐公既致仕還家年已七十始學草書即工余嘗于其孫鼎家見一帖論草書曰草書之法當使意在筆先筆絕意在為佳耳筆勢縱逸有如飛動紙尾書時年七十八字又見有少時所節史記一編字如蠅頭字字端楷首尾如一又極

詳備如禹本紀九州所貢各品略具蘇子瞻作李氏山房記言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讀誦惟恐不及正此類邪

蘇丞相子容留守南都劉丞相老簽書判官事時年尚少蘇公大器愛之元祐中劉公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公為尚書左丞同秉政嘗因祠事各居本省致齋劉公有夜直中書省寄左丞子容公詩曰膺門蚤歲預登龍儉中問託下風敢謂彈冠煩貢禹每思移疾避胡公論文青眼今猶在報國丹心老更同夜直沉迷坐東省齋居清絕望南宮蘇公和曰五年班綴望夔龍曾託幘幘庇雨風末路自憐黃髮老蚤時曾識黑頭公升沉不改交情見出處雖殊趣舍同謾扣蕪音答高唱終慚下管應清宮蘇門下子由時為右丞亦和曰雷雨年年起臥龍穆然臺閣有清風一時畫諾雖云舊晚歲吁侖本自公松竹經寒俱不改鹽梅共鼎固非同新詩和徧東西府律呂更成十二宮時朝廷和此詩者甚眾往往見於名士文集中

神宗忠本朝國史之繁嘗欲重修五朝正史通為一書命曾子固專領其事且詔自擇屬官曾以彭城陳師道應詔朝廷以布衣難之未幾撰太祖皇帝總敘一篇以進請繫之太祖本紀篇末

以爲國史書首其說以爲大祖大度豁如知人
善任使與漢高祖同而漢祖所不及者其事有
十因具論之累二千餘言神宗覽之不悅曰爲
史但當實錄以示後世亦何必區區與先代帝
王較優劣乎且一篇之贊已如許之多成書將
復幾何於是書竟不果成

祖宗時諸路帥司皆有走馬承受公事二員一使
臣一官者屬官也每季得奏事京師軍旅之外
他無所預徽宗朝易名廉訪使者仍傳與監司
序官凡耳目所及皆以聞於是與帥臣抗禮而
脅制州縣無所不至于時頗患苦之宣和中先
公守北門有王褒者宦官也來爲廉訪使者在
輩流中每以公廉自喜且言素仰先公之名德
極相親事會入奏回傳宣撫問畢因言比具以
公治行奏聞上意甚悅行召還矣先公退語諸
子意甚恥之故謝表有曰老若李廓久自安於
外鎮才非蕭傳敢雅意於本朝長兄惇義之文
益具著先公之意也唐書李廓傳爲淮南節度使先是吐突承雅爲監軍貴寵甚厚廓以剛嚴治相禮憚稍厚善承雅歸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廓不喜由宦侍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曰吾老矣外鎮宰相豈吾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引疾回解改戶部尚書
方王氏之學盛時士大夫讀書求義理率務新奇
然用意太過往往反失於贅有稱老杜禹廟詩
最工者或問之對曰空庭垂橘柚謂厥包橘柚

錫貢也古屋謂龍蛇謂龍蛇而放之菹也此
皆著禹之功也得謂之工乎

崇寧初蔡太師持紹述之說爲相既悉取元祐廷
臣及元符末上書論新法之人指爲謗訕而投
竄之又籍其名氏刻之於石謂之黨籍碑且將
世世錮其子孫其後再相也亦自知其太甚而
未有以爲說葉左丞爲祠部郎從容謂之曰夢
得聞天下有道則無人不議今舉籍上書之人
名氏刻之千石以昭示來世恐非所以彰先帝
之盛德也蔡大感寤其後黨禁稍弛而碑竟什
焉胡尚書直孺聞之歎曰此人宜在君側
祖宗時有官人在官應進士舉謂之鎖廳者謂鎖
其廳事而出而後世因以有官人登第謂之鎖
中甚無義理

漢書食貨志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
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頌募民日
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注蘇林曰牢價
直也今世言額手牢如淳曰盆鬻鹽盆也鬻古
煮字今煎鹽之器謂之盤以鐵爲之廣袤數丈
意益之遺制也今鹽場所用皆元豐間所爲製
作甚精非官不能辨然亦有編竹爲之而泥其
中者烈火然其下而不焚物理有不可解至如
此

韓忠獻公罷相初授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軍

節度使公引故事以爲祖宗舊制惟宗室近屬
方授兩鎮臣若踰越常制是開邇臣希望僭忒
之源神宗不從固辭至于再三乃改授淮南節
度使元豐間文潞公加兩鎮亦不敢拜

陳正字無已世家彭城後生從其游者常十數人
所居近城有隙地林木間則與諸生徜徉林下
或愀然而歸徑登榻引被自覆呻吟久之曼然
而興取筆疾書則一詩成矣因揭之壁間坐臥
哦詠有竄易至月十日乃定有終不如意者則
棄去之故平生所爲至多而見於集中者纔數
百篇今世所傳率多雜偽唯魏衍所編二十卷
者最善

魏衍者字昌世亦彭城人從無已游最久益高弟
也以學行見重于鄉里自以不能爲王氏學因
不事舉業家貧甚未嘗以爲戚唯以經籍自娛
爲文章操筆立成名所居之居曰曲肱軒自號
曲肱居士政和間先公守徐招實書館俾余兄
第從其學時年五十餘矣見異書猶手自抄寫
故其家雖貧而藏書亦數千卷建炎初死於亂
平生所爲文今世無復存者良可歎也

魏昌世言無已平生惡人節書以爲苟能盡記不
忘固善不然徒廢日力而已夜與諸生會宿忽
思一事必明燭緝閱得之乃已或以爲可待旦
者無已曰不然人情樂因循一放過則不復省

矣故其學甚博而精尤好經術非如唐之諸子作詩之外他無所知也

劉待制安世晚居南京客或問曰待制閑居何以遣日正色對曰君子進德修業唯日不足而可遣乎

曾尚書林喜理性之學中年提舉淮西學事遊五

祖山憑欄恍若有所得者因為偈曰四大本空

五陰皆蘊靈臺一點常現圓明

舊制輔臣典藩監司客位下馬就廳上馬先公頃

在北都時諸使者守此制甚謹每相訪將起必

牽馬就廳索轎再三乃敢登轎

韓獻肅公再相其弟黃門公在翰苑當制其後曾

丞相子宜拜相時其弟子開為翰林學士當制

初子開除吏部郎中子固掌外制告詞子固為

之近歲中書舍人當制而兄弟有除授多引嫌

俾以次官行

新唐書初成時韓忠獻公當國以其出于兩人文

體不一恐惑後世遂建請詔歐陽文忠公別加

刪潤以一之公固辭獨請各出名從之王銍云

劉義仲字壯與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學自名義

仲世其家學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為糾

繆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

王荆公謂余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

志非也子盍為之乎余固辭不敢當夫為史者

網羅數千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

乾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呂餘慶薛居正並本官參

知政事先是已命趙普為相欲命居正等為之

副而難其名稱詔問翰林承旨陶穀下丞相一

等者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參知機務故

以命之仍令不宜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

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庭別設埽位於宰

相後勅尾署銜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半之蓋

帝意未欲居正等名位與普齊也史臣錢若水

等曰按唐故事裴寂為右僕射參知政事杜淹

為御史大夫參議朝政魏徵為秘書監參議朝

政蕭瑀為特進參議政事劉洎為門下侍郎參

知政事劉幽求為中書舍人參知機務然並宰

相之任也又高宗嘗欲用郭待舉等參知政事

既而謂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未可與卿

等同稱遂令於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

以此言之平章事亞於參知政事矣今穀不能

遠引漢御史大夫亞丞相故事為對翻以參知

政事為下丞相一等穀失之矣議者惜之余以

謂凡此官稱皆唐一切之制非有高下等級著

為定令也亦何常之有至唐中葉以後雖左右

僕射不兼平章事皆不為宰相則平章之重也

久矣故本朝因之既政事自中書門下出則平章事固中書門下之長官也御史臺自為風憲之地今一旦以御史大夫廁於中書門下之列獨不為紊亂乎如必用漢制者則丞相以下舉易其名可也史臣之論亦未為允

凡帶職諸學士結銜皆在官上待制修撰乃在官

下宣和間薛太尉昂罷節度使改授資政殿大

學士時寄祿官已至特進故特結銜在官下其

後遂為故事特進授學士結銜皆在下云

詩人之盛莫如唐故今唐人之詩集行於世者無

慮數百家宋次道龍圖所藏最備嘗以示王介

甫且俾擇其尤者公既為擇之因書其後曰廢

日力於斯良可歎也然欲知唐人之詩者眠此

足矣其後此書盛行於世唐百家詩選是也

陳參政去非少學詩於崔鵬德符嘗請問作詩之

要崔曰凡作詩工拙所未論大要忌俗而已天

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慎不可有意於用事去非

亦嘗語人言本朝詩人之詩有慎不可讀者有

不可不讀者慎不可讀者梅聖俞不可不讀者

陳無已也

滕龍圖達道布衣時嘗為范文正公門客時范公

尹京而滕方少年頗不羈往往潛出狹邪縱飲

范公病之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燭觀

書以俟意將媿之至夜分乃大醉而歸范公陽

不視以觀其所為勝略無懾懼長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也公曰漢書也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遂巡而入

劉丞相莘老初拜右僕射表略曰命相之難為邦所重惟皇盛世尤慎此官君臣廢歌今百三十載勲業繼踵裁五十二人劉公拜相寶元祐五年庚午距今紹興十年庚申五十年矣繼踵為相者又二十有八人通前凡八十人焉

王荆公司馬溫公呂申公黃門韓公維仁宗朝同在從班特相友善暇日多會於僧坊往往談燕終日他人罕得而預時目為嘉祐四友

呂太尉惠卿赴延安帥道出西都時程正叔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之為人久矣而未識其面明且西去必經吾門我且一覘之迨旦了無所聞詢之行道之人則曰過已久矣而道旁多不聞者正叔歎曰夫以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行道中而能使悄然無聲馭眾如此可謂整肅矣其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也

太僕寺摠諸馬監斥賣糞土歲入緡錢甚多常別籍之以待朝廷不時之須紹聖間宗室令鑠為太僕卿性勤吏事檢覈出納未嘗少怠吏不能欺居數年積錢倍於常時至數十萬緡一日與其貳以職事同對哲宗問馬監積錢甚多其數幾何令鑠唯唯再問則對曰容契勘別具奏

聞既退其貳怪之問曰公平時鈎校簿書如此其勤今日上問奈何不以實對令鑠歎曰天子方富于春秋以區區馬監而聞積錢如此其多謂天下之富稱是吾故不對懼啓上之侈心也貳謝非所及此事先公言之

政和中杜相充以列卿使遠時新更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既至虜館伴者問南朝新定宰相官名亦有據乎杜曰曾讀周禮否虜不悅曰周禮豈不嘗讀正以周官太宰卿一人則天官之長也小宰中大夫二人其屬耳安得相抗而為二宰哉杜無以應及還以失言被黜

近歲使相節度使惟加檢校封邑則降麻若除知判州府止舍人命詞領宮觀又止降勅

唐中葉以後宰相兼判度支最為重任國朝開寶五年嘗命參知政事薛居正兼提點三司淮南江南諸路水陸轉運使呂餘慶兼提點三司荆湖廣南諸路水陸轉運使明年薛拜相仍領轉運使事又命平章事沈義倫兼提點劍南轉運使蓋襲唐之遺制也仁宗朝司馬溫公為諫官以天下財用不足建請置總計使用輔臣領之以總天下之財紹興初孟觀文庾以參知政事兼總制戶部財用然不入銜

宣和中三公三孤皆具太師三人蔡京童貫鄧紳太傅一人王黼太保二人鄭居中蔡攸少師一

人梁師成少傅一人余深少保二人鄧洵武揚

景德四年詔皇姪武信軍節度使惟吉立班在鎮安軍節度使石保吉之上惟吉保吉俱帶平章事而保吉先拜真宗令史館檢討故事准唐武德中詔宗姓宜在同品官之上從之今職制令敘位以國姓為上雖非宗室而同姓皆居庶姓之右

余頃見史院神宗國史藁富韓公傳稱少時范仲淹一見以王佐期之蔡太師大書其旁曰仲淹之言何足道哉

宣和中王鼎為刑部尚書年甫三十時盧樞密益盧尚書法原俱為吏部侍郎而並多髯王嘲之曰可憐吏部兩胡盧容貌威儀總不都盧尚書應聲曰若要少年并美貌須還下部小尚書聞者以為快

近世士大夫家祭祀多苟且不經惟杜正獻公家用其遠祖叔廉書儀四時之享以分至日不設倚卓唯用平面席褥不焚紙幣以子弟執事不雜以婢僕先事致齋之類頗為近古又韓忠獻公嘗集唐御史鄭正則等七家祭儀泰酌而用之名曰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其法與杜氏大略相似而參以時宜如分至之外元日端午重九七月十五日之祭皆不廢以為雖出於世俗

然孝子之心不忍違衆而忘親也其說多近人情最為可行

張文定公安道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甥王鞏同飯命鞏帶而已衫帽自如鞏顧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予自食某之食雖叔衣無害也

范忠宣公守許昌鄒侍郎志完為教授嘗因宴集吏請樂語公命鄒為之鄒辭以為備官師儒而為樂語恐非所宜公深引咎謝焉自是大相知元符中鄒以諫官論立后事由是知名然世所傳疏其辭詆訐蓋當時小人偽為之以激怒者也其子柄後因賜對首辨此事且繳元疏副本上之詔以付史館予嘗得見之緩而不迫薰然忠厚之言也

李修撰夔丞相綱之父也政和中除守南陽逐者至問帑廩所積幾何吏對尚可支半年夔驚曰吾聞國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今止半年何可為哉即日章請宮祠

趙峻字德進宋城人少治易時龔深甫易解新出世未多見峻聞考城一士人家有之則徒步往見獨攜餅十數枚以行既至其門求見主人問以借書之事意頗以為難而命之飯峻辭曰所為來者欲見易解耳非乞食也主人嘉其意方

許就傳因館之一室中峻闔戶晝夜寫錄飢則

啖所攜之餅數日而畢歸書主人長揖而還先公應舉時與之同場屋其被黜之明日往唁之叩門久方應窺其何為則抄書如平時其勵志如此後數年始登科然迄以剛故寡所合先公初秉政薦為勅令所刪定官方改京秩晚節益不喜仕築室南都城北杜門不交人事有園數畝雜植花木日居其間鄉人目之為獨樂園然晚復再娶年頗相懸劉待制器之戲曰豈謂獨樂園中乃有少室山人乎建炎初鄉人競為遷徙計峻獨留鄉里自如及劉豫僭號起為郎官則命不食數日而卒時年七十餘矣

國朝應差遣多結銜在官上內則如樞密使副使三司使外則如轉運使副使提點刑獄皆然官制後悉移在下惟奉使外國者猶如故近歲皆在下矣

吳少宰敏政和間為中書舍人年方二十八後為給事中罷宣和末年復召為給事中內禪之夕驟拜門下侍郎未幾遷知樞密院明年遂拜少宰時三十八數月之間周歷三省樞密院頃所未有也

范僕射宗尹為叅知政事時年三十一拜相時三十二卒時三十九然有五子皆已娶婦兼有孫數人論者謂其享年雖不永而人間之事略備

豈物理亦有乘除也歟

劉貢甫舊與王荆公游甚款荆公在從班貢甫以館職居京師每相過必終日其後荆公為叅知政事一日貢甫訪之值其方飯使吏延入書室中見有藁草一幅在硯下取視之則論兵之文也貢甫性強記一過目輒不忘既讀復寘故處獨念吾以庶僚謁執政徑入其便坐非是因復趨出待于廡下荆公飯畢而出始復邀入坐語久之問貢甫近頗為文乎貢甫曰近作兵論一篇草創未就荆公問所論大槩如何則以所見藁草為已意以對荆公不悟其嘗見已之作也

然然良久徐取硯下藁草裂之蓋荆公平日論議必欲出人意之表苟有能同之者則以為流俗之見也

蘇黃門子由南遷既還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有鄉人自蜀川來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有叢竹竹中為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徜徉亭中鄉人既不得見則謀之關人關人使待于亭旁如其言後旬日果出鄉人因趨進黃門見之大驚慰勞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復入迨夜竟不復出

范忠宣謫居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使與已對臥數語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

日迄不得交一談者

先公守南都時有直秘閣張山者開封人判留司

御史臺事年八十餘矣視聽步履飲食悉如少

壯或問何術至此曰吾無他術但頃嘗遇異人

授一藥服之數十年未嘗一日輟耳其法用香

附子薑黃甘草三物同末之沸湯點辰起空心

服三四錢名降氣湯以爲人所以多疾病者多

由氣不降故下虛而上實此藥能導之使歸下

爾鄉人有効之者或返致虛弱蓋香附子薑黃

瀉氣太甚而然不知山何以獨能取効如此意

其別有他術特託此藥以罔人及渡江見一武

官王昇者亦七十餘矣康強無疾問何所服食

則與山正同而後知人之於藥各有所宜不可

強也

唐史載姚崇爲相與張說不協他日朝崇曳踵爲

有疾狀帝召問之因得留語又蔣伸爲翰林學

士宣宗雅愛信一日因語合旨三起三留曰他

日不復獨對卿矣伸不喻未幾以本官同平章

事以此言之則唐宰相不得獨對矣本朝宰相

曰同進呈公事遇欲有所密啓必先語閣門使

奏知進呈罷乃獨留謂之留身此與唐制頗異

趙康靖公傑既休致居鄉里宴居之室必置三器

凡上一貯黃豆一貯黑豆一空又間投數豆空

器中人莫喻其意所親問之曰吾平日與一善

念則投一黃豆與一惡念則投一黑豆用以自
警始則黑多於黃中則黃多於黑近者二念俱
忘亦不復投矣

仁宗一日語輔臣曰聞富弼在青州以賑濟流民

爲名聚衆十餘萬人且爲變如何衆未及對時

王文安公堯臣爲參知政事越次進曰陛下何

以知之仁宗曰姑言何以處無問所從得也公

因請不已仁宗曰有內臣出使回言之公曰富

弼本以忠義聞天下豈應有此但內臣敢誣大

臣而罔主聽如是不治則亂之道也仁宗寤立

黜宦者

功臣號起于唐德宗時朱泚之亂既平凡從行者

悉賜號奉天元從定難功臣其後凡有功者咸

被賜寢相踵爲故事本朝循此制宰相樞密使

初拜賜焉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初除或未賜遇

加恩乃有之刺史以上止加階勳勳高者亦或

賜中書樞密副使推忠協謀同德佐理休官則推

誠保德奉義翊戴掌兵則忠果雄勇宣力外臣

則純誠順化每以二字協意或造或因取爲美

稱宰臣初加卽六字餘並四字其進加則二字

或四字多者有至十餘字又有崇仁佐運守正

忠亮保順宣忠亮節之號文武迭川爲中書樞

密所賜若罷免或出鎮則改亦有不改者其諸

班直禁軍將校賜拱衛供奉之號遇加恩但改

其名不過兩字元豐中神宗既累却群臣尊號
之請大臣將順因請并罷功臣之名詔從之近
歲始復以賜大將皆創爲之名非復舊制矣

元豐官制既罷館職獨置祕書監少監丞郎著作

郎佐郎校書郎正字謂之祕書省職事官然不

兼領他局專以校讎著撰爲職元祐開館置館

職又詔輔臣悉舉所知策試於學士院已乃隨

官秩資序或授以祕閣集賢校理或領內外職

任不必專在館中校書郎正字凡試中者滿二

年乃授校理紹聖初復罷之建炎間張恭政守

建請復召試館職然既試止除祕書省職事官

而校理直院之職迄不復置蓋考之不詳也

元祐執政大抵欲參用祖宗官制既復館職又俾

侍從官咸帶職爲之任尚書二年乃除直學士

御史中丞至諫議大夫滿一年除待制而以職

爲行守試時議者多以爲無益事實而徒爲紊

亂然余觀元豐官制既職事官各有雜壓則既

上者不可以復下故自六尚書翰林學士而除

中丞六曹侍郎而除給舍諫議非不美而不免

爲左遷若使帶職而爲之則無此嫌矣如蘇黃

門自翰苑除中丞帶龍圖閣學士鄭閣中穆嘗

爲給事中後復以寶文閣待制爲國子祭酒及

前執政入爲尚書皆帶殿學士之類既近於爲

官擇人之義且於人品秩無傷此則帶職爲便

其餘自依官制可也

在京局務各隨其類有所隸給事中本通進銀臺司之任則進奏院隸焉諫官以言為職所以通天下之壅塞則登聞鼓院檢院隸焉秘書省著作局掌書日曆則太史局隸焉太常禮樂之司則教坊隸焉

包孝肅公之尹京也初視事吏抱文書以伺者盈庭公徐命闔府門令吏列坐階下枚數之以火進取所持案牘徧閱之既閱即遣出數十人後或雜積年舊牘其間詰問辭窮蓋公素有嚴明之聲吏用此以試且因公公悉峻治之無所貸自是吏莫敢弄以事文書益簡矣天府雖稱浩穰然事之所以繁者亦多吏所為本朝稱治天府以孝肅為最者得省事之要故也

元祐初再復制科獨謝中格特賜進士出身補大郡職官徐具狀辭免云所有告勅未敢祇受而以祇為祇以受為授士大夫間傳以為笑諫官劉器之疏論之曰昔唐之省中有伏獵侍郎為嚴挺之所譏而罷今陛下當右文之代初復制舉豈容有祇授賢良乎徐字公定希深之孫亦有文采祇授蓋筆誤也

熙寧間蘇丞相奉使契丹道過北京時文潞公為留守燕會欵文公因問魏收有通峭難為之語人多不知通峭何謂蘇公曰聞之宋元憲公云

事是本經蓋梁上小柱名取有折勢之義耳蘇公以文人多用近語而未及此乃用是語為一詩紀席上之事獻文公曰高燕初陪聽拊鞀清譚仍許奏揮犀自知伯起難通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舞奏未終花十八酒行先困玉東西荷公德度容狂簡故敢忘懷去叮哇

公卿三品以上既薨其家錄行狀上尚書省請謚考功移太常禮院議定博士撰議考功審覆刺都省集合省官參議具上中書門下宰臣判準始錄奏聞敕付所司即考功錄牒以未葬前賜其家省官有異議者聽具議以聞然故事集議日請謚之家例設酒饌厥費不貲或者憚此因不復請景祐中宋宣獻公判都省建言考行易名用申勸沮而饗其私饋頗非政體請自今官給酒食從之然亦有其家不自請而人為之請而得謚者若楊侍讀徽之既卒久之其外孫宋宣獻公為請而謚文莊宋尚書祁既薨張安道為請而謚景文張公既薨遺命毋得請而蘇黃門子由援此二例為言遂謚文定兵興以來請謚之禮幾廢張慙中書卒汪翰林藻為之請遂謚忠穆然有司自定而已非復集官參議國朝以來凡謚者多褒其善而已未有貶其惡者惟錢文僖惟演初請謚博士張瓌議以為惟演嘗坐黨附外戚及妄議祔廟為憲司所糾左降

偏郡位兼將相而貪慕權要因合敏而好學會以敗官二法謚曰文墨其子駿訴于朝禮官議以為惟演自左降後能率職自新應追悔前過之法宜謚曰思其後駿等復訴不已竟改文僖陳執中丞相初請謚韓持國黃門時為博士合龍祿光大不勤成名二法謚之曰榮靈張文定公疏論其非因詔大常再議眾禮官議應不解于位之法曰恭考功楊南仲請謚曰恭襄何劄密直請謚為厲屯田員外郎黃師且乞謚為榮尚書省眾議從恭詔從眾議

凡侍從官以上乞致仕者雖優進官資而不許帶職熙寧中始許仕者仍帶舊職於是王懿敏公素首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未幾歐陽文忠公又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會韓魏公寄詩賀之公和篇曰報國勤勞已茂聞終身榮遇最無倫老為南畝一夫去猶是東宮二品臣侍從籍通清切禁嘯歌行作太平民欲知念舊君恩厚二者難兼始兩人蓋謂是也官制行職事官致仕仍許帶職事官著為令
唐制禮部郎官掌百官版表故謂之南宮舍人國朝常擇館閣中能文者同判禮部便掌版表有印曰禮部名表之印王文恭珪初以館職為之其後就轉知制誥又就遷學士仍領辭不受曰御史中丞歲時率百官上表而反令學士舍人

掌詔誥之臣主為繕辭定草既輕重不倫亦事體未便今失之尚近可以改正欲乞檢會舊例以禮部名表印擇館職中有文者付之則名分不爽矣議者是之及官制行遂復唐之舊云李才元大臨仕仁宗朝為館職家貧甚僮僕不具多躬執賤役一日自秣馬會例賜御書使者及門適見之嗟嘆而去歸以白上上大驚異他日以語宰相遂命知廣安軍劉原甫為賦詩美其事熙寧中為知制誥坐封還李定除御史詞頭與宋次道蘇子容俱得罪於是名益重云待詔先生窮巷居簞瓢屢空方晏如自探井曰秣羸馬却整衣冠迎賜書王人駐車久歎息天子聞之動顏色飽死曾不及侏儒牧民會肯輪筋力詔書朝出蓬萊宮繡衣還鄉由上衷君今已作二千石亦復將為第五公右原父贈才元詩也

却掃編卷中

却掃編卷中

却掃編卷下

京城士大夫自宰臣至百執事皆乘馬出入司馬溫公居相位以病不能騎乃詔許肩輿至內東門蓋特恩也建炎初駐蹕揚州以通衢皆墻甃霜滑不可以乘馬特詔百官悉用肩輿出入范文正公自京尹謫守鄆陽作堂於後園名曰慶朔未幾易守丹陽有詩曰慶朔堂前花自裁便移官去未曾開如今憶着成離恨祇託春風管句來予昔官江東嘗至其處龜詩壁間郡人猶有能道當時事者云春風天慶觀道士也其所居之室曰春風軒因以自名公在郡時與之遊詩蓋以寄道士云汪彥章言項行淮西一驛舍中壁間有王荆公題字曰郵亭橋梁不脩非政之善飾厨傳以稱過使客又於義有不足如此足矣歐陽文忠公始自河北都轉運謫守滁州於琅琊山間作亭名曰醉翁自為之記其後王詔守滁請東坡大書此記而刻之流布世間殆家有之亭名遂聞於天下政和中唐少宰恪守滁亦作亭山間名曰同醉自作記且大書之立石亭上意以配前人云東坡既南竄議者復請悉除其所為之文詔從之於是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而更畏禍所在石刻多見毀徐州黃樓東坡所作而子由為之

却掃編卷下

一四八

賦坡自書時為守者獨不忍毀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樓名觀風宣和末年禁稍弛而一時貴游以蓄東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見售故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苗仲先者適為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數千本忽語僚屬曰蘇氏之學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獨存立碎之人聞石毀墨本之價益增仲先秩滿攜至京師盡鬻之所獲不貲國朝財賦之人兩稅之外多有因事所增條目甚繁當官者既不能悉其詳吏因得肆為姦利民用重困仁宗朝或請凡財賦名宜隨類併合使當官者易於省察可以絕吏姦論者皆以其言為然時程文簡公琳為三司使獨以為不可曰今隨類併合誠為簡便然既沒其窠名莫可稽考他日有與利之臣必復增之則病民益甚矣於是眾莫能奪宗室令時少有俊名一時名士多與之遊元祐間執政薦之廉前欲用以為館職曰令時非特文學可稱吏能亦自精敏其為人材實未易得宜仁后曰皇親家惺惺者直是惺惺但不知德行如何不如更少待於是遂止建炎間余避地饒州之德興縣令時時亦在焉自言如此國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明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

應內外職官前查見任黃衣草澤人並許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對御試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咸平中又詔文臣於內外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景德中又詔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詳明吏理達於從政等六科大聖七年復詔應內外京朝官不帶臺省館閣職事不曾犯贓罪及私罪情理輕者並許少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狀乞應前六科仍先進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候到兩省看詳如詞理優長堪應制科具名聞奏差官考試論六首合格即御試策一道又置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應草澤及貢舉人非工商雜類者並許本處轉運司逐州長吏奏舉或於本貫投狀乞應州縣體量有行止別無玷犯者即納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看詳詞理稍優即上轉運司審察鄉里名譽於部內選有文學官再看詳實有文行可稱者即以文卷送禮部委主判官看詳選詞理優長者具名聞奏餘如賢良方正等六科熙寧中悉罷之而令進士廷試罷三題而試策一道建炎間詔復賢良方正一科然未有應詔者

哲宗初春遇范忠宣公最厚元祐末再相屬宣仁

上倦以舊臣例請退上再三堅留之不可則以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陛辭上面諭曰有所欲言附遞以聞至陳久之時元祐用事之臣投竄江湖皆已踰歲即上意懇論請悉放還其辭略曰竊見呂大防等竄謫江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人等或年齒衰殘或素縈疾病不諳水土氣血向衰骨肉分離舉目無告將恐殞先朝露客死異鄉不惟上軫聖懷亦恐有傷和氣恭惟陛下聖心仁厚天縱慈明豈有股肱近臣簪履舊物肯忘軫惻常俾流離但恐一二執政之臣記其往事嫉之太甚以謂今日之愆皆其自取啓迪之際不為詳陳殊不思呂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之人為怨讐以疑似之言為謗訕違老氏好還之誠忽孟軻反爾之言誤國害公覆車可鑑豈可尚遵前轍靡恤効尤哉章既上即東裝計程既達且有命即大會僚佐中果被謫落職知隨州拜命畢交州事通判主席復就坐終宴而罷明日遂行

王侍郎渙之常言乘車常以顛陸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

東坡初欲為富韓公神道碑久之未有意思一日晝寢夢偉丈夫稱是冠萊公來訪已共語久之既即下筆首敘景德澶淵之功以及慶曆議和

頃刻而就以示張文潛文潛曰有一字未甚安請試言之蓋碑之末初曰公之勲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為輕重然一趙濟能捷之竊謂能不若敢也東坡大以為然即更定焉

王文安公堯臣登第之日狄武襄公始隸軍籍王公唱名自內出傳呼甚寵觀者如堵狄公與儕類數人立於道傍或歎曰彼為狀元而吾等始為卒窮達之不同如此狄曰不然顧才能如何爾聞者笑之後狄公為樞密使王公為副適同時焉

唐諸鎮節度使皆有上佐副使行軍長史司馬之類是也名位率與主帥相亞往往代居其任董晉以故相在宣武陸長源以御史大夫為之司馬裴晉公以宰相領彰義節度馬摠以刑部侍郎為之副使其後皆因補其處國朝咸平中張文定公齊賢以右僕射為邠寧環慶等州經畧使兼判邠州而奏請戶部員外郎直史館曾致堯為判官慶曆中西邊用兵始用夏英公以宣徽南院使為陝西經畧招討使而韓魏公范文正公皆以雜學士為副使又別置判官皆唐之上佐類也其後逐路設經畧安撫使亦置判官一員兵罷皆省熙寧中呂汲公建言今緣邊經畧使獨任一人而無僚佐謀議之助雖有副總

管幹轄之屬皆奉節制備行陣非有折衝決勝之略預於其間朝廷每除一帥幸而得能者則一路兵民實受其賜不幸不才與焉則是以三軍之衆一聽庸人所爲也請諸路經略使各置副使或判官一人朝廷選差素有才略職司以上人充恭謀一人委經略使奏辟知邊事有謀略知縣以上人充蓋自古設官必置貳立副者所以紓危難而適時用聚聰明而濟不及也如此則可用之士不以下位而見遺中材之帥又以人謀而獲濟兼得以博觀已試之効以備緩急之用不報建炎三年詔兩浙西路江南東路江南西路各置安撫大使浙西治鎮江府江東治池州江西治洪州又置參謀參議各一人自是之後諸路往往有之矣

西京一僧院忘其名後有竹林甚盛僧開軒對之極瀟灑士大夫多遊集其間一日文潞公亦訪焉大愛之僧因具榜乞命名公欣然許之攜榜以歸數月無耗僧往請則曰吾爲爾思一佳名未之得也姑少待後半年方送榜還題曰竹軒余觀士大夫立所在亭堂名當理而無疵者極少潞公之語雖質然不可破也

東坡初爲趙清獻公作表忠觀碑或持以示王荆公公讀之沉吟曰此何語邪時客有在傍者遽指摘而詆訛之公不答讀至再三又攜之而起

却掃編 卷下

行且讀忽歎曰此三王世家也可謂奇矣客大慙

熙寧元豐間有僧化成者以命術聞於京師蔡元長兄弟始赴省試同往訪焉時問命者盈門彌日方得前既語以年月率爾語元長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時衣食不闕而已餘不可望也語元度曰此命甚佳今歲便當登第十餘年間可爲侍從又十年爲執政然決不爲真相晚年當以使相終既退元長大病不言元度曰觀其推步鹵莽如此何足信哉更俟旬日再往訪之則可驗矣旬日復往僧已不復記憶再以年月語之率爾而言悉如前說兄弟相顧大驚然其年遂同登科自是相繼貴顯於元長則大謬如此而元度終身無一語之差以此知世所謂命術者類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

錢龍圖昂性剛介最惡人過稱官秩曰近歲士大夫例福薄或疑而問之答曰自己已有官不自以爲稱而妄取他人官而稱之豈非福薄邪翟資政公喜嘲謔初爲祕書郎同列多見侮請時俞尚書果亦同在省中嘗會飲明且翟自外至抗聲問曰俞果安在衆愕然俞亦自失翟徐曰吾問昨夕餘瀝欲復飲耳衆始大笑它日或諫止之翟曰同列相嘲戲三館之舊也吾欲修故事耳豈得已哉平日談論喜作文語雖對使

御批通鑑輯覽

一六五

令亦然爲中書舍人時後省有庖者藝頗精程亟稱之後更懈息衆以尤程曰此小人也而公數稱獎之故令如此公自治之程不得已呼使前責曰汝以刀匕微能數見稱賞而敢疎慢如此使衆人以驕灌夫之罪歸汝文於汝安乎左右皆匿笑而庖竟不解爲何等語也

先公舊有小吏曰柴援自言周室之裔頗能詩嘗有寄遠詩曰別時指我堂前柳柳色青時望子時今日柳綿吹欲盡尚憑書去說相思又有客舍詩曰隻影寄空館蕭然飢鶴委秋風北窓來問我歸何時其佳句可喜多此類先公屢欲官之未及而卒世謂詩能窮人此尤其甚者也

歐陽文忠公爲滑州通判有祕書丞孫琳者簽書判官事自言頃被差與崇儀副使郭咨均肥鄉縣稅嘗創爲千步方田法公私皆利簡當易行未幾召入爲諫官會朝廷方議均稅因薦琳咨使試其法詔從其請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而議者多不便遂罷後秉政適復有旨置均稅司命官分均陝西河北稅命下兩路騷然民爭斫伐桑棗逃匿又群訴於三司者至數千人公復上疏請罷之且言均稅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緘默也事亦尋寢

呂大尉惠卿元祐間貶建州紹聖初復起語人曰

吾在謫籍九年雖冷水亦不敢飲設有疾病則好事者必謂吾戚戚所致矣

汪彥章言頃有一士人忘其名初以進士登科後為法官至刑部侍郎嘗有表曰臣本實儒生初非法吏清朝奪其素守白首困於丹書雖以文辭自名者無以過也

舊制召試館職詩賦各一篇治平中東坡被召自言久去場屋不能為詩賦乃特詔試論二篇神宗時御史吳申言試館職止於詩賦非經國治民之急請罷詩賦試策三道問經史時務每道問十事以上以通否定高下去留於是詔自今試館職論一首策一道建炎再復試法唯策一道

東坡既謫黃州復以先知徐州日不覺察妖賊事取勘已而有旨放罪乃上表謝神宗讀至無官可削撫已知危笑曰畏與棒邪

張嶠舍人言柳子厚平生為文章專學國語讀之既精因得掇拾其差失著論以非之此正世俗所謂沒前程者也又言子厚感遇二詩始終用太子事不知其何謂

陝人薛公度言少時猶及見司馬溫公自洛中來夏縣上家鄉人皆集父老或請曰願聞資政講書以為鄉里之訓公欣然為講孝經庶人章元祐間蔡太師以待制守永興值上元陰雨連三

日不得出遊十七日雨止欲再張燈兩夕而吏謂長安大府常歲張燈所用膏油至多皆預為備今盡臨時管之決不能辦蔡固欲之或曰唯備城庫貯油甚多然法不可妄動亟命取用之已而為轉運使所劾時呂汲公為相見之曰帥臣妄用油數千斤何足加罪乎寢其奏不下

柳永者卿以歌詞顯名于仁宗朝官為屯田員外郎故世號柳屯田其詞雖極工緻然多雜以鄙語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後歐蘇諸公繼出文格一變至為歌詞體製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復稱於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劉季高侍郎宣和間嘗飯于相國寺之智海院因談歌詞力詆柳氏旁若無人者有老宦者聞之默然而起徐取紙筆跪於季高之前請曰子以柳詞為不佳者盍自為一篇示我乎劉默然無以應而後知稠人廣眾中慎不可有所臧否也

王保和輩為開封尹專尚威猛凡盜一錢皆杖脊配流一日杖於市稠人中有擲書一冊其旁者亟取視之則其臥中物也因大驚捕逐竟不得宜和末河北盜起以選出守大名慘酷彌甚得盜輒殺之然盜愈熾輩自以殺人既眾且懲開封之事常懼人圖已所居輒以甲士環繞然每對客必焚香呂本中舍人時從辟為師屬私語曰此止所謂兵衛森肅寢寢凝清香者也

往歲吳中多詩僧其名往往見於前輩文集于渡江之初猶見有規者頗以詩知名其為人性坦率其徒謂之規方外時年七十餘矣談論蕭散可喜臨終前數日有詩曰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應殘日已無多葉左丞大愛之

國朝故事敘班以宰相為首親王次之樞密使又次之乾興中王沂公拜同平章事曹利用以樞密使兼侍中充景靈宮使而沂公充會靈觀使遂班利用之下中外深以為失天聖二年王冀公卒沂公遷玉清昭應宮使張文節公知白以平章事兼會靈觀使及告謝皆集門廬候閣門定班次沂公當居首利用默不言而忿形于色閣門久不能決上意不欲特出指揮故但令有司裁定遣內侍監督久之承明殿已坐請班首姓名欲先啓奏沂公乃抗聲曰但言宰臣王會以下告謝班次始定熙寧初陳秀公升之拜相時文潞公以司空節度使兼侍中為樞密使神宗以潞公三朝舊老欲優禮之故特詔班秀公上潞公引曹利用事力辭且言臣忝文臣粗知義理不敢亂朝廷尊卑之序會王荆公亦言非是曰宰相之上豈容有他官霍光功烈權勢雖盛然猶序宰相下上於是從潞公之請宣和間王黼以太傅秉政蔡攸以太保領樞密院皆以

真三公居位未幾白李二相拜太少宰遂詔二
公班攸之下其後黼罷相復詔二相居攸上猶
用故事也

舊制進士第三人以上及第人一任回並召試館
職制科第三人一任回亦然仍並陞通判資
序熙寧初詔釐革並令審官院依例與差遣

姚舜明侍郎初為華亭令民有為商者與一僕俱
行踰期不歸其家訪之則已為人所殺僕亦逃
去其家意僕之所為也捕得之執訴于官僕無

以自明舜明詰其所以而不能言則械繫之麻
下一日晨起聽訟而囚忽大哭舜明心疑之然
未暇顧也訟者去呼囚問曰向何為哭囚曰適

見訟者乃殺吾主者也問何以知之曰見其身
猶衣郎之衣今失此人我必濫死矣是以哭耳
舜明聞之憫然欲物色之未知其方是夕適與

同官宴集飲罷宗室監酒務者數人共登後圃
高亭以憇有妓女不知人在亭上而溲於亭下
宗室戲以物擊之則有白衣男子突起草間眾

大驚亟命執之至則惶恐稱死罪曰殺商人者
我也且訴事於邑而忽心動因悸不能行而伏
於此適見物墜於前疑為捕以今果見獲我固

當死且送邑中具得所掠物遂寘于法僕於是
得釋

蘇京字世美丞相子容之子也嘗為許州觀察判

却掃編 卷下

官時韓黃門持國知州事甚器愛之薦之于朝
其辭曰竊見某人讀書知義理臨事有風力前
輩之不妄稱人如此

在外州府宮觀舊惟西京崇福宮南京鴻慶宮舒
州靈仙觀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兗州仙源縣景
靈宮太極觀皆有提舉管勾官熙寧初始詔杭

州洞霄宮永康軍丈人觀亳州明道宮華州雲
臺觀建州武夷觀台州崇道觀成都府玉局觀
建昌軍仙都觀江州太平觀洪州玉隆觀五岳

廟太原府興安王廟皆置又增判三京留司御
史臺國子監員蓋以優士大夫之老疾不任職
者而王荆公亦欲以寘異議之人也

舊制諸路監司屬官曰勾當公事建炎初避今上
嫌名易為幹辦時軍興一切所置官司數倍平
時而皆有屬官所置縱橫有題於傳舍者曰北

去將軍少南來幹辦多
宰相使相妻封國夫人執政節度使光祿大夫妻
封郡夫人然不繫其夫之封爵有夫之爵方為

郡公郡侯而妻為國夫人者有夫之爵方為縣
伯子男而妻為郡夫人者又每遇大禮則加封
有夫為小郡小國公而妻為大郡大國夫人者

皆恐非是

翰林學士祖宗時多有別領他官如開封府三司
使之類者不復歸院供視草之職故御內必帶

御編 卷下

一八三

知制誥則掌詔命者也官制後雖不領他職然
猶帶知制誥如故遇闕則以侍郎給舍兼直學
士院近歲有以尚書兼權翰林學士者而不帶
知制誥議者謂不若止稱直學士院

文臣換武諸司使以下則悉有定制正任以上則
臨時取旨比舊官多不遷故慶曆間范韓王龐
四公皆以雜學士止得觀察使熙寧初王懿敏

素以端明殿學士亦換觀察使建炎初孟郡王
忠厚以徽猷閣直學士換承宣使邢開府煥以
待制換觀察使非舊制也

宰執生日禮物舊多差親屬押賜例有書送物則
赴閤門繳書申樞密院取旨出劄子許收乃下
榜子謝恩雖子姪亦然王荆公為相因生日差

其子勞因上言父子同財理無饋遺取旨謝恩
皆偽作竊恐君臣父子之間為禮不宜如此請
自今應差子孫弟姪押賜並不用此例從之

宣和間童貫以太師領樞密院事為河北東等路
宣撫使有所陳請雖本院亦用申狀靖康間李
丞相綱以知樞密院事出為河北河東宣撫使

始以謂既以輔臣出使不當復有所屈乃止用
關關蓋都省樞密院自相往來文移之稱也其
體與劄子大同而小異

樞密院承旨本吏人之名逐房又別置承旨副承
旨舊得遷遷至承旨太平興國七年以翰林副

使楊守一為西上閣門使樞密都承旨加都字及用士人皆自此其後復止以吏為之熙寧三年乃復以皇城使端州團練使李綬充副都承旨且詔見樞密使副如閣門使禮益以歷年不用士人接遇及所領職事都無可考驗故也未幾又請鑄印詔止許印在院文字不得別用以樞密承旨司印為文五年曾樞密孝寬自尚書比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為起居舍人充史館修撰兼樞密都承旨用文臣自此始其後多由此往選同知或簽書院事

劉資政正靖康間為太常少卿因檢視禮器庫見有故祭服甚多將建請以為戰士衲衣有老吏諫曰祭器弊則埋之祭服弊則焚之禮也奈何以為戰士衣乎劉嘿然無以應

邵博公濟言呂文靖公為相其夫人馬氏因時節朝宮中慈聖謂曰今歲難得糟淮白夫人家有之乎對曰有之容妾還家進入既歸索其家所有得二十合列之庶下文靖歸問何所用夫人對以中宮之言文靖命止進一合餘並留之夫人曰臣庶之家自相餉遺猶欲豐腆奈何斬之文靖曰此雖微物而禁中偶乏而吾家乃有如許之多可乎吾非斬也

漢書陳勝傳勝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與守丞戰譙門中晉灼曰譙門義闕顏師古曰譙門謂門

上為高樓以望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鼉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者亦於兵車之上為巢以望敵也今流俗本譙字下有城字非也譙城已下矣劉貢甫以謂譙陳之旁邑此適譙之門耳猶今京師有宋門鄭門之類也又田橫傳高祖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眾也劉貢甫以謂者則也古人之語多如此謂橫來大則王小則侯耳方是時從起蜀漢功臣未盡封安得地封田橫之徒眾乎蓋劉原甫與原甫之子仲馮皆精於漢書每讀隨所得釋之後成一編號三劉漢書其正前人之失皆此類也

金人之始入寇也詔道路樞密允迪使河東割地有布衣王亢者與之有舊拉與偕行亢為人深目高準多髯事彘裘羶笠獨騎而後時所在村民多自相保聚見亢以為虜也執之亢自辨數莫聽則欲縛送州縣亢不服旁一人曰爾不受縛吾且斷爾之臂亢仰而言曰幸斷我左臂或問何也亢曰右臂妨吾抓撻眾皆笑曰此伶人也乃得釋

范龍圖純粹文正公之幼子也守延安嘗大閱百姓入教場觀者皆禁俄而騎出兩翼圍之命觀者皆列坐五人結一保已而有十許人無保呼使前問故叩頭曰夏國之人也復問曰爾因使

爾來規我乎曰然因令坐帳前而後閱試技藝迨暮而畢復呼問之曰吾之兵不亦精乎曰然曰歸語而主吾在此有以相待欲為寇者幸早來飲食而遣之世言文公三子各得其父一體蓋長子忠宣得其德量中子右丞純禮彝叟得其文學德孺得其將略也邊人至今畏服焉

憲銜起於唐中葉以後職官志記其所因甚略云至德以後諸道使府參佐皆以御史為之謂之外臺按李光弼傳王承業為河東節度使政弛謬侍御史崔眾主兵太原每狎侮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眾以兵付光弼眾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眾御史中丞光弼曰眾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然則當天寶時諸道參佐固已有御史之名不得云至德後矣予嘗考之開元中宇文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戶籍收匿戶美田佐用度玄宗以融為覆田勸農使鈎校帳符得為勳亡丁甚眾擢兵部員外兼侍御史融乃奏慕容琦等二十九人為勸農判官假御史分按州縣疑此為憲銜之始蓋自後凡以他官被委任欲重其事者咸假以御史之名又因以賞功自方鎮及賓佐幕職下逮卒伍之長莫不領中丞大夫御史之名名器之濫莫甚於此本朝初尚因之故至今中丞猶

有瑞公之稱蓋謂是也元豐官制行悉罷然封拜蕃夷君長至今猶然

湖州銅官廟偶像衣冠甚古其婦人皆如世所藏周昉畫人物蓋唐人之遺蹟也翟公異尤愛之暇日多至廟中觀焉往往裴徊終日又嘗作大銅香爐施毗陵天寧寺塔下銘其上曰公異父作爐燎薰覺皇

韓忠憲公平日常語子弟曰進取在於止足寵祿不可過溢年若至六十可以退身謝事歸守父母墳墓則是忠孝兩全矣及公薨其子康公服既闋將造朝自誓於墓前曰仕宦至六十決當乞歸田里洒掃墳壙期於不墜先訓及熙寧中以觀文殿學士守南陽年五十九矣遽欲謝事又以自來大臣引年往往不即賜可徒奏牘累上旋復視事故先手疏具述遺誠及誓於墓之事於上且曰昔晉王羲之為會稽太守去郡不仕亦嘗自誓於父母墓前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召之臣今志願雖與羲之頗殊然誓於先臣墓前無異矣東晉固不足以比隆聖時所以保全臣下一節斯亦可尚臣區區之志中外士大夫多有知者即非臣今日輕有去就矣干退閑也

然章屢上終不允迄不得如其志及元祐初方致仕時年七十五矣故士大夫以退為難官制行後凡大禮猶準唐故事置五使大禮使則

首相為之禮儀使則禮部尚書為之儀仗使則兵部尚書為之鹵簿使則御史中丞為之橋道頓遞使則京尹為之惟頓遞司例造酒分餉近臣京師稱頓遞司酒為最美徽宗朝五使皆用執政次第為之大觀元年明堂大禮先公以尚書右丞為橋道頓遞使

宣徽使本唐宦者之官故其所掌皆瑣細之事本朝更用士人品秩亞二府有南北院南院資望比北院尤優然其職猶多因唐之舊賜群臣新火及諸司使至崇班內侍供奉諸司工匠兵卒名籍及三班以下遷補假故鞠劾春秋及聖節大宴節度迎授恩命上元張燈四時祠祭契丹朝貢內庭學士赴上督其供帳內外進奉名物教坊伶人歲給衣帶郊御殿朝謁聖容賜醕國忌諸司使下別籍分產諸司工匠休假之類武臣多以節度使或兩使留後為之又或兼樞密文臣則前二府及侍從之官高久次有勳勞者方得之其居藩府則稱判其重如此元豐官制行罷宣徽使不置時為之者二人張文定公與王君貺也特命領使如舊其後君貺自請依執政置墳寺詔特依後母為例

陳無已嘗以熙寧元豐間事為編年書既成藏之龐莊敏家無已之母龐氏也紹聖中龐氏子有懼或為已累者竊其書焚之世無別本無已終

身以為恨焉

彩選格起於唐李邵本朝踵之者有趙明遠尹師魯元豐官制行有宋保國皆取一時官制為之至劉貢父獨因其法取西漢官秩陞黜次第為之又取本傳所以陞黜之語注其下局終遂可類次其語為一傳博戲中最高雅馴初貢父之為是書也年甫十四五方從其兄原父為學怪自數日程課稍稽視其所為則得是書大喜因為序冠之而以為已作貢父晚年復稍增而自題其後今其書盛行於世

司馬溫公編修資治通鑑辟劉貢甫范純夫劉道原為屬兩漢事則屬之貢甫唐事則屬之純夫五代事則屬之道原餘則公自為之且潤色其大綱書成道原復類上古至周威烈二十二年以前事為通鑑前紀又將取國朝事為後紀前紀既成而病自度後紀之不復可成也更前紀為外紀

史記載秦始皇及二世行幸郡縣立石刻辭世傳泰山篆字可讀者惟有二世詔五十許字而始皇刻辭皆謂已亡宋丞相呂公弼東平日遣工就泰山撫得墨本以慶曆戊子城別刻新石親作後序止有四十八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亦言友人江鄰幾守官奉高親到山下纔有此數十字而已其後東平劉斯立嘗山絕頂訪

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礪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撫搨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缺蔽開人不措意隱隱若有字痕刮磨拮蝕試令撫以紙墨漸若可辨蓋四面起以東北南為次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面起以東北南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辭以史記證之文意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於是泰山之篆遂為全篇如親輒遠黎史作親巡遠方黎民金石刻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聽作聖陸體作禮昆作後則又史家差誤皆當以碑為正其曰御史大大者大夫也莊子曰且而屬之夫夫衛宏曰古文一字兩名因就注之斯立各跋丞相幸老之子善為文章晚榜所居室曰學易堂類其文為二十卷號學易集行於世

漏澤園之法起於元豐間初予外祖以朝官為開封府界使者常行部宿陳留佛祠夜且半聞垣外洶洶若有人聲起燭之四望積骸蔽野皆貧無以葬者委骨於此意惻然哀之即具以所見聞請斥官地數頃以葬之即日報可神宗仍命

外祖總其事凡得遺骸八萬餘每三十為坎皆溝洫什伍為曹序有表總有圖規其地之一隅以為佛寺歲輸僧寺之徒一人使掌其籍焉外祖陳氏名向字適中睦州人起白屋以才自見屢使諸路有能名官制初行為度支員外郎元祐初出為江西轉運副使徙楚州未幾卒

賈魏公平生歷官多制置景祐元年始置崇政殿說書自都官員外郎首為之四年置天章閣侍講與趙希言王崇道首為之比直龍圖閣預內朝起居班在本官之上適直侍講于邇英廷義二閣在崇政殿庭廡下皇祐元年置觀文殿大學士寵待舊相公自使相首為之

崇政殿說書本以待庶官之資淺未應為侍講者故熙寧初呂吉甫太尉曾子宣丞相始改京官即得之至元祐中范純夫翰林司馬公休諫議皆以著作佐郎直兼侍講宣和又置邇英殿說書命揚中立龍圖以著作郎為之近歲初召尹彥明議所除官將以為邇英殿說書而議或以為祖宗時無有乃改崇政殿云

予所見藏書之富者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萬三千卷而類書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廣記之類皆不在其間雖祕府之盛無以踰之聞之其子彥朝云其先人每得一書必以廢紙草傳之又求別本參較至無差誤乃繕寫之必

以鄂州蒲圻縣紙為冊以其緊慢厚薄得中也每冊不過三四十葉恐其厚而易壞也此本專以借人及子弟觀之又別寫一本尤精好以粉素背之號鎮庫書非已不得見也鎮庫書不能盡有纔五千餘卷蓋嘗與宋次道相約傳書互置目錄一本遇所闕則寫寄故能致多如此宜和中御前置局求書時彥朝已卒其子問以鎮庫書獻詔特補承務郎然其副本具在建炎初問渡江書盡留睢陽第中存亡不可知可惜也官制初行李邦直為吏部尚書時寄祿官纔承議郎神宗以其太卑詔特遷朝奉大夫其後無踵其例者

唐庚字子西眉山人善為文常以為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尤不喜新唐書云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新唐書八識田中若有一毫唐書亦為來生種矣

楊侍讀繪熙寧間知南京有惠政予及見故老有能道當時事者云春秋勸農時必微服屏騎從至田野中民莫知其太守也有獻飛水者欣然為舉之以是多知民間疾苦之實亦以見前輩

為政平易如此也

自古人君即位之次年改元以至終身漢文帝始以即位之十年為後元年景帝復以即位之七年為中元年又六年為後元年至武帝初年乃號建元年其後屢易其號以至于今雖立號紀年始於武帝然其源蓋自文帝之後元也

韓魏公喜營造所臨之郡必有改作皆宏壯雄深稱其度量在大名於正寢之後稍西為堂五楹尤大其間洞然不為房室號善養堂蓋其平日寔息之地也

周朝既以節度使為武官之秩然文臣前二府之久次者間亦得之蓋優禮也其不歷二府而為節度使者自國初至今凡六人然皆有由陳康肅竟春始自翰林學士換宿州觀察使知天雄軍特詔位丞郎上其後自安國軍留後拜武信軍節度使張宣徽竟佐自禮部侍郎三司使拜淮康軍節度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言者交章論之遂罷宣徽景靈二使頃之復加宣徽使判河陽王君貺自熙寧間以侍從久次為宣徽使會官制作廢宣徽使不置時為之者獨有君貺與張文定二人特詔領使如故其後君貺判大名府當再任遂拜武安軍節度使蔡太保攸政和末自宣和殿大學士上清寶錄宮使拜淮康軍節度使靖康中張永錫孝純自

却掃編

三二四

延康殿學士知太原府拜檢校少保其軍節度使建炎初杜僕射充自端明殿學士專京留守拜宣武軍節度使大抵陳康肅以次遷張宣徽以威里王君貺以官制改革蔡居安以恩倖張永錫以守禦之勞而杜僕射以居守欲重其任也

國朝不歷真相而為相者凡七人錢文僖程文簡夏文莊蔡元度蔡居安攸梁才甫子美而鄧樞密洵武真以少保領院而不兼節鉞前所未有也

聖史中法涉言舊編迄新言飾說而皆次朝守之鉅典注制一代史館之所未嘗云蒐羅者雜曰小說實者攸與雖至堅諸天叔列於百家之末名地之謂也沈存中言譚吳至厚青心雜記每部重以類而或之於皆其錄以他子不為方技嘉魚西泗羽徒吏部宗之云是胡有祥能之風所保謀之野者以之也是編也當與系明之莫氏異也二述因一軌轍云涉言毛學後

却掃編

三二九

三三〇

却掃編卷下

卻播編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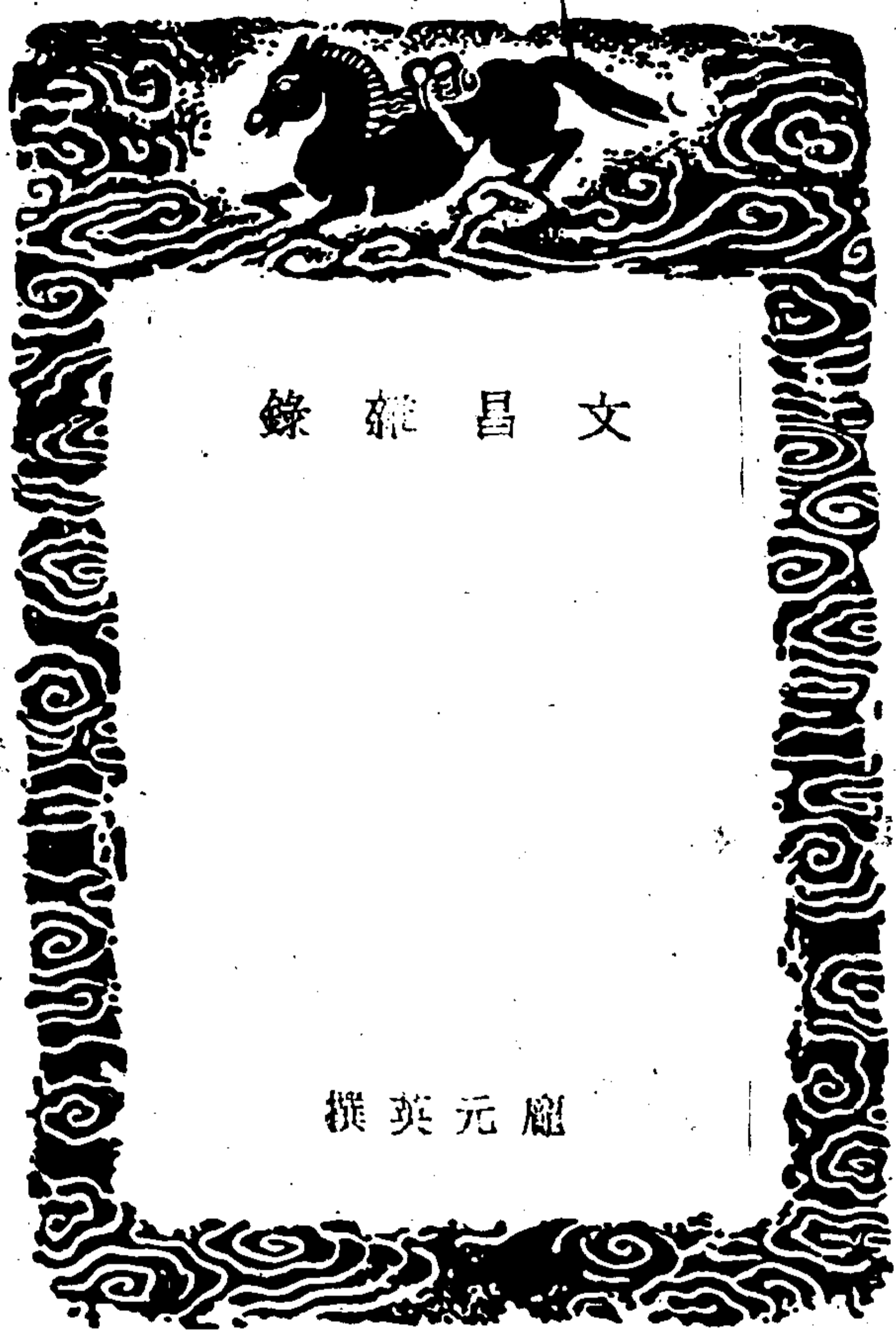
予聞居吳與下山之陽。曰呂家步。地僻且陋。旁無士子之廬。杜門終日。莫與晤言。聞思平日聞見可紀者。輒書之。未幾盈編。不忍棄去。則離爲三卷。時方杜門卻播。因題曰卻播編。雖不足繼前人之述。作補史氏之闕遺。聊以備遺忘。示兒童焉。雖陽徐度。

四庫全書提要

卻播編三卷。宋徐度撰。度字敦立。數熟人。南渡後。官至吏部侍郎。書中屢稱先公。蓋其父處仁。靖康中嘗知政事。故家遺俗。俱有傳聞。故此編所紀。皆國家典章。前賢逸事。深有裨於史學。陸游謂南華有是書。跋曰。此書之作。敦立猶少年。故大抵無紹興以後事。蓋其書成於高宗初年也。王明清揮麈後錄。載明清訪度於雷川。度與考定。創置右府。與授路議政。分合因革。筆於是書。又載其論哲宗實錄。及論秦檜刊削建炎航海以後日歷起居注。時政記諸書二事。則度之究心史學。可以概見。至謂新唐書載事。倍於舊書。皆取小說。因欲史官博採異聞。則未免失之泛濫。此書上卷載葉夢得所記僊語一條。中卷載王鼎嘲諷一條。下卷載翟翥談諧一條。爲例不純。自稱其書。是亦嗜博之一證矣。然大致纂述舊聞。足資掌故。與揮麈諸錄。石林燕語。可以鼎立。而文簡於王。事核於翥。用似較二家爲勝焉。

跋

紹興吏部侍郎徐仲立。父以宰相子。自力學問。踐世科。登法從。而不能苟合于時。故得以家食之日。讀書山中。多所論著。圖紀一書。其子書上。授官。今在中。凡中原之文獻。亦既足證矣。是編特隨筆所紀。然其大者。可備太史公之纂。下至街笑之餘。皆足傳于世。嘗聞習於徐氏之門者。言其襟韻蕭散。論議英發。有竹末簡遠之趣。而考訂根據。辨析精敏。不竟不止。迺若收拊晚。教以前言。往行。窮日夜無倦色。有以知其天姿之過人也。因遂與論世。考古者共之。時嘉泰壬戌立秋日。金華邵康書于桂水郡齋。



文昌雜錄

龐元英撰

四庫全書提要

文昌雜錄七卷。宋龐元英撰。元英字懋賢。單州人。丞相縉之子。官朝散大夫。王士禎。蟹尾集作文英者。誤也。元豐壬戌。元英官主客郎中。在省四年。時官制初行。所記一時聞見。朝章典故。多通典故。尙書省爲文昌天府。故以名書。其中所載。如以堯舜對天地。爲李頌。同李演事。考范鎮東齋記事。以爲此楊億校士時事。番珂。程史。以爲歐陽修知貢舉時事。珍席放談。以爲南唐時湯悅。妹婿問悅事。與各書互異。又以虎子爲出於李廣射虎事。不知孔安國爲侍中。以備者不執虎子而執唾壺。其事已見李廣之先。未免稍有舛誤。至朝廷典禮。百官除拜。其時日之先後異同。多有可以證宋史之外漏者。原本六卷。後有補遺六條。故宋史藝文志作七卷。又自爲跋。記其八省及作書歲月。首有宋術傳序。自明以來。僅鈔本流傳。近始有刻本。然其中如新定儀制。宰相兩省侍郎尙書左右丞。皆朱衣吏。雙引一條。與下文膳部侍郎中言萬州南山一條。又崔豹古今注。蛟螭大者名鳳子一條。與下文西京雜記玉搔頭一條。皆自爲條。今合而爲一。又書中註闕文者四條。卷二十三。日以原廟奉安禮成。宴百官於紫宸殿。酒九下註闕字。下一條。經陳長文。上註闕字。考卷三。宴元獻一條。背有相印。下註闕字。卽當接以經陳長文云云。下一條。行慶教坊。上註闕字。卽當接上酒九云云。是四條本未嘗闕。特鈔本刻本。俱誤析爲四耳。王士禎稱此書爲說部之佳者。宋史入故事類。蓋以所記朝典爲多。然中間頗涉雜事。論今改隸雜家類焉。

文昌雜錄 提要

右文昌雜錄六卷。龐元英懋賢之書也。乾道丁亥夏。留尹方公刊置建康郡齋。懋賢丞相莊敏公之子。元豐官制行。入尙書爲主客郎。醇懿有家法。多讀舊章。搜證同異。穿貫今古。當時大制作大典。慶盛之容。進退揖遜。罔不與從事。故其書事備。其著論確。觀者如班。鸞龍之庭。而登羣玉之府。昔太史公父子抽金匱石室之書。而世本職國策楚漢春秋。咸補舊聞之闕。後之學者。殆將有考於斯。六月望。左宣。教郎新充樞密院編修官術傳書。

文昌雜錄 序

兵部員外郎潘良器職方員外郎黃萃編部郎中王欽臣庫部郎中林積刑部郎中胡授杜絃都官員外郎韓宗良比部員外郎宇文昌齡司門員外郎王壽工部郎中范子奇員外郎高遵惠屯田員外郎張鈺虞部員外郎李閔水部郎中李文卿未逾月而兵部郎中官屯田三員外相繼以病卒於是杜常許安世補兵部員外郎屯田六月勅吏部增員外郎一員除文及甫諸公之子也

主客所掌諸番東方有四其一曰高麗出於夫餘氏般道衰弱箕子去之朝鮮是其地也在漢為樂浪郡其二曰日本倭奴國也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改之其三曰渤海靺鞨本高麗之別種其四曰女真渤海之別種西方有九其一曰夏國世有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慶歷中册命為夏國其二曰董氈居唐城與回鶻夏國于闐相接其三曰于闐西帶葱嶺與婆羅門接其四曰回鶻本匈奴別裔唐號回紇居甘沙西州其五曰龜茲住居延城回鶻之別種其國主自稱師子王其六曰天竺舊名身毒亦曰摩伽陀又曰婆羅門其七曰瓜沙門漢燉煌故地其八曰伊州漢伊吾郡也其九曰西州本高昌國漢車師前王之地唐有高昌城取其地勢高入昌盛以為名貞觀中平其地為西州南方十有五其一曰交趾本南越之地唐交州總管也其二曰渤泥在京都之西南大海中其三曰拂菻一名大秦在西海之北其四曰住登在廣州之南水行約四十萬里方至廣州其五曰真臘在海中本扶南之屬國也其六曰大食本波斯之別種在波斯國之西其人目深髮體皆黑其七曰占城在真臘北其八曰三佛齊蓋南蠻之別種與占城為鄰其九曰蘭婆在大食之北其十曰丹流眉在真臘西其十一曰陀羅離南荒之國也其十二曰大理在海南亦接川界其十三曰層檀東至海西至胡盧沒國南至羅勿檀國北至利吉蠻國其十四曰勿巡舟船順風泛海二十晝夜至層檀其十五曰俞盧和地在海南又有西南五蕃曰羅龍方張石凡五姓本澳泮柯郡之地又有荆湖潞溪洞及印部黎雅等蠻徭北方曰契丹匈奴也別隸樞密院朝廷所以待遠人之禮甚厚皆著例錄付之有司而諸蕃入貢蓋亦無虛歲焉

文昌雜錄卷第一

宋 龐元英懋賢撰

元豐壬戌五月朔上御文德殿視朝仗衛如式既退三省已下職事官各董新務蓋一時之榮遇也初三日詔曰先王以道在天下列而為事陳而為法各有分然後安官各有守然後治三代以降累世相仍遺迷本原遂亂名實餘弊斯積其流及今朕閱古弗還因時改造是正百職建復六聯先後重輕相獲條次大小貴賤迭相維持差擇羣材分委成憲佇觀來効共致丕平敢有弗欽將底厥罪新除省臺寺監官詳定官制所已著所掌職事如被選之人不循分守敢有僭紊其申論中外違是令者執政官委御史臺彈奏尚書已下聽長官札劾以聞詔自內出非學士之辭也

尚書省官左僕射王公珪右僕射蔡公確左丞蒲公宗孟右丞王公安禮吏部尚書李清臣戶部尚書安燾四曹副使都左選侍郎蘇頌右選侍郎何正臣尋出知潭州除李承之戶部左曹侍郎陳安石右曹侍郎李定禮部侍郎謝景溫兵部侍郎許將刑部侍郎崔台符工部侍郎熊本郎中員外互置不備員左司郎中吳雍右司員外郎王震吏部郎中曾肇員外郎劉奉世司封員外郎王祖道司勳郎中穆珣考功員外郎范崎蔡京戶部郎中劉程員外郎黃好謙王陟臣馬琬度支員外郎陳瑄金部員外郎吳端查倉部郎中韓正法禮部郎中劉贊員外郎王子韶祠部郎中趙令傑主簿郎中元英蔡晉焉膳部郎中魯有開

尚書省兵部未舉凡寓治四所一曰舊三司為僕丞都堂而吏部戶部寓焉二曰舊司農寺戶部右曹寓焉三曰舊尚書省兵部刑部工部寓焉四曰三司使解舍禮部寓焉日給太官常膳湯茗薪炭有差五月十二日左右僕射赴上於都堂是日郎中員外班迎僕射拜廳訖各判祥瑞等三案遂引學士兩省官賀於廳上御史中丞尚書已下百官班於廷中東西相向引僕射降階就褥位直省官贊揖朱衣吏引御史中丞出班北向躬致辭賀復位贊拜百官皆拜僕射答拜班退尚書省侍郎已上兩省給舍已上御史中丞學士皆御賜酒百官就食幕次

末伏社秋分授衣重陽立冬各一日上中下旬各一日。大忌十五。小忌四。而天慶夏至先天中元下元降
聖曆。皆前後一日。復殿視事。其日不坐。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七夕秋分授衣立冬大忌前一日。亦後
殿坐。餘假皆不坐。百司休務焉。

大忌日。百官集於相國寺。先至齋院。左右巡使御史兩赤令夾街。宰相過。百官立班於庭中。宰相揖。方
行香。既畢。御史臺知班復傳呼立班。而朱衣吏乃曰。相公傳語。請不立班。遂退。百官見宰相。故事皆廢。獨
此僅存焉。

禮部侍郎謝公言。有一卷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圓潤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急以
珠投之。頻換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月華。玩此經兩秋。即成真珠矣。

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神民不雜。禮刑異制。故治禮之官。常得以事神。如左氏所謂
使名姓之後。率稱典者為之宗。自漢以來。治禮事神之官。不得其職。始雜以他官。故後漢志太尉掌郊祀
亞獻。光祿掌三獻。太尉奏漢用。以掌兵。今為三公坐論道者也。光祿本掌宮殿門戶。皆非祠官之任。勅今
後南北郊。執政官為初獻。禮部尚書侍郎為亞獻。太常博士為終獻。諸祠祭。禮部尚書侍郎太常卿送為
初獻。太常少卿禮部祠部郎中員外郎為亞獻。太常博士為終獻。宗廟親王宗室使相節度使為初獻。宗
室正任以上為亞獻。終獻。若南郊宗廟。即戶部兵部隨所用牲。以尚書侍郎為初獻。禮部尚書侍郎為亞獻。宗
部郎中員外郎為終獻。文宣王以國子祭酒司業丞博士為三獻。武成王以祭酒司業為初獻。亞獻。終獻。自
如故事。差官中祠。即禮部祠部郎中員外郎為初亞獻。太常博士為終獻。小祠。即禮部祠部郎中員外郎
與太常博士牙差一獻。祭馬者四。皆以太僕卿少。七祀皆以太廟令為獻官焉。

七月五日。迎氣西郊。六日。孟享太廟。皆當差工部郎中為初獻。而工部乃輪差水部郎中攝事。既授誓於尚
書省。有司舉札。方改差工部員外郎。不預誓成。直赴祠所。既祭使御之。彈劾以聞。

祠部歲比天下僧尼道士凡二十四萬。然死者亦常萬人。按杜牧杭州南亭記。文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
共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食。武宗會昌五年。出四御史按行天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
尼并女冠二十六萬五百。蓋自有唐以來。數常如此。何其盛哉。

中書丞相蔡公太夫人康寧。門下侍郎章公尊親。以通議大夫致仕。戶部尚書安公具慶。重茵列鼎。可以
言榮養矣。

凡三省官假日。唯接見賓客。不許出謁。新制也。

七月二十八日。以國史成。曲宴於垂拱殿。兩省給舍以上。尚書省侍郎已上。學士御史中丞觀察使。並赴
奏教坊樂。酒七行。皆供御杏仁。蓋非常例也。

禮部王員外言。今謂面油為玉龍膏。太宗皇帝始合此藥。以白玉龍龍合子貯之。因以名焉。又云。昔於孫
四結家。得七寶釵數尺。皆以七寶橫編。工巧不可名言也。

右屯衛將軍孫守彬家富於財。置酒樓於明德坊。常有四老人飲其上。俗有四仙之名。

禮部劉郎中莘老言。昔年鄆州進士李知。赴公試。問同人李演云。堯舜如何。可以對天地否。演對云。似此
疑惑事。切不可用。聞者無不大嘆。

余昔知安州。見時丙推官言。羅悅初及第。鄭辨在翰林。以詩賀之。悅以公狀為謝。具位詩一篇。右伏蒙
慈。特有寵惠。感荷之至。但切下情。鄭云。賴此詩不是公用。都下莫不傳以為笑也。

八月壬子。文德殿宣制。授皇子彰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延安郡王。昭容朱氏。進位賢妃。三省
及在京應職事官。皆赴班集。寄。祿官不與焉。

三佛齊注。盤國朝貢。見延和殿。引至柱外。跪。撒金蓮花。真珠龍腦於御坐前。謂之撒殿。初至闕。先具陳請
詔方許之。

新定儀制。宰相兩省侍郎尚書左右丞。皆朱衣吏兩人雙引。樞密院官。紫衣吏一人前導。御史中丞知雜
御史。亦朱衣吏兩人雙引。尚書侍郎學士待制兩省給舍及太平大夫已上。並朱衣吏一人引。

膳部魯郎中言。昔知萬州。南山甚秀。去城三十里。遠望如婦人簪花之狀。州中謂之真女石。登山視之。即
一石背上有紫荊一枝。州中女子。至七八十不嫁者。夫死。義不再行。蓋有貞女之風焉。

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有一士子。為魚鯁所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鰻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然
後知鰻能治魚鯁也。後見孫真人書。已有此方矣。余知安州。有鼎州通判柳應辰。為余傳治魚鯁法。以倒
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而東。爾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即差。亦嘗試之。甚
驗。

禮部謝侍郎言。乾山藥法。刮去皮。以厚紙裹掛於風中。最良。又置焙籠中。下鋪茅數寸。以微火烘之。亦佳。
作湯點。如新者。乳香最難研。先置鹽罈中。日許。入鉢乃不粘。祠部趙郎中亦云。研乳香。取指甲三兩片置
鉢中。尤易末爾。

考功蔡員外超授起居郎。其季下方為右史。兄弟並直。轉增士林。殊美焉。

覆三司勾院。井泉最苦。照軍中。三司火。始引金水河注省中。去井差近。未逾年。遂為甘泉。名著都下。品第
一。因知水脈流通者。無不甘列云。

元微之詩云。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有唐宜政殿為正衙。殿廷東西有四松。松下待制官
立班之地。舊圖至今猶存。

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閣日次。對官班退。立於東階松樹下。須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案前。各
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為待對官立位。六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
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詔曰。自魏晉以降。參用勸制。虛儀搜索。因習尚
存。朕方推表大信。真人心腹。況吾台宰。又何間焉。自今已後。坐朝。乘輿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
監搜宜停。

戶部王員外言。元昆駕部郎中。比自長安歸。攜藥樹數株。至京師。其葉蔥翠可愛。于今關右頗多人罕識。

禮部王員外因讀西京雜記云漢朝以玉爲虎子以爲便器使侍中執之行幸以從又知虎子以玉爲之也

李廣獵于冥山之北射虎斷其髀以爲枕示服猛也又鑄銅象形爲渡器示厭服之故謂之虎子云

禮部劉郎中借東京記云相國寺前有公子亭隨汴水大中祥符七年徙近西北直景靈宮即魏公子無忌勝樂之地也天清寺繁臺梁孝王常按吹臺阮公詩云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簾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呼爲繁臺芳林園太宗在藩邸特賜其地爲園或傳周世宗時已爲園太祖自陳橋入京駐於此范質等謁見焉開寶寺上方院即夷門山院有唐令狐綯讀書堂初令狐楚鎮宣武綯隨侍讀書於此後復爲節度使圖像今不復存也

禮部王員外言蓋約古今注峽蝶大者名鳳子然醉人罕用余讀唐韓偓詩有鸞兒曉曉睡黃鸞鳳子輕盈鳳粉腰正爲蝶也

西京雜記漢武帝過李夫人以玉簪搔頭自後宮中搔頭皆以玉玉搔頭之名起於此

余奉使北邊至松子嶺舊例互置酒行三時方解纜坐上有北京壓沙梨冰凍不可食接伴使耶律筠取冷水浸良久冰皆外結已而散去梨已融釋自爾凡所攜柑橘之類皆用此法味即如故也

余本都掌朝貢使見至道中大食國滿希密遣男進貢云彼國但出犀象詔問以何法可取對云象用象糞誘致以繩漸縛之犀則使人臥大樹操弓矢伺其至射而殺之其小者不須弓矢亦可捕獲于闐國城之東有白玉河西有綠玉河次西有烏玉河其源同出崑崙山在其國西千三百餘里每歲至七八月水小之後取玉於河謂之撈玉聞婆羅國方言謂其珠爲沒爹蝦囉謂牙爲家凌謂玳瑁爲家囉謂香爲崑嫩盧麻謂犀爲低密云

今歲時人家作餠蜜油煎花果之類蓋亦舊矣楚辭招魂云柅柅蜜餌有餠餠些柅柅以蜜和米麪煎熟餠餠也中書趙舍人云方言餠餠也今餠餠是

禮部王員外言昔見朝議大夫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有一窠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灑酒一掃來云是婚家推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真酒醉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法不知是何術也

兵部杜員外言今關中有白莖槓模也其莖生民家多採作薪且其莖與他木異嘗取試之其煙上直如線高五七丈不絕詩所謂薪之槓之物雖微可以升燎於上帝亦爾爾漢書之謂邪

禮部謝侍郎因歸杜甫詩五夜漏聲催曉箭坐客言午夜子夜之義如何余因言顏之推家訓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而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暑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故曰五更午夜子夜之義蓋亦如此

九月以工部郎中范子奇充陝西轉運使邊事畢如故以知湖州唐敬開爲吏部員外郎是月曾肇以臺去官禮部謝侍郎言昨以諫議大夫知潭州歲正月家人迎紫姑神爲戲是時官制未始改之名莫有知者家人戲問紫姑將來遷何官乃畫地作太中字了不詳所以明年遂改太中大夫唐敬開家事紫姑最靈在京南問得何差遣寫京西轉運四字已而果除京西轉運判官何其異邪

劉敬叔異苑曰紫姑本人家妻爲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於廟以迎之

文昌雜錄卷第二

十月以天章閣待制王克臣爲工部侍郎請本知桂州故也以水部郎中李文舉爲司門郎中以司門員外郎王壽爲水部員外郎以會仇爲吏部員外郎以太僕少卿吳安持爲駕部郎中仍專補牧租券馬車尙書省凡六曹二十四司除告身帳目外一百六十八案吏額一千四百三人總五月六月文書一十二萬三千五百餘件天下之事莫不上於尙書宜其多之如此也

余讀唐會要貞觀十五年太祖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至倭國古倭奴國也在新羅東南居大海中表仁浮海數月方至自云路經地獄之門親見其上氣色蒼鬱又聞號叫鎗鎗之聲甚可畏懼世之言地獄者多矣信非妄邪

二十日國忌相國寺行香同集金部員外問殿上鴟吻如何余因言唐開元十五年七月四日震興教門兩鴟吻欄檻及柱災蘇冕駁曰東海有魚虬尾似鴟因以爲名噴浪則降雨漢栢梁殿災越巫上厭勝之法及大起建章宮遂設鴟魚之象於屋脊又畫燕井於梁上用厭火祥今呼之爲鴟吻豈不謬哉

禮部王郎中言唐李肇國史補云宰相相謂爲堂老及元載與常袞唱和詩有堂老之稱信李肇之不安也

禮部王員外因唐宰相宿直否。余言唐制宰相每日一人宿直。開元二年姚崇爲繁徵令崇年位已高時亦遠其直次。所由吏數持直簿詣之。崇題其簿曰。告直令史道去。又來必欲取人。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終不擬當。諸官歡笑。不復逼以直。十一年。停宰相宿直。見會要。此其證也。

景靈宮神御殿成。勝名皆上親製。宜祖曰。天元。后殿曰。太姑。太祖曰。皇武。后殿曰。德極。太宗曰。大定。后殿曰。輝德。真宗曰。熙文。后殿曰。衍慶。仁宗曰。美成。后殿曰。繼仁。英宗曰。治隆。將以十一月五日奉安。丞相執政官分充禮儀使。仗衛如式。

禮部王員外因言和詩最爲難。唯唐賢尤工於此。賈至早朝大明宮曰。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清瑣。百轉流鶯遶建章。劍珮聲隨赤墀步。衣冠氣染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裏。終朝染翰侍君王。王維和云。絳綰難人送曉鐘。尙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闕闕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烟欲傍衮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向鳳池頭。杜甫和云。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爐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於今有鳳毛。三篇皆用鳳池事。唯工部尤出於二公。昨建三省待漏院。書此詩爲屏風焉。

三省樞密院皆執政官一人。修時政記。按唐永徽已後。左右史唯得對仗。承旨仗下。已後謀議。皆不參聞。文昌左丞姚璠。以爲帝王讓諫。不可遂無記述。若不宜自宰相。卽史官疎遠。無得而書之。遂表請仗下所書軍國政要。卽宰相一人撰錄。號爲時政記。自璠始也。

二十四司郎官各輪當本曹宿直。凡假日。若直夜。四部文書皆得施行。而用當直郎官印。按唐故事。除吏兵部外。其用皆省印。至大曆二年二月九日。初備文昌臺。二十四司印。本司郎官王之歸則收於家。建中三年。左丞趙涓始令納於直廳。其假日及不入日。卽用當直郎官印。餘印都不開。此亦前事之比也。余讀江南錄。邱孟陽有賦名。嘗夢有一官人。入一第中。具飲其傍。几上有書一卷。孟陽因展讀。謂曰。斯乃吾所遺賦。何至茲乎。其人曰。昔公贊之時。吾得之矣。孟陽因就求之。答曰。他日若至衡山。必當奉還。後官至衡州。茶陵令。乞致仕。卒於衡州。今世言贊故事。必毀而後播之。蓋可信也。

禮部謝侍郎嘗遊廬山天池。苦隱隱。夜至亭上。其下數十仞。忽見兩燈閃閃。相去數里許。俄而燈自下而上。漸傍崖口。直外亭上。數丈。復下。至崖。分數星而散。禮部王員外亦嘗見。到定說。曾至此崖。夜半白烟起於崖中。既明。如水。中月影。況況不定。被人云。現銀色世界。顏之推所謂千里寶鏡。百由旬座。化成淨土。隨生妙塔。豈虛語哉。

御史臺言。文德視朝儀。兵部侍郎與吏部侍郎東西相向。對立。持笏。出班。持笏。上。蓋因唐制。武選在兵部。今吏部左選掌文官。右選掌武官。請今後視朝。以吏部左右選侍郎分立殿廷。詔可。禮部謝侍郎言。昔有一軍校與趙韓王同甲。月日時亦同。韓王每禮拜。此校亦略有轉補。或大有錫賚。亦須薄有饋賜。然韓王微疾。此校必劇病。或薄饋。必大受吾辱。願常輕而異常重。豈君子小人。理固如此邪。抑亦偶然邪。

御史中丞知雜事。禮上祥瑞案。三道皆判記。不見出何故事。禮部王員外中云。諸亦詰之。義。如尙書省案式。郎中侍郎判六路名示之類。記未詳。余以尙書省案式。尙書亦曰。依判諸注。非通僕射判者。不須路。至僕射但書依判而已。然則記諸者。恐是應記諸於上也。亦未知果是否。

南籜內阜。蓋施頭之遺象。光武紀注。漢官儀曰。舊選羽林爲施頭。被髮先驅。魏文帝列異傳曰。秦文公時。梓樹化爲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鬚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施頭騎。使先驅。施頭之遺象。蓋如此。

十一月四日午時四刻。殿中細仗金吾旗幟。僧道威儀。教坊樂。率引列聖神御。自天章閣出。展暉門。赴集英殿。上步出集英門。每神御步至右承天門。奉迎。至茲聖光獻太皇太后。上兩泣前導。於時日景晏溫。皆以謂恭孝所感。初五日。悅親儀衛太常鼓吹。凡四千人。率引赴景靈宮。上步出宜德門。上香再拜。仍却拜。初六日。車駕詣宮。行朝謁之禮。聖繼仁殿。上出小次。悲哽酌獻畢。號備久之。在列莫不悽愴。是日。微有雲物。前此芝產。天元殿。初八日。宰相率百官詣東上閣門。奉表稱賀。故禮部王員外表辭云。考宮之日。靈芝秀於虹梁。萬豐之辰。慶雲承於玉宇。用此事也。初八日。文德殿宣教文。應神御殿。文武臣僚與子孫一人。初品官。績功臣之後。聖澤無窮。公卿之家。何以爲報耶。

十三日。以原廟奉安禮成。宴百官於紫宸殿。酒九行罷。教坊已下支賜。凡絹一千一百餘疋。錢四百餘千。紅錦一端。銀碗十四口。用正旦例也。

晏元獻家有相笏。經占吉凶。十可八九。昔有相印。經陳長文章仲將許允。皆傳受此法。允初拜鎮北將軍。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於廟。又有應經。經牛。經馬。經今公卿家亦頗有此本。

工部王侍郎嘗與先兄同官河內。嘗借親書劉夢得集四册。後不復見。還。今尙在否。余歸家於書囊中。果有劉集一部。細書小楷。未有印記。克臣二字。侍郎名也。因以還之。凡四十五年。復歸王氏。侍郎且言。二十歲寫此書。今七十年矣。不惟不能復寫小字。遠視亦已不見。又可慨然也。

工部范郎中出古畫一軸。云是韓滉筆。其畫作村夫子教學生。夫子帶烏紗折上巾。按韓頭起於周武帝。蓋取便於軍容。至唐始有巾子。兩帶以繫巾。兩帶垂以爲飾。至僖宗時。因令人以銀線。二帶。帝曰。亦與朕作一頂來。自此方應折上。後又以木刻頭圍。裁烏紗爲之。所謂與我斫一軍容頭之類是也。方韓滉時。未有此製。恐非韓畫。諸君皆以爲然。

禮賓使管勾驛府路軍馬公事張世短上言。昨夏國穆惡。用師討諸。臣隨王中正出界。行十餘程。其夜苦寒。被毆假寐。而府州監佑泰王見夢於臣。言荷朝廷福祭及御香之賜。故來助戰。若聞樂聲。即是凱旋之兆。及破宥州。將校皆聞金石之音。俄奉詔班師。乞賜嘉號。以答神休。勅特封監佑順泰王。秦王竟未知何神。許靈之應。亦可以言聽直矣。

露國文公守太尉。皇弟雍王曹王守司空。鄭國富公濟陽曹郡王皆守司徒。三公官備。近世未有也。十二月。以著作佐郎林希為禮部郎中。以范百諱為司門郎中。以知建州王彭為刑部郎中。

禮部王員外言。前知制誥李太師。西川人。有門人背僱。不能仰視。一日。因藥市。見一道士云。秀才有錢。巧一二百為酒資。此書生云。家貧無錢。所居有薄醴。同一醉可乎。道士欣然便往。酒半。道士問何故背僱。書生言。不幸得此疾。無如之何。道士因出藥三十粒。云來日五更。而東。以新汲水下。覺微燥。不足怪。書生如所教。既服藥。燥不可勝。展轉於榻上。亦甚悔之。然每一伸縮。漸覺舒便。比明。身已直矣。蜀人重藥市。蓋常有神仙之遇焉。

余表弟新摩自河東來。言石州定胡縣有趙相公廟。神每降言災福事。如嬰兒狀。韓公絳知太原府。經略司勾當公事張姓。忘其名。欲議毀此廟。韓遣往視之。既至。祠下忽自空中飛窺。一雙至香爐前。自碎。飛上張面。血流不已。張恐懼再拜而去。劉永年病。遣子焚香八兩。已而神降云。韓君無恙。行且入朝矣。劉疾果愈。未數月。召為步軍副都指揮使。何其異邪。

十六日。都省覆王昭已下。陰謀。左僕射王公式假。右僕射蔡公服藥。傳宜召左僕射赴省。左丞對席。右丞獨坐于西偏。尚書侍郎郎中員外。分左右曹。東西各重行。考功郎中暨儀御史。北向。酒九行。僕射乘筆。有司贊掛。頂筆故事廢矣。

禮部林郎中言。大門年三十五。累舉未登科。忽夢卜肆。布卦甚久。曰。秀才及第。晚須在五十一已後。來年昭下。固無所望。已而五十一人解送。五十二人過省。五十三人及第。其兆之前定如此邪。

兵部杜員外言。前年使照河。五月二十六日。至岷州界。松林。寒甚。換綿衣。毛褐。絮帽。乃可過。每歲四月。七月。常大雪。三二尺。至是。林雪猶未消。非目睹。未必信然也。

禮部王員外言。登州有嘉賦魚。皮厚於羊。味勝鱸。至春乃盛。他處則無。饋魚亦出此州。石決明是也。褚彥回傳。江南一枚。直數千錢。蓋重北地所有也。余昔過滑州。見太守光祿卿解寶王說。登州每晴。雲烟霧中有城闕樓閣。人物車馬。雞犬往來之狀。彼人謂之海市。禮部作詩送王。褒出守東車。用嘉賦故事。因為余話海市。與解光祿同。

宋書雜錄 卷二

一六

牛。以黃金飾之。隋書大業元年。三品已上。給胸帶。用瓜瓠之胸。玉簪亦作諸交反。未知孰是。余昔知安州。見荆湘人家。多以草竹為卜。楚辭云。索瓊茅以筮。命靈氛為余卜之。其注曰。瓊茅。靈草。筮。小破竹。楚人名。結草折竹而卜曰。靈氛。古明占吉凶者。蓋因遺俗之舊也。

監察御史王柏言。每國忌。相國寺行香。左右巡使與兩赤令相對立班。俟宰相過。揖訖退。今國忌。並赴景靈宮行香。集百官。方嚴格以奉。祖宗。見宰相私禮。謂宜罷。勅特依。夾街故事廢矣。

二十八日。臘前一日。祭太社。太稷。質明。御香不到。監祭使以聞。勅改用次日。國朝以火德王。故戊日臘。陸中。禮官議。唐貞觀已前。寅日。祭百神。卯日。祭社稷。辰日。祭宗廟。非古也。請三祭同用戊臘。一日近儀。西日。祭社稷。百神。戊日。祭宗廟。杜蓋卿引禮運云。仲尼與於蜡。黃鄭康成曰。蜡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明白古以蜡日祭廟也。

漢舊儀曰。顯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虎。一居若水。是為罔兩。一居人宮室。區。隔。溷。廁。善驚人。小兒。今歲暮。大。謂之逐疫是也。二十九日。大慶殿習元會儀。與登御馬。皆在龍。上。新制也。

文昌雜錄卷第三

上御大慶殿會朝。始用新儀。開大慶門。張旗幟。兵部設黃麾仗五千人。夾門填街。太僕列五輅。殿中省與。登殿。又復故事。陳天下貢物。百官冠服。分為七等。皆有司新製。不佩劍。不脫履。中書侍郎押方鎮表。案。中書令讀。給事中押祥瑤表案。門下侍郎讀。戶部尚書奏。諸州貢物。請付所司。禮部尚書奏。諸蕃貢物。請付所司。太史奏。雲物祥瑞。光祿卿請。允奉。上壽。既畢。延王公升殿。百官就坐。酒三行。所司承旨。放仗。舊儀。宰臣兩省學士。侍制。至殿中。侍御史。先就丹。位。乘輿。升御座。方引諸司三品。四品。入大慶。門。正安之樂作。按李德裕兩朝。獻替錄云。每遇正至。與兩省官。侍立。香案。兩邊。終朝會。無拜賀之禮。符奏。請自今。且立香案。南。候扇。開。贊。拜。再拜。出。班。致。辭。賀。又再拜。訖。分。香。案。東。西。侍。立。乃。知。唐。儀。丹。墀。是。兩。省。供。奉。官。侍。立。之。地。宰相。一。員。攝。太。尉。與。一。品。二。品。三。品。四。品。列。于。殿。門。樂。作。就。位。查。官。架。之。樂。本。為。上。公。今。元。會。新。儀。百。官。就。位。皇帝。升。坐。禮。官。乃。引。宰。相。親。王。使。相。押。文。武。三。品。等。官。分。東。西。門。入。正。安。之。樂。作。雖。刊。正。謬。誤。而。兩。省。供。奉。官。猶。班。賀。于。丹。墀。未。復。侍。立。之。制。詳。定。所。上。朝。會。儀。注。二。卷。分。式。四。十。卷。其。詳。密。如。此。然。恐。尚。有。未。至。者。焉。

文昌雜錄 卷三

一八

物誠意惻然而出於愛民是以指揮之間功業成就覆燾之內陰陽協和蒙被羣生既洗肌膚而浴骨髓函濡異類遂驚動植而浴飛翔仰而觀者其星崖雲俯而視者醴泉甘露扶疎偉壯是為嘉禾朱草三秀之英游泳服馴則有赤鴈白麟一角之異謂宜作為聖時而奏於郊廟深詔太史而著之簡編以示無疆之休以昭特起之蹟考諸已往固可謂絕世之殊祥抑而弗宜猶以為盛德之餘事自時所紀殆不絕書今者忽覺輅以充明庭撤黃鍾而御太極典禮大備物容一新萬方駿奔重譯輻湊於是自昔辨髮卉裳羈縻之所未至踰沙軌漢言語之所未通咸奉玉帛而介九賓襲衣冠而獻萬壽恒感締德冠古超今巍煌煌傳示無極鋪張王會之衆美豈對皇家之盛儀臣等恭奉有司伏尋故事稽參圖牘宜先象前之珍敷道句賦敢上龍輝之奏歡呼拊蹈倍萬常情表既出羣公莫不傳寫焉

唐諫議大夫拾遺補闕曾在省太官局屬光祿寺而劉禹錫送令狐博士詩諫院過時榮棟尊張文昌霖食內宴時廊下御厨分冷食已有諫院御厨之名其故何哉

初二日謁左僕射因言仁宗朝作新玉輅既成與舊輅同且於崇政殿舊輅在後忽有大聲隱隱如海獸狀仁宗訝之乃令新輅在後遂無聲既出殿門舊輅復在後又有大聲如前吏部蘇侍郎云此輅唐高宗顯慶年造製作極工歷五代至皇朝今在太僕寺

勅景靈宮朝獻正月以十一日四月擇日七月以中元十月以下元原廟之禮蓋用孟月焉

初十日立春賜三省官采勝各有差謝于紫宸殿門杜臺卿說正月七日為人日家家剪綵或續金箔為人以帖屏風亦戴之頭履今世多刻鸞鳳像瑞圖金勝之形引稱名華集草木華也勝言人形容止等一人著之則勝又引賈充李夫人典賦曰每見時人月且花勝姿相遺與謂正月且也今俗用立春日亦近之然公卿家尤重此日莫不鑲金刻綵加飾珠翠或以金銀鑄工巧交相遺贈焉

余昔年隨侍至定武見總管唐段文昌撰平淮西碑石甚大不知何因而至此地也

鴻臚陳大卿嘗背使高麗行大海中水深碧色常以鐵錘長繩沉水中為候深及三十托已上舟方可行既而覺水色黃白舟人驚號已泊沙上水纔深八托凡一晝夜忽大風方得出去日五晝夜重高麗境上回日七晝夜方至定海風浪每散乃作浪花依然赤色夜見海中如火龍無數不知涯際甚可怖也

以魏都郎中王欽臣為陝西轉運副使

唐歲時節物元日則有屠蘇酒五辛盤咬牙餠人日則有煎餅上元則有絲籠二月二日則有迎富貴舉子三月三日則有簪人寒食則有假花鷄棗餠子子推蒸餅餠粥四月八日則有餠糜五月五日則有百家樓子夏至則有楮杏子七月七日則有金針織女乞巧果子八月一日則有點衣杖子九月九日則有茱萸菊花酒糕日則有口脂面藥豆立春則有探鰯鰯生菜今歲時遺罔略同但舊曆所存子點衣杖子今不行爾杜浦春日詩云春日春盤細生菜又曰饜真金花巧耐寒重陽詩云茱萸賜朝士臘日詩云口脂面藥隨恩澤如此之類甚多略舉數記當時所重也

夏英公家有唐繡六帛一都唐繡本也雖宋宣獻李郭家繡畫為多亦無此本嘗聞其孫朝請大夫

伯孫齊在何處云昨分書云不知誰院得之計已散失殊可惜也

工部王侍郎昔年通判壽州知州光祿卿林洙因鼓角匠入州衙為盜被傷而卒後一日其家女僕附語云召符判呂水部既至云某不幸且死敢以後事為托某之死非此兵之過宜問有公案五道要其照驗呂因問大卿附語使某何以為信乃曰但看架上衣可知非妄家人遽往視之見一淺色汗衫素未經着血痕滿襟又曰此非血某之淚爾家人以錢送佛寺撞鐘至五更鐘竟不鳴又何怪也前此太白近月太史言南方主將不利未幾洙死焉

禮部林郎中昔年為禮官以朝命至豫章祭小龍既至祠下行禮之日數見異鱗皆金色口有火燄自梁棟間墜于祝殿陽生之屑遂入石合又舉首蜿蜒于花板間既而登身直上高三五尺執事之人無不見者遺朝亦聞上其事云

唐汝南前知宣州以避嫌與集賢校理知湖州陳偶對移唐自湖州召為吏部員外郎以疾乞補外復授宣州代陳運朝近時未有如此之比也

以禮部侍郎謝景溫依前通議大夫知洪州以翰林侍講學士黃履為禮部尚書以右司員外郎王翬為起居舍人以禮部郎中劉舉為右司郎中司門郎中李父卿出知晉州以考功員外郎范昉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冬重假七日前後各三日宰相宅引百司置酒初包拯為三司使上言每節假七日廢事頗多請令後祗給假五日自此始也舊儀宰相五鼓早朝朱衣吏不引午後歸第方引假日退明始赴中書朱衣吏自私第請導故謂之宅引云

淳化元年命正言直史館宋鎮右正言直史館王世則使交州與相既至相令數十人扛大繩長數丈饋於使館且曰若能食此當治之為饋以獻又賜送二虎以備饑饉外國之俗其陋惡乃至於爾邪

余奉使北邊過順州有善谷坊仲副使王仲淵指以謂副使文供備云觀此可知其寒也劉向別傳曰燕地谷美而寒不生五穀都子吹律召溫氣至五穀生至今名善谷北邊士子多燕人故亦頗知事也

賜冠尤為盛集呂許公王沂公與羣公唱和詩刻石堂壁官制既行以禮部尚書兼詳譯潤文事相與執政官始同赴開堂之會焉

禮部王員外官京師世家多以醢醢酒獨有芬香而已近年方以檳榔花懸酒中不惟醢醢可愛又能使酒味辛烈始於咸里外人蓋所未知也

戶部馬員外官滿鎮之雄盛莫如吉州有解玉鑽真珠修瑟行他處未見此比余昔知安州步石村種藍芋凡四十里城南有桐子村花開如瓊林香聞數十里他處亦無

禮部林郎中官兵部許侍郎昔為翰林學士忽夢著綠心甚惡之未幾奪職以起居舍人知新州然未見著綠之應官制既行改朝散郎本階正合衣綠方悟前夢之可信也

太常寺官四時大祠自天地日月九宮貴神五帝其祝皆進書臣名謂宜如唐故事天地稱臣日月已下皆進祝書名禮部議曰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禮故宜有降請如太常所議

太常博士何洵直言春秋仲月朝拜諸陵於太常寺輪官一員餘並以吏部待次升朝官充攝。謹按漢制丞相以四時行園重如此唐顯慶中以太常卿少行陵事重人輕乃詔三公行事太常爲副率皆乘輅車備齒簿謂之公卿巡陵令謂宜太常寺輪卿少外其餘差門下書尚書省清望官仍乞重修春秋仲月遣官拜陵儀薦牙盤食乾願須灑掃及芟雜修治皆隨事處分勅朝拜諸陵輪太常卿少外餘並以宗室蓋郡防禦使充焉。

二十二日遷寓治尙書都省入新省就令應賜省官已下御筵至都省守當官已上六曹皆令史已上分坐兩廊遣入內供奉官劉瓌排辦及勾當翰林御廚儀仗內臣分總諸司差教坊第四部一百五十人酒九行果肴皆非常比再坐賜花內出金器遣御樂院近侍各傳宣勸酒至暮方罷羣臣慶親逢之幸莫不感恩霑醉焉。

元豐五年七月始命皇城使慶州團練使宋用臣建尙書新省在大內之西廣殿前等三班以其地與造凡三千一百餘間都省在前總五百四十二間中曰令廳一百五十九間東曰左僕射廳九十六間次左承廳五十五間次左司郎中廳二十間次員外郎廳二十間西曰右僕射廳九十六間次右承廳五十五間次右司郎中廳二十間次員外郎廳二十間其後分列六曹每曹四百二十間東南曰吏部尙書廳在四間次員外郎廳三十四間其西曰司封郎中廳四十九間次員外郎廳三十四間後曰司勳郎中廳三十四間次員外郎廳三十四間其北曰戶部度支金部倉部在焉又其北曰禮部祠部主客膳部在焉西南曰兵部職方駕部庫部在焉其北曰刑部都官比部司門在焉又其北曰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在焉並如吏部之制廚在都省之南東西一百間華麗壯觀蓋國朝官府未有如此之比也。

太常博士何洵直言禮部前七日平明太尉警百官於尙書省近制親祠南郊明堂太廟掌警戒用左僕射關即用右僕射以刑部尙書一員洵之今有司攝事大祠但初獻官即前期七日南衙讀警戒文無臨洵受誓之官謹按祭祀之有誓戒所以重之也古者掌警戒有專官欲人之聽於一也周有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謂其天官之長且佐王治故也以大司寇洵警百官戒千百族蓋言失禮則入刑故也唐以太尉掌誓戒今以宰相親王執政官宗室使相郡王節度使以上爲獻即掌誓戒得其職矣蓋與周之家宰唐之大尉同意自餘初獻止是禮部尙書已下既不攝太尉猶行太尉之事誤矣伏願自今諸大祠降宰相親王執政官宗室使相郡王節度使以上爲初獻行事依舊掌誓戒外餘以吏部尙書或侍郎一員掌之蓋吏部天官之任也仍用刑部尙書一員洵警關即以侍郎充所有親祠掌誓戒即合用左右僕射掌誓洵勅依所請。

後唐同光三年洛京善漢馬步使朱守殷於積善坊役所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寶四百四十七文曰順天元寶史不載何代鑄此錢以俟知者。

與親祠郊廟拂宿後以金合貯龍腦內侍捧之布於黃道重齊潔也。戶部馬員外乞守明州既受命因閱昔年卦影見畫一豕其上日月相並下有舟一隻亥年明州之應豈不了然邪。

尙書省舊有甲庫未詳是何名唐大和二年勅尙書省二十四司制勅及勅甲等近日檢報多稱斷裂宜各委本司郎中甲庫官並重粘背及同書名印所斷裂處跋尾後云某甲勅卷若干縫斷裂乃知甲者勅甲之謂也三月以新江淮發運使呂嘉問爲吏部郎中。

十八日集英殿大宴酒九行初有司預於殿庭設山樓排場爲羣仙隊仗六蕃進貢九龍五鳳之狀設鷄唱樓於其側殿上陳繡帶垂香毳設銀香獸於檻內布以文茵設御茶酒器於殿東北樓間羣官骨頭索粉白肉餠餅羣仙餽天花餅太平畢羅乾餅饅肉羹糖油餅再坐假圓魚蜜浮斯素花肉鮓排炊羊炙金腸饅子饅頭肚羹水餅下餅教坊已下凡支賜絹二千四百餘疋綵百疋錢七百七十餘貫錦一端銀碗三十五口春秋常例也。

國朝之制凡百官拜表稱賀詣東上閣門進名奉慰即詣西上閣門蓋有故事唐天祐二年勅自今五月一日後常朝出入取東上閣門或遇奉慰即開西上閣門遂爲定制焉唯諸軍員察每奉慰立班去杖子未詳所出後唐莊宗同光元年中書門下奏每日常朝百官皆拜獨兩省官不拜准依前朝故事朝退於廊下賜食謂之廊食百官遂有謝食拜惟兩省官本省有廚不赴廊食故不拜伏自僖宗幸蜀回以多事之後遂廢廊食百官拜儀至今未改將五十載禮恐難傳惟兩省官獨尙不拜豈可終日趨朝曾不一拜獨於班列有所異同若言官是近臣於禮尤宜肅敬自今已後逐日常朝宜不坐其兩省官與東西兩班並齊拜從之至明宗天成元年五月內出御札一封賜宰臣曉示文武百寮每日正衙常朝外五日一度赴內殿起居其後遂以爲常非故事也皇朝百餘年未遑刊正謬誤今上熙寧五年方講日朔文德殿視朝立仗之儀。

殿廷東西左右面各金吾引駕官一名四色官二人各帶儀刀金甲天武官一名殿中省排列官一名扇二方繳一金吾仗碧欄一十一各執儀刀兵部儀仗排列職掌二人押隊員寮二人黃麾幡一告止幡一傳教幡八信幡八龍頭竿五十戟五十判殿中省一員在左天武官東西共一百人門外東面青龍旗一五嶽旗五五龍旗十西面白虎旗一五星旗五五鳳旗十仗馬每面三疋每疋御龍官四人前一日有司供帳於文德殿又設御帳於文德殿之後門又設中書門下至文武百官等幕次於朝堂應宰臣親王使相樞密使帶平章事已上出赴外班參知政事學士臺省官待制皇親及見任節度使兩使留後觀察防禦團練刺史文武百寮殿前馬步軍司諸軍將校并皇親駙馬都尉合赴班者及外國蕃客合赴朔望起居者並赴立班其日左右金吾將軍常服押本衙仗判殿中省官押細仗先入殿廷東西對列諸軍將校分入殿庭北向立朝堂引贊官引彈奏御史二員入殿門內踏道下當殿向北立次催文武百官班至丞郎

尚書次兩使留後觀察防禦團練刺史並歸本品序立次引兩省宣制侍御史中丞知雜三院御史入次引文班一品二品入次學士并節度使入立於右省班前通事舍人分引宰臣親王使相參知政事入並東西相向對立皇帝轉袍垂拱殿坐內侍鳴鞭內侍都知押班供奉官已下帶御器械等其餘祗應諸司使副使等並公服繫鞵作一班四拜起居訖次呈進目客省閣門使副使次通喝對立覺察失儀通事舍人次宿衛諸班次殿前諸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次行門指揮使並依朔望常例殿前都指揮使已下起居畢換窄衣祗候引駕次通事舍人引樞密宣徵使三司使副使樞密直學士內客省使已下諸司使已下至醫官待詔及修起居注官二員大起居訖諸司使已下並先退其合係排立供奉官已下並先赴文德殿於文武百官班北東西排立有司進登皇帝乘登樞密使已下至閣門使殿前都指揮使已下並前導至文德殿門樞密宣徵使副樞密直學士內客省使至閣門使樞密承旨至諸房副承旨各歸殿上侍立位修起居注官夾案分左右北向立於螭階之下通事舍人二員殿庭北向對立其餘係祗候通事舍人並於殿下稍東侍立文武官等各衣補分東西排立司天監奏時刻閣門奏班齊皇帝自後閣出殿上案扇升坐內侍鳴鞭扇開簾捲儀鸞使焚香舍人鳴天武官等拜奏聖躬萬福又鳴拜再拜隨拜呼萬歲鳴各祗候儀鸞排立鳴人唱時通事舍人一員就彈奏御史立位稍東西鳴拜大起居鳴各祗候訖彈奏御史分左右由文武班後轉至彈奏御史位對立次左右金吾將軍二人合班於奏事石位南躬東南對立通事舍人鳴拜大起居訖班首奏軍國內外平安又鳴拜再拜隨拜呼萬歲鳴祗候分歸東西押伏位東西對立通事舍人進至宣制石位南北向立以後通班西面對立舍人退於西階次通事舍人分揖宰臣親王已下躬通事舍人通文武百寮臣某姓名已下起居舍人通訖退歸侍立位通事舍人分引宰相已下橫行諸軍將校不橫行閣門使鳴拜大起居訖舍人引宰臣至奏事石位南俛伏跪致詞祝月其辭云文武百寮宰臣全銜臣某姓名等言仰春之吉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膺受時祉與天無窮臣等無任歡呼拊蹈之至俛伏與引歸位閣門使鳴拜再拜揖笏舞蹈俛伏與再拜鳴名祗候閣門使揖宰臣參知政事由東階升殿樞密使帶平章事已上由西階升殿侍立給事中一員復歸左省位立轉對官立給事中之南吏部侍郎及刑法官立於轉對官之南兵部侍郎立於右省官與吏部侍郎東西相向對立其吏部侍郎候到位置各出班簿置笏上親王使相學士臺省官等並分班出次引轉對官於奏事石位南宣徵使殿上承旨宣答并失儀彈奏並仰帝儀如宰臣親王使相參知政事失儀並左右彈奏御史合班彈奏轉事官奏事畢出次史部兵部侍郎及刑法官對揖出次彈奏御史對揖出次給事中右位南躬通事舍人鳴祗候出次起居注官合班於奏事石位南躬通事舍人鳴各祗候分班出次排立供奉官已下合班於奏事石位南舍人鳴各祗候分班出次通事舍人鳴天武官等門外祗候應諾出殿上案扇

儀垂皇帝降坐乘轎還內侍鳴鞭通事舍人當殿承旨放仗四色官鼓轉急趨至宣制石位南稱奉勅放仗金吾將軍并殿中省官對拜訖隨仗出親王使相節度使至刺史學士臺省官文武百寮諸軍將校等並彼班於朝堂鳴賜茶酒門謝畢退皇帝御垂拱殿坐中書樞密及諸對官奏事如常儀閣門更不引見謝辭班參政殿亦不視事如遇有德音制書御札俟皇帝拱殿再坐制箱方出付外

元豐四年始能正衙常參

侍御史知雜滿中行劄子伏見本臺見行儀制內兩省官文武百官日赴文德殿東西相向對立宰臣一員押班開傳不坐則再拜而退謂之常朝遇休假併三日已上應內殿起居官畢集謂之橫行自宰臣親王已下應見謝辭者皆赴文德殿謂之過正衙然在京蓋務之官例以別勅免參宰臣押班近年已罷而武班諸衛本朝又不常置故今之赴常朝者獨御史臺官與善官待次階官而已其武班既無本品因令使臣十員假攝以實之臣嘗終始考求蓋以循乎唐制而失之者也按唐制京司文武職事官省朔參望參有五日參唯職事官五品并供奉官八品已上及員外郎監察御史太常博士則每日參蓋職親親者參彌數也今垂拱內殿宰臣已下既已每日參矣而文德常朝仍復不廢又使待次攝班之人數十員以應文武百官而冒常參之名外謬倒置莫此為甚至於橫行參假與夫見謝辭官先過正衙雖沿唐之故事然必俟天子御殿之日行之可也自唐室衰宣政視朝之禮廢應謝辭者始與常參之官同至正衙儀班以應故事五代沿襲不復改正遇入閣日則正衙先拜而後喚仗五日內殿起居則見謝辭官先退而後入因陋習謬轉相傳承失之益遠持之益固是以歷數百年而未有以正其非也竊攷周官天子三朝內外異位燕治異儀宰夫掌治朝之法而司士正其位司寇掌外朝之政而朝士建其法至於燕朝則正位坐儀相者太僕而已朝儀詳略之辨可槩見於此矣唐因隋制大朝會御承天門為外朝朔望御太極殿為中朝日朝事於兩儀殿為內朝而大明宮制亦以含元宣政紫宸三殿以當三朝之位而有正衙上閣之稱雖於古制未必盡合而內外有序隆殺有辨良有取焉伏觀陛下稽經考古更定官制損益革因發自聖學一代之典於斯為盛而文德正衙之制尚存常朝之虛名襲橫行之謬例有司失於申請未能益正誠恐不足以稱明詔示來世欲望特降指揮先次罷去若夫因今殿庭以分內外之朝隨今官品高下以為進見疏數之節并其餘應千廢置事件即俟依近降朝旨本臺與閣門別具事目進呈取旨裁定奉聖旨送詳定官制所詳定開奏檢會唐書百官志及儀制令文武職事官九品以上及二王後朝朔望文武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監察御史郎太常博士日參日參號常參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五品以上及折衝當番者五日一朝號六參官長上折衝果毅若文武散官五品已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准職事參其常參官隔假三日以上即橫行參假竊詳

唐制即是有職事要官朝見數而無職事及官品卑下朝見亦疎也。今在京文武升朝官未有職事者每日常參宜勅不坐再拜而退。有職事者乃五日一起起居。其辭見謝恩皆先赴文德殿拜而退。謂之正衙。連遇朝假則百官詣文德殿立班。謂之橫行參假。三者但知做唐舊文而實與唐制甚異。蓋唐制日御殿以見羣臣。日常參不隔前殿而御便殿。喚仗由閣門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見。故謂之入閣。至其後世未嘗日親朝而入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正衙者。閣傳不坐即退。至明宗始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蓋非唐盛時之本制也。唐之常參乃職事五品及供奉官。蓋省之官。其後不御前殿。又廢入閣之儀。常參官至正衙。閣傳不坐而退。今天子聽政于垂拱殿。以接執政官及內朝之臣。而更於別殿宜勅不坐。實為因襲之誤。兼有職事升朝官。五日一起起居。而未有職事者。反日參疏數之節。尤為未當。又辭見謝恩。已入見天子。則前殿正衙對拜。自為虛文。其連遇朝假。則百官自赴大起居。不當復有橫行參假。其滿中行乞罷常朝及正衙橫行。委得允當。

及官制既行。又有日參望參期參之制。

門下省起居郎以上。中書省起居舍人以上。尚書省侍郎已上。御史中丞已上。為日參官。其知樞密院以上。自如舊儀。以三省及御史臺官寺監長貳以上。為六參。寺監丞大理評事已上。為兩參官。寄祿官通直郎以上。為月參官。又今後除朝望參外。每月定以五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為參日。遇假即罷。如契丹使見日。並待起居。其前後三日內合起居。權罷。

然則正衙常朝。昔者省臺寺監。應在京董務官。每日並集。其後以妨廢職事。乃罷之。獨待次官赴耳。初無疏數之別。方唐盛時。正衙立仗。百官廊下。日以常。五日起居。雖始於明宗。蓋亦喚仗入閣之遺意。天子之朝。莫先於正衙。於禮。羣臣無一日不朝者。而唐朔望參。每日參六參九參之類。並謂衙殿。天子日御宣政殿中。金吾細仗。兵部旗幡等設於廷。朝官退皆賜食。開元中。以朔望宗廟上牙盤。欲避正殿。遂御紫宸。喚仗入閣門自此始也。如此則常衙常參。果可廢邪。

世說。海外有燕子。至秋壯乃去。仲春復來。詩謂元鳥。馳也。春分。元鳥降。昔年因京東開河。岸崩。見燕燕無數。晉都。擊為兗州刺史。鎮鄒山。百姓饑饉。或掘野鼠。食之。乃知燕去亦驚耳。驚後。中氣乃來。非復度海也。

唐通事舍人宜昭。舊令拾遺。因句把麻者。蓋錫者不知書。多失句度。故用拾遺。低聲讀句以助之。及呂溫為拾遺。被喚把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遺不把麻。自呂始。時柳宗元戲呂云。幸讀一文半字。何不與他。把國朝文德殿宜麻案。自東上閣門出。閣門使押至宣衙橫街北。躬云。付門下宰相跪授。歸位。以授通事舍人。折方掛殿。至宜制位。指笏宜讀。兩舍人捧之。然圖句每以為難也。

內香藥庫在殿門內。凡二十八庫。其宗皇帝賜御時。二十八字以為庫牌。其時曰。每歲沉檀來遠。香果朝珠。玉寶皇居。今辰內府初開。充初尤宜。史筆書。東庫內有玉燒金。一爐。至今猶在。又有辰砂一塊。其

上忽生新砂。二十二顆。赤如火色。管取之。禁中。還送本庫焉。昔見故老說。有一朝士。好為諧謔。嘗云。近求得一對。的似有理。因修賀刺。怒為答空書。問者無不大感。晉王戎妻語戎為卿。戎謂曰。婦那卿。於禮不順。答曰。我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戎笑。遂聽。東晉亦曰。婦皆卿夫。子呼父字。有一士人作詩。謂婦曰卿。非也。

文昌雜錄卷第四

四月六日。北遊賀同天節使副。見望參官起居。是日微雨。特放。唯引對北遊使者於紫宸殿。酒五行罷。戶部王員外言。昔年作一夢。甚奇。一布勝。大書云。七元均氣。丁丑人作相。後數年。今右僕射蘇公拜公。丁丑生。實契此夢。乃知宰相固有默定。如紗籠中人之類。前書所記者甚多也。國子朱司業言。南方柑橘雖多。然亦畏霜。每霜時。亦不甚收。唯洞庭柑。雖多。即無所損。詢彼人云。洞庭四面皆水也。水氣上騰。尤能潤霜。所以洞庭柑。最佳。歲收不耗。正為此爾。

元英昔隨侍太原。見是年秋解進士。正額外。續解李霖。朝廷以故相曾有此比。令禮部收試。既而正額所送多省。下。勝出。有籍姓名。遂及第。今為朝奉大夫。及至育州。秋試進士。已館院。今太府寺丞王璋。以病在道。久。八月半。方到。州。試院。亦令收試。文在優等。解送甚高。明年。登科而歸。信有命也。

庫部林郎中說。建州上春採茶時。茶園人無數。擊鼓開數十里。然亦園中才開。茶品高下。已相遠。又況山園之異邪。太府賈少卿云。昔為福建轉運使。五月中。朝旨令上供龍茶數百斤。已過時。不復有此新芽。有一老匠言。但如數買小。入湯煮研。二萬。以龍腦水。灑之。亦可就。遂依此製造。既成。頗如歲進者。是年。南郊大禮。多分賜宗室近臣。然稍減常價。猶足為精品也。

倉部韓郎中云。叔父魏國公喜飲酒。至數十大觴。納未醉。不甚喜茶。無精。共置一籠。每盡。即取。亦不

開新書。嘗暑月曝茶於庭中。見一小角上題襄字。蔡端明所寄也。因取以歸。員王家白。後見蔡。說當時祇有九條。又以葉圖一餅充十數。以獻魏公。其難得如此。

司馬公。叔父蜀郡公。近居許昌。作高庵。以待司馬公。累招未至。庵極高。在一臺基上。司馬公居洛。作地室。隨而入。以避暑。故蜀郡作高庵。以為戲也。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國宅尤勝。中堂七間。上起高樓。更為華修。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范風雨。又作地室。常讀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然而道德之尊。彼亦不知。顏氏子之樂也。

工部王侍郎云。昨讀守單州。後園有志子。賤琴。為一郡之勝。獨此可以銷憂耳。有詩云。琴聲久逐秋雲去。臺勢空隨古堞高。既召還。見於飛。與呂資政同班。殿廡。因話琴臺。後數日。呂遂知單州。甚可異也。祠部每歲祠祭。大祠三十。正月上辛。祈穀上帝。四月。雩祀上帝。九月。明堂祀上帝。冬至。祭昊天上帝。夏至。祭皇地祇。孟春。孟夏。孟秋。孟冬。臘。五享太廟。正月上辛。祀感生帝。立春。祀青帝。立夏。祀赤帝。立秋。祀白帝。立冬。祀黑帝。土王。祀黃帝。春分。祀高辛。春分。祀日。仲春。仲秋。臘祭太稷。仲春。仲秋。臘祭九宮。貴神。孟冬。祭神州。地祇。秋分。夕月。臘。蜡百神。立春。祭東太一宮。立夏。祭中太一宮。立秋。祭西太一宮。中祠十有四。立春。後亥。祭先農。立春。後丑。祀風師。仲春。祀五龍。季春。祭先蠶。立夏。後申。祀雨師。雷師。四立。井土王。祭嶽鎮海瀆。仲春。仲秋。上戊。釋奠武成王。小祠十有三。立冬。後亥。祭司中。司命。司民。司祿。秋分。享壽星。立秋。後辰。臘。臘星。孟冬。祭司寒。仲春。祭馬祖。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祖。仲冬。祭馬步。立春。祭戶。司命。立夏。祭龍。季夏。土王。祭中霽。立秋。祭門及厲。立冬。祭行。皆有司行事焉。

元英。昨充元豐五年賀北朝正旦。國信使。行至神水驛。苦風。眩暈。不記省。隨行小史。暨皆環坐。以泣。通一昔。方稍安。是年正旦。接使社刑部。至深澤縣界中。滌。不可救。劉右司。充賀。同天節。接使。發。路。病。傷。寒。至。滑州。增劇。然。艾。數。百。劑。與。以。歸。後。累。月。方。安。一。歲。中。奉。使。者。皆。得。疾。危。甚。殊。可。怪。也。禮部尚書黃公。說。丙申年秋。試進士。僅八千人。國朝以來。未有如此之盛。他試院不能容。始命就開寶寺。分數場。引試。開寶。為。試。院。自此。始。禮部。林。郎。中。以。清。微。之。風。養。萬。物。賦。為。第。一。人。始。可。謂。雄。魁。也。元豐三年。高麗國遣使。柳洪。副。朴。實。亮。朝。貢。且。獻。日。本。國。車。一。乘。洪。云。諸。侯。不。貢。車。服。誠。知。非。禮。本。國。所。以上。進。者。欲。中。朝。見。日。本。工。拙。爾。朝。廷。為。留。之。高麗。本。箕。子。之。國。其。知。禮。如。此。戶部。劉。郎。中。說。雄州。城南。陂塘。數。十。里。芰。荷。極。望。以小。舫。遊。其。間。鴨。鷺。往。來。紅。香。泛。於。楫。俎。雖。江。鄉。亦。無。此。景。四。時。有。蟹。暑。月。亦。甚。肥。昔。見。謝。通。議。嘗。會。通。判。其。州。有。戎。卒。瀾。塘。水。死。州。請。覆。驗。既。到。彼。尸。不。可。得。所。司。云。水。中。積。蟹。一。窠。莫。知。淺。深。尸。在。其。下。無。由。得。也。雄。真。間。蟹。多。如。此。右。司。郎。中。劉。學。龍。以。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公。事。楊。景。畧。為。右。司。郎。中。以。知。壽。州。兼。溫。更。為。都。官。員。外。郎。以。提。舉。荆。湖。北。路。常。平。倉。李。莘。為。屯。田。員。外。郎。

禮部尚書恩賜今年龍茶一斤。折簡諭林郎中云。欲以五餅分送郎官。如何。林獻答云。衆官參詳。委得允當。遂以分送五廳。他則不然也。

元豐五年五月。官制始行。兩省官。但除給事中。中書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而已。六年四月。方以監察御史。王桓。為。右。正。言。

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仗衛如式。是日。對於。開國。進奉。使。貢物。充。廷。多。白。玉。熙寧六年。大食。俞。盧。和。地。圖。亦。貢。雲。龍。白。玉。圭。一副。今。藏。內。帑。

詳定。禮。文。所。上。言。臘。蜡。百。神。四。方。並。就。南。郊。一。壇。禮。未。合。古。請。蜡。祭。四。郊。各。為。一。壇。東。方。日。西。方。月。各。神。農。配。作。大。祀。南。方。神。農。為。神。主。后。稷。配。北。方。亦。神。農。為。神。主。后。稷。配。係。中。祠。其。五。官。五。田。峻。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五嶽。四鎮。四海。四瀆。每方山川水澤。邱陵墳衍。原隰。井泉。水塘。坊。郵。驛。青龍。朱雀。麒麟。白虎。元武。於。苑。麟。羽。介。毛。蟲。昆。蟲。並。如。故。事。若。其。方。有。災。害。則。闕。而。不。祭。詔。可。

國子司業朱服。上言。惟先王之時。燕飲必有射。將祭。擇士於射宮。能偶。則。又。別。之。以。射。射。武。事。也。先。王。於。進。成。人。材。之。際。每。不。廢。焉。今。養。士。之。盛。莫。盛。於。大。學。而。大。學。之。士。鮮。能。知。射。獨。見。武。學。教。場。與。國。子。監。相。去。數。十。步。欲。使。太。學。諸。生。遇。假。有。願。射。者。總。往。習。焉。不。惟。閒。暇。之。時。使。游。於。藝。又。足。以。收。其。放。心。而。不。遷。於。異。物。狀。下。禮。郎。學。官。皆。以。為。然。上。都。省。乞。如。所。請。云。

元豐四年。高麗國遣使。崔思齊。副。李。子。威。朝。貢。并。獻。樂。器。明年正月十四日。車駕幸集賢殿。詔思齊等侍從。又。令。所。造。樂。工。對。御。獻。樂。賜。袍。帶。銀。帛。有。差。思。齊。言。今。高麗。樂。是。新。羅。樂。樂。器。有。嘉。配。琴。謂。笛。為。大。吟。舞。有。七。十。餘。種。止。用。兩。人。謂。之。攀。花。云。

勅。大。忌。日。六。曹。諸。司。並。不。作。假。執。政。官。早。出。官。司。不。得。隨。出。前。此。車。駕。遊。幸。及。臨。奠。宗。室。若。大。臣。成。為。之。舉。哀。及。後。苑。觀。麥。觀。稻。觀。穀。觀。橙。及。延。和。殿。北。邊。禮。物。崇。政。殿。陳。決。其。靈。宮。朝。謁。北。使。見。辭。執。政。禮。上。皆。早。出。故。有。是。勅。

此罷稱鄉貢進，這回走馬東西南，唐宰相鄭榮，好作歌後句，此詩亦甚工也。

元豐三年，高麗國王王徽，以疾表乞太醫，朝廷遣閣門通事舍人王舜封押至彼國，舜封上言：十二月一日，徽生辰，北邊遣起居郎知制誥馬堯俊充使留仙賓館，堯俊獻微詩云：始從鈎裂海東天，世世英雄真自然。掌上寶符鈴造化，胸中神劍盡山川。太宗莫取龍州道，煬帝難乘鴨綠船。真是金輪長理國，豈論八萬四千年。徽以錦綉八百匹為謝云。

給事中徐鼎歿於王事，朝廷錄其子弟十餘人，以弟祕為太廟齋郎，祕自陳願闕此恩，以待兄有嫡孫長日，推授朝廷嘉而許之，秘為太學生，有聲名，而孝悌廉退之行又如此。

開寶六年，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放進士及諸科及第者凡三十八人，下第進士徐士廉，自陳屈抑，即詔貢部以八等第進士并終經舉人，並親覆於殿廷，內出未明求衣爵待士詩，進士宋準等一百二十七人，並放及第，防所放，退落者十人，責授防太常少卿，御試舉人自此始也。

淳化中有司言，油衣帟幕損弊者萬數，欲毀棄，詔令表而浣之，命尚方染以雜色，刺為旗幟焉。

元豐元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祀天於地上圓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其牲幣器色，歌詩奏樂，亦皆不同，凡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之以其類也。漢元始間，以祀樂既各有合，而禮又有夫婦，共牢之文，於是合祭天地，以隆一體之義，後漢魏晉及唐以來，皆因仍之，本朝親祀上帝，即設地祇位，禮之典禮，有所未合，勅詳定更改禮文，開奏陳義，漢元始中，姦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司樂之說，謂當合祭於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饋，禮之失自此始矣。臣以謂既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伏請每遇親祠之歲，先以夏日祭地祇於方丘，然後以冬至祀昊天於圓丘，李清臣議曰：欲乞每遇親祠，郊七日戒之後，三日宿之時，宿太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所以先太廟者，告祖為配也，所以先北郊者，先卑後尊也，然雖自北郊至南郊相去為遠，則中道不可以無舍，請為帷宮，止而後進，王存議曰：國家用冬夏至遣官攝事於二郊，蓋周禮未嘗廢也，其三年一有事於南郊，實周禮制，若因三歲之期，漸輟郊丘之祀，間有事於北郊，如先朝親耕給享之比，則不失恭事天地之意，陸佃議曰：今或冬至至親祠，昊天上帝，因即圓丘之北，別祠地祇，不崇朝而天地之祠畢舉矣，張璪議曰：竊謂陽生於十一月，陰生五月，則陰陽之生，天地致用之始，故天神地祇，可得而禮，然當今萬乘儀衛，加倍於古，方盛夏之時，不可以躬行，臣以謂宜即郊祀之歲，於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道家率攝事，雖未能皆當於禮，庶幾先王之遺意，猶有存焉，勅如璪議，其親祠南郊，罷皇地祇，并從祀位，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夏至適當親祀之歲，於是左相王公攝事，禮部黃尚書太常李少卿為亞終獻，中書蔡舍人讀冊文，且用備樂，悉以謂祠官當給本品，而備，方可為盛禮容也。

禮部黃尚書上言，伏觀禮定臣寮議，其法質明入內，廢務一日，假故既，事易停，欲乞自今集官，假證，午刻入省，勅依，乃能酒食，故事，尚書省集諸館之家，自設醴饌，舊從官給，今方罷之。

吏部頒給印，歷六曹，尚書侍郎左右僕射左右丞批，都司郎官左右丞批，二十四司郎中員外本曹尚書

侍郎批，以書逐考功過焉。

六月三日，三省官集於吏部，寓治都廳講求，奉上仁宗皇帝英宗皇帝徽號，初四日，兩省官與尚書省左右司郎已上，又赴門下中書都堂再議，執政官在中，設羣官位，重行，皆北向焉。

晉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戒嚴，則服之，唐制，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緋褶，通用細綾，七品以上綠褶，九品以上碧褶，通用小綾，玉藻云：褙為綱，綱引急也，帛為褶，今袷也，鄭云：單為綱，有衣裳而無裏者也，帛為褶，有表裏而無著者也，周禮與服雜事云：趙武靈王搜胡之纓，或服有袴褶之制，始自漢武，近世服以從戎，隋制，綴嚴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縛袴，使不舒散，皇朝，導駕官袴褶，蓋馬上之服也。

太子太師張公昇，大中祥符八年歲在乙卯登科，熙寧九年丙辰，終於許州陽翟縣里，公起布衣，致使相，自初仕至薨，歷一甲子，近世所無也。

真宗皇帝東封，選次太平驛，賜從臣辟寒九，仁宗每崇政殿親試進士，亦賜大臣七寶茶，至今以為故事，以禮部尚書黃履為御史中丞。

詳定禮文所言，謹按儀禮曰：夫婦一體，故昏禮則同牢而食，合巹而飲，終則同穴，祭則同几，同祝同饌，明夫婦一體，未有異廟者也，恭惟孝惠皇后，太祖皇帝元妃，淑德皇后，太宗皇帝元妃，章懷皇后，真宗皇帝元妃，而孝章皇后，實太祖皇帝繼后，當時隨者，或以其未嘗正位中宮，或以其繼而不許其配，有司因循，不究其實，皆祭以別廟，在禮未安，伏請升附太廟，以時配享，勅依，仍於今年大禮前，更不行，孟冬薦享，止俟升附禮畢，通享太廟，并祭七祀配享功臣，其太廟祔室，三省看詳，合以配繼先後為序云。

以太常少卿李常為禮部侍郎，以司勳郎中葉均為祕書少監，以戶部員外郎黃好謙為司勳員外郎，以提點開封府界常平倉張詢為戶部員外郎。

通典，梁御史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纁，一人，緇衣執鞭仗，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嚶嚶至階，一人，執青儀囊，不嚶，國朝故事，御史中丞告官，呵引至朝堂門，兩朱衣吏告引入朝堂，至文德殿門，至蓋亦引嚶之比也。

長安隱士曰高釋，有古人絕行，慶歷中，召至京師，朝廷欲命以官，固辭歸山，特賜安素處士，家甚貧，妻子寒餒，終不以困故受鄉人財，閉門讀書而已，昔王霸憐其子蓬髮投來，愧臥不起，前賢之所難，而處士蹈之有餘裕也，嘗見古老說，種放隱終南山，召拜起居舍人，賜告西歸，有一高士，隱居三世，以野蔬一盤詩一篇贈放云：接得山人號舍人，朱衣前引到蓬門，英雄野菜無多味，我是三追處士孫，放國史有傳，若夫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惟安素可以無憾矣。

舊三司使廳屏風，雀白畫盧雁，用意極工，昨為僕承都堂，此屏在後閣，及遷都省，左僕射命移於尚書令廳後，亦近世之奇筆也。

閏六月，以新差權知曹州并亮采為戶部員外郎。

二十四日尚書令應集三省官上仁宗皇帝英宗皇帝徽號奏議舉官雜服非故事也恐以謂左僕射當坐東偏南向門下侍郎次之左省官列於東北壁下重行南向右僕射坐西偏南向中書侍郎次之右省官於西北壁下重行南向左丞東相對如學士太常卿皆赴即坐於正南北向雖未必盡合舊儀猶愈於雜服也

七月十二日升附於太廟兵部黃慶仗太常鼓吹一千八百餘人重覆車四乘是日五鼓神主自后廟升綵殿宗室正任已上步導進行直南沿城入太廟至南神門外降絳殿入帳升腰輿各附本室太祖室曰孝惠次孝明次孝章太宗室曰淑德次懿德次明德次元德其宗室曰章懷次章穆次章獻次章懿既升附行通享之禮雍王曹王濮陽郡王充三獻禮畢百官詣東上閣門奉表稱賀

以戶部尚書安慶為司知樞密院事以吏部侍郎李承之為戶部尚書以戶部侍郎陳安石為吏部侍郎以河北都轉運使塞周輔為戶部侍郎以左司郎中吳雍為直龍圖閣河北轉運使以吏部員外郎曾伉為左司員外郎又以司動員外郎黃好謙為郎中以戶部員外郎井亮采為金部員外郎

唐德宗貞元十年七月賜故唐安公主諡莊穆蓋公主賜諡始於此也韓文公永貞行云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南史中天竺國說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輝別之則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者又王子年拾遺記曰董偃嘗以延清之室上設火齊屏風所謂磊落者亦珠璣之謂也

二十五日文武百官詣太廟奏請上仁宗徽號曰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武清哲明孝皇帝左相行事起居郎蔡京著作郎豐稷讀祝其祝言皇帝謹遣百官奏請徽號之意云

二十八日詔門下升附禮畢宜覃慶澤以暨後昆四后之家各與最長者初等官已仕者改一官乾德五年正月十六日詔以朝廷無事年穀屢豐上元觀燈可更增十七十八日兩夜自後每至十六日開封府以舊例奏開皆詔更放兩夕雍熙二年十月下元節張燈賜近臣宴於樞密使王顯私第夜分命

中使賜御製詩一章其後每燈夕皆命樞密分往大寺焚香就賜御筵遂為故事自此始也杜甫紫宸退朝詩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晚出左掖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亦種花柳今殿庭唯對植槐樹鬱鬱然有嚴毅之氣也

八月左丞蒲宗孟罷出知汝州以右丞王安禮為左丞以吏部尚書李清臣為右丞以端明殿學士知開州曾寬為吏部尚書以都官員外郎葉溫叟為郎中禮部李侍郎說秘書少監孫莘老莊居在高郵新開湖邊嘗一夕陰晦莊客報湖中珠見與數同人行小草徑中至水際見微有光彩俄而光明如月陰霧中人面相視忽見蚌始如蘆席大一殼浮水上一殼如張帆狀其疾如風舟子飛小艇競逐之終不可及既遠乃沒

唐大和中太常卿王起以當時祀事止有燔玉而無禮神美玉請下有司造蒼璧等七玉祭訖藏之燔玉即用珉唐末以來祀典廢闕禮神之玉不復備用以至於今勅其令有司議如典禮是時適回紇貢玉璞數十剖之命匠者制為蒼璧黃琮四圭有邸青圭赤璋白琥黼璜尤溫粹祭玉之備始復於此

十月以右司郎中楊景略為起居郎以錢鏐為左司郎中以孫覽為右司員外郎又以大理卿楊汲為刑部侍郎十一月十二日大慶殿遣上仁宗皇帝英宗皇帝玉册玉寶上服絳紗袍再拜廷中跪授册寶使既出大慶門禮儀使奏禮畢上猶立廷中册寶升輅既遠從官方前導歸御輦云

十五日遷寓治禮部入新省自尚書令列曹員外郎應屏風皆符周官一籍在位何以稱上所以戒責之意邪南郊大駕上乘舊玉輅戶部王員外說輅上有款識唐高宗顯慶年造高宗麟德三年元宗開元十三年真宗皇帝祥符元年封禪此輅凡三至泰山開元十一年祥符四年亦兩至灘上真所謂萬乘之器也

司封員外郎王祖道出知汀州以禮部員外郎王子韶為庫部員外郎以太常博士何洵直為禮部員外郎以駕部郎中吳安持為太府少卿以柯述為司封郎中以蘇注為司動員外郎以王兢為倉部員外郎以蒲宗閱為都官郎中

十九日車駕詣萬壽觀恭謝畢由天波門幸尚書新省至今僕廳遂徧至六曹傳宣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各轉一官主事已下等第支賜凡二萬緡至禮部上願謂侍郎李常曰唐尚書省亦止於四千緡又問吏額多少常具以對又宣諭云朝廷待過責任之意非輕卿等各宜自勉雖千載難逢之期願羣臣何以

上報聖恩邪十二月一日文德殿視朝仗衛如式是日大風詔移御紫宸殿百官起居正如唐喚仗入閣之儀也右省趙諫議說王汾學士嘗言夢中見人云君要如意須逢元公了不曉所謂後數年得知堯州其字即元公方悟前夢之可償也

二十八日以魯國大長公主薨輟朝五日是日北邊賀正且使副見於崇政殿賜茶而已上御靴袍自延和乘登至崇政非後殿常儀也

禮部何員外正議子培也。質之信然。

三月二日。太師路公西歸。詔宰相執政官三省近臣。學士待制。宴於瓊林院。賜御詩以寵行。前此令有司不得收河東印節。又令都水具舟。由洛河以歸。清明日。特宴於玉津園。唯執政官得預。太師以詩述感。遇之意以遺丞相。次日。賜御詩。俯同元韻。恩數之隆。盡如此。公卿從羨云。

十八日。集英殿大宴。再坐。延安郡王侍立。百官稱賀。廷中。既升殿。上遣內侍引王揖宰相輔臣。皆再拜以謝。酒再行。方還內。在位瞻視。莫不悅。擇林。共賜賜賜焉。

四月初五日。禮部試。饒州童子朱天錫年十一。念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論語。孟子。凡七經。各五道。背全。通無一字少誤者。是日。禮部侍郎召本曹郎官赴坐。左右觀者數百人。此童。雖斷自若。累無僞懼。後數日。召至。睿思殿。賜五經出身。昔晏元獻公名實。撫州。近年何正臣名占。臨江。皆童子舉。江南多奇偉。亦山川之秀。使然邪。以陝西轉運副使范純粹為左司員外郎。補會仇致仕。嗣。又以倉部員外郎王兢為郎中。以湖南轉運判官鄒極為度支員外郎。以司門郎中范百祿為吏部郎中。以太常丞呂升卿為司門員外郎。

杜甫為左拾遺。作紫宸殿退朝詩云。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鸞籠集鳳池。東省。門下也。鸞臺在焉。鳳池。在中書省。杜詩不應有誤。恐唐制別有故事。又恐是時政事堂適在右省耳。

五月。戶部尚書李承之以憂去官。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王存為兵部尚書。尋改戶部。以戶部侍郎兼周輔為實文閣待制。知開封。以刑部侍郎楊傑為戶部侍郎。

景靈宮天元殿考宮之初。靈芝產於殿楹。今歲夏。夏朝獻。車駕臨宮。前數日。芝又產於殿門。近臣賀於嘉殿。右僕射賦詩。命禮部郎官屬和焉。

登聞鼓院。未知起於何代。因讀唐會要。見顯慶五年。有趙屬人賣鼓於朝堂。遂令東西兩部各置登聞鼓。自此始也。

六月。吏部侍郎薛頌以憂去官。以知桂州。本為吏部侍郎。以庫部員外郎王子韶為考功員外郎。以路昌衡為右司員外郎。以左司員外郎范純粹為河東轉運使。以工部郎中范子奇為左司郎中。

禮部上言。郊廟親祠儀注。祭日。皇帝並服。禮袍至大。次於禮堂。未協。禮按禮記。郊牲。牲曰。祭之日。王皮弁。以應祭報。報請小宗伯。告時。告備。若今。請中殿。奏外。辨也。章形五禮。精義。以通天冠。緇古之皮弁。齋服也。伏請。太廟。圓丘。祭之日。服通天冠。緇紗袍。自齊殿。赴大次。以應皮弁。以應祭報之儀。勅依。

新制。寺監。丞簿。官輪宿直。長貳。每五日。一點宿。有一卿長。每點宿。亦令丞簿。自依。日赴直。謂長貳。點宿。乃點檢之儀。按學士。舍人。新拜官。有儀直。舊官。聞數日。乃點檢。直欲。新來者。稍休也。豈點檢之謂邪。士大夫不可以不知故事。一點字。其誤如此。

書奏之奏。謂進也。漢田蚡。奢修。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注。奏。進也。晉州學教授陸長。奉上言。朝廷。進封。孟。何。為。都。國。公。顯。開。春。秋。釋。真。宜。與。和。子。並。配。文。宣。王。禮。部。看。詳。

文昌雜錄卷第五

元豐甲子正月五日。宴北邊國信使於紫宸殿。酒七行。不作樂。以魯國大長公主在殯故也。是時。上元節。有司已設山樓。昭徽之罷。御端閣。魯國仁皇帝之女。恩禮加隆焉。

熙寧二年。朝廷始命兩浙福建等路轉運司。招接高麗入貢時舟人傳旋。至彼國。述朝廷之意。王徵喜甚。次年二月十五日。然燈如中華。上元。旋適在彼。見徽。賦感天朝。招接。擬侍中華。然燈。夜。述懷。詩云。宿罪靡深。近契丹。歷年徒貢事。多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覺天佛。會觀。燈。點。似。蓮。裝。關。焰。月。華。如。水。洩。雲。寒。夷身。幸入華。背境。甚。惜。今。背。漏。滴。殘。福建。路。轉。運。使。張。徽。上。其。事。云。

以開封府推官祖無頗為都部郎中。以開封府判官胡宗愈為吏部郎中。又以司動員外郎蘇注為郎中。二月五日。太師致仕文公。自西京造朝。修謝。對於垂拱。詔是日。特開宴。酒五行。命御藥院內侍梁從政。特以大觴酌御樽酒。以賜之。且命飲侍臣。拭目以觀恩禮之隆。遇焉。慈聖光獻太皇太后。天聖中冊為皇后。其文。丞相呂公夷簡之辭。元豐二年。奉上尊諡。詔同知樞密院事呂公著撰冊文。丞相之子也。樞密公亦自陳。遭遇。中外。莫不感異云。

滕正議甫知安州。苦風眩。久不差。有一道人贈藥方。名篤過丹。因修合服之。獲慈頓愈。自此遂常服。既罷。官。赴。闕。至。都。城。久之。未有除授。因且服篤過丹。謂其門人云。久服此藥。豈非得獨州邪。不數日。遂知獨州。

孟子於孔聖之門堂在顏子之列伏請自今春釋奠以節國公孟子配食文宣王設位於齊國公顏子之次勅依

禮部上言近年禮文屢經改定而正辭條其間尙有差誤如先農正座帝神農氏祝文云以後稷配神作主配座后稷云作主侑神謹按春秋公羊傳曰郊則易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易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休曰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關味故推人道以接之然則古者作主配神之意本施於祖宗其間有雖非祖宗而施祝辭可以言作主配神者如五人帝之於五天帝是推人道以接天神勾龍之於社后稷之於稷是推人道以接土穀之祇其祝辭俱云作主可也若並爲外祭而正配座又皆人鬼則以正座爲主其配座但合食從祭而已禮曰饋之祭也主先嘗而祭司書說者謂以先嘗從祭今儀享先農亦是以前嘗爲主以司書爲合食而配座祝辭乃云作主侑神於正座祝文亦曰以後稷配神作主伏緣先農爲外祭正配座均爲人鬼而以司書主先嘗蓋自唐以來失之伏請於神農祝文云以後稷配於后稷配云配食於神如此類數十條皆請修改正協禮意

元豐令諸私忌給假一日遠事祖父母者准此樞密安公祖妣忌方二歲時祖妣已歿疑遠事以問禮部何員外答曰禮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說者曰子生所不見又曰子生之時祖父母已死故曰生不及祖父母元豐令所遠事祖父母遠及也謂生而及見祖父母者禮許其稅服則今令於私忌給假不遠禮意子之生未有不遠母者故鄭氏以遠爲及也然則及禮當以幾歲爲限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以其三月一時天氣變有所別故也生三月之後可謂之及禮耳事者爲成人言之也成人然後知事父母之道也

七月左丞王安禮罷以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范純粹爲右司員外郎以右司員外郎孫覿爲河東轉運使左僕射應西府廊右僕射正廳各產芝草一本繪圖以聞

禮部林郎中言昔見宋賜道說唐高宗王帝尊厚玉然皆黑羆五代始有紅羆潞州明畫畫像黑羆也其大臣亦然余昔通判滑州見州衙設廳東西有寶鏡公祠堂皆黑羆玉帶不知紅羆起於何時也

八月禮部郎中魯有開罷爲提舉亳州明道官以通判延州吳安憲爲禮部員外郎

禮部五采毛雞而垂之華虞決疑要注曰凡下垂爲蘇蘇衡東京賦飛流蘇之懸殺其注云懸殺垂貌蓋禮部書于秘書省特授通直郎服緋令紳士泥等數人應進士舉取解別試所衣白襦一時新事也

柳子厚作館驛使記云萬國之會四表之來天下之道遠畢出於邦畿之內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高年至於州南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於棧陽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蒲而南至於華田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於整屋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

武功而西至於好時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於華原其驛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陽而西至於奉天其驛六其蔽曰汾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於關由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於王都官唐都畿之制如此雖六典所在亦不得其詳今司門職方開宜舉唐舊制而復京畿之壯觀焉

九月駕部郎中祖無頗知穎州

二十一日以立冬祀黑帝祠官受誓戒於尙書省始舉賀明故事從新勅也前此四鼓初羣官皆集多宿於近坊禮部上書以謂實也明也仍請獨其日朝謁勅依不准禮合經據而奉祠者免後至之彈劾焉

天下諸路文武職事官總四千一百一十八員開封府界約五十員京東路約三百七員京西路約三百八員河東路約二百七十員河北路約四百二十員陝西路約五百二十二員淮南路約三百五員兩浙路約三百一員江南路約一百九十四員江西路約一百六十四員荆湖南路約一百二十員荆湖北路約一百五十三員福建路約一百一十四員成都府路約一百五十八員梓州路約一百五十八員利州路約一百四十二員夔州路約一百一十一員廣南東路約一百六十一員廣南西路約一百六十八員查十九路總數大約如此幕職判司簿尉又在其外因頒降擬舉陞陟人數式遠得見天下具員他處則無也

禮部郎中趙東直直城其內即廣聖宮林子中云每清且風順開漢香東來此宮三清閣農柱也主塔又在其北正對後苑春夏燕鶯無數飛燕往來上林喬木之所棲止也

起居郎楊景畧左司郎中錢觀奉使高麗七月二十四日同自密州發洋揚起居至大洋遇東風飄回登州八月初二日再發洋十三日方至高麗境上儀左司郎八月四日已達彼國一海之中風勢如此又可異

開寶寺試國學進士景德寺又爲別試所既開院以車營務車數十量載試卷赴禮部架閣數日方畢所落人數可知也

十月四日禮部試饒州進士朱天申年十二全馬身尙書毛詩周禮禮記孝經論語孟子揚子老子凡十經各有一百通前日所試童子天錫之再從兄也亦召至春思殿賜五經出身

以給事中韓忠彥爲禮部尙書以左司郎中錢觀爲中書舍人以吏部郎中范百祿爲起居郎以直集賢院滿中行爲左司郎中以太常丞呂希績爲吏部員外郎

世官市井市廛未曉其義如何因讀風俗通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羣市有需買者當於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入市或曰古者二十畝爲井田因井爲市故云又市中空地謂之廛顏師古乃云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非其汲之所總而言之也

余嘗見樞密都承旨張誠一說昔年使北邊因問耶律蕭姓所起彼人云昔天皇王問大臣云自古帝王英武爲雄那其大臣對曰莫如漢高祖又問將相勳臣孰爲優對以蕭何天皇王遂姓耶律氏諱云劉也其后亦錫姓蕭氏歐陽少師作五代史乃曰天皇王阿保機以其所居積帳地名爲姓世里世里譯者謂

耶律普蕭翰為契丹大族其號阿鉢本無姓氏李松為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姓蕭二者不知孰是也世謂胡餅者釋名云以胡麻著之也前趙錄曰石季龍諱胡故胡餅曰麻餅今俗字增食非也齊書曰永明九年詔太廟四時薦餅豈今之蒸餅邪

二十七日禮部試撫州進士黃居仁年十二誦尚書毛詩并正義禮記周禮孝經孟子老子及太元經凡九經合七十五通又試論語大義三道文理稍通勅賜五經出身開門送袍笏至禮部給賜焉

太師潞公歸開封府推官趙君錫作小詩二十篇紀恩寵以送行其尤為人傳誦者有若樂人郡用教坊家席上羣公換口誇內裏宜來蕉葉盞御前賜出縷金花全上纔初佳句傳中官寫得便聞天聖人含笑搜尋了依韻當時賜和篇西苑重排餞會時新篇御製降彤輝明朝上已無公事赴晏臣寮禮進詩雖王建宮辭無以過此也

十一月職方員外郎黃莘出知汝州以秘書省著作佐郎邢恕守職方員外郎以司門員外郎呂升卿為兵部員外郎以秘書丞陳宗古為司門郎中又以曾肇為戶部郎中

十二月司勳郎中穆珣出知潤州以彭次雲為司勳員外郎以左司員外郎路昌衡為江淮發運副使以中散大夫李之純為右司郎中

急告事皆休假名也釋名曰急及也言切之使相逮及也李慶漢書曰告請也言請休也事安也吉曰告凶曰事又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禮部投納試卷因國學至天下所解進士者諸科赴省試者約六千人辭場之盛未有今日之比也昔年有一大臣留守北京方晏至上關因得詩句云河上荷花何處好坐上幕客河朔人也應辭對云市中枯子是誰甜諸官莫不為之恐悚而大臣終不見怒也

文昌雜錄卷第六

元豐乙丑正月以司勳員外郎彭次雲為郎中

開寶寺為禮部貢院二月十八日火凡本部貢院與夫所考試卷須臾灰燼略無遺者自正月九日儀院方定二十八日奏號至是火昭以太學為貢院再令引試前此未有也

元豐六年癸亥大慶殿元會初設五輅於廷除夜三更大風自北木拔幕屋壞新玉輅右輪入池數尺玉飾皆碎觀者莫不駭愕八年正月二日先帝不豫二月五日遺宣遺制方悟為變之兆也

二月二十七日內出白麻丞相而下進官一等是日麻案在宗政殿門百官素服序班於門外南北相向通事舍人宜麻於正東面向示變禮也

元豐八年春太史奏焚惑守心是時太清宮道士王太初奏章於太一宮真室殿之中壇回云至九天門下有傳上章之命者曰已付南陵使者告行太初因敬問曰南陵使者謂誰答云見守心者是也已而又拜章於壇上回云復有傳上帝之命者云已再付南陵使者依命告行自此京師大火焚廬舍開寶寺為甚未幾宮車晏駕太初方敢傳此事於人間也余昨充北朝賀同天節接伴使三月五日至深州安平縣前一夕大風是日寒甚雪深數尺林木多折至雄州泣視遺制河朔人言雖極寒春春未嘗有此異也度支員外郎陳向權兼京西轉運使以修奉山陵增員也事畢如故云

四月。以左司郎中范子奇為直龍圖閣河北轉運使。以右司員外郎范純粹為直龍圖閣京東轉運使。以吏部員外郎劉奉世為京西北路提點刑獄。以戶部郎中劉理為京西轉運副使。以金部郎中吳端彥為利州路轉運副使。以都官郎中葉溫叟為秦鳳路提點刑獄。又以右司郎中李之純為太僕卿。以吏部郎中胡宗愈為右司郎中。以工部員外郎高遵惠為左司員外郎。以職方員外郎邢恕為右司員外郎。以知滑州劉欽新。知信陽張汝賢。並為吏部郎中。以潞州韓宗道為戶部郎中。以京西北路提點刑獄梁巖為工部郎中。以知密州范諤。考功員外郎。以閩門通事舍人文貽慶為都官員外郎。以秘書省校書郎葉祖合為職方員外郎。以閩門通事舍人文貽慶為都官員外郎。以五月。左僕射王公亮。以右僕射蔡公確為左僕射。以知樞密院事韓公績為右僕射。又以戶部尚書王存為兵部尚書。以翰林學士曾布為戶部尚書。以兵部侍郎許將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以吏部員外郎文及為直龍圖閣直學士。以戶部郎中曾肇為吏部郎中。以考功員外郎王子韶。水部員外郎王諤。並為郎中。

六月。以通判穎昌府范純禮為戶部郎中。以右司諫序辰為司封員外郎。左僕射王公亮。己未七月初九日生。知樞密院韓公績。同甲。月。日皆同。惟時建昌。五月十八日。王公亮。後數日。韓公拜右僕射。陰陽家之說。果可信邪。

余奉使至雄州。五月二十二日。次白溝驛。是日晚。雨雹。其大如拳。屋瓦多碎。使人云。歲常如此。尤有甚於此者。目所未親也。

司馬公光拜門下侍郎。辭避甚確。累遣御藥院近侍召受告身。雙日。特遣使促令告謝。押赴門下。歸。即歸私第。又遣入內都知張茂則。宣召供職。國朝故事。惟宰相。或聞遣御藥院近臣傳旨。都知累朝未嘗遣也。召受告身。雙日。特開延和。又遣都知宣召。皆非舊例。恩禮之隆。今昔絕擬。北人謂住坐處曰。捺鉢。四時皆然。如春捺鉢之類是也。不聽其說。近者。彼國中書舍人王師儒來修祭奠。余充接伴使。因以問師儒。答云。是契丹家語。猶言行在也。

七月。以資政殿大學士呂公著為左丞。自王安禮罷。左丞久闕。至此方有除授。初五日。諭南郊。請大行皇帝尊諡曰。英文武皇帝。孝廟曰。神宗。三省給諫侍郎已上。學士待制御史中丞宗正正任國禱使寺監長寄殿中散大夫已上。並預焉。

七月十六日。太皇太后生辰。上節名曰坤成。有司檢討故事。北朝嘗遣使人。乾興元年。章獻太后垂簾。各遣生辰使人。亦曾致書嘉祐二年。口母聽政。具宗之妻。於仁宗皇帝為弟。即離通問。是時。每遣國信使。即致書拱基云。請侍次。聞達。其回書亦洪基傳達。母后之辭。使者到彼國。即洪基通書。母后殿。傳達遣使之語。及致禮物。當時以謂得禮。今洪基。英宗皇帝之弟也。於太皇太后亦離通問。朝廷方采用嘉祐故事。無以易焉。

十四日。北朝祭其母。使副各素服。齋食。儀殿行禮。既畢。百官立班殿門外。進召奉慰云。

以戶部侍郎李定為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以實文閣待制吳雍為戶部侍郎。梁沈約有修竹彈甘蕉文。其略曰。渭川長兼淇園貞幹。臣修竹。稽首言。切尋姑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露。在萬歲月。今月某日。有益西階。澤蘭蓋草。到園同訴。自稱今月某日。巫岫數雲。素機開照。乾光宏普。罔幽不闕。而甘蕉橫布影。獨見鄒蔽。雖處臺閣。途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離。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證據。豈非風聞。妨實敗政。執過於此。而不除。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徒根。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屢觀自昔。文集。未嘗有類此製者。雖曰新奇。蓋亦有所寓託也。

朝廷承五代之弊。名式未正。文德殿東西有上閣門。而無上閣。按大唐宣政殿。周之中朝也。是謂正衙。紫宸殿。直其北。是謂上閣。蓋自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天子坐以聽政。閣之名起於此。方唐盛時。立仗於宣政。天子坐紫宸。而金吾殿中。細仗自東西上閣門入。閣之喚仗。今文德殿。唐宣政正衙也。而垂拱直其北。紫宸乃在東偏。文德殿東西。但有上閣二門。未嘗以何殿為上閣。謂宜參詳典故。正上閣之名。以復有唐盛事焉。

以知蘇州黃好謙為都郎中。劉勳為秘書少監。以都官郎中蕭宗閱為利州路轉運副使。以知明州馬統為都官郎中。以左司郎中胡宗愈為起居郎。以右司員外郎邢恕為起居舍人。以吏部郎中張汝賢為右郎中。

元豐八年七月。御史臺班簿。銀青光祿大夫二員。光祿大夫二員。正議大夫六員。通議大夫九員。大中大夫四員。中大夫六十員。朝散大夫七十三員。朝奉大夫八十七員。朝請郎一百二十一員。朝散郎二百一十四員。朝奉郎二百八十四員。承議郎三百六十七員。奉議郎四百八十九員。通直郎二百三十五員。分司官四十員。宣德郎二百三十八員。宣義郎一百一十四員。承事郎一百三員。承奉郎一百五十七員。承務郎一百一員。內外共一千八百餘員。近者登極。軍恩。各有遷改。其多如此。然舊數亦依約可見也。史記季布傳。楚人曹邱生招權。顯金錢。事貴人。趙同等。漢書同作。該司馬遷以父名故改之。令人與父同名者。改曰同為是也。

唐慈恩題名。按劉公嘉話錄。起自進士張莒。於長安慈恩寺開遊。題其姓名於塔下。後書之於板。遂為故事。本朝進士題名。背刻石於相國興國兩寺。亦慈恩之比也。梁四公子。一人姓蜀。名闕。方。孫原人。一人姓賈。名杰。天齊人。一人姓趙。名。浩。灑人。一人姓仇。名。名。五阮人。昭明太子曰。蜀出揚雄。蜀記。聞出公羊傳。載出世本。字亦作簡。出三齊記。杰出竹書紀年。越出索緯。隋西人物志。載出世本及廣雅。仇出太乙符。晉出史記。孫原。葉山名。浩灑。洸。洸之間。二水名。五阮。雁門也。

浩。音告。灑。音門。今俗呼為開門河。蓋疾言之。告為開。灑為門。吏部四選。一曰。尚書左選。京朝官三千餘員。二曰。尚書右選。大使臣一千九百餘員。三曰。侍郎左選。幕職令。或判。符。尉。四千餘員。四曰。侍郎右選。小使臣一萬三千餘員。四選除非次闕外。例多待闕。及二年者。

員多闕少之弊也。

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杜甫詩云。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坐引朝儀。天祐二年十二月。詔曰。宮妃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既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自此始也。

今三省官。諫議大夫。司諫正言。郎中。方出入。重戴。蓋昔者。門下中書省。自侍郎。常侍。給舍。諫議。至起居。遺補。尚書省。自尚書丞。郎。至正郎。皆重戴。是為清望官。唯員外郎。不得預。此御史臺。至今自中丞。監察皆重戴。獨此為是耳。三省皆非故事也。

周顯德六年。高麗遣使獻別錄。孝經一卷。越五孝經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雜圖三卷。別錄者。記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之事。新義者。以越王為題目。釋疏文之義。皇靈者。止說延年避災之事。及符文。乃道書也。雜圖者。止說日之環景。星之躔字。亦奇書。昭寧中。王徽病。昭醫官馬世長往治之。得東觀漢記七册。彼亦自無完本。然俗好經書。至於庶賤之家。各於街路。造大屋。謂之局堂。子弟晝夜誦讀云。建隆三年。班簿計二百二十四員。南班在內。元豐八年。正階官計二千八百餘員。然建隆時。兩省凡二十七人。蓋不專職本務。分蒞中外之任焉。

神皇帝聖駕發引。自福寧出。垂拱殿。由西上閣門。文德殿。端門。出右昇龍門。至德門。而不由大慶殿。平日登路。既葬。吉仗即日東還。到闕。虞主自右掖門入。由右長慶。嘉慶。承天門。至英爽殿。奉安。列聖故事也。

中書舍人。禮上有押角。尚書八坐。丞郎初拜。並集。初坐。交禮。又解交。六典。職。禮。位。皆未詳其義。以俟知者。

押角解交。已檢獲。載後篇。

梁均王。晉天福中始葬。故妃張氏。獨存。考功員外郎。為誌文曰。七月有期。不見望。望之妻。九疑無色。空餘泣竹之妃。後唐武皇帝。還渭北。不獲入。觀。懷客李。與古作。遠離表云。穴禽有翼。歸葬。以。猶。來。天。路。無梯。望。雲。而。不。到。五。代。之。季。工。輪。墨。者。無。以。過。此。也。

文昌雜錄補遺

余記中書舍人禮上押角。未詳何義。按唐書。禮。載。令。狐。納。為。知。制。誥。裴。休。持。不。可。不。能。事。故。事。會。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曉。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願。左。右。索。肩。與。出。宋。次。道。乃。曰。舍。人。上。事。必。設。案。褥。於。廷。而。北。拜。廳。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宋。丞。相。作。掖。垣。叢。誌。亦。不。解。其。事。未。知。何。者。為。是。

唐國子祭酒李洙。作刊誤云。兩省官上事日。宰相隨焉。上事者。設牀几。而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別施一牀。連上事官。南坐於四隅。謂之押角。自常侍已下。以南為上。差牙相承。實乖禮敬。何不為丞相設位於衆官之前。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於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為儀。由此觀之。不獨中書舍人。凡兩省官禮上事。相皆壓角也。至五代。謂道為宰相。判狀尾。廳之。應自此。閣長立於東北隅。猶謂之押角。如宋次道所記也。

又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三月。勅中書門下五品已上。於兩省上事。宰臣。押角之禮宜廢。余又記後唐。開光三年。洛京積善坊。得古文錢曰。得一元寶。順天元寶。史不載。何代錢。此錢。近見朝士王儼。家有錢氏錢譜云。史思明再陷洛陽。錢得一錢。賊黨以謂得一非佳號。乃改順天。蓋史思明所錢也。

余前記尙書省初拜並集都坐交禮。遷又解交。未詳其略。曰。漢制八坐。及丞郎初拜官。並集都坐交。僕射八坐也。又無不答之文。又東宮舊事曰。太子至承華門。設位拜二傳。二傳交禮畢。不復登車。又後漢養老儀。天子與五更於門屏交禮。即答拜。詳此。並以對拜爲交禮。遷日又集對拜而去。肅之解交也。

余前記唐諫議遺補在左右省。而劉禹錫送令狐博士詩云。諫院過時榮。綠華已有諫院之名。何哉。按會要。貞元中。薛元與爲諫議大夫。奏云。諫官所上封章。事皆機密。每進一封。兩省印署。凡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別鑄諫院印。庶免漏泄。乃知諫院之名舊矣。



余自壬戌五月入省。至乙丑八月。每有所聞見。私用雜錄。歲月既久。不覺滋多。官在備曹。粗記故事。今雜爲六卷。名曰文昌雜錄。或有謬誤。覽者爲校正焉。

南安廳 元英 題

文昌雜錄六卷。補遺一卷。所載朝章典故甚核。旁及瑣聞軼事。亦足資考證。傳說部佳本也。往歲續揚會經。據版情如卷一。應都魯郎中。西京雜記。玉振頌二條。皆俱合上條。卷二。原廟奉安。曼元獻相。第二條之闕文。皆錯入卷三。茲據四庫提要訂正。餘如卷五。樞密都承旨。世里。譯者本屬一條。俱分爲二。以及粘背之爲粘背。祭戶之爲祭尹。常平之爲常平。與夫後爲授筮爲筮。西爲兩。今爲令降爲降之類。殆因輾轉傳抄。致滋舛誤。今悉與改正。云。癸亥小春。張海鵬校畢。

文昌雜錄序

吾鄉漁洋先生。最喜說部書。過一僻秘。世所罕見者。往往於友人許。屢轉借錄。嘗校評泊。儲之書庫。當時風流好事。輝映朝野。先生於康熙己巳。服闋入都。至辛巳四月。請急歸里。官京師十年之間。曾撰居易錄一書。凡官方遷撤。政事因革。逐日記載。款其見聞周悉。可爲史家取衷。但未知其書體例。創自何人。及觀宋單父龐氏文昌雜錄。始知先生做懋賢之書。而爲之。蓋池北書庫有此書也。前輩撰一書。必有所本。其不苟作。如此。懋賢爲丞相莊敏公籍之子。元豐壬戌。官主客郎中。在省四年。時官制初行。配一時聞見。其朝章典故。頗可觀覽。故先生稱爲說部之佳者。此書刻本無多。爲梓以行世。懋賢名元英。蓋尾集跋誤書文英。當改正。通典以尙書省乃文昌天府。廟爲郎官。記省中事。故以名其書云。乾隆丙子。德州盧見曾撰。